叢書集成新編

九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ZD021/c

叢書集成新編 第九四册目錄

史地類

中國北部地理

河朔訪古記三卷　元　納新撰　粵雅　一

冀越通一卷　明　唐樞撰　百陵　一八

遊歷記存一卷　清　朱書著　問影　二一

雲中紀程二卷　清　高懋功撰　粵雅　三三

中國南部地理

驂鸞錄一卷　宋　范成大撰　知不足　四三

南中紀聞一卷　明　包汝楫著　硯雲　四八

中國西部地理

三省山內風土雜識一卷　清　嚴如熤撰　問影　五五

中國東北地方史

柳邊紀略五卷　清　楊賓撰　仰視　六五

中國西北地理

萬里行程記一卷　清　祁韻士著　問影　九二

中國西北地方史

隴蜀餘聞一卷　清　王士正著　龍威　九九

中國西南地理

滇行紀程一卷　清　許纘曾著　龍威　一〇四

東還紀程一卷附續抄　清　許纘曾著　龍威　一一〇

中國西南地方史

蠻書十卷附續校校譌　唐　樊綽撰

廣西地理

桂林風土記一卷　唐　莫休符撰　學海　一三〇

嶺外代答十卷　宋　周去非撰　知不足　一三六

君子堂日詢手鏡一卷　明　王濟撰　紀錄　一六九

嶠南瑣記二卷　明　魏濬著　硯雲　一七五

赤雅三卷　明　鄭露撰　知不足　一八三

粵述一卷　清　閔敘輯　龍威　二〇一

粵西偶記一卷　清　陸祚蕃著　龍威　二〇九

廣東地理

嶺表錄異三卷　唐　劉恂撰　聚珍　二一二

始興記一卷　宋　王韶之撰　嶺南　二一九

南海百詠一卷附校譌、續校、提要　宋　方信孺撰　琳琅　二二一

嶺海輿圖一卷附提要　明　姚虞撰　守山　二三一

廣州遊覽小志一卷　清　王士禎著　學海　二五〇

南越筆記十六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　二五二

南漢地理志一卷　清　吳蘭修撰　嶺南　三〇五

瓊州雜事詩一卷　清　程秉釗撰　靈鵝　三一二

廣東地方史

嶺南雜記二卷　清　吳震方著　龍威　三一九
新疆地理
西陲要略四卷　清　祁韻士輯　粵雅　三三三
聽園西疆雜述詩四卷　清　蕭雄撰　靈鵝　三五一
新疆地方史
興復哈密記一卷　明　馬文升撰　今獻　三八八
西藏地理
西藏記二卷　撰人不詳　龍威　三九〇
衞藏通志十八卷附校字記、提要　撰人不詳　漸西　四〇五
西藏地方史
西藏考一卷　清　撰人不詳　仰視　五三七
雲南地理
大理行記一卷　元　郭松年撰　奇晉　五五〇
滇遊記一卷　清　陳鼎著　學海　五五一
滇南新語一卷　清　張泓纂　藝海　五五四
維西見聞紀一卷　清　余慶遠纂　藝海　五六二
南中雜說一卷　清　劉崑著　豫章　五六七
雲南地方史
滇載記一卷附提要　明　楊愼纂　說海　五七三
山西地理
晉錄一卷　明　沈思孝著　學海　五七八
山東地理
山左筆談一卷　明　黃淳耀著　學海　五八〇
長河志籍考十卷　清　田雯編　問影　五八二
山東地方史
山東考古錄一卷　清　顧炎武著　龍威　六〇一
江西地理
饒南九三府圖說一卷　明　王世懋撰　紀錄　六〇九
江西輿地圖說一卷　明　趙秉忠撰　紀錄　六一二
江蘇地理
吳地記一卷附後集、提要　唐　陸廣微撰　學津　六一九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附錄、校勘記、續校、提要　宋　朱長文撰　胡珽校證　琳琅　六二八　清　董金鑑續校
吳郡志五十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范成大撰　守山　六五三

河朔訪古記

納新撰

河朔訪古記卷上

元納新撰

常山郡部

常山郡部真定路禹貢冀州之域春秋鮮虞之地晉滅之戰國屬趙秦爲鉅鹿郡地漢初置恒山郡避文帝名改常山郡屬真定國嘗仍爲常山郡魏因之徙今治後周立恒州隋復爲恒山郡唐初曰恒州天寶改常山郡又改平山郡尋復常山元和避穆宗諱改鎮州升成德軍五代梁曰武順軍晉曰順德軍漢曰成德軍周及宋皆因之宋尋改真定府爲河北重鎮金因之置河北西路國朝初仍爲河北西路檄衛邢洺磁相保大名河間皆隸焉後改真定路總管府領縣九曰真定曰欒城元氏靈壽獲鹿平山阜平欒城涉縣領府一曰中山領州五曰冀深藁晉趙府州所鎮縣凡二十有一真定路錄事司國朝所建立專理城內城之外則真定縣所理城中今置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及真定路總管府以鎮之錄事司真定縣二官署皆在城中

漢高祖攻陳豨改曰真定魏爲常山郡治故城今在縣南元魏移郡治于府城中隋廢郡唐復爲真定縣州宋金因之屬真定府國朝爲真定路倚郭縣

欒城縣戰國趙武靈王爲九門縣漢爲欒城屬真定九門屬常山晉省欒城北齊置鉅鹿郡省九門唐置廢州復改欒城州尋廢又置九門縣曰觀州州亦廢並屬鎮州天寶置欒平縣宋置欒城省九門入焉開寶三年廢金復置國朝因之

欒城縣春秋晉靖公孫寶食邑寶因以欒爲氏西漢爲關縣卽今治也東漢爲欒城縣故城在趙州西北十六里今曰輪城是也晉省後魏復置隋置欒州尋廢唐改欒氏屬趙州後屬真定宋爲欒城金因之國朝爲真定路屬縣

中山府城古中山唐堯始封此禹貢爲冀州之域春秋鮮虞國也初爲中山魏并之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置中山國治盧奴後燕慕容垂都此元魏爲中山郡隋爲博陵郡尋改高陽唐爲定州又復改博陵郡升義武軍宋改定武軍升中山府中山郡金仍爲中山府國朝因之爲中山府隸真定路領縣三曰安喜倚郭縣曰新樂曰無極

安喜縣春秋鮮虞之地戰國爲中山魏文侯使樂羊取之以封太子至漢爲盧奴苦陘三縣之地東漢爲漢昌縣魏改魏昌元魏立安州尋改定州北齊遷安喜于今治隋廢安喜屬博陵郡尋置鮮虞縣唐復爲安喜宋金因之國朝以安喜爲中山府倚郭縣兼理城中

趙州城中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屬恒山鉅鹿二郡地晉爲趙國北魏趙郡兼置殷州理象城北齊爲趙州隋改欒州尋爲趙郡唐復爲欒州尋改趙州又爲趙郡屬河北道宋初仍爲趙州崇甯中升慶源軍尋升慶源府金天德三年改沃州因與趙音同又取以水沃火之義云國朝復爲趙州隸真定路領縣七曰平棘爲附郭縣曰宿晉曰臨城曰高邑曰柏鄉曰隆平曰贊皇

平棘縣漢初屬常山郡後置宋子縣晉屬趙國後魏爲趙郡治所復置宋子縣隋自象城移趙州治此改置平棘縣唐宋金皆因之國朝爲趙州屬縣倚郭縣兼理城中

管仲曰鄗邑之黍春秋納荀卿于栢人鄗爲晉邑栢鄉卽栢人今治卽鄗邑也漢屬鉅鹿郡高祖八年次栢人趙相貫高謀殺上上心動問縣名栢人上曰栢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卽此地也光武卽位于縣之五成陌于秋亭更名高邑爲冀州刺史治所魏改陌仁隋置栢鄉縣于彭水之陰卽今治也唐因之屬趙州天寶改堯山縣宋省栢鄉入高邑而存堯山金復爲栢鄉屬沃州國朝因之爲趙州屬縣云

元氏縣西北三十餘里曰封龍山星文圖曰山應軒轅十星屈折若飛龍之狀故云山陽有龍首峯高二百丈上有立石數丈望之若龍骨也峯東北五里又有獅子峯高五百丈若獅子蹲踞又有熊耳峯高五百丈又有玉石峯螺峯南北天井皆西北最高之峯各以其形相類而名也又有石人峯在東南隅三石相向屹立各高三四丈儼如人形又有孩兒華蓋二峯名仙人臺則在螺峯之西怪石相承如臺故云山絕頂有二塔獅子峯後數百步有白雲洞世傳張果老所居又有龍井而水簾在龍泉之上垂二丈許雖祁寒不凍大旱禱輒應云

千萬壘趙州平棘縣南五里安濟橋南有壁壘曰千壘今俗呼爲西壁營言漢安帝永初元年以鄧騭任尚言羌無功而還後羌遂侵河內趙魏民驚恐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兵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壘六百十有六所此卽一也今河羌人居之

嶧嵛山（音巢）在栢鄉縣南乃土山也今屬順德路唐山縣境卽古栢人也嶧嵛山出五色石

真一泉真定路府治西街居民舍下有一井極甘美曰真一泉金章宗嘗取惠山泉與此水較之其味大勝章

宗因曰真一潤二遂以名其泉云

盧水中山府城濠水流入城中爲盧水水經注曰盧奴城西北隅有水國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有餘步水黑色俗名黑水池或曰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故曰盧奴云自（原本缺一字）至燕皆引滱水入城今水竭既毀地道亦絕惟池水流出城外潭積微漲滑滑東北流注于滱水也

陘邑縣故城安喜東南五十里本趙之陘城也史記曰田叔趙陘城人也漢爲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改漢昌魏改魏昌北齊廢隋置隋昌屬博陵郡唐改唐昌屬定州天寶間改陘邑至宋康初省入安喜迄今爲墟市民居甚衆豪商大賈皆集焉市衢之西有西門豹之廟此卽史記所謂陳餘游苦陘得富人公乘氏女所也

新城在縣北三十里曰新城鎮卽古新市縣也爲白狄鮮虞之國漢爲中山屬縣王莽曰平樂縣也趙記曰新市縣有廟相如廉頗李牧三將之宅故其城勢作成三曲西北避相如宅東北避頗宅東南避牧宅又云相如

市十二月夜宿鎮上蘇氏逆旅是夜大雪

九門故城（蘇氏族附）蘇城縣西北三十里荒城一區蓋戰國時趙邑本有九室居之武靈王改曰九門史記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是也惠文王二十八年藺相如城之漢爲縣今爲九門鎮野臺在城側俗呼爲寒臺云城中世家惟董氏一族故自其龍虎衞上將軍侯帥孤軍內附滅金之役戰死黃河之上謚忠烈其子文炳忠獻公受知世祖身兼左轄僉樞之職討滅宋國事載信史次文用爲翰林承旨謚忠穆次文忠僉樞密院謚忠貞其孫士選陝西平章謚忠宣子孫清顯世罕及之者（內翰元文敏公明著撰公家傳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背繼四世子孫數千百人或曰「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公爲伏將不妄殺黃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千萬人其諸以是爲德與後臺臣上聖累詔撰史張功臣側進排王爵子孫鮮不受蓋以滿盈爲誡也余嘗過其鄉中見其冠蓋蟬聯子弟肯構修好學而有永平公子之風觀乎此蓋河元公之言蓋信

南巒故城（千金來附）栢鄉縣南千山言山二山之西也俗呼

爲南陵城十三州志曰昔陳公子完避亂奔齊桓公以此封之漢武帝封趙敬肅王子它爲南巒侯卽王莽之富平也左氏傳曰齊國夏伐晉取巒其後南徙故曰南巒云城西有千金渠唐開元中縣令王佐所浚以疏積潦其堰則謂之萬金堰也

真定路之南門曰陽和其門頗完罔上建樓橋以爲真定帑藏之巨盈庫也上作雙門而無棖泉通過而已左右挾二瓦市優肆娼門酒鑪茶竈蒙商大賈並集於此大抵真定極爲繁麗者蓋國朝與宋約同誠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歸宋人民則國朝盡遷于此故汴梁鄭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遺風焉

蠡城縣西二十五里故城東高臺三所圮址尚存郭況故臺也今臺傍有三村落一曰臺西一曰故城一曰內族此卽郭后所居也昔光武擊王郎至真定過此因納郭氏爲后今臺三所作南西北三面北臺之上建盧郎神廟不知何神廟東向神像具唐服民至今祀之今真定平山縣東有綿臺故城卽光武所封況之侯國也

安喜縣東南三十里荒臺一所曰雞鳴臺世傳漢世祖

自薊而南于此舍宿其地窪下遂築此臺雞鳴而發因以名云

趙州城中州衙南皇華驛之東有望漢臺此卽東漢耿純所築以望東武之所也歲久摧圮宋大觀四年知軍州事劉戒惜其遺跡湮沒乃築而新之其高七尋其基延袤二百八十尺上廣六十尺仍構屋以覆之命州判官趙檄之撰望漢臺銘刻石其碑今在州衙前金刺史趙溫諤碑樓下望漢臺但一荒邱耳

趙州城南平棘縣境通津有大石橋曰安濟長虹高跨通衢上分作三道下鑿環洞南境復各爲兩洞制作奇偉周圍刻蹲獅細巧奇絕華表柱上宋臣使金者刻題甚多不能盡讀有刻曰連鵬泉使大金至絕域寶居首選宣和八年八月壬子題橋上片石有驢足跡四世所傳神仙張果老之跡或云當時匠者之巧匠者曰李春隋時人也張果老列仙傳云果真定蒲吾人隱封龍山唐高宗召不起明皇迎入禁中賜號通元先生後不知所終今真定平山縣東十三里有蒲吾古城卽果老居也

趙州城西門外平棘縣境有永通橋俗謂之小石橋方之南橋差小而石工之制華麗光精清淡一水合流橋下此則金明昌間趙人裒錢而建也建橋碑文中憲大夫致仕王革撰橋左復有小碣刻橋之圖金儒趙詠併刻于下

李昉書院 吟臺附 元氏縣封龍山龍首峯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堂及吟臺皆在焉李公讀書堂本三所東溪篇浮居所古西溪蕪沒不可考今建書院者即中溪也吟臺在東北隅巖石爲之高三丈餘宋碑一通尚在遺圖亭至元三年李文正公冶自翰林學士歸隱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殿講堂齋舍招延學者王文忠公磐爲撰書院記李文正公字仁卿自號敬齋云金進士欒城人也有文集行世王文忠公字文炳號鹿菴廣平人亦云金進士入國朝爲翰林承旨年九十二以壽終

徐童樹 在元氏縣封龍山修真觀四周多徐童樹樹類梧桐香氣時襲人其子可以染碧移植他所則輒死俗呼爲徐童華世謂北嶽徐真君登仙于此記云駱元素遇一老人得藥十粒且告曰服此則不饑吾本姓徐氏

字元英新受長桑君牒爲北嶽長史言既化童子乘白雲而去因以名云

中山府學講堂前有雪浪石承以丈八茨蓉石盆盆曰鐫蘇文忠公雪浪石銘其石紋作波濤痕復有若臥牛立鳳之狀者昔蘇公守定日甚愛此石構小室置之榜曰雪浪齋云西廡下一碑圖石之形并刻其銘于右學中又有唐王維畫竹碑二通一黑一白世謂陰陽竹也

玉華宮 在真定路城中衙城之北淳園之東是爲睿宗仁聖景襄皇帝之神御殿奉安御容者也外爲紅綽楔垣牆四周塊柳森列重門槊戟廣殿修廡金碧輝映宏壯華麗擬于宮掖制命羽流崇奉香鐙置衛士以守門閤歲時月日中書以故事奏聞命集賢院臣代祀面香致醴遣太常雅樂率燕南憲臣真定守臣具朝服備牲牢行三獻之禮延祐間御史元永貞上疏略曰聖朝建宗廟崇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神御別在玉華宮竊惟功德莫如太祖世祖不聞有原廟世祖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雅樂今玉華宮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伏望朝廷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祭供罷太常樂斯得典禮之正矣疏上不報元統乙亥監禮官薩都拉天錫有詩詠其事詩曰大廟天香出內宮孝思與世總無窮百年禮樂行三獻一派簫韶起半空使者領班雲氣裏女仙搖佩月明中小臣監禮陪清列兩袖葵花映燭紅天錫進士時爲燕南廉訪司照磨云

開元寺 在真定路城中鼓角門天祿坊西此即張五村故地也寺內三門石柱刻曰大歷十二年冀城主簿李宿撰解惠寺三門樓贊云後魏興和二年建寺曰淨覺至隋開皇十一年改曰解惠後復改開元寺寺有千石鐘聲聞數百里今爲官府昏曉之警鐘樓洪閣有趙閑閑所遺墨跡正殿皆石欄環繞鐫刻花木禽獸人物極爲工緻纖巧寺復有轉藏經碑乃梁王承規集王右軍書也妙絕當世復有封居賦小篆千文碑在寺中

臨濟寺 在真定府城中定遠門東街飛雲樓之東其三門下有唐吳道子所畫布袋和尚像及搖鈴普化真讚東坡墨竹綠筠軒詩等石刻極爲精妙寺乃臨濟祖庭其靈塔則金世宗所建也昔臨濟和尚結茅于此嘗與

木塔河陽二師闍爐而坐木塔曰搖鈴普化果是凡是聖普化適至揭簾而入汝謂我是凡是聖臨濟大喝一聲普化作偈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倒其一雙眼世傳本寺趙王鎔所賜臺君和故宅也

趙州城中東門內有柏林院世呼爲趙州古佛道場蓋唐末僧趙州和尚修行之所舊在城外後城既成而在東門內矣院西丁字街有石浮圖俗曰大石塔高可四五丈制作極工上刻古蓮葉篆亦妙宋景祐五年西廂人所建也

中山府城中天甯寺後有小寺世傳慕容垂之後宮也其妃以誣被殺冤血濺砌石石白血殷漬而不滅每雨過其色愈鮮余嘗考北史垂妃無它被殺者惟段氏諫垂廢太子寶垂不聽寶深銜之及即位令自殺疑此即段氏之血也

欒武子廟 欒城縣西四里虎象村高邱一所曰欒武臺臺有廟曰欒武祠此即欒伯書之廟也書謚曰武故云廟西南有一冢曰虎象俗傳武子獵于此射一虎死葬于此焉

中山府文廟西宋丞相魏忠獻王韓公琦祠堂存焉琦爲帥有惠政州人爲立祠祠下有碑一通其略曰仁宗朝出知定州時州兵不治將爲亂及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不知敘者斬之有死於戰敵者賞其家其孤兒使繼衣廩迺效古兵法列方圓銳三陣親教習之由是定兵強勁可用號稱雄鎮聲振契丹云

真定路城中開元寺後繡女局內唐清河郡王李寶臣紀功碑一通其碑極高大永泰二年立類要云李寶臣紀功二碑一在真定府治東三十步即此碑也一在府

西十一步大歷三年立今在居民房屋土底常有人掘見云

眞定路城中開元寺後繡女局內復有鉅碑埋土中止露碑首長及丈五題曰王武俊碑貞元五年立文字皆不可考類要云王武俊碑去眞定府治東門二十步卽此碑也

眞定路南關陽和門外史丞相遺愛碑一通螭首龜趺高四十尺冠以華屋壯麗崇峻其文則郡教授吳時起撰也碑略曰公姓史氏名天澤大都永清人國初嗣兄

天倪爵爲河北兵馬都元帥尋除眞定等處五路萬戶又擢經略宣撫使世祖皇帝卽位中統二年超拜右丞相至元元年進光祿大夫三年進輔國上將軍爲樞密副使四年復爲左丞相六年以榮祿大夫爲平章政事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公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儀表百辟古之社稷之臣也其保障河北戰三峯山掊金擣宋皆建奇功嘗同巴延淮安忠武王統大軍至鄂渚以病召還明年薨于位卽十二年二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二贈太尉謚忠武葬

眞定縣太保莊墓碑翰林學士圖克坦公撰神道碑則翰林承旨王磐撰皆敕賜文也延祐六年加贈推忠贊治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陽王初公之治眞定也拔荊棘驅狐狸開城郭立官府以招人民成天下之劇郡四方之都會武仙之亂公兄元帥天倪遇害主將欲盡誅郡人以雪其恨公恐失脅從罔治之義忍忿含垢亟諫數四乃得全活壬辰招降老幼十萬餘口將護北渡使其自便處所或使歸鄉里一無所問其德可勝言哉公甲第今在子城西黑軍營北

第中有靜治堂書樓景光亭江漢堂云十二月早渡滹沱河抵陽和門外日卓午矣飯于旅舍遂至南關下馬讀其碑而去

眞定路府學尊經閣下有劉沽墨史圖石刻及楊祕監邦基畫及金諸賢詩極精妙也舊在墨史堂今徙閣壁云

唐恆州刺史陶雲碑在眞定路府治廡下有唐恆州刺史陶雲碑一通字爲行草書筆勢遒勁而不著書者姓名其文則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所撰其略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高宗時爲恆州刺史其碑則永淳三年立也昔宋歐陽文忠公爲河北轉運使至眞定見碑仆府門外半埋土中命工掘出立于廡下云

三公神廟碑白石神君無極山二漢碑附 三公神廟在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其廟兩兩相對若泰階六符之狀蓋三台近于軒轅故廟於此山今勝曰天台三公之廟廟有漢封龍山頌碑一通漢三公山碑一通縣西故城西門外八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和四年常山相馮巡所立壇側又有唐三公山碑一通八都者總率

八山而祭於此明帝永平中幸此詔復租稅六年勞來縣吏下及走卒皆蒙恩賜其後章帝北巡又幸元氏祀光武于縣堂祀明帝於始生堂皆奏樂爲白石神君碑

無極山碑二漢刻皆在封龍山下

店廬舍郝琨像碑鐵塔附 元氏縣城中開元寺有唐蔡有鄰隸書廬舍郝琨像一通歐陽文忠公曰唐世能名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維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鄰特爲難得慶歷中昭文韓公始得此本有鄰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讚崔瀞魏詩與三代鼎彝何異也又云其碑石

刻在中山府城中蓋傳聞之誤耳開元寺內西北院中有生鐵塔高四五丈其制亦機巧

定武蘭亭石刻舊在中山府庫中爲天下名本今埋沒不知所在昔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惟此本乃率更令歐陽詢所搨也上命刻石留禁中以他本賜外臣一時貴尚摹搨惟禁中石本獨完善至五代石敬瑭棄中國而契丹耶律德光自中原輦寶貨圖書遷北至殺虎林而死永康立其國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歷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壻始以墨本出示韓公索其石觀李遂藏

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于人每本必千錢由是好事稍稍得之後李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公邢守定武以公帑金代李輸之取石匣藏于庫非故舊不得口照甯朔辯師正守是邦求者脅至辭惡其椎打之聲乃刻別本于外以遺求者然此郡已有二刻眞贋矣其子紹彭摹他石以易元刻暗以自別遂於古刻湍流帶石天五字各刻損一筆爲記或謂古蹟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聳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帶肉此爲唐刻本也大觀中徽宗詔取此石于薛氏家其子嗣昌進納御府上命鑑鑒宣和殿靖康金人陷汴京其石不知所在云金以紅毯裹歸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鄉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

趙州城東北三十里平棘縣境上古宋子城城中有漢耿球碑一通作漢禁蓋耿純宋子人也城西有口耿鄉漢光武封純爲侯國世謂之宜安城至今民多姓耿皆純之後也宋于故城卽秦高漸離匿作宋子而歌之所也按衛恆四體書勢曰鉅鹿宋子城耿球碑師宜官書袁衛立球純之後云

徐整碑在栢鄉縣西南七十里栢鄉故城之西門內漢栢人令徐君碑一通君名整桓帝時爲栢人令有惠政民懷之爲立碑此卽高祖動心不宿之地也

栢鄉縣城中通衢居民檐下栢鄉尉蘭君碑一通君名儼字望之唐會昌間尉栢鄉有遺愛民伐石立碑潞州進士張環製文將樹碑時皇叔觀察使完顏從郁適朝京還因題詩一章于碑後曰鄉材皆願識將軍事倘將軍少出巡白酒不沽誰犯禁黃雞無禍得司晨問青撫幼非千舉止祖停巫豈慢神數尺去思碑上語後官知勸可書紳鄉人併刻其詩于碑後

吉日癸巳石刻四字周穆王所刻也昔在趙州贊皇縣城南十三里壇山崖石之上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以望臨城豈壇此山因以名焉癸巳誌其日也又有四望山者謂穆王登山望祭四方者傳中但云登山而不言石刻然字畫亦奇怪若杖畫狀土人謂壇山爲馬鐙山以其巳字之形類鐙也宋尚書廣平宋祁以皇祐四年秋自亳移鎮鎮陽道出趙州命人于壇山石壁模得此字時趙之守將武臣也遽命鑿山壁輦其字歸

趙龕之廳壁間者莫不嘆惋嘉祐己亥移置高邑縣廳壁元至元二十三年乙酉復移龕贊皇廟學之壁云

樂城縣城中文廟內有漢臺長蔡湛碑一通光和四年立并碑陰全盧陵歐陽文忠曰天章閣待制楊畋嘗謂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最爲佳畋自言平生學此字也

樂城縣九門城中有隋九門令鉗耳府君碑不載書撰名字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令鉗耳清德之頌君名徽華陰朝邑人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魏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甯鄧四州總管別駕龍門二郡守守志遒勁非歐虞不能及也

九門城中有隋李康城清德頌碑一通不著書撰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碑首題曰大隋冠軍將軍大中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字多訛闕其後曰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二字磨滅不可識按隋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于陰陽家前史不載而見此併記之

樂城縣九門城西浮圖碑一通題云九門縣令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唐龜詔四科衆董行文撰文清河傅師得書唐高宗上元三年歲在丙子建浮圖在碑短寺寺今亦廢久矣

馮樂陵在新樂縣東北二十里卽漢馮昭儀之墓也昔昭儀隨其子中山孝王興就國王爲母築宮于樂里以居之樂里卽今新樂城也昭儀在元帝之時有當熊之功成帝優異之賜御服鼓吹鹵簿名其居曰樂里既歿敕葬樂里東北因名其墓曰馮樂陵云十二月原本缺二字早自新樂縣起午前至馮樂陵午飯遂至荒陵眺望而去午後雪復大作

漢中山王陵安喜縣東唐河西北有二墳卽漢中山哀王憲王二陵世訛爲二女陵非也哀王乃孝王之孫康王之子寰宇記曰滱水又名唐河自唐縣界流入東注京邱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憲王二陵又聞中山懷王順王夷王數陵在安喜縣境內今皆不可考矣

李左車墓趙州城西七里清水之曲有高冢一所世傳爲李左車之墓冢上今爲佛寺中有一井可汲餘無考

若冢上但有元魏景明二年所立兗州刺史李使君碑一通而已

樂城縣西陲有村曰陳居陳餘墓在焉此餘遊趙日所居死歸葬此

樂城縣城東有欄橋東二里有冢極高爲漢蒲關侯柴武之墓也隋開皇間武有遠孫爲浮屠氏曰英師并葬于冢側今空冢亦漢制也冢旁有臺頭寺俗訛爲柴世宗墓非也近冢曰柴村卽武族之所居也

眞定縣南十里古常山城下治河之濱荒冢隱然是爲漢膠東侯賈復之墓昔溶治河發古冢得骸骨異常身擴鐵甲一戟在旁尋復得其墓志始知爲賈復之墓也太守馬公斂以衣衾更瘞之時燕南憲掾孫茂先見其事後三十年告于郡知事王德禎因礱石請監察御史楊君俊民爲文刻諸石名曰懷賢之碑以表其墓其略曰侯南陽人光武拜執金吾冠軍侯建武朋封膠東侯食六縣後罷將軍以列侯就第卒謚剛正剛無正字按後漢書作侯嘗破五校于眞定創甚光武念之約爲婚姻卒後哀其成績詔葬于此或史之所遺也又述宋洪适之言辨

論埋名之原以爲自漢明帝時都尉路君墓門始至爲詳博王君字祐之保定人好古篤實君子以余爲忘年友也楊君字杰口口郡人舉進士歇歷館閣今爲國子司業亦余之故人也

郎氏墓碑在新樂縣東南十五里曲郡村有郎氏墓墓林中有郎茂郎穎二碑皆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碑云茂從煬帝幸江都而卒穎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屢更定律令益法律士也穎之碑陰題名云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

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尉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長各一人食官廚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穎以貞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

眞定之西關外社壇西北隅城濠之外眞定縣境上也有褚先生墓墓下小碣一通其碣曰先生褚氏諱碩亮字茂先宋宣和二年擢第調易州戶曹會金皇子郎君破眞定拘境內舊進士七十三人赴安國寺試策策曰以上皇不道少主失信敵人命旨極口詆毀先生離席揖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過豈臣子所當言耶長揖而出場屋劉爲之動容比揭榜先生被黜餘悉放第狀元許必並自號七十二賢榜時人謂先生曰有德先生朝廷重其名命知藁城漫一麾之尋解印去年七十終弟子周伯祿等百餘人因私謚曰元貞先生云十二月早謁拜墓下

眞定縣北十五里大安鄉賈家疃道左墓碑題曰元故僉浙東海左道肅政廉訪司事類君之墓墓前一碑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爵撰文國子司業王理書翰林直學士謝端篆碑畧曰君諱世貞字賢卿世爲眞定人年四十餘始遊江南試吏四明擢浙東西憲掾進南臺察院受知文皇帝尋貢中臺除廣西廉訪知事遷帥府都事際遇今上于潛邸比紹大統召君入朝臺臣奏爲山南經歷上不允改通政都事尋拜監察御史出僉浙東憲至元元年九月十八日卒

於金華官舍年六十八君任廣西調護聖躬夙夜無懈嘗書賢卿二字賜之及遷浙東又賜緡錢五千貫其恩眷類此子二人曰英曰蒙云蓋君之在四明也與先君子最厚善每過余家言余誦詩語人曰此子可教也今予自海上歸南陽將上京師道出鎮陽竊幸拜君之墓嗚呼二十年之間見君之窮達生死而予栖遲草莽年益遒而學益荒負君知人之鑒矣

眞定縣北新城縣南二里許墓林蔚蔚羊虎翁仲皆白石爲鑿樓爲偉壯是爲鎮北行中書省郎中蘇君之墓隧前一碑迺蘇氏先塋之記奎章閣侍書學士劉郡長公集撰翰林承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書丹爲二絕之筆也君墓碑亦虞公撰其略曰君名志道字子甯以吏起家爲丞相掾三命爲樞密經歷延祐三年歲丙辰關中有變遂及和林人大震恐並皆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盡壓沒民皆枕藉相食道無行人朝廷超拜君爲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君請厚價募民粟至和林以賑饑民遂得全活明年行至京師卒其子天爵奉柩歸葬于此天爵字伯修以文章

起家歷臺閣爲時名人今以國子祭酒遷爲京畿奉使宣撫十二月大雪留新城不得發至墓和時遂同李亨叔步至墓上詣虞公所撰碑過墳菴又讀費青周伯琦等無南考試回題壁守墓者遂余二人啜茶其言曰昨墓旁得古碑之蓋一段其制若今掃練方石字皆漫滅不可讀蘇公定爲碑蓋也蓋古人埋銘必以石覆其碑恐土蝕其字書故碑蓋則大篆其題目今之碑文曰藁城縣東南二十里倪家莊側有唐倪若水墓莊多姓倪氏皆若水子孫也若水字子泉擢進士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靜興州縣學風化大行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右丞卒

藁城縣二十里新興村淳南王先生墓在焉先生諱若虛字從之金進士及第仕至翰林學士國初遁此自號淳南道老爲志經學尤長于經義南北師尊之以爲法後登太山端坐而逝歸葬于此有懺軒集及經史諸書辯疑行世墓前碑則元遺山所撰也有司今立祠縣學以祀云

元納新撰

魏郡部

魏郡部彰德路禹貢冀州之域商河亶甲居于此戰國爲魏之鄴地秦爲上黨郡鄴二郡地漢置魏郡曹操受封于此稱鄴都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並據之後魏曰相州東魏曰司州北齊改爲漳都郡唐曰相州又改鄴郡梁置昭德軍石晉改彰德軍金升爲彰德府國朝先屬真定路後改彰德路立總管府領司一縣三安陽湯陰臨漳州一林州

彰德路城中宋隸安陽縣國朝置錄事司以領之城之外仍屬安陽縣城郭周十九里總管府錄事司治及安陽縣治皆在城內焉

安陽縣春秋爲戲陽戰國爲魏寧新中邑秦更名安陽漢廢以其地入蕩陰屬河內郡魏併入鄴晉置安陽屬魏郡後周移相州及鄴縣于安陽故城治此隋復曰安陽尋改堯城屬魏郡唐以安陽爲相州治改堯城曰永定宋改永定爲永和尋省入安陽及省鄴縣分其地半入焉宋金皆曰安陽縣國朝因之爲彰德路倚郭縣

湯陰縣古羑里之地戰國爲魏之蕩陰邑漢爲蕩陰縣屬河內郡晉屬魏郡後魏省隋改蕩源縣大業二年省唐初分安陽縣地入蕩源屬衛州貞觀元年以蕩水微溫改爲湯陰縣屬相州宋金國朝皆因之爲彰德路屬縣云

臨漳縣本漢鄴縣地晉建興二年以愍帝諱改名臨漳東魏孝靜置鄴縣于今鄴鎮又別置臨漳縣周武帝平齊自鄴城移縣于今治仍屬魏郡隋開皇三年改隸相

州十年分縣地置長樂縣大業十年始築縣城暨唐及宋金皆爲臨漳縣國朝因之爲彰德路屬縣云

林州漢置隆慮縣東漢改隆爲林隋析置淮陽縣後改置巖州金爲林州國朝至元二年復爲縣又併輔巖入焉未幾復爲州割輔巖入安陽仍以州隸彰德路

磁州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趙秦爲邯鄲郡地漢爲魏郡趙國地晉爲廣平郡地後周置成安郡隋置磁州唐天祐改惠州尋復磁州宋曰滏陽郡金以隸彰德國朝屬廣平路領縣四曰滏陽邯鄲武安成安

滏陽縣漢爲武安縣地魏置臨水縣屬廣平郡後周置滏陽縣屬成安郡隋置磁州治于此唐宋金並因之本朝爲磁州倚郭屬縣 按磁州滏陽縣惟金以之隸彰德元本屬廣平路蓋是書爲記遊覽古而作路徑滏陽縣記所見實未遍歷治那也故附見于彰德路云

黃華谷天平山彰德之西九十里曰林州卽古林慮縣也州西北二十里曰黃華谷谷多秋菊故名昔金翰林學士熊岳王公庭筠子端皆隱居谷中號黃華山主所居曰讀書巖公文章書法高出流輩字學米元章墨竹類文湖州金章宗所謂昔人君子者也谷之西南諸峯峭拔奇秀林木陰翳仙宮佛廟金碧輝映巖崖泉石名號百什不可窮紀其迸珠簾桃花巖者不減天台赤城之勝其最知名者谷南之天平山徠谷寺也徠谷莫夜陰崖石壁閃爍然作金光若燈火神幻不可致詰前賢多作歌詩以紀曰金燈集

安陽縣北三十里臨漳縣南十五里鄴鎮之西曰蔡村有濁流奔迅俗謂之漳河也禹貢曰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水經云濁漳之源出晉寧路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流過壺關屯留潞縣合衆山之水其流始大又東過武安縣有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其水合流謂之交漳口 清漳源出上黨涉縣大黑谷東北過磁州武安與濁漳合 遂東過鄴縣西又東過三戶津又東北過洺州曲周平恩二縣又東北過冀州又東北過貝州東光縣弓高鎮又東北過滄州樂壽縣景城鎮又東北過平舒縣而入于海云漳水自出山至入海凡行一千六百八十里按史記魏文侯時使西門豹爲鄴令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民田民皆煩苦豹曰民可與樂成不

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民後果得其利至今鄴人祠祭不絕又西漢書文侯曾孫襄王嘗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未盡豹何足法于是襄王使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田揭水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一二堰堰相去三百步使相灌注一注分十二流皆懸水門鄴人名曰豳陂澤河內之民以致殷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曰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粱今史漢所載二說不同余疑當時豹嘗鑿渠而後湮廢至起紹修故民歌之今併錄焉十二月早出彰德北門至蔡村西行三十里陸處作土橋以渡時漳水退縮府冰嚴寒遂流東下士人云春夏水漲至與岸平闊可數里號小黃河又曰水旁多石子俗傳可以暖腹又有紋石濱河之民取以爲器玩之

安陽橋在安陽縣北五里橋下卽洹水也洹水出上蔡洹氏縣洹山山在長子縣東過隆慮縣北黃水注之又

東北出山連逕殿墟東北過鄴城南謂之新河又東逕安陽故城東過內黃縣北入于白溝云春秋左氏傳言聲伯夢涉洹水杜預注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李宗以此說為然遂言洹水源出林慮西北平地涉出初甚微細東流九十里至安陽縣界泉脈漸大又曲而東北入大名府洹水縣界今按水經所言洹氏在澤州高平縣西並無洹水蓋縣邑遷改不常故酈元所記有異同耳余嘗觀許敬宗論禹貢道沁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其說甚詳蓋天下之水無有不發源于山其有自平地出者皆洑流再發也且濟水之源出王屋山之陽洑流至平地再出即今濟源縣濟瀆廟泉是也今李宗諤第見洹水初起林慮遂以水經所記為異殊不知林慮乃洑流再發也呂忱字林許慎說文皆云洹水出晉魯之閒又言林慮黃水發源神囷之山谷東流至谷口潛入于地下東北十里復出于柳落然則洹水洑流至林慮再出蓋可信矣

蕩水出湯陰縣西石尚山（案太平寰宇記作牟山）東流經縣故城縣因水以取名又東北至丙黃縣入于黃澤

唐貞觀元年改為湯水以其水微溫也

羑水在羑里北二里有橋曰羑橋橋下即羑水也水經曰羑水出湯陰縣西北四十里西山韓大牛泉東經羑域之北積水成淵方十餘步深一丈餘又東至內黃縣與防曾又東歷黃澤而入蕩水云

宜師溝在湯陰縣西南三十五里宜師站又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又有宜師橋在站側

鄴宮元帝禪晉嘗館帝于此光熙元年夏五月馬牧帥汲桑叛敗魏郡太守馮嵩逐陷鄴城燒宮旬月煙燼不滅曹魏之殿閣盡于此時盡矣至石勒將營鄴宮以延尉績咸尚書令徐光切諫而止後因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巨木百餘萬株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君知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宮耳于是令都水使者張漸少府任汪等監營勒親授規矩而建焉

鄴都南城在鎮東南三里半按魏孝文天和十八年自雲中遷都洛陽經鄴宮留數日臨引軍發懸瓠一瓢于城門上而去尚書崔光語人曰掛瓠者懸瓠也後世元孫必興于此矣至孝武永熙三年高歡逼帝西入關乃

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見于洛陽東北改元天平以十月丙子東魏北遷于鄴十一月庚寅至鄴居北城改相州為司州牧以魏郡林慮廣平陽邱汲郡黎陽東清河廣宗等為皇畿于城東置臨漳縣城西置鄴縣城東北置成安縣臨漳三百鄉鄴縣五百鄉成安二百五十鄉二年八月發聚七萬八千營新宮元象元年九月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一年帝徙御新宮即南城也又鄴中記云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歡以北城窄隘故令僕射高隆之更築此城掘得神氣大踏乃丈其堵堞之狀成以龜象焉按北史高隆之傳云隆之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于鄴構疊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城乃起長堤為防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以造水碓磑云

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臨漳縣鄴鎮東南一里古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為基三臺相距各六十步中為銅雀臺南為金鳳臺北為冰井臺此蓋曹操于漢獻帝時為冀州牧所築也鄴中記曰建安十五年銅雀臺成操將諸子登樓使各為賦陳思王植援筆立就金鳳臺曹

公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臺則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魏銅爵臺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虎臺有屋百三十間冰井臺有冰室三與流殿皆以閣道相通三臺崇峻其高若山云後至趙石虎三臺更加崇飾甚于魏初于銅爵臺上起五層樓閣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圍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監女伎三臺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牀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置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又安金鉦鼓戎屏風牀上細直女三十人牀下立三十人凡此眾妓皆宴日所設又于銅爵臺穿二井作鐵梁地道以通井號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財寶欲食以悅葬者曰聖井又作銅爵樓頭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置金鳳于臺頭故名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書又蠶之難盡又謂之石炭又有窖粟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石銘尚存焉三臺皆磚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閣道如浮橋連以金鳳戊畫以雲氣龍虎之勢施則三臺相連廢則中央懸絕也又按北史齊文

宣天保二年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構木高三十七丈兩棟相距二十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文宣登棟矜疾走了無怖畏時復雖折旋中節觀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麻為翅從上飛下不死免其罪戮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井冰井曰崇光云至後建德七年三臺遂廢及隋大業三年[illegible]余過鄴鎮登三臺眺望見其殘邱斷隴而問諸廢僧野老猶能于荒烟野草中指故鄴西陵之遺跡枌榆悲風

且言銅爵臺今周回止一百六十餘步高五丈上建冰霄寺金鳳臺周回一百四十餘步高三丈上建洞霄道宮冰井臺則北臨漳水周回止一百餘步高三丈爲漳水衝嚙一角已崩缺矣余聞世傳鄴城古瓦研皆曰銅雀臺瓦磚研皆曰冰井臺磚蓋得其名而未審其實夫魏之宮闕焚蕩子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興代毀室屋尚且改易無常況易壞之瓦礫其存于今者亦幾希矣按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其瓦皆以胡桃油油之油卽祖珽所作也蓋欲其光明映日歷風雨久而不生

蘚耳有筒瓦者其用在覆故油其背有版瓦者其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之長可二尺闊可一尺版瓦長亦如之但闊倍耳今其真者皆當其油處必有細紋俗謂之綮紋有白花謂之錫花相傳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故錫花乃見然亦未言其信否也古磚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盤花鳥獸之紋又有千秋及萬歲之字其紀年非天保卽興和蓋東魏北齊之年號也又有筒瓦者其花紋年號與磚無異蓋當時或用以承簷溜故其內圓外方有若筒然亦可製而爲研然則世傳有古鄴之研多北齊之物耳鄴人有言曰曹操銅爵臺瓦其質質細潤而其堅如石用以爲研不費筆而發墨此乃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之去今千有餘年若其瓦礫皆磨滅爲塵矣且齊之磚瓦至今亦五六百年村民掊土求之往往聚衆數百人而踰年不得一二全者則鄴人所謂銅爵冰井者蓋特取其名以炫遠方其不知者從而信之今鄴人僞造彌衆惟嘗識者知其不如古耳故荆國王文公有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年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倘記虛名動世人蓋當時亦有此嘆

也夫古之真瓦不期于爲研今之僞瓦止期于爲研其甄陶固精于古然其質終爆其用不久者火力勝故也雖和以黃丹鉛錫烏能作潤哉惟古之磚瓦散沒土中千餘歲感霜露風雨之潤火力既盡復受水氣此其所以含蓄潤性而滋水發墨也

華林苑在臨漳縣鄴城東二里苑後卽南鄴城之西也按石虎時有沙門吳進言趙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役善人以壓其氣虎于是使尚書張舉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周回數十里及築長牆數十里趙攬等上疏切諫虎大怒曰牆朝成夕壞吾無恨矣乃從張舉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通漳水皆設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又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百餘人虎于苑中植人間名果作蝦蟇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合土載花木所植無不榮茂至高齊武成朋增飾華林苑者神仙所居改曰仙都苑苑中封土爲嶽皆隔水相望分流爲四瀆因爲四海滙爲大池曰大海海中置龍舟六艘其行舟處可廿五里又爲殿十二閣于海中五嶽各有樓觀堂殿四海中亦有宮殿洲浦其最知

名者則北岳之飛鸞殿北海之密作堂也飛鸞殿十六間以青石爲基珉石爲礎鐫刻蓮花內垂五色珠簾緣以麒麟錦楹柱皆金龍盤繞以七寶飾之柱上懸鏡又用孔雀翡翠山雞白鷺毛當鏡作七寶金鳳高一尺七寸口銜金鈴光彩奪目人不能久視也密作堂周回廿四架以大船浮之以水爲激輪堂爲三層下層刻木人七彈箏琵琶箜篌胡鼓銅鈸拍板弄盤等衣以錦繡進退俯仰莫不中節中層刻木僧七人一僧置香爐立東南角一僧執香爐立東北角五僧左轉行道至香爐所以手拈香至香爐所其僧授香爐于行道僧僧以香置爐中遂至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層作佛堂旁列菩薩衛士帳上作飛仙右轉又刻紫雲左轉往來交錯終日不絕皆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奇巧機妙自古罕有其苑中樓觀山池堂殿自周平齊之後皆廢毀矣今其基址詢之故老猶能記其萬一余以記載可考者錄敘如右

彰德路總管府治後花園曰康樂園昔宋至和中韓魏公以武康之節歸典鄉郡因闢牙城作甲仗庫以備不

虞遂大修亭池名曰康樂園取斯民共樂康時之義故云魏公自爲記書而刻諸畫錦堂上園中舊有七堂曰畫錦燕申自公榮歸忘機大悲涼堂又有八亭曰御書紅芳求已迎合狎鷗觀魚曲水廣春又有休逸飛仙二亭故老相傳黃堂廳事肇啓建于節度韓重贇宋太宗歸自河東視其廳曰朕之所居亦不過也上欲留宿重贇奏曰臣以一方之力積歲成此今陛下居一夕卽虛之矣不免勞民重建乞賜守臣壹勝榮幸上乃命設幄宿于殿下而去至魏公大加完飾郡廨園亭雄壯華麗甲于河朔又傳休逸堂魏公取鄴城冰井臺四鐵梁爲柱初鐵梁乘鄴臺歲久光瑩無辭剝人以爲神物訶護不敢動及以爲堂柱羣疑始定今園亭廢毀皆不可考惟飛仙臺基在府治敏功堂後今構觀音堂其上臺北十餘步踰小巷後園有休逸堂基面山亭基金節度完顏熙載作養素樓其上今廢其碑尚存其餘則不可知矣畫錦堂記碑今移至魏公祠堂云公有康樂園詩曰名園初闢至和中思與康時共樂同一紀年光雖易老萬家春色且無窮歸來敢衒吾鄉勝到此須知舊鄴榮

病守縱疲猶强葺欲隨民適醉東風十二月余至彰德府治後因游康樂園今皆萊畦麥隴可考者惟休逸臺荒基餘皆不復辨矣

彰德路城中富財坊南街西第二巷閭門扁曰胡公里故胡按察私第在焉公諱祗適字紹開武安人也祖父俱第進士公北度居相州六十年既卒監郡伊爾布哈中順尊慕德望卽所居立胡公里

緱山書院彰德路城南門大街道左高綽門牓曰杜文獻公緱山書院諱英字文玉信安人也避亂居雒陽謀隱緱山故以此自號云甲辰閱尼瑪哈行省徵至彰德辟爲諫議官不就遂隱居教授日與工鹿菴劉神川偕和爲樂中統元年世祖聞其賢命爲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年七十卒葬安陽縣西十里王裕村今其孫秉彝字德常以鄉貢進士積官中書左司郎中請建書院因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魏郡公謚文獻設緱山書院列于學官云

雀城湯陰縣東北三十五里有城周回二百步高二丈土人呼爲雀城世傳文王厄于羑里武王築此城以望之有赤雀見因名云

涼馬臺湯陰縣北十二里有臺高三十尺周回五百步曰涼馬臺按鄴中記曰後趙石虎所築建武六年虎都鄴洗馬于河水築此臺以涼馬故以名云

觀音禪院八角井附彰德路城中豐安坊有寺曰觀音禪院唐天禧二年所建寺有八角井父老相傳井中嘗有雲氣如虹衆謂有寶探之其深不可測郡人周郎得昆裔奴善人井曰水精侯之人井底良久出曰一黃龍抱數顆月明大珠熟睡水精鶯亦病死初州城在井北遭河水泛溢南徙乃包此井于城中云

隋龍興寺碑在彰德路北關外古寺坊東龍興寺寺前豐碑一通是爲隋龍興寺范陽張庭珪八分書其文則相州刺史越王撰蓋所謂信行禪師傳法碑也

陶唐廟在安陽縣西北六十里乞伏村廟有金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趙秉文所撰碑一通并書篆額後銘曰鬼神睢盱伏羲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既敘五穀既敷唐文煥乎披昏挾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孥丹朱其疏陸水其都人蠶其居吁嗟都俞思漸于唐今其已天祝焉忽諸遣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同車清風肅如神來有無清漳之墟蒸熟萬區神游藐姑明昌行道千載同行嗟壞康衢走不知乎人世陶唐氏之民歟

湯聖王廟在安陽縣西北五十里廟有少中大夫山東東西道按察使胡祗適所撰碑

羑里城文王廟羑城在湯陰縣北六里道左朱綽門門牓題曰羑里城周文王之廟其城周回二百五十步高二丈餘門牓則正議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康里回回所書也廟有一碑則太常博士借注戶部員外郎兼發翰林文字胡祗適記大元至元六年夏十有二日建廟壁龕翰林承旨永年王磐五言古詩石刻一通

按史記音義羑里蓋獄名也夏曰均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員土也又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商紂紂囚之羑里西伯迺演周易作六十四卦其臣閎夭太顛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九駟及他奇怪因商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征伐又曰紂囚文王將殺之或曰西伯聖人也不可殺紂曰吾聞聖人有靈德吾將驗焉乃殺伯邑考醢之以食文王文王食之已而嘔于羑里之門外于是衆信文王爲聖人因以土封其嘔處謂之嘔子冢其冢今尚存

土人訛爲狗子冢云王承旨鹿菴廟壁所刻詩曰羑水淺且清羑里餘荒城文王德如日曾此夷其明陝樹德召伯箕山栖許生後人起敬愛木石含芳榮嗟爾一抔土耕犂未全平千秋不磨洗永被因聖名我行蕩陰道過之爲停征念昔有殷季虐主方狂酲銛鋒戮賢聖若刈寸草莖左啖鄂侯脯右啖鬼侯羹茲時無羑里何以紓洼刑羑里深杳杳羑城高亭亭君王在縲紲不異南面聽淑氣發神慮淳和助心靈演開伏羲畫剖出天地精一時雖冥昧萬古垂日星若無羑里拘易經何由成易經在所重羑里拘可輕康里公字子淵積官至遼陽平章布呼密文貞王之子翰林承旨庫庫之兄父子皆國之名臣也

西門豹祠漳水之上有祠門扁曰西門大夫之廟按魏文侯使西門豹爲鄴令至鄴會長老問民疾苦對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曰鄴俗祀河伯巫視民女好者

云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治齋宮河上令女齋戒十日乃洗浴粉飾如嫁狀令坐牀上浮河中行十餘里女乃溺俗傳否則漂沒其民人久以爲然故三老廷掾歲斂民錢數百萬止用二三十萬與巫祝共分餘錢持歸故民有好女者皆遠逃去鄴民困貧其所由來久矣豹曰至爲河伯娶婦願幸相告吾亦往送女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其巫嫗年七十餘從弟子女十人皆單紬爲衣立大巫後豹呼婦視其妍醜巫引女出帷豹曰是女醜不足爲河伯婦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它日送之

卻使吏卒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當趣之乃投一弟子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投一巫凡投三弟子豹曰巫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顧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當使廷掾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豈當留客哉于是眾誓不敢為河伯娶婦皆罷歸矣淫祀遂絕豹又鑿漳水溉田五百餘頃民甚德之因建祠云廟有宋修祠碑一通則錢塘楊家所撰其略曰元祐八年癸酉余奉檄策委定武將亂衡漳遲舟于客館父老集琴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云西門大夫雖時祭不之而廟制湫陋邑大夫君行農而謁焉愴然虔瞻迺鳩工修祠云其後辭曰漳水可涸兮君之澤方洋洋西山可頹兮君之名方巍巍新廟宇兮神安斯琢諸石兮來者師十二月至祠下拜謁讀碑而退史云廟東北曰水樂浦浦西五里俗謂之祭陌河即西門豹投巫之所也案晏孫類要祭陌河作祭陌河

扁鵲廟碑在湯陰縣東南二十里伏道村村之道左一碑題曰神應王扁鵲之墓其廟併在墓側廟有二碑一碑敎授張仲文撰一碑大中大夫江南淛西道提刑按察使武安胡祇遹撰墓旁生艾治疾為天下第一今每歲充貢云伏道者昔商紂知獄繫民怨乃置防城以兵防羑里之囚又伏兵于道左故云廟壁有左司劉昂題詩一首曰昔為舍長時方技未可錄一遇長桑君古今皆嘆服天地為至仁既死不能復先生妙藥石起號效何速日月為至明覆盆不能燭先生具正眼瘳痿肺腹誰知造物者禍福相倚伏平生活人手反受庸醫辱千年廟前水猶學上池綠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宋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為神應侯因上疾愈從醫許希有之請今曰神應王未知何代所封也

尉遲公廟碑彰德路城中書錦坊後周太師蜀國公尉遲迥之廟在焉迥為周將征伐有功初滅北齊以迥為相州總管至隋文帝以計徵迥欲國之迥乃率諸州舉兵數十萬及為楊堅堅者寬高熲等師所敗遂上樓自殺至唐開元中州多怪厲刺史至輒死吏民疑懼于是刺史張嘉祐以迥死國難忠臣也為立祠以祀之後刺史吳克復加以冕服初嘉祐之建祠也顏真卿為記其事蔡有鄰書之碑陰紀迥靈異之事言雨暘隨禱輒應回風驅蝗使境內無害每至秋夜有雙鶴下集廟庭郡人至今稱以為異云唐張嘉貞宋璟皆刺相州有惠政今並配食廟庭魯公所撰碑略曰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羅（按周書作薄居羅）代人也因部立家遂雄荒服父俟兒（按周書俟兒）尚魏太祖姊昌樂公主贈太傅迥仕魏為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金明公主進爵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左僕射伐侯景有功詔兼梁益等十八州事周之興也進蜀國公邑萬戶總秦衛文

康十四州事大司馬冊太師加上柱國授相州總管宣皇晏駕京師將徵公公以隋公當權辭不受代公子魏安公沁東之敗也公綠巾尚驄（按周書迥別統萬人皆綠巾綠袄號曰黃龍兵）猶背城請戰黃龍已潰則登樓自裁又云公凡事二代易九朝忠不辱隋節能奉上唐武德中改葬表墓開元丁丑乃建廟云開元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華州鄭縣尉閻伯璵敘祕書省校書郎顏真卿銘蔡有鄰書

彰德城中嘉惠曲書錦坊故宋丞相魏國忠獻韓公琦之廟在焉重門修廡中為大殿殿肖公像袞冕龍搨侍從之臣相向拱立儼然廟堂氣象蓋公熙甯初力辭上宰再典鄉邦未半歲河北地震水災命公安撫四郡移鎮大名相人思之即公書錦坊故第築生祠以祠公廟昔有宋中書舍人王覿所撰碑兵毀不存國朝重建廟碑一通晉州判官高書訓所撰高公太原人官至國子博士故尚書高鳴雄飛子也庭西書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宋參知政事歐陽修撰翰林學士蔡襄書龍圖學士邵必大篆世稱為四絕碑云府學之西亦有公祠堂宋鄂州嘉魚令邱鄉為撰廟記其碑今置府

學儀門下安陽縣治之南護國顯應廟西隅亦有公廟蓋宋敕建者郡人稱為雙廟也至若大名府之廟碑則丞相溫國文正公司馬光撰滋州之廟碑則知真定楊子縣事徐薦撰其陝西之秦州河東之太原淮南之揚州河北之真定暨中山府皆有公廟大河南北凡八所至今皆祀之不絕也畫錦新廟殿壁龕公書畫錦堂詩石刻一道詩曰重向高堂舉晏杯四年率强北門迴故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遂一開白髮恥夸金絡騎綠陰欣滿石梁臺因思前彥榮歸者未有三曾晝錦來西廡則有郡人綠山杜英所題詩扁詩曰輪囷日下五雲飛此是先生唱錦時龍上青天蛇有力鼠潛舊穴馬空肥縱橫逸議三千牘照耀身名六一碑壞壁百年遺像在郡人爭看錦為衣按公薨于相之府治神宗震悼命陪葬山陵其家懇辭乃命入內都知張茂則敕葬公于安陽縣西北三十里豐安鄉天子御製碑文題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命龍圖閣學士宋敏求即墳所書冊賜守墳寺曰傳孝報先之寺云十二月余偕下邨人李亨至祠下謁拜讀庭下二碑及讀詩扁而退

安陽縣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冢二區世傳河亶甲所葬之所也父老云宋元豐二年夏霖雨安陽河漲水嚙冢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銅器質文完好略不少蝕衆恐觸官法不敢全貨于市因擊破以鬻之復衆其冢以滅跡自是銅器不復出矣

黃堆冢在河亶甲西南世傳乃河亶甲后之冢也

魏武高平陵在鄴鎮西南三十里周回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余登銅爵臺西望荒郊煙樹永甫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

曹操疑冢在滏陽縣南二十里曰講武城臺臺有三又有高臺一所曰將臺城外高邱七十二所參錯布置墓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後人不致發掘故也冢間有曹公廟殿屋甚華麗廟北一高邱之前鉅碑一通螭首龜趺齊忠王之碑妻一芝所撰云西望西陵不十餘里煙樹歷歷可見十二月余按轡其間自午抵暮縱橫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詐也使操能見武侯八陣圖則有愧多矣

朝陽陵在臨漳縣鄴鎮東北九里即魏文帝文昭皇后

朝陽陵也按魏略甄后中山無極人初嫁袁紹子熙及魏文帝破鄴文帝時爲太子因納爲夫人生明帝爲郭后所譖賜死後文帝以郭后無子詔爲養子明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遂使射其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收弓矢大奇之而建儲之意遂定及帝即位追謚曰文昭皇后太和四年使太常卿甄霞持節改葬于朝陽陵今陵旁一冢父老曰李夫人冢后與夫人甚相喜故得祔葬焉

安陽縣東四十里永和鎮城西二百步淡欒巴廟在焉

范蔚宗漢書欒巴魏郡內黃人也好道而性質直順帝世弟遷爲太守後爲尚書以上書極諫起憲陵侵毀小民墳冢下獄禁錮還家及陳蕃竇武輔政召拜議郎蕃武被誅巴復上書極理其冤帝怒下詔功曹收付廷尉巴自殺遂歸葬而邑人于此立廟云墓在鎮東南二十六里周回一百步高二丈云

晉嵇侍中廟墓湯陰縣西南一百二十步曰浣衣里道左小碣題曰晉忠臣嵇紹之墓墓周回二百步高二丈

餘廟在墓側有宋碑一通乃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魏國公韓琦記并書熙甯三年八月十五日縣令張琳立石其碑曰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羞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兩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得其死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萃然與山嶽爭高天地不可窮而公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遠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所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于大壞今令張君琳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廟儆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跡與夫朝廷崇祀之意

諭于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宣與之約塗其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大賢人之忠于國者雖死于不幸後世必載祀典歲廟貌不事葺而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縣一郡縣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小補也廟完其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隱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蹟思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又晉書載公死難血濺御衣事平左右欲澣所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詔葬縣南賜曰澣衣里仍立廟焉廟有國朝翰林承旨鹿庵王磐律詩一首曰十載家艱恨未消又持手版事昏朝已知定亂功難就猶幸臨危節可要忠血數斑霑遼火英名千古迫雲霄一盃欲酹祠前土野鶴昂藏未易招磐字文炳廣平人亡金進士入國朝累官至承旨致仕居東平年九十二歲卒謚曰文忠十二月旦至湯陰南門拜謁廟墓讀碑而去余嘗讀趙文敏公松雪齋文集有紀夢嵇侍中曰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儒道其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

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日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髮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吳興趙孟頫志

臨漳縣南鄴鎮西北五里紫陌側晉高僧佛圖澄墓在焉澄天竺人俗姓帛氏永嘉年來洛陽雖未嘗讀儒家書與一時學士辨論無能屈者澄身長八尺復學一家

嘗以絮塞夜欲讀書則拔其絮竅中光出照于一室又嘗至水際引腸滌之還內腹中善誦神咒役鬼神以麻油雜蘇支塗掌上則洞見千里外事令齊戒者皆得見之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無不驗石勒兵屯葛陂大殺沙門澄匿勒大將郭黑略家黑略言于勒召試道術取鉢水咒之生青蓮花勒由是信之勒之獲段末波擒劉曜皆先驗澄之鈴音也至石虎傾心敬事使衣綾錦乘雕輿太子常侍皆舉笏扶翼升殿主者唱大和尚羣臣皆起以彰其尊後虎大饗太武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

子成林壞人衣乎虎發殿石視之果有棘生焉澄意本在丹罔小字棘奴也澄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不復言謂弟子曰戊申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化去矣遣人與虎辭虎詣寺見澄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崇顯寺廟宜享休祉奈何布政猛烈終無福祉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處賴歿無恨矣虎知必逝悲慟嗚咽即命于漳水西紫陌築塹營壽藏十二月八日澄卒于鄴宮寺是歲晉永和四年也後有沙門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虎發塹視之惟一石尸蹠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虎果死

湯陰縣北十里有古壘南北斜長五里又老云唐九節度師營壘也壘東北有萬人冢即九節度潰兵之遺骸乃節度使薛嵩掩骨作此大冢命幕府御史陸長源撰記刻碑立冢上云

安陽縣西北五十里永治村魏國韓謙議墓在焉謙議丞相忠獻公父也神道之碑則樞密使富弼撰翰林承

旨王珪書碑首題曰宋故大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南陽郡開國男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其碑略曰公諱國華字光弼太宗初中興國二年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濮州遷右贊善大夫改彰德節度判官盡抉姦隱諸豪不敢犯升祕書省著作郎監上蔡稅以監察御史召望高臺閣屬天子議復燕薊搗廷臣勇而善辭令者論高麗西攻契丹以分其力既曰非韓某不可即假以太常少卿為使公馳舸至其國其王負固不受命公諭以禍福王大恐遣大將領兵數萬渡浿江以侵契丹公復命天子大喜拜左拾遺直史館賜五品章服兼判登聞鼓院又三司孫開封推官遷左司諫充鹽鐵判官久之契丹大將蕭甯使邱雄州約戰知州留福信之以聞天子因思高麗功立命公走雄州按其事亦令代福作報書索其情偽甯之意欲我先發公固願息兵養民念國體不可屈書乃謝使者急令備邊還奏天子又大喜歷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院有密議于帝者帝雅信公詔總判三司賜三品章服公益奮條三司不便事二十七上之官民偕利

遂著為法俄而出為京東轉運副使即拜峽路轉運使真宗即位入判大理寺秩凡五遷為職方郎中出知河陽徙潞州契丹入掠河朔公以精騎屯吳二谷契丹不敢犯境帝嘉之褒以璽書契丹再至澶淵首命公假祕書監為國信使江南僕又遣巡撫一道還朝權開封府判官出知曹州徙泉州天子封太山擢諫議大夫召歸道病卒于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來會哭朝廷輿邱典賜一子官公六子珠德清尉珙將作簿琥兩浙轉運琥河陽參軍璩祕書著作郎不幸繼亡琦相仁宗皇帝被遇今天子立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魏國公望重天下勛冠列辟以公積德儲慶所宜享厚報然恨公早世不克待其發而發于丞相丞相以似以繼其尊之者其可涯邪銘曰士孰不官公官獨難使臨東夷跨海渺漫指揮出師勢分狄患王始倔強恃遠且艱視詔揀刺不奉其度公怒移書以詞以諭以禍福日月之觀王雖島首聞義惕然發兵偽糧革頑易慍對盧禱薩伏命館門能俾遠人舉國奔職不憚己勞不畏鄰隙又俾強敵斂其毒螫一邦

出公一舉斯得繼走朔郵議收弋殘坐策立判敵姦不施不為其款國不挫威兩使外禦大子再怡出知四州大用是宜而卒不用識人之為復不永年道卒不歸遐邇奔赴與考同之位不都弱萃于幼嗣曰將曰相熟德名世本忘源流公得何異何以異之天相其類天實使然人亦靡然書之寘然其昭昭然

劉神川先生墓安陽縣南門焦道菴士劉神川先生墓殯之所也先生名邢字景叔潭源人金狀元南山翁撝之曾孫正大間監察御史從益字雲卿之子先生與弟

河朔訪古記卷下

元納新撰

河南郡部

河南郡部河南府路禹貢豫州之域周武王定鼎于郟鄏則今王城也成王卜瀍水東澗水西即今府城也秦置三川郡謂大河伊洛三川也項羽以瑕邱申陽爲河南至漢爲河南郡光武都洛陽魏置司州襲都于此西晉亦都洛魏孝武自此遷都長安東魏改洛州周大象間爲東京置洛陽郡隋爲洛州大業間遷都于此改曰

豫州尋爲河南郡唐復爲洛州號曰東都五代梁改西京宋爲西京河南府金改曰金昌府全勝軍國朝改曰河南府路領州一曰陝州陝州統縣四曰洛陽曰偃師曰登封曰鞏謹按元史地理志當作領州一縣八縣曰洛陽宜陽永寧登封鞏縣孟津新安偃師州曰陝州陝州統四縣曰陝縣靈寶閿鄉澠池

洛陽縣周之下都是爲成周也漢爲河南郡治曰平陰縣東漢改洛陽縣晉曰金墉城唐曰來庭縣神龍初仍改洛陽宋金因之國朝爲河南府路附郭縣

白馬寺洛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即漢之鴻臚寺也永平十四年摩騰三藏法師以白馬馱經至此因建寺以白馬名鴻臚寺漢爲掌四譯客官晉三藏以西域僧故得館于此自古惟官府有寺佛廟得名蓋踵鴻臚之名始于白馬也寺有國聖堂一所世傳三藏與褚善信譯校經義之所又有三藏贊碑一通撰文書篆皆宋真宗御製也又有翰林學士蘇易簡所撰碑一通備載寺之興廢始末甚詳至欽宗靖康時毀于金人兵火逮國朝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從帝師帕克巴之請大爲興建閣

廡堂殿樓閣臺觀巍然天人之居矣庭中一鉅碑龜趺螭首高四丈餘碑首刻曰大元重修釋源大白馬寺賜田功德之碑榮祿大夫翰林承旨閻復奉敕撰碑曰聖上大德改元之四年冬十月釋源大白馬寺告成詔以護國仁王寺水陸田在懷孟六縣者千六百頃充此恒產永爲皇家子孫祈福之地仍命翰林詞臣書其事于石臣復謹按淸慧眞覺大師文才所具事蹟漢永平中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于西雍初假館于鴻臚後即東都雍門外建白馬寺爲譯經之所嗣後沙門踵至若康僧會之于吳佛圖澄之于晉鳩摩羅什求那跋陀之于宋元魏無畏之于唐千載而下經論日繁教區日

競北至幽都南踰瘴海東極扶桑西遐月窟蓮宮梵宇彌互大千寶幢興于此編歷劫火寺之興廢有可考者宋翰林學士蘇易簡文右在焉國初有僧曰英山主以醫術居洛營藥囊之資謀爲起廢或訝其規模太廣工用莫繼則曰茲寺中華佛教根柢他日必有大事因緣余第爲張本爾至元七年帝師大寶法王帕克巴集郡國教釋諸僧登壇演法從容詢于衆曰佛法至中國始于何時首居何刹扶宗宏教大師龍川講主行育時在衆中乃引永平之事以對且以營建爲請會白馬寺僧行政言與行育協帝師嘉納聞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特敕行育綜領修寺之役經度之始無所取財遍訪經處于諸方洎更成篇而未覩成效帝師聞之申命大師丹巴董其事丹巴請假護國仁王寺田租以供土木之費詔允其請裕宗文忠明孝皇帝時在東宮亦出昌幣爲助于是工役始大作爲殿九楹法堂五楹前三其門傍翼以閣雲房精舍齋庖庫廄以次完具位置尊

嚴繪塑精妙蓋與都城萬安興教仁王三大刹比勍焉始終凡二紀之久緣市集而行育卒詔贈司空鴻臚卿謚護法大師文才繼主席酬酢衆務率其屬敏于事者曰淨沐等以畢寺之餘功落成之際仁王寺欲復所假田租文才即遣僧奭言于丹巴曰轉經頒福寺所以來衆僧也有寺無田衆安仰丹巴令宣政院官達什愛滿等奉詔遂有賜田之命且敕有司世世勿奪云寺二一在宜陽縣治西九十里又一在永寧縣東南二十五里應天禪院在河南府城東北市坊火燒街即太祖降生

即馬營故基也大中祥符九年西京應天院太祖神御殿成爲屋九百九十一區命宰相向敏中爲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句奉迎敕諫議大夫戚綸告永昌陵

上淸宮在洛陽縣西北北邙山之西唐老子廟乾封賜額曰元元皇帝廟開元末西北別建元元觀復改曰上淸宮宮壁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中宗睿宗元宗五帝御容又有元宗齋宮詩碑朱溫廢爲老子廟後唐莊宗復爲上淸宮云杜少陵有冬日洛城謁元皇帝廟詩即其宮也牛日徐檢察園皆在宮之相近云廟壁畫杜甫五言古詩一首唐陸肱所書碑也

嵩陽宮在登封縣北五里本漢武帝宮也後魏建精忠觀隋改上陽觀唐武后改嵩陽宮大中祥符二年改天封觀後復爲嵩陽宮宮有漢武帝御井古栢二株蔭數百步武后皆封五品大夫世稱大小將軍云宮前聖德感應頌碑一通唐徐浩書殿東柱刻曰國子博士韓愈與著作郎樊宗師處士盧仝道士趙元遇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題

崇福宮在登封縣東北四里乃古太乙之所治也宮後有太乙殿殿後有太乙泉云至宋章聖朝令州進木文文人其事甚怪比至京木中人呼萬歲者三詔賜崇福宮安奉故李廌方叔有詩曰眞人友造化故與物爲一持此誠與神可貫金與石何爲輒入木厭世未肯出衣冠儼如生鬻若顧陸筆

測影臺在登封縣東南二十五里夫甲鄉告成鎮周公測影臺石蹟存焉告成即古嵩州陽城之墟是爲天地之中也臺高一丈二尺周十六步可容八席周髀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建王國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唐開元十一年詔太史監南宮說以石立表宋太中三年汜水令李偃重建增崇七尺國朝至元十六年太史令郭守敬奏設監候官十有四員分道測景十八年奉敕于古臺之北築臺高二十六尺中樹儀表上爲四銅環規制極精緻命有司營廨舍門廡又于古臺新臺南建周公之廟以祀之其碑則河南憲史李用中誤文也臺西則天中觀云

嵩山中嶽廟在登封縣東一十二里曰中嶽廟殿屋宏麗垛樓四闕角複道縣屬礎于宮庭三門之下二衛神皆鐵鑄極雄偉兩廡碑石森列皆國朝代祀者所立也又有唐碑一通韋行儉所譔宋碑三通盧多遜王曾陳知微所譔國朝修廟碑一通則盧陵歐陽元譔也廟西又有鎮皇廟云中嶽之神今封爲中天大宙崇聖帝中嶽中天崇聖帝廟在登封縣按中嶽唐武太后垂拱四年改嵩山爲神嶽加嶽神爲太師使持節仲嶽大都督封中天王禁斷芻牧萬歲登封元年尊爲神嶽中天黃帝天璽妃爲天中黃后後罷之明皇天寶五載封中天王至宋大中祥符四年號中嶽崇聖帝貞明后乾元年改顯明皇后唐開元八年建考唐制每歲土王河南尹奉詔祀嶽至宋亦知府往祠歷後通判攝事今在縣東北九里按其神性慈傳五戒不享牽牢廟始在東南嶺上今廟之東後魏太武帝大安中徙于神蓋山在今廟之北至宋大武方移于此廟南有雙石闕外石人一對闕上多記刻後漢安帝元初年建

昇仙太子廟在偃師縣南古緱氏縣東南二十里曰府店南緱氏之上有昇仙太子廟古曰王仙君廟漢武建西王母祠十其右王母姓緱氏故以名其山云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改賜今額又曰寶天觀觀有唐一碑一通乃左相陳希烈撰文徐浩書一通則武后自書撰也二碑今皆不存今惟有一碑國朝陳天祥所撰者也天祥歷臺諫素有風節爲時名臣贈平章政事趙國公謚曰文忠世尊之爲緱山先生按神仙傳曰周靈王太子名晉字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學神仙之道三十年後七月七日乘白鶴而去因立祠于緱山之下焉祠南有洛鶴池仙屋石室武后于石室中開石匣得一古劍神光赫然緱山大抵若數步之狀高不自尋周不數里且無泉石之勝因仙居之名而著聞四方也土人云至今風月清夜宮殿時聞笙簫之聲

漢光武帝原陵在臨平亭南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西望平陰去洛陽東南十里按帝王世紀作十五里

漢明帝顯節陵在洛陽縣東南三十七里故富壽亭也陵周三十丈二尺無周垣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

漢章帝敬陵帝王世紀曰在洛陽縣東南三十九里陵周三百步高二丈六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鐘虡皆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按河南志作提封田二十頃五十五畝

和帝慎陵在洛陽縣東南四十一里陵周三百八十步高十丈

順帝憲陵在洛陽縣西十五里陵周三百步高八丈四尺北邙山下制度並同前但鐘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四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

魏明帝高平陵在洛陽縣東西四十里夫石山即芒砀山也

宋太祖永昌陵在芝田西四十里陪葬子孫十五墳

宋太宗永熙陵在芝田西南四十里皇堂深自尺方廣八十尺陵羣方二百五十尺護守陵五百人陪葬子孫凡八墳

眞宗永定陵在芝田北五里皇堂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

仁宗永昭陵在芝田北十二里初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

英宗永厚陵南至定陵七里一百三十步東至昭陵九十步

神宗永裕陵在永厚陵之西

哲宗永泰陵在裕陵東北

漢劉寬墓在洛陽上東門外墓南一碑漢隸蔡邕所書碑首題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逐鄉侯劉公碑其一碑陰生殷包等所立碑陰刻贈物緣舍王落星鄉之類

一碑故吏李諫所立也碑陰刻故吏鄉里名氏云二碑所載與漢書同但遷官次序頗略異耳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奕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併記其世序云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于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世次之詳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鉅族未有家譜然而俗尚苟簡廢失者豈止家譜而已哉

杜氏墳在藁縣西五十二里首陽山東唐杜審言及子閑孫甫三世墓皆在焉

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仲淹墓在洛陽縣南七十里神陰鄉彭婆店東北萬安山下其子丞相忠宣公堯夫以下皆祔葬兆內文正公之碑則歐陽文忠公撰文額曰懷賢之碑忠宣公神道碑則曾文昭公鞏撰文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墓東則守墳賢寺寺有范氏復祖墓碑一通天台陳基之文也其略曰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皆在吳門之天平山至公始葬洛陽毋謝夫人之兆其子丞相忠宣公以上三世皆祔焉靖康之亂子孫在吳弗獲展墓逮我元混一故分克登記典有司致祭惟謹公八世孫文英謂其子廷方曰吾子孫幸生明時憑藉餘澤食有義田居有義宅教有義塾而祖宗邱隴翦爲芻牧之區尚安得爲子孫哉廷方自吳門不遠數千里致其父命于河南僉憲李齊御史沃時海壽出金爲倡率其鄉黨收俸奉牲墓下蒙民觀感卒復所封舊地薙草繚垣壞樹築室俾甥趙氏廬其上又曰文正公以閒生之氣王佐之才致位將相爲朱忠臣師其詩讀其書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平其父子寔躬使斧斤耒耜相尋其中豈國家尸祝以

行先賢之意乎基字敬初能詩文游京師名稱藉甚則余之故人也

邵康節先生之墓在洛陽縣南伊闕西南九里曰辛店伊水西也

洛陽金石刻 漢碑 大尉劉寬碑二通 丞相蕭何碑 三斷碑二通皆漫無字 齊碑 佛龍碑 魏碑 三斷碑二通 天統三年立 武平二年刻 二祖天師碑 馮翊王平等碑 後魏碑 侍中廣平穆王碑俗云陵家碑 大昌元年立 景王碑 魏汝南文宣王碑 末帝碑 元魏碑韓殷撰書天平四年立 昇仙太子廟碑 唐碑 啓母廟碑 楊炯文 金字碑 虞世南書 義成軍節度使曹公碑 長慶四年立 程公碑 陸賢書 開元二十年立 劍南東西川鹽鐵吉苗祖庸等使兼殿中侍御史銜州刺史嚴公碑 顏頵書 元和中立 龍門龕石像碑 哀元哲書 彭王傅贈太子少師徐浩碑 文子徐嶠書 啓聖宮堂勅碑 太子寺題 雒陽尉馬允中碑 黃門侍郎孫公碑 荆州長史孫公碑 張廷諷書 延州刺史孫公碑 開元二年立 齊州刺史崔府君碑 崔平書大中八年立 陳公碑 盧藏 右僕射曹公碑 正三四年立 左僕射牛公碑 長慶三年立 邕州刺史

裴公碑 鄭遠古書開成五年立 房州刺史盧府君碑 張文蔚書正元九年立 東都留守盧府君碑 開元中立 太原少尹盧府君碑 張文蔚書並元九年立 歙州刺史郭府君碑 開元十二年立 散騎常侍黎公碑 嗣子書太和中立 塞軍使張公碑 丞相司空李公碑 太和中立 明威將軍田府君碑 韓尊師道德碑 開成四年立 太子賓客王府君碑 周式書大歷中立 工部侍郎趙公碑 王宣書開元十年立 左衛大將軍卞國公泉公碑 彭果書 左僕射太子少保劉公碑 都督隴右羣牧韋公碑 秦公碑 太子少保崔公碑 盧州司馬劉府君碑

眞堂記碑 測景堂記碑 會昌寺碑 徐浩八分書 嵩山廟碑 八分書 嵩山寺頌碑 胡莫書開元十七年立 辨正禪師塔先塔銘碑 徐峴書 太子詹善鄭公碑 光福寺塔題名碑 王仲舒書 嵩山題名碑 蔣俞書 江陰縣令武登碑 長慶四年立 滏池縣南館記碑 盧元卿八分書 太子賓客孟簡碑 晉甯郡王陳府君碑 蘇靈八分書 權公碑 太原尹唐公碑 工部侍郎趙國公碑 襄陽李公碑 惠林寺題名碑 惠林寺新修軒廊記碑 清河崔公碑 太子賓客孔府君碑 諫議大夫王府君碑 白樂天

墓志碑 刑部尚書白居易碑 許渤書 吏部郎中盧府君碑 如雲鈞禪師碑 楊遠書 尊勝幢碑 篆書 心經幢子碑 篆書 白樂天龍門八節灘詩碑 樂天自書 鄭州司馬王公碑 景龍三年立 伊州刺史衛府君碑 長安三年立 蕭府君碑 杭州刺史李公碑 鄭公書 邛州刺史狄君碑 幽林思高山詩碑 韓愈作 杜甫題元元皇帝廟詩碑 陸勗書 白樂天香山寺詩三十韻碑 賈餗書 李德裕平泉山居詩碑 天后御製詩碑 王知恭書 後魏大將軍泉府君碑 華夷圖碑 洪州錄事參軍趙道先碑 節度使畢公碑 唐惟翰書 咸通六年立 魏公碑 太和六年立 隋州錄事參軍狄公碑

右河朔訪古記三卷元納新撰納新姓郭嶧洛氏字易之西域人自其先世寓居南陽後移於鄧縣所著金亭集今尚有刻本惟此書原十六卷久佚　四庫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爲三卷具詳提要中近得番禺沈氏鈔本正其謬誤凡二十餘字嗣得小峨山館藏本覩沈本互有得失乃取二書讀勘始授梓人中如連鵬舉使大金一條按宣和無八年或敵國未知有改元之事但金史交聘表及三朝北盟會編皆無鵬舉名此足補傳記之闕玉華宮一條按元史祭祀志延祐七年太常博士

言影堂用太常禮樂非是制罷之而此云延祐御史元來貞疏上不報與史互歧疑易之所言當得其實三公山碑一條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載於洪氏隸釋近乾隆初又別出一三公山碑乃元初四年所立而此云三公山碑有兩通足補從前金石家所未及所可疑者安陽橋一條引說文字林云洹水出晉魯之間固足訂坊本說文晉魯作齊魯之誤惟云洹水出上黨洹氏縣洹山按漢地理志有泫氏無洹氏則洹氏之洹當屬沿譌又據李宗諤言以洹水至林慮爲洪源再發按水經注云隆慮縣有黃華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上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縣水東南注壑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一十里復出名柳渚渚周回五里是黃華水重源再發也東流葦泉水注之水出林慮山北澤中東南流與雙泉合水出魯般門東下流入葦泉水葦泉水又東南流注黃華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于洹水是酈氏所謂重源再發者乃黃華谷潛流出柳渚之水而非洹水也易之謂酈書反謂洹水至

林慮再出未免失檢考太平御覽引隋圖經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壑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是隋唐人亦有謂洹水出林慮者易之之謂實本於此是豈果陵谷遷變所謂洹山德源漸已湮廢遂羣指黃華谷之洪流再出者爲正源耶余於地理素未深諳姑識於此以質之博雅君子光緒乙亥上巳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冀越通

唐樞撰

冀越通一卷　　吳興一麥唐樞子鎮

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京其餘氣為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傅換來三面繞河外紫多壘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大淺燕京氣非隴結下沙轉少又藩籬單薄時或山東泉涸漕水何賴而河徙而南同之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人後世費繁今能處之

邪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繫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為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華產緊背疑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謂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

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邗溝尚微故建康俗狃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為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為南京汴梁為北京國初深見也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達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宜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為梁冀青兗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大同宣府為最重兩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之患急據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內此外沙漠一望故居庸紫荊倒馬三關雖係腹裏而薊甸密邇礪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警為太原緊要之地

孔寧城四海冶龍門所一帶最單薄以朶顏為藩籬而黃花鎮且無厚戍鎮鑰北門能免杞人袪篋之虞邪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窮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朶顏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來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援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乏中南北衝道水陸後世議都者舍金陵其庶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諸侯則王畿無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後婺丘之會踐

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鄢陵及劉項書界鴻溝已各留意夫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制於外是誠勝地如固燕薊固絳澤則彰德衛輝無北憂固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固襄黃則南汝無南憂固臨濟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貢朝會之便永無所滯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百二山河蓋南北兩山脈會至龍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埧渠陂耕溉相濟有歌曰舉鍤為雲決渠成雨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惜其舍西安每地多遺利耳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嫡女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番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潮河川塞為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凡邊墻水口俱然可容無處乎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為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住牧今其為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即郎阿兒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寧蔽河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肅靈韋寧夏之接葭綏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略也

榆林地乏耕牧籍於河套為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為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設遼左烽墩五十六遼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粮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克恢復之用矣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羌戎歲屢邊警警懍

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已之事必輒而弗之理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寒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嵩嵐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寞耳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柔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岔河關俱棄以與柔顏三衛住牧隔絕東西增費棄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不亦快乎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是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為西一大鎮金州為南鎮而旅順當其衝開原為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巡撫及兵備住劄廣寧巡按分守住劄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為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

居生疾稍戒今置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徙徒要之未足以盡規議近年黠卒內叛今叅將馬永又物故可憂顧迹容徐徐視之邪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蕃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粮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克恢復之用矣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羌戎歲屢邊警警懍

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此河通免登萊大海一繞千里其便無量惜歲久盡塞今副使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滘鑿山麓通之苦工浩且人溺便安未及告成此議不可終已也

山東青登萊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所人事不脩濟濬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額俱堙置沃壤無所用可惜也元廣集之議至今可行

福建僻阻海濱危關蔡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陟而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延邵汀為上四府據上流稽與泉漳為下四府瀕海設都司十一衛於下所以防海設行都司五衛一所於上所以防關海重於備倭

兩球次之而我民盜海者滸則為其關大則崇安之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關分水由江西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越建寧杉關由建昌以越邵武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關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

敘北之曇溪綿漢彭石重重遶護深藏三窟所慮姦宄內作地饒冗備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階又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盡兵東守瞿唐事未易成也

海運憚又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柝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尤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脩屢萬移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為也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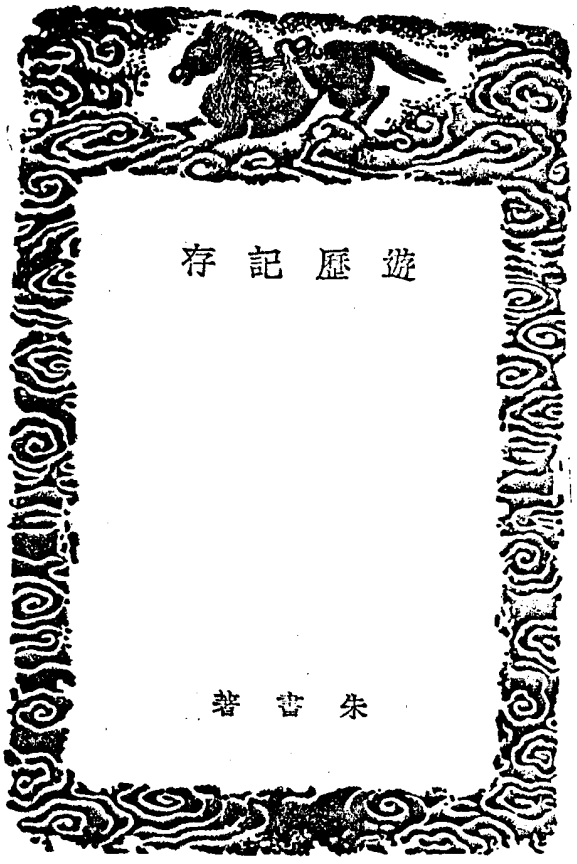
河南汝寧所隸中都宇鳳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荊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瓜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澉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安慶諸衛隸南京連吳楚也

四川馬湖敘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處瀘州不雜夷實殷夷警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雅州亦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牁俗有夏邑蠻夷雜處順聞無外防保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民殷諸府為然當是海內樂土而馬湖敘州蓋畧次之矣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虞在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千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為羌戎所截則憂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屏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虞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為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顧禍乎

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學山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冀越通卷完



序

予生平好遊。今天下疆域凡十五區。予足跡所到。已三之二。於是仿桑欽、酈道元。以道里爲經。以見聞爲註。作遊歷記若干卷。曰兩畿。曰燕秦。曰燕梁。曰秦楚。曰閩（閩字疑涉下文而誤）豫章。入燕曰閩浙。入揚州曰江行。凡遊必橐筆研楮墨。命一童子負之以隨。所至見奇石山水碑碣。即下馬記錄。或大雪塵埃。手爲之僵。或暴赤日中。汗淋漓如雨下。不少輟。人往往環聚而笑。甚或爲犬所狂嚙。不顧也。又喜登陟。遇懸壁峭崖。必上其巔。亦可謂有遊癖矣。少時侍先大人。聞崇禎之季。流賊蹂躪中原。行數十里。皆不能達。伏莽草竊乘時起。一出門。即恐犯不測。賊至竄草中。擊息惟恐聞兒啼。則閉其口。輒至死。猶不免俘掠。地蘇連數千里無人烟。人聚山砦以守。山東、河南北、多響馬賊。行者聞箭如鵠叫。急下馬立俟。盜至。盡所有奉之。乃去。又歲大饑。孤客行道中。童孺女婦。能取之以爲糧。蓋遊之難如此。今幸天下無事。予又迂拙。無所求於天下。天縱之使遊。是亦前古後今。快意之一時也。夫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桑欽、道元、值世亂。南北割據。所著書。多其未親歷之境。後人每不得其處。即我生之後。滇黔尚用兵。海上連歲設戍。倚檐（倚檐疑是倚贈之譌）而立。今皆漸次底平。塞北笳吹。遍於南海。所在候人設食。惟恐客不適其館。嶺越之表。具酥酪以餉北客。子身獨宿。不挾舂糧。而道遙乎數千里之外。曾無所恐。他日者。安知不覽予之書。羨予涉歷之遠。而喟然以歎也邪。雖然。予年三十四出遊。今經十餘年。亦且老矣。宿松北有白牙之山。雷水所出也。史閣部忠清公。嘗擊

賊山下。百姓奮殺劇賊號闖塌天者。至今祠公山上。其山饒水泉。四面陡絕。止一徑可升。時居民守砦者無不還賊屠掠。而此山獨完。顧予猶未到。遠涉四海之內。而近失之州里之間。亦可笑也。捷借僧舍。傍史公祠。構茅屋一間以居。鐔冠野服。不復入城市。有暇即取是編觀之。如歷舊境焉。則予之自快哉。奚者亦可以終焉於斯。而弗遊矣。庚辰清明日朱書自序。

遊歷記存

清 宿松朱書字綠著

燕秦之道

燕秦之道三。由大名抵河南。叩函關。南道也。由井陘渡蒲坂。叩潼關。中道也。由居庸循塞上。遠榆林。北道也。南道坦少紆。中道半險徑。北道險。予癸酉甲戌兩歲中。數往反焉。皆出中道。初以騎。後皆贏車。贏車安於騎。然於眺覽不宜。匪盛寒暑。則騎便也。因疏其道里聞見如此。

廣甯門西南行三十里。經盧溝橋。

廣甯門。金之正西門。曰彰義。今猶因之。明嘉靖中築南城。此其西南隅之門也。明崇禎甲申三月。賊抵彰義門。宋獻策初云。觀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墮一天啓大錢。一當五用。獻策云。此破城兆。發一大砲。樓角遂崩。門有崇文稅課分司。門外道北有天甯寺。元魏。始曰光林。隋曰宏業。唐曰天王。金曰大萬安。明宣德間改今名。寺有塔。高十二尋。隋所建。以藏舍利者。四剔綴鐸萬計。音無斷時。僧云。音歛則光現。又西有真空寺。明世宗入繼大統。駐於寺西。距門十里有義井庵。或曰蜜井。明成祖駐蹕。甘其泉。故名。由門以西。春夏多積水泥淖。小石蟄蟄。人馬足著之顛滑。秋冬晴爽。即灰沙獵獵。風中不能眴。或用紗羅眼。比里許。面積塵如摶土。人不能識矣。盧溝南北更甚。盧溝鎮城。崇禎中建。庚午後。

風景肅條。用言者議。當橋北規里許爲城。名拱北。二門。南曰永昌。北曰順治。今改永昌曰威嚴。有兵守之。盧溝本桑乾水。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爲渾泉。雁門、雲中、諸水皆會焉。水經注曰。溱宿水也。東南流合溼水、桑乾水、溼水。並受通稱矣。元河渠志曰。小黃河。今按本一水也。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以黑爲盧也。水管衝溢爲患。屢經修築。爲費不貲。說者欲倣唐裴行方遺法。於上流引水爲田。宋臣宋琪議伐遼云。桑乾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如於燕丹陵下堰之。灌高梁。河水必溢。三五日彌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賊騎來援。已阻水矣。孤壘必克。按此則宋時此水在燕城北也。元運道。迴盧溝而上。直達大同保安州。自大同右定橋起。至盧溝橋務里村止。約八百餘里。內可以舟行者七百二十七里。陸運者八十八里。然水峻激。奔流善崩。又濁易淤。淺不勝舟。故金元欲通漕。卒不果。石橋橫跨二百餘步。傍皆石欄。石獅踞杆首。形狀奇巧。金明昌間所造。名山藏云。嘉靖三十四年造盧溝橋成。陶仲文先獻萬金助工。加歲祿千石。金初以盧溝曉月爲京都八景之一。元明人多咏歌之。曉星殘月。曙景蒼然。亦可觀也。橋南是榷司。

渡盧溝橋。五里經長新店。又二十里經良鄉縣。

天啓元年。用御史李日宣言。長店、大井、柳巷、五里店、太平堝、等處。自都門至良鄉。每五里築墩堡。宿兵十名。備盜。今畿內伏路官兵。蓋其制也。長新店有小岡。路爲水壞。多沙石。店南有石橋。良鄉漢縣。莽曰廣陽。唐以不從安史之叛。改名固節。舊治。涿州北四十里。後唐莊宗時。移置鹽溝。以趙德鈞鎮之。鹽溝一作閻溝。發源宛平縣龍門口。流與廣陽水合。注盧溝。今城外水也。其城景泰中築。宏治時甃甎。今爲地震所壞。縣東有浮屠在山上。其驛仍名固節。金主亮荒淫。召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氏至驛問何名。左右以固節對。氏曰。吾得死所矣。遂自殺。後烏祿爲帝。即世宗。稱小堯舜者也。

又南三十五里過茄店。又十五里渡琉璃河石橋。又十五里經先峰坡。又五里渡胡良河石橋。又十里涉涿水。經涿州。

未至舊店五里。道東有宏恩寺。明勅建者。牆宇崚嶒。柏林鬱茂。舊店一名豆店。又作竇。琉璃河、金史作劉李河。宋敏求入蕃錄作六里河。孫汝澄曰。即聖水也。水經注曰。聖水出上谷。東過良鄉縣南。今按水自房山龍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馬河。拒馬合盧溝也。水極清澈。尤多鴛鴦。永樂間曾修河橋。嘉靖時濬河。置橋其上。名其橋北曰仙蹟。南曰永明。橋長數十丈。橋畔倚一鐵竿。長數十尺。以鎮水怪。俗謂王彥章所遺鐵筯。謬矣。名山藏曰。世宗好箕仙。以箕示建琉璃河橋。立殿以鎮之。雷禮橋隄記曰。時逢霖潦。散漫奔潰百餘里。凡陸輓跳馳者。動阻滯不能涉。甚或四方驛奏。坐視愆期。上幸承天。視之惻然。回鑾勅修石橋。橋長四丈五寸。闊三丈五寸。高一丈三尺五寸。水溝八道。隄南北東西。共長五百餘丈。按此自見造橋本末。顧以爲受命箕仙。恐非是。水經注曰。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淶水於徐城東南。徑良鄉西分洹水。世謂之南涉溝。即杭水也。名勝志曰。北涉溝南涉溝。俱在縣東。至涿州入桃水。方輿紀要曰。南涉溝即督亢水。北涉溝在涿州西北。自淶水縣流入。即洹水。然此洹非趙之洹水。彼自出潞

安。今道途匆遽。未能詳也。橋南舊有嘉靖離宮。今不存。市集繁盛。胡良河北有延壽寺。亦明勅建者。河上石橋。南連石隄。中道有大碑亭。萬歷八年二月涿州二橋記也。張居正撰文。其名爲人鑿損。二橋記曰。涿州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荊關外鐵巢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每伏秋水暴至。蕩漂溺常數百人。皇太后因州人請建橋。自以宮中金。募工成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長三十餘丈。費不過七萬。往嘉靖琉璃河橋一。費三十萬。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按孫汝澄謂胡良河爲聖水。太岳謂涿州城北河爲巨馬河。證以水經。聖水當鹿城北河。巨馬河當在城南。然水經注曰。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淶水。又曰。巨馬河即淶水。則止此一水。曰巨馬。曰聖。曰淶。曰桃。曰涿。曰挾。曰挾活河。曰奇溝。曰督亢溝。曰阪泉。其名自殊耳。然應劭云。涿水東注溼水。則入桑乾也。水經注云。巨馬水於平舒北。南入摩池。則又不同。難以考信矣。明一統志曰。挾河自房山縣東南流。與胡良河合。方輿紀要曰。挾河在縣西二十里。亦名巨馬河。是更互異也。要之。州以涿水得名。涿水在其北也。又曰范陽。范水在其南也。涿水橋今圮。但存石隄里許。秋冬架木爲梁。列仙傳曰。琴高者。趙人。以鼓琴事宋康王。爲舍人。後辭入涿水中。乘赤鯉來。留月餘。復入水去。按宋去燕遠。水經注。載琴高騎鯉在芒碭穀水中。其說亦不合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阿。此燕山建都之始。燕爲涿邑。漢爲涿郡治。莽曰垣翰。魏改范陽郡。然舊亦有范陽縣。秦末。蒯通說范陽先下是也。唐始爲涿州。名勝志曰。城周九里。形如凹字。相傳顓頊時所築。明景泰中甃磚石。自秦以後。明以前。天子幸涿州者凡二。隋煬帝自江都幸此伐高麗。宋太宗自并州幸此伐遼。隋因以亡。宋亦無功而還。計自石勒襲破王浚。涿水南北。歷晉、宋、齊、梁、陳。皆淪異域。隋唐財能一之。未幾。天寶十五載安祿山稱帝。不奉正朔。中土一歸於五代之唐。不久。岐溝以北。復淪契丹。直至明太祖混一區宇後。乃建都。凡二百七十餘年。噫。何多故也。由晉至今。幾二千年。其歸於一統者。僅三四百年爾。自都建於燕。四方萬國來。同其來道於此。合其歸道於此。分州眞衝煩地也。

涿州北門外。沿城而西。行十五里經樓桑村。東又十五里經松林店。又二十里經高碑店。又二十里經定興縣。

入城而南而東。齊、魯、吳、楚、閩、越之道也。沿城而西而南。趙、魏、秦、韓、楚、蜀、黔、滇之道也。城西北隅有華陽臺。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當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處。名勝志曰。范水在州西南。水北曰陽。范陽郡名以此。許奉使行程錄曰。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廣陽城在州西南十五里。漢封劉良於此。即樓桑村也。村當漢昭烈故居。故有三義廟。祀昭烈。而以關張配焉。按金王庭筠廟記。當時兩廡配祀。諸葛孔明、關雲長、法孝直、在東。龐士元、張翼德、簡憲和、在西。極爲允當。三國志但言三人情好若兄弟。自小說粗爲桃園結義荒怪之譚。於是俗多爲三義廟。像設關張。並昭烈而坐。君臣同席。大爲不經。甚至寇盜聚黨。皆以壯繆爲師。殊可恨也。村南舊有梁門城。文天祥詩曰。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今無矣。去村三里爲鄭村。鄭道元故居也。元注水經者。本涿人。而易淶、巨馬、呼沱、滱、溼、殊草草不備。何耶。南

有張桓侯廟。松林店當近岐溝關。宋時與契丹分界處也。雍熙三年。超曹彬北伐。破涿州。尋敗績於此。或曰在州西南三十里。或曰四十里。方輿紀要曰。一曰奇溝。又曰祁溝。唐末所設彬尊既敗。夜渡巨馬河趨易州。遼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按此則巨馬河又當在店南矣。水經注曰。巨馬水又東。郦亭溝注之。今自松林店南。並無水足以應之者。何也。定興本范陽境。金始置縣。今屬保定府。縣北一里有祖車騎遂故里。

又十里涉易水。又二十里經固城店。又三十里經白塔鋪。又十里經安肅縣。

水經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圓鄉西山。故安今易州也。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又東與濕水合。許慎曰。濕水入深深渠二號。即巨馬之異名。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濕水。南濕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濕又並亂流入淶。是則易水與淶水。並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至物海平舒縣。與易水合。平舒今大城縣也。按史記。趙與燕易。以龍兌、汾門、與燕。燕以葛城、武陽、與趙鄗。元謂易水南過武遂縣。爲武遂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分門。即史記汾門。一作梁門。或作粉門。而文山詩謂樓桑在梁門北。則岐溝又當屬易水矣。總之。易淶巨馬涿濕范。古多通稱。不能定也。今此渡處。俗呼北河。東南至新城南十里爲白溝河。涿水、琉璃、胡良、潞河來注之。入摩池。下會桑乾。至直沽入海。宋遼止以白溝爲界。則岐溝當是此河也。又按燕都東北西三面。以山爲險。南一面獨平無險。然其險在水。故蘇秦曰。南有滹沱易水。自雄莫東際海。多積水。遼出兵未嘗由此。宋臣請自順安西至西山。遇水爲塘。以限戎馬。蘇云十萬土囊可得路。然設險亦先王所不廢矣。白塔鋪有塔七級。在道左。安肅古遂城。宋真宗咸平三年。楊業子延昭守遂城。會大寒。濕水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通鑑注曰。遂城。今安肅縣。然太宗時劉廷翰敗契丹於遂城。注又稱滿城縣。今按安肅於宋時爲安肅軍。亦名靜戎軍。則遂城當爲別屬矣。

又西南十五里涉潴河。又十五里經保定府。

潴水。水經注。曹水也。出寧縣曹河澤東南。逕北新城縣故城南。又東入於徐水。燕之蠡城。止於易水。遏此即趙境矣。戰國時。武王所封諸侯。惟燕及楚耳。齊、韓、趙、魏。皆篡奪之國。秦最後封。楚亦子爵。本蠻夷。不同燕。燕孤縣邊塞。遏近追貊。乃能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與周室同歷八百年。蓋亦盛矣。秦楚之際。六國各立後。燕獨無後。顧炎武曰。燕與秦不用宗姓。俾其城壘。故不能復興。予以勢度之。或秦政以荊軻之故。棄疾於燕。夷滅其族。亦未可知也。保定。秦之上谷。非燕上谷也。燕上谷。在今宣府境上。漢末。公孫瓚於易州稱易京。蓋鉅鹿、信都、涿郡、中山之交也。宋爲保州一名保定軍。一名清苑郡。明正統中設順天永平巡撫以備邊。成化初。始裁設二撫。分轄畿內。一駐遵化。一駐保定。後薊遼總督移巡撫駐真定。又移順德。大清初設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後裁。今止設巡撫。仍駐保定。而清苑一縣。附郭內焉。保定北郭外道東有楊忠愍公祠。公保定之容城縣人。名繼盛。明職方兵部員外郎。論權相嚴嵩被禍者也。北平王源曰。忠愍與楊左同以直諫死。然忠愍當神宗時。上方英明獨斷。猶冀萬有一悟。死諫固宜。楊左當熹宗時。上不與聞國事。一切皆魏璫爲之。言魏璫二十四大罪。即於魏璫之前。以

此而死。則愚矣。故楊左不可與忠愍同論也。予謂忠愍職在兵部。上撫格心之位下非言責之官。即不言非過。而強聒致變。位卑言高。亦可懲已。況以致人用夫之道。疑未盡也。容城元有劉因。明有忠愍。近有孫奇逢。曾豪傑。容城墓門。及保定皆有賜祠。此祠建自武文逮。歷五十餘年。都丞常大忠。及邑人魏一鼇重葺。孫奇逢爲之記。祠像面白皙。頤豐鬚。提五道。其前即金臺驛。按燕之金臺在易州。此趙地。不當有金臺也。京師南十六里亦有之。蓋後人所倣築也。西有忠烈祠。祀甲申死難者。流賊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署府事同知郁宗元、徐州人也。與總監方正化。故光祿少卿張鏞。率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遣監軍御史金毓峻與城上人盟。始得。師其衆入居公廨。先是建泰陰有異志。已而京師陷。賊遣其黨趙保定。射書與建泰約降。建泰召衆至。索宗元印予賊。宗元不予。逼之。涕泣被面。久之大呼曰。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然不忍背主苟活。開部名科甲。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因擲印披刀自刎。衆或抱持。相率納印。宗元故建泰夜約賊。明日城陷。宗元被殺。搜得印。賊斷兩指。乃得取去。方正化及新知府何復張鏞產兄弟婦女皆死。金毓峻不受建泰招。亦死。保定後京師五日而陷。或曰攻圍二十四日。舉人劉會昌尊同死。祠南面文職十有四人。東廡監生諸生三十有八人。西廡武職二十有八人。東廡監軍一人。西廡遼民二十人。後婦女一百有七人。皆設主。崇禎時。申用懋薊畿內設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事不果行。保定雖駐巡撫。而無兵衛。以陷也。畿內明設皇莊。今設八旗軍屯。軍屯東路及於河間。西路及於保定。初以組環之所至。即歸八旗。居民世業田園。室廬墳墓。皆不得而有也。稍健者反貲爲佃。而納糧結焉。頃得于撫軍成龍稍伸紀法。小民略蘇。邱墓云。

又南二十五里經大激店。又二十五里渡方順橋。又三十里經慶都縣。

大激店南有會水河。雙石橋。蓋徐河也。宋太宗端拱二年。都巡檢尹繼倫敗契丹耶律休哥於徐河。河出易州。水經注曰。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郎山南。郎山者。保定北山。漢昊太子之子遁此。故名也。出山又名順水。一曰洗水。一曰泉頭水。至高陽入於博。志曰。初出灌石街。激聲聞若雷。曰雷溪。方順橋。屬滿城縣。水出西北山中。下會徐河。或曰。徐河即清苑河。城西水。水經注曰。徐水東逕清苑城也。慶都、漢皇都。城側有堯母墓。曰靈臺。水經注曰。成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後漢堯母碑曰。慶都仙沒。蓋葬於臺。欲人莫知其名。曰靈臺。宋知漢州韓鎮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歲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從之。按此皆謂慶都靈臺在山東也。邑有柳宿城。漢宣帝母王夫人入朝。與父母別於此。

又南三十里經清風店。又二十二里涉唐河。又八里過定州。

清風店夾道植榆柳。陰映日月。如行華陰道上。土俗于掘蘖析。四更而曉。唐河、即滱水也。水經曰。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靈邱今大同蔚州屬縣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東流經於河。自倒馬關入定州。今恆水。逕唐縣。遂名唐水。地道記曰。望都縣有委粟關。水經注曰。中山城有小山在西側。水

銳上若委粟焉。又曰。唐水、一名嵩水。自合恆水。一曰恆川。卽禹貢所謂恆衞既從也。水經中人亭南。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今在廣都境。水經注又有博水。出望都。亦名濡水。入於濡。春秋齊與燕會於濡水。杜預曰。濡水出高易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唐池、滱、易、互舉通稱矣。定州、古中山國。魏文侯樂羊滅中山。今有樂羊城。初武公封唐。爲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太史餘曰。中山淫昏康樂。遂欲無度。其先亡矣。魏文侯既滅中山。以封太子擊。水經注引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漢立中山郡。景帝封爲侯國。昭烈之所肇也。莽曰常山。北魏立安州。改定州。初趙石建武築城。立宮。後燕因都之。志曰。州、漢博陵郡。按博陵、蓋吾故縣。沖帝以侯入繼。追尊其父蠁陵曰博陵。因置郡。隋乃移博陵於此。非漢也。唐以後皆曰定州。宋太宗北伐時。契丹將遁。有于越者。請以五千騎。管師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間道邀師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援兵大至。宵奔定州矣。州一名定武軍。名宦於宋極盛。韓琦、宋祁、趙抃、呂公著、蘇軾、管師仁之屬皆在焉。州地飛沙揚灰。行者苦之。今屬眞定府。

又南三十里經明月店。又二十五里經新樂縣。

新樂、漢之新市也。新市有二。其一在楚漢陽地。縣爲北新市。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唐范希朝、張茂昭、朱邪執宜、及王承宗戰處也。溝在鎮定二節度之界。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作晉。陽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字疑是市字之誤縣。日知錄曰。晉之滅狄。始於魯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里氏。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廧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於大鹵。而太原的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而晉境東接於齊。先後八十餘年。而鮮虞猶不服。平狄之難如此。今屬眞定府。道旁有無極令范君去思碑。君名永嘉。字玉苕。上元貢生。初爲余宿松縣教諭。余初爲弟子員。甚相得。會有某進士者。宿松邑大夫分校所得士也。來謁。邑大夫頗通賕賂。余貽書謂之。某志立請君欲召余而詬。君從容謝曰。朱生狂。召未必來。卽來恐復不遜。若何。且苟無其事。何卹人言。贓有之。宜覆匿毋益彰之也。莫如無召。某不懌而止。是時某挾邑大夫勢。頗恣肆。君以片言止之。咸服其能持大體。後還無極令。都門遇予。約予過無極。若欲有以濟其貧者。予卒未往。聞頗有善政。然不悅於豪猾。未幾卒於官。無子。一女適陳戶部子。戶部名奚。福海甯人。邑有伏羲臺。臺有碑。字剝落不可讀。

又南渡沙河。三十五里經伏城驛。又十里涉滋河。又三十五里經眞定府。

沙滋皆不入水經。大抵西北出北嵓之麓。東南流入滹沱。沙河水甚盛。滋廣可二里許。常涸。沙漫難行。眞定、楚封張耳常山王於此。入漢爲恆山國。蓋卽趙之東垣邑也。漢高十一年。上擊東垣下之。更命爲眞定。唐初爲鎮州常山郡。顏杲卿以之抗安祿山者也。後爲成德軍王庭湊拒命。韓愈奉詔宣諭。復馳詔。止愈毋徑入。愈徑至賊營。責以大義。庭湊聽命。蘇軾所謂勇奪三軍之帥也。自幽州首亂。安祿山及子慶緒。歷史思明、朝義、李懷仙、朱希彩、泚滔、劉怦、濟總、張宏靖、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張仲武

直方、張允紳、甯會、張公素、李茂勛可璠、李全忠、匡威、匡儀、劉仁恭、守光。凡二十有八人。而滅於晉。是爲盧龍軍鎮。襲自李寶臣。維岳、王武俊、士真、承宗、承元、庭湊、元逵、紹鼎、紹懿、紹崇、銘。凡十有二人。而滅於梁。是爲成德軍。盧龍軍有州九。幽、薊、營、平、涿、莫、檀、嬀、瀛。成德軍有州六。恆、定、易、趙、深、冀。蓋燕趙亡而何奴之禍。亟於漢。南鎮亡而契丹金元之禍。迄於宋。以一國一鎮之力。捍外而有餘。以天下之力。衞內而不足。是可慨也。宋眞定爲河北西路治。明末眞定設巡撫。崇禎十一年。大清兵南下。督臣盧象升、宜興人也。禦於保定。轉戰至眞定。巡撫張其中絕其糧餉。軍中五日無糧。城門閉。使者轉呼東南二門。自未至申。城上乃傳云。有銀無糧。奈何。十二月以餓卒戰於南宮之賈莊。夜三鼓。大清兵合圍。猶力戰。自辰至午。力竭而歿。大清兵乘勝。南下山東。破濟南。登萊。眞定府城甚大。環郭皆稻田。池蓋荷藕。風景殆河北所少也。治東龍興寺後有天寧閣。一名大悲閣。九間五層。高一百三十尺。中有觀音像。高七十三尺。宋開寶初建。附郭縣曰眞定。

西郭外五里渡滹沱河。又西二十里經趙陵村。又三十里經獲鹿縣。

滹沱、禮記作嘑池。周禮作虖池。漢書作呼沱。俗曰蒲桃河。寰宇記曰。滹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孤阜山。漢書注曰。出大戲山。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卽光武履冰渡河。未畢數騎而解。處地名危度口。周禮注曰。出鹵城。山海經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至眞定南。河闊一里。每暴發則衝激漂蕩。府城受其嚙嚙矣。燕趙水皆清。惟盧溝及此濁。水急不甚深。光武本紀乃曰。冰堅可渡。其下流經河間府獻縣北十五里。則河反壓於眞定。然中流樅杙爲梁。可知其仍不深也。水經注曰。漢蓋沓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粟。自都盧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二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能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叔父以爲訓積善所致也。嚙方并州川曰虖池。嚙夷。淩曰淶。易。蓋淶易合流至容城。雄霸任邱之間。滙成大澤。北人呼湖曰淀。今歲行水園處也。嚙夷不知何水。水經注曰。滱卽溫夷之水也。豈其是耶。由府城而南。河上有與梁可行。取入秦使。故西涉河也。河之南行爲趙、魏、楚、滇、黔之道。卽入秦南道也。予行中道。故折而西。獲鹿、古石邑。隋鹿泉。唐獲鹿縣在山麓。城西有溪水。磊石爲雉堞。以代甎甃。蓋甚堅也。境出海山石。皆成松形。雨後更顯。

自都門至獲鹿縣。凡六百三十五里。經府州縣十城。外盧溝橋一城。其地皆平原廣野。利於馳驟。西望太行。東極海堧。無高山險阻。惟久雨暴潦。則溼易。巨馬、滱、滹沱、諸水橫溢不易行也。

獲鹿縣西入山行。三十里經白石嶺。又十里涉徽水。又十五里經張村。南涉河。上下山嶺。凡十里經井陘縣。

縣西卽唐土門關。古井陘口也。安祿山之變。以官軍扼土門關。不得西。乃出南道矣。道旁有華山。韓信使人持漢赤幟登華山是也。後魏葛榮之亂。民有不從者。於此抱幟而死。故一名抱幟山。今邑中有淮陰侯廟。徽水出固關之南。合井陘水。北注滹沱。井陘漢縣。唐并州。宋天威軍。城南臨水。北據山。水勢甚

盛東經張村。自於徽水南岸下有碑云。韓信談兵處。信破趙後。始得李左車師事之。談兵當在今順德府境。豈與諸將言背水置之死地云云乎。恐亦不當在此也。崇禎初流賊渡河入山西陷河曲。患苦聞喜稷山陷澤州、壽陽。毒晉五年遂延幾南北。據五臺時能禦賊者。稱井陘道。寇從化大名道。盧象昇從化。嘗有張村之捷。當在是也。後從化移臨城。未幾。賊亦屢冰從滹池渡河入中州矣。今井陘仍設道臣一員。秦始皇崩於沙邱。在今順德府境。既至井陘。乃從井陘抵九原。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千餘里而歸。蓋僞爲游行。以破疑揣之心也。

從縣西行土谷中。十里經板橋。又十里經龍阿寺。又五里經核桃園。又五里升石嶺。入舊固關。始出京畿。入山西界。又降十里出新固關。

上谷兩旁如削。道行其中。自此以西多有之。函谷亦此類也。龍阿寺東西作兩關。關上樓觀頗宏敞。當（作麗）核桃園。核桃柿甚廣。固關、本井陘故關也。奇險里（里字疑是邇字之譌。俗作理。故譌邇上當有邇字）而下。舊關東屬北直眞定府之井陘。西屬山西太原府之平定。自板橋以西。皆兩山相夾。行溯壑中。至舊關而峻。多乘馬步行以升者。防石滑蹄路也。出舊關。降而盤折。抵新關。勢愈峭。壁愈斗。絕然道平無升降。兩旁可十餘仞。山腰頂有城如帶。關門皆磊石。鐫額曰固塞雄關。有兵守之。關之東百十數里。山谷崎嶇。自關以西。山高峻連綿不可升。或中斷爲谷。路迂回盤曲。隱內百步外不相見。地皆石磧。雨集成溪。路益隘。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遠且數百里。山谷無伏莽。人且戰栗。故自燕至秦之天險。斷以此爲最。梁份曰。固關之險。險於函谷。函谷兼倚黃河。固關但倚山耳。其路之屈仄。山之盤互。兵可以伏。人難於行也。今山西、古河東。古山西。今陝西。史記。蘇秦傳。何塡（塡當作鎮）撫山西是也。蓋建都長安。則今山西地爲河東。建都薊門。則今山西地在太行以西故也。又今稱山西曰晉。稱畿內曰燕。其實保定、河間、大名、眞定、順德、廣平皆晉地。不屬燕也。

又西十里經槐樹鋪。又二十里升土嶺。降行出谷中。經柏井驛。又三十里經西郊集。又二十里經平定州。出新關。仍行溯壑中。踰土嶺。過柏井驛。兩山夾立如門。爲固關外障。土嶺以東。溯水東南流。復北折出徽水。土嶺以西。溯水西流至平定。亦北折。東經井陘縣前。出徽水。合注滹沱。柏井驛屬樂平。濁沾縣也。春秋皋落氏之地。今有皋落墟。或曰周召分陝之界。按陝在河南。陝州。恐不及此。平定在衆山中。忽開敞。漢曰上艾。北魏曰西陽郡。又曰石艾。東魏僑武州。唐廣陽州。宋平定軍。柳宗元晉問曰。大南之金。注曰。太原、楡次、交城、五臺縣、及平定州。俱出鐵。今冶鑄之利。流布天下矣。宋歐陽修馬政議曰。遼州平定軍。不耕之地甚多。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賈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古人勤民如此。今平定有司。倣而行之。民頗得其利。然惰俗卒難變也。城中有太原同知駐之。方晉行此事。未幾去。織亦廢。河干有妒女祠。武后幸此。懼。欲別開道避之。以狄仁傑諫而止。金元好問承天鎮縣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

妒女祠。其碑大歷中判官李謹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燒之。謂之祭妒女。其詩有云此水縣縣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其言。足以正謬矣。

州西降高嶺。四十里經新興店。又西行溯壑中。四十里經張井集。又十里經芹泉驛。又西踰土嶺。二十里經壽陽縣。

州西即宋之嘉山。今曰黑沙嶺。嶺東張氏園亭。蒔名花。遶籬古木。引水畜池魚。疊榭壁柱間。多前代名人墨蹟。位置曲欄砌石。有江南風。其堂後甃甎。爲樓三層。置火道。煙煤其下。火氣直周上。窮冬和煖如春。樓前對岡上松數株。蔥翠可愛。淮北、齊、趙、燕、境松絕少。周禮職方曰。并州其利松柏。予行并州道上。止平定稍稍有松。西則間見於安邑之郊。是難云利矣。張氏名植。其先人賢。仕宦構此園。流賊殘平定。園得免焉。亦魯靈光也。新興店濁河。在石磧間。結茅覆屋。編葦爲壁。居人在店後土窟中。晚集店爲過客執爨進餅餅。則皆用婦人。自嶺下北行兩山中。又西折至張井。皆緣溪數渡。水漲或冰雪。皆難行。張井以東。水皆入滹沱。壽陽以西。水即入汾矣。然則土嶺固潞安、懷慶、後南當首諸郡之脊也。芹泉驛屬盂縣。春秋之仇猶也。襄二十八年。晉人分郇氏之田。以爲七縣。郇、郇平陵、梗陽、涂水、馬首、盂。盂即盂。馬首即壽陽。涂水則榆次。梗陽則清源。皆道所經也。壽陽、晉邑。唐曰受州。城在山谷中。溪水環其西。邑人皆穴土甃甎以居。

西涉河。行岡上。升降五十里經太安驛。又三十五里過什貼。又三十五里經王胡集。

太安驛前後皆山。一溪環之。昌黎集有壽陽驛詩。邵氏見聞錄曰。壽陽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故壽陽詩云。不見園花隸巷柳。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還有小園桃李在。後張籍祭公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古人于役懷家。偶爾興念。致慕之者。剗石瘞土間。久而獲見賢者之蹟。珍逾寶物矣。什貼北道入太原。可遠榆林、甯夏。入島思藏者多由之。余未經也。王胡集屬榆次縣。

自獲鹿至王胡集。凡四百一十五里。經州縣三城。井陘一關。道皆行山中。壽陽以東。山皆石。壽陽以西。山皆土。石山既磽确粗惡。土山復排比盤互。或坼裂如切割。即成大谷。深不可測。道偶行壁上。左或如垣屬耳。右即懸崖無底。又或兩山中斷。一線如橋梁。而下無水道。亦或下墮深溯。天財（財當作才）一綫。故古有之曰。此行堪白首。終日厭青山也。王胡始平夷矣。

出王胡。西望榆次縣。三十里經茹康集。又三十里經徐溝縣。

榆次。本祁氏涂水邑。水經注曰。晉大夫智徐吾之邑也。漢書曰。榆次。十三州志曰。塗陽縣。莽曰太原亭。縣南側水有驛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宋史曰。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以榆次縣爲新并州。築新城。盡徙餘民。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縱火。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太宗徙太原於榆次。後又以三交城爲太原。在舊城東北三十里。徙晉文公廟以廟之。阯爲州治。又徙陽曲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也。徐溝。晉梗陽。水經注曰。汾水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

又西涉洞渦河。經姚城。又二十里經嘉陵渠。又二十里涉沙河。經祁縣。

水經曰。洞渦水出沽縣北山。日知錄曰。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壽陽、榆次。至徐溝入汾。今縣北五里洞渦河。有洞渦村也。水經注云。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於洞渦河。即是水也。舊唐書及五代史。昭宗天祐元年四月。氏叔琮營於洞渦驛。新唐書地里志。太原有縣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前軍都監戚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至魏書地形志則云。回渦水出木瓜嶺。一出沽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嗣下。五水合道。故曰回過。今縣驛者作回戈。非其故矣。姚城。一作堯城。又作陶唐城。屬清源縣。亦梗陽地也。或曰堯從涿鹿邀都於此。故名嘉陵。一曰陽羽店。沙河、侯甲水也。水經注曰。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在祁縣。侯甲水出胡甲山。又西北歷宜歲郊。選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選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郇澤。郇澤者。呂氏春秋曰大理。又名之曰溫泉之澤。是爲祁薮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又西選京陵縣故城北。春秋九原也。又西北選中都縣故城南。水經注曰。甲水經中都縣故城南。春秋晉執陳無宇於中都者也。漢文帝爲代王都此。武帝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赦中都死罪以下。括地志曰。中都故城在平遙縣西南十二里。又西合爲嬰侯之水。選郇縣爲郇水。一作潤水。入於汾。祁晉大夫賈辛邑。漢王嘉以博士徵不就。子殷居祁縣。號所居爲君子鄉。王允、溫嶠、王珪、溫庭筠之倫。代多聞人矣。太原驅城。始於平定。止於祁。過此即屬汾州也。

又西三十里經洪善村。又十五里經五里莊。又五里經平遙縣。

洪善、平遙驛名也。平遙即京陵。莽曰致城。蓋與漢大陵縣俱在汾水北。大陵在今文水縣東北三十里。平遙在今文水縣南二十五里。路左平陶村。後漢縣平陶也。有子夏山。距今縣七十里。即陶山縣名以此。或曰古陶堯所封。魏改平遙。西邊內侵。徙居京陵。即趙文子與叔向所遊之九原也。九原、一曰九京。漢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或云九原在絳州境。日知錄曰。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志以九原在太平縣西南二十五里。近之矣。縣今屬汾州府。汾州。古西河也。迤東北皆趙地。迤西南皆魏韓地也。

又四十五里涉縣水。經張蘭鎮。又二十五里經滿泉鎮。又十五里經介休縣。

水經注曰。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選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祀也。顧炎武日知錄曰。介山有二。一在介休。杜預左傳注、袁崧郡國志、皆書載記。皆云介子推所隱處也。一在萬泉縣。古汾陰。揚雄河東賦。有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之語。縣上亦有二。一即介休之介山。一在翼城縣西。晉悼公蒐縣上以治兵。又趙簡子逆朱樂祁飲於綿上是也。之推隱處。或主介休。或主萬泉。文公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之推何得隱此。至以之推爲自焚。因有寒食禁煙之令。其事尤謬。左傳、呂氏春秋、史記。皆無自焚之說。立枯引於屈原。燒死見於莊子。或是寓言。不足爲據。周官仲春出火。命司爟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今之寒食禁火。蓋本此。若云爲之推死而禁。則清明寒食。初無定日。琴操又云。子推之死。乃五月五日。周舉傳又云。仲冬甄一月寒食。以子推焚死。不樂舉火。其說不一。皆不

足信也。張蘭、晉之劇市也。貨賄臻綜。六畜咸備焉。有城。駐兵守之。鎮西李侯村。有李陵墓。相傳陵死單于歸其邸。至此不行。從人卜以射矢集處葬之。滿泉有水。北入汾。或曰縣水也。介休東郭外有郭林宗祠墓。當道南石坊表曰。漢郭林宗墓門。表曰山西夫子祠。祠內有像。祠左立葬中郎志銘。凡二。其新刻則周雪客在淩出陽曲傅青主山所藏本。屬江寧鄭谷口篆書之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皆有慚容。惟郭有道無愧於色。墓在祠後。皆北向。其大如陵。祠。基阯甚宏敞。邑人皆神祀之矣。介休。春秋彌牟邑。亦曰縣上。莽曰介美。北魏平昌。北周永安。唐介州。介侯祠在東門內。祀之推也。汾州府境。道始平遙。止介休。又西南即入平陽境也。

自王胡至介休。凡二百五十五里。經五縣城。皆坦途。行大阪中。諸山自壽陽出道之南。東折入平定、樂平境。復西回走數百里爲太行。又西傍北一支爲縣山。西盡於韓信嶺中。一支爲霍太山。西盡於河津孟門外。一支爲中條。當首西接於潼關。所謂河山兩戒之北戒也。榆次、徐溝、祁、平遙、介休。五城相望。皆南面太行。北背汾水。諸水自南來。北注於汾。汾隨山麓西流。出介休西。此間山川環抱。據天下之勝。風氣完固。土脊沃衍。唐虞以來。晉強天下。趙爲約長。漢文、唐祖。相繼而興。劉淵、劉曜、石勒、元魏、高齊、朱邪唐、石晉、北漢、後周之屬。奄有位號。皆起於此。非偶然也。宋太宗以太原地爲久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婺辰不兩盛之說。一舉而焚之。未幾淪於□□。遂流賊構禍。晉代兩遭屠滅慘酷。降賊陳永福。盜僧主人手刃諸宗略。盡汾之清。不可問矣。

城西南又十五里經義棠鎮。出鎮始南行汾堧。入山谷。三十里經冷泉關。又二十五里經靈石縣水頭。

義棠、介休驛也。西傍汾水。水經曰。汾水出太原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於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今按管涔山在忻州之靜樂縣。汾水出山下。經府城西。南選數縣。入介休境。周禮職方。冀州浸曰汾、潞。蓋汾西潞東。不同歸也。至此爲遠得津。水經注曰。遠得津。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鑿磴。巖側。或去一丈。或高六丈。上藏山阜。下隨絕澗。俗謂之爲魯般橋。今行其地。信猶然矣。後周書又稱關鑒谷道。在汾左岸冷泉關。汾州平陽之分界已廢。城門尚存。蓋石城臨汾水。波瀾衝激。而無崩壞。思世傳有石甚盡。汾水避而西。又折抱於東而去。故縣以名矣。予觀縣北半里有溪水。東來。疾流入汾。勢足遏汾之悍。非石力也。今盡石不存。北門所立者。乃嶽耳。縣漢介休地。隋始置靈石縣。今屬平陽府。廣川書跋。靈石縣有唐永徽公主手痕。在汾河岸山壁間。宋歐陽永叔有詩弔之。今此跡無可覩矣。

又西南升二十里過韓信嶺。又西南降二十里經仁義鎮。又西行澗谷中。復升行嶺上。三十里經師莊。又西降三十里經霍州。

由義堂而南。至韓信嶺下。皆行汾左岸谷中。石山飽、韓信嶺、自東來。迫汾西去。山多厚土。人陟從土隧中。嶺上有韓信祠。墓南向。墓亦甚大。相傳高帝征陳豨。呂后誅信。傳首至此。帝見而憐之。命瘞嶺上。

廟中有元畢士歸碑云。或以爲是韓王信。非淮陰侯。案韓王信亡入胡。數盜邊。柴將軍斬之於參合。參合、大同邊境。不應有墓在此。蒯之反也。淮陰與同謀。后誅信時。蒯尚未伏誅。故傳首示蒯。亦未可知。史稱帝從征陳豨。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則傳首而瘞之。似可信。嶽上南望霍太山。四月尚多積雪。諸山盤迴。如在重城中矣。嶽南半有溝。曰郭家溝。架石爲橋。橋北有闕壯穆侯廟。廟碑明嘉靖中辛□撰文。蓋珊瑚甚佳。溝極險要。而祠宇幽麗。征夫顛頓。至此如獲入洞天也。仁義鎮北山上。民僅甚繁。從師莊西降。復循汾水左堧。霍州臨汾城北。埋鐵牛以鎮水怪。州即古霍地。周屬王所流也。其陵在州內西南隅。今猶名周王墳。而陵已平矣。莽曰黃城。漢順帝改永安縣。隋汾州霍邑。唐呂州。水經注曰。霍伯之都也。廢唐城東。瓚注漢書云。霍所都也。州北嶽下之水。皆是霍水。水經注、霍、爲南邑。故曰霍水。在霍城東十里也。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職方冀州之鎮。今祀爲中鎮。史記所載。飛孫趙襄子。霍太山事。甚俶詭。今不能詳也。州東有隋將朱老生墓。明末水嘯。移葬城北里許。今漸頹沒。志仍載州東。他日恐遂湮沒。老生有遺愛於霍。祀名宦任忠節公祠在南門內。公名光裕。由拔貢初任洛邑。後推北直香河令。崇禎二年。大清兵破城。破擒不屈死。同死者良鄉令黨遂醇。賜祭葬。謚廕入鄉賢名宦。州志覓逸其名。南門外有邢忠義公墓碑。讀飛翰。元末人。陳戶部奕廟。虞州集曰。霍州城內高外低。因地勢爲之者。翼城縣亦然。又曰。余宿霍州福昌寺。求所謂呂州普濟寺者。即其地。然不見許敬宗撰碑。不知乃在西福昌也。立殿右牆外。微泐不可搨。若以灰末刷之。尚可讀。

又南涉水升嶺。降谷中。三十里經新盆。又南循汾岸。稍東升谷中。行二十五里經趙城縣。

城南水亦出霍太山。或廢水也。南十里有變鈴原。唐太宗挂鈴遺跡。即往來大道是矣。汾水去趙城稍遠。水經注曰。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程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縣隋霍邑。宋慶祚軍。初宗澤令趙城。請外縣爲軍。不允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虛。他日有警。當知吾言。案郡縣雖始於秦。龍侯置守。然大吏降吏與兵。縣漢迄唐不變。宋慈藩鎮之禍。始移郡縣權。一兵一錢。皆自天子操之。于是通都大邑。不能制十人夜行之盜。名曰遶城。比於平地矣。

城南又二十五里經洪洞縣。

趙城有伏羲廟。又有紀信祠。墓。案信死成皋之難。當在河南也。城南有蝸皇陵。明徐賁女蝸墓詩。空山兩高冢。蝸皇此中葬。焦土積尺蠟。勢助殿閣壯。城南不當云空山也。舊唐書曰。天寶十一載六月。閻鄉縣黃河中女蝸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乾元□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涌出。上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蝸亦風姓也。然則蝸皇陵在閻鄉矣。今祀典仍在趙城。水經注曰。汾水又南。鄈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潰。淑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於汾。今趙城洪洞之界有橋。所謂豫讓橋也。水經注曰。太原汾水上。舊有梁。清汴殂於梁。側豫讓死於汴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而太平縣境道出陵口。亦有豫讓橋。古蹟已邈。莫能定矣。洪洞。古楊侯國。漢書楊雄傳曰。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爲

楊侯。左傳。女叔侯曰。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水經注曰。楊縣晉大夫僖公去安之邑也。間水東出霍遠縣西山。西南逕楊縣。霍山南。西入於汾。莽曰有年亭。隋爲洪洞縣。城南北皆有水。居人藉之作水轉。

自介休至洪洞。凡二百四十里。經州縣四城。皆行山谷水涯。或登高巔。或入幽隱。或藏山亂水。或緣壁臨深。汾流阻右。雀巒盤左。參錯俛仰。多處險隘。此晉陽內一重門戶也。

又南沿城西行三十里。過泉陶祠。蓋。又三十里。經平陽府。

泉陶墓在汾水之東。大道之西。祠宇宏整。距平陽城北數里。有高河橋。蓋黑水也。水經注曰。黑水出黑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澇水出焉。西流注於滈水。疑是此水也。滈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澇水合。注於汾水。平陽、堯舜故都。春秋晉地。秦漢河東郡。後魏唐州。隋平河。一曰臨汾郡。唐晉州。五代梁定昌。一曰建雄。宋平陽。元晉寧路。明平陽府。附郭縣曰臨汾。水經注曰。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刑白馬而鑿之。今平陽郡治也。晉大夫趙鞅之故邑。應劭曰。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按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後遷於鄂。永嘉之亂。劉淵復都於此。迄劉曜乃起於秦。劉淵徙平陽。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龜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爲天授。改永鳳二年爲河瑞元年。平陽府志以叔虞封唐。牧唐太宗晉祠銘。唐。晉祠自在太原。不應入平陽。然叔虞封唐。實在平陽。不在太原也。左傳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日知錄曰。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之南。絳州之北。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新田。在今曲沃縣。於是以新田爲絳。而以故都之絳爲故絳。聞喜之曲沃爲下國。自武公滅翼。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時驅土來廣。至獻公滅楊。洪州滅耿。河津滅魏。蒲州滅虞。平陸重耳居翟。臨州夷吾居屈。吉州太子居曲沃。聞喜而公都絳。太平皆平陽一府之境。而滅虢。陝州滅焦。同上則跨大河之南。至惠公則秦征河東內及解梁。臨晉狄取狐厨。鄉寧涉汾。晉境稍蹙。文公始啓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於殽。晉故地始歸。而以河西爲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狄地。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於箕。而患始稍。悼公用魏絳和戎。以貨易土。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北境至洞渦。雁陰間。晉陽始爲趙氏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可考而知。吾於杜氏解縣上。并唐叔封晉陽。未敢以爲然也。臨汾縣志。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蒼山石。惟此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殿廡。俱設有金泰和二年記。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蛮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禹東教乎九蛟。道死。葬會稽之山。他若呂氏春秋、史記、說苑、竹書紀年。大約皆主穀林。成陽、濟陰。甚至謂堯德衰。爲舜所囚。又謂偃塞丹朱。不使父子相見。其妄甚矣。平陽去城陽甚遠。堯老之後。豈復巡遊。故臨汾志以爲平陽之陵。斯爲堯冢也。客有言李建泰被殺於平陽。有大風發屋之異者。建泰、曲沃人。世爲顯族。有爵位證號者不絕。建泰奚

翼望之如神仙。崇禎時爲首輔楊武陵既死。帝臨朝而歎。建泰念斥家財。可紓國難。請督師。帝御正陽門。行推轂禮。既行。聞督陷。計無所出。且聞賊從居庸來。乃南出保定。一遇賊即迎降。保定城守。嚴建泰詐之入城。竟被屠。建泰遂爲賊相。賊敗再降。又爲相。被賜綽楔曰。三朝元老。縣於門。始告歸。戊子。大同總兵姜瓖起。其家刼之。使應已而奔潰。寧太平。自陳於大帥。白不反狀。帥受之。閉於平陽舍中。請而殺之。初有李巽人。游士大夫家。咸稱爲神仙。建泰及姪某。又同郡仇孝廉。皆詣問。皆署曰平平。至是建泰及姪由太平死。平陽仇則仕平樂府之昭平令云。

又西南十一里經堯廟。又四十里經趙曲。又十里涉巢溪。

堯廟在襄陵臨汾之界。元道士姜善信所修。其趾廣七百餘畝。殿前有井。下視陰黑。深數十丈。傳是堯時所開。西側角道有元至正間與姜善信勅。每皇帝稱號前加長生天氣力裏六字。六碑皆然。陰有蒙古文。水經注曰。水側有堯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案此則舊有堯廟。善信特修之也。巢溪合是天井水。水經注曰。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餅蹬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餅蹬。南至鹽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於汾。若云巢水。則逕楊縣南。不當在此也。俗謂巢父洗耳處。洗耳當在潁濱。今河南汝州城西有洗耳河是也。莊子載姑射之山。在平陽西。汾水北。但蒙叟寓言。必求實之。亦不足據也。汾水受巢溪水。稍南即爲山麓所截。又逆而西。始與此路相距遠矣。西折數百里。至桑河縣入於河。

自洪洞至巢溪。凡一百一十里。經府縣二城。皆平衍無阻。去汾或遠或近。不甚遼闊。皆行東原。西瞰曠絕。宜爲古帝之都居。人物之奧區矣。

又西南入山谷。升二十里。經蒙城驛。又升降三十里。經高縣鎮。又二十里。經侯馬驛。

蒙城、侯馬、兩驛。俱屬曲沃縣。縣管之新絳也。境南有絳山。俗曰紫金山。今絳縣處其陽。以山名也。漢絳縣。即今曲沃地。周勃封絳侯。以此。後魏始移名曲沃。巢溪以南。崇岡大陸。坑塹間之。魏書。晉將軍安同曰。臣受遣詣絳。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選路不通。五代時王晙引兵趨晉州。憂北漢兵據之。聞前鋒過乃喜。此即蒙城以南地也。高縣、侯馬。稍在平原。村鑪甚盛。巍然如列城矣。此晉陽內第二門戶。平陽內第一門戶也。侯馬臨澮水。國語。率孔謂晉侯。袁、崔、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也。水經曰。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注曰。出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合絳水。逕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於汾。今澮河橋上岸上有人手跡。俗傳孟姜女所留。案孟姜女哭長城。所在傳會。長城七國皆有之。不止衛北邊。北邊長城。則秦宣太后築。隴西北地上郡。魏惠王築。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州。趙武靈王築。自代陰山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築。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皆在始皇前。諸史並無婦哭城崩事。杞梁妻。左傳止載其辭。齊莊郊弔。楚弓則曰哭之哀。孟子則曰善哭其夫。言哭者始此。說苑則曰。其妻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列

女傳則曰。哭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此。夫梁妻辭郊弔。又何至路哭城崩之說。不足信也。且崩者城耳。未云長城。樂府秦操有杞梁妻歌。古今注。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殖之字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則云秦築長城遮北胡。杞梁貞婦啼烏烏。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是直以杞梁爲秦始築北邊長城而死。殖、春秋時人。距始皇甚遠。齊今青州。杞今開封。於邊城又無預。姜、齊姓。孟姜數見於詩。杞妻齊婦。何由得過澮水。不知此所謂孟姜爲誰也。所在載之何也。

又三十里經隘口。又十里經裴晉公故里。又西十里經東鎮。又四十里經聞喜縣。

隘口形勢一鎮。道行壁間。尤壓東矣。晉陽內第二門戶。平陽內第一門戶也。古名毀鎮關。今屬太平縣。漢臨汾地也。關下有橋。亦豐碑曰豫讓。趙氏始邑於耿。後處晉陽。又後乃都邯鄲。襄子正以晉陽自保。則豫讓之事。當以鄭元爲正矣。由隘口至裴晉公故里。皆行山間。聞喜裴氏。自晉黃門侍郎秀。及從弟楷著名。至唐更盛。行儉、垣及晉公度與皐光庭。輩。先後相望。多爲名臣。其族冢在鳳皇原。自東鎮連延。迤北至紫金山。纍纍數百。漢魏北朝入唐。累世墓碑。皆名公鉅[illegible]下[illegible]字等。今後裔凋落。家譜雖存。而所失已多矣。晉公里迤西。道始夷坦。行大岡之麓。南望中條。蒼然可挹。東鎮城垣。僅若廢治。名勝志曰。龍頭堡在縣東北二十八里。後周正平郡及聞喜縣所理也。疑此是矣。鎮有二城。東爲上鎮。西爲下鎮。下鎮有唐興寺。開元六年九月立碑。許景先撰文。曾師元八分書。碑陰有金正隆間題字。又有宋淳化碑。皆立前殿外。殿庭有周顯德時殘碑。宋淳化、大歷、登明昌、間石幢。多宋人題名。塔亦宋建。鎮東十里。蓋澤在焉。其長猶數里。多荷花。左傳所謂董澤之蒲也。聞喜、殷之桐也。春秋晉之曲沃。武公滅翼後。獻公遷絳。遂以曲沃爲下國。然其宗廟在此。悼公朝於武宮。平公烝於曲沃是也。後爲韓氏邑。韓益入絳。范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遂歸魏氏。漢爲左邑。一曰桐鄉。予郡桐城。於漢亦名桐鄉。蓋鄉名也。今桐鄉獨歸浙江矣。武帝於此。開平南越。遂曰聞喜。邑學宮相傳是成湯葬處。伊尹放太甲於此。一曰柏廟。其殿阯墳起。猶有古柏七十章。大者三四十圍。允非凡木。前列金源柏廟碑。今祠官典祀湯陵主平陽。蓋在桑河縣。湯都亳。亳在河南。營墓數百里外。隔山河之險。而伊尹遠徙其君於此耶。今江南亳州。亦有湯陵。所未詳也。東門外有裴晉公祠。祠前半截碑。乃張九齡撰。裴光庭墓碣。明皇御書行楷。其陰鐫明皇命九齡撰文。手勅大行書尚全。光庭父行儉墓碑。獨兀立。洗刷之。猶可辨。縣境有宋趙豐公鼎書院。及郭景純璞讀書遺阯。城南臨涑水。水經曰。涑水出聞喜縣東山桑葭谷。注曰。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左傳。子產曰。臺台、汾洮之神也。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陳奕觴虞州集曰。洮水東出清野山。至城南五里合而西。

又西四十里渡涑水橋。又西四十里經相里集。又西三十里經牛杜村。

縣西有左邑故城。即詩所謂從子於鵠者也。水經注曰。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濟。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云七日見我於新城西偏也。又西有王官城。在涑水南原上。左傳。俘我王官是也。橋西數十里爲安邑界。禹都也。後魏分境立夏縣。湯伐桀於鳴條。蓋其

魏矣。晉魏絳自魏徙都於此。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時韓居平陽。魏居安邑。二子懼。乃謀殺智伯。後至魏惠王遷大梁。遂曰梁惠王也。案絳水合澮入汾。不能浸安邑。蓋是涑水可浸安邑耳。宋司馬君實光、夏縣人。故號涑水也。牛杜村距猗氏縣十里。春秋晉敗秦於令狐。至於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闕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以猗頓得名。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朱公教以畜五牸。於是大畜牛羊。十年間。貲擬王侯。又郇城亦在境內。詩郇伯勞之是也。境南即鹽澤矣。水經注曰。鹽池在安邑西南。長五十一里。廣十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女鹽澤在猗氏故城南。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呂宿曰。沈沙煮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解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渟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潦。甘潦奔決。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徑。防其淫溢。故謂之鹽水。亦爲竭水也。道距鹽池數十里。

又西四十里經樊橋驛。又二十里經七級村。又西南行谷中。或大陸。五十里經蒲州。

樊橋驛屬臨晉縣。縣晉桑泉邑。晉公子重耳渡河入桑泉者也。韓信盛軍臨晉。別從夏陽。以木罌渡軍。遂虜魏王豹矣。渡處達陝西郃陽。今曰吳王渡。山西自太原之河曲縣、保德州、荀嵐州、臨縣、興縣、至蒲州。千五百里。與秦接壤。河身最狹。處處可渡。平陽名渡。永和縣則曰永寧關。石樓縣則曰上平關。吉州則曰平渡關。河津縣則曰龍門關。一曰禹門渡。蒲州則曰大慶關。一曰蒲津。曰風陵關。平陸則曰茅津渡。合吳王渡凡七。明晉撫蔡懋德敗賊於風陵、大慶、吉鄉、三渡。皆平陽境也。六國合從拒秦。韓楚可入武關。燕趙可下榆林。魏則觸處兵刃可接。乃必叩函谷。仰而攻之何耶。七級至蒲州。雖無甚險隘。而坑谷陂陀。水潦時集。亦難行也。蒲州東南中條一山。自東北岡步而來。西爲雷首。及河而止。此太原平陽之外關也。其東十五里有張澤。涑水所注。水經謂之張陽池。其澤甚大。時有盈耗。涑出澤。遶雷首入河。州東有普救寺。元微之稹會眞詩所託者也。寺踞北坡上。基趾甚隆頹。極荒落。土木像或失頭臂。一塔甚卑小。明時所建也。距溯一坡有文昌閣。蒲人中式者。題名其中。郡人楊文襄公有德君子也。有病者告公。指此地大佳。公曰。果然。則私於我。不如公於郡。遂購之爲文昌閣。其東南坡上有河中書院。爲屋四區。室宇宏肆。正德中。北地呂經貶州貳。撤東岳行祠爲之。登之四眺。則黃河如帶。遶抱西南。太華、中條。交固互密。峙於東南。不見大河出徑。河外則秦川如掌。甚可觀也。書院漸頹毀矣。水經曰。大河又南過蒲坂縣西。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降秦。秦人遷蒲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爲蒲反。然則本非蒲也。皇甫謐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濮者也。今城中有舜廟。廣都古城內。舜陵在焉。孟子謂舜卒於鳴條。檀弓曰。舜崩蒼梧之野。揆以事勢。禹攝十有七年。舜亦不應遠南荒。則舜陵之在蒲坂。亦猶堯陵之在臨汾矣。州於後魏爲秦州刺史治。太平遷都。能州盡河東郡。郡多流離。謂之徙民。民劉瑾者。善釀。所云桑落酒。白瑾春也。後周蒲州。唐河中郡。今駐城者。武有遊擊至守禦。所文有河

東道郡丞州牧。按嶽州之地。止於蒲州。書云三面距河。則今北直山西。及河南懷慶、彰德、衛輝、境也。益稷之謨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蓋方北境。不應僅數百里而止。蓋古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遂史幽州在渤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皆兼塞外地也。天地之氣。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日關日荒。蓋至今猶未已也。

又南四十里行雷首之麓。經韓陽鎮。又二十五里出風陵關。渡大河。踰山西界。入陝西。西抵潼關。

城南有河濱廟。西海神廟。祠官典祀。禮甚尊嚴矣。西出大慶關。即孟明濟河焚舟。及高歡造三橋欲渡。故道可直達陝西朝邑。但河廣。又阻渭。故行者多由風陵也。唐開元中鑄八牛。蓋大慶河東西岸。以維浮橋。蓋僧懷丙爲之。今西岸缺其一。日知錄曰。後世求一僧懷丙。其人不可得。不但坐而論道者。不如古人矣。州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灘。使陝西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鬬殺傷。予宿松縣東南。乃有湖廣蘄州。及江西彭澤洲地。藏奸招侮。亦致爭殺。天下如此者甚多。皆經界不正之故。宜按郡邑山川。截然劃正。此治地之善經也。州南東涉涑水。水經曰。河水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注曰。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俗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闕駰曰。蒲坂、堯都。地理志曰。縣有堯山。有祠。雷首山在南。山有夷齊廟。闕駰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攬茂邱阜。夷齊墓也。一統志曰。首陽山在河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東北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夷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北至於首陽山。餓死。其詩登彼西山。即岐陽西之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又云在隴。按志。鳳翔不載首陽。隴西有之。不載夷齊事。又順和縣南亦有首陽山。山西通志曰。首陽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夷齊祠。桑在焉。史記馬融伯夷傳注曰。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詩采苓孔安國疏曰。首陽在蒲坂南。是則闕駰之說。同符者衆矣。水經注又曰。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鳴汭二水出焉。注於河。山西之境。及河而止。平陽道。始壺石。止蒲州渡。河東即河南團鄉縣地。西即陝西華陰縣地也。大河之源。張騫以爲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里。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司馬遷云。河出崑崙。自張騫大夏之後。窮河源。觀所謂崑崙者乎。因謂騫所窮河源。特其小派。山海經、水經、及唐劉元鼎使吐蕃。皆云河出崑崙。鄭樵又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關南山。而正源出崑崙。元遣都實窮河源。潘昂霄爲之記。云。得於朵甘思西鄙之星宿海。行二十六程。始逕崑崙南。王鑒曰。張騫所歷諸國甚久。東漢之世。大夏、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者。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河流至此。北則雷首。南則潼關、桃林諸山。東隘逼仄。兩岸如門。大冬則河陰冰合。人行冰上。僅以舟渡其半。河水自此東下。出底柱三門。逕河南府。東合伊、洛。遂橫溢爲患。古河道由山東西界。北流至直沽入海。宋神宗熙寧十年。河溢衛州。大學衍義補曰。此河入淮之始。然不過支流耳。自此始挽河南行。塞閉北流。至明又藉爲漕輓。時至衝決。則南及鳳陽、淮安、揚州通境。北至廣平、河間、東昌、兗州。地方數千里。

曾受其害。按戰國以前。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至有所遊蕩。漢焚王治河。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無復潰漏之患。今沿河州縣。去河不及數武。不使水有餘地。又不講夫水門之法。徒迫束之。使爲我用。故議者以爲功欲大於神禹。而患不免於魚鼈也。漢時齊人延年。欲徙黃河於塞外。東出遼陽。以隔匈奴。當時謂大禹聖人。鑿龍門。不可改。今河在中原。已非禹跡。安在不可改耶。但視其能改與否耳。水經曰。大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又曰。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注曰。衞京兆郡之屬縣也。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曰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卷坂。傍絕溯。涉此阪以界潼關。潘岳西征賦所謂泝黃卷以濟潼關者。案今無所謂黃卷阪也。潼關北臨大河。南據高山。爲城扼之。東西二門。駐城者。武自副將至千兵。兵字疑當作縣文則有潼商道。有郡丞司關權。有衞所驛司軍民。固雄關也。關西宏敞。所謂驛路西連。漢時平。關東險隘。所謂河山北枕。秦關險也。出關即關鄉地。長岡邃谷。桃林古塞。直連殺函矣。地可守。不可戰。故唐哥舒翰。明孫傳庭。皆以出關而敗也。王氏曰。自崤山以西。潼津以南。通稱函谷。名潼關。自漢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馬超。潼關始名史冊。然過秦論謂始皇斬華爲城。因河爲津。則關宜始於秦矣。考唐史。潼關有兩北二關城。隋煬帝各置都尉守之。謂爲都尉南城。都尉北城。唐天授二年。益移關向北。近河爲路。開元十二年。以華州岳祠南爲通衢。奪入關而西。路在岳祠北也。魏楊侃謂長孫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唐廣明初黃巢亂。以張承範守潼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所謂禁坑也。賊至倉卒。官軍忘守。時汝將齊克讓以軍萬入屯關外。力戰飢甚。而潰賊遂從谷入。谷中灌木叢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途。明日賊急攻潼關。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方分兵守禁坑。而賊已入矣。韓遂、張承範同一守也。而收不敗懸殊也。明崇禎八年。流賊由山中間道入南原。潼關道李華然坐堂皇治他事。猝聞賊至陶家莊。去關僅五里。恇怯不能禦。傳永淳疏曰。流賊入秦。有由關鄉馬店深入南山。往西南奔華渭者。有由關鄉西南王旗屯奔華陰者。有由盩厔奔轆轤門北朱陽者。有由盧氏入關草南朱陽奔雒南者。有由內鄉淅川奔商南者。不必由潼關而后入秦也。然則潼關之守難矣。十一年十月。總督洪承疇、孫傳庭大破賊於潼關原。李自成以十八騎走。督兵入擾。賊得不死。是又未嘗不可戰也。關外屬河南。內屬陝西。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今陝州也。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自唐以前。皆稱陝州以西曰陝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曰陝西。東晉以後。則稱荊州爲陝西。蓋僑置司州故也。

自臭溪至潼關。凡四百二十里。經州縣二城。有岡有原。有夷有險。經襄陵、太平、曲沃、聞喜、安邑、猗氏、臨晉、蒲州之界。要其山皆東來。水皆西注。此晉中大槩也。

又西四十里經華岳廟。又五里經華陰縣。

潼關西五里。即渭水入河處。唐故渭口倉也。唐漕運江淮粟。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渭口有船司空。

本漢置倉地。隋之廣通倉。皆河船不入渭矣。渭水出臨洮渭源縣之南谷山。至烏鼠轉而東流。北至鞏昌。東逕鳳翔。過西安境、華陰縣北。東北流四十里入於河。關內十里華亭。道北有四知坊。楊太尉震葬處也。舊有關西夫子祠。今門亭堂室俱壞。遺址甚大。猶存頹垣也。祠後闕上七塚纍纍。背河而山。不知孰爲大鳥所集。數碑皆萬歷間修祠記。震與郭太同號夫子。彼既令終。蓋輝赫。此既有夕陽亭之厄。又委荊榛。仕不如隱。抑有幸不幸也。又西經故定城。西征記曰。城因原上。遙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今無存矣。華嶽廟在華陰城東五里。門對華岳。關西有枯樹。好事者刻石裘曰青牛樹。謂老子出關維青牛。梁份曰。以樹歷千年。謂之青也。關中有殘碑。其趺如山。尚存數字。皆隸書也。水經注曰。有漢魏文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太康八年。宏農太守河東衞叔始爲華陰令。河東裴仲恂修立壞廟。夾道樹柏。迄於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此碑今皆不存。立石如林。多自唐以來者。祠廟宏壯。中像番神。冕服黼黻。明初太祖除去五岳四瀆封爵之號。止稱某嶽某山之神。梅中典禮。然設像沿舊。至有妻有子。山川之神。而人鬼祀之。亦猶存衰世之思也。殿壁圖嶽神出巡歸宮。甚炳煌。後有通樓九間。登之見岳如在簷際。出滿州。望華山仙掌。五指歷然。圖語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蹠腳踢。開而爲兩。開山闢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遊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者也。揚雄河東賦曰。河靈繼踢。掌華蹈褱。注。褱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予登華山。觀所謂仙掌。僅石斑偶成掌形。遠望惟肖。近則失之。恢怪之譚。宜乎辨者衆矣。樓上三峯皆見。但玉女峯不可見。玉女峯東峯中石微岐者。上有明星玉女祠。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滿。女滿居南斗食腐。天下祭之曰明星。是則山有妻子。星亦有妻。顧炎武曰。甚矣人之好色也。華山別有遊記。今不詳。廟北爲洛水入渭處。水出延安鄜州。與商州洛水有同稱矣。水經注曰。關關以爲漆沮之水也。曹瞞傳曰。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壅水。夜汲作城。立於是水之次。楊延昭之守遂城。實師婁生也。華陰縣秦曰甯秦。漢高帝八年改今名。以在華山之北。禹貢導河至於華陰是也。舊屬宏農郡。郡境東盡於河南。陝州今屬西安府縣東南五里。有陰晉故城。春秋時晉邑。戰國屬魏。魏文侯三十六年。秦侵陰晉。秦惠文君五年。魏納陰晉於秦。於是魏地日削。而秦據有函殽。六國之師。莫能仰攻矣。縣城以土爲之。僅如小堡。應事正對華山。

又西五十里涉敷水。又二十里經華州。

城西即華水。水出華山三峯。水經注曰。山上有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溢。挂瀑腐盧。直瀉山下是也。北流入渭。古有長城。水經注曰。城自華山北逕於河。華岳銘曰。秦晉爭其祠。立城建其左。史記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又西有平舒故城。秦始皇末。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爲道鎬池君。明年祖龍死。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又西涉餘水。水南出良餘山之陰。北流入渭。亦曰宜水。又西經集靈宮故址。地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漢武

帝起。故張昶華岳碑稱武帝墓其靈。築宮在其後也。宮在敷水東。水南出石山之敷谷。北逕告平城。水經注曰。舊傳武王伐紂。告太平於此。又北注渭。土人引以灌溉。自華陰而西。平畴百里。遠樹村烟。山色相映。竹林稻畦。時間雜落。行道中者。如在天然圖畫中矣。敷水渠。唐開元間姜師度樊忱所鑿。洩水害而濟渭漕者也。又西十里經唐汾陽王郭子儀故里。其地故園池。今猶磊磊。窪下種稻。有菱芡藕花。南有少華山。山海經曰。華山西南有小華山也。在州南十里。州古咸林。周畿內地。鄭桓公爲周司徒。以咸林爲之采邑。蓋鄭之始封也。後屬晉魏。戰國歸秦。西魏時始爲華州。州面少華。枕涇渭。城內隆阜。唐棲雲樓故址。昭宗幸華之行宮也。乾元三年。李茂貞犯闕。韓建請上幸華山。昭宗登棲雲樓望京。作詞三章。或云古昭慶院有棲雲樓。假以駐蹕。後爲州治也。州北五里有興德宮。朱全忠逼昭宗遷洛陽。館於是宮。

又西三十里涉赤水。又二十里經渭南縣。

州西喬木夾道。遠以清渠。五里有溪。一帶諸林。曾曰西溪。有小曲江之目。水經注曰。石橋水、故沈水也。南出馬嶺山北流逕鄭城東。又曰。東去鄭縣十里。水故有石梁。又北逕沈城北。入於渭。道旁里許有遊春亭。杜甫爲州司功遊此。有鄭縣亭子詩。所云湖之濱也。鄭縣本州治。亭在縣西。平王東遷。鄭武公滅虢檜而兼其土。此爲西鄭。彼爲新鄭矣。赤眉樊崇。於鄭北設壇。祀城陽景王。而尊右校卒史劉俠卿牧牛兒盆子爲帝。年十五。被髮徒跣。爲具絳單衣。半頭赤幘。直蔡履。顧見衆人拜。恐長欲啼。號年建世。後月餘。乘白蓋小車。與崇及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即此也。赤水。水經注。大赤水、竹水也。一名箭谷水。又有小赤水。亦名灌水。出西南石脆山。流經州北。入渭水。上有酸都城。故潘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鄭西渭南。漢之新豐縣地。及下邽南境。苻秦始析盩渭南縣。渭水在城北。上漲下漲。是爲津處。城東四里有明光原。後魏盩縣於原西偏。隋開皇中。以原上乏水。後移於今治。城東有五鳳書院。古甘泉宮在城東南神川原北。記。始皇迎太后於雍。入咸陽。復居甘泉宮。雍曰。秦渭南之甘泉。即隋甘泉之在鄜者。唐盧象駕幸甘泉詩曰。傳聞聖主幸新豐云云。則謂甘泉在是也。

又西四十里經臨口。又二十里經新豐。又二十里經臨潼縣。

縣西門外。即潏水。水出石鼓山。北流入渭。潏川口有風門三。秦記曰。在新豐縣東南。兩阜相對。其所多風。西十里有唐遊龍宮。開元二十五年建。取黑龍飲渭名之。白樂天有賦。臨口零水口也。一曰冷水。水經注曰。冷水南出鼎浮山。蓋麗山連麓而異名也。歷陰雍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渭。唐貞觀十八年幸零口。即冷水入渭處。爲往來之通道。盩零口鎮。永徽元年。零口山水暴漲。漂千餘家。天授二年於零口置鴻州。又於郭下置鴻門縣。尋廢。蓋古鴻門地也。零口又西涉戲水。水出麗山鴻谷。東經戲亭。北入渭。周幽王與褒姒舉烽爲戲是也。張楚陳勝遣周章兵至戲下。又項羽封諸侯王。能兵戲下。蘇林曰。戲在新豐縣東南三十里。顏師古曰。今有戲水驛。其東北有谷有坂。蓋沛公會項羽鴻門處。水經注所謂蹔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是也。新豐、古新豐城也。漢高帝徙豐人及枌榆社於此。今無城。但有市有

堡。東西臨溪。相傳太上皇陵在焉。按漢高祖葬太上皇於櫟陽城北原。謂之萬年陵。因分盩萬年縣於城中。爲陵邑。櫟陽在渭北。新豐在渭南。傳者誤也。臨潼、周驪戎地。漢新豐。唐處山會昌。宋臨潼。古崤關在縣東南。漢移盩蓋田。城南門正對驪山。水經注作麗。史記作郦。或云以驪戎得名。不知周幾內密邇豐鎬。何以戎得處居上國也。幽王之禍。驪戎未必不有以啓之。五部匈奴遷汾晉。而劉石興鮮卑遷幽州。而慕容燕遼子入侍者衆。而祿山亂。郭欽、江統、薛譏光、所以憤發而談也。明永樂宣德間。北邊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土木之變。達官之徧蓋近畿者。一時蠭動肆掠。村莊人謂之家達子。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彝者。乃議選調達軍征苗。即留其地。守禦以散之。自正統七年。至景泰七年。調之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達官達軍。止千八百人。餘留畿輔者尚衆。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曹欽遂結其豪以反。甯夏、甘、涼、等處。土達亦有滿四之變。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由宋以還。蓋眇眇字疑是渺字之譌聞矣。驪山不甚峻。叢柏蔚森。其下爲溫泉。唐華清宮也。上有神女廟。水經注曰。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麗山西北有溫泉。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睡之生旃。始皇謝之。神女爲出溫水。後人因以澆洗旃。予浴其泉。未祭。亦不爛也。楊妃外傳。兄銛、錡、釗、諸姊治錦繡。琢金玉者千人。帝每幸華清宮。五家隊合。遣鈿墮鳥。琴瑟珠翠。狼藉於道。唐書。敬帝幸溫湯。張權輿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戎所殺。始皇幸驪山而國亡。元宗營驪山而祿山叛。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夫山不能亡人。人自亡耳。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西南五里有谷。秦坑儒處也。後人號愍儒鄉。唐天寶中改愍爲旌。山頂有漢露臺故址。及秦始皇閣道。石柱絕頂。爲唐翠微宮。其殿閣宮觀。環驪山者。不一而足。若九龍殿、七聖殿、長生殿、朝元閣、重明閣、集靈臺、舞馬臺、觀風樓、羯鼓樓、宜春亭、爲最著。蓋太宗時建湯泉宮。高宗時名溫泉宮。明皇益增廣其制。天寶六載改名華清。環以會昌城。歲十月幸。歲盡乃歸也。秦始皇墓在由山字疑是由字之譌西北。蓋直城里許。所謂魚池水也。

又西二十里渡灞水橋。又十里涉滻水。又十里抵西安府長樂門。

縣西半里有滻水。源出驪山谷中。味甘美異於他水。北流注渭。宋大中、祥符間。以城臨滻水。故以名焉。自漢以後。曾新豐地也。西南十五里有白鹿觀。本名驪山觀。唐高祖幸溫泉。傍觀川原。見有白鹿。遂改今名。觀內有老母殿、升仙宮、蟾井、拾遺記曰。白鹿觀井中有金色蝦蟆。賀蘭先生見之曰。此肉芝也。烹而食之。得昇天矣。滻水、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灞。以顯霸功。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水是也。霸峻激無魚。不可釣。或曰磻溪。水出南山茲谷。謂之茲泉。太公釣處。今曰几谷。東南隅有石室。其所處也。呂氏蓋指此。水經注兩存之。灞水出藍田縣藍田谷中。水經注曰。霸水又西北。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也。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在長安東南三十里。其東即軹道。秦子嬰降沛公處也。霸淺而闊。洶湧暴發。既合秦嶺傾谷、杜陵、諸水。又滻水合刑谷會之。下流壅塞。山水驟決。崩山倒谷。阿房宮賦曰。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何宮牆之能受耶。二川兼霸滻也。漢霸橋在長

安故城三十里窮店。南北兩橋。以通新豐道。送行者折柳贈別。亦名銷魂橋。唐灞陵橋在京兆通化門東二十五里隋開皇三年造。元時山東唐邑人劉斌修築堅固。凡一十五虹。長八十餘步。闊二十四尺。中分三軌。傍翼兩欄。有華表鯨頭鰲首。築堤五里。栽柳萬株。明成化六年。布政使余子俊增修之。今略存石趾於河中而已。甲戌歲。購木爲橋。行者利之。漢書王莽傳曰。地皇三年。霸橋火。災自東起。卒數千以水汎沃。救不滅。晨燬夕盡。是即漢橋亦木爲之矣。牛僧孺登圖書灞滻之間。今此間都屬稻田。固沃衍之鄉也。滻水、漢志注。與霸同源而異流。經藍田白鹿原西。又北至霸陵城南。合於霸水。隋遷都。堰滻爲渠。其流漸亂。滻岸西乃升峻坂。西京道里記。長樂坂也。漢文帝從霸西馳下峻坂。袁盎揽轡諫止。應是此坂也。滻西行南望終南山。矗立雲表。秦阿房以終南爲闕。詩及禹貢所稱是也。柳河東集注曰。終南、卽中條也。今乃以中條獨屬河東矣。潘岳關中記曰。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長樂門、今東門也。漢長安城門十二。東曰宣平。曰東城。曰東都。一曰青門。南曰覆盎。曰下杜。又曰端門。曰鼎路。西曰光華。曰龍樓。曰雍門。莽曰章義。金人號西門。乃與莽同也。北曰函里。一曰橫門。曰洛門。曰利城。隋文帝厭長安制小。建新都長安故城東南。前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枕龍首山。以據渭水。東臨滻灞。唐因之。城門十。南門三。曰明德。曰啓夏。曰安化。東門三。曰通化。曰春明。曰延興。西門三。曰開遠。曰金光。曰延平。北門一。曰光化。至天祐元年。昭宗幸洛陽。韓建改築約小之。曰新城。明洪武初。都督濮英增修城門四。東曰長樂。南曰永寧。西曰安定。北曰安遠。

自潼關至西安。凡二百八十五里。經關及縣州五城。皆面山背渭。前高後卑。如在側坂上。至灞以內。始寬曠平衍。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帝王之都矣。然西安亦臨水而山。與背山帶水者異也。咸陽在渭（渭字疑是衍字之誤）北。秦京也。今西安在渭南。周漢隋唐之京也。周興於西方。故建都於此。王畿西北。並無侯封。天子自爲守。邊。故犬戎、玁狁之禍。不絕於國。漢唐之世。匈奴、回紇、吐蕃之屬。蹂躪宮闕。蓋數數矣。周東遷。委之於秦。而西戎喙息。五代任土豪。封以州邑。而西境無虞。宋藝祖時。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然則五服之制。宜立都者所必講也。明初太祖定鼎金陵。大封諸子二十餘人。而遼、甯、燕、代、晉、藩、秦、肅、慶、韓、十王皆被遊。藩王攸職。寄以討賊。委以保邦。維城之制。遠邁隆古。永樂改遣燕山。遷甯於江西。迨廢三衛。開平而都城距邊。遠者百餘里。近者數十里。束縛諸王。甚於曹魏。戎馬侵軼。酷於漢唐矣。

燕秦之道。凡二千三百八十里。經三十一城。自都門抵獲鹿。山皆在西。水皆東入直沽。自獲鹿至王胡。壽陽以東。水皆入滹沱。壽陽以西。水皆入汾。道皆截山。亂水不定也。王胡至介休。山皆在南。水皆北入汾。介休至隘口。山皆在東。或行山中。或行原隰。水皆西入汾。隘口至潼關。山皆在東。或行阜陸。或行原隰。水皆入涑。西入河。潼關至西安。山皆連亘在南。水皆北入渭。燕涿民居。或方而長。或員而銳。平定壽陽民居。或無村落。皆營窟。惟鎮驛。則構棟宇。王胡以西民居。遇山爲穴。遇原爲堡。或堡山巔。或穴谷中。潼關以西民居。皆無樓覆瓦。或爲半屋。命之曰夏（沙去聲）。燕秦民田。皆在平原。壽陽至蒲坂民田。則上梅山

巔。下窮水澳。燕晉之穀。皆黍稷麥。秦錯植稌秫。燕婦無裳青袴。晉婦無裳紅袴。秦婦有裳白袴。秦衣冠多白也。燕婦高冠。少者高髻。晉婦小冠。抹額卑髻。秦婦華冠高髻。邵門至蒲州。皆虞蘗州。都門至涿。爲周幽州。保定至平遙。爲周并州。介休至蒲州。爲冀州。潼關以西。爲周畿內。都門以西屬燕。保定以西屬趙。平陽以西屬魏。渭南以西屬秦。都門以西。漢幽州。真定以西。漢冀州。平定以西。漢并州。平陽以西。漢司隸。涿州、黃帝都。保定、高陽都。平陽、堯舜都。安邑、夏禹都。一曰蒲州、舜都。西安、周、秦、漢、晉愍帝、趙劉曜、秦苻堅、姚興、西魏、北周、隋、唐、都。古今用兵者。安祿山出南道至秦。遲。韓信出中道至燕。速。李自成出北道至燕。尤速。愈冒險則功愈奇。蘇秦曰。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卽自成入燕之道也。

跋

宿松朱字綠先生。與藏潛虛、方望溪、同時。治古文有名。潛虛有作。必就正先生而後存。其沒也。望溪爲表其墓。先生以翰林起家。嘗入武英殿修書。一時羣彥。如萬季野、閻百詩、何屺瞻、諸公。服其議論。皆與訂交。已而棄官歸。築室邑西之杜谿。著書娛老。因取杜谿名其文集。方植之集序。言先生平時最措意者。有游歷記數十卷。惜未之見。後里人汪君袞園獲其遺稿。只燕秦一道。證以植之所言卷數。散佚尙多。因題曰游歷記存。明其非完本也。其著書體例。自序中述之甚詳。汪刻無序。今從文集補入。有疑字。不敢徑改。校時用小注分列於下。昔顧亭林出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曲折。與先生素筆攜童事相類。此可見古人用心之勤。而游歷之有裨於學者不淺也。光緒戊申夏新昌胡思敬跋。

雲中紀程

高懋功撰

學者讀書一室。則究知天下事。身行四方。足之所及。則又考證其所記聞。不爲徒行。良以千載上下。既事往而蹟留。而吾一日之精神。亦不可苟焉自耗而無寄。故近代行紀日記之書頗多。有往往祛疑釋誤。有資於人之采錄。其大者能發爲議論。推原宇宙分合之局。究極生民理亂之由。可以增長人之智識者亦不少。固非漫然無補之爲也。同學高環洲氏。壬辰之夏。與洪匯郇偕往大同。至冬初則環洲獨歸。而匯郇以匱返矣。往返計二百餘日。在道途者兩月餘。環洲爲紀程二卷。從所居故鄉江北發軔。直抵北塞之南。數千里原野風俗。約略在目。而猶用意於地志辨正之處爲多。環洲從少嗜學。至老未衰。素長於纂輯。茲其緒餘耳。近今如顧甯人先生。攜家遠客。就道途閒讀書。日行幾何里。必有定程。所過山川亭障。恆以紙筆自隨。所著音學五書、日知錄、金石文字記。皆卓然可傳。在程泰之、王伯厚之右。環洲與吾輩嘗心慕其人。可爲師法。宜其今之用意者。同於甯人也。讀者諒能識之矣。瀘州先著。

語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古人於游寬行役。多有紀述。所以載山川名勝。道塗險易。及沿革變遷之故。使後之好古者。得以考焉。式南高先生雲中往返。歷揚、徐、青、冀、兗、豫、諸境。作紀行一編。援據經史。雜引山經地志。至爲該博。令兄芸白先生示余於吳門藩署。余受而讀之。信乎詳且贍也。先生此行。實與秋士洪先生俱。秋士予舊識。頃年在眞州使院。尤數共晨夕。今秋士逝矣。揖觸舊游。不勝山陽之慟。而予以秋士嚮背之言。久知先生昆季。爰掇數語於是編。以志嚮慕之私云。同郡王朝瓛。

雲中紀程卷上

清　白沙高懋功式南撰

歲在橫艾執徐。夏四月二十二日甲戌。爲大同之行。以同行諸子自郡城晚至。未及登程。遂宿郭外。

二十三日。於西門外乘贏輿行。三十五里至陳堡橋。又三十五里至六合之東門。六合故隸吾眞明。初始闢之京兆。九城志。眞州六合縣。楚之棠邑也。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涂（涂水名。音除。）作塘。以掩北道。南唐於滁水上建瓦梁堰。即涂塘也。何延錫言。六合西二十里。有堰曰瓦梁。水曰滁河。由河而上。鉅細駢比。合五十四流。輻輳吳堰。中闕橫斷。華山回環。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里。其實據天經而絕地緯之要者。功未就而罷。景德元年毀之。

二十四日。行三十五里至江家渡。過河即滁河也。源出廬州。流至滁州。會清流水。經六合之瓜步。達於江。又十里過雷官集。入來安境三十里至水口。憶昔歲壬子夏六月。從滁陽經此。今四十一年矣。

二十五日。行三十里至滁州郭外之五穿橋。遙望瑯琊諸山。蒼翠可挹。郡縣志。滁州。漢全椒縣地。晉瑯琊王徙出滁中。即此地。又三十里至闕山。環滁皆山。此其一也。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清流關在其上。闕南唐時置。五代史。周師征淮。李景以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帥衆十五萬。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尋與其都監姚鳳皆被擒。宋王鋌云。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

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春。則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以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又二十五里至大柳樹驛。

二十六日。行三十五里至池河驛。驛北有池河。東流入淮。又二十五里至定遠之崇家鋪。以大風雨。遂宿此。縣有靖南侯黃公得功祠。崇禎中。公曾駐鎮此縣。有德於民。故至今春秋祀之。配位則知縣李君彬、彬、雲南呈貢舉人。亦循吏也。以城守功。累官廬州府知府。潁州道副使。陰陵城在縣境。即項羽失道處。

二十七日。以雨不止。仍宿崇家鋪。

二十八日。行二十里過臨淮之紅心驛。又二十里至黃泥鋪。又四十里至臨淮縣。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即今臨淮縣。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縣境有乘龍洲。寰宇志。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蜃。蜃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淮水自潁上界流至壽州合肥水。至懷遠合渦水。東流府北。歷臨淮。入泗州。至清河口會泗水。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山海經。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禹貢。導淮自桐柏。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漢地理志。淮水過郡西。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二十九日。過浮橋。則淮以北矣。橋架舟爲之。河中有坊曰臨鳳分界。三十里至三鋪。又三十里過鳳陽縣之王莊。鳳陽府漢爲鍾離侯國。唐宋曰濠州郡。縣志。濠州阻淮帶山。爲淮南之險。寰宇記。古鍾離城在州東六里。眞氏曰。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濠水出府治鍾乳、鑽邪、二山。合流經城西南。有石絕水謂之濠梁。東流至新河口入淮。又三十里至蠶壁之連城驛。史記注。睢水在彭城蠶壁縣東入泗。括地志曰。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臨睢縣。入泗過沛。水經注曰。漢嘗項羽敗漢王於蠶壁東。即此處也。垓下亦在縣境內。

三十日。行三十里過固鎮。又三十里至宿州之棠隸鋪。又三十里至花莊。

五月癸未朔。行五十里至宿州北門外。州、古宿國。春秋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史記衛世家。孫林父、甯殖、謀逐獻公。怒如宿。又蒯聵入宿。吳世家將舍宿。左傳作戚。字別地同。莊公十年。宋人所遷之宿。則今宿遷也。州東門外有長隄。古隋隄云。睢水在州之陽。故亦名睢陽。淝水出境內龍山湖。東流入淮。又二十里過浮橋。則苻離集爾雅。莞、苻離也。地多此草。故名。又二十里至褚莊鋪。

初二日。行四十里過閔子祠。輿圖。蕭縣東南八十五里。有閔子墓。又山東濟南府城東有閔子墓。其祠堂有宋蘇文定公記。又東昌府范縣南四十里。亦有閔子墓。以一人而有三墓。俱載之地志。未知果孰是也。又五里過蕭縣胡家莊。水經注。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春秋桓公十有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在今蕭縣西。又十五里至桃山驛。謁岳忠武祠。讀石刻公所作滿江紅詞。廟門內有無字碑。則石鋭也。以水沃之。照人如鑒。纖悉畢見。土人云。公後裔有五六十人。占籍於此。又五十里至徐州南郭外。謁漢高帝廟。水經注。城即殷大夫彭祖之國也。於春秋爲宋地。城之東北角。起層樓於其上。號曰

彭祖樓。孟康曰。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謂之西楚。通典。晉立徐州。爲重鎮。宋王元謨曰。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人。三十萬戶。常得安全。實由此鎮。郡縣志。宋高祖經略中原。置府於此。自隋氏鑿汴以來。南控埇橋。以扼汴路。尤爲重鎮。蘇氏曰。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後山陳氏曰。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甲爲守攻之地。項氏常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隸南北。戲馬臺在南郭外。戶部山畔。呂梁山在州城東南六十里。下有二洪。莊子云。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波流甚險。黃樓在州東北隅。蘇文忠公爲守。增築徐城以捍水。因作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因名黃樓。城西北舊有漢塞勝故宅。鄒道元謂即楚老哭勝處也。

初三日。蚤微雨。於北郭外渡黃河。徐本泗水經流。至州合汴水。循城東南達於淮。州境有寒水堰。梁貞陽侯蕭淵明伐魏。堰泗水以灌彭城者。自宋熙甯中。引黃河南下。遂奪泗水至徐。而泗水不能至矣。五十里至柳泉。又三十里至利國驛。宋吳居厚置利國監鐵冶。引沂泇二水通汶泗。即此經一橋。則入山東嶧縣境。嶧、春秋鄫子國。又十里至韓莊。牐渡運河。

初四日。行六十里至滕縣之臨城驛。旅店並無粥飯。以湯餅充饑。又三十里過官橋。又二十五里至沙河店。

初五日。行十里過滕縣。滕本夏奚仲所封地。周以封叔繡。左傳。滕、文之昭也。余氏考曰。鄒城在縣東南。春秋莊公五年秋。郳黎來來朝。按郳曹姓。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次子友於郳。爲附庸。僖公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即郳黎來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又四十里至界河驛。過小橋入鄒縣境。鄒、古邾國。顓頊後所封。六書故曰。邾鄒同聲。實一地也。又二十五里至二夏店。則嶧山之麓也。嶧山一名鄒嶧山。在鄒縣南二十里。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水經注。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釋邑之所依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居人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覲禮於魯。登此。命丞相李斯以篆勒銘。嶧山。名曰鼓門。詩所謂保有鳧繹者也。爾雅。山屬者名嶧。注。絡繹相連屬。通作繹。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注。繹、邾邑。邾都本在鄒縣。縣內有繹邑。史記正義曰。國系云。邾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三十二里。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邑變。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吾鄉景太史伯時游嶧山記曰。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見土木。玲瓏嵌空。紫翠涌鬱。維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璧。如累碁。如馬首。如巾幘。如錐。如砌。如累。如戲。如擲。其大可訝者。絕頂一石。高數十丈。欲置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爲之。旅次見壁上有女子留題者曰。妾宋氏。本楚人。頗識詩書。家貧。親老。爲媒

氏所給。嫁於燕臺之北。作人側室。宿此有感。二絕句末云。文姬遠嫁平生恨。況復而今是小星。雖無貧人之語。然文從字順。亦閨中所不易有也。乃所嫁非偶。可勝歎惜。

初六日。蚤微雨。行二十五里過孟廟。未及展拜。又十五里過中山店。又三十里至兗州西關外。過石橋。橋名泗水。十八丈。萬歷中。魯藩之所繕搆也。其下泗水從泗水縣來。九十里經此。流至濟甯。說文。泗水受泲水。東入淮。闞經曰。兗州泗水縣陪尾山。在縣東五十里。泗水出焉。或曰陪尾山有四源。合爲泗。因以爲名。水經注曰。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卞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括地志。兗州泗水縣。本漢卞縣地。又三十里至滋陽縣之高吳橋。高吳二氏所造。故名。滋陽鑒名磁陽。

初七日。行五十里過汶上縣。又十里渡汶水。汶水源發萊蕪。經此。用以濟漕運。民間不得引之溉田也。水經注。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箐綿蒙。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鑿俱響。陵高降深。兼惴栗之懼。危溪絕徑。過縣渡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入穴丈餘。高九尺。闊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蠹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繁密。行人趣有能至矣。穴外有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邱。士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植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通雅曰。淮南子云。汶水出弗其。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鄒道元云。是乃東汶。非水經所謂入濟者也。汶出萊蕪縣原山。過牟高縣、博縣、無鹽縣。自桃鄉四分。曰四汶。左二水雙流。至無鹽、郚鄉、平陸。故城合爲茂都澱。次一汶至蓋張故城。爲渚右。一汶經蒼宿國。與治鄉注長直溝。然今不可考。惟汶上縣水至明。又二十里至東平之沙河站。

初八日。行三十里過東平州。東平、春秋須句國。黃華山在州界。金翰林學士王庭筠卜居於此。號黃華老人。又十五里至王瓜園。過此入東阿境。東阿、先五世祖雲溪公。以少尹攝令之治所也。又四十里至蒼縣。東阿蒼治於此。水經注曰。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即柯邑也。括地志曰。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道旁豐碑屹立。則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穀山于公神道公諱倜行。萬歷乙酉。主南畿鄉試。先叔高祖惟中公。其所取士也。

初九日。行十里過東阿縣。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注於清濟。謂之馬頰口。東阿有三歸臺。謂即管仲所築。又有管仲井。按包咸論語注。邢昺疏。皆言三歸取三姓女。鮑彪注戰國策云。婦人謂嫁曰歸。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理志。亦云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皆不言三歸是臺名。而朱子章句。取劉向說苑爲據。作臺解。元陳孚題管仲井詩。蕪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橫汙水。不信東流浪沃天。蓋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之作內政。至秦乃廢盡耳。九河之壞。亦自仲始。世儒止知罪秦。不知罪仲。孚詩之所爲作也。穀城山在縣境。即張良遇黃石公處。漢以魯公禮葬項羽於穀城。今羽墓在故穀城縣西北三里。禎礦山亦在縣境。劉宋檀道濟與後魏交兵於此。今城南三土堆。即唱籌量沙之所。又四十里至銅城驛。又三十里曰三十里舖。則東昌之茌平

界。東昌、春秋齊之聊攝地。又三十里至茌平之西關。茌平、晉仲連所生之鄉也。唐馬周亦縣人。宋逆臣劉豫僭號建僞都在此地。茌山、茌平縣在山之平陸。故名茌平。漢書地理志作茌平。後漢書郡國志作在平。今作茌。從東阿至此。盧垒撲面。尋丈外不見前行有人。

初十日。行三十五里。南爲茌平。北則高唐州境。有木坊。曰孔子臨河。而歌處。所謂鳴犢河也。史記。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劉向新序亦載此事。大略相同。又十里曰綿駒故里。又二十五里至高唐州。又十里曰晉劉寶故里。又十里曰古魚邱郡。又二十里至濟南府平原之要站。此地平原、恩縣、夏津、高唐、四邑接壤。

十一日。行三十里過恩縣。趙公子平原君封邑。宋之貝州也。慶曆中。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文彥博爲宣撫使討擒之。卽此。三十里至苦水鋪。其地有諺云。苦水鋪神仙過。留筒布。以土人素狡獪也。街東則恩縣轄。街西則德州。又四十里至德州郭外。過浮橋。橋下運河。衛水所經之地。衛河本衛漳。黃河諸水合流。自東昌府武城縣入州境。北經河間府入海。又二十里至劉智廟。山東之路止於此。出旅店北行。則北直河間之景州。往京師大道。

十二日。西行五十里。至故州之隆化鎮。州境有董家里。漢江都相董仲舒下帷之所也。又六十里至眞定衛水縣之西關。漳水會衛水。經流於此。故縣以衛水名。唐地理志。衛水有羊令渠。戴初中令羊元珪引漳水。北流貫城注陘。一統志。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律學新說曰。發鳩山。上有廟。廟下有泉。濁漳之源也。發鳩山又名鹿谷山。在長子縣西五十里。漢地理志。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漢志。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城。入大河。過郡西。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二水俱入彰德府境。合流達衛河。

十三日。行四十里至深州之磨頭集。州境危渡口。漢光武渡滹沱河未畢而冰解之處也。蕪荑、麥飯二亭。俱在河濱。又三十里經保定之束鹿縣。又二十里至新集。旅店房門有額。曰一小室。旁題天祥書。下則文山名字印記。字顯佳。自是鉤本。

十四日。行四十里至晉州。又二十里過藁城之兩河集。晉州、藁城。皆滹沱水所經之道也。又三十里至無極縣之郭莊鎮。

十五日。四十里至新樂縣之馬頭鋪。春秋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余氏曰。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眞定府新樂縣。又四十里至行唐縣西郭外。以旅店湫隘。借宿於文殊庵。箕山在縣境。相傳許由隱此。上有棄瓢巖、洗耳谿、巢由問答碑。自是城郭邨落。俱無茅屋。屋頂塗以泥。履之者如平地。

十六日。四十里至上羊家莊。又三十里過曲陽之赤岸邨。望見恆山若在眉睫間。是爲望祀北嶽之所。考之周禮職方氏。幷州山鎮曰恆。注云。在上曲陽縣。史記。趙簡子藏寶符於恆山。注亦云山在上曲陽。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風俗通、通典、文獻通考、通鑑、地理通釋。皆云在曲陽。而宏治中。兵部尚書馬端肅

公文升。請改祀渾源。時倪文毅公岳在禮部。不從其議。萬歷中。禮部尚書沈文恪公鯉、大同撫臣胡來貢。改祀之。請疏略云。恆山自太行東來。綿亙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指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陽者之爲正也。蓋自漢以後。天子巡幸親祠。卽位祭告。過岱祈穀。及修常祀者。二千餘年。皆在曲陽。未之或異。祇元魏建都平城。在恆山人之北。常於雁門望祀恆嶽。而過鄴中山石門。秩禮亦猶在曲陽也。至世俗所傳。舜巡狩至於北嶽。忽飛石墮帝前。又五載。其石飛於曲陽。因而望祀。此怪迂不經之說。蓋之不足道也。又十里至阜平之王槐鋪。阜平無城郭。縣尹寄治於此。土人云。阜平久歸併於行唐。今復設者三十年。王槐俗譌爲王快。

十七日。行五十里至阜平廢縣。城郭圮已久。居民數十家耳。徹後涉水。數處行山中。草樹蕪雜。亂石崚嶒上下。山坂有數尺者。有數丈者。路嶔崎陡險。縣厓仄徑。厓側絕澗。深不可測。怒濤激石。聲磕磕砰砰。若晴雷之起於足下。兩目所攝。方有戒心。甫上嶺而輿覆矣。幸在砂礫之上。若稍移蹤。武則怪石纍纍於前後。輿中人恐不能無傷也。又三十里至鞍子嶺之不老樹。地名。借宿於普濟庵。此地居人。項下有瘿疣者。十之七八。庵僧云。溪澗之水。流而不止。頑石硷砑。水面蹙縮成垢。人飲此水。故多生疣。張華博物志。謂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揆之於理。皆可信。

十八日。行四十里出龍泉關。關設於正統二年。隸曲陽縣。在眞定之西。與紫荊倒馬爲聲援。五臺繁時。必由之路也。重山中立。石崭巖。委折陡峻。更甚於昨日。蓋四人舁轎。屈曲而上。輿夫數步一息。喘不自禁。下輿緩步行。出長城嶺。又名八盤嶺。十二里矣。水經注。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長城口外。爲山西太原府之五臺縣境。縣以山得名。卽漢之盧屍也。盧屍、師古曰。音廬夷。五臺山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柳宗元曰。雲代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應。史照通鑒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見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發出。頂無林木。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其山左鄰恆山。右接天池。南至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北臺最高。後人名之爲叶斗峯。一曰掖斗峯。有龍湫。南畔有羅侯臺。南下二十里。有白水池。其水經繁峙縣岢谷口。入滹沱。其麓有七佛池。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可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頂東畔有那羅延洞。僅容人身。側入。洞中風寒。有冰五色光采。皆從內出。東南嶺畔二十里。有明月池。人傳以紗帛障目下瞰。或見月在水中。西南有青峯。一名大羅頂。又東去有溫湯池、溫泉寺。其東爲龍泉關。路東北二臺。麓有金剛窟。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取水祿雨。輒應。正東左畔去臺五里。有雨花池。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危嶝干雲。喬林拂日。頂上有魏文帝人馬跡。其西臺巔數十里。北有祕魔巖洞。天陰中有聲如風。相傳卽古祕密寺。木叉禪師道場。西嶺畔有隧壖。巖、捐身巖。東北下有文殊洗鉢池。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楊升庵謂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爲南壖。北有覆宿堆。卽夏屋山也。南臺南去麓畔。有聖僧巖。東三十里。交口下。有聖鐘山。狀如覆鍾。有清涼嶺。嶺西北

有清涼泉。泉上有羅漢洞。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采射獵爲業。水經注曰。晉永嘉中。雁門百姓。避亂入五臺山。見仙人爲之先驅。因而不反。尋訪莫知所在。俗又號是山爲仙都。山中產銀盤菜。即草菌。大者爲天花。乃木菌。五里至涌泉寺。稍憩。寺僧烹茶以獻。庭前芍藥市放。芍藥。吾鄉初夏之花。今夏至。此地始開。昔東坡先生在海南。於十一月望。與客泛酒賞藕花。有藕花開時。即重九之句。予今在山右。於夏至看芍藥。與仲冬賞藕相埒矣。又十里至射虎川之臺麓寺。殿宇巍峩。廊廡宏壯。金碧參差。殆與日光爭炫。喇嘛設齋相款。饌羞雜陳。不盡山肴野蔌也。

十九日。行十五里至金剛庫。又二十五里至萬緣庵。款留少頃。乘騎至臺懷鎮。道旁蠶豆始作花。蕎菩薩頂。五臺之支山也。歷石階三層。計百二十餘級。其壯麗同於嘉麓。屋瓦更五色。琉璃綯爛耳。望中遙見南臺。蓋五臺如指在掌上列也。此地有十大寺。永明寺有銅殿。其式同於句曲之華山。萬歷中。晉僧妙峯之所募造也。未申間。返宿萬緣庵。芍藥尚含苞未放。住僧云。小暑前後可開。是夜擁絮被。

二十日。天明風色涼勁。著重綿。山澗中結薄冰。予嘗笑謂同行諸子。行路以來。起程時。夜氣肅然如秋。日將出。則寒氣侵人。日出既久。始和融如春。傍午則炎蒸。方是夏令。一日而備四時之氣。諸子亦以爲然。行二十里至獅子嶺。望東臺。白光映日。觸目。土人曰。此山中千年冰也。因言臺巔屋上。橫以木。以鐵絙繫瓦。其上。然風起猶飄瓦墮地云。嶺路險仄。募夫四名。舁轎。步下坂。十里至繇峙縣界之獅子窩。寺名淨業道場。琉璃浮圖十三級。萬歷中敕建。所見北方浮圖不一。皆不足觀。惟此則仿金陵長干塔。緇遊者。寺僧肅揖入。以茶進。出玉白衣大士像。及佛牙相示。仁聖皇太后所賜。予初未嘗見佛牙。而此牙骨長大倍常。寺僧以爲非佛不能有此。按宋程泰之曰。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眉出軾上。古今中國未嘗有此巨人。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爲長大。自其種類如此。不得資之以信其怪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俗子萬衆。聲跽畏敬。傾家以施。焚肌以禮。未有敢證其謬者。故其誕得行。而人惑不可得解也。階下有碑。東部尚書李公世達所撰文。惜字刓缺。匆匆未及細讀。詢寺僧。亦無攜本。繇峙、漢地理志作畤。師古曰。畤音止。史記。秦嗣上帝西畤。注。索隱曰。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爲壇以祭天也。考秦漢間五畤。皆與是邑遠。不相涉。而畤於六書無他義。于文定公愼行記曰。繇峙、雁門塞下邑也。城於山麓。臺山環而類之。故曰繇峙。由是言之。則魏改畤爲峙者近是。又十里至茶鋪。又三十里至巖頭郵。自十五日過行唐所歷皆尉山複嶺。土人有鑿山爲穴。入居其中者。詩所謂陶復陶穴也。是日同行乘騎諸子。走華嚴嶺及應州。州以應名。者以龍首雁門二山。南北相應也。

二十一日。雨。行三十里至代州之義口。前是山徑崎嶇。步騎皆艱。出義口。路始坦夷。遙望平疇無際。石田曠土。無穢不治者多矣。爲之太息。使有如漢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教以耕鋤種藝之法。邱陵阪險。因其勢。土壤墳壤。辨其宜。引水泉以開通溝瀆。耕紝播種以時。農事修而閭閻之生養可遂。或曰。穀一熟也。而或再熟。荍秋種也。而或以春。九域殊方。固未可以一道論也。然昔人有言。必毋倉生氣下種。則一年

可構之日少。必草人法蠶田。亦恐瑪澤不得施。填壤之不得施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渠成而關中無饑年。則氾勝之齊民要術。顧安可盡非講也。又嘗讀顧寧人日知錄云。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然則盡力於南畝。不獨可以足民用。而亦可以防寇鈔矣。又三十里過滹沱河。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其川滹沱。山海經曰。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泰戲、繇峙山也。滹沱經流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入北直眞定府界。又十里至代州。州名代。自隋始。洪武初爲代縣。八年仍陞爲州。非秦漢之代郡。代郡則今蔚州是也。州有代谷。梅福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

二十二日。行二十五里至富家坪。路甚陡。募夫四名舁轎。又五里出雁門關。關在山巔。重門峭壁。依險而成。代州、繇峙、崞縣。附其趾。應朔、馬邑、琅其背。爲全晉咽喉。山海經。雁門之山。雁出其間。注云。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水經注。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嶫嶫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史記。蘇意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館爾雅。西陰、雁門是也。郭璞曰。即雁門山。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雁門其一。枕山巔之東偏。有武安君廟。正德中。以北寇跳梁。當路思趙將李牧備塞之功。建廟祀之。又二十里至陵武城。城南關。達沙陀之大道也。圖經曰。在句注陘南口之南。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陵武、秦縣。屬雁門郡。漢高帝械繫劉敬於此。一名古雁門。城自雁門至此。皆因山爲城。眞一人守險。萬夫莫能過者。過此則大同之馬邑界。縣境有馬頭山。水經注。魏土地記云。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代夫人。夫人磨笄自刎而死。民憐之。爲立祠屋於山側。因名之爲磨笄山。史記謂在夏屋山。未詳孰是。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漢王恢匿馬邑旁谷中。誘匈奴。即此。孟翁臺。馬邑人。唐尉遲恭、朔州鄱陽人。鄱陽即馬邑也。

二十三日。四十里至振武。衛之老羊寨。洪武初。省振武軍節度使爲衛者也。天啓乙丑。高邑趙忠毅公南星遣戍振武。僦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擣除土室。曰味蘗齋。已遇肆赦。巡撫故遲遲遣行。竟卒於戍所。時年七十有八矣。過寨。即山陰縣境。山陰。秦爲雁門陰館縣地。遼曰河陰。以桑乾環其北也。金曰山陰。以縣在覆宿之陰也。又三十里。募夫十人。舁轎渡桑乾河。桑乾源出馬邑洪濤山。流經山陰、應州、大同、縣界。東南入渾河。直達順天之蘆橋。按水經。其河源自太原、汾陽、燕京山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雷山之陽。匯爲七泉。合而爲一。是謂桑乾河。十三州志曰。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又十里至岱岳郵。

二十四日。四十里至倘希郵。又四十里至懷仁縣之東關。縣志云。因阿保機與晉王李克用而會東城。取懷想仁人之義。按晉王與阿保機約爲兄弟。期共鞠梁。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於梁。仁人之義。安在也。

二十五日。行三十里。渡渾河。河源出渾源州之歎土峪。匯爲大澤。名渾源川。西流至應州龍首山。折而北入桑乾。蹤蹤溝而東入於海。以渾源、乳泉、甑窯、峽、崞川、李峪、遠望峪、神谿、亂嶺、關、八水合而渾流。故曰渾河。至大同縣之補女村。又四十里至大同府。進西門。入府署。大同、秦爲雲中郡。水經注。趙侯於河西造大

城。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爲焉。遂見華鶴游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乃卽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曰大同者。以大同川名也。一統志。以大同爲雲中。而郡志以豐州雲西爲古雲中。豐州去大同西北五百里。白登山在城東七里。後人築臺於山上。謂之白登臺。漢書。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卽此地也。師古注。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按宋紹興十一年。依元符三年長安本禹迹圖立石。山在今府城之西。蓋徙府城在白登東南也。舊郡志云。白登在城東北一百四十里。通志圖有大白登、小白登、大白登在陽和天城衛間。漢書。武帝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是單于臺與白登臺。固自爲二。後人以孝武所登之臺。同於高帝被圍之白登。蓋因北登字音近而譌爾。紇真山亦名紇干山。在府城東北五十里。其山多夏積雪。故諺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平城在城東五里。本漢雁門郡平城縣。晉懷帝時。劉琨表以拓拔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愍帝進猗盧爲代王。道武帝立都雲中。改代曰魏。自雲中徙都平城。五代石敬瑭。以契丹援立爲晉帝。代唐。劃山前代北十六州爲賂。大同屬之遼。因建爲西京。金因之。遼史志。元魏之宮垣。古城之北面。雙闕尙在。則舊大同城也。城之西門有二土臺。蓋遼金宮闕門。近元魏宮垣故址。明代藩井郡王十一朱邸。皆在城內。今蕩析爲民居。僅存街南之外屏。出東郭三里許。御河西岸。有柳港寺。浮圖三級。東望平城。元魏永固陵。及明代府諸墓園。皆蕪沒於荒烟野草中矣。可勝與亡之感。寺稍北有橋曰興雲。元學士虞集有記。橋十九空。長五百八十步。橋下如渾水。自北注南。下流合桑乾河。遇稽雨。水益橫溢。頗有衝沒行人之患。惜無塘堰。爲瀦水之地。開溝洫。導之使溉田耳。距西郊三十里。曰雲岡。山勢發拔雄峙。倚山架木。爲樓三層。因石鑿佛像。高與樓齊。飛檐重欄。雕甍鏤棟。制度頗閎偉。樓外綴樹扶疎。翠嶽拱列。武州川水經流其下。水經注。魏土地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是而西北。蘇武城、昭君冢、拂雲堆、三受降城。在郡境。遠近不一。然皆隱隱若可見云。昔昏羊叔子遊峴山。盈酒言詠。嘗慨然歎息。頗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達賢勝士。登茲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子因慨蔡邕晃鉗徒朔方。居五原之安陽。洪皓使金。留滯雲中。載在後漢書及宋史。甚著。非湮滅無聞者。而雲中舊志不能舉其事。殊非緬仰前徽之義。予今睇茲名跡。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嗟乎。豈獨叔子峴山爲可感哉。

雲中紀程卷下

九月十九日己亥。從大同府署返轡。七十里宿懷仁。孟夏來雲中時。與匾郵均茵偶。今竟載其匾而歸也。不勝黯然。

二十日。八十里宿岱岳邨。

二十一日。八十里宿古雁門城。

二十二日。二十里入雁門關。山中積有堅冰。蓋重九後二日所雨雪也。又五十里宿羊頭城。

二十三日。四十里至崞縣。釋名。崞本漢鴈縣。屬雁門郡。一統志云。縣西南有崞山。漢以此名縣。大同志。古崞縣在渾源州城西十五里。崞川在渾源州東北。發源至應州西安鎮。折而北流。注桑乾河。則崞似又以川名也。地理志。樓煩縣屬雁門。應劭曰。故樓煩戎也。故城在代州崞縣東北。又四十里至原平驛。

二十四日。四十里至忻口。土地記云。州北五十里有忻口山。漢高帝出平城圍。還師於此。六軍忻然。故名。至今有忻口故城。又四十里宿忻州之南門。釋名。忻州本東漢新興郡。隋改忻州。取忻水名也。忻水、一名雲中水。與州南牧馬水合。入滹沱河。近北門有木坊。曰公孫杵臼驛。州境有程嬰、公孫杵臼墓。考之宋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於是敕河東。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忠智侯。廟食於絳。洪文敏邁辨之曰。春秋於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書晉

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且自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古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邱壇爲之辭，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其說核而可據，黃東發亦謂無其事，明京山李本宮據左氏傳、趙嬰通於朔妻莊姬，譖同括於晉侯，殺之，其時朔已久死，安得有遺腹孤，卽謂私嬰而娠，杵臼忠於朔，奈何以裹豬艾殺，亂朔之遺體，而史記云，然豈趙之子孫，諱莊姬淫，惡趙盾弒逆，遂藉口屠岸賈爲亂階，又詭爲杵臼功，以實之邪，漢武時，左傳未出，子長自言采世本國語，不及左氏，不爲嬰、杵臼特傳，而附見於趙世家，無亦不盡信世之意，其詞甚晦，頗可參考，今忻州復有二人墓，大抵皆後人之傅會也。

二十五日，五十里至陽曲之三和店，陽曲，秦狼孟地，漢置陽曲縣，以有陽曲川，故名，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又三十里宿黃土寨。

二十六日，四十里至新店，又二十里過太原府，循阜成、振武二門，太原，唐則天以後，名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尚書蔡氏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春秋曰，大鹵曰晉陽，晉太原之異名，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日知錄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然未敢信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禹貢既修太原，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又三十里宿太原縣之小店子，地理通釋云，帝王世紀，帝堯始封於唐，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在幷州之域，晉水在縣西南，山海經曰，縣龍之山，晉水出焉，嶽音　漢志，龍山在晉陽縣西北，晉水所出，元和志，縣甕山，一名龍山。

二十七日，五十里至徐溝縣之北門，縣本清源之徐溝鎮，金大定中，割平晉、清源、榆次三縣地，置爲縣，從舊鎮名也，又四十里宿祁縣之白圭鎮，祁本春秋晉大夫祁奚食邑，卽周禮幷州藪昭餘祁之地也，魯昭公二十八年，晉滅祁氏，分其地，以祁封大夫賈辛，漢武帝封李喜爲祁侯，乃徙築城於西北，元魏太和中，又徙築於西北，卽今縣治。

二十八日，五十里至盤陀鎮，又四十里宿沁州之南關驛，沁本春秋晉銅鞮地，州南有銅鞮城，晉大夫羊舌亦邑，西有關與城，趙奢大破秦軍，解關與之圍，卽此，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關與聚，括地志，關與聚城，今名烏嶽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行甚日，兩山夾路，亂石歷落，涉水數十處，騎足惟蹈石塊，谷碌有聲，質明登車，日暮宿旅館，十日已來，朝餐惟雞卵，或餔飥一二，至此始飯脫粟。

二十九日，四十里至武鄉之勳歡鋪，武鄉本漢涅縣地，武鄉水源出和順縣西南孫賢坡，南入榆社縣界，

漳河經縣東南，流入潞安，漳麻池在縣東北三十里，卽石勒與李陽相爭處，又四十里宿沁州之漳源鎮，土人謂之交口，仍行夾山中，石塊較少於昨日，然上坂下坡，頗竭馬力，涉水亦數十處。

三十日，四十五里至段柳，又四十五里宿潞安府襄垣縣之屬亭鎮，潞安者，黃帝封其支子於潞，至商爲黎侯國，書曰，西伯戡黎，作黎本是也，後爲赤狄潞子國，晉滅潞子嬰兒，復立黎國，秦置上黨郡，以其上極高，與天爲黨，故云，後周始置潞州，明嘉靖中，以青羊瓷平，陞州爲潞安府，襄垣、趙襄子所築，屬亭以晉屬祁宮得名，左傳魯昭公八年，叔弓如晉賀屬祁也，漢地理志，有上屬亭、下屬聚，師古曰，屬音斯，今山右人皆讀作褫，遂謬爲褫亭矣。

十月辛亥朔，渡漳河，六十里至屯留之余吾鎮，春秋魯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傳胡氏注，留吁乃赤狄之殘邑，卽屯留，漢置屯留縣，史記正義，屯留，潞州縣也，道卽太行羊腸阪道也，師古曰，屯，晉純，唐武德中，自故城移置宿壁，邨，曰純留，元和元年，避憲宗諱，仍名屯留，壺水出縣之盤秀山，經長子，北合濁漳，余吾鎮，以屯留爲晉余吾邑，而名之也，又三十里宿長子縣之鮑店，劉向別錄，辛甲諫於紂不用，去之，周文王躬親遇之，爲公，封長子，舊志云，其城堯長子丹朱所築，故名長，從上聲，劉丙爲長子令烏瑰碑曰，長子黃在春秋時，潞之長狄，鄧舒所據，由丙之說，當爲長狄之子，非堯丹朱之長子也，漢志注，師古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爲長幼之長非也，發鳩山在縣境，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炎帝少女遊於北海，溺而不返，化爲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晉載記，慕容永據上黨稱帝於長子。

初二日，五十里至偃頭鋪，又四十里宿澤州，高平縣之長平驛，有商湯廟，高平，本戰國趙長平地，漢置泫氏縣，北齊改高平，方輿勝覽云，四面皆山，而中有平地，故曰高平，丹水自縣界接流州境，入沁河，長平城，卽秦白起破趙，阬降卒四十萬衆地。

初三日，七十里至澤州之三家店，州本漢濩澤也，濩澤在陽城縣西，噍山下，濩水一泓，深闊僅丈餘，澄清不竭，廢縣名濩澤，州名澤，皆以此，通志云，莊子謂舜漁於雷澤，卽此，非也，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又四十里宿七嶺店。

初四日，山行六十里至河底，地名始登太行山，石磴磬盎，輿馬頗艱於登降，禹貢太行爲冀州山，山海經曰，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列子作大形山，云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十三州記曰，太行山，或曰孟門，蓋其險阻是也，戰國策曰，北塹太行之路，則上黨之兵不下，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崔伯陽威山賦曰，上正楯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爲名邱，安爲平岡，歸乎甚尊，其名太行，呂氏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文獻通考曰，上黨太行山，兩河之民，多保聚焉，朱子曰，太行自崑崙北支入中國，西南行，歷幷、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程子曰，太行山千里，片石諸山皆起峯，蓋太行形大而原遠，連亙數千里不絕，地界夷夏，省費東西疆境名迹，隨地異稱，皆其支脈云，其曰冀幷者，山西古冀州城，虞分衛水以北爲幷州也，王伯厚曰，太行在懷州河內縣西北，連亙河北諸州，始於懷而遂於幽，爲天下之脊，史記正義云，太行山，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呂氏春秋九

山之一也。盤紆如羊腸。淮南子注云。說苑。桀之居。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闕曰羊腸坂。是通典太原府陽曲縣有乾燭谷。即羊腸坂。後漢鄧訓傳。石磴雲委。若羊腸焉。隋煬帝登太行山。問崔頤曰。何處有羊腸坂。對曰。案漢書地理志。上黨潞州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十五里至山半。有文廟。顏曰泮宮。不百武。有碑。曰孔子過車之轍。案嘉靖間。陳給事中業。謫知澤州。有過車廟解。略曰。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絳水。至于大陸。大伾在今北直隸潛縣。大陸則甯晉境也。古之黃河。過洛汭。即東北流。而衛國在其東南。故自衛之晉。必過河而後至太行。過太行而後入晉境。孔子當時既臨河而返。是未濟河也。既未濟河。是未謂太行之下也。太行之巔。有過車之轍者。妄矣。又十五里宿星轺驛。俗謂之攔車鎮。仍在山巔也。攔車鎮。即古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入天井之喬關。其名攔車者。俗因過車之妄而傳會之也。

初五日。山行三十里。赫曦初吐。零霧來晞。遠近諸山。纍列。黃河隱顯如帶。掩映於烟嵐雲樹之表。襟懷爲之灑然。以路意陡峻。下輿徒行。十里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之長平鄉。懷慶商爲畿內地。周初爲三監及都鄙。衛地。繼爲河內。東帶沁河。西連沈水。南據虎牢。北倚太行。河內。漢之塞王。地理志。太行山在西北。衛元君爲秦所奪。自濮陽徙此。孟康曰。故邢國也。今邢亭是也。黃河自山西垣曲。經流郡境。濟源。孟溫。三縣入河。南府鞏縣界。又二十里則太行之麓。山環水繞。林木茂密。麥田菜圃。青翠可觀。不亞吾江鄉風景。是日宿辛店鎮。

初六日。四十五里至石澗。又四十五里宿武陟縣之木樂鎮。巡城外有額。曰穆陵關。武陟。本禹貢覃懷之地。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鄭漁仲曰。州地。今懷州武陟縣是也。漢地理志注。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

初七日。五十里渡黃河。而南則開封府滎澤縣所轄。禹貢。滎波既潴。周禮職方氏。豫州之川。滎洛。史記索隱。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水經注。濟水東經滎澤北。故滎水所都也。書仲丁遷于囂。詩。搏獸于囂。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秦建敖倉於成皋。敖。地名。呂氏曰。滎陽。成皋。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通典。鄭州滎澤縣。禹貢濟水決爲滎。即此。今濟水不復入滎。東流經溫水入河。縣治徙於河濱。廣武山。巔山。與河陰縣接壤。即楚漢相拒處。昔阮籍嘗登是山。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東坡先生曰。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李白詩。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洪容齋亦謂查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以爲譏漢祖。失之矣。又二十里宿。滎澤縣。

初八日。大風。行十餘里。入鄭州界。鄭水出州城東二十五里。北流中牟縣。入汴河。州東北一十五里有祭城。周公第七子祭伯所食采邑。又六十五里宿中牟縣之萬勝鎮。中牟。漢尋恭所宰之縣也。地理志。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有霍叔邑。師古曰。霍與管同。官渡城在境內。爲袁曹相持處。史記。鴻溝。索隱云。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爲二流。一南經陽武縣爲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張洎云。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蒗蕩渠。輿地記。汴河蓋古蒗蕩渠也。水經注。官渡水。又徑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世又謂中牟臺。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曹壘尚存焉。一統志。汴水源出開封府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入黃河。

初九日。以雨不能行。仍宿萬勝旅店。

初十日。二十里。道旁有大禹行宮。又二十里至高坡。又三十里宿。祥符縣之西關。是爲汴梁。漢地理志。浚儀。故大梁。睢水並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都西。行千三百六十里。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五代梁朱晃以汴州宣武節度建國。升爲東都。開封府。晉石敬瑭即位於太原。都雒陽。徙都汴。漢劉崇即位於太原。都汴。周郭威都汴。宋曰東京。開封府。至徽宗增建保和殿。延福宮及艮嶽。一時樓閣池館。窮極侈靡。欽宗立。適有金難。取禽鳥十餘萬投汴河。拆屋爲薪。鑿石爲礮。伐竹爲筍。殺鹿數千頭。啖衛士云。後山陳氏曰。開封無山川之阻。爲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蘇氏曰。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晉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程泰之曰。通鑒。其帝時。七國反。絳侯據滎陽。壁壘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饋道。吳糧絕。竟以此敗。按淮即今淮水也。泗即今謂南清河也。此時未有隋汴也。吳饋道自淮入泗。則轉海而至淮上。溯淮而上清河。故條侯既絕淮泗。則淮船不得北上。以道路言之。可見隋汴未有也。又曰。晉太和四年。桓溫自姑孰伐燕。引舟師自清水入河。據此。即晉時未有隋汴。故自清水入河。而胡致堂云。據後漢書。平帝時已有汴渠。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梁自河入淮。以達於冀。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又引史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拒。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亙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三公之言。皆鑿鑿可據。千載而下。吾將何說之。從宋史金人陷京師。要道君。淵聖。俱至青城。脅之北去。金史書。降宋二帝爲庶人。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廟。遂入見於乾元殿。千古之辱。孰甚於此。始予擬過大梁。必探尋夷門。吹臺。博浪城。諸古蹟。而竟未得一往。太史公謂夷門。城之東門。今開封志。稱夷山亦名夷門。在安遠門內。則今北門也。又稱魏公子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南。而本甯李公萬歷中官大梁時。訪求公子墓。已莫得其所。陳橋驛在府城北。宋太祖爲衆將士擁立處。予至旅館。問館人崇禎壬午逆賊決河衝汴城事。言至今六七十年間。城中人皆有掘地深至丈許始及屋極者。按信陵君皆爲魏王言。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灌大梁。大梁必亡。君沒而秦果引河灌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予嘗

使信陵君在秦即灌梁君必有以觀之不至東手待亡也。計秦滅魏之歲距壬午凡千八百六十七年。復遣此厄豈河伯之不仁邪。白奪山人云。流寇再圍開封。巡撫高名衡遣子入京師告急。大司馬商之首輔。云河南殘破久矣。救之無益。姑棄之。及河決名衡挾周王逃去。河南盡失。

十一日。行五里有禹王臺。又三十里至太平岡。過岡則陳留界。又二十里過陳留之南關。春秋昭公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余氏曰。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有平邱城。漢地理志。陳留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臣瓚曰。留屬陳。故稱陳留也。薛方山曰。縣南有空桑城。至今人指爲伊尹所生處。西門有漢蔡中郎祠。中屬蟠。陳留外黃人。阮籍、陳留尉氏人。又二十里宿。韓岡集。

十二日。三十五里至杞縣。漢地理志。雍邱。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外黃。舊城在縣東北。有舍人兒祠。高陽里在縣城西三十里。鄭食其爲里監門。即此。晉祖逖爲豫州刺史。即杞縣。將至縣城。道左有劉文正公理順祠。予再拜祠下。杞。公之故里也。公以三十年老孝廉。受烈皇知遇。親擢進士一甲第一人。遭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手書誓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公踐之。吾何不然。既掇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魏前賢。具衣冠北向拜闕死之。夫人萬氏、妾李氏、子聖錄、聖符。子婦以至婢僕。闔門十二人。（或云十八人。）從焉。嗚呼。可謂烈矣。祠堂上聯曰。痛帝后同殉社稷。雙縣日月。顯十二朝祖德宗功。況小臣敢惜夫婦。念聖賢獨重死生。一門節烈。完千百世孔仁孟義。惟斯人不魏科名。鄙人周斯盛杞公氏所題也。又六十里宿。歸德府睢州之鐵佛寺集。睢水在州北十里受汴。入泗。州東距黃河十八里。

十三日。三十五里至陽驛鋪。又二十里循甯陵縣之西北二門。北門隘橋上有木坊。曰近接葵邱。漢志注甯陵。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棘壁。即左傳大棘。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甯陵縣西南七十里。郡縣志。故鄢城在宋州甯陵縣南五十三里。漢之鄢縣。鄭伯克段於此。春秋成公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鄭人。于沙隨。沙隨、宋地。在縣北。晚宿東關旅店。

十四日。四十里至商邱之水池鋪。水經注。帝顓頊之墟。號曰商邱。或謂之帝邱。地理通釋。荀子云。相土徙商邱。故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又二十里過歸德府城之老南關。距府治三十里而遙。歸德、漢唐皆曰睢陽。地理志。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府城東有梁園。一名梁苑。梁孝王所築。唐張巡、許遠。守一城。扞天下。蔽遮江淮。即此地也。城內有雙忠廟。祀張許二公。宋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升應天府。真宗祥符元年。升南京。高宗即位於此。明初爲歸德州。嘉靖中。由州隍府。按金史。哀宗守緒。以蒙古兵逼出奔。狼狽至歸德。遣徒單四喜至汴京迎兩宮。正大九年正月壬寅夜。兩宮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馳還。癸卯入京。復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趣速不歸。車以城降。遷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三月壬辰。立以金主母后。王氏后、徒單氏。從恪、守純。暨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五百餘口。皆赴北。速不歸人汴。遣兵先入立家。取

其妻妾寶玉以出。立自外歸。大慟而已。踰歲。李伯淵、李琦、李賤奴、合謀。就馬上抱立。出匕首刺之。立墜馬死。六月。金主復發歸德。往奔蔡。值久雨。扈從宰執而下。徒行泥水中。掇青裘爲糧。數日。足腫盡腫。避雨雙溝寺。蒿艾滿目。儀衛蕭條。明年正月戊申。守緒遜位於元帥承麟。己酉。承麟遇害。函出禦敵。而宋將孟珙及蒙古塔察兒之兵已入。守緒以草自縊死於幽闕軒。承麟爲亂兵所殺。珙尋分守緒骸骨。及寶玉法物以歸。史臣論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又二十里宿。蔡家道口。

十五日。四十里至石留固鎮。又五十里宿。夏邑縣之會亭驛。此地三縣接壤。街西則商邱。街北夏邑。街南之東則永城。

十六日。六十三里至永城縣之南關。縣西有鄒侯城。相傳漢相國蕭文終何食邑。又二十七里宿。義勇集。亦名胡家莊。

十七日。十五里過界首鋪。入東南宿州界。鳳陽府所轄。又四十里至五鋪。又五十五里宿。宿州之南關。是夜雨風。

十八日。大風。以道濘。僅行五十里。宿大店驛。

十九日。四十里至馬莊鋪。一名仁橋。又三十里至蘄壁之固鎮驛。以橋爲水衝決。渡淺河。淺河來自河南永城。歷宿州及縣境。至五河縣西北入淮。又三十里宿。連城鋪。

二十日。三十里至鳳陽之王莊驛。又三十里宿。三鋪。

二十一日。至臨淮。以蔽匯郵。匯納稅錢。始得過關。嘗閱坡仙集。先生監黃州市征。有舉子投簡求免稅云。舟中無貨可稅。往荊南取先考靈柩耳。於時同官爲之絕倒。其事適與此相類。但有免征與否之別矣。是日宿。黃泥鋪。

二十二日。五十里至定遠之劉家鋪。又十五里至池河驛。宿旅店。風從隙入。雪逐牀飛。覺夜擁衾危坐不能成寢。

二十三日。至滁州之大柳驛。又二十里宿。朱龍橋。

二十四日。三十五里至滁州。時天初霽。山徑尚餘殘雪。日影斜透雲罅。出茂樹蓊蔚。蒼烟宿篤。景況殊佳。

翻蒼兮蔚兮。南山朝隮。及英英白雲。歸彼菅茅二詩。而歎摩詰詩中之意。豈遙及此。晚宿水口。

二十五日。過江家渡。宿六合之東關。

二十六日。於陳集橋午飯。始見故鄉風景。登車詠風子遠游篇。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之句。不數過至已邑之西郊。伯兄及張君抑高琅齋來迓。始相見。慕悵悵於匯郵之化鶴歸來。既而把余袂。喜形於色。因憶莊生有言。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余謂此爲越之流人言也。若游子已歸故鄉。則所見皆其所知。皆所嘗見。其喜又非越人之所見可擬矣。以予之蹇拙無似。爲茲遠遊。既歷山川名勝。而從輿馬困頓中。亦得稍知世故民生。將有

返樸還淳之漸。予其自是裹足不出。蓽門竹屋。不必有亭館泉石之勝。而佳日清陰。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優哉游哉。全天年以終身焉。而不復知其他已。

驂鸞錄

宋 吳郡范成大撰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船姑蘇館。

十四日。出盤門。大風雨不行。泊赤門灣。

十五日。發赤門。早櫂檢紅臺客入臘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忍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

十六日。發垂虹。[illegible]所教授聞人阜民伯卿、賀州文學周震震亨。皆來會。余去年北征。感腹疾於滑州。且死復生。今惟皮骨粗存。比懷桂林之章。再上疏丐外祠以老。弗獲命。乃襆被行。則從故人李嘉言聖俞。致一老成館客與僧聖俞。舉震亨。故今日遠來。震亨舉業外。尤精路豫子林開諸書。試評余五行。則曰。吾知之舊矣。數語可決。公欲遄歸以老。抑未也。今兩去三千里。安坐再期。末年冬中。復西南行萬里。亦爲乃歸。但此時某恐不及被公飲食教載之賜耳。其言詭異。姑錄記之。

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

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隆開宴。方祈雪。蔬食而旦張樂。

十九日。將遊北山石林。薛守顧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監與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已傾頹。西廊盡拆去。今畦菜矣。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疑盧鼠塢中。堂正面卞山之高峯。屏翳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壯。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怪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劃。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疊砢。又過西巖。小亭亦頹矣。葉公好石。盡力別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遺徙盆道傍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樟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瓊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弃之。榛莽叢薄間。遊子相與徘徊。嘆息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雖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假旌善寺。葉氏墳廟也。霅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於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壞磴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飲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壞積嵌巖。巧恠萬狀。缺罅清泉泓泓。蓋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霅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即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

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橫山。橫山雖小。乃截然溪上。蔽遮一川。若前無路者。相傳爲霅川風水向背之要。

二十一日。發橫山。宿德清縣。

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訪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臨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其兄參政之子穩甫者。居郭外。據一丘壑。蘆蔵蒼。過之。今其人亡。室亦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觀之。甚潔。而庫堂之窘。手可接也。公雅素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知他。今孔侯慕廟在焉。廟居蓋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倚山。而薪蒸貴。溪而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以往。風物已不逮疊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頃歲赴太學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此獨反北。故夏無涼風。聞自此過武康。纔二十五里。道間有梅花邨。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住。午發德清。宿安溪。

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苕溪館。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於餘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惙。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委之恩義不可。過餘杭五日。計無所出。昨夕遂曉不寐。往來方寸中。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且政使嫡母有兼侍而長子遠使。亦當就養他子。況乳保哉。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又同乳於徐者。遂決意留之。張氏分路時。心目刲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二十八日。陸行發餘杭。與吳之兄弟妹姪。及親戚遠送者別。皆曰。君今過嶺入萬土。何從數得安否問。此別是非常時比。或曰。君縱歸。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飛瘴藥否。其言悲。嗚泣且遮道。不肯令月輿遂行。

又新興老乳母作生死訣。一段淒愴。使文通復得夢筆。作後賦。亦不能狀也。晚宿富陽縣廣寺中。即客館也。

二十九日。晚復登舟。大雪不可行。

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金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行役。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晚宿嚴州桐廬縣。

癸巳歲正月一日。巳午間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縞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亦貪殊景。皆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以新安戶曹沿檄來識釣臺。題詩壁間。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蓋三過焉。復自和三篇。薄官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笑。師灘子。慚顏亦厚。乃併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

二日午。至嚴州。泊定州館。

三日泊嚴州。渡江上浮橋。遊報恩寺。中有蘭酒軒。取吾家文正公蘭酒桐廬郡之句以名。浮橋之禁甚嚴。歙浦杉排。畢集橋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余掾歙時。頗知其事。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爲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貲。比及嚴。則所征數百倍。嚴之官吏。方曰吾州無利孔。徵歙杉。不爲州矣。觀此言。則商旅之病。何時爲瘳。蓋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錢。至浙江乃貿兩千。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

四日五日。皆泊嚴州。

六日。發嚴州。宿大羊。

七日。至婺州蘭溪縣。泊澄江館。此縣產出名酒。漕司扼其坊。近年所釀。篋不及昔時。大抵甘滯不快。弊稱滅矣。

八日。泊蘭溪。

九日。大雨連日。小舟跧灣。病倦。又聞衢之龍游小路。泥深溪漲。渡江不如陸。乃改陸行。取婺州路。晚至婺州。泊金華驛。

十日。泊婺州。

十一日。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歷。出此寺。宿湯驅。一作嘛

十二日。早飯舍利寺。宿龍游縣龍丘驛。未至有長橋。工料嚴飭。他處所未見。前令陶定所作。自登陸來所至。山有殘雪。邨落無處無梅。客行匆匆。自無纖領略可嘆也。

十三日。至衢州。自婺至衢。皆磚街。無復泥塗之憂。異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來。共甃此路。

十四日。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同赴郡守敷文閣待制張燕仲燈宴。是日乃立春。曉簾夜蛾。同集尊前。眞良辰也。

十五日十六日。謁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留飯。與前館馭鄭升之公明偕。余與公明同召試。同除正字校

書郎。汪公時修國史館中。例序齒。公明長余十餘歲。復用故事遜公明。公明力辭云。各已出館。正當敍官。至邊巡欲遜去。汪公拱立無言。余從容請之。公徐曰。應辰舊與凌季文尚書。皆爲正字。季文年長上坐。比歲。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過湖。季文在焉。時爲顯謨閣學士同會郡中。僕亦用故事遜季文。季文不辭。公明遂就坐。記於此。以補麟臺後志。季文名景夏。

十七日。將發衢州。暫遊郡圃。登超鑒堂。前守施元之德初所作。甚得登眺之勝。但恨小偏。與木相直。若右徙數丈。垂對諸山乃佳。夜行宿招賢市。

十八日。過常山縣。宿蔣連市。

十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

二十日。宿沙谿。自入常山至此。所在多喬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復登舟。

二十四日。舟行。宿毛渡。

二十五日。過弋陽縣。宿漁浦。

二十六日。過貴溪縣。宿金沙渡。去縣數里。有桃花嶺。大壇石色如桃花。旁人數里有龜山。遠望一山特起。與他小山接。如龜然。特起者。其首也。大抵自上饒溪行南岸。綿延皆低石。山童無草木。色赤似紫。或一石長數里不休。或有如盤。如屏。如几。及臥牛蹲蟲之狀者。不可勝計。石上平淨。可以擬曝麥禾。

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吏士自信州分路。陸行者適方渡水。取撫州路。會余於南昌之宿港。

二十八日。至餘干縣。前都司趙彥端德莊新居在縣後山上。亦占勝。同過思賢寺清音堂。下臨琵琶洲。一水潛環。循縣郭中。一洲前尖長。後圓闊如琵琶。故以清音名。此堂從昔爲勝處。晁無咎嘗題其榜。前賢題詩滿梁壁。琵琶洲一名鼈洲。野人相傳。長沙嘗旱。占云。餘干新漲一洲如鼈。遠食茲土。潭人信之。至遣人來鬻洲。今有斷缺處。又云。歲潦洲不沒。大甚僅漫琵琶之項。後又謂浮洲。餘干之名見前漢書。縣有于越亭。

二十九日。宿鄱公溪。

閏月一日。宿鄱子口。鄱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爲瀆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大雪。泊舟龍王廟。

二日。雪甚。風橫。將於龍神午齋。發船鄱子。宿范家池。湖中稱某家池者。取魚處也。隨一家占爲名。道中極荒寒。時有沙磧蘆葦彌望。或報瀆舟不遠。夜遣從卒燕船傍葦叢。作勢以安衆。

三日。未至南昌二十里。泊。

四日。泛江至隆興府。泊南浦亭。

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基甚侈。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檀酤又借以賣酒。佩玉鳴鑾之罷久矣。其下江面極闊。雲濤浩然。西山相去既遠。遂不能一至。又登南昌樓。江月臺。郡圃偪仄無可觀。江西帥前右正言斐賈之。欲取王士元三江五湖之句。以廳事後堂爲襟帶堂。余爲書其榜。戲爲識曰。襟者。金也。不三年。府公其腰黃乎。

六日。遊東湖。謁孺子亭。又過其洞廟。轉至詠歸亭。東湖秀而野旁多幽居。松桂蒙鬱。又過許其君觀。觀鎮柱。在東廡一小枯池中。有柱出地上。高三尺許。其端如槎牙。如枯柟怪石狀。不知其深幾何。相傳以爲許君鎮怪孽於下。且以鎮此方云。潛使前司業劉焞文潛之治所園池亭宏麗大甚。帥府然二使者乃共一圖。

七日。將發南浦。終日雨。諸司來集。遂留行。夜分大雪作。燃炬照江中。舞蝶蹇空。亦奇賞也。

八日。泝清江。宿張家寨。

九日。宿市汊。緣岸居人。煙火相望。有樂郊氣象。

十日。宿上江。兩日來帶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終日不絕。林中竹籬瓦屋。不類鄙墟。疑皆得種橘之利。江陵千本。古比封君。此固不足怪也。

十一日。過豐城縣。小巘寶氣亭。聞宿縣去北尙四十里。劍池鄉張雷廟前有小池。云掘劍處也。又嘗徙治其南。名故縣。今三徙至此。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鐵塘。不如是。卽頹齧不可保。聚宿木湖灘。

十二日。風駛盡帆力。舟如飛。宿臨江軍。初議詣宜春。出陸至此。則江道漸淺。大艘不可進。遂泊。夜大風急雪。頃刻積盈尺。篷窗搖蕩震壓。終夕危坐。以須其定。

十三日。登富壽堂。城西有富壽岡。盤繞郡治。以此爲形勝。因以名堂。登清江臺。前眺江流。練練如橫一帶。開阜、玉笥、諸山。江外殘雪未盡。榮青綠白。遠目增明。

十四日。將登陸。家屬已行。獨冒微雨。遊蘅林及盤園。蘅林、故戶部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奮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廳事及蘅林堂。皆爲樾陰所迫。森然以寒。宅傍入圃中。步步可觀。構臺最有思致。叢植大梅中。爲小臺。四面有邐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中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致矣。企疎堂之側。海棠一徑。列植如榧。離位置甚佳。其他處所。自有圖本行於世。不暇悉紀。沒後。諸子復賞牆後園池。寥芳諸亭。亦不草草。大率無水。僅有一派入園。作小池。及湖泉之類。所謂虎文者。亦不能詳考出。蘅林對門又有荒園。甚廣。未及葺。中有古巖桂。大數圍。江鄉無雙者。伯恭欲爲堂。亦不果。雨終日廉纖。假鑑與。以板爲底。上起四柱。鑑缺其前。以垂足於空虛。有雨雪。則以借笠覆其上。兩夫荷之。盤園者。前湖南倅任詔子嚴所居。去蘅林里許。其始酒家之後。有古梅。盤結如蓋。可覆一畝。枝四垂。以木架之。如坐大酴醾下。子嚴以爲天下尤物。買得之。時蘅林尙無恙。亦極歎賞。勸子嚴作凌雪閣以瞰之。迄今方能鳩工。梅後坡壘畇畇。子嚴悉遣築焉。地廣過蘅林。種植大盛。桂徑梅坡。極其繁麻。但亦乏水。當窪下處作池。積雨水而已。周旋兩園。遂以抵莫。炬炳追及前。頓宿倒塔鋪。始余得吳中石湖。遂習隱焉。未能經營如意也。輪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達子上過之。題其壁曰。登臨之勝。甲於東南。余愧駭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子充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蘅林盤園。尙乏此天趣。非甲而何。子上從旁贊之。余非敢以石湖夸。憶子充之言。併記於此。噫。使予有伯恭之力。子嚴之才。又得閒數年。則石湖眞當不在蘅林盤園下耶。

十五日。過棲桐山。遊玉盧。觀擷仙茅作湯。舊記。晉有王長史居此地。許旌陽既仙。過其家。飛白茅數葉與之曰。此茅備五味。服之度五世。乃以其居爲觀。入窟史洞隱去。以餘茅植山後。道士間採得之。榛芳辛。以煮湯飲。尤郁烈。徙植他所。無復香味。與凡茅等。余親驗之。疑自是一種香草也。觀中有飛茅殿、仙茅碑。南唐中書舍人江文蔚嘗爲修觀碑。大中祥符中再修。以純綠塗飾。至今色可摘也。魏國張忠獻公嘗宿此。夢與君談養生。有石刻志之。宿萬安驛。

十六日。宿新喻縣。

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

十八日。至袁州。桂林帥前大理寺丞李浩德遠先。在此相候。欲講交承禮。爲留三日。泊報恩光孝寺。

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今日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忠廟。棟宇之盛。與祠山張王廟相埒。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神龍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遷居於此。江湖諸郡。皆春秋來祭。奉之甚嚴。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册尙存。文稱寶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邸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爲甚確也。二王靈蹟。有感化錄一篇。著之甚詳。此略之。桂林迓吏。自言梧州亦有此廟。問何以然。則曰。前帥中書舍人張安國赴鎭。適湖南賊李金方作亂。廣西岌岌。張過遠禱於二王。如西廣不破。兵當於桂林爲神立行廟云。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舊松之磴。甚危。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建寺之處。仰山師者。事具傳燈錄中。號小釋迦。始入山求地。一獵前引。今有獵經橋。至谷中。卽二龍所居。化爲白衣。遂其地焉。大仰之名。遂聞天下。二龍故蹟。有大池。上有潭。潭亭。別有一泓。名叔季泉。酌以瀹茗。自小釋迦塔後。力竹滿山。取以爲杖。爲世所珍。登寺樓以望四山。各有佳峯。每峯如一蓮華之葉。如是數十峯。周遭遠寺。山中目其形勝。爲蓮華盆。晚出山。復入袁州。

二十四日。發袁州。宿宜風市。

二十五日。宿七里鋪。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上淖泥之漿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亂眞塊石。皆剡面堅滑。輿夫行泥中。則漿深沒。行石上。則不可著腳。跬步艱棘。不勝其勞。

二十六日。宿萍鄉縣。泊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咽痛。徑程以求醫。

二十九日。發萍鄉。宿婁田驛。

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數日行江西道中。林薄蹙塞。蹊徑欹側。比登一小嶺。忽出山豁。然彌望平蕪。蒼然別是一出陸。蓋已是湖南界矣。縣前淥水橋下小江。本名漉水。比年新作橋。改今名。江色黛綠可愛。流而川於瀟湘。驛屋最雄勝。冠江湖間。縣出方響鐵工。家比屋。琅然。其法以歲久鑄鐵爲勝。常以善價買之。甚破碎者亦入用。

二月一日。宿山陽驛。夾道皆松木甚茂。大抵入湖湘。松身皆直如杉。江西則柏亦皆直。葉如瓔珞。二物與吳中迥不同。吳中松多虬幹。柏則怪鶻。

二日。宿儲洲市。又當捨興泝江。此地既爲舟車更易之衝。客旅之所盤泊。故交易甚夥。敵壯縣。

三日。始汎湘江。自此至六日。早莫行僅則少休。不復問地名。湘江岸小山坡陀。其來無窮。亦不間斷。又皆土山。略無峯巒秀麗之意。但荒涼相屬耳。

七日。宿衡山縣。西望嶽山。若隱若現。湘中山既皆圓阜。迤邐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

八日。入南嶽。半道憩食。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嶽市。宿衡嶽寺。嶽市者。環皆市區。江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汗穢喧雜。蓋賊亡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結約於此。官嘗巡檢司焉。

九日。上謁南嶽廟。四阿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監廟與禮直官。日上香火。後殿乃與后妃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淸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燒後廊。壁本不圮。官不時覆護。漸爲風雨所壞。帥司亟遣衆工模搨。新廟成。用模本更畫。雖不復武氏筆法。然位置意象。十存七八。自宴樂優戲。琴弈圖書。弋釣級織。下至搗練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良工逞思苦心。有如此者。朶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簪衣之事。尤爲精妍。廟吏常鎖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入。前廊及中門。所畫文武官班。旌旗戈甲之屬。則常筆也。衡嶽寺在門西。集賢峯下。有善果尊者。鐵錫存焉。孟氏有蜀。特來施此寺藏經。其篋裝。則蜀人戶部侍郎歐陽彬所施。織文妙絕。勝業寺在廟前。登御書閣以望嶽。晚晴。衆山雲盡。石廩、紫蓋、狗瘦、諸峯畢見。惟祝融在雲氣中。嶽廟正直紫蓋峯下一小山。曰赤帝峯。南臺寺在瑞應峯上。登山之最近者。勝業寺有隋柏。盤踞於地。幾一畝。甚怪奇。柳子厚般舟和尙碑。子厚自書。亦有楷法。余病寒。不能風雨中登山。遂還。

十日。行舟數里。卽再見南嶽峯。嶘敦可尊。而仰帶江別有小山一重。山民幽居點綴。上桃李花方發。望之如臨皐道中。盧仝詩。湘江兩岸花木深。至此方有句中意。

十一日。早莫行湘中。

十二日。至衡州。

十三日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治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睢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隴將盡。忽山右一峯。起如大礐。淩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水自桂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嘉王號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冀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綠山。謂之西溪。有羅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立。

十五日。捨舟從陸。登回鴈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尙有鴈聲。又云。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小憩花藥寺。又行二十里宿。

十六日十七日。行衡永間。路中皆小丘阜。道徑粗惡。非堅撥。卽亂石。切處又泥淖。雖好晴旬餘。猶未乾。跬

步防躓。吏卒呻吟相聞。大抵湘中率不治道。又逆旅蕭家。皆不設圊溷。行客苦之。自吳至桂三千里。除水行外。餘舟車所通。皆夷坦無大山。惟此有黃熊嶺。極高峻。回復半日方度。與括之馮公歙之五嶺相若。宿大營。

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始有夷途。役夫至相賀。新出一種板。壁壘數重。每重青白異色。因加人工。爲山水雲氣之屏。市賈甚多。

十九日。發祁陽。里渡浯溪。浯溪者。迤山石磵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上有浯溪橋。臨江石崖數壁。縱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碑傍巖石。皆唐以來名士題名。無間隙。外有小丘曰唳臺。小亭曰磨亭。與溪而三。是爲三吾。皆元子之撰也。別有一臺。祠次山與顏魯公。橋上附舍。卽漫郎宅。黃魯直書其榜曰浯溪禪寺。又書法堂字。皆崎側不用工。又有陶定書中宮寺榜。寺既不葺。諸榜皆委棄壁下。竊計次山卜隱時。偶見江濱有此叢石。流泉帶之。遂定居。景物不出數畝。湘流至崖下。尤沈碧。助成勝致焉。打碑賈者。一民家。自言爲次山後。擅其利。過浯溪。皆荒山。岡阪複重。宿東青驛。始余讀中興頌。又聞諸搢紳先生之論。以爲元子之文有春秋法。謂如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書法甚嚴。又如古者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則不及盛德。又如二聖重歎之語。皆微詞見意。夫元子之文。固不爲無微意矣。而後來各人。貪作議論。復從旁發明。是路之魯直詩。至謂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又云。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臣忠藏至骨。後來但賞瓊琚詞。魯直既倡此論。繼作者。靡然從之。不復問歌頌中興。但以詆罵肅宗爲談柄。至張安國極矣。曰。樓前下馬作奇祟。中興之功不當罪。豈有臣子方頌中興。而傍人遽暴其君之罪。於體安乎。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別無他意。非若風雅之有變也。商周魯三詩。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筆削之法。寓之聲詩婉詞。含譏蓋之而章。使眞有意邪。固已非是。諸公譏其傍又如此。則中興之有。乃一罪案。何頌之有。觀魯直二三策。與痛至骨之語。則誠謂元子有譏焉。余以爲是非善惡。自有史册。歌頌之體。不當含譏。譬如上稱父母之前。奉觴善頌而已。若父母有闕遺。非奉觴時可及。磨崖頌大業。豈非奉觴時邪。元子既不能無譏。而諸人又從傍詆訶之。不恕。何異執兵以詬人之父母。於其子孫爲壽之時者乎。烏得爲事體之正。余不佞。題五十六字於溪上。如欲正君臣父子之大綱。與夫頌詩形容之本旨。亦不暇爲元子及諸詞人地也。詩既出。零陵人大以爲妄。謂余不合點破渠鄉曲古蹟。有閩人施一靈者。通判州事。助之譟。獨教授王阮南卿是余言。則併指南卿以爲黨云。

二十日。行華山間。時有青石如雕鏤者。蔽臥道傍。蓋入零陵界焉。晚宿永州。泊光華館。郡治在山坡上。山骨多奇石。登新堂及萬石亭。皆柳子厚之舊。新堂之後。翠石滿地。或臥或立。沼水淩碧。荷亂生石間。萬石堂在高陂。乃無一石。恐非其故處。然前望衆山。回合如海。登覽甚富。子城脚有若石崖。園一小亭。又有瀟湘樓。下臨瀟水。不葺。

二十二日。渡瀟水。卽至愚溪。亦一澗泉。寫出江中官路。循溪而上。碧流淙淙。石瀨淺澀。不可杭。春漲時或

可。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者必是汎一葉舟耳。溪上悉亭。以嗣子厚。路傍有鈷鉧潭。鈷鉧、炭斗也。潭狀似之。其地如大小石渠石澗之類。詢之。皆蘇沒筀竹中。無能的知其處者。

二十三日。行山間。宿深溪。桂之門接牙隊。例至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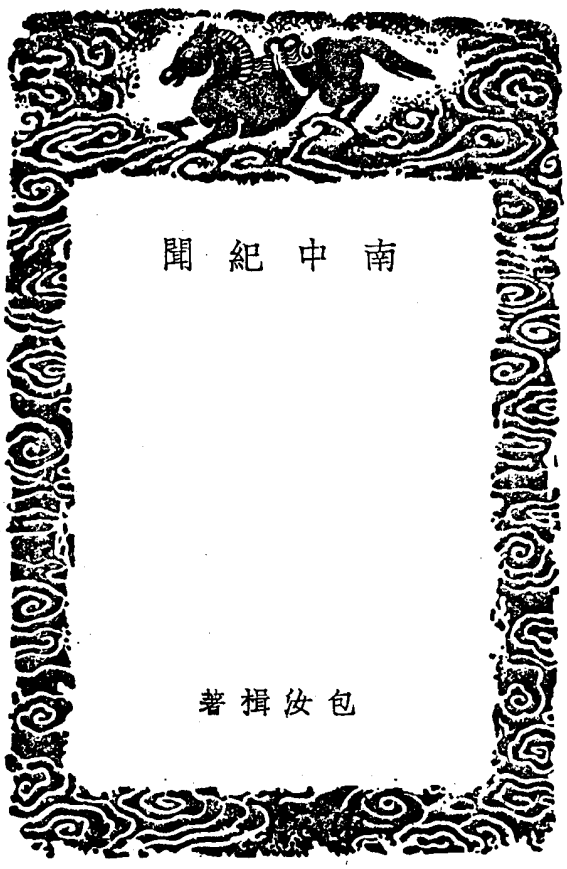
二十四日。宿全州。泊至湘館。

二十五日。入湘山寺。有無量壽佛塔。塔中祖僧之像。號稱眞身。有所著書十餘卷。土人奉之惟謹。亦多靈驗之說。出山。遵湘水崖壁。行石磴上。清流如箭。境清而麗。佳處名盤石山。有泉自洞罅中噴出。常道名玉髓泉。

二十六日。入桂林界。有大華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子梁頭駝。以爲何爲至此也。然自湖南盡處。赤土小山。綿延無已。至湘山。雖佳。然邨落蹊隧。猶嫌狹少夷坦。甫入桂林界。平野豁開。兩傍各數里。石峯森峭。羅列左右。如排衙引而南。同行皆動心駭目。相與指示夸歎。又謂來遊之晚。夾道高楓古柳。道塗大逵。如安肅故驛。及燕山外城。都會所有。自不凡也。泊大通驛。道上時見鮮血之點。凝漬可惡。意謂刲羊豕者。昇過所適。然亦椎何其多也。忽悟此必食檳榔者所唾。徐究之果然。

二十七日。昧經略安撫使印。自此趨府。二十七里至安興縣。十七里入嚴關。兩山之間。僅容車馬。所以限嶺南北。相傳過關即少雪有瘴。二十三里過秦城。秦築五嶺之戍。疑此地是。

二十八日。至滑石鋪。嶺中有龍思泉。又曰碧玉泉。小亭對之。張安國題詩曰。煩君淨洗南來眼。從此山川勝北州。即知桂林巖壑。必稱所聞矣。二十二里至靈州縣。秦史祿所鑿。穿渠在焉。縣以此名。六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外之別圃也。未至八桂二三里間。有小坡橫道。高丈餘。上有石碑曰桂嶺。其實非也。桂嶺聞在賀州。名始安嶺。彼州又有桂嶺縣。今桂林所治。乃零陵地。舊屬荊州。比自中原來南者。久不行賀州嶺路。但取道於此。故事帥守監司過嶺。即有任子恩。纔越此坡。小即沾賞。前帥呂源者立碑坡下。數年盡朘賞典。而碑猶存。泊八桂堂十日。三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按桂林自唐以來。山川以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然在潮乃熟聞之。故詩有參天帶水翠羽黃甘之語。末句乃曰。遠勝登仙去。飛騫不暇聯。蓋歆豔之如此。故余行紀以臨賀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



南中紀聞

明　禾水包汝楫公刻著

余令綏五年。強半常辰、寶武間。數數去返。不則內境深箐奧麓。停車問俗而已。以故地方土風物志。若黔、滇習俗所繇。目吸耳貯。每詫歎而異之。積久忘失且罄矣。癸酉正月游海上。遇崇明僧悅心。談滇、粵事頗晰。尋省舊日覩聞。恍若有會。因搜臆而臚其大凡。無裨於術業。聊仿昔賢方言遺意。供丹鉛點綴之餘焉爾。是歲二月朔。公刻子書於虎林禪寺。

倭奴製刀。必經數十鍛。故銛銳無比。其國中人煉一刀自佩。起臥不離。即黔、蜀諸土夷亦然。土夷試刀。嘗於路旁。伺水牛經過。一揮。牛首輒落。其牛尚行十步許纔仆。蓋鋒利之極。牛已斃。猝未覺也。其人走死如鶩。亦略與倭同。

倭國無敲朴撲刑。有犯即殺僇。其死囚亦不用械繫。第以茅索縛至一所。令犯者長跪。數僧人為導引。若慨悔然。旋即刑之。已刑。諸倭競來試刀。頃刻骨肉糜爛。慘酷莫甚。

南詔雲龍山。有共命鳥。又一山。高踰千仞。名無盡山。山上殿。相傳自空中移置。為天帝取天女處。

獠獞報讎相擊。必噉其肉。臥皮上。傳云。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蓋有自也。

吳人自稱曰儂。晉人曰咱。苗人曰歹。

麻逸凍國在海島中。俗尚節義。婦喪夫。輒剪髮撲面。絕食七日。臥屍傍。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之飲食。終身不更嫁。印度國亦然。夫死不再適。妻死不再娶。皆風俗足稱者。

錫蘭國有一大山。倚雲高聳。山頂有巨人腳跡。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氏足跡。

佛氏一莖丈六泊丈室諸天等語。余初未始深信。近聞鄰人蕚少泉云。南海盤陀石。形模不甚寬。及登陟甚衆。人不挨擠。此石亦不覺其隘。又武當山聖帝金殿。方廣不踰二丈。雖容數千人。亦復不窄。要知此目前道場。明明證據。可破凡夫隅見。開拓道眼。若更信受不及。是真顛倒。是真邪魔。是真謗佛。

羅鬼服飾。其椎髻向腦。紮以青帕。下穿大褲。上衣齊腰。外罩氈衫。衫掛背羊皮一方。雖土司宣慰冠服見中國上司。其袍服後亦掛羊皮。出則仍卸冠服。椎髻短衣如常。又聞羅鬼諸山。其絕頂各突出向前。如椎髻狀。要見服制各各不同。亦風土限之。

羅鬼國禾米佳過中國。彼地人又以燕麥為正糧。間用禾谷。燕麥狀如麥。外皆糠膜。內有芥子一粒。色黃可食。羣苗以此為麵。每人製一羊皮夾袋。裝盛數升。途中遇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麵。燕麥在羅鬼偏地有之。利賴甚多。語云。兔絲燕麥。徒有其名。當未聚羅施舊誌耳。

羅鬼人擄中國男女。仍以中國男女配親。並不給配本地人。云恐亂其種。

黔省久困後。食糧已盡。掘鼠羅雀。并猫犬亦盡其類。固解三年。城中尚未見猫犬。官衙民舍。鼠子絕無一枚。按察司中。僅有二鼠。見者輒愛而飼之。不行掩捕。戊辰夏。辰沅兵憲迴溪王公為余言。王自黔臬轉陞。

安酋國中甚富。有水銀坑二處。歲獲銀億萬。彼中田土。號黔省上腴。安邦彥未叛之前。其洞外田土。每與漢民互易。迭相輸租。及用兵後。省城外洞田。俱為黔省人占種。如安酋不滅。此又日後兵端也。

貴州羅鬼苗。造馬鞍精巧堅固。騎坐人馬俱適。彼國大頭目一鞍。值價百餘金。最下亦十餘金。更無賤惡不堪者。其鞍樑不用鐵。亦以木為之。狀類靴頭。雖暮夜行高臂叢草中。露不沾濕。

歲丁戊之交。余往返中州。每日早晚。必向平野中。伺日出沒狀。清晨見赤光方動。離地少頃。便高二三丈。迨晚則徐徐縮地。與中天時無異。可見中國去東極甚近。去西極則甚遠。禹服九州。止占大間東南一隅。即成周稱洛陽天地之中。亦就禹服道里計之。實非天地全體之中。輝家有四天下之說。當非悠謬。

湖廣武昌府通山縣三都地方。崇禎元年四月間。洪水冲出古銅鐘一口。款係周朝製。器上有圓花鐏三字。重十八斤。聲極清遠。初解本府。不收。後解貯藩司。

辰州府城南。有伏波將軍廟。在山麓。登廟則郡治民廬官廨。歷歷在目。下瞰江水。浩然南逝。目境甚豁。廟有山谷老人題字。畫奇宕可愛。是其遺跡也。

辰沅江流迤北。自白漳來者。極清。其南自洪江一帶來者。水色黃濁。登山俯瞰。清濁中分若截。雖檣櫓競馳。毫無夾雜。大奇大奇。

天啓六年。建魏忠賢生祠於張掖門內。上親賜額。各省直廉然效尤。競為奢麗。而我浙尤甚。浙祠宮庭之僭侈。不必言。至為忠賢像。婉轉便捷。一切如生。人間開盛筵。邀忠賢像。張樂高會。陳饌進觴。恣如獻酬

禮。腹中置鵝肚腸。上酒。輒流入鵝腸中。度將滿。揖像出庭小遊。去鵝口塞。酒輒注放一碰罇內。隨命撤餚。并酒賜隨侍者。諂媚之工至此。時余在沅陵。聞之南都來者云。此浙撫爲之。撫潘汝禎也。

豸舌如鋸。着處無不立斃。故曰豸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言其銛也。

楚魏間。濱河處淤田。往往瀰望無際。其開墾成畦者。動輒千畝。眞天地間未闢之利也。但彼中治田。不若三吳之勤。歲不過一稔。以此收穫。亦不甚奢。然楚中谷米之利。散給海內幾徧矣。原大則饒。其然其然。

廣輿記載綏寧出夢花。云佩之。令人夢不忘。余至綏徧詢耆舊士民。並不知有此花。及查該邑舊志。原不見入物產中。志載之訛若此。居官者慎勿按圖索駿。向方州覓杜若哉。

江豚大者重七八百斤。不可食。熬油燃點。極亮。隱水燃。豚油燈。水底畢照。　一云。歡飲則明。工作則暗。故名懶新婦。

洞庭湖中有白鰒。稻類江豚而大過之。重者每一二千斤。白鰒有雌雄。肚下牝牡狀。皓類男婦。雌者有乳二隻。因疑水俗皆濕生。或卵生也。既有乳。則係胎生。然則海馬、海狗、及江豚之屬。亦必胎生矣。或水族四生皆有。所不可曉。蠡魚上下排洲間。頗有此魚。

淇、衛武公故址也。余丁卯入覲。道經其地。城不甚廣。第殷闐稠密。當時夫子廉哉之歎。豈至今猶存其遺耶。郭外淇水環旋。澄碧可愛。然僅涓涓線流。無渟泓蕩漾處。或是時寒冱。水涸乃爾。周望四野。盡平畦。求所謂猗猗竹。絕不得見。想武公時風景。必不若此。感物懷人。可勝仰止。

松鼠能以尾飛。其騰越樹杪。雖相隔一二丈許。但陡竪其尾。蓦然飛越。勢在尾也。庶轉尾而有摩天之勢。

松鼠揚尾而有騰空之能。

粵西蟹腊。京師蘋乾。俱以鮮美味屈。折市賈。令名品削色。皆遺類也。如閩中側生乾製。發販遍給海內。雖失本來。還成佳味。

霍靖州。黔人也。嘗爲余言。曾與同鄉張進士、胡孝廉昆仲五人。往武當山進香。聞有不二禪師在山。能知未來事。隨即叅訪。不二坐禪入定。不敢驚覺。各默侍其傍。少頃。師舒眼見諸公。動問訖。坐語良久。各求指示。師契霍公手云。汝慢行。我先送四位。及至門。但見師兩目淚流。呼可憐可憐而別。然後轉送霍公。各亦不解其故。越兩年。安酋倡亂。黔省屠戮幾盡。張胡四人俱在難。霍時令我浙臨安。獨得免。不二師之前知如此。彼時山中咸謂不二年一百二十歲。丙寅八月。余在武陵。過德山禪寺。有老衲自言不二門下。亦年百餘歲矣。詢不二已於乙丑歲湮槃。

襄江道中。沿隄上下。廬舍不知幾千頃。土色青黃相錯。地形亦不窪。此吾鄉腴田也。不識何故。棄不樹藝。竟作樵漁湯沐邑。海內曠土。總不如湖廣之多。湖廣眞廣哉。

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掇刀石。有關帝廟一所。殿上神座右偏。帝所用大刀。插石竅上。搖之亦動。提之則不能拔。廟僧云。重一百八十斤。刀桿圍可七八寸。刀脊甚厚。長約一丈四五尺許。色澤蒼紺。體式精緻雄壯。聞天啓元年。黔中總戎張某過此。意欲取閱。辦牲儀拜祭。隨命健兒數十輩。百計取之。不能起。碑

文稱帝過襄樊間。掇刀於石。後土人因山爲祠。塑像供奉。夫帝忠義大節。卓絕千古。不以勇力特聞。即以勇。亦豈有能出帝右者哉。

荆襄綰轂滇黔。襟帶楚魏。天地間大都會也。方劉表彌留之際。昭烈存恤其孤。撫有其地。進窺巴蜀。東向以爭中原。豈不力半功倍。坐爲東吳弋取。乃借而據之。卒以覆滅。不其拋乎。總之。昭烈小慈小諒。而無大略者也。

象有兩門牙。向外垂地。不以嚙物。以其出自口中。輒以爲牙。實非牙也。如鹿角然。雄鹿有角。雌者無有。象亦如之。母象無門牙。

象形至蠢。而性最靈。命之打鼓。以鼻扣地作鼓聲。逼肯。命之作虎嘯。吹喇叭。亦彷彿似之。命之跪。輒屈其後膝。命之舞鎗。則以鼻撩鎗盤旋數週。不但通人言。尤善曉人意。此釋氏所以龍象並稱歟。

緬鈴薄。極無可比似。大如小黃豆。內藏鳥液少少許。外裹薄銅七十二層。疑屬鬼工神造。以置案頭。不住旋運。握之。令人渾身木麻。收藏稍不謹細。輒破。有毫髮破壞。更不可修葺。便無用矣。鳥液出深山坳中。異鳥翔集。所遺精液也。瑩潤若珠。最不易得。

茶油樹葉。四季常青。每於八九月間開花。色白而香。晝舒夜歛。結實凡十餘月。直至次年六月。方採掇製油。足備週歲之氣。以故色味清和不滯。此食品中最宜脾胃者也。綏靖間多有之。

湖北民俗。喜建庵院。田產兩爭不決者。輒捨作庵中香火。流寓僧道。俱有妻室子女。耕種納稅。與居民不異。

湖北氣候甚信。每年三月初便舒融。可去綿服。此後更不復冷。無所謂麥秋天者。至十月方穿夾衣。長至以後。亦止須薄綿一重。遂可禦寒。不必重裹襲裘。如我鄉冬月也。滇中更煖。過冬不用綿絮。

戊辰冬。雨雪四五日。綏寧居民。皆謂本年天冷異常。時小江中魚凍死浮水面甚多。民間附江者爭取。動輒數十斤。余從三都署沿江。過太平里。所目覩者。魚生長於水。寒暑皆藉護持。何至凍死。余謂小江水淺。且江底皆石子鋪積。無水草可以潛伏。以故不能耐猖獗之氣。然彼土人咸異之。

猺人雖有男女居室。然移徙不常。如鳥獸然。遇大山人跡罕到處。有可耕種者。遂結茅栖止。樹藝黍粟。伐大樹爲獨木盤、盞、饋、盒之類。甚巧。攜出市易米菜。能捕虎豹犀兕。善識草藥。取以療人疾。輒効。又解爲厭魅詛咒之術。嘗人年庚。埋盆土窖中。用法詛咒。其人輒夢見物驅擊。往往驚怪嘔吐鮮血而死。謂之埋魂厭咒。猺人雖少。而羣苗避之不敢忤。畏其術也。

湖北郡邑。大都漸染苗習。民間同姓婚姻者。已不勝混亂。其弟配嫂。兄收弟媳。亦視爲常事。至於姦情犯倫。如翁亂媳。姪干姑。甚有祖姦孫女。如此之類。不時見告。若盡以法繩之。眞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也。

寶武、辰靖間。苗類雖多。而不能爲亂。其族分也。苗性無恆族。分則彼此相軋。一有讐恨。沒世不解。日耽耽寬隙爽之。自相殘噬。害不中漢民縱間。有搶掠漁小利。輒聚匿鳥散。有司但稍以法繩糜之。無他虞也。

頃監蜀之變。正爲先年設立土司故。土司初藉朝廷名號。猖東其衆。迨後法令已行。苗衆遵服。迨借衆勢脅制朝廷。如瀾日奢安兩酋。其殷鑒已消弭久長之策。無如解散其類。欲散其類。無如革去土司。第方今負固日久。衆志方合。土官不可革也。我革之。彼且彌戴之。其在征勦溝平後乎。噫。安得王文成、韓苑洛、其人者。與深言苗事哉。

楚地產白蠟。而湖北尤多。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蟲蟲盜女貞樹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捲抱樹枝。瑩白成片。九月間採取。煎熬作餅。各處洞蒼蟲蟲。縣民但取蠟。不解蒼蟲。每二三月。進洞收買蟲。凡一斗。常價用銀一兩四五錢。貴至二兩外。賤極亦一兩。蒼蟲亦在四月中。布種女貞樹。但蟲必俟一年方收。蠟則半歲可得。故漢民多不收蟲。蟲與蠟。俱蠟蟲所生。共在一殼內。大如荳。上面亦色者爲蟲。其下稍白者爲蠟。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蠟一樹可放二十餘顆。樹放蠟者。雖有蟲輒死。不得生子。

湖北民家得猴。撫養馴熟。用以防夜。遇晚。鎖置戶外。如有警。輒叫賊報人。秋間蠟樹遍山。每有竊摘者。亦放猴於樹。賊來。登高而呼。人咸知覺。往往捕獲。

綏地慣賊。有藏形術。使人對面不見。又能用符水療治夾打。雖重刑困斃。飲之痛立解。仆立起。管獲一劫賊章士彥。係監陽人。審時。用新夾棍夾之。踰時。籠敲至一二百。已寸步難勁。扛抬入監後。隨乞井水一碗。口中不知誦念何語。飲水少頃。足遂能伸縮。半晌輒便站起。迨監成巢之。自言有符咒。立能止疼避躲。監犯棒杖未愈者。爭相求治。余命監役加鐐杻。晚則鎖之於柙。復有竊賊劉傳定。善幻術。能障眼匿形。遇追捕急。每用術變去。嘗戲用瓦沉池塘中。良久取瓦。輒得魚數尾。云。瓦得咒力。旋化爲鯉。魚自就捕也。傳定係綏邑三都里民。同黨甚多。余嘗經過其里。家亦不貧。恃其術。屢犯不懼。丁卯歲。嚴比捕役。百計獲之。詳配大龍驛。村間始安。

臨口巡簡司。廨。諸葛武侯屯兵處也。周圍土城可二三里。左山右江。前有觀星臺遺址。形勝頗佳。武侯南征時。曾駐節於此。古人行必列營。止必築壘。以故猝然臨之不能動。所謂節制之兵。立於不敗者也。地方靈秀。宜留之本地方。宦遊偶遇名勝處。止宜探尋賞鑒。題詠標識。不無沒山川之秀而已。若採鑿彙載以歸。取天地間名山大壑之奇。供一家池沼耳目之玩。便山靈削色。游人減致。殊非韻事。

歲戊辰。兩過桃源仙境。其山不甚高廣。憑覽一望而盡。絕無陰崖奧谷。巉岩潭沉。不知何故。現此靈異。地方民居。皆敦樸純龐。循循守禮。綽有古風。大非湖北諸郡邑囂悍風習。豈亦仙靈所蓋被耶。

通道縣共六里。止二里係漢民。被服與中國同。四里係苗民。不冠不履。男婦俱左衽佩刀。男子頭插雉尾。身穿短襖。胸背兩臂俱花繡。婦女頭髻偏挽右傍。頂上插一銀牌爲飾。上衣齊腰。亦俱花繡。男婦下截止穿長褲一條。冬夏跣足。男子娶婦。過七日。即送回母家。遇耕穫時。暫喚回幫助。平時止在母處。男子年長未娶。號羅漢。女子年長未嫁。號老陪。其羅漢已娶妻。遇婦人有姿色者。仍托名羅漢。復行取討。老陪已嫁夫。遇得意男子。亦自托老陪。又復嫁配。夫婦不恆。自成夷俗。婦人非有孕欲產。不至原夫家。其

夫各亦不戀本妻。此苗錯處中土。編在版籍。其習俗如是。

東林寺遠公墓道。木植俱從一小池中浮出。號出木池。遺址尚在。

大小西俱在辰州府沅陵縣境。今俱榛蕪荒垢。洞門不可復跡矣。聞之彼中搢紳云。先朝一道臺。游洞。攜出書一卷。及衍齋取閱。前事已成片石。不能繡揭。從此遂迷入洞路徑。夫仙凡隔。藉此一段靈異。猶可令徘徊瞻跂。彷彿遇之。今竟因一人閉塞。惜哉。雖然。大道非人不授。仙靈顯現有時。俗人不得其門而入者。安知上根勝侶。不蚤已掉臂而升堂也。

黃帝即位丁巳。八年甲子。因命大撓作甲子以紀元。此歷家鼻祖也。攷歷代編年史。及康節皇極經世。挨次積算。自黃帝八年爲一甲子起。至我明天啓四年。僅七十三甲子。總七十三甲子計之。大略四千三百餘年耳。程以大椿之數。不足當一春秋半也。何其間淳漓升降之運。理亂分合之統。焚然不可致詰如彼與。

余戊辰歲。計典出都。道由豫梁達楚境。復自襄陽買舟抵常武。凡兩月餘方抵縣。日馳騁廣川崇谷中。謂華春色。付之一掷。因思國朝楊君謙燕回詩。有九十日春如夢過。三千里路看山回。語。政堪與余解嘲。

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蓋謂其猛鷙之氣。不必得不發也。昧其解者。輒謂事無小大。必須用全副精神。人生有幾副精神。堪以泛應耶。庖丁解牛。牌牘始用斤斧。排剖皆中理解。此所以首蔡未嘗。此所以一朝解十二牛而鋩刃不頓。知此道者。可以養生。可以治天下。

長沙湘鄉縣洙津渡。渡夫最刁。客擠經涉。受其過詐者。無不切齒。按臺孫君。頗聞其故。一日魚服過此。目擊慘狀。行部時。令置十竈於渡頭。俱架大鍋蓬蓋。檇獲渡夫。屏人密置一鍋內。各固封其外。焚香禱天。喚渡夫妻。令隨意看火。十鍋聽其信手燃薪。竟焚渡夫。一鍋骨肉糜爛。自此遂不敢肆。余己巳秋赴省。村人爲余言。然是時有貨客擠。尚每擠索銀一分。餘風未盡殄也。楚中有走盡天下路。難過洙津渡之謠。

黃鶴樓南望漢陽。城郭歷歷在目。江流相距七里。其實不過四五里耳。風順瞬目可達。水勢亦似不險。然不時有覆溺之患。余扣江干居民。都不解其故。漢陽長楊公四知語余云。此中有弱水三分。以此輒致壞舟。想當然耳。

漢江北爲蛇山。黃鶴樓在其巔。南爲龜山。晴川樓踞焉。黃鶴晴川相望。軒軒秀麗。江流浩瀁。城邑殷闐。登覽使人襟期開滌。眼界擴拓。眞大觀也。查碑記。黃鶴樓、辛氏故址。辛氏係酒家。一道士時來店中沽酒。隨到隨應。經年不索其值。終始無倦色。一日。道士畫黃鶴於壁。輒解飛鳴。道士跨之而去。辛氏捨宅築樓以供。蓋純陽呂師也。今規制崇宏。係是後來宰官改闢。蓋非其舊矣。

楚省城垣。因山增築。形勢不圓而方。古所稱方城是也。城中風氣樸茂。被服飲食。皆適豐約之中。余遍游市肆。諸凡蕩心喪志。奇技淫巧之事。絕少。即此可占民俗之淳。

楚宗錯處市廛者甚多。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通衢諸紬帛店。俱係宗室。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

亦必借王府名色。各衙門取用紬帛。俱有直月。伺候並不爽悞。宗室與市民一體。

江西吉安府永新縣。有石人洞。傍列羅漢十八位。上有觀音大士一座。形像天成。並非穿鑿。洞後又有風花雪月四小洞。入風洞令人旋轉不能站躁。花洞四時有異草奇卉。雪洞仰視如雪。月洞有一隙通滿天光。睇盼儼同滿月。山靈之異如此。己巳冬仲。友人賀時瑜招飲。席間爲余言。

武岡州岷宗素橫。每每強占人田房子女。有司不能禁。天啓五六年間。岷王初立。精明嚴肅。約束諸宗。地方賴以安枕。至崇禎初年。兇梭彭侍聖盜帑事敗。賄結逆宗企鼎。一夕毒斃岷潛。士民悲之。如喪考妣。今彭梭已伏法正辜矣。

自軍餉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頗聽考試者。學臣一體蹈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協濟黔餉。別有餉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劄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甚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宮一玷也。

綏邑深山洞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每天旱。里民邀巫師。散髮持咒。入深壑內。遇有蛇虺之類。即取回。供奉祈禱。輒得雨。事畢。醵造銀圈等件。贈以繫佩。鼓樂送還原處。己巳年旱。岳溪里民。覓得一蛇。類項銀圈凡六件。蓋借禱不止一次矣。

湖北大山無人居處。岩洞深窈。往往作老猴窟穴。有術能攝取婦人。入洞淫慾。又不時化作婦人。沿村行走。或向人家借貸物件。借去亦仍送還。居民多有識之者。畏其術。不敢捕。

大山猺人。攜帶物件出市。或縛盤頂上。或繫住脊脅間。並不肩挑手持。彼以爲便。人以爲勞。古稱負戴於道路。此豈負戴之遺與。

反常間。水族甚多。獨無蝦。不知何故。甲魚有大至四五十斤百餘斤者。極肥美。巨過於龜。而實非龜種。

武陵五月間多鯖魚。味甚美。價不甚昂。冬月鮮筍尤多。絕勝閩中。

楚中饒盤市兒計。要索值巨者不過八九文。肥碩似勝我鄉。己巳九月間。寓省幾一月。日市數簍下酒。省中多用蘇釀。味薄不芳洌。云是蘇湖間販行者。原非蘇造也。

大禹詳內略外。不但弼服建官。即分州亦然。徐、梁、兗、豫、壤地稍縮。荆、揚、敷土則甚衍。蓋古者以南服爲蠻夷之地。要約羈縻。長使不侵不叛而已。不以文法繩也。後世東南日闢。而西北未見擴充。今天下物華土產之盛。萃於吳越。使大禹生此時。畫疆定界。當另有一番裁劃。

廣東清遠縣有飛來寺。其地山水極奇秀。忽飛墮一佛殿。殿內大佛五尊。上站一尊。左右各二尊。皆立相。殿內一僧。僧來。垣屋牆壁皆不動。止殿後缺一角。飛來時掛在梅嶺地方一崖石上。至今飛來寺一角旋背旋倒。不能長久。梅嶺人因有掛角之奇。隨庀材造成一寺。名掛角寺。學博常君粵西容縣有老君洞。洞內一石人。龐眉雅容。手植一拄杖。俱天然造設者。洞甚深黝。不可測其底。縣尉嚴君嘉相爲余言。

贛州壽量寺。唐末盧光稠舍宅造建。初光稠閤門病疫。醫藥祠禱弗愈。聞雲泉無憂山有僧道誠者。夙著苦行。延請祈禳。道誠至則云。法華經可愈。光稠如言虔奉。疫疾隨愈。欲贈謝之。道誠云。得一袈裟地足矣。光稠乃捐宅東花園。爲建梵宇。初名盧興延壽。宋祥符中。始賜額壽量。

靖州青靛山。一泉從石罅中出。雖大旱。涓流不絕。越八九里方入溪江。過石坎高處。噴飛激注。若雪捲霜凝。臨流近視。冷冷寒色薄人。余暑月過此。必停驂盤礴。掬飲而去。泉在孔道間。從無縣賞之者。止供輿人恣取。日用而不知也。

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攜佳紙。向水而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過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絕無顏色矣。是紙用以舉貢。歲止獻六張。餘爲蜀府所留。此一段大奇事。校書文彩風流。特借井瀾。見其春容歲歲耶。

諸葛井亦在成都。井口不甚寬。其下則闊落宏奧。上用岩石築砌。盧懸空嵌。竟不墮下。郡中汲取不涸。亦奇蹟也。

玉華洞在沅陵縣船溪驛東五里。深曠瑰異。石柱數株。如古檜喬松。蒼翠鬱立。石筍垂垂下插。不計其數。迴環石壁。蓋崚嶒懸峻。或如龍馬奔騫。或如諸佛現像。大士趺趺。怪怪奇奇。難以枚舉。辰陽諸洞。當以是爲最。無出其右者。我浙武林石屋、飛來峯。皆被人工穿鑿。大傷本來形模。彼中絕不爾也。獨南嶽石筍二三。尤玲瓏奇絕。爲一道尊採去。游人惜之。

方語隨地易聲。即鳴禽亦然。吳中播谷鳥。鳴必四聲。俗所云各家播禾是也。至杭郡又訛爲紮山看火。蓋此鳥靈月盛鳴。杭民育靈就繭。必燒火靈山下。故訛指爲紮山看火耳。其實播谷聲無異也。至楚地湖北。播谷鳥鳴止二聲。辨之僅似播谷兩字。與吳中絕不同矣。舉一播谷。可見他鳥盡然。特其鳴聲大略相類。人不暇致詳耳。安得起公冶生辨之。

人生出處。皆有默定之數。不容矯強。丙午北榜王解元、松江人。郡送旗匾。書鴻逵接武四字。蓋從其尊公剌史言也。至己酉領解燕中者。爲我家儀父鴻逵。人成異之。乙丑余選授綏寧陳仲因孝廉送行詩。有沅芷蘭方馥。高唐夢欲成語。後竟益移高唐。簡閱扇頭。不覺失笑。事雖揣度。數有前定若此。

張江陵相公遊南岳記云。夜宿觀音岩。岩去祝融峯可里許。仰觀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盂盂。不類平時所見。讀此可以知衡岳之高矣。衡山誌云。高九千餘丈。楊升菴云。祝融峯一萬八千丈。

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境。余戊辰南還。曾一寓目。若東坡所游。則齊安磯頭也。亦自赤壁。蓋東坡遙指而言耳。今楚省人輒謂有兩赤壁。

元世祖嘗感異夢。謂南岳朱明峯有王氣。命斷其脉。爲深塹。造我高皇帝龍興。民與國號。正符朱明之讖。定數不可移。成命不可易如此。世廟初年。有司因皇嗣未誕。用堪輿言。塞土平塹。填補斷處。未幾。元子誕育。蓋今日山脉斷而復續矣。

雪芝乃冰蘗所積。歲久蒸結而成。產陰崖絕壁間。晶瑩如玉。懸掛峻阪。非攀緣捫級。不可擷取。食之能療

肺疾。清夙垢。衡岳間有之。

貴州偏橋衛北五十里許。有諸葛洞。武侯征南蠻。經歷處也。洞中有怪物。狀如水兕。時出爲祟。地勢山崖相湊。水急。上下距懸四五丈餘。陡峻險惡。舟至此遂止。多月遇水勢稍緩。多人挽曳。亦僅可至偏橋。從是往滇南。蓋陸途矣。苗頑反側。自古難馴。不獨其性獷劣。要亦地險致然哉。

湘水以北。民間俱不留宿舂。每早舂穀造飯。取其新潔。相傳武侯南征。因其易亂。恐糧餉積聚。更難制服。故以此法愚之。即富家亦止積穀。不積米。其穀又率連穗收藏。不似我鄉止存皮殼。蓋彼中田段。計攢數起畝。每畝大約百攢。禾凡五担爲一攢。五攢爲一把。即畝有盈縮。不過二十把下上耳。

綏寧在市里五甲。地名龍爪坳。山坡形似龍爪。故云。居民楊姓者。弊祖坳上。家多瑞徵。楊某岸容。脩髯長過於腹。人呼爲楊長鬚。一日遊京師。爲邏卒所獲。舉朝異其狀。竟抵於辟。復勅有司發其塚。掘斷土脈。是時坡流紅水。腥羶似血。洪江一帶。三百餘里。江水盡赤。越七日而復。今改呼斬龍坳。余觀其地甚淺薄。非興王鍾祥之所。縱使他日舉事。不過陳友諒張士誠輩。祇爲英主驅除耳。

辰溪縣西二十里許。有龍角崖。山頂兩石。尖發相並。狀大類角。相傳往時有白龍。於此飛騰。蛻角其上。後化爲石云。

綏寧三都里。舊有三郎廟。神最靈。里民以祠宇偏窄。築新宮於山麓。謀移奉焉。附近舊祠衆人。堅不肯移。神每著徵應。示以欲移意。衆復頑蠢不從。神又感夢云。汝輩不聽從移供。當洪水漂汝。衆民恃居高阜。笑稱洪水若能漂我。平地盡成海矣。竟不果遷。一夕。忽崩墮山岡。大水湧出。漂沒田畴萬億。廬舍人畜俱蕩溺死。獨舊廟兩榜。湧石堆塞不動。里中因迎神供新祠中。此己巳三月間事也。時余方在地方。彼中神祇。可畏若此。傳稱楚俗尚鬼。匪獨風聲使之。當亦有不得不爾者與。

衙門通例。設立土祠。專供土地。印官遇朔望日。必親詣謁拜。獨楚省藩司。易土祠爲神祠。內供土地於中。右則司社。左則中霤。再右則司戶。再左則司門。土地塑像。餘皆木主。蓋奉五祀之神也。至臬司則止供土地如常。

客座中與人附耳密語。最是一病。我所附耳者。不必親厚也。所不躁附者。必謂我疎彼矣。我所耳語者。不必陰私也。所不與聞者。必謂我發人私矣。士君子心口亮直。何事不可告人。如不堪衆聽。則姑置之。如可共聞。則公言之。何故效兒女態。使人疑我輕佻。疑我訐摘。每見若此者。不覺心厭。故爲識之。

大舜陟方。遠厝瀟湘衡岳。想爲苗弗即工。欲親履其地。以德撫化之。未克至而升遐也。苗族多種。散處湖南北之交。及滇黔西粵。不可縷數。近年安酋發難。叛者九起。幸其同類自相噬嚙。心力不合。尚易制禦耳。噫。銷萌善後。豈易言哉。

苗民貪利嗜殺。尤蓄恨不忘。凡係讎家。雖子孫數十世以後。切齒思報。官府能虛心細訪。撫喚至庭。面與剖分曲直。且以漢法申之。遂懽呼悅服。從此兩爭各息。即彼方聚兵交刃。亦旋解散。余在綏邑時。芙蓉小水二洞。搆兵不止。曾論洞老款長。賫票勸誘。令其到縣。即命二家備陳始末。熟酌處分事宜。徐出數

譚曉之。各相輸服。蓋其情既平。彼亦不能執以爲詞也。士君子游宦茲地。慎毋輕信狡夷一偏之詞。發兵議勦。勿論禍蔓難圖。即一舉遂定。終不能服犬羊之心。使其永永安寧也。

黔中出九香蟲。生溯水中。春夏出游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潛伏涯石下。土人掀石得蟲。輒以售人。服之宜子。不但房術之需也。服法。用十四枚。將七枚微火炒去殼翅及足。七枚去殼翅足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作一次嚼食。白湯下。日服二次或三次。用完十四枚而止。

靖南二十里飛山砦。相傳爲元末朱都督屯兵之所。牆礫間時有米粒。色微黑而不腐。云是朱公所遺兵糧。游客謁神祠。取輒得之。至今尚有服之可療脾疾。此亦一段奇跡。閩衡山有仙人糧。斯其髣髴與。語云。金之所在則山靈。此未必然。今淮徐以北山大抵皆靈。豈靈竅穴所在耶。

天啓二年十月初九。河南禹紫金里有山。名大槐。是日午刻。一大鳥飛集其巔。遠望高可丈餘。渾身綠色。頭上長毛陡豎。羣鳥大小相隨。不計其數。四面環遶。東西占山三里。南北二山俱占滿。至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不知何適。地方共謂鳳凰見。撫臣上疏申報。禹州即漢潁川地。漢黃次公在郡。鳳凰曾集。今禹城東西各一蠹。稱鳳凰臺。

貴州夷俗。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女。變形作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血咽之。宜盡土官。重法禁不能絕。或捕得輒生瘞之。雲南楷能化形爲虎。以人爲糧。犯者族誅。終不可止。此等土俗。眞所謂羅刹鬼國也。

洪武初。張羽、楊基、高啓、徐賁。皆有盛名。世以擬唐初四子。又張羽詩社。自高季迪、楊孟載、徐幼文、三人外。有張子宜、方以常、王止仲、浦長源、杜彥正、饒彥周、梁用行。稱號十才子。

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湖廣辰州府沅陵縣民向學家。牛生犢。一身三尾二頭。當即掊殺。二心二腎。又本月二十日。同縣民向方寧家。豬生四子。最後一物。猴形。長嘴隻眼。後二腿無毛。口出異聲。人皆驚駭。亦即捶死。

粵西柳州羅池碑。子瞻先生筆也。萬歷癸丑間。海寧董雲泉作郡。見碑石斷壞缺三字。曰。有能得此者。厚給之。不三日。父老擔一石至。合之不差毫髮。詰其自。曰。昨夜經城下。見火光逼背。意必寶藏。且發之。得此石。不知爲蘇公碑也。蠹蹟巧合如是。凡物之至者。必有神。其然其然。

石泉縣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有掘地得石碑。乃唐李白壽禹穴二字。人因以脅稽禹穴爲訛。余謂當是隨其生歿之處。皆目爲禹穴。恐非訛也。

西洋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着人體方發聲。所擊立斃。天啓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教車士銃法。甲子奉還。回至杭州。曾見之。其人色黑似墨。頭毛不及寸。皆圈結如螺。兩旁髭鬚亦然。頗似今所圖遠廟祖師像。所用刀鋒利而薄。可以揉捲。蓋千煉鐵也。其小銃以彈飛鳥。亦在半空方彎。發無不中。

虎骨異凡獸。能於咫尺淺草中。伏身不露。及虓然怒號。則雄偉異常。故諺有尺草藏虎語。

柳州羅池。子厚先生祠在焉。池中雖冥晦風雨之夕。必見月。衢路可里計。雖晴晝星曜。燦燦當天。人皆見

之。不曉其故。友生盧南宮嘗言之。

南京報恩寺塔。不時含利放光。新安潘景昇。自言嘗見二次。初見僅塔頂透出紅光。翌庶全塔。如燈籠覆蓋薄紗相似。紅光外浮。塔體映照。極其玲瓏。第二番則見塔上火燄遍炎。每塔門內注射火光一道。各現一小塔影。九層盡然。大塔之裘。環遶小塔數十里。璀璨絢爛。不可名狀。尤屬希有奇特。鮑西清爲余語。

閩中紅夷。日本屬國也。舊往來閩地市易。神廟末年。輒築堡於海壖。爲久駐之所。廟議疑之。迄不得要領。驅逐至甲子春。有漳州人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壻也。蓋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本。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姪妻之。在彼數年。思欲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知。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賞策。李優云。此係我國屬役者。第諭之。當去。隨傳令使歸。各棄堡去。遂得盡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功歸楫撫。然不知實一小優之力也。

閩中產烏飯草。能縮米。一名瘦米。用以煮米。米粒堅細。每斗僅得升許。第色帶黑耳。軍行必備此。可以輕騎遠出。

閩中一人。逋稅甚多。事將發。計無所出。禱夢於仙游。夢一箬笠。罩鼠八枚。覺而不解。復拜懇曰。某愚人。不能測聖意。願示一顯兆。隨夢神語云。汝第往路。遇二秀士。當以夢質之。能解此夢者。必中狀元。鼠渠不必來祈夢矣。其人出。果遇二士人。即以夢乞解。一士人忽云。朝下八鼠。乃一寶字。是令汝逃也。其人拜謝。語以第二夢。是科。士人果中狀頭。聞之沈京日年兄。

水至清者。莫如黃河。嘗取黃河杯水。置几。少頃。即瑩徹可鑒。蓋星源本無纖翳。以其挾羣山沙礫。噴薄而來。日夜無歇。故其勢不得不濁。然清體常在。少澄之。立現也。至江流不然。非蹤時則不得澄定。亦予所親試者。

松潘衛在川省外千餘里。其地苦寒。六月尚穿裘褐。四五月霜雪未斷。不產禾穀。民間通食牛肉。自牛肉外。他味絕少。俗有魚龍鷄鳳菜鹽芝之語。即官游其地者。亦用牛乳作飯。其食法。先將乳酪幾斗。熬煎數沸。盛貯盆盎。臨用取一二鍾。搀水調食。凡食二三鍾飽。與噉米麵無異。屬夷盡番僧。例有賞賚。用紅布及供佛線香等項。番僧皆念佛。稱佛號不去口。然性猛悍。稍忤意。輒相格殺。番地產黃金。富僧輒用金飾屋。俗貴茶。中國攜茶與之。即以金贈。雖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綏寧鄉紳袁煒爲余言甚悉。袁嘗官松潘。

鮮魚腰間環有紅鱗一帶者。名魚皁隸。漁人得此。是年鮮魚最多。以進內使。內使必張讌。會集司道。設水盂。畜魚皁隸。共相稱賞。

道州藕。嚼之作蓮花香氣味。異常。稿即茂叔先生所遺種。茂叔、道州人。

辰溪縣對江有鐘鼓洞。在山罅中。路窄難上。白日非火炬不可涉。其所謂鐘鼓。聊取意而已。有鄰南皁先生題石一律。至天柱縣鐘鼓洞。平曠可憩。目境甚豁。鐘鼓天然成韻。眞奇蹟也。

湖廣黃陂縣九歲幼童熊鼎鉉。持文稿呈送。按院陸蒙稱賞勉勵。又同縣有三歲神童。未曾讀書。能作詩對句。亦到省見各上司。俱天啓六年五月間事。時余在任見報。

諸葛武侯壘石爲八陣圖。愧人者。迷惘不能出。神宗時。周巡撫敬松過其地。詢問八陣圖踪跡。從者指壘石以對。周心疑英雄欺人。輒命軍士拋擲江中。頃刻而盡。至次早見蒔壘痕蹟如故。不但位置無紊。並壘痕蹟。宛然無改。以此人益敬異。

綏寧早禾。在六月刈割。俗以六月十六日食新。雖禾未全登。各家先取數揪。舂米作飯。余時在夏柳里。居民庶新米一盂。隨命庖人作飯。味頗甘芬。丙寅季夏。既望也。

綏寧晚禾。收穫亦在秋杪。與我鄉同。其米煮飯甚黏。搗粉作糍。用以裹餅。經數十年不脫。各鄉不栽麥。無麵。夏月水粉。亦搗米爲之。與吳中荳粉相似。民俗不用醬。間有造醬者。亦以米粉代麵。號爲米醬。味殊不鮮。

德山古剎在常武城外十里許。風景大類吾浙武林淨寺。而幽靚倍之。脩篁層遶環帶。何至數十萬竿。爽籟襲裾。翠色刺眼。令人凝睇不能去。後殿老檜二株。大俱十數圍。蒼秀可愛。寺僧云。此周金剛祖師道場也。

緬鈴出緬佃國。彼中三四歲小兒。便將一顆嵌寶珠物。俗之淫戲如此。今謬呼緬鈴爲兔淫。

眞山如假山者秀。據余所見。辰溪臨江諸山頗有之。假山如眞山者奇。庶幾錫山秦園、華亭顧氏東園乎。

秦園臨水石灘。灌木高蔭。蒔蘇鱗綴。眞是天籟。豈落人工。

辰江白壁崖。蜿蜒江滸。石色俱瑩潔如玉。

黔楚間大山中。人跡罕到。往往爲猺人所居。採食山毛。懸崖老樹。生有木菌。大者重數斤。色白如雪。枝葉拳攣。葉瓣如手掌。瑩潤可愛。甚食甘鮮芳腴。美不可言。食品無一可舉似者。眞奇味也。丙寅冬。余在扶靈鄉。猺人曾攜獻嘗之。

辰溪臨江一山。有遇仙洞。深廣敞豁。可容百餘人。中有石大士像。天然削就。長約丈許。衣褶纓絡。頭面手足。宛宛畢具。洞口一石。飛翔如蹙。余以天啓六年六月廿九日過此。艤舟一登。是日炎暑酷烈。甫入洞。涼氣四襲。膚際栗然。眞可銷夏。洞東西兩傍。各通一道。俱可穿出江口。

去遇仙洞數十武山頂。有船一隻。橫嵌崖際。過者輒望見。問之長年云。仙人船。是沉香木所製。或云是楠木。俱不可曉。然船在山巔。又半嵌半露。其爲仙蹟無疑也。

辰沅間。漁人有用水獺捕魚者。其獺必預畜教習。習熟既久。每出捕魚。先將一大魚。切作數片。驅獺三四枚入水。呵令捕魚。少頃得魚。輒取碎魚一片啖之。復令再捕。以發靈法施之水族。亦是一奇。魚大至二三十斤者。兩三獺朋擁浮水。人隨網之。

大理石初採時。柔軟可卷。取出見風始堅勁。採石工必諳畫理。臨採。攜畫譜進。遇可點綴處。輒用指法。那移添淡。片片揭下。廣卷懷出。故大者最難得。

氏族複姓外。又有三字姓。如魏代侯莫陳。崇侯莫陳爲姓。崇則名也。宋時有侯莫陳利用。或其後裔。不可知。又有阿姓那氏白巴公氏。皆三字姓也。余初至綏寧時。兵房吏送哨軍册。一軍名帥靈干保。甚異之。查係苗種。則三字姓今時亦有也。

子瞻書羅池碑。粵西人泛海。必戒以偕行。謂可鎮風濤。

綏寧岳溪鄉一田夫。夜行遇虎。被虎爪住。田夫隨用手。擒虎不放。口中大喊有虎。與虎賭扭。滾落田坡數層。虎遂捨去。田夫止背面有二處傷。竟不死。可見氣力。虎亦有限。只因人素畏虎。見即膽喪。以此爲其所害。然畢竟此田夫亦是被酒而出。故膽旺如是。

丙寅冬孟。余自辰沅回舟。從新路登陸。道經鐵坡嶺。藏壁如削。危峯插天。坡路甚窄甚險。然甚奇。紆縈幽蔣。到處有十步九迴之致。溪流一綫。自石磴中瀉出。聲琅琅類戛玉。余低徊瞻顧久之。因念如此奇勝。埋沒亂山中。未經騷人點破。政如夷光未遇范少伯時。徒慚心自憐耳。

余前載猺人居無定所。凡高山人跡罕到處。輒結窩栖止。種植粟黍。或一二年三五年輒移去。丙寅五月。余在扶藍鄉。有五猺人扣門乞見。擔木靈土茶等來餉。余止受木靈。以作藥味。如茱萸醬頗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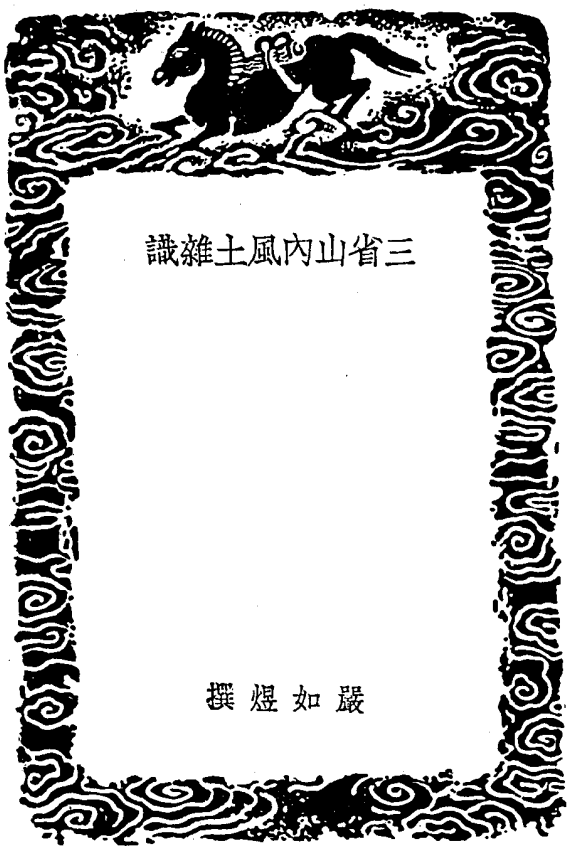
苗民得牛肉。輒生啖。宰牛剖腹。取牛肚。輒裂破分飼牛。大腸矢爭取吞咽。以爲能除脾疾。

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經火不然。即今火布是也。

赤海之堰。有長臂人。身形類中國。臂長三丈。周穆王封長股於黑水之西河。長股今赤海東長脛國是。足脛輒數尋。

粵俗。脩佛寺。必宰豬羊。備陳牲醴。與吳中賽神略同。風俗之異如此。我鄉飲酒肉者。不敢造經壇。彼乃以酒肉作供具。何其背謬之甚。是亦佛教中異端也。

包公以孝廉知綏寧縣。著循吏聲。此其所逃。綏事居多。可備邑乘也。嘗自言賦性踈懶。生平最怕有三。怕人來拜。怕人送禮。怕人請宴。然公游宦所經。烏能免此三者。若余之杜門守拙。得無亦有所怕而然歟。甌山金忠淳識。



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清 溆浦嚴如煜撰

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四川之保寧、綏定、夔州、湖北之鄖陽、宜昌、地均犬牙相錯、其長林深谷、往往跨越兩三省、難以界劃、故一隅有事、邊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即能固圉保民、詎能越境而謀、故講又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之也、

天文、井宿次未午二宮、分度最廣、商州在井一度、漢中、興安、在井三度、保寧在井十三度、夔州、綏定、二府、均在翼十七度、而奉節、巫山、大寧、奏陽、梁山、萬縣、又在翼十六度、鄖陽府之鄖縣在星六度、房縣、保康、在張一度、竹山張二、上津張三、鄖西、竹溪、在張四、聖人仰觀俯察、休咎之徵、鑒諸儀象、任邊防之重者、不可不隨時占候也、

南山在陝西西安府之南、山高而長、阮亭所云、終南雲物一千里是也、西爲太白山、北爲華嶽、祖山由秦隴而來、踰北棧、經寧陝孝義、東出商洛、融結、河南諸山、鎮安、洵陽、漢陰、石泉、洋縣、各山、皆其支分別派、穹巖邃谷、老林深箐、多人跡所不至、時虞伏莽、故往史所稱、動曰南山盜賊、

南山專屬陝西、在渭河東南、漢江之北、其由漢江南渡、徑至岷江北岸、陝則興安、平利、白河、定遠、西鄉、寧羌、川則保寧、綏定、太平、夔州、湖則鄖陽之房縣、竹山、竹谿、宜昌之歸州、巴東、興山、均在江漢之間、其山之最鉅有名者、曰大巴山、大約自秦階折而東爲略陽之仇池、經寧羌、南鄭、城固、至定遠、巴州、凡川東北、陝

興安、湖鄖陽、宜昌、各山、皆其支分別派、而下結爲均州之武當、巴山老林、跨川陝兩省、周遭千餘里、老樹陰森、爲太古時物、春夏常有積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見天日、官府稽防難周、宜其爲逋逃藪也、

西安之咸陽、盛田、鹽屋、郿縣、鳳翔之寶鷄、郿縣、均在山外、而縣轄地方、往往錯入山內、鹽屋、咸陽、往時所轄、入山至二三百里、故有鞭長莫及之患、川陝各山、峻削挺拔、非如東南坡坨蜿蜒、易於攀躋、山華州經藍田至寶鷄、共七十二峪口、山賊窺伺內地、必由峪口而出、故當辦理賊匪之時、防其直突、於各峪口、亦偪設卡倫、以重省城門戶、

寧陝廳爲西安府所轄、舊本長安縣地、距省城三百六十里、在南山中、四面高山峻嶺、道路極其崎嶇、畢撫軍奏設廳治、近又添設總兵大營、兵威雄盛、足爲省城籬離、

孝義廳亦西安府所轄、本咸寧縣地、畢撫軍分設廳治、治舊在大山麓下、城垣逼仄、高山俯臨如坐甕底、近移建在舊縣關、地勢略爲寬廠、而溪流衝激、城基難以完固、

由寶鷄縣渡渭河、進山、經草涼驛、黃牛堡、過鳳縣、古陳倉、圍坝廳、至褒城縣、山程五百里、爲北棧道、山峻水急、其中多巖巖壁立、難以鑿路、募匠鎚石成孔、橫貫巨木、上覆木板、外作欄杆、繞之、如橋梁狀、故名曰棧道、其中最險、曰煎茶坡、大散關、鳳嶺、柴關、馬道、二十四嶠、鷄頭關、均爲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聞父老言、數十年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近爲川楚倒民開墾、路雖崎嶇、而樹木已稀、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章、

棧道之西爲秦、隴、階、文、各州縣、而東則南山老林、山壺谷口、處處可以踰越、故賊匪東西奔竄、防堵爲難、由褒城而西南、過沔縣、寧羌、爲往四川大路、東行四十里、至漢中府、府治東有饒風、南橫大巴、北阨大散、西拒仇池、漢江橫貫其中、最爲形勝、其中南鄭、城固、洋縣、西鄉、褒城、沔縣、周圍七八百里、一望平蕪、地美民殷、風物絕似江南、故漢高因之以成帝業、而武侯北定中原、亦屯軍於此、晉宋以後爲梁州、唐更名興元、

興安、古金州地、舊爲州治、隸漢中、畢撫軍奏請改州爲府、由漢中東行、經城固、洋縣、石泉、漢陰、陸路八百餘里、水路一千三百餘里、中有渭門、子午谷、饒風嶺、諸險、而饒風尤峻、即吳玠據以拒撤離喝者、但此路尚爲平夷、不似棧道之寸寸皆山也、

興安府治、在漢江之南、地勢寬敞、新城係磚砌、頗堅固、爲總鎮營兵駐紮、府治本無城、秦撫軍防堵教匪之時、築土牆以守、沿舊號曰老城、山內土性不堅、夏秋霖雨、輒有坍塌、邊徼重地、宜爲未雨綢繆者、

興安所轄六屬、地方遼闊、水田不逮漢中甚遠、其中宜稻者、惟漢陰一廳、次則安康、平利、又次石泉縣、間產稻穀、洵陽、白河、不過三數村落有水田矣、惟山內五種皆宜、大麥包穀、薄種厚收、閭閻饘粥、尚爲易謀、

興安往西安大道、由漢中一千八百餘里、故於山中另闢新路、由洵陽之趙家灣兩河關、經過鎮安、孝義、出大峪口、山程約七百里、較棧道捷甚、然爲道羊腸、中如九里崗、琉璃溝、安康判官嶺、仙人碾、洵陽梅花鋪、鷄上架、鎮安猴子石、大山嶺、孝義高峻嶮巇、關一徑於樹根石角之間、稍不戒則人馬均墮、非如棧道、地雖險而

路寬也。故招解人犯。仍由漢中大路。

定遠廳在漢中府南。漢中之西鄉縣。地方遼闊。周圍二千餘里。嘉慶八年。奏將山內地方。分設撫民同知廳治在固鄉營。距西鄉縣二百九十里。至四川太平廳二百四十里。沿邊東接毛坝關。南繞鹽場、平落、西縣黎坝、白楊關。北至善提河。共計八百八十里。與四川之太平、巴州、通江、南江、接界。內有星子山老林。約二百餘里。其大巴山。則在定遠者四百餘里。西鄉之險峻。盡分廳治。而西鄉成腹地矣。

定遠山大林深。然過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東。爲楮河廳。西爲九軍三坝。南爲漁肚坝、平落鹽場。西南爲仁村、黎坝。均有水田。宜稻。九軍坝產稻最美。其粒重於他處。漁肚坝、楮河、平落鹽場。周圍各數十里。俗稱萬石平落。五千鹽場。但各鄉雖產穀。而距廳治遠。阻隔大山。轉運爲難。廳治之固鄉營。水田僅數百畝。故仍有賴食之虞。

又西鄉遊擊營。設於定遠。未分之先。定遠設廳治。而軍制仍舊。僅一都司營。額兵五百。分佈於川邊八九百里之間。又先設姚家坝、菊池坝、兩巡檢。距廳治皆二百餘里。人烟稀少。嘉慶九年。方撫軍奏移姚家坝巡檢。安設漁肚坝。菊池坝巡檢。安設黎坝。均在廳城西南一百里內外。定遠捐修廳城。兩巡檢分防之地。亦爲代修石堡。三城鼎峙。頗資犄角矣。十三年四鄉遊擊移安定遠。

漢中府之鳳縣。東南爲南山老林。由城西進山溝。約百餘里。至甘肅之兩當。再西爲徽成二縣。此連秦州。山賊之竄甘省。多取道於此。故於縣治增設漢鳳營。

留坝廳在棧道中。西有紫柏山。高數十里。青巒發拔。上插雲霄。相傳爲張子房辟穀處。廳治湫隘。兩面高山。中間溪流湍激。向無城垣。故賊頻滋擾。

廳東北九十里江口。爲南山扼要之區。廳西黑河一帶。上接鳳縣。下通褒沔。西與甘省毗連。密林深谷。綿亘數百里。極爲幽險。最宜防範。黑河今爲鳳沔略糧。設有鐵爐川守備營。

褒城之馬道。相傳爲蕭相國走馬追淮陰侯處。就驛結堡。人烟較縣治爲多。留坝廳境。絕少水田。川楚棚民。轉徙開墾。土著十無一二。五方雜處。易生事端。善後案內。添設營兵。近已籌修城垣。崇備仡仡。庶折侮亂之萌。

鷄頭關在褒城北一十里。危峯陡峙。下臨絕澗。洵天險也。東南數十里。一望平蕪。頗稱膏沃。黃官嶺與川之廟坝、鐵爐坝、相近。稽防宜嚴。

定軍山在沔縣。山不甚高。古木幽篁。蔚然深秀。縣東北與褒城、南鄭、相連者。平原膴膴。水田亦美。惟剛嚴一處。與黃官嶺聲息相連。而西境由褒城上接黑河。連峯疊嶂。易以藏奸。

略陽據秦隴之中。昔光武征隗囂。得略陽而囂懼。嘉陵江襟帶城西。另有小河一道。繞城東而下。渡嘉陵江。西進至白馬關。爲甘肅要衝。邑有仇池。四面陡險。上頗平敞。有泉有田。往時武都羌據以爲固者。邑與山壤境。地途絕少水田。仇池今在甘肅。

寧羌州當川省入陝首站。州境遼闊。綿延數百里。黃坝扼巴蜀之咽喉。陽平爲秦隴之門戶。荒耳山、茅壇

子、板倉坝、一帶。與廣元、昭化之荷葉嶺、石龍堰、城牆巖、犁坝、各處。壤地相錯。山幽谷深。易以藏奸。有水田。稻出無多。僅供本地需用。

南鄭、城固、平蕪相接。錦陌綺阡。爲漢中膏沃。北山、漢山。亦無阻險可憑。城固之二郎坝。接連留坝之江口。此路頗稱幽峻。

漢中、古梁州。洋縣、古洋州。唐時屢爲駐蹕之地。東南西三面。均有平壤水田。足稱膏沃。北路進牛羊嶺。麻莊河、麻兒溝、一帶。大山數百里。與西安之長安、盩厔、接界。內多未闢老林。近於華陽地方。建土堡一座。添設文武官弁。而地大林深。彈壓非易。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即留坝黑河。在梁州西北。華陽在梁州東。華山之陽。爲南山。故華陽正在南山旁。北與五郎之江口。厚畛子、各營相連。由華陽前進。處處老林。嶮巇幽峭。爲南山深處矣。

西鄉在漢江南。沃野百里。良田千頃。漢中之華腴也。自遠定設廳。邊防盡歸定遠。雖堰口、峽口、細辛坝、諸要隘。時防山寇竄入。而禦賊當在門牆之外。嚴定遠之防維。則西鄉自可固圉也。否則龍池坝、馬家坝、箭桿山、各險。與賊共之。到處可以竄越。定遠脊甚。割西鄉隸之。則廳縣雖分。事權歸一。籌辦自易矣。

陝省入川之路。其由寧羌、廣元、棧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鄉而進。漢昭烈取漢中。大軍發葭萌關。張桓侯由西鄉一路。後西鄉爲桓侯封邑。定遠之壯旗溪、栓馬嶺、各處。尚有桓侯遺跡。明時。川賊鄖本恕犯漢中。流賊張獻忠入川。並總兵左良玉等扼賊力戰。亦多在漁肚坝路。定遠之設廳控制。尚安邊遠猷也。

武侯伐魏。魏延請以五千人。間道由子午谷徑襲長安。考西鄉之子午谷。在漢江北。與西安府之子午峪相對。由山路徑進。至長安不過七八百里。但翻山越嶺。必須裹毡束馬而行者。非止一處。出險之後。距長安雖不遠。時關中久爲魏有。夏侯楙雖駑才。長安豪傑。豈無相共爲守者。仲達用兵神速。觀其七日而破新城。則武侯之拒而不納。未必非慮延之爲孟達續也。

石泉在漢江北岸。縣本無城。縣令李煥樞籌修治。東南與漢陰連界。頗有水田。餘則崇山峻嶺。一望巉阮。西往西鄉。有饒風關。高五六里。石磴盤折。其險可守。由饒風北進山。爲興安往五郎之路。中有雲霧山、山河界、貓兒嶺、諸險。均極幽峻。四畝地營與五郎聲息相通。尤爲必守之要。四面老林一二棚民之外。別無土著。稽防稍疎。輒起寇心。

漢陰本與安州轄。與安陸府。漢陰分爲廳治。地勢平坦。中有月河一道。利資灌溉。春時水田漠漠。風景絕似湖鄉。廳北各山。亦與五郎相連。漢王城古跡。在廳南漢江之上。

紫陽縣治。在漢北小阜之上。縣轄地方。多在漢江南岸。山地磽薄。與石泉相類。產茶。性寒敗胃。亦其山高故也。定遠之星子山。東折入縣境。故亦有未闢老林。南之二州垭。西南之麻柳坝、茅坝關。與川省太平廳城口一帶毗連。山深林大。川匪出沒。往往伏草攖人。

紫陽扼要之地。又有鐵佛寺、班鳩關。東南近安康有大山。曰五朵雲。林深路峻。上廣數十里。賊匪伏匿。官

兵搜捕經時。

興安改府之後。安康爲附郭首邑。縣境遂闊。西往漢中。一路恆口。地勢平坦。頗有水田。西北王莽山、牛山、塢嶧崖爲終南之分支。松樹坝上下圃山。與洵陽、鎮安、孝義接界。林幽谷深。奸徒易以伏匿。傳家河一路。由山溝中行。地雖幽暗。路頗平夷。故避兩河關之險者。由鎮安取道於此。徑達興安、漢陰。

安康南與平利、西與紫陽交界。西南至南天門。與四川之太平廳交界。密地數百里。崇山峻嶺。溝汊分岐。有滔河、嵐河、大道河、等名。其間以磚坪爲扼要之地。距郡城二百二十里。沿溪兩岸有岩星水田。安康設縣之初。特爲分駐縣丞。近又加設營員。地當川陝與區。匪徒出沒。控制爲難。

平利縣治。舊在興安郡城南九十里。城址逼仄。四面大山俯臨。縣治南九十里。曰白土關。扼湖陝之衝。再南四十里。踰界嶺。卽爲湖北二竹地。地勢平衍。水田甚美。改建縣治於此。溪水一道。下爲洵陽之坝河。北注漢江。可通小舟。中有石灘數處。加以疏鑿。則民商均便矣。

平利所轄。高山之中。間有平原水田。如曾家坝、獅子坝、風口坝、等處。各有水田數百頃。與白土關均稱產穀之鄉。

平利北連安康。東界洵陽。東南接湖北之二竹。西南與四川之太平、大寧、交界。鎮平一隅。尤深入川楚之中。距縣治三百六十里。鳥道一線。盤折危巖峭壁之間。鷄心嶺扼夔府、大寧之路。偏巖子通一碗泉。汛平溪河、八仙河、與太平廳之城口黃墩相接。處處老林。內有化龍山。尤爲幽峻。匪徒出沒無常。舊設巡檢。專司稽防。近添安大營。擬設縣丞。略資控制。沿途之八卦廟、孟石嶺、散子坪、等處。亦爲要隘。

洵陽在漢江北。漢高祖遣酈商至郇關。卽其地也。縣治孤峯突兀。夾以漢江、洵河。俗稱金線釣葫蘆。其險可守。邑北有陽山十二嶺。亦南山分支。尚有未闢老林。兩河關爲由商洛入金洋必爭之險。

洵陽西北與安康、孝義、鎮安、東與山陽、及湖北之郧西南與白河。西與平利。西南與湖北之房縣、竹山、竹谿、均皆接界。犬牙相錯者共九邑。與平利均爲陝邊重地。地頗遼闊。俗有八百里洵陽之稱。山大谷深。稽察難周。往時楚匪潛入東路之西岔河、竹筒河。西路之坝河。北路之乾溪河。山民多被煽惑。賊至附從爲亂。故其被蹂躪者。爲最烈也。

由安康之二郎灘。至白河交界之藍灘。水程二百七十里。漢江南北二岸。均洵陽所轄。他邑專防一岸。洵陽於賊從南來。則守北岸。賊從北至。又守南岸。士民荷戈守卡。祁寒暑雨。數載無懈。亦知切同仇之義矣。

竹山、洵陽、分界之處。曰七里關。設守備駐防。隸陝安鎮中營。運山疊嶂。道路極其崎嶇。又有梓木樹堰。扼竹谿之衝。女媧山當平利通川之道。均防範之不可疎者。

白河縣在漢江南。洵陽舊轄。五里分一里爲白河。東北與湖北郧西、郧縣。西南與湖北房縣、竹谿、交界。幅員不過二三百里。而山谷阻深。由縣西麻湖溝而進紅石河、白石河、界嶺關廟河、各處。楚匪潛竄。易至煽惑滋事。守土者時宜留心。

商州在西安東南。距省城平路三程。由藍田縣進峪。亦經過秦嶺。秦嶺極其崔嵬。在五郎、孝義者。上下均

七八十里。度嶺總須兩日。蓋卽南山之正脊也。嶺在商州者不甚高。其上亦有韓文公廟。商州城外。地勢平敞。宜麥粟各種。間亦有稻田。東爲豫省丁字關。扼秦豫之衝。東南至龍駒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達襄陽之老河口。西商之貿易東南者。多於此買舟雇騾。人烟稠密。亦小都會焉。

商州卽楚地商於六百里。張儀用以紿懷王者。地在楚。則關中之險。楚與秦共之。在秦則楚之防秦者多。爲秦弱矣。秦既取之。迺背還之。其後漢高祖之入關。亦卽在此一路。故商州爲秦中必守之險。州轄四縣。鎮安居南山之中。四通八達。山陽、商南、與楚之郧西、上津、接連。雒南密邇豫州。各邑均山大林深。楚豫流民。入山開墾者。多取道於此。良莠不齊。稽防未可少疎。

由甘肅之階州翻山。西往四川龍安府。路最崎嶇。卽鄧艾襲蜀之平陰道。

四川之太平廳。舊本縣治。軍興後改陞直隸廳。賊匪滋事之始。南江、通江、各邑縣治。多被焚燬。太平藉土牆以守。得以完固。所管地極遼闊。周遭一千七八百里。近廳之數十里。官渡灣一帶。平原水田。爲產穀鄉。餘則多未開老林。廳所轄之城口。距廳三百七十里。四面高山峻嶺。中間一線溪流。溪旁水田不多。此地極其幽深。俗稱八百里城口。嚈匪教匪往往伏匿。

由城口之南。經由乾龍坪、明道井、鶴鳴寺、雪泡山、高坪、各處。分路往雲陽、開縣。密地數百里。均爲未闢老林。路旁林邊行走。往往數十里無人烟。其間如鶴鳴寺、雪泡山。尤爲幽峻。古木參天。叢蔭遍地。賊伏竄其間。踪跡難尋。

由城口之東。經由黃墩、旗桿山、汪家坝、桃花堰。過大圃城、小圃城。至紅池坝、老木園、寶塔。分路往夔府之大寧、奉節。鳥道羊腸。崎嶇不易行矣。而其增助地險。總在沿途老林。枝柯叢雜。刺眼挂衣。卽爲健者。糾纏不得展布。賊匪潛藏其中。我軍無由得見。賊從林內下視。則纖細俱知。於礙角轉灣之處。依險偪起。貿貿前進。輒墜術中。

大圃城四面。陡削如壁。上皆老林。周圍二百餘里。小圃城山勢相類而差小。賊匪伏匿其中。砍樹闢地。結棚住居。其出入路徑。蟠折林中。均有暗記。糧食斷缺。出外分伏山徑。擄刼行商。掠近村居民。搬運歸巢。暇則演習鎗棍。邊徼深處。水土劣惡。大軍不能久駐。本地營汛。兵單不敢深入。伺其出刼。設法捕擒。俾知警畏而已。

由城口之北。至兩扇門。通陝西之興安。高山夾峙。中間危徑一線。爲川陝必守之險。

由城口東北。經黃墩。後坪。至一碗泉。中心石。南通夔府之大寧、奉節。北過偏巖子。至陝西平利縣之平溪。東北過螞蝗坝。至陝西平利縣之鎮坪。東過徐家坝、焦子堰。通湖北竹山縣之巴豆園、豐溪、兩處。山勢極其峻削。均象形得名。而當三省邊隅要路。一夫荷戈。武士千羣。無所用之。偶有騷動。爲必守之險。又徐家坝之鵝心嶺。亦爲要隘。

夔州府東界湖北巴東。南界湖北恩施。北界陝西平利。西扼本省之新寧。形勢險阻。爲川東門戶。岷江貫其中。奉節、巫山、雲陽、萬縣、開縣、大寧、各縣。均在江北。崇山峻嶺。密地千里。川中山多黃土。不逮陝南山之

沃。而土性稍堅。山民過有溪泉之處。便開墾成田。故到處均有稻穀。價值較陝省爲賤。但各縣地均遼闊。棚民雜處。稽防爲難。府城至成都一千七百里。巫山、大寧之屬。相距在二千里外。邊隅有警。聲息難通。綏定府、舊爲直隸達州。嘉慶元年。教匪滋事。陞州爲府。附郭爲達縣。隸以東鄉、新寧。東界夔府。西界渠縣。南界大竹。北界太平。地居四達。在岷江之北。近府平原沃壤。水田連阡。稻穀頗饒。距府數十里外。則連峯壓巘。東鄉多有未闢老林。山谷幽險。易以伏奸。棚民雜處。稽察不可少疎。府至成都一千二百餘里。東鄉在府東北一百里。新寧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東鄉北由羅紋坝、黃楊堡。東北由回軍坝、八臺山、雙河口、白沙。均可至太平廳。羅紋坝一路。路雖崎嶇。沿途尚有人烟。回軍坝一路。盤折山谷之中。經過老林數處。行人恆有戒心。

保寧府。古巴子國。距成都六百二十里。爲川北重鎮。東界太平。西界梓潼。南界西充。北界陝西寧羌。棧道千里。當雍梁之衝。所謂劍閣重開蜀北門也。水流湍激。山勢嵯峨。故一路號稱天險。府東北四百里爲通江縣。古宕渠地。與陝西定遠廳接界。北三百里爲南江縣。亦宕渠地。與陝西寧羌、褒城、南鄭、均接界。兩縣均無城郭。縣治殘於賊。邑各有大石寨。倚山阻水。環繞十數里。天險可守。百姓屯聚其間。官弁即僑居其間。就近撫馭。蜀山陡起陡落。山麓稍平。有溪泉澆溉。便成水田。二邑頗亦產穀。長林深箐。動輒數百里。匪教各匪。易於伏匿。防檢不可少疎。

通江之竹峪關。與陝西定遠廳之九元關。相距六十里。川陝客民。挾貲貿易者。往往取道於此。山高三十里。上多青翼樹林。蒙密幽深。往時亦有匪徒伏道。擄取貨物。上有關廟。爲川北陝安兩道會哨彈壓之處。滋事後。賊匪出沒其間。行旅稀少。近於竹峪關築堡一座。安設守備營。陝省如再加防維。則路途無阻矣。

通江、南江、各道。川客之赴漢江貿易者。由竹峪關取道固鄉營。道路紆回。故於定遠簡池坝。迤西。經白楊關至菩提河。於大巴山內。砍伐老林。另闢一道。橫過老林。約七八十里。取道甚捷而極其幽暗。常募土人護送。

川中有東鄉。有南鄉。今陝西定遠廳之漁肚坝。即古南鄉舊治也。大約大巴山所出各水。在北者由西鄉注漢江。在南者由通、南、巴州。而注嘉陵江。歸於岷江。漁肚坝、黎坝之水。均南入通江。亦天之所以分川陝也。

大巴山由定遠折入南江。崔嵬崩崒。旁支分爲十二嶺。一名小巫山。俗稱大巴之險。過於連雲棧。其西與廣元接壤。兩河口、嗜風樓、一路。通漢中之青石關、昭化。經城牆岩、七眼洞、一路。至鐵爐坝。亦與南鄭之巫山壺路通。

巴州地極遼闊。周圍約千餘里。巴江可通舟楫。平梁山四圍。石壁如城。宋末徙州治於此。平原之中。水田亦爲肥美。而山多田少。近太平、定遠、一帶。崇山峻嶺。尚多未開老林。

南棧由金牛驛入。過五丁峽。古稱五丁力士開山。以迎金牛者。即此。經由陝西之寧羌州。蹤朝天嶺。進廣元縣界。則爲百丈關、望雲關、七盤關、錦山關、劍門關。均極崎嶇。所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

岷濤天險。飛渡爲難。故自來流匪之患。恆在漢南江北。即保寧以下。襟以嘉陵江者。亦可沿岸防堵。川北川東風土。與漢南相近。自明以來。荊襄流民。即聚此數郡之間。明末遭張獻忠殺戮之慘。遺民所存無幾。承平既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廣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連。易於搬移也。古稱蜀民好亂。而楚人輕剽。醇者燒荒墾田。漸以富饒。黠者邀結朋黨。稽防少疎。便成事端。是在良司牧之善爲駕馭撫綏也。

鄖陽府、舊秋縣子庸人之地。明成化時設府治。領鄖縣、鄖西、房縣、竹山、竹谿、保康、六縣。東界河南南陽府之淅川。西界陝西興安府之平利。南界襄陽府之均州。北界陝西商州之商南。道路四通。山有黃龍、白馬、諸險。漢江橫過其中。夾河、斗河。南北交注。爲楚邊之雄勝。距武昌省城一千五百餘里。

鄖陽山大林深。明時荊襄流民。聚處其中。轉徙於陝之商、漢、川之夔、達。地險人衆。往往煽惑生事。項忠白圭之徒。督諸軍討之。旋服旋叛。蓋猶加誅戮。而所殺之數。不敵新集之多。力爲驅遣。則回籍之人。仍存復來之志。故迄無成效也。後原傑集三省按撫會議。將流民編成戶口。分設縣治。妙選賢能。勤加撫治。三省邊境。藉以乂安者百數十年。鄖撫之設。即始此時。

自陝西興安至湖北襄陽。共計一千三百里。而鄖陽爲適中。府城依山阻水。形勢甚爲鞏固。府上游諸山峻嶺。與川陝無異。下游則坡坨起伏。耐人尋玩矣。鄖縣爲附郭首縣。近郊多平原。水田產稻頗佳。

鄖西、府北一百二十里。縣治在漢江北山內。距江岸數十里。東與鄖縣。南與陝西白河。西與陝西洵陽。北與陝西商南、山陽。均皆接界。舊本鄖縣上津之地。明成化時。原傑因其地太遼闊。分設縣治。崇山峻嶺。道路崎嶇。而山嶺之下。多成平壩。居民開成水田。連阡踰陌。故其產穀較勝洵陽、山陽、諸邑。

鄖西扼湖陝之衝者。曰南天門。有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之稱。巉巖峻削。共計數十里。與洵陽之牛心石。共爲天險。鄖西舊本無城。賊匪滋事時。縣治被焚燬。知縣孔繼濟領帑修建城垣。團練民勇。據險拒守。賊魁齊王氏等。爲其民勇所斃。故鄖西鄉兵。冠於楚北。

上津。舊本縣治。後并入鄖西。設巡檢分防。知縣孔繼濟鑄修石堡一座。屹立湖陝之間。足壯聲援。

鄖西之夾河。在陝西白河縣之上三十里。水注漢江。可通舟楫。泝流過上津。至鎮川關起陸。二百四十里至商州。進西安省城。通計由夾河起。至咸寧峪口。水陸八百餘里。行旅避孝義秦嶺之險。多取道於此。與安之東道也。

房縣。本漢房陵。魏新城地。孟達之據以爲蜀魏輕重者也。距府城三百二十里。高山廣谷。號爲奧區。往代流匪。往往盤踞其間。板橋山、九道梁、等處。地方幽險。稽防未可少疎。

竹山、竹谿、爲古上庸地。舊本一縣。明原傑割竹山東南。另設竹谿。竹谿距府三百二十里。竹山距府一百八十里。東與鄖縣。北與陝西白河、洵陽。西與陝西平利交界。南通四川大寧。並宜昌之興山等縣。當三省之邊徼。地方最爲遼闊。

竹山、竹谿。均舊本無城。賊匪滋事。縣治遭焚燬。近皆籌修新城。高垣崇墉。極其鞏固。兩邑風土略似。民勤稼穡。於山澗溪角。盡墾水田。其平原之中。錦塍相接。故其米穀之饒。洵陽、白河、客民亦借資焉。人輕生敢

關。陝西當鄉兵者。多二竹郎西之人。頗得其力。

竹山之關塹。與洵陽之七里關。此連山勢險峻。道路崎嶇。爲湖陝扼要之處。

竹谿南之麻灣。西由紅石河至竹葉關。通陝西平利縣之曹家垻、八卦廟、一帶。由唐家坪經豐溪、老爺頂、巴豆園。通四川大寧之蕭家坡、徐家垻。沿途密林深箐。最爲幽險。

竹山南由官渡。過白河口至紅坪。西折向家坡、馬鑪嶺、三屆嶺。與老爺頂路會。由紅坪西南折過順水坪、長嶺垻、陰條嶺。至烏雲頂。與四川夔州府之黃草坪汛、大昌營、各路相通。

由紅坪南行。過高橋河至相思嶺、陳家坡。又東折過麻線坪、下古坪、國公坪。至百里荒。此數百里中。老林深箐。與陝西之化龍山。四川之大小圍城。山勢相連。向本無路。搜捕零匪。開成小徑。均極危險。

宜昌府。古丹陽地。楚熊繹始封於此。後又名夷陵。西陵。史稱秦代楚燒夷陵。吳陸抗討步闡于西陵者。即此。地雷爲州治。改陞爲府。東界當陽。南界宜都。北界南漳。西界四川之巫山。扼巴蜀之咽喉。附荊襄之脊背。枕山環江。地險流激。最爲形勝。距武昌省城一千一百餘里。

宜昌府城在大江北岸。依山阻水。雉堞連雲。號稱鞏固。府所轄東湖、歸州、興山、巴東、長樂。均在江北。鶴峯、長陽、二州縣在江南者。與施南接界。爲土官貢慰司舊地。改土歸流。江北數州縣。接連四川之夔府。本省之鄖陽。山大林深。亦往時流民積聚之地。故賊匪往來竄伏其間。

歸州。古夔子國地。一名秭歸。出師表所云。秭歸蹉跎者。即此也。濱臨大江。距府一百二十里。東湖、歸州。均有水田。宜稻。歸州西北一帶。高山長谷。與鄖縣無異。控制不易。

巴東。漢巫縣地。濱臨大江。由四川之夔府。大江東下。至縣入湖北界。邑有巴山。又名金字山。一峯分三岡。而下形如金字。縣治依之。而向無郭垣。故賊匪滋事之時。縣治至被焚燬。荊楚第一屆門戶。宜爲桑土之綢繆者。

巴東船樓上巴西。言川楚之相連也。夷陵、三峽之一。宜都記。稱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山水紆曲。林木高茂。衰猿之聲。巖谷響應。行人聞之。莫不懷土。歸州之空舲峽。尤絕岸峭立。爲飛鳥所不能棲。此路數百里。均皆大險。故自來盤禍。不能踰江北。而流匪之患。亦鮮至江南者。

興山縣。府北一百二十里。在江北山內。崇山峻嶺。接連四川諸山。道路詰曲。扳躋爲難。

由興山縣東北。經由豐玉坪、長房河、一路。可至陽鄖之房縣。西北由伍家坪、堆子場、南陽河。亦可至百里荒。古木叢蔚。川楚梅邊。

由巴東之羅坪、羅溪、場北。過麻線坪。亦通相思嶺。西由火峯翻界嶺。下黃泡池。通四川之觀音岩、八石坪。至大昌營。西北翻界河垻。至琴樂坪。過黃草坪。通大寧縣之大寧廠。此帶數百里中。多未闢老林。往時荊襄流民。蔓延川東者。必先集聚於此。以次轉徙而西。故賊匪之竄逸川楚者。多取徑於此。道路極險峻。林木陰翳。官軍往來追捕。跋涉勤經。旬月征人之勞瘁可思矣。

漢江發源嶓冢。至褒城、沔縣之間。北棧黑河諸水注之。始通舟楫。東至漢中府城南。冬春水涸。礫礫淺灘。

架木爲橋。由漢中而下。城固之文水、壻水。洋縣之苧溪、大小龍溪。西鄉之清涼川、木馬河。石泉之珍珠河、紅河、遲河、紫陽之洞河、玉河、漢陰之月河。安康之大小滔河、嵐河、黃楊河。均注於江。其流稍大。然江面不廣。石擁沙積。淺處仍可搴裳徑渡。由興安府東下。會合洵河、斗河、夾河。其流始深。共一千三百里而至襄陽。襄陽以下。江面較大。自沙陽以下。雖港汊紛岐。其正流之趨漢口者。流極迅急。故言漢防在洵陽縣高壁洋以上。夏秋水漲。可據岸爲守。冬春非淘沙布樁。不足禦也。

漢江俗稱神河。其異於諸水者。當夏秋漲發。中有跑沙。突起洪濤之中。出沒無常。舟人步步留心。見有跑沙。拚命急避。如不能避。則沙塞船頭。頃刻之間。人舟均無踪矣。跑沙在老河口、襄陽、一帶尚有。至襄陽以下。則漸次稀少。推原其故。緣漢水流最勁疾。擁沙而行。上游高山夾束。愈增其猛。至襄陽地勢平坦。江面寬而水流緩。故沙亦漸落江底矣。

唐時都關中。江淮之米。多由漢江泝流而上。不專恃河運。史稱明皇幸蜀。至扶風。江淮貢獻適至。其明徵也。由老河口之上。進棗河。小舟可達龍駒寨。陸路至西安。不過四五程。梁州、金州。則均在水次。軍興之時。江西、湖廣。轉運接濟者。由漢江而進。但漢江灘高流急。鄖陽之龍窩。洵陽之藍灘。新灘。其險不減澦瀕。船質稻脆。遇石輒破。江西運員彭淑、湖北嘗陽人。諸漢江水道。所運之米。專募湖南永州剝船。船既堅實。人亦耐勞。故虧耗獨少。至湖南糧米。多用本省原船。省一番搬移。即少一番耗損。米又用布袋竹簍裝盛。船戶難以偷竊。遇有磕損。便於起救。尤經理之得宜者。

漢中廣濟水。漢江而外。無可通舟者。西鄉堰口諸流會合。夏秋可行小舟。然亦僅至西鄉縣城。

興安府諸水。紫陽之峒河。西至四川交界之毛垻關。三百數十里。可行小舟。漢陰之月河。春夏漲而爲堰。既資灌溉之利。秋冬小舟。運載至郡。舟容數石。

安康之滔河、黃楊河。舟行有水時。均不過數十里。洵陽因洵河得名。源出孝義秦嶺。至鎮安西境。名大仁河、小仁河。東折至洵陽。與水由舊縣關鎮安縣南注縣境者相會。故之謂兩河關。會流一百七十里至縣城。東入漢。俗稱八百里洵河。其可行舟者。計程四百餘里。

鄖西之夾河。源出商州之鶴嶺。經上津。入鄖西境。至夾河口入漢。對岸爲白河縣地。小舟直至蠻川關。

斗塔河在漢江南。源出竹山縣之上庸山。即古上庸河也。盤折二竹、房縣之間。合孔楊水、簽水、龜水。並源出平利縣之塔水。源出白河縣之北星河。其流稍深。沿流作堰。灌溉稻田。小舟牽挽而上。可三四百里。至鄖縣西南入漢江。二竹、房縣、民客。貿易鄖襄者。均此河運載。

嘉陵江者。東自陝西散關發源。由鳳縣、略陽、諸治西南斜注。西自甘肅西和、成徽、兩當、諸縣而來之水。合於嶺口關。東入四川之廣元縣境。道經嘉陵山之西。故以嘉陵名。西至昭化縣。有來自階州之白水。龍安府之青州水注之。又納蒼溪縣之宋江。梓潼縣之小潼川。下至合州之渠口。則渠江諸水注之。南下至州治之東南。入於涪江。按嘉陵江兩面。夾以高山。水流遄急。然至陝西之略陽。其流已鉅。可通舟楫。較漢江之在褒沔者。爲深廣矣。

渠水、源出陝西之定遠廳大巴山下。至巴州東南分爲三流。而中央橫貫。勢若巴字。名曰巴江。又稱宇水。合源出廣元縣通平鎭之清水江。源出通江縣之宕水、龍灘水。由金華山西斜注東南。有通川江者。發源達州之萬頃池。自東注之。江南下渠縣之東。又爲渠江。納渠縣之白水溪、大竹縣之東流溪。廣安州之翁水。至合州之渠口。合於嘉陵江。此水舟楫直通巴州。其分支別派。間亦可泛輕舸。

開江、源出新寧縣霧山。坎流而下。南入開縣。合源出達州萬頃池之清江。源出高梁山之墊江。俱下雲陽。入於岷江。此水雖蟠折山谷中。而小舟尚可運載。

馬連溪、源亦出於萬頃池。自北而南。下經大寧縣之西。又南入巫山縣。與大寧河並入岷江。亦通小舟。

岷江、源出岷山。自松番衛西北至番界。三支並下。至下游諸郡。漸次會合。東下湖北之巴東縣。而入楚界。

其間若金沙江。則自雲南之北勝州。總滇省西北諸支。流至四川之馬湖而入江。嘉陵江則自陝西之寧光州。總甘肅東南諸水。至四川之合州。會涪水而爲內江。合三省之水。盤折數千里。源遠流長。故與黃河各爲南北幾流之長江之在川者。兩岸束以高山。川楚之交。石峽千餘里。至彝陵以東。始入平原。故自來江患。蜀地絕少。然峽愈峻。水愈深。流愈迅急。順流而下。瞬息百里。泝流以上。則處處皆險灘。瞿塘、灩澦。特其名之最著者耳。故輸輓維艱。

三省邊境。可通舟楫者。只此數水。渭河、源發甘肅渭源縣之南谷山。東由鳥鼠山而下。經清水縣而西入鳳翔府之寶鷄縣。繞扶風、武功、盩厔、郿縣而行。並非山內也。

山內陵谷峻大。溪湖亦多。當夏秋雨潦既降。山漲暴發。波濤之急。山民名之曰竹筒水。無舟楫可通。尋常咫尺之地。守候輒至經日。又古稱雉蛇交。其卵遇雷入地。久而成蛟。山內蛇雉最多。百姓不知伐蛟之法。蛟起崩山裂石。坡坳之間。廬舍人畜。被山水推去者。往往有之。山民不以爲奇也。蛟將起時。有聲閣閣。類雉鳴而較閎。以此偵之。可以預避。

山內地廣賦輕。惟商州與漢中之南城、洋、西、徽、銀、間及萬兩。興安及四川之保寧、夔府。湖北之鄖陽、宜昌、各郡縣。極多不過三四千。小邑祇數百數十兩。緣當國初定賦之時。多係未闢老林。故率從輕科。國初定賦之時。原定之額。不能符數。募人領地承賦。而土著之民無多。其承納之國課。不過幾錢幾分。領地輒廣數里。至離縣窵遠者。一紙執照之內。跨山踰嶺。常數十里矣。完課既爲無多。故其賃佃之租。亦不似外間之按畝而定也。

老林未闢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嘯。而虎禍尤多。土著人少。所種者不一二。招外省客民。納課數金。輒指地一塊。立約給其墾種。客民亦不能盡種。轉招客佃。積數十年。有至七八轉者。一戶分作數十戶。客租只認招主。並不知地主爲誰。地主不能抗爭。間有控訟到案。則中間七八轉之招主。各受佃戶頂銀。往往積至數百金。斷地歸原主。則客民以青山開成熟地。費有工本。而頂銀當照據轉給。中間貨當不齊。原主無力代賠。則亦跑其限年再耕而已。

流民之入山者。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西南則取道重慶、夔府、宜昌。扶老攜幼。千百爲

羣。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開山之法。數十人通力合作。樹巔縛長繩。下繫千鈞巨石。就根斧鋸並施。樹既放倒。本幹癒其罷塌。砍旁幹作薪。葉枝晒乾。縱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須加糞。往往種一收百。

數十年前。山內秋收。以粟穀爲大莊。粟利不及包穀。近日。遍山漫谷。皆包穀矣。包穀高至丈許。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耐飢。而包米能果腹。蒸飯作饃。釀酒飼豬。均取於此。與大麥之用相當。故夏收視麥。秋成視包穀。以其厚薄。定歲豐歉。

濟野之策。可行之山外。而不能行於山內。溪河兩岸旱麥。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麥。以五月熟。高山之麥。則六七月始熟。包穀種平原山溝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則在十月。包穀既熟。其穗倒垂。經霜雪。則粒更堅實。山民無倉收貯。往往旋摘旋食。歲潦則望高山之收。歲旱則資低山之熟。不能禁民間力作。無高低早晚之分。持濟野之說日下。符檄督責州縣。徒滋兵役擾累。於事無濟也。

山民饘粥之外。鹽布零星雜用。不能不借資商賈。負糧貿易。道路遼遠。故喂畜豬隻。多者至數十頭。或生驅出山。或醃作醃。轉賣以資日用。

山內營生之計。開荒之外。有鐵廠、木廠、紙廠、耳廠、各項。一廠多者恆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賊匪滋事之始。有議以各廠多。恐被賊裹脅。當嚴行驅散者。是大不然。凡開廠之商。必有資本。足以養活廠內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驅使廠內之人。工作本利。其資值帖然爲用。各商護其資本。偵探賊踪。往往較官府爲真。於開廠之地。必擇險峻可守之處。結寨屯積糧食。賊至搬滅其中。賊不能裹也。若不准開廠。則工作之人。無資以生。添數十萬無業流民。難保其不附從爲亂。故只當聽其經營。不可擾也。至於聯絡各廠。各設卡偷。無事安心工作。有警協力防堵。則恆勞習險之人。更有得其實力者。是在良司牧之善駕馭矣。

叢竹生山中。遍嶺漫谷。最爲茂密。取以作紙。工本無多。獲利頗易。故處處皆有紙廠。山內險阻。老林之虬幹蟠枝。固爲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則叢竹之爲患更烈。竹筍常青春燒不然。多有竹廠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

川陝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五方雜處。無族姓之聯絡。無禮教之防維。呼朋招類。勦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乾親。往來住宿。內外無分。奸盜之事。無日不有。人理既滅。事變所以頻仍也。

開山種土。良民儘多。其間與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山內村落絕少。不過就所種之地。架棚築屋。零星散處。所稱地鄰。往往嶺谷隔絕。匪徒竊刼。難資守望之力。孤掌難鳴。不敢與匪徒爲難也。

教匪之煽惑山民。稱持咒唸經。可免刼殺。立登仙佛。愚民無知。共相崇信。故入教者多。其實別無伎倆。所云驅鬼役神。剪紙撒豆之術。特好事者神奇其說。荒誕之辭耳。其拒抗官兵。則各處流徒之附從者。賊中

有老長槓少長槓。妄稱掌教元帥。則眞教也。其妄號領兵元帥。則痞徒之出力格鬬者。賊匪竄匿山中。遇丁壯。輒裹之反縛。令負糧跟走。惘惘行山谷中。十餘日去鄉已遠。漸釋其縛。逼令刺殺所擄之人。以堅其心。不則謂無用。轉殺之矣。故兵勇所獲裹脇。供亦多稱殺人。要非其本心也。

賊擄十數歲小孩。教以撥刺。稍大者號曰毛牯錐。次者號曰馬娃子。此輩幼小無知。以殺人放火爲頑戲。便捷輕銳。如錐如馬。故以爲名。

驢匪之在山內者。較教匪爲勁悍。往往於未鬬老林之中。斫木架棚。操習技藝。各有徒長。什伯爲羣。拜把之後。不許擅散。有散去者。輒追殺之。

山民貿易。定期赴場。場有在市旁者。亦有開於無人烟之處。曰荒場。當山貨既集。如有嘯匪猝至。則場頭恐其刼掠。斂錢相贈。所全者多。未可遽以通盜繩也。

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賭博。山內地雖荒涼。而賭局絕大。往往數百兩千兩。爲輸贏之注。無錢以償。流而爲盜。其賭自造寶盒、彈錢、擲骰。不打馬弔。不鬬紙牌也。嚴明守令。能禁賭博。即爲清盜之源。

匪中有領帳房之名。用青布數十疋。縫大帳房一二具。板棹皆備。遇民間紅白事。頭人持帖送分張帳於其家。號曰款客。或友弔賀。坐其帳中。即入賭局。家中稍有資產者。百計誘騙。或用酒灌醉。但一言入場。即爲代賭。所輸之數。勒主人作保。擔任強搶牛馬。逼買田產。無所不至。此類領帳房者。必匪中豪長。與胥役兵丁。多相勾結。甚至衙門家丁。受其藏遺陋規。官府設法擒拿。非聲東擊西。鮮不透漏脫逃也。

匪徒有紅錢客、黑錢客之分。黑錢者爲鬼爲蜮。換包設騙。行踪詭秘。多以術惑人。紅錢則作會結黨。持刀執鎗。白日市廛。地方紳耆保正。無敢過問。兵役獲其夥犯。中途攔截。名曰打炮火。邊徼地方。官固宜潔清自好。尤須兼通方略。如遇於拘謹。不能除害。則良民不能安靖。

山內官吏士民。行走數十里。無不攜有軍器。以防賊匪。賊人暗藏利刀。質小而銳。名曰黃鱔尾。遇追捕緊急。挺持格鬬。我無利器。則爲彼戕害。伊何道而賣刀賣鎗也。

山內各色痞徒。閒遊城市者。統謂之閒打浪。此輩值有軍興。則充鄉勇營夫。所得銀錢。隨手花消。遇嘯匪則相從刼掠。值兵役亦相幫搜捕。不事生業。總非善良。閒打浪既久。便成嘯匪。嘯匪之衆。即爲教匪流賊。

能令地無游民。則盜賊自弭矣。

三省亂民平定之時。新添營汛。用實彈廳。有新營。即有新兵。多係降匪鄉勇充當。賊匪之殺其夥黨。赴營投誠。與鄉勇之從征。日久無繇可歸者。遣散恐滋事端。是以收入營伍。但此輩本非善良。殺人放火。習慣成性。距能安守營規。又當從征之時。口糧優厚。打仗有賞。殺賊有獲。飲酒食肉。日日醉飽。入伍則有限餉。無不能恣其口腹。宜其難以帖然也。

邊地兵餉。有宜變通者。賊匪未滋事之前。山內糧食絕賤。大米每石。價值不到白銀一兩。包穀雜糧。每石只青蚨三四百。是以往時糧餉。盡爲給銀。原爲使兵軍興以後。山內連歲荒旱。略有收成。下游客商搬運大米一石。價常在三兩以外。包穀亦須二兩上下。糧食艱貴。陳兵在營日久。或薄有田產。或兼營生理。倘

可勉強支持。新兵於餉銀之外。別無津墊。生計更難。爲各營籌者。每人按月發給本色兵米三斗。餘銀仍爲鹽菜。不至糴貴受累。自當漸次安靖。

新兵之爲山內患。端倪已見。然兵有定額。得賢明將官。善爲撫綏。馭則其患可弭。其中更有可慮者。在撤退鄉勇。當凱撤之時。從征已數年。賞銀數兩。恃其微勞。多懷怨望。雖云遞送回籍。而所注籍貫本非眞實。到籍並無親族收留。仍然四竄。又或以在外日久。無顏回里。每至中途逃逸。復闖入營。此項已撤鄉勇。逗留山內者。實繁有徒。無事則爲閒打浪。遊蕩村寨墟場。有警則防其乘間抵隙。但無故查辦。徒生釁端。隱爲安輯之方。消其不平之氣。尚宜勞心區畫。

山內防維之策。總以安輯流民。爲第一要務。流民開山作廠。既各安其業。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即偶有蠢動。而各保身家。長鎗白挺。盡成勁旅。好亂之奸民。終不敵良民之多也。山內差役。多客民充當。無風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多附和爲奸。如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窵遠。山民受其凌虐。無可告訴。即間有告訴。無爲申理。囂然無復有生之樂。一二奸徒倡率。爭相附從。則禍變成矣。賢明監司太守十數人。落落分部三省邊境。軫恤民隱。勤於稽察。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蠹伎倆。則土流安業。潛布之撤勇。易於謀生。自不至輕有生心。此尤拔禍本塞亂源之要務也。

保甲本弭盜良法。而山內州縣。則只可行之城市。不能行於村落。棚民本無定居。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徙數處。即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處。非有望衡瞻宇。比鄰而居也。甲長保正。相距恆數里數十里。距能朝夕稽查。而造門牌。取互結。斂錢作費。徒滋胥吏之魚肉。至客店之循環簿。亦只可城市用之。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林岩。匪徒則山徑取捷。均不安歇客店。所謂客店者。不過貿易山貨之小販而已。各縣邊境。距治恆數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報。月一陳核。則僕僕道途。不勝其苦矣。

山中打生獵戶。平時專驅除虎狼之爲民害者。其火鎗百不失一。五溪蠻無以踰之。又各廠中防嘯匪刼掠。有標客、客勇。技擊一可當十。壯士朱方伯從軍時。招重賞。募得數百人。護輜重。故獨無失亡。或大軍有急。揮此輩援之。往往轉敗爲勝。古名將破賊。必畜選鋒。此皆足備軍鋒之用。不事外求者矣。

州縣民壯。例本與兵一體操演。設以衙庫獄者。近則只以喚詞訟。提人證。操浙二字。絕不提及。蓋通弊也。山內則有不得不講者。地方遼闊。城守之千把。汛兵數十名。解犯送差而外。存城幾人。偶有盜賊。文武措手無策。亦決不敢向前搜捕。以致淩辱事端。竊以山內民壯。當相縣之大小。大縣設一百四五十名。中小亦必一百名。責成縣官。勤加操練。每名歲支口糧一十二兩。此項經費。即查明從前叛產絕業。將佃租勤撥。自可敷用。

開屯田設堡卒二議。往嘗陳之當事。頗治法非難。治人爲難。曉事任事之人。百難一二。事機各有其時。過時則無可籌辦。未敢仍持前論也。而於山內興利除害。尚有臆見。可備芻蕘者。國家承平二百年於茲矣。各省生齒繁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開墾。守土者善爲撫馭。廣其資生之路。則彼方藉以仰事俯畜。距至即爲亂階。昔文王治岐。木拔道通。而化行江漢。風雅所載。甯靈虛言。南山、大巴山、化

龍山、城口、圍城、等處。募商開廠。斫伐老林。木料浮江漢而下。直達三江五湖。既可裕國課而濟民用。而老林既開。墾荒耕種。盡皆腴地。於此數十里中。添設州縣。可養活無數生靈。通計老林。非二十年不靈開墾。地則歲歲有收。此百年之大利也。至老林既開。各山之眞面目皆出。無都蔽以增其險。奸徒不能藏匿。則又利興而害自除矣。

開林之難。地方官恐設廠之時。民客龐雜。難以盤查彈壓。固是一端。而又有苦其地勢之難行者。運抱之材。詎人力所能運。必藉水勢。而山中溝渠。往往有亂巖擁塞。步步阻灘。商民即願出資開廠。不肯捐本疏川也。且林木斫下。往往候水經時。山漲暴發。木植隨湧而下。爲下流撈救。不肯收贖。則徒折資本。故無肯爲開林之計者。然山既有脈。水即有路。沿途巖石。可設法以鑿。山高者水自大。巨木亦可放下。如洵陽、鎮安、孝義、各老林。十數年來。斫伐結牌。直下老河口者不少。即以巴山而言。東北二面。近西鄉者。山水本歸漢江。則木亦可放之至漢。西南二面。山水本歸巴江。則木亦可放之至巴。巴山之木。爲廠客所伐者。均令到字作號。漢則下至興安、鄖陽。江則下至夔府、宜昌。均准撈救收贖。而於夔、宜、興、鄖。設關稽察。現孝義、鎮、鄖各木客。遇水漂失者甚多。然於百株之中。能留二三十株。即爲獲利。以林木質大而價重。且多松柏花梨。美材可作器具。不止房屋板片之用也。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得賢能地方官。籌出數千金。試爲疏導山脈水道。既開。募商開林。一處有利。則他處自皆倣行。南山、圍城。分別由江由渭。各隨地宜。總客商臨時斟酌。久之自有成效也。大利既興。民聚雖多。足以養活。官府留心稽查。可不至別生事端。

團練之法。有疑其勞民者。是大不然。當賊匪蠭起之時。山內州縣。豈能處處用兵防守。團練之衆。雖不足以當大賊。而聲勢既張。則小隊賊匪。亦不敢輕有窺伺。查賊匪將至。必先有賊探。偵視無備。乘虛而入。團練既成。每月操練兩次。不過費兩日工夫。其餘二十八日。儘可力作。若不團練。則賊匪日日滋擾。地方光棍。加以恐嚇。百姓日巖山洞。不敢耕種。其廢時荒業。爲何如。古人稱平賊方略。徵調不如招募。招募不如團練。然總須相兼而行。則職守有資矣。團練雖民間自捍桑梓。亦須官府激勵。少爲資助。故於有事地方。上官當量爲調劑。俾得展布。始可責以固境保民也。

供運之方。當於要路各寨。預爲儲備者。蓋當官兵臨境之際。必賊匪滋擾之時。設法供運。亦防賊匪搶也。而供運之人。尤有當斟酌者。竊嘗謂用家丁。不如用差役。而用差役。不如用紳士。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墜。路徑不熟。則賊腳佐。往往糧運不到。浮開運腳使費。差役路徑熟悉。雖恐誤差責懲。而人夫不受約束。是以亦難得力。紳士則居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殺賊。地方寧靜。事雖公而切己。辦理較實心也。地方官於寄糧寨堡。擇紳士著民之謹厚可靠者。先給發運營銀兩。屬其官兵一至。便行轉運。寨堡中多其子弟親貲。共顧顏面。必相助運送。決不敢諛。此在地方司牧。平日官民一氣。有以作其趨事赴公之誼。自然休戚相關也。

聽訟雖非致治之源。而閭閻受累。實由於此。山內尤甚。川楚民情。本自好事。加以光棍包攬教唆。鼠牙雀角。便反訟端。差役手奉一票。便爲奇貨可居。邊境距州縣寫遠者。往往將所喚之人。竊押中途。客店店主。

串通一氣。彼此分肥。爲之關說。所欲既遂。則回稟。未票之先。已往鄰省。索詐未遂。或更有株害之人。則云喚至中途。被某某等糾衆搶回。稟請加票。喚至城中。又稱之保戶。屢月經旬。不得質訊。差役坐食。兩造傾銀差費。一訟所用。動至累百。至命案之鄰證。盜案之開花。一票尤必破數家。民苦莫訴。幾何不胥民而盜也。地方官嚴勒限期。相地遠近。計日審結。案無留牘。獄無繫民。民保而盜自弭矣。

康熙年間。川陝總督鄂海招募客民。於各邊邑開荒種山。邑多設有招徠館。又飭州縣選報紳士耆民。充爲鄉正。宣講聖諭。城中朔望。山內場集。均爲演講。實成地方官實力奉行。風俗丕變。盜賊稀少。百年以來。父老傳爲盛事。則善政之化民成俗。即邊徼亦未必不可舉行。是所望於志希循良者矣。

陽城之言撫字心勞。擢科政拙。仁吏之用心也。山內徵收悉從輕。則民間尚有受累者。害不在官。而在差役與地棍也。蓋山民應完錢糧。多是幾分幾釐。而距州縣往往數百里。至縣城又不能即上庫給照。往返動至兼旬。則此幾分幾釐者。非一二金不楚矣。山民不能自完。則差役地棍。於開徵之時。將山內花戶。代爲完納。名曰截糧。官利徵收之早晚。不復稽查。照票一入伊輩之手。故爲挨延。俟至次年開徵。向花戶催索。陳欠花戶不知已完。懼以陳欠到官。任其魚肉。於是算本利。索路費用費。一照非數金不得矣。嘗詢山中紳耆。均稱錢糧不踰千兩。而民間有數萬之累。非虛言也。良司牧隨到隨收。又或分期下鄉。聽其就近完納。徵銀不滿一錢者。准以銅錢完納。此即催科中之撫字也。

滇黔粵嶠之間。石山亦峻嶒可畏。顧其所謂石山者。石自爲石。不甚與土雜也。山內則不然。石雜土中。不相連屬。夏秋之際。霖雨經旬。土成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由山巔徑瀉而下。當久雨新霽。行人常有戒心。否則裂石砰擊。未有不立碎者矣。

山內石雜土中。無不可種之山。此其所以爲利也。而道路之不能修。亦即由此。蓋土盡浮泥。經烈日暄晒。則堅如石塊。鋤鍬難施。募人開挖。甫得平夷。及大雨時行。巨石之隨行潦下墜者。又復堆積沿途。加以藤蘿叢竹之蒙蔽。旋剪旋生。夏秋之間。征人之苦。較勝他處。

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獨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崢嶸。而久雨之後。亦自時時崩墜。故寨堡之倚岩而結者。往往下木樁於石穴之間。方得堅固。

山內土性不堅。南城、洋、西各邑。號稱平衍。其土力亦不敵山外西鳳各郡也。所築堡城。即加工夯築。一經霖雨。便至坍塌。惟處處有石。尋得脈絡。用鐵楔籤入。擊以巨鎚。用力推擠。即翻騰而下。取石甚便。作堡者用土不如用石。爲工省而堅。但其石性本酥。巨石只砌根基。五尺以上。決不可用。恐其質重壓碎也。

山內氣候。有與外間不同者。南山、大巴山、圍城、之屬。積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間。又霏霏下雪矣。十月以後。土結成冰。堅滑不可行。陟高者用鋤挖磴。扳援樹枝而上。故搜捕之師。一至冬令。則馬隊不能得力也。

定遠、太平、鎮坪、城口、各處。山大林深。天開一井。常多陰雨。即晴霽亦有濛霧。霧中多硫磺氣。感觸之者。輒生膨脹瘡痍之疾。又盛夏之時。必有數處下雹。小如彈丸。大或盈寸。將包穀雜糧打倒。人畜急避林岩中。

亦凝陰之氣所成也。惟下蔓之處。不過一線。長有至數十里。寬不過數里。糧食非成熟之時。寇過後。山農扶培。尙可吐穗結實也。

鼓鑄之利。不惟不可禁止。尙有當講求者。山內古稱陸海。雖亦間有銅鉛各礦。非常產也。而產鐵礦之地則甚多。鄰外間客民就地爐冶。雇募工作。固足養活無業之人。而作爐必近老林。砍伐以供薪木之用。久之而老林漸開。肥以春燒。可種之土愈廣。棚民亦收耕作之利矣。

山內有耳扒者。將青綱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漸生耳。耳盡而新蓄之青綱木。又可作扒。再有作罩扒者。另是一種木間有取松樹爲之。洵陽則出構樓。狀如麻。蘇廣爲紗羅者。參用之。此數種均山貨之貴重者。

原傑於鄖陽奏設巡撫。將山內州縣遼闊者。分設縣治。洵安邊大猷也。惜其所籌辦者。祇爲秦、豫、楚、三省交連之處。未謀及秦蜀也。山之在楚、豫者。雖亦高大。而未逮秦蜀之險峻。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東北郡邑之邊秦者。距成都往往二千數百里。視鄖陽之距武昌。更迢遙矣。至縣大難以兼顧。如太平之城口。洋縣之華陽。安康之磚坪。平利之鎭坪者。此類尙多。當時並未議及。豈今昔情形不同。固有待於後賢乎。

添營不如分縣。營賞彈壓而已。未能責以撫綏導教也。且設立營汛。雖增添額兵。其民不能增也。縣則設獄者往焉。輸納者集焉。考試之生童聚焉。久之。客商移住。漸成都會。得賢司牧。勸於治理。勸農興學。則民風可以丕變。至審事完課。考試。均皆便民。又不待言矣。如以邊地瘠薄。縣官窮苦。則新設之地。酌以邊俸論陞。加之鼓勵。當有自奮於功名者矣。

堅壁清野。均制寇良策。山內之野難清。已論於前。至堅壁之謀。則行之確有成效。五年以前。賊勢之熾者。以其到處裹人。脅從日衆。搶掠民食。因糧於我也。自築堡之議行。民盡倚險結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拒守。賊至。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

寨堡之設。固足保民。而於勦賊機宜。亦大有裨益。賊匪奔竄山谷。不由路徑。官兵盡力窮追。相距總隔一二日程。以其前無阻截之者也。寨堡既成。加以團練。賊至據險以拒。大兵跟擊得及。鮮不獲大勝者。參贊德侯追樊人傑、徐添德、兩賊首。賊匪陷淺渡漢。因前途有馬鞍寨之險。少爲逗留。而德侯親督健旅追及之。張家坪斬俘數千。樊徐二賊。勢遂窮蹙。不旬日均皆殲滅。又老賊張添倫等。合七股大賊萬餘人。攻打太平寨。神仙洞、二處者。兩日。楊提軍領兵至神河口。聞之。連夜前進。天甫明而至賊營。寨民扼之於後。官兵勦之於前。七股賊匪。一戰盡平。此尤彰彰在人耳目者。

山民質樸勁勇。耐勞習險。非平原百姓。氣浮而脆者可比。果其團練得宜。賊匪畏之。相遇。輒曰土豹子可恨。蓋賊匪之用以勞我師者。我兵必分道架梁。而賊匪翻山踰嶺。其來如虎。其去如鼠。跟追倏無踪跡也。山民則不然。賊匪之能。皆山民所自具。而賊匪之路徑。又不逮山民。生長其地。爲更熟也。但訓練之時。有宜與首人講論者。百姓非兵勇。難以法治。可勝不可敗。如傷數人。則餘皆鳥獸散。銳氣挫矣。賊來勿迎頭

攻擊。沿途分伏壯健於山灣石角之間。賊匪大隊過去。必有拉後之數十人。委頓道途間。突出截擊。可以盡擒。前寨既用此計。後寨亦依計而行之。則賊所過寨堡。必有損折。又賊於夜間。亦有住紮地方。附近寨堡。揀壯健於夜靜更深時。用大砲過山鳥遙擊之。縱不能多殺賊。而徹夜不得息。必驚惶拔走。明日至他處。又復如此。則賊益疲。能拉後被擒者益多。我不勞而彼已不支。鄉兵困賊之至計也。

西安各峪口賊。初頻頻窺伺。後素觀察團練民勇。編設卡倫。分布防堵。時屬紳士震金。鼓揚旌旗。分隊巡邏。聲勢甚雄壯。賊不敢犯平原。所保全勝者甚大。亦可知團練之成效矣。

團練鄉民。不過令其保聚。無遣跳躑。非欲以此邀職功也。教習之時。令其演火鎗。擊石子。能於百步外中靶爲上。不必令習刀矛。蓋刀矛決生死於五步之內。百姓各有身家。不值於必死之賊拚命。火鎗則擊之百步之外。度不能勝。尙可爬山而逸。至於菁擊石子。則猝遇賊匪。手無器械。地下石塊。即可抵禦。所謂沒羽箭也。以守寨堡。尤宜較之火鎗。費省而力相當。

團練之法。各寨寨勇。設寨長寨副。大旗小旗。以次分管。寨長必須寨民公保承充。十數寨必相其人之多寡。爲設寨總。選紳士之有才幹。爲衆所服者充之。近邊要隘。則各寨輪撥數人。設卡守之。當東作之時。百姓分布耕種。防匪之突至。各卡於高山眺望。偵有賊踪。放一砲。則耕作之人。盡皆收檢農具。偵賊向此路。則放二砲。人畜皆歸寨堡。賊近則放三砲。寨總糾會各寨。盡整器械。集壯丁堵禦。前卡信砲既放。後卡聞聲接放。頃刻之時。數百里間。咸知警備。賊至不放砲。與非賊至放砲。寨總查出。均即稟官嚴懲。

偵探不明。便至誤事。而探卒難得其人。往往於中途逗留數日。回則糊塗揑報。團練既行於各邑。沿邊小心。寨總各給木戳。探止本境者。其探票內。必要取寨總戳記。如至鄰省鄰邑。飭令所到營縣。稟請於票內加用印信。以杜道聽塗說之弊。寧優給口糧。票內無戳記印信。必加重懲。

百姓自捍身家。不能出境勦捕。間有地當要衝。而本地民力單弱。必須得人幫助者。當懍切諭以脣齒之義。而所調亦止可在數十里內。百姓知無遠役。地方官又能加之獎勵。軫其飢寒。自踴躍從事。

林中所產老毛竹。節密而堅。柔而勁。賊匪砍作矛桿。長一丈七八尺。拒抗時。千矛攢刺。短兵砍撥。軟不受刀。前矛甫開。後矛已至。賊勢不支。則拔出矛頭。棄桿翻山。形同猿猱。竄至他處。又砍竹作桿。前敵之兵。火鎗弓箭。林內不便施放。亦用長矛。彼此刺擊。馬服君曰。兩鼠鬬穴。將勇者勝。信哉。

平原之中。弓箭疏通。及遠火鎗。亦可得力。故賊匪不輕離老林。整厓之役。齊王氏率賊匪數萬人。出山攻撲。王提軍營血戰竟日。子藥皆盡。賊用馬隊。直踏而前。有山西千總崔要者。領藤牌軍二百名。跳躍出迎。賊馬驚竄。自相踐踏。營中分兵。鼓噪繼之。賊匪始退。次日額侯領索倫馬隊至。盡銳衝殺。邊兵猛勇善射。一皆當百。賊死傷大半。逃遁入山。自是不敢輕窺。平原勦賊之師。弓矢鎗矛藤牌。均宜分隊練習。不可偏廢也。

賊匪之疲。能我師。一時難於剪除者。賊無輜重。急則翻山而逸。我軍有鑼鍋帳房。必繞山灣而行。一大山翻過。不過數十里。而繞山灣取道。則二三百里。軍至而賊已遠颺。經略參贊楊提軍、賽將軍、諸軍。於追賊

緊急時。輒亦屏去鑼鍋帳房。跟踪徑前。於崎嶇之處。徒步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

追敵之難。固然限於地險。然亦多由軍糧之不能接濟。賊匪隨刼隨食。不須持糧。官軍不能也。賊軍日走百數十里。官軍亦日追百數十里。而負糧夫馬。日祇能行數十里。往往兵行一日。糧兩三日始達。乾糧不能多攜。不得不住紮待糧。紮堡既成。官兵經由處所。預先貯糧。軍至輒撥運供給。庚癸之無呼。實資於此。

兵以衛民。不戢士卒。則雖殺敵致果。終非雲梵之師也。經略參贊所以克奏厝功者。拿定保民二字。主見先定。每當下營。村老皆得迎見。詢問民間疾苦。長吏賢否。約束弁兵。秋毫無犯。德侯將勦賊西鄉紫陽間。四面皆賊。督軍前後攻擊。軍中缺糧已二日。兵軍有掠紮民糧食者。立斬以狥。故三省邊民。感戴異常。聞兩侯營至。老幼夾道歡迎。經略之卒。山內軍民聞之。多遙奠痛哭。亦可爲領兵者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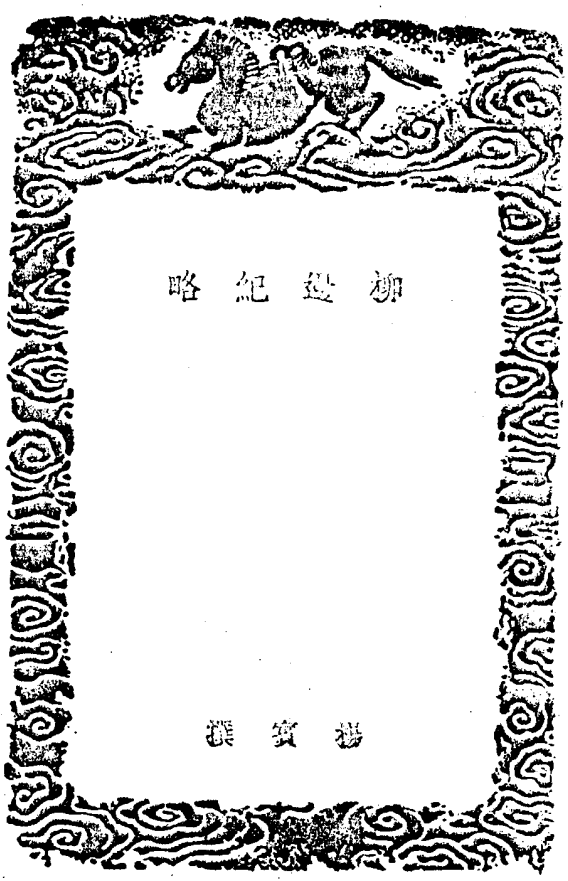
楊提軍營言。戡定之功。固由將弁。而實賴地方之司牧。賊匪經勝使之後。脅從之衆。多乘間自拔。地方官不能安輯。則任兵役之嗾詐。則無路自新。又或苦於苛政。甘心作賊。則所殺之賊。不逮所增之數矣。即設捕之時。良司牧功。亦有易奏者。領兵官於所帶數千人之外。不能別有統轄地方官。果得民心。則所轄數萬數十萬百姓。皆爲父子兵。紮民於官兵經過。多疑懼。不敢到營。即偵知賊在前途。不來相告也。若地方官則賊所至之地。保正紮長。均須立報。得以預爲準備。此皆致勝之要。提軍持論如此。得弭盜之本矣。克壯其猷。詎偶然哉。

戡亂之方。不難於一戰而勝之。而難於全局而安之。又安之事。寬猛並用。曲折周詳。巨細必須皆到。則司牧之責任重矣。

帥少保曰。文官不要鬚。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穆提軍督兵勇二千餘人。追勦賊首伍懷志於南山老林。徒步當先。轉鬬千里。幾危者數。其氣彌厲。卒俘伍逆。撲滅此股大賊。其後勦賊定遠、通江之間。策馬衝陣。身中數矛死。邊人嘖嘖稱其武烈。又言有某將軍者。領兵不二千人。紮定遠之長嶺。川匪萬餘。突由竹峪關至定遠之黎坝。人心惶惶。將軍督軍奮擊卻之。回軍至九軍坝。又遇賊大隊從星子山東來。亦徑前衝殺。賊敗回竄。後聞其屯軍西鄉。賊繞道偷渡漢江。領軍馳截。賊濟大半。其未及濟者。均爲掩殺。皆奉檄過七星坝。舟人指視沙坝死賊。背上箭如蝟毛。亦可謂敢戰者矣。

山內民風土俗。已略具梗概。關林墾荒。毋擾木鐵紙耳各廠。凡所爲開財源。廣生計。俾棚民得各安其業也。再於適中之處。設重臣以一其事權。遼闊之處。分州縣以專其治理。綏靖之大規。不外此矣。顧經世大猷。兵食並重。軍威果然雄盛。自可消侮亂之萌。團練之法。只可行於有事之時。若云加增兵額。則山內地方。如此之廣莫。必非添數營數汛。所能控制者。而添數營數汛。其議餉議糧。經費已不貲矣。屯政雖係古法。然有實心任事之人。不避勞險。安在不可舉行。即如新疆苗疆各屯。現在均著有成效。山內有水田之處。難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爲子孫之計。亦畏有賊匪之害。核其田爲屯業。編其人爲屯丁。即以現有之田。定爲口分世業。設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團聚之。寸土顆粒。官無利焉。再爲清出叛產絕業。收其租課。以供屯務之雜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懇切開導。使山民曉然知此事之爲己。如此。則屯政可行。山內稍平衍之處。皆有屯堡。則氣完勢重。稽防先自便當。各老林聽棚民開墾。雖有匪徒潛竄。而我整彼散。我主彼客。不得逞其奸謀。兵寓於民。洵久安長治之規也。良醫療病。用藥固有加減。而方悛傳之古人。是所望於集羣思廣衆益者矣。

嚴樂園先生以洵陽知縣起家。官至陝西按察使。南山盜起。身在行間。先後幾二十年。嘗述議。詩仿古梁州自爲一道。及前明郧陽巡撫例。割三省邊郡。專設大員鎮撫。廟堂重更張。未遽施行。今雜識首言又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即其旨也。據先生自序。此書成於嘉慶十年。後道光時。復增輯爲邊防備覽。總十門。一十四卷。辭甚宏括。然規畫要略。已具於此。後世談兵形險要者。讀其書。通其意。隨時變通而善用之。一隅之法。推之以治天下。不難也。又多乎哉。光緒戊申八月胡思敬敬。



柳邊紀略卷之一

清 山陰耕夫楊 賓撰

自古邊塞種榆。故曰榆塞。今遼東皆插柳條爲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于其外。人呼爲柳條邊。又曰條子邊。

條子邊西自長城起。東至船廠止。北自威遠堡門起。南至鳳皇山止。按明時遼鎮邊牆。西北自長城薊鎮界鎮場堡起。至東北開原之永甯堡止。共六十八堡。邊長一千二百四十八里。東北自開原之鎮北堡起。至東南鳳皇城堡止。共二十六堡。邊長五百二十里。而今之興京船廠。則皆明時邊外地也。設邊門二十一座。曰鳳凰城門、曰愛哈門、曰興京邊門、曰加木禪門、曰英額門、曰威遠堡門、曰發庫門、曰彰武臺門、曰白土廠門、曰清河門、曰九官臺門、曰松嶺子門、曰長嶺山門、曰新臺門、曰黑山口門、曰高臺堡門、曰牛川營門、曰布兒德庫蘇把兒漢門、曰黑兒蘇門、曰易屯門、曰發忒哈門。此盛京志所載者也。而會典則又稱西自長城起。東至喇林山止。設邊門十四座。曰名水堂門、曰寬邦門、曰儉盤溝門、曰新臺門、曰松嶺門、曰九官臺門、曰清河門、曰白土廠門、曰章古臺門、曰法庫門、曰布爾都庫蘇巴爾漢門、曰黑爾蘇門、曰衣屯門、曰法忒漢門。北自威遠門堡起。曰

威遠門、曰英額口門、曰因登門、曰鹹廠門、曰鹽陽門、曰鳳皇城門。凡六門。共二十門。較之京志。則少門一。而不同者九。蓋志纂於康熙初。而會典成於康熙二十六年。是會典在後矣。當以會典爲正。按明時遼鎮設關十。遼陽城東南百八十里。通鮮者。曰連山關。鹽陽城北三里。曰鎮朔關。瀋陽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里。州五市者。曰撫順關。開原城東六十里。靖安堡地方。曰廣順關。開原城東七十里。蘇人互市者。曰鎮北關。開原城西六十里。慶雲堡地方。曰新安關。廣甯城東北七十里。蘇人互市者。曰鎮遠關。廣甯城北八里。曰分水嶺關。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通海運者。曰旅順口關。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運船由此入遼河者。曰梁房口關。設治邊衝要堡一百有三。曰鐵場、曰永安、曰背陰陰、曰三山營、曰平川營、曰瑞昌、曰高臺、曰三道溝、曰新興營、曰錦川營、曰黑莊窠、曰仙靈寺、曰小團山、曰興水縣、曰白塔峪、曰蘇兒山、曰灰山、曰松山寺、曰沙河兒、曰長嶺、曰銀木衙、曰大興、曰大福、曰大鎮、曰八勝、曰大茂、曰大定、曰大安、曰大康、曰大平、曰大甯、曰大靜、曰大清、曰鎮夷、曰鎮遼、曰鎮甯、曰鎮武、曰西興、曰西甯、曰平洋橋、曰東昌、曰東勝、曰長靜、曰長甯、曰長定、曰長安、曰長勝、曰長勇、曰長營、曰靜遠、曰平虜營、曰上嶺子、曰十方寺、曰丁字泊、曰宋家泊、曰會遇、曰鎮西、曰彭家灣、曰平定、曰定遠、曰慶雲、曰古城、曰鎮彝、曰清陽、曰永甯、曰鎮北、曰威遠、曰靜安、曰松山、曰柴河、曰撫安、曰白家衙、曰三岔兒、曰曾安、曰東州、曰散羊峪、曰馬根單、曰一堵墻、曰清河、曰嶺嶺、曰汲其哈、曰雙堠兒、曰酒馬吉、曰興陽、曰賞個子、曰長嶺、曰散哈、曰長個子、曰劉官窯、曰湯站、曰鳳皇城、曰青台峪、曰鎮東、曰鎮彝、曰甜水站、曰黃骨島、曰鳥服堡、曰紅嘴、曰望海高、曰鎮遠、海門設蘇喇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披甲十名。

盛京城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址築四門。大清天聰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周共十里二百七十二步。康熙十九年。築關牆。周圍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高七尺五寸。門改爲八。東曰撫近。小東曰內治。大南曰德盛。小南曰天祐。大西曰懷遠。小西曰外攘。大北曰福勝。小北曰地載。外書滿文。內書漢文。不似今之滿漢左右書也。城中有鐘鼓二樓。百貨集其下。

皇城在南門內。規模雖小。金碧亦可觀。中宮曰清甯宮。東宮曰關雎宮。西宮曰麟趾宮。次東宮曰衍慶宮。次西宮曰永福宮。樓曰翔鳳。閣曰飛龍。正殿曰崇政殿。大門曰大清門。東曰東翊門。西曰西翊門。大殿曰篤恭殿。東坊曰文德。西坊曰武功。江南道士黃集茂者。魏守之時年八十餘矣。城左有圓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許。大如高之半。左右小圓殿各五。基與地等。脊高丈許。大亦半之。太祖率諸貝勒受朝賀處也。

盛京西六十里有土牆。基號曰老邊。疑即明朝失遼陽後邊牆。

東北柳條邊內外設將軍三。曰盛京將軍。曰甯古塔將軍。曰愛渾將軍。卻黑龍江將軍。

將軍。奉天府尹所屬。東至興京。西至山海關。永平府界。南至海。北至發忒哈門。柳條邊。東北至威遠堡門。

設京二。曰興京、周奉屬鹽慎氏。漢晉屬挹婁。隋屬高麗。唐初置燕州。後爲渤海大彝震所。遼改爲定理府。遼金屬潘州。明屬建州右衛。在邊外。名黑圖阿喇城。大清發祥地。天聰八年。改爲天眷興京。曰盛京。禹貢屬青州。周屬幽州。秦遼東郡。漢遼東、樂浪、元菟、三郡地。明帝末。爲烏桓鮮卑所據。獻帝初平三年。屬公孫度。遼東郡地。初平末屬曹操。晉改遼東郡爲國。領縣八。後魏仍爲遼東郡。隋改於高句麗。唐高宗平高句麗。置安東大都護府。元宗時。屬渤海郡王大祚榮。渤海郡地。後十二世孫彝震。僭號。建定。置二州。爲定理府。遼屬東京昭德軍。金屬東京顯德軍。元初爲瀋州。後改瀋陽路。屬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二十年。遼瀋陽中衛。大清天聰八年。改爲天眷盛京。順治元年。裁衛所。設駐防官兵。府二。曰奉天府、卽盛京。順

治十四年設。曰錦州府。禹貢屬冀州。虞夏屬幽州。商屬孤竹國。周屬燕。秦遼西地。漢無慮望平縣地。屬遼東郡。魏刺史領之。晉慕容氏西樂郡。唐柳城縣。屬營州。遼金錦川臨海軍。隸中京大定府。元省軍縣。名止稱錦州。隸大寧路。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廣寧中左屯衛。大清康熙三年。改錦州。曰遼陽州、周朝鮮界。城國。燕地。秦漢屬遼東郡。東漢改遼陽縣。魏屬遼東郡。晉屬遼東郡。後魏改遼陽縣。北齊廢。隋屬高句麗。唐平壤城。屬遼東郡。後改遼陽縣。唐末。渤海大氏。以遼東地置東平郡。號南京。後改爲東京遼陽府。金東京元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遼東衛。八年。改定遼都衛。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改遼東衛爲定遼後衛。辟前千戶所爲定遼前衛。左千戶所爲定遼左衛。十七年。建定遼中衛。十九年。建東寧衛。永樂七年。建自在州。大清順治元年。裁諸衛。十年。置遼陽府遼陽縣。十四年。改縣爲州。屬奉天府。曰寧遠州、商孤竹國地。周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海陽縣地。屬遼西郡。晉慕容皝置集寧縣。除遼陽府名。康熙四年。改縣爲州。屬奉天府。曰金州。周秦朝鮮界。本辰韓地。漢屬元菟郡。晉屬高句麗。初置金州。統之。後渤海屬移盧郡。後復州化成縣。後改金州。屬朝鮮。安復軍。元初屬遼陽路。後併入遼陽路。明洪武四年。置金州衛。而中左所則在大清順治元年裁衛所。十年復爲金州。屬錦州府。縣七。曰承德、奉天府附郭。曰海城、周秦屬朝鮮。本古南沃沮國。漢初屬元菟郡。後改屬樂浪郡。晉東漢置都尉。仍封沃沮爲侯國。魏屬平州。晉屬高麗。隋屬高麗。爲沙卑城。唐李勣平高麗。改置蓋州以統之。渤海大氏以爲南京南海府。遼海州南海軍。隸東京。金復州。隸東京。元屬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海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十年。置海城縣。屬奉天府。曰蓋平、周屬朝鮮。本辰韓地。秦燕人衛滿所據。漢屬元菟郡。魏屬平州。晉屬高麗。隋蓋牟縣。唐蓋州。屬安東都護。渤海大氏改爲辰州。遼辰州奉國軍。隸東京。金蓋州奉國軍。隸東京。元初置蓋州路。後并入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蓋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蓋平縣。屬奉天府。曰開原、周秦屬朝鮮氏地。漢晉隋屬扶餘國。唐渤海扶餘府。遼屬龍州黃龍府。隸東京。金屬咸州利涉軍。隸上京會寧府。元初設開原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開原路。明洪武十一年。建遼海衛。二十二年。建三萬衛。永樂七年。建安樂州。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遼陽府遼陽縣。屬奉天府。曰鐵嶺、周秦屬朝鮮氏地。漢晉隋屬扶餘國。唐渤海扶餘府。遼屬龍州黃龍府。隸東京。金屬咸州利涉軍。隸上京會寧府。元初設開原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開原路。明洪武十一年。建遼海衛。二十二年。建三萬衛。永樂七年。建安樂州。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鐵嶺縣。屬奉天府。曰錦、錦州府附郭。曰廣寧。周初朝鮮界。後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東南境無慮望平二縣地。屬遼東郡。西北柴縣地。屬遼西郡。東漢屬烏桓。晉屬平州。隋屬高麗。唐置軍閥守。置都護府。遼東南爲顯州。泰先軍。屬東京。西北爲宣州。崇義軍。屬中京。金置廣寧府。又義州崇義軍。元置廣寧路。義州因之。屬大寧路。明洪武二十五年。封建遼王。置廣寧衛。二十六年。改爲廣寧衛。又設廣寧前屯衛。廣寧右屯衛。二十七年。又置廣寧中護衛。二十八年。置廣寧左右護衛。永樂中。徙封遼王於湖廣。改中護衛爲廣寧中衛。左護衛爲廣寧左衛。右護衛爲廣寧右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所。康熙三年。置廣寧縣。屬錦州府。城一。曰鳳凰。周秦朝鮮界。本箕地。漢屬元菟郡。晉屬平州。隋屬高麗。唐平壤城。屬東京。元屬東寧路。明初爲鳳凰城。後改爲靖三十七年。因巡撫李輔依議。移置定遼右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仍稱鳳凰城。康熙二十年駐滿兵一千名。屬奠京。以上皆入版圖。寧古塔將軍所屬。東至東海。東南至希喀塔山海界。東北至飛牙喀海界。西至威遠堡。盛京界。南至土門江。朝鮮界。北至發武哈邊。愛渾將軍所屬。東至海。西至你不楮阿羅斯界。南至寧古塔界。北至海。以上不設郡縣。無版圖。竊廣之國居多焉。

明時。遼鎮建敵臺一千三百三十三座。東路馬根單等七堡。四十九座。西路長勇等七堡。八十二座。寬佃子等十四堡。七十四座。開原十一堡。一百二十八座。中固三城堡。十九座。鐵嶺等六城堡。三十五座。汎河等三城堡。十二座。瀋陽六城堡。三十九座。靜遠等五堡。六十一座。懷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座。七十河等三城堡。一十六座。鹽路三城堡。二十一座。瀋陽六城堡。三十九座。靜遠等五堡。六十一座。懷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座。七十九座。義州等十二城堡。一百二十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九十七座。寧遠等二十一城堡。一百五十五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一百一十六

座。廣寧右屯等四城堡。十一座。金州等二十五城堡。九十五座。復州等六城堡。二十九座。蓋州等二十七城堡。八座。海州等四城堡。四十四座。路臺二百二十八座。遼陽等十二城堡。二十四座。開原等十一城堡。七座。中固等三城堡。四座。鐵嶺等六城堡。七座。汎河等三城堡。八座。鹽路等三城堡。十座。瀋陽等六城堡。七座。靜遠等六城堡。五座。懷武等五城堡。二十七座。義州等十二城堡。八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一十七座。寧遠等二十一城堡。三十二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三十六座。右屯等四城堡。二十四座。海州等四城堡。一十二座。當初建時。量地衝緩。緩者五里一臺。衝者二三里一臺。而所謂路臺者。高三丈五尺。周圍四十丈。體圓。以大磚爲之。上置舖樓。垛口。每臺設守軍五名。專納行旅居民之逃敵者也。今自山海關至寧遠州。依然星羅棊布。完好若新。自寧遠州至奉天府。或五里一臺。或十餘里一臺。明啓禎朝。爲大清所毀。自奉天至威遠堡。柳條邊。則數十里一臺。而又殘毀過半。土人云。天聰間。增城率天。取材于此故也。

山海關。唐太宗時築城五。所謂五花城是也。元時爲邊民鎮。明洪武十四年。大將軍徐公達建山海關城堡一座。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又建山海衛。領所八。設指揮十三員。千戶十九員。百戶二十三員。鎮撫二員。經歷一員。宣德九年。置守關兵部分司。設主事一員。嘉靖四年。設巡關御史一員。隆慶二年。裁革。三年。建山海關營。駐薊鎮。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五員。額兵一千四百一名。夫哨三十名。夜不收三十名。額馬騾二百匹。頭關外即屬遼鎮。設二十五衛。曰定遠中衛、曰定遠左衛、曰定遠前衛、曰定遠後衛、曰東寧衛、曰定遠右衛、曰海州衛、曰蓋州衛、曰復州衛、曰金州衛、曰廣寧衛、曰廣寧左衛、曰廣寧右衛、曰廣寧中衛、曰義州衛、曰廣寧左屯衛、曰廣寧右屯衛、曰廣寧中屯衛、曰廣寧前屯衛、曰廣寧後屯衛、曰廣寧遼衛、曰瀋陽中衛、曰鐵嶺衛、曰三萬衛、曰遼海衛。分屯重兵。明初設兵一十九萬二百餘名。萬歷初存操兵八萬六千六百。後東事蔓延。參松寄問者。遂至十三萬有奇。遼陽大幾何矣。後衛十一萬一千一百餘名。則此關固東北一咽喉也。額曰天下第一關。有自來矣。今則設和敦大一員。佐領八員。驍騎八員。兵三百六十四名。移永平府通判一員。護過客。搜參貂而已。明制。參貂材木魚鮮之類。皆有禁條。凡出關者。旗人須本旗固山額眞送牌子。至兵部起滿文票。漢人則呈請兵部。或隨便印官衙門起漢文票。至關。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記檔驗放。漢人赴通判南衙記檔驗放。或有漢人附滿洲起票者。冒苦獨力等輩。至北衙亦放行矣。進關者如出時。記有檔案。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否則漢人赴附關衙門起票。從南衙驗進。旗人赴北衙記檔即進。蓋自外入關。旗人便于他時。銷檔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至于人參。惟朝廷及王公歲額得入。餘皆不得入。入者死。是以參賈不敢公行。向賂守者。或夜踰城入。或蓋壓草車糧車詐入。康熙己巳庚午間。天子屢責守關吏。或死或徙。賂不行。乃從他口入。亦有泛海自天津登州來者矣。而關口之搜檢愈嚴。雖褌中不免。貂禁稍寬。然恐其攜一等貂來。貢貂分三等。過必查閱少而醜則已多。且佳必解部。拔一等者送內務府。餘則官賣。價給主。

長城東盡處曰大龍頭。西盡處曰大龍尾。皆有石碑。刻大字嵌城上。大龍頭土人呼爲老龍頭。上有望海

樓。或有游宴其中者。樓前有石碑。大書一勺之多四字。

山海關外三里曰悽惶嶺。又曰歡喜嶺。蓋東行者至此悽惶。而西還者至此則歡喜也。又五里曰毛家山。南即望夫石。貞女祠在其上。余驟馬觀之。像一婦木龕中。作淒惻狀。乃所謂許氏孟姜者也。有聯云。秦王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祠南里許爲姜女墳。或曰墳在海中。不可即。

松山、杏山城。皆大清踏毀。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全行老滿洲曰。此我軍圍城時所掘也。按明崇禎十四年。即崇德六年。錦州、松、杏。皆被掘壕圍困。錦州困最久。松山七月。杏山兩月。今他處無跡。而杏山獨存何耶。

十三山在錦縣境內。醫巫閭山南去大凌河三十里。直十三站。遼顯州地也。遼史。世宗置顯州。以奉顯陵。顯陵。名東丹人皇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聯書數萬卷。號醫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州在山東南。山不高大。而峯十有三。鋒稜若削。離立如人。扈從東巡日錄所謂若研山者也。上有潭。下有洞。可避兵。金太常蔡珪詩云。閭山盡處十三山。溪山人家畫幅間。高供奉土奇。康熙壬戌四月壬寅。扈從過此。猶見山下人家。但無溪水。今則并無人跡矣。

古咸州應在開原站。咸遠堡之間。按松漠記聞。咸州至瀋州二百十里。今自奉天記里至開原站。得二百五里。雖古今道里未能盡合。然大要不甚相遠也。

黃龍府。盛京志作開原縣。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州。而婁室墓碑。載室葬於濟州之東南。與吉里。今其墓在船廠西二百里之薄屯山。則當日黃龍府治。應在今石頭河。雙陽河之間。又松漠紀聞。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其說亦合。若開原則去混同江六百餘里。金太祖安能一渡江即據有之耶。

也合老城在驛路旁。新城亦可望見。俱無人迹。余同行鐵白旗擺牙喇常明。新城貝勒後也。謂余曰。我國因兄弟不睦。各據一城。自相殘殺。又政由婦女。以致滅亡。常明之父白二格。年八十餘。少時爲太宗嘗應。今以雖流寓古塔。猶能言當日事。惜老病。又不通漢語。不能詳問之也。或曰前大學士明公珠。老城貝勒後云。

船廠即小吳喇。南臨混同江。東西北三面。俱有木城。北二百八十九步。東西各二百五十步。東西北各一門。城外鑿池。池外築土墻。周七里一百八十步。東西門各一。北門二。康熙十二年建造。今皆圮。惟東西北三木樓在耳。康熙十五年春。移寧古塔將軍鎮之。中土流人千餘家。西關百貨湊集。旗亭戲館。無一不有。亦邊外一都會也。

船廠設于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兒吳代造船於此。所以征俄羅斯也。而鄂縣萬季野以爲即明永樂

間船廠。永樂間設卒數千造船。將以開邊。未幾成祖崩。仁祖即位。罷諸。宣德時又遣宦官崇屏乃終罷。余初未以爲然。既而至寧古塔。聞前省中陳敬尹曰。吾初至小吳喇。尚無造船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板及綉鐵釘。又井水或鐵臭。季野之言乃信。

吳喇國舊城。人號大吳喇。以今之船廠亦名吳喇故也。周十五里。四門內有小城。周二里。東西各一門。中有土臺。城臨江。江邊有菴曰保寧。

長白山。土名歇爾民商。陸阿陳。山海經作不成山。魏書及北史皆曰徒太山。唐書作太白山。或又作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餘里。高二百里。橫亙五之。無樹木。惟生叢草。草多白花。山半有石臺。可四望。山頭積雪皚皚。五峯環峙。南一峯稍下如門。中有潭。周二十五里。大明一統志云。周八十里。盛京志云。四十里。吳漢槎長白山賦自註云。形如家瞥。縱餘五里。橫八里。峯頂至潭二百五十丈。康熙十六年丁巳。寧古塔副都統薩不蘇奉旨丈量。得此數。潭水南流入海者三。曰土門江。曰鴨綠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曰賽因訥因河。曰額黑訥因河。曰昂邦土拉庫河。曰娘木娘庫河。曰阿脊草土拉庫河。而總匯於混同江。康熙三十年辛未。刑部尚書圖納奉旨往繪全圖。金大定十二年。即山北建廟。册爲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册爲開天弘聖帝。今康熙十六年遣官催勒。內大臣戔福武等。謹遵。爲遵旨詳。遵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戔福武一等侍衛豪瑞隨侍衛首領臣瑞色。一等侍衛臣巴護札。三等侍衛臣索口。奉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寧古塔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臣等欲遵上諭。于五月初五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出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瓦喇地方。轉宣上諭于將軍等。隨至瓦喇。寧古塔。及瓦喇獲戶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臣等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散居布爾。原係採獵之人。今已老退閒居。稱我盛京在額赫納陰地方居住。我等不曾踏長白山之顛。曾聞我父云。如往獵于長白山麓。挑糧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觀之。長白山離額赫納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問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赫納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額赫納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瑪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市陸路前。赴額赫納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瑪喇者。知赴額赫納陰地方陸路等路。臣等隨議。拉人獵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爲西倒歸。不能歸家。亦不可定。臣等議。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納陰地方預備。備我盛米處。以便於被處取用。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納陰地方預備。臣等即撥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瑪喇大額赫約。我盛乘此時西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納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圖山大蘭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振河。阿虎山。扈勒納林。初爾蘭河。淥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經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納陰地方江干。不意瑪喇大額赫乘小舟尚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圖山大蘭布素。我盛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納陰地方。次帶領官兵馬西山。瓦努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黑納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黑納陰地方。圖山大蘭布素等。初十日已至。因前至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圖山大蘭布素商議。合既布素。聞數章京路達。與識路程之瑪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盛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旋固山大蘭布素等人隨乘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此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瑪喇來報稱。先遣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清明約有

育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於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囑喇六額黑哲捕珠蛙。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圍山大臣布赤等。宵於樹林中。掃除圍路前進。十六日娶明阿鳥六七。十七日雲霧且浸。不見山在何處。因向編哨處尋路而行。過過路段。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腳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地。而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札處半里方遠。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最生黃花。爛。臣等圍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亮無所見。臣等近前流論營。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脈分明。臣等不勝驚異。又正值一路。可以瞭望。中間有平坦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圓。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潛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口。寬之處小。其餘池緣。參差傾頹。頗驚觀。正前一峯。較諸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山左流者則為扣阿里元喇河。右流者則為大訥隆河。小訥隆河。遶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岸顯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岸臨崖滾到山下。開觀草京畢。嘉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驚異。因思正在之食。此殆山靈賜與欲雲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十三步。回首觀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潔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宵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霧霧朦朧。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隆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隆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頭到敕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敕旨。感激涕。當繙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疲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處。圖白黑險處。喝爾漢險處。喝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德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六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歸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瓦喇地方。又往看富古塔嶺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富古塔。偏看富古塔嶺處地方。於七月十七日自富古塔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京師。

十七年己未。遣官致祭照明初封五嶽例。代封嶽皆稱帝。明太祖以己起自布衣。不敢妄加封號。因改稱某山之神。冊為長白山之神。初於富古塔西南九里溫德恆山致祭。今改於船廠城外。春秋仲月初旬。富古塔將軍主祭。盛京禮部遣官讀祝文贊禮。按會典陳設帛一。柱香一。酒三爵。牛一。羊一。豕一。登一。籩立各十。籩豆各二。

冷山、朱洪忠宣公偕所居也。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凝寒。高出衆山之上。土人呼為白山。以其無冬夏皆雪也。宋史忠宣本傳。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除主悟室寨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本傳。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即金主所都燕百里。去富江州百七十里。扈從東巡日錄。曷木逃遲。即俄莫賀索落站。東北二百餘里為冷山。余雖未至其下。然以古今道里合之。其為冷山也無疑。

尚陽堡在開原縣東四十里。安置罪人。始於天聰七年八月。按實錄。黑圖阿喇被明盜參人以其餘黨發尚陽堡。後以為例。自順治末改發富古塔。康熙初又增船廠、黑龍江、席北、白登訥。即有仍照舊例發尚陽堡者。亦止居於奉天府城。而尚陽堡為墟矣。

富古塔。周曰肅慎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間。按太平寰宇記及北史。勿吉有七種。其一曰粟末部。與高麗接。二曰伯咄部。在粟末北。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今以古今地勢考之。在白山拂涅之間。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眞。女眞本朱里眞之訛。後避契丹興宗名。改為女直。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按水達達所居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呼里改。曰斡朶。舊曰脫斡

博。曰索苦江。分鎮混同江南北之民。明屬奴兒干都司。富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富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個。相傳有老翁生六子。遂以之名其地。有指為六廟發祥之地者。非。按六祖。長曰德世庫。次曰劉闊。次曰索長阿。次曰敏昌安。即肇祖也。次曰包朗阿。次曰翼氣德世庫。居髮闊發。劉闊居阿哈河者。索長阿居阿洛嘛等。肇祖居黑圖阿喇。即今之興京也。包朗阿居尼麻喇。翼氣居章甲近者相距五里。遠者二十里。因號其人曰富古塔貝勒。與以之名地者不同。

混同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江。又名松花哩烏喇。松花哩者、漢言天。烏喇者、漢言河。言其大若天河也。混同江之名。改於遼聖宗四年。其源發於長白北流。遶船廠城東南。出遶受諾尼江。東注北受黑龍江。南受烏蘇里江。曲折流入大東海。其在船廠東南者。闊三十丈。魏書勿吉傳。國有大水。余去時為己巳十月二十一日。江已冰。乘車過。是日晴和。冰少融見土。余疑為江底。土人曰。江深二丈餘。冰上積土。土上復冰。今所融者土上冰耳。歸時為庚午二月二十一日。流澌蔽江。鉾甚利。舟不肯渡。余策馬從。亦拉江徑涉。亦拉者。漢言三也。蓋尼失哈站下流兩沙洲。分江水為三。故以此名。水僅沒馬腹。余所乘高麗馬則沒頸。因念金太祖乘赭白馬徑涉。水及馬腹。平平耳。何神異之有。余適當已巳冬無雪。故可徑涉云。尼失哈站南山上有潭。產小魚。魚皆連鱗。人不敢食。尼失哈者。漢言小魚。蓋地以物名者也。

遼河套在開原西北。舊顯州城下。水甘土厚。平地不下萬頃。明宣德以前。皆屬邊內。自畢恭立邊牆後。遂置境外。嘉隆間漸為福餘衛頭目所據。天命四年。太祖既掬介賽。一作宰賽貝勒。喀爾喀。即福餘衛都督板。舉部北徙。此地遂成瓯脫。惜乎不設邊內。以之屯種也。

遼東金州旅順口。距山東登萊甚近。順風揚帆。一日夜可達。明時運糧運貨。往往由此。若永樂宣德間。海運則自旅順口徑達開原城西老米灣。舊跡猶存。可得而考也。

古富江州應在今厄黑木站。扈從東巡日錄。指為大吳喇者非是。按松漠紀聞。來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而來流城即在富江州西。金太祖紀。十月朔。克富江州城。次來流城。可證今去混同江東百十里者。正厄黑木站。特不知河水為來流河故跡。若大吳喇則在混同江遶。何百十里之相去耶。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如歡喜嶺、盤頭嶺之類。戴石者曰拉。亦作嘎。如拉伐、必兒漢必拉之類。平地有樹木者曰林。如惡林、王家林之類。山間多樹木者曰窩稽。亦曰阿機。盛京志作窩集。實錄作兀集。秋笳集作烏稽。如那木窩稽、色出窩稽、朔爾賀綽窩稽之類。瀑布曰發庫。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寬甸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憐。山之銳者曰哈達。達讀作平聲。如山陰哈達之類。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廠遶外西南五百餘里。土著自言與滿洲同祖。而役屬於蒙古。蒙古之名。始於元。唐書作

蒙兀部。宋作冒骨子。之科爾沁。一作好兒趁。與察哈爾虎墩兔同祖。住牧東北邊外。去建州最近。明萬歷二十一年癸丑九月。其長孛奚丹事迭作。蠻骨國。凡自船廠往墨兒根、愛渾、黑龍江者由此。按天聰八年十一月。霸奇蘭等征黑龍江。命外藩四十九旗之長。由科爾沁國舅吳克善。葬古思貝勒之子。所屬之席北綽爾門地方經過。則爲東北衝途也久矣。特以地屬外藩。公行刦奪而莫能禁。行旅每視爲畏途耳。

黑龍江。即薩哈連元喇。源出塞北。愛渾。一作女虎。城。在船廠東北。後魏時曰黑水。部屬勿吉。唐曰黑水靺鞨。置黑水府。唐開元十六年。以其部落都督賜姓名曰李獻誠。授黑水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金曰合懶路。元曰合蘭府水達達路。合蘭府設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朵憐、曰脫斡憐。曰半吉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民。餘糧戶數共二萬九百六。明曰黑龍江。忽黑半寨。大清天命元年八月。太祖命達爾漢順科落巴圖魯征之。江水每九月始冰。時流澌忽合著浮梁。遂濟取屯寨。後朝貢爲糧廠。康熙十三年始築城。二十二年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三員。滿洲一。水手一。索倫一。滿洲披甲十一。千人。索倫披甲千人。所謂黑龍江新披甲是也。凡強盜竊盜免死者。多給爲奴。大船四十。花船七十。槳船十七。而以船廠官古塔流人爲水手。耐兒各八百二十四人。二十九年。將軍統其半。駐墨兒根以衝索倫。索倫者。屬國也。按實錄天聰八年五月。黑龍江索倫貢目巴爾達齊來朝。貢貂皮。十月。巴爾達齊又率京古齊哈舞孔恰嘍與都漢內赫歡特、白哈爾塔、噶朝實。其未附屯寨。則於崇德四年十一月遣曹海等。六年七月遣席特庫等。命蒙古放漢奈曼吳嗣武四子諸鄉。調度征之。乃爲屬國。虛美貂。號索倫皮。與西北阿羅斯爲鄰。阿羅斯一作俄洛斯。即羅刹。邊外呼爲老爺。爲人深目皆鬚。盛準實。鬚長身多力。而好睡。睡輒不即覺。長於步戰。善色弱。不投弓矢。矢著身。徐徐拔之。相視笑。自昔自開闢至今皇帝之丁卯。共七千九百十有四年。其族卑幼見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右肩。次指左右膝。或曰先指額。次腹。次左肩。西洋所謂反十字也。最奉佛。見必俯伏而哭。或曰非佛也。奉者天主。俯伏而哭者天主教也。其屋宇正方。上下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類西洋。其帽皆頂。鑾貂於內。外飾珠寶斑斕。或用猩猩氈。鑾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最著者。紫羅足。貴者。貂鼠。裸體。其衣。編珠寶珊瑚金剛鑽於邊。而絕少綉。其餘飲食無肉好。大若瓜子。準重一分。陰作變。或人馬形。陽則其國世也。若處經一鍵。必書數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隱底諾話。隱底諾者。西洋諸國之官話也。其紙厚若山西毛頭。大減十之三。微脆。中有暗花。若文或之狀。色白。其藥塗若蒿藍而短。藥若蓋。恒者白。脆若青魚腥。臭食之味淡。其所食多麵糕。如今之西洋糕者。而色純白。秋潤經月不硬。其國都相傳在正西之北。高海中。水驟漲。夜行十三陽月。乃至無克薩城。而西陳今略以爲在金山西北。七日出塞紀略以爲滅之。疑是唐之黠戛斯。又曰。乾吃斯。王秋澗玉堂嘉話。則以爲古烏孫。即今乾隆絲。余以滿番叶之。此番本在烏孫絲之間。而無適合之字。譯者不得已。以己音之相近者當之。中原譯者。音隨地變。以訛傳訛。名稱遂異。不知其國固二千年如一日也。余向見秋笳集作烏孫。以爲非。後從塞外見其國人。狀貌皆與顏師古注烏孫者合。因復疑之。今得秋澗語。始恍然。矣。於地之方位路之遠近。余不暇辨。康熙四年乙巳。阿羅斯率八十餘人入索倫部。取貂皮而淫其婦女。臥未覺。雷古塔將軍巴海輕騎往襲之。盡殲其軍。脫者四人耳。於是築城於雅克薩。爲邊患者二十餘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天子命舅舅公佟國綱、內大臣索額圖、往諭禍福。乃毀雅克薩城。退地五百里。以尼不楚爲界。而索倫貂乃盡貢內府矣。

虎兒哈河。即鏡泊下流。盛京通志。雷古塔城西南百里有湖。廣五六里。袤七十里。土人呼爲必爾騰。即鏡泊也。中有三山。曰銀裝、賀端、陶山。圖克善山、牛泉山。圖克善牛泉、兩山之間。有巖曰白巖。湖之西南。虎爾哈河東流入湖之處。有像曰呼客蒐。是湖水東注。飛瀑噴雪。奔瀉。吼聲聞數十里。土人呼爲發庫。金呼里。改江也。闊二十丈。源出色出窩稽。繞雷古塔西南。東北折入混同江。匯黑龍、烏蘇里二江入海。其水色白味甘。在第二泉上。飲之益人精力。或曰參水也。故能然。

雷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天柬小記作烏黑法喇。在萬山中。廣二十餘里。袤百餘里。其平若砥。色或青或黑或紺。或若龜文。或若羊肚。又復嵌空玲瓏。馬蹄騷騷然。若行鼓上。而曲池橫沼。志所稱如井如池。如盆盂者。盛京志。孔洞大小不可數。計或圓或方。或六稜八稜。如井如盆如池。或口如盡。而中如洞。深或丈許。或數尺。中有泉。或生魚。或生草木。莫不凍魚鼈焉。

雷古塔城。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康熙五年移於覺羅城西南。去覺羅城八里。今梅勒章京所居者。新城也。新城建。舊城遂廢。人呼之爲舊街上。

雷古塔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繞其前。木城周二里半。東西南各一門。外爲土城。土城本周十里。四面有門。今皆圮。惟臨河西南面壁立耳。公衙門及梅勒章京居。在木城內。餘官兵及民。皆散住東西南土城內。合計不過四三百家。屋皆東南向。立破木爲牆。金志。以木覆以涉草。厚二尺許。草根當蒼蒼若斬。綯大索牽其上。更壓以木。蔽風雨。出瓦上。闢戶多東南。金志。闢東南一扉。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東。就南北炕頭作竈。上下男女。各據炕一面。金志。穿土爲床。煙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夜臥南爲尊。西次之。北爲卑。曉起則壁被褥。置一隅。覆以氈。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麗紙。寒閉暑闢。兩廂爲碾房。爲倉房。滿語曰爲樓。用貯食物。四面立木若城。名曰障子。而以棚爲門。金志。棚木爲柵。或編樺枝。或以橫木。庶舍規模。無貴賤皆然。惟有力者。大而整耳。

自混同江至雷古塔。窩稽凡二。曰那木窩稽。一作諾木阿機。又作納本阿機。明初置納木阿衙。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大清命額宜都取之。曰色出窩稽。一作色赤阿機。盛京志作色賽窩集。那木窩稽四十里。色出窩稽六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間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則冰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爲波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蝱白蛾之類。攢嚙人馬。馬畏之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烟以驅之。夜據木石。燎火自衛。山魈野鬼嘯呼。盪人心膽。餒則咽乾糧。或射禽獸。燒而食之。糧盡又無所得。久之水不涸。則死矣。凡入窩稽者。必揭一物於樹。言笑不敢苟。若齋然。否則多蹭蹬。或曰山神爲祟云。息從東巡日錄云。烏稽中

皆蒼松、及樟柞樹、間有楸、椴、榆、接虬蟠、穿山過澗、蒙密糾斜、白晝陰晦、雷且棄彫、略見驗月樹根亂石、磊磈錯落、疑無道路、供奉得之每聞記載、雖不敢詳、然其大概、略可想見矣。

自山海關至十三站、迤邐複嶺、無寸之木、自十三站至奉天、平壤爲多、自奉天至柳條邊、山野相錯、或斷或續、自柳條邊至混同江、岡嶺似十三站西、而草木則隨地皆有、自混同江東尼失哈站、至必兒漢必拉、半爲窩稭、崎嶇陰慘、不類人間、至沙關則又別有天地、而富古塔尤佳、惜四山樹木、爲居人所伐、鬱葱佳氣、不似昔年耳。

富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關、南有舊城址、天東小記作火茸城、大與今京城等、內紫禁城、石砌女牆、下猶完好、內外街道隱然、瓦礫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爲東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爲金之上京、是以盛京志作金上京會寧府、按金史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天會元年號上京、海陵、貞祐二年遷都於燕、猶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爲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其宮室有萬元、慶元、宮、宸居殿、華殿、天門殿、混同江行宮、崇亭、天元殿、世德殿、承祥宮、光興宮、寶錫亭、臨海亭、余按史志、遼金東京在今遼陽州、士人之言固非、而盛京志亦未可盡信、嘗考金史地理志、上京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蠻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離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堇鋪、七十里至賓州、按金史賓州本渤海城、在鴨子混同二水之間、渡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富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稭左右、而色出窩稭嶺上土城址尚在、今人指爲金時關門者、安知非是、然則沙關之金碧猶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後之北京歟、

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國分界、天子命鐫蓋旗固山額眞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灣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尚東、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

沙關城內存石塔一、石觀音一、康熙初、觀音首脫、軀蹠微損、新鄉張司空坦公名縉彥、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餘、己巳六月、富古塔藍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媽病且死、夢石觀音至其家、遣命長子吳達哈爲屋以蓋之、吳達哈出五十金、屬西關吉林下觀音廟僧淨金董其事、淨金又募得數十金、冬十二月、入窩稭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此余所目擊者也、又往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興劉侍御命人往觀、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聖、次曰儒生、盛於東觀、次曰下瞰闕庭、書類率更、今蓋國學碑也、又土人云、城內雖無居人、遠望之猶有王氣、城北十餘里有兩石橋、橋九洞、今

石雖圮、柱尚在、又將軍安珠瑚使人浚井、得磚漆井亭木方尺、顏色甚鮮、

五國城就徽欽之死斷之、似一城而五國其名者、考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剖阿里國、曰益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爲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載大明一統志、或以爲在羌突里噶尚、吳漢槎曰、自富古塔東行六百里、名羌突里噶尚、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焉、疑即是、或以爲在朝鮮北境、昔從東巡日、偵朝鮮北境、近富古塔者、有安豐、徽欽故城、在山頂之上、或以爲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南燼紀聞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又遷西河州、又遷五國城、其地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余按金史、徽欽以金太宗天會六年七月乙巳、遷上京、十月徙韓州、七年七月丁卯徙鶴里改路、地名世不相合、此書之僞無疑、或以爲富古塔相近搶頭街有舊城址、疑即是、其說紛紛不一、而余以爲徽欽自徙鶴里改路之後、未聞再徙、則五國城自在鶴里改路境內、而鶴里改者、即虎兒哈胡里改之變書也、搶頭街之說、庶幾近之、

黑龍江元史作合蘭河、發源寒北、南流而東、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爲一、而其源則相去甚遠、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大誤、又兩江之水、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略如柳汁耳、金志及松漠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皆不可信、

柳邊紀略卷之二

自京師至富古塔、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京師四十里至通州、二十里至燕郊、二十里至夏店、三十里至三河縣、縣近七漢、鮑邱、臨海、三水、故名、三十里至邦均、二十里至段家嶺、三十里至別山、二十里至枯樹、三十里至玉田縣、古無終國、水中白沙可治玉、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豐潤縣、二十里至板橋、三十里至榛子鎮、松漠紀聞作榛子店、三十里至新店堡、二十里至沙河、二十里至野雞坨、十五里至安和店、店東北十餘里有首陽山、山麓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廟、廟有清風樓、土人呼爲洞山、二十五里至永平府、古孤竹國、秦漢爲右北平、松漠紀聞作平州、三十五里、松漠紀聞作四十里、至雙望、二十里至蘆峯口、十五里至撫寧縣、二十里至榆關、或作渝關、又曰臨渝、以渝水名、松漠紀聞舊榆關至雙望居七十里、二十里至深河、三十里至范家店、三十里至山海關、三里至歡喜嶺、五里至八里鋪、明崇禎初、經略王在晉請城八里鋪以衛山海關、旋罷、五年又以山永巡撫楊嗣昌甘設兵五十名、十二里至老軍屯、三十里至高粱站、十八里至前衛、十五里至涼水河、十里至葉家坟、三十里至中後所、明崇禎五年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東光站、十二里至望海店、三十

里至七里坡。十二里至曹莊。十里至甯遠州。明初置甯遠衛，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四員，千戶二十五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七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六年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把總九員，主兵三千八百八十八名，客兵家丁二十三名，獨輪戰車一百輛，馬三千三百六十八匹，騾五十頭，四十二年設甯遠兵備道一員，今悉裁去，惟設知州定日學正訓導各一員。十八里至雙樹鋪。天聰二年五月，太宗改甯遠不克，回兵駐此。十二里至連山。十八里至塔山。明時甯遠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十二里至高橋。十八里至杏山。明末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松山。明初置甯中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後隸關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小凌河。十里至雙陽店。二十里至大凌河。明初置甯左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自遼陽失後，遂爲要地，總兵鎮大壽等統重兵於此拒守。三十里至十三站。即十三山，胡嶠陷虜記云，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四十里至閭陽驛。遼乾州崇德軍率領縣，金閭陽縣。二十里至壯振堡。十里至興隆店。十五里至二臺子。十里至廟家子。三十里至中安堡。十八里至羊腸河。後三鎮遼務務要，羊腸河在鎮遠關堡遼外，係柴河衛任牧之所，今爲內地。十五里至小黑山。二十里至胡家窩。三十里至二道井。二十里至一半拉門。三十里至白旗堡。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朔己酉，天子駐蹕於此，鑿百井以供行營。三十里至劉河溝。十里至黃旗堡。八里至小黃旗堡。二十二里至巨流河。即遼河，一名梅柳河，又作句驪河，源出靺鞨北路山，流經小城於河上，名曰開城。十五里至顧家子。二十五里至老邊。三十里至大石橋。一名永安橋。三十里至奉天府。松漢紀聞作瀋州，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衛，領所五，設指揮使三十二員，千戶二十一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經歷各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年設遊擊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九員，主兵七千九百八十七名，客兵家丁四十八名，獨輪戰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五千三百八十八匹，騾五十頭，今改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二員，固山大八員，喇章京八員，牛彔章京口員，代子口口員，筆帖式口員，披甲三十名，馬匹，又設府尹一員，府丞治中各一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戶禮兵刑工五侍郎各一員，郎中七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六員，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二十里至大窪。二十里至蒲河。明時設千戶所。十里至汛溝鋪。二十里至懲路站。即金挹婁縣，明時設鐵嶺衛，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八員，教授訓導各一員，經歷二員，經歷二員，千戶二十六員，百戶六十四員，又設備禦一員，領把總二員，主兵二千三百八十一名，馬五百五十八匹，獨輪戰車一百輛，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十里至高麗站。五里至平定堡。五里至山頭鋪。四十里至開原縣。明初置遼海三萬二衛，領所十七，設指揮五十一員，千戶三十二員，百戶九十三員，鎮撫六員，經歷二員，教授訓導各一員，知州吏目各一員，又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十四員，主兵一萬五百二十名，獨輪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二千八百二十五匹，騾五十頭，又設兵備道一員，今改爲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披甲一千名。十五里至開原站。十五里至柳條邊威遠堡門。四十里至棉花街。五十里至也合站。盛京志及太祖實錄皆作葉赫，明時北關也。五十里至火燒嶺。三十里至黑面蘇站。三十里至小孤山。四十里至大孤山。愚從東巡日錄載廣寧二十一年，天子去時路程，奉天東北八十里爲撫順，傳條，爲流鴨河，爲札佩，爲瀋站，調爲曾家寨，爲哈達河，爲耿家莊，柳條邊，爲鳴鹿坡，爲庶格，爲鼎格，爲三丸山，爲冷關山，河

爲關關南關門，關關西關門者，誤。古昌滿甘大孤山也，乃與暴路合。三十五里至易屯河。一作一統河，又作亦屯河，明正統間置衛。二十五里至一把刀。二十五里至石頭河。三十五里至雙陽河。六十里至衣兒門。一作引門，河，明正統間置衛。二十里至沙嶺。一作雞嶺河。三十里至一拉溪。二十里至搜登。一作蘇敦。二十里至水哈。三里至小水哈。五十里至船廠。十里過混同江至尼失哈站。三十里至交密峯。四十里至尼熙木站。十里至那木窩稭。三十里至山神廟。五十里至拉筏站。七十里至退屯站。一名塔邦多紅，站邦者火，多紅者渡口也。三里至色出窩稭。六十里至朱倫多河。五十里至俄莫賀索落站。一百四十里至必兒漢必拉站。四十里至德林。二十里至沙關站。四十里至藍旗溝。四十里至甯古塔。元史地理志，胡理改置上都開平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大都者燕京也。又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故元鎮海千戶遼寧帖木兒木答哈千戶完者帖木兒牙闌千戶旱花，自女直來歸，言遼陽至佛思剌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思剌至斡朵憐一千里，斡朵憐至訖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訖溫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樂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隘口至乞列憐一百九十里。

山海關外奉天將軍所轄二十四站。曰沙河站、東光站、甯遠州、高橋站、小凌河站、十三站、廣甯驛、舊廟河站、二道井站、白齊鋪、巨流河、舊邊站、靈京驛、石榴河、東京驛、猥子山、甜水站、連山關、通源堡、雪裏站、鳳凰城、高麗堡、威遠堡、伊魯站。

甯古塔將軍所轄二十二站。曰葉赫站、黑爾蘇、阿爾灘、額木爾站、一把淡站、蘇瓦鹽站、伊爾門站、叟登站、尼什哈站、額黑木站、額伊虎站、拓伊屯站、鄂木合棱羅站、畢爾漠畢喇站、沙鹽站、甯古塔驛、吉林城、錦州、俄佛羅站、發忒哈邊界、蒙濠河、孫查包、速素舍里村、白都訥村。

黑龍江將軍所轄十九站。曰茂欣、速素站、古魯村站、他爾哈池站、多耐站、溫托渾池站、武墨得黑村、布克村、塔哈兒村、甯年池站、喇哈岡、帖薄兒德村、喀母尼喀俄佛羅站、乙喇喀池站、墨爾根村、科落爾河站、喀爾嗒爾幾河站、庫木爾山站、額兩兒站、黑龍江。

康熙十六年丁巳，甯古塔梅勒章京薩不蘇。不蘇後爲黑龍江將軍。以繩量道里，兩度爲丈，百八十丈爲里，自甯古塔西關門始，至船廠東關門止，凡九萬八千丈，爲五百五十里。今分八站，作六百三十餘里，然以中國之里較之，直十里之外矣。

盛京戶部設滿洲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四員、員外郎七員、主事二員、司庫三員、禮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四員、主事五員、助教二員、讀祝官八員、贊禮郎

八員、筆帖式十二員。兵部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八員、主事三員、刑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六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二員、筆帖式二十三員。工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五員、主事二員、司務一員、司庫一員、筆帖式十七員、爲林人七員。管匠役官一員。管理修陵漢軍四品官一員、五品官一員、管理各項匠役漢軍六品官一員、看守篤恭殿漢軍六品官一員、分掌百工營作山澤採捕等事。按會典國初設各部承政、參政、啓心郎、筆帖式、等官順治元年裁併奉天將軍管理康熙中復設今官。各設總管一員、掌關防官一員、副理關防官一員、包衣大一員、布打衣大一員、茶衣大一員、筆帖式二員。妃墳各設看守首領一員。又設噶喇大二員、管壯丁六品官一員、專司陽石木地方供祭牛羊。

奉天府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六十三員、半個佐領四員、防禦三十二員、驍騎校六十三員、筆帖式十一員、放荒正尉一員、副尉二員、馬兵二千六百四十名、步兵四百名、看守實勝佛兵八名。按會典實勝寺番爲銀八十兩茶葉二百斤。鳳凰城設拜他喇布勒哈番三員、筆帖式一員、兵一百五十名。廣寧設協領一員、佐領三員、防禦三員、驍騎校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二百十四名。興京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開原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一百七十二名。錦州府設城守尉一員、佐領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筆帖式二員、兵五百三十名。前錦州設防守尉一員、佐領二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二員、馬兵一百五十名、步兵五十名。內佐領驍騎校各一員、兵一百名移駐中後所。易州設城守尉一員、伊爾希大二員、拜他喇布勒哈番一員、拖沙喇哈番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八品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兵九百七十名。山海關至威遠堡等八門、每門設守禦一員、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一名、兵十名。甯古塔、烏喇等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按實錄及會典甯古塔駐防自天聰十年彌漢奧巴海始、後擢遷順治十年設昂邦章京以鎮藍旗蘇克薩哈代爲之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爲將軍十五年移將軍及一副都統駐船廠留一副都統駐甯古塔副都統本名梅勒章京十五年改今名。協領八員、烏喇六員、甯古塔二員。佐領五十八員、烏喇四十六員、甯古塔十二員。防禦二十四員、烏喇二十員、甯古塔四員。驍騎校五十八員、烏喇四十九員、甯古塔九員。管船礮水手總管一員、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四員、在烏喇。督管驛站六品官一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四員、兵三千九百二名、內防甯古塔兵三百五十名。畢勒亨邊門設防禦四員、兵八十名。愛渾即黑龍江。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四十員、防禦十六員、驍騎校四十員、助教一員、筆帖式一員、兵二千名。遊牧地方、每旗設蒙古總管一員、副管二員。

關東糧運、始於康熙二十二年。按會典、於開成、鄧子村、易屯門、及易屯口等處設倉、每歲農隙之時、運米開成倉內、春秋二季、以舟運至鄧子村倉、又自鄧子村陸運百里至易屯門倉、由易屯河舟運至易屯口、直達混同江、給烏喇兵糧。遼河運糧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用滿兵三名、水手六名、水手六名、天府縣丁給工食、每名銀一兩、免其差徭、易屯河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混同江大糧船八十隻、每船載米二百石、烏喇船廠船六十四隻、大船七十隻、其水手皆甯古塔將軍分派。

甯古塔至黑龍江、設專管修理糧船漢軍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二員、撥什庫八名。盛京、甯古塔、黑龍江、駐防官員缺出、該將軍副都統將本處本旗應陞官內、揀選一員、咨送兵部、及在京本旗固山額眞、固山額眞又將在京應陞應補官內、派出數員、一同引見、然外送者恆用十之九、至兵丁亡故、老病退甲之缺、有子嗣者、准其頂補、若無子嗣、將軍副都統將伊奴僕頂補、如有承受家產之主、在京情願取回其僕者、令其撤回、缺另酌補。

凡公務差遣官兵至京、騎本身馬者、甯古塔人春冬喂養二十日、夏秋十五日、盛京人春冬十五日、夏秋十日、其自京駐防甯古塔官兵馬匹、冬月在盛京歇養一月、春月歇養二十日、春月十五日、此定例也、然行旅往來、則皆喂四十日而後行。

朝時遼鎮邊外部落、分爲二種、在西北者曰三衛。按三衛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黑龍江、南連蒙古、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屬其酋走松漠、開後魏之先、復居故地、魏車奚、奚、唐遙谷部、宋屬契丹、名兀哈良、部奚都、置大甯千戶所、明初故元遼王遼甯王梁額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卽古會州地置大甯都司、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爲甯王以鎮之、二十一年置三衛、成祖靖難、患甯王廣其後、乃陰誘三衛兵於甯王郊餞時、一呼皆驟、遂擒甯王入松亭關、遂平、徙甯王於南昌、盡割大甯以與三衛。三衛者、泰甯、其地西自廣甯南北偏、遼東至廣甯白雲山、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遼王阿魯失里爲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數年之後、卽糾他部犯邊、陽順叛逆、遣甯王、盡割大甯以與三衛。明末、幅餘、其地西自廣甯白雲山起、東至開原止、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遼甯王海獸男苔奚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正統間同也、先入寇、不得利、反爲也先所掠、後遂寇、宋顏平起、至山海關止、明洪武二十二年置衛、以奚猛元帥脫脫忽察兒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後乃陽順陰逆、每導朶甘入犯、至啓禎間、三十六家之後、哈喇慎部布顏台吉、蘇布地等、遂爲大清外藩。也、在東北者曰女直。女直種三、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爲野人女直。置都司一、曰奴兒干都司。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忽剌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把剌答嗒來朝、置奴兒干衛、以把剌答嗒、阿剌孩等四人爲指揮同知、古剌等爲千戶、所賜璽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七年閏四月、設奴兒干都司、以東甯衛指揮康旺爲都指揮同知、與兵二百護印、千戶王撒舟等爲都指揮僉事、統其衆、歲貢海青鷂皮等物、仍設狗站遞送、六月置經歷司、經歷一員、十二年閏九月、命遼東都司益兵三百往護其印、驗二年遼還、宣德三年正月、命都指揮康旺、王撒舟、佟答剌哈、往奴兒干之地、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并賜都司銀印一、經歷司銅印一、六年五月、命都指揮同知佟答剌哈之姪勝襲爲都指揮僉事、八年七月、佟答剌哈妻王氏來朝、貢馬及方物、八月以都指揮使康旺之子康福壽爲都指揮同知、閏八月以都指揮同知王撒舟老疾、命其子貴襲爲都指揮僉事、食副千戶祿。置衛三百八十一。合三衛卽三百八十四矣。曰建州衛、按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以阿哈出爲指揮使、僉、爲千百戶、鈔幣、賜璽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四年十一月、木櫚古野人頭目佟鎖魯阿等四十人來朝、命爲指

州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賜以冠帶及鈔幣有差。六年三月、都的河法胡河、卓爾河、海剌河、等處女直野人頭目哈剌等來朝、送併其地入建州衛、命哈剌等爲指揮千百戶、賜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八年八月、以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等從征有功、賜阿哈出姓名曰李思武、釋家奴曰李顯忠、百戶阿剌失曰李從善、可曰郭以誠、陞李顯忠爲都指揮僉事、從善以誠俱爲正千戶、十年十一月、遼東都指揮同知郝諷等奏、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指揮李連趙歹、都劉不顏等、率家就建州居住、歲授之食、上命發倉粟賑之、十五年十二月、李顯忠奏、朶顏地面月兒速哥順率家屬附居建州、從之、仍賜賚如例、十六年二月、以李顯忠奏、陞指揮僉事哈麻忽等爲指揮同知、劉千戶失剌等八人爲正千戶、百戶也兒吉納等四人、并所領撫哈答等二人爲副千戶、俱賜敕襲誥、賞賚有差、十八年正月、欲瓦河等處女直野人兀令哥等來朝、命兀令哥爲副千戶、木郎哈爲百戶、宣德元年三月、陞李顯忠子建州指揮李滿住爲都指揮僉事、四年三月、李滿住請入朝充侍衛、賜敕誥止之、五年四月、李滿住奏請與朝鮮互市、朝鮮不納、上復諭止之、六年正月、李顯忠妻張氏及指揮僉事金家奴來朝、賞馬及方物、八年二月、陞指揮僉事不顏奏爲指揮同知、正千戶逃卜爲指揮僉事、十一年三月、陞指揮使歇赤爲都指揮僉事、五月、陞指揮僉事金家奴爲指揮同知、劉千戶牙失爲指揮僉事、所領撫阿不蘭爲副千戶、三年二月、李滿住率衆至朝鮮、必屯城相仇殺、上諭止之、六月、李滿住遣指揮趙歹因哈奏、留住帶番江、處被朝鮮擒殺、今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從之、後滿住同童山納福衛衛鞨祖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往招、滿住等入貢、時諸部以也先之敗、多失勒印、無驗、斬、減妄賞、怨怨而叛、成化三年九月、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等爲副、左都御史李賓督兵五萬、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趙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遼鎮、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麻天嶺、至蒼路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會朝鮮兵、搗巢、指揮若女等千人、俾誅滿住。

建州左衛、

按實錄、永樂十年置、十五年二月、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奏、舉以順目卜顏帖木兒、速哥等爲指揮千百戶、宣德元年正月、命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爲都督僉事、賜冠帶、改午命指揮僉事木答哈爲指揮同知、正千戶牢若禿爲指揮僉事、八年、野人阿速江等衛、各哈木、各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子阿古等、盡取其財、猛哥帖木兒子童倉與其叔凡察及百戶高早花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說泄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二年十一月、童倉奏請赦宥、上赦朝鮮國王李禑、遂童倉等家至毛憐衛、釋送出境、又命猛哥帖木兒子童山襲爲本衛指揮使、五年、童倉隨其叔凡察逃往建州、朝鮮慮其與建州都指揮李滿住同謀生變、奏請赦宥、九月、上降敕諭之、童倉等又奏開原女直馬哈剌等從朝鮮國回、內一百七十餘家、爲朝鮮所留、土人百戶高早花等四十一家、被毛憐衛所留、請上赦諭、六年正月、陞指揮童山爲都督僉事、童山與凡察不和、六月、敕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察之、後結福餘衛韃靼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往招、童山入謝、以妻賞賚、然叛、指揮若女、朝鮮授官山爲正德六年中、撫犯使、天順三年、巡撫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廉得其制書、遣使往問、各上表賀馬謝罪、成化二年、童山糾毛憐海西人、寇遼、都督武忠往驗、山亦悔、走關下、以語言不遜、斬廣、寧、錦遼三年、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賓督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童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誅之、六年、以童山子脫羅指揮使、

建州右衛、

按實錄、宣德七年正月、建州左衛都督僉事猛哥帖木兒、遣其弟指揮僉事凡察等、貢馬及方物、三月、凡察以招撫遼東、陞都指揮僉事、賜敕勞之、九年二月、凡察授都指揮僉事、幹木河、殺賊有功、陞爲都督僉事、仍掌衛事、四月、凡察奏、去年野人阿速江等衛、木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其兄都督猛哥帖木兒、姓阿古等、盡取其財、請發兵問罪、上遣指揮僉事施者顏帖木兒等、賚敕令建州左衛指揮同知扎剌兒、往諭木答忽等、十月、復諭、凡察與猛哥帖木兒之子童倉等、潛往朝鮮說地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留、童倉奏、上敕諭朝鮮送凡察等家至毛憐衛、轉送出境、三年正月、凡察來朝、賞馬、五年九月、凡察自朝鮮逃回、同原叛七軍馬哈剌等四十家至蘇子河、敕諭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於三土河及蒼路江、遮西古河兩界間、令凡察同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居住、六年二月、朝鮮國王李禑奏本國逃民宣者晉渡說、凡察李滿住謀於東八站、搶劫朝鮮回國使臣、上敕禁之、且令與童山輪次來朝、又諭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兀者衛都指揮使剌嚕、驅犂衛都督僉事乃將、勸諭凡察、勿復爲惡、三月、凡察奏辨、上復敕諭之、凡察與童山不和、先是七姓野人之亂、建州左衛印失、宣德間又頒新印、令凡察掌之、既而童山復得舊印、敕命山與凡察協同管事、繼遼舊印、童山不聽、復命繼遼新印、都指揮李羣加等奏、保凡察掌衛事、

上命仍繼新印、凡察誠不肯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爲有衛、使童山以舊印領左、凡察以新印領右、專至本朝、遂祖原與帝都督孟特穆復七姓野人之仇、至俄朶里城西千五百里蘇克蘇滸河虎欄哈達山下、黑圖阿喇居焉、黑圖阿喇者、即今之興京也。

兀者衛、

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野人部將西陽哈等百三十四人自遼東來降、賜衣各一襲、孛加賜白金千三百七十兩、永樂元年十二月、剌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西陽哈鎖失哈等來朝、賞馬百三十匹、置兀者衛、以西陽哈爲指揮使、鎖失哈爲指揮同知、吉里納等六人爲指揮僉事、餘爲鎮撫、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永樂九年十月、命能哥等爲指揮同知、兀塔出等爲指揮僉事、

兀者左衛。

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兀者衛頭目脫脫哈等五十三人來朝、別設兀者左衛、以脫脫哈爲指揮同知、朱合赤吉等爲指揮僉事、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者右衛、兀者後衛、

按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頭目那海乂不扎尼等來朝、設兀者右衛、以那海爲指揮同知、設兀者後衛、以乂不扎尼爲指揮同知、羅卜薩哥、塔木等二人爲指揮僉事、餘各授官、賜誥印冠帶、及鈔幣襲衣有差、永樂十四年七月、命女直野人保童爲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塔失塔木等二十三人爲指揮僉事、兀剌納等十四人爲副千戶、忽失納等八人爲百戶、兀桑哈爲所鎮撫、賜誥敕、

失里錦衛、虎兒文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正月、虎兒文等處女直野人額祖頭目綽魯不乃也兒古尼、尼往哥、赤等來朝、設失里錦、虎兒文、二衛、以綽魯不乃也兒古尼等六十四人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撒力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二月、把顏等處女直野人、卯又等來朝、設撒力衛、以卯又爲指揮僉事、賜誥印冠帶及襲衣、及鈔幣有差、

赤不罕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女直野人頭目可憐哥歹顏哈等四十九人來朝、設屯河、安河、二衛、以可憐哥等爲千百戶、衛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毛憐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十二月、毛憐等處野人頭目把顏遜等六十四人來朝、設毛憐衛、以把顏遜等爲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九年九月、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舉其弟建州衛指揮僉事猛哥不花等十八人、命爲毛憐等衛指揮使等官、十四年正月、指揮使猛哥不花等率其部、同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顯忠來朝、賜予如例、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舉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管毛憐衛事、其衛印被指揮阿里占藏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若失里襲職、仍掌衛事、乞給印以便朝貢奏事、其阿里印信、不許行用、上以阿里現在毛憐部下、人衆宜與印信、撒滿若失里住建州衛、與滿住給與印信文憑、

屯河衛、安河衛、

永樂三年、

右城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哈成哈等五十人來朝、設右城衛、以哈成爲指揮使、餘爲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山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搭剌赤里伴哥等四十五人來朝、設塔山衛、以搭剌赤等爲指揮同知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也吾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倒羅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兀也吾衛、命倒羅爲指揮同知、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嘉河衛、哈密衛、斡難河衛、

四編三關志作斡難河、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嘉河等處來朝、賞馬、設嘉河、哈密、斡難河、三衛、以阿必察等爲指揮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魯木衛、

地輿三北關住野黑裏而故曾、視孔來授塔魯木衛都督僉事、

蘇溫河衛、阿速江衛、速平江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打葉等七十人來朝、設塔魯木、蘇溫河、阿速江、速平江、四衛、以打葉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宣德八年、阿速江等衛頭目弗答哈等殺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所謂七姓野人者是也、九年十月、因凡察奏、敕弗答哈等還其所掠人馬、

吉河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三月、女直野人速魯能哈等來朝、設吉河衛、命速魯能哈爲指揮同知、餘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雙城衛、撒剌兒衛、亦馬剌衛、脫倫衛、卜顏衛、

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忽剌溫三角等處女直野人吉里納等、爲雙城等來朝、置雙城等五衛、以吉里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兀蘭衛、亦兒古里衛、脫木河衛、福山衛、

大明會典作福三、

衛、

實錄、永樂四年八月、兀蘭等處女直野人乞剌尼紐儒等來朝、置兀蘭等四衛、以乞剌尼紐儒等爲指揮、餘爲千百戶、賜予如例、

札木哈、

四編三關志作剳竹哈、大明會典作撒竹鑑、

衛、

實錄、永樂四年八月、不顏哈赤等處野人來朝、置札木哈衛、命乃兒不花等爲指揮、乃兒不花等來朝、置札木哈衛、命乃兒不

第九十四冊

花爲指揮同知賜予如例。肥河衛、實錄永樂四年九月。禿河石魯山門等處女直野人哈合察等六十三人來朝置肥河衛。命哈合察等爲指揮千百戶賜予如例。密陳衛、卜剌罕衛、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以答魯能木里女直野人趙州不花、乞歹不花、忙古納等來朝貢馬置密陳卜剌罕二衛。命趙州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扎童衛、四鎮三關志作割童衛。撒兒忽衛、罕答河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一月。扎童撒兒忽罕答河等處女直野人額赤不花等四十人來朝貢馬置扎童等衛。命額赤不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木魯罕山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答魯兒等處女直野人火失剌、程哥納乞等來朝。置木魯罕山衛于撫降列站之地。命失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兀者前衛、永樂四年置。國朝典彙成化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敖赤哈上番貢。言開原驛貢物受珍珠豹皮。兵部奏撫臣陳鉞徵赴廣寧勘狀。敖赤哈率所部由遼陽關入寧。將以非貢道不納。敖赤哈因糾建州三衛。乘虛掠泰集諸。陳鉞擬居近邊酋格十八族。殆盡。亦罕河衛、納憐河衛、麥蘭河衛、斡蘭衛、馬英山衛、土魯亭山衛、木塔里山衛、朱林山衛、哈溫河衛、亦文山衛、木蘭河衛、阿資河衛、甫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女直野人土成哈等二百二十五人來朝。置喜樂溫河等十二衛。命土成哈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二月。女直野人咬納等三百人來朝。命咬納等爲木蘭河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朱兒必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朱兒必河恨骨河等處女直野人官失苔蘭、張禿等八十一人來朝。置朱兒必河衛。命官失苔蘭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哥吉河衛、野木河衛、納剌吉河衛、亦里察河衛、答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可成哥等九十二人來朝。置哥吉河等五衛。命可成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納木河衛、甫門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納木里河女直野人白百會等來朝。置納木河等衛。命白百會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阿剌山衛、隨滿河衛、撒禿河衛、忽蘭山衛、古魯渾山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巴思苔木咬納等五十人來朝。置阿剌山等五衛。命巴思苔木咬納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國朝典彙成化二年。考郎兀、亦速里河、二衛。命早哈爲指揮使。虎失忽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國朝典彙成化二年。建州左衛指揮董山剌毛憐海西人寇。遣都督武忠往敗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毋寇敗。哲帖首謝。永樂五年三月。女直野人賢虎失帖思哈等四十七人來朝。置野定兒河、卜魯丹河、二衛。命賢虎失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如例。喜剌烏衛、大明會典作喜速烏河。衛、實錄永樂五年十二月。喜剌烏之地野人的升哥等來朝。命的升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阿里河大明會典作阿吉河。衛、永樂五年置。禿都河衛、實山衛、忽里吉山衛、列門河衛、莫溫河衛、阮里河衛、察剌禿山衛、喀罕河衛、實錄永樂六年正月。女直野人必繼等百六十人來朝。置禿都河等八衛。命必繼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九年月。命平住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有差。弗朱禿河衛、斡蘭河衛、撒剌河衛、希灘河衛、克默而河衛、阿真河衛、兀里溪山衛、撒乂河四鎮三關志作撒哥河。衛、阿者迭河衛、木忽剌河衛、欽真河衛、實錄永樂六年二月。女直野人賢令哈火禿等百六十五人來朝。置弗朱禿河等十一衛。賜予如例。八年十月。撒因加等來朝。命爲兀里溪山衛指揮等官。撒因加等爲居安樂州。從之。九年十月。命鎮令哈爲陳列河衛指揮同知。撒因哈等爲指揮僉事。兀魯罕河衛、塔罕山衛、木興河四鎮三關志作木興。衛、益實衛、一作乙室。者帖列山衛、乞忽衛、剌魯衛、牙魯衛、友帖衛、實錄永樂六年三月。吸吸

河等處女直野人普速等百二十人來朝。置兀魯罕河等九衛。命普速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乞塔河衛、實錄永樂六年十二月。乞塔河女直野人乍里等來朝。置乞塔河衛。命乍里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寬山衛、永樂六年置。葛林衛、把城衛、札肥河衛、忽石門衛、札嶺山衛、木里吉衛、忽兒海衛、木東河衛、好屯河衛、實錄永樂七年三月。葛林等處女直野人禿木里等百一十人來朝。置葛林等九衛。命禿木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三年二月。長亦八等女直野人卜可你等來朝。命爲忽石門衛指揮等官賜予有差。伏里其衛、實錄永樂七年四月。奴兒千等處伏里其衛。命忽剌冬奴等六十五人來朝。置忽剌冬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弗提衛、實錄永樂七年五月。瓦剌僧阿等處野人塔失等來朝。改忽兒海衛爲弗提衛。以塔失等爲指揮等官。乞勒尼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虎也木等處女直野人撒禿兀等來朝。命爲乞勒尼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愛和四鎮三關志作愛河。衛、把和衛、實錄永樂七年八月。愛和河站女直野人乞塔納等來朝。設愛和、把和、二衛。命乞塔納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阿倫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也力哈等來朝。設阿倫衛。命也力哈等爲指揮僉事。歹羊哈等爲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塔麻速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官者扒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塔麻速衛。命官者扒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失里木衛、實錄永樂九年。本衛女直野人哈升哥等來朝。命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河屯吉衛、古里河衛、永樂七年置。甫兒河衛、使坊、一作方。河衛、亦麻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女直野人那溪等來朝。設甫兒河等衛。命那溪等十九人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法因河衛、古木河一作古木山。衛、兀應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法因河等處野人禿剌等來朝。設法因河等三衛。命禿剌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年。兀應麻河等處女直野人把失等十三人來朝。命爲法因河衛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葛稱哥衛、實錄永樂八年三月。葛稱哥野人斜稱哥等來朝。設葛稱哥衛。命斜稱哥爲指揮等官賜予悉如德例。喜申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一月。乞烈速頭目千塔奴等來朝。設喜申衛。以千塔奴爲指揮僉事賜予如例。兀列河衛、卜魯兀河一作卜魯兀。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早花等二十人來朝。設兀列河等衛。命早花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木剌河大明會典作木東河。衛、阿答力河一作阿答赤河。衛、實錄永樂八年。永樂九年二月。督罕河衛、實錄永樂九年二月。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馬吉你等來朝。置督罕河衛。命馬吉你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只兒檔衛、兀剌衛、即今大兀剌。順民衛、囊哈兒衛、古魯衛、滿涇衛、哈兒檔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一作可木河。衛、弗思木衛、明太祖實錄。遼陽至佛出渾三千四百里。佛出渾至弗思木隘口一千三百六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年八月。奴兒干乞列迷伏里其兀剌等處。加兒古魯失都哈兀失奚等處女直野人准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來朝。賞方物。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十一衛。命准土奴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幹朱倫衛、明太祖實錄。佛出渾至幹朱倫一千里。又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十月。女直野人脫木脫等來朝。置幹朱倫衛。命脫木脫爲指揮同知。猛哥弗兒哥爲指揮僉事。兀的哥等爲副千戶等官賜予如例。卜忽禿河衛、阿兒溫河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木能哥幹羅失等來朝。設卜忽禿河等三衛。命木能哥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故。葛可河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廣右等來朝。設葛可河衛。命廣右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故。塔速兒河衛、兀屯河衛、玄城衛、和卜羅一作和十羅。衛、老哈河衛、兀列衛、兀剌忽衛、哈爾分衛、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野人阿魯禿等百十五人來朝。設塔速兒河等八衛。命阿魯禿等爲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失兒兀赤衛、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完者只魯兀等四十三人來朝。設失兒兀赤衛。命完者等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卜魯兀河衛、永樂十二年置。忽魯愛衛、渚冬河衛、扎真衛、兀思哈里衛、實錄永樂十三年十月。考郎兀衛指揮同知儒納等來朝。置忽魯愛衛指揮使。脫赤爲指揮同知。苦出脫愛等四衛。陳儒納爲忽魯愛衛指揮使。脫赤爲指揮同知。苦出脫

等四十人爲指揮僉事、長家爲指揮同知、吉賓哈爲扎賚衛指揮同知、忽嚕思爲兀思哈里衛指揮同知、忽禿等七十一人爲千百戶等官賜予悉如例。吉灘一作吉灘河衛、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弗提衛奚塔女直野人牙速等堪任以鹿設吉灘衛以牙速爲指揮同知、亦里哈爲指揮同知、木苔兀等七人爲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亦馬忽山衛、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留命女直野人頭目兀爲指揮使哈敢當哈等爲千百戶賜予悉如例。亦東河衛、亦速一作河衛、實錄永樂十五年二月安出河等處女直野人塔剌苦出等來朝溫亦東河亦速河二衛命塔剌苦出叶哈爲指揮使保迺剌忽等爲副千戶敢只木等爲百戶寧南哥等爲所鎮撫賜予如例。阿真同真衛、實錄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撒里赤苔等來朝溫阿真同真衛授撒里赤苔等爲指揮同知等官賜予悉如例。益實左衛、阿苔赤衛、塔山左衛、大明會典作塔山前衛地續云南陽故曾遠里或設塔山前衛左都督城尉溫衛、以上俱正統間置寄住毛憐衛內。可木衛、失里衛、失木魯河衛、忽魯木衛、塔馬速衛、吉灘衛、和屯衛、和屯吉河衛、亦失衛、亦力克衛、納木衛、弗納河衛、忽失木衛、兀也衛、也速倫衛、巴忽魯衛、兀牙山衛、塔木衛、忽里山衛、罕麻衛、木里吉河衛、引門河衛、即佚兒門地面。亦里察衛、只卜得衛、塔兒河衛、木忽魯衛、木苔山衛、立山衛、可吉河衛、忽失河衛、脫倫兀衛、阿的納河衛、兀力衛、阿速衛、速溫河衛、結剌吉衛、撒剌衛、亦管衛、弗朵脫河衛、亦屯河衛、一作易屯河又作一統河在也合站東北百八十里。兀討溫河衛、甫河衛、剌山衛、阿者衛、董山寬衛、替里衛、亦力察河衛、哈里分衛、禿河衛、好屯衛、乞列尼衛、撒里河衛、忽思木衛、兀里河衛、忽魯山衛、弗兒秀河衛、沒脫倫衛、阿魯必河衛、咬里山衛、亦文衛、寫諸洛衛、荅里山衛、古木河衛、剌兒衛、兀同河衛、出萬山衛、者屯衛、喜辰衛、海河衛、闊河衛、朵州山衛、者亦河衛、納速吉河衛、把忽兒衛、鎮眞河衛、也速河衛、者剌禿衛、也魯河衛、亦魯河衛、失里兀衛、斡朵里衛、禿屯河衛、者林山衛、波羅河衛、朵兒平河衛、散力衛、密剌禿山衛、市門衛、細木河衛、沒倫河衛、弗禿都河衛、者列帖衛、察扎禿河衛、出萬河衛、者帖列衛、兀失衛、忽里河衛、失里綿河衛、兀剌河衛、愛河衛、哈剌察衛、沒倫衛、卜魯衛、以哈阿哈衛、速江平衛、兀山衛、弗力衛、失卽山衛、亦屯衛、木河衛、竹墩衛、河木衛、哈郎衛、歲班衛、失山衛、考郎衛、築屯衛、黑黑河衛、右城衛、弗河衛、文東河衛、阿右衛、弗山衛、兀荅里衛、納速河衛、失列河衛、朵兒玉衛、兀魯河衛、弗郎罕河衛、赤卜罕山衛、老河衛、竹里河衛、吉荅納河衛、者不登衛、也速脫衛、阿木河衛、顏亦衛、以上正統後置。山答衛、塔哈衛、弗魯納河衛、行子衛、兀勒阿城衛、阿失衛、吉眞納河衛、法衛、薄羅衛、塔麻所衛、布兒哈衛、亦思察河衛、失剌衛、卜忽禿衛、撒里衛、你管衛、平河衛、忽里吉山衛、阿乞衛、台郎衛、塞克衛、拜苦衛、所力衛、巴里衛、塔納衛、木郎衛、額克衛、勸伏衛、式木衛、樹哈衛、肥哈荅衛、蓋干衛、英禿衛、乞忽衛、阿林衛、哈兒速衛、巴荅衛、脫木衛、忽把衛、速哈兒衛、馬失衛、塔賽衛、劉里衛、者哈衛、恨克衛、哈失衛、交校衛、葛衛、艾荅衛、亦暨衛、哈察衛、革出衛、卜荅衛、蜀河衛、禿里赤山衛、賽因衛、忙哈衛、以上嘉靖間設。所二十四。曰兀者托溫所、元史地理志曰桃溫設軍民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東上都開平四千里又明太祖實錄遼陽至佛山海之地三千四百里勢

出河至斡朵憐一千里斡朵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又虎頭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托溫女直野人頭目喚帖哥來朝設兀者托溫千戶所以喚帖哥爲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鈔幣有差。可里踢所、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八禿卜花等來朝設可里踢千戶所以八禿卜花等爲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兀的罕一作兀罕、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與喜樂溫阿等一十二衛同設會典無奧嚕河等衛同設。得的河所、奧石河所、永樂五年二月與喜樂溫阿石河所。哈魯門山所、納木河等衛同設。敵荅衛所、永樂七年四月與伏里其等衛同設。兀者撲野木所、兀者穩勉赤所、魚失所、五年所、兀者已河所、真河所、兀的所、屯河所、哈三所、兀者屯河所、古賚河所、五音所、鎖郎哈真河所、兀者撲野人所、兀禿河所、哈魯門所、兀討溫河所、兀者撒野人所、站七、曰別兒真站、黑龍江地方莽亦帖站、弗朵河站、亦罕河衛、忽把希站、忽把希站、弗荅林站、古代替站、地面七。國朝典彙作地面五十八。曰弗孫河地面、木溫河地面、埽坎河地面、撒哈地面、亦馬河咬東地面、可木地面、黑龍江地面、寨一。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卽今愛琿。

柳邊紀略卷之三

明末東北邊部落爲大清所併者三十有六。海西則有扈倫國之吳喇、一作烏喇、又作兀喇、在溫同江東、尼失哈站北六十里、昔扈倫國姓納喇、有納齊布祿者、生子曰商駑、袋爾和齊、商駑袋爾和齊子曰加麻略碩朱古、加麻略碩朱古子曰綏屯、綏屯子曰都爾棟、都爾棟生二子、長曰克習納、次曰古對朱、古對朱生子曰太陽、太陽子曰布揚古、布揚古服吳喇諸部、築城吳喇河岸、號尼地、自稱其初、傳至其孫布占泰、與大清搏兵、萬歷四十一年、爲哈達、一作哈塔、在開原東北、邊外四十里、卽所謂南關也、與吳喇同祖、先是扈倫國部爾機長子曰克習納、爲滿人巴代太祖所滅、滅其人、以報父仇、遂迎萬爲部主、萬子是稱汗、國號哈達、故忠于明、授塔山衛指揮使、其子孟格布祿等、於萬歷二十七年、爲大清所滅。輝發、一作灰扒、本姓益克得里、始祖曰扎古里、是古力、灌魯有扈倫國人、曰揚吉、曰黑上、姓納喇氏、居于張因、改姓納喇、是古力二子、長曰留臣、次曰備臣、備臣子曰納領、曰納領子曰拉哈都督、拉哈子曰、曰哈、哈都督、曰哈哈、哈子曰齊納根、遠爾漢、齊納根子曰王機、居于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以居、因號輝發國、時有滿古哈爾國、在瀛克圖土門汗、圍其城、不克而還、遂益強盛、王機發卒、有子七人、其孫拜音達里、遣殺之而自立、萬歷三十五年、爲大清所滅、居易錄曰、陳羽說、輝發部番未滅之前一載、每至日晡、輒有小兒子百萬、蹤迹入城、鄉人酋長之居、或數在人家提而鄉之、數若輕重、旋復棄、爲小兒、蹤迹所、在不能禁、國人夜不得眠、日出始偃而就寢、如是者年餘、太祖兵至、已入城、人無覺者、自此妖亦不見。也赫、一作也合、又作葉赫、又作野黑、在開原城、遠保邊門東北九十里、卽所謂北關也、明正統間置塔山前衛、設指

擇等職。始祖本蒙人。姓土默特。名尼根達爾連。初滅扈倫國所居蜚地之納喇部。遂徙其地。改姓納喇。後遷野孩河岸。故以野孩爲國號。

旦堦達爾漢子曰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子曰齊爾噶尼。齊爾噶尼子曰塔孔率。授塔普本編部官金事。孔率子曰太祥。太祥二子。長曰達家奴。次曰仰家奴。皆依哈達王台爲邊患。而見弟不相下。乃更築新城于山坡。而號故城曰老城。老城在西。達家奴居之。新城在東。仰家奴居之。萬歷十二年。冒遠伯李成梁以賜數賞賚爲名。誘二奴至開原殺之。遂家奴子曰布揚古。布揚古。仰家奴三子。曰納林布祿。曰金台石。俱悉順。

爲明編遠。萬歷四十七年。爲大清所滅。

建州毛憐則有滿洲。滿洲始祖曰布庫里雍順。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定三姓之國。

克蘇濟河、其地在濟河遠外。曰城倫城。曰撒爾湖城。曰遮木湖城。曰浩阿寨。曰安土瓜爾佳城。曰古勒城。曰沙濟城。沙濟城主阿海。與古勒城主阿太若王果子也。萬歷十一年。爲李成梁所殺。餘皆亡于本朝。

渾河、屬城寨甲城。曰扎庫木城。曰果佳城。曰把爾達城。曰兆佳城。曰界凡城。曰播一混寨。萬歷間。俱爲大清所併。

王甲。萬歷間。部主鐵度。鐵爾根其叔曰孫扎寨光。滾與董鄂部瓮哥落爲仇。十二年九月本朝太祖攻董鄂寧吉谷城。遣扎寨光。詣乞師攻瓮哥落。滅。遣人告之。得爲鄉。十六年。董鄂。在瓮瓮瓮外。萬歷十六年。部主克徹巴瑚之子額爾機瓦爾略。爲托漢河部額吐阿祿下所殺。其子何和理。遂率寨歸本朝。尚太祖長女。

哲陳。一作具陳。萬歷十五年。爲大清所併。

蘇完。部主柴爾果。明萬歷十六年四月。率寨歸大清。太祖以其子蜚英寨爲一等大臣。後以功襲固山額真。卒謚直毅公。配享太廟。

鴨喇古、一作押兒孤。裝主尼喇虎。明萬歷十六年四月。率寨歸大清。以其子恩爾漢爲奏子。賜名鼇拜。

長白山之訥殷。一作訥因。

朱舍里。以上二部。在明萬歷。

鴨綠江、即益州江。或呼鴨江。蓋書作馬訾水。源出長白山。明萬歷十九年。爲大清所併。

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八年。爲大清與巴海等所滅。

兀爾格陳。一作與爾格臣。

綏分。一作遂分。

雅蘭戶野。一作滹野。

兀爾機尼黑庫倫。諾落河灣。以上七部。明崇禎十年七月。爲大清略凱塔克等所滅。

島鴉古辰。明萬歷三十九年。爲大清阿巴泰盡英東順科落所滅。

虎爾哈。即元呼里改路地。

之兀扎喇。明崇禎六年。兀扎喇地方頭目綽窩以貂狐皮朝貢大清。八年五月。大清命與巴海等征之。十月。兀扎喇部主之弟巡撫卜克沙等。歸大清。命住瞻古塔地方。十四年二月。大清遣瞻古塔章京鄂果登等征其未附屯寨。遂平之。

綽庫禪能吉爾。以上二部。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大清阿爾津等所滅。

庫爾克。一作庫爾喀。

之喇里。闡鐸陳阿撒津多金兀庫爾城掛喇爾額蘇里額爾兔。以上八處。明崇禎十二年八月。爲大清鑑木什等所滅。

黑龍江之噶爾達蘇、噶爾達蘇石二處。以大小別之。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大清阿爾津等所滅。

薩哈連。明萬歷四十四年七月。大清命遣爾津等所滅。

東北邊部落舉國內附者二十有六。瓦爾喀則有蜚悉。明萬歷三十五年正月。哭喇徒蜚悉。其城長鍛穆特黑請移家歸大清。太祖命舒爾哈齊等率兵三千。徙其戶五百還。

虎爾哈則有格先里、明崇禎元年正月。格先里四頭目。朝于大清。

石拉忻、明萬歷四十四年。本朝使順科落等招之四十六年。其部長率所部歸之。

那塘泰、明崇禎三年十一月。其長庇爾噶率妻子至富古塔命爲爾拖朝大清。

託科落羅、一作脫科落。明崇禎十年四月。貢大清。貂求駐牧地。

努牙喇、一作穆野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歸大清。

默爾車勒黑葉、明崇禎十一年十二月。歸大清。

馬爾遮賴科爾佛科爾庫薩喀里。以上三喀里。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歸大清。

松阿里則有擺牙喇。明崇禎元年十二月。頭目伊爾扈圖納哈布鎖伊圖喀。歸大清。貢貂狐皮。

黑龍江則有戈博爾塞布奇。長巴爾齊等。

何黑岱克殷吳魯蘇檢爾根海輪固濃昆都輪旱嗒。以上十屯。明崇禎八年四月。俱歸大清。

精格里河渾泰。明崇禎元年十月。其長扈青布祿。歸大清。貢貂皮。

使犬部則有蓋青。明崇禎七年十一月。其長舒格。歸大清。貢貂皮。

窩稽。一作元集。又作烏集。凡林木叢蔭處皆是。

則有那木、明崇禎間。其長康果里喀克。部里塔古。明噶爾烏路噶。舒格尼喀里湯松。噶集克舒。歸大清。

都魯。明萬歷三十八年十一月。歸大清。

東北邊部落現在貢富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自富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鞏耶勒。一作鬧濃。明崇禎四年七月。部長蓋達爾宜達扎濟喇瓦爾禪尼克。是格。歸大清。貢本朝貂狐貉猞猁猻水獺皮。

曰革依克勒。一作克益克勒。又作克宜克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始貢。

曰祐什喀里。一作庇哲哈禮。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其長納木達禮等十人。領達庫等四人。始貢大清。元狐皮。此三喀喇。喀喇。漢言姓也。

役屬久。其頭目皆尚少主。少年精悍者。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有爲侍衛者。初服魚皮。今則服大清衣冠。所謂窩稽韃子是也。

又名巽齊滿洲。一作伊車滿洲。巽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窩稽。疑即古之室韋。按北史室韋除。室韋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爲五部。不相統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鳥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南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皮。諸室韋用樺皮蓋屋。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

自富古塔東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一作木輪。又作木倫。明永樂間設木倫河城。萬歷三十九年七月。大清命阿巴泰等取之。崇禎元年七月。大清又命略凱塔克等率兵征之。

俗類窩稽。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蘭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黥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爲衣。自富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住松花黑龍江兩岸者。曰剃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稽。產貂。以上皆每年入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匯流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十數。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行冰上。

鴨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攔頭者然。所謂使犬國也。後漢書有狗兒國。以狗耕地。價與牛同。又金史有狗站。其語與窩稽異。無文字。筆墨以皮條記事。小大隨之。其地產貂。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黑金同。而赤臀無袴。以皮蔽其前。自富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之外。宴一次。固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富古塔梅勒章京陪宴。按會典。黑金、兀牙喀、虎爾哈等部落。進貢貂皮。照富古塔將軍收送。驗數。送戶部。其應賞之物。錄將軍文書。行文戶工二部支給。又進貢人。每日給鹹米鹽酒鹽精米豆馬料等項。不限日期。如格格額娘來。支給褪米。貢給衣服緞紬布襪帶順。棉花綠斜皮綠被褥扇等物。率以爲常。

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土門江北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富古塔五百里。歲一貢。按會典。庫爾喀地方。所進江獺。驗數交送戶部。進宴。送部。賞賜。行文戶工二部支給。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按實錄。崇德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至今未通

朝貢。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御車耕地。使鹿若使牛馬而已。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至薊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明女直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貢馬一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在開原南門外、通女直交易。撫順馬市、在撫順所、通建州交易。廣甯馬市。在甯山侯、通朵顏、泰甯、福餘三衛交易。

成化十四年。立慶雲馬市。在慶雲堡、通海西黑龍江交易。以布帛粟米雜貨易之。今柳條邊內外。絕不產馬。惟鄂廷乃有馬萃。按會典、盛京騍馬羣三處、遊牧地方、騸馬羣二處、騍馬羣十五處、騸駝二處、騍駝羣十處、上都地方、騸馬羣二處、騍馬羣十五處、大凌河騸馬羣二處、騍馬羣十處、三岔河騸馬羣三處、華產一處、騍駝羣六年內四度生二駒、多者賞、少者賞罰。十月初一日起、進群牧羣、至三月三十止。四月初一日放青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其他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來。高麗馬大與騾等。後漢書、三國志、所稱果下馬、魏書所稱三尺馬。朱蒙所乘馬種是也。能負重致遠。不善馳騁。其良者亦復蹀躞有致。價不甚貴。關西馬皆產於蒙古。價每倍於高麗。或遇窩稽人。非十五六貂。不與一馬也。

鳳凰城等處官兵人等。往高麗義州市易者。每年二次。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庫爾喀人。每二年一次。往高麗慶源地方互市。以八月。按會典、鳳凰城、庫爾喀人、往高麗地方互市、始於崇德間。

甯古塔人。每年一次。往高麗甯甯府互市。亦以八月。然命下遣官監視。每年十月方行。按實錄、天聰七年二月、始遣鄂樂瑪格與巴海、攜甯古塔貨物赴朝鮮甯甯府貿易。又會典、崇德間定制、每年市易、遣部落朝進貢二員、甯古塔編隸校軍各一員、而往監視。凡貂皮、水獺、猞猁猻、江獺等皮、不准市易。定限二十日即回。今添設防禦一員。市會甯者。多以羊皮、秋布、疋、往易牛馬紙布、貂鼠、而甯特貴。康熙初。姚琢之以明季遺文。易牛一頭。

柳條邊外山野江河產珠、色微青、所謂東珠也。圓而粗者、天子諸王以之飾冠、價甚貴。人蔘、貂、獺、猞猁猻、鵰、鹿、麅、鮮鯉魚、諸物。設官督丁。每歲以時採捕。俱有定所定額。核其多寡而賞罰之。或特遣大人監督。甚重其事。按會典舊例、烏喇捕牲、設五品總管一員、六品驍騎校二員、筆帖式四員、擬什庫三名、除總管本身附壯丁三名、驍騎大本身附壯丁二名、筆帖式、擬什庫、工匠等附壯丁一名、兔鶻鷹鷂外、其餘高麗百領、捕牲壯丁各附壯丁一名、每年每丁徵取貂皮二十張、東珠、珍珠、猞猁猻、水獺、旱獺、虎、豹、麝、芝麻、蜂蜜、送工部驗看、折算貂皮、若比定數多者、部賞司行文廣儲司、取青布給賞、少者交工部責治、捕鮮魚壯丁、確所得魚、若交納鹿、狍五个者、賞弓一張。康熙元年定例、壯丁頭外多貂皮一張、賞青布一疋、少一張、賞三錢。康熙二年議定、烏喇捕牲總管、以八旗共得貂皮、按丁計算、額外多得一百張、賞銀三錢、少一百張、罰俸銀三錢、驍騎大分管四旗壯丁、如額外多六十張、賞銀三錢、少六十張、罰銀三錢。康熙五年、令壯丁發捕鯉魚、十年、每旗派壯丁十九名、於冬夏二季、專捕鯉魚、免捕貂鼠、其捕牲人役、在家病故者、准計日扣除貂皮。上好東珠、重八分以上者、每一分折貂皮七十二張、重七分五釐者、折貂皮六十七張半、重七分者、折貂皮六十三張、以上每一分折九張、重六分五釐者、折貂皮五十二張、重六分者、折貂皮四十八張、以上每一分折八張、自五分五釐、以至一分者、每一分折貂皮五張、每五釐折二張半、照數計算、次東珠、及兩面光亮、中間有瑕者、三分折算二分、減一面兩面微有光亮、二分折算一分、無光亮東珠、三分折算一分、猞猁猻、頭號、每張折貂皮六張、二號折貂皮五張、三號折貂皮四張、四號折貂皮三張、水獺、頭號折貂皮三張、二號折貂皮二張半、三號折貂皮二張、四號折貂皮一張半、五號折貂皮一張、末等每張折貂皮一張、薄毛貂皮、每二張折一張。至王公宗室。亦各按旗分地。令其採捕。按會典、國初王以下、公以上、許遣壯丁于烏喇地方、採捕東珠、貂鼠人參、等物。致力勤勞大臣、許遣壯丁採取人參、順治五年、停止大臣採參。七年、停止宗室採捕東珠、貂鼠等物。八年、停烏喇採參人數、親王一百四十丁、世子一百二十丁、郡王一百丁、長子九十丁、貝勒八十丁、貝子六十丁、鎮國公四十五丁、輔國公三十五丁、鎮國將軍二十五丁、輔國將軍二十丁、奉國將軍十八丁、奉恩將軍十五丁。鑲黃旗人參山、曰黑龍木、曰馬家、曰肥牛村、曰牛哈兒哈、曰色欲、曰趙家、曰厄兒民河、曰哈兒民河、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澄河、採捕山曰波那洛河、曰一門、曰呼蘆、曰馬哈拉。正黃旗人參山、曰木起、曰呼訥谷、背山傍、曰幽呼羅東界、曰克扯木、曰肥牛村、曰土克等、梅佛黑齊、曰五林、參曰厄爾民河、曰哈爾民河、夾岡、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渾濟山、曰見得黑山、採捕山曰一面門、曰牙澄港、曰厄黑五鏡河。正白旗人參山、曰呼嘗、曰岡山、嶺、曰東勝阿谷、曰濟西、歌把、曰打八扯岡、曰濟兒歌河、曰瓦而略什把、曰硬、縫濟、嶺、曰昂把、鞠、曰岡沙哈河、曰、綿濟、厄母皮、里、曰岡什汗河、曰湖南谷、曰湖南嶺、曰布魯張市、曰又欣谷、曰按布納、曰錄玉、潤谷、曰布勒亨、採捕山曰希兒哈河、曰岡克敦、曰上、潤、參、曰木嘗河。正紅旗人參山、曰朱哈兒哈、曰撮、姆、濟、阿、曰、銅、姑山、嶺、曰傍兒、烘、噶、哈、曰阿巴、噶、哈、曰木敦、曰古黑、嶺、背山傍、曰汗、處、哈谷、曰西伯谷、曰倭兒烘谷、曰阿米大谷、曰阿米大牙兒、過、採捕山曰、撮、命一面門、曰五、蔑得、弗、曰哈古、你白、葉。鑲白旗人參山、曰、銅、姑山、嶺、曰、撮、姆、濟、阿、曰、蜀而、都、科八、羅、曰、歌他、曰、呼、勒、奚尼、曰、岡山、嶺、曰色、眞、打、把、庫、曰、扎而、打、庫、河、曰、烏、林、庫、古、曰、三、通、嶺、曰、多、把、庫、嬴門、曰、濟、濟、木、敦、採捕山曰、阿呼、寨、曰、撮、命。鑲紅旗人參山、曰、加、海、曰、撮、姆、古、河、曰、沂、濱、東、倭、曰、扎、姆、必、汗、曰、扎、姆、他、額、曰、延、木、齊、曰、五、什、欣、阿、普、大、力、曰、倭兒烘、阿、普、大、力、曰、白、浸、自、力、曰、撮、哈、迭、曰、喜、八、烏、而、呼、曰、納、孟、厄、曰、阿、沙、哈、圓、黑、曰、厄、黑、港、曰、古、黑、嶺、南、山、傍、曰、瓦、黑、呼、曰、汗、處、撮、谷、曰、昂、把、烏、黑、曰、昂、把、糅、棚、採、抑、山、曰、勒、天、濱、曰、一、八、單、曰、依、蘭、寨、曰、朱、敏、寨、曰、呼、朱、白、葉。正藍旗人參山、曰、東、勝、阿、曰、加、哈、嶺、曰、瓦、爾、略、什、曰、扎、兒、呼、阿、曰、吉、姆、申、曰、巷、谷、曰、倭、兒、烘、噶、哈、曰、昂、巴、噶、哈、曰、木、敦、家、姆、占、曰、濟、他、哈、曰、延、玉、潤、谷、曰、非、牙、邸、阿、曰、阿、什、哈、溫、扯、黑、採、捕、山、曰、阿、濟、華、牙、哈、曰、木、克、寨、曰、阿、姆、濟、納、寨、爾、齊、曰、昂、巴、牙、哈。鑲藍旗人參山、曰、扎、姆、必、汗、曰、扎、庫、阿、曰、色、欲、曰、扎、庫、木、曰、厄、一、夫、寨、曰、都、按、曰、溫、泉、曰、扎、兒、呼、阿、曰、圓、黑、法、山、採、捕、山、曰、牙、澗、港、曰、一、吞、木、克、曰、波、吞、波、吞、曰、酸、馬、岡。

遼東人蔘。本草云、人蔘、與甘草同功而易延。惟納器中密封可經年不壞。紫桃軒雜綴云、人參一名人蔘、蔘者、滿洲之義、又名人蔘、蔘、天狗、人參也。春秋運斗樞云、插光星散爲人參。蹤江淮山澤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說文云、葠、與參同。扁鵲云、有蓋、減住邯鄲、西溪雜語曰、遼書、既辛緒母、疾、負人參、蔘傳、鍾山所生、有鹿、引之、鹿、減得此草。四月發芽。五月花。花白色如非花蕊。大者若椀。小者若鍾。六月結子。若小豆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扁鵲云、三月生、葉小、花、橫黑、蕚有毛、九月採根。初生一椏。四五年兩椏。十年後三椏。年久者四椏。每椏五葉。葉若芙蓉。一莖直上。扈從東巡日錄所謂百尺杵也。高者數尺。低者尺餘。陶隱居曰。上黨參、形長而黃。多潤實而甘。百濟形細而堅。白氣味薄。遼東形大而虛軟。紫桃軒雜綴云、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異苑曰。上黨者人形皆具。能作兒啼。西溪叢話曰、扁鵲云、有頭足手面目、如人、廣五行記云、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佛具、聲遂絕、隋書五行志曰、高祖時、上黨人家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聲莫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夷堅丙志曰、南城老譯、平時無人至、其間圖、寥、柳、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山勢、漸、暮、鳥鳴、猿悲、遠界、法、屬、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譯、視、南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寢、見客、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蔘、飯一鉢、菜、羹一盂、排、客、坐、食、翁、揖、糯、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置于、前、衆、其、敢下、箸、翁、喜、卿、勝、食少、許、翁、曰、儲、此、味、六十年、親、以、特、老、今、遇、遠、客、不、敢、藏、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人、蔘、也。今上黨、百濟、皆、枯、白、無、味、而、遼、以、東、所

產。多黃潤甘質。不盡如前所云。而人形略具者。則亦有之。但不能作兒啼耳。甲子乙丑已後。烏喇、寧古塔、一帶。採取已盡。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并東行數千里。入黑金阿機界中。或烏蘇江外。不可得矣。

高麗人作人參贊云。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假樹相尊。唐易錄曰。朱思顧得李伯時畫人參地圖二幅。裴漢之。御香東園二贊。有鋪太常家法。其贊參云。上蓋天下蔭。澤東眞井底。元泉傾海腴。白露濕天醍。靈苗此孕毓。眉殺或其體。移根到巖浮。越水瀧濟滋。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相鄰。青松盤蓋蔭。黃圃實隨紅。米寫年生意。是黃土手自啓。上藥無剋炙。配醫盡根柢。開生定魂魄。養志何足洗。除身翻苦生。既食首重稽。揚升蓬瀛市。賦曰人參三椏。來自高句麗之國。挑拔九折。出于崑崙之陬。

宗室人參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參。照例每斤納稅六錢。例云。親王人參七十斤。世子六十斤。郡王五十斤。長子四十五斤。貝勒四十斤。貝子三十斤。鎮國公二十二斤半。輔國公十七斤半。鎮國將軍十二斤半。輔國將軍十斤。奉國將軍九斤。奉恩將軍七斤半。准充賞賚。餘參每斤納銀六錢。其買參者。准于盛京開原等處採買。不許於打牲之處採買。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採者也。每歲三四月間。趨之若鶩。至九十月間乃盡歸。其死於飢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萬餘人。凡走山創參者。率五人而伍。而推一人爲長。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駕威弧。威弧木小舟名。沿松花江。至瞎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間。乃入山相土。山頭坐而指撝。四人者剝樹皮爲窩棚。又擇一人炊。三人樵蘇。夜則燎火自衛。曉食已。人攜小刀一。火石包一。四尺長木鑽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略。認徑路。乃分走叢木中。尋參子及葉。恩德東巡日錄云。其草一莖直上。獨出衆草。光與鏡日相映。得則跪而刨之。山頭者時時立嶺上。作聲以呼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暮歸窩棚。各出所得交山頭。乃洗剔而煮。按實錄云。先以水浸參。明人佯不欲市。邊人恐朽敗。急售。多不從。傾太瓢乃命。煮而售之。煮參始此。近又以煮則味薄。改而爲蒸矣。貫以縷。懸木而乾之。日惟曉夜再食。糧盡則五人均分而遁。

關東人呼參曰貨。又曰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平聲。視泡之多寡。定貨之成色。恩從東巡日錄云。紫團、白條、羊角、金井、玉盤、諸名。己巳庚午間。足色者斤。寧古塔參以十八兩爲斤。奉天以十九兩爲斤。京師以南以二十兩爲斤。十五兩。八九色者斤十二三兩。六七色者斤九十兩。對沖者六七兩。泡三兩。若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價十倍。成人形則無價矣。相傳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兩。獻於朝。後絕不得。

窩稽人不貫貂鼠。而貴羊皮。凡貂爪褂合縫鑲邊處。必以黑羊皮一線飾之。松漠記聞云。不貴貂鼠者。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余謂此無他。不過厭常喜新耳。今寧古塔梅勒章京以下。皆著獫猁猻狼皮褭。而服貂者。無一人也。若帽則皆貂矣。豈獨不畏剝落耶。貂鼠喜食松子。大抵穴松林中。或土窟。或樹孔。捕者以網布穴口。而煙熏之。貂出避。輒入網中。又有縱犬守穴口。伺其出而噬之者。然不貫。恐其損毫毛

也。紫黑色毛平而理密者爲上。紫黑而理密者次之。紫黑而疎。與毛平而黃者又次之。白斯下矣。胡嶠陷虜記所謂黑白黃貂鼠皮也。康熙初。易一鐵鍋。必隨鍋大小。布貂於內。滿乃已。今且以一貂易兩鍋矣。明時鐵鍋不許出邊。歷歷四年。他答受封順義王後。嘗所請皆酌給。獨不與鍋。哀告數次。終不允。北邊如此。東可知已。所以初時雖得則貴。重久之日多日賤矣。易一馬必出數十貂。今不過十貂而已。馬良者乃十四五。亦不以上貂易也。上貂皆海魚皮國。即窩稽諸部。以其服魚皮。故名。北史室韋傳。南室韋、北室韋。草若補貂爲業。冠以狐。衣以魚皮。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歲至寧古塔交易者二萬餘。而貢貂不與焉。寧古塔人得之七八月間。售販鬻京師者。歲以爲常。而京師往往賤挹。要而貴索。平聲。倫。蓋以索倫貂毛深而皮大也。然不若挹婁之貂久矣。

貉子皮出魚皮國者佳。大與狐等。每皮值四五錢。拔鉛毛。毛之長而勁者曰鉛毛。爲帽。脊曰鑽草。脅曰坐草。腹曰拉草。鑽草紺色上也。坐草黃色中也。拉草灰色下也。塞外禦寒在貂上。有爲破者。若爲褥。則不拔鉛毛。鉛毛銳黃黑色。

鹿皮麂皮。火石火戎。錐草紅根草。及諸木桿。皆有貢額。按實典。歷京將軍每年遞鹿皮一百張。麂皮一百張。鉛桿三百根。火石一斗。騷桿八百根。錐草五百斤。根。又桿一百根。楊木箭桿三千根。樺木箭桿二千根。樺木一百紅根草五十斤。火戎三斤。歲以爲常。

滿洲雹無文字。有之自太祖始。按明萬歷二十七年己亥二月。太祖以蒙古字製國語。創立滿文。行國中。命額爾德尼榜式。榜式一作榜什。又作榜實。蘭大亨云。能書者之稱也。有侮慢之者。劉馬一本號天聽五年七月始停止。但稱雅帖。惟大海東爾蘭等仍得稱榜式。池北偶談云。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烏金超哈大學士亦稱榜式。如范文程公、寧完我公、是也。大海榜式。大海所譯有刑部會典、策書三略、萬寶全書未竟者。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立字母十二。名曰十二兀柱頭。兀柱頭所載。與漢文切韻。左司錄記云。國書大率如古人反切。如龍爲不黑。麥爲溫暖之類。或一語爲一字。或數語爲一字。意盡則人反切相類。漢人呼錄爲不律。出之筆端。今北方呼錄爲不至。國語以錐爲錄。以兩點節之。其書左行。與漢反。池北偶談云。本朝文移書疏之制。國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寄嚴榜書。半用古篆。蒙古三種。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我皆見字。則橫寫之。波撇彷彿漢隸。蓋蒙古字本從隸書變出。而滿書又從蒙古變出。旁加以點。是以仍近漢隸。五代史云。塡損隸書之半。以代刻木之約。此一據也。按金史完顏亥因契丹國字。命谷神做遼漢字制。石本國語爲女眞大字。又有女眞小字。則滿洲之初。未嘗無文字也。或久而失傳。大海更制之耳。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挂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爲牌子檔子。猶之中土文字。漢以前載在竹簡。故曰簡。以韋編貫。故曰編。今之人既書於紙。爲卷爲部。而猶呼之爲編爲簡也。

監高麗互市筆帖式云。己巳冬。寧甯府民獲野雞子十。破其一。中有十鼠。遂連破三四。莫不然。告之吏。吏割其一。亦然。乃獻之王所。

高麗咸陽郡新溪書院。故新羅國佛寺遺址也。崇德六年六月。有寓居人元年者。掘地得一甕。貯金二十四片。每片刻宜春大吉。甕蓋刻一千年字。送於朝。卻之。

甯遠州人曰。明總兵李如松入朝賜宴。陪宴官某問遼東產何物。如松曰。產好李。某曰。不知心若何。曰。赤心。如松甯遠伯李成梁之子。父子兄弟俱爲遼東名將。今雖藍旗李氏。如李如柏、李如松、李如梅、李如樹、皆其族人也。

開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鐵二十四著頂上。

寒天多鄧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間人。按四鎮三關志。鄧佐者。定遼前衛指揮使也。善騎射。有膂力。巡撫王翺令署都指揮事。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按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里峽山峭壁中。鏖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衆遂潰。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爲。遂自刎。報未至。遼人見佐乘白馬。挾弓鼓吹而回。佐家亦聞鼓吹聲。守臣上其事。立祠遼陽。都御史吳禎爲撰碑記。撫順境外部落。凡有疫癘。禱之立應。至今滿洲跳神皆祠之。或曰京師堂子所祀者。亦將軍云。按會典。每年元旦、冬至、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每月朔、親王以下、貝子以上、派一人供獻。四月初八日、內府遣王、貝勒一人、攜供獻供齋戒。是日不所祠。不祭。不理刑名。康熙十二年、定祭堂子、滿堂官不隨往。

甯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納當浙江田四畝零。金食貨志、畝田以當進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一夫一人。

甯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納當浙江田四畝零。金食貨志、畝田以當進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一夫種二十晌。晌收穀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爲等。穀凡十種。曰稗子。曰小麥。曰大麥。曰粟。小米也。曰秫。糯穀也。用以釀酒。曰黍。大黃米也。作酒、亦可爲飯。曰稷。穄子米也。宜酒、亦可爲飯。曰高粱。蜀黍也。曰蕎麥。曰穬麥。鈴鐺麥也。而以稗子爲最。非富貴家不可得。地二十晌之佳者。價五兩。稗子穀石一兩。小麥石五兩。大麥石一兩五錢。粟、秫、黍、稷、高粱、蕎麥、石各二兩。糜麥石一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州倉二石五斗。此己巳庚午間糧價也。

陳敬尹謂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寧古塔。尚無漢人。滿洲富者織麻爲寒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麤肥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曾以疋布易稗子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予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甯古塔者。衣食粗足。則皆服綢緞。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猻狼皮打呼。皮長外毳也。惟貧者乃服布。而敬尹則至今猶布袍。或著一羊皮緞套耳。

甯古塔宴會。以十二簋爲率。小喫之數亦如之。爭強鬬勝。務以南方難致之物爲貴。一席之費。大約直三四金。滿洲則例用特牲。或猪或羊或鵝。其費更甚。

甯古塔多業農。賈者三十六。其在東關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雜貨。流寓者二十二。市飲食在西關者四。土著皆市布帛雜貨。農則無算。而奴爲多。其俗貴富而賤貧。貴老而賤少。貴漢而賤滿。何也。凡東西關之賈者。皆漢人。滿洲官兵貧。衣食皆向熟賈賒取。俟月餉到乃償直。是以平居禮貌。必極恭敬。否則恐賈者之莫與也。況賈者皆流人中之登顯而儒雅者。與將軍輩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視將軍輩。況下此者乎。居人無凍餒者。凍餒則輦斂布絮糧食以與之。夜戶多無關。惟大門設木柵。或橫木爲限。防牛馬逸出也。比年來正二月間。走山者或盜馬。因設堆子巡警。他時牛馬豬雞之類無失者。失十餘日。或月餘。必復得。

甯古塔滿洲呼有僧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漢言官也。而遇監生生員。亦以哈番呼之。蓋俗原以文人爲貴。文人富則學爲賈。陳敬尹、駙長歸。貧而通滿語則代人賈。所謂掌櫃者也。錢穆、貧而不通滿語則爲人師。師者胡子有、李名林、吳英人、王述、李口口、彭口口。師終歲之獲。多者二三十金。少者十數金而已。掌櫃可得三四十金。

甯古塔有七廟。曰關帝廟。在城東三里。馬王附其後。道人揚州葵森生守之。年已七十九矣。曰西廟。在城西三里。吉陵倚其後。虎兒哈河流其前。中有銅觀音一。高八九寸。藍旂章京某所捨也。某云。阿機人釣而得之江。以爲神。殺牛猪雞鵝必祭。而以血塗其口。余以一牛強易之。識者皆指爲宋物。又蓮花石承柱二。亦自地中出者。庚午二月初六日。僧寮火。觀音殿以救免。余爲僧作引募修。西行時已得六十金矣。僧名淨金。溫州人。秋笳集所稱淨公者是也。弟子二。一名雪者。一名甯遠。曰既濟廟。在城西北百步。祀龍王火神。僧名天然。李其姓。河南諸生也。甲寅乙卯間。以逆黨爲阿機奴。妻卒。少絕色。主者呼之裝煙。不應。自縊死。天然遂下髮爲僧。余父憐之。爲梅勒章京。盲。屬守廟。廟額余所書也。曰三官廟。在城東北百步。道人朱一翁。故南昌王後也。年七十二。曰子孫娘娘廟。在三官廟東。朱一翁兼守之。曰城隍廟。在城東南一里。直隸劉典史建。因自守之。居人薄守者。多不往。曰土地廟。在城東里許。河南王姓尼守之。人呼爲王姑子。朔望往七廟者。執香而已。燭不易得也。西廟東吉陵下。淨公植花木數千本。春夏間。滿漢男女。載酒徵歌無虛日。文人多賦詩以紀其盛。

己巳七月。余家棄黑子隨愛牛泉章京崔尚信江行。一日。結伴八人。鴛鴦弧。將登岸圍獵。波浪作。鴛鴦弧覆。同伴劉撥什庫等三人死。黑子等五人以救免。先是尚信烏喇起行之夕。夢吏持文書一函。露封。令尚信投愛渾將軍。尚信探視之。朱書不可辨。以問吏。吏曰。無他。取多洪拉發三人耳。尚信疑。提者久之。至是乃恍然。蓋死者皆多洪拉發人也。

席百北有鹿。大若蓋。號名康。大罕角。可爲指決。糟若綠者。價三四十兩。

海豹皮出東北海中。唐開元中、新羅國與渤海下馬同貢者也。長三四尺。闊二尺許。短毛淡綠色。有黑點。京師人誤指爲海龍皮。染

黑作帽。海龍皮大與海豹等。毛稍長。純灰色。又京師人指爲海獺皮者也。

紅姑娘、一名紅娘子。狀若彈丸。色紅可愛。味甜酸。子若魚子。八九月間熟。草本有蔕。若秋葵。莖而淡紅。烹湯亦可飲。

大發哈魚、一作打法哈。子若梧桐子。色正紅。噉之鮮水耳。其皮色淡黃。若文錦。可爲衣。爲裳。爲履。爲襪。爲線。本產阿機各喀喇。而走山及甯古塔之貧者。多服用之。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肅愼氏矢。以此爲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疋布不可得。按楛矢自肅愼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周時貢後。當道鄉公長元末又貢。晉元帝初又貢。成帝時通子石季龍。四年方鑑。後魏太和十二年。遣使又貢。而勿吉室韋之俗。皆以此爲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鏃。或曰楛砮。歷代史傳言之娓娓。魏書勿吉傳。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北史勿吉傳。自佛涅以東。皆石鏃。唐書室韋傳。發者丸弓楛矢。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其二寸。蓋楛砮遺法。今余之所見。直楛耳。無有所爲鏃與砮也。不知鏃與砮。又何以爲之也。

鹽。南北朝時有產於樹者。有產於池者。金時速頻以東食海鹽。上京、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按哈剌八都魯傳。至元三十年。世祖謂哈剌八都魯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剌。紀者產鹽。吾今立城。而以充運。坓哈納思乞里吉思三都人居之。名其城曰塩州。又元史地理志。附肇州于廣寧府。遼寧地應在盛京界內。今則運自奉天。或高麗國。堅類長薦鹽。斧欲之乃碎。甯古塔鹽斤二分五釐。船廠鹽斤一分二釐。邢奏喜風俗記。出瀋陽者斤八分出高麗者斤六分。蓋康熙初價貴。不似今之賤也。

桃花水草本。狀若楊梅。而無核。色紅。味甘。質輕脆。過手即敗矣。五六月間。遍地皆是。居人擇最多處。設帳房或棚子。釀分藏酒。男女各爲羣。爭采食之。明日又移他處。食盡乃已。又有法佛哈米孫烏什哈者。味甜酸可食。皆中土所無者也。若蘋婆果、桃、李、棗、栗、柑、橘之類。非中土人馳送不可得。瓜往時絕少。今李召林學樞。各色俱有。然價甚貴。蕈蘑、澱子中。平地爲澱子。亦生。人不知食。黃精極多。賤者乃食之。蘑菇、猴頭、雞腿之外。尚有數種。然狀莫大於猴頭。味莫鮮於雞腿。雞腿蘑菇。蘿落開皆有之。往吳漢槎遠。病且死。謂予曰。余甯古塔所居蘿下。產蘑菇。今思此作湯。何可得。予時竊笑之。以爲蘑菇所在有。何甯古塔也。及予省親東行。乃知甯古塔蘑菇。爲中土所無。而漢槎居蘿下所產。又甯古塔所無者。今此屋屬河南李聞遠。而蘑菇已盡。數年來。數祁家馬槽下者。爲第一矣。祁家者。祁奕喜姓所居也。

護膘、革履也。絮毛子草於中。可禦寒。毛子草細若線。三稜。微有刺。生澱子中。拔之頗觸手。以木椎數十下。則軟於綿矣。一名護膘草。土人語云。遼東三件寶。貂鼠、人參、護膘草。余謂參、貂、富貴者之寶也。護膘草、貧賤者之寶也。有護膘草則貧賤者生。無參貂則富貴者死。

塔子頭、扈從東巡日錄作塔兒頭。非。貳名和尚頭。苗長尺許。若麥門冬草。春綠夏青。秋白。冬則土人以火燎之。焦而黑矣。根紫色。細若線。糾結成團。堅如木石。大者抱。小者握。自相連。聯絡參差。立泥淖中。馬行其上。春夏最難。一失足。陷隙際不能起。秋冬冰堅。則如陸地然。和尚頭仍不與冰等也。土人有取以爲枕者。玩之絕可愛。余欲攜其一示好事者。以馬力不勝而止。

松塔。松子蔕也。狀若塔。故名。大者高尺許。打松子者。入阿機中伐木取之。木大塔多者。取未盡。輒滿車。往時不甚貴。近取者多。百里內伐松木且盡。非裹糧行數日不可得。價乃數倍於前。己巳庚午間。銀六錢買一大斗。然食者少。不甚貴也。余初至日食一升。三四日後。唇焦舌燥。不敢食矣。

榛高二三尺。草也。而似木。經霜後。子落可拾。蘇可爲薪。否則入野燒。春夏間復生。品素賤。己巳秋獨少。價遂與松子等。

樺皮、樺木皮也。樺木徧山皆是。狀類白楊。春夏間剝其皮。入汚泥中。謂之曰糟。糟數日乃出。而曝之地。白而花成形者爲貴。金史所謂醬瓣是也。按金史興服志。餅妹樺者。用樺皮裝文。色殷紫如醬中豆瓣也。金人佩刀。皆以醬瓣樺爲鞘口。又北史靺鞨傳。川樺皮蓋屋。拉發北數十里。特設樺皮廠。有章京。按實典。設掌樺皮六品官一員。有筆帖式。有打樺皮人。每歲打樺皮入內務府。而遼東樺皮。遂有市於京師者矣。按實典。康熙二十六年以前。一年取甯古塔樺皮九千斤。

邊外驛站。相去遠近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然所謂七八十里者。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日乃得到。宋王沂公所謂但以馬行稍遲。或冬月日短。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土人謂之打野營。行紀日。約其里數者也。露宿必傍山依樹。近水草。年少而賤者。持斧伐木。燎火自衛。或聚石爲竈。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椀啜之。雨雪至。無從避。披裘凍坐而已。每站設筆帖式一。俗呼賢誠。撥什庫一。俗呼千總。莊頭一。小頭一。壯丁不爲限。大抵業農賈。小頭者。役於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管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體統奮之。筆帖式有印。若尊於撥什庫。而派軍馬草料。則不敢侵其權。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而此每站居人多者數百家。少者數十家。今愛渾將軍盡撥壯丁爲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則胡嗣紀曰。遼上京西樣交易中國人并的幽薊爲多。奉天將軍又復驅之入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站廢矣。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則盡所有出享。或曰。蒙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北炕。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針線荷包贈。則又煮乳猪雞雛以進。蓋是時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迹詭祕。窮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賤者之貧也。有護膘草則貧賤者生。無參貂則富貴者死。

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于是乎非蒸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標蘇，飯則猶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

遼以東皆產鷹，而甯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以流人子弟或奴隸為之，隸衙門行杖。每年十月後，即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為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為上，白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既得，盡十一月即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海東青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朝廷遣大人自取之。送鷹往得海東青，滿漢人不敢奮，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奮，必送內務府矣。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善打鷹者，以物為記，歲歲往，無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則驚去。

甯古塔溫鮑之家，好打馬吊，少年者尤甚。吊牌籌馬，皆致自京師，窮極工巧。凡賭不以銀，而以核桃紅棗猪羊之類。

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隋文帝所制，常作用兵寫也。隋書勿吉傳：隋文帝時，宴勿吉于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變，國容上國，侍臣曰：天地乃有此物，常作用兵寫何其善也。中一人歌，衆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金志所謂跳鶻，鶻舞者近是。猶之漢人之歌鮮，蓋以此為壽也。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煙，次獻乳茶，名曰奶子茶，次注酒於爵，承以盤，客年差長主，長跪以一手進之，客受而飲，不為禮，飲畢乃起，客年稍長于主，則亦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主，則主立而酌，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唇則已，沾唇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非惟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醉者矣。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油布於前，名曰劃單，即古之食單也，進特牲，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

牛魚、鮒魚也，頭略似牛，微與南方有別，然土人直呼為鮮，惟中土人或謂之為牛耳，重數百斤，或千斤，混同、黑龍、兩江、虎兒哈河，皆有之，最不易得，得之則羣聚而擕食之，演繁露載契丹主逐魯河釣牛魚以占歲。海陵集稱與金鬧酒並賜使臣。周麟之海陵集云：有樂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鬧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又云：牛魚出海，同江，其大如牛。二老堂雜志亦云：一尾之直與牛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非約例也，樞密槽其首，歸獻于朝，同館王弘齋目為魚頭公。則牛魚在遼金時已貴重矣。然其味猶在鯽魚下，鯽魚大者三斤，小者若深鯽。瀛鯽率重一斤，中土之貴品也。鮮美不可名狀，若牛魚徒肥耳，不甚鮮也。塞外凡魚皆肥美，余去時於棉花街市一鰱魚，重十斤，價銀二錢，十五人食之不盡，余欲更市一尾，進吾父，同行者曰：甯

古塔魚更佳，何市為，及至果然，蓋甯古塔城臨虎兒哈河，冰開後，無貴賤大小，以捕魚為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鏡，每出必車載而歸，不須買也，惟冬月鑿冰，則捕者少，好逸者乃買耳。

康熙丙寅年，沙兒虎嵩城，去甯古塔四十里，掘一銅章，傳送禮部，大若州印，面篆合重渾謀克印六字，背左一行楷書如面文，右一行刻大同二年少府監造八字，按大同，遼世宗年號，而謀克則世傳金爵也。金三百戶謀克，曰謀克十謀克，曰猛安。今觀斯印，則金未建國號，為遼屬國時，已有斯爵，而後特廣之耳。

柳邊紀略卷之四

康熙錢行至船廠而止，然與順治及明錢，大小並用。船廠東至甯古塔，則但知用銀，銀椎匾若書帕，色足九六七以下，便不用，昔周胡嶠北征記曰：遼上京西樓，按遼史，西樓在組州，州隸上京臨潢府。交易無錢而用布，則今之用銀，已異於用布時矣。歷代銀不專用，明初民間或私用，太祖立禁，嚴殺，至正統元年，初濬內浙東閩廣無漕，而倉有百年之蓄，變通改折，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自此以後，遂通行天下，而銀禁廢矣。然按金食貨志，章宗承安三年，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錢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又宋豪甯錢往往掘地得之，則金時業已用錢矣，安知數年後，不流行船廠以東邪。

甯古塔交易，銀數不計奇零，如至兩則不計分釐，至百十則不計錢分，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勿與，直一兩以上者償之，不則稱謝而已，若有而匿不與人，或與而不盡，則人皆鄙之矣。

漢人之以罪至者，雖與漢軍不同，然每與漢軍為伍，在滿洲與異齊滿洲，則總呼為漢人，漢軍亦不以此自別，蓋與京師漢軍有藏然不同者矣。池北偶談云：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為漢軍，直省人為漢人，元時則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內、歹竹、亦歹木里、闊歹、竹溫、渤海八種為漢人，中國為南人。

北海唐祭於洛州。宋明祭於益州。順治康熙間。祭於河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徐元瑛言。改祭於混同江。

北鎮醫巫閭山在遼東廣寧縣。遼太祖陵在廣寧縣中屯衛。有大事。遣一官致祭。

俗尚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視之。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然亦無不視者。少者至老者家。雖賓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金史作塞賽。賽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者妻。呼嬸子。若弟婦。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爲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姪輩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者是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賠送耳。結婚多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

上元夜。好事者輒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婦女。又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而扮一持繖鐙賣藥者前導。傍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遂旦乃已。

十六日。滿洲婦女。輩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千。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貫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同則不樂。

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服舜民使遼錄云。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鉤大魚。二三月放鵰。號海東青。打雁。四五月打麅鹿。六七月於遼澤舉夏。八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按定旗分。按會典。鑲黃旗圍獵山。曰哈代上測知。曰威鎮河。曰河爾法。曰加色。曰葉赫厄敏。曰沂漢淺泥河。曰獻蘭。曰果羅河。曰一馬呼港。曰得弗口。曰安河。正黃旗圍獵山。曰喀普赤藍。曰勒克得弗口。曰朱北。正白旗圍獵山。曰沂漢淺泥河。曰科羅河。曰復漢淺泥河。曰吉當阿河。曰古谷。曰打起。曰朱拉滾。正紅鑲紅二旗圍獵山。曰愛蘭打陽阿。曰邊米芽呼。曰會肥一處。木。曰黑林。曰過而名岡。曰呼渾。曰肥得里。曰都什黑。曰雍黑河。曰勒夫。曰色黑。鑲達馬納。曰會肥岡屯。鑲白旗圍獵山。曰喀普赤藍。曰木草馬泰。曰上測。曰色勒五魯廟。曰江都廟。曰火把。曰渾濟你什哈河。正藍旗圍獵山。曰吉當闕河西岸。曰圍黑爺藍。曰一春河。曰昂巴西伯。曰納親河。曰葉黑一藍木黑林。鑲藍旗圍獵山。曰雷民烏力汗。曰馬打堆岡。曰色朱穆。曰酸瑪瓦色。不拘平原山谷。圈占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過。名曰合圍。或日一合再合。扈從東巡日錄云。我朝行圍。八旗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驅山谷間。名曰圍場。惟視藍旗所向。以爲分合。有斷續不整者。卽以軍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隨本旗。惟御前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褂。行圍之法。以鑲黃旗大纛居中。爲首。鑾駕在大纛之前。接轡徐行。兩翼門纛相遇。則立而不動。以俟後隊漸次過近。纛之合圍。設騎選山。旌旗蔽野。狐兎麋鹿。散走圍中。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獸有出圍者。方許恩從諸人捕之。亭午就山陽設黃幄尚食。一日凡兩合圍。所得禽獸。必餉親友。善打圍者。一冬得雉常一二千。不善者。有終歲不得一者矣。

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昔樣。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竿。按會典。堂子祭儀。每年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俱立竿致祭。親王郡王貝勒。每家各祭三竿。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竿。鎮國輔國奉國將軍。每家各祭一竿。不祭者。隱其無爵。祭室不祭。凡致祭日期。初一日皇上祭。初二日睿親王府。初三日郡親王。初四日容親王。初五日肅親王。初六日英郡王。初七日豫郡王。初八日瑞克楚赫虎兒貝勒。初九日羅羅渾貝勒。初十日額勒渾貝勒。十一日鑑徐貝勒。康熙二年。定親王立竿祭期。第一康親王。第二豫親王。第三莊親王。第四安親王。第五裕親王。第六簡親王。四年。定鄭王立竿祭期。第一溫郡王。第二惠郡王。第三信郡王。第四平郡王。第五順承郡王。此定期內者。皇上致祭。則歷祭之家皆祭。具于公等俟次致祭。凡祭三竿之家。于定期內各祭一竿。過十一日後。再各祭二竿。或致祭日有兩三家同祀神者。仍依次俟廟先祭之家祭畢。次祭之家方祭。如親王貝勒于定期致祭之日有事不得祭。預期知會禮部。令次祭之家致祭。其有事者。隨便補祭。每年三月初一日。俱立竿。皇上親往致祭。是日盛陳大駕全設。內家儀司官設皇上行禮坐褥于堂子正殿內一間圍殿一。上具禮服于正殿圍殿神前。行一跪三叩頭禮。諸王大臣俱排立。不隨行禮。祭畢。上在丹陛上西傍正坐。公以上亦在丹陛上分翼排坐。進祭物飲祭酒畢。作樂還宮。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家婦。以鈴繫臂後。搖之作聲。而手擊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粉。糜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隣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則以爲不祥。

富古塔燒酒曰湯子酒。祁奕喜風俗記作滿洲燒酒。斤銀四分。黃酒斤銀三分。然燒酒家爲之。不須沽。惟黃酒多沽飲耳。油皆蘇子所打。斗得油八九斤。扈從東巡日錄所謂媽龍膩盟者是也。氣頗觸鼻。品在菜油下。然菜油至自奉天。不常有。

糠鐙俗名蝦棚。以米糠和水。順手粘麻稭。遂手粘則不可脫。曬乾長三尺餘。插架上。以三岐木爲架。鑿孔其數眼于上。懸之樂下。用與架同。燃之。光與燭等而省費。然中土人多用油鐙。

自昔器皿如盆盞椀盞之類。皆刳木爲之。數年來多易以磁。惟水缸槽盆猶以木。

扒犂。土人曰法喇。以木爲之。犂而有架。車而無輪。轅長而軟。雪中運木者也。駕以牛。

烟囱多以完木之自然中虛者爲之。久之碎裂。則譏以泥。或藤縛之。土人呼爲麻呼郎。

富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扈從東巡日錄作威鑑。獨木。銳首尾。古所謂刳木爲舟者是也。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板船。三輪。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漬則以青苔塞之。今愛渾聚船。則官運灰麻釘油爲之。其費不貲。可受十餘人。常賣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棹若飛。闢

元新志所謂乘五板船、挨行江中者是也。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爲馬槽。（馬春夏皆放青秋冬始喂於家。）

設堆子巡夜。始於己巳。南關定更鐘。始於庚午。梅勒章京雅　案　命商人丁二等自奉天鑄往。文曰：甯古塔定更鐘。康熙二十九年造。

甯古塔薪不須買。然二十年前門外即是。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辰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車。（俗以伐木爲「勞苦」。）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若山。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蓋木至春則滋潤。非斧斤可伐。（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即斷。十餘斧即隨倒。時則否。）一也。冰雪融。地皆糊漿。（泥漿也。）陷車傷牛。二也。清明後十日。開犂布穀。不暇入山。三也。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雇倩人。閒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間所燒皆溼木。然入坑即燕。夏秋則不乾不燕矣。

山多樺柞椴榛類。銀杏、鋸板可爲器。其皮可爲瓦。浸水久之。可索綯。柞可爲車。樺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土人摘其葉裹粽。大則名樺爲薪而已。

愛渾將軍薩不蘇爲甯古塔梅勒章京時。其家有木槽盆。忽隨怪風捲入雲際。久之墮地。猶在前院。毫不損壞。明年遷將軍。

己巳冬。和甯古塔無積雪。入春。人畜病。牛多死。（北史勿吉傳。其國無牛。）庚午正月。鄰人劉老三家。十九牛相繼死。皆剝於東牆下。凡牛過此。不肯行。必以口就地。哀鳴久之。乃去。余往觀。淚下處無乾土云。

有孔和尚者。名元昭。江陰人。素陰賊。每挾私怨。興大獄。殺人流甯古塔者。以百計。余父其一也。乙巳丙午間。元昭亦以流往。衆欲斃之。余父不可。乃止。元昭無所事。日爲人誦經。庚午正月六日。其次子忽發狂疾。持刀欲殺人。元昭懼。走乃遠城。逐焉。唾罵數元昭罪。隣人助元昭送梅勒章京。時封印不治。明日辱元昭於公衙門。官乃禁之。披甲高六家。元昭手進飲食。惟謹。呼二相公而不名。其唾罵如故。或責之。其子曰：我非孔和尚子也。我葉姓。孔和尚詐我銀不得。速我獄。破我家。殺我。我索之三十餘年。今乃得之。必殺乃已。言訖。舉室中斷石擊之不中。元昭避戶外。不敢出聲。而進飲食如故。十三日。甦。涕泣求免。元昭乃爲言於官。釋之。數日。復持刀逐元昭。元昭匿披甲家。余行時未已也。

福建陳昭令於沙關北掘一鏡。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紐。在其端。中有篆文曰：巷歸隱。旁像二龍。而各加劍于首。一象水波紋。

甯古塔有人掘一鏡。背鑄銘兩行。左一行不可辨。右一行曰：不劍而鏡。

前甯古塔將軍安　珠瑚　於福兒哈河邊得一殘碑。僅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順國。次曰不。次曰字。次曰歸。次曰佃。

己巳年。人傳飛牙喀一碑。本國漢文。而譯爲滿。不能錄。大要其地爲二岡國。十年教養之後。立此碑版。後世東唐國鎮守滿種山將軍馬元亮。又有都指揮同知官名。按中國無東唐之號。豈高麗前代耶。書之以問世之知者。

甯古塔官皆世襲。如將軍梅勒章京死。授其子本處牛彔章京。固山大死。授其子本處蘇喇章京。牛彔章京、蘇喇章京死。授其子代子。（一名分得發什庫。）凡應襲之人。必至京陛見。謂之驗身子。戊辰以前無不得者。後在京各旗廝役者多。應襲之人。或有不得者矣。

甯古塔書籍最少。惟余父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周長卿有杜工部詩、字彙、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媽有紀事本末、車爾溪阿媽有大學衍義、稱鑑、白眉皇明通紀纂。

康熙初。甯古塔張坦公有歌姬十人。李象汝、祁奕喜、教優兒十六人。後皆散。今惟有執倒刺而譯者。而山東賣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莊屯之最著者。曰牡丹、曰蕊羅、曰沙關、曰沙兒、曰邀鹿、曰一拉岡、曰蜜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甯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向不甚嚴。給假入關者固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關隘出入。亦無須官票。己巳十二月。楊巴巴家抱骨還鄉。私帶犯婦洪氏入邊。遂自甯古塔放喀。（喀當作卡。）路（巡邊之卡也。）至必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矣。

奉天、甯古塔、愛渾、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流徙人犯。有犯光棍叛盜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斬於市。年終彙報。

甯古塔自牛彔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讓。甯古塔每年派章京一、筆帖式一。收管牛馬稅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甯古塔無羊。（魏書勿吉傳。多豬無羊。）無羅。即有人帶至。亦不能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磨廢者半用之。然偶病。輒不治。船廠甯古塔流徙者。多愛渾將軍調度。本地將軍以下不得主。愛渾將軍薦官甯古塔。熟知流人姓名。按籍而無得免者。故流人奴僕。年壯者皆爲愛渾水手。鞋匠正身。年老文弱者皆爲鞋兒、鞋正身者也。每年出銀六兩。給正身家。庚午年。自將軍以下。鞋兒以上。皆移家愛渾。朝廷給移家銀。官四十兩。披甲水手半之。鞋兒不與。余去甯古塔時。尚未盡行也。

鞋子相戲。多剔鹿麀腴。鹿前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嗎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

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開暴。雖壯者亦爲之。

凡臥。頭臨炕邊。腳底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腳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褥。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不得已也。近見炕皆外高內低。便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滿洲見人。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雅馴。相見與別。但執手。年長乘手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則立掌平執。相抱者少矣。

阿機人相見。無男女。皆相偎抱。或親嘴不已。

船廠西二百里薄屯山。有金完顏婁室神道碑。高八尺八寸。闊四尺五寸。厚一尺二寸。頂高三尺。兩面鏤蛟龍。其隆殘。其陽篆二十字。作五行。文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碑身作楷書。文曰大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在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秘書少監廣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彥潛　奉上大夫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袋臣任詢　明威將軍東上閤門使兼行太廟署令上騎都尉平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左光慶　王諱婁室。字斡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懿者。居阿注滸水之源。爲完顏部人。祖洽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財雄鄉里。枝屬浸蕃。乃擇廣土。徙雅揀瀕水。挈隣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麗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爲七水部長時。焉蓋謀寇。亂者搆爲匈惡。金紫公與同部人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擐甲蒙冑。手之所及。不無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爲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曰。兒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日。可以寄軍旅重任。爾後阿拍留可蒲余罕等。相繼逆命。王從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蘭海哩叛入于係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塵。擊。蒙賞。以甲冑。具裝戰馬。□麗出兵侵曷懶甸。進築九城。宗子贈原王付實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遏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斡帶討訛□渾叛師。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柱。流矢中手。貫於柯。攻猶不已。士乘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爲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閒召王與同部人銀朮可問曰。遼人驕矜。且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束弗。吾畀吾欲先翦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曰。遼人內外□□□之余其時□太祖攻取富江州。王登先以戰。□□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督銀朮可蒙□□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一部長。而各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卷旆。逕進。掩其不備。大破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宗室斡魯古略地咸州。以其敵重。使會王。今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斡古魯。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

斡古魯濟水□。翼王居左。擊敗其所衝。追殺略盡。斡古魯軍引御。退□城□。與所留諸謀克盤陳而立。王返兵。擣敵背。大敗之。咸州既下。因徇地黃龍府。太祖自將進逼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右翼。明日兵交。以乘寡不侔。爲敵所圍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略。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固遼者。拒守甚堅。若不行。顧其巡閭。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壘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郵傳。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壯乘莧。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堞。趣士力戰。至火然轉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幣帛。恕死罪。太祖之敗。遂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輔及斡魯古阿思□等平乾顯路。攻克巖州。遂與遼大帥邪律淳□□□戰於蒺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人民於咸州。黃龍之地。於是太祖命王爲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統諸軍以平中京。王爲先鋒。至□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邪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篤以騎二千。襲遼主於鴛鴦濼。遼主遁去。追至白水。弗及。獲其內帑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皇弟閣母攻東面。製攻具。以三木駢接爲洞垣。右長廊。使士卒行其下。以邃隍塹。又作樓車。蒙之以革。施四輪。其上出陴堞。以闚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閣母徇地天德、雲內、東勝、甯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之。叛人阿克束于是始獲。都統斡魯以諸軍次白水。王營中。夜有光如炬起矛。□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遼。過雲內矣。斡魯以諸軍會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竟爲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斡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乘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來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能遽集邪。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迺河止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既寡。馬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爲所乘。則益難爲功。宜必迎戰。付古迺拔佩刀。勃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咈衆邪。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爲身計。蓋國家大事耳。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斡魯□□□□□以二將與王偕行。將至邪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斡魯曰。今觀敵衆而無威。易與耳。盍挑戰。僞遁以致之。請速以師進。王乃分所將爲二旅。更出□□□□□□□□引御其□。繼出進退。以誘之。退凡□□過□水。乃再整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遂卻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邪俞水。殺數千人。敵赴閒結陣。俄水□□□□□□□□

主越在陰山。命斡魯𢭏𡢁子宗望引兵追𢭏。以王爲先鋒。道出龍門。擒其都統邪律大石。至白水。又擒□□□□□□□□□□□□□□□□□□□□□仁。又破西山巨盜趙公直。出師于朔漠之境。生擒公直。天會初。遼主播越應朔閒。斡魯遣將分兵三路追擊。□□追之。疾馳六十里。及之于風山。遼主以其騎陳而立。王馳之。其衆潰。遼主以六十餘騎奔。王戒士卒曰。無□□□□□□□□□□□□□□□□□□□

□王身屬疾。威猶靡及。以死勤事。雖疾亦力。勁敵何有。方戰乃克。寇壘既清。陝右遂平。王毓有功。□□□□維昔先正。□□□□

天子昨南巡。顧以身代。顯變興已乖。問鞭撻仍遭斥。自欺一男兒。遇事能擘畫。翻不若縱橫。上書傳史册。歲月如逝波。轉眼已非昔。更不省庭闈。生子誠何益。結束新征衣。包裹舊巾幗。揮手別親朋。流淚辭叔伯。蕭蕭白日寒。渺渺雲山碧。誰云道路長。今日乾坤窄。

留別顧景范

少小畏京師。人情苦莫測。今年塞上行。經過一太息。崎嶇朝出門。暮歸何所得。風塵雙眼眯。怵迫徒終日。親故豈無人。高舉不可即。十往九不面。一面有德色。以茲傷我懷。多君用意密。班荊道路間。暗縞復推食。綱繹當未雨。勸誡防差忒。凡意所欲爲。莫不殫精力。豈投漆與膠。不必須舊識。亦以久神交。信果俱可必。君誠管樂才。百慮鮮一失。處則比臥龍。出則成羽翼。貧也何所知。終歲但愁疾。骨月且不保。安能更捫虱。具區千頃波。洋洋近衡泌。七十二高峯。峯峯可種橘。他時入玉門。期君同築室。靈威迹既遙。好問長生術。

題沈愼言扇上畫桃。愼言時正出塞。

不信元都樹。今朝塞上來。枝從毫末辨。花自扇頭開。春色飛龍碩。芳名到蝎臺。莫愁霜露溼。根柢在蓬萊。

金赤蓮、姜日千、沈愼言、朱端士爾登、招飲燕山客舍。時余將出塞門。即席賦別。

男兒生不得其所。七尺堂堂若腐鼠。蓬頭赤脚走邊關。撲面黃沙無一語。諸君乃不嫌我眞。相逢客舍能相親。激昂慷慨髮上指。高歌擊筑旁無人。雜坐班荊燕市口。沈李浮瓜不去手。葡萄架上白日斜。欲起不起恐被肘。尊中酒是故園來。不飲亦須三百杯。殷勤一片家鄉語。誰云此是黃金臺。秋風颯颯吹南陌。虎脊河邊冰幾尺。短衣明日獨長征。回首今朝雙眼赤。

夜坐

細雨消殘暑。微風送海涼。秋聲乾木葉。夜氣溼衣裳。冰雪行將至。關山去正長。那堪燕市口。愁坐聽鳴螿。

別張豐村依贈行原韻

庭闈萬里隔重關。省親當知慘客顏。冰合馬嘶楊柳渡。月明人過樺皮山。直因溫凊離鄉國。不是周流好轘環。安得回天君有力。金雞早放老親還。

歸來行送友人之延平

閩中之山頗崒嵂。熊羆虎豹如人立。閩中之水極盤渦。上灘下灘蛟龍多。我輩勞生固其職。君亦安能早休息。獨念今朝赴七閩。行過家門不得入。若邪溪水淺綆短。亦可汲。雲門花木深。鷓鴣啼春日。早歸來山田。熟後漁舟出。草關斜陽秔稻香。煙波細雨綸竿溼。

發燕山

西風乾木葉。原野變顏色。征人別所知。去去燕山北。省親亦其常。我獨何偪仄。春明發故園。秋乃辭京國。豈曰哭窮途。賭蹬至此極。亦以走邊庭。徒旅不可得。羽箭逐莊頭。鏖刀隨戍卒。渾脫取其溫。貂貂借其力。

冰霜不畏寒。崎嶇亦可出。縱復臨關山。淩風有羽翼。

豐潤縣逢高麗使者

豐潤城西曉色開。方袍一隊逐龍媒。道旁人說高麗使。著得先朝舊服來。

望首陽山

垂鞭信馬蹤。平沙入孤竹。孤竹傳者誰。二子伯與叔。讓國久無家。東海留芳躅。豈至采薇時。不食還鄉曲。而以首陽名。專號茲山麓。清風詎可攀。廟貌隨時俗。俎豆縱千秋。不飽他人粟。我來大道旁。日暮仍馳逐。安得拜衣冠。細摸殘碑讀。

次榆關

西風吹落木。斜日滿蓬山。白板新官舍。黃榆舊漢關。前車行欲止。我馬去仍還。投宿知何處。柴門一水間。

山海關

東海邊頭萬仞山。長城猶在白雲間。烽煙不報中和殿。鎖鑰空傳第一關。大漠雪飛埋戰骨。南天雨過洗刀環。漢家豐沛今遼左。鐵馬金戈歲歲閒。

出關

誰道車書是一家。關門依舊隔中華。已看文字經重譯。更裂車綸過五花。草木蕭蕭歸野燒。乾坤漠漠老荒沙。庭闈直在黃龍北。日暮愁聽塞上笳。

悽惶嶺

山海關前日色昏。風塵況復暗乾坤。不堪更上悽惶嶺。雙袖橫流血淚痕。

姜女祠

凜凜望夫石。上有姜女祠。姜女伊何人。廟貌永不移。風霜逐山巘。冰雪老容姿。乾坤歷萬劫。血淚猶雙垂。守險本在德。長城亦何爲。一哭且莫當。安能保邊陲。今朝過其下。驅馬獨遲遲。歎息秦皇帝。不若一蛾眉。

前衛

一片平沙塞。荒荒百雉城。市朝從此變。衛所亦空名。白草翻新屋。黃雲壓舊營。邊庭今不戰。無復鼓鼙聲。

望海店

遼海出長城。出關已了了。望之欲無遺。莫若茲山好。積水遠何極。分流猶浩淼。風翻白日低。浪動乾坤小。南疑析木偏。東覺扶桑曉。蜃樓遇且難。況識蓬萊島。余本海濱人。少小縱臨眺。今日出邊庭。乃復行其杪。一葦直可航。鞭石苦不早。安得乘長風。往復如飛鳥。

杏山

昨日望滄海。飄飄若神仙。今日過杏山。嘆息臨風前。遼陽多險要。此更其喉咽。同行一老革。爲我語便便。

17

太祖昔建國。鐵騎來三千。掘壕困其外。蹤迹猶依然。百戰僅乃破。流血增平川。殺戮盡雞狗。誰能保一椽。大刀既已沒。（指劉綎）好李名空傳。（指李如松）不見長城壞。萬里銷烽煙。

小凌河

日暮風蕭蕭。平沙水瀰瀰。立馬飲長流。鵰鶚驚欲起。清徹鑒須眉。曲折游魴鯉。誰道若耶溪。煙波勝於此。

大凌河

小凌清且淺。大凌莽滔滔。輿梁尚未成。舟楫亦徒勞。不若策駑馬。聊試涉波濤。忠信吾所具。執轡何哀號。秋冬河正涸。深不滿一篙。但得登彼岸。四顧求其曹。

十三山

遼西嶺萬里。戴土皆平衍。獨有十三山。石骨開生面。削疑斧鑿工。蟄蔽丹青善。峯峯插煙霄。縹緲窮萬變。崩奔類馬馳。離立如人戰。或利若金刀。或直若羽箭。雲氣倏有無。日色遞隱見。洞口失金牛。（下有金牛洞）潭側鳴孤雁。（上有潭）胡巖記頗詳。蔡珪詩亦溪。予特過其旁。一一爲數徧。

渡遼河

出關數百里。渡河日八九。小者不知名。大者此其右。發源自東北。汩汩西南走。清流可濯纓。濁或泥數斗。蕩溢起波濤。觸石聲如吼。汎濫過平沙。汪洋十餘畝。聞道枸柳河。水壓八月後。今年天亦寒。所遇何獨否。獨木一扁舟。三人亦可受。篙使橫索餞。安能落吾手。淺瀨褰裳衣。呀坑沒馬首。登岸乃獨悲。魚鼈幾爲友。

老邊道中

老邊牆外草。蕭蕭千里風。煙合大遼保。隣人猶看舊制。提封誰復記。前朝經過婦女多騎馬。游戲兒童解射鳴。自笑書生行未慣。黃沙撲面已魂銷。

次開原縣

風捲平沙薦草齊。夫餘城上夕陽低。葡萄酒禁誰能醉。苜蓿場空馬自嘶。郡縣未分威遠北。人家多住塔山西。明朝更出條邊口。朔雪寒雲處處迷。

出威遠邊門

黃沙漠漠暗乾坤。威遠城頭欲斷魂。蘆管一聲催過客。柳條三尺認邊門。亂山雪積人煙絕。老樹風回虎豹蹲。從此征鞍隨獵馬。東行夜夜宿雲根。

火燒嶺曉發

邊外鳴雞少。輕裘逐塞翁。馬行殘月下。人語亂山中。鬚爲冰花白。顏因皴瘃紅。庭闈雖未達。不敢畏途窮。

葉赫行

柳條邊外九十里。葉赫河頭道如砥。荒荒草沒兩空城。一在山腰一近水。同行塞上翁。回鞭指故宮。自云葉赫王家子。不與尋常六角同。地廣兵強稱大國。老城本在河東北。前代竊據三百年。嘉朝賜出黃金勒。中葉參商兄弟爭。操戈沒羽傷同室。土地人民自此分。新城更築南山側。臂鷹走馬刷煙岡。酒醉微歌瓦子堂。可憐國事由宮禁。亡卻新城舊亦亡。太祖恩深分左右。一門子姓皆奔走。予父猶能架海青。姓名曾著鷹坊首。鷹坊本未入鴛班。只在長楊五柞間。天潢一派從龍者。誰識王孫蹈日顏。五六年來行虎脊。經過每見漸漸麥。老死風塵亦有情。能無對此飛魂魄。吾聞此語獨停鞭。相呼搔首問青天。青天青天胡不言。昔之滄海今桑田。

換車行

冰凍馬蹶行不止。歷盡千山復千水。邊門未出已難堪。況出邊門二千里。瀋陽城北換柴車。柴車換得無人使。坡陀木石相枝撐。谷口泥淖多呀坑。日日轅摧輿轂折。翻雲覆雨如人情。人情翻覆烏可識。出門步步行荊棘。涕淚沾巾向北風。但見庭闈死亦得。

孤山道中

小夾河邊白日寒。大孤山下路漫漫。波羅葉落雲邊黑。塔子頭燒雪未乾。渴向氈牆分乳酪。飢隨獵馬割鹿肝。中原生長何曾慣。處處傷心掩淚看。

次衣兒門

高岡背大道。絕壁面東偏。一溪何曲折。冰下鳴涓涓。上有古今樹。俯仰淺蒼煙。下有嶙峋石。錯落橫沙邊。塞門多莽莽。獨此堪留連。造物若無意。鬼斧胡爲穿。因茲念長夏。百鳥鳴其巔。密葉影交覆。疎花開欲然。箕倨赤雙腳。科頭手一編。人迹且莫到。安得世務牽。管寧既未知。康樂亦寡緣。我獨領其要。請爲來者傳。

捉人行

烏臘城頭鼓聲絕。烏臘城下征車發。藍旗堆裏曉捉人。縛向旃牆不得脫。君莫怪。從來醉尉不可攖。黯陵夜夜無人行。射虎將軍且不放。何況區區萬里一書生。

混同江

浩浩此江流。萬古爭日夜。我來獨非時。但見寒光射。雪埋高岸頭。沙漲層冰下。頗聞駕馬奔。杖棄車輪過。自昔戒垂堂。況復騎衝坐。來者縱莫欺。履薄遠愁破。東行出塞垣。百川此爲大。千山更臨江。崩奔爭一瀉。虎踞與龍蟠。形勢良非假。莫漫數金陵。勿海亦其亞。

宿尼什哈站

水經元菟黑。山過混同青。漫道無城郭。相看有驛亭。糠鐙（以米糠若麻楷鐙之名曰糠鐙）勞夢寐。麥飯慰飄零。明發騎鞍馬。

蕭蕭逐使星。時與陪使同行。

納木窩稽

跋涉混同所歷已奇峭。結束入窩稽。一望更深奧。樹密風怒號。崖崩石奔跳。陰霾不可開。白日安能照。古雪塞危途。哀湍喧壞道。更無人迹過。惟聞山鬼嘯。車騙苦險澁。換馬欲前導。霜蹴偶一蹶。流血濺烏帽。魂魄已莫收。童僕徒勞勞。死亦分所當。生豈人所料。但苦歷窮荒。庭闈終未到。

自拉發至退屯

窮髮誰憐萬里身。蕭蕭蓋日逐車塵。山過拉發多松桔。路道窩稽有鬼神。日暮風生聞虎嘯。天寒積雪少人行。淒涼不敢回頭望。恐爲鄉關淚滿巾。

色齊窩稽

納木五十里。頗梅登頓苦。色齊林更深。未入心已阻。豺狼逐我馳。山雞向我舞。谷口咆熊羆。松根貔貅鼠。雲橫道不通。霧黑眼若瞽。幸有鑿山人。乃見天一縷。架木度層岡。歇鞍藉茅土。纔看日色暝。不覺夜已午。自衝憑野燒。畏懼不敢睹。俄頃雪滿衣。一一當徒旅。沍寒手足僵。鞍寐從此數。釜鬲莫爲炊。飢饑腹空鼓。凍餒雖切慮。達曙力可努。但得脫窩稽。鳥道吾所取。

宿賀莫索落山中

日落萬峯西。荒荒路欲迷。依然成露宿。何必過前溪。野火燒風力。孤蓬仗馬嘶。窮山雞犬絕。莫聽五更啼。

德林石

四臂圍德林。廿里平若掌。鐵色蝕土花。陶鑄一何廣。變態極千端。寒光淩萬象。玲瓏有鬼工。登頓騰異響。洞壑積層冰。草木猶能長。不因車馬遲。何由獨欣賞。

沙關

我行一月餘。踏雪亦多薄。今朝過沙關。羣山始玉琢。天時縱不同。地氣或非昨。偕乃陷一峯。胡爲異南朔。素影動乾坤。寒光射窗牖。白日悽無輝。北風淒更惡。頓轡狡兔驚。揚鞭野雞落。念彼多傷弓。謂我能獵較。盡日逐平岡。吞氈亦可嚼。四顧勿復悲。中原無此樂。

至雷古塔

望望吉林峯。白雲繞其下。登頓及今朝。亦得依親舍。父母膝相逢。注視還相訝。別時髮覆眉。胡乃成老大。隣舍爭慰勞。應接苦不暇。姓氏未及知。空言聊相借。日暮細挑燈。恍若夢中夜。喜極乃更悲。不覺淚如瀉。

又

上帝不得達。生男亦胡爲。四十乃一來。對人良可嗤。戲綵學老子。挽鬚愧小兒。西山日已薄。鄉國歸何時。

歎息謂季弟。爾獨無分離。承歡廿八載。樂亦安能知。

次韻酬周長卿

黑水城邊問老親。坐中誰是故鄉人。遼東俎豆今王烈。江左風流舊伯仁。說到家山空想像。吟成詩句最清眞。平生多難傷懷抱。不道逢君更愴神。

又

省覲今朝塞北來。知心漫許出蘇才。老親未得歸三浙。小子空慚賦七哀。故國衣冠雖不改。邊門鼓角定相催。何當日下金雞赦。作伴同行過舊臺。

贈李召林侍御

埋輪都下問豺狼。慟哭何時過樂浪。絕塞人猶憐子處。中原誰不重張綱。棘燈舊夢依青瑣。雪窖新詩滿皁囊。宣室他年君自到。護將濁酒注醍醐。侍御嘗從予酒。

又

鐵面眞能裂白麻。遊人諫草世猶誇。天南恨未蹠雙戟。漠北誰知共一家。板屋醉時驚鶴唳。旗牆雪夜聽琵琶。趨庭今日兼陪從。好認青門五色瓜。侍御著種瓜。

次韻答吳子有明府　明府楚人

蕭蕭白髮舊爲郎。大邑曾誇墨綬長。一自門栽彭澤柳。更無人識令公香。十年俎豆存遼海。萬里烟波夢岳陽。莫怨飄零揮涕淚。管寧襦袴本尋常。

贈吳英人使君

短髮今朝塞上翁。當年治行是吳公。三邊冰雪春愁裏。六詔風煙午夢中。皁帽本因時序易。布裙不爲道途窮。揮犀城畔談經典。化俗知君術素工。

隨家大人過淨公吉林蘭若　淨公浙人

南梅開初地。西方變吉林。山園祇樹密。江到寺門深。雪白支公馬。沙黃長者金。冰崖仙梵響。土室雨花侵。學禮陪游從。聞香度碧岑。贊公廿放逐。惠遠愛招尋。茶椀忘天目。清談見道心。金篦如不惜。敢復歎升沈。

至日

今年學禮過庭闈。此日相看靜掩扉。風俗窮荒何處好。飄零蓋室幾時歸。曾無梅蕊春前放。敢說葭灰夜半飛。片片冰花堆雪窖。還添弱線補寒衣。

己巳除夕

除夕年年血淚流。今年今夕亦何求。老親縱未邀恩赦。絕域猶堪雜鬼。茅屋桃符仍舊俗。瓦盆麥酒是新篘。歎呼不覺陶然醉。忘卻家鄉萬里愁。

人日陪家大人周長卿過李召林侍御

絕塞逢人日。隨行過柏臺。可憐園蔬帳。猶自說蓬萊。生菜盤中得。冰花勝裏開。故園何處是。醉裏更啣杯。

甯古塔雜詩

一

石礦園平野。河流抱淺沙。土城惟半壁。茅屋有千家。泣月天邊雁。悲風塞上笳。老親忠信在。不減住中華。

二

北行猶有塞。東去更無邊。校尉乘虛幸。阿機欲受廛。馬聞秋草後。人醉晚風前。莽勢空齊曲。迢遙二十年。

三

黑水新城近。貢龍舊府遙。甯古塔所屬黑水府。家傳肅慎矢。虎兒哈河產。時得楛矢。人多寶之。人媛挹婁貂。殘雪埋松塔。松子。俗人呼爲塔。微風變柳條。春明二三月。也復種青苗。

四

遼金曾建號。唐宋亦經過。舊迹殘碑少。荒城蔓草多。三韓迷姓氏。五國失山河。絕域無文獻。蒼茫發浩歌。

五

化城開石壁。鐙火出林微。不見乘杯渡。還看卓錫歸。開雲埋土室。古佛釣漁磯。佛像爲阿穆釣者所得。怪底經行處。天花片片飛。

六

城郭沙關口。荒荒草木秋。地連三萬衛。名是五雲樓。五雲樓。在金上京城。得井塡銀甕。春耕鑿玉鉤。千年餘王氣。今日未全收。

七

山川盤地軸。草木亦多宜。舊塞黑榆樹。官山紫樺皮。桃花水似錦。桃花水。果名。香蓼菜如絲。誰道窮邊外。年年春到遲。

八

土產參爲最。今時貢帝京。營州非舊種。上黨亦空名。碧葉翻風動。紅根照眼明。最佳者。曰紅根。人形品絕貴。聞說可長生。

九

更有諸珍異。寧隨草木枯。淺沙埋赤玉。老蚌出東珠。稗子貧家少。稗子在五穀上。山兒菜名。到處無。怪來水土變。今日此陪都。

十

八月松花凍。家家打角鷹。山邊張密網。樹底繫長繩。獺皮金眸疾。狐裘龍玉爪能。獺皮、狐裘、皆鷹鞲。海青如便得。萬里會鷂鷹。

十一

笑語鄉音雜。衣冠上下同。十年乘傑障。一半是王公。辛苦頭多白。沙塵眼易紅。莫因避閑左。錯比五陵東。

十二　闕

十三

三十年前事。兒童見者稀。天寒曳護膝。革屬名。地凍著麻衣。貴人乃絮。麻衣絮塞。雪積扒犂出。雪中運木之車。曰扒犂。燈殘獵馬歸。只今風俗變。一一比皇畿。

十四

遲日爭游宴。豪家直一金。不嫌几席少。偏愛酒杯深。風俗誇盧橘。人情厭海參。渾忘絕塞苦。醉裏即狂吟。

十五

年少新豐客。翩翩亦自豪。園碁蓁賭墅。葉子日分曹。果下高麗馬。腰間大食刀。可憐編卒伍。萬里怒風濤。流人子弟。盡充愛沁水手。

十六

都護屯兵處。傳聞驛騎重。沙邊組白草。雪裏賦青龍。船名。魚海何時到。狼居自古封。誰云枯萬骨。王祭肯全供。

十七

俗亦厭貧賤。不復重冠裳。販鬻智程鄭。生涯半彥方。參貂口外得。牛馬谷中量。翻怪中原弱。窮愁徧八荒。

十八

聞說鳥蘇國。西去絕可憐。冰天魚作服。陸地狗行船。黑斤飛呀喀。皆以船任載。以狗駕橇。披髮環穿鼻。文身耳壓肩。由來桑梓地。不是信張騫。

十九

少主和親慣乘輿出塞門。如何經故土。亦是嫁烏孫。鴈屋三春雪。祿燈萬里魂。琵琶談絕調。夜夜泣黃昏。

二十

稱藩雖漸廣。文字尚無憑。近塞能書木。削木書之。臨江但結繩。隨事大小。結繩于屋。冠裳今亦改。風俗舊相仍。歲歲愁衣食。春來早鑿冰。

上元曲

誰道今宵是上元。城頭畫角不聞喧。詎看獨有天邊月。萬里迢迢照塞門。

二

皁帽蒙頭犯朔風。醉中踏月過城東。無端獵火原頭燒。錯認龍鐙挂碧空。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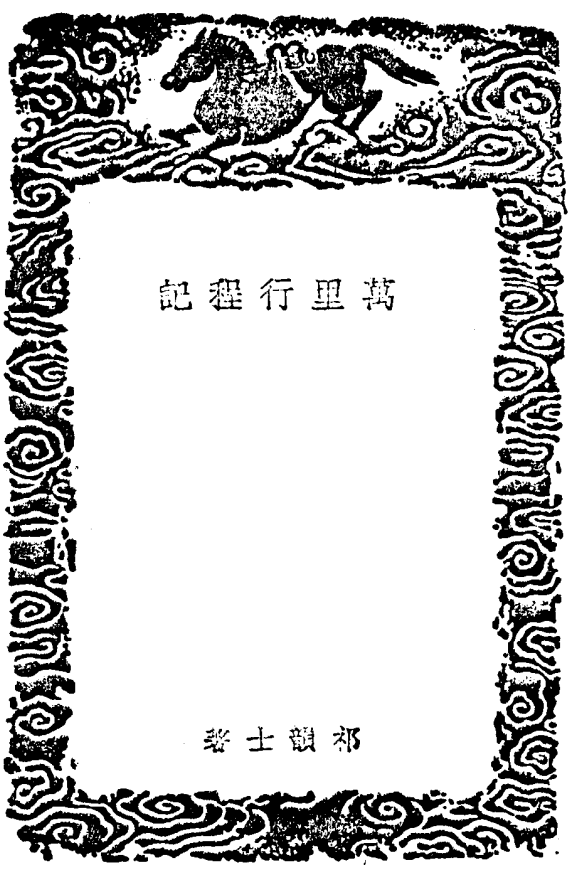
夜半邨姑著綺羅。嘈嘈社鼓唱秧歌。漢家裝束遊關少。樊隊口兒簇擁過。

四

剪紙爲鐙號牡丹。西關爆竹似長安。誰家年少貢金勒。醉裏垂鞭處處看。

五

鎗金羅帕粉花香。蟒幅齊肩錦繡裝。百病年年行走慣。阿誰打滾到沙場。



萬里行程記

清　壽陽郝韻士鶴皋著

西戍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師啓行。閱兩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時經一百七十餘日。路經一萬七百餘里。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蹟。人物風俗。及塞外烟墩沙磧。一切可異可怖之狀。無不周覽徧歷。繫於心目。每憩息旅舍。隨手疏記。投行篋中。時日既久。積累遂多。亦自不復記憶矣。抵戍後。暇日無事。或愁風苦雨。獨坐無聊。偶檢零縑碎片。集而省閱。以寄情懷。略加編綴。遂爾成篇。余籍隸壽陽。其自京師至壽陽十日程。素所熟游。不復劄敍。祇就西行所來經者。起自太安驛。訖於伊江。一路程途里數。及景物大略。分注如左。以誌遠遊之迹。抑使他日東歸。可按册而稽焉。

京師至壽陽。九百八十五里。由壽陽西行七十里。至

太安驛。驛爲壽陽西南境。四面皆高阜。驛居其中如井。韓文公詩亭在焉。西有五峯山。山上出泉。冬夏不溢。不涸。謂之龍池。明時郭雨師居之。遇旱禱雨輒應。龍神最靈。碑言五禱五應云。由太安西南行三十五里。至什貼鎮。入榆次縣界。再三十五里至

王湖鎮。此榆次北境最大之鎮也。前此驛路皆在山中。登陟者、以馬瘠爲歎。至是乃就平坦。西望川原無際。太原境內之山。爲之一開。由王湖西行三十里至

永康鎮。鎮亦榆次所轄。居民引水溉田。流經村落屋宇間。活活可愛。由永康西行四十里。至

徐溝縣。縣北郭外。爲赴太原省會之路。其地水鹹苦。不耐茶飲。西行四十里。至

賈令鎮。鎮隸祁縣。舊有驛。今裁。民居多以甎爲樓房。原野脩整。力於耕作。西行二十里至祁縣。以春秋時、祁大夫食邑得名。再五十里至

平遙縣。縣民服賈者多。城中廛肆縱橫。街衢皆黑壤。有類京師。蓋人烟稠密之故。西南行三十里至

張蘭鎮。鎮爲介休縣所轄。城堞完整。商賈叢集。山右第一富庶之區。然風氣奢靡。路旁竟有乞食者。非復從前敦樸矣。西行四十五里至

介休縣。縣南有綿山。狐岐山之勝。北有汾水環抱。地勢最爲雄厚。太原境內之山。至此一合。縣東十里。漢郭有道墓在焉。蔡中郎所書碑已亡。今存者、傅青主所墓。祠前漢槐尚茂。大數十圍。眞神物也。將抵縣路旁。有文潞公故里碑。由縣西行出義棠鎮。折而南行、入山五十里至

兩渡鎮。此靈石北境也。兩面山勢綿亘。汾水徑其中如帶。山上村居樓閣層疊。宛如圖畫。南行四十里至

靈石縣。縣以瑞石得名。石在城北門外。南行登山十里至

韓侯嶺。將至嶺。見山畔有小祠。俗呼夫妻廟。蓋虬髯遇衛公夫婦地也。石磴盤空而上。數十轉。路益陡峻。策馬至山巔。紅垣繚繞。爲漢淮陰侯墓。前有祠宇。頗宏整。下馬入拜。謁壁間詩甚夥。大抵當道者駐節所題。侯死長安。不解何以葬此。閱古碑則云、呂后既誅信。函首送代。適高帝遊師。駐蹕此山。遂命瘞之。後人爲起塚焉。由嶺南下三十里至

仁義鎮。鎮爲靈石南境。在韓侯嶺之下。形如釜底。南行六十里至

霍州。仁義一線路。行萬山中。午憩後、登所謂逍遙嶺者。雖土質無石。而陡峻與韓侯嶺南北相埒。回首若屏嶂。行半日許。稍展轉就平地。抵霍州。州爲古霍縣地。霍山雄峙東南。高出霄漢。蒼翠欲滴。卽霍太岳也。由霍州南行二十里至辛莊鎮。又三十里至

趙城縣。路繞汾曲。越數土隰。四圍山勢。至此一開。南行三十里至

洪洞縣。初入縣境。路旁大書山川明媚四字於坊額。旋見溝塍方畧。春樹雲林。芳蕪氤氳。青葱滿目。氣象明秀。爲晉中第一。聞繞郭皆種荷花。自多佳趣。有聚瑞橋。惜余方春過此。未覩其勝。路旁有明韓忠定文故里碑。又余始祖河東公、本此邑大槐里人。明初徙居壽陽。今訪大槐里。竟無知者。蓋遠旅主人不足知之。匆匆一宿。未暇再訪。以俟他日。由縣南行六十里至

平陽府。府城在平原突高處。爲古帝舊都。股肱大郡。年來適遇歲歉頻仍。風物頗形蕭索。不稱遊者之望。城外有堯井。南行六十里至

史村驛。驛隸太平縣。太平在府西南。孔道所不到。割此驛歸太平。爲往來供億計耳。將至史村。山畔有題巢父洗耳處者。不覺啞然一笑。惟豫讓橋、在襄陵太平兩界之間。差可據耳。王阮亭謂在趙城、誤也。又中途有文中子故里碑。汾水從霍州流經平陽。時時與行人相觸。怒濤驚駛。至此不見。蓋折而西矣。由史村南行四十里至

高縣鎮。鎮爲曲沃縣所轄。直隸省欒城、獲鹿、所出棉花布疋。販運者皆卸集於此。商旅甚多。南行三十里至

侯馬驛。亦曲沃所轄。曲沃縣治在其東北。卽春秋時新田晉都也。自平陽南來。土肥饒而民淳厚。村僅雲連。景象雄闊。有陶唐氏之遺風。凡平陽境內之山。至此又稍一合。南行二十里至隘口鋪。又西南行二十里至

東鎮。出侯馬。渡澮水。登岡隴。但不甚峻。高阜之田。其平如盤。屑屑映綠。極可觀。鎮隸聞喜縣。西南行四十里至

聞喜縣。縣城小而地勢開敞。土厚水深。爲晉舊都。中條山、亥延東南數百里。蜿蜒如龍。道左多石碣。率皆表揚貞節德教之所爲。風俗近古。裴晉公祠、亦在道旁。北來山勢。至此又稍一開。西南行四十里至

水頭鎮。水卽涑水。鎮有橋。水經其下西流。此鎮隸夏縣。司馬文正公故里也。西南行五十里至

北向鎮。三晉雲山皆北向。鎮其取此而名歟。地爲安邑縣北境。閭閻極繁盛。南行三十里至

油村鎮。鎮爲油聚之所。繁盛不減北向。猗氏縣所轄也。西南行三十里至

樊橋驛。驛隸臨晉縣。地近蒲州。人民俱帶樸野氣。非復平陽富饒景象。若汾州太原。則愈華矣。此大略也。

西南行三十里至

高翁鎮。亦隸臨晉。蒲州境內麥田中。柿樹成陰。於麥無礙。仍芃芃長發。柿產最多。土人用以醃酒及醋。味薄不足嘗。西南行四十里至

寺坡底。路自蒲州迤邐趨下。至此則下益甚。地氣益暖。將至寺坡。見古柏森森。欹生山畔。極有致。山上有寺。土人云、卽所謂普救寺。此地距蒲州城一里許。賈茶者價頗廉。西行人多擔之。自聞喜山勢開後。東南青嶂。層出懷抱。縈繞而前。直至蒲州始盡。以黃河爲之限。折而東走。不復合矣。路旁有明楊巍毅博故里碑。由寺坡過蒲州。南行五十里至

可河。從蒲州城南沮洳中。登山麓。循之南行。抵幸店。遙見長虹西亘。如在天半。御者告余曰。此黃河也。已而入土嶺中行。不復見。至可河。村落甚小。又見華山仙掌。發出天表。西南青蒼之氣。咄咄逼人。覺心目爲之一爽。泊臨河滸。仰觀潼關。倚水突起。壁立千仞。其下洪流怒號。滔滔而來。令人又生怛怖。余過此、在三月念四日。夕陽西墜。天色如墨。呼船急渡。幸風力差微。篙楫無驚。夜漏初下。始敚關焉。山陝二省。以黃河爲界。河東爲山西。河西爲陝西。冀雍之分。自古然矣。計自可河南行二十里至

潼關。關自漢以後始著。秦時所謂函谷關。在此關之東。今澠池境也。秦關百二。潼關爲首。雄壯莫比。未入關。疑其踞立之勢。若車不得方軌。馬不得連騎者。比至。乃寬然有餘。堂皇大路。若履平地。直西而行。殊非意料所及。地阻山中。極高而氣候極暖。亦奇。西行四十里至

華陰縣。自潼關迤西。官柳夾道。如界畫然。乃知兩行秦樹直。良非虛語。長安道上。按轡徐行。緬懷百代興亡。千秋歌咏。皆同雲烟過眼。轉瞬輒空。惟見太華芙蓉。終日爭奇競秀于前。目不暇給。雙輪西轉。山逐

車行。函谷拖藍。樸人眉宇。流連愛慕之情。不待已已。華陰縣裏。無數綠柳。陰濃成衙。徙倚女牆。隱現林表。絮飛徧地如雪。眞仙境也。縣在華山之麓。城東五里有華嶽廟。墓中丞所建。頗閎壯。此地在漢爲宏農。路旁有漢楊太尉震墓碑。由華陰西行七十里至

華州。管閻華山圖。爲之神往。今親履其地。飽看山色。馬上車中。有流覽臥遊之樂。山之高峻。所謂只有天在上。並無山與齊。其言確甚。然乘驛看山。終未一一領略。他時再過。當蹠屐暢遊也。州亦在華麓。城東爲郭汾陽故里。有祠宇。由華州西行五十里至

渭南縣。縣居渭水之陽。青嶂綠野。四望無涯。西行四十里至

零口鎮。春日賽會。游女如雲。西行二十里至新豐鎮。尚存古名。再二十里至

臨潼縣。縣倚驪山下。萬松蒼然。城近始見。山半行館樓檻。縈迴。噴泉石之勝。天然佳妙。溫泉一泓。自石罅噴玉而出。匯爲數池。解衣就浴。盧氛頓盡。因憶開寶華清。風流如昨。而覽裳一曲。舞破太平。爲悄然者久之。西行三十里至

灞橋。灞岸爲昔人贈別之地。楊柳依稀。咸人離緒不淺。獨訝其何以無橋。土人曰、濁流迅駛。曾爲橋輒圮。不能成也。西行二十里至

西安府長安形勢。虎踞龍蟠。自古帝王之都。城外八水環流。抵東郭。始見百雉雀飛。遠則無睹。蓋林阜包羅。最爲雄厚。憶昔史所載。此城名大興城。隋時所築。始徙都之。隋以前皆都咸陽。卽今咸陽縣。客爲余言唐雁塔。在城南。歲歉。則塔中分爲二。却不傾。歲豐。則仍合焉。城中多售竹器。詢皆出自盩厔縣云。計自京師至西安。共二千四百八十里。西行五十里至

咸陽縣。過灃水橋。渡渭。至咸陽。秦漢故都也。城郭未見宏闊。自非舊基。出北門。上峻坂。古塚纍纍。慨然歎古之豪傑。不知青山埋却多少矣。縣有孔道二。西行爲入川路。西北行爲入甘路。四十里至

店張驛。驛隸興平縣。縣在其南。西行三十里至

醴泉縣。原隰寬平。土脈膏潤。唐太宗昭陵在縣南。惜未往一謁。西行四十里至

乾州。此地在唐爲奉天。高宗陵在州北。西北行五十里至

監軍鎮。乾州所轄。唐時多以宦官監軍。稱軍容使。此猶有舊名。西北行四十里至

永壽縣。岡阜漫衍。愈上愈高。隘口中開。縣當其缺。陘嶺之上。有塔巍然。下瞰城中。一覽而盡。西北行四十里至

太峪。邠州所轄。永壽在高岡之上。循坂上下。路甚紆曲。涉流泉。抵太峪。復登土嶺。峻甚。索費馬力。既登。則四望悉平。蓋極高之地。不見其高。久之又下峻坂。是爲邠州。范文正公舊治也。由太峪西北行三十里至

邠州。古豳地。自永壽至邠州。人民皆穴土而居。陶復陶穴遺風。至今未改。蓋土性堅。可耐久。他地爲之。則將脆焉。州城傍南山。下包平地。勢如龍。館中牡丹甚茂。邠西十數里。有明岫山甚奇。山之頂皆土。其趾

乃皆石洞穴玲瓏不可勝數備諸佛像沿山前進桑棗成林矮而秀茂鬱鬱葱葱令人思斧斨遠揚之句又行十餘里見石龕中大佛高八丈五尺就山石雕成亦奇由邠州西行四十里至

亭口鎮亦邠州轄陝省一帶堡堞與河東大略相同永壽以西則無堡惟有土屋至甘省隆德以西乃又有堡過關州則堡益多所過驛亭無不有堡蓋地近邊官爲之與民間自築者不同矣由亭口西北行四十里至

長武縣縣在高岡上自咸陽登隴至醴泉乾州路稍平抵永壽乃高峻嶺路時上時下至邠州又平自邠西北行則又高長武爲最高處視之乃成平地四不見山然偶有坎窞則皆深溝高壘天造地設處處如是客或語余此地卽白起坑趙卒處夫趙遠都邯鄲長平之戰卽今高平縣地近上黨而乃驅卒四十萬坑于咸陽之北二三百里外恐無是理其謬不待辨也由長武西行四十五里至

瓦雲驛驛爲甘肅涇州轄乃陝甘二省分界處也西行六十里至

涇州瓦雲趨涇將下峻坂見西來一峯插天圓秀可翫又見蓊鬱繚繞烟樹蒼茫極有致次日訪之則漢時所謂回中也西王母宮在其麓有宋陶穀碑城倚山臨水形勝最佳西有涇汭二水清流映帶心爲灑然因憶涇渭清濁聚訟紛紛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註家誤解耳今觀涇水清甚足驗其誤由涇州西行三十里至

王莊涇州所轄州境桑棗成陰田園潤澤風景絕類邠州西行四十里至

白水驛驛爲平涼縣轄自驛以東未見有婦女當壚者至是始有之西行七十里至

平涼府府城雄峻涇水流其南康熙間叛將王輔臣據其地久不下文襄公圖海由虎山墩俯瞰城中得其虛實輔臣窮蹙乃降余昔纂史記其事今虎山墩在城北文襄祠在城東郭外城西南皆山崆峒山在焉崆峒凡有五非一地此爲黃帝訪道廣成之所太史公所遊也時有元鶴翔舞山中平涼之名仿於古之高平第一晉時南涼西涼北涼皆在今甘涼二州之境遠在河西與此隴東無涉西行四十里至

安國鎮平涼縣轄平涼西行入山氣象蕭疎山勢漸合漸高由安國西行五十里至

瓦亭驛此宋時所謂瓦亭關也今隸固原州州在驛西北未至瓦亭二十里許兩山夾峙如門僅容一輪轉側而過水嚙山根瀰瀰然險要莫比過此則嵯峨萬仞疊起雲間循澗前進如坐井觀天山高日落路脩馬疲人亦憊甚由瓦亭西行二十里至

六盤山自瓦亭行十餘里曰和尙坡爲六盤之麓余晨興到此微雨初零土人以泥滑阻余莫前僕者恃其勇不聽遂登路由折陡峻如壁盤磴而上愈上愈高始猶土石相錯雖濘尙可行至山半俗呼貓兒坪有帝君廟甚巍煥新鑿之路皆土覆石上遇雨淖甚已而雨愈大泥益深膠黏阻轍色紫黑雨忽變爲雪濟之以風烈甚僕馬阻峻坂下屢起屢仆寸步不能前余乃舍車而騎鼓勇直上雪花大如掌風乃益狂翻撲人面如鍼身在風雪陣中若騰雲霧而起目迷口噤馬亦股慄望山巔有衙驛亭馳往避

及下馬入亭朽破欲倒岌岌不可留乃復乘馬陡下千丈坡踏冰雪鑿鑿有聲迤邐至楊家店路稍平有茅屋數家可憩解衣烘焉少頃雪復變爲雨回視山頭皆白氣繚繞不復辨計此程五十里上山下山祇二十里耳而倉皇狼狽一至於此次日行李始度嶺追至晚無枕藉獨坐達旦此豈天之所以窘余也耶然亦殆矣幸矣由六盤帝君廟西行過嶺三十里至

隆德縣縣爲隴西第一衝要之地景色荒涼特甚而羯鼓紅牙歌喉宛轉四鄰雜徧風俗淫靡爲之慨然西行四十五里至

神林鋪隆德所轄西行四十五里至

靜寧州宋韓魏公治兵防夏於此風景稍勝西行四十五里至

高家堡靜寧所轄路入坡嶺登降者屢西行四十五里至

青家驛驛隸會寧縣坡嶺益甚西行四十里至

翟家所亦隸會寧坡嶺猶多中途過王家川入山澗中但見高岸深谷一水瀠洄若線乍東乍西時時襄涉俗稱爲七十二道脚不乾云澗中土石多赤西南行六十里至

會寧縣水自東北澗中來向西南澗中去此中土石皆白與前澗亦者異矣縣當其中鎮山之口西南行六十里至

西巖驛安定縣所轄驛在坡嶺高處之水西行三十里至

清涼山自西巖啓行卽越深澗登岡阜漸入清涼山雖土質無巉巖石壁而坡陡曲不一其處遇雨則泥滑難行商旅憚之地亦之水西行三十里至

安定縣東西驛路皆在山中縣城稍平坦西北行六十里至

秤鈎驛安定所轄在高阜之上路曲如秤鈎故名西行三十里至

車道嶺此嶺亦號難行其陡曲與清涼山相似西北行三十里至

清水驛金縣所轄途經坡坨尙多西北行三十里至

三角城亦金縣轄楊柳垂街蔭渠水頗有致西北行三十里至

猪嘴驛仍金縣轄在西山下林木森森蔚然入目蓋數日來童山如禿求一木不可得見至是始覺生趣盎然西北行四十里至

東關坡猪嘴迤北有所謂九溝十八坡者土人呼爲大狼山紆曲上下極隘處轉側而前坡盡則蘭州在望矣西行二十里至

蘭州府城東衢路蕩平直至坡下目擊園畦叢薄點綴道旁心爲一暢府城雄據黃河南岸五泉山在城南二里許稱名勝遊人不絕城北黃流浩渺自西而東有二十四舟爲浮橋東水若帶兩岸鐵索緊之復用巢吉草爲巨絕維舟屬橋渡者如履平地北岸多酒樓開窗臨水南望城郭林樹如畫惟岸上山樹草木不生僅有番僧寺宇耳計自西安至蘭州共一千四百二十五里由蘭州西北行四十里至

沙井驛。皐蘭縣所轄。在山澗中。南猶望見黃河。其地多赤土。而性疎易坍。伐澗水過此。則土之在地中者。往往塌陷似沙眼。四望皆頹垣敗壘。荒陋特甚。無寸草。土人以爲古營盤地。土崖高處。有帝君廟碑云、曾顯應于此。寥寥數家。依廟而居。過數岡阜。忽見西南春樹裏生。參差掩映。兼有渠流引灌。滿目青蒼。乃平番之苦水驛也。由沙井西北行七十里。南折至

苦水驛。平番縣第一驛。甘省驛之多者。莫如平番。有八驛焉。此其最東之驛。地名苦水。而水味實甘。惟色稍濁。原田萬頃。灌溉饒沃。西行五十里至

紅城驛。平番第二驛。傍山椒而行。土色盡赤。沿流綠樹甚多。北行四十里至南大通鎮。路平。再三十里至

平番縣。縣有二城。一爲莊浪滿兵駐守。一爲縣治。相距五里許。縣在莊浪城之北。有孔道二。西行爲赴西寧路。北行爲赴涼州路。西郭外、商民錯處。雨纓、其土產也。由平番北行三十里至

武勝驛。平番第三驛。起苦水紅城。過平番。至武勝。村落衍接。水木清腴。民居豐實。市閭縱橫。所過之地。徧生草闌。馬足芬芳。爲西來第一沃壤。武勝之水。流出山口。清澈可鑑毛髮。西行四十里至

岔口驛。平番第四驛。地居險要。面面皆山。驛南有一山突起。崗岁若削。番民散處兩山中。輒以氈爲質、而翁徵窄。男女皆然。女番、項背繫白色帶垂之。男著皮韡。女則赤脚而已。其人即古之羌種。自平番界至西寧口內外種落。極多由岔口西北行五十里至

鎮羌驛。平番第五驛。爲最西之境。途間過一河。見滿山亂石。度爲梢嵜、峻甚。地氣極寒。西北行六十里至

黑松驛。古浪縣所轄。前由武勝入山。數日程皆在萬山之中。勢險隘。跋涉不易。氣象亦甚荒劣。絕少草木。令人悶絕。此驛猶在山谷。直至古浪始出山耳。由黑松西北行三十里至

古浪縣。縣城、鎮山口。如鎖鑰然。山勢忽開。路亦平坦。城南水畔有巨石。上鐫天關玉關四字。疑是鎖字。又一石名爲甘酒石。疑即平泉醒酒石之類。或云研末服之。可醫心痛。未知然否。北行六十里至

靖邊驛。亦古浪轄。從此驛起。至永昌縣之水磨關。二百五十餘里。路雖平。然皆碎石子。與車輪相觸。隆隆然竟日不已。由靖邊北行四十里至

大河驛。此武威縣轄也。驛東北有一路。設臺站。可出寧夏、達歸化城。至京師。爲邊外文報所經。不須由蘭州西安迂道矣。由大河西北行三十里至

涼州府。城勢闊敞。而山而居。其山巒蜿綿亘。自塞外來。即古祁連山。頂皆積雪不消。盛夏日暖。稍稍化水。流入溝渠。引以溉田。爲自然之利。自此西去。雨澤率少。惟恃雪水入田。蓋河西自古富饒。皆以此耳。由涼州西北行五十里至

懷安驛。驛隸武威。西北行二十里至豐樂鋪。又二十里至

柔遠驛。亦隸武威。驛東有振武將軍孫思克碑。康熙間名將。西北行四十里至三十里鋪。再三十里至

永昌縣。風景閒曠。似靜寧州。西行三十里至

水磨關。過此村。碎石子路始盡。然漸登岡阜。非復平路。西北行四十里至

水泉驛。水磨關既過。約二十里許。有一帶沙岡。橫亘南北。無寸草。中途有王將軍造寶祠。亦康熙間名將。此驛爲永昌所轄。西行五十里至

峽口驛。驛隸山丹縣。以兩山夾峙得名。地居山口。艱于水。山澗有一泉。取飲焉。約二里許。自涼州西來、折而北。所過隨山築牆。遠近高低不一。土人呼爲長城。然秦隋所築。西起臨洮。在今蘭州狄道之境。蓋以黃河爲天塹。安得至此。況秦時涼州。爲匈奴所據耶。此疑明時防守故垣耳。邊牆之外。爲阿拉善蒙古游牧之所。即古賀蘭山也。由峽口北行四十里至

新河驛。亦隸山丹。並無河。或驛路不經歟。西行四十里至

山丹縣。焉支山在縣之北。即漢時匈奴所歌。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者也。縣雖山僻。城有流水。風景尚佳。西行四十里至

東樂驛。張掖縣丞。駐此分治。路多沙石。西行三十里至

仁壽驛。張掖所轄。亦沙石路。途中過一河。西行四十里至

甘州府。古張掖郡也。茂林蒼蔚。水亦清。天山黑水、俱在境內。天山即祁連山。西北行五十里至

沙井驛。此又一沙井。張掖所轄。驛西二十里。地名沙河。又十餘里。爲九眼泉墩。泉流甚細。綠草蒙茸。川原平曠。牛羊散牧。草間有野趣。過此則壤鹵地。不堪寓目。西行六十里至

撫彝驛。張掖所轄。未至驛、有大沙岡。沒車輪。難行。此地多水田。產稻極佳。西北行五十里至

高臺縣。路出撫彝。曉日初升。渠流四達。灌道盡溼。清爽可喜。頃見稻畦。瀰望秧鍼秀茁。不類邊城。款段徐行。水田潤澤。林樹蒼茫。瓜蔬之屬。亦皆肥盛。河西風景。無踰此邑。釀酒亦佳。北行五十里至

黑泉驛。高臺所轄。驛西北陟紅寺沙岡。回望一帶平原。半屬膏壤。豐草牧畜繁滋。越岡西折。則沙深草絕。深溝驛。高臺所轄。路皆沙石。西行三十里至

鹽池驛。亦高臺轄。途中見北山之下。自西趨東。繡錯如雪。詢之知爲鹽池。色白者乃硝。鹽則黑色。以其尚是水耳。西行四十里至

雙井驛。仍高臺轄。高臺驛站最長。西境半鹵鹵、不藏耕牧。與東境大不類。西行六十里至

臨水驛。肅州所轄。驛路到此。始又得見水草林木。西北行四十里至

肅州。州爲極邊要地。古酒泉郡也。自臨水啓行。田疇漸廣。草樹葱蘢。距肅益近。林木尤多。水亦淪漣清瀏。環繞道旁。既至州城。人民浩盛。百貨貫輸。俗尚繁奢。鄰郡莫比。蓋逼近關塞。五方雜處。其勢然也。自肅州至肅州共一千四百七十里。由肅州西行三十里至

丁家墻。出肅州北郭。行數里入石灘。碎石縱橫。人跡絕少。遙望前路孤墩。寒烟出沒。斜陽西墜。道阻且長。山丁墻西行四十里至

嘉峪關。關距肅州七十里。民人出關者。須自州給票。始得放行。此外亦須檢驗公文。乃定例也。南北兩山。

遙遙拱峙。不見崇崖巍峩之勢。關據其中。亦僅地居高阜。未爲險峻。然而西門鎖鑰。啓閉森嚴。緊塞瀘堆。從茲萬里。關門既出。復不見人。壯志雖情。一時交集。瞻視山形地勢。頓覺改觀。然古人所稱玉門陽關。尙在此關之西數百里。爲今敦煌縣境。則嘉峪猶未足爲遠也。西行四十里至

雙井。出都之日。西望杳嗟。未審何時始能出關。及此僅指程途。已越五千三百三十餘里矣。回首敬望神京。依依欲絕。由雙井西行五十里至

惠回堡。自此而西。回民比屋皆是。遊旅投宿。必詢明、始可卸裝。否則一切未便也。西行三十里至

火燒溝。土色多赤。然實無溝。西行四十里至

赤斤湖。非湖也。地平而草肥。漸行入沙石路二十里。至赤斤衞。又二十里至

赤斤峽。山勢忽合中通一徑。故以峽名。近峽雜樹頗多。惟狂風吹滿谷中沙耳。此地在明、爲赤斤蒙古駐牧之所。今乃訛稱赤金云。西行四十里至

高見灘。沙路平衍。有瀚海石。但不甚佳。地乏水。西北行五十里至

玉門縣。舊名遠爾圖。今爲縣。距嘉峪關二百九十里。近城十餘里。始見清流映帶。草木叢生。遠則無之。皆沙礫也。古玉門關。在今敦煌縣。自今玉門縣視之。遠在西南。西行者不復經彼。蓋古今驛路不同耳。縣名、蓋採古玉門而名之。西北行五十里至

三道溝。灘流清淺。水淨沙明。風景差佳。田畝肥潤。民生其間者亦秀。北行五十里至

六道溝。地亦平衍。但不及三道溝之潤澤。塞外產茂草。備牧牛羊爲生業。不重耕作。禾稼。草中有呼爲集吉草者。其莖極堅韌。高數尺。可作箒。又可編爲籠。不亞於竹。到處皆有之。物無無用如此。由六道溝西行四十里至

布隆吉。荒草平衍。地極寬廓。雖正間、甘于此及巴里坤駐師爲大營。今有土城。西行四十里至

雙塔鋪。有水。依山西流。嶺畔有雙塔。西行五十里至

小滘。有灌溉之田。頗不樸瘠。西行四十里至

甘溝。沙路無旅店。西行三十里至

安西州。舊名大湖。後設安西府。今改爲州。唐時安西都護府。在今土魯番。與此地無涉。蓋亦採古安西之名而名之。城東尙有水草。出北門五里許。過一涸河。卽入沙磧。土人呼爲戈壁。卽古瀚海也。地以沙石爲骨。如鎔鐵而成。膚無寸土。日光照射。閃爍若有浮烟。就視不見。從此一望平沙。水草皆絕。凡行沙磧者。因途中無覓食飲之處。率裹糧齎水而行。或百里。或百餘里。始得停車稍憩。每俟日斜後始行。日出時卽投宿。蓋乘夜氣清涼。防馬渴也。又塞外無歧路。信馬所之。未嘗有迷。車上亦不須引燭。執鞭者皆以水浇輪。日凡數次。欲其不乾。實亦無益。又慣於黑暗中行。其車甚大。而輪高轍寬。亦最穩也。由安西西行九十里至

白墩。在沙磧中。到此。始有一泉可汲飲。然味鹹苦。自此西去。惟星星硤井水差可飲。味亦不能甘也。由白墩西行七十里至

紅柳園。在沙磧中。一名紅柳硤。但未見所謂紅柳者。硤中岡巒伏。沙石自然結成。方圓大小不一。亦奇。此地北山中產鉛。西行五十里至小泉無水。又三十里至

大泉。在沙磧中。西行四十里至地窩鋪。再三十里至

馬蓮井。在沙磧中。有二路。西爲星星硤路。西南爲沙州路。山中產金。西行五十里至紅柳河。再三十里至星星硤。在沙磧中。山石惡劣。勢亦逼仄。土人又壘亂石。豎立山上。作人狀。處處皆是。由彼西行十餘里。過硤入溝壑中。時時見峯起。有秀者。但無情耳。土色甚異。黑黃青赤皆具。各以類從。相間對峙。星星之名。不解所謂。或云山中出星星石。石有金點。錯落如星。余求之弗得。云在厨嶺壘嶂中。無暇往跡之也。或又云山中多猩猩。亦未曾見。西行五十里至小紅柳園。又四十里至

沙泉。在沙磧中。所謂紅柳者。枝條叢生。極繁。蓋帶微紅而細。不能如楊柳枝幹粗直。蓋杞柳之類也。塞外此物甚多。小紅柳園始見之。前過大紅柳園。乃反未見。沙泉水益鹹。飲者腹爲之脹。由沙泉西行三十里至疙瘩井。又五十里至

苦水。在沙磧中。水尤難飲。西行八十里至紅山墩。再六十里至

格子烟墩。在沙磧中。此程一百四十里。最遠。烟墩形如破釜。覆附沙岡之下。又如近海波濤沖油。蟹殼磕砢。水差可飲。有帝君廟。在沙岡上。多鴿。西行七十里至

長流水。此沙退土生。方見林木。水味始甘。村之中央。起一土阜。建帝君廟于上。雜木蓊然如翼。迤西路左出一泉。柳斜蔭之。西行四十里至四十里井子。再四十里至

黃蘆岡。民居漸多。田草亦茂。路近哈密。則有種穀麥者矣。大半皆回民爲之。西行四十里至崖晴墩。再四十里至

哈密。哈密距嘉峪關一千五百九十里。爲新疆咽喉要地。有兩孔道。北達巴里坤。卽鎭西府。爲天山北路。凡赴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伊犂、皆取道于此。西達土魯番。爲天山南路。凡赴喀喇沙爾、庫車、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皆取道于此。北路本蒙古南路。本回子所居。哈密爲漢伊吾盧地。唐置伊州內地。商賈懋遷者多。回民尤衆。謂之纏頭。城市村落。不一而足。土潤泉甘。地脈宜禾。芃芃長發。土產甜瓜。頗佳。回王城。距辦事大臣、及通判所駐之城。五里許。大城在東。回城在西。到處清流瀠注。溪樹烟深。明爽怡人。風光可掬。番長帥所部聚族而居。安生樂業。居然安樂國也。西行六十里至

頭堡。頭堡、二堡、三堡、皆纏頭回民所居。田園翠藹。亦見饒沃。由頭堡西行三十里至二堡。再三十里至三堡。地勢平衍。一望無際。林木亦多。西行入沙磧。又乏水草。較哈密迤東之磧更甚。七十里至

鴨子泉。在沙磧中。傍北山而行。裹糧齎水。如前白墩。啓行狀。西行八十里至

暖墩。在沙磧中。由此地西北入山澗。有一徑可達古城。名小南路。西行九十里至

梧桐窩在沙磧中此地祇有一店店祇一間屋如此楮境而名曰梧桐窩甚不解繼而悟曰哈密以西產胡桐樹極多似柳而拳曲擁腫材不堪用僅可作薪胡桐者譯言柴也想昔年此地多有此樹故得名後人以音相近訛胡爲梧題壁詩輒引疎雨之句其所謂訛以傳訛者抑思此地安得有此美蔭嘉樹哉西行九十里至

三間房在沙磧中坡嶺登降索費馬力沙岡上亂石縱橫色似猪肝又有紫中透綠者扣之其聲清越如磬即瀚海石也余令從者檢投車中把玩之餘尚留數片欲以爲硯材焉此地無日無風怒號不已西南行一百四十里至

十三間房在沙磧中自三間房至此途中云有風穴古謂之黑風川有鬼魅爲祟見明史最險處也行人往往被風災嘗揚沙走石之際或碎人首或徑吹去無踪千觔重載之車掀簸立盡并車亦飛去髮輪無反者西域聞見錄言其狀甚詳余發梧桐窩抵三間房兩程之內風吼已甚日夜不息御者憚過此乃入風穴且不測請勿行余曰天也此地荒涼特甚令人憤懣欲絕安能守風一二日耶決計前進時天頹颷透屋瓴中聲甚厲行未三十里四山黑雲吹散忽晴朗有青氣浮天半衆皆喜爽夜疾行路坎坷覺甚不平比黎明俯視所經則見沙礫大石委積道上紛紛若人爲拋棄者並無路徑可尋迎面巨石磨牙屹立欲搏人凶惡不可名狀覺森森黑暗非復人間世幸風力稍軟不爲祟得以徑過保無恙焉乃知履險出險之難既抵旅舍從者語剌剌不休以爲天幸由十三間房西行八十里至

苦水前一苦水在沙磧中此一苦水亦在沙磧中自梧桐窩至此三百餘里每投宿處並無二店平生從未見此窘況水亦奇鹹飲則破腹西行六十里至

七克騰木在沙磧中然到此稍有草木及流水矣西行四十里至蘇魯圖再五十里至

闊展路有沙磧此地爲土魯番東境即古柳中地皆沃土河流清冽綠樹陰森田園瀰漫中見禾苗遂生瓜蔬錯雜略似哈密有土城巡檢駐之西行六十里至

連木沁回民叢處風景最佳村西河水自北而南清澈可愛稍東則石罅中突吐一泉稍北又有一溪從深林內湧出匯合橋畔潺潺振響上有萬柳陰雲爲之庇蔽炎天酷熱頓極清涼時看頭人婦婦子嬉嬉飲馬搗衣往來不絕別有天地徘徊半日覺塵襟爲之一滌解襪濯足於溪頭快事快事過河登岸良苗盈畝蓋回民習於耕作安樂之況可想西行六十里至

勝金口連木沁迤西漸入山峽水流湍疊乃引以溉田者流甚遠始入田峽中沙磧無可濟也峽盡出山爲勝金口土石夾雜而生色皆赤壁立千尋土人呼爲火燄山其地奇熱殊常不可耐至閉人呼吸氣雖夜靜亦然往往行至中途有暍死者唐時高昌王所云熱風如燒良不虛矣從此前進路仍沙磧如蟻行鐵釜中其不至昏絕者甚少雖扇不停揮轉覺益招虛燄不若不揮之爲愈也西行九十里至

土魯番古高昌國唐于此置西州地極饒沃人多而雜俗復靡麗奇熱尤甚閭閻脅避暑窟室中蓋地氣獨異所產棉花遍野蒲萄蔓地而生不須架引綠者無核最佳甜瓜極妙以皮瓤純綠爲上中土最宜

哈密瓜實不及此地之美至西瓜乃無佳者不及榆次瓜遠甚城中有辦事大臣及同知駐之孔道有二西行爲赴哈喇沙爾路西北行爲赴烏魯木齊路此地距哈密一千零三十里西北行七十里至坑坑出土魯番風景又漸佳索至坑坑益甚止有一店可宿西行七十里至頭道河路在沙石坡坨中西行八十里至

白洋河入山澗中松柳極多車過枝梢披拂輿篷蹇相摩珞珞有聲河流清駛馬爭就飲西行折而北登博克達坂八十里至

達坂城達坂即達巴罕猶言嶺也此嶺最陡峻沙子若流馬蹄滑難行踰嶺迤邐出山遠見水草盈目雪山橫亘北面數峯插天雲氣繚繞於下晨日東升射照璀璨爛然如銀誠大觀也及抵迪化州回視雪山則在東南矣達坂城爲喀喇巴爾噶遜營有糧員居之黃昏後從此西行見西南火光燭天照耀嚴谷初疑野燒詢之乃裝鹽者爲之耳西行九十里至

柴窩鋪未至柴窩先過隘嶺至白鹽池周圍十數畝鹽水溶溶雜浴其中四面泛白皆硝余停車親往池邊嘗其味果鹹甚惟泥淖幾陷自達坂城迤西水草豐茂夾道蘆葦高至丈許野獸往來其中然不見牛羊牧羣蓋散飲草間匿不出耳西北行一百里至

迪化州州即烏魯木齊俗呼爲紅廟兒以僧寺據紅山嘴之上紅泥垣壁故也有滿漢二城夾河相對東爲漢城提督駐之西爲滿城都統及道州各員駐之此地在北路爲第一富庶之區廛舍稠密炊烟四起沙山林樹一望苍茫形勢阨要一大都會也東爲巴里坤古城來路距哈密一千四百九十里東南爲土魯番來路距土魯番四百九十里距哈密一千五百二十里自迪化州西行四十里至地窩鋪再六十里至

昌吉縣舊名洛克倫今爲昌吉縣途中多引水渠道車行弗便到縣風景差佳山勢曠邈西行三十里至呼圖壁巡檢駐此有土城多水田禾稼徧野饒有生趣西行六十里至圖古里克俗呼土茆蓬西行過一河河中有魚九十里至

綏來縣本名瑪納斯今爲綏來縣其地產稻糧米價皆廉商民輻輳廬舍如雲景象明潤豐饒與內地無異西行十里許渡瑪納斯河水深而溜急由南趨北浩浩奔騰軒然波起河面亦闊陵晨間渡猶沒馬腹若日高則山中雪水增入暗石衝激益甚涉者病矣由綏來西行四十里至破城子再四十里至烏蘭烏蘇此地始有蚊從此西去十餘日種類滋繁白晝噬人揮之不去頭目欲腫始知蚊雷霹筋之慮西行一百里至

安濟海中途過三河始至其地有所稱鹽池者不知池在何所西行七十里至奎墩此地樹木最多於無數柳林中渡奎墩河闊有十數道水亦深西行六十里至

庫爾喀喇烏蘇城近南山林阜秀潤有辦事大臣及糧員駐之商民亦多有兩路西北爲赴塔爾巴哈台

路。西爲赴伊犂路。土爾扈特蒙古游牧境內。西行七十里至

布爾噶齊。自庫爾喀喇烏蘇迤西。徑河灘中。宛轉而行。水草肥美。雜木團圞如圈。過一圈又入一圈。四望不見隙。濃陰密匝。又有紅柳花木蘿蔓。蔡繞錯雜於其間。輪囷蔵蔡。紅綠相映。令人目眩神移。終日延賞不盡。由布爾噶齊西行四十里至

四顆樹。一路蒙古男婦。往來不絕。西行四十里至

墩木達。塞外紅柳叢生。而有花若顆絨爲之。色紅鮮爛。如火如荼。道旁處處有之。又胡桐樹成林。木性疎散易朽。取以爲柴。土人呼爲梭梭木。塊而燒之。若內地木炭然。甚耐久不灰。家家用之。足見樗櫟朽質。未嘗無用。亦奇。由墩木達西行六十里至

庫爾圖。未至。須渡一大河。水深闊。與瑪納斯、蘇墩兩河相似。西行五十里至

托多克。此地之東。有葦湖。浩渺無際。飛雁翠翔。野樹叢生。望之若林。由托多克西行。漸入沙路。八十里至

沙泉。又名鹽池。產鹽甚白。由沙泉西行。沙路益大。六十里至

晶河。俗作精河。地勢平敞。有土城。糧員居之。土爾扈特游牧境內。此地蒼蠅又多于蚊。西行過一沙岡。疲馬力。又渡一河甚闊。六十里至

托里。俗呼爲牌坊。實無所謂牌坊者。一路南北兩山相拱。望見西面。忽起一峯。正當其中。行半日許。則移近北矣。西行五十里至

大河沿。此地、土爾扈特廬帳在道旁者多。地亦肥潤。迤西過一河。傍南山最高峯。折而西南行。見無數峯巒突兀。西北一帶。或圓、或尖、或方平。生動入畫。極有致。三十里至

五台。此伊犂東界也。路入沙石間。地勢差高。西行八十里至

四台。自五台迤邐而西。山勢漸合。崖谷間。樹影青蒼。森秀滋目。西行八十里至

三台。四面皆山。中有一澤。呼爲賽里木諸爾。雁浸三台之北。青藍深淺。府出波平似鏡。天光山色。倒映其中。倏忽萬變。莫可名狀。時有鴛鴦白雁。往來游泳。如海鷗無心。見人不畏。極可觀也。此台阻海角山根。鑿石成路。逼水而過。設卡倫焉。路旁有嘉慶戊午巡檢頗謨所撰脩路碑記。沿海皆駐防察哈爾。列帳而居。錯落棊布。牛羊牲畜。爛漫若錦。觀此境界。有海闊天空之想。西行越遂坂六十里至

二台。自三台循海西指。約四十里許。抵遂坂下。稍憩。策馬登嶺。亦有頗謨脩路碑。既至嶺頭。折入塔爾奇溝。俗名果子溝。不數武。忽見林木蔚然。起壘嶂間。山半泉湧。細草如鍼。心甚異之。前行翹首。則滿谷裏樹森森。不可指數。引人入勝。注目難徧。欣悅之情。惟盧其盡。已而峯回路轉。愈入愈奇。木既挺秀。其干霄蔽日之勢。草亦蓊鬱。有苔藤蘿蘚之奇。滿山頂趾。繡錯翠隙。如入萬花谷中。美不勝收也。泉流十餘里。與東溝中大水合流。蹦湃砰訇。出入危石峻磴間。沿岸雜樹叢枝。覆水不見。但聞其聲。七十二橋。回環屈曲于千巖萬壑之中。密菁深林之下。憑誰摹此。盡中境耶。夫此溝一線天耳。而其山其水。及其草木。無一不臻佳妙。足稱富麗天成。不必更以巔疎澹遠爲勝。何期萬里巖疆。乃有此一段仙境。奇絕快絕。由二台南行四十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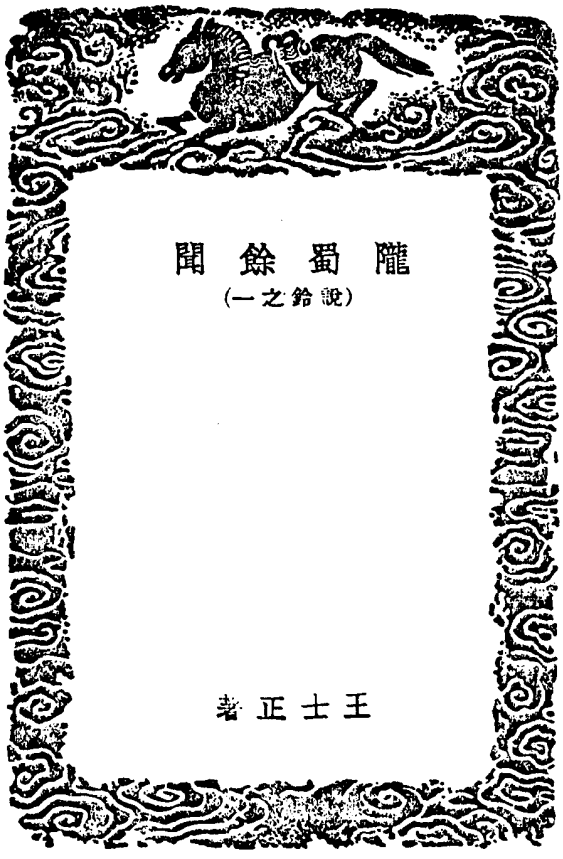
頭台。塔爾奇溝之勝。至此漸稀。乃出山矣。南行五十至

小蘆草溝。沿途新濬渠道甚多。東南行三十里至

綏定城。總鎮駐此。爲伊犂屏翰。地形開敞。官道兩行柳色。掩映怡人。叱犢耕田。村村打麥。太平景象。浩渺無邊。頗揭所莫罄也。南行三十里至

伊犂惠遠城。距迪化州一千九百餘里。自哈密至此、三千三百餘里。自嘉峪關至此、五千二百餘里。自蘭州至此、六千八百餘里。自西安至此、八千二百餘里。自京師至此、一萬七百餘里。然關外地方遼闊。其路程里數。約略計算。有贏無絀。非內地驛站。確經丈量者可比。故往往有二三十里。行至半日方到者。遠道迢迢。惟征戍之人。備極領略耳。

道咸時。京朝士大夫、好談西北輿地之學。壽陽祁鶴皋先生、其一也。先生所著西陲要略、於南北兩路。關城山水。卡倫軍台城堡職官。及兵屯始末。紀之特詳。南海伍氏、已收入學海堂叢書。此則西行紀程。親得諸聞見而作。視致古爲尤切矣。新昌胡思敬跋。



隴蜀餘聞

清 濟南王士正貽上著

定州阿六禪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寺。一日口唱叱叱。騎牆壁一塔。倏然上昇。高數十仞。舉手謝鄉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頃之。漸入雲際而滅。

綿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鬱茂。然皆半榮半枯。蓋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叢。不知年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花。歲無定處。或密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爲神。

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者。命坐對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迴千載夢。麒麟空臥萬年秋。不解所謂。既登進士。爲潞府王宮。王敬禮如賓師。避陝西行太僕寺卿。過武夷。墓上石刻一聯。即夢中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閭處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巹之夕。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即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姻。後登萬歷庚辰進士。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失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潼關南城外。忽有黑雲一片。滃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遍城而入。漂沒公私廨舍。男女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族弟幼華又給諫。有詩紀異。三十三年。與安州江漲入城。亦與此變相似。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曰華陰山。又云河西嶽。郭曰吳嶽。是以華爲中嶽。吳爲西嶽也。下又云、河東岱、河北恆、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與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矣。然末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刺謬。不可解也。

華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側。有大石。玉泉環流其下。上鐫山蕻亭三大字。有樹四株。名無憂樹。

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愍王有宿緣。卓錫默川南普光寺。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遂往見。師與語、悅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甑炊餅。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千人皆遍。後示寂。又有一西域僧。貌絕類師。來遊于此。蹤跡詭異。或飲食無算。或累日不食。飲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師指矢令食。有難色。師笑舍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華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

周櫟園侍郎工有詩云、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值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詩此事、而語甚工。

長安薦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及癸亥、地震復合。滇蜀之交。王驥臣飯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蒲城士人簡某家有牛。左脇下忽生銀瓜一股。其端有孔。製之則牛負痛。醫不識其何症。事在明萬歷內辰。

興平、古廢邱地。項羽封章邯爲雍王、都此。萬歷四十三年、土人於地中得一金印。龜紐、方寸許。文曰雍王章邯印。

吳山爲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爲即古之岍山。爾雅爲河西鎮。郭璞以華山爲中嶽。吳山爲兩嶽。按隴志。岍山在州西四十里。蓋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岐、是也。則吳與岍自是兩山。酈注未詳也。

吳岳碑、自首至座凡七段。明皇八分書。書時日綴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爲巢寇所焚。摧剝僅可辨。見蓋墾錄。

吳山縣故城。今爲縣頭鎮。本漢隃麋縣也。元知縣丁鬱、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予語州守族姪鴻孟津文安公孫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閭巷遠四維。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隃麋。趣有陶彭澤。才非陸淩儀。折腰身體重。欵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小市枕溪斜。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縣。嚴居其幾層。風清聞遠笛。月黑見孤燈。酒幔南溪水。棋邀北閣僧。城隅修檻毀。衙退晚來凭。○瀟灑吳山縣。庭扉夏亦涼。奇雲藏峻嶺。木葉暗稠桑。種稻連

祇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關塞近。風物滿西鄉。○瀘瀘吳山縣。雲峯信有餘。地偏長艮虎。水急不生魚。夢去游鄉國。愁來賦薄書。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寶雞縣北二里蟠龍山。有故相國少傅党公項。別墅。公好蒔花竹。一日、有樵人獻牡丹一枝。色如墨、四邊作金線界道。云得之棧中。今人蹤跡之。不復見矣。

鳳縣三絕手柳酒。今金絲柳猶有之。宋元豐中、嘗取百株植禁中。

紫柏山在柴關嶺之南。相傳晉侯辟穀於此。下有晉侯祠。有峨眉僧、居山巔丈室。獨坐數十年。蛇虎皆馴伏。今九十有六。尚無恙。洋縣子房山、亦云辟穀處。

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椒溪獲白鹿一項。有銅牌。上有鐫刻、皆漫滅。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澤寺。則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邱尼。

劍州南武連驛、武連廢縣也。本名武功。郭璞識記云。縣路窄。武功貴。縣路寺。武功榮。宋慶元丁巳、縣令何琰、治路種松。刻石紀之。名種松碑。今碑尚完好。與顏忠烈公榜書道遙樓大字。皆在驛北覺苑寺。元人王惠、魏文貞公書院記。刻碑陰。文貞生平此。

白茇花、白色五瓣。瓣中有苞。白質紫點。內吐黃蕊。極可玩。武連梓潼間山谷、多有之。予嘗喜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山山積殼花。楊夢山詩。當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皆未經前人道及。因得絕句云、西風盡日濛濛雨。開徧空山白茇花。

崇正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小頃、有鱗浴出瀘水。蹤時乃隱。未幾、蜀有逆獻之亂。則鱗出果非休徵也。

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栢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樓。跏趺而化。今肉身在焉。又裴氏女者。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趺坐。食栢葉。天啓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剎奉之。屢現五色光云。

綿州水陸院。瀕溪有石龜。每夕北斗見時。視之正在其首。斗柄雖轉。而星影常然。

涪江沿岸多民田。每秋夏潦水逆流。魚隨水上。食禾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於江上鯉魚橋。置一叉一網。狀魚集灘下。不敢上。漁人利焉。後禱圯。魚復大上。

綿州龍會觀。宏治間。居人廖天惠者。募工畫壁。版已施膠粉。偶以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靜、聞殿內有聲歎歎然。比工來起視。畫已就矣。妙跡天成。莫測起止。至今尚存。

綿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匯為芙蓉溪。即杜子美所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羅江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為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狻猊尚在。士元墓、在鹿頭山。

頗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甚恭。而往往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簪插花一枝。引羣丐遊行市中。入昭覺、見牢丈禪師。談嘲不屑。禪師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廣吏曰、吾

歸矣。徑舍騎徒步去。臬追贖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蹶達摩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人言是初祖遊戲震旦耳。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菴先生故第。瓦礫之間。有二桂樹尚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第。已為尉署。訊二桂樹猶在。為之感嘆。得簡紹芳所著年譜讀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衛。初至滇、病憊方就醫。而巡撫黃衷、力促之去。賴巡按御史郭楠、清軍御史江良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歲。歸蜀。嚴檄催赴戍所。遂以是年已未、卒于滇。則巡撫游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請宥議禮諸臣下獄。君子小人。其用心不同如此。

蜀門人陳汝明黼功云。成都某縣山中。有一僧臥石穴中。二十餘年不起。亦不飲食。當臥處、痕跡宛然。山中樵牧習見。就問之。亦不答。一日、有士子于山中遇異道人云。此山有六祖應化。知不士子即詣僧禮拜。云師六祖耶。久之張目曰、莫信髯道人亂道。明日再過之。不復見矣。故蜀王宮、王衍宜春苑也。今為貢院。正殿基即廢訶池。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異他水。

蒙山在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云是甘露大師手植。每茶時葉生。智炬寺僧。報有司往視。籍記葉之多少。采製才得數錢許。明時、貢京師。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諸司而已。其旁有泉。恆用石覆之。味清妙。在惠泉之上。

成都有換色芙蓉。開時、顏色日數變易。日初出、作潦紅色。日中猩紅。日晡純白。

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屋。不易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蜀未作逆。曾一見之。

杜宇、甑靈冢。皆在郫。二冢對峙。甑靈墓人淨林寺。寺僧夷為菜園。惟杜宇墓在。今圃中。甑靈山亦有甑靈墓。

黃連蛇甚小。產雅州。恆食黃連。徧體作黃金色。宗人省齋曾官分巡川南道。曾貽予一枚。又有黃連雞。大如鶉。色黃白。食黃連葉。人罕捕之。

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筍。蜀又有竹蜂。好于野竹上結房。蜂與蜜並紺色。一名蟀。方言曰笛師。一曰留師。

正德間、瀘口朝天寺僧、于土中得斷碣。上有詩二句云。天孫縱有關鍼線。難繡西川百里圖。餘剝落不可辨。

巴賓出小鼲。其最駿駿者。名夾山馬。

嘉州有花。名鷺毛玉鳳花。如蘭絨。狀似茉莉。大如椀。香亦類之。

蝎子草。即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蠆者。吳若注、蕘草是也。一名山韭。觸之如螢尾之螫人。今城郭彌望皆是。又有蟆子者。蚊蝱之屬。元微之蟆子詩序云。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晝飛。嚙人成瘡。秋夏不愈。嘗楸葉傅之則產。閩植烟草。即去此二物。皆蜀地之最可憎者。

印州盤陀山下一石佛。有唐時鐫吳師及郭汾陽師六字。

劉道真、字墨仙、印人。名士也。明末、起兵討張獻忠不克。病卒于軍。妻子皆遇害。其子曉度、妻馮氏、詩甚清婉。有春日即事云。閑步小橋東。黃鶯處處迷。梨花風雨後。人在綠楊中。

天啓中、印州有老僧、結茅山中。戒律清苦。一日忽雀上現彩雲。雲中有鉢盂狀。因掘其下。得金鉢盂。州人爲建寺、曰金鉢寺。

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金堂令張蟬翅詩。有墻頭細雨垂綴草。水面回風聚落花之句。王衍與徐太后遊寺見之。給筆札。令進詩三百首。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寺觀盧楞伽畫跡留題。今盡燬。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正末。景陵胡恆、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恆駐節印州。逆獻陷成都。分兵狗印。恆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印。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抱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勢而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蠻猓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稻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難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之驊妾周氏、僕京兒、琴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峨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難。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時有李藩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

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撫司土官。與賊相持兩戰。兵敗死。楊之明、碉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亦倡義討賊。戰死。

李君實云。採劄銀銅。雕鏤諸器。滇南者最佳。蓋唐時閣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故至今擅之。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錦機紙局冶鑄扇製而已。予再使蜀。成都居人。雖視王子爲多。然率秦楚賈人耳。士著什不得一。至于錦扇等製。詢之皆愕然不知。況其遺法耶。

成都北郭外昭覺寺。佛果圓悟禪師道場也。又有李時澤者。遂寧人。爲僧。亦名圓悟。善畫。學武洞清羅漢。亦住昭覺大殿。成壁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于壁。見蜀中畫苑。

宋文憲公濂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殿後。墓皆甎甃。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華表尚在。北爲明月池。清風亭。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憲像存。

薛濤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滸。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已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旁一石盆。猶在。中刻蘭花鳥極工。

李衛公鎮邊樓。在保縣城市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丈許。其梁柱皆當時故物。保與松維相連。唐廣德三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城。即其地。地界岷山。明末、逆獻亂蜀。不至其處。樓故不燬。門人知保縣事高崇嚴說

成都亦有鎮邊樓。

建昌衛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舁置山林中。往往變爲虎。地與雲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全詩。刻石。作堂貯之。山谷爲之記。見豫章集。明宏治丁巳。巡按御史蔡蕃。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縣事江謙。春秋率紳士往祭焉。自然遂爲故事。蜀亂後。祭廢。

成都府署。有吳道子畫龜蛇碑。每端午。輒有蛇龜聚碑下。至屋瓦庭樹皆滿。麻城人梅朗中爲守。厭之。鑿其目。自後遂少。其墨搨上方押成都府印。可以鎮辟邪祟。治癘亦驗。

府署有木槿一株。治癬最效。所謂川槿。惟此爲最。梅守厭索之者衆。以湯澆之。遂枯。

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爲之。高者至八九層。人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樓。九州記云。印州沈黎縣。即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碉樓之始。

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境喇嘛相接。與雅州榮經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蠻貨。多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沙鍋。或作卜。凡商人與番蠻交易。則此蠻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爲沙鍋。其衣如舞衣。衣一稱。有直錢二百萬者。康熙丙子春。命郎中金闓等勘正地界。至其處。金爲予兵部舊屬。云路極險惡。視棧道如康莊矣。

自劍州巴南。盡梓潼縣界。古柏千株。皆大數十圍。形狀詭異。有一株。根裂爲二。巨石負之。如最嵐之狀。又有一根而三四幹者。高皆入雲。蜀道奇觀也。是正德中劍州守李璧所植。

重慶府有紅業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香。成都有金絲海棠。深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有素馨。至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樵蘇供爨。惟芭蕉家家院落皆植之。

蜀禪教。皆祖破山禪師。梁山人。天靈悟法嗣第二人也。其弟子丈雪禪師。內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覺寺門徒甚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訪之。則示寂半載矣。年八十餘。今住持弟子佛宛禪師。即其姪。

蜀金堂縣三學山。有古樹三四株。不記年代。每春月。其葉夜輒有光如炬。遠近數百里。以爲佛光。皆裹糧往觀。

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爲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山神祠。又建壯繆侯祠于其東。皆極鉅麗。獻賊官賦詩于此。使其爲官屬。錫命等。皆和。立成。稍遲。輒殺之。其詩刻石。置祠八卦亭。知縣王維坤（長垣人。順治辛丑進士）碎之。

西番蠻人。每歲春月。輒攜家禮峨嵋。謂普賢爲姑娘。頂禮膜拜。或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眉州中巖。有諸供羅尊者遺跡。按雁宕山。有尊者肉身像。十八應真。惟尊者在震旦。灼然可考。

蜀多虎。滇之大理多龍。蜀西多鳳凰。峒中蠻女。往往緝以爲裘。甚麗。南恩州人。或截取其翼爲杯。曰鳳凰杯。

龍豵產峨嵋。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龐贅遲鈍。見人不驚。蓋犬常侮之。其聲似念

陀佛。非猛獸也。予按毛詩陸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貔。與此差異。□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恆養之以資衛護。按中華古今注。渠搜國獻氂犬。能飛食虎豹、□寧羌州嶓冢山下。有大禹廟。僅存茅茨一間。有嘉靖二十二年、重修祠記碑。監察御史閻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惜其將渤錄於左方云。當堯之時。洚水滔天。民遭陷溺。茹毛飲血。厥食維艱。堯有憂焉。舉禹治之。俾繩鯀業。禹自冀州、梁岐、岳陽、草懷、至於衡漳。又自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又自嶓冢、荊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雲夢、至于彭蠡。蓋不敢陞塞泊亂。以取震怒。故浩浩湯湯。東注江海。禹可謂智矣。禹偕先人鯀。以功不成坐誅。迺手足胼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啓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日孳孳排決瀉瀉。弗遑寧處。禹可謂孝矣。方其隨山刊木。鬼神龍蛇。護惜巢穴。作爲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迺仰空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其臣狂章、虞餘、黃魔、大背、庚辰、蚩律、爲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使神物。竟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隩既宅。九州牧同。乘得以播百穀。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臯陶得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士作貢。勞而不伐。禹可謂功矣。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蘇倫之攸敘。會諸侯于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允賴。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曰。洪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知其由于孝。禹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由於神。合智與神謂之聖。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記禹哉。復作九歌。俾士人誦之。以侑饗祀。歌曰。洚水儆堯兮汎濫國中。四岳薦禹兮俾爲司空。禹治水兮注之東。○力拯橫流兮爲民粒食。言乘四載兮勞身焦思。克蓋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爲律兮身爲度。其言可信兮其仁可附。庶士交正兮底慎財賦。○不自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勑。元水土平兮生齒繁。○洛出書兮錫九疇。迺九道兮開九州。憂憂穆穆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壬。啓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兮五服弼成。○膺歷數兮帝命赫。泣罪人兮痛自責。舞干羽兮有苗格。○輯五瑞兮建皇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戮防風兮明黜陟。○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堯舜兮大耿光。

東粵鸚鵡。自洋舶來。有數種。予便廣州時。所見有純赤者。毛羽鮮妍。類猩紅罽絨之狀。又一種純赤。惟兩翅綠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碧皆具。尤珍麗。每一隻索直至二十四金。其純白者。首有黃冠。名秦吉了。別自一種。予官廣陵時。曾畜之。在蜀。惟于德陽落鳳坡見之。皆尋常隱產綠衣耳。

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爲諸葛武侯帶孝。後遂不除。漢中滕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西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甚。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爲武侯之說非也。

顧華玉云。武侯兵帶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跡可到。余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按三峽中亦有兵書峽。傳爲武侯藏書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間。人思侯德。輒舉名蹟傅會之。不須辨其眞僞也。

武侯與張裔書。去蜀不顧門。委韭不入。園似漢魏樂府。

辰沅里中。緣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綆繫腰。從山嶺縋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皆不可到處。于壁上鑿孔。以巨木橫貫之。卽于此木之上。縱橫間架。欄楯樓蕩。飛簷承霤。房廊四起。鄰里交通。殆成阡陌。從江中逆數而上。正得八十三層。最上層。距山巔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雖海市蜃樓。無以加也。又邠州嶝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但不臨江耳。

趙崡字子函。一字屏國。鑑厓人。萬歷己酉舉人。家有倣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在。時跨一驢。挂偏提。搨工挾楮墨以從。每遇片石闕文。必坐臥其下。手剔苔蘚。椎拓裝潢。援据考證。略仿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也。

郭宗昌。字肩伯。華州人。闕沚園白厓湖上。地介二華之間。造一舟居之。曰齋舫。自謂一水盎盎。與世都絕。淪落崎嶔。任心獨往。又有別業在鄭南。卽杜子美西溪。與其友王承之東麓。商爲南班。社著園。藏六齋疏二戎記諸書。趙忠毅陳微君序之。以爲似先秦古策。周官考工記。遠公宗雷八闕齋文也。又著金石史。華陰王宏撰刻之。

開元末。于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宏農得寶歌云。宏農得寶耶。遂改元天寶。事載傳信記。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鏡。上有平陸二字。上異之。藏于內庫。遂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明萬歷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去。巡按御史姚思仁。聞于朝。

緱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有昇仙太子祠。則天碑。尚完好。宋謝絳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忽天降銅棺一具。人爭往試之。體皆不宜。有驛官鄭宿者。挺身入。適相合。卽有銅蓋降自空中。覆之。晉樂競作。昇天而去。人盡觀焉。與王晉事同。

天啓七年。鄭州書院中。開蓮花一枝。如品字。國朝順治十三年十一月望日。興國寺殿前。夜湧花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許。裏皆整紋。潔白似雪。次日又湧一花。根有二。上合爲一。色紋如前。略似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紋亦如前。略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宋魯肅傳。公遂以祥符五年。令中牟。至縣。卽立漢令魯恭祠。勒恭傳于碑。至今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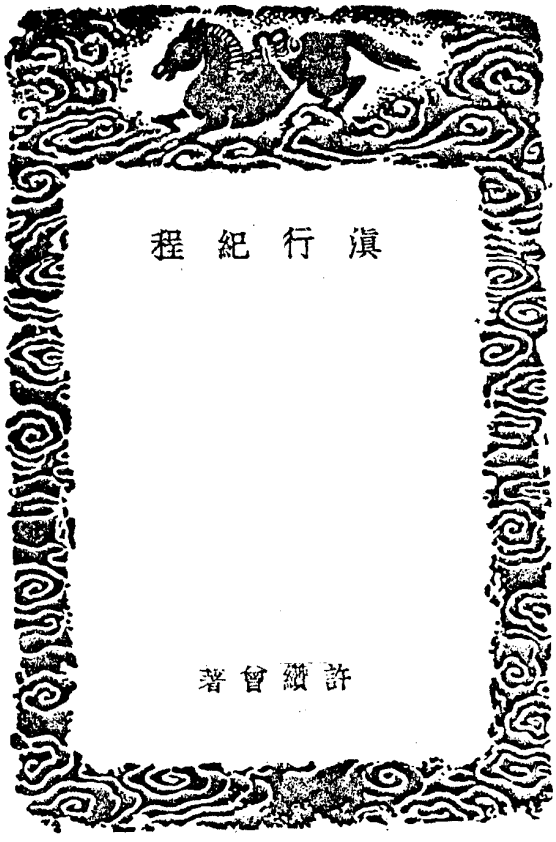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戶部尚書孟男子也。沒于汴梁之水。其門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寫眞。趙與林宗初不相識。歷易稿。終不似。一夕。夢一丈夫。古冠服。自言是張林宗。笑而舉其筆。旦起。信筆而就。見者駭其神肖。

河洛會處。舊名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西南。成皐山下。名玉門。俗曰滿家溝。

唐人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板橋。在今中牟縣東十五里。白樂天詩。樂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

條。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霍板橋。李義山亦有板橋曉別詩。皆此地。

門人陳戶部子文。奕福說所見數奇姓。算。訊定、山東、音桂人、灵、音香人、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又字之奇者山音如妾、岸、音厥、田少司寇瀛亭。燮說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之驗。耳不能聽。以眉聽。古謂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人亦有之。



滇行紀程序

人當仕宦之年。堂有老親。陳情得請。其脂轄而還也。凡王程所歷。感覽會心。所可述而誌者。不特東山之零雨。南仲之窮雪。與東門祖帳之車幾兩、馬幾匹也。余與鶴沙先生同里同籍。其出處志趣。亦約略相同。獨余自癸巳因母疾請急。下潞河。涉淮泗。望泰山之嵯峨。擊黃河之瀾涯。晝夜行三百里而不及紀。乙未以使事入楚。便道省覲。趨漢江。經二別。自武昌順流而東。九江雲物。六代山河。粲然在目。復奪於驛路交游而不得紀。至己亥恩命歸養。其取道與癸巳同。然春秋殊候。緩急異情。潤北江東。在在可紀。而意閱才疎。臨幸輒滯。歸常採蘭藝黍之餘。憶向時閱歷。如雲烟過眼。不可復追。爲之三嘆。今先生入滇還里。往來各有紀程。其往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有小雅之悱惻焉。其來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有大雅之忠厚焉。余讀之。怦怦有動乎其中而不能已。所謂樂其志趣之同者非耶。若夫以忠孝之餘閒。極文章之能事。使山川險易如掌上螺文。蘇公海外。子厚柳州。或庶幾焉。余又安敢與先生較同異也。

康熙癸丑仲夏。年眷弟王廣心題於清峙堂。

滇行紀程

清 雲間許纘曾鶴沙著

猪婆龍

彭澤縣十里過涇江口鎮。俗云鱘魚嘴。土人言此地每歲有猪婆龍爲害。天寒水涸。輒崩岸壞屋廬。今舊岸已在大江心。泊舟者油物煎熬。龍卽出。舟人切戒之。夏月則不忌也。

甘興霸廟

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鎮。有吳甘興霸廟。順治年間。有史官莊回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訪。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撒空飼之。羣鴉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間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烏。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

異僧祈雨

澧州守道蘇參議寶言。荆有僧。故江南人。澧境有楊家河。界中苦旱。僧自言能行雨。衆延之祈。數日不効。乃絕食。欲積薪自焚。土人恐。扶之去。僧曰。姑留。得雨卽行矣。土人不可。臨行曰。月望日必雨。扶雖去。請留一驗。是日當大雨尺餘。雷始發。必先擊某大樹。方爲我所請。否則非我功也。至十五日。果大雨盈尺。雷果擊此樹如僧言。衆始神之。雨莫。雷伯電母不能去。或焚牛牢。或燒民舍。轟擊走繞不休。衆大懼。奔至州。復

延此僧遣當當乃去。

崔婆泉

過常德府三十里高吾山。山下有崔婆泉。相傳有崔婆釀酒飲仙人張虛白處。

漳江夜月

桃源溢汸鋪有勸善寺。寺前漳江夜月。爲桃源八景之一。傳聞江上漁人。常于晦日見水底映月。着意窺之卽不見。

桃花潭異龜

由桃源山爍蹬而上。至桃花洞。又曰秦人洞。石壁峭立。洞口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挂絕壁而下瀉潭中。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內有潛龜。身長而窄。鈎吻類鸚鵡。背生鬐尾。帶甲如龍鱗。名曰黃鑑。

農家取水

過辰陽船溪驛。此站稍平。溪邊見農家取水灌田。巧而且逸。其法、先于溪旁築石成隆。上流水至隆。勢極奮迅。乃設竹車二。圍製如車輪。大可二丈。縛數節竹筒。綠于兩輪。其筒向內。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許。兩筒中間編縛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者全在此。蓋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轉。每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口向下。水卽下傾。于其傾處剖大竹受之。接引入田。雖遠可到。所謂農者坐而觀之。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畦溉矣。大江以南。水勢平衍。不可用也。其有潮汐之地。似亦可倣而爲之。

凌霄女

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凌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道火鴉啣火燒。盜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居民屢歷見之。故州多火災。

江西橋

由沅水驛向西。過江西橋。橋長半里。上鋪大板。下有十六洞。每洞基上搆木爲屋。列肆貿易。兩旁成市。中爲長街。入楚以來。此橋最爲宏廠。

香稻

清浪衛前臨江。後包北山。地勢平衍。居民亦稠。其地產香稻。圓實而大。味亦至腴。山中多寒。所植多晚禾。故滋本深而含實茂。

諸葛洞

過鎮遠府。可游者有大石橋、中山寺、中元洞。僧僚精舍。最爲異境。辰沅小舟。至此而止。前去數十里有諸葛洞。內頭石爲梗。通水不通舟。順治初年。洪經略至此。役千夫鑿洞中石。謂此洞一通。便可用舟饋運。直至偏橋衛。省負擔之勞矣。無如礙石隨鑿隨長。乃罷。土人有逐糧糧者。盡去其船之逢板。牽挽入洞。過偏橋。可達黃平州。其出也。稍不戒。則人船俱沒。

黔米

貴州各屬。產米精絕。蓋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入妙。楚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舉爲褒譽詳志之。以告好事家之知有黔也。

仙蹟

平越府南門。度石梁。過南街。道旁有高眞觀。爲張三丰仙師道場。從此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云是仙師留記。爲海內靈蹟。三丰祠在平越府城內。有禮斗亭。亭前石池名浴僊。深四五尺許。冬夏不涸。池旁有桂樹。已久枯。有道人來浴池中。以破衲掛樹上。樹復活。天啟元年夏。駐鎮新溪司理李若楠請鸞降筆。書一詞曰。禮斗亭。禮斗亭。張仙借此作修眞。日月懸頭上。風雲過眼塵。茉莉元君、支天聖人。當年曾格我精誠。今朝列仙班。顯化通靈。敢忘了託跡玄津。偶聞父母索吾名。聊借俚言爲銳。今有石碑存祠中。

竹鬼祠

平越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廟。土人敬祀之。

水西四府

水西安氏素桀驁。爲滇黔大患。本朝乙巳。命帥率師深入其地。討平之。遂置四府。設流官。水西一帶土地。盡入版籍。安氏之桀者皆就殲。迺來苗民漸染華風。亦猶蜀播之楊氏滅而設遵義。今反爲樂土也。

貴陽地勢

自貴陽而上。至威清衛。日加隆聳。右畔青山。尖頂石數點芙蓉。可俯而捫。從來見雲霞之狀。如畫中之樹扁而不圓。至此衛館舍西南。一望羣峯矗立。白雲千頃。如在足下。變幻百出。或如沸湯。或成堆壘。昔之所稱爲車、爲輪、爲馬、爲牛。皆不足以狀其妙。蓋俯視則雲氣之全體皆見。怪怪奇奇。無所不備也。

苗種

貴陽自阿江哨而上。大道如髮。乃屬漢。其左右高山內。盡爲苗穴。然皆輸糧赴差如齊民。其種類白苗、黑苗、花苗不一。直北百里卽水西地。威清衛鎮蠻鋪西南有山巒。遠可望。不可卽。曰銅鼓山。昔諸葛南征。獲銅鼓于此。其地亦有農居。仲家苗多從山口出入。此山前後左右苗種各別。又有蔡家苗、農家苗。皆有頭目。仲苗則屬役于安氏。

黔馬

黔中多產良騎。質小而蹄健。登高山若平地。故水西之駿。滇黔多貴之。

何福遇仙

順治年間。有何福者。本威清衛人。偶游陰崖。逢二老圍棋。從旁看不休。一老者分半桃食之。福歸家。絕烟火。處分家事。隨上山養眞。三十年不食人間一粒粟。不飲人間一勺水。一日道成。康熙年間忽尸解去。

白水鋪

由鎮寧州之安莊衛西南行五里有觀音洞中安大士洞中又有洞石乳溜滴成柱大數圍擊之一爲鐘聲一爲鼓聲從右直上又有雙明洞旁又有一洞極小而黑極境界之奇矣十五里至白水鋪行未里許見瀑布如簾倒瀉石壁羣峯直上高入雲表五里白虹橋橋上瀑布更飄三四折入溪疾度橋下西去過橋逐溪行忽聞有轟雷聲不息與人云此望水亭泉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龍湫直下白練千條噴珠卷雪注入百尺綠潭雖天朗氣清而激水濆薄如行大霧中數里以前所聞雷鳴者蓋在此里人云潭內有水犀風清月皎之時往往出見其龍湫掛處內有水簾洞甚深突不可窮土人多入此洞避兵昔孫可望至此亦見水中有神物乃改瀑布于右澗下役人扉水索之而潭水絕深數日不可竭乃止

老虎

苗民無城郭或三十家五十家據險而居以防弋獲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戰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苗計之爲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

綿竹　啞泉

關索嶺之半有伏魔大帝廟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俗曰麻竿竹圍大如青松僧云六七月方抽筍至來春二月方布葉時當九月筍已高四五尺外黃內綠尚未解籜也廟門外有啞泉昔孔明南征軍士誤飲此水皆啞後人封之以石今泉脉閉矣廟後有泉頗甘美謂之磨刀泉絕頂祀順忠王俗稱小關王廟廟貌甚偉苗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不羅拜

關索嶺考

世俗謂前將軍第三子關索從諸葛丞相南征孟獲威勇甚盛沒而民思之立廟于此以其名名嶺未考何代敕封義勇英武威烈威應順忠王考三國志前將軍有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與前將軍俱被害于臨沮次興爲丞相所器重任侍中嘗監軍有令聞無所謂第三子名索也陳壽作三國志深習蜀事安有前將軍令子且有旋世功而失其名者甚至有丞相不察投軍自効語益屬不經或曰諸苗謂父爲索猶言關父猶岳忠武之稱岳爺爺也然伏魔大帝與順忠王鑿然兩廟並峙則春秋之受羊豕享王號者得非其次子名興者歟興既爲丞相所器重且監軍則丞相有大征伐或領護軍建偉績以震慴諸蠻理或有之謝肇淛滇略云漢昭烈章武元年以李恢爲庲降都督隨丞相亮南征大破蠻兵功最多封漢興侯時左將軍之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爲前鋒未審所據何書又諸葛元聲滇事紀略云建興三年五月武侯渡瀘水進征益州從征自趙雲魏延外如張翼王平句扶及雲長少子關興即關索尤以驍勇前驅多建奇功觀此則從前臆揣若有符合又考雲南通志路南州北亦有關索嶺以其險峻必引之以索而後能度此又一說也存之以備討論

西流水

頂站即永寧州地窮籠無極去天不遠山頂在雲霧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裘奇寒彼骨州守林

華皖云此地水西流矣山勢崎嶇險惡站前後數十里驛騎倒斃甚多道傍僵臥臭穢逼人諸苗見之輒解所佩匕首割肉入懷喜動顏色

盤江鐵索橋

盤江水出烏蠻經七星關奔騰至黃土坡五里疾下東南至廣西泗州而入南海江廣三十餘丈水深無底左右石崖廉利如劍戟自昔濟此者用渡船行駛波中一不戒輒葬魚腹古法必樹棧于兩崖貫之以杙于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嘉隆以前俱用牂牁濟無有議建橋者天啓初水闊酋叛滇黔道絕時有安普朱監軍道建議築橋以通滇先于兩岸築石墩高一十三丈有奇寬亦如之鎔鐵爲扣聯扣爲索索三百餘扣扣重十八九觔索凡三十綆貫兩岸石窟中索上橫鋪巨木蓋以大板石猊水犀之屬爲橋鎮者悉備焉又以索末所餘十餘丈盤繞鞏固費金錢巨萬起工于崇禎元年正月落成于三年十一月此所謂鐵索橋也自流寇變亂僅存鐵索數條順治十七年督撫會題得請發帑重修飛梁架木狀若金鼎弔橋康熙二年六月江水大漲橋復壞又請帑金重建旋修旋圮康熙七年十一月安順府知府李彭二人前後督工鼎建如十七年製而堅固高聳仍用舊索縈繞以防搖撼橋上起板屋以避風雨遙望空中樓閣橫亘江心惜無作圖以記之

貴西苗種

貴西苗九種種類各別大約垂髫垢面言語與黔人不同以青布帕裹髮高盤額前所佩匕首終其身未嘗解無絮布雖大寒亦止披破氈一片或犬羊之皮裏廣三尺許風從左至則披左肩風右至則披右肩或掩于胸或負于背皆視風所至居高山大箐中不產稻唯食苦蕎雜糧貧悍輕生跳足走險易于爲亂雖饑寒迫之亦由漢人欺其愚而侮之太過忿激而成也

矇瞎

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矇粵西稱官曰瞎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爺各衙門曰朝廷噫矇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譏歟

衣服飲食

苗人多衣草衣婦人以筒布爲裙以荷葉包飯澗水澆而食之以蘆管漬酒飲之謂之竿兒酒呼坐爲歹戴平聲雞

打牙犵狫

苗種有打牙犵狫其至尊者用銀鏤鳩杖

流官　趕場

苗人呼漢官爲流官甚畏懼之呼上市爲趕場

苗錦　金星石　陽山茶　水銀　硃砂

黎平多苗錦。思南有金星石。斲研甚佳。陽山茶絕類松蘿。土產水銀硃砂。

歲臘

苗中歲臘。有以十月十一月者。迎春多扮故事。殊怪奇。俗用雞卜。吹蘆笙。裝神打跳爲戲。

石花

黔靈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人多往觀之。

男女婚匹

女兒未配者。擺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爲號。每晚食後。打鼓聚會。謂之跳月。未婚匹者。任其淫奔。女人銀釵垂耳。以馬尾爲鬘。

同年

安南至新興。所沿路多煤山。然所產不及京師。自關嶺至此。層累而上。絕無平地。凡巖壑左右。苗類甚繁。興徒力役皆苗也。每興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以均其勞。疾走若飛鳥。漢人戲稱之曰同年。則欣然色喜。不知其何所取義。聞呼踴躍也。

氣候

自平彝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蕚。臘月間花實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然邊城屬邑。瘴癘傷人。未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斂也。余九月抵任。具詞致告關廟。見廟中蜀葵與木槿並開。以爲甚異。及至館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奇。觸目驚心。類如斯矣。

青溪洞

由衙城入境。五里有清溪洞。洞口廣延數丈。再上有臺。石乳下滴成柱。再入則燃炬而行。石床石几備焉。再入里許。旁有石縫。僅容一人。盤屈而升。天然有室。奧門戶。土人言尚有十餘里通紫泉洞。然幽祕杳冥。不可入矣。及出見旁又有一洞。上有石鐘鼓形。宇宙靈奇。無所不有。高山大川之間。若此洞者。又烏可勝紀哉。

毒泉碑

嵩明州塔山。其石自麓至頂。纍纍俱青鐵色。天台萬馬渡不及也。前行有毒泉碑。相傳有奇樹生于此。名曰白鶴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鳥獸皆集樹下。泉流其旁。人飲輒死。今樹已伐。行者猶相戒焉。

滇行紀程續抄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竹陛辭。赴雲南按察司任。由會同館起行。十年正月朔旦。次河南永城。三日。次南宿州。憶辛卯年。繼竹以吏官得請于朝。馳驛省親。道經於此。遇鳴鏑者十騎。白刃相向。急率廝養七人。彎弓力敵。遂殺賊三人。生擒其七。縛至州守。迄今二十年矣。城東耆老猶有侈談往事顧而問焉者。追思蕭昔。翻爲色變。

蕪湖北岸爲蟹磯。土人云。老蛟蟄焉。繁昌縣二十五里曰蟠子磯。磯上有城。梵宮修竹。鬱然秀麗。相傳明末時兵書阮大鋮屯兵拒左兵處也。

從馬當山二十里。過小孤山。小孤矗立江心。峯巒聳秀。右爲江西之彭澤。左爲江南之宿松。梵宮琳宇。長松古柏。錯雜相間。長江一奇景也。

黃州起行不數里。遙望對江赤壁。卽東坡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者是也。武昌今武昌縣。非曾城。夏口卽今漢口也。曾楚乘所藏。赤壁屬兵。在嘉魚以上。距黃州四百里。非黃州之赤壁。一曰黃州乃赤圻。非赤壁。未知孰是。

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崖卽京山之枝旗。巖足洞空。天然海屋。石浪波疊。借人支架。度成佛殿。尚有餘巖。覆殿之外。西隅有樹一株。大百圍。生崖中。色幹與石無二。而其枝葉盤引洞外。遮蔽殿宇。可數畝陰。所

謂桄榔木也。殿外東隅有娑羅樹一株。亦大百圍。去娑羅二丈許。又有槲樹一株。大亦適等。其根幹輪囷離奇。細葉卷縮。不可名狀。山下石碑刻百丈泉三字。背法甚穩壯。旁款曰劉崙書。而其泉乃在山上。

安陸州蓋明世宗潛邸。至今王城故址猶在。踐位後陞承天府。亦設興都留守司。如鳳陽故事。南城雉堞樓閣。一準江陵云。按此郡故爲郢中。楚子自荊遷郢。乃僭王號。其國始大。傳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渡漢都郢以後事也。

漢江之西有莫愁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嘗被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蔓草。莫識其處。

余過三尖山口百頃鋪。崇岡陟降。屢屢見虎。夜望虎眼甚綠。一開一合。閃閃如燈。土人諱言虎。謂之山王。

自荊門出南城。有關一座。曰虎牢關。五里曰虎牙關。今廢。十五里曰新市鋪。關廟巋然高峙。旁有磨刀石碑記。俗謂青龍偃月刀者留廟後。蓋先主借荊州。漢壽亭侯以前將軍鎮其地。新市之野。則建立壁壘處也。

自荊州至澧州。分兩路。凡乘傳至江陵者。十月至三月。從東路公安縣接應而遞至澧州。四月至九月。從西路松滋縣接應而遞至澧州。此湖南更定郵制也。時常夏秋之交。由松滋行至蓮花蕩口。泛小漁舟。打兩槳入蓮花蕩。盤繞數十折。總不出蒹葭菱芡中。舟人皆採菱以嬉。久之方出湖。方知此中別有洞天。

凡京師入滇者。由河南南陽府出新野入楚境。歷襄陽荊州而至常德。由秦晉山左入滇者。亦取道南陽至常。由西蜀入滇者。陸路一出建昌衛。一出遵義府。若舟行。則下夔門、過江陵、而至常。由吳、楚、豫章、浙、閩入滇者。水路則泝長江、渡洞庭、而至常。陸路則取道漢口。歷京山、孝感、安陸、荊門而至常。唯百粵與滇黔接壤。或由黔省安籠。或由滇省廣南。俱可直達昆明。由水路出洞庭者。仍泝常而上。蓋常爲京省水陸必由之戶。故宦游賈客入滇黔者。多寓家于此云。

由常德水路至鎮遠者。於西門覓舟。大者曰辰船。容二十餘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艅船。容三四人。可泝五谿直達瀟水。逆流牽挽。屢累而上。計程僅一千二百里。然灘多石險。一月方達。且辰沅一路。不設遞運。故乘傳之使。從陸者居多焉。

由桃源縣西行二十里。即進山。從此以往。高高下下。一路皆山矣。五里至白馬渡。泝流沿山而行。左瞰空江。右挾巉巖。即道書所稱白馬浪光之天。渡江登嶺。折下平田。五里過桃川鋪。渡小溪。折而南。過仙徑亭。乃入桃源山。山之陽有洞曰桃花洞。又曰秦人洞。礫磴而上。至洞口。石壁峭立。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掛絕壁而下。雖大旱不絕。瀉潭中。行里許。伏地不復見。又北行三里。與桃花溪合流。出大江。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循洞而下。有石橋橫跨兩山。俗謂之遇仙橋。其初駕石懸成。危傾欲墮。歷千百年不知所始。近世重修。竟失其舊。橋畔多產方竹。虎蘚蒲黃精等藥。相傳洞門半闔半啓。近代有中丞郭某者來游。見一童子持香出迎。即乘雲冉冉去。郭嘆曰。此仙境。宜祕。乃鑿石扃之。今洞門如故。但有紅髓碧蘚。終古長封。陟山半。有桃川宮萬壽觀。即邑人黃洞源修真處。有弟子爲辰谿瞿童。童仙去。洞源

東游茅山。復見童。謂之曰。吾將蹈東海矣。次日亦羽化。今觀前有麻頂松。爲瞿童沖舉之樹。旁有煉丹臺。臺下有淪鼎池。皆其遺跡。桃川後臨大江之濱。曰桃花溪。斷岸千尺。靈風窅然。爲漁郎鼓棹處。稍上又有纜船舟。即出大江。爲桃源後洞。洞有門。高不數尺。跨沅江之滸。今前後兩洞盡成孔道矣。或云漁郎即黃道真。後道成入仙。故此地又名靈仙之府。自陶彭澤桃源行後。唐王右丞劉賓客作桃源詩。皆云雲中雞犬祕宇靈宅。皆以秦人洞爲仙窟矣。韓蘇又辨而非之。耳目之外。何所不有。並存於人間可也。

辰邑山溪最爲奇勝。自船溪至邑四十里。一望巉石林立。態色之妙。彷彿太湖靈壁車馬。都從石罅間行。或高如削壁。或砌如欄塔。或如馬馳虎踞。或如祥麟奇鬼。或如樓閣。或如烟雲。種種駭嘆。居民皆藏石塢中。短竹過遭。時見烟升。從風卷散。似嘲川關中北坨意。至如辰溪城垣四圍。俱石骨奇聳。謂之五雲。亘爲吐吞。尤出人耳目之外。

明制。萬歷中設偏沅衙門。以撫苗。半年駐沅州。半年駐偏橋。偏橋爲黔楚重鎮。近爲言路建議。劃湖南七府并郴靖二州。設湖南巡撫。駐長沙。置藩臬。而偏沅遂廢。舊署之東舍有古柏。纏絡垂絲。翠色可挹。數百年物也。州治元妙觀中有唐明皇像。冶銅爲之。相傳天寶中上方所頒也。

倒馬坡之巔曰武勝關。土名上馬營。五里。穀子鋪。十里西陽鋪。十里至黃絲鋪。設腰站。此地俗近苗蠻。女德不戒。而黃絲鋪爲尤斯夜郎之桑間濮上也。

貴州省城明初設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貴陽府。環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成聚。從來談者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于黔中一綫。設黔省總爲通滇計。然明時二百年中。黔常多事。不及滇雲之盛。近則黔地漸安。荒蕪漸闢矣。

貴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張姓。言宣慰司安氏向與流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爲界。西屬宣慰。東屬流官。故府西一帶舊稱老苗城。天啓中。與守土臣不協。乃招水西奢長安堯臣陷龍里。攻省城。自天啓二年二月初七日叛圍。至十月初一。督師張鶴鳴援兵至。乃解圍。後朱燮元繼元始平。定議于舊城外聯築一城。謂之新城。以護城外居民。工竣于天啓四年。周九里三分。自孫可望由蜀出黔。乃大築省城。撤新城石爲之。新城乃毀廢。

安順府元爲習安州。明爲安順州。今陞府。城圍九里。闤市宮室皆宏敞壯麗。人家以白石爲墻壁。石片爲瓦。佑人雲集。遠勝貴陽。昔皆議立省會于此。因科士輕重不及貴陽。故舍此從彼。今移提督駐此。以鎮盤江。附郭有普定衛。明初設普定軍民指揮使司。以襟帶三州。其權甚重。故今黔民但言普定而不知安順。威之所懾久矣。

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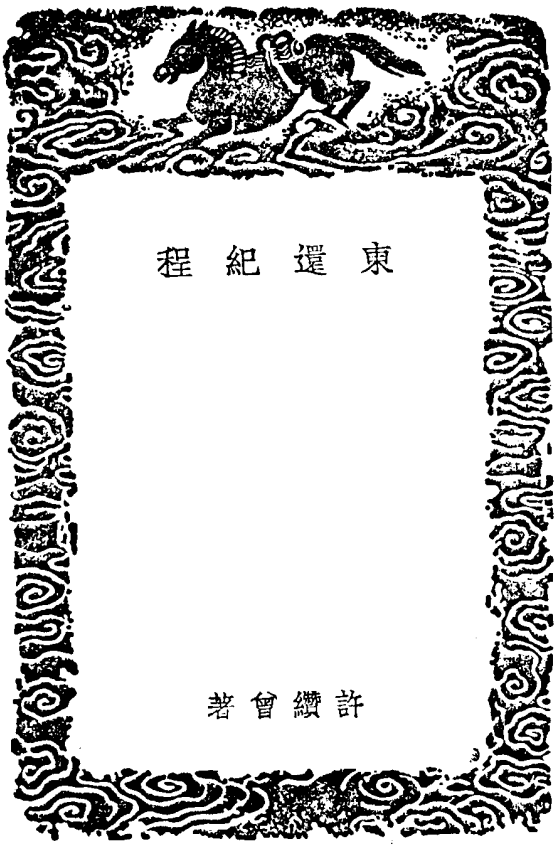
鐵索橋今爲入滇要路。然順治庚子入滇之師。從水西紆道潛度。初不由此橋。道旁有石壁。題曰在德。然

哉然哉。

由普安向沿山麓行。少頃即上雲南坡。險仄迫逃。將及巔。名龍擺尾者。險絕難行。凡六十丈。又最上爲江滄口。始陟頂。此處斷崖成徑。峻滑不可支足。過一小庵。又西上爲避陰坡。凡此三險。總曰雲南坡。又三十五里至大坡。十里娥鄒坡。此二坡亦高而長。又十里至亦資孔。其鋪家之婦。常壇招客。其爲桑間濮上。猶黃絲鋪也。又四十里上坡。乃入滇境。上有石龍古寺。今廢。但存觀音院及關聖殿。左右有兩坊。一曰滇南勝境。一曰彩徹雲衢。

計江南鎮江府逆流而上。歷全楚。泝沅江。至鎮遠。水勢如建瓴。則黔省已在最高處。又從鎮遠至滇南。所過萬山。皆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坂十不及二三。及至平彝。望貴州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峯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夜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尚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東還紀程

清　許纘曾著

分水崖

滇海、葉榆水、一名西洱河、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劃、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爲兩界、南爲河、北爲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游至此則返、魚族類頗多、視他水所出更美、冬鯽甲于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產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產細鱗魚、皆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洱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海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中獻寶、內典云、珊瑚撐月、此世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革、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歟、

金蝦蟆

雲南、永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從地底湧出、東泉止闊七八尺、長丈餘、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巒龍頭、泉從龍口潰出、潮至則水湧過龍首、溢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翌水三潮、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至者、水中有金蝦蟆、時時出游、過客見之、以爲佳瑞、寺對河有湯泉、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溫泉也、

信天翁

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夕立水次、俟魚鷹所得偶墮者、拾而食之、藍廷瑞詩云、波上魚鷹食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六月廿四年節

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是晚婦女俱豎桩、燃炬照屋、謂之照歲、煌煌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酒饌、合家歡樂、名爲過年、

黔中溪洞

登鎮遠府東山、歷中和洞、青龍洞、及樓閣諸名勝、兩大洞俱在山頭、其曲穴交穿、不減飛來峯、中和又名中元、洞內祀大士、山在城內、下洞長流、高架虹橋、城分兩岸、離鎮遠三十餘里、有華嚴洞、天然石洞、冰乳倒垂、曲折約深五六丈、內有天生大士、及羅漢獅象形狀、洞臨道旁、觀者燃薪而入、離偏橋三十里、有飛雲巖、巖臨道旁、似洞非洞、其石勢倒垂、宛若萬壘碧雲、舒卷風前、飛騰可愛、巖前峙怪石數峯、峯頭架小亭一二、山下清流、俯長橋、橋邊即月潭古刹也、去清平縣十里許、有雲溪洞、土人號大峯洞、洞深闊約數丈、旁穿小穴甚多、明朗可觀、再委蛇而入、深約八九里、燃薪乘燭方能入、然亦止行里許、其六七里、即一泓水雲洞天矣、白水河、在鎮寧城南、懸崖飛瀑數十仞、雲霧蔽其下、真大觀也、再過雞弓背、關索嶺、山勢上下相逢、周百餘里、山頂有關索廟、予前有關索嶺考、今碑碣尚存、普安州鸚哥嘴、石徑峻窄、下臨深澗、再過軟橋哨、高峻盤登約三十餘里、中有斷澗、澗瀉長流、虹背跨其上、又至狗腸坡、半山盤折、約二十里、黨壁山在城西兩、普安即古夜郎地也、

餓鬼洞　惡灘

黔中灘洞險惡者、極多、而餓鬼洞灘水尤大險惡、浪與舟相觸、滾滾直入艙中、多方掩拒、衣被鮮不淋漓矣、惡灘更惡之甚也、灘長里許、浪大而石險、舟行少不戒、輒破碎淪溺、

號石　蝎子花

黔省山鎮、有號石山谷、多蝎子花、

千卷書

由平溪行、江右一帶、石質如疊雪、每石不下幾千斛、方如書帙、高高下下、狀若充棟、沿江不一而足、俗名其地曰千卷書、

藏書室

辰溪縣左岸稍西、有巨石、外貌雄渾、而虛其中、曰鐘鼓洞、洞中有藏書室、相傳穆天子藏書處、正統中、樵父入石室、見書報縣、縣令往取之、書皆隨風飄滅無存、邑中有大酉山、爲穆天子藏書處、而沅陵之小酉、亦稱藏異書處、一曰、小酉即大酉之後門、然實無據、

沉香船

楠木洞稍前、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古人置船于百尺之上、峭壁

之中。此意殊不可解。以意見測之。前從軍西蜀時。見攻洞者。洞口在懸崖。崖上廣而下削。無策可登。乃製小船。繫以巨索。從崖頂縋而下。與洞相對。乃破之。此地石崖搆木。比比而是。若非當年建屋之船。即後來破屋之船也。今瀘邑亦有牀機。嚴嚴孔中置一牀一機。牀與機亦載人之具也。請以質之識者。

沉香棺

當德倒水嚴。嵌蛻石。石皆壁立水濱。遠遙高廣。上鑿石竇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竇。中藏木櫬五。俗傳爲沉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絙而上。棺朽。蛻尙存。舟人戲以竿撩之。雷輒怒擊。亦未知何代所留。蓋從軍變門時。有風箱峽者。數仞絕壁。中壘置木匣。如風箱者甚多。仰望色如朽木。較棺形則小。其款象頗相類也。

武陵娘子　高唐神女

辰、常之間。人多尙鬼。祭必巫覡。如離騷所載九歌名號。稱神稱鬼。不一而足。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祀典所不載。而廟貌翼然者。比比而是。如蠶山廟。祀越相。而山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乃大夫之妻。載在府乘。得非謂蘇臺歌舞。沼吳有功。當日黃金鑄像。兼及若耶。丰度耶。大抵千百年後。傳信者少。傳訛者多。如巫山神女廟。今右相傳。蓋以爲襄王香豔事。其始也。本于高唐託賦。後世文人墨客。遂從而胎炎之。蓋昔分藩西蜀時。親履其地。于荒烟蔓草中。得碑文一通。所謂神女者。乃大馮導江至此。江流不行。神女（疑是所傳九天玄女。）授禹玉簫靈符。及治水六臣。江水乃流。彷彿如桐柏山導淮。鎭支祈故事。明時有都御史某。巡撫四川。奏毀淫祠。神女亦在毀中。有川東道某者。執典籍以爭之。乃復立祠。兵燹之後。僅存基址。然靈爽威嚴。赫赫猶在。詳載蜀遊筆記。

丹砂井

常德郡北百步。有丹砂井。其泉色赤。武陵廖氏譜云。廖平以丹砂二千斛。置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延齡。抱朴子曰。余祖鴻臚公臨沅云。此縣有氏。家世壽考。後徙去子孫多夭。他人居其故宅。複要世壽考。由是疑其宅井水殊赤。掘得所埋丹砂數十斛。去其井數尺。皆丹砂汁。因泉入井。又云。此海蟾翁煉丹處。有仙人黃泰。常以丹砂置井中。病者取水服之輒愈。井旁舊有耆壽坊。後人爲府第。

善卷山

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于此。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及甃望、臨碑、仰止、三古亭。旁有白龍井。傳有白龍蟠伏于其內。與山下潭水相通。一名枉山。其下爲枉渚。即楚詞所稱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爲善卷先生釣濯。其村亦曰善卷村。山容蒼秀。曲渚依流。令人有出塵之想。沉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曠。直趨洞庭矣。

茉莉夫人

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傳稱宣鑑和尙。德山參證時。夫人以磨磨麪。供餐大衆。其說甚迂誕。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查茉莉夫人無考。或云。即諸天中有摩利天。所稱鬼子母者。

或云。張三丰輩。有茉莉元君。疑即夫人。未知孰是。

白泥窰　楠木神

洞庭湖白泥窰。長十餘里。湖水淺不及尺。舟行須水尺五。不得已。盪舟膠泥中。螺蚌碎石。與艑板相軋。剌剌不休。適以風猛甚。暫息而過。舟人以爲此乃神窰。非風不行。數里之地。水涸時。人力推挽。行一二月者有之。窰頭皆縱橫木。形如卜字。其銳者。一入膠泥。不能復出。過此即入楠木窰。洞庭矣。未至矣數里。四天陰鑑。舟行墨風濁浪中。舟子驚相耳語。剪牲焚楮。色甚匆遽。初不解其故。少頃見神木直逼舟旁。不及一丈而返。遙望課船遇之船破。賴賈筏得救。舟子色稍定。乃曰。此楠木神。每遇暴風。遂晦。輒出游湖中。神首色沉綠。如螺螄。往來于神木窰之前後左右。終古如斯。故稱神木云。

海水中高

數年前。聞諸大夫之後。議築海堤。遂得覩于海。海水中高而四垂。潮來時。有黑氣如烟雲者。與水相鬬。先水而至。乃憶蘇詩潮來天地青一語。非奇句。乃眞境也。然海水中高之故。未得其理。以爲祖遠當如此耳。乃過洞庭。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始悟地包于天。則其體圓。圓則山河藪澤。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者。地勢如斯。水者天地中之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闊處。觀其大勢耳。或曰。地體之圓。因何而驗。曰。試觀各省。太陽出地時刻分秒。遠近不同。其理頗然。先儒言之詳矣。

君山蜃樓

癸酉太守包元辰曰。康熙九年庚戌。五月十八日。洞庭君山側。見蜃氣。有樓閣、旗旗、人物、牛豐。無一不備。觀者傾國。食頃者乃散。因紀君山蜃樓行。

鐵牛　鐵柱

番禺城門左側。有鐵牛一。蹲踞西望。而張其口。若有吞湖之意。想亦五行尅制之理。與滇省鎭牛制水之義同。門外砂磧中。置鐵柱五。其一較小。不知起于何代。俗稱鐵柳。長八九尺。廣五尺餘。厚尺許。度其輕重。每一柱不下萬觔。形如叉字。其交叉處。廣二尺。中有圓竅。徑一尺。每叉平分四端。端廣尺許。其兩端復有兩竅。大如卷。製度甚工。其一小柱。交叉處無大竅。而旁有小竅四。竟不知何用。強名之曰柱耳。或以爲厭勝辟蛟蜃之類。庶乎近之。不然。得非繫舟之具。古人所以備風濤者耶。

黃花地　鬧頭花

由漢江陸路。沿江東北行。時值二月。黃花爛漫。千頃一色。土人謂之黃花地。唯漢上有之。他處所罕見也。渡灞口。灞水冬溫。至黃滸鋪。平崗嫩綠。川原如繡。陌上遍生紫花。自根至頭。純花少葉。色如江南諸葛菜、桔梗花。妖冶悅目。數百里內皆有之。是人呼爲鬧頭花。近之輒頭鬧不止。相戒以爲不可觸。遡吳人呼爲老鼠花。花幹皆入藥。春月採而藏之。一物之微。而美處異俗。去取相懸。竟至于此。

甫川

由黃陵出大南門行。距城百餘步。爲二程先生祠。伊川先生。實生于此。祠前深水曰南川。即傍花隨柳處也。祠內有聰明池。蛙不鳴。蚊不鼓。旱不涸。後掘土得石龜一。上有八卦。或攜之去。遂不驗。

柏子塔

麻城九龍山柏子塔。唐德宗四年建。塔九級。覆以鐵鑊。鑊旁一柏。盤根而生。每立秋日午。塔無影。

固始盛氣

固始大山舖。爲吳豫分界。即古蔡邱也。其山又名大別山。又名安陽山。唐兵平蔡。嘗屯其上。上有白龍池。嘗有盛氣。成人馬樓閣狀。霖雨輒應。大山以東。屬霍邱矣。

優曇花

安寧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六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采柔條數枝。植小盎中。未幾。一株忽苗。數月枝葉宛然。土人以爲異。自滇攜歸。登陟數千里。歷冰雪。餐風雨者。五閱月。竟無恙。喜而記之。

滇南在南交昧谷之交。唐虞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徼外。爲西南蠻莫之地。戰國時。莊蹻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通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乘所載。詳哉言之矣。若夫英靈之氣。散爲百卉。如滇茶之種。七十有二。扶桑五色。鹽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過。雖不勝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爲靈鷲。水爲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法。大士化身。靈跡詭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爲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麓。高六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日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蕋如稗穗。俗以爲仙人遺種。余駐跡曾城。昆明距蒙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逮大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佯放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爲之惘然。居無何。閱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卜歲。亦名婆羅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精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其一手植之。余恍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眞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沒兵燹中。廟亦新構。非舊宇。久之。安寧州太守至。盛稱州城之北有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岸爲曹溪寺。寺中有優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寧過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花。移蘖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寧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婆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二本不可復見。安寧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值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枝幹。合之哉乘。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蘖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子官州牧。一廉不染。我爲士師。終朝脫粟。其清廉沖澹之氣。與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子始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械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蘖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爛然。一根五幹。土人莫相詩謂。以爲奇瑞。多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舁之以歸。犯冰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長幹消凋落。乃易而盎植之。今年春。軋苗怒生。至夏五。蘖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霜雪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東還紀程續抄

未至沅州二里。有仙人塘。江左石壁森秀。竹樹青蔥。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識者。

沅州西南五十里。爲龍標城。即唐詩人王昌齡爲尉地也。即入夜郎境。蓋夜郎甚廣。由沅至黔。皆其地也。由黔陽六十里。至洪江。乃鎮遠、常德、適中之地。五方雜處。井陌成行。賈舶至此。辦貿桅纜口糧。俱爲少憩。過辰溪縣二十里。浦市人烟稠密。雞犬相聞。榜人估客。俱停舟貿易。舟人曰。從此而下。好山好水。應接不暇矣。又十里。白崖稍下。有石壁一帶。峭立江右。其最高石罅中。多架木爲屋。參差點綴。舟行仰望。縹緲若神仙之居。不知其何從搆屋。又何從出入。相傳鼎革時。人民避兵之地。數里上下。皆有之。

楠木洞。負山臨水。攀援甚艱。洞門有大石。若屏障。而虛其左側。以通出入。相傳昔時。避兵其中者萬計。後失火自焚。鮮有免者。舟稍前。見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洞左有山。形如臥馬。首尾宛然。昔時鄉人相驚謂馬曰食禾。遂擊破其口。今殿落過半矣。

罌水崖。石壁連亘。宛然城郭。泉水出其下。其橋洞層次。方圓平直。無一不與人工相肖。壁間有罅。即構木爲房以補之。明窗邃戶。危梁飛棟。無異靈山貝宇。海上瓊樓。停橈仰眺。不覺徘徊久之。

古稱五溪者。皆隸辰境。爲辰陽眉目。酉溪、樠溪、武溪、辰溪、雄溪、是也。酉溪在郡西北二十里。小酉山。山下

石穴。即小酉妙華洞。程天子藏異書處。溪水出焉。合北江而入沅。檇溪即明溪。在郡西北一百里。武溪古作潕溪。在瀘溪縣西一百五十里。辰溪考縣志云。辰溪源出龍門山。歷獨母水。北入辰水。辰水又經縣北。合流縣前之沅水。則辰溪與辰水。早從辰溪縣入沅矣。又考沅陵縣志云。辰水在沅陵縣城東一里。流入沅水。豈辰水在沅陵。不從下流入沅。復逆流一百四十里。會辰溪之水。然後入沅耶。存之以備參考。雄溪源出黎平。至洪江入沅。而辰志不載原委。蓋五溪之水。皆入沅江。故檇溪之下十里。曰會溪。取五溪相會之義云。

顧開雍云。黔中郡五溪。辰志闕雄溪不敍。今考靖之會同本。黔中故地所屬。洪江承黎平下流。其爲雄溪故在焉。辰人以非其所轄。軼之。謬已。

再考沅江一水。爲今滇黔孔道。常德舊志云。源出牂牁。辰志云。源出播州。有議其未確者。且不注經行會合之地。則源委難稽。近考常德新志云。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漢鐔城。今黔陽縣。）（以上酈水經文。）其支從黃平州。（由牂牁分支。出諸葛洞。下鎮遠府爲瀼水。又非瀼溪。）始通舟流。平溪與思州水合。經洪江。過沅州。與黎平水合。（瀼水過黔陽城下。與黎水大江合。其流始大。）又過江口。與溆水合。又過辰溪。與錦水合。（即麻陽江水。）東至瀘溪。及辰州。與酉水合。又東下壺頭。經怡望。過常德府城南。東注龍陽。與滄浪水合。有漸水。一名潛水。出漢壽。

顧開雍曰。考鎮沅以下。瀼、沅二水。桑欽氏言。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至鐔城爲沅水。而酈道元又言。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無水即瀼水。無陽即鐔城。桑泝始言沅。酈析流言無口而皆出于且蘭。總一水也。不猶濟瀆出王屋山。伏名沈見名濟乎。或謂其文從黃平州者。抑末矣。

桃源後洞。巨石蹲踞江滸。洞門當其中。雙扉宛然。終古長扃。稍前即桃花溪。纜船洲。爲漁郎鼓棹處。纜行三里。可至前洞。按淵明記云。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無所謂前後洞也。且後洞在大江之濱。戰國時。楚師入滇以來。又爲通衢。與林盡水源之義。不甚相似。或好事者爲之耳。記又云。既出處處誌之。後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則不獨後洞之說杳然難稽。即今所謂前洞也者。亦未詳何代何人。於漁郎迷路之後。復表而出之。遂致今古名賢。詩文益峽。然其地山溪草木。自非尋常境界。故黃洞源、羅柏庭、崔婆、張虛白。輩接踵而出。又宋史載建炎初。桃花洞大水。浮出一石。其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益。地收人魂。讀之高古簡奧。必非西漢以下文字。由此觀之。避秦人也。近于仙矣。

未至常德府十里。青泥灣岸。有英佑侯廟。皆先年商民建立。以祀蕭公、晏公二神。皆江西臨江人。生有奇相。歿後著靈江湖。相傳蕭爲水府靈通英佑侯。晏爲平浪侯。而華容邑乘。又稱晏爲近代人。有功江淮間。元時封都督。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蕭、晏。如黃河之祀金龍四大王。一入蜀江。則舟人報賽者。又崇祀張楷侯矣。

洞庭夾以東。即湖之中央。沐日浴月。吞江吐霧。蓋合九江之水。統數千里。溪洞諸流。匯爲巨浸。范記稱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已得其梗概。而孟襄陽之涵虛混太清。杜少陵之乾坤日夜浮二語。可謂洗盡塵滓。形容入妙矣。

九江者。沅、澕、西、溆、辰、沅、澧、資、湘。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是也。夏秋水漲時。方八九百里。徑三百餘里。自牛皮灘。至洞庭夾。皆與湖水相連。一望汪洋。浩淼無際。冬春水涸。乃識某洲某墩。僅擇水淺處泊舟。非能竄舟于壑也。

布袋口之名。不知起於何時。蓋洞庭一湖。合九江五潭之水。奔趨于此。稍下則三湘之水。率西南一帶支流。匯爲東湖。西向入口。與九江水合流過州。至城陵磯。入于淚江。實有括囊之象。其名俚。其義確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楚辭所謂湘君湘夫人也。宋元豐間。祈禱輒應。封其神爲淵德侯。韓退之亦曰。黃陵廟以祀堯二女。舜二妃。始皇南游至湘山。遇風幾不得渡。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始皇怒。赭其山。合此數端而論。則洞庭神似娥皇女英矣。而廣初志。載洞庭君少女。初與涇陽幼子爲妻。繼嫁儒生柳毅。則洞庭君者。洞庭神也。而近世復有柳侯爲神之說。今之司水部。受羊豕。顏如渥赭。以手加額而立者。志乘祀典。皆不詳其原委。王逸注九歌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乃二妃。未悉何據。并存之以備參考。

新隄爲魚米積聚之地。沿江廬舍綿亘十五里。有小江通沙湖。上下洪湖。及沔陽、仙桃、荊州、安陸諸路商旅雲集。井陌成行。余過時。近元夜。老稚少壯。各鬬龍燈於江滸。金鼓喧闐。歌呼竟夜。豐亨之象。可想見焉。

漢口南數里。漢陽府治。東渡江。即武昌府治。十里之內。皆郡者二。蓋上當滇、黔、秦、蜀之衝。下控左右兩江之要。故特於此。嚴鎮臨焉。

商城。古高陽氏封子庭堅於此。漢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佶爲紹嘉侯。平帝時。改爲宋公。今郭西北二里許。有商王墓。疑即宋公墓。至道中。避帝諱。改殷爲商。故曰商城。楚相孫叔敖埋蛇之地也。

周封周公子伯齡於蔣。戰國屬楚。莊王以其地。封孫叔敖之子。是爲寢邱。光武時。改爲固始縣。蔣與寢邱。即其地也。邑治雖彈丸。然流寇播亂時。獨免屠戮。故稱繁庶焉。

淮水。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川之褒信。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懷遠。由荊山塗山之中。歷臨淮、五河、盱眙。而匯爲洪澤湖。出清河口入河。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與今之淮河迥異。蓋舊淮故道。傳聞從盱眙出周家閘。過高梁澗、寶應湖。至清水潭。由芒稻河入江。自宋元以來。築高家堰。導淮出清河口。故道久堙。蓋欲借淮流。以距黃河之水。使遵北岸。而引淮水清流。灌入南岸之天妃閘。則淮、揚、運道。濁河不得入。永無積沙之患。且淮、黃合流。攝沙而行。入海之勢益迅。則海口無淤滯之患。今則河水入淮。淮水不得出天妃口。內河水灌注。清流變成濁流。而安東一帶。又分其東注之勢。至今五險雲梯。入海正道。淤沙漸高。宜乎衝潰風告也。

蠻書

樊綽撰

校續

蠻書目錄

卷一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卷二　山川江源第二
卷三　六詔第三
卷四　名類第四
卷五　六驗第五
卷六　雲南城鎮第六
卷七　雲南管內物產第七
卷八　蠻夷風俗第八
卷九　南蠻條教第九
卷十　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第十

臣等謹案蠻書十卷。唐安南從事樊綽撰。新唐書藝文志。著於錄。宋史藝文志。則有綽所撰雲南志十卷。而不稱蠻書。永樂大典。又題作雲南史記。名目錯異。今考司馬光通鑑考異。程大昌禹貢圖。蔡沈書集傳。所引蠻書之文。並與是編相同。則新唐書志爲可信。惟志稱綽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蔡襲從事。而通鑑載襲實官安南經略使。與綽所記較合。是新書亦失考也。綽成此書。在懿宗咸通初。書中多自稱臣。又稱錄六詔始末。纂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張守忠進獻。蓋當時嘗以奏御者。交州境接南詔。綽爲幕僚。親見蠻事。故於六詔種族。風俗山川道里。及前後措置始末。撰次極詳。實與志中最古之本。宋祁作新史南蠻傳。司馬光通鑑載南詔事。多採用之。程大昌等。復引所述關滄江。以證華陽黑水之說。蓋宋時甚重其書。而自明以來。流傳遂絕。雖以博雅如楊慎。亦稱綽所撰。爲有錄無書。則其亡軼固已久矣。今此本因錄入永樂大典。僅存。而文字已多斷爛不可讀。又世無別本可校。謹以諸書參考旁證。正其訛誤。而姑闕其不可通者。各加案語。疏於下方。蓋爲十卷。仍依新唐書志。題曰蠻書。從其朔也。乾隆三十九年三月。恭校上。

蠻書卷第一

唐　樊綽撰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案馬援定交阯爲後漢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事。元鼎乃西漢武帝紀年。後漢並無此號。蓋雙綽失於致誤之誤。去交阯城池四十八日程。漢時城壁尚存。碑銘並在。

宜咩城。從安南府城至蠻王見坐宜咩城。水陸五十二日程。只計日。無里數。從安南上水。至峰州。兩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廿棠州兩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賨柵四日。至賈勇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大中初。悉屬安南管。係其刺史。並委首領勾當。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川洞離心。疆內首領。旋被蠻賊誘引。數處陷在賊中。從賈勇步登陸。至矣符管一日。從矣符管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隻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縣一日。至進寧館一日。至鄧川柘東城一日。案柘東廣韻及通鑑俱作拓東胡三省云。曾鞏拓東城也。新唐書作拓。從木與此同。從柘東節度城。至甯蹇館一日。安甯館。本是漢寧郡城也。從安寧城。至龍和館一日。至沙雌館一日。至曲館一日。至沙卻館一日。至求贈館一日。至雲南驛一日。至波大驛一日。至白嚴驛一日。至龍尾城一日。李謐伐蠻。於龍尾城。誤陷軍二十萬衆。今爲萬人塚。至陽苴咩城一日。案陽苴新唐書作羊。蠻王從太和城移在苴咩城。案苴咩城十一字。原本誤入正文。今改正。自西川成都府。至雲南蠻王府。州縣館驛江嶺開塞。並里數。計二千七百二十里。

從府城至雙流縣二江驛。四十里。至蜀州新津縣三江驛。四十里。至延貢驛。四十里。至臨邛驛。四十里。至順城驛。五十里。至雅州百丈驛。四十里。至名山縣順關驛。四十里。至嚴道縣延化驛。四十里。從延化驛。六十里。至管長貢關。從奉義驛。至雅州界。榮經縣南道驛。七十五里。至漢昌。六十里。有脫文。案此句上屬雅州城。名葛店。至皮店三十里。至黎州潛倉驛。五十里。至黎武城六十里。至白土驛。三十五里。縣十里。過漢源。至通望縣本筰驛。四十里。去大渡十里。至望星驛。四十五里。至清溪關。五十里。至大定城。六十里。至達士驛。五十里。案漢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驛。六十里。至榮水驛。八十里。至初裏驛。三十五里。至臺登城。平樂驛。四十里。古縣。今廢。至蘇祁驛。四十里。古縣。至嶲州三阜城。四十里。州城在三阜山上。至沙也城。八十里。故嶲州大和城在今移在臺登。至儉浪驛。八十里。至俄淮嶺。七十里。下此嶺入雲南界。已上三十二驛。計一千八百八十里。案上文惟三十驛。計一千四百九十五里。與此數不符。並屬西川管。差官人將軍專知驛務。

雲南蠻界。從嶲州俄淮嶺。七十里。至菁口驛。三十里。至芘驛。六十里。至會川鎮。差蠻三人充鎮。五十五里。至目集館。七十里。至會川。有蠻充刺史。稱會川都督。從目集驛。至河子鎮。七十里。瀘江乘皮船渡瀘水。從河子鎮至末棚館。五十里。至伽毗館。七十里。至清渠鋪。八十里。渡繩橋。雲南行記云。瀘橋。至藏傍館。七十四里。至陽褒館。六十里。過大嶺。險峻極。從陽褒至弄棟城。七十里。本是姚州。舊屬西川。天寶九載。爲姚州都督張乾曹作虔。陀附蠻所陷。從弄棟城。至外彌蕩。八十里。從外彌蕩至求贈館。案此句下有脫文。至雲南城。七十里。至波大驛。四十里。至渠藍趙館。四十里。至龍尾城。三十里。從龍尾城至陽苴咩城。五十里。以上一十九驛。計一千五十四里。案十九驛共計一千六十九里。與此數亦不符。

南蠻因姚州之後。屬蠻管。係從邕州路至蠻苴咩城。從黔州路至蠻苴咩城。兩地途程。臣未諳委。伏乞下堂帖。令分析。緣南蠻姦猾。攻刦在心。田桑之餘。便習鬬敵。若不四面征戰。凶惡難悛。所以錄其城鎮川原。虛贊宸衷。或稟破其蟻聚之衆。永清羌虜之夷。臣披瀝懇忱。無任隕越之至。案此條乃附載陳說之詞。知後世者所當之。案語原本誤連正文。遂令文義格礙。今低一格以正別之。後倣此。

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至雲南。謂之北路。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門。上有隋初刊記處。云開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黃榮。領始益二州石匠。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橋閣。通越析州、津州。蓋史萬歲南征。出于此也。越析州今西河。河東一日程。越析州路長故地也。津州未詳其處。天寶中。鮮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後遂閉絕。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使册命。而邛部舊路。方有兆吐蕃請鈔隔關。其年七月。西川節度韋皋。乃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開石門路。盡行館。石門東崖石壁。直上萬仞。下臨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數百尺。惟聞水聲。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閣路。橫闊一步。斜亘三十餘里。半壁架空。欹危虛險。其安梁石孔。即隋朝所鑿也。閣外至夔嶺。七日程。直經朱提江。下上躋攀。偃身側足。又有黃蠅飛蛭。毒蛇。短狐。沙虱之類。石門外第三程。至牛頭山。山有諸葛古城館。臨水。名馬安渡。上源從阿等路部落。遶蒙夔山。又東折與朱提江合。

第五程至生蠻阿部落。第七程至蠻蠻嶺。嶺當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積陰凝閉。晝夜不分。從此嶺頭而下八九里。背松白草。川路漸平。第九程至魯望。即蠻漢兩界。舊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廢城及邱墓碑闕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過魯望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蠻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髮髻。女則散髮。見人無禮節拜跪。三譯四譯。乃與華通。大部落則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馬。（案此句未詳。）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第九程至制長館。于是始有門閭廨宇。迎候供饋之禮。皆漢地。凡從魯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東。

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峽。乾元二年置關。關外三十里。即嶲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縣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臺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劍南西川節度使。重兵大將鎮焉。臺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謂之北谷。天寶以前。嶲州柳強鎮也。自入吐蕃。更增修險。因城下有路。向蠻蕃地。谷東南一百三十里。至羅山城。天寶以後。吐蕃新築。非國家舊城。貞元十年十月。西川節度兵馬與雲南軍併力破保塞。大定獻俘闕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羅山。置兵固守。邛南驛路。由此遂通。臺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繞迴三曲。每中間。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負阻深險。承上莫能攻討。（案承上蠻官名見後文。）瀘水從曲羅。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邊水左右。總謂之西爨邛部。東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鄧部落。大鬼主夢衝。地方闊千里。邛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初至五姓。在邛部臺登中間。皆烏蠻也。婦人以黑繒爲衣。其長曳地。又東欽兩姓。在北谷。皆白蠻。三姓皆屬夢衝。內受恩賞于國。外私于吐蕃。貞元七年。節度使韋臯。使嶲州刺史蘇隗。殺夢衝。因別立大鬼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姓部落。（案此下當有闕文。）

蠻書卷第二

山川江源第二

金馬山。在柘東城。螺山南二十餘里。高百餘丈。與碧雞山。東南西北相對。土俗傳云。昔有金馬。往往出見。山上亦有神祠。從漢界入蠻路。出此山之下。螺山徧地悉是螺蛤。故以名焉。

碧雞山。在昆池西岸上。與柘東城隔水相對。從東來者。岡頭數十里。已見此山。山勢特秀。池水清澄。水中有碧雞山石。山有洞庭。樹年月久遠。空有餘本。

玷蒼山。（案玷蒼作點蒼。）南自石橋。北抵登川。長一百五十餘里。名爲玷蒼。直南北亦不甚正。東向洱河。城郭邑居。蒙布山底。西面陡絕。下臨平川。山頂高數千餘丈。石稜青蒼。不通人路。冬中有時墮雪。

蠶愁山。在西洱河東隅。河流俯齧山根。土山無樹。石高處不過數十丈。面對賓居越析山。下有路。從渠敛趙。出登川。

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賒。湯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氣。自永昌之越賒。途經此山。一驛在山之半。一驛在山之巔。朝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寒。夏秋又苦穹賒湯浪。毒暑酷熱。河賒賈客。在蕃傳竊難未逼者。爲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邪穹賒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路絕。（絡路財之名也。）

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從麗充過寶山城又過金寶城以北大賺周迴百餘里悉皆野蠻無君長也地有瘴毒河賺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開羅鳳嘗使領軍將於大賺中築城嘗制野蠻不過周歲死者過半遂能棄不復往來其山土肥沃種瓜瓠長丈餘冬瓜亦然皆三尺圍又多蕎麥無麻桑收此充粒三面皆占大雪山其高處遊天往往有吐蕃至賺貨易云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

又有水源出蓋登山南流過禍州西南至會州諾賺與東瀘古諾水也源出蕃中節度北謂之諾奚江南郎部落又東折流至蕃傳部落與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龍川犛牛石下故謂之犛牛河環遶弄視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即謂之磨些江至蕃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獨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大如臂脛川中氣候常熱雖至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又東北入戎州界爲馬湖至關遊縣門與朱提江合流戎門南城入外江

昆池在柘東城西南百餘里四十五里（案此四字疑衍文）水源從金馬山東北來柘東城北十餘里官路有橋渡此水闊二丈餘清深迅急至碧雞山下爲昆州因水爲名也土蠻亦呼名滇池案今晉寧川中自有大池在東南當是滇池水不可呼池乃蠻不能別滇池水亦名東昆池西南遶山又西北池流爲河過安寧城下亘水東西有橋三十一間長三百餘步徒行七日程與瀘水合

又量水川在滇池南兩日程漢嶲黎州也川中有大池其水東洩流處出一石窟中流水甚廣石窟甚狹土蠻云忽窟空百姓憂溺新豐川亦有大池甚廣

蘭滄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涉川東南過聿齋城西謂之瀾水河又過順蠻部落南流過劍川大山之西闊滄江南流入海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即永昌也兩崖高險水迅激橫亘大竹索爲梁上布竹簀簀上實板仍通以竹屋蓋橋其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昔諸葛征永昌於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廢城遺跡及古碑猶存亦有神祠廟存焉

又麗水一名禄豆江（案豆字字書不載）源自邏些城三危山下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苴蓋又東南過道雙王道勿川西過彌諾道立柵又西與彌諾江合流過驃國南入于海水中有蛟龍鱷魚烏鯛魚又有水獸似牛游泳則波濤沸湧狀如海潮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蓋此是也或云源當是大月河恐非也

又彌諾江在麗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羅門國南流過油喉苴川又東南至兜彌伽木柵分流遶柵居沙灘南北一百里東西六十里合流正東過彌臣國南入于海

蠻書卷第三

六詔第三

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蓋白巖城時傍及劍川矣羅識二詔之後開元元年中蒙歸義攻石橋城開羅鳳攻石和亦八詔之數也

時傍母蒙歸義之女婿開羅鳳（案新唐書南詔傳云時傍母蒙歸義女其女復娶開羅鳳婿其文則此婿字上應有其女復三字蓋原本脫誤）初昆羅皮既敗時傍入居遶州招誘上浪得數千戶後爲開羅鳳所猜遂遷居白崖城及劍川羅識與神川都督言語交通（案原本川都督上脫神字今據新唐書增入）時傍與其謀俱求立爲詔謀洩時傍被殺害羅識此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羅些二城（案此條雖不關詔名據上文及羅識亦在詔數也）

蒙舊一詔最大初爲輔首卒（案輔原本作傅今從新唐書南詔傳改正）無子源羅子年弱及照源在南詔蒙歸義密有兼吞之意推恩昝利源乘歸焉居數月俘照源及源羅子遂并其地

三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舊越析州也去蠻愁山一日程有蠻族張尋求（案原本作張帳今從新唐書南詔傳改正）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衝之妻遂陰害波衝劍南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笞殺之遂移其諸部落以地并於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提攜家衆走降鐵鞏（案鐵鞏乃兵器後物產篇內有越析詔于鐵鞏云云疑此走字上當有出字降字上當有天字）東北渡瀘邑龍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雙舍于贈部落亦名楊塘居河之東

北。後蒙歸義。隔瀘城臨逼于贈。再戰皆敗。長男閤羅鳳自請將兵。仍擬破楊堆于贈投瀘水死。數日始獲其屍。并得鐸鞘。四浪穹一詔也。詔主豐時。豐哖。兄弟俱在浪穹。後豐哖襲遼賒居之。由是各爲一詔。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劍川。故盛稱劍浪。卒。子望偏立。望偏卒。羅矣羅若立。（案新唐書南詔傳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若立與此不同疑此文有脫誤）貞元十年。南詔擊破劍川。俘矣羅若。徙永昌。凡浪穹、遼賒、施浪、總謂之浪人。故云三浪詔也。五遼賒一詔也。主豐哖初襲遼賒。御史李知古。（案李原本作爲今據新唐書改正）領詔出問罪。即日伏辜。其子哖羅皮。後爲遼賒州刺史。與蒙歸義同伐靜河蠻。遂分據大羞城。哖羅皮乃歸義之甥也。崩而無謀。歸義襲其城奪之。哖羅皮復入遼賒。卽與浪穹、施浪、兩詔。援兵伐歸義。于時既剋大羞築龍口城。歸義聞三浪兵至。率衆拒戰。三浪大敗。追奔過遼賒。敗卒多陷死於泥沙之中。哖羅皮從此退居野共川。哖羅皮卒。子皮羅遼立。皮羅遼卒。子遼羅顛立。遼羅顛卒。子顛之訖立。（案顛之訖新唐書作顛文訖誤）南詔既破劍川。收野共。俘顛之訖徙永昌。六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閤羅鳳據石和城。俘施各皮。而望欠援絕。後與豐哖、哖羅皮、同伐蒙歸義。又皆敗潰。退保矣苴和城。歸義稍從江口進兵。脅其部落。無幾施望欠衆潰。僅以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閤歸義。又軍於蘭滄江。東去必取永昌。不能容。望欠計無所出。有女名遣南。以色稱。卻遣使求致遣南於歸義。許之。望欠遂渡蘭滄江。終於蒙舍。

望欠弟望千嘗矣。苴和城初敗之時。北走吐蕃。吐蕃立爲詔。歸於劍川。爲衆數萬。望千生千傍。傍生傍羅顛。南詔既破劍川。盡獲施浪部落。傍羅顛脫身走瀘北。今三浪悉平。惟傍羅顛矣。識劍川矣羅識也。（案矣識卽所稱劍川矣羅識也）子孫。在蕃中。（案望千羅不標詔名而列於六詔之間以當第七詔也）八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貞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臯。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也。南詔八代祖舍龍。生龍獵羅。亦名細奴邏。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錦袖紫袍。細奴邏生邏盛炎。炎生盛邏皮。盛邏皮生閤羅鳳。（案唐書盛邏皮下有一代此本蓋有脫文）當天后時。邏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邏皮。邏盛炎聞而喜曰。吾且有子承襲。身到漢地。死無憾矣。既至謁見。大蒙恩獎。勑鴻臚安置。賜錦袍金帶紬綵數百匹。歸本國。開元初卒。其子盛邏皮立。朝廷授特進臺登郡王。知沙壺州刺史。長男閤羅鳳。授特進。兼楊瓜州刺史。次男成節度。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東刺史。次男成進雙。祝州刺史。初炎閤未有子。（案唐書炎閤爲邏盛炎長子盛邏皮之兄）炎閤羅鳳爲子。閤羅鳳復歸蒙嶲。故名承炎閤。後亦不改。天寶四載。閤羅鳳長男鳳伽異。入朝宿衛。授鴻臚少卿。七載。蒙歸義卒。（案唐書蒙歸義卽皮羅鳳乃唐所賜名也）閤羅鳳立。朝廷册襲雲南王矣。伽異大卿。兼楊瓜州刺史。閤羅鳳攻石橋城。擒施各皮。討越析。爲子贈。西開尋傅。南通驃國。及張乾陁陷姚州。鮮于仲通戰江口。遂與中原隔絕。閤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舊本。皇示漢使。足以雪吾廟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歷四年。閤羅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立。生尋夢湊。一名閤勸。異牟尋每歎。地卑夷雜。禮儀不通。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檄。寄西川節度使韋臯。韋臯答牟尋書。申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諜於下。陰決大計。遂三路發使。臯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案此五字原本脫據唐書補入）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欵。許其歸化。節度聞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案唐書遣官蓋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牟尋盟於玷蒼山下。誓文四本。內一本進獻。一本。異牟尋盟於玷蒼山下神祠石函內。一本納於祖父等廟。一本置府庫中。以示子孫。不令背逆。不令侵掠。臣咸通四年正月。率本使尚書蔡襲意旨。令審吏寫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並書牒。緊於車弩上。飛入賊營。臣切覽牟尋誓文。立盟極切。今南蠻子孫。遠負前誓。伏料天道必誅。窃臣親於江源。訪覓其誓文。纔俟寫錄。其本進上。（案異牟尋誓文今附卷末。而此云待訪覓纔寫者。蓋其初作此篇時。尚未得誓文。故所言如此。其後訪覓附入。而此本未及刊削。遂兩錄互異。其失耳。）

蠻書卷第四

名類第四

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風俗名爨也。初爨歸王。爲南寧川都督。理石城。爨殺蓋聊蓋啓父子。（案原本訛作孟嗣孟啓今據新唐書改正）遂有升麻川。歸王兄廢。漣生崇道。理曲軛川。爲兩爨大鬼主。崇道弟日進。日用。在安寧城。及章仇。兼瓊開步頭路。方於安寧築城。羣蠻驚懼。陷殺築城使者。元宗遣使。勑雲南王蒙歸義討之。歸義師次波州。而歸王及崇道兄弟爨彥璋等。千餘人詣軍門拜謝。請奏寄前事。歸義辭章上聞。往返二十五日。詔書下。一切釋罪。無何崇道殺日進。又陰害歸王。歸王妻阿姹。烏蠻女也。走投父母。稱兵相持。諸爨豪亂。阿姹私遣使。詣烏蠻舍川求投。歸義卽日抗疏奏聞。阿姹男守偶。（案守偶新唐書作守隅）遂代歸王。爲南寧州都督。歸義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男輔朝。崇道內懷忿悅。外示和平。猶與守偶母子。日相攻伐。阿姹又訴於歸義。興師問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軛川潰散。崇道南走黎川。歸義盡俘其家族羽翼。并殺輔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爨由是離弱。及歸義卒。子閤羅鳳立。守偶并妻歸河賒。（案河賒原本作阿賒今從唐書改正）從此與皇化隔絕。阿姹自爲烏蠻部落王。從京師朝參。大蒙恩賞。閤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脇西爨。徙二十餘萬戶於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

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後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龍和以來，滿然兵荒矣。日用子孫，今立在永昌城界內。烏蠻種類，稍稍復振。後徙居西爨故地，今與南詔爲婚姻之家。

南蠻，去安峰州林西原界二十二日程。

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龍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爲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罪在都護失招討之職，乖經略之任。臣於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密委臣單騎及健步二十以下人，深入賊帥朱道古營，襲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蠻賊將楊秉忠、大羌楊阿觸、楊會盛，悉是烏蠻賊人同迎，言辭狡詐，臣卻迴一一白於都護王寬。寬自是不明，都無遠慮，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迴，苟求朝奬，致令臣本使蔡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由，莫非王寬之過。案此條原本文多訛脫，今據通鑑改異所引蠻書原文訂正，改異又云蔡襲將兵代寬，寬爲已安能擅放軍回，今據昭宣、疑襲書擅放軍回上少蔡寬二字，蓋原時爲嶲西道節度，貪懼敗失，故改異云然。

獨錦蠻，烏蠻苗裔也，在秦藏南，去安寧兩日程。天寶中爲歸州刺史。案歸州，原本作嶲州，今據新唐書改正。其族多姓李，異牟尋母，獨錦蠻之女也。牟尋之姑亦嫁獨錦蠻，獨錦蠻之女爲牟尋妻，有子委負。監貞元十年，爲大將軍，在勃弄棟川爲城。貞元十年，以尚書洞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內給事俱文珍、劉幽岌入雲南，持節册南詔異牟尋爲雲南王，爲西南之藩屏。牟尋男閣勸，已後繼爲王。案貞元十年以尚書云云，至後繼爲王五十八字，與蠻錦蠻事不相涉，以文義推之，疑爲八詔篇，案舍條下之文，當在不舍徒掠句後，錯簡於此。

弄棟蠻，則白蠻苗裔也。本姚州弄棟縣部落，其地舊爲襲州，皆有部落首領爲刺史。有誤殺司戶者，爲府城論罪，遂卒家衆。案新唐書南詔傳云有爲刺史者誤殺其參軍，率族北走，據文則此卒字當作率字，家衆下當有北走二字，蓋原本脫誤。其後分散在磨些江側，並劍、共、諸川悉有之。餘部落不去，當天寶中，姚州刺史張乾陁守城拒戰，陷死，殆盡。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破掠吐蕃城邑，收獲弄棟城，遷於永昌之城。

青蛉蠻，亦白蠻苗裔也。本青蛉縣部落，天寶中，嶲州初陷，有首領尹氏、父兄子弟相率南奔河賒，閣羅鳳厚待之。貞元年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尹寬求尹仇，案唐書作尹輔酋，尹寬求，尹仇，蠻人也。衣服言語，與蠻舍略同。裝人，本漢人也，部落在鐵橋北，不知遷徙年月。初襲漢服，後稍參諸戎風俗，迄今但朝霞纏頭，其餘無異。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領兵攻破吐蕃鐵橋節度城，獲裝人數千戶，即移於雲南東北諸川，今鐵橋城，爲南蠻所據，差大將軍爲城使。

長裙蠻，本烏蠻之後，部落在劍川，屬浪詔。其本俗皆衣長裙曳地，更無衣服，惟牛羊皮。南詔既破劍浪，遂遷其部落，與施顧諸蠻居，養給之。

河蠻，本西洱河人，今呼爲河蠻。故城當六詔皆在，而河蠻自固洱河城邑。開元已前，皆有首領，人朝本州刺史，受賞而歸者。及南詔蒙歸義，攻拔大城，河蠻遂迸遷化，皆羈制於浪詔。貞元十年，浪詔破敗，復徙於雲南東北柘東以居。柘東城去安南城三十九日程。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池城，案逼，原本作逼，今據通鑑改異，所引蠻書文改正，河蠻在蘇歷雹城，蘇歷雹城，今從通鑑改正，及分布賊衆，在羅袋。士僅二千餘人。

施蠻，本烏蠻種族也。鐵橋西北，大施蠻、施賒、施斂等，皆其所居之地。案新唐書南詔傳作施蠻居大施賒、施斂等，賒此文疑有誤，男以繒布爲綫襠袴，婦人從頂橫分其髮，當額并頂後各爲一髻，男女絡身，并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偽封爲王。貞元十年，案原本紙作貞元年，據新唐書乃貞元十年事，今補入。南詔攻城邑，廝其王尋羅，并宗族，當於蒙舍城養給之。顧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畔羅皮、鐵羅望，既失遷川浪穹，退而逼奪劍、共，由是遷居鐵橋已上，其地名劍光，在敛尋縣西北百里。男女風俗，與施蠻略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廝其王傍彌潛宗族，當於雲南白嚴，養給之。其施蠻部落百姓，則散隸東北諸川。

磨些蠻，亦烏蠻種類也。鐵橋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羣，終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飲酒歌舞。此種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詔既破鐵橋，及昆池等諸城，凡廝獲萬戶，盡分隸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磨些蠻，在施蠻外，與南詔爲婚姻家，又與越析詔姻婭。

撲子蠻，勇悍矯捷，以青蒙羅髮爲通身袴，善用白箭竹。深林間射飛鼠，發無不中。部落首領，謂酋爲上，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開南銀生永昌，尋傳四處皆有鐵橋。西北邊延蘭滄江，亦有部落，臣本使蔡襲咸通四年正月三日，陣面上生擒得撲子蠻，拷問之，並不語。截其腕，亦不聲。安南子城虞候梁軻云，是撲子蠻。今梁軻見在賊中，僭稱朱蕃縣令，其梁軻始由再貶任使。案再貶字未詳，前後三度，到蠻王處通好，結搆禍胎，尋傳蠻閣羅鳳所討定也。俗無絲縣布帛，披波羅皮，跣足可以踐履榛棘，持弓挾矢，射豪豬。案豪字原本脫，今據新唐書傳十四改正。生食其肉，取其兩牙，雙插髮傍爲飾。又條豬皮以繫腰，每戰鬬，即以籠子籠頭，如兜鍪狀。臣本使蔡襲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小槍鏢得一百餘人，臣本使蔡襲問梁軻，見有竹籠頭豬皮繫腰，遂說尋傳蠻本末，江西將軍士取此蠻肉爲炙。

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爲窠穴，謂之爲野蠻。閣羅鳳既定尋傳，而令野蠻散居山谷，其蠻不戰自調伏。集戰自者之明。案二語文義未有脫誤，其男女遍滿山野，亦無君長，作攜欄舍屋，案攜說文，巢，鳥巢也，音鵲，記也，攜也，多女少男，無農田，無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一丈夫，盡日持弓，不下攜欄，有外來侵暴者，則射之。其妻入山林採拾蟲魚菜蝶蜆等，歸喫食之。去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爲蔡隊，當陣面上，如有不前衝，前監陣正蠻，旋刃其後。

望苴子蠻，在蘭滄江以西，是盛羅皮所討定也。矯捷善於馬上，用槍鏟，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纖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馳突若飛。其婦人亦如此。南詔及諸城鎮大將出兵，則望苴子爲前驅。咸通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蔡襲城上，以車弩射得望苴子二百人，馬三十餘匹。二月七日城陷，及臣本使蔡襲，在左膊中箭，元從已盡，臣右腕中箭，攜印浮水渡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健，約四百餘人，案此句原脫，荊南二字，又岳字訛作兵字，今據通鑑改正，擐陌刀騎馬，突到城東水際，荊南都虞候元惟德，管都頭謀可言，江西軍判官傅門，謂將士曰，諸兒郎等，水次無船，入水必死，與諸兄弟每一箇人，殺得兩蠻賊，我輩亦得便宜。遂相率入東羅城，擁門裏，一邊排長刀，一邊排長馬，突其蠻賊，從城外水次，騎馬入門，悉無備敗，臣見僧无碍說云。

（案此句原本作臣見留元得今考通鑑改與有引奚緒所改此句原之文知得蹴字形相近而先又誤爲元耳謹改正。）日午前，旋殺賊并馬僮二三千，賊馬三百來匹。蠻賊楊思緒、思館（案館誤作豐）在子城內，一更時始知出救，翌日以馬肉分俵十二營賊衆。

望蠻外嶮部落，在永昌西北，其人長排持箭，前往無敵，又能用木弓短箭，箭鏃傅毒藥，所中人立斃。婦人亦跣足，以青布爲衫裳，聯貫珂貝，巴齒眞珠，斜絡其身數十道。有夫者，豎分兩髻，無夫者頂爲一髻。其地宜沙牛，亦大於諸處牛，角長四尺已來。婦人惟嗜乳酪，肥白，俗好遊遊。

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脚蠻、繡面蠻，並在永昌開南（案開南新唐書作南詔與此異）雜類種也。黑齒蠻，以漆漆其齒，金齒蠻，以金鏤片裹其齒，有事出見人，則以此爲飾。食則去之，皆嘗頂爲一髻，以青布爲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案此與蠻賊一條下繡脚蠻則於踝上排下，周匝刻其唐爲文彩，衣以緋布，以青色爲飾。繡面蠻，初生後，出月以針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僧者（案僧者亦蠻部之名此下當有脫文）悉屬西安城，皆爲南詔總之，攻戰亦召之。

穿鼻蠻、長擎蠻、棟峰蠻，其蠻並在柘東南生，雜類也。穿鼻蠻部落，以徑尺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頷，若是君長，即以絲繩繫其環，使人牽起乃行。其次者，以花頭金釘兩枚，從鼻兩邊穿合，透出鼻孔中，長髮蠻部落。棟峰蠻部落，髮黑而長，嘗額前爲一長髻，下過臍，每行即以物撐起，若是君長，即使兩女人前各持一物，兩邊撐其髻乃行。今亦爲南詔所總，攻戰即點之。

茫蠻部落，並是閒南雜種也。茫是其君之號，蠻呼茫詔，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以至風藍茸，以次茫天連，以次茫吐蕃，又有大賺茫、昌茫、盛恐茫、蘇茫（案蘇新唐書作蘇）、施茫，皆其類也。樓居無城郭，或漆齒，皆衣青布袴。

藤蔑纏髮，紅繒布纏髻，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大如水牛。土俗養象以耕田，仍燒其糞。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攻其族，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蠻，於安南蘇歷江岸聚二三千人隊。

粟粟兩姓蠻、雷蠻、夢蠻，皆在茫部臺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丈夫婦人，以黑繒爲衣，其長曳地。又東有白蠻，丈夫婦人，以白繒爲衣，下不過膝。夢蠻主苴夢衝（案苴原本作首今從唐書改正）開元末，嘗受恩賜於國，而暮年又私於吐蕃。貞元七年，西川節度使韋皋遣福州刺史蘇隗（案唐書作蘇巍）就殺夢衝，因別立鬼主以總其部落。其推爲蠻長，貞元中，船持爲都大鬼主，其時夢衝及驃傜皆卑事之，亦呼爲東蠻。

豐巴蠻（案豐巴唐書作豐鬙）本出褐州百姓，兩林南二百里而居焉。豐巴部落，貞元中，大鬼主驃傜阿諾、兩姓，乃諸蠻部落，皆爲豐巴部落心長向國（案此一段文有脫誤）。

崇魔蠻，去安南管內林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養牛馬，比年與漢博易。自大中八年，經略使蔣碧令人將鹽往林西原博牛馬，每一頭匹，只許鹽一斗，因此隔絕，不將牛馬來。

桃花人，本屬安南林西原，七縣洞主，大首領李由獨管轄，亦爲境上戍卒，每年亦納賦稅。自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龍防冬將健六千人（案與李涿三字原本作與濱今據通鑑改正）不要昧眞登州境上防遏（案昧原本作來今據通鑑改與所引蠻書文改正）。其由獨兄弟所不禁，被蠻柘東節使與蠻信（案蠻信原本作善信今據通鑑改與所引蠻書文改正）將外甥嫁與李由獨小男，補柘東押衙。自此之後，七縣洞悉爲蠻收管。臣於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入賊重

圍，因見柘東蠻判官楊忠義，背後領八箇蠻，持弓槍，臣因問賊帥朱道古，根源切以桃花人今亦呼桃花蠻也。本安南林西原七縣洞左右側居人，披羊皮，或披氈，前梳髻，雖拘於蠻，心皆向唐化。咸通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僅五六千人，安南城西角下營，蠻賊楊思緒、委羅伏州扶邪縣令麻光高部領之（案光高原本誤作光高今據通鑑改與有引蠻書思緒光高部領之文知先字當作光字謹改正）。

蠻書卷第五

六驗第五（驗者州之名號也章齊休蠻南行記有十驗字作此驗字，案驗字原本誤作大書今亦改正。今從一統志改正，又章齊休蠻南行記七字原本誤作大書今亦改正。）

大和陽苴咩，謂之陽驗。大蓋謂之史驗，遼川謂之賺驗，蒙舍謂之蒙舍驗，白崖謂之勃弄驗（案第十卷亦有六驗之文，此所別乃止五驗，後龍口一驗當亦爲一驗，疑係傳寫誤脫一句也。）雲南、柘東、永昌、寧北、鎮西及開南、銀生等七城，則有大軍將領之，亦稱節度。貞元十年，掠吐蕃鐵橋城，今稱鐵橋節度。其餘鎮皆分隸焉（案自雲南柘東至皆分隸焉五十二字與六驗文不相屬，疑爲第六驗雲南城鎮條下之文錯簡於此。）

大和城大蓋城，陽苴咩城，本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大和城，後數月，又襲破苴咩，盛羅皮，取大蓋城，仍築龍口城爲保障。閣羅鳳多由大和、大蓋、遼川，來往蒙歸義男等，初立大和城，以爲不安，遂改瓶陽苴咩城。

大和城北去陽苴咩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壘石爲之，高丈餘，連延數里不斷。城中有大牌，閣羅鳳清平官王蠻利之文（案蠻居書閣羅鳳得四瀘令鄭回甚愛重之更名王蠻利，後爲清平官，此云王蠻利者疑即其人也。）論阻絕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

龍口城，閣羅鳳所築，縈抱玷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東白崖城路。

大蓋城，南去陽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戶尤衆，盛羅皮多在此城，并陽苴咩，并遼

川。今並南詔往來所居也。家室其守。五處如一。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清涼。南詔嘗於此城避暑。

陽苴咩城。南詔大衙門。上重樓。左右又有街道。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爲磴。樓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門相對。太和來往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和對各有牓。并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即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里。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迴七里。水深數丈。魚鼈悉有。

遮川城。舊遮川也。南去龍口城十五里。初望父部落居之。後浪穹詔豐咩。毀而奪之。豐咩孫驛望。與南詔戰敗。退保劍川。南遂有城。城依山足。東距瀘水。北有泥沙。自開羅鳳及異牟尋。皆塡固增修。最爲名邑。東北有史郎川。又東祿諾品川。又北俄坤。

蒙舍川。羅盛已上之地。舊爲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當五詔俱存。而蒙舍北有蒙嶲詔。即楊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氣有瘴。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迴數十里。多魚及菱芡之屬。川中水。東南與勃弄川合流。南有龍磨些川。凡遮川河。蒙舍謂之川。賸。然邑落人衆。蔬果水蔆之味。則蒙舍爲尤殷。

渠敛趙。本河東州也。西嚴有石和城。烏蠻謂之土山坡陀者。謂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州中列橫夾道爲交流。村邑連甍。溝塍彌望。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云是沮蒲州人。遷涉至此。因以名州焉。東北至毛郎川。又東北至賓居湯。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詔故地也。

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寶中。附于忠城陽等五州之城也。依山爲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環流。惟開南北兩門。南隅是舊城。周迴二里。東北隅新城。大歷七年。開羅鳳新築也。周迴四里。城北門外有慈竹。叢大如人脛。高百尺餘。城內有開羅鳳所造大廳。修廊曲廡。廳後院橙枳青翠。俯臨北墉。舊城內。有池方三百餘步。池中有樓舍。云貯甲仗。川東西二十餘里。南北百餘里。清平官已下。官給分田。悉在南詔。親屬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蠻子城。開羅鳳焦弟鹹節母子舊居也。正南去開南城十一日程。

蠻書卷第六

雲南城鎮第六

雲南城。天寶中。開羅鳳所規置也。管爲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千餘戶。田畴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即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嶮賸。亦名清字川。管爲波州。大池遶山。長二十餘里。波州廢地。在池東南隅。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雲南東。第二程有欠舍川。大都部落。第三程至石鼓驛。舊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驛。有大覽賸。小覽賸。漢舊覽州也。

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東嚴山上。當川中。有平嚴周迴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在其上。管雜蠻數部落。悉無漢人。姚州百姓陷蠻者。皆被移隸遠處。

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城漢舊昆川。故謂昆池。東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是莊蹻故城。城之東十餘里。有穀昌村。漢穀昌王故地也。貞元十年。南詔破西戎。遷施顧磨些諸種數萬戶。以實其地。又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旁。以靜道路。

看牽州。漢滇河故地也。在柘東城南八十里。晉平川。幅員數百里。西幾王墓。纍纍相望。

石城川。昧縣故地也。貞觀中爲郎州。開元初。改爲南寧州。州城即諸葛亮戰處故城也。城中有諸葛亮所

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蠻爲漢奴。近年蠻夷以木搘柱。（案新唐書南詔傳碑在柘東城。與此不合。蓋唐書之誤。臣今春見安南兵馬使郭延宗。曾奉使至柘東。停住一月日。館穀勤厚。贈遺不輕。案相屬。疑亦錯簡在此。）又有夔鹿弄川。漢同勞縣故地也。（案舊唐書地理志邛州有同勞縣。疑即同樂之誤。）在龍河。遇川南百餘里。石城南面。有新豐川。漢南寧州新豐縣故城也。廢城將壞。猶在大小石城川同。

升麻川西川。南有曲軛川。漢南州同起縣也。

安寧鎮。去柘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通海鎮。去安寧西第三程。至龍尉驛。驛前臨瀑川。去柘東城八日程。漢命元縣故地也。拉水川。（案舊唐書地理志嶲州有瀘水。蠻音之誤。）漢舊黎州。今吐蕃呼爲拉水川。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賈勇步入眞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拉水川。西南至龍河。又南與青木香山路。直南至昆嶲國矣。

寧北城。在漢棵檢縣之東境也。本無城池。今以浪人詔矣羅者舊宅爲理所。東地有野共川。北地有尪川。又北有檀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卽至鐵橋城。北九陵川。又西北有羅眉川。又西牟郎共城。又西至傷彌澀城。西有鹽井。鹽井西有斂尋城。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韋賢城。又西北至弄視川。

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龍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禦。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爲散地。見管浪加萌。於浪、傅冤、長樟、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諫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雙舍。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蒼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廣濤城。六十日程。廣濤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蠻夷騎馬。遙望廟。卽下馬趨走。西南管柘南城。土俗相傳。呼爲要鎮。正南過唐封川。至淮天連。自蘭滄江已西。越嶲撲子。其種並是望苴子。俗向勇力。土又多馬。開元已前閉絕。與六詔不通。盛羅皮始龍柘俞城。開羅鳳已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西居其一。又雜種有金齒、漆齒、銀齒、繡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皆三譯四譯。言語乃與河陵和通。

銀生城。在撲陵之南。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有通鏡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邊海。無人之境也。東至送江川。南至邛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昆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爲貴。撲子長鬚等數十種。蠻又開南城。在龍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迫和都督城。又威遠城、奉逸城、利潤城。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茫乃道井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崙國三日程。中間又管模迦、羅于、泥禮、強子等。族類五部落。

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傷、藤彎、長傍城三面高山。臨祿昇江。藤灣城。南至磨些樂城。西南有羅君尋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陽川直南過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拔煞河。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里眉羅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有寶山城。又西渡麗水。至金寶城。眉羅苴西南。有金生城。從金寶城北牟郎城。渡麗水。至金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西北至廣濤城。接吐蕃界。北對雪山。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鎮西城南至若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麗水渡而南。至祁鮮山。山西有神龍河柵。祁鮮已西。卽裸形蠻也。管蘆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從草際沒。諸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不親視事。南詔特於磨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磨零、金彌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脚、繡面、彫題、僧耆等十餘部落。

蠻書卷第七

雲南管內物產第七

從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畽。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穫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卽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小麥卽於岡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其小麥麪軟泥少味。大麥多以爲麪。別無他用。醞酒以稻米爲麴者。酒味酸敗。每耕田用三尺犂。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個人前牽牛。一個人持按犂轅。一個人乘耒。蠻治山田。殊爲精好。悉被城鎮蠻將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如監守蠻。乞酒飯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個人伽藍。連延或三十里。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收刈已畢。官蠻據伽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

蠻地無桑。悉養柘蠶。遶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發葚數丈。三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爲紡絲綾。亦織爲錦及絹。其紡絲。人朱紫以爲上服。錦文頗有密緻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爲衣服。其絹極麤。原細入色。（案原細二字未詳。）製如衾被。庶賤男女。許以披之。亦有刺繡蠻王并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南蠻呼大蟲爲波羅皮。）俗不解織綾羅。自大和三年。蠻賊寇西川。廣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

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唯收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組織爲方幅。裁之。龜頭。男子婦女通服之。驃國、蒲臣諸悉諸。皆披羅段。

其鹽出處甚多。煎煮則少。安寧城中皆石鹽。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勸百姓自煮。天寶八載。元宗委特進何履光。統領十道兵馬。從安南進軍。伐蠻國。十載已收復安寧城。并馬援銅柱。本定疆界。在安寧去交趾四十八日程。安寧郡也。何履光本是邕管貴州人。舊管任交、容、廣、三州節度。天寶十五載。方收盡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屬安祿山造逆。奉元宗詔旨。將兵赴西川。遂凝其收復。（案此條乃敘次鹽井所在。其天寶八載以下一百十四字。於上下語意不相屬。疑亦他處之文。因安寧城而錯誤在此。）升麻通海已來。諸蠻蠻皆食安寧井鹽。唯有覽賺城內邛井鹽。潔白味美。惟南詔一家所食取足外。輒移流減閉其井。盡南有美井鹽。河賺、白崖、雲南已來供食。昆明城有大鹽池。北陷吐蕃。蕃中不解煮法。以鹹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於炭上掠取鹽也。貞元十年。春。南詔收昆明城。今鹽池屬南詔。蠻宜煮之。如漢法也。東蠻、磨些蠻、諸蕃部落。共食龍佉河水。中有鹽井兩所。歛尋東南。有傍彌潛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諱溺井。劍川有細諾鄧井。麗水城有羅苴井。長傍諸山。皆有鹽井。當土諸蠻自食。無榷稅。蠻法。煮鹽成。有法令。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即以顆計之。

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採造法。蒙舍蠻以椒薑桂和烹而飲之。

荔枝、檳榔、訶黎勒、椰子、栌榔、等諸樹。永昌麗水、長傍、金山。並有之。

甘橘。大蠻城有之。其味酸。寧賺有橘。大如覆杯。（案橘疑橘字之誤。）

麗水城。又出波羅蜜果。大者若漢城甜瓜。引蔓如蘿蔔。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蓮房子處。割之。色微紅。似甜瓜。香可食。或云。此即思難也。南蠻以此果爲珍好。祿身江左右。亦有波羅蜜果樹。高數十丈。大數圍。生子味極酸。蒙舍、永昌。亦有此果。大如甜瓜。小者似橙、柚。割食不酸。即無香味。土俗或呼爲長傍果。或呼爲思漏果。亦呼思難果。其次有雞黃。蒙舍川所出。

青木香。永昌出。其山多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日程。

濩歌諸木。麗水山谷出。大者如臂。小者如三指。割之色如黃蘗。土人及賺蠻皆寸截之。丈夫婦女。久患腰脚者。浸酒服之。立見效驗。

藤蘺生永昌河賺。綠彼處無竹。根以藤漬。經數月。色光赤。彼土尙之。（案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誤脫。）

孟濯竹。長傍出。其竹節度三尺。柔細可爲索。亦以皮爲麻。

野桑木。永昌、巴西。諸山谷有之。生於石上。及時月。擇可爲弓材者。先截其上。然後中割之。兩向屈令至地。候木性定。斷取爲弓。不施筋漆。而勁利過於筋弓。蠻中謂之䕫弓者是也。（案新唐書南蠻傳作䕫弓。）

生金。出金山。及長傍諸山。藤充北金寶山。土人取法。春冬間。先於山上掘坑。深丈餘。闊數十步。夏月水潦降時。添其泥土。入坑。即於添土之所。沙石中披揀。有得片塊。大者重一觔。或至二觔。小者三兩五兩。價貴於麩金數倍。然以蠻法嚴峻。納官十分之七八。其餘許歸私。如不輸官。許遞相告。麩金出麗水。磨沙淘汰取之。沙賺法。男女犯罪。多送麗水淘金。長傍川界。三面山並出金。部落百姓悉納金。無別稅役征徭。

銀。會同川銀山出。錫、瑟瑟山中出。禁城甚嚴。

琥珀。永昌城界西去十八日程。琥珀山掘之。去松林甚遠。片塊大重二十餘觔。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進獻一塊。大者重二十六觔。當日以爲罕有也。

馬出越賺川。東面一帶闊。西向地勢漸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馬。初生如羊羔。一年後。紐莎爲攏頭。縻繫之。三年內飼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馳驟。日行數百里。本種多驍。故代稱越賺驍。近年以白爲良。藤充及中賺。亦出馬。次賺滇池尤佳。東蠻烏蠻中。亦有馬。比於越賺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櫪。唯陽苴咩及大蠻登川。各有槽櫪。餵馬數百匹。

犀出越賺高麗。其人以陷穽取之。每殺之時。天雨震雷暴作。尋傳川界。殺弄川界。亦出犀皮。蠻排甲。并馬統備。（案新唐書作統倫。）馬騎甲仗。多用犀革。亦雜用牛皮。負排羅苴已下。未得緊金佉苴者。悉用犀革。爲佉苴皆朱漆之。

大蟲。南詔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愛。云。大蟲在高山窮谷者。則佳。如在平川。文淺不任用。

麝香。出永昌。及南詔諸山。土人皆以交易貨幣。

沙牛。雲南及西蠻故地。並只生沙牛。俱綠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犢子。天寶中。一家便有數十頭。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爲羣。彌諾江已西出羣牛。開南已南。養處大於水牛。一家數頭。養之代牛耕也。

鹿。傍西洱沙。諸山皆有。鹿。龍尾城東北息龍山。南詔養鹿處。要則取之。覽賺有緘和川。及鹿川。龍足鹿。白毫三十五十。羣行齧草。

鯽魚。蒙舍池。鯽魚大者。重五觔。西洱河。及昆河之南。接滇池。冬月魚、雁、鴨、丰、雉、水扎鳥。遍於野中水際。

大雞。永昌、雲南出。重十餘觔。蒡距勁利。能取鵰、鷂、鵲、鵲、兔、鴿、鴨、鵝之類。

象。開南、巴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

豬、羊、貓、犬、騾、驢、豹、兎、鵝、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但食之與中土稍異。蠻不待烹熟。皆半生而喫之。

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鐸鞘。狀如刀。戟殘刃。積年埋在高土中。亦有孔穴傍透。

朱筍出麗水。裝以金窍鐵。蕩所指。無不洞也。南詔尤所寶重。以名字呼者有六。一曰祿婆。二曰虧雲乎。三曰鐸鞘。四曰鐸摩邯。五曰同鐸。（案惟有五名。疑闕其一。）昔時趙析詔于贈。有天降鐸鞘。後部落破敗。盛羅皮得之。今南詔蠻王出軍。手中雙執者是也。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輔酋入朝。獻其一。

蠻刀。次於鐸鞘。造法用毒藥蠱魚之類。又淬以白馬血。經十數年乃用。中人肌即死。俗祕其法。蠻問得其由。

南詔劍。使人用劍。不問貴賤。劍不離身。造劍法。鍛生鐵。取迸汁。如是者數次。烹煉之。劍成。即以犀裝頭。飾以金碧。浪人詔能鍛劍。尤精利。諸部落悉不如。謂之浪劍。南詔所佩劍。已傳六七代也。

槍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詔。南山谷。心實則緊柔細。極力屈之不折。諸所出皆不及之。

蠻書卷第八

蠻夷風俗第八

其蠻丈夫一切披氈。其餘衣服。略與漢同。唯頭囊特異耳。南詔以紅綾。其餘向下。皆以皁綾絹。其制度。取一幅物近邊。撮縫爲角。刻木如梓筈頭。貫角中。總髮於腦後。爲一髻。即取頭囊。都包裹頭髻上。結之。羽儀已下。及諸勛。有一切房甄別者。案此句疑有誤脫。然後得頭囊。若子第。及四軍羅苴已下。則當額絡爲一髻。不得帶囊角。當頂撮髮髻。並披氈。皮。俗皆跣足。雖清平官大軍將。亦不以爲恥。曹長已下。得繫金佉苴。案原本闕金字。今據新唐書增入。或有等第。戰功褒獎。得繫者。不限常例。

貴緋紫兩色。得紫後。有大功。則得錦。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後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功。則胸前得披。并闕其背。謂之大蟲皮。亦曰波羅皮。謂腰帶曰佉苴。

婦人一切不施粉黛。貴者以綾錦爲裙襦。其上仍披錦方幅爲飾。兩股辮其髮爲髻。髻上及耳。多綴眞珠、金、貝、瑟瑟、琥珀。貴家僕女。亦有裙衫。常披氈。及以贈帛蹈其髻。亦謂之頭囊。

南詔有妻妾數百人。總謂之詔佐。清平官大軍將。有妻妾數十人。俗法處子孀婦。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遊行閭巷。吹壺盧笙。或吹樹葉。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殺無罪。婦人亦死。或有強家富室。貴貲財賄命者。則遷徙麗水瘴地。終爽之。法不得再合。

每年十一月一日。盛會客。遊酒醴。殺牛羊。親族鄰里。更相宴樂。三月內作樂相慶。惟務追歡。戶外必設桃茢。如歲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餘節日。蠻與漢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

每飲酒欲闌。即起前席。奉觴相勸。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顙。或挽或推。情禮之中。以此爲重。取生鵝治如膾法。方寸切之。和生胡瓜及椒綴陷之。謂之鵝闌。土俗以爲上味。南詔家食用金銀。其餘官將。則用竹簠。貴者飯以筯。不匙。賤者捧之而食。

一尺。漢一尺三寸也。一千六百尺爲一里。漢秤一分三分之一。帛曰幕。漢四尺五寸也。田曰雙。漢五畝也。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紬、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紬帛幕數計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幕。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惟東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別置倉舍。有欄檻。脚高數丈。云避田鼠也。上闊如車蓋狀。

西爨及白蠻死後三日內埋殯。依漢法爲墓。稍富室。廣栽杉松。蒙舍及諸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其餘灰燼。掩以土堰。唯收兩耳。南詔家則貯以金瓶。又重以銀爲函盛之。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其餘家。或銅瓶鐵瓶盛耳藏之也。

言語皆白蠻故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與漢不同。及四蠻訛重大事多不與面言。必使人往來達其詞意。以此取定。謂之行諾。反才勺

大蟲謂之波羅密。亦名草羅。屋謂之矣。或如咸。帶謂之佉苴。飯謂之喻。鹽謂之賓。鹿謂之識。牛謂之舍。川謂之脒。谷謂之浪。山謂之和。山頂謂之惹。路謂之伽。傍加富也。閣高也。諾深也。苴俊也。東爨謂城爲弄。謂竹爲顛。謂鹽爲眴。謂地爲涿。謂請爲數。謂酸爲制。言語並與白蠻不同。

每出軍征役。每蠻各攜糧米一斗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料者。蠻軍憂糧易盡。心切於戰。出界後。許行刦掠。收奪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輩。用軍之次。面前傷刀箭。許將息。儻背後傷刀箭輒退者。即刃其後。案此條當在第九卷南蠻篇中。疑傳寫者誤入於此。

蠻書卷第九

南蠻條教第九

南俗務田農菜圃。戰鬬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徵發。但下文書。與村邑理人處。剋往來月日而已。其兵杖人各自賫。更無官給。百家已上。有總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約萬家以來。即制都督。遞相管轄。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漢。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壯。皆定爲馬軍。各據邑居遠近。分爲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如有賊盜入界。即罪在所人處面將。

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藏光兜鍪。（案新唐書南詔傳作藏朱鍪光字疑朱字之譌。）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歷險如飛。每百人羅苴。佐一人管之。

負排又從羅苴中揀入。無員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離。捍蔽者。皆負排也。

羽儀亦無員數。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雲南王左右。羽儀長帳前管係之。

羽儀長八人。如方內節度支衙官之屬。清平官已下。每入見南詔。皆不得佩劍。唯羽儀長。得佩劍出入。以外。雖不主公事。最爲心腹親信。

其六曹長。即爲主外司公務。六曹長六人。兵曹、戶曹、客曹、刑曹、工曹、會曹。一如內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

有斷事曹長。推鞫盜賊。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同倫長兩人。（案同倫原本譌作司字未詳。偏今據文改正。）各有副都。主月終唱此譌。）諸曹稽逋。如錄事之職。曹官文牒。下諸城鎮。皆呼主者。六曹長有課效明著。得遷補大軍將。

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案原本以除授爲句。今據唐書南詔傳大軍將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諸平官之文。是除授下脫有清平官三字。原本蓋因下條相屬而誤脫耳。今增入。）

清平官六人。每日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舉一人。爲內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兩員。同勾當。

又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行下。亦無商量裁製。

又有同倫判官兩人。南詔有所處分。輒疏記之。轉付六曹。近年已來。南蠻更添職名不少。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爲一次上。中雙旗子。（案二字未詳。）爲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挑（案此字未詳。）頗柱。中斛子。爲一次上。槍百轉無失。爲一次上。能算能算。爲一次上。試過有優給。

步卒須爲五次上。玷蒼山頂立旗。先上到旗下。爲一次上。蕩一丈三尺坑過。爲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爲一次上。弄劍爲一次上。負一石五斛米四十里。爲一次上。已上一一試過。得上次者。補羅苴也。

蠻王爲樓。及諸城鎮林邑。但有空平處。即立木八十尺。刻其上爲斛子。中開以墨三寸規之。名曰頗柱。所試人持竹劍。去頗柱四十步外。走馬向前柱。中斛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爲下。每農隙之時。邑中有馬者。皆騎馬於頗柱下試習。

每歲十一十二月。農收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谷。各依四軍。集人試槍劍。甲冑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其法一如臨敵。布陣羅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爲隊。如此次第。常爲定制。隨行交錯爲犯令。

每戰。南詔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軍前監視。有用命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迴具白南詔。憑此爲定賞罰。軍將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諸在職之人。皆以戰功爲褒貶黜陟。

朝廷差使到雲南。南詔迎接遠送。自數年來。緣邊交兩地長吏苛暴。恣殺非辜。致令蒙蠻告冤。因發頻來攻掠。伏蒙聖心。徵發大軍。指揮期於剋復。其容州經管。三十四羈縻州。（案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羈縻州九十二。蘇柱管者七州。謙恩管者二十六州。蒙安南管者四十一州。並無屬容管者。與此稍有不合。）伏請委安南大首領爲刺史。武定州（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定州乃安南都護府所屬羈縻州之一。）亦請委大首領爲長吏者。雖前許經略使奏願親屬。奏元從押衙爲刺史。恐非穩便。臣切知故安南前節度使趙昌。相繼十三年。綏理交阯。至今遺愛布在耆老。至境內無事。其時以都押衙杜英策爲招討副使。入院判案。每月料錢供給七十貫。以寄客張舟爲經略判官。已後舉張舟爲都護。自李象古任安南經略使。（案原本作李象古今考唐書李象古爲安南都護。以黃刺史失象爲賊楊清所害。蓋即此人。今改正。）恣意貪婪。遂至徵兵。續又有李涿繼之。誅剝。（案原本涿上脫李字。今據通鑑增入。）令生靈受害。莫非長吏非人所致。

蠻書卷第十

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

彌諾國、彌臣國、皆邊海國也。呼其君長爲壽。彌諾面白而長。彌臣面黑而短。性恭謹。每與人語。向前一步一拜。國無城郭。彌諾王所居屋之中。大柱雕刻爲文。飾以金銀。彌臣王以木柵居海際水中。以石獅子爲屋。四足仍以板蓋。悉用香木。百姓皆樓居。披婆羅氎。男女多好音樂。樓兩頭置鼓。飲酒即擊鼓。男子攜手樓中。蹲蹋爲樂。在蠻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大和九年。曾破其國。刦金銀。擄其族三二千人。配麗水淘金。

驃國。在蠻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閣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磚爲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門。當國王所居門前。有一大像。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尚廉恥。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並無宰殺。又多推步天文。若有兩相訴訟者。王即令焚香。向大像思惟其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災疫及不安穩之事。王亦焚香。對大像悔過自責。男子多衣白氎。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眞珠爲飾。著背婆羅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賒。則以江豬白氎。又琉璃器爲貿易。（案賸原本作賸貿易原本作賸貿易加今從新唐書驃國傳改正。）與波斯及婆羅門鄰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據佛經。舍利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山中過。然則驃國疑東天竺也。蠻賊大和六年。刦掠驃國。虜其衆三千餘人。隸配拓東。令之自給。今子孫亦食魚蟲之類。是其種未也。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時。有一

胡僧。裸形。手持一仗。束白組進退爲步。在安南羅城南面。本使蔡襲。當時以弓飛箭。當胸中此設法胡僧。衆蠻扶舁歸營幕。城內將士。無不鼓譟。

崑崙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檀槨、琉璃、水精、蠡坯等。諸香藥珍寶犀牛等。蠻賊曾將軍馬攻之。被崑崙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掩浸。進退無計。餓死者萬餘。不死者。崑崙去其右腕放回。

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諾國江西正東。（案此句疑有脫誤。）安西城樓接界。東去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蠻王善之街來其國。（案此八字文不相屬疑有脫誤。）

小婆羅門。與驃國及彌臣國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出見齒蠎越諾。（案此句未詳。）

共大耳國往來。蠻夷善之信共國。（案此七字文亦不屬。）

夜半國。在蠻界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其部落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本土君長崇信蠻夷。往往以金購之。要知善惡。

昆明牂牁。界接麗水相近。蠻賊曾攻不得。至今銜恨之。

昆明牂牁。本使臣蔡襲。嘗奏請分布軍馬。從黔府路入。（案此條之首當有脫文。）

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與驩州百姓交易。蠻賊曾將二萬人伐其國。被女王藥箭射之。十不存一。蠻賊遁回。

水眞蠟國。陸眞蠟國。與蠻鎮南相接。蠻賊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渺漭。悵然收軍卻回。（案此篇乃說南蠻自以下皆別說他事。蓋附錄之文傳寫失其標目耳。今各低一格以別之。）

咸通四年六月六日。蠻賊四千餘人。草賊朱道古下二千人。共棹小船數百隻。攻郡州。（案通鑑敬巽引唐實錄以郡州爲交州。補國史亦同。是郡州乃州名也。）得安南都押衙張慶宗。杜存陵。武安州刺史陳行餘。（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安州屬安南都護府。）以航船戰船十餘隻。損蠻賊船三十來隻。沈溺。臣九月二十一日。於藤州見安南虞候史孝愍。并得兵馬使徐崇雅信。蠻賊不解水。悉皆溺死。吐蕃鐵橋節度本屬吐蕃。貞元十年。蒙巽牟尋攻破。今並屬蠻管。（案吐蕃鐵橋節度以下二十五字文義與上文不相屬。疑亦他處錯簡於此。）

巽牟尋曾詐臣事吐蕃。吐蕃遂封巽牟江尋西卑賤。（案以下皆紀册封南詔之事。此二十字文不相屬。蓋所紀册封一事。依其前段而此條依其後段耳。今不可攷。仍其舊。）因遣曹長段南羅各。同倫判官趙伽寬等九人。與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札。將大馬二十匹。迎子弟羽儀六人。沿路視事。十五日至安南城。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帶甲馬六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曲驛。鎮使楊盛。出馬軍一百三十隊。步軍一百七十隊。夾道排立。帶甲馬二百人引前。步槍三百人隨後。去驛一十里迎接。二十一日。過吹舍川。首領父老百餘人。蠻夷百姓數千人。路傍羅列而拜。馬上送酒。雲南節度。將五十匹馬來迎。二十三日。到雲南城。節度蒙酋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馬一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十一里迎候。門前父老二百餘人。吐蕃封王數人。在路迎拜。是日南詔使大軍將。

兼戶曹長王各苴來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城使尹瑟。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二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五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遣大軍將李鳳鳳。將細馬一千匹。并伎樂來迎。渠斂道中路客館。館前父老二百餘人。蠻夷百姓五六十人。路迎馬前。大軍將喻于倫。出馬步軍三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三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妹李波羅諾。將細馬一十匹來迎。入龍尾城客館。南詔異牟尋叔父阿思。將大馬二百匹來迎。二十六日。過大和城。南詔異牟尋。從父兄蒙細羅勿。（案羅勿原本作四勾今據新唐書改正。）及清平官李異傍。大軍將李千傍等。將細馬六十匹來迎。皆金鈒玉珂。拂髦振鐸。（案鐸原本作鐸今據新唐書改正。）夾路馬步軍排隊二十餘里。南詔蒙異牟尋。出陽苴咩城五里迎。先飾大象一十二頭引前。以次馬軍隊。以次伎樂隊。以次子弟持斧鉞。南詔異牟尋。衣金甲。披大蟲皮。執雙鐸。男蒙閤勸在傍。步槍千餘人隨後。馬上祗揖而退。（原缺。）曰授册。（原缺。）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咩城。具儀注設位。施飾當庭。東西特立。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已下。各具儀禮。面北序立。宣慰南詔使。東向立。册立南詔使。南向立。宣勅書。讀册文訖。（案此條册字原本俱誤作冊今據文改正。）相者引南詔蒙異牟尋。離位授册。次受貞元十年歷日。南詔及清平官已下。稽顙再拜。手舞足蹈。處退而言。牟尋曾祖父。開元中册雲南王。祖父天寶中。又蒙册授雲南王。自隔大國。向五十年。貞元中。皇帝聖明。念錄微効。今又賜禮命。復覩漢儀。對揚天休。寶感心肺。其日樓下大會。又坐上割牲。用銀平脫馬頭盤二面。牟尋曰。此是天寶初。先人任鴻臚少卿。宿衛時。（案衛上脫宿字。今補入。）開元皇帝所賜。比寶藏不敢用。得至今。又伎樂中。有老人吹笛。婦人唱歌。各年近七十餘。牟尋指之曰。先人歸蕃來國。開元皇帝。賜胡部及龜茲音聲各兩部。今死亡零落盡。只餘此二人在國。酒既行。牟尋自捧杯擎跪。勸讓册立使袁滋。引杯釃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誠信。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噓唏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異牟尋。以清平官尹輔酋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鍾印一面。（案通鑑吐蕃贊普鍾印一面。吐蕃時封爲贊普。越日東王。）並獻鐸鞞、浪川劍、生金、瑟瑟、十黃琥珀、白氎、紡絲、象牙、犀角、越賺、馬統、備甲、馬并甲、文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苴、柘東副使杜伽諾、具牛羊、領鞍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從石門更十日程。到茂州。自後南蠻移心向化。遂與吐蕃隙。

伏緣數年之間。當州鎮蓋革。南詔入朝人數。縱有經過者。鄭傳殘薄。兼緣安南大中年。（案原本作大中年今據唐書及通鑑宣宗大中十三年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南蠻質子弟及入貢使人數南詔怒自是頗侵邊境書中所說當指此事年字蓋年字之誤謹改正。）奏請隔絕南詔。往來通好。謹按尙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本使蔡襲。去年正月十四日內。四度中矢石。家口并元隨七十餘人。悉殞於賊所。臣長男韜。及奴婢一十四口。並陷蠻陣。臣夙夜憂憶。本使蔡襲。行坐痛心。切以蠻賊尙據安南。今江源併諸州。各自固守。其首領將吏。去年春夏。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遙隔以海門。錄爲行交州。）不與發遣。并不給與戈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臣以南蠻從古及今。凡虜掠諸處百姓。夷獠隸也。處則貴江源首領已下。知其配隸之事。固惜副贈。必合戮力齊心。共覆蠻夷之戮暴。（案臣以下五十一字文義未詳且不相屬。當有脫誤。）

又黔、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失道古嶲州。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脅盛、柘東判官楊忠義。詰得姓名。立邊城自爲一國之由。祖乃盤瓠之後。其蠻賊楊羌等云。綻盤古之後。（案綻字有誤。）此時緣單閒罪。莫能若是。（案若字有誤。）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巒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路大首領。詳錄於此。爲蠻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案以下六條又附中篇及之文。今以別之。）

謹按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戎寇。吳將軍。爲患其侵暴。乃下勅曰。有人得戎寇吳將軍頭者。賜金百鎰。封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犬。名盤瓠。後遂之寇所。因嚙得吳將軍頭來。其寇遂平。帝大喜。因以官爵賞賜。犬不起。帝少女聞之。奏曰。皇帝信不可失。深憂犬之爲患。帝曰。當殺之。女曰。殺有功之犬。失天下之信矣。帝曰善乎。因請匹之。帝不得已。乃以配盤瓠。盤瓠得女。負入南山。處於石室。其處險阻。不通人跡。後生十二子。六男六女。自相匹偶。緝草木皮。以爲衣服。帝賜以南山。仍起高欄。爲居止之。其後滋蔓。自爲一國。（案此文與今後漢書南蠻傳不同。）按王逈明廣異記云。高辛時。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狗。主怪之。棄於道下。七日不死。禽獸乳之。其形纔日而大。主人復收之。嘗初棄道下之時。以盤盛葉覆之。因以爲瑞。遂獻於帝。以盤瓠爲名也。後立功嚙得戎寇吳將軍頭。帝妻以公主。封盤瓠爲定遊侯。公主分娩七塊肉。剖之有七男。長大各認一姓。今巴東姓田、雷、再、向、蒙、夏、叔孫氏也。其後苗裔熾盛。從黔南逾昆湘高麗之地。自爲一國。幽王爲犬戎所殺。卽其後也。盤瓠皮骨。今見在黔中田、雷、等家。時祀之。

巴中有大宗。廩君之後也。漢書巴郡本有四姓。巴氏、樊氏、陳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黑赤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樊、陳、鄭、三姓生於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令乘土船下夷水。到鹽陽。約能浮者爲君。務相獨浮。因立務相爲君也。遂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請爲留之。廩君不許。神女暮來取宿。晨則化爲飛蟲。羣蔽日月。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射之。天乃開朗。廩君方定居於夷水。三姓皆臣事之。廩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及惠王并巴蜀。以巴夷爲蠻夷君。尙女。其人有罪。得以爵除。出賦二千一十六百萬錢。三歲一出。賦一千八百錢。人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也。（案此文與今後漢書南蠻傳稍有異同。）巴氏祭其祖。鼓而祭。白虎之後也。按華陽國志。秦昭王時。白虎爲害。多傷人。乃購之曰。有殺得白虎者。封邑千家。繼以金帛。於是朐忍夷廖仲藥等。以竹弩射之。中而死。秦遂刻石。爲夷人立盟曰。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不論。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遂因號虎夷。一名弦頭。剛勇頗有先人之風。（案所引華陽國志。與今本文稍不同。）

按秦紀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一夫兩妻。號曰左右也。是故左思蜀都賦云。剛勇生其方。風謠尙其武。

按夔城圖經云。夷事道。蠻事鬼。初喪鼓。爲以道哀。其歌必號。其衆必跳。此乃盤瓠白虎之勇也。俗

傳正月初夜，鳴鼓連腰，以歌爲踏蹹之戲。五月十五日，招命騎健，選樓岡舟，十船同角，千人齊聲，唱鼓扣舷，沿江縱波而下。俗三月八日爲大節，以陳祠享，振鐸擊鼓，陣舞爲敬也。

夷蠻居山谷，蠻即蠻之別名。邑夏居城郭，與中土風俗禮樂不同。

雲南詔蒙巽牟尋與中國書文，臣今錄白進獻。

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雲南詔巽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崔佐時。案崔佐時乃韋皐所遣西川節度巡官，不可直稱節度使，疑有脫文。謹詣玷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爲證據。念巽牟尋乃祖乃父，忠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川都督張乾陁等離間部落，因此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洽和，爲兄弟之國。吐蕃贊普，册牟尋爲日東王，亦無二心，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劍南節度使韋皐僕射書，具陳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勅書，遂與清平官大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矢天地，發於禱祥，所管部落，皆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揚大和、眉等，賫僕射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清化，誓爲漢臣，啓告祖宗明神，鑒照忠欵。今再蒙皇帝，蒙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僕射，遣巡官崔佐時，傳語牟尋等，契誠誓無遷變，謹請西洱河玷蒼山神祠監盟。牟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兩利，即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禍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絕。管諸蹼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衆，討伐吐蕃，無不尅捷。如有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蕃私相會合，或輒窺侵漢界內田地，即願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准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通之後，更無異意，即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永保無疆之祚。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說，及節度使不爲奏聞，牟尋亦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牟尋率衆官，具牢醯，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計會，發勛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然吐蕃神川崑崙，曾同已來，不假天兵，牟尋盡收復，鐵橋爲界，歸漢舊疆。牟尋率羣官，虔誠盟誓，共尅金契，永爲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度，隨表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誡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

某年六月二十一日奏狀。今謹錄白獻進。案後貞元十年奏狀，而此其年亦刊削不盡之文。

東蠻和使楊傳盛等，六月十八日，到安南。蠻王蒙巽牟尋與臣組書一封，并金鏤合子一具，合子有緜，有當歸，有硃砂，有金石。東蠻國王，是故雲南詔王閣羅鳳孫，姓蒙名巽牟尋。遣前件使，齎表詣闕，於今月十八日到，兼得其王牟尋與臣書，遠陳誠懇，并金鏤合子一枚，其使味言，送合子中有緜者，以表柔服，不敢更與爲生梗。有當歸者，永願爲內屬。有硃砂者，蓋獻丹心向闕。有金者，言歸義之意，如金之堅。

又言蠻王蒙巽牟尋，慕代唐臣，徧霑皇化，天寶年中，其祖閣羅鳳，被邊將張乾陁譖搆，部落驚懼，遂遠

聖化，北向歸投，吐蕃贊普，以贊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併其國，蒙尋遠懷聖化，北向請命，故遣和使，乞樺前罪，願與部落，竭誠歸附，緣道遏阻，伏恐和使不達，故三道遣，一道出石山，從戎州路入，一道出非洞，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其楊傳盛等，今年四月十九日，從蠻王蒙巽牟尋所理大和城發，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其和使楊傳盛，年老染瘴癘，未得進發，臣見醫療，候獲稍損，即差專使，領赴闕廷。其使云，巽牟尋自祖父久背國恩，今者願棄豺狼之思，歸聖人之德。此皆陛下雨露之澤，及外夷，故蠻徼遐荒，願爲內屬。臣忝領藩鎮，目覩昇平，踴躍忻歡，倍萬常率。右蠻王與臣書，及金鏤合子等，謹差十將李茂等，隨表奉進，謹奏。貞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安南都護充管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臣趙昌奏狀。

貞元十年，南詔蒙巽牟尋，請歸附聖唐，願充內屬，盟立誓言，永爲西南藩屏。臣今於安南郡州溪源，首領耆老處，借得故蠻王蒙巽牟尋誓文一本。安南都護趙昌，貞元十年奏狀白一本。伏以故南詔蒙巽牟尋，嗣孫惠龍，不守祖父留訓，既違盟誓，自掇禍殃，尚未悛心，猶恣狂暴，全驅蟻聚之衆，攻刦邑交之人，五載興兵，三來虜掠，願生靈之何負，受塗炭之苦辛。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錄蠻界程途，及山川城鎮，六詔始末，諸種名數，風俗條教，土宜物產，六蠻名號，連接諸蕃，共纂錄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節度押衙張守忠進獻。今臣謹錄故蠻王蒙巽牟尋，貞元十年誓文，及趙昌奏狀，白隨表奉進以上。

蠻書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一卷一頁十行十八字。按本書凡地名及人姓名，多用矣字，在首八卷，三庫謂之矣誠，知矣此矣字，音義與犹同。

三卷十三頁四行，蒙舍川，即蒙舍州，又見五卷。

四卷十八頁五行，作四百里，疑當作四百里。

五卷二十四頁八行，蓋欠，此云蓋欠，未知即蓋欠否。

同行，按卷三卷十二頁，施浪詔之主名，誤。

七卷三十一頁九行，官變，按上文，當作蠻官。

十卷五十一頁八行，注南郡蠻傳，字誤衍。

十一行，三月初，疑當作二月初，此言蠻生之早也。

五十二頁五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此八字有脫，當作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

五十三頁十一行，石當作右，屬下讀，按下文言，石是其證，又言右蠻王與臣書一段，與此言右蠻國王與臣書一段，文例亦同。

五十三頁十一行，合子中有金者云云，並不及附補校。

一卷三頁一行，蠻趙，按二卷七頁，五卷二十四頁，並作趙蠻，趙蠻與蠻一卿，又按蠻夷文字，本無一定，是書類此者甚多，茲不具出。

三頁七行，蒙州上，當有從字，與上文句法一例。

二卷八頁五行 福與東蘆中節度北舊有上水合二字句法見下文亦見下文○源出

三卷十二頁三行 按下鋒豐時之子豐呼之子名呼羅皮此鋒豐時之子名時羅鋒設見後 五行 按本書所載六詔之君大率連三字爲名中間偏偏子名偏羅突突子名突羅君此鋒與新唐書並有脫誤當互訂 遽謂以此推之豐時之子當名時羅鋒子名鋒羅當名鋒子名鋒羅

四卷十六頁六行 揚當作楊 二行 作楊文兩楊姓同一人 十九頁十五行 无 无當作闕 恩義當是一人

五卷二十三頁十一行 作牌當作碑

七卷三十五頁一行 龍足二字未詳

八卷三十七頁五行 寬當寬

十卷五十二頁一行 作騎 鍵騎疑當作健騎

蠻書校誤

一卷四頁十四行 蓋字誤止 原本作唐誤書 原

二卷七頁八行注 四卷十八頁六行亦作自嶽面三卷十一頁七行五卷二十三頁四行二十五頁二行七卷三十二頁八行三十六頁一行十卷四十八頁一十四行二十三頁○按嶽城自嶽城均爲時俗所居 八行 本作北走此走誤原 十二頁十

三卷十一頁四行 行又皆作有二嶽城一嶽城邦白玩三卷首頁文義白嶽自嶽否當附識於此以俟考 一行 本作徒字徒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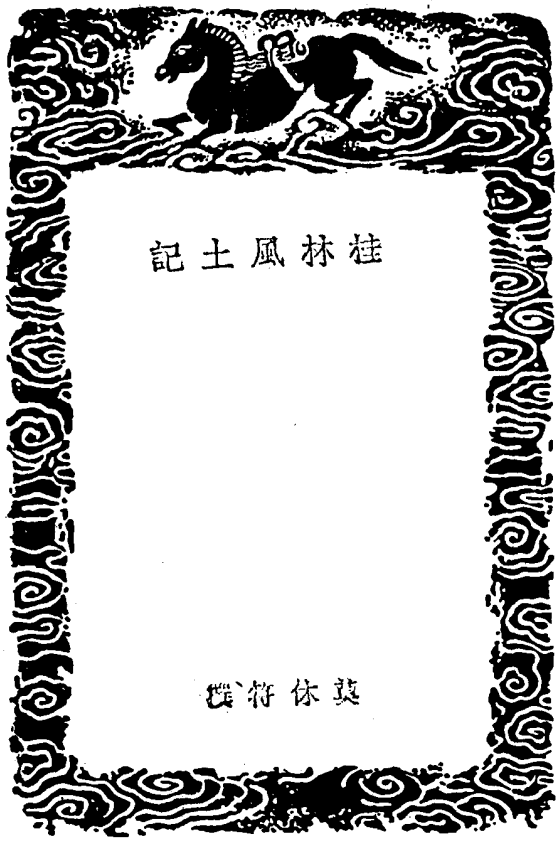
四卷二十一頁二行 義字誤養

五卷二十四頁三行 齒字誤階 二十五頁三行 原本作蕃字

六卷二十七頁十一行 其本作城其誤原地 二十八頁四行 本作城誤原地 五行 南字下州字上失一寧字 二十九頁七行

肉字誤肉 本作肉

十卷四十七頁八行 接江字原二倒轉 五十一頁十五行 爲以誤原本作以爲



桂林風土記序

蒯賢撰述。有事必書。故有三國志、荆楚歲時記、湘中記、奉天記、惟桂林專迹。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粗錄見聞。曰桂林風土記。聊以爲敍。時唐光化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莫休符序。

899 昭宗

桂林風土記目錄

桂林
雙女冢
東觀
巖光寺
漓山
東山亭
拜表亭
獨秀峰
海陽山
隱仙亭
甘巖
粹泂水
仙人山
舜祠
伏波廟
越亭
營家洲
堯山廟
碧潯亭
夾城
歐陽都護冢
會仙里
靈渠
張天師道陵宅
如錦潭
遷鑒坊府郭

菩提寺道林和尚　開元寺震井
延齡寺聖像　宣州龍開江事
徐氏還魂　石氏燈築巢
米齒美績　李給事長歌
宋顏延之　李觀志
衛國公李靖　中書令蕭遘良
中書令張九齡　桂州陳都督
袁恕己　張鷲

桂林風土記

唐　莫休符譔

桂林

按地里志、桂州、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七國時服於楚。秦始皇二十三年、發遣亡登。（古者未有年號。至漢武帝方紀年名。故云始皇二十三年。）賈人、掠取陸梁之地爲桂林。吳時、文士薛宗言。昔帝舜南巡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南越志、漢武改爲鬱林郡。以桂林爲縣。吳書、孫皓鳳凰三年。分鬱林象郡爲桂林。又按圖經云、吳甘露年號。分鬱林象郡爲桂林。今以魏書證之。甘露、乃高貴鄉公曹髦所記年號。非吳書也。古有名人張衡詩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是則桂林爲郡久矣。漢祖命周電擊南越。南越王趙佗、據險爲城。電不能喻。今靈川全義嶺、有越城。漢紀有周電爲泗水侯。是呂后時。非高祖也。地里誌云、周電未知其詳。（按史記南越傳高后遣將軍隆虜侯竈往擊之。）

舜祠

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號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游此潭。今每遇歲旱。張旗震鼓。請雨多應。中有大魚。遇洪水泛下。至府東門河際。有亭容巨舫。往往載起。然終不爲人之害。舊傳舜葬蒼梧邱。在道州江華縣九疑山也。

雙女冢

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葬帝。卒而葬于此。冢高十餘丈。周迴二里餘。

伏波廟

伏波廟、在郭中之東北二里。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之祠也。

東觀

觀在府郭三里。隔長河。其東南皆崇山巨壑。綠竹青松。崆峒幽奇。登臨險隘。不可名狀。有石門、似公府之狀。而隘。燭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毬場。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約略相似。皆有清泉。淥水。乳液滴瀝。怪石嵌空。龍盤虎踞。引燭緣涉。竟日而還。終莫能際。相傳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果裹糧。深涉而行。遂計其所行。已及東河之下。如聞棹櫓潺潺之聲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舊有亭榭。近已摧壞。前政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宴於此。從事盧順之賀固詩曰。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巖桂小。芙蓉房溼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松。張侍郎和詩曰。亂山青翠郡城東。爽節遨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漸道自車公。咸通年、前政張大夫重遊東觀詩曰。巖巒碧沸沒鰲罐。若可攀。樓臺烟靄外。松竹翠微間。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遨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

越亭

在府城北。與聖壽寺接連。有巖洞庭臺。高峰登碧。山穴透出北面。因名北牖洞。遠眺長江。極目烟水。北人至此。多鱸鄉思。會昌初、前使元常侍名晦。搜逢金貂。翱翔輪林。揚盛臺省。性好巖沼。時恣盤游。建大八角亭。寫其真院。砌臺釣榭。石室蓮枕。流杯亭。花藥院。時爲絕景。于時潞寇初平。四郊無壘。公私宴聚。較勝爭先。美節良辰。尋芳選勝。管絃車馬。闐隘路隅。金貂從此府除浙東。賈翅曰。紫泥遠自金鑾降。朱旆翻馳鏡水頭。陶令風光偏提夜。子牟衰鬢暗驚秋。西鄰月色何時見。南國春光豈再游。莫道鹽歌催客醉。不堪回首翠娥愁。副車路單、與金貂同年及第。和詩一首。謝安致理逾三載。黃霸清聲徹九重。猶鰲擲環歸鳳闕。且將仁政到稽峰。林間立馬羅千騎。池上開筵醉一鐘。共喜甘棠有新詠。獨慚霜鬢又攀龍。越亭初成。金貂有六十韻長詩曰。乏才叨八使。徇祿非三顧。北闕頒詔條。東鄰蹈迷悞。未聞逃職效。已見脫煩趣。遨氣爽衣巾。嵐飄輕杖屨。其餘不省記。

巖光亭

在北羅門外。臺亭巖洞。亞於越亭。亦是元常侍新置。有石碁局。爛柯石崖。金貂有五十韻詩云。石靜如開鏡。山高若登蓮。筍竿抽玉管。花蕚綴金鈿。餘不省記。

紫家洲

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紫家所居。因以名焉。洲每經大水。不曾淹沒。相承言其浮也。元和中、裴大夫（名行立。四子。歸之、歸仁、歸周、歸處。因獲洲。洲也。）掘造亭宇。種植花木。迄今繁盛。東風融和。衆卉爭妍。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碑千餘言。猶在前汴州楊尚書宴游。題詩云。桂林雲物盡漫漫。雨裹花開雨裹殘。惟有今朝好風景。櫻

桃含笑柳眉攢。新政從事陸宏休詩云、新春業統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游。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爛漫暗逐歌聲盡。花態遠隨舞態羞。莫惜今朝同醉酌。任他鵝鶴與蜉蝣。

漓山

在訾家洲西。一名洗水山。以其山在水中。遂名之。古老相傳。龍朔中、曾降天使投龍于此。今每歲旱、請雨漓中。多有應。前政元常侍、以其名與昭應驪山音同。故遂改爲儀山。近歲于此置溫靈廟。廟中時產青蛇。號爲龍駒。翠色或緣人頭頂手中。終無患害。

堯山廟

在府之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遂名堯山。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北接湖山。連亙千餘里。天將降雨。則雲霧四起。遂巡風雨互至。每歲農耕候雨。輒以堯山雲卜期。

東山亭

府之東門。有大亭枕江。與望月樓接。連近子城。建堅多年。不記歲月。

碧潯亭 去思館是。

亭館、大中初、前韋舍人瓊撝造。在子城東北隅十餘步。接近逍遙樓角。近大江。館宇宏麗。制作精緻。高下敞豁。冠諸亭院。去思館、初名青桂館。前政吏部張侍郎鷟、除替、飾裝於此。遂改爲去思館。韋舍人、年十九入闕選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榜下除左拾遺。於時名重縉紳。指期直上。馬相爲長安令、二十八度候謁。不蒙一見。後任廉察桂林。纔半歲、而馬相執大政。尋追懷舊事。非時除賓客分司。悵望、留詩於碧潯亭曰。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爲心素所操。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閱閭高。理人雖切才長短。薄宦都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風濤。

拜表亭

北接碧潯。南連望月。東甫長河。西鄰雉堞。前政山北盧尚書匡溪建置。

夾城

從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緣江南下。抵子城逍遙樓。周迴六七里。光啓年中、前政陳太保可琅、撝造。三分之二。是諸營展力。日役萬人。不時而就。增崇氣色。殿若長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

獨秀峰

在郭中。居子城正北百餘步。高聳直上。周回一里餘。迥出郭中。下有巖洞。舊有宋朝名儒顏延之宅讀書亭。後爲從事所居。往往見靈精。居者少寧。前政張侍郎廣毀焉。

歐陽都護冢

府北郭松逕盡處。有國初安南都護名普讚冢。蓋普讚靈川人。其宅今爲聖壽寺。有廟在寺之北下。歿後、殯于北郭。時有識地勢者。言葬所有天子氣。由是官掘斷。至夜、又有陰兵填平如舊。既而再掘。復平不已。時有効役者、人偶宿其所。夜聞鬼兵相語曰。能以青布運土投江。則我等無能爲也。及明、主吏聞宿者言。

遂用青布盛運土投河。竟免陰兵填築。今塡所掘處猶存。有石人石柱皆在。松楸百餘株。近爲樵者斫伐無餘。子孫自千數年湮沒無聞。或云、訾家洲、因運此土流下成洲。有歐陽脩者詩絕句曰。舊業分明桂水頭。人間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翁有釣舟。

海陽山

在全義縣北。又漓湘二水源也。流至全義北三百步。分流北去。作爲湘南。下爲漓山。下有廟。前政陳太保奏錄。詔封廣潤侯。

會仙里

南去府五十里。舊有羣仙於此。輶耕羽翮。徧於碧空。竟日而去。里人聚觀壯聞。因名會仙里。

隱仙亭

本名盤龍閣。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甫近。寶歷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種植花木。有池沼巨巖。水深無際。有嘉逸洞、白蚤洞、石盆大亭、又蹙雲亭在山頂。朝陽亭、夕陽亭、連理橋、乘燭巡游。時見龍跡。大如椀。水有靈魚。龍腹四足。人或飄擒。風雨立至。山河秀異。皆入畫圖。作屏障。爲信好之珍。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二所。給事徵起山中。一表薦九賢。皆居顯貴。給事爲考功郎。宰相皆書下考。以天子巡游蹂禾稼。無所獻替故也。除桂林。有歎烏詩曰。三朝四蹶倦遐征。往復皆愁萬里程。術解分飛卻回去。我方從此向南行。又題隱山詩二首。常嘆源泉去不回。我今自去更難來。欲知一一留心處。手種巖花次第開。隨雲不厭蒼梧遠。似鴈逢春又北飛。惟有隱山溪上月。他時相望兩依依。

靈渠

全義縣灕湘二水分流處。相傳曰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川瀆。水急曲折四千。用遏其節。節斗門以駐其勢。有伏波廟在縣側。又按後漢鄭宏奏交趾七郡貢餽。從東泛海。多沒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開闢。又按前漢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陵。下漓水。此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楫明矣。焉得至後漢馬援、鄭宏開鑿渠。於理未盡。言馬鄭重修則可。云創闢、則於義有乖。休符駁。

甘巖

在府南八十里。大江傍其源。出臨川縣界。思磨山自水下湧出。巖方十餘丈。大如屋室。莫究其深淺。盛暑到彼。凜冽增寒。

張天師道陵宅

天師舊宅在賀州。道錄以爲元中大法師、令以宅爲廟。廟中有奠異菓實。有人食之無患。唯不可採取。必致禍也。

牂牁水

在巖州門。長河其源。從牂牁流下八十餘丈。本州圖經所載。

如錦潭

廣郡有如錦潭。水深無際。近歲有人伐潭邊巨木。樹倒入潭中。遂巡沈沒。莫知所在。潭中時聞音樂。如大府廣筵。移時而止。

仙人山

象州武仙縣。多有神仙。聚集高山。羽駕時見。如建州武夷山。皆有仙人換骨函槭之跡。

遷鶯坊府郭

遷鶯坊。本名阜財。在市西門。因曹鄴中丞、進士及第。前政令狐大夫、改爲遷鶯坊。在府西門。進賢坊長街。因趙觀文狀頭及第。前陳太保改坊名。

菩提寺道林和尚

桂年中桂州人薛公元。常供養一僧。法號道林。如是精心供養。十有餘年。忽一日其僧辭去。云貧道歸去。撓演多年。更有可酬。今只有篋轉經一函。且寄宅中。如至周歲不回。即可開轉讀。如此、經一歲開鎖。有金滿函。可數千兩。後買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眞身供養。今儀像見存。薛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効職。

開元寺震井

隋曰緣化寺。後因紗燈延火燒燬。重建。元宗朝、改名開元寺。有前使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在舍利塔前。西有觀音寺井。貞元中、有李氏因左遷、寓居僧院。屬暑月。以食餘熟羊脾懸井中。遂巡、雷震暴作。羊肉置於隙地。而烟氣薰灼。犬不食。蟻不附。至今僧俗衆言井有龍。至云。愚以理裁。有異於此。夫龍嗜血食肉。重牢醴。人有享祭。必選良肉醇酒。潔饌珍羞。然後精禮。寧有一羊脾而迅雷震之者。蓋以伽藍井中。奉獻諸佛衆僧。而遽以肉味。擅污神祈之所。是以不容。乃致雷霆去。理必然矣。其井終亦塌壞。先令狐相從事當府。因撰震井記。然以羊微事。曾未移時。天鑑已知。則人之善惡或愈於此。又豈殲遣於陰報乎。昔董卓縱暴。爲呂布殺。而曝屍其亭。後有故吏收其灰。以小棺殯於郡城。又遭風雨漂流。失其所在。楊國忠以貴妃因椒房承寵。綰三十二使印。殺天寶十三載二月拜司空。册命之日。天雨土。霑朝服。未幾族滅於馬嵬。關西楊氏、遠四知。去三惑。歷千載而慶延子孫。則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矣。故孔明有言。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苟能佩服斯言。以神祇爲證。則終身不居有過之地。

延齡寺聖像

寺在府之西。郭郊三里。甫近隱山。舊號西慶林寺。武宗廢毀。宣宗再崇。峰巒牙張。雲木交映。爲一府勝游之所。寺有古像。徵於碑碣。蓋廬舍那佛之所報身也。此地元本荊棒。先無寺宇。因大水漂流巨材至。時有工人操斧斤斫伐。將欲下斫。忽見一梵僧立在木傍。有曰、此木有靈。爾宜勿伐。既而龍去。又有洗蔬者於其上則浮。澀蕈辛於其上又沈。雅契梵僧之言。由是咸知有靈。遂刻削爲僧佛。當則天后臨朝之日。夢金人長一丈六尺。乞裂裘。及詔大臣問其事。皆莫能解。旋奏陛下既有此夢。乞依夢中造裂裘。懸於國門。以

俟符驗。明早、大臣奏懸裂裘忘收。已失。遂詔天下求之。已在桂州盧舍那佛身。至今尊卑歸敬。遐邇欽崇。時旱請雨。皆有響應如意。

宜州龍開江事

桂之廣郡有宜州。其河如桂州楊江。水岸深斗。形勢異於衆水。古老流傳。近岡上。俄頃失遺。妻以告之。夫疑是惡人。尋至岡所。求不見。但見百牛。既夜乃還家。至明。遂遇水漲。流木蔽江。合荇梧者老盡知之。

徐氏遺魂

昔西漢武帝有神通之異。南朝有干寶述幽府冥祕之言。蘇泉崔韶。亦紀鑑怪。牛丞相著三卷妖錄。及徐氏遺魂。皆鄙夫鄰居。在咸通末。莫非目驗。方證不經。陽朔居人蘇太元妻。產三子。徐已疾終。既殯。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其年命未終。冥司不錄。今且暫歸。憐撫其子。補綻其衣。一切如在。稍經旬月。鄰伍旋知。占卜吉凶。述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其家奢周請卜之。俄頃。刻云去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卻回。卜者情迫。堅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疾者已。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部曲。疾人形貌。徐氏不曾至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方明其實。又有求人卜了。謝曰、無物奉酬。深爲不足。徐氏曰、汝家有三斗粟子在西房。何得稱爲無。卜者請取之。遂巡負粟子至其前。衆皆愕然。卜者尤所慚恥。如此不一。難備書述。一日言舜帝差人討蠻。有人求至近驛。助備熟食。更一兩日當還。如期而歸。將得冥司一分細飲。致夫前曰。此飯爲若人間造者。夫視之。品饌則倍珍。於施食。又一旦泣告曰。無端洩陰間事。罹罪蒙遣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又泣別。遂絕音響。太元尚在。

石氏射樟木燈檠祟

開成中、桂林禪將石從武、居任子城西樓側。從武早習弓矢。忽一年、家內染患疾。長幼罕有安者。每至深夜。常見一人從內出來。體有光燄。居常令疾者痛苦。稍間。若此物至。則呻吟聲加甚。醫巫醮謝。皆莫能効。從武心疑精邪爲祟。至夜。操弓挾箭。映戶潛形。候其來。俄聞精復至。稍近。遂發弓引滿。一發中焉。見被焰光星散而滅。遂命燭而看視之。乃是家中舊使樟木燈檠。中箭而倒。乃劈爲齏粉。焚燒爲灰。送長河。於是家人患者皆愈。大中年、前政張侍郎名文規。三代台相之家。曾貞宏增延。賞廉察桂林。從武時職司通引。他聞此事。曾召問。具以實對。乃爲石氏射燈檠傳。從武子勛、在職。近方去世。孫淯諧嗣。亦効卑職。得金貂傳聞。

米闌美績

長慶中。前政李給事名渤、字濬之、自給事中除桂林。奏請名儒吳武陵爲倅。故事、副軍上任。具甕犍。通詩文。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奉約同游山水。奈何以紅帛繫予首。仍命婦女於看棚聚觀。相恥。彼我醜顏。各爭意氣。吳爲臺盤坐。襲衣輝鬱以灑。給事怒。命衙士拉送衙司。梟首。時都押衙米闌、知其不可。遂引而疑。多遣人護衛給事。扶歸疑堂。夜半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喧噪。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由。憂及禍。是以悲泣。給事大笑。亟命滅問之。米闌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

命。副車猶寢在御院無著。給事達明早、立至御院。果詞引過。上下俱自克責。益相敬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來關牧于京都以聞。勑下允從。遂又以使衛儀徐送上本任。

李給事長歌

李給事名勃、爲太學博士。善長歌。弟叔舟至。歌曰、前年別時秋九月。白露爲霜金吹烈。離鴻一別影初分。淚袖雙揮心哽咽。別來幾度得音書。南岳知此下廬山峨峨依天碧。捧排空岸千萬尺。社榜長題高士名。食堂每記雲山跡。我本閒雲此山住。偶爲名利相索縛。自負心機四十年。羞聞社客山中篇。夜時魂夢還歸路。覺來疑在林中眠。昨日亭前鳥鵲喜。果得今朝尙來此。我吟行路五十篇。盡說江南數千里。自憐兄弟今五人。共索儒素家尙貧。雖然稟氣各不一。就中總免拘常倫。長兄年少骨落拓。拔劍沙場隨衛霍。口裏雖譚周孔文。胷中不舍孫吳略。次兄一生能苦節。夏聚流螢冬映雪。非論惡疾如霜更。覺隔泉心似鐵。第三之兄更奇異。昂昂獨負青雲志。下看金玉不如泥。肯道王侯身可貴。卻愁清逸不干時。高蹤大器無人知。倘逢感激許然諾。必能萬古留清規。念爾年來方二十。夙夜孜孜能獨立。卷中鋒落星漢搖。嗣裏丹靈鬼神泣。嗟余流浪心最狂。十年學劍逢時康。心中不解事拘束。世間談笑多相妨。廣海青山殊未足。逢著高樓還醉宿。朝走安公櫪上駒。暮偷陶令籬邊菊。近來詩思殊無況。苦被時流不相放。雲騰浪走勢未衰。鶴膝蜂腰豈能障。送爾爲文殊不識。貴從一一傳胸臆。若到湖南見紫霄。會須待我同攀陟。

宋顏延之

宋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曾祖含。父顯。延之少孤貧。居附南郭。空巷甚陋。好讀書。無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好飲酒。不拘細行。年三十。尙未婚。起家豫章公世子參軍。累官祕書監。宋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宋氏第三主。昵愛僧惠琳。常獨占一榻。延之因醉白曰、昔劉益子尙同參軍乘興。袁絲正色曰、此三公之座。豈可以刑餘之人居之。延之性方直。言無所迴避。居身清約。不求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與謝靈運以詞彩齊名。而遇。相懸。嘗敕供入擬樂府。上篇靈運立成。而延之久而方就。帝問其優劣于鮑照。照曰、謝五言如芙蓉初發。自然可愛。顏詩鋪錦列繡。彫繢滿眼。尋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遇一佳景。必酣醉而還。臨去。留錢二百萬與淵明。悉送酒家。及淵明卒。延之爲之誄。以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自潘岳陸機之作。文士莫及。顏謝焉。

李襲志

李襲志、全州安康人也。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多。襲志散家財。召得三千人。以守郡城。高祖受隋禪。降璽書勞問。編入屬籍。授桂州總管。前後任桂州凡三十八載。政尙清簡。嶺外安之。後上表請入朝。拜右光祿行汾州刺史。致仕。卒于家。

衛國公李靖

李靖、字藥師。雍州三原人也。姿貌瓌偉。有文武才略。武德二年。同趙郡王孝恭、至江陵。破蕭銑四十萬。擒銑。赴京。承制度嶺。至桂州。分路招撫大首領馮盎、李光庭等。悉轄九十六州。六十萬戶。詔充嶺南道安撫大使。授桂州大總管。武德六年、征輔公祏於江淮。平之。又領兵出塞。屢顯大功。拜右僕射。平章事。封衛國公。薨年七十九。桂州子城。自衛國公所製。號曰始安郡城。

中書令褚遂良

令公、散騎常侍亮之子。仕太宗、啓沃聖心。恢宏帝業。歷官中書令。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爲后。令公受先皇寄托之重。極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旨。貶桂州。時李義府、許敬宗傾巧曲佞。附記皇后。重貶令公愛州。明年、卒於貶所。年六十二。死後二年、又追制官爵。子孫並流愛州。高宗崩。遺詔復爵。

中書令張九齡

張九齡、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以文學進士及高第。與趙多曉齊名。俄應制。以明皇嗣位。久在南郊。上表折諫。自是名益重。與燕國公張說同姓。以詞學親洽。時括田使宇文融干預朝政。說惡之。融所奏論。多見抑挫不行。融與臺丞連表。說帝令說精草辨對。高力士密奏。以說有大功于國。不宜挫辱。乃落下平章事。坐家。九齡連坐。貶趙州。又以家鄉不便。乞換回近嶺南一處。遂出江西。俄轉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使。薨。是年六十八。

桂州陳都督

國朝呂才博士。博涉羣書。該通衆藝。爲太宗皇帝所知。著陰陽吉凶地理要訣五十餘卷。行于世。今之婚姻占卜。多用其言。又別著厥陰陽數千言。以爲行年家宅五行。皆不可信。愚以爲呂氏多才多學。博古辨今。不欲世人曉達陰陽。輒恃年命。罔知敬慎。博士前知。遂立斯言。以飾遠僧。若合前史。焉得稱無昔寧氏起宅。相者云必出贅。魏符申是甚顯遇。羊祜少時。有占地者。言墓合出天子。祜惡而掘之。占者云。猶出折臂三公。祜因墜馬折臂。竟位三公。陶侃微時種瓜。有老人求瓜。侃厚惠之。其人感此。因指牛眠岡可貴。侃用葬母。位至太尉。吳主孫氏、家世富春。葬於城東岡。冢上常結五色慶雲。齊主蕭道成先塋。在武進縣。其上結慶雲。宋明帝命獵人以五尺鐵釘之。又柱忽作龍吟。驚震山谷。皆福見嗣。略據所聞。以爲證議。陳思應本名聿修。富州龍平人也。少居鄉里。以博學爲志。開元中。忽有異人求寄宿。聿修觀其容止稍有異。乃盡禮延之。明日將告去。謂聿修曰、某久攻地理。頗有十全。一宿淹留。厚蒙情禮。思有所報。遙見此洲上五里地形。當富貴不可言。用爲殯岡。必福昆嗣。聿修忻然相感。遂同詣其處。視之。客曰、若葬此處。可世世出郡守。又指一處曰、若用此處。可世世爲都督。聿修敬謝。分袂而去。居數載。喪母親。遂以所指都督處爲塋。他日拜墳。忽見北地產金筍甚衆。默追宿客之言。又覩金筍斯驗。益以自負。遂採而歸。既再至。金筍又產。三載服闋。所獲多矣。因攜入京。以求遇。素鮮知己。茫然暗投。見晦朔及弔慶。公侯相府。侍兒通傳。有憩于民舍者。聿修厚許其直。求稅一褐。爲之逆旅。俄而節朔。貴門侍者復至。聿修悉以金筍衒其目。果異而問焉。顏亦敬奉。粗豪善遇。因以金筍爲賂。居數日。又遣人覆檢。聿修得以所業文詞經斷。綴之金筍獻遺。未幾。朝貴咸聞。或有引遠者。又以文業干之。凡諸要地。盡知其名。稍得歧路。進取益切。於時有同姓名

恩應者。亦以昭穆情昵。乃以前任告牒相遺。因易名干執政。遂特除桂州都督。今府署大廳廳壁記。且刻名氏。亦有子孫馘於本郡。故鄙諺有云、良宅吉冢。緣者遇之。信然矣。

袁恕己

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爲刑部少卿。與張柬之、崔元偉、敬暉、桓彥範、等五王建議。時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宗入內侍疾。將圖不軌。恕己等與左羽林將軍李多祚、率兵五百人、就宮中斬易之昌宗。易首天津橋。廢則天。迎中宗卽位。重興大唐社稷。功格天地。武三思用張計潛與中宗韋后私通。帝雅信后言。計無不成。行意流貶五王於嶺南。尋發僞旨、使周利正盡殺之。恕己流懷州。利正逼令服野葛汁、不死。以手爬地取土而食。介甲皆盡至骨。乃擊殺之。睿宗誅韋后。方雪其寃。恕己孫高貞元中歷給事中。睿謂雅傳家法。憲宗制追贈左丞。高父建官至太府卿。

張鷟

張鷟、字文成。深川陸渾人也。後趙右侯賓之裔。鷟少聰敏過人。其祖齊工文學。以當時儒士多稱鷟之才。莫不嘆異。因曰、我孫爲人所知。如天以鸞鷟爲鳳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弱冠應舉。下筆成章。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遷監察御史司門員外。開元中。姚元崇爲相。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父死。黃門侍郎張延珪、刑部尚書李白等、連表稱寃。遂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爲嶲州長史。卒年七十三。文成凡七舉。四參選。皆中甲科。正諫大夫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靑銅錢。萬揀萬中。時號靑銅錢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突厥中。默啜問曰。文成何在。此人何不足用。又新羅日本國。前後遣使入貢。多求文成文集。歸本國。其爲聲名遠播如此。著雕蟲策。帝王龜鑑。朝野僉載。二百卷。文武成以五爲縣尉。因著才命論以適志。盛行於世。有李季孫者、注才命論。言是燕公詞。蓋不覽唐史。率意紀文。大惑時人。一向紕繆。休符駁議。

嶺外代答

周去非撰

嶺外代答序

入國問俗、禮也。矧嘗仕焉、而不能舉其要。廣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風。而疆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實與夷中六詔安南爲境。海之南郡。又內包黎獠。遠接黃支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教寧越。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埸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諮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廣矣。蓋嘗隨事筆記。得四百餘條。秩滿束檐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蓋勿復稱也。迺親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驟莫知所對者。蓋歎歎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二。事類多而臆得者淩廣。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槀裏得所鈔名數。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廳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答。雖然、異時調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記。

嶺外代答目錄

卷一　地理　邊帥
卷二　外國上
卷三　外國下
卷四　風土　一門　服裝　經濟
卷五　財計　法制
卷六　器用　服用
卷七　食用

卷八　香　樂器　寶貨　金石
卷九　花木
卷十　禽獸　古跡　蠻俗　志異

臣等謹案嶺外代答宋淳熙中、桂林通判周去非撰。去非字直夫、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書分二十門。今有標目者凡十九。其一門存其子題而佚其標目。所官則軍制戶籍之事也。自序謂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治。錄存二百九十四條。蓋因有問嶺外事者。倦于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答。其書條分縷析。視稽含劉恂諸書。敍述爲詳。所紀西南諸夷。多據當時譯者之詞。音字未免舛訛。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土風物產。徒爲談助已也。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十卷。永樂大典併爲二卷。蓋非其舊。今仍釐爲十卷。列目如右。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恭校上。

嶺外代答卷一

宋　周去非撰

地理門

百粵故地

自秦皇帝幷天下。伐山通道。略定揚粵。爲南海桂林象郡。今之西廣、秦桂林是也。東廣、南海也。交阯、象郡也。漢武帝平南海。離秦桂林爲二郡。曰鬱林、蒼梧。離象郡爲三。曰交阯、九眞、日南。又稍割南海象郡之餘壤、爲合浦郡。乃自徐聞渡海。略取海南爲朱崖、儋耳二郡。置刺史于交州。漢分九郡。視秦苦多。其統之則一交州刺史耳。至吳始分爲二。於是交廣之名立焉。時交治龍編。廣治番禺。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合交廣爲一。置採訪使于番禺。其規模猶漢時。唯帥府易地也。高宗始置安南都護府于交州。本朝皇祐中。置安撫經略使于桂州。西道帥府始於此。至今八桂、番禺、龍編、鼎峙而立。復秦之故云。

竝邊

廣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今甲邕宜欽廉融瓊州、吉陽萬安昌化軍。靜江府、係沿邊。柳賓貴橫鬱林化雷係次邊。總廣西二十五州。而邊州十七。靜江屬縣。半抵猺峒。猺峒者、五陵蠻之別也。自靜江稍西南曰融州。其境抗扼玉江、樂善、宜良、丈益、洪源、從允、牂柯、夜郎、諸蠻。自融稍西南曰宜州。宜處羣蠻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荔波、龜河五峒。茅灘、撫水諸蠻。南丹者、所謂莫大王者也。自宜稍西南曰邕州。邕境極

廣。管溪峒蠻。廣州縣。峒數十。右江直西南。其外則南詔也。左江直正南。其外則安南也。自邕稍東南曰欽州。欽之西南。接境交阯。陸則限以七峒。水則舟楫可通。自欽稍東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阯。自廉東南渡海曰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中有黎母山。環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則占城諸蕃。遠則接于六合之外矣。

廣西省併州

廣西地帶蠻夷。山川曠遠。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當浙郡一縣。異時偏方割據。境土褊小。故竝建荒爲州縣。而務觀美。逮夫正統有歸。六合混一。乃省併。晏州、荔州、今靜江府荔浦縣是也。龍州、今柳州龍城縣是也。潭州、今藤州鐔津縣是也。皆廢於唐之貞觀。溥州、今靜江府興安縣也。廢於本朝之乾德。嚴州、今象州之來賓縣也。澄州、今賓州上林縣也。巒州、今橫州永淳縣也。牢州、蒸州、今鬱林州南流縣也。南懸州、今藤州岑溪縣也。繡州、今容州普寧縣也。禺州、北流縣也。順州、陸川縣也。潘州、今高州茂名縣也。南亭州、玉州、今欽州靈山縣也。姜州、今廣州合浦縣也。皆廢於開寶。珠州、今融州融水縣也。鎮寧州、今宜州帶溪寨也。賓州、今高州信宜縣也。蒙州、今昭州立山縣也。皆廢於熙寧。龍州、今涪州平南縣也。平州、今融州懷遠縣也。白州、今鬱林州博白縣也。觀州、今宜州高峯寨也。溪州、馴州、敍州、今宜州北遷鎮思立寨也。皆廢於紹興。夫州大矣。廢而爲縣若寨。又不加大焉。又有不專縣寨者。顧有廢二州而僅成一縣。且或廢鎮寨或廢一州。而併入近縣者。然則昔之爲州。無乃強名乎。

五嶺

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逾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桂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乃若淳湖一路。非古入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爲入嶺之驛。全桂之閒。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閒。實五嶺之一途也。

湖廣諸山

南方多佳山。竊謂其本根。自衡山來。勢如木之有餘枝條枚也。東南一幹。爲廣東之韶石。雲開參天。鐘簴賺地。望之使人肅然。想有虞張樂之盛。綿延至英州。羣峯玉立。堅潤而秀。乃其枝柯也。散布爲德慶之三洲。巖崽之羅浮山。與其他不知名之奇山。又其條枚也。西南一幹。發爲道之九嶷。峰巒峻極。峯岫挺異。蓁紆盤礴。倔不可測。綿延爲桂林之山。羣峯拔地。森立四野。亦皆其枝柯也。至伏地而行乎黃茅赤土之下。突出爲西融州之老君洞天、容之句漏洞天、潯之白石洞天、茲亦其條枚也。東南方至陽。天地之美具焉。草木之生。必向榮於南枝。衡山之陽。亦猶是耳。

桂山

山谷詩云、桂嶺連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唐人謂兩地不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雁山殿游矣。

桂山得雁山之秀。雁山不若桂山之多。若崑諸大龍湫龍鼻泉之側。則雄偉之氣亡矣。桂山之高。付不及雁山之半。故無尊雄之勢。謂可與相頡頏者、過矣。乃若陽朔諸山。唯新林鋪左右十里內。極可賞愛。青山綠水。圍繞映帶。煙霏不斂。奎翠撲人。而面面相屈。人住其間。眞住蓮花心也。桂林負郭諸山。頗不及耳。夫其尖翠特立。無不拔地而起。綿延數百里。望之不見首尾。亦云盛哉。

桂林巖洞

石湖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及攷唐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碧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觀前人品題桂林之意。端不誣矣。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神刓鬼刻。高者懸崖如化城。下者穿隧若水府。大者可建五丈旗。小者猶可容十客。或浮爲洲渚。或內通舟楫。去城不過七八里。近二三里。几杖閒可以徧覽。巖穴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今述于後。巖則曰讀書、曰疊綵、曰伏波、曰龍隱、曰劉仙、曰屏風、曰佛子、曰雉巖。洞則曰白龍、曰華景、曰水月、曰龍隱、曰棲霞、曰元風、曰曾公、曰南潛、曰北潛、曰隱山、六洞曰虛秀、曰石乳。峯則曰立魚、曰獨秀。其他不可枚數矣。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載巖洞與此同。惟白龍乃洞名。龍隱則巖洞俱有。又有虛秀。無鍾秀。此本蓋有錯誤。今俱改正。

靈巖

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盧百所。率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曾公巖。興安之石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直橋橫檻其上。遨遊者得以徙倚其間。異于他洞者。空明幽邃而已。雖然。未若城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形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橋。可以觴客。龍隱修曲而高明。江流貫之。鼓棹而入。仰視洞頂。天矯乎眞龍之脊脅也。范石湖謂二洞奇賞絕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一洲。其旁高岑。有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鬚眉衣冠。無一不具。張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眞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爲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深數尺。廣纔丈餘耳。若夫桂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洞其腹。水闊二十丈。深當倍之。余嘗攝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舟造洞。遙望大江平闊。直抵山根。橫有一線之光。邇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卽其洞口。水面阽阽。正將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擊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纔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舟入漸深。棹聲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人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虛豁裂。當巖之中。洞頂穹窿。如寶蓋然。其下卽神龍所居也。余斂板焚香。巫者以脩綆下瓶汲深。奉之以歸。輒有感應。是江也。西通猺峒。日瀉良材。貫巖而下。水深不可施篙。撐拄巖頂而後得出。余求之事實。謂此江古來遠出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靈巖。縣曰靈川。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背。尚有故江跡存。噫。此巖水色沈碧。雄深嚴靜。人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洞之邇於人。所以未蒙賞音。惜哉。

羅蓋巖

羅蓋巖。在潯州西南六十里。巖中明快。可容數百人。每遇重九。合鄰郡之人而集焉。以爲登高之樂。巖內有三聖殿。殿側有石鐘。其大合抱。自然天成。殿東則有碧虛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半里餘。

出于巖之東洞。內則有石佛、石蓉、石獅子、石牀、石鐘、殿西則有靈源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一二里。出于巖之西洞。內則有石羅漢、石象、石馬、石魚、石筍、石鼓。凡遊兩洞者。必秉火炬以觀。聯巖之外。西則有水月巖。約深數丈。約闊十五丈。泉源清徹。四時不涸。中有異魚存焉。巖口則有龍王殿。入巖中。則有觀音堂。或遇水旱。里人禱之。甘雨必應。由大巖之中。皆用石板平砌。而出巖門。則有鐘樓。樓之西。倚巖則以石甃。高數丈。爲方丈樓之外。則有三門。門之外。則有超然亭。亭之左右。則用石板爲路。連袤一二里。四圍皆植松竹。實潯之勝槩云。

黎母山

海南四州軍中有黎母山。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半險半易。生黎之處。則已阻深。然皆環黎母山居耳。若黎母山巔。數百里。常在雲霧之上。雖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見尖翠浮空。下積鴻濛。其上之人。壽考逸樂。不接人世。人欲窮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見水泉甘美耳。此豈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類耶。

廣西水經

凡廣西諸水。無不自蠻夷中來。靜江水曰灕水。其源雖自湘水來。然湘本北行。秦史祿決爲支渠。南注之融江。而融江實自猺峒來。漢武帝平南越。發零陵下灕水。蓋泝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灕水自桂縣昭而至蒼梧。融州之水、牂牁江是也。其源自西南夷中來。武帝發夜郎下牂牁。卽出此也。宜州之水。自南丹州合集諸蠻溪谷而來。東合于牂牁。歷柳歷象而至潯。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爲左江、自交趾來。一爲右江、自大理國戚楚府大槃水來。江合于邕。歷橫歷貴。與牂牁合于潯。而東行。歷藤而與灕水合于蒼梧。蒼梧者。諸水之所會。名曰三江口。實南越之上流也。水自是安行入于南海矣。

牂牁江

西融州城外江水、卽牂牁江之下流也。江面頗闊。昔嘗有大水。泛出蜀南州牌。漢武平南越。發夜郎下牂牁。非由融州。則何自而至南越哉。今靜江府桑江寨。其水亦合于融江之上流。或云桑江。亦牂牁音之訛也。大抵融州之西。爲蜀之南。地本接連。但隔於蠻猺。不可通耳。

靈渠

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廣西。其間地勢最高者、靜江府之興安縣也。昔始皇帝南戍五嶺。史祿於湘源上流。灕水一派。鑿渠踰興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運餉。蓋北水南流。北舟踰嶺。可以爲難矣。祿之鑿渠也。於上流砂礫中。疊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水。爲兩。依山築堤。爲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陸。遂鑿渠遠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今桂水名灕者。言離湘之一派而來也。曰湘曰灕。往往行人於此銷魂。自鏵觜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許。有洩水灘。苟無此灘。則春水驟生。勢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灘殺水猛勢。故堤不壞。而渠得以溜湘餘水。緩達于融。可以爲巧矣。渠水遠迤興安縣。民田賴之。深不數尺。廣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內置斗門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門。則復閘之。俟水積而舟以漸進。故

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嘗觀祿之遺跡。竊嘆始皇之猜忍。其餘威能閉水行舟。萬世之下乃賴之。豈唯始皇。祿亦人傑矣。因名曰靈渠。

癸水

灕水自癸方來。直抵靜江府城東北角。遂竝城東而南。古記云、賴有癸水遶東城。永不見刀兵。又有石記云、湘南南粤北。此地居然自牛肋。直繞四面血成池。一騎刀兵入不得。五代靜康之亂。大盜滿四方。獨不至靜江。風水之說。固有驗矣。昔於城東北角、溝灕水遶城而西。復南東合于灕。厥後居民壅之。溝遂廢。范石湖帥桂。乃浚斯溝。迤邐如帶。於溝口伏波巖之下。八桂堂之前。糊爲危亭。名以癸水。此溝未廢。桂人屢有登科。既廢二十年間。幾類天荒。石湖以淳熙甲午復溝。乙未科。果有蔣汝霖戊戌科。有蔣來叟辛丑科、二人登科。今石湖癸水亭記。但言癸水之爲樂土福地耳。復溝之效。未續論也。

龍門

潯象之間有龍門。春水大至。鯨鯢大魚。自海逆流而上。漁師於龍門之下。迴淵之中。設網橫江。舉而得之。有嘲之者曰、是殆南遷之龍門也。蒼梧上流。亦有龍門灘。其形勢甚可畏。

象山

象州郡治西樓。正面西山。山腹忽起白雲。狀如白象。移時不滅。然不可常見。案秦象郡乃交阯、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門。乃豎一白象。不審何義。然象州自昔不遭兵革。凡有大盜。皆相戒以不宜犯象鼻。然則城門之畫象。豈謂此耶。

天威遙

欽之士人曾果、得唐人天威遙碑。文義駢儷。誠唐文也。碑旨言安南靜海軍。地皆濱海。海有三險。巨石屹立。鯨波觸之。晝夜震洶。漕運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爲風引。遵崖而行。必瓦碎於三險之下。而陸有川遙。頑石梗斷焉。伏波嘗加功力。迄不克就。厥後守臣屢欲開鑿。以便漕運。雖鐵一下。火光煜然。高駢節度安南。齎戒禱祠。將施功焉。一夕大雨震電。于石所者累日。人自分淪沒矣。既霽。則頑石破碎。水深丈餘。殆有一石猶存。未可通舟。駢又虔禱。俄復大雨震電。悉碎餘石。遂成巨川。自是舟運無艱。名之曰天威遙。退而求諸傳載天威遙事略同。但不若是詳爾。

天分遙

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爲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七十二遙中。有水分爲二川。其一西南入交阯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遙。人云五州昔與交阯定界于此。言若天分然也。今交阯於天分遙已自占。又於境界數百餘里吳婆鼇之東。以立界標。而採捕其下。欽人舟楫少至焉。

三合流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阯洋。中有三合流。波頭濆湧。而分流爲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于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

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舶舟爲大西風所引。至于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

象鼻砂

欽廉海中有砂磧。長數百里。在欽境烏雷廟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隱在波中。深不數尺。海舶遇之輒碎。去岸數里。其磧乃闊數丈。以通風帆。不然。欽殆不得而水運矣。嘗聞之舶商曰。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自欽廉而西。則尤爲難行。蓋福建兩浙濱海多港。忽遇惡風。則急投近港。若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於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爲難行。觀欽之象鼻。其端倪已見矣。

天涯海角

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欽遠於廉。則天涯之名。甚於海角之可悲矣。斯亭竝域之東。地勢頗高。下臨大江。可以觀覽。昔余襄公守欽。爲直釣軒於亭之東偏。卽江濱之三石。命曰釣石、醉石、臥石。富爲吟咏。載在篇什。

潮

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二弦小潮。謂之子水。頃刻竟落。未嘗再長。蓋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初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案二弦似誤。

邊帥門

廣西經略安撫使

漢帥府在交州。唐在廣州。天寶中。嶺南桂容邕交與廣。咸屬桂州採訪。昭宗始隆桂管爲節度。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西邕宜融爲三路。用武臣充知州。兼本路安撫都監。而制經略安撫使於桂州。選兩制以上官爲知州。兼領使事。於是八桂遂爲西路雄府矣。厥後能邕宜融爲郡。宜融州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沿邊守臣竝帶溪峒都巡檢使。盡隸于經略安撫使帥府。既內兼西南數十州之重。外鎮夷楚。幾數百族。事權不得不重矣。廣西諸郡。凡有邊事。不申憲漕。唯申經略司。此昔日陝西制也。

瓊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漢武帝斬南越。遣使自徐聞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聞縣遮角場。直對瓊管。一帆濟海。半日可到。卽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時。以海道閉絕棄之。梁復置崖州。陷時徇縣十。是時海南止一州耳。唐貞觀五年。置瓊州。今瓊管靖海軍節度是也。武德五年。置儋州。今昌化軍。龍朔二年。置萬安州。今萬安軍。武德五年。置振州。後改曰崖州。今吉陽軍。四州軍乃海上一洲耳。中有黎母大山。四州軍環處其四隅。地方千里。路如連環。欲歷其地。非一月不可遍。瓊管再渡海至吉陽。所謂再涉鯨波者也。夫廣西去朝廷固遠矣。海外州軍。又加遠焉。不得不置小帥以臨之。瓊守權。能摘發四州軍官吏。今兼本路安撫都監。提轄海

外逐州軍公事。良以此也。

邕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自唐分天下爲十道。二廣不分東西。天寶中、始置邕州經略使。懿宗始陞邕管爲西道節度使。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邕宜融爲三路。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而置經略安撫使于桂州以統之。今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州爲建武軍節度。有左右兩江。左江在其南。外抵安南國。右江在西南。外抵六詔諸蠻。兩江之間。管鶴嶺州峒六十餘。用爲內地藩。而內宿全將五千人以鎮之。凡安南國及六詔諸蠻有疆場之事。必由邕以達。而經略安撫之諸詢邊事。亦唯邕是賴。朝廷南方馬政專在邕。邊方珍異多聚邕矣。

宜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廣西控扼夷蠻。邕屯全將。宜屯半將。本朝皇祐間、分宜州爲一路。帥所統多夷州。後龍爲郡。今守臣猶兼廣西都監。爲慶遠軍節度。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又有撫水五峒、龍河、芽灘、荔波等蠻及陸家砦。其外有龍羅方石張五姓。謂之淺蠻。又有西南章蕃及蘇綺、羅坐、夜回、（按桂海虞衡志作面）計利、流求、謂之生蠻。其外又有羅殿、毗那、大蠻、皆有徑路。直抵宜城。宜之境上。舊有觀溪、馴敍四州。乃昔之邊也。權力弱不足以爲邊。紹興四年龍爲寨。今宜有高峯、撫溪、北遐、思立、鎮寧五寨是也。高峯一寨。古之觀州。正抵南丹。其或犯邊。高峯則其咽喉。宜之府庫。月支南丹、安化、諸峒、鹽米鹽料有差。

融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大觀初、置融州。爲黔南經略使所管。皆夷州。帥府地狹。割柳之柳城、宜之天河、桂之古縣、以益之。厥後能融爲郡。三縣復仍其舊。至今黔南帥司官屬朱記。在靜江府軍資庫。融州城下江、即畔柯江也。江之上流。與王江合。王江之間。葦獠居之。又其上流。葦蠻居之。獠即五陵溪之別也。蠻則諸葛亮所征。漢武帝所開者也。在融則外設列寨以備之。融守兼廣西都監。爲清遠軍節度。每歲聖節。蠻酋赴宴頗多。舊日帥府規模。尚可觀矣。

欽廉溪峒都巡檢使

欽廉苦瘴。極邊。去安南境不相遠。異時安南舟楫多至廉。後爲溺舟。乃更來欽。今廉州不管溪峒。猶帶溪峒職事者。蓋爲安南備爾。廉之西、欽也。欽之西、安南也。交人之來。率用小舟。既出港。遵崖而行。不半里即入欽港。正使至廉。必越欽港。亂流之際。風濤多惡。交人之至欽也。自其境永安州。朝發暮到。欽於港口置抵棹寨。以誰何之。近境有木龍渡。以節之。沿海巡檢一司。迎且送之。此其備諸海道者也。若乃陸境則有七峒。於如昔峒。置戍。以固吾圉。

嶺外代答卷二

外國門上

安南國

交阯本秦象郡。漢唐分置。已見於百粵故地首篇。境內僞置四府、十三州、三寨。府曰都護、大通、清化、富良。州曰永安、永泰、萬春、豐道、太平、清化、又安、遮風、茶盧、安豐、蘇州、茂州、諒州。寨曰和寧、大盤、新安。大抵清化、遮風、又安、永安、皆邊海。而永安與欽州爲境。茶盧與占城爲境。蘇州、茂州、皆與邕管爲境。其國東西皆大海。東有小江過焉。至欽廉。西有陸路通白衣蠻。南抵占城。北抵邕管。自欽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盤寨、過永泰萬春、即至其國都。不過五日。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縣、過烏皮桃花二小江、至滿定江、亦名富良江。凡四日至其國都。乃郭逵師所出也。又自太平寨東南行、過丹特羅江、入其諒州。六日至其國都。若自右江溫潤寨入其國。則迂矣。交人自謂至其國都曰入峒。謂吾民曰上京。地里止此。而文移動以數月。蓋故爲遲延。以示道里之遠。國初、其部內亂。有丁都領（按宋史作部領）者、與其子璉、率衆討平之。衆立爲帥。三年而私命璉爲節度使。開寶六年、璉遣使貢方物。制以璉特進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陰郡開國公。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八年、又封交阯郡王。璉死、黎桓（按原本作亘。避欽宗諱。今依宋史改正。）篡立。太平興國中、桓以交州叛。朝廷因以撫之。桓死、子至忠立。大

中祥符三年、至忠卒、有子才十歲、李公蘊冒姓黎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請命、授以黎氏官、公蘊死、子德政立、來告哀、自稱留後、天聖六年、授安南都護交阯郡王、寶元初、進南平王、德政死、子日尊立、自稱大越國李氏第三帝、日尊死、子乾德立、自號明王、乾德初立、權移臣下、大臣李上吉首建叛議、而廣西白州進士徐伯祥者、有功于州、不得官、導以犯邊、陷邕欽廉三州、朝廷遣郭逵致討、幾復其國、乃以表乞降、會王師大疫、逵受衆班師、時熙寧八年也、乾德死、有遺腹子在占城、率而立之、曰天祚、（按宋史紹興二年乾德卒、子陽煥嗣八年陽煥卒子天祚嗣此有誤）紹興二十六年入貢、乾道癸巳、朝旨符廣西帥司、下交阯買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未入貢而天祚死、嗣子龍翰不以聞、而冒天祚名稱貢、封爲安南國王、既受封、乃以天祚名乞國印、及上天祚遺裘、朝廷命廣西提刑鹿遂、爲使至欽州祭、復立龍翰爲安南國王、其國僭僞、自李日尊始、僞謚其祖曰太祖神武、自號曰大越國、僞年曰天貺、繼以十八字尊號、乾德立、乃犯邊、朝廷遣郭逵爲招撫使、趙禹副之、進至諒定江、乾德表請降、納之、粉爲法制、雖曰甚鄙、而上下頗安之、母妻皆稱后、子皆稱太子、本族稱大王、族長稱承嗣、餘族稱支嗣、其官有內外職、內職治國、官之長曰輔國太尉、猶宰相也、外職治兵、官之長曰樞密使、金吾太尉都領兵、其文移至邊、有判安南都護府者、亦外職也、其入仕之途、或任子、或取士、或以資、有御龍武勝等八軍、皆在左右、每軍二百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又有雄略勇健等九軍、以充給使、其宮室有水精宮、天元殿、制皆僭擬、別有一樓、號曰安南都護府、屋、其國最重科舉、凡入貲、先爲吏、敍遷至世、狀、又入、皆爲保義郎、即可爲知州矣、凡花官不支俸、唯付以一方之民、俾得免役、耕漁以取利、兵士月一更、暇則耕種自給、歲正月七日、每一兵支錢三百、紬絹布各一匹、兵士月給禾十束、元日以大禾飯魚鮮、犒軍、蓋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爲元日之犒、正月四日、國王宴官僚、七月五日、號大節、人民相慶、官僚以生日獻王、王次日宴酬之、門前有樓、置大鐘、爲民訴冤、爲盜者、斬手足、指背國逃亡者、斬手足、謀叛者、埋身露頭、旁植勁竹、挽竿繫首、以利刃剗之、首蘇起、揭竿標奏、欽州探海、往其郡永安州投公文、不容民間交語、館之驛亭、速遣出境、防之甚密、其國入貢、自昔由邕、或欽入境、蓋先遣使議定移文、經略司轉以上聞、有旨許其來、則專使上京、不然則否、蔡制安南使者、近在高麗上、建炎南渡、李天祚乞入貢、朝廷嘉其誠、優詔答之、紹興二十六年、乞入貢、許之、乃遣使由欽入、正使、安南右武大夫李義、副、安南武翼郎郭應、以五象充常進、綱外、更進昇平綱、以安南太平州刺史李國、爲使、所獻方物甚盛、表章皆金字、貢金器凡一千二百餘兩、以珠寶飾之者居半、貢珍珠、大者三顆、如茄子、次六顆、如波羅蜜核、次二十四顆、如桃核、次十七顆、如李核、次五十顆、如棗核、凡一百顆、以金瓶盛之、貢沈香一千斤、翠羽五十隻、深黃盤龍段子八百五十匹、御馬六匹、鞍轡副之、常進馬八匹、馴象五頭、二綱衙官各五十人、使者頗以所進盛、多自矜、後乞入貢、朝廷輒卻之、乾道九年、朝旨符廣西、下安南貢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以五象進、率大禮、正使安南承議郎李邦正、副安南忠翊郎阮文獻、又以十象賀登寶位、安南中衛大夫尹子思爲使、自邕州右江永平寨入、象綱所過州縣、頗有宴犒、夫胸象屋之費、而諸郡兵衛單弱、不足以發外夷、比至靜江、見迓卒鎧甲之盛、進退行伍之肅、使者失聲嘆曰、吾至此方見大朝威儀、參府之次、就戟門外上下馬、庭參甚悉、時范石湖爲帥、屬威嚴以臨之、而盛其犒宴、饋遺、觀紹興二十六年禮遇頗殺、使者不敢較也、帥司津遣入朝、李邦正題詩郵亭、有此去優戍賜國名之句、比到闕、偶得賜國之觀、使者滿意而歸、過靜江、復庭參致謝、乞自欽州歸國、許之、比至欽、踰兩月、其國以舟楫旗幟、迓之而歸、是役也、貢象之外、附貢金銀沈盤、犀角象齒沈箋之屬、計所直不滿二三萬緡、似非紹興入貢之盛、而其國掃府庫儲、能集事、朝廷賜予優厚、復叨異恩、交使衙官百人、所過州縣、批劵、得米以充糧食、得錢則人日給十文、餘皆綵歸、國一路州縣廳副夫腳八百人、擎負貢物者、固無幾、而皆爲使者負販至都、象實能浮、象奴所至水津、索舟以載、得錢然後驅以濟、抑伴官如加禮、使者愈慢、後不加禮、乃聽命、既僥倖賜國、復有乞印之舉、其後謝使繼至、欽、又數乞入貢、莫之許矣、其國人烏衣黑齒、椎髻徒跣、無貴賤皆然、其酋平居亦然、但珥金鐺、上黃衫、下紫裙耳、其餘平居、上衣則上緊蟠領阜衫、四裾如背子、名曰四顧、下衣則阜裙也、或珥鐵鐺、或曳皮履、手執鶴羽扇、頭戴蝶笠、其文身如銅鼓款識、其軍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其婦人乃皆白、異於男子阜裙、男子之蓋飾也、以香膏沐髮如漆、裹烏紗巾、頂圓而小、自額以上、纏裙如鍵、上嵌於頂、身著大蟠領阜衫、加於小蟠領衫之上、足加鞵韈、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但其巾可辨耳、其來投文書也、紫袍象笏、趨拜雍容、使者之來、文武官皆紫袍、紅鞓、通犀帶、無魚、自貢象之後、李邦正再使來欽、乃加金魚、甚長大、其俗之轎如布囊、而使者至欽、則乘涼轎、雨晴皆用之、

海外黎蠻

海酋寢聊母山、內爲生黎、去州縣遠、不供賦役、外爲熟黎、耕省地、供賦役、而各以所邇、隸於四軍州、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本不爲人患、熟黎、多湖廣福建之蠢民也、狡悍禍賊、外雖供賦于官、而陰結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經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聞、家饒於財、善用其衆、力能制服羣黎、朝廷賜封宜人、瑾管有分於黎峒、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繼其業、昔崇寧中、王祖道、經略廣西、撫定黎賊九百七峒、結丁口六萬四千、開通道路一千二百餘里、自以爲漢唐以來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圖、官僚皆受厚賞、淳熙元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八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歸瑾管公參、就顯廳廟、研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抄掠、瑾管犒遣歸峒、大抵黎俗多猜、客來不遽見之、而於隙閒察客儼然不動、然後遣奴出布席、客即席坐、移時、主乃出見、不交一談、少焉設酒、先以惡穢味嘗客、客忍食不疑、則喜、繼以牛酒、否則遣客、其親故聚會、椎鼓歌舞、三杯後請去、偏猶以弓刀設身側也、性好讎殺、謂之作杈、遇親戚之仇、即械繫之、要牛酒銀瓶、謂之贖命、婚姻以折箭爲信、商旅在其家、黎女有不潔者、父母反對鄰里誇之、其親死、殺牛以祭、不哭不飯、唯食生牛肉、其葬也、舁櫬而行、前一人以雞子擲地不破、即吉地也、居處皆棚屋、土產名香、檳榔子、小馬、翠羽、黃蠟、蘇木、吉貝之屬、四州軍征商以爲歲計、商賈多販牛以易香、黎裝、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繚吉貝、首珥銀釵、或銅或錫、首或以絳帛綵帛包髻、或帶小花笠、或加雞尾、而背繡銀箆二枝、亦有著短織花裙者、熙寧中、王祖道撫定黎峒、其酋亦有補官、今其孫倘服錦袍銀束帶、蓋其先世所受賜而服之

云。猺人執黎弓、垂箭笴、戴兜鍪、佩黎刀。刀刃長二尺、而柄甚長、以白角片長尺許如雞尾、爲靶子飾。兜鍪織藤爲之、其婦人高髻纏面、耳帶銅鐶、垂墜至肩。衣裙背吉貝五色爛然、無有袴襦。徒繫裙數重、裙製四圍合縫、以足穿之而繫諸腰。蒸浴於川、黎人半能漢語。十百爲羣、變服入州縣墟市、人莫辨焉。日將晚、或吹牛角爲聲、則紛紛聚會、結隊而歸。始知其爲黎也。

海外諸蕃國

諸蕃國、大抵海爲界限。各爲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闍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眞臘、爲蹇裏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爲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爲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爲極西諸國之都會。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奠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闍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稍東北向、則高麗百濟耳。西南海上諸國、不可勝計。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阯定其方隅。直交阯之南、則占城、眞臘、佛羅安也。交阯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也。於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細蘭。細蘭海中有一大洲、名細蘭國。渡之而西、復有諸國。其南爲故臨國。其北爲大秦國。王舍城、天竺國。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

占城國

占城、漢林邑也。境上有馬援銅柱。在唐曰環王。王所居曰占城。以名其國。地產名香、犀、象、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絕少。無羊豕蔬茹。人探香爲生。國無市肆。地廣人少。多買奴婢。舶舟以人爲貨。北抵交阯、南抵眞臘。臣事交阯、而日與眞臘爲仇。乾道癸巳、國人有以西班到選、得官吉陽軍都監者。泛海之官、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眞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以騎戰之利。教之弓弩騎射。占城王大悅。具舟送至吉陽。厚齎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則克。次年復來。人徒甚盛。吉陽軍因卻以無馬。乃轉之瓊管。瓊管不受。遂怒而歸。後不復至也。其時諸國舶舟、類爲其所虜。蓋其俗本好劫掠。其國有賓羅國、賓陁國、日連舍基、在賓陁陵。或云卽王舍城。建隆二年、曾貢方物。三年八月、又來貢。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進貢。有詔賜錢二千六百緡。其慕化抑可嘉也。

眞臘國

眞臘國、遠於占城而近於諸蕃。其勞有窯裏國、西棚國、三泊國、麻蘭國、登流眉國、第辣撻國、眞臘爲之都會。北抵占城。最產名香。登流眉所產爲絕奇。諸蕃國香所不及也。其國僧道咒法靈甚。僧之黃衣者、有室家。紅衣者寺居。戒律精嚴。道士以木葉爲衣。國中望天一隅、常有少痕。其人云、昔女媧所不至也。本朝徽宗宣和二年、曾遣使入貢。

蒲甘國

蒲甘國、自大理國、五程至其國。自窯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不可通矣。蒲甘國王

官員、皆戴金冠、狀如犀角。有馬不鞍而騎。王居以錫爲瓦、以金銀裹師屋壁。有寺數十所。僧皆黃衣。國王早朝、其官僚各持花獻王。僧作梵語祝壽。以花戴王首。餘花歸寺供佛。徽宗崇寧五年二月、曾入貢。

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國無所產。而人習戰攻。服藥在身、刀不能傷。陸攻水戰、奮鑿無前。以故鄰國咸服焉。蕃舶過境、有不入其國者、必出師盡殺之。以故其國富犀象珠璣香藥。其俗縛排浮水而居。其屬有佛羅安國。國主自三佛齊選差。地亦產香。氣味腥烈。較之下岸諸國、此爲差勝。有聖佛、三佛齊國王再歲一往燒香。蓋祖闍基建隆元年九月、三佛齊王悉利大戩里壇。按宋史悉利下有胡字。遣使來貢方物。二年五月、復遣使進貢。三年三月、又來貢。十二月、又貢方物。至神宗元豐二年七月、遣詹卑國使來貢。哲宗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又遣使入貢。五月復來貢。慕義來庭、與他國不侔矣。

闍婆國

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在海東南。勢下故曰下岸。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舶。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國王撮髻腦後、人民剃頭留短髮。好以花樣綾布繞身。以椰子并撻樹漿爲酒。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以錫銀鑰鍚雜鑄爲錢。其錢以六十箇准爲一兩金。用三十二錢爲半兩金。土產胡椒、檀香、丁香、白荳蔻、肉荳蔻、沈香。國人尚氣好鬬戰。王及官屬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乘骨於水、亦踏水溺死不悔。

故臨國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通。廣舶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其國人黑色。身纏白布。蓋髮伸直露頂。撮髻。穿紅皮履。如畫羅漢脚踏者。好事弓箭。遇鬬戰敵時。以綵繡纏髻。國王身纏布。出入以布作帽兜。或乘象。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監篦國、遞年販象牛。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國王事天尊牛。殺之償死。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注輦國

注輦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國。當自故臨國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其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多與西天諸國戰爭。國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至有賜錦帳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國王及官民皆撮髻。繞白布。以金銀爲錢。出指環腦子、蓋貓兒睛之類也。眞珠、象牙、雜色琥珀、色絲布、妓女近萬家。每日輪妓三千入朝祗役。國人尚氣輕生。有不相伏者。日數十對在王前用短刀格鬬。死而無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眞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王遣使貢眞珠等。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寧十年六月、此國亦貢方物。上遣內侍勞問之。乃此國也。

嶺外代答卷三

外國門下

大秦國

大秦國者、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罽。有城郭居民。王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設籠幃。四圍開七門。衛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國進貢者、拜於階戺之下。祝壽而退。屋下開地道至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者五十人。國人罕識王面。若出遊、騎馬打三簷青繖。馬頭項皆飾以金玉珠寶。越年大食國王號素丹、遣人進貢。如國內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來撫定。所食之物、多飯餅肉。不飲酒。用金銀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盤貯水、濯手。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緩布、紅馬腦、真珠、天竺國其屬也。國有聖水、能止風濤。若海揚波、以琉璃瓶盛水灑之即止。

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薩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產乳香、龍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油、沒石子、薔薇水等貨。皆大食諸國至此博易。國王官民皆事天。官豪皆以金線挑花帛纏頭搭項。以白越諾金字布爲衣。或衣諸色錦。以紅皮爲履。居五層樓。食麵餅肉酪。貧者乃食魚蔬。地少稻米。所產果實甜而不酸。以蒲桃爲酒。以糖煮香藥爲思酥酒。以蜜和香藥作眉思打薄酒。暖補有益。以金銀爲錢。巨舶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囉拔國遣人入貢。即此麻離拔也。有麻嘉國、自麻離拔國西去陸行八十餘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甃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每年諸國商來就方丈禮拜。并他國官豪不拘萬里皆至。瞻禮方丈。後有佛窟。日夜常見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過。若人臨命終時、取窟上土塗智、即乘佛力超生云。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也。大食諸國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國富盛。王出、張皂蓋金柄。其頂有玉獅子、背負一大金月。纏人目如星。遠可見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寶物珍段。皆食餅肉酥酪。少魚菜米。產金銀、礦花、上等琉璃、白越諾布、蘇合油。國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纏頭。所謂軟琉璃者、國所產也。有吉茲尼國、皆大山圍繞。惡山爲城。方二百里。環以大水。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內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謂之除（或作野）。其國產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氈毛段、礦花、琉璃、蘇合油、無名異、摩娑石。人食餅肉乳酪。少魚米。民多豪富。居樓閣有五七層者。多畜牧駱駝馬。地極寒。自秋至春雪不消。蓋近西北故也。有眉路甞惇國。居七重之城。自上古用黑光大石疊就。每城相去千步。有蕃塔三百餘。內一塔高八十丈。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搭項。寒即以色毛段爲衣。以肉麵爲食。以金銀爲錢。所謂鮫綃、薔薇水、梔子花、摩娑石、硼砂、皆其所產也。有勿斯離國。其地多名山。秋露既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脆。此其甘露也。山有天生樹。十歲生粟。次歲生沒石子。地產火浣布、珊瑚。

木蘭皮國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陁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今人謂木蘭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二寸。瓜園六尺。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驟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

西天諸國

西方諸國、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數百國。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蓋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淤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阯之境也。其地之西、有東大食海。越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昔張騫使大夏、聞身毒國在大夏東南一千里。余聞自大理國至王舍城、亦不過四十程。案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又達摩之來、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驗也。

西天南尼華囉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紫金塗身面。效佛金色。國人多稱婆羅門。以爲佛其子孫。屋壁坐席。塗以牛糞。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以牛糞塗焚香。獻花供養。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東南海上諸雜國

東南海上有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刼奪。得人縛而賣之闍婆。又東南有近佛國。多野島。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船飄至其國。擒入以巨竹夾而燒食之。賊首鑽齒陷以黃金。以人頭爲食器。其島愈深。其賊愈甚。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嘗有舶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輒發。裸而感風。咸生女也。

崑崙層期國

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攜作水桶。又有駱駝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食雜物。炎火或燒赤熱銅鐵與之食。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

波斯國

西南海上波斯國。其人肌理甚黑。鬚髮皆拳。兩手鈐以金串。縱身以青花布。無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藁杌疊足坐。羣下禮拜。出則乘軟兜。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劍呵護。食餅肉飯。盛以瓷器。掬而啗之。

蟹蠻

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蟹也。欽之蟹有三。一爲魚蟹。善舉網垂綸。二爲蟹蟹。善沒海取蠔。三爲木蟹。善伐山取材。凡蟹極貧。衣皆鶉結。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婦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兒自能孩。其母以軟帛束之。背上。蕩槳自如。兒能匍匐。則以長繩繫其腰。於繩末繫短木焉。兒忽墮水。則緣繩汲出之。兒學行、往來篷脊。殊不驚也。能行、則已能浮沒。蟹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身無一縷。真類猶然。蟹之浮生。似若浩蕩。莫能馴者。然亦各有統屬。各有界分。各有役於官。以是知無逃乎天地之間。廣州有蟹一種。名曰盧停。善水戰。

三伏馱

交阯之南。有山曰播流。環數百里。若大鐵圍。不可攀躋。中皆良田。唯有一竅可入。有種類居之。交阯所不得而臣。號曰三伏馱。安南屢欲滅之。其人守險萬方。不可入。三伏馱自言曰。縱安南有強兵。我自有禾可食。蓋謂其不可滅也。

猺人

猺人者。言其執徭役於中國也。靜江府五縣。與猺人接境。曰興安、靈川、臨桂、義寧、古縣。猺人聚落不一。最強者曰羅曼猺人、麻園猺人。其餘曰黃沙、曰甲石、曰嶺屯、曰褒江、曰贈脚、曰黃村、曰赤水、曰藍思、曰申江、

曰棟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黃意。曰大利。曰小平。曰灘頭。曰丹江。曰麻江。曰閃江。曰把界。山谷彌遠。猺人彌多。蠻隸於義寧縣。桑江寨猺人、椎髻臨額。跳足帶械。或袒裸。或鶉結。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酋則青巾紫袍。婦人上衫下裙。斑爛物翠。惟其上衣斑文極細。俗所尚也。地皆高山。而所產乃幡重。欲運致之。不可肩荷。則爲大竹貯物。以皮爲大帶。挽之於額而負之於背。雖大木石。亦負於背。猺人耕山爲生。以粟豆芋魁充糧。其稻田無幾。年豐則安居巢穴。一或饑饉。則四出擾攘。土產杉板、滑石、蜜蠟、零陵香、燕脂木。靜江五縣沿邊。唯興安義寧縣官任滿有邊賞。

西南夷

西南五姓蕃部。曰龍羅方石張。自昔許上京入貢。龍羅方石自宜州入境。張蕃自邕州入境。或三年、或四五年。計五姓人徒。凡九百六十人。所貢氈馬丹砂。朝廷支賜錦衫銀帶。與其他費。凡二萬四千四百餘緡。回答之物不與焉。熙寧八年。令五姓蕃五年一進奉。納方物於宜州。宜州估時價回答。又有西南草蕃。亦五年一進奉。宜州受其方物。回答之費。凡一千二百餘緡。羈縻州亦有進奉者。宜州管下安化三州一鎮。舊許三年一上京進奉。額二百九十三人。後令納方物於宜州。恩立寨而親赴州領賜。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或衣斑花布。或披氈。而背刀帶弩。其髻以白紙縛之。云猶爲諸葛武侯制服也。武侯之烈。遠矣哉。

通道外夷

中國通道南蠻。必由邕州橫山寨。自橫山一程至古天縣。一程至歸樂州。一程至唐興州。一程至睦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龍安州。一程至鳳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嶺。一程至羅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國。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國之境。名曰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矣。自大理國五程至蒲甘國。去西天竺不遠。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絕險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羅殿國。亦自橫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馬樂縣。一程至恩化縣。一程至龍奪州。一程至圍嘉州。一程至阿姝蠻。一程至硃砂蠻。一程至順唐府。二程至羅殿國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橫山一程至上安縣。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羅博州。一程至陽縣。一程至隆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寧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羅拱縣。一程至歷水鋪。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結也蠻。一程至大理界盧。一程至最寧府。六程而至大理國矣。凡二十程。所以謂大理欲以馬至中國。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聞自杞特磨之間。有新路直指橫山。不涉二國。今馬既歲至。亦不必由他道也。

航海外夷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愬者。必提舉司也。歲十月。提舉司大設蕃商而遣之。其來也。當夏至之後。提舉司征其商而覆護焉。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闍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三佛齊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

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闍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入中國。其他占城、真臘、之屬、皆近在交阯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闍婆之半。而三佛齊闍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蕃舶風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爲禍不測。幸泊於吾境、猶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國、則人貨俱沒。若夫默伽國、勿斯里等國、其遠也不知其幾萬里矣。

沿邊兵（按此下十二條宜另爲一門原本脫去標目）

祖宗分置將兵。廣西得二將焉。邊州邕管爲上。宜次之。欽次之。融又次之。靜江帥府、元屯半將二千五百人。又駐泊兵二千人。効用五百人。又殿前摧鋒軍五百人。又有雄略忠敢等軍。軍容頗盛。無事足以鎮撫。有事足以調發。邕屯全將五千人。以三千人分戍橫山、太平、永平、古萬、四寨、及邊龍鎮。其二千人留州更戍。宜州屯半將二千五百人。乃靜江一將之分屯者。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鎮寧、諸寨之戍。乃多用天河、思恩、河池、三縣之土丁。而宜州在城、與夫溪峒都巡檢兵、蓋不滿千人。欽之澄海、與夫管界、沿海二巡檢、合集不過五百人。而如昔之戍出於峒丁。抵棹之戍出於土丁。融州裔撥靜江府馬軍二百人。都巡檢兵、亦不過二三百。蓋祖宗時、以廣右事力縣薄。而邊防急切。故歲賜錢一百一十餘萬緡。而諸郡稅賦以之發兵積威。宜有餘裕。南渡以來、歲賜已絕。又歲取廣西鹽鈔錢四十萬緡。經總制錢數十萬緡。歷年滋久。故諸郡銷兵以自足爾。

土丁戍邊

邕欽與交阯爲境。自昔二郡土丁。雜官軍戍邊。邕州土丁戍邊之事未詳。欽之抵棹寨、以安遠縣土丁百人更戍。季一替。厥後宜有南丹莫公晟之擾。大觀元年、始詔宜州土丁、依邕欽例戍邊。正兵長戍二百人。土丁更戍三百人。以天河、思恩、河池、三縣土丁父子。全不分番。戍守其間。河池一縣、最近高峯。與南丹對境。要害地也。而河池一縣土丁。止可分爲兩番。一季一替。乃於腹裏之宜山、忻城、二縣三丁抽一分爲三番。月一替。是則宜之土丁。其役更重於邕欽也。宜之守臣、屢請於朝。乞差次邊柳象賓橫州土丁。與宜之土丁更戍。以紓極邊之民。不報。而宜之戍至今不已。

峒丁戍邊

羈縻州之民。謂之峒丁。強武可用。溪峒之酋。以爲兵衛。謂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唯欽州七峒峒丁。爲官戍邊。蓋七峒權力弱於邕管。故聽命也。蒞制欽峒。置防巡使臣一名。以官軍百人戍如昔。峒以備交阯。因官軍虐之。峒酋乞不用官軍。願自以峒丁更戍。以故欽州猶有峒丁之戍。

田子甲

邕州溪峒之民。無不習戰。刀弩鎗牌。用之頗精。峒民事讎殺。是以人習於戰鬬。謂之田子甲。言耕其田而爲之甲士也。又朝廷馬政。正在其地。所謂良馬。彼多得之。峒豪頗習驍騎。峒官出入。前驅千人。後騎數十。

整肅不亂。亦謂之馬前排。靖康之變。峒兵有勤王者。遣老猶能言之。曰、峒民素儉。勤王之役。日得勞錢。積而不用。比歸、人有二三百緡之積。至今以爲美談。嘗有官員、自儂峒借人夫至欽。所從數人。道間、麋與於前。能合而取之。爲飛於天。能仰而落之。一夕逆旅劫盜。人有懼色。唯峒人整暇以待。盜不敢前。昔漢高祖用板楯蠻以取關中。武王伐商。亦用微盧彭濮人。正使今日有疆埸之事而用之。當必有功。

峒丁

邕州左右江提舉峒丁。與夫經略司買馬幹官。兼提舉。皆此職也。熙寧中、係籍峒丁四萬餘人。今其籍不可攷矣。官名提舉。實不得管一丁。而生殺予奪。盡出其酋。欽州峒丁。雖不如邕管之已甚。所以奉其酋者亦類此。嘗聞道家有言、人罪重者、謫爲邊民。罔有藝極。峒丁日各以職供水陸之庫。爲之力作。終歲而不得一飽。爲之效死戰爭。而復加科斂。一有微過。遣所親軍斬之上流。而自於下流閱其尸也。日曛、酋醉酣、杖劍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類以此爲服人之威。何其酷也。

寨丁

環羈縻溪峒置寨以臨之。皆吾民也。謂之寨丁。靜江府有桑江寨。融州有融州寨。武陽寨。與灕江、文材、茶溪、臨溪、四堡。宜州有高峯寨。帶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鎮寧寨。邕州有橫山寨。溫潤寨。太平寨。永平寨。古萬寨。邊龍鎮。欽州有如昔寨。抵棹寨。瓊州有寶西寨。西峯寨。延德寨。萬安軍有萬全寨。吉陽軍有通遠寨。凡諸寨之戍。或用官軍。或峒丁。或寨丁。寨官。或巡防使臣。或都監。或諸寨。或一寨。有長武官屬。是皆保乎寨之大小也。諸寨行事。動關化外。法制不得不少寬。威權不得不稍重。夫諸寨迴居於諸峒之中。寨丁更戍。不下百人。彼寨之境。山谷阻深。異材生之。今邊境晏然。亦未免有採山之役。

土丁保丁

自儂智高平。朝廷聯一路之民以爲兵。戶滿五丁者、以一爲土丁。二丁者、以一爲保丁。熙寧六年、詔依河北義勇例。修立條制。如禁軍。置都虞候以下六階以隸之。因其民之資序而爲之階級。專屬經略司調發。其保丁、則隸於州縣。而以保正統之。八年、廣西諸司乞以土丁教閱。今保丁亦教閱也。每歲農隙。令土保丁越州若縣。教以坐作進退號令旗鼓之法。一季而能立法之意。蓋以廣民彫弱。人無固志。若素教其民。一旦有警。則百萬之師。可以遽集。今乃州縣私役於教閱之餘。遂失初意。然有不可不役者。廣西城壁。皆以土爲周。覆以屋。一歲不葺。多致腐壞。爲郡將者、先盡教閱之道。以體立法之意。乃約城屋當用之工。分部竭作。不容私役。旬月集事。即日散之。民亦樂從而不以爲勞矣。

効用

廣右効用。蓋諸郡山川廣袤。生齒不蕃。強弱不侔。又四方之姦民萃焉。於是諸郡所在。假強武之民以効用。名之豪民。亦借官爲重。自主宜凌鐵、謝寶、爲變。賴効用立功。厥後經略司、乃置効用五百人於靜江。凡強盜貸死。逃卒亡命。與其強武願從之民。咸集焉。蓄接短刃以爲賊。隱然形勢。有足取者。靜江効用。自成一軍。若乃諸郡効用。散在民間。猶存而不廢。

土官

廣西郡兵卒、歲有押馬綱賞、累至受官。押馬往來販賣至多貲、亦有累賞補官者。厥後朝廷減賞、只許轉至十將、不許受官。於是邊州守臣、便宜出帖補副都虞候。謂之土官。其間亦有以私恩不令陟階級而補副都虞候者、雖不請厚祿而爲排軍矣。

五民

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鄙野、以脣舌雜爲音聲、殊不可曉。謂之蠻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獠者是也。此種自巒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五曰蜑人、以舟爲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蜑別有記。

惰農

深廣曠土彌望、田家所耕、百之一爾。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後爲田。苟磽寸高仰、共棄而不顧。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於天。既穫、則束手坐食以卒歲。其妻乃負販以贍之。已則抱子嬉遊、慵惰莫甚焉。彼廣人皆半羸長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

僧道

南中州縣有寺觀、而無僧道人。貧不能得度牒、有祠部牒者無幾。餘皆童行、以供應聖節爲名。判公憑於州縣、權行剃髮戴冠、遂爲眞僧道。如出公據、其說謂被盜遭火、失去度牒、官爲給據爲憑、遂以剃戴。

嶺外代答卷四

風土門

廣右風氣

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蓋南方之風氣矣。桂林氣候、與江浙頗相類。過桂林城南數十里、則便大異。杜子美謂宜人獨桂林、得之矣。欽、陰雨則寒氣淅淅襲人、晴則溫氣物物蒸人。陰溽晦冥、一日數變。復頃刻明快。又復陰合。冬月久晴、不離葛衣紈扇。夏月苦雨、急須裘被重裘。大抵早溫、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九月梅花盛開。臘夜已食青梅。初春百卉陰密、楓槐榆柳、四時常青。草木雖大、易以蠹腐。五穀濃而不甘、六畜淡而無味。水泉腥而黯慘。蔬茹瘦而苦硬。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北人至其地、莫若少食而頻餐、多衣而屢更。惟酒與色、不可嗜也。如是則庶免乎瘴。然而腑臟日與惡劣水土接、毒氣浸淫、終當有疾。但有淺深耳。久則與之俱化。

雪花

杜子美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蓋桂林嘗有雪。稻南則無之。他州土人皆莫知雪爲何形。欽之父老云、數十年前、冬常有雪。歲乃大災。蓋南方地氣常燠、草木柔脆、一或有雪、則萬

木殭死。明歲土膏不興。春不發生。正爲異雪。非瑞雪也。若春夏有猛。歲乃大熱。蓋春夏熱氣、能抑之。反得和平。而百物倍收。非若中土春夏遇寒而陽氣微也。天地之間。氣異乃爾。

瘴地

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爲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昭州有恭城。江水繞城而出。其色黯慘。江石皆黑。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飲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運氣。如中州之疫。然大槩水毒之地必深廣。廣東以新州爲大法場。英州爲小法場。因併存之。

瘴（挑草附）

南方凡病。皆謂之瘴。其實似中州傷寒。蓋天氣鬱蒸。陽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爲瘴疾。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痎瘧。謂之冷瘴。重者純熱無寒。更重者。蘊熱沈沈。無晝無夜。如臥灰火。謂之熱瘴。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所以然。謂之瘂瘴。冷瘴未必死。熱瘴久必死。瘂瘴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冷瘴以瘴治。熱瘴以傷寒治。瘂瘴以失音傷寒治。蠱未可收十全之功。往往愈者過半。治瘴不可純用中州傷寒之藥。苟徒見其熱甚。而以朴硝大黃之類下之。苟所稟怯弱。立見傾危。昔靜江府唐侍御家仙者。授以青蒿散。至今南方瘴疾服之有奇驗。其藥用青蒿石膏及草藥服之。而不愈者。是其人稟弱而病深也。急以附子丹砂救之。往往多愈。夫南方盛熱。而服丹砂。非以熱益熱也。蓋陽氣不固。假熱藥以收拾之爾。痛哉。深廣不知醫藥。唯知設鬼而坐致殂殞。間有南人熱瘴。挑草子而愈者。南人熱瘴發。一二日以針刺其上下脣。其法掩脣之裏。刺其正中。以手捻去脣血。又以楮葉擦舌。又令病人竝足而立。刺兩足後腕橫縫中青脈。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應手而愈。冷瘴與雜病。不可刺矣。熱瘴乃太陽傷寒證。刺出其血。是亦得汗法耳。人之上下脣。是陽明胃脈之所經。足後腕。是太陽膀胱脈之所經。太陽受病三日。而陽明受病。南人之針。可以暗合矣。有發瘴過經。病已入裏而滾死。刺病人陰莖而愈。竊意其內通五臟。故或可以愈也。然施於壯健。尚可施於怯弱者。豈不危哉。

屋室

廣西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棧板。唯敷瓦于椽間。仰視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爲厭也。小民壘土塼爲牆。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爲瓦。或但織竹笆。兩重。任其漏滴。廣中居民。四壁不加塗泥。夜間焚膏。其光四出於外。故有一家點火十家光之譏。原其所以然。蓋其地煖利在通風。不利塹窒也。未嘗見有茅屋。然則廣人雖于茅亦以爲勞事。

巢居

深廣之民。結柵以居。上設茅屋。下豢牛豕。柵上編竹爲棧。不施椅桌牀榻。唯有一牛皮爲褥席。寢食於斯。牛豕之穢。升聞於棧罅之間。不可向邇。彼皆習慣莫之聞也。考其所以然。蓋地多虎狼。不如是。則人畜皆

不得安。無乃上古巢居之遺歟。

踏犂

靜江民頗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犂。乃以牛平之。踏犂形如匙。長六尺許。末施橫木一尺餘。此兩手所捉處也。犂柄之中。於其左邊施短柄焉。此左腳所踏處也。踏可耕三尺。則釋左腳而以兩手翻泥。謂之一進。迤邐而前。泥壠悉成行列。不異牛耕。予嘗料之。踏犂五日可當牛犂一日。又不若牛犂之深。於土間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廣來。不耐苦作。桂人發之不得其道。任其放牧。未嘗餵飼。夏則放之水中。冬則藏之巖穴。初無欄屋以禦風雨。今浙人發牛。冬月密閉其欄。重蓑以蔽之。煖日可愛。則牽出就日。去穢而加新。又日取新草於山。唯恐其一不飽也。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產之良。人爲之助亦多矣。南中發牛若此。安得而長用之哉。若夫無牛之處。則踏犂之法。胡可廢也。又廣人荊棘費鋤之地。三人二踏犂夾掘一穴。方可五尺。宿根巨根。無不翻舉。甚易爲功。此法不可以不存。

椿堂

靜江民間穫禾。取禾心一束。裝連穗收之。謂之清冷禾。屋角爲大木槽。將食時。取禾椿于槽中。其聲如僧寺之木魚。女伴以意運杵成音。謂名曰椿堂。每旦及日昃。則椿堂之聲四聞可聽。

送老

嶺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飾廟坐。女伴亦盛飾夾輔之。迭相歌和。含情淒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將別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靜江人倚靠幕邁爲聲。欽人倚人月圓。皆臨機自撰。不肯蹈襲。其間乃有絕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鄉黨男子。羣往觀之。或於稠人中。發歌以調女伴。女伴知其謂誰。亦歌以答之。頗竊中其家之隱匿。往往以此致爭。亦或以此心許。

方言

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廣西之夔語。如稱官爲溝主。母爲米蕊。外祖母爲低。僕使曰齋捽。喫飯爲報崖。若此之類。當待譯而後通。至城郭居民。語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間所言。意義頗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時。晚曰晡時。以竹器盛飯如簋曰簞。以瓦瓶盛水曰罌。相交曰契交。自稱曰寒賤。長於我。稱之曰老兄。少於我。稱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姪。呼至少者曰孫。泛呼孩提曰細子。謂慵惰爲不事產業。謂人戇記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窮貧困無力曰力匱。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曰水尾。殺泊舟曰埋船頭。離岸曰反船頭。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腳脛犬曰大蟲腳。若此之類。亦云雅矣。余又嘗令譯者以禮部韵按交阯語。字字有異。唯花字不須譯。又謂北爲蒲。因并誌之。

俗字

廣西俗字甚多。如蹇音矮。言矮脚不長也。奎音穩。言大坐則穩也。奚音勃。言瘦弱也。奎音終。言死也。尋音臘。言不能舉足也。仆音嫡。言小兒也。妖、徒架切。言姊也。門音橛。言門橫關也。磊音礎。言岩崖也。氽音泅。言人在水上也。夾音魅。言沒人在水下也。毳音鬍。言多髭毋。束敢切。言以石擊水之聲也。大理國間有文書

至南邊猶用此圖字、國、武后所作國字也。

法制門

奏辟

廣西奏辟不限資格。唯材是求。自守闕副尉下班之類。一經奏辟。皆得領兵民之寄。大率初辟巡尉知寨。次辟沿邊知縣都監。次可辟左右江提舉等而上之。沿邊知州軍。皆可辟也。守倅、衙許帥司奏辟。今多與都司聯銜具奏。帥司又可專辟。沿邊州軍主兵官。前官將替。半年便許量才選辟。辟書一上。便可就權。往往非注補官之人。皆由之而竝進。俟成命之下。就權年月。皆理爲在任。不成、則不過解職而去耳。誠仕宦速化之地。比之吏部格法。何啻霄壤也。

定擬

廣西去朝廷遠。士夫難以一一到部。令漕司率行吏部銓法。謂之南選。諸郡之闕。吏部以入殘零。一月無人注授。卻發下漕司定擬。待次士夫。擬得一闕。先許就權。吏部考其格法無害。則給告劄付之。理前月日爲任。南中士夫甚樂之。廣西經任人、多不欲注曹官。唯欲授破格職官。初任人、不欲授監當簿尉。唯欲授破格曹官。謂如吏部注中州四選闕。率一官而四人共之。唯廣西闕無人注授。及發下定擬。唯許寄居隨侍。曾任本路人參選。員少闕多。率是見次。選人於此。可養資考。豈吏部注擬之所常有者。故落南士夫。多不出猺良以此也。

試場

二廣試場有三。曰科舉、曰銓試、曰攝試、今銓試廢矣。唯攝試科舉而已。嶺外科舉。尤重於中州。蓋有攝官一門存焉。始也攝官屬漕司。廣西於靜江開場試斷案。五世之大法家。（按宋史淳熙中、趙汝愚、李燾請令諸大法者、兼習經義、願自今第一場試斷案、第二、第三場試斷案、第四場經義、第五場刑統律義、世試音同、疑傳寫之誤）以闕員爲額差。靜江法司人吏、祇應斷案。未免或出其手。科舉考官有出身人不足。許差恩牓人赴試者少。而解額頗寬。雖左右江溪峒、亦有解額二名。諸州得解士人俟再得舉。則試攝爲假版官。唯靜江士子不屑就焉。故數有登科者。

攝官

二廣兩得解士人。許赴漕司試攝。以闕員爲額。綴名者、漕司給公據、服綠、參南選。出而莅民矣。今律所謂假版官是也。攝官有三等。一待次攝官。二正額攝官。三解發攝官。待次歷兩任無過。漕司再給公據印紙爲正額。又兩任無過。漕司解發吏部。補迪功郎。自是通行仕路矣。當其未補其命也。歷任之中。有犯贓私。該徒流罪。猶加眞刑。逮入階官。乃作經任人注擬。住闕六考。以舉狀改官。夫二廣士子。少年得舉。即可補攝。數年而受眞命。見次厚賞。資歷易深。歷改甚捷。有官至正郎任數子者。大率以荒僻海邦。監當簿尉。令存置爲攝官。闕吏部又收其闕之稍厚者。以注命官。始以五十員爲額。今減爲三十員。無復往時之速化矣。二廣士夫、苟能克己自奮。又何藉於假版。聞昔有賀州楊攝官者。始參南選。隨例見於銓。吏不加禮。楊怒、拔手版擲吏。取綠衣攝帖焚之而去。次年乃登科。所在稱職。使攝官者如之。奚患二廣風俗士氣之不振。

南海役法

自免役法行。天下無復有鄉差爲吏之州。獨海南四郡不行焉。開仕於海南者曰、海南名爲鄉差。實募人爲吏。彼受募者已世其業。民間反謂免役爲便。願輸役錢而不可得。夫權利之心、人皆有之。地邇京師。則人以功名爲權利。去朝廷遠。人絕榮望。惟知利之爲權利耳。廣西州縣之吏。皆鄉落大姓。能爲一鄉之禍福。人莫不尊敬之。與江浙之恥爲吏者大異。遠方之貴吏、猶江浙之貴仕也。況南海之遠乎。向之所知。弗一二受募吏輩。自固之言。嘗謂免役之法。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也。人生天地之間。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富民爲吏。豈不艱苦。然而甲乙執役。必能自愛其鄉黨。雖不保其不爲非。必不至舞文以毒民如今日之吏。就使斯民得輸錢免役以自逸。而心厭作吏之賤。舉先王良法美意。納之於斯民厭惡之心。俾募雇爲吏者。長子孫於害民之間。而斯民有無窮之患。豈不甚可痛哉。自免役之法一行。有志於世之士。至終不敢復。蓋民之所安者在是。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其是法乎。鄉差之法。非役民以自養也。與民長慮而全其生也。今日舉世之民。受吏之害。幸海南四郡。遺法尚存。吾懼纖此有搖撼。欲去之而行免役者。羊亡禮亦亡矣。

常平

常平米斛。見存無幾。所在皆是也。廣石諸郡。唯靜江常平米。止支諸司人吏俸米。自餘諸郡。不以軍糧不足。借支不還。則以久不賑發。腐損耗失。軍糧不足而借支。所至皆然。非獨廣右。且廣西斗米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穀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富商以下值糴之。而舶艫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穀賤。其實無積貯。爾州郡久不賑發。一連遇大凶年。米斗值至二百錢。則人民已有流離之禍。州縣拱手無策以處之。然則穀賤之果不足恃也如此。若夫以新易陳。在州郡所得爲之事。曰斂曰散。曷不於樂歲廣糴以爲之備乎。

嶺外代答卷五

財計門

廣右漕計

今日廣右漕計。在鹽而已。鹽場濱海。以舟運於廉州石康倉。客販西鹽者、自廉州陸運至鬱林州。而後可以舟運。斤兩重於東鹽。而商人猶艱之。自改行官賣。運使姚孝資頗重。實當是任。乃置十萬倉於鬱林州。而以牛車自廉州石康倉運鹽貯之。庶一水可散於諸州。凡請鹽之州。曰靜江府、融、宜、邕、賓、横、柳、象、貴、鬱林、昭、賀、梧、藤、潯、容州。各以歲額來請。靜江歲額八千籮。融二千七百籮。宜四千三百九十。邕七千五百。賓二千五百。柳三千五百有奇。象三千。横二千七百。貴三千一百有奇。鬱林三千。昭三千九百。賀五千。梧二千。藤二千五百。潯三千。容三千。凡五萬八千二百籮有奇。（按此文原本有錯簡今移正）取其息、以八分歸漕司。二分歸本州。又海南四州軍。及欽、廉、雷、化、高、皆產鹽州軍。昔賣漕司二分鹽。亦以八分息歸漕司。通前十六州。請鹽於十萬倉者。凡七萬餘籮。絕長補短。漕司歲得錢六十五萬五千六百餘緡。而歲支錢七十三萬二千餘緡。又以向者存留鹽本錢充之。每籮八百足。七萬餘籮。當得七萬餘緡。省以充漕計。厥後張南軒爲帥。乃請于朝、以三分鹽息予諸州。而免諸州民戶苗米。每一石取二斗之耗。後以諸郡實賣數奏請。其額稍減。

廣西鹽法

廣西土瘠民貧。竝邊多寇。自儂智高平。朝廷歲賜湖北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絁一萬五千匹。綿一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一千五百斤。韶州溶水場銅五十萬斤。付本路鑄錢一十五萬緡。總計諸處贍給。廣西凡一百一十餘萬緡。祖宗蓋以廣右西南二邊。接近化外。養兵積威。不可不素具。故使常有餘力也。自南渡以來。廣西以鹽自給。宣和五年。已詔廣東西路、各置提舉官。歲賣鹽固無定額。至是漕司乃得取其贏餘。紹興八年、詔二廣鹽通行客鈔。專置提舉一員於廣州。並領兩路鹽事。又以西路遠闊。又令廣西提刑兼領西路鹽事。時楊幺擾洞庭。淮鹽不通於湖湘。故廣西鹽得以越界一歲賣及八萬籮。每籮一百斤。朝廷遂爲歲額。每一籮鈔錢五緡。歲得四十萬緡。歸於大農。內有八萬四千四百緡。付廣西經略司買馬。三萬緡、應副湖北靖州十萬緡、以贍鄂州大軍。餘悉上供。於是漕計大絀。無以備邊。乃取諸郡民間稅米等第。撥往邊州輸納。別以錢和糴。充諸郡歲計。每一石爲錢五百足。邊州宿兵歲例二十三萬二千餘石。而邊州止管稅米一十一萬九千餘石。故不免科撥他郡。至紹興十一年。民以病告。乞將支移邊州米。就本州納錢漕司。上請。從之。每石折錢四緡足。蓋貯於漕司辛字庫。用以支付邊州漕計大優。議者謂邊郡米一石。價止數百錢。遂裁減至二緡。而漕計猶有餘也。時淮鹽已通於湖湘。客鈔遂不登額。提刑兼司、極力招誘。歲止賣及五萬籮。言事者、又謂客鈔既不登額。不若復令漕司自賣官鹽。而除民折米和糴之擾。於是廣西漕臣。復領本路鹽事。而東鹽不得入西路矣。廣東鹽額大虧。屢請於朝。乞復通客鈔。以爲廣東產鹽多而食鹽少。廣西產鹽少而食鹽多。東鹽入西。散往諸州。有一水之便。西路產鹽之州。水陸不便。與時西路客人。樂請東鹽。占額爲多。今西路以鹽利自專。則東鹽坐虧課額。朝廷從其請。又爲廣西。所以爲歲計者。曰舊額。廣東十萬籮。廣西八萬籮。增收鈔錢一緡省。可得一十八萬緡省。謂之漕計錢。舊法。廣西鹽戶納鹽一籮。官支本錢一千八百足。後爲官吏侵刻。止支二三百。今實支一千足。官截取八百足。謂之存留鹽本錢。計西路八萬籮。又得八萬二千緡省。而西路元額八萬籮。客人入納四十萬緡省。如是則通可得六十六萬二千緡。盡付廣西漕司。內取二十餘萬緡。充買馬并鄂靖州之費。餘四十五萬餘緡。以之充廣西歲計。廣西舊額八萬籮。止及五萬。今遂指爲實賣之數。又於上收增鈔錢。減刻鹽本錢。是以虛數較之實數。歲當虧錢二十一萬六千緡。此豈細事也哉。范石湖作帥。抗疏請復官賣。其說曰、官自賣鹽。不過奪商人之利以利官。而民無折米之患。往日西路賣及八萬籮。今爲虛數矣。只以實賣及五萬籮爲率。而權以廣西鹽價。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爲率。歲可得七十餘萬緡省。儒乎其有餘矣。其道約而易行。其說簡而易明。嚴抑配之法。杜侵欺之弊。俾法久而不壞。誠長利也。朝廷始疑而後從之。廣東申乞不已。又爲東路歲認發東鹽入界鈔錢之數、二萬四千六百餘緡。其議遂定。然漕計優裕。實范公之力也。

經略司買馬

自元豐間、廣西帥司。已置幹辦公事一員于邕州。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同措置買馬。紹興三年、置提舉

買馬司于邕六年、令帥臣兼領。今邕州守臣提點買馬經幹一員、蓋廝于邕者、不廢也。實掌買馬之財。其下則左右江二提舉、東提舉、掌等、蠻馬、兼收買馬印、西提舉、掌入蠻界招馬、有同巡檢一員、亦駐劄橫山寨、候安撫上邊、則率甲兵先往境上、聲護蕃諸入界、有知寨、主簿、都監、三員、同主管買馬錢物、產馬之國、曰大理、自杞、特磨、羅殿、毗那、羅孔、謝蕃、滕蕃、等、每冬以馬叩邊買馬司、先遣招馬官齎錦紬賜之、馬將入境、西提舉出境招之、同巡檢、率甲士往境上護之、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橫山寨、邕守與經幹盛備以往、與之互市、蠻蕃謹門而坐、不與蠻接也、東提舉、乃與蠻首坐于庭上、蕃蠻與吾六校博易等、盡于庭下、朝廷歲撥本路上供錢、經制錢、鹽鈔錢、及廉州石康鹽、成都府錦、付經略司、爲市馬之費、經司以諸色錢買銀、及回易他州金錦綵帛、遣往博易、以馬之高下、視銀之重輕、鹽錦綵紬、以銀定價、歲額一千五百匹、分爲三十綱、赴行在所、紹興二十七年、令馬綱分往江上諸軍、後乞添綱、令元額之外、凡添買三十一綱、蓋買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擇其權奇、以入內廐、不下十綱、馬政之要、大略見此。

宜州買馬

馬產于大理國、大理國去宜州十五程、爾中有險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于大理而轉賣于我者也、羅殿甚邇於邕、自杞實隔遠焉、自杞之人強悍、歲常以馬假道於羅殿而來、羅殿難之、故數至爭、然自杞雖遠於邕、而邇於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紹興三十一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帥司爲之益買三綱、與之約曰、後不許此來、自是有獻言于朝、宜州買馬良便、下廣西帥臣議、前後帥臣、皆以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隄防外夷之意、可爲密矣、高麗一水、可至登萊、必令自明州入貢者、非故迂之也、政不欲近耳、今邕州、橫山買馬、諸蠻遠來、入吾境內、見吾邊面闊遠、竊慮州數十爲國藩蔽、峒丁之強、足以禦侮、而橫山負然、遠在邕城七程之外、置寨立關、傍引左右江諸寨丁兵會合、彈壓、買馬官親帶甲士以臨之、然後與之爲市、其形勢固如此、今宜州之境、虎頭關也、距宜城不三百里、一過虎關、險阻九十里、不可以放收、過此、即是天河縣平易之地、已逼宜城矣、此其可哉。

馬綱

蠻馬入境、自泗城州至橫山寨而止、馬之來也、涉地數千里、瘠甚、蠻縛其四足、拽仆之、喝鹽二斤許、縱之旬日、自肥矣、官既買馬、分定綱數、經略司先下昭、賀、藤、容、高、雷、化、欽、廉、宜、柳、融、貴、潯、鬱林州、差見任使臣三十三人、前來橫山押馬、不足、聽募寄居待闕官、常綱馬、一綱五十匹、進馬三十匹、每綱押綱官一員、將校五人、獸醫一人、牽馬兵士二十五人、進馬綱則十五人、蓋一人牽二馬也、諸州差官兵既定、押馬官借請、贍家錢二百餘緡、將校軍兵、各有借請、前往橫山寨提點買馬司公參、既領綱、則自橫山七程至邕州、又十八程至經略司公參、呈驗綱馬、經略司覆盡尺寸、加以火印、發之馬務、以觀馬之羸壯、體察押馬使臣之能否而進退之、途再分綱責領、發往行在、或江上諸軍交納、沿路州縣、皆有馬務、爲之宿程、有口食芻草料、爲人馬之須、費既至、朝廷又有賞罰以勸懲之、凡全綱不死損者、押綱官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死損三分者、有降官之罰、其餘賞罰有差、將校軍兵、各以所牽馬爲賞罰、賞則補以階級、不顯、則請錢、罰則

加杖而遣之、然而押馬亦有法焉、其法、買鹽置以自隨、每日晚以鹽數兩喝之、自然水草調而無疾、此求全綱之法也、大抵押馬、乃武臣軍校速化之途、而副尉累以賞轉至正使者、不可勝數。

邕州橫山寨博易場

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齎、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裘、南刀、及諸藥物、吾商賈所齎、錦紬、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於是譯者平價交市、招馬官乃私置場于家、盡攬蠻市而輕其征、其入官場者、什纔一二耳、隆興甲申、勝廟子昭爲邕守、有智數、多遣邏卒於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輕其稅而留其貨、爲之品定、諸貨之價、列賣區於官場、至開場之日、蕃商請貨于官、依官所定價與蠻爲市、不許減價先售、悉賜譯者導蠻恣買、遇夜、則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許執覆監官、減價博易、諸商之事既畢、官乃抽解、併收稅錢、賞信罰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無他縻費、且無冒禁之險、時邕州寬裕而人皆便之。

邕州永平寨博易場

邕州右江永平寨、與交阯爲境、隔一湖耳、其北有交阯驛、其南有宣和亭、就爲博易場、永平知寨、主管博易、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銀鹽錢、與吾商易綾綿羅布而去、凡來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陸而來、所齎必貴細、唯鹽鹽重、然鹽止可易布爾、以二十五斤爲一籮、布以邕州武緣縣所產狹幅者、其人亦淳朴、非若永安州交人至欽者之狡、若右江又有浦江柵、與交阯蘇茂州爲鄰、亦時有少博易、則浦江巡防主之。

欽州博易場

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於欽、舟楫往來不絕也、博易場在城外江東驛、其以魚蚌來易斗米尺布者、謂之交阯蠶、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所齎乃金銀銅錢、沈香、光香、熟香、生香、眞珠、象齒、犀角、吾之小商、近販紙筆米布之屬、日與交人少少博易、亦無足言、唯富商自嶺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各以其貨互緘、蹤時而價始定、既緘之後、不得與他商議、其始議價、天地之不相侔、吾之富商、又日遣其徒爲小商以自給、而築室反耕以老之、彼之富商頑然不動、亦以持久困我、二商相遇、相與爲杯酒歡、久而降心相從、僧者乃左右漸加抑揚、其價相去不遠、然後兩平焉、官爲之秤香、交錦、以成其事、既博易、官止收吾商之征、其征之也、約貨爲錢、多爲虛數、謂之綱錢、每綱錢一千、爲實錢四百、即以實錢一緡征三十焉、交人本淳朴、吾人詐之、於權衡低昂之間、其後至三遣使、較定博易場秤、迺年永安州人狡特甚、吾商之詐彼也、率以生藥之僞、彼則以金銀雜以銅、至不可辨、香則漬以鹽、使之能沈水、或鑄鉛于香竅以沈之、商人率墮其術中矣。

嶺外代答卷六

器用門 唐樓附

端硯

余屢過端溪。必登硯巖。論之詳矣。石品不一。大槩有三。曰巖石。曰坑石。曰黃步石。巖上也。坑次也。黃步、其下也。凡此皆三品之佳者。論之耳。若其不佳。等爲棄物。不足論也。黃步麤而有紋。善秃墨。亦善敗筆。正可作良砥。非文房中所寶。坑石有二。南坑、新坑。南坑、石眼青暗。新坑、石眼中有朱點。而亦暗。然皆體硬。叩之鏗然。雖細潤、久則不宜於墨。忽得一至潤良材。乃復大奇。雖巖硯無以遠過。巖石有三。上巖、中巖、下巖。高在山之腹。乳間曰上巖。深入至與平地等曰中巖。深入至水府曰下巖。上巖石理燥渴。中巖溫潤。宜人。藏久亦滑墨。至於下巖。則奇絕一世。石理如玉。望之似蘊德君子。循之則溜滑滋潤。欲識其眞。要不可言傳也。若夫山心石棋。韜藏深潤。其大如斗。中有子石。宜筆宜墨。百年不枯。蓋世之寶在是。三巖者、雖有三巖。而中則相通。其實以高下定石之等耳。人之深入。蛇自竅口。壘木爲小級道。委蛇曲折入於黃泉。以數百人高下排比。以大竹筒傳水以乾其洞。然後續膏燭幽而施錐鑿。其得之也。可以爲難矣。是宜寶之。

筆

廣西多鬬鷄。羽毛甚澤。人取其頸毛、絲而聚之以爲筆。全類兎毫。一枝直四五錢。然毫短鋒齊。軟而無力。止宜細書。苟字大半寸。難書矣。嶺外亦有兎。其毫乃不堪爲筆。靜江府羊毫筆、則絕佳。蓋馳聲於深廣也。

墨

容州多大松。其人能製墨。佳者一笏不啟百錢。其下、則一斤止直錢二百。商人舉數則搭賣之。交阯墨雖不甚佳。亦不至甚麤。交人以墨與角硯鷄筆、併垂腰間。

茶具

雷州鐵工甚巧。製茶碾湯甌湯匙之屬。皆若鑄就。余以比之建寧所出。不能相上下也。夫建寧名茶所出。俗亦雅尚。無不善分茶者。雷州方蹲甚茶。奚以茶器爲哉。

螺杯

南海出大螺。南人以爲酒杯。螺之類不一。有哆口而圓長者、曰螺盃。有闊而淺、形如荷葉者、則曰潋灩盃。有割半螺色紅潤者、曰紅螺盃。有形似鸚鵡之睡、朱喙綠首者、曰鸚鵡盃。

羽扇

靜江人善捕飛禽。卽以其羽爲扇。凡扇必左羽。取羽張之、以線索緊住。俟肉乾筋定、乃可用。蠻、大禽也。以其羽爲扇。長數尺。黑色多風。勇士用之。顏壯觀。蠻羽、潔白輕質而風細。士夫多用之。以膠漆塗其筋骨而丹之。頗亦雅尚。交阯人又用鶴羽。以線編比羽管而別施柄。其說謂交阯地多蛇。鶴能食蛇。蛇聞鶴影之氣。必遠避之。用鶴以御蛇也。

蠻刀

獠人刀及黎刀、略相類。皆短刃而長靶。黎刀之刃尤短。以斑藤纖花纏束其靶。以白角片尺許如鶴尾、飾靶之首。獠刀雖無文飾。然亦甚甚。左右江峒、與界外諸蠻刀相類。刃長四尺而靶二尺。一鞘而中藏二刀。蓋一大一小焉。靶之端、爲雙圓而相竝。峒刀以黑皮爲鞘。黑漆飾靶。黑皮爲帶。蠻刀以褐皮爲鞘。金銀絲飾靶。朱皮爲帶。峒刀、以凍州所作爲佳。蠻刀、以大理所出爲佳。獠刀、黎刀、帶之於腰。峒刀、蠻刀、佩之於肩。峒人、蠻人、寧以大刀贈人。其小刀必不與人。蓋其日用須臾不可闕。忽遇藥箭。急以刀剜去其肉。乃不死。以故不以與人。今世所謂吹毛透風。乃大理刀之類。蓋大理國有麗水。故能製良刀云。

蠻甲冑

諸蠻甲冑、皆以皮爲之。獠人以熊皮爲甲冑。其上有木葉似漆。以之塗飾。亦復堅善。獠人之剽掠、介冑者止數人。以爲前行。其餘悉相裼。亦足見其易與矣。而靜江鄉民未嘗有甲。所以望風而遁。其間一二國渠有皮甲者。獠人亦且避之。自獠人而西南、如南丹州、邕州左右江峒溪、至於外夷。則甲冑盛矣。諸蠻、唯大理甲冑以象皮爲之。黑漆堅厚。復間以朱縷。如中州之犀毘。器皿又以小白貝綴其縫。此豈詩所謂貝冑朱綅者耶。大理國之製。前後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龜殼。其披膊、以中片皮相次爲之。其護項、以全片皮捲圍成之。其他則小片如中國之馬甲。葉皆堅與鐵等。而厚幾半寸。苟試之以弓矢。將不可徹。鐵甲殆不及也。

蠻鞍

蠻人馬鞍、與中國鞍不相遠。但不用轡。唯有橋鐙貼腿耳。橋、朱黑相漆如犀毘紋。鐙如半轉。藏足指其中。蓋獠人路險。馬行荊棘。懼傷足也。貼腿以皮包。下亦用氈。以傅馬脊。後樹雜木、爲大錢數十枚珠貫而繫之。如驟驢然。鞍皆大、宜於馬脊。但前橋差低耳。

蠻弩

凡蠻獠之弩、狀如中都之吃笪弩。蓋不能彎弓、而皆能踏弩也。以燕脂木爲之。長六尺餘。厚二寸。博四寸許。其長三尺餘、厚止半寸。不劃箭槽。編架其箭於栝。故名曰編架弩。其箭。刻竹爲之。或用小圓竹。而皆有弩之箭戶。鏃如鑿。或如蛇茨。以軟皮爲羽。利於射高。而不可以俯射。則弓易軟。矢易鈎。非良材也。宜州南丹等、及邕州左右江之諸峒、西南獠弩。其製作略同。其弓材則良矣。唯南丹弩、弓材爲絕佳。蓋南丹弩弓。其材有五。加木、上也。石木、次也。黃速檻、又其次也。燕脂木、爲下矣。加木、射愈近而激矢愈遠。無末約之弊。故名曰加。石木、質理沈黑。堅類鐵石。黃速檻、發矢、聲鏗然也。視燕脂木則力同。而矢遠倍之矣。余嘗聞吃笪小弩之利。材之良、與夫抹弦、掇弦、撅矢、撅矢之技、頗臻乎巧。及聞靜江獠人弩勁甚。矢無空發。古縣之民。一聞虛弦之聲。率皆奔潰。因見蠻弩即吃笪之大者耳。

融鋼

梧州生鐵最良。藤州有黃崗鐵。最易融。州人以梧鐵淋銅。以黃崗鐵夾盤煅之。遂成松文。刷絲工飾。其製刃亦頗銳。然終不可以爲良。

黎弓

諸獠、皆以弩爲長技。唯南黎人以弓爲長技。黎弓以木、亦或以竹。而弦之以藤。類中州彈弓。其矢之大、其鏃也。故雖無羽。亦可施之於射近。大抵黎弓正與倭弓相類。但倭弓長大、而黎弓短小耳。倭弓長丈許。據弓下稍於地。平身射之。手空矢長。能以無羽之矢、命中於百步之外。黎人弓短矢重。往者黎人跳梁。官兵以竹弓禦之。矢不能斃人。大爲黎人所輕。彼特未遇吾勁弓耳。然南方卑濕。角弓易撓。惟竹弓可用。不勁也。固宜。若蠻峒之速檻木、加木、石木、天下之良材也。誠得是木製以爲弓。雖角弓之勁、有不能當者。雖以威天下可也。

藥箭

溪峒弩箭、皆有藥。唯南丹爲最酷。南丹地產毒虺。其種不一。人乃合集醯醢以成藥。以之傅矢。藏之竹筒。矢鏃皆重縮。是矢也、度必中而後發。苟中血縷必死。唯其土人自有解藥。南丹之戰也、人以甘蔗一節自隨。忽爾中矢、即嚙蔗。則毒氣爲之少緩。急歸。繫身於木株而服解藥。少焉毒作。身將奮擲。於木株繫身、得不擲死。否則藥作而自躍於虛空。隕地撲殺耳。邕州溪峒、以桄榔木爲箭鏃。桄榔遇血悉裂。故其矢亦能害人。

梧州鐵器

梧州生鐵、在鎔則如流水。然以之鑄器。則薄幾類紙。無穿破。凡器既輕、且耐久。諸郡鐵工煅銅。得梧鐵雜淋之。則爲至剛。信天下之美材也。

木蘭舟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桅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裝豕釀酒其中。溺死生於度外。徑入阻碧。非復人世。人在其中。日擬牲酬飲。迭爲賓主。以忘其危。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蕃國。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或遇急風。雖未足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苟舟行太過。無方可返。飄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瓦解矣。蓋其舟大載重。不憂巨浪而憂淺水也。又大食國更越西海、至木蘭皮國。則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則數年而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謂木蘭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

藤舟

深廣沿海州軍。難得鐵釘桐油造舟。皆空板穿藤。約束而成。於藤縫中、以海上所生茜草、乾而窒之。遇水則漲。舟爲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而或謂要過礙石山而然。未之詳爾。今蜀舟底、以柘木爲釘。蓋其江多石。不可用鐵釘。而亦謂蜀江有礙石山。得非傳聞之譌。

刳木舟

廣西江行小舟。皆刳木爲之。有面闊六七尺者。雖全成無罅。免繡襖之勞。釘灰之費。然質厚遲鈍。忽遇大風浪。則不能翔。多至沈溺。要不若板船（疑有脫文）雖善不能爲矣。欽州競渡獸舟。亦刳全木爲之。則其地之所產可知矣。海外蕃船亦有刳木者。則其爲木何止合抱而已哉。

柂

欽州海山、有奇材二種。一曰紫荊木、堅類鐵石。色比燕脂。易直合抱。以爲棟梁。可數百年。一曰烏婪木、用以爲大船之柂。極天下之妙也。蕃船大如廣廈。深涉南海。徑數萬里。千百人之命。直寄於一柂。他產之柂。長不過三丈。以之持萬斛之舟。猶可勝其任。以之持數萬斛之蕃船。卒遇大風於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欽產縝理堅密。長幾五丈。雖有惡風怒濤。截然不動。如以一絲引千鈞於山嶽震頹之地。真淩波之至寶也。此柂一雙。在欽、直錢數百緡。至番禺、溫陵、價十倍矣。然得至其地者。亦十之一二。以材長甚難。海運故耳。

蠻笠

西南蠻笠、以竹爲身。而冒以魚氈。其頂尖圓、高起一尺餘。而四圍頗下垂。視他蕃笠、其製似不佳。然最宜乘馬。蓋頂高、則定而不傾。四垂、則風不能颺。他蕃笠所不及也。交阯有笠如兜鍪。而頂偏似田螺之脊。謂之螺笠。以細竹縷織成。雖曰工巧。特賤夫之所戴爾。

皮履

交阯人足躡皮履。正似今世羅漢所躡者。以皮爲底。而中施一小柱、長寸許。上有背朵頭。以足將指夾之

而行。或以紅皮如十字倒置其三頭於皮底之上。以足穿之而行。皆燕居之所履也。地近西方。則其服飾已似之矣。

服用門

綾

邕州左右江峒蠻。有織白綾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似中都之綾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

布

廣西觸處富有苧麻。觸處善織布。柳布、象布、商人貿遷而明於四方者也。靜江府古縣、民間織布、紫軸於腰而織之。其欲他幹。則軸而行。意其必疎數不均。且甚慢矣。及買以日用。乃復甚佳。視他布最耐久。但其幅狹耳。原其所以然。蓋以稻穰心燒灰煮布縷。而以滑石粉脊之。行梭滑而布以緊也。

猺斑布

猺人以藍染布爲斑。其紋極細。其法以木板二片。鏤成細花。用以夾布。而銘蠟灌於鏤中。而後乃釋板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炳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猺人若也。

水紬

廣西亦有桑蠶。但不多耳。得繭不能爲絲。煮之以灰水中。引以成縷。以之織紬。其色雖暗而特宜於衣。在高州所產爲佳。

練子

邕州左右江溪峒、地產苧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長者爲練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練。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爲花練。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捲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其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

安南絹

安南使者至欽。太守用妓樂宴之。亦有贈於諸妓人。以絹一匹。絹蠶如細網。而蒙之以綿。交人所自著衣裳。皆密絹也。不知安南如綿之絹。何所用也。余聞蠻人得中國紅絁子。皆拆取色絲。而自以織衫。此絹正宜拆取其絲耳。

氈

西南蠻地產綿羊。固宜多氈毳。自蠻王而下至小蠻。無一不披氈者。但蠻王中錦衫披氈。爾北氈厚而堅。南氈之長至三丈餘。其闊亦一丈六七尺。摺其闊而夾縫之。猶闊八九尺許。以一長氈帶貫其摺處。乃披氈而繫帶於腰。婆娑然也。晝則披。夜則臥。雨晴寒暑。未始離身。其上有核桃紋。長十四輕者爲妙。大理國所產也。佳者綠以皁。

吉貝

吉貝木。如低小桑枝。蔓類芙蓉花之心。葉皆細。莢長半寸許。宛如柳綿。有黑子數十。南人取其莢。以

鐵筯碾去其子。卽以手握莢就紡。不煩織績。以之爲布。最爲堅善。唐史以爲古貝。又以爲草屬。顧古吉字訛。草木物異。不知別有草生之古貝耶。將微木似草字譌。以疑傳疑耶。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絲綿。雷化廉州、有織匹幅長闊而潔白細密者、名曰慢吉貝。狹幅麤疎而色暗者、名曰麤吉貝。有絕細而輕軟潔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織。則多品矣。幅極闊、不成端匹。聯二幅可爲臥單。名曰黎單。間以五采異紋。炳然聯四幅可以爲幕者。名曰黎飾。五色鮮明。可以蓋文書几案者。名曰鞍搭。其長者、黎人用以繚腰。南詔所織尤精好。白色者、朝貴也。國王服白氈。王妻服朝霞。唐史所謂白氈吉貝朝霞吉貝、是也。

蠶絲

廣西楓葉初生。上多食葉之蟲。似蠶而赤黑色。四月五月、蟲腹明如蠶之熟。橫州人取之。以醯醋浸而擘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煮成弓琴之弦。以之繫弓刀紈扇。固且佳。

婆衫婆裙

欽州村落土人新婦之飾。以碎雜綵合成細毬文如大方帕。名衫。左右兩个。縫成袖口。披著以爲上服。其長止及腰。婆娑然也。謂之婆衫。其裙四圍縫製。其長丈餘。穿之以足。而繫於腰間。以藤束腰。抽其裙令短。聚所抽於腰。則腰特大矣。謂之婆裙。頭頂藤笠。裝以百花鳳。爲新婦服之一月。雖出入村落廬市。亦不釋之。

食用門

酒

廣右無酒禁。公私皆有美釀。以帥司瑞露爲冠。風味蘊藉。似備道全美之君子。蟠踞湖廣。此酒本出賀州。今臨賀酒乃遠不逮諸郡酒。皆無足稱。昭州酒頗能醉人。卽其造酒時。採曼陀羅花。置之甕而使酒收其毒氣。此何理耶。賓橫之間。有古蒺藜山。出藤藥。而水亦宜釀。故酒色微紅。雖以行烈日中數日。其色味宛然。若醇厚則不足也。諸郡富民、多釀老酒。可經十年。其色深沈赤黑。而味不壞。諸處道旁。率沽白酒。在靜江尤盛。行人以十四錢、買一大白。及豆腐羹。謂之豆腐酒。靜江所以能造鉛粉者。以糟丘之富也。

茶

靜江府修仁縣產茶。土人製爲方餅。方二寸許而差厚。有供神仙三字者、上也。方五六寸而差薄者、次也。大而蠶且薄者、下矣。修仁其名。乃甚彰。煮而飲之。其色慘黑。其味嚴重。能愈頭風。古縣亦產茶。味與修仁不殊。

食檳榔

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客至不設茶。唯以檳榔爲禮。其法斫而瓜分之。水調蜆灰一餘許。於蒟葉上裹檳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後嚼其餘汁。少焉而臉潮紅。故詩人有醉檳榔之句。無蜆灰處、只用石灰。無蒟葉處。只用蒟藤。廣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賴子、諸香藥。謂之香藥檳榔。唯廣州爲甚。不以

貧富長幼男女自朝至暮寧不食飯唯嗜檳榔富者以銀爲盤置之貧者以錫爲之晝則就盤更嚼夜則置盤枕旁覺即嚼之中下細民一日費檳榔錢百餘有嘲廣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蔓菁葉咀終日嚥飼也曲盡嚼檳榔之狀矣每逢人則黑齒朱脣數人聚會則朱殷徧地實可厭惡客次士夫當以盞自隨製如銀鋌中分爲三一以盛蔞一盛蜆灰一則檳榔交阯使者亦食之詢之於人何爲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氣消食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爲氣府居膈上爲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嚼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

老鮮

南人以魚爲鮮有十年不壞者其法以籠及鹽麴雜漬盛之以甕甕口周爲水池覆之以椀封之以水水耗則續如是故不透風鮮數年生白花似損壞者凡親戚贈遺悉用酒鮮唯以老鮮爲至愛

異味

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其間異味有好有醜山有鼈名蠻竹有鼠名鼷鶴鷺之足腊而炙之鯖魚之脣活而臠之謂之魚魂此其至珍者也至於遇蛇必捕不問短長遇鼠必執不別小大蝙蝠之可惡蛤蚧之可畏蝗蟲之微生悉取而燎食之蜂房之毒蠅蟲之穢悉炒而食之蝗蟲之卵天蝦之翼悉鮮而食之此與甘帶嗜薦何異哉甚者則煮羊胃混不潔以爲羹名曰青羹以試賓客之心客能忍食則大喜不食則以爲多猜抑不知賓主之間果誰猜耶蹠乃鮮爲哥而腊孔雀矣

齋素

欽人親死不食魚肉而食螃蟹車螯螺螄之屬謂之齋素以其無血也海南黎人親死不食粥飯唯飲酒食生牛肉以爲至孝在是

買水沽水

欽人始死孝子披髮頂竹笠擔瓶甕青紙錢往水濱號慟擲錢於水而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今欽人食用以錢易水以充庖廚謂之沽水者避凶名也邕州溪峒則男女裸浴於川號泣而歸

嶺外代答卷七

香門

沈水香

沈香來自諸蕃國者真臘爲上占城次之真臘種類固多以登流眉（案流眉大桂海虞衡志作登流眉丁流眉宋史作登流眉）所產香氣味馨郁勝於諸蕃若三佛齊等國所產則爲下岸香矣以婆羅蠻香爲差勝下岸香味皆腥烈不甚貴重沈水者但可入藥餌交阯與占城鄰境凡交阯沈香至欽皆占城也海南黎母山峒中亦名土沈香少大塊有如繭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沈萬安軍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尤醞蓄清遠如蓮花梅英之類焚一銖許氛翳彌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海南自難得省民以一牛於黎峒博香一擔歸自差擇得沈水十不一二頃時香價與白金等故客不販而宦遊者亦不能多買中州但用廣州舶上舊香耳唯登流眉者可相頡頏山谷香方率用海南沈香蓋識之耳若夫千百年之枯株中如石如杵如拳如肘如奇禽龜蛇如雲氣人物焚之一銖香滿半里不在此類矣

蓬萊香

蓬萊香出海南即沈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笠及大菌之狀極堅實狀類沈香惟入水則浮氣稍輕

清價亞沈香。刳去其背帶木者、亦多沈水。

鵝鴣斑香

鵝鴣斑香、亦出海南。蓬萊好箋香中。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鵝鴣臆上毛。氣尤清婉。

箋香

箋香出海南者。如蝟皮漁蓑之狀。蓋出諸修治。香之精粗於刺端。大抵以斧斫以爲坎。使膏液凝泛於瘢中。膏液垂而下。結蟾巖如掇碱者。海南之箋香也。膏液溢而上。結平闊如盤盂者。蓬萊箋也。其側結者必薄。名曰蟹殼香。廣東舶上生熟遠結等香。當在海南箋香之下。

衆香

光香。出海北及交阯。與箋香同多聚於欽州。大塊如山石枯槎。氣蘊烈如焚松檜。桂林供佛資。廣、多用之。沈香出交阯。以諸香草合和蜜調。如薰衣香。其氣溫馨。然微嚴鈍。　排草香、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亦用以合香。諸草香無及之者。　檄攪香出廣州及北海。檄攪木節結成。狀如黑膠。俗獨有濟烈出盧之意。品格在黃連楓香之上。桂林東江有此。居人采香賣之。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爲佳。欽香、味猶淺薄。其木葉如多青而差圓。皮如楮皮而差厚。花黃而小。子青而黑。人以斧斫木爲坎。膏凝於瘢。遂採以爲香。香之爲香良苦哉。

零陵香

零陵香出猺洞、及靜江、融州、象州。凡深山木陰沮洳之地。皆可種也。逐節斷之而埋。（案說文：埋、藏也。从艸、貍才切。）其節隨手生矣。春莽莽開花結子。即可割。薰以煙火而陰乾之。商人販之。好事者以爲座褥臥薦。相傳言在嶺南不香。出嶺則香。謂之零陵香者。靜江舊屬零陵郡也。

蕃梔子

蕃梔子。出大食國。佛書所謂薝蔔花是也。海蕃乾之。如染家之紅花也。今廣州龍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梔故也。又深廣有白花。全似梔子花而五出。人云、亦自西竺來。亦名薝蔔。此說恐非是。

樂器門

平南樂

廣西諸郡人多能合樂。城郭村落。祭祀婚嫁喪葬。無一不用樂。雖耕田、亦必口樂相之。蓋日聞鼓笛聲也。每歲秋成。衆招樂師教習子弟。聰其音韻。鄙野無足觀。唯潯州平南縣、係古龔州。有舊教坊。樂甚盤異。時有以教坊得官。亂離至平南。教土人合樂。至今能傳其聲。

猺樂器

猺人之樂。有盧沙、銃、鼓、胡盧笙、竹笛。盧沙之制。狀如古簫。編竹爲之。縱一橫八。以一吹八。伊嚶其聲。銃、鼓、乃長大腰鼓也。長六尺。以燕脂木爲腔。熊皮爲面。鼓不甕鳴。以泥水塗面。即復擊矣。胡盧笙、攢竹於甌。吹之嗚嗚然。笛韻、如常笛差短。大合樂之時。衆聲雜作。殊無翕然之聲。而多繫竹筩以相圍。樂跳躍以相之。

腰鼓

靜江腰鼓。最有聲腔。出於臨桂縣。職由鄉。其土特宜。鄉人作窰燒腔。鼓面鐵圈。出於古縣。其地產佳鐵。鐵工善煨。故圈勁而不褊。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蚺蛇皮鞔之。合樂之際。聲響特遠。一二而鼓已若十而矣。

銅鼓

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製正圓。而平其面。山其腰。狀若烘籃。又類宜座。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負也。周圍款識。其間紋爲古錢。其方紋如織簟。或爲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環成章。合其衆紋。大類細斐。間陣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縣用以爲更點。交阯嘗私買以歸。復埋於山。未知其何義也。按廣州記云、俚獠鑄銅爲鼓。唯以高大爲貴。而闊丈餘。不知所鑄果在何時。按馬援征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此雖非三代彝器。謂鑄當三代時可也。亦有極小銅鼓方二尺許者。極可愛玩。類爲士夫搜求無遺矣。

桂林儺

桂林儺隊。自承平時。名聞京師。曰靜江諸軍儺。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儺。嚴身之具甚飾。進退言語。咸有可觀。視中州裝隊伎。似優也。推其所以然。蓋桂人善製戲面。佳者一直萬錢。他州貴之。如此。宜其聞矣。

白巾鼓樂

南人難得烏紗。率用白紵爲巾。道路彌望。白巾也。北人見之。遽訝曰、南蠻疾殺人。殆比屋制服者歟。又南人死亡。鄰里集其家鼓吹窮晝夜。而制服者、反於白巾上綴少紅線以表之。舊聞昔人有詩云、簫鼓不分憂樂事。衣冠難辨吉凶人是也。

寶貨門

珠池

合浦產珠之地。名曰斷望。池在海中孤島下。去岸數十里。池深不十丈。蜑人沒而得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長繩繫竹籃。擔之以沒。既拾蚌於籃。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沒者亟浮。就舟。不幸遇惡魚。一嚙之血。浮於水面。舟人慟哭。知其已葬魚腹也。亦有望惡魚而急浮。至傷股斷臂者。海中惡魚。莫如刺紗。謂之魚虎。蜑所甚忌也。蜑家自云、海上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邇。常有怪物哆口吐翕。固神靈之所護持。其中珠蚌。終古不可得者。蚌蜃生於城郭之外。故可採耳。所謂珠熟之年者。蚌蜃生之多也。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蜑家不善爲價。冒死得之。盡爲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數兩。既入其手。即分爲品等。銖兩而賈之。城中又經數手。乃至都下。其價遞相倍蓰。至於不貲。採珠在官。有禁。州以廉名。謂其足以貪也。史稱孟嘗守合浦、珠乃大還。爲廉吏之應。二十年前、有守甚貪。而珠亦大熟。雖物理無驗。然

此以清名至今。彼與草木俱腐耳。噫、孰知孟嘗還珠之說。非柳子厚復乳穴之說乎。東海廣中、亦有珠池。僞劉賈軍採之。名蜆川都。死者甚多。太祖皇帝平嶺南。廢其都爲靜江軍。

蛇珠

乾道初、欽州村落婦人黃氏、曬禾棚屋上。忽一物飛鳴而來。墜其髻上。復墜禾中。光曜奪目。盤旋不已。就取。乃一大珠。是夜光怪滿室。鄰里異之。里正訪知而索焉不得。聞之縣官。其家懼。取蒸熱。光遂隱。後欽有士人姓甯。得與赴省。以萬錢賒買往都下。賈胡歎曰、此蛇珠也。惜哉。甯以不售。攜歸還黃。今其珠故在。甯之盤中。猶有微彩映盤。

辟塵犀

欽人有往深山、得大蜈蚣蛻。一節尺餘。堅如鐵石。持歸。雞犬皆驚。窗隙日影。更無纖埃。有博物者曰、是所謂辟塵犀者耶。

琥珀

人云、茯苓在地千年化爲琥珀。欽人田家鋤山。忽遇琥珀。初不之識。或告之曰、此琥珀也。厥直頗厚。其人持以往博易場。賈之交阯。驟致大富。

硨磲

南海有蚌屬曰硨磲。形如大蚶。盈三尺許。亦有盈一尺以下者。惟其大之爲貴。大則隆起之處。心厚數寸。切磋其厚。可以爲杯。甚大。雖以爲瓶可也。其小者、猶可以爲環佩花朵之屬。其不盈尺者。如其形而琢磨之。以爲杯。名曰瀲灩。則無足尚矣。佛書所謂硨磲者、玉也。南海所產。得非竊取其名耶。

龍涎

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探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因至番禺。嘗見之。不薰不猶。似浮石而輕也。人云、龍涎有異香。或云、龍涎氣腥。能發衆香。皆非也。龍涎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其龍涎焚之一銖。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座客可用一翦分煙縷。此其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

大貝

海南有大貝。圓背而紫斑。平面深縫。縫之兩旁。有橫細縷。陷生縫中。本草謂之紫貝。亦有小者、大如指面。其背微青。大理國以爲甲冑之飾。且古以貝子爲通貨。又以爲寶器。陳之廟朝。今南方視之與蚌蛤等。古今所尚。固不同耶。

金石門

生金

廣西所在產生金。融宜昭藤江濱。與夫山谷皆有之。邕州溪峒及安南境。皆有金坑。其所產多於諸郡。邕管水安州、與交阯一水之隔。爾鵝鴨之屬。至交阯水濱遊食而歸者。遺蓋類得金。在吾境水濱、則無矣。凡

金不自礦出。自然融結於沙土之中。小者如麥麩。大者如豆。更大如指面。皆謂之生金。昔江南遺趙韓王瓜子金。卽此物也。亦有大如鷄子者。謂之金母。得是者。富固可知。交阯金坑之利。遂買吾民爲奴。今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鎮宅。博賽之戲。一擲、以金一杓爲注。其豪侈如此。則其以金交結內外。何所不可爲矣。古人欲使黃金與土同價者。知本之言也。

丹砂水銀

昔葛稚川爲丹砂求爲勾漏令。以爲仙藥在是故也。勾漏今容州。則知廣西丹砂。非他地可比。本草金石部、以湖北辰州所產爲佳。雖今世亦貴之。今辰砂乃出沅州。其色與廣西宜州所產相類。色鮮紅而微紫。與邕砂之深紫微墨者大異。功效亦相懸絕。蓋宜山卽辰山之陽故也。雖然宜辰丹砂雖良。要非仙藥。葛稚川不求此也。嘗聞邕州石江溪峒、歸德州大秀墟。有金線砂。大如箭鏃。而上有金線縷文。乃眞仙藥。得其道者。可用以變化形質。試取以煉水銀。乃見其異。蓋邕州燒水銀當砂十二三斤。可燒成十斤。其良者、十斤眞得十斤。惟金線砂八斤可得十斤。不知此砂一經火力。形質乃重。何哉。是砂也。取毫末而齒之。色如鮮血。誠非辰宜可及。邕州溪峒砂盛之年。中夜望之。隱然火光滿山。嗟夫、稚川知之矣。

煉水銀

邕人煉丹砂爲水銀。以鐵爲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細眼鐵板。下釜盛水。埋諸地。合二釜之口於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熾火。丹砂得火。化爲霜。霜得水。配合轉而下墜。遂成水銀。然則水銀卽丹砂也。丹砂稟生成之性。有陰陽之用。能以獨體化爲二體。此其所以爲聖也。然丹經乃有眞汞、何哉。余以爲丹砂燒成水銀。故已非眞汞。邕州左右溪峒、歸德州大秀墟。有一丹穴。眞汞出焉。穴中有一石。鑿人先鑿竅方二三寸許。以一藥塗之。有頃。眞汞自然滴出。每取不過半兩許。所塗之藥。今忘其名矣。是色紅粉。與水銀白青之色殊異。其倍亦重於水銀。嗟夫、學仙得此。其至寶歟。

銀朱

桂人燒水銀爲銀朱。以鐵爲上下釜。下釜如盤盂。中盛水銀。上釜如蓋。頂施竅管。其管上屈。曲垂於外。二釜函蓋相得。固濟既密。則別以水浸曲管之口。以水灼下釜之底。水銀得火則飛。遇水則止。火熯體乾。白變而丹矣。其上曰頭朱。次曰次朱。次者、不免雜以黃丹也。

銅

史稱嶲越多銅銀。交州記曰、越人鑄銅爲舶。廣州記曰、俚獠鑄銅鼓。聞交阯及占城等國。王所居以銅爲瓦。信知南方多銅矣。今邕州有銅固無幾。而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蠻峒。銅所自出也。掘地數尺卽有礦。故蠻人多用銅器。嘗有獻說於朝。欲與博易。事下本路諸司。謂且生邊釁。奏罷之。

綠

綠、所在有之。湖南之衡永。廣東之韶。廣西之邕。皆有之。蓋銅之苗裔也。有融結於山巖。翠綠可愛玩。質如石者名石綠。色鮮美。淘取英華。以供畫繪。其次可飾棟宇。又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綠。人不甚用。

鉛粉

西融州有鉛坑。鉛質極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聲天下。桂粉舊皆僧房製造。僧無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後經略司專其利。歲得息錢二萬緡。以資經費。羣僧乃往衡嶽造粉。而以下價售之。亦名桂粉。雖其色不若桂。然桂以故發賣少遲。

鍾乳

靜江多巖洞。深者數里。崗穴之中。或高不可踏。或下不可隧。石脈滴水。風所不及。悉成鍾乳。風之所及。雖曰結乳。色乃驫黃。不堪入藥。鍾乳之產也。乳牀連延。乳管倒垂。漸銳而長。滴瀝未已。冰筯成列。長者一二尺。短者四五寸。人以竹管仰插而折取之。煮以七復之重湯。研以三旬之玉槌。試之肌紋以觀其細。澄之灰池而乾其體。日以烜之。其色微輕紅。真者細妙。服之刀圭。淪肌浹髓。凡乳通如鵝管。中無觸齒。或破如爪甲。文如蟬翼者。上也。本草所謂石鍾乳是也。管無稍連石牀者。商孽也。乳牀之石。明潔如玉者。孔公孽也。三物本同種。本草以石鍾乳居玉石上秩。商孽、孔公孽。皆在中秩。其功用必有優劣爾。今廣西帥司所造鍾乳粉。率二孽也。所謂鵝管石。蓋什之一二耳。鍾乳所產。亦自有異。有石乳。有竹乳。有茅乳。石乳者、生於石上。石液相滋化而爲乳。色如冰玉。是爲最良。竹乳者、生於土石山洞。其上生竹。竹石相滋。液化爲乳。其色稍青。茅乳者、生於土石山洞。其上生茅。茅液相滋化而爲乳。其色微黃。皆可煮煉以爲溫藥。未煉之乳。體性皆寒。且有石毒。惟假湯火之功。去其毒性。乃能廢寒爲溫。以成上藥。今本草註家、謂石乳溫、竹乳平、茅乳寒。此說恐未必然。產乳之穴。雖曰深遠。未嘗有蛇虺居之。本草註家、又謂深潤幽穴。龍蛇毒氣所成。斯大謬矣。凡煮煉乳水。人或誤飲。能使人失音。其毒如此。

滑石

靜江猛峒中出滑石。今本草所謂桂州滑石是也。滑石在土。其爛如泥。出土遇風則堅。白者如玉。黑如蒼玉。或琢爲器用。而潤之以油。似與玉無辨者。他路州軍頗愛重之。桂人視之如土。纖布粉壁皆用。在桂一斤直七八文而已。

石鱉

石鱉生於石。遇雷雨則震躍而出。蓋陽氣之感。今湖南永州所產絕佳。色黃、而頭鬐翅脊了了。然廣西象州江濱石中亦有之。凡石中有嵌生如海蚌者極多。非真石鱉也。

石蟹石蝦

海南州軍海濱之地。生石蟹、鱗殼頭足、與夫巨螯。宛然蟹蟹之形也。又有石蝦。亦宛然蝦形。皆藥物之所須也。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詰。本草、石蟹能療目。而石蝦治療未詳。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梏梅也。雖巧花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是木質。爲海水所化。

石柏

石柏生海中。一幹梅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爲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入藥與否。然皆奇物也。

嶺外代答卷八

花木門 果實附 草附

桂

南方號桂海。秦取百粵。號曰桂林。桂之所產。古以名地。今桂產於欽賓二州。於賓者。行商陸運。致之北方。於欽者。舶商海運。致之東方。蜀亦有桂。天其以爲西方所資歟。桂之用於藥。尚矣。枝能發散。肉能補益。二用不同。桂性酷烈。易以發生。古聖人其知之矣。桂枝者、發遠之氣也。質薄而味稍輕。故傷寒湯飲。必用桂枝發散。救裏最良。肉桂者、溫厚之氣也。質厚而味沈芳。故補益調散。多用肉桂。今醫家謂桂年深則皮愈薄。必以薄桂爲良。是大不然。桂木年深愈厚耳。未見其薄也。以醫家薄桂之謬。考於古方桂枝肉桂之分。斯大異矣。又有桂心者。峻補藥所用也。始剝厚桂。以利竹棬曲。刮取貼木多液之處。狀如絰帶。味最沈烈。於補益尤有功。桂開花如海棠。色淡而葩小。結子如小橄子。取未放之蕚乾之。是爲桂花。宛類茱萸。藥物之所綴。而食品之所須也。種桂五年乃可剝。春二月、秋八月、木液所剝之時也。桂葉、比木樨葉稍大。背有直脈三道。如古圭製。然因知古人製字爲不苟云。

榕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葉如槐。輪囷蔭樾。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盤盤抱持以入土。故有

榕木倒生根之語。四時結子。葉脫亦無時。隨落隨生。春時亦搖落滿庭。禽鳥銜其子寄生它木上、便蔚茂。根蟠沿木身垂下至地。得土氣滋直盛壯。久則過其所寄。或遂包裹之。柳州柳侯廟庭前大榕。有桄榔一株生其中。相傳以爲異。知者以爲本榕子寄生桄榔上。歲久反抱合之、非異也。榕、閩中亦有之。

沙木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猺峒中尤多。劈作大板。背負以出。與省民博易。舟下廣東。得息倍稱。

燕脂木

燕脂木堅緻。色如燕脂。可鏤作器。融州及州峒桂林屬縣有之。

思檽木

思檽木、生兩江州峒。堅入清水中。百年不腐。峒人及交阯以爲弓弩。標槍之材。爲天下最。

檳榔

檳榔生海南黎峒。亦產交阯。木如椶櫚。結子葉間。如柳條顆顆叢綴其上。春取之爲軟檳榔、極可口。夏秋採而乾之。爲米檳榔。漬之以鹽。爲鹽檳榔。小而尖者爲雞心檳榔。大而匾者爲大腹子。悉下氣藥也。海商販之。瓊管收其征。歲計居什之五。廣州稅務收檳榔稅歲數萬緡。推是則諸處所收、與人之所取不可勝計矣。

桄榔

桄榔木似椶櫚。有節如大竹。青綠發直。高十餘丈。有葉無枝。蔭綠茂盛。佛廟神祠。亭亭列立。如寶林然。結子葉間。數十穗下垂。長可丈餘。翠綠點綴。有如纓絡。極堪觀玩。其根皆細鬚。堅實如鐵。鑿以爲器。悉成孔雀尾斑。世以爲珍。木身外堅內腐。南人剖去其腐。以爲盛溜。力省而功倍。溪峒取其堅以爲弩箭。沾血一濡。則百裂於皮裏。不可撤矣。不惟其木見血而然。雖木液一滴著人肌膚。即徧身如鍼刺。是殆木性攻行於氣血也歟。凡木似椶櫚者有五。桄榔、檳榔、椰子、蹇頭、桃竹、是也。檳榔之實。可施藥物。蹇之葉。可以蓋屋。桃竹可以爲杖。椰子可以爲果蔬。若桄榔、則爲器用而可以永久矣。

椰子木

椰木、身葉悉類椶櫚。桄榔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惟此與波羅蜜耳。初採、皮甚青嫩。已而變黃。久則枯乾。皮中子殼可爲器。子中穰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穰中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竹

嶺南竹品多矣。傑異者數種。因錄於後。　斑竹、本出全之清湘。桂林屬縣皆有之。初生時、但點點淡青。如苔痕。久則青退而紫斑漸明。中有疊暈。江浙間斑竹。直一沁痕而無暈也。　澀竹、一名篁竹。每一節、上半猶是常竹。其半、節腐蠹澀。視之似生細毛。可借以磨琢爪甲。人取其澀處、削成錯子。黑漆其裏以相

贈遺。用久刓滑。醋浸少頃。火炙乾、復澀矣。老者彌澀。然亦奇物。邕州兩江多有之。　篤竹、葉大且密。略如蘆葉。穠陰鬱然。它竹不逮。節上出小筍。鏟破成枝。春深、根旁大筍才出。經冬不已。極易種。　芳竹、其上生刺。南人謂刺爲芳。種之極易密。久則堅甚。新州素無城。以此竹環植。號曰竹城。交阯外城亦種此竹。人而竹、節密而凸。橫斜相間。每凸處突出長圓。宛如人面。近根之處幾百節。密密相聚。人亦採爲拄杖。　釣絲竹、身葉皆類篤竹。枝極柔弱。垂下搖曳數尺。如釣絲可愛。筍瘦而白。於食品最佳。　箭竹、山中悉有之。諸郡治兵器。各自足用。不求之嶺北。桂林十二枝箭爲鏑二百。則其籌賤可知矣。

荔枝圓眼

荔枝、廣西諸郡所產。率皮厚肉薄。核大味酸。不宜曝乾。非閩中比。佳者莫如興化。海南荔子可比閩中。不及興化矣。然廣西諸郡。富產圓眼。大且多肉。遠勝閩中。邕州唯官莊所產。數株絕奇。肉厚味長。又當與興化皺玉比矣。靜江一種曰龍荔。皮則荔子。肉則圓眼。其葉與味、悉兼二果。色青時便熟。後但微黃。可蒸食如熟栗。不可生啖。令人發癰。多食能生痰。與荔枝同時。

紅鹽草果

邕州取新生草果、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曝乾。鹵酒。芬味甚高。世珍之。草豆蔻、始結實如小舌、即擷取紅鹽乾之。名鸚哥舌。尤爲難得。一廣山茶罐可貯五百枚。

八角茴香

八角茴香、出左右江峒中。質類翹。尖角八出。不類茴香。而氣味酷似。但辛烈、只可合湯。不宜入藥。中州士夫以爲鹵酒。咀嚼少許。甚是芳香。

餘甘子

南方餘甘子、風味過於橄欖。多販入北州。方實時、零落雜地。如槐子榆莢。土人乾以合湯。意味極佳。其木可以制器。欽陽所產爲最。蓋大如桃李。清芬尤甚也。世間百果。無不軟熟。唯此與橄欖、雖腐尤堅。肥可以比德君子。南人有言曰、餘甘一時熟。獐一日肥。其說蓋二物忽然有異。則餘甘熟一時頃而復生。獐肥一日而復瘦也。欽州靈山縣、一士人姓甯。其大父一日往山間。忽見餘甘徧山如來禽紛熟。飽餐快甚。須臾便復青肥。袖中猶攜數熟餘甘。歸以示閭里。至傳爲異事。

石栗

石栗、殼厚硬。白褐色。圓形如象子。

杓栗

杓栗、灰褐色。正圓。殼硬。有柄。似杓。

蕉子

芭蕉極大者、淩冬不凋。中抽一榦。節節有花如菡萏。花謝有實。一穗數枚。如肥皁、長數寸。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以梅汁漬暴乾。按閩所云芭蕉乾、是也。　鷄蕉則甚小。亦四季實。　芽蕉小如鷄

蕉、尤香嫩甘美、南人珍之、非他蕉比、秋初方實。

烏榄

烏榄如橄榄、青黑色、肉爛而甘、亦可作蔬茹、核差長、其中仁、味甚美、薦酒泛茶皆珍、相餽遺者、獨以核致遠、微暴乾、椎取仁。　方榄、亦橄榄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峒。

柚子

柚、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穰極小、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毘刷、宜墨而不損紙、頗便於用也。　赤柚子如橄榄、皮青而肉赤、春實。

百子

南方果實、以子名者百二十、或云百子、或云七十二子、半是山野閒草木實、江浙山中木子亦有之、猿狙所食、非佳實也、因錄其識、且可食者、見於後。　羅晃子、殼長數寸如肥皁、內有二三實、如皁子、亦如橄榄、皮有七重、煨食甘美、類熟栗、亦曰羅槃子。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微爛、子亦似枇杷核、秋冬閒實、半青黃時採食、收藏至三四月不壞。　人面子、如大梅李、生青熟黃、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餞、鏤爲細瓣、去核、按匾煎之、微有橘柚芳氣、南果之珍也。　五稜子、（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作五棱子、以義考之、當作蕤、）形甚肥美、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皮黃、甚薄、味酸、久則微甘、朴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閩中亦有之、謂之羊桃。　藜朦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或云自南蕃來、番禺人多不用、醯專以此物調羹、其酸可知、又以蜜煎鹽漬、暴乾收食之。　槲罟子、大如半升椀、譜觀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如柏子之未裂、攢結甚堅、非刀斧不破、冬生色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苗叢高丈許、即成幹、葉長如菱、蔗、刺生兩旁、土人密植以爲藩籬、或乾其葉、去刺以織席、臥之摵摵有聲。　搓擦子、如錐栗、殼中多白毛、須搓擦而後可食、肉甘而微澀。　地靈子、生土中、如小靈、又似甘露子、而不尖、味如棗、糯而淡、亦以薦酒。　尖炭子、如烏李。　山韶子、色紅、有刺、肉如荔枝、以下並夏實。　部蹄子、（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作部蹄子。）如黃大石榴。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黏子、如指面大、褐色。　千歲子、叢生、如青黃李、味甘。　赤棗子、如酸棗、微長、味酸、生巖石上。

藤韶子、大如兔卵、蒂紅色、以下並秋實。　古米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一顆數十粒。　殼子如青梅、味甘。　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一穗數百枚、淡黃色。　木蓮子如胡桃、皮殼皆紫褐色。　羅蒙子、黃大如根柚。　特乃子、狀似榧子而圓、長亦類石蓮、色褐有殼、蓮殼蕉熟食之、味稍淡。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則皮肉附核、核可爲經珠、似菩提子、或云、頃曾進入京師、被黜、故以名。　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中有小核。　日頭子、狀如櫻桃、色如蒲桃、穗生、味極甘、賓州尤多。　秋風子、色狀俱似楝子、味酸澀、邕州有之、或名隨風子、增城自有隨風子入藥用、非此類。　黃皮子、如小棗、甘酸、佳味、稍耐久可致遠。　朱圓子、正圓、深紅可玩、狀似苦楝子、又似無蒂棠毬子、微甘、冬實。　粉骨子、皮黃肉如粉、味酸。　塔竹子、匾如大橘、皮裏空虛。　布衲子、似李子而黃。　黃肚子、如小石榴、皮乾硬如沒石子、枯莖如棘、其上點綴布生、不甚堪食。　蒲桑子、狀如棗而差圓、味酸甜、其核可爲數珠。　水泡子、生水濱、小木白花、似

玉蝴蝶、結子似金罌、而黃白無刺、味甘多液、肉理輕虛、如水泡然。　水翁子、生水濱、大木、葉似枇杷、大如指面、色紅而甘。　巾斗子、似海紅。　沐浣子、似棠毬、色黃皮皺、可浣衣。　牛粘子、即牛妳也。　天威子、如榄榄而小、鹽糝和之、可以作鮓。　石胡桃、如石、其中肉無幾、味與北胡桃略同。　頻婆果、極鮮紅可愛、佛書所謂脣色赤好如頻婆果是也。　木磑頭、在中州、蔓生枝葉、閒可以充藥物、在南州、則木生不生於枝葉、而緣生於本身、可以爲果實、二物其形相類、但蔓者、肉薄多子、未熟先落、木生者、肉厚、中有飴蜜、當其紅熟、亦頗可口、深廣難得佳果、公筵多用以備數、人乃附會其說曰、廣中公筵、刻木爲磑頭、識其下曰某州公庫一樣若干、斯言過矣。

藤

藤、梧州產、大者可爲胡牀、小者圈爲盤盂、又其小而細長者、織以爲籠篋臥簟、耐久而文理可觀、其葉則以爲漁父之裘、一領可終身用矣、藤州、州治之外、當有古藤甚大、故以名州。

花藤

花藤、在西融州、藤中爛斑、其花紋、如攢銀杏葉、或似牡丹花片、照之透明、乃鑲以爲器用、人多珍之。

膽瓶蕉

膽瓶蕉、一根唯一身、離地寸許、其身特大、而其上漸小、至葉乃大開、數長大翠綠、正如膽瓶中插數枝蕉葉也、亭館列植、尤可愛玩、亦名象蹄蕉、言如象蹄然。

水蕉

水蕉不結實、南人取之爲麻縷片、乾灰煮、用以織緝、布之細者、一匹直錢數緡。

紅蕉花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中心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拆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有叢苔、黑色、春夏開、至歲寒猶芳。

南山茶

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結實如棗、大如拳、中有數子如肥皁子、大、別自有一種、葉厚硬、花深紅、如中州所出者。

素馨花

素馨花、番禺甚多、廣右絕少、土人尤貴重、開時、旋掇花頭、裝於他枝、或以竹絲貫之、賣於市、一枝二文、人競買戴。

茉莉花

茉莉花、番禺亦多、土人愛之、以浙米漬日漑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漑、益佳。

石榴花

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復又大發花且實、枝頭顆顆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折盃盤筵、極可玩。

史君子花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白與深紅、相雜齊開、此爲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則紅、蓋未詳也。

添色芙蓉花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巳午微紅、夜深紅、歐陽文忠公牡丹譜、有添色紅、與此同意、此花枝條、經冬不枯、有高出屋者。

豆蔻花

豆蔻多矣、白豆蔻出南蕃、草豆蔻出邕州溪峒、而諸郡山間、亦有豆蔻花、最可愛、其葉叢生如蕉葉、其開花抽一幹、有籜包之、籜去、有花一穗、蘂數十綴之、悉如指而、其色淡紅、如蓮花之未敷、又如葡萄之下垂、范石湖嘗作詩、有貫珠垂寶絡翦綵倒懸枝之句、南人取花漬以梅汁、日乾之、香味芳美、極有風致、余初見之、意草蔻而味辛激、人亦取其子爲蜜果。

泡花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來開蘂、圓白如大珠、既拆、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禺人採以蒸香、風味超勝、桂林好事者或爲之、其法、以佳沈香薄片、劈著淨器中、鋪半開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明日復易、不待花萎香竭也、花過乃已、香亦成、番禺人吳宅作心字香、及麝香、用素馨茉莉法、亦爾、大抵浥取其氣、令自薰陶、以人香骨、實未嘗以甑釜蒸煑之。

曼陁羅花

廣西曼陁羅花、徧生原野、大葉白花、結實如茄子、而徧生小刺、乃藥人草也、盜賊採乾而末之、以置人飲食、使之醉悶、則挈篋而遁、南人或用爲小兒食藥、去稽甚峻。

拘那花

拘那花、葉瘦長、略似楊梅、夏開淡紅花、一朵數十蕚、緊如紫微、花瓣有錯文如翦金、至秋深猶有之。

水西花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裏梅花

裏梅花、卽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朵者、連蕚包裹、黃梅鹽漬、曝乾以薦酒、故名。

玉脩花

玉脩花粉紅色、四季開。

月禾

欽州田家鹵莽、半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穀、更不移秧、其爲費種莫甚焉、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於天地、地瘠故無月不種、無月不收、正二月種者曰早禾、至四月五月收、三月四月種曰晚早禾、至六月七月收、五月六月種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欽陽七峒中、七八月始種早禾、九十月始種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種、名曰月禾、地氣既瘠、天時亦爲之大變、以至於此。

大蒿

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蒿草不凋、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杠、灣處王仲顯、治檄、失轎杠、從者斫道旁木代之、行數里、輒脆折、怪視之、蒿也、古有蒿柱之說、豈其類乎。

都管草

都管草、一莖六葉、莖室中群蜈蚣蛇、不敢入。

蛆草

蛆草高一二尺、狀如茅、夏月插一枝盤筵中、蚊蠅不近、食物亦不速腐、柳州有之。

銅鼓草

銅鼓草、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菱瓶、治瘴毒、醋磨塗之。

石髮

石髮出海上、纖長如絲縷、淺綠色、蒸食肴中、極可愛、然易爛而薄於味。

匾菜

匾菜出海上、細如荇帶、匾如薤韭、長一二尺、亦宜盤筵、比石髮差有味、筋韌可咀嚼。

胡蔓草

廣西妖淫之地、多產惡草、人民亦稟惡德、有藤生者曰胡蔓、葉如茶、開小紅花、一花一葉、揉其葉漬之水、涓滴入口、百竅潰血而死矣、愚民私怨、茹以自斃、人近草側、其葉自搖、蓋其惡氣、好攻人、氣血如此、人將期死、採其葉心、嚼而水吞之、而黑舌仆、家人覺之、急取抱卵不生雞兒、細研、和以麻油、抉口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小遲不可救矣、若欲驗之、齒及爪甲青、探銀釵咽中、銀變青黑者、是也、人死焚尸、次日灰骨中、已生胡蔓數寸、此等惡種、火不能焚、天之生物有如此者、朝廷每歲下廣西尉司除胡蔓、此亦人代天工之意、勿謂其不可去、而一不問也。

嶺外代答卷九

禽獸門

象

交阯山中有石室。唯一路可入。周圍皆石壁。交人先置篤豆于中。驅一雌馴象入焉。乃布甘蔗于道以誘野象。俟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之以歸。既入。因以巨石窒其門。野象饑甚。人乃緣石壁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飼。始雖畏之。終亦狎而求之。益狎。人乃鞭之以箠。少馴。則乘而制之。凡制象必以鈎。交人之馴象也。正跨其頸。手執鐵鈎以鈎其頭。欲象左。鈎頭右。欲右。鈎左。欲卻鈎額。欲前不鈎。欲象跪伏。以鈎正案其臆。復重案之。痛而號鳴。人見其號也。遂以爲象能聲喏焉。人見其羣立而行列齊也。不知其有鈎以前卻左右之也。蓋象之爲獸也。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鈎馴之。久久亦解人意。見乘象者來。低頭跪膝。人登其頸。則奮而起行。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猶遠。其飲食運動。一以鼻爲用。鼻端深大。可以開閉。其中又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也。每以鼻取食。卽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其飲水。亦以鼻吸而捲納諸口。村落小民新鑿熟野象逐香而來。以鼻破壁而入。飲人之大患也。象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登高山、下峻阪、渡深水。其形擁腫。而乃捷甚。交人呼而驅之。似能與之言者。貢象之役。一象不甚馴。未幾病死。呻吟數日。將死。回首指南而斃。其能正邱首如此。是亦非凡獸也。欽州境內亦有之。象行必有路。人於路傍木上施機刃。下屬於地。象行觸機。機刃下擊其身。苟中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知牙之爲身災也。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刃脫乃已。非其要害。而傷其鼻者亦死。蓋其日用無非鼻。傷之則療不可合。能致死也。亦有設陷穽殺之者。去熟路丈餘。側斜攻土以爲穽。使路如舊。而象行不疑。乃墮穽中。世傳象能先知地之虛實。非也。鎮所經行。必無虛土耳。象目細長。象羣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以長竹繫火逐之。乃退。象能害人。羣象雖多。不足畏。惟可畏者、獨象也。不容於羣。故獨行無長。遇人必肆其毒。以鼻捲人擲殺。則以足踐人血透肌。而以鼻吸飲人血。人殺一象。衆飽其肉。惟鼻肉最美。爛而納諸糟邱。片腐之。食物之一雋也。象皮可以爲甲。堅甚。人或條截其皮。磨直而乾之。治以爲杖。至堅善云。

虎

虎、廣中州縣多有之。而市有虎。欽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間。時出爲人害。村落則晝夜羣行。不以爲異。余始至欽。已見城北門衆逐虎。頗訝之。未幾。白軍提舉司。投宿寧越驛。亭中卒是虎跡。予怪而問焉。答曰。吾與妻子臥壁下。虎夜掉尾擊吾壁。以鼻嗅人氣。垂涎下云。比遲欽時。雨潦塊城。虎入城負大豕、無虛夕。因玩狎不復驚。忽有虎晚入安遠縣衙。坐戒石前。守宿吏卒、不以爲意。直相與擲瓴之。少焉。雖步跚。吏卒始散。乃知虎也。

天馬

邕州溪峒七源州、有天馬山。山上有野馬十餘匹。疾迅若飛。人不能邇。熙寧間、七源知州、縱牡馬于山。後生駒。駿甚。自後歷縱。迄不可得矣。

蠻馬

南方諸蠻馬。皆出大理國。羅殿、自杞、特磨、葳以馬來。皆販之大理者也。龍羅張石方五部落族。謂之淺蕃。亦產馬。馬乃大口項軟趾高。其意蹈瑚。唯地愈西北。則馬愈良。南馬狂逸奔突。難於駕馭。軍中謂之捧命。搔一再馳逐。則流汗被體。不如北馬之耐。然忽得一良者。則北馬雖壯。不可及也。此豈西域之遺種也耶。是馬也。一匹直黃金數十兩。苟有。必爲峒官所買。官不可得也。蠻人所自乘。謂之座馬。往返萬里。跬步必騎。馳負且重。未嘗困乏。蠻人寧死。不以此馬予人。蓋一無此馬。則不可返國。所謂其墟託死生者。閩南詔越嶲之西。產善馬。日馳數百里。世稱越嶲騎者。蠻人座馬之類也。聞今溪峒有一黃淡色馬。高止四尺餘。其耳如人指之小。其目如垂鈴之大。鞍轡將來。體起拳筋。一動其韁。倏忽若飛。跳牆越塹。在乎一喝。此馬本蠻王騎來。偶病黃。峒官以黃金百兩買而醫之。後蠻王再來。見之歎息。欲以金二百兩買去。勿予之矣。嘗有一勢力者。欲強取之。峒官鑿裂其歸。然不審於行也。此馬希世之遇。何止來十一於千萬哉。謂可必得。害事多矣。

果下馬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又

能辛苦。瀧水人多孳牧。歲七月十五日、則盡出其所蓄。會江上。駝騁角逐。買者悉來聚觀。會畢、即議價交易。它日則難得矣。湖南邵陽營道等處。亦出一種低馬。短項如豬。駑鈍不及瀧水。兼亦稀有雙脊者。

蠻犬

蠻犬如獵狗。黧而獵。諸蠻以馬互市於橫山。皆作茅舍野次。謂之茅寮。率攜一犬以自防。蠻莫敢近。

猨

猨有三種。金線者、黃玉面者、黑者面亦黑。金線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線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子能抱持其母。牢不可拆。人取之、射殺其母。取其子。子猶抱母皮不釋。獵猨者可以戒也。猨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登木。好以兩臂攀枝上。不甚用足。終日纍纍然。

白鹿

欽州平野多鹿。中有一鹿。大軀長角。玉雪其色。嘗墮蘇氏網羅。幾擒而逸。淳熙乙未二月、有野婦把一白麝鬻於市。太守鄭、以錢七百得之。日取生牛乳飼之。長大。乃雌爾。然馴狎可愛。鄭求得張曲江進白鹿故事。作彝金羈絡掩尾之飾。將以進呈。而不遂。然欽之白鹿。自昔有之。不足異也。南方野鹿成羣。望人不去。近逼之而後走。性癡。畏聞人氣。人在上風。其走必速。下風則走遲。獵者從下風逼射之。

雌

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爲倒鼻獸。捕得則凝處。其皮士夫珍之以藉胡牀。今冕服所盡雌、是也。夫獸能以尾窒鼻禦雨。斯亦智矣。其登於三代之服章。厥有由哉。

人熊

廣西有獸名人熊。乃一長大人也。被髮裸體。手爪長銳。常以爪劃橄欖木。取其脂液塗身。厚數寸。用以禦寒暑。敵搏噬。是獸也。力能搏虎。每蹠蹠而行。道遇一木根。必拔去而後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盡而後已。余夜宿昭州灘下。聞山中拔木聲。舟師急移舟宿遠岸。問之曰、人熊在山。能即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爲獸也。擧舟刺之以鎗。熊就水接鎗折之。遂破人舟。其在山中遇人。則執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抉人目睛而去。嘗有人熊日坐于獵人之門。獵人每投以飯。因起機心。以大木兩片緊合之。中椿一杙。令兩木中開。次日人熊至。見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兩木合。正害其勢。乃死。獵人急去木。以米泔洗地。縱而雌至求雄。莫辨所殺之處。遂不爲害。不然、雖獵人亦不可得而安居矣。

山豬

山豬即毫豬。身有棘刺。能振鬣以射人。二三百爲羣。以害苗稼。州峒中甚苦之。

花羊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班、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班。全似鹿羣。山谷望之、眞鹿也。脊鬃中羊皮率青黯可惜。以無白羊故也。

綿羊

綿羊、出邕州溪峒、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有白黑二色。毛如繭纊。翦毛作氈。尤勝朔方所出者。

大貍

凡貍之類不一。多有穴於城郭園林者。其大倍貓。身有黑黯。鳴號淘鬲。處處有之。邕別有一種大貍。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則爲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疑、及擅胡牀。其大幾及豹也。

風貍

風貍、狀如黃猨。食蜘蛛。晝則擧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風疾奇效。有野夫籠一枚。詣賓守劉仔任。道晝伏不動。夜則奔躍於籠中不休。需錢五十千。劉笑卻之。

仰鼠

欽州有鼠。形如豬。黑身白腹。仰生土中。攻土而行。逆順前卻。迅疾難捕。人見土面迤邐墳起。即知其爲鼠。急以鏤斷其前後。夾掘而擒之。不然、一聞鏤聲。退而逝矣。

香鼠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柱中。行地上。疾如激箭。官舍中極多。

石鼠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捕得。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效如神。功用勝山豆根。謂之石鼠肚。

麝香

自邕州溪峒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香。然比年西香多僞。雜一臍化爲十數枚。豈復有香。南麝氣味雖劣。以不多得。得爲珍貨。不暇作僞。入藥宜有力。

懶婦

懶婦、世傳織婦懶惰者所化。狀如山豬而小。喜食禾苗。田夫以機軸織紝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獺

山獺、出宜州溪峒。俗傳爲補助要藥。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抱木枯者、土人自稱得之。徒有其說而已。

山鳳凰

鳳凰生丹穴。丹穴、南方也。今邕州溪峒高崖之上。人跡不至之處。乃有鳳凰巢焉。五色成章。大逾孔雀。如今所畫。而頭特大。百鳥遇之、必環列而立。其頂之冠常盛水。雌雄更飯。未始下人間。南人謂之山鳳凰。石湖度衡志云、兩江深林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于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窒竅殺之。此亦異物。

孔雀

孔雀、世所常見者。中州人得一則貯之金屋。南方乃腊而食之。物之賤于所產者如此。膽能殺人。以膽一滴嘗于酒盞之間而酌以飲人亦死。前志謂南方有大雀五色成文。爲鸞鳳之屬。孔者大也。豈是物與。

鸚鵡

古城產五色鸚鵡。唐太宗時、環王所獻是也。案傳謂能訴寒。有詔遣之。環王國、即古城也。余在欽、嘗于孟守見白鸚鵡、紅鸚鵡、白鸚鵡。大如小鴉。羽毛有粉。如蝴蝶翅。紅鸚鵡、其色正紅。尾如烏鳶之尾。然皆不能言。徒有其表爾。欽州富有鸚哥。頗慧易教。土人不復雅好。唯編建人在欽者。時或教之歌。乃真成閩音。此禽南州羣飛如野鳥。舉網掩羣。樹以爲鮮。物之不幸如此。

鳥鳳

鳥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鬢頭有冠。尾垂二翎。背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羽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至能終一闋。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極難得。飼以生物。故又難苦。南方珍禽之尤。然書傳未之紀。當爲難得。人罕識云。

秦吉了

秦吉了如鴝鵒。紺黑色。丹咮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及咳嗽謳吟。聞百蟲音。隨輒效學。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秦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峒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阯。疑即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有秦吉了詩。

翡翠

翡翠、產于深廣山澤間。穴巢于水次。一壑之水、止一雌雄。外有一焉。必爭界而鬬死。人乃用其機。養一媒、繫諸左手以行澤中。翡翠見之。就手格鬬。不復知有人也。乃以右手取羅掩之。無能脫者。邕州右江產一等翡翠。其背毛悉是翠茸。窮侈者用以撚織。

雁

雁、秋南春北。謂之陽鳥。吳中太湖、雖盛夏亦有留雁。蓋太湖深處至涼。且有魚蚌可戀也。衡陽有回雁峯。云雁至此。不復南征。余在靜江數年。未嘗見一雁。益信有回雁之說。蓋靜江雖無瘴癘。而深冬多類淺春。故雁不至。況于深廣常燠之地乎。

鸊鷉

邕州有禽曰靈鷉。狀如啄木而差大。巢于木穴。生子其中。人以木窒其穴。鷉至無所歸。乃至地禹步。俄而所窒躍去。乃得入穴。其後以灰布地而窒其穴。欲觀其步而效之。鷉既步。急以爪畫步而入穴。人欲效之無由。

骨嗉

邕州有禽曰骨嗉。似竹雞。生茅茨中。人即其巢（原本闕三字）折其骨母乃一字（原本闕）藥如馬腦大方寸許。（原本闕三字）之骨復能步。人逐其母。奪其藥。竟不知（原本闕三字）以用。但以囊盛藥。爲小兒辟惡。久而藥亦復不見。謹收不

過（原本闕）

鴆

邕州溪峒深山有鴆鳥。形如鴉而遠大。黑身紅目。音如鵾鼓。唯食毒蛇。鴆禹步過蛇。其聲邦邦然。蛇入石穴。鴆于穴外禹步。有頃石碎。吞之。凡山有鴆。草木悉枯。鴆集于石。其石必裂。或云。鴆秋冬脫羽。人以銀作爪勾取。致之銀瓶。否則手爛。欲加鴆于人。以一羽致酒即死。

春蟲

白鳥鷸觀之屬。秋則自北而南。春則自南而北。猶雁然。而地不同。靜江府人謂之春蟲。欽州、蓋春蟲南歸之地也。靜江之興安靈川縣。其人善捕池塘平野。高木淺林。無非機穽。春蟲北出。必過二縣。欲宿、彷徨不敢下。其捕法云。先訓一春蟲爲媒。則于水塘遍插僞禽。若啄若立之勢。以爲之誘。又于塘側、跨水結小低屋。以蔽人形。每晚、殺小蝦蟆數籃。置之小屋中。忽見春蟲羣飛。縱媒誘之以下。其媒能前後邀截。必誘入塘乃止。蓋此禽真賣友者耶。春蟲既已下。人乃于小屋中暗擲蝦蟆。媒先來食。人乃設機械、暗于水中鈎其脚而取之。其爲械也。製鐵鈎如觀鴛。當其折曲處。又折爲小環如鵝目。令稍缺。可以鈎陷春蟲之脛。于鈎之柄、立小梃寸許。以爲暗行水中。度春蟲近屋。取食人以鐵鈎暗鈎其足脛。微掣鈎。令脛陷入小環。而不得脫。乃急于水裏拽入小屋。拔其六翮。復縱焉。已不能飛。結囿之以疑衆禽。少留。乃得以次取之。

鶉子

廣西海山多鶉。雷化間羅爲鮮。至富也。鶉乃海中黃魚所化成者。黃魚當秋冬、羽翼以化于水中。俟北風拍岸。遂登岸成鶉。便能行入茅草。海南人捕得黃魚。有半化爲鶉者。莊周鯤鵬之喻。小大不同。其義一也。余嘗推其故。物未有非類而能化者。鳥魚皆生于陰。豈非質異而性同歟。

鬬雞

芥羽金距之技。見于傳而未之覩也。余遊自西廣。道番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鬬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禺者。特鷙勁善鬬。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鬬打之際。各有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墻也。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豎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耽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鬬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爲窠。使立其上。則足皆定而不傾。設米高于其頭。使登膊高啄。則頭常豎而芻利。割截冠緌。使敵雞無所施其芻。剪刷尾羽。使臨鬬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揽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噀兩腋。調飼一一有法。至其鬬也。必令死鬬。勝負一分。死生即異。蓋鬬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鬬。即爲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早衰。以其每鬬屢滾死也。鬬雞之法。約爲三鬬。始鬬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鬬。再鬬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鬬。又爲一鬬。最後一鬬。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鬬、皆擲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芻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喜見于色。番人之鬬雞。又乃甚焉。所謂芥羽金距。其用之。其芥羽也、未芥子楂于雞之肩腋。兩雞半鬬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

用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鑿柄于雞距。鬬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于其始。芥肩取勝于其終。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長鳴雞

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一雞直銀一兩。形矮而大。羽毛甚澤。音聲圓長。一鳴半刻。

潮雞

廣有潮雞。潮至則啼。身小足矮。昔余襄公靖詩云、客遊潮雞迷早夜。人瞻颶母識陰晴。是也。

枕雞

欽州有小禽一種。大如初生雞兒。毛翎純黑。項下有橫白毛。向晨必啼。如雞聲而細。人置枕間。以之司晨。亦名曰鶉子。余命曰枕雞。

翻毛雞

雞翻翎皆翻生。毛向外。雌雄皆然。二廣皆有之。

嶺外代答卷十

蟲魚門

蟒蛇

蟒蛇、能食獐鹿。人見獐鹿驚逸。必知其爲蛇。相與赴之。環而謳謌。呼之曰妖妖、（於兩反）謂姊也。蛇聞歌即俛首。人競採野花置蛇首。蛇愈伏。乃投以木株。蛇就枕焉。人掘坎枕側。蛇不顧也。坎成。以利刃一揮。墮首於坎。急壓以土。人乃四散。食頃、蛇身臃腫。一方草木爲摧。既死。則剝其皮以鞔鼓。取其膽以和藥。飽其肉而棄其骨。蓋骨能痿人陽道也。人謂大風油、即稱蟒蛇膏、非是。夫蛇之死。可謂怨矣。然天地之間。物理有所不可曉者。以蛇之大而甘受制。誠怨然。特其未見水耳。彼一見水。必夭矯其形。不受制伏。起而吞人。雖不遇水。有小兒在側。亦忽吞之。是其死也。殆有機緘者存。非蛇之愚也。

六目龜

開欽七洞有六目龜。欣然異之。因人求得。乃眞目之上。有四僞目耳。所謂僞目。即頭上金黃花、紋圓長。中黑似目也。然僞目與眞目排比。端正不偏。無一不然。亦足愛矣。常龜養之不死。是龜旬日即死。是殆不以龜養龜而然歟。

鱉瑇瑁

欽海有介屬曰鱉。大如車輪。皮裏有薄骨十三、如瑇瑁。今人用以爲篦刀筒子者、是也。瑇瑁背甲亦十三片。自然成斑紋。世言鞭血成斑。斯言妄矣。

蟺（音盟）

欽州海濱、有穴處水族曰蟺。狀如龍而無角。長五尺許。蠻人得之。蟄而售諸市。管界巡檢劉昂者、見而市之。將烹。同僚念其形之似神物也。請縱之江。其未得水。則類死矣。一得水、則奮迅獻踏。天矯滅沒。波頭爲起。俄然而逝。彼幺麽其形而猶若是。況眞龍哉。

鰣鯉魚

春水發生。鰣鯉大魚、自南海入江。至潯象之境。龍門之下。或爲漁網所得。余東歸、將至番禺。有蜑、急棹就舟。縶二鰣鯉來售。大者長六尺。小者四尺。脩鼻侈腮。口隱於頤。身無細鱗。上各有鋒刃。與凡魚不同。惻然念曰、神龍之種。乃受制於人如此哉。問所需幾何。曰四百。即市而縱焉。始則舉首出水。少焉揚鬣掉尾。復舉首似顧。悠然而逝矣。

嘉魚

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所謂南有嘉魚。詩人傳之也。嘉魚形、如大鰣魚。身腹多膏。其土人煎食之甚美。其煎也、徒置魚於乾釜。少焉膏溶。自然煎熬。不別用油。謂之自煎。

河魚

左氏河魚腹疾語。迄無定說。余仕古縣、常食市魚。廚者曰、此魚病肚。不堪食。剖視之、滿腹黃水也。後汎舟、見一魚死於舟側。舟人曰、此魚病肚死矣。問何謂病肚。曰、凡物皆有疾。魚在水無他疾。唯病肚乃死。因悟中叔時河魚之說。

竹魚鰕魚

竹魚出灘水。狀似青魚。味如鱖魚。鰕魚亦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鰕而鬆美。大抵南中魚品如鯉鯽者甚多。而鰕竹二魚爲珍。

鬼蛺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共徑六七寸。褐質間雜色晃然。下兩翅有翠點、尤光彩。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翅黑而有翠綵一行。特爲鮮明。北人或名元武蝶。

天鰕

南方有飛蟲。有翅如飛蛾。其尾如蟋蟀。色白身長似小鰕。然夏秋之間。晚飛蔽天。墮水、人以長竹竿橫江面。使風約之、如萍之聚。早乃掉舟搏取。褸肥肉合以爲鮓。味頗美。然此夜墮水。次早即取。乃可用。稍遲一夕。已脫而化矣。

蜃

余在欽、一夕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疎籬之杪、張顙四顧、發身如將躍也、適有士子相訪、因請問之、答曰、此名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含毒、俟人過、則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謂蜮者歟、生曰、然、嘗傳所載、即是物也、未幾、余染瘴幾殆、

古蹟門

韶石

韶石山、在韶州東北、高七十丈、闊一百五十丈、昔虞舜登此石奏韶樂、因以名州、晉永和二年、有飛仙遊其上、張循州韶石圖、有三十六石名、因具於左、新婦石、毬門石、大禾倉石、小禾倉石、太平石、盤龍石、獅子石、侍石、上鱗魚石、下鱗魚石、帽子峯石、鳳閣石、羅仙峯石、雙闕石、馬鞍石、四接石、使石、三峯石、桃石、大香鑪石、小香鑪石、駱駝石、奏樂石、樓閣石、寶蓋石、硯面石、虹霓石、朝仙峯石、覆船石、五羊石、圓石巖、鍾石、續石、石臼、石井、缺一

秦城

湘水之南、靈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間、有遺堞存焉、名曰秦城、實始皇發謫戍五嶺之地、秦城去靜江城北八十里、有驛在其旁、張安國紀之詩曰、南防五嶺北防胡、猶復稱兵事遠圖、桂海冰天塵不動、誰知壩上兩耕夫、北二十里、有險曰嚴關、羣山環之、鳥道微通、不可方軌、此秦城之遺蹟也、形勢之險、襟喉之會、水草之美、風氣之佳、真宿兵之地、據此要地、以臨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陸苟出關、自是可以成列而馳、進有建瓴之利勢、退有重險之可憑、宜百粵之君、委命下吏也、

綠珠井

鬱林州博白縣、古白州也、晉石崇妾綠珠、實生焉、有井名綠珠、云其鄉飲、是多生美女、異時鄉父老有識者、聚而謀窒是井、後生女乃不甚美、或美必形不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掩井之人、亦云智矣、

古富州

古富州、今昭州昭平縣、在灕江之滸、荊棘叢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縣衙、真所謂三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飲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覺門外託託有聲、主人戒之曰、毋開門、此虎也、奴起而視之、乃一乳虎將數子以行、今爲縣乃爾、不知昔日何以爲州耶、

銅柱

漢馬伏波平交趾、立銅柱、爲漢極西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夷獠爲建二銅柱於伏波之處、以明總爲伏波之嗣、是銅柱在安南矣、又唐何履先、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按南詔、今大理國、則是銅柱復當在大理、又占不勞之地、南有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崖海、按占不勞、今占城也、然則銅柱又當在占城、聞欽境古森峒、與安南抵界、有馬援銅柱、安南人每過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其說曰、伏波有誓云、銅柱出、交趾滅、培之、懼其出也、又云、交趾境內有數銅柱、未知孰是、

陟屹寺

欽州靈山縣東南三十里、有武利場、俗傳唐則天母氏故里也、去場不遠、有陟屹寺遺址、云則天念母爲建寺祈福之地、猶有豐碑斷裂茅榜間、字畫略可辨、其文則盧肇奉敕撰、按則天父武士彠、晉人、母楊、未詳家何地、后得志、封榮國夫人、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以微福、然則陟屹之說、固苗裔矣、惜肇碑剝蝕、不可考也、然亦可疑、肇袁州人、蹟武宗朝、去則天固遠、將奉何敕作記耶、

交阯

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交州記曰、交阯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始得起、余至欽、見夫黑齒跣足、皁其衣裳者、人耳、烏觀所謂足無節身有毛者哉、人言道州侏儒、今道州人七尺、而昭州恭城縣、與道接畛、開產一二侏儒、竊意南定縣如恭城也、不然、豈其人足皆無節而能更相扶耶、聞受炎氣、遂以得名、意當如此、

儋耳

儋耳、今昌化軍也、自昔爲其人耳長至肩、故有此號、今昌化島嶼有大耳兒哉、蓋南蕃及黎、人人慕佛、相好、故作大環以墜其耳、俾下垂至肩、實無益於耳之長、其竅乃大寸許、

冰井火山

梧州城東、有方井二、冰泉清冽、非南方水泉比也、謂之冰井、其南隔江有火山、下有丙穴、嘉魚生焉、元次山詩爲梧州有火山無火、冰井無冰之句、

蠻俗門

蠻俗

蠻夷人物強悍、風俗荒怪、中國姑竊縻之而已、其人往往勁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如飛、其械器有橘子甲、長槍手、標偏刀、遏（原闕二字）牌、山弩竹箭、枕槲箭之屬、民編竹苫茅爲兩重、上以自處、下居雞豚、謂之廡、欄生理苟簡、冬編蹙毛木棉、夏緝蕉竹麻紵爲衣、搏飯掬水以食、家具藏土窖以備寇掠、土產生金、銅、鉛、綠、丹砂、翠羽、峒綾、練布、八角茴香、草藥、諸藥、各遂其利、不困乏、今黃姓尚多、而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氏善良、許從國姓、今多姓趙氏、宜州微外、西原黃峒、武陽羣小蠻、即唐黃家賊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然莫氏家人、亦有特相攻奪其刺史、莫延蓋逐其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峒餘明者皆稱出宋、延蓋）淫酷、不能服其類、鄰永樂周王民、與爲仇、相攻、官反爲和解、延蓋恃此益驕、不奉法、至私刻經略安撫司及宜州溪峒司印、效帥守花書行移、以嚇諸蕃落、邊將常恭懷姦利、與交通、蓋爲代作奏章、冒至闕下、不關白經略司、范石湖作帥、捕劾以聞、削籍竄之、其後稍衰、

獠俗

獠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蠻爲能、蠻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

刻郎火爐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旱。自以不塗諸蕃歲貢馬於官道其境、必要取貴及鹽牛否則梗馬路。官亦以鹽綵和謝之。舊傳其類有飛頭鬟齒、烏飲白衫、花面赤棍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也。唐房千里異物志言獠婦生子即出、夫嫗臥如乳婦、不謹其妻、則病乃無苦。

入寨

邕州諸溪峒、相爲婚姻。峒官多姓黃、悉同姓婚也。其婚嫁也、唯以麤豪痛撥爲尚。送定禮儀、多至千人。金銀幣帛固無、而酒酢爲多。然其費亦云甚矣。壻來就親、女家於所居五里之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寨。壻家以鼓樂送壻入寨。女家亦以鼓樂送女往寨。女之婢妾百餘、壻之僕從至數百人、結婚之夕、男女家各盛兵爲備。少有所爭、則兵刃交接。成婚之後、壻常袖刀而行。妻之婢、少迕其意、即手殺之、謂之遏英雄。入寨半年、而後婦歸夫家。夫自入寨以來、必殺婢數十、而後妻黨畏之。否則以爲懦。

挂劍

邕州溪峒之外、西南有蠻、其夫甚剛、其妻甚怯。夫婦異室、妻之所居、深藏不見人形。夫過其妻、必挂劍於門而後入。其合夫婦之道、夜期於深山、不以其所居也。云不如是、則鬼物有顯誅。

繡面

海南黎女、以繡面爲飾。蓋黎女多美、昔嘗爲外人所竊。黎女有節者、湼面以礪、俗至今蓋而效之。其繡面也、猶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當酒會親舊、女伴自施針筆、爲極細花卉飛蛾之形、絢之以掘地淡菜紋、有皙白而繡文翠青、花紋曉了、工緻極佳者、唯其婢不繡。邕州溪峒使女、懼其逃亡、則黥其面、與黎女異矣。

鼻飲

邕州溪峒及欽州邨落、俗多鼻飲。鼻飲之法、以瓢盛少水、置鹽及山薑汁數滴於水中。瓢則有竅、施小管如瓶嘴、插諸鼻中、導水升腦、循腦而下入喉。富者以銀爲之、次以錫、次陶器、次瓢。飲時、必口噍魚鮓一片、然後水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噓氣、以爲涼腦快膈、莫若此也。止可飲水、謂飲酒者、非也。謂以手掬水吸飲、亦非也。史稱越人相習以鼻飲、得非此乎。

飛驄

交阯俗、上巳日男女聚會、各爲行列、以五色結爲球、歌而拋之、謂之飛驄。男女目成、則女受驄而男婚已定。

踏搖

獠人、每歲十月旦、舉峒祭都貝大王。於其廟前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男女各羣、連袂而舞、謂之踏搖。男女意相得、則男呀嚶奮躍、入女羣中、負所愛而歸。於是夫婦定矣、各自配合、不由父母。其無配者、姑俟來年。女三年無夫負去、則父母或殺之、以爲世所棄也。

款邊

史有款塞之語、亦曰納款、蹟者略之。蓋未覩其事爾。款者、誓也。今人謂中心之事爲款、獄事以情實爲款、蠻夷效順、以其中心情實、發其誓詞、故曰款也。乾道丁亥、靜江獠人犯邊、范石湖檄余白事帥府、與開圃結邊民之事。獠人計窮、出而歸命、乃詣帥府納款。其詞曰、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把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若生事者、上有太陽、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驢、生女成豬、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並依山例。山例者、殺之也。他語甚鄙、不可記憶。聊記其謂款者如此。

木契

獠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若其投牒於州縣、亦用木契。余嘗攝靜江府靈川縣、有獠人私爭、赴縣投木契。乃一片之板、長尺餘、左邊刻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於其下、又刻一大痕於其上、而於右邊刻一大痕、牽一線道合於右大痕、又於正面刻爲箭形、及以火燒爲痕、而鑽板爲十餘小竅、各穿以短稻穰、而對結繡焉。殊不曉所謂、譯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指所論讎人、將帶徒黨數十人以攻我也。左上一大痕、詞主也。右一大痕、縣官也。牽一線道者、詞主遂投縣官也。刻爲箭形、言讎人以箭射我也。火燒爲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板十餘竅而穿草結繡、欲讎人以牛十餘頭備償我也。結繡以喻牛角云。

打髻

溪峒及邕欽瓊廉村落、閉不飲濟酒。以小甕乾醴爲濃糟、而貯置之。每觴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甕置賓主間、別設水一盂、副之以杓。開甕、酌水入糟、插一竹管。管長二尺、中有關捩、狀如小魚、以銀爲之。賓主共管吸飲。管中魚閉、則酒不升。故吸之太緩、與太急、皆足以閉魚。酒不得而飲矣。主飲魚閉、取管埋之以授客。客復吸飲、再埋管以授主。飲將竭、再酌水攪糟、更飲。至甚醺而止。其爲毒也、不別設酒。主人妻子同毒客。其妻先酌水入甕、致詞、以管授客。飲已、男若女、迭酌水爲壽。客之多飲壽酒也、實多飲水耳。名曰打髻。南人謂甕爲髻。

抵鵲

自安南及占城、真臘、皆有屑輿、以布爲之。制如布蓋、以一長竿舉之。上施長篷、以木棄鱗次飾之、如中州轎頂也。二人舉一長竿、又二人柴行。安南名曰抵鵲。安南使者黃棠、以一抵鵲載一妾自隨。凡使者至欽、皆有涼轎。釘鈸黑漆、甚澤。而兩竿蓋短。雨晴皆用之。此蓋效中國爲之也。若其本國、只用抵鵲爾。

十妻

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發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欽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爲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衆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于溪峒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

於鑊殺云。

捲伴

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誘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不能如商人之徑去。則其事乃有異。始也。既有桑中之約。即暗置禮聘。嘗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嘗也。索之衽席間。果得之。乃聲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既生子。乃與壻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醽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壻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肯索聘財。而後講翁壻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爲異也。

鬬白馬

廣人。妻之父母死。壻至祭。必乘馬而往。以二牌棒手面導。將至妻家。駐馬以待。妻家亦以二牌棒手對敵。謂之鬬白馬。壻勝。則祭得入。不勝。則不得入。故壻家必勝以入其祭。

迎茅娘

欽廉。子未娶而死。則束茅爲婦於郊。備鼓樂迎歸而以合葬。謂之迎茅娘。昔魏武愛子苕舒卒。聘甄氏亡女合葬。明帝愛女淑卒。娶甄氏亡孫合葬。欽之迎茅娘。夷風也。曹氏父子。直爲冥婚。豈足尙。

志異門

天神

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國中一木梏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苟雷震其地。則又甚也。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每祭。則發牲三年而後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亦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衆尤之。以爲天神實爲之災。

聖佛

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相傳聖佛出世。在真臘國之占里婆城。聖佛女子也。有夫。渡海而舟爲龍王所蔭。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既。海神送其舟於占里婆城。乃顯神異。人有慢輕。必降禍也。人有祈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於前。必報驗焉。南蕃皆敬事之。凡相爭者。必相要質於聖佛前。曲者不敢往也。南蕃所居皆茅廬。唯聖佛廟貌甚盛。黃金飾像。四軀爲四殿。蓋一佛而三夫也。女巫數輩。謂之夷婆。廟多鼓舞。血食無虛日。每歲正月十三日。設廬於廟前。積禾於中。請聖像出廟。而焚禾以祭。十四日。聖佛歸廟。二十日。聖佛生子。乃忽有一圓石出其身。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寢。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獻佛。其所生子。舟載而投諸海以奉龍王云。六合之外。妖祥怪誕。愈多如此。

雷諫議

欽州雷諫議廟。去城數十里。太守到任謁之。雨暘不時。禱之輒應。六朝時。有雷猛力。據有其地。隋朝因拜

猛力爲安州刺史。然特險、驕倨自若也。自令狐熙爲桂州總管。諭以恩信。乃詣府請謁。後熙奏改安州爲欽州。猛力欲隨使者何稠入朝。而死。其子長眞、雄畢即入朝。乃以長眞嗣爲欽州刺史。唐高祖授長眞欽州都督。長眞死。子據襲刺史。然則諫議其猛力歟。猛力最有功於欽。欽人即其墓宅。祉而稷之。置祭田數頃。諸雷章之至今尙存。諸雷今爲大姓。每科舉。皆有鵬名者。欽之祀。無非淫祠。惟諫議爲正。

武婆婆

廣右人言武后母。本欽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帔巍然。衆人環坐。所在神祠。無不以武爲尊。巫者招神。稱曰武太后孃孃。俗曰武婆婆也。

轉智大王

欽州陳承制。名永泰。熙寧八年。交阯破欽。死於兵。先是交人謂欽人曰。吾國且襲取爾州。以告永泰。弗信。交舟入境迅甚。永泰方張飲。又報抵城。復弗顧。交兵入城。遂擒承制以下官屬於行衙。曰。不殺汝。徒取金帛爾。既大掠。則盡殺之。欽人塑其像於城隍廟祀之。號曰轉智大王。凡嘯人不慧。必曰陳承制云。

新聖

廣西凌蔚爲變。鄧運使擒之。蓋殺降也。未幾。鄧卒。若有所覩。廣西巫巫乃相造妖。且明言曰。有二新聖。曰鄧運使。凌太保。必速祭。不然。禍疫起矣。里巷大譁。結竹粘紙。爲轎馬旗幟器械。祭之於郊。家出一雞。既祭。人懼而散。巫獨攜數百雞以歸。因歲歲祠之。巫定例云。與祭者不得罪胙。故巫歲有大獲。在欽爲尤甚。

雞卜

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梃之端。執梃再禱。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梃長寸餘者。徧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遶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始記之。

茅卜

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即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娘。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掐。自茅之中掐至尾。又自茅中掐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當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

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踏斷卦矣。余以爲此法卽易卦之世應揲蓍也。嘗聞楚人筮卜。今見之。

南法

祝融之墟。威靈所萃。其開異法。亦天地造化之流也。巫以荊得名。豈無自而然哉。嘗聞巫覡以禹步咒訣。鞭笞鬼神。破廟殂寇。余嘗察之南方。則果有源流。蓋南方之生物也。自然異禁忌之性。在物且然。況於人乎。邕州溪峒有禽曰鷺鶿。善禹步以去窒塞。又有鳩鳥。亦善禹步以破山石。有蠱曰十二時。能含毒射人影以致病。以是觀之。南人之有法。氣類實然。然今巫者畫符。必爲鴆頂之形。亦可見其源流矣。是故愈西南愈多詭異。茫茫天地。法各有本。必有精于法者。亦云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爲也。

家鬼

家鬼者。言祖考也。欽人最畏之。村家入門之右。必爲小巷。升當小巷右壁。穴隙方二三寸。名曰鬼路。言祖考自此出入也。人入其門。必戒以不宜立鬼路之側。恐妨家鬼出入。歲時祀祖先。卽於鬼路之側。陳設酒肉。命巫致祭。子孫合樂以侑之。窮三日夜。乃已。城中居民。於廳事上設香火。別自堂屋開小門以通街。新婦升廳一拜家鬼之後。竟不敢至廳。云儻至。則家鬼必繫殺之。惟其主婦無夫者。乃得至廳。

挑生

廣西挑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謂人死陰役於其家。有一名士。嘗爲雷州推官。親勘一挑生公事。設肉盤下。俾囚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爾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胸膈。則急服升麻以吐之。覺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此方亦雷州鏤板印散者。蓋得之於囚也。

蠱毒

廣西蠱毒有二種。有急殺人者。有慢殺人者。急者、頃刻死。慢者、半年死。人有不快於己者。則陽敬而陰圖之。毒發在半年之後。賊不可得。藥不可解。蠱莫慘焉。乾道庚辰、欽州城東有賣藥者。蓄蠱毒。敗而伏辜。云其家造毒。婦人倮形披髮。夜祭。作糜粥一盤。蠱蟲蛺蝶百蟲。自屋上來食。遺矢。乃藥也。欲知蠱毒之家。入其門上下無纖埃者。是矣。今黎峒溪峒人。設酒延客。主必先嘗。示客以不疑也。

閏兩

淳熙乙未正月朔、閏兩。見於融州融水縣治。有人之影。無人之形。倮而披髮者無萬數。有一手力持紙錢焚之。影競赴火。又復散亂。有頃乃沒。是日城外有神廟。煙火自地出。經日而滅。一郡大驚。鄰阻夢。爲融教官日。見而言之。是年融不聞有異。

柳州蜈蚣

柳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盆穴中。滿堂如月。別視、見鱗甲大如鋭。太守知異物。遣吏卒持斧鑿齊刺之。有聲砉然。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腦中得珠如鷄卵。圓走盤。光遂不見。

桂林猴妖

靜江府壘綵巖下。昔日有猴。壽數百年。有神力變化。不可得制。多竊美婦人。歐陽都護之妻、亦與焉。歐陽設方略殺之。取妻以歸。餘婦人悉爲尼。猴骨葬洞中。猶能爲妖。向城北民居。每人至必飛石。惟姓歐陽人來則寂然。是知爲猴也。張安國改爲仰山廟。相傳洞內猴骨宛然。人或見、眼忽微動。遂遽去矣。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君子堂日詢手鏡

王濟

有樹曰龍骨其根大者如栝捲幹如臂而匾新發者亦然根至顛頂皆有刺手不可觸以之編籬堅過於墉伐枝插地即活皮色青翠可愛葉如楊梅十月後脫至三月發榦葉俱有白汁其花黃心紅瓣蔕著榦廣東又呼爲火殃胥陽雜俎中有愼火木亦名護火多種盆缶中置屋上開紅白花倦遊録以雜俎所云者即龍骨樹又名烽火木斷之有白汁所見龍骨誠如倦遊録所言但不言有刺以其稱龍骨故畧之爾若云其汁着人肌膚遂成瘡痏則余未之知意者雜俎所載愼火木或別有種

有一種人名曰山子即夷僚之屬初爲亂守禦本州馴象衛鄧指揮者招撫居之各山聽其樹藝官無所禁今皆安其土矣尚呼鄧氏後爲主人其俗語音與華不同男婦皆徒跣短裳婦人以他髮雜已髮盤髻作大堆重可數斤上覆青布簪大頭銀釵耳至百餘耳綴數環男子花青布裹頭亦以耕織爲生就山伐巨木檐爲盆盎鍋蓋鼓鞋之屬入城貿易其夫妻未嘗同宿但於晴晝牽臂入山擇僻處盡一日之樂既入則於路口插松竹以斷來者謂之柿青見者即返或誤入則加以刀弩死且不顧若婚嫁則又可笑有女之家初不計財惟檳榔數裹爲聘結婚時男家有媒氏至女家立門外不敢輒入伺主人出以期告主人不諾即辭去不敢言明日復往伺如初主人諾則延媒氏入飲及期婿偕媒氏携果盒往將及女家婿止近舍媒氏及門女躧新草履負襁挾繖繖上仍繫雙草履隨媒氏往壻所解履授壻壻穿履引之而去媒與父母送者畢反不顧有千方偕壻歸寧

土俗婚嫁有期女家於近村倩能歌男婦一二十人或三四十者至期同男舁轎至聚集女門女登轎夾而歌之互相應答驩笑而行聲聞數里望及男家室廬各皆散去男家携酒肉道飼之此附郭之俗雖衣冠家不廢惟城中軍衛所居多江浙人故不染此俗若僻遠村落則新婦徒行歌者如附郭其俗尤有不可覩

每歲元旦或次日里中少年裂布爲帕挾往村落覓處女少婦相期答歌凡者男子以布帕投女女解所衣汗衫授男子歸謂之拋帛至十三日男子衣其衫而往父母欣然迎欵男左女右班坐一室各與所期互相答歌隣親老稚畢集觀之人家多女者各期一男是日皆至歡歌至十六日乃罷歸歸時女以前帕巧刺文繡還男子男子亦以汗衫歸之女婦之父並未有別往赴期者一州之民皆然雖千指之家亦有此惟城中有附郭無此俗中或有故事皆晦昧

余見彼中竹有數十種與吳浙不同衆竹節疎幹大耳至百餘耳綴數環男子花青布裹頭亦以耕織爲生就山伐巨木檐爲盆盎鍋蓋鼓鞋之屬入城跨之余以爲不逮湖州棲賢猶竹筍與杭之杜園遠甚惜彼中莫知其味不可與語釣絲竹亦疎節幹視衆竹差小枝稍細而長葉繁可織爲器筍亦可餐一名蒲竹人取栽爲屋瓦并編屋壁最堅美又有笻竹大如釣絲自根至稍皆密節有刺長寸許山野間每數十家成一村共植此竹環之以爲屏翰則蛇鼠不能入足可爲備禦計聞徑賊亦皆恃此爲金湯官軍亦無可奈何後見續竹譜云南人呼刺爲箭音勃邕州舊以爲城蠻蜑來侵不能入今欝林州種此城外呼爲護城桂海虞衡則書以笻不知就是又有班竹甚佳即吳地稱湘妃竹者其班如淚痕杭產者不如亦有二種出古辣者佳出陶虛山中者次之土人栽爲筋甚妙余携數竿回乃陶虛者故不甚佳吳人甚珍重以之爲扇材及文房中秘閣之類支許值錢二三百文山間野竹種類甚多

余初至横之郊尚合許名謝村聞挽夫譁然頃之一夫持一獸來獻名竹鼠云極肥美嶺南所珍其狀絶類松鼠大如兔重可二三斤余睇視良久叱還而去後至州廨與諸士大夫談及皆果云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艱余以爲簡冊有載竹鼯者即此杭湖諸山亦或有之但人未知其美故不取耳

横人好植蘭至蓄百十餘本者其品不一紫梗青花者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大率種時亦自有法將山土水和勻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煅令紅取出錘碎雜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間分種時而溉之則一莖著三十餘花以火煅土者蓋其根甚芽恐蚯蚓蟻蟻傷之耳花時則數盆室中芳馥可愛門外數百步皆知其有蘭矣世傳閩蘭最勝若此横之蘭品亦未必下

吳浙間嘗有俗諺云見事難成則云須鋏樹花開余於橫之馴象衛殷指揮貫家園中見一樹高可四三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顆石榴質理細厚余問之殷云此鋏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吾父丁卯生其年花果開移置堂上置酒歡飲作詩稱慶其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團一開累月不凋嗅之乃有草氣余因憶鋏樹花開之說且謂不到此地又焉知真有是物耶

州治北數里有山名古鉢以形如殷鉢故名上有一女郎神廟余職歲祀事嘗一至焉其山視諸山頗秀拔當入嶺處有深澗淙淙不絕石梁跨之逕路縈紆松栢樟榕諸木蓊鬱可愛路平有屋三楹名半山亭殷指揮貫重建余爲記于石出半山轉百餘磴有一坡極平坦復上數十磴有大榕木夾道離立過此即絕頂神廟在焉四顧遠近諸山若揖拱不暇者南望州治大江賓華諸山皆在指顧山後林木一望無際誠一州之勝也考宋元諸碑神乃有唐姓陳一娘人嘗縱鯉一日道遇白衣人告云可速携家避古鉢山上此地明日將爲巨浸矣還告其夫愴惶挈家方至半山其地已陷今存龍池塘數十頃即是後其婦遂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所縱之鯉報活已恩也唐宋及我 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祀典橫人至今不食鯉云

州城南門外渡江陸行數里有寶華山鋭峭秀拔學宮正南一望屹然對峙術者以爲文筆峰故科不乏人余屢欲一登終以事阻人云其中逕路嶮洞紫紆幽迥不可名峭壁怪石奇險峻峻又多可愛中有一寺亦以山名今已圮廢中殿巋然僅存旁舍存數野衲而已聞昔嘗居千僧一巨鍋炊可餉數百人者尚漫沙土中地出兩耳人行其中不礙

聞嘗有見浮出溪澗者次日相率往視居然在焉見則其歲有兵荒又有神僧騎鹿或虎往來山間此說近誕姑以紀異

其土多奇花異卉有不可名狀者於牡丹芍藥則無住宦携婦雖活不花人呼佛桑爲牡丹更可笑佛桑有深紅深紫淺紅淡紅數種剪栽於土即活茉莉甚廣有以之編籬者四時常花又有似茉莉而大瓣微失其香清絕過於茉莉土人呼爲狗牙余病其卉佳而名不雅故改爲雪瓣時漸有人以雪瓣呼之矣又一花名指甲五六月開花細而正黃頗類木犀中多須酌香亦絕似其葉可染指甲其紅過於鳳仙故名甚可愛彼中亦貴之後閱稽含南方草木狀云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又嘗見山間水邊與叢楚雜落間紅紫黃白千態萬狀四時不絕余愛甚每見必稅駕延佇者久之若同吳浙所有者亦爲不少不可備述矣

果蓏之屬大率不逮吳浙遠甚以余所見惟蓮房西瓜芡蔗果四品與吾地彷彿雖有桃李梅梨數品然皆不候時熟即入市青硬酸澁不可噉杏子林禽地素不產土人不之識楊梅大者如豆如吾地所無者荔枝龍眼蕉實三品甚佳又有名九層皮者脫至九層方見肉熟而食之其味顆粟又一種名黃皮果狀如棟子味酸又有餘甘子如小青李味酸澁餘味甘亦不甚美橄欖烏欖二者甚多俱野生有力恣意可取市中十錢可得一大擔土人炒以進飲復有人面果冬桃山栗子木饅頭山核桃陽桃逃軍糧等野果種類更多然西瓜雖美四月即可食至五月已無桃李枇杷二三月間即食四月供已摘盡惟栗與甘蔗用方久耳

余初到橫入南郭門適成市荷檐貿易百傾塞途悉

皆婦女男子不十一余甚疑焉詢之云城中居者多戍籍不敢買僕有僕則有差雖武弁之家例不得免故廝役多用婦女至於販粥侍從亦然大家巨族有至一二十人有善經紀者值銀二十兩有司民間亦染此俗誠可鄙也又有鄉村人負柴米入市亦是婦人尤爲可笑

嶺南好食檳榔橫人尤甚賓至不設茶但呼檳榔於聘物尤所重士夫生儒衣冠儼然謁見上官長者亦不輟咀嚼輿臺皂隸囚徒所卷伺候於官府之前者皆然余嘗見東坡詩有云紅潮登頰醉檳榔并俗傳有人蠻口吐血之語心竊疑爲余初至其地見人食甚甘余亦試嚼一口良久耳熱面赤頭眩目花光於頭什久之方蘇遂更不復食始知其爲真能醉人又見人嚼久吐津水甚紅乃信口吐血之說余按本草所載檳榔性不甚益人冊溪云檳榔善墜惟瘴氣者可服否則能病真氣有開門延盜之患彼人非中瘴食如穀粟誠爲可笑

未至橫七十里地名古江有古江廵檢司并烏蠻驛在焉其地有烏蠻灘甚險過此未有不心驚魂奪者其灘有六延亘三十餘里曰三鬼桂舵馬槽疑壁龍門雷霹三鬼馬槽又險之尤者瀉聲如雷徹數十里灘之上有馬伏波廟門右以鐵索鎖木虎勢甚猙惡云不鎖則夜出傷人過灘者必牲醴告廟下以生雞血滴虎頭人云此灘之險又甚於閩之黯淡灘過黯淡者懼則由陸萬一舟遇害人則無恙

城南由大江西南上十里許有牛皮灘以傍有大石狀若牛皮故名如吳之虎丘千人石其大倍焉余嘗經其地登坐踰時石上隱然有橫州二字大如數席筆畫類唐人土人浪傳神仙所書其西有山

亦秀上有百合花瀰漫披麓余至當盛開時香馥清遠甚可愛也

北方立期爲市謂之集嶺南則稱虛不知稱虛之說所起及何所擬土人亦不知余謂大抵作市於丘虛間故謂之虛唐人有綠荷包飯趙虛人之句想其來遠矣又一書云成市則貨市散則虛或未然恐只是丘墟之義耳橫州雖止十五里有村八百餘虛百餘一虛每期貿易財貨不下數十萬陶虛百合青桐古辣則其尤大者云

相傳學宮西北江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嘗春分前後微雨時有紫水一道湧出順流過學門則次年舉人居多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外其年中舉者六人此又甚異

於城中道遇一文身老婦因詢之云是海南人頃歲調狼兵征勦黎賊被虜三四人賣至此又云海內諸州黎俗生男女三日必請善文繪者於頭面肩頸手腕膝脛腹背周身畫成諸花及八寶等件後用細鍼數枚挑刺出血搽以青靛候三四日滌去則花宛然斷續處再刺以補之至死不沒鉅族大家以之相尚傭賤者則不敢百粵文身之地即此是已

宋秦淮海先生嘗謫於橫罕交游城西一祝姓老書生頗浮篤家有海棠花一枝甚妍麗淮海每過其家於花下觴咏盡醉而返嘗於花下作醉鄉廣大人間小之詞尚存于石後人即其地建亭名海棠亭又一大橋長百餘尺皆以鐵力爲材云宋時所建者亦名海棠數年前建紫黃琮守州改爲淮海書院余嘗至訪遺蹟有壞碑數過沒滅不可讀後一小碑什於地拂拭視之乃刻晁無咎像也云晁嘗不遠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後淮海得命還

卒於藤州即今藤縣人於其卒所建光華亭在焉

隣境貴縣有馬姓之家世以神異顯有稱都長者乃橫州侯興國舉人姑之夫故余得之頗詳其家神異者世有一人立召風雨鬼神虎豹言人禍福無不驗自蒼梧上至南寧皆敬信不可言兩廣猺賊事之尤謹皆以祖公呼之山峒間有跋扈者總帥委之撫安其鬼率徒衆頂香盆牛酒拜迎於道云吾祖公來矣即聽約束帖然而還馬氏之居去大龍山不遠其中皆熟猺所居每月朔望各賞香錢至其家納焉甚有牛羊猪畜者故累年不敢爲亂蓋馬氏力也由貴陸行往賓州必經大龍山非馬氏之車則不敢行車上有小旗爲物色其神異者率無求年至四十上下非縊即溺而死死後遠近遂事之以爲神塑像於廟廟在貴縣北門外與家相隣廟已有十五六像偕其先也余嘗一往視中有宋元碑石紀神異悉如今日所謂都長之神比之他世尤異弘治間斷林州妖賊李通保假稱馬都長作亂旗幟皆馬氏徒衆遥見賊兜若衣黃袍見旒所居室廬皆成金碧宮殿以其術蠱惑聚至數萬人官兵無如之何與賊相拒者半月一日東風甚急賊將以火攻官軍度不能遁三司諸官愴惶呼都長告急答曰無妨待我與祖宗商量遂焚爇一香往營外望空數拜鄉語刺刺飯頃以手指畫若問答狀言訖乃入云無事無事吾祖宗俱在此矣可速傳令子時辰食丑時起營縱火依期而行賊見吾軍舉火徼東風皆大笑頃焉吾軍呼噪而出風反火烈賊大潰走斬獲無數都長單騎馳而呼曰我即真馬都長也汝輩復何遯賊衆見之云果吾真祖公耶皆羅拜於前衆縛其兜請降事遂平又有木山峒徭賊猖獗視官軍蔑如總帥委

都長招撫愛僉即單騎引數卒直至巢穴徒衆見之皆羅拜椎牛擊羊設酒迎欵不暇惟僉是從因諭衆云衆皆安業但爾渠魁某人不可赦可隨我出見總制衆皆唯唯其兜即隨以出見總制訖就責付都長帶往梧州交割械送之京出至外其兜告都長云死固不足言但容我暫回料理家事即出就獄都長與爲期縱之至期不至人盡危之都長但云無妨明日必來既而果然人問愆期之故賊云吾回將叛只被馬都長放許多大蟲咆哮圍繞家宅恐禍及妻孥故不敢愛一死乃來耳都長年四十餘一日將自縊親友畢集守之慶其死也

侯舉人父亦在焉忽對侯云我死三年勇勇有一難可向東南叫我三聲頃焉守者稍懈竟自縊死三年後侯敗稻子三大缸往龍州將至逢暴雨水漲四五丈遇夜舟人失守水退船閣山腰間明蚤衆相顧愕然無所爲計忽憶都長央別之言遂面東南再拜叫都長者三其夜夢都長告云明日有救者至毋憂也日出時可爲飯以待明蚤果有一人率二十餘徐棹二小舟來乃廣東商人素與侯善者云昨更深時一人來報我云侯兄遭難於此可速往救又云可於山中多伐連幹芭蕉自船閣處直至水口厚以藉墊以繩索將船用力一挽即至水中無虞悉如所指而行無纖芥損動若無事然神異若此者不可枚舉姑以其一二紀焉

橫人專信巫鬼有一等稱爲鬼童其地家無大小歲七八月間量力厚簿具牛馬羊豕諸牲物羅於室中召所謂鬼童者五六人携楮造繪畫面具上各書鬼神名號以次列卓上用陶器杖鼓大小皮鼓銅鑼擊之雜以土歌遠聞可聽一人或三二人各帶神鬼面具衣短紅彩執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

有時僉身踊躍至屋梁或仆於地或忽擺中坐自稱爲某神言人禍福主人跪拜於下謂爲過神少愆復如之如此一日夜方罷人有疾者亦以此術祈禱不即愈至再至三至四五不已甚至破家者有之不復更問醫藥城治間人十中雖一二委醫亦未始不效於此者雖士大夫家亦然此俗又甚可鄙

其地多山產美材鐵栗木居多有力者任意取之故人家治屋成以鐵栗臭稱等良材爲之方堅且久若用雜木多生蛀蟲大如吳蠶日夜嚙梁柱中磔磔有聲不五年間皆空中遂至傾倒其鐵栗有參天徑丈餘者廣州人多來採製椅卓食鼎等器甚堅色赤歲貢於京爲神鈴中用又有一木亦堅重其色淡黃有黑班如虎文故稱爲虎班木可作小器甚佳亦有以用藥炙作純黑色僞爲烏木以射利其棕竹極廣瀰山旦谷皆是吾地有得種盆盎中者數莖可值一二金有採往南京賣作扇材者材爲柱枝亦佳其地更多不能名狀

橫人相傳建文庶人遇革除時削髮爲僧徒遁至嶺南後行脚至橫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十五餘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千數橫人禮部郎中樂章文樂善廣亦從授浮屠之學恐事泄一夕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遂爲人所覺言諸官達於　朝遣人迎去此言亦無可據今存其所書壽佛禪寺四大字在焉其寺南面江北背城殿宇甚華美有腴田數百頃臨街店屋四十三間歲可得賃錢百五十金今止一二僧懦不能立利歸里長并諸有力者又傳自建文庶人去則寺日就廢僧人不能存云

橫地多產珍異之鳥吳浙所有者不錄若鳥鳳山鳳泰吉了珊瑚倒挂之屬皆有孔雀龍州山中甚多橫亦時或有之其鳥鳳狀類繪家畫鳳色黑如雅翎腹皆淡紅長頸紅冠喙脚俱赤有距山鳳狀如烏鳳色具五彩若今繪者但尾稍短其蓉甚惡好食蛇二者以其類鳳故以鳳呼范石湖桂海虞衡云山鳳狀如鴉鳶嘴如鳳殊未然又云巢兩江深林中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窠以飼之鷙乃發封殛則窒之而死又余所未知也倒挂小巧可愛形色皆如綠鸚鵡而小畧大於尾雀好香故名收香倒挂東坡有倒挂綠毛麼鳳之句即此珊瑚鳥比畫眉差大彼皆寫珊瑚二字不知何義余謂以其珍貴故耳或別有名考諸埤雅爾雅皆不見錄然此鳥好鬬彼人多畜以賭勝負甚至以鞍馬爲注者如吾地鬬促織然泰吉了俗呼爲了哥教之能人言狀如雛雞而大嘴爪俱黃眼上有黃肉鸜鵒甚多如小牝雞虞人捕賣市中五錢可得一隻甚肥美又有綠鳩捕得亦可食詢山間人異鳥甚多不可一一名狀

與客坐閒談橫州山水佳勝必首及涇塘巖次則謝村巖焉彼人呼洞曰巖余終以公事羈縻不能一往後乘進　表之行軍衛鄉窆來入諸公置酒舟中俄別乘輿一登始畢素碩先至謝村方維舟村老一人率百夫列炬前導行半里皆平坡後入小路透迤蔡統數曲即有巨壑石數十餘依石轉二三曲得一絕壁若無可入處復巡一石後方有一洞門頗寬敞入數步一小方池水甚清徹云歲旱不涸沿池轉捐數十步乃炬而行復轉一曲即有小水聲常汩汩深淺莫測洞約深數里水亦如之中白石如玉奇怪不可言有石如老君危坐臺上人亦呼爲老君石亦有若獅象人虎千態萬狀或如米柱下垂亦有自地漏出上柱者行半復有一岐石入亦深廣至盡處極高曠頂有一穴光射洞中明朗可愛人云其小水中產嘉魚至九十月自穴出大江人從穴口捕得甚肥美人極珍貴地里誌載云蜀夔府達縣雅州與漢中沔縣俱有丙穴產此魚猶不云橫其穴亦宜以丙穴呼可也遊畢還舟渡江行里許見一山巋然於平曠中即涇塘巖也陸行皆叢楚榛莽中有小蹊乃前村老茁率人新雜入者約數百步有巨石磊磈塞洞口巡石罅走得入洞處中甚寬廣明朗四闢及頂皆有穴透入日光中多奇石色青翠若所繪金碧傍升一石有若磴數級即一小路巡石壁而行縈統數曲一石隙可上地亦平曠其西有窓數處可以下窺先所入處復於其上有一石如舌下垂人呼爲龍舌石遂索一梯自龍舌攀而上得一門入復平曠如前以入洞時計此第三層也余遂索筆大書重樓洞天四字於上傍亦有一門出得平地一區若露臺下視甚高峻四望亦曠遠長江若一練帶圍遶遠近諸山如列屏障此又可愛諸公於洞中盡醉出至江滸而別

吳浙農家甚勞橫之農甚逸其地皆山鄉有田一坵則有塘瀦水塘高於田旱則決塘竇以灌又有近溪澗者則決溪澗故橫人不知有桔槔每歲二月布種畢以牛耕田令熟秧二三寸即插於田更不復顧遇無水方往決灌畧不施耕盪鋤之工惟薅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薅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獲每一畝得穀二石者爲上此亦習於逸惰而不力耳又有畬禾乃旱地可種者彼人無田之家并徑僮人皆從山嶺上種此禾亦不施多工亦

惟蒔草而已獲亦不減水田彼又不知種麥之法故宵沃之地皆一望蕪莽不顧余詢之云亦嘗種遇熟時不伺曝乾即鞭爭處之器問彼主又多濕熟皆黧爲紅黑色食皆無味或有食即嘔吐成疾遂云地不麥故皆不種殊不知收時須曝令乾甚方貯之無不美者余備寫種收之法示之各村墟間亦有人種矣

橫州城中有魚塘三百六十口郭外并鄉村倍之大者種魚四五千小者亦不下千數故魚甚賤騰貴時亦斤不滿六錢江河間魚亦不少其品與吳浙所產不同一種名谷魚類鮐與鮠味亦肥美余甚爱之又一種名鉤魚狀類鰨身少匾其唇甚長垂下數寸味皆在此故俗有喚着鉤魚肉不惜老婆裩之語又一種名竹魚其色如竹青翠可愛味亦佳魴魚極多甚美有重十餘斤者鱔魚爲蠻雞下甚多雖上直抵橫以上一帶皆無茹魚惟謝村巖江邊里許則有餘皆無之又有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兇種鯉鄉皆與吳浙同

橫州雖爲殊方僻邑華夷雜處之地然一歲有一二節序可觀遇端陽前初一日即爲競渡之戲至初五日方罷舟有十五數隻甚狹長可七八丈頭尾皆刻龍形每舟有五六十人皆紅衣綠短衫棠鳴鉦鼓數人搴旗一人餘各以槳櫂水其行如飛二舟相較勝負迅疾者爲勝則以酒肉紅帛賞之其負者披靡而去遠近男婦老稚畢集江滸珠翠緋紫橫炫奪目或就民居樓屋或買舟維綠陰間各設酒歌鼓飲飲而觀至暮方散中秋城中郭外之家遇夜必設一大月餅宰白雞魚肉盛陳瓜果至十餘品者或於通衢或於院落闔一家之內無問老幼皆集所設處拜月歡飲簫鼓謳歌聲聞遠近

逵旦方已雖家貧亦不廢此二節甚佳吳浙所不如此地之俗多可鄙賴有此耳

其地人家多畜牛巨家有數百頭有至千頭者雖數口之家亦不下十數時出野外一望瀰漫坡崗間如殘故市中牛肉四時不輟一年百餘斤銀五六錢馬亦多產絕無大而駿者上產一匹價不滿五金又有海馬云雷廉所產大如小驢銀七八錢可得一匹亦有力載負不減常馬家畜一匹或數匹漢廐中有果下騧高三尺即此至如駟騾地素不產人皆不識其地猪甚肥而美足短頭小腹大垂地雖新生十餘日即肥圓如匏重六七斤可烹味極甘腴人甚珍重延客鼎俎間無此不爲敬余初不甚信鄉士夫烹以見餉食之果然吳浙人愛食犬呼爲地羊小猪之味過於地羊遠甚又所畜羊皆黑色若蒼色者人亦異之余嘗於坐中談及吾地白羊人以爲駭若吾地異黑羊也

有菌甚鮮美作羹其味未有逾於此者雷過則生須臾採猶遲非腐則老故呼爲靈菌亦有曝乾作腊雖佳不如鮮烹者遠甚予謂即滇南之雞棕燕窠之屬但此物不多產耳

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其地甚多狀類蜥蜴守宮之屬多生城垣串樓及人家墻壁間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牝聲蛤牡聲蚧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抱負日墮於地人往捕亦不之覺人以手分擘雖死不開人得之以槁熟草細纏定鍋中蒸過曝乾售人煉爲房中之藥甚取效尋常捕者不論牝牡皆可爲醫獸方中之劑也

余暇日與馴象校指揮左州李太守欽承候舉人嘉祥閒談偶及諸土官風俗飲食燕遊起居甚爲可鄙各處者皆同其飲食烹飪與華人不類蛇鼠山百脚蚯蚓蜻蜓皆以登饌更甚木蠹白大者爲上品又以牛羊脾上黑膜焙研細雜以椒塩蘸食諸肉嫩人不纏足不穿底衣裙至十餘數幅甚長拽地尺餘以多爲禮形甚短髻用髮挽成大與頭等上着笠笠上飾以珠翠金寶性甚淫亂又言田州太守岑猛云漢岑彭之後其家豪滑狠鷙好殺恃人馬財粟之盛故恒不法無理殴嘗爲總帥府旗牌官屢至彼土故知之詳遇總府差官賫旗牌往彼調兵有至一二月不出承命之人飲氣不敢出一言蓋恐其加蠱毒之類中傷之也歸則總府責在旗牌人員甚至杖一二百屢有至死者又將此蜚置之法外念罪衆不之加遂各相效尤各土官又畏其強遇有調不敢輙出差人往彼請命及伺動靜彼若有期因其期亦出彼不之動亦不敢動其跋跪不恭也如此正德間發人馬十餘萬掠龍州知州皆逃匿刼去金銀寶貨鉅萬殺虜男婦無筭蓋龍州甚富人馬不及耳其龍州例委指揮一員率四十軍歲在彼把守遇掠後聞諸當道達於朝下巡按御史轉行監司諸官案問其把守指揮至以失桡處死至今未釋龍州知州罰米二百石岑猛令其立功贖罪此不知何律恐軍門別有條例余所不知抑恐諸公慮其激變姑事姑息之典但以四十人禦十餘萬衆而加以失桡之罪恐不能服輿論耳弘治間其族有岑浚者爲思恩知府亦不法無狀然未若此之甚卒至剿滅彼岑猛者若不復鑑岑浚覆轍吾見其覆滅可待矣

人稱猿過臂嘗讀埤雅爾雅稽諸簡冊亦然或云臂通肩余未見爲疑攝州事時一日總鎮王太監移文下州差人捕徐入貢余因檢故事凡打捕例皆南鄉人遂召南鄉村老諸人告之衆唯而去旬

日餘村老一人來告云承捕猴之命已號召得三百餘夫令圍得一小黑猴於獨嶺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隣村益夫二百盡伐嶺木則猴可獲余遂如其請三數日昇一猴至予驗其形似皆如諸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復詢諸土人云惟長臂者爲猴其類雖非一皆短臂蒼毛者烏得爲之猴何嘗更有臂長逾於此者余深然之者書之人何謬誤如此又有人云猴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爲黃潰去其勢斑蔡即轉雄爲雌遂與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後遇總鎮府一人云府中嘗畜一黑猴數年忽轉黑爲黃其勢與囊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以爲異事後知雄化爲雌乃固然者方釋其疑此又諸簡冊所不載猴善攀援跳躍迅捷如飛又必衆夥圍守伐木以斷去路乃能致之毋惑乎五百人以旬日之勞僅得其一也又馴象邵指揮家昔有山中人獲一猴來獻面黑身白惟頂上有黑毛如指闊一縷直至脊盡處有人云猴初生時黑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爲雌又數百歲方變爲白其有黑毛自頂貫脊又異然則唐人之詩有云黃猴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有白者余州所獲猴因　今上罷貢珍異故不用予遂携歸畜之三數年甚馴擾忽疾作而敝瘞小橫山側與鶴冢相並

山中產蚺蛇大者長十餘丈能逐鹿食之土人捕法採葛藤塞蛇穴徐入以杖蛇嗅之即靡乃發穴出蛇縶於葛絕臠而烹之極腴售其膽獲價甚厚其脂着人骨輕軟及能萎陽終身不舉食鹿骨角廻腐本草諸書皆所未載余甚異之今江南得其皮以爲樂器刀劍之飾

有物狀如蝙蝠而大如鴉遇夜則飛好食龍眼將熟時架木爲臺於園至昏黃則人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夜復然彼人呼爲飛倉余偶閱溪蠻蘂笑中載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娘人就蓐藉其皮則易產名飛生予謂即飛倉也橫人譌生爲倉蓋聲相近云

廣西橫州乃舊合浦郡也余竊祿于茲見其風氣絕與其浙不同故每遇事必細詢之不倦是以郡內山川出產民情土俗頗得一二在官二百五十日以毋老去家甚遠恒邑邑不自安遂詩終養還居常與賓客樽俎間每有談及治內事者余性疎懶又拙於應對故暇時憶一事則書一事於故楮積久成帙錄而入梓或有問及則以一帙呈焉以代口舌題其首爲君子堂日詢手鏡君子堂者郡廨側燕息所也嘉靖改元秋吳興白鐵道人王濟謹識

嶠南瑣記

魏濬著

嶠南瑣記卷上

蠻蕞中所錄西事見大荒諸所載神人多珥蛇者珥耳飾也一曰瑱又蠶弄絲於口亦曰珥因以珥名錄竟尚有碎事及續聞者自餘種因復理而存之命曰嶠南瑣記語曰雖有棄髮必愛予於此亦云歲壬子良月湛盧山人魏濬識

兩廣樹在封川蒼梧界上分左右柯直上以其方之榮悴卜粵東西豐凶不爽

梧州察院儀門外壖地上草細茸深厚初夏螢火以千計閃閃燭草上如月

湘竹有全紋者圍僅三四寸斑亦不老畧大則止半面有斑而體甚薄用則析取其有紋者謂之片竹

道內有大椿樹二株高十餘丈蒼鬱濃茂在廳事之前對立危聳數百年物也

邕州道署後有梛椰樹四株隅立競秀高俱十餘丈玩之不厭

邕人言鐵力木能上水僅可百餘年惟黃蓮木最能久

木之寄生者曰寓木見山海經梧之桑寄生酒爲佳然粵人不事蠶作眞寄桑者甚鮮

辛亥四月予署柱上生菌若肺之垂正黃色不死草如茅暑月置盤筵中蠅不敢近舊曰出柳州今詢之無知者

駁鹿山僧堂前池水紺碧間出蓮花五色絢爛名飛來蓮

斷腸草一名胡蔓形似黃精又一名野葛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

平樂人有三女俱年幼晨出田間拾菜日晚不歸往視之則枕藉死矣傍有斷腸草數處尚有握手中者李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芙蓉花亦斷腸草之名花之美似芙蓉也或云葉大如人手掌見人則獵獵鼓搖若招之者取稀腸一段杵汁入之繫其兩端汁從中穿走腸斷乃止

予官農部河南司時曹長武陵龍君偶一日曹事畢遣吏承印還寓吏塗遇一人云當赴曹投牒者引去他處飲以酒吏即昏迷若寐及覺印爲盜去矣數日捕得盜者予偕往訊之對云用風茄爲求投酒中飲之即睡去須酒氣盡乃寤問從何得之云此廣西產市之棋盤街鬻雜藥者今土人謂之顛茄風猶顛也一名悶陀羅按本草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云即此又北斗經有陀羅星使者手執此花因以名

杭藥草鳥不敢栖其上煎令稠醮弩矢射野獸立斃此物予嘗見之形似獨窠蒜土人云生深山中就其處採煎須不聞雞犬聲煎成用鍼刺臂使血出垂肩順流下如縷仍用拇指緊按刺孔令人蘸粟許於縷之末血急縮回者方可用不先按其孔血縮入肉則其人立死

嘉魚出火山下丙穴體圓小多脂九十月間始出或曰似鯖魚謂其多脂而味似之爾形絕不類也

嬾婦如山豬而小喜食田禾田夫以機杼織紝之具懸於田傍則不敢近又桂州有睡草見之則昏薦若醉亦謂之嬾婦蔵

暑中一老雌雞抱子十餘後止存一雌者次歲仍令抱之得八子半月而老雌雞死八子遂隨少雌雞飲啄哺味無異其母諸雞皆能啼猶羣處女奴逐之始散去

潯暨頗有園池花樹偶見花根上一物蠕動就視之乃一大蝸牛戴殼而行殼可容半升

滕江出鯖魚膽售者皆僞以黃藤膏混之黃藤亦能行血去醫予過藤詢漁人獲有鯖否漁人以一尾來獻狀似鯇而黑剝取其膽懸之船牕上越宿漿裂出過半土人云膽甚薄漿發即裂故鮮得全者張七澤云松江人謂草魚爲白鯖魚鯖爲烏鯖魚草魚今人家池中用草啗之者即鯇魚也

鯰魚似白魚而稍短味不腥絕宜鱠南方以爲魚品之最

潯州多杜宇晝夜啼不絕客居聞之甚慘

蚺蛇常在樹上伺鹿鹿過輒垂首下繞之有頃鹿死先濡徧身令濕便舉口吞之骨角皆鑽皮而出

蛇之名甚衆烏梢菜花危干量人水箭幹壁虎鼈腦笋雞冠皺箕狐黃藤蚺寸白又有青竹標者瞎

月緝樹而生子一曰蛇盤之處必在壬地

校邑時以左江道爲交塲道深遂旁有亭榭園池林木茂密業已堵塞予與書吏俱入居籌邊樓下一日晚堂畢隸人云每薄晚有人擲瓦石入詈之則愈甚予視之累累積瓦上因詢干掫者答云此去外路甚遠遂不復問又一日閒步出閩關者房內有伐樹聲因取鑰啟視之關者云有物如犬而甚大黃色每來則伏此處竹樹間撼門入亦盜食食物適來逐之越牆去尾大如帚伐去竹樹或可冀不來爾蓋狐已爲妖而土人未之知也

龍州即古龍編建安中立州治時有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名

劉欣期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爲虎遂復爲吏

靖江世子宴三司是日入則有閒人數百輩先伺於門門啟輒挨擠疾馳爭先詢之皆宗人也內臣執梃逐之不能止亦多不冠而跣其足者云常不得登獨秀惟此一日可乘爾山徑既險仄斗峻遙湧而升常遲數級方得上喧雜甚趣殊不清獨登絕頂一眺盡郡中諸山水形勝爲佳爾諸亭館皆欹石壁間半爲飛磴不敢從容玩適宦遊幽賞之不相謀大暑如此王官居稍右不甚廣頗見巖整正殿端倚獨秀殿後亭館皆廢壞狼藉荊莽中儲君居先王服制力未及此故爾所謂月牙池者蓋營建時鑿取土遂稍甃之積水可汎也

陽朔道上一山高十餘仞體圓而皺內全空宛如粟殼戍卒有栖止其中者

靈渠自北而南三十二陡又由灕通銅鼓水自東而西入永福六陡六陡冬月水消則涸絕不行

湘中記云湘水　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自理定西行蘭麻烏沙諸嶺險絕皆刺天無蜿蜒迤邐之狀又極隘僅容足每遇嶺則直上至絕頂乃下下抵澗水乃已渡澗又復上如此者三四程聞之飛雲九折勢雖險峭何可乘騾車跨馬而行不至若是也

諸嶺每遇狹處謂之隘子必有大小石子一堆意必戍士積之以備他盜者然疑我與賊共若賊先不幾藉之兵乎及詢之則云行人過者必從山下擔石一塊寘此祝云願增脚力殊可笑亡謂當時必有以此愚行人假之力者緩急可因以擊賊爾然非長算也

桂泉多可飲而白龍爲最梧惟冰井清冽餘無中醉茗材也

志圖地山川如禹貢山海經水經皆不置論注者始勞引曲證若直寫溪山林洞屈曲如觀壁畫意趣悠遠自然神飛夢越旁置一語便索然無味此亦吾輩文字禪也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亦稱帝矣注云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水經又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是商均亦葬於此

彈丸溪水經稱灕水會彈丸溪谿中有石自然珠圓若彈丸狀彈丸乃一小澗冬月流澌枯絕其石亦鵝卵石之類爾

粵右有灘浪二水浪水今志俱失其名然其源流尚可考也按水經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注水出無陽縣故鐔城也又東至蒼梧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爲大水注鬱水出縣東遷徙陵縣之西南元封五年支洲自灕陵移治於此又云濤過之山浪水出焉南流注於海

竺芝扶南記南方山溪間謂之究有西古郎究金山郎究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文狼究無勞究又徵側走入金谿究

東江驛在虞山西南二三百步黃澤由癸方來注之滙爲靜流東與灕江隔一洲洲上莎萋萋密而驛之前竹樹林樾交接互映曖鬱陰翳水一灣澄碧若染予語驛丞曰汝何福得此清況丞對曰賴公之福但如此好景丞亦無那不得常看之爾

劉僊巖有足跡長二尺許如足印土上太肖似相傳是劉仲遠所履之跡予笑云此非仙人足跡乃凡人手跡也

還珠洞有伏波試劍石長丈餘垂下寸許未合細視之有鑿斷痕

梧江競渡龍舟長十餘丈坐可五十餘人有衣白墩人分立舟上每擢動則右手摩小白旗左手摩袖袖甚長如所謂郎當舞袖者

吳筑療鄉詩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嗜申時飯

符載送楊衡游南越云五嶺風候加餐飯日舉醇酒數觴可以佐助元氣

庚戌冬予以長至前數日抵邑時驟煖單袷衣操扇

盡夫衆之有案者歸輒向人云邕州熱甚次歲抵邕又早十日而連晨嚴霜風透骨至覓地爐燒炭氣候之不常如此

辛亥春三月邕州雹大如斗城中屋瓦皆盡無一存者是日陳憲僉顧輕車欲於敷文書院席上盤盂盡碎役人避去二公立簷下有塵板處

予冬月行部至邕望坊樓上殘篇半漏時見天光屢疑是積雪未消

治夷方有兩失一曰裁省一曰改土爲流是皆通人一蔽所謂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悖者創制之初量其物力必非優裕事體漸繁亦必與時升降浸趨簡畧若更事事尅損必至荒涼不堪苟且相承難施振刷節約可以治身國儉示之以禮生衆爲疾都不講求涓滴之酉終非長算至於土人亂萌原由流官處之失當若復改流徒益繭絲我自爲圍事端愈衆棼而擾之亂可日俟審持大體毋爲近名貳而戡之服而柔之夷自爲夷治之其庶

朔三省注漢武伐東粵事東甌地多以兩粵訓之如武林曰在潯州又梅關以爲梅嶺之類三省天台人去東甌甚近尚不知東越之爲東甌何故

全州柳山書院有巨石乘風雨飛入應泉井中頭昂尾低狀如龍馬其高廣正與井之石甃相值雖人力巧爲安頓不若是也

西中夷變不常動議征剿將士以首虜爲功或免罪雖云當陣見證率多詐冒村民之悍黠者何小賈及瓶瘠之人過則斫其首以貨毋級金三兩聞有舟人方盪槳眼微瞌輒爲人斷首以去者

夷人方亂時於中秋候月見月相對愁語曰朝廷有天且勦我急備飯甕藏深山中爲鼠盜計民見月則喜曰朝廷有天我得田禾吷也

懷遠有石壘臨溪相傳諸葛武侯營於此人不敢作室其地又六洞有一種云是巴人從丞相到此夜令云桄石者去桄草者酉中夜撤營桄草者方熟寐晨醒始覺遂酉不去迄今猶作巴音云

潯州西行過橫永道上竟日無人居抵州縣次方止日中小憩野館蕭條叢莽荒荆勾衣胥幘戟豹畫啼送卒常百餘人云惟使車過此餘皆取間道去粵右亭鄣壠瘠不堪除郵吏多不肯赴類署職者常過永洛間一驛卧室牖牖風罅玲瓏時方殘臘因就車上取迎送揭令從人糊之尚餘數十幅次晨盡付署職者笑語之曰有使客過可以此預糊之勿令臨期其人叩謝去

又亭午經一野館小憩飯無坐處取舊竹椅折足者用頹壁甎墊之竪坐不動

潯州大逐客凡粵東人從事官府者盡逐去以土人應之土人蠢拙事不能辦而玩法實過之官不能制行部時嘗欲刻一記可千言徧索工刻者不得土人遂强取雕劌十餘日方就而塗塗不成字爲之一笑毀之

士子應試約會俟有入彀者則瓜分其坊貧此風甚惡在處有之粵右謂之打礦然粵右土瘠人貧士多空乏長安日下道途修阻不能赴南宮者多坐此

孔雀夷人有殺而食之者云其味如鵞解百病食其

肉者後有病服藥不能愈取其尾者持利刃伏叢篁間自翳其身勿令見伺過客斷取之不則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

象交於水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其交如人見人則羞遽起逐之人走須繞嶺方得免

解牛多俚婦亦曰屠婆縛牛於木數之曰某時牽汝耕田不得某時乘汝渡水不即行今何以免死乃殺之

舟過龍門值水漲見浮槎上有物翻覆如葉榜人撈之得一龜不似常見者大寸許而體甚薄似鼈頭類蟾蜍腹紅色黑理足尾俱黑而尾畧尖銳背純綠中具五行八卦環列二十四氣界處似微紅畫之者後一段皆有齟齬天然分界首頗大不能全縮眼作金色兩頤有金線縈之頷下亦紅色能吐飲鼓氣蓋物之異者

出東江門蕭客或登湖南樓會宴則經靖江府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羣吠路傍前驅者莫之逐也間以語人人笑曰想子必是雪爾

莽梧郡有銅船沈於水天霽水澄隱隱可見謂是伏波所鑄

逍遙樓三孛後有大歷丁巳顏真卿書字全無結搆有俗氣下筆正如糊餅兩走之轉處法亂乃椽手之下者何以辱魯公

攝府時有莫年妹一事甚奇年妹父廩生汝賢母歐氏有兄二人庶母翟氏戊戌冠亂翟有娠汝賢令長子隨母次子隨翟氏而自負年妹避冠途遇賊汝賢被殺賊執年妹以去教之種語不能遂送田

主李某家李酬以酒飯賊謂李曰此平西莫秀才女也勿令出李藏年妹於家時方六歲令與其女俱女長適翟生以年妹勝焉居二年年妹漸長翟生欲收爲妾李氏怒不肯日與翟生閧生偶他出李氏罵年妹曰老婢亟去吾非與汝共丈夫者年妹遂走出猶記賊平西莫秀才之語因沿途問平西路避人藏跡行三日不得食至一邨落饑力疲甚坐人家門首其人出叱曰汝何家婢子來此年妹泣語之故其人曰莫秀才妻嫁此處人家因馳往報之歐氏至不能認其容貌歐無名指無甲妹及二兒指亦如之以此爲記又妹生時磕損其額角瘢痕宛然母女相持而哭既而長兒亦至因詢次兒時翟氏娠已生子名翟養貞守不嫁且撫養其次子已爲婚娶矣予聞爲奬異翟氏今年妹仍依翟氏居爲擇良家子嫁之此事離合絕奇然歐遠變節而翟不二其志且撫次子與其子至於成立戴嬀之事不爲異矣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好醜之跡志之俱足以風云

秦氏永福人嫁某數月死後嫁張名又忽得風疾名故貧氏忍饑凍營粥餌以事之備嘗苦積十年生二子俱幼萬歷庚戌鄉舍火起氏急抱二子出置空地上復入欲負其夫時火勢已及衆止之氏不聽冒燄而入遂與夫俱死火中火息撥灰覓之則夫骸燬盡而氏體獨全予聞行縣優恤其家勸再醮礙於格令置豎碑二上書云義烈秦氏一豎於墓一豎道左俾觀者有所感云

銅柱之說不一南裔異物志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

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然不言幾柱而俞益期牋云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人十餘家居壽泠岸南與銅柱對皆以馬爲姓山川移易今在海中則非今憑祥分界兩銅柱矣而唐南蠻傳謂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馬援所植銅柱而曰山其魏聳可知今銅柱未聞若是偉也又開元間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銅柱柳子厚以爲復立者乃安南都護楊州豈文淵所立銅柱固多亦經交人毀仆獨憑祥分界與中國爲界得久存耶又馬總元和中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錢著唐德五代晉馬希範平羣蠻亦立銅柱於溪州總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今皆不知何處

嶠南瑣記卷下

曹唐初爲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游僊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貶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體幹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壯水牛亦將不勝其載

呂衡州溫善謔子厚在柳州溫謔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南溫又謔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雲南閑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柳州有種柳戲題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蔭追憶衡州戲語而作也

西中宴饌畢乃進魚即撤席一日隨二叅知飲予坐末席魚偶不足以尾進客云何爲進尾予曰二公乃魯師道故宜得此不佞何敢望

此中胥掾閹隸之屬多菴愚不諳事語之通不了了雖纖細亦須自檢張七澤云祇爲檳榔吃壞予問何故曰至清之氣皆沉墜不能上升宜其混混乃爾

桑民懌嘗謂柳州倅不欲往或問之曰宗元小兒久擅此州名往一旦掩倨其上不安爾

吳武陵遺孟簡侍郎書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

已酉夏予督臨儲一年矣與堂翁求一代意在假省也一夕夢中作詩云葡萄且醉樽前酒主璧還爲

席上珍時署齋有葡萄一叢予構高架架之濃鬱蔽蔕殊堪銷暑因語兒輩云古此夢似葡萄熟後當還部不得送爾曹歸矣既得代堂翁以手札趣還曹遂以孤舟往過天津岳斗元曹長召飲有酒甚佳詢之云葡萄酒也馬中貴所饋因憶夢中之言不偶而是日推粵右學僉入都始知之次日命下乃知席珍爲儒官之兆而圭亦有泉象

又嘗夢入一廟廟貌尊嚴予揖之神授以扇視之則邊骨上鏤有細字文展之面上小楷甚工再展則斷爲兩既出有木橫於門予躍過之門者曰勿遽去且占星一人曰武官也一人曰非也乃法官次日以語關嚴二僚長且云予將陞僉事矣必分巡二公曰何以占之予曰扇有風風憲之象門有木者臬也扇得半蓋分風而疑爲武官者治兵之事也居數日遂陪浙憲再得今命乃知扇邊有字乃邊隅文學吏謂非武官者文之反也

石工言嘗入深山中覓石峯售之偶登靈川界內一山檢覓之間忽見一洞內光耀如月就視之洞口甚狹僅容一人內廣亦不踰數丈而乳石纍纍下垂不勝數交映有光可手而探也因回呼其侶欲共採之忽白氣一道自洞出爲其所衝倒地昏暈不省者久之遂迷不復見有洞處氣猶漫亘山谷久始散石之精華所聚宜亦有神呵護之也

庚戌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七分五十七秒予時在邕州是日陰雲不見後見范職方守已疏言初甚時刻及食之分秒與所測不符因摘歷中差訛數事駁論且謂其以意爲增減予直謂彼輩原無意見亦非有增減且如冬至日在箕三不得復進而箕四此最易曉祇是鹵莽疎漏下算子錯爾似於歲周日躔有退無進猶未之知也使能解立法之意於布算時一一詳慎豈至差謬若是

近因范議春官上言乞博選海內精歷理者集議改定予按大統歷本之授時盡去歷朝積年日法立爲氣閏轉交四應而百年消長各一即其差分之積上推往古而必合即其下算將來而不謬者其法冠絕百代後有作者恐不能易若據前人成法以意稍爲增損如按圖經指數道里終屬懸度歷法至此已極精密則其差亦愈微眇如劉洪之知日行遲疾張子信之知日行有入氣差王朴之得發斂法皆畢一生精力始能得之改定之說談何容易如魏之景初晉之泰始皆不能改吳之乾象唐歷二十三家不能改太初又如石晉之調元歷唐傳成均之戊寅歷韓穎之至德歷皆行數年而差更甚王恂云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歷之誤正在數爾去數則無歷理矣

土司法極嚴酷鞭笞殺戮其人死不敢有二心所謂怯於私鬬勇於公戰者商販入其境則輸稅以二槍交植境上曰關未稅而越關者輒射之輸稅後雖露處野宿物貨狼籍道路夜行無敢窺者

祿州本太平屬後淪入交州與龍州接壤土司遇喪事賻賵之來其酬必倍祿州以千金賻龍州龍州以爲餌已辭不受祿州感之遂尋兵戈讎鬬不已辭曰遺其賻金于緡也

土目稱其酋曰布伯布伯猶華言主管也謂百姓曰提陀

田禾叔言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戡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

獞人遠歸則止於三十里外其家遣巫持籃往迎之脫婦人中衩貯籃中前導曰爲行人收魂歸也

獠人相鬬殺若所殺之人得美瀨者則剜其而籠之以竹鼓譟而祭之以徼福

粵中多產錫以賀出者爲最按水經馮水南出於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嶠也其山多錫謂之錫方

唐開元中測日晷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按水經注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以南北戶向日望北辰落在天際又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故名

林邑記云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弓矢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崒不踰仅萃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爬景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游俗性塗分故也此段文字甚奇

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道傍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因取百錢來塗其面與神約大捷則投此錢而盡上向衆方祭祝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舉軍歡呼震地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疏密就地釘之曰俟凱旋謝神取錢既敗智高平邕州師還過廟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南人尚鬼武襄借此作其氣爾

沈希儀爲泰將時正值兩江多故希儀使其腹心詐爲販者以貨入諸土司貿易察其動靜密以牒報

其夫人亦有智畧召諸婦入視其有能者令往看夫因攜線繡巾帶諸閨奩中飾具往窩之得與夷婦習因盡知其內外幽隱之狀其師無虛出者以此

蒼梧賈雍爲豫章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胷中作語云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衆泣曰有頭佳耳雍云無頭亦佳語罷遂仆

宋士堯馬平人儂賊之亂士堯領兵赴邕奮勇爲諸士先適師潰賊於馬上斷其首已落猶跨馬馳還營賊望之驚以爲神

橫州學正劉琯持身端謹每日授諸生經講論不倦州守方脩學宮日親至度工諸生曰盍往迎之琯曰脩學有司職講學吾職也各舉其職何以迎爲永淳賢尹祠祠知縣趙某某爲令多穢跡而善結士民之機黠者陰使市胥保之當道令適病死遂許立祠民怨之者曰祠成必毀之乃祠於縣治門內久之令有同籍者來爲當事因移祠縣西會事久無能憶其故迹者遂至今其祠尚在

陶璜爲九直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十數丈大十圍欵欵能動割其肉如豬肪以爲臛甚香美璜自食之於是三軍皆食陶璜嘗晝臥見一女子枕其臂欲捉之用爪搔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鶴林玉露云馮京父商云云今俗傳奇本此而邵氏聞見錄稱京之父式爲左侍禁常取京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州軍府事賜

緋魚袋馮京京後判荊南其銜與父所題無異一云還妻事乃馬涓之父從政羅大經誤以爲馮京也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

楊貴妃容州雲凌里楊山人小名玉環父亡母葉氏懷孕十三月生妃有異姿都督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元琰爲長史又從康求之攜至京後選入壽王宮時年十四明皇召入內號曰太眞

綠珠姓梁氏博白綠羅邨人生而端嚴石崇爲採訪使交趾回道經博白以珍珠三斛買之

汪直藤峽猺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間賞令南方征剿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勢多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役此眞所謂刑餘也

蒼梧士燮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藥一丸用水調化灌之搥其頭少頃目即開手足漸能動半日起坐四日遂言語如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漢永和間周敞爲交州刺史採龍山之木爲州門鼓又分一鼓給桂林郡一鼓給交趾郡擊一鼓則二鼓皆鳴所謂叩宮而商應

堯時有何侯者隱蒼梧山至夏禹時五帝賜藥一器家人三百餘口同昇今爲太極眞人

龍眼事鮮見西京雜記尉佗獻高帝龍眼樹三都賦蜀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而吳賦中亦有龍眼總一物也而易一目字何謂

扶荔宮所植不但荔枝凡柑桂椰欖栒榔之類皆運歲移植徒損民力一無活者

扶南王范文本夷奴牧牛山澗水中得二鱧魚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曰非魚也將礪石還爾郎至魚所見是石遂去文異之石有鐵文就山中冶鍛作兩刀舉刀向郭祝曰鱧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郭破者文當治此國遂斫之石破於是人情附之後王扶南石上痕尚在魚刀子孫寶守謬比之斬蚍劍

容州三洞天都嶠山太上寶元洞天白石山秀樂長眞洞天勾漏山玉闕寶圭洞天

楚巫臣適吳吳以爲行人巫臣教吳伐楚薳掩八年楚伐吳爲巫臣也至衡山而還衡山在楚南境內與吳遠此云何解

長沙定王子靖侯名狗彘元朔間封零陵之南部爲侯國王葬更名曰洮以狗彘爲名既不若於蒐之猛又非大鳥之稱古之人不諱惡名如此

王伯安平思田八寨即乞病歸至南安小憩一佛寺寺有靜室乃前老僧示寂處老僧化時戒其徒歲加封識不許開戶伯安固强開之中有書云五十七年主守仁啟吾鑰拂吾塵問公欲識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伯安愕然數日而卒

龍涎香出西洋諸國番舶往往東澳元非西產萬歷甲午命福建兩廣辦進西人亦爲之困則廣之一字累之也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面積而堅凝惟鮫人能取之新者色白久則紫又久甚則黑白者如百藥煎紫者次之似五靈脂其氣近臊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而不散一說云香有三品一曰洗水如前所記者上品也一曰滲沙乃漂泊洲嶼間風雨浸淫久滲沙土者一曰魚食龍吐涎羣魚競食之糞浮於砂磧上氣甚腥穢皆不可

用此物予嘗於閩行省見之舶商攜有十三兩至問其價云每兩價一百二十兩問何據云產端間採辦有案予因取視之形正如百藥煎初嚙微有腥氣已而清氣逼人時盡倒累年舊牘檢之果得一牘云每兩價六十七兩且謂醫上香五兩次香七兩以待再命而庫冊業已失載司帑者細檢帑內廢朽諸物得兩裹封識宛然蒼氣無異新者予考之閩廣採辦龍涎事在嘉靖丙辰與敗物共處垂五十年而味不減眞異物也後有知者語予曰故事商人自赴內庫交納半爲中官侵費不必盡香價也

試龍涎香法將結塊者奮力投沒水中須臾突起浮水面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宿其細沫已嚥餘膠結舌上取出就淖稱之仍重一錢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極熱鑽入枯中乘煖抽出其涎引絲不絕驗此不分褐白褐黑俱眞占城唐顯德間貢薔薇水猛火油薔薇水灑衣衣敝而香不滅猛火油用以灑物得水則火出夷人用之水戰內典云人火得水則滅龍火得水而熾

容州有莫道人者名洞觀居羅浮石洞不知其年歲山下八九十歲父老言少時見其丰姿已如此登山如飛常數日不食或與之食不辭多寡輒盡食之

安昌期志稱韶州人東志以爲茶城人

朝野僉載栁州曹太年八十五小妻生子日中無影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猳鼻散居峒落獻歲時至軍府聽令猩猩不與同羣韓愈詩衙時龍戶集日上馬

人來龍戶卽龍人也

異物志稱烏蠻在南海郡之西安南都統司之北卽烏滸蠻也古損子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曰宜弟味旨則獻其君君喜之而賞其婦娶妻美則讓其兄其國有烏蠻灘漢建武中國廢按烏蠻灘在橫州東十里

飛頭獠頭將飛一日前項有痕匝如紅縷及夜狀如病頭忽飛去於泥中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又云飛去時以耳爲翼一曰占城有戶頭蠻本是婦人但目無瞳子爲異耳好食小兒糞遺其食者兒必死或有頭飛去家人以被覆之頭囬不得合墜於地氣充充欲絕去被頭自地起就頸上合之卽活

博物志著梧更劉京云桂林晉興寧浦間人病將死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領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撲殺來如風雨不可斷止肌肉都盡止餘骨在乃去殯殮不時皆受此害有物力者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畏梓木氣若以梓木板障其傍并以作器便不敢近

前載程大中投妖事妖言亦有自歐希範初爲亂遣待制杜杞討之杞僞招降希範與酋數十人來杞大張燕犒醉之以酒乃執而盡磔之皆刳其腹繪以爲五臟圖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卧於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流血言希範以拳擊我遂死杜杞殺降宜有此報至於誤傳爲神實起於此

粵右狼兵驍悍天下稱最然多非眞狼眞狼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舊制調征狼兵所經過處不許入

城蓋其性貪淫離家遠出罕御酒肉不獲縱貪色之欲會怨懷恨惟圾於其主之威而已在有司善御之不則剽掠之性一動不可復制矣

東蘭那地南丹三州狼兵能以少擊衆其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夾擊一伍爭救之若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者卽斬一伍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若一伍戰沒左右伍不夾擊者卽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不追躡者斬全與軍政所載無異其論功行賞之法戰沒者臨陣躍馬前鬬因而催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俱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斬級而能冠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

岑氏家法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之割首之人雖有照獲主擊刺者之責但能奮殺向前不必武藝之精絕也

粵西入交趾有三路一路由憑祥州出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一路由思明入卽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一路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隘

村落有水草處多以草結爲鵝鴦之狀用灰塗之百十爲羣俛仰飲啄顧盼張翼無不絕肖俟有廻翔飛下者弋取之亦有立牆頭屋角者驟見之未有不以爲眞也

粵右兵餉半藉鹽運其法與他處異官出鹽本及舟具歲令郡倅一人往東省鬻買運歸轉市楚商取其利以資餉蓋官自爲市也每歲定爲一運運分四起顧一歲類不能畢一運之役緩則利輕速則鹽滯而嶺左嫌分鹽之利楚南病得食之艱事非同舟情不相急牒文往復竟見齟齬徼潤鄰壤殊非得已往以戎卒駕舟今改用水手以閒右充之既無工資稍稍得溢於數差不甚困若遇東省盤覆之密必苦折閱粵人原無積蓄就役如赴湯鑊予舟行遇艇舶過見其憔悴困苦因漫占一絕云

官差羸得號長年十丈遙遙木馬粵西艇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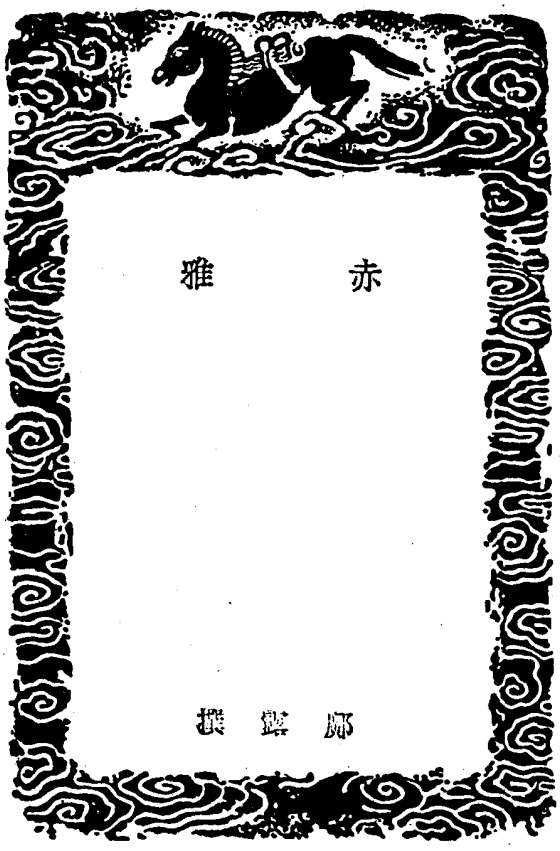
景好重樓歌舞百花烟木馬粵西艇舶也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妻黃氏元每中夜得句黃輒先起然火具紙筆元甚相重元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君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又題鄧眞人遺址曰三千功滿輕昇去留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長掩映不知浮世幾興衰松梢風觸霓旌動樓葉霜霑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瀉秋池又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

翁宏字大舉寓昭賀間不仕工詩送人下峽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寶珠客候入射猖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故宮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衡山處士廖融南游宏贈詩云孤吟牛渚月老憶洞庭山皆稱佳句

唐仁傑全湘人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詩貽之云紅旆渡江霞醮水青蛇出匣雪侵衣德誠善之勉之入金陵會休沐朝達集於升元寺召仁傑偕往酒行請賦登閣詩仁傑沉吟少頃立就有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半城陰衆皆閣筆如元白之遜楊汝士也又贈僧詩云只住此山能有慮向來求佛本無心

野次四五月間有花絕似桃而開甚盛詢之土人云名桃共娘謂與桃同母也其名甚新因戲作二絕云名園花色遜天姿玉嶺霜林植種奇艷質從來無野態莫教錯認是連枝右桃花問嬌姿肯與鬬春光體質天然信野妝開落也知人不管免教輕艷妬昭陽右共娘答



山海經之後有赤雅，猶鄭袖之後有合德。美不專美，奇乃並奇。予聞之知天壤間無所不有也。特睹聞未習耳。睹聞未習，固奇矣。然惡知乎予以所未習睹聞者爲奇，又惡知乎予所習睹聞者，彼又以未習睹聞爲奇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莫之有異。而飲食服飾、山川風土，一切物類，直在不同。如其中飛頭、印嬛、犦牛、荼首，以洎怪怪奇奇，嚮心駭目，不惟未嘗睹，且未嘗聞。鄭君固奇士，要非逃賾逃亡，縱游其處，氣雖勃發，才極橫厲，而故國故都所睹如是，所聞如是，頹唐終老，即欲從紙上覩，迺不可得。爲能攝郁而萃繪綵以成其奇儷哉。故知楩楠之林，成於鬱蹙；蚌蛤之珠，衒於結痾。士緣摧折而顯名，因困厄而奮志。龍門雄文之奇，豈不以此與歟。邱生張沅書。

類博稿廬藏書

讀後漢書至馬將軍援、岑將軍彭、何多奇也。馬以薏苡得謗，而岑竟爲蜀客所刺。蠻獠詛毒，師壇摧壘，後世望武陵西一步幾爲畏途。予獨謂此大不然。毋論馬氏溯龍世貴顯，絳帳世文雅，鼎峙鄧寶，即岑將軍再傳循吏，犬蹠興歌，綿綿裔孫，君長桂管之外，與中原漢陵兄弟，遙揖風流。若南海鄭湛若、僑寄時所述，亦大足誇矣。湛若稱岑氏雄長諸司，爲蠻胡侯槃之率，歲時伏臘，醴祀槃瓠，尊俎，誓雞以枕榔麪代臭將軍首。嗚嗚吹蘆笙，擊雲陽侑之。天姬結隊，雲彈蠻妖，偏督鳳頭，寧數梁家墮馬。能治兵，亦能治蠱。湛若以無家張儉，花宿其間。論文宗淮南，品詩薄元白。木客聯吟，夜深花笑，時有驚人險句。而史所稱馬氏之銅柱銅樂，與夫榕門勾漏，飛頭捕蚓，火鼠鰌鱸，他人從故紙覆擷，猶怦怦心動者，湛若耳而目之，飲而食之，猶雛落非溷事。語云，因病致妍，其謂是夫。夫帝女不配槃瓠，不能祖禰萬山之中。岑氏尚聯姻帝室，與馬鄧競貴，即不然，若鄧侯遙胄，振起齊梁，小結蕞民之局，則不能獨窮粵西，世世爲外臣。鄭君不忤邑令，即忤而得解，亦不能隻身坤維，商足冰狱，獵其豔香，歸我雅舌，以散布於桐城金陵之間，俾兩阮先生弁星其前。而予小子亦以一言綴其末。嗚呼，成岑氏與四姓之世業者，高辛氏暨東漢之廷臣也。成湛若之慧業者，予同籍恭庭黃令公也。而予因之有感矣。國家控制遼瀋，桂嶺灘江，僻突域外，顧其人多工文藝，善束伍，而中原能文之士，多撮其綱要，不能殫博雅之趣。至抵掌握奇，輒指爲躐冶，亦卒氣沮無成效，無他。山中日月閒暇，故專覓蒐討，公私利害同，故法網寬而令行禁止。中原士子，甫呫嗶，望句廬一唱爲息肩

地。既登仕版。幾幾焉中書堂盡尺一止耳。安望其蒐仇池之書。而講尙父之法乎。古書張曲江、崔番禺、曾敎時將相。卽昭代邱梁倫從數大老。名德貴望。湛若勳忍既久。願假風緒以鍊松栝。異日紫綬螭坳。柔遠能邇。卽以是編爲姬公職方之紀載可也。崇禎乙亥天中節。江左友弟薛寀頓首。

赤雅目錄

卷上

土司世胄　形勢
法制　布伯
岑家兵畧　猺兵
猺人祀典　雲輝君兵法
輝蠻盛飾　四姓誓蠻
齊服　鳥章
猺仙　龍母山
李龍宅　生丁白丁黑丁
丁婦　鍊刀
毒藥　結納
埜戰　誓師

狆人狚人附　獞官婚嫁
浪花歌　收魂
獞丁　丁婦
毒矢　羅漢
攻掠　獞婦畜蠱
天姬破蠱　大良
犵人　獠
郎火提陀　羅淡樓
祭朵　蚍蜉
蜜喇　蝸牛脸
無頭鮮　卜歲
插翅春　龍擅
飛頭獠　鼻夷
白棍　狆人
狪人　斑衣山子
斑衣種女　烏蠻國
西原蠻　廣源蠻
苗　巴人
蠻人　馬人
印嬢　木客
卷中
山川論畧　崇山
石人山　鬼門關
崑崙關　粵西入安南三路
容州三洞天　七究
二壺城　關麻道
勾漏洞　立魚嶺
李白巖　何侯山

火山
陽朔道上諸峰
獨秀山
榕樹門
華嚴洞
秦城
水月洞
宣巖
劉仙巖
灘山
龍隱山
辰山
中隱山
琴潭山
南巡附
祥狗
查浦
靈渠
犀泉
激玉泉
楊妃井
銀殿山
七百里松陰古道
疊彩山西樵寶積山附
桂林三巖
屏風山
寶圭洞
七星巖巖洞
玩珠洞
雉山巖
崑山帝祠
堯山
清秀山
穿山
游桂林招隱山小記
三江
烏泥
湘水
陽塘
婆婆泉
綠珠井
北鶴
深掘
山都
獵獵
狒狒
子路
犢牛
肉翅虎
麝
馴龍
白妾魚
海蠻師
鬼魚
王鮑
赤蟻
鯊龍部署
鱔無棄物
諸夷有學
伏波銅鼓
哭金祠
蒟醬不爲異
無量壽佛
四獠
瘟獠
象交
卵卜
青蛇使者
文成事類伏波
巒林石
鉤鷃
鵰胡
獵獵
狒狒
子路
犢牛
肉翅虎
麝
馴龍
白妾魚
海蠻師
鬼魚
王鮑
赤蟻
鯊龍部署
鱔無棄物
諸夷有學
伏波銅鼓
哭金祠
蒟醬不爲異
無量壽佛
四獠
瘟獠
象交
卵卜
青蛇使者
文成事類伏波
巒林石

卷下
邕州鳳
綠舍鳳
桂州鳳
孝鵝
鷓鴣
天雞
白州鳳
宜州鳳
兩江鳴鳳
鴆
王母
鶴鶴
雞
象江石

桂林石　馬林銅柱
伏波銅船　雉黃擣衣石
飛來鐘　綠珠玉簫
飛來蓮　抗藥矢
思牢矢　西嶽眞蹟
葛洪未至勾漏　舜至蒼梧

赤雅卷上

明　南海鄭　露滿若篇

土司世胄

土司惟諸岑最強。胄出岑彭。畫像雲臺。精應列宿。布星祭神。威儗王者。世爲外臣。頗娶得法。其女珠衣雀扇。火齊金鐙。乍見訝爲仙者。一本作仙人

形勢

四府三十七州。形勢宛然一衰周戰國圖。區分畛埒。遠交近攻。雖暴寡凌弱。殘殺敗畧。終莫能越其尺寸。其主幼弱寡昧。則頭目用事。似三家六卿之類。寡弱甚者。割村爲質。如列國割地獻城之例。然有年月劻版。歲盈則反。傾義重士。有似四君。一本作四公子。但見門銅柱。士非逃亡流竄。憤世嫉邪。一本作偷。甘心修蛇之口者。執宵旰蘸而蹈之。是以碣石空懸。而雖龍之士罕至也。一本作矣

法制

土司法極嚴肅。鞭笞殺僇。其人死無二心。民怯於私愼。勇於公鬬。似秦。嚴刑峻法。蠟於文司。似鄭。商販入其境。以二槍交植境上曰關。一本無關字。稅未輸而越關者。許射之。既輸。暮行露宿。貨物狼藉。無敢睨者。

布伯

土目稱其酋曰布伯。謂其百姓曰提陀。命其女奴曰獵婢。布伯、布命之長也。提陀、可以涕涎人也。南史、王琨獵婢所生、指是。

岑家兵畧

岑氏兵法。七人爲伍。每伍自一本無字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之。割首之人。雖有焰獲主擊刺者之責。但能奮殺向前。不必武藝絕倫也。

狼兵

狼兵鷙悍。天下稱最。多非眞狼。土官親行部署乃出。性梅貪淫。勢不可制。嚴志明律用之勝。否則敗。

猺人祀典

猺名蠻客。古八蠻之種。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背高辛狗王之後。以犬戎奇功。尙帝少女。一本作主封於南山。種落繁衍。時節祀之。劉禹錫詩。時節祀槃瓠是也。其樂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謂五彩。一本作五參。奏樂。則一本無則字。男左女右。鐃鼓、胡盧、笙、忽雷、響瓠。一本無響瓠二字。雲陽。祭畢。合樂。男女跳躍。擊雲陽爲節。以定婚媾。側一本作例具大木槽。扣槽纂號。先獻人頭一枚。名吳將軍首級。子觀祭時。以桃榔麪爲之。時無罪人故耳。設首纂樂畢作。然後用熊、羆、虎、豹、狚、鹿、飛鳥、溪毛。各爲九壇。分爲七獻。七九六十三。取斗數也。七獻既陳。焚燎節樂。擇其女之姱麗嫺巧者。勸客。極其綢繆而後已。十月祭多一本都貝大王。男女馮袂而舞。謂之蹋。猺相悅。則男騰躍跳踴。負女而去。

雲彈君兵法

雲彈孃相思槃兵。能以少擊衆。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夾擊。一伍爭救之。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者。卽斬一伍之衆。一本作人皆論罪及截耳。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戰沒。左右伍一本無伍字不夾擊者卽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一本作言謂。惑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以金帛遺地。一本無地字拾者斬。其功賞之法。戰沒者、臨陣躍馬前鬬。因而破敵。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斬級而冠同伍者。輒以其伍屬之。

彈孃盛飾

猺女握兵符者。得冠偏皆之玉。披紫鳳之裘。曳蝶繒。佩文犀之印。望之若神人矣。何謂偏皆。中以瑗玉琢雙鳳頭。握髮盤之。北齊禮服志。八品女冠偏皆結。與此畧同。鳳裘、白州綠含鳳毛所織。色久逾鮮。服之辟寒。蝶繒、冰蠶所珥。一本作成。織作一本作以蝶紋。輕逾火浣。服之辟暑。諺云、鳳裘無多。蝶繒無夏。趨年無前。彈雲無價。趨雪、駿馬名也。

四姓髻髮

髻有芙蓉、有望仙、有懷人（一本作仙人）、有雙蛇（一本作雙龍）、有孤鳳、有濃春、有散夏、有愞儂、有萬壘愁、有急手妝、其下者（一本無者字）有椎髻、有垂鞭、有盤蛇（一本作陛）、有鹿角、豪家髻髮稍不稱者、羣笑之曰爲丁妝。錦有鵝頭錦、花蕊錦、蛇紋錦、以蛇膏澤之、辟毒霧、入水不濕、亦名龍油錦、簇蝶錦、以熟金爲之、古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

卉服

南方草木可（一本有以字）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蔴所爲、淮南子、弱錫細布、一端數金。火浣布有三種、畢方麻者、一端數金、祝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瑰枝布、婆羅布、其精者、曰婆羅龍段、吉貝布、又名班布、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穗長尺許、織穗成布、文勝火浣多矣、但過多則散。南史、齊武帝乘龍舟遊江中、紐越布爲帆、綵石爲足、榜人皆著鬱林布、帝王誇爲炫耀、其珍可知。

鳥章

鳥蠶之精、織成文章者、謂之鎖袱。鳥蠶之粗、市於狶獵、謂之鵝毳。詩曰、鵝毛御臘逢山翦。

猺仙

居思娥、隸貴縣南七十里居思巖、巖果紛敷、食之五蘊皆香、悼之迷不得出、人或遇之、問其姓名、必曰、居思娥山中（一本作下）人也。

龍母山

容縣南白（一本無白字）花村、有龍潭、渟泓莫測、猺女飲水、爲龍所攝、陰雲翌羃、既歸、常有寒氣、人莫敢（一本作能）近、女亦勿覺也、歲餘產龍、無血、水數升、下雲霧扶去（一本云下霧挾去）、母無恙、數年母卒、既殮、龍擁其柩向潭、潭側（一本云龍來擁抱其柩向潭之側）萬峰廻拱、成一月堂、衆隨去、石裂、龍負柩入、龍出（一本作入）、石合、與蒼梧張魯女浣衣事同、庚信所稱南國女郎碧者是也。（一本無與蒼梧張魯以下二十二字）廟在梧江、祝風雨輒應（一本作驗）。

李龍宅

至元間、興業大李村李龍、好修煉、一日謂妻曰、體蹇甚、暫浴、汝姑待之、雷雨大作、妻懼、眎、遍體鱗生、駭妻曰、我歲一來、當以米糕祀我、語畢、挾雲雷（一本作雷雨）而去、至今赫然。

生丁白丁黑丁

椎結班衣、兒時卽燒鐵石烙其跟、瞻、沁以蛇油、重研若鞠、穿筲走棘、履險若（一本作如）夷。

丁婦

黔面紬額、爲花草（一本作卉）、蜻蜓蛾蝶之狀、嫁則荷傘曆屐以戒途。

鍊刀

兒時選精鐵如兒重、漬以藥水、及長、咒時鍊日、刺熊衝堅、服以終老。

毒槊

毒槊無刃、狀如朽鐵、著人無血而死、意列子所稱宵練者耶。

結納

猺老晴結城市豪傑、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耳目、透漏綴念、朝發夕聞（一本云有朝發夕聞無透漏綴念四字）。

埜戰

臨敵比偶而前、執鎗者乍前乍却以衝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拔（一本作執）矢、矢盡、投（一本作擲）弩夾刀（一本無夾刀二字）、與鎗俱奮。

誓師

凡有讎鬬、殺牛聚衆、對神盟誓、其法令人忘苑、先期刻木插於山椒、以示不詭。

狶人（狶人附）

離題高聲、狀若猩狒、散居莽中、不室而處、飢拾橡蕈、射狐掘鼠、蠶蠆蚯蝝、甘生如薺、卉衣鳥言、重譯四姓、狶外曰狙、其風罔聞、意莊生所稱狙公云。

獞官婚嫁

獞人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勝、壻來就親（一本作婚）、女家五里外、采香草花蕚（花蕚一本作異花）、結爲廬、號曰入寮、錦茵綺筵、鼓樂導男女而入、盛兵爲備、小有言、則肅（一本作猷）兵相壓、成親後、婦之婢媵忤壻意（一本作壻者）、卽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一本作懼）、否則懦而易之、半年始與壻歸、盛兵陳樂（一本有焉字）、有馬上飛鎗走毬、鳴鐃角伎（一本無角伎二字）、名曰（一本無曰字）出寮舞。

浪花歌

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筵、於名山、五絲刺同心結、百紐鴛鴦蕊、選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隊、餘則三三五五、采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亦三五羣（一本云三五成羣）、歌而赴之、相得、則唱和竟日、解衣結帶、相贈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一本云三月三日）、秋歌中秋節、三月之歌、曰浪花歌。

牧魂

峒壻遠歸、則止三十里外、遣瑤毗持籃往迎之、脫婦人中相貯籃中、曰牧魂、瑤毗者、巫也。

獞丁

冬編鵝毛、夏衣木葉、搏飯掬水、以禦飢渴、緝芽索絢、伐木駕（一本作架）橙、人棲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謂之麻

欄子。子一本無下子字長娶婦。別欄而居。

丁婦

娶日。其女即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野合。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始稱爲婦也。

毒矢

射鵰一本作鵰捕蛇。以合百草。練時日作毒矢。仰射飛走。透肌及骨。百不失一。

羅漢

貴少賤老。染髮剃鬚。喜作羅漢。羅漢者、惡少之稱也。

攻掠

凡有攻掠。爲鬼誓衆。乃推渠長。一本無堰峒官把酒。賜綠熊、練騮、錦雉、鷂鷹、綠熊辟塵。錦雉善鬬。欲其絕塵而鬬也。練騮、臂衣也。鷂鷹、戰服也。厚給其家曰鎗頭錢。攻峒刼猺。報讎雪恥。始有交鋒。攻村則聞風而遯。占其田廬。徙老弱而居焉。性極耐飢。啖盧數顆。則凡草木皆可噉食。狼兵至。即一本無即字遯匿深箐絕巘。官兵追之。徐行長嘯。若塞鼠之逐飛兎也。

獞婦畜蠱一本作行蠱

五月五日。聚諸蟲豸之毒者。並置器內。自相吞食。最後獨存者曰蠱。有蛇蠱、蜥蜴蠱、蜣螂蠱、視食者久暫。卜死者遲速。蠱成。先飼食中。味增百倍。歸或數日。一本作月或經年。心腹絞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爲之力役。猶虎之役倀也。其後夜出有光。熠如曳彗。是名飛蠱。光積生形。狀如生人。是名桃一本作挑生。形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蠶。于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殺人多者。蠱益蠱。家益富。悲富昭賀。蠱術公行。峒官提陀。潛得知其狀。令巫作法厭之。取婦埋地中。出其首。澆蠟然之。以召寃魂。魂不爲附。獞婦代鬼返罵。乃死。否則不能置之法也。鮑明遠詩。吹蠱痛行暉。蓋飛蠱也。按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硫云、地鑑、蠱事。人所爲也。周時一本作禮荆揚不入職方。王制南不盡衡山。則西北亦有蠱矣。國語曰。宵靜女德。以伏蠱慝。謂女惑男如蠱。使人形神雙喪。精魂爲其所役。一本作塡也。張衡思元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嬋眼而蛾眉。則房中亦有蠱矣。何必鴆舌雕題。騷人羈旅。始爲惑哉。

天姬破蠱

凡中蠱者。顏色反美於常。天姬望之而笑。必須叩頭乞藥。出一丸啖之。立吐奇怪。或人頭蛇身。或八足六翼。如科斗子。斬之不斷。焚之不燃。用白礬澆之立死。否則對一本作簿時復還其家。予久客其中。習知其方。用三七末萆薢爲丸。又用白礬及細茶分爲末。每服五錢。泉水調下。得吐則止。按古方、取白蘘荷服其汁。并臥其根所。一本無所字呼蠱者姓名。則其功緩也。

大良

與獞同類而性稍異。有戶口版籍。較民更淳。喜輸租稅。人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牲醴飲噉。久敬不衰。同類有無相資。一無所吝。多爲獞人占殺。散處城郭。爲人灌園。

犵人

犵人山田墻墉。十歲九饑。饑讎必報。隱突漢界。攻剽村落。或慢殺人。則以牛畜爲償。曰人頭錢。

獠一本有人字

獠俗畧與獞同。而嗜殺猶甚。居無酋長。深山窮谷。積木以居。名曰干欄。射生爲活。雜食蟲豸。

郎火提陀

山中推最有力者役屬之。名曰郎火。餘止曰火。最下者曰提陀。

羅漢樓

以大一本作巨木一株。埋地作獨脚樓。高百尺。燒五色瓦覆之。望之若錦鱗矣。一本作然攀男子歌唱飲噉。夜歸縊宿其上。以此自豪。

祭鳥

獠人相鬬殺。得美鬚髯者。則剜其面。籠之以竹。鼓行而祭。競以徼福。

蚍醢

山間得大蟻卵如蚌一本作斗者。用以爲醬。甚貴之。按內則腥脩蚍醢即此。

蜜唧

取鼠胎未睜未毳。通身赤蟻者。淹以蜜房。飣之盤上。一本作中蹣蹣而行。炙而嚙之。唧然有聲。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鵠鶴。子瞻嘗云。

蝸牛膾

山中有蝸。殼可容升者。以米水去涎。竹刀膾之。角大如指。甘脆。去積解毒。余東粵亦食之。鮮有如其大者。

無頭鮓

山中有物。形如蠶蛹。無頭螟蚋。獠人得之爲鮓。食之令人不寒。昔陶璜守九真。築城。得一大者。長十九丈。大二十圍。無頭蓋通。割其肉如脂。一本作猜肪。爲臛甚香美。一本作甚美且香。璜食之。三軍皆食。又名地蠶。

卜歲

歲首。郎火以土栝十二貯水。按辰布列。時之。經夕啓眎。有水則其月不旱。

插翅奉按桂海虞衡志齊東野語嘗作插翅蜂

山獺皆能緝竹解簡。毒用爲丸。勝海狗腎。一枚一一本作十金。私貨出界者斬。山一本無字獺性最淫。凡物皆交。交至一二日不休。有獺、則諸牝悉避。獺無偶。獠女采藥歌猷。獺聞氣。即躍抱其身。遂扼殺之。驗之法。令婦

人猴手一阿。取至掌心。一本作上。皆喜跳舞。否則鼠璞猴胎之贋耳。

龍蛋

龍蛋、龍生三卵。一曰一本作爲吉弔。上岸與鹿交。精遺草木。結成蒲桃。號曰紫稍一本作綃。花。美人采之。用於帷帳。勝插翅春矣。

飛頭獠

飛頭獠。頭將飛先一日。頸有痕。而如紅縷一本作綫。及夜狀如病。頭忽飛去。須臾飛還。其腹自實。其覺如夢。雖獠不知也。予嘗入石袍山澗中。偶一本偶字無見二頭。一食蝌。一食蚓。見人驚起。食蝌者尙銜蝌而飛。蝌長尺許。雙耳習習。如飛鳥之使翼也。獠俗賤之。不與婚娶。一本作嫁。欲絕其類。予按古城有尸頭蠻。本婦人目無瞳子。飛頭食蟲子。獲蕓蓋子輒死。婦目登明塔。與此獠爲婚。一笑。

鼻夷

鼻夷、獠族。鼻如垂鉤。隅目好殺。深明水厭。采猿臂鱷牙爲箜。吹作龍聲。間出市鹽。與之酒。鼻飲輒盡。

白棍

白棍、獠子一本作人。采白木爲棍。寢處不離。用之但聞風聲。形影雙滅。觀之作舞。勝公孫脫舞。

狄人

狄亦獠類。嗜殺過於獠。父子有隙。猖猖反噬。弒父則疾走。得一犬斷母。母亦不恨。噬殺父猶可。況殺母乎。斯又狄之罪人矣。

狪人

狪亦獠類。不喜殺。善音樂。彈胡琴。吹六管。長歌閉目。頓首搖足。爲混沌舞。獠之有狪。猶獞之有大良也。

斑衣山子

山子。散處橫州震龍六廳諸山。無版籍定一本作室居。斫一本作鑿山燒畬。射生輕死。夫婦交媾。插青路衢。以斷行蹟。不知誤入。即張弩射之。媾精入地。是生短狐。善撫之。能以夷人出沒之情告也。

斑衣種女一本無此則

種女與山子同類。垂手善舞。蹋蹋歌。短裙及膝。坐則雙膝齊跪。執禮甚恭。有盤古風。劉禹錫詩、蠻女夠舟音。蠻衣爛斑布。

烏蠻國

烏蠻、古損子產國。即烏滇蠻也。生首子、輒解而食之曰宜弟。味旨。則獻其君。君喜之一本無之字。而賞其婦。妻美則讓其兄。兄樂之一本無之字。而宜其弟。其中有難焉。即今之烏蠻難也。漢建武中。國除。一本云。國除。武間除其國。蠻一本無蠻字。遂散處山谷。其風不改。又十里爲海棠橋。有秦少游筆蹟。

西原蠻

邕柳西宣融接嶺。唐黃洞蠻。黃少卿其產也。

廣源蠻源一本作瓜

邕州西南隅。儂智高。廣源一本作瓜。酋也。二蠻聚落甚衆。左右江濱之外。緣廣州峒。皆其地也。狄青平智高之後。儂氏之良者得賜宋姓。今姓趙者。即其後也。一本云。今姓趙者是其苗裔。

苗

苗、自爲一類。其女善爲濃音。操楚歌。挂敘罔客。能爲鸛鵠舞。生女則還母家。曰一女來。一女往。

巴人

懷遠、石陣隨溪。陰風慘人。猶聞鬼哭。昔武侯立營於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撤軍。一本作中夜撤營。這種斯在。尙能操巴音而歌烏烏。

蠻人

蠻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龍種。浮家泛宅。或往一本作住。水濱。或住水澗。一本作棚。捕魚而食。不事耕種。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龍所在。自稱龍神。一本有人字。嬉稱龍戶。莫登庸其產也。

馬人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蝦鼻。散居峒落。獻歲一至軍府。總令。不與猺獞同羣。韓退之詩、衙前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僉曰。伏波遺種也。

印嬢

邕宜以西。有墜女焉。處於石洞。含靈抱一。白皙皦好。百歲後。一本外容髮差黃。乃下山采藥補益之。椎結裸跣。皮若犢。鼻垂腰蓋。膝羣雌無雄。遇男子。輒負去。傾洞求合。慫死者掩之。生者復還。故處。泄其真氣。一本無氣字。壽至百歲。若盜小兒。必至其家。瞰之。羣鳥咒詛。則夾而逐之。綠燼走風。其行如風。一本云。其如飛。誤墮網罟。以手護膝一本作瞰而死。腹有玉印文。類符璽。唐蒙博物志。日南有墜女。羣行不見。夫。其狀島且白。裸祖無衣襦。

木客

木客形如小兒。予在悲城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爲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自云一本無云字。秦時造阿房宮采木。一本有因以二字。流寓於此。予嘗見其賦細雨云。劍閣鈴遙動。長門鐙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按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木客所作也。蘇長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一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即此無下數句。然則詩學淵源。其來遠矣。予家羅浮。有鳥各爲一色。五色畢集。必兆嘉客。鳥名木客。與此不同。

按志載、虔州洛山有木客鬼、其發未詳、閩崇山之巔、有怪物焉、木客方飲酒歌吹樂甚、忽見一人、長二丈有奇、面濶三尺、髯鬣烏黰、背有肉翅、一本作翼俯觀一本作視樂器、嬉嬉而笑、垂舌至地、木客大懼、欲走不動、其人溫語之曰、儂非能一本無能字傷人、能晉歌舞耳、一本無耳字木客神定、歌舞復作、其人拊掌大笑、聲振林巒、垂舌嗒嗒而去、

赤雅卷中

山川論略

余窮歷九郡、南盡衡山、然後知先王建國親侯、其道大也、一本云、然後知先王封建之道之大也夫先王建國、必因山川、審遠近、辨物則、以左右民、故建瓴之勢立、臂指之義順、勢立而內強、義順而外服、然後一本無然後二字霸王之業可成也、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溟鬱、以北盡乎宜柳之境、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則兩江谿峒、可馳尺版而服、卽用兩江之兵、南略交趾、優有餘裕矣、此所謂臂指之義也、若夫桂林、故衡湘地一本作趾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曼衍、首起衡嶽、腹盤八桂、而尾達乎蒼梧、湘灕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焉、一本作燕衡永邵道桂柳諸郡、綴附廣西、并故轄桂昭二郡、其封略固已偉矣、此所謂建瓴之勢也、況荆湖地遠、行部使者、病不能徧、衡一本作阮湘數郡、歲調兵食以給廣西、猶之不屬之屬也、予說知屬狂僧、語曰、芻蕘之言、明者擇焉、

崇山

崇山有驩兜故宮、四十里卽至越裳、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欲飲、藤竹明媚、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之窟宅也、

石人山

石人山、下枕藤水、三兩對坐、聚指與會、丰姿朗然、招之不來、方知其爲石矣、一本作也、

鬼門關

鬼門一本無鬼門二字關、在北流四一本作四十里、兩峰對峙、中成關門、諺云、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日暮黑雲蔽合、陰風蕭條、蒼鴟啼而鬼鑿合、天雞叫而蛇霧開、唐宋詩人、謫此而死者、踵相接也、行數一本有武、有一大石、塑中有骷髏骨、五色、腸皆石乳、凝化、予大書四字、其上曰、詩人鮮甕、見者毛骨倒豎、一本云毛骨森森、黃魯直詩、人鮮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沈佺期詩、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此地無人老、遷流幾客還、

崑崙關

狄武襄上元夜奪崑崙關、破儂智高、關扼賓邕兩界、水於此南北分岐、嶺險仄、皆通諸夷、若據崑崙、須防間道、

粵西入安南一本有國字三路

一繇憑祥州出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一由思明州入邱溫、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一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隘、

容州三洞天

都嶠、太上寶元洞天、白石、秀落長眞洞天、勾漏、玉闕寶圭洞天、

七究

南方、山溪間謂之究、有西古一本作四古郎究、金山郎究、趙裳究、九傳究、南陵究、文猥一本作郎究、無勞一本作崩究、金雞究、

二壺城

戕戕、雁龍融二江過柳州、環繞如壺、謂之壺城、水既北來、遂轉向北、城則居其腹、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也、太平亦有壺城、北曰壺關、水形不異、但差小耳、太平蓋五石之甕、龍城則長房之壺也、

關麻道

自理定西行、關麻烏紗峰、峰刺天、僅容足、又極險隘、無間道、每過嶺壁天直上、至絕頂又懸空而下、連綿不窮、卽之飛雲九折、倘能服牛乘馬、方之蟻如矣、

勾漏洞

勾漏洞在地上、不煩登陟、外敞豁、內幽邃、暗溪穿貫、與北流水合、乘桴而游、水淸無底、瀠洄詰曲、一本作瀠洄曲折、與石爭奇、仰見大星烱然、細一本作奮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入、依依如貫、月楂洞、對高崖、飛鳥斂翼、靈境罕秘、夏間荷葉田田、若見荷花、歲必大稔、

立魚嶺

嶺在柳城西南數里許。山小而銳。似魚怒升之狀。腹間有洞。石分紅白二色。若珊瑚枝架白玉樓。

李白巖

巖在藤縣。高五十餘丈。中多翡翠白猿。澤芝芳杜。有天然琴鶴。下激流水。白流夜郎。貰慰於此。

何侯山

何侯山在蒼梧。堯時有何侯者隱此。夏禹時、五帝賜藥器一函。拔宅上昇。今爲太極真人。

火山

蒼梧火山。傳(一本無傳字)聞南越趙陀埋神劍於此。又聞(一本無聞字)云、下有寶珠。月星皦潔。冷光燭天。如峨眉洛伽南岳聖燈之狀。其在泰山謂之仙鐙。羅浮謂之珠鐙。崇善白雲洞謂之佛鐙。隆安火篠泉。夏則有光。謂之龍鐙。君山謂之蛟鐙。予所見尚多。不能盡述。要之鄭道元云。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燕臺矣。其說似長。對山爲冰井寺。

銀殿山

銀殿山、在昭州恭城。與九嶷相望。山皆白石。四隅生白石筍。其高觸天。浮雲繞之。狀如宮闕。對麓曰金芝巖。金堂紫房。是之(一本無是之二字)自出。

陽朔道上諸峰

陽朔(一本有道上二字)諸峰。如笋出地。各不相倚。三峰九嶷。折城天柱者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剛嶺。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一本作嶺)嚙。如陳將合。如戰將潰。灕江蕩水。綃織其下。蛇龜猿鶴。焯燿萬態。退之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予厚海上千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子瞻鑿閑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魯直桂嶺環城如雁宕。蒼山平地忽蟻封。皆實錄也。

七百里松陰古道

自桂城北至全湘。七百里夾道皆長松。(一本云、七百里松夾道。)秦人置郡時(一本無時字)所植。少有摧折。歷代必補益之。龍拏鳳跱。四時風雲月露。任景任(一本作補)怪。色色絕倫。(一本云、色色不同。)予行十日抵興安。至今夢魂時時見之。

獨秀山

獨秀山、獨如黛髻。有王公貴人之象。顏延之出守。讀書其中。有五詠堂。西有雪洞。乳名最奇。下臨月牙池。山翠盡落。今入靖江(一本無江字)王邸(一本有邸字)。飛樓舞閣。隱出樹杪。金碧華蓋。絢爛極矣。對之如一幅小李山水圖。麗而不俗。

疊綵山(四清寶疊山附)

桂城北重門夾山。東曰疊綵。西曰西清。狀如石城玉疊。(一本云、狀如石城山無玉疊二字。)山麓曰靈聖寺。寺後有穴。自然

生風。丹陸赫而含凍。烏鳶墮而清暑。名曰風洞。風洞左折曰疊綵洞。奇石堆垛。燦若瑰珠。其後則堯山蔽天而下。前眺灕水。闊雖白雉。巨象蟠龍。若獸經聽法之狀。其左一峰曰平越。右一峰曰四望。浮雲淹(一本作蔽)日月。長江亘終古。水落灕湘。寂寞(一本作寥)長邁。北人至此。多鬱鄉情。元常侍搆奇(一本作寄)雲亭。其上。志思也。予旅游寡情。鄉思已絕。奚蔚亭記。謂未必爾。有頃見獨秀山金碧輝煌。鄉徑歷歷。儘去年殘臘。與蒼生、宋生、同凭一几看小李將軍。宛然在目。作詩寄之。明吟之間。不覺落淚。喟然歎曰、古之人不予欺也。於是循嶺而下。游混沌島。明月已舉。見蟾鶴于越諸峰。石紋橫布。純爲紫黛。其巨鰲之鴻彩也。徐步過華景洞。入巖光亭。亭後雉堞四垂。磊砢多石。家曰西清寶積山。聞秦城角聲而返。時夜將半。

榕樹門(榕城門)

榕樹(一本作城)門。古桂州南門。唐時所築。上有榕樹一株。兩根苞繞軌礦。跨門而生。車馬轔轔。皆從樹根而出。至正間忽悴(一本作枯)。平康(一本作章)唐元公祭之復生。

桂林三巖

象城之巖在大庾。騎田之巖在桂陽。都龐之巖在九真。萌渚之巖在臨賀。越城之巖在始安。是嶺有五而桂林擅其三矣。(一本作焉。)

按騎田接郴州。今名黃岑山。或名黃箱山也。其支峰楚粵分界。萌渚即桂嶺。在富川北。與楚江華爲界。水南北分流。其山產錫。又名錫方。在城中者、乃西清寶積山也。志載誤。

越城在湘灕二源間。今名分水嶺。

華巖洞

華巖洞、在鑑川西南二十里。高數仞。(一本云、高數十丈。)顯敞寂僻。香泉縈繞。世傳常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中流出。壁上仙人詩云。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屏風山

雙巖劃天拔地。峭壁(一本作立)外(一本外字無)無雜樹。彌望皆長松。巖中十餘丈。隆起、如屏臺。側有綠石高二丈。形如覆鍾。水滴乳鳴。韡韡不絕。蹋石磴五十盤。出通明門。山川城郭。歷歷如指諸掌。(一本云、歷歷在目。)其下爲壺天觀。(一本止此。)范致能銘曰。心塵目華。三昧現前。我提一壺。彌羅大千。無有方所。四維上下。此三昧門。溥施遊者。

秦城

秦始皇發卒戍五嶺地爲秦城。城北二十里有巖關。鳥道不可方軌。秦取桂林象郡。兵勒湘南。扼其喉咽。臨灕灕二水。閒去桂城八十里。

寶圭洞

寶圭洞、即勾漏正洞。石室中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五季時迎至南海者。一本無寶圭在石室東。乘燭而入。有丹竈牀几。盤甕碗臼。詭形怪狀。神幕鬼刻。約半里至水涯。循梯陡下。棹小舠以行。波光澄明。蒸霞溫暖。四時無冬春。一本云四時皆春。舉首見金光如長虹亘天表。乃石罅透日影而下。捨舟躡梯。攀蘿直上。曲磴飛棧。如瑤階玉墀。小石細碎羅列。如杯如斝。又如楊梅荔枝。充滿梁壁。莫可名狀。轉仄僅容跬步。直穿太陰洞。後出山腹。則寶圭一本有洞字之東。洞中室曰蟠桃。廣三四百步。仰視高處。不見其頂。西小室洞朗外闕。一本無朗外闕三字。有有字自然石榻。平鋪疊架。一本無平鋪疊架四字可瞑可踞。一本無可二字與東門一本作洞對。正如兩腋。

水月洞

水月、東距勾漏三十里。骨脉一本作格嶔。至水月、一本水月下則石憒邈瘦。峰峻邈峭。西北清澗。瀠洄曲折。跨野橋渡澗入洞。虛明顯爽。一本顯爽作爽塏可坐數百人。乳溜凝懸。清溫互激。若海若獻璨。明珠巨貝。錯出於驚濤怒浪中。右折乘炬入洞。水石益怪。削爲芙蓉。伸爲仙掌。渦爲盤。立爲柱。爰有神鉦。懸如滿月。聲其兩面。作雌雄聲。石坎通澗。一本作洞以火燭之。羣魚皆舞。樂嚴鑿空。出西南左折。一峰峭豎。洞在其腹。是名天馬。馬蹄躍石入寸許。不計其數。天馬西行。度兩峰。抵鈞天洞。洞出山半。石廉利不堪正步。手援足徙。至一小潭。越潭至洞。洞枕潭水。有石如類雲垂垂。叩之若考鐘。又有懸磬。戛之如哀玉。洞下有洞。叩之、鞳鞳有聲。復陟上洞。軒豁敞朗。天光入焉。其廣可列數筵。令人下洞伐鼓鐘。聲滿天地。仙仙乎。如坐九霄聆鈞天之奏。

七星樓霞洞

洞口懸空。如碧玉毬。匪圓匪方。如日落波心。動盪成質。從洞口入。石索懸錦鯉魚。挂於雲半。左有石樓。唐祀宣元於此。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來游。遇二客飲酒奏樂。與之箋。勿一本作不能聲。臨別。謂冠卿曰。方今四海鬬爭。羣雄角立。重斂賂兵。蓋亦天數。王喬許遜之徒。皆臨官即升道果。子其勉之。出唱負芻曰。碧空之樂。女知之乎。乃日華月華君也。跬步失所。在後門爲宣風洞。洞內一灣流水。莫知去來。上跨石橋。中有石蓮。蠶舞畢具。鎖之微香。半開半落於其中。過此非炬勿闖。次龍潭。次仙人卷衣卷。一本無卷字次鳴球。次鳳翔。次石田墩。塍歷歷。廣二畝許。其廬莊坦途者約六七里。其險仄不能通人者。數洞。遂通九嶷。靈怪不可致詰。

宣巖

南溪之陰。枕新泉。連一本無連字幽壑。田園雞犬。疑非人世。中有大石屋。俯臨清潭。仰弄白日。一本作石眞奇觀也。其中一洞九室。西南曰白龍。西北曰宣巖。夕陽千峰。桂水一碧。宣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龍洞委蛇險梯。一本無此四字仙窟仙室。又北是一本無是字曰石室。九洞谽谺。乳脂凝注。一俛一仰。如繡如鞏。如樊櫨支撐。如蓮幕藻井。左顧右盼。似榱似幃。似偃松欹竹。似海蜃雲。一本作魚鼈其一本無其字中有玉池宣井。唐李渤、玉

池若無水。元井昏不測。山之陽曰劉仙巖。

玩珠洞按廣西通志作遍珠洞

伏波山、東枕灘水。盤盤錯注。蟠龍穴焉。名玩珠洞。一本云洞名玩珠高數百丈。如府城複道。其最奇者、有石懸空而下。狀若浮一本作游柱。去地一線不合。聞昔有神人名揭諦者。試劍於此。下產玉樹。似珊瑚枝。一本無枝字而白。處元中、朱晞顏獲一小枝。價值千金。刻石識之。其上有米公小景。高宗御贊。一本止此下數行。襄陽米黻。得名能書。六朝翰墨。漁獵無餘。骨與氣勁。妙逐神俱。風姿奕然。縱覽起予。芸景贊者方信。儒手勒。公自書云。潘景純、米黻、無寧七年五月晦日同游。予游時日月偶合。自題云。鄭瑞、嘗崇顧七年五月晦日。繼至。重爲之銘。銘曰。日月不隔。如彼千秋。形影不隔。與子同游。士貴知己。君其勿疑。

劉仙巖

劉仙巖、下有大道觀。草穢不治。多怪狐。門枕松衢。謖謖作波濤聲。觀後上巖。飛磴巉巉。苔滑如脂。猱步猿攀。抵崖。崖上大書太空子隱居處。宋李師中筆也。中多眞人口訣。飛湍界絕。斑剝如赤文綠字。險不可讀。左折有巖曰穿雲。由穿雲入劉仙巖。幽石玲瓏。蟠連屈結。耳目一開。夫枕清潭。玩芳芷。花猶地植。鳥似家禽。則劉仙不如九洞。橫目四眺。一本作眺一若平水。一本云一若平若水一千峰刺天。如筍出地。又九洞之所無也。傍曰通明閣。懸巖架檻。險豎毛髮。見一道者隅目髣髴。與之語。瞪而顧。愕而歎。憧憧如麋鹿。勿接也。軸中見其一本無其字指爪鋒攢。似來攫人。予少避之。即凌崖而飛。若彈丸之墜棲鴉耳。暗、豈若士汗漫之流與。

雉山嵓

雉巖、枕灘水。石磴盤盧。上梯禪室。右折重嵓。褸石。空翠溼人。雨花凌屐。中有石室。一本作穴扃鐍不開。云白雉開經。化人仙去。遺蛻在焉。中構小亭。顏曰雉巖。字形頓挫。蟄龍。一本無上六字劉晞升之筆也。一本有亭左入石紆回岩頹。至一本無上六字青蘿閣。環窗奇石。簇簇逼人。上浮雙石。如大鳥翼。若一本無若字搏扶搖羊角。一本無羊角二字而上者。乃所謂雉巖也。

灘山

陽江西注。東麓灘水。南畢一山。形如巨象。中流巋屼。力抵狂瀾。有北招伏波。南引鬬雞。白雉嶷峐。並力扞江之勢。鼻中巨孔。白如截肪。日月東西。跳丸其上。名曰水月洞。

虞山帝祠

虞山、秦松夾道。有淵蒼虬。翼紫鳳。乘龍兩巡之勢。其制度、外朝內寢。配以二妃。其儀物、主鬯冠衣劍佩。三十有九。助贊幘衣。一十有六。籩豆瑚璉。一本作璉蠹蠹。蘇鬲洗罇。鼎盉爵卣。幡鼓絙瑟。七十有七。廟後有洞。曰韶音洞。一本無洞字見招隱山。魚泛鳥瀾。若握鏡之璧方壺也。外有巨石。西臨黃潭。宋之問詩在焉。祠左有南薰亭。離江諸勝。曰可攬擷。庾闡、溫子升、張子喬、之文。李陽冰之篆。趙觀一本無觀字文之隸。藻飾帝猷。爲諸山之

冠。

龍隱山

龍隱七星。去彈丸江名一水。有神龍擘空而去。鑿觀天矯，裂石百尋。緣鑿入巖。如排高閣。題曰龍騰。有滴玉泉。總之琮琤。神魂俱爽。有巖曰月牙。濯魄漣漪。皦如初月。上有環翠亭。騰空開。雨花堂作一本鑿。怪出而游觀。盛。舟車湊而雕鏤繁。宋世衣冠。填委極矣。

堯山

堯山積土巖作一本聚石。高數百里。作一本丈。爲桂之冠。天將雨、白雲先兆。昔舜南巡。祀堯於此。土人因而立祠。極其昭格。爰有天田。以供作一本祀典。爰有鑑鳥。以應樂鳴。一本云應樂則鳴。其上曰作一本爲白鹿洞。漢書始安侯國。其下東有駮樂山、遂山。遂即堯。駮樂即白鹿。

辰山

辰山、一名虎山。三峯壘起。頗類中隱。下巖、初入昏黑。十餘步作一本武見大光明。城闕歷歷。巖左飛磴百盤。乃至中巖。乳石詭怪。嶙峋錯愕。重經石開。乃至上巖。巖上有亭。游目八裔。若夾日月而行。令人有箕山之志。忽見苦蘚中數行滅沒。乃知有宋高士劉晞家焉。與桂帥李大異、爲布衣交。表其巖曰鑑龍云。

清秀山

從西清下濠。入夾口里許有塘。清巖出其上。桂山皆孤峭。此獨連湊。水上雙巖。東西對闢。北郭諸山。近在東腋。陽江一水。光透巖隙。披巖越作一本起。出。其流汩澀。過此水漸緩。山漸深。

中隱山

中隱三巖。一名佛子巖。小溪隔絕。如蓬萊清淺。涉衣而渡。下巖窪窿如巨室。中巖東削、鑒潔無纖埃。上巖橫絕霄半。白日可中。看同返照。東林磬聲微妙。聞外國聖僧定於此。

穿山

鬬雞水口。即彈丸入灘水處。山形如橐駝。竦身昂首。與雉山西對。首上有穴。南北橫貫。鐫曰空明山。宋人胡槻題曰月巖。

琴潭山

琴潭山、在西郊關外。下有空洞。洞皆流水。觸石成聲。如聞雅奏。旁有荔枝巖。窅然深秀。多奇石。宋之問詩稱荔浦衞皐。蓋謂此也。

遊桂林招隱山小記

自西湖至招隱山二里。山光水碧。石門劍立。巉然若神物持之。西折北麓洞。綺窗串玉。下則畫水潑墨。巨魚金鼇朱鬐。北壁有穴如門。出門爲金龜潭。潭盡芰荷。外爲濠溪。橫五里。迴二百步。今皆灌爲田矣。東南

轉嶺。石林夾發。至朝陽洞。洞口直下二十步有水。傍浸潭側。南望玉乳。如飛燕擁雪。南陟飛梯四十級。有雙碧玉盤。二乳滴下。聲如清漏。又九級。有白玉盤。自然出水。可飲十人。予寫張衡四愁其上。還自石盤東北上十二級。一本無有雙碧玉盤至十二級四十六字。得石堂。乳穗交垂。戛之錚錚哀玉。自堂北出西入小峽。得內洞。東有石室如疊。頂上方井。華蓋綺蕩。自洞南下。仰瞰東崖小樓。雙石人。如舞閻妖姬。寨楯窺客。自樓開斗下。次較渠。渠跨石梁。長三百步。非列炬勿進。南抵絕壁。飛梯九盤及水。是爲宣潭。下有石閣。綴以危檻。景落潛園。摹龍詰吸。自石閣還上絕壁。西作一本四。十步得小洞。僅行三十步。左右鐘乳。朗然映人。有穴通嘉遂洞。從洞出六十步。有石室。多白蝙蝠。又北上得外洞。壁下有石。其面砥平。有白石琴薦。可撫清絃。東有便房。節梲桁櫨。回榫曲几。鬼工之造琢也。北七步。臨西石門。至夕陽洞。深九丈許。崖北有道。可以專車。崖南有水。可以鏡魚。自南北崖下。眺南潛北潛二洞。有連理松。連理檔。偃蓋柏。玲瓏鐵綠。連卷怪石。香蕊焚剎。皆從枝葉間出。自西洞口去一矢。得南華洞。西有石可容數榻。東有清泉。又一矢得白雀洞。洞口隘。挾摩擠擦耳。側身通人。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肆兀奇發。鑒石奇於東南。一本作峰於南□谷。松蘿萃於西北。□一本空三格。其水自嘉遂。經白雀。歷朝陽。傍一本無傍字。浸北麓。出於南華。而入於湖。又一派自濂溪源北麓之北。出於北山。南麓南華。而入於湖。其六洞小篆。皆唐李渤所書。然茲山雖奇。著勝在水。宋人灌之爲田。乾道張徽猷、作斗門閘之。作復西湖記。嘉靖中復灌爲田。嗟、負郭有田。而豪傑無敢庸矣。

南巡附一本無此則

予讀紫陽之碑。多疑南巡之事。夫虞典載南巡至於南岳。陟方以死。漢武祭南岳於灊霍。儒者遂罔識南岳所在。不知軒轅之祭。以灊霍爲副。漢徙廬江。承軒轅之副義也。況岣嶁碑出於入閩。班然可考。惜紫陽未之見耳。但七篇載卒於鳴條。呂覽載葬於紀蒼。今平邱之鳴條。東海之蒼梧。莒之紀城。皆陳留接境。以爲去聖未遠。夫去聖未遠。孰如伯益。伯益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帝丹朱葬其陰。屈子與孟同時。亦曰九疑紛其並迎。帝子降兮北渚。史遷載舜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祖伯益、宗騷、合於虞典矣。況七篇紀其卒而不紀其葬。呂覽紀其葬而不紀其巡。是安得執漢武而疑神禹。執孟子而疑伯益。執呂覽而疑離騷哉。惟帝不自有其黃屋之尊。而躬巡于鳥言倮服之域。舞干戚而遠夷賓。棄金璧而幽鑑應。然後怨飛龍於鼎湖。遺弓裘於清廟。斯亦有天下而不與之一微也。

三江一本作三水

灘江一本作水一名桂江。南注平樂。一本有縣字出梧州陽朔。而下龍門。而上屬平樂府者。俗名府江。名既不雅。從古爲確。

左江發源交趾。經龍江朗寧一本無寧字橫貫東江一本作出辯州。右江自羅洞入擊。迴融柳烏泥西來注之。又經象武。合左江於薄。合灘於梧。而東入一本有于字海。

按地形、左宜爲右、右宜爲左、夫粤處南頭（一本作陬）之口者、皆從東粤、或下灘水、迴流逆上、從迴流者分左右、不從地形分左右也。

又南寧亦有左右江、左出廣流、右出峨利、會於合江鎮、入橫州、是左江之中、又有左右江也、重複不便觀覽（一本云重複不易辨）予謂出廣源者、右夜郎豚水也、右名鬱江、出峨利者、右夜濛泓水也、右名黔江、南寧二江、又當從右。

牂牁

牂牁、繫船杙也、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至闖、椓船於岸、趨步滅夜郎、名之以著奇績、牂柯戕戮皆同。

烏泥

烏泥（一本有多字）出盤江、多伏流、或落潦數百丈、飛瀉走浪十數里、夾沙土混混如黃河。

查浦

晉咸元中、有鑾查橫於灘上（一本云來泊灘上）黑如純漆、堅如瑤玖、非皇娥所乘、則張騫所泛、必（一本無必字）浩刼以前物也、上有浮查館、唐朱詞人多賦題。

湘水

湘水之出於（一本無於字）陽朔、則鴉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靈渠

靈渠自北而南、三十二陡、由灘通銅鼓、水自東徂西、入永福六陡、六陡（一本無此二字）冬月涸絕不行、予過陡時、水長月明、如層蠢疊壘、從天而下。

陽塘

漓桂皆山（一本無上四字）漓桂皆水也、灘江、陽江、彈丸、西湖、白竹、雞城、郭市（一本作匝）白城（一本作城）姑未暇論、即城中揭歸梓章（一本作蓮）華景西清、色色入品、惟陽塘最勝、陽塘東西橫貫、中束以橋、東曰杉湖、西曰蓮蕩（一本作蓮）征蠻幕府、鎮守舊司、南北相望、演漾各數百畝、臨水人家、粉牆朱樹、相錯如繡、茂林缺處、隱見旌旗、西枕城闉、陽水入焉、予先一日憶吾家花田遊舸、有詩云、芙蓉葉爛不還鄉、五月玄巖尚佳霜、夢入花田看越女、手擘丹荔倚斜陽、及遊陽塘、風開翠扇、水泛紅衣、杜若芳洲、不減花田珠海、紅蕖白蓮、不減丹荔素馨、紈綺王孫、不減三城俠少、詞郎佳句、不減水部風流、金谷佳人、不減海邊（一本作濱）素女、至如玉山紫黛、金削芙蓉、倒蘸冰壺、天光上下、則吾家之所無也、昔人謂楚南山川、造化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予雖非其人、而所慰倍（一本作實）多於人、觀其所慰、而天地之情見矣。

犀泉

犀泉出富川縣、坎深丈許、長四丈、橫可八尺、綠蘿紫藤、蒙結坎上、觀者呼之、應聲即出、須臾盈科。

婆娑泉

婆娑泉出思恩縣、形如玉臼、潔似清冰、飲者呼之、渴盡（一本作渴盡）即止、一人千人、亦復如是。

漱玉泉

漱玉泉出白石洞天、每鐘鼓動、則踴躍而來、聲聚隨縮、三泉鑑異、可與蒼州咄泉、芋山喜（一本作嘉）客泉、撫掌泉、無爲州笑泉、並入鑑品。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有七孔、是多刺桐、汲（一本作吸）此井者、誕女必麗、今以巨石塞其一孔、女絕麗者必損一竅、綠珠姓梁、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珍珠三斛致之、善吹笛、傳其弟子宋偉、後入宋明帝宮、梁氏爲白州望族、立祠春秋祭之、笛譜猶存、予謁祠、得借鈔覽、予說諸父老曰、綠珠無（一本不）負季倫、公等立祠、表章高節、宜開復舊井、幼女何罪、毋自苦、父老然之、即日徙石、後之佳人、尚有識於予言。

楊妃井

楊妃井最冷冽、飲之美姿容、下多香草、在容州寶淩里、妃姓楊（一本無姓楊二字）名玉奴、別（一本無別字）字玉環、號太眞、母葉氏、懷（一本無懷字）孕十三月而生、都督步署楊康、求爲女、才貌雙絕、楊元琰爲長史、以勢求之、擯至京師、選入壽邸、時年十四、明皇召見、賜西王母服色入宮、杜詩、西望瑤池降王母、以鳳（一本作以鳳）鳳之云。

赤雅卷下

邕州鳳

南漢時、邕州有六鳳凰、高五尺、金冠五彩、飛入城中、衆鳥朝之、文若布錦、其鳴節節足足（一本無足足字）辟道衡文、足懷仁、般般擾義、般般、麒麟足狀、二語之奇、亦文筆之鳴鳳也。

白州鳳

宋景德、白州有三鳳、南來、飛入城中、羣鳥隨之、身長九尺、高五尺、備五彩、冠似金杯、至萬壽寺、棲於百尺木龍樹上、自歌自舞、晉中筆贊。

綠含鳳

博白遠鄉、號綠含、高山大樹、人跡罕至、斗米一二錢、其山多鳳、有高三尺者、冠彩與白州同、其飛、衆鳥皆隨、當棲高樹之巔、曙明、則雙飛而出、又有大如鵝者、五色金冠、尾甚長、羽聲毳毳、翠若轉輪、諸鳥見之、欲翼俯首、伏不敢鳴、俗名大頭鳳、間爲獵獵所射、獻於（一本無於字）其主、肉備衆美、紺毛成裘、湟而勿濫、紫鳳之庖、不必皆沃民之國也。

宜州鳳

至正間、宜州逃昆鄉、鳳皇見、羣鳥蔽地。一本作天其一飛去、爲獵人射殺。嗚呼、阨運有西狩之獲、元緒有枯桑之嗟。白龍有魚服之感、物盛衰而數盛奇矣。可奈何。

桂州鳳一本此則無

桂州永福縣、隋時雙鳳來巢。宋初復至。守臣以聞。遣使祠之。巢下石、得雙美玉。今名鳳巢山。

兩江鳴鳳

鳴鳳如孔雀、紺碧、頭上彩毫、光遶鏡電。冠上垂二弱竹、長一尺五寸。鳴聲清越如簫笙、能趨曲、妙合宮商。間出兩江溪洞中。間出句一本云、兩江溪洞中間出之。予謂綠含卽紫鸞、鳴鳳卽卽一本無字。青鳥也。鳳皇出於丹穴、豈不信然。

孝鵝

唐武德宣撫使、得奏吉鵝能歌舞者、上之。歲餘不語。上怪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身長禽中、父母殊方、有懷綿默。上憐之、賜金環、令使者送還。比歸、雛巢鵝已死。鵝以所賜殉母。鄉人感焉、爲之立塚。塚在藤縣。

鴆

邕州朝天鋪、及深山處有之。其種有二。一大如鴉、黑身赤目。一大如鵲、毛紫綠色、頸長七八寸。雄曰運日、雌曰陰諸。聲如羯鼓。遇毒蛇、則鳴聲邦邦。蛇入石穴。禹步作法、石裂、蛇出。秋冬間、解羽蟄穴。蟄之出走、應絃而斃。以義甲取膽、著銀瓶、否則指斷。鴆矢著人立死。鴆羽漬酒、犀角立解。鴆穴多犀。天地所以制殺機也。

鶡鷸

鶡鷸、不祥鳥也。似鵰而散尾。聲最哀。帝嚳書曰逆鶡。爾雅曰、鶡鷸鴂啼苦泣血如杜鵑。儒書、奇鶡十首、周公居東、惡聞其聲。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今餘其九。恐未必爾也。夫子、子夏、見而歌之曰、逆毛鶡兮、一身九尾長兮。一本無儒書奇鶡十首至此五十一字予在鬼門關見者、一身九尾。聞之九首者雄鶡、猶鬼之九首者、曰雄鬼也。俗名鬼車。予貪看此鳥、人爭危爲不祥。予謂此鳥不產南中。天氣自北而南。諸君所謂不祥者、安知非福。

王母

王母若練雀、青色。尾最長。有錢如孔翠。猛中有王母裘。織成錢文。予意以爲西王母所服。雲輝娘笑曰、君不聞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盡下雲旗翻耶。

天雞

天雞、朱冠錦尾。其飛也翔。弄喔對舞。天雞鳴而潮雞鳴。潮雞鳴而家雞鳴。謝康樂天雞弄和風、得之矣。

鶴鷂

林邕有鳥。其飛肅肅。必兆隕霜。織而爲裘。可以禦涼。人多不知其名。予謂卽古鶴鷂也。

北鶴

止不向明。巢必拱北。其聲圓吭。百變不窮。吳時、越雋獻背明鳥、卽此。

鉤鵝

鉤鵝、不祥鳥也。形質短小。聲如冷笑。入城城空。入宅宅滅。聞之速辟。否則死亡。

深掘

猫首鳥喙。似鴞鵲而大。放聲而哭。哭畢、鳴曰深掘深掘。意賈生所謂鵩也。

訓胡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竄應之。

山都

山都、形如嵐嵐。青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螺嗽一本作食之。

猩猩

人面獸身。最機警。通八方言。學蠻鳥語無不曲肖。聲如二八女子。啼最清越。嗜酒好戲。虞人以此誘之。發罵而去。一本無此四字予在綠鵝山見之。羣相語曰、客必東人也。踴躍出視。予適有蘇酒一包。寄酒少許。召而飲之。四者齊下。未飲先謝。既飲輒醉。知予之無機也。予徘徊、恐爲後人所害。忽然一雙飛下古木。一本云、般古木間一雙飛下。蹔然相謂曰、上客過勞。兒當負之而去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予終不一本無字敢以爲信。

獨獨

獨獨、鳥羊也。見人則握手而笑。然後食之。人因以竹筒盛一本作貫。暫姑與之握。握則必笑。笑則上唇掩目。山僧以鑿鑿其唇于額。格而殺之。吳都賦云、猩猩啼而就擒、獨獨笑而被格。

狒狒

狒狒狀如猴。力舉百鈞。人言鳥音。能知生死。笑似獨獨。上吻覆一本作笑額。血可一本作乃染緋。蟄藏紅髮。飲其血、能見鬼物。

荼首

荼首、出鶴麓州。似鹿而兩頭。食香草。其行如飛。鳴曰蔡茂蔡茂。荼首二字音蔡茂也。亦有五六頭者。是名元仙。敬之終吉。射之悔亡。

孑路

熊名孑路。居有熊穴。居有熊穴。一本作穴居。一穴有神人。冬蟄春啓。非其時則主兵。見穢一本有則字。合穴死。食蠱亦死。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前曰掌。後曰蹠。黑而銳喙。去穴五百里。壘石爲館。名曰熊館。中一本作升。木引氣。名曰熊經。獵人呼之子路可一本無可字出。熊一本無熊字卽出。子路可一本無可字鬬。熊一本無熊字卽鬬。聞有緣者。土司一本無土司二字猛獸。取爲駿馬。障泥。塵不敢揚。威攝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熊。力能拔樹。指爪一本作甲。

鋒鏃。披髮人立。遇虎豹檮牧。背抗其喉。捏血飲之。其胸白脂。名曰熊白。味過熊掌。

嬾婦

嬾婦、似豪豬而小。好食禾黍。田畯以機杼緘紝。懸於墓一本作田。塍。望之而走。窗長入海化爲巨魚。其名奔鯙。其狀蛟螭。雙乳垂腹。取以煎油。其背百斛。澆蠟作燭。取以飲酒。紫蘇生花。令人發興。取以讀書。昏昧泯盪。必至黑甜。作詩自嘲曰。丁年誤買奔鯙燭。丙夜誰傳太乙書。

犗牛

犗牛與毒蛇同穴。嗜蠱。土人以蛇藥浣手。裹盥探之。角若瓊玖。用以爲甲。燒箭蛇鏃。如涼雨之灑荷葉。

白貘

貘生銅坑中。象鼻、犀目、牛尾、虎足。食銅鐵。不茹他物。衣其皮、殺鬼精。鍊鐵爲兵。可以切玉。接溺爲水。可以銷鐵。有十頭者。謂之白貘。蜀都賦、載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則指貊也。貊似熊。與貘不同。

肉翅虎

肉翅虎、出石抱山。晨伏宵出。其飛也、獵常向鬼門關。食人、爲獞人射殺。予得見之。比凡凡一本無字。虎差小。翅如蝙蝠。眼閃閃如陰燐。渾一本渾字無身虎文。飾其皮以辟百鬼。一本止此無下二行予詩附見。朝登綠珠渡。暮宿鬼門關。合浦懸明月。長藤引白蠻。金蠶驚客夢。肉翅飽人還。以此聞征鐸。悽悽思故山。

禍斗

禍斗、似犬而食犬糞。噴火作殃。不祥甚矣。一本云不祥之獸。

麝

麝食香草。至冬香滿。人春、則臍漲急搔悶。一本云入春則臍急悶跳躍不可禁。故剔出之耳。一本無不可禁故剔出之耳句剔出之香。著於百草。一本無於百草三字百草皆枯。佳人採芳。拾以相贈。馨香盈袖。經年不退。一本作一潰吾見夫一本無吾見夫三字。今之爲麝香矣。生而割之。天香未蘊。臍穢尚腥。調以酥酪。和以百草。微香差見。失其性矣。嗚呼。生舊而失其性。豈獨一麝也哉。

豪

豪、耳濈濈、其大如掌。行動鼓舞。目常帶笑。有歡悅發揚之意。狀似犀而角小。居草茅而知吉凶。生於兩粵。東曰茅犀。西曰豬神。遇之則吉。罔敢有害。

馴龍

嚴洑之下。有馴龍焉。覩女欲見之。盛飾入巖。唱土歌。龍出、五色熠灼。馴習如素。望之若山海圖中珥蛇者、神也。歌至絕倫。龍喜踴躍一本無字躍。盤入懷中。遺鱗而去。女卽珍藏。以爲獲神之貺。鄰女聚賀。笙簫雲合。予逐隙往觀。見一本無見字鱗大如錢。光具衆色。奕奕不定。聞稍悔之。則雷電掣去。侮者罹殃。侮者罹殃一本作輒罹殃告。次

一本作甚曰、予從一本作自太平至模邨、入巖。怪石飛泉。種種異狀。中有一洞。從洞左轉。深窒黝蒼。持炬而入。行二百步七折。有穴、內闊外狹。冷氣逼一本作飕人。忽然嘯聲起於穴內。忽然穴內嘯聲一本云忽然句烈一本作裂如鑾笛。巖石振竦。又覩左之所未聞也。龍雖不見予。而遺其一本無其字聲於予。是龍終不忍以予不能唱浪花者一本無者字而棄予。一本無也字有

鯖魚

藤江鯖魚、形象草鯢。色青黑。大者百餘斤。取用鉤筒。其膽治目。功比空青。一本無此四字魚大膽小者上上。魚大膽大者上中。魚小膽大者中下矣。漁者得魚。刲一本作割縣親剖。官稅其膽。始敢出市。私開者杖。今之一本無之字傳者。皆以鯢膽灌黃藤。皆僞爲之耳。一本無耳字黃藤亦行血去翳也。辨之不精。一本云黃藤亦行血者皆辨之不精必見笑于魚目。一本止此無下二行予詩附見。地僻見聞異。去家三月餘。金環殉吉鶉。花縣稅鯖魚。鑿井鼎歸洞。燒雲客滿畬。坐令南鴈盡。不寄一行書。

白姜魚

白姜魚、出大荒山深澗中。一名婢姜。臉若芙蕖。膚如凝脂。有天然肉結。彈若垂雲。長四尺五寸。腮下有帶。白光映人。胡天星邀予作胎。香脆甘美。水陸無有方者。諸峒聞獲是魚。盛禮來賀。一本有予字賀。其所答皆不多。其油止炤。其他伴禮者。熊掌、虎皮、麝香、燒箭、紛如也。貴重如此。楚辭、魚鱗鱗兮媵予。意者指此。小詩附見。一本云予賦詩云獨尋芳草過王孫。爲胎銀絲出露盆。湯爐玉環妃子淚。縷殘金谷綠珠魂。凌波豈復觀微步。齒劍終然一本作悲合報恩。誰識蒯緱歸思苦。不堪彈鋏向朱門。

印魚

印魚、方類有印文。類竹葉符。鳴如鐘鈕。長尺有三一本作五寸。巨魚將死。以印封之。予在龍門灘。愛其神怪。市而放之。厥者勿識也。

海蠻師

海蠻師、魚身虎頭。無鱗甲。短腳利爪。渾身豹文。長八九尺。見人泣數行下。蠻人網得。輒復放之。

潛州酉

東粵曰潛牛。西曰潛州酉。楚曰鰅鱅。出澗、與虎鬬。角軟、用水一湛。堅則復鬬。予在湘中見之。柳子厚詩、桂江秋水見鰅鱅。

鬼魚

鬼魚似鱷。用以禱鬼克敵。人誤食之立死。請巫咒之立生。

忽雷

忽雷、鱷魚也。居溪潛中。以尾鉤人而食之。扶南王范蔓。有神術。常于大雲山、鑿池畜魚。決獄有罪者、投之。

無毒、魚勿食也。今其枯骨齒（一本有後復二字）生用作樂器。聲（一本無聲字）極暢（一本作鳴）暢。經云、河有怪魚、厥名爲鱯。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王飑

王飑、江北曰蝮、首大如臂、背青腹赤、有齒、毒。齧人立死。大招、南有炎火蝮蛇蜢、蟫鱯短狐王飑。蛊九頭者曰雄飑、天問、雄飑九首、倏忽焉在。不須齧人、見之立死。猶叔敖之兩頭蛇也。予謂見者（一本無踏字）殺之、亦成佳事。吳都賦云、雖有雄飑之九首、將抗足以戡之。（一本止此無下二句）可謂先得我心矣。書偏一笑。

短狐

短狐、人所生也。詩曰、蜮、書曰、射工。驅曰短狐。斑衣山子。插青銜弩。祿體獸交。遺精降於草木。嵐蒸瘴結。蠱然化生。狐長三寸。狀若黃熊。口銜（一本作含）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便然也。（一本無也字）予南海有水弩蟲。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予游六磨。影落（一本作入）潤水（一本作中）爲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適欲撲殺。有大蟾鼓腹躍。搤其喉而食之。未幾、痛入骨髓。始如蟻卵。乍如蜂房。乍如盤渦。乍如蛇菌。一日一夜。其變百出。其大二寸。聞過三寸則死。毒大如狐則死。對時則死。遍走羣醫。命在呼吸。遽然猛省。蟾能食之。必能制之。偶（一本作適）有八字丹蟾、跳躍草際。取向毒處（一本無處字）一吸。支體立運。毒口出涎。滴石石爛。魂魄漸復。如坐冰壺。其口兩月方合。聞鴛鴦鷺鷥。皆能食之。腦可止痛。使我求之。恐爲枯魚所笑。

赤蟻

赤蟻（一本有大字）若象。渾身帶火。力負萬鈞。雜食虎豹蛇蟲。遺卵如斗山。人取爲醬。是名蟻醢。見於周官。

蝌蛇

蝌蛇、尾有鉤。口無齒。其聲甚怪。似猫非猫。似虎非虎。擊之則鳴。猶龜焉灼之則鳴也。九十丈者吞（一本有赤字）蟻。六十丈者吞象。三十丈至九丈者吞豺狼虎豹與鹿豕。人吞之法。以尾鉤卷定。以氣衝死。濡溼乃吞。吞畢卷（一本懸）於樹上。絞至靡爛。骨角皆從皮出。望之若神龍蛻骨耳。

擊龍部署（蛇過三十丈者若稱龍）

爰緝婦裙、以爲旗纛。爰斬葛藤、以絢纜索。金鳴則進。旗卷則退。口含酒糟。腰帶毒藥。蛇長一丈。旗手一人。鎗手十人。弩手五人。金手二十人。金手藤。弩手牌。鎗手盤。旗手酒。其勝也。金振旗開。鎗損弩發。金手進藤。主束也。鎗手進盤。主剝也。旗手進酒。主勞也。旗手得膽。鎗手得皮。弩手得眶。金手得肉。其敗也。鎗護旗退。牌護鎗退。藤護牌退。蛇長十丈。其數十之。蛇長百丈。其數百之。予游諸山。見獵九蛇。長九丈者有五。長八丈者有三。長十有一丈者有一。天問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聞世而出。士人亦不概見。況吞蟻者乎。若夫三周崑崙。又吞蟻者之海若也。

蛇名

其（一本作蛇）一字名者。有（一本有字無）青蛇、赤蛇、白蛇、烏蛇、青主神、赤主火、白主傷、烏主藥。其他曰藤、曰蚺、曰鱗、曰蝮、曰水、曰穀、二字名者。曰率然、危干、水箭、烏梢、量人、默稱、烏肉、瞎目、雞冠、憐腦、人頭、馬鬃、笋籜、葉花、寸白、水豹。三字名者。曰（一本有字）幹壁虎、黃藤蚺、青標節。（一本作青竹標。按嶺南雜記云、青竹標者、竹日蠹蝕而生子、則青標節蠹也。）篇箕（一本無篇箕二字）狎、金角帶、七寸錦、過樹客、（一本作客）凡蛇盤處、皆在壬地。

蚺無棄物

蚺蛇三膽。一附于肝者止痛。一水膽白漿止瀉。一膽隨身（一本作肉）漿。其處則隨至。名護身膽。最佳。匪辟邪殺鬼。佩之吉祥。肉辟風瘙。皮過三十丈者。曰龍皮（一本無皮字）。一端千金。波斯市之爲鼓。聲振百里。雄視萬國。（一本無雄視萬國句）

鱓蚓

即且、（一本作蚓且下同）一名蜈蚣。狀若水蝦。小至一寸。大至一丈。其尾閃閃有光。山中蛇無故而死者。被蝕也。蛇腐皆化（一本作化爲）即且。猶螟蛉之兕子也。儒書、謂蛇游霧而蝕於即且。

諸夷有學

永樂間、擒黎季犛、黎若、盜交州三司、詔暴其罪。有云、以湯武不足法。尚父不足師。孟子爲盜。儒程朱爲剽竊。又云、聖優三皇。德高五帝。禹稱三苗。侮慢自賢。其天性然也。詔辭隆重。必不輕假。予游諸夷中。有摛文而宗淮南者。有稱詩而溯少陵者。有黜元白而謂長吉者。有談古今而鑿鑿者。於戲、禮失而求諸埜矣。

西粵靈芝（一本此則無）

嘉靖中、西粵藩臣許應元、進芝二十本。有赤白青黃黑紫。徑至尺八寸。有光者。有輪菌如山岳者。上命採芝令、於元隸龍虎、三茅、齊雲、五岳、諸靈山採之。遠不能及。予游諸嶠。見靈芝生於石上。九蓋綠葉。朱實有光。未傳服食之方。終不敢採。

伏波銅鼓

伏波銅鼓。深三尺許。面徑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弇其口。錦紋精古。翡翠煥發。鼓面環遶作（一本無遶作字）鼉甲十數。昂首欲跳。中受槌處。平厚如鏡。兩粵、滇、黔皆有之。東粵、則懸於南海神廟。西粵則懸於制府廳事。東粵二鼓。高廣倍之。雌雄互應。夷俗賽神宴客。時擊之。重貲求購。多至千牛。制度同而小過半者。諸葛鼓也。價差別矣。

趙臣廟（一本在葛洪未至歸順有趙臣廟句滿一則之後）

予不省何神。問其父老曰、趙臣者、粵西人。少倜儻好奇計。數不得志於有司。徧歷諸司（一本無司字）猛洞。皆優禮之。昔岑猛以田州畔。岑猛奔歸順。岑璋誅之。田州平。趙臣第一功也。督府奏而勿錄。鄉人憐之。爲之立廟。

初、岑猛反、岑猛於岑璋、丈人行也、督府姚公征之、思璋以姻一本無故、召沈希儀計事、希儀雅知趙臣任俠好奇、一本作深明軍政、詣之如夷門故事、一本夷門句無如臣曰、鎮安世與歸順爲讎、公假臣節鉞、徵兵鎮安、岑猛之首、在麾下矣、希儀許之、臣星一本無星三字夜間道詣璋、璋喜迎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遠辱耶、臣不言、佯爲一本無字不懌、璋叩之、但太息、璋疑之、明日置酒、欵一本作宴臣、臣愈不懌、璋愈疑、臣一本又有臣字愈太息、璋曰、軍門有意怪過我耶、鄰境有訴待勘我耶、臣皆不應、因挽臣入臥內、跪叩之、一本作長跪以請臣號泣、璋亦號一本無號字泣、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一本作敢不言、一言之、君生而臣死矣、督府討田州、知君必黨增、命臣檄鎮安、襲君、殺故人以立功、不如死矣、言畢、取佩刀自殺、一本云、刀欲自殺佩璋亟救之、一本云、璋亟抱持之曰、君毋疑、君能生我、我亦能生君、且令君有功、猛奴視吾女如犬、一本作狗、豎欲圖之久矣、臣泣曰、君誠然、盍自陳於督府、璋舊臣、遣人詣希儀、願擒猛自效、希儀佯追臣、陰白督府、兵不徵、命璋專逼猛、猛之一本無之字子邦彥、守上堯隘、璋佯遣精兵千人助之、密報希儀、旗幟服色、勿使有傷、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一本有州字兵潰、遂斬邦彥、猛欲走交趾、一本有境字璋使人邀之曰、事急矣、先走歸順、始達安南、再圖興一本作復、猛然之、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近者、屢一本作數報兵退、以寬猛、一日拉趙臣謂猛曰、天兵雖一本作難退、非陳奏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何如、猛大喜、臣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印扈在、乃持鴆酒一巵、獻猛曰、天兵急、君老夫不能相庇也、猛大怒曰、恨一本作悔、煙老奴、豎子之計、遂飲鴆死、璋斬一本作斷其首、併印、遣臣馳詣督府、內臣鄭潤、總兵朱麟、以猛中毒矢死、斬其首、印搜獲、聞、趙臣、岑璋之功、纖一本作微不錄、璋悲恨、遜職於瓛、璋入崇山、臣入古望、群殺茹芝、不知所終、噫、中國舉動如此、難爲要服矣、

哭金祠

隋梁毗、爲西寧刺史、諸夷酋長以金傀、毗引之坐側、慟哭相戒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亟返、勿緩、蠻風染俗、聲稱至今、州峒賽祠、歌連谷應、嗚呼、啜貧泉如醴者、安得起梁毗而哭之、

青精飯

猺人祉曰、以南天燭染飯、競相遺送、一本作餽遺名曰青精飯、杜詩、豈無青精飯、令我顏色好、

蒟醬

蒟醬、猺間中家家用之、以蕁茇爲主、雜以香草、味雖佳、不足爲異、史記、唐蒙風曉南越、蒙食枸醬、問所從來、一本有曰字道西北牂牁、故蜀都賦云、枸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今閩之番禺、無有知者、惟出自牂牁、故云流味也、蕁茇、吾家蛤蟆也、師古注、本草注、楊用修、張孟奇、辨之皆誤、

桂林競渡

桂林競渡、舟長十餘丈、左右衣白數人、右壓白旗、左壓長袖、爲郎當舞、中扮古今名將、各執利兵、傍設弓弩、過難敵、不返兵、勝則鼓而懸之、鐃歌合雜、十年一大會、五年一小會、遇甲戌一本有字爲之、有司毫不敢詰、一本云有司不敢問、

無量壽佛

無量壽佛、姓周、名全真、號寂照大師、郴州人、作二十八觀、從日月觀而入、初游吳越、繼游羅浮、最後得湘山弊布菴、因住持焉、會昌汰大師後、一夕生肉結鬚髮、乃衣紫霞衣、入覆釜山、結闔而居、刺史韋宙迎之、四門各見其入、自唐元和至咸通、示寂、計一百三十有二歲、五代湖南馬氏、始請設州額之曰全、以師故也、其說法有靈、爲天使、爲首人、身長丈餘、最可怖愕、其徒有柴侯者、諱崇趙、唐末乘官從師、宋初、州境寇至、侯顯神兵屢之、賊望風潰、南渡紹興間、孔逢周曹城之難、侯顯化如初、楚粵皆祀之、今七星山寺北湘山、尤覺莊嚴、按竺典、論法、以懸而覺者、曰無量壽佛、師由日月觀門、入三摩地、常作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眞所謂以文而覺也、今閩之講師、皆以壽對、如以壽則寶草和尚、長爪比邱、當擅此名久矣、末學之陋、不獨在儒門也、一歎、

瘴母

瘴起時、望之有氣一道、上衝如柱、少頃散漫、下似黃霧、空中如彈丸、漸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爲瘧悶、爲瘋癲、一本作爲汗死、人若伏地、從一本作任其自擲、則無恙、

四瘴

春曰青草、夏曰黃梅、秋曰新禾、冬曰黃茅、皆乘一本作食草木蓊勃、日氣欝蒸所成、而青草黃茅最爲毒烈、一本云爲最毒春夏之交、草長而青、秋冬之交、草衰而黃、二時氣候不常、蘊隆重袷、一本作蓋袷月揮扇、咄嗟呼吸、冬夏便一本作候分、且一本且字無桑中衙女、上宮陳娥、偷香竊笑、其不死者幸而免、

治瘴

炎方土脉疎、地氣外泄、人爲常燠所燥、膚理不密、兩疎相感、草木之氣通焉、上脘鬱悶、虛煩、下體凝冷、吐之不可下、下之不可、用藥最難、但宜溫中固下、升降陰陽、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熱、予試立驗、如用大柴胡湯、及麻黃金沸草散、青龍湯、是膠柱鼓瑟也、鮮不敗矣、

瘧瘴

中瘴失語、俗謂中草子、移時血凝立死、其法、用針刺頭額及上唇、仍以楮葉擦舌令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應手立效、一本末句無

瘴中要訣

避色如避難、冷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時飯、

象交

象交於水。卷樹葉蓋之。其交如人。見人(一本作之)則羞。遽起逐之。(一本作人)人走須繞嶺。或學鼠聲狗吠得免。其精溢於水中。如白脂可數斗。取爲膏藥最佳。

雞匠

雞卜、以雄雞雌執其兩足。雞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再祝。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所有細竅。以小竹筵長寸許。徧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漢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適有祠禱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雞卜。斯時方士如蠶。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於元龜。降用夷禮。廷臣莫敢致詰。蓋其術大有可觀者矣。

卵卜

卵卜者、握卵祝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表截視當墨處。辨殼中厚薄。定吉凶。獨人卜非。請雞匠祝神。以卵投地不破者。(一本云不破者吉。無下六字)如獲勝公之碑。

鱧魚刀(一本此則無)

扶南王范文本夷奴。牧羊澗中。得二鱧魚。欲私食。郎知檢求之。文曰、非魚也。將礪石還耳。郎至、魚化石。石有識文。文異之。就冶作刀。刀成。舉刀向石鄧祝曰。文當有國。魚刀破石。石破。遂王扶南。子孫寶之。比之斬蛇劍云。

青蛇使者

三界廟、一名青蛇廟。廟有小蛇。背綠腹赤。穴神衣袖。變神(一本作人)飲食。或以手接。玩之甚馴。倘有虛誓愆期。家數百里。蛇輒至爲其人(一本無爲其人三字)索願。其家爲蛇挂紅。刻日祭(一本作酬)之。呼曰、青蛇使者云。按三界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一葉。上下無縫。帶內有回字。能召風雨。知來物。播病祭祟。宏治中。制府逮至。覆以洪鐘。環以積薪。晨冬(一本作夜)煅之。發之無有也。仙衣所披。僅乃得免。(一本無仙衣二句)予先一日與袁元約、趙平筍、談青蛇之異。予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游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此時三彭雖靖。一氣未降。及叅黃龍。頓超圓覺。銖衣蛇劍。棄若浮烟。辱於非人。有弗廟也。夫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用。沒藏誨禍。亦何神之靈。而青蛇有知。必不拳拳於茲廟也。二客稱快。(一本無昔先師至二客稱快五行)次早(一本作晨)起。入廟。取酒酹蛇。羣若魂魄。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寶劍一函。翠色欲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予結佩。後青蛇遂無有見者。

南安禪室(一本此則無)

南安禪室。一僧坐化。傍有偈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問君欲識前程事。開門卽是閉門人。王伯安平思田八寨。後啓此愕然。數日卒。

文成事類伏波(一本云王文成夢中聞)

文成謁伏波廟詩。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鼈羣舟夜上灘。月繞旌旗千嶂靜。風傳鈴鐸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振。神武由來不殺難。相見莫廷新氣象。兩階干羽在蠻端。(一本無以下三行)少時夢中有詩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迷銅柱霜崖折。六字題詩尙不磨。文成身後。勝與爵削。與薏苡之事畧同。

象江石(一本此則無)

滎陽鄭瑤守象江。廉介嗜石。得怪石六。其三巒峭。多峰巒岳岫。又一、如世間道士。圖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又一、空如隱。外若瘦癟殃疵。病態支離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彈之琤琮者。後還長安。計璧六石。費俸錢六十萬。詳李義山記中。

鬱林石(一本此則無)

陸績守鬱林。歸舟輕。於岸上取石壓之。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門有巨石。卽此也。後御史樊玭璧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詳吳匏菴記中。

桂林石(一本此則無)

顏延之守始安。載石峰長三丈。過洞庭。風雷覆舟。石沉風息。其石原出獨秀山。延之詩云、未若獨秀者。峨郭郭間。今桂林石峰。長二丈許。潔白有態者。價不過四十金。皆市於王孫家。其長四五丈者。有神守之。人不敢動。石工望之而走。

馬林(一本作家)銅柱

伏波銅柱。一在滕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茆嶺交趾東界。馬文淵又於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爲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爲山界。唐馬總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二銅柱於溪州。何銅柱之多。皆出於(一本無於字)馬氏也。

伏波銅船

蒼梧郡、有銅船沉於灘。天霽水澂。隱隱見之云伏波所鑄。

雄黃擣衣石

泗城州土司。有雄黃擣衣砧。(一本作石)質頗瑞粲。光能鑑象。(一本作物)其聲琮琤。異於凡礪。

飛來鐘

太平飛來鐘。自交趾思琅州飛至。沈希儀遣舍人劉勛相之。搥造軍器。目未及視。仆地而死。

綠珠玉笛

綠珠玉笛。尸滲土花。斑駁如繡。云自巢賊發宋諸陵。笛殉宮人朱偉。後入交趾。淸夜聞歌。每能自叫。槃公以名馬五十匹易之。

飛來蓮

鼓鹿山、付堂石池。有（一本云有時）五色蓮花。雜出常（一本無常字）蓮中。名曰飛來蓮。

杭藥矢

杭藥毒草。鳥不敢棲其上。形如獨窠蒜。生深山中。就其處採煎。忌雞犬聲。用醮弩矢。試之法。以針刺臂血。仍用拇指緊按刺孔。令人醮衆許趕血。血縮倒回者。方可用。不先按其刺孔。血縮入肉。其人（一本無其人二字）立死。（如一本無如字）不縮者。是（一本無是字）雞犬之（一本無之字）聲敗之也。

思牢矢

思牢竹、出思牢國。用爲箭。可敗會稽之美。其節有勒。可以批爪。（一本作瓜）俗名澁勒。東坡、澁勒暗蠻溪。義山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奴三虎力。竹譜作篦蓼。失其本矣。（一本云闕矣）

西嶽眞蹟

李衛公少年憤隋亂。上書西嶽。文最激昂。（一本作烈）後爲桂州行兵總管。刻於勾漏。其眞蹟用黃絹書。上半元時燬於火。後半餘四十字。筆法遒勁。激昂青雲。其波掠處。如快劍斫馬。今入雲輝娘家。予跋其後。

葛洪未至勾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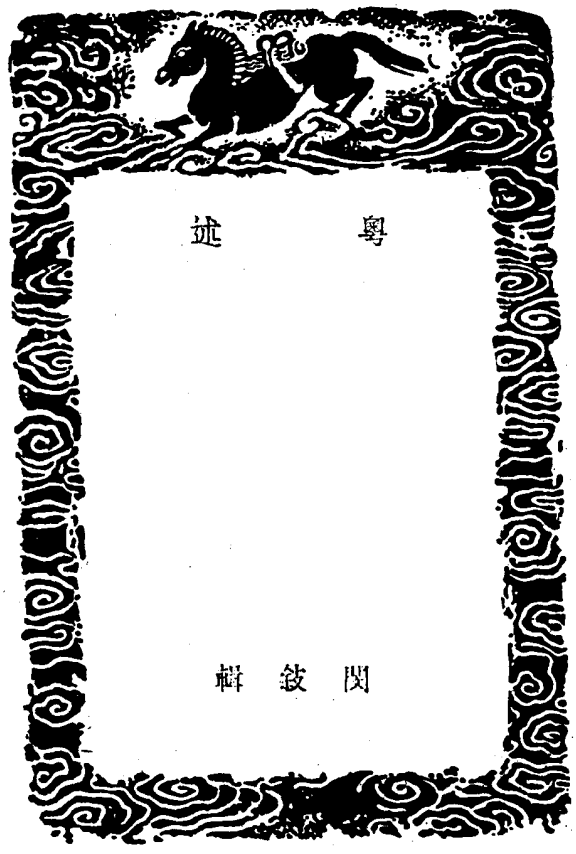
葛洪求勾漏令。曰。非以爲榮。以有丹砂耳。遂將子姪俱至羅浮。居七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嶽書曰。遠行尋師。剋期戒途。嶽至、洪坐赤日中化去。洪曷嘗至勾漏。（一本無末句）

舜至蒼梧（按此則與中卷南巡一條同。著分繁簡耳。）

儒者多疑南巡之事。辨如聚訟。庶典南巡至於南岳。陟方以死。儒者遂謂漢武祭南岳於灊霍。周官王制、不盡於衡山。古之南岳。非今之南岳也。孟子載卒於鳴條。呂覽載葬於紀蒼。今平邱之鳴條。東海之蒼梧。莒之紀城。皆陳留接境。古之蒼梧。非今之蒼梧也。且二子去聖未遠。孰如伯益。伯益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屈子同時。亦曰、帝子降兮北渚。九疑紛其並迎。史遷載舜崩蒼梧之墓。歸葬零陵之九疑。予游九疑。見叔均墓。與山海同。游南岳、讀峋嘍碑。與嵐典同。然後知今之南岳。卽古之南岳也。今之蒼梧。卽古之蒼梧也。若漢祭灊霍。承軒轅之副義也。復安得執漢武而疑禹。執孟子而疑伯益。執呂子而疑離騷哉。惟帝不自有其黃屋之尊。而躬巡於鳥言卉服之域。舞干戚而遠夷賓。棄金璧而幽靈憑。駕飛龍於鼎湖。遺弓裘於清廟。有天下而不與。斯舜之所以爲舜也。孰謂其不至哉。

鄭先生湛若。南海奇士也。以迕邑令。棄家走粵西。爲猺女雲輝嬢之客。因悉其山川風土儀物。及歌辭戰陣之制。撰爲此書。瓌奇藻麗。昔人方之山海經西京雜記。非溢美也。百餘年來。爲世珍秘。而流傳蓋寡。予亟爲校刊。與海內嗜奇之士。共欣賞焉。舊有懷寧兩阮序引。削而不錄。慨爲先生辱也。先生少嘗師事大鋮。崇禎間爲阮序詠懷堂詩。稱門人某百拜。洎阮羅織東林。乃貽書絕交。侃侃千言。可與侯氏壯悔堂集中一書並傳。予友陳君用舟、曾于金陵市上見之。惜乎不獲附此書以行也。

乾隆己丑十一月上浣六日。歙西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粵述

閔敍輯

粵述

清　黃山閔敍歐盟輯

廣西、楚越之交。春秋時越伐吳。并有其地。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驅。自荊以南皆屬於粵。周顯王時。楚滅越。吳起相楚。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是時越諸邊疆皆屬於楚。其後越人散處江南海上。各爲君長。有甌越、雒越之屬。甚著。故曰百粵。以揚州南境。又曰揚越。秦始皇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糧道。殺西甌君譯吁。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者。陰置桀駿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睢。秦乃發適戍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略定楊越爲南海、桂林、象郡。粵以東屬南海郡。粵以西屬桂林郡。而慶遠、思恩、太平以達交州。俱屬象郡焉。秦末。趙佗遂王粵地。漢因封之。漢孝武帝平南越。佗孫光降。以其地爲蒼梧、鬱林、合浦郡。屬交趾部。其北爲零陵郡。屬荊州。吳仍漢制。分領於荊交二州。其後析合浦以北蒼梧、鬱林郡屬廣州。晉以始安、臨賀屬湘州。宋齊因之。亦間有增改。梁分湘廣之交爲桂州。迄于陳隋。州郡因革紛如。莫可勝紀。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領州郡三十有二。又開拓諸蠻峒落。置羈縻州郡數十。五代時入于南漢。宋平南漢。以屬廣南西路。領州二十、府二、軍五。元改爲廣西道。領路十有五、府一、州四、明分其地爲府八、土官府四。領諸州縣。後改思恩府爲流田州。府降爲州。而懷祥縣、歸順峒、下雷峒、俱改爲州。共領府九、轄州十二、縣四十六、土府二、土州三十四、土縣七、長官司四。地滑而險。多山林谿峒。猺獠諸蠻連絡而居。視編氓蓋十之七。東連荊楚。山巒綿亙數百里。而桂嶺復峭

峙羅立以環省城。由蒼梧度灘瀧。凡三百六十。乃至桂嶺。其高幾與衡嶽埒。北臨清湘。地始坦平。山川深秀。西北則群峒夜郎居其上游。山多險峻。水益湍急。控扼洞落、聯屬黔中。（下黔州轉廣地。）其南洞嶠滇江。以勾漏、都嶠爲勝。西南多荒山大澤。村洞布濮。與龍編接壤。犬牙相錯。（龍編。今交趾。）源於興安。環桂林。經平樂至梧。是爲灕江。源於廣源。（今交趾界。）經太平、南寧、至潯州。與右江合。是爲左江。（一曰鬱江。）源於峨利。與大理大渠水通。（今雲南界。）經慶遠、柳州。出大藤峽。是爲右江。（即漢牂牁郡。水。一曰鬱水。）右江東流至梧。與灕江合流。南入海。故梧當五嶺三江之會。爲兩廣襟喉形勝重地。而統論方域。則東北楚也。其氣清淑。故其民秀而文。西南貊也。（田州太平交趾。皆近雲南。）曰頓。其氣猛鷙。故其民悍而戇。北益多蹇。故縉紳降焉。而益多著。故藻濕生焉。其地東抵湖廣道州界。西抵寧南特磨界。南抵廣東高州界。北抵湖廣武岡界。東北抵湖廣永州界。東南抵廣東封川界。西北抵貴州都勻界。西南抵交趾界。

桂林、秦郡也。漢爲始安。梁改桂州。唐曰建陵。後爲靜江軍節度。宋置靜江府。元改爲路。明改桂林府。而以湖廣之全州、灌陽隸焉。領州二。曰全。曰永寧。古田縣改也。縣七。曰臨桂。曰靈川。曰興安。曰陽朔。全之屬曰灌陽。故有瑤定正統間省入永福。永寧之屬曰永福。曰義寧。故有脩仁、荔浦、宏治間改隸平樂。

柳州、秦桂林郡地。漢屬鬱林。孫吳析置馬平郡。梁置龍州。隋置象州。唐貞觀八年改柳州。謂地當柳星云。天寶初。改龍城。宋仍爲柳州。元置柳州路。明改府。領州二。曰象。曰賓。縣十。曰馬平。曰柳城。曰來賓。曰雒容。曰羅城。曰融。曰懷遠。象之屬曰武宣。賓之屬曰遷江。曰上林。

慶遠、秦象郡地。漢交趾日南之界。唐曰粵州。曰宜州。曰龍水郡。宋置慶遠軍節度。後爲府。明初以爲南丹安撫司。仍元舊也。尋改府。領州一。曰河池。縣所升也。縣四。曰宜山。曰天河。屬州者曰思恩。曰荔波。

平樂、秦桂林郡地。漢屬蒼梧。孫吳置平樂縣。屬之始安。唐置樂州。尋改昭州。天寶初爲平樂郡。其後仍爲昭州。元明俱爲平樂府。領州一。曰永安。成化間以立山廢縣置也。縣七。曰平樂。曰恭城。曰富川。曰賀。曰荔浦。曰脩仁。曰昭平。萬歷初置。故有龍平。後省入平樂。

梧州、秦桂林郡地。趙佗據之。以封其宗人趙光爲蒼梧王。漢置蒼梧郡。交趾部。刺史領之。晉曰永平。梁曰梁信。唐置橫州。宋元仍之。明改爲府。領州一。曰鬱林。縣九。曰蒼梧。曰藤。曰容。曰岑。曰懷集。屬州者曰博白。曰北流。曰陸川。曰興業。

潯州。漢鬱林郡也。治布山縣。梁置桂林郡。陳改尹州。隋改鬱州。唐改潯州。復改潯江郡。元置潯州路。明改路爲府。領縣三。曰桂平。曰平南。曰貴。故有橫州永淳縣。後改隸南寧府。

南寧。漢之領方縣。屬鬱林。晉置晉興郡。隋曰宣化。唐置南晉州。尋改邕州。又改朗寧郡。又改建武軍節度。宋爲永寧軍。元爲南寧路。明改爲府。領州三。曰橫。曰上思。舊土司也。曰新寧。舊爲四峒縣。三。曰宣化。曰隆安。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請置橫之屬曰永淳。

太平。漢之屬江交趾郡地。晉以後西原蠻獠居之。唐爲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宋平嶺南。置太平寨。元爲太平路。明改府。領州三。曰左。曰養利。曰永康。縣一。曰崇善。皆以土司改流官者。

思恩、唐州也。治潭州止戈縣地。宋廢潭。益以賀水、無虞、上林。後併入武緣。土官岑氏歷代襲。明初歸附。授思恩知州。後陞爲府。其後改設流官。領縣一。曰武緣。舊南寧屬。于萬歷初改隸。故有風化縣。尋廢。鎮安府、在交趾之東界。有崗曰鎮安。宋置宣撫司。元爲鎮安路。明爲土府。國朝改土爲流。設通判一員。屬思恩府。

土司隸溥州者曰武靖州。成化間、韓雍平大藤峽奏設也。隸南寧者曰思明府、曰憑祥州、曰下石西州、曰羅白縣、曰龍州、曰忠州、曰遷隆峒、曰果化州、曰下雷州、曰歸德州、曰湖潤寨、曰上石西州、曰利州、曰江州、曰思陵州、曰劍甘二十一村。隸太平者曰萬承州、曰太平州、曰安平州、曰龍英州、曰思城州、曰結安州、曰都結州、曰上下凍州、曰結倫州、曰全茗州、曰茗盈州、曰鎮遠州、曰思明州、曰羅陽縣、曰陀陵縣。隸慶遠府者、曰南丹州、曰東蘭州、曰那地州、曰忻城縣、曰永順正副長官司、曰永定長官司。隸思恩者曰田州、曰泗城府、曰向武州、曰奉議州、曰歸順州、曰都康州、曰上映州、曰鎮安府、曰上林縣。又九司一堡。曰舊城司、曰興隆司、曰那馬司、曰古陵司、曰都陽司、曰下旺司、曰安定司、曰白山司、曰定羅司、曰何旺堡。故有嶺州。隸思明。後沒于交趾。近又勘明復卷・改隸廣西・新置西隆州・西林縣。

灕水、一曰癸水。桂林有古諺曰。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

范成大稱桂山之奇。平地崛然千峯。特立玉笋瑤簪。森列無際。爲天下第一。即衡嶽、廬阜、雁蕩、黃山、仙都、巫峽。皆所不及。今錄其尤著者。

獨秀山、在桂林城中。峭立百仞。石磴盤旋。而上下有石室。顏延之守郡時。讀書其中。所謂未若獨秀者、蟠郛邑間是已。

疊綵山、一曰桂山。在府城北。諸峯相屬。綵翠間布。其半有崗。透出山背。世謂風洞。

華景山、在城西北。下有洞。高廣數十間。屋前有橫塘。金波夕麗。上有臥龍崗。祠諸葛武侯。

伏波巖、在城東北。突起千餘丈。束挹初曦。下枕江水。有洞透出。相傳馬伏波征交趾過此。巖傍巨石倒懸。去地一線不合。俗云伏波試劍石也。上有伏波祠。葉繼熙云。當是伏波將軍路博德。

七星巖、在城東。距江里許。七峯斗列。一小峯爲輔星。其洞曰棲霞。從山腹入。石級百餘。得平地。可坐數十人。有二岐路。一西行寬廣如通衢。高數十丈。兩壁石液如雪。卓杖於地。有聲如鼓。云其下又有洞也。半里阻大壑。不可進。一北行。僂入其中。尤高廣。鍾乳纍纍下垂。過里許。岐益多。云通九疑。遊人不敢進也。巖傍百步。有懸風洞。盛暑凝寒。下有冷水巖。澗水從石門出。源不可窮。宋元豐中。曾布帥桂。跨梁其上。故又名曾公洞。其左曰彈丸山。以溪石圓轉名之。有兩巖。皆北向。左巖席布九筵。巨石倒覆如簨。右巖可三室。羽人棲焉。

龍隱巖、在七星之南。橫巖臨江。遊者刺舟石壁下。有大洞門。高百餘丈。鼓棹而入。仰視洞頂。龍跡夭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北有巖曰月牙。石磴千級。半山之中。形如初月。清泉自山椒下滴。琮琤成韻。曰滴玉泉。石壁上有狄青平儂智高及元祐黨人碑。

屏風巖、在彈丸東北二里許。平地。斷山峭壁之下。洞門高廣百丈。其中坦然。可燕百客。仰視鐘乳融結。倒垂欲滴者無數。踞石磴上。有穴可出。山川城郭。廓然無際。范成大命其洞曰空明。

灕山、在城外東南隅。灕水經其下。山立水中。故又曰沈水山。又曰象鼻山。以形色似也。元常侍嗣以音同。曰宜山。其麓有水月洞。天剖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圓若月輪。江水貫之。人洞如坐捲篷橋下。

雉山、在城南五里。下枕江水。劉宋時僧棲顒居之。日誦法華經。有雉常來聽。一夕化去。因名之。有巖曰雉巖。深廣十餘丈。其東有山曰鬬雞。左右騰昂如欲鬬也。四壁削立。下插江潭。烟翠蒼鬱。若衣如染。有洞曰白龍。曰玄巖。出洞東南行里許。爲劉仙巖。宋道士劉仲達所居也。石室窗奧。上復高爽。玉池丹井。深不可測。西石潭曰曲斗。合于南溪。水面小蓮。黃花。又名金蓮港。

隱山、出城西三里。有六洞。曰朝陽。曰夕陽。曰南華。曰北麓。曰嘉蓮。曰白鶴。唐李渤出鎮所闢也。周迴相通。出此入彼。縈紆曲折。乍升乍降。窈奧爽塏。各極其致。舊在西湖中。今爲平陸矣。其北又有洞。曰南潛。曰北潛。北潛有石室。石臺石果作荔枝、胡桃、果果狀。南潛乳石。纍纍垂地。有龍爪跡。俗云龍田。

中隱山、在城西十里。亦名佛子巖。巖有三重。皆石也。其下者最廣。高百餘丈。上漸窄。東因石屋爲一小寺。倚麓四望。目極天表。暝雲歸鳥。皆從下飛。

虞山、在城北里許。左演灕江。舜祠在焉。有唐建中磨崖記。

堯山、在城東北十五里。高廣延袤數十里。環桂之山皆石。獨此積土。松檜陰森。欲雨則雲烟四合。上爲堯祠田。其有十餘畝。曰天子田。田中石穴泉湧。曰玉泉池。至夏可溉田數頃。今山剪伐無餘。

辰山、在城東北十里。有三巖。下巖初入皆黑。行十餘步始明豁。其石室可坐三十人。有扉西嚮。下瞰城野。

綠磴、至中巖。乳石奇絕。又至上巖。極目無際。羣山賓伏。溪流帶縈。變幻萬態。不可名狀。

聖水巖、在城東三十里。夜半則湖上巖。日中則潮下巖。略不愆期。水經注所謂朝夕塘也。

白鹿山、在城南四十里。唐元康禪師騎鹿隱此。石磴數百級。至山腰有小寺。寺後奇石環列。絕頂有峯危立。若將壓焉。頗視羣山。合沓圍繞。青翠襲人。

其仙巖、在靈川縣西南三里。石屋穹窿。可容數十人。乳花凝結。如珠瓔寶蓋。

仙隱巖、在縣西南十餘里。磴道幽黑。秉炬可入。其中深廣。上若石樓。過數百步。有深潭在側。投之以石。聲若鳴鉦。

華巖洞、在縣西南二十里。高廣數仞。清泉迴繞。相傳有桃片闊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上有詩云。巖前流水無人入。洞口碧桃花自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梵音洞、在興安縣西南十餘里。石門甚狹。中極寬坦。石乳下懸。巖壁又有石笋石盤。泉聲琮琤。若鳴鐘磬。乳洞與梵音相連。有上中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溫。清泉噴出。觸石有聲。左旋十餘步。至中洞。地勢軒爽。有田數畦。常有烟霧出石罅。屈曲磴級。里許至上洞。淺水可步。爇火入之。石乳玲瓏。有巨石亘其上。又

有石柱高十餘丈。石皆五色。又有石牀石室。千態萬狀。宋李邦彥名其洞。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聖巖在縣西十五里。前有山寺。唐僧雲嶠習草書處。中有雲嶠書室。及滌硯池。其東曰月山。有穴如月。石康嶺在縣西。周遭八十里。繞出縣背。泉源散落。灌溉甚遠。南有雙女廟。廟旁巨石突起五丈許。曰神石。罅裂寸許。禱雨則以茅探罅。水隨茅出。少頃雲合雨至矣。

廖山井在縣南鄉。抱朴子曰。廖扶家丹井數百口。飲之皆壽。其傍爲臨煙城。

羅漢洞在陽朔縣南二十里。一名廣福巖。可坐數百人。中有複閣堂。殿兩傍丙舍。疊若層龕。皆石也。有羅漢像。前有溪橋。乳石融結如獅象蓮花范成大云。陽朔又有穗山白鶴、華蓋、明珠諸洞。

湘山在全州城西里許。峯巒葱蒨。巖洞窈窕。有寺曰光孝。唐元和中。寂照大師住持其中。後湟槃焉。是爲無量壽佛。寺後有兩洞相通。曰穿心巖。巖有甲亭。延眺千里。如在圖畫。

柳山在州北三里。舊曰北山。宋刺史柳仲塗讀書其中。更今名。山頂有源。四時不涸。中有飛來石。登其巔。則千峯萬壑皆在足底。宋州守林罔建湘山書院。前爲柳侯祠。井中有巨石。云乘風雨而入。昂首如龍。覆釜山在州西八十餘里。七十二峯峭蒨峻絕。凌逼霄漢。有石如覆釜焉。壁立千尋。登者攀緣而上。頂有天馬佛足諸跡。有巖曰聖水。旱禱輒應。

瓏巖在州北十五里。盧明深邃。有飛泉白餘丈。白練縈紆。鳴響深越。中有石田石乳及佛像蓮蕚。五彩炫爛。澗水貫巖直入深不可測。

九龍巖在灌陽縣西十五里。中有沙河。水通別澗。石藤九枝。偃蹇蟠屈如龍。傍有九龍井。

華蓋山在永福縣。宋建隆間。有鳳來集。聞於朝。發之得美玉。改名鳳巢山。其巔有池。曰玉液。

石魚山在柳州西南。小而卓削。形如立魚。山半有巖曰立魚。巖東麓有泉。雷鳴。西奔洄洑。潤中多青綠異魚。

仙奕山在城西南。山上有穴。穴中有屏。有室有宇。下有流石。如人物什器甚衆。磐石黑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

新洞山在城西南十里。有洞高廣。可坐百人。石乳融結。紛成異像。傍穴以杖觸之。輒作鐘吼。

老人巖在縣西南。峯巒削立千仞。時有老人柱杖遊憩其上。山半巖竇。豁然自開。高朗軒豁。登上下皆絕壁。登者必自山後捫蘿躡石。十步一息。乃至其地。臨巖頫視。毛骨洒淅。縱目天表。萬山皆在九榻。

真仙巖在縣南六里。高峯怪石。青白相錯。溪水穿其中。玲瓏清響。如環佩。白石嵯然。天成一老子像。故又名老君洞。宋咸平中。頒太宗御書百二十軸。藏於內。張孝祥磨崖大書天下第一真仙之巖。

葛仙嶺在賓州西。有洞深邃。可容數百人。宋乾道中。知州葛翁葺亭其上。因名。

五峯山在上林縣西。蜿蜒盤礴。五峯突起。上插霄漢。四時雲霧隱見。山巔有潭。有物蟄焉。中夜光燭數里。

泊艦山在遷江縣北五里。巖洞高敞。下枕大江。石筍林立。江行者咸駐舟觀之。故曰泊艦。

會仙山在慶遠府城北。唐陸禹臣修真之所。藥爐丹竈猶在也。有洞曰白龍。石鱗天矯。欲飛。傍有青鳥、朱

砂兩山。其觀曰聖壽、曰真武。殿曰八仙。閣曰高昌。井曰玉井。

南山在府城南。巖洞如屋。軒敞逶迤。中有石龍。頭尾鬣鬣悉具。因名龍隱。前有光化寺。御書閣藏宋真宗御書十六軸。其左曰白雲巖。

羅山巖在平樂府東八十餘里。中有清溪。乘筏而入。行數百步。忽有陂通山端。其上坦然。可坐數十人。避兵者多依之。

威應泉在城北。宋鄒浩謫昭州。居仙官嶺。每苦水遠。汲負爲勞。一日嶺下。有清泉湧出。因名曰威應泉。蔣北歸。數日前泉仍涸。

穿巖在恭城縣西。溪從中出。舟行如在月中。爽氣逼人。

銀殿山在縣東北。白雲四時覆其首。望之如闕。下有鐘乳六十二。穿山在富川縣東。有仙巖焉。巖垂二石。以挺撞之。其聲一如磬。一如鼓。蒼藤數根如柱。上下蟠之。其巔石蓋五色。狀如蓮花。傍潭深不可測。石梁亘其上。

石門山在縣東三十里。門僅容一人行。四面峭壁。不可上下。其中則平原廣野。居民百餘家。

隱山在縣東六十里。有巖曰潛德。巖上鐫林公石牀四大字。元豐二年林逵夫識。

摩泉在縣東北五十里平地。石坎深約丈餘。長三四丈。闊可八尺。泉伏其下。上覆綠樹。下列蒼石。人至視之無有也。拍手呼之則出。不移時而滿。旋復消涸。如舊。冬夏皆然。

瑞雲山在賀縣西。高千餘仞。崦嵫蓊鬱。舊名幽山。唐刺史李邕更曰丹甑。宋守鄧璧以山多雲氣。改今名。上有泉。注於池。曰仙池。

天門巖在荔浦縣之上圖黃村江。有小洞。天如太極圖。曰太極巖。稍進。爲拱辰巖。廚寒晨霧。幽深邃。探索巖窮。

火山在梧州城南隔江。其上有火光。中夜燭天。傳是南越王尉佗藏寶劍於此。又產鹿。三足。有災祥則先鳴。山下有丙穴。產嘉魚。

冰井在府城東南。對火山。唐大歷三年。經略使元結爲之銘。

都嶠山在容縣南。有八峯。曰兜子、曰馬鞍、曰八疊、曰雲蓋、曰香爐、曰仙人、曰中峯、曰丹甑。而八疊尤特秀出。有南北兩洞。山徑紆迴。捫蘿而上。其上軒敞。廣千餘尺。如片瓦鱗成。橫眺白雲。俱在足下。道書目爲第二十洞天。

朝巖在懷集縣西。可八十里。初入洞門。瞑行三百步。繼而豁然高廣。仰穿巖背。石液融結。如珠玉虬龍芝蓋人物者無數。其後通燕巖洞。益開敞。燕巢其間。石平如砥。可布百席。乳花凝垂。斷而復續。姿態萬狀。不可殫述。

水月巖在鬱林州東南。盧明爽豁。石室如琅玕倒垂。澗水出巖中。淵渟有聲。循澗入洞。遊必列炬。跨木渡水。石勢益奇。西南爲天馬洞。有馬蹄跡。中益幽邃。又有均天洞。洞分三界。怪石臨潭。拊擊如作樂。

寒山、在州城北。九城志云。越王佗遣人入山採橘。十日方回。問之曰。山中大寒不得歸。因名。山腰有龍洞。

鷹雨甎應歷代皆賜敕封。

綠蘿山、在博白縣西。綠珠生此。有祠。其下有綠珠井。云汲此水者。生女美麗。

將軍洞、在縣南。石門三重。飛泉二道。一溫一涼。石壁刻云。南州太守領將軍龐孝泰。

銅鼓潭、在縣北。潭深不測。巨石數十丈臨之。相傳有銅鼓沒其中。宏治己未。縣人得其一。送蒼梧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送縣。

勾漏山、在北流縣東北可十五里。平川中。石峯突起。千百植立。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巖穴多勾曲。穿漏。故名。前有靈寶觀。觀東有龍潭。泓渟幽闊。冷徹毛骨。後有太陽、太陰二小洞。榜曰勾漏洞天。玉宸眞君及葛眞人石像在焉。其東曰寶圭洞。秉燭入半里許。至水涯。循梯直下。擘竹筏以行。歷甕門數重。委蛇水際。窒曠幽。又有洞曰白砂。石膏玉液。散彩流光。甃井十數。皆窪砂舊跡也。其西曰箱眞觀。層石如重樓複閣。溪流映帶。觀西爲玉田洞、玉虛洞、巫山寨及普照、獨秀二巖。盤石青蒼。積水瑩澈。觸目皆非人境。

鐵城山、在興業縣南。石質黝黑如鐵。其中平衍。可隱數百家。石壁緣繞。險固如城。城有四門。惟東可通人行。南門有基四丈許。相傳避兵之所。上多竇穴。泉流不竭。其北有巖曰古州。高廣數丈。中有寒潭。石壁有元和十四年來遊字。

白石山、在潯州府城南六十里。其峯曰鵝頸。道書目爲第二十一洞天。巖洞窅遠無際。相傳通勾漏云。有巖曰會仙。曰八仙。丹竈遺跡具存。有泉曰漱玉。聞鐘鼓聲則湧。

羅叢山、在城西南。有二大巖。東曰碧虛。西曰靈源。其最深處曰水月。上出罅光。下射泉下。宋二程先生讀書遺趾尚存。

聞石山、在平南縣西北。峯樹崇複。石門流水。扃若堂奧。五代梁嵩讀書其中。

南山、在貴縣南。二十四峯。蒼翠盤鬱。上有巖洞。仰視重乳。瑰奇萬狀。旁有石竇。遊者僂躬列火。宛轉攀緣十數里。方造其巔。巔有石室方丈。爽朗空明。指顧四遠。賓宜鬱白四州之山。羅布爲下。相傳葛洪於此煉丹。丹井、丹竈及禮星壇尚存。

東山、在縣東。明秀挺拔。唐何履、何光隱於此。

陸公井、在縣東南。吳鬱林太守陸績鑿也。南漢刺史劉博古、種橘井旁。因名橘井。

寶華山、在橫州之南。蜿蜒奇拔。其上常有寶氣燭天。瀑布自山巔飛落。形如白練。

月林山、一曰天窟。在州東。有石洞。洞口有潭。產嘉魚。洞有二岐。多怪石鐘乳。於燕巨蝠。至其盡處。有窟如軒窗。日光透注。

鳳凰巖、在州東四十里。石壁臨江。巖半有翠房。房前有臺。其後石罅直達巖巔。空明掩映。穿出洞口。上有迎仙洞三字。

金榜山、在陸安縣東南。石壁四周如城。有池、有塔、有石人、石鏡。姚居易榜曰第一洞天。

獅巖、在新寧州西北。半山有洞。高廣明豁。巨石覆之。傍有怪石。蹲踞如獅。行稍遠。益曲邃。更進復空闊。奇石萬列。由隙攀崖。流水潺湲。恍非人境。

白雲山、在太平府城東。連亘如玉屏。風巖洞有七。而白雲最勝。洞口懸石。扣之作鐘磬聲。中夜有佛燈出入洞門。光燭數十里。下有白雲泉。

青蓮山、在府城北。延袤綿亙三百餘里。峯樹紛蘊。青翠相連。有巖曰青山。高闊百餘丈。深不可窮。石乳懸繞。仙蛻委積。遊者謂爲另一洞天。

金山、在左州西北。巖曰通幽。奇峯錯峙。怪石環列。有流泉。峯最高。登望無際。

柏嶺、在州南。中虛。可容百人。前有二潭。深澈莫測。後有臺。若佛座。石乳懸垂。蓮華紛綴。

傳盛山、在州東南。一水澄涵。奇峯離立。阻水則浮槎以渡。左右小巖無數。皆可遊憩。巖間曲房。皆架石天成。非意想所及。

白馬洞、在上石西州中。幽邃阻水。遙望如隔銀河。及涉水。空明四達。懸石萬狀。不可殫述。

逍遙樓、桂林府城東北樓也。下枕灕水。面挹堯山。夕陽初月。爽色滿座。唐顏眞卿題曰逍遙樓。石刻猶在。至宋紹聖間。安撫使程節改曰湘南。唐人又於城東迤北建三亭。曰東山、曰拜表、曰碧潭。（按唐宋之間有登逍遙樓詩。則必負不始誠辭。）

榕樹門、古桂州南門也。相傳唐時所築。門上植榕一株。蔵久巨至百圍。分根下跨。盤錯至地。若天成焉。元至正間忽枯。平章唐元公祭之。復築。人以爲異。上祀漢寇亭侯。下瞰遠陂。陂南有古榕。其下可列數十席。爲督學舊署。

秦城、在興安縣西四十里。有秦王廟。始皇帝二十三年築以限越者。遺址石甃尚存。其西南亦有越城。秦城北二十里有嚴關。兩山夾峙。中容一馬。朔雪至此輒止。大宙或至桂林不復南矣。

壺城、柳州城也。三江迴合。遶城如壺。故名。大平府亦曰壺城。關曰壺關。

夷堅志云。昭州郡圃有亭曰天繪。郡守李丞以犯金年號。易之曰清暉。後視積壤中有片石。刻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易名清暉者。爲一笑。

銅柱、左右兩江各有其一。漢伏波將軍馬援所立也。溫泉有五。一在象州東。土人云。熱水江二在富川。一在融縣。一在懷集之齊嶽山。

海棠橋、在橫州西。宋時建亭五。曰海棠、懷古、醉鄉、春色、登隮。故老傳曰。此橋之南北。舊皆海棠。書生祝姓者家。此宋秦少游謫橫。嘗醉宿其家。明日題詞而去。詞云。喚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瘦雨過海棠春色。又添多少。赴巫山腰。成微笑。半破椰瓢共酌。覺傾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

兩廣樹、在梧州封川之界。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卜兩粵豐凶。

鬼門關、在北流縣西十里許。兩石峯對立如關。諺云。十人去。九不還。輿地紀勝云。本桂門關。俗名鬼門關。似惡其名而附會之耳。

崑崙關、在賓州南八十里。距歸仁鋪二十里。

粵西諸山。皆純石疊成。其中巖洞玲瓏。石色凝爲乳花。倒植如峯巒。末銳而中空。范成大云。修鍊家以竹管仰承折取之。又似鵝管之蠟。尤輕明如翠毋爪甲者爲勝。

生金水銀。諸蠻峒皆有之。金出沙土中。淘而取之。如鈇煉之即成。

錫以富賀爲佳。處遠亦有之。硝黃產於南寧。

粵西紙甲。矢石不能入。勝於鐵也。其紙出柳之賓州。裏以舊絮。雜松香熟搥千杵。外固以布。綴而縫之。每甲費白金六七錢。然搥不熟。則矢礮亦穿。

諸山產石。多黑肌白紋。滑膩如鏡。大者中碑。小者爲研。又有峻峭瓊立絕類英德者。嶙巖穿漏類太湖者。屈曲深窪。畦脊隆起若盆盎者。似荔殼之初割。謂之荔殼盆。興安靈川山中產猪背石。白可爲粉。奸商載之摻入鹽以售。

思恩荔波二縣界。山崩時得美材若杉。云是漢諸葛丞相所埋。雖未必然。然亦千百年物也。土人每候其地。有紫氣上騰。羣聚穿土即得之。堅如牛角。入水即沉。但薄而短。無當漢用。

竹種至繁。巨者徑尺。可爲梁柱。又巨者可爲鐘釜。節相去四尺許。其他三十餘種。斑者亦異。有硃砂斑、羊眼斑、撒雨斑、狗蚤斑等名。

虞衡志所載諸香。皆出南海。粵右絕無產者。惟鎮安府有一嶺。出香草。類排草而稍粗。左江人取作安息。

亦雜排草中售之。此嶺之外。絕無其種。

喉檳榔、和蔞葉。蘸少灰咀之。大率與閩廣同。檳榔以瓦缶浸令軟。蔞葉小而味薄。春夏無葉則嚼其根。味亦香辛。食之既久。脣紅齒頰。處處吐水。石上如一團鮮血。乍見駭人。

藤縣有鯖魚。入石穴下食青苔。其膽可治目疾。梧州有荔魚鱗魚。桂林有竹魚。太平有谷魚。而鬼魚則出蠻洞中。似鱗。獵獲取而縣之。食人即死。

山瘴草稀。故不宜羊。無猪肆也。唯平樂山中產山羊。其血治撲跌及傷力、失血、神效。

宜州洞中產山獺。一名插翅。性最淫毒。山中有此。諸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其勢插入木中。剖之乃出。遇婦人則牢抱求合。蠻丁壯健者挾刃作婦人狀。誘其來。則扼殺之。可爲房中要藥。土人云。能解藥箭毒。取骨研水傅之。一枚值黃金一兩。殺者功力差緩。

蠱藥。兩江獞婦皆能制造。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毒物於一器。鷄其相食。其獨存者。毒之尤也。持以中人。無不立死。故有蛇蠱、蜥蜴蠱、蠅蟻蠱、蜈蚣蠱、金蠶蠱諸種。類不一。今間有之。惟彼人能解。然亦不令人見也。

杜詩云。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以風高無瘴也。下至平樂梧州。及左右江。瘴氣驚盛。早起氤氳咫尺不相見。非至巳不見山也。其瘴春曰青草。夏曰黃梅。秋曰新禾。冬曰黃茅。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唐人諺云。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滇閩皆有瘴。然春盡乃發。秋高而止。未聞貫四時也。然特

宜煖不宜寒。寒則多病。

桂林雖無瘴。而苦霖雨。自春徂冬。十僅一霽。故地濕而物易腐。屋棟皆爲蟻蛀。四山多霧。初至者每苦腹脹如蠱。然嚼檳榔即漸消。

晁錯曰。揚粵之地。冬陰少陽。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暑熱過半。人居其間。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霧。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連雨即復淒寒。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多脚氣。寧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假。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若。勝如服藥。氣故然耳。市日謂之墟。赴者謂之趁墟。自唐已然。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趁墟人。

粵西不毛之地。土瘠民貧。不事力作。五穀之外。衣食上取給衡永。下取給嶺南。中人以下之家。株守度日而已。官業曹掾而下。皆短衣芒屩。或跣。若高屐。無中袴。其人蠢頑者多。奸猾者少。至於偷盜剽掠。往往而是。枹鼓時起。訟牒絕稀。

百粵諸蠻。魄類至繁。然大要不出獠獞兩種。皆槃瓠後也。獠人椎髻跣足。衣斑襴布。采竹木爲屋。覆以菁茅。種禾黍山芋爲糧。嶺險阨。負戴者悉著背上。繩縈於額。僂而趨。上下若飛。兒能行。即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茨無傷。兒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淬之毒水。長大煅以製刀。仰刃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致者良野。名偏架弩。以一足蹶張。鎗名樟鎗。長二丈。戰則相將而前。歲首祭先。雜搖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袂相攜而舞。謂之踏歌。意相得。則負去。樂有鐃鼓、胡盧、笙、笛之屬。無食則四出剽掠。瓢往來。莫可捕捉。獞有數種。有熟獞、生獞、白獞、黑獞。生獞在窮谷中。不與華通。熟獞與土民錯處。或通婚姻。白獞大類熟獞。黑獞大類生獞。此其大較也。獞與獞雜處。風俗略同。而生理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飯掬水而食。居室編茅衡板。上以棲止。下畜牛羊豬犬。謂之麻欄子。人裴婦。別欄另蠶。裴日。妻即遣父母家。時與夫野合。覺有娠。乃密令人作欄。又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男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叫。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少婦春時三五爲伴。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少婦羣歌和之。竟日以衣帶相贈答而去。又善爲毒矢。爲蠱毒。本類相仇。纖芥不已。雖累世必復。誤殺者。以牛畜爲償。數十頭至百頭。曰人頭錢。流劫則糾黨羣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贈其家。曰鎗頭錢。在山三五爲羣。要人於路。在江突出。緊船取貨。竊以求媚。謂之勾船。或攻打村屯。據之。謂之打地。其人耐饑。喫鹽數顆。草木俱可食。師興則遠遁絕嶠。莫可誰何。獞亦有生獞、熟獞。興生熟獞相類。又有犵獠二種。依山林。無酋長版籍。射生食動。凡蟲豸皆生啖之。一村中推有勇力者曰郎火。餘俱稱火。三四日用米泔沐髮。不間寒暑。婚葬用五行。以雞卜吉凶。樂有六管笙。兩脚踏地而吹。兼歌以倚之。又以大木一枝。埋地作獨木樓。高數丈。上覆瓦鋪板。男歌唱者。夜則緣宿其上。謂之羅漢樓。器械與獞同。而勇捷過於獞。每出剽掠。皆冒稱爲獞。云。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褌之屬。數種之外。有狪人、狚人、狼人、獠人。皆依山

谷爲生。而不甚繁。亦不剽掠。又有蜑人。水居無土著。捕魚爲食。自爲婚姻。善沒水取珠。今淳梧有蜑戶供魚稅及拽舟之役。又有山子蠻人。無版籍定居。斫山種畬。射獸逐食。男女徒跣野合。與獸類。又有大良居處服食同獞。而性淳朴。敬慕華人。至則雞黍禮待甚慇。近爲獞所殘破。散入州縣村落。樵採耕種。與漢人無別矣。

猺獞各郡山谷。處處有之。熟者耕田納賦。與漢人同。而愚戇畏官。常爲胥皁魚肉。不能自直。其強獷者什百嘯聚。跨無鞍馬。謂之剽馬盜。又曰土兇。性不食鹽。日惟淋灰汁植蹠土。及將牛骨清水食。丹鉛錄所載貴州之賈鬼。即是物也。又以牛肚埋地窟內。候客至食之。以爲上品。謂之牛醬。其煮肉即以牛皮爲釜云。

兩江谿洞。舊爲荒服。唐太宗時。諸蠻內屬。始置羈縻州縣。隸於都督府。以其首領爲刺史。宋參唐制。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推首領雄壯丁以落雜內郡。長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於提舉。其後開拓至五十餘所。元豐以還。峒酋多寄內地。其官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主戶。民謂之提陀。華言百姓也。其所掠得婢僕。謂之家奴。亦曰家丁。民之強壯者。曰田子田丁。亦曰馬前牌。總謂之洞丁。妻曰媚娘。明仍其舊。土世官之下。銓一二流官佐之。削絕者始郡縣其地。每三年貢馬納償。有事則調發其兵。量給行糧。其兵精者爲內甲。華言親丁也。今惟都結州姓儂傳云。智高叛後更易。而黃姓尚多。如思明府思江、向武、歸德、思同、思明六州。上林、陀陵、羅陽三縣。皆是也。趙姓則果化、思城、上下凍、鎮遠、龍州。岑姓則歸順田州、恩城、泗城、武靖、利州。莫姓則南丹。韋姓則東蘭、忻城。羅姓則那地。馮姓則都康、佶倫。許姓則下雷、萬承。李姓則太平、安平、全茗、茗盞、龍英、憑祥。張姓則結安。閉姓則下石西。梁姓則羅白。其故絕更代不可知。然多山東青州人也。龍州趙國楹、趙廷楠兄弟爭襲。余見其宗譜。乃山東益都人。其始祖從狄武襄破儂智高。因授世職云。

說文。僥。五聊切。南方有焦僥人。長三尺。短之極。从人堯聲。風俗通云。蠻類有八。一曰僥蠻。戎類有六。一曰僥戎。若然。則今猺人。蓋蠻戎之種類也。又小韻作古了切。爲僥倖求利不止之貌。按說文著其形。風俗通辨其族。而小韻則言其性也。諸書無猺字。當以此補僥義。則說文不闕矣。

猺獠大約韋莫二姓居半。然不能張弓弩射而已。其藥箭甚毒。中人有至死者。其弩牀多以紫榆爲之。而刀刃鞘鞘製亦頗精。山中多射鳥獸。江邊或射魚鼈。杜詩。莫猺射雁鳴桑弓。莫猺即猺人也。解者云。莫猺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猺役。故以爲名。恐亦未然。設如是。則韋姓又何解乎。但楚中有桑。而此地無雁。是不同爾。

南巢地方。係永順宣山所屬。內有生猺一種。甚爲鄰封之害。皆姓藍氏。按竹書紀年。仲丁即位。征于藍夷。得無其苗裔乎。

蠻多姓韋。漢唐宗時。溪中蠻有韋兒建。溪中。今澧州之慈利縣是也。河池北境。可通楚之綏寧。是其苗裔無疑。

易繫詞。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契。木約也。趙凡夫云。古契字作丰。刻其齒分而爲券。按猺人刻木爲

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

猺人住屋。似樓而非樓。蓋茅作兩層。內架以竹或版。人居其上。則豬圈牛欄。皆在臥榻之下矣。按說文家字由下从豕。可會此義。不然。則家字从豕。既非諧聲。從何會意乎。

猺人素不著履。其足皮皺厚。行于稜石叢薈之中。一無所損。其事想自開闢皆然。東觀記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按今不獨猺人。百姓大半如此。無所謂然火潰膿也。

猺獞男婦。率皆蓬首。男雖鬱髮止於四旁。婦人則以高髻置于頂之兩畔。上覆大笠。即史記所謂尉佗魋結者也。

猺獞交易文券。內云如有翻悔。與龍角一對。或云鳳毛明珠等。常笑其妄。偶讀漢書板楯蠻傳。秦昭襄王時。有白虎爲害。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樊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蠻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蠻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賕錢贖死。盟曰。秦犯蠻輸。黃龍一雙。蠻犯秦輸。清酒一鐘。此蓋有所本也。

賽老者。即本地年高有行之人。凡里中是非曲直。俱向此老論說。此老一一評之。如甲乙俱服。即如決斷。不服。然後訟之于官。當其論賽之時。其法頗古。（即刻契結遺意。）甲指乙云。某事如何。賽老則置一艸于乙前。乙指甲云。某事如何。賽老又置一艸于甲前。論說既畢。賽老乃計艸而分勝負。按此賽老。即廣州記稱到老、都老者是也。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爲鼓。鼓以高大爲貴。而闊丈餘。初成。懸于庭。尅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敏鼓。敏竟。留遺主人。後漢書馬援于交趾。得駱越銅鼓。即是物也。又隋書地理志。諸蠻鑄大銅鼓。俗好相殺。多搆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其製高可三四尺。有上而而無下底。其聲亦不甚大。名曰諸葛鼓。猺人謂是孔明所造。今觀東漢時已有。豈得云諸葛乎。想諸葛行軍鼓。自是別製。而此妄附爾。但花紋縷細。似非近時可能。開有值一二百金者。云鑿之以除災禍。亦是僞說。

竹筒分泉。最是佳事。土人往往能此。而南丹錫廠統用此法。以竹空其中。百十相接。蹊谿越澗。雖三四十里。皆可引流。杜子美佘水筒詩。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鼎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蓋竹筒延蔓自山而下。輪接之處。少有綠隙。則泄而無力。又其勢既長。必有楮閘。或架以竿。或墊以石。讀此六句。可謂曲狀其妙矣。又贈何殷云。竹竿袅袅細泉分。遠而翠之。衆筒紛交。有如亂繩。然不目睹。難悉其事之巧也。

生猺皆棲止山巖。毋無定居。種芋而食。種豆易布。今歲此山。明年又別嶺矣。然不肯輕出。每值東作西成。田家婦子。盡出壠畝。三五突至。劫抱孩幼。追之不及者。用三五兩贖之。不等。按此事自古有之。漢令曰。凡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四。小口半之。因知所從來遠矣。

古今凡草木之葉皆綠。有紅葉者。經霜也。而本地一種野花。葉如紫蘇。而花如丁香。開作老黃色。當吐檜

詩。叢包之外。先出數葉。其白如粉。詢之土人。不知何名。按白孔六帖有金枝玉葉。此花當名玉葉金花。頗亦雅馴。

又一種草木。葉如棠棣。花如眞珠。二月節開。其香幽靜而甜。過於玫瑰茉莉甚遠。土人用以染飯作黃色。以供祭祀。謂之香飯。花以形義論之。殆即釋氏所云苾芻者邪。

石上生一種黃花。三四月間倒挂高巖之下。遠望如金鋪可喜。取植軒砌。次年仍復摧蘖。其花宛一小金蓮。而蕊際黃絨。冥蒼如紬。其枝條似木賊而大節間另生枝葉。葉如百合。兩兩排比。枝末又生細根如葱。須抱裹節上。一似寄生者。土人名屈子花。余改爲金蓮花。偶讀說文蓮字。蓮。音乎五切。黃花也。从艸蓮聲。又按蓮。音圭。蘊明黃也。玉篇蓮。亦音圭。又毛茼出也。以此擬之。大似此種。惧不起灑周稽合一論定之。

崑崙關。距賓州八十里。康熙四年。余校士赴南寧。發賓州。宿思龍驛。日行僅四十里。次日晡時至關。因陟其巔。惟雉堞數十。岑樓數楹。無甚險峻。特隘口之足據者耳。然由賓至關。則山徑逼仄。上下崎嶇。安得三更寢客。五更度關。如此其神速耶。及修府志。乃云一晝夜絕崑崙關。至歸仁鋪。智高始拒敵。武襄喜曰。賊不知守此。不足慮。迺信史也。當時序事失實如此。抑好事者附會耶。先是同事有欲納交趾兵平賊者。仁宗將許之。以武襄力阻而止。世多不傳。至嚴曙之死。蘇長公曾爲遺書訟冤。武襄尋亦卒。其後有請于朝而贈崇儀。使立廟桂林者。勝國時復加修葺。尤爲世所未聞。而武襄或云陝西清澗人。或云汾州西河人。彼此互異。

七尾巖下有尋佛洞者。僅容旋馬。內有古落佛石像。云土人有見老僧者。跡之。至此洞。得遺像。遂異之。創爲菴。楚僧本符號渾融者。乃建爲棲霞寺。起藏經閣。其下爲靜慧堂。旁爲聽月亭。余有慰賢二字題石。而集唐句爲聯云。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時余官粵西。蓋五易裘葛矣。

桂林城西。有處元伯。李姓。賀縣人。孝穆太后父也。后幼入宮。得幸明憲宗。有娠。萬貴妃妒之。苦毒萬方。投藥下之。竟不損。遂出外居。誕孝宗。至六歲。貴妃始召入。旋薨。崩孝宗即位。命遍方所司訪求親屬。而后入宮時。記李爲紀。故人無應者。即有應者。皆詐冒久之。竟不可得。但定父母封號。立祠。春秋致祭而已。

桂林府學。乃前代宣成書院也。其右。則爲臨桂縣舊址。康熙三年重修。因爲記。刻石于櫺屋門內。其右。特建傳習堂。證齋房。康熙丙午。令全士鄧增桐永福士胡一湜讀書堂後尊經閣下。是年鄧得舉。胡亦擬元。未售。其案山歷歷如畫。而寓學宮之廊廡者。僅一人。亦得售。爲懷集之盧胤鴻。按志。舊有泉。因淺成聯。即名科第泉。今縣學遺址。有井存焉。未知是否。

虞山廟。不知其所自始。宋朱文公張南軒皆有記。與祀神樂章。其上爲南薰亭。下爲韶音洞。歲旱禱雨。輒應不爽。今廟爲會城迎餞公所。

潭塘巖。在南寧府謝村對岸。如一所大宅。門廡堂室。曲折具備。內一僧。謝村人也。年三十餘。冥坐巖內。夜宿石房。僅容偃臥。或吹簫不寐。日啖龍荔四十枚。豆勺許。不火食者三年矣。其正殿後。有櫃子數人宿焉。余兩詣巖內。親見之。贈以香資而去。

南寧烟花門。恆閉不開。傳與鄉邊村相對。開則不利于村。蓋村以酤酒爲業。至今猶塞焉。

五公祠。在南寧府望仙坡上。祀狄武襄青。余安道靖。孫元規沔。蘇忠勇緘。王文成守仁也。康熙乙巳。余至寧。訪陽明遺跡。如所傳老僧入定者不可得。及謁祠。見其中列土神肖像。面呼守祠者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也。因命撤主。改立神位。憶同時有孔宗旦者。爲邕州司戶。被執罵賊而死。乃不與五公之列。古今名實乖戾者。率如此。

柳州府學明倫堂前。有松樹一株。其上寄生榕樹。婆娑如蓋。而松樹反偃蹇蹲伏。爲所逼蔭。太守謂柳州特發寄籍。蓋以此云。

柳州府大堂內。有一地窟。伏行江底。從對岸馬鞍山透穴而出。俗謂楊文廣爲賊所圍。不能渡江。乃穿此出兵反攻賊後。余詢太守。果有穴。以板石覆之。且云至江底。則其下聞刷鍋聲。今無故不敢試行。考文廣嘗知宜邕二州。與蘇忠勇緘相後先。而行實無考。亦未聞仕柳州。

平樂府昭平縣羅林里。有獠婦閉阿陸。生于前代嘉靖十二年癸巳。至本朝康熙丙午。年一百三十四歲。子孫曾孫皆故。獨一元孫扶掖之。年已五十餘矣。平樂司理吳天朗鐫諭昭平令陳定國。特致于署。人爭遣以鞀珥。能操漢音。善飯殊健。其雙眸碧色。髮自白而黑。又自黑而黃。齒凡三易。友人吳戒澄周祚親見之。述以詩。其元孫東作時。老婦猶爲汲飲云。

粵西諸山。石骨嶙峋。絕無樹木。意謂兵火使然。乃詢之土人。質之往帙。即前代亦復爾爾。因憶子厚詩所謂嶺樹重遮千里目。豈彼時尚蒙茸耶。至桂嶺。即今之疊綵山。在府治北門內。其上多桂。今無一株。又山海經云。八桂在賁禹之東。亦不可考。唯遠鄉尚有存焉。桂林之稱。名不副實矣。賁禹。名山遊記作番禺。謂即羅浮山也。

白石山。即道書所謂二十一洞天也。唐景龍中。貴縣西山有劉三妹者。與朗寧白鶴書生張偉望歌酬化石于山巔。遺跡宛然。至今猺俗尚歌。因立祠于此。祀爲歌仙。

粵西瑤獠。種數各殊。相傳爲槃瓠苗裔。桂林等府俱有槃王廟。猺獠祀爲始祖。其土官多韋姓。乃韓信子孫也。云方呂后擒信時。舍人負其幼子。求救於蕭何。何泣下。謂中土不可居。乃作書屬南粵尉佗撫之。子孫因以韋爲姓。其何書尚存土司。余見張和仲燧所輯千百年眼一書。曾載此說。而鍾萱陵亦附之鑑末。第漢法雖秦之慘酷。彼高祖時。蕭何敢與佗通書耶。存此以質博雅者。

騰峻巖。在陽朔縣界舟中。望之。其巖洞僅二三尺。及登岸。則穹窿如闕內。可建十仞之旗。屯千軍之纛。其上乳花垂結。如纓幢。巖壁片片層累。石紋皆剷歷橫坼。于粵山另一結撰。巖外小山如螺。俗名螺螄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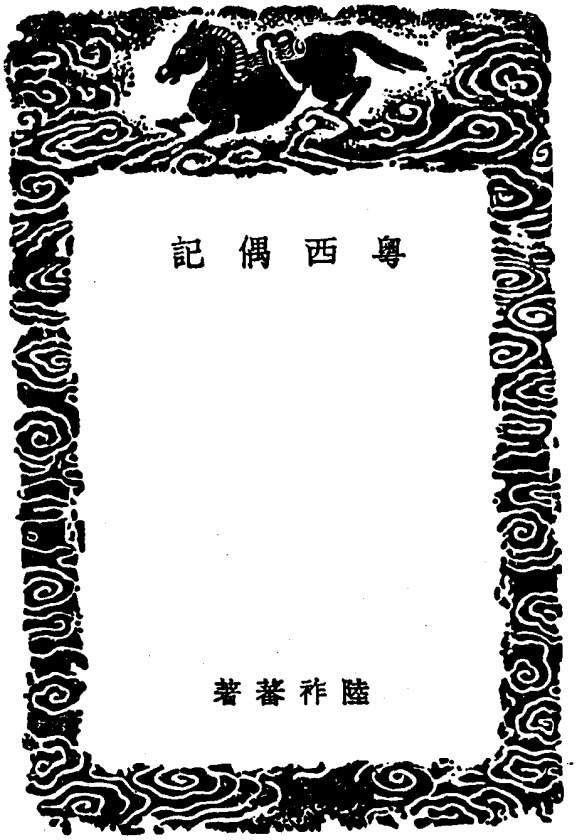
鵝塘。在陽朔界內。洞門以水跡爲高下。春夏可掉艇而入。其中石燕啾啾不絕聲。人或螫欲則嚮答四應。如東坡所記石鐘山也。巖頂石乳滴瀝落水中。泠泠可聽。內一磐石。可坐五七人。石隙有穴。泉自下湧。窈然而深。

潯州府貴縣山中出飛虎。云間歲一見。或攫人首。啄食其腦。余于潯守處。見其皮長尺餘。如黃犬形。前二

是皮特豐闕爲翅然其斑紋不似山君一云湖南山中人多絕附屋谷採取木耳或遇飛虎撲繩即斷蓋其翅甚利然不聞食人

伏波銅柱一在欽州一在思明其後李唐馬總爲安南都護澄桂管經略觀察使亦立銅柱于漢地以昭扶風之裔事載舊志未聞立于何地或欽州思明二處不必皆出于伏波也

康熙癸卯安南黎維禍遣使臣阮敬楊皓同存澤率通事麻目人等入貢館于南寧之沙街先是總督廣西部院于公以高平莫敬耀將入貢行左江道查例僅得勝國時安南嗣子黎維祺入貢或稿因倣其例以集事後二年巡撫廣西都御史金公屬予纂輯志略并紀入貢事例以備他年考焉按交趾貢期舊以三年爲率屆期左江巡道先呈督撫兩院下符檄諭行彼國定期申報左江道先委督貢官一員驗貢官一員移駐太平府受降城及貢使至關委官驗貢查明册報迎至坡蟲驛距南關三十里曾同南太參將并南太府廳調思明府、憑祥州、龍州土官親帶目兵又調下石、思陵、龍英、忠江等州并遷至岡各土司目兵赴關又移南太參將調官兵二員與龍憑督備及馱蘇營守備調發標兵協同土兵分布各隘道將府廳同至南關基陳黃輕于昭德臺率文武漢土各官行禮畢次祭關祭畢發鑰開關以幟引陪臣入關詣輕前行禮諸蠻目羅拜關外恭進表文迎貢物照前行禮畢隨令彼國官目人等共詣昭德臺給賞有差蠻目領賞出關當差文武職官各一員同貢使進京其貢物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貳百零玖兩銀盆一十二口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觔迷香一百四十八觔降眞香三十根白荒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疋犀角二十座象牙二十枝共計護貢官目二十一員名陪臣三員通事一員行人四名隨從一十三名其高平莫敬耀先安南入貢貢物則表箋一通銅印一顆抄敕二册官兵民數册三本紅單一扣紅單一幅金葫蘆一箇重九兩八錢金鉢一箇重十一兩銀葫蘆一箇重八兩一錢銀鉢一箇重七兩九錢多羅一件交鈕一箇剪絨二件交絹二件交銃四門交鎗四件小鎗四件交劍二件交布二件假月二件僞印原紅帖一扣僞印原紅單一幅



粵西偶記

當湖陸祚蕃武圖著

粵西諸郡。桂林差無瘴。然民窮地薄。城中江右楚人僑寓者十之九。搆竹爲廬。貿易不過雞魚羊豕之類。錦繡文綺。明珠象具。實產粵東。此間無有也。土著者居於鄉。率皆傑黠傲慢。不投官府。學使者例不治。民視之蔑如也。

桂林山俱青黑色。不生樹木。巉削直上。不可登陟。形如筆牀。瑣碎險惡之狀。無所不有。中多窰。每風起洞中作聲。殊不耐聽。其餘諸郡。則崇崗疊嶂。絕無平地。與馬無所施。每遇峻嶺。必步行。顛而踣者屢矣。

天氣炎蒸。地氣卑濕。結爲瘴癘。爲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霧。如瀑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或異香襲人。若曉行不飲酒。觸之疾必發。夏月爍荷流金。揮汗如雨。終不敢解衣當風。夜臥扃門戶。惟謹。多焚蒼朮雄黃。庶幾可免。最畏瘧疾。或頭痛寒熱。俗稱瘧瘋。尋常醫藥不能效也。

粵地外連交趾。內雜蠻猺。古來安置遷客之地。向聞盜賊充斥。地方無日不失事。無日不殺人。彼曰殺一豬所得金僅三四錢耳。殺一人縱無資財。奪其衣不下兩許。臠其屍可當五日糧。故其草菅人命。視燕齊間擤馬不啻遜庭。其他中途被害。多至二十許人者。亦間有之。

粵西有一種洞苗。喜結交。尚意氣。人有與暱者。即傾家殉身不顧。然其相厚之人。或往別之。苗即招同類

醋飲。其議曰如此交情。一去恐不得復見。盍相與收拾之。遂殺而烹之。盡食其肉。取其骨淨洗以錦裹之。置于家祠之中。時時舉之以誌不忘也。

學使者出巡諸郡。旅店只茅亭一間。不蔽風雨。竹牀一張。每展轉輒格格作聲。蝨虱攢嚙。達旦不寐。與夫即猶人口作鳥言。腰橫短刀。面如猿猱。與其傳伍嬉笑。怒罵呼叱。弗顧也。

來賓、南寧、潯州、一帶。江水腥濁。從交趾諸山流出。皆孔雀之所棲也。巨蟒之所浴也。水色時而碧。時而紅。穢惡不可近。舟行百里無井。不得已以鬱澄之。加以雄黃。然後飲。中毒者。或泄瀉。或作悶。十人而八九矣。

陸行莫百里無人烟。出入于茂草叢篁中。路止一線。前後不相顧。脫熊虎蹲其旁。伺人肉。或苗蠻伏莽以毒矢相加。遺禍發于倉卒。將若之何。吁。險矣哉。

塞垣不時。頗難調攝。日出後方攝衣起。飲燒酒一二杯。粥飯宜少不宜多。飽則易病。禁午睡。食不化則諸疾皆作。晚更宜清虛。自桂林外。麵尤當戒。雞鵝鯉魚之屬。弗充庖廚焉。

邊徼文教不興。人材模陋。生員歲科試。止奏一藝。每一題必有一篇惡劣文字。不過四百言。彼此抄襲。非古非今。不程不墨。如精神血脈。一腔一掬等句。舉之如珙璧。又大半俱別字。閱之令人氣塞。發案止六等。稍稍盤額。四五等則均曰取。恬不知恥云。

梧州界有左右二江。右江自桂林來。水極清。左江自南寧來。水紅赤可畏。合流會于三界馮真君廟前。東流入肇慶江中。水紅白各半。判然不混。

馮真君廟。靈爽頗著。小青蛇十餘。金色燦然。長尺許。盤結棟宇及侍從廊廡間。竟日不動。去來莫知其踪。士夫經此。必禱祠下。或云神能遣蛇相護。遇險難疾風可無恙。此余所目覩者。齊諧所志。曷足云怪哉。

舉使者于州郡。例無統轄。禮貌視他上官不同。粵西則悖慢成習。更出意表。憶在馬平。水米俱絕者一日。在蒼梧求雞子一二十枚不可得。詰之則曰此地不產此。其實雞聲里巷相聞也。試日不送場。呼其胥役。問之則已逃矣。一二等生員。當給賞示鼓舞。州縣往往具文。云久已奉裁。應將何項錢糧支給。反相詰難焉。

柳州衙公臺下。江水澄徹。小魚簇浪而來。不可數計。潑刺一聲。躍出水面。即成飛鳥。未及生毛羽。即罹網羅。味甚脆美。曰秋風鳥。

孔有德封定南王。獨秀峯在王府後。遠官有欲遊者。必啟王府請鎖鑰方得入。後富每于樓上垂簾觀之。或聞笑語聲。近改爲貢院。

賓諸處土蠻。有猺、獞、狑、狼、四種。狑人最巧。可買爲僮僕。狼獞獨美。嘗繡衣騎牛。入市貿易。

呂祖嘗憩于廣西梧山。郡人因搆亭。其上曰呂仙亭。元大歷間。時疫大作。有張產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樹爲呂仙像。張許之。明日樟被風拔。置庭下。疫遂息。今呂仙像。即此木也。元末仙之左手指間。產芝一本。狀若蓮花。馨香襲人。

忽雷、形似鱷魚尾有巨鈎能擊人而食斬其首擊去其齒齒能更生或應經云其身已朽其齒三作不死草其狀如茅食之多壽暑月置盤蠅蚋遠去

石髮峒谿水底所生其細如髮可食隨月盛衰月晦潰盡朔則復生

肉翅虎產峒谿中肋有雙翅下山食人食已飛去人莫能捕

桂蠹尉佗以獻漢文帝者云出桂林予遍求之不可得偶有客以二枚見餉味過蜂蜜辛香異常誠極品也

宋嘉祐中桂林有一人入棲霞洞因燭滅不得出明年乃與遊人俱還自言嘗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滅誦此二語故生衆方驚異忽輕舉莫知所在此二語有深味

廣西誌成化十九年三月晦廣西宣山縣生韋鼐與數友宿於齋中夜半忽失此數人而門窗關鍵如故次日還求無所得越三日始於都指揮彭瑛塋野得之病不能言以安神定魄劑服之始語云是夜有二鬼入齋曳之從窗櫺出復從雉堞垛眼內出城入彭將軍祠內置我等坐于案桌鬼遂不知所之復調治半月而愈朱檢討竹垞談其親一事頗類此因檢誌有此一段故記之

誌載泗州城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自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顧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挖窟活埋之鑿其首三日其人瘵不忍號呼徹天人以土掩至胸則氣悶欲絕焉有僅露其首而猶知號號呼三日者蓋附會之說也乃以鍬鏟去其首仍埋之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近瀛祥州地亦有水銀取法亦同每江西奸商顧人挑貨至界上貿易則私與約并顧工人質之無論數十人俱縛去

梧州府署內榕樹一株大八十圍枝葉蟠曲下垂蔭數畝望之陰氣慘慘不透日月時有鬼物作祟官此地者皆畏之另築墻如小城圍之下設小祠人莫敢犯

泗州城有罵泉常日無水游者與牧童錢數文求飲牧童叫呼罵詈拍手頓足泉即流出游者酌之甚甘美飲畢即竭

潯寧等處水俱赤色名紅水江紅水溪者不一俱瘴毒不可飲

古狸泉在永淳之墟取以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土中日足取出色淺紅味甘不易敗

舊傳桂州蠻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與者必致忿爭近無此事想蠻風漸革矣

桂林府有小人長二尺餘五官百骸俱具自言年七十餘矣白髮蒼髮言笑跳舞人與飲食必拜而謝此康熙戊寅年余所親見者後余量移黔中未知其所終也

平樂府東南九里有縈山高二百餘丈險不可躋有木客似小兒行坐衣服不異于人亦能飲食時出市易作器與人無別

邕宜以西有顓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上下巖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蓋膝如犢鼻力敵

數壯夫喜盜人子女人家知為所竊則聚鄰里大罵野婆不勝其罵則挾而還之其羣皆雌每負男子去求偶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集衆刺之至死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碧玉字類符籙自然之文蓋不可識莫知其何用

桂林府堯山九月桃花盛開上有帝堯祠碧桃仙館半畝數畝士人謂之天子田

北流縣勾漏山有洞道書謂之寶圭洞天山不甚高而洞中深窅奇絕人不能窮其奧對洞一山峻聳壁立斷絕攀援荷葉田田翩翩其頂每蓄花見則占有年洞口前後產葛仙米採而乾之粒圓如黍黑色以之揉麵釀酒特芳香

土人以蟻虫置冬青樹上至春結子如葡萄內俱細虫婦女收採估客買去徧放山樹謂之放蠟其虫食葉遺脂枝上如石膏取煮成蠟

山羊出左江大者百餘觔小者六七十觔跳墜山谷跌死者速剖之其血已凝力為又次若遲取則仍甦復跳躍去矣欲識真假取雞血半盞投山羊血一米粒過宿血變成水或以久凝臭雞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反凝成鮮血以此驗之

全州湘山寺又名報恩光孝寺為無量壽佛道場高峻奇秀俯瞰城郭寺僧甚衆產薺芋形似蹲鴟瀝稽灰水磨濃如腐煮食甚美

全州離城數十里有赤闌亭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千章狀若虬龍獨二松高大倍常松上生闌如寄生草狀似建蘭花開赤色香聞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人手植赤闌其靈蹟也聞有上樹分其種者雷震而死後人建亭以誌其異凡仕宦至全州者無不遊焉余至適赤闌盛開為詩題黃沙灘亭壁而命嘉善唐石公畫赤闌圖于其右

蒼梧之燭綠色質堅叩之如金石聲耐點且不畏風

烏鳳產左右江谿洞中形似喜鵲色紺碧尾垂二翎骨各長一尺餘其杪始有毛羽一簇聲清越如笙簧然能度曲妙合宮商最難得

博白縣出三官鳥形似鵝而大身碧綠間紺紫及黃色臆色紫絳但聲不佳喜食肉又多綠鳩色最美觀士人以為常饌畜之鮮有能活者

博白又有五色猿金絲猿最奇渾身金色頭及肩黑如人披幅巾又有淺墨綠色桃紅諸種

平樂等府深山中猿猴極多善採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數石飲之香美異常名猿酒

粵西產蛤蚧雄鳴曰蛤雌鳴曰蚧每生一歲則鳴一聲形似蜥蜴人獲其雄者懸之壁間其雌必來合抱而死獲雌亦然

同邑沈融谷起家廣西天河縣令言七八月之交有金龜蟲大如黃豆頭甲足尾宛然龜也色如赤金多

生扁豆葉上。亦能飛。乾之可爲婦人首飾。餘谷偶步城頭。見地上一葉蠕蠕而行。取視之。中已成蛹。其中蛹葉也。蓋蠶熱所化耳。

人魚。狀如婦人。出沒水中。人鮮捕者。

鯪魚。鯉也。形如蛇而四足。腹圍五六寸。頭似蜥蜴。形如鎧甲。余買一枚。縶之與署庭樹間。少頃即穿石入地丈餘。蓋此物穴山透石。如蹈平陸。故曰穿山甲也。四足拱立如馬。人履其背不少蹲伏。物雖小而力甚強。唯食蟻。其甲入藥。性走竄。治瘡毒。視患在某處。即用其某處之甲。功尤迅捷。

粵西人養瑇瑁。飼以小魚。每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俗謂瑇瑁齋日。

綠金蟬。類螢。火而遍身金色。背負一片如玻璃。產桂林。

錦屏松。葉似松而粟。密過之。絳花長莖。甚可愛。產桂林。

獨脚蓮。草如黃蓮。根而甚大。專治癰疽腫毒。持入藥肆。肆中諸藥香氣盡消。以此爲眞。三脚五脚者次之。

史君子。花蔓生。開時輕盈似海棠。遇秋則隕。虞美人草。善舞。亦名舞草。

糖牛。與蛇同穴。其性嗜鹽。土人以皮裹手。塗鹽於上。入穴探之。牛舐其鹽。誘執而截其角。琢以爲器。珍貴勝玉。市有燒成僞爲者。頗相似。極易辨。

石燕。山谷所生。全不類燕。乃類蛤而實石也。大者爲雄。小者爲雌。可治眼疾。

蛇黃。蛇腹所生。可療瘡毒。

楓絲。有虫食楓葉所成。可以爲琴絃。其聲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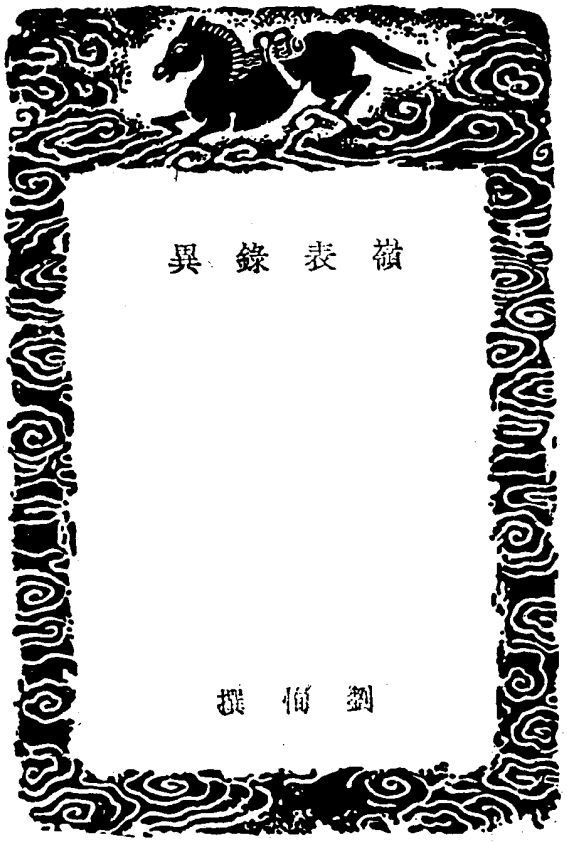
勾芒木。其皮可績爲布。

鬼魚。似鱅。獞人嘗殺取此魚祀鬼。與人食之輒死。覺之請蠻人呪之。立蘇。

智廣花。出桂平諸縣山中。木本高三四尺許。細葉。春夏間着小黃花。

粵西猺人。服化最早。獞人之出。自元至正始也。狼人之戍。自明宏治始也。有板猺者。婦人黃蠟泥髮。木板爲髻。形似今之扁面。平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蘂蘂若纓絡然。有箭猺者。婦人橫箭于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頸一月一梳。背寢無反側。此等種類。不啻十數。語言嘲哳。而服飾與居民不甚大異。亦與居民婚姻往來。其耕田亦輸賦。亦應役者。熟猺也。開有輸賦。而不應役者。生猺也。更有一種獽山子。不賦不役。砍山而食。食盡復徙。其人喜獵。伏弩搏虎。塗毒箭鏃中之立斃。亦其類也。其風俗最尚踏歌。濃妝綺服。越阡度陌。男女雜遝深林叢竹間。一唱百和。雲爲之不流。名曰會闌。自稱事畢。至明春之花朝。皆會闌之期也。餘節亦間舉。唯元宵與中秋夕爲盛。有民歌。有猺歌。俱七言。頗相類。其不同者。民歌有韻。猺歌不用韻。民歌體絕句。猺歌或三句至十餘句。民歌意多雙關。猺歌專重比興。其布格命意。有出於民歌之外者。雖文人捉筆不能過也。獞人生於深山窮谷。異言殊服。其歌字皆土音。韻則天籟。譯而通其意。殆亦工于爲詞者。狼人者。亦古槃瓠之苗裔。粵西諸郡。處處有之。潯州諸狼。自明宏治間。因大藤諸峽亂。從黔中調

來征勦。峽平遂戍焉。其人散居而各有長。舊隸武靖州。武靖土州久廢。今隸郡別駕。其俗自幼即習歌。男女皆倚歌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俟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遺女以扁擔一條。鐫歌數首。字僅如繩頭。間以金彩作花卉於上。沐以漆。蓋其俗女子力作所必需也。女贈男以繡囊、錦帶諸物。皆女所自製者。約爲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蘇木汁染榔榔、并婆棗、石灰、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於道。歌聲振林木。女至夫家合巹。其夫用拳擊女背者三。女乃用夫所贈擔返水至甕中。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同宿。名曰野郎。與之共居母家。待有妊。則棄野夫而歸夫家。偕老焉。故野郎亦曰苦郎。當其在野郎也。本夫至其家。反以奸論。及其歸夫家也。野郎至其家。或至其母家。及他所相會。亦以奸論。狼之爲歌。五言八句。唱時疊作十二句。多用古韻。平仄互押。或隔越跳叶。曲折宛轉。喃喃呢呢。間有一二佳語。頗類六朝情豔。但其中土字土語十常八九。不譯而翻之。不能解也。



成完帙。使三四百年博物君子所未覩者。一旦頓還其舊觀。彌足寶矣。其中記載博贍。而文章古雅。于蟲魚草木。所錄尤繁。訓詁名義。率多精核。葉廷珪海錄碎事、釋爾雅、魏陸、引此書瓦隴以證之。張世南游宦紀聞、引郭璞爾雅注、犀有三角之文。據此書稱犀二角以辨之。歷來攷據之家。皆資引證。蓋不特圖經之圭臬。抑亦舊雅之支流。有裨多識。非淺尠也。諸書所引。或稱嶺表錄、或稱嶺表記、或稱嶺表異錄、或稱嶺表錄異記、或稱嶺南錄異。核其文句。實皆此書。殆以舊本不存。轉相稗販。故流傳訛異。致有數名。惟永樂大典所題。與唐志合。今特從之。以存其眞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昀
纂修官主事臣任大椿

嶺表錄異目錄

卷上
四十一條
卷中
四十一條
卷下
四十二條

臣等謹案嶺表錄異三卷。唐書藝文志稱、劉恂撰。宋曾慥羣筌譜。稱恂于唐昭宗朝、出爲廣州司馬官滿、上京權攝。遂居南海。作嶺表錄。馬端臨文獻通攷、亦云昭宗時人。粵東輿地之書。如郭義恭廣志、沈懷遠南越志、皆已不傳。諸家所援據者。以恂是編爲最古。而百川學海、及說郛所載。寥寥數頁。首尾不完。蓋僅從類書抄撮。以備一種。而恂之原本久佚矣。宋代太平寰宇記、太平廣記、太平御覽、諸書。徵引頗夥。仍多挂漏。惟散見永樂大典者。條理較詳。尚可逐卷裒輯。雖所缺數函。未經編檢。或不免有遺。而證以旁見諸書者。似已十得其八九。恂之體例不可攷。今不敢強爲分門。謹排比其文。使各以類聚。仍爲三卷。以符唐志。唐人著述。傳世者稀。斷簡殘編。已足珍惜。此更于放失之餘。復

嶺表錄異卷上

唐　劉恂撰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比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忽見有震雷。則颶風不能作矣。舟人常以爲候。豫爲備之。

惡風謂之颶。壞屋折樹。不足喻也。甚則吹屋瓦如飛蝶。或二三年不一風。或一年兩三風。亦繫連帥政德之否臧者。然發則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飄風不終朝之義也。

嶺表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

嶺表山川。盤鬱結聚。不易疏洩。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脹成蠱。俗傳有萃百蟲爲蠱。以毒人。蓋濕熱之地。毒蟲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

沓潮者。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潮水未盡退之間。颶風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濤溢岸。淹沒人廬舍。蕩失苗稼。沈溺舟船。南中謂之沓潮。或十數年一有之。亦繫時數之失耳。俗呼爲海翻。爲漫天。

梧州對岸西火山。（太平寰宇記所載。此句下有山形高下。大如桂林八字。）山下有澄潭。水深無極。其火、每三五夜一見于山頂。每至一更初、火起。匝其頂如野花之狀。少頃而息。或言其下有寶珠。光照于上如火。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

地熱故爲火山也。

自瓊至報溪澗、澗中有石罅、水流其間、或相去二三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皆促敧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爲笑、彼人諺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好笑。

潘、昔有方士潘茂、于此升仙、遂以名。

白州有一派水、出自雙水山、合容州江、呼爲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其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案太平寰宇記、敧蕉井今已塞焉。）

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每年太守修貢、自監珠戶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又池水極深莫測也、如豌豆大者、常珠、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曬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將燒之以薦酒也、肉中有細珠如粟、乃知蚌隨小大、胎中有珠、（案政和本草引此條云、廉州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池水乃淡、海上面人掘割、珠取以充貢、池雖在海、而人不可測也、土人探小蚌肉作臠食之、往往得細珠如米者、乃知此池之蚌、隨大小皆有珠矣、與此書合、嘆、互異。）

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江溪間皆產金、側近居人、以淘金爲業、自且及群、有不獲一星者。

澄州金城良、某頃年使上國、親友附澄金二十兩、訝其單鮮、友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于常金耳、留宿驗之信然。

廣州淦涯縣、有金池、（案淦涯縣原本訛作淦涯、今據廣東地理志改正。）彼中居人、忽有養鵝鴨、常于屎中見獲金片、遂多養、收屎淘之、日得一兩或半兩、因而致富矣。

隴州山中多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疊徹、隨其大小皆五棱、兩頭如箭鏃、煮水飲之、驗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

康州悅城縣北百餘里山中、有樵石穴、每歲、鄉人琢爲燒食器、但燒令熱徹、以物覆閉、置之盤中、旋下生魚肉及蔥韭齋葅醃之類、頃刻即熟、而終席煎沸、南中有親朋聚會、多用之、頃食亦極鮮熱、疑石中有火毒。

白土坑、在富州城北隅、其土白膩、郡人取以爲貨、終古不竭、今五嶺婦女、率皆用之爲粉、又名鉛粉。

瑇瑁、形狀似龜、惟腹背甲有紅點、本草云、瑇瑁解毒、其大者悉裝裝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原註）海獲活瑇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于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于使宅後北池、俟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于海畔、或云瑇瑁若生帶之有驗、凡飲饌中有蠱毒、瑇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

新瀧等州山田、揀荒平處、鉏爲町畦、伺春雨巨中、聚水、即先買鮠魚子散于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竝盡、既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

銅柱舊有、章公幹爲愛州刺史、聞有漢伏波銅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財、欲摧鎔貨之于賈胡、士人不知援之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者果壞、是吾屬爲海人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走訴于都督韓約、

移書辱之、公幹乃止。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圍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偏有蟲魚花草之狀。（案此十字原本脫去、今據太平御覽補入。）通體均勻、厚二分以外、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鐘。（案此二句原本脫去、今據太平御覽補入。）貞元中、驃國雅樂、有玉螺銅鼓、（原註）玉螺蓋螺殼、石所爲、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龍州軍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銅鼓、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于延慶禪院、用代木魚、懸于齋室、今見存焉、僖宗朝、鄭絪鎮番禺日、有林蔣者、爲高州太守、有鄉墅小兒、因牧牛閒田中、有蛤鳴、（原註）蛤即蝦蟆、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蠻酋家也、蛤乃無縱、穴中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闕、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鳴蛤、即鼓精也、遂狀其緣由、納于廣帥、懸于武庫、今尚存焉。

嶺表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謂之獠市。

廣南有春堂、以渾木刳爲槽、一槽兩邊約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糧、敲磕槽舷、皆有徧拍、槽聲若鼓、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劇亮也。

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秫擣鬚繫縛、以橄欖糖泥之、糖乾甚堅、入水如漆也。

番禺地無狐兎、用鹿毛野獸毛爲筆、又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雞毛爲筆、其爲用與兎毫不異、但恨鼠鬚之名未得見也。

廣州陶家、皆作土鍋罐、燒熱、以土油之、（案油與釉通。）其潔淨則愈于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愛護者或得數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則立見破裂、斯亦濟貧之物。

葫蘆笙交趾人多取無柄老瓠、割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

南道之貧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柔軟而性冷、偏宜覆嬰兒、辟驚癇也。

盧亭者、盧循昔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螺蛤、疊殼爲牆壁。

容南士風、好食水牛肉、言其肥美、或煞或炙、盡此一牛、既飽、即以鹽豉薑桂、調齏而啜之、齏是牛腸胃中已化草、名曰聖齏、腹遂不脹。（案太平御覽引此曰、容南士風、好食水牛、言其肥美、則柔毛肥澤、不足比也。每率騎有局蹐、必先此物、或炙此一牛、既飽、即以聖齏消之、既至、即以鹽豉薑桂調面啜之、駭北客、到此多赴此、蠻俗能食肉、因有啜齏、與此書詳略互異。）

交趾之人、重不乃蠎、（案重不乃原本訛不疑、致蠎蠎、蠎、蠎、引此條云、交趾重不乃、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蠎也、今改正。）蠎以羊鹿雞豬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蔥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蠎中有蛆、銀杓可受、一升、即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鼻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蠎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乃會。（原註）亦呼爲先腸也。交趾人或經營卑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南中醴酒、即先用諸藥、別淘漉秫米、蒸乾、旋入藥和米擣熟、即綠粉矣、熱水溲而團之、形如餡餅、以指中

心刺作一竅。布放筵席上。以枸杞葉攢鬣之。其體候好弱。案此句疑脫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篋貫之。懸于煙火之上。每醞一年用幾箇餅子。固有恆準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貯以瓦甕。用糞掃火燒之。

象肉有十二種。合十二屬。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中。假如正月建寅。膽在虎肉上。餘月率同此例。案疑脫一如造麴法。此條戌肉作虎肉。致十二屬中寅爲虎。寅月當在戌肉作虎肉者。非是。物類相感志引此條。亦作虎肉。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尤堪生炙。

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前。設舞象曲樂。動倡優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襜垂身。隨藤騰踏。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即舞馬之類。

明皇所敕之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諸酋。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見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

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

恂有親表。曾奉使實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到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

南中小郡。多無編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爲容廣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家。臨事差攝宜。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夫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嘗差遣。編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

溫嬝者。即康州悅城縣嬝婦也。績布爲業。嘗于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盛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嬝常濯浣于江邊。忽一日。魚出水跳躍。戲于嬝前。自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咸謂之龍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禍。亦言多徵應。自是嬝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卻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風雨隨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恂云。頃年自青社之海歸國。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客。云是狗國。逡巡。果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而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開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爲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野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棒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逢齊將弓弩槍劍以敵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朋嘯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野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噪。即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道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盧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悉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彼頃見果。採得三四十枚以歸。分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島而取水。忽有羣山羊。見人但瞥視。都不驚避。既肥且

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絕無人蹤。捕之。僅獲百口食之。

嶺表錄異卷中

南中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園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漸長枝幹。乃爲大樹。每夏秋熟。則梯樹摘之。三年後樹漸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

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北人將薑蓍子。就彼種者。出土即變爲芥。

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彈子丸。其實金色而葉綠。皮薄而味酸。偏能破氣。容廣之人。帶枝葉藏之。入膾醋尤加香美。

山薑花莖葉即薑也。根不堪食。而于葉間。吐花穗如麥粒。嫩紅色。南人選未開拆者。以鹽醃藏。入甜糟中。經冬如琥珀。香辛可重。用爲膾。無加也。以鹽藏曝乾煎湯。極能治冷氣。

鶴子草。蔓生也。案海錄碎事引蘇頌云。鶴草蔓子草也。與此不同。其花麴塵色。淺紫。帶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又呼爲綠花綠葉。南人云是媚草。採之曝乾。以代面脂。形如飛鶴。翅尾嘴足。無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收于妝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草飼之。蟲老不食而蛻。爲蝶。赤黃色。婦女收而帶之。謂之媚蝶。

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漿解之。或說此草蔓生。葉如蘭。香光而厚。其毒多著葉中。不得藥解。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則肥而大。

慈勞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逾二寸。皮上蠹澀。可爲鎖子鎧甲。利勝于鐵。若鈍。以漿水洗之。還復快利。

石林之竹勁而利，削爲刀，割象皮如切。

貞元中，有驩吏犯禁，逃于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原註）南越志云：本只羅山，超海上有山浮來相合，是謂羅浮。山有十九嶺，二十二峰，九百八十澗，泉洞穴，虛山無出其右也。曾有詩曰：四百餘程海上山，連蓬島路天台百，遠若爲移中土蓬萊都爲一小堆。遇巨竹萬千竿，連亙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爲筏，齊放宿，遂駕以歸。有人得一筏，奇之，獻于太守李復，乃圖而紀之。予嘗覽竹譜曰：雲邱帝竹，（原註）帝竹，一節爲船，又何偉哉。南海以竹爲筏者，類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

筆麻筍，桂廣皆殖，大若茶椀，竹厚而空，小一夫止盤一竿，堪爲茆屋椽梁柱。其種者，彭其竿，每截二尺許，打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明年長芽筍，不數歲成林。其筍，南人亦藏之爲筍筍。

籜竹筍，其竹枝上刺，南人呼爲刺勒，自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纖，蹂野火焚燒，只燎細枝嫩條，其筍叢生，轉復牢密，邕州諸以爲城，蠻蜑來侵，寇不能入。

倒捻子，窠叢不大，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中婦女得以染色。有子如軟柿，頭上有四葉如柿蔕，食者必捻其蔕，故謂之倒捻子，或呼爲都捻子，蓋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甚煖腹，兼益肌肉。

榕樹、桂廣容南府郭之內，多栽此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枝條既繁，葉又覆細，而根鬚繚繞，枝幹屈盤，上生嫩條如藤，垂下漸及地，藤梢入土，根節成一大榕樹，三五處有根者，又橫枝著鄰樹，則連理，南人以爲常，不謂之瑞木。

楓人嶺多楓樹，樹老，則有瘤壅，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資，則暗長三數尺，南中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則易致靈驗。

枕榔樹，枝葉並蕉茂，與棗椶榔等，小異，然葉干有鬚，如驢馬尾，廣人採之以纖巾子。其鬚尤宜鹹水浸漬，即蠹眼而朝，故人以此縛舶，不用釘線，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而堅，工人解之以制博奕局。（案政和本草所載，此句下有其木剛作鑽利如鐵中石更利，雖中蕉椰致敗耳四句，此樹皮中有屑如麪，可爲餅食之。）

枹木，產江溪中，葉細如槍，身堅類桐，惟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循多用其根，刳而爲爐，富，未乾時，刻削易如割瓜，既乾之後，柔韌不可理也，或油畫，或漆，其輕如通草，著月著之隔卑濕地氣如杉木，今廣州資從諸郡收守，初到任，皆有油畫枹木也。

廣州無栗，惟勤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仁，熟時，或爲羣鸚鵡啄食略盡，只此石栗，亦其稀少。

波斯棗，廣州郭內見其樹，樹身無闊枝，直聳三四十尺，及樹頂四向，其生十餘枝，葉如海棲，廣州所種者，或三五年一番結子，亦似北中青棗，但小耳，自青及黃，葉已盡，宋宋著子，每朱約三二十顆，悔買于番酋家，食本國將來者，色類沙糖，皮肉軟爛，飼之，乃火煠水蒸之味也。其核與北中棗殊異，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如小塊紫礦，恂亦收而種之，久無萌芽，疑是蒸熟也。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葡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言安邑御棗也。

偏核桃，出擧占國，肉不堪食，胡人多取其核，遺漢官以稱珍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酸，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亦與北地桃仁無異。

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原註）以其地鹹故曰火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與南海產者，最佳，五六月方熟，形若小雞子，近蔕稍平，皮殼微紅，肉瑩澈玉，又有無核者，性熱，液甘，食之過度，即蜜漬制之，又有蠟荔枝，黃色，味稍劣于紅者。

龍眼之樹，如荔枝，葉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堅，肉白帶漿，其甘如蜜，一朱皆三二十顆，荔枝方過，龍眼即熟，南人謂之荔枝奴，以其常隨于後也。

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尺，其子深秋方熟，閩中尤重此味，云咀之香口，勝含雞舌香，飲汁，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身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煎之，調如黑餳，謂之橄欖糖，用泥罐損，乾後堅于膠漆，著水益乾耳。

枸橼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愛其香氣，京輦豪貴，家飣盤筵，擎其遠方異果，肉甚厚，白如蘿蔔，南中女工，就取其肉，雕鏤花鳥，浸之蜂蜜，點以臙脂，擅其妙巧，亦不讓湘中人鏤木瓜也。

椰子樹，亦類海棲，結椰子大如甌盃，外有粗皮如大腹，次有硬殼，圓而且堅，厚二三分，有圓如卵者，即截開一頭，砂石磨之，去其皺皮，其斕斑錦文，以白金塗之，以爲水罐子，珍奇可愛，殼中有液數合，如乳，亦可飲之，冷而勁氣。

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案政和本草所載，此句作如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者，又無香氣，或云，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別者也。

嶺表朱槿花，莖葉皆如桑樹，葉光而厚，南人謂之佛桑，樹身高者止于四五尺，而枝葉整密，自二月開花，至于仲冬方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條，長于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有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朱，繁而有艷，但近而無香，暮落朝開，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採而濯，一發售數十朱，若澂此花，紅妝無以資其色。

胡桐淚，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名胡桐淚，又有石淚，在石上採也。

沙箐，生于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菅，白而且勁，可爲酒箐，凡欲採者，輕步向前，及手，急揪之，不然，聞行者蹤，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也。

容管廉白州，產秦吉了，大約似鸚鵡，嘴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雷雄大分明于鸚鵡，以鵝雞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

越王鳥，曲頸長足，頭有黃冠如杯，用貯水，互相飲食，秉鳥雄，取其冠，堅緻可爲酒杯。

有鳥，形如野鶩，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曲，惟尾梢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爲帶箭鳥。

蚊母鳥，形如青鷁，嘴大而長，于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采其翎爲扇，可辟蚊

子。亦呼爲吐蛟鳥。

北方鳥鳴人以爲怪。其聲之。南中晝夜飛鳴。與鳥鵲無異。桂林人雖取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爲勝狸。鵲大如鳩。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爲炙。故莊子云見彈求鵲炙。說文。鳥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漢書曰。五月五日作鳥藥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鵲炙及鳥藥。蓋欲滅其族類也。

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爆人魂氣。或云。九首。首爲犬嚙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荊楚歲時記云。聞之。當驅犬耳。（案荊楚歲時記云。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宋嶺殊打尸。擲狗耳。減。燭以繩之。此作當驅犬耳。疑耳字上脫。）字。

鵃鶋。即鴟也。（案圖原本作鶋。音由。攷北戶錄明字林云。鶋音由。今據師有圖也。謹校改。）可以糜諸鳥。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蚤。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于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行遊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晾露下。提其祟耳。

韓朋鳥者。乃鳧鷖之類。此鳥每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鴻鵠、鴛鴦、鵁鶄、鶺鴒、皆有之。惟韓朋鳥未之見也。案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原註云。馮。）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提衣。衣不勝手。遺書于帶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塚相望。經夜。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恆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魂。故以韓氏名之。

鷗鵠。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雞雉。能解冶葛井菌毒。臚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鷗鵠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蓋。其鳴自呼杜蒲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羣玉山行聞鷗鵠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交趾人多養孔雀。採金翠毛爲扇。

孔雀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雞自斷其尾。無所稱焉。

嶺表所產犀牛。大約似牛而豬頭。腳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爲胡幅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俱有粟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遇有通者。花點大小奇異。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有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五色。無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點差奇。則價計巨萬。乃希世之寶也。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觔者。云是牯犀。額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觴具。斑散而淺。即治爲盤碟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原註。雞見之驚。）辟塵犀。（曾慥雜說不著也。）辟水犀。（原註。云此犀行于海水。爲光明犀。（原註。處于暗室則有光明。）此數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也。（案嶺表世南游宦紀聞引此。云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爲胡幅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與此詳略互異。）

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瀧州。背腹有深毛茸茸。惟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一不去。南中婦人。皆買而翫之。以爲媚藥。

琅州不產羸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轡。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嶺表錄異卷下

跳鯁。乃海味之小魚鯁也。以鹽藏鯔魚兒一斤。不啻千筒生擘。點醋下酒。甚有美味。余遂問名跳之義。則曰捕此者。仲春于高處卓望。魚兒來如陣雲。闊二三百步。厚亦相似者。既見。報魚師。遂槳船爭前而迎之。船衝魚陣。不施罟網。但魚兒自躍跳入船。逡巡而滿。以此爲鯁。故名之跳。又云。船去之時。不可當魚陣之中。恐魚多。壓沈故也。即可以知其多矣。

嘉魚。形如鱣。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甚肥美。衆魚莫可與比。最宜爲鯁。每炙。以芭蕉葉隔火。蓋庶脂滴火滅耳。漁陽有鮇魚。亦此類也。（案原本脫漁陽有鮇魚五字。今據太平御覽增入。）

鱟魚。其殼瑩淨。滑如青瓷器。鏤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兩傍爲六脚。有尾。長尺餘。三棱如棱莖。雌常負雄而行。（案貞原本誤脫。今據玉篇及西陽雜俎改正。）捕者必雙得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菉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腳。和以爲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者小。雄者浮。雌者沈。

黃脰魚。即江湖之橫魚。頭嘴長而鱗皆金色。南人擣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煮。或乾。夜即有光如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于糞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及取食匾窺其餘樹。亦如螢光。達明。徧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疑疑頓釋。

竹魚。產江溪間。形如鰌魚。大而少骨。青黑色。鱗下間以朱點。鹽可翫。或烹以爲羹。臛肥而美。

烏賊魚、只有骨一片。如鼈骨而輕虛。以指甲刮之、即爲末。亦無鱗。而肉質間有四足。每潮來、即以二長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鰕魚過其前。即吐涎嘉之。取以爲食。廣州邊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煠熟、以蜜醋食之。極肥美。或入鹽渰鮓爲乾。捷如脯。亦美。吳中人好食之。左思吳都賦曰、烏賊擁劍、石頭魚狀如鯽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蕎麥。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于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爲脫俗。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

雞子魚、口有鬚如雞。肉翅無鱗。尾尖而長。有風濤、即乘風飛于海上。船楫。類鮐鯛魚。

鰨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脩尾。形狀如鼈。而舉止趨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羣鰨嘷叫其下。鹿怖懼落崖。多爲鰨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李太尉德裕、貶官潮州。經鰨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船上崑崙取之。但見鰨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鰨魚窟宅也。

鰨魚、南人云、魚之欲產子者。須此魚以頭觸其腹而產。俗呼爲生母魚。

鮯魚。（案類篇云、鮯小魚。廣魚蟲速行如白魚而身稍短。尾不假。清遠江多此魚。蓋不產于海也。廣人得之多爲膾。不腥而美。諸魚無以過也。

鹿子魚、頰其尾。蓋皆有鹿斑。赤黃色。余曾覽羅州圖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躍出洲。化而爲鹿。皆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爲鹿。肉腥不堪食。

鮐魚、形似鰛魚。（案字書云、鮐魚圖人鯁。鮐魚。南俗字。）而腦上突起。連背而圓。身肉甚厚。肉白如凝脂。止有一脊骨。治之以蓋蔥。煮之西南。（案全蓋原本訛作金。養疫廣地理志有全義縣。與小註所云定川縣同屬桂州。今改正。）

狗眥睡魚也。全蓋嶺之西南。（原註、今桂州定川縣也。）溪內有魚。皆脩足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案此二句非爾雅文。見郭璞注。邢昺疏云、鯢、鯢鯢也。）今商州山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鮸魚。（案太平寰宇記。鮸作納。疑博雅云、鯢、鮸也。鮸篇云、鮸、鯢也。此作鮸爲是。）

海鱔、即海上最佳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也。（案原本脫此二句。今據太平廣記補入。）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貨易。路經調黎。（原註、地名。海心有山。匯東海。深闊處。面鹽亦黃。河之西門也。）或見十餘山。或出或沒。篙工曰、非山島。鱔魚背也。雙目閃爍。鬢鬣若鏟。朱旗日中。忽雨霧霰。舟子曰、此鱔魚噴氣。水散于空。風勢吹來。若雨耳。近魚即鼓船而譟。倏爾而沒。（原註、魚畏鼓譟。類相伏耳。）交趾廻。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鱔之難也。乃靜思曰、設使老鱔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壓眥井耳。寧得不皓首乎。

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淳菜、蓴香、蓼等。（案字林等。蓴、淳菜。辛、菜也。南方草木狀作蓴菜。蓴、刊嘉。盛異。）用濃醬醋、先瀹活蝦。蓋似生菜。以熱釜覆其上。就口跳出。亦有跳出醋碟者。謂之蝦生。鄙俚重之。以爲異饌也。

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腳有鉗者。其色如朱。余嘗登海舶。忽見總版。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

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前雙腳有鉗。云以此捉食。鉗蠹如人大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甚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于盃盂也。（案太平廣記、引此書。一條。有曰、北戶錄云、雷州刺史有客。聞愉曰、嶺表有一丈者。塘爲拄杖。愉不信。客去。東海取蝦四尺以示愉。方服其異。凡九旬。爲此刺史所無。又案海錄碎事、引此書云、海中有大蝦。鬚可爲杖長丈餘。與此條所云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二語不同。識于此。）

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常。噪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爲射踏子也。（案蟹詩、章舉馬甲。杜、圓江瑤柱。此云石矩。師章舉之類。當別有章舉一條。而鄭寫佚之。）

紫貝、即蚜螺也。（案曾慥類說、所載作蚜螺。紅蚜。文異。）偷振夷黎海畔。采以爲貨。

鸚鵡螺、旋尖處扁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文。大者可受三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爲酒杯。奇而可翫。又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爲酒器。刳小螺爲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蚶子。頭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棱。如瓦壠。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樹炙。喫多。即瀉氣。背髆煩悸。未測其本性也。

水蟹、螯殼內皆鹹水。自有味。廣人取之。淡煮。吸其鹹汁下酒。黃膏蟹、殼內有膏。如黃酥。加以五味。和殼煠之。食亦有味。赤蟹、殼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肉白。以和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蒸以細麴。爲蟹飥。珍美可尚。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爲酒盃也。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爲酒器。與紅蟹、皆產瀕岸海邊。

蟛蜞、乃蟹之巨而異者。蟹螯上有細毛如苔。身上八足。蟛蜞則螯無毛。後兩小足。薄而闊。俗謂之擾棹子。與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蟹。（原註、如小螃蟹子者。有大八月。此物與虎鬬。往往夾殺人也。案蟛蜞。原本作蟛。博物志、西陽雜俎、埤雅等。青蟛蜞。只有蟛蜞云。似蟹而大云。八月能與虎鬬云。蓋能殺人。與此條意義相合。今據以校改。）

蛤蚧、首如蝦蟇。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多巢于樹中。端州古牆內。有巢于廳署城樓間者。暮則鳴。（案政和本草云、多巢於榕樹中。按此本多一且字。榕字、又云、且暮則鳴。按此本多一且字。）自呼蛤蚧。或云鳴一聲。是一年者。里人採之。鬻于市。爲藥。能治肺疾。醫人云、藥力在尾。不具者無功。

海鏡、廣人呼爲膏蟹。（案膏蟹、蟹碎。及蚨、鄭作膏蟹。）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蜜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足具備。海鏡微。則蟹出拾食。蟹飽。鏡腹。海鏡亦飽。余嘗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遂巡亦斃。

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見人即合之。海夷盧亭、往往以斧揀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籃。赴墟市以易酒。（原註、盧亭好酒。以蠔肉換酒也。）肉大者醃爲炙。小者炒食。中肉有滋味。食之即能壓腸胃。

彭蜞、吳呼爲彭越。蓋譬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異鹽藏。貨于市。

蝎朴、乃大螯蟹也。殼有黑斑。雌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自食。

招潮子、亦蚤蚌之屬。殼帶白色。海畔多潮。潮欲來、皆出坎壘螫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蛇。（原註）（疑鱆切。）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盞。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案曾慥類說所載作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唾食其涎。浮汎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欵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即蝦爲目也。南人好食之。云性煖。治河魚之疾。然甚腥。須以草木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瑩淨如水晶紫玉。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或荳蔻生薑。縷切而煠之。或以五辛肉醋。或以蝦醋。如鱠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其理未詳。案自南人好食之以下原本無之今據太平廣記校增。）

十二時蟲、則蛇師蜥蜴之類也。土色者。身尾長尺餘。腦上連背有鬣。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多在人家離落間。俗傳云、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

南土有金蛇。亦名蜴蛇。又名地鮮。州土出。（案此句上疑有脫誤。）黔中桂州亦有。即不及黔南者。其蛇粗如大指。長一尺許。鱗甲上有金銀。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蚺蛇、大者五六丈。圍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有斑文。如故錦纈。俚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惟頭角礙于口中。（案原本脫此十四字今據太平廣記補入。）則于樹間閑其首。俟鹿埂頭、角隙地。鹿身方嚥入腹。如此、蟒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懌。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

蚺蛇膽、昔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擔蚺蛇入府。祗候取膽。余曾親見。皆于大籠之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案之。不得轉側。即于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卻合內肝。以線合其旁口。即收入籠。或云、舁歸放川澤。

兩頭蛇、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皆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蛇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南人見之爲常。其禍安在哉。

蠻蠻者、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揳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無日腳者。（原註）（甲上有散紋。蠻爲日腳矣。）煮而拍之。陷黑瑇瑁花。以爲梳篦盃器之屬。狀甚明媚。（案政和本草引此條云。蠻蠻俗謂之茲夷。蓋山龜之大者。人立其背而行。潮循間甚多。鄉人取殼以生得全者爲貴。初用木挑出其肉。龜被蠻毒。鳴吼如牛。聲動山谷。工人以其甲通明黃色者。反拍昭瑇瑁爲器。今所謂龜筒者是也。）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于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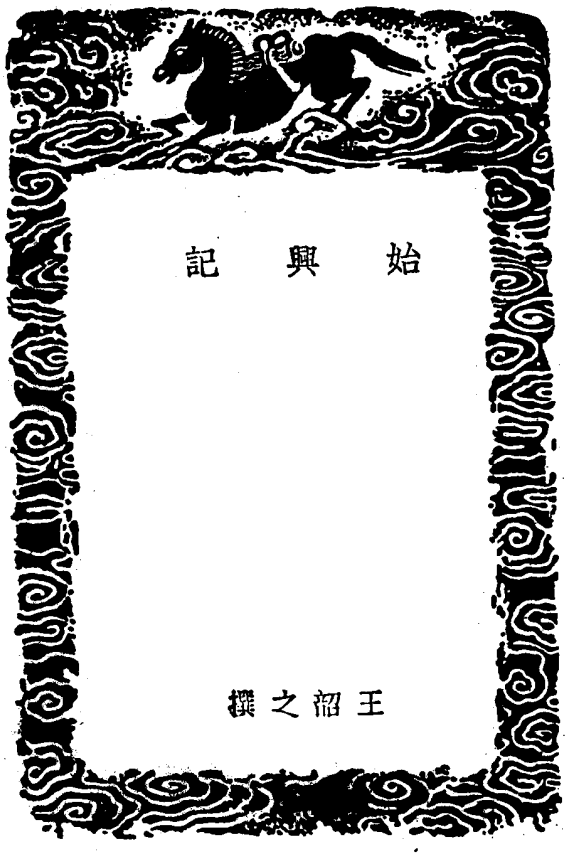
龐蜂、生于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蠟蟬。腹毒而薄。其鳴自呼爲龐蜂。但聞其聲。採得者鮮矣。人以善價求之以爲藥。

宣歙人脫蜂子法。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大如巨鐘。其中數百層。土人采時、須以草覆蔽體。以捍其毒螫。復以煙火熏散蜂母。乃敢縋緣崖木斷其蔀。一房中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曝乾。寄入京洛。以爲方

物。然房中蜂子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則不堪用。

交廣溪洞間。負長多收蟻卵。淘澤令淨。鹵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嶺南蟻。如極多。有席袋貯蟻子窠。鬻于市者。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也。有黃色大于常蟻。而腳長者。云南中柑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柑子也。



始興記

宋 臨沂王韶之休泰撰
清 南海曾 釗覽士輯

含涯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初學記二十四。

按含涯、當作含涯。錦繡萬花谷後集引亦作含涯。御覽五十三、引作含涯。一百九十二、又引作含巡。皆含涯之譌文。或謂涯水亦曰滙水。見水經注三十九。滙與涯涯形近。然宋因太祖諱、改作含光。見九域志。則涯水或可稱滙水。而含涯必作涯。無疑矣。

縣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成康中、郡民張飭、爲縣有善政。白鹿來游。故城及岡、並卽名焉。水經注三十九。

按成康、藝文類聚、引作成和。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九十二。引均作成康。考成和、成康、皆晉顯宗年號。今從衆。

秦鑿楊山桂陽山間下鼓、便自奔逸。忌於臨武。遂之始興洛陽。遂名聖鼓。今臨武有聖鼓城。初學記十六。

按御覽五百八十二。引作遂入洛陽。因名聖鼓城。與此稍異。

郡西南有芙蓉岡。高若玉山。鄰枕郭。可四十餘里。藝文類聚六。

按可四十餘里。御覽五十三、作周迴連亘四十餘里。初學記二十四。

含涯縣、有堯山。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也。初學記二十四。

堯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基。云是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狩時、登此。太平寰宇記一百五十七。

任將軍城、案南海尉任囂城也。御覽一百九十二。

中宿縣、有觀峽。橫楹交枕。絕崖峭壁。御覽十三。五

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注云、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覩見數甕錢。共取半甕還。初學記二十七。

按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六、引作百餘步。然御覽八百三十六、引亦作仞字。或錦繡萬花谷誤耳。御覽五十三、引作營口。蓋勞之誤。營水西北入湘、非此。據御覽引勞口北、有逃石之文。則勞口當在韶石上下也。

勞口北有逃石。一名靈石。晉永和中、有二飛仙、衣冠、自來憩此石。旬日乃去之。御覽五十五。

縣下流有石室。內有懸石。扣之鮮若磬。纔十餘里。御覽五百七十六。

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雜十錢。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奴、密竊三餅。餅發看、有大蛇盤之而死。水經注三十八。其夜驅夢神語曰、君奴不良。已受顯戮。願以銀相備。驅覺、奴死。銀在其旁。有徐道者、自謂能致。乃集祭酒盛。妄章書。擊鼓吹入山。須臾雷震雨石。倒樹折木。道遂懼走。御覽八百十二。

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林水源、作林源山。八百十二、引封驅、作林驅。初學記、引餅銀作銀餅。皆誤。

淘水源、有堯山。長嶺衡亘。遠望如陣雲。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雖已夷漫。而猶可識。韶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卽其行宮。御覽一百九十四。

據御覽八引云、堯山長嶺望之如雲。與此文字略異。淘水、水經注作陶水。

郡都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澄潤。藝文類聚七。

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頂及麓。崩處有光耀。有若星辰焉。居人采觀。皆是銀礦。鑄得銀也。御覽八百十二。

據初學記、引無冷君西北四字。有若辰焉。脫星字。不及此之詳。故置彼取此。冷、據水經注三十八、當作泠。泠君、山名。

梁鮮二水口下流、有湞陽峽。長二十餘里。山頂紆鬱。蓊流曲勃。藝文類聚卷六。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藝文類聚六。今石人形高七尺。狀此女人。太平廣記三百九十八。

修仁水、西南注連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御覽十五。六

連水下流有斟谿。一日十溢十竭。御覽十七。六

按隋志、陽山有斟水。卽此斟谿也。連水、據水經注當作漣水。

靈水源有溫泉。涌瀏如沸。時有細赤魚。莫有獲者。初學記七。

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李善文選注二十八

據此與初學記文同但雲水初學記作靈水爲異耳然文選注據宋刊六家本元延祐單行李善本皆如此則雲水亦似非誤文故兩存之

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藝文類聚五十六

按御覽百三十引作雲水源自湯泉自字蓋有之誤

盧水合武水甚險名曰新隴有太守周昕廟卽始開此隴者行者故難散米以祈禱而忌著溼衣入廟御覽五十六

隴字當爲瀧字之譌

靈巖山臺殿宏麗畫象巧妙嶺南佛寺以此爲最一百太平寰宇記五十七

昔中朝有賈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廟石間有懸藤君扣藤家人必自出歸者如言果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成言觀亭有江伯神也御覽九百九十五

舍進公口下流有枯木曰聖鼓上下人以箭犯之者皆疾御覽七百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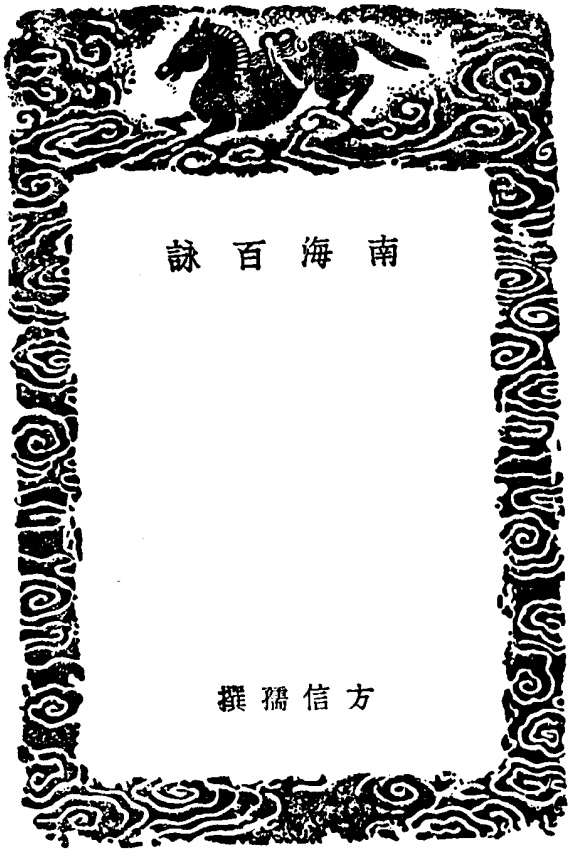
按進當爲涯之譌公當翁之譌水經注涯水東南左合翁水是也聖鼓下當有杖字

黃溪出科藤御覽九百九十五

漢將滅越越王築城伐木將盡之一夜木數千件頓亡越亡之徵御覽九百五十三

謹按王韶之始興記隋唐宋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隋志載王韶之集十九卷唐志二十卷或記在其中如吳萊集南海古蹟記之比王韶之宋書有傳終吳興太守水經溱水注文選李善注引並稱王歆之水經涯水注又稱王歆考宋書王歆之列循吏傳不稱其著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王歆之南康記王韶之始興記分載甚明則歆當爲韶之譌文無疑始興郡吳立屬廣州晉成帝度荊州宋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廣州三十年度湘州明帝太豫元年改廣興韶之卒於元嘉十二年其時尚屬荊州領曲江桂陽陽山湞陽含涯始興中宿七縣元嘉初徐豁爲始興太守有政聲韶之未嘗至始興或卽從徐豁討問故事筆爲此記歟酈道元水經注雖止引二條然其餘尚多暗用則此記爲當時所重可知第書佚已久今刺取羣書所引七縣山川故事略備惟原書卷數體例無從考索聊以類相從尚有闕遺以俟後哲道光元年四月曾釗識於粵秀書院東齋

右始興記一卷宋臨沂王韶之休泰撰圖朝南海曾釗勉士輯案是書義例勉士廣文跋語亦已詳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明載王韶之始興記則水經註李善文選註或作王歆之或作王歆者誤也宋書本傳稱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乾熙九年善敍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恭帝卽位領著作郎凡諸詔奏皆其詞也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又稱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又稱七廟歌詞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則韶之固著作才宜其未嘗至始興而撰爲此記歟始興郡名宋泰豫元年更名廣興韶之以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蓋在郡未更名之前殆二十餘載也以六朝人舊帙不可多得與交州記嶺楊譏郎著撰均勉士廣文所輯以類相從并讎校而付梓焉庚戌春盡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四庫未收書

南海百詠一卷提要

宋方信孺撰。信孺字孚若、莆田人。以蔭補官。開禧中、假朝奉郎、使金、三往返。歷淮東轉運判官、知眞州。至廣西漕。所著有好逑游戲詩境集未見。是編乃其官番禺漕時所作。取南海古迹每一事爲七言絕句一首。每題之下、各注其顚末。注中多記五代南漢劉氏事。所引沈懷遠南越志、鄭熊番禺雜志、近多不傳。厲鶚宋詩紀事、載劉后邨序信孺詩文云、宮羽協諧、經緯麗密。于此亦足見其一斑矣。

南海百詠序

境以詩名。在在皆詩也。境之近遠。則東日下、西王母、南北戶、北瓠仔。不足以喻其堤岸。而南海百詠。又特其境之寓者耳。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剛苦剛蘇。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迹。可攷者百。而綴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使其乘飛廉、憑豐隆、剛翔乎氛埃之上。登崑崙絕頂。凌閶闔、扣玉壺、憩樹乎扶桑之根。以觀日之所出。方壺員嶠、橫陳浩蕩。壯麗滂皇。絡其來御。下視齊州不啻紅塵九點。則境中之詩。又可勝紀邪。莆田葉孝錫、於是特稽其百篇之首。時今上躬耕耤田之明年三月旣望。

南海百詠

宋番禺漫尉莆田方信孺孚若撰

番山

番、禺、二山也。山海經作萬禺今在州學之後者。止餘一大磐石。有亭枋以番山。而禺山、則漫不可攷。按番禺志云、番山在北。禺山在南。國初、前攝南海簿鄭熊、所作番禺雜志云、番山、在城中東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許步。兩山舊相聯屬。劉龔鑿平之。龔鑿切。又丁鑿古卧二切。劉氏所即高岷始霸南溪者也。鑿字乃其自撰。就番積石爲朝元洞。後更名爲清虛洞。而以沉香爲臺觀於禺山之上。至圖經、則謂番山在今府學後。禺山在清海軍樓雉堞下。是番在南而禺在北矣。又元祐間、林婁作鑒山樓記。亦謂番山在通判廳之後。禺山在州廨治事廳之東。紹聖間、章粱作移學記。亦以爲學在番山之前。是皆與今說同。然番禺志、古書也。熊爲潘美客。當時猶親見亭觀之舊。宜以此二說爲正。況漕司貢院之東有神廟。至今尚以清虛洞爲榜。故老亦以名其地。雖番山所在。或治事廳東。或清海軍樓下。皆未可知。而州學後者禺山、無疑矣。

城根片石久模糊。圖記應須考國初。欲識番山真面目。至今東北號清虛。

禺山

禺山何事作番山。空有陵陁迹已漫。今日升堂聽絲竹。沉香不見舊闌干。

任囂城

番禺雜志云、在今城東二百步、小城也。始囂所理。後呼東城。今爲鹽倉。即舊番禺縣也。以今攷之。東城即其地。熙寧間、呂居簡爲帥。因其遺址而築之。見於鄭豐之記。圖經乃以子城爲古之東城。且引番禺志、以爲任囂所理。殊不知番禺縣、國初時尚在今城東之紫泥港。所以番禺雜志謂今番禺爲舊縣也。若以子城爲是。則安有舊縣在其中乎。沈懷遠南越志云、尉任囂疾篤。知已子不肖。不堪付以後事。遂召龍川令趙陀、謂之曰。秦室喪亂。未有眞主。吾觀天文。五星聚於東井。知南越偏霸之象。故召陀授以權柄云。按任囂於秦末時爲南海郡尉。

五星自是漢家符。忽死任囂亦太愚。今日朝臺猶百尺。荒城不記舊規模。

三城

子城與東西二城也。子城、乃歷四年魏公瑾、以得古磚。有委於鬼工之字。遂築之。後儂智高來寇。望城堅。不得逞而去。東城、乃熙寧初、呂居簡所請。轉運使王靖所築。西城、則程師孟、經始於熙寧四年。

三城不斷鬱相望。千里長江勢渺茫。蠻獠傳聞亦膽破。從知嶺外有金湯。

清海軍樓

元符二年、柯公述所創。折公彥質重建於紹興二十年。近歲又一再作新矣。

睥睨旁圍百尺樓。璧飛繹綴接雲浮。鯨波不動海山碧。彈壓東南十四州。

五仙觀

在郡治西。其先有五仙人、各執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而至。衣與羊各異色、如五方。既遺穗與州人。忽騰空而去。羊化爲石。州人因其地爲祠。石今尚存。或云、吳滕脩時。或云、趙陀時。或云郭璞遷城時。俱未詳。

蹁躚天上五仙人。羊駕何年到海濱。晉漢相傳半無有。觀中遺石自輪囷。

廣平堂

宋廣平都督廣州。越俗始知棟宇。張燕公嘗爲遺愛碑。

撤茅易瓦利無窮。盡種甘棠比召公。大手斷碑何處覓。典型猶見此堂中。

石屏堂

在郡城西。蔣公之奇所建。其下有池百餘步。列石甚富。劉氏所謂明月峽玉液池是也。南北舊有含珠亭、紫雲閣。每歲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月峽旁通玉液池。綵舟爭勝出宮園。荒臺今日人相問。野草無言日自西。

十賢祠

在郡治之城上。前太守常以吳隱之、宋璟、李尚隱、盧渙、李勉、孔戣、盧鈞、盧昉、爲八賢。蔣穎叔復以滕脩、王琳、崔之爲十賢祠。自作序記。列名刻石。別有八賢祠。蓋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瑾、傅昱、陳世卿、陳從易、張頡也。乃連帥周自強所立。

晉唐相望已千年。香火如今數十賢。不見古人空再拜。祠堂西去有貪泉。

鐵柱

野史云、鑄鐵柱十二築乾和殿。今府之治事廳。尚植其四。柯公遠所致也。二者猶見於相安亭。

滄水中。餘不知所在。

崔嵬十二峙乾和。五柱何如馬伏波。敗蹶頹垣今日見。想曾荆棘漢銅駝。

藥洲

在子城之西址。潛彝之北界。舊居水中。積石如林。今西偏塞。水尚瀦其東。幾百餘丈。穴城而過于海。綠淨如染。圖經云、僞劉龑方士晉丹鼎之地。兩征錄亦謂是時有方士投丸藥於其中。水色立變。藥洲圖序。乃以爲葛稚川嘗煉丹於此。非也。

沙邱遺臭茂陵空。何物能成九轉功。地下劉郎猶有魄。獨言聘作蓬仙翁。

九曜石

在藥洲水中。圖經云、石太湖奮產也。僞劉時、有富民負罪者。每運寶此以自贖。遂成勝景云。

九峯參立倚空明。好事傳聞應列星。運石早知能贖罪。上書何必待緹縈。

越樓

樓在闤闠中。輪囷爲一郡之壯觀。昔名共樂樓。程師孟有詩。

眞珠市擁碧扶闌。十萬人家着眼看。獨恨登臨最高處。舉頭猶不見長安。

南濠

在共樂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蓋古西澳也。景德中、高綽所闢。維舟於是者、無風波恐。民常歌之。其後開塞不常。

經營猶記舊歌謠。來往舟人趁海潮。風物眼前何所似。揚州二十四紅橋。

法性寺

劉氏時爲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爲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宅。庾翻之園囿也。相傳六祖祝髮於此。圖經云、本乾明法性二寺。後併爲一。又云、院有訶子、取西廊羅漢院井水煎湯。頗能療疾。

如此、則又有羅漢之名。豈不止乾明法性二寺也。

金碧參差兜率天。曾煎訶子試新泉。荒園廢宅無人問。門外桃花卻是禪。

風幡堂

確頭一語便投機。若說風幡是落邇。今日堂中容百衆。不知那箇可傳衣。

筆授軒

卞山老人作記云、昔制止鉢剌密諦彌伽釋迦對譯楞嚴經於此。唐相國房融筆授之。後蔣穎叔、以筆授名其軒。有石硯、乃祁寮得於張季方家。至今尚存軒。今在光孝寺中。盍鄉林向公子運所復。且有雲龍李公邴、書勝、及韋相國胡僧、刻之於石。

制止遺蹤底處尋。相傳筆授此叢林。此盧四萬八千卷。正要龍池如許深。

菩提樹

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郡支廉三藏所手植。六祖開東山法門於其下。樹雖非故物。亦其種也。廣人凡遇元夕。往往取其葉爲燈。而此寺獨盛。

庭前雙樹尚依然。何處猶參無樹禪。一自老盧歸去後。年年長結萬燈緣。

任囂墓

番禺雜志云、囂廟、在今法性寺前道東。四十餘步。廣民歲時享之。墓在廟下。法性寺、今光孝寺也。而墓與廟已不復存。訪古者猶能想像其所在。

枯墳甘隕幾興亡。行客徘徊古道傍。茅屋一間無處覓。可憐不似楚昭王。

淨慧寺千佛塔

塔在寺中。高二百七十丈。成於晉宗紹聖間。郡人林修之力也。其初規地、得古井九環列。其外仍得寶劍巨鼎之類。

九井神光射斗牛。天開寶級鎮南州。客船江上東西路。常識崢嶸雲外浮。歷代沿革。又以爲太宗朝。嶸拱二年。蓋未知孰是。

柔妙堂

在天慶觀之西偏。今元妙。昔道士何德順所作。東坡爲之記、并賦詩。

妙處常存道豈高。箇中得意自陶陶。空堂寂寞豐碑在。觀裏何人復種桃。

劉氏銅像

昔劉鋹及二子、各範銅爲像。少不肖似。即澆冶工。凡再三乃成。今尚在天慶觀中東廡。

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爲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按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城北七里潭。美令中貴宣敕禪加尾日天地點檢兵大四美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鋹歸朝。軸封爲恩赦侯。二月辛未。爲劉少主。迎大軍於

劉氏雙闕

乾道中、劉氏二女。其母久病。一刲肝。一割股。以奉之。母乃瘳。連帥興公茂良、上其事。詔即所居立闕。

雙闕巍巍即是碑。天荒初破此蛾眉。行人來往手加額。解說當年旌表時。

番塔

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頂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

夷人舉以五丈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

半天標緲認飛甍。一柱輪囷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雞風轉片帆歸。歷代沿革載圖地誌所總敘今稱懷聖塔。

海山樓

建於嘉祐中、今在市舶亭前。唐子西有登樓頌古詩。

海山雨過月明時。自是南州一段奇。塵土只今無着處。可憐誰與更題詩。宋時經略安撫於五月五日、閱水軍教習於其上。嘗新築。

越井岡

番禺雜志云、一名臺岡。一名越王臺。南越志、謂之天井岡。在城西北三四里。唐廣州司馬劉恂嶺表異錄云、岡頭有古臺基址。連帥李玭、於遺址上搆亭。鄭公愚、又加崇飾。今在悟性寺後。郡人呼爲越王臺。相傳尉陀曾張樂於此。故老云、往皆夾道栽菊。黃花遍迴爲九月登高之所。

萬山衰衰盡東來。高處猶存百尺臺。回首舊時張樂地。一杯重與酹蒼苔。

越臺井

按嶺表異錄云、井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餘。磚甃完備。云南越趙陀所鑿。廣之井泉率鹵鹹。惟此井冷而且甘。番禺雜志亦云、越井半存古甃。曰趙陀井。水味清甘。劉氏呼爲玉龍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後、方與衆共之。今此井在悟性寺前。清甘實爲一郡之冠。而後來乃享其上而榜焉曰達磨泉。初無所據。只何公異所作南征錄、及圖經云、達磨初來、指其地曰、是下有黃金。取之不盡。貧民竭力掘之數丈。遇石穴而泉迸。達磨云、即此是也。何公乾道中入南。蓋此井已在達磨泉之後。好事者又爲此說以附會之。今越岡無他井。即此無疑。又嘗讀唐子西集、有遊廣州悟性寺詩。其結句云、泉脈來何處。中含定慧香。則亦指此爲達磨井矣。

古甃寒潮百尺清。僞王題品老陀營。渴來不飲盜泉水。特地翻爲達磨名。

西竺山廣果寺

故江西提刑譚惟寅所建。蓋觀音道場。每歲二月十九。遊人最盛。

小橋橫絕兩峯環。白日松風爲掩關。天半樓臺蘸金碧。直疑海上普陀山。

東七寺

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僞劉所建。上應二十八宿。向大半無恙。今各以寺名爲詩。俾後之覽者

闡和焉。

慈度天王更覺華。蒼龍東角梵王家。普慈化樂成塵土。興聖猶餘覺性誇。

西七寺

文殊千佛顯眞乘。水月光中見定林。昭瑞當時連集福。成池今日應全參。

南七寺

井軫南宮煥寶光。千秋古勝並延祥。祇今兩寺無名字。地藏旁聯四寶方。

北七寺

國清尊勝北山隅。證果報恩同一區。地藏荒蕪井報國。尚餘悟性斗牛墟。

浮邱山

在郡西浮邱觀之西。其高一丈五六尺。周四百餘步。番禺雜志云、東邊有井。舊爲投龍之所。後爲人所觸。一旦自塞。按羅山記、浮邱即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邱陵之浮。今山之四面。篙浪宛然。有陳崇義者、年一百一十二歲。說爲兒時、猶見山根艅艎數千。今山去海邊三四里。盡爲人煙井肆之地。此國初時浮邱蔣穎叔、嘗作招仙軒於其下。仍記吳尹言爲浮邱上人得道之地。有雙鳥故事。其爲神仙之窟、無疑矣。

碧海何年已變田。空傳雙鳥舊時仙。乘風欲招浮邱袖。同訪朱明別洞天。

珊瑚井

蔣穎叔云、葛洪嘗煉丹於此。而海神以珊瑚爲獻。有珊瑚井尚在。

可怪仙翁亦世情。珊瑚還許致殷勤。波神不是趙陀咎。即是前身石季倫。

胡漢臺

臺在城西硬步。南越志云、熙安縣宋齊有此縣名東南有圓岡。高數十丈。岡四面爲羊腸道。說者謂尉陀登此。望漢而朝拜。故曰朝漢臺。嶺表異錄云、在西北五里岡原上。今址存焉。刺史李玭、於其上創餘臺亭。至今送迎之地。又改爲朝臺館。番禺刻石云、今江邊有臺蠻業。彼人但名其地爲朝臺。不知彼是耶。此是耶。問之故老。已莫能知其所在。則是在國初、已罕有識其處矣。張曲江詩、津亭壯越臺。蓋謂此也。後來人、皆以今之越王臺、謂爲朝漢。然津亭當在水濱。豈應在水上。元祐間、毛司濟方辨正其地。蔣穎叔亦同賦詩。所謂眞乘寺側偶同尋。潛德幽光一朝發。然眞乘寺、亦在硬步。其地則近之矣。而其臺、則平地突起數十尺。八陛宛然。即郊壇也。土人至今猶呼拜郊臺。而江邊蠻業之岡原。固自若也。自蔣穎叔之誤。後亦無有辨者。朝臺、又名武王臺。蓋趙陀并桂林象郡之初。自立爲南越武王。韓詩所謂樂奏武王臺。是也。亦名雲陽臺。或云、趙建德戰勝韓千秋時。張欽於此。

倔強雖除結尙椎。築臺北望欲何爲。大夫自載千金葬。誰念韓侯十萬師。

劉氏郊壇

一德由來可享天。東鄰牛祭亦徒然。荒涼到處遊麋鹿。誰識郊壇八面圓。

劉王花塢

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二里。可以通小舟。蓋劉氏芳華苑故地也。

綠陰到處小舟藏。淺水漂紅五里香。不見芳華舊亭苑。桃花應解笑劉郎。

蕃人塚

在城西十里。纍纍數千。皆南首西向。

鯨波僅免葬吞舟。狐死猶能效首邱。目斷蒼茫三萬里。千金難在此生休。

花田

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一名那悉茗。南社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

千年玉骨掩塵沙。空有餘妍賸此花。何似原頭美人草。樽前猶作舞腰斜。

石門

在州西南二十里。郡國志及圖經云、呂嘉拒漢。積石江心爲門。嶺表異錄云、漢將軍韓千秋征南越。全軍覆沒之地也。按漢書云、韓千秋兵之入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又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以此致之。則石門非千秋覆軍之處。乃樓船破越之地也。而兩山蓋自宇宙以來之物。積石之說。其謬可知。

呂嘉積石浪相傳。雙闕天開。尚宛然。成敗古來俱一夢。千秋何似老樓船。

貪泉

在石門。乃吳隱之酌泉賦詩處。番禺雜志云、劉婁惡其名。運石塡之。或云爲寺僧所塞。今未詳。有唐天寶中陳元伯所撰碑銘。今昇置廣平堂中。

泉本無貪人自清。何須一酌始忘情。回車勝母君知否。見說曾參亦好名。

沉香浦

晉史云、隱之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重一觔。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圖經云、亦在石門西華寺。在浦之旁。故有亭曰沉香。

一飲千金事已非。那容更載此香歸。若教到此方投去。早落人間第二機。

鑒空閣

在金利蒙福院之前。東坡有贈黃洞秀才詩。可攷而知也。

右帶鑒洲左石門。何年飛閣倚晴雲。南遊不用看圖畫。曾向坡仙句裏聞。

鑒洲

洲在水中。上有寶陀寺。郭璞云、南海之間。有衣冠之氣。即其地。南征錄云、山根如鼎足。漁舟可以往來其間。東坡亦有詩。

東南佳氣盛衣冠。樓閣鬟飛縹緲間。疑是落星灣上見。更須題作小金山。

甘溪

在郡東北五里北山腳下。東晉太守陸胤所鑿。引泉以給廣民。亦呼甘泉。唐會昌間、節度盧公、遂疏導其源。以濟舟楫。更飾廣廈。爲踏青避暑之勝地。僞劉時、復鑿山爲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之類。其下流爲甘溪。夾溪南北三四里。皆植刺桐木棉。旁則坦平大道。詳見番禺雜志。

乃嶺表異錄中甘溪。今不復見。圖經并番禺志云、即蓜蓜水也。水正在北山腳。岸高、水自石而下。其聲蓜蓜然。故以爲名。

甘溪依約舊城東。陵谷遷移一夢中。春盡踏青人不見。桄榔老大木棉紅。

馬蛟山

在城北七里。俗傳昔有蛟化爲馬。以惑土人。然郡邑志乘多不載。究不知山名所自來也。

耆老相傳亦可嗟。深山大澤自龍蛇。老蛟變化初何怪。天馬從來產渥洼。

雷洞

在城北山七里。下有雷廟。寥然一大冢。古甃具在。俗傳爲僞劉雷將軍墓。又云劉氏時所鑿。謂之雷藏。欲以爰雷事見番禺雜志中。然自今觀之。爲墟墓無疑。其上因山爲之。初不封樹。近歲爲風雨所圮。方洞見其中。識者亦疑爲趙佗冢。郡人率以正月二十六日、傾城來遊。往往以行桑閒之約。俗謂洗身吁、風斯下矣。

疑冢崢嶸此不封。麒麟仿佛是山中。後人未識藏雷穴。踏破蒼苔古甃空。

蒲湖

在郡東北二十里。亂石山閒。泥舊有蒲。一寸九節。安期生服之飛昇處。

拔宅誰能辨有無。湖邊空記舊丹爐。世閒自是多凡骨。何處猶尋九節蒲。

滴水巖

巖在蒲湖之上。飛泉百尺。下瀉無地。真勝處也。

天半飛濤六月寒。蒼崖壁立互回環。從今好事能題品。列作南中第一山。

菖蒲觀暨真寺

寺觀並在蒲湖。東坡詩云、昔日菖蒲方士宅。後來簷蔔祖師禪。是以寺爲安期生宅也。而圖經載遺履之事。乃以觀爲宅。今未詳。觀今名碧虛。中有劉氏碑。東坡題名其上。郡人歲以正月之二十五日、爲蒲湖節。帥使而下。傾城來遊。南征錄云、正月二十五日、乃劉王生日。七月二十五日、乃安期上昇。

千載仙居已渺茫。道山佛屋自相望。春花秋草年年事。卻作遊人歌舞場。

流杯池

在菖蒲觀之東。水石天成。非由人引。劉氏舊賞也。

坳石天然印曲流。飛觴寂寞幾春秋。山陰千古誇陳迹。此地何人記宿遊。

葛仙翁煉丹石

在碧虛觀前東嶺上。巖壑窅冥。人迹所罕至者。

見說刀圭已解仙。寧須丹竈半人閒。葛翁本是求勾漏。何意南來訪此山。

鮑姑井

鮑姑、即說女、葛仙翁妻也、與洪偕隱羅浮山、行灸於南海、有神艾、唐崔煒嘗得之、療疾有奇效、其井今在彌陀寺、菁蒲覷、然皆湮廢、未知二者孰是、圖經云、景泰寺亦有井、今已不見、

鶯兒井

砂到海濱、空山廢井已生塵、不將一滴蘇焦槁、神艾虛傳解活人、

懸鐘

在滴水巖崖上、人迹所不至、仰而視之、其形髣髴、然可望而不可即也、好事者引彈擊之、往往有聲、

絕壁初無路可通、何人特地鑄金鐘、神仙底處應難詰、彈落餘聲和湖松、

趙陀疑冢

番禺雜志云、在縣東北二百步、舊相傳、陀死、營墓者數處、及葬、喪車從四門出、故後不知墓之所在、惟菁蒲湖側、石馬舌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幾代人、遠同金縷褒、近似石麒麟、時莫解之、但疑其墓不遠、蔡如松云、舊說即悟性寺是也、今蒲湖之南平原中、枯冢纍纍數千、人猶謂趙王疑冢、予又按南越志云、孫權時、聞趙陀墓多以異寶爲殉、乃發卒數千人、尋掘其冢、役夫多死、竟不可得、次掘嬰齊墓、（嬰齊即陀孫也）得玉圖金印銅劍之屬、而陀墓卒無知者、且陀死於武帝之初、至孫權時、方三百載、有奇、已尋掘而不可得、至今千餘載、當益不可致、又不知傳奇載唐崔煒所入、果何地也、

漫說曹瞞七十餘、老陀疑冢更模糊、不知禹葬會稽處、也有纍纍如許無、

寶象峯勝因寺

在白雲之麓、景泰之南、創於乾道間、俗謂東菴是也、

鴻濛誰闢北山川、龍象新開二十年、最恨東坡旱仙去、只教蒲湖入詩篇、

虎跑泉

在寶象峯之下寺之西、盈不滿尺、雖久旱不涸也、

破寺高僧夜不眠、一聲猛虎月明天、起來難覓新蹄跡、半滴空餘石罅泉、

動石

在寶象峯上、塊然一拳石耳、土人云、叱則隨動、

山中塊石老僧言、一叱應知轉法輪、元是世人心自動、請將消息問風幡、

白雲洞

在氣石山、絕頂有寺、九龍泉記云、安期生初隱於此、有九童子現而泉湧、因以九龍名泉、今泉在寺之側、

金剎憑陵尺五天、勝遊何必羨登仙、安期想見身千億、汗漫人間若簡邊、

三教殿

在白雲寺中、陶定庵財所建也、至今香火不絕、

大道茫茫鼎峙分、箇中誰爲破重籬、須知問禮當時地、不必西方兩足尊、

鶴舒臺

在白雲前山、宛然巨石、安期生飛昇時、有鶴下迎於此、

危臺老石寄層巔、鶴駕迢迢不記年、今日歸來應一笑、山川城郭故依然、

大小水簾洞

在白雲之麓、東西相距、無三百步、蓋九龍泉下流也、

碧湖東西春水添、四時疏雨落晴檐、珠宮貝闕無尋處、空見重重排玉簾、

虎頭巖

在鶴舒臺之北、崎嶇險絕、好事者所未之聞、予嘗兩至此、

絕壁空巖點虎頭、鳥飛不渡野猿愁、人間有此奇境、便好乘風訪十洲、

景泰山七仙寺

昔傳景泰禪師之始卓錫也、有七仙人爲守其地、後來開得石屋石鑑各一、至今猶扃山中、

老衲謀茅昔小留、七仙陰爲護巖幽、不將石屋奇怪、安得西歸好話頭、

卓錫泉

在七仙寺中、亦由景泰禪師卓錫得之、泉中有雙蟹、月明時、往往浮出、人卒莫能得之、真靈怪也、

泉源無處不流通、隱顯何關卓錫功、欲識海潮連地脈、祇今雙蟹出泉中、

順菴

康興之舊宅也、在景泰山下、高宗御書匾榜、有龍蛇飛舞之勢、今剝石尚存、惜風雹雨虐、日就剝蝕耳、

詞人自結一間茅、天上宸章舞蛟、見說鬼神猶衛護、瑞光前夜起山坳、

陵山

劉氏之墓也、在郡之東北二十里、漫山皆荔子樹、龜趺石獸、歷歷具存、昔有發其墓者、其中皆以鐵鑄之、予嘗至此地、摩挲斷碑、不見始末、但見其詞、皆是非婦人墓誌、攷之僞史、疑是懿陵也、他尚有數處、如南海縣、宣風鄉、及番禺、黃陂、新會、上臺、玉環、了岩山、等處、皆有之、

龜趺無處問行蹤、惆悵連江荔子紅、鐵鑄崔嵬真大錯、驪山銅柱久成空、

馬鞍山

南越志云、秦始皇時、望氣者云、南海有王氣、遂發卒千人、鑿北山之岡、謂之鑿龍、今所鑿處、形如馬鞍、故爲名焉、番禺雜志云、在郡北三十里、

蜑山壇谷浪爲謀。餘力猶窮嶺外洲。見說揭竿從壘上。祖龍當日漫東遊。

琵琶洲

在郡東三十里。以形似名。俗傳洲在水中。與水升降。蓋海舶所集之地也。

髣髴琵琶海上洲。年年常與水沉浮。客船昨夜西風起。應有江頭商婦愁。

相對岡

在州東三十五里。兩山雄拒江上。舟楫往來之要衝也。

海門高並兩峯寒。大艑輕帆自往還。安得百靈移一島。卻教塵世看三山。

南海廟

在郡東南。水陸俱八十里。扶胥之口。蓋四瀆之一也。廟中有波羅蜜樹、銅鼓、及韓退之所作記。唐開元中祭文、等碑。又有西廟、在城西五里。一

官闕參差海上開。吐吞波浪起風雷。英靈萬古無宗社。奚醜區區何足摧。天奚之敗。至之助也。

浴日亭

在扶胥廟之前小山上。東坡有詩。番禺雜志、謂之看海亭。

亭倚蓬萊幾許高。下臨無地有鯨濤。坡仙想得江山助。八語端爲天下豪。

銅鼓

南海東西廟皆有之。東廟者、徑至五尺五寸。高有其半。俗謂洪聖王舊物。蔡如松作懷古詩、嘗辨之云、銅鼓之說。出於隋書南夷傳。夷人酋長。好鑄銅鼓。有事擊鼓。夷人盡集。女子首飾。盡藏銀釵。取釵擊鼓。蔡之說止於此。殊不知虞喜志林。已載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又後漢書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征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以進。則知鼓在後漢光武時。已爲希得。所以有南郡之獻。非止見於隋時也。今廟中之鼓。自唐以來有之。番禺志已載其制度。凡春秋享祀。必雜衆樂擊之以侑神。又府之武庫亦有其二。其一、蓋唐僖宗朝、鄭續鎮番禺日、高州太守林蕭所獻。初因鄉壘小兒見鳴蛙之怪。遂得於蠻酋大家中。事見嶺表異錄。在唐時既能爲怪。則至今不知其幾百年物矣。鼓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製作精巧。所謂銘志絕無有也。只周遭多鑄蝦蟆。兩兩相對。不知其何意。

石鼓嵯峨尚有文。舊題銅鼓更無人。寶釵寂寞蠻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

波羅蜜果

南海東西廟、各有一株。樓枝大葉。實生於幹。若瘤贅然。有大如匏。廟官每歲於九十月熟時。取供諸臺。其他莫敢有過而問者。以蜜煎之。頗爲適口。相傳云西域種也。本名曰蘿伽結。

蘗蘗圓實大於瓜。想見移根博望槎。三百餘篇雜識此。世間寧復有張華。

王登洲

在廟東之江心。僅塊石耳。俗傳南海王爲河源人。其初因死於兵。屍流至此。不復去。後人遂立爲廟。此荒誕不經之說。南海志諸書皆不載。

四瀆初分有物尸。天開地闢其爲期。齊東野語眞堪笑。請誦昌黎十丈碑。

靈化寺

寺在扶胥之北五里。休咎禪師道場也。蔣穎叔有記略云、師姓梁氏。終於元和中。昔嘗謁鎮海將軍廟。欲乞廟爲伽藍。王不許。乃爲師別擇此地。仍以楮錢定其四隅。至今爲寺。鎮海將軍、卽南海王也。師嘗爲王授三皈五戒。使無害生靈云。

黃木灣前一畝宮。廟靈規地古來雄。江頭不見風雷惡。多謝禪師受戒功。

走珠石

在湖南。舊傳有賈胡自冀域。負其國之鎮珠。逃至五羊。國人重賦金寶。堅贖以歸。既至半道海上。珠復走還。徑入石下。終不可見。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發。疑爲此珠之祥。

底非明珠解去來。當時合浦已堪猜。賈胡不省何年事。老石江頭空綠苔。

盧循河南故城

在郡之南岸。右勝寺之西。俱云劉氏故壘。土人亦自呼爲劉王壘。今則居人實焉。按南越志、河南之湖。狀如方壺。乃盧循舊居。又番禺雜志云、盧循城、在郡之南十里。與廣隔江相對。俗呼海南。又呼水南。劉氏舊爲倉廩。南海集中、載龍溪蔡如松、懷古十二詩。亦嘗辨其謬。此爲盧循城明矣。圖志故老。尚失其實。殊爲可怪。今其中故址隱然。規模髣髴。斷甎廢瓦。往往爲遊人所得。豈倉廩之舊乎。其盧亭甕戶。皆盧循之遺種也。

蛙據方州妄自尊。沈郎百萬若雲屯。歸舟無路尋巢穴。空有盧亭舊子孫。循據廣州。自稱之就北出。襲建康。俗北氏。就徐道子等來海。就至。傾其巢穴。

大通寺

在河南大通津上。有達岸禪師化身在焉。師新興人、名志清。凡雨暘之驗。迎致輒應。寺前後老榕幾百株。婆娑掩映。相傳唐天寶間所植。

老木槎牙欲擘雲。門前流水我知津。過江一雨如盆瀉。競禮眞如不動身。

抱旂山

郡之客山也。其勢如抱旂。古木參天。林壑幽邃。

面勢翩翩天外山。彩旂常在翠雲間。太平官府無公事。儘好高牙相對閒。

花山寺

在扶胥北五里。溯山皆杜鵑花。俗傳方春時、婦女往往就結其花。以爲熊熊之兆。蔣穎叔詩云、

遍滿江紅躑躅。香風一簇美人來。蓋謂此也。

萬花春老正紅酣。不是叢林優鉢曇。山下女郎來問訊。未饒萱草解宜男。

黃巢磯

在清遠縣境上。波流激湍。白石鑿鑿。相傳黃巢覆舟處也。

天下縱橫幅迹環。舳艫不許度兩灣。江神少爲摧因焰。要使留金六祖山。南華有黃巢廳。金置田饒白册爲華土大時事。

金芝巖

在清遠縣東北二十五里。南來者、多以僻左不得至。

碧落三洲天下奇。仙城雖復識金芝。可憐隔斷黃茅路。不得騷人賦一詩。碧落洞在浪陽三洲巖在古旗皆住處也。

清遠峽

一名中宿峽。在清遠縣東二十里。兩山對峙。如壁太華。舊傳海艘乘潮。一夕而至。圖經云、黃帝二庶子、採崑崙竹爲黃鍾管。居於此山、故名。至今廟貌猶存。

崑崙藏竹事空傳。不見春潮送客船。只似蜀江江上路。兩山中峽手巾天。

峽山廣慶寺

寺在峽中。唐韋宙帥南海時。以俸錢買菜園。親書帖尚在。

韋郎故地久蕭條。只有泉聲響夜潮。行客往來回首地。玉環無處覓嬌嬈。

飛來殿

在廣慶寺中。胡愈所作記云、梁武帝末、峽有二神人、往叩上元延祚寺正俊禪師曰。本峽居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概。師能去否。俊然其說。俄然、中夜風雨暴作。黎明薄霧。啓戶而觀。則琳宮紺宇。一望莊嚴。儼然在峽中矣。

蟾峨古殿記飛來。千古傳聞亦怪哉。龍象漸隨塵土化。卻疑神物欲飛回。

達磨石

在廣慶寺西。俗傳達磨坐禪處。平坦光瑩。廣一丈餘。

禮嶽初無一字傳。名山到處即爲禪。只今石上留公案。面壁何須更九年。

釣臺

在飛來殿之西。乃趙胡釣得百觔金鯉之地。

釣得神魚金作鱗。殿臺百尺沒嶙峋。絲綸不入非熊夢。當日何人老渭濱。

和光洞

圖經云、其上有五色榴花。皇祐中、前永定縣尉安昌期所隱題詩處也。中有我與衆生事計校。逢人一味是和光。之句。故名。

和光深洞隱昌期。門鎖煙蘿不可窺。欲問榴花好消息。只今難問舊題詩。

沉星潭

昔傳崐崙奴獻星。至此、星忽沉入海中。百計購之。終不復出。後有漁者、得金鎖一尺餘以進。

西來異獸路應迷。金鎖何年落此溪。不比李侯心似水。歸舟自掷石門西。

龍磨角石

石在峽口水中。圖經云、闊三丈餘。文紋而澤。皆若相傳。每歲春時。有蟠龍來於此。磨角其上。痕迹瑰然。水落而痕可見。竟莫詰其所以然。

舊說神龍水底蟠。何年屯塹與雷奔。至今舟子相呼喚。猶指江邊石上痕。

老人松

在飛來殿西南十餘步間。大觀中、錢師愈從者背劍之。後見夢於殿直吉老者事詳具於胡愈記中。

上古輪囷說蒼桂。何人玉斧剷霜膚。有知定見非凡物。盡作堂堂五大夫。

資福寺羅漢閣

在東莞縣市中。僧祖堂、始營此閣。規制巨麗。東坡爲之記。且以星帶所易佛牆背。薦以白璧施之。

見東坡塔銘。并吳幵所跋記語。寺有再生柏。東坡亦有贊。今猶存壁間。

千柱依然跨寶坊。庭前柏子久荒涼。明珠白璧無人識。賴有斯文萬丈光。

鳳皇臺

在增城縣。圖經云、熙寧七年。有鳳皇飛集於法華寺。羽毛五色。光彩陸離。高六尺。長九尺。百鳥隨之。食頃、從西北去。觀者如堵。程公師孟以聞。李公師義、遂創臺其上。

鳳去臺空歲月更。百年陳迹埽榛荊。清時已慶三登瑞。盡向朝陽更一鳴。

會仙觀

在增城縣南一百步許。何仙姑所居也。姑生於唐開耀中。嘗於旁穴、得雲母石服之。體中漸覺輕舉。有凌雲之致。一日告其母、以蟠仙之會。吾將暫往。遂不復見。今祠堂丹井。俱在觀中。

綽約長眉海上仙。久餐雲母學長年。山中丹井今無恙。爲弔南充謝自然。

龍窟

在新會縣西。萬壽寺之後。兩山相望。其中不能百步。東山數穴。皆不可窺。以石投之。其聲隱隱不絕。至西山、則玲瓏相屬。表裏洞開。故老相傳爲神龍出入之地。圖經云、每雷雨大作。有龍在其中破空而出。踴躍震動。習以爲常。至今或遇元旱。禱之輒有靈驗。

變化靈蹤亦可疑。玲瓏數穴似仇池。滄溟咫尺不歸去。安得神龍如許擬。

金牛山

在新會縣北。雄據圍閭。縣亙數百里。雲山海月。聚無遁迹。雖白雲、景泰、眺覽之勝。亦不是過。舊無亭榭。予始覩海月奇觀於其上。爲登臨遊息之所。圖經云、昔此山濱水。有漁者見一牛。其色與索

皆金也。光芒閃爍。方欲抵昰。爲漁者所獲。遂入此山。有廟尙存。

金牛去後久淒涼。好景乾坤亦祕藏。滄海無窮月無盡。從今收拾入詩囊。

仙湧山

在新會縣西七十里。圖經云、舊無此山。一夕風雷震怒。湧出數峯。林楷周具。因以仙湧名。且取其名以建寺。

龍伯何年釣巨鰲。兩峯漂蕩入洪濤。人間蹤迹無尋處。仙湧羅浮相對高。羅浮山記云、昔有山自會稽浮海傳於羅山。因名爲羅浮。

蜑川都

僞劉採珠之地也。隸役凡二千人。每採珠、溺而死者、旣日不有。所獲旣充府庫。復以飾殿宇。潘公美克平之後。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珍珠以進。太祖令小黃門持視宰相。且言採珠危苦之狀。開寶五年、詔廢蜑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至今東莞縣瀕海處。往往猶有遺珠。

滄滄愁雲弔蜑川。蚌胎光彩夜連天。幽魂水底猶相泣。恨不生逢開寶年。

劉氏山

悟性寺後山。南征錄謂之劉王山。蓋僞劉曾作臺觀於其上。

一徑蒙茸夾粉牆。劉來臺館化僧房。周遭老木依然在。曾見劉家僞帝王。

南海百詠、大德間鏤版行世。後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鈔本。承譌踳謬。不無魯魚帝虎之失。惧不能一一訂正之。今春茗賈錢仲先、攜一册至。點畫精楷。裝潢鄭重。卷端有印章曰鋒雲樓錢氏。乃知爲虞山家藏善本也。借觀三日。而校勘之功畢。因命學徒重爲繕寫。珍之篋笥。視向之承譌踳謬者。相去遠矣。謹下對酒。展卷欣然。因述浮大白而爲之跋。時

康熙己亥歲長至前三日。艾亭金桌。識於城東書塾之碧雲紅樹軒。

南海百詠一卷、宋方信孺撰。宋史本傳、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以父棐卿蔭、補番禺尉。郡棐學大記云、登進士爲番禺縣尉。郡玉鱗廣東通志云、以父蔭官廳山丞。尋起爲番禺尉。俱誤。近臣薦信孺可使金。自廣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會觸韓侂胄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乞錄信孺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眞州。山東初內附。信孺言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歸營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尋卒。宋詩紀事。信孺著有好菴游戲詩境集。劉後村序。稱其詩文操筒立成。宮羽諧協。經緯麗密。是集、乃其尉番禺時詠古之作。每題各疏緣始。時有考證。如辨任囂城非子城。盧循故居非劉王廆。石門非韓千秋覆軍處。皆足以正史表異錄。番禺雜志。諸書之失。不僅以韻藻稱也。按信孺使金。在寧宗開禧三年。見寧宗本紀。時年三十。見本傳。則其尉番禺。當任二年以前。孝宗時年三十一。傳今上躬耕畎畝之明年。按宋史朝野雜記、玉海諸書、紹興十六年後不載耕籍。通鑑、紹興十六年、詔淮北田司紹興五年、嚴覘請募治農壇以勸耕。從之。亦不載復行耕籍事。存以俟攷。又按粵大記云、嘉定元年、和議成。在是年秋。擢通判肇慶。督捕雄韶周寇。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廖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其虞泉銘、刻於嘉定庚午。三年。結銜稱發遣韶州軍州事。又武溪深碑陰、詩境二字跋云、開禧丁卯三年正月晉。時信孺承廉山後五年。嘉定辛未四年信孺假守曲江。以上據拓本。又道州太史樓記云、予以嘉定壬申五年春、曲江拜命。來守茲土。冬十月、經連州。問津而西。又臨桂中隱山題名云、詩境癸酉六年三月三日遊。又吳獵方公祠堂記、刻於嘉定六年五月。云信孺來官提刑兼判潤。又信孺華嚴洞詩刻、

在嘉定九年十二月。結銜稱本路運判。以上據廣西通志金石略。據此、則信孺於嘉定元年、官肇慶通判。三年、知韶州。五年冬、抵道州。六年春。遷廣西提刑兼判漕。九年冬。尚爲本路運判。皆史所未載。山東內附。在十二年。信孺以言事去官。粵西文載、言其由廣西轉運能歸。宋詩紀事、謂知眞州後至廣西。並誤矣。是集刻於元大德間。黃泰泉廣東通志多引之。而吳任臣作十國春秋。厲樊榭作宋詩紀事。皆不及見。則明季以來。流傳已尠。故

四庫未著錄。余從江鄭堂先生假得鈔本。爰爲校正。並稽其事蹟。書於卷末云。

道光元年五月。嘉應吳蘭修識。

金匱江文煒彤甫藏書并校

仁和　胡珽

元和　徐立方　同校

吳縣　徐尚之

南海百詠校譌

序一頁四行　模疑當作塊。

六行　籍當作藉。

詩六頁二行　壺字誤本作蓋。

七頁一三行　鐵字原本如此。

一〇頁四行　源字原本作桑。誤

一〇頁六行　其上誤原本作其下。

一五頁四行　如字誤本作始。

二〇頁一一行　無字誤本作扶。

二一頁四行　阯字誤本作阯。又一二行　鐘字誤本作鍾。

二三頁一五行　紅誤原本作滿江。

書後一頁九行注中右行第八字左行第七字　籍字並誤當作藉。

南海百詠續校

會稽錢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頁五行　各記其頭末記當作注。下文注中云云。俱本此句。言之新刻雖經室外集誤作詞。當查阮氏原書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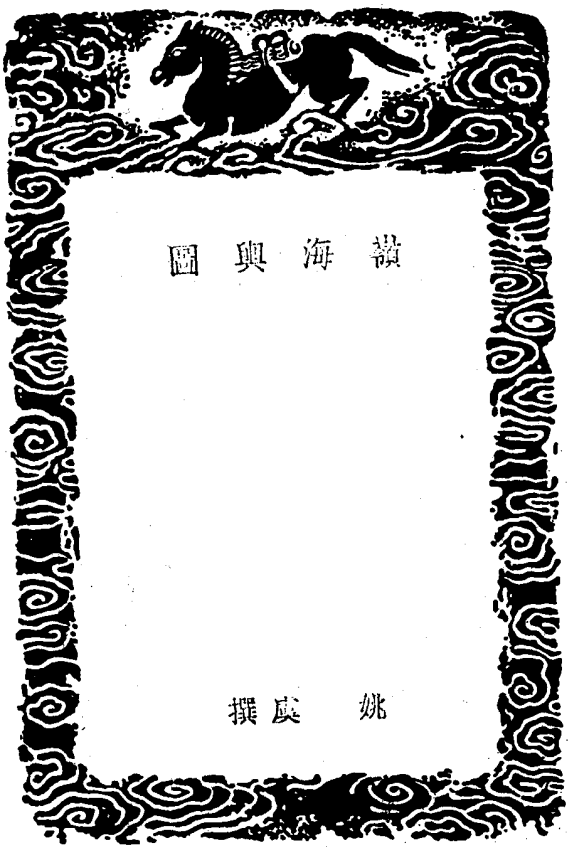
序　一頁四行　扶胡氏校譌云。桑樹名作模。疑當作塊。今案亦可假不必改。

詩　二三頁一五行　鵝校譌云滿紅原本作滿江。今案既名花山注中上文亦言漫山寺杜花則此句白當作滿山原刻皆作滿江。恐非是。俟再查蔣鏞寫定。

二四頁七行　三州當依詩注作三洲。

附補校

詩　一五頁一一行　巧字誤原本作引。



四庫全書提要

嶺海輿圖一卷。明姚虞撰。虞字澤山。莆田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淮安府知府。是編乃其官監察御史時。巡按廣東所作。凡爲圖十有二。首爲全省圖。次十府十圖。終以南夷圖。圖各有敍。敍之例。首述沿革形勢利病。次州縣。次戶口。次田糧課稅。次官兵馬匹。其總圖則首以職官。以布政按察二司分統之。蓋其時撫按皆爲使臣。尚未定爲守土官也。其南夷諸國。列通貢者於前。而通市者亦附後。爲海防之計。不論其奉朔否也。大旨略於前代。而詳於當代。略於山川。而詳於扼塞。略於職官。而詳於兵馬錢糧。略於文事。而詳於武備。於志乘之中。別爲體例。然較之侈山水。誇人物。輯詩文者。其有用無用。則迥殊矣。意古者輿圖。不過如是。後來者踵事增華。失其本耳。前有嘉靖壬寅。滿若水序。極稱之。錢曾讀書敏求記。亦稱其簡而要云。

嶺海輿圖序

甘泉子曰。以予觀於嶺海輿圖。而知王政之易易也。夫嶺海輿圖。何爲者也。明心也。昭制也。明心也者。以言乎其致善也。昭制也者。以言乎其行法也。吾于嶺海輿圖之編也。而知澤山姚侍御之善於巡廣之政之要也。故以千言之博。泛濫而寡要。不若一圖之約。目擊而意全。有序有紀。皆所以明圖也。是故觀斯圖者。其愛民憂國之心。油然而生矣。雖欲勿善得乎。其大綱小紀之制。昭然而見矣。雖欲勿法得乎。故澤山子本孟氏而言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以治善。一以治法。法善兼全。政治舉矣。故曰。以予觀於是圖。而知王政之易易也。吾於是編之簡約也。而知澤山侍御之善於巡廣之政之要也。人謂澤山公發奸摘伏如神者。非以是耶。考圖撫臺自布按都三司。而府、而州、而縣、而衛所。而合屬稗官。某也賢。某也否。而懲勸焉。則其職官率屬信民之政舉之矣。入觀其疆。而考其山川。而物產。而田里。而戶口。而錢糧。課稅之贏縮。而振作焉。則其足食之政舉之矣。觀其府州縣之官兵。而考軍人民壯之消長。馬匹器械之張弛。而修舉焉。則其足兵之政舉之矣。於制森然。於心惕然。而善法具備。本末等該。內聖外王之道舉之矣。雖以措之天下。傳之後世。其可也。獨嶺海云乎哉。是故觀言不如觀圖。觀圖不如觀意。故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以意盡圖。以圖盡言。後之君子。當以是觀。西村胡郡守鳳。存心善政。贊美斯圖。請梓以廣其

傳。乃俾陳司訓大章。走甘泉之野。請序其意於簡端云。嘉靖壬寅季秋四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書。奉勅參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國史經筵講官。增城湛若水元明甫。

少道消埃。萬一之責。惟時家室汹汹。誠無荒厲。蠕田蠡窟。蕉林荔浦。聖化所被。逖哉均矣。過河洛而歌禹功。有遐思焉。爰即所履考成。謹酌時宜。作嶺海輿圖。凡十有二幅。各繫以敍。以紀。俾昕夕瞻禮。以管揚厥裏。予何人哉。一鄉鄙生。一時管見。敢曰一國之政乎。又敢以達諸天下後世乎。我憂孔孜。將毋徒法爾乎。是故甚不得已也。過君子觀象考文。沿時揆事。神會而加之意。或亦少補於政。其視十眉五客。嘯川愈疾。雲漢北風。生熱生寒。重輕緩急。則自謂有間。因屬胡守鳳梓之。以告各郡之守土者。於戲。輪幀之飾。厚顏于有道者。吾知不免。諒其心則幸矣。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蒲田姚良撰。

嶺海輿圖原序

有一鄉之政。有一國之政。有天下之政。有一時之政。有一代之政。有千萬世之政。政者正也。正已以正人也。作用岐途。古今異尚。久暫殊功。心一而已。子孟子涵泳聖涯。抱道不辰。竢一鄉一國天下之士。而尚論焉。誦詩讀書。必求知其人。七篇之說。仁義道德。藹如也。其論政則曰。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於戲。盡之矣。豪傑之士。守而勿替。措諸當世。往往有大過人者。先天下之憂而憂。有本者如是。苟亦徒法。其曷以臻茲。總黔首。孰匪同胞。故君子雖棲遲猷。恆志在天下國家。樂堯舜之道。將以唐虞斯世。不肯自隆。且自私焉。矧既委質官箴。以人事君。蹇蹇匪躬分也。又矧厥豎使一方。懷舒攸繫。引養引恬。保合其民而容蓄之。每懷靡及。周爰咨諏。皇華王命。若是其重。雖假寐有弗遑者。嗚非此心之運昔者。宣公陸子。嘗告德宗矣。曰。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貨。六治保能療。五要簡官事。經濟莫備焉。斯一國一代之政。推諸天下後世。無弗準矣。夫此六者。皆羽翼孟氏。鑿鑿可行。贊其天下士哉。顧爲政在人。事豫迺立。有公公之策。無文正之憂。徒法也。有文正之憂。無宣公之策。徒善也。徒法則渙。渙則民弗從。徒善則執。執則民弗喻。二者得失相因。故君子懷古慨今。與其渙也。寧執。予按廣今茲且朞年。所謂民隱吏治。梳之爬之。以求仰荅皇上惓惓斯民之念。

凡例

諸圖不盡方尺。故未盡者。載諸序。序或遺者。載諸紀。凡以翼圖也。隨事起義。有攸繫焉。故先之以凡例。

一封疆廣袤。形勝展促。江海源委。路道通塞。關隘重輕。民夷界限。圖、紀、序互詳焉。若由則圖其大者。如羅浮、廣益、五指之類。難枚舉也。

一布按二司各道。俱詳記於總紀。政所出也。

一各府衛首領。并儒學、司獄、司陰陽、醫學、僧綱、道紀司。各州縣所屬印信。衙門原有定額。通省俱同。茲不復贅。止書倉場、鹽場、遞運所、稅課司、巡司、河泊所。水馬驛。以其額設不同。難以例見。且關係兵食地里者。故不可略。各州縣有倉無官者不書。

一戶口田糧屯徵。農桑豆麥。商稅魚課。并雜課。各府既詳。仍括其數于總紀。以便稽覈。其雜課俱不分類。但覔計之。從約也。

一前項等數。雖各府所屬。但總計之。其詳則有司存。

一官軍馬匹器械。止據額數書之。中間贏縮不常。難以見在局之。其遂官旗曰舍。皆每年續撥來者。原無

成額。今但錄其見在者。以俟稽查。其軍器。各衙所俱同額數。止總記于總紀下。省文也。

一各印信衙門。已于圖中標出。後仍紀其總額。并轄于某衙門。雖營堡關隘亦然。不嫌冗瑣。互相考見也。

一敍紀中。于各府衛。及合屬印信衙門。俱界以方格。別省亦然。其山海營堡關隘。外國猺黎。則界以圓圈。別內外也。

一民壯弓兵。關係地方。故特書之。

一隘塞關津。必詳標于圖。以嚴備守。其不能盡載者。則詳于序。序或不及詳者。嘗有總數表之。若廣、肇、惠、潮、瓊、等府。屬縣多者。亦每遺之。勢也。

一各府圖序。俱擇其鄉賢名宦。流寓人品。功業之卓然者表之。以賢示勸。徵文獻也。

一南夷圖。止據本朝曾經奉貢。及載在祖訓會典者書之。其山川城土。去廣遼遠。皆難悉知。今但據舊文附入。亦不敢盡信。若每歲進貢方物。原無額數。番船往來。一無定期。故船課止錄其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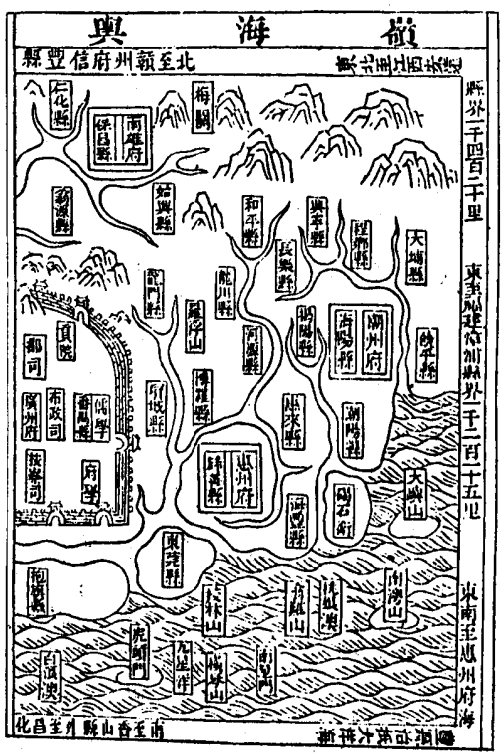
一圖、序、紀、所載諸事。皆得之一時耳目。未必無遺。尚賴同志。求其所缺於冊外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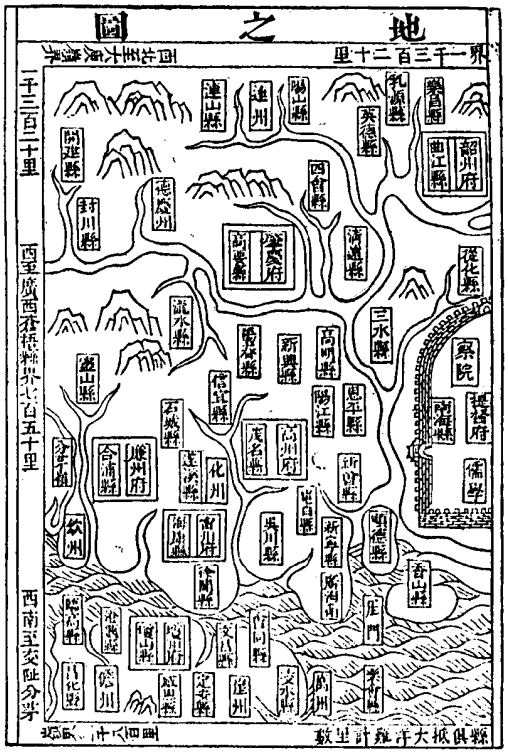
嶺海輿圖

嶺海總圖序

明　姚虞撰

廣東雖古百粵地。書載唐堯命羲叔。宅南交。史稱蒼梧、九疑、韶石。皆舜跡所至之地。不得爲荒服。周宣時。召穆公虎。驅理淮濆。遂至于南海。肆入秦併。迺郡邑。于歷代。幅員寖廣。居嶺海之間。受天地之盡氣。（丘文莊撰志。封疆跨躡。海陸會同。廣王勃記。）而地靈人傑。閩下中州。古稱樂土焉。北負雄、南雄府。韶、韶州府。以臨吳、江、楚、湖、廣、東、肩潮、潮州府。惠、惠州府。以制閩、閩、福建。高、高州府。廉、廉州府。門戶。西排交、交趾。桂、廣西。之梯航。嶺、嶺東兵備。嶺南兵備。嶺西兵備。雷廉四府參將。海、海道副使。嶺南兵備。藩、藩臬。雜、雜猺。外扼黎、諸黎。夷、諸外夷。之喉舌。矧征蠻重兵。據蒼梧上流。舶稚鹽徵。魚冶諸課之渀。顛貨餉之匱。此州參將。前此眞一大都。今則否矣。生齒日繁。官輸日重。鹽課日滋。無經日耗。師旅因仍。漁獵踵至。而游民逐末山海。礦冶厲階。番舶釁端。時復汪洋巉帆。峰聚狐潛。嘯呼羣起。剽掠無忌。而戎事且弛。凡此民患。十郡符合。臥榻隱憂。噬臍後禍。豈獨黎猺夷酋已哉。外馳富饒。內實貧困。今之廣東。蓋甚有可慨焉者。我有官君子。





仰賴神祖混一偉功。列聖承平之膺。皇上宵旰南顧。爲民任人。俾皆樂肉大厦。泮奐茲土。匪民曷依。於戲。靖共以無或素餐。賢闢稽序若紀。安養生息。理亂利弊。刑賞攻守。思過半矣。司馬公曰。有治人。無治法。君子念之。栗土其漸復乎。

嶺海輿圖總紀

布政司。嶺南道。嶺東道。嶺西道。嶺北道。督册道。屯田道。鹽法道。

按察司。嶺南道。清軍道。提學道。海北道。嶺南兵備道。嶺東道兵備僉事。嶺西道兵備僉事。海北道兵備僉事。嶺南道兵備僉事。

領府十。州七。縣六十五。鹽課提舉司二。廣東所屬場十四。海北所屬場九。市舶提舉司一。

都司領衛一十五。屬所一百零五直隸所九。

戶口。

官、吏、軍、民、匠、役、校、尉、力士、竈、蛋等戶。共四十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二戶。口共二百零二萬零一百一十九口。

田糧。

官民田地、園塘、池灣、埔港。共二十五萬六千七百四頃七十五畝三分。

夏稅。麥、共該正耗稅。四千三百九十六石四斗一升六合九勺七抄。各豆、共該正耗稅。八斗一合二勺。色米、共該正耗稅。一千六百五十一石二斗四合二勺五抄九撮八圭六粟五粒。

秋糧。共該正耗糧。一百零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八石一斗四升四合五勺九抄八撮六圭一粟四粒。

農桑本色米共三百零七石五斗一升六勺四合六抄。

商稅等鈔。共六十一萬一千八百零八貫三百八十五文。

魚課折色米共三萬五千零一十八石五斗三升三合二勺一抄。

魚膠、翎毛、銅、鐵、黃麻、等料課。共折價銀五百八十四兩九錢二分一釐九毫七絲二忽。外高州府原止計斤數。未算折價。詳在本府紀下。

廣東鹽課提舉司。共稅熟鹽。八萬九千二百八十五引。零二百四十五斤六兩三錢六分。

海北鹽課提舉司。共稅熟鹽。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五引。零五十九斤八兩。

屯糧。共一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五石五斗一升一合七勺一抄五撮。

官兵馬正器械。

都司合屬額設官一千八百六十八員。旗軍三萬九千七百七十名。見在六百五十四正。見在遂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共一百七十一員。總小旗頭目達舍。共七百九十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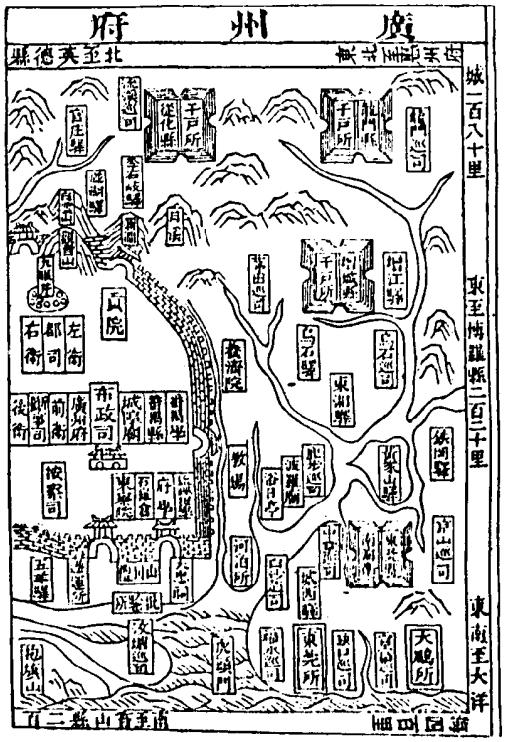
每衛六瓣明視盔各二十頂。齊腰甲二十付。角弓五十張。弦一百條。破甲鐵箭三千九百七十六枝。皮撒袋五十付。腰刀五十把。斬馬刀二十把。勒甲皮帶二十條。虎頭牌四十面。朗機銃管二十把。提銃一箇。神機螺螄箭各二百五十枝。鈎刀十張。眉刀二十張。短鎗五十根。斧五十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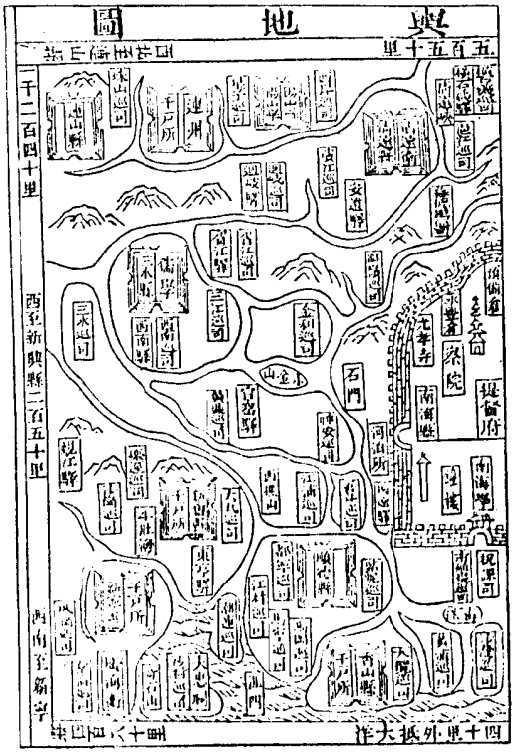
每千戶所六瓣明視盔五頂。齊腰甲五付。角弓十五張。弦三十條。破甲鐵箭八百八十二枝。皮撒袋十付。腰刀十把。斬馬刀五把。勒甲皮帶五條。虎頭牌十面。朗機銃管十把。提銃一箇。神機螺螄箭各一百枝。鈎頭刀五張。眉刀十張。短鎗二十根。斧二十把。

類編民壯。共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五名。弓兵。共六千九百三十二役。

廣州府圖序

廣州府。古揚州南境。秦始置南海郡。趙佗實據之。山川緬邈。元南海志。上據石門之隘。下瞰扶胥之險。長江天塹。壁壘完整。舊志。國朝爲府。元以前沿革不一。以下列郡俱同。領州一。連州。縣凡十有四。附郭南海、番禺、外順德、三水、從化、東莞、增城、龍門、香山、新會、新寧、清遠、陽山、連山、三縣隸連州。包山帶海。羣邑羅衛。外郡倚以爲重。故于此設省會。而責亦重焉。黃涌、順德地。白墳、波羅海口。南岡、廣步海口。已上三縣俱守備指揮防禦。廣海、衛近新寧。大鵬、千戶所。香山、崖門。新會地。沿海東南戍守之嚴。湟川、連州古名。有陽、陽山。連、連山。朱岡、星子。俱巡司。隸西北叢嶂。皆臨武、江華、俱湖廣衡宋屬縣。桂、賀縣、恩集、俱廣四平橋屬縣。咽喉。殆亦次之。而三水奏巨浸之滅。胥江。新會地。當三鎮、廣、韶、廣、之中。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其可緩乎。環郡大洋。萬支莫測。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英、英德縣。隸韶州。陽、陽山。之交。移山縉火。民猺株居。水陸恆病。故清遠、慶安。東莞占名。各轄以兵憲重臣。其勢均也。然兵食相須。官民一體。番、番禺。南、南海。邑若獨大。而當省會。民亦獨勞。曷以節之。東、東莞。增、增城。順、順德。新、新會。僅充歲用。曷以贏之。香、





香、清遠。而下。疲亦久矣。曷以舒之均之。惟茲陶。晉桓公侃、廣州刺史。宋、唐宰相環、廣州都督。韓、陽山令。向。宋丞相敏中、知廣州。甘棠冉冉。濂溪、時爲遷南軒、隨癸寓州。遠流道澤。而清獻、宋丞相溫與之、婺州人。所謂。諸賢寬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仰止墓哲。典刑伊邇。尚亦鑒哉。

廣州府圖紀

領州一。縣十二。稅課司、水豐倉各一。遞運所二。各州縣巡檢司四十九。倉十。水馬驛一十八。河泊所八。

戶口。

戶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口五十九萬八千四百九十。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山塘、澤。八萬五千四百四十七頃五十一畝一分六釐八毫七忽。

夏稅。苴、八斗一合二勺。米、八百七十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

稅糧米。三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一石五斗五升五合八勺。

農桑本色米。二十一石六斗七升四合。

商稅等鈔。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六貫一百三十六文。

魚課折色米。一萬一千零四十三石六斗五合五勺零。

魚膠、熟鐵、銅毛。共折價銀。一百零七兩四錢九分七釐一毫一絲五忽。

廣州左衛。合屬屯田額徵。二百頃三十三畝零。細糧、五千五百五十六石八斗七升四合八勺。

右衛。合屬屯田額徵。三百四十六頃五十九畝八分零。細糧、一萬零三百四十二石零二升六合七勺三抄八撮。

前衛。合屬屯田額徵。三百四十四頃七十二畝三分零。細糧、九百九十五石一斗八升八合四勺一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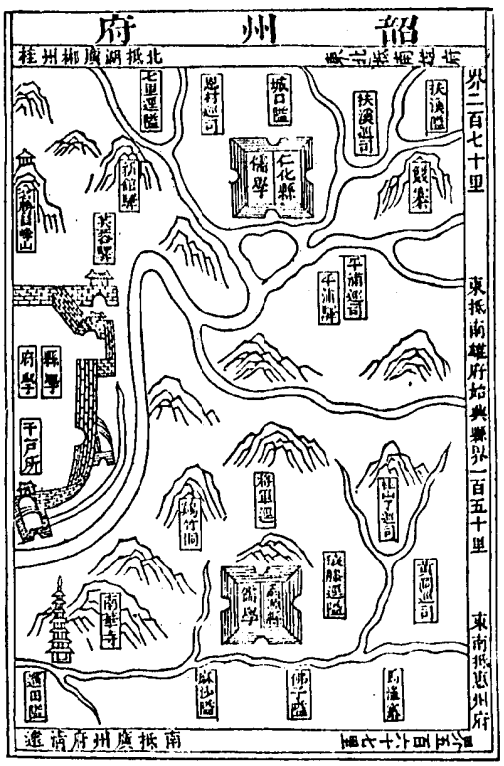
後衛。合屬屯田額徵。二百四十六頃四十畝。細糧、七千三百三十五石零八升三合七勺六抄七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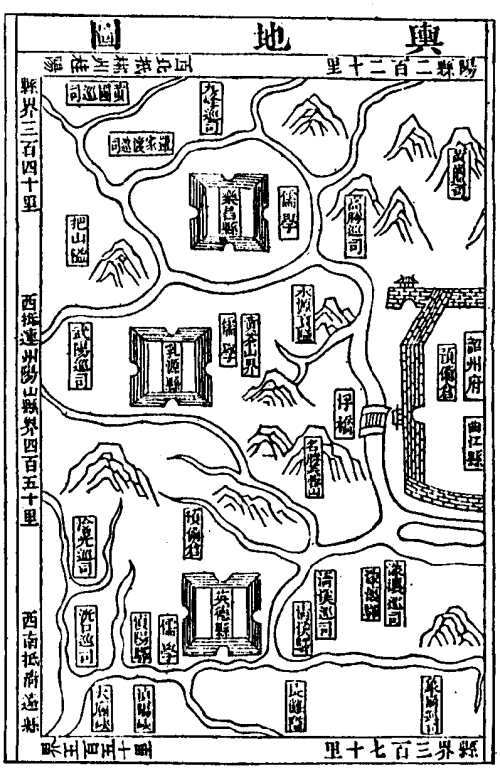
南海衛。合屬屯田額徵。二百六十八頃八十畝。細糧、八千零五十四名。

廣海衛。合屬屯田額徵。二百二十二頃九十六畝。細糧、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

清遠衛。合屬屯田額徵。細糧、六千八百六十九石五斗一升九合八勺。○此條俱脫頃畝數目。

增城所屯田額徵八十一頃細糧二千九百五十八石。
從化所屯田額徵一百零三頃六十畝零細糧六千七百二十石。
新會所屯田額徵六十三頃六十畝細糧二千零一十六石。
官兵馬疋。
廣州左衛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三百四十六名馬八疋。
右衛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七百七十六名馬八疋。
前衛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五百三十一名馬十九疋。
後衛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三百一十七名馬八疋。
南海衛額設各官共六十九員旗軍一千五百五十四名馬一十七疋。
東莞、大鵬二所額設各官共三十員旗軍六百二十四名馬十疋。
廣海衛額設各官共六十九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三名馬十疋。
新寧、香山、海朗三所額設各官共四十五員旗軍七百七十名馬無。
清遠衛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六百四十五名馬三十三疋。
增城所額設各官一十五員旗軍七百五十六名馬十一疋直隸部司。
從化所額設各官一十五員旗軍三百七十五名馬無直隸部司。
新會所額設各官一十五員旗軍六百七十九名馬二疋直隸部司。
廣州四衛達官旗目舍共三百七十六員名。
民壯四千八百四十四名弓兵二千三百五十五役。





韶州府圖序

韶州府。本南海郡地。漢平粵。隸于荊（湖廣州府屬）之桂陽郡。（桂陽州衡州府屬）自吳歷梁。俱楚疆。隋罷郡。始以其地還屬番州。唐武德中。初置韶州。附以四邑。五季而上。其地屢叛。宋元迺定。國朝爲府。降英州（英德縣名）爲縣。歸始興于南雄。領縣凡六。（曲江附郭、英德、翁源、樂昌、乳源、仁化）據廣上游。北嶺峭峻。南谷平易。（唐徐浩張文獻公碑）控扼五嶺。韶爲交衝。唇齒江（江西）湘（湖廣）咽喉交（安南）廣。（二廣宋余靖縣州衡記）亦重地也。滄洸（英德古名）之南。蔓延猺峒。樂（樂昌）仁（仁化）則逼境彬（湖廣彬州）桂（桂陽州）勢不兩輔。而茂林層巒。流賊常擾。編氓亦彼此憑隙不時。迺湘韶之通患。故兩鎮兵備。湖南則駐于郴陽。嶺南則駐于清遠。曲江雖曰附郭。猺山密邇。皆腹心後疾。翁源僻在東南。二巡司（桂山了黃圖）居扼塞之區。六關隘（圖略載）當異境之會。英樂乳仁。皆不建兵署。所籍以外禦者。弓兵（各巡司見圖）營卒而已。豈恃萬人城以內固乎。（英德浈山有趙佗所築萬人城遺址）抑役民于農。而專生財計乎。不可恃者。章章徵矣。所謂生財。吾亦惑焉。六邑惟曲、英差豐。餘則漸敝。田弗蓺。農之下也。喪必宴。奢之薄也。乳源豪商（江西人）蠶食既久。迺有客強主弱之諺。之數者。矣其富。惟茲金鑑有堂。（府治西。宋取唐相張九齡墓二公俱曲江人）魏魏百粵。嶺海同長。監門、（宋鄧俠以上流民圖編管英州）廷丞、（宋呂祖謙上書謫徙韓侂胄安置韶州）忠國之風。餘韻尚播。文不在茲乎。

韶州府圖紀

領縣六。倉一。河泊所一。巡司十四。水馬驛六。

戶口。

戶一萬七千九百三十四。口九萬六百五十八。

田糧課稅。

官學軍餉輕齎。民僧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五百九十頃三十二畝六分九釐七絲三忽。

夏稅絲折米。一十石一斗一升三合。麥、二百三十二石三斗九升八合六勺。

秋糧米。五萬七百八十六石八斗六升一勺六抄六撮四圭二粟二粒。

農桑本色米。三十石九斗一升五合五勺。

商稅等鈔。八萬五千三百九十九貫八百五十二文。

魚課折色米。二千四百零六石三斗八合三勺。

黃麻、魚線膠、熟鐵。共折價銀七十八兩八錢三分九釐九毫。

韶州所屯田。實徵八十頃細糧二千五十二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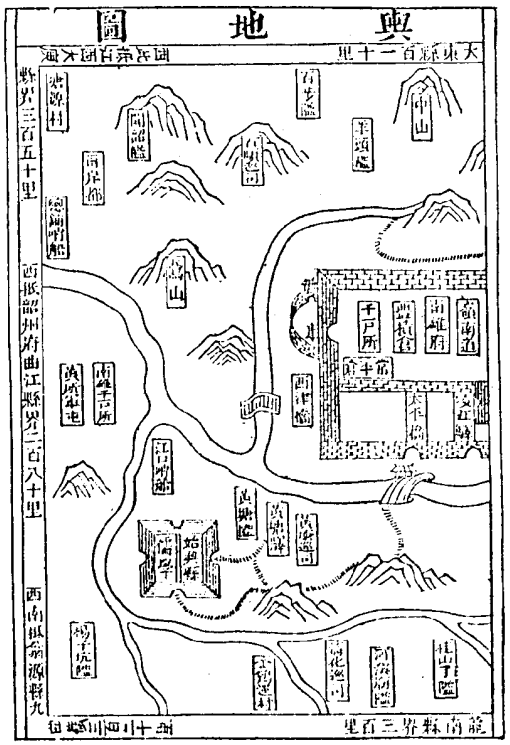
官兵馬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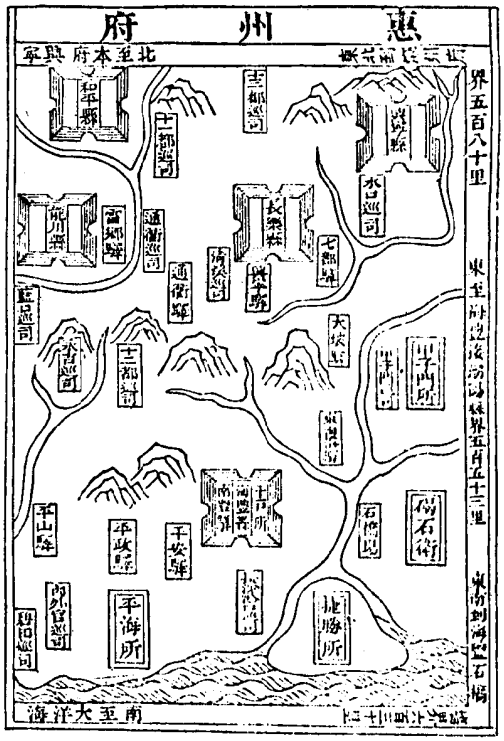
韶州所額設各官。一十五員。旗軍三百七十三名。馬無。（直隸都閫）

民壯一千七百五十名。弓兵五百八十役。

南雄府圖序

南雄府本始興縣地。隋以前俱隸衡、桂。唐武德中。又隸韶州。南漢始割湞陽、（保昌古名）始興。置雄州。宋開寶。以河北亦有雄州。因加南以別之。隸廣東道。元爲南雄路。國朝爲府。領縣二。（保昌附郭、始興）居五嶺之首。爲二廣之衝。羣山環拱。三水合流。控帶羣蠻。襟會百粵。（本志）韶石突兀。登其南。庾嶺蹙峩。峙其北。（舊志）匡廬、會稽、洞庭、鄱陽。長江一帶。皆限此巨關。（庾嶺者關曰梅嶺第一關）而交南朝鮮諸國。臣服西來。蹠嶺嶺則北望天府。衣冠文物。凡海內大都。足以歆其畏慕。莫或覬覦焉者。必暫劄于懷遠樓。（在郡城南。述以餉夷人者）雄其五嶺要地乎。但境聯二省。每苦流賊。雖保昌差寧。而始興之陽山、坑河、溪廟、沙田、花腰、猪子峽、巳（上隘俱通江西）等隘。堠斥未嚴。脣齒固不得偏安也。紅梅、百順、平田、（俱隸保昌）黃塘、清化、（俱隸始興）數巡司。已不講訓練。又況一所（南雄千戶所）官軍。老羸並計。數隊止矣。皆久玩無事。弋靡甲座。以屯餉爲騙局。槩止分奇。盲盲胡知。且以一郡才領二叢邑。提封廣袤。僅四百里。夏


輿地圖
東北抵韶州府曲江縣界三百五十里
西抵韶州府曲江縣界二百八十里
西南抵韶州府
南雄所
千戶所
南雄府
南雄千戶所
南雄所屯田
南雄所屯糧
南雄所屯糧
南雄所屯糧



惠州府圖序

惠州府。故南海郡地。歷代相沿。梁始置梁化郡。隋龍郡爲循州。省龍川。入河源。復改龍川郡。隨改海豐郡。又復爲循州。南漢徙循州治于龍川。而于舊地置禎州。即今歸善。宋以州名避仁宗諱。改惠州。國朝爲府。領縣七。歸善附郭。博羅。海豐。正德間。增置和平。十三年。南贛巡撫都御史王守仁平龍川浰頭賊桑立鼓角山名。導其黨羅浮山名。擁其後。漢之名部。越之沃野。宋余靖謂安寧記。東抵(潮)西連廣。北接贛。南極于海。袤大廣袤幾千里。提封次于瓊。廣。河源龍川。龍川長樂。興寧。和平。各居郡上游。險峒絡繹。多潛不軌。興寧、龍川。則比肩南贛。蠭于閩徐。地五新邑。以斷北脊。職此故耳。五邑礦民。歸善河源。龍川長樂海豐。類多異省逋徒。糾合土著。嘯聚。登隴斷以規利。贏則賈。縮則寇。往年作耗。雖竟撲滅。禍根未芟。故長吏不得已有封礦之議。欲塞利孔。拔民罪梯。見損忘益。勢而已矣。惟博羅人稠地狹。民復皆淫。每稱難治。海豐差饒。可逃染色。第東南濱海。碣石。衛俱東南。捷勝。在衛南。平海。在縣四南。甲子門。在衛北已上俱千戶所。皆瞬息生變。惠州守備。所以劄于衛治。龍川之猺。皆別地來者。聰調輸租。主之以土官。可無虞矣。然自長樂設以兵備。漸亦按堵。有備無患。諒哉。念厥小民。待哺。殷實殫肉補瘡。歲無月贈。蚩戶請貸悍客。江西人。易舟傳食。辱及妻女。市井奸宄。黨結東莞買盜。無籍。爲穿窬謀。大家之隙難投。所以並鷄豚烟火而將起者。皆棲棲之甍獨。先集惟淮。故常廬有司者。疑。惟茲學士之居。跨鶴峯。城東白鶴峯。東坡安置惠州。下居于此。後因立祠祀之。以長嘯江流。君子欲考德問業。而于文忠遺編。以求迺心。政其庶幾乎。

惠州府圖紀

領縣八。倉八。巡司十七。河泊所三。水馬驛十八。

戶口。

戶二萬三千八十二。口一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七。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山塘。二萬八千四百二十八頃六十九畝七分九釐六毫一絲八忽五微。

夏稅米。二百四十石三斗九升二合四勺九抄七撮一圭四粟二粒。

秋糧米。六萬六千一百七十七石五斗七升四合八勺四圭八粟二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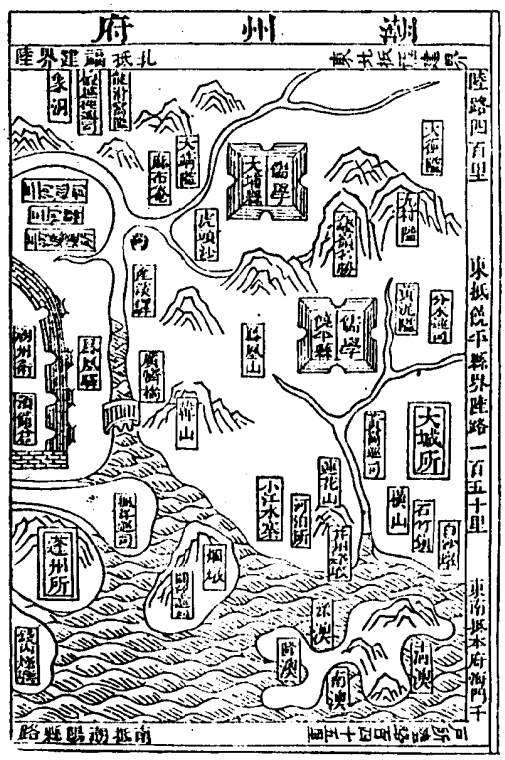
農桑本色米五十八石九斗三升。
商稅等鈔四萬一千五百四十二貫三百九十文。
魚課折色米二千八百八十石九斗三升九合四勺四抄。
魚線膠、熟蠟、黃麻。其折價銀三十兩六錢三分八釐九毫。
惠州衛。合屬屯田額徵三百八十三頃四十四畝四分細糧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石五斗五升。
碣石衛。合屬屯田額徵一百五十九頃八十四畝九分零細糧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八石。

官兵馬疋。

惠州衛。并合屬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一千零四十七名。馬五疋。
河源、龍川、長樂三所。額設各官。共四十五員。旗軍六百三十五名。馬七疋。
碣石衛。并合屬額各官。八十四員。旗軍一千二百四十五名。馬四十三疋。
甲子門、海豐、捷勝、平海四所。額設各官六十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一名。馬三十一疋。
民壯三千零六十五名。弓兵八百六十役。

潮州府圖序

潮州府。故南海郡揭陽縣地。晉始置義安郡。梁爲東陽州。爲瀛州。尋復義安。隋能置潮州。唐因之。南漢析程鄉爲敬州。宋改敬爲梅。宣和中。析海陽。置揭陽。是謂三陽。國朝爲府。領縣凡七。（海陽、府郭。潮陽、揭陽、程鄉、饒平、大埔、惠來。上二縣近設。）當閩南西越之界。西北接贛、汀、漳、三郡。限以高山疊巘。合贛汀漳所出之水。會遠州治之東。以趨于海。內包沃野。川原廣衍。實廣惠之襟喉。嶺東之巨鎮。（供本志。）惟程鄉。惟員子嶺。（通福建江西。）惟饒平。惟柘林澳。（海賊倭寇常泊舟。）惟惠來。惟梅林、（盜賊巢穴。）神泉。（嶺望。）赤沙灣。惟大埔之隘。凡二十有奇。背山海婁區。枕吭撫背之防。未可一日緩者。惟黃崗。（巡司錄饒平。通福建。需安設和。）嶗谷遠險。兩地附壘。營堡因濟。議者。欲于潮增設抽盜府倅。駐家駐之。環以墩戍。兼鎮南北。而裁饒丞。及諸冗員以易之。一舉固三得矣。若靖海、（潮陽四。）海門、（潮陽南。）達州、（海陽南。）大城。（饒平東。已上四千戶所。）又皆跬步海濱。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今亦多士卒。止諸等藝略。而水軍之法則疏。以靜制動。以佚待勞。迺施于多算取勝之後。非漫浪倉卒然者。其可忽哉。礦場七邑居五。（惟潮陽、惠來無。）利害與惠同。猶


潮州府
陸路四百里
東抵饒平縣界陸路一百五十里
東南抵本府海門千
南抵潮陽縣路
大埔縣
大埔所
大城所
達州所
小江木寨
河泊所
石竹坳
橫山
潮州衛
潮州府
海學
陸平縣學
大埔縣學
大埔縣
大埔所
大埔縣
虎頭山
大埔縣
大埔縣
大埔縣

獲稱類頗繁。號雄戶斗老。與三大姓者。盤、藍、山。尤桀驁難訓。雖有統者。而狠性元悍。先幾而蹈。迺克有終。惟

莊劇史餘芳。唐昌黎公上傳忠表。貶潮州刺史。除鱷害。山斗褒褒。千載一日。文山、宋丞相文天祥。趙、宋相鼎。忠安置潮。陸、宋丞相秀夫。嘉在海疆上。忠貞之氣。烱乎

日星。惟潮迺化。惟今民力滋疲。四賢靈爽。將謂之何哉。

潮州府圖紀

領縣七。遞運所一。倉七。巡司十六。河泊所一。水馬驛十一。

戶口。

戶八萬九千三百一十二。口五十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四。

田糧課稅。

官民僧道。寺田地、山塘。二萬九千二十五頃五十七畝七分八釐三毫。

夏稅麥。四千一百六十石一斗五升九合三勺。

秋糧米。一十六萬三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六合五勺。

農桑本色米。五十二石四升九合九勺三抄。

商稅等鈔。五萬八千一百零九貫四百九十文。

魚課折色米。五千五百二十二石三斗三升七合。

魚膠、熟鐵、生銅、翎毛、黃麻。共折價銀九十九兩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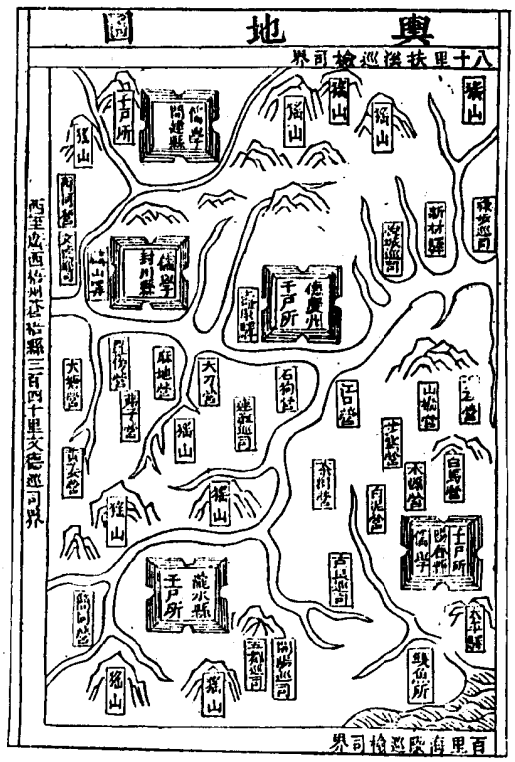
潮州衛。合屬屯田額徵細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

官兵馬疋。

潮州衛。并合屬額設各官。共八十四員。旗軍。九百零五名。馬七十八疋。

達州、海門、靖海、大城、程鄉、五所。額設各官。共七十五員。旗軍。一千七百五十二名。馬六十一疋。

民壯一千八百九十三名。弓兵七百四十役。


輿地圖
八十里抗漢巡檢司界
百里南陵巡檢司界
西至廣西梧州蒼梧縣三百四十里文德巡司界
千戶所
封川縣
新興縣
龍川縣
大城所
海門所
程鄉縣
大埔縣
平遠縣
長樂縣
揭陽縣
惠來縣
海豐縣
陸豐縣
連平州
和平縣
龍川

肇慶府圖序

肇慶府。本漢蒼梧郡高要地。劉宋置建綏郡。以居交州流寓。歷齊、陳、隋、唐、宋。雖建置不一。俱爲端州。元符中。以潛邸舊號。升興慶軍。又改肇慶。唐以前皆隸廣西。元再更尋復屬廣東。國朝爲府。領州一。德慶州。縣十。高要、附郭。四會、新興、陽春、江、高、高明、恩平、鶴水、封川、開建上三縣俱隸德慶。控江帶山。延袤千里。本志。據全省上游。受湘、桂林已上。潯、梧州至俱湘江。桑委州邑境內。猺峒柳慶江。藝纂。棧居陸梁。虔劉我民。嶺西用武地也。東北界于清遠。或稍寧戢。東南以降。雙魚、近陽春。海朗、近恩平俱千戶所。恩平、恩平縣。海陵、陽江縣。恩平、恩陽春。陽江。之溢。寇棹常擾。而高、高要。新、新興。開、開建。封、封川。銅陵、陽春古名。瀧水、德慶。則半西土爲猺穴。經年固蒂之憂。何時則樟。皆稽往牒。審時宜。凡關隘營堡。尺寸不可失者。高要三。白鶴、逕、雲母、大石。恩平三。白鑒、逕、石岡、那關。陽春三。古良、錢墨、三甲。高明二。文隴、朱塘。封川二。西河、逕田。開建一。賀縣、東安鄉、大湖。瀧水三。鐵場、雲霄、龍角。德慶三。羅傍、綠水、大刀。其恩陽江。會處。鹿圍、黃竹橋。爲高、雷、廉、瓊、要衝。昔固有張幟橫行者。若新、新興、蓋三坑要地。高、高要。各邑。險扼雖多。而端溪。德慶古名。獨以百計。故鎮以守備。爰轄外戍。復統于參將。駐在府治。制于兵備。駐在府治。法蓋密矣。議者。欲于西山。陽春地。四嶺。雲、廉、羔、大小嶺、相思湖、東戈嶺。平曠之地。提兵據其腹。心羅傍西。去三十里。同曰下城。地廣田腴。天險四設。欲徙兵署。千戶所。及巡司。都城。控之。皆長策也。迺若變通宜民。恩平則時詘舉贏。當截新會有餘。以濟燒眉。仍節縣驛之費于往返。蒼梧諸司。或亦小補云。惟茲孝廉。宋待制包拯。皆爲州刺史。遺愛。洽于民。猺。八賢。八賢。祠唐中書令張柬之、太尉李紳、宋少師劉摯、右正言鄒浩、學士胡寅、編修胡寅、丞相留正、少傅張世傑。勸旌。久而益振。當必有慕而推諸政者。

肇慶府圖紀

領州一。縣十。倉八。巡司二十一。河泊所四。水馬驛十三。

戶口。

戶五萬二千一十六。口二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

田糧課稅。

官民僧尼道。寺、田地、山塘。三萬八千五百一十二頃三十二畝九分二毫六絲四忽。

夏稅麥。一百零四石九斗八升六合二勺七抄七撮九圭三粟。

秋糧米。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四石七斗八升一合五勺一抄六撮二圭六粟。

農桑本色米。一十五石九斗四升七合三抄。

商稅等鈔。四萬一千二百三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

魚課折色米。三千九百七十二石一斗九升四合。

黃麻、熟鐵、魚膠。共折價銀一百二十四兩八錢七分七釐九毫。

肇慶衛。合屬屯田額徵細糧。一萬八千三百八十石。

新興所。屯田額徵。八十頃二十畝細糧三千三百六十石。

陽江所。屯田額徵。四十八頃九十畝細糧一千四百六十六石。

德慶所。屯田額徵細糧二千零一十六石。

官兵馬疋。

肇慶衛。并合屬額設各官。六十九員。旗軍七百九十五名。馬十疋。

四會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二百五十五名。馬無。

新興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二百四十五名。馬無。直隸都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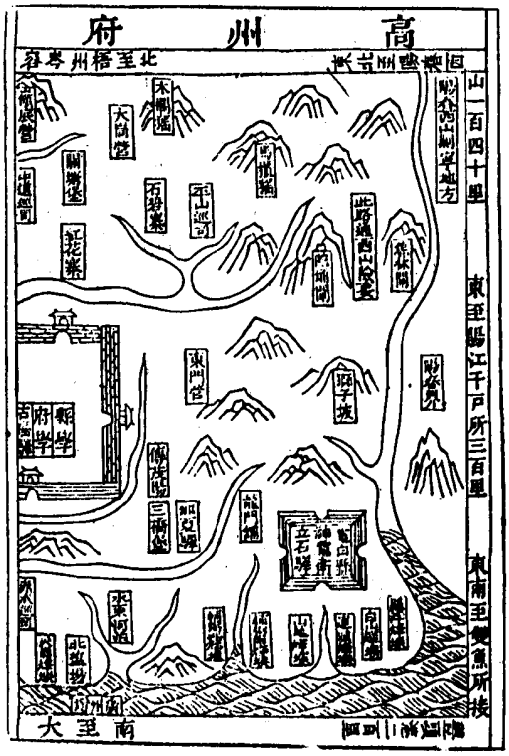
陽江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三百八十一名。馬三疋。直隸都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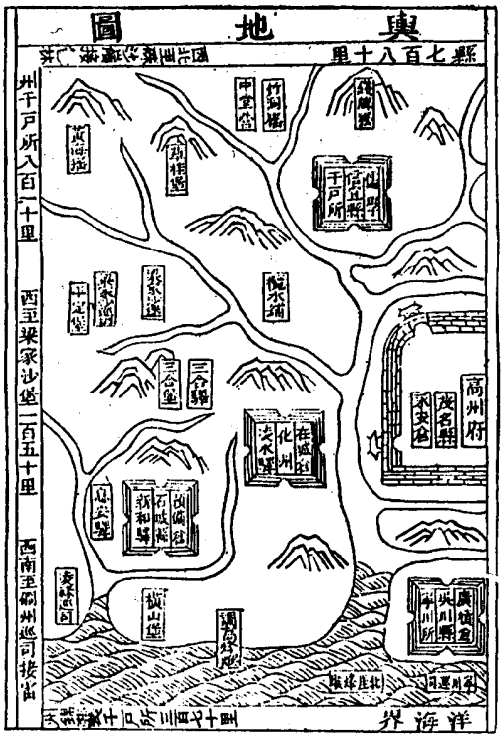
德慶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二百九十名。馬無。直隸都司。

瀧水所。額設各官十五員。旗軍三百五十五名。馬無。直隸都司。

肇慶衛。德慶所。達官旗員舍。共四十員名。

民壯二千九百四十九名。弓兵一千一百三十七役。





高州府圖序

高州府。漢末孫權。以合浦之高涼縣。置高涼郡。梁置高州。歷隋、五代、炎宋。因革屢異。元爲之置路。隸海北道。國朝爲府。洪武八年改爲州。尋復。又以化州及二縣來屬。凡領州一。縣五。茂名、附郭、電白、信宜、吳川。州石城二縣。俱隸化州。土厚而山環。寰宇記。州居三廣之間。郡據叢山之險。圖經。東聯肇、廣。西達雷、廉。北枕蒼梧。南盪溟海。梁太守李遷仕。曾以其地叛。自洗氏。梁高涼太守馮寶妻。後封石龍太夫人。逮孫。馮盎。高州總管洗孫也。立奇功。宇內疑事。惟郡北猺山充斥。直隨于西。賊焰時張。歲爲民厲。列邑因均。信宜尤慘。人亡則田隨以據。池魚林木後狹。邇在潘州。古名。之蕭牆。故巡司要守。則中道、信宜。凌祿、石城。平山林、茂名。梁家沙、化州。營隘重地。茂名則四十有奇。電白則三十有奇。化州、石城。則遠近相半。而良化、黃海、連峒、七甲、天門、金岡、石村、三橋、陸覲、關塘、平定、獅子、等屯。猺峒通衢。我疆域剝床之災也。議者。欲復高涼舊邑。于電白之廢基。以控諸寨。衙府城。招集猺人土猺。于信宜久失之地。以耕。以守。以攻。以恢我舊物。復我三合僻驛之供。以慕驍勇。立堠斥。是或一道焉。其寧村。吳州地。赤水。茂名地。俱巡司。之墟。倭變或生于肘腋。神電。衛在電白縣。所轄一帶海澳。防禦號令。兵符重寄。尤不當托之匪人。守疏則賞金城。功成而農亦妨。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古今人情。全不隔絕。齒絲保障。顧吾所以慎之何如耳。

高州府圖紀

領州一。縣五。巡運所一。倉六。巡司七。河泊三。水馬驛六。

戶口。

戶二萬二千八百四十八。口八萬六千零六十七。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七分五釐四毫九絲四忽。

夏稅米八十四石七斗二升三合六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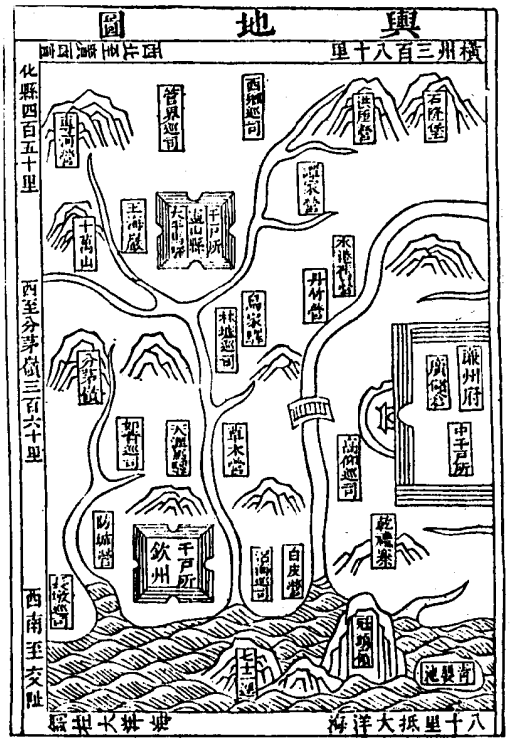
秋糧米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六石三斗八升二合一勺四抄九撮。

農桑本色米三十六石。

商稅等鈔二萬六千貫五百五十二文。
魚課折色米二千四百一十四石七斗六升八合五勺。
熟鐵八千九百一十三斤八兩六錢。魚膠六十四斤五錢一分一釐。黃麻一千九百八十一斤二錢七分五釐六毫。
官兵馬疋。
神電衛。并合屬額設各官六十九員。旗軍九百六十八名。馬二十一疋。
高州、雙魚、信宜、陽春、寧川五所。額設各官。共七十五員。旗軍一千九百二十名。馬三十四疋。
神電衛。達官旗目舍。共二十八員名。
民壯六百五十九名。弓兵一百九十役。

廉州府圖序

廉州府古合浦郡。吳爲珠官郡。尋復。劉宋置越州郡。歷隋、梁、唐各易置。貞觀中。改廉州。宋改太平軍。尋復之。元置路。我國初爲府。洪武八年復爲州。以欽州爲縣。并合浦、靈山、石康。領之。以隸于雷。十四年仍歸爲府。欽仍爲州。凡領州一。欽州縣三。合浦附郭。靈山、石康。成化間。賊破石康。遂裁省焉。鬱山爲城。威服蠻獠。元志。山勢起伏。州流灣迴。爲嶺海邊方之壯。本志。（寧）、廣西南寧府。橫、廣西橫州。高、高州府。梧、廣西梧州府。環拱郡治。屏障巨麓。遠鎮交南。蓋全廣重輕。海北扼塞。兩有攸寄者。故兵備特劄于靈山。遠僕增屯于衛北。合一州二邑。編戶不滿百里。夏秋所入。總三萬六千。當廣海寇鬨獠外番之憂。獨勞于三嶺。嶺東、嶺南、嶺西。苟非近裁鎮守官臣。抑開池允普。通鹽課商利。以緩斯民旦夕之命。則其轉溝壑者。久不旋踵矣。安有今日于戲。此聖人惠安元元。萬世澤也。守臣果能仰承德意。俾重地如天板。關欽州地。管界長墩、俱巡司。屬欽州。防城、欽州營。已上俱近安南。內安外攘。而林墟、西鄉、俱巡司。屬靈山。洪厓、石隆、俱營。屬靈山。永平、巡司。新寨、軍哨堡。新立。革木、山口、木港、俱營。隸合浦。那蓬。欽州營。實八達之衝。寇穴所通。防則必



嚴其永安、千戶所、衛東南。高仰、珠場、俱巡司、居合浦。如黃、沿海、俱巡司、居欽州。川江、乾體、俱巡司、合浦。備倭之責、尤重且均。若夫猺峒、合浦二靈山二十有八。又爲賊附之藪。並交海而注念焉者。安得常如四峒之歸。嘉靖辛丑、大司馬毛公伯溫、蔡公經、本朝命征安南、安南懼、請降、歸四峒地于欽州。使銅柱漢馬援平交趾、立銅柱于欽界曰、銅柱折、交趾滅。再標于青牛。古城以光伏波之烈。識者又謂、博白、廣西梧州府屬。界于高、廉之間。自石城至合浦、陸程五百餘里。經其地者二日、往來疲困、欲以肇之開建易博白。在梧、肇、不爲損。在廉則甚利也。惟茲布衣有疏。宋黃祖舜請減韓侂胄配欽牢城。司諫有錄。宋陳忠肅公瓘、論蔡京事、貶廉、將作尋毫蟲。上下蝟川。江名。而射珠彩。非光百倍。具眼者當自覺之。

廉州府圖紀

領州一。縣二。倉三。巡司八。河泊所二。水馬驛六。

戶口。

戶八千一百六十五。口五萬四千一百九十。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塘。六千五百八十二頃二十三畝六分二釐九毫。

夏稅。麥三石二斗七升四合七勺七抄。米九十四石五斗八升九合五勺五抄七撮一圭。

秋糧米。二萬五千九百七十九石九斗九升三合一勺五抄一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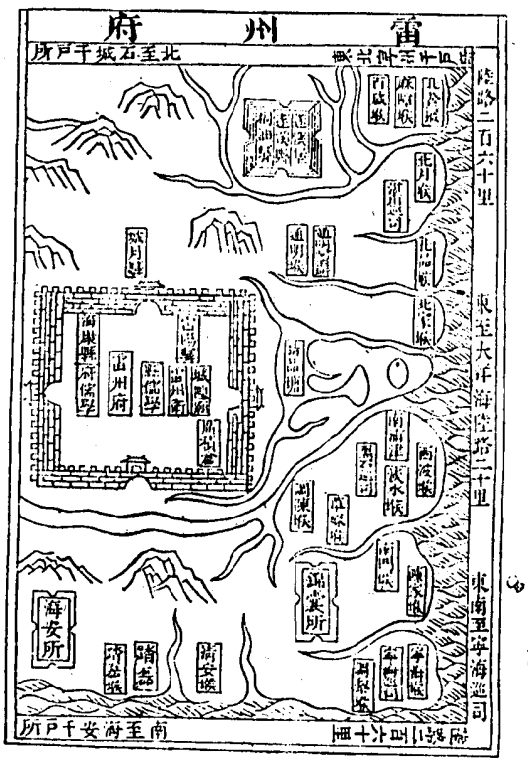
官兵馬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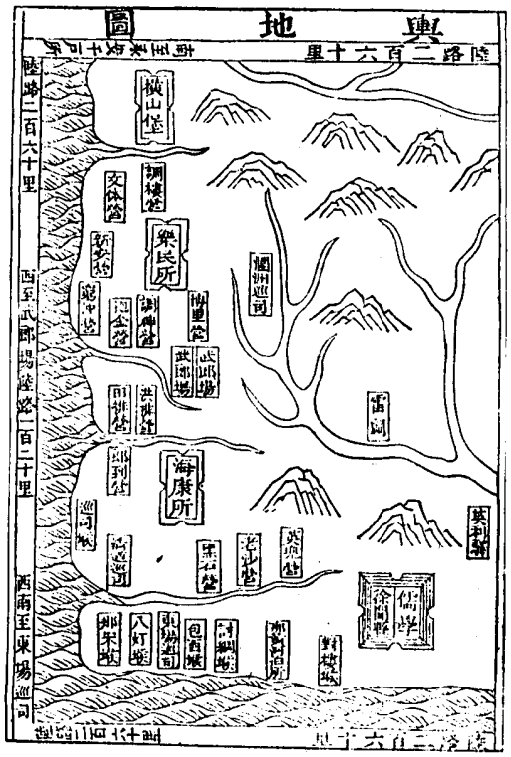
廉州衛。并合屬額設各官。五十四員。旗軍一千零三十三名。馬二十八疋。

永安、欽州、靈山三所。共官四十五員。旗軍一千一百零四名。馬三十一疋。

廉州衛達官旗目舍。共三十九員名。

民壯一千零五十名。弓兵二百役。





雷州府圖序

雷州府。漢置徐聞。後屬合浦郡。歷齊、梁、陳。始爲雷州。更合州府。復爲雷州。歷代因之。元初置安撫司。尋改路。立海北道宣慰司。轄六路三軍州事。國朝爲府。洪武九年。以廣州及四縣來隸。後取回。領縣三。海康附郭。徐聞遂溪

地濱炎海。多平田沃壤。有海道可通閩浙。三面並海。圖紀。正北枕高州之石城。東西兩隅。陸程直達寧川。千戶所。吳川治內。永安。千戶所。康州東南。此三道實策應之地。無此。則背水可憂也。雷之形勝。可險亦可不險焉。是故遂溪首當藩屏。而滿川、漲州、俱巡司。隸遂溪。橫山、堡。郡西北。樂民。千戶所。遂溪境。以及四十餘隘之重地。所以合衛三道門戶。以尊堂室者。勿爲支撐目前計可也。若錦囊、徐聞境。海安、徐聞南。海康、海康西。已上俱千戶所。黑石、清道、俱海康屬。寧海、東海。俱徐聞屬。已上俱巡司。并齊康、海康古名。徐聞、錦囊之隘。所以協防環郡海澳。以操縱反側子。于吾頤指氣使間。俾不敢游心注盼焉者。顧容若世祿鄙夫。嶷嶷玩愒。而徒爲蠹蠹謀哉。凡此亡命。罔非赤子。居重馭輕。識蚤圖素。長民若兵者責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凡此下民。孰敢侮予。惟茲西湖之濱。郡城西湖上。有旌忠祠。紀宋丞相寇萊公。歲寒脩竹。枯而復青。類濱祠之。城西南隅。有濱祠。紀宋門下侍郎蘇子由二公。皆以貶至雷。愈布佳蔭。雷其永芪矣乎。

雷州府圖紀

領縣三。倉六。巡司六。河泊所三。水馬驛五。

戶口。

戶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二。口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七。

田糧課稅。

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二千三百四十四頃九十二畝六分二釐一毫。

夏稅米。四十五石二斗九升一合三勺八抄八撮。

秋糧米。四萬六千一百六十九石七斗九升一撮五圭。

商稅等鈔。二萬一千四百九十八貫一百一十九文。

魚課折色米。一千三百二十一石二斗二升一合二勺八抄。

魚膠、黃蠟、熟鐵、鍋毛。共折價銀四十三兩一錢三分一釐七毫。

雷州衛屯田額徵。三百一十九頃六十畝細糧五千五百六十二石。

官兵馬疋。

雷州衛。并合屬額設各官。六十九員。旗軍八百九十三名。馬十五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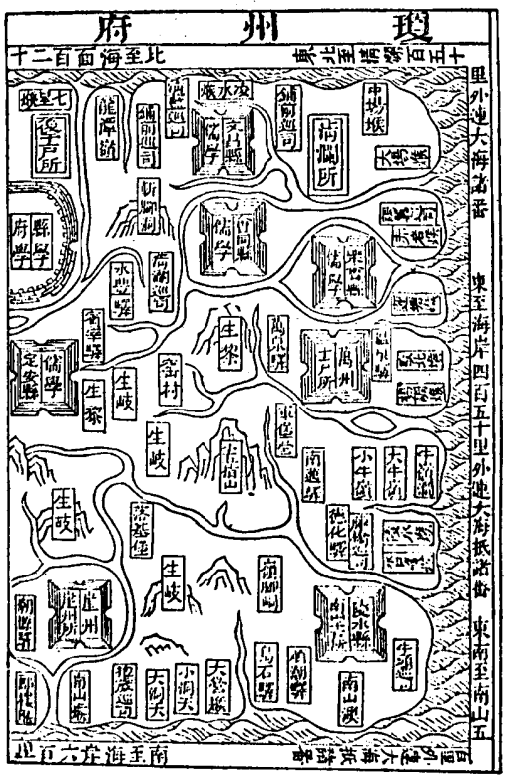
石城、錦囊、海安、海康、樂民。五所。額設各官。共七十五員。旗軍一千四百六十九名。馬三十八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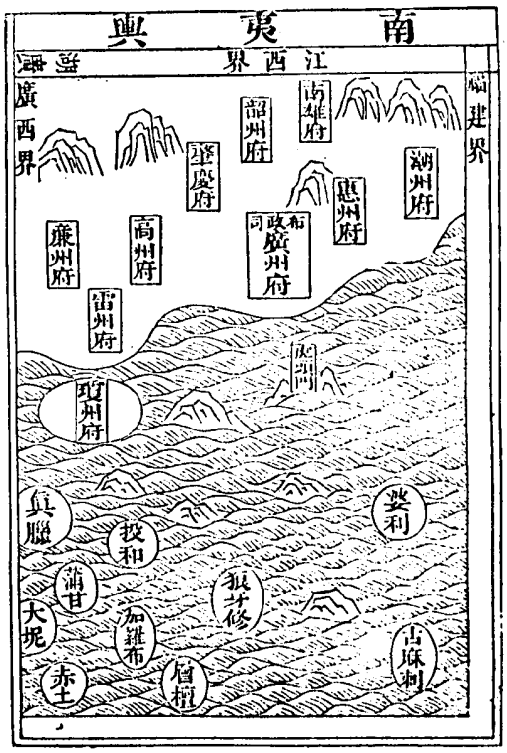
雷州衛。達官旗目舍。共三十五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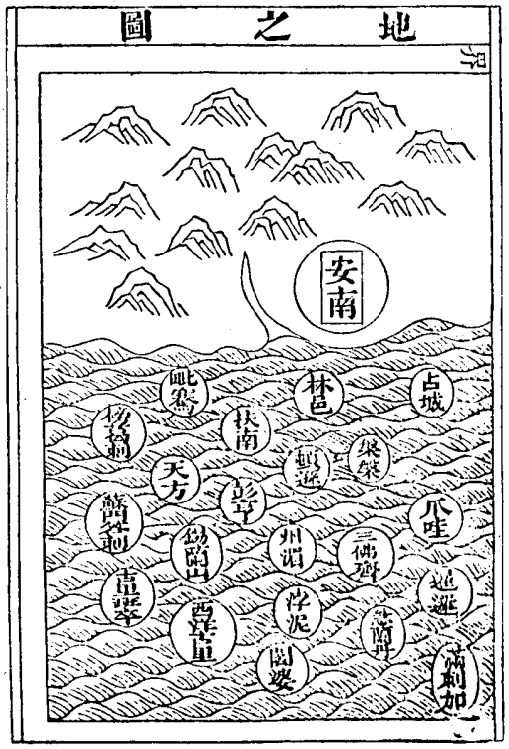
民壯七百五十四名。弓兵一百八十役。

瓊州府圖序

瓊州府。自漢龍珠崖。梁闢儋耳。置崖州。歷唐始置瓊州。宋爲瓊管。元爲路。爲軍民安撫司。國朝爲府。領州三。儋州、萬州、崖州。縣凡十。瓊山附郭。澄邁、臨高、文昌、樂會、會同、定安、昌化。隸儋州。陵水、萬州。感恩。隸崖州。背阻大海。限以天塹。三面俯臨。軍州勢若建瓴。廣藩西南。此爲雄郡。外紀。縣亘三千餘里。五指表鎮大山。腹心反爲黎據。故郡邑封疆。無不濱海者。漸綏附版。爲吾聲教地。形勝迺甲于天下。否則險終在人。元事有烱鑑也。元時黎寇海南盡陷。止餘瓊惟瓊山川澤崇深。害浮於利。外邑倚爲安危。文武守臣。責實重焉。黎防之制。瓊、瓊山。澄、澄邁。臨、臨高。樂、樂會。文、文昌。定、定安。諸地。雖有營戍。事久寖弛。而倭備亦然。守禦巡司。總轄之寄。當圖新效。不可咎前人之失策也。五指羣峒。定安尤險。唯會同、文昌、四野民村。又藉清瀾千戶所之衛。獨稱樂土。唯儋州獠種雜繁。土曠田饒。自經大征。梗化者。七坊一峒而已。領昌化之版籍。薺黎。彌望斥鹵。厚儲備邊。其良國哉。萬州海山四錯。黎無統轄。陵水疆域似萬。關係猶崖。若珠崖古名則


瓊州府
十里外連大海諸番
東至海岸四百五十里外連大海抵諸番
東南至南山五
北至海面百二十
南至海岸六百里
儒學
縣學
府學
定安縣
儒學
儒學
儒學





南夷圖序

先民有言。地形之有中外。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故盛世恆治以不治。要在修明內治焉耳。古之聖王。皆由此選。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故有德者。以所樂樂人。無德者。以所樂樂身。睠茲南海諸夷。懷德畏威。恪謹包茅。亦既有年。著之祖訓。會典。撫恤獨至。而懲遏有無。以資我軍國之需。亦未嘗不利。王者無外。何可絕也。顧此編氓。自決堤坊。罔恤狐兔。時或椎髻環耳。侏儒人皋。鄉導奸利。或誘以婦女。易以奇貨。陳以官司重輕。人情好惡。凡我虛實。皆了然已久。往歲寶安之變。正德間佛朗機夷人始稱入貢。突入東莞大鏗嶺。盜耳未遠。杞人有憂。正在叵測。君子不可謂之迂也。是故審敵情。占輿地。講制馭。稽政教。廣幅員。儲財用。綏遠人。尊中國。愼方氏恆托寄譯。而導使星務俾節鉞丕植。獻納必嚴。以無愧子卿鄭公。或若董賈使遠。以爲朱無人者。亦懼而曷焉。則是圖也。豈曰小補。

南夷圖紀

安南國。本漢交阯地。語見事紀。中國皆以爲郡縣。宋始爲徼外。封爲國王。國朝洪武二年。遣使朝貢。其物有金銀器皿、蕉衣、香、降、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鐵甲、帕。使每至廣。永樂中。又郡縣之。宣德五年。復封爲國王。正德十年。黎氏滅。其臣莫登庸。據而有之。貢使不至。嘉靖二十年。大司馬毛公伯溫、蔡公經、奉朝命興師討罪。其登庸懼。四面地陷。請授都統使。二品銜印世襲。

占城國。本古越裳氏之界。在廣之西南。東至海。西至爪哇。南接真臘。北連安南。東北至廣。東舟行順風。可半月程。至崖州。可七日程。周顯德、宋開寶中。皆遣使來貢。其物有通犀帶、蓍蔗石、犀牙、龍腦、香藥、孔雀翎、象、鹿、茸、中令於廣州置驛以歸。國朝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者。皆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龍腦、黑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栢香、燒香、香花、梨木、烏木、蘇木、花藤香、蕉、蔓、番參、紅印花布、油紅、編布、白編布、兒編布、圓壁花布、花紅、逸、綾、雜色、綾、番花子布、帕、兜羅、編被、洗白布、泥。使同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十四年復來朝貢。成化末。其國王古來嘗至廣州去。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占城南。國朝洪武四年。其國王參烈照昆牙遣使臣奈思俚儕剌、誠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象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界指、銅鼓、片腦、米、麻、麻、腦、油、麝、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息香、丁香、阿魏、鬱、檀、水、丁皮、硫石、柴、檀、蘇、黃、硫黃、沒藥、烏、鉛、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藿、撮、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編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逸、白暗花布、乍連化布、烏逸、薇、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四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羅、絨絲、紅色、紅花、蕉、面、織、細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綾。使同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眞臘國。本扶南屬國。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羅希。北抵占城。唐武德、宋政和中。皆遣使來貢。國朝洪武

六年。其國王忽兒那。遣其臣柰亦吉郎等來貢。其物有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蠟、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倒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爪哇國。古本闍婆國。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界占城國。宋淳化大觀中。嘗遣使朝貢。國朝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其臣八的占必等來朝貢。其物有胡椒、蘇木、銅鼓、黃蠟、烏薰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番鹽、番南香、檀香、降香、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風子、丁皮、番木鼈子、鬧虫藥、碗石、萬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鸚西洋鐵、鐵鎖、擂鐵刀、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鵝項、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永樂二年復來朝貢。

滿剌加國。在占城南。前代不通中國。國朝永樂三年。其國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斷、犀角、象牙、玳瑁、鵝項、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鎖孩、金母、鵝項、金扇、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蘆黃布、撒都剌布、西洋布、花紋、片腦、梔子花、番薑、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香、真香、紫檀香、丁香、胡椒、血竭、烏參泥、象牙、肉豆蔻、珠母殼、沒石子、阿魏、窩鉛、片腦、肉桂、珠、丁皮、芻蓮香、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風子、番揭、番鹽。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正統間復來朝貢。

三佛齊國。本南蠻別種。在占城南。宋建隆初。嘗遣使朝貢。國朝洪武四年。其國王哈剌札八剌卜。遣其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有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錦、被苾布、白鹿、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六年復來朝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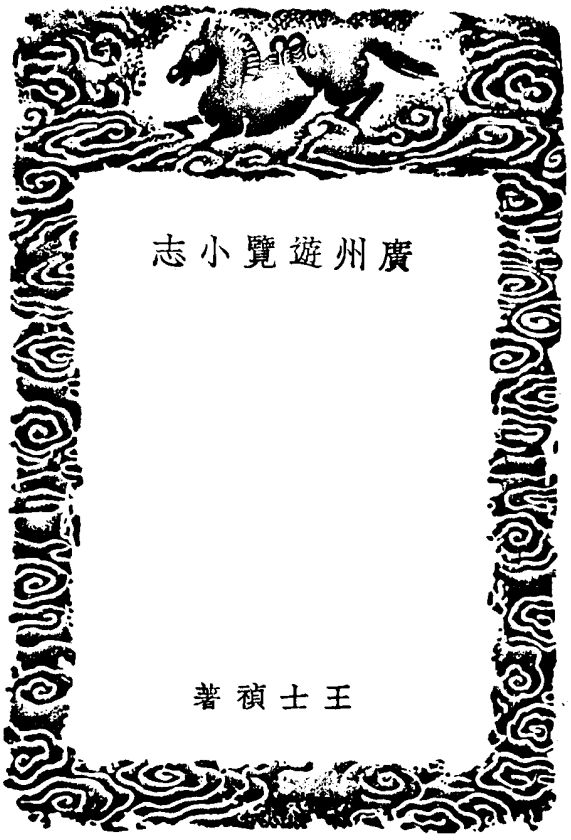
浡泥國。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宋太平興國元豐中。嘗遣使來貢。國朝洪武四年。其國王馬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朝貢。其物有珍珠、寶石、金戒指、金鐵、龍腦、龍腦、梅花腦、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犀角、玳瑁、龜筒、螺殼、鵝、鵝皮、孔雀、倒挂鳥、五色鸚鵡、黑小廝、金銀八寶器。永樂六年。率其妻子來朝。卒於南京。會回。

錫蘭山國。前代無考。國朝正統十年。其國王遣其臣耶把剌、謨的里噬等來朝貢。其物有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牙、乳香、木香、樹香、上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蘆薈、被苾、烏木、胡椒、琥珀。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天順三年復遣使來貢。

蘇門答剌國。前代無考。國朝永樂三年。其國王鎮丹罕難阿必鎮。遣其臣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棱眼寶石、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書回。回賜被苾。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大屍國。稱隸遮羅。助貢國。分節年來貿易出產。胡椒、乳香、血竭、降香、沒藥、烏丁泥、玉泥、上檀香、蘇木、沉香、黃檀香、藤黃、木黃子、龜筒、象牙、打廝、番牛角、灰酒、沉粟、番西洋布、蔡張、席、寶石、藥、撮、珠母殼、明乳香、竹布、片腦、檀香、丁香皮、烏木、玳瑁。

急蘭丹國。正德四年。來貿易出產。胡椒、烏木、丁皮、已上二國。舊志俱不載。今常來貿易。故亦存之。嘉靖二年。禮部題。發附本布政司入貢。惟暹羅、占城、滿剌加、爪哇、真蠟、五國。勘合號簿五扇。收候來貢比識。其佛朗國、國、蘭、此朝貢不與。正德十二年。自西海突入東莞縣界。守臣通其朝貢。厥後規掠地方。乃逐出。今不復來。廣州舶船出虎頭門。始入大洋。東洋達近周歲。即回。西洋差遠兩歲一回。東洋船有鵝項、龜筒、玳瑁等物。西洋船有象牙、犀角、珍珠、胡椒、等物。其貴細者往往藏船。若暹國產蘇木、地闍產檀香。其餘香貨各國皆有之。若沉香有黃沉、烏角沉、至貴者蠟沉。削之則卷曲之則柔。若樹枯其根所結。惟交南木乃沉之生結者。犀角有烏犀、花犀。通天犀復通犀、花犀者白地黑花。通天犀黑地白花。復通犀則通天犀白花中復有黑花。此皆希世之貴也。鵝項、龜筒、玳瑁。見說可合。惟犀角不苟合。故公服以玉與犀為帶。貴其不苟合之義也。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檣船。能載一千餘番人。謂三百斤為一艘。蘭次曰牛頭船。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船。曰料河泊。遞得之三。紹興十七年。詔三路船司番舶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



廣州遊覽小志

清　濟南王士正貽上著

光孝寺

光孝寺。又名法性寺。在粵城西北。越王建德故宅也。孫吳虞翻居此。手植訶子。因名虞苑。又名訶林。東晉隆安五年。罽賓國曇摩耶舍尊者駐錫。曰王園寺。劉宋永初中。求那羅跋陀三藏。始剏戒壇。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來。植菩提樹壇前。預讖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于此樹下開演上乘。達磨初入國中。亦止此寺。其後五傳至惠能。遂開東山法門于此。今祝聖殿曇摩遺跡也。有米元章書三世佛名。稍北爲六祖殿。前爲菩提壇。壇側爲髮塔。其東南爲達磨井。西爲五祖殿。循廊而東。爲風旛堂。堂前有池。泓然。又東有僞漢鐵塔。上有題記。稱大漢皇帝大寶十年。四角有沙門某某題名。槃衿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東爲譯經臺。洗砚池。房融筆授首楞嚴處。西廊復有一塔。規製差小。題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上柱國晉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及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字。粵城內外古道場。以光孝爲第一。氣象古朴。殊乎他刹。六朝已還。名僧居此者。曇摩耶舍。求那羅跋陀。智藥三藏。初祖六祖。印宗法師。波羅末陀。[illegible]刺史歐陽頠請譯佛阿吒薩經、金剛般若經、無上依經、佛性論共四十部。般剌密諦。譯經僧。仰山通智禪師。慈山德清法師。天然函罡禪師。同遊黃太史忍菴。高廷評爰園。屈翁山。陳元孝。張超然。三處士。程燕思秀才。人賦五言詩。

六榕寺

淨慧寺。舊名寶莊嚴寺。蘇長公南遷過此。書六榕二大字。因名六榕寺。今寺額即蘇書也。寺有舍利塔。梁大同中。沙門曇裕建。舊有唐王勃碑。宋紹聖間。寶雞主簿林修重建。宗室康州刺史叔嵩撰文。塔九層。高二十丈。廣六丈有奇。中藏佛牙舍利。當修重建時。掘得巨鼎。藏劍三鋌一。同舍利瘞之。元至正間。又增寶珠銅柱之屬。遙高眺遠。則白雲、粵秀諸峰。皆在襟帶也。寺有永嘉禪師訪道歌石刻。禪師謁六祖。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宗門謂一宿覺。

五羊觀

五羊觀。在城中西南坡山上。有穗石洞、五仙祠。吳立夫南海古蹟記云。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道穗州人。今祠中五石。云是羊化。殊不類。祠後有張壺。可以眺遠。其東爲三元殿。殿前有池。片石陂陀。一泓出其中。旁有石刻。曰仙人足跡。傅會可笑。滿文簡公少讀書于此。有詩刻石。同遊者。庭表、爰園、翁山、元孝、超然、燕思、光孝寺僧月濤、南柄。

海幢寺

海幢寺。在羊城南。下瀕江水。同庭表、翁山、元孝、蒲衣、往遊。冒雨發舟。二里抵寺門。木蘇方花。望如赤城之霞。寺有鷹爪蘭□林。藤本。大雨閣。幹枝相糾。花五出。初出綠色。久之漸黃。香與魚子蘭酷似。寺故郭氏園。園中故物也。有藏經閣。極偉麗。北望白雲、粵秀。西望石門、鑑峰、西樵、諸山。東眺雷峰。即往波羅道也。南爲花田。南漢葬宮人處。素馨花產此。寺爲僧今無所建。龍象莊嚴。甲諸刹。然無他奇。稍宜登眺耳。食能登舟。往海珠寺。

海珠寺

海珠石在江中。上有慈度寺。宋李侍郎昴英讀書處。寺有李公祠。面丹霞臺。下瞰江水。北帶羊城。估舶漁艇。往來如圖畫。爲粵人競渡之所。明盛時。豪家競以翠毛、鶴氅、孔雀尾、飾船篷。用相誇尚。其侈靡如此。用兵後。築城置戍其上。荒落不復振矣。有吳道子石刻觀音像。尚存。舟由濠水入魚藻門。劉鍔時。有稻田自海上浮來。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兮南及宋師。至潘美爲帥。人始悟爲潘字云。飲濠梁別業。晤梁秀才無技。

越秀山

越秀山。在廣州府城北。城堞因山。山分爲二。東爲歌舞岡。越王臺。其西爲觀音閣。山半爲呼猿道。僞漢劉龑故蹟也。城西爲朝臺山。南越志云。傍江構起蕃館。以送陸賈。因名朝臺也。古蹟記云。山巔有達磨泉。山踞粵城最高處。遙高下瞰。遠江如帶。目盡炎海。粵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遊于此。城堞間多榕樹、木蘇。時暮春。木蘇方花。紅照天外。亦一奇也。

蒲澗寺

三月初四日。勞書升憲副。約同忍菴、爰園、元孝、遊蒲澗寺。寺在白雲山麓。氣象疏古。寺門諸山環抱。門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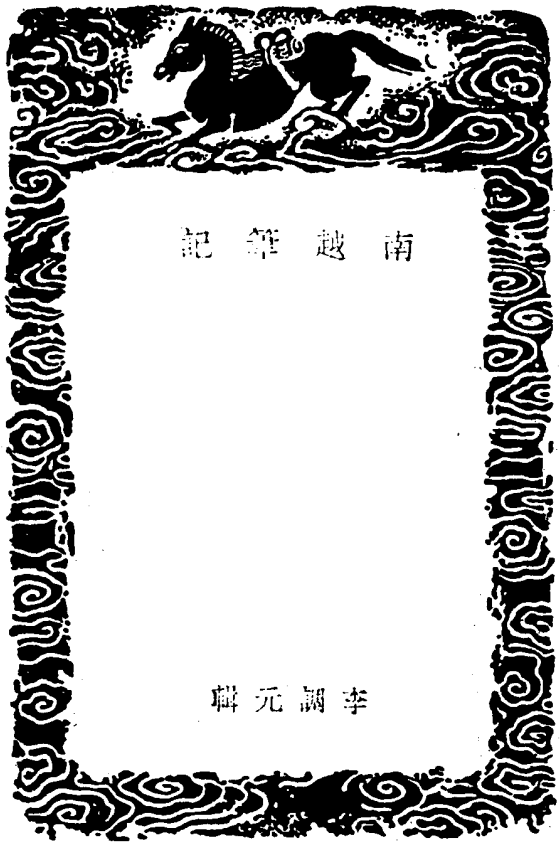
二石碣。刻宋蘇文忠公詩。崔清獻公詞。坐禪人大韶範成妙叶堂。始食蕉子、羊桃。菖蒲澗在寺午太平寰宇志云。菖蒲澗、一名甘溪。南越志云。交州刺史陸允之所開也。襄陽羅友累石澗側。容百人坐。古蹟記云。南漢嗣甘泉苑。南有陸公亭。夾溪刺桐、木縣花開。殷豔如畫。時久旱。細流涓涓出石罅中。小魚如秧針。千百爲羣。東上薝蔔泉寺半里許。得石澗。淙淺有聲。涉澗而東。樹益蓊蔚。水聲益清激。又半里。復涉澗而西。澗中巨石欹立。臚倚類多委致。岸皆旁竹。竹盡得寺。寺數弓而朴雅絕塵。老僧興默居之。元孝言郡人陶璜苦子。前身寺僧道安也。因言其從父陳公慧業。記前生爲廬山僧事甚奇。寺去濂泉尚里許。衆疲馳不能登。坐澗石。蔭竹樹。俯聽水聲。如鳴琴筑。下山。遠見琵琶洲。洲上浮圖巋然。海鷲寺也。歸食寺門榕下。是日甚暑。清風洒然。山、相傳爲安期生得道處。上有景泰寺。安期祠。

長壽菴

長壽菴在西郭外。憑于萬歷間。禪人大汕重新之。汕能詩畫。營造有巧思。寺西偏有池。通珠江水。增減應潮汐。池北爲半帆。循廊曲折而東。爲繪空軒。軒前佛桑、寶相、諸花。叢萃可愛。由半帆竟池而南。緣岸皆荔支、龍眼。池之南爲懷古樓。高明洞豁。其下爲雛六堂。水木清華。房廊幽窈。如吳越間寺。有拈花釋迦像。飾以黃金、珠玉、車璩、瑪瑙、瑟瑟之屬。莊嚴妙好。又有銅像。云是唐鑄也。

南園三忠祠

大忠祠。祀宋文信國、陸丞相、張越國、三公。其東。祠南園五先生。五先生者、孫典籍蕡、黃待制哲、王給事中佐、趙御史介、李長史德、明初結詩社于南園。此其遺址。崇禎戊寅。巡按御史葛徵奇葺三忠祠。并鋟五先生詩于版。久之皆廢。同年彭吏部襄爲番禺令。復新之。祠有池。闢背枕河流。亦一勝地。



南越筆記序

舉□□□□以談天。語辨而失於誣。指塹剽沙壩以言地。辭強而背於理。載筆者間收之水經圖志。聊存一時應對之捷。其去多識之學水火也。夫自虞帝明庶物。孔門講格致。而後之儒者。遂不厭詳悉。舉凡峙流天裔。翻飛喙息之倫。無不欲各盡其情實。而自成一家言。如稽含之南方草木狀。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以管嶺表錄異等篇。大抵皆足補禹貢厥包。實無筍之名。職方其畜爲鳥獸之異。其爲五嶺九溪搜奇矜異。洵哉不少遺漏。遠遊者誇奧博。土著者務精覈。後之人縱有聞見。又何加焉。雖然。時有古今。則物亦有顯晦。今卽以東粵論。如甌邏巴之入市獻琛。前古所無。南越王之桂蠻火樹。於今未有。卽此以推。固不可以泥於前古。或志或不志矣。予自甲午典試粵東。惜所遊覽。僅五羊城而止。雖欲徵之前賢所記。而未逮也。歲次丁酉之冬。復來視學。此古太史輶軒采訪之職也。途得遍歷全省。諸郡縣。可以測北極之出地。以占時變。可以乘破浪之長風。以窮海隅。可以審榕荔之不宜於北土。可以徵蜑羽之獨飼於丹穴。幽隱而至五行符瑞所不及。載載而莫闡其理者。亦可以徵信而核實。嘗見昔人著述詭爲怪怪奇奇。驚心炫目者。至是又不覺知其或失則鮮。或當於理。而因爲之藥取焉。且因爲之上下草木鳥獸各縱其類焉。書成。計一十有六卷。敢曰爾雅注魚蟲。壯夫不爲也。蓋聊以廣篋中之見聞爾。

綿州李調元雨村撰

南越筆記卷一

綿州　李調元　雨村輯

粵東氣候

邱文莊奇句賦云。草經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通志謂正月李桃花盛。柔桑可採。皆南中氣然也。又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子瞻記中語也。

立春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荒。著帽則春暖。否則春寒。土牛色紅則旱。黑則水。就以紅豆五色米漉之。以消一歲之疾疹。以土牛泥竈。以肥六畜。

元日元夕

元日拜年。燒爆竹。啖煎堆白餅沙糖。飲柏酒。元夕張燈。燒起火。十家則放煙火。五家則放花筒。嬉遊者率袖象身香筒。打十八間爲樂。城內外舞獅。象龍鰲之屬者百隊。飾黃男女爲故事者百隊。爲陸龍船長者十餘丈。以輪旋轉。人皆錦袍倭帽。揚旗弄鼓。對舞寶鐙於其上。甚則踏毯五仙觀。毯有大小。其踏大毯者市井人。踏小毯者豪貴子。歌伯鬬歌。觀者爲廢頭。其燈師又爲謎語。懸賞中衢曰燈信。

燈公

海豐之俗。元夕於江干放水燈。就拾之。得白者喜爲男兆。得紅者謂爲女兆。廣州燈夕。士女多向東行。所

子。以百寶燈供神。夜則所燈取采頭。凡三番者勝者爲神許。許則持燈而返。謝歲。酬燈生子者。盛爲酒饌慶社廟。謂之燈頭。羣稱其祖父曰燈公。八月十五之夕。兒童燃番塔燈。持柚火踏歌於道曰。漉樂仔。漉樂兒。無咋歷。塔累碎瓦爲之。象花塔者其燈多。象光塔者其燈少。柚火者以紅柚皮雕鏤人物花草中設一琉璃盞。朱光四射。與素馨茉莉燈交映。蓋素馨茉莉燈以香勝。柚燈以色勝。

打仔　采青

下番禺諸鄉。每正月初。兒童集山間以拳棒相角曰打仔。又自初十至十五。竊蔬者相淫奔曰采青。

五月五日

粵中五月採蓮競渡。至五日乃止。廣州奪標較勝。有逾月者。今此風已戢。惟大洲龍船高大如海船。具魚龍百戲。積物力至三十年一出。出則諸鄉舟行以從。懸花毬繡蓋。香溢珠海。又載世屏。室在府城西。宋知廣州蔣之奇建。其下有池。列石嶙峋。即南漢所爲明月峽、玉液池。舊有含珠亭、紫雲閣。每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夏至

夏至磔雞祭蠱毒。農再播種曰晚禾。小暑小穫。大暑則大穫。隨穫隨蒔。皆及百日而收。

放鴿會

廣人有放鴿之會。歲五六月始放鴿。鴿人各以其鴿至。主者驗其鴿爲調四調五調六七也。則以印半嵌於翼。半嵌於册以識之。凡六鴿爲一號。有一人而印一二號至十號百號者。有數人而合印百號者。每一鴿出金二錢。主者貯以爲賞。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內主者。一在會場。曰外主者。於是內主者出教。以滿遠之東林寺爲初場。飛來寺爲二場。英德之橫石驛爲三場。期以自近而遠。鴿人則以其鴿往。既至場。外主者復印其翼。乃放鴿。一日自東林而歸者。內主者驗其翼印不謬。則書於册曰。某日某時某人鴿至。是爲初場中矣。一日自飛來而歸。一日自橫石而歸。皆如前驗印書於册。是爲二場、三場皆中。乃於三場皆中之中。內主者擇其最先歸者。以花紅繩繫鴿頸。而鴿人以大白演伎樂相慶。越數日。分所貯金。某人當日歸鴿若干。則得金若干。有一人而歸鴿數十者。有十人千鴿而祇歸一二者。當日歸者甲之。次日歸者乙之。是爲放鴿會。

七娘會

七月初七夕爲七娘會。乞巧沐浴天孫聖水。以素馨茉莉結高尾艇。翠羽爲篷。遊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謂爲盂蘭會。相餉龍眼檳榔。曰結圓。潮州則曰結是。二十五爲安期。上昇日。往蒲澗采蒲。瀹鮮鮮水。

吹田了

東莞麻涌諸鄉。以七月十四日爲田了節。兒童爭吹蘆管。以慶。謂之吹田了。以是時早稻始穫也。

剝芋

八月蓼花水至。有月則是歲多珠。爲大餅象月。浮桂酒剝芋。芋有十四種。以黃者爲貴。

九日廣州瓊州風俗

九日戴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鶴。重陽登高放風鳶。又戒風鳶之戲。廣州則以重陽。瓊州則以五月。南風盛時。截竹綁布。結藤爲繩。放之。盤聞數里。鳶製大可十倍。其說洵然。但余於秋時在瓊。春時在廣。亦見有放紙鳶者。惟與吳中止嬉春月風候爲特異耳。

迎降

霜降展先墓。諸坊設齋醮禳災。謂之迎降。

下元會

十月下元會。天乃寒。人始釋其蓋。爲農再登稼。餅柴以餉牛。爲衆。樟蘆作糊。食餉爲家宴團。

掛冬

冬至祭墓曰掛冬。

團年送年

小除祀竈。以花豆瀉屋。次日爲酒以分歲。曰團年。歲除祭。曰送年。以灰畫弓矢於道。射祟。以蘇木染鷄子食之。以火照路。又曰賀冷。

竈卦

永安歲除夕。婦人淬鹽米竈上。以碗覆之。視鹽米之聚散。以卜豐歉。名曰視竈。男子則蓄水盆。旁粘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視木端所向。以適其方。又審何聲氣。以卜休咎。名曰竈卦。

吹角

順德之容奇、桂洲、黃連村、吹角賣魚。其北水古、粉龍、渚、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召。此其遺風云。

賭蘆鬬柑之戲

廣州兒童有賭蘆鬬柑之戲。蘆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蘆首者爲勝。柑以子多爲勝。

俗尚師巫

永安俗尚師巫。人有病。輒以八字問巫。巫始至。破一鷄卵。視其中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以酒饌禳之。重則畫神像於堂。巫作蛟好女子。吹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竿荷一鷄而歌。其舞曰贖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鷄歌。曰煖花歌。煖花者。凡男嬰兒有病。巫則以五綵剪結蓂花環之。使親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煖花。巫自刲其臂血以塗符。是曰顯陽。七月七夕。則童子過關。十四夕。則迎先祖。男子或結場度水受白蝶黃蝶。婦人或請仙姐施舍釵鈿。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爲之。仙姐以巷人之婦爲之。

婦女足不裹

粵俗婦女尙高髻短裙，春時以踏青鬬草爲戲，非士大夫家，大抵足皆不襪。唐人咏句云：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後人指此詩爲婦人裹足之證。

放閒

韶州十月朔日，農家大釀，爲米糵相饋，以大鍼粘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見影而喜，是日牛不穿繩，謂之放閒。

小熟大熟

粵中田禾二熟，以五月爲小熟，九月爲大熟。志稱趙云：乾冬濕年，禾黍滿田。各郡皆然，惟瓊州獨異，曰冬濕年乾，禾黍滿田，冬乾年濕，禾黍少粒。

水田旱田坡田牛田人田

濱海諸邑，有水田旱田坡田，其坡田只宜蒔山稻、番薯、芋艿諸雜糧，衰收可以佐食。草木狀云：甘薯根葉如芋，實如栁，有大如甌者，蒸煮食之，蔗珠崖之地，不業耕稼，惟種甘薯，秋熟收之，蒸煮切如米粒，倉廩貯之，名曰薯糧。志稱八月芋可剝，九月紅薯登。按粵俗以葵衣雞雨，通志云：新會蒲葵，其本作扇，其末作簦笠簟席，又有一種油葵，出陽江恩平，性柔，止可作簦笠。上番禺諸鄉，地瘠而民皆窳，耕者合數十家牛，牧以一人，人以一日，其牧牛之田曰牛田，所生草冬亦茂盛，食牛肥澤，其種稻者曰人田，上番禺牛田多，下番禺人田多，又廣州之地，凡潮田稻高者，犂必以牛，牛必以吉貝核渣飼之，乃肥有力，核中有仁，榨油，以其渣尙有潤澤，故牛嗜之，牛皆水牛，春以犂田，冬以馱榨，榨者榨荻蔗以爲糖也，水牛多產神龜，志云：龜白旄牛卽此。

趕墟

南越志云：越之市名爲墟，多在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荆南嶺表皆然。呂沈化州詩：三日一墟人不斷，李德裕崖州詩：魚鹽家給無墟市，故村鎭趕集者，謂之趕墟。

坐牌

粵中多產竹，可結爲筏，自那且登陸至雷，沿海山溪迂遠，日多問渡，深闊處用船，遇淺窄溪流，士人多以竹筏撑渡往來行李，此製嶺北淺溪中亦有乘之者，名曰坐牌。六帖云：羅浮羅陽溪生葱竹，葉似芭蕉，闊二尺餘，長二丈。韶州志云：英德出鳳尾竹。

珠娘珠兒

任昉述異記：粵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今粵中女郎善操舟，皆戴蓆帽，四圍施巾以蔽面，卽古製所稱蘇幕遮也。

四鼓

嶺南雜記：粵中水塘官更禁五更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謬悠之說。然城中猶五鼓也，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蠶更，卽六更也。見周遵道豹隱

記談。

女子探香

嶺南雜記云：海瓊沉香俱產黎峒，多虎狼毒蛇，其俗皆女子探香，耳帶金環，首纏錦帕，腰佩利刀，什伯爲羣，崖間遇有竊香者，卽擒殺焉。

中秋女始笄

香山之俗，中秋女始笄，是夕召親戚爲丸爽食，而笄之初加髻焉，既嫁變焉，髻形頗不雅。冬至家以丸爽祀神，或以笄女他時率不以笄也。東莞婺婦入門，廟見後，終身不復戴笄。而海番禺婦人平居不笄，有事則笄。女子出閨前一日始笄，笄多用蓮花珠笄，乳蠟箭殼尖笄，長樂與寧區笄，大小如其首，以金爲梁，或四六或八十，有偶無奇，雖田家婦子，笄雖不華，雖不朝夕在首，永安婦人蠶棉大苧衣多青黑，髮左右盤無鬟髻，皆戴塌笄，笄廣五六寸，與頭相等，以羊皮金紙剪劈爲條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縷子，以傳其上，笄亦以紙爲之，外冒黑紗，四旁插大釵簪，自朝至夕，無或有婦不笄者，其未笄者，有髻子，笄則無之，故常不去其笄，雖至貧，笄亦華，好嫁日其姑來迎，其母送至夫家，乃還，貧者率務勤苦，其俗如此。

粵俗好歌

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爲歡樂，以不蹈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爲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覘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隱，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此其爲善之大端也。故嘗有歌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爲歌伯，其妻婦而親迎者，壻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爲伴郎，女家索攔門詩歌，壻或捉筆爲之，或使伴郎代艸，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華斐美者爲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關，此卽唐人催妝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能則親戚之尊貴者，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迭夕親友來索糖，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其歌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絃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善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爲多，豈日始舉一記可勸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調蹋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離離粒粒淚珠紅，曰燈心點著兩頭火，爲娘操盡幾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星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竹葉歌曰：竹葉落，竹葉飛，無望鱗頭再上枝，擔車出門人吗嫂，無望鱗頭做女時，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既嫁人率稱之爲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爲處子，猶士

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首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橈井頭其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笊籬。笊籬戒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鷄啼拍翼。二更鷄啼郎去廣。鷄冠沾得淚花紅。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鶯鶯怎得不相尋。有曰。大頭竹弩作三檀。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旱禾無入米。敢好欒枝無原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蕩悉。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有謠曰。清河綰髻春意闌。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灘。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灘者岸也。如此類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爲工。辭纖豔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而采茶歌尤善。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爲綵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置以絳紗。以紅爲大圈緣之。踏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姐妹雙雙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來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是三章則幾於雅矣。東莞歲朝貿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蓋常賽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數千言。有雅有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簫子爲節。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辭雖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脣舌間。不清以濁。當爲羽音。歌則清婉嘹亮。紛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辭不可解。以楚詞譯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則絕類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屬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有一字而演爲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曰相授。曹好之以爲新調者。亦曰蓋歌。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擂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茶酒於月下。置以竹筵。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筵上。左右二人擲之作卦。問事吉凶。又盡花樣。謂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筵重時。神即來矣。謂之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採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乘女衣過舟也。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唱一句。以兩指下上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插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舉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東西兩粵皆尚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大約云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以五絲作同心結。及百紐鸞蕉。繫帶之。以其少好者。結爲天姬隊。天姬者。峒官之女也。餘則三五采芳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子相與蹋歌趂之。相得則唱。訓終日。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趙龍文云。猺俗最尚歌。男女雜遝。一唱百和。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餘

句。專以比興爲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於民歌之外者。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猺語不能盡曉。爲箋譯之如此。僚和云。狼之俗。幼即習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縱之山野。少年從者且數十。以次而歌。視女歌意所荅。而一人留。彼此相遺。男遺女以一扁擔。上鐫歌詞數首。字若蠅頭。間以金彩花鳥。髹以漆。精使不落。女贈男以繡囊錦帶。約爲夫婦。乃借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婚之日。歌聲振於林木矣。其歌每寫於扁擔上。狼扁擔以榕爲之。又以五采鮮作方段。斷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或兩頭畫龍。猺則以布刀寫歌。布刀者。織具也。猺人不用高機。無筘無枝。以布刀兼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橢。如弓之弧。刃如弦而淺。刻其背之腹以納緯。而寬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攀其兩端。以當筘也。歌每書於刀上。間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以贈所歡。獞歌與狼頗相類。可長可短。或織歌於巾。以贈男。或書歌於扇。以贈女。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則以被覆首爲桃葉舞。有詠者云。桃葉舞成鶯睨睨。竹枝歌就燕呢喃。

廣東方言

廣州謂平人曰猺。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爲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謂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稱。頗古。劉宋蕭齊崇尚佛法。閨內夫娘令持戒。夫娘謂夫人。娘子也。廣州則以爲有夫之娘也。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字嫁小娘。兼中有已字未字則合稱曰大小娘。廣州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免骨而未彌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謂子曰崽。水經注蜀年崽子是也。謂雲孫曰衞。元孫曰塞。息訛爲塞也。謂父曰爸。南史湘東主人之爹是也。陽春謂外祖父曰公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稱則曰儂。高明謂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東莞謂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稱曰阿白。廣州謂母曰媽。亦曰媽媽。者母之轉聲。即母也。亦曰肥。凡雌物皆曰肥。謂西北風亦曰肥。蓋颶與痣皆名母。故西北風亦曰肥也。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賈誼曰。與公併倨。列子曰。家公執席是也。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孫謂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謂從嫁者婦曰大妗。離子之夕。其親戚送花於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孫。頭子女未生者則名曰猛。新會則曰長仔。或曰屘。奴僕曰種仔。惠州曰賴子。言主人所賴者也。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亞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販曰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亡賴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嶺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細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契仔。姻婭之使役曰親家郎。東莞稱無賴者曰趫子。又多以屎爲兒女乳名。賤之所以貴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謂貨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貨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僦屋曰房客。巫曰師公、師婆。覡之夫曰覡公。瑣女廣檳榔者曰山子。猺之業者亦曰山子。廣州謂橫恣者曰蠻。又曰蠻澄。鋸、鋸澄、鋸澄樞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謂外省人曰蠻果。與寧長樂人曰哎子。海外諸夷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爲舟

司命故公之。即三老也。搖櫓者曰事頭。宋書蕭惠開有舫一。餘事力二三百人。事頭者事力之首也。立桅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駕長。打牽曰牽夫。香山謂佃而服役者曰入倩。謂田主曰使頭。其後反以佃戶之首爲使頭。廣州謂美曰靚。頗者曰廢。鯁直曰硬頸。迂腐曰古氣。壯健曰筋節。輕捷曰巉力。言其力如車之輾也。角勝曰鬬。轉曰翻。飲食曰喫。遊戲曰則劇。雜劇也。訛雜爲則也。謂淫曰嫖。嫖音漂。又曰嫪毐。謂聰明曰乖。謂不曰吾問。何如曰點樣。來曰盒。溺人曰碰。走曰趨。取詩趨趨旱蠡之義。攻冶金鐵之器曰打爲。醜事曰打醜。取事物曰邁。罵人曰闊。挈曰扱起。東莞謂事訖曰劾。遊戲曰嘹。順德曰仙。曰欣。新會曰流指。何處曰淫淫。順德謂欺曰到。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故謂欺人者曰張到也。以言託人曰諛。一作映。謂猥褻者曰魁。出賈誼哀時命篇。即詩之虺隤也。縫衣曰啟。書曰。啟乃甲冑。凡細者縫粗曰啟。著裏曰縫。著邊曰啟也。東莞謂光曰皎。皎音劾。美好曰靚。持物曰的。肥曰回。肉熟曰胷。禮記曰腥肆爓膋。注曰。胷、熟也。爓或爲腍也。廣州謂烹物曰腍。亦曰煁也。謂港曰涌。涌、衝也。音冲。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蜆塘、蠔塘、菱角塘是也。猶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也。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之上海也。出洋曰開洋。亦曰飄洋。謂潮曰水。潮起則曰水大。潮落則曰水乾。廉欽州謂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謂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處曰瀆。稱山之有林木曰山。無者曰嶺。廣州謂門橫關曰門。謂帆曰幔。絞索曰纜。旁出者曰纜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異物志。贊合浦之人習水善游。芰艸曰蘋艸。亦曰勞。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纂。樹椿水中以掛罾曰罾戲。亦曰罾門。西寧謂魚種曰魚口。小猪曰猪口。廣州謂卵曰春。曰魚春、曰蝦春、曰鵝春、鴨春。數食籠曰幾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是也。數檳榔曰幾口。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子口是也。亦曰幾子。陳少主詔勅施智顗檳榔二千子是也。數蕉子曰幾梳。蘇軾詩。西鄰蕉子熟。時致一梳黃。謂衣一套曰一沓。沓、襲也。訛襲爲沓也。楮錢一片曰一佰。綵縷一綰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熟曰一造。擲骰子者一擲曰一手。禽之窠曰闖。雌雞伏卵曰哺闖。石湖云。雌雄曰一闖。十雞併種。當得六闖是也。瓊州數尙六。禾六束曰一把。錢六百孔曰一貫。物六十觔曰一擔。萬州則以禾十二把爲一擔。潮陽以錢八十爲一佰。曰束錢。築墻縱橫一丈曰一井。化州石城間。貧者欲避火門。於野外構茅以棲。名曰芋。雷州有芋村。有蒲芋。有新芋。烏川有芷芋鎮。瓊有芒芋港。儋有郎芋墟。定安有坡芋市。萬有黎芋都。樂會有薄芋鄉。陵會同有李芋塘。文昌有苦芋墩。黎峒有岑芋。黑芋。居芋。陳婆芋。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戟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浦某。婆某。可某。曹某。箏某。落某。番某。其近漢者多曰妳某。妳音不。香山中秋夕。劇飲月下曰餛。中秋發引之日。役夫踢路歌以娛尸曰踏鳩。鳩。海豐方言。其濱海者大約與潮相近。如呰曰莊。鼻曰鄙。耳曰繫。蟹曰秋。鴨曰啞。牛曰悟之類。其屬於山者。語又不同。謂無曰冒。我曰碗。溪曰階。嶺曰諒。其蜑人則謂飯曰邁。筯曰梯。碗曰愛。瓦盆曰把浪。傘網曰今網。狼人謂父曰扶。我曰覃。彼曰往。女謂男曰友。友、又曰友二。男謂女曰有助。謂婆曰換。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閥。有心有意曰眉心眉意。扁擔曰閑。木曰肺。以榕木擔相贈曰送條。閑肺榕頭曰闖。有歌曰。三十六闖羊。四十雙闖雞。蠶謂花瓣曰花蹠。花朵曰花桃。猺謂魚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頭邊。謂兄曰表。來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橫底。娘大便到木橫枝。雄人謂火曰桃花。溜溜謂飯曰拐。爐。瓊語有數種曰東語。又曰客語。似閩音。有西江黎語。有土軍語。地黎語。地黎稱峒民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橫大、陀橫小之類。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紐、曹奴那勸、曹奴那累之類。有六字者。如從加重伯那針、從加重伯那六、從加重伯那擇之類。有七字者。如從加重伯那白吾之類。其山多曰鷓鴣。村多曰蕩。枝。廣州語多與吳越相近。如蘇同蘇。逃同徒。豪同塗。酒同走。毛同無。早同晙。皆有字有音。潮州或無字有音。德慶亦然。新會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東莞則謂東曰凍。以平爲去。謂莞曰官。以上爲平。香山謂人曰能。番禺謂人曰寅。東莞之南頭。謂刀曰多。增城謂屋曰竄。廣州謂父又曰爸。母曰媽。或以阿先之。亦曰亞。兒女排行亦先之以亞。謂視不正曰七斜。七音哘。封覆曰佑。以刀削物曰剸。音批。細切物曰剿。音迷。削去物曰剪。音撇。食飽曰飽。音救。以鼻嗅物曰嗅。許用切。謂多曰够。少曰不够。音遘。謂無尾曰屈。音掘。謂人無情義者亦曰屈。謂腿曰屬。音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儺。以手按物曰捺。難入聲。以手覆物曰擋。庵上聲。以指爬物曰搔。烏蘇切。般運曰搬。運上聲。積屑穢曰擤。擤。漱口曰敕口。敕音朔。謂人愚曰殘。殘。怒曰視人曰嚇。音利。謂田多少曰幾畝。肉動曰瞤。音徹。炮脯起曰擧。興去聲。以足移物曰蹴。裸體曰獨。獨音亦。厲。不謹事曰邋遢。鼻塞曰鼻齆。音壅。齆。大齒曰齙牙。新婦入門。使親屬老婦迎之曰檯步。是夕夫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次早見舅姑親屬獻幣帛。帨。屢曰荷惠。冬至圍爐而食曰打邊爐。元夕黏詩藏謎。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燈。以鴨翎貫皮錢踢之曰踢氈。氈亦曰燕。謂雲腳疎直曰風路。不知人之來歷曰不知風路。祖門謂娶婦時。置酒延賓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謂壻曰郎家。女巫曰鬼魅。

粵人多以捕魚爲業

粵人多以捕魚爲業。其漁具多種。最大者曰罟。次曰罾。罟之類有曰深罟。上海水淺多用之。其深六七丈。其長三十餘丈。每一船一罟。一罟以七八人施之。以二罟爲一朋。二船合則曰罟朋。別有船六七十艘。在之。皆鑿板以驚魚。每日深罟二施。可得魚數百石。有曰縧罟。下海水深多用之。其深八九丈。其長五六十丈。以一大綫爲上綱。一爲下綱。上綱間五寸一藤圈。下綱間五寸一鐵圈。爲圈甚衆。貫以縧以爲放收。而以一大船爲罟公。一小船爲罟姥。二船相合。以罟連綫之。乃登桅以望魚。魚大至水底成片如黑雲。是謂魚寀。乃皆以石擊魚使前。魚驚迴以入罟。魚入則二船收縧以闔罟口。徐牽而上。有曰板罟。以小船施之。小船有罟姥。而無罟公。故一名罟姥船。有曰圍罟。製如縧罟而小。深二三丈。廣七八十丈。連合二罟爲一圍。以二船一前一後施之。亦以板驚魚。凡魚首有石者皆驚入罟。無者則否。首有石者。曰黃花。曰鯛。曰獅子。曰鮸魚。曰鶴。曰鱸。曰馬鱭。曰鰻。此八者善驚。有曰墻罟。則以縧罟爲之。專以取鱭白及黃白花魚。亦曰黃花罟。每一船一罟。罟深六七丈。長三十餘丈。相連數百千罟以爲一墻。橫截海水。魚觸墻罟不能去。大小壅積。起罟時魚多不可勝取。每割罟之半以放魚。大抵縧罟疎。專以取大魚。春則取鱭白、鮸。冬則取黃

花。一歲僅兩用之。圍罶密、以取雜魚。終歲用之。此罶之事也。罾之類有曰網罾。其形四方。廣三丈有六尺。以舟施之。以二竹爲罾子。竹長四十丈許。上有多圈。貫繩以爲放收。而爲一罾。梲以架罾。魚至乃下罾。以石壓魚。有曰沉罾。沉音朕。方言也。長十餘丈。口大而尾小。尾旁有一穴。以出水毋及鯊魚之屬。而浮二木於水中。以支罾口。又於水中置二水攪木。以繫支罾口之木。是曰罾門。其口廣三丈有六尺。常向上流。潮緩則罾口合。急則口張。而魚大入。凡一沉罾以紵麻十二石爲之。九人舁之。罾之巨者也。有曰知州罾。其廣丈餘。樹二木於水中。以綳罾。是曰硬門。常浮而不沉。費人力少。罾之小者也。有曰車罾。其形方。以三石曰置罾竿。墜而起之。有曰絞罾。形亦方。周五丈餘。以四角繫於柱中。於之人在岸上。雖罾十餘丈。魚至則轉轆轤以起之。此罾之事也。大抵罶皆用於海。罾皆用於江。罾之利常不如罶。罶者漁具之可大得志者也。罾之外有以箔者、以籠者、以塗跳者、以跳白者。箔以堅竹編之。每一箔其崇五尺。廣丈。漁者嘗合五十箔而爲一。其長五十丈。廣其過大。則箔口爲魚房。二重以藏魚。歲三月大禾已蒔。魚始上田。漁人以箔三方依田塍。一方依水。潮至則張而大。潮退則卷而小。是爲塞箔。箔亦曰簇。陸龜蒙詩。織作中流萬尺簇。故凡以石爲梁。絕水者曰洪。以竹爲梁。取魚者曰篊。亦曰滬。皮日休漁具詩。列竹於海濱曰滬。今有滬瀆是也。魚籠長五六尺。寬二尺。口通尾。塞以山藤。繫之。置於上流。魚入。則爲倒叩。蟹所胥不能出。又中置樹枝以聚魚。塗跳以木爲之。長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翹然。狀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橫之。其底則舟。而兩旁無墻。所謂檝也。當海水乾落。魚蝦蛤鱔之屬。膠結淺沙。跳踏之。輒深入漸迦不可得。漁者於塗跳曲其左足。而以右足蹲泥。左扶橫木。而右手揖拾。板輕坦滑。擿行若飛。蓋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跳白者船也。其製小。僅受一人。於灣環隱澳間乘暮入焉。乃張二白板於船旁。而鳴其榔。魚見白板輒驚眩入網。然諸魚不驚。惟鱗鱗鱗三者驚。三者味甘美。故粵人最重跳白之魚。魚以曉散而暮聚。必於水之涯涘。故跳白船之出。以暮。而多在岸草蒙茸之際。無風波患。其照公魚則以火枝搖颺。公魚搶火。乃以罾漉之。取花魚則以藤竹爲竿。竿長丈有三寸。貫軟而輕。以左紐絲爲線。長丈有四寸。繫以四鉤。鉤分四方。施於沙泥之上。是輕手疾。日可得花魚半石。花魚者七星魚也。取鱸魚以釣。其竿五尺。繫以天蠶之絲。餌以公魚鱔鱔。取鱭以潑生釣。以輕絲爲之。往來游颺。則不損其鱗。取河豚以秋潮始盛。垂千百釣於網中。河豚性嗔觸。網輒不去。欲與網鬬。以故往往中鉤。又或以一大繩爲母。以千百小繩爲子。子繩繫於母繩之末。而母繩之末各繫一鉤。一河豚中鉤。則衆河豚皆中鉤。是名兄弟釣。亦名拖釣。其鉤皆空不以弭。亦曰生釣。然生釣之河豚多雌者。雌者多子。味不美。惟南亭海心岡撒網而取者。其河豚多雄。雄者多膢。味絕美。取貼沙魚以細釣。先一夕放之江中。次日乃收一細釣。有鉤數百。漁者夫婦各放細釣至數千。好水旬則得貼沙數十百斤矣。細釣以蝦。以七星魚或蚯蚓爲餌。鯽魚亦如是取。是皆番禺菱塘各鄉取魚之具也。

南越筆記卷二

梅嶺

梅嶺者南嶽之一支。星經曰南戒門戶。漢書曰臺山。輿地志曰嘉嶺。其名不一。其曰秦關者。以始皇三十四年所適治獄吏不直者所築也。南康記云。南野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曰塞上是也。南越呂嘉叛。殺漢將軍韓千秋。南封使者節置塞上。即此。故又曰漢塞也。曰東嶠者。以居五嶺東偏也。曰臺者。以高而平。曰嶠者。以高而峭銳。臺專言梅嶺。嶠則兼言五嶺也。五嶺一嶺也。其在東則爲梅嶺也。然自昔皆以梅嶺爲五嶺之第一嶺也。五嶺皆越門。若臺關則秦所築。故亦曰秦南門也。漢之北塞至塞門。南塞至塞門。臺關又塞門之大者也。以其山曰臺山。故關亦曰臺關。又曰橫浦關。而梅嶺之名。則以梅鋗始也。鋗本越句踐子孫。與其君長避楚走丹陽。皇鄉。更姓梅。因名皇鄉曰梅里。越故重梅。向以梅花一枝遺梁王。謂珍於白璧也。當秦并六國。越復稱王。自皇鄉踰嶺至於南海。鋗從之。築城滇水上。奉其王居之。而鋗於臺嶺家焉。越人重鋗之賢。因稱是嶺曰梅嶺。其曰大庾嶺者。漢元鼎五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南越。神將亡勝城而戍之。故名大庾。其東四十里。勝弟所守。名小庾。是則嶺名梅。以鋗。嶺名庾。以勝兄弟。秦之時嶺名梅。漢之時嶺名庾也。然漢時亦稱梅嶺。史記云。漢破番禺。東越兵不至。楊僕請從便擊之。上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之。遂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三校尉。上乃遣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擊之是

也。然此或豫章梅嶺也。史記索隱云。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要之梅嶺皆以銅名。非以梅。蓋銅柔其王。自梅里至豫章。又至臺山。亦名臺山曰梅嶺。其姓爲梅。復從梅里。至以臺山爲梅嶺。猶之乎以皋鄉爲梅里也。

五嶺

五嶺之稱始史記。張耳傳曰。秦南有五嶺之戍。師古曰。西自衡山南。東窮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五者。裴淵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桂陽、騎田二、九真、都龐三、臨賀、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輿地記一曰臺嶺。一曰塞上。卽大庾也。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渚。五曰越嶺。鄙意竊謂九真太遠。當以裴說爲是。王伯厚曰。騎田卽彬州臘嶺。都龐卽道州永明嶺。甿渚卽道州白芒嶺。則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三峽

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峽。一曰中宿。一曰大廟。一曰湞陽。大廟介二峽之間。尤險厄。故尉佗築萬人城於此。漢楊僕先陷尋陝。姚氏云。尋陝在始興三百里。地近連口。卽此。然其險蓋與蜀巢、蜀三峽其險在灘、勢三峽其險在峽。自皋石山而下。危崖峻巘。爲鐵步障。爲玉屏。凡數百里不斷。其在中宿者有南北二嶌。南嶌峯三十有六。北嶌少其四。峯峯相抱。一水縈迴而出。水如環。肉。北嶌爲之好。而北嶌之山且愈南嶌之山且行。行而南以東至廣州爲白雲諸峯。又東至海上爲羅浮。其愈者登而爲峯。兩兩壁合。鑱銳絕特。望之若揷玉揷天。其下蒼磴屈盤。等叢茂密。臨危飛石。與古木互相撐拒。往往有崩陷之患。蓋粤山之第一險。南嶌路陡絕。挽舟者率從北嶌。衣鈎笮。罣乍却乍前。至湞陽路益緊束。彼此繩索相牽。騰耕而上。蹀血沾漑。利石往往至劇。陳嚴野先生詩云。雙峯若人立。舉手相攀摘。步障四十里。愷崇勢均敵。磴道雖新鑿。猿猱苦絕壁。往年脅牽夫山鬼至今嗅。其險如此。

連峽

自涯口西北行。有數坻石橫汇。狀若橋。云神人之所設。灘勢澎怒。篙者胸脇痛。鉤者手酸。十人之力皆不給。上一峽不知其名。連峽自此始。越三十里又一峽。下有豆坡村。望前山如千葉芙蓉。半包半解。解者爲峯巒。包者爲石絕。與西華相。以峯峯有樹。樹樹有峯。瀑布橫穿而出。其不成瀑布者。紛披四注。如雨雪。密葉叢篁中。有影無聲。每與猿鳥幽咽。此連峽中第一境。如此者二十餘里。上一峽絕壁巔寬。廣上有石。寬數口。前後相穿。梗藤梯棘。從峰罅而上。人力營治。飛巢爲避亂之所。自此水益灣環。灘益高。石益廉利。煎陂高低。水車碌碌。舟行益艱苦。既至陽山縣。縣西二里有石。刻曰韓文公釣磯。磯左爲嗣。一石刻文公像。爲南海陳昂所寫。城絕卑小。郭外屋高於城。茅茨數十間。火烟寥落。文公所云隔江荒林密篁。小吏十餘家。鳥言夷面。今恍然在目也。二十里至老牙大理二峽。夾壁欹峻。狀若頹城。無數古木支拄。紅色苔綠。皆作雲水紋。柏杉茶子諸樹。羅之。怪藤千尺。多有黃猿嘯。牽而下。或戲丸墮之。窒中。猶能翻接柔枝。已入暗紗。峽水叩石牝。嗚咽有聲。水石相吞。久之始苔。有數複巖噴水。從風飄灑。峽盡。猶沾濡不已。又入一峽名

同冠壁之石。皆爲白筍芽。蓋乳蔵。蘖倒披而下。有一洞甚大。多文石。丹青綺文。樹影森沉。瀑光明滅。駐舟其下。久之。峽轉峯旋。舟層層如入螺尾。乍出陰崖。乍入陽竇。淒神寒魄。一日不知幾變。一潭曰龍湫。湫旁有三穴甚深。水出穴中。爲瀑布者二。上有洞。洞中石柱無數。自上生下。復自下生上。盤之有如堂廈。又有小瀑布五六道。與峯上諸水相連。爲大水簾。其前有灘。灘上爲羊跳峽。言峽小羊可跳而越也。一巨石盤峽。沿石角欲側過之。一巖張其口。若吸舟狀。數里得楞伽峽。峽勢欲墮。兩崖相礎。石皆雕鏤。通透如破蓮蓬。內外有懸乳千萬枝。長者踰千尺。白者成人。黑者成吻。石脈所出者色多白。石膚所出者多黑。有一大瀑布。作數折。大風一激。騰躍三四峯乃散。一石人傳爲丁蘭所化。旁多篆刻。苔蝕不可讀。越半里。林上又一瀑布。參差與數折者對。土人謂之雙龍灌水。水在峽中。又絕異。日光所蕩。含艸色則綠。含石色則青。亦多金沙。丹礫粼粼可拾。自此至銅鼓、龍涎二峽。皆然。龍涎去連州南五里。其水發源九陵。流二十里。或隱不見。乃自峽之腰吐一小乳。噴薄而出。因曰龍涎元。

諸峽

嶠南之山。自西自北。自西北自東北。皆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清遠。有湞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冷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連溪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險。羚羊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萊、烏蠻諸灘。亦甚險。蓋以居上流多石故也。

白雲山

白雲者南越主山。在廣州北十五里。自大庾迤邐而來。既至三城。從之者有三十餘峯。皆知名。每當秋霽。有白雲蓊鬱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白雲。其巔爲摩星嶺。嶺半有寺。亦曰白雲。左一溪曰歸龍。其上飛流百仞。盤舞噴薄。陳宗伯謙以爲湖。湖東北爲樓館十數所。環植茄支梅竹之屬。名雲淙別業。下有右寺二。右臺泰。左月溪。林徑水石皆絕異。黎太僕譽之仙女見人。散髮垂腰。而姿態自遠。絕不染烟火之氣。亦一說也。月溪下有九龍泉。流爲大小水簾。志所稱重重挂玉簾處。其北爲鶴舒臺。安期昔上昇。有白鶴舒翅以迎。故曰鶴舒。又北一里有峯曰寶象。上有動石。游人叱之輒動。前有泉。因虎跑而得。甚甘。其西南五里有太霞洞。泰泉之水出焉。故有李忠簡玉虹飲澗亭。小隱軒。及孫典籍白雲山房。今皆廢。又一里有洞曰玉虹。其南曰聚龍岡。折而西。有宋高宗御書閣。又七里爲蒲澗水。安期舊居此。始皇遣人訪之。太白詩所云。泰帝如我來。蒼蒼向烟霧是也。記稱安期將李少君南之羅浮。至此澗。采菖蒲一寸二節者服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采菖蒲。沐浴靈泉。以所霞舉而宋時郡守皆臨士大夫往遊。謂之鰲頭會。云。澗旁有寺曰蒲澗。前爲丹井。水甘溫。微有金石氣。其陽有滴水巖。水濺微不斷。無風則滴。有風則小滴。上有一石。狀懸鐘。人至。輒鏗然有聲。其下又有水簾。濺如霧。時大時小。下注爲流杯池。沿澗而南爲文溪。爲上下二塘。至粤秀山麓。則分流爲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會東溪之水至此。山下爲甘溪。冰馳雪驟。噴薄震山。是曰薛薛水。吳剌史陸亢、唐節度使盧均。嘗疏濬以通舟。允傳云。州治臨海。海流秋

鹹.允奇水.民得甘食是也.均又築堤百餘丈.瀦水給田.建亭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諸木.花敷殷豔.十里相望如火.僞南漢引以流觴.與宮人荒宴.稱甘泉苑.是山之勝.尤在水.其大水凡二.其源於月溪者爲溪.一曰雙溪.溪本一.而名曰雙.以其上爲月溪.而下復爲此溪也.溪上瀑布交流.陳宗伯嘗築邀瀑亭焉.其源於泰泉者爲澗.一曰蒲澗.澗流爲溪者二.而湖一.

羅浮

蓬萊有三別島.浮山其一也.大古時浮山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崖巘皆爲一.然體合而性分.其卉木鳥獸.至今有山海之異.浮山皆海中類云.漢志云.博羅有羅山.以浮山自會稽浮來.傅之.故名羅浮.博.傅也.傅轉爲博也.浮來博羅.羅小浮博而大之.羅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羅也.或曰羅山.亦蓬萊一股.故浮來依之.羅主而浮客.客蓬萊而依主蓬萊.故袁宏竺法眞作登山疏.皆言羅而不及浮.言主而客在其中也.然羅爲浮主.而羅浮之東麓.有博羅之白水山焉.西麓有番禺之白雲山焉.與之鼎立.人亦以爲三島.則羅浮又爲白水白雲之主矣.其峯四百三十有二.羅與浮半之.遊者自西而入.則羅多而浮少.自東而入.則浮多而羅少.羅之巔曰飛雲.其西有三峯.亦峭絕鼎峙.往往中夜可候日.而浮山極巔.每當雨霽.白雲洶湧四出.大風蕩漾.乍往乍迴.若尙在大海之中.浮而未定.嘗欲遺於羅山然者.或曰.首陽大華一山而分.羅與浮二山而合.實有巨靈主之分之者.所以通黃河.合之者.所以鎭南海.然二山下合而上分.其巔有分水凹.是曰泉源山之交嶼也.水分於西則爲羅.分於東則爲浮.浮之水與羅相吐吞.羅之山與浮相補綴.水分其上.而山合其下.故觀其合而得山之情狀焉.觀其分而得水之情狀焉.當二山之交.有磴穹然如衡.二砥柱峙其兩端.而色苔黝.是曰鐵橋.非橋也.一石飛空.矗矗數十百丈.上橫絕巘.下跨懸厓.以接二山之脈.故曰橋也.蓋浮山奇.浮下有浮磴.岡以定之.上又有鐵橋以貫之.而後與羅長合而不離也.山故有二鐵橋.皆天生石梁.而此爲上鐵橋.其在大石樓南者曰下鐵橋.大石樓在上鐵橋西.相去五里許.有小石樓.三石對峙.上下俱方.峻削崩崒.岌岌欲墮.登之則重簷四柱.窗戶相通.烟霞開闔.常若有人往來.度其高僅得山頂十分之四.然俯視滄溟.夜半見日.亦不減飛雲之上焉.二石樓兩峯相際.其脊乃鐵橋.故凡登飛雲者.自二樓而上.必度此橋.率以此爲鐵橋矣.不知乃下鐵橋也.蓋石樓二.以大小分.鐵橋二.以上下分也.下鐵橋西有一大瀑布.所謂分水泉源嶼.爲二山之界者.羅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爲長溪者七十有二.瀦爲潭七.爲神湖一.爲淵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於此者.

西樵

廣州有三樵.曰東樵.曰南樵.曰西樵.西樵者.南海之望.而東樵羅浮之佐也.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挹雲霄而上之.望若青蓮之華.面四面方立.立皆內向.諸峯大小相聯屬.皆隱於削成之中.又若芙蕖之未開然者.山之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爲七十二峯.而以大科爲絕頂.巖二十有一.洞有十.其飛泉散出於諸峯間.乍合乍分.合者爲臥泉.分者爲立泉.狀各不一.凡泉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巖.一在錦巖.一在漱玉巖.二在垂虹洞.左右交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雲谷中.

羣峯迴合.勢若層城.有白沙書院.瀑布左右夾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數里.從巖頂噴飛.因名其下巖曰噴玉.又有泉二.在天峯左者曰左天泉.右者曰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之溪.有二亭.曰左瀑.曰右瀑.以收其勝.其在廣明洞口者.凡作三級.逶迤而下.冰蠡雪吼.倒射青冥.勢益壯.又一在水簾洞.是曰水簾.爲九曲溪下流.披漑壁間.靠微若珠箔.又一在雲端村.其曰瀉霞泉者.從空細下.傾瀉有聲.石薄巖廬.琮琤相應.亦一瀑布也.其在碧玉洞者.壁厓而出.橫直恆無定勢.餘氣爲烟爲霧者.冥濛莫數十丈.望之常若非泉然.蓋自噴玉巖至此.爲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此碧玉之瀑爲最奇.

雹山

雹山在龍川縣北.周旋七十餘里.爲峯三百七十有二.最秀者曰大佛跡.秦始皇時有雹龍字靈陽者居之.因名雹山.其巔有二巖.東向者曰望月.無甚奇.西向者曰太乙.深八九丈.廣倍之.高二丈餘.上有覆石.平如掌.左右兩峯夾之.是爲雹山洞天.其東有橫巖.在半壁巖中.有一石出地數尺.人偶撼之.輒動.及力撼之反不動.亦一異也.巖上峯名酒甕石.巋起平地百餘仞.上銳中博.下頓如甕.然泉沿溢.出味甘如醴.因名酒甕.泉所注成潭.大畝許.清深不測.旁多萬年松.風蘭.仙人掌.金星草.黃精.白芷之屬.遠近隨風處處芬馥.如入羅浮之百花選矣.大佛跡峯在山南.石上有大人跡十四所.跡有黃牛漿.甚澄澈.鄰峯曰石樓.亦有巨人履跡.下有一石可坐數十人.爲仙樂石.又有搗藥石.常聞杵聲.而不可見.尋之.多在志公樓峯之腰.又有七星石井.大各如盆.深數尺.水隨汲隨盈.不汲不益.益必七井一時盈.其上一峯曰船頭.凌晨望之.若大舶在海島中.雲氣往來.山如鼓檪搖動.亦一異也.

頂湖山

頂湖者.端州鎭山.去郡四十里.從羚羊峽望之.紫翠滴瀝.若在帆際.舍舟後瀝.水從大蕉園取道入.有白雲寺.當山之正麓.寺右溪向產嘉禾.每粒雙米不乘穗.已三十年矣.沿澗而東.里許.有鋤雲精舍.又十里爲上龍湫.所謂上飛水潭也.若不甚深.而黝黑可怖.砰訇作勢.轉下三四折.爲大龍湫.垂綆測之.百餘丈不得其底.旁通乾穴.可達七星巖水洞.每大風雨.有青白氣一縷.從中起.其黝黑過於上湫.又東有數疊泉.經小瀦潭.二一大瀑布.長可三十餘丈.是謂大飛水潭.自西麓而下.又有短瀑布八九.小湫潭四.是皆所謂頂湖也.廣中之山.其頂多有積水.而是山爲湫爲潭者八九.絕與西樵相似.

東安諸山

自六都水口三十餘里至石夾.自石夾以上.峯皆純石.其中一一空洞.水聲入之.鞺鞳四應.瀑泉大者瀦成潭.小者成澗.諸小石亦各自爲巖穴.鼻口相呀.有驚泉噴薄.其中有一谷.兩壁峻峭.甚隘.仄身以入.漸寬豁可藏數百家室.山高林黑.陰風颯颯.然不能以久立也.三十里許.至東安山.尤詭怪.城北有天柱峯.拔地峭秀.民居其下.環引清泉.灌溉花竹.叢中與猿鳥相爲主客.城南有天馬山.亂石驚飛.勢若風雨自天而下者.其石大.自地而上者.其石小.望之以爲奔馬也.其東爲錦鯉峯.上盤危磴百級.四壁皆穿.石中有闕.廣六七.窺其下.百千孔穴相連.如藕心鏤.泉水噴射作數道.而下注於陂塘.其在城西者有翠屏山.

方正如削。在城東北者九星峯。日光照之。如太阿出匣。赤精芒耀。左右有數峯。黛橫紫擁。與爭勝。西南一峯稍平。聞峯半吐一舌爲宮觀。有欄楯飛接。下有巖曰九星軒。明爽擅。滴水不漏。石氣嘘乾。絕去蝙蝠松鼠之跡。石乳穿地。履之丁丁有聲。其西又有一巖與衆峯連。兩水潛出其下。澎湃爭流。石梁茅宇。參差映帶。有數十人家依之。此近城之山勝槩也。其在西北十五里爲大紺山。山高絕。雲霞常罩其半。樵采者每見有池館數所。碧桃垂實。白犬吠人。倏忽不知所在。蓋仙窟也。其西有路通羅定。從山麓仰行。攀林援葛。手口並運。凡百餘里。經溪澗者四五。皆在積巢之中。谷中時有白雲填塞。一望渺瀰。間漏出蒼崖碧樹。不可計。自白石墟度橋。橋長者數百步。或木或石架之。溪多坻石。可作魚梁。水峻急。乃反多魚。居人持以爲鮮。其在西南五十餘里者。曰雲霧山。在楊柳都者曰聖山。並高千仞。聖山有神祠。歲旱。拆去數瓦。以竹引泉過祠下。霖雨立至。其曰書山、厓牢、鐵嶺、雲扶諸山。皆絕高大。則遠城之山大槩也。

錦石山

山在德慶州西。高百餘丈。一石狀天柱削成。而圓。旁有數大石。若箕踞而坐然。蓋自崧臺而西。舟行三日。夾岸皆土山。綿亘。惟此石拔起。若連莖上豔。旁無附麗。漢大夫陸賈使南越。從桂嶺取道至此。施錦步障以登。嘗爲山靈。若佗降。當以錦爲報。其後佗去帝號。受南越王封。與賈泛舟珠江。遡洭狀而上。賈因以錦包山石。錦不足。植花卉代之。遍巖谷間。望若霞綺。因名錦石山。至今異花甚衆。終歲如春。探擷者多不識其名。

丹霞山

丹霞山從別傳寺右折。爲錦石巖。巖中多石花。如千瓣芙蕖。大小黃白紅綠不一。倒生石腹。朶朶可以攀摘。蓋鍾乳之所爲。左折至海螺巖。絕壁下。其懸崖相倚。下如層城。上如列屏。須飛梯垂繩乃可上。上至蘭若。其地蜿蜒伸縮。開闢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餘丈。如西番蓮一一花瓣相附麗。其下臨大江。明砂繡發。清瀾鏡瑩。外則遠近峯巒爭奇競峭。多上豐而下削。狀若倒生苞筍。蓋山水之絕怪處也。

五指山

五指山在瓊海中。亭亭直立。上參霄漢。若端人正笏義冠之象。以故瓊州諸邑。多出瑰瑋卓特士。五指而外。又有小五指。其餘峻嶒巉巖。若瓊山白石諸嶺。皆其支派也。迤邐而來。至邱文莊王尚書宏誨所居之左。有馬鞍岡。與文筆金鷄二山錯立掩映。文筆從平地特起。高數百仞。天色晴霽。輒有蒼烟一道。界破碧空。若天門華表。歲多科第。則吐光如炬。王尚書詩云。不知浩瀚中。地脈潛何寄。突然五指伸。復此肇一臂。繇文筆渡清溪而西。爲金鷄嶺。嶺有金鷄飛鳴其上。故名。蘇子瞻詩。人間文筆無雙士。天上金鷄第一星。至今文士舉者。多以西科。

三白水山

陽春西南一百三十里有白水山。高二百餘丈。其周四百餘里。上有天池。龍井注爲飛泉。一派十三疊。一疊一狀。或橫或直。在壁中則直。在壁外則橫。各隨石壁之勢。增城之西二十里有白水山。高千仞餘。上寬

平。狀若仰盂。可用百畝。有飛泉長百餘丈。直至山足。繚繞丹邱而東。水車所激。無高不至。灌田數千百畝。兩崖怪石突束如砥柱。懸橋者不可勝數。其旁多雲母石。是曰白水丹邱。博羅東北三十里許。有白水山。北連象頭山。爲羅浮東趾。有懸泉百仞下注。山凡八九曲。一曲一潭。深者墜石四五丈不能窮。蘇軾詩。劈開翠峽走雲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又云。坐看鷲鳥投霜葉。知有老蛟蟠石罅。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盆寒不動。旁有巨人跡數十。下有湯泉。是爲東坡三白水山之勝。

白鶴峯

歸善有白鶴峯。下臨東江。與豐湖諸山對峙。蘇學士故宅在焉。學士上梁文所謂鵲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是也。中有思無邪齋。其銘云。飲食之精。艸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豐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予愛其語。書之於座間。齋前又有德有鄰堂。其左爲硃池。右爲墨沼。木棉榕梳之屬。古色蒼森。學士之所手植也。

圭峯

圭峯在新會城北二里許。秀拔玉立。其頂四方。名玉臺。上有兩瀑布。從肘腋間飛出。下注百仞。白沙詩。弄能飛泉下玉臺。謂此。莊定山云。吾聞南海之山。名玉臺者。有巨人靜而無欲。深知所謂潛之道者。沈石田因作玉臺圖以寄白沙。山上又有綠護屏。登之可望厓門。按昔人詩。綠護天荒雨渡迹。玉臺鐘鼎建和年。屏半神皐與衍灌。爲天田。田方百畝。有界水三分。與白虹亘天而下。中紐匯處。是曰聖池。池中龍吹息成雲。蓊蔚萬狀。白沙嘗與周鎬爲雲潭之游。有雲潭記。莊定山見之。謂即濂溪太極圖云。

春岡

春岡在增城城中。一名鳳岡。其東麓有唐時何仙姑宅。羅浮經云。其陰雲母峯。峯之西北曰鳳凰岡。神女居之是也。仙姑常往來羅浮。其行如飛。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天寶九年。五色雲起。廟姑壇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太一識其爲仙姑也。大歷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釐上其事。賜明霞衣一襲。收所作餌雲母詩入大內。詩云。鳳臺雲母似天花。鍊作芙蓉白玉芽。笑殺狂遊勾漏令。卻從何處覓丹砂。仙姑故嘗詩。孫典籍嘗記其羅浮口占寄家三絕。留研屏一絕。又昔有人見其題黍珠菴東壁一絕。字比管人差。清婉少平。壁時半毀。惟餘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柏語。天十三字。其下必風也。越女以能詩知名者自綠珠始。至唐初有南海七歲女子若仙姑。尤其清麗者也。

七星巖

七星巖在鼎湖中。去肇慶城北六里。一曰岡臺山。一曰員屋。七峯兩兩雖立不相連屬。二十餘里間若貫珠引繩。旋璣迴轉。蓋帝車之精所成。而鼎湖則雲漢之餘液也。玉屏居七峯之東。是象玉衡。或以七峯純作金形。上應西方白虎七宿。予謂易稱效法。謂坤天有七星。以爲象。則地有七峯以爲法。象者精氣之所爲。峯無精氣。以星爲精氣。其含雲吐雨。居禽獸而生艸木。皆星之所爲之石乳者。星之津液。寶藏者。星之光芒。一卷之多。皆珠斗之子孫也。其或巖間積溫岑光。熒熒若星。則鹹之所作。鹹始於潤下。終於炎上。潤

下爲火之陰。炎上爲火之陽。亦皆星之變化也。七峯皆中空。各爲一巖。巖皆南向。一小者名阿波巖。北向南向者陽明之洞。道書所謂大天日月分精照之者也。日月忽然起滅。不繇孔穴。則陽明之所爲也。大巖當諸巖中央。有南北二門。前後相通。是爲崧臺正室。其頂穹窿如蓋。高數百丈。上開天井。雲氣可以直出。折而北。洞戶益敞。有龍床。坐人百餘。其平如砥。又有龍磨角石。有大小龍井三四。與潮汐上下。巖中復多石乳。始滴爲乳。終滴則凝爲石。長者玉柱。短者瑤簪。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互相撐抵。如此者以千萬計。其爲人物諸瑰異五色間錯。亦皆石之餘髓。非他物。大抵山空則氣蒸於內而爲乳。山實則氣蒸於外而爲雲。雲煖故散。乳寒故凝。雲與乳同類。故皆奇怪萬狀。變化成章。乳者山之精液。雲者山之華也。巖外之石色多白。瓊脂的皪。一一穿漏。亦有乳流注其間。乳乾者膏膩。嚼之漸漸有聲。其薄而成片者。聲皆清越。中空竅穴。以衣覆而叩之。作鼓聲。杖擊則作鐘聲。其一在崖間者。小如碗。吹之嗚嗚若海螺。又以石擊巖。餘地亦作鼓聲。謂之地鼓。曰河鼓。巖者。亦兩門。然皆南出。中有水。闊橫如壘。鼓又如半月之弦。其淺處清見數丈。諸巖皆水環。此獨石環水。澄淵深。故以水勝。曰辟支巖者。距後湞水二里許。舍舟循半田北入。奇石森列。房櫳戶牖咸具。有水自巖端下注。溉田數百畝。土人於此祀不花仙女以祈歲。當西水漲時。諸巖皆可舟遊。宛似武夷九曲。古時蜑蠻稱兩水夾州。蓋西江之水。一從城南出羚羊峽。一從七星巖前出後湞水。今此水淤塞。半爲田。半爲湞湖。湞湖者言西江之餘湞所成也。兩水夾州。則西江勢分。無泛濫之患。形勢更宜。

玲瓏巖

去始興江口十里。有二山在城南。並岑對峙。左大而右小。左山多巖穴。大者曰玲瓏巖。巖中有巖。以大小相間。燠室涼房靡不備。類巧者之所爲。其最勝者凡八巖。初自南壁上爲二小巖。形如半月相環。外隔而中通。數十步一巖。差大。上至山半。一巖甚大。可容人數百。日月盛實其中。名天光巖。路左一巖差小。石乳垂下。有紅綠蒼翠色。稍上又一巖。兩柱屹立。如樓閣一一。當東日初出。則陽光先貫。朝霞滿壁。內有注注水可飲。是謂下巖。自天光前繩屈而上。數十級。有一巖穹然。其石乳縣者爲杵。陷者爲臼。云葛洪煉藥之所。又級而上。有一巖石。龍勢欲昂。舉泉自頷垂滴。味甘以冽。下有坎。不益不涸。又有琉璃艸。生其上。可療風疾。曰風藥。折而左。路稍黑晦。火行數十步。一竅圓明上通。是謂上巖。自半月至此凡八巖。而山中人但稱爲上三巖下三巖云。

陽春巖洞

陽春縣夾江奇石。自雲霖鋪至下馬水。峯峯峭削。巖巖勾漏。凡百餘里不窮。最著者有空同巖。從郭西三里度水而南。又四里。蠡石五六。中方橫不甚銳拔者。空同巖峯也。巖口前後斜出。深廣數十丈。上下層疊如巨廈。二石柱支之。上有天坼甚光耀。一石名龍床。雲氣嘗濕。其鐘鼓石左扣左應。右扣右應。左右扣則一巖皆應。以是山中空故也。凡石山皆中空。蓋艮象一實二虛。二虛其洞穴也。山以虛故能通澤之氣。山無氣。氣皆從澤而出。氣凝則爲乳。洞穴所有物象。皆乳所成。歲久乃堅爲石。石者氣之渣滓也。巖中又有

晻翳。炬行十餘丈。昔有金膏銀液之異。出巖。從高流河口行十餘里。有三峯出水。東曰潭西石。道書所謂潭西玉髓是也。一穴深廣百餘筋。古溜所積。多爲雲霞鳥獸形。鍾乳隨手折之。輕鬆瑩透。疑即玉髓。四壁作龍鱗。有艸斐斐下垂。若龍鬚。金翠相映。土人云此金芝也。嗅之辛辣。從潭西亂流數里。爲高岡。巖宋至巖。一峯庫小。爲角石。一峯張其口。爲馬口石。二峯相屬。爲遠塘口石。水穿洞腹而出。勢甚噴薄。冬月捕魚人始能行。洞底里許。無所觸礙。西二里。爲南巖寺。有元至正碑。東炬稍北。爲銀輝洞。循崖行。螺旋蠖屈。可數十穴。極其幽窅。石瑩膩。得火發光。鍾乳縣冰。層疏交拄。傳有銀甕涌出。不知何世之物也。又循崖行。至西巖。得天然洞闕。稍加追琢。爲之左右。支洞委宛。各高數丈。其奧有一古龍蛻。土人療疾。每琢石出之。是曰龍蛻巖。又前有螢眞人騎赤豹處。曰赤豹洞。廣敞得龍蛻之半。入里許。上通日光。洞前爲合水口。從水口而東。越陂陀三四里。有寺曰川山。旁倚危峯四五。一洞下廣上銳。兩扉仄暗。捫其壁。高下隱起。有鳥跡書。爲苦蘚所蝕。罅光射處。時見片片琉璃。是曰玉玻。巖從水口而西。一石曰下那虹石。有虹陽洞。在水次。其旁小峯曰小那虹石。北有數峯不相屬。曰上那虹石。又北有瑯陽洞。洞上有三峯。曰大瑯小瑯。瑯背從水口而北五六里。經鳳羅口。其西岸有峯四五。南戶之巖一。北戶之巖一。東戶之巖一。北戶在山麓。不甚廣。遠東戶去地二百尺。鐵壁平削。非人可度。又三四里。則皆東石也。凡三十餘峯。或相屬。或不相屬。謂之石城。其南巔前多甃壘。北壁直瞰江。塹。又有二十餘峯。曰合窠石。作四連。北四峯爲焦青石。又北三峯爲中部石。又北八峯相屬爲中青石。四峯不相屬爲乳坑石。又北六峯相屬。又不相屬爲兵營石。四峯相屬爲那青石。東北五峯不相屬爲那烏石。那烏水所自注也。其東三峯爲鯨石。又東三峯爲荔石。又東二十餘峯爲潭葛石。自石城至潭葛凡百餘峯。屈蟠十餘里。隱隱皆有洞穴。崖岫多薙水。潭葛北有石角洞。其縣溜高下相襲。其凝乳瀣晶相積。其蘚花若剪玉而成。其嵐烟時吐五色。土人云寶玉氣也。又北三四峯相屬。半出陂陀。半入湖浸。爲浮曜洞。亦曰小銅石巖。人家在巖口。蕉竹連陰甚有致。去巖里許。東北有四峯。平坡帶岫。曰隔岡石。又北六七峯。曰銅石。其東南去人家半里。有磴道。數曲。至下巖。又百餘級。至中巖。巖劉仙蛻所也。炬探之。亂花瑤芝倒垂四壁。壁光瑩射。炬如玉。旁有一石房。床屏孟筐。宛若鬼作。又數十級。壁有周敦頤祖無擇題刻。爲元鶴巖。下坂則黃泥潭矣。自潭至天塘。道旁有六七峯相屬。曰黃泥潭。石北五里許。有八九峯不相屬。曰梧桐石。又十數峯橫倚平衍。曰石巷。往往洞戶出翠微。或隱林際。或覆重崖。下凡五六見。非鉤梯飛梗不可至。又三四里。在蓁峯相蠡間。曰雲霖砦。負石而居。曰客砦。前跖湞湖。曰三砦。砦下夾路數峯。高四五丈許。尺尺皺皺。路藤垂篠。青翠涓滴石上。猿狙狎人。冬寒時蓁至。就火撫弄不去。湖外有雲霖洞。歷數十磴。乃至瀧瀧之聲。與風葉相荅。洞中急溜。又若汎瑤瑟然。里許。循仄徑行。高下不知其幾。四旁委洞。時仄身蹲膝。蹴之不能悉達也。數百步。出後洞門。有白水飛瀑十三疊。嵐烟擁蔽其半。與壘石大巖石窟三。龍皆奇絕。白水之山最高大。在陽春西南。去縣遠。其在城北有峯。隆然起如寶罏者。涼繖岡也。左右則雲林。射木磯。木之山。烟翠隱見。皆面江。互相映帶。江繇黃泥潭七十里。至縣。與左瀧水合。又南五十里。與輪水合。又漠陽江一路皆奇石。或有名。或無名。或石也。而以峯名。或峯也。而以

石名。無不峻削奇詭。玲瓏穿空。不可得而窮也。

碧落洞

英德之南約五里。一石壁高千餘仞。上有洞曰碧落。循磴而上。至一洞。其廣二丈。袤倍之。高四五之。從洞右仄行。未及半。石罅有橋梯出於壁外。閣道空懸。兩翼爲楯檻承之。仄行復至一洞。兩壁才容一人。既東復舒。爲廬樓一。壁一石吐出。上平下銳。可坐而臨水。從洞左仄行。又有廬樓一。其石皆長蒲艸。雲霞所垂乳。變態千萬。將雨則乳枝濕潤生雲。僧常爇火以燒雲。一水注深二尺許。乳之滴瀝所成也。有魚長數寸。見人弗畏。上有石榻。右仙人蟬蛻於此。蓋靈窟也。僞南漢命爲雲華御室。有記。唐人周夔爲到難篇云。

滇陽之石室。兩崖掩東。勢合如屋。屏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仙躅。羽客寬色。靈遙局。又謂忽驚呀豁。奔赴鵬立。背倚青壁。久而汗浹。是此洞也。洞外峯巒四合。一屏前立。江光樹色。掩映虛無。境絕幽麗。

穗石洞

穗石洞在會城坡山之下。坡山向在江干。稱坡山古渡頭。山木不高大。爲劉鱉所鑿。今僅一培塿耳。昔有五仙人持穗騎羊降此。仙人去而羊化爲石。故名穗石洞。有一巨石廣可四五丈。上有脚跡。跡中碧水湛然。雖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異也。城中天然之石惟此。餘皆客石。

甘泉洞

甘泉洞在增城東洲西嶺下。滿文簡之母陳因禱是洞生文簡。故文簡以爲號。而建甘泉書其院上。其後文簡所至。輒爲樓名曰見泉。以示不忘所生之地。

紫霞洞

瓊州治南二里。蒼屹山之北。有紫霞洞。洞口一石版。題曰遠七里。近七里。不遠不近七里。壁間復有盤龍屈曲自何起伏八篆書。郡人產子者。多鐫名石上。以硃塗之。謂可得長命云。

泐溪石室

泐溪石室在樂昌治西北三里。其山曰泐溪嶺。泐溪在嶺下。嶺以溪名。石室亦如之。高三丈許。廣倍之。左右各有斜竇甚深。漸入若螺螄尾。一飛來碑刻真武贊八句。字如陶樓碑。不能盡識云。飛自武當。有陸羽題名及樞密二楷書。字大四尺。右有石床。長二丈。平整可臥。其東四里。又有巖。縱橫十字。平廣若大衢。名十字巖。橫者甚深。有地道可通泐溪石室。似有陰師主夜。陽精主晝。形如日月。飛在元空之中流入洞天之內。其光明與外無別者。

揚旌巖

揚旌巖在保昌西北二十里。以漢將軍楊僕經其下。故名。絕壁有瀑布。瀑布中有祇林寺。瀑布爲寺之屏。遊者以爲入瀑布中。不知其且入寺中也。巖高深各數十丈。廣三之。可盈室十餘間。而瀑布之橫懸正足蔽之。從外望之。但見瀑布。不見寺。並不見有巖。巖下又有一巖。如巨口吸水。水噴薄至雨花臺。乃成溪潭。

旁有大小蒲團石。甚怪。

三洲巖

三洲巖在德慶州東七十里。嵯峨靚深。如堂如房者半。兩旁有隙坼二。日光分透。從右壁而上。初甚暗。不數十武。即洞。如飛磴盤尺。行者前後不相顧。從穴中昂首穿而出。乃至頂。有一亭。古木叢蔭。丹竈硯池。仙羊窩石柱。皆在焉。右有皎叟修真於此地。李綱書玉乳巖三大字。祖無擇銘之。其石皆苔綠色。麼琴如玉。可愛也。其南又有亭。瀧江繚繞。是底。下視烟波。茫然無際矣。

白面巖

白面巖在翁源縣東南七十里。石色中青外白。故曰白面。其寬敞可容千人。黑暗處炬之。約深數里。不能窮也。春夏時有泉下滴。日供三四人飲。凝其石。片片音響各別。又謂玉磬巖。常有神飛至居巖一二年。輒去。去之日。有大風雨拔木發屋。人以爲異。

穿鋭巖

穿鋭巖在靈山縣西二里。峯半。一孔相通。有如穿鋭。鼠之。以爲前後二鋭也。旁有三海巖。皆高廣。石乳森森四垂。肯諸物象。又有呂君洞。出入上下。如環無端。絕與穿鋭相髣髴。宋州守陶鶚登此。見有螺蚌之異。疑古滄海之變。其玲瓏穴漏。或泡沫所成。賦詩紀之。

南越筆記卷三

西江

西有三江。其一爲灘。一爲左。一爲右。右江至潯而匯左爲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而匯灘爲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惟曰西江。西江在西粵爲三。在東粵爲一。一名鬱水。唐志稱南海名山。靈洲大川。鬱水亦曰牂牁江。予以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爲一大瀆。而峋嶁碑有南瀆衍亨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大洋。南海固以江而重也。則祠牂牁於廣州。以爲南瀆也。亦宜。牂牁者。江中兩山名。左思云。吐浪牂牁。西江之水。以牂牁之山爲始。以崖門之口爲終。牂牁其即西江之岷山也。

三水

三水者。自肇慶而來者曰牂牁江。爲一水。自清遠而來者曰滇江。爲一水。自廣寧而來者曰綏江。爲一水。皆會於三水縣東南之崑都山下。是爲三水。志以牂牁滇二江達於廣州入海者爲一水。非也。綏江至四會。會龍江。顧水。東南出南津口。以入滇江。又分一支。西南出清岐口。以入牂牁江。其水甚大。不減滇江。一源而二流。西北二江皆受其灌注。可以爲一水。與二水參。夫以一水而能灌注二江。天下之所少。入西江以爲上流。入北江以爲下流。而不得合西北二江以稱三水。此前人志山川者之疎也。

潮

廣人以潮汐爲水節。或日一潮而一汐。或日兩潮而兩汐。皆謂之節。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落。暮潮乘之。恐以終風前後相盪。海水爲之沸溢。是曰沓潮。一歲有之。或再歲有之。此則潮之變。水之不能其節者也。若以歲之十月自朔至於十有二日候潮。朔日潮盛。則明年正月必有大水。二日則應二月。日直其月。至於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蓋水之神於節者也。然大率潮與月相應。月生則潮初上。月中則潮平。月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乾。月與日會。則潮隨月而會。月與日對。則潮隨月而對。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氣。精之所至。氣亦至焉。此則水之常節也。蓋水與月同一坎體。故以月爲節者。在在有常。而以日爲節者。往往有變也。余靖云。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南北。彼竭此盈。皆繫於月。不繫於日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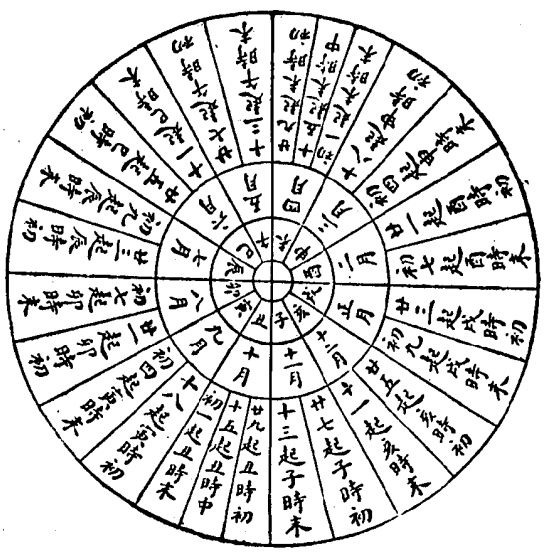
廣州潮

廣州潮以朔日長。至初四而消。朔日長。至十八而消。謂之水頭。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謂之水尾。春夏之水頭盛於晝。秋冬盛於夜。春夏水頭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謂之春汛。春汛爲大。以水頭。故言大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謂之冬汛。冬汛爲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

瓊州潮 附流水指掌圖說

瓊州潮候與江浙欽廉不同。其地勢異也。郡與徐聞對境。兩岸相夾。故潮長則西流。消則東流。日有消長。常也。八月九月其勢獨大。每日兩有消長者。其變也。故舊潮漸減漸小。謂之老潮。新潮漸進漸大。謂之稺潮。十一月朔或時不測而長。謂之儉潮。其大小之候。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舊志云。瓊海東南諸港。朔望前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二至前後潮大二分。夏至潮大于晝。冬至潮大于夜。又云。晴則望南而吼。陰則望北而吼。人以爲陰精。驗之果然。又云。交廣潮候與閩粵相去亦少差。而瓊崖僧萬之候。大小俱各差殊。其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則同。不係月大小之盛衰。今附流水指掌圖說。以便參觀。倪邦艮曰。雷之海安。橫渡至瓊之海口。計程約八十里。非遇大順風。則往返舉帆。均以水流東爲候。而逐月逐日各有差移。難以他郡潮信推測。癸未六月承之定陽。適初旬伏流。待渡海安。偶閱舟師流水簿。繁不勝紀。因撮其略。繪圖于左。每月兩次起新流。相距十四日。如十一月十三起流。二十七又起流是也。惟四月十月。則新流三次。其逐月爭差。各縮二日退一時。俱逆算。如十一月十三二十七起子。十二月十一二十五起亥是也。三九月之初四十八。十月之初一十五。則縮三日。而流在上半月者。則起時末。在下半月者。則起時初。惟四月十月之十五。流起時中。其起新流之前三日。俱伏流。每日一次流東四個時辰。便退西。其逐日爭差。各半個時。歷兩日差一時。俱順算。如十一月十三起子末。十四起丑初。十五起丑末是也。若遇閏月。則以上半月照前月下半月。以下半月照後月上半月。又海口比海安流早半個時辰。海口瓊地。海安雷地。按潮爲天地呼吸之氣所運。而適與月應。蓋月行每月一周天與日會。十二會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是一

歲。月行之數也。歲有三百六十日。常數也。而又有六小月。今倪氏此圖以十二月編定三百六十日。每月相距十四日起流。一月縮三日。兩日差一時。又以三九十月朔望內各縮多一日。共得六日。以準六小月。併月行三百五十四日。適符三百六十之數。準定潮候起伏。洵屬簡便。但月行尚有奇零。今只整齊配去。不計餘分。歲久必差。故天后廟碑所定起伏月日時刻。久已不符。以其便于渡海者姑錄之。以俟智者考正云。



按天妃廟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濤。乃東四合流處所。所謂中洋合流風也。過此可勿放心。如風大則半日可渡。又歲三月二十三日。天妃誕。海南必有北風。舟楫宜候之。以是日須臾可渡。是日廣東邊海地。亦曾有風雨。又不可泥於圖說也。

二湖

會城中故有二湖。其一曰西湖。亦曰仙湖。在古甕城西。僞南漢劉鋹之所鑿也。其水北接文溪。東連沙㵎。與藥洲爲一。長百餘丈。歲久淤塞。宋經略陳峴疏濬之。並築故苑奇石置其旁。多值白蓮。因易名曰蓮池。而湖亡。其東偏今有仙湖里。遺焉。其一曰蘭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廣州志蘭湖在雙井街。其水常潴。今亦亡。其地亦猶曰蘭湖里云。城中又有二洲。一曰蘭洲。在元覽臺西。爲白雲之水所注。一曰藥洲。在越王臺西南一里。即戲所鑿仙湖與之爲一者也。

昌樂瀧

昌樂瀧在昌樂縣西北六十里。自瀧口以上至平石。凡有六瀧。乃鄙生所稱崖壁峻阻。巖嶺干空。交柯雲蔚。蘊天晦景。謂之瀧中者。瀧中之山名豈豪。兩峽相抵觸。欲崩欲陷。楓柟豫章諸大木撐之。天從石罅中出。僅尋丈許。隨峽勢以爲大小。屈曲縈迴百餘里。至瀧口乃稍開豁。峽中一名武溪。其水源出桂陽王禽山。入臨武。經鷓鴣石南流。合瀧水冷君之水。激爲大瀧。灘流最怒。驚濤飛注。凡有六處最險。其曰塞瀧者。濤風沫雪。凜烈如深。冬舟出沒者衣盡濕。如裸而凍。凍不可忍。上有廟。祀漢桂陽太守周昕。報始疏鑿之功也。廟左祀昌黎韓愈。愈昔至此不敢涉。有瀧吏詩云。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故亦稱韓瀧。一曰金瀧。

其崖昔爲雷擊。傾裂數百丈。頹波所入。衆壑咸滿。蹙若山崩。轉如電掣。嘗有金銀光怪。一曰白茫瀧。一曰垂瀧。縣洪百餘仞。匯爲巨潭。濁瀾騰沸。望之茫洋。一曰梅瀧。上多梅樹。有獸白毛而長臂。旦夕吟嘯。人以爲猿公。一曰腰瀧。言在瀧之腰也。亦曰穿腰瀧。舟人率以兩篙穿腰舁舟而上。日不能十里二十里。舟下者勢如劈箭。直入九淵。雖巨石嘗一髮許。路或窮折而入巖窟。則山液滴瀝。陰濕毒淫。若有蛟蛇鬼怪之物。欲相搏噬。令人凄神寒魄。不能自持。自寒瀧至此皆絕險。舟上者與石爭。下與水爭。與石爭者勢在篙。與水爭者勢在舵。其可爲力者人半之。不可爲力者天亦半之。出峽至瀧口。有鵝公石在水中。險若淫預。過此乃敢泊舟。嶺南謂水之湍浚者曰瀧。諸州皆有瀧。英德有瀧頭水。羅定有瀧喉。而以此六瀧爲大六瀧。又以穿腰爲大。予有瀧中號子云。舟子穿腰欲上天。下瀧船笑上瀧船。上瀧爭似下瀧險。一片風帆亂石邊。又云。舟隨瀑水天邊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時亦卻立。白鷗欲下復驚飛。瀧口東岸有趙佗古城。佗昔自王。首築此以扼楚寨。蓋以秦新道惟此瀧中最險。彼北從湞水。西從灌水以入者。險皆不及瀧口。有望瀧樓。去縣西北三十里。縣西門曰西瀧。其東曰東川。南曰武水。武水至縣南有龜峯。橫當水口。水爲縈紆倒流。上有一亭曰武溪亭。有記。

潮水泉

韶州清溪驛東五里許有潮泉。泉有雌雄。雄大而雌小。一雄長則一雌消。日凡三長三消。初以鷄鳴。次午酉。消則涓滴不留。惟秋冬間。泉無消長。乃有細水長流。土人以泉應潮。名曰潮泉。

貪泉

石門有泉。飲之輒使人貪。名曰貪泉。語云。登大庾嶺則芳穢之氣分。飲石門泉則清白之質變。緣來久矣。

豐湖二泉

惠州豐湖有二泉。曰清醒。曰古榕。清醒在豐湖南姚坑。泉口僅如盂。日汲數十石不竭。水比他泉稍重。古榕在湖峯西麓。迸出石隙。甚芳冽。清醒則甘。然冬盡春初。古榕泉味復與清醒埒。清醒不變。而古榕獨變。亦異甚。二泉因東坡在惠改名西湖。亦統名西湖。

壽泉

壽泉井在興寧東二十里。每大雨。諸坑塹濁水交流於井。井水獨清。土人名其地爲井子唇。濁在唇而清在腹。汲者去其唇之濁。取其腹之清。味甚甘。飲之多壽。是曰壽泉。

三泉

瓊州有三泉。其在府城東北者曰雙泉。相去咫尺。一甘一鹹。異味。蘇子瞻名曰洞酌。有詩云。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餅之中。有澠有淄。其在州北郭三里者曰粟泉。出石罅中。甚甘。泉底多銀沙。星。有粟粟長青。時時浮出粟米。啖之香美。子瞻名爲粟泉。或曰泉非眞浮粟可食者也。泉脈上湧細白沙。纍纍若浮粟耳。

毒泉

長樂有兩毒泉。其一在曾峒嶂下。相傳宋鄒太尉引兵征鐵板僧。去毒泉二尺許。以劍剸地。泉即隨劍入

地不爲害。一在黃塵嶺。有軍士誤飲而死。文文山移祭其上。竭而止之。曲江濂溪驛對岸亦有毒泉。沽足潰爛。泉所注田數十頃。食其田穀者。一二年輒死。號蠱毒田。斯乃地之孽氣所注也。安得有鄒文二公者。以至誠消其患害乎。

九眼井

九眼井在歌舞岡之陽。相傳尉佗所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稱佗飲斯水。肌體潤澤。年百有餘歲。視聽不衰。又嘗投杯於井。從石門浮出。舟人得之以爲神。名越王井。通典謂南海有天井門。天井者。越王井門者石門也。井又名越臺井。以在越王臺之下也。廣州諸井此最古。南漢主亦嘗飲之。號玉龍泉。其廣丈餘。有九孔。文石爲蓋。汲者欲得井華。分綆而下。瓶罌各滿。毋相抵觸。人甚便之。自漢至今。以爲尉佗之遺澤云。

瑩慶七井

包孝肅爲端州守。嘗穿七井。城以內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門外者曰龍鼎岡井。民居環抱。清源滑甘。爲七井之最。此郡城來脈。山川之秀所發也。大凡幽谿邃澗之水。飲之消人肌體。非佳泉。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側。土肉和平而巽風疏潔。乃爲萬寵所需。食之無疾。孝肅此舉。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爲政。能發斯民於千載。用之不窮。不過一井之爲井。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言鑿井之不可緩也。江城婦女冒風雨出沒。在在皆然。惠州城中亦無井。民皆汲東江以飲。堪輿家謂惠稱鵝城。乃飛鷺之地。不可穿井。以傷鷺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與歸善縣城地皆鹹。不可以井。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飲云。

流杯曲水

流杯曲水有二。其一在增城張老巖。石版斜鋪十餘丈。一水從石罅中流。縈紆百折。遊人每以小石障下流。以畜其勢。乃兩兩夾水而坐。使人酌杯酒。置上流。聽浮游所至。取而飲之。然有不得飲者。有一再飲者。有杯流至前忽復流而之他者。有順流而下忽復旋迴而上者。於是譁然爭飲。相歡以笑。其一在從化之北四十里。一泉自山巔飛下。分爲兩帶。上下凡二級。曰百丈帶。其深處匯爲淵潭。不可測。淺者流離四出。引之可以浮芦。又龍門有聖蹟嶺。流水九曲。注爲飛泉百十丈。下成深潭。亦可以浮杯逐著。

漈

龍門縣其溪灘之極險者。名之曰漈。有曰澤。雙十二漈有曰白水漈。漈與瀧皆天下絕景。六瀧可比閩之九龍。十二漈可比浙之五泄。

廣東諸水之不同

白水山在陽春西南。上有飛泉一道。注於潭中。天霽、潭有聲則雨。雨有聲則霽。九牛瀧在南雄城南五十里。一名龍眼。水下有深潭。雨久響則晴。晴久響則雨。臨高之東南邁龍村。江中有灘。久旱、灘響則雨。久雨、灘響則晴。瓊山博落溪中。有大石橫亘。曰銅銑石。下有穴。大嚴水注其中。有聲。旱聞之則雨。雨聞之則晴。

澄邁縣南十家都有東巽泉。流瀉可三丈餘。朝響則雨。暮響則晴。稱聖井。仁化有龍王坑。一泉湧出。溉田千餘畝。霖則小流。旱則大流。天久無雨。雲自其泉騰至山巔則雨。澄海縣南有鳴洋。在南灣海中。聲起若雷。自東則風。西則雨。廣寧之西三十里有石澗山。泉自竇出。旱則聲聞數里。雨則香。南海縣治之北有日泉井。東有月泉井。日出則日泉井中先見日。與月泉井相望。月出則月泉井中先見月。與日泉井相望。南海西樵山有金銀井。一赤一白。相距尺許。爲利丹井也。注赤水於銀井。赤水不白。注白水於金井。白水不赤。茂名觀音山上有金玉井。潘眞人煉丹於仙坡。其烟通於金井。烟則黃。通於玉井。烟則白。茂名上宮潛之水。與府治後龍井相通。名曰龍眼。下宮潛之水。與寶光寺虎井相通。名曰虎眼。信宜東有龍山。其南有石孔曰風窖。北有石孔曰雨窖。韶州有雌雄泉。一日兩潮。雄長則雌消。雌長則雄消。始興有剡水。朔長而晦消。博羅有白水泉。東熱而西寒。翁源有燕子泉。春出而秋伏。與燕子同其來去。鎮平有長潭。與綠水湖相通。湖清則潭清。湖濁則潭濁。清遠有米貴水。在金敘潛上。中有二水。有謠云。米貴水流朱溪岸。米賤水流綠林塘。甘竹灘在順德之南四十里。凡灘水皆一流。而甘竹灘兩流。潮長則水滿而下灘。潮消則水乾而上灘。謠曰。水消水上灘。水長水下灘。是兩流也。蓋潮自灘入。汐自灘出也。舟行者每紆道。象山之陰以避之。名偷洋。澄文昌有浮山。屹立海中。分潮水西東。朝潮至浮山而東。暮潮至浮山而西。謂之分洲洋。瓊海分東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東海鳴則風。西海鳴則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瓊海半月潮長。則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則東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雷之州東有調黎之水。日兩潮兩汐。西有那黃之水。日一潮一汐。粵中古謠曲云。郎心好似調黎水。不起風波春復秋。日日兩潮還兩汐。令儂消卻別離愁。又云。花下獻聞白馬嘶。郎來日日在南溪。莫如瓊海潮相似。半月東流半月西。文昌西北有分水江。一水分兩溪。左者色黑。右者白。交流至海。始與有墨江。水黑如墨。流至江口與滇水合。五里間黑白判然。萬州樟樹嶺石上有人馬跡。或沙水上跡隱。則歲豐。見則歲歉。合浦南有瀾洲。去海瑞千二百里。天陰雨輒望見之。晴霽則否。定安江中有石人。令賢則石人出。否則隱。

永安五江

永安縣有五大水。以江名。名曰五江。自鷄公嶂至小黃花、佛子凹。岡脊之地。其水四馳。南爲秋鄉江。其流最長。西則神江諸水。東則琴江。北則藍口水源。秋鄉江、神江、義容江、琴江其大者。小水注之甚衆。大者爲經。小者爲緯。源流見矣。五江一曰秋鄉江。在永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其源二。一出琴江寶嶺山。一出官山嶂下。合流而北過火帶社。西納車嶺水。東納石坑鍾坑水。折而西田子逕水南注之。至縣轎尾水東北注之。堤坑水北注之。南下猪母坑水。又北注之。至半江東納牙溪水。至馬頭山西納下瀨水。又西納官坑水。又東納黃沙水。又東納雙螺濁水。又西納逆坑水。東南納軍糧水。至鳳凰岡北。納清溪水。又東納南山水。又西納龜坑水、吉田水。至曲派。納下義水。入於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一出縣東。一出縣北。衆山環繞。萬壑交流。百餘折而經馴雉司前。又折而至梅花嶺。入於江口。其曰牙溪者。一出羊角嶂北。一出公坑西。至番流水合流。而北納羅坑村水。西至牙溪口。入秋鄉江。曰黃沙水者。一出燕尾山。一出鳥窩嶂。至磉頭合流。北過上下湯梅子派。西入秋鄉江。曰軍糧水者。出梅坑。逕北過唐田。西北入秋鄉江。曰滑溪水者。其出寶山嶂者爲上下窖水。出狗頭山者爲目墩水。合流納瓦屋頭水。過沙子逕神宮前。半逕至旱塘。其出天子嶂者爲苦竹水。至旱塘合流。至鳳凰岡。入秋鄉江。曰南山水者。出黎壁山北。過南山至石屯。其在歸導境者。一出黃草嶂。一出石塘。至連塘合流。至上石屯合南山水。西北入秋鄉江。曰下義水者。出硝石逕北爲捲蓬水。出黎壁嶂西爲黎壁水。過上義高岡合流。納梅子坝水。過下義至曲派。入秋鄉江。二曰神江。在縣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源二。一源在林村埔北。東出小黃花。西出嶂下。一源在林埔南。東出佛子凹。西出雞冠山。合流至龍潭脛北。受棘菜坑水。至黃竹逕又北。受曹坑水。至黃塘南。受白溪水。至橫石又南。受苦竹坑水。至鐵口北。受陳田水。至魚潭逕又北。受楊坑水。至陂角沙南。受龍頭山木公坑水。至停塘北。受花坑水。至金山下南。受大梨水。至鄧村又南。受禾坑水。入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出鷄冠嶂。周迴百折。衆水注之。經梧桐山之前。又折而至江口。入於東江。三曰義容江。在縣西七十里。發源蔣崗尾。至飛鵝嶺。合月角嶺水。過義容屯。至烏鶴潭。其出大魯嶂猫兒山者。至安全合流。至中田合桃子園水。至烏鶴潭。入義容水。至黃坭塘。受湯坑。入於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出大魯山。折而至寬仁司之前。復折而入於東江。四曰東琴江。在縣東四十里。自鷄公嶂發源。西受北坑水。至上鎮。東受象鼻逕水。至水口村西。受塔凹水。至練坊西。受蕈坑水。至官屋埔東。受廿坑水。至楊梅埔西。受馮坑水。至寺坑東。受黃小塘水。至羊羔西。受黎坑龜湖水。過長樂米潭。至琴口。會南琴江。入於橫流渡。黎坑水出逃軍嶂。龜湖水出寶冒嶂。廣東輿圖云。北琴江自簾紫嶂發源。由山谷嶂折四十里。入長樂界琴口。按東琴江初志稱曰北琴江。故廣東輿圖本之。然此江在縣之東。當名東琴江。稱北琴江誤。今改正。其曰塔凹水者。一出芙蓉逕過賀岡。一出解沙逕過袁田。至塔凹合流。入東琴江。五曰南琴江。在城東南六十里。其源自西來者。一出嶂下。一出橫排嶺。合流至龍窩納吉崗水。一出公坑嶂。一出岑裏。合流至清溪。合施坑水。俱至明亭水合流。至中湖納槍坑水至柘口。自南來者。一出磉頭。一出黃坑。合流至小鰲。合翡老坪水。過細女灘。納掩桑水。至柘口。會西水。過長樂、大梧至琴口。會東琴江。廣東輿圖云。自羊角山發源。沿流由南嶺後曲折三十里。入長樂界琴口。與東琴江之水會合。入橫流渡。其曰黃花水者。東出芙蓉逕。西出陳塘上。不至鯉魚頭合流。北至散灘逕。納白溪水。出康禾。

西樵三十二泉

西樵有三十二泉。其出於大科中峰之南。天峰之北。東流兩崖之下。瀉於雲谷者爲左天泉。南自福老峯流於天峯之南。瀉於雲谷者爲右天泉。二泉最高。西樵第一泉也。雙流過仰眠峯。飛瀉於噴玉巖。下出於大坑。又南則四峯之泉注洗硏池。出於崖子坑。流於九龍洞。出於西坑口。至於大坑會噴玉泉。而東入於江。西則煙霞洞泉。伏流洞口。會於錦巖泉。又會於鐵泉。又會於龍泉。流於石子田。瀉於樂堯莊。爲左垂虹泉。其雲端井泉二。溢流於龜頭社。瀉於樂堯莊。爲右垂虹泉。合流洞口。出於羅漢巖。達於黃岡。而西入於江。北則大科村泉。流於西竺。會於寶鴨池。西出會於飲馬泉。南下爲瀉錢泉。歸於天湖。其碧雲三泉。一出

流清館。一出山塢。一出村邊。益積五六池。瀉於觀翠巖。北會於階梯泉。與貴峯大槽之泉。歸於天湖。流出於猪坑。注無底井。又注於官山下。而北入於江。南則雲路二泉。流於村南。出於大茘山下。帽峯。達於江村。而南入於江。噫。一山之巔。九十六峯之間。飛泉四出。其多若此。

日月二泉

廣州城中有日月二泉。日之泉每夜輒有一日在其中。月之泉每夜輒有一月在其中。日泉今失其處。惟月泉在金華夫人廟神座下。有巨石覆之。又有星泉。又廣州有三井。亦分日月星之名。日井在舊青紫坊千佛寺側。月井在城西南右月華樓下。今鹽倉街衙月泉菴址。星井在城西六里。古金粟外樾衣坊。

粵東溫泉有三

粵東溫泉有三。其一在羅浮白水山。東坡詩所謂鬱然丞相井。疑浣將軍布是也。一在電白熱水池。一在陽山溫泉灘。二俱在道傍。行人皆得浴焉。

韶石

粵東之北之西北皆多石。其所爲山皆石也。居人所見無非石。故皆不以爲山。而以爲石。蓋自梅嶺以南。湟關以東南。千餘里間。天一石也。而石外無餘天。地一石也。而石外無餘地。巖巖削出。望之不窮。其高而大者以千數。小者紛若亂雲。亦無一不極其變。石多中空。或一峯爲一洞。或數峯相連爲一洞。此出彼入。四際穿漏。外視之皆無所有。色青藍。間以白理。雨後若新。染然花木蒙茸。其上恍若錦屏。是皆絕奇石也。然尤以韶石爲大宗。韶石在韶州北四十里。雙峯對峙若天闕。相去里許。粵人常表爲北門。旁有三十六石環之。一一瓌譎無端。互肖物象。各爲本末不相屬聯。有記其狀者云。韶石前後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削若堵墻。圓若屋囤。半削如瓞瓜。首尾翹翹。似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榜字。約略盡之。大抵韶之山多奇。而韶石爲最。若雙闕又韶石之最。

英德石

英德石有大小。大英石者。言乎英德之峯也。英德之峯。其高大者皆石。故曰大英石。蓋地至英德有石而無土。土不生於英德。石獨生焉。其爲狀多直而少橫。每一直石起。輒至數千百仞。各自爲根。不相緣引。一石一峯。或數峯。峯無餘峯。石無餘峯。卑者不相壓。卑者或側出而多岐。高者必矗聳而特聳。蓋自英德至陽山數百里。相望不絕。皆直石之爲怪。而英德之峯奇而野。陽山則奇而秀。英德之峯少樹。陽山之峯多樹。樹少故其石盡見。見而數百里間。假但有石而無山然者。凡以鐵瘦透秀四者備具爲美。其出土者曰陽石。受雨雪多。質堅而蒼潤。扣之清越。入土者曰陰石。則反是。石生山谷間。大小相疊。一一嵌空闖疎。具峯巒巖洞之狀。卽一卷許。亦輒芙蓉亂削。乳竇交通。巉巖勾漏。小心視之。須五日始盡其一峯。十日始盡其一谷。此以小而奇者也。

蠟石

嶺南產蠟石。從化、清遠、永安、恩平諸溪澗多有之。予嘗溯增江而上。直至龍門。一路水清沙白。乍淺乍深。

所生蠟石。大小方圓碟硬。多在水底。色大黃嫩者如琥珀。其玲瓏穿穴者。小蒼蒲喜結根其中。以其色黃屬土。而肌體脂膩。多生氣。比英石瘦削崛巖。多殺氣者有間也。

會城三石

會城有三石。東曰海印。西曰浮邱。中曰海珠。皆地之脈也。海珠在越王臺南。廣袤數十丈。東西二江水環之。雖巨浸稽天不能沒。語云。南海有沉水之香。亦有浮水之石。謂此也。相傳有賈胡持摩尼珠至此。珠飛入水。夜輒有光怪。故此海名曰珠海。浦曰沉珠。其石則曰海珠云。石上有慈度寺。古榕十餘株。四邊蠟結。遊人往往息舟其陰。端陽七夕。作水嬉。多有龍郎、蛋女、鱠魚、酤酒、客販、荔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屬。隨潮來往。遙望是寺。魚沫吹門。蟟光次壁。朝晴暮雨。含影盧無。恍忽若鮫宮貝闕而不可卽也。海印潛石也。在下方之東。半出波際。其上有京觀樓。周以雉堞。視海珠、浮邱。隱隱若三台象。浮邱去城西一里。爲浮邱丈人之所遊。古時浮邱在海中。與海印、海珠若離若合。宋初有百二十歲老人陳崇藝言。兒時浮浮邱山足舟船數千。山四畔篙痕宛然。今浮邱距水四里餘矣。邱下有井。蔕稚川嘗飲之。有海神獻珊瑚一株。因名珊瑚井。井旁多蒼蕤艸。三月上巳。遊人多往采擷。

五羊石

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來集楚庭。各以穀穗一莖六出。貽與州人。且祝曰。願此闔闔。永無荒饑。言畢。騰空而去。羊化爲石。今坡山有五仙觀。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變勢若抵觸者。大小相交。毛質斑駁。觀者一一靡峯。手迹疊然。諸番往往膜拜之。蓋以沉水有烟氣自竅穴中出。若石津潤而生雲也。

九曜石

九曜石在藥洲旁。南海主劉龔使罪人移自太湖。鑿壁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八九尺或丈餘。嵌嵓崒兀。翠潤玲瓏。望之若崩雲。既墮復屹。上多宋人銘刻。一石上有掌跡。長尺二寸。旁有米元章詩。一石白色。中空。一圓石爲頂。若牛頭。大可五尺。身中直通至頂。四旁有十餘竇相穿。有刻云。花藥氣氤。海上洲。水中雲影帶沙流。直應路與銀潢接。槎客時來犯斗牛。一石通身有小孔。如水泡沫。一石獨大。合三石爲之。下有數萌。長三尺許。瑤如雪。父老云。向未經見。此客石也。久而生筍。豈地之靈使然耶。然今亦摧折矣。

應雨石有二

應雨石有二。其一在封川西南錦鐵山。石上有巨人跡。歲旱。以水灑之。則雨。名聖石。其一在揭陽黃岐山。山有一窪池。容水數斛。旁有峙石。方厚二丈許。歲旱。積水池中。以戛灑峙石。石滋潤。卽雲蒸而雨。有銘者云。元氣之核。風雨之胎。我疑爾服。定有潛雷。邑人因名其石曰潛雷。

犀象二石

有犀象二石在始興玲瓏巖。其色獅古而象白。土人取二石各一片。磨薄。置盤中。以醋沃之。二石相去咫尺。輒能相就。離之復合。蓋獅之青陽也。象之白陰也。磨薄者。以火之力使之陰陽相合。而醋又爽上之。若

所作也。有鷄啼石在從化縣東二十里。高丈許。方廣稱之。相傳自他所飛來。以鷄啼而止。有二魚王石。其一在陽春城北。屹立江潭。古木蒼藤。羃其上。歲旱禱之。投藤藥以毒潭水。有巨魚紛紛浮出。即雨。其一在陽江東南沸村。歲有鷄尾魚來朝之。有鴛鴦石在肇慶七星巖口。石凡二。各長丈許。大四五尺。一俯一仰。號曰鴛鴦石。乙卯歲。巖上一巨石墜。壓傷俯者。明年春。兵亂。婦女多被擄掠。人以爲此石破碎之兆。又有鴛鴦石在德慶雲蓋山上。石亦二。一大一小。崇正間大石先墜。去平田數里而止。後一日。小石復墜。與大石同止一處。又號公婆石。是皆石之爲怪者也。

石糞

從化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糞田。名曰石糞。蓋田之瘠以石。而肥以灰。灰有火氣。田得其煖。而陽氣乃生。火生於地。地之火不足。以人力之火補之。亦一道也。英德陽山諸縣。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純用石糞。以石而瘠。亦以石而肥。故其田多穀。

錦石

錦石出高要峽。青質白章。多作雲霞山水人物蟲魚諸象。以爲屏風几案。不讓大理石。但質微脆耳。其純白者。產七星巖名白端。爲柱爲礎及几案盤盂。皓然如雪。皆可愛。蓋七星巖內外純是白玉。亦有白質青文。然盎之蒼黑如積鐵。以歲久風雨剝蝕也。最白者婦女以之傅面。名爲乾粉。與惠州盡眉石、始興石墨皆閩閩所貴。

四石鏡

四石鏡。一在東莞青紫峯。朝霞則青。暮霞則紫。一在和平仙徑山。色明則雨。暗則晴。一在澄邁白石嶺。色白則晴。黑則雨。一在羅定八片嶺。體甚圓大。可數尺。其下一水橫流。水映日日映石鏡。而光生焉。譬之月然受日之光以爲光。

石船

高州潘仙坡有一石船。中圻。兩端微起。若荷葉片。長八尺有半。廣四尺。又有石篙。一在雲爐洞。長二丈許。相傳潘茂名真人遺物。

彈子磯

彈子磯在英德之北。臨江壁立。如半破彈子。其中有石的云。

五層樓

五層樓。一名鎮海樓。在廣州城內觀音山之東北。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建。巋然上出重霄。登至第五層。全府境像皆歸一覽之中。真巨觀也。學中樓閣無傑出者。當以此爲第一。

南越筆記卷四

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神端冕而緋。左右列侍天將。一輔髦者。捧圓物。色皇。爲神之所始。蓋鳥卵云。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及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像。其在堂複。則雷神之父、陳氏鉄也。志稱陳時。雷州人陳鉄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犬、甚鷙。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而九耳俱動。鉄大喜。以爲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犬圍繞不去。異之。得一巨卵。徑尺。攜以歸。雷雨暴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背入室中乳哺。鄉人以爲雷種也。神之天建三年。果爲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沒。神化大顯。民因祀以爲雷神。此事誕甚。然厥初生民。皆蘇氣化。亂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姜嫄。神聖之生。天必示之怪異。況雷於天地爲長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於霹靂。爲天地始陽所孕。理或有之。

羅浮君

羅浮山洞名。朱明爐真之天青精。朱靈芝治之。今山中伏虎巖上。有朱子庵。蓋青精之所容居。青精者。羅浮始開闢之人。故居人稱之曰青精君。而號華子期曰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傳角里先生弟子。居羅浮玉源。玉源在分水嶺。所謂泉源福地也。他如陰長生居鐵橋、葛孝先居飛雲頂、鮑靚居酥醪觀、葛稚川居

麻姑峯下、單道開居石室、蘇元朗居青霞谷、軒轅集居蛇穴。是皆羅浮君所與共治斯山者。羅浮君亦稱四百三十二君。蓋山之神也。羅浮君每嘗出見。陳武帝時見於大石樓上。長三丈所。通體皓然。衣服楚麗。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於晉。著於唐。唐玄宗嘗於五龍堂南。築壇以禱。使道士申太芝主之。又於都盧觀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爲令。歲十月下元。長吏醮山。以禮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寧奉祀。有慶雲起於祠所。五色輪囷。繪圖以奏。謂爲太平之應。而先朝永樂中。遣官設醮。雖所降玉簡於觀中。蓋皆以羅浮之神絕靈。爲望秩所必焉者也。

南海神

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大門內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則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韓昌黎碑在東廊。宋循州刺史陳諫重書。神自唐開元時。祭典始盛。嘗册尊爲廣利王。歲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書御名。宋真宗錫王玉帶。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鉤艓、結韍、素單、大帶錦綬、劍佩、琨璣、內出花釵九株、袿襦、翳鏡、著曰賜明順夫人。明順者王之夫人。皇祐所封號也。元時數遣使。示錦幡、銷金幡、金銀、香盒、吳菜古蹟記。言南海廟有玉簡、玉鐺、玉硯、象鞭、杯筵、所獻銅鼓。而闊五尺。臍隱起。有海魚蝦蟹周匝。及宋真宗所賜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賜黃金香盒。重十六兩。黃綾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於官庫。齋至神前。登畢。復歸藏焉。

禾穀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穀夫人。或以爲后稷之母姜嫄云。

伏波神

伏波神爲漢新息侯馬援。侯有大功德於越。越人祀之於海康、徐聞。以侯治瓊海也。又祀之於橫州。以侯治烏蠻大灘也。灘在橫州東百餘里。爲西南溫險之最。舟從牂牁至廣必經焉。灘有四。曰雷霹、曰龍門、曰虎跳、曰挂舵。每灘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亂石叢中。勢如箭激。數有破溺之患。夾岸皆山。侯廟在其北麓。凡上下灘者必問侯。侯許、乃敢放舟。每歲必封灘十餘日。絕舟往來。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風雨。侯輒駕銅船出灘。檣聲喧豗。人不敢開篷窺。晴霽時。有銅篙鐵槳浮出。則橫水渡。船必破覆。須祭禱之。乃已。此皆侯之神靈所爲云。凡過灘。每一舟撥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側堅其牽。則舵隨之。然此地僅一姓人知水道。世爲灘師。餘人則否。其人亦馬流遺裔也。灘爲交趾下流。徵側叛時。侯疏鑿以運樓船。至今石勢縱橫。宛如壘壘。大小石分曹角鬬。奇陣森然。戈甲之聲。喧闐十餘里外。侯威靈蓋千年一日也。祠中床帳盤盂諸物。祝人拂拭。惟護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嚴君。予亦嘗以交趾簪珠爲薦。簪珠者。蓋蕢也。

飛來神

羅定州西五里許。地曰牛頭灣。有尉佗廟。萬歷間廟乘風南飛。越數里。至玉樹岡。譚石鄉民乃增飾而祀之。號其神曰飛來。神廟曰飛來廟。其簷與香爐未飛去者。數移入廟而數去。

天妃

天妃海神。或以爲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然今南粵人皆以天妃爲林姓云。

龍母

龍母溫夫人者。晉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嘗遣使盡禮致聘。將納夫人後宮。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使者復往。龍復引船以歸。夫人沒。葬西源上。龍嘗爲大波縈浪轉沙以成墳。會大風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沒。四周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清。墓之南有山。天將雨。雲氣必先奉山而出。樹林陰翳。有數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靈。其間云。夫人姓蒲。誤作溫。然其墓當靈溪水口。靈溪一名溫水。以夫人姓溫。故名。或曰溫者。嬀之訛也。

斗姥

斗姥像在肇慶七星巖。名摩利支天菩薩。亦名天后。花冠瓔珞。赤足。兩手合掌。兩手繫日月。兩手握劍。天女二。捧盤在左右。盤一羊頭一兔頭。前總御熊文燦之所造也。文燦招撫鄭芝龍時。使芝龍與海寇劉香大戰。菩薩見形空中。香因敗滅。文燦以爲菩薩即元女。蚩尤爲暴時。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又嘗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風雨。古聖人用兵。皆以神女爲助。於是傾貲十餘萬。爲宮殿。極其壯麗。以答之。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於花王父母。有祝辭云。白花男、紅花女。故婚夕親戚皆往送花。蓋取詩華如桃李之義。

金華夫人

廣州多有金花夫人祠。夫人字金華。少爲女巫。不嫁。善能調媚鬼神。其後溺死湖中。數日不壞。有異香。即有一黃沉女像。容貌絕類夫人者浮出。人以爲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驗。婦女有謠云。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朵。雖雖成果。越俗今無女巫。惟陽春有之。然亦自爲女巫。不爲人作女巫也。蓋婦女病輒跳神。愈則以身爲媒。垂裙盛色。繼結非常。頭戴鳥毛之冠。繞以纓珞。一舞一歌。迴環宛轉。觀者無不稱艷。蓋自以身爲媒。乃爲敬神之至云。女巫瓊州特重。每神會。必擇女巫之妓少者。唱蠻詞吹黎笙以爲樂。人妖淫而神亦爾。尤傷風教。

東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陽殿。夢一臣幞頭象簡。一白髯老者隨之。山呼舞蹈。稱臣東莞城隍、老者縣中鉢盂山土地。謹奏陛下。東莞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遞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乃封東莞城隍顯佑伯。仍管城隍司事。賜伯爵儀仗暨異錦龍緞一端。旨曰東莞縣城隍之印。遞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別頒敕封鉢盂山土地。賜以冠帶。詔東莞及天下無祀

者。盛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爲令。

南越人好巫

南越人好巫。葉石洞爲惠安宰。淫祠盡廢。分遣師巫充社夫。遇水旱疫疾。使行禳禮。又遵洪武禮制。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祭日皆行儺禮。尋常有病。則以酒食盛竹箕上。當門巷而祭曰設鬼。亦曰拋撒。或作紙船紙人播之。紙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紙代。博羅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門。童稚則以桃葉爲佩。曰禁鬼也。廣州婦女患病者。使一媪左持雄鷄。右持米及箸。於閭巷間呼曰某歸。則一媪應之曰某歸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禮。是名鷄招。人知越有鷄卜。不知復有鷄招。亦曰呼鷄米云。至始死則召師巫開路。安厝有二司神者。一曰降魂。童言曰欲與蕭公鬬法。於是二司神各發馬腳。神所附之人也。以鎗自刺其腹。洞貫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許火棚。既愈。如數伐薪。請二司神酬愿。病者率衆與二司神跳行烈焰。毫髮無損。廣有二界神。香人有爭鬬。多向三界神乞蛇以決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勢則曲。背則直。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裳蛇而探之。曲則蛇咬其指。直則已。有許愿者不還。蛇則縛至人家索飲食。又或有讎怨。於神前書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紛然。無有敢動其一者。有急腳先鋒神者。凡男女將有所私。從而禱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靈陶之。神前香靈堆積。乞其一二。則明歲酬以三四。新興有東山神者。有處女採桑過焉。歌曰。路邊神。爾單身。一靈生二繭。吾舍作夫人。還家果一靈二繭。且甚巨。是夜風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紅絲自屋起。牽入廟中。追尋之。兀坐無聲息矣。遂泥而塑之。稱羅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於舟中。日成。將及岸。女溺於水。男從而援之。俱死焉。二屍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爲恩情廟。此皆叢祠之淫者。

洗夫人廟

洗夫人廟在高州。按志。洗、高涼人。其家世爲南越首領。轄部落十餘萬。洗幼賢。明曉兵略。善撫部衆。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爲子寶求娶焉。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召寶。洗止之曰。刺史無故不當召。欲邀君共反耳。既而遷仕果反。洗自將千餘人襲嶐。大破之。遂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陳永定間廣州刺史歐陽紇反。發兵拒之。紇徒潰散。册洗爲石龍郡太夫人。賜繡轎鹵簿如刺史。及隋繼陳。隋高祖遣章洗安撫嶺外。洗因陳主遺之書。令其歸化。遂遣孫暄迎洗。嶺南遂安。未幾。番禺土酋仲宣反。又遣孫盎進兵攻破仲宣。洗被甲領騎。巡撫諸州。高祖異之。册爲譙國夫人。仍開幕府。爲置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年八十卒。盎誠敬夫人。

韶州蘇黃墨蹟

政寶堂石刻在韶州府治西。蘇軾、黃庭堅墨蹟。楊萬里跋云。嶺南無二先生帖。大假魯人不識蹟。惟韶有之。精光異氣。上燭南斗。

海瓊子

白玉蟾。本葛長庚也。隨父任之瓊。自號海瓊子。博洽羣書。善篆籀。兼工梅竹。嗣以仙去。王忠銘序文云。文章之變。不可勝窮。而其發於性術也。亦異。吾鄉自白海瓊仙。而邱文莊、桓二先生詩文出。業已彪炳慈林。爲出世經世者之宗。後有作者。不可及已。

桂陽周府君碑

舊志碑跋云。歐文石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載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其廟在樂昌縣西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袁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周使君開此溪合滇水。桂陽人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府君字君光。而名已泐。缺不可辨。圖經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不知爲何人也。南豐集云。熙寧間。某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并以書來曰。按曲江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未之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工師官號姓名之材并模以來。永叔亦未之得也。其碑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

韓文公祠

韓文公祠在潮州府治後。竹坡詩話云。韓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餘步。種之輒萎。有題詩者云。韓木有靈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潮陽東山有二峯曰雙旌。石昌黎嘗建亭於此。鱷溪在府城東。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昌黎作文驅之。是夕風雨大震。西徙六十里。民賴以安。

連州二詩人

石文德、孟賓于皆連州人。石有楚王夫人挽歌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楚王異之。授水部。號其鄉爲儒林鄉。孟亦官水部。以詩名。陳夔佐序其詩云。如百丈懸流。灑落蒼翠間。清雄奔放。望之豎人毛骨。五季詞人無有過之者。

白沙先生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間鄉薦第九。兩上春官。過臨川謁吳與弼。有解悟。比歸。聲名蔚起。時錢浦論順德見而知其醇儒。雅重之。勸之竟業成均。時祭酒邢讓命和楊廬山。此日不再得。詩。覽之。驚曰。聲敏絕倫。青於藍矣。閣下競傳之。南歸從學日益衆。於是天下無不知有陳白沙也。有司屢薦。勉起赴京。以母老身病上疏。詔許之。授翰林檢討。得家居。以紹明聖學爲己任。及門。如邃東賀欽之、嘉魚李承基、番禺張詡、增城湛若水、東莞林光、皆紹江門之緒。其詩自名其家。書法宗晉唐。晚喜爲茆筆書。世競珍焉。通志廬阜精舍在新會縣南小廬山上。距江門二里。陳獻章述白沙村名。

六如亭

東坡故居在惠州府城白鶴峯下。昔有白鶴觀。東坡寓此。有詩云。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搥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蘇子尚耐快活耶。復貶昌化。六如亭在府城南豐湖上。侍妾朝雲葬此。

載酒堂

東坡以別駕安置儋州時。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饁婦年已七十。謂曰。內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東坡

大然之因呼爲春夢婆今儋州有戒酒堂

蘇泉

瓊州城東有浮粟泉因蘇文忠飲此得名今俗稱蘇泉

枕書堂

宋包拯合淝人知端州政事明察不遺隱伏端產硯前守緣供貢率取數十倍以事權貴拯命製者止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掘龍圖閣待制丹樞密蓋稚婦女皆知其名志載枕書堂在郡治東菊圃在郡廳西拯建

花船

粵郡遍集舟航廣州城外載酒移棹春遊者名曰花船又有高尾艇、榴槤艇諸名船戶間有鬻色者此風近已懲格清異錄云四方指南海爲烟月作坊以言風俗尙淫今汴中鬻色戶甚夥至於男子舉體自輕遂成蠶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河船

自肇慶至河頭所乘舟楫皆稱河船輕利淺窄首尾尖銳婦人俱能操篙擕風帆皆以蒲席合成各隨大小縫就往往兩帆斜繫迎風如蝶翅沿溪收放却極穩便

南越筆記卷五

金

開建有金莊水焉其源出金鷄涌二百里間爲大瀧小瀧者二皆有瓜子金、麩金越一山有金縷水流聲清激亦產生金土人淘其沙日得麩金分許不能多或有得一金龜則其地數日無金矣崖州黎田其水瀠洄清徹浮光躍金有商人以百金貿而淘之陽江木朗白石山澗中及廣寧溪峒亦有金坑而生金甚微色亦低劣民竭一日之力僅足糊口英德之金山遷溪東西田腳亦有金河源之藍田瀨蒸蒸其沙日得生銀錢許若得三四錢則三日不能復得

銀

粵之山脊有銀穴銀沙始輿記云小首山崩崩處有光耀悉是銀礫鑄之得銀而英德清遠其山傳有銀礦者輒有白氣上升草木沾之皆白或山石盛熱時有銀汗白而味辛其甘或紅如亂絲或白如草根或衝黑石或有脈謂之龍口循龍口挖之淺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如竈土然斯礦苗也又挖則礦見矣蘇微而盛盛而復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則漸絕絕而復焦焦復見礦若焦已絕則又盤荒也凡礦以有銀星大點而柔者爲上小點而堅者次之謂之明礦次則夾石礦以色綠者爲上紅黑黃白者次之又次則砂土礦淘去浮者留其沉重者煎之以成瓜者爲上如瓜蔓者次之然往往盤荒時見有人騎

白馬望空而去此銀氣也氣去則其銀亦去故往往不得銀云東莞東南百餘里有寶山其穴有銀礦數百片相傳郭將軍所鍊取之輒昏迷不得出旁一深洞在水中土人嘗祭以白鷄入水鑿之其剛者石也柔則爲鉛鉛一石或得銀數兩然每爲神笞擊鑄不及成電白東有紗帽山山有石大小數萬非石皆銀塊也取之亦輒昏瞀曳以巨藤藤盡斷有爲齋醮以鑄者費三百金第如其數如償餘不能動潮州西豐水有一穴中有銀餅數千枚亦不可取始輿林水源有斜潭潭底有銀數千塊以青石蓋之可開觀而不可取羅浮一洞有大銀版無數有取其二者夜夢山神阿賈復納還之雷即震擊此洞塞以巨石至今遂不復識云

銅

考唐建中初趙贊判度支采運采白銅鑄大錢一以當十而韶州城南七十里宋初置場採銅曰岑水銅場謂場水能浸生鐵成銅今不然矣而連州亦絕無白銅大抵廣東無銅礦惟廣西右江州峒有之往時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然廣東亦有赤銅窓山云

鐵

鐵莫良於廣鐵廣中產鐵之山凡有黃水滲流則知有鐵掘之得大鐵廿一枝其狀若牛是鐵牛也循其脈路深入掘之斯得多鐵矣然產鐵之山有林木方可開爐山苟童然雖多鐵亦無所用此鐵山之所以不易得也凡鐵廿一枝層層剖之皆有木葉紋向背不一山有某木則鐵廿中有某葉紋深掘之至數十丈莫不皆然嶺南當隆寒時木不落葉惟產鐵之山落葉蓋鐵之精華所攝金尅木之道也鐵廿有神爐主必謹身以祭乃敢開爐爐之狀如瓶其口上出口廣丈許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鹽鹽築之巨藤束之鐵力紫荊木支之又鑿山崖以爲固爐後有口口外爲一土墻墻有門二扇高五六尺廣四尺以四人持門一闔一開以作風勢其二口皆鑲水石水石產東安大絳山其質不堅不堅故不受火不受火則能久而不化故名水石凡開爐始於秋終於春以天氣寒涼鐵乃多水金爲水之源水盛於冬故鐵水以寒而生也下鐵廿時與堅炭相雜率以機車從山上飛擲以入爐其焰熾天黑濁之氣數十里不散鐵廿既溶液流至於方池凝鐵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攪爐鐵水注傾復成一版凡十二時一時須出一版重可十鈞一時而出二版是曰雙鈞則爐太大爐將傷須以白犬血灌爐乃得無事鐵於五金屬水名曰黑金乃太陰之精所成其神女子相傳有林氏婦以其夫逋欠官鐵於是投身爐中以出多鐵今開爐者必祠祀稱爲湧鐵夫人其事怪甚凡一爐場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餘人掘鐵廿者三百餘汲者燒灰者二百有餘馱者牛二百頭載者舟五十艘計一鐵場之費不止萬金日得鐵二十餘版則利贏入九版則縮是有命焉然諸冶惟羅定大塘基爐鐵最良悉是鍇鐵光潤而柔可拔之爲線鑄鑊亦堅好價貴於諸爐一等諸爐之鐵冶既成皆輸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鑄其爲鑊大者曰糖圍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爲一連曰五口三爲一連曰三口無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時凡鑄有耳者不得鑄無耳者鑄無耳者不得鑄有耳者兼鑄之必訟鑄成時以黃坭豕汕塗之以輕杖敲

之如木者。良以質堅。故其聲如木也。故凡佛山之鑊貴堅也。右潤之鑊脆脆也。鬻於江楚間。人能辯之。以其薄而光滑。消涑既精。工法又熟也。諸所鑄器。率以佛山爲良。陶則以石潤。其炒鐵則以生鐵鬧之入爐火燒透紅。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鉗之。二三人錘之。旁十餘蠻子扇之。蠻子必唱歌不輟。然後可煉熟而爲鐵也。

鉛錫

鉛一曰連。徐廣云。連。鉛之未煉者。昔王莽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孟康云。連。錫之別名也。李奇云。鉛錫之璞名曰連。應劭云。連似銅。許慎云。鏈。銅屬也。連州有鉛錫冶。故以名州。然今廣東錫多從廣西賀縣而至。賀縣出錫。故名賀。賀錫也。諺云。羊脂與銅。牡羊角縮賀。然廣東長樂、興寧、河源、永安皆產錫。堅白甲於洋錫。有馬蹄、蝶蛵、門限之名。貧民採者賴以生。天啓末年以來甚盛。又韶州產錫。余靖云。韶處嶺隅。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而游手牒訴紛聚。常倍他郡。皆以爭錫穴之故。則宋時韶實多錫矣。

珠

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楊梅、青嬰。次曰烏坭白沙。斷望海猪沙。而白龍池尤大。其底皆與海通。海水鹹而珠池淡。淡乃生珠。蓋月之精華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邊者色黃。以海水震蕩。鹹氣侵之故黃也。珠者蚌類也。蚌之陰精凝澤爲珠。故郭璞曰。瓊蚌晞曜以瑩珠。或以爲石決明產。非也。珠一名神胎。凡珠有胎。蓋蚌聞雷則瘠。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珠胎故與月盈朒。蚌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呂氏春秋云。月臺陰之本。月望則蚌實。臺陰盈。月晦則蚌虛。臺陰虧。淮南子云。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又云。月死而蠃蚌蟾。諺曰。瀾蚌之精。孕爲明月。又曰。蚌胎之珠。隨月圓缺。子詩云。合浦珠池瀾蚌竄。吐納清光孕明月。每年秋夕漉珠時。半天閃爍紅霞發是也。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閃爍如赤霞。此老蚌驪珠之候。蚌故自愛其珠。得月光多者。其珠白。驪之所以爲潤澤也。凡採生珠以二月之望爲始。珠戶人招集蠃夫。割五大牲以禱稽不虔。潔則大風飄揺海水。或有大魚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復望祭於白龍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蚌神移其文珠至於邊海也。採之之法。以黃藤絲棕。及人髮紐合爲纜。大徑三四寸。以鐵爲椿。以二鐵輪絞之纜之。收放以數十人司之。每船椿二。纜二。輪二。帆五六。其纜繫船兩旁。以垂筐。筐中盛珠媒引珠。乘風帆張。筐重則船不動。乃落帆收椿而上。割蚌出珠。蚌有一珠者。數珠者。有絕無珠者。有僅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銀者。蓋有數焉。珠身以圓白光瑩細無絲絡者爲精珠。半明半暗者爲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藥珠。大而稍扁者曰璫珠。所謂南海之明璫也。其曰走珠、滑珠、磨珂珠、官雨珠、稅珠、簦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盡辨。但以精珠龍腦粉白。重一分者銀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顆而成一兩者曰八百子。則十倒。合千顆而成一兩者曰正千。八倒。其重七分者爲珍。八分者爲寶。故曰七珍八寶。其價則莫可定云。

玉山

曲江縣東有玉山。卉木茂滋。泉石澄潤。相傳爲昔人穴玉處。又瓊山石白潤如玉。故名瓊山。高州海中有文魚。其鳴似雞。而生玉山。海經云。文魚狀如覆銚。是生珠玉。是粤亦有玉云。

水晶

瓊州五指山多水晶。光瑩照人。望如雪霧。取以爲假山。高至丈餘。價甚翔。其銀晶及黃紫者多從閩漳而來。或謂色紅者火晶。可以取火。白者水晶。可取水。亦可取火。水晶所在。夜輒有火光云。

珊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磐石之上。初白如菌。一歲乃黃。海人以鐵網先沉水底。俟珊瑚貫出其中。絞網得之。或以鐵猫兒墜海中。得之。在水直而爽。見風則曲而堅。得日光乃作鮮紅淡紅二色。其五七株合成者名珊瑚林。夜有光焰。常煜煜欲然。南越王以爲烽火樹是也。狀多如柏。亦曰烽火柏。或謂此物貴賤竝隨眞珠。大抵以樹身高大、枝柯叢多、紋細縱而色殷紅如銀硃而有光澤者爲貴。色淡有髓眼者次之。其色善變。可以占灾祥。圓之爲珠。帶腕上。或以爲簪。其人有福澤。則益紅潤高明云。

琥珀蜜蠟

琥珀來自雲南者多血珀。來自洋船者多金珀。蜜蠟水珀。廣人雕琢爲器物。特工。餘則以作丸藥之用。琥珀者龍陽而虎陰。龍爲魂而虎魄。蓋得枪液之陰精。因已土而結者也。廣中抱龍丸爲天下所貴。以其琥珀之眞也。其以油煮蜜蠟爲金珀。吸莞草易。但不香。

貝

徐聞之西。每天霽。海水清澈見底。渾然砥平。皆石也。石上多有石欄杆、海菜、鐵樹、雲根、石齒、靈椒、土芝等物。砂中復有蠃蜧、蜃蜊、蟹蛸、蟠蛸之屬。凡古之威斗、大鍾、刑鼎、瓊弁、敦牟、卮匜以及罍缶、甗釜、豆區、捲管之狀。無不畢具。磨盪既久。肌理滑瑩。皆作五色光怪。有客嗜摭拾之。凡得貝類三百餘。蠃類五百餘。蛤類二百餘。石類一百餘。樹類五十餘。其最精麗纖巧如相思子、甲香、指甲蠃、石蠃、石蟹、石燕、琫渠、璹珣等有六十餘種。一一不同。是皆所謂貝也。

玻璃瑠璃

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爲眼鏡。兒生十歲。即戴一眼鏡。以發目光。至老不復昏矇。又以玻璃爲方圓鏡爲屏風。昔漢武帝使人入海市瑠璃者此也。南州異物志云。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灰。否。每裁鋸爲大小物。或以鑲嵌壁障。潘尼所謂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者。廣人或鑄石爲之。相去遠甚矣。

龍腦香

龍腦香出佛打泥者良。來自番舶。粤人以樟腦亂之。樟腦本樟樹脂。色白如雪。故謂之腦。其出韶州者曰韶腦。樟腦以人力。龍腦以天生者也。凡腦皆陽氣所聚。陽香而陰臭。而龍者純陽之精。尤香。其腦與涎皆香品之最貴者。

綿布

東粵之綿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氎。史記橘布者白疊或作答是也。其布細膩精密。體如雪。輕如繭。紙幅廣至四五尺。吉終爲之。其織爲中者兩頭組結。方勝葳蕤及諸物象。織者每拋一梭。則念一佛。故廣州人殁死者以爲面衣。是曰西洋布。以來自番舶者爲真。其出於瓊者。或以吳綾越錦。拆取色絲。間以戩毫之綿。織成人物花鳥詩詞。名曰黎錦。濃麗可愛。自者爲韓。雜色者爲被。曰黎單。四幅相連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絲者爲上。又有花被假被。漢書儋耳朱崖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即今之黎單也。亦有織爲中幌與裙者。裙曰黎裙。橫幅合縫如井欄。皆素花假錦。百碧面成。所謂迦盤之衣也。黃文裕賦云。布帛則犖枝吉貝。樲杵精工。百卉千華。凌亂殷紅。疎絲鑷著。密斜弭風。蓋謂瓊布也。斜謂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卍字。或大小方勝。文皆側理。故曰斜。廣州有麻經絲經。兼絲布或綿緯絲。有雙紝布。甚厚實。有榜被。絮絕所織。其緯粗如小指。或謂即罷被。亦名罷屜。或方文斜文。雷州有雷被。以白綿絲爲之。亦有紅者紫者。崖州多織綿。儋州多織生絲。崖州組織綿絲如布帛狀。織人物花鳥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帳房。俗稱儋崖二帳。是皆越布也。志曰南方之布葛越木綿草本亦越也。其曰織貝者。織爲貝文。詩所謂貝錦也。貝或吉貝也。志稱高昌有草實如繭。絲如細纑。名白氎子。織之爲布。白疊即吉貝也。島夷以卉服來貢。而織吉貝之精者以入篚。故曰織貝。臨川吳氏云。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文是也。綿與絲一也。綿又有木棉之綿。即犖枝花絮也。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紅。朱大於杯。花落則絮蘊焉。春暮時漫空而飛。采之其莢者可以爲褥。嶺外以爲吉貝。即木棉。非也。吉貝草綿如斑枝。乃木棉耳。汪廣洋詩。絮苞半拆漸吐綿。雪花填滿行人道。又云。搓就瓊絲膩如脂。絲成冰縷細如煙。謂斑枝也。又有樹綿。一曰樹頭綿。以吉貝枝接烏桕。俟生時截去烏桕。樹長可八九尺。四季開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數十年不壞。絮同木綿。德慶以上多種之。

葛布

粵之葛以增城女葛爲上。然不鬻於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兩者。未字少女乃能織。已字則不能。故名女兒葛。所謂北有姑莪。南有女葛也。其葛產竹絲溪。百花林二處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秪得數兩。絲縷以鍼不以手。細入毫芒。視若無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筆管。以銀條紗襯之。靠微蕩漾。有如蜩蟬之翼。然日曬則縮。水浸則變縮。其微弱不可恆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錢一尺。細滑而堅。顏色若象血。名錦霞葛者。裁以爲袍。直覆稱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織葛。其葛產高凉。硤州而織於雷。爲絺者絡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種不同。故女手良與沽功異焉。粵故多葛。而雷葛爲正葛。其出博羅者曰善政葛。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云。依依宜織江南空。又云。欲剪湘中一尺天。謂此。出潮陽者曰鳳葛。以絲爲緯。亦名黃絲布。出瓊山、澄邁、臨高、樂會者輕而細。名美人葛。出陽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廣之毗江葛。堅而有肉。耐風日。凡此皆絺葛也。絺葛外有新會細苧。蓋左思所謂筥中黃潤。又曰黃潤比筒者。凡疊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爲一連。苧則一端爲一連。他布則以六

丈爲端。四丈爲疋。此其別也。古時無木綿。皆以細麻爲布。惟粵之苧。則自上古已有。禹貢曰。島夷卉服。傳曰。島夷、南海島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爲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鬻於羅紈。正義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屬。越、即苧麻也。漢徐氏女贈其夫以越布。鄧后賜諸貴人白越是也。漢書云。粵地多果布之湊。章昭曰。布、葛布也。顏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其黃潤者生苧也。細者爲絺。粗者爲苧。苧一作紵。禹貢曰。厥篚織貝。傳曰。織、細紵也。疏曰。細紵、布也。漢志所謂闌干細布也。闌干者。織言紵也。翁源以爲苧。雷布是也。其曰花練、曰縠縐、曰細都、曰弱折、皆其類。許慎云。南方織布之屬皆爲苎。苎、絺也。蕉竹之屬皆絺也。蕉布黃白相間。以蕉絲爲之。出四會者良。唐時端溪貢蕉布。韶貢竹布。竹布產仁化。其竹名曰丹竹。丹亦曰單竹。節長可緝絲。織之名丹竹布。一名竹練。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是也。志稱蠻布織蕉竹、苧蔴。都落等麻。有青黃白絡火五種。黃白曰苧。亦曰白絡。青絡曰麻。火曰火麻。都落即絡也。馬援在交阯。嘗衣都布單衣。都布者。絡布也。絡者言麻之可經可絡者也。其細者當暑服之涼爽。無油汗氣。煉之柔熟。如椿椒繭綢。可以禦冬。新興縣最盛。佑人率以綿布易之。其女紅治絡麻者十之九。治苧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紡蠶作繭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魚凍布。莞中女子以絲兼苧爲之。柔滑而白。若魚凍。謂紗羅多澣則黃。此布愈澣則愈白云。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績絲爲之。能除熱汗。又有蕉布。出新安南頭。蕉本苧麻所治漁蜑以其破敝者。翦之爲條。縷之爲緯。以綿紗線經之。袁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舊染著黃之色。使瑩然雪白。布成分爲雙單。雙者表裏有大小絮。頭單者一面有之。絮頭以長者爲貴。縻穿之久。蔵蕤然若西瓊起蔵。更或染以蕃黃。則其絲勁爽可爲夏服。不染則柔以禦寒。粵人甚貴之。亦奇布也。諺曰。以晉爲布。漁家所作。著以取魚。不憂風飄。小兒服之。又可辟邪魅。是皆中州所罕者也。粵布自禹貢始言。遷固復言。官其地者往往以爲貨賂。昔孫奉調朱崖廣幅布。蠻不堪役。遂作亂殺奉。而士燮獻吳大帝細葛以千數。粵人苦之。宋裴帝時。廣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蠹害女紅。卻之。詔嶺南禁作此布。誠盧小民淫巧。風尚侈靡。使貧吏得以爲暴也。雷州婦女多以織葛爲生。詩正義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增城亦然。其治葛無分精粗。女子皆以鍼絲之乾撚成縷。不以水績。恐其有痕迹也。織工皆東莞人。與尋常織苧麻者不同。織葛者名爲細工。織成弱如蟬翅。重僅數銖。皆純葛無絲。其以鍼絲緯之者。浣之則葛自葛。絲自絲。兩者不相聯屬。純葛則否。葛產綏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爲貴。若繚繞樹間。則葛多枝葉。不中爲絲。采者日得觔。城中人買而績之。分上中下三等。爲布。陽春亦然。其細葛不減增城。亦以紡緝精而葛真云。蕉須不一。其可爲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種。以蕉身熟踏之。袁以純灰水。漂澣令乾。乃績爲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爲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廣人頗重蕉布。出高要、寶查、廣利等村者尤美。每當墟日。土人多負蕉身貢之。長樂亦多蕉布。所畜蠶惟取其絲。以緯蕉及葛。不爲綢也。綢則以天蠶食烏桕葉者織之。吏稱粵多果布之湊。然亦夏布若蕉葛苧麻之屬耳。冬布多至自吳楚松江之棱布。咸寧之大布。佑人絡緯而來。與綿花皆爲正貨。粵地所種吉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與黃麻布。爲嶺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云。

程鄉繭

程鄉繭紬爲嶺南所貴。其蠶分畦而養。各以其葉飼之。飼某葉則爲某繭紬。其繭布則羅浮大胡蛋繭所成云。

文昌繭

文昌繭、其蠶惟食山栗葉。故吐絲堅韌。其綢可久服弗敝。新興繭亦然。若南海官窰繭、順德龍江繭。則劣矣。

鳥衣

南方多鳥衣。鳥衣者、諸種鳥布所成。一曰天蠶絨。尼人剪天蠶細管。雜以機絲爲之。其製巧麗。以色次紅者爲上。有冬夏二種。雨漏不濕。謂之雨紗、雨緞。粵人得其法。以土蠶管或以羢物品。既下價亦因之。一曰瑣袱。出哈烈國。亦鳥毳所成。紋如紈綺。其大紅者貴。然服之身重不便。粵人倣爲之。似素紡絹而自起雲。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績爲線。以繡譜子及雲肩袖口。金翠奪目。亦可愛。其毛多買於番舶。毛曰珠毛。蓋孔雀之尾也。每一屏尾價一金。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開如錦屏。故曰屏。

黎毯

方勺泊宅編。閩廣以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以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尤工巧。卽古所謂白疊布。今黎人居海南山峒。多業紡吉貝。鬻市中。婦女兼工繡毯。稱黎毯。庾衡志云。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吳越錦綵。拆取色絲間木綿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一幕。

紅藤簟

北戶錄。瓊州出紅藤簟。其色殷紅。瑩而不垢。志稱粵東多藤。產於海南者爲最。瓊州有赤黃白青諸藤。有苦藤、圭藤、土藤、皆堪爲器用。按方言謂簟爲筐。亦曰籧篨。紅藤席較嘉紋諸席更屬經用。朱彝尊詞。穀紋細織遮羅席。方花盎尺。

蠟丸

南方草木入藥者甚夥。市人製丸裹蠟。俗稱廣丸。遠方攜用。頗驗。

竹器

惠州志。竹器出長樂。又肇慶志。竹器出高要、諸橋、諸鄉。瓊州志。出籐椶器。爲酒壺茶甌之屬。

鼻烟

烟草今在處有之。按熊人林地緯云。粵中有仁草。名金絲。醒可辟瘴氣。多吸之能令人醉。亦曰烟酒。又有鼻烟。製烟爲末。研極細。色紅。入鼻孔中。氣倍辛辣。貯以祕色磁器及玻璃水玉瓶盒中。價換輕重。與銀相等。來自西域市舶。今粵中亦造之。足以傀遠。

羽毛紗緞

廣南尚羽毛紗緞。悉攜自番舶。以出賀蘭者爲上。紅毛諸處亦有販至者。卽不能同其軟海矣。今粵地亦

製羽毛織。以絲織成之。頗適於用。按氈氎產蘭賓國。今諸洋俱有之。

潮布

潮陽產絨布。極重密。足蔽風雨。俗稱潮布。行用遠近。梁四公說南海商人賣火浣布二端。杰公遙識之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絮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問商人。具如杰公之說。因問木鼠之異。曰。木堅毛柔是異也。

廣紗

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光緞、皆爲嶺外京師東西二洋所貴。

紙

東莞出蜜香紙。以蜜香木皮爲之。色微褐。有點如魚子。其細者光滑而韌。水漬不敗。以視書可辟白魚。南浙書殼皆用栗色竹紙。易生粉蠹。至粵中必以蜜香紙易之。始不蠹。最堅厚者曰純皮。過於桑料。細者曰紗紙。染以紅黃。以帷燈。恍若蓋殼。以其細點如沙。亦曰沙紙。昔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嶺表錄異。廣州多棧香以作紙。名爲香皮。是此紙也。長樂有穀紙。厚者八重爲一。可作衣服。浣之至再不壞。甚煖。能辟蟲水。穀紙自昔見重。唐蕭倣爲嶺南節度。敕諸子以穀紙繕補殘書。子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將貯以竹筒。貧者伺盜得蓋苴之嫌乎。倣曰。善。吾思偶不及此。此穀紙之故事也。從化有流溪紙。紙出流溪。一邑有上流紙廠、下流紙廠。二廠專以運紙。故名。其竹名曰紙竹。與他竹異。男女終歲營營。取給篁筍。絕無外務。其法先斬竹投地窖中。漬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椎練。漬久則紙潔而細。速則粗而滲。粗者一名後紙。

南越筆記卷六

雌雄鐘

五仙觀大禁鐘。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鑄。然不敢擊。歲乙酉。有司命擊之。城中嬰兒女死者千餘。於是嬰兒女皆著絳衣。繫小銀鐘以厭之。越一年。城破。乃止勿繫。鐘有雌雄。其雌者向飛入白鷺潭。往往與城中鐘相應。

銅鼓

通志、銅鼓在南海廟中者二。大者徑五尺。高稱之。中空無底。鈕垂四懸。腰束而臍隆起。旁有兩耳。通體作絡索連錢及水蔌紋。色微青。黯若鉛翠。小者殺大者五之一。高亦稱之。製類大者。考後漢書注廣州記。俚獠鑄銅爲鼓。宋史蠻號有銅鼓者曰都老。今之銅鼓。蓋諸蠻獠所遺。然今廟中所藏。內有鐫云。漢伏波將軍所鑄。何以稱焉。張穆異聞錄云。昔馬伏波征蠻。以山溪易雨。製銅鼓。粵人亦謂雷鼓。至交趾。海濱卑濕。草鼓多瘴。緩不鳴。無以振威。故伏波鑄銅爲之。狀亦類鼓。名曰駱越之鼓。此又一說也。廉州有銅鼓塘。欽州有銅鼓村。靈山有銅鼓嶺。文昌萬州亦有銅鼓嶺。皆以掘得銅鼓而名。廟中銅鼓。一得之唐節度使鄭絪所獻。一得之淳州知府所獻。

韶州鐵鼓

韶州忠惠公祠。有鐵鼓一面。微損。擊之有聲。先時江中有一蛟。舟行者多爲所害。公以鐵爲鼓及船。便役人乘之。一日夜來往五羊。得蛟斬之。至今蛟骨二段存祠中。

鐵柱

制略小志載鐵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一丈二尺。五代南漢鑄。建乾和殿。宋柯取其四植於帥府正廳。今藩廨鐵柱其一也。一沒於城東濠。一沒於司直泥淖中。餘莫知所在。

秦犧尊

英德峽山廟。有秦犧尊。制作奇古。昔爲權貴人取去。舟出峽。風濤大作。乃復還廟中。

瓊州鑑

瓊州有黎金。似銅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腹。黎人擊之以爲號。此即鑑也。古時蠻部多以銅爲兵。以銅爲器。富者鳴銅鼓。貧者鳴鑑。以爲聚會之樂。

番刀

粵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聞其國無論貴王鬼子。始生即以鑄鐵百斤淬之溪中。歲凡十數煉。比及丁年。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爲度。長者五六尺。爲上庫刀。中者腰刀。知小者解腕刀。初冶時殺牛馬以享刀師。刀師卜日乃冶。以毒藥入之。刀成埋諸地中。月以人馬血澆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氣色陰晴不定。每值風雨。躍躍欲出有聲。匣中鏗然。其刀惟刻上庫字者不出境。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單槽雙槽者。澳門多有之。以梅花鋼、馬牙鋼爲貴。刀盤有用紫銅者。鏤鐫金銀者。燒黑金者。皆作梵書花卉。有小匕在刀室中。謂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鍾煆復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斷毛。髮久若聲硎。不折不缺。其人率橫行疾鬬。飄忽如風。常以單刀陷陣。五刀莫禦。其用刀也。長以度形。知以趨趨。蹲以爲步。退以爲伐。臂以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萬人辟易。眞爲中之絕技也。其奠者以金銀雜純鋼煉之。卷之屈曲如游龍。首尾相連。舒之勁直自若。可以穿鐵甲。洞堅石。上有龍虎細紋。或芝麻雪花。磨之以金絲。則見所謂繞指鬱刀也。刀頭凡作二斛一斛金羅經。一盪千里鏡。澳巨往往佩之。又有兩刀如劍。隱出斛紋。可沾積毒藥。然皆不可多得。外有紅毛西洋諸刀。鏤鑿亦異。其割食者首以珊瑚琥珀嵌之。柄以金珠古窯鏡之。率奇瑰奪目。輕薄如紙。可割裁充文房玩器。有交蠻長刀。有槽無脊。輕利頗如日本。而精瑩鋼鏡遜之。有苗刀。其紋以九龍爲上。輕便斷牛。有交趾刀。甚長。亦有槽無脊。精美如倭。然亦不能多得。尋常戰鬬之用。惟以惠陽刀爲良。

粵人善鳥鎗

粵人善鳥鎗。山縣民兒生十歲。即授鳥鎗一具。教之擊鳥。久之精巧命中。置於肘上。背物而擊之。百步外錢孔可貫。鳥鎗以新會所造爲精。鎗成置於掌上。擊物而鎗不動。掌亦無損。然後架之於肘用之。其人在前。則轉身而橫擊之。無不妙中。鎗既鍾煉精熟。夜必懸於牆。否則曲而不直。引藥又宜長帶在身。使人氣溫。煖方易著。火藥則以精穀爲之。蓋沙砲貴長。鳥鎗貴輕。而藥皆宜乾燥也。外有三眼鎗者。有置於刀槍

之末，本末互用者，有交鎗者，其曰爪哇銃者，形如強弩，以繩懸絡肩上，遇敵萬銃齊發，貫甲數重，其曰沙砲者，以百煉精鐵爲之，長者一丈五六或二丈，每一發可斃人於三箭地外，其爲製也，皮宜厚，腹宜光滑，口宜稍大於身，使彈子易於噴撒，彈子多至升許，一發斃數十百人，維以快鈀藤盾，長短相救，用之戰陣，可以每戰輒無敵矣。

西洋銅銃

西洋大銅銃者，重三千斤，大十餘圍，長至二丈許，藥受數石，一發則天地晦冥，百川沸騰，雷震爆崩，石摧山，十里之內，牌木人畜無復有生全者，紅毛巨擅此大器，載以巨舶，嘗欲窺香山澳門，脅奪市利，澳巨乃倣爲之，其製比紅毛益精云。

覬面笑

澳門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巨，性多黠慧，所造月影海圖、定時鐘、指掌櫃，亦有裨民事，其風琴水樂之類，則淫巧詭僻而已，如機銃者名覬面笑，藏於衣袋之中，小石如豆，蠶皮函外，鐵牙靡蔓，火透函中，蓋皆精鐵分合而成，分之二十餘事，遂不相屬，合之各以牝牡，橐籥相茹，納紐竅而入，蝸戶栝轉相制，機轉相發，外以五六鐵箍束之，大四寸，圍長六七寸，以帶繫置腰間，帶有銅圈，可插機銃二十枚，鉛彈亦懷於身，用時乃入彈，重八九分，用止二枚，不可多用，多用則壞銃，危急時，一人常有二十銃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

佛山真武廟會

佛山有真武廟，歲三月上巳，舉鎮數十萬人競爲醮會，又多爲大炮以享神，其紙炮大者徑三四尺，高八尺，以錦綺多羅洋絨爲飾，又以金鏤珠珀堆花蟲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歲者百人，倭衣倭帽牽之，藥引長二丈餘，人立高架，遙以廟中神火擲之，聲如叢雷震霆，遠邇，其梆炮大者徑二尺，內以磁器，外以籤以搶脂瀝青，又以金銀作人物龍鳳飾之，載以香車，亦使綵童推挽，藥引長六七丈，人立三百步外放之，拾得炮首，則其人生理饒裕，明歲復以一大炮酬神，計一大炮紙者費百金，梆者半之，大紙炮多至數十枚，梆炮數百，其真武行殿，則以小爆構結龍樓鳳閣，一戶一窗，皆有寶鍾一具，又以小炮屑累爲武當山及紫霄金闕，四圍悉點百子燈，其大小鐙燈裙燈帶華蓋瓔珞宮扇御爐諸物，亦皆以小炮貫串而成，又以錦繡爲飛橋，複道兩旁欄楯，排列珍異花卉莫可算，觀者駢闐塞路，或行或坐，目亂煙花，鼻厭沉水，簫珥礙足，簫鼓喧耳，爲淫蕩心志之娛，凡三四晝夜而後已。

龍門木槍

龍門健兒多以棉木爲槍，長三丈餘，三人持之，一進一退，以四尺爲率，從地上挑起人馬，敵不能近，謂之八步長槍。

水翻車

水翻車一名大輪車，從化之北，凡百餘里，兩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爲翻車，子瞻詩、

水上有車車自翻，其輪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輪轉，自注槽中，灌田可以溉，西寧亦然，每水車一輛，可供水碓十三四。

木牛

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兩人字架施之，架各安轆轤一具，轆轤中繫以長繩六丈，以一鐵環安繩中，以貫犁之曳鉤，用時一人扶犂，二人對坐架上，此轉則犂來，彼轉則犂去，一手而有兩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

羅浮銅龍銅魚

羅浮冲虛觀，當宋時有道士于朝斗壇下得銅龍六、銅魚一，細玩之，非金非石，非銅鐵，其龍皆具四足而微鱗，魚則空洞，其中無孔，堅若窰瓷，輕如木葉，蓋神物也，蘇長公嘗以爲異。

大飯

廣州光孝寺有大飯，六祖時飯僧之用，大徑丈，深五六尺，韶州南華寺亦有之，大與相若，當飯僧時，城中人爭持香粳投之。

太平粵海二關

粵東省境北通西江，東浙南楚諸處者爲太平關，在韶州，其東南接諸洋面，及粵西閩滇各省海運商販者爲粵海關，各關口俱濱海岸，粵地出產繁多，陳若冲記中所云，人物富庶，商賈阜通，故市中出納喧闐，盛於他處。

十三行

按余靖志云，番禺大府號爲都會，海舶貿易，商賈輻輳，今諸番歲攜毯氈氍毹諸物與中土互市，皆闐屬也，廣州城南設有十三行，按十三行今官止八行，爲豐泰和、同文而會達源源泉廣順裕源云。

花邊錢

花邊錢以銀鎔爲錢樣，面有水草燭臺諸紋，間有作人馬形者，邊輪有花，俗稱花邊錢，自洋外來，以便於鬻物，市中多用之，然內地亦能製，故真贋相錯云。

端硯

嶺南雜記，端硯出肇慶羚羊峽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石之精粗美惡，人人聚訟，皆山身不至端溪，究莫能辨其石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眼之有無，細潤光嫩者爲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貴，初出未有不發墨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屑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爲佳，魏泰東軒筆錄云，端硯有三種，石色青紫，視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絲圓小鸜鵒眼，乃巖石，巖有上巖、中巖、下巖，品最貴，其次亦色呵之乃潤，鸜鵒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後歷石，通志又據嶺南雜記云，宋時舊坑，今無所得石，至於城外廟前肆中所賣皆屏風巖旱坑之石，即新坑，不可得矣，按長安李觀察家藏一硯，當時以爲寶，下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溪東

州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卽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安得獨爾耶。出唐書示之。莫不嘆服。

石墨

陸應陽廣輿記。石墨出始興小溪中。長短如墨。人或取以畫眉。通志一名畫眉石。顧微廣州志。悞化縣掘暫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

丹砂

輿地志連昔昔產丹砂。按葛洪修道羅浮山。鮑倩南海守絕粒。取白石蠶食之。嘗夜訪葛洪於羅浮之冲虛觀。今蓬萊閣遺履軒乃二仙夜談之所。潘茂名煉丹高州之東山。服食仙去。何仙姑增城何泰女。食雲母粉。遂得輕身。往來羅浮山頂。

自鳴鐘

廣州志。自鳴鐘出西洋。以索轉機。機激則鳴。晝夜十二時皆然。按自鳴鐘每交一時。又有衆音並作。鏗鏘如度曲聲。少頃乃止。今謂之樂鐘。又謂之八音鐘。

龍鬚席

肇慶志。龍鬚草出廣寧。生巖石間。似蒲而細。通志云。亦出儋州。工人織作席榻及佩囊。諸色花紋細密。光緞瑩潤。間有裏飾邊稜裝鍔。底面加以紗緞綵繡。曲盡其妙。志又稱龍鬚席甚有名。以廣寧金渡村者爲佳。高明長樂亦有之。織手微不及。然猶不及西洋菱文席也。余視畢肇慶。以此出題。使諸生作賦。並使作鳳尾蕉詩。皆端州產也。

木瘿

廣多木瘿。以荔支瘿爲上。多作旋螺紋。大小數十。微細如絲。

茅君

新會茅筆。以白沙所居圭峯。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勁。以茅心束縛爲筆。作字多樸野之致。白沙嘗稱爲茅君。故今人倣之。

石潛鋼瓦

南海之石潛善陶。凡廣州陶器。皆出石潛。尤精鋼瓦。其爲金魚大鋼者。兩兩相合。出火則俯者爲陽。仰者爲陰。陰所盛則水濁。陽所盛則水清。試之盡然。諺曰。石潛鋼瓦勝於天下。

佛山多冶業

廣州佛山多冶業。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極其尊奉。有弗得。則不敢自專。專亦弗當。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潛陶業亦然。

粵中多尙屐

粵中婢媵多著紅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尙屐。沐浴乘涼時。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製拖皮

爲雅。或以抱木爲之。抱木附水松根而生。香而柔韌。可作屐。曰抱香屐。潮人劉之爲屐。輕薄而耎。是曰潮屐。或以黃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溼。尤宜屐。其良賤至異。其製以別之。新會尙朱漆屐。東莞尙花綉屐。以輕者爲貴。廣州男子輕薄者多長裙散屐。人皆呼爲裙屐少年以賤之。

西洋菱文席

粵之席以西洋菱文者爲上。其艸隨舶而至。澳人得之亦能織。然皆複而不單。單者作細方勝斜紋。惟西洋國人能織。

東莞席

有莞席出東莞縣。莞蠶生水中。其中莖圓美。拾遺記曰。穆王時西王母來獻黃莞。宋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作白莞席三百二領。莞音完。又音官。蓋其爲用最古。東莞人多以作莞爲席業。縣因以名。縣在廣州之東。故曰東莞。

瓊州席

瓊有藤席。有定安席。有梛葉席、檳榔席。皆席之美者。檳榔、山檳榔也。葉如蘭。大三指許。長可數尺。淡白中微帶紅紫。績爲布。似葛而輕。亦可作席。人知粵多奇布。不知有檳榔布與檳榔席也。又澄邁染茜艸爲飭。久而愈滑。曰黃村席。又瓊有紅竹籧篨。潮有流黃席。

酒器

粵酒器有鸚鵡杯。鸚鵡者越王鳥也。其喙黃白黑色。長尺許。光瑩如漆。以爲杯可受二升。有鶴頂杯。鶴者海鶴也。其大者修項五尺。類淘河而殊銳。頂色丹。堅潤如金玉。以爲杯可受一升。有鸚鵡杯。本海蠃殼也。出瓊州三亞港。青樓海中。前屈而朱。如鸚鵡嘴然。尾旋尖處作數層。一穴相貫。甚詰曲。可以藏酒。其色紅白青紫相間。生取者鮮明。異物志云。扶南海有大蠃。如甌。其體蜿蜒委曲。盛酒在中。自注至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割爲樂。有紅蝦杯。紅蝦大者。鬚數尺。以金鎭口爲杯。可受酒升許。有顧獅杯。磨海蠃殼爲之。有海膽杯。海膽生烏嶼石上。殼圓。有粟珠。粟珠上有長刺。纍纍相連。以漆灰厚覥之爲杯。一名其命杯。以其取一帶十也。有火鷄卵杯。受一升。有鱗棧杯。沉速香杯。因香之大小方圓刻成。狀千百出。以金銀鎭之。粵人頗尙奇器。以地之所少者相高。然大抵近山多用蠃杯。近海多用香杯。而東西洋之金銀器不與焉。

椰器

凡椰出於瓊者。處處相似。獨文昌鋪前所產者大小形殊。小者至如拇指。作杯以此爲貴。椰殼有兩眼。謂之蕚。有斑紋點文。甚堅。橫破成椀。從破成杯以盛酒。遇毒輒沸起。或至爆裂。征蠻將士率持之。故唐李衞公有椰杯一。嘗佩於玉帶環中。椰杯以小爲貴。一種石椰。生子絕纖小。肉不可食。止宜作酒杯。其白色者尤貴。是曰白椰。粵人器用多以椰。其殼爲甌以灌溉。皮爲帶以揩除。又爲盎以植挂蘭。挂竹葉爲席以坐臥。爲物甚賤。而用甚多如此。

檳榔合檳榔包

廣人喜食檳榔。富者以金銀。貧者以錫爲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務極精巧。中分二隔。上貯灰脂、蔞葉、檳榔。下貯蔞葉。食時先取檳榔。次蔞葉。次蔞葉。次灰。各有其序。蔞葉或用或不用。然必以灰爲主。有灰而檳榔蔞葉乃回甘。灰有石灰蜆灰。以烏鬼泥製之。作汁益紅。灰脂狀如脂。有蓋。以小爲貴。居者用合。行者用包。包以龍鬚艸織成。大小相間。廣三寸許。四物悉貯其中。隨身不離。是曰檳榔包。以富川所織者爲貴。金渡村織者次之。其艸有精粗故也。

陽春瓦盞

陽春東有馬鞍山。山巔一方瓦盤。圍八尺許。中有清泉。登者掬飲將半。請朝復滿。雖積雨不溢。

温坑瓦甕

永安温坑所作瓦甕。內外純黃。火炙不裂。以藏酒。味能不變。又有康禾白磁諸器。亦堅好。又越人謂石甕曰石瓮。

南越筆記卷七

馬人

馬人一曰馬留。俞益期云。嶺冷岸南有馬文淵。遣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留。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阯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隨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蕩沒。馬流人常識其處。皆自稱大漢子孫云。其地有掘得文淵所製銅鼓。如坐墩。而空其下。兩人舁之。有聲如鼓。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祖。祖即文淵也。有詠者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留猶著漢時衣。銅船在合浦。相傳馬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於此。天陰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昔人詩。銅船亘奔流。又云冒險觸銅船是也。馬人今已零落。而欽州之峒長皆黃姓。其祖曰黃萬定者。靖州人。初從馬援征交阯有功。留守邊境。後子孫分守七峒。至宋皆爲長官司。元時以貼浪峒長黃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爲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曰福純旺。亦馬援戰士。永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黃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淵覽、鑑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黃者爲長。蓋皆萬定後裔。馬留之人也。然黃氏繁盛。而馬氏衰矣。

黑人

林邑記有儋耳民。以黑爲美。離騷所謂元國。即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鱉。魚鱉性屬火。而喜黑。

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變華風。絕無綾月鏤頰耳穿繞爲飾之狀。獨遍身滿刺伽諸番。以藥淬面爲黑。猶與古儋耳俗同。巨室老賈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廝。其黑如墨。脣紅齒白。髮髮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

猺人

萬歷初。兩廣巡撫之劇者曰羅旁猺。猺每出劫人。挾單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則編合爲筏。所向輕疾。號爲五花賊。其裔有九星巖。一石竅深二尺許。猺輒吹之以號衆。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淵淵作鼓聲。猺亦以爲號。其謠曰。撞石鼓。萬家爲我廚。吹石角。我兵齊率剿。而羅旁水口有棘石。狀若兜鍪。高百仞。猺每夜隔江呼石將軍。石應則出劫無患。不應則否。將軍陳璘以此石爲賊。嘗妖甚。燒尸石頂。有鮮血進流。其怪途絕。蓋鬼物之所憑焉。猺故多妖術。又所居深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紺天馬諸山尤嶮峻。陳璘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爲慮。大征時。勤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踰月乃蕩平。覆其巢穴八十餘。斬獲數千萬。今東西山尚有雲櫺雲洋諸種。人率短小蹻捷。上下如猱獲。帶三短刀。持鐵刀木弩。弩長二尺。重百斤。頭作雙槽。釘以燋銅鐫鐵。藥箭長僅尺許。無事射獵爲生。有事則鳴小鑼。舉衆蠭起以殺人爲戲樂。雖設有猺官。猺目以主之。然薄稅輕徭。示以羈縻而已。猺猺以語音相別。猺主而猺客。猺稍馴。初大征羅旁。調廣西猺兵爲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餘丁。其後裔也。諸猺率盤姓。有三種。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歲七月十四拜年。以盤古爲始祖。盤瓠爲大宗。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與性成。遂爲眞猺。袁昌祚云。羅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質悍。利入猺爲雄長。客籍之民多文巧。利出猺爲圈奪。茲固長吏之媒也。則備諸猺當自齊民始。羅旁猺其稍馴。聽約束與齊民無異。從不入城。有見官長者。還語其類。謂不畏中間坐者。但畏左右鵝毛官。謂皂隸也。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繪。畫作花卉水波紋。獞則以紅絨刺繡。猺真而獞。猺之婦女不可犯。獞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怒而去之。猺欲娶婦入山。見樵采女。輒奪其衫帶以歸。度已之衫帶長短相等。乃往尋求其女負之。女父母乃往增家使成親。否則女仍處子。不敢犯也。西寧東安諸生猺亦然。或者謂猺人以十月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裾而舞。謂之蹋猺。相悅則男脫蹋跳踉。背女而去。此西粵之猺俗也。又謂獞人當娶日。其女即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埜合。既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櫚。以待生子後。始歸爲婦。婦曰丁婦。男則曰獞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尚。增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以香艸花枝結爲廬。號曰入寮。鼓樂導男女入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獻兵相應。成親後。婦之婢媵稍忤意。即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乃畏憚。半年始與增歸。盛兵陳樂。馬上飛鎗走毬。鳴鐃角伎。名曰出寮。蹋增歸。則止三十里外。遣瑤民持鑑迎之。脫婦中初貯鑑中。命曰收魂。蓋欲其妻悸畏。而無他念也。瑤民者巫也。東粵有獞而無獞。吾故詳言獞而略言獞。曲江猺惟盤姓八十餘戶爲眞猺。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僞猺。其男子穿耳飾銀環。衣服綵繡花邊。首裹花帕。腰刀掛弩。下跣足。女人無袴。繫重裙。皆繡花邊。其戴版

者曰板猺。以油蠟膠髮。裹於板上。光閃似蜻蜓羽。月盤一次。夜以高物皮首而臥。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獸。以蒼梁釀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頭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爲佾。性亦工巧。或製器以易鹽米。有山官約束之。號猺總。歲時一謁縣令。其無板瑤民猺。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瑤民同。女子飾耳環。婦則屏之。連山有八排猺。性最獷悍。其脅徵有肉。尾腳皮厚寸許。飛行林壑。自號猺公。而呼連人爲百姓。自稱猺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稱官長則曰朝廷。月送結狀至縣庭不蹤。納糧則以委縣之里長。里長利其財物與交好。少拂則白刃相加矣。有猺目八人司約束。歲仲冬十六日。諸猺至廟爲會。悉懸所有金帛衣飾相誇。猺目視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廟。男女分曹地坐。唱歌達旦。以淫辭相和。男當意不得就女坐。女當意則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將男女衣帶度量長短相若矣。則使之挾女還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親。凡女已字。頂一方板。長尺餘。其狀如扇。以髮平翹其上。斜覆花帕。膠以蠟膏。綴以琉璃珠。是曰板猺。未字則戴一箭竿。髮分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覆繡帕。自織麥桿帽。戴出入叢篁。首頻側而不墮。是曰箭猺。其領袖皆賴五色花絨。垂鈴餞數串。衣用布。或青或紅。堆花疊艸。名猺錦。女初嫁。垂一繡袋。以祖妣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獨力衣。以蠶蠶槃瓠之足與合。故至今仍其製云。後漢書言槃瓠諸子。織績木皮。染以艸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言赤髁橫裙。槃瓠子孫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猺婦徒衣服斑爛。其性兇悍好鬬。一成羣可敵官軍數人。又善設伏。自畫匿林莽中。以炭塗面。黑衣黑袴。爲山魈木魅之狀。見商旅則被髮而出。見者奮走。棄財物。呼曰精夫赦我乃已。精夫者猺之渠帥也。自洸口至連州四百餘里。輕路艱險。商旅不敢陸行。行必從水。官軍與交通爲盜。而猺官歲入其租稅。千金縱容非問。四方亡命者又爲之通行蠹蠹。或爲鄉導。分受鹵獲。其巢窟與連山相對。僅隔一水。官兵至盡室而去。退則聚我惰歸。蹤跡叢薄中。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當以衝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則刀鎗俱奮。度險則整列以行。遁去必有伏弩。往時常勤五省之兵征之。德慶有蒼猺山。蒼山皆熟猺所居。猺曰蒼。猺之長曰蒼翁也。又有蒼馬山。猺馬之所生。故曰蒼馬。又猺人多以其人爲馬。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故羨之而以爲名。其曰狆人者。猺之別種。狆猶詩所謂盧令令也。猺人者。蒼居文昌東北百里東猺山。其人如猿。故云猺。詩遭我乎猺之間。註謂猺山名。非也。猺犬類也。猺人一作狙人。莊生所謂狙公也。與狆人皆高髻雕題。狀若猓狚。散居林莽。饑拾橡栗。莊生賦李朝三暮四之言。殆謂是也。

黎人

黎母山高大而險。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獸居其中。熟黎環之。熟黎能漢語。當入州縣貿易。暮則鳴角結隊而歸。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見。歲壬子。忽有生黎二十餘獻物上官。旗書黎人向化四字。以楠榔木竿懸之。一人負結花沉一塊。大如車輪。外色白。內有黑花紋。一人抱油速一樹。長七八尺。二人昇一黑猪熊。二人昇一黃鹿。貌皆醜黑。蓬跣。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體。觀者以爲鬼物也。當額作髻。髻有金銀鈕。或牛骨簪。其縱插者生黎也。橫插者熟黎。以此爲別。婦女率著黎裙。以布全幅。上與下緊連。自項至脛不

接續。四圍合縫。以五色絨花廁其上。裙衣作數百細摺。用布至十餘丈。長不能行。則結其半於腰間。蟄蟄如帶重物。椎髻大釵。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面涅花。齊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爲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己妍蚩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爲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率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又先受聘則繡手。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爲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者此也。題。額也。雕。繡也。以針筆青丹涅之。有花齊蟲魚之屬。或多或少。而世以爲黎女以繡面爲絕色。又以多繡爲貴。良家之女方繡。婢媵不得繡。皆非也。黎婦皆執漆扁擔。上寫黎歌數行。字如蝌蚪不可識。男子弓不離手。以藤爲之。藤生成如弓。兩端有筍。可掛弦。弦亦以藤。箭鏃以竹。無羽。但三丫爲菱角。倒鈎入肉。必不能出。被射者以身就竹林下。屈垂竹尾。繫箭羣於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者。使身不動。徐放竹尾。鏃即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敷以藥散。僅不死而已。生黎最兇悍。其弓重二百餘斤。戈以標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則以雜木。若擔竿狀。棕竹爲弦。筋竹爲箭。榦。而不甚直。鏃鋒銳。有雙鈎。一小繩繫之。臨射始直。箭遇猛獸。一發即及。獸逸而繩絆於樹。乃就獲焉。凡欲買沉香者。使熟黎士舍爲導。至生黎峒。但散與紙花金勝及鋤頭長一尺者、箭鏃三角者、或絨線針布等物。生黎則喜。每峒置酒餉客。當客射牛中腹。即以牛皮爲鍋。熟而焉。客人各盛一碗。客前滿酌椒酒。客能飲。則一一嘗之。否則竟勿嘗也。如或嘗或不嘗。彼則以爲有所輕重。雖盡與客沉香。必要於隘路而殺客。其兇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嘗出盜劫。男婦盡室以行。蹤捷如飛。官兵不能追逐。惟婦女以黎種太長。行稍緩。往往被擒。乃稍屈伏。其別種有生岐者。尤獷悍。雖生黎亦輒畏之。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謂佤也。黎漢所謂俚也。俚。亦曰里。漢書曰九眞蠻里。又曰鬱漢里。君是也。熟岐稍馴。善其巢居火種者爲乾腳岐。與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計黎驅園凡一千二百餘里。絕長補短。可四百有奇。山勢盤旋如蠃。然舉種落盡居其外。岐居其中。二三十里間輒有一峒。峒有十數村。土沃煙稠。與在外民鄉無異。第層峰疊巘。林竹叢深。水毒山嵐。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恆入。故諸獠得以負固爲患。黎有二種。五指山前居者爲熟黎。山後爲生黎。熟黎亦有二種。與生黎近者爲三差黎。與民近者四差黎。征徭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糧長又熟黎之蠹賊。凡生黎蠢動。皆熟黎爲之挑釁。而熟黎之奸欺又糧長之苛求所激也。糧長者。若今之里長。其役黎人如臧獲。黎人直稱之爲官。而糧長當官。亦呼黎人爲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盡人私囊。詰之。則曰此生黎也。激之恐變。其奸欺若是。官或詣黎村徵糧。所至宜一一嘗其酒饌。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國課。如遣其一。即瞋恚。陰挾弓矢。伏林間。因其水艸之性矣。赴州縣。裸而額髻直豎一雄鷄尾。橫插骨簪。斯則其冠冕也。官必歡然笑語。受其所獻。賞以銀牌紅布。彼欣然持歸。供之香火。爲道愛。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見。彼遞相傳語。見者遂希。而納糧亦怠。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爲長。黎則不服。欲立長。則繫一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立。黎長不以文字要約。有所借貸。以繩作一結。爲左券。或不能償。雖百十年子若孫皆可執繩結而問之。負者子孫莫敢諉。力能償償之。否則爲之服役。貿易山田亦如是。黎死無子。則合村共蒸其婦。欲再適。則以情告。黎長蠱其衣帛。擇可配者投於地。男子允。則拾其蠱。婦乃

導歸宿。所攜挾牲牢往婚焉。父母死。斂所遺財帛。會黎長。與衆瘞之。以爲父母恩深。我無以報。不敢享其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取。懼其鬼能祟人云。每扛負諸物。惟以一肩登高陟險。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慈孝又有如此。黎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抵牾。卽咒其已亡父母。遍時其人身如火燒。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過。第曰獲罪土神。請爲飯謝。覓酒脯與之。祭於地。喃喃其詞。祭畢。夫婦分而啖之。病人欻然起矣。其或土商與貿易。欺以腐物。則出伏路旁。執塗人以歸。極其箠楚。俾受者通信於家。認其人償以原物。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認其同侶。聞官遣熟黎持牒曉之。雖不識字。覩印文而亦釋遣焉。其俗最重復讎。名算頭債。然不爲掩襲計。先期椎牛會衆。取竹箭三刃。其餘皆而祭之。遣人齎此矢告讎。辭曰。某日某時相報。幸利刃鍛予以待。讎者謀於同里。亦椎牛嘗衆。如期約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往。必斃其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於陣前橫過。呼曰。吾夫之祖父負汝。勿斃吾夫。寧斃我可也。其直者妻卽呼其夫曰。彼妻賢良如是。可解鬬。亦卽釋焉。如已報矣。若力微不能敵。則率同里避之。報者至。見無人相抗。卽焚其茅幕曰。是懼我也。可以雪吾先人恥矣。凱還不再出。

蠻人

澄海山中有蠻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蠻官者領其族。蠻、蜑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稻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止曰畲。曰峒。亦曰蠻海豐之地有曰羅蠻。曰葫蘆蠻。曰大溪蠻。與寧有大信蠻。歸善有鬱蠻。其人耕無犂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燒而蛇蟲死。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畲蠻之類。志所稱伐山而番。剗草而播。依山谷采獵。不冠不履者是也。潮州有山蠻。其種二。曰平鬚。曰崎鬚。亦皆猺族。有莫猺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屬官。不屬峒首。皆爲獠猺。其曰斗老與盤籃。雷三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猺。多居九峯司諸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質客戶。竄身猺中。規免旦夕之性情相習。遂爲眞猺。相率破犯條要。恣行攻劫。爲地方之害。卽善猺亦且畏之。猺或作蘇。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蘇王是也。越東多猺而無獞。獞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獞與民雜居不可辨。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獞。欄架木爲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畜。名欄房。亦曰高欄。曰麻欄子。猺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獞人。自潯陽至貴縣多猺人。粵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猺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每人歲納刀稅三錢於所管州縣。爲之守城池。瀕捕官衙。供給薪炭。性頗馴。畏法。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間蠱。夏風濤蒸毒。風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以爲祖。旖弗之怪。當壇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果物。牽入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偕之爲同年。與之諧笑。有爲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長。中有榕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蟹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赬紅如茜。是則賈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賈於女。女瘋則可賈於男。一賈而瘋蠱卽去。女復無疾。自

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發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癘者也。瘋爲大癘。雖蘇溫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泛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爲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遣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頹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而養之。使瘋人首領爲主母。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

蛋家

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彼其大艦小艑。出沒江海上。水道多岐。而嘗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兇渠相爲連結。故多蛋家賊云。

諸番

諸番之在廣東者。曰婆利。曰古麻剌。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眞臘。曰爪哇。曰暹羅。曰滿剌加。曰大泥。曰浦甘。曰投和。曰加羅希。曰屠檀。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槃槃。曰三佛齊。曰急蘭丹。曰頓遜。曰洲泥。曰闍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騫。曰天方。曰錫蘭山。曰西洋古里。曰榜葛剌。曰蘇門答剌。曰古里班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島尼。見於明祖訓會典者也。其不可攷者。有暹羅、闍婆、頓田、離其門、毒石、暹羅、越、逝、訶陵、箇羅、哥谷羅、婆羅、獅子、巖邊、佛朗機諸國。則未嘗入貢。然邊有無者也。安南本漢交趾地。洪武初朝貢。其物有金銀器皿、熏衣香、降眞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紙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翎、龍腦、橘皮、抹身香、熏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燒碎香、花藤香、烏木、蘇木、花梨木、蘇蓋、番紗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璧花布、花紅邊緞、雜色緞、番花手巾、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遙羅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奈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龜筒、寶石、珊瑚、金戒指、銅鼓、片腦、米腦、棟腦、油腦、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解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丁皮、阿魏、薔薇水、琬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靠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緻頭布、紅撒哈布、紅地絞、篩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交絲緞。眞蠟本扶南屬國。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使奈亦吉郎等來貢。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蘇木、胡椒、黃蠟、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爪哇本古闍婆國。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八的占必等來朝貢。其物有胡椒、靠茇、黃蠟、烏爹泥、金剛子、蘇木、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香、靠撥、茄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荟、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檀子、閉蟲藥、礪石、寶石、珍珠、錫、西洋鉄、鉄鈔、摺鉄刀、銅鼓、苾布、油紅布、孔雀尾翠、鶴頂、犀角、象牙、龜筒、滿剌加在占城南。永樂三年。其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斑、犀角、象牙、珠母殼、璃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鎖猴、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藍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緞、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丁皮、硫、胡椒、血竭、烏

箏泥、肉豆蔻、沒石子、阿魏、窠錫、片腦、肉果、瑪瑙珠、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三佛齊本南巒別種。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剌札八剌卜遣使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有黑熊、白猩、火鷄、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錦、被芰布、鵝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淳泥本閣婆屬國。洪武四年。其王馬謨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貢。其物有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縱環、金銀八寶器、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瑇瑁、龜筒、瀛蚝、鶴、熊皮、犀角、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斯、錫闌山。正統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謨的黑哩等來朝貢。其物有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蔴、盧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蘇門答剌、水樂三年。其王鎮丹罕難阿必鎮遣使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棱眼、木香、丁香、降眞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寶石、石青、回回青、硫黃、番刀、弓、大坭稱隸遮羅助貢國。其來貿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沒藥、片腦、蕈潰、烏爹泥、土檀黃、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烏木、蘇木、藤黃、木食子、龜筒、象牙、番牛角、瑇瑁、珠、蚺、寶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蓌張席、灰筒、急闌丹。正德四年來貿易。有胡椒、烏木、丁皮。已上凡二十國。皆嘗來往廣東者。舊例貢舶三艘至粵。使者捧金葉表入京朝貢。其舶市物還國。次年三舶復至。迎敕。又市物還國。三年三貢。或五年一貢。一貢則其舶來往三度。皆以澳門爲津市。黃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其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次則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二錢之貨。即得握椒。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良以此云。

南越筆記卷八

鳳

山海經。南禺之山有鳳凰、鵷鶵。南禺者。謂羅山之南。番禺之東也。莊子云。鵷鶵發南海。飛于北海是也。有山鳳凰者。亦鳳之類。大如鷩鵰。伏卵時。雄者以木枝雜山桃膠封其雌於巢而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發封。香則窒之。又有大頭鳳。卵於積柴封之。鵷則抉石而起。通志云。博白涤舍之山。多鳳。有高三尺者。五彩。冠似金杯。天晴則雙飛。而衆鳥隨之。又有大如鷩者。尾甚長。羽聲甍甍。變若輪轉。諸鳥見之。斂翼俛首。伏不敢鳴。名大頭鳳。猺獞間射得之。肉備衆美。韓娘握兵者多以其毛爲裘。或以鵝鶵代之。色久變。涅而弗滓。小鳳凡數種。有曰桐花鳳。丹碧成文。羽毛珍異。其居不離桐花。飲不離露。桐花開則出。落遂鮮。涅而弗滓。小鳳凡數種。有曰桐花鳳。丹碧成文。羽毛珍異。其居不離桐花。飲不離露。桐花開則出。落則藏。蓋以桐花爲胎。以露爲命者也。兒女子捕之。欲以蜜水。用相傳玩。漁洋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謂此也。此種蜀中亦有。又有鳳頭雀。大小毛片皆如燕。惟頭作鳳冠而尾紅。兒女養之。馴放去。一二日復來。有曰金鳳。出儋州。大如指。許身五色。冠首修尾。儼如釵上金鳳花。有曰鳳鷄。毛色花斑。似鶴鷄而小。尾短身圓。度之僅及荔支大。足脛微細。如一髮。裊裊欲斷。歲十月。從羅浮飛至新安田上。或至東莞茶滘。人以紅絲爲網。見輒捷入。畜久馴習。然畏寒。至臘月必死。其聲頗似鷄雛。故名曰鷄喉小。穀麥不能進食。惟芝蔴稗米而已。多巢花蕚中。亦桐花鳳之類。

孔雀

孔雀產高廉雷羅定諸處。截其尾。編列瓶中。足供玩飾。南裔異物志云。自背及尾。皆作圓文。五色相遠。如帶千錢。庾衡志謂雄者尾長數尺。金碧晃耀。時奮張其尾。圍如錦輪。嶺南雜記云。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後復凋。與花相榮衰。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蔽尾之地。捕者先施網罟。俟其兩尾露而重。不能高翔。即羅網罟。不肯妄飛。土人取其尾。每數十莖。長短相雜爲一。價亦不甚貴。其徧身毫毛及尾毛之破碎者。取以織補服。

翠羽

爾雅注。翠鷁似燕。紺色。生蠻林。其羽可爲飾。按翠羽點綴人首飾。色最鮮明。俗稱廣翠。

五色雀

羅浮諸處。有五色雀。羅浮志云。產羅者。以鐵冠爲長。蘇公在海南見者。常以兩綠者爲長。又異苑云。山鷄愛其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翡翠山鷄。皆出肇慶舊屬南海郡。

鸚鵡

鸚鵡出惠州及吳川石城諸處。南方異物志云。鸚鵡有三。一種青。一種白。一種五色。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其目下瞼眨上。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兩瞼俱如人目。廣輿記。新興有六眞院。蔡確貶新州寓此。有侍姬名琵琶。畜鸚鵡甚慧。每爲確喚琵琶。及琵琶死。鸚鵡猶呼其名。確賦詩傷之。有純紅者。自番國來。

倒挂鳥

羅浮志。倒挂鳥。一名幺鳳。東坡詞倒挂綠毛幺鳳是也。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有收香、倒挂、探香使諸名。蘇詩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暾。自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衣紅嘴。似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中物也。鳥獸考云。日間好焚香。藏之羽翼間。夜張尾翼倒挂以放香。故高啓詩云。綠衣小鳳啼愁龍。瘦影翻懸挂枝下。芙蓉帳裏篆烟消。解斂餘香散中夜。劉績靖雪錄云。即桐花鳳。

了哥

本草綱目釋名。秦吉了。即了哥也。嶺南容管廉邕諸山峒中皆有之。如鸜鵒。能效人言。廣州志云。有三種。眼黃者金了爲上。眼白者銀了爲次。眼黑者鐵了爲下。產瓊州。唐志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頗雄重。能識人情。慧於鸚鵡。嶺南錄異記謂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於刺史。唐會要謂了哥形似鸚鵡而色白。頂微黃。頂毛有縱。如人分髮。出杜薄州。禽蟲述謂生秦中。元稹詩。紅羅著壓逐時新。吉了花紗嫩爲塵。謂紗色相似也。

潮鷄

潮鷄產南海。述異記謂之伺潮鷄。沈約袖中記云。潮鷄鳴。長且清。其聲如角。每潮至。即鳴。李贊皇詩。三更津吏報潮鷄。余武溪亦云。客聽潮鷄迷早夜。自注曰。番禺鷄三更即鳴。南越又產長鳴鷄。幽冥錄云。宋處宗買得長鳴鷄。愛養甚至。恆籠置窗間。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深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

進。鷄名爛夜。見崔豹古今注。

鴿

鴿之大者曰地白。廣州人稱鴿皆曰白鴿。不曰鴿。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飛。故曰地白。人家多喜畜之。以治白蟻。亦以其多子。可得食其子。每四十日一乳。乳時雄者銜米至咽米成漿液。乃吐出以餵其子。雌復受孕。性絕淫。雌背乘雄。故多乳。富者畜至數百頭。惟所指使。以穀令就掌飼之。鴿有高下之殊。其異在目。目有黑底天青者。黑底插黃者。黃油白氣者。焦油者。以此四種爲上。其睛清而深。有重暈。以目黑之精光四閃。暈邊復有血粒如石榴子。則極聰慧者矣。其頭宜小。尾宜短。翼宜與尾齊。翼與尾齊。則飛高。飛高則可免鷹鸇之患。故鴿之佳者。價之輕重與金等。翼凡大毛十二莖。每出殼至二三月則調毛。四調五調六七調。曰初王則可用。調至十一十二則老。調者何。脫其胎毛。更生新者。故曰調。

鷓鴣

鷓鴣、豫章以南諸郡皆有之。采蘭雜志。一名花豸。開翅之始。必先南翥。西陽雜俎云。飛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伏巢中不能起矣。至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採。設網取之。僧齊己詩。好聽鷓鴣啼雨處。木蘭舟晚泊春潮。李羣玉詩。荳蔻花入船。鷓鴣啼送客。鄭谷詩。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樂章集注云。正平調有鷓鴣天。按古今注。鷓鴣其名自呼。廣志言鷓鴣鳴云。但南不北。南越志云。其名自號。杜薄州。惟本草說鳴云。鉤輈格磔。又云。行不得哥哥。

蠻眉鳥

蠻眉鳥、草堂詩餘又名黃眉鳥。閩書云。好鬬善鳴。粵志謂眉長而不鬬者善鳴。胸毛短者善鬬。又必越兩日一浴。使毛羽光澤。身不生蝨。則其音流麗。歐陽修詩云。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自高低。高蟾詩云。春色滿山歸不得。刺桐花裏蠻眉啼。廣中多刺桐。每行諸峽中。禽音倍勝他處。

鸞鸞

鸞鸞、一名越王鳥。大如孔雀。有黃白黑色。喙長尺許。狀如鳶。口旬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爲酒器。珍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啖百草。不食蟲魚。惟噉楓楠諸木葉。故其糞香似蘇陸。山人以爲香末。又治雜瘡。其名一曰象鵰。亦曰越王鵰。言其大也。古詩山鳥狀如人。謂此。

丹歌

海南鶴皆灰色。白者則小。去頂二寸許。毛始丹。亦能鳴舞。有水鶴亦小。狀類白鷺。其性通風雨。有風雨則鳴而上山。否則鳴而下海。蕷常多在榕樹。廣人以其頂丹可貴。故曰丹歌。有丹歌時引舞之句。

淘鷺

淘鷺、即鵜鶘。一名逃河。陽江人謂之水流鷺。以其大如鷺。能沉水取魚也。或竭小水取魚。頤下有皮袋。嘗盛水二升許。以養魚。隨水浮遊。每淘河一次。可充數日之食。漁璫謠云。水流鷺。莫淘河。我魚少。爾魚多。竹弓欲射汝。奈汝會逃何。其詞頗近樂府。

白鵲

白鵲、即白雉。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建武中南越徼外蠻獻白雉。唐玄宗時日南徼外蠻獻白雉。皆白鵲也。素質。黑章。喙丹。雄者有朱冠。背純白。腹有黑毛。尾長二三尺。時鳴之以自矜。神貌清閒。不與衆鳥雜。故曰鵲。耿介不欲近人。故曰雉。雉、蠻也。雌雄雙而有別。終日並遊。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雌雄不相戲狎。若朋友然。故曰雉。雌者多朱毛白中。蘇朱而變爲純白。亦以黑爲邊襴。如水波形。其音咿咿藏喉間。甚隱而微。

珊瑚鳥

珊瑚鳥、一名山鵲。性靜似畫眉。尤易畜。其鐵腳者、眼赤而突者善鬬。腿間有黑毛一片。圓小而長者善鳴。雄者尾長。雌尾短。雄者音長。雌音短。

青雕

青雕、狀如鴿。青色。喜食橄欖。鳥者圈圈吞之。肉爛乃吐其核。一名橄欖雕。秋深自粵西來。春半乃去。宿則倒懸一足樹杪。弋得之。肉厚味腴。其生於檳榔林者。曰檳榔雕。喜食檳榔之未熟者。性亦相類。

石燕

石燕出西樵山之巖穴中。大如乳燕。足生翼末。山人小兒羸瘦。取食之。諺曰。嬰兒瘦。探石鷰。香山有山燕。黑而健疾。衆鳥畏之。亦也。與此二類。

相思仔仔

相思仔仔、一名巧婦鳥。即鷦鷯。詩所謂桃蟲也。因桃蟲而變。故其形小。性絕精巧。以茅葦羽毫爲房。或一或二。若鷄卵大。以麻髮懸繫樹枝。雖大風雨不斷。久畜之。可使爲戲及占卦。名和鵲卦。其身小。其曰相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紅黑相間。如紅荳。紅豆者。相思子也。

吉吊雀

吉吊雀、一名兜兜。產東莞大奚山中。狀如鴝鵒而大。青首翠翻。其名自呼曰兜兜。其出則風。

元鈎雀

元鈎雀、產高明。棄砦山中。每鳴必雨。

鈎割雀

鈎割雀、四五月夜半向東飛鳴。如云鈎割。則年豐。鈎鈎割。則年必歉。

南越筆記卷九

虎

羅浮有啞虎。不嘯不哇。相傳葛真人上昇。留二丹粒以與其隸黃野及啞虎食。爲羅浮四菴守者。今冲虛觀葛真人像旁。有黃野及一蹲虎。是必啞虎也。然土人皆云山中虎率不嘯不哇。從不傷人。八九十歲老人未嘗聞有虎哮吼。亦可異也。

犀

犀角出邕羅者。內圓外凸。氣微腥。出古城者。四周圓盤。注沸酒且香。照之有血暈者。價兩倍。飲食中以犀角攪之。有毒則白沫生。

山牛山馬

瓊州多山牛。牛也而兩喙紅。常百十成羣。見人吆喝。弗避。或曰山牛有四眼。以其眼上有兩旋毛。狀似四眼。故云。瓊州又多山馬。似鹿而大。千百爲羣。角彎而內向。無岐眼。此復有二眼。日閉。夜開。以燭物。善入棘叢。黎人得之。以其皮易布。可爲臥具。褻溷。其毛牛也。不識者以爲山牛也。

果下牛果下馬

果下牛。出高涼郡。爾雅所謂犦牛也。郭璞云。犦牛絕卑小。可行果樹下。故又呼果下牛。嬰謠云。果下馬。果

下相逢爲郎下。果下牛。果下相逢爲儂留。果下馬者。以其小而堅壯。亦名石馬。粵人凡物之小者皆曰石。然果下馬非有種。馬中偶然產之。不可常得。故其價倍於常。

熊類不一

熊類不一。多出黎母山中。有人熊。豬熊。狗熊之名。熊多力。黎人搏而獲之。一峒輒賀。以熊多則其地不祥。前明樂會有熊無數自山中出。捕得百餘首。自是頻年大旱。蓋旱徵云。

鼻鼻

鼻鼻者如人面。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亦笑。笑則上脣掩目。大者丈餘。俗呼爲山都。鄙氏云。山都形如昆崙。青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而笑。鼻鼻見人則握手而笑。人以竹筒盛臂。姑與之握。握則必笑。笑而上脣掩目。因曲臂以錐穿其脣於額。格而殺之。吳都賦云。猩猩啼而就擒。鼻鼻笑而被格是也。

狒狒

狒狒狀如獼猴。紅髮。髻高。人言而鳥音。能知生死。笑似鼻鼻。上脣覆額。得之生飲其血。可見鬼物。是皆人熊之屬也。又云熊名子路。獞人於熊館呼之。子路可出。熊即出。子路可鬬。熊即鬬。有綠者、士司獵獞取其皮。爲駿馬障。塵塵不敢揚。威懾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熊。披髮人立。力能拔樹。指爪利如鋒。攢。遇虎豹樵牧。皆抗其喉。揑鮮血飲之。其脂亦曰熊白。味過於廚。章後膳也。

猩猩

猩猩人面猴身。一名熊人。謂其熊而人也。曰紅人。則謂其毛髮純紅也。性機警。通八方言。聲如幼女子。啼亦清越。間學蟲鳥語。音一一曲肖。蓋獸中之百舌也。最嗜酒。人以酒滿注甕中。復置高屐其旁。猩猩見輒毀罵而去。去已復還。姑以指染酒嘗之。遂至醉。著屐而笑。人因縛取。問之曰。汝飲我酒。須還我血。猩猩許以血一升。即得一升。不能多。血以染緋。久而不變。最可貴。

騰豺

騰豺者。生高要西七十五里騰豺嶺。狀類沐猴。頭正方。髮長丈許。覆其面。欲有所覘。輒搖頭。以兩手披之。一名騰豺。上樹甚捷。故以名。東粵無豺狼。惟此嶺有之。疑亦人熊之類。

猿

大庾嶺有白猿洞。洞多梅樹。白猿嘗攀挂其上。花與猿皓然莫辨也。行者聞風生。始知爲白猿吟嘯。復有緋猿。善啼。啼必三聲。高州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殷鮮。有黃色玉面者。有身面俱黑者。羅浮則有金絲猿。毛如絨絨。其啼聲絕大。瓊州多猿。射之輒騰躍樹杪。於四周伐去竹木。然後張網得之。嘗於石巖深處得猿酒。蓋猿以稻米雜百花所造。一石穴輒有五六升許。味最辣。然絕難得。封川之北三十里有猿嶺。多猿。牡黃而牝黑。牝能嘯。牡不能也。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雄者能嘯。雌不能。瓊州又有石猿。小者舉許。飲以井水。即長。又有墨猿。能磨墨。磨畢。跳入筆筒中。

猴

瓊州多猴。以小者爲貨。曰猕猴。大者曰獼猴。亦曰母猴。母非牝也。母音轉爲馬。故又曰馬猴。

狨

東粵山中有狨。大小類猿。色純黃。名金線狨。一名猱。以其毛柔長可紐結也。尾絕自愛。中藥矢即自齧其尾。蹣捷善緣木。猫猴絕怖畏之。其以猫猴爲食也。甚怪。

猓然

猓然。生從化山中。似猴。身黑。面白。其尾長過於身。數以尾自庋其身以自娛。其自愛尾。亦似狨。

番狗

蟹鋌澳多產番狗。矮而小。尾若獅子。可值十餘金。然無他技能。番人顧貴之。其視諸奴囝也。反不如狗。寢食與俱。甘肥必先飼之。坐與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諺曰。寧爲番狗。莫作鬼奴。

獺

粵人多以水獺占水旱。水獺一名獺。類青狐而小。啄尖足駢。能知水信。高下爲穴。故云善捕魚。一歲二祭魚。淮南子云。畜池魚者。必去獺。獺。廣人謂蛋家男曰獺公。婦曰獺婆。以其能入水取魚也。其以猿爲雌者。插翅山獺也。語云。猿鳴而獺應。莊子云。狡獪狙以爲雌。言非類爲牝牡也。鄭氏云。山獺性淫而無偶。獠女採樵歌獻。爲猿聲以誘之。山獺聞之。即躍抱獠女。因扼殺之。以其骨綴骨。解箭毒。以陰莖入藥。名插翅春。

蒿豬

蒿豬。一名箭豬。即封豕也。封者大也。故象亦曰封豨。封豕初本泡魚。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故化爲毫豬。毫在項脊間。尺許如箸。白本黑端。人逐之。則激毫以射人。婦女以金銀鐲之爲蓺。能止頭瘡。除白屑。其毫如蒿然。亦曰蒿豬。

烟婦

烟婦。即山豬。雄大而多力。口旁出兩牙。長六七寸。甚猛利。肉味美。多脂。以機軸紐織之器置田間。則不敢近。齒長。輒入海化爲巨魚。狀如鮫螭。而雙乳垂腹。名曰奔鯙。諺曰。朝爲泡魚。暮爲蒿豬。朝爲烟婦。暮爲奔鯙。刺婦女之不能服勤者也。以奔鯙油爲燭。照飲酒。則紫焰生花。照讀書。則昏昧作寐。箭豬以魚始。山豬以魚終。物之相變如是。

香貍

南越有貍無狐。雷州產香貍。所觸草木生香。臍可代麝。本草稱靈貓。自爲牝牡者也。亦名果貍。其食惟美果。故肉香肥而甘。秋冬百果皆熟。肉尤肥香。貍外有玉面貍。白面、紅爪、牛尾。亦食果。飲則以水淘淡乃食。有貓貍。文如錦錢。有火貍。毛色如金錢豹。其錢差大。歲久化爲豹。有藤貍。生長藤間。食藤實。而多倒挂。

香麞

香麞。味甘。性溫。食之不畏蛇毒。臍名麝香。非麞也。貍之似麞者也。獠女當春時。多採生香麝子以爲佩。動

則香氣遠聞。山歌云。生麝香吹獠女風。

竹豚

竹豚。即竹鼠。穴地食竹根。毛長。肉肥美。亦蒸。內一二襯可盈盤。色紫。味如甜笋。血鮮。飲之益人。獠中以爲上饌。故謂之竹豚。

獵狸

爾雅。蒙頌。猱狀。郭璞注。即蒙貴也。狀如雌而小。紫黑色。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出之。海語云。獵狸有白有黑有黃有貍。狀酷類貓而大。足高而尾結。捕鼠捷於貓也。諸國皆產。惟蓬萊者良。舶估挾至廣。常貓見而避之。蒙家每十金易一云。今粵人有自番舶購者。正類此。稱之曰洋貓。大抵即獵狸也。爾雅。貓又名貓奴。記事珠云。貓有名白鳳紫英錦帶雲圖者。

象牙

嶺表錄異。廣之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通志云。牙以文爲貴。不文則假。不紅則枯。按象牙多出滇。粵西裁爲梳具。東省所製特佳。工聚業精。流播閩閩。凡在他省。往往販取用之。

南越筆記卷十

龍涎

南海龍之都會。古時入水采珠貝者。皆繡身而爲龍子。使龍以爲己類。不吞噬。在今日人與龍徒習。諸龍戶率視之爲蠻蜒矣。新安有龍穴洲。每風雨即有龍起。去地不數丈。朱鬣金鱗。兩日煜煜如電。人與龍相視久之。弗畏也。其精華在浮沫時。噴薄如瀑泉。如雨。爭承取之。稍緩。則入地中矣。是爲龍涎。或謂龍涎者。多積於海上。枯木如鳥遺狀。其色青黎。其瘢腥雜。百花焚之。絮烟千結。蜿蜒蟠空。經時不散。可以剪分香縷。然多不真。從番舶來者。出大秦波斯。於雨中焚之。爆爆有聲。則真。又雜浮多龍潭。嘗有人小遺潭中。菴僧見之。使之蒲伏土上。俄有白氣千百道。從谷中起。迅雷乘風雨如注。海上舟船已破。溺無數矣。人必蒲伏土上。乃免。若在木石之間。必爲龍所掣。又新興有天露山。其頂有潭。歲旱。以石投之。聲震如雷。即雨。又有井干湖。其深莫測。歲旱。以土掊壑之。亦有雨。又化州有石龍。其首蟠州廨之左。其尾注於江中。身多竅穴。每爲風潮所激。則噴沙如雪。靠靠滿空。有時鳴。以一歲鳴。以二三歲。其聲隱隱。與鶩鶴同。在左如右。在西如東。有探其尾於急湍之下者。皆得古錢。或爲五銖。或爲開元。或古或近。或缺或全。紫碧交散。青黃雜煇。其爲數歟不八九。盈不二十。蹶百十人。各有所給。又茂名鑑湫山。有一龍井。昔時有潘茂名真人者。以金鑄五龍納井中。自永嘉至今。每遇旱。高凉太守出五金龍祭之。雨立至。

蜃氣

東莞合蘭海，其水漩洄而黝黑，三江之所匯，有龍窟焉，嘗有積氣如黛，或如白霧，鼓舞吹噓，倏忽萬化，其爲城闕樓臺塔廟諸狀，人物車騎錯出於層峰疊巘之間，尤極壯麗，舟行其中，弗見也，自外望之，變幻斯見，即之輒遠，離之復近，雖大風雨不能滅，人以爲蜃，蜃之氣所爲云，其氣或大或小，晴則大，陰則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旂戈甲，則兆其地有兵革，如倉廩，則兆其地豐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災祥，歲正月初三四五日，必一見，不見則以爲怪，或謂此乃海氣，春晴始見，非也，此蜃氣也，蜃者千歲之雉所化，其爲物最神。

海市

海市，多見於靖康場，當晦夜光忽生，水面盡赤，有無數燈火往來，螺蚌鮫人之屬，喧喧笑語，聞貫珠、鏘鏘、數錢、量米麥聲，至曉方止，則海市也，或曰海上有珊瑚之市，在虎頭門西，蓋即海市，或曰其地故有沉洲，每月出，輒有鬼物就海中爲市，所謂沉洲夜市也，蓋南海蜃氣有氣而無聲，海市有聲而無氣，以此爲別，而靖康海市，又與青州不同，靖康海市見於夜，青州見於晝，番禺雜記云，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殆所謂狼臅之民也，水經注、狼臅之民，夏夜爲市，以鼻嗅金，即知美惡，疑即此種。

海鰌

海鰌出，長亘百里，牡蠣蚌蠃積其背，峰岌如山，舟人誤以爲島嶼，就之往往傾覆，盡噴水爲潮，爲沙，夜噴火，海面盡赤，烱之如天雨火。

怪魚

近海上之地，怪魚甚多，其狀不一，開洋時，隨風鼓舞，往往飛入舶中，人不敢取，有一魚長數十丈，其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過舶則昂首注水舶中，須臾而滿，亟以巨甕投之，迎吞數甕則逝，有一魚，鬐長丈許，有齸如鋸，能與力戰而勝，以救海舶，又有魚長二十餘丈，性最良善，或漁人爲惡魚所困，此魚輒爲漁人解圍，又大風雨時，有海怪被髮紅面，乘魚而往來，乘魚者亦魚也，謂之人魚，人魚雄者爲海和尚，雌者爲海女，能爲舶祟，火長有祝云，毋逢海女，毋見人魚，人魚之種族有盧亭者，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其長如人，有牝牡，毛髮焦黃而短，眼睛亦黃，面黧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往往隨波飄至，人以爲怪，競逐之，有得其牝者，與之嬉，不能言語，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穀，攜至大魚山，仍沒入水，蓋人魚之無害於人者，人魚長六七尺，體髮牝牡亦人，惟背有短鬣微紅，知其爲魚，間出沙汭，能媚人，舶行遇者必作法禳祇，海和尚多人首鱉身，足差長，無甲，亦怪事也。

鰓魚

鰓一作甓，魚之大者，長二丈餘，脊若鋒刃，嘗至南海廟前，謂之來朝，或一年數至，或數十年一至，若來數，則人有疫疾，志稱南海歲有風魚之災，風、颶風，魚謂甓魚也，有烏白二種，來輒有風，故又曰風魚。

潛龍鯊

南海有巨魚，曰潛龍鯊，蓋魚種而龍者也，有網得者，長五尺許，重百斤，其小魚從者數千，至不可網，肉甚甘，諸骨柔脆，惟鱗堅不可食，鱗大者如掌，可爲帶及酒器飾，小者中雜佩，脊一行，腹二行，鱗皆十三，兩翅兩行，鱗皆三十。

黃雀魚

惠州產黃雀魚，八月化爲黃雀，十月後復化爲魚。

鼠鮎

鼠鮎者，產於南海，每暴尾沙際以給鼠，鼠見之，謂且失水，舐而將食之，被卷入水而去。

烏賊

烏賊腹中有墨，吐之以自衛，嘗浮水上，鳥見之，以爲死矣，往啄之，被卷入水。

魚

廣州魚多池塘所畜者，鯉、鯽、魴、鮐、鯽，皆以魚秧長之，鱅一名鰱，諺曰，網魚得鰱，不如喝茹，言不美也，魴之美在頭，鯉在尾，鯉在腹，諺曰，魴魚頭，鯉魚尾，鯉魚之腹甘且旨，又曰，水鮐土鯽，病人宜食，鮐浮鯽沉，可以滋陰，蓋鯽屬土，其性沉，長潛水中，鮐屬水，其性浮，長躍水上，鯽食之可以實腸，鮐食之可以行氣，鯽守而鮐行，食以爲美也，江海魚之美者，諺有曰，第一鮐，第二鯛，第三第四馬嘗鯽，又曰，黃白二花，味勝南嘉，又曰，巷魴熱鱸，黃者黃花魚，白者白花魚也，又春曰黃花，秋曰石首也，凡有鱗之魚，皆屬火，二花不然，其功補益而味甘，故美，鱗魚至冬益肥，故曰寒鱗，鱸至夏益肥，故曰熱鱸，會一以寒而美，一以熱而美，凡鱸魚以冬初從江入海，趨鹹水以就煖，以夏初從海入江，趨淡水以就涼，漁者必惟其時取之，諺曰，魚鹹產者不入江，淡產者不入海，未盡然也，白花魚鹹淡之水皆有，黃花魚惟大澳有之，大澳者，鹹水之邊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炙盡浮出水，漁者必伺暮取之，聽其聲，則知未出大澳也，聲老則知將出大澳也，聲老者黃花魚嘯子之候也，其嘯子必於大澳，故於大澳取之，取鰱及黃皮蜆鱗青鱗，亦皆趨其聲，聲齊則開罟取之，鱗魚以孟夏隨鱗魚出，其性喜浮游，網入水數寸即得，或候其自海入江，逆流至潯州之銅鼓灘，觸石壁不能西上，則多得，諺曰，黃魚不上雙魚石，三鯊不上銅鼓灘，三鯊者，鱘魚也，黃魚每新水長則出，嘉魚以孟冬天大霧始出，出必於端溪高峽間，其性潔，不入濁流，嘗居石巖，食苦飲乳以自養，霜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嘘吸雪水，凡嘉魚在蜀中，丙穴者，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在粵中大小湘峽者，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長，則四五月猶未入穴，蜀嘉魚畏寒而嘉熱，粵嘉魚不然，白沙詩，兩山斷處小湘峽，十月嘉魚出水鮮是也，鮓魚鱭白皆以伸奉出，大者重數十斤，入自大洋，翕之如黑雲，至虎門，則鮓魚之稟者多變爲鱭，漁者輒合圍取之，又鮓魚大至時，其下堆積至數十百丈，不可底極，以鎗刺一魚取之，次魚飲其血復上，復鎗刺取之，如是者相連不斷，不可勝取，故鮓魚時節，所在人民饜飫，多糟之爲終歲食，蓋鮓魚放卵，雄者爲雌者含卵口中，卵不分散，故頰緊彼此尾相啣，無一斷綻，故得其一，則千萬源源可得，竹魚產二禺連口，以盛夏出，色如篠葉青翠，鱗下多朱砂點，味甘，馬嘗鯽以臘月出，至三四

月有馬伍者以九十月出似鱸而肉厚爲馬背鯽之次故曰馬伍貼沙一名版魚亦曰左鮓身扁喜貼沙上故名市歸以貼壩壁兩三日猶鮮即比目魚也一名鰈一邊青綠一邊白一目在青綠邊亦有兩目合而爲一者吳都賦云鰈則比目片則士餘河魨以番禺菱塘所出者爲美自虎頭門至菱塘六七十里許其河魨小色黃而味甘少毒與產他縣大而板牙色白者異其價賤士人以當園蔬秋時競爲河魨之會以火燔刺以沸湯沃涎流至再三雜肥肉烹之皮骨脫落斯可食矣河魨終歲皆有入秋尤宜多食益胃煖人可減一表產婦每以爲補其腴在腦即肝也俗以爲八珍之一云鮓魚狀如鰌肉褰少刺味甘大者重數十斤出海豐鮓魚多產端州以春時出浮陽見日則眩漁者輒於陽處取之一曰鮓龍魚長至丈有甲無鱗魚之至貴者也鮎魚出流水者色青白出止水者青黃故以灘頭中者爲美頭魚狀如鰌圓頭縮尾狹鱗肉厚而細一脊之外其刺與骨皆肥美新安人每以來客味甘以平食之肥健益氣一名鏡魚以其圓也鮒有黎頭鮒劍鮒斑點鮒虎鹿鯊鮒背黃而腹翅大者丈餘皮有沙圓細如珠可以治木瘡光潤海水將潮天將雨毛皆起溼雖千里外不爽一名潮鯉腹中有兩洞以貯水養子子必二皆從胎生朝出口暮則入臍其肉淡而鬆以翅作銀絲菜稱珍品蠟魚產陽江似鯽而白肉柔膩性喜溫煖臘月時漁人立水中魚爭附足可掇也紅者肉稍粗鰩魚一名狼蕩筭魚如筭長尺許與鮎鰻二魚皆惠州出鮎魚大者盈丈鰻魚大如指許長七八寸脊骨美滑宜羹鰲魚大如小兒臂有腹無口其足三十如筭簪章魚足有八一名章舉昌黎南食詩其五爲章舉魚是也石冷魚似蝦蟹而黑生石穴中倒挂魚鮮食醉人宜鮮出萬州鳳尾魚一名馬鱗其子宜醢葵鯉出羅旁水口圓如葵扇色上皆魚之美者大率出於海者十之七出於江者十之三然皆美於池塘者也其最微細而美者曰鱊魚春時自巖穴中出狀似初化魚苗宜乾之食以薑醋曰銀魚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風曰銀魚風諺云九月銀魚出水長銀魚風起水洪洪是也其出惠州豐湖之第一橋下者長二寸許光滑無鱗表裏朗徹以白磁盆浥之與水無異惟見兩目瑩漆希貴弗多漁者但量器計值裝以湖上清醒泉及挑坑水有味無渣而出於清明節者尤美曰鷺毛魚取之不以網罟乘夜張燈火艇中鷺毛魚見光輒上艇須臾而滿多則滅火否則艇重不能載其氣味絕香一曰香魚外有錦鱗魚者大可二指長寸許身有橫理十二道鱗如錯錦其五色尾長於身如帶金彩縷縷以盤盂畜之於午日中投花一二瓣皆爭覆陰不得者忿而相鬬翩反鼓舞各有態度鬬能復比目而游又有金魚者分鯉鯽二種春深唼子唼子者雄以口唼雌者眼子則出腹子出腹宜即取之否則雌者還食之矣或不食則子著藻間遇雷雨輒隨電光而去子初出色黑繇黑而紅而黃則純金矣以蠶小三尾五尾者爲貴謂之蝦尾唼子又名蹼子當蹼子時以大蝦蓋之則多蝦尾蝦尾又以撒開象木芙蓉葉者爲貴謂之芙蓉尾此二種則魚之可玩者

魚花

魚花產於西江粤有三江惟西江多有魚花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網魚花爲業曰魚花戶取者上自封川水口下至羅旁水口凡八十里其水微綠爲魚花所聚過此則魚花希少矣魚花之步凡數十步皆

有餉魚花戶承之藏納於朝當魚汕種時雄者擦雌者之腹則卵出卵出多在藻荇間雄者出其腹中之濕覆之卵乃出子然見電則子不出矣土人謂魚散卵曰汕腰者魚之精也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間若生▽方言凡物之微細者皆曰花也亦曰魚苗

魚生

粤俗嗜魚生以鱧以鯉以鱔白以黃魚以青鱔以雪鮯以鮎爲上鮎又以白鮎爲上以初出水潑刺者去其皮劍洗其血鮮細剮之爲片紅肌白理輕可吹起薄如蟬翼兩兩相比沃以老醋和以椒韮入口冰融至甘旨矣而鱧與嘉魚尤美

鱔

鱔之族有曰鰻鱺背有肉鬣連尾無鱗口有舌腹白大者長數尺脂膏最多其有黃脈錦紋者名金絲鰻鱺善穿深穴冬時穴熱乃出名走風鱔有曰白鱔以產池塘中烏耳者爲佳有曰黃鱔黃質黑章多涎沫大者長二三尺小者佳有曰藤鱔其曰泥鰍長二三寸無鱗以涎沫自染曰溫魚與泥魚相似而多肉與諸鱔皆喜伏水土之下味甘可以滋陰大抵鱔與魚相反魚屬火可以滋陽故蜑人多子以多食魚又方書魚鱉白爲丸可以種子鱔屬水滋陰故患痰火者宜食之白鱔或蒸箔或裝籠取之箔鱔爲佳黃鱔以釣或於坑田掘取之凡鱔畜於盆中夜以火照之其騰而搶火火輒滅者噴火蛇也與鱔相類而頷下有細鱗數片食之殺人故凡食鱔者不可不愼諺曰魚浮鱔沉沉者滋陰雖則滋陰其毒亦深

蠏

蠏大者尺餘如覆箕其甲瑩滑而青綠眼在背口藏在腹其頭蟯螂而足蟹足蟹而多其四尾三稜長一二尺其血碧凡諸血皆赤惟蠏碧色碧生於鹹赤生於淡海之水鹹故色碧蠏之血與海水同得鹹之氣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爲蠏者僅二餘多爲蟹爲蠔蝦蟆蝦及諸魚族蓋淡水之魚多生於魚鹹水之魚多生於蠏蠏乃諸魚蝦之母也蠏乃候也善候風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蠏性喜羣遊雌常負雄於背背有骨如扇作兩截常張以爲帆乘風而行雌雄相積雖遇蕩溼不解名曰蠏帆漁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則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則雄去矣然失雌亦不能獨活故曰蠏蜀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舉棹撥浪則火花噴射蠏蟹之屬緣行沙灘亦一一有火花水鹹成火漁者每拾一火則得一蠏蟹之屬焉

珠蠶

珠蠶產高州海中其背隆起者有珠珠或從口吐出六足珠蠶味甚美

玳瑁

玳瑁產廉瓊一作瑇瑁龜夜伏沙汀注目上視與月爭光月之精華凝入焉而爲文介漁人捕得之攖其背即不能去比曉其介文采益鮮明因阨於沙而磨瑩焉自脊兩分得十四版以厚而黃多有物形者爲貴

毛龜

毛龜出韶州。大如錢。以水養之。其毛披放。色碧綠。置之几案可辟蠅。有六目龜出欽州。本兩目。其四目乃金黃花紋。圓長中黑。與眞目排比。狀似六目。故名。有卜龜出雷州。俯行者靈。有巨龜出惠州。背生樹木。望之儼如洲渚。然不常見。有紅白二龜在文昌北石井中。旱禱之。紅出則雨。白出則否。亦龜之神者。

蟹

蟹類甚多。有曰小娘蟹。其螯長倍於身。大者青綠如錦。味與諸蟹同。而新安人賤之。惟熟其螯以進客。有擁劍五色相錯。螯長如擁劍。然新安人以獻嘉客。名曰進劍。爲敬之至。有飛蟹。小者如錢。大者倍之。從海而飛越數尺。以螯爲翼。網得之。味勝常蟹。此三者蟹之異者也。尋常以膏蟹爲上。蟹之美在膏。而其容善於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倨。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蟹上螯。今則尙膏。

崖州石蟹

環瓊水鹹。獨崖州三亞港水淡。故產石蟹。石上有脂如飴。膏蟹食之。粘螯濡足而死。輒化爲石。是爲石蟹。取時以長鈎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謂石蟹浮游海中。見風則墜。誤也。

羅浮仙蟹

仙蟹產羅浮阿耨池旁。形如錢。大色深紅。明瑩如琥珀。大小數十羣行。見人弗畏。以泉水養之。可經數月。見他水則死。相傳仙人擲錢所變。

南越筆記卷十一

蠶蛾

凡春正二月。南風起。海中無霧。則公蠶蛾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蒔。則母蠶蛾出。其白者曰白蠶蛾。以鹽酒醃之。置荼蘼花朵其中。曬以烈日。有香撲鼻。生毛者曰毛蠶蛾。嘗以蠶田飼鴨。然有毒。多食發吐痢。而潮人無日不食。以當園蔬。故諺有曰。水潮蜈。食鹹解。鹹解者。以毛蠶蛾入鹽水中。經兩月。熬水爲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絕。解其渣滓不用。用其精華。故曰解也。蜈者。蛤之屬。諺曰。蟾蜍、蛤、蜈三者。形狀相似。而廣州人惟食蛤。不食蟾蜍、蜈。蜈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蜈。蜈有一種。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大如指。兩頭各有兩岐。以其狀怪。故曰蛭。氣味甘溫。能去胸中煩悶。然病後不可食。食惟白蠶蛾稱珍品。

蠔

蠔、鹹水所結。其生附石。磈礧相連。如房。故一名蠣房。房房相生。蔓延至數十百丈。潮長。則房開。消則房闔。開所以取食。闔所以自固也。鑿之一房一肉。肉之大小。隨其房。色白而含綠粉。生食曰蠔白。醃之曰蠣黃。味皆美。以其殼累墻。高至五六丈不仆。殼中有一片。瑩滑而圓。是曰蠔光。以砌照壁。望之若魚鱗然。雨洗益白。小者珍珠蠔中。嘗有珠。東莞新安有蠔田。與龍穴洲相近。以石燒紅散投之。蠔生其上。取石得蠔。仍燒紅石投海中。歲凡兩投兩取。蠔本寒物。得火氣。其味益甘。謂之種蠔。又以生於水者爲天蠔。生於火者

爲人蠔。人蠔成田。各有疆界。尺寸不踰。踰則爭。蠔本無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蠔之所。謂之田。猶以生白蜆之所。謂之塘。塘亦在海水中。出無實土也。故曰南海有浮沉之田。浮田者。蘿蔔是也。沉田者。種蠔植白蜆之所也。

蟳

蟳比黃蜆而大。聞雷則生。故文從雷。粵故有蟳田。在番禺市底之南。春初取小蟳種之。至冬乃取。故曰蟳田。田在鹹海中。亦曰蟳塘。猶夫白蜆之塘也。蟳與蠔、白蜆、蝦蛄、雖生於天。亦恆生於人。惠潮多蝦田。蝦與沙蛤、蟳皆味甘。性溫。益人。蝦從甘。不用調和。自然甜美。愈大愈嫩。志稱嶺南炙之名天鵝是也。一名花蟳。沙蛤不可種。故粵人貴沙蛤而賤蟳。蟳凡沙坦皆有。冬月時。漁者以足取之。謂之踏蟳。蟳以天寒乃肥。其以仲秋孕者腹黑。廣人有釀蟳之食。以白者爲貴。

白蜆

番禺海中有白蜆塘。自獅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餘里。皆產白蜆。歲二三月。南風起。霧氣蔽空。輒有白蜆子飛落。微細如塵。然落田輒死。落風中得鹹潮之力乃生。秋長冬肥。積至數丈乃撈取。粵人諺云。南風起。落蜆子。生於霧。成於水。北風瘦。南風肥。厚至丈。取不稀。殷勤祭沙灣。莫使蜆子飛。外有黑蜆、黃蜆。一名扁蠃。遇風雨。亦輒飛徙。蜑女率於黑沙泥處取之。貧者以爲蔬。然味不如白蜆。凡生於海者曰白蜆。生於江者曰黑蜆、黃蜆。而金錢蜆者。生大海中。獨珍。劉餗時。取以自奉。禁民不得採。亦曰金口蜆。有無耳蜆。產章潤。相傳宋帝昺幸章涌時。食蜆而美之。曰。惜不令其無耳。至今帝泊舟處。蜆皆無耳。甘美異常。進蜆漁人配祀。將作大匠梁公廟中。人稱蜆子丈人云。蜆之美。可以解鹽。以爲腊。不能水土者宜之。白蜆多生於蕩。每當春暖。白霧瀰空。濛濛霏霏之中。土人知爲白蜆也。名落蜆天。

蛤

蛤生田間。名田雞。冬藏春出。籌火作聲。呼之可獲。三月三日。農以其聲卜水旱。聲小水小。聲大水大。諺曰。田雞聲暖。田好稻把。田雞聲響。田好蕎葉。又田雞上婁鳴。上鄉熟。下婁鳴。下鄉熟。終日鳴。上下齊熟。唐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蠻聲。蠻、蛤也。或謂大聲曰蠻。小聲曰蛤。韓退之兩食。其四曰蛤。未知是此否。珠蚌亦名蛤。然非嘗食。一種肖田雞而無腰股。鳴長聲。俗呼爲蛙。主瘧。瘧即蟾蜍云。

璨琦

璨琦狀似珠蚌。殼青黑色。長寸許。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汙泥淖。互物之最潔者也。有兩肉柱。能長短。又有數白蟹子在腹中。狀如榆莢。合體共生。常從其口出。爲之取食。蓋二物相須。璨琦寄命於蟹。蟹託身於璨琦。郭璞謂璨琦腹蟹。葛洪謂小蟹不歸而琦敗是也。

蠃

蠃種最多。以香蠃爲上。產潮州。大者如盤盂。其殼雌雄異聲。可應軍中之用。次則珠蠃。出東莞大步海南。漢常置三千人採之。名其地曰媚川都。人曰珠蠃戶。有銀母蠃。狀若蚌。肉多小珠。而珍色不及。殼厚而瑩。

可以截鏇器皿。亦名珠母。其肉最勝而性寒。有九孔。蠃產珠與蚌珠類。有鸚鵡蠃。珠光隱隱可燭。文采五色。類鸚鵡。有指甲蠃。一名紫蛸。荀子東海有紫絻絻即蛸也。一名石蛸。味甘鹹。能利小水。江淹謂石蛸有足翼。得春水則生華。郭璞謂石蛸應節而揚葩是也。味絕鮮美。虛損人。以米酒同煮。最補益。有馬甲柱形。形如指甲。蠃殼薄。肉少。味頗清。昌黎南食詩。章舉馬甲柱。闕以怪自量。有寄生蠃。生鹹水者。離水一日即死。生淡水者。可久畜。殼五色如鈿。或純赤如丹砂。其蟲如蟹。有螯足腹。則蠃也。以佳殼或以金銀爲殼。稍炙其尾。即出投佳殼中。海人名爲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駐。則飲。故俗以爲珍。有蟹螯者。二螯四足。似彭蜞。其尻柔脆蜿屈。則蠃每竊枯蠃以居。出則負殼。退則以螯足扞戶。稍長。更擇巨殼遷焉。與寄居蟲異名。多足蠃。亦曰竊蟲。越記、負屋之螯。飼以寒母。能產白珠。梅華國志、屋蟲千歲出海爲螯龍。蓋此物也。有神仙蠃。產羅浮。曾經仙人所嚙。尾端盡破。味甚甘。有流蠃。大如小拳。一名甲香蠃。肉亦視月盈虧。有蛤蜊生海濱土中。白殼紫唇。一名赤口蠃。以殼爲粉。曰蛤粉。可入藥。凡蠃類兩殼相合皆名蛤。而此蠃肉殼大。利於人。故曰蜊。有車螯者。似蛤蜊而大。甲厚而疊。有斑點如花。絕水佯死。鳥鳥信而啄之。輒爲所得。一名沙蛤。有海膽。生島嶼石上。殼圓。有粟珠。大小相串。粟珠上又有長刺。蟲蟲相連。取一帶十。如破其一。餘皆死。粘於石上。殼破流漿。終不得起。肉色黃鮮。以作醬味佳。已上諸蠃。皆舉其知名者。史稱楚越之地。飯稻羹魚。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蓋謂此。

蚌

蚌川澤處處有之。凡狹而長者。皆曰蚌。廣而圓者。皆曰蛤。車白與蜆皆蛤屬。車白即車螯。土人以爲沙白者。謬也。

弔

弔、介之屬也。產瓊州海口港中。蛇頭蠅身。水宿不棲。其膏甚輕利。貯以銅瓦。皆滲出。惟雞卵盛之則不漏。以治諸腫毒。功同熊膽。

穿山甲

穿山甲。一名鯪鯉。似鯉。有四足。能陸能水。其鱗堅利如鐵。黑色。絕有氣力。能穿山而行。蓋陸之魚也。楊孚異物志。鯪鯉吐舌。螻蟻附之。而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螻蟻入之。乃猶迅而舐取之。

銀魚

銀魚產惠州豐湖第一橋下。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風。曰銀魚風。長二黍許。光滑無鱗。表裏融澈。以白磁盆浥之。與水無異。出於清明者。尤佳。又有紅蝦。產潮州、番州、南巴諸處。色奪榴花頭。可製杯。見異物志。又通志云。儋州有紅蟹。張籍詩云。大魚如柳葉。小魚如針鋒。

河豚

海語、河豚出於江河者。皆不盈尺。海中大者如豕。有重數十斤者。通志味美在肝而有毒。吳中以初春。而粵中以秋焉。爲河豚之會。中其毒者。水磨降香汁搗橄榄汁飲之。可解。

爾雅注。蜃小者玉珧。即江瑤柱也。安南異物名記云。江瑤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腐。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四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通志馬甲柱。惠州美其名曰西施舌。瓊州志。江瑤以柱爲珍。崖州者佳。按江瑤又名海月。謝朓詩。挂席拾海月。指此。蘇長公曾云。荔枝風味。惟江瑤柱可以敵之。

海鋭

嶺表錄異。海鋭。廣人呼豪菜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日照如雲母。內光。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萱黃。而頭足俱備。海鋭饑。則蟹子走出取食。蟹飽。歸腹。海鋭亦飽。通志云。其殼爲明瓦。圓如鋭。崖州產者佳。

牡蠣

牡蠣。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曰蠣房。一名嶽山。初生海畔。身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蠎肉一塊。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充腹。韓昌黎詩。蠎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通志謂蠎以左顧者爲雄。故曰牡蠣。粵人以爲常饌。其殼用以壘墻。亦可燒灰塗壁。嶺南雜記云。蠎殼砌墻。鱗鱗可觀。志又云。介與鱗相若。粵中獲介之利居多。鰒甲爲珍。亦生民所資也。

黃甲

粵中少蟹。惟黃甲到處有之。味略帶腥。陸龜蒙有蟹志。呂亢作蟹圖。黃甲蠘蝦諸種俱不載。又萬州出石蟹。宜治眼疾。白香山眼病詩。案上漫鋪龍樹論。盒中虛撚決明丸。

瓦屋子

南人名蚶爲瓦屋子。嶺表錄異云。瓦屋子。蓋蚌蛤之屬也。南中俗呼爲空慈子。盧尚書鈞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故名。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炙以薦酒。俗呼天襟肉。通志惠潮多種蚶。有蚶田。南越志。凡蛤之屬。開口閉雷鳴不復閉口。楊萬里詩。鮮帶桃花蹙水蟊。蟊。即蚶字。

蝦

蝦之種類甚繁。小者以白蝦。大者以蟹蝦爲美。蟹蝦產鹹水中。大者長五六寸。出水則死。漁人以絲粘網。其深四尺有五寸。長六尺者。仄立海中。絲柔而輕。蟹蝦至則鬚尾穿胃。弗能脫也。兩兩乾之爲對蝦。以充上饌。鮮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黃蝦、白蝦、沙蝦。最小者銀蝦。狀如綉針。以紵布爲網。網大丈有二尺。以二番戚繫之。口向上流。取蝦卵及禾蟲。亦復如是。銀蝦稍大者。出新安銅鼓角海。名銅鼓蝦。以鹽藏之。味亦美。其蝦醬則以香山所造者爲美。曰香山蝦。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細。頭尾與鬚皆紅。白身黑眼。初醃時。每百斤用鹽三斤。封定缸口。俟蝦身潰爛。乃加鹽至四十斤。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種名蝦春。粵方言、凡禽魚卵皆曰春。魚卵亦曰魚春子。唐時吳郡貢魚春子。即魚子也。然蝦春非蝦之卵也。江中有水蟻。大僅如豆。其卵散布。取之不窮。產新會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燒之通紅。紅故鮮明。多脂而可

口。次則番禺深井江勒海所產。村落間家有數甕。終歲醃食之。或以入糟。名泥蝦。又丹蝦產惠州西湖。其色青。煮熟丹紅。絕鮮美。諺云。湖上漁家。白飯丹蝦。白飯者、水晶魚也。長不盈寸。大不過分。其色瑳潔。無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水母

水母生海中。以鹹水之渣滓爲母。故名水母。鮮煮輒消釋出水。一名海蛇。氣最腥。爲蟲之所宅。蟲者、蝦也。水母以蝦爲浮沉。故曰水母目蝦。性冷。能化物。不能自化。脾胃弱者勿食。乾者曰海蜇。腹下有腳紛紜。名曰蜇花。八月間乾者。肉厚而脆。名八月子。尤美。

黃魚蟲

黃魚蟲。一名天蝦。色白。狀如蛺蝶。四五月間從空飛入水。化而爲蟲。黃魚食之而肥。名黃魚蟲。漁人取其未化者炙食之。云味甘美。或以爲蝦所化。以其自天。故曰天蝦。崔豹云。海間有飛蟲。如蜻蛉。名繙紺。七月羣飛闌天。巳人食之。云蝦所化。或曰腐艸爲螢。朽麥爲蜚。蜚爲蝦。天蝦者。蜚之所化。未知然否。

南越筆記卷十二

五色蝶

越南蛺蝶。翅紋鮮麗。羅浮有五色蝶。能作繭。可攜至遠方。羅浮志云。蝴蝶洞有仙蝶。文彩陸離。爲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盤而五色。人得其繭。蝶亦化出。數日即有一蝶來。引之而去。雖數千里外藏之箱篋。亦化出也。

粵土多蟻

粵土多蟻。廣志謂有飛蟻、木蟻、黑黃大小數種。善嚙物。嶺南雜記云。新構房屋。不數月爲其蝕。頃圮者有之。粵志潮人、土人以蟻害稼。有蟻祖廟。在大馬蟻山。歲五月。蟻來朝。有詠者云。馬蟻山頭馬蟻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蟻祖主蟻之神。猶周禮翼氏蠟氏之命其官也。嶺表錄異云。廣州多蟻。其窠如薄絮囊。連枝帶葉。彼人以布袋貯之。賣與蕉柑者以辟蠹。鮑肋編謂之蕉柑蟻。

紅蝙蝠

羅定州產紅蝙蝠。北戶錄云。瀧州有蝴蝶。背深紅。惟翼脉淺黑。名紅蝙蝠。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獲其一。則一不去。又南方草木狀戴鵲子草蟲化蝶。丹青野錄又戴綵裙化蝶。

蚺蛇膽

有蚺蛇膽。嶺南雜記。蚺蛇、粵西及南海州縣有之。北戶錄云。大者長十餘丈。圍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麋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縱大樹上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土人伺之。以竹籤籤煞之。取其膽。按蚺蛇膽。諸說不一。嶺南雜記謂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樁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檄。檄其中。一人出外。蟲婦八裙以招之。蛇望見。即昂頭高五六尺來逐。人退入羅樁內。蛇到狹處。蜿蜒屈伸間。人持棍擊之。自退且擊。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以葛藤繫其頸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蹙縮成泡。而血凝。即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真者乃在腹內。價過兼金。瓊州志云。遇人擊傷。膽即至。傷處護之。故獨重肩膽。腹中之膽無用也。廉州志云。上旬在頸。中旬在心。下旬在尾。性耐死。取膽釋之猶活。廣州志云。膽有三。一曰旱膽。能療目。一曰水膽。能止瀉。一曰護身膽。爲煞刑藥。南裔異物志又云。蚺蛇牙長六七尺。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

蚊子木

越南蚊蚋大小纖細不一。善螫人。冬月不斷。本草拾遺云。嶺南有蚊子木。葉如冬青。枇杷熟則拆裂而蚊出。元微之謂蚋子之下有蟆子。蟆子之下有浮塵子。皆蚊屬也。人蒙絮被自蔽。輒通透。故昔人有已微於蠢蠢。仍害及人人之句。

十二時辰蟲

酉陽雜俎載南方有避役蟲。一名十二時辰蟲。夏日常見於籬落間。見者多稱意事。嶺南異物志言其首隨十二時變易。博物志言其陰多細綠。日中變易。或青或綠。或丹或黃。北戶錄言不能變十二色。但黃褐青赤四色而已。據本草引陸佃言。蜥蜴能十二時變易。禽蟲述云。守宮長細五色者名蜥蜴。則此蟲即蜥蜴矣。說者謂守宮點婦人臂。終身不滅。偶則落。故前人句云。守宮落盡猩紅色。明日低頭出洞房。然春秋考異郵云。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宮。亦名壁宮。則飾臂之說。大抵不眞。

蠮螉

蠮螉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山行。簡置蠮螉。蛇不能近。又能嗅龍腥。天將雨。爭就木最高處。蓋聞龍腥故也。廣中多蠮螉。而少蜈蚣。絕無蠍。蠮螉多生古墻中。盛暑輒出。大者有珠。宜常搜而擊之。

蛤蚧

蛤蚧唯雷瓊爲多。長五六寸。似蜥蜴。四足有毛。尾絕短。嘗自呼其名以鳴。一歲則鳴一聲。有鳴至數十聲者。人以爲神。羅浮亦有之。方言曰。桂林之中。守宮能鳴。即此。一名吉度蛇。吉度者、象其聲也。其背色綠。有黃斑點。若古錦。自旦至暮。常變十二種色。有得其一。閉於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多居古木竅間。人以其聲與色之異。喜捕取之。得其雌雄合者益陽。

斷草鳥

斷草鳥。似小蛇。大僅指許。長五六寸。頭如龍形而小。身純烏。其行也百艸沾之立斷。人見斷草。輒跡得之。故蛇每離地丈許。使身如矢直以入穴。使不沾草。故人莫得而取之。以酒煮食。愈麻痲。

海珠

海珠狀如蛤蟹大如臂所茹海菜於海濱淺水吐絲是爲海粉鮮時或紅或綠隨海菜之色而成曬晾不得法則黃有五色者可治痰或曰此物名海珠母如墨魚大三四寸海人冬養於家春種之瀕海田中溫插竹枝其母上竹枝吐出是爲海粉乘濕舒展之始不成結以點羹湯佳

害人蟲

害人蟲有數種一曰蜣有青黃二種青者生深山樹葉中名曰飛蜣聞聲輒飛刺人取血專集耳後使人不知始如蝨血飽則如指隨手拔去稍遲深入肉理矣凡山行以無患子或蒜或薑汁或茶子末塗身則飛蜣不敢近黃者生地下吮血如螞蟥入水則死　螞蟥一名水蛭池澤處處有之入人肌肉噬血誤吞之則生子腹中噉食臟血飲黃土水數升可解或以鹽鹽則螞蟥化水而死有狗鼻揹者生陰濕處似山蜣而長好入犬豕鼻中吮血聞入人鼻血出不止口含鹽醋塞兩耳自低其首則此物飄然而出被刺時人不可拔重力拍之則自墮有沙蝨者生水中大不過蟣喜入皮膚害人以茅根竹葉刮之或以苦苣汁塗之可愈或以火炙身則隨火去有飛蛟者生於瘴霧有三足無身呼吸間入人肺腑則食漸減而斃或入魚腹牛馬腹中令食之者劇病先毒物以毒人蟲之最惡者也然亦猺黎中乃有之又有蛇蝨狀如蜘蛛而足短最毒出瓊州見者以爲蜘蛛也易視之忽爲所中有謠云生恨蜘蛛無結網無絲無緒最傷人

雨師雲師

霍山有雨師雲師雲師如蠶長六寸雨師如蝟長七八寸每出則有雲有雨山人以爲驗

蝨

粵東之估往餐西粵土州之婦人寡者曰鬼妻人弗娶也估欲歸則必與要約三年返則其婦下三年之蝨五年則下五年之蝨謂之定年藥愆期則蝨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其婦以藥解之輒得無恙土州之婦蓋以得粵東夫壻爲榮故其諺曰廣西有一留人洞廣東有一望夫山以蝨留人人亦以蝨而留粵東諸山縣人雜猺蠻亦往往下蝨有挑生鬼者能於權量間出則使輕而少入則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蝨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視其屋宇潔淨無流塵蛛網斯則挑生鬼所爲飲食先嚼甘艸毒中則吐復以甘草蓋煎水飲之乃無患入蠻村不可不常攜甘草也挑生鬼亦蝨之屬蓋鬼而蝨者也凡下蝨皆出於猺之婦若猺娘則不能下蝨蝨有鬼名曰藥鬼藥鬼之所附猺婦恆不得自蘇代代相傳必使其蝨不絕以爲神其中於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魚生蝦生鳴子之屬皆藥鬼之爲之粵東無蠱故無藥鬼

恩平蚯蚓

恩平蚯蚓生恩平水中屯結每水一升可得蚯蚓數十許色黃濁飲之立蝨又羅勞之水多有柯木葉木犀花葉浸其中飲之亦輒脹滿以死所謂水蝨者是也

白蠟蟲

粵人以蟲大如蟣虱者虱種後蓋之菁紬樹上樹狀類冬青蟲食樹汁吐沫粘嫩莖上化爲白脂至秋收

之以水煮鎔濾成蠟文理整徹若石膏然以之澆燭入藥甚適用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其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入春漸長如雞頭子大色紫亦蟄蟄抱枝宛如樹之作實是稱蠟種亦白蠟子子內有白卵一苞數百次年立夏以箬葉包之繫於樹上芒種後苞拆白卵化蟲乃復上樹作蠟也黃蠟成於蜜蜂白蠟成於此蟲各有其能若此白蠟瓊州最多以之爲炬大者可五六觔每夜讀用至數百石其價頗賤諺曰東家白蠟蟲西家黃蠟蜂蜂得蜜食蟲得燭紅

禾蟲

夏雨過多禾中蒸鬱而生蟲或稻根腐而生蟲稻根色黃禾蟲者稻根所化故色黃大者如筯許長至丈節節有口生青熟紅黃霜降前禾熟則蟲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斷節而出浮游田上網取之得醋則白漿自出以白米泔濾過蒸爲膏甘美益人蓋得稻之精華者也貧者多醃爲脯作醬以食之

蠭蜜

蠭蜜多產於陽春以爲貨蠭爲房於巖石林木間者其釀白蠭脾謂之山蠭亦曰蠭糖霜後割之白如脂味勝家蠭家蠭取以夏冬爲上秋次之春易發酸冬曰梅花糖最甘香唐詩云天寒割蠭房然其性熱多食發漆瘡病生蟲蠭新興有黃蠭尤忌不若川蠭溫西南蠭涼爲可嗜又海濱巖穴野蠭窠蠭曰石蠭多泛蕩於草間石罅露積日久必宿蛇虺之毒不可食也

蠅蠭

蠅蠭出陽春嘗附橄欖樹而生雖有首足與木葉無別須木葉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盛簡每遇蝨毒必鳴鳴則自呼又以其聲之清濁卜禍福粵以鷄卜又以蠅蠭卜人罕知之史稱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謂此歟

天蠶

天蠶產陽江嗜食樟楓葉藏三月熟醋浸之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韌異常以作蒲葵扇緣名天蠶絲亦有成繭者大於家蠶數倍禹貢厥篚檿絲或即此類然不可繅爲絲入貢者齊魯之山繭也有沙柳蟲腹中絲亦可作綠

石背蟲

石背蟲生荔枝樹上喜食荔枝花蕊荔枝多虛花花十子乃一又以石背之爲賊場師必務去之石背閩中尤多冬伏荔枝葉下荔始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閏則增其一荔花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蒂雨時尤盛其背堅如石故曰石背廣中荔花所苦多雨耳石背無甚害也

金鷄蟲

金鷄蟲食龍眼花立蕊藏大寒節場師必搖樹使金鷄蟲墮落乃捕除而溺之江非大寒節雖搖樹蟲亦不落也有黃蟲者狀類蠶蠶春社後江岸地中乘日暮而出食百樹葉色轉翠蓋葉之所化也與金鷄亦相類

綠金蟬

綠金蟬、一名金花蟲。大者如班貓。有文采。其背正綠如金貼。有翅生甲下。喜藏朱槿花中。

南越筆記卷十三

荔支

羅浮志、荔有數種。產增城者尤佳。枝綠爲上。出新興者香。荔實小核。焦而香美。荔枝之最珍者也。白樂天荔枝圖曰。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番榴洋桃皆粵產。虞衡志云。五稜子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嚼微甘。謂之洋桃。志云。能解嵐瘴之毒。中蠱者以自然汁飲之。即吐而愈。或曰種自外洋來。故名。按番榴俗又名秋果。土人鬻物者。多以葵葉編傘。當市梢隙處。以蔽風日。

龍眼

草木狀云。龍眼似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肉白而帶漿。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顆作穗。如蒲萄然。荔枝過。則龍眼熟。故謂之荔枝奴。言常隨其後也。通志龍眼曰。早花者以六月六日可食。按龍眼粵地多有之。熟時、兒童販賣者塡街盈篋。

柑柚

柑柚、廣中多產之。其佳者有獅頭、羊額諸名。裴淵廣州記云。柚有雷柚。實如斗大。廣州志、柚有大小紅白數種。產於增城者小而尖長。甚芬郁。名香柚。十月熟。一種如斗大者。曰斗柚。十二月熟。餘皆八月熟。又有

名賀正柚。至正月始熟。羅浮記云。羅浮香柑有赭黃二色。潮州志云。潮果以柑爲第一品。肇慶志云。乳柑產四會上林者佳。北戶錄載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且皮薄如洞庭之橘也。他柑之所弗及。相傳移植不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爲名。

香橼佛手

本草陳藏器云。枸橼生嶺南。實如蓮。蘇頌曰。彼人呼爲香橼子。形長如小瓜。李時珍曰。木似朱欒。植之近水。則生實如人手。有指。俗呼爲佛手柑。清芬婁人。按今粵人呼爲五指香橼。內典以佛手爲兜羅綿手。白香山詩。十指剝春怨。謂女手也。

化州橘紅

嶺南雜記。化州仙橘。相傳仙人羅辨種橘於石龍之腹。唯此一株。在蘇澤堂者爲最。清風樓次之。紅樹又次之。凡近州治。甜蘆樓更鼓者。其皮亦佳。志云。今廣東柑橘橙柚之皮皆充用。按廣陳皮入藥者。化州爲上。新會次之。新會即岡州地。本草云。橙橘同屬。能下氣消痰。與柑柚性極不同。形質大小粗細固自有辨。醫方多誤用。宜愼之。

檳榔

南裔異物志。檳榔無花。而實堅如乾棗。以扶留古賁灰幷食。則滑美下氣。及宿食消穀。南中八郡志云。土人以爲貴。款客必先進。鷄林玉露曰。檳榔食之。醺然頰赤。東坡詩所云。紅潮登頰醉檳榔也。雖婦女亦競啖之。婚禮用以當委禽。志稱今產瓊州。廣志又謂檳榔樹高六七丈。無枝葉。其實大如寒瓜。其漿美如蜜。飲之乃醉。今產文昌。志云。清漿升許。微酒氣。名曰檳酒。虞衡志云。檳酒新者極清芳。按檳子蒂可作念珠。皮可爲器皿。

橄欖

橄欖、一名諫果。草木狀云。樹身聳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澁。咀之芬馥。勝含鷄舌香。通志粵中多種。烏橄其利多。白橄種者少。號曰青子。按粵產實繁。纖長而小。鮮時亦登果盤。可醒酒正味。森森苦且澁。東坡詠句也。

桄榔

桄榔木。海南所產。虞衡志云。直如杉。又如樓櫚。有節如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花數十穗。草木狀謂皮中有屑如麪。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以製奕枰。按桄榔性堅韌。可爲器。作轎幹尤佳。世爭購之。

綿木

肇慶志。新興產綿木。其質柔韌。以爲負擔。雖負重不折。爲輿槓最佳。

波羅蜜

虞衡志。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磥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瓤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廣州府志又載波羅樹無花結果。果成或生一花。花甚難得。即優鉢曇花也。

食竹衣竹

廣州志、韶州出丹竹。亦曰單竹。節長二尺。練以爲麻。緘之。是名竹布。故曰南越食竹衣竹。按唐開元間。嶺南有調有貢。韶州調以竹子布。亦有名絲而無以爲緘者。志又載陽江出天蠶。其食必樟楓葉。歲三月熟。酸浸之。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韌異常。以作蒲葵扇緣。名曰天蠶絲。

廣漆

廣中產漆。售行他省。皆稱廣漆。粵中工人製造几匣器皿。無不精雅。髹器中磨研最細者。退光爲上。次之瓊州志漆器。髹漆雕漆。有剔紅剔黑諸色。虞衡志云。南漆如稀飴。氣如松脂。蹙蹙無力。通志謂廣漆色甚明光。而不甚粘。出陽春、新興、德慶。廣州志又載海上有花如芍藥。曰到粘子。漬以爲膠。可代柿漆。謂之海漆。陸應陽謂東坡造。

菩提樹

菩提樹子可作念珠。廣州志云。訶林有菩提樹。梁智藥三藏攜種。樹大十餘圍。根株無數。通志謂葉似桑。寺僧採之。浸以寒泉。盛四旬。浣去渣滓。惟餘細筋如絲。可作燈帷笠帽。瓊州志又稱金剛子。產瓊山。圓如彈。堅實不朽。可爲數珠。按菩提子每顆面有大圈。文如月。周羅細點如星。謂之星月菩提。又有木槵子。色較黑。而質更堅結。亦可爲念珠。大姚諸處。俗亦呼爲菩提子。

紫檀花梨鐵力諸木

紫檀花梨鐵力諸木。廣中用以製几匣床架。古今注紫木槿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廣州志花櫚色紫紅。微香。其文有若鬼面。亦類鯉斑。又名花鯉。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節花圓暈如錢。大小相錯者佳。瓊州志云。花梨木產崖州昌化陵水。鐵力木理甚堅緻。質初黃。用之則黑。黎山中人以爲薪。至吳楚間則重價購之。通志云。一名石鹽。一名鐵棱。

烏木

烏木、瓊州諸島所產。土人折爲箸。行用甚廣。志稱出海南。一名角烏。色純黑。甚脆。有曰茶烏者。自番舶貿。堅實。置水則沉。其他類烏木者甚多。皆可作几杖。置水不沉。則非也。

梅

梅花惟嶺南最早。冬至雷動地中則梅開。故廣中梅於一之日已花。二之日成子。得春獨早。故萃卉賁之以爲始。韶州梅長至已開。臘月大雪。梅復開。尤盛。有於萎蕊而作新花者。其地屬嶺北。故梅以臘以正月開。廣則秋末冬初。梅且開蕊。往往不待長至。以地煖故早。梅嶺多梅。唐六帖言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開。而宋之問有魂隨南鶴。淚盡北枝花之句。好事者往往植梅其上。宋淳熙間。知軍事管鋭植三百株。明正統中。知府鄧逑復補植。正德中參政吳廷舉增植。及松至萬五千餘株。有某推官女亦植梅三十株。鐫詩於石。崇正初年。博羅張郎中萱植三百株。知府趙孟守題曰梅花國。書額於紅梅驛以旌之。

楓

楓喜風。故從風。嶺南楓多生山谷間。羅浮連亘。數嶺皆楓。每風起則楓鳴。風去楓聲不止。不與衆林俱寂。故謂之楓。楓者風之所衆有瘿則風神之曰楓子鬼。稽含云。楓老有瘿。中夜大雷雨。瘿暗長一枝。長可數尺。形如人口眼悉具。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往往有神。

榕

榕、容也。以其材無所用。爲斧斤所容。故曰榕。葉甚茂盛。柯條節節如藤垂。其幹及三人圍抱。則枝上生根。連綿拂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棟柱互相撐抵。望之有若大廈。直者爲門。曲者爲窗。牖瑣璫四達。人因之曰榕廈。其中常產香木。炎精所結。往往有伽南焉。粵人以其香可來鶴子。可肥魚。多植於水際。又以其細枝曝乾。爲火枝。雖風雨不滅。故今州縣有榕鬚之徵。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亦未盛爲不材也。性畏寒。踰梅嶺則不生。故紅梅驛有數榕。爲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廣同日植一榕。和去三丈許。而東大西小。東榮西瘁。東榕又不落葉。咫尺間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與廣州榕蘖婆偃蹇者異。高州道中。榕夾路垂陰。凡百株。狀甚詭怪。皆東千百根以爲一身。有紅白大葉小葉諸種。有子無花。子落時常如密雨中。多嶺西副使吳廷舉所植。父老稱吳公榕。新興東北一帶亦有之。先是宋延祐間。有倉振者。知新州。夾道植榕。其後高芝復植松。於是行旅歌之曰。倉榕高松手澤重。重高松倉榕夾道陰濃。而僉事劉洵者。修高倉故事。自高要南岸至新興令里。皆分地植榕。遺官以時驗勤怠。至今榕樹存者大十圍。又歸善葉春及知惠安。令民植榕。下教曰。榕者、容也。其陰大當馳道。植自白水至雄陽五丈而樹。田間恐妨穀。凡植幾本以報。嗚呼。遠者種德。近者種樹。吾無德且種樹。此皆仁人之澤也。其榕凡四百二十一本云。

筆管樹

筆管樹、即梡樹也。廣州故屯田道署有一樹。通體根鬚蟠結。大可數十抱。枝短而勁。葉初發細卷如辛夷之蕾。葉開則色殷紅。盤之如花。其樹無花。葉即其花。葉至冬而落。春間乃發。初發又如筆管。粵人因名爲筆管樹。舊有一碑在樹腹。兵燹得之。以搗衣。有聞石聲清越者。求之。則冢宰李默所譔孤樹哀談記也。默常爲屯田副使。居此。故有之。

椰

椰生瓊州。栽時以鹽滷根下。則易發。樹高六七丈。直竦無枝。至木末乃有葉。如束蒲。長二三尺。花如千葉芙蓉。白色。終歲不絕。葉間生實。如瓠。繫房。房連累。一累二十七八實。或三十實。大者如斗。有皮厚苞之。曰椰衣。皮中有核。甚堅。與屑肉皆緊著。皮厚可半寸。白如雪。味脆而甘。腐中空虛。又有清漿升許。味美於蜜。微有酒氣。曰椰酒。蘇軾詩、美酒生林不待儀。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不待儀狄而作也。瓊人每以椰代茶。椰代酒。以款賓客。謂椰酒久服可以烏鬚云。瓊州多椰子。葉昔趙飛燕立爲皇后。其女弟合德獻諸珍物。中有椰葉席焉。椰葉之見重也。自漢時始。瓊州人無分男女。首皆戴笠。以竹絲爲之。其用椰葉爲笠者。貴之也。以爲席。則賤之矣。

番禺多桂

番禺多桂。山海經云。貴隅之東。八桂生焉。故舟楫多采桂爲之。故曰番禺之桂。爰始爲舟。

肉桂

肉桂一名越桂。飲食中古稱蜀薑越桂。越桂以高州肉桂爲珍。雜檳榔食之。口香竟日。秦時羅浮有桂父者。象林人也。嘗服肉桂及葵以鮑臑和之。列仙傳贊云。偉哉桂父。挺直遐幾。鹽葵內潤。丹桂外綏。蓋謂是也。

洋桃

洋桃、其種自大洋來。一曰羊桃。樹高五六丈。大者數圍。花紅色。一蒂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名三斂子。亦曰山斂。斂、稜也。有五稜者名五斂。以糯米水浣則甜。名糯羊桃。廣人以爲蔬。能辟嵐瘴之毒。中蠻者搗自然汁飲。毒即吐出。腫之。或白蜜濱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與瘧者。皆可治。蘇長公詩。恣傾白蜜收五稜。謂此。

冬桃匾桃

冬桃似橄欖而圓。色綠。味甘酸。有匾桃。似桃而匾。一曰偏桃。大者若鴨卵。色青黃。味酸。微甜。

望果

望果、一名蜜望。樹高數丈。花開繁盛。蜜蠭望而喜之。故曰蜜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黃。味甜酸。能止船暈。瓢洋者兼金購之。有天桃者與相類。樹高亦數丈。巨者百圍。正月花。六七月子熟。大如木瓜。味甜酢。以羹魚尤善。凡渡海者食之。不嘔浪。然年荒乃多結實。粵謠云。米價高。食天桃。

黎檬子

黎檬子、一名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黃色。味極酸。孕婦肝虛。嗜之。故曰宜母。元時於廣州荔支灣作御果園。栽種果木。樹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里木。即宜母子也。吳萊詩。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夏熟宜檬子。百花醞作甘露漿。南國烹成赤龍髓。蓋以里木子榨水煎糖也。

人面子

人面子、以增城水東所產爲佳。子如大梅李。其核類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爲蜜煎。仁絕美。以點茶。如梅花片。光澤可愛。茶之色香亦不變。水東在城南雁塔下。其樹僅數十株。子皮薄落之便潰爛。乃乾其核囊之。其仁皮寬。稍搖即脫去。此樹最宜沙土。沙土鬆則根易發。數歲即婆娑偃地。山居家。其祖父欲遺子孫。必多植人面烏欖。人面賣實。烏欖賣核及仁。百餘年世享其利。番禺大石頭村婦女多以新烏欖核爲務。其核以炊。仁以油。及爲禮果。有詠烏欖者云。祇應人面子。與爾共成仁。蓋粵中惟此二果以仁重。故諺語云爾。

蠅樹

西樵多種茶。茶畦有蠅樹。葉細如豆。葉落畦上。則茶不生蟻。旱則蠅樹降水以滋茶。潦則蠅樹升水以燥茶。故茶恆無旱潦之患。又夏秋時。蠅皆集於蠅樹。不集茶。故茶不生蟻。而味芳好。蓋蠅樹者茶之所賴以爲潔者也。

藥樹

化州石城之間有藥樹。狀似木棉。其精液色白。見風則黑。是名藥脂。土人以滿箭鏃。爲暝藥以射虎。虎三躍而斃。山豬中藥箭。則嚙木棍根以自療。土人知之。用藥箭必含一木榔子或橄欖。蓋藥樹與橄欖性相犯故也。

柊葉

有柊葉者。狀如芭蕉葉。溼時以裹角黍。乾以包苴物。封缸口。蓋南方地性熱。物易腐敗。惟柊葉藏之。可持久。即入土千年不壞。柱礎上以柊葉墊之。能隔溼潤。亦能理象牙使光澤。計粵中葉之爲用。柊爲多。蒲葵次之。有油葵者。以欖葉而性柔。以作蓑衣。耐久不減蒲葵。諺曰。油葵蓑。蒲葵笠。朝出風乾。暮歸雨溼。又曰。只賣葉。休賣花。花貧。葉富。二葵成家。廣州竹枝詞云。五月街頭人賣葉。卷成片片似芭蕉。謂柊葉也。參差葉尾作蓑蓬。謂蒲葵也。蓬形方。大三尺許。以施於背。遮雨。名曰葵蓬。葵曰蒲葵者。以葉如蒲而倒垂。蓋蒲之木也。

油葵

油葵生陽江恩平大山中。樹如蒲葵。葉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禦雨耐久。諺曰。蒲葵爲扇。油葵蓑。家植二葵得利多。

馬纓丹

馬纓丹、一名山大丹。花大如盤。蕊時凡數十百朵。每朵攢集成毬。與白繡毬花相類。首夏時開。初黃色。蕊鬚如丹砂。將落復黃。黃紅相間。光豔炫目。開最盛。最久。八月又開。有以大紅繡毬名之者。又以其瓣落而蒂枝蟲起。槎枒成。與珊瑚柯條相似。又名珊瑚毬。名大紅繡毬者。以開時也。言珊瑚毬者。以落時也。唐詩越人自貢珊瑚樹。意即此。

步搖花

步搖花。有幽香。步行遇之。往往驚爲蓮蘭。故曰步搖。永安人每以嫩葉乾之。持入京師作人事。

槌子

槌子、一名員子。多生則歲歉。永安人每以爲驗。

泡木

泡木、高明高要皆有之。千百成行。出於江海堧沙水間。乃無始以前之木質。不朽爛。火之不然。漁人斲之以繫罟網。尙其性甚浮故也。

海苔樹

海苔樹出陽江海中石上。狀如樹枝。根如鐵。亦稱鐵樹。柯條蟠結。有枝無葉。分紅黑二種。火稍炙之。隨手

作各種古樹甚有畫意。

海棠

海棠俗名紫京。堅重過鐵力木。鐵力木不甚宜水。此則入水及風雨不朽。以作屋椽小皺裂。故不貴。

鹽醋子

鹽醋子。陽江山林多有之。高四五尺。葉如苦楝。秋生白花。結子最繁。冬即枯死。子味酸如醋。醋日暴之。能出白鹽。故名。

刺桐

刺桐、花形如木筆。開時爛若紅霞。風吹色愈鮮好。絕無一葉間之。或謂刺桐即菩梧。瓊州田家以刺桐葉糞田。門巷多種之。耕時視其花爲候。

香桃花

香桃花、與中州桃花不異。獨於八九月盛開。有微香。中宿峽秋海棠亦香。大抵嶺南乘香之國。花木多香。蓋陽德之所發生也。

散沫花

散沫花、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花繁細。如半米粒許。廣人多使丐者著敝垢衣種之。花香尤烈。葉以染指甲。故亦名指甲花。

瓊南花木

瓊南氣候大抵在新夏初秋之間。半凉半燠。諺云。葉茂四時。花開八節。扶桑自春、木芙蓉自夏、桃菊自秋、皆開至冬。春而止。蓮亦有四季花者。木蘭花如粟。淡黃。芳似珠蘭。而蘊藉過之。樹本大者圍數尺。眞可以爲木蘭舟也。木槿花比廣州較大。名士牡丹皆從夏至冬有花。有青茉莉、本如藤蘿。盤結成蓋。花時香甚。酷烈。土人多結竹爲亭。坐臥其下。爲消暑之會。有仙人掌。自下而上。一枝一葦。無花葉。可以辟火。有鐵樹。葉朱紺色。形如江南老少年。其本則綜也。有人面竹。可爲杖。瓊南竹。此爲佳種。他竹率生荊棘。有藤竹。堅實耐久。長蹤尋丈。皆與諸花雜植。以爲園林之玩者。

孔雀花

瓊州有孔雀花。可以辟暑。有爲苦熱詩者云。葛衣半解方流汗。凍殺墻陰孔雀花。是花性宜陰濕。對之生寒。故云。

廣東諸果

廣東諸果多於他處。瑣屑難名。今姑取俗所稱者。一曰穀子。大如橄欖而長。初亦苦澁。後甘嫩者。蜜漬之可食。一曰餘甘子。樹高丈餘。葉如槐子。如川楝。白色。有文理。核作六稜。亦初苦澁。後甘。行者以之生津。一名菴摩勒。一曰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黃肉紅。味甚酸。人以爲蔬。以皮上有目。名鬼目。一曰巉木。巉者鬼之譌也。一曰山棗子。葉似梅子。如荔支。九月熟。一曰卍果。果作卍字形。蹙甚。方正。蒂在字中不可見。生食香

甘。一名蓬蘇子。一曰梠毬子。樹似甘蔗。子如馬乳而小。俗稱牛奶柳。亦曰牛乳子。廣人言乳曰奶。中有美漿。若牛乳。故曰牛奶子。一名樓棗。一曰千歲子。蔓生。子在根下。有綠蒂交加如織。一苞恆二百餘子。皮青黃。乾者殼肉相離。摇之有聲。似肉豆蔻。一曰秋風子。色褐如梨。而小。味酸澁。熟乃可食。一曰金紐子。色紅黃。味甘。大如秋風子。俗歌云。一雙金紐子。無計上羅衫。一曰青竹子。如桃而圓。味酸。色黃。一曰羊齒子。一曰羊矢。如石蓮而小。色青。味甘。一曰不納子。實如圓棗。十月黃熟。味甜酸。蓋蘋果之小者。粵中少蘋果花紅二種。以不納子代之。一曰山葡萄。一名蘡薁。其蔓細。葉花紫白。實比葡萄而小。色赤。味酢。可爲酒。八九月熟。一曰山韶子。類荔支。而鮮麗過之。微有小毫。一名毛荔支。亦曰毛珠子。肉薄而酸澁。著核不離。蓋荔支之變者。一曰臙脂子。子赤如臙脂。味甜酸。諺曰。不采紅蓼花。但采臙脂子。持以作朱顏。其餘入玉齒。一曰都捻子。樸樕叢生。花如芍藥而小。春時開。有紅白二種。子如軟柿。外紫內赤。亦小。有四葉承之。每食必倒捻其蒂。故一名倒捻子。子汁可染。若臙脂。花可爲酒。葉可麴。皮漬之得膠。以代柿蘇。子瞻名曰清漆。非漆而名爲漆。以其得乙木之液。凝而爲血。而可補人之血。與漆同功。功逾青黛。故名取子。研漉爲膏。餌之。又止腸滑。以其爲用甚衆。食治皆需。故又名都捻。產羅浮者。高丈許。子尤美。一曰黃皮果。狀如金彈。六月熟。其漿酸甘。似葡萄。可消食。順氣除暑熱。與荔支並進。荔支膜伏。以黃皮解之。諺曰。饑食荔支。飽食黃皮。有曰白蠟子者。與相似。其味尤勝。諺曰。黃皮白蠟甜酸相雜。曰蘋婆。果一名林檎。樹高。葉大而光潤。莢如皂角而大。長二三寸。子生莢兩旁。或四或六。子老則莢迸開。內深紅色。子皮黑。肉黃。熟食味甘。蓋奚栗也。相傳三藏法師從西域攜至。與訶黎勒菩提雜植虞龢苑中。今遍粵中有之。一曰水棚子。多生水間。或謂林檎爲雄。水棚爲雌。與蘋婆相似。

三醉木芙蓉

三醉木芙蓉。本拒霜之變也。其花重臺多蕊。而顏色不定。一日三換。故稱三醉。將紅曰初醉。淺紅曰二醉。暮而深紅爲三醉。故亦曰酒芙蓉。又有淡色芙蓉。初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又謂三日醉芙蓉。其子自秋至春不落。皮可爲筆。爲布。廣州有芙蓉布。即此種所成。

含笑

含笑與夜合相類。大含笑則大半開。小含笑則小半開。半開多於曉。一名朝合。小含笑、白色。開時蕾蕾微展。若菡萏之未敷。香尤酷烈。古詩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粧。又有紫含笑。初開亦香。是子瞻所稱娟娟泣露晴巖者人者。羅浮夜合含笑。其大至合抱。開時一谷皆香。亦異事也。

木樨

木樨與桂相似。而花多過之。秋深尤盛。白沙有九月木樨盛開、寄賀黃門詩云。香逐西風起。氤氳入杳冥。不知從此去。幾日到遼城。

月貴

月貴花、似茶蘼。月月開。故名。月貴一名月記。有深淺紅二色。宋子京云。花亘四時。月一披秀。故又名月月

紅。廣東爲長春之國。雖涸陰沍寒。花開不輟。月貴其一也。佛桑亦然。而瓊州芙蓉一種。自五月開至冬盡。佛桑多與牡丹相似。花朵大。有重樓子而香。終歲盛開。梅菊亦大朵。梅不以春。菊不以秋。二花時時相見也。

貝多羅

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嘗以寫經。唐人詩。貝葉經文手自書是也。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蕊則黃。有香甚縟。落地數日。其香朵朵不散。

杜鵑花

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故名。西樵巖谷間有大粉紅黃者、千葉者。一望無際。羅浮多藍紫者、黃者。香山鳳凰山有五色者。是花故多變。而殷紅爲正色。

丁香

丁香生廣州。木高丈餘。葉似楪花。圓細而黃。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顆小。稱公丁香。雌顆大。其力亦大。稱母丁香。從洋舶來者珍。番奴口嚼含嚼。以代檳榔。其樹多五色。鸚鵡所棲。以丁香未熟者爲餌。子既收。則啄丁皮。

女青男青

女青、一名萬年枝。即冬青。亦曰女貞木。身大合抱。肉厚皮窳。經冬不謝。結子青黑色。有瓤核。飛禽啄之。亦名淶青。又有男青與相似。條蘂皆朱色。尤易植。人罕知之。

佛桑

佛桑一名扶桑。又名扶桑。枝葉類桑花。丹色者名朱槿。白者曰白槿。有黃者、粉紅者、淡紅者。皆千葉。輕柔婀娜。如芍藥而小。蓋麗木也。一曰花上花。花上復有花者。重蕊也。其朱者可食。白者尤清甜滑。婦女常以爲蔬。謂可潤容補血。

白瑞香

白瑞香、多生乳源山中。冬月盛開如雪。名雪花。刈以爲薪。雜山蘭芎藭之屑燒之。比屋皆香。其種以壓枝爲上。有紫色者。香尤烈。雜衆花中。衆花往往無香。皆爲所奪。一名奪香花。乾者可以稀痘。

合歡

合歡木似梧桐。枝柔弱。葉細而繁。每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五月花發。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秋實作莢子。極其薄細。其葉至暮即合。一名合昏。亦曰夜合。蓋夜合花。其花夜合。合歡木其葉夜合。性各不同。高州有合歡樹。枝葉若拘縈然。互相交結。其狀甚古。

指甲花

指甲花、似木槿。細而正黃。多須蕊。一花數出甚香。粵女以其葉兼礬石少許染指甲。紅艷奪目。唐詩彈箏亂落桃花片。謂此。一種金鳳花。亦可染。名指甲桃。葉小如豆。花四瓣。層層相對。一幹輒有二種花。一深紅。

一黃邊紅腹。其蕊大者爲鳳頭。小者鳳尾。尾修長縷縷。又有兩翅。粵女多象之作釵。二三月時栽之。與指甲花爲一叢。兒童向街頭賣者。多此二花。

南燭

南燭、產羅浮高處。初生三四年。狀若菘。漸似梔子。二三十年成大株。蓋木而似草者也。葉似茗而圓厚。多夏常青。枝莖微紫。大者高四五丈。肥脆易折。子如茱萸。九月熟。酸美可食。昔朱靈芝真人以其葉兼白秫米九蒸曝之。爲青精飯。常服。人稱青精先生。今蘇羅猺人每以社日爲青精飯。相餉。師其法也。

西樵山四種花

西樵山有四種花。他處所無。曰山石榴。三月盛開。稱滿山紅。曰錦鑾花。葉如碧蘭花。瓣上紅下白。曰白鶴花。葉如三瓣。莖上出花。狀白鶴。頭頸翅足皆具。頭又有黑點。如眼睛。開於暮春。曰粉蝶花。枝條甚柔。花如粉蝶。然。滿文簡嘗爲四花亭玩之。又有月桂二株。石榴一株。在烟霞隱居之前。月桂多花。石榴多實。則是年禾茶皆熟。山人以爲驗。

九里香

九里香、木本。葉細如黃楊。花成朵。色白。有香甚烈。又有七里香。葉稍大。其木皆不易長。廣人多以最小者製爲古樹。枝幹拳曲。作盤盂之玩。有壽數百年者。

白蟬子

白蟬子、一名山蘩。葉如梔子。可辟蠹蠹。灰其葉以染紫爲黝。可不用礬。故名。三月作白花。六出。甚香。亦曰白蟬子。入藥。名山梔子。

水松山松

水松者、棲也。喜生水旁。其幹也。得杉十之六。其枝葉得松十之四。故一名水杉。言其幹則曰水杉。言其枝葉則曰水松也。東粵之松。以山松爲牡。水松爲牝。水松性宜水。蓋松喜乾。故生於山。檜喜濕。故生於水。水松、檜之屬也。故宜水。廣中凡平堤曲岸。皆列植以爲觀美。歲久斧皮玉骨。礧砢而多瘿節。高者屢斲低者。蓋其根浸漬水中。輒生蘖。蘖娜下垂。葉清甜可食。子甚香。

花開四季

粵中候暖。花開四季。儋州有四季荷。廣州諸處有四季桂。又芭蕉佛桑皆四季著花。虞衡志又載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

木棉花

嶺南雜記、木棉花大可合抱。高可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出。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蕊黃色。結子如酒杯。老則拆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土人取以作裀褥。女工不能治。通志亦云。詢之粵人。無有縷者。一名攀枝花。崔慶志云。以吉貝苗接鳥桕根。結花爲棉。按此。則以木棉可績爲布者。大抵因接本使然。與草棉固自有別。然當開時。殷紅照耀。實非他花所可媲美。又南海神廟木棉花。開時最盛。海珠寺

亦然。

茉莉

茉莉自波斯移植粵中，芳香不改。東坡稱爲暗麝。南越記云：彼之女子穿綵絲以爲首飾。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作沒利。洪景盧作末麗。皆以己意名之。宋時遣使至南漢，不識茉莉，劉鋹紿曰：此小南強，後鋹使至，不識牡丹，前使者復曰：此大北勝。按茂名志云：粵無牡丹，以佛桑代之。

南越筆記卷十四

沉香

嶠南火地，太陽之精液所發。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結。而香木得太陽烈氣之全，枝幹根株皆能自爲一香。故語曰：海南多陽，一木五香。海南以萬安、黎母東峒香爲勝，其地居瓊島正東，得朝陽之氣又早。香尤清淑。多如蓮蕚、梅英、鵝梨、甕脾之類。焚之少許，氛翳彌室，雖煤燼而氣不焦。多醞藉而有餘芬。洋舶所販番沉藥沉，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木性多尾煙，必焦。其出海北者，生於交阯，聚於欽，謂之欽香。質重實而多大塊，氣亦酷烈，無復海南風味。粵人賤之。海南香故有三品：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有二品：曰生結，曰死結。黃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黃沉，若敗沉者。木質既盡，心節獨存，精華凝固，久而有力，生則色如墨，熟則重如金。純爲陽剛，故於水則沉，於土亦沉。此黃熟之最也。其或削之則卷，嚼之則柔，是謂蠟沉。昔子瞻所謂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以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氣氳者也。凡采香必於深山叢翳之中，羣數十人以往，或一二日即得，或半月徒手而歸。蓋有神焉。當夫高秋晴爽，視山木大小，皆凋瘁中，必有香乘月探尋，有香氣透林而起，以草記之。其地即亦有蟻封，高二三尺，隨挖之，必得油速、伽倆之類，而沉香爲多。其木節久蟄土中，滋液下流，既結則香，而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故往往得之。沉香有十五種，其一曰黃沉，亦曰鐵骨沉，烏角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心實

而沉水，其價三換最上。其二生結沉，其樹尚有青葉未死，香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是曰生香，亦沉水。其三四六沉香，四分沉水，六分不沉水者，亦乃沉香非速。其四中四六沉香，其五下四六沉香，其六油速。一名土伽倆，其七磨料沉速，其八燒料沉速，其九紅蒙花剉，蒙者，背香而腹泥，紅者，泥色紅也。花者，木與香相雜不純，剉木而存香也。其十黃蒙花剉，其十一血蒙花剉，其十二新山花剉，其十三曰鐵皮速。外油黑而內白，木其樹甚大，香結在皮，不在肉，故曰鐵皮。此則速香之族。又有野豬箭，亦曰香箭，有香角、香片、香影。香影者，鋸開如影木然，有鷙悉背，半沉半速。錦包麻，麻包錦，其曰將軍兜、菱殼、雨淋頭、鯽魚片、夾木、含泥等，是皆香之病也。其十四老山牙香，其十五新山牙香，香大塊剖開如馬牙，斯爲最下。然海南香雖最下，皆氣味清甜，別有醞藉。若渤泥、暹羅、真蠟、占城、日本所產，試水俱沉，而色黃，味酸，香尾焦烈，若至鷄骨香，乃雜樹之堅節，形色似香，純是木氣，本草綱目以爲沉香之中品，誤矣。

伽倆

伽倆雜出於海上諸山。凡香木之枝柯竅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故爲大蝗所穴。大蝗所食石蠶遺漬香中，歲久漸浸，木受石蠶氣多，凝而堅潤，則伽倆成。其香本未死，蠶氣未老者，謂之生結。上也。木死本存，蠶氣背於枯根，潤若錫片者，謂之糖結。次也。歲月既淺，木蠶之氣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謂之虎斑金絲結。又次也。其色如鴨頭綠者，名綠結。揩之痕生，釋之痕合，按之可圓，放之仍方，鋸則細屑成團。又名油結。上之上也。伽倆木與沉香同類，而分陰陽，或謂沉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燒乃芳烈，陰體陽用也。伽倆牡也，味辛而氣甜。其香物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然以洋伽倆爲上，產占城者、剖之香甚輕微，然久而不減。產瓊者，名土伽倆，狀如油速，剖之香特酷烈，然手汗沾濡，數月即減。必須濯以清泉，膏以蘇合油，或以甘蔗心藏之，以白蕚葉苴之，瘞土數月，日中稍暴之，而後香魂乃復也。占城者，靜而常存，瓊者，動而易散。靜者香以神行，動者香以氣使也。藏者以錫爲匣，中爲一隔，而多竅，蠶其下，伽倆其上，使蠶炙以爲滋潤，又以伽倆末發之。他香末則弗香，以其本者返其魂，雖微塵許，而其元可復。其精多而氣厚故也。尋常時勿使見水，勿使見燥，風微溼出則藏之，否則香氣耗散。

東莞香

東莞香，以金釵腦所產爲良。地甚狹，僅十餘畝，其香種至十年已絕。佳雖白木與生結同，他所產者，在昔以馬蹟岡今則以金桔嶺爲第一。次則近南仙村、鷄翅嶺、白石嶺、梅林、百花洞、牛眠、石鄉諸處，至劣者烏泥坑。然金桔嶺歲出精香僅數斤，某家有精香多寡，人皆知之。馬蹟岡久已無香，其香皆新種，無堅老者。凡香先辨其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種，非其地則香種變。其土如鷄子黃者，其香糅而多水，熟沙黑而多土者，其香堅而多生結，能耐霜雪。又以泥紅名朱砂管者，或紅如麵粉者，硫硝而多陽者爲良土。莞人多種香，祖父之所遺，世享其利。地一畝可種三百餘株，爲香田之農，甚勝於藝黍稷也。然可種之地僅百餘里，他處弗茂，且弗香。凡種香先擇山土，開至數尺，其土黃砂石相雜，堅實而瘠，乃可種。其壤純黃純黑無砂，至雨水不滲，潮汐潤及，其香紋或如飴糖，甜而不清，或多黑絲縷，味辣而濁，皆惡土也。不宜種香木。

如樹蘭而叢密。行人每折枝代華。謂之香陰。其葉似黃楊。凌寒不落。種五六年即結子。子如連翹而黑。落地即生。經人手摘則香。夏月子熟種之。苗長尺許。乃拔而蒔。蒔宜踈。使根見日。踈則香頭大。見日則陽氣多。歲一犂土。使土糞草莖不生。至四五歲乃斬其正幹。斷之。是爲白木香。香在根而不在幹。幹純木而色白。故曰白木香。非香故曰白木。而不離香。故曰白木香。此其別也。正幹已斬。留其支。使益旁抽。又二三歲。乃於正幹之餘出土尺許。名曰香頭者。鑿之。初鑿一二片。曰開香門。亦曰開香口。貧者八九歲則開香門。富者十餘歲乃開香口。然大率歲中兩鑿。春以三月。秋以九月。鑿一片如馬牙形。即以黃土兼砂壓之。明歲復鑿。亦如之。自少而多。今歲一片。明歲則得二三片矣。然貧者鑿於三月。復鑿於九月耳。富者必俟十閱月乃再鑿。蓋以十月香胎氣足。香乃大良也。既鑿矣。其爲雨露所漬。而精液下結者。則其根美。其雨露不能漬、水不能腐者。其精液滲成一縷。外黃內黑。是名黃紋黑滲。以此爲上。蓋香以歲久愈佳。木氣盡。香氣乃純。純則堅老。如石。掷地有聲。昏黑中可以手擇。其或縷紋交紐。穿胸而透底者。或不必透底而面滲一黑線者。或黑圓斑駁如鷓鴣斑者。或作馬尾滲者。或純黃者。鐵殼者。皆爲生香。生曰生結。亦曰血格。曰黑格。熟曰黃熟。亦曰水熟。黃熟者香木過盛。而精液散漫。未及凝成黑線者。又土瘠不深。而爲雨水所淋者。是爲黃熟。生結者。香頭之下。間有隙穴。爲日月之光所射。霜露之華所漬。日久結成胎塊。其質不朽。而與土生氣相接者。是爲生結。以多脂膏潤澤洽於表裏。又名血格。曝之日中。其香滿室。不必焚爇而已氣氛有餘矣。

鶴頂香

鶴頂香、在古榕之腹。常有烏銜香子墮落其中。歲久香木長成。其枝葉微出榕杪。白鶴之所盤旋。朝夕不散。久之。香木作結。堅潤如脂。人取而爇之。香煙翔舞。悉成白鶴之形。白鶴大小。則視香煙之稹薄。是名鶴頂香。東莞或時有之。或曰是邁香也。身在榕中。而氣與鶴相感。蓋以榕爲體。以鶴爲用者也。

諸香

諸香有曰鷄蹠香。枝條似鷄距。故名。一曰鷄香。一曰鷄藤香。一曰雞骨香。有冷生香。似降香而小。降香一曰降眞香。雜諸香焚之。其烟直上。輒有白鶴下降。有馬眼香。其藤大如臂。歲久心朽。皮堅甚。香周遭有小眼如雕刻。香筒狀。粵人多以供神。謂之比降。降之眞者。從海舶而來。曰番降。根極堅實。色紫潤。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特美。其屑可治刀傷。有水藤香、有楓香。即楓膠也。一曰白膠香。有左紐香、石檀香、有海漆香。產文昌海港。色甚黑。焚之。油出如漆。有龍骨香。其樹叢生。有刺。汁甚毒。枝老而根結者美。有雲香。山中樹液所結。雜諸香焚之。能除溼氣。有思勞香、狀乳香。而青黃褐色。氣似楓膠。有橄欖香。橄欖之脂也。如黑飴狀。以黃連木及楓膠和之。有清烈出塵之意。有薰陸香。一名馬尾香。山記羅浮有越王搗薰陸香。其曰白木香。則東莞香木之枝幹也。經斫傷則成黃熟。否則歲久亦止白木。故曰白木香。廣中香族甚多。其未知名者。味皆酷烈。廣人生長香國。不貴沈檀。頗以山野之香爲重也。

檀香

嶺南亦產檀香。皮堅而黃者黃檀。白者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爲勝。與紫檀皆來自海舶。然羅浮亦有白檀。竺法眞謂元嘉末。有人於羅山見一樹。大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挺而刃之。乃白旃檀也。比年三水縣西北百餘里。有香樹一株。大七八丈圍。其幹至四丈乃發枝。垂陰二畝。通體純白。土人稱白銀香。蓋白檀也。某帥使數百人伐之。僅於樹根一竅。爲雨水所浸漬者。得香二十餘斤。味如沉水。其餘枝條皆不香。又新安黃松岡。有香樹三株。葉細如豆。類九里香。然不降不結。以不經斬伐。故精液不凝。而皆散爲枝葉也。

南方花皆可合香

南方花皆可合香。如素馨、茉莉、閣提、佛桑、渠那、大小含笑之類。又有麝香花。夏開。與麝香木皆類眞麝香。或傳美家香。用此諸花合之。

奇艸

嶺南奇艸。大抵多蕉竹類。葉多如芭蕉。幹多如竹。若檳榔、栳榔、椰、蒲葵皆木之笵、木之竹。以葉而失其木竹之木。以幹而失其竹者也。羅浮有芭蕉竹。有檳榔竹。信宜之東山有木竹。皆以葉而名之爲竹。故嶺南竹類繁。

芭蕉

艸之大者曰芭蕉。雖復扶疎若樹。株而莖幹虛軟。苞裹重皮。皮之中無所謂膚也。即有微心。亦柔脆不堅。蓋草之質爲多。故吾以屬於艸。其大者兼圍。高二丈餘。葉長丈。廣尺至二三尺。中分如幅帛。有雙角。其葉必三三開。則三落。落不至地。但懸挂莖間乾之。可以作書。陸佃云。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蕉巴是也。花出於心。每一心輒抽一莖作花。間雷而拆。拆者如倒垂菡萏。層層作卷瓣。瓣中無蕊。蕊是瓣。漸大則花出瓣中。每一花開。必三四月乃闋。一花闋。成十餘子。十花則成百餘子。大小各爲房。隨花而長。長至五六寸許。先後相次。兩兩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終年花實相代謝。雖歷歲寒不凋。此其爲異也。子以香牙蕉爲美。一名龍奶、奶、乳也。美若龍之乳。不可多得。然食之寒氣沁心。頗有邪甜之目。其葉有硃砂斑點。植必以木夾之。否則結實時風吹折。故一名折腰娘。曰牛乳蕉。曰鼓槌蕉。曰板蕉。皆大而味淡。鼓槌蕉有核。如梧子大。而三稜。曰佛手蕉。若子長六七寸。小而皮薄。味甜。是皆甘蕉之知名者。蕉之可愛在葉。盛夏時。高舒垂蔭。風動則小扇大旌。蕩漾飄空。清涼失暑。其色映空皆綠。其高五六尺者。葉長幹小。蹠踈如竹。曰水蕉。其花如蓮。亦曰蓮花蕉。一種瘦葉。花若蕙蘭而色紅。日拆一兩瓣。其端有一點鮮綠。春開。至秋盡猶芳。名蘭蕉。亦名美人蕉。宜種水中。其最小可插瓶。蕉此三種皆花而不實。但可名芭蕉。不可言甘蕉。言甘蕉者。以其實。言芭蕉者。以其開花即萎。故名芭蕉。芭者花也。所謂驟雩蕉花。花時無不萎耳。粵故芭蕉之國。土人多種以爲業。其根以蔬。實以餱糧餅餌。絲以布。其絺綌與葛賁同。而柔韌遜之。名布蕉。布蕉多種山間。其土瘠石多。則絲堅韌。土肥。則多實而絲脆。不堪爲布。諺曰。衷蕉宜瘠。食蕉宜肥。肥宜蕉子。瘠宜蕉絲。子熟時大小排比。或以十餘二十餘爲一梳。彼此相銜。子瞻詩。西鄰蕉向熟。時致一梳

黃。其形相梳子。長短者如梳齒。黃時生割之。盛稻穀中。數日即熟。熟乃大香。可食。增城之西洲人多種蕉。種至三四年。即盡伐以種白蕉。白蕉得種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蕉種至二年。又復種蕉。蕉中間植香芋與小柑橘。芋蒔等。皆得芳好。其蕉與蕉相代而生。氣味相入。故勝於他處所產。

朱蕉

朱蕉、葉芭蕉而幹棕竹。亦名朱竹。以枝柔不甚直挺。故以爲蕉。葉紺色。生於幹上。幹有節。自根至杪。一寸三四節或六七節。甚密。然多一幹獨出無傍枝者。通體殷色。微朱。以其難長。故又名鐵樹。

蕉

蕉之珍者曰雪蕉。大徑二寸。長丈。質甚脆。必扶以木。否則摧折。世說云。扶南蕉一丈三節。見日即消。風吹即折是也。其節疎而多汁。味特醇好。食之潤澤人。不可多得。今常用者曰白蕉。食至十挺。膈熱盡除。其紫者曰崑崙蕉。以夾折肱。骨可復接。一名藥蕉。其小而燥者曰竹蕉。曰荻蕉。連閩接草。一叢叢若蘆葦。然皮堅節促。不可食。惟以榨糖之利甚溥。粵人開糖房者多以致富。蓋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蕉田幾與禾田等矣。凡蕉歲二月必斜其根種之。根斜而後蕉多。蕉出根。蔸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種。種至一月。糞以麻油之麩。已成干。則日夕揩拭其蹙。剝其蔓莢。而蕉乃暢茂。蕉之名不一。一作虾蟆。蕉之甘在干在蕉也。其首甜而堅。實難食。尾淡不可食。故貴在干也。蕉正本少。蕉本多。故蕉又曰諸蕉。諸衆也。蕉出之謂也。蕉出者尤甘。故貴其蕉也。曰都蕉者。正出者也。曹子建有都蕉詩。張協有都蕉賦。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諸之美也。增城白蕉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畢。其蕉無宿根。悉是當年。故美。榨時上農一人一寮。中農五之。下農八之十之。以荔支木爲兩轆。轆轆相比若磨然。長大各三四尺。轆中餘一空隙。投蕉其中。駕以三牛之牯。轆旋轉則蕉汁洋溢。轆在盤上。汁流槽中。然後煮煉成飴。其濁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黃者曰黃片糖。一清者曰赤沙糖。雙清者曰白沙糖。次清而近黑者曰蔗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細若粉雪。售於東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於天下。其凝結成大塊者。堅而瑩。黃白相間。曰冰糖。亦曰糖霜。余嘗舟至羅定州之界牌塘。見岸上竈煙冲突。停舟上岸訪之。始見作糖之法一一不爽如此。

高州多種葛

高州多種葛。雷州人市之爲絺綌。秋霜時有葛花菜。即葛乳。涌生地上如芝如菌。色赤。味甘脆。微苦。其性涼。乃葛之精華也。亦曰葛蕈。

蕨

從化山中多蕨。以雷鳴出土。故蕨惟雷鳴乃可食。蕨決也。乘怒氣決然而生。故曰蕨。其芽微也。初生萌甚微。故曰薇。

藜白

藜白者。葉心有粉如灰。名灰藋。亦曰鹽菜。紅心者曰臙脂菜。嫩時可食。整老以作杖。謂之菜。

薯蕷

薯蕷產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紅。紅者多膠液。漁人以染罟。罟使亭麻爽勁。既利水。又耐鹹。潮不易腐。薯蕷膠液本紅。見水則黑。諸魚屬火而惡水。水之色黑。故與魚性相得。染罟。罟使黑。則諸魚望之而聚云。

睡菜睡蓮

睡菜、一名睡菜。葉類茨菰。根如藕。采根爲鹽菹。食之使人好睡。與五味草食之。不睡。名卻睡草。相背。睡蓮布葉數重。葉如荷而大。花有五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與夢草晝入地。夜即復出相背。廣州多有之。

石花菜

石花、一名海菜。產瓊之會同。歲三月。菜廠主人設酒廣集菜丁。使穿木蹼入海采取。海有研石。廣數里。橫亘海底。海菜其毒苦也。白者爲瓊枝。紅者爲草珊瑚。泡以沸湯。沃以薑椒酒醋。味甚脆美。以作海藻酒。治瘿氣。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熱。

落樹石柏

南海有落樹。附石而生。有枝無葉。側類石柏。氣似落。歲久堅凝。風日雨露不能泡損。色黝以蒼。大者咫尺。小數寸。根幹爲決明蛤蟆所因依。波濤所嘘噬。沙石所軋壓。嵷崒窟窿。勁陷曲詰。大類鈿瀝古鐵。亦謂之鐵樹。其紅者脂膩瑩滑。鬆衍柔脆。又若珊瑚然。以火揉之炙之。隨其形狀爲松栝梅柳諸樹。可供几案之玩。石柏生陽江電白海上。色潔白。而質堅脆。扣之鏗然。乃浮沫所積。海苦所化。入水不泛。火不焦。枝葉理縝。於側柏亦無不肖。皆石樹之珍也。

仙人掌

仙人掌多依石壁而生。其葉勁而長。若龜蹼狀。其花形如鳳子。生花下。曰鳳粟。葉則曰鳳尾。笋蕤苞。外類芋渠。內攢瓣如毬。各擎子珠於穿。一枝一掌。自下而上。子自青赤而黃。有重殼。外厚內薄。熟其仁食之。味兼芡栗。可以輕身延年。一名千歲子。

諸異草

粵多異草。有曰萬年松。非松也。苦成樹而枝葉類松者也。高數寸。莖端布葉。葉上有毛。乾之數歲不死。濱以泉水。二三日碧綠如故。以他水及穢手觸之。皆死。得天雨仍生。羅浮山中所產。一名卷柏。亦曰苦松。有曰千歲竹。其葉類竹而無枝。長數寸或尺。乾之不死。有曰朱草。狀如小桑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朝皇生落如蓂莢。周而復始。有汁如血。以染絳成黼黻文章。以金銀投其汁。輒成圓泥。成水。爲金漿玉醴。飲之長生。有曰挂蘭、挂竹。皆生於空中。雨露沾濡。久而瀰秀。有曰長命草。多產潮陽。詠者云。潮陽女兒梳掠好。鬢邊斜插長命草。瓊州有長生草。亦生類。有遊魂草。一名地膽。葉如芥。花如地茶。以蛤試之。能起死回生。產陽江山中。有接骨草。叢生。高二三尺。葉大如柳而厚。莖有節。色綠而圓。花白。午開。自三月至九月不絕。折

傷者裹之即愈。始興瑤巖有琉璃草。葉如芹。食可已風。與肇慶七星巖風藥相類。風藥叢生石隙。其葉圓厚。和酒嚼之。治風疾。一曰風草。亦曰風菜。諺曰。風病須風菜。此皆不死之草也。其可爲餌者。曰石菖蒲。以小者爲貴。有一寸十二節者。以甲子日採。陰乾。至百日。爲末。每日服三四匕。能益智聰耳明目。羅浮東澗石上所產。質甚堅。氣味清芬。他產則辛。有曰白菖蒲。溪蓀也。根肥白。節疎。作菹食。殺蟲。有曰涼粉草。莖葉秀麗。香猶蕊檀。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饑。名仙人凍。山人種之連畝。當暑售之。有曰香蕷。生石上。葉似白蘇。甚香。搗爲水。及爲餅。消暑散腫。一名石香蕷。亦曰香芋。有石蓴。似紫菜。色青。味甘平。此皆草之可資服食者也。其可佩者曰排草。狀如白茅。對節生。葉葉兩兩相連。長五六寸。而幹中穿。以細嫩者爲貴。番禺人種之。動至數畝。以其葉售於海外諸番。諸番藏有瘡痛。煎其葉爲湯浣之。即愈。其根莖以合諸香爲囊。能使衆味久而不滅。故一名留香草。亦曰發香。一種夏開。細粉紫花。如薜蘿乾之香。亦曰排草。有曰千步草。香聞十里。然不可多得。或謂千步草即排草。廣人種之成畦。長至千步。故十里聞香。有曰瑤草。生羅浮山頂。如白茅而小。莖圓而香。有曰金樓草。色赤如金。云麻姑金鈿所化。羅浮麻姑峯有之。其可用者。曰龍鬚與莞與菰與龍修。皆以充席簟及坐墊。曰貫者。種之流沙則成田。有方圓二種。曰鹹草。多以束物爲箱席。其無所可用者曰白草。叢生。三四寸許。莖葉與衆草無異。每天雨先一日變白。晴則如常。產仁化扶溪都。有曰知羞草。葉似豆瓣相向。人以口吹之。其葉自合。名知羞草。有曰鶴草。葉似鶴鶉翅尾足皆具。麴塵色。紫蕊。以其葉如柳而短。亦曰蛾眉草。

斷腸草

斷腸草。一名苦吻。亦曰苦藥。曰苦蔓公。然皆以爲胡蔓。花如茶花。黃而小。又名大葉茶。葉按月數多寡。一葉入口。血潰百竅。腸斷而死。其死之緩急。則視所下之水緩急。水者、濫激之水也。高雷間人有讐怨者。輒茹之。或置食物中以斃其親。或自含口中勒人財物。急則嚥下。訟於官。以人頭錢償。則不終訟。人頭錢者、被誣之人以錢抵命也。高雷人號爲妖草。近之。葉輒蠕動。將取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狀。蓋以殺爲性。所謂毒也。陶貞白云。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云。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

嶺南藤類不一

嶺南藤有數百種。其可食者曰甘蔗藤。蔓如筯。花如指甲。花性甘以溫。久服令人肥健。一名肥藤。有涼口藤。狀若葛。葉如搔杷。去地丈餘。絕之更生。中含清水。渴者斷取。飲之甚美。沐髮令長。一名斷續藤。常飛越數樹以相繞。一名東風藤。先春而生。東風乃至。農夫以驗土膏之動。東風一作薰風。又名綠耳。可爲蔬。有白花藤。味如甘蔗。以美酒調服。能補衰老。有浮沉藤。闌子藤。子皆如黎。色赤如鷄冠。生食甜酢。有紅藤。可代檀榔食。有小藤。產於東莞。微細如髮。直起數丈。無一節。常飛越數樹。如百千游絲牽繞。紅者名紅龍鬚。紫者紫龍鬚。凡有五色。然生無根蒂。以穢物投之。即消釋。不知所去。土人以其液和細土石灰塗覺糖釜。其堅如鐵。雖猛火不裂。其花及子浸酒。可補骨筋。有盒藤。其莢有白子數枚。殼扁。狀如盒子。水浸數日。炒食之。味佳。有乳藤。蔓如懸鉤。倒挂。葉尖而長。斷之有白汁如乳。婦人產後。以藤搗汁和米作粥食之。乳通

自通。此皆食藤也。諸藤初生。嫩條爲蕊。爲筍。而以其大實曰冬葵子者。大如柚子。中有瓤。瓣瓣相疊。白如豬脂。炙食。皆甘美。身懷數日香不滅。秋末冬初間。采以相餉。矜爲服食之珍云。其可爲藥者。曰黃藤。熬其汁。則藤黃也。性最寒。以青魚膽和之。治眼疾。間有白者。葉如土茯苓。身小而長。外有籜包。以莖浸水。洗目並除腫痛。有丁公藤。莖生著地。高尺許。葉長二寸。面綠背微白。傷風者以一二葉煮酒服之。汗下如雨。即愈。有皆治藤。蔓延墻壁。野樹間。長丈餘。葉似泥藤。中暑者以根葉作粉食之。虛損者雜豬胃煮服。有買麻藤。其莖多水。渴者斷而飲之。滿腹已。餘水尚淋漓半日。可解蛇毒。乾之亦然。性柔。易治。以製履。堅韌如麻。故名。言買藤得麻也。藤名而麻實。人爭買取。又以他藤多而賤。鬻人自取。是藤適中頗貴。必須買之。而其子味微苦。可食。因曰買子也。有青藤仔。葉長三四寸。多芒刺。莖大如指。而堅韌。人日用之。比北地之用柳條。花名假素馨。煎湯以洗瘡疥。甚良。有忍冬藤。名左紐。有麴藤。瓊州酒無麴糵。似此藤葉辛香。雜米粉爲餅以釀。亦曰酒藤。有曰金藤。以爲筋。遇毒則烟氣迸出。此皆藥之藤也。其爲器物者。曰白藤子。斑駁可爲素珠。出文昌山中。曰五色藤。以紅者爲簟。曰桃笙。色如天桃。甚瑩滑。白者名瓊枝。以紅紫間之。爲席。爲盤及屏風。蓋甲馬鞭之屬。其用甚奢。其可以爲屋桁桷者。曰泥藤。可以駕牛。其大如笙竹者。曰苦藤。稍小而性柔。可爲牛繩船纜。曰括藤。以磨礪器物。能發光膩。曰溼皮藤。其葉饒有芒刺。曰剉葉。可爲香者。曰鷄香藤。堅而酷烈。能辟水霧之氣。山中多用之。大抵嶺南藤類不一。多貨於天下。其織作藤器者。十家而二五。羊汾水之肆衣食於藤。蓋多於果布也。

油艸

油艸。永安縣水際多產之。每開花結米。可占有年。粵人多植之。

蕨粉

蕨、永安最多。凡有二種。一食其芽者。名龍頭菜。一以其根爲粉者。名粉蕨。性寒。多食患黃腫。農家當早晚稻未收。多以蕨粉爲食。廣州春間。爭以餉客。

水蠟燭

水蠟燭、艸本。生野塘間。秋杪結實。宛與蠟燭相似。有詠者云。風搖無弄影。煤具不燃煙。

冬筍

通志云。詩義疏謂筍皆四月生。巴竹筍八月生。簹竹筍冬夏生。永嘉記。含隨竹筍六月生。今冬筍惟浙中者行遠。嶺南則四時常有之。地暖發生故也。按雜記又稱粵東之筍。十九皆苦。須以黃苣同煮。先去苦味。

油葱

嶺南雜記。油葱形如水仙花。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者尺餘。破其葉。中有一膏。婦人塗罩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之屋頭。間之則怒。以爲笑其貧也。

蘇合香

通志按神農本草云。蘇合香生中臺川。今從西域來。色如紫檀。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佳。大秦人采蘇合。先

笙其汁以爲香膏曰蘇合油乃賈其滓與人展轉達中國不大香也

薔薇露

香譜云薔薇露出大西洋國花如牡丹花露品登芬芳襲人以澤鬢髮香膩經年不滅國人貯以鉛缶行販他處

洋艾

洋艾本不甚高宜種盆盎綠葉茸茸如車蓋可療疾兼卻火災按仙家次藥有靈叢艾張播之艾贊云論藕靈叢蔚彼修坂

山波羅

粵中凡村居路旁多種山波羅橫梗如拳葉多刺足衝衡宇

南越筆記卷十五

諸蘭

蘭爲香祖蘭無偶乃第一香以梗蘭爲上梗者莖多也次公孫偏每一大莖輔以二小莖若公領孫其花從上開下次曰出架白花高出葉上甚潔白從下開上次則青蘭葉長二尺其花青碧以白幹者爲上青幹紫幹次之次黃蘭葉長而稍大花淡黃有小紅紋次艸蘭以短葉白幹者爲上其花肥喜食霜雪不資灌溉有雙花單花之別外有風蘭花如水仙黃色從葉心抽出作雙朵繁盈簷間無水土自然繁茂又有花如秋海棠蕊則蘭花紫蕊黃甚幽媚名鹿角蘭葉細如鹿角海藻有石蘭生於石上與相類葉長四五寸小而柔韌花色淡白有小玉蘭花亦作淡白色甚清香有倒蘭花倒垂紫色有報喜蘭如蠟梅而色紅紫香味亦同每莖作七八枝懸樹間勿侵地氣遇吉事則開寫生者以花根懸戶上即生亦曰催生蘭是皆以空爲根以露爲命乃風蘭之族有賀正蘭每當立春及元日開有夜蘭尋之不見夜乃聞香羅浮多有之凡蘭生深林中微風過之其香馥然達於外故曰幽蘭林愈深則莖愈紫香更有餘而夜蘭開於夜尤爲幽絕斯又蘭之隱者也有翡翠蘭六瓣三蕊色如翡翠有鶴頂蘭鳳蘭龍蘭皆以花形似名然不香鶴頂蘭花大而青綠背白蘂紅紫卷成筒形微似鶴頂一莖直上作二十餘花葉甚大有朱蘭花小色麗開只一朵朱六出葉如百合有琵蘭開至五十餘朵圓如琵有竹葉蘭葉似竹似萱花則蘭也深紫蕊

生有微香有文殊蘭葉長四五尺大二三寸而厚花如玉蕚如百合而長大色白甚香夏間始開是皆蘭之屬或謂蘭與蕙難辨凡生下濕方莖赤花者爲蕙所謂蕙也凡多花者皆蕙非眞蘭眞蘭者葉短而柔一莖一花色如玉瓣中無黑脈紫紋當未出土香已噴人幽谷中亦不可多得是爲眞蘭然大抵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淺而梗蘭四時有花春秋尤盛故爲蘭之伯長舊說謂楚人賤蕙而貴蘭故其室西養蕙而東養蘭南粵亦然

薏苡

薏苡一曰薏米亦曰薏珠子交趾人呼爲薏珠食以代米或雜米中熟之諺曰食米得薏薏一米二從郎二米儂只一薏

仙茅

仙茅產大庾嶺自嶺之巔折而東稍下爲嬉娥嶂相傳葛稚川棄其丹生仙茅葉似蘭蕙花六出其根獨莖而直傍有短細根相附八月采之濯以嶂下流泉色白如玉以酒蒸曬常服補益眞氣土人多以餉客羅浮仙茅高僅一二寸八月生黃花根如指大長寸許外有白茅生山谷中狀如排草以作浴湯合諸香甚良又有香茅名辣草皆瑤草之族

素馨

素馨本名郁悉茗珠江南岸有村曰莊頭周里許悉種素馨亦曰花田婦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見花而不見葉其稍白者則是其日當開者也既摘覆以溼布毋使見日其已開者則盛之花客涉江買以歸列於九門一時穿燈者作串與瓔珞者數百人城內外買者萬家富者以斗斛貧者以升其益花若益珠然花宜夜乘夜乃開上人頭髻乃開見月而益光艷得人氣而益馥寅夕氤氳至曉萎猶有餘香懷之辟暑毀之清肺氣花又宜作燈雕玉鏤冰瓏瓏四照遊冶者以導車馬楊用修稱粵中素馨燈爲天下之至麗信然兒女以花蒸油取液爲面脂頭澤謂能長髮潤肌或取蓓蕾雜佳茗庋之或帶露盛於瓶中經一宿以其水點茗或作格懸繫鬢口離酒一指許以紙封之旬日而酒香徹其爲龍涎香餅香串者治以素馨則韻味愈遠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經數日仍開夏月花多瓊英狼藉入夜滿城如雪觸處皆香信粵中之清麗物也

廣州有花渡

廣州有花渡頭在五羊門南岸廣州花販每日分載素馨至城從此上舟故名花渡頭花謂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

婁

婁以東安宮森所產爲上其根香其葉尖而柔味甘多汁名曰穫扶留他產者色青味辣名南扶留殊不及然番禺大塘康樂鶯岡鳳岡頭諸村及新興陽春所產亦美冬間以蒭草覆之稍沾霜雪立萎矣凡食檳榔必以婁葉爲佐有夫婦相須之義故粵人以爲聘果

西洋蓮

西洋蓮其種來自西洋莖細如絲朱色繚繞雜間花初開如黃白蓮十餘出久之十餘出者皆落其蕊復變而爲蓮獨爲蓮而蕊爲蓮以蓮始而以蓮終故又名西洋蓮

露頭花

露頭花產番禺蓼涌其葉如劍脊邊皆有芒刺花抽葉中與葉彷彿相似色白而柔花中有蕊如珍珠粟形常含清露涓滴故名露花以火燒其根使成大頭出土上花乃茂盛故又名露頭花夏月大開以花置油上蘸之香落油中芬馥隔歲不滅以管髮照讀書芳盈一室廣人甚珍之

愼火

愼火者可以禦火廣人多種屋上以防火一名戒火其形如火始然又名火秧扁者不枝不葉圓者多枝葉叢生成樹四稜有芒刺皮中有白漿能肯人廣人以作籬落村墟間笂竹爲圍火秧露頭花爲界在在皆然諺曰爾有垣墻我有火秧

換錦花

換錦者脫紅換錦脫綠換錦也葉似水仙冬生至夏而落獨抽一莖二尺許作十餘花花比鹿蔥而大或紅或綠葉落而花故曰脫紅脫綠花落而葉故曰換錦花與葉兩不相見也

胡蜨樹

胡蜨樹高三五尺葉皺而有稜蕾當叢生至二三十許花皆四朱相對蕚眼微具一花樹一花復開相續不斷新會白水爲盛

蘿

廣州西郊爲南漢芳華苑地故名西園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區種魚三之種藕蓮茨菰三之其四爲蘿田蘿無田以蔑爲之隨水上下是曰浮田

藤菜

藤菜一名落葵蔓葉柔滑可食味微酸宜以羹魚其子有液紫紅可作口脂出惠州豐湖者尤美子瞻詩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

高凉薑

高良薑出於高凉故名其根爲薑其子爲紅豆蔻子入饌未拆開者曰含胎以鹽醃入甜糟中終冬如琥珀味香辛可脍其根不堪食而藥中多用之人不以其子而掩其根所重在根故不曰紅豆蔻而曰高良薑也蔻者何揚雄方言云凡物盛多謂之蔻是子形如紅豆而叢生故曰紅豆蔻

猴薑

猴薑、蔓生石壁如藤蔓即薑也味甚辣猴以爲薑故曰猴薑一名樹鈎葉生蔓上不作枝采之爲笠甚輕西寧多有之

三蘋

三蘋根似薑而軟脆性熱消食宜兼檳榔嚼之以當蒟子或以調羹湯微辣而香聘婦者以三蘋雕鏤花鳥胡蜨諸狀薄金薄之佐檳榔、椰肉桂、薑花等以實笥三蘋一名山柰亦曰廉薑可爲盛

鮮草果

鮮草果人多種以爲香料蓋即杜若非藥中之草果也其苗似縮砂三月開花作穗色白微紅五六月子結其根勝於葉味辛以溫能除瘴氣久服益精明目令人不忘

香花菜

香花菜叢生莖葉花子皆辛香花絕小紫色婦人多以香茅並植之以香手爪去垢穢乾之香氣不滅持以相貽

陽春砂仁

陽春砂仁一名縮砂蜜新興亦產之而生陽江南河者大而有力其種之所曰果山曰縮砂者言其殼曰蜜者言其仁鮮者曰縮砂蜜乾者曰砂仁八月採之以嫩者鹽漬爲貨售於嶺外最珍其稅頗重

蔵䕷

蔵䕷產羅浮鐵橋諸峯莖幹強直似竹節節有鬚葉狹長表白裏有其尖處有小黃點三月開青花結實根大如指許長一二尺補益之功過黃精方家稱黃芝亦曰青黛以漆葉同爲散可以延壽

放杖竹

放杖竹者似竹非竹浸酒服之理腰腳老人一月可放杖故名出羅浮第十四嶺

藷

東粵多藷其生山中纖細而堅實者曰白鳩藷似山藥而小亦曰土山藥最補益人大小如鴛鴦卵花絕香身上有力者曰力藷形如豬肝大者重數十斤肩色微紫曰豬肝藷亦曰黎峒藷其皮或紅或白大如兒臂而拳曲者曰番藷皆甜美可以飯客稱藷飯爲穀米之佐凡廣芋十有四種號大米諸藷亦然番藷近自呂宋來植最易生葉可肥豬根可釀酒切爲粒蒸曝貯之是曰藷糧子瞻稱海中人多壽百歲蘇不食五穀而食廿藷番藷味尤甘惜子瞻未之見也芋則蘇過嘗以作玉糝羹云

芋

廣芋之美者有黃芋次白芋次紅芽芋皆小惟南芋大南芋色紫生沙甚可食而白者尤良凡以春種以夏收者曰早芋以夏種以秋收者曰晚芋與紅藷並登如稻故有大米之稱芋大者魁小者奶奶登魁上下四旁大小如乳奶者乳也魁亦曰肥俗以婦人多子爲南芋肥猶以茨菰一乳十二子爲慈姑也又芋奶應月生子稱十二奶芋奶宜爲蔬羹其性與茯苓皆屬土性重厚故皆養脾和鯽鱧魚食之調中補虛有銀芋苗莖瑩白與葉皆可生食廣芋多稱然苗莖必熟乃可食銀芋不然故多以爲盛

地瞥

羅浮多地腎。蓋柗之膏液因蒸之氣而成。或柗花落地而成。一名松黃。其爲狀小若彈丸。大若鷄卵。紅黃相錯。一一晶瑩。熟之味甘以香。菴僧皆以甜蜜、百合、簡邕、竹胎、而生葛乳雜之爲素饌。其生無根蔕。散布柗下。土糅石濺。潤處輒有之。凡物出於松者無不可愛。而地腎無所附麗。氣與松合。而形與松離。則尤異。蓋亦茯苓之類。

茂名木耳

茂名多以木耳爲貨。陽春亦有之。其山深。故多朽木。而木火之精華未盡。得水氣復蒸爲耳。以桑槐榆柳榕樹上生者良。柘木次之。生於桑者治痢。生木香者治瀉。生於梅者治腹痛。楓木生者令人笑不止。亦異事也。

從化多香菌

從化多香菌。冬采者良。其木曰羊矢。番人伐薪山間。至冬雨雪滋凍腐而生。菌無蛇虺之毒。謂之雪菌。色白而香。亦曰雪蕈。或以朽桑樟柟三者尺斷。當臘時於肥陰處理之。爲深畦。如種菜法。春月以米泔水澆灌。不時菌出。日灌之三。即大如拳許。是謂家蕈。他蕈產於木之根土處。精華鬱結。有白者。有淡黑者。其莖皆白。皆甘美。不下蘑菇。性溫補益陽。然溼氣蒸蒸。未免有毒。若夏間瘴雨所成。與最大者。裹時投以蜜片飯粒。其色不黑。乃可食。

落花生

落花生。草本蔓生。種者以沙壓橫枝。則蔓上開花。花吐成絲。而不能成莢。其莢乃別生根蔓間。掘沙取之。殼長寸許。皺紋中有質三四。狀蠶豆。味甘以清。微有參氣。亦名落花參。凡草木之質皆成於花。此獨花自花而莢。自莢。花不生莢。莢不蔕花。亦異甚。

留求子

留求子。一名使君子。廣州多有之。狀如梔子。有五六稜。瓣而兩端銳。半黃已熟。殼脆薄。中有白肉。微甘。小兒患食積者。煨熟與之食。以當乾果食。輒下蟲而疾愈。諺曰。欲得小兒喜。多食使君子。

桃金孃

草花之以孃名者。有桃金孃。叢生野間。似梅而末微銳。以桃而色倍賴。中莖純紫。絲縷深黃如金粟。名曰桃金孃。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味甘。可養血。花則行血。或謂產自桂林。今廣州亦多有之。

二蘭菜

二蘭菜、一曰馬蘭。其葉似蘭而大。馬者、大也。故曰馬蘭。花似藕而紫。味辛。性微溫。以作茹甚良。能養新血。一曰芥蘭。葉如芥。而綠花黃花。比葉尤甘。葉有鉛。不宜多食。以微藍。故又名芥藍。諺曰。多食馬蘭。少食芥藍。

羅浮百合

羅浮百合最盛。根如蒜蒜而大。重盤二三十斤。相合如蓮瓣。故名百合。色白。和肉煮之。或作粉。益人。五六月一本。一花。花紅白如文殊蘭。重常傾側。名天香。中有檀心。色黃。味甘。宜蠶蒸食之。人稱爲山中之仙蔬云。

麻藍

麻多宿根。一年凡四刈。五月刈者曰首孕。性柔。未刈者脆。其苗之稈者可荖。是曰麻藍。廣人多以醋炒食之。廣州多青麻。高州多黃麻。青麻藍最美。

薛瓜

廣州西瓜種有絕佳者。傳自薛將軍攜種植之。俗呼爲薛瓜。

夜來香、珍珠蘭二花最香

夜來香、藤本。花微黃。分尖瓣。入夜始開。香特奇郁。又珍珠蘭。藤本。花蕊纍纍如貫珠。駢附于梗。色微黃。香特濃郁。又如魚子狀。亦名魚子蘭。二花花之最香者。

鐵樹

嶺南雜記。鐵樹高數尺。葉如老少年。開花如桂。而不香。或云此樹遇甲子一開。開必丁卯年。然甚無異致。王濟日詢手鏡云。吳浙厚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許寄槎云。余在廣西殷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甚堅。問之曰。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花開之說有自來矣。今粵地多見盆玩中。未知植者何取。

鹿葱宜男之分

南方草木狀。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孕。佩其花。生男者。即此。非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常佩也。潛確類書。水葱生水中。莖葱而中空。又名翠管。王維詩。水鷺波兮翠管靡是也。此草亦可爲席。按風土記云。宜男草花如蓮。婦人佩之則生男。梁徐勉萱草花賦云。其花四垂。其瓣六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吉。則鹿葱與萱草爲二種矣。

南越筆記卷十六

東粵稻種不一

東粵稻種不一。一曰香秫。粒小而性柔。香甚。其紅者曰香紅蓮。一曰珍珠稻。粒圓而白。最早者曰六十日。種六十日而熟。一曰蟬鳴稻。又有西風早、光早、烏早。最遲者曰芮稻。二月種至十月熟。曰界稻。十一月種至四月熟。界在兩年。亦曰三時稻。其出於徐聞、陽春、澄邁者。曰香稻。出番禺者。曰斜禾。與吉貝、茶、豆、胡麻雜植丘阜間。名曰種斜。粒白而長。亦絕香。而從化有赤黏、白黏、黃黏、花黏、蕎粱黏、鳧鴈黏、深水蓮糯。則有黃白紅麻四種。秫有餘秫、赤秫。宜作糕餌。皆穀品之良者。其生畲田者。曰山禾。亦曰山旱。曰旱稻。藉火之餘。雨露之滋。粒大而甘肯。所謂雲子。亦曰山米也。當四五月時。天氣晴霽。有白衣山子者。於斜崖陡壁之際。劉殺陽木。自上而下。悉燔燒。無遺根株。俟土脂熟透。徐轉積灰以種禾。及吉貝、綿。不加灌溉。自然秀實。連歲三四收。地瘠乃棄。更擇新者。所謂畲田也。而羅浮山上神皋奧沃。瀑水流離四注。悉成天田。雖千切之巔。皆可稼。焚石本之蒔而不耘。歲且兩收。此尤山田之美者。其生沙潭者。曰大禾。三四月間乘水。節種之。潮而潤至沙而膏。留蒔得其強。則毛蠶蜨不食。八月花收。九月垂頭。粒大而飯多。其田在海瀕。彌望斥鹵。自一沙至於八沙。外沙歲有贏壞。三歲種草。四歲種禾。子田之利。常浮於其母。有肥母磽。秋糧亦薄。此則水田之美者。凡粵之田。近海者廣潦。則有基圍。近山者廣旱。則有水車。故因荒之思常少。其大禾田。歲一收。旱禾田。歲種旱黏旱糯。則二收。晚收於九月。米得金氣多。性熱而功用不及。然大率以黏米爲貴。黏米似粳而尖小長身。其種因閩人得於占城。故名占。亦曰秈。秈音仙。先熟而鮮明。故謂之秈。氣味清芬。性溫無毒。最可以和脾養胃。嶺南之穀多黏。有青黏、黃黏、花黏、銀黏、油黏。又有鼠牙、虎骨、冷水、拋犂、麻包、錦黃、魚串。而交趾黏爲多。糯則有安南糯、斑魚糯、白糯、黃糯、蕉糯、油糯、翻生糯、金包銀糯十餘種。而其性多變。蘇子瞻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鐵脚糯。今歲乃變爲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嶺南以黏爲飯。以糯爲酒。糯貴而黏賤。其價倍之。蓋以其性善變。罕得佳質云。

粟飯

西寧之俗。歲三月以青楓鳥相嫩葉浸之。信宿。以其膠液和糯蒸爲飯。色黑而香。楓一名烏飯木。故用之以相餉。南雄以寒食前後婦女相約上丘壠。以烏糯飯置牲口祭墓。又以蠟樹葉搗和米粉爲粔籹。色青而香。長樂人以香桂皮葉蒸飯。食之亦香。東莞以香粳雜魚肉諸味。包荷葉蒸之。裹裹香透。名曰荷包飯。瓊州以南椰粉爲飯。曰椰霜飯。南椰與椰子樹不同。其精液形色氣味皆類藕蕨之粉。故曰南椰粉。性溫熱補中。本草以爲莎木麵也。

茶素

廣州之俗。歲終以烈火爆開糯穀。名曰炮穀。以爲煎堆心餡。煎堆者、以糯粉爲大小圓。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餽親友者也。又以糯飯盤結諸花。入油煎之。名曰米花。以糯粉雜白糖沙入豬脂煮之。名沙堆。以糯粳相雜炒成粉。置方圓范中敲擊之。使堅如鐵石。名爲白餅。歲臘時。家家打餅聲與搗衣相似。甚可聽。又有蕎餅、鷄春酥、蠶餅之屬。富者以餅多爲尚。至寒食清明。猶出以餉客。尋常婦女相餽問。則以油糖膏環薄脆。油糖膏環以麵。薄脆以粉。皆所謂茶素也。端午爲粽。以冬葉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蘇木條。其中爲紅心。以竹葉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數月。剝而煎食。甚香。重陽爲糕。冬至爲米糍。曰冬丸。平常則作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飯其中。乃舂爲粉。以豬脂潤之。鮮明而薄。以爲外茶。蘸露竹胎肉粒。鹽膏滿其中。以爲內。則與茶素相雜而行者也。一名粉角。又有以椰子。以芝麻。以豆糖爲餡者。以蕨以葛以菱。以茨菰。以甘蔗爲粉者。皆謂之飽食。

兩廣鹽

兩廣鹽有鹽田。鹽之爲田也。於沙坦背風之港。夾築一堤。堤中有竇。使潮水可以出入也。天雨水淡。晴水鹹。潮消則放淡水使出。潮長則放鹹水使入也。凡鹽田五畝。以其半分爲四區。布之以細沙。周之以溝水。是曰沙田。日以蠣魚之殼、犀水者三。而沙田始不涸也。以蠣魚殼者。以其堅而耐鹹。不易壞也。澆溉三日。沙與鹽相雜。乃耙耮而乾之。置於漏也。漏在溝之旁。長七八尺。兩旁有墻。崇二尺。中廣二尺。橫以木。覆以草之蒲蕊也。漏旁復有溝。置鹽沙於蒲蕊上。以溝中水再淋之。沙沈於底。鹽鹵乃流也。鹵者鹽之精。爾雅曰。天生曰鹵。人生曰鹽也。鹵既流至三四丈。爲一槽載之。以火照鹵。鹵氣衝火。火滅。則良鹵也。投以鷄子或飯。或截小魚爲兩。以試之。咸皆浮矣。或杓鹵而置蓮子數枚。三浮五沈者淡。七八浮者則浮也。於是煮

之。則爲鹽鹽。生鹽浮游於面。不雜泥沙。其白如雪。則爲鹽花也。語曰。無雲而雨。有日而雪。言屋水淋沙如無雲之雨也。日色烈而鹽花始白也。

粵中諸茶

粵中諸茶。其在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謂之河南。粵志所謂河南之洲。狀若方壺是也。其土沃而人勤。多業蠶茶。春深時大婦提籃。少婦持筐。於陽崖陰林之間。凌露細摘。綠芽紫笋。薰以珠蘭。其芬馨絕勝松蘿之英。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於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買茶生自製。葉初摘者曰茶生。猶岕山之草子也。而西樵號稱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顧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種茶。間以苦蠆樹森森。望之若刺桐叢。每茶一畝。苦蠆二株。歲可給二人之食。其采摘亦多婦女。諺云。春山三二月。紅粉半茶人。茶人甚守禮法。有問路者。茶人往往不答。昔滿文簡、方文襄二公講學山中。其流風遺化有存者。文簡嘗治雲谷精舍。中有稻田茶丘十餘畝。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於茶。其茶宜以白露之朝采之。日出則味稍減。或謂此茶甲天下。早春摘者尤勝。三日一摘。餘則每月一摘。早春一月之茶。可當餘月一年云。端州白雲山。其上有湖。僧於巖際種茶。歲收石許。烹之作素馨花氣。味甘淡而滑。稱頂湖茶。然不能恆得。而羅浮幽居洞北有茶菴。每歲春分前一日。采茶者多寓此菴。其茶以受日陰陽分味之高下。試以景泰泉水。芳香物發。是曰羅浮茶。景泰泉者。羅浮諸泉之冠。淳祐中有逍遙子爲茶菴詩。活水仍將活火煎。茶經妙處莫虛傳。陸顧所在閒題品。宋試羅浮第一泉。黎美周云。泉以茶爲友。以火爲師。火活斯泉眞味不失。蓋謂此云。曹溪茶氣味清甜。歲凡四采。采於清明寒露者佳。新安杯渡山絕壁有類蒙山茶者。烹之作幽蘭茉莉氣。水澀十餘次。甘芳愈勝。或經一宿再澀。氣味不減。飲者無不驚異。山勢高。雲露滋潤。得太清之精英。故也。樂昌有毛茶。茶葉微有白毛。其味清涼。潮陽有鳳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黃茶。蓋以產新安河源者爲良。其味最苦。而粵人烹河南茶者。必以點蓋少許爲可口。南越志稱龍川縣出皋盧葉。葉大而澁。南海謂之過羅。今稱爲苦丁。一作蓋。長樂有石茗。瓊州有靈茶。即江南黃連茶也。有烏藥茶。以烏藥嫩葉爲之。能補中益氣。一名山葉。或以金鑼蓋搗去苦汁。合兒茶毛茶爲之。東莞以芝麻蓋油雜茶葉爲汁煮之。名研茶。謂能去風濕。解除食積。可以療饑云。

嶺南諸酒

嶺南諸酒。前有靈谿博羅。靈谿在樂昌東北。源出冷君之山。以其水釀。曰靈谿酒。博羅、蠻村。有桂。以其花釀。曰桂酒。蘇長公有桂酒頌。並與釀法。刻於羅浮鐵橋下。謂非忘世求道者不以授云。惠州有羅浮春。長公以寄山中道士鄧守安者。又有海醞及萬戶酒。長公詩。嶺南萬戶皆春色。又有雪釀。長公詩。雪花浮動萬家春。蓋宋時酒皆官釀。惟嶺南以煙瘴不禁。謂之萬戶酒。唐子西以萬戶酒之和者。名發生。主勁者名齊物論。梅堯臣云。越林多蔽天。黃甘雜丹橘。萬室通釀酤。地遠無禁律。粵地故多蠱。泉甘液。終年花果鮮美。芬芳。而當時人民饒裕。戶戶爲酒。爭以奇異相高。故名賢遷謫至此。多好嗜之。而粵又有酒泉焉。一在陽江之南。泉甘而香。以爲釀。曰陽江香。一在龍川雀山之青華觀。泉甘如飴。曰醴泉。昔時出酒極清異。日

滿數斗。今泉孔滴水猶含酒味。有酒峽焉。東莞之龍潭峽是也。以其水釀。曰龍潭清。有酒山在香山境。以其白泥爲餅。雜藥物釀之。有酒井在開建似龍山之下。其泉如醴。有酒樹曰嚴樹。產於瓊州。搗皮葉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葉。釀醴數日。即成酒。曰嚴樹酒。又有酒花。以石榴花著甕中。經旬而成。其曰荔枝酒。則土人齋持釀具。就樹下。以荔枝爛酒。一宿而成者。有倒捻酒。以倒捻子爲之。醴釀日深。陽精純固。以之爲酒。益人。有酒草。其形如艾。名曰甜娘。以爲釀。曰甜娘酒。有酒藤。以葉之辛香者和米粉釀。有曰酒香。則以角沉黃熟等爲釀。所謂七香酒也。大抵粵中花木多稟陽明之德。色多大紅。氣多香。紅以補血。香以和中。故無不可以爲酒者。龍眼之芻、橘之凍、蒲桃之冬白、仙茅之春紅、桂之月月黃、荔枝之燒春。皆酒中之寶聖也。荔枝燒。唐時最珍。白樂天云。荔支新熟鷄冠色。燒酒初開琥珀春。然以陳者爲貴。志稱廣有十八仙。謂有換骨玉泉。皆名酒。今不可考。今廣州所常用者。惟龍江燒細餅。而陳者以諸鮮花投其中。封缸兩月。加沉香四兩。以發華芳之氣。名百花酒。一名百味酒。漢景星歌云。百味旨酒布蘭生。師古云。百草華之味。曰蘭生者。漢武之百味旨酒也。太宗賜魏徵詩。醽淥稱蘭生是也。蓋以百華乾之爲味入之。若廣中則以鮮花爲用。或專以松黃。以荔枝花。以蒲桃殼。以香蕉子浸之。亦佳。而龍眼花尤勝。

油

韶連始興之間。多茶油子樹。以茶子爲油。客至輒以油煎諸物爲獻。燕吳人購之爲澤膏髮。謂非是油。則玫瑰桂蘭諸香不入。梁簡文云。南油俱滿。西漆爭然。南油、必茶子也。晉傅巽云。南中茶子。西極石蜜是也。雲州文昌多山柚油。海棠油。山竹果油。儋州多麻子油。皆美。廣州有露花油。露花生。番禺蔓涌。狀如苣蒲。其葉脊邊有刺。葉落根露。以火爆之。則成枝幹而多花。花生叢葉中。其瓣大小亦如葉。而色瑩白柔滑。無剌芒。花抱蕊心如穗。朝夕有零露在苞中。可以解渴。又有粉可塗兒女肌膚。止汗粟。以其花結方勝戴之。或摺疊衣筒。經久猶香。其生於地土者。蕊落結子大如瓜。曰蹈頭花。多不香。香惟露花。盛夏時露花始熟。以花置盆盎甕之。香落茶子油中。其氣馥烈。是曰露花油。蔓涌及增城人善爲之。洋舶爭買以歸。遲開者曰寒花。陽氣微斂。香益清微。然不可爲油。其生東安山中者。叢卑葉小。自春至秋皆花。近水者尤香。然亦不可爲油。東莞有蘆香油。以棧香子榨之。然燈明亮。蛾百蟲不敢近。觸之輒折翼脫足而死。性大熱。誤入飲食。令人吐。外有橄仁油、棗油、吉貝仁油、火麻子油。皆可食。然率以茶子油。白者爲美。曰白茶油。又有山茶油。以烏藥子色紅如珠者榨之。火麻產端州江岸間。黑色炒焦。以爲小磨香油。名曰秧油。然以生榨者爲良。

糖

廣中市肆賣者有硫糖、窠絲糖也。其煉成條子而瑲瑲者。曰糖通。吹之使空者。曰吹糖。實心者、小曰糖粒。大曰糖瓜。鑄成番塔人物鳥獸形者。曰獎糖。吉凶之禮多用之。爬篦則以糖磚。燕客以糖果。其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蔥糖、烏糖等。以爲雜食。蔥糖稱潮陽。極白無滓。入口酥融如沃雪。秀糖稱東莞糖。通稱廣州烏糖者。以黑糖烹之成白。又以鴨卵清攪之。使澄滓上浮。精英下結。其法本唐太宗時貢使所傳。大抵廣人

飲餘多用糖。糖戶家家賣糖。以漏滴去水倉國貯之。春以糖本分與種蔗之農。冬而收其糖利。徭糖未消。新糖初積。開糖房者。多以是致富云。

糖梅

自大庾以往。嶺谷村墟之間。在在有梅。而羅浮所產梅花肥大尤香。蘇詩、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他處花小。然結子繁。如北杏味不甚酸。以糖漬之可食。段公路云。嶺南之梅小於江左。居人以朱槿花和鹽曝之。其色可愛。曰丹梅。又有以大梅刻鏤爲瓶罐結帶之類。漬以樟汁。味甚甘脆。東粵故嗜梅。嫁女者無論貧富。必以糖梅爲見姑之贄。多者至數十百罌。廣召親串爲糖梅宴會。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糖以甜爲貴。諺曰。糖梅甜。新婦甜。糖梅生子味還甜。糖梅酸。新婦酸。糖梅生子味還酸。糖梅攪亦然。有糖梅必有糖攪。攪貴其有雌雄。雄者花而雌者實也。凡女既入門。諸媵妾相與唱歌。其歌曰。解解糖梅者。詞美新婦。解糖攪者。詞美新郎。

茶蘼露

廣人多種茶蘼。動以畝計。其花喜烈日。當午澆灌則大茂。有細瓣而蕊三四卷者。有瓣粗而蕊一二卷者。有細心者。疎瓣者。以甑蒸之取露。或取其瓣。拌糖霜。暴之。兼旬。以爲粉果心餡。名茶蘼角。甚甘馨可嗜。然猶以大西洋所出者爲美。大西洋天氣寒時。茶蘼始花。露凝花上。晶瑩芬郁。若甘露。諸花木則否。逝羅、滿剌伽人購以銀錢。貯以玻璃瓶。擢至占城。占城婦女以香蠟調之。膏髮。咨至則以髮拂拭盃盤之屬以爲敬。澳門番女得之。以注飲饌。或以霑灑人衣。外有薔薇水。逝羅、爪哇、滿剌伽三國。歲以進貢。其薔薇。乃三佛齊所種。與中國薔薇不同。廣人多以土薔薇浸水效之。試以琉璃瓶。翻搖數四。泡周上下。則真也。

燕窩

崖州海中石島有玳瑁山。其洞穴皆燕所巢。燕大者如鳥。啖魚輒吐涎沫。以備冬月退毛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驚撲人。年老力弱。或致墜崖而死。故有多獲者。有空手而還者。是爲燕窩之來。或謂海濱石上有海粉。積結如苔。燕啄食之。吐出爲窩。蠻蠻巖壁之間。島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鏟取之。海粉性寒。而爲燕所吞吐。則暖。海粉味鹹。而爲燕所吞吐。則甘。其形質盡化。故可以清痰開胃云。凡有島白二色。紅者難得。蓋燕巢火紅者。尤其精液。一名燕蔬香。有龍涎香。有燕窩。是皆補草木之不足者。故曰蔬。檢肉產於北。燕窩產於南。皆蔬也。石花亦然。石花出崖州海港中。三月採取。過期則成石矣。

乳源石鍾乳

乳源縣西有乳巖。乳大者曰乳床。小曰乳枝。蔵蕤下垂。一一空中相通。乳自其末溜至端。且滴且凝。滴者如冰。凝者如脂膏。乃鍾乳之最良者。他巖洞及陰澗之所。雲氣噓噏。亦卽生鍾乳。蓋石之精華。隨寒暖而爲融結。昌黎所謂泄乳交竅脈也。然惟石有脈有津氣者。方出乳。頑石則否。石之腴者。乳益溢流。瘠而透漏者則否。乳源多良乳。故縣以名。其乳巖之水流至白土二三百里間。亦皆鍾乳之純英所注。飲之甘香。或謂乳穴之水。皆味甘。性溫。重而有力。煎之似鹽花噴起。皎潔如霜。是真所謂石髓。久服肥健。以釀酒尤

宜。功過鍾乳。鍾乳性澁而凝。精不可服。服者多生奇疾。

雲母

羅江之上多雲母。日照之。質光煜煜。昔有羅癖者。服之得仙。騎一白牛而去。今化州白牛潭。有石碓五六臺。是其煉雲母之所遺云。增城有大溪。出雲母粉。何姑服之。亦得仙去。羅浮記云。是溪有雲母石。名雲母溪。何姑嘗煉其石如紅玉。服之可以辟穀云。

石耳

韶陽諸洞多石耳。其生必於青石。當大雪後。石滋潤。微見日色。則石生耳。大者成片。如苔蘚。色碧綠。盤之如煙。蓋石之精英。以寒而發。其花爲雪。實。其葉爲石耳也。石耳亦微有蒂痕。大小朶朶如花。烹之。面青紫如芙蓉。底黑而皺。每當味爽。擷取。則肥厚。見日漸薄。或且消化爲水。或以爲苦蘚之變。北方有檢肉。此則苦蘚之肉云。

粵西鱟　粵東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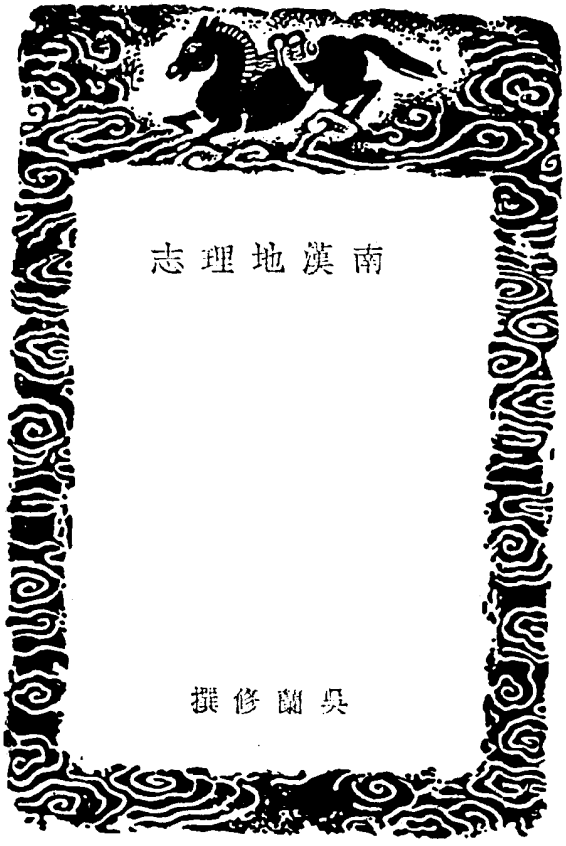
粵西善爲魚鱟。粵東善爲魚膾。有宴會。必以切魚生爲敬。食必以天曉時。空心爲度。每飛霜、鍔泡、蠶醬下蜜漿。無不人人色喜。且餐且笑。其膾也。皆以男子。鱟則以婦人。凡女姑嫁。其家必以數十黃罌與之。能善爲鱟、便甘酸、而香可飫口。是爲好婦。粵東羅定所居。在山谷中。少魚。俗亦尚鱟。廉州則以珠桂肉爲鱟。連州以筍蘊膾之。色白如雪。味甚甘。

廣爲水國

廣爲水國。人多以舟楫爲食。益都孫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陸兩登。貧者浮家江海。歲入估人舟算緡。中婦賣魚蕩槳。至客舟前。儵忽以十數。弱齡男女。崽身手便利。卽張羅竿首。獵釣泥中。蹤蟹蜃蛤之入。日給有餘。不須衣食父母。又舟人婦子。一手把舵筒。一手養魚。窶中兒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負瓜瓠。板舀搖櫓。批竹纏繩。兒女苦襁褓。索乳哭嗜。恆不逸哺。地氣多燠。既省絮衣之半。跣足波濤。不履襪。或男女同屐。男子冬夏止一褲一褐。婦人益三歲益一布裙。如是則女恆餘布。地惟秔稻。土厚獲多。人日計米一升。加以魚蚌烏菱蕉橘薯芋。減炊米十可二三。如是則男有餘粟。故古稱饒富居甲焉。

御米

崖門內有邨曰三家邨。澗中有自生禾粒。長而白。有一紅腰。傳爲御米。宋帝昺之所食云。



五代時十國紀事之略。吳則有釣磯立談。南唐則有馬、陸二書。吳越則有備史。楚則有新錄。蜀則有錦里耆舊傳。惟南漢胡賓王之劉氏興亡錄。佚而不傳。黃文裕修廣東通志時。其書尚存。志中所載南漢事。不見舊籍者。疑即興亡錄也。國朝吳任臣十國春秋。擷拾甚富。所載故事。不注出於何書。讀者病之。吳石華博士枕經葄史。無所不通。仿前後漢紀之例。年經事緯。輯爲此書。各注書名。以矯其失。至於輿地沿革。考覈精詳。尤非任臣所能及矣。予謂著正史易。著霸史難。正史有史宸之起居注、實錄、在據事直書而已。霸朝多僻處偏隅。又少人士。不設著作郎。不立起居注。著霸史者。勢必採之稗官野史。然小說家或傳聞異辭。或詭隨失實。非明決擇。嚴去取。必致變亂黑白。顚倒是非。就南漢而論。歐史、世家之紀年。職方之地名。尚有舛誤。況不及歐陽氏者哉。是紀遵禾去節。不支不蔓。當與常璩、崔鴻並肩。陸游、馬令之徒不足道矣。

甘泉江藩跋。

南漢地理志

卷一　嘉應　吳蘭修　石華撰

興王府本廣州。乾亨元年改爲興王府。司馬光資治通鑑。領縣十三。

常康。　咸寧。乾亨元年。析南海爲常康、咸寧二縣。永豐重合二場。樂史太平寰宇記。蘭修按。歐陽修五代史云。劉龑自云家本咸寧。私爲嶺寬主。永樂大典引宋會要云。劉氏割據嶺表。建都於廣州。乃分南海縣地爲常康、咸寧二縣。以爲京邑。且就美名。是也。宋會要又云。開寶五年。廢常康、咸寧二縣。俱舊爲南海與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李攀宋朝事實、歐陽忠輿地廣記。合宋史地理志有常康而不及咸寧。馬端臨文獻通考有咸寧而不及常康。並誤。　番禺。　增城。　四會。　化蒙。宋志作蒙化。誤。　懷集。　溱水。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作溱水。九域志作游子。並誤。　東莞。　清遠。　洽涯。輿地廣記作洽滝。吳任臣十國春秋作洽涯。並誤。　新會。　義寧。

韶州。領縣五。

曲江。始興。闕修按、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宋開寶四年、始興方隸南雄州、寰宇記云乾和四年、割浈昌、始興二縣置雄州、誤也。樂昌。翁源。仁化。

潮州。闕修按、潮州至宋末廢、歐史職方考無潮州、誤。領縣二。

海陽。潮陽。

潮州。闕修按、通考、宋天聖四年、以州名犯仁宗御名、始改爲惠州、歐史職方考作惠州、誤。本循州舊理。乾亨元年、移循州於雷鄉縣、於此置潮州、仍割循州之歸善、博羅、海豐、河源四縣以屬之。寰宇記。闕修按、寰宇記於循州下、又云、劉鋹割按、僞號乾亨元年、分歸善、博羅、河源、海豐、四縣爲潮州、劉銀當作劉鋹、乾亨當作乾亨、王象之輿地紀勝駁正、是也。領縣四。

歸善。博羅。河源。海豐。

循州。闕修按、循州至宋末廢、歐史職方考無循州、誤。乾亨元年、移治雷鄉縣。輿地廣記。領縣二。

龍川。舊雷鄉縣。乾亨六年改。寰宇記。興寧。乾亨時移於舊縣西六十里、地名長樂。同上。闕修按、黃佐廣東通志、廢齊昌府在興寧縣北五里洪塘坪、南漢劉鋹置、使其子鋼之、宋開寶四年廢爲興寧、考宋代地志諸書、並無置齊昌府事、今不從。

端州。領縣二。

高要。平興。

英州。乾亨四年、析興王府湞陽縣置。十國春秋。闕修按、太平寰宇記云、乾和五年、置英州、而通鑑乾和三年、出王隱爲英州刺史、則非置於乾和五年明矣、歐史職方考云劉鋹置、不著何年、今從十國春秋。領縣一。

湞陽。

雄州。本始興郡湞昌縣地。乾和四年、於此置雄州。寰宇記。闕修按、歐史職方考云劉鋹置。領縣一。

湞昌。闕修按、輿地紀勝引圖經、宋避仁宗諱、始改湞昌爲保昌、通考、南漢以保昌縣置雄州、十國春秋從之、誤。

敬州。闕修按、宋會要、宋志、通考、避翼祖諱、稱恭州、非實改也、輿地廣記、開寶四年、改爲梅州、熙寧六年始廢、歐史職方考無敬州、誤。本潮州程鄉縣。乾和三年升爲敬州。寰宇記。領縣一。

程鄉。

封州。領縣二。闕修按、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析封川置封興縣、後省、寰宇記、宋志、通考、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云封州領封川開建二縣、與唐志合、今從之、郝玉麟廣東通志、乾亨初改封川爲封興、并省開建入之、誤也。

封川。開建。

康州。領縣四。

端溪。晉康。悅城。都城。

恩州。領縣三。

恩平。杜陵。陽江。

瀧州。領縣四。闕修按、唐志貞觀十八年、藥州廢、省安遂、永樂、以永寧、安南、二縣屬瀧州、至德二載、改安南爲飲南、天寶元年、改永寧爲建水、實領瀧水、開陽、飲南、建水、四縣、寰宇記、瀧州原領縣四、宋開寶六年、廢省開陽、飲南、建水三縣入瀧水、屬康州、與唐志合、今從之、舊唐書地理志、分永寧、建水、爲二縣、與地廣記、宋朝事實、十國春秋、俱有安遂、誤也。

瀧水。開陽。鎮南。通考作飲南、誤。建水。

勒州。領縣二。

銅陵。富林。

新州。領縣二。

新興。永順。

高州。領縣三。

電白。良德。保定。闕修按、通典、舊唐志、寰宇記、宋朝事實、通考、作保定、唐志、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作保寧。

潘州。領縣三。

茂名。梁開平元年改爲越裳縣。薛居正五代史。乾亨七年十月、復名。十國春秋。闕修按、王溥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月、改越裳縣復爲茂明、即乾亨七年也、時地屬南漢、於後唐無涉、十國春秋改正、是也、今從之、茂明當作茂名、蓋近之誤。潘水。十國春秋作潘川、誤。南巴。

羅州。領縣三。闕修按唐志天寶元年改石城爲康江。招義爲幹水。大曆八年以南河屬順州。羅州實領康江、吳川、幹水、零綠、四縣。寰宇記、九域志宋朝事實與地廣記與地紀勝引宋會要並云開寶五年省康江、幹水、零綠三縣入吳川屬辨州。與唐志合。餘與地廣記云南漢立常樂州。領置博電、零綠、鹽場三縣。綠之諸書亦云開寶五年省常樂州以博電、零綠、鹽場三縣置石康縣屬廉州。是南漢時有兩零綠縣也。按寰宇記零綠縣在羅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以零綠水爲名。方與紀要羅州即今石城縣治。常樂州在今合浦縣東北三十里。是二州境地相接。南漢置常樂州時。以羅州之零綠分綠耳。非別置一零綠縣。諸書兩見誤也。今改正。又寰宇記分石城、康江爲二縣。通考仍有石城、招義、南河三縣。十國春秋從之。並誤。

康江。吳川。幹水。

辨州。領縣二。闕修按宋會要李巖長編、宋志、通考、太平寰宇圖五年。始改辨州爲化州。歐史職方考有辨州。復有化州。誤也。又按唐志。乾封二年割羅辨入禺州。大曆八年割龍化入順州。辨州止領石龍、陵羅二縣。今從之。寰宇記化州、禺州、俱有龍化。並誤。

石龍。陵羅。

春州。領縣三。

陽春。流南。闕修按唐志武德四年置流南縣。後省。寰宇記云。春州元領縣三。陽春、流南、羅水。開寶六年廢流南、羅水二縣入陽春。與地紀勝引宋會要同。據此則南漢復置流南縣矣。

羅水。

雷州。十國春秋作常州誤。梁開平三年移治海康。寰宇記。闕修按黃佐廣東通志。開平四年遷白院村。乾亨二年遷特侶塘。領縣三。

海康。遂溪。徐聞。

邕州。闕修按五代會要。天福七年改邕州爲永州。避劉隱。寰宇記。晉天福七年改邕州爲縣州。避劉龑。漢初復天福七年即漢光天元年。邕州已屬南漢。於晉無涉。今不從。領縣七。

宣化。武緣。晉興。朗寧。思龍。唐志寰宇記作思益。如和。宋志作如化。封陵。與地廣記作封陵。

澄州。闕修按。與地紀勝云。圖經以爲唐末廢澄州。非是。當從會要。是也。歐史職方考無澄州誤。領縣四。闕修按唐志澄州領縣四。寰宇記。宋開寶六年廢澄州。併止戈、賀水、無虞入上林。屬邕州。與唐志合。今從之。十國春秋澄州止領上林一縣。誤。

上林。無虞。止戈。賀水。

貴州。闕修按貴州至宋末廢。歐史職方考無貴州誤。領縣四。

鬱平。闕修按唐志貴州下作鬱林縣。於鬱林州下作鬱平縣。與通典不合。王象之駁正是也。說見鬱林州下。懷澤。義山。潮水。

郴州。闕修按宋朝事實、與地紀勝、宋開寶五年。始廢郴州入橫州。歐史職方考無郴州誤。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作彌州。亦誤。領縣三。

永定。十國春秋作永令。誤。武羅。鹽竹。十國春秋作鹽川。誤。鹽川屬桂州。

橫州。領縣三。

寧浦。從化。闕修按唐志從化本名淳風。永貞元年改。寰宇記云。犯憲宗廟諱也。與地紀勝云。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二縣入寧浦。與唐志合。通考作淳風。十國春秋從之。誤也。樂山。

賓州。領縣三。

嶺方。元和志、宋志、通考作領方。瑯琊。保城。宋志作石城。與地紀勝作寶城。並誤。

潯州。領縣二。

桂平。十國春秋作桂平。誤。皇化。闕修按通典、通考、作宣化。舊唐志云。貞觀七年。置潯州。領桂平、皇化、等縣。又云。宣化、漢阿林縣。屬鬱林郡。地紀勝。若作皇化。十國春秋作宣化。誤也。宣化屬邕州。

容州。領縣六。闕修按唐志容州領縣六。宋志、寰宇記、九域志、與地廣記、與地紀勝、引鄭邕圖志並云。開寶五年。廢容州之欣道、渭龍、陵城。仍領普寧、陸川、北流、三縣。與唐志合。今從之。十國春秋領縣四。無陸川、欣道。誤。

普寧。北流。陵城。渭龍。欣道。陸川。

牢州。闕修按宋朝事實、與地廣記、與地紀勝、引宋會要。開寶七年。始廢牢州入鬱林州。歐史職方考無牢州誤。領縣三。

定川。南流。宕川。通典、新舊唐志、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與地紀勝、通考、俱作宕川。是也。寰宇記作藍川。與地廣記作安川。十國春秋作岩川。並誤。

白州。領縣四。

博白。建寧。周羅。南昌。

欽州。領縣五。

欽江。保京。闕修按新舊唐志。至德三載改安京爲保京。宋志云。宋初復爲安京。是也。與地廣記謂唐改安京。今不從。內亭。遵化。鹽山。闕修按。舊唐志作鹽川。誤也。鹽川屬桂州。

廉州。領縣四。

合浦。大寶初析置媚川都。與地紀勝。封山。葵龍。大廉。

常樂州。本合浦縣地。南漢立常樂州。十國春秋云乾亨元年。兼置博電、鹽場二縣。輿地廣記、圖修按輿地廣記原作置博電、鹽場三縣今刪正說見廉州下。割羅州寄綠縣隸之。領縣三。

博電。本合浦地。輿鹽場同置。　鹽場。　寄綠。

黨州。領縣四。圖修按唐志黨州領撫安、善勞、善文、寧仁四縣。平琴州領容山、懷義、福陽、古符四縣。建中二年。平琴州廢。皆屬黨州。無省棠縣明文。輿地廣記云唐廢平琴州入黨州後又省善文寧仁福陽古符四縣據此可補唐志之闕。又云宋開寶七年廢黨州。省撫安、善勞、容山、懷義入南流縣。屬鬱林州。輿寰宇記、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輿地紀勝、同今從之。歐史職方考無黨州。通考黨州領善勞撫安善文寧仁四縣。十國春秋從之並誤。

撫安。　善勞。九域志、輿地紀勝引宋會要。開寶五年。始廢綏州。省當作善牢。誤。　容山。宋朝事實作交山。誤。　懷義。

綏州。圖修按宋志、輿地紀勝引宋會要。開寶五年。始廢綏州。省當林、陽林、羅綏三縣入普寧屬容州。歐史職方考無綏州誤。　領縣三。

常林。十國春秋作當州誤。　阿林。　羅綏。

鬱林州。領縣三。圖修按唐志。建中二年。省鬱林州之石南入興業。仍領鬱平、興業、興德、潭榮、四縣。十國春秋有石南。誤也。又按潭榮縣新舊唐志俱不注沿革。通考云唐鬱林州領縣五。後廢石南潭榮。則潭榮在唐末已省。故寰宇記、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云開寶五年省鬱平、興德二縣入興業。而不及潭榮。也今從之。十國春秋有潭榮。亦誤。

鬱林。輿地紀勝。鬱林州鬱林縣下云。本漢廣鬱縣地。沈約宋志、及元和郡縣志、並云。吳改廣鬱爲陰平縣。晉改爲鬱平縣。歷代因之。然晉宋以下諸志。止有鬱平而無陰平。是改廣鬱爲鬱平也。元和郡縣志又云。隋開皇十年。於此置鬱林縣。是鬱林縣始置於隋也。故隋志於鬱林郡下。始並列鬱林、鬱平、二縣。通典云。大唐於鬱林、懷澤、潮水、義山、四縣。置貴州。是鬱平縣隸貴州也。又云。大唐以石南、鬱林、等五縣置鬱林州。是鬱林縣隸鬱林州也。國朝會要云。開寶四年廢鬱林州。鬱林縣、興業縣。又云。開寶四年改貴州鬱平縣爲鬱林縣。則是開寶四年。既廢鬱林州。又鬱林縣。故移鬱林縣之名冠之於鬱平縣耳。由是言之。在漢則爲廣鬱。在晉則爲鬱平。在隋始分建鬱林縣。與鬱平並置。唐始以鬱平縣隸貴州。以鬱林縣分屬鬱林州。故二縣之名隸於二州。至國朝開寶平嶺南。廢鬱林州之鬱林縣入廉業縣。而改貴州之鬱平縣爲鬱林縣。而二縣之名始合爲一。新唐書志。却以鬱平縣隸鬱林州。而以鬱林縣隸貴州。與通典殊不相應。蓋杜佑唐人也。紀唐之縣名必不差謬。而新唐書以本朝更易之縣名。而定唐人之縣名。始不得其實矣。不可以不辨。圖修按王象之此論甚斷。故備載之。

興業。　興德。

藤州。領縣四。

鐔津。　威義。　義昌。　寧風。

資州。領縣四。

信義。　懷德。　潭峩。　特亮。圖修按寰宇記云。縣有特亮山。在河洞水北。昔有白牛。夜出。光彩照林。村人以牛光彩爲特亮。故名。舊唐志作持亮。宋朝事實、輿地廣記、俱作亮縣。十國春秋作時亮。並誤。

義州。圖修按九域志、長編、宋開寶四年。始改義州爲南流州。歐史職方考無義州誤也。　領縣三。

岑溪。　永業。　連城。

禺州。領縣三。圖修按唐志。大曆八年。以溫水屬順州。唐末以陸川屬容州。寰宇記。禺州有溫水。十國春秋有陸川而無羅辨。並誤。又唐志禺州領峩石、羅辨、扶萊。宕昌四縣。而容州北流縣注云。武德四年析置宕昌。貞觀後省。不應復有宕昌縣。九域志、宋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引宋會要並云。開寶五年廢禺州。省峩石、羅辨、扶萊。宕昌。入北流縣。不及宕昌。今從之。歐史職方考無禺州誤。

峩石。　羅辨。　扶萊。圖修按唐志扶萊縣。武德四年置。以扶萊水得名。通典舊唐志通考、十國春秋作扶樂誤。

順州。領縣四。圖修按唐志。入曆八年。容管經略使王翃。析辨州龍化、禺州溫水、羅州南河、白州龍豪、置順州。九域志、宋志、輿地廣記、通考、並云。開寶五年廢順州。省龍豪溫水、龍化、南河、入陸川。屬容州。與唐志合。今從之。寰宇記順川止領龍豪南河二縣。歐史職方考無順州。並誤。

龍化。　溫水。　南河。　龍豪。

瓊州。元領縣五。南漢省甘口、顏羅、二縣。輿地廣記、通考、同。圖修按寰宇記云。顏羅唐時省。今不從。又按寰宇記、輿地廣記、通考、並云唐貞元七年省容琯縣。十國春秋仍有容琯縣。誤。　領縣三。

瓊山。　臨高。　樂會。

崖州。領縣三。圖修按唐志。貞觀五年。割崖州臨高入瓊州。通考、十國春秋、仍有臨高。誤也。又按舊唐志。崖州有舍城縣。宋志、宋朝事實通考、並云開寶五年廢崖州。以舍城、澄邁、文昌、入瓊州。與舊唐志合。今從之。新唐志謂舍城開元後省。亦誤。

舍城。　澄邁。　文昌。

儋州。元領縣五。南漢省富羅縣。輿地廣記、通考、同。　領縣四。

義倫。　昌化。　威恩。　洛場。新舊唐志、輿地紀勝、皆作洛場。寰宇記、輿地廣記、通考、十國春秋、作洛陽。誤。

萬安州。元領縣四。南漢省富雲、博遼、二縣。輿地廣記、通考、同。圖修按寰宇記云唐末省。今不從。　領縣二。

萬安。　陵水。十國春秋作陵水誤。

振州。元領縣五。南漢省延德、臨川、落屯、三縣。宋朝平賓、輿地廣記、通考、同。 閻修按。寶宇記。仍領縣五。誤。又按長編。開寶五年六月。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歐史職方考無振州。亦誤。 領縣二。

寧遠。 吉陽。

思唐州。領縣二。 閻修按。唐志。永隆二年析瓊、崖、儋三州置思唐州。領縣二。九域志、輿地廣記、並云。宋開寶五年。改州曰思明。六年州廢。省思和入武郎。屬振州。歐史職方考。無思唐州。十國春秋思唐州無縣。並誤。又按輿地廣記、通考、天福初改州曰思化。漢初復。天福元年即漢大有九年。時地屬南漢。當管無涉。今不從。

武郎。 思和。 閻修按。本平原。唐長慶二年改。寶宇記。九域志。仍作平原。誤。

融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二。

融水。 武陽。

郴州。晉天福初避諱改爲敦州。輿地紀勝引寶宇記。 閻修按。今本寶宇記闕。 廢臨武、平陽、 閻修按。通考誤作高平。今改正。 二縣入桂陽監。又廢資興縣。

漢復爲郴州。通考。 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五。

郴。晉天福初改爲敦化。漢初復。寶宇記。 義章。 高亭。通考、十國春秋作南亭。誤。 郴義。本義昌。後唐同光中避諱改。輿地廣記。

藍山。

桂陽監。唐元和時置。晉廢平陽、臨武、二縣地入之。

連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桂陽。 陽山。 連山。

昭州。五代屬楚。乾和六年歸南漢。領縣三。

平樂。 恭城。 永平。

宜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省崖山、東筍、二縣。通考。 領縣二。

龍水。 天河。

桂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十一。

臨桂。 理定。 靈川。 陽朔。 荔浦。 永寧。本豐水。梁時改。 修仁。 慕化。本純化。唐永貞元年改爲慕化。避憲宗廟諱。梁開平元年改爲歸化。後唐同光初、復爲慕化。寶宇記。 閻修按。新舊唐志俱作慕化。元和志、寶宇記、九域志、宋志、宋朝平賓、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作慕化。按輿地紀勝引唐志原作慕化。今本唐志古縣下注亦作慕化。可證慕字乃傳寫之譌也。通考云。唐慕化縣。後唐改慕化。誤。又按梁敬祖諱黃巢。慕黃音近。故改歸化。當時避諱之法如此。五代會要謂梁改純化爲歸化。同光中復爲純化。十國春秋從之。誤。 永福。 古。 義寧。本靈川縣歸義鄉。晉開運元年置義寧縣。輿地紀勝引皇朝志。 閻修按。時有兩義寧縣。一屬廣州。唐開元二十三年。國州再廢。以新會、義寧、復隸廣州。是也。一屬桂州。晉開運元年馬氏所立。是也。九域志於廣州義寧云。開寶五年。廢入新會。六年復置。於桂州義寧云。開寶五年廢入廣州新會。六年復置。宋志、輿地紀勝引宋會要。並同。按桂州義寧與廣州新會相去千有餘里。合而爲一。其誤甚矣。十國春秋桂州無義寧縣。亦誤。

溥州。晉開運三年二月。楚馬希範請以桂州全義立溥州。五代史。 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一。 閻修按。九域志。溥州領縣一。乾德元年廢州。以全義縣隸桂州。與薛史合。是也。歐史職方考無溥州。誤。又按五代會要云。開運三年。升桂州全義縣爲溥州。改存義爲恩昌縣。并割桂州臨川、廣明、義寧、三縣隸之。按桂州臨川當作靈川。寶宇記、九域志、宋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通考、諸書無廣明縣。亦無靈川義寧屬溥州之說。會要誤也。十國春秋云。割桂州廣明、義寧、二縣隸溥州。亦誤。

全義。本屬桂州。晉開運三年立溥州。改爲德昌縣。後復名。輿地廣記。

賀州。五代屬楚。乾和六年歸南漢。領縣六。

臨賀。 桂嶺。 馮乘。 封陽。 富川。 蕩山。

梧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閻修按。唐志。光化三年。馬殷表以戎城、孟陵、屬桂州。而九域志、宋朝平賓、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云。宋開寶五年。省梧州之戎城、孟陵、入蒼梧。殆南漢復以二縣歸梧州與。

蒼梧。十國春秋作蒼州。誤。 戎城。 孟陵。

藤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立山。東區。宋志作逕區。誤。正義。

嚴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闕修按。新舊唐志。領來賓、歸化、循德、三縣。通考。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循德、歸化、屬來賓。蓋象州。與新舊唐志合。今從之。寰宇記、九域志、宋志、宋朝事實、與地廣記、與地紀勝、皆不及循德。誤。

來賓。循德。通考作修德。歸化。

富州。梁開平二年入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龍平。思勤。馬江。

柳州。五代屬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五。闕修按。唐志、柳州領馬平、龍城、象、洛曹、洛容、五縣。九域志、宋志、與地廣記、嘉祐四年始省象縣入洛容。宋朝事實、與地紀勝、引宋會要。淳化元年始以洛曹屬容州。十國春秋柳州止領縣三。無象洛曹二縣。誤。

馬平。龍城。闕修按。宋朝事實、與地紀勝。宋貸德三年始改龍城爲柳城。十國春秋作柳城。誤。象。洛曹。闕修按唐志云。本洛封。元和十三年更名洛曹。通考仍作洛封。誤也。諸書作洛曹。今從之。洛容。

龍州。梁開平二年入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五。闕修按。新舊唐志。寧風屬藤州。通典、通考、龔州有寧風。十國春秋藤州、龔州皆有寧風。並誤。與地紀勝引宋會要。紹興七年。始廢龔州屬容州。歐史疏方考無龔州。亦誤。平南。武林。宋志、宋朝事實、與地廣記作武陵。誤。隋建。大同。陽川。

象州。五代入楚。乾和九年歸南漢。領縣三。

陽壽。武仙。武化。闕修按。與地紀勝引宋會要云。開寶七年省武化縣。隸來賓。貸祐元年復。又引廣西郡邑志云。開寧四年省武化。入陽壽。宋志開寧七年廢武化入來賓。諸說不同。然爲宋代始省可知。與地廣記謂武化五代時省。十國春秋從之。誤。

闕修又按。十國春秋南漢有思州。領播川、寧夷、思印、思王、四縣。考思州唐屬黔中道。後入於蕃。宋徽宗時。蕃長內附。復置思州。即今貴州思南府地。與南漢絕不相涉。玉鈔正又交州雖已內附。疆域而已。不能實有其地也。併刪之。右志。共州六十二縣二百一十四縣數與長編、宋史本紀、及地理志合。惟彼云六十州。不相附耳。

南漢地理志

譚瑩玉生覆校

右南漢地理志一卷。國朝嘉應吳蘭修石華撰。按自註云。共州六十二縣二百十四縣。數與長編、宋史本紀、及地理志合。惟彼云六十州。不相附耳。考南漢高祖之興。至後主之敗。凡五十五年。中宗乾和九年。始盡有嶺南之地。大有十二年。尙書左僕射黃損、稱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逮荊、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用武之國也。亦鋪張揚厲之詞耳。高祖亦嘗云。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而郡縣併析。幾於月異而歲不同。且於境內置五嶽。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三城之地。半爲離宮苑囿。民之得以棲止者無多地也。長編云。後主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後主後。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後主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傳運耳。後主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黃通志陸光圖列傳註。光圖有故吏龐姓者。嘗奏事見鍇。鍇識之。鍇降宋。過騎田嶺。龐來迎。鍇驚

曰。爾亦在此耶。對曰。大王之國。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鋹初以彬爲極邊。必在窮荒之北。故使光圖居之爾。宋謝翺作邸吏見故主曲。嗟乎。僞劉之淫侈非庸至此。獲保此蹟字至五十五年而後亡者。幸也。道光庚戌末伏後兩海伍崇曜謹跋。

瓊州雜事詩

程秉釗撰

績谿程蒲孫孝廉。經術辭章。罔不兼綜。尤留心時事。議論皆有根據。不苟爲鑿空之談。余曩使江右。聞趙撝叔、董登軒、張公束諸大令。皆樂與之游。時江右方修省志。君與其事也。客歲春。於同年生顧嶂民觀察許。得讀君咸事詩。蒼涼沈鬱。寄託遙深。所詣浩博無涯涘。相與歎賞者久之。比奉命視學廣東。邀君偕行。抵粵試東江。舟中望羅浮諸山。時近中秋。月白風清。輒有唱和。或桑日夜壘韻不已。今渡海來瓊州。瓊屬歲科試卷逾三萬。几案如山積。於時溽暑鬱蒸。終日揮汗成雨。君校閱之暇。獨從容與余談海南故事。不三日成詩百首。於瓊之山川形勝。疆域沿革。自秦漢至今日。吏治民習之源流。防海治黎之方略。興賢勸學之樞輿。忠孝節義之可泣可歌。釋老神怪之杳冥不可測。金石文字之緣起。禽魚果木之瓊麗而瑋奇。莫不元元本本。考訂精審。往往言在於此。而意託於彼。取證於古昔。而寫愾於今茲。蓋深有會於詩人比興之義。所以爲一世之人心風俗計者。至深遠也。豈徒流連光景。嫪語綢繆云爾哉。昔坡公居海外。詠歌自娛。至今瓊事流傳。賴公詩以不朽。今君甄選故實。上下古今。衡之玉局。彌爲其難。余顧而喜之。頭爲刊行。以廣瓊士聞見之資。并備異日藝文之采。此一編也。詩焉而志乘之體具矣。至其思筆超俊。情韻不匱。近人惟張蘭人己亥雜詩。有此意境。賈之世之善君詩者。以爲何如。光緒丁亥夏五月。錢塘汪鳴鑾。

予自三十歲後。不恆爲詩。丙戌夏。從汪郎亭學使廣東。星飯水宿。積以爲常。涂長心曠。乃復操翰。越明年丁亥。渡海至瓊州。瓊於版圖際極南海。內俚外瀛。襟帶瓊。自儋而西。近達交阯。山川雄奇。民物殷賑。昔號瘴域。今焉漸舒。遭時隆平。儲與坐嘯。固晏然跨海之雄都也。若乃勢有所極。鬲并蹇輅。蟹觸橫戈。蠶食遠邇。扼吭俯險。棄惰墾歸。仡然崇墉。大邦維翰。樓船橫海之績。又未之或先焉。裏校餘閒。輒舉所見以咨學使。學使曰。是固有之。然瓊僻處海上。唐宋以來。遷謫之士。大都以其文章攄其志意。罕有專著一編。爲是邦重者。不有蒼萃。亦弗彰也。於是稽圖考文。甄錄簡要。用七言今體。爲瓊州雜事詩百首。以副學使之意。詞旨庸下。慚非雅音。至於比物連類。慘然動懷。或有往復低回。長言而咏歎者。後之君子。不識將有取於斯乎。光緒十有三年夏五月。績谿程秉釗記。

瓊州雜事詩

續谿程秉釗

儋珠名始漢元封。漢書賈捐之傳。武帝元封元年置儋耳珠崖二郡。象郡曾沿列附庸。一統志。以今瓊州府爲秦象郡。瓊州當爲其屬地。六數分明徵水德。嬴秦遺俗至今從。府志。海南自秦并天下。始爲南越。外境通於中國。秦以水德王。其數用六。今瓊人用錢。猶以六數。如以六文爲一錢。六十文爲一兩。六百文爲一貫。及田禾以六把爲牛犢。十二把爲一犢之類。猶秦俗也。

窮兵極武漫相嗤。鞭撻方能御四夷。一罷珠崖成底事。平生不信賈捐之。漢元帝初元三年。用賈捐之議。罷珠崖郡。至建武十九年。始復立珠崖縣。亡論於異域者百數十年。

置郡休論始計差。國家之敗繫官邪。但除循吏扶凋瘵。中外何妨共一家。賈捐之傳。珠崖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故捐之議棄之。不知此實吏之不率。不虐未可爲珠崖咎也。

衝國行師振槁如。八州餘州奉車書。唐高祖武德五年。行軍總管李靖。度嶺至桂州。道人分道招撫。於是大首領隨漢嗣太守馮盎。以南粵之地來降。析其地爲高凉、春、日南、儋、崖、振八州。乾封都督冥無賴。奇甸沈雍百載餘。乾封二年。洞獠反。都督李遠。馭失所。瓊州遂陷。隨一百二十四年。至德宗貞元五年。始復克之。見嶺南節度使李復收復瓊州表。奇甸者。明太祖敕稱瓊州爲南溟奇甸也。

金石難求宋以前。探奇誰向海南鐫。卻餘數字貞元石。拋落荒巖不計年。舉東金石略。瓊山縣東潭都石屋下。有平石深及丈左刻云貞元二年□□□□八月丁卯。宣□□□□□瓊爲記。□□□□光法名。無我。十字以下不可辨。右刻縣當甲寅秋九月。中休會稽、率王巡自梁經同游。男□□書十六字。查北宋人則名也。瓊之石刻。此爲最古。若府縣志所云唐馮公墓碑、李吉甫撰文者。今已不可見。無由定其眞僞矣。

大中初政快恩讎。王氣中原日漸收。若祇尋常懸謫宦。千秋何止李崖州。賈退蘇。蘇李德裕在珠崖。與表弟某侍郎。梅湖溯側。然德裕之貶。實唐室興衰所繫。不止知宋趙忠簡諸人也。

邊陵立主事匆匆。丁謂貶崖州。後上表乞還。云雖邊陵之郡。大賓立主之功多。一代權奸語似忠。聞說當年工知數。奈何欲殺寇萊公。宋人戾部中。每昔丁晉公之才。

阿婆風雅解行歌。黎許朝朝載酒過。東坡在瓊州。有黎許二秀才相從問學。太守張中。爲築載酒堂。自有端明蘇學士。海南人物讀書多。

黎母山高上切雲。鶉居鷇飲日紛紛。如何納垢藏污易。太古遺風漸不聞。黎居五指山。椎髻成風。初不爲盜。自奸民賈易往來。勾結盜染漢習。模倣浮靡。其後遂爲民害。

畏威何似感恩多。萬古馨香兩伏波。誰與披榛通五指。衣冠重覩漢山河。自明永樂以來。官吏失馭。致瓊所屬之崖州、萬所屬之昌化、儋州、澄海屯二縣地。均沒於黎。明。

偏撫羣黎布義聲。承恩三世篤忠貞。千秋巾幗誰堪例。石砫英雄女總兵。宋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爲亂。黎人王日存母黃氏。率黨誅剿。皆無敢從亂者。詔封黃氏宜人。以爲三十六峒都統領。淳熙八年。黃氏卒。女王氏繼職。嘉定九年。王氏卒。女吳氏繼。凡三世。教忠。更在石砫土司秦良玉之前矣。

撫字還須吏奉公。誰將禮樂化顓蒙。至今尚感劉通守。能易侏儒羣古風。黎之治亂。則官貪虐。故宋明諸詔。皆以布恩信、戒誅捕爲首。廣東通志。官廳元初。通判劉通。以漢、猺雜處。延師訓課。以道義激勸生徒。黎、猺感之。亦遣子就學。廳至者十餘人。衣冠被服如制。此其教之最著者。

卻特兵威振古今。盡空庭穴化鴞音。劇憐善後少良策。萌孽還將柯斧尋。卻特、元姓也。亦曰博爾濟吉特氏。世祖至元二十一年。都元帥朱斌等深入五指。黎平黎。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萬全一寨。其功爲自古所未有。惜僅以控制付之土人。未籌經久之策。數年後仍復叛亂。

木棉花種滿三吳。彈織由來勝竹弧。盛得黃婆遺澤在。叢祠簫管走神巫。木棉出自國廣。松江民初得其種種之。率用手去棉子。以竹弧彈絮。間振掉成

蜀爲力甚。元初有遍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教以捍彈紡織之具及錯紗配色綜織製花諸法。力省事倍。民利以興。迨遍卒民立祠以享。至今不衰。事見陶宗儀輟耕錄。

戈操同室亦堪哀。疑獄誰稽託卜來。元蒙古字國史甚秘。禁人繙譯。名曰托卜齋廷。卻笑龍潛疑患日。尙希高價待青梅。府志。元文宗於至治間徙居瓊州。時瓊帥陳謙亨有侍女青梅。色絕美。文宗屢思得之。而覓不就。因賦詩云。自笑當年志氣豪。手攀銀杏弄金桃。漢南地僻無佳果。閒著青梅值也高。

普明寺鈔不周貧。元史文宗紀。至順元年正月。賜海南大龍興普明寺鈔萬錠。郡改乾寧處紫宸。文宗紀。天曆二年三月。改潛邸所幸瓊州曰乾寧。福國佑民剛六載。可憐餘運盡庚申。

絕代紅顏苦捍驅。能拚一死植綱常。野棠落盡春風改。遺蛻誰尋蔡九孃。蔡九孃者。元末瓊州仁政里蔡氏千戶克憲之女。有姿色。通曉書義。年十一。父歿弟幼。不欲以絮土他屬。逆統父兵以佐弟。閱適三十不嫁。及元亂。九孃帥師保境。會土賊陳子瑚陷郡。聞九孃美而多智。欲以兵力脅取之。九孃固守不下。日久力竭。泣謂鄉人曰。賊新得郡而來者。爲我也。我死則禍息矣。乃僞開壁迎子瑚。而乘間走鋪錦巖。死焉。一說九孃之女昌縣志以醉酒爲副元帥陳乾富事。與府志微異。

綠嶺淒吟寡鵠篇。無瑕心事玉同堅。朱繩三尺渾閒事。那計人誇二女賢。蔡氏二女者。其一九孃。一爲九孃之妹。適同邑王和尹。亦土賊陳子瑚主簿邱田。欲奪之。不屈自經死。至今號蔡氏二女。

良宵鵲唱妹相思。妹相思。粵中山歌名。略似苗蠻跳月詞。風景不殊人事改。紡場一賦問誰知。瓊俗。鄉落小民家婦女。多於月明中聚織。與男子歌答爲。

俊語何來割紫雲。將疑將信有斯文。桐鄉自寓升沈感。什襲非關愛古芬。前明王同知佐。號桐鄉。嘗於鄙陋得一硯。背有銘曰。誰割紫雲蒸我書。凡其爽。

澤津。中含霖雨。揚發其蘊。井生之寶。以爲陶潤明物。檀蘊以示子孫。余謂錦鋪不類晉人語。必壓物也。或王公懷士不遇之感。託之古人耳。

溟海益益帶濁泥。瓊海。恆溟海。故曰溟海。炎方消息故難齊。水流似客渾無定。晨見東來夕向西。天下潮汐。消長皆同。惟瓊海兩岸。東西異流。每南岸水流東而北。則北岸水流西而消。北岸水流東而長。則南岸水流西而消。同此一海。彼順此逆。所消盈水之勞。必有逆流是也。然東流日恆二十四刻。西流則計時有九。又或數日不流。或伏流也。說者謂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瓊雷兩岸相夾。見水長而上。則以爲西流。水消而下。則以爲東流耳。

戰詳瓊州府志。

雲蘿巍巍百丈餘。三潭靈氣澤枯腓。北來過客休相訝。奇石天生橄欖珠。雲蘿山。在郡城西南六十里。中有三潭。蘿雨飄飄。上一潭林木陰森。人不敢近。其下二潭。產小石如橄欖。有孔可穿。俗名橄欖珠。

六如亭下古梅株。惠州西湖。有六如亭。東坡料朝雲庭梅花頓盛。四望臺前好畫圖。潮州西湖。廣石最佳。四望臺爲勝景之一。誰料幽奇探不足。瓊州別有小西湖。小西湖。在瓊州城西。

汙濁焉能混至清。一泓如鏡倍光瑩。頗將銳井爲身鑑。活水源頭豈此情。銳井。在瓊山東山市西北一里許。廣三丈。深無底。水清如鏡。琴魚出沒其間。井水清澈。然不泓。如河潤然。

異魚能化事恢奇。鯉魚潭。有異魚。知鯉。素之輒化爲水。北岸流泉應鼓鼙。北岸泉。在北岸廟前。蘇常城。當廟祭時。伐鼓三通。泉輒湧溢。事已復竭。更有蟹溪行不得。征人惆悵說那黎。沙地水。即那黎水。色黯而惡。涉者多膚潰。往來者以輔渡。以上三水。並出瀧邁。鄉。鄉如羅門。通三十六曲。溝。溝水濁。其水清澈。然不泓。如河潤然。

志乘流傳語不經。方音譌轉託神靈。生黎畢竟如盤瓠。那有天邊婺女星。黎母山。在定安城西南三百八十里。爲黎人祖山。志言婺女星常降此。故又名黎婺山。不知黎婺。即黎母之轉音。非婺女也。相傳曾破蛇卵出一女。故居此山。歷生黎類。遂稱黎母山之命名以此。則其事與苗瑤相似。或不謬耳。

羅侯治績著廉平。異代猶聞頌政聲。試向澄潭占土偶。百年安得長官清。清潭。在定安城北越江中。相傳潭中有土偶五。縣令清則沙漲。成潭。土偶可見。貪汙則沙淤不見。正德中。縣令羅昌。有廉聲。經按御史潘季馴。爲作清潭記。

跕跕飛鳶墮水多。遺將鼓鼙待撥羅。伐銅聚飲原蠻俗。好事偏矜馬伏波。銅鼓山。在定安城東六十里。山勢雄峻。下有龍神廟。相傳諸蠻銅鼓於此。鄉人發得之。因以名山。一說鼓爲馬伏波征交阯所得。余謂銅鼓本蠻中所有。故流傳極多。大率無年月款識。安得故爲伏波故物耶。過人必不受其欺矣。萬州亦有銅鼓嶺。

東猺婦人嬾女工。紡車軋軋山花紅。古邁。黎語稱小輩。答博。黎中緊壓之名。往前縣。黎語縣前曰前縣。尋个官娘。瓊州方言。稱上戶之男曰官。女曰娘。賣布籠。東猺山。在定安城東一百里。其鄉之民。知發蠶絲。紡織吉貝布。疏細密。彥白謂之布籠。

七洲洋中波浪深。鉗前港口檝如林。一從互市集重譯。天險茫茫空古今。七洲洋。在定安縣東大海中。七山連峙。有泉可供檝。鉗前港。在城西北一百五里。水自瓊山來。納三江水入海。商船多集於此。爲定安咽喉。

鹽鹽那得溫泉好。南田岱山奚足誇。增闢充益民氣暇。亨逸閒坐話魚鹽。定安城南三十五里。有溫泉。一名鹽水。亦冬夏常溫。水浮草上。曬之成鹽。南田岱山。竹浙地。亦出鹽。鹽無溫泉。功不知此逸。魚鹽井。在定安城西。水極清。中有巨魚。頭白。俗呼魚鹽。芋者。野蠻所懼。以避火也。

屹立峯前氣象雄。五丁欲挽竟無功。誰知宛轉隨封伯。大有脂韋俗士風。多異錄。在會同東南二十里。中多奇石。有一石如卵形。圍可丈許。下有盤石盤之。人不能移。風吹之則動。因名風動石。

奇聞竟有石吞人。俎豆千年迹未湮。今日征黎勞將士。驅蜂曾否賴山神。臨高縣西北十里。有邕耶山。東漢建武二年。郡民王所僧伴入山。憩石上。爲石所吞。挽之不出。所盜作聲曰。我爲邕耶天神。鑿此石室。此後可以純白三牲祀我。言訖。遂全沒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黎叛攻臨高。吏弗能禦。廟於神。須臾蜂蟲漫空。逐賊盤之。賊大敗潰。見元范梈記。至元元年正月。敕封顯應侯。

一峯高聳是羅盆。五指遙連蹙霧昏。我笑澹菴愁尚淺。南來猶怯買愁鄉。賈愁鄉。在臨高城南三十里。羅盆嶺下。宋胡銓謫崖州過此。有句云。北往常思陶書縣。南來怕買愁鄉。

儋耳城西有相泉。乳泉坡井亦清漣。前蘇後趙來非偶。天爲炎荒誕兩賢。相泉。在儋州西十五里。宋丞相趙鼎謫吉陽軍過此。遇旱渴甚。鑿井得泉。知軍事方汝遜作亭於上。榜曰則泉。乳泉坡井均以東坡得名。

古有望夫人化石。弟兄化石又茲鄉。緯蕭事業能拋卻。猶惜山中橘柚香。峻嶺山。在昌化城西北十里。俗名神山。高百餘丈。上有二石如人形。相傳有兄弟向海捕魚。化爲石。又有石蓍冠幘。乃其所遺。及所棄石蓍皆在旁。有補甚甘美。可就食。不可持去。持去即暴風雨驚駭人。其石池中所產紫鱗魚亦然。東坡有峻嶺廟記。述其事。

甘蔗紅白可爲糧。不漢神仙辟穀方。配以東坡新玉糝。傲他南國舊椰漿。瓊人多以甘蔗爲糧。有紅白二種。又以南椰粉爲飯。名椰漿飯。色味類蕎麥粉。與椰子樹不同。玉糝。見東坡集中。瓊人亦以芋充食也。

閒尋香草證離騷。翡翠文珠豔影韜。誰向豪門矜報喜。花花葉葉總忘勞。海南閩族之奇者。有翡翠、文珠、雞爪、鳳角、鱗頂諸名。江南人多未知之。一種知雞條面色紅紫。每莖作七八枝。遇吉事則開。名報喜蘭。

花樂龍骨與香柑。良賈工操術四三。爭似海中求飲木。茶禪如向趙州參。花樂龍骨、香柑、皆海南木之珍者。飲木生珠崖海中。其地有諸東西五百里。南北千里。無水泉。渴者伐此木。以盤盛水。其汁飲之。亦奇補也。

海南奇香不可得。得者金絲與虎斑。耳食紛紛探幽險。譬如空入寶山還。奇香皆在蠻人境中。上者爲生藉。次爲蕃藉。似不易得。其稍次者爲金絲、虎斑諸名。

老去方求種樹書。藜羹辟穀最宜儲。新栽睡草須頻喝。好趁羲皇一枕餘。政和本草。藜蘆出海南山谷。諸樹木盡蛀者。蘆此香俟冷淋之即辟也。澄邁縣志。喝睡草。聞人喝聲。葉則盡。遇異記。睡草出海南。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觸婦藤。

北戶遺言尚可憑。都俳野鹿異名徵。書蠹合子都如舊。第一難求作筋餘。唐段公路北戶錄。瓊州五色藤合子者。蠹之類。觸於錦綺。府志都俳麻。能解蠱。野鹿藤可制鞭。編以爲幕。作花藥魚鳥諸文。又一種名金藤。可以爲筋。遇毒物則煙氣迸出。不易得也。

頻占木客候潮雞。金了文鵬兩處棲。惟有青雕常倒立。榕椰枝上盡情嘶。五色雀。一名木客。晴見則雨。潦則反是。見東坡集。石雞形特小。一名潮雞。潮長則鳴。李德裕詩。三更淮夷程潮雞是也。海吉了有三種。俱產瓊州。眼黃者爲金了。最貴。白爲銀了。次之。黑爲鐵了。又次之。青雕。生於榕椰林者。謂之榕椰雕。喜食榕椰之未熟者。窩則倒懸一足於樹杪云。

山牛山馬自成羣。獵小如拳亦異聞。除卻蕭蕭荒腹鼠。不知何物是山君。瓊地無虎。而有山牛山馬。山牛與常牛無異。但眼赤耳。行則結隊。見人亦不甚遠。山馬似鹿而大。角特內向。無歧。目下復有二目。甚駭人。其皮可爲鼓具。繫毬。毛色與山牛無別。腹皇。尾大似松鼠。出則體有火異。發類梅。多小者名石獵。拳許大。飲之以水。即焦。亦名黑獵。今頗難得。

機杼纖纖去莫留。個中物理費推求。近來執卷多思睡。莫是曾然懶婦油。懶婦魚。產瓊南縣潤中。似豪豬而小。好食禾黍。獵之者。但以繳具懸田塍間。則竄面卻走。其油爲燭。以之飲酒。則業釀生花。以之讀書。則昏無所見。見廉氏赤雅。

生魚倒挂不可食。食之昏昏多醉容。倒挂魚。出萬州。生食醉人。但宜爲醉。何當兌取鵝毛脡。蜀醬閒徵郭義恭。北戶錄。瓊之崖州。出鵝毛脡。其類知毛。用毛脡。即鱘魚之俗名。予按唐代海南無崖州。北戶錄所云崖州。乃今臨江地。岳志引之。非切證矣。

閒道神龜有六眸。明珠大貝比琳璆。爭如石井能占雨。不向重溟阻客舟。宋史太宗紀。淳化四年十一月。萬安州獻六眸龜。萬安即今萬州也。府志引南越志。土產明珠大貝。大貝。即紫貝。瓊南有之。又云。文昌縣老石井中。有紅白二龜。遇旱禱之。紅出則雨。白出則否。又海中有封龜。如島。洋舶長之。其龜小者。亦重二三百斤。

石蟹茲夷盡異材。瓊崖海物勝廉雷。三台峯頂看明月。與子同傾鸚鵡杯。石蟹。生崖州榆林港。潛深穴中。木蟲物也。捕者鑿出水。即化爲石。蟹。俗名茲夷。龜之巨者。背可負人而行。三台峯。在府學宮後。鸚鵡螺。出清瀾海。狀如覆杯。背面腹俱鸚鵡。土人取以爲鸚鵡杯。

太沖辭賦壯山川。鄉貢宜徵八繭緣。從古蠶桑屬吳越。珠崖曾設赤烏年。瓊管一歲八登。左思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繭之絲。遠孫吳。有交州。赤烏五年。曾復置珠崖郡。屬之。則瓊亦吳地矣。

商略園林點綴加。水晶如玉絕無瑕。嫌他尚隔生甌境。更向文昌拾海花。瓊州水晶，有高至丈餘者，然在生黎境中，頗不易取。文昌縣有海花石，可爲假山。生恆即生黎也。恆乃本字，類篇云：蠻中猛獸。

繡樓成器深成文。黎錦光輝豔若雲。偏是賢蹤容易沫。東坡墨法久無聞。繡樓雖漆諸器，俱有可觀。黎錦黎帔，均出自黎人。織蓋類若東坡在儋日令潘谷造墨，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今其製久不傳矣。

儋耳城南故址存。將梁平越此間屯。漢儋耳郡城，在今儋州城南。將梁侯楊僕所築。樸船一棄無回顧。想見爭先奪石門。漢書楊僕傳：武帝稱僕功，獨有先破石門等隘。今文昌縣城四一百五十里，有樊緱山，近海岸，周圍三里，相傳楊僕征黎至此，樊船登岸，故名。殆既破石門後，自番禺渡海，鼓其餘勇，爲萬死不顧一生計耶。

雙泉洞酌鐘坡詩。八百年來尚在斯。我向荒亭尋往迹。檳榔花發滿蒼祠。東坡於瓊州城東北隅得雙泉，太守陳公建亭其上，東坡名之曰洞酌。今亭在東坡祠前。金鐘泉之右。

寥落孤忠付夕暉。臣心戀闕尚依依。如今瘴海頻來往。不用雲端羨鳥飛。李德裕謫州題開亭詩云：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匯千遭繞郡城。今自臺西五市，番船往來，瞬息千里，不啻戶屨間矣。

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一臺興廢關何事。懷古情深未可忘。東坡臺在郡城東南，東坡嘗寄此。臺一泉於臺側，水向二語，其自題蹤往句也。

爲愛公餘結古歡。水流花放一憑欄。梅亭圮盡芙蕖死。信有人間供嘆難。宋時郡學門外有圓澤亭，亭水中，飛橋徑渡，四面發植木芙蓉，故爲詩概。後以守帥游燕頻數，校官苦於應接，遂廢不治。

炎服憑誰衛翰屏。勝朝來遠已無亭。可憐竭蹶支強圖。大海茫茫寄一萍。郡城北五里官道，務有柔遠亭，爲明天順間，遼羅國使臣黃坤等會所立。今已久廢。遼羅地近亦番四各國，雲貴過牛子然孤峙，其可危也。

石室藏書久渺然。桐城精舍亦虛傳。千秋文學終須振。誰似邱陳一輩賢。明邱文莊濬、陳獻章生文獻，桐城書舍，皆著書若干卷，以餉後人，今俱不可得聞矣。

一坏空土重遺芬。歸竹分明史有文。絕似豫章還葬後。路人猶說太其墳。宋史趙抃傳：抃卒後，歸葬其墓。今昌化縣乃有趙抃墓，道宮日渴葬之所。

亦知江西南昌之有滕王墓耳。

三十六墳何處來。云何獨愛此山隈。八公幻迹偏多事。苦戀人間土一堆。三十六墳，在感恩縣東北四十里，相傳與飛來廟同日飛至，散處荒郊間。皆有碣，題符八公姓氏。今墳及石碑俱在。

窮海熬波本自資。何須重疊設官司。聖朝恩德除加派。莫忘乾隆全盛時。瓊地四面環海，所產鹽皆自煎自賣，以給遠近。宋以前官無定額，自元雙增設場官，並行賣鹽，而民始困。明初雖蠲雜派，天順後漸以加增，迄於明亡，莫之能革。我朝蠲提舉不設，鹽民自售，以其課歸府州縣官經理，盡除前代鹽政。至乾隆時，而民氣熙熙，家給人足矣。

宋代苛征在買香。海南買香官吏科派香戶，見李燾續通鑑長編。有明言利析毫芒。明制瓊州稅歲，凡十有四萬，歷以後，科斂益煩。海民幸沐唐虞澤，鑿井耕田帝力忘。前代秕政，我朝蠲革殆盡，至乾隆十一年，復永免瓊州所屬牛蔴無著之稅。

濱海沙礁不可行。瓊南奇險本難爭。鄉軍況更宜風土。縱侮何煩召客兵。瓊州四路多沙礁，東路多暗礁，舟行最爲險。濱海民風悍直，編使得宜，足資戰守。第恐客土不和，文武觀勢，則變不自外生耳。

孫憲護許未全非。不學弦高犒乘章。猶有中朝雄武氣。夷船能破佛郎機。明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佛郎機夷，以三艘泊鋪前港，海賊施和率衆攻之，毀其船械，佛郎機敗遁。

殺賊狂呼氣若神。居沾事業健兒身。此君宰肉原非鄙。鄙者還推肉食人。隆慶初，海寇猖獗四擾，嗣使某公，長賊不敢出二年。五月賊逆澄，某公不知所爲，時賊先入城者七人，有居者升屋大呼曰：快殺賊，賊大驚疑，不可測，遂遁去，城賴以全。

環海兵戈四十年。燎原未息鼎恆延。老謀最服胡襄懋。片語能操勝算全。自嘉靖迄萬曆，海賊迭興迭旺，瓊屬被擾者四十年。番平初終督宗嘉之言曰：謂之海防者，必防之於海，猶江防必防之於江，因有哨賊逆浮，駛賊內浮之謂，斯其能得要領者。

三口蛙峨倚破蠶。三口者，海口爲瓊郡咽喉，鋪前、馬鞍二港，其肘腋也。戎機萬變慎奇該。輸攻墨守難言說。運用終歸頗牧材。瓊海防者，無不以口岸爲重。蠶最要，余謂蠶如堵塞然，使無奇兵從蠶外以襲擊攻蠶之兵，而惟株守以受敵，敵蠶即無固持至數日，未有不爲敵所擒者。又況敵人潛師登岸，左右翼攻，則賊蠶更不能堅守耶。蠶失而蠶以後之人心動搖不可復定，是土崩瓦解之勢也。故善守者不專恃蠶而在於蠶之前後左右，皆布活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寸絲尺縷皆民力，廣幅如何頑擾民。復輸古今原一例，漫言人不識尊親。漢武帝末年，會稽孫幸，爲珠崖太守，調廣幅布獸之屬，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鈞討擊始平。按廣幅布者，謂所獻之布，視常幅而廣之也。事見漢書南蠻傳。

官貪珍賂能遺思，民習雕題總少文。兩事殷勤相誡語，漢家循吏首僮君。漢明帝時，丹陽僮尹，自劾耳太守，擬突阯刺史，遺至珠崖，成敕官吏毋貪珍賂，勸諭其民，毋鐵面頑，以自別於蜑俚。由是民俗日變，漢海南循吏，無過僮者。

能涉波濤仗一誠，王丞風義足平生。素車白馬情何極，突過當年范巨卿。唐王義方，貶鶴州吉安丞，行至海南，時當盛夏，風濤驚，義方爲文以祭海神，天忽開霽，貞觀二十三年，改洎水丞，時張亮兄子峻流崖州，使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許之，以峻妻少故與之，暫於神使奴負柩，輸馬載峻妻身從之，既葬峻，原武歸妻其家，而舍亮嘉乃去洎水。

齊膳豐盈教有資，五經爛熟可爲師。暫宗若仿先儒例，植肥還應奉守之。慶曆間，宋守之知瓊州事，教諸生誠五經於先聖廟，選秀穎聞，暇日親爲講授，置學田以資膳火，由是州人始知好學。

民尊長吏吏親民，上下相孚教可神。況是海疆遼遠地，豈宜高坐厭吟呻。紹興二年，知瓊州虞沆，以瓊隔海洋，民業鮮得上達，吏無顧忌，民苦侵漁，乃請不禁鐵，訴，仍敕監司按治，軍其賞罰，數年之間，積弊頓革，民因獲蘇。

繒錢已免苦鹽茶，婦役還蠲吉貝花。嶺海使民疏十事，尚留餘慽動咨嗟。宋崔清獻與之爲廣西提點刑獄，浮海巡珠崖，首詢苦鹽茶征及婦人織役，又疏減弊十事，申論而痛陳之，具詳宋史本傳。高惟肯嘗刻之，號嶺海使民榜，與之以照害蠲役法，編入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謹舉行來，來深以爲德，嘗以語顏斐，斐後於遵定中守瓊州，遂行之。

天水淡涼勢莫支，壺漿簞食盡迎師。趙張一死存瓊島，撑住河山破碎時。景炎群臣之際，宋事已去，守土吏望風降潰，獨瓊州安撫使趙與珞，張鼎科，皆死不屈，張攻當州戰，殺趙城破被執，抗節死之，自是天下守臣無復有抵敵者矣。

奄侍聊堪供掃除，中官出鎮宜何如。孝宗朝政猶嚴肅，尚有貂璫病里閭。明代中官之害，不可勝言，宏治中，廣東鎮守太監上言，各處俘獲幼男，宜從當刑給內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以良人子，冒以充數，奬者且半，不足，又買之海南，遣按御史劉瑾陽之，盡復海按驗，實非俘獲，即日放道五百人，五百人之家，皆曰公實生我，後有子，當從劉姓以報，嗚呼，宏治英主，其時璫害尚如此，何論漢唐季世乎。

問馬知辛，眞健吏，引經決獄是通儒。尋常事物能推究，爲吏應須善讀書。正德間，國縣曹，梅知樂會縣，善折獄，時有主兵者所乘馬夜盜被殺，使梅察之，曰：是必與國人仇者，乃令國帑諸卒，悉出佩刀，燒以火而熟視之，盜指一人曰：殺馬者汝也，其人驚慴，遂歐服，或問其故，曰：金遇火變，有殺馬者，手復亨，卽刀鐔馬血火燒之，則刀色青，金遇火而師其法耳。

異俗年年苦橫征，能清吏治卽銷兵，何須別撰平黎策，黃石遺書遜此精。正德末，海南副使胡鵬，平黎有功，嘗謂黎人之劫殺，皆由土官之科斂，土官之科斂，皆由有司之貪墨，宜端本澄源，則不令自懲矣，斯言也，雖前代之陳言，實古今之龜鑑。

守臧拘文吏有權，積衰難還遲延，一聲鼓能庭花落，記取彭公蒞政年。廣東言嘉靖間，彭澤顏宰昌化，嘗曰：民有盜必獄，具而後理，則奸宄陽風俠矣，乃置鼓於門，使訟者鳴之，卽坐堂皇判決，是非立斷，鼓者加坐以鳴鼓之刑，有樵者入山採薪，其子以氣盜殺人，比還歸，獄已具，申解就道，突其治事敏速如此，吏何所容手哉。

章曾儀燼終危宋，司馬名高并及蘇。海上生還任給事，彼蒼原未殺無辜。眉山任忠敏，伯雨，徽宗初，力攻章惇，去之，繼欲劾曾布，爲布所覺，貶外，築衡蘇事作，削籍編管昌化，時伯雨仲子被逮，妻又死於淮，伯雨歲之知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覆於朝廷，亦當從此訣，不然，天豈殺無辜耶，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有三。

未能戰守豈能和，欲振頹風奈弱何。讀到李胡危切語，宋家青史淚痕多。紹興間，李庭筠，光，胡忠簡銓，竝以力主和議，先後謫昌化吉陽兩軍，皆瀕死幸存，李後召還，至江州卒，胡於孝宗朝復遇甚密，然亦不能申其志，今海南所傳二公遺迹甚多。

靖難師興託輔成，淫刑流毒及童嬰。巍能孫岳皆奇士，不爲君親惜此生。巍能，孫岳，皆建文時人，能官左都督，與燕王戰白溝河，力竭死，岳以都督守鳳陽，歲太祖所建寺材，修戰艦，以禦燕師，及永樂卽位，能孫宏，宏子遜，遜子，兄子綱信，及岳均安置海南，閒住。

憔悴孤臣蹈海情，鬱鬱心事負平生。酒闌一掬滄桑淚，同志應偕鐵仲名。梁良玉，定海人，建文時中書舍人，遜國後，變姓名走海南，號書以老仲名，鐵參政之父，鐵就義時，仲名年八十三，與妻蔣，竝安置海南，見明史鐵鉉傳。

多事俳諧一集陳，弧虛漢學失斯人。官家自信司晨譜，遷怒何緣及侍臣。蕭唐寄，劉納言傳，綺漢書，學爲當時宗匠，乾封中，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皇太子，皇遜太子洗馬，候侍讀，嘗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賢，高宗見而怒之，詔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振州，卽今崖州也。

玉局風流樹一軍，瓣香祇向父書薰。平生快讀斜川集，家學淵源重此文。東坡謫海南，子過侍往，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皆過一身任之，蘇子由每稱此兒能文也，今斜川集有重刊眞宋本。

是誰健筆破天荒，始信東坡眼力長。用瓊城集句。欲訪荒墳鹿秋菊，亂山零落祇斜陽。瓊州宋以前無舉進士者，舉進士自瓊山姜唐佐始，唐佐字君翻，從東坡遊，東坡愛之，贈以句云：海何嘗斷地脈，白泡端合破天荒，且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及紹聞二年，聞計過汝陽，東坡已沒，子由因賦七律足成之，府縣志皆不載，唐佐墓所在，知其亡失久矣。

士族中州著籍尊。豐公苗裔晉公孫。故應舊俗矜流品。羞向寒門說宦婚。海南多中州士族僑居。府志稱裴度十四世孫孫。知吉陽軍。遂居吉陽。趙丞相鼎後裔。亦有留吉陽者。至今瓊俗最重門第。或本中州之故習歟。

學宗濂洛坊門牆。衍義書成足補亡。我愛巡鹽邢御史。惜無佳傳媲文莊。明邱文莊遜深理學。所著大學衍義補。實屬眞氏原書。爲有宜用。文昌邢侗御史。歷仕內外。治績稱最。而府志列傳。轉不及文莊之詳。殆以官閥有等差耳。

太學殷憂存發冢。桐鄉偉略在中戎。窮通壽夭皆休論。似此文章已足雄。邱孰字一成。文莊長子。宏治初。以太學生。留京師。見陶宣李廣。將復成化敘事。心竊憂之。乃著女家論。以見意。年僅三十一而卒。臨高王佐。字汝學。博學多識。成化初。任嘉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獻平戎策。雍中肯綮。雍奇其才。後歷三郡。雖遷。仍以同知致仕。年八十五。

強直何曾計有私。閹羅包老世皆知。遠猷最數平黎議。絕勝與相進諫時。海忠介官戶部時。直諫一疏。天下傳誦。能忠介平黎策中。即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因執立州縣之計。乃爲上策。餘皆苟安一時而已。斯言尤關瓊郡千百年之利病也。

忠義何分壤與霄。麗珠而後又田昭。斯民未必無知識。但有瓊黃即可招。黎人自宋王氏仍世勉忠。爆爆史書。至元則有萬州同管王麗珠。射率義兵平陳子明之亂。明又有儋州七方同管符田昭。以力捍海寇陳亡。志乘班班可考。是固非甘居化外者。

蹤迹依稀似隱淪。兩黎寂寞老符管。遐方風氣多眞樸。不似中原尙要津。黎子遷兄弟。及老符秀才。均見東坡詩。

釋老名篇自魏收。闕經依樣類俳優。始終不解徐元直。何事幽棲在此州。自魏書有釋老志。郡國國經。類登僧釋一門。歷姜羅奇千帙。知一瓊州府志。載康熙三十五年。三國徐庶。在五指山飛昇事尤可異也。

顏氏閨家枉費詞。顏氏家訓正家篇。以妾死有子。已復海妻爲戒。世間後母竟能慈。故應歎絕劉中壘。特志珠崖二女師。漢女初嬪者。珠崖令兩娶所生女也。年十三。令卒。妻女逼。漢逃遷珠入關者死。初嬪之嬪母有珠。已嫁之。其弟九歲。拾而置諸篋。母與女皆不知也。關吏索得珠。曰。誰當坐者。女意母所匿。亟自承曰。母解。嫡妾惜而匿之。母不知也。妾當坐。母爭曰。是珠妾所愛。妾不忍。嫡當坐。妾女何與焉。皆痛哭失聲。哀動行路。吏亦垂涕曰。若若此。其何罪之有。已而知九歲子所爲。遂釋之。事見劉向列女傳。

婆娑羅遊叩淨因。梁崑羅出大方廣佛華嚴經。華言海也。設支難滅此根塵。梵言設支。此云能縛。謂女人若可愛。能生男子染著。通名設支。見阿毗達磨順正理論。近來梵嫂郁成例。那有天花不著身。海南僧皆有室家。元敏迪至瓊州見之。意甚不釋。曰。何物婦。蓋藏無一人。天花不著身也。今則相沿成習矣。

嶺南無地無炎瘴。海外由來瘴更深。莫羨山林厭城市。須知城市勝山林。海南炎瘴最重。流海者恆畏之。然郡城風土。與他郡亦不甚異。惟深山密箐中。及陸水屋州諸處。則瘴氣甚厚。以人煙較稀且距聚山近也。

溼雲如墨霧重重。卻疾先宜制毒龍。醫家有制毒龍法。謂遏欲也。自有檳榔供薄醉。如何偏唱阿芙蓉。晨欲嘔吐。飯後食檳榔二三枚。均可辟瘴。自阿芙蓉行。人多以此爲珍餌矣。

大海西流近越裳。黎洲婆秀事堪傷。斧亡自是驚心語。說與馮夷也斷腸。越南崔瑋州正四。東至海三百二十里。與儋州昌化相直。自萬州東南七洲洋。取姑唎羅山面至廣南。廣南古占城眞臘二國地。越南之西京也。由七洲洋四。換北面進。可達交阯。越南之東京也。越南南境臨海郡。曾曰東埔寨者。眞臘之屬郡。今名嘉定者云。

攘外端由內已安。整軍經武莫辭難。三州十縣環雄島。好作南陬砥柱看。

山海雄深氣所鍾。應多奇俊衝提封。搜巖探幹從今始。早植峨峨百尺松。

考獻徵文故紙堆。詎爲方志作重儋。百篇敢謂能持擇。或有微言待剪裁。

嶺南雜記

（說鈴之一）

吳震方著

嶺南雜記上卷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甚平。可容雙車。有廳回人遠碑。爲南雄府界。從此入粵。碑爲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某之子。山路爲大宗伯楊諱正中使粵時重修。

庾嶺又名梅嶺。以漢庾勝、梅鋗、得名。然庾嶺多梅。古昔已然。自有折梅逢驛使、淚盡北枝花、之句。而好事者往往增植之。自宋迄明。往來宦游者。多有補種。某推官女亦植三十株。鐫詩於石。明趙太守題曰梅花國。至今老梅尚繁。

松徑。張曲江植。至今尚存。嶺爲曲江開鑿。有文獻祠。存焉。予有謁祠詩。

有唐際全盛。始興實挺生。嶰起嶺海間。光嶽儲精英。童稚標峻格。許與皆鴻卿。燕公尤器重。一顧延華聲。翦冠擢高第。恥立寵嬖廷。復辟始登仕。進退必守經。開元被引薦。拾遺職其爵。千秋金鑑錄。萬古垂箴銘。太子誤索甲。據典屹廷爭。義折惠妃請。陰疑奪嫡情。前星無隕耀。功繫在宗祊。守珪倖軍功。仙客且負乘。爵賞將濫及。批鱗氣崢嶸。對仗草詔書。詞關義淚宏。制誥遂手掌。中書因淬登。宴安懷恍惚。地大孽牙萌。祿山跋扈姿。履霜識堅冰。守珪飢軍法。大猾逃天刑。哲相炳幾先。庸主方皆冥。遂令范陽甲。席捲東西京。干戈滿郡國。腥穢汚闕庭。九廟寄灰燼。六龍亦伶俜。郭李亟反正。四海久沸羹。豈貽藩鎮禍。割據連方城。浸假閥弄權。天子爲門生。覆轍日相逐。國祚由茲傾。早得用公言。反掌戮鯢鯨。根株失剪伐。滋蔓勢莫撄。庶機吝一發。曲突空經營。卽當蜀道中。涕泣感忠貞。曲江雖遺祭。前悔不可懲。峻絕大庾嶺。開鑿通人行。至今橫浦關。廟祀陳椒馨。千載想遺烈。仰止深盱衡。扼腕當日事。感慨涕縱橫。

韶州府城上。周圍俱蓋房舍。兵環居之。不作女墻。謂之陰城。攻之難破。康熙乙卯。吳逆遣吳國柱、馬寶、攻之。年餘不能克。

丹霞山在韶州府仁化縣。有瑰瑋絕特之觀。

（原闕四行又第五行闕三字共計八十字）

其最勝有一線天。海山門。綠鐵索而上。始達海山門。登說法臺。是山之最高處也。寺極奇麗。對面爲獅子巖。旁寶珠峰。與海螺峰對。其後爲龍尾巖。卽山之盡處。勢逶迤而下。相傳丹霞爲龍形。故名。其他四面轉側。處處標奇。但視一面。不足攬其勝概也。

自韶州至英德。一路山皆陡峭。拔起平地如削。中多洞穴。人構木居之。大約粵地深山大澤固多。而孤峙隻巘。尤饒奇特。

英德觀音巖。卽碧落洞。層累而上。洞口俯江。有石乳如垂蓋。旁有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余有詩。

石壁坼一罅。邃開凌千層。梯棧構迴斡。黑逕然明燈。幽闕悚毛髮。循欄得高登。俯江浩呼洶。姑姑愁飛鷹。目眩魂欲墮。心空境逾清。寒風出壑底。三月凝霜稜。巖乳滴成蓋。洞口垂幢旌。影倒日光入。江水搖晶熒。或當夜靜時。山鬼吟秋屏。歷此塵外境。不似寰中行。可惜蒼鮮面。剝蝕遺涅黥。何當靡屑過。洗出雙崖青。巖側洞口滑。一線先驚怦。隧道試從入。已覺龍氣腥。波濤乍奮洩。風行來杳冥。奇探未及悉。落照前山頹。舟去不得住。岐路悲心生。擾擾塵土間。俯仰慚山靈。

中峽飛來寺。梁普通年自舒州飛來。遺一殿角于梅嶺。今爲雲封寺。頗多題詠。寺後石壁。羅隱書雲隱二字。余有律詩二首。

曾開飛寺勝。偶過得登臨。曲磴懸丹棧。危亭綴碧岑。山稠耕地少。樹密蔽雲深。暫此偷閒息。蒼茫雨氣侵。雷雨來中峽。喧豗百谷排。昇青千嶂瀑。掩翠一江蘊。水急催行櫂。涼生淨客懷。汲泉歸瀹茗。沙軟濕青鞋。

佛山鎮。離廣州四十里。天下商賈皆聚焉。烟火萬家。百貨駢集。會城百不及一也。街道甚窄。僅容兩人交臂而行。

粵俗最喜賽神迎會。凡遇神誕。則舉國若狂。余在佛山。見迎會者。蓋開故事。爭奇鬬巧。富家競出珠玉珍寶。裝飾孩童。置之綵輿。高二丈。陸離炫目。大紙爆俱以紺綵裝飾。四人捧之。聲徹遠近。中藏小爆數百五色紙隨風飛舞。如蝶。聞未亂時。更盛。士人頗慚此會殊寒儉矣。

廣州府有新城舊城。舊城向爲逆藩尚可喜駐鎮。城中皆其子姪及漢軍藩下官員居住。大小衙門俱在新城。自蕩平後。衙門仍入舊城。巡撫衙門爲尚可喜府第。最爲宏麗。將軍衙門爲尚之孝府第。壯麗尤甚。內僭爲九間殿。今爲將軍府。將軍王永譽分爲三脊。始敢居之。大堂前桑有拜單石。深一丈二尺。闊

六丈。門前石獅。乃耿逆在粵時。從肇慶取石爲之。高大雄駿。東南希有。後移藩閩中。故之孝居之。藩逆盛時。其奢僭病民如此。今新城各衙門供斥賣。僅存總督衙門。爲入省駐節之地。

粵中弊政頗多。而夫務漏巵爲尤甚。番禺老儒唐化鵬條議云。粵向年用兵。百姓死于盜賊者十之一二。死于徵調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慘于取夫。蓋名則取夫。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發養牛馬之類。無不在取夫之內者。取夫舊例。五十家出一名。則有那移增減之弊。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出一名者。縣官每十名多取一二名。其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則以一而派十。保長奉行箕斂。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百姓至賣兒女以雇夫折夫。即此一事。官取之。夫房取之。保長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顛撲。幾何而不立斃也。欲絕其弊。莫若通計一省夫額若干。每名每月徵銀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月即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及各答應。自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銀多至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尚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房保長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錢。輕而易舉。投之于官。明白無弊。夫房保長不得而染指。則以積而待公用。鮮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每名每月出銀一錢。只一家每月出銀二厘耳。且聚于公家。有事方按籍而取之。無事則留以待賑濟。否則全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于此者矣。至其徵收之銀。則以一府佐之廉明者司之。各縣徵解藩司。發所司府佐開支。每月造冊分繳。督撫藩司覈其用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佐于每驛鎮馬頭衝繁之處。各選夫吏一名。凡有往來各官取夫名數。明填夫簿。皆于總數內支銷清算。其夫預雇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冊。有事支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不病民。何憚而不行之。此議皆爲粵東言之。而粵民之苦。觀此一節。概可知矣。

粵中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派銀數千兩。繳之縣官。需夫。官發銀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贏縮。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少。里下承值。官唯發夫票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餘夫。相沿已久。亦不能盡革也。

唐化鵬又有請百峰山花田立縣條議。似宜倣花山例行之。并錄于後。議曰。爲險峻久作賊巢要害。宜立縣治。以廣幅員之版。上益國課。以耕貧腴之田。不齋盜糧。以復逋逃之稅。免縣缺額。以汰守汛之兵。裁省輸轉。熄十縣之寇。安全廣之民事。竊惟銘之鐘鼎。勳莫大于開疆。鑄之廟堂。策莫急于弭盜。鵰食鴞番禺。原籍新會。伏睹廣東全省情形。五嶺隔于中原。三山落于天外。萑苻嘯聚。盜賊跳梁。旋勦旋生。屢撫屢叛。良由川原險隘。山海阻深。若亂莽之藏虺。如乘髮之蝨虱。其最要害者。無如番禺縣花山之車頭不新會縣大小官田之百峰山。巖巒登錯。草木茸鬱。均爲藏盜積賊之區。而爲地方百姓之害者也。然花山雖曰賊藪盜區。猶與省會相接。全省重兵。住劄羊城。相去不遠。可以朝發夕至。隱有爪牙相制之勢。今已設立縣治。唯百峰山之險峻遼絕。十倍花山。相去省城。爲地頗遠。屢有聲發。卒難救援。蓋因其山勢

接連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三水、南海、順德、高要、高明、十縣。其峰有百。故曰百峰。其中一十八寨。莫不怪石奇林。怒峰險巇。雜棘叢茅。奇樹惡木。布滿其中。或盧荻爲洲。一望似乎無路。或瀑泉爲洞。人水方見有明。或山形如磨。絕磴無梯。或峰勢如錐。下豐上銳。一夫當關。萬軍莫奈。自國朝定鼎至今。屢出爲地方之害。致煩王師連年征勦。如賊首山官七、余亞妹、劉保、等。相繼踵武。殺一賊首。復立一賊首。逃年累歲。未見蕩平。盜案如山。此百峰山之巖賊積盜。粵之三尺童子。夫人而知之也。不知百峰山雖爲羣盜藏匿之區。而大小官田。實乃諸賊出入之路。蓋賊首之藏聚山中。不過數百十人耳。至其欲行刼諸縣。則必勾同新會、開平、二縣之歹民。方成大隊。欲成大隊。必出至大小官田。然後與二縣之逆黨適均。而又平衍寬廣。方可以容衆。至若賊一離巢穴。出至官田。賊衆已集。而十縣之子女玉帛。在其掌握中矣。故賊之在山。猶爲負隅之虎。至官田。則爲下山虎矣。賊既至官田。由近地則犯新會、開平。少遠則犯新興、恩平。又少遠則犯新寧、三水。而南海之西樵、九江、順德之龍江、龍山、等村。肇慶之高要、高明、又其波及者也。故百峰山雖爲賊之巢穴。而大小官田。實乃百峰山之門戶也。而開平、新興、恩平、新寧、四縣之中。又有羅漢山。亦極險峻。亦爲賊之隩窟。與大小官田相爲掎角。賊由大小官田行刼諸縣。必以羅漢山爲駐足之所。行刼已竟。然後還官田。而勾連二縣之歹民。復散而還之各鄉村。賊首方復入百峰各寨。是大小官田者。實居百峰山羅漢山二寨之中。非唯爲百峰山之門戶。而又爲羅漢山之咽喉。實諸縣之最要害者也。誠能於此建立縣城。則土寨之路徑不通。賊雖居深山。不能勾通二縣之歹民以聚衆。賊既無衆。必不能行刼。不能行刼。則雖處最峒。必絕糧食。是百峰山、羅漢山、特孤島耳。不降則擒耳。是說也。鵰昔於前撫軍馮公、曾于幕中熟籌之。而於前撫軍金公、亦曾上條議。會二公用兵之際。軍興旁午。未暇舉行。今幸上臺廟謀成算。碩畫宏謨。明遠聚米。較若列眉。設兵大小官田。不遠時而賊巢頓空。首日盡降。此其明驗矣。今或餘孽未盡。尚小行刼。計日可伏礮質耳。然設兵重鎮。雖可制賊。但選將提兵。尚頗征調。芻粟糧糧。更費輸轉。且調遣不常。當有兵來賊去。兵去賊還之患。不若立縣設城。縣官控禦城守。駐防文武。維持人烟幅輳。以民爲兵。以耕爲戰。誠地方一劑永守。百姓一勞永逸。久安長治。至利而至便者也。其利有十。其便有十。請爲執事陳之。設城立縣。新士新民。生齒日繁。疆宇日闢。百貨日聚。開墾啓土。增益版圖。其利一也。官田設縣。上控百峰山。下制羅漢寨。盜賊不生。五縣之民。安枕而臥。不見兵革。其利二也。盜案永絕。民無告訴。不累各官考成。其利三也。山谷水邊。屋場耕地。盡入升科。上益國課。下裨民生。其利四也。治官田一帶。盡屬肯腴。昔爲賊耕。今是民種。民用饒足。不齋盜糧。其利五也。五縣地方。近官田一帶田土。民多畏賊。不敢耕作。田既無收。拖欠糧米。以至缺額。今立縣治。民不畏賊。田園盡耕。逋逃盡復。五縣之民。國課早完。其利六也。官田駐劄之兵。員馬匹。動以數千。糧食轉輸。亦以千計。饑食勞息。爲累兵民。今立縣治。人盡爲兵。鎮兵可汰。干戈寖息。調遣不煩。其利七也。近官田五縣熟田。民所現耕者。有等奸民。串同書吏。不無有或假報沒賊。或報前陷。或指界外。不納國課。缺額虛懸。今立縣治。吏民復稅。不遵者許別人告承。奸民無所容其詭遁。其利八也。近賊之民。向倚賊

爲援。不無有將貨物出交海外。莫可稽考。今立縣城。文武各官控禦防守。奸民不敢越界與海洋相通。其利九也。山峒之民。狡獷恣頑。不知禮義。今立縣治。選五大縣廩增附之秀者。移入新縣。設立教官、社學長、鄉正等。教以詩書。講明孝悌。山峒之民。漸知禮化。人不爲非。永絕盜源。其利十也。既有十利。當即舉行。但恐說者謂忽立縣城。所費不貲。動糜朝廷金錢。難以卒舉。不知更有十便。立縣築城。不費公帑。而城工立竣者。爲執事請再陳之。築城建縣。首須人夫。新建之縣。所割地方及新集居民。動以萬計。按籍而役之。人不過三日。以逸道使民。其便一也。又大兵現駐官田。既坐而食。可以按册而役。數千之衆。欲有所作。事不崇朝。咄嗟而辦。以兵爲夫。其便二也。築城建縣。次須材木。沿山一帶。樹木蓊鬱。既有人夫。取而用之。不須更市材木。其便三也。築城建縣。又次須磚瓦。大小官田之土。其性填埴。埏埴爲器。林木蒲葦。斬艾燒窰。磚瓦可成。其便四也。築城作縣。終須財用。近山一帶五縣田畝。舊苦于賊。不能耕種。今爲縣治。尺土可藝。近山之田。每畝量助工築數厘。事非強致。其便五也。近官田一帶。鄉村昔苦賊鬬。夜臥不安。遼望聲息。今立縣治。各享太平。於甲册之夫。每名量出些須。以助城築。其便六也。新立縣之地。其田膏腴。若有告承。每畝量出公費。以爲工築。其便七也。又各縣之花戶。欲析爲里長戶。現今紛紛控告。如有欲自花戶析立爲里長戶者。移撥新縣。各量助工築。其便八也。又各縣學之廩增附。欲自他大縣移鎮新縣學宮。以圖出身者。亦量助工築之資。其便九也。又五縣之紳衿富民。昔苦近賊。鄉村田土。畏爲賊害。今立縣城。耕鑿里居。不憂侵奪。設籌義廸。以助工築。理應樂從。其便十也。有此十利十便。宜立縣治也必矣。而或者又曰。各縣之幅員久定。豈宜更改版圖。不知難與慮始者。細民之陋識。可建非常者。大人之宏謨。則有立縣成竹。請得更指畫於執事之前可乎。曰。割新會之近大小官田者一都。割開平之近官田者三都。而又割新興、恩平之各一都。以還開平。如此。則新縣既有三都。又招集諸縣之貧民。以實大小官田。新建之地。更立新都。則新縣之立。儼然與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五縣並立。而爲六矣。此萬世之長策也。豈直一時之利便哉。昔從化之設。建自劉忠宣。和平之立。出於王文成。凌司馬有雜定之城。陶三廣創築一十三縣。又如新興之築。於洪武龍門。從化、新寧之立。於宏治三水之。觀於嘉靖。新安之建。於隆慶。前事可師。更册與圖。尸祝俎豆。炳焜至今。典型不遠。總之欲安十縣之民。必熄十縣之寇。十縣之寇熄。而全廣之民舉安。斷斷然矣。爲此敬具條陳。并繪地圖一樣二本。特詣督府兩臺。俯勾激請。伏乞通行所屬。會詳申請。會疏具題。則新縣之立。廟貌千秋。長奉尸祝。世世不朽矣。

十縣之民幸甚。全廣之民幸甚。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日上。

順治庚子。廣州有白鐵數萬錠。飛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飛下近簷。兒童羣笑之。竟復飛去。有爲之賦。飛鐵行者。余于友人齋中見之。惜其詩不佳。故不錄。

粵中水塘。宵更禁五鼓。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悠繆之說。然城中仍五鼓也。

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婦婢俱赤脚行市中。親戚餽遺。盤榼俱婦女擔負。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即脫置袖中。女婢有四十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皆詬厲之。

以爲良賤之別。至于惠州水城門外婦女。日日汲江水而賣。大埔石上墟市婦女。挑鹽肩木。往來如織。雇夫過山。輒以女廳紅顏落此。眞在肩提刼中矣。

粵俗。民家拜掃後。墓上俱覆白紙。宗孫盛者。堆如積雪。清明尤盛。

粵東未設鹽院之前。只鹽市提舉司監之。歲行鹽二萬七千四百餘道。歲徵鹽課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向于里民排甲殷富者報認鹽商。又有水客埠商三分。因粵撫李諱士楨題里民以包賠請豁。漸次招商。不分水埠。總以能銷引辦課者。永遠充商。先納課一半。往場買鹽。到省過關驗放。至各埠銷賣。每鹽一包。新加銀六分。計每引外加課四錢八分。又於竈田每畝加銀二分三分五分不等。又淡水場之沙田地塭。產鹽甚多。倍加銀三錢二分零。共加課銀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潮州二十三年。未經詳覆。正在議加。大約粵省鹽法。其弊已極。自逆藩僭竊之時。淡水等場及平山等處。多有藩孽土棍。霸占鹽田。賤買貴賣。亂行私鹽。近雖禁止驅逐。清理鹽田。歸還竈戶。而大吏官商借商人出名銷引。自發本委官各場買鹽。古跡各埠。於朝廷國課。雖無所損。而奪商民之利。此柳子厚所謂吏而商也。至于行鹽雖在內地。而海上連檣捕戒。通洋私販。此又利之最厚者。至于小民饑苦。或至海濱。候潮退。拾魚蝦螺蝦之屬。巡海兵丁。往往殺之。此官之所以益富。而小民之所以益困也。遠康熙三十年。兵垣卞諱三畏條陳。與閩省特差巡鹽御史滿州各部衙門三品以下。皆得點差。不專用臺臣矣。

兩廣自設鹽院。鹽道分司以來。將以盡革逆藩佔跡之弊。通商裕國。法良意美矣。然不數年。而鹽課缺額至二十餘萬。鹽道以商人赤貧虧課。將潮商詳革。所以然者。朝廷禁官佔。而無官不行鹽。禁私販。而無地無私鹽。禁旗下勢要來歷不明之人。而旗人流棍冒商佔埠。橫行無忌。蓋利之所在。復蹈故轍。凡商人之業。皆官之業。凡爲商之人。皆官之人。各據鹽埠。那庫作本。斥逐舊商。徧佈親戚內丁。以圖市利。不念眞正商人承充有費。埠底有費。每年各鹽政衙門公費有費。今一旦革去。旁觀束手。鹽本盡失。控訴無門。怨聲載道。而鹽政於是乎大壞矣。康熙己卯庚辰。潮商受累尤甚。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西撫彭諱鵬示。爲東省官鹽壟斷。西省衆怨沸騰等事。內開西省目下鹽價每斤錢二百文。民間計兩而買。每兩錢十二文。攙水和泥。只有七八錢。本都院按日買食。合兩三處。纔得一斤。本都院淡食何必言。然如小民疾苦何。本月十三日。親到東關查訊。據稱各舖鹽勋如洗。斷鹽已逾半月。舖商俱無得賣。皆係燒煉舊鹽包。得些勋兩。聞之髮豎。查本月准商院沈揭帖。內開招商程永和承充桂林埠商在案。相距三月。故意遲留。預擡高價。盜國殃民。藉引誤餉。數者實相因也。鹽道鹽廳。絕口不使本都院與聞。徒以混示塗飾耳目。本都院下車以來。每日食鹽。買辦價二分五六厘不等。而鹽道猶云詳定二分。豈猶在醉夢中乎。鹽道舍糊瞻顧。本都院雖欲不言得乎。按本朝律載。官員若將自己物貨。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貨利者。併計餘利。准不枉法論。貨物價錢一併入官。給主。今官而賈也。吏而商也。官賈吏商。擡高價之鹽。窮民貧戶。沸無鹽之嗟。計准餘利。賊雖不枉。佔奪盤踞。情則比強。本當窮源溯本。即爲剔弊懲貪。但鹽政非巡撫所敢知。而壞至此。不得不大聲疾呼。所當查明鹽院。

悉聽主裁云云。

海邊竈戶燒鹽及鹽田蜑鹽之人。俱極貧極苦。無家無室。以蓬席爲居。弊衣草楊。官商與之買鹽。量給鹽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即負擔賣去。不知所之。蓋此輩從無積累。隨燒隨賣。餬口而已。眞所謂窮民無告者。今況每畝每塲增加竈稅。此輩愈困。所謂恤竈。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課也。

發廣州五十餘里。爲南海廟。歲時有司致祭。廟外有大榕樹二株。相距數武。上蔭交結爲門。必從此而入。廟極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叩之淵淵。云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聲質俱劣。乃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而昌黎獨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

澳門離香山百里。向在界外。其山從海濱發支。如蓮蓬插入海中。有城皆鬼子所居。無漢人。離澳設關。以稽人口出入。其地不產米鹽蔬菜。俱內地運出。城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粵東文書事件往還。俱用通事。其俗。見人以摘帽爲禮。凡內地所用犀、象、香、珀、哆囉、嗶吱、羽緞、羽紗、蘇木、椒、檀、玻璃、種種洋物。皆與之互市。向海禁甚嚴。止許肩挑。後許小船運載。澳關係布政司委三司首領及一千總轄之。少收其稅。甚有利。故競鑽營。今通洋設立海關。則利歸公上矣。

澳門蠔官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官從頂蓋上出入。入則仍以頂板蓋之。四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爲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其餘儀衛簡陋可笑。

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山也。形如攢指。中多支港。通洋往來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故有時不必由澳門也。

肇慶城臨江。江水自西粵來。謂之西水。每歲夏秋間。霪雨連日。則江水暴漲。漂屋廬。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門以抵之。城外江口又多颶風。夏日時作。發屋拔木。癸亥夏。吹倒制府旗十。壞死一哉縫泊舟者見北風起。則立開至對岸山坳。每四五月。西水發時。粵西大山深澗。衝下孔雀糞及毒蛇、毒蟲、紅蚯蚓、等惡水。由封川、德慶、繞郡而東。水如黃河之濁。飲之腹脹閟脹。所謂瘴毒也。必用白礬雄黃澄之。毒少解。

唯十里外靈山寺泉甚佳。各衙門日舟載之。否則西門外梅菴井泉爲亞。

七星巖在府北。下有漲湖。巖洞深邃。仙蹤奧區。以去郡甚邇。而多名勝。游屐必及。題詠甚多。上有斗母宮。并星巖書院。爲本朝兩粵制府自熊公文燦以及吳公興祚。康熙庚辰制府石諱琳重建。屬予爲記。

聖天子膺圖御寓。久道化成。厚澤深仁。光被四表。周牌之所莫算。章亥之所未步。罔弗重譯稽首。梯航入貢。其有荒塞之外。絕島之中。恃遠憑險。逆我顏行。天討所加。即日殄滅。受剿隸籍。三皇五帝以來。舟車幅員之廣。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夫疆城之內。名山勝景。聖賢廟庭。金人古刹。或蒙乘輿臨幸。或賜宸翰標題。皆爲千古盛事。以故喬嶽懷柔。河海效靈。鳥獸草木。皆得遂生向榮。與藏高履厚之氓。欣欣並育於聖世。猗歟盛哉。唯是兩粵介在南服。去京師萬里。如羅浮桂嶺。奇秀甲天下。而信安爲東粵上游。山自交阯銅柱、大廉、茂嶺、蜿蜒而來。水自南盤、柳江、灕江、匯流而至。洵爲海疆奧區。而星巖則尤據一郡之勝。其上爲崧臺。其下爲石室。南抱郡治。東則獨石。西則仙掌。北則金沙。水源自北山繞流而下爲

漲湖。崇崖峻壁。竹洞穹窿。仙井龍床。芝房乳竇。屏臺蓮翠。飛閣流丹。莫能殫其勝槩矣。惜以險遠。翠蕤之遊豫。天章之輝曜。遂罕及焉。然其形勢亦兩粵一都會也。前者逆藩構亂。旋就蕩平。而民當橫征暴斂之後。生計窮蹙。雖休養有年。而元氣未復。天子魂然念之。乃命制府大司馬石公開府於茲。十餘年來。生之育之。養之覆之。化行俗美。土物心減。與內地熙攘之風。無以異矣。皇上以兩粵之民。異之我公。而公仰體皇上愛民之心。以爲心。不鄙蘇其民。凡肅吏戢兵。崇文化俗。興利除弊。殫厥心力。伏莽盡消。宵行無恐。使兩粵之民。爭自濯磨。不敢自棄於蕘蕣之世。飲食作息。皞皞如也。茲星巖講院之建。公因舊址。捐俸鼎新。來前制府自熊公以暨吳公。俎豆其中。役不及民。費不糜帑。歲時月朔。率長吏百姓讀法於此。而政理之暇。時與屬僚賓客。登眺燕游。賦詩言志。百姓見賓從之盛。榛莽之美。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咸請奉公祿位于其後。從民望也。在昔吳公投香飲水。包公不持一硯。清節高風。與公同其不朽。使後之登臨于茲者。知公之德澤浹被兩粵。如是之深且大也。豈止備遊觀之具已哉。方將之羅浮。因挹星巖之勝。值講院之落成。且于公爲猶子行。承公之命。不敢以不文辭。因泚筆而敬爲之記。

肇慶南界。自河頭至交阯。皆用歷代古錢。高州郡邑。民多游惰。不事生產。米一石易古錢三百文。若歲歉。價至五百。便饑荒極矣。典男鬻女。以償官逋。習以爲常。

端石出肇慶府羚羊峽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列。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今亦無所得石矣。其石之精美。人人聚訟。皆由身不至端溪。以耳爲目。此倡彼和。究竟莫能辨眞石也。彼地唯一僧及二三武弁識之。蓋以前當事者開坑。令其監督。日與土人石工及好事收藏者講究。故能略識其梗槩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眼之有無。以細潤光嫩者爲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貫。初出未有不發墨也。造爲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右無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屏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爲佳。藏硯之人。故自矜許。掌大窮坑。非數十金不可致。至于城外廟前肆中所賣者。皆屏風巖旱坑之石。價極賤。即新坑亦不可得矣。余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資。故不能言硯。侯官高兆固齊客游于端。適值開坑。考訂殊確。著論一篇。可謂善言石者矣。錄之于左。

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珮玖。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所蘊鬱也。未至峽十里。爲大鼎山。皆牛毛細皺。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巖瀨。峽石礦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塡。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鹿眼大如螺。若人張目。滿滿無神。眞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眶。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洽洽。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爲隔裏。其石堅質。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連。若蠟炬者。莖壁斜焰。及

燒損凡紫蹠、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爲屏風背、其石木如譬豬肝曝于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歷二十八年蔡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圭竇、石工裸身、盤盛豨膏、燃火腰鎚、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繇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臥、膝前置礎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鎚、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乘轎、一人捧燈。）三洞正洞石上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蟲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瓤、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點斑紋、成魚凍、或如睡涎、亦有眼、眼中暗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蕭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爲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鑿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風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紈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繡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爲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暗分明、亦足貴。東洞眼、碧色數盞、對之奕奕射人、曰鸜鵒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暗一黍如鼓、三洞口。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蒨麗、磨之與墨相親、摩娑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亘石面、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筧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藏石工于江西、繅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磨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開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余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謬所偏。余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剝裂而出、天地眞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于眞宰也。陳恭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他硯、麤則鋒墨、細則拒墨、水巖則不然、玉肌膩滑、拊不留手、着水研墨、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巖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巖可免此病、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巖獨否、其此數妙、雖使椎樸無文、猶將

挑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鍾萃于端溪耶。固齋所致、剖析辨證、已無遺義、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眞、不深心識別、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巖、如固齋所云、精華日盡、不能一執成說者。跋曰、余常讀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爲恨、固齋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辨析毫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粗、莫逃淵鑒、自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眞端溪之幸也、固齋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剝裂無遺、天地眞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而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之災眚、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自肇至梧、路屆粵西、卽有蠻蘇之習、婦人四月卽入水浴、至九月方止、不避客舟、男女時亦相雜、古所謂男女同浴于川也、然大約猺獞山居者、爾爾、若中土人籍彼地者、其婦女則否、浴時或觸其私、不忌、唯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

羅浮山在博羅境、道書十八洞天之一、有飽觀、葛洪、二眞人仙蹟。蘇東坡云、自泊頃至羅浮十五里、有游羅浮山示子過詩、余過石龍、欲取道羅浮、連日大雨、不得往、從博羅王令君乞得羅浮野乘一册、舟中翻閱、以當臥遊、得詩一首、次陳白沙韻。

玉京在人間、（坡詩云、人間有此白玉京、本有羅浮路、仙人邀何許、白雲最深處、開卷四百峯、不愁隔風雨、但堅必往心、誰云□歲暮。

惠州豐湖亦名西湖、有蘇公堤、乃東坡出上賜金錢所築。烟波渺瀰、山水環秀、彷彿明聖湖風景、白鶴峯下、東坡卜居于此、有上樑文、今爲白鶴書院。姜朝雲墓在豐湖上、有六如亭、已廢。歸善林令君惠蘇文忠公寓惠集、西湖志、得絕句四首、偶作三千里外遊、扁舟秋老過羅浮、兼句白鶴峯前住、攬勝甘無好句酬。寓惠詩文十編、讀西湖圖誌百回看、人間何處無山水、自有名賢卽改觀。手披荒草弔朝雲、千古長門夢幻塡、解得六如剛四句、死生恩怨不須分。孟冬猶熱、戀清風、領外春秋迥不同、自喜輕衫腰脚健、嗔人險處勸扶筇。

惠州人死未殮、親人至江滸、望水號哭、投錢于水、汲而歸、浴以殮、此亦蠻風也。

潮州府城外廣濟橋、跨韓江上、俗名湘子橋、廣二丈、長一百二十丈、南北俱爲橋址、中不爲梁、造舟二十有四、爲浮橋、屢修屢圮、康熙甲子、兩廣總督吳諱興祚、捐銀二萬重修、兩舉鹽艘、必由此橋、便驗。

韓文公廟在韓山、山不甚高、有文筆峯峙其上、廟亦頹隳、題咏絕少、有碑數片、俱無佳者。余庚辰仲冬至潮、有謁文公廟詩。

幼讀文公文、神怪詭譎、稍壯知愛詩、惟公乃願學、文筆固起衰、詩篇尤卓犖、刮摩去肯綮、心官日開鑿、運思入微茫、混茫不可提、高撞萬里濤、清聞九天鶴、漢魏存古風、齊梁眞齷齪、爲體競流濫、元音漸渺邈、芸鋤出蘇穢、開闢見荒度、元和詩格精、孟張共掎角、不然宋元製、蚩已恣輕薄、公生孔孟後、斯道獨先覺、天不生文公、日中成晦魄、堯舜傳精一、非公孰與託、原道原性篇、終唐無此作、自公明絕統、程

朱紱高躅。其功在萬世。名與魯鄒若。當時惑佛老。朽骨勢蓋灼。一表批龍鱗。朝奏夕貶削。萬里來潮陽。瘴癘不敢虐。先生得趙子。鄉校興禮樂。若潮有梓材。維公勤樸斲。遂令海濱士。絃誦並京洛。廟貌千載餘。俎豆馨笙籥。我來尋鱷溪。遺蹟儼如昨。公門久私淑。再拜契冥漠。昔丹與蕉黃。椒漿蹠傾酌。有唐第一人。題字實無怍。翔翔丹雪鳳。豈類笑鵩鴞。誰歟擠公者。消滅隨燐爝。茲山以公名。特立參喬嶽。喬嶽有時泐。此山終不剝。

鱷溪一名惡溪。又名惡溪。唐宋時有鱷魚爲患。其物似龍無角。而黃色。口森鋸齒。四足修尾。尾有三鉤。極利。遇人畜以尾擊而食之。鱷之逆尾。猶象之逆鼻也。生卵甚衆。或云蛟龍之屬。今溪中絕無此。潮人亦無有見之者。人但知文公爲文驅鱷魚。盡徙其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堯佐捕而烹之。有戮鱷魚文。錄于左。

乙亥歲。余于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詞。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爲之贊。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俄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余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蓋如也。鱷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令李公。詔郡吏楊勛。拏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余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余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恃遠與險。毒滋民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余當請於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余言告之。是日乃投網輙止。伏不能舉。由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患。宣王者之威刑焉。余始憤之。終得之。又意韓公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斬其首而烹之。辭曰。水之怪。則曰蠱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而食之。胡爲虐兮。煢煢母氏。俾何說兮。余實命吏。顏斯怍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斬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堯佐字希元。閩州人。進士及第。咸平二年。以開封府推官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文廟。建吏部祠。率州民之秀者就學。時鱷魚復肆虐。堯佐命吏往捕而戮之。作戮鱷魚文。其忠遂絕。人但知昌黎之驅。而不知希元之殺。其功尤烈。尤奇。故錄著之。

潮州燈節。有魚龍之戲。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與京師無異。而采茶歌尤妙。麗飾童爲采茶女。每隊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籃。迭進而歌。俯仰抑揚。備極妖妍。又有少長者二人爲隊首。燦綵燈綴以扶桑茉莉諸花。采女進退行止。皆視隊首。至各衙門或巨室唱歌。賚以銀錢酒果。自十三夕至十八夕而止。余錄其歌三首。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采茶。大姊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裡使牛忙。手挈花籃尋嫩采。采得茶來苗葉香。頗有前溪子夜之遺。

潮州大瘋瘋極多。官爲立瘋瘋院。如養濟院之設也。在鳳凰山上。聚瘋瘋者其中。給以口糧。有瘋瘋頭治之。其名亞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罵詈。必先賂亞胡。求片紙粘門。瘋人即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凰井。甘洌能愈疾。瘋者飲之。即能不發。肌肉如常。若出院不飲此井。即仍發矣。入院游者。瘋頭特設淨舍淨器以款之。其中男女長成。自爲婚匹。生育如常人。瘋女飲此水。面目倍加紅潤光彩。設有登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翩然出院。而登徒侵染其毒。即代其瘋。不數日。眉鬚脫落。手足瘋瘇。肢節潰爛而死矣。

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遊天大帝。蓋中皆蛇也。欲見之。廟祝必致齋而後出。盤旋鼎俎間。或倒懸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糾結。不怖人。亦不螫人。長三尺許。苔翠可愛。聞此自梧州而來。長年三老尤敬之。凡祀神者。蛇常遊憩其家。甚有問神借貸者。

粵東尚巫信鬼。故妖惑之物得以禍福人。蛇神不獨潮。東莞亦有之。同年閣學陸義山棻有神蛇說。

戊戌之歲。余入粵。游于東莞。偶行市中。見有門施綵幄。內作鼓樂者。叟童男女。雜沓于門。諸侏儒嘈嘈不可辨。而入者咸有驚異。非常之色。出者如瞻禮天帝廟庭。退而不敢忘。端肅之狀。心竊怪之。隨衆而入。見庭中鋪設屏幛。几案樽俎甚備。香烟郁郁。燈火熒熒。執樂者列兩旁。鼓吹迭奏。几上供一磁盞。盞中小樹數株。有小青蛇蜿蜒升降于樹間。長不及尺。大不踰小指。一身兩頭。項相並。頸相連。四目二口。兩舌並吐。綠質柔媚。主人鞠躬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苟越次不整。主人正色約束。皆唯唯惟命。余怪而詢之。云此鄉有雙忠廟。廟祀忠臣之同時而殉節者。此兩頭蛇。雙忠神之使也。淺空而飛。忽然而至。所至之家。必虔祀之。蛇忽然去。則徹所祀以歸于廟。如是獲福。不且有大咎。

海口天妃廟碑記。每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日。海水伏流可度。而長年三老熟于海勢風信。不敢妄開。康熙乙丑。有一三司首領。署篆瓊邑。任意開船。船戶苦諫不聽。未及數里。全舟覆沒。同年季蓉洲麒光有風颱說。錄于後。

風者。天地之翕闢。山澤之鬱蒸。發而成聲。日箕月畢之占。由來久矣。在中土。崇山大川。風至不時。然多和條惠暢。若彼拔木撼山之風。歲不常有。獨大海之中。颶飈一至。抉檣覆舟。而人之性命隨之。後之習于海道者。設爲占候之法。以定趨避。或按節序。或辨雲日。或察草木。十取九驗。稍師漁子。罔不通曉。外洋風信。清明以後。南風爲常。霜降以後。北風爲正。南風壯而順。北風烈而厲。南風時發時息。恐風不勝帆。故舟以小爲速。北風一發難止。恐帆不勝風。故舟以大爲穩。海中之颶。四時皆發。而秋夏爲多。所現

之氣如虹如霧。有風無雨。名爲颶母。夏至後必有北風。必有颶信。風起而雨隨之。越三四日。颶即倏來。少則晝夜。多則三日。或自南轉北。或自北轉南。蓋夏時陽氣司權。南方之氣爲北風摧鬱。鬱極而發。遂肆橫激。其轉而北也。因北風未透。南風即起。北風之鬱。仍復衝決。必候有西風。其颶始定。然後行舟。土人謂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爲颶。颶甚於颶。而颶急於颶。颶無常期。颶經旬日。自九月至冬。多北風。偶或有颶。亦驟如春颶。船在洋中。遇颶可支。遇颶則難甚。蓋颶散而颶聚也。

附錄颶信。正月初四日接神。颶。俗名初九日玉皇。此日有報則一年之報。若驗否則各報有不驗者。十三日關王。颶。念九日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白鬚。颶。三月初三日元帝。颶。十五日眞人。颶。念三日媽祖。颶。即天妃誕日。眞人報祖報多雨。多風。四月初八日佛子。颶。五月初五日屈原。颶。係大颶之句。十三亦曰關王。颶。六月十三日彭祖。颶。十八日彭祖婆。颶。念四日洗炊竈。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風迅。若大颶。句。七月十五日鬼。颶。八月初五日大颶。句。九月曰九降。自初一至十八發不常。十月初一亦大颶。句。十八日彌陀。颶。十二月念四日送神。颶。自二十四日至除夕。多有大風。名送年風。

高州府。春時。民間建太平醮。多設蕉酒于門。巫者擁土神疾趨。以次禱祝。擲珓。縣朱符而去。神號康王。不知所出。城南一帶。春日多鞦韆之戲。凡婦女出入。俱攜竹繖障面。其產則有翠羽、金鈿、文貍、赤豹。郡有梅嶺。嶺南北商賈。聚此交易。

高州婦女多椎髻跣足。每入城市。負小兒以行。兒即于背上酣睡。

高州除夕元旦。各公署俱有鼓吹。謂之鬧衙門。復有蠻人裝獅子跳擲爲戲。元宵。城南燈市甚盛。每隔五家縛一燈棚。以竹爲之。扁曰興賢。掛紅綢其下。多用雜色紙糊毬燈。剪紅白紙綴成玲瓏萬眼燈。光彩奪目。魚龍之類。皆不足觀。

化州治後有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洲。州治庭左偏有石微露。謂之龍首。有時鳴吼。明景泰八年。鳴三晝夜。州同知楊景生子一清。有鶴胎之異。至今州治早晚必鳴鼓角。若一日不作樂。則石龍蠕蠕而動矣。

化州仙橘。相傳仙人羅辨種橘于石龍之腹。至今猶存。唯此一株在蘇澤堂者。爲最。清風樓次之。紅樹又次之。其實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蓋爲五片、七片。不可成雙。治痰症如神。每片眞者可值一金。每年所結。循例具文報明上臺。屆期督撫差親隨。眼同採摘批製。官斯土者。亦不能多得。彼人云。凡近州治。聞譙樓更鼓者。其皮亦佳。故化皮贋者多。眞者甚難得。

茂名縣以仙人潘茂名得名。晉永嘉間。潘仙修鍊於此。白日冲舉。郡城東山。猶有石船藥竈遺跡。

電白縣西三十里。有熱水山。秦始皇嘗爲溫水郡。今廢。山下有泉湧出如沸鼎。

誌傳雷州府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楔雷車送入廟。且禁魚蔬同食。立有雷震。又傳雷出英靈岡。秋日伏地中。狀如蔗。或取而食之。皆訛也。今府有雷山。先有陳姓者。雷雨後拾一巨卵。得小兒。長而神靈。其子孫皆陳姓。聚居山下。立廟此山。歲時守令親往祭之。以爲常典。非雷神也。況自有天地來。即有雷。豈至此而始有神乎。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于雷州乎。日月風雲雷雨之神。皆天子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蓋郡與山偶名雷。若如前說。則高州有電白縣。亦當祀電神乎。

康熙十三年六月。廉州海濱風雨晝晦。有龍在海面往來鬬觸。海水頓涌數丈。守兵以砲擊之。一物從空而墜。少頃水退。沙際得一鐘。高三尺餘。圍徑二尺餘。鐘紐龍首。爲砲擊碎。取縣寺中。擊之。地方輒有事。遂不敢擊。詳之府學中。徧身小龍雷紋。精工異常。朱綠斑駁。不知何代之物。而出于海濱。鐘亦無銘識可考。

珠池在廉州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港。數十聯絡。天氣晴朗。萬里無雲。同開至池處。以鐵物墜網海底。以鐵擦擦蚌。滿網舉而入舟。舟滿登岸。取而剖之。皆凡珠也。偶或一舟得寶珠。即有片雲如墨。風波陡作。必舉而棄之。始免覆溺。然羣州之中。不知何舟得寶。必咸棄之。數十舟皆空手而回。否則片板無存矣。其蚌圓而底平。與內蚌不類。

瓊、萬、儋、崖、十三州縣。孤懸海外。中皆深山箐谷。如五指山、小五指山。皆黎人所居。其中不過五六百里。而沿海數千里州縣環其外。州縣之民。畊漁納稅。黎人輒出劫奪。自古不奉王化。康熙年間。總兵吳啓爵深入重阻。征服生黎。內列十一大寨。據其險要。黎人畏威慴伏。遂題設一州十縣。使生黎皆隸板籍。奉旨下部議。部行兩廣督撫確議。總督石公以爲不便而止。三十八年。瓊州文武官屬。役黎採香藤、花梨、紫檀等物。又令開金溝。日索其金。而又苦辱之。于是黎人王鎮邦倡亂。宰牛傳箭。殺吏兵。掠民人。督提題奏。差禮部侍郎凱音布同督臣石公撫臣彭公察審。將王鎮邦、王盆東、王仁義、那言、那佛、立斬梟示。文武地方官。參革重處。有差。黎人頑梗無知。恃險抗拒。必大剿之。終設郡縣。乃爲治瓊長策。否則叛服不常。無有十年不亂者也。

瓊俗甚淫。外江人客於此。欲謀得婦者。瓊人必先問發漢耶。漢發耶。如漢發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串往來餽送。女之飲食衣服。皆取給于男。所費不貲。如發漢則受聘之後。男子坐食。其衣膳甚豐。往來餽送諸費。皆出于女。而不得禁其外交。生子則攜以歸。生女則隨母留。瓊不肯渡海也。

崖州大忠祠。祀文信國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兩廡祀同時死節諸臣。東廡又別祀勤王義士。伍隆起全節祠。祀慈元楊太后。又有國母墳。祠前有奇石如屏。蔡刻元柱國將軍張宏範滅宋于此。明巡撫徐珦易刻曰宋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事于此。石值潮落趾出。牡蠣棲其四旁。男婦持器。狀如斧。長二寸許。鼓取之。又有荷鋤掘取蚌蛤于泥中。蹩躠從旁爭奪其餘。無聲懼意。始信野人狎鷗爲不誣也。

粵有猺種。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生齒繁衍。播于粵東西。多槃姓。自云槃瓠之後。言語侏儒。椎結跣足。短衣斑爛。依林而居。以砂仁荳芋楠漆皮藤爲利。竭則又他徙。無儲蓄。慓悍輕生。能忍饑行闖。登險如平地。兒始學步。即燒鐵烙其跟。故能踐棘刺而不傷。出入佩弓弩毒矢。中之立斃。冬無臥具。槃聚熱火。晴雨唯頂笠。或覆以葵葉。捕獸飲酒。擊長鼓爲樂。婚姻多賽于祠。踏歌相招。聽其自合。忿爭之際。雖至親亦手刃之。往往嘯聚剽掠。歷代爲患。累朝征之。叛服不常。唯撫之。聽其少少納糧。糧糜而已。

獞種與猺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花衣短裙。鳥言獸行。產自湖南溪峒。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初亦

聽役輸租。與猺爲讐。有司田主頗藉以捍猺。及後勢衆。與猺人無二。其人不薙髮。俱黑色。廣西最多。負藥草出市。男女衣製如一。不可別。喜食蠱。如蚯蚓、蜈蚣、蚺蛇、蠍、蝴蝶之類。見即啖之。

獠 即蠻之別種。出自梁益之間。其在嶺南。則隋唐時爲患。然是時不言有猺。宋以後又不言獠。意其類分合無定。故隨代異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謂之獠。蓋山寇亡命爲合。未必種傳。無從究考。肇慶下甲集。魚跳案。有獠。

蛋戶 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即龍戶。以船爲家。以魚爲業。見水色即知有龍。性粗蠢不諳禮數。入水不沒。每爲客泅取遺物。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婚娶以酒相餽。娶婦子飲于洲岸。兩姓聯舟。數十男女。互歌爲樂。屬河泊所徵魚課。畏見官府。有訟之者。即飄竄不出。春夏水漲。魚多。可供一飽。常日貧乏。不能自存。而蠻豪每索詐以困之。海濱貧民。此爲最苦矣。蛋有三種。魚蛋取魚。蠔蛋取蠔。木蛋伐山取木。

潮之西北山中。有畲戶者。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處。出常挾弓矢。以射獵爲生。矢傅毒藥。中猛獸無不立斃。嘗常設官以治之。曰畲官。或調其拏手以擊賊。亦至。然其俗易遷徙。畏疾病。刀畊火種。不供賦也。

東莞編戶。原有軍民竈蛋四籍。其竈籍則分隸靖康場。竈籍之民。所居房屋。則爲竈地。種禾之田。種樹之山。則爲竈田竈山。其間潮來斥鹵之地。稍可杷煎者。則爲鹽田。其徵糧總名曰竈稅。本場稅田八百五十頃有奇。內鹽田止六頃五十畝。徵銀七百餘兩。與苗田一體輸納。雜項公務丁差。俱十年一輪。又鹽田每畝辦鹽二斤八兩。謂之稅鹽。稅鹽之外。又有丁鹽。計三人共納一引。課銀四錢六分五厘。十年又一當場役。至于苗田。地磽土瘠。兼種薯芋充食。往往輸納不前。鹽田近海。其民買薪爲煤。織竹爲鍋。辛苦煎煮。僅足糊口。非商賈販賣之處。故向無藩占。康熙二十二年。部文將粵省藩占鹽田。清還百姓。每畝加增稅銀三分。東莞苗田鹽田一槩加餉。夫苗田固非鹽田。鹽田亦未經藩占。而槩受加徵之害。所謂一田兩賦。一身兩役矣。亟宜豁免者也。

新寧縣海宴場。其初設立鹽課。係本場居民。苦于淡食。歲冬天晴。於河邊挑沙淋鹵煎鹽。名曰竈丁。每丁徵銀四錢六分。每年額徵銀一千三百餘兩。順治年間。變亂。竈丁逃亡。丁課缺額。前官以事關考成。將存丁補缺餉。每現丁加至八錢一分。猶未足額。權議苗田除正項錢糧外。每畝加派鹽課銀一厘六毫。名曰補缺竈稅。至康熙元年三年。兩次遷移。前課缺徵。至八年展界。竈丁已十死八九。苗田亦復荒蕪。僅招復課銀三百餘兩。內竈丁止辦二百餘兩。苗田代輸一百餘兩。康熙二十二年。部文查藩占鹽田。漸次還民。每畝加徵銀三分。是加于清還藩占之鹽田也。海宴場止有竈丁。並無鹽田。而今并竈丁苗田。一例加增。何以堪此。況苗田每畝向徵正課一分二厘。又前加鹽課一厘六毫。今又照藩占鹽田再加三分。是苗田所加。倍于正課。煢煢小民。立見其轉于溝壑矣。

海遠衛屯田。每畝原徵軍食租米一斗五升二合八勺。因山路崎嶇。艱於輸輓。明朝每畝折徵銀一錢二分。註實由票本朝以來。值米價騰貴。每畝加徵至二錢二分。嗣後逐漸加至二錢六七分而止。僞周變

亂。軍興旁午。不論米價貴賤。每畝加至四錢有奇。迄今沿爲成例。然給發山票。止填畝數米數。不填折征銀數。隱瞞加收情弊。部憲尚未察知。至于雜項陋規。夫馬需索。有加無已。查時價每米一斗。解省倉折價銀一錢。解運脚費每兩八分。則屯戶每畝溢徵銀二錢二分。有奇矣。應將山票實填。照省倉折米銀數。照給屯戶。令其輸值自解。則私加積弊頓除矣。甲子年在粵。粵人倡逃此三事。因筆記之。其他弊政可類推矣。茲不忍削去。姑存卷末。迴來當事留心民隱。久已盡革殆盡。是所望於仁人君子之用心耳。

自臺灣蕩平之後。海內外。皆爲一家。江浙閩廣。設立海關。裕國便民。誠萬世之利也。然濱海諸郡縣。時有賊帆飄忽往來。內地奸民。不無勾引。而出洋船隻。或被刼掠。不可不預防也。余友姜西銘編修云。寧城近海。城外江東。皆海舶輩集。自閩廣來者。一都會也。又日本往來商船甚多。烏言蘇服。佩弓往來者。千百爲羣。入城不禁。恐有意外之虞。當事者亦當爲未雨桑土計耳。同年平湖閻學陸義山棻。有通洋宜防倭患議。于閩廣尤爲切肯。故附錄于此。

前代倭患。在嘉靖間。不僅被于湖邑。即以湖邑論。倭屯清溪。不過沈氏兩宅。非有樓櫓之設。壕塹之防。可以堅守而力拒。即如邑志所記。虛張倭勢。不過千人。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三千之衆。是以七十三人擒一人。而不足。有是理哉。況父老相傳。其倭止一十八人耳。徐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貿易。貲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葉麒。誘入倡亂。驅煽沿海貧民。聚而爲寇。吳越財賦之區。承平既久。民間累世不睹干戈。豈能單衣而扞鋒刃。至于汛師水哨。皆同兒戲。調至客兵土兵。不諳川原形勢。而且先有凡肉居民之心。無異於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宜乎曠日糜餉。縱賊流毒于數郡數十縣之間。釀成東南一大害也。而其原不過起于通洋貿易之徐海一人。甚矣通洋之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可不預爲之爰也。或曰。氓之蚩蚩。鮮不謀利。通洋亦生財之一途。貿易者什伯其輩。皆挾貲求贏。以自贍其父母妻子。安得人人徐海。是大不然。凡人之有恒產與恒業者。守墳墓。樂閭肆。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即逐末而從事於商販。南走閩粵。北走燕秦。遠者至于滇池遼海而止。亦足以權子母而收息。借徙矣。何至泛不測之淵。入鯨鯢蛟蜃之窟。以求贏餘。此其人必素行無賴者也。必生計涼薄。不豐于商販之貲者也。必嗜利忘禍。貪狠而不仁。僥倖于一獲者也。必厮梗其身。視其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徒。本非良善。而往來數數。玩易波濤。又聞日本風俗。出入佩弓。男女雜沓。飲食之費。倍於中國。妓館博家。比比而是。貿易者本少利多。又素性狠簒。不自惜其貲。即所獲不甚饒。而挾妓呼盧。同胥及溺。是以贏餘之財。得于彼。仍失于彼。或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海輩。嗟乎。夫人而嗜利忘禍。輕其身。路視其父母妻子。貪狠不仁。試不測之險。以僥倖一旦之獲。則亦何事不可爲。且涉大海如衽席。習見夫彍悍佩弓之俗。浮浪倏忽。若鳥獸之聚散。不以故國鄉井爲念。久相忘于法制禁令之嚴。又且喪其所有。窮困無歸。更何所不爲。而尚有忌憚哉。彼徐海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人。非素有不軌之志。樂與島倭爲伍。逞其邪謀。入寇內地。祇因貪利而進。喪其所有。窮困無歸。乃激而爲盜耳。而謂凡

今之人通洋貿易必無若徐海輩者。時敢信耶。或又以爲倭俗饒于貲財。未嘗闌入爲盜。此亦不可恃也。良楛共產。易地皆然。中國嗜利忘禍之人。可以聚類而往。則彼中桀黠者流。交相煽誘。亦可以因導而來。向所云真倭一十八人者。非其故轍耶。然則戢亂于既熾。弭亂于未萌。利害較然可見。廟堂之上。遠而未周。身任封疆者。不宜寞然而處堂也。封疆大吏。周而未悉。各任濱海民社之寄者。不宜忽焉如之。而待焦頭爛額之客也。康熙初年。以海島遊魂未滅。沿海防兵。糜餉日久。立界遷民。禁及採捕。議者或謂損魚鹽之利。絕貧民衣食之原。然不出數年。投誠者接踵。海氛遂息。以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孰贏而孰詘耶。寇在海中。不能自耕而食。必資內地之粟以爲生。濱海奸民。受其白鏹。粟米于家。剋日相濟。反以被掠報官。官日夕惟盜是諱。而何暇詰其奸。食不乏。寇不消。自遷界禁篙。粒米不得盜入于海。而海寇悉爲安插之編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既弭。朝廷乃下寬大之詔。復其遷界。許令結篙捕魚。可以厚民之生。奏而言利者遂進通商貿易。充裕國課之謀。於是洋禁大開。富家巨室。爭造貨船。游手惰民。競充販客。微貲所挾。倍息相期。往而獲利。則貪進而不肯休。苟失其資。則流蕩而不能返。或負豪門重息之債。或親戚義助之財。負者莫償。索者逼迫。相迫不已。至于相讐。凡爲此者。曾所謂素行無賴。嗜利忘禍。忽蹈不測之險。而路視其父母妻子者也。其情其勢。不易驅而爲徐海輩哉。夫開洋之利。稱貸于豪富者。羨餘于持權者。侵蝕于胥吏者。各取什之三。其歸于國課。僅什之一而已。下取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也。數傳之後。承平相習。脫有不虞。如嘉靖間故患。則徵兵調餉。費數十倍。悉所入之課而不償。而黔黎有殘害之厄。地方多蹂躪之禍。所謂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大彰明較著哉。愚謂封疆大吏。能直陳利害。破羣情而能其役。但許濱海細民結篙捕魚。凡通洋船隻。一切禁之。則內地之奸謀無自生。海外之邪釁無由召。此上策也。否則顯立條約。檄諭所屬有司。察盛地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姓氏居止。編爲一冊。冊內註明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置買某貨。向某海口。登某戶船。逮其歸也。又一一報明。而注之冊。取其里長兩隣結狀。其隻身無賴。貲本不足者。不得偕往。則來去可稽。虧盈可驗。放蕩之心。有所顧畏。而奸慝之志。未敢萌芽。雖非永安長治之良規。或亦防患詰奸之中策。然而杞人之憂。終未能已也。

嶺南雜記下卷

仙茅。出庚嶺嶸峨。葉似蘭根。如萎蕤。色白。八月採。人傳葛仙翁煉丹于此。上升。棄餘藥。遂生此。九製服之。溫補元氣。唐明皇時。婆羅門僧進此方。服之有驗。古云。十斤乳石。不敵一斤仙茅。今服者甚少。偶有服者。不甚驗。豈物有今昔之異耶。

雄鴨。以南雄府待名。鴨嫩而肥。醃而以麻油漬之。日久肉紅味鮮。廣城甚貴之。

龍豬。出南雄龍王巖。在城東百里。重一二十斤。小耳廉脚細爪。土人醃薰。以竹片綁之。皮薄肉嫩。與常豬不類。廣城亦重之。又出江西贛州龍南縣。

英德石。大者可置園亭。小者可列几案。無不刻畫奇巧。玲瓏峻削。但不若靈璧石。叩之鏗鏗作聲。耳入城列肆。多買石者。然無一中玩。必求之收藏之家。方可得。米袖中物。然價亦不賤。語云。英石三妙。皺、瘦、透也。

英枕。即藤枕。以光細堅厚三兩層者爲佳。定製乃可得。

榕樹。園廣最多。他省則無。故紅梅驛以北無榕。大者蔭十餘畝。離奇古怪。偏木之異。衙署多植以爲蔭。然體曲不中梁柱。理斜不中材用。質虛不中薪爨。莊子所謂以不材而獨者也。漳浦黃石齋先生有榕頌。其木年久者。常結伽南香。焚之致鶴。植于水際。其子可以肥魚。細枝曝乾。束爲炬。風雨不滅。其最製藥。

可以固齒。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嗚呼。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潮州總戎薛諏若受益園有榕一株。下分上合。中間相隔三尺可容出入。因以爲園門。而兩樹中各面一石笋。高六七尺。不知何從而入。薛求作詩。因爲喬榕歌。

嶺海饒怪木。榕類尤非常。高者參青天。其廣可蔽滿谷之牛羊。疎理難剉作舟楫。曲幹不中爲棟梁。析以爲薪不炎上。佐鼎不若茨與藿。托根多在官府署。屈然雖大材非良。鳳皇偶來翔。飛飛擇止息。既無桐花可以棲。又無竹實可以食。鷄鶩且厭饜。鼓翼徘徊。背下千仞翼。蛟螭糾結枝猙獰。陰雨蔽虧葉。鬱鬱行者過之。晝不見白日。夜不見月與星。（謝靈運云。廣東天南。其下雨露所不濡。不黍所不植。奪民之利。頗有天汲日頭。）肥其根。使我一見爲心惻。共言大樹有靈神。勇士不敢操斧斤。嶺南霜雪總不到。使汝盤踞偃蹇無涯堤。唯有元戎園亭一樹最奇絕。上成連理下門闕。樹中腹石共嶙峋。樹石相連彌歲月。上古大椿八千秋。此樹應同兆牙蘖。牙旗不動軍門靜。鈴閣遣閒春日永。起居八座太夫人。百歲高堂作湯餅。（太夫人壽九十六。）七十萊衣舞蕊筵。孫枝瓜瓞更綿綿。笙歌堂上會親戚。鼓角聲門拜玉鞭。西越故人明世緒。小詩作頌慙詞麗。元戎勳業震天南。大樹將軍即馮異。

仙人掌。人家種于田畔。以止牛踐。種于墻頭。亦辟火災。無葉。枝青嫩而扁厚。有刺。每層有數枝。枝枒而生。絕無可觀。其汁入目。使人失明。

木棉樹。大可合抱。高者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葉。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蕊黃色。結子如酒盃。老則坼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綠。其絮土人取以作褥。余買數斤歸。欲效綿花製爲絮。女工不能治。海南蠻人織以爲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即古所謂白疊布。杜詩。光明白氎巾。即此。今詢之粵人。亦無有織作者。或別是一種耳。廣州閱武廳前。與南海廟。各有一株。甚大。開時。赤光照耀。坐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

宜母果。似橘而酸。醃食甚下氣和胃。婦人懷妊不安。食之良。故有宜母之名。又名宜濃子。製以爲漿。甘酸辟暑。名解渴水。元吳萊有宜濃熟水歌。

檳榔。出海南。而徧于兩粵。其樹亭亭直上。近頂五六尺間有葉。葉間洪腫坼裂。一苞數十子。無花而實。棘針重疊其下。皆黎女採摘入市賣之。謂之山子。食時。一枚切爲四片。以蔞葉石灰幷嚼之。或加檳肉核桃之類。人客相見。以此先茶。然亦有食之而悶眩汗出者。飲冷水一二口即解。而彼人日不離口。近日都門酷嗜之。甚于粵。

椰子。形如芋頭。如人首。外包棕皮。內有堅殼。解之得漿。味如荸薺之汁。附殼白肉如截肪。甘脆可啖。彼人切爲絲。蜜餞以致遠。中有心可食。亦有無心者。其殼爲椀。最小者爲酒盃。尤貴。相傳入蠻鄉用椰器。遇毒即裂。今皆鑲而用之。失其性矣。

黃皮果。大如龍眼。又名黃彈。皮黃白有微毛。瓤白如豬肪。有毒核數枚。酸澁不成味。久之少甘。疑即餘甘子。樹似橄欖。綠條開小花。夏末結實。小兒嗜之。

羅桃。形如蠟丸。大如桃。高丈餘。花開一簇如針。蕊長寸許。五月熟。色青黃。中虛有核如彈丸。搖之有聲。肉鬆而甘。憶幼時在福建永春縣。食一種名香果。形少圓長。肉鬆甘香異常。重振即碎。後兩次入閩。于福省徧覓不可得。羅浮僧云。山中甚多。每煮爲糖果以餉客。余亦兩次入粵。未及嘗也。

蕉子。最多。蕉心抽一莖。叢生一二十莢。如肥皂。而三稜。剖之。肉如爛瓜。味如蜜筒香瓜。名爲棒槌蕉。自夏徂冬。賣此最久。有玫瑰蕉。作玫瑰花香。又有狗牙蕉。二種小而甘。品貴于棒槌。其不實者有紅蕉。中抽一花如蓮蕊。葉葉遞開。紅赤奪目。久而不謝。名百日紅。有蕉葛。不花不實。人家沿山溪種之。老則砟澀。溪中俟爛。揉其筋織爲葛布。亦有粗細。產高要、廣利、寶查、等村者佳。然一年即黑而脆。遜葛遠矣。

魚膠。大者徑數尺。小者如盤。厚且堅。不知何魚之鰾。或云齊明帝所嗜鱅鰬即此。余年伯王文貞公服之。連果八子。甚詫其効。

白石。出高要七星巖。瑩潔光潤。土人琢以爲器。或做高麗製爲燈。極明亮。

錦石。出高要峽。細潤可爲硯。亦發墨。白錦石出七星巖。有山水草木雲氣物象。土人琢爲屏風。爲床榻。爲香几。爲插屏。康熙甲子年。西洋國王造宮殿。行咨粵中。遣人鑿取。以爲塔尼。因此山關繫肇慶龍脈。不允其請。其見珍于外國如此。

孔雀。產廣西。而羅定山中間或有之。雌者尾短無金色。雄者尾大而綠。金翠奪目。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後復凋。與花相榮衰。然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苴尾之地。捕者先施網罟。俟甚雨尾蓋而重。不能高翔。即罹網罟。不肯妄飛。恐傷其尾。至死愛護之。土人取其尾。每數十莖長短相雜。爲一屏。價亦不甚貴。其徧身毳毛及尾毛之破碎者。取以織補服。其肉則充餉饋。如鵝雁。味亦如之。食解百毒。然食孔雀肉則服藥無効。其尾金眼有毒。孩童戲取啣口中。有死者。其膽與糞尤毒。能殺人。而孔雀尾插瓶中。蚊喜食之。尾能粘龍腦。宋時。禁中每幸諸閣。榔龍腦以群蟻。過則以孔翠尾爲帚。捕之。腦皆粘聚尾上。無有遺者。

養孔雀。須以一間房。前開窗牖。使其向明。四面通透。橫一木架。令棲息其上。飼以五穀豆麥。勿令缺水。每至秋夏。田中拾螽斯蟋蟀蚯蚓之類。飼之。引于廳事。令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病。以鵝翎筒子灌少清油。以清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以小魚蝦及切蒟少許。啖之。貫其涼冷。切不可與鹹酸雜食。則減精神。昏暗毛羽。馴養頗久。性與人習。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迴顧自視之。名曰朝尾。見婦人黃豎綵衣華服。則放屏以誇之。或妬逐而啄之。或聞歌唱絲竹之聲。則放屏而舞。

有偶得孔雀卵者。使雞伏之。初年生綠毛。三年生小尾小火眼。五年生大火眼大尾。尤與人習。

海膽。蚌蝶類也。出陽江、海豐、等處。殼圓有粟粒。附石而生。互相聯綴。取一帶十。若觸破其一。餘皆粘石不可動。縱椎之破。亦不得脫也。肉色黃。有四瓣。鮮煮甚美。乾者味如鹿脯。其殼朱漆。其內爲盃。爲盒。大者爲香爐。然脆不經用。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柔魚。墨魚。海豐名鰂魚。較他產脆美。大約鰣魚柔魚墨魚一類也。

蒲席。出端州者。細滑勝于他處。名蓉龍鬚。龍鬚席則獨產端州廣寧縣。似蒲而細。然雖細而恨薄。夏暑汗體。疑臥其上。轉側粘身。故無足貴。

燈草席。出東莞。軟厚而溫。價亦不賤。染作五色如蜀。充四方餽遺。

流黃席。出潮州。流黃鎮。與虎邱席相似。而柔細過之。佳者每床一金。

西國米。出西洋。僞者以葛粉爲之。以多煮不化。而色紫柔滑者爲真。益胃和脾。夙病初起者。宜食之。

粵東之笋。十九皆苦。彼人以苦笋益人。甘者作脯。凡煮苦笋。以黃豆同煮。未熟不可開釜。犯則彌苦。

苦瓜。又名賴葡萄。卽錦荔枝也。閩粵皆以爲常饌。有和脾疎胃之功。俱食其青者。或醃作菹。或漬肉其內。或以燉肉。

扶桑花。粵中處處有之。葉似桑而畧小。有大紅淺紅黃三色。大者開泛如芍藥。朝開暮落。落已復開。自三月至十月不絕。佛桑與扶桑正相似。而中心起樓。多一層花瓣。今人以扶桑佛桑混爲一。非也。紗緞黑退變黃。搗扶桑花汁塗之。復黑如新。

甕菜。卽蕹菜。人家徧地種之。莖中空而葉尖。以淺水先焯乃炒。爲佳。醃爲菹。亦可久藏。可解胡蔓野葛毒。

波羅蜜。與大葉榕相類。不花而實。實生枝間。或根上。春生。至秋可食。苞大如瓜。而多軟刺。肉如橘瓣。有核如肥皂子。白膜包之。煑食如栗。其漿汁作邪甜。氣亦臭。彼人酷嗜之。

羊桃。一名三歛子。一名五歛子。以其觚稜而分也。色青。味黃甘酸。內有小核。能解肉食之毒。有人食豬肉。咽喉腫病欲死。僕飲肉汁亦然。人教其取羊桃食之。須臾皆起。又能解蠱毒瘴癘。土人蜜漬鹽醃以致遠。

人面子。出增城。核如人面。余殂視之。殊不甚似。略具數孔耳。土人皆以入饌。凡煮鴨煮肉必用之。亦醃以爲菹。或刻作花毬。蜜漬充餽。嫩者搥爛。蒸爲膏。以蜜收之。甘酸益津。

山丹花。如瑞香。而正赤。開足後帶黃色。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落瑪瑙盤。甚得其形似。

金鳳花。黃色。如鳳。心吐黃絲。葉類槐。余在七星巖見之。從僧乞其子。歸種之不生。

芥蘭。甘辛如芥葉。藍色。鍊之能出鉛。又名隔藍。僧云。六祖未出家時。爲獵戶不食葷血。以此菜與野味同鍋隔開煮熟食之。故名。余亦從乞其子。歸種之。滿畦矣。

番薯。有數種。江浙近亦甚多。而賤。皆從海舶來者。形如山藥而短。皮有紅白二種。香甘可代飯。十月間徧畦開花。如小錦葵。粵中處處種之。康熙三十八年。粵中米價踴貴。賴此以活。有切碎晒乾爲糧者。有製爲粉。如蕨粉藕粉者。又有甜薯。圓如鵝鴨卵。有猪肝薯。形如豬肝。重十餘斤。皮紫。皆出粵地。唯番薯種自洋中來也。

土芋。形全似芋。但味少淡而無香耳。

葛根。大如臂。有如瓜者。剖而食之。甘如梨。白如蘿蔔。可以爲粉。

木耳。產于石上。多皺而厚。食之甚脆。

燕窩。有數種。白者名宜燕。斯之絲縷如細銀。魚潔白可愛。黃色者次之。中有紅者名血燕。能治血痢。白者入梨加冰糖蒸食。能治膈噎。日本以爲蔬菜供僧。此乃海燕食海邊蟲。蟲背有筋。不化。復吐出而爲窩。綴于海山石壁之上。土人攀援取之。春取者白。夏取者黃。秋冬不可取。取之則燕無所棲。凍死。次年無窩矣。

海粉。是海邊蟲食海菜之蕊。蟲如蛞蝓。大如臂。食綠則綠。食紅則紅。但綠色者多。以清脆爲佳。若黃色爛結。不貴矣。紅者可治赤痢。

荔枝。多不及閩。而較早一月。唯新興者過之。新興荔較美于閩之狀元紅。官其地者。亦不可多得。倘逆在藩時。荔將熟。差官封守之。熟則索夫進送。故多伐去之。增城荔亦美。挂綠爲最。黑葉次之。彼人取荔漿爲酒。蓋以荔汁和燒酒爲之。香味俱美。然難致遠。

蠔。肉最美。其殼砌墻。鱗鱗可觀。蟹形似蜆而大。沙螺類螺而肥。若龜腳。其下品矣。

蠔蜑。音宰。小蠔也。潮州以鹽醋醃生食。味甚清脆。不覺其腥。

禾蟲。形如百腳。又如馬蟥。身軟如蠶。細如箸。長二寸餘。青黃色相間。中有白漿。狀甚可惡。產海濱田中。禾根長數尺。或至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漾至海濱。寸寸自斷。卽爲此蟲。土人網而取之。午前擔負而賣。午後卽敗。不可食。取蟲盛器中。滴鹽醋一小盃。其漿自吐。濾以蒸雞子。最鮮。潘逆時。禾蟲亦稅至數千金。魚埠蜆塘。其稅尤多。民極苦之。

鱟魚。與閩同。其子爲醢。其殼爲杓。其血綠色。烹鱟并血。則味更佳。

鱘魚。絕無味。土人名三黎魚。土音來。

嘉魚。出肇慶府。冬月始多。爲魚中第一。廣魚無味。此魚出自石穴。蓋食乳水。故肥美。

蘆鰻。產海邊。隨潮登岸食蘆笋。潮退入溪田中。不能去。方可得。有重一二十斤者。有重五六斤者。全似鰻而身短。背黑。有類烏鱧。味極肥美。余于惠來縣食之。不可常得。

玳瑁。出南番海洋。狀如龜。鱉背負十二葉。取用必倒懸。其身。用滾醋潑之。逐片應手而落。黃多黑少者價高。黑斑多者不爲奇。廣人以製盃盤梳掠之類甚精。

蒲魚。卽鱘魚。其味甚美。而尾極毒。中之痠悶不已。用葛布燒灰。同麻油調塗良。狀若荷葉。大者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腹下。目在頸上。尾長有節。節節連比。熟則脆軟。出陽江者多。昌黎詩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者是也。又名海鷂魚。又名少陽魚。

苦蠱茶。一名皋盧。非茶也。葉大如掌。一片入壺。其味極苦。少則反有甘味。擣嚥。利咽喉之疾。功並山豆根。

遠香。出瓊州者爲勝。有色黑而重者。名將軍帽。鯽魚片。色黃而有棕紋者。名花刻。自海舶至者。味辛而酸。不如瓊產之甜靜無尾烟氣也。其餘有夾板并抱朽木者。俱香之下品。而尤有他木煮成假充者。不可不辨。

海瓊沉香。盡產黎峒。多虎狼毒魑魅蛇。其俗皆女子採香。耳帶金環。首纏錦帕。腰佩利刀。什伯爲羣。遇竊

香者。卽擒殺焉。出萬安山島者最勝。島在正東。謂得太陽之氣。香尤蘊藉。

沉香。以瓊州所出者爲最。舶沉雖大而重色黑而堅。味辛。俱不及瓊沉之甘而下氣神速也。瓊又有藥沉。俱細片黃色。然投水卽沉。入藥尤妙。人不易識也。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榜。常有雲氣罩山間。卽如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一二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龍已去。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衆共分之。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之涎。爲日所爍成片。風漂至岸。人得取之。又嶺外雜記。龍枕石而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久者色紫。甚久則黑。其氣近于臊。形如浮石而輕。膩理光澤。入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風浪漂泊舟嶼。積年氣蓄滲于沙土中。魚食龍涎作蠹。散于沙磧。其氣腥穢。唯汎水可入香用。

龍涎。于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之中。上有雲氣罩覆。則下有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爍。凝結而堅。輕者浮石。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香烟。縷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余兩至粵。未見眞龍涎。姑述所聞如此。今海外進貢內府。不過四兩。

粵市中有香膠。乃末高良姜同香藥爲之。淡黃色。以一二匙浸熟水半甌。用抿婦人髮。香而解膩。香澤中之逸品也。

黃熟。出東莞。他處則無。其最佳者爲香。根堅如沉。速。槎枒屈曲。可爲盃斝。爲硯山。爲禽獸形。供玩。盃以鐵鑲。山以紫檀爲座。頗稱雅品。其香有透棕橋梁。有大片如手掌。俱以棕紋深透堅實爲佳。其平常者至賤。以樹蘭蒸之。香頗蘊藉。有以香櫞皮罷之。味勝蘭香。其皮可漬以爲紙。又可以績以爲布。

素馨。較茉莉更大。香最芬烈。廣城河南花田多種之。每日貨于城中。不下數百擔。以穿花燈。綴紅黃佛桑其中。婦女以綵絲穿花繞髻。而花田婦人則不簪一蘂也。茉莉尤賤。有重臺者。三臺者。又有番茉莉花。大如龍眼。千葉。極香。但花瓣層疊。鮮有開足者。

樹蘭。高丈餘。花似魚子蘭。而香烈過之。五葉者貴。其花不落。香且久。三葉者。其花次日卽落。俱不能度嶺。度嶺次年不花。三年萎矣。

珍珠蘭。彼處殊不貴。根有毒。食之殺人。故蒸花露者忌之。茉莉花蒸露。氣極臭。

棕竹。幹如竹而實心密節。皮青色。外有棕皮。節節包之。葉與竹無異。最難長。可爲杖。

鐵蕉。葉如鳳尾草。而堅勁。根出土上。如芋頭。燒鐵釘釘其根。則繁茂。

鐵樹。高數尺。葉紫。如老少年。開花如桂。而不香。或云。此樹遇甲子一開。開必以丁卯年。故有鐵樹開花之諺。然甚無異致。吾所不取焉。

烏榄。一名木威子。乃橄榄之大者。蒂有鼻。味大遜橄榄。土人取其肉醃爲菹。名曰榄豉。色如玫瑰。味頗雋。又可榨油。調食點燈。其仁則爲佳果。以致遠。然不善收藏。輒油不可食。其皮染物。鮮紅如茜。其核可爲

薪。

石蛤。一名坐魚。閩浙皆有之。卽蛙之大者耳。重者斤餘。項短身青黑。土人連皮食之。云不可脫去。此錦襖子。

蟒蛇。粵西及海南州縣有之。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人卒遇之。取婦女弊褲投擲。蛇以首藏之。俯仰頓滅。甚樂。俟其倦閉。卽斃之。或投以婦人衣。則亦盤繞不去。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椿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橄榄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毀婦人裙褲以招之。蛇望見。卽昂首高五六尺。來逐。人退入羅椿內。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則轉身不便。蜿蜒屈伸間。人持棍擊之。且退且擊。數人迭出。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以葛藤繫其頸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卽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眞。眞者乃在腹內。價過兼金。其肉可食。皮可裝鼓鞞之類。蛇處山谷中。土人往往占望而測知其多少。

蟒蛇最淫。山中見婦女。卽追逐之。蟒繞其身。與之交媾。以舌入婦女口中。人衆逐之。其去甚疾。婦女扶歸。以雄黃盥湯灌之。服嗅毒之藥。以熱水揉腹。盡出蛇精。始無患。不治。月久產小蛇矣。

倒挂。形如小鸚鵡。徧身綠色。尾兩翼。俱有大紅。雌者止尾翼有紅。飼以水飯。夜則倒挂籠中。或止以一爪挂籠。性畏寒。不能度嶺。攜者籠上幕以布。時以胡椒水洒之。夜置幃中。余攜歸兩對。比冬皆斃。東坡詞中有倒挂收香之說。殊不確。或別一種耳。

烏猿。出羅定州及石城。渾身如墨。止眼碧齒白。卽舌亦黑也。短身長臂。臂倍于身。行走如人。性甚馴。余攜歸。畜之甚馴。有黑身白眉者。有連鬢白者。有尾長過身者。好居樹上。跳越如飛。捕之者逐使下地。在無樹木之處。則束手受縛矣。

石猴。小如拳。出高州、化州、羅定等處。可于箠筒中睡。

嶺南有獼。似猿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猿猴爲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獼乃一一手按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戴其頂。此猴跪捧不敢動。餘乃散去。戴石之猴。隨獼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淨訖。乃臥而聽獼食之。物之相制至于如此。哀哉。獼皮爲褥。最溫。其價甚貴。吾友陳元孝有獼賦。

山鳥。形如八哥。能作種種禽獸音。教之亦能學人語。余攜歸二隻。臆間有黑色。圓長者善鳴。眼紅者善鬬。

彼處多畜之。

鸚鵡。有白者。較綠者差大。頂有角毛。墳起。時放花。淡黃綠色。瑰瑋可愛。有大紅者。毛赤如血。有五色者。光采陸離。皆從洋中而來。洋貨店中多有之。五色者少。稍北行卽苦寒病。飼以紅柑有愈者。

綠鳩。似班鳩。而色綠。自廣西而來。相傳每年九月。黃魚化爲之。出水集巖樹間。網之輒得。粵東甚貴之。而粵西以充庖。

西洋雞。頭高尾翹。與常雞甚異。亦有黑白雜色諸種。

火雞毛黑髭髭下垂高二三尺能食火炭相傳火雞火鼠毛爲火布此雞毛焚之亦成灰燼恐非此雞亦自海外來

翠雞形如雞而極大偏身翠毛余攜一隻至家不數日而斃

柚子花香酷似梔子花肉紅者甘白者酸然增城香柚小而白肉香甘異常潮州出斗柚大如斗味亦甘美其皮可爲香灰

香閩似蜜羅柑而圓少橢中無穰甚甘脆

斷腸草粵中處處有之葉與蔞葉正相似乃木本高三四尺結子如羊角不知手誤觸之入口亦有毒與夫每以相戒粵山野人最輕生每服此以圖賴有欲擷之者此草卽搖動若招人之狀聞中亦有之余過汀州見郡守王簡庵廷掄出示禁人服斷腸草有收取送官每擔給銀三錢

曇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二三十朶攢爲一朶香烈異常

鷓鴣形如雌雞而小雌雄相對啼飛不甚高嶺南之佳味也

新興縣有優曇鉢無花而實實似枇杷非佛經之優曇鉢羅花也

錫出惠州者謂之上點銅錫鑛入爐必用芋艿鍊之方鎔成汁無芋則不成也性堅而清以製器用最精工人亦極精巧他省之匠不能及也洋錫尤堅而白製器如銀久不變色

白鉛出楚中販者由樂昌入楚每擔價三兩至粵中市于海舶每擔六兩海舶買至日本每擔百斤鍊取銀十八兩其餘卽成烏鉛俗稱倭鉛實不產倭乃鍊出銀後仍載入內地每倭鉛百斤價亦六兩其鍊銀之法習不傳于內地爐火家亦不曉其術也

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又有一種細如箸綿絮爲心盤折如膏環饋子欲點則引長其燭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

吸毒石乃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腫毒卽發背可治今貨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舂成大如圍棋子可吸平常腫毒及蜈蚣蛇蝎等傷盜患處粘吸不動毒盡自落其石卽以人乳浸之乳變綠色亟速棄之若人畜亦毒也不用乳浸石卽裂矣一石可用數次其腦石盜蛇頭不動爲驗

西洋狗小者最貴有黑者有黃色者鬼子與之同飲食寢處又有一種稍大而毛長尺許深目短喙狀如獅子尤獰醜

桄榔身似棕櫚而色綠亦有絲自裹高七八丈亭亭直上葉生頂上大如掌甚穠密其杪抽絲莖千百條長丈餘下垂如縷蕤蕤可玩結子紋如榕榔可爲素珠其木可爲大小盤紋如棕竹但質理虛脆擲之北行易裂皮中有麵可食名桄榔麪

五色雀產羅浮游羅浮者大率先至華首寺有佳客至則此鳥飛鳴迎客名迎客鳥

羅浮志載仙蝶爲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盤而五色人得其繭蝶亦化出數日卽有一蝶自來引之而去雖

數千里之外滅之箱篋亦化去也然惠潮山中多產此繭或作于竹葉或作于樹葉山中人採而貿之抽絲撚線製爲繭綢出程鄉者最佳每端三四金不等然非仙蝶也因疑羅浮蝶亦誌雷附會之說康熙庚辰十月余在惠州有羅浮僧贈繭二枚盜之竹籠中亦忘之矣次年三月十七舟至江西弋陽縣忽出二蝶大如扇五色陸離合色傳觀甘一日至玉山日中忽有一蝶飛至舟中頃之不見上燈後復見一蝶從舟中飛去視籠中二蝶亦杳然無跡但籠隙甚小不知何以得出玉山離羅浮數千里蝶出繭未及三日何由知之何以來引去如是之迅速始信神物去來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志雷之說殆不我欺也

羅浮有竹葉符片片有篆文可以辟雷中藏丹竈泥粉紅色丸如黃豆大云調水飲之治不服水土及注船等症

羅浮有茶產于山頂石上剝之如蒙山之石茶其香倍于廟界不可多得

化州有琉璃茶出琉璃菴其產不多香味與閩界相似僧人率客不及一兩

葵扇出東莞其販于江浙者特其麤者耳其精者有彩畫人物極工緻又有柄中鏤空內刻人物自能運動其直兼金大者長三四尺可爲腰扇障日其葵亦有花

粵中溫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月爲其食盡傾圮者有之尤異此物能食銀康熙甲子年鹽課提舉司汪蒂斯爲余言庫銀忽缺數千金見壁下有蛀末一堆爛如白銀尋其穴掘之得白蟻數斛入爐鎔之仍得精金但耗其十一耳又庚辰年余至廣城按察司知事王煜有一親識寄銀五十金藏竹箱中經年其人來取封識如故發其銀紙裹已破錠件宛然而輕十餘兩視之已中空矣次日見箱下有銀屑一路入壁孔中掘之皆白蟻取而鎔之仍爲銀已缺數兩矣

粵山中道傍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微高一二尺葉大如指頭頗帶藍色葉老則有白篆文如蝸涎名鬼畫符葉下有小花如粟米至晚則香聞數十步恍若芝蘭又名夜蘭山間者月有蚊卽折此樹逐之蚊卽驚散故又名蚊能樹彼人凡一切風寒諸病取樹葉煎湯服之少頃大吐痰涎立效或行路寒暑所侵吐瀉腹痛雖危篤者採摘數葉嚼之或吐或不吐病徐卽愈城市人無知之者亦異草也

廣州靖海門外過河海幢寺藏經閣下有樹一叢名鷹爪蘭枝幹如鷹爪花六瓣兩臺他處未見亦異種也

孝光寺殿東菩提樹大十餘圍根株無數相傳梁天監年西竺僧攜種

西洋紙破長丈餘圓如繭而空其首細看無縫色白如綿云國中夫婦同寢其中可以禦寒

潮州大馬蟻山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羣蟻來朝亦怪事也粵中馬蟻種類極繁人家几案之上臥榻之中撲緣殆徧稍有蜜糖脂膏之物雖縣之梁上度之篋中無有不爲所嚙者床桌之足以水盆盜其下一芥可渡卽驅之不去矣

廣州可畊之地甚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蟲損蝕其實唯樹多蟻則蟲絕故園戶之家買蟻盜之

樹。販蟻者用豬羊脂盛脂其中。張口於蟻穴旁而取之。謂之養柑蟻。高州西蕩枝村。兼種橘柚爲業。其樹連亘數畝。繁竹索引。大蟻往來出入。藉以除蠹。蟻卽子葉間營窠。多至什伯。結如斗大。土人取其子作羹。或爲醯。以爲鮮美。

高郡人病。不事醫藥。唯重巫鬼。不愈。以艾灸之。所產縮砂仁、黑白牽牛、至多。

烏犍牛。出陽春。電白。等界。毛色光膩。土人飾鞍轡乘之。以代騾驢。

嶺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鱗。食草蠶。易其名曰茅蝦。鼠曰家鹿。曲鱗曰土笋。

海邊黃魚。化爲鸚鵡。泡魚大者如斗。化爲豪豬。鯊魚之虎頭者化爲虎。班者化爲鹿。

潮州龍蝦。大者長五六尺。頭與龍無二也。更大者其鬚可爲杖。然不可見。小者亦重三四斤。肉味不甚佳。

置墻下。羣蟻食之。不日可盡。洗滌其殼。可以爲燈。

狗印。出潮州。如蛇。有四足。

潮州木芙蓉。大如梧桐。朝開粉紅色。午變大紅。晚又變爲淡黃。人家種者。凭檻而觀之。

芳竹。多刺。土人用爲藩籬。近交趾境尤多。

瑞蓮菜。一名睡蓮。花瓣外紫內白。幹如鈕股。心似雞頭。以水淺深爲短長。日沉夜浮。必雞鳴採之。始可得。清香爽脆。銷暑解酲。出高州。

洋葱。形似獨顆蒜。而無肉。剝之如葱。澳門白鬼餉客。縷切爲絲。瑠璃滿盤。味極甘辛。余攜歸二顆。種之。發生如常葱。至冬而萎。

頻婆果。如大皂莢。莢內鮮紅。子亦如皂莢子。皮紫。肉如栗。其皮有數層。層層剝之。始見肉。彼人謂顏厚者曰頻婆臉。

龍爪花。色赤。形似秋海棠。中心垂絲蕊。如龍鬚。

馬纓花。色赤。如馬纓。其花下垂。一條數十朵。樹高者丈許。有白者。有桃紅而大紅鑲邊者。皆異種也。

番荔枝。大如桃。色青。皮似荔枝殼。而非殼也。頭上有葉一宗。擘開白瓤黑子。味似波羅蜜。康熙三十八年。上幸杭州。總兵藍理進此果。

鼠脯。順德縣佳品也。鼠生田野中。大者重一二斤。斷得其穴。熏熏數十。小者縱之。大者炙爲脯。以待客。筵中無此。以爲不敬。禮記。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殆卽是歟。

海豐芥菜。大者重二十餘斤。他處不及。葉圓厚無齒。

鶴膝竹。可爲杖。其節如雞腿。亦名雞腿竹。

綿木。產肇慶屬新興等處。其質柔韌。以爲肩擔。雖負重不折。用爲輿槓最佳。一對值銀二兩。

水豆芽。蟹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無。小如豌豆莢。

鎖管。形如鎖。十餘相連。味如蟹。肩鮮食醃食俱佳。

跳魚。長二三寸。形如上鮒。而細長。頂高而方。兩眼生頂上。身有細綠點。能跳躍。又名花魚。炙食佳。亦可作

羹。

角魚。頭有稜角。四起。飛魚餉蚤。如針而稀。能飛水上。龍蝦長鬣有二角。肉最美。花魚編身而點斑。以上數種。皆出海豐。

海豐水族甚夥。有馬鮫魚、鰨魚、淡鯊、鯽、土鯖、鯽。似比目半體。而兩眼生在一處。炙食最鮮。黑魚、鯽、鱸魚、鯽、烏耳鰻、乾油箸、風螺、乾西施舌、絲蚶、金鈎蝦米、對蝦、沙蜆、龍虱、海鴨、鯽、金蟛、鯽卽鶴鶉、赤蟹、麵蟹、珍珠蟹、菩提菜、沙白海膽、鮭魚、鱉、鯊、翅、帶子及鯖魚。又有日月者。蚌類也。大如掌而圓扁。殼半片白半片紅。土人直名之曰日月。

油葱。形如水仙葉。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者尺餘。破其葉中有膏。婦人塗掌中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之屋頭。問之則怒。以爲笑其貧也。

蓬生果。名乳瓜。土人又名木瓜。樹高一二丈。如棧棚。葉如蒲葵。近頂節節生葉。葉間生瓜。大類木瓜而青色。嫩皮微有棱。肉白多脂。而無核。掐之乳隨指出。醬食甚脆。子如蠶矢。二月下種。一年卽高大。數年果少。則伐之另種。其樹去皮可食。如羅蔔。亦可醬食。余于肇慶見之。

凡魚皆孕子卵生。唯鯊魚胎生。魚在胞中。多者一二十枚。少者數枚。口吐而生。破腹取胞魚。目未開。肉嫩中爽。若鯊魚則其美在翅。肉粗淡無味也。

廉州府學中。有大蜈蚣。長四五尺。身闊三寸。每逢風雨之夜。飛出殿檐之外。白光如曳練。頭有圓光。如毬。霍霍有聲。余族弟章成爲廉府教授。舉家見之。

瓊州有雷公馬。狀如蜥蜴。腹紫。背青綠。頭頸有鬣。如馬。多在樹上。蠻人立死。雷州亦有雷公馬。其形相同而無鬣。多在海灘沙上。又名沙蜈。見人卽藏入沙中。雷州人取食之。

瓊州有冬瓜蛇。大如柱。而長止二尺餘。其行跳躍。蓬蓬有聲。蠻人立死。

韶州仁化縣丹霞山。最稱名勝。山中產藥甚多。有異果名石栗。樹如枇杷。葉亦相類。實如核桃。而扁。殼堅。中有肉如栗。而更香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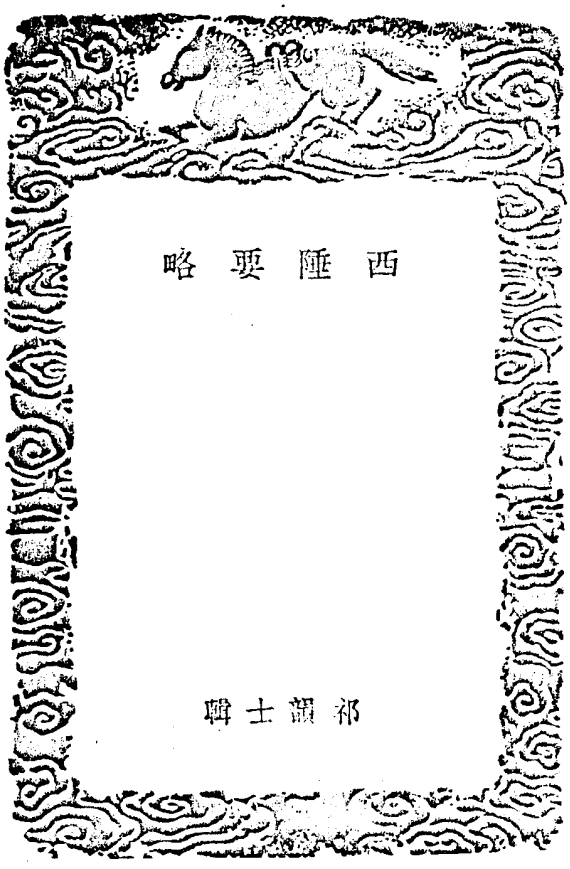
金星草。闊寸許。長一二尺。形如蕉。其葉中心一條。金星點點連綴。折之。中有黑髮一根。切而浸之。可爲閨中膏沐。

仙米。亦產丹霞。徧地所生。粒如粟。而色綠。煮熟大如米。其味清腴。

果下馬。高不過三尺。背有雙脊。健而能行。可以果樹下乘之。故名。產高州。

山馬。形似鹿。千百爲羣。角彎繞後。

山牛。與牛無異。但眼紅耳。山中作隊而行。見人不畏。海南山中甚多。



西陲要略自序

近年士大夫于役西陲，率攜瑣談聞見錄等書，爲枕中祕。惜所載不免附會失實，有好奇誌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歷代史乘，皆無攷據。又於開闢新疆之始末，僅就傳聞耳食，爲之演敍，訛舛尤多。夫記載地理之書，體裁近史，貴乎簡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證古，是無益之書可以不作。赤猶者之藏，余奉謫瀛池，蠡錐自效，緬思新疆周二萬餘里，爲高宗純皇帝神武獨闢之區，千古未有。余既得親履其地，多所周歷，得自目覩。而昔年備員史職，又嘗伏讀御製文集、詩集及平定準噶爾回部方略二書，故於新疆舊事，知之最詳。顧堪自信，適松湘浦先生駐節邊庭，以伊江爲總統南北兩路之地，親事丹鉛，創爲事略十二卷。已又奉有纂輯同文志之命，將瓊涘各城故實事蹟，余獲總司校核，參證見聞，益覺信而有據。爰就要者攷而錄之，備存其略。凡四卷，並掇聞見錄諸書中之可信者，證以所見，纂爲二篇，附載書後，俾後之人知所折衷云。嘉慶丁卯夏五月壽陽祁韻士鶴皋甫自識。

西陲要略目錄

卷一
南北兩路疆城總敍
南北兩路山水總敍
南北兩路卡倫總敍
南北兩路軍台總目
卷二
南北兩路城堡總目
南北兩路職官總目 兵額附
卷三
伊犂駐兵書始
伊犂興屯書始 三屯水利附
訓練
牧養

卷四

土爾扈特源流
哈薩克源流
布魯特源流
霍罕路程記
厄魯特蒙俗紀聞
回俗紀聞

西陲要略卷之一

前史官壽陽祁韻士鶴皋輯

南北兩路疆域總敍

今之新疆。即古西域。出肅州嘉峪關而西。過安西州。至哈密。爲新疆門戶。天山橫亘其間。南北兩路。從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曰土魯番。曰喀喇沙爾。曰庫車。曰阿克蘇。曰烏什。曰葉爾羌。曰和闐。曰英吉沙爾。曰喀什噶爾。是爲南路。由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由北而西。曰巴里坤。曰古城。曰烏魯木齊。曰庫爾喀喇烏蘇。曰塔爾巴哈台。曰伊犂。是爲北路。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以南。今之所謂南路北路。則合天山南北而中分之。總屬於伊犂。全境之地。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古。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部。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等部。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蒙古。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就其相距道里計之。自伊犂惠遠城東北。行一千五百餘里。至塔爾巴哈台城。又東北七百餘里。與科布多以額爾齊斯河爲界。伊犂自北而西。及塔爾巴哈台東北一帶。皆哈薩克游牧。伊犂西南一帶邊外。皆布魯特游牧。自伊犂惠遠城東行一千餘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城。又東經綏來、昌吉、二縣。行八百餘里。至烏魯木齊城。即迪化州。俗呼爲紅廟子者也。自烏魯木齊東南越博克達山。通土魯番。五百餘里。自烏魯木齊東行。經阜康縣。行四百餘里。至古城。又東經奇台縣。行七百餘里。至巴里坤城。有鎮西府及宜禾縣在焉。南即天山。極高峻。路經天山。行三百餘里。抵哈密城。此北路之疆域也。自伊犂惠遠城。南越穆蘇爾達巴罕。至阿克蘇。一千餘里。由阿克蘇西北。二百餘里。至烏什。由烏什而西。經樹窩子草地。行七百餘里。直達喀什噶爾城。乃捷徑。布魯特游牧於此。凡伊犂西南。及阿克蘇、烏什、西北一帶。皆布魯特游牧。即所謂東布魯特是也。自阿克蘇由南而西。一千四百餘里。至葉爾羌城。自葉爾羌西北。五百九十餘里。至哈什噶爾城。中有英吉沙爾城。其巴達克山回部。距英吉沙爾西南烏魯克卡倫一千七百餘里。喀什噶爾所屬卡倫以外。與布魯特游牧連界。即所謂西布魯特是也。外通安集延及霍罕諸部落。又自葉爾羌東南行。七百餘里至和闐城。迤南沙磧戈壁。或雪嶺連岡。路不復通。自葉爾羌東南。出庫車、雅爾、卡倫。經和闐西南。行月餘可達西藏。沿途山徑狹隘。兼多煙瘴。路極難行。詢之克什米爾及安集延、喀齊、商回。言由西藏西北拉達克之地。往復貿易。有至葉爾羌者。先年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將大策凌敦多卜擾藏。曾由此路云。自阿克蘇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庫車城。庫車西南一帶。界阿克蘇、和闐。西北至伊犂一千七百餘里。庫車東南皆沮洳草澤。人馬難行。自庫車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喀喇沙爾城。由城西北經著勒土斯河至納喇特達巴罕。四百八十里。接伊犂東南界。喀喇沙爾東南一帶。或沙磧戈壁。或湖灘泥淖。人馬難行。自喀喇沙爾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土魯番。東南經闢展回城。約五百餘里至羅卜諾爾。即古蒲昌海也。又東南多戈壁大山。界連青海。西北界連烏魯木齊。自土魯番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抵哈密城。此南路之疆域也。由哈密南至南湖三十里外。俱戈壁。北與巴里坤、宜禾縣連界。東至嘉峪關一千五百餘里。其嘉峪關外。赤斤湖地方。南行百餘里至庫克拖羅垓。即青頭山。路通青海。凡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人等。經行此路焉。

南北兩路山水總敍

新疆境內之山發脈於葱嶺自西而東天山最大即漢書所謂祁連山山之陽爲土魯番哈密山之陰爲巴里坤然跨越數千里重巖疊嶂隨地異名最著者在北路若伊犂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路若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迪和闐之桑谷樹雅烏什之貢古魯克阿克蘇之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皆其分支蓋夏積雪不消俗槩以雪山呼之新疆諸水分流異趨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玉河和闐之哈喇哈什玉隴哈什二河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渾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悉東匯於土魯番之羅卜淖爾凡南北山積雪融化之水皆入之蓄瀦渟蓄伏流地中即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犂諸河多西流塔爾巴哈台之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烏魯木齊之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歸入淖爾或流經葦湖或伏入沙碛以及雪融會合之水甚多蓋皆一一詳攷之

伊犂之山有格登山在城西南一百餘里有額琳哈畢爾罕山在城東北哈什河接連圍場山陰一帶約三百餘里有阿布喇勒山在城東二百餘里哈什河東一帶與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山一脈有阿勒坦額墨爾都圖山在城西北四百餘里有塔爾奇山在城東北一百餘里有嶧郭羅鄂博在城東北五十餘里水則有伊犂河附近城南蘇亙千餘里流入哈薩克游牧有哈什河在城東北二百餘里有嶧吉斯河在城東七百餘里此二水即伊犂河上流有特克斯河源在城南隔山三百餘里東流而北北而西亦爲伊犂河上流有奎屯河有策集河有薩瑪爾河俱在城西北三百餘里有密爾果斯河在城西北二百餘里有察罕烏蘇山泉在城北二百餘里有阿里瑪圖河在城北二百餘里此外東北而南尚有烏哈爾里克有闌里沁有濟爾哈朗有博羅布爾噶蘇有察布察爾各河汲水灌溉廣利屯田有裘里木淖爾在城東北隔山二百餘里係察哈爾游牧西南一帶又有特穆爾里克有格根有哈爾奇喇有察林諸水皆資游牧凡境內之水皆朝宗於伊犂河惟裘里木淖爾不與焉西南四百餘里鄂爾果珠勒及哈爾奇喇等卡倫以外行百餘里有善塔斯大嶺山中多產野葱疑漢書所謂葱嶺者此其支脈自善塔斯西行三百餘里至特穆爾圖淖爾其水周廣數百里西北南三面皆山麓皆布魯特游牧沿岸潮沙土人以之熬鍼特穆爾者譯言鐵也圖者有也淖爾者海子也言此水產鐵故名並產大魚由淖爾南岸越巴爾渾大山渡塔爾拔河溯流向東南越大山可達回疆烏什此水西流歸納林河入安集延由淖爾南岸至塔爾拔河共行三百餘里西南過察奇爾圖大山經穆蘇爾達巴罕西麓由此而西仍經布魯特游牧又行五百餘里至鐵里冶克山嶺下二十餘里西面轉南由南而東共行四百餘里至喀什噶爾矣穆蘇爾達巴罕者冰山也在伊犂南界自伊犂西南行一千五百餘里始至山趾云

塔爾巴哈台之山則有塔爾巴哈台山又名楚呼楚在城北一百餘里有巴克圖山在城西七十餘里有珠爾呼珠山在城東北二百餘里有密博克薩里山在城東二百餘里有達爾達木圖山在城東南五百餘里有巴爾魯克山在城南二百餘里有格德蘇山在城西南五百餘里有綽諾庫圖勒山在格德蘇山

迤東水則有額彌勒河城南蘇亙三百餘里有固爾圖河在城東南二百餘里有額爾齊斯河在城東北七百餘里與科布多以此河爲界有齊桑淖爾在城東北五百餘里爲額爾齊斯所匯又有噶扎勒巴什淖爾在城東四百餘里有額賓格森淖爾有阿勒克圖琥勒淖爾在城西南卡倫以外有扎噶蘇淖爾在城東北附近額爾齊斯河此外亦有泉源諸水均資屯牧

自伊犂而南至烏什則有貢古魯克山在城北二百餘里有巴什雅哈瑪山在城西南一百里有雅滿素山在城西北二十里水則有畢底河來自布魯特游牧東流分爲二支南一支復分爲三又東流合而爲一與北一支匯而東流出境其官屯及回莊田畝均資灌溉

喀什噶爾之山則有玉斯圖阿爾圖什山在城西北九十餘里有塔什密里克山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餘里三山連岡疊翠環繞三面直接英吉沙爾上多積雪春融回莊資以灌溉水則有伊蘭烏苏斯河有烏蘭烏蘇大河回田亦賴灌輸之益下流匯入葉爾羌和闐諸水英吉沙爾之山連喀什噶爾其水則有圖木舒克大河東自布魯特流至城南闊四五丈至沙梁架木橋以渡行人回民開渠引以溉田

葉爾羌之山則有密爾迪山在城西南二百餘里產玉有瑪爾瑚盧克山在城西南四百餘里產玉又有一大山在葉爾羌西南與密爾迪山相連峭拔特出峯巒層疊蘇亙無際回人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疑即所謂葱嶺者是也水則有玉河自密爾迪山流出南支分入和闐

和闐境內正南一帶之山與葉爾羌之密爾迪諸山連岡不斷皆積雪水則有哈喇哈什河本名桑谷樹雅有玉隴哈什河有哈琅圭塔克河俱多產玉且資灌田

阿克蘇山則有穆蘇爾達巴罕在城北五百餘里即冰山伊犂阿克蘇南北兩路孔道也有滴水崖在城東溫巴什地方察爾奇克西南六十里產銅有鹽池溝在鄂依斯四十里產銅水則有渾巴什河在城西五十里

庫車迤北一帶亦係雪山蘇亙有丁谷山在城西北一百餘里又城北百餘里有山產硇砂水則有渭干河在城西百餘里源自北山出環城東南流回莊多引渠溉田

喀喇沙爾山則有博爾圖達巴罕在城東北一百三十里有著勒土斯山在城西北一帶接連雪山迴環千里其中水草暢茂土爾扈特和碩特兩部落游牧於此水則有著勒土斯河在著勒土斯之地有開都河在城西門外五里源出大雪山經喀喇沙爾城西水勢甚闊回人引渠灌注田畝有布古爾葦湖在城西四百餘里湖上有土橋一仍西入回疆之咽喉即漢書所謂土橋之險凡自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英吉沙爾烏什等處東北來者皆於此過渡舍此別無路徑也

土魯番之山即天山東北界巴里坤西達穆蘇爾達巴罕又西極葱嶺蘇亙數千里水則有羅卜諾爾在城東南五百餘里其澤周圍數百里爲西城東南一大藪澤中有回莊二處人戶各四五百每年貢水獺皮九張設六品伯克居之歸土魯番約束此諾爾普受西域回疆諸水及雪山冰山消融之水渟而不流

潛行地中。東南至西甯所屬番目那木錯多瑪遊牧。有山名噶達蘇赤老。出而爲黃河。經星宿海。即青海南岸。東流至西甯一千餘里。詳見御製河源記。古所謂河出崑崙墟。蓋因天山葱嶺及程蘇冰嶺一帶。蒙古語呼爲崑都崙。急呼則爲崑崙。其羅卜諾爾所匯之水。無非自天山葱嶺而來。特山羅卜諾爾伏流地中。至噶達蘇赤老始見。是爲黃河之源。或以羅卜諾爾爲即星宿海。誤矣。

哈密之山。即天山。最高處在城北一百三十里山之北三百餘里。爲巴里坤。水則有柳谷水。在城東北。源出天山。藉資灌田焉。

南北兩路卡倫總敍

新疆北路之塔爾巴哈台。與科布多毗連。以額爾齊斯河爲界。河東卡倫地名和尼邁拉虎。隸科布多。河西卡倫地名輝邁拉虎。隸塔爾巴哈台。自輝邁拉虎至塔爾巴哈台。夏季設大小卡倫十三處。烏里雅蘇圖。哈瑪爾達巴罕。博齊爾。特莫綽爾蓋。哈拉布拉。千齊溪。莫多。察呢烏蘇。錯克穆克果勒。札哈蘇淖爾。鄂邁拉虎。冬季設卡倫八處。錫伯圖。博勒齊爾。布爾噶蘇台。烏陶布拉。餓補果勒。烏里雅素圖。哈達蘇。特莫綽爾蓋。哈倫布拉克。瑪呢圖。瑪呢圖。沙喇布圖。巴爾魯克。莫多巴爾魯克。阿魯沁達圖。鄂此外俱哈薩克游牧塔爾巴哈台西南一帶卡倫八處。巴克圖。瑪呢圖。沙喇布拉克。察罕托輝。額爾格界連伊犂。卡倫以外。亦哈薩克游牧。伊犂東北七百餘里與塔爾巴哈台接界之處。由哈布塔海沁達圖一帶而南。設大小卡倫二十三處。塔爾奇阿諾。鄂博勒齊爾。鄂勒齊圖博木。烏蘭布綽倫古爾。達爾達木圖。小扎克鄂博。小哈布塔海。音德爾圖。小烏阿克。小沁達圖。小索達巴罕。沖庫克。小哈喇烏卓爾。小阿爾奇圖哈瑪爾。小穆魯。小沙喇布魯克。小察奇爾圖呢蓋。小庫庫托木。察罕烏蘇。小雅瑪圖。小鄂托克賽哩安達拉。博碩圖。小察哈爾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俱哈薩克游牧。又西而南尾至伊犂河北岸。設大小卡倫八處。霍爾果斯。齊齊罕。蓋屯。博羅呼濟爾。瞪鄂羅鄂倫。小（十月設。四月撤。）登來圖。索倫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俱哈薩克游牧。自伊犂河南而西。設大小鄂敦。小（九月設。三月撤。）奇沁。小卡倫十六處。因爾迪托海。安達拉。沙布爾托海。托里。瑪哈沁布拉克。卷穆。（以上係三四月應駐之所。）烏里雅蘇圖。小和木納察罕烏蘇。雅依圖察罕烏蘇。小塔木哈。（以上係五月後移駐之所。）察罕托布。小托賽圖。沙喇托羅海。小尼拉拉莫多。哈喇烏蘇色奇音。小察林多歡。（以上係十月後撤回應駐之所。）錫伯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隔河與哈薩克接壤。其錫伯屯牧西南。因有回子屯所。每年夏秋設卡倫於達爾達木圖。以資巡察。由錫伯卡倫接連迤西。轉而面東。大小卡倫十七處。特穆爾里克。特穆爾里克渡口。雅巴爾布拉克。鄂博圖。額爾格圖。札拉圖。哈爾奇喇渡口。庫圖勒。格根。鄂爾果珠勒。哈爾奇喇。沙里雅斯。特克斯沁。敦達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那林哈布哈克。額魯特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西北係哈薩克游牧。西南係布魯特游牧。又厄魯特屯牧東南。

設卡倫八處。塔爾巴特。拜布拉克。博托木。赤老圖。昌斐。烏魯古特。納爾特。博爾克阿斐。界連喀喇沙爾之土爾扈特和碩特游牧。亦係額魯特領隊大臣。專轄。至伊犂城北塔爾奇一帶。及伊犂河渡口。設有卡倫七處。沙喇布喇克。塔爾奇。千珠拉。庫哈瑪爾。庫庫鄂羅木。鄂博勒齊爾。因爾扎渡口。專爲貿易哈薩克。並稽察逃人而設。惠甯城領隊大臣。專轄此伊犂及塔爾巴哈台所屬大小卡倫方向。皆將軍統轄也。自伊犂南越程蘇爾達巴罕至回疆烏什城西北一帶。設卡倫六處。巴什雅哈瑪。拜底爾。沙土克。雅爾素。賢古魯。外通布魯特。烏什辦事大臣。專轄自烏什而西。經草地布魯特游牧地。名樹窩子七百餘里。直達喀什噶爾城。由城東北而西轉南。設大小卡倫十七處。巴什昌。伊爾烏瓦斯。沖布爾罕。七里克。伊斯里克。阿爾哈布拉克。圖舒克。塔什。勒沁烏瓦斯。喀瑪圭。喀爾拜。烏陶烏蘇。烏帕拉特。蘇巴什。額爾吉罕。玉都巴什。克博都魯克。米奇特。外通布魯特。西達崔罕安集延。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轄自喀什噶爾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英吉沙爾城。由城西北而南。設大小卡倫十二處。鄂可克。魯克。俄爾多薩。空伊布拉克。托依洛克。特比斯。薩達雅爾。特爾格齊克。達卜圖。圖木舒克。汗達爾克。以上魯番。俱由喀什噶爾派撥更換。外通布魯特。西南千數百里以外。至巴達克山。英吉沙爾領隊大臣。專轄自英吉沙爾東行三百餘里。至葉爾羌城。由城西南轉而東北。設卡倫七處。噶爾。伏什喇卜。庫庫雅爾。玉喇里克。齊盧。桑珠。發里克。西南一帶。外通布魯特。東北卡倫向爲稽察逃人。葉爾羌辦事大臣。專轄自葉爾羌。東南行七百餘里至和闐城。和闐東西河設卡倫十二處。向爲稽察採玉。又扎瑪爾卡倫一處。通阿克蘇。爲稽察逃人而設。和闐領隊大臣。專轄自葉爾羌。東北行一千四百餘里。至阿克蘇城。其東北通著勒土斯設卡倫二處。阿爾通伏什尼。額爾阿塔。稽察喀喇沙爾所屬之土爾扈特游牧。阿克蘇辦事大臣。專轄自阿克蘇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庫車城。由城西北而南設卡倫五處。博勒奇爾。渭宜塔什里克。沙達朗。沙雅爾特里木。賽拉里克。專稽察逃人。庫車辦事大臣。專轄自庫車東北行八百餘里至喀喇沙爾城。由城東北設卡倫二處。察漢通格。稽察逃人。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專轄自喀喇沙爾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土魯番城。由城西南而東設卡倫六處。稽察逃人。土魯番領隊大臣。專轄自土魯番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哈密城。由城東北設卡倫四處。稽察逃人。哈密辦事大臣。專轄此回疆各城所屬卡倫方向也。

南北兩路軍台總目

伊犂至塔爾巴哈台及精河有軍台無營塘精河至烏魯木齊有軍台有營塘烏魯木齊經巴里坤至哈密無軍台有營塘土魯番至哈密有軍台無營塘哈密至嘉峪關有軍台有營塘

伊犂起至嘉峪關各台站

伊犂惠遠城東北七十里至烏哈爾里克台東北八十里至塔爾奇阿滿台東四十里至博勒齊爾台八十里至鄂爾哲圖博木台九十里至胡素圖布拉克台八十里至托密木圖台七十里至托里台一百三十里至精河台一百二十里至托多克台九十里至固爾圖台九十里至墩木達台八十里至布爾噶濟台七十里至

庫爾喀喇烏蘇底台八十里至奎屯台九十里至安集海台一百里至烏蘭烏蘇台一百一十里至瑪納斯台一百二十里至圖爾里克台一百二十里至呼圖壁台九十里至洛克倫台一百二十里至烏魯木齊鄂倫拜昇底台一百二十里東至昂吉爾圖台一百一十里至哈喇巴勒噶遜台一百一十里至哈必爾罕布拉克台一百里至根忒克台六十里至土魯番底台八十里至勝金台九十里至里雅木沁台一百二十里至闢展台五十里至蘇魯圖台六十里至齊克騰木台一百八十里至鹽池台一百二十里至梧桐窩台一百四十里至套賴泉台六十里至肋巴泉台五十里至橙槽溝台八十里至瞭墩台八十里至鴨子泉台七十里至三堡台六十里頭堡台六十里至

哈密底台七十里至黃蘆岡台七十里至長流水台七十里至格子煙墩台一百四十里至苦水台七十里至沙泉子台九十里至星星硤台八十里至馬蓮井子台七十里至大泉台八十里至紅柳園台七十里至白墩子台九十里至安西台七十里至小灣台九十里至卜隆吉台九十里至三道溝台五十里至玉門縣台九十里至赤斤硤台一百一十里至惠回堡台九十里至嘉峪關以上六十站共五千二百餘里

庫爾喀喇烏蘇起至塔爾巴哈台十二軍台

庫爾必喇台　沙喇烏素台　鄂倫布拉克台　沙爾扎克腰站台　烏爾圖布拉克台　坤都倫烏蘇腰站台　雅瑪圖台　托里布拉克腰站台　沙喇霍羅素台　阿布達爾莫多腰站台　色德爾莫多台　干齊罕莫多腰站台　塔爾巴哈台底台以上一千五百餘里

喀什噶爾至土魯番各軍台

喀什噶爾底台一百一十里至庫森塔斯渾台一百里至

英吉沙爾台七十里至托布拉克台五十里至察木倫台一百里至喀拉布札什台七十里至

葉爾羌底台東北七十里至愛吉特虎台九十里至賴里克台七十里至遜那特台一百里至阿朗格爾台六十里至阿克薩克瑪拉勒台六十里至皮產里克台七十里至海南木橋台八十里至巴爾楚克

台八十里至庫庫車勒台一百四十里至恆阿喇克台八十里至烏闌斯克滿台六十里至伊勒都台八十里至都奇特台八十里東至洋阿里克台一百七十里至渾巴什台七十里至阿克蘇底台八十里至札木台八十里至哈拉玉爾滾台一百四十里至察爾齊克台八十里至鄂玉斯塘台六十里至

拜城五十里至賽里木台八十里至河色勒台一百六十里至

庫車底台六十里至托和奈台一百四十里至阿爾巴特台一百里至布古爾台一百里至洋薩爾台六十里至策達雅爾台一百六十里至車爾楚台一百里至喀喇布拉克台七十里至庫爾勒台六十里至哈爾哈阿滿台一百里至

喀喇沙爾開都河底台九十里至特伯爾古台八十里至烏沙克塔爾台一百五十里至喀喇河色爾台九十里至庫木什阿哈瑪台一百三十里至阿哈爾布拉克台八十里至蘇巴什台九十里至托克遜台七十里至布幹台九十里至土魯番以上五十站共四千四百餘里

伊犂起至阿克蘇十四軍台

巴圖蒙克台　海努克台　索果勒台　博爾台　霍諾海台　特克斯台　沙圖阿滿台　噶克察哈爾海台　他木哈他什台　胡素圖托海台　圖巴拉特台　亮噶爾台　阿爾巴特台　札木台

阿克蘇以上一千餘里

阿克蘇起至烏什三軍台

察哈喇克台　阿察塔克台　烏什底台以上二百里

葉爾羌起至和闐六軍台

坡斯喀木台　洛伏克梁噶爾台　嗣嗎台　滾得里克台　披雅勒滿台　哈喇哈什台　和闐以上七百餘里

精河至哈密營塘

精河底塘　托多克塘　古爾圖塘　墩木達塘　布爾噶濟塘　庫爾喀喇烏蘇塘　奎屯塘　安濟海塘　烏蘭烏蘇塘　瑪納斯塘　土古里克塘　呼圖壁塘　昌吉塘　迪化底塘　柴窩鋪塘　噶遜底塘　烏魯木齊以上一千二百八十里

迪化底塘　黑溝塘　阜康塘　大泉塘　清水塘　三台塘　濟木薩塘　古城塘　奇台塘　木壘塘　阿克他斯塘　烏浪烏素塘　色必塘　噶順塘　烏兔水塘　肋巴泉塘　蘇吉塘　巴里坤底塘以上一千四百餘里

奎素塘　松樹塘　羊圈溝塘　南山口塘　黑帳房塘　哈密底塘以上三百五十里

黃蘆岡塘　長流水塘　格子煙墩塘　苦水塘　沙泉子塘　星星硤塘以上五百一十里

西陲要略卷之二

南北兩路堡城

伊犂向無城。準噶爾時。隨畜逐水草移徙。本行國。乾隆二十年。平準噶爾。我軍之防守於是者。結營而居。二十九年。始於伊犂河北岸度地創築。

賜名惠遠城。垣高一丈四尺。周九里有奇。門四。東景仁、西說澤、南宣闓、北來安。中建鼓樓鎮之。五十九年。就城東偏展築一百二十丈。滿營兵駐城中。察哈爾、索倫、錫伯、額魯特、四營。分列四境。爲新疆第一重鎮。

所屬城八。曰惠寧城。曰綏定城。曰廣仁城。曰瞻德城。曰拱宸城。曰熙春城。曰塔爾奇城。曰寧遠回城。

惠寧城。在惠遠城東北七十里。地名巴彥岱。乾隆三十五年築。名惠寧城。駐滿營兵。垣高一丈四尺。周六里有奇。門四。東昌寧、西兆豐、南遵軌、北承樞。嘉慶十年。以城內東偏有水泉湧出。移向西面。展築如舊。

綏定城。在惠遠城北三十里。地名烏哈爾里克。乾隆二十七年築。名綏定城。垣高一丈七尺。周四里有奇。門三。東仁熙、西義集、南利渠。

廣仁城。在惠遠城西北八十里。地名烏克爾博羅索克。俗呼大蘆草溝。乾隆四十二年築。名廣仁城。垣高一丈三尺。周三里有奇。門三。東朗輝、西迎灝、南溥惠。

瞻德城。在惠遠城西北七十里。地名察罕烏蘇。俗呼清水河。乾隆四十年築。名瞻德城。垣高一丈三尺。周

三里有奇。門三。東升瀛、西履平、南延景。

拱宸城。在惠遠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地名雅爾果斯。乾隆四十二年築。名拱宸城。垣高一丈七尺。周三里有奇。門三。東寅暉、西遵樂、南綏定。

熙春城。在惠遠城東八十里。亦巴彥岱地。俗呼城盤子。乾隆四十二年築。名熙春城。垣高一丈。周二里有奇。門三。東覲恩、西凝爽、南歸極。

塔爾奇城。在惠遠城西北三十里。乾隆二十六年築。無城名。即以山名名之。垣高一丈。周一里有奇。門皆無名。以上六城。皆駐綠營兵。

寧遠回城。在惠遠城東南九十里。地名固爾札。乾隆二十七年築。名寧遠城。回衆居之。垣高一丈六尺。周四里有奇。門四。東景旭、西環瀛、南嘉惠、北歸極。

塔爾巴哈台城。初在雅爾地方。乾隆二十九年所築。三十一年。因其地冬雪大。官兵難以駐守。移東二百里。於楚呼楚地方新築一城。爲阿睦爾撒納舊游牧處。鳴名綏靖。易其地名爲塔爾巴哈台。垣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二尺。門三。東翔和、西布悅、南遂亨。四十一年重修。

庫爾喀喇烏蘇城。乾隆四十六年所築。名綏城。門四。東撫仁、西向義、南溥澤、北率恩。城垣高一丈六尺。底厚二丈。頂厚一丈二尺。周三里有奇。居烏魯木齊西境。

烏魯木齊向無城。乾隆三十一年。創築於紅山之側。名迪化城。門四。東惠孚、西靄豐、南肇阜、北懷德。其南郭接連舊城一。則初定此地時。協鎮駐劄所築也。三十七年。去迪化城西八里。築一城。賜名鞏寧。駐滿營官兵。迪化城則以綠營兵駐之。鞏寧城垣高二丈二尺五寸。厚一丈七尺。周九里有奇。門四。東承曦、西宣穆、南同軌、北樞正。以滿、蒙、漢、三體及回子字書於門端。四十八年重修。所屬各城。自庫爾喀喇烏蘇古城、巴里坤、土魯番、四大城而外。其城堡之居東路者。凡十三。曰惠寧堡。曰屢豐堡。曰輯懷堡。曰阜康城。曰惠祿堡。曰育昌堡。曰時和堡。曰豐安城。曰保惠城。曰古城。曰靖寧城。曰木壘城。曰鎮西城。居西路者。凡十四。曰宣仁堡。曰懷義堡。曰頭屯所。曰寧邊城。曰寶昌堡。曰樂全堡。曰蘆草溝所。曰炭化城。曰康吉城。曰綏寧城。曰綏來堡。曰遂成堡。曰豐潤堡。曰安阜城。居南路者一。曰嘉德城。

惠來堡。在鞏寧城東五里。爲六道灣中營屯堡。

屢豐堡。在鞏寧城東二十里。爲七道灣中營屯堡。

輯懷堡。在鞏寧城東四十里。爲古牧地中營屯堡。

阜康城。在鞏寧城東一百二十里。爲阜康縣治。

惠祿堡。在鞏寧城東三百里。爲吉木薩三台。

育昌堡。在鞏寧城東三百四十里。地名雙岔河。

時和堡。在鞏寧城東三百六十里。地名柳樹溝。

豐安城。在鞏寧城東三百七十里。地名吉木薩。爲縣丞治。

保寧城。與懷安城毗連。

古城。有滿漢二城。此爲漢城。無城名。以地名之。

靖寧城。在寧遠城東五百五十里。爲奇台縣治。

木壘城。在寧遠城東六百四十里。無城名。以地名之。

鎮西城。爲巴里坤漢城。在寧遠城東一千二百八十里。鎮西府及宜禾縣治此。

宜仁堡。在寧遠城西。爲中營頭工屯堡。

懷義堡。在寧遠城西。爲中營二工屯堡。

頭屯所堡。在寧遠城西八十里。

寧邊城。在寧遠城西九十里。爲昌吉縣治。

寶昌堡。在寧遠城西。爲左營屯工。

樂全堡。在寧遠城西。

蘆草溝所堡。在寧遠城西一百二十里。

景化城。在寧遠城西一百八十里。地名呼圖壁。

康吉城。在寧遠城西三百三十里。地名瑪納斯。爲綏來縣治。

綏寧城。與康吉城毗連。南北相對。中設靖遠關。名陽巴爾噶遜。或以爲卽陽關。誤也。

綏來堡。在寧遠城西。

遂成堡。在寧遠城西。

豐潤堡。在寧遠城西。

安阜城。在寧遠城西九百三十里。地名精河。爲烏魯木齊極西之境。接伊犂界。

嘉德城。在寧遠城南二百三十里。地名喀喇巴爾噶遜。爲通土魯番路。

土魯番城。地居南路。載後條。此不著。

古城滿城。乾隆四十年築。名孚遠城。與漢城毗連。門皆無名。駐滿營兵。居烏魯木齊東境。

巴里坤滿城。乾隆三十八年築。名會寧城。與漢城毗連。門四。東宣澤。西導豐。南光被。北威暢。城垣高一丈八尺。底厚一丈八尺。頂厚一丈二尺。周六里有奇。駐滿營兵。居烏魯木齊東境。

喀什噶爾。舊有城。爲回酋瑪哈墨特所闢之地。後其子大和卓木布喇呢敦據城叛。乾隆二十四年討平之。官兵就其城駐守。城周三里餘。東門二。西南門各一。今名舊城。回衆居之。二十七年。於舊城西北二里許臨河爽塏之地。創築一城。其基卽布喇呢敦故園也。城垣高一丈四尺。底厚六尺五寸。頂厚四尺五寸。周二里有奇。門四。東承恩。西撫羌。南彰化。北闢遠。賜名徠寧城。所屬回莊較大者。曰牌斯巴特。曰塔什伯里克。曰阿拉圖什。曰別什克里木。曰玉什納爾圖什。曰阿爾古。

英吉沙爾舊有城。周二里餘。乾隆二十四年後。駐官兵於城中。隔一牆。牆之南回民居之。其北官兵居之。

四十年。展築城垣。納郭外回民於內城。垣高一丈七尺。底寬八尺。頂寬三尺。南北門二。皆無名。城中隔牆。東西長十五丈一尺。高一丈五尺。底厚二尺。頂厚一尺。中有柵門通之。

葉爾羌舊有城。爲回酋瑪哈墨特世居之地。後其子小和卓木霍集占據城叛。乾隆二十四年討平之。以官兵駐守其城。垣高三丈三尺。周十一里有奇。東西北各有門一。南門二。皆無名。回城內東南隅有古塔一。周圍約十二三丈。外無簷楹窗檻。中有磴道。至頂三十餘丈。塔中無木石。以磚爲之。盤之極高。若天柱然。回人名曰圖特。爲喀喇和台國人所建云。所屬回莊較大者。曰哈拉噶里克。曰托古斯塘。曰桑珠。曰英格奇盤。曰塔克。曰庫庫雅爾巴什里克。曰和什拉布。曰巴里楚克。曰賽圖羅。

和闐舊稱六城。霍集占作亂時。攻陷三城。乾隆二十四年戡定其地。官兵駐守。六城以伊里齊爲首。卽今和闐城也。垣高一丈九尺。周三里有奇。門四。皆無名。其城內東南隅隔開一門。官兵居之。餘三面皆回人居之。所屬五城最著。然惟哈喇哈什及克里雅有城。其玉隴哈什、車哈塔克、實無城。僅一村耳。

哈喇哈什。在和闐城西北七十里。乾隆二十四年。大軍擊回賊於博羅齊。在此境內。

玉隴哈什。在和闐城東十里。按元史卓齊等分攻鄂托落爾玉隴哈什等城。卽此地。其時又名玉隴城。

車哈。在玉隴哈什東南二百二十里。

克里雅。在車哈一百九十里。

塔克。在克里雅南一百二十里。由和闐至塔克四百里。又至所屬之伊瑪木拉四百七十里。回疆通志言、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時。遣大策凌敦多卜擾藏。道由此入。

烏什。依山爲城。爲回部長霍集斯世居之地。乾隆二十四年討平回部。霍集斯入居京城。授郡王銜。乃以別城伯克轄之。三十年。逆回賴黑木圖拉據城叛。將軍明瑞、參贊大臣永貴、討定之。明年重築新城。垣高一丈七尺。底厚一丈二尺。頂厚七尺。周四百六十八丈有奇。賜名永寧城。門四。皆無名。其地回戶本萬餘。以賴黑木圖拉之亂。從逆者多。聚而殲焉。乃於阿克蘇、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徙回民五百戶於此屯種。

阿克蘇舊有城。乾隆二十四年戡定後。以官兵駐守。城垣高一丈二尺。底厚八尺。頂厚五尺。周一百四十丈。東西南門三。皆無名。所屬回莊。曰拜城。曰賽里木。城最著。

拜城在阿克蘇城東四百五十里。回民四五百戶居之。

賽里木城在拜城東八十里。回衆居之。地據雪山之麓。羣山環繞。氣候稍寒。

庫車舊有城。以柳條夾沙土築成。依山爲基。最固。周四里有奇。門皆無名。乾隆二十四年戡定後。以官兵駐守。五十八年重修。城外有頹城一段。長五里許。堅實高厚。雉堞猶存。土人言卽漢時屯兵之所也。所屬回莊曰沙雅爾。最著。

沙雅爾在庫車城西。名爲城。實回莊也。地下濕暑熱。多蚊蝱。西南馬行八日。可達和闐。東南馬行二十八日。可抵西藏。然皆沮洳草澤。人馬難行。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時。嘗欲由此侵西藏。遣沙雅爾回酋爲嚮導。全軍盡沒。乃改道由和闐入藏云。

喀喇沙爾舊有城。高一丈三尺。周二百五十四丈。東西門二。東德綏。西撫徠。乾隆二十二年。大軍定伊犂。以其地要害。設官兵駐守。四十三年五十二年、五十九年。重修。所屬回莊。曰庫爾勒。曰布古爾。最著。

庫爾勒城。在喀喇沙爾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回民七百餘戶。大半皆惰闌回子。地方遼闊。開都河環繞其境。有魚蝦蒲葦之利。

布古爾城。在庫爾勒城西四百五十里。初有回人二千戶。後經雀集占之亂。布古爾適當其衝。大軍進勦。逃亡略盡。僅存百餘戶。歸入庫爾勒。二十四年。乃徙惰闌回子五百戶實其地。惰闌一作多倫。回子中別一種。爲雀集占牧馬養雕者也。城東有土橋。即古所謂葦橋之險。城南皆戈壁。馬行四五日。山場豐美。多野牲。再南則沮洳。近蒲昌海矣。

土魯番舊有城。爲回部長額敏和卓世居之地。以被準噶爾侵掠。避居魯克沁。乞內附。雍正九年。遣兵守護之。尋攜其衆遷於瓜州。準噶爾回部既平。還居故土。封郡王銜。城外交河二道。源出金嶺。環溉田畝。回人稱其爲安樂城云。城周三里有奇。賜名廣安城。垣高一丈六尺。底厚二丈。頂厚一丈二尺。門四。東朗曦。西利成。南殷阜。北宣義。城居烏魯木齊南境。駐滿營兵。歸烏魯木齊都統節制。所屬回莊。曰喀喇和卓。曰魯克沁。曰闢展。曰托克遜。最著。

喀喇和卓。在廣安城東五十里。即明時火州故治。火州爲漢車師前國地。漢班超嘗屯兵於此。地卑下。極熱。山色如火。雖有城名。實無城。惟回民數百家居之。

魯克沁。在廣安城東一百餘里。

闢展。在廣安城東二百二十里。明史西域傳云。柳城縣一名魯城。即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居。唐於此置柳中縣。東去哈密千里。以道里攷之。疑即今闢展也。回民三四百戶居之。城周五里有奇。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辦事大臣駐守於此。後移駐土魯番。闢展設巡檢治之。其東九十里爲齊克腰木。又東至下梧桐窩三百餘里。皆沙磧。無水草。有所謂三間房十三間房之地。大風起。輒不可行。土人謂爲風戈壁。闢展之西有連木沁。水極清澈。亦回莊也。

托克遜。在廣安城西。疑即漢交河縣故地。

哈密。舊有城。爲回部長額貝都拉世居之地。苦準噶爾侵虐。乞內附。子郭帕伯克徙居肅州。再傳至額敏。歸故土。後封貝子銜。雍正五年。於舊城之外建築新城。道兵守護之。垣高二丈四尺。底厚一丈二尺。頂厚六尺六寸。周一里有奇。北門外圍牆一道。長一百七十六丈。爲貯糧之所。東西北門三。皆無名。南北兩路轉運糧餉。皆取道於此。城西南三里許。有回城一。即回銜所居也。所屬回莊較大者。曰素們哈爾輝。曰阿思塔納。曰托克齊。曰拉卜楚克。曰喀喇都伯。

南北兩路職官 兵額附

伊犂自平定後。副都統阿桂於乾隆二十五年由南路帶兵至伊犂。興屯駐守。爲辦事大臣。二十七年設立將軍。部頒銀印一顆。駐惠遠城。總統新疆南北兩路事務。惠寧城滿營、察哈爾營、索倫營、錫伯營、額魯特營。領隊大臣各一員。

印房。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一員。筆帖式二員。委筆帖式二員。專管、一切日行事件。及吏兵各部應行咨覆稿件。

摺奏處。歸印房兼管。並派協領等官同辦。

功過處。亦印房兼管。登記八旗功過檔案。

糧餉處。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三員。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一員。專管錢糧支發文案。及年終造冊報銷。並關涉戶工二部稿件。

駝馬處。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一員。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一員。專管各部落牧放孳生牛馬冊籍。及哈薩克貿易牲畜之事。

營務處。無定員。派協領佐領。專管卡倫。嚴禁私行出入。及滿營閱操挑缺之事。有委筆帖式二員。

滿營檔房。派協領佐領等官。專管八旗官兵之事。有委筆帖式二員。

糧員四員。分駐惠寧城、固爾札、綏定城、塔爾奇城四處。專管各倉收放糧石之事。

管糧同知一員。駐惠遠城。專管倉庫錢糧綢緞布疋各項收放之事。

理事同知一員。駐惠遠城。專管惠遠、惠寧兩城滿營各部落回子等。一切命盜脫逃各案。及旗民交涉事件。

撫民同知一員。駐惠遠城。專管九城牲畜煤窯稅賦。並房租地租。錢局廠工。及一切商民綠營。命盜詞訟案件。

巡檢四員。分駐惠遠及惠寧、綏定、雀爾果斯、四城。

卡倫侍衛十五員。在城營務處。酌留一二員。餘俱分撥卡倫帶兵駐守。

乾隆二十九年起。三十一年止。調熱河、涼州、莊浪、滿洲、蒙古、官兵。攜眷移駐伊犂惠遠城。協領八員。佐領十四員。防禦四十員。驍騎校四十員。世襲恩騎尉二員。領催一百六十名。前鋒三百二十名。馬甲二千八百名。炮手四十名。步甲六百名。匠役八十名。養育兵二百四十名。五十五年。增設鳥鎗步甲四百名。

乾隆三十五年起。三十六年止。調西安、滿洲、蒙古、官兵。攜眷移駐伊犂惠寧城。即於三十六年。設領隊大臣轄之。協領四員。佐領十六員。防禦十六員。驍騎校十六員。世襲恩騎尉三員。委筆帖式二員。領催八十名。前鋒一百六十名。馬甲一千四百五十六名。炮手十六名。匠役四十八名。步甲三百二十名。養育兵六十四名。

乾隆二十八年。自張家口外。調察哈爾八旗官兵一千八百戶。移駐伊犂。在博羅塔拉哈布、塔海賽里木

諾爾、一帶地方游牧。種地自食。隨時操演騎射。即於是年設領隊大臣轄之。三十二年。分爲八旗。左右翼。每翼九百員名。嗣因該營閑散幼丁甚少。不敷挑補甲缺。於乾隆三十八年、四十四年、五十五年。由額魯特營閑散內。三次撥入察哈爾營四百二十戶。左翼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委筆帖式一員。領催三十二名。兵八百六十八名。兩翼領催兵丁內有額設挑補卡倫六品空藍翎各三員。

乾隆二十九年。調黑龍江索倫、達虎爾、官兵一千戶。移駐伊犂。索倫在奎屯薩瑪爾地方游牧。種地自食。達虎爾在霍爾果斯科河一帶地方。建蓋房屋居住。種地自食。隨時操演騎射。是年設領隊大臣轄之。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委筆帖式二員。前鋒校四名。前鋒三十六名。領催三十二名。兵九百六十八名。養育兵二百名。領催前鋒內有額設挑補卡倫空藍翎四員。

乾隆三十年。自盛京調錫伯兵丁一千戶。移駐伊犂。在河以南一帶地方游牧。種地自食。秋牧後操演騎射。是年設領隊大臣轄之。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委筆帖式二員。領催三十二名。兵九百六十八名。領催兵丁內有額設挑補卡倫空藍翎四員。

乾隆二十九年。自熱河調達什達瓦額魯特官兵五百員名。攜眷移駐伊犂。編爲左翼。除設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官。原設領催兵丁五百名。又自二十五年以後。陸續招撫額魯特。及由哈薩克布魯特陸續投出額魯特。編爲右翼。除設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官。原設領催兵丁七百名。三十年設領隊大臣轄之。三十二年將左翼分爲上三旗。右翼分爲下五旗。各設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每旗佐領二員。驍騎校二員。管束兵丁。上三旗在特斯一帶地方游牧。下五旗在霍諾海空吉斯一帶地方游牧。三十七年。將投誠土爾扈特內安插伊犂之沙畢納爾人等。共八百六十七戶。歸入下五旗。額魯特增設副總管、佐領、驍騎校、管束。奉旨。伊犂額魯特。生齒日繁。又有隨土爾扈特投來之人。著加恩賞給錢糧。以資養贍。欽此。旋經奏定。上三旗給五錢錢糧一百五十六分。下五旗給五錢錢糧二百三十八分。沙畢納爾給五錢錢糧二百六十七分。六十年。奉旨。上三旗添給錢糧四百六十八分。下五旗添給錢糧七百六十分。沙畢納爾添給錢糧三百零四分。額魯特上三旗。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空藍翎三員。食二兩。領催二十四名。食一兩五錢。披甲三名。食一兩。披甲四百七十三名。食五錢。披甲六百六十四名。額魯特下五旗。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十員。驍騎校十員。食二兩。領催四十名。食一兩。披甲五百名。食五錢。披甲一千零七十七名。沙畢納爾營。副總管一員。佐領四員。驍騎校四員。食二兩。領催十六名。食一兩。委領催十六名。食五錢。披甲五百七十一名。

乾隆二十五年起。三十五年止。陸續調陝、甘、綠營兵三千名。駐防伊犂。開墾屯田。四十三年。改爲攤養分駐各城。原額三千名內。以一千八百名種地。一千二百名當差。隨時操演。設屯鎮總兵一員。駐綏定城。專理所屬綠營屯田及兵丁操防之事。中營駐綏定城。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兵各三百名。左營駐廣仁城。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

委六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兵各三百名。右營駐瞻德城。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兵各三百名。霍爾果斯營駐拱宸城。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兵各三百五十名。巴彥岱營駐熙春城。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三員。額外外委三員。馬步兵各一百五十名。塔爾奇營駐塔爾奇城。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二員。馬步兵各一百名。

乾隆五十五年。設城守營。稽查盜賊。派撥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兵一百名。駐惠遠城北關汛地。嘉慶十年。於中左右等六營。添撥把總一員。經制外委、額外外委、各一員。兵一百名。一同駐守。

右伊犂大小職官共四百六十八員。兵共一萬七千二百零二名。

塔爾巴哈台。於乾隆二十九年設立參贊大臣。部頒銀印一顆。駐綏靖城。總理駐防屯田官兵事務。初由烏魯木齊派撥京營及黑龍江索倫等兵九百名駐守。三十年。改由伊犂駐防兵內派撥滿營並錫伯等四部落兵一千三百名。其前項兵全行撤回。三十七年。因分撥土爾扈特於本處安插。增添換防兵二百名。共一千五百名。四十二年。裁三百名。五十四年。因索倫兵不敷派撥。裁索倫兵五十名。添錫伯兵三十名。滿營兵二十名。仍足一千二百名之數。按期更換。

協辦領隊大臣一員。專管察哈爾、索倫、錫伯、額魯特、四部落。及南北卡倫。

管理游牧領隊大臣一員。乾隆四十二年。因烏魯木齊額魯特一千戶。移駐本處所屬齋爾地方。奏明增設。

印房司員一員。糧餉處司員一員。駝馬處司員一員。委筆帖式十員。

管糧理事撫民廳一員。由甘省調派。以同知通判兼充。卡倫侍衛十二員。內管理軍台一員。管理營務處一員。伊犂換防滿營協領。領委營總一員。佐領委副營營總一員。佐領委參領一員。防禦委參領一員。驍騎校七員。兵七百二十名。伊犂換防錫伯營。佐領委營總一員。此缺係錫伯、哈爾、綽補。驍騎校委參領一員。兵百三十名。伊犂換防索倫營。驍騎校委參領一員。兵五十名。內委驍騎校一員。伊犂換防察哈爾營。佐領委參領一員。驍騎校委參領一員。兵一百五十名。內委驍騎校一員。伊犂換防額魯特營。佐領委營總一員。兵一百五十名。內委驍騎校一員。總理屯務一員。以副將參將兼充。副理屯務。兼管城守營一員。以遊擊都司守備兼充。千把總共九員。經制外委八員。兵八百名。以上綠營官兵。俱由甘省派撥更換。

右塔爾巴哈台大小職官。共六十五員。兵共二千名。烏魯木齊初設迪化寧遠二廳。並派官兵駐守。嗣於乾隆三十八年。建置府州縣。設立都統。部頒銀印一顆。駐鞏寧城。總理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古城、巴里坤、土魯番、各城事務。

鞏寧城滿營。領隊大臣一員。協領六員。佐領二十四員。防禦二十四員。驍騎校二十四員。筆帖式二員。領催兵丁等三千七百七十六名。

庫爾喀喇烏蘇辦事領隊大臣一員。駐慶綏城。專管游牧濟爾噶朗之土爾扈特。及庫屯、精河、二處屯田

之事所屬筆帖式一員。
古城滿營領隊大臣一員駐牟遠城協領二員佐領八員防禦八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一員領催兵丁等一千零七十九名。
巴里坤滿營領隊大臣駐會寧城協領二員佐領八員防禦八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一員領催兵丁等一千零七十六名。
土魯番滿營領隊大臣一員駐廣安城協領二員佐領四員防禦四員驍騎校四員筆帖式一員領催兵丁等五百六十四名　按土魯番地居南路以職官爲烏魯木齊都統所轄故附載於此。
印房司員一員糧餉處司員一員號馬處司員一員筆帖式三員委筆帖式八員營務處協領一員於滿營佐領防禦內挑派委筆帖式一員。
鎮迪糧務兵備道一員駐鞏寧城轄府一州一縣五廳二糧員三。
鎮西府知府一員駐鎮西城轄縣二宜禾奇台教授一員學額三名經歷一員。
宜禾縣知縣一員駐鎮西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
奇台縣知縣一員駐靖寧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古城巡檢一員。
迪化直隸州知州一員駐鞏寧城轄縣三昌吉綏來阜康學正一員學額四名吏目一員巡檢一員駐迪化城頭屯所千總一員。
昌吉縣知縣一員駐寧邊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呼圖壁巡檢一員蘆草溝所千總一員。
綏來縣知縣一員駐康吉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塔西河所千總一員。
阜康縣知縣一員駐阜康城訓導一員學額四名典史一員吉木薩縣丞一員。
土魯番同知一員駐廣安城巡檢一員闢展巡檢一員理事通判一員駐鞏寧城糧員三員分駐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喀喇巴爾噶遜三城。
烏魯木齊設立提督部頒銀印一顆駐迪化城總理烏魯木齊提標四營並瑪納斯吉木薩庫爾喀喇烏蘇精河鞏寧城守喀喇巴爾噶遜營及巴里坤綠營事務。
中軍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五員馬步兵九百四十四名。
迪化城守營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九百九十四名左營遊擊一員駐昌吉縣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九百四十三名右營都司一員駐呼圖壁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九百四十三名鞏寧城守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三百四名。
瑪納斯協副將一員駐綏來縣城左營都司一員駐綏來縣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四員馬步兵八百名右營都司一員駐綏寧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七百九十九名。

烏爾喀喇烏蘇遊擊一員駐慶綏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四員馬步兵六百五名。
精河營都司一員駐安阜城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四百四名。
吉木薩營參將一員駐保惠城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八員馬步兵九百九名。
喀喇巴爾噶遜營千總一員駐嘉德城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三百二名。
巴里坤鎮總兵一員駐鎮西城專管鎮標四營及哈密古城木壘等營操防屯田之事。
中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六百四十七名左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六百四十四名右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外委六員馬步兵六百六十四名城守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一百八十二名。
古城營遊擊一員駐古城漢城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四員馬步兵四百一名。
木壘營守備一員駐木壘城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馬步兵三百名。
哈密協副將一員駐哈密城都司一員塔爾納沁屯田都司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經制外委六員屯田兵八百二十四名。
右烏魯木齊大小職官共四百零八員兵共一萬七千七百零四名古城巴里坤庫爾喀喇烏蘇土魯番及哈密綠營官兵俱在其內。
喀什噶爾於乾隆二十五年設立參贊大臣部頒銀印一顆駐徠寧城三十年移駐烏什五十二年仍由烏什移回喀什噶爾總理回疆八大城事務。
協辦大臣一員專理本處及英吉沙爾事務。
印房章京一員回務處章京一員經牧處章京一員糧餉處章京一員筆帖式四員委筆帖式九員卡倫侍衛十八員初設十五員嗣由烏什裁汰三員移派於此滿營協領一員佐領二員防禦二員驍騎校三員貼寫兵六名兵四百名此項換防官兵由烏什綠營副將一員遊擊一員千總三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六員聽差都司守備各一員兵六百一十名此項換防綠營官兵由烏魯木齊輪撥更換由甘省派撥更換。
英吉沙爾領隊大臣一員兼管卡倫。
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四員滿營防禦一員兵八十名此項官兵由喀什噶爾綠營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兵二百一十七名此項官兵由甘省派撥更換。
葉爾羌辦事大臣一員協辦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糧餉局章京一員筆帖式三員委筆帖式八員卡倫侍衛十三員內駐卡倫七員在城聽差五員輪流更替滿營佐領一員防禦一員驍騎校二員貼寫兵十一名兵二百名此項官兵由巴里坤古城烏魯木齊輪撥更換綠營副將一員遊擊一員都司二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經制外委九員兵六百七十三名此項官兵由內地綠營派撥更換。
和闐領隊大臣二員聽葉爾羌辦事大臣節制。

委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二員。軍台筆帖式三員。綠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兵二百三十三名。此項官兵，由內地綠營派撥更換。

烏什辦事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筆帖式二員。委筆帖式四員。額外委筆帖式五員。從九未入流職銜六員。糧餉局章京一員。從九未入流職銜三員。卡倫侍衛六員。滿營佐領一員。驍騎校二員。貼寫兵十三名。兵二百名。此項官兵，由古城、巴里坤、烏魯木齊、綠營派撥更換。城守營。署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七員。額外外委二員。兵六百七十名。屯田參將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一員。屯田兵二百五十名。以上綠營官兵，由內地派撥更換。

阿克蘇辦事大臣一員。

糧餉局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委筆帖式三員。滿營佐領一員。防禦一員。驍騎校一員。兵六十名。此項換防官兵，由喀什噶爾、葉爾羌、烏什、官兵數內，綠營派撥更換。綠營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二員。兵二百六十五名。內種稻穀兵十八名。管理銅廠遊擊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兵二百九十八名。管理錢局把總二員。兵六十名。以上綠營官兵，由內地派撥更換。

庫車辦事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糧務章京一員。筆帖式二員。委筆帖式三員。滿貼寫兵八名。由烏魯木齊派撥更換。綠營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三員。兵三百名。此項官兵，由內地綠營派撥更換。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糧餉章京一員。管理夷回章京一員。筆帖式三員。委筆帖式五員。滿貼寫兵十一名。由烏魯木齊派撥更換。城守營。遊擊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五員。兵二百二十一名。管理屯田都司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五員。兵一百七十二名。管理沙克塔爾屯田千總一員。經制外委一員。兵一百三十名。以上綠營官兵，由內地派撥更換。

右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八城大小職官。共二百五十九員。兵共四千七百二十一名。

土魯番領隊大臣所屬屯田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四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七員。兵七百名。聽差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四員。經制外委八員。兵三百三十名。此二項綠營官兵，由內地派撥更換，兵各回城屬。

右土魯番綠營武職。共三十二員。兵共一千零三十名。其自領隊大臣以下文職及滿營官兵。俱隸烏魯木齊都統衙。附見前條。茲不複載。

哈密辦事大臣一員。協理大臣一員。

印房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通判一員。初隸烏魯木齊轄，乾隆四十九年改屬陝甘總督。專管地方案件。庫貯經費銀兩。倉存屯糧。供支廉俸兵糧。及新疆各城往來官役。並兵遣鹽菜口糧。衣履。運送餉鞘。綢緞。茶封。紙劄。農具。年班伯克人等銀糧。車輛腳價。一切報銷之事。

右哈密大小文職。共五員。其綠營武職十七員。兵八百二十四名。俱隸烏魯木齊提督轄。附見前條。茲

不複載。

西陲要略卷之三

伊犂駐兵始

新疆滿洲綠營官兵。分布南北兩路。有駐防換防之分。駐防者。攜眷之兵。永遠駐守惟伊犂及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滿洲綠營皆然。土魯番滿營兵亦如之。北路之塔爾巴哈台滿兵。則自伊犂調撥。南路之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烏什、阿克蘇、滿兵。則自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調撥。其綠營兵則自內地調撥。皆輪班更替。非常駐者也。伊犂地極西徼。又為將軍帥庭。故較之烏魯木齊。駐兵尤多。有滿洲蒙古八旗兵。有綠營屯兵。有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環衛森嚴。所以靖邊圉而資控馭。最為整肅。溯其始駐之年。惠遠城滿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由熱河、涼州、莊浪、移駐。惠寧城滿營。始自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由西安移駐。錫伯營。始自乾隆三十年。由盛京移駐。索倫、達虎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黑龍江移駐。察哈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張家口外移駐。厄魯特。有自乾隆二十九年由熱河移駐者。為達什達瓦厄魯特。達什達瓦者。準噶爾台吉小策零敦多卜之子。為其汗喇嘛達爾札所殺。屬衆投誠。安插熱河。事在準噶爾未滅之前。有自準噶爾既滅。於乾隆二十五年以後。陸續招撫。並由哈薩克、布魯特、投出者。又有沙畢納爾人等。於乾隆三十六年。隨土爾扈特歸順。安插伊犂者。此外綠營屯兵。則自乾隆二十五年以後。三十五年以前。由陝、甘兩省陸續移駐。至四十三年。始改為攜眷。此各營官兵

先後駐防之大略也。

伊犂興屯書始 三屯水利附

新疆各城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戶屯而無旗屯惟伊犂皆有之兵屯者綠營兵丁之屯回屯者回民之屯皆創自乾隆二十五年時初設兵駐守高宗純皇帝以武定功成農政宜舉特命參贊大臣阿桂專理屯田由阿克蘇率滿洲索倫驍騎五百名綠營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穆蘇爾達巴罕至伊犂鎮守辦事搜捕瑪哈沁招撫潰散之厄魯特即以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興屯開渠灌溉是爲伊犂屯田之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陸續由內地增調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以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種四十三年將軍伊勒圖奏准改爲攤派定額三千名以一千二百名差操一千八百名屯種分爲十八屯仍視倉儲之多寡隨時增減屯種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蘇原帶回子三百名於伊犂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撥墾種次年調取伯克並由烏什葉爾羌和闐哈密土魯番等處陸續增調回子至三十三年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戶內除差齊回子（差齊者隨伯克品級給廩服役之回子）三百二十三戶種地所收之麥爲大小伯克及挖鐵回子六十戶養贍口糧外奏定種地回子六千戶分爲九屯於固爾札建寧遠城居之設阿奇木伯克管轄此回屯也戶屯者商民之屯創自乾隆三十七年將軍舒赫德奏明客民莊世福等四十八戶以無礙屯工之隙地請撥令開墾即於本年陸科永爲土著此戶屯也以上兵回戶屯等項行之有年其來已久惟旗屯一項則前此所未有至嘉慶七年而始興先是乾隆二十九年奉高宗純皇帝諭旨伊犂田土肥潤如敷多人耕作莫若令滿洲官兵分種既得勤於力農而於養贍家口喂養馬匹均屬有益著查明地畝俟

滿兵到齊後酌量分給耕種其時將軍明瑞覆奏以附近伊犂二百里以內可種之地甚多俟官兵到齊再爲妥議辦理嗣於回屯之東開築新渠因地勢較高未就而罷三十七年又設法引水爲土爾扈特屯田不一二年亦能造乾隆五十年五十五年臺奉諭旨駐防官兵生齒日繁而國家經費有常伊犂地廣田肥著分給官兵地畝佃人耕種用資生計歷任將軍皆以灌溉乏水未及籌辦嘉慶七年將軍松筠相度地形親爲履勘始得導水要領奏明於惠遠城東伊犂河北岸濬大渠一道逶迤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西北草湖中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堤岸開支渠引溉旗屯地畝又於城東北就渠畔擇可種善地分授惠遠城官兵播種而以前此綠營裁撤之屯授惠寧城八旗官兵均令開散餘丁代耕並雇人佃種永爲世業得旨允行嗣又濬大渠一道與前所濬渠通名通惠渠並於其東阿奇烏蘇地方濬大渠引丕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又旗屯之所由始也。

兵屯水利

綏定城屯鎮中營屯田引用烏哈爾里克山泉並小蘆草溝泉水上游分溉喇嘛寺溝遺屯民地綏定城屯鎮中營官屯地畝并城南戶民地畝水泉子一帶滿營五旗地畝及戶民園地旗下園地入惠遠城街渠適用。

中營官屯又兼引用左營四屯遺水及泉水灌溉餘水流歸磨河渠其渠上游本有山泉由塔爾奇城西北濬渠環繞城南折東而又南引泉水灌溉正紅鑲紅兩旗屯地并本城官兵新墾地畝是爲西地。

屯鎮左營大蘆草溝屯田在綏定城西北該營官屯引用果子溝（即塔爾奇溝）泉水龍口分水一支引溉屯地外餘水流歸中營屯地又自龍口分水一支引溉左頭屯地畝餘水流歸塔爾奇屯。

左營又引大東溝水灌溉屯地外餘水流歸塔爾奇屯左營又引小西溝水灌溉屯地外餘水流歸塔爾奇屯。

屯鎮右營清水河屯田在左營之西該營官屯用大西溝泉水自龍口分水一渠另濬水泉一道引溉屯地外餘水流入頭道河又自龍口分水一渠引溉屯地外餘水流入二道河。

右營又用察罕烏蘇溝泉水自龍口分水一渠引溉屯地外餘水流入三道河又自龍口分水一渠引溉屯地外餘水流入三道河。

屯鎮塔爾奇營屯田在綏定之西微北該營官屯引用左營各屯遺水并引泉水灌溉。

塔爾奇營稻屯引用磨河渠水灌溉餘水退入磨河下游草湖自湖東岸引灌遺屯地畝亦謂之西地。

屯鎮雀爾果斯營屯田引用雀爾果斯河水併濬壩溝泉水分溉兼用索倫屯地餘水灌溉所有餘水統歸三道河。

屯鎮巴彥岱營屯田在惠寧城東南該營官屯引用闊里沁溝泉水自龍口分水濬渠二道引溉該營地畝并惠寧城旗屯民人園地又於巴彥岱屯渠分開一渠引溉惠遠城旗屯阿齊烏蘇地畝。

阿里木圖溝泉水在闊里沁之西分引灌溉商戶地畝并綏定城旗屯餘水由七里溝新渠引溉惠遠城

之阿齊烏蘇旗屯。餘水引入八旗稻屯大渠。

旗屯水利

惠遠城東西紅柳溝一帶旗屯。引用伊犂河、通惠渠、水灌溉。分授鑲白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東北沿山一帶旗屯。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正黃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東北水泉子一帶旗屯。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正藍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新北屯旗地。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鑲黃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東通惠渠迤北一帶旗屯。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正白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東分水嶺迤北一帶旗屯。引用烏哈爾里克泉水灌溉。分授鑲藍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西北一棵樹西南一帶旗屯。引用塔爾奇上游草湖泉水灌溉。分授正紅旗五佐領耕種。

惠遠城西北一棵樹一帶旗屯。引用塔爾奇上游草湖泉水灌溉。分授鑲紅旗五佐領耕種。其內第三佐領地畝。兼用烏哈爾里克渠水。

惠遠城東旗屯稻田。引用通惠渠、伊犂河、水灌溉。爲八旗公田。此項取蘆米右。用抵羊隻口食。每年分散官兵。撥給羊隻價銀。酌給種地壯丁。鑲柴月銀。其有餘。分贈旗下貧乏。

惠遠城稻田迤東七里溝。即阿齊烏蘇旗屯。引用阿里木圖溝泉水。并闢里沁之新開渠水灌溉。爲八旗公田。

惠遠城西北葦湖。新開渠水。引灌船工處遣屯地畝。

惠寧城東旗屯。引用闢里沁新開渠水灌溉。分授正黃、正紅、兩旗四佐領耕種。

惠寧城東旗屯。引用闢里沁新開渠水灌溉。分授鑲黃、正白、兩旗四佐領耕種。

惠寧城東旗屯。引用闢里沁新開渠水灌溉。分授鑲紅、鑲藍、兩旗四佐領耕種。

惠寧城北旗屯。引用磨崔岡泉水灌溉。分授鑲白、正藍、兩旗四佐領耕種。

惠寧城西北旗屯。引用阿里木圖溝泉水灌溉。爲八旗公田。

附錫伯營八旗八佐領。分爲八屯。鑲黃、正白、二營。駐紮吉格爾。正紅旗駐巴圖蒙克。引用泉水灌溉。鑲白旗駐綽齡囉。正黃旗移駐塔什布拉克。鑲紅旗移駐厄爾格穆托羅海。正藍旗移駐綽齡囉之東。鑲藍旗移駐綽齡囉之西。俱引用河水灌溉。

索倫營八旗八佐領。分左右翼。左翼屯田。引阿里木圖河水灌溉。右翼屯田。引闢爾根河水灌溉。

察哈爾營八旗。分左右翼。屯田皆依博羅塔拉河岸。河北之田。多引山泉。河南之田。引用河水灌溉。厄魯特營。上三旗六佐領。屯田四處。曰敦達察罕烏蘇。曰懷圖察罕烏蘇。曰特爾莫圖。曰塔木哈。各引用其地之水灌溉。下五旗十四佐領。屯田十六處。曰昌曼。曰哈什。曰春稽布拉克。曰蘇布台。曰渾多菜。曰濱佐特哈。曰庫爾庫壘。曰呢勒哈。曰大濟爾噶朗。曰算珠圖。曰特勒克。曰明布拉克。曰特古斯塔柳。曰沙拉博果沁。曰巴哈拉克。曰努楚袋。各引用其地之水灌溉。

回屯水利

海努克種地回子六百戶。引用山泉灌溉。

哈什種地回子五百戶。引用河水。

博羅布爾噶素種地回子一千一百戶。引用河水。

吉爾噶朗種地回子九百戶。引用山泉。

塔舒斯塘種地回子四百戶。引用山泉。

鄂羅斯塘種地回子六百戶。引用山泉。

巴爾圖海種地回子六百戶。引用山泉。

霍諾海種地回子八百戶。引用山泉。

達爾達木圖種地回子五百戶。引用山泉。乾隆五十四年。奏明撥給此地。

呢勒哈回戶。加種地畝。引用山泉。

烏里雅素圖回戶。加種地畝。引用山泉。

烏蘭庫圖爾回戶。加種地畝。引用哈什河水。此地即鑲鑲屯田畝。改歸回子耕種。每年交糧三千石。

春稽回戶。加種地畝。引用泉水。以上四處屯地。均係嘉慶九年奏明撥給。

訓練

惠遠城滿營。官兵四千三百七十員名。鳥鎗步甲四百名。內除換防塔爾巴哈台。及出卡倫各項差使外。其餘官兵。定例每月逢四、七、十、日。演合隊行操。二、八、日。演過堂準頭馬鎗。一、五、九、日。演步箭。三、六、日。演馬箭。惠寧城官兵操演亦然。

嘉慶九年。將軍松筠奏定行操式。是日詰旦。各旗官兵。齊集教場。演武廳前。兵分八隊。令按八旗。分中左右三軍。以鑲黃旗官兵爲中軍。站立中間。以正白旗官兵爲左軍。站於左翼。以正紅旗官兵爲右軍。站於右翼。以鑲白旗官兵爲前隊。站於中軍之前。以鑲紅旗官兵爲後隊。站於中軍之後。以正黃旗官兵爲殿後。站於後隊之後。以正藍、鑲藍、兩旗官兵。分爲二隊。爲伏兵。教場寬闊。因立晾臺三座。相去各數百步。一西一東。一又東。當各旗官兵分隊站立之際。即飭正藍、鑲藍、兩隊伏兵。潛行伏於又東晾臺之東。於是鑲黃等六旗各統領。率同隊長兵丁。吹海螺。齊以列陣。各隊官兵俱各整立。中軍揮旗止海螺。鳴號砲。三擊鼓。各隊按次前進。至西晾臺前。哨馬兵報於中軍。該章京即揮鑲白、正紅、之旗。鳴砲。以前隊及右翼官兵。吶喊而出。向晾臺。先操以三進連環鎗。繼以拋擲火毬。繼以連射。當是時。中軍揮正白、鑲紅、之旗。鳴號砲一。後隊及右翼官兵。穿出整隊。正進至東晾臺。兩隊同擊鼓。鳴砲一。兩隊官兵吶喊前進。操演與前隊右翼同。當是時。前隊右翼官兵檢拾箭枝已畢。與中軍官兵相繼趨至。前隊與右翼紮住不動。吹螺。鳴砲一。獨中軍官兵前進。與後隊左翼相合。操演如前。正操時。中軍揮鑲白、正紅、之旗。鳴砲三。前隊右翼官兵。亦

照後隊左翼官兵。旁出。整隊前進。吹螺。行至瞭臺。其鳴砲操演與後左翼同。當是時。中軍及後隊左翼檢拾箭枝已畢。和繼趨至。吹螺紮住。中軍揮正黃之旗。殿後援兵鳴砲一。吶喊出戰。與前隊右翼官兵和合。操演亦如前。當是時。中軍揮鑲紅、正白之旗。鳴砲三。後隊左翼官兵。即分隊旁出。未至又東瞭臺之際。其先分投埋伏之兩藍旗官兵。靜待中軍號砲。至是。中軍揮兩藍旗。鳴砲三。兩伏兵各奮勇吶喊出戰。俱各進至瞭臺一箭之地。揮旗勒隊。見後隊與左翼官兵正在操演。各鳴信砲一。即與後隊左翼官兵。合演鳥鎗、繼擲火毬。又繼以連射。演畢。與前隊右翼中軍、後隊、中翼合兵。齊至中央。吹螺收軍。中軍復吹海螺。鑲藍、正藍二旗在前。分隊行走。次鑲白、鑲紅、次正白、正紅。按隊續行。次中軍接行。殿後正黃旗。仍尾行。整隊俱各站立。中軍揮旗鳴砲三。各隊俱鳴鼓緩退。當是時。中軍若揮某隊之旗。令向某方操演。則某隊之兵突出。前往操演。又接揮某隊之旗。突出援之。繼操已畢。吹螺。復整大隊如例。操式。合操三進聯環畢。按步伍分列八隊紮住。吹螺而撤。

每年十月演砲時。所有行操官兵。帶赴紅山口。教練山操一次。以習搶上應下之法。

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四營。各於屯所游牧處。隨時操演鳥鎗、騎射。

綠營操演兵一千二百名。隨時操演。屯田兵一千八百名。秋收後輪流操演。兵丁俱習鎗箭。間習刀矛、籐牌。

每年十月。滿營及綠營官兵。在紅山口演放砲位。

每年春秋。分旗在四城門樓。清晨演吹海螺。二月十五日起。三月初一日止。七月十五日起八月初一日止。

將軍隨時親赴教場。閱看本城滿營官兵技藝。其惠寧城滿營官兵技藝。每年於夏秋間。前往該城閱看。

冬月赴綏定城。閱看綠營官兵技藝。

每年八月。將軍帶領各營官兵。前往哈什地方演圍。

每年十月間。八旗陳軍器於東城門外教場。按旗排立。將軍親往查閱。

每年八九月間。將軍派領隊大臣。帶同官兵。巡查哈薩克邊界。酌收馬稅。嘉二年。派領隊大臣帶同官兵。巡查布魯特邊界。哈薩克游牧。自四面北過塔爾巴哈台。直接科布多交界。每年巡查哈薩克邊界。原係取取馬稅。定例不准。蓋窺伺多收也。其所能而取之。所以示懲儆也。至布魯特邊界。遠在西南哈爾奇剌特所屬田地。向之有布魯特所屬田地。向之有布魯特。因被擾虐。始行投出。向之布魯特。即以布魯特。所有投出。向之布魯特。即以布魯特。所有投出。向之布魯特。即以布魯特。所有

烏魯木齊補缺騎操騙馬五百九十二匹。
內地各營補缺騙馬五六百匹至一千一二百匹不等。烏魯木齊屯田台卡補缺兒騾馬一二百匹至五六百匹不等。犍牛八十隻至一二百隻不等。
阿克蘇咨調補缺騙馬八十六匹。犍牛二十七隻。
伊犂南北軍台補缺騙馬九十匹。犍牛二十三隻。
銅廠補缺兒騾馬三匹。犍牛四隻。
寶伊局補缺騙馬一匹。
春秋二季致祭山河廟宇祠堂等處。供用犍牛二十隻。此外尚有南路各回城咨調馬牛數目每年多寡不等。

西陲要略卷之四

土爾扈特源流

土爾扈特舊爲四衛拉特之一。徙居俄羅斯境。其俗重黃教。當鄂拓克設宰桑。悉同準噶爾。乾隆三十六年。其汗渥巴錫等率全部來歸。受封爵。先是康熙年間有阿玉奇汗名最著。慕天朝威德。曾通貢。聖祖仁皇帝遣侍讀圖麗琛等。假道鄂羅斯。往宣諭。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圖麗琛有異域風土記紀其事。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廿和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曰貝果鄂爾勒克。以上世遠無可考。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有子孫。皆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人。絕嗣者二。其一卽棚楚克。是爲汗渥巴錫之曾祖。其一曰那木策楞。是爲郡王巴木巴爾之曾祖。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嗣。其一曰袞扎布。是爲親王策伯克多爾濟之曾祖。其先世之徙俄羅斯也。蓋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始。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爲汗。無所統屬。和鄂爾勒克與準噶爾巴圖魯渾台吉不睦。率子書庫爾岱青等。北徙俄羅斯屯牧。額濟勒河倚臨吉思巨澤。所居地曰瑪瑙托海。時阿玉奇尚在襁褓。以巴圖魯渾台吉乃其外祖。被留不遣。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還至準噶爾。始索阿玉奇以歸。其額濟勒之境。北界俄羅斯。南界哈薩克。東界哈喇哈爾楞。西界圖里雅斯科。以鄰牧互市皮馬。俄羅斯

皆與雪西洋及西番雅斯科戰。土爾扈特以兵助之。厥後稍就弱。俄羅斯因稱爲已屬。然本附之。非俘之也。迨渥巴錫之父敦羅布時。俄羅斯益征調師旅不息。繼復徵子入質。不堪其虐。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比。故渥巴錫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歸順中國。以息肩焉。其遠族有舍稜者。甘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懼誅逃往額濟勒。至是亦隨渥巴錫來歸。以乾隆三十五年冬。自額濟勒啓行。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淖爾戈壁。于次年六月。始至伊犂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餘里。本有戶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及抵伊犂。僅存其半。且皆饑餒。狀甚憔。高宗純皇帝鑒其歸順之誠。撫而納之。且爲賑其生。所以優恤之者無微弗至。事具御製記中甚詳。封汗一。曰渥巴錫。親王一。曰策伯克多爾濟。郡王二。曰巴木巴爾。曰舍稜。貝勒二。曰默們圖。曰恭格。貝子三。曰沙喇扣背。曰旺丹色布騰。曰雅蘭丕勒。輔國公一。曰拜濟呼扎薩克。台吉四。曰達木拜。曰德爾德什。曰扎爾桑。曰諾海。餘皆以次遞授爵秩有差。渥巴錫同族。設十扎薩克。爲烏訥恩蘇珠克圖盟。稱舊土爾扈特。舍稜族設兩扎薩克。爲青色特啓勒圖盟。稱新土爾扈特。恭格雅蘭丕勒諾海。本和碩特族。其先亦徙俄羅斯。今偕渥巴錫來歸。其同族設四扎薩克。爲巴圖色特啓勒圖盟。游牧之地。其分五處。其分駐喀喇沙爾之著勒土斯地方者。爲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和碩特貝勒恭格、等部衆游牧。東南界喀喇沙爾城。西北界伊犂之納喇特達巴罕。東北界烏魯木齊南山。西南界阿克蘇庫車。其分駐伊犂之東精河地方者。爲土爾扈特貝勒默們圖等部衆游牧。東界精河城。南界伊犂園場哈什山陰。西北與伊犂屬之察哈爾游牧連界。其分駐庫爾喀喇烏蘇之濟爾哈朗地方者。爲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部衆游牧。東與瑪納斯。卽綏來縣西界接壤。北與塔爾巴哈台之沙喇布拉克地方連界。南界奎屯溝。西界托多克軍台。其分駐塔爾巴哈台之和博克薩里地方者。爲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等部衆游牧。西南與彼處所屬之察哈爾厄魯特連界。西北與哈薩克連界。東南皆戈壁荒山。東北界噶札勒巴什淖爾。與科布多之烏梁海接壤。此四游牧。卽所謂舊土爾扈特。及和碩特。皆屬伊犂將軍統轄者也。其新土爾扈特游牧。則分駐科布多所屬阿勒台地方。隸科布多參贊大臣專轄。此外有杜爾伯特部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凡十四扎薩克。游牧烏蘭固木。又輝特兩扎薩克台吉。均隸科布多。以其皆爲四衛拉特之遺。故併敘之。

哈薩克源流

向傳哈薩克爲古大宛國。非也。漢書言大宛有城郭。而今哈薩克則隨畜徙牧。與大宛異俗。且距伊犂西北二面。伊犂爲烏孫故地。證以漢書所言。烏孫西北與康居接之文。則哈薩克當卽古康居國。詳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中。其部有三。曰左部。曰右部。曰西部。其實東中西耳。距京師萬餘里。向爲準噶爾所阻。未通聲教。乾隆二十二年。大軍追勦叛賊阿睦爾撒納。直入其境。哈薩克謀擒之以獻。其左部汗阿布賚稱臣內屬。受封爵。尋遣使扎噶喇等入貢。是年秋。參贊大臣富德率兵追捕準夷。餘黨哈薩克錫拉至右部境。會其與塔什罕部構釁互攻。方背水決勝。因遣侍衛蒙古爾岱。單騎入其陣。宣諭威德。哈薩克稽顙聽命。而塔什罕回目亦悔悟息爭。右部汗阿布勒比斯。卽日遣使入貢。其書略曰。右部與左部阿布賚同爲

雄長。今得均隸臣僕。請陪左部自效。語極眞摯。使至均賜宴。優賚遣歸。二十四年。阿布賚遣其從子俄羅斯蘇爾統入覲。蘇爾統者。其汗近族之貴稱。猶準噶爾所謂台吉也。二十五年。復遣從子都勒特赫勒蘇爾統入覲。上慮其道遠。不能急馳。傳諭緩程而行。於十月初旬至熱河。而蘇爾統以九月三日自烏里雅蘇台啓行。月之十八。已抵波羅河屯。奏言途中驛騎飂糧。極蒙優恤。不致跋涉之勞。急欲瞻覲天顏。以抒誠悃。上優獎之。其同來之陪臣。鄂莫爾色楞伯特爾。皆乞留充宿衛。命爲乾清門侍衛。二十八年。西哈薩克啓齊玉蘇鄂之努喇麗汗巴圖爾汗。烏爾根齊部之哈雅布汗。同遣使奉表貢。賜賚如左右二部例。三十四年。阿布賚遣子幹里蘇爾統等。阿布勒比斯遣子卓勒齊等。先後入覲。宴賚有加。四十七年。阿布賚卒。上念哈薩克誠心歸順。歷久益虔。即封阿布賚之子幹里爲汗。尋遣其弟沙海蘇爾統來謝恩。阿布勒比斯亦遣子噶岱入覲。並賜宴賚。嗣西部努喇麗汗遣子阿布賴蘇爾統來貢。卒於途。陪臣哈喇托霍代至。亦預宴賚。蓋自哈薩克向化輸誠以來。備極恭順。朝貢至今不絕云。所部本回種。而游牧散處。無屋宇定居。其屬所設鄂托克。以頭目領之。然擾竊成風。漫無約束。即其汗亦不能禁止。風俗大抵與回人相似。惟不知禮拜諷經之事。宴會以牛羊馬駝爲饌。馬湩爲酒。以衣多爲華美。其附近伊犂、塔爾巴哈台一帶游牧者。往往潛入卡倫竊馬。必嚴緝懲治之。每遇冬季。邊外雪大。許其附近卡倫收放牲畜。暫爲度冬。每馬百匹。例收租馬一匹。每年夏秋。其台吉頭目等各率所屬。分運牛羊馬匹。并由安集延所販氈片牛皮等物。至伊犂貿易。以綢緞布疋償之。塔爾巴哈台亦然。其初來之時。各卡倫官兵查明稟報。始准放入。及貿易。則另派官兵照料。台吉頭目。照例筵宴。此撫馭之大略也。

布魯特源流

布魯特在伊犂西南邊外。有東西二部。其游牧阿克蘇、烏什西北。及伊犂西南者。爲東布魯特。游牧喀什噶爾北。與西及葉爾羌西南者。爲西布魯特。環繞近邊之地。逐水草而居。與外番安集延、霍罕、諸部接壤。按漢書休循國。出葱嶺西。捐毒國。與葱嶺屬西北。皆當大宛。大宛有城郭土著。休循、捐毒、皆塞種。無城郭。今安集延即古大宛。城郭居。而布魯特密邇與鄰。無城郭。當即所謂休循、捐毒、二國者是。又唐書西域傳大小勃律王。其地直土魯番西去長安八千里。以方域致之。亦即今布魯特之地。詳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中。布魯特向爲回部別族。與中土聲教不通。乾隆二十三年。大軍討逆回布喇呢敦霍集占。將軍兆惠以搜捕伊犂餘孽。旋師會勦。道經布魯特界。其酋長圖魯起拜等。遮道自陳。言向爲厄魯特所阻。外王化。今西域蕩平。所部人衆咸願內屬。乞遣大首領赴闕輸款。事聞。上以布魯特本遐荒殊域。並未脅以兵威。又非馭以智術。茲望風歸附。納款稱臣。情詞甚爲諄懇。特允其遣使入覲。用抒向化之忱。比使至。優加宴賚。上復念其部畜牧爲生。非若回人之習耕作。盡地利。雖經慕化歸誠。祇令職貢效忱。免其納賦。布魯特感聖恩厚。亦圖報。偵知霍集占被圍。葉爾羌布喇呢敦自喀什噶爾往援。乃以兵襲其後。劫掠屬邑。爲我軍應。布喇呢敦懼不敢進。及霍集占等敗竄。布魯特兵猶攻喀什噶爾之布喇村。檄以逆賊兄弟已逝。葉爾羌、喀什噶爾、皆底定。乃止。尋大軍追賊至阿爾楚爾。破其伏。斬馘千餘。是時布魯特皆隨軍爲嚮導。三

十年。烏什逆回賴黑木圖拉糾衆叛。恐大軍進勦。不克抗。潛遣其黨巴布敦。偕安集延貿易回人。齎書幣間道赴霍罕乞援。且通安集延。道出布魯特。揚言諸回城皆叛。爲煽惑計。適伯克噶岱默特。遣屬赴布魯特、額爾格納、薩爾巴噶什、諸鄂拓克。告言自烏什外。他城悉安堵。布魯特比齊里克齊乃誘巴布敦擒之。遣其弟喀爾們縛獻喀什噶爾。伏法。賊自是竄。卒就誅滅。布魯特俗重牲畜。與哈薩克略同。其部落沿邊散處。凡十有七大首領。稱爲比。猶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齊大小頭目。皆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放。給以銷頂。二品至七品有差。每歲遣人進馬。酌賚綢緞羊隻。商回以牲畜皮張貿易至者。稅減內地商民三分之一。其游牧之地。有近伊犂界者。間歲將軍遣領隊大臣親往巡查一次。至常年稽察約束。則歸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轄。

霍罕路程記

西陲荒服。自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而外。若安集延。若瑪爾噗朗。若那木塔什。若塔什罕。若博洛爾。若巴達克山。若愛烏罕。若痕都斯坦。若布哈爾諸部。於古皆爲大荒。以西。自新疆戡定以來。無不向化歸誠。度奉職貢。凡夫八駿四駿之馬。白鷹海青之鳥。以及劍斧刀匕首之器。琛贄璧獻。藉申悃忱。見于高宗純皇帝御製詩集者。不可勝紀。諸部中以霍罕爲最大。今記其路程里數于左。

喀什噶爾至木什卡倫。九十里。有柴水草。喀什噶爾回子一百名。

木什卡倫至汗玉罕。六十里。有柴水草。

汗玉罕至特爾勒克。六十里。此處出鉛。有柴水。無草。

特爾勒克至庫舒烏珠。六十里。有柴水草。

庫舒烏珠至鄂克蘇噜爾。三十里。小達巴罕一座。有柴水草。

鄂克蘇噜爾至義斯克奇克。七十里。有柴水草。

義斯克奇克至色爾哩克野塞。三十里。有柴水草。

色爾哩克野塞至納哈爾察勒迪。四十里。有柴水草。

納哈爾察勒迪至伊根。二十里。有柴水草。

伊根至托海巴什。五十里。有柴水。無草。

托海巴什至依克依雜克達巴罕十里。

依克依雜克達巴罕至依克依雜克布拉克三十里。爾崑有水草無柴。

依克依雜克布拉克至庫庫蘇四十里。有水草無柴。

庫庫蘇至鐵葉爾哩葉克達巴罕下三十里。有水草無柴。

鐵葉爾哩葉克達巴罕下至達巴罕十里。

過嶺至色哩庫楚克七十里。有柴水草。

色哩庫楚克宿一日至塔爾噶拉克六十里。有柴水草。中間沙爾達墨格斯亦邇晚什噶爾。

塔爾噶拉克至圖巴爾拉克塔木三十里。有水草無柴。有界塔土城墻。圍周圖一里之地。此處是喊德格請所管。阿塔布托游牧。修橋路之十餘戶布魯特。

圖巴拉克塔木至古勒沙四十里。有柴水草。

古勒沙至圖古爾克托海七十里。有柴水草。中間有噶布爾蘇提布拉克二處。達巴罕。

圖古爾克托海至鄂什九十里。此處在土城一座。從罕所管三百餘戶回民住所。此城有辦事一人。名曰阿克昵雜爾。又有管兵一人。名曰伊爾哩屈哩。又有一河。名曰阿克卜古拉爾。有水草無柴。

鄂什至阿拉班五十里。有小土城一座。只有四門一座。此城不所住五十餘戶回民。無柴無水草。

阿拉班至明圖伯四十里。有界塔土城墻。圍周三里之地。此處是從罕十餘戶回子住所。有水草無柴。阿拉班至明圖伯。舊屈什齊游牧人等耕田之地。

明圖伯至屈巴六十里。有小土城一座。從罕五十餘戶回子住所。有水草無柴。

屈巴至瑪爾噶浪六十里。有回民三千餘戶。再沙拉斯瑪胡斯人等所住之處。瑪爾噶浪。有納爾巴圖之子邁瑪迪敏。統轄伊等。都管。伯克。昵雜爾鄂布勒。克色木等幫辦。有水草無柴。

瑪爾噶浪至阿克圖伯四十里。

阿克圖伯至布拉克巴什八十里。中間布納拉。散阿拉。書圖伯。等鄉莊。此等莊子。五六十戶起至二三百戶不等。回子住所。

布拉克巴什至蛮罕六十里。塔爾噶拉克起。自沙爾達阿赫依斯路行止。托海巴什四十里。有柴水草。

托海巴什至沙爾腰達巴罕之根三十里。有柴水草。

沙爾腰達巴罕至愛哩雅瑪九十里。有水草無柴。

愛哩雅瑪至托海巴什八十里。中間有嶺二處。有柴水草。

厄魯特舊俗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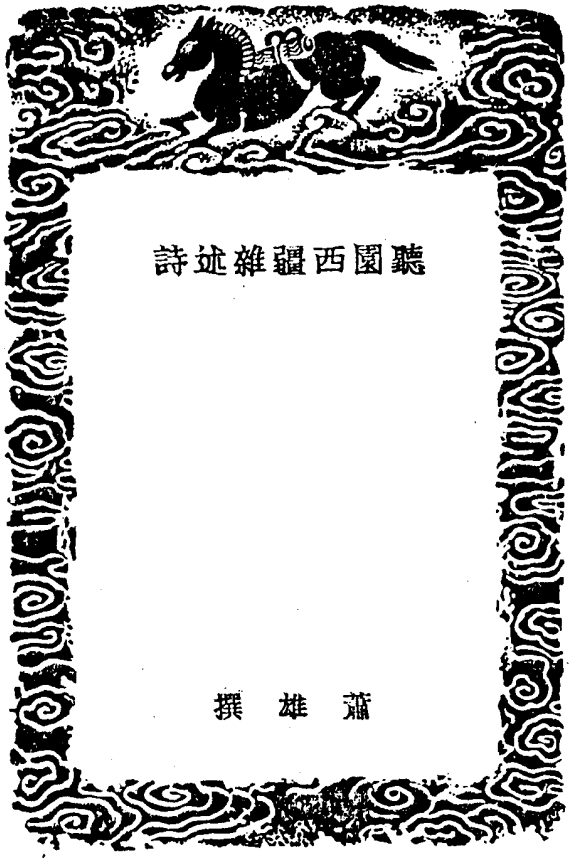
昔準噶爾厄魯特未滅時。分統四衛拉特。皆有大台吉主之。亦稱汗。餘小台吉。皆汗之宗屬爲之。其臣下謂之宰桑。大臣稱圖墨什。其次稱札爾扈齊。佐圖墨什理事者。其汗所屬人戶。曰鄂拓克。台吉所屬曰昂吉。猶言部分也。鄂拓克游牧。環其汗所居。昂吉游牧。環諸鄂拓克。其辦理喇嘛之事。曰集賽。以宰桑領之。守邊界之人。曰札哈沁。司磨者曰包沁。包者磨也。以鐵爲腔。駕於駝背以施放者。俗最重賞。凡決疑定謀。必咨於喇嘛。而後行。喇嘛坐牀者爲西勒圖。坐牀四掌教也。人生六七歲。即令識喇嘛字。誦喇嘛經。病則先延喇嘛誦經。然後服藥。若大台吉有事諷經。則其下爭輸貨物於喇嘛。以爲禮。衆喇嘛聚而諷經之室。曰都綱。噶爾丹策凌時。曾於伊犂河之北。固爾札河之南。海努克。建立都綱三層。繚垣周一里許。聚集喇嘛。令其五鄂拓克輪值供養之。謂之塔本集賽。塔本言五。集賽言輪值也。歲首盛夏。其朕拜頂禮者。遠近成集。往往捐珍寶。施金銀。以事莊嚴。廟之閎壯。甲於漠北。阿睦爾撒納之叛。賊黨肆劫焚掠。廟乃燬廢。今巴彥岱之南。地名金頂寺。是其遺址。準夷不習耕作。以畜牧爲業。飢食其肉。渴飲其酪。寒衣其皮。馳驅資其用。無一不取給於牲。欲粒食則因糧於回部。回人苦其鈔掠。歲賦以粟。然僅供會蒙館粥。其達官貴人。夏食酪漿酸乳。冬食牛羊肉。貧人則但食乳茶度日。畜牧之外。歲以熬茶西藏爲要務。其酒。糜皮爲袋。中盛牲乳。束其口。久而釀成。味微酢。謂之胡酒。每歲四月。馬湩新得時。置筵酬神。詐馬爲慶。謂之玉體。斯蒙古亦然。但不如其盛耳。廬帳方位。以東爲南。南爲西。西爲北。北爲東。戶必東面。猶內地之南向也。飲食用梡用匕。而不用箸。其匕之制。大小不同。以木與皮爲之。其地有樹如韓。取其油以爲燈火云。冠無冬夏之別。但以毛質厚薄爲差。白氈爲裏。外飾以皮。貴者飾以貂。或染紫綠色。其頂高。其簷平。謂之哈爾邦。略如內地暖帽。而綴纓止及其帽之半。婦人冠與男子同。帶以絲爲之。端垂流蘇。其長委地。婦人辮髮。雙垂約髮用紅帛。在辮之腰帛間。綴以好珠瑟瑟之屬。望若繁星。呼袍爲拉布錫克。台吉用錦緞爲之。飾以繡。宰桑則絲繡氈毯爲之。賤者多用綠色。裡冬無棉。以駝毛爲絮。名庫棚。亦有祇衣羊皮者。皆右衽平袖。四圍連幦。男子衣不鑲邊。婦人衣用棉繡。兩肩兩袖。及交襟續衽處。鑲以金花。其民婦則以染色皮鑲之。台吉韡以紅香牛皮爲之。中嵌鹿皮。刺以文繡。宰桑用紅香牛皮。不嵌不繡。民人曳皮履。或黑或黃。無敢用紅者。婦人韡貴賤。視其夫。有都爾布錦者。以羊毛織成。若內地之坐褥然。其文字謂之托忒。共十五字頭。每字頭凡七音。共得一百五音。其法直下右行。用木筆書之。或削竹爲筆。長四寸。上圓而下銳。取墨以作書。謂之烏珠克。台吉、宰桑、所居。皆建旗纛。或以綠緞。或以綠色布幅爲之。書喇嘛經咒於其上。遇風展動則稱福。與諷誦等。台吉之印。其形圓。範金爲之。宰桑以下之印。或以銀。或以銅鐵錫。五金備用。各視其職掌以爲差等。四時不知甲子。祇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爲虎年之類。每歲元旦。四月八日。五月望日。十月二十五日。爲四大節。禮佛諷經。不殺生。春月。女子有蹋蹴之戲。秋月。會長有馬射之棚。長夏。親朋有馬湩之會。三冬。稚孩有潑水之樂。積年置閏。亦同中國。但不拘月分。屆當閏之年。宰桑等請於大台吉。隨意中所欲置閏於某月。遇小建之月。亦不必定無三十日。隨台吉之意。而中去一日焉。自寅至丑。每月俱

可問。自朔至晦。每日皆可虛也。其地亦無二十四氣。星家之書名珠露海。男女婚姻。以羊馬爲聘禮。婚之日。壻至女門。女家諷喇嘛經。壻與女共持一羊脾骨。拜天地日月。夫婦交結其髮。女家爲設蒙古包以成婚。明日。壻先歸。別擇日以娶。婦乘馬至壻家。諷經亦如之。人死不立喪制。子孫親屬丐延喇嘛諷經。檢珠露海所載。有應五行葬法。則以其法葬之。如應金葬。則登諸山。應木葬。則懸諸樹。應火葬。則焚諸火。應水葬。則沈諸河。應土葬。則埋諸地。若不應五行葬。則撤蒙古包。棄尸道旁。自亡日起。諷經四十九日。不殺生。不薙髮。有翦髮以爲孝者。每忌日。設果食湩乳以祭。遇草青時。子孫思其祖父。亦酹奠於野。至從軍失伍者。冠以紙冠。并令其妻服短布衣。遊行示辱。盜馬者。罰九牛或九羊九馬。給事主。無牲畜者。則以盜者之妻給事主以償之。無妻則鞭其腰。其刑罰若此。所用錢名普爾。回人所輸。制小而厚。橢圓而首微銳。中無方孔。面鑄準部台吉之名。背附以回字。凡台吉新立。輒更鑄。舊錢皆銷。其樂器多以馬鬃尾爲絃。無用絲者。絃之大小。以鬃之多寡爲差。亦間有皮絃者。樂音大抵以絲爲主。而竹附之。其鼓曰鏗格爾格。喇嘛諷經用之。有曲曰遮雅布圖達爾者。皆彼中頭陀之辭。歡會宴飲所用也。其俗尙之大略如此。

常帽頂高五寸。前後翅各五寸。男翅兩平。女後翅少垂。頂飾花紋。而不綴纓。牛羊之皮爲鞾。爲履。皆朱色。女子辮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以紅絲爲絡。束綴細珠寶石珊瑚之屬。貧有喪者則否。所衣之袍。謂之托恩。大領窄袖。男右衽。女啟前襟。內襯衫襖。領無鈕。袖不鏤。四圍連紉。貴者用錦繡及貂爲之。呼棉花爲白答。餅餌爲蕊。牛馬乳釀酒爲阿拉占。酸乳爲氣格。即馬奶也。樂器以鼓爲主。大小不一。制又有提琴洋琴之類。歌舞盤旋。皆以鼓爲節。日中之市。名爲八雜爾。每七日一集。交易以內地元寶爲貴。否則疑有贋僞。錢以紅銅爲之。一錢爲一普爾。五十普爾爲一騰格。盡穀麥以帽。數多則用他哈爾。即小布袋也。大者謂之帕特瑪。其人性巧。善雕刻。準噶爾時。呼之爲和通。又趙提者善繩技。蓋古尋橦度索之遺。俗好育鴟鴞。富者多至數十。司飼養者謂之鴞師。齊。鞫囚之法。縛置高處。令足不著地。以繩勒其腹。不服則鞭其腰。或囚之於地牢中。地牢者。掘地爲牢。方深二丈餘。以草木泥土覆之。開一竇於上。通飲食。汚穢不堪坐臥。吐實後。設木架懸以示衆三日。無不死者。其酷特甚。自投誠以來。凡遇死罪之囚。俱各報明。處以律。其罪輕者。准依回俗折贖。無復向之殘酷矣。居喪無服制。惟屏紅綠。著黑布而已。貧者以白布纏尸。舁而瘞之。富者或斂以棺。其上所覆綢緞。分致送葬者。爲製小帽。起墳多肖棺形。或開穴。或綠琉璃爲飾。率在孔道之旁。謂往來人多。爲之念經祈冥福云。

回俗紀聞

回俗不信佛。書事天爲本。有禮拜寺而無像設。誦經其中。相傳爲排哈木巴爾裔。其祖國曰默特納。即史所載默德那國也。熟於經典者名曰阿渾。每七日輒爲衆誦經祈福一次。其紀年有地支。而無天干。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月無小建。歲無閏。滿三百六十日謂之大年。大年第一日。如內地元旦。伯克詣禮拜寺。蠟前行禮。殺羔祭天。大小相慶賀。過年節謂之入。則先期三日。必把齋。不茹葷。不殺生。把齋於日出閉關。至日落星全方飲。獎大年之前十五日。謂其主下降。察人善惡。舉家誦經不寢。達旦。懸葫蘆燈於樹頭。油盡燈落。則踏破之。以爲破除一切災咎也。回字凡二十九字頭。或兼數音而成一字。或聯數字而成一音。其字書名阿里卜。占候書名嚕史納。默史名陀黎克。靈子能書記者。謂之墨嚕。至阿渾則能解其文義。衆皆敬信之。遇有疑難。必問阿渾。行止俟其一言而決。即男女婚嫁。皆所主持。雖謬誤不少。怨悔。俗忌食豕肉。他牲非其人自宰殺。去血淨者不食。見人無跪拜之禮。見尊長及伯克。交手當胸。而頓其首。謂之阿斯拉木。惟納馬茲始跪拜。納馬茲者。送日西入禮拜之名。然自歸化以來。見內地官長。皆跪拜請安。蓋敬之如天日神人矣。無姓氏宗譜。呼婦人爲恰哥。婚姻之事。壻家邀媒至女家。以連襟爲詞。不直言議婚。既許諾。則宰一羊。藉之以綢。覆之以被。送女家爲定。前娶之三日。壻宿女家。而不入內。屆期。女家延阿渾誦經。以氈毯舁女出門。抱之上馬。至家。先拜竈神。潑油於竈門。然後入房。或半年一年。新婦始去障而出見舅姑。夫婦若不睦。輒自離異。謂之揚土爾。其帽冬用皮。夏用綢緞。猩氈爲頂。倭緞爲翅。凡官長帽頂高尺餘。尊



聽園西疆雜述詩

蕭雄撰

序

從古騷人墨客。往往寄託吟咏。陶寫性情。余於是篇。豈其然耶。慨自壯歲困於毛錐。會遇上多事。奮袖而起。請纓於賀蘭山下。即從戰而西焉。關內蕩平。將出淨塞氛。遂乃前驅是効。其時磧路久閉。初印一蹤。人絕水乏。望風信指。兼旬而至伊吾天山。南北賊燄沸騰。干戈異域。不堪回首。然一感知遇。嘗所弗願。自此旁午於十餘年之中。馳驟於二萬里之內。足跡所至。窮於烏孫。亦憊矣哉。而其成功。卒無所表著。噫。可謂半老數奇矣。蘇者入關。抵蘭州。友人競問邊陲。曾略以詩告。寥寥短構。敍述不詳。屢被催編。而車塵鮮暇。及還鄉。緣無力入都。山居數載。究因蝸累。敗興久之。頃以道出長沙。旅館逢窗。兀坐無聊。回思往迹。神遊目想。搜索而成篇。共得百四十餘首。句雖蠢疏。頗及全圖。聊複催詩。雨而鴻爪雪泥。藉自誌矣。嗟乎。班超投筆。定遠封侯。竇憲出關。燕然勒石。經歷之處。千載流傳。僕雖不才。其草檄矢石之中。枕戈冰雪之窟。自憐艱辛。數倍於人。殊欲足之所經。當時鮮有知者。安望千百世後。尚有傳說其人。其地者哉。矧南中之人。聲氣雖同。以爲殊方遠域。臥遊可歷。故是篇爲未盧此行可。即謂替人遊覽。亦可。倘論推敲。應爲之一笑焉。

光緒十有八年壬辰歲。花朝後一日。鵝園山人自序於星沙客舍。

例言

一作詩自注。前人譏之。但彼論注釋。非謂注明。茲因敍述瑣屑。詩難盡達。特注以補未及。

一雜述不論編次。惟因二萬餘里之事。泛難悉敍。故循序及之。

一詩以雜述爲題。本無須另外標目。因篇幅稍長。自嫌混雜難閱。故復爲區別。

一自來敍事體詩。易於俚俗。況學識粗疏。言殊方瑣細乎。詩中強以事物嵌。多不成句。須諒意在記述。非敢敍詩也。

一凡平起出韻者。應從通轉。茲多爲敍事所牽。就便押去。以致起韻並出通轉者有之。

一詩因未悉。特加以注。注有未悉者。未便於注下再注。凡此多詳於後。但前所見者。後皆從省。須次第查閱始晰。

一新疆境內部落甚繁。縱頭回部外。除滿漢兵民不計。尚有蒙古、碩倫、錫伯、漢回、哈薩克、老撾爲、紇乞斯。以及蒲昌海之黑人。俄羅斯之商民。各自不同。似不應專說縱頭一部。惟因南路概屬回疆。北路縱民。亦多已成風氣。故以大勢爲主。餘僅於各城及之。

一所述各項。皆當有所考據。以爲應證。現奈無書繙閱。間有爲蘇年閱過者。又苦善忘。凡未悉未確之處。倘希原諒淺陋。

一方輿遼闊。其未親歷處。多得之於詢問。且入關在乙酉春。其時設省事宜。尚未辦竣。所述或有疎謬缺漏。幸加指正焉。

一廉俸兵額戶口徵收諸數目。不特聞見未周。且典册之事。爲草野間吟。分不得議。則概從簡略。

西疆雜述詩目錄

卷一

出塞二首

新疆四界四首

總述全勢一首

卷二

分述各城三十五首

哈密　闢展　魯克沁　吐魯番　羅卜淖爾　哈喇沙爾　庫車　拜城　阿克蘇　烏什

瑪拉巴什　喀什噶爾　英吉沙爾　葉爾羌　和闐　巴里坤　奇臺　濟木薩　阜康　烏

魯木齊　昌吉　綏來　庫爾哈喇烏蘇　晶河　伊犂　塔爾巴哈臺

卷三

總頭人物狀貌一首

性情一首

才能一首

名節一首

服飾三首

婦女四首

幼稚一首

屋宇一首

君長一首

職官一首

風俗總敍一首

教宗一首

文字一首

風化一首

刑法一首

倫理一首

婚嫁一首

生子一首

喪葬一首

曆法一首

歲時二首

祭祀二首

穰禱一首

耕種一首

紡織一首

蠶桑一首

牧養一首

商賈一首

錢制一首

藝術一首

歌舞一首

樂器一首

嬉樂二首

飲食二首
瓜果四首
園蔬一首
花卉二首
卷四
氣候六首
戈壁一首
雪山一首
巨浸一首
河道一首
雷雨二首
風雪二首
日月二首
鳥獸四首
蟲魚二首
草木四首
土產四首
險隘六首
天山　松樹頭　果子溝　阿哈布拉　冰達陂　雪海
古蹟十二首
陽關道　敦煌碑　敦鄉臺　沙南侯獲碑劉平國碑　輪臺　耿恭井　天山碑　沙壘　古戰場　古墓　尖哥塔什　香娘娘廟
名勝十首
博克達山　玉山　鹽山　鹽池　山洞　風洞　地洞　溫泉　火灘　九龍樹
開邊
設省
歌功
鳴盛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一

鑾陽蘇雄臯隱擷

出塞

作過酒郡出雄關。

甘肅肅州直隸州。漢之酒泉郡也。東距省城一千四百二十里。城西七十里、卽嘉峪關。爲西塞長城門戶。凡過此者。多以城爲秦蹟。按史記蒙恬傳。秦使蒙恬將三十萬衆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袤延萬餘里。臨洮、今蘭州府屬之狄道也。其長城形勢。自遼東山海關起。圍繞直隸、山西、陝西等省。暨甘肅之甯夏各邊界、八千餘里。緣亘東西。再自甯夏西行。直抵涼州府城東、郊一百二十里土門地方。遂左折而南。經古浪、平番、西甯各府縣。跨過黃河。繞至狄道。是爲秦始皇長城。若嘉峪關一帶邊牆。係明世宗嘉靖間所添築。東接土門順直。而西圍於甘、涼、肅三州府之北邊。復自肅城西北。經嘉峪關。橫至西南。與南山連接。計長一千二百餘里。此前明所劃邊界也。我朝中外一統。不恃長城爲限。惟就關門稽出入焉。嘉峪正據橫坡。側拱南山。地雄勢壯。崇墉鞏固。樓閣參差。門洞重隙深邃。附築小城一區。設遊擊巡檢等官駐守。啓閉甚嚴。稱題天下第一雄關。

略入平沙馬便煩。

關門以外。即是荒沙。舉目一觀。無水草柴薪。人民廬舍。判然有內外之別。關常閉。除大差經過。守者迎候。重門洞開。其餘大小員弁。暨軍民人等出入。皆俟驗明文票。然後啓扃。人將跨門。隨踵復闔。征人至此。動生去國之思。土語云。出了嘉峪關。眼淚不能乾。前看戈壁灘。後似鬼門關。戈壁夷言沙灘也。沙灘之地。凡車馬駝運往來。多乘暮夜行走。一則日間四望無邊。牲畜急欲趕站。易於疲困。一則途中無水。夜涼不至大渴。若當夏月。日中尤不敢行。且白日停歇。牲畜尚可散動。夜則恐其走失。故出關行旅。每以向晚起程。天明到站。爲便至者路遇流沙。馬行輒退。沙擁輪膠。其俯而噴仰而鳴者。更難目睹也。

萬里城高橫紫塞。

一統志。紫塞。在今肅州北一百八十里。屹立沙漠中。一名黑山。自關外迴環長城。離山數十里。蜿蜒東下。淒涼之中。亦雄壯矣哉。

三危山峻阻黃番。

安西城南數十里。有大山。附於東西綿亘之南天山。人多指爲三危。據元時張立道使交趾。指雲龍州東江上一山。爲禹貢之三危。論者多從其說。以苗疆在彼。三危當不在此。但志載三苗在安西之西。三危在土魯番之東南。今按地形。當在其處。故欲以土人所指爲然。山後直達青海星宿海等處。與西藏接壤。沿山皆番部。土人有黃番黑番之稱。又分生熟番。近三危者黃番也。黃番狀貌與漢民相近。黑番則面目黧黑。性情悍黠。安西一帶。恃有此山隔阻。惟燉煌城南四十里。有千佛洞。古勝蹟也。近洞有峽可通。往年燒香遊覽者。時被出山掠於途。後皆結伴始去。至於附內地。隸籍運城土司者。多錯處於肅州、高臺一帶之南山邊。迴與諸番有別。記余同治間。從征肅州。途次高臺之清水境。有鄉紳妥得璘。番部也。舉止言談。居然儒士。且甚樸實。是皆聖朝聲教遐敷。默化於無形也。因附述焉。

蘇賴河流一綫清。

一統志。蘇賴河。亦名布隆吉河。發源靖逆衛。南山曰昌馬。河北流轉而西。經柳溝衛。北會十道溝水。爲蘇賴河。按靖逆衛。即今玉門縣之靖逆營。蘇賴河發源於玉門東南之南山中。其始北流。由玉門城東二十里經過。復東北繞至玉門北境五十里之三道溝。匯會各溝支水。直進而西流。至燉煌西。北入於巨浸。其長千餘里。其水平時清淺。三道溝以上。廣數十丈不等。過此則廣狹無常。西行大路。必由安西城北濟渡。夏月水漲時。汎濫沙灘。泓深數丈。行人車馬。多阻於此。向無舟。因水小無須。水大奔流難渡耳。志載溝水有十道。余記玉門東北。迤至布隆吉爾東北十五里之九道溝。沿河百五十里之間。稱爲九溝十八坡。未知孰是。柳溝衛。今名四家灘。在三道溝西二十五里。一帶皆長林。儘傍河。都司守之。布隆吉爾。適當廣野。中多草湖鹵地。有荒廢土城一座。甚廓大。聞舊爲提督駐處。今僅補苴一隅。駐有都司。城中多古木。大者圍丈餘。

迤邐南岸有三城。

蘇賴河自三道溝以下。沿河北岸。即哈密東境之大戈壁。一片荒沙。縱橫千里。南岸東西長九百餘里。

橫抵南山。廣皆數十里不等。安、燉、玉三城列峙焉。節節有產糧腴地間於鹵地。沙灘每段方員百數十里之中。皆土潤人稠。樹木陰翳。玉門佳處甚多。而燉煌倍之。沃野一隅。群南不通道。望之蔚然深秀。物產蕃茂。境內大堡七十二所。皆陝甘各州縣遷出之民。分邑聚居。各以原籍邑名呼其堡。守望聯絡。南山產金。盛稱七十二金溝。內有名日出斗金者。言每日能得金盈斗。金穴深遠。橫行直下不定。皆循其礦苗所往而隧陊之。常穿至數十丈及一里半里者。往年招商開採。每廠二三百人。動需鉅資。後因兵燹。停止久矣。惟安西州城適當沙磧。地多怪風。三五日一發。晝夜不能止。城垣輒爲流沙所掩。駝馬可踰。歲經數掘。城郭人民。淒涼寒苦。莫此爲甚。實爲西陲最瘠之區。四郊一望皆沙。產糧全賴東境之小宛、雙塔堡、布隆吉爾等處。近亦七十里外。則又不及玉門遠矣。自嘉峪關至玉門縣。二百九十里。玉門至安西州。三百里。安西至燉煌縣。二百八十里。自燉以往。截然無路。古之玉門關。在今燉煌西北。陽關在其西南。兩關久廢。不通道矣。

井疆仍屬河西郡。

漢於秦之長城外。開設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爲河西四郡。西以玉門陽關爲塞。隱武威、張掖、酒泉。今之涼州、甘州、肅州三州府。惟燉煌極西。自明劃嘉峪截爲關外。我朝以燉煌、玉門爲兩縣。設安西直隸州領之。與肅州同道。今雖開新疆爲行省。而安西各屬仍歸甘肅。不隸新疆三屬。文武考試。比例關入肅州就棚。以資節省。

天馬當年此地生。

漢書元鼎四年。西域貢天馬。產於渥洼水中。按渥洼泉。在今燉煌城南二十里南山下之沙磧中。其地四圍圍沙爲山。高約十數丈。勢若仰盂。中有泉一池。池如太極半圖。南岸稍寬。沙中有土堰一方。形與池同。與水相連。顛倒環抱。合成太極。水陰而土陽。望之分明星象。土人因似月牙。又呼月牙泉。北岸山腳。離池不過二丈。而流沙壁立。竟不下墮。且反上騰。凡遊覽者。強至山腰。坐而推之。沙墜有聲。恍聽鼓樂。余曾親聆矣。推下之沙。少頃復上平地。不遺顆粒。遇刮望節氣。則不推自鳴。因名鳴沙。山池長約六七十丈。頭廣如其半。尾不盈尺。頭西尾東。水無來源。無去路。勢將齊岸。晴雨無漲減。味甘美。潔無纖塵。或鵝鴨水鳥墮毛。與草屑飛落。皆掀浮池上。有溺斃於中者。篙無可撈。但次日於池上收之。池水深不可底。向有好事者。曾屋泅人下視。繫繩百四十餘丈。了無止處。且漸下漸寬。其他靈異甚多。燉煌嶽嶽茂才。爲余詳言之。茲難備述。池南土堰間。建有龍王藥王等祠。並遊觀臺榭。喬云。咸豐間與友人讌集亭中。繫馬於樹。至夜深。忽一牝馬攝入池底。卒未浮出。又云。池中蘆竹叢。一小舟。供遊賞。一日。縣署女奔遊此。將及登舟。突然波翻水立。有物轟擊。閃灼。露出數尺。隱隱神龍見尾。舟幾覆。速下始定。以後婦女不敢作蘭橈之遊。想見異境。潛潭下必有龍也。天馬之產。理亦宜焉。按隋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千餘里。海中有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嶠。因生駿駒。時稱爲瀚海驄駒。然則渥洼天馬。或亦池上所產。不必定出於池中也。池有異草。狀若藤蔓。莖甚細。姿脆似木

賊深長不計丈。色碧綠而少葉。尺餘一節。每節有小盤。周環紅點七瘢。色鮮明如朱砂。土人呼爲七星草。生深坑陡岸間。必接長竿數丈。始能掇取。向有異人傳爲藥物。陰乾煎服。能愈百病。展神效。治氣分尤宜。咸以仙草目之。

新疆四界

北走荒涼大漠沙。嶇猛峽裏緩行車。邊陲自此從東入。瀚海連天路尚賒。

出關皆向西行。至安西。則轉而向北。洲轉西北。自安西出城五里。過蘇賴河。登戈壁。或經廣野。或經亂山。計行三百五十里。至馬蓮井子。爲安西所管之西四站。再五十里。因路旁立有石樁三枚。雕爲人形者。相隔各五里。遂名地爲石人子。安西哈密。在此分界。繼入咬牙溝。再三十里。抵猛猛峽站所矣。峽中設站處。舊有大廟。祀關帝。燈於發光緒元年移修於前途。峽脊距舊址十里。沿路多險。咬牙溝數里之間。兩旁雖係平坡。而溝皆石底。凹凸相接。車行簸揚。坐者日昏心震。峽脊雖不甚高。而左右皆石路。屢鑿難平。僕夫稍不戒嚴。動至折輪覆轅。若越嶺下坡。宜用繩牽車尾。挽住以防迅駛。且人必下車。因常有拋墮壓傷。可畏可鑑。過此則路復平矣。新疆東界。至此已入。前往哈密。尚有沙磧五百五十里。所謂千里瀚海也。考瀚海不一。異域錄、以蒙古大沙漠爲瀚海。是指蒙古內六盟之北。外四盟之南。中間之一道大漠。即霍去病所隨之瀚海也。通志云。經前庭縣。有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亦名旱海。即白龍堆。又水道記。和闐東二千餘里之遙漢渠勒、精絕、戎盧、小宛諸國。湮沒無蹤。竟淪入瀚海。是皆指和闐之東。燉煌之西。土魯番之南。瀰漫數千里之大沙漠。即元奘等所言之瀚海也。若此處瀚海。係志載天山行至巴里坤之東。哈密之東北。名鹽池山。山之南。沙磧漫野。爲千里瀚海。則又以蘇賴河之北。哈密之東。周圍二千餘里之大戈壁。爲瀚海矣。大抵瀚海不拘一地。瀚海即旱海。凡遇大漠。皆得名之。至隋書吐谷渾之瀚海驄駒。未必即指青海爲瀚海。或亦當時舉大地以盛稱良駿耳。此述東界。

南疆直極古于闐。一嶺分開印度天。

于闐、今和闐。居葱嶺東南境。新疆南部。自喀什噶爾。順南至英吉沙爾、葉爾羌。皆抵極邊。再東南折而入和闐。地雖繞回。仍爲絕塞。葱嶺以外。西南大國。莫如印度。印度即天竺。一曰捐毒。一曰身毒。有東西南北中五都會。古之西天佛國。即魏唐諸僧取經處也。

威懾恒河三萬里。

葱嶺橫亘南北。上有阿耨達池。即大龍池也。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爲中外河源。水東流者。會於巴爾楚克。經行四千餘里。注蒲昌海。自海中入地。伏流二千里。出星宿海。爲中國黃河。水西流者分二道。其一繞北爲嬀水。流至布哈爾國。入裏海。其一繞南復分爲東西二道。環貫印度諸國。流入南海。則爲恒河。唐書西域傳。五天竺幅員。共周三萬餘里。皆城邑數百。甚富庶。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狐、蠶、屯、犀、象火齊、琅玕、石蜜、黑鹽。北天竺距雪山。間抱如壁。南有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鑄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

別國數十。置王。又按中印度。即溫都斯坦。一作痕都斯坦。城周六十餘里。轄大小城池三百七十餘。工治玉成器。極精。內地弗及。出珍物。尚文墨。稱大國焉。自古印度諸國。皆崇佛教。近因英吉利、俄羅斯、以耶穌教據地分傳。而佛教寖衰。存者不及半。亦二千年來之變局也。初本貿遷於葉爾羌、乾隆二十五年。殖勒岱。賜物通市如故。先是二十四年。準夷博羅尼都、霍集占等。竄入巴達克山。大兵搜至伊西洱淖爾地方。恐師行擾境。按紮未追。但遣使諭令交出。隨經巴達克山汗。効力擒獻二酋。回疆以定。朝廷嘉之。迨後恒河北岸之愛烏罕國。其王約與巴達克山汗。遣使偕來。輸誠入貢。畏威懷德。何其遼哉。

九夷多少附窮邊。

南邊界外小而部落大。而邦國內附者甚衆。從喀什噶爾西北。順南橫至葉爾羌之西一帶。沿邊皆布魯特各部環附。散處於葱嶺東西山谷間。分爲東西布魯特。種類非回非蒙。隨畜逐水草而居。部落不相聯屬。惟不留髮。不食犬豕。以及語言衣服。多與回同。性強悍。好劫殺。其初回人苦其擾害。乾隆二十四年。大兵戡定回疆。彼即投誠歸化。後因服役非勤。不復肆行劫掠。經喀什噶爾大臣奏請賜頭目等職銜翎頂。其後又經奏請。由喀什噶爾。每年賞給該部之阿克爾額森。各普兒錢十五騰格。以示加恩。又布魯特各部適中之處。葱嶺大山中。有哈拉庫勒部。一名色勒庫爾。無城郭。環居阿耨達池。播種五穀。植果木。風俗言語。與回部同。河水產黃金。內附後。每年貢金二十七兩七錢。送葉爾羌轉解。西域水道記。謂其地在葉城西八百里。又葉爾羌西南。過冰山二十餘日程。有博羅爾。其地四山環護。一水西流。城郭屋舍。俱安耕鑿。俗重牛。日敬而拜之。以金玉飾其角。男女皆不鬊髮。語言文字。概異回部。地瘠多窮民。視人至賤。外來商販。常以布帛易人攜去。東行四日。爲乾竺特。其屬部也。乾隆二十四年。入貢內附。乾竺特歲納黃金一兩五錢。送交葉城。又葉爾羌直西少南。踰葱嶺。爲巴達克山。一名拔達克山。即漢烏秅國也。居葱嶺南境。國中山園川闊。土沃人稠。城郭而事牧養者。屋用石壁。人壯健善戰。地多雨澤。物產蕃盛。出金、銀、銅、鐵、寶石、絲綢等項。果木甚多。杏子尤佳。即本草巴達石仁之所出也。風俗語言服飾。大概類回部。乾隆二十四年。因功內附。即遣使入貢。東北至葉爾羌。一千三百餘里。東至和闐。較遠二三日程。又從巴達克山西南。過中印度。再往北。經北印度境。接之者爲愛烏罕國。在恒河之北。裏海之東。即古大夏大月氏地。其國西南瀕水。東北沿山。物產民風。與中印度溫都斯坦相似。乾隆二十七年。遣其和卓密爾罕入覲。貢方物。東至葉爾羌。五十餘日程。又喀什噶爾正西之葱嶺外。接連西布魯特者。爲安集延。係敖罕屬國。敖罕又爲浩罕。漢之大宛國也。所屬八城。內有三大城。極東爲安集延。次而西者。爲瑪爾噶朗。又次而西南。爲納木干。地接敖罕東境矣。皆在納林河南岸。河北一帶。即塔什干。爲哈薩克中部。在喀什噶爾之北一千三百餘里。今爲俄國新藩。稱敖罕爾干者。敖罕地方平衍處。有二千餘里。人煙稠密。無乞丐盜賊。間有美俗。其國務農講武。久號富強。衣服語言。與新疆回部相彷彿。惟帽式皆作方頂。稍有分別。乾隆二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投誠內附。東至喀什噶爾。約一月程。以上皆就南邊界外。略述大概。餘難偏舉。至自南而東。地連後藏清海。沿邊或隔雪山。或阻沙磧。人跡所不

到焉。再南邊山口甚多。皆有卡倫防守。自西南隅起於烏什邊境。舊設有大卡倫四。小卡倫四。順南接喀什噶爾境。有大卡倫五。小卡倫十四。再南接以英吉沙爾邊境。大卡倫五。小卡倫十一。以上各小卡倫處。皆有山口。可分往哈薩克、諸布魯特、色勒庫爾。及安集延等處。接通西域各國。惟喀什噶爾回城西北三十里。地名密爾罕。今爲總卡倫。與俄羅斯通商大路。再接英吉沙爾。南至葉爾羌邊境。接葉爾羌東南。至和闐邊境。共有大卡倫八。小卡倫四。皆有山口。分往布魯特、色勒庫爾、巴達克山、博羅爾等處。並可轉通後藏。及印度諸國。其各口地名方道遠近。不悉述。此南界也。

西塞山南萬馬嘶。

西邊從烏什起。向北踰大山。經特穆爾圖淖爾之東。以至伊犂塔爾巴哈臺一帶。邊地皆爲草場。沿邊滿綠各營。及衞拉特四大部各旗。並內附之哈薩克等。皆就地分段牧放。又伊犂設有孳生廠。養馬極多。能供撥用。歲選空槽者。儲爲貢馬。每匹派夫另牧。若界外皆哈薩克部。哈薩雖係回教。究不耕種。而專事遊牧者。外國史略云。哈薩克各分種類。共三十二宗派。身矮而壯。面紅。以布包首。亦穿靴。非若他夷赤足。女則遍身絲緞。頗聰明。奉回教。反覆無常。日騎馬恣虜掠。四方畏之。在西北之種類。或事俄人。或服中國。野性難馴。專以搶掠爲事。余在伊犂所見。大約如此。男女出必騎馬。皆持鎗矛。內附者猶稍安靜。其歸俄國之哈薩。常出沒邊境爲害。果子溝、三臺等處道中。過者患之。惟烏士百之種類。則勤耕安分。造綿布、綢緞、回帽、紙張。崞項以獲利。今連入新疆之哈薩緞、哈薩布、暨銅鐵器具。皆精緻堅牢。與外洋所製之物。徒工悅目者迥異。

海邦地接鄂羅斯。

鄂羅斯、今俄羅斯也。謹按高宗純皇帝御製文集。有曰昆侖以東。莫大於中國。以西南莫大於五天竺國。以北莫大於俄羅斯。考俄國疆域。從歐羅巴洲之黑海西北起。廣延而東。直抵烏拉嶺。接連亞細亞洲。再從亞細亞洲烏拉嶺起。綿亙中國新疆。自西而北而東。經黑龍江外。直極東海。並渡海而東。再於墨利加洲內。管屬一隅。除墨利加不計外。自北極出地四十度起。至七十度。經線偏東。自三十度起。至一百三十度。南北七千五百餘里。東西二萬五千餘里。國都在歐羅巴洲。距中國京師二萬里外。中國與彼交界者。在北如雅爾科布多、阿爾泰山。以及外四盟蒙古地方。並黑龍江、索倫等處。係與其東潛悉畢爾斯科所屬之四大部。順直南北相連。中以興安嶺爲界。在西則新疆西境。橫與之接壤矣。以新疆界限而論。於北邊科布多一帶之俄界。猶隔外藩部落。惟西邊自喀什噶爾烏什。以至伊犂塔爾巴哈臺。皆與俄國所屬之哈薩克中左兩部毗連。哈薩中部。即塔什干。今爲條約中所定。中俄會議之處。稱爲費爾干省。仿中國名色也。彼之省會。原稱斯科。

疆然一劃分中外。

西邊界限。係光緒七年。欽派大臣。會同俄國。再行勘定者。其分界處。自烏什西北邊外十餘日程。有別珍島山。由此山起。順密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犂河匯流處。再過伊犂河。往南至烏宗島山。郎里扎特

村東邊。自此處往南。接連塔爾巴哈臺。及齋桑湖舊界。所定各處。皆立界牌。並若鴻溝。夷人無敢擅入。

更繞旌旗到邦支。

科布多、漢邦支單于地。西邊隘口。較南邊尤要。故自烏什緊接南卡起。首爲錫伯各卡倫。橫布於北幹大山中。接之者爲索倫各卡倫地。繞伊犂之南。又接之者。爲滿洲營各卡倫地。轉伊犂西北。又接之者。爲察哈爾各卡倫地。分塔爾巴哈臺邊境。又接之者。則爲新土爾扈特各旗。抵科布多矣。沿邊三千餘里。皆有分防各營旗駐守。旌旗密布。其干城也。此爲西界。

北連圖爾泊西東。恭順汗王是比鄰。五色旗開分部落。

圖爾庫爾泊。在巴里坤境外。蒙古地方。此處東西一帶。即是新疆北界。北邊從塔爾巴哈臺起。東南行十二站。至庫爾喀喇烏蘇。再東行八站。至烏魯木齊。再東行十五站。至巴里坤。再東行八九日。至哈密東山之北。上下四千餘里。界外皆係蒙部。如塔爾巴哈臺迤東。及布倫托海。則爲新土爾扈特各旗所居。土爾扈特旗之東北。即科布多城。當烏魯木齊東北界外。則爲杜爾伯特、扎哈沁、厄魯特等。三十一旗所居。城之西南。爲阿爾泰山。古金山也。其東南接壤者。即外蒙古喀爾喀之札薩克圖汗部落。其部繞經巴里坤界外。及哈密東北境。綴頭回部所居之東山。土呼魯一帶。以抵瀚海。以上各部。地皆南接新疆。除札薩克圖一部外。皆北至卡倫。與俄羅斯爲界。此附近之鄰境也。至於接連橫布。並綿衍東下者。部數尚繁。雖與新疆界限。相去漸遙。不妨聯類述之。以誌皇圖之廓。即如外蒙古喀爾喀。共有四部。前之札薩克圖汗部。稱西路。凡十八旗。附輝特部一旗。札薩克圖之東南。爲三音諾顏部。稱中路。凡二十二旗。附額魯特二旗。三音諾顏之東北。爲土謝圖汗部。稱北路。凡二十旗。土謝圖之東。爲車臣汗部。稱東路。凡二十三旗。共計八十六旗。西接科布多。東至黑龍江。其北邊所抵。如札薩克圖汗部。西北抵科布多。東北抵烏梁海。三音諾顏部。西北抵札薩克圖。東北亦抵烏梁海。此二部係斜亘也。至土謝圖車臣汗二部相接。沿邊直下。皆北至卡倫。與俄羅斯爲界。其南面則四部皆抵瀚海也。是爲外四盟。札薩克圖。與三音諾顏部界處之南。踰瀚海。爲額濟納、阿拉善二旗。額濟納在西。接哈密以東大戈壁。南連甘肅肅州邊界。阿拉善在東。東抵甯夏賀蘭山後。南連甘涼二府邊界。此二旗另隸二王。不歸內外各部。又三音諾顏部之南。踰瀚海。爲烏蘭察布盟。再南爲伊克昭盟。與阿拉善接。此二部稱西二盟。伊克昭盟之東。爲卓索圖盟。卓索圖盟之北。爲昭烏達盟。再北爲錫林郭勒盟。昭烏達卓索圖二盟之東。爲哲里木盟。此四部稱東四盟。以上六盟。共計四十九旗。西起瀚海頭。東抵吉林黑龍江。其南則當甘肅甯夏府。及陝西山西直隸各邊外。其北則踰瀚海。與三音諾顏、土謝圖、車臣汗、三部相接。是爲內蒙古六盟。凡此內外諸部。歸各藩王統轄。又有烏里雅蘇臺將軍。察哈爾都統。分駐內外地方。察哈爾城。在京師西北四百三十里。其駐防八旗所分之地。東起張家口。西至歸化城。南連直隸山西邊界。北與內蒙古接。烏里雅蘇臺城。在外蒙古札薩克圖汗部之東。三音諾顏部之西。距巴里坤一千九百四十里。其所屬之唐努烏梁海。在烏城以北。地長千餘里。共有四十六佐領分轄。西接科布多。東接

土謝圖汗部、南與札薩克圖、及三音諾顏二部毗連、北至卡倫、與俄羅斯爲界、以上自塔爾巴哈臺迤東、遍及蒙疆、地廣八繁、均以旗號區別、非俱有左右翼之分、前後左右中末等旗之目、且其旗職大小尖方長短寬窄、與夫顏色鑲配、各自不同、皆秩然不紊焉。

春深萬里草如茵。

蒙古專事牧養、無耕種、日食牛羊肉、並取其乳飲之、李陵所謂羶肉酪漿也、間需麥麵、則往沿邊內地及新疆等處、以牲畜易之、故自塔城科布多直至黑龍江、東西萬餘里、皆呼爲草地、以草茂爲豐年、王府以外、居無廬舍、惟以氈棚蔽風雨、棚用細繩穿聯木條、編若蜆眼、圍一圓架、周圍及頂、以氈蒙之、高丈餘、圍約三丈、其形如桶、頂圓而尖、一面開門、三面支牀、中爲爐以炊、家人聚居、人多則添設、取其便移設以就水草、漢人呼爲蒙古包、即毳幕也、蒙疆地方平坦、四望無極、勒勒歌云、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真寫盡荊漢風景矣、新疆山草地入都有二道、均自巴里坤二百三十里、至三塘湖、一順南行、取道賀蘭山後、經包頭歸化城等處、至察哈爾入張家口、爲商賈往來之路、一順北行、經達庫倫、與烏里雅蘇臺等處、至察哈爾入張家口、此爲軍臺大路、從前文報差使、概由此行、自三塘湖二百八十里至蘇海圖、爲蒙古頭臺、從此臺起、計行九十六臺、抵張家口、入都僅四百餘里矣、軍臺沿路無居人、惟每臺安設蒙古包數頂、烏拉齊若干名、駝馬各若干匹、以候差事、烏拉齊者、蒙古兵也、凡員弁經過、必用滿漢合璧傳牌、沿途知會、文職五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例得坐車、餘皆只準騎馬、車行至此、稍有更變、係將所坐轎車、卸盡騾馬、另縛橫木於轅、長丈餘、以烏拉齊四名、騎馬夾車、抱木而行、左右各二匹、雁行如飛、名曰夾桿車、取迅速而尊崇也、所需食物米麵、均必自帶、每臺僅於員弁一人、供羊一隻、從丁以四名共一隻、如不宰食、則每隻折交銀一兩五錢、聽其自便、各臺皆用歸將軍都統彙報、非蒙部供支也、臺路至京、較內地驛路實遠、惟每臺更換夫役駝馬、毫無耽延、且夾桿車其行至速、每一晝夜、能過兩臺、故計里雖多、而計日不過三分之一、是爲較便、但商旅雜行、因供差之外、別無旅店食物、目今臺路已撤、所有新疆文報差使、均改由內地驛路、則節費多矣、光緒七年、改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內載俄商由恰克圖、呢布楚、運貨前往天津、應由張家口東壩、通州行走、其由俄國邊界、運貨過科布多歸化城、前往天津者、亦由此路行走、按恰克圖地方、在外蒙古土謝圖汗部邊界、當鄂爾坤河、色楞格河之間、爲通俄羅斯互市之道、俄商由此處卡倫入中國、或就庫倫大道、或南走歸化城、皆自備裹帶、故通行無滯也、此述新疆北界、遞及蒙古。

總述全勢

葱嶺遮橫塞外天。

葱嶺之與崑崙、說者不一、按史記、引禹本記、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上有瑤池、即大黑龍池也、出葱嶺者、其正源、出和闐者其旁源、以此觀之、葱嶺特崑崙一支也、但志載葱嶺南河、出葉爾羌山中、葱嶺北河、出喀什噶爾西千餘里之大龍池、又郭璞山海經注、言葱嶺左幹爲天山、右幹爲南山、迹其

水源山脈、皆指爲葱嶺所發、又似以葱嶺即崑崙矣、然則何以排之、余考之衆說、徵之形勢、意以葉爾羌西南大山以外、隱隱插天、跨踞西藏、印度、故罕諸國之間、四時冰雪瑩瑩、人跡不到者、爲崑崙、其正脈所出、如青島家所言之靡樓下殿、自南而北、橫亘千里、可就低處踰越、以往西域各國者、爲葱嶺、蓋崑崙、葱嶺也、崙高厚而嶺低薄、當各有義焉、西陲記略、謂葱嶺南自葉爾羌、直北行千里、趨伊犂、可見回疆自南山以北、天山以南一道、西邊皆接葱嶺、以故河之南北源、山之左右幹、一惟葱嶺是係、而不必遠溯崑崙、緣各脈實發自葱嶺、而葱嶺乃發於崑崙耳、此葱嶺崑崙分名之謂也、惟案所云瑤池、既係大黑龍池、並非崑崙頂上、別有所謂瑤池者、則大黑龍池、即唐之阿耨達池、即爲今之哈拉淖爾、其地在喀什噶爾西千餘里、距和闐在二千里外、安得旁源由彼出哉、即此以思、知禹之所記、非就水出瑤池而言、實以河出崑崙而言、若曰崑崙之水、由葱嶺大龍池出者、爲正源、由和闐南山中出者、爲旁源耳、然則葱嶺諸山、當總名崑崙、故二水雖遙、皆其支派焉、因伏讀高宗純皇帝御製河源考、有曰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命、蒙古語謂橫爲昆都命、即回部之昆命山、亦係橫嶺、謹按昆命與昆都命、語有詳略、無分別、若阿蘇阿克蘇之類、回疆南北兩山、並行直下、僅有葱嶺爲一道橫山、又可恍然於崑崙命名之義、其既名崑崙、又名葱嶺者、特一始於夷人、一始於漢人耳、此又葱嶺崑崙混一之謂也、崑崙之高、別見於子集各書者、汎難枚舉、如言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皆有城闕之象者、王子年拾遺記也、言縱橫萬一千里、神物所集、出五色雲氣者、張華博物志也、言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爲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者、淮南子也、言有蔡誕者、自云被謫至崑崙、問曰、崑崙如何、答曰、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里者、抱樸子也、俱如此類、難徵信、余以坤輿圖說所云、高八十里者近之、但當日南懷仁、從外洋入中國、必是途經西域、親見此山、用勾股法、竪測其形勢如此、非謂登山之路、只有此數、何以知之、凡度嶺處、其勢甚低、尚且由平地四五日、始登嶺首、魏唐諸僧、均有記述、其於崑崙絕頂之遠、自可遞推、況冰雪一團、懸崖四絕、甚非人跡可到、若禹記云、其高二千五百里者、實因探討河源、從平處溯到源頭之水路耳、非專以山勢而言、至於葱嶺得名、魏默深先生、斷以西域記、山嶺葱翠之說爲正、以顏師古謂產野葱爲陋不足辯、余竊疑焉、蓋因天山積雪尚堅、葱嶺高於天山、焉有葱翠之色、況西域無文、地名概視所有、凡以回語名者、如產銀之山、直名庫木什、因呼銀爲庫木什也、產銅則名楚午哈、因銅爲楚午哈也、喀喇烏蘇、言地有黑水、喀喇玉爾滾、謂其地垂柳深黑也、其以漢語名者、如胡桐窩、白楊河、榆樹溝、茇茇臺、黃蘆岡等稱、到處皆然、一名數見、皆足爲因葱得名之證、且天山沿麓、時見葱蘊、處處或者彼處更有嘉種、又本草、葱蒜種來自西域、余意洪荒初闢、凡百穀園蔬諸類、概自始爲飲食者、採取野苗、嘗食種植、而變爲家珍、葱必得之於嶺、自當以顏說爲確、且按所言、見漢書注、彼原引西河舊事所記、亦非臆說也、總之山勢太大、地氣太寒、近山數百里、皆人所難到、徒深揣像而已、崑崙當亞細亞洲適中、地處極高、爲中外萬山之祖、地球圖說、崑崙水入四海、青囊經、崑崙三支

幹崙入中國。十洲記。崑崙有四角大山。爲其支輔。閻底斯山。乃其南幹之大宗。南幹則包烏斯藏、滇、粵、盡於緬甸暹羅。與五印度分界。北幹則循要垣。過朝鮮、濊貊。與鄂羅斯分界。諸說皆有可據。惟南幹盡於緬甸暹羅者。特其一支。中國大江以南。自滇、粵、而閩。而至吳越。海岸諸山。皆南幹所發。大河以北。自甘、涼、由賀蘭而東。迤伏於河之近岸者。尙屬中幹。非北幹。若江河之間。分佈而綿衍數省者。皆中幹也。又按崑崙不一。東海中婆羅國。有崑崙山。南海其臘國。亦有崑崙。或云崑崙之脈。中隔大河。不與華通。中國以崑崙爲山祖者。皆吉烏家之說。未知所云隔水。是指崑崙東境之瀾滄江。抑別指崑崙也。瀾滄亦源於崑崙。崑崙南幹。繞北轉入中國。瀾滄是在其南。並未隔斷。

分來宗幹下祁連。

葱嶺從葉爾羌西南。橫至喀什噶爾之西北。忽開北幹。一折而東。逕過哈密。綿綿直下。勢極雄峻。其重巒複嶂。氣象萬千。山體之廣厚。三四百里至六七百里不等。雖節節稱皆統名之曰天山。又名白山。又名雪山。又名祁連。又名時羅漫。亦名陰山。如漢武師將軍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明帝時竇固耿秉。擊白山之虜。班超傳注。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武帝元朔四年。霍去病破匈奴。至祁連。唐貞觀間。左將軍姜行本破高昌。踰時羅漫。元初長春子赴召。西遊過沙陀。抵陰山後。皆指此山也。其稱祁連者。係在哈密一帶。匈奴特此山爲天。每過之必下馬羅拜。因呼天曰祁連。故名祁連山。今漢人仍皆呼爲天山。

一山南北開疆域。城郭如珠路八千。

新疆全境。皆在天山左右。以山勢分爲南路北路。自出關後。於安西大戈壁中。猛猛峽之東。入新疆東界。起五百八十里至哈密。從此處分路。南路則循天山之陽。西行九百五十里。至闢展。闢展西南行九十里。至魯克沁。西行二百五十里。至吐魯番。吐魯番南行五百里。至羅卜淖爾。西行八百五十里。至哈喇沙爾。哈喇沙爾西行六百二十里。至布古爾。布古爾三百里。至庫車。庫車二百八十里。至拜城。拜城四百里。至阿克蘇。阿克蘇再西行二百四十里。至烏什。已抵邊極。轉從阿克蘇西南行七百里。至瑪拉巴什。瑪拉巴什西北行六百里。至喀什噶爾。喀什噶爾東南行二十里。爲今之疏附縣。再南行一百四十七里。至英吉沙爾。英吉沙爾東南行三百二十四里。至葉爾羌。其東北一百七十五里。爲今之葉城縣。葉爾羌東南行八百五十八里。至和闐。和闐東行三百二十里。至克里雅。今設于闐縣。于闐東南行一百八十里。至塔哈勞勒邨。此南路各城之大概也。北路從哈密起程。北行一百九十五里。踰抵天山之陰。沿山西行一百七十里。至巴里坤。巴里坤西行七百一十里。至奇臺縣。奇臺九十里。至古城。古城西北行九十里。至濟木薩。濟木薩西行三百二十里。至阜康縣。阜康一百三十里。至烏魯木齊。即今之迪化府。爲新疆省會。烏魯木齊西北行九十里。至昌吉縣。昌吉西行九十里。至呼圖壁。呼圖壁一百六十里。至綏來縣。綏來三百三十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庫爾喀喇烏蘇三百七十里。至晶河。晶河西南行五百四十里。至伊犂之綏定城。即今伊犂府綏定城。東行一百二十里。至固爾扎。即金頂寺。今設惠遠

縣。與俄國交界。再前從庫爾喀喇烏蘇分路。西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塔爾巴哈臺。爲北界極邊。此北路各城之大概也。統計全疆。東界安西州。東南界青海、蒙古。南界西藏。西南界布魯特。及克什米爾圖伯特等部。西界布魯特及色勒庫爾。西北界哈薩克。北界科布多。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古。東西七千八百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二

分述各城

哈密

中原門戶古伊吾。

出關前赴新疆。首爲哈密。哈密、古伊吾盧地。漢置宜禾都尉。爲屯田兵鎮之所。晉置宜禾縣。隋置伊吾郡。唐改名西伊州。後稱伊州。五代稱胡盧磧。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忽納失里卒。其弟安克帖木兒立。明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建哈密衛。後爲吐魯番所有。地當西域咽喉。全疆要隘。中原之門戶也。

舊有雄藩駐此都。

國朝定鼎。四裔咸賓。回部伯克額貝多勒拉。自康熙五十三年。早已投誠內附。居哈密。後因擒獻準噶爾逆酋。授一等扎薩克郡王。編旗分視蒙古。迨同治初。郡王伯錫爾殉難。加封世襲親王。世効忠款。列藩孔道。

萬仞天山橫北郭。一泓清瀨下南湖。

天山、在城北九十里。自西而東。橫亘天際。山巔積雪。暑月猶厚。在低處者。三四月間漸消。萬壑羣山。雪

水溶溶。流成河道。一水自南山口而來。南流百餘里。經哈密城北。其城東五里許。有清泉自崖下湧出。聚成一湖。流出亦入於河。又一水、發於南山口之東石人子地方。南流繞蔡湖。經哈密城南。轉至城西。兩水會合。再西南流百餘里。注於南湖。

野闊山深十萬家。

哈密東西南三面。一望無邊。可種之地。近城甚少。城以西則頭二三堡、及三道嶺、瞭墩等處站口地方。每隔數十里。有腴地一區。人煙聚處。產糧頗多。城之東北。望山而行。過沙磧百餘里。由石人子、入天山峽口。自此東行。深入山谷。五百餘里。節節居民耕種。統名之曰東山。爲哈密出糧之境。又城東近山之地。九十里爲廟兒溝。再七十里。爲苏苏臺。兩處水旺土腴。皆成鄉井。廟兒溝有回王避暑行館。園林臺榭。小具規模。在崇山峻嶺之下。院外果林數里。隄連巷曲。深徑成幽。亦雅靜足適。自苏苏臺傍山行五十里。至塔爾納沁城。此爲官兵屯田之所。山泉巒震。草木深茂。地廣潤。稍爲臯工。以頭二等工名目區分之。有屯田都司。駐沁城。經理其事。東南即連大漠。傍山入峽。爲土呼魯。仍係綠頭回部所居。與東山通道矣。約計哈密所轄。東西不下千里。一綫遙連。舊稱綠民。會十萬有奇。

王宮臺榭舊繁華。

哈密扎薩克回子親王。駐回城內。王府在城東隅。附牆築臺。高出城上。頭二門內。正宅三層。皆在平地。宅之右、即拾級登臺。臺上屋舍迴環。懸牖下瞰。其內院也。宅左、步長廊。更進一門。則園林在焉。亭臺數座。果樹遮雜。名花異草。列盆成行。儼然內地風景。皆其老王伯錫爾。在京都供差六年。屢以重價搜求。還道載歸者。舊日王宮。實稱華麗。自同治三年。大遭賊燬。其時老王殉節。其子邁哈默特嗣位後。僅將臺上住宅。草草經營。聊備棲止。迨十二年秋。陝回白彥虎。竄出關外。城復爲部民從匪之玉素普等。內應襲破。擄王夫婦、及其母同去。府中所有。又掠一空。幸得辦事大臣文麟公。遣將督兵。追擊三百餘程。奪王夫婦歸。惟其母被擄先逃。追之莫及。後三年。回王遣使至南八城迎轉。兩番經離。故土府久未興復。

三城鼎峙平沙岸。落日牛羊起暮笳。

哈密漢城。在河之西南岸。回城在河之西北岸。同治五年方伯文麟公。授哈密辦事大臣。由甘、涼募勇。首先出關。比因舊城已毀。瓦礫瀾亂。即於河之東南岸。另築一城。駐衙署。列市肆。從新草創。呼爲新城。三城均距三四里。時戶部尚書景廉公爲副使。復於新城北門外里許。築壘爲行轅。其後景公任烏魯木齊都統。率部前進。北路厄魯特。以錫綸公代之。及錫公調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則代之者明春公。於十二年冬。率健銳一軍到哈。仍駐景公舊壘。迨十三年。大中丞張公曜。於時以廣東提督。總統河南。旋武軍。奉命與左相國會辦新疆軍務。先抵哈密。始將舊城闢荒修補。暫駐行軍。光緒元年。烏里雅蘇臺將軍金順公。授幫辦新疆軍務大臣。率沿邊馬步諸軍出關。進駐巴里坤古城一帶。二年夏。爲大司馬劉公錦棠。統率湘軍。會征關外。一鼓而進。又有楚軍、蜀軍、皖軍、豫軍繼之。絡繹於境。楚軍留駐哈密者數營。豫軍僅調四營。至哈停紮。旋轉北直。四年。左相國以督辦出臨哈密。在於河之東北岸。高敞長坪中。舊名孔雀園地方。建立大營。壯如城郭。與新城相對峙。由是街道大興。商隨營集。自明公營外起穿過新城。直達舊城西北隅。約長四里有奇。平磧構廬。店舍鱗比。市鎮喧填。百貨衢尾。輻輳。實爲從來未有之盛。未幾金驅遠平。六年冬。左相入關。奏請將欽差大臣關防。交爲大司馬劉公代之。是時奏准開設行省。新疆各城。大興工作。九年。於哈密舊城。高築厚垣。廣加三倍。就舊城爲西南隅。衙署皆移於內。十年。劉公奉命巡撫新疆。以烏魯木齊爲省會。其時張中丞率帶所部。由喀什噶爾東歸入覲。金將軍簡授伊犁進駐防所。其餘各軍。或遣散還鄉。或凱旋原省。大經裁減。哈密大營。隨紮省城。所有商民鋪戶。亦移至省城開設。而哈密街市。幾荒廢矣。哈密一城。爲駐辦事大臣一員。幫辦大臣一員。專摺奏事。彈壓回部。回王應奏之件。均由辦事大臣轉奏。並設理事通判一員。蔡湖巡檢司一員。管理地方。又副將一員。中軍都司一員。塔爾納沁城屯田都司一員。以及千把之屬。後因設省。歸撫院總辦。裁去辦事衙門。餘仍其舊。地產豆、麥、麻、穀、鹽、煤、瓜果。平定後。食物價賤。民情較南八城醇樸。輸納孔殷。回子親王。按期朝覲。貢土物。甚恭順。道里。自安西州四百里。至石人子地方。入哈密界。起三十里。至猛猛峽。九十里。至沙泉子。八十里。至苦水。一百四十里。至楊子煙墩。九十里。至長流水。八十里。至黃蘆岡。二十里。至一顆樹。三十里。至新莊子。十里。至蔡湖。十里。至哈密。途中除黃蘆岡一顆樹、新莊子、蔡湖四處。有地可種。間有居民。餘皆戈壁。

闢展

闢展城臨小澗邊。西來剛過黑風川。井疏蓋爾人聲寂。沙草坡中數點煙。

闢展、通鑑作皮禪。皮禪者。回語謂草積也。其東南古屬樓蘭。今皆戈壁。無人煙水草。唐名莫賀延磧。宋名大患鬼魅磧。自胡桐窩。經十三間房。以至七格騰木。春夏多怪風。名風戈壁。明史稱爲黑風川。闢展土城一座。周約二里。餘負低小山坡。北臨澗水。南北皆大山。而北近祁連。尤接山麓。城只東西二門。設巡檢。駐吐魯番同知。今仍其舊。街市冷淡。近城居民稀少。產糧之境。在西南大川中。徵收歸巡檢分理。自哈密起程。傍天山西行。七十里。至頭堡。二十里。至二堡。四十里。至三堡。七十里。至三道嶺。五十里。至沙泉子。驛站。五十里。至瞭墩。八十里。至一椀泉。七十里。至車羅泉。至此出哈密界矣。北路巴里坤。適當山後。山中有峽。行三四日可達。此間稱爲小南路。故此後兩站。歸巴里坤管屬。七十里。至七個泉驛站。四十里。至胡桐窩。兩處穿走叢林。柴薪極廣。再七十里。至惠井子驛站。五十里。至鹽池。入吐魯番地界。再一百八十里。至七格騰木。此站頗遠。幸中途一處名土墩子。間有水。可小息。離七格臺四十里。再行九十里。至闢展矣。往年大路。必由十三間房地方經過。其地當多怪風。人易迷失。且仍無水草。今改由北沸。穿走天山之麓。大勝彼處。

魯克沁

遙指南山識柳中。分封和卓建王宮。效忠安守桃源境。不許諸夷有路通。

闢展東通哈密。西至吐魯番。西南行九十里。則爲魯克沁。按魯克沁。當卽古之柳中也。柳中或名柳谷。據漢書。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後之注。考者引後漢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漢書所記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居爲率。是疑柳中卽柳谷也。地在吐魯番東南一百五十里。廣安城郡王居此。雍正初。回酋額敏和卓。避準噶爾侵擾。內徙瓜州。乾隆十九年。以從征有功。封郡王。分土世居。今吐魯番回民。皆其所部。其地土城一座。約二里餘。東西兩門。南倚沙山。接連大漠。以抵峻嶺。嶺外皆西番部落。無路可通。風景頗佳。僻處一隅。不當孔道。初設辦事大臣。駐闢展。後設領隊大臣。駐魯克沁城。均裁撤久矣。

按和卓。卽和卓木史云猶華言聖裔也。今審其音。當作霍家蔑。凡呼官宦之子亦然。每見彼中人名有此三字冠首者。非聖裔必官閥也。史作和卓木者。大抵當時由西北邊境漢人所記。譯以彼土音呼和卓木。原與霍家蔑三字混合。蓋譯俚取音諧。不拘字義。卽如克寒之書可汗。亦誤於西北俗音。在當時記述者。不自知其音闕一方。致令天下後世。特爲二字添作一音耳。

吐魯番

道出紆迴火焰山。高昌城郭勢連環。疏泉穴地分澆灌。禾黍盈盈萬頃間。

吐魯番。漢車師前王庭。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此。以地勢高敞。名高昌壁。拓跋魏時。闞爽始立國於高昌。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披其地置州縣之號。西昌州。魏徵諫不納。後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守之。唐宋稱吐番。元明稱吐魯番。一名土爾番。後爲回紇所據。城約三里。南北二門。賜名廣安。有回城一座。在西北。廣如之。相距二里許。城西二十里雅爾湖。爲漢之交河城。唐之西州城。城東百里。哈拉火卓。爲元之火州。今廣安城。當卽唐之田地城。校尉所治處也。城外一望長坪。勢據高崖。崖之南低洼。長川河流其處。對峙南山。中隔數十里。其耕種之地。皆在崖上。川中河水。低不能引。而崖北所傍之山。係嶺下平岡。夏無雪水流潤。辛山腳地中多泉。穿地成渠。暗流於數尺之下。節節有孔汲灌。名爲卡兒水。居人富戶。開此以獲利。視人所澆地畝多寡。秋後收糧價。土宜豆、麥、糜、穀、芋麻、瓜果、葡萄。而棉花、芝麻。尤爲大宗。能供各城販運。唐書謂麥禾皆再熟。亦未必然。此處向歸烏魯木齊都統統轄。不在南八城之內。設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今仍其舊。屬鎮迪道。自闢展而來。七十里至迪木沁。其地水旺土腴。小山環繞。清秀饒裕。再九十里。繞出火燄山。爲勝金口。山不甚高。路左遍山紅土。並無異處。惟聞雨後山頭土熱。甚傷赤足。路右一小山。頂甚平。中立鐵柱。盤之高可八九尺。圍約二尺餘。尚光澤。土人皆稱郭子儀繫馬處。按郭令公未曾至此。當是傳訛。未知何人遺蹟。再九十里。至吐魯番城。

羅卜淖爾

蒲昌海上黑夷居。牧樹全無祇食魚。一種寡妻隔人世。煙波刳木自相於。

羅卜淖爾。卽蒲昌海。回語羅卜。匯水之區也。淖爾者。海也。一曰泑澤。一曰鹽澤。一曰牢蘭海。在吐魯番正南五百里。崑崙河源。經南八城成大河。會合衆流。聚歸於海。自海中入地。伏流二千里。至星宿海之

上游湧出。爲黃河。海邊平沙廣野。煙水瀰漫。沿海多生胡桐。大者合抱。海之南荒洲之外。復多水眼。大小方圓。不知其數。周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勢如碁布。散爲小海。大約因地鹽漬陷使然。洲中聚處一種回人。與各城回部迥別。肌膚色黑。言語多有不同。無耕種。亦非遊牧。但用大木刳成小舟。浮海捕魚。或裘或燒。以供日食。採取野麻子爲餌。捕哈什鳥。剝皮衣之。或得水獺等皮。及哈什鳥卵。持往各城售賣。以易布疋。深處海隅。別成世界。外人亦無至者。初不知有中國。亦不與各回部相通。當卽黑夷之苗裔也。乾隆二十二年。尚書果毅公迫沙拉期逆黨。搜尋至此。招撫歸入版圖。富稽丁口二百零八戶。大小男女一千二百六十餘。旋於其中。擇派伯克數人。以成統屬。每年交納海龍皮九張。其哈什鳥一百支。闢奉旨停其進送。西北至哈喇沙爾。亦五百餘里。近時間有出境至吐魯番。與哈喇沙爾者。形狀極黑。衣不蔽體。見人似畏避。慣野處。過各回人。亦不與言。偶有疾病。輒委之於野。生死聽之。親人不敢近前。蓋其傳染。但不時遙盥而已。

哈喇沙爾

局勢盤旋鎖一關。焉耆城近海西山。東流霅浪如奔馬。爲繞輪臺去復還。

哈喇沙爾。古焉耆。危須二國地。漢焉耆王治員渠城。一說員渠在城之東南九十里。特伯爾古地方。卽今所名清水河者。又據漢書。危須國王治危須城。西至焉耆百里。危須既在焉耆之東。未知果在烏沙塔拉一帶。抑係清水河爲危須。而焉耆卽是哈喇沙爾也。然以山國下所載道里計之。則焉耆轉在危須之東百里。是皆一書自相矛盾處。唐設焉耆都督。西境爲烏壘城。卽漢之都護治所。回語哈喇者。黑也。沙爾城也。以城久色黑故名。其地四面皆山。中開沃野。關隘最緊。城東南百里許。有海子。水道記所謂博斯騰淖爾也。城西五里。卽開都河。俗呼通天河。廣約三里。水深且急。設船以供渡。再東北流。入於博斯騰淖爾。復自淖爾之西南溢出。迴流數十里。經開都河之南。又西南流百里。再折而南。入山。經哈爾哈回漫軍。尋危嶺吞吐。駭浪湃湃。有聒耳眩目之勢。再西南入於葉爾羌大河。水勢之迴繞。未有至於此極者。哈喇沙爾城。周三里餘。北近大山。此處係土爾扈特部落所分。城鄉無回戶。其回民聚處之地。在所屬之東西兩屯。東屯爲庫爾勒。在城西一百四十里。適當古所謂蓮留谷之口。西屯爲布古爾。在城西六百里。卽漢之輪臺地也。城中向有辦事大臣衙門。因開省未復。其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布古爾巡檢司一員。今仍其舊。西上。自吐魯番六十五里至布幹臺。五十五里至托克遜。九十里至蘇巴什。六十里至阿哈布拉。六十里至桑樹園。八十里至榆樹溝。自蘇巴什東境至此。二百餘里。一綫深溝。兩山壁立。險隘非常。再一百四十里。至庫木什。中以新井子爲腰站。卽唐時所謂銀山道也。九十里至烏沙塔拉。一百二十里至清水河。卽特伯爾古。九十里抵城。統計全疆。以此處爲適中之地。

南部匈奴爵土分。山前牧養舊水恩。

準噶爾有四衛拉特。猶言四大部。衛拉特、卽明史所稱瓦剌也。四部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元脫歡太師。乃其始祖。綽羅斯居首。是爲準噶爾。明崇禎時。土爾扈特。爲準噶爾所逼。

投入鄂羅斯境。乾隆三十五年。其汗渥巴錫率其部落。由鄂羅斯來。投誠內附。朝廷賜爵有差。授地爲牧放之所。南部落共有四旗。係分哈喇沙爾地方。俗以牲畜爲業。不事耕種。故境內皆爲草場。毳幕穹廬。分段遊牧。郡王居城北大山之下。離城九十里。名其地爲王爺府。按準噶爾四姓。於漢屬匈奴右地。及烏孫車師。於唐爲突厥沙陀。凡伊犂一帶。皆其部落。今科布多等衆。所居之厄魯特。是其後裔也。本元之阿魯台部。其聲訛爲厄魯特。

可汗不敢揚軍令。點湊天家鐵騎。

匈奴突厥。自古爲強兵講武之地。自我朝統一寰宇。遐荒効順。不敢稱王。而訓練久經屢弛矣。然其善騎射。精鎗法。皆平時遊山獵獸。所習慣而成自然者。仍不失爲健兒身手。故全驅蕭清後。辦理善後事宜。曾於哈喇沙爾部落內。招集馬隊一營。名爲土勇。即令駐防彼處一帶。亦甚安靖。

庫車

葦橋西去壯闊開。城據危坡地阜財。當日龜茲震西域。御教宛馬盡東來。

庫車、古龜茲國地。一名柳陳。又名魯陳。唐稱爲邱茲。一曰屈茲。元史作庫徹。庫謂此地也。車、謂眢井也。地有眢井。故名。唐貞觀間。置安西都護。並統于闐、碎葉、疏勒四鎮。儀鳳時。吐蕃攻沒四鎮。迨後王孝傑破吐蕃。仍復四鎮。置都護。以統騎三萬鎮守龜茲。考龜茲在漢雄長西域。最爲強盛。呂光上疏言。龜茲三十六國之中。入其國城。天驥、龍麟、騄駬、丹毫、萬計盈廐。今庫車城南數十里。有古龜茲城舊址。庫車土城一座。憑立高墩。約圍四里餘。周開四門。有險可據。東南北三面環山。平川三百餘里。東繞大河。土宜種植。其北面大山邊一帶。地中所產美利尤多。若善爲道之。民間之饒裕。可立致也。向係辦事大臣駐守。今改設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爲直隸廳。城南九十里。係所屬之沙雅爾城。周約二里餘。平衍處百餘里。厄爾勾河。從庫車西南境內東流。在其城南經過。西上從哈喇沙爾。九十里至哈爾哈阿漫軍臺。四十里出邁留谷之山口。十里至庫爾勒。回語謂能眺望。言地勢開敞也。四十里至上戶。地係新名。一百四十里至庫爾楚。此又準部語。謂當忌諱。緣地多古墓。過者易病也。九十里至野人溝。一帶深林。多藏熊虎。五十里至策大雅爾。七十里至洋薩爾。地近雪山。九十里至布古爾。此回人臨陣奮勇之謂。古曾於此禦敵。故有此名。東有葦湖。湖上一橋。爲西入回疆必由之路。漢書所謂土橋也。有巡檢分司其地。自此前往。過喇依素河。登戈壁。一百里至阿爾巴特。七十里至戈壁腰站。七十里至托和奈。六十里至庫車。

拜城

姑墨河山何處尋。水分三派繞城陰。際今窮髮皆編戶。付與鳴琴佐理人。

拜城、古姑墨國地。即地理志之阿悉言城。漢時王治南城。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後爲回統所有。名其地曰拜。謂富厚也。城東八十里。爲賽里木古之俱毗羅城。其地均近北山。有木扎特河。俗名通長河。河分三支。東一支經賽里木之東。西二支經拜城之西。距拜城二十餘里。入於渭干河地方。

川原平坦。土腴潤。山亦產銅。舊日拜城。爲阿克蘇所屬之屯堡。城周僅里餘。因開省設爲拜城縣。城池悉經新創。洵荒異域。管郡縣之。唐太宗所云。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此眞編戶矣。往年南八城糾民。每城係派阿奇木伯克管轄。貧瘠無賦。恣意索取。民多不堪。今視同內地。人民衽席春臺。可知樂利。我朝綏邊以德。實爲超邁往古。南路設縣。自拜城始。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屬溫宿直隸州。其賽里木城。則縣中屬地也。自庫車而來。四十里至鹽水溝。山峽險要。一百二十里至赫色爾。過河四十里至賽里木。八十里抵城。

阿克蘇

阿蘇城踞北麓迤。四野蒼茫大地圓。穆素峯前凭檻望。萬家煙樹繞晴川。

阿克蘇、古溫宿國。溫宿、本阿蘇之訛音。阿蘇、即阿克蘇之省文也。回語。阿克、白也。蘇、水也。以地多白水。故名。城郭亦近北山。在穆素達阪大山前。蒙古謂冰爲穆素爾。謂嶺爲達阪。國朝褚廷璋詩。阿克蘇云。天邊冰雪巒嵯峨。穆素峯高朔氣多。即指此山也。其地高崖壁立。上平坦。就勢挖掘成城。垣墉連貫。中有門。通南向。各開一門。崖之下再築土牆。圍抱三城南面。城北係戈壁。低於城。遠從沙石中砌隍爲渠。引水穿過三城。以供汲用。清泉奔赴。西去流入於河。南望地勢漸低。形如釜底。有大河四道。環繞平川。流去平衍之地。方圓五百餘里。所屬城堡十餘處。樹林稠密。炊煙相接。遠望蔚然。土性肥沃。各種皆宜。豆麥糜穀之外。並多水田。種稻米。長大而潔白。熟之香軟且腴。似秫而爽。味加於洋米。沿山產物尤多。西土精華。此其一處。素稱富庶。故俗敏奢侈。風景與南中略同。

新築南郊百雉城。蜆旌漢使領分巡。一官守土人應笑。民牧牛羊我牧民。

阿克蘇地方。原有辦事大臣統轄。駐在舊城。今改設爲溫宿直隸州。管屬拜城一縣。另於西南三十里。築新城一座。廣厚加倍。以爲漢城。駐衙署。而舊城概作回城。裁去辦事衙門。設分巡東四城兵備道於此。東四城者。哈喇沙爾廳、庫車廳、烏什廳、暨溫宿州也。直隸州知州一員。管理本州錢糧詞訟。兼轄屬縣。悉如各省定制。又吏目一員。巡檢一員。道庫大使一員。其各城阿奇木。以及大小伯克。概行裁撤。改充鄉約農官。爲地方紳士。自拜城過木扎特河而來。四十里至鄂依斯塘。八十里至察木齊克。一百四十里經戈壁路。至哈拉玉爾滾。回語謂柳陰叢密也。再六十里至札木。蒙古語謂地當要道也。八十里至阿克蘇。自哈密至此。計程三千六百四十里。皆向西行。

烏什

山環路轉入深幽。石阜重城古尉頭。河勢競趨溫宿境。邊風先報海天秋。

烏什、即烏赤。係山名。古之尉頭國也。其地有小石山突出。高十餘丈。即於山上築城。城之南、相隔十數里。蔥山環之。北則遠峙大山。中開平野。方圓四百餘里。所屬鄉莊十有一處。城北二里許。有托什罕河。經流源於西南山中。東橫大河一道。自北面雪山流出二水。周資灌溉。直出阿克蘇南境。會合東下。地爲回疆西北極邊。以視喀什噶爾。猶在西南。阿克蘇猶是東南。故此爲最要。其西北大山中一帶。即與

俄羅斯立牌分界之所。俄國境內互市之哈拉河地方。由此十日可到。其初阿克蘇屬烏什。嘉慶二年。始分出爲專城。今設烏什直隸廳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歸阿克蘇道管屬。從阿克蘇西行八十里至察哈拉克。八十里至阿查塔克。八十里抵城。自此前往。再無驛路。其有峽口可通之處。皆安設卡倫。分派弁兵駐守。以防外夷窺伺。城南二十里。巴什雅哈木地方。河之南岸。有間道通喀什噶爾城。路險而捷。乾隆間。將軍兆惠公。由阿克蘇定喀什噶爾。蓋由此道出其不意也。其山口可通諸布魯特。西南三十里。察什啓林地方之山口。與正西七十里。碧得爾山口。均有路通布魯特。正北五十里。塔爾地方。入山口。有間道可達伊犂。計程一千三百餘里。其往俄國哈拉河。即由此道分路。

瑪拉巴什

千里荒沙行路難。孤城突起蕋花灘。尙多腴地供耕鑿。風景人民自貼安。

瑪拉巴什。本名阿克薩克瑪拉勒。回語謂有獵鹿也。舊爲葉爾羌所屬城邨。其云巴什者。彼中頭目之稱。或又因頭目得人。即以之呼其地。又葉爾羌舊路。由戈壁橫捷而來。前往阿克蘇。東下按站設臺。此名五臺。各臺所需之糧。因地處適中。設倉於此。乾隆間。曾由葉河船運。以河淤蕩罷。故又名倉臺。地當廣野之中。西南北三面大山。均隔千里以外。但有邱巒起伏。盤旋錯雜。勢似犬牙。土厚之處甚多。又得葉爾羌流出之葱嶺南河。喀什噶爾流出之葱嶺北河。鉅派雙環。會於境內。故土尤肥潤。耕穫最豐。且易城在兩河之間。與南河相近。設爲瑪拉巴什廳。撫民通判一員。照磨一員。歸喀什道管屬。又因爲喀、葉兩城扼要之地。設參將一營駐守。城東多葦湖。再東爲巴爾楚克。有邨莊近北河。衆居人民一區。北河南岸。遍生胡桐。名樹窩子。足供採取。其東南境。紅柳窩地方。兩河會合。即成野湖。名其湖爲小羅卜淖爾。一帶胡桐雜樹。蔓野成林。自生自滅。枯倒相積。小山亦重複其間。多藏猛獸。水草柴薪。實稱至足。但不及近山城邑。別有奇珍耳。西上從阿克蘇分路西南行。八十里渡河。至渾巴什。六十里至洋阿里克。兩處均有居民耕種。一百里至都齊特。皆戈壁。七十里至伊拉塔。五十五里至烏土斯克滿。舊爲葉城第十二臺。阿、葉在此分界。六十里至恆阿里。七十五里至車底庫爾。此處周圍有樹。中有池塘。數日皆沙路。再入山中並沙路。八十里過蘇巴什河。至巴爾楚克。六十里至吉格搭。六十里抵城。

喀什噶爾

迢遙疏勒峙邊雄。據水憑山物產豐。

喀什噶爾。漢之疏勒國。唐時曰佉沙。王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儀鳳時。吐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始遣使册其君安定爲疏勒王。喀什者。初也。噶爾。側也。大約因葱嶺以東之回教。創自此耳。地當西北極邊。以南北論之。雖較烏什稍南。以東西論之。較烏什而更西也。北之烏什。南之英吉沙爾。皆與其東境相連。西憑葱嶺。北望中幹。南則葱嶺一支。蔓延繞出。而東面亦山環其半矣。平衍處方圓六百餘里。二水分流其間。以發源西北山中之烏闌烏蘇河爲大流。至霍木什科布木什地方。與英吉沙爾流出之河。皆匯而爲一。即爲葱嶺北河。沃土豐饒。居民林總。往年喀英額徵糧石。較阿克蘇數倍。額徵普兒。較

阿克蘇竟數十倍。又每年交納棉花一萬三千六百餘觔。紅花三千五百數十觔。其富庶大可想見。

天使墓門千載在。城東五里許。有一墓園。據稱爲布拉尼墩尊先人、嗎哈木諦敏之墓。園無別物。只一窰亭。頂圓而尖。中植枯樹一株。名曰公波斯。回人男女老少。敬奉甚篤。每逢禮拜前一日。爲此間禮拜之期。黎明、男女擁集。盥浴誦經。拜畢始散。歷傳至今。無稍懈忽。各城回渾等。多有遠來朝拜者。但考地球圖說。麥加城爲麻哈麥所生之城。又一城名麥地拿。係教主葬處。按麻哈麥。即瑪哈穆特。即所稱之瑪哈木諦敏也。麥加與麥地拿。皆在紅海之濱。紅海在西印度外。又明史載阿丹默德那地。有教祖穆罕默德之墓。墓前有元石。各國回人。皆歲往禮拜。地在西藏之西八千餘里。按默德那。即麥地拿之訛音。穆罕默德。亦即瑪哈穆特。兩徵所紀。是教主之墓。原不在此也。海錄載南印度之馬喇他國。爲回回種類。凡拜廟。廟中不設主像。惟於地上作三級。取各花瓣徧撒其上。羣向而拜。或中間立一木椎。望之祝告稽首。此處亭中枯樹。即是木椎之意。且皆呼爲瑪雜爾。瑪雜爾者。回語謂廟之詞。廟不必墳。或但設神位而已。惟布拉尼墩等。奉爲先塋。瀛環志略。西域稱瑪哈穆特爲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其苗裔稱和卓木。華言聖裔也。巴達克山、塔什干。皆其支派。而霍集占兄弟稱大宗。按布拉尼墩。係霍集占之兄。據稱是彼先塋。則所葬者固是教主一脈。又按教主在天方。其後至二十六世。瑪木特玉素普。始東遷喀什噶爾城。據此。則爲瑪木特玉素普之墓無疑。回人之爭趨頂禮。或爲敬六百年前始遷之教祖。或以敬教祖之墓裔者敬教祖。或因世遠無徵。不知遷於中葉。而誤會爲開基之教祖也。三說俱爲應有之義。

海邦商旅一途通。

喀什境內。西南北三面。山口甚多。近通布魯特、阿賴色勒、車爾、安集延各外夷。遠通俄羅斯。並西域各國。各口皆有卡倫防守。惟回城西北三十里。地名霍爾罕。爲西塞總卡倫。設官稽查。尤爲緊要。此與俄羅斯通商大路。凡俄商往來。必由此路行走。不許繞越。自此前去。連設三卡。防察甚嚴。俄國亦設領事官寓。在回城西北十餘里之處。經理通商各事。中國由此處運貨入俄境者。即在哈拉河地方售銷。距喀什十二日程。其地設有官司。照料周密。凡過秤之物。有公秤作架高懸於場。以示無欺。例以十二兩爲一磅。若中國之觔數也。貨出代爲斂值。並護送出境。

防邊新設將臺高。

喀什噶爾。衛駐都統爲總辦。所部八旗駐防員弁。較各城尤衆。新疆往例。每路程兩站。設筆帖式一員。每站設外委兵丁五名。回子十戶。馬十五匹。牛數隻。車數輛。驢數頭。每卡倫一處。駐侍衛一員。滿兵五名。漢兵六名。回子十名。大卡倫有加額。三年換防一次。凡出關入關員弁兵卒。皆給車支送。自光緒五年肅清後。奏准開省。均照內地章程。衛缺多未議復。奉旨將烏魯木齊提督。改設喀什噶爾。遂於漢城建牙開藩。督鎮雄邊。所有東西各城。即將本標應設弁兵。相地分佈。與修衙署。各專防守。廟謨周密。實節費而崇統威也。其大小員缺兵額。余入關時。尙未設定。未能細述。

駐馬分巡獬豸勞。疏附後先爭効順。添來小邑賦牛刀。

今以喀什噶爾爲疏勒直隸州。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分舊日漢城爲州治。城東南二十里有回城。蓋爲疏附縣。屬於州。與州境中分界限。知縣典史治之。又設兵備道。分巡西四城。暨瑪拉巴什等處地方。衙署駐在縣城。庫大使附之。西四城者。喀英葉和卽今之疏勒、沙車、和闐三州。並英吉沙爾廳也。自瑪拉巴什西北行。沿北河南岸。七十六里至爾蓋。五十四里至哈拉克沁。七十里至玉代里克。一百一十四里至龍口橋。七十二里至英阿瓦臺。六十里至牌素巴特。八十里至雅爾雅滿。七十四里至疏勒州城。自瑪拉巴什起。經由此處。前赴和闐。所記里數。皆經弓丈度准。

英吉沙爾

依耐當年是小邦。邊風雜勁尙敦龐。引渠多植山前地。一曲夷歌士女雙。

英吉沙爾。漢之依耐國。原與蒲犁、無雷等國。皆西夜類。唐爲朱俱波。亦名朱俱槃。幷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種。回語謂城爲沙爾。英吉者。新也。城在喀什噶爾東南一百六十七里。正當葱嶺橫山之下。西連布魯特遊牧部落。南則與安集延巴達克山相通。土田風俗。悉如喀什舊日。合而爲一。統爲十六城。卽今設英吉沙爾廳。設撫民同知一員。照磨一員。隸於西四城道。所屬城卽五處。幅員戶口。約如喀什之半。引河爲渠。足資灌溉。家給戶裕。耕鑿相安。南疆俗好園浪。一男一女。對舞同歌。不分歲時。輒以此取樂。亦昇平景象也。自喀什八十里至雅卜藏臺。八十七里抵城。

葉爾羌

征輅南指入沙車。煙火連邨十萬家。河水交流千嶂雪。蜂房分閣兩城衙。

葉爾羌、漢沙車國。北魏渠沙國。或謂古屬賓地。屬賓、今之克什米爾也。又以爲大食月支之地。其地唐以後併入于闐。明稱葉爾奇木。葉爾、謂土宇。奇木、大也。又稱葉爾羌。異域錄作伊爾欽。大山障其南。卽葱嶺繞出之華峯也。西與布魯特毗連。往來城市者。絡繹不絕。北則荒沙瀰漫。除由瑪拉巴什有路可通。餘皆隔阻。轄境東西一千數百里。南北亦及千里。大河二道。一名澤普勒薩河。一名聰雜布河。源於西南數百里。雀雜木色勒克奇板。玉拉里克。霍什雀魯克四處山口。流至城之東北莫克里特。合爲一河。西北行至愛吉特虎臺之東北。折而東北行。前經巴爾楚克地方。入山東下。卽葱嶺南河也。城中有潦塊七十六處。以滿洲潦塊爲最大。城周六里餘。所屬城郭二十八處。戶口多於喀什。而富裕有加。設爲沙車直隸州。又於莫克里特。設葉城縣。爲沙車屬邑。州屬吏目一員。新城巡檢司一員。縣屬則典史而已。兩城犄角。說者稱勝關焉。大路自英吉沙爾東南行。五十三里至托和布拉。五十四里至察木倫。六十七里至河色爾。五十三里至科科薩瓦。九十七里抵州城。其往年臺路。久經荒廢者。今仍開出成站。核計自城八十里至愛吉特虎。九十里戈壁路至賴里克。地多胡桐。九十里至遇瑪特。九十里草湖路。至阿朗格爾。六十里過河。至瑪拉巴什。共只四百一十里。較由喀什大路。便捷多矣。

和闐

東走長途葱嶺邊。平開沃野是于闐。六城煙雨生金玉。雞犬桑麻別有天。

和闐、漢之于闐國。唐曰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瞿旦。並有漢、戎盧、抒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在葱嶺東南境。大山凌空。廣野無極。城距山腳。猶數日程不等。舊稱六城。和闐其總名也。本城名依里齊城。當卽漢之西城。唐之西山城。歷爲王所都者。城西北六十里。爲哈拉哈什。東南十里。爲玉隴哈什。正東一百八里。爲策勒邨。再東一百四十里。爲克里雅。再東南一百八十里。爲塔哈努勒。是爲和闐六城。另有小地方一處。名塔瓦克。向出銀礦。近因人民寥落。不征銀。只征糧。今稱和闐七城者。兼此處而言也。境內大河二道。一玉隴哈什河。一哈拉哈什河。又小河一道。名玉斯庫爾。皆源於西南山中。東流而合。史記所謂崑崙勞源也。地氣溫和。土脈腴潤。種植之宜。甲於各城。居民於百穀、棉花、瓜果、園蔬外。並繞屋栽桑。以事蠶絲。至於土中自產之利。則白玉黃金。又中外所共寶也。戶口三倍於葉爾羌。各處自爲鄙下。一隅僻處。而菁華聚焉。裕廷琼詩云。今日六城歌雜地。唐家風雨漢家煙。讀之可想見勝概。

更從東鄙起城闉。分課農桑兩地春。此外四邊皆大漠。漫憐官吏在風塵。

以依里齊城。設爲和闐直隸州。其東境之克里雅城。分置爲于闐縣。以屬之。州設吏目巡檢。縣設典史。各爲勤助。自縣而往。地無鄰封。西域記。于闐東行。入流沙。沙礫流漫。人行無迹。四望茫茫。莫知所指。行四百餘里。至覩貨羅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麻馱那故國。卽汨末地。城郭蕭然。人煙斷絕。又東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皆已淪入瀚海云云。固自于闐東望玉關。遙遙天際矣。南則瀰漫沙野。接連後藏諸山。自古不通人跡。北與阿克蘇對峙。而荒沙大澤。二者隔之。以地勢論。雖自喀什噶爾折轉而東者。已一千三百餘程。究屬山南邊極。若比較缺分。則全疆之最佳處也。路程。自葉爾羌東南行。七十八里至坡斯坎。一百零八里至洛河臺。一百三十四里至綽洛克臺。八十九里至固瑪爾臺。九十里至木吉臺。一百一十二里至帕爾岐。一百一十七里至雜瓦。七十里至哈拉哈什。六十里至和闐州城。自州東行。三百二十里至于闐縣。以上遇南路。

巴里坤

伊州北度嶺崔巍。深谷穹廬四面圍。蒲類自爲耕牧地。滿城風景雪花飛。

北路首爲巴里坤。古移支、蒲類二國地。在天山之陰。天山自西而來。忽於木壘河以下。蕩然中開。圍成大谷。直抵喀爾喀蒙古界之噬池山。中空之處。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數十里。南卽天山。幹嶺障列雲表。北之山雖不甚高。而其廣厚。亦在二百里之間。四面深圍。古之所謂榆谷也。山北早入版圖。列爲郡縣。附於甘肅。巴里坤初設鎮西府。設有宜禾縣。附郭。承漢晉宜禾之舊名。並與迪化一州。添鎮迪兵備道統之。後因戎繁地小。改爲鎮西直隸廳。設撫民同知一員。以裁守令。而以照磨爲佐。武職有總兵官駐守。中軍以下同城。又有駐防旗兵。以領隊大臣統之。居滿城。與漢城聯絡。今爲行省。其鎮道同知等官。仍照舊章。惟領隊大員。以無庸分地奏事。致經裁撤。古城亦然。所有滿營員兵。皆遷至古城。滿營合

之設城守尉管轄。歸伊犁將軍總統。以一車檔。同治間。賊勢披猖。南北各城皆陷。僅有巴里坤城。未經失守者。地宜豆麥。民間頗有蓄藏。能供採運。草場甚廣。設有孳生馬廠。歸鎮標弁兵經理。牧畜戶口。今皆漢民無回部。餘惟附近靈古人往來城中交易。城大而堅。適近南山。多風雪。極寒冷。自哈密起程。六十里至黑帳房。在戈壁中。無人煙。六十里至南山口。入山峽。四十五里登至天山嶺首。上有關聖廟。並小鋪數家。三十里行下山路。在松樹塘。八十里至奎素。四十五里至石人子。在地畝中。四十五里至巴里坤。

奇臺

西經谷盤出平蕪。城倚陰山。俯北圖。隔浦沙陀。餘故壘。月明風冷夜吹蘆。

奇臺縣。設自乾隆間。初屬鎮府西。後改歸迪化直隸州。今仍迪化府。領漢車師後國地。漢書。後王治務塗谷。按務塗。當是今之烏兔地方。在浦類海西。烏兔、疑務塗之訛。或係勿突。即冒頓也。由巴里坤城西行。二百三十里抵此。深入亂山。別成谷壑。從此宛轉山行。二百里出大石頭峽口。則豁然一開。天垂四野。眺望無極。再傍山行。二百八十里至今奇臺縣城。南近天山。四郊平坦。北望遙天一抹。荒草芊綿者。沙陀故國也。舊稱富庶之區。山北州縣。推為第一。俗有金奇臺、銀綏來之目。自經兵燹。百廢待興。縣令之外。學官典史各一員。城東九十里木壘河。設有守備。城西九十里。為古城。唐之渠犁。有巡檢分司。設遊擊一營駐守。分汛於縣古城。領隊大臣所部駐防員兵。另有滿城。相距二里。自失陷至荒廢。人亦寥落。曾移署於漢城內。今因設省。改領隊為城守尉。遷烏魯木齊、巴里坤兩處。駐防旗兵合之。築城以居。餘仍其舊。路程、自巴里坤七十里至骨拐泉。九十里至肋巴泉。在海西南角。緊靠山陰。路旁有石牌坊。上鐫鳴沙書院四字。特立沙坡中。七十里至烏兔水。七十里至茇茇臺。六十里至北山廟。古廟尚存。二十里至色必口。一帶皆山磎。有回民耕種川原。過此前往。崎嶇甚狹。三十里至大石頭。十二里出峽口。登戈壁。一百零八里至三箇泉。九十里至木壘河。九十里至奇臺縣。

濟木薩

渠犁西去見孤城。官吏還從一邑分。沃土居民安稻業。端州遺蹟認殘墟。

濟木薩、舊設阜康分縣。漢時山北六國地。唐之端州相近。元長春子西遊記。言唐時北端州府。在濟木薩之北端。即都護合管。即為北庭大都護府。一說。北庭在烏魯木齊。此云濟木薩之北。當是今之後堡地方。距濟木薩城三十里。彼處尤勝。出油、酒、粉條、紅綠菸等項。運往各城售賣。大山至此。小折而南。濟城較奇古。雖山稍遠。自在古城西北。地低氣暖。水旺土腴。充足之戶居多。設縣丞。理徵收詞訟。名雖分佐阜康。實則各成為邑。並設參將一營駐守。西上從奇臺九十里至古城。九十里至此。

阜康

博克山前雉堞低。遺民煙火磧中微。一官還仗鄰封餉。署冷如冰吏亦稀。

阜康、亦舊設漢屬車師後王地。唐為輪臺縣境。在博克達山之下。城迤低阜。南至山根數里。北望則遙

空無際。土浮脈燥。本為最瘠之區。縣官守此窮黎。每年全賴濟木薩分縣。撥款供支。經久成例。自同治間大遭兵燹。更見蕭條。平定數年後。稽查丁口。僅得四百八十餘戶。分地耕種。漢人漢回各半。縣署僅有書吏二名。衙役四名。訓導則州學暫兼。其典史一官。尤寂寞也。自濟木薩、八十里至三臺。八十里至紫泥泉。七十里至柏楊驛。九十里抵城。

烏魯木齊

驀從山麓繞層巒。城郭參差勢踞盤。

烏魯木齊。初為額魯特公族噶爾丹所居。乾隆初。平定準噶爾。闢其地為郡縣。漢車師後部。名金滿城。唐為北庭。元初蓋屬回紇。提吾兒。此名別失八里也。別失。一作鼈思。在天山之陰。天山至此。亦名陰山。如長春子過沙陀抵陰山。岑參輪臺歌。三軍大呼陰山動。皆謂此處一帶。非漢書匈奴傳。遂東外之陰山也。天山一幹東來。忽於此橫出邱巒。勢低小短勁。環抱重複。城負山隈。若隱若現。東門俯臨山坡。西上大路。行四五里。始出門口。西南城外。則山開大壑。口甚狹。而中闊數里。前抵達阪城。廣袤直長二百里之遙。誠如塢與家所言。開天門閉地戶也。漢城峙其東。滿城峙其西。中隔百餘丈。復於兩旁空處。築垣聯絡而三。跨山臨溪。洵勝地焉。

拜命疆臣新作省。安邊都護舊登壇。

舊為大都統駐劄處。設迪化直隸州。領昌、阜、綏、奇四縣。統以鎮迪道。附於甘省。都統總軍務兼吏治。州縣就近稟承。六學文武生童。例歸都統或科考試。以省學政。其鄉試自光緒以前。陝甘未分闈時。五千里直赴陝西分闈。後則往甘肅。綠營駐有提督大員。滿綠標屬。悉分衙署。光緒十年。欽差大臣劉公錦棠奉命巡撫新疆。擇為省會。遂升迪化為首府。即以州地為迪化縣附郭。新設布政司衙門。惟按察事少。則以鎮迪道兼之。餘同各直省規模。屬吏咸備。仍歸陝甘制軍總督。而都統一缺。致議裁減。所部旗兵。遷古城。綠城守尉。省城另立撫標營。並將提督移駐南路喀什噶爾。以資分鎮邊要。

遠

控西南氣象雄。喧喧鼓肅邊風。馬嘶牧地晴郊綠。鐘打迴庄古寺紅。

以回疆而論。自古以哈喇沙爾為適中之地。且形勢亦屬甚佳。然合伊犁塔爾巴哈臺全勢論之。則適中當是今之省會。且南路在內。自宜坐鎮外庭。以制西南各處。可見奉旨准行之事。無非廟算周詳者也。此地向稱重鎮。景象繁華。西人曾有小南京之目。俗呼紅廟子。緣城北高崖上。有紅牆古寺。按唐中宗景龍三年。楊公何為大都護。有龍興西寺二石刻。紀其功德。當即其處。城東四十里。為古牧地。有小城。分紫營弁。東自阜康。九十里至此。由省前往伊塔出向西北。此處東西一帶。俗所稱關外富八站。城西南大壑中。一百七十里。為達阪城。即哈喇巴爾噶遜營。都司守之。舊設巡檢。今移於省。此為山南北相通之路。自省城四十里至鹽池墩。路旁有鹽池。五十里至柴俄堡。四十里至土墩子。四十里至達阪城。地處深谷。居民耕種。三十里過嶺。至後溝。上嶺路。平下嶺路險。嶺下只小屋一家。三十里至白楊河。店二家。三十里至三箇泉。九十里至硜硜溝。自後溝至此。皆沙石地。六十里至吐魯番城。舊定驛傳。山

白楊河分路。三十里至小草湖。九十里至托克遜。以達南八城。其遞吐魯番。亦必由托克遜轉遞東下。兩路均能行車。按達阪城之路。漢時往山北各國。係由此行。我朝開邊以來。各爲一城。此道行旅尚稀。路荒僻。少店舍。今爲省會南路官民往來絡繹成通衢矣。

昌吉

孤城遙指憶思西。地迥山遠水濕隄。沿革想從昌八喇。一洲禾黍望高低。

昌吉、當爲古之昌八喇城。屬回紇地。但據長春子日記。言昌八喇。即元之彰八里。在瑪納斯河之東。按其地勢。則彰八里當在今土古里破城子一帶。未必即是一處。地小年湮。無從徵信。昌吉在省城西北九十里。平川大野中。離山甚遙。四境田畴。一望如砥。河發天山。經呼圖壁而來。水洶沏。足澆灌。故亦爲產糧之所。縣署以外。學官典史各一。設巡檢於呼圖壁城。分司地方。彼處並有都司駐守。

綏來

渡水穿林驛路馳。炊煙到處柳絲絲。稻花香裏逢城郭。雄據猶懷畏午兒。

綏來縣、即瑪納斯。古之回紇城。唐開元中。回紇強盛。突厥之地。多爲所有。元初。其主畏午兒。所據地方。西接伊犂。東抵哈密。畏午兒、即畏吾兒。又爲畏兀兒也。綏來連貫三城。其廣厚。屹立平原中。南距天山十餘里。北有低小長坡一綫。橫亘於二十里外。大河前繞。深處多魚。其東境土脈尤佳。人煙四聚。自呼圖壁過河而來。節節長林密樹。雅秀可觀。近城百數十里之間。阡陌縱橫。溝渠周遍。有水田。能種稻米。雖次於溫宿。而長腰香粳。更勝長沙。北路稻田。只此一處。城西大概相似。再四十里。渡河而後。或值叢蘆大澤。或經茂木深林。又各成景象焉。縣中學官典史各一員。同城者瑪納斯協副將。中軍以下附之。西上、從昌吉十里至三屯河。二十里至蘆草溝。所過皆樹林。十五里至楡樹溝。四十五里至呼圖壁。再經樹林。十里過河。河灘廣十里。西岸仍入樹林。再二十五里至亂山子。二十五里至土古里。已入平原。三十里至樂土驛。二十里至破城子。四十里至綏來。

庫爾喀喇烏蘇

地入匈奴風景殊。牛羊毳幕逐羣居。西湖城外連天闊。白草黃沙水一渠。

庫爾喀喇烏蘇。今皆呼爲西湖。唐屬突厥。後爲回紇所據。其後復爲瓦剌王之地。瓦剌、即衛拉特也。今之土爾扈特部。係四衛拉特之一。土爾扈特。復分爲四部。自乾隆間投誠內附。朝廷賜牧分地。前所述南路哈喇沙爾者。南部落四旂也。此處分置一部。計二旂。稱爲東部落。皆匈奴苗裔。俗事牧養。以毡棚爲屋。移逐水草。所畜牛羊馬匹。各爲一圈。夜惟收聚於野。城傍天山之陰。設庫爾喀喇烏蘇糧廳同知一員。以資管屬。王府亦在城內。野皆草場。無耕種。城外小河一道。東北流。所謂西湖者。究在城北二十里。向無居人。因伊犂將軍金公。曾駐行軍。營興街市於一綫橫坡之上。令糧廳亦移於彼。今復舊規。加修城垣衙署。其北皆低洼。野湖荒草。一望無際。但見毳幕數叢。遠近如楸梓布局耳。自綏來四十里至石河子。過河、河廣數里。平時淺涸。不便於舟。但濟以車。水漲、輒洶猛不能渡。四十里至烏闌烏蘇。皆草

木深茂之區。四十里至三道河。五十里至安集海。兩處沿路大半深林。五十里至四十里店。四十里至奎屯。七十里沿河抵城。自安集海出樹林。一帶皆蘆灘蘆草。又一道。自昌吉分路。繞北行。由黃草湖、馬橋、沙山、沙海等處。至安集海。始歸大路。越過綏來。

晶河

沿山幾日度沙場。又見旌旗簇隊揚。獨立西風城上望。蕭聲鼓樂動悲涼。

晶河地方。漢屬烏孫。隋唐時爲突厥所據。其地土城一座。在天山頂麓。川澗之北原上。南距山僅數里。北有支嶺對峙。相隔甚遙。中亦平川。有草而無河水。城西三四里澗中。有河一道。分流數泓。水清淺。一澗長川。皆蘇灘荒草。東則沙磧數程。即白骨甸大沙所分流。漫無定者也。此處安置土爾扈特。爲西部落。部只一旂。遊牧境內草場。城中設巡檢一員。都司一員。今置爲晶河直隸廳。設同知。屬伊塔道。東郊有腴地一區。向爲行營所墾。今亦漸有耕種之戶。然屋舍寥寥。城四望。景象條。惟聞牧地笳聲。遠近斷續而已。通典云。鬱築出胡中。其聲悲。胡人吹之以警馬。信然也。東自庫爾喀喇烏蘇起程。經沙地七十里至卜爾塔。有大車店一家。院中可容百輛。室可住百餘人。二十里至四顆樹。地皆蘆葦。路旁有大樹四株。七十里至固爾圖。九十里至托多克。兩處站口有河。維樹成林。水深草茂。出林七十里至沙泉子。近於山腳流沙中。開深井得水。可作腰站。五十里抵晶河城。沿站皆傍山行。

伊犂

依山南轉越危巔。灌水西流覽大川。赤縣已通經嶺外。烏孫猶記漢皇年。

伊犂。漢之烏孫。亦行國。逐水草者。隋時西突厥據其地。而烏孫之號遂絕。突厥於後魏大統時。至唐開元中。滅其地。盡入回紇。元名阿力麻里。屬瓦剌王。擴奪紛更。惟烏孫之名猶著。漢書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其強盛可知。地在天山之西。天山南北各城。水皆東流。而伊犂則向西流。是在中國廣輿嶺外矣。測自巴里坤數千里。沿山西來。直至大河。沿地方。折入山口。順山南行。橫穿三百餘里。度嶺出峽。以抵伊犂平野。即長春子所謂東西大川也。自此東上。九十里爲綏定城。再東上。一百二十里爲固爾扎。即金頂寺。境內之水。伊犂河爲大。甚深闊。舊名答喇速河。東自吹東碎葉而來。北有天山各峽。小河入之。唐詩名伊麗河。亦曰伊犂水。始皆西流。後西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即彼中海也。伊犂河之南。爲霍爾果斯河。發源俄羅斯境內。其後與伊犂河。會合西下。

趨好河山土最腴。九城風雨課糧儲。十戈擾後遺民少。爲廣招徠走傳車。

伊犂土脈深酥肥。潤易耕而多稼。當推上上。其有九城。爲惠遠、綏定、廣仁、惠寧、熙春、寧遠、拱辰、瞻德、塔爾奇。而伊犂其總名也。各城相距。或二三十里。或百餘里。舊皆設官。爲屯田兵鎮之所。戶口土著原少。向賴開邊以來。歷年發遣人犯。子孫成族者多。丁口業以萬計。自同治間。慘遭回匪毒害。至於地曠城荒。大兵規復後。經伊犂將軍金公。併爲七城。而分住仍無戶口。旋經撫院劉公。設法招徠開墾。復經奏明。將各省軍流人犯。解至伊犂編戶。嗣開光緒十二三年內。途中遞解之車。絡繹不絕。而荒野將成林

總矣。

國脫窮邊雜處多。東西司馬費糜紮。將軍夜縋黃金甲。不許強鄰擅渡河。

伊犂地處西邊。與俄羅斯分界處。以霍爾果斯河爲限。距綏定城僅二十里。實爲新疆最要。故有大將軍駐惠遠城。又加總兵大員。統屬標營。周分汛守。舊設同知二員。在綏定撫民者爲西廳。管遠理事。爲東廳。又巡檢三員。分司城地。今因設省。置爲伊犂府。以綏定爲府城。改西廳爲定遠縣。附郭。即以東廳爲管遠縣屬之駐通判於霍爾果斯河。分守邊界。添設伊塔道。兼管塔爾巴哈臺地方。伊犂所駐。向爲征西大將軍。專總統。便控制。今改爲駐防將軍。以符直省定規。旗兵仍舊。境內人色最雜。滿漢人外。有碩倫、錫伯、蒙古三處外藩之人。又有南路纏頭回。內地漢回。分寄於農工商賈。又哈薩克部落。有歸服內附者。在境內遊牧生理。其服俄國之哈薩克。亦貿易往來。並有出沒爲患者。又一種皆呼爲紇里黑斯。當卽紇扢斯。古堅昆國也。唐書作黠戛斯。亦曰居勿。亦曰結骨稍號紇骨。又爲紇扢斯舊國。在伊吾之西。日山之旁。種雜丁令。乃匈奴西鄙也。人粗黑。狀貌與蒙古略同。又一種皆呼爲老盜一。疑卽老撾之苗裔也。按方輿類纂。老撾在交趾水尾州之西。古蠻夷地。俗呼白撾家。累代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來貢。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通考。老撾土司無姓。襲宣慰者。招木弄也。地在八百。媳婦西南二千餘里。再西千餘里。抵西洋河。此種人住伊犂東境。貌似漢人。語言稍異。音竟與南中彷彿。衣服悉如漢制。惟喜藏高邊氈帽。頂置大紅結。賴此易辨。又有俄羅斯通商洋人。或運貨往來。或列肆城市。與纏頭哈薩皆成街道。鋪面與漢人相類。光緒八年以前。並有俄國洋兵駐此。俄人營壘。皆架木爲高臺以居。其技藝與英法等國洋操略同。聞彼國丁出徭役。非募集。按戶三丁出一。五丁出二。例以十五六歲入營。二十五六准歸。始娶。平時但給食糧。則滿還鄉。則給帖子。或百箇。或數十箇。以爲臨贈。每箇計銀五錢。軍法無殺戮杖責。有過犯。罰令再戍十年。故軍中相習誠謹。無違禁令。遇外人爭攘。當忍讓不相較。俗忌見血。深恐鬬毆傷皮。卽罹重咎。冰淵各凜。就木懷憂。亦善制之法也。八年秋。全行撤回。其餘邊外諸夷。尚有偶一來此者。皆商販非寄寓也。驛路、自晶河西行。四十里至玉米河。無河道。有地可種。八十里至大河沿。有街市。河頗廣。車濟漸挨山。三十里轉南行。入山口。至五臺。行長阪。九十里至四臺。又九十里至三臺。在高山。有大海。沿海南行。四十里至松樹頭。卽下嶺。陡坡。三十里至二臺。再狹溝。四十里至頭臺。十里出峽口。抵平野大川。復左轉東上。三十里至蘆草溝。有城池。六十里抵綏定城。卽今伊犂府。再一百二十里至金頂寺。今置遠縣。又一道。自晶河出城南行。至天山。由敦洛斯口間道過嶺。捷至金頂寺。較大路近半。其山伊犂遠南八城。亦有間道。踰大山向東行甚捷。六十里至巴圖孟可。七十里至海努克。九十里至索果爾。七十里至鮮爾。九十里至河諾海。一百里至特克斯。八十里至沙土阿滿。八十里至噶克察哈海。此處分路西南行。一百八十里有小草。設有洋官。再行兩站。至俄國哈拉河地方。仍自噶克察哈海東行。一百二十里至他木哈他什。上高嶺。行七十里下嶺。至胡斯圖托海。八十里至圖巴拉克。八十里至和樂伙羅克。再山行。四十里至特克和樂。八十里出鹽山口。四十里至扎木。八十里抵阿克蘇城。此亦古路。乾隆間開爲西南通道。便驛遞。所過冰山雪海。險峻寥野。均至其極。沿路無人煙。地方皆從舊名。今名未詳。

塔爾巴哈臺

極北胡天塞草齊。黃雲萬里覆城低。荒涼霜日單于地。印滿匈奴駿馬蹄。

塔爾巴哈臺。卽雅爾。今皆呼北雅爾。在烏魯木齊西北一千六百餘里。古康居國地。漢單于建庭於此。其時呼韓邪單于、居者單于、呼揭單于、車犂單于、烏籍單于。稱爲五單于。迨後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脅輔車犂單于。旋因居者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追呼韓邪單于。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甘露元年。呼韓邪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單于好戰鬬。據地寥闊。其時西之堅昆。北之丁令。皆爲所有。堅昆在其西七千里。丁令則北距五千里。多屬今之俄國地方。其強盛概見。元世祖起兵。在今雅爾之額洙勒河。欲宅爲中土。以爲形勝之地。風雲開展。紛自壯雄。自我朝統一中外。宏闊邸大。此適爲邊境一區。分置土爾扈特。稱爲北部落。部共三旗。遊牧境內。皆匈奴苗裔也。

人祈草茂作豐年。官爲綏民並戍邊。立馬金山縱遊覽。紅旗翻掣剪風前。

塔城西南有阿爾泰山。卽古金山。岑參輪臺歌。單于已在金山西。係指此處。後之註唐詩者。謂金山在陝西永昌衛北二里。據見一統志。不知永昌在輪臺渠犂之東四千里外。迥不相涉。永昌金山上。有廟數十所。始唐勝蹟今存。另一處也。阿爾泰山起脈。距歐羅巴洲連界之烏拉嶺不遠。自西而東。直極東海。最高之峯二千丈。有出火焰者。山北爲悉比厘阿。係俄國藩部。山南卽蒙古、伊犂、黑龍江等處。是卽興安嶺。爲北幹。爲塞垣也。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皆發源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最大。北流入俄國境。又西北流至托波兒之地。轉東北流。與鄂布河合流。入北海。塔城。爲北邊最要。與俄國所分界限。卽在城北。較伊犂距界尤近。係駐參贊大臣。並通判一員守之。今開行省。滿城改駐副都統。管轄駐防旗兵。撤去參贊。漢城改爲直隸同知。屬伊塔道。以符省例。北邊地廣人稀。所賴守土者一番振作。目前亟務。宜多招農民。以實其地。土地則墾之。草地則牧之。邨堡連煙。與毳幕鄰比。彼此均有益處。人多糧便。氣象自雄。若僅區區二三旗。游牧於方圓二千餘里之中。殊覺褻也。西上、從鄂爾略喇烏蘇分路。北行十二日。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三

纏頭人物狀貌

高鼻胡兒腰十圍。蚓蛇大半有龐眉。不分弱齒衰年候。深目黃睛一樣奇。

回人身材大者甚多。鼻高眉重目深而睛黃。鬚則蔓連腮鬢。面形蒼老。肌膚黧黑。年逾三十。即見衰容。然蓉蓉蓋者。亦常有之。惟老態更甚焉。

性情

兔狡狐疑鼠樣貪。慣多騷態自揚揚。相期大遂平生志。長住溫柔醉睡鄉。

性情大半狡詐。遇事多疑。嗜酒耽色貪利之心。皆無厭足。稍得勢力。則意氣揚揚。驕矜可鄙。無大志。無遠慮。以白日高眠爲享受。以長夜爛醉爲樂事。一夫娶三五婦不爲怪。有不合者輒棄之。

才能

亦有飄然器宇清。腥羶隊裏迥超羣。聰明不亞青蓮士。讀盡番書讀漢文。

稠人重濁中。曾有面目鬚眉清秀者。而天資亦成特出。如哈密扎薩克回子親王府中。台吉霍家蔑牙斯。氣度自殊。能識漢文。並中國算法。嘗爲軍中採糧。曾見在糧臺查數。於漢字簿中。且對且算。亦智士也。又回城有名呢牙斯者。習刻劇。能寫漢文宋字。並選六書通所集篆文。鐫刻印章。均屬難得。聞南八

城一帶。聰慧子弟尚多。近因設義學招讀漢書。如尹阿瓦提、阿克蘇等處學中。覓有一面改學漢語。能日誦詩書數百言者。

名節

大節公然見異方。甘心鼎鑊有賢王。墓門百尺埋忠骨。雪暗黃沙草木香。

天山雄壯之氣。鍾之則生豪俠。余久於哈密。備聞其老王伯錫爾爲人豪爽。才識氣度。供有可稱。咸豐間。以郡王入覲。留在乾清門供差六年。著聲勤慎。迨回潛後。特恩授哈密幫辦大臣。每與總辦言公事。操京都語音。慷慨談論。若說及彼部之事。則忽易回語。例用通事官。彼此傳達。潛王節使。兼任分行。精明之處。概可想見。同治三年。逆回犯境。城破之日。賊逼令率衆同叛。王不從。拘留以待者數日。卒至褰布瀾汕。舉火焚之。罵賊而死。從容就義。不辭慘酷。洵足令人欽敬。雖生遠域。誰夷視之。然固肝膽毅然。亦我朝恩澤之周。淪浹者深也。事聞。奉旨晉封親王。並賞銀十二萬修城。暨墓。墓在城北里許。作方屋。高六七丈。方逾三丈餘。皆藍花甎。磚所累砌。上結圓頂。另高丈許。覆以綠瓷瓦。四邊平闊數尺。砌小牆爲欄。以護登眺。中空而頂如覆鍋。皆甎磚砌成。作門如祠宇。棺橫置其中。土磚封之。門外左右牆角。附砌圓柱。徑數尺。皆有門。入拾級而登。螺旋至頂。遠望若塔。蓋所以表墓也。王夫人封爲福晉。國制也。其福晉亦巾幗丈夫。老王殉節時。總辦大臣亦及於難。兵殘城破。賊燄方張。外絕壁援。內無謀士。其時屏當一切。具名馳奏者。老王之福晉也。福晉名邁哩巴紐。其子邁哈默特。以輟難成廢嗣位。後仍福晉主之。同治十二年秋。復被竄回白彥虎。誘合部民。破城擄去。大兵晝夜窮追。比至瞭墩。奪轉嗣王夫婦。而福晉已遠。力追未見。時南路數千里。概爲安集延賊匪所據。安集延亦回種。故令福晉深入賊巢。計在羈留以牽。牽其部耳。是年冬。回王遣人持檔往南路探尋。行至七格騰木。即有賊兵。節節設卡。每卡馬隊二三百人。因見有回字檔子。詢明來意。將使者送至土魯番看守。一面專人遞檔至阿克蘇。交帕轉閱看。帕轉者。安集延酋長也。旋得回書譯出。據稱老福晉現在庫車。供給無缺。俟路靖送回我們也。世受皇上天恩。不敢作叛逆之事云云。次年復遣人前往。仍至土魯番而還。但給使者並從丁等銀兩衣物。而福晉不令相見。及譯回書。猶故轍也。哈密大臣文公。於此幾費籌度。時以各軍大隊未齊。遽難進勦。且福晉陷在賊中。應設法先令送出。然後攻擊。不至殘害。曾用回漢合文曉諭該逆。言之愷切。事經具奏。余時在幕。記曾有句云。幾年戎馬効馳驅。路出輪臺萬里餘。耳熟漸能通譯語。才疏強學讀番書。夜籌奏草心彌切。生縛樓蘭憤始舒。祇是刀鐶何日唱。不堪白髮倚門閭。蓋一時事畢夜闌。餘暇所紀也。光緒元年。福晉回哈密。兒孫百折。卒能自全。論者嘉之。同治十一二年。哈密東山等處之役。回衆仗義勤王。隨同出力者不少。文公於十三年臘月中。曾擇尤附案請獎。以昭激勸。如三品花翎牛彔章京霍家蔑牙斯。三品花翎回目熱依木硤。請以王府頭等護衛用。並加二品頂戴。三品花翎回目塔什頂。四品花翎回目克蘇米牙斯。以二等護衛用。塔什頂加二品。克蘇米牙斯加三品。四品花翎回目那子邁合吉牙爾。均給二品。四品花翎回目玉素普哈哩提。四品藍翎回目胡達板爾底。四品頂戴回目胡

達、胡里、胡吉買、邁鐵木米牙斯、蘇布爾、蓋八海巴海等。均加三品。五品藍翎回目飛遂妥古米牙斯、勿斯邁、阿布都業茲爾底。五品頂戴回目協哩皮、散夷皮、巧盧克、撓子都、關邁五、樹巴海、邁買米牙斯妥胡吐米牙斯、邁買鐵木爾、邁買米牙斯、均加四品、六品藍翎回目哎哩邁提、火家板爾底、吾蘇克、六品頂戴回目鐵木米牙斯、和家米牙斯、艾山、艾在米暇、均加五品。光緒元年三月初十日。奉旨報可。附逃於此。以見我朝返荒効順之誠。並夷部尚知慕義云。

衣服

章身多愛錦衣鮮。窄袖長裾領自圓。袍袴暑天齊尚白。腰間猶繫一條棉。

回部皆著長衣圓領。右衽而袖小。下幅兩旁無衩。名之曰通腰。以棉布束繞之。佩小刀於左。皮棉等衣。多用灰藍紫絳色。或回回錦綢。與和闐遮色綢。暑月單衫。則通用白色。而腰帶仍不稍離。傭工之人。同一裝束。或下垂微短而已。阿渾暨富戶人等。每於長袍外。加圓領直襟衣一件。下與袍齊。袖如之。無旁衩。無鈕扣。皆披其襟。蓋崇禮而飾觀瞻者。色用錦綢及青紫布帛。哈密地方寒苦。風猶古樸。南八城漸及奢華。凡表裏各衣。多用中國線縐摹本緞。並印度國金絲緞。服之亦不甚惜。男女出外。輒坐於地。不嫌塵土。而性獨好潔。勤於澡身。雖當冬季大寒。猶三兩日一浴。否則禮拜爲期。男女皆然。開浴室以胡蘆倒懸。倩人傾水於上拂之。流下之水。不復用洗上身。亦淨之至也。

高冠似甕。獲遠室。小帽如瓜。繡並工。應是平生嫌髮短。不教露頂見王公。

回俗四季戴帽。且無換季之分。帽式不一。皆皮棉二項。一若甕。口小上大。頂隆而平。高四五寸。頂邊圍二尺餘。以青緞紫綢等項爲之。內襯鐵絲。鋪以棉。外以金銀花線。盤繡各花。徵綴小纓。裁如箸大。精者值銀七八兩。哈密一帶尚之。戴之中空。惟口箝附於首。滑脫易落。一類中國秋冬官帽者。簷矮頂高。用紅綠倭緞。與氈片爲之。或亦繡花。垂小纓。簷坦而長。緣以海龍狐猞猁等皮。南八城多戴之。每用夾小帽爲襯。一似中國瓜皮棉帽。分作數瓣。瓣有稜。銳其頂而無結。紫綠綵綢錦緞之屬。皆所不論。棉厚而輕。亦繡以花。且密紉若衲。用爲小帽。各城皆是。又蒙古有臥兔帽。狐皮爲之。極厚而煖。回人亦購以禦寒。夏日特不戴此耳。其俗男子不留髮。帽不離首。雖汗不去。因憶後漢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出門。脫帽抱馬足而降。是以脫帽爲敬也。今之回人。間有窮困無聊。乞錢於市者。對人輒脫帽而舞其頭。是以脫帽爲戲也。見者皆羞之。考西域回部。原用白布裹頭。因稱爲纏頭。今各城阿渾等。猶存古制。帽或創之於後也。附按蒙古臥兔帽。臥兔二字。當即冒頓。冒頓原讀作墨突。臥兔與墨突音諧。

舞鞨飛鳥各停當。製就香鞵淺色黃。底印正疑弓樣巧。蓮鉤那識一般裝。

回人喜赤腳。有時或鞋或靴。皆以香牛皮香羊皮爲之。頭無脊梁。似中國朝靴。鞋微銳而扁。底後乘以墩。高寸餘。前方後圓。與內地弓鞋相彷彿。男女皆著之。曾聞始制之由。相傳古有阿渾避難。恐人追及。特作疑蹤。西人素慣騎驢。以倒看底印。酷似驢蹄。庶步向東行。追者以爲騎驢西去矣。說亦近理。按所稱阿渾。疑誤。當即教主穆哈默德。避難時所製。故後世遵之而不易。

婦女

女兒一樣辨妍媸。十二芳齡是嫁時。爭奈玉肌容易老。不關山色失臙脂。

婦女亦重顏色。非若夜叉國以醜陋爲妍。雖廻國以花紋爲妙也。平正清麗者尚多。惟西土生人。兩目深陷。最難秋水盈盈耳。光陰最早十二三歲。即能生子。迨過二十。容顏漸衰。故女壽能逾六十者甚少。臙脂山。在今甘州山丹縣西十五里。緊傍邊牆。

翠韃凌波紅繡鞵。青絲編髮稱身材。迷離撲朔渾難辨。襟影雙飄拖地來。

婦人服飾。略與男同。惟裏衣腰不束帶。下垂更長。外之圓領對襟長衣。顏色尤加豔麗。胸前兩襟。多用雜色布帛。繡成二卦象。分嵌於邊以爲飾。或再通身刺繡。爲團花散花之類。此衣名曰霞袢。俗所最重者。滿頭留髮。皆不梳髻而編辮。其初分作三兩條。尺餘後始總編爲一。交以青絲縝線。多者重數兩。下留尺餘。散垂至地。性好光澤。施脂粉。飾耳環手鐲之屬。珠玉尤所酷愛。惟不插花朵。但戴繡金平頂大圓帽。與男子同式。俗不裹腳。喜綠襪。著雙梁薄底鞋。紅紫鑲嵌。中繡花草。年老則以香皮所製靴鞋爲常服。甚或赤腳。相從其便。女子行路。嫺雅端正。飄飄然微步生塵也。閨無常教。多放蕩。夏日輒邀女伴。浴於河渠。不爲恥。大約南八城沃土奢靡。淫風較甚。然顯然爲娼者卒少。處女亦重閨範。凡有失玷者。於迎娶後察知。動至退婚追聘。女家無詞置辯。與粵俗適同。哈密向化獨早。且近內地。漸知禮法。婦女相習沉謹。同治間。回城有名阿以三者。淫蕩無狀。其王知之。發往東山五百里。交伯克家爲奴。亦見教化尚嚴也。

少婦輕鬆綵色裳。老婆翻學綠衣郎。肩披錦帔垂腰短。正是胡姬馬上妝。

平時便服。不著覆袢。嫌累綴也。但穿右衽小袖長袍。即其裏衣。呼爲通者。年少時愛嬌豔。多用回回錦綢。或紗羅本緞。暨全紅布帛。老則喜穿綠色。皆以領褂鬆罩於外。如內地所稱琵琶襟者。尚短小。或滿繡。或鑲錦邊。老少豔淡有差。

百囀歌喉嚶馬驕。嬌娃夜帶雁翎刀。當年八百朱顏婦。想見分防抗漢朝。

婦女亦善馳馬。靈便者甚多。如塔爾納沁之茂茂臺地方。有供差回目名火家板兒的者。其妻名羅爾把力。年三十餘。能幹有膽識。余過其地。曾見其雪衣單騎。往鄰居沙勿體家會事。其時賊餘初解。野多豺狼。男子尚佳懼。彼竟提短刀。飛轡長歌。往返於十餘里山陬沙碛之間。氣亦壯哉。按古之八百媳婦城。亦在西域。方與類纂。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老撾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暨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司治北至雲南省三十八程。古蠻夷地。世傳其土曾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大德初。遣兵擊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土司刁姓。

幼稚

小兒空是說髫年。小女衣襟橫在肩。蹀蹀等居然袍袴好。赤趺行傍額娘邊。

回語呼小兒爲巴浪。呼小女爲克齒。初生者通呼爲窩弗倫。自幼男即鬚髮。女及歲。即留以作辮。按歲分束。間年則數辮可知。各以玉片等物。墜之於下。長成待嫁。始編大辮。喜用青紗幅包裹成條。視爲婚麗。男女小時。皆穿長袍。戴平頂大圓帽。如成人款式。惟女娃衣不裁襟。前後皆幅。但於兩肩脊。開破二三寸。分綴小帶。著則從頭上罩下。以帶繫之。富家兒女。亦著襪袢靴鞋等項。餘則小兒以帶束袍。小女或加領褂。而赤足者多。出門必傍母而行。不離左右。最畏生人。哈密一帶。呼母爲押。南八城等處。呼母爲阿霸額娘。本係蒙古語。因見之紀戰者。特借用也。與後用郎龍同。

屋宇

黃土爲牆。四面齊。數椽如砥。覆新泥。卻教滿地鋪成錦。相率家人一室棲。

彼中屋舍。除王府外。概不起脊。凡作室。先以磚塊砌成四面。或用版築。皆粉飾整齊。然後架木於牆以承椽。用茇茇草編席鋪之。覆泥於上。積厚五六寸。精者再以磨磚蒙之。否則泥塗而已。室只一門。內無間壁。門內左右。傍牆作地爐。爐有竈。砌管高出屋頂。以避煙塵。其炊爨處也。稍進地高尺餘。皆磚塊鋪成。空其中以熱火。通洞於牆外煨之。室中高地。遍鋪氈毯。坐臥皆於其上。無几案床榻。僅設矮棹以供食。四圍牆面。鑿孔如櫃。便置箱包被褥什物之屬。家人婦子。惟臥以衾枕別之。丁口繁者。亦復數間不等。總用一門通貫。富戶壁頭目諸人。另有客廳。階留走廊。明窗淨几。鋪設悉具。房頂皆嵌花板。施以采色。髹以漆。頗精潔。甚或園林臺榭。景物幽雅。南八城阿奇木伯克等。並尚奢侈焉。

君長

一體君民。誼最親。宮門能許往來頻。可知四境懷同樂。歌舞爭呈一曲新。

哈密之扎薩克親王。魯克沁之郡王。皆爲我朝藩王。不稱屬國。而其部民視之。則君長也。回民之待君長。忘其尊嚴。重以親愛。而居上者亦頗能與民同樂。百姓以事入宮無禁。凡歲時宴會。王暨夫人。好聽園浪。居民男女。皆進而演之。

職官

指臂分猷雲鳥奇。霑來雨露便相宜。髮膚亦屬天家賜。不是擅雌雄羽儀。

王之下有官。如王府護衛。係朝廷錫封王爵。體制分頂二三等。頂等護衛係三品。二等四品。三等五品。外藩亦然。其辦理公事分轄地方。則有台吉、伯克、海滋、米拉普、海惕普、包什虎、倚轄、戈達爾、瓜毛提子等官名。色。哈密向化獨早。視同蒙古。前於同治間蹤賊有功。所部多列薦章。益加品級。又有精通文字。專辦文報之人。曰毛納。至溫巴什等稱。則又鄉中小頭目也。南路各城無王。皆係阿奇木伯克統屬。在哈密以伯克另爲一官。而南路則伯克爲官之總稱。自阿奇木以下。伯克遞有差等。回官向無冠服。可辨尊卑。惟序坐次相統屬。貢賦養廉無額。均視民之多寡貧富。恣意索取。故民命不堪。而逃避者衆。自我朝戡定回疆。經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惠等。斟酌定議。其官名職司。悉仍其舊。而以品級分之。奏請賞給頂翎。並按地方給養廉。以禁橫徵。頒圖記以專職守。阿奇木伯克。分三四五品。因地有大小也。

每城阿奇木下。各有官司。大約以阿奇木伯克爲總辦。伊什罕伯克副之。噶雜那齊伯克。專司庫藏錢糧。商伯克。管交納錢糧。海滋伯克。理刑名。密拉布伯克。司水利。莫諦色卜伯克。專管法度。風俗經文等事。密圖瓦里伯克。管買房屋田土。訥克卜伯克。管修造並各行匠役。巴吉格爾伯克。管抽畜稅。都觀伯克。管審札文件。並辦供給外夷來使。需用一切。哈拉都觀伯克。營園場臺卡。管陣軍器。以哲坡伯克副之。帕諦沙卜伯克。巡查城市。捕拿兇徒盜賊。彈壓匪類。照管監牢。雜布諦莫克塔布伯克。總管教習經文等事。阿爾巴卜伯克。催交遠限錢糧。幫辦歛費。石笏爾伯克。爲都觀伯克之副。兼備署理帕諦沙卜。阿爾巴卜兩缺。色依德爾伯克。整齊市廛。調停行販。並幫同都觀伯克等。歛費辦差。伊爾哈齊伯克。管修城垣街道。開山修路等事。敏伯克。爲千夫長。羽滋伯克。即百夫長也。又有哈什伯克。專管採玉。阿爾屯伯克。管淘金。密斯伯克。管採銅。勉巴克。嗎塔爾伯克。管瓜果園。密魯爾伯克。則率帶回民駐守卡倫者也。回官名色雖多。因地制宜。未拘一律。大約每處城鄉。數員而已。伊什罕係四品。噶雜那齊與商伯克。均五品。海滋六品。餘皆七品也。阿奇木既分三等。僚屬亦酌其宜。其有伊什罕佐理者。係三品大阿奇木也。蓋時阿奇木亦知用印。或鐵或石。各成符節。而僞造之弊易生。嗣經奏請部頒上鐫滿洲、蒙古、回子三色字樣。其大阿奇木圖記十顆。小阿奇木圖記十七顆。而信守昭矣。哈密以及南路。雖有回官管理戶口。仍歸各城漢官總轄。故王府與各阿奇木。皆有通事官。於衙門傳話。而頂戴不拘也。回人霑沐聖澤。冠裳服飾。悉如漢儀。且五品而上。准其留髮作辮。氣度居然一變。唐書、龜茲斷髮齊頂。惟君不剪髮。蓋自古以留髮爲貴也。

風俗總敍

唐時回紇漢單于。言語雖通俗自殊。尚喜愚頑解忠信。家傳貝葉當詩書。

天山以南皆回紇。以北原屬單于。統爲西域。山北六國。山南三十六國之地。自古聲教不通。而風俗殊矣。單于之後。今爲蒙古。信佛誦經。不待言。而回教亦以經爲重。家絃戶誦。津津不倦。七日禮拜一次。屆期於天明時齊集清真寺。盥浴誦經。午後始散。約與西洋天主教禮拜相似。但日期不同。按天主教。以每月房虛昴星四日爲期。而回回教。則在牛斗鬼亢四日也。

教宗

道啓天方著一經。芸籙三十獨傳心。降生自是人中傑。能使真詮說到今。

回回國爲天方教。據云。始立教者。名嗎哈木諦敏。皆稱之爲烏魯克牌罕帕爾。烏魯克者。大也。牌罕帕爾者。聖人也。所傳經一卷。名潤爾罕。凡三十篇。內皆教人敬天行善。治家立身。具言果報昭彰。法戒兼備。回人信奉甚篤。婦孺皆然。經之爲用。於持身送死外。曾見驅邪療病。占吉問凶。往往有驗。亦屬甚奇。

按嗎哈木諦敏。明史稱爲默狄納。國王馬哈麻。又稱謨罕驀德。景教續考。稱穆罕默德。瀛環志略。稱瑪哈穆特。四譯館考。稱二罕驀德。皆揣音傳寫之訛。均指回國教主也。其云烏魯克牌罕帕爾。諸書所記。一作別諳拔爾。一作派罕巴爾。一作派嗎木巴爾。皆謂猶言天使也。生於陳宣帝大建元年。初以經商。

遊歷西域各國。心術至正。慣好勸人爲善。漸至創立教門。轉移風俗。並善療病症。是爲回國開基之祖。而回國紀年。則以教主辭世之時爲始。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歲。七月十四日。距今光緒十七年辛卯歲。已一千二百九十七年矣。一說辭世在開皇己未。未知孰是。至於天方經卷。說尤歧異。明史謂謨罕蕊德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入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廣東通志謂默德那國教。以事天爲本。無像設。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景教續考。言天方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禰撒。凡得一百十四部。如討刺特則逋爾引支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眞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等經。其餘羅戴所傳。經之名號尚多。皆未得其詳。余謂所稱嗎哈木諦敏。敏字是答詞語助。去之即穆罕默德四字之訛。一如唐書之稱天山爲時羅漫。彼原讀時字。若習字平聲。故又作祈羅漫。而漫字是彼問詞語助。去之即祈連二字之近音。並非另有一名也。敏漫等字。皆俗語餘音。與楚些一類。些、離騷音朔。以余按之。當讀作賽。今汨羅左右。土語尚然。皆對人切指之助詞也。

文字

行行從右認橫題。鳥篆紆迴不整齊。二十九形兼轉韻。音從喉舌辨高低。

回回文字。皆寫作橫行。自右排列而左。蟲書鳥跡。長短參差。點撇鉤圈。欹斜迴繞。形分二十九門。編爲二十九韻。音極輕滑。大約屬唇齒者十不過一二。屬喉舌者六七。餘音居少。余於問答言詞。或聽誦經。審其音韻。大半在喉與舌之間。微判高低而已。新疆雖連蒙番各部。而語言文字。概不與同。即如自一至十數目。一曰畢而。二曰易克。三入屈。四跳而迪。五伯什。六阿迪。七葉迪。八賽克斯。九托各斯。十曰溫。其字跡則如瀚而等形也。法苑珠林載上古制字者三人。長曰梵。其書左行。次曰佉盧。其書右行。次曰倉頡。其書下行。然則回文。梵之所制歟。據元奘記。謂焉耆、龜茲、姑墨文字。取則印度。唐書亦謂其習天竺旁行書。或即梵之遺法。至於音韻。除中土得氣獨清。齒牙明辨。其餘海內海外。大小各國。雖語言文字。各不相同。而其輕滑模糊。大率類是。非特回部然也。按夷俗不奉君而奉師。凡制度文爲。以及日用尋常之細。皆自教主立國時所定。千餘年恪守不移。故往往古風猶見。非若中國。制度主之於君。歷代聖帝明王。不相沿襲。且朝野才能又多。即如字迹。自倉聖創制後。經史籀一變。李斯又一變。程邈又一變。而王次仲又一變。以致古法盡湮。而去古亦因之遠矣。

風化

自來風化。亦崇文。齊趁晷年細討論。手捧一枝新削簡。樹陰深處拜阿渾。

俗亦重識字。以識字誦經爲出衆。皆童時肄習之。傳教者曰阿渾。師傅之謂也。其人不受官職。通經講禮。立品端方。不飲酒。不吸菸。恪守遺規。期爲表率。常勸人行善事。學好樣。老幼男婦。莫不親敬。伯克台吉等。不敢以勢加之。分與王同坐。亦重道隆師之意也。講舍必傍樹陰。室中無椅案。師徒席地而坐。旁設矮棹一二張。夏日則環坐樹根。捧書誦讀。凡入學者。各執木簡。或牛羊版骨一片。趨謁阿渾。阿渾爲

之書字於上。即讀本也。小兒不率教者。則以紅柳木條笞其腳心。據云。紅柳。乃聖人遺留賞人者。能使人開心思。善記憶。且腳心、聲之無傷也。束脩極薄。往年南八城一帶。生徒一人。每至七日。供送普兒一文。遇節餽麵餅油饌而已。

刑法

約法何曾六尺拘。全憑貝葉當刑書。縱殘肢體人無怨。判斷多從衆論餘。

回人有刑法而無律例。皆聽阿渾隨時看經定斷。即伯克等犯罪。所議無不服從。大約法有數條。一斬決。非軍陣不用。一殺人者死。論定後。即押赴巴雜爾衆人屬目之地。杖斃。若犯者能出普兒數百滕格。給付死親。可免抵。一剝手折足。以處慣逃積賊。一枷號木鞋示衆。以懲竊盜匪徒。一鞭棍責斥。以警平民小過。其監禁係掘一深坑。置犯於中。上以木條堆壓。僅留小穴。即土牢也。

倫理

本來天性。即彝倫。除卻君師尚愛親。一樣綱常分厚薄。連枝惟隔異苦人。

倫常之理。回俗不知。能天性所存。原有自然之愛。君師既所尊敬。而於父母豐祖父母。亦復親之愛之。不與常人並視。夫婦之伉儷。更不待言。甚至行坐相依。令人厭見。即於朋友往來酬應。亦常有之。惟兄弟一倫。大有不同。前後母所生之子女。皆爲同族。其母或曾嫁二三夫。而於前後所生之子女。皆爲同胞。回人無姓氏。男女均取名號。名或二三字至五七字。各不相齊。蓋因名亦有義。而回語拖沓。字雜限數耳。三世之內。於伯叔兄長。亦知尊敬。三世外。即無倫序。惟以年齒分坐次。以定尊卑。堂兄弟所生之子女。與母兄弟所生之子女。相爲婚配。近因沐化。亦漸變焉。回部雖屬夷風。然其習接周旋。亦復彬彬有禮。歸於誠樸。即如倫理。雖未盡合。較之烏孫傷俗。相去遠矣。考漢書、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莫。後昆莫年老。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陬遂尚公主。生一女。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有子曰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二女。翁歸靡死。貴人共從本約歸國。岑陬子泥靡。號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鳥嗟靡。不與主和。按岑陬與細君爲公孫。翁歸靡與解憂爲叔嫂。若泥靡。係岑陬左夫人胡女所生。時解憂爲右夫人。視之則母子也。滅倫無禮。莫此爲甚。豈能與回部比哉。

婚嫁

婚嫁居然六禮周。結褵有四記從頭。由來悉聽阿渾命。梵語簫聲擾鳳樓。

婚娶有四等。伯克富戶。暨知禮人家子女。皆由父母尊長主之。擇定後。請阿渾看經。視其相合否。合則即行聘禮。預訂佳期。又有鰥男寡女。欲求配偶者。於禮拜日更換新衣。隨同遊玩。或至本處禮拜寺。在喀什一帶者。或至城東之嗎雜爾。是日爲男女娶集之期。至則先拜阿渾。以婚姻事具告。阿渾即爲講告看經。隨於稠人中指一女子曰。此良配也。其人即將所戴之小帽。與女子互相換戴。以爲永訂。縱男

女見面。情有不願。亦無如何。此所謂天定也。又有父母俱亡之青年男女。偶因遊玩邂逅遇之。彼此情投。各敍鄉貫名字。以苟合而託爲兩家先人遺囑。遂奉爲婚者。更有自配之婚。係幼年男女。於遊玩處遇之。兩相憐愛。願結絲蘿。後雖梅竊。而立志不改者。此尤鄉黨所敬重也。凡行聘禮。用皮邊帽一頂。海龍紫貂狐猻。各從其力。香羊皮靴子一雙。花布汗衫褲子一套。或紅花布二疋亦可。綵色箋袢一件。耳環手鈔一套。青鎖線一二觔。肥羊一對。大米五六秤。每秤計十觔。清油數觔。各等項送至女家。女家即邀戚友鄰居喫抓飯。一二日後。以車迎之。女家往送。是日酒餚畢具。大喫抓飯。男女皆圍浪。新郎新婦亦然。遠近鄉鄰皆賀之。各送油餜麵餚爲禮。盡一日之歡。客始散去。聞往年講禮者。成親之日。兩家皆唸經作樂。宴集親鄰。女家或用花毯。或用阿渾布單墊褥。擡女送至男家。紅錦蓋頭。入門亦拜天地家堂。送入洞房後。阿渾唸和好經於外。男女三日不出幃幔。候長輩呼之。數月後如不合。即棄之。謂之央弔。男棄女則厚贈之。女棄男。則一物不許帶去。但自成親以至央弔。均待阿渾吩示。女子央弔後。必滿百日始改嫁。

生子

夢兆熊羆喜莫支。麝稱郎龍是童時。麝香祝禱薰香浴。湯餅筵開客不辭。

男年十三四即娶。女年十一二即嫁。男女於十五歲內得子者。稱爲一家祥瑞。善人根種。必設宴稱慶。凡小兒落地。即請阿渾唸經。用淨水洗之。囑以吉祥語。三日再洗。十日又洗。十三日命以名。至四十日。有親戚爲之送衣物。即將小兒洗畢。令穿新衣。請阿渾唸經。授以諸邪不侵之咒。慶賀三日。戚族鄰居皆送禮。禮物或羊或雞。以及雞蛋布疋。甕器大米之屬。十七八歲。甚生。即留之。至二十。剃齊上唇之鬚。名曰淨口。遵經訓也。唐書謂龜茲產子。以木壓首令其褊。又謂疏勒生子。亦夾頭收褊。此俗今時未聞。說恐荒謬。無論頭骨生成。難於造作。就令夾之壓之。使漸長而能褊。亦殊無謂也。

喪葬

殯殮惟憑布掩。牢劇憐骸骨。等輕拋。昇天入地分悲喜。側望空令冷四郊。

人死用水洗淨。先以布條將手足大指。各緊一處。再以花帕兜某頭。然後用白布通身纏裹。置木匣中。外飾錦罩。擡至禮拜寺內。阿渾爲唸指路經。即出殯。其葬法。先掘方井。深丈餘。井底旁通一穴。磚石砌其門。隨井出尸擲下。視其向背。凡向下謂罪過至重。必往地獄或火山。宜急懺之。視其年歲多少。除去地支十二年之數。即按下餘歲數若干。請若干阿渾唸經。向上爲有福之人。或登天堂。或投好人家轉世。必宴賀之。若側身旁向。是爲命不應盡。因罪損折。魂當飄流。則懺賀俱無矣。均塞入旁穴。以土掩之。上封以墳。喪家大小男。以白布包頭。女以白羅蓋面。爲戴孝。過三日唸經除服。七日並四十日。均上墳供飯。唸經添土。婦人喪夫。並將衣服反穿三日。週年改嫁。妻死者三月復娶。其有廳堂之家。亦停於中堂。誦經一二日。始出殯。葬如之。葬畢三日。請族戚近鄰。喫抓飯以謝之。亦有滿百日誦經除服者。夫故之婦。或即改嫁。

年光未必協天時。月令徒教紀地支。三百六旬拘一格。不如桐葉閏猶知。

曆法

回國紀年。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歲分十二月。配以地支。不知天干。地支亦論所屬。辰則屬魚。餘與中國同。每以初見新月之次日爲朔。以單月大建。雙月小建。每年因小建少六日。則於歲終補足之。至第七日爲新年。自此挨推。並無閏月。余在西域有年。每見回人度歲。不定爲中國何月。則其挨推無閏可知。惟年終補建之說。理有難明。彼中既以新月爲朔。則初年補過七日之後。已在下月初七八矣。而遞推遞遠。何能按定新月耶。考明史。回回曆論。回回曆法。西域默狄納國王嗎哈麻所作。其曆元用隋開皇己未。即其建國之年也。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分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分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而月閏十一日。計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日辰再會。此其立法之大概也。大抵近時回曆所行。以周爲紀。周分十二月。故每年大建六月。小建六月。共得三百五十四日。以爲一周之數。至補足六日之說。或係計年通補。即所謂閏日法。當是傳述者有所未悉耳。

歲時

一道眉痕月映階。曉來鼓樂奏前臺。

先夜見月次日即爲新年。王府前廳。左側有臺。砌磚爲之。高丈餘。上設鐵框羊皮鼓六七面。高低大小不一。錯雜連槌。以成節奏。復以嗩吶喇叭。相間吹之。整夜齊鳴不止。數日後。始撤去。各城阿奇木伯克等。所設亦同。所不解者。見月過年。非但按定哉生明之期。且必真見月光而後可。曾記一年。回人適當歲除。而是夜天陰月黑。次日仍如平常。問何以未過年。曰。昨夜無月也。然則同奉一法之區。一方有月。一方無月。而度歲不齊耶。余擯其俗。大約次日仍作元旦。而慶賀新年。必待見月耳。惜未詳問。

持齋恰是三旬滿。齊換新衣作賀來。

年前十二月一日起。君民男婦。皆沐浴齋戒。其爲齋也。早餐在日出之前。晚餐在日入之後。晝則飲食俱禁。雖遇暑天大渴。水亦不敢沾唇。夜則飲食如常。如此者一月。謂因嗎哈木誦敏經內云。此一月爲當年大聖人等避難之月。衆應朝則持齋。夜則誦經。大作解脫。且使各先人亡魂。皆脫離苦海。即大衆亦能假聖人之力。消除災難。齋期圓滿。恰是新年。此日名魯經阿奇。男女皆淨身換新衣。唸經。禱告上天。懺過祈福。作樂稱慶。又以難滿災除之日。彼此踵賀。並上墳祭掃。是日回王上墳。用草饗撥運麵餜油餜甚多。祭畢。大賞侍從。並部民男女觀者。各回官亦然。數日後。相約跑馬、跌交、圍浪、打鞦韆。爲新年嬉樂。按嗎哈木誦敏。即瑪哈穆特。即彼中所奉之大聖人也。茲據引稱經語。作爲前後兩人。然則此經當是瑪木特玉素普所傳。必非嗎哈木誦敏之經也。其傳不足徵。往往如是。

佳節無非登掩門。聲聲清梵到黃昏。最憐上塚燃燈日。衫上歸來有淚痕。

凡遇年時節氣。總以誦經爲事。有一日名庫爾板阿奇。經言當唸經禮拜。迎喜送祟。故每年是日舉行。

並換新衣。彼此餽遺相慶。又一日。係嗎哈木諦敏之外孫。伊嗎木哈散。伊嗎木烏散等。被賊殘害之日。嗎哈木諦敏。曾唸經超度。故每年是日。皆遵制唸經作樂。各超度本身父母。又一日。名都瓦。係嗎哈木諦敏。超度寃魂孽鬼。歸塋享奉之期。故是日皆上墳痛哭。燃燈誦經。爲迎奉先人。南八城一帶。多用油葫蘆。高懸於長竿之上。夜間燃燒照之。喊聲震遠。又一日。名巴拉特。經云。爲上天鑒察人間善惡之日。故是日皆淨身禮拜。通夜誦經。禱告懺過祈福。所聞各節。頗與中國元夜、清明、暨中元超薦、歲終祀竈等日。用意略同。惟歷按所引經言。斷爲瑪木特玉素普所作之經。其當日所誦爲祈禱超度者。方爲嗎哈木諦敏之經也。若卽以所引者。爲教祖所傳。則教祖以前無經。焉有所謂持誦耶。流傳久遠。誤亦有由。蓋一爲立國天方創教之祖。一爲始遷回疆創教之祖。今回疆所奉之教。是始於東遷之瑪木特玉素普所傳。比由天方遷至喀什噶爾。地名亦自此起。喀什噶爾者。譯言初創也。當時必已作經垂訓。且言必勳稱教祖。奉爲依歸。世世相傳。以致後人但知教始於嗎哈木諦敏。不知更有中興闡發之人。至今墳墓古蹟之在回疆者。皆得而疑之。亦紀載無書之故也。然則今之回人。所述嗎哈木諦敏之事。大半爲瑪木特玉素普遺蹟。唐書謂焉耆尙嫫遨。二月朔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歲盡止。與今時回俗迥異。

祭祀

祀分三等報尊親。

回人祭祀。遵謂爾罕經云。天地日月。乃覆載循環者。當爲上祭。山川水土。乃資養萬物。利於人者。當爲中祭。家堂墳塋。乃人之根本。且有暗中庇佑之靈。當爲下祭。

門外層臺拜舞同。立向西天宣梵唄。誦誦深見至誠衷。

人家門外。皆築土臺。高二尺餘。方邊丈尺無定。作西向。上無所設。卽爲家堂。名曰瑪扎爾。凡祀告天地祭禱山川。並歲時禮拜。皆在此處。其與阿渾聯居者。則阿渾領班。向西端立誦經。以兩手附於耳。高聲誦誦。叩拜良久。餘則各自爲禮。而其一片至誠。皆無以復加。又喀什噶爾正北。圖盧克洞。據稱爲嗎哈木諦敏之大門人。羅伏滿修昇之處。每逢應拜之期。皆望拜之。且言此山冰雪。皆嗎哈木諦敏作法積成。留滋長養者。亦酬山謝水之中祭也。回人食時。先於家堂望空叩拜。以奉先人。卽爲下祭。按籍載各回國教。以事天爲本。無偶像。祭時無陳設。余歷覽果然。

羲輪尤咸照無私。迎送家家有咒詞。鼓吹無腔。聲斷續。臺高聽到晚風時。

回教之敬太陽。至誠不懈。自東方將白。先立土臺。誦經迎之。晚再誦經送之。此凡知誦經者。每日所必行之禮也。富室另有高臺。傍晚設鼓樂於上。長吹大聲。以爲送日之儀。此舉往昔盛行。近來稀少。亦時勢不齊也。異域志載沙彌茶國。係日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聲鼓混雜。日聲不然。小兒驚死。余按地球。凡生人之處。縱當西極。其橫望日之流行。一如中國之仰觀。遠近相同。迅速相等。何至墮而有聲。卽或聲若雷霆。豈鑼鼓所能混住。就令千人聚聲。其聲更大。吾恐

小兒轉爲鑼鼓驚死矣。其說太謬。大抵彼國亦重敬日。所云聚千人於城上者。或係千門萬戶。齊於高處鼓吹送之耳。當爲之進此一說。

禳禱

術士高聲一尺冠。替人瑣語祝平安。荒唐射影含沙事。羯鼓聲催夜欲闌。

回部有專門行教者。名曰海連搭爾。如中國巫師之類。其帽用駝毛細織。紅白相間。織成高尖月斧形。緣以皮邊。衣卽彼中之通。惟袖大而密紐如衲。腰繫駝毛大帶。垂稻於前。以玉石紅綠線等項。懸於襟上。凡祈禱禳解之事。皆彼爲之。開時則唱勸世文。以冀風化。每逢秋後。沿門募糧。具齋餅。往賽山神水源。並望祭闍盧克洞等處。回俗無醫藥。凡感冒風寒。則宰羊剝皮。趁熱將病人貼肉包裹。覆被於熱坑以發汗。其餘病症。請阿渾唸經祝解。如有邪祟者。或用海連搭爾禳之。名爲捉鬼。無香燭牲酒之設。但有羊皮小鼓。面徑尺餘。高約三寸。框裏周綴鐵環。搖之鏘然。左手托其框。以右手拍之。唐書、龜茲搭鼓。大約類此。每用兩三人並立。且擊且唱。間亦走動。鬧至半夜始散。頗有驗。與甘省巫教治病。名曰打羊皮鼓者相似。但彼以鐵鈴鞔羊皮一層。形如葵扇。執柄而擊。以槌。設壇唱之。稍有異耳。

耕種

四月東風已解冰。麥苗初長。稻苗青。雙驅駿馬勤耕隴。不待天明早喚醒。

回部事耕種。凡小麥、大麥、糜子、穀子、蠶豆、小莞豆、高粱等項。各城土性皆宜。一律種植。南路之阿克蘇、北路之瑪納斯兩處。兼有水田。利於種稻。土魯番並多芝麻。西域最寒。余初出塞時。每年八月底結冰。至次年三月始解。冰凍之後。土堅如鐵。鋤不能入。冬無生芽。自光緒初全疆遂平。氣候一變。常至隆冬。河流未斷。惟土猶凝結。每當消融時。晴日尙難烘開。必得東風吹之。則天陰亦化。東風解凍之說。信然。故種麥亦待四月。與稻穀各項同時。彼處以麥爲正糧。午時開花。得陽氣。麵極黏濡柔輭。色白而味甘。食之養人。稻轉屬陰。開花於子時。其性寒涼。值在雜糧之列。故米雖嘉。而人不多食。直與南方稻麥相爲顚倒。而麥秋同於穫稻矣。地易耕種。旱田於一犁下種之後。任自生長。水田犂耙。一次撒籽於泥。不另分秧栽插。但俟苗稍長時。删密以成塍。粗者疎於去草。坐以待穫而已。耕不拘牛驢馬與驢。皆用之。每犂一具。兩畜幷曳。穫則鋪積於場。令牛馬踐踏。以收其籽。臨風簸揚。以去秕殼。治米之法。稻子穀子皆用碾。碾以大圓石。長二尺餘。圍四五尺。兩頭施軸作盤。立柱於中。以爲樞。用畜推轉之。除殼而及於熟。麥則磨之。曳以驢馬。家有其具。哈密及南八城。並多水磨。作法與南省略同。磨重而工易。平人常食者。每磨其麩而細之。竟不過篩。利其麵多。以此作乾餱。較香。阿克蘇一帶。並有水碓。自舂於野。以出米。各處誦經之人。每日於五更迎日後。卽登高處。大聲長呼。爲同井催工作焉。

紡織

木棉花下女郎多。摘得新花細馬馱。手轉軸轤絲乙乙。不將蠶布換輕羅。

中國之有棉花。其種始於張騫得之西域。固自古爲產棉之地。而種棉皆在南路。土魯番已屬不少。不

但能供鄰境。並有運入關內者。婦女牽驢採絲。以勤紡織。故布價亦廉。南八城等處。以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處爲多。旋皆額徵。每年喀什、於錢糧外。交納棉花一萬三千六百餘觔。葉爾羌、於雜稅項下准以普兒錢折者。再以棉花布疋折爲普兒。以錢七文。折交棉花一觔。每年共交棉花一萬觔。以錢二十六文。折交白布一疋。每年共交白布二萬六千七百餘疋。和闐、每年折交棉花五千觔。每觔亦抵七文。白布二萬六千八百餘疋。每疋抵錢二十四文。比時普兒扣銀每文通作一分。其棉花布疋之多。大可想見。平定以來。種植如常。紡織之法。與內地略同。惟器具稍異。土魯番之盛行紡織。聞始於林文忠公救化。並有所傳紡車。皆呼爲林公車。回疆所出之布。漢人名爲線頭布。紗粗而鬆。片厚而疏寬。以中國一尺五寸爲額。製衣雖溫不耐久。每尺價銀約近一分。漢人用者少。除自供衣服外。向皆運至哈薩克各外夷。以易牛羊騾馬。唐書但言于闐工紡績。大約南路各城。皆仿之於後者。北路無棉。且漢民婦女。懶惰者多。皆不習紡織。

蠶桑

採帕蒙頭手挈筐。河源兩岸採柔桑。此中應有支機石。織出天孫雲錦裳。

新疆到處多桑。而養蠶治絲。僅有和闐水土相宜。由來已久。能織絹素大綢。回回錦綢。運往各處售賣。男女習勤。與農並重。故和闐之民。尤爲富足。左文襄公。於肅清新疆後。大勸農桑。以培根本。各城設局。派員專辦蠶務。未幾蠶事大興。爭趨爲利。和闐益多而精。次之阿克蘇。已有可觀。現並織成花色。有綢綢之類。奈西域地高土燥。桑葉粗硬。蠶食之。則出絲剛澀。服之易於脆損。曩日左文襄公。曾派人於江浙採運桑苗。大費財力。惜移栽枯槁矣。且土性不同。縱能長成。必隨地變。自難如湖杭之葉柔韌且厚。然爲國爲民。亦至矣哉。各城桑株甚嘉。大而甜。熬膠多汁。考和闐之蠶。唐以前已有之。唐書、于闐國初無蠶桑。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盜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按所言鄰國。當是天竺。

牧養

隊隊牛羊下夕暉。春風海上草初肥。貳師最有關心事。卻笑而今已不稀。

回俗亦重牧養。牛以耕種。並負大車。驢馬或騎乘。或駕車遠去。農時亦耕於野。驢則坐人運貨。耕田推磨。以及柴水之需。皆賴爲之。西人動必跨驢。取輕物於近處。猶假負載。物畜之苦。莫如西土。關內亦然。其使用慘不忍見。質多駑良。熟習遠重耐勞。耕牛壯大者少。皆黃犢。無水牛。另有食牛。毛深肥笨。專備肉食。尾類馬。深長而細。割取染爲帽纓。騾馬率高大而善走。自古盛稱。漢書、大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今各城所出駿馬甚多。騾之嘉者。能日行數百里。羊爲食肉計。兼成衣以禦寒。細而輕者。作成羔裘。運賣關外之羊。絨深溫煖。出巴里坤寒地者更嘉。惜多鹽碱。攜至東南。易潮腐而毛落。其粗老者。去毛。揉染爲香皮。用製靴鞋等物。故皆以多畜爲利。駱駝獨少。不能成群。因無大莊貨物。長年遠運。故耳。糜養之類。豬因禁食。皆不畜。見肉輒趨避。狗數種。大者高二尺餘。凶猛若狼。

敦也。極小僅長數寸。腳短毛深。尾大如獅。好潔而性甚靈。能識話。唐書、高祖時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許。能曳馬銜燭。云出挑萊。卽此類也。尚有更小者。名袖狗。能出入袖中。又有犬毛淺而緊。身軀適中。輕捷善獵。多靈性。說文、犬、狗之有懸蹤者。另有一爪。懸於脛後。

商賈

居奇爭向集場求。載貨遠歌汗漫遊。競說波斯能識寶。珊瑚多在網中收。

街市名爲巴雜爾。又呼八雜。與中國街道相同。有鋪面。櫃臺高只尺許。擱其門。出入必踰其上。其城鄉通行。趨爲利藪者。則如內地之集場。七日一期。男女雜遝。遠近百貨俱湊。無經紀牙行。憑衆交易。舊例斗量之物。皆以輕重計之。其櫃用一木條。懸盤於兩端。類天平。再按普兒分兩。較定十觔重一物爲法馬。鐵石磚土不論。彼中以十觔爲一察拉克。以八察拉克爲一噶爾布爾。以八噶爾布爾爲一巴特滿。計重六百四十觔。約如內地一石之說。而察拉克、與噶爾布爾。則猶之升斗也。往年南八城徵糧。均以此例計數爲額。斗雖略重。究較關州之斗。重百二十觔者。猶只三分之二。推之千二百觔爲一石。此僅及半耳。油酒棉花。暨各項粗細貨物。應論輕重者。概以察拉克交兌。布帛無尺。疋之長短寬窄有定額。若零買。則以尺五寬者。比成方幅。稱爲葉立木哈斯。與哈薩克之檔。似同而異。哈薩有尺。分爲十六寸。約中國兩尺上下。謂之一檔。回疆於長短以手約之。於輕重盛土石以估計之。彼此無爭。亦見渾厚自肅清後。經督辦大臣飭局製造斗觔。發至各城分用。而權度亦漸行開。皆準以湘中規額。今爲行省。法度備矣。回人皆善理財。其出境遠行。往返運貨者。尤精通商賈。善識寶物。凡珊瑚珠玉之屬。最喜收攬。因彼中男女皆酷好。可獲重利。古稱識寶回回。漢書謂西域善賈。市爭分銖。不謬也。外夷到處重商。動經遠涉。卽如同治十三年三月。由安西州解越邊回子二名。至哈密。有理藩院公文。移咨辦事大臣衙門。緣十二年夏。黑龍江將軍德公部下巡兵。在伊綿臺地方拏獲。因言語不通。無從審問。遂於閏六月。派佐領官解送進京。交理藩院查訊。據通事他里普。訊得二人係越邊回子。一名邁哈買特。年五十歲。一名阿布都拉。年三十五歲。均係布噶爾人。往克勒噶斯地方。販牛馬貿易。遇賊逃奔。遂走沙漠十一晝夜。至黑龍江邊境。始遇有人。理藩院照例解送交哈密轉查。送回原國。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具奏。卽由直隸、河南、陝西、甘肅各省驛路。遞送到哈。時哈密回王。將遣人往南八城迎母。因轉交王府。令其帶同前去。節節西上。按布噶爾。係哈薩克右部。在敖罕塔什干之西。其至俄羅之克勒噶斯。必是由哈薩中左各部地方。沿邊東下者。經商所歷里程。動以萬計。可謂不辭遠矣。爾時倉皇逃避。或又誤向東南。如毫釐千里之謬。幸我朝深仁柔遠。凡遇海舶遭風。異邦失路者。皆恤而送之。否則還鄉無日。然此兩者。得覩中國神京。並歷覽西北各省風景。雖往返四五萬里。亦一人生大快事。余以爲逃難之苦。何足道也。

錢制

錯雜泉刀記不清。相逢偏少孔方兄。宋斤魯削難遊地。卒讓朱提到處行。

新疆境內錢式不一。其用制錢處。南路自哈密至托克遜止。北路自巴里坤至晶河止。南八城數千里。皆用普兒錢。普兒、紅銅所鑄。乾隆以前形式。較制錢略小而厚。無輪郭眼孔。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之間。一面用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字樣。一面用托特字。鑄策安拉布坦及噶爾丹策凌字樣。自我朝平定回疆。經定邊將軍兆惠公。奏請於葉爾羌設局。銷毀原錢。改成制錢形式。重二錢。仍名普兒。一面用漢字。鑄乾隆通寶。一面用清字。兼回子字。鑄葉爾羌字樣。後經烏什參贊大臣舒公等。奏請於阿克蘇鼓鑄。亦重二錢。鑄阿克蘇字樣。嗣於三十五年。復奏明改鑄。通作一錢五分。即今各城所用者。初以五十文爲一滕格。旋加至百文。其後五十一百。疊更參差。均以二滕格抵銀一兩。目今每銀一兩。作換普兒五百。是以五文抵銀一分。按銀價制錢二串計之。則以一當四。東用至哈喇沙爾之蘇巴什止。若過托克遜。與制錢一例矣。又有名天罡者。以銀爲之。重五分。無孔。徑二三分不等。質極草率。圓整者少。大而薄者有郭。間亦見輪。一面用漢字。鑄光緒銀錢字樣。一面上下兩方。鑄漢文五分二字。右用清字。左用回字。記年月地名。其小而厚者。無輪郭。無清漢文字。僅有回字模糊。或割裂花紋而已。天罡開鑄於南八城。除本處通行外。凡南北兩路用制錢處。皆能兼用。惟弊生減小。收者仍秤輕重。不肯按五分計箇數耳。伊犂用俄國洋錢。銀板者分輕重。或一錢。或五分。或二分五釐。或七分五釐。各歸一律。不差毫髮。皆圓勻精緻。花樣不同。無輪郭眼孔。其作零用。另有紅銅所鑄。質同銀板者。則不以輕重計。從抵銀五釐起。每加五數。至抵二分五釐。與銀錢便分合。亦花紋精細。又有俄國銀票。用白紙裁成橫片。滿印洋字。略施間色。另無圖章。呼爲帖子。例以銀五錢。稱一箇帖子。而每張並不限五錢。如一張取銀五兩者。謂之十箇帖子。十兩即爲二十箇。以此類推。數目參差。紙相彷彿。全賴認洋字分辨。凡票與錢。所標數目處。只有洋碼一二字。而碼子所記。究非銀兩實數。俄人尙五。每五爲一碼。係五數之多少也。如銀錢重五分。銅錢抵五釐。及紙票取銀五錢者。皆以1字爲記。1者一也。其音爲汝二奈。再五則爲ᠬᠬ二也。其音爲跌二汝。推之三爲ᠬᠬᠬ。音安囉注。四爲ᠬᠬᠬᠬ。音朶安囉。五爲5。音辛格。六爲6。音細矢。七爲7。音賽安。八爲8。音喊安。九爲9。音勒虎。十爲0。音諦斯。皆五數所加。遞推仿照者。錢上之碼。記銀分釐所積之五數。如銅錢鑄有ᠬᠬ字者。即釐數。得五者二。是抵銀一分。票之碼。則又專說帖子箇數。非分釐積數。如一張注有8字者。即爲八箇帖子。每箇例銀五錢。是取銀四兩也。且銅錢尤須認明。緣有古錢質較大。其1號者。與新錢之3號者等。若遽古錢而俱計大小。則值多者混用矣。票與錢皆不能攙用出境。即在伊犂換銀。而銀錢與票。均只能折算足銀八成。通行成例。若執票取銀。則茫茫無處也。便用莫如制錢。而哈密與巴里坤。往年亦頗難用。制錢論兩數。不論串數。兩數非計輕重。而仍計數目也。舊章以三百二十文爲一兩。後減至二百五六。彼此交兌。皆估計而不數。哈密每銀一兩。換明錢十三兩。巴里坤則換票錢五十兩。票出於官。原無錢兌者。每張計銀一兩。僅抵銀二分。特散碎以便零用耳。凡貨物議價說銀。兌價以錢。初至茫然。不知多少。光緒二年。始改成串數。定銀價爲二串八年。由烏魯木齊運制錢九千餘串至哈密。以便民用。

藝術

風惟厖古器惟醜。巧匠心思畢竟無。聽說山南多敏慧。近來依樣善描摹。

西土風氣質樸。器物皆粗率。且極省便。房屋磚土所爲。無所謂雕鏤結構之事。室中不用几案床榻。而裝飾之類。更不必問。木工一項。若非輪與爲要。幾至無處相需。凡應用什物。大半節省。洗器以大木刳之。竹器則席其代之。盛水之具。多用鐵鑄。因木質難受其風。瓦缶難經其凍。近有哈薩克所出之洋鐵盆桶。係機器所成。輕而頗堅。足適於用。其農具要需。犂耙而外。亦罕有所見。至於鍋釜甕器之所屬。或內地運出。或外夷運來。皆非彼中自製者。故匠工名色無幾。僅有皮匠、毛匠、玉工、銅工、木工、土工、鐵匠、機匠、以及裁縫、薙髮等藝。其中惟刀、劍、氈毯、擅長。玉器次之。餘無所取。平常工役。用者既不求精。作者又多魯鈍。宜乎粗率乃爾。近聞阿克蘇一帶。銅木等工。每以精細之物。令其做製。頗能相似。可見非無能人。特俗尙不講耳。南八城出紙。以桑皮棉絮麻縷之類。搗爛爲之。厚薄大小不一。質柔而牢。精者磨以石。尙光澤。即繭絲魚網之遺制也。

歌舞

一片氈能選舞場。娉婷兒女上雙雙。銅琶獨怪關西漢。能和嬌娃白玉腔。

回俗無戲而有曲。古稱西域喜歌舞而並善。今之盛行者曰圍浪。男女皆習之。視爲正業。女子未嫁。必先學成。合巹之日。新郎新婦。有圍浪之禮。殊以不知爲恥。板橋揚州句云。千家養女先教曲。不意遐荒風景亦然。每曲。男女各一。舞於罽毯之上。歌聲節奏。身手相應。旁坐數人。調鼓板絃索以合之。粗莽頑大者流。手撥銅琶。亦能隨聲而和。王府暨伯克家。皆喜爲之。部民男女擁集。爲應差事。一曲方終。一雙又上。有緩歌慢舞之致。調頗多。大都兒女之情。輕軟格磔。頗曲匪易。其詞如沙羅漢昆諦昆底圍郎能等類是也。又有半回半漢之曲。如一昔克訝肖門關上。契喇克央朶燈點上。克克斯沙浪氈鋪上呀。諢卲嗤鋪蓋上。等類。則上半句回語。下半句漢語。每事重言。一譯一譯。仿合璧文法也。哈密地近雄關。略識中原音韻。編有拉駱駝一曲。則全然漢語矣。對舞不限。是夫婦。隨意可湊。究用婦人成對者多。到處絃歌。八城尤盛。此外有衆人圍坐彈唱者。有一人跳地而歌者。腔調不一。至於野外放歌。長聲獨唱。蒼涼塞上之音。聽之淒然。

樂器

龜茲樂部起紛紛。調急絃粗響遏雲。忽聽名呼胡撥四。不禁低首憶昭君。

迎年送日。均有鼓吹。鼓之大者。徑二尺餘。高尺餘。小者徑尺許。高約三尺。鑄鐵爲框。鞔以羊皮。設數面於高臺。交錯擊之。聲有雌雄。緩急相連。以成節奏。喧吶喇叭。本龜茲所出。流傳漢地者。至今形式相同。與鼓並奏於臺。彼中之大樂也。凡宴會。暨平時歌舞。有絲絃小樂。鼓徑尺二三。高約三寸。羊皮鞔之。施以彩色。框裏周綴鐵環。手拍以爲節。有胡琴。用鋼絃十根。馬尾捌弓勒之。有絃子。桑木所製。長三尺餘。皮絃二根。鋼絃五根。手彈之。有似洋琴者。長三尺。寬二尺。鋼絃十二。皆雙。兩邊附以單絃。名曰喀瀹。又

有琴。皮絃四根。鋼絃三根。狀若琵琶。似是而異。因問之曰。胡撥。忽憶俞琰席上腐談。王昭君琵琶塚。使人更造而形小。笑曰。渾不似。後訛爲胡撥四。亦作琥珀思。又作虎拍思。今稱胡撥者。即胡撥四。始知爲昭君物也。所不解者。昭君出塞。在今賀蘭山後。包頭地方。距回疆甚遠。回疆地近烏孫。何以琵琶不傳自公主細君。而傳於遠地之昭君。亦顯晦有數。與各種琴絃粗宏。其爲音也。蒼涼而猛烈。殆亦塞上之風。剛勁使然也。至唐書所載之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與文獻通考之鞉牢鼓。皆謂係龜茲部樂。今無從質證而分名之。

嬉樂

嬉樂無非較藝時。輸金相約馬爭馳。更看環抱交相跌。身手推誰好健兒。

回部過年。不定爲中國何月。每逢歲首。亦尋樂事。以鬬新年。西北好馳馬。故藉此賭勝。預爲黏帖。訂期醵金作采。是日於長坪中。每排數騎齊發。角人兼以角馬。先到者勝之。又有比較手段之事。或同日。或不同日。每兩人互相持抱。彼此掀擲。能推倒者爲勝。謂之跌交。勝則滿場喝采。凡與勝者相契之人。爭捧其腳而高舉之。以助炫耀。亦以肉食等物爲注。兩般角勝。皆爭名出衆之會也。或係王子與頭目諸人。出物爲之。其餘鬬羊舞刀盤等事。或專爲嬉戲。唐書西域傳。謂歲朔鬬羊馬駱駝七日。觀勝負以卜歲豐歉。或亦有之。

一架鞦韆索影微。風前搖颺彩霞衣。由來此技傳西域。怪底佳人愛蹋飛。

鞦韆與內地同。彼中婦女。不分貧富。不論時節。皆喜爲之。到處豎有高架。宅邊有大樹者。或即橫木於枝。以繫繩。

飲食

餅餌深黃飯顆香。烹羹烙片具牛羊。祇嫌一箸無從借。染指傳瓢繞席忙。

食以麥麵黃米小米爲主。稻米次之。尋常家麵食。又以乾饃爲主。皆用土磚砌甕。內光澤。燒熱貼餅烙之。黃而香。食此以爲常。間亦切麵成絲。或手牽作片。煮與炒不拘也。若烹稻米。喜將羊肉細切。或加雞蛋。與飯交炒。佐以油鹽椒葱。盛於盤。以手掇食之。謂之抓飯。遇喜慶事。治此待客爲敬。小米黃米。亦作乾飯。或煮粥。以下饃。富家麵食。或用油糖烙成薄餅。或包羊肉爲餛飩。爲餑餑。暨一切精細辦法。與內地北省略同。而麵條更講調和。抓飯視爲常食矣。肉食皆牛羊。而羊尤常宰。燒烤者爲上。蒸與炒次之。王暨伯克等宴客。常辦全羊席。全羊者。肝肺分陳。烹煎雜具。能至百餘品之多。食者飫之。雞鴨與蛋。有則皆食。貧人度日。則惟食乾饃飲涼水而已。概不用箸。凡有湯之物。陳盤於中。以小木杓輪食之。乾物皆用手取。濡染非顧也。油以酥油爲最。係提牛羊乳之精液。凝凍於皮袋者。食之大補。次惟羊油。清油則種胡麻爲之。土魯番並多脂麻。油能用大車運濟境外。牛羊乳並作成乳餅。乳豆腐。以備零食。羊油可作油茶。以油煎茶。用灰麵炒黃攪入。佐以椒鹽葱桂之類。俟凝冷成團收貯。每摘少許。煎湯飲之。冬日最宜。體溫而適口。清油常作油果油餻之屬。如楚餅粔籹蜜餌。有餳饉些。與杜工部詩。纖手搓成玉

數尋。碧油熬出嫩黃深。是也。鹽則產處甚多。可自掘取。喜食皓。用調麵。中家自造之所需。花椒、蓋桂、草果、紅白蔗糖等類。有內地商人運出分賣。俗不食豬肉。見輒深惡。即牛羊雞鴨。非同教所宰不食。凡自死者。皆棄之。雖肥不食。因惡其不潔。且未曾誦經宰割也。

新釀葡萄甕始開。全家高會滿罄杯。遠看馬乳碰成未。吩咐央歌再取來。

男女皆好飲而多量。酒有數種。呼爲阿拉克。究竟阿拉克。係言沙果所釀者。因以此爲常酒。故專其名。又有用稻米大麥糜子磨細釀成。不除糟粕。如關內黃酒者。味淡而甜。名曰巴克遜。最上之品。莫如葡萄所釀。初釀成時。色綠味醇。若再蒸再釀。則色白而猛烈矣。性甚熱。飲之可除寒積之症。漢書謂俗嗜酒。大宛左右。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亦未必然。皆極言多且久也。又馬乳可作酒。名曰七噶。以乳盛皮袋中。手揉良久。伏於熱處。逾夜即成。其性溫補。久飲不間。能返少顏。又開桑椹亦可釀酒。回疆桑椹。大者長寸餘。待其熟後自落。拾取曬乾爲之。張鳳翼談略云。有桑落酒。相傳熟於桑落之辰。因以爲名。又云。論者不知地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是桑落乃地名。非時也。余謂桑落之名。或因俟桑子落下。取以釀酒。亦可。至馬乳葡萄。兩種不能兼壓者。恐說有未確。

瓜果

鎮心齊劑綠沉瓜。翡翠冰融月一牙。更有甘芳黃玉輭。橐駝筐篚貢天家。

西域多瓜。大半生食之類。一西瓜。其形圓。色多青蒼。或碧綠。暨花斑間色。其瓤不一。深黃者爲上。朱紅桃紅者次之。白色者又次之。總皆以沙瓤爲最。味清爽而微甜。子實甚稀。亦分黑白紅黃四色。剖之汁液如注。入口融洽。大止渴。暑天酷熱時。心燥震動。食之頓解。重者十餘斤。雖不及關中所產之大。而味有加焉。一爲甜瓜。圓而長。兩頭微銳。皮多黃色。或間青花成條。隱若有瓣。按之甚輭。剖則去瓤食肉。多菊紅色。香柔如泥。甜在蔗蜜之間。爽而不膩。惟止渴較遜。列爲貢物。康熙間始入中國。稱爲哈密瓜。若葡萄之在漢也。又一種名香瓜。形小如拳。短而齊。皮色青花。內皆碧綠。去瓤與子。連皮食之。甚剛脆。亦甜而香。回人最喜種瓜。老幼男女皆酷好。每逢六七月間。瓜熟時。能食此度日。飽啖不厭。甜瓜香瓜。趁未全熟摘回。削皮切片。曬乾。編作圓餅。經久不壞。乾後愈甜。價頗貴。東南人皆帶回作餽遺。視爲珍品。若供菜食者。僅見一種。漢人名爲茹蘆。形象參差。大者如枕。愈老愈佳。色多橘桔紅。與南瓜同味。雅人每於庭前種之。作棚乘涼。其餘瓜菜。所見甚少。

蒼藤蔓架覆檐前。滿綴明珠絡索圓。賽過荔支三百顆。大宛風味漢家煙。

西域葡萄。自古盛稱。草芳譜所推異品也。有數種。藤蔓闊葉相若。開黃白細花。結實纍纍。尺許之藤。墜重二三觔不等。一爲白葡萄。即漢時所進之綠葡萄也。大逾靈豆。滴溜珠圓。色在碧白綠之間。寶光晶瑩。與玉無辨。其甜足倍於蜜。無核而多肉。因乾後色白。故名。又有俗呼牛奶。籍稱馬乳者。取其形似而名之。較白葡萄。更大而長。分青紫黑三色。皮稍厚。有核。味甜而微酸。食之亦嘉。乾即爲葡萄也。又一種名瑣瑣葡萄。史稱鎖子葡萄者。輕圓最小。裁如椒粒。其色紫。甜中有酸。亦無核。此種甚稀。故熟時多不

鮮食。陰乾以爲藥。凡小兒痘顆遲淹。煎服即壯大。乾後其細如粟。每觔需銀一兩數錢。市者常爭之。葡萄產於山南。自土魯番起至南路各城。到處皆多。喀什、葉爾羌者。交納備貢。

果樹成林萬顆垂。瑤池分種最相宜。焉耆城外梨千樹。不讓哀家獨擅奇。

回人好植果木。土宜而味佳。桃二種。枝葉花色。皆與內地同。三月開花。六七月果熟。一種大顆色紅。極圓淨。無尖無毛。甘美多液。一種如內地桃實者。梨有數種。一種皮粗老。酸澀多渣。食之無味。留至次年。俟其凍腐。用冷水浸少頃。冰即透出包裹於外。敲冰食之。凡中煤煙毒。皆迷欲吐。可立解。小販煮熟拌糖。賣爲零食。又有大而圓者。皮厚而味亦淡。惟一種略小而長。皮薄肉豐。心細甜而多液。入口消融。哈喇沙爾所產者。較各處更嘉。阿克蘇克爾品地方之梨。亦稱特出。以余生平所食者。當品爲第一。

山北山南杏子多。更誇仙果好類婆。棗花落後櫻桃熟。一段風光莫忽過。

江南多杏。不及西域。巴達克山所產。固爲中外極品。而天山左右者亦佳。甜輭有沙。黏而復爽。熟較早。土人常飽啖。或與麵粥交煮食之。以之去骨曬乾。每顆包仁於中。肉豐厚腴潤。食之如受蜜然。內地者遠非及。仁有甜苦二種。南八城一帶。販者以車運之。頗果亦特出。或青或紅。大者如盌。皮似李。光潤而薄。肉輕鬆。嚼之綿爽甘芳。味清且正。大約分兩種。一疏而脆。一泥而如腐者。即佛經舍衞國之頻婆果也。花紅略與頻同。顆粒較小。肉尤甘脆。與頻果並茂。山南到處皆多。又有無花果樹。徑寸許。高五六尺。葉似艾而大。冬使臥地。覆以土。三月間扶植發生。不開花而結實。八月始熟。狀似茄而多楞。色黃紫。味甜而香。名曰俺吉爾。有石榴。與內地同。種之易生。插枝即活。但須與無花果同一畦植。否則受凍不結實矣。木瓜亦西域所有。顆色香味。內地者同。櫻桃圓小紅殷。一如中土所出。惟不可多得。野生者有沙棗。酸棗等類。沙棗樹大而多刺。葉圓而色藍。四五月開淡黃花。香氣遠撲。棗大於蠶豆。粉紅色。皮薄且焦。肉乾枯而散。味甚濇。生食者少。皆採以釀酒。或研細包入蒸餅。酸棗樹小。亦刺手。葉尖而光。五月開細花。青白色。結小棗。無多味。有棗仁。食之微甜。竹過伊犁果子溝。見大路兩旁峭壁。果木叢生。多山楂、花紅兩種。想見深谷中。尚有佳品在也。又一種似梅花。色實味與梅悉同。樹甚少。余聞之而未見。其餘柑橘李栗之屬。皆所未有。

園蔬

幾畦蔬菜不成行。白薤青葱着意嘗。蘿蔔兒憐秋色老。蔓菁甕貯隔年香。

回人不多食菜。故園事疏而菜類亦少。一蔓菁。彼名產木古爾。芥屬也。揚子方言。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六芥。葑也。蕦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菲也。蕦也。芥也。七者一物也。彼處八九月收回。或整窖藏窖。或曬乾盛於甕。喫至接新。一胡蘿蔔。呼爲栽爾達克。色紅而苗細。一鹽姿。莖柔葉細氣香。彼名引麻蘇。即爾雅翼所謂胡姿也。中國之種。始於張騫得之西域。韭、蒜、芸薹、胡姿、薤。道家稱爲五葷。一丕牙斯。內地所無。莫能名。葉類葱韭。莖似蒜而無瓣。皮或紅或白。似薑而不能剝。切片煮之。味如食薑而甜。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茖葱爲五葷。不識此爲何項。本草薤一名

薑子。味既似薑。當薤屬也。回人喜食之。外或栽葱而已。漢民徙居者。種菜較多。及楚軍出關。帶各項菜子。隨地廣種。而園蔬將備矣。惟一種南中未有者。名撇闌。又呼切蓮。形若南瓜。皮青厚而多筋。長於土中。與蘿蔔同類。根葉相似。削皮煮食。味稍別。大者重數觔。內地陝甘亦有之。又野地肥潤處多沙葱。狀若木賊。食之疏爽有香。

花卉

花從內地強移栽。半畏寒多不肯開。獨有玫瑰成土著。異香清遠襲人來。

地氣太寒。非生長性成不能耐。本地無花卉。即蘆時回王園中所有。皆從京邸搬回。培養甚難。秋後必置溫室中。否則根苗凍腐。本土出者。果木外僅見玫瑰。一紫花。一紅花。四五月盛開。香氣沁人。紫花味甜。蜜浸可食。仍須用土壓覆。方能過冬。草本者一種。幹與葉酷似紅莧。高五六尺。春種而秋花。花色深紅。細縷。倒垂如稻秧。如纓緌。一莖數穗。長二三尺不等。彼中呼婦人髮辮爲察齊巴克。因相似而名之。皆好種。此間有蠟陽錦苗。與內地者同。花甚繁大。朵如椀。有紅白黑三色。黑者爲紫花。亦摘取陰乾染布。餘無所見。山谷中五六月間。亦復草花盛開。大半難名狀。多光怪。而秀韻者少。無人移植。

看花還是果林邊。十里花光遠接天。桃杏自嬌梨愛素。關他安石舊鮮妍。

果木園。大者園數里。凡人稠之境。長林相接。每當花開。盪眼迷茫。燦若雯錦。足供賞玩。往年葉爾羌。即如逆酋雀集占之果園。查出入官者。亦有五六十所之多。花之繁盛。概可想見。各處略同。榴花本稱安石榴。因出自安石兩國。一統志。塔什干。隋唐時爲安國。石國地。東界布魯特。爲南路近邊。故石榴種植尚宜。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四

氣候

西土高寒氣候殊。伊州猶是一東隅。地分咫尺時爭刻。繙亂征衣件件俱。

新疆氣候不齊。哈密猶屬東陲。而冬之寒。夏之熱。皆倍於內地。即如夏日晴則酷熱難禁。若天陰風起。忽如冬令。即值暑天晴日。晝中大熱。早晚仍需棉服。即當炎日卓午。城中揮汗不止。出城北行三十里。至黑帳房地方。又寒氣逼人。氣候大約如此。蓋因地高土燥。蒸之以炎日。故熱不可當。若值陰蘊。與朝暾力微。薄暮殘炤。則雪山之氣。得以勝之。故寒生頃刻。及與山近。雖日中亦改炎威矣。迨當冬季。冷故心骨。途行頗難。口鼻之氣。致鬚眉皆冰。垂珠纍纍。終日不化。拂之稍重。即竟落矣。受凍之後。膚焦色紫。切忌近火。小而耳鼻。大而手足。暴炙輒墮。余初出關時。值十一月中。戈壁大寒。有小僕貪向火。遇有茅草。慣避而燒之。屢誡不聽。未幾耳鼻流汁。肉化如冰消。無可救止。時因戈壁不識路。有玉門杜姓傭工者。年五十餘。曩曾經過。遂雇為導。令乘駝。一日將晚。因凍極。下駝步行以取煖。尾而忽後。計至前途有水處。不過十餘里。比到站。久候不至。使人馳馬迴探。見僵臥路中。按之氣絕。而軀已如鐵矣。是夜昇至站處。深埋於沙。封誌之。歷年以來。各軍士卒。於途中被凍墮其四肇。致椎手而膝行者以百計。華督師者矜憐。給以恤銀。並傳驛車。每載五六名。分起遞送。俾各回籍養廢。事經日整。然後知李華所謂堅冰

在鬚。墮指裂膚。非虛語也。按職方外紀云。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哥斯未亞。其室宇多用火溫。雪中行旅。為嚴寒所侵。血脈皆凍。堅如冰石。如驟入溫室之中。耳鼻輒墮於地。每自外來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入溫室。惟凍極後。但用微溫棉絮覆之。俟其漸知痛癢。用手輕揉。使血脈流動。便可無礙。無水浸一說。或者彼國之法。所用者係溫水。否則促之死矣。新疆自九月後。水輒易凌。有時未覺甚寒。室中無縫入風。並添爐火。而茶盞煙瓶。置之几案者。少頃即膠住不動。水之微溫者。對風潑去。落地能有冰聲。

山北孤城寒更多。海城浦類雪成窠。笑他五月披裘客。不識人間有葛羅。

巴里坤在大谷中。為新疆極寒處。冬不待言。即夏日晴明。猶宜春服。若陰蘊輒至。飛雪著裘者有之。

高昌炎熱絕無儔。贏得元時號火州。畢竟庚藏陽氣伏。淒淒風雨又邊秋。

吐魯番之熱。不但迥異各城。並倍於南省。凡人家庭院中。皆穴地深入作幽室。鑿磴而下。床竈悉具。土性堅燥。無潛陷潮溼之虞。冬煖而夏最涼。賴此避暑。聞往年自四月底始。日光如火。風吹如炮烙。竟至不能出門。且屋舍炎蒸。酷熱難受。必棲伏地洞。俟日落方出。俾夜作晝。張燈照火。以勤操作。城中夜市通宵。日高仍息於洞。反是。入伏後炎威漸減。可以不避。待到秋時。涼風颼颼。又將雪矣。光緒癸未。余過其地。適當五月。見居民作息如常。並未洞處。據稱近年暑氣已解大半。然余尚覺熱甚。火風一過。毛髮欲焦。竹試以麵餅貼之磚壁。少頃焦熟。烈日可畏。或云。因近火燄山所致。漢書所謂赤土身熱之阪也。彼中議論者。謂因南人紛至。地之寒熱漸及和平。即如巴里坤。亦消寒幾許。氣隨人轉。容或有之。然究因朝廷福大恩周。文教一敷。風雲生色。昔之窮邊。今為郡縣。視同內地。故氣候變焉。

八城驟度漸臻南。尚有溫和一氣涵。物產不殊鄉國美。精華多在此中探。

新疆之精華。聚於南八城。氣候較為溫和。雖東之四城。北拱雪山。西之四城。左倚葱嶺。究其平衍處。寒與熱尚得其正。景象與南中相近。

陰山北望五單于。地與南疆迥自殊。八月西風吹雪到。無端一夜失枌榆。

山北初天廣野。朔風摧勁。寒多而熱少。奇臺以上。雖不似巴里坤。究與南八城迥別。較之哈密更冷。漢書匈奴傳。本始二年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又高帝自將兵往征匈奴。會冬雨雪。卒之墮指者十有二三。皆北路一帶所見之事也。

波翻麗水已西傾。地勢旋低氣轉平。碧草煙深三月雨。黃花寒淺一天晴。

伊犂雖在北路之西。而地當嶺外。形勢轉低。氣候較北路和平多矣。常下雨。每當三月。大有春景。至九月猶不甚寒。大約與南八城相左右。

戈壁

大漠連天一片沙。茫茫何處覓人家。地無寸草泉源竭。隔斷鄰封路太賒。

兩城相隔或數百里或數十里中皆沙灘名曰戈壁非沙即石瀰漫無水草不能爲耕畦作牧野故絕無人煙戈壁大者其開路之初原尋有水處可以供炊飲馬爲一站故每程遠近不齊甚或百三四十至二百餘里始能一息有窮八站苦八站之稱窮八站在哈密往土魯番道中苦八站者即安西赴哈之沙磧千里也余初次出塞賊行於前抵玉門探聞安西大路戈壁站中之水賊皆塡塞不能前進即由玉門九道溝過蘇賴河上戈壁繞行小路賴土人爲導凡行漠地必守轍循途切戒欲左欲右懼失路也不意小路中風推沙壅浩浩無垠十餘年未經人跡方行二三日即迷所往失水兩日一夜幸值冬月人與畜尚未渴斃計行沙磧十七日至距哈密二百一十里之塔爾納沁城始見人煙途中站遠者皆先夜起程行至次夜方到余曾道中有句云黃沙漠漠捲西風四野無人一望空到眼尚行旬日久據鞍常使兩宵通隔山前路疑天外昨夜新詩似夢中正藉蹄涔爲傳舍呼排去馬又匆匆其景象大約如此光緒元年總統嵩武軍張公於戈壁安西大路按站興修館舍浚井疏泉派弁勇守候節相左公復檄安哈地方官沿站設局連儲柴草以備征進漸至每站另有民店二三家行旅自此稱便其後南北兩路戈壁站口通行照此安設守站諸人所需食物皆由上下有糧之處數百里運來苦水至榻子煙墩一站百四十里車駝每苦難到哈密辦事大臣明公派人於半途鑿井爲腰站奈掘深十數丈得泉卒少夏日經行戈壁宜載水以防大渴光緒八年土魯番道中渴斃步行者兩人倚蹲箕坐張口出煙緣腦中水盡則火燄矣過者下車灌以水卒無救惟駱駝性異每隻日食鹽四兩則不渴矣

雪山

高壑羣峯遠隱天峯峯積雪斷仍連近山六月寒侵骨不解衝寒尚有遠

自葱嶺而來萬餘里天山上皆積雪莫知其深低處者夏月融消爲河水所自出其高處則終歲不改其白夏日平原寒氣猶重雪中有蛆重數觔潔白而多脂其性大熱有雪雞大者重十餘觔肉粗無味又有雪蓮結片如刀長二尺餘寬約二寸微曲而薄剖之有實如紙如小白蝶極薄且輕近息欲飛取實裹肉食之治血分良

巨浸

小海邊能壯大觀縱橫千里起波瀾河源宿處渾無異最是山頭更耐看

新疆水少亦有巨浸數處漢人呼爲海子夷語呼泊呼淖爾者最大爲蒲昌海即羅卜淖爾葱嶺南北河與雪山大小支流皆匯於此爲黃河上源星宿海之水由此中入地伏流湧出廣圍千里以外旁多小海附之稍上五百里至哈喇沙爾有博斯騰淖爾周二百餘里開都河之水經流出入其中蒲類海在巴里坤城西四十里土語呼爲哈木哈嗎爾淖爾南北十餘里東西七十餘里當谷中低處勢如釜底北傍小山四圍之水入焉偶當日色西沈遠望波間樓臺隱約良久始沒亦蜃樓海市也博克達山峯頂有海子山曲外所得見者周不過數十里溢流至山腰瀦爲小海圍三里許自此流出成河伊犂之三臺在萬山高頂有海名賽喇木泊長春子所謂天池也余曾登松樹頭嶺首計盡大概南北約六

十餘里東西不下二百里三臺營房在其東北角西上大路從大河沿地方轉南入山起行上坡路二百一十里抵此高已概見海之四面僅此處山開里許中爲平坡東則天山幹嶺勢猶低坦依山海岸長坪寬處數十里即往伊犂大路餘皆峻峯圍繞雪光一片矗起水中三臺瀕水倚山前望海中數里處有大小兩石山屹立高者出水十餘丈低者數丈相隔半里許恍惚若山香爐於洞庭波中海深不可測無魚蝦惟夜間時聞搏激吟吼聲非神物必怪物也水清潔但飲之腹脹緣開闢以來所融冰雪積久未經流動者其寒涼可知三臺松樹頭兩處均有泉眼濱於海過者須汲此爲炊慎勿誤用海水又特穆爾圖淖爾在伊犂惠遠城東南喀什噶爾之西北周千餘里一曰圖斯庫爾聞俄人曾查悉四圍有水七十餘道注之

河道

河木來從雪嶺頭幾支西去幾東流八千疆土灑分潤百萬生靈待有秋

新疆經流南路以崑崙河源爲大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河與英吉沙爾之河合流爲葱嶺北河葉爾羌之澤普勒善河聰雜布河合流爲葱嶺南河均流至巴爾楚克南北會合東下此黃河正源也南有和闐之玉隴哈什哈拉哈什兩大河及玉斯庫爾河三水北流會合爲河之旁源入於葉爾羌河北則阿克蘇之渭干河發源於穆素爾河其西有烏什之托什罕河東有賽里木拜城分作三支之木扎特河左右南流入於渭干木扎特之東有庫車之厄爾勾河源於烏爾土布拉克山東流經沙雅爾城與渭干河會厄爾勾之東即哈喇沙爾之開都河巨流與南北源等東北流入博斯騰淖爾復自淖爾西南溢出迴流二百餘里與河源會合東下匯於蒲昌海此水之東流者他如吐魯番之交河闢展哈密等處之河或北或南皆細流也北路以伊犂河爲大源於穆素達阪山後深谷中自東而西洪流瀰漫小河數道入之其南有霍爾果斯河發源俄羅斯境經伊犂後兩河會合西下注於彼中海此分嶺西傾者也自伊而東如大河沿晶河兩水則西流而轉北如托多克固爾圖庫爾哈喇烏蘇安集海烏蘭烏蘇五處其水勢相等而北流者也陰山一帶又以瑪納斯河爲大次推呼圖壁昌吉之河若迪化阜康紫泥泉濟木薩古城木壘河等處皆直趨東北之小水也自大河沿以下諸水各爲一支發於天山其源淺近無會合無歸宿漲則洶猛涸可立待北流沒於沙中塔爾巴哈臺有額洛勒河與北路諸河尤遠隔不相屬發源阿爾泰山始東北流其後北流入俄境

雷雨

阿香底事徑途分住近南山久不聞豈是無雷真有國一天風景隔巒雲

曩時久在西城未曾聞雷聲至光緒二年夏日忽有輕雷殷殷鳴於哈密居民男婦皆驚異之按漢書無雷國王治盧城南與烏秅北與捐毒接與蒲犂依耐等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子合至依耐五百四十里依耐今英吉沙

終年無雨溼荒郊氣脈難騰地太高偏是新苗經未慣農夫原不望春膏

雨因地氣而致。地氣溫和則滋潤。即有熱氣蒸之上騰。降而爲雨。如甑中得火。氣水瀰漫也。若寒冷。則乾澀而氣不升。又值沙碛復高敞。縱有水氣。亦凝結而成雪。如人身受凍。血脈停滯也。南八城捷至伊犂。猶近溫線。故溫和而有雨。哈密捷至烏魯木齊及塔爾巴哈臺。地與溫線較遠。與冷線較近。故雨澤甚稀。常數年不一見。新疆種植。皆引河水爲溝渠。澆潤其根苗。亦性定而相宜。若雨則適蘇落苗。並澇水於苞中。反致易萎。凡有雨之處。皆非農所願望。

風雪

陣陣狂風不可當。漫空沙石亂飛揚。窮川大漠連朝暗。多少征人委異鄉。

邊地多風。常三五日一發。晝夜不止。塵沙入室。出戶不能睜眼。戈壁廣野中。尤猛烈難行。石子小者能飛。大者能走。沙石怒號。擊肉欲破。行人車馬遇之。須即停止。苟且遮避。若稍移動。即迷失不復得路矣。同治十二年冬。劉陽黎彤雲觀察獻。帶軍出關。行至胡桐窩之西。遇大風。吹失多人。幕友陳君江西孝廉。亦及於難。車馬僕夫。相隨共杳。停紮數日。遍尋未見。蓋因沙流如浪。遇物攔塞。則一旋成堆。高低纍纍。從何處掘疑塚耶。余時在沁城。是日城中屋頂多揭去。都司署前照壁。極厚且低。竟被吹倒。土人年老者云。此等大風。久不一見。莫非數也。哈密赴吐魯番之路。向由十三間房經過。在戈壁大川南面。明稱黑風川。宋名大患鬼魅碛。多怪風迷人。過之輒被吹物。俟人俯拾將近。則稍爲吹遠。屢拾屢吹。戲以引之。幾番旋繞。不知路矣。寒熱飢渴。虎狼妖魅之類。皆可爲害。故過者戒嚴。吹落之物。甯棄不顧。漢書所謂風災鬼難之域也。亡友徐少松明府。常蒞長安人。軍興以前。遊幕吐魯番。曾習聞。每言之甚詳。近來大路。改由北邊山罅。可無虞矣。唐書、青海西北。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老駝見風長鳴。往往如此。若預知風信。亦未可必。惟知險則有之。駝固喜鳴。其聲爲圖。凡途行。必繫大鈴於項下。取其便照料。讓狹路。如夜遇境有盜賊。必解鈴偷過。駝即知之。竟悄無聲。忌此經驗試者。又博物志云。燉煌西度流沙。往外國。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纍駝知水脈。所過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即得。此說未知驗否。

風翦鵝毛最易飛。胡天八月上征衣。瓊瑤滿地堅如石。直到春深始漸稀。

中秋以後。漸見雪。多因地冷而不消。踐如履沙。足不霑溼。積久愈凝結。候次年二三月。東風大吹。始與冰同化。蘇曾於大冷時行戈壁。夜遇遍地皆雪。堅凍不能掃。遂於雪上鋪氈坐臥。竟未浸溼。蓋熱不勝寒也。

日月

日繞塞光力不支。長空萬里度遲遲。淒涼最有難禁處。風慘雲愁欲落時。

日光爲瘴氣所蔽。非昏黃即白色。夏日雖燥暴。而慘淡仍如秋冬。

月到遐荒色減妍。十分圓處也淒然。那堪頗倒眉彎細。挂在冰山雪嶺邊。

蘇於家居玩月時。常想及邊城月。關山月之淒涼。及置身領味。始知向所擬像者。猶未及也。至今回首。

寃存心目。卒莫能形容。

鳥獸

寂寞枝頭百囀聲。朔風寒影下飢鷹。翩翩幾許名難識。一見鵰盤衆鳥驚。

羽族僅數種。應候之鳴甚稀。鷹之毛色。與內地同。大者有加。形聲蒼老。極大莫如鵰。土人發以供獵。狀若鵰。甚者十餘觔。喙銳而鈎。爪堅利。善搏本鷹。鵰亦呼爲鷹。蕭至忠爲晉州刺史。將獵。九冥使者謂曰。汝罪若干合斃。死若干合箭死。鷹、即此物也。凡出獵。人以牛皮裹臂。令蹲其上。馳馬而行。平時飾皮帽。蒙罩其眼以制之。放則盤空下瞰。鹿之大者。亦能搏取。日啖以肉。雄偉善捕者。需值數十金。又小鳥似鵲。眉名曰哈拉火卓。面尖喙長。足高。黑毛白點。光有紅綠。捕而畜之。經久能言。有小雀。纖細無比。鐵喙甚知。不知名。時見逐隊飛集。又有雀身小而長。色多粉白。頭頂有毛。豎如扇形。喜孤飛。常跳躍於道旁。不甚畏人。又有類竹雞者。回人名爲克克里克。漢人呼爲聒搭雞。因其鳴而名之。飲啄於山谷間。蹙黃蘆紅柳叢中。飛不甚高。冬月尤肥。土人或網或捉。入市多爭之。活者畜於家。易馴。熟肉細而味鮮。嘗在家雞野鶩之上。草湖多水處。有野鴨。背脊黑毛一線。餘皆白色。又有黃鴨。更肥大。重者三四觔。回人雖不食。常捕而畜之。與雞鴨共食息。

海燕遠窺蒼主簾。良禽反被俗人嫌。誰憐塞外征鴻苦。歷盡飢寒爪印纖。

每當春暮時。燕亦來巢將子。毛色形聲無異。八月初。漸飛去新疆。最多之鳥。莫如烏鴉。純黑者大。白項次之。灰色較小。八九月間。常數百成羣。集於城垣。排列若陣。並飛入人家覓食。慢無所畏。每近黃昏。繞樹爭棲。噪聲聒耳。至次年三四月。始合羣飛入山中。鵲亦有之。不甚多。形色與內地者同。惟聲有微異。回人俗見。不厭烏啼。反嫌鵲噪。以爲不吉之禽。常逐之。野鴿甚多。比之家畜者。喙長而眼紅。餘無所辨。春間雁自南來。多於蘆葦大澤間。就平蕪而乳。秋涼始去。回人間亦捕畜。以供玩。蒲昌海有天鵝。大於雁。滿身絨毛似鶴。潔白有光。可取其皮。作小毛服之。輕如白袷。價頗貴。非邕州蠻人鵝腹毳毛所比也。

密林遮蔽虎狼稠。幽徑尋芝麋鹿遊。爲怯野人狙道左。夜深偷度幾重溝。

邊塞多獸。巴里坤天山之松樹塘。野鹿成羣。大者如馬。能騎人。角長二尺餘。蓋麋也。南八城水多。或胡桐遍野。而成深林。或蘆葦叢生。而隱大澤。動至數十里之廣。其中多虎狼熊豕等類。虎之身軀。較南中所見者微小。而凶猛亦殺。不亂傷人。狼大如黃犢。出沒莫測。遇途人無伴。輒偷至背後。以前足跨肩。俟人反顧。噬其喉。若值騎驢。則隨其脅而嚙之。故西人出必持棒。爲防狼也。猪熊、類猪而喜坐。毛深粗黑。狀凶惡。前腳有掌。能持木石。野猪大者三四百觔。駕長力猛。最傷禾稼。回人雖不食。常力捕以除害。林藪之中。並藏鹿焉。安蝟無損於人。北路烏闌烏蘇。有葦湖。過之亦時聞鹿鳴。哈密三道嶺。北爲野人溝。中多野人。余僅見手腳形狀。手掌連指。約長七八寸。肉厚且寬。掌中皮粗色烏。舌涩。欲光。背皆猪毛。爪堅利如鐵戟。腳掌則寬厚而短。皮毛如其手。皆熊掌也。聞其身軀高八九尺。形體似人。惟通身黑毛粗硬。一如手足之背。三道嶺地方多果園。每當果熟夜候。結羣偷食。一路言笑而來。聽之不能識。往年並

出路旁。人見之佯爲不怯。彼亦走去。若奔跑必追。其行至速。大抵毛深覆目。走則垂毛低頭以視路。若立住。則以兩手揭毛。四望尋物。不動。彼亦不知。故必俟其走動。方收趨避。哈喇沙爾之西。亦有野人溝。皆出沒地也。猩猩近時未見。聞高二三尺。皮肉頗與人近。能言。極馴善。不爲害。捕者取血爲猩紅。染氈毯最鮮。哈密大戈壁中。馬逮井子。多野馬。常百十成羣。覓水草於灘。狀與小黃騾無辨。遇之不傷人。但捉獲不能御。腰脊無力。惟勇於直前。

紛紛搖尾可憐蟲。半飽豺狼餓腹中。野獵更愁鷹犬惡。一絲微命繫蒿蓬。

平原荒草中。狐兔居之。狐之皮。回人作帽簷。害此甚多。並集裘爲袍。兔因毛淺不用。捕者亦少。野羊之屬。有大頭羊。出高山巖罅間。狀與羊同。略高大。毛青。無尾。角徑三四寸。長五六尺。盤旋累縊。上坡行極捷。下坡因頭重。輒翻倒。其角可用爲弓。又山羊類於家畜者。角小多節。長只數寸。取其血。治氣痛跌傷甚良。又有黃羊。與兕相彷彿。毛緊色黃。時走於平川。途行往往見之。羚羊爲西域所出。角圓細而節密。藥物也。羊屬之肉。獲之皆食。又曾見一小獸。狀若蝟。通身絨毛無箭。白有光。毳深寸餘。豐擁成堆。煖倍於狐。不常有。未知其名。豺、狗屬。較狼小而毛澀。貔、貓屬等於狐。毛淺色。烏豺與貔皆非常見者。蒲昌海有海龍。狀似小黃犢。出沒水中。時登於岸。一撒而毛片盡乾。風吹成旋。類乎紫貂。其輕煖珍貴亞之。每歲土人捕獵。照例交納呈進。水獺旱獺皆產之。別處亦有。均不多得。野地沙灘多黃鼠。身長三四寸。腳四爪。見人輒坐而望之。以前腳作拱手式。連揖不休。捕之竄於洞。又黃鼠貔。大倍於鼠。身長背尖。常入屋爲害。野貓屬也。深山巨壑之中。大小獸類尚多。未目見不能述。甘記在大戈壁中失路時。遠見兩大獸。色似水牛。大可加倍。以頭相抵觸。當有角。莫能名。或即漢書所謂犎牛也。

蟲魚

赤蟻元蜂憶九歌。欲箋爾雅費搜羅。聽來應候清音少。惱煞傷人利喙多。

蜂之類間有蜜蜂。餘皆未見。蟻黃而極細。亦不常有。因地冷故耳。不識若象若壺者。在西方何處也。夏秋之鳴。南路間有蟬聲。而蟋蟀無聞。秋多蒼蠅。到處擁集。凡書畫衣物色白者。頃刻爲糞所汚。點成純黑。喜鑽人面。世之罵之。歐陽公張詠諸人。亦無可如何也。青蠅卻少。綠穢物非乾即凍。蝶雖變化極多。莫如臭蟲。空中能飛。無處可避。夜間搜之。牀壁。輒得數百。聞北路呼闥壁廟中。懸有臭蟲巨殼。徑盈尺。余兩過其地。惜未往觀。人身之虱。卒然能生。朝更淨衣。夕覆捫索。終歲如有。西人並以無虱爲不利。余證之果然。蚤虱尚如平常。不甚生厭。夏日有名匾子者。一曰草鱉。其形至匾。足藏腹下。吸血若飽。圓如小鱉。雞犬苦受其傷。入肉深沒。觸人即腫痛。數日始能愈。蠍出於西北。生敗垣破壁間。豎尾疾行。軋軋有聲。談者謂見之宜用香楮送出。若擊死。則次夜愈多。來無了期。毒甚於蜈蚣。甚患之。蚊惟南路間有。北路暨吐魯番以下不一見。余在北路時。遊博克達山。見澗中有樹。結實如棗大。皮薄有稜。剖之滿顆皆蚊。按異物志。嶺表有樹。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即坼裂。蚊子羣飛。惟存皮殼。土人謂之蚊子樹。即此類也。嶺南歐陽梅隖天山賦云。榆葉孕蚊蟲之族。皋蘭邵乙園注。蚊蟲多生榆楊葉上。余所見葉大

而薄。狀異榆楊。結實孕之。當另爲一種。榆、楊屬。即冬青。函史云。可放蠟。故蚊能寄生。見時已五月中旬。每樹所孕以萬計。察之出殼尚早。北路轉暖寒生。且山中遠隔。卒未飛出。即凍滅。各城夏月。臥榻不施帳幔。特無蚊耳。間有蟲長七八分。色麻。嚙牛馬。即本草牛蟲。草蟲之類。南八城有蛇。長大者少。不亂傷人。有土蛇。甚短小。見馬輒以頭插地。而身豎若筆。馬即腹脹而倒。入鼻以吸其腦。馬遂斃。幸遇之極稀。石龍。似守宮而有鱗。四足爪尖。頭有毛而鬚長。尾與身等。長八九寸。生山中石罅。蝙蝠間亦有之。與內地者無異。又八蠟、類蜘蛛而大。有八足。嘴方分四瓣。上下各二。生牆縫及鹵灘中。回人奉爲神蟲。見即臥地候之。以一過其身爲吉。大有毒。嚙之甚危。非觸不爲害。山中有蟲類蛙。能作怪。銜冰吹之。立刻飛雹。傷行人禾稼。爲害尤烈。又雪山中有草。葉以韭。夏生冬枯。根蠕動。化爲蟲。名夏草冬蟲。此與蚊子樹一種。見草木昆蟲交互之奇也。

日暖冰融水國春。一河幸尾半無鱗。浪花猶帶腥羶氣。卻有漁郎去問津。

新疆有水之處。大半有魚。魚之大小。視水之大小也。最大而多。能有運供鄰境者。惟哈喇沙爾一處。哈喇沙爾。古焉耆國。漢書謂焉耆。近海水多魚。唐書謂焉耆有魚鹽利。從古然也。魚二種。大者可逾十觔。一色黑無鱗。頭大有鬚。身圓而尾長。狀似乎鮎。皮厚肉粗。其臭過腥。食之無味。一身匾頭尖。薄有細鱗。近乎白魚者。肉細而不腥。與河之魴、江之鱸。不甚相遠。此爲各城爭市者也。南八城諸河。皆有魚而無鱗者多。短小而色雜。南人戍邊者喜捕之。蒲昌海水闊風腥。海邊一部人民。皆以魚爲菽粟。遠辟一隅。無人往捕。而彼中人亦無有能爲商販。運出分售者。但自足魚而已。哈密涓涓細流。向本無魚。僅有沙鰍。長不過二寸。自樹中丞劉公。駐軍其間。於川中低處。開引深渠。廣長而有壩。由內地收鯽魚爲苗。以養之。不數年間。而魚不可勝食矣。北路如蒲類海、賽喇木泊、博克達山諸巨浸。皆冰天積水。中無寸鱗。惟瑪納斯城北十餘里之處。河有深潭。中多小鮮。鯽居其半。味亦甚嘉。若烏魯木齊城西小河。及伊犂等處。大小諸河。雖皆有魚可捕。亦鯽鮎短小之屬。尺半者不可得也。至於鰕蟹鱉鼈諸類。全境中皆所不生。

草木

首蓿黃蘆舊句哀。席其曾借馬班才。須知寸草心堅實。塹並琅玕作貢材。

王昌齡詩。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塞外多黃蘆。信然。其狀在蘆茅淡竹之間。深二三尺。色黃。凡蘆灘遍地叢生。牲畜喜食之。其次惟席其。一名塞蘆。俗呼茇茇草。即漢書所謂白草也。生沙土荒灘中。或與黃蘆錯雜。春末發芽於蘆。每叢百數十莖。高五六尺。莖葉穗花。宛如芒草。惟莖堅光澤。尺許一節。以之編筐貫。織席簀。雖粗甚牢。漢書五行志。檿弧其服。註。服。盛箭者。其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即謂此也。到處有之。南路清水河者最嘉。大者可截爲箸。節以銀。頗新雅。數十里灘中。一望皆是。中有一莖心尤堅實。能沈水。採之以入貢。託根詭異。如芙蓉之茶。歲易其處。披尋始得。謂爲瑤草可也。首蓿。野生者少。各處渠邊。暨田園中隙地間有之。餘皆專因芻牧。牧子播種者。牲畜喜食。易肥壯。史記大宛傳。馬嗜首蓿。

漢使取其實來。天子命種之。內地之苗相同。嫩時可作菜食。味清爽。即薛令之所吟先生盤中物也。

自古龍堆草不生。牧童爭趁水邊程。湖中蘆荻供多用。風度遙吹犢背聲。

流沙枯土。概不生草。凡有萌芽處。必附近有水。地尚潮潤耳。水邊間有紅蓼。或淺草纖苗數種。蕩漾清流。點綴原隰。自皆不可多得。惟茅一種甚細。低洼泥沙地。遍段生之。深二三尺。黃白色。呼爲冰草。因常於秋後割之冰上者。可以供牧放。並儲備冬春喂發。其利畜不在苜蓿下。肥地有野麻。高四五尺。一莖數枝。開紅花。可取麻爲繩。並織布縫袋以盛物。又馬蓮。似蒜而窄。質柔厚如菖蒲。深尺餘。密帶成蔸。零星苗野。牲畜不食。爾雅。蕭蓬疏。狀似蒲而細。可爲屨。亦可絢以爲索。與此適合。未知是否。蓬與內地者同。沙土中間有之。其餘草類不概見。蒼茫野望。所目睹而成色者。冰草與黃蘆茇茇而已。唐書謂高昌有草名白蟲。擷花可織爲布。未詳。高昌今吐魯番。花可織布者惟棉。別無所見。豈唐時尚不識棉耶。凡草叢之下。空處仍是赤地。非若南方土潤。更有貼地如苔者。望之千里一碧也。至於湖池。與平川卑溼地。則蘆葦生之。南北兩路。幾處成林。輒長數十里。大者徑寸。剖之可織席。凡鋪墊土炕。及一切雜用。皆賴之。其蓋屋多用蘆竹。厚鋪於椽以承泥。較之茇茇編席。工省而用同。亦能耐久。漢書謂多葭葦白草。信以此兩種爲特著。蓋疆境內。除地畝分種各管外。凡山川物產。概屬之公。取用不分畛域。

紅柳花妍莫可儕。白楊風慘易悲秋。蕭蕭落木榆關冷。最動鄉心倚戍樓。

紅柳。高不過五六尺。大者圍四五寸。葉細類柏。色似藍而綠。開粉紅花。如粟如纓。有似紫薇。嫣然有香。木中之最豔者。皮色紅光潤而貼。削之更現雲紋。每枝節處。花如人面。耳目悉具。性堅結。西人用作鞭桿。據云。飲畜攪於水。能開毒氣。倉山詩集中。有某公見示紅鞭云出哈密者。即此。枝條可編器。細縷若藤。搭之皮脫而白。能展久用。沙土長窩中。往往生逼段焉。白楊葱蘢無曲。枝椏稠密。附幹直上。無離披歧出者。狀甚襯。高者十數丈。望若攢筆。圓勻挺秀。皮多白色。葉薄而稍圓。回人賴爲材用。惜欠堅實。自生者少。每於人家屋側。或塋園城市間。偶見數株。皆排列整齊。大都栽植使然也。多者莫如胡桐。南路如鹽池東之胡桐窩。暨南八城之哈喇沙爾。瑪拉巴什一帶。北路如安集海。托多克一帶。皆一色成林。長百十里。其狀多變曲。臃腫不能成材。葉頗似桑。三四月開小白花。與內地之桐。迥然不類。大者亦成合抱。而心多空。磨擇其堅質有花斑者。作馬鞍亦嘉。液流至地。爲胡桐蘇。可發麵。回人並合羊脂爲腴。辭衣較洋鹼尤潔。其枝間凝結之脂。即本草胡桐淚也。漢書注。胡桐似桑而多曲。蟲食其樹。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釪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即謂此也。哈喇沙爾之孔雀河河口。泛流數十里。胡桐樹雜。古幹成林。倒積於水。有陰沈數千年者。若取其深壓者用之。其材必良。槐與椿間有之。狀與內地相同。椿係大葉一種。非嫩芽可食者。槐於五六月開花。回人亦摘取曬乾。以染布帛。新疆東望榆關。北有榆谷。而榆究不多。各處偶見數株。狀同內地。惟審其性質。較細而結。紅色類櫻。有莢錢。回人亦食之。沙灘之中。生瑣瑣柴。爲漠地獨有者。高四五尺。圍不過數寸。屈曲古峭。如樹根。皮白葉間。性若朽脆。折易斷而無聲。拔之根即隨出。宜燒爲炭。甚堅結。久爇不消。炙之有力。

作柴則無燄。柴與炭燼後。灰中有鹼成塊。見價皆棄之鹵灘中。有茅柴名駝刺。高僅一二尺。每蔸成堆。葉青厚多刺。甚棘手。嫩時駱駝食之。因名焉。博克達山峯頂。有小樹一種。隱於蒿蓬中。小者若箭。大或盈把。皮色略黃。光淨勻膩。如紙而牢。如綢而薄。累數十層。揭之如繒。皆聯而不黏。去皮則潔白堅潤。加以磨刮。酷似象牙。剛柔相兼。黃楊弗及。微有心。刺針可入。數寸一節。通之若竹。余得之山僧。枝葉未見。其狀。採者惟無意間能遇之。土人不能名。呼爲千重皮。一曰即降龍木。舉宋時演義楊家將之事以實之。恐出附會也。

千尺喬松萬里山。連雲攢簇氣峰間。應同笛裏邊亭柳。齊唱春風度玉關。

天山以嶺脊分南面寸木不生。北面山頂。則遍生松樹。余從巴里坤沿山之陰。西抵伊犂三千餘里。所見皆是。大者圍二三丈。高數十丈不等。其葉如針。其皮如鱗。無殊南產。惟幹有不同。直上干霄。毫無微曲。與玉溪之杉無以辨。曾遊博克達山至峯頂。見稠密處。單騎不能入。枯倒腐積甚多。不知幾朝代矣。巴里坤松樹塘山中。並有二株。用大鐵鍊拘連其上。鍊久剝蝕無鏽。未詳其原。抱樸子曰。山中樹能人語者。其精曰雲陽。歐陽梅隱天山賦及此。邵乙園注云。今巴里坤間亦有之。然則所拘者。必此怪也。松皮可作玩物。雖於雨般秋雨盦集中。見浙江某君。以西域南山松皮徵詠。比以平易疑好事。及出塞見厚者尺餘。截之爲假山。置案頭。數片老龍鱗。幽峭天成。如華峰發蘊。始驚爲奇。某君所謂南山。即巴里坤呼天山也。若夫平地大小水邊。暨屋舍左右。則宜於柳。柳數種。或葉大枝昂。或垂條搖曳。而飛花鮮潔不概見。土人於枝條粗大者畫之。以俟再發。備材用也。平地樹木原少。凡有人煙處。又爲賊所罄伐。根株幾絕。左文襄公檄飭湘楚諸軍。各於駐處擇低洼閒地。搜折樹枝。排插爲林。方及數年。已駸駸乎蔚然深秀。民甚德之。若榆柳也。北路固爾圖之西。境無居民。河灘數十里。皆柳。水深淺處。隨地自生。大者圍二三尺。枝柔葉細。與常種相若。五六月開大瓣白花。宛如木槿。漢民附近者。往摘之。陰乾售爲藥物。其性涼。暑天烹茶飲之。能解熱毒。每觔值銀數錢。此爲各處未有者。當另成一種。古之回人好種樹。令柳眠橫長起伏蟠旋。往日南路洋薩爾。有古樹一叢。大者十圍。垂陰深暗。皆蟠柳一株。發出之枝也。老幹離土二三尺處有眼。孔中出清泉湧噴。甘芳如醴。人皆頌爲靈泉。而於樹亦尊之若神。未悉何人手植。又烏什城之西南四五里。有蟠柳。繞幹發出百餘枝。高者十數丈。古峭縱橫之狀。無所不備。中抱澄潭。隆冬不凌。有索特胡瑪雜爾在焉。猶華言廟也。回人謂自千年前。有和卓木從溫都斯坦來者。居此種樹。誦經。潭中多蛇。旋即盡去。余按所云。和卓木則是。若年代地名。恐皆相傳訛誤。當即瑪木特玉素普。始邀時之遺蹟也。

土產

土厚能令百寶生。金藏五種辨分明。夜來識得山中氣。裕國須從此內爭。

產金以于闐爲最。自于闐行三日程。爲小金廠。行七日程。爲大金廠。皆出大瓣金。次之葉爾羌所屬之伯得爾格乾竺特、色呼庫勒等處。皆產黃金。哈喇沙爾出赤金。城西北二百餘里爲白扎。再四百餘里

爲紅扎。皆產金處也。又于闐縣西北百餘里。地名破城子。城無遺迹。皆沙灘。凡至其地。無心摸之。輒得金物。吐魯番西四百五十里。地名庫木什。回語謂銀也。其山產銀。唐人呼爲銀山。和闐所屬之塔瓦克。出銀礦。向付徵銀。近因人少未採。庫車北行三百數十里。大山中出金箔銀箔。其地大寒。人不易去。阿克蘇北面大山沿邊。多產紅銅。庫車東北六十里。名銅廠莊。亦係採銅處。又北五十里。地名齋木奇塔什。又西北二百餘里。鹽山之側。此兩處皆有銅礦。齋木奇塔什。並出鐵礦。英吉沙爾東南三日程。其山產鐵。卽漢書所言莎車鐵山。又特穆爾圖淖爾。地以產鐵得名。特穆爾者。鐵也。阿克蘇所屬之山。並有出鉛者。漢書謂龜茲有鉛。彼時屬在龜茲耳。往年賦額。葉爾羌歲徵黃金。共一百十九兩零。和闐歲徵黃金八十兩。又額糧內有折成普兒者。以黃金再折每普兒一百七十八文。折交黃金一錢。歲共收金三十兩。各項金數。隨玉進貢。阿克蘇地方。每年交納紅銅四千五百餘觔。庫車交紅銅七百三十觔。喀里木、拜城。共交七百五十觔。此備鼓鑄錢文之需。阿克蘇並交納黑鉛三百觔。因製造鉛丸也。以上皆出南八城。非北路所有。大抵土山之氣發於外。故草木生焉。石山之氣蘊於中。故金玉生焉。天山南面多石。上無樹木。氣鍾於金玉。北面多土。故山頂皆松。萬峰蔥鬱。無怪乎金玉稀少也。惟大河沿以上。西亘一山。低長而多石。余在五臺道中。於天未曉時。從對岸遠見山邊。無人之境。突然似火非火。光芒四射。燄長丈餘。精采奪目。疑之。僕夫告余曰。此金光外放也。遙時始收。據其外耀者測之。其中藏之富可見。又烏魯木齊山下有金穴。不甚深大。約北路亦有幾處。可採而得者。特無人留意耳。

玉擬羊脂溫且腴。崑岡氣脈本來殊。六城人擁雙河畔。入水非求徑寸珠。

玉出崑岡。自來論玉者。統計中外。以和闐爲最。出雲南者次之。雲南之玉。或翡或翠。或粉白。雖各極其妙。而其質猶粗。非若和闐之溫潤而細膩也。潔白無瑕者名脂玉。以其酷似羊脂。擬爲上品。其寶光蘊藉。色足十分者。則又無上上品也。紫紅皮者次之。青山者又次之。若玉拉里、磋子石等稱。則碔砆欲混者也。玉雖崑崙所產。究不能登山採之。皆在離山數百里處。深入於河。暗中摸索。是玉是石。出水始知。唐書謂于闐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處。必得美玉。未知驗否。其璞與雲南所出不同。雲南之璞。外如火石。極粗澀。剖之方見精采。和闐之璞。皮與內不相遠。一睹可辨。惜得之甚難。出玉之河二。一玉隴哈什。一哈拉哈什。玉隴哈什者最嘉。哈拉哈什者次之。每逢桃花水駛。雪浪未來。及秋色澄鮮。河冰未凍。定爲兩季採取。其後添採哈琅圭、塔克兩山內。亦按春秋爲期。又添桑谷樹雅山內。秋採一次。五處所得難定。儘數交納。爲正供焉。民間採者亦多。近年各省有人。曾在彼雇工撈索。往往盧擲千金。未償片玉。雖得愈見可貴。然復有一探便得。或重纔數兩。而價值千金者。運爲之也。河之有玉。不定爲山水衝下。和闐城東南六十里。爲小驟馬地。再六十里。爲大驟馬地。兩處產紫紅皮脂玉。在沙灘中掘取。當是生長其間者。漢書謂于闐出玉。又謂莎車國出青玉。莎車青玉者。今之玉拉里各種是也。品類高下不一。色雜碎者有之。皆尙腴潤。若所云鄯善出玉。未聞其地。惟哈密大戈壁中。馬蓮井子出白石。似玉而粗。堅過之。美者製器光澤。久用則色敗。但呼以地名。輕之也。考漢之鄯善國。東接陽關。馬蓮井子。正當

陽關西北三百里。大山環其外。當時必屬鄯善。出玉當是指此。北路瑪納斯河中。搜尋亦可得玉。色白而有翠。類乎雲南所產。嘉者亦明潤可觀。不常有。磋子石、出南路。此種甚多。白而細者混玉。亦珍物也。崑崙多寶石。如金星石。藍寶石。礪砂紫英各種之外。尙未曾見。至綺結結者。用作眼鏡。妙不可識。惜難往取。按唐順宗至寶。何可易得也。又聞有冰晶。係萬年不化之冰。所凝結者。用作眼鏡。妙不可識。惜難往取。按唐順宗初。拘彌國貢長堅冰。質至京師。潔冷如故。炎暑赫日不消。崑岡之冰。其成晶也。亦宜。若魏文帝時。燉煌獻徑寸大珠。未知從何處得者。特亦偶然事耳。

沿崖洞穴長青煤。石火能供萬戶炊。更有泥沙成寶物。居民搜採北山陲。

天山南北。皆有煤穴數處。大都塊如石。其性極嘉。卽如哈密三道溝所產。在老窰者。猶有煙。中之悶人。新窰更勝數倍。隨置於地。燒之引火卽燃。無煙氣。而有長燄。經久不熄。北路迪化一帶。有煤炭藍炭煙炭三項。煤炭遜哈密所出者不遠。煙炭多油。片紙可引。如燒松脂。力撲不能滅。濃煙著物卽黑。室與廚皆不宜。另由土窰閉燒。除煙。則成藍炭。盤之類沙缶。而堅結過之。其色藍。燒以深爐。燄長力大。尤能耐久。皆一方生活之寶也。庫車城北五十里。齋木奇塔什山內。產物獨多。鐵礦、銅礦、煤炭外。並出白礬、硫黃、硇沙等項。硇沙有紅白二種。可廣取之。但皆鹽硇。雖售而價賤。遠不若藏中所出。更有嘉品。可以配眼藥。開厚翳。較黃金尤貴耳。硫黃入藥。西產者最良。道遠不適於運。阿克蘇境內亦有之。舊例與燄硝並徵。用備火藥。又塔什密里克之西南兩日程。特列克地方。產玉沙。爲攻玉所必需。非此不能磨琢。中外玉工。取資於此。採運之利不少。但西土出者。宜於西玉。以治雲南玉。其力略遜。

瀉苓先去問蚓松。五月風和鹿養茸。山峻自多奇異草。蠶苗知在幾層峰。

回俗不用醫藥。故無人入山採取。然萬壑千峰。其中藥物之多。概可想見。天山數千里。皆松。茯苓自當不少。且凡有鹿處。必有瀉芪靈芝等項。鹿交必食芝。芝無定狀。惟鹿能認。其平時所食者。皆瀉芪補劑之苗。鹿茸之補。非關夫血肉。關夫所食之物。元氣聚歸耳。故養之於家。同一解角。而茸不足貴也。余遊博克達山。適當盛夏。所見各草。多不能名。攜之當爲藥苗。著名者大黃。近年西洋購買。視爲珍物。採運屢獲重價。阿魏、亦天山所出。因用少而不行。平地家植者。北路有枸杞。顆大肉豐。全然無子。紅色鮮明。甜潤若蜜。較中衛四百戶者尤嘉。當推極品。名烏垣枸杞。出烏魯木齊滿城內。惜種樹之地。儘廣數畝。每年收摘。不過數百觔。南路種紅花。往年哈什並入額徵。歲以三千數百觔交納。性色俱良。其爲藥爲染。與西藏產者無異。野地所見。甘草、蒼耳爲多。水邊亦多大黃。若蓯蓉、鎖陽。皆突起於沙灘。無根苗者。麻黃一項。喜生沙土長窩。常數十里無間。蠶時大泉各局。儲備柴薪。堆積者。僅此一色粗賤之藥。誰從遠運。皆置之不顧。近來內地有人在彼採賣者。天山之雪蓮。其狀已逃於雪山句中。次之有催生草。苗細似秧針。深四五寸。微有蒐。若麥冬。據稱以公母配對。服之催生神效。未知若何。按周文時。康居國獻浮莫草。食之宜男。當另是一種。又漢武時。月支獻活人草三莖。人死以草覆面卽活。此等異草。更無人知。其餘藥物。當漸有能識者。入山採掘也。天山之鹿。夏至解角。與關東者不同。而性亦別焉。彼補陽。此

補陰。彼補氣。此補血。彼急而燥。此緩而和平。老年與婦科食之最宜。取茸之期。前後只一二日。略早則血力未滿。略遲則毛粗而角老矣。關茸宜小。西茸宜大。有每架十叉以上。重數十觔者。珍貴物也。

險隘

天山

天山六月度晴曉。鼓角聲聞雪霰隨。幸繞迴欄三十六。裂膚猶免墮深危。

天山過嶺之路。正在幹嶺過峽處。故嶺首猶山腰也。山中最寒。冬月過之。人所准備者。尚有墮指裂膚之患。若夏日忽然風雪。行人原未料及。以致凍斃者。常有往年山行多忌諱。宜悄靜。若大聲長呼。或軍行吹角鳴鼓。縱當炎日。雪霰立至。幾如隆冬。光緒初。各軍出關。余時在哈。凡過過嶺者。皆囑其預防暴冷。且告所禁。卒有不信忌諱。致遭奇難者。變應殊不可解。自東而來。從哈密一百二十里。入南山口起。峽中行上坡路四十五里。登至嶺首。尚無險。惟下嶺之十餘里。係直壁。嶺身無所攔塞。勢陡峻。驟時天山不通車。下嶺路窄。危懸於壁。秋後積雪。不知其深。偶失足。即墮落直下。孤行之人。固無所施。即有伴侶。非長繩繩引。亦不能上。手足凍僵。愈掙愈墜。遂埋雪中矣。光緒元年。張中丞暫駐哈密。即飭所部萬武軍。興工開山。迴繞三十六盤。以舒其險峻。寬一丈五尺。並刊木爲欄。宛轉遮護。自此若坦途焉。

松樹頭

登山瀕海復登山。越嶺南行路最難。三十里程懸峻阪。往來車馬足蹣跚。

崔巍巖係三臺海上諸峰過峽處。一小嶺也。高不過二三里。登之非險。險在過嶺而下。較天山加倍。緣自大河沿入山起。二百五十里漸上而來。高於不覺。乃以數日所上者。一瀉直下。路便危矣。嶺首至峽底溪邊。二十餘里。中多壁立。車行至此。卸盡前騎。僅留轅馬。並用繩挽住。緩緩放之。轅馬顛仆幾斃。幸每行一二里。小有平坡。可憩足。其自下而上。車馬更見難行。

果子溝

瀉出峰頭隙罅天。迴旋四十二橋連。此中素號神仙窟。巖壑陰蔭果實鮮。

松樹頭下嶺。爲果子溝。即塔勒奇山峽。兩山發蹤。中夾一溪。寬處不半里。狹數丈。清流急湍。響震山谷。元太祖之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開道。刊木爲橋。四十八橋。橋可行車。沿溪而下。忽左忽右。蒼巖牙錯。以故十步之間。循環羅齒者。其常也。自嶺底至峽口六十里。其中曲折崎嶇。莫名其險。今并爲四十二橋。歸伊犂鎮標經理。日派弁兵數人。馳馬梭巡。扶其欹塌焉。峽之上游。深遠不可知。聞往昔有人探入。未窮其源。修煉之士。棲止巖穴者。不知其歲矣。兩山果木蔽陰。別有天地。咸以爲多仙蹤云。

阿哈布拉

鬥鎖銀山一道開。長溝盡日夾雀鬼。征人別有奔馳苦。爲怕千峯瀉水來。

數千里回疆。於哈喇沙爾之東。一關深閉。丸泥可封。形勝莫能殫述。路極險。自蘇巴什之東入山起。約行七十餘里。至阿哈布拉。再六十里至桑樹園。八十里至榆樹溝。上下二百餘里之間。兩山壁立。中以

溝通。天光若虹。一綫微露。溝之狹處纔丈許。祁陽易仲潛觀察。曾題一梭天三字。於阿哈布拉路旁。鐫之石壁。嵌空如斗。溝中惟桑樹園地方。尚有岔路兩處。左通海子。右即蘇巴什小路。餘無別徑。途行至此。須迅速經過。勿稍停憩。因其大山深壑中。天陰輒雨。水集傾瀉。會流於溝。行旅不能預知。陡漲奔騰。深或數丈。車馬一衝而去。無可趨避。洵畏途也。唐書稱爲銀山道。西距哈喇沙爾城三百餘里。

冰達阪

天邊穆素問星郵。十里攀援駐足愁。費盡五丁開鑿力。水晶簾上動蜉蝣。

冰達阪。即穆素達阪。係厄楞哈必爾罕大山之嶺。天山之分名也。回語謂冰爲穆素爾。謂嶺爲達阪。在阿克蘇東北三日程。自此穿山開路。捷通伊犂。僅千餘里。山勢峻極。懸崖險巇。無路可登。嶺係斷峰低東處也。上因有水流出成冰。結成山體。深厚莫測。每日撥民夫二十餘名。於冰上鑿蹬爲路。長七八里。凡度嶺。人與馬皆用繩繫而牽之。緩步挨進。冰多震動。時拆裂。深或數丈。望之戰慄。此路余未身歷。聞異景奇險。有難名狀者。阿城至此入山已深。南之山削立如垣。隔阻陽氣。故嶺皆純陰。下有谷。壑巨石。有水從石下湧出。時或力猛。凝激沖石上。翻水隨汎濫。人行冰上。足顫眼花。而奔泉懸瀑之聲。又上下吼鳴。驚駭耳目。甚至暴風狂雹。猝然交至。失墮可虞。是棧道劍閣之險。不足道矣。近山安設居民百二十戶。免其納糧。專修此路。唐書謂跋祿迦。即漢姑墨國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即指此處。余意冰嶺之路。漢時已爲要道。非開於近代者。據漢書。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歸。過龜茲。龜茲王因求婚。留不遣。然則自京師至烏孫。而必取道龜茲。其過冰嶺無疑。且果子溝之路。開於元初。縱令當日勉強能行。烏孫由彼處過嶺。北達匈奴。循天山北而東下。再度嶺南行。橫至玉門陽關。以轉入中國。未免繞道太多。故古之西域雖遙。當時能通道陽關。由鄯善且末南進。則中國自關州過黃河後。計至龜茲。七千里長途。若溯一川直上。反是附右之匈奴。猶被天山隔斷。其自中國至烏孫。雖更當冰嶺以外。路增千餘里之遙。亦不過如山居景象。來往比鄰。從村口進至村頭。越過山拗便是耳。

雪海

冰達阪北行九十里。有雪海。闊五六百里。適當雪山冰嶺之中。一片純陰。積雪終歲不消。其深莫測。路迷亂易失足。人猶可上。若驟馬陷入。愈掙愈下。計無所施。地苦寒。草木不生。鳥獸絕迹。惟一種神獸居之。非狼非狐。行旅覓其蹤而循之。不至迷失。又有神鷹。凡失路者。聞其聲往。即之得路矣。皆生長雪中。與百獸衆鳥有異。當即山靈所驅使者。乾隆間平定回疆。開修達阪。便通南北。經尚書舒公具奏。每年致祭山神。列入祀典。又自葉爾羌至和闐。路多流沙。無跡可辨。莫知向往。全賴鴿子引導。其地野鴿數百。每日散糧。飼養成例。節節羣飛。其間鴿雖因食往來。而其必循正路。不繞左右。並不飽飼他適。亦見百靈効命之奇也。此與甘肅署守庫鴿子相同。

古蹟

陽關道

從古陽關客恨多。樓蘭鄯善記先過。桑田今已滄成海。不問瓜沙路幾何。

陽關、在沙州衙西南。今燉煌縣西一百二十里。地名紅山觜。即其處也。關無遺址。掘之土中。猶得古磚。漢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玉門亦在沙州之西。一統志謂在瓜州西北十八里。今瓜州城尚存。距沙州二十里。沙州駐有參將。皆燉煌縣境也。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自玉門陽關出。原有二道。一從鄯善傍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一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至疏勒。爲北道。按車師前庭。今土魯番。是古之北道上游。即今往南八城通衢。舍此無路可入。其南道。係從鄯善傍南山。隋書、鄯善在羅卜泊之南。羅卜泊。即蒲昌海。即今之羅卜淖爾。其東北爲樓蘭國。史記大宛傳。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亦即蒲昌海。又名牢蘭海。牢蘭、即樓蘭也。又漢書。鄯善本名樓蘭。因漢使相望於道。歲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致遮殺漢使。後傅介子斬樓蘭王。立其弟尉屠耆。更名其國爲鄯善。樓蘭鄯善。固一國而先後者。但又謂樓蘭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鄯善國王治扜泥城。扜泥、應在羅卜泊之南。則白龍堆適當其東北。雖是一國。究爲兩地。是古之南道。必從樓蘭至鄯善。由鄯善至且末。隋煬帝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且末在今庫車南。惠生作左末。辨機作沮末。伽藍記云。自鄯善至且末。一千六百四十里。計去于闐。僅千餘里矣。法顯惠生。皆從此道西行。惟元奘法師。從北道行。均於所記見之。兩道分於樓蘭。一循海南。一繞海北。北道遠而南祇過半。唐貞觀六年。焉耆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按高昌、指土魯番。即北道。大磧道者。南道也。是古時來往焉耆以西。皆以南道爲便。其至伊吾等處。亦必由鄯善分路。後漢書云。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爲西域門戶。金滿城者。今之烏魯木齊。當時前往山北。是由達阪城過嶺。爲大路。所載里程尚合。惟伊吾係由鄯善東行。高昌則正接鄯善之西。概謂北通者。非也。漢時西域。自玉門陽關外起。原有蘭樓、姑師、鄯善、楉羌、尉犂、且末、小宛、山國、精絕、戎盧、扜彌、渠勒各國。以接于闐。迨後辨機云。自于闐東行。以至樓蘭。漢之渠勒、精絕、戎盧、小宛諸國。皆湮沒無蹤。竟淪入瀚海。滄桑之變。一至於此。但爾時內關近地。本係沙磧。即爲龍堆。隋唐皆稱大磧。楉羌、渠勒諸國。俗事遊牧。而仰穀別國者。大抵其時荒沙大野中。尚有水草成區。可供牧放。因國焉。後因流沙日塞。漸廣且深。以至遊牧亦不能棲。況幾歷紅羊。一變而爲城郭耕種之族。自此大漠全廢矣。今稽斥堠。不復能辨。

敦煌碑

銘勒雲中太守功。崑山片玉擬青銅。至今蒲海波澄靜。一讀摩崖立晚風。

西漢河西四郡。極西爲燉煌。有太守紀功碑。在今巴里坤城西關聖廟中。青玉爲之。高八九尺。寬三尺許。厚尺餘。璞質未經磨琢者。相傳蒲類海之水。古常溯至城邊。自遷碑於此。海水始靜。遂名鎮海碑。上鐫漢隸。蒼老遒勁。惜玉未琢平。迹欠清朗。談者皆謂。搨本能辟水火風波。果文字有靈。與其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竊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

望鄉臺

關心詢問望鄉臺。去國離情最可哀。山色馬駝何處是。西風惆悵女牆隈。

天山有望鄉臺。莫知所在。宋史外國高昌傳。次歷阿敦族。經馬駝山。望鄉臺上石龜。有李陵題字處。大約在哈密一帶。山頂峯峰。號馬駝。屢詢之而未得焉。

沙南侯獲碑劉平國碑

漢代邊臣歷著勳。幾行蝌蚪拂寒雲。舊傳煥彩沙南碣。新讀龜茲石壁文。

沙南侯獲碑。勒在天山煥彩溝。路旁巨石。煥彩溝者。哈密南山口之峽中也。紀漢永和三年六月事蹟。計二十餘字。點畫模糊難辨。搨本已傳。劉平國碑。隱晦千七百餘年。至光緒己卯始出。在賽里木東北二百里。荒崖石壁間。蓋武軍統帥張公聞之。遣人拓歸。得點畫完全者九十餘字。烏程施筠甫孝廉。考而跋之。文稱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漢書。龜茲國有左右將。左將軍。即左將也。紀永壽四年八月。後漢桓帝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改元延熹。此稱四年。遠未奉詔也。作頌紀功者。京兆長安滈于某云。余復聞拜城一帶有二碑。一在山下。一在田野中。未知其詳。按唐書。貞觀間。交河道大總管侯君集降葉護於浮圖城。以其地爲廷州。焉耆請歸高昌所奪四城。留兵以守。君集曾勒石紀功。又貞觀二十一年。討龜茲。以阿史那社爾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旋破五大城。男女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亦勒石紀功。二碑皆在南路。又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龍興西寺二石刻。紀其功德。此在北路。皆未得見。又聞烏魯木齊南山谷中。有勝境一區。相傳爲唐僧遺蹟。中有二碑紀其事。未知若何。

輪臺

古戍輪臺動遠愁。城頭夜角漢唐秋。山河一統遺陳迹。雪暗鄉亭冷黑溝。

古輪臺。在北路阜康縣西六十里。今設黑溝驛處也。跨博克達山之麓。勢踞高坡。遠能眺望。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輪臺縣。大曆六年置。有靜塞軍。岑參輪臺歌。羽書昨夜過渠犂。單于已在金山西。渠犂、謂今之古城。蓋彼處沙磧有路。北達金山。以至單于地耳。然按漢時輪臺。原在南路布古爾。漢書謂據兩關後。自燉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又都護治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自以哈喇沙爾城西六百里之布古爾爲輪臺。西距龜茲三百里。其都護所駐之烏壘城。在今庫爾勒之北。東南僅百餘里。至哈喇沙爾渠犂。即在其處。故都護與田官近。大約輪臺者。卡倫之謂。渠犂者。屯種所宜。漢用兵於山南。因以布古爾爲輪臺。葦橋之險。大有可據。而哈喇沙爾素稱西域適中。土宜耕種。故屯田於此。唐之患在山北。因以阜康之黑溝驛爲輪臺。地據高坡。五單于牧於一望。而古城一帶。土肥地廣。故於此屯種焉。後世皆盲北路

輪臺而忽於南路者。因岑參一歌而顯。且北之輪臺。地實淒涼。與南路迥別。今尤城垣盡廢。絕無居民。僅有郵亭驛使。守候檄傳。寂寞山坡而已。坡東而來。二十餘里。亂山叢雜。穿走深溝。下坡西上。始有平原沃土。廬舍相望。三十里至古牧地。再四十里至新疆省城。一說烏壘城。在賽里木東北境。按與渠犂太遠。距龜茲不如此近。即如漢書所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者。猶誤也。

耿恭井

疏勒城中古井深。飛泉千載表忠忱。一亭穩護冰淵鑑。大樹長留蔽芾陰。

後漢耿恭因匈奴圍攻疏勒。壅絕澗水。遂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盥衣再拜。泉忽湧出。所拜之井。在今喀什噶爾回城內。井不甚大。至今清泉長湧不竭。近日搆亭覆之。上有古樹。垂陰滿地。

天山碑

豐功又見大唐年。巋嵐高聳峻嶺。卻怪登臨剛剛。讀來風雪忽漫天。

唐貞觀十四年。左將軍姜行本破高昌。勒石紀功。碑在哈密天山嶺首。回人名其地曰庫舍圖達阪。譯言碑嶺也。初掩於榛莽。同治間。哈密辦事大臣文麟公。派弁勇開修嶺路。建關聖廟於上。與碑近。並搆亭而護以欄。文七百餘字。楷書遒勁。已見於金石之錄。蠹時多忌諱。過者讀之。輒風雪驟至。未知山神呵護之靈。抑別有怪物憑依也。

沙壘

霧裏轅門似有痕。浪傳四十八營屯。可憐一夜風沙惡。埋沒英雄在覆盆。

天山嶺北與松樹塘對峙。處曠野皆沙。山沙壅成堆。大者如屋。望之若北邙、壘壘然不勝數也。每值天陰昏闇。或細雨溟濛無意間。彷彿萬窟鏖貔。旗幕轅門。若隱若現。相傳古有四十八營。過此暫駐。忽一夜大風猛烈。全軍覆沒於沙。或云係唐時事。談者多出演義。未敢據信。但沙底埋冤。容或有之。蠹唔巴里坤人。多述其異。並云某年有標兵送文報。赴蒙古頭臺交驛。行至沙山天晚。馬困人倦。因見有營幕。遂借宿。納之。兵固博徒。適遇其呼盧。心熱借賚爲注。博屢勝。積得五十餘金。換大錠納之懷。穩睡待曉。天明驚醒。始知臥沙堆中。尋憶夜情。駭愕良久。及探懷。銀錠果在。鬼魅之事。竟有實迹。聞者無不驚奇。

古戰場

萬古同哀野何涼。黃沙和骨接天長。不知多少忠魂哭。看盡干戈又幾場。

古城北境。唐之沙陀國地。其北爲白骨甸。即古戰場。曠野平沙。寬將二百里之遠。長則一綫。沙流上下千里。李華所謂負不見人。鳥飛不下。獸挺忘羣者也。古城爲古之回紇城。地與金山東麓。南北相值。新疆由科布多往蒙古臺路。係由此處北行。出城所過之噶法臺、蘇吉臺、拉克臺、鄂倫布等站。數百里沙磧。即白骨甸。自此再北。過鹵灘三十里。又小童山七十里。渡河即抵金山。

古墓

一坏誰竟委沙車。翁仲凋殘倚墓斜。定是精英能不朽。幾番風雨衝泥沙。

葉爾羌城南三里。有古墓一塚。堆已陷塌。墓前石人敧斜偃臥。眉目剝蝕幾盡。左右石馬羊駝。亦多殘缺。土人每欲發掘。輒爲大雨烈風所阻。未詳斯此者爲誰也。考漢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涉車王愛之。涉車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涉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涉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爲漢外孫。多遵漢家儀制。此處古墓。或即萬年以中國之禮厚葬其母公主。亦未可知。

央哥塔什

傷心夫壻竟輕身。追望危巔痛隔塵。千古南豐同化石。寰中落落兩情人。

烏什城之西南三日程。地名賽爾爾拜。緣古有布魯特頭目名此者居之。後即以人名地。在大山深谷中。係通喀什噶爾之間道也。路北沙磧。遊有望夫石。色青白。高四尺許。形若回婦。向南而立。土人名爲央哥塔什。央哥、回語謂婦人。塔什、石也。相傳化石者。即賽爾爾拜之子婦。其夫日夜牧羊。屢見有金頭人。思捉之。歸以告婦。婦力止不聽。一日忽持鎗猛追。婦奔隨之。追至日暮。就上懸崖。婦顧無路可躋。但立此以待其返。達旦視之。反上危峰絕頂矣。愈四顧倉皇。能望而不能及。號哭三日。卒不復見。婦亦竟化爲石。此與南豐故事。同一至誠。中外古今。應並傳焉。至今石尚有靈。彼都人往往攜刀就石磨礪。云割肉食之。身健而壽。婦人並能多子。

香娘娘廟

廟貌巍峨水繞廊。紛紛女伴謁香娘。抒誠泣捧金蟾鎖。密禱心中願未償。

香娘娘廟。在喀什噶爾回城北四五里許。廟形四方。上覆綠甎瓦。中空而頂圓。無像設。惟墓在焉。四圍喬木叢陰。引水爲池。環而繞之。清澈可鑑。近時彼都回婦。約於廟前新開八雜。以添熱鬧。八雜者。市鎮集場之謂也。以交易皆女流。漢人呼爲陰八雜。在八雜之第三日。居然七日爲期。與男子集場相若。香娘娘。乾隆間喀什噶爾人。降生不凡。懼有香氣。性真篤。因戀母。歸沒於母家。其後甚著靈異。凡婦人求子。女子擇壻。或夫婦不睦者。皆於八雜日虔誠祈禱。其俗不用香燭祭品之類。但手捧門鎖。盡情一哭。並取廟旁淨土少許攜歸。調水飲之。聞往往有驗。

名勝

博克達山

千盤松徑步淩虛。海湧雲中盡不如。更有孤峰還隔嶺。重重園住列仙居。

博克達山。天山之一段也。自阜康南行十餘里。入峽口。寬只數丈。行半里許。則豁然平川。廣至七八里。兩山自幹崙橫出。西之脈勢低而略短。東則屹立如城。卒復逆行數里。大氣圍抱。抄至西山之尾。交錯以殿門徑。使北流之水。繞西而出。一入此間。已殊塵境。自此川行二十餘里。兩山忽近。中僅容溪。沿溪雜樹叢生。蔽於澗底。岸無路。惟覓徑樹中。如此者十餘里。復稍開展。溪邊可步。再二十里許。則截然崇巒。橫阻於前。不復能入矣。但有清流奔赴。從石隙中出。石千仞壁立。一隙端直。若劈成。寬二尺餘。下平

於溪。遠約百餘丈。望之如複牆小巷。水出勢寬。瀰漫湍急。洞天異境。耐人流連者也。溪流大旱不竭。山外數百里。土田人民。賴此滋養。山神多靈。乾隆間列入祀典。名福壽山。但歷來望祭而不能到。惟喇嘛踏人。從隙涉入者間有之。光緒七八年間。擬建祠山中。時楚軍一營駐阜康。始乘暇於石左。刊木鑿山成路。紆迴數折。約二三里。達於層巒之半。復繞右轉入。下小坡至溪邊。即石隙之上游也。過溪再上五六里。遠聞空中聲若殷雷。及上危坡俯瞰。其右則小海在焉。其南崖有瀑布。係山頂海中之水。穿山流入小海處。傾瀉沸騰。聞於下界者也。路右新搆一亭。瀕懸崖。下臨小海。望之戰慄。左轉遍上重巒。勢峻且遠。緩登至頂。則平坦廣闊。再一二里。抵海邊矣。今建祠於岸。面海南向。祀山神龍王。招僧持之。海宰而前望。頗長。以余概計。東西僅數里。南北不及二十里。而山僧云。周百餘里。大約左右兩山之後。海汝尙深耳。北以峰頂長坪爲岸。其餘三面。大山環之。東之山略低。西峙長岡。今亦搆亭於頂。開路於萬松之巔。危斜直上。計十五里。其南面尤高。勢若列屏。正當神祠對岸。山中寒重。五月登至孤亭。必需棉服。然此時海上之山。雪消已盡。野草皆花。獨南山外秀出一峰。純乎雪色。尖勻者削。登盈雪表。此方爲博克達山之正峰也。自古不通人迹。聞楊果勇侯征西時。曾遣人探入。輒爲猛獸所阻。今雖能至於海。再無從向前。近有僧人裹糧越險。繞至對岸山巔。望其形勢。據云。此峰突起谷中。山之下周圍平廣。若川無所連屬。羅城四繞。萬岫摩天。皆危巖絕險。距彼約有二百里。然自海上瞻之。則宛如面前。隔山能見。已著其高。地復遠離。更不知較海岸前山高幾倍矣。相傳爲達摩祖師修煉處。夜望峰頂雪中。時見有燈。議者以爲佛光。奇哉。考達摩祖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般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所稱修煉及佛光之說。均屬有因。但神僧傳。謂初祖菩提達摩大師。自天竺泛海至金陵。與梁武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折蘆渡江。潛回洛陽。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如果自天竺已遷博克達山。則至中國何須泛海。指月錄並云。泛重溟。三周歲。暑以佛法之大。南洋之近說之。轉覺難懇。至謂仍回洛陽。又似從西塞入關。先過洛陽者。究尙未詳執是。又明永樂中。員外陳誠使西域。具言土魯番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土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先後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云。按土魯番。正當博克達山之後。近地名勝。莫如此山。靈山當是指此。但所稱在城西北百里。而博克達山。是在東北三百里外。且彼屬後山。峰巒重圍。未聞有路可入。余自達阪城經過後。繞山已是一週。尙無所見。或者後山之後。谷中別闢一境。未及周知耶。後聞烏魯木齊南山中。有勝境一區。談者盛

稱幽雅。究莫能指其形勢。謂係唐僧遺蹟。並有二碑。荒於榛莽。其地亦屬天山。東與博克達山相連。西即達阪城。諸山所環抱。按其所在。又屬土魯番城北三四百里。非西北百里也。且羅漢十萬所住。地必廣大幽深。斷不止一邱一壑。靈山之勝。未必即此。考靈山。據傳燈錄。釋迦佛在靈山會上。手拈一花示衆。迦葉見之。破顏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眼藏。即爲西天祖師之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歷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爲東土之初祖。又靈鷲山爲佛說般若法華處。法華經文殊謂靈鷲山。至於佛前。水經注。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鷲鳥常居其嶺。故名。又竺法維云。是山背石。頭如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脚。鑿治其身。今尙存。按阿耨達王舍城。當在今葉爾羌西葱嶺山中。與阿耨達池近。爲天竺邊境。陳誠所述靈山。與此均屬不合。若以羅漢辟支所在。當是于闐。或誤作吐蕃。而又張皇其說耳。南八城近天竺。古皆佛教。伽藍之盛。不惜布金於諸僧。所記見之法顯佛國記。鄯善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西行諸國。言語不同。出家人皆習天竺書。並天竺語。西南行一月。至于闐。僧數萬人。多大乘學。城西伽藍。高二十五丈。國王安置法顯等於僧伽藍。洛陽伽藍記。魏神龜元年。太后遣比邱惠生。向西域取經。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有中國佛菩薩像。無胡貌。又捍麼城。有大寺僧三百人。金像丈六。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有辟支佛鞋。于闐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城南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邱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跣雙迹。寺中有石鞋。又疏勒國。高宗遣使獻釋迦牟尼佛袈裟。長二丈。餘入猛火中。經日不然。元奘記。焉耆龜茲姑墨文字。取則印度。伽藍各百餘所。僧徒少者數千。多萬。餘。于闐王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西南牛角山。有大石崖。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近已崖崩塞徑。厥徵諸說。足見古時信佛之篤。其中於陳誠所述者。惟于闐之牛角山大石崖。彷彿似之。且有羅漢辟支遺迹。備錄以待詢考可也。又水道記。葉爾羌城內東南隅。有古佛閣一座。高三十餘丈。回人名曰圖持。謂是略喇和台國人所造。注云。回謂漢人曰和台。今尙然。大約此塔。亦是古崇佛教時。其地國王所建。回人不識佛教。又無典册遺言。得悉地方沿革。但知寺塔爲中國所有者。故歸諸漢人耳。附按和台二字。亦西北人所譯。讀爲合太者。其實當作黑嘆。今彼中諺語。有黑嘆好。口不好。通罕好。心不好。纏頭好。眼睛小之說。纏頭。係自稱。通罕。呼內地漢回。黑嘆。是謂漢人。蓋學漢語爲品評者。而和台之稱可證。今之南八城。久無佛教。概係回部。回所奉者天方教。彼中人並無出家爲僧尼者。各處伽藍。絕無遺迹。北路雖連蒙古。信佛之區。而喇嘛以外。漢民爲僧者卒少。近惟外來數人而已。博克達山之廟。初爲領款者所修。甚湫隘。時捐工開路者。長沙徐漢臣提軍。見短柱三楹。勢將傾圮。不自安。因出資於祠右里許高岡下。擇地斬木平基。鳩工另建一所。負棟之柱。圍期五尺。東向正殿九間。間皆九楹。兩廂亦七間而七楹。山門悉具。宏敞堅牢。土木之役。雖多資所部勇夫。而費亦不少。可謂好善樂施者也。但深山絕頂。二三僧人守之。且無力補葺。又未免失之大焉。

玉山

巖出崑崙一朶山。晶瑩邱壑凜嚴寒。天教玉質圓成片。朗朗遊行情太難。

于闐東南六七日程。有一玉山。全無土石。峰巒澗壑。皆玉質結成。囫圇無縫。當即所謂葱玉山也。在崑崙之麓。由呪牙莊四日可到。惟地氣太寒。去必暑天。而暑熱時又恐大山冰雪忽消。衝出之水。陡深數丈。懸崖遠壑。無可趨避。故卒難往取。道光間。曾由崑崙山中。取大玉三塊。將運入都。旋以笨重不能推挽。過山委於路。現在哈喇沙爾之烏沙塔拉東北半里許。青色者重萬觔。惹白色者重八千觔。小而白者。亦重三千觔。

鹽山

晶鹽山色日光烘。燦爛爭妍白間紅。想見嘉言同味美。夜深頻寵玉盤中。

阿克蘇東北行一百三十里。有鹽山。遍山紅土交石。產鹽浮於土石之外。在山麓者色紅。山頂者色白。皆通明如晶。早晚斜日烘映。望之光采煥耀。顆粒方正。精如切成。極堅結。方寬一二分至數分不等。其味絕嘉。爲天下諸鹽所弗及。乾隆二年。于闐國貢紅鹽。即山麓所產者。西陽雜俎。白鹽產有鹽如水晶。名爲君王鹽。又名玉華鹽。北史。魏武帝賜崔浩水晶或鹽一兩。即山頂所產之鹽也。又瑪拉巴什之巴爾楚克地方。亦有鹽山。略同。

鹽池

池上新添幾尺波。風吹日炙作鹹鹺。瀰漫望眼渾疑雪。誤唱陽春一曲歌。

鹽池不一處。周皆數十里不等。哈密循南路西行六百八十里。地名鹽池。池深丈餘。在天山之陰。適當坫口路旁。前往闢展二百七十里。又烏魯木齊西南四十里。地名鹽池墩。在天山峽中。係由達阪城往土魯番大路。池在路右平野。又北路晶河之東五十里。沙灘廣野中。有大鹽池。周百餘里。在沙泉子大路之北二十里許。以上幾處。皆產白鹽。遍池堆深數尺。結成整塊。如枯蓉。手捻即細。池中取之不竭。其味亦嘉。若泡水提熬。味與川鹽無異。因思鹽之爲物。其產不一。阿克蘇、巴爾楚克、兩處之鹽。產於山。皆堆積於峰巒。各池之鹽產於水。隨其水之深淺。風吹日曬。遍池皆是。若哈密之鹽。則產於南湖土中。掘土一二尺。即皆枯塊易碎者。他如涼州白墩子之鹽。係平地築田注水曬乾掃之。山西河東之鹽。在黃河東岸。一綫計長四十里。水邊所產。淮粵之鹽。皆生於海潮。而川之鹽。則又掘井數丈。汲水煎熬。而架鍋於地。穿穴得火者。天之生物養人。若爲按地均分。其奇異不可思議。

山洞

古洞幽深。蒼景昏。何年鑿破至今存。壺中可有仙居在。煙鎖東西峭壁門。

喀什噶爾城東門外。皆高崖土壁。壁下有洞。名曰托米斯鄂占。洞有二門。一東一西。相隔里餘。其中忽高忽低。忽廣忽狹。甚黑暗。土人不敢深入。時有煙霧。自洞口騰出。又城北五十里名土山。峰巒甚峻。其懸崖半壁間。有三洞。土人名爲玉舒布爾杭。曾懸梯覘之。無異處。又闢虛克洞。已於祭祀句中述及。土人稱爲教主大門人修昇之所。在喀什噶爾正北八十餘里。大雪山中。其山名闢虛克塔克。勢峻絕。攀

攀無路。亦有石隙。如博克達山奇境者。寧步可入。盤旋而上。六七里許。至山頂。則豁然開朗。一片平岡。周將三十里。水清草茂。蒼松綠柳。果木之屬。自生其間。四圍峰巒崖壁。上有瀑布。注平岡爲深潭。洞在西崖絕壁。口徑數尺。即闢虛克洞也。閒木梯猶有存者。可仰望而不能近。

風洞

深谷崖邊一竅開。洶洶震奮走奔雷。呼號亂掩長川石。算是乾坤鼓盪才。

庫車東北行百餘里。至齊木奇塔什大山。此山之後。崖懸若壁。壁間有小洞。口徑三四寸。出風一發即舒。瞬息千里。其聲大吼。人莫能當。

地洞

地穴良難計尺尋。探將一石久無音。深沈幾困池中物。欲起雲煙作雨霖。

英吉沙爾東北境。牌素巴特之涼噶爾地方。有一地洞。直下若井。口小而宏。其中深不可測。古時有以不利擬填塞者。曾繼繩數百丈。墜石下探。了無所底。投以石。經久始微聞有聲。每遇天陰。若內有雲氣升騰。次日必雨。

溫泉

洞裏清泉何足奇。溫炎偏在雪山陲。幾時洗盡人間濁。四海猶疑起殆危。

阿克蘇北行二百里。即往伊犂之捷路。第二臺地名特克和樂。有石洞。洞中溫泉數區。四時長熱。過者多浴之。皆謂可療寒疾瘡癬。其城東北火灘之側。亦有溫泉。又烏魯木齊城西北五里許。在西上大路之南。山峽中有溫泉甚巨。湧出流入溪河。

火灘

地作洪爐火燄冲。縱橫沙礫盡焦烘。望中疑是單于獵。夜照狼山雪色紅。

自阿克蘇城東數里。拜里克地方。橫至北山邊。中有火灘數處。地皆紅土兼石。火由石縫冲出。燄高至丈餘。有硫黃色。時隱時現。人不能近。因其地產硫黃。方圓百餘里之中。草木不生。並無勺水。惟鼠一種。蒺尖耳大。毛淺而色藍。生長其中。穴地居之。毫無所礙。捕捉輒逃於火。卒不易得。按此即火鼠也。取其毛紡織之。爲火浣布。汚垢不用洗濯。但燎以火。光潔如新。又庫車東北。齊木奇塔什大山中。出硫黃之處。山麓有小洞。口徑尺餘。出煙有火氣。能煮水炊飯。無臭氣。即風洞之前山也。唐書龜茲國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即謂此處。

九龍樹

雄蟠古幹繞池園。天矯猶能世所稀。九烈定成丹九轉。躍梭雷雨合騰飛。

九龍樹。在哈密回城中。係古柳一株。圍可八九尺。枝葉甚疏。臥地而蟠。起伏之狀。極其夭矯。高或若門。低至入地。參差九疊。繞地周三千餘丈。首尾相聯。命名之義。紀數而象形也。中置亭。即爲瑪雜爾亭。後有池。清泉湧出。

興復哈密記

馬文升撰

興復哈密記

鈞陽馬文升言

幅員之內以中國為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凉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敦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吐番所據終唐之末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為宋室患元太祖起自朝漠收併諸夷十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出胡元統一寰宇九四夷來貢者不拒不來不究其於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徠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　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廣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峪肅州亦

有陰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

上命尚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止調集平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潰歸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

朝廷屢令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成化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鎮守太監覃禮總兵官周玉都御史王繼皆　賞賜白金綵段而効勞之人亦各陞賞矣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尋遣夷使

入貢且丐大通事往和番因求為王以主哈密國事予時任兵部尚書以為近日迤北大虜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為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貢亦所不拒乃具以　上聞請降　璽書付甘州守臣遵遣哈密夷人曾居甘州者賞賜阿黑麻切加責諭特王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遂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　聞事下兵部本年八月予以為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番夷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彼此頡頏北山一帶又有小剌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侵凌至為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雖十年未得安耳先是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即忠順王裔派也予因命通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有可以主哈密國事者貢使舉王姪陝巴可任狀予遂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審可否守臣尋以陝巴堪舉及據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孛剌等亦皆合詞告保陝巴年少量宏足以服衆願乞早襲王爵管理國事狀　聞弘治五年二月予集議請以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然尚未給冠服也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于哈密未幾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殺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

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罵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內閣禮部尚書太學士丘公謂予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予曰遠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貢胡惟圖窺利不善騎射自古豈有西域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予因集議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凉西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候讓領　勑率馬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既抵甘州議令罵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綵等不可則遣哈密夷人以　勑往迫久未回張綵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反通阿黑麻黠詐回回　某等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予以為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迫勑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罵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閉嘉峪關示西域入貢諸番夷居毋令入使阿黑麻結怨於衆夷以孤其勢張綵等於弘治七年三月來前聞即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下獄張降外任綵住俸閒住

興復哈密記

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蓋以成化間彼番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

憲宗皇帝預命內臣接至河南入京賞賚甚厚今

上即位初彼　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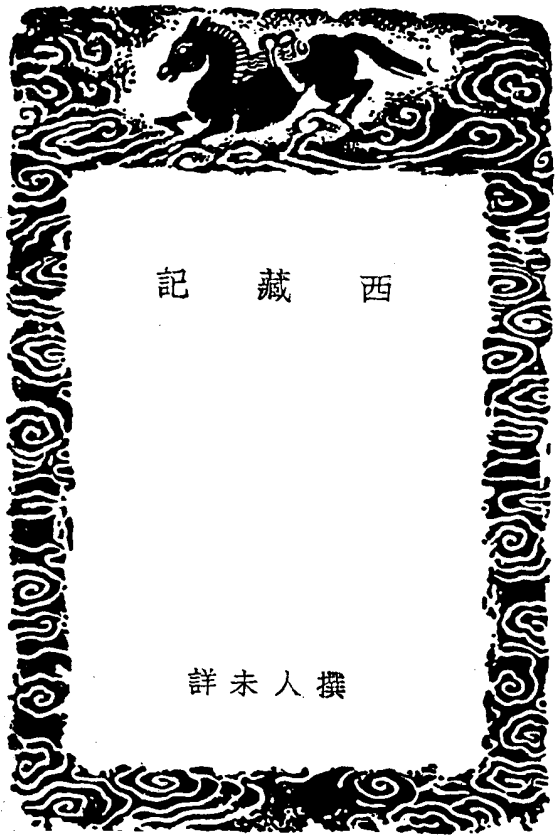
上不貴遠物諫官交章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年利厚賞乃教誘阿黑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為彼張虛聲以挾戈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

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矣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
曉之伐彼邪謀自此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
麻使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予以為此虜若
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政事
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喜者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
為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 命守臣遣喜奏事京師詢以
襲殺牙蘭之策喜即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慣習予曰
若用漢兵三千為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各持
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喜曰如此取之必矣予乃於弘
治八年請 勅甘州守甲揀選精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

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田南山下捷齊馳至罕東急調番
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
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漢東兵不至即命彭清由無水
草常道往牙蘭預知之皆遁去泊兵至哈密城已空矣僅
斬首四十餘而威亦振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聞予以
兵雖至哈密既未得牙蘭且擒斬不多獨軍士重勞乘加
陞賞至於鎮守太監陸閭總兵官右都督劉寧巡撫右副
都御史許進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請
上裁之乃加陸閭俸米二千石劉寧陸左都督加俸米一百
石許進陸左副都御史彭清陸實授都督僉事賞足酬功
人心允愜阿黑麻以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
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十年也
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俟 命然後取寫
亦滿速兒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齎及阿黑麻
勅諭并賞賜夷裏等皆附入今降 勅內俱交與後貢番
使同寫亦滿速兒等歸之其先未給賜陝巴蟒衣綵段冠
服通值總制三邊經略哈密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
來請 勅就賜彼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
專權用事勢傾中外以指揮倪端百戶王希恭充軍閑住
指揮使馬俊常至哈密又三人皆迎合彼意希陸太官每

誑誘遣彼以護送陝巴為名可至土魯番取寶以彰功彼
好異端不度其詐因令俊等進 求復職予以俊裏守靈
州貪叨特甚既充 閒住官無名可復俄有 旨復指揮
同知及予請以應賜陝巴冠服綵段等物令至總制王公
所遣千戶張仁齎往彼堅意欲遣俊等送聘延月久一夕
內侍暴死于左予始得請以陝巴冠服仍委張仁往至則
王公適以其日卒于位竟未見其成功也至弘治十一年
二月守臣始以冠服并 勅諭就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
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拜迭力
迷失係哈喇灰種類皆異佐陝巴者亦文虜哈剌灰以射
獵為生各番頗懼多不樂居哈密城遂請直習其家室之
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係其心并將張雄等查出前居甘
州及後哈密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犁種
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千戶 等於弘治十二年二月護
入哈密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季麟以往來有
功者上聞予論功上請鎮守太監陸閭總兵官彭清都御
史周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餘亦陸賞有差自是阿黑麻感
畏 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夷使入貢諸番無警
遠方底寧而 九重亦紆西顧之憂矣意攝服黠虜之醜
虜興復久戚之番國予晝晝夜夜勞心焦思仰仗

聖天子明聖得久任居中以經略者蓋一十有五年矣而功
始就是何成事之不易耶因記興復歲月及我 朝設置
之由俾後之人知其始終本末得有所考云



西藏記上卷

碑文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祖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罕、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到之區。經仇敵之國。越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頗極安寧。後達賴喇嘛之歿。弟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黃教。因而允從拉藏、庫庫騰兒、羣衆公同之請。中間策旺阿拉布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達賴喇嘛之塔。辱蠖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早定西藏。復興法教。賜令呼必爾罕冊印。即封爲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烟瘴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所向遵奉法教。坎、康、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

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石召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勸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無忽。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殺衆興教。云爾。康熙六十年。

唐碑附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甥舅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盟大節留傳知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德之黎贊陛下二聖。容哲鴻被。曉之今永化亨矜愍之情。恩覃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觀同心。以伸儔好之義。共成厥美。今蕃漢二國所守見官封疆。洮岷之東。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積阻捉生問事。設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差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之西。大蕃供應。須令甥舅親近之體。使兩界烟塵不聞。同揚盛德之名。類無驚恐之虞。行人撤備。鄉土俱安。禮無相擾之怨。垂恩萬代。則稱羨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於漢國受樂。茲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且陳形俱爲盟。設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誓。蕃漢背約破盟者。來其禍秧也。倘傾覆以及動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厤。人民咸頌矣。此碑日久剝蝕。字多脫落不存。

封爵

西藏地處遠徼。自漢唐以來。難以備考。迨至康熙五十九年定藏後。始封康濟鼐爲貝勒。阿爾布巴爲貝子。隆布鼐爲公。頗羅鼐札爾鼐爲噶隆。雍正三年。封頗羅鼐札薩克爲台吉。雍正五年。阿爾布巴等謀殺康濟鼐。亂藏。雍正六年。天兵誅叛。定藏。七年。頗羅鼐封貝子。總管西藏。八年。封其長子朱爾嗎特策登。併其壻那木札爾色不騰爲台吉。雍正九年。封頗羅鼐爲多羅貝勒。朱爾嗎特策登爲輔國公。十年。封那木札爾色不騰爲輔國公。封策零汪盡爾 通巴 鐘子三人爲頭等噶隆。十二年。封其次子朱米納木查爾。並其弟諾彥和碩氣。以及達爾札章 陸占巴巴雜鼐大衍台吉等六人爲札薩克頭等台吉。十三年。諾彥和碩氣卒。頗羅鼐奏請將伊弟色陳哈什哈襲職爲札薩克台吉。旋晉封頗羅鼐爲多羅郡王。其子□□於乾隆十六年謀逆伏誅。其黨叛奉旨命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公岳鍾琪、往討逆賊擒獲。後藏地復定。除王爵。

事蹟

西藏一隅。諸鑑多未詳載。考其地即西吐蕃也。唐曰烏斯國。明曰烏斯藏。今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居在萬峰之中。爲西方極險之區。環山拱合。百源匯流。自墨竹工卡而下統名之兩西瀉。頗得天地之靈脉。布

達拉之飛閣層樓、麗色奪目。別蚌、色拉、甘丹、桑鳶、四大寺。拱朝於四方。東與川滇聯界。西北與青海接壤。其北直抵河湟。西通西洋。西南達噶斯。天文井鬼分野。時歲稍寒。物產無幾。地多水泉。土人以爲海眼。春熙五十九年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自西寧出口進征。而策凌敦多布猶敢施其故智。三奬我營。俱爲我軍所破。斬獲甚衆。賊帥膽喪。大將軍又遣征西將軍噶爾弼、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鍾琪、爲先鋒。統領川、滇、楚、浙、滿漢官兵。由蜀之打箭爐出口。大將軍駐劄木齊烏素。居中調度。秋九月。大兵會于藏。擒巨賊藍占巴駝駝宰桑黑喇嘛。僞藏王達格咱、等。招降逆羽夷衆。于是策凌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遁歸。西藏底定。人民奠安。月之十五日。送達賴喇嘛坐床。勅封承教度生達賴喇嘛。將其地土人民賜之。居于布達拉。有御製碑文。鐫石築亭于布達拉之南。以記其事。其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顏羅鼐、札爾鼐、等五人。賜封有差。于大召寺內。設立公所。五人會辦西藏大小事務。康濟鼐係後藏人。昔爲拉藏翠仲意。因準噶爾犯藏。努力堅守阿里有功。封爲貝勒。管理後藏以西之北一帶地方。並拉藏翠屬下台吉、阿旺雲登都納爾等二十餘人。乃蒙古二千餘住居西藏。均食藏內糧餉。爲達賴喇嘛護衛。迺有兵馬事宜。即帶此等行走。阿爾布巴係工布人。昔爲噶隆。準噶爾犯藏。塔穆工布口子有功。封爲貝子。管理工布以東一帶地方。兵馬事務。隆布鼐係本藏人。昔爲噶隆。因策凌敦多布侵藏。同札爾鼐赴木魯烏素。迎接大兵。嚮導有功。封爲公。管理東北一帶地方兵馬事宜。顏羅鼐係後藏人。昔爲拉藏翠仲意。準噶爾犯藏。領兵迎敵。被擄。堅心不降。始封爲一等噶隆。辦理達賴喇嘛西上事務。旋封爲一等台吉。管理後藏札什倫布一帶地方兵馬事務。札爾鼐係本藏人。昔爲達賴喇嘛若儲巴。同隆布鼐嚮導有功。授爲噶隆。又封爲一等台吉。管理藏內附近地方兵馬事務。安輯奠定。大兵凱旋。至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犯順。恐其擾藏。遣松潘鎮總兵官周瑛。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口。自霍耳甘孜、一帶。招撫未順番夷。一抵西藏。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雲、貴、兵官千餘員名。駐札察木多。以爲聲援。于次年六月。探報羅卜藏丹津遁入藏境之克里野地方。總兵官周瑛選精騎三百。同貝勒康濟鼐帶番兵萬餘。由楊八女一路。兼程追捕。至噶爾藏骨岔。阻雪回兵。是年。達賴喇嘛。勅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率領天下釋教。達賴喇嘛。予以金册印。雍正三年。師旋。陞周瑛爲四川提督。于次年春。撫插類烏齊番民。雍正五年。貝子阿爾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札爾鼐、等。謀殺貝勒康濟鼐。背逆不軌。藏民告變。蒙世宗憲皇帝命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臘、洮岷協副將顏清如、先馳赴藏。撫綏人民。以安番衆。次年夏四月。特遣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爲正帥。護軍統領邁祿、西寧鎮總兵官周開捷、副之。率領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神木協副將周起鳳、花馬協副將惠延祖、凌羅協副將劉永貴、及參遊各四員。帶領滿漢官兵八千四百餘員名。由西寧出口。命散秩大臣傘夔儀衛周瑛、爲正帥。化林協副將楊大立。夔州協副將張翌、並遊守各四員。領川兵四千餘騎。由霍甘一路。派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南天祥。援勦協副將姚起龍。廣羅協副將馮夔、及遊守各三員。帥滇兵三千名。由昌多一路。三路官兵。尚未抵藏。台吉顏羅鼐科後藏阿里。札什隆布等處番夷二千餘衆。直擣召地。擒獲阿爾布巴等。大兵到藏。縛獻軍營。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公同審實。奏其叛跡。于九月晦日。磔阿爾布巴、隆布鼐、

皇帝赫然震怒。遣靖逆將軍富寧安。駐兵巴爾庫爾。以分賊勢。爰命皇子允禮爲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駐節西寧。調餉徵兵。將塔爾寺之呼必爾罕賜以達賴喇嘛名號。給與册印。俾其主持黃教。由是遣平逆將軍宗室延信、固原提督馬繼伯、加議政大臣銜山東登州鎮總兵官李麟、等。率領陝、甘、滿漢官兵。于康熙五十九年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自西寧出口進征。而策凌敦多布猶敢施其故智。三奬我營。俱爲我軍所破。斬獲甚衆。賊帥膽喪。大將軍又遣征西將軍噶爾弼、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鍾琪、爲先鋒。統領川、滇、楚、浙、滿漢官兵。由蜀之打箭爐出口。大將軍駐劄木齊烏素。居中調度。秋九月。大兵會于藏。擒巨賊藍占巴駝駝宰桑黑喇嘛。僞藏王達格咱、等。招降逆羽夷衆。于是策凌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遁歸。西藏底定。人民奠安。月之十五日。送達賴喇嘛坐床。勅封承教度生達賴喇嘛。將其地土人民賜之。居于布達拉。有御製碑文。鐫石築亭于布達拉之南。以記其事。其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顏羅鼐、札爾鼐、等五人。賜封有差。于大召寺內。設立公所。五人會辦西藏大小事務。康濟鼐係後藏人。昔爲拉藏翠仲意。因準噶爾犯藏。努力堅守阿里有功。封爲貝勒。管理後藏以西之北一帶地方。並拉藏翠屬下台吉、阿旺雲登都納爾等二十餘人。乃蒙古二千餘住居西藏。均食藏內糧餉。爲達賴喇嘛護衛。迺有兵馬事宜。即帶此等行走。阿爾布巴係工布人。昔爲噶隆。準噶爾犯藏。塔穆工布口子有功。封爲貝子。管理工布以東一帶地方。兵馬事務。隆布鼐係本藏人。昔爲噶隆。因策凌敦多布侵藏。同札爾鼐赴木魯烏素。迎接大兵。嚮導有功。封爲公。管理東北一帶地方兵馬事宜。顏羅鼐係後藏人。昔爲拉藏翠仲意。準噶爾犯藏。領兵迎敵。被擄。堅心不降。始封爲一等噶隆。辦理達賴喇嘛西上事務。旋封爲一等台吉。管理後藏札什倫布一帶地方兵馬事務。札爾鼐係本藏人。昔爲達賴喇嘛若儲巴。同隆布鼐嚮導有功。授爲噶隆。又封爲一等台吉。管理藏內附近地方兵馬事務。安輯奠定。大兵凱旋。至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犯順。恐其擾藏。遣松潘鎮總兵官周瑛。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口。自霍耳甘孜、一帶。招撫未順番夷。一抵西藏。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雲、貴、兵官千餘員名。駐札察木多。以爲聲援。于次年六月。探報羅卜藏丹津遁入藏境之克里野地方。總兵官周瑛選精騎三百。同貝勒康濟鼐帶番兵萬餘。由楊八女一路。兼程追捕。至噶爾藏骨岔。阻雪回兵。是年。達賴喇嘛。勅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率領天下釋教。達賴喇嘛。予以金册印。雍正三年。師旋。陞周瑛爲四川提督。于次年春。撫插類烏齊番民。雍正五年。貝子阿爾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札爾鼐、等。謀殺貝勒康濟鼐。背逆不軌。藏民告變。蒙世宗憲皇帝命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臘、洮岷協副將顏清如、先馳赴藏。撫綏人民。以安番衆。次年夏四月。特遣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爲正帥。護軍統領邁祿、西寧鎮總兵官周開捷、副之。率領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神木協副將周起鳳、花馬協副將惠延祖、凌羅協副將劉永貴、及參遊各四員。帶領滿漢官兵八千四百餘員名。由西寧出口。命散秩大臣傘夔儀衛周瑛、爲正帥。化林協副將楊大立。夔州協副將張翌、並遊守各四員。領川兵四千餘騎。由霍甘一路。派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南天祥。援勦協副將姚起龍。廣羅協副將馮夔、及遊守各三員。帥滇兵三千名。由昌多一路。三路官兵。尚未抵藏。台吉顏羅鼐科後藏阿里。札什隆布等處番夷二千餘衆。直擣召地。擒獲阿爾布巴等。大兵到藏。縛獻軍營。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公同審實。奏其叛跡。于九月晦日。磔阿爾布巴、隆布鼐、

札爾鼐等，并誅其子于布達拉之前。藏地復安。勅封頗羅鼐爲貝子，總管西藏事，並議移達賴喇嘛於裏塘，以杜釁端。由是留學士僧格、都統馬騰、前鋒統領邁祿、散秩大臣周瑛、副將馬紀師、並遊守各四員，秦蜀兵二千名，鎮撫其地。察木多留滇兵一千名，派提督張耀祖、劍州協副將姚起龍、遊守各一員，駐劄其地，以作藏兵聲援。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陞吏部尚書查郎阿、西寧鎮總兵周開捷、領官兵五千餘員名，護送達賴喇嘛，自內起程，至裏塘。四川重慶鎮總兵官任國學，帶領兵一千名，接替護衛大兵，即由裏塘各回本汛。己酉秋，周瑛被勅回京就訊，派西寧鎮總兵官包進忠頂補周瑛之缺。雍正八年，準噶爾侵犯巴爾庫爾卡倫，駐藏大臣奏准，派學士僧格、總領遊守各三員，兵一千五百名，及唐古忒兵一千名，出防騰古里達木，遏其奔藏之路。復于王樹白冤河、奔卡立馬爾、納克產、生根物角四處，各派千把總一員，帶番漢兵數十名，設卡偵探。每年秋雪降封山，撤回藏內。是年打箭爐口外之噶達地方廟工告竣，欽賜匾額曰惠遠廟，達廟，達賴喇嘛移駐焉。裁化林協，于惠遠添協，曰泰寧。除協兵另駐兵千有八百，均爲達賴喇嘛之防護。九年春，總兵官包進忠卒，學士僧格陞蒙古都統，出防騰古里那爾。夏六月，護軍統領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泰寧協副將加總兵銜楊大立、領川兵一千五百名，來藏換副都統馬騰，及舊駐藏并臺汛川陝兵一千五百名，於冬月二十日，副都統馬騰統領換回。其駐察木多滇省官兵，亦一例更換。十年春，陞青保蒙古都統，同加總兵銜楊大立出防騰古里那爾。楊大立旋緣事回京。秋七月，陞青保滿州都統，是年副都統李柱、西寧鎮總兵官周起鳳、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可才、遊守各二員，兵一千名，更換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永昌協副將馬紀師，舊駐川陝官兵，而副都統李柱至甲貢病故。冬十二月，總兵官周起鳳領兵抵藏。越四日，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率川陝官兵一千名回汛。十一年春，都統青保、副將張可才，出防騰古里那爾。復蒙世宗憲皇帝軫念番民積年勞苦，特命于色拉召之間札什地方（即今札什城爲西藏糧務駐劄處）另建城垣，留兵五百名，其餘撤回。夏四月，防兵回藏，而京來換防之原任工部尚書副都統馬騰抵召，於是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副將張可才，率領官兵，於七月中旬分撥起程。八月，城工竣，重陽朔四月官兵移駐札什新城。十二年，都統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緣事拏解回京，派出接替之散秩大臣伯阿爾珣、副都統那蘇泰。秋八月到藏，阿爾珣卒於是月。其駐劄察木多滇兵全議撤回，汛塘川兵千名內，減撤四百，派都司一員統領，移駐察木多。十三年，準噶爾遣使求成，蒙世宗憲皇帝軫念生靈疾勞，允其所請，定界息兵。又以達賴喇嘛久離藏地，令其回召，以遂其性，特命果親王至泰寧，賜以筵宴，派副都統福壽、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布坦、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聖學、領駐防泰寧官兵五百名，于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同章嘉呼圖克圖，自惠遠起程。七月望二日抵召，越七日，送達賴喇嘛至布達拉坐床。八月二十三日，郎中拉布坦卒。九月二十五日，郎中祁山、副將張聖學，帶兵二百五十名，送章嘉呼圖克圖，赴後藏，禮班禪喇嘛，傳衣授戒。冬至日，事畢回召。十二月朔三日，頒覆世宗憲皇帝遺詔至藏。乾隆元年，章嘉呼圖克圖同蹔詔熬茶之侍衛等，帶領副將張聖學，併原護送達賴喇嘛來藏之川兵，自藏起程入都矣。

按頗羅鼐後封郡王，死，襲其子，至乾隆十六年，謀逆伏誅。其黨叛，殺都統傅清等，奉旨命四川總督公策楞、提督公岳鍾琪，往討，兵至西爐，逆賊爲某擒獲，後藏地復定，永除王爵。

頭目

委用頭人，皆由頗羅鼐選擇，亦取才品，首取家道殷實，查郡王之下設噶隆數人，總管各處事宜，地方設高爵一名，察核境內各項事務，倉儲巴數名，專司錢糧事宜，浪子沙數名，管理刑名，並承辦各項差務，中科爾數名，在大召辦寫文書票簽戳記事務，紀綱數名，清算賬目，其中科爾、紀綱，半多世職，凡放大小村庄牒巴，皆由此等人內選用，至於出差頭人，名曰谷操，傳事頭人，名曰若尼爾，管理家務頭人，名曰業爾巴，聽差之人，名曰乃與巴，其各地大頭人，名曰牒巴，次曰熱熬，再次曰千布，蒙古之頭人，名曰古吉，曰宰桑，曰那彥，其統領兵馬之官有五，總之頭人曰代奔，今西藏一名曰羅藏，達吉工布，一名烏隆奈，後藏一名名班第他至，其次曰甲奔，管兵二百名，再次曰如奔，管兵一百名，曰賴奔，管兵四十五名，曰局奔，管兵十名，又有小頭人曰郭渡，以上所委之牒巴、頭人，管何方即徵收其地錢糧以自食。

朝貢

藏衛地方，乃賞給達賴喇嘛采邑，免其正賦之貢，今達賴喇嘛、頗羅鼐，爲一班，班禪喇嘛爲一班，各間年一次遣額爾沁（漢云使臣，喇嘛之使又稱塔布，頗羅鼐之使又稱孟資）進貢，繕唐古忒字表文，恭請聖安，以伸誠敬，其所進之物，乃藏香、杏、藏棗、珊瑚、密蠟、珠子、木碗、金絲緞、卡契紬、卡契刀等物，其木碗有二種，一曰札木札呀，木色微黃，堅潤有細紋，云能辟諸毒，每一個值價十數金，以至數十金者，一曰拉渾爾，木色微黃，花文略大，云亦能辟毒，價亦須數金。

兵制

西藏額設馬兵步兵共六萬四千餘名，內拉撒馬兵三千名，後藏馬兵二千名，阿里馬兵五千名，稞坝馬兵一千名，嘉子拉雜浪木錯等處地方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三千名，阿里並前後藏各處共步兵五萬名，至上陣廝殺，惟蒙古馬兵八百名頗勇，其次阿里、稞坝、工布之兵尚健，其餘之兵差等，派兵之法，於各地方鄉村，抽派或十名或五名不等，出人不出馬，出馬不出人，上陣亦穿盔甲，其甲有柳葉，有連環，有鎖子，馬兵盔上，插紅纓一大撮，孔雀尾一枝，帶腰刀，戰袋，背鳥鎗，執長矛，步兵盔上，插雄鷄尾一束，帶腰刀，插順刀，帶弓箭，戰袋，執籐牌，或木牌，其木牌寬約尺五六寸，長三尺一二寸，外用鐵皮包釘，繪虎獸形，以五色羽毛裝飾，帶弓箭，腰刀，巴拿烏鎗者不執牌，亦有持長矛者，箭以竹爲之，鵰翎鐵簇，簇如錐，長三四寸，其弓木胎角面，身稍俱短小而勁，亦有用竹爲之者，以兩竹片合紮，無稍靶，旗幟分黃紅白黑藍五色，用紬緞，布亦爲之，其制長有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者，旂頂旄纓，各按旂色，若對壘，馬前步後，糧糧隨地派

本兵馱帶。每年於正二三月。亦頗操演。觀其打鎗、射箭、跑馬、跌撲演畢。以哈達銀餞賞之。以奬其氣。至四月。則派駐各隘口。既資防邊。且兼牧馬也。

邊防

西藏接壤外蕃。界連蒙古。雍正八年。準噶爾侵犯西北兩路軍營。頗羅鼐奏准。夏初冰雪全消、青草萌時。派駐藏大臣一員。綠旗官兵一千五百名。其次子台吉朱米納木查爾。帶拉撒兵一千名。前赴達木騰古里那爾地方駐防。派長子輔國公朱爾嗎特策登。夏初帶蒙古番兵二千名。赴阿里、噶爾渡、魯布克、三處駐防。每年派其弟諾彥和碩氣。赴哈拉烏索。訓練該地馬兵二千餘名。即統領駐防。約至九月。雪封山徑。撤回休養。次年仍往。又設哨卡數處。 一玉樹納克喜。每年派千總一員。番漢兵各三十名。至白兔河駐劄。 一納克產。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各十名。至特布駝洛海偵防。 一奔卡立馬爾。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各十名。駐防探哨。 一生根物角。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各十名。駐防。亦均於夏初草萌派往。秋深雪降撤回。其附近拉撒、口隘、二處。一浪崴。離城五十里。派番漢兵各五六名。一怕爾。離藏二百里。派番漢兵各五六名。此二處專司盤詰往來人等。其他隘口。各就地之衝僻。量設番兵防守。雍正十年。駐藏漢兵二千名內。議撤一千五百名。此後臘古那爾等處。僅番兵駐防矣。

徵調

頗羅鼐未賜印之先。凡有文書。俱用鈐蓋紅色小圖記。番人用唐古忒字。蒙古用蒙古字。行則各遵之。自噶隆以下。皆用黑色圖記。雍正九年。頒給印信。始知用印。然素常亦不用。一切文書書信。字用漢字。小圖章文曰。名旺多羅貝勒記。如徵調兵馬。近則頭目、代奔、催集。遠則文信傳調。若要緊軍情。則用傳旅。以箭一枝。縛白哈達一個。寫由飛遞傳催。依限而到。一無少悞。凡遇大小事務。每日噶隆、牒巴、中科爾、代奔、等。齊集大召內白菓廊。公議而行。大事則頗羅鼐亦至。共議然後行之。其文卷三年一清。舊案俱焚不存。

賦役

西藏稅賦。隨其出產。或牛羊柴草豆麥青稞氈毯毛氈皮張等。或馬奶酥油雞豬野牲菓食金銀銅鐵諸類。酒肉隨所產上納。設有公所。名曰商上。凡所納稅賦。及問罰罪人銀錢。俱存備公用。並喇嘛念經之費。至於土民之服役者。名曰烏拉。凡有生業之人。毋論男女皆派。即他處來者。或僅婦女。但能置立烟灶租房居住者。亦派。多寡各量其貧富不等。其頭目、牒巴、皆派用烏拉。照所居屋大小。派定應需數。或三四名或十數名。照數輪派烏拉應役。無人則僱窮民代之。或每日每名納銀五分。年過六十免之。遇大差。則派牛馬驢騾。富者應出若干。貧者三四人公攤一頭匹。藏地產馬少。率由雀耳一帶及青海等處來者。價頗昂。即中馬一匹。亦須十七八兩至二十兩。

天時

藏地高下不一。寒暄各異。平壤則熱。高平則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語。晴雨無常。風雹無定。就拉撒而論。其地冬雖寒而不冱烈。夏雖暑而不蒸。清明、立夏之間。草木萌芽。季春夏初之際。麥豆播種。收獲則在七八月之交。蓋高下寒暄之各殊。故後先遲早之不同也。

疆圉

西藏東。至巴塘之南墩寧靜山為界。由拉撒行十里許。過機楮河。即藏江。其渡設有皮木船以備通涉。至德慶有縱。凡所謂縱者。係傍山碉房。乃其頭目、牒巴、處險守隘之所。俱是官署。其平地無隘之官署。名曰噶。至黑竹工卡皆平川。俱設有縱。設兵守隘。自此東行。道路窄狹。崎嶇難行。工布。 江達。 拉里。 說板多。 洛隆宗。 昌都。皆為要隘。各安兵設防。 按其地。康熙三十八年。提督唐希順、據化林守備王允吉、等原報一案。與師克打箭爐。定界于中渡。康熙五十八年。永寧協副將岳鍾琪偵官兵一千。進取巴塘。令城都縣教諭揚世祿先九人。都統法臘于五月十八日。令永寧協副將岳鍾琪偵官兵一千。進取巴塘。令城都縣教諭揚世祿。齎土地戶口冊。迎投副將岳鍾琪于奔卡木地行招撫。五月廿六日。巴塘營官結果、翁布、二人。隨楊世祿。齎土地戶口冊。迎投副將岳鍾琪于奔卡木地方。巴塘、裏塘、始定。據差員成都府同知馬世烈、四川提標後營遊擊黃喜林。報招乍了。 察娃作貢。 奔達。 桑阿却宗。 察木多、等處。五十九年大兵隨定西將軍噶爾弼。于八月定藏。雍正三年。松潘鎮總兵官周瑛。勘定疆址。始定于南墩寧靜山嶺上為界。並建分界牌。嶺東之巴塘屬四川。嶺西屬西藏。其宗喀察卡中旬屬雲南。三處疆界始分。

西藏南。至猞猁茹巴之恕江為界。由拉撒東行南。一日過鍋噶拉大山。至宋布堡。過米噶拉山、札拉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皆有隘設防。 按其地疆址。廣闊無垠。不能悉識。而怒江之水不知其源。江寬數里。兩岸壁削。中流急湍。人莫能渡。其北一帶亦名工布。綿亘頗廣。南即猞猁。中隔一江。猞猁乃野人。名老卡止。嘴割數缺。塗以五色。性喜鹽。其地產茜草、水竹、紫草。甚不耕不織。穴室巢居。獵牲為食。藏內有犯死罪者人。解送過江。羣老卡止分而啖之。西南接布魯克巴爾白布。通西洋等處。其怒江之外。莫知為何地。自怒江北。五日至咱義。四日至桑阿却宗。又九日至靈卡。石橋浪滄江。至察娃作貢。又七日至阿布拉塘。交南墩大路。西至甲噶為界。拉撒召西行二十五里。出東關兒關。由業黨楮。過鐵索橋。至干巴子白爾地。過甘不拉。云即西崑崙山。走仁蚌。至札什倫布。由三桑撒、噶着盧、等處。過墨雨拉大山。西至甲噶。俱駐兵防範。 按甲噶亦頗廣闊。其業黨楮之鐵索橋。乃第一守險之區。過橋由西崑崙山下。至羊卓白地。沿海行走。其海週圍數千里。海中有山寺。名多爾吉拔母宮。由仁蚌至日蓋子。即扎什倫布。乃仲寧翁結巴寺之後山。自扎什倫布西行。十日至三桑乃阿里地方。交界。由三桑至崗得寨。入阿里噶爾渡地方。頗羅鼐長子朱爾嗎特策登。駐防之處。查阿里地方甚大。稍西北乃納達克酋長。得中南木查爾地土。一半係谷古結塞酋長之女。朱爾嗎特策登為妻。三部通好。其納達克、谷古結塞、二姓。乃新撫之地。甲噶西北距準噶爾界。西南通卡契穆頭回民界。其扎什倫布、江孜、西南地方。為前藏後藏屏藩。一由納格爾。八日至怕爾。

與布魯克巴交界。山川險峻。難以出入。亦設兵防守。一由業爾奇木祿納山業卽地方。至結隆。與者木雄宗里克交界。一由業爾斯卡祿納山業卽塞爾地方。交白布界。俱崎險道。互相通好。安兵守隘。西南界址。止此三部矣。

西藏北。至準噶爾爲界。由拉撒西行。過浪子。至德慶。俱有縱以守隘。向北行。出楊八景口。至新橋。卽平川。西通後藏。東接達旦。西北一帶有克里野大山。廣闊爲準噶爾要徑。過山卽準噶爾、葉爾羌、地方。各設卡拒防。　按其地卽草地。由克里野山脚。納克產隘口。北通哈丑得不忒爾。又北直至木魯烏蘇、擺渡、等處。乃交往西寧大道。其東接玉樹等處界。又由楊八景。至桑沱洛海。過紅塔爾小山。至拉定。過納根山。卽騰克里那爾達木地方。係每年出防處。由吉札布。至生根物角隘東北。至噶爾藏骨岔。阿爾坦諾爾、一帶。俱係通準噶爾界。皆設有隘口戍防。

西藏東北。直接西寧界。由拉撒北行十里。向色拉寺東過郭拉。至浪宕。由隆竹松過彭多河。有鐵索橋。設有皮船濟渡。安兵防隘。過河。由角子拉熱正寺增項工。至木魯烏蘇。卽西寧界。駐兵爲汛守之地。　按其地爲四通之區。東北接西寧所管之南稱巴彥等番族。又通洛隆宗類烏齊地方。由木魯烏蘇。通西寧大道。玉樹接西寧、松潘、泰寧、三處。玉樹亦準噶爾來藏之路。于玉樹之白兎河設卡。東南接類烏齊地方。由拉撒郎路山。轉出大則。其地有縱。至唐家骨東。有鐵索橋。設有皮木船通渡。濟河守隘。由竹貢寺。至沙金塘。皆係草地。走吉樹邊卡。過江黨橋。至春奔色擦。類烏齊界。通昌都大道。

西藏東至打箭爐八十四日。南至工布、狢獩、三十五日。西至甲噶九十五日。北至生根物角四十日。正東至巴塘。四川界。正南至狢獩。□阿咱界。正西至阿里、納達克交界。正北至白兎河、皂哈界。東南至木魯巴東、雲南界。東北至娘錯、松潘、泰寧界。西南至白布、卡契界。西北至鍋壁、準噶爾界。以上所稱鍋壁者乃砂磧之地。寸草勺水全無。凡呼拉者。華言山也。

山川

東方之山

祿馬領山。不甚高。綿長百里。四時積雪。烟瘴難行。離藏七日。過山二日至工布江達。北有敵工隘。以拒準噶爾。倚山爲勢。設橋爲防。別無他徑可通。乃西藏咽喉之地。

瀝拉。漢人呼爲瓦子山。層層頑石。狀如瓦片。故名。上下約五十里。路崎有瘴難行。離江達二日。

拉里山。崎嶇險陡。四時積雪。上下五十里。下至拉里。北接玉樹。乃青海要津。離瀝拉一日。

魯木拉。不甚陡峻。途長百餘里。盛夏積雪不消。積雪有數仞深者。烟瘴甚盛。最爲難行。道旁之人畜骷髏。塞途塡壑。不知凡幾。離拉里一日。

砂工拉。高險難行。綿長百餘里。四時積雪。盛夏不消。烟瘴撲人。亦是骷髏之地。離拉里七里。

賽瓦合拉。雖不甚陡。而綿亘百餘里。四時積雪。有烟瘴。離砂工拉四日。過山二日至說版多。又二日至洛

隆宗。北通青海。南接咱義。塘稱重地。間有夾坦。出沒其中。

瓦合一柱拉。不甚陡而路險難行。一連四山相接。綿長百六十里。四時積雪。有深數十丈之窖。行其上。愁雲瘴霧。日色慘澹。烏獸藏跡。別是一天風景。按康熙五十九年。雲南官兵三百餘員名。至此山下劄營。一夜風雪。人馬盡僵。離洛隆宗四日。過脚山。路陡積雪。綿長五十里。有煙瘴。離瓦合一柱拉三日。過山至昌都二日。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爲重地。西河環抱左右。有大木橋。東走西川。南達雲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區。

昂地山。陡險。積雪有瘴。途長百里。離昌都七日。

大所山。崎陡。積雪有瘴。途長百二十里。離巴塘一日。

立登三巴山。路陡有瘴。途長五十里。離巴塘二日。納哇奔松山。路崎有瘴。途長六十里。離巴塘七日。撥浪工山。有瘴。綿長九十里。離德靖營西一日。高日寺山。途長六十里。離德靖營二日。

折多山。路崎有瘴。途長五十里。離打箭爐一日。自昌都至此。其中之昂地、乍了、洛家宗、石板溝、谷黎、江卡兒空子頂等處。爲官角桑昂邦上下打拉一帶夾坦出沒之所。

東方之川

機楮山卽藏江。有般通渡。離十里。

工布江達河。有橋。設隘。

拉里河。離拉里東半里。夏秋泛漲。湍急難渡。

假夷三巴橋河。離洛隆宗一日。左山右河。最險。有橋。

拉工河。有橋。離昌都西三日。

六古三巴河。有橋。離昌都西三十里。

察木多河。分左右二江。有大木橋。（察木多道卽昌都康平。）

金沙江。（卽巴塘河。）泝江百二十里。至竹巴隆。過渡有船。

雅隆江。卽中渡。德靖營有船。

南方之山

鍋噶拉。高大積雪難行。途長百里。離召一日。

宋噶拉。連絡重疊。崎嶇難行。途長八十里。離召三日。

札拉。路崎不甚險。途長五十里。與宋噶拉相連。

南方之川

春結卽藏江。（前後藏之河。會流于南。由赤哥雖卜喜洛出藏境。）

洛巴卽工布江達之水。皮船通渡。

恕江卽外夷界。不可渡。

西方之山

阿里拉。高大多瘴。途長八百餘里。積雪奇冷。不可行。

甘不拉。即西崑崙山。路崎嶇行。途長九十里。

鍋噶拉。途長七十里。路崎多瘴。

墨雨拉。高峻積雪。有煙瘴。途長百里。

西方之川

業竄橋。有鐵索橋。乃守隘地。

藏布河。

羊木陸海。自札什隆布至阿里。夏天陸地皆水。人呼曰海。

北方之山

喇根拉。在騰格那爾東。途長五十里。

克里野垃。千餘里。淤沙積雪。煙瘴逼人。冬夏不可行。自楊八岱入草地。由哈垃烏素至玉樹白兎河等處。

皆大山平川。皆夏秋濕潮。冬夏多瘴。

北方之川

彭多河。有鐵索橋。亦有皮船。雖藏三日。

哈拉烏素。皮船通渡。雖藏八日。

阿克打木。雖藏二十五日。

春長諸爾。雖藏九日。即天池也。

寺廟

大召。在拉撒內。名曰老木郎。建自唐時。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闌干殿宇。皆係銅底鎏金。宏敞壯麗。煥然奪目。寶珍奇玩。畢聚于內。中殿供大佛。名曰釋伽摩尼。云自中土侍隨唐公主至藏。年甫一十二歲。成聖西域。或云。自中國錫請來者。左廊有唐公主、暨土蕃梵僧、並白布國王女、塑像祀之。其內神佛萬計。皆用大銅缸貯酥油點燈爲供。惟唐公主前不點酥油燈。樓頂東南隅金殿內。有百喇末殿。神名百喇末。云係唐公主威聖神靈顯赫。人民敬畏之。漢人有稱累子天王者。內藏尚古軍器。其劍長五六尺。鳥鎗有八九尺一丈長者。形與今之五子炮同。弓鞲箭袋亦甚大。其箭有四五尺長者。殊爲異觀。大殿內有明萬歷時太監楊英所立碑一通。殿門外前廊壁上。繪有唐三藏師徒四衆像。昔唐公主晚年好佛。皈依釋教。故西向其門。門外有唐蕃和盟碑。高約一丈五尺。寬約四尺。厚約二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尚書等字跡。並牛僧儒姓名。但年遠模糊。不能悉讀。僅錄其略。載于後編。碑旁有唐植古柳二株。老幹盤屈。若龍蚪然。

小召。在大召北半里許。名曰喇木契。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寺乃唐公主所建。坐西。因唐公主悲思帝鄉。故東向其門。殿內之佛像。名曰珠多吉。云係釋伽摩尼之弟。市八歲成佛。又云。塑像內即唐公主肉身。俗傳如此。座上額書默琛能仁四字。南即頗羅鼐住宅。

垂仲殿。在大召東半里許。寺名噶瑪巴。內居護法。乃喇嘛裝束。仍娶妻生子。世傳其術。即中華之巫類。每月之初二、十六。下神頭。戴金盔。上插雞羽一束。高約二三尺。穿甲背。插小旂五面。周身以白哈達結束。足穿虎皮靴。手執弓刀。登坐法台。凡人叩問吉凶。託人言判禍福。出則人從裝束鬼怪。執旂鼓鈸導引。寺內多畜放生野獸熊狼等類。凡各大寺。皆有垂仲。亦有女人爲之者。俱爲番人所敬信崇奉焉。

木鹿寺。在大召北。小召東。樓高四層。亦頗壯麗。廣闊。乃係西番僧人習經之所。寺西有經園。造各種經文。類行各處。菊崗寺接連經園。各種蒙古僧人學經之所。樓高三層。

玉奪三巴橋。在拉撒之西一里許。係綠琉璃瓦所蓋。云建自唐時。漢人呼爲琉璃橋。由此西行里許。即布達拉。

布達拉。乃平地起一石山。高約二里許。就其山勢。疊砌成樓。高一十三層。上有金殿三座。亦唐公主所建之宮室。其金殿之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黃帽喇嘛之祖師宗卡巴手足印。在一黃酥油上。日久不化。各殿中陳設歷代寶珍器皿。充盈彙集。達賴喇嘛居住于內。乃西藏第一勝區也。

招拉葉洞山寺。在布達拉西南山脚。亦係平地湧起石山。山頂建寺。形如磨盤。漢人呼爲磨盤山。登其巔上甚險。山之南崖下。即藏江。寺內喇嘛皆業醫道。

祿康插木。在布達拉後。有一方池。周圍約四里。中築一臺。上建八角琉璃亭。高四層。又名水閣涼亭。皮船通渡。乃五世達賴喇嘛避暑處。後爲佛姊居住。（即呼圖克圖之母。正十二年病故。）

宗角。在布達拉北二里許。係達賴喇嘛避暑處。

卡契園。在布達拉西五里許。勞湖柳林內。乃趨頭回民禮拜之所。有魚池。經堂。禮拜蒸花草芳菲可人。

疏日崗。在布達拉西七里許。乃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往來停驂飲茶之所。人亦呼經園。

別蚪寺。拉撒西去二十里。依山佈列。層樓百周。環數匝。內金殿三座。有達賴喇嘛避暑花園一所。每年亦至此講經一次。寺內乃漢人、蒙古、西蕃楊土司、魯土司、布爾康布木、等處之人住居習學藏經。有達賴喇嘛揀派掌黃教之呼圖克圖北薩楞布氣居此。下山里許。有垂仲殿。乃護法喇嘛所居。此處垂仲無妻室。亦降神附體判斷禍福。其地垂仲。到處有之。有有妻者。有無妻者。不能枚舉。

仍仲寧翁結巴司大召。西去八日。即後藏札什隆布地。其寺背山臨河。院宇敞麗。佛像莊嚴。乃班禪喇嘛坐床之所。各處朝禮番夷。不絕于道。凡學經成者。必至此受戒取名。熬茶施衆。考班彈乃金剛化生。第一世名桑吉年地楞柱。凡轉生十三世。第十二世名班陳羅藏吉堅魯。入覲世祖章皇帝。贈同五世達賴喇嘛。十三世名直俊羅桑益喜。我朝疊加恩禮。乾隆二年圓寂。轉生十四世。乾隆六年坐床矣。

撒家寺在札什隆布境內有撒家班禪乃紅帽喇嘛之祖師其教喇嘛年少時娶妻生子俟有子後不復再近室家始登法座接背相傳遵尚亦同達賴班禪諺云若無其子則西蕃人當盡滅矣

多爾吉拔姆宮在羊卓白地海中自拉撒西行半月海中有山上建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跡寺內乃女呼圖克圖多爾吉拔母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牒巴三節亂藏時化豬逝去藏地呼豬曰拔故名

色拉寺召北十里依山成勢碉房層樓參差高登圍墻如廊內金殿三座園亭數處達賴喇嘛藏至講經一次寺有掌教呼圖克圖主之喇嘛約四五千衆內有鐵杵一枝長不足二尺一頭如三棱鐧一頭如人頭狀者三如草馱所執降魔杵云昔建寺時自西天飛來者人咸爭禮之

達隆寺自召北行過郭納山一日寺亦宏麗喇嘛約千餘

熱正寺自召東北二日角子拉上寺內喇嘛甚衆山徑曲折鳥獸寂無欲觀喇嘛振鐸俄頃山禽麞鹿倚類畢集

楚布寺業郎寺召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有掌教呼圖克圖主之紅帽之宗名噶瑪黑帽之宗名沙瑪納明萬歷時曾入覲勅賜封號册印至世祖章皇帝賜勅封大寶法王印今承襲衣鉢者一名札哇楞布氣一名革桑楞布氣

甘丹寺召東九十里形勢同布達拉極其華麗乃宗卡巴坐床之所山上多有遺跡爲黃帽喇嘛發源之地

江巴林寺在昌都其寺東向內有金頂一座樓臺院宇宏闊壯麗亦康藏之勝區寺有掌呼圖克圖二人一名教喇巴戈喜丹奔俄木一名拔巴丹奔姜錯

桑鳶寺在召東二日內供關聖帝君傳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爲害人民不安帝君降聖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建寺以奉之稱曾號曰革塞結波其寺喇嘛頗衆達賴喇嘛歲至講經其地有查洋宗山山上石多機札古寺有洞高二千餘丈梯石而上洞內石蓮花佛座前石几石盒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復生其洞須燃火而入座後有一大海云作惡之人至此必失足墮海中番人畏憚而不敢忽

歲節

西藏年節如臘月大以元日爲年小以初二爲年凡商民停市者三日各以茶酒菓肉等食物互相餽送爲禮郡王于元日設宴布達拉請漢番官及頭人過年初九日大召內聚集各山寺喇嘛四萬衆迎接達賴喇嘛諸佛登臺或有名呼圖克圖諷誦大經至上元郡王及噶隆、牒巴、等各於大召周圍大放花燈紮木架以五色油麵做人物龍蛇鳥獸下設木架數層安設大燈周圍約數萬盞自黃昏點起至次早始撤

以天之晴陰風雪並燈焰之色占一年吉凶如是夜天清氣爽月明無風燈焰光輝色正則一年人畜安康五穀豐稔若天不明朗或遇風雪及燈焰紅白烟煙乃爲不吉二十一日調集各處蒙古西番馬步兵三千名頂盔貫甲執長矛弓箭烏鎗藤牌馬亦從頭至尾披掛五色甲裙各各跳舞放鎗遶召三次至琉璃橋南燃放火炮以爲迎神逐鬼其炮係銅鑄有二十餘位內最大者一位上列威剿除叛逆五字鑄自唐時事蹟於布達拉庫內勘發銀茶紬緞綾帛布疋金珠等物佈施僧衆以爲念經之資二十三日郡王及噶隆、牒巴並有名大喇嘛各出八九以至十四五歲幼童數名快馬數匹跑馬自色拉寺東山脚起由布達拉後至工布堂約三十里一氣跑到先到賞緞紬哈達銀錢等物其次到後到者各分賞有差又選善走之人數十名自布達哈西跑至拉撒東止約十餘里亦一氣跑到甲其先後分賞賞畢遶召跑三匝而散此以爲一年搶標奪彩之戲至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拉撒轉召二月三十日布達拉懸掛大佛其佛像係五色緞堆成自布達哈第五層樓垂至山脚長約三十里將大召中所有寶玩金珠器皿陳列喇嘛裝束神鬼諸妖各番國人物牛虎象等獸轉召三次至布達拉大佛前各跳舞歌唱如此一半月間始散乃其地之春戲神鬼人獸等衣著頗極精巧華麗其寶玩無窮不能枚舉六月三十日別蚌寺、色拉寺、掛大佛亦裝神鬼等類垂仲下神番民男女並皆華服鑑裝或歌或唱翻桿子跌打各種跳舞亦二寺之大會也七月十五日另故牒一人以司農事其地之頭目、牒巴、陪之遊街佩弓挾矢旋旌導引遍歷郊圻以觀田禾射飲一日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獲七月十三日其俗各將涼棚帳房下于沿河遍延親友不分男女同浴於河至八月初五日始能去七月浴之則去病疾至十月二十五日夜云係宗卡巴成聖之日各家以及寺鋪山院皆于窗檻牆壁間挨放燈數百不等光明如晝佈若列星亦大觀云又係古燃燈佛誕未知孰是亦係燈焰天色占次歲之吉凶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番民男女盛服而朝家戶飲酒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跳神逐鬼喇嘛裝束各種神佛鬼怪至晚則遶召放鎗吶喊以爲驅邪逐鬼云爾是日各寺院俱有會男女皆華服盛飾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紀年

西藏不識天干僅以地支屬相紀年亦以十二個月爲一歲以寅爲正月仍有閏月但其閏月不同時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之異而無小建如閏初一則無初二即初三矣或于月內摘去二日即不呼此二三日假如二十六日次日即呼二十八日每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其呼正月曰端郭餘月仍挨數呼之紀日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與憲書無異推日月之蝕亦纖毫不爽云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流傳者

風俗

西藏風俗鄙汚人皆好佛貪財不以淫亂爲恥不知臭穢輕男重女不設几棹床鋪老幼男女皆隨地坐

臥。飲食惟茶爲最要。次青稞、炒麵、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類。但牛羊肉亦多生食。而食米麵者頗少。衣服多係毛織。男子有髮垢面。不梳不沐。婦女老少。日以糖脂或兒茶塗面。貪淫嗜酒。不曾狐行。婚姻禮節。迥不成風。四方俗習并附。

綠馬嶺一帶人。頗勇健。少賊盜。民俱貿易。人死。碎割喂鷹。如染瘟疫凶疾死者。砍碎其屍。或山或水。分而棄之。女未嫁。髮順披。嫁則將髮交叉搭頂上。以紅哈達作圈勒頭上。其他一切與藏同。

寧多、濕拉、阿雜、拉里、大窩、說板多、洛隆宗、浪岩、波、恩達、察哇作貢、桑阿、却宗、昌都等處。與藏同。惟昌都女未嫁。髮順披。嫁則珊瑚作兩花如菊大戴額上。出嫁再不歸寧。即回亦止于門外。飲以茶酒。毋至女家亦然。大凡女子婦人。一概忌入人家。以爲不祥也。廟宇內更嚴忌之。若喇嘛與人通奸。則將兩造剝皮。皮楦草。其屍或投水。或棄野。以示儆。獨此異于藏。

春結一帶。婦人、以珊瑚作一圓花。下墜白螺殼。至于肩間。男人、以黑栽絨作帽。披栽絨褊單。面色多紫黑色。遠望不類人形。死喂鷹。餘與藏同。

干巴爾地極一帶。婦女嫁有夫。以綠松石金銀鑲圓花如鏡大如湯碗口。帶于額上。名曰玉老。後帶冠。名策勒。插一翎名押籠。餘與藏同。

羊卓白地、札什倫布、三桑等處。女嫁則髮槎細繩交頂上。以珠石等類穿盤掛頂上。項帶蜜蠟素珠一串。有大如茶盞者。人死喂鷹。或沈水。孝服百日。不梳頭。餘與藏同。

阿里、噶爾渡、一帶。男子、帽高尺餘。或錦或緞爲之。頂綴綽。製仿冬帽。婦女以珠作簾垂頭前後遮面項間。穿間領大袖衣。著褐裙。凡相見。以哈達交換爲禮。見長上不除帽。惟以右手指自額上者三。念唵嘛吽者三。餘與藏同。

哈拉烏素、達木、一帶。居住皆蒙同。霍耳番子。參人死則遷居。而遺屍于原住處。男子衣帽同蒙古。婦戴白羊帽。或狐皮帽。髮細辮。以硨磲並銅鑲戴辮間。垂至脚跟。行則鏗鏘有聲。穿巴束硨磲飾帶。著皮巷。食奶麵茶馬奶酒。又另是一種也。

西藏記下卷

衣冠

西藏衣服冠裳。多用毛氈氈罽。富者亦穿紬緞布疋。頗羅鼐冬帶元狐帽。或錦或緞爲胎。夏戴綿帽。制仿秋帽式。高六寸。平頂絲纓。捲邊約寬二寸。兩旁有杈。以蟒緞或卽片錦爲面。上鑲獺皮窄邊。居常穿大領無袂小袖衣。名曰褚巴。皆以五色緞錦或片子爲之。亦用各色皮爲裏。遇朝大節。則穿蟒衣。貂皮披肩。不穿大掛。腰束金絲緞一幅作帶。長六七尺。腰匝二道。亦帶小刀荷包之類。必帶碗包一箇。足穿香牛皮靴。名巷。頭蓄髮。左耳帶珠墜。所乘馬亦掛兩踢胸。其屬下之噶隆、牒巴、人等。只帶一踢胸。所著蒙服。皆與頗羅鼐同。惟髮不束。不綰。不梳。披垂肩後。戴栽絨平頂大帽。無纓。亦或帶緞狐各樣帽。其栽絨毛長二三寸。如羊毛狀。手帶骨扳指。拏素珠。束皮鞓帶。或緞或紬或毛褐帶不等。帶順刀荷包。識字者。腰插鐵筒。狀如小刀鞘。內裝竹簽、描金皮盒。內貯黑水小銅瓶一個。寫字時。盤膝坐地。以紙捲摺。或行左手持定置于膝上。右手握竹簽。醮黑水自左而右橫書。畫匠則以猫毛爲筆。遇節令或公事。噶隆將髮分作兩股。于頂上左右各綰一髻。身穿蟒衣。上披片子褚巴。牒巴將髮亦綰成一髻。戴無翅白紗帽。乃唐之遺制也。左耳垂金鑲綠松石墜。約酒鍾大。其形似鳥獸。以兩爪並嘴相擒掬一物狀。名曰瑣瑙。右耳垂珊瑚墜。用李大珊

瑚兩顆。上下金鑲。名曰工紬。身穿大領窄袖油綠錦短衣以水獺皮走邊。紬口用五色緞各一條相接。前鑲獺皮。下穿黑袍白裙。裙名曰郭。在足著皮巷。上披紅氆氇單。插順刀。帶腰刀。繫大紅花緞帶一條。其巡街之役。名曰郭家哇。逢時令會期。亦蟒錦短衣。黑氆氇裙。帶腰刀。繫緞帶。不披褊單。不綰髮。戴白圈帽。如箭鼓子邊樣。手持木棍。巡查打街。自噶隆下至小民。手上俱帶骨扳指。大領無衩。楮巴。或布氆氇紬緞等。看其貧富爲之。不拘顏色皆穿。而所戴之帽亦同。腰束皮帶。或毛氆氇。亦帶小刀。順刀。碗包。火鐮。等物。手拏素珠。懷擂木碗。其褲子。襠內開衩。腰兩旁亦開衩。腰如荷包口。紮束腰間。婦女服裳。裝飾。頭髮從頭分兩旁。搓如繩。交腦後。稍以繩束之。女子未嫁。腦後另分一辮。以寶石珍珠珊瑚之類。戴辮上。若受聘。則將夫家所定之金鑲綠松石一大塊。戴頂上。嫁爲婦。則不復辮髮矣。居常以紅綠絨絨作尖頂小帽。戴頭上。脚穿布靴。或皮巷。下穿十字花黑紅氆氇裙。名曰束波。前穿圍裙。或紅氆氇。或各色紬緞爲之。鑲花邊。名曰斑帶。上穿小袖短衣。長齊腰間。名曰文肘。綾緞紬布毛氆氇皆爲之。上披栽絨小方昇。名撒。手帶銀鑲珊瑚戒指。名曰慈姑。左手帶銀釧。名曰則籠。右手帶硨磲圈。寬約二寸。名同箍。乃小時帶者。至磨斷方已。無論貧富必帶之。云死後不迷路。耳帶金銀鑲綠松石墜。長寸餘。寬七八分。後面有小鈎掛于耳上。名曰額哥。上連珍珠珊瑚串。綴以銀鈎。掛髮上。名曰忝達。下以連珍珠珊瑚串長六七寸。垂兩肩。名曰重雞。貴賤不等。皆項掛素珠一串。自珊瑚、青金、硨磲、磁器、至木珠者。富室帶蜜蠟珠。有大如茶盞者。又帶一銀盒。名曰阿務。內裝護身佛、子母藥之類。胸前必掛銀鑲珠石環。長約有三四寸。寬寸餘。兩頭有鈎。乃掛衣扣者。名曰的拉。不拘貴賤。皆有之。稍富餘則帶珍珠帽。以木作胎。如緯笠式。而厚硃紅漆裏。以金鑲綠松石爲頂。周圍滿綴珍珠。于胎上。價有值千金者。老年婦人。以金鑲綠松石一片如鏡。約湯碗口大。立戴于額上。名曰白玉。凡戴白玉。親友作賀宴客。其蒙古婦女。髮亦自頂分兩股打辮子。以青緞或青布以作套束之。約寬寸餘。長二尺許。以鈎掛髮辮際。垂兩乳旁。足穿香牛皮靴。身穿長衣。上蓋鑲邊齊肩長褂。其褂腰作細褶。仿朝衣褶。耳帶累絲金鑲綠松石墜。或珊瑚墜。臉不敷糖脂。不披方昇。冬夏俱戴孤皮帽。

物產

拉撒穀屬。產青稞、小麥、胡豆、豌豆、菜子。自他處販來者。則莨豆、黃豆、水豆、稻米、黑糖。蔬屬則閩根、葱蒜、蔞蒿、近漢人自中國帶來菜種。有白菜、高苣、波菜、莧菜、韭菜、蘿蔔、桐蒿、四季豆、胡豆。牲畜則馬、騾、驢、牛、黃牛、羊、長毛牛。豬頗小。至大不過四五十觔。雞亦小。野牲則天鵝、黃鴨、白鵰、大鹿、獐、兔、狐、細鱗魚。花果則芍藥、牡丹、西天花、剪碎絨、蜀葵、金蓋、嬰粟、虞美人、山丹、有紅白二色紫金蓮、藏菊花、有紅白二色馬蘭、松、柏、柳、白楊、桃、林檎、胡桃。自他處來者。則葡萄、棗、杏。服物則氈子、氆氇、氆氇、錫鐺、非綿器皿之揭鐺、乃一種毛氆氇別名栽絨。拉撒。東至滇馬嶺土民皆稱百巴。出產同名。工布江達、產栽絨、騾子、大頭狗。其餘出產同藏。自工布江達、至寧多濯拉河、阿雜。一帶土民。俱名工固。拉里不產五穀。以畜牧資生。牛羊爲食。大窩說版多。洛隆宗、土產皆同藏地。說版多山後。有金廠。有黑帳房。洛隆宗南去二日。有浪岩山。產青金石。波產麥、豆、牛、羊、豬、雞、蜂蜜、恩達、察哇作

貿、桑阿却宗、俱產稻米、麥、豆、蜂蜜、葡萄、胡桃、牛、羊、騾子、雞、豬等物。昌都產稻米、粟、穀、生薑、黃蓮、麝香、熊膽。自拉里至昌都土民皆稱康巴。拉撒之南。春結一帶土民。皆稱百巴。世居黑帳房者名洛巴。產騾子、大頭狗、栽絨、竹、木、蕨菜、茜菜、蔔萄、胡桃、青杜木。拉撒之西。干巴白爾極土民名衞巴。羊卓白地至札什倫布三桑一帶土民。皆名藏巴。物產皆與藏同。阿里噶爾渡一帶。產稻米、粟米、棗、杏。拉庫兒碗、札木札呀碗。其價有值數十金者。召北浪子一帶。土產同藏。氣候稍寒。納克產。依克駝洛海一帶。有海子鹽水、鹱水。拉撒至楊八塘一帶。有雀甘一種人。居黑帳房。以牧畜打牲爲業。天寒。不生五穀。產馬、牛、狐、狸、沙狐、狐、狸、孫、白豹、金錢豹、虎、麝香、野牛、野馬、野驢、兔、雉、鶴、黃鷲、黑鵝、雪雞、野雞、野葱、蒜、韮、當歸、甘遂。桑駝洛海。吉札布。生根物角。一帶。俱名昂獨。無人煙。地多溫泉。海子產白鹽。藏民成資以食。拉撒東北由哈拉烏索至達木一帶。皆蒙古與霍耳人錯居。不產五穀。惟耕牛羊。

飲食

藏番蒙古不拘貴賤。飲食皆以茶爲主。其茶熬極紅。入酥油、鹽、攪之。飲茶。食糌粑。肉米粥。名曰土巴湯。其次麵菓牛羊肉奶子奶渣等類。牛羊肉多生食。而日食不拘頓數。以饑爲度。食少而頻。男女老少。皆日飲釀酒。乃青稞所釀。淡而微酸。名曰嚕。亦有青稞酒燒。飲醉後。男女相攜。沿街笑唱爲樂。

婚嫁

婚姻亦擇女壻。首取門戶相當。男識字者佳。女以善生理、識貨價、理家務、爲善。亦通媒妁。惟富牒巴之家方有之。其餘多苟合。如兩姓各知子女好否。男家以一哈達。託親友一二人云。我有男願與某家女聯姻。其親友持哈達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爲婦。將哈達遞上。彼此相樂。如不推謝。則云我于某日來說。于是日女家遍招親友以候。其媒乃攜男家酒並哈達至云。其子弟行止年歲。女家父母親友喜允。則飲其酒。各受哈達。另日媒人則將下聘之金鑲綠松石。戴于女子頭上。名曰色賈。仍以茶菓衣服金銀羊腔羊腿各若干爲聘。女家亦以禮回之。如不允。則男家之酒一滴不飲。哈達亦不受。至迎娶之時。男女家必先延客數日。亦以衣裙等物贈裝。父母亦陪嫁田土牛羊衣飾。至其日。不用車馬。女家于門外搭一涼棚。內以方坐褥三五個高鋪于中。將麥子撒爲花。扶女坐于上。父母旁坐。親友列兩行而坐。用小几桌擺菓食糖果各食物數盤。以茶酒米粥與女食畢。二家親友則扶女步行。遠則乘馬。送親之親友。各將青稞麥撒貽其女。而女家則將果子哈達共結一處。贈散親友。送至男家。各不行禮。扶女與女壻坐。飲以茶酒。片刻。則扶開分坐。親友各將哈達與男女。長者掛于項。平交。放于懷內。或堆積坐前。親友則列兩行而坐。飲茶酒飯食畢。各攜果肉而回。至次日。男女父母及親友男女。俱華服。項掛哈達。擁新婿新婦遶街而遊。凡至親友門。不延入。惟以茶酒送至街中飲之。飲酒則圍圓扶手。男女挾坐而歌。如是三日乃止。

夫婦

西藏風俗。女強男弱。夫婦則媒正娶者少。多苟合。其差衞、輒派之婦人。故一家兄弟三四人。只娶一妻共之。如生子女。兄弟擇而分之。其婦人能和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美。以其能于治家。凡做買賣。亦屬婦人。如種田禾、紡毛線、織毯子、當烏拉。人皆笑其無能。然不以淫亂爲恥。父母不之禁。夫婦不之怪。如有外交。則明告其夫曰。某爲我之英獨。其夫怡然而夫婦悅則相守。不願同處。即自擇所欲而適焉。

生育

西藏生育子女。不洗浴。不剃頭。落地時。其母以舌舐之至三日。即用清油、酥油、塗擦遍身。晒于日中。數日。即以炒麵調湯灌之。多不與乳食。稍長。男子教書算或習一技。女子則教識戚。稍作買賣。紡毛線、織毯毯。不習針工。不拘女誡。而生育以女爲喜。風俗信重喇嘛。如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爲僧。女爲尼者。

喪葬

西藏凡人死。不論老少男女。用繩紮成一塊。膝嘴相連。兩手交插腿中。以平日所著舊衣裏之。盛以毛袋。男女羅哭。用繩弔屍于梁。延喇嘛念經。以酥油送大小召點燈。或數十勺或百勺。諒其貧富。將死者所有之物盡出。以一半布施布達拉。以一半變賣。作延請喇嘛念經、並煮茶、及一應施捨之需。即父子夫婦。亦不肯存留一物。其屍放二三日或五七日。背送劇人場。縛于柱上。碎割喂犬。骨于石臼內杵碎。和炒麵搓團喂狗。劇人之人。亦有牒巴管束。每割一屍。必得銀錢數十枚。無錢則棄屍于水。以爲不幸。其喇嘛則喂鷹。皆以火化。築塔。親友弔問。窮者助以銀錢一二枚。富者以哈達慰問。並送茶酒。其孝服。男女百日不穿華服。不梳不沐。婦人不帶耳墜素珠而已。他無所忌。富者時常請喇嘛念經。以超亡魂。至一年乃止。

醫藥

西藏醫名厄木氣。藥不泡製。皆係丸散。一診視而後用藥。其視脈。以左手執病者之右手。右手執病者之左手。一時齊診。不分先後。但番人無論老幼男女。小疾則以清油、酥油、遍體擦之。暴于日中。若陰天。以絨單覆蓋。用栢葉燒煙薰之。重者始診脈服藥。或刺血。然不論病之輕重。必延喇嘛念經。或朱巴念誦祈禱。朱巴即道士之類。或令童男女唱佛歌以祛之。

占卜

西藏占卜之術不一。有等喇嘛。以紙畫八卦。書番字而占者。有以青稞排卦。抽五色毛線而占者。或數素珠而占者。或畫地而占者。或燒羊骨。或看水碗。種種不一。然亦有頗驗者。大抵在所學之精淺耳。婦女亦有會者。不能悉述。

禮儀

自噶隆、牒巴、下至小番。見郡王並公等。俱止卸帽于手。伸舌。打半躬。垂手曲腰。各自就坐。凡進見。必遞哈達一個。如中華投遞手本之意。若係平交。則彼此交換爲禮。即書信中。亦必盎一哈達。蓋即投刺之意。若路遇。則側立抹帽。垂手打躬。其平民見噶隆、牒巴、頭人之禮。亦如之。自郡王下至番民。見達賴喇嘛。皆卸帽合手。三禮拜。曲腰垂手。至法座前。達賴喇嘛以手抹頭一下。謂之討捨手。

宴會

歲時令節。頗羅鼐亦知宴客。或在家。或于各柳林中。正中鋪方褥數層。頗羅鼐自坐。前設矮方桌一二張。上擺麵果、長尺許。生熟牛羊肉。藏番。藏杏。藏核桃。葡萄。冰糖。回之果。焦糖等類。各一二盤。其焦糖乃黑糖同酥油熬成者。長尺許。寬三四寸。厚一指。牛羊肉或一腿。或一大方。豐厚隨時。兩面鋪長坐褥。前亦挨設矮桌。擺列果食等類。各半郡王之半。噶隆、牒巴、浪子沙、仲憲、等。列兩行而坐。或兩人一席。或一人一席。隨從人等各就席後地坐。每人給果食一大盤。食則齊食。先飲油茶。次以土巴湯。再以奶茶。抓飯。乃纏頭回民所作。有黃白色二種。用米作飯。水淘過。入沙糖、藏杏、藏棗、葡萄、牛、羊、餅、等物。盤盛。手抓而食。繼飲蠻酒。遇大節會筵。乃選出色婦女十餘人。戴珠帽。穿彩服。行酒歌唱。近有能唱漢曲者。又有八、九、十、十二三歲小童十數名。穿五色錦衣。帶白布圓帽。腰勒錦條。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後相接。又設鼓十數面。其司鼓者裝束亦同。每進食一巡。相舞之前。步趨進退。與鼓聲相合。按其義。做古之八佾舞。歇食。果肉果等物。俱各攜去。不留。或亦設宴請漢官。凡此食物等品。自郡王下至小民。皆同。惟行酒婦女童舞鼓吹。除郡王而外。他皆無也。揔之。主人上坐。客至。不起立。不迎送。若在主人之上者。始讓之。其酒罐上。必以酥油揑口上。以爲致敬。碗皆自帶。食已不洗。以舌舐之。民間宴筵。男女同召。坐一同坐。彼此相敬。歌唱酬答。竟日始散。散時。男女圍聚。攜手跌坐而歌之。至門外街中。歌唱而散。富者每月二三次。貧者亦必一次云。

市肆

西藏習俗。貿易經營。男女皆爲。一切縫紉。專屬男子。通用皆銀、錢。每個重一錢五分。上鑄番字花紋。其名曰百丈。以銀易錢而用。若貿易碎小之物。以蒙子、哈達、茶葉、酥油、易換。至市中貨物商賈。有擺頭回民販賣珠寶。其布疋、紬、緞、綾、錦、等項。皆販自內地。有白布回民販賣氈毯、藏錦、卡契緞、布、等項。皆販自布魯克、巴白勒布、天竺、等處。有歪物子專賣牛黃、阿魏、等物。其他藏繭、藏紬、毯子、氈毯、藏布、以及食物諸項。藏番男女皆賣。不設鋪面桌櫃。均以就地擺設而貨。

房舍

自爐至前後藏各處。房皆平頂。砌石爲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三層至六七層者。凡稍大房屋。中堂必雕刻彩畫裝飾。堂外壁上。必畫一壽星圖像。凡鄉居之民。多傍山坡而住。惟甲貢地方有草房。其蒙

古、住格爾牛羊廠、住黑帳房、而拉撒境內、大房頗多、有可住數百人者、如大召南之拉撒興厦、內安設銅鍋一口、可盛水百十餘擔、以供念大經熬茶之用、即此可類推矣、

刑法

西藏相沿番例三本、計四十一條、所戴刑法甚酷、大召旁有黑房數間、拘繫罪人犯法者、不論罪之輕重皆禁于內、用毛繩將四股綳起、聽候發落、如二姓鬬毆致命者、將屍棄水、兇手只罰銀錢充公、並給屍親念經、或銀若干、牛羊若干、追比全完而釋之、無銀則縛棄水中、籍沒其家、其搶奪刦殺者、不分首從、皆問死罪、或縛于柱上、以鎗打箭射、較射飲酒、死則割頭懸示、或送猞猁野人食之、或活縛送曲水蝎子洞、令蝎子食之、若偷竊不道、將全家鎖拏、監追內比、或一陪三陪六陪九陪、追完、將正賊去目、鼻、砍手、凡犯重罪、先以繩緊縛、以皮撻數十、搓于水中、泡一時取起、再撻之、如是者數次、然後審訊口供、如其不認、則以滾油滴其胸、用大刀裂其肉、再不招、則綑縛坐水中、髮分兩股、以繩左右絳之、用白粗布蒙面、以水立澆之、不認再澆、或于十指內下油簽、若永不招供、而後釋放、倘熬刑而死、棄屍水中、其刑法慘酷、從未之聞、至爭鬬打架、告理者罰銀、曲多直少、犯而不告者、各重罰、無銀則以長棍責釋、若犯姦情、止罰銀錢、隨其貧富多寡不等、亦或責釋、但犯法無論男女、俱于市中去衣責之、近亦有枷號者、觀其刑法、可知其人之頑、俗之惡矣、

外番

西藏定自康熙五十九年、十餘年來官兵往返其間、崇山鳥道、盡屬坦衢、荒服窮陬、咸沾德化、於是藏之西南、計程兩月、有巴爾布一區、天道和煖、產稻穀、孔雀、其民爲三部、一曰布顏罕、一曰葉樗罕、一曰庫庫木罕、於雍正十年間、遣使來藏、經駐藏大臣等具奏、蒙聖恩允准內附、賞頒勅封三道、賜蟒緞、玻璃、磁器等物、於次年八月、派員齎送至藏轉頒、十二年正月、布顏罕等遣使來藏、請赴京進貢謝恩、奉旨准其來京、遂沿途支應、四月二十日自藏起程、其三部奏章貢物譯出漢文、附載、

布顏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布顏罕雜雜噶嘛爾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冲和、微末布顏罕不勝慶幸、蒙大主仁恩、賞給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瞻仰聖明、曷勝欣慶、回聞大主仁化、即欲遣使請安、拉藏不爲轉奏、計無所出、今蒙貝勒奏請、得沾大主天恩、又得遣使奏事、伏願溫旨時頒邊鄙、小罕普沾天惠矣、鑒之鑒之、奏書微儀、哈達一個、珊瑚樹一株、珊瑚一串五十五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琥珀一串四十一個、金絲織成卡契帶三條、金絲織成卡契小帶五條、各色卡契緞三疋、白卡契布三疋、犀角一枝、孔雀尾扇一柄、孔雀尾一束、黑香一包、各色藥一包、癸丑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

庫庫木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庫庫木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任幸勝、庫庫木罕以實心感戴大主仁恩、蒙賜以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向聞大主天恩仁惠、至於天恩溫旨、如此沛降、實出望外、今

以貝勒轉奏、蒙賜勅書、無涯天恩、愛生盡如同父母、曷勝欣慶、特差巴瓦尼桑格爾恭謝天恩、伏思庫庫木罕、邊鄙小罕、惟賴大主仁恩、以安其生、仰乞溫旨不時下降、奏書微儀、哈達一個、大珊瑚二個、珊瑚六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金絲織成各色卡契帶十條、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孔雀尾管子碗二個、各色卡契布二十一疋、白卡契布五十九疋、各色藥六包、額納持克克、巴爾布、等處、地圖一張、癸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奏、

葉樗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葉樗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幸甚、向因額勒特罕不將大主天威仁化曉諭我等、今幸貝勒宣傳、我等方知虔誠恭順得遂、賞賜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如我親瞻天顏、不勝欣慶之至、邊鄙小罕、惟乞大王憐愛、鑒之鑒之、奏書微儀、哈達一個、大小金錢二個、林親中內佛一尊、珊瑚一串一百十八個、小珊瑚一串一百三十六個、香盒一個、孔雀尾管子碗一個、孔雀尾扇一柄、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各色藥一包、巴爾布帶一條、白卡契布三疋、各色卡契布十疋、卡契緞三疋、巴爾布布四疋、星袞一包、黑香一包、阿魯拉三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

又布魯克一族、離藏西南約行月餘、其罕諾彥林親、乃紅帽之傳、天道頗駿、物產與中國相仿、南行月餘、即天竺國界、考其地、唐時歸順、賜册印、其文曰唐師國寶之印六字、外有噶畢一族、原係諾彥林親所分者、日久其勢漸大、後諾彥林親之呼圖克圖、楚克賴納木查爾至噶畢地方、噶畢即留不放歸、諾彥林親屬下、地納、瓦納、二處百姓、時潛赴噶畢朝禮、由是二家成隙、互相仇殺、噶畢力弱、於雍正十年投奔頗羅鼐、發兵助之、敗諸彥林親於界地、諸彥林親亦遣使於駐藏大人處歸誠、並請赴京進貢、彼時以兩家正當仇殺之際、留使在藏、備敍投誠進貢、併兩造仇殺緣由、奏聞、於次年差官前赴二家排解、不就、復於多十月、差陝西督標前營遊擊和尚、同頗羅鼐所差噶隆鍾子、以及外委八員、前赴適中之汪則城、解勸和合、取永和印契、帶二家貢使、於甲寅年正月旋藏、差員伴送赴京、蒙世宗憲皇帝賞賜勅印、遣員護送、於雍正十三年夏五月到藏、噶畢東魯卜喇嘛卒、於是地土人民、仍歸諸彥林親管轄、其不願附之番民一百餘戶、奏明、給與牛種、安插商納之汪則地方、乾隆元年春、諸彥林親、齊類拉卜濟、親身赴藏、朝拜達賴喇嘛、畢、於是年秋八月五日始回、譯出奏書附後、奏書云、天下蒼生共戴、滿洲西土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喇嘛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諸彥林親、齊類拉卜濟等、焚香望闕合掌叩頭謹奏、爲恭請聖安、仰乞天恩事、西陲愚衆、不知善惡、妄行仇殺、西藏貝勒致書宣諭、大主天恩仁化、我等不勝欣感、遣使至大主貝勒處、乞准歸命、復蒙大主賜以生平未覩之異數、大恩、遠賁於黃金滿世界矣、如天之大恩、實萬世不能圖報、惟有感激恭謝天恩、但布魯克巴人愚如獸、不知法教、因與噶畢屢次構禍、蒙駐藏大人轉奏、時遣官員噶隆爲我等和解、又蒙西藏貝勒親至則江、宣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每處安一牒巴、照看辦事、諄諄致書教誨、我等俱各感激、欣然和好、自今以後、惟有戴皇恩、永遠安樂、敬求者、布魯克巴人等、多有不知法度者、求大主賞以勅印、以便管轄、且愚人上畏天威、各守法度、不致生事、世世子孫、永得安生者、皆大主再造之恩、於大主別無所思、伏乞憐憫、時降教諭、鑒之鑒之、爲此特差格隆巴爾沖恭請聖

安。伏乞天恩。並獻土產。各色卡契帶五條。卡契緞一疋。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蜜蠟一串三十六個。五色花布四疋。布魯克巴布二十疋。卡契小刀一把。銀碗一個。月之吉日奏。

天下含生共戴。滿洲西土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噶畢東魯卜喇嘛。焚香望闕。合掌叩拜。奏爲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事。東魯卜上合天心。恭順歸命。仰賴大主恩威。安生樂業。恭請聖旨之時。蒙賜以有生未見異數大恩。噶畢東魯卜不勝欣感。曾經恭謝天恩。實不但今生。雖萬萬世。不能仰報。惟有三寶佛前。虔誠諷經。祝滿洲西土大主萬萬年耳。但布魯克巴人等。生性愚昧。如昔歲年生隙仇殺。駐藏大人奏明大主。普愛生靈。差官噶隆等爲我等和解。貝勒又親至則江宣諭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教訓和好。各處差牒巴一名照看辦事。復致書教訓。如幼兒得母。欣感無既。今復和好。惟感大主庇佑天恩。永爲安樂而已。拜求者。西土大主憐憫餘生。賜以勅印。得賴恩威。便於管轄所賜五城人民。彼亦知敬畏。各守法度。以安其生。此滿洲西土大主憐憫再造之恩也。鑒之鑒之。爲此特差使者商納克諾爾布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並獻土產奏書。哈達一個。珊瑚八個。小珊瑚七十個。金絲織成花緞一疋。花布三疋。象牙一根。卡契帶五條。白卡契布三十疋。蜜蠟一串一百一十五個。月之吉日奏。

新撫南稱巴彥等處番民七十九族。查其地爲吐番地。居四川、西藏、西寧、三界之間。昔爲青海蒙古奴隸。自羅卜藏丹津變亂之後。漸次招撫。雍正九年。西寧總理夷情散秩大臣、達鼎奏請川陝派員。勘定界址。分隸管轄。十年夏。西寧派員外郎武世齊、筆帖式齊明、侍衛濟爾哈郎、遊擊來守華、都司周秉元。四川派出雅州府知府張植、遊擊李文秀。西藏派出主事紬逕額爾黑闊、守備和尚。會同勘定。近西寧者歸西寧管轄。近西藏者暫隸西藏。其族內人千戶以上設千戶一員。百戶以上設百戶一員。不及百戶者設百長一員。俱由兵部頒給號紙。准其世襲。千百戶之下。設散百長數名。由西寧夷情衙門發給委牌。每百戶貢馬一匹。折徵銀十二兩。部議減去二兩。奉旨再減二兩。計每馬一匹折銀八兩。每年每戶攤徵銀八分。歸西寧者交西寧道庫。隸西藏者交西藏糧務處。其西寧所管四十族之內。覺巴拉、喇布、二族。一司木魯烏素濟渡。一司會盟遞文之差。免其貢賦。雍正十二年。頒給唐古忒字律例。係西寧夷情衙門從蒙古例內摘出繙譯者。原議一年會盟一次。三年後年間會盟一次。乾隆二年。西寧總理夷情副都統保祝。以四十族番民。漸知理法。奏改間二年。差章京一員。守備一員。帶綠旗兵二十名。蒙古兵五十名。前往會盟一次。其族分名色。則阿里克。蒙古爾津。雍熙葉布。玉樹。噶爾布。蘇魯克。尼牙木錯。固察。稱多。洞巴。多倫尼托克安兗。多倫尼托克業爾吉。多倫尼托克拉爾吉。多倫尼托克典已。隆布。上隆布。札武。中札武。下札武。班石。上阿拉克碩。下阿拉克碩。上隆坝。下隆坝。蘇爾莽。白利。哈爾受。格爾吉。中格爾吉。下格爾吉。巴彥稱南。桑色爾。隆東。綽火爾。吹冷多。爾多覺巴拉。喇布。以上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戶。計男婦三萬二千三百九十名。除覺巴拉、喇布二族七十四戶各應差不輸貢馬外。止納賦番民八千三百六十九戶。共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乾隆三年。地震傷亡案內。經總理西寧夷情副都統巴靈阿。派員外郎高亮、守備班第、勘實傷亡無存六

十五戶。奏准永行免賦外。止實在番民八千三百四戶。共徵銀六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納克書貢巴。納克書拉克什。納克書色爾查。納克書巴爾。納克書崩盆。納克書達格魯克。札嘛爾。上阿札克。夥爾孫提麻爾。夥爾札嘛蘇他爾。夥爾川目桑。夥爾札嘛蘇他爾只多。娃拉。夥爾。夥爾嘛魯。寧塔。尼查爾。參嘛布嗎。尼牙木查。利松麻巴。勒達克。多嘛巴。羊巴。夥爾。夥爾彥他嗎。夥爾拉塞。上崗噶魯。下崗噶魯。瓊布納克魯。噶魯。巴爾查。上奪爾樹。下奪爾樹。三渣。三納拉巴。樸俗。以上三十九族。計四千八百八十九戶。男婦一萬七千六百六名。徵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統俟藏兵全撤。歸西寧管轄。

臺站

自打箭爐出口至藏。計程五千三百六十五里。共安臺八十四處。安汛十三處。內 撥浪工。兵十名。把總一員。裡塘。兵二十五名。海子塘。兵八名。立登三塢。兵十名。大所。兵十名。巴塘。守備一員。兵五十名。一路之塘汛。江卡。一把總一員。兵二十名。黎樹。兵十名。石板溝。兵八名。阿足。兵二十名。乍了。兵三十名。昌都。原駐雲南官兵一千名。雍正十二年內。減撤四百名。留遊擊一員。領駐其地。總管以四至藏一路之塘汛官兵。說版多。把總一員。兵五十名。後減撤三十名。拉里。把總一員。兵五十名。後減存兵五名。江達。守備一員。兵一百二十名。後駐千總一員。兵四十名。

糧臺

打箭爐。裡塘。巴塘。昌都。即察木多。拉里。西藏。各駐文職一員。

附錄

西藏拉撒召。到後藏塞爾地方。緊走十里。係白木戎交界。由塞爾向西南緊走十八日。到宗里口子。有一崖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人往來行走。馬不能過。此外再無別徑。由宗里緊走八天。到白木戎住地。其白木戎有一王子。住的房子名曰勞丁宰。俱在山上。其先之王名乂多郎。告止生子一人名局蜜郎結。今已承襲。其屬下有管事大頭人八名。住地方大頭人五名。小頭人十五名。所屬百姓繁雜。一種名喚蒙身。穿布衣。不遵佛教。不行善事。一種名喚總一。生子幼時。即以五色塗面成花面。一種名喚納昂。無論男女俱不穿衣服。下白布纏之。臥時以木爲枕。一種名喚仍撒。男子只穿中衣。長短齊膝。婦女下身亦用布遮。並穿一中衣。不穿下衣。惟白木戎本地人民穿布服。凡男婦背披藏紬褊單。行坐必佩腰刀。其地和煖。產米、青稞、豌豆、麥子、黃豆、扁豆、茫豆、刀豆、四季豆、小米、高粱、荍麥、芝麻、玉麥、甘蔗、葡萄、桃、石榴、柑子、栗子、水牛、黃牛、羊、大猪、猪羊、大耳猪、騾、馬、野猪、崖羊、虎、豹、等物。又產一種野獸野象。其野獸羊身獨角。乃獬豸。地有大寺二座。一名白馬楊青。一名札什頂。有小寺十八座。其玉局蜜郎結所管之地方內。納噶爾、漢雜納、餘隆巴、拉不立、額郎紬隆巴、立巴、雜不立、七處。另設大頭人管束人民。其方亦呼小西天。與朱巴連界。中隔大江。名曰巴隆江。由白木戎東至朱巴。南至西天盆烏子。西至白布。北至後藏曰蓋子。由西去十日。尚屬白木戎管轄。交西天界。再行十日。始到小西天。不爾牙王子住處。從此上海船。由海船行半

月。即至大西天矣。西藏、相傳漢張騫曾至其地。唐以公主下嫁贊普。始通中國。距京師萬三千餘里。人惟好利貪淫。仇殺無已。勢小者則附之。大族殊有列國之風。其地所集人民。曰土蕃。曰纏頭。曰卡契。曰白布。曰西洋。曰歪物子。曰達子。曰蒙古。種類繁多。不能殫述。乾隆二年。造逐理藩院人一統誌。內開。達賴喇嘛在布達拉白勒蚌廟內居住。郡王頗羅鼐管轄衛藏。達格布、工布、卡木、阿里、西拉果爾、等處。其城池六十八處。共百姓一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寺廟三千一百五十座。其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六十衆。班禪額爾德尼在札什倫布寺內居住。管寺廟三百二十七座。其喇嘛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一衆。境內大城池一十三處。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仍歸郡王統屬。自衛藏召東北走十二日。至卡目拉里。行二十六日至郡木南墩界。自召至南。走八日至怕爾城。由怕爾行一日。即布魯克巴地界。自召至西界接阿里地方。自召至札什倫布。十四日。由札什倫布至阿里之噶爾渡地方三十二日。自召正北至納克產。二十四日。納克產至書隆沙爾。計程十五日。由書隆沙爾十八日至克里野城。其阿里東南至竹馬郎城三日。由竹馬郎城一日至奴城。阿里正南至格地三日。阿里西南至課羅城七日。自課羅城至弄領拉城十五日。阿里正南至納達城二日。阿里西北。自所管之魯都克城起。十五日至準噶爾所屬葉爾羌木城爲界。一布魯克巴即紅教喇嘛地。其掌教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胡必爾、爾罕興、額爾德尼牒巴、諸彥林親齊類拉卜濟、俱住布魯克巴蚌湯德慶城內。管轄百姓。約四萬餘戶。大小城五十處。寺廟一百二十座。共喇嘛二萬五千餘衆。其地界址。東至戮碟烏魯爾兔。即猞猁族分地方。計程八日。其戮碟烏魯爾兔族分地方。計程八日。其戮碟烏魯爾兔。即猞猁野人國。正南至尼諾式克地方爲界。計程十天。正西至巴領木鎮爲界。計程十日。正北至西藏所屬之怕爾城爲界。一巴爾布三罕。一曰布顏罕。住木作城。一曰葉楞罕。住莽哈巴哈城。一曰庫庫木罕。住吉拉蘇拉魚卜城。三人共管百姓五萬四千餘戶。其地界址。正東自北格爾達地方。至巴拉打拉罕。計程十日。正南至巴爾布至尼諾式克。計程七日。正西至庫爾卡地方。計程六日。正北至西藏所管之吉隴城十二日。自吉隴城至藏。計程二十三日。

自成都省城至西藏程途

成都南門。過萬里橋。四十里。至雙流縣。沃野。過南林鋪、黃水河、羊馬河、西河。即岷江。五十里。新津縣。平道路。五十里。至涉江河。六十里。至印州。君平故里。城內有卓文君。盧司馬相如讀書亭。出南門。過南河大渡。上大通街。至土地塘。上小坡。過臥龍場。四十里。至大塘鋪。縣界。由乾溪鋪過萬工坡、下田坝。五十里。即過橋是。白站。即百丈縣。洪武年間置。南道明。四糧道。過新店古城、和尚腦。共五十里。至名山縣。即古蠻縣。西十五里。即蒙山。山頂有茶數株。爲呼上之物。茶譜云。山頂有甘露井。其水異於他茶。故名甘露。雅州府。古之蒙頂也。上有茶園。中頂曰上清峯。所謂蒙頂茶。是也。後改名。今過萬坡。即東北之萬坡。以工。即得名。過計數百丈。以工。即衛穴道。三里。有一閘。此玉鹽石。縣不通鹽州牧。設站。於此。過下山。三十里。至雅州府。官。即渡。音之武。靖侯。平過。羌大河。於此。故名。其地產黃蓮。雅茶。出南門。上嚴道山。過靈官堂。下涼水井。走對嚴。風木了。八步石。六十里。至觀音鋪。之同。在山麓。出門。不遠。上飛龍關十五里。山頂上有古剎。興寺。即名。下山煎茶坪、蘇柳溝、下脚、下高橋關、走山腳過大廟。至七縱河。其水在瓦屋山下發源。過船上

岸。共計六十里。至榮經縣。今改名孟東州。二獄。山環。下順。流爲土地橋之名。古城西乃有宋節度使李稱穿邊穴入上流過山。後爲城。侯初上。古城中所出之穴。親成音一塊。亦不上之物。下雨。四十里。過鹿角坳、水池鋪、箐口站。順溝進。過大渡橋、芭房、安樂坝、黃泥鋪、共七十里。至小關山。在雨日山。多霧。迷之內。晴明日陽少。陰沿溝直至上約十里。名大關山。李文華名。亭九年。折七坡。十上餘。率關帝領鄉廟。敗迎名。關上明忠。敗獻。此忠敗。戰於此。坡屯。下雅。欲犯。西南一境。隆分。爲有大溪。衛兵。過江。下不遠。復沿溝而上。即丞相嶺。若直武。插侯。背屯。溪果。之親。處王本。過名。此。卯。題贊。詩云。率。旨。春。雪。西。冬。登。丞。臨。行。人。曲。折。盤。朽。里。至清溪縣。即唐通。望之。溪縣。隋朝。馬。魯。縣城。守。今。尚。有。馬。姓。山。無。人。即。其。後。大。田。縣。治。土。走。清。溪。縣。花。椒。坡。三。界。至。溪。有。大。嶺。井。水。通。昌。即。萬。里。至。清。溪。縣。即。唐。通。望。溪。縣。隋。

至西俄雛。宿站年地公方樂寒。崗在城堡溝忘溪之安中設其官路兵未通八上小山直過約四十餘里。進溝上雪山。至咱嗎納洞。

至裡塘益。宿站有地此裡防塘兵。又上小崗。下去順溝而出。皆約三十里大山。過共八十餘里。至火竹卡。路宿稱站。火竹有二變字。漢乃夷名。隨上一小山。下海。名亂石窖。

腰止站有驛野之道林深谷。有屋數草岡。過小橋一座。沿河而上。約三十里。進溝上坡。名火坡。坡不出汲高之赤下山郎大坡。十約里。共約六十里。

有少居夷。約二十餘里。人頭海。毛十里大山。約九十里至拉爾塘。站腰約四十里。隨小河邊。

坂無職務文職率職。中夏日旬。國常接驛宮宿備地。盛而各城於地番夫馬在此頑不更換。每年公公共官兵城寺寺番夫人寒冷。千路散民道處夫下山郎大坡。十約里。共約六十里。

問路此通漢去瓦達。黃對皮夾塊之比。土等虎夾塊之比。土等虎夾塊之比。土等虎

河而下。約六十里。至仁欽里。柴窟站。有碉房大寺院。順坝而下。八十里。至墨行上卡。窟站。有第巴碉房柴草正寺北院。換昌藏河都草地一來路。其水向西流。至藏。即也。帶均有皮船。水路能通。四十里。至拉木。窟站。有碉房柴草寺四藏院。齊人稠地闊與藏院。無幽雅異。遂河而下。四十里。至德慶。多腰窟站。人。遂河而下。四十里。至蔡里塘。腰站。鄭巴碉房柴草。貢西藏止隔一寓於此。又名曰碉塘。過河三十里。至西藏。腰古名圖拉。

伯特國。漢烏斯國。地方平坦。一水中流。自東清流。西南奇水。蹤而散下。俗云。然幽雅。朝西流。即愛冬。來少也。四雪脊山。至卽拱花。如橫城。藏風紅柳。綠黎。氣四時溫。煖人共物。阜。但山皆不毛。惟雙峨。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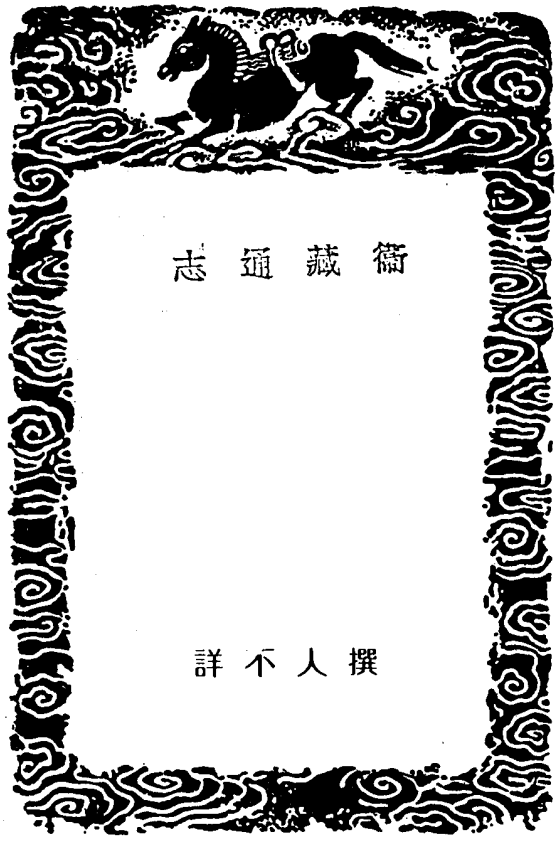
古柏喬松。館官舍。梵林。不遠中華。放有西方極樂之名。土生夷人。牛多清秀。音語藏溫。柔人。疑皆夷。溪稱惟無。城郭官。

可守防駐官兵在藏之北。相距七里。餘地名札樂什。站有城垣。以防北方三口。換藏大人及夷情主事等。

兵駐一劍。名五盧三層樓。

西藏至後藏程站里數

西藏。四十里。過大橋。一站。至登龍崗。沿河走十里。一站。至業黨。十箇里。一走站。至僵里。五十里。一站。至屈水。二十里。牛站。至鐵索橋。水濁紅險。四十里。至崗把擇。一站。四十里。至山腳。上下十里。一山站。至殺馬隴。過海子八十里。一站。至白地。三十五里。一站。至業裘。二十里。牛站。至達魯。路分路。一十里。站。至然巴。四十五里。一站。至甲馬卡作。二十里。牛站。至阿彌。四十里。一站。至人蚌宗。六十里。一站。牛。至窟籠郎西。一十六里。牛。至牛木哈達。沙磧路四十里。一站。至冲坝卡。四十五里。一站。至冰蝦蟆。四十五里。一站。至札什倫布。即後藏。共二十二站。計程八百六十里。



衞藏通志目錄

卷首新編
御製詩文
卷一　考證以下悉仍舊編
卷二　疆域
卷三　山川
卷四　程站
卷五　喇嘛
卷六　寺廟
卷七　番目
卷八　兵制
卷九　鎮撫
卷十　錢法
卷十一貿易
卷十二條例
卷十三紀略原一卷今分爲上中下三卷
卷十四撫卹原未列入門類今新編入分爲上下二卷
卷十五部落
卷十六經典

衞藏通志提要

一、史鑑類函及雜書所載漢唐以來故事。有關於衞藏浮圖者。博採以備參考。
一、舊藏志戊申年得自成都。鈔本。所載程途、風土、山川頗詳。隨筆採擇。另擇分門以紀。
一、衞藏圖識所載疆域、形勝、道里、寺院、風俗、物產頗詳。亦宜採擇登記。
一、布達拉札什倫布及各大寺源流。俱按番册譯出。其新建廟宇。查明登記。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各瑚圖克圖呼必爾罕世紀源流。宜作爲一門紀載。
一、自五十三年廓潘起衅奏案。
一、自五十六年廓潘不靖、軍興源委、及投誠檔案。
一、自五十六年大將軍福康安、欽差和琳、大學士孫士毅一切奏章。及善後事宜。
一、自五十六年欽奉上諭。
一、大將軍福康安、欽差和琳、勘定邊界。設立鄂博原奏。
一、藏中原襲公爵台吉等源流。

一、噶布倫以下酌定品級俸級、各營官陞調章程。
一、唐碑、康熙年間碑、乾隆御製十全記碑、札什城磨盤山兩處關帝廟碑、大招紀功碑、後藏碑、勸人恤出痘碑、禁止天地葬舊習告示。
一、旌忠祠查明殉於行陣者、按名敘入。
一、設立學舍、教習廓藩漢文、唐古忒滿文。
一、操演番漢各兵章程。
一、廓爾喀王謝恩裘章貢物。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謝恩奏章。
一、附近邊界各部落沿革。
一、自打箭爐至藏各部落名目。
一、山川、地名、人名、官名、詳查番語、眞切譯出。
一、綠營弁兵分設碉卡地方數目。
一、各塘營汛兵馬數目。
一、各糧臺文員職銜。
一、駐藏司員、筆帖式、糧員所辦事宜。
一、寶藏局鼓鑄銀錢事宜。
一、各部落交通貿易人等、官給路票。
一、各臺番衆應付烏拉章程。
一、唐古忒頭目等所司事宜。
一、各部落與藏中交通貨物名目。
一、前後藏山川、及沿途各臺所過山川名目形勢。
一、奉旨設立奔巴瓶鐵壑呼必爾罕。
一、北路蒙古台吉等許遣人赴藏熬茶。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藏遣塔布朝貢。
一、行取川省應辦藏需賞號等物。
一、定例由川省解運餉銀紙劄等物。
一、唐古忒風俗、及男女工作農務、各部落人流寓、喇嘛佛事、節候、儀注、欽差衙門、文武衙門用度章程、作爲雜綴一門。

一、欽差衙門一切公務、分別具奏、及應行咨報理藩院戶部條款。
一、滇省番僧、青海蒙古及川省土司等許遣人赴藏熬茶學經、俱給路票。
一、達木蒙古官兵數目。
一、由藏通西北兩路程途、設立防卡。

衛藏通志方輿門
考證　疆域　山川　程站
衛藏通志僧俗門
喇嘛　寺廟　番族　番官　番兵　戶口
衛藏通志鎮撫門
職掌　錢法　貿易　營伍　章程
衛藏通志紀略門
康熙　雍正　乾隆
衛藏通志外部門
達木蒙古　三十九族　四方外番
衛藏通志藝文門
御製　碑記　詩文　賦
衛藏通志經典門
經典

使之往來。郵傳之絡繹。軍民商賈之車徒負戴。咸得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跋涉。繪圖來上。流慨朕懷。爰賜橋名曰瀘定。任事著勞諸臣。并優詔獎敍。仍申命設兵戍守。夫事無大小。期於利民。功無難易。貴於經久。今既發建茲舉。俾去危而就安。繼自今歲時繕修。協力維護。皆官斯土者責也。尙永保勿壞。以爲斯民貽無窮之利。是爲記。

衛藏通志卷首

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 康熙四十年建

蜀自成都行七百餘里。至建昌道屬之化林營。化林所隸曰沈村、曰烹墩、曰子牛。皆瀘河舊渡口。而入打箭鑪所經之道。考水經注。瀘水源出曲羅。而未明指何地。按圖誌。大渡河水。卽瀘水也。大渡河水源出吐番。匯番境諸水。至魚通河而合流入內地。則瀘水所從來遠矣。打箭鑪未詳所始。蜀人傳漢諸葛武鄉侯亮鑄軍器於此。故名。元設長河西宣慰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貢及市茶者。皆取道焉。自明末蜀寇亂。番人竊踞西鑪。迄本朝猶阻聲教。頃者黠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土官。侵偪河東地。罪不容逭。康熙三十九年。各遣發師旅三路徂征。四十年春。師入克之。土壤千里。悉入版圖。鍋莊木鴉萬二千餘戶。接踵歸附。西鄙之道遂通。顧入鑪必經瀘水。向無橋梁。巡撫能泰奏言。瀘河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懸渡。險莫甚焉。茲偕提臣岳昇龍相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址坦平。地名安樂。擬卽其處。仿鐵鎖橋規制。建橋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詔從所請。於是鳩工構造。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丈而編覆板於上。又翼以扶欄。鎮以梁柱。皆鎔鐵以庀事。橋成。凡命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營敵之圖。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顧梅安官。後達賴喇嘛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奉衆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蠻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遯。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慝摧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暢。請賜御製碑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華衆勸請不已。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俾中

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悉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

番夷僧俗。崇法慕義。億萬斯年。永躋仁壽之域。則以佐助王化。實有裨益。是用紀文勒碑。以昭示久遠焉。

世宗憲皇帝御製惠遠廟碑文

我國家受天眷命。撫御寰瀛。光被四表。莫不尊親。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知東土有聖人。遣使通款。路涉萬里。時經數載。始達盛京。逮世祖章皇帝時。遂親至京師。朝覲。備蒙恩眷。後以策妄阿喇蒲坦肆惡逞奸。殘蹂西藏。皇考聖祖仁皇帝特遣大師。計日平定。撫綏人衆。各復生業。賜今呼必爾汗册印封號。安置禪榻。重興黃教。用以慰番衆皈依佛法之誠。並酬班禪達賴喇嘛累世悲順之個也。朕御極以來。加意護持。俾安淨土。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勸善懲惡、濟人覺世爲本。黃教之傳。所以推廣佛經之旨也。演教之地愈多。則佛法之流布愈廣。而番夷之嚮善者益衆。西藏既有班禪額爾德尼。而近邊之番夷。離藏遙遠。皆有皈依佛法之心。因思川省打箭爐之外。有地曰噶達。昔年達賴喇嘛曾駐錫於此。爰相度川原。創建廟宇。發帑金數十萬兩。遣官董司工役。倣西方白賴本佛廟之圖式。凡爲殿堂樓房一千餘間。又爲平房四百間。賜額曰惠遠。丹雘輝煌。器用充備。置兵以衛之。達賴喇嘛來登禪榻。率諸徒衆。咸就新居。諸番耆幼。踴躍欣喜。使臣奏言。彼土早寒。自造寺以來。氣候和暖。深秋未凍。則知茲寺之建。人神胥慶。山川著靈。朕所以仰體皇考厚酬達賴喇嘛累世悲順之忱。且以廣布黃教。宣講經典。使

御選語錄總敘

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實有透三關之理。是眞語者。是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有志於道之人。則須勤參力究。由一而三。步步皆有著落。非可顢頇函胡。自欺欺人。朕既深明此事。不惜話墮。逐一指明。夫學人初登解脫之門。乍釋業繫之苦。覺山河大地。十方虛空。並皆消殞。不爲從上古錐舌頭之所瞞。識得現在七尺之軀。不過地水火風。自然徹底清淨。不挂一絲。是則名爲初步。破參前後際斷者。破本參後。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虛空者十方虛空。地水火風者地水火風。乃至無明者無明。煩惱者煩惱。色聲香味觸法者色聲香味觸法。盡是本分。皆是菩提。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己。境智融通。色空無礙。獲大自在。常住不動。是則名爲透重關。名爲大死大活者。透重關後。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離家舍。明頭也合。暗頭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住斯。體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無生故長生。無滅故不滅。如斯惺惺行履。無明執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後一關。雖云透三關。而實無透者。不過如來如是。我亦如是。從茲方修無修。證無證。妙覺普明。圓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敷放衆生。利用無盡。佛佛祖祖。皆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達磨西

來。歷代授受。古德傳燈。無盡光中。大圓境裏。日往月來。以至於今。雖然。廣大法門。聖凡並記。華嚴香海。細鉅同歸。得骨得髓者固多。如麻如粟者何限。去聖遙遠。魔外益繁。不達佛心。妄參祖席。金山泥封。慈日雲蔽。約其訛謬。亦有三端。其上者。纔見根塵互引。法界相生。意識紛飛。無非幻妄。頓生歡喜。謂是眞常。住去歇去。以空爲空。不知性海無邊。化城無住。果能見性。當下無心。心既見空。卽未見性。於是形同槁木。心等死灰。萬有到前。一空不敵。縱能立己坐脫。仍是業識精魂。況乃固執斷見。必至變作狂華。謂因果之皆空。恣猖狂而不返。豈非一妄在心。恆沙生滅。能不造生死業。斷菩提根。又其下者。見得個昭昭靈靈。便謂是無位眞人面門。出入揚眉瞬目。豎指拳拳。作識神之活計。張日下之孤燈。寶魚目爲明珠。覓梅椏於糞土。噙著鐵丸。口稱玉液。到得臘盡歲除時。方知依舊是個茫茫無據。又其下者。從經教語錄中挂取葛藤。從諸方舉揚處拾人涕唾。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作爲實法。向眞如境上。鼓動心機。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魔形難拚。遁歸圓相之中。解路莫通。躲向藤條之下。情塵積滯。識浪奔催。瞞己瞞人。欺心欺佛。全是爲名爲利。卻來說妙說元。盲驢牽盲驢。沿磨盤而繞轉。擬夢證擬夢。拈漆桶爲辯香。是則循覺路而撲火輪。能不由善因而招惡果。如是三者。實稱有徒。宗旨不明。沉淪浩刼矣。朕膺元后父母之任。並非開堂乘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惟循周孔之轍。所以御極以來。十年未談禪宗。但念人天慈命。佛祖別傳。拚雙眉拖地。以悟衆生。留無上金丹。以起枯朽。豈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踏塗毒。滅盡妙心。朕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近於曼暇。辨味淄澠。隨意所如。閱從上古錐語錄中。擇提持向上。直指眞宗者。並攝其至言。手爲删輯。曰僧肇。曰永嘉。曰寒山。曰拾得。曰潙山。曰仰山。曰趙州。曰永明。曰雲門。曰雪竇。曰圓悟。曰玉林。十二禪師。巔外之書。曰紫陽眞人。乃不數月之功。編次成集者。其他披覽未周。卽採掇未及。非曰此外無可取也。是數大善知識。實皆窮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詰不二之門。曹溪一味之旨。能使未見者得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妙聞。未知者徹無知之正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此是人天眼目。無上宗乘。至於淨土法門。雖與禪宗似無交涉。但念佛何礙參禪。果其深達性海之禪人。淨業正可以兼修。於焉隨喜眞如。圓證妙果。雲棲蓮池大師。梵行清淨。乃曾參悟有得者。閱其雲棲法彙一書。見論雖未及數善知識之洞徹。然非不具正知正見。如著相執有者之可比擬。亦採其要語。別爲一卷。以附於後。兼此淨土一門。使未了證者。建菩提道場。已了證者。爲妙覺果海途路之助。爰爲總序。弁於篇端。刊示來今。嘉惠後學。庶幾因指見月。得魚忘筌。破外道之昏蒙。奪小乘之戔弇。朕有厚望焉。

雍正癸丑四月朔日。御筆。

御製語錄後序

雍正十一年

朕少年喜閱內典。惟慕有爲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聖祖敕封灌頂普惠廣慈大國師章嘉呼圖克圖喇嘛。乃眞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皈依。僧俗萬衆之所欽仰。潛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枝香。卽洞達本來。方知唯此一事實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踴躍讚歎。遂謂已徹元微。備偈稱許。叩問章嘉。乃曰。若王所見。如鍼破紙窗。從隙窺天。雖云見天。然天體廣大。鍼隙中之見。可謂偏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朕聞斯語。深洽朕意。二月中。復結制於集雲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乃復問證章嘉。章嘉國師云。王今見處雖進一步。譬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盡。究未悉見。法體無量。更當加勇猛精進云云。朕將章嘉示語。問之迦陵音。則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過喇嘛教迴途工夫之論。更有何事。而朕諦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丑之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躡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處快平生。歸事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卽曰王得大自在矣。朕進問更有事也。無。國師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復用手從外向身揮云。不過尙有恁麼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參究因緣。章嘉呼圖克圖喇嘛實爲朕證明恩師也。其他禪侶。蓋不過曾在朕潛邸往來。壬辰癸巳閒坐七時。曾與法會耳。迦陵性音之得見朕也。乃朕初欲隨喜結七。因柏林方丈年老。問及都中堂頭僉云。只有千佛寺禪師。乃命召至。既見。問難甚久。其伎倆未能令朕發一疑情。迫窘詰屈。但云。王爺解路過於大慈果。貨納實無計奈何矣。朕笑云。汝等只管打七。余且在傍隨喜。爾時醒發因緣。已具述如左。若謂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枝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開堂數處。而不能得一人。妄付十數庸徒耶。向後性音惟勸朕研辨五家宗旨。朕問五家宗旨如何研辨。音云。宗旨須待口傳。朕意是何言歟。口傳耳受。豈是拈花別傳之旨。堂堂丈夫。豈肯拾人涕唾。從茲藥量語錄。不復再覽者。二十年。此府中宮中人人之所盡知者。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究之皆是無義味語。所謂毒藥醍醐。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融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並皆一代之宗師。百世之模楷。奈庸流不了自心。累他塗污有分。皷動識情。橫生法執。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明眼人前。不堪舉似。因見性音諄諄於此。是乃逐語分宗。齊文定旨也。甚輕其未能了徹。如使性音明知之。而勸朕於此打之緯。更是何心行也。則其限於見地可知矣。如達摩傳衣偈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後世附會其說。以爲五葉者。五宗也。夫傳衣止於曹溪。則是從慈可而下。五世矣。因緣旦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乃爭端。不復用以表信。達摩黃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豈非五葉後來萬派同源。豈非結果自然成耶。何得以五宗當之。且傳衣公案。世多囫圇吞棗。全未明白。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繼又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世尊所分之座。究是何座。僧伽黎究是何物。如云即是此金縷僧伽黎衣。從迦葉傳至六祖者。豈有自周昭王至梁武帝時。尚不朽壞。即屬異寶。不可思議。便能常存世間。又與正法眼藏有何交涉。且自六祖以後。何以又復消沉。世尊明言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乃未至唐時。即已無存。豈世尊妄語誑語耶。且以僧伽黎圍迦葉者。又是何意。總之。未悟正法眼藏。從何推測。人必明取僧伽黎定然留得到慈氏出世之故。然後可與論傳衣之事。何得支離穿鑿。妄定宗旨。更以五宗牽合附會耶。況五宗前後參差。亦非一時。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圓覺性。宗若有五。性亦當有五矣。古人專爲勵情絕見。惟恐一門路熟。又復情見熾然。是以別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衆生心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乃轉以情見分別之。埋沒古人不少。朕既深明本旨。只圖眞實。以辦平生。豈肯被伊牽絆葛藤窠也。因一年之後。自清涼山回。宗教兩不拈提。迨即位以來。十年不見一僧。未嘗涉及禪之一字。蓋此事實明者少。逐塊之流。徒勞延佇。求名之輩。更長業緣。而世間井底蛙。又必妄生議論。朕惑諸有情無知愚陋。恐其因此造諸謗般若大罪孽。不談之意。良非偶然。今見去聖日遠。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綫。又不忍當朕世而聽其滔滔日下也。乃選輯從上宗師喫緊爲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使之擺脫生死根塵。掀翻輪迴陷穽。學者當知。朕今此舉。實爲佛祖慈命所繫。不惜眉毛拖地。非與十方常住行腳乘拂之徒。較論見地短長。朕此選出莫又緝緝聚頭。妄論是何宗派。卻與朕莫交涉。在天下宗徒。能爲自己一大事。勇猛精進。如救頭然。立雪不寒。斷臂無痛。自然黑漆桶攔空撲破。玉麒麟就地勒回。那時方省得朕此一番話盡無量慈悲。如或此心不眞不誠。不苦不切。但從語言文字。放出見聞覺知。任情卜度。細意推求。此一則是臨濟宗。那一則是曹洞派。忠模樊樣。滯相執緣。以此求契求證。所爲將空塞空。徒使朕與從上諸古德百千方便。亦如取聲鎖向匣中。吹網欲令氣滿耳。豈不鈍置人耶。朕在藩邸時。亦以本分事接人。不無漏逗。所有語句。並已刊入圓明居士語錄卷內。此外並無一則機緣流布人世。況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心。天下後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別傳之旨。未經周公孔子評定。懷疑而不肯信。然此其爲害猶淺。若夫外託禪宗。心希榮利之輩。必有千般誑惑百種贊毗。或曾在藩邸望見顏色。或曾於法侶傳述緒言。便如骨巖木陳之流。揑飾妄詞。私相紀載。以無爲有。恣意矜誇。刊刻流行。煽惑觀聽。此等之人。既爲佛法所不容。更爲國法所宜禁。發覺之日。即以詐爲制奇律論。朕今此舉。實以教外別傳。將墜於地。不得已而爲此。至於宗門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之趣。皆由宗師所參不謬。所悟無垠。如千里駒。隨意舉步。便是追風逐日。

其不可及者。皆其所不自知。苟存一與奪自在。擒縱無偏之見於八識田內。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其與魔外有何分別。茲選之有正集、外集、前集、後集。而又諄諄提示。各序其旨於篇端者。專欲學人眞參實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見。如象渡河。腳踏實地。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萬行。切莫仍向此中轉求口頭滑利也。此事不由語言文字分迷悟。豈由語言文字定是非。已悟已證者。有語有句。尚能爲人解黏去縛。若平生無一則機緣語句傳世者。豈得遂謂未悟未證乎。如西天四七。所垂言句甚少。東土二三。惟達摩曹溪。尚傳語句。璨大師尚有信心銘一篇。其他二祖四祖。並無一語垂後。豈皆是未悟未證人也。應知何在語錄之流傳與否。乃近代宗徒。勦輒拾取他人涕唾。陳爛葛藤。串合彌縫。儉作自己法語。災梨禍棗。誑惑人家男女。其口頭實能滑利者。便鳴鐘擊板。豎拂舉拳。彼建立則我掃蕩。彼掃蕩則我建立。各出妄見爭持。大家一場懞懂。禮拜者作出身之活路。棒喝者成漂墮之黑風。如此心行。稱曰度人。佛祖門庭。豈不污辱。又如古人契證無差。每有拈代偈頌。以相印合。今則不然。不與契證處自了自心。但於公案上盲拈瞎頌。剽竊成語。差排牽合。爲可解不可解之語。作若通若不通之文。千七百則。皆可通融。百千萬言。無非活套。以此爲拈代偈頌。豈不塗污古人。誤累自己。有何交涉。虛費鑽研。夫講師詮解教典。何嘗不同於如來之語。而不得謂傳如來之心者。以心宗非語言文字所可傳。故曰教外別傳。今將教外別傳所有公案作文字。則是又成一教外別傳之教典矣。況文字邊事。欲其工妙。亦非聚數十年心力不能到。至非得文字好。則此數十年不究本分可知。教外別傳只是本分二字。安可離卻。而爲此門庭以外事。拈代偈頌四者。頌最爲後學人於頌古切用工夫。遂漸至宗風日墜。此端一開。盡向文字邊作活計。趙州所呵枝蔓上生枝蔓。正爲此輩。至乃子孫稱得世榮。便欲將祖父言句。貧線入窾。不思千古自有明眼人。豈得欺盡謾盡。夫本爲利益。將來流芳百世。貧線入窾。而乃忘其貽誤後人。遺臭萬年也。何苦貧線。素一無所事。喫得飯飽。長連牀上。三三五五。握管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後。縱使句句如初祖所說。亦乃饅蔗餡餅。與聖覺有何交涉。況此實非學問之所能及。思慮之所能到。何苦造大罪孽。同於謗佛。古人云。佛法不怕爛卻。又云。但得成佛。不愁不會說法。朕願天下宗徒。參則實參。悟則實悟。此是菩提道場。其中無求名利處。於此尚不無污染。可見從初發心。便非眞實爲生死出家也。若爲名利。何如耕農作一孝弟力田之民。不然。應試作一科舉文學之士。留此宗門。以待眞正發心參學之人。免致塗污佛祖之慈命。朕閱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諸書。所選古德機緣語句。皆錯雜不倫。至於迦陵音所選宗統一絲者。尤爲乖謬。古人語句。專爲開人迷雲。後人選輯。專爲垂諸久遠。今乃挨門逐戶。拾取賸遺。或珠或璣。或金或鑰。或絲或布。或柴或草。或瓦或礫。或垢或膩。一家強收一物入籠中。更有誇曰。乘公何廣愚之甚也。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紜雜陳。撩亂錯出。科斗與神龍並游。野狐與獅子齊吼。飽參者。尚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不觀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爲毒害。奚可勝言。此選朕近日方見。未料性

晉帝憤卑鄙至於此極也。至於取本朝開堂說法之衲僧平生所有亂統。各各人編一則。錯雜不堪。謂之宗統一脉。直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真令人笑之齒冷。若然則禪宗之統。實危如一脉也。其意不過取媚同門參學之徒。俾盛其選錄伊祖父言句入集。以爲榮華。此何異世間燒薄士子、彼此標榜選刻文字、自稱名士乎。噫。可爲宗風太息流涕者矣。如朕於湧泉欣、天衣恢、韶國師等古德語句。寶之如摩尼夜光、赤刀大貝。而諸書所載極少。徧求不可復得。蓋眾稷自然皆是性音心行。既雜取下等語句。又畏繁多。自然將真正師範至言。轉播乘之而不惜。歷年既久。漸以無傳。良可歎惋。因念從上古德。不肯以佛法當人情。一任香火歇絕。不妄付拂者。其與盲傳盲受。祇圖支派蕃衍之人。高下相去。天地懸隔。夫慈命絕緣。正同父子。但與身體髮膚之親受。其理相不可強同。強辯香所承。定不容昧。但如朕所採語句中諸禪師。現在已無法嗣者。天下宗徒之祖父。豈得不從此摸著鼻孔。是則亦爲伊祖父生身之所自也。凡爲嗣續。正當飲水思源。奈何各立門庭。同於世間權族。趙甲之家。不祀錢乙之祖。橫分畛域。各守封疆。況伊輩盲傳盲受。並未大死大活。有何法乳所報。何恩倘從此選中諸禪師垂示處得個人頭。是乃辯香法乳之恩。理宜酹答者也。如或未能。則姑如先聖先賢列祀學宮之例。使人人致敬。要亦未爲不可。天下叢林古剎。納子。除各自供養伊本支祖父外。應將從來拔萃古德。一一設位於堂。朝夕供養。禮拜。使其香火絕而復續。徧滿震旦。不但爲後世真參實學者勸。亦報本酬源之正舉。再者從上祖師設呵佛罵祖之路。蓋爲學人聖見不除。則觸途成礙。苟不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則見相橫前。仍添此岸。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得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真。真妄兩途。皆衆生無始以來之見病。大善知識。透天透地。泯妄泯真。是以搖空生佛之虛華。蕩盡妄真之閒說。喫緊爲人。無奈立此呵佛罵祖之說。所謂以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也。其實水月道場、空花萬行中。此等語言。何處安著。如德山鑑平生語句。都無可取。一味狂見恣肆。乃性音選宗統一脉。採其二條。內一條。截去前後語言。專錄其辱罵佛祖不堪之詞。如市井無賴小人詬詈。實令人驚訝。不解其是何心行。將以此開示學人耶。是何爲耶。近世宗徒。未踏門庭。先決隄岸。一腔私意。唯恐若不呵佛罵祖。則非宗門。強作解事。學人饒舌。狐行象跡。鵠學鳳音。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釋子既以佛祖爲祖父。豈得信口譏訶。譬如家之逆子。國之逆臣。豈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閻羅面前刀山劍樹。專爲此輩而設。極宜猛省。如南泉願牧水牯牛公案。最爲下品。因南泉願頗有本分之語。是以朕未加訶斥。而性音則於其他語句。槩置不錄。所錄二條。其一即是此條。具此凡眼。有何聖見可除。輒敢見人呵佛罵祖。便生歡喜採輯。鴟鳧嗜蠏。斯之謂矣。又如大慈杲云今時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不出。卻教他說悟處。若恁麼地、如何爲人等語。此論大謬。從來如永嘉一宿覺之類。祇因當時但知教乘。初聞禪宗。所以一言半語。漏逗本分。皆胸襟流出。便可印合。自唐季以後。古德垂示。流布海內。人人捃摭攘竊。預備應機。若不入室細扣。知其是何心行。朕亦頗能爲人。然實不能不令入室三五

徧。而即悉其底蘊。開堂說法。隨機問答。固不可無。若止撮一二語以定虛實。此盲傳盲受之根。大慈杲誤人譏論。叢林當爲炯戒。況大慈杲既具如此眼目。所談奇妙法何耶。所得英俊才誰耶。朕實深嘗上乘圓頓甘露之味。非依憑摸壁率意之亂統。既知之無疑。豈能不報佛祖深恩。因不辭話墮。竭力爲宗門一番盤頓。所冀天下禪侶。改往修來。英靈輩出。如朕所選中諸禪師者。唱導十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是則朕之深願。如爾等僧徒。仍執迷不悟。將朕一片慈悲。全不領受。仍以無明緇素人我心會取。如世俗所說三藏十二分。一例束之高閣。則宗風之衰。朕亦無如之何矣。造輯既竣。書此以爲後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朔日御筆。

御製楞嚴經序

三藏十二部皆出自天竺。流通震旦。其自西達東。爲中途承接者。則實烏斯藏天竺。即所謂厄訥特克烏斯藏。即所謂闍伯特也。故今所譯之漢經。藏地無不有。而獨無楞嚴。其故以藏地有所謂浪達爾瑪罕者。毀滅佛教。焚燒經典。時是經已散失不全。其後雖高僧輩補苴編葺。以無正本。莫敢妄增。獨補敦祖師曾授記是經當於後五百年。仍自中國譯至藏地。此語乃章嘉呼圖克圖所誦梵典。炳炳可據。朕於幾政之暇。每愛以國語繙譯經書。如易書詩及四子書。無不蔵事。因思皇祖時曾以四體繙譯心經。皇考時曾鋟而行之。是楞嚴亦可從其義例也。諮之章嘉呼圖克圖國師。則如上所陳。且曰。心經本藏地所有。而楞嚴則藏地所無。若得由漢而譯清。由清而譯蒙古。由蒙古而譯闍伯特。則適合補敦祖師所授記也。雖無似也。而實不敢不勉焉。因命莊親王董其事。集章嘉國師及傳旨諸人。悉心編校。逐卷進呈。朕必親加詳閱更正。有疑。則質之章嘉國師。蓋始事則乾隆壬申。而譯成於癸未。莊親王等請欽而行之。朕惟楞嚴者。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一落言詮。失之遠矣。而況譯其語。且復序其譯哉。然思今之譯。乃直譯佛語。非若宋明諸僧義疏會解、嘵嘵辯論不已之爲。譬諸飢者與之食。渴者與之飲。而非揀其烹調、引導其好嗜也。則

或者不失能仁徵心辨見妙諦俾觀者不致五色之迷目於以闡明象教嘉惠後學庶乎少合皇祖皇考宣揚心經之義例乎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福佑如願毀成所爲益深畏滿怵惕儆戒而已耳是爲序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御製清文繙譯大藏經序

爲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爲天何從佑然而爲事又在循理爲不循理之事天不佑也予所舉之大事多矣皆賴昊乾默佑以致有成則予之所以感貺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語形容而方寸自審實不知其當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廣言之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覩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藏夫耳順古稀已爲人生所艱致而況八旬哉茲以六旬後所創爲之典逮八旬而得覩國語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與於斯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更不知其當何如矣至於國語譯大藏恐人以爲惑於禍福之說則不可不明示其義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佛之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於禍福乎但衆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並不在此蓋梵經一譯而爲番再譯而爲漢三譯而爲蒙古我皇清至中國百餘年彼三方久屬臣僕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茲以耄耋親事實爲大幸非溺於求福之說然亦即蒙天

高宗純皇帝御製喇嘛說

佛法治自天竺（即厄納特阿克郎其地曰摩揭陀）東流而至西番（即唐古忒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爲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爲剌馬（陶宗儀綴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爲剌（讀作拉）馬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作剌麻蓋係譯音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爲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爲國師後復封爲大寶法王並詔之曰帝師同時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合二此外封灌頂大國師者樂洪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教令成化間益不可勝記）我朝惟康熙年間祇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圖克圖爲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襲號爲國師）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鎮南壓錯也五

世曰阿旺羅卜藏喜穆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仍元明敕號及定鼎後給頒敕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與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亦專席於坐隅。其帝子之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恬然無恥。氣燄薰灼。爲害四方。不可勝言。其至強市民物。挿搭留守。更王妃爭道。拉毆隨車者。皆難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殺手。智之者。賜舌之律。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崇古奉佛。發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爲懷柔之道也。其呼圖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明有福相者。俾爲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執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爲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爲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沙卜多梓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邵梓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勒哩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樂桑地方。六世在裏塘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拉薩托卜札勒拉果固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襲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圖克圖。皆以兄弟叔姪輪迴相傳。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幾與封爵世襲無異。即蒙古內外各札薩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本有各旗王公家子弟內轉世化生者。即如錫哷圖呼圖克圖。即係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圖克圖。即係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諸木綽爾濟呼圖克圖。即係四子部落親王拉什燕丕勒之子。班卜路鼎汗札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係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似此者蓋以教事。又從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寂後。因圖舍圖汗之屬管有旗。衆即指以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必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更屬可笑。蒙古貴族相以致物論沸騰。不能試心服信。蓋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亟返札什倫布財產自歸與前襲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圖克圖兩係弟兄。皆屬有分。喚使廓爾喀莊親違界。搶掠後藏。今雖大興兵威。廓爾喀畏罪降順。如加乞命。著不爲之剿除殺戮。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衆猜疑輒亂。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陞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聽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書籤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掣籤。一人定爲呼必勒罕。毫不能藉詭其弊。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間矣。又各寺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呼必勒罕之名。貯於雍和宮佛前。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札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簽掣。或得真傳。以息紛爭。去歲。廓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刼略藏地。巴其明驗。雖與兵進剿。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爲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余製一金缾。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衆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缾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者。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爲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譏爲過與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長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爾喀之使掠後藏。時仲巴呼圖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濟仲札若等。藉託占卦爲不可

守。以致衆喇嘛紛紛逃散。于是賊遂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令將爲首之濟仲札若等。至前藏。對衆剝黃正法。其餘札若及仲巴呼圖克圖。俱罪解至京。治罪安插。蓋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國政。況敢以法乎。我朝敬護黃教。正合於王制所謂恰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遂衆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試問自明克巴創教以來。歷元明至今五百年。未見有將大喇嘛剝黃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與黃教爲譏乎。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勳聲色以成之。去剝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毫近歸政之年。復成此事。輯藏安邊。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御製十全記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茲特敍而記之。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宿則彙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天。以冀承乎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撫金川爲二。靖臺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其內地之三叛。幺麽弗屑數也。前已西廓爾喀之降。蓋因彼侵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郭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遲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厲衆軍。籌備餉。雨廉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甯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碉。履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蹈淨。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卹。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棄道。頭人衛甸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遵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搗穴犂庭。不遺一介。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

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藏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顧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宜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至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威。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澣。御筆。

御製詩 乾隆癸丑

攻克擦木之圖

今爲歸順昔歸降。一廓爾喀事有雙。未示兵威且利誘。豈知乞命獻誠腔。可嘉名將及勇士。何礙存邛遂定邦。擦木首攻即前進。戰圖補詠靖善邦。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之圖

乘勝遂教鼓勇前。瑪噶爾轄地相連。密林伏賊將守險。峭壁降兵倏破堅。其目七名衆六十。生擒以半別殲全。雖云不戰功爲上。戰即成功合詠篇。

攻克濟嚕之圖

番境濟嚕西極邊。貽求彼尙占依然。石牆木卡層層固。據險阻堅處處連。冒雨銜宵分路進。破碉克寨一時全。近千殲賊復藏地。多害生靈亦覺憐。

攻克熱索橋之圖

復全番境臨廓境。一水橫流熱索河。其北其南賊屯禦。即深即險我須過。索拉直進大剿彼。義線上游繞壓他。乘勝正兵架橋渡。莫非天助威誠多。

攻克協布魯之圖

熱索橋過路可通。未逢賊禦進追窮。前臨協布戍屯聚。上繞橫河得壓凋。無不克攻戰必勝。有餘力蓄剿爭雄。堪嘉敵愾心同一。每閱飛章憐切衷。

攻克東覺山之圖

愈近賊巢守愈固。兼之地更險而紆。分兵爭首穿幽阻。合隊埋根克要區。手足胼胝皆悄窟。精神鼓舞益勤劬。有征無戰雖傳古。將恩兵忠實快吾。

攻克帕朗古之圖

分路橫河帕朗進。乞恩越切越敵遠。將軍所檄都遵命。塔布曾連懼見顏。何必梨庭不遺介。遂教振旅一時班。年前捧表陪臣至。更有崇恩厚賜頒。

廓爾喀陪臣至京之圖

七戰由來七獲捷。歷觀惇史鮮誠逢。自惟罪重徹原號。可示恩寬復舊封。繳冊還金歸次第。承筐載棗俾從容。乃知德服勝威服。昊貺欽蒙蒙勵恭。

公拉布丹納木札勒之敕。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率上諭。據轍登多爾濟等奏。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父公索諾木達喜。于三月二十七日病故。所遺公爵。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欲致信達賴喇嘛。請以其弟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之處。令其暫行停止等因。請旨具奏前來。索諾木達喜曾受朕恩未久。即行病故。殊屬可憫。朕甚軫念。著于彼處銀內賞給索諾木達喜銀五百兩。做好事。其所遺公爵。既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請以其弟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著照所請。即令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欽此。札薩克頭等台吉策稜旺楚克多爾濟之敕。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尙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大武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寵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

諾彥和碩齊保貝勒婆羅森之弟。從前管理哈拉烏蘇喜拉依古勒兵之時。婆羅森曾以諾彥和碩齊感激主恩。操練兵丁。黽勉從事。奏請賞以徵職。以示鼓勵。由軍機大臣議給諾彥和碩齊蒙古札薩克管旗章京職銜等因。具奏奉旨。婆羅森之弟諾彥和碩齊。著賞給札薩克頭等台吉職銜。沒後。令其弟色臣哈什哈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五年。令其弟齊旺多爾濟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十年。率上諭。朕加恩將諾彥和碩齊給以札薩克頭等台吉。令伊弟等承襲以來。俱能誠心黽勉盡職。現

在齊旺多爾濟之札薩克頭等台吉王婆羅奈。既請以齊旺多爾濟之兄諾彥和碩齊之子旺堆承襲。著照所請加恩令旺堆承襲。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即令旺堆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三十一年。令伊子索諾木拉喜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五十七年。令伊子策稜旺楚克多爾濟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仍著世襲罔替。

頭等台吉卻多爾旺曲之勅。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云云。敬之勿怠。奉旨。部議甚是。應即依議行。但札喜納木札勒之祖索諾木丹津。究爲生前蹤逢賴喇嘛之人也。茲逢賴喇嘛業已圓寂。所有索諾木丹津之公爵。若以其子孫已襲兩盞。將來札喜納木札勒缺出時。竟行削去。毫不議給世職。朕心亦爲不忍。若以公爵世襲罔替。與例且又不便。朕念前蹤逢賴喇嘛。俟札喜納木札勒出缺後。將公爵削去。加恩賞給頭等台吉。世襲罔替。著爲令。永遠遵行。欽此。沒後于乾隆五十七年。奉上諭。據鄂輝等奏。輔國公札喜納木札勒現已出缺。請以伊子卻多爾旺曲承襲頭等台吉等語。著照所奏。卻多爾旺曲准其承襲頭等台吉。餘依議。欽此。

四等台吉策稜仲甲卜之敕。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云云。敬之勿怠。奉上諭。據福康安等奏。查問藏番薩木珠鹽巴傷亡一案。緣去年在生格宗地方與廓爾喀打仗時。曾受鎗傷。嘔血而故。是實等語。薩木珠鹽巴打仗受傷嘔血而故。亦屬可憫。著加恩交部照傷亡例議卹。欽此。薩木珠鹽巴傷亡後議給伊子策稜仲甲卜四等台吉世襲罔替。

刻衛藏通志後敍

大鈞坱圠。萬物芸生。華之大易。六位三才之中。動物惟人爲最靈矣。有形有氣。有知有義。無先覺以覺衆。則其羣渙而无所統束。恐顧亂之相尋。麋牙也。昊穹亭毒。上帝好生。作之君以宰赤縣。神器政於是出。覺則其羣渙而无所統束。恐顧亂之相尋。麋牙也。昊穹亭毒。上帝好生。作之君以宰赤縣。神器政於是出。作之師。以三物四術。整齊之。教於是生。中古之世。君師政教合於一。孔孟纂述六經以後。君師政教分而爲二。漢之文景光武、唐之文皇、宋仁宗、元世祖一統之君。而德不能兼教化。董仲舒、鄭君、王通、韓愈、朱子一經之師。而位不得佐政令。治有統系。道有宗主。扶輿滂礴。二千年離而復合。始集景運於我寶聖祖仁皇帝。於是君師政教出於一矣。是有實焉。有權焉。惡可以無說。粤稽聖祖高宗經筵日御。發揚天篆。纂述易、尚書、三禮、四詩、春秋內傳諸家箋解。平其得失。敬立學官。御纂性理精義、淵鑑齋朱子全書。排比四庫。整齊百家。以示學林。塗軌。操之以治律。歷制禁令。齊六職。決百事。宰制成器。陶冶庶彙。非以盡其實耶。兼崇黃教。綏服北徼。西域、蒙、準、回部。用借根方立天元術。擢任司天臺官。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等。揮究嚮人天算。太常鍾律之度數。測量地輿。尋究河源。作皇輿表。有圖有考。以宅土物宜。敬授民時。農務物產。貿遷有無。北設市場於尼布楚、恰克圖。南立市舶司於交廣。蠻寨、蠻耗之閒。貴貨易土。通商惠工。以美利利

天下。非以通其權耶。皇哉唐哉。唐哉皇哉。古今聖治邦隆。莫備於康熙。如日月之經天。嶽瀆之緯地矣。實者、經也。常道也。二百六十年中。在位通人。處逸大儒。亦既推闡盡致。家握隨珠。而人懷荊璧矣。權者、緯也。通道也。蠢指九逸。鞭笞四海。聲教訖於殊域。徵之禮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於是列聖宰制天下之機權出焉。大制不割。善戒無轍迹。內而諸夏。經制彬彬。亦既景鑠矣。外而蒙、準、回、康、烏斯藏各部。崇黃教以綏輯鎮撫之。於此見至仁之覆育。於此見大慈之枕被焉。粤稽太宗文皇帝。始膺寶命。逢賴剌麻。實始率喀爾喀四十八部。崇上尊號。肇基王迹。爰拓北陲。景陵敕撫遠大將軍十四貝子、及將軍延信等。戡定西藏。復布達拉坐牀之地。以圖語、蒙文、蠻丁、唐古忒四體文。繙譯心經。泰陵奬頗羅鼐歸順。錫之郡王爵。仍設駐藏大臣鎮之。御選祖燈語錄。校刻北藏。修多羅十二部。裕陵始革藏王爵。凡衛藏事。一裁之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參決之。以清文繙譯全藏。俾廣流布。製金奔巴鉼。以定呼弼勒罕之眞僞。在易。風行地上。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豈估畢小儒所能窺測萬一乎。藉謂必如儒者所云。人其人。火其廬。焚其書。而後可適所以激邊紳。而示以聖道之不廣。何所見之偵乎。且彼西域之衆。太蒙之人。必有政以齊其吏民。必有教以化其頑梗。太西各邦。政教互權。昔合而今分。此亦天地自然之符。人事推激之分數然也。前史稱絕之。未知其利。通之。未見其害。籌邊事者。惡可以不刳心焉。然則繇此以推。聲教所暨。流通無礙。風雨露雷。莫非神化。滋液滲漉。何生不育。不廢摩哈默之天方教。可以收回哈薩克布魯特以西諸部。彙行爾撒之摩西十誡。（佛說四十二章經列小乘經。乃最初義。經云身三口四意三是有十惡行。餘戒止十惡。即名十善行。嗣又闡揚其教。爲三歸五戒。摩西本之。而小變其科目。乃西域婆羅門之枝流也。涅槃經。如來性品阿嗟伊都等十四番。亦英法文二十六字母之類。俗定同文。譯統詳之。是本譯官舌人之所當知者也。）唐碑所謂景教者。苟仿釋典。使高才潤色之。以彼教治彼族。可以維婁西牛賀諸大洲。借權寓實。我列祖列宗不已微示機捷矣乎。今三衛之暨。衛接巴塞二塘者。匕鬯晏然。而雅魯藏布江下游。則割入英籍。三藏之南邊。緘轄、江孜、定日、帕克里與英圭黎接壤。新定市埔於亞、東哲孟雄全歸彼。（英語稱西金。現隸孟加臘印度。）廓爾喀、布魯克巴。則尙縻縻兩屬。亦黃教地也。（布魯克巴一名布坦。紅教喇嘛地。康役輸實於布達拉商上。）作木朗、洛敏湯。則已幷合無存。揆之因其教不易其俗之義。類族辨物。分別部居之方略。徵特回黃兩教可用。即景教各源流。亦何嘗不可與之導其竅會。發其枝離。施其衛轄。以使之同歸文字聲音。威儀教化之域哉。傳曰。聲以行權。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爰先校刻此衛藏通志二十卷。以爲之椎輪。以俟大輅焉爾。

光緒二十有一年龍集乙未冬十月吉日。賜進士出身、分巡徽寧池太廣兵備道、雲騎尉、前記名御史、戶部郎中、會典館纂修官臣袁昶恭敍。

按此書係謂前戶部主事桂林龍松坐先生纂輯校刊。伊未署名。詳見先公文集中附記。并云原本未著姓氏。疑門爲和琳所輯云。

衛藏通志校字記

卷首

聖祖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葉衆公同之請。 謹案。苦苦腦兒。聖訓作青海。

皇朝通考作庫克淖爾。西藏記作庫庫腦兒。或繙譯之文。或聲轉之字。

賜今呼必爾罕册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塔。謹依聖訓諸書。改作安置禪榻。餘字俱謹遵改。不悉錄。

高宗御製十全記。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 謹案。聖訓。此句下。有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衆番。全屬無遺類矣。東華全錄作全蜀無甯歲矣。此書佚此數句。

然天既愈深。予懼益切。不敢言威。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謹案。聖訓。不敢言威句下。有唯恐難承句。

提要。

第五條。 今案。此寫本無此門。僅有查達賴喇嘛班禪幾輩譯文之覆呈。原在詩文門。今迻入喇嘛門後。

第十一條。 今案。此亦佚。僅有查西藏公爵台吉各勅之覆呈。亦原在詩文門。今迻附喇嘛門之後。

第十二條。 今案。陞調章程。略見於番目門內。品級俸祿。亦略見撫卹折價門內。並無準章。

第十三條。 今案。唐碑。見寺廟門內。乾隆御製十全記。今已敬編卷首。關帝廟碑。原載寺廟門。大招紀功碑。後藏碑。均原載紀略門。恤出痘碑等。今附撫卹門後。

第十四條。 今案。寺廟門僅有雙忠祠碑。附有同殉之主事參將各一人。並未別見旌忠祠。及殉忠人名。

第十五條。 今未見。

第十八條。 今未見。

第十九條。 今案。有部落一門。却無沿革。

第二十一條。 今案。此亦佚。惜乎令人不審名從主人之義。姚鼐之著爾雅。亦尚未詳。

第二十四條。 今案。原有職官一門。而於糧蠶文員殊略。

第二十五條。 今案。此亦佚。

第二十七至三十條。三十三至三十六條。三十九至四十條。 今書壁未見。

卷一。

引通典語。悉照改正。共二十二處。

後漢書。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其奉浮圖不殺法。而精文善導達之功。所傳述。 今案。此後漢書西域傳論。多脫誤。已照改。

案語。齊集遠近大小喇嘛於大招各經。 案。各字疑。

元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 案。元史無學士字。

卷二。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和琳成德奏廓爾喀遣哈斯達爾一摺。奉硃批。所辦得理。好。欽此。 謹案。聖訓作所辦得體。好。

乃仰仗天威平定之後。聖訓作及仰仗天威平定之後。

亦必益加威畏。實爲得當。聖訓作亦必益加威畏。辦理實爲得當。

西界又自定結至薩熱喀山頂。 案。山川門作杏撒熱喀山。此無杏字。與西藏賦注同。

南界怒江之水。不知其源。 案。山川門已有考。此四至八到。多用西藏賦注。故失照。

卷三。

康熙六十年二月。

上諭廣詢方言。乃得其真。　謹案。聖訓云務得其正。

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歸仁化。　謹案。末句。聖訓云悉心歸化。

其山川名號。蕃漢異同。當於時考證明核。　謹案。末句。聖訓云當於此時考證明核。

大概中國諸水。皆發源於東南內外大幹。　謹案。聖訓云中國諸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諸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　番名岷揑蘇。　謹案。聖訓云岷尼雅克撮。

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蘇流出。　謹案。聖訓云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烏蘇流出。

此諸水自東南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　謹案。聖訓云此諸水在諸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

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　謹案。聖訓云此諸水在東南諸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

打箭鑪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方。即康也　達賴喇嘛爲危地。烏斯與危衛同音也　班禪呼圖克圖爲藏地。合三地爲危地耳。　謹案。聖訓云打箭鑪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危地耳。

牛魔山注。每歲送老工夾布於其上。　案。康熙紀行云。即四川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

工湯拉。別作貢倘拉。彭楚河。別作蚌楚河。嘗出河。別作普楚河。如此之類。各仍其舊。以博異名。

藏布江注。有木船度船爲渡。　案。當是有木船皮船爲渡。

金沙江注。又有威依木查鄂模二池之水。　案。水道提綱作又有威衣木查鄂模、色勒錯鄂模二池之水。

青海注。其東北有巴顏池。周四十餘里。有功額池。周五十餘里。　今案。功額池在青海之南。謹據一統志、一統輿圖、水道提綱各書。增入南字。

岷江注。入江之水。有黑水河。有二源。北源出九里古拉達巴罕嶺。在岷江南源之西南。東北流。折而東南。入四川界。　案。黑水二源。只見北源。今補於此。其南源西南。自山中東北流來會。又東南流入邊。又東南折而復東南流。至長寧堡西北。與大江會。

卷四。

巴塘至察木多路。江卡至黎樹宿注。七十里至黎樹。至王卡。稱爲惡八站。　案。別本同。論文義。當云七十里至黎樹。自黎樹至王卡。稱爲惡八站。　洛加宗至俄倫多尖乍了宿注。乍了有寺院。即會

典圖注之札雅廟也。乍了札雅。長短言之分。本書乍了多誤了。今改正。

前藏至後藏。白浪至札什倫布。注。過洋楮橋。即雅鮫藏布大河。　案。雅鮫藏布河。本書未見。

松鈞巡邊記。拉木洛洛協噶爾。　案。四川通志。此句作拉孜羅羅。上文程站。拉木。即拉子。洛洛。即羅羅。　通志。此文無何至如入無人之境以下九句。

前藏至生根物角。　案。即王我師藏鑪總記之松根阿腳。本書別亦作生格物角、僧根物格。皆重脣輕脣之異。

前藏至生根物角。四百十里。至騰格爾諾爾。本條未載。後有專條。

兩河口分路至青海路。八百四十里。分作十四站。至巴漢海流圖。本條未載。見於獨磊出庫至西寧路中。

兩河口至河州首。九站至熱嘉。本條亦未載。見前兩河口至循洮州程中。

打箭鑪由霍耳德爾格草地至察木多。地名格蔥。　案。衛藏圖志作林蔥。本書部落門亦作林聰。翻譯無正字。

打箭鑪由草地進藏路。約同定同古。　案。衛藏圖志作納定同古。

藏程紀略。平逆將軍延。　案。康熙五十九年。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　遠近西海青海各國、蒙古諸王部落皆以來見。　案。皆以來見下應有脫字。封然無聞。當是封燕然山。然字單用少見。其兩岸爭妍句。疑有脫字。

卷五。

高宗御製喇嘛說注。宗喀巴二大弟子。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木磋。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　謹案。此必寫本漏書四世一條。今以康熙紀行所引經筵敬補於此。

第四世名雲丹嘉木磋。生於明萬歷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坐台之桑結仁處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歷間。封爲沙達布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曾於石上踏留足印。

卷六。

招拉筆洞寺。其南山生下爲藏之峯山。　案。此語費解。必有誤。

大招寺唐碑。　案。此本闕誤。與一統志西藏記所錄。互有得失。今悉仍其舊。而錄一統志西藏記於此。以資考證。

一統志唐碑。

27 B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甥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已證之。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勒石留傳之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二聖。潛哲鴻猷。曉久永之化。垂於愍之情。恩覆並無內外。商議協同。務令萬姓安泰。施恩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者同心以申鄰好之義。共成厥美。今漢蕃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犯。封境或有積阻。捉生問事。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甥甥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遣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須令甥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揚。同聞頌德之名。永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並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美之聲。徧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刑牲設誓。如有不依此言。背約破盟者。受其殃禍也。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咸頌矣。

西藏記唐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甥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盟大節留傳知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德之黎贊陛下二聖。睿哲鴻猷。曉之令永化亨於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觀同心以伸鄰好之義。共成厥美。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番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積阻捉生問事。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甥甥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遣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之西。大番供應。須令甥甥親近之體。使兩界烟塵不聞。同揚盛德之名。頻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禮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於漢國受樂。茲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且陳形俱爲盟殺。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誓。蕃漢背約破盟者。來其禍殃也。倘傾覆以及動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咸頌矣。此碑日久剝蝕。字多殺畧不存。

白木薩欲修廟宇。　案。卽上文之拜木薩。白拜雙聲。

小招寺墨珠多爾濟。卽上文墨居多爾濟。別又作珠多吉。皆聲轉及長言短言之異。今兩存之。

岡堅寺、生多寺距札什倫布一站。疑與前岡堅喇嘛寺距札什倫布一站相複。

福康安關帝廟碑。於惠齡和琳孫士毅皆書號。於體未協。皆易之。後營官寨關帝廟碑亦同。均更正。

打箭爐聖祖御製恩遠廟碑文。今恭迻卷首。

卷七。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福康安等奏逸界營官酌定陞擢疏。如此懲勸有方。番目皆知奮勉。亦永資綏靖矣。　案。別本同。永資綏靖上。疑有番民或邊民字。四川通志載此疏。祇作如此乘公甄拔。庶幾有所勸懲。無末二句。

卷八。

會奏火藥就本地配造疏。所用工料。雖校內地昂貴。而所用腳價。較之內地運來。節省至三十餘萬之多。　案。四川通志作節省至十餘萬之多。

卷九。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諭三道。　謹案。聖訓載在正制度門。併作一道。詳意觀此備。

卷十。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所有巴勒布舊錢。與商上原鑄錢文。每圓總有銅二三分。成色較低。應將商上原錢及巴勒布舊。若概令繳銷。勢所不能。議令每紋銀一兩。易換八圓。與嗣後鼓鑄足色銀錢。示以區別。　案。應將商上二句跳衍在上。今改正。

卷十一。

案。條例原目作章程。此卷實已分見各門。今姑以彙輯。可備考察。悉仍其舊。

卷十二。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軍機大臣議覆福康安等奏。每年巴勒布止准貿易次。克什米爾止准貿易一次。　案。四川通志作每年巴勒布止准貿易三次。查本書條例門亦作三次。今據增入三字。

卷十三。

噶弼平定西藏奏疏。　案。各處俱作噶爾弼。　吹木丕勒宰桑。卽東華錄之吹穆只爾宰桑。　章名爾自桑。卽東華錄之章米爾桑。

一由類烏齊、結結樹冰噶、三達齊卡爲正兵。　案。結結樹冰噶。卽程站門之結樹邊卡。三達邊卡。卽三大徧關。

閏四月初四日。和琳奏。恩達至嘉裕橋四站爲內烏齊地方。　案。內烏齊。卽類烏齊。類伍齊。

卷十四。

辦理撫卹款項論第二款。注於嘉慶二年春照依第五條云云。此書所載駐藏大臣姓氏。至乾隆五

十九年止。此處更著嘉慶年事。是此書編於嘉慶時。第七款阿第案章嘎。第十款噶舒克即執照。姚瑩之蕃國雅無之。不解何物。

松筠貢茶營官巴桑多爾濟片。後半葉夾縫有硃批三處。一在隨經千總李鑫把總許耀宗訪出句旁。批此二人可嘉五字。一在枷號示懲句旁。批好字。一在如始終奮勉遇有該省缺出再行陞補句旁。批是字。

札什倫布經費。除所管營官並各寺喇嘛口糧。日食糧食八萬七千一百九十克、茶二百一十二餅半、散茶二克半。案二克半爲數少。與上下數目懸殊。疑有脫字。

松筠奏閱邊撫卹番民摺。夾縫有硃批三處。一在尚有沿邊之薩喀呵哩帕克哩定結絨轉六處句。於定結字側批好字。一在其唐古忒各世家及達賴喇嘛親屬人等概不準私用烏拉句側批是字。一在此項差徭永行禁止並嚴飭噶布倫各營官句側批是字。

卷十五。

達木蒙古乾隆十六年三月奉上諭兩道。謹案聖訓併爲一道。在賞賚門內。

四十族住牧地界。上隆布族東至受地方蒙古爾津。案藏地多以一字名地者。如朗。如嶺。如色。如降。此受及下文上阿克碩族之力皆一字地名。藏衛康即其例也。

西甯管轄四十族。今祇載三十九族。案西藏記。上阿拉克碩族之下。尚有下阿拉克碩族。此似佚寫。以上四十族之戶口與後三十九族之戶口皆子目與總數不符。

西藏管轄三十九族。彝爾札麻蘇他爾。西藏記逮下只多族。爲一是樸族。族與上三札族東西南北四至全同。疑樸族。西藏記作樸俗。此七十九族譯字往往對書而殊字不備述。

布魯克巴注。前赴適中之汪則城。解勸和合。案下文兩奏書俱云貝勒親至則汪宣諭。汪則則汪不知是一是二。西藏記上文亦作汪則城。兩奏書卻作則江。疑汪之訛。

庫呢注。其部長名熱咱烏爾。生嘉慶至丙辰。遣人來藏。案生嘉慶上下有脫誤。

白木戎注。婦女下身亦用布遮。穿一中衣。案當如西藏記作重穿一中衣。大羣羊。案西藏記。康輶紀行等書皆作大羣羊。字書並無羣羊字。

乍丫注。闡教黃教皆們罕之印。案康輶紀行作講習黃法那門汗之印。

察木多注。闡教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始頒正呼圖克圖印。其二呼圖克圖住察木多大寺。三呼圖克圖住甲拉克大寺。注。俱詳喇嘛門。今喇嘛門不見。

巴塘安撫司。十一巴塘。案通考巴塘係正副宣撫司。通考成於乾隆十二年。此當係後改。瓦述

斜科。即通考瓦述餘科。可證澳裔斜道作裔余道。德爾格。通考作德爾格。或宣撫司。屬雅州府長官司。霍耳東科。通考作宣撫司。

打箭爐安撫司。六拉滾。不見於通志。

卷十六。

第六葉。佛說藥王藥上二菩薩經。案龍藏目錄作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佛說法門經。案龍藏目錄作佛語法門經。

第二十二葉。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注。十二經同卷。案自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以下。實祇十一經。龍藏有佛說旃檀香身陀羅尼經。在妙色陀羅尼經後。此佚。

第二十三葉。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注。四經同卷。案以上僅三經。龍藏尚有穢迹金剛法禁百變法門經。此佚。

第三十二葉。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下未注卷。今依龍藏補入。

第三十四葉。佛說觀身經。案龍藏作身觀經。

第三十六葉。佛說類多和多耆經。注。八經同卷。案此祇七經。龍藏佛說耶祇經之下。尚有末羅王經。此佚。其餘經同名而但字有增減者。不悉錄。

衛藏通志卷一

考證

謹案。疑耳而信目者。人之常情。源遠而末分者。學之流弊。嘗考通典、類函、史、通鑑、水經注諸書。未嘗不載天竺西域諸國事蹟。然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疑信相參。源末互異。求其質實於人跡不到之區。不可得也。姑博採焉。考諸古則存而勿論。證之今則信而有徵。

吐番。在吐谷渾西南。不知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傳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爲率。敦野。至今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隄悉補野。因以爲姓。案敦野與悉補野皆國其實一也。或云本姓蘇毗也。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番界。

謹案。烏海。即今青海。吐谷渾。即今青海蒙古部札薩克王公舍吉。由西寧出口赴藏大路。

其國都號邏娑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于子。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沒者爲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羌。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率弄贊都牂牁西巴播城。以五十國西南與婆羅門接。

謹案。贊普即今藏布。弄贊即今藏卜藏。婆羅門即今藏西南大西門也。

唐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番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壻禮甚謹。視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也。

謹案。今大招內有唐公主及贊普像。旁有巴勒布王女拜木薩像。乃贊普之妾。又大招北別有小招。乃唐公主自建修佛之所。寓尚。

武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番憚之。

二年。吐番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番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鈔。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遽於無窮。論不墓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干戈。屢犯我河隴。且父通之。子絕之。豈爲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爲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遐外。各自爲主。奚爲懼乎。陵曰。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番。或時歸漢。類多翻覆。乞拔去鎮守分離諸國。各建侯王。使其國自爲君。人自爲守。既不款漢。又不屬番。豈不人免憂虞。振曰。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虞乎。陵曰。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番國所爲深憂。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爲我編入。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爲漢邊患耶。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爲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幷。雖大海之外。窮塞之表。靡不磨滅。今吐番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賢守義來和。和事曾未畢。以爲好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侯斤路。乘間隙掠擾我衆。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懷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爲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叟所能

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恩若爲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番使前後入朝不時。道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踏躇曰。是紿我也。以爲偵諜。不以爲使人。遂遷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前踟躇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憾。崔知辯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既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杜氏通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面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形像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恆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謹案。大月氏即今葉爾羌回部。在藏之西北。有兩路通藏。一由和闐南山。一由沙雅爾。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帀屈曲。從趾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國王遣使奉獻。詔答曰。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其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阿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跡。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供養佛。

謹案。今藏西南迦伽哈爾部。在海中。其地有巴特瑪薩木巴娃。佛巴特瑪。梵語蓮花也。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淨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梅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與

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國記曰。頓逭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逭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燃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

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衞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牟尼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地論曰。姓釋迦、號牟尼佛。

謹案。釋迦牟尼佛。唐古特語名曰沙迦國巴。

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盛業。陶冶蠢鄙。經無數形。漸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靈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撰述其教。爲十二部。後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於中夏。以上唐類函

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湮沒。而辭而闢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傳奕云。嫩兒幼夫。摹擬莊老。宋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爲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爲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句也。顧嘗詳讀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仲。豈所謂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與。抑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每語各著其所以同者焉。

文中子。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

史記。何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注。金人。卽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魏書釋老志。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身毒國。注。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供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隨毗國王生。隱居太子。父曰。居頭邪。母曰。莫邪。居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現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衞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卽舍衞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卽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迦。卽今稱恆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溼。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駞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卽刻牛頭栴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宵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磴。磴間二尺餘。彼者老言。梯入地處。佛法滅。又曰。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山是青石。頭似鷲。胡語曰耆闍崛山。耆闍。鳥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園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擿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處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謹案。前藏羅卜賞國。乃達賴喇嘛染帝之所。水自藏布江引入池中。池上有強巴碑。碑前雕佛像及菩石梯。六佛昇天之遺跡也。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地曰。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峯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衆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耶。其淸心釋累之訓。空有兼濟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

大道通矣。

梁書扶南國傳。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

魏書釋老志。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拜跪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又曰。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屠韋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

謹案。佛陁、扶屠、佛陁。今唐古特語。稱爲瑚圖克圖。譯言之謂也。

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道充德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釋迦於四月八日生。委和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舊唐書僧元奘傳。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謬濫。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辨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

釋法顯佛國記。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皆奉佛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民人。居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王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齋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又曰。從四月一日。城裏便灑掃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幡幟。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往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鑿。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搖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

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又曰。到竭叉國。與罽賓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作供養。或一日。或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並諸白氈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

謹案。孟春上旬。達賴喇嘛下布達拉。赴大招。住錫齊集。遠近大小喇嘛於大招。各經（疑有脫字）齋誦經。約三萬餘衆。唐古特語謂爲摩座。未漢人名曰禮招。乃宗喀巴之經會。佛經之波羅蜜也。或八九日。或十數日。禮招畢。則出大小喇嘛。請迎佛像。藏以四輪車。數百人曳之。即彌勒佛乘神變來。

前引導以鼓樂。繞大招一帀。漢人謂之轉寺。

又曰。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國王敬重佛骨。慮人鈔奪。乃取國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鼓鋼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

又曰。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獅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獅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

又曰。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三丈。高丈餘。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橫擲其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磚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婆比邱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

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

又曰。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柰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閉已。即般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後。人於此起精舍。

又曰。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閒塞。但此土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鈔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經。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

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恆河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

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

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爲拂廬。寢處污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爲盤。捻麨爲椀。實以羹酪而食之。多事羊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

謹案。邏些城。邏些城。今唐古特語名。前藏地爲拉薩。蓋譯言之異也。

又曰。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盧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些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子史 懷華

謹案。唐古特俗。夏秋之交。無論男女。盡浴於藏布江之決。以祓除瘟疫。乃古秋祓之遺意。布遠拉西南十五里名羅卜岱。四達觀喇嘛浴於其地。二十餘日還。

元文宗即位之初。以西僧釋眞吃剌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孛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元武宗至大元年。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

元英宗至治三年。敕寫金字藏經。

元世祖奉定三年。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從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乞更正僧人給驛法。至是閒其擾民。禁之。

明成祖永樂五年。封西僧哈立麻爲大寶法王。前年冬。俟顯僧哈立麻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青雲甘露、青鳥白象之瑞。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爲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明憲宗成化四年。加番僧封號。西僧劄巴堅參以祕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威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僧擬王者。出入乘檻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眞人高士者。亦盈都下。

謹案。前藏西北山扶大寺。住錫喝瑪爾瑪巴瑪國克圖。係黑教喇嘛。雲南人也。即明時所謂哈立瑪者。藏手卷一軸。長二十餘丈。乃繪永樂初哈立瑪朝覲雲谷寺圖。

明武宗正德五年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通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韃靼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敎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吉班丹。十年冬十二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左右言西域番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截。又峽江舟大難進。易以驢。驢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士卒死者數百人。

謹案。四川打箭爐喇嘛寺內藏唐時所遺儀仗器械。或當時所掠者。

衛藏通志卷二

疆域

謹案衛藏疆域舊志所載東至巴塘之南墩東南至類伍齊番族東北至青海屬之納木稱巴顏番族南至猞猁茹巴怒江西南至布嚕克巴部落北至草地通回部沙雅爾西北通回部和闐仍照舊編纂惟後藏極西邊界壬子秋廓爾喀投誠遵照新定界址設立鄂博地方編纂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奉上諭立定地界一事已有旨令福康安等應於藏內邊界一一設立鄂博毋許私行偷越現在大兵將撤此事最關緊要福康安等宜趁此時詳細曉諭申明約束以熱索橋迤西如協布魯雍雅東覺堆補木帕朗古等處皆經大兵攻克本應即以爲後藏邊界今念爾悔罪投誠仍行賞還其熱索橋以內濟嚕、聶拉木、宗喀等處本屬藏地前此雖經汝侵占現經大兵收復非如上次講和退還者可比嗣後以濟嚕聶拉木以外爲界爾部落人等不得尺寸擅越如有私行偷越者一經拿獲即行正法爾部落遇有遣使進貢獻表等事亦當先行稟明邊界將領聽候知照方准進口如此明白曉諭立定鄂博章程庶可永斷葛藤慮治邊界欽此

十二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章程內開查西藏邊界如濟嚕、聶拉木、絨轄、噶爾達薩喀、崑布等處均與廓爾喀道路相通臣福康安等於濟嚕外之熱索橋聶拉木外札木地方之鐵鎖橋及絨轄邊界均已設立鄂博釐定疆域將巴勒布貿易之人及唐古忒番民寄星商販已奏請立法稽查不許私相往來應交與駐藏大臣於巡視之便認眞查察隨時派人堆砌不得日久廢弛致有偷越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五十八年正月大學士公福康安、工部尚書都統和琳等具奏爲接據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稟稱蒙公中堂大將軍差穩大人前來聶拉木札木一帶分立地界小的即差頭人前往穩大人已經分定辦理甚妥小的悅服即照穩大人所立地界永遠遵奉不敢私毫有違自取罪戾還望公中堂大將軍在大皇帝前將小的一片誠心奏聞當常施恩感激不盡等語隨檄該王宣示大皇帝天恩赦爾等前罪爾等復將懇遵約束永矢恭順冀受大皇帝天恩等因具稟足見爾等一片誠心本大將軍回京時必將爾與爾叔咸畏大皇帝恩威永爲藩服誠恒代爲陳奏自蒙聖明俯鑒渥施恩眷現在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大人爲大皇帝親信大臣特命來藏整飭鎮撫嗣後爾等如有稟呈事件當在和大人前稟明聽候指示即將來更換之駐藏大人凡有應行曉諭事件爾等惟當一一遵奉毋稍違悞等因具奏奉硃批好知道了欽此

三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奏爲接據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稟稱前差穩大人定立地界極爲公道惟有廓爾喀東邊多羅卡界內拉結撒儻兩處地方原係廓爾喀所管此時該處營官不許小的管理懇求查明賞給等因又譯看寄班禪信內云從此以後兩家照舊和好永遠不敢滋事所有底瑪宗地方原係給了你們的可即差人前來管理各等語臣當即飭令噶布倫詳細確查多羅卡邊界拉結撒儻兩處本係廓爾喀地方前經福康安差穩克登阿第巴前往定界時在熱嚕橋設立鄂博爲界其多羅卡地界拉結撒儻兩處係在熱嚕橋以外相距四五程途自應歸廓爾喀管理臣一面飭令絨轄營官遵照將熱嚕橋以外之多羅卡拉結撒儻兩處地方仍聽廓爾喀管理不許占越查再查底瑪宗地方係廓爾喀所管因五十三年彼此說合廓爾喀願將此地方送與薩迦呼圖克圖作爲酬謝當時雖有此議並未收管臣伏思上次唐古忒許銀講和及廓爾喀許地酬謝俱屬不成事體廓爾喀既經悔罪投誠將上次合同業已繳銷永不敢再提一字今該部長改悔前非雖欲與衛藏修好仍將前許之地讓還管理自屬恭順之意但思該部落既附藩封歸入版圖即與唐古忒無異未便仍照前次私議令薩迦呼圖克圖收受查歲琫堪布現在前藏臣面諭毋得差人前去收管併傳知班禪札飭薩迦呼圖克圖遵照一面檄諭廓爾喀部長今將底瑪爾宗既在鄂博之外自應仰副皇上柔遠之意賞與該部長管理等因具奏奉硃批諸凡皆妥欣慰覽之

欽此。

六月。駐藏大臣副都統成德自定結具奏。查閱後藏各邊界新設番兵、及履勘鄂博情形。惟定日地方遼闊。爲噶拉木、宗喀、絨轄三處總匯之地。實爲緊要。查所通絨轄之小路、轄木多通宗喀大路、擦木達杏通噶拉木之小路、古喇嗎木烏、並宗喀。共計五處。均爲要隘。每處設定琫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即於定日現設番兵五百名內。就近派撥安設。似於聲勢更爲聯絡。亦不妨其隨時操演等因具奏。奉硃批。欣慰覽之。欽此。

七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副都統成德具奏。查閱帕克哩定結各卡隘情形。所噶爾達地方卡隘二處。一名薩迦嶺。一名奉堆。此二處均與廓爾喀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名擦拉山。此處與廓爾喀、哲孟雄相通。又帕克哩地方卡隘三處。一名哲孟山。與布嚕克巴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嚕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通。以上卡隘六處。均歸江孜前後藏大道。爲總匯要隘。臣成德親赴各處。逐一查勘。俱極嚴密。所有臣成德回藏日期及查閱情形。理合會銜具奏。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九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副都統成德等具奏。哲孟雄、作木郎二部落。在藏邊界外。不過每年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書信。不聽藏中調遣。被廓爾喀侵占。已有十年。去歲經福康安檄令協勦。又復藉稱天熱。畏懦不前。迨聞廓爾喀歸順。復思藉天朝威勢。請斷還六輩達賴喇嘛所定舊界。並請添設番兵。由商上給與錢糧。代爲守禦。經福康安及臣和琳等窺其情僞。將懦弱無能、貪得便宜隱衷。逐一指駁。一面檄諭令廓爾喀約束手下人。毋許欺凌弱小。一面將邊外極邊小部落即可置之不問等情具奏。奉到硃批。所議皆妥。知道了。欽此。又旁批。可惡之見。不可從。欽此。自去年至今。一年有餘。該二部落自知理短辭曲。未敢復來懇乞。查廓爾喀王公叔姪。自歸化以來。諸事稟命而行。實爲小心恭順。昨於六月初。特遣頭人哈斯達爾薩野等至界。稱有面稟事件。據噶拉木營官稟報前來。臣等因發給路票。差人護送到藏。據哈斯達爾薩野等將其國王請安稟帖、及土儀鎗刀各一件呈遞。稟稱該國王及其叔巴都爾薩野。深遵大皇帝諭旨。並將軍大人們教導。愛惜百姓。和睦鄰封。從未多滋事端。惟作木朗、哲孟雄二部落之人。素來不安本分。往往造言生事。誠恐他們在大人們面前架說是非。又爭地界。那時大人聽信一面之辭。小的國王就擔不是。所以差小的等前來回明。哲孟雄營官寨、並喇嘛廟、及其餘各寨落。俱被我們占了。已有十年。現在哲孟雄只賸了日尼杵及惱多二處。我們現係天朝子民。固不敢妄自勦兵。亦不肯令其覆滅。目下皆係各守境土。又作木朗亦係廓爾喀占了多年。只賸該部長之叔蘇班色一名。本係頭人。現在聞他往各部落借兵。希圖恢復。各部落皆未曾幫助。我們亦未窮追。誠恐蘇班色造言來告。小的國王求大人們

都不要聽他的話。並請差官定立交界等語。臣久知哲孟雄作木朗二處並非藏屬。爲廓爾喀侵占已久。且該處番民窮苦。貪占便宜。較唐古忒爲尤甚。隨傳噶布倫等詳細查問。委係被廓爾喀侵占已有十年。噶布倫所知情形。亦與哈斯達爾所說無異。是該二部落與藏中毫無關涉。而噶布倫及無知借人。轉稱此二處雖不屬藏內管理。向來與達賴喇嘛相好。彼處廟宇。俱是經典上有的。今廓爾喀畏懼天朝。既來請示。求大人們趁此機會。仍照六輩達賴喇嘛所定地界剖斷。豈不兩便等語。臣等因唐古忒人本糊塗。貪得便宜。不知事理輕重。固不值深加責備。當即告以該二部落既係經典上有的。當初廓爾喀侵占之時。你們不去幫助。今廓爾喀既已恭順天朝。即屬大皇帝臣民。與唐古忒一樣。況該國王侵占哲孟雄作木朗地方。在歸順天朝以前。本欽差焉有不爲屬國反斷還不屬藏內管轄部落之理。反復窮詰。俱各俯首。臣等公同商酌。廓爾喀恭順小心。既來請示。固不可令其欺凌弱小。亦不值代爲分定疆界。自當遵照前奏。置之不問。隨於次日。傳集哈斯達爾等面諭。哲孟雄作木朗二部落雖非藏內統轄。究屬與達賴班禪二喇嘛從前相好。既稱爾國侵占已有十餘年之久。本欽差斷不肯仍然令爾退還。但哲孟雄現在僅有日尼杵一處。多二處棲身。作木朗亦僅有蘇班色一人。爾等當體大皇帝好生之心。不可過於追迫。各安本分。歸告爾王。總以凜遵大皇帝諭旨。和睦鄰封。愛惜百姓。方不負大皇帝成全爾國至意。至於邊外地方。本欽差亦不值差官代定交界。當據哈斯達爾伏地叩頭。感激悅服之情。形於顏色。臣等隨酌量賞與盤費。派員護送起行。並與拉特納巴都爾緞錦等件。以爲酬答。一面嚴飭各邊界頭人。亦不得容留該部落之人。致滋事端也等因具奏。奉硃批。所辦得理。好。欽此。

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諭。和琳等奏廓爾喀差頭人哈斯達爾薩野到藏請安遞稟一摺。所辦得理。已於摺內批示矣。廓爾喀因侵占鄰近部落地方。惟恐其希圖恢復。差人赴藏稟明。並又覆請差官定界。設遇彼無定見之人。又必聽從所請。率爲剖斷邊界。又致生事端。即如藏中噶布倫及僧人等。俱以該二處雖不屬藏內管理。向與達賴喇嘛相好。彼處廟宇。俱係經典所有。請仍照六輩達賴喇嘛所定地界。爲之剖斷。此等愚昧無知之人。經該部落侵凌。即懦弱無能。紛紛逃散。及仰仗天朝兵威平定之後。又復藉勢貪佔便宜。妄求定界。今和琳並不聽信噶布倫等浮辭。實屬可嘉。即向廓爾喀頭人明諭。既不准其欺凌弱小。亦不復更爲分定疆界。既不聽藏中覬覦之心。亦足以悅服廓爾喀之心。而哲孟雄等部落。聞知天朝剖斷公允。亦必益加感畏。實爲得當。嗣後接任之員。遇有此等事件。俱當堅持定見。仿照辦理。切勿爲浮言所惑。邊界自可永遠甯謐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五十九年正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副都統成德等具奏。爲籌辦藏界、補立鄂博、以期久遠事。查有藏屬薩喀邊外、作木朗以東、洛敏湯地方一處。人戶三四百家。向來頭人係其自立自廢。

既非藏屬。又不屬作木朗管理。開當差人與達賴喇嘛呈遞哈達。或送銀錢五六十圓。以爲布施。五十三年以前。亦被廓爾喀侵占。每年卽與廓爾喀當差。仍送商上銀錢五六十圓不等。自五十七年大兵進勦時。洛敏湯便不與廓爾喀交納錢糧。去年。廓潘貢使到藏面稟。應歸於何處管理。臣等詳細查明。委係另有一小部落。與藏中毫無關涉。但離薩喀邊界止有三天路程。恐唐古忒退有後言。臣等會面與達賴喇嘛噶布倫等商議。洛敏湯一處。固非藏內地方。然離邊界較近。爾等如以地方緊要。本欲差卽不許廓爾喀侵佔。廓爾喀亦必不敢不從。但既歸藏內管理。其頭人出缺。自應歸駐藏大人、及達賴喇嘛揀放。錢糧亦應交納商上。未有三四百戶只交銀錢五六十圓者之理。且屬朋情布施。亦難向廓爾喀啓齒。據達賴喇嘛噶布倫等僉稱洛敏湯頭人向來俱係其自立。不屬藏中管轄。彼處百姓。亦皆桀驁難馴。斷不服管。商上亦不耨伊五六十圓銀錢用度等語。臣等仍遵前旨、仿照辦理。哲孟雄作木郎之例。面諭該貢使以洛敏湯係邊外極邊小部落。並非藏內管轄。應聽彌自行辦理。歸告爾王。總以深遵諭旨。和睦鄰封。愛惜百姓。毋得稍有越佔。致負天恩等語。該貢使叩頭。感於辭色。臣等因思濟嚕、孟拉木、絨轄各邊界。業經臣福康安俱已派員酌中立有鄂博。而藏界西南通外番地方。如薩喀定結、帕克哩等處。均未定有鄂博。難保日久不無爭端。查遊擊張志林熟於邊務。令其帶領營官。先行前往各邊。會同各營官。自薩喀起。酌於緊要處所。將應立鄂博地方。繪圖貼說。毋得草率從事。三月間。卽應駐藏大臣巡邊操演漢番官兵。臣和琳於二月底起身到彼。計張志林可以辦竣。統俟臣親自酌定。眼同堆立鄂博。實爲一勞永逸之計。是藏中皆有定界。嗣後邊外各部落。設與廓爾喀少有爭競。總與藏中無涉。廓爾喀亦斷不敢妄踏一步。唐古忒人雖糊塗。亦有遵循。可期永遠無事等因。具奏。奉硃批。好。知道了。欽此。

五月。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和琳奏。爲定日閱兵完竣。隨帶遊擊張志林、噶布倫丹津、那木結戴琫、拉旺策卜丹等。攜帶噶廈底案。由薩迦宗喀、孟拉木、絨轄、定結、帕克哩沿邊一帶。率同該處營官。悉心講求。查對底冊。張志林所擬應立鄂博處所。均與噶廈底冊及年老番民稟告相符。查各處路徑崎嶇。雪山重疊。臣分派營弁。眼同各該處營官。將舊有瑪尼堆者。加高添砌。其全無形迹者。一律堆設整齊。所有唐古忒西南與外番布嚕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廓爾喀各交界。均已劃然清楚。再查定結屬下有噶爾達一處。亦係通廓爾喀小道。向屬阿哩公管理。而阿哩公駐劄前藏。每年遣一人前往收取租息。臣查五十三年。郭爾喀卽由此回巢。原不屬營官管轄。是以毫無阻滯。今臣飭噶布倫將商上非屬緊要莊田。核其所得租息。撥與阿哩公一處兌換。將噶爾達歸於定結營官管轄。以重邊防等因。

西界

西至廓爾喀部落爲界。由前藏西行。經孟黨楮。過鐵鎖橋。至干壩拜爾吉。過干布拉。即西藏至羊卓白地。沿海行走。由仁蚌至日喀子。卽札什倫布。仍仲當綱結巴寺後山。自札什倫布西行十日。至三桑乃阿哩界。由三桑過崗得察。入阿哩噶爾渡界。一由三桑墨雨拉。經脅噶爾。至孟拉木交巴爾布界。此係舊志所載。案新定界址。自札什倫布西行。由拉孜至脅噶爾、定日、宗喀、薩喀、迦狹巴嶺山、鍋拉納山、畢都納山、朗古山頂、納汝克喀山頂、朗雜山頂。均設立鄂博。此內爲唐古忒境。此外爲洛敏湯、作木朗二部落境。又自宗喀通濟嚕。至熱索橋。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廓爾喀境。又自定日通孟拉木。至鐵鎖橋。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廓爾喀境。又自拉孜通絨轄。至波底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又自定結至薩熱喀山頂、臥龍支達山頂、羊瑪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又自干壩至洛納山頂、丈結山頂、雅納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又自帕克哩至支木山頂、臧猛谷山頂、日納、宗官察。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境。又自帕克哩至支木山頂。臧猛谷山頂、日納、宗官察。設立鄂博。此內爲西藏境。此外爲哲孟雄、布嚕克巴二部落境。又臧曲大河南。本係哲孟雄地界。被廓爾喀侵佔已久。臧曲大河以外。俱係廓爾喀境。

西南界

西南至布嚕克巴、巴勒布二部落爲界。巴勒布今屬廓爾喀。一由納格爾行八日。至帕爾。與布嚕克巴交界。山川險阻。難以出入。一由業爾奇木樣納山業朗地方至結隆。與哲孟雄宗里口交界。一由業爾斯卡祿納山業朗樂爾。交廓爾喀界。俱係險道。西南又自怒江北咱義桑昂却宗、瀾滄江各處。至阿布拉。通南墩大道。

南界

南至猞猁茹巴之怒江爲界。由拉撒東南行一日。過鍋噶拉大山。至宋布堡。過宗噶拉山、札拉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其地廣闊無垠。不能悉載。怒江之水。不知其源。江闊數里。兩岸石壁峭立。中流急湍。不可以舟楫。其地亦名工布。

東南界

東南由前藏朗陸山轉出達則。經珠賈寺、及沙金塘草地、古樹邊卡。至春奔色。接類烏齊界。通察木多大道。

東界

東至巴塘之南墩甯靜山爲界。雍正三年。松潘鎮總兵周珠勘定。疆址始定。於南墩甯靜山嶺上建

立界牌。嶺東之巴塘、裏塘屬四川。嶺西屬西藏。其中察卡、中甸。由前藏東行十里許。過機楮河。即瀾江至墨竹工。路皆平坦。自此經拉哩碩、板多、察木多、乍了、江卡。至南墩。陡步皆山。崎嶇險仄。計程三千五百零五里。

東北界

東北至西甯所管之那木稱、巴彥等番族爲界。由前藏北行十五里。向色拉山東。過鍋拉山。至浪宕。由隆竹松過彭多河。有鐵鎖橋。過河。由角孜拉山、呼正寺、增頂工至木嚕烏蘇。通西甯大道。又由玉樹接西甯、松潘、泰甯三處大道。又通咯隆宗、類烏齊地方。

北界

北至草地爲界。由前藏西行。出羊巴井口。至新橋。即平川。西通後藏。東接噶勒丹。北行草地。至木嚕烏蘇、噶爾藏骨岔。交青海界。

西北界

西北亦係草地。有克哩野大山、納克產隆口。北通哈具得卜特爾。又北直至木嚕烏蘇渡口。仍交西甯大道。其東接玉樹界。又羊巴井至桑沱洛海。過紅塔爾小山。過拉納根山。即騰格哩諧爾即天池也遠木地方。係每年出防處。由吉札卜至僧格物角隆口。東北至噶爾藏骨岔、阿爾坦諧爾一帶。俱通沙雅爾、和闐、回疆地方。

衛藏通志卷三

山川

謹案。西南番地山川。山海經所不載。水經注亦未傳。第引法顯佛國記。於阿耨達五天竺之證。率誕詭不經。唐元奘法師遊西域十有七年。撰記十二卷。世不傳其書。且山川名目。古今音譯。尤多訛舛。未得方言之眞。茲閱四川通志。又詳考一統志。并雜志家所載。依次編纂。

康熙六十年二月。奉上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乃得其眞。故遣使臣至崑崙山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歸仁化。三藏阿哩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水。皆發源於東南內外大幹。其原委可得而縷晰也。黃河之源。出西甯徼外庫爾坤山之東。衆泉流出。沮洳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鄂敦塔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星宿海也。是爲河源。匯爲查靈、鄂靈二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勒哈納。番名岷揑蘇。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

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名楮山。（番語謂水爲楮）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入灌縣。分數十歧。至新津縣。復合爲一。東南流。至犍州府。金沙江入之。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泥烏蘇流出。烏尼烏蘇。譯言乳牛也。其水名烏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喀木。即康也。今名察木多。）又東南流。逕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北府北。會達沖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犍州府。合岷江流。經嘉州府。入湖廣境。由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之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自東南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噶爾機雜噶爾山。名雜楮河。一源於喀木之濟魯背他拉。名敖木楮河。二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爲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哈拉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諾爾流出。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唐隘。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大唐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檔榔江。著。其源發自阿里斯之東、（阿里斯。卽今之阿哩。自後藏札什倫布西行十日。乃阿哩地方交界。由三桑至阿得樂。入阿哩噶爾渡地方。西北乃納逺克會長得蘭那木札爾地土。）達木珠喀巴番山。

歸盲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木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濊危地。過日噶其邁爾城旁。合噶爾諾木倫江。又南流。經工部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檔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朗卜切喀巴。番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瑪匹木達賴諾爾。又流入朗喀諾爾。南湖之水西流。至桑納池。岡底斯之北。有山名。曾格喀巴。番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亦至桑納池。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木多地。與岡底斯西、瑪卜加喀巴番山之水會。瑪卜加喀巴番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木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額納特克國。爲岡噶木倫江。卽佛書所謂恆河。佛國紀載魏法顯順恆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卽岡底斯是也。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言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南。有二湖接連。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也。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額訥特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乃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謂善才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圖伯特。今番名布達拉山。亦爲觀音化現之處。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頗可引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爲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

屬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方。（卽康也。）達賴喇嘛爲危。（烏斯與危衛同音也。）班禪呼圖克圖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圖伯特。卽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詔詔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藏去佛像。明成化時。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卽不能前進。而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改正。具奏。欽此。

衛藏。

今以布達拉爲南藏。札什倫布爲後藏。統名曰衛藏。

布達拉山。前藏地方。四面皆崇山峻嶺。不生草木。稱古所云銅圍也。其中廣闊平衍。南北約六七十里。東西約二百餘里。中瀦藏江。自東北繞西南流。藏江之北。北山之南。平地突起一石山。圍五六里。高一里許。名布達拉。依山疊砌層樓十三層。爲達賴喇嘛坐牀之所。（見寺廟門。）唐古忒語。凡山名布達。普陀之轉音也。山曰拉。水曰楮。後做此。

招拉筆洞山。布達拉西南山。勢起伏相連。中峙巖壽。接砌石塔。中通大道。山極陡峻。亦似平地突起。高二里許。南鄰藏江。山頂疊砌碉樓。蓋噶廈噶喇嘛居之。（見寺廟門。）

磨盤山。伏相連。形如磨盤。故名。

羅卜嶺岡。布達拉西南十五里。藏江南岸。其北岸平野叢林。開砌池沼。引藏江水灌之。亭榭具備。爲達賴喇嘛暑月澡浴之所。乃番國勝境也。

牛魔山。藏江之南。高二百餘丈。爲布達拉屏障。達賴喇嘛每歲登老工夾布於其上。

曾格拉山。前藏南。連絡重巒。崎嶇難行。唐古忒語謂獅曰曾格。以山形似獅。故名。

札拉山。與曾格拉相連。路不甚險峻。

鍋噶拉山。前藏南行二日。桑葉地方。山高峻。雪不消。中多瘴氣。

弈巴拉山。前藏東南。唐古忒語謂瓶曰弈巴。山形如弈巴瓶。故名。

洞噶拉山。布達拉西三十里。蓉峻連霄。高四百餘丈。唐古忒語謂海螺曰洞噶。山形似螺。故名。近藏江北岸。中設銅卡。爲布達拉關隘。

桑黨山。前藏西南行三十里。名登龍岡。過大橋。又西南折。山勢陡峻。爲前藏西面屏障。通後藏大道。

根柏山。布達拉北面屏障。與別蚌寺後山相連。

札羊宗山。前藏山南上建多爾濟札古寺山有石門。

色拉山。布達拉北二十里色拉寺後唐古忒謂金曰色其山產金故名達賴喇嘛派人封閉。

浪黨山。色拉寺後平陰蔭半上下約三十里。

角子拉山。前藏東北上建呼正寺俗名熱龍寺路徑曲折島獸寂然如喇嘛振鐸呼之即齋獐鹿麋集。

郎路山。前藏東北。

乳牛山。前藏東北。

沙羽克岡拉山。前藏北。

喇根拉山。前藏北。

噶勒丹山。俗名甘丹山前藏東噶勒丹寺後。

克哩野拉山。前藏北途長淤沙積雪蠱瘴遇人自斃八井入草地至巴彥圖河皆大山雜處。

墨雨拉山。前藏西高峻積雪多瘴。

噶木布拉山。俗名甘不拉前藏西行一百七十里至曲水渡藏江通後藏大道即西昆崙山也。

岡巴則山。雜曲水五十里由溝內登陟過嶺南即西海子亦顏側羅行。

札什倫布山。過春堆四十里入山口赤平原宏敞有山自西北繞環而結成平帶形如蟹螯名札什倫布依山建寺賞班禪額爾德尼住錫之所四面皆平遠岡巒朔巡拱抱在北面有崇巖疊嶂高不可測。

岡底斯山。即大雪山池阿哩地方之東北周一百四十餘里崇峰陡絕積雪如鬘崖山頂百泉聚流至麓即伏實藏山之祖脈梵書所謂阿羅達山也。

達木殊喀巴普山。岡底斯山之東唐古忒語達塢也達木殊塢王也喀口也巴普盛食糌粑木盒也山形似馬口有泉流出故名。

朗卜切喀巴普山。岡底斯山之南唐古忒語朗卜切象也山形似象口有泉流出故名。

僧格喀巴普山。岡底斯山之北唐古忒語僧格獅子也山形似獅子口有泉流出故名。

瑪卜加喀巴普山。岡底斯山之西唐古忒語瑪卜加孔雀也山形似孔雀口有泉流出故名梵書所云阿羅達山四大水即出此四山也。

通拉大山。後藏西南十餘里崇峰峻峭積雪不消由定日通謀拉木大道經此。

狹巴嶺山。錫拉納山。畢都納山。朗古山。納汝克喀山。朗雜山。札什倫布西由舟噶爾定日宗喀薩喀崇嶺通此數山此外爲崑崙嶺。

波底山。由絨轄通此山此外爲暫孟雄境。

杏撒熱喀山。臥龍支達山。羊瑪山。由定結通此數山此外爲暫孟雄境。

洛納山。丈結山。雅納山。由甘壩通此數山此外爲暫孟雄境。

支木山。臧猛谷山。由帕克哩通此二山此外爲暫孟雄布拉克巴二部落境。

岡巴鄂色山。登龍岡之西。

嘛哩噶布山。葉篤之西。

札克洞山。西木之東。

日洞山。此水。

甘壩山。過巴則嶺。

噶如山。宜樹。

札什岡。

納雅山。由花塞子赴彭錯嶺大道。

甲錯山。過拉子一站。

羅雅山。過拉子兩站。

紫日山。協噶爾。

達爾結嶺。轉拉木。

佳納山。嘉拉木。

工湯拉山。宗喀。

薩爾山。宗喀赴薩迦寺大道。

江納山。湯谷。

常桑山。常桑。

噶拉山。

拉喀山。供在噶喀。

浪噶山。札什倫布之西。

日蚌山。昔喀。

拉古咙古山。過拉古官寨。

洋卓雍錯海。下甘瑞山。

熱水塘。過拉子兩站。

蕃出河。定日。

鹿馬河。宗喀。

熱水塘。熱噶。

鄂拉海。星克宗。

熱水塘。羊八非。

藏布江。

按志藏其源有三出自三塔。經流至熱正寺。歷湯家古宗合流白楚河。一出自剛喇山。經流至竹貫寺、噶定。合三塔水。會於自楚河。三江之水遂爲匯過達克則。經歷至西藏門首有木船渡船爲渡。又名機楚河。按藏江原委不見此冊。今考錢培西番水地記一卷。悉遵照皇輿圖大清一統志編輯。謹纂入。

大金沙江。番名雅魯藏布江。源出番西界卓書特部落。西北達木楚克哈巴布山。三源俱東北而合。折東南。

有康木岡前山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北流。加蘇木拉河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卓書特西北沙康雅拉山、麻拉山、及佳拉山揑立嶺。四水合流而爲一。又南合西來之查爾河。東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東。有阿拉楚河自北來會。其水源出沙拉木岡前山。南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折南流。又東北。有那烏克藏布。必拉自東北來會。水在卓書特西南。源出東北桑里池。西流。受北來倚里嶺巴嶺。及木克隆山二水。南來拉主克山。阻嶺山羊巴木山三水。由羊巴木嶺西折南流。又受西北來雅拉嶺。大克隆山二水。又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南。有郭永河自東來會。水在卓書特東南。有四源。一出喀則嶺。名隆列河。一出達楚岡前山。名蓋楚克河。一出桑丹山。名珠克河。一出拉魯岡前山。名拉魯河。俱東流合而爲一。又東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折東北。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尼雅陸岡前山來會。又東。有薩楚河自東北來會。水在薩噶部落西南。源出哈落岡千踏山。有六水。俱南流會爲加巴藏河。又南合西北拉主克阻嶺羊巴木山三水。又合西南昂色培勒宗山二水。又東南。折西南。又合東北查噶貫噶爾他拉山二水。西南揑木山及六色立羊鼓山二水。爲薩楚藏布河。西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南。有二水自北來會。又東。有雅楚河自南來會。水在薩噶部落西南。有四源。一出西南札木東塔拉泉。一出南圖克麻爾塔拉泉。一出南那木噶山北。三源合岡東北流。一出東南大克拉塔泉西流。與三源合。北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東。有式爾庭河自南來會。水在薩噶部落西南。有三源。一出西南沙嶺嶺。一出南舒拉嶺。俱東北流而合。一出東南楚岡里窪甘山北源。與二源合。入藏布江。江水又東。有滿楚藏布河自北來會。水在薩噶部落西南北。有斜爾充山。瓶瓶山二水南流。合東來充札達克山三水。又合西來拉克藏卓立山水爲河。又東南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又一小水自南來會。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會。水有二源。一出西南岡里窪甘山中。一出南牛拉嶺。合而北流。

過岡里宗城西。又北。合東南來一水。又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折東北流。有薩噶藏布河自東北來會。水在薩噶部落東南。源出東北拉布池。池水泛濫。伏流復出西南曲流。有一水北自必晉塔克拉克山東南流。合東北拉隆岡爾山水。又西南。合西北來一水。又西南。有拉普岡沖山水西南流注之。又西南。合西來一水。又南。有東北岡隆山二水。合西南流。又合東南凡布隆山水。又西南。折東南流。曰薩噶藏布河。又東入藏布江。江水又北。折西北流屈曲。有小水二。自南來會。又屈曲東南流。有嘉木楚池水自北來會。水自章岡布林城來。城在日喀則城西北約千里。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水二源。一出西南瓜查嶺北麓。一出東南牙噶隆山北麓北流而合。屈曲入藏布江。江水又折北流二山南麓。則彭楚藏布江也。又西北。有隆左池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北流。有舞噶拉河自南來會。水源出那拉古工察山。江水又東北。有鑑里山水自東南來會。又東北。逕章拉則城北。城在日喀則城西北千里。江水又東北。有鄂尼楚藏布河。自西北來會。水源在章岡布林城西北。有楚拉嶺山一水。西南流。合東來一水。又西南。匯爲木楚克鄂橋。其北有多存岡山水南流。赤匯馬池周百里。從西南流出。折東南。又爲隆岡普池。又東流出。有三水自西合。而來會。曰大克楚河。又東。有江楚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逕邦拉嶺章岡布林城嘉木楚池之北。屈曲又東。有拉山水自西北來注之。折東北。至穆克布查薩木馬嶺鎮橋北。有北來之鄂尼楚河。自江林普拉山南流來會。折東流。入藏布江。江水又東。經盆蘇克零城北。又東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北。有一水南自裴色納木山來會。又北。有戒式出河自北來會。又北。折東流。有打克北朋楚河自北來會。折東南流。有薩布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楚拉米洪嶺。稱爾吳三山。有三泉流出。北流。有二水。一自西南來。名樂河。一自東南來。名當楚河俱會。又北。逕日喀則城西界。入藏布江。江水又東。逕日喀則城北。城在拉擔西南。即班禪之所居也。江水又東。有年楚河自南來會。水有二源。一出珠母拉木山東北流。一出其東順拉嶺。池泉數十。匯爲一水。北流。二源合。曰章魯河。又東北。至娘梁廟前。有八水從東北喀魯嶺諸山。又南。札木長山。社山來合。而西南流注之。折西北。過江則城西。又西北。過向蒲城西。又西北。與南來一水合。又北。與西來二水合。又北。曰年楚河。過日喀則城東南。得蘇木嘉石橋橋長七十丈。十九洞。又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北。有尙河自北來會。水亦曰南河。源出西北蘇札拉山。東南流。有達樂克布山水西來注之。又東南。逕尙那木林城南。有佐山水自北注之。又東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逕普冬廟前。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有烏南克河自拉公山來會。又東。得薩拉。珠噶嶺鎮橋。又東。逕林喜城北。有雅南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東珠木哈拉山西麓流。與西來哥金剛藏山水合。折西北。逕林喜城東。又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北。有揑木河自西北來會。水源出拖巴山。江水折東南流。逕拜的城北。有一小水自西北來會。其城東南。有牙木魯克于木卒池。廣四百五六十里。池中有山三。一曰迷納巴。一曰雞博士。一曰桑里。下流甚緩。時自時黑。或成五朵。池水滙之。在烏雨克鄂喀城之東北。納噶則城之正東。其水不竭。江水又東北。逕楚舒爾城南。又東南。逕日喀爾公喀爾城北。有噶爾招木會江自東北來會。其水有二源。一曰迷的克藏布河。出默魯公喀城東北迷的克池。池廣數十里。西南流。與東南來一水合。又西南。與東南一水合流入西南。曲曲折西北流。與西北來之暨存西里克塔拉合。又西南流。與北來一小水合。又西南。逕遂多城東北。而與達木河會。其西南源曰達木河。出遂多城東北查里岡嶺。西南流。有拔布薩河東自央噶拉嶺來會之。又南。逕遂多城北。而與達木河會二河既合。名噶爾招木會江。又東南。與西來二水合。又東。與北來一水合。又東南曲曲流。逕鄂那廟。又東南。與東來岡噶拉嶺水合。又西南。得鄂那藏橋。又南。逕默爾公噶城西。又南。折西曲曲流。逕噶勒丹廟北。又西。逕鎮巴達克城南。又西南。有一水自溫主背宗城西北來注之。又南。逕碧宗城北。又折西曲曲流。逕拉撒南。拉撒者。唐時吐番舊部。今爲達賴喇嘛所居也。城內有伊克昭廟。墨崖長慶碑文。噶爾招木會江。又西北。逕洞噶爾城東南。與東北來一水合。又西南。逕日噶牛城北。有羊八井河。合楚普河自西北來注之。又西南。與西北來二小水合。又西南。逕楚蘇拉城東南。又西南。逕日噶爾公噶爾城北。而入藏布江。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逕薩木拖廟前。又東。有二水自北來會。一水自南來會。又東。逕乃布冬城北。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有巴楚河自北來會。又東南。逕桑里城南也勒東城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逕鄂克達克匯城西南。有磕里麻楚河自東北來會。其水東南流。其東北有池泉。南有隨拉嶺水。並逕城北。而合入藏布江。江水又折東南流。逕也康城。達格布拉嶺城東北。當碑古魯那木嘉城。達格布岡巷城。達格碑那城北。有年楚河自北來會。其水源出沙羽克岡拉山。即噶勒丹廟東南山也。有水曰麻出河。與南巴拉嶺之巴隆楚河合。東北流。與北來烏山之烏出河合。又東。折南。逕公布札木達城東

南。有水曰佳達河。自北來繞城東而合。又東南曲曲流。逕公布碩格城南。與東來巴宗阻池水合。又東南。折西南。與西來札布山之牛楚河合。又南。逕公布竹木城東。地名城西。又東南。逕則布拉岡城東。又南。入藏布江。江水又東。逕蔡木哈廟北。有隴木隘拉嶺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逕蔡打麻廟西。尧哥里山西南。又南流。入羅略布占國界。分岡布藏布河朋楚藏布河折西南。入厄納特克國入南海。

岡布藏布河。入藏布江。 自略木部之拉里廟。會東北蔡拉嶺水。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北章岡爾松山來會。又東南。有尼楚河自東北來會。其水源出略布地之塔布工拉爾山西南流。入岡布河。河水又東南。有牛楚河自西北來會。又東。得達克拉達橋。又東。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曲曲流。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逕的雅爾山西。入岡布部落。拙撒皮廣他拉東略木境。有羅藏布河自北來會。其水源出略木達里土宗城東南。舒板多城南。有卷多大嶺二水合而入岡布河。河水至此。其地人呼爲略克布必拉。逕噶克碑。書里東城西。又南。逕樂水隘嶺東。朵格拉岡里山西出岡布界。逕公拉岡里山。又南。入羅略布占國界。入藏布江。

朋楚藏布河。入藏布江。 在藏略部落東南。有三源。一西出哲爾穆藏拉山。一東南出瓜巷嶺。合而東南流。有一小水自西來會。又南。有一水自南來會。水出稱爾猛通郭岡里山。又南。折東。有一水自南來會。一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其本一出卓什岡甘山。一出阿巴拉山。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北。逕羅西略爾城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其水出拉略拉布山。二源同流。逕城北。入朋楚河。河水又東北。有羅楚河自北來會。其源出牙喝嶺山。及東北岡木岡山。三源合而南流。入朋楚河。河水又東北。有羅布藏河自西北來會。又東。繞國陰前山北。折南流。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在丁家城西。出林窩拉山。及蘇庫岡甘山者也。河水又南曲曲流。有牛楚藏布河自西來會。水出東拉嶺則里木布山、珠木朗瑪山阿巴拉山、納澤勒山、北拉嶺諸水匯而東南流者。河水又東南。有帕哩藏布河自東北來會。水在帕哩宗城東北。有一水西南流。爲噶爾撮池。又西南。爲札木撮池。又西南。折東。與東北來一水合。又西南。與西北來之噶拉嶺水合。又西南。逕帕哩城西。又西南。與東來一水合。又西南。入朋楚河。河水又西南。有牛楚河自西來會。其水源出寨拉岡參山。東南流。合東北岡布乾山水。又東南。與西來一水合。又東南。逕凡臨城南。與北來札木珠山水合。始曰牛楚河。又東流。逕年爾木城北。折東南曲曲流。又東北。入朋楚河。河水又東南。逕珠拉萊部落。入厄納特克國界。下流入藏布江。

岡噶江。 源出岡底斯山東南。山在番地。極西阿哩之達克喇城東北。直西當府西南五千餘里。以道里計之。宜即佛書所稱阿耨達山也。東有達木楚克略巴普山。則雅魯藏布江之所出也。東南有朋卜切略巴普山。山形似蹄象。故名。其山北麓有泉出匯爲池。西北流。有一水自北來會。又西北。有公生池水來。北來會。其水二源。一東北出大克拉公馬山。西南流。一東出卓書特西界馬爾岳木嶺。嶺在阿哩之東界。即岡底斯向東南之支山也。其水流匯爲池。池廣八十里。不流。西十餘里。又有一池。湧地而出。長三十里。有一水自北來。注之。西南流。入朗卜切略巴普山水。西爲瑪西木達額池。池南北百五十里。東西百里。爲浪嘎池。池南北百七十里。東西百里。又西出。折南曰狼出河。曲曲流。有楚噶拉河自東北來會。水源出藏文嶺南麓。南流。折西南。逕古格札什倫布東。則城東南。又西南。入狼出河。河水又西。折北。又東北。逕古格札什倫布城西。則布魯城東。折西北。又西南。逕則布魯城西南。又折西。曲曲西南流。逕出木爾的城北。又西曲曲流。抵阿哩西鄙桑鄂出木多嶺。有拉楚河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岡底斯山北。僧格略巴普山。山形似獅。故名。南麓有池。廣數十里。匯諸泉水西流。折南。逕岡底斯山西南支麓。又西南。折。曰拉楚河。折西流。有藏文嶺北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北。有大雪山水自東來注之。山名遮達布哩阿林。在哲格略巴普山之西。直布則城東北。有水西北流。屈曲折西。合彭錯泉水。又西。入拉楚河。又西南。折西北。有野公泉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平地溢出。匯爲數道。西流屈曲。在札什岡城東南。入拉楚河。拉楚河又西北。逕札什岡城西南。又西北。折西曲曲流。與北來四小水合。逕出尺克則廟南。又西。抵拉達克城南界。又西。逕堆土克廟。又西。折南曲曲流。又東南折。入狼出河。狼出河既會拉楚河。水勢始盛。又西南。逕堆底城西。城爲阿哩極西地。又南。折東北。又東南曲曲流。逕那克拉蘇木多北鄙。有麻楚河自東北來會。其水源出達克喇城西北、瑙卜

加略巴普山。山形如孔雀。故名。東南麓有池。東南流。曰瑪楚河。逕略拉木多城北。曲曲流。逕布拉木達克拉城東。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又南。折西南。有佳拉嶺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折南。入狼出河。狼出河既會瑪楚河。曰岡噶江。江水又東南。出阿哩界。逕瑪木巴作木朗部落。至厄納特克國。入南海。

騰格爾池。 在拉撒西北。日略則城東北。其東北隔山即灌溉之布略池。其北隔山則流沙也。池廣六百餘里。周千里。東西長。南北狹。蒙古呼天爲騰格爾。即天池也。其東有三水流入。皆名蔡哈蘇。太河西有二水流入。北曰羅薩河。南曰達爾古藏布河。合西來數池水東流入池。

哈拉烏蘇。 前藏北行八日。皮船通。按哈拉烏蘇。蒙古語。黑水。即灌江上游。番名鄂尼爾楊。源出薩略。北有巨澤。曰布略鄂模。在大流沙之東。廣一百餘里。其水東南流。又成一澤。曰伊達鄂模。廣百餘里。又東南流。又成一澤。曰厄爾濟拉鄂模。廣百餘里。又東南。爲哈拉池。廣百二十餘里。其水色黑。即古地望之嘉湖也。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有布倫河自南來會。其水在哈拉池之東南。東有公噶巴噶馬山之哈拉河。魚克山之魚克河。俱西北流。合西南來之朋木池水。入灌江。江水又東。有廟拉池水自北來會。又東。折北。逕巴楚山麓。又東北。有二小水自南來會。一小水自北來會。又東北。有沙克河合布克河自西北來會。沙克河源出拉撒北略爾占古嶺。南流。合都固山水。又東南。合布克河水。布克河出布克山。連峯而東。爲諾木渾烏巴什山。其國水入金沙江。陽水即布克河也。布克河既合沙克河。又東南。合崗隔河水入灌江。江水又東北。入略木部。折東南。有崇克古且庫河自北來會。其水源出伊克諾木渾烏巴什嶺。及布哈山察摸峯流出之四水來會。歷爾山間。入略木境。又西南。入灌江。江水又東南。得崇克薩馬木橋。在崇克宗城南。江水又東南。折西南流。始名鄂尼楚河。又西南。有一小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有一小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有一小水自西南來會。折東流。有一水自北至色且雪木拖巴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東。有一水西南自達嘎上宗城之敖達池北流。合數小水來會。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逕洛隆宗城北境。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折東南。得札木雅薩木巴橋。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南。有一水自西來會。折東。又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逕略則國廟西。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西南。折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有鄂楚河自東北來會。又南。一水在厄坐里岡城西。源出城北達納嶺嶺。南流。至加拉穆境。入灌江。江水又南。屈曲流。有一水自東來會。又東南。逕迷納藏境。又東南。入怒夷界。曰怒江。又南流。入雲南境。

江府界。曰瀾江。

海子。 通後藏大道。過岡巴則嶺下。周圍行四十八日。水深不測。中有山環繞。西南隅有多爾濟拉海宮。

彭多河。 前藏北行三日。有鐵鎖橋。亦有皮船。

春貝諾爾。 前藏北行九日。相傳亦天池也。

阿克達木河。 前藏北行二十五日。

春結江。 藏南前後藏之水。於此合流。由赤書羅卜寧洛出藏境。即藏布江之別名也。

怒江。 即外夷界。盡猛奔浪。不可渡。

臧曲大河。哲孟雄部落西與緬甸界交界。

阿耨達河。在岡底山下。阿呷東境。

陸海。自札什倉布至阿噶夏間陸地皆水故名。

年楚河。後藏東北水源有二。一出珠母拉木山東北流一出其東頂拉嶺池匯為一水又曰章魯河。

業薩河。藏前藏一百八十五里由曲水過藏境稍。今設有皮船可渡。

江達。舊志謂工布江達工布者東南則一部落也江達乃正站今改正。

麗馬嶺。番名蒲萄倉在江達西綿長平坦上下約四十里風烈異常無多積雪微有接氣。

江達楮卡河。一自瓦子山發源經東隅寺寧多至江達一自麗馬嶺發源經順達羽水合流至工布邊布會於藏布江。

拉里。

拉里大山。在大寺西山勢如馱形上下五十里極險峻四時積雪下至拉里北接玉樹乃青海要道。

瓦子山。番人呼為瀑拉山層層頑石狀如瓦片故名上下約五十里多積雪崎嶇難行離江達二日。

同妥楮河。在拉里東發源魯工拉山經流搭竹卡歷四十餘里合得楮河一名拉里河。

得楮河。在拉里東北發源大偏關大山經流拉里會同妥楮河。

松茄楮河。在拉里東發源大偏關之大山巢經流築結松多與林楮河合流至拉里會得楮河。

熱水塘。在拉里東四時常溫番人呼搭楮卡。

達隆宗。即洛隆又名寶巴。

必達拉山。在拉子西渭治山平坦而小上下十里。

沙工拉山。一名丹達山過丹達塘十五里上山頗側難行俯臨雪窖西望峭壁嶙峋中一小溝蜿蜒而上凌冰城刺肌奪目少有微風隨不可過有丹達神廟必皮誠祈禱乃得平靜見寺廟門。

魯工拉山。與沙工拉相連山勢平衍長百餘里冬春積雪不消離拉里一日。

撒楮河。在達隆宗北發源朝瑪拉山巢經流築馬朗峰東南流入偶楮河。

邊楮河。在達隆宗東南發自達隆大山合胄楮河至寶巴流入察木多峰處合偶楮河。

俄楮河。源出沙工拉之嘉木錯嶺經流朗吉工峰處合葉楮河。

葉楮河。源出魯工拉山巢經流至工多合工楮河又至阿南多合俄楮河同歸偶楮河。

碩板多。

章拉山。在碩板多東高峻險阻上下約三十餘里至曲龍又名紫鼎。

烏底拉山。在碩板多西南勢不甚峻越二十五里至發浪山寺又五里至中渡多。

巴拉山。在碩板多西南勢平坦上下約三十里至巴里郎。

朝馬拉山。一名雙瓦合山在碩板多西邊風嵐獵獵山背寬廣二十餘里至索馬郎。

柱馬郎錯河。源出噶拉漫山坡經流紫陀曲與北流歸偶楮河。

胄楮河。源出烏底山經流四十里至碩板多合柱馬郎錯河會於偶楮河。

洛隆宗。

得貢拉山。在洛隆宗東山勢險峻上下約三十里中寬裕橋。

得噶拉山。在洛隆宗西山路陡險九十里過峻阿塘交碩板多界。

偶楮河。在洛隆宗西源出噶爾藏骨孜海子流入納克樹至搭哇國後合瀾滄江。

峽隆喜楮河。在洛隆宗南源出噶爾山東流至洛隆宗得貢拉山下合偶楮河。

類烏齊。

瓦合大山。在類烏齊西南山大而峻路險難行四山相接綿亘一百六十里四時積雪有數十丈之窖行其上愁霧掠體日色慘淡立有望羊堆合周天三百六十之數蕃為鄉導戒勿出聲遇則冰雹雷至按康熙五十九年蒙兵三百餘

員名。至此山下紮營。一夜風雪。人馬僵仆。盡陷營中。

過腳山。略陡積雪。綿亘五十里。有鐵橋。雖瓦合山三日。八十里至拉貢。至察木多二日。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爲重地。兩河環抱左右。有大木橋。東走四川。南達雲南西迤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區。

擦噶拉山。山頗平坦。上下約二十里。

葉達拉山。參頗平衍。上下約三十里。至嘉裕橋。交洛隆宗界。

紫楮河。在類烏齊東北。即昂楮河下流。

擦木多。舊名喀木。亦名康。亦名昌都。

達孟拉山。在察木多東。山勢危峻。上下約四十餘里。接熱了界。

沖得拉山。在察木多東。高峻沖霄。上下約六十餘里。接哈申松林口界。

擧布拉山。在察木多東南平坦。長行約二十里。

鼎格拉山。在察木多東南。疊嶂重岫。上下約五十里。

魚別拉山。在察木多西南。不甚險峻。上下約二十五里。接乍了巴貢界。

列木拉山。在察木多東。上下約五里。

巴貢山。　蒙堡山。　擦瓦山。　雲山。　雪山。　白多山。　納多山。　黃雙山。　隱山。　拉貢山。

昂楮河。在察木多左。源出中塘。因通雲南。亦名雲河。

雜楮河。在察木多右。源出九茹。因通四川大道。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雲南界。

瀾滄江。番名雜楮必拉。有二源。一出喀木之雜巫裏岡城西北。格爾濟雜噶那山。即古和甸之崑石也。其水東南流。有康克噶巴山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會左一池水。右二池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始稱雜楮必拉。又東南。折南。迤蘇噶莽城西南。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一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折南。又西南。迤察木多廟東境。又西南。而與鄂宗楮必拉合。鄂木楮必拉之源。出巴爾克拉丹蘇克山。其山在格爾濟雜噶那山之東。山下有十餘池。匯而西南流。有一源曰晉陀戎他拉。自西南大山南流。屈曲合巴哩哈達水來會。又屈曲折東南流。迤察木多廟之西。而與雜楮必拉合。二源既合。亦統名曰雜楮必拉也。江水南流。又東南。折西南。迤買廟西北。有一水自東北區東南來之滾兆宗城及查木敎廟水來會。江水至此。番稱默楮必拉也。

又西南。得札什達克雜木橋。喀木番部境之大橋也。又南。有自出河自西北來會。洛隆宗城東北。有蘭芜千兩池水。番俱多布格郡轄。合而東南流。會雜楮巢貢岡林之水。又東南。迤靈渦軍廟前。又東南。屈曲數百里。入瀾滄江。江水又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得古什達克雜瑪橋。又西南。迤察喀羅巴西。又西南。有雜爾瑪巴山水自西來會。又東南。有喀塔噶哩布敏水自西來會。又東南。迤屈轉帝蘇廟西南。又東南。經蒙番東境。怒夷西界。折東北流。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至雲南塔城關西。入麗江府。曰瀾滄江。

乍了。

指達拉山。在乍了東。頗平坦。上下約十里。

昂拉山。在乍了西北。危峻險隘。上下約八十里。迤蘇要道。冬春積雪。行者苦之。

作拉山。在乍了西北。高峻險峻。上下約三十里。

勒楮河。在大寺南。源出昂拉山下。合甲倉河。

樂楮河。源出作拉山。亦合甲倉河。

甲倉楮河。源出官地。經流潛流。合樂楮河。到乍了界。

色楮河。源出上納多。經流江卡等處。西南流。入察木多大河。

巴塘。

甲噶拉山。在巴塘東。凌霄插漢。上下約八十里。

龍新山。在巴塘東。險峭特絕。上下約三十餘里。冬春積雪。行者苦之。

卜伊拉山。在巴塘南。不甚險峻。上下約二十里。

空子拉山。在巴塘西南。山勢平衍。上下約七十餘里。

甯靜山。在巴塘西南。山頂平坦。四十餘里。山中立界。山以東爲內地。屬巴塘。山以西爲外地。屬西藏。

喜松山。在巴塘西。參茂高峻。上下約四十餘里。亦巴塘西藏交界。

巴冲楮河。在巴塘民堡之旁。源出占對。流入德爾哈合金沙江。

金沙江。番名色楮河。舊志載源出伊洛木拜圖。流入木魯烏蘇等處。至巴塘瑪子勒入麗江。歷留蒼涼山。合雅龍江。會於鹽州府大河。此江渡口甚多。惟察科工公楮卡牛苟竹巴這保官商大道。修造木船以渡。其餘俱係皮船。按金沙江亦名穆牛河。古麗江也。番名木魯烏蘇。源出巴薩通拉木山東麓。山形高廣。形似犁牛。其西麓水曰雅爾哲藏布河。西流入喀齊岡者是也。東麓水爲金沙江。亦曰倫布楚必拉。亦曰巴楚必拉。其水東北流。與西北源合。其水出巴薩通拉木山之西數百里。勒脊爾烏隔遠者蘇阿林。曰喀齊烏爾木倫。東南流。入金沙江。金沙江又東北。與南源合。其水出拜都麓。曰拜都河。北流入金沙江。三源既合。水勢始盛。又東北。有阿克達木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布哈山東北。伊克諾木源烏巴什嶺北之特門塔拉二池。東北流。有小水二自東北來會。曰伊克阿克達木。又有小水一自西來會。曰巴哈阿克達木。入於金沙江。江水又北。折而西。有托克托乃烏爾木倫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勒脊爾山東北。西金烏爾拖羅海山。東流入金沙江。自此山綿亘而東。總木魯烏蘇之北。千數百里。皆稱巴顏喀拉山。其陰即黃河源也。江水又北。折而東。又東南。有波羅必拉自南來會。其水源出俄克阿克達木河北之格蘇拉圖山。北流而得烏爾必拉。其水源出格爾濟雜噶那山之西麓。有烏爾池。周七十餘里。自西流出。爲必拉。有巴圖拉水。南自多倫巴圖爾嶺來會。又北。有庫博源必拉。東北來會。又西北。成會於波羅必拉。波羅必拉又西北。有郭放克必拉。南自察蘇拉圖山之西北麓來會。又西北。入金沙江。烏爾池。東則瀾滄江所出之格爾濟雜噶那山也。江水又西北。折東有洞布倫山。水自南來會。山在格爾濟雜噶那山之北。有樊哲庫博源山。連綿相接。又北。曰洞布倫山。有二水。一出山東。合而西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逕那木達隆山。古爾板波羅吉山。折東南流。有圖皮爾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格爾濟雜噶那山之東北。問布勒西洛西山。一曰登楚河。一曰和泰河。北流而合。東北逕好勒嶺及活河洛好勒察漢藏之東北。有水南自卓爾曼山北麓合。而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有烏揑河自南來會。其水源出尼爾機嶺西北流。逕巴木巴拉嶺西。至藍拉隆達拉山北。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有那木齊圖烏爾木倫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巴顏哈拉得哩奔山。東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折而西南。分爲七流。二十餘里而復合。有濟渡。番名多倫鄂羅木伊多渾伊多渾者。蒙言濟渡處也。江水又東流。有庫庫烏蘇東北來會。其水源出巴顏喀拉西倫衰山西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有濟渡。番名巴木布勒伊多渾。江水折西南流。有小水自西來會。又南。分爲二流。三十餘里而復合。又南。逕殷得勒圖西勒圖山。及特門烏珠山之西南麓。又南。有古爾板拖爾哈圖山。水自東來會。其水出山南麓。曰圖哈爾圖哈拉烏蘇西南流。折西北。有克蘇乞老河。東南自阿拉爾巴顏哈拉達巴罕之西北麓注之。又西南。有毛仲察爾霍河自南來注之。又西南。有噶布拉河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入金沙江。此水隔山之東。乃黃河源。江水又南流。有伊克庫庫色必拉自西來會。有濟渡。曰伊克庫庫察。爾伊多渾。舟排渡也。冬倫鄂羅木。巴木布勒貳伊多渾。則哲馬渡也。江水又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折東。有池水自東北來會。池水廣二十餘里。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折東。有池水自東北來會。池水廣二十餘里。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其水曰巴罕庫庫察必拉。有濟渡。冬察馬渡。夏秋皮船渡也。江水又東南。有一水曰尼林哈拉烏蘇。源出雜佛洛巴顏哈拉達巴罕。此山西北。即拉木拖羅海山。又西。即烏哈那哈達。其東北。即哈橫達克阿林。其東南。即薩喀勒拉克山。北隔晶宿海者。其水西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有賽賽爾哈納庫庫烏蘇。自南來會。其水源出蘇克布蘇克木山。綿亘而東。有七大山。流出七大水。又有威衣木。蛮鄂模二池之水。俱東北流。合而爲一。曰賽賽爾哈納庫庫烏蘇。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有武默圖水自南來會。其水源出打克木喀木雜噶山。西北流。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折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會。水出巴顏哈拉達巴罕之東南山。江水又南。有一水自南來會。水出雜巴顏哈嘛山之西南麓。此水隔山東北。即雅龍江源也。江水又南。有角克池水自西北來會。其池周六十里。在薩噶莽河屯之北。東南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入喀木境。始名布倫楚必拉也。有小水自西北來會。江水又東南。折西南。又東南。逕伊郭嘛。有一水自北來會。其水源出朗朗普格山。東南入金沙江。江水又東。折而南。有濟渡。曰單冲郭嘛多渾。江水又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水源出恩達巴罕西南入金沙江。江水折西南流。至里木山西南。拉都格巴東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江水又南流。至達拉哈達東。越里拉達巴罕西。又折西南流。至巴塘城西邊。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源出越里拉達巴罕南麓西南流。逕巴河屯南入金沙江。江水至此。亦有巴塘河之稱也。江水又

南。逕巴塘他拉西。又折西南流。始名巴楮必拉。有濟渡。曰巴楮必拉多渾。江水曲曲流。又西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巴河屯西北雅山中。東南流。合三小水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有教楮馬楮。綿楮。自東北合而來會。教楮河。亦曰教楮必拉。源出岡里拉馬爾山。西南流。有札木哈達山水東北來會。即綿楮河也。亦曰窟楮必拉。教楮河又南。有噶木布乃哈達山水自東北來會。即綿楮河也。亦曰綿楮必拉。三河匯而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水源出巴特瑪郭出山。西南流。逕東噶爾河屯南。傑達窟他拉北。又西南。匯而爲池。又西南。入金沙江。江水又東南。入雲南麗江府西北塔城關。曰金沙江。入金沙江之水。有無量河。上源曰多克曲河。源出陽頂文殼西北之沙里出。蘇爾池。東南流。折東北。有里出河東北來會。其水源出里木山東麓。東流。有沙魯齊山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折南流。至裏塘東南。有二水。北出波羅多拉達巴罕一東南流。一西南流。合而來會。又西南。至鑿拉岡地。入無量河。無量河又東南。入雲南界。

裏塘。

達俄岡山。赤喇岡山。出喇山。蟒喇山。甲噶山。大松山。俱在裏塘東。勢頗平坦。不甚險峻。紫木喇山。在裏塘東。上下各十五里。漳喇山。在裏塘東南。其山甚險。上下約百餘里。山之左。係麗江甲甸屬雲南。阿拉柏桑山。在裏塘西南。平順可行。上下約三十里。至海子口界。拉枯山。與柏桑山相連。亦頗平坦。約十餘里。色勒隆宗山。與隆宗山相連。上約十五里。平順易行。下約二十里。陡險盤曲。平順。上下約十餘里。額東勒山。與隆宗山相連。以上四山。計程九十里。途無住所。冬寒多積雪。乃邊藏要路。雲龍山。頗平坦。上下約二十餘里。鎮龍山。火燒坡。均在裏塘。亂石窖。人頭灣。均在大路。俄洛山。在西俄洛。懸雜山。在懸雜地。喇布山。在甲察地。藏木山。在藏木地。沙布山。在沙布。革回山。在革回奔松地。喇嘛山。在喇嘛地。二郎雪山。在二郎嶺。三壩山。在立登三壩地。打山。在毛茂了。射鹿山。在立渠。毛丫山。在魯地。窮藏山。占對交界。

裏楮河。在裏塘門首。河源出瓦達長垣。經了沙。向東南流。至眉里喇卡哈雅。入內地。河口稍寬。於裏塘。上行十餘里。有桑巴橋。通巴塘大道。下行六十餘里。至江宗。有橋。亦名桑巴色隆達河。在裏塘西南。源出額東勒山。流入雲山。與合裏達楮河。由喇嘛了至鄉城。會金沙江。均係木橋。通巴塘大道。

拉梯楮河。源出立登三壩。經流二郎嶺。鄉莫樺松鄉處。入金沙江。

交界河。在鄉城朝竹地。

立渠河。在裏塘射龍山發源。經流與下渡河合。

溫塘泉。有三。一在裏塘南二十里。一在裏塘南二十里。一在喇嘛了鮑水塘汎。三泉之水。四時常溫。內有紅蟲長二三寸。人有患瘡疾者。浴之即愈。彼地僧俗人等珍重之。

雅龍江。舊志載在裏塘東。源出青海之巴顏喀拉地方。流入雲爾哈部。直隸嘉木多。至上中下渡壩。亦用牛皮船渡。通占對喇渡。至上中二渡。用木船皮船渡。通裏塘。至下渡。亦

用牛皮船爲渡。通會運昏之徐嚕土司。及雲南中甸地方。由雷番三渡水。會金沙江。入馬湖。歷敍州府。歸川江大河。接金沙江。廣雷地理志之綱水也。瀾滄江。若水也。源出雜巴瓢哈拉山。在裏塘城西北。其山在轉佛落巴瓢哈拉山之東南。有東西二源。東南流。番名曰雜補必拉。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番名曰齊齊爾哈那必拉。又東南。有朗朗普格山水自西南來會。其山水東北出匯爲拉木格池。廣五十里。東北出爲薩必池。廣六十里。西北出爲哦拉木池。廣五十里。池旁皆山。其水入瀾滄江。江水又東南。有小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有小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水源出巴瓢圖呼木雜巴罕之西山。又東南。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水源出巴瓢圖呼木雜之東山。又東南。至巴瓢哈拉巴林之南。折南流。又東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流。番稱雜格齊奇拉哈納必拉也。江水又東南。至瑪木巴瓢哈拉山西南。有瑪木齊齊爾哈那必拉自北來會。其水源出瑪木巴瓢哈拉山之東南。流合東北之彌那克格必拉。又西南入瀾滄江。江水又南。有青格必拉自東北來會。其水源出牟泥拜格山南流。折西入瀾滄江。江水折西南流。有鄂尼楚爾古河自西來會。亦曰敖楚爾必拉也。其水源出澡窠國敖之北山。南流。有尼雜克楚必拉西南流注之。又東北。入瀾滄江。江水折西。又東南流。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水源出瑪又格拉敖。西南流。入瀾滄江。江水折西南流。有小水自西北來會。又南流。至瑪拉木國敖東北。又東南流。折西南。得洛渡處。番曰巴拉馬珠薩多昏。亦曰必爾麻珠薩木渡。此喀木番部東往打箭爐販茶路也。渡在打箭爐西徵外二百餘里。江水又西南。曰瀾滄江。南入四川界。爲占對地方。自此而南。其東爲四川地。其西爲番地。入瀾滄江之水。有鄂拉河。源出打箭爐西南大山。西南流。逆占對東南入瀾滄江。有打沖河。即古瀘水也。東南流入瀾滄江。打沖河之北。爲番界。番人稱爲黑瀾江。亦曰納夷江。古合瀘水入瀾。今合若水入瀾也。

打箭爐。

南無脊山。在爐東一百里。高五百餘丈。

金鈕塢。在爐東七里。險窄峻嶺。

大岡山。在爐東八十里。高陡盤折。

郭達山。在爐東北一里。高七百餘丈。時有青羊繞山而行。相傳漢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時。命郭達至爐於沙壁納安爐造箭。故名。其廟見寺廟門。

溫泉。在爐東南五十里。檢林功水住溫暖四時不竭浴之能除積疾。

阿拉木公山。在爐西。高八百餘丈。

折多山。在爐南。通藏要道。

大蓋雪山。在爐北八十里。

雅納溝河。源出大蓋雪山西北。南流八十里。至爐與瀘河會。又七十里。入魚通河。

瀘河。源出折多山西南。東流七十里。至爐。

頗道水。打箭爐東六十里。高屋夾峙。一水中流。居民皆住山麓。蹤徒湍布百丈。天然噴礴。狀如雪。亦一大觀。過客皆駐訝焉。

瀘定橋。打箭爐東一百三十里。即瀘水也。以鐵索橋爲渡。今亦以木船渡。水漲則不可過。仍行橋上。橫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覆板於其上。水勢險惡。大風亦不可渡。爲通爐要隘。

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康熙四十年。敬編卷首。

護送西番水道。如黃河、青海、黑水、岷江諸水原委。雖去衛藏甚遠。不宜攔入。然北路通西寧。黃河、青海在所必經。東路通四川。黑水、岷江在所必越。護附載以備參考。

黃河。源出星宿海西。巴瓢哈拉山東麓。山石色黑。蒙古謂富爲巴瓢。黑爲哈拉。二泉潛發。東南流數里而匯。曰阿爾坦河。其水色黃。蒙古謂金曰阿爾坦。折東又北。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南。有烏哈爾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有拉母拖羅山水自南來會。又東。有西拉薩山水自北來會。又東。有七眼池水自北來會。始得鄂敦他拉。蒙古以星爲鄂敦。以水灌爲他拉。元史曰火敦腦兒。錄言星宿海者是也。阿爾坦河既會於鄂敦他拉。又有巴爾哈布山水自北來會。哈拉答爾罕山水自南來會。番名古爾板索爾馬。蒙古謂三爲古爾板。以阿勒坦河合二水爲三也。東南流。注於達賽海西北。得水爲海。海大澤也。其譯則三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河亘其中。番人呼白爲查。長爲賽爾。雅云河出星宿色白者也。自海東南流。有查克拉峨山水自南來會。其水一曰色納格河。一曰多河。俱出山東北流。合而爲一。又合扉克賽池水入於河。河水又東南。折而東北。有哈拉河自東南來會。而注於鄂賽海。元史所謂阿剌腦兒是也。蒙古以青爲鄂。百其水色青。由海折東北流。折東南。有敖博圖鳴順水。多木達鳴順水。查哈鳴順水自南來會。又有敖謬海池水自東南來會。而達巴瓢圖澤。有呼爾河自西來會。其水源出星吞池。東北流。得康得勒古河。折東南。入於河。河水又東南。有博勒圖河自東北來會。其水出阿拉克薩拉山。西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南。有哈麻古爾台河自東北來會。又有泉水小大五十餘。曰厄得蒙式。得鄂敦。厄成白圖河。東流入河。又有厄魯克河。東南流入河。哈爾吉河西南流入河。薩克河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南。水色漸黃。屈曲五百餘里。環阿木麻禪母孫山之南。即大雪山也。有多爾吞河自北來會。呼呼烏蘇河自西南來會。巴爾鄂河西南來會。巴罕薩拉河自北來會。哈拉河。拜多河。巴里馬河皆自南來會。又有伊克薩勒河自西北來會。他哈拉馬克河。烏揑河。布喀河皆自西南來會。又有小水二自西北來會。西拉河。伊克巴爾和河。巴罕巴爾和河自西南來會。河水至此。折東北流。繞大雪山之支阜。曰噶海山。又噶拉濟山之麓。大雪山者。元史所謂亦耳麻其布拉。譯言雜格嘎塔是也。華言昆侖山。其山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中峯獨高。冬夏積雪不消。番人以爲阿木尼。除崚爲麻禪。冰爲母孫。稱冰山。與稱大雪山同耳。河水東北流。有三昆都侖河自東南來會。三昆都侖者。即土人謂古爾板昆都侖河。元史所謂納鄰哈拉河。乞哩馬出河。鳴穆河也。納鄰哈拉河。今曰德式昆都侖。源出額哲山。東北流。入於河。乞哩馬出河。今曰多木達圖昆都侖。源出納克多木達山。西北流。入於河。其納克多木達山之東南。即四川松潘同知界也。河水至此而始大。又西流。繞烏蘭葬乃山之北。迤納林通布珠山。折西北流。繞大雪山東北。有巴罕哈留圖河東北來會。又有伊克哈留圖河東北來會。其水源出巴罕土魯眼山。西南流。入於河。河水又西北。有齊普河自西南來會。其水源出哈爾濟岱。東流入圖壓圖河。又北。曰齊普河。入於河。河水又北。有喬普楚河自西南來會。其水源出索諾木達西嶺。北流繞大雪山西。折東北。有密喇河西南來會之。繞大雪山北。有西拉哈卜齊海河西北來會之。又得阿爾昂河。而入於河。河水又折而東北流。有陷克圖河自東南來會。其水源出伊克圖爾跟山。東北流。折而北。合巴罕圖爾跟山水。又西北。合伊西克山水。入於河。河水又北。有淩俄羅吉河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青海西南濟嚕山。東南流。合盤吞西嚕克地諸泉水。入於河。河水又東北。有蘇勒吉爾河自東南來會。其水源出古爾板圖爾哈山。西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北。有小淵水自南來會。又東。有烏隔河自東南來會。其水源出他蘇拉海山。西流。合大成嶺水。又西北。逆敖陳臥拖

羅海山北入於河河水又東北逕古城址北甘肅河州之西界也有崑崙槃河自南來會又東有鄂涿爾河自南來會又東北有烏蘭布拉克河自西北來會其水源出青海東南柴泉阪發東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北有也巧雀匣河自南來會其水出保安堡東南西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北逕蘇魯古山南折而東南流有姑楚河自南來會其水原出古爾板拖羅海山東北流入於河河水又東南折而東北逕嶺石山南阿木尼達拉嘉山北北界西甯府徼外南入河州內地此禹貢導河之嶺石也水經注曰唐述山自鄂嶺海至此蒙古統謂之喀屯河　入河之水有隴水源出西南徼外打城纏巴罕山之東南東流受小水二又北流有五聲威河自東南來會折西北流受小水二入大夏從北曰大夏河　有洮水源出洮州衛西南徼外西傾山東麓番名禄插哲拉山柴泉國出曰巴拉巴河東南流折而東受小水十餘入衛境　有湟水番名波洛克克河源出西甯府徼外當青海之東曰噶爾藏嶺元人名之曰鄂述山明史所謂鄂水山也三泉迸發一曰伊克烏拉古爾古匯而南流其東有布庇圖嶺水曰昆都侖南流受毛哈圖河來會又東南有洞郭爾扁南有土爾瑪察漢河自西南來會水勢始盛折東流至鎮海堡曰西甯河　入湟之水曰浩亹河番名烏蘭木倫河源出青海西北阿木尼厄庫山東南流有哈爾晉河自北來會折東北曲曲流有滿楚克河自西北來會東逕甘州府南徼外番大山東南流南北受小水十餘至大通堡曰大通河

青海在西甯府徼外漢書地里志曰龜海水經注曰卑禾羌海即鮮水也今爲厄魯特等二十三旗地番名呼呼腦兒周七百餘里中有二山一曰魁孫拖羅海一曰察漢諾東西對出水色青碧冬夏不枯不溢其東北有巴顏池周四十餘里南有功顏池周五十餘里細納池周四十餘里其最大者西南有拖孫池周一百里阿翰克池周百六十里東北有巴哈池周百餘里東北近洮州衛有滌池周百餘里即古天池大澤又西北有殷裕池周二百餘里

岷江大江亦曰岷江源出松潘同知城西徼北外岷山羊膊嶺有二源北曰岡出阿林從嶺東麓東南流其西北麓即多拉昆都侖阿也南曰那裕多木精阿林從嶺南麓南流此爲岷江正源屈曲東流與北源會又東流東南至黃勝關入四川界　入江之水有黑水河即嶲的嶺水也有二源北源出九里古拉達巴罕嶺花岷江南源之西南東北流折而東南入四川界

衛藏通志卷四

程站

成都至打箭鑪計程九百二十里

謹案四川成都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其控制西南各部落若高屋之上建瓴水焉而打箭鑪乃中外扼塞極西南則爲衛藏打箭鑪以東雖險阻百折顧地猶中土人物風俗習見周知無煩博引僅識其道里所經而已

成都縣至雙流縣尖新津縣宿計程九十里

成都北走秦隴東下荊襄南通六詔西距吐番由錦城南門五里過萬里橋即武侯送敵侯使吳處十五里過簇橋即今之簇市入雙流縣境十里過金花橋十里至雙流縣出南門五里過南林鋪十里過黃水河河自溫江縣南流四十里過縣東至彭山縣合岷江十里過串頭鋪入新津縣境十五里過花橋子十里至新津縣驛程平坦沃野袤延萬里之行發軔於此

新津至斜江河尖邛州宿計程九十里

新津出南門。五里過太平橋。五里過鐵溪橋。下有鐵溪河。昔武侯煉鐵於此。二十里至斜江河。源出大邑縣鶴鳴山東。委曲斜流。因名。入邛州境。十五里過高橋鋪。二十里過淮花堡。十五里過天官橋。十里至邛州。漢臨邛地。即司馬相如過卓文君處。路亦平坦。過此則漸歷崎嶇矣。

邛州至大塘鋪尖白站宿計程九十里。

邛州出南門。過南河大渡。即邛水。由大通街上坡。十里過十里橋。過十里臥龍橋。十里過乾溪鋪。沙江境。十里至大塘鋪。十里過萬工坡。明洪武間蜀王敕雲南鑿石開道。費工萬餘。故名。二十里過弔坊鋪。五里過蔴竹關。八里過何家坪。名山縣境。七里至白站。即百丈驛。此名。白站有唐白丈縣故址。

白站至名山尖雅安縣宿計程九十里。

白站十五里。過洗馬池。十里過白土坎。石頭漫坡路。十五里過和尚關。十里至名山縣。十五里過金鐘關。小關上建關帝廟。十五里過桐子林。由桐子林渡平羌江。以武侯平羌於此。故名。十里至雅安縣。漢嚴道縣地。

雅安縣至觀音鋪尖榮經宿計程九十里。

雅安縣出南門。五里上嚴道山。原名嚴角山。唐光宗改今名。五里過對崖。十里過風木塢。十里過八步石。十五里至觀音鋪。在山溪之間。十里過飛龍關。頂上有古刹。名龍興寺。下山。十里過蔴柳溝。榮經縣境。十里由關上過七綫河。源發瓦屋山。武侯初擒孟獲處。十里至榮經縣。亦漢嚴道縣地。

榮經縣至小關山尖清溪縣宿計程一百十里。

榮經縣出南門。十里過磨刀溪。十里山箐口站。順溪而進。過大通橋。十里過安樂壩。清溪縣境。十里過黃泥鋪。上山。十里至小關山。由溪內行。林木蔭蔽。山谷陰森。晴少雨多。雲霧常作。兜羅綿現。沿溪直上。偃仄難行。十五里過大關山。下四。過板房。復沿溪而上。十五里過長老坪。即相傳武侯曾屯兵於此。故名。冬雪盛。險滑。行旅戒焉。十五里下山。過二十四綫。即邛崍山路。其險峻。五里過羊圈門。五里至清溪縣。昔為沈黎郡。其地風大。每日夕時。狂飈飄作。室若動搖。恐壓有驛。若傾圮狀。居人習之。勿異也。此地分路出南門。即建昌地。

清溪縣至富莊尖泥頭宿計程八十里。

清溪縣出西門。下坡過溪。復折上山。十里過冷飯溝。十五里過四道口。五里至富莊。俗名鹽莊。三十里過陡溜子。二十里至泥頭驛。自過清溪後。鳥道羊腸。日益加險。而驟烟掠雨。亦漸稍遲微之資矣。

泥頭驛至林口尖化林坪宿計程七十五里。

泥頭走山溝中。由老君鹽。水色如鹽。故名。其地有鹽驛。乃昔兜人也。十五里過高橋。上三角坪。二十里至林口。復下溝。折折登坡。十五里經伏龍寺。十里上飛越嶺。虛置飛越縣。於山巔。旋盤。山梁陡峻。怪石巉巖。過人面。起終年積雪。慄慄下垂山足。行旅如在屋簷。此內地第一險阻也。山頂有隘。過隘即下山。十五里陡坡。無駐足處。至化林坪。沈邊土司屬。山頂有一海。廣不過三里。居民皆飲之。

化林坪至冷磧尖鎧定橋宿計程七十五里。

化林坪。嶺臨江。斜盤。鳥道。下山。二十里。至龍塘鋪。有伊公溝。水繞此入瀘河。右走沈村。沈邊土官住牧處。二十里過瓦角。十里過安樂村。十五里至瀘定橋。地稍溫暖。河即瀘水。有鐵鎖橋。康熙四十年建。東西長三十一丈。寬九尺。施索九條。覆木板於上。水勢險惡。飄此橋為利濟。迄今亦有木船。無風水小。亦可渡。

鎧定橋至大烹壩尖頭道水宿計程七十里。

鎧定橋十五里。過大圖塘。五里過咱哩。土官住牧處。五里由黃草坪過小烹壩。十里至大烹壩。復上小坡。十里過冷竹關。下溝曲折。十五里。過瓦斯溝。十里至頭道水。高崖夾峙。一水中流。居民皆住山麓。水聲砰訇如雷。鑿鑿山有瀑布。矢矯噴薄。高數十丈。下瀉若銀帶。萬一大觀。一奇境也。

頭道水至柳楊尖打箭鑪宿計程六十里。

頭道水至日地塘五里。又二十五里柳楊。一路柳陰密茂。沿溝十五里過沈坑。十五里抵打箭鑪。

打箭鑪至裏塘計程六百八十里。

蘆案。打箭鑪。相傳漢諸葛武侯南征。遣將郭達安鑪打箭之地。距成都千里。天文亦井鬼分野。為中華之極西。西域之極東。天時多寒少暑。層巒峻嶺。峭壁懸崖。中隔瀘河。勢最險要。昔為南詔地。今隸明正宣慰司。詳部落門。

打箭鑪至折多宿計程五十里。

打箭鑪出南門。十里過工竹卡。凡番使至此。始聞口外例支鹽。平坡遙遙。四十里至折多山麓。有塘鋪。有喇嘛寺。在望。嶺隙過人。蕭條氣候。異常令人氣喘。自此一攬山川之勝。鬱鬱冰雪中。使人心爽。

折多至提茹尖阿娘壩宿計程八十里。

折多過山。山雖長。不甚險。處大黃樂。氣蒸蒸。過者多喘。秋冬積雪彌漫。三十里過玻璃。行漫坡。龍石中。二十里過納瓦。路不甚險。下山南行。十五里至阿娘壩。土產饒多。地方頗有富庶之象。

阿娘壩至瓦切尖東俄洛宿計程五十五里。

阿娘壩行三十里。道路平坦。至瓦切。過俄松多橋。輕小舊窩桑子。復歸大路。行十五里。過打納石。有土人數十家。有樂草十里至東俄洛。有塘鋪。

東俄洛至高日寺尖臥龍石宿計程七十五里。

東俄洛南行。過大雪山二座。深林密莽。蓋如玉立。人跡罕達。三十里至高日寺。循海子而南三十里。穿大松林下山。十五里至臥龍石。有旅店。有塘鋪。

臥龍石至八角樓尖中渡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臥龍石西行。一路平衍。覺涼特甚。六十里至八角樓。有塘鋪。閉有旅店。然廢置無常。再行六十里。至中渡。即河口。過河為嘉塘界。所謂雅瀘江也。渡外委一員。專司渡船。夏秋以舟渡。冬春則列船為浮橋。濟行旅。蠻人以牛皮船渡。遙瞻上下。望之如水中萍。凡官差過此。在河東宿者。明正土司供役。過河西宿者。嘉塘土官供役。

中渡至剪子灣尖西俄洛宿計程一百三十五里。

中渡過河上山行三十五里過麻蓋中有碉房有柴草此站路甚險遠難行且多夾壩行者或宿麻蓋中以均遮蔽且成鎮焉四十里上大雪山至剪子灣有塘鋪山顛陡險亦有旅梟下山復登折登山四十里過波浪工塘汛有駐防兵以防夾壩十里下山又十里至西俄洛有塘鋪土百戶供役給柴草換烏拉有漢人客舍。

西俄洛至咱馬拉洞尖火竹卡宿計程一百十里。

西俄洛路經小山過溝過大雪山下坡共行四十里至咱馬拉洞林深谷窄夾壩甚險有塘鋪二十里至變卡復踐小灣下山名鼠石窄再折而上小岡順山溝而下行三十里復過大山二十里至火竹卡有人戶有柴草。

火竹卡至火燒坡尖裏塘宿計程五十里。

火竹卡至小橋沿河紆折登小山二十五里至火燒坡下坡即平原二十五里抵裏塘有駐防塘鋪換烏拉。

裏塘至巴塘計程五百四十五里。

謹案裏塘在打箭鑪之西六百餘里天寒多雨雪昔隸青海部落層巒疊障道路紆迴爲西藏要地有正副土司二員詳部落門。

裏塘至頭塘宿計程五十里。

裏塘西南行二十里過大木橋上阿喇柏桑山峽嶺層巖日色與雪光交輝二十里至頭塘即貢噶塘番名細門弁松柴草人戶俱無但有塘鋪官差則裏塘烏拉馱載以給旅客則自備馱房裏糧從事焉。

頭塘至乾海子尖喇嘛丫宿計程一百五里。

頭塘寒風凜冽凍凝肌膚從此愈行愈冷上山過黃土岡行四十里至乾海子又經芒塘及虎皮溝上山下嶺盤旋五次大石森立橫梗道路樹木交蔽泉流細均係夾壩出沒之所行四十里過拉爾塘有塘鋪上喇嘛山二十五里至喇嘛丫有柴草人戶焉。

喇嘛丫至二郎灣尖三壩塘宿計程一百十里。

喇嘛丫由溝上山越雪嶺四層石山磴嶺不生樹木過嶺則深林密箐水草福地共行五十五里至二郎灣有塘鋪無人戶由山足溝順溝而下路稍平過著東塔五十五里至立登三壩有塘鋪柴草巴裏二塘交界也。

三壩至松林口尖大朔塘宿計程一百里。

由三壩行亂石縱橫青松蔽日過巴山有海子下山枯樹參橫絕不聞鳥雀聲五十里至松林口下溝路平五十里過巴隆達河至大朔塘地居溝口有塘鋪碉房柴草。

大朔至彭擦木尖小巴沖宿計程一百三十里。

大朔溝溝上大雪山三十里至巔高險非常雪霧瀰漫越山而下至扇擦木六十里有塘鋪無人戶道路險阻下山行四十里至小巴沖有碉房柴草頭人給役焉。

小巴沖至巴塘宿計程五十里。

小巴沖順溝而過上小坡雜木叢生陟降五十里出溝口抵巴塘其地沃野千里水泉環繞日麗風和佳境也。

巴塘至察木多計程一千四百五里。

謹案巴塘在裏塘之南五百餘里土地饒美天氣暄妍儼然內地也無城郭山則峻嶒甲噶水則流合金沙昔爲拉藏罕所屬今設正副宣撫司去巴塘九百餘里地名乍丫俱詳部落門。

巴塘至牛古尖竹巴籠宿計程五十里。

巴塘西南行過小山一自巴塘迤邐以至西藏有隙馬草萬食如薪疲乏不能行經茶樹頂復上大山鳥道臨江勢最險要四十里至牛古有河通舟楫復沿山行遂過五十里渡金沙江至竹巴籠有碉房柴草塘鋪。

竹巴籠至公拉尖莽里宿計程一百三十里。

竹巴籠渡江即金沙江通蜀之馬湖江也四十里至公拉有柴草頭人給役由山凹中行五十里過空子頂有塘鋪亦夾壩出沒之所上下四十里至莽里有人戶柴草有熟皮供給差役換烏拉。

莽里至甯壩尖古樹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莽里過龍新山春冬多積雪三里過邦木有碉房柴草有塘鋪中有留靜山勒有與西藏分界碣石南行經大山五十里至甯壩有漢人寺每年七月巴察兩地客民皆集貿易如內地廟會過山四十里至古樹有人戶柴草有塘鋪。

古樹至普拉尖江卡宿計程一百里。

古樹過淺山山路雙溝四匯開有旅館道路亦復崎嶇四十里至普拉有人戶平房柴草有喇嘛供役多黑帳房番民行淺坡路六十里至江卡有碉房柴草駐防塘鋪。

江卡至山根尖黎樹宿計程一百十里。

江卡行四十里至洛河十里至山根上大雪山終年積雪盛夏亦涼颼刺骨復過小山上下七十里自黎樹至玉卡孫蹬蹬八站有人戶柴草駐防塘鋪換烏拉。

黎樹至阿拉塘尖石板溝宿計程一百十里。

黎樹過淺坡樹木環映五十里至拉塘有人戶柴草換烏拉番人多刁蠻不馴又過小雪山二座高下迂折六十里至石板溝有人戶柴草駐防塘鋪有頭人供給差役。

石板溝至阿足塘宿計程八十里。

石板溝西南行過大雪山二座寒窰鑿鑿射目迷離上下無可駐足行人裹糧而至　阿足塘乍丫屬鑾性狡猾有駐防塘鋪有頭人給役。

阿足至歌二塘尖洛加宗宿計程一百里。

阿足過淺山二座阿足河一道水勢洶湧五十里至歌二塘經平川二十里上山三十里路最險要至洛加宗有塘鋪頭人給役換烏拉。

洛加宗至俄倫多尖乍丫宿計程八十里。

洛加宗沿溝而上傍山行路紆曲稍平第偏仄多偏橋四十里過木橋至俄倫多有柴草人戶復西南行四十里至乍丫有寺院即會典圖注之札雅廟也有碉房柴草駐防塘鋪換烏拉此地番性桀驁駕馭亦復不易。

乍丫至雨撒尖昂地宿計程九十五里。

乍丫順溝行石徑蹬蹬多梗窄三十五里至雨撒有人戶柴草復西行過大雪山路甚險積雪如銀烟嵐之氣中人作病上下六十里至昂地有駐防塘鋪有喇嘛供給烏拉。

昂地至噶喀尖王卡宿計程九十里。

昂地順溝行三十里。至噶喀。上大雪山。亂石崎嶇。復雪層壁。秋溝怒湧。路復曲折上下。行人飢寒起栗。手指凍裂。六十里至王卡。有人戶。柴草。塘鋪。頭人換給烏拉。

王卡至三道礁尖巴貢宿計程五十里。

王卡經熱水塘。二十里至三道礁。路平。又二十五里。紆折上山。路轉米迦。五里至巴貢。塘有塘鋪。柴草。有頭人供給使役。

巴貢至窟龍山尖包墩宿計程一百里。

巴貢上大山。或降或陟。終日蹉蹬。山中。六十里至窟龍山根。以山多石穴。大者如堂如室。小者如鍋如盆如盤如鈴。掩映迴環。上山行拋折而下。四十里至包墩。有頭人供給烏拉。

包墩至猛布尖察木多宿計程一百五十里。

包墩沿河行十里。過大山一座。小山二座。似偏橋列如雲棧。崎嶇難行。上下六十里。至猛布。有碉房。柴草。在山回之中。沿山臨河。復沿河登山。行二十里。過大山。有地名小恩達。若木石搭橋。橋路甚險窄。不可騎行。六十里。過四川橋。抵察木多。有土城。居民二百餘戶。換烏拉。

察木多至拉哩計程一千五百里。

謹案。察木多。古名康。又名喀木。距巴塘千餘里。中隔乍丫。路出西北。天時無異。裏塘。三山環偪。二水合流。爲西藏門戶。界通川滇。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橋。滇省舊曾設鎮於此。今歸併川省。設臺站。有正副呼圖克圖三人。其他方人民。詳部落喇嘛各門。

察木多至俄羅橋尖浪蕩溝宿計程七十五里。

察木多南河而過。偏仄多偏橋。行者戒焉。水複山重。路通各部番境。四十里。俄洛橋。有人戶。路稍平。三十五里。至浪蕩溝。有碉房。柴草。

浪蕩溝至拉貢尖恩達宿計程一百六十里。

浪蕩溝二十里。過裏角塘。並溝上山。由偏橋行。險異常。雪凌滑甚。且有瘴氣。八十里。至拉貢。有塘鋪。碉房。柴草。有頭人給役。二十里。過松羅橋。察木多屬。上山四十里。恩達寨。其直役夫馬。則類伍齊商草特巴供給焉。

恩達寨至牛糞溝尖瓦合寨宿計程一百五十里。

恩達寨二十里。過達塘。有塘鋪。二十里。過喇貢山。二十里。至牛糞溝。二十里。過瓦合山。高峻且百折。山上有海子。烟霧迷離。設望竿堆三百六十。合周天數。如大雪封山時。需以爲憑導。過此。戒勿出屏。遂則冰雹雖至。山之中鳥獸不棲。四時俱冷。逾百里無飲烟。二十里。過胶溝嶺。下山。三十里。過瓦合塘。有塘鋪。又二十里。至瓦合寨。隸類伍齊。有頭人供役焉。

瓦合寨至麻利尖嘉裕橋宿計程八十里。

瓦合寨西南行四十里。至麻利。有碉房。柴草。十里。過山。山勢高峯。下山。繞河西行。偏橋疊見。三十里。至嘉裕橋。番名三壩橋。有碉房。柴草。兩山環抱。一水中流。天氣暖和。地土饒美。有塘鋪。

嘉裕橋至鼻奔山根尖洛隆宗宿計程八十里。

嘉裕橋西南行。上得貫拉山。山勢陡峻。上下二十五里。蹠屈如蛇形。有松林。路悉險窄。多瀉沙地。五里。過橋。至鼻奔山根。五十里。至洛隆宗。有碉房。柴草。有塘鋪。換烏拉。

洛隆宗至曲齒尖碩般多宿計程一百六十里。

洛隆宗西南行。經漫坡。上坡山路。陡險。九十里。過峽凹。路。大山壁立。有塘鋪。順溝而行。路稍平坦。二十里。至曲齒。又名紫陀。有大喇嘛寺。可宿。近新開一路。由東南行。爲春夏水漲道也。五十里。至碩般多。居人稠密。物產本饒。有碉房。柴草。有莊防。塘鋪。換烏拉。

碩般多至中義溝尖巴里郎宿計程一百里。

碩般多沿溝而上。路平。五十里。過巴喇山。勢不甚峻。至中義溝。山徑平坦。五十里。至巴里郎。有碉房。柴草。有塘鋪。頭人供給烏拉。但居人落落。旅況增岑寂耳。

巴里郎至索馬郎尖拉子宿計程一百里。

巴里郎。並溝三十里。上賽瓦合山。通悉作。賴馬拉山。迷風獵獵。亂山皆童。二十五里。至索馬郎。又四十五里。至拉子。沿山繞河而行。地多瀉沙。是御不前。其地有塘鋪。頭人給役。柴草。但昂。遊山瓦地。驚。致此不易耳。

拉子至邊壩尖丹達宿計程一百十里。

拉子西南沿山而上。過舉達拉山。山路平坦。上下十里。下山路偏仄。河流縱橫。水清淺。可騎。裝而涉。四十里。至邊壩。即達隆宗。有塘鋪。二山橫跨。四水環繞。爲西藏邊關之區。六十里。至丹達。有塘鋪。營官第巴供役。換烏拉。

丹達至察羅松多尖郎吉宗宿計程一百里。

丹達之營。有廟。相傳雲南某。雲軍解餉過此。殺於王事。屢著靈異。土人祀焉。過山者必禱之。十五里。上沙貫拉山。峭壁摩空。蜿蜒而上。過圖王嶺。夏則泥濘難行。冬春冰雪成城。一檔偏仄。行人拄杖。魚貫而過。此甚藏第一險阻也。丹達神鳥寺廟門。三十里。下山。五里。至察羅松多。五十里。至郎吉宗。有碉房。柴草。塘鋪。第巴供給差役。

郎吉宗至大窩尖阿蘭多宿計程九十五里。

郎吉宗。一名浪金溝。曠野平坦。換烏拉。順塹而下。有兩路。一由山徑。路窄險。一由溝。路稍平。惟夏日水漲多阻。四十里。大窩塘。有第巴供給差役。路雖平而側過若谷。順河而下。五十五里。阿蘭多。有塘鋪。碉房。柴草。

阿蘭多至破寨子尖甲貫宿計程七十里。

阿蘭多西南行。側身側溝而上。南北俱有偏橋。上山路險窄。行人凜然如墜。三十里。至破寨子。一名阿窩卡。有橫石森如人立。番名鵲嘴嶺。蓋以爲道。四十里。至甲貫。拉哩。屬。有柴無草。有塘鋪。第巴供給差役。

甲貫至大板橋尖多洞宿計程八十里。

甲貫路崎嶇。傍山而上。下過小坡。坡坼荒涼。四十里。至大板橋。四十里。至多洞。人烟寥落。無傳舍。有塘鋪。凡往來者。即其汛以爲棲息地。無柴草。

多洞至擦竹卡尖拉哩宿計程一百四十里。

多洞塘。附近水邊。率水濟而上。二十里。上大山。山峯峭立。雪凌險滑。視丹達無異。即魯工拉山也。六十里。至擦竹卡。有熱水塘。過山回。中有一湖。約寬七八里。長十餘里。冬寒凍如平地。行人履之無怖。六十里。抵拉哩。天冷水草甚劣。有莊防。塘鋪。堆布供給差役。而烏拉則三十九族。三十六村協洲也。

拉哩至前藏計程一千十里。

謹案拉哩在達隆宗西北。距察木多千餘里。時氣嚴寒。山勢陡險。原隸西藏無城郭。所屬寺院。委塘布喇嘛主掌。兼第巴事。又有工布、江達在拉哩西南。工布僻處一隅。而江達則西藏孔道。天時和暖。產稻米。有水田。絕城中之沃壤也。詳部落門。

拉哩至阿咱尖山灣宿計程一百六十里。

拉哩由溝復上大山。危峯峻峰。冰雪四時不消。嶮巇海岸。風起雲滅。險溜難行。五十里至阿咱。有塘鋪。第巴供役。再行三十里。有海子。長四十餘里。俗傳有犄角獸。船渡登。八十里至山灣。有塘鋪。少柴草。

山灣至當多尖當多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山灣塘。由山灣上率拉山。險峻難行。約四十餘里。多冰雪。嶺石嶙峋。共六十里。至當多。天時常如冬。山皆不毛。有塘鋪。居人以擱皮為屋。數間。炊烟冷落。屬江達。有第巴供給。烏拉。六十里。路稍平坦。至當多。有塘鋪。

當多至過拉松多尖江達宿計程八十里。

當多路平。順溪而下。四十里。過拉松多。即至巴玧。過橋。水濺濺激石有聲。橋以東屬江達。四十里至江達。地不甚寒。有駐防塘鋪。有柴草。

江達至順達尖鹿馬嶺宿計程一百六十里。

江達在拉哩之西南。雖山徼谷。形勢險要。有工布第巴供給差役。沿河而下。六十里至江達。有塘鋪。沿溪而過。河道分流。林木陰翳。一百里至鹿馬嶺。有塘鋪。山高無險阻。約四十里。臨前歷之冰雪巖嶺者。居然平易矣。

鹿馬嶺至堆達尖烏蘇江宿計程一百八十里。

鹿馬嶺。逕溪而上下。約四十里。山路坦夷。微有寒嵐。番稱葛京。寒風凜冽。無盛暑。八十里至堆達。一名晉番。有塘鋪。烟火寥寥。柴草亦稀。順河繞溪而下。過竹貫。六十里至烏蘇江。路俱平坦。有塘鋪。小第巴支應。柴草牛羊。去衛藏較近。別開一奇境矣。

烏蘇江至仁進里尖墨竹工卡宿計程一百三十里。

烏蘇江水勢平緩。順河西行。繞番處一隅。而程途異坦。過異前險。六十里至仁進里。喇嘛寺尖。有塘鋪。行番如僕馬告瘁。至此可憩息焉。由東北而上七十里至墨竹工卡。有塘鋪。第巴給役。

墨竹工卡至拉木尖德慶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墨竹工卡。正北接察木多草地之路。其水向西流至藏。即藏河也。水罅有皮船。四十里至拉木。一名納麻。有房舍。柴草稀少。寺院幽敞。人稠地廣。繞河而下。五十里過占達塘。復西行三十里至德慶。

德慶至蔡里尖前藏宿計程六十里。

德慶其地多險峻。往來者恒棲止之。路傍有塘鋪。繞道而下。四十里至蔡里。一作采里。俗傳即西游真詮所記之萬老莊。有第巴供給柴草。與西藏隔一水。二十里抵西藏。其地四山環峙。儼若城垣。水秀山奇。宛然福地也。

前藏至後藏計程九百里。

謹案前藏在拉哩之西千餘里。達賴喇嘛坐牀之所曰布達拉。寺廟曰大詔、小詔。唐古忒所居之地曰拉撒。寺僧辦事之所曰商上。噶布倫辦事之所曰噶廈。第巴辦事之所曰碩裏。喇嘛居住之所曰札倉。餘詳喇嘛、寺廟、山川、部落各門。

前藏至登龍岡尖業黨宿計程八十里。

前藏路平坦。四十里過大橋。至登龍門。有房舍。順河而行。途平易。又四十里至業黨。有塘鋪。房舍。第巴供給。

業黨至儘里尖曲水宿計程九十里。

業黨亦順河而行。經崖邊三。亦不甚險阻。四十里至儘里。又五十里。從阡陌行。河流委折。至曲水。相傳有蝎子洞。犯死罪者。活縛至洞。令食之。沃野平原。綿亘百里。有房舍、柴草、塘鋪。有第巴給役焉。

曲水至岡巴則尖白地宿計程一百四十里。

曲水十五里至磁案橋。江勢浩瀚。最險。渡以木船。過河。三十五里至岡巴則。有房舍、柴草。又過巴則嶺。危峯峻嶺。即甘壩山。下山。沿洋草塘。諸海北岸。紆折而行。柴草稀少。沙路平坦。五十里至白地。

白地至亞喜尖或擡魯尖浪噶子宿計程一百五里。

白地三十五里至亞喜。十五里至擡魯。俱有房舍、柴草。有岔路。一由江孜。一由然巴。然巴為春夏商販所必經。冬則雪深。多阻滯。且翁古一帶村落險峻。戊申西征之役。改由浪噶子。今因之。五十五里至浪噶子。

浪噶子至宜柳尖春堆宿計程一百二十里。

浪噶子五十五里平坦至宜柳。過噶如山。六十五里至春堆。有第巴、人戶。路亦平坦。左手分路通布嚕克巴。

春堆至谷洗尖江孜宿計程一百四十里。

春堆至谷洗七十里。過日節洞卡七十里至江孜。二處均有第巴、人戶、柴草所出。則江孜較多。路俱平坦。

江孜至甘壩尖白浪宿計程一百十五里。

江孜繞班古闕曲底寺前。五十五里至甘壩。六十里至白浪。有第巴、人戶、柴草。

白浪至慈堆尖札什倫布宿計程一百十里。

白浪逕運而進。過洋楮橋。即雅鼓藏布大河也。七十里至慈堆。又四十里至札什倫布。

後藏至拉子、協噶爾、定日、聶拉木。

謹案後藏地曰札什倫布。建仍仲甯翁結巴寺。由前藏內行。轉西行八日。為班禪額爾德尼坐牀之所。詳山川寺廟門。其至聶拉木、濟嚨等處邊界地方。其道里、遠近、險易。宜悉載焉。

札什倫布至拉爾塘尖剛堅喇嘛寺宿。

札什倫布南行。轉西。至拉爾塘。又轉北。至剛堅喇嘛寺。路俱平坦。

剛堅喇嘛寺至花寨子宿。

自剛堅喇嘛寺南行過三墻橋轉西北行至花塞子。

花塞子至札什剛尖彭錯嶺宿。

由花塞子過納嶺山至札什剛又過大山至白邊塞又過峻嶺大河而下復登彭錯嶺有營官塞。

彭錯嶺至札塘尖拉子宿。

彭錯嶺出山徑下嶺至札塘經橋數至碱柴橋不過河越大山至拉子。

拉子至白佳紀崗尖札普宿。

拉子上山至佳紀崗一路山險登涉過甲錯大山下至札普。

札普至拉古噶古尖羅羅宿。

自札普渡還山峻嶺下山至拉古噶古由拉古噶古羅羅大山下山經鮑水寨又過小山至羅羅斯。

羅羅塘至協噶爾宿。

由羅羅塘越小山下過羅羅橋又過山巢過脊山橋至協噶爾有喇嘛寺營官塞。

協噶爾至咱果爾尖眉木宿。

由協噶爾越紫日山下山過蛙楚河至咱果爾尖又上山至眉木宿有彌勒人戶。

眉木至定日宿。

由眉木山後繞下至定日橋橋上山至定日一名塔喇濮古。

定日至朗古尖巴都爾宿。

由定日渡黃楚河至朗古越通拉大山望風嘆列塞氣過人下山又登山至巴都爾有喇嘛寺有碉房。

巴都爾至達爾結嶺尖聶拉木宿。

由巴都爾依山越嶺至達爾結嶺又過度山溪上帕甲嶺經噶宜卡過木薩橋登山至聶拉木。

聶拉木由巴都爾分路至宗喀計行程四日。

巴都爾至俄拉喇嘛寺宿。

自巴都爾越達爾嶺嶺至俄拉喇嘛寺。

俄拉喇嘛寺至轉嘯尖白孜宿。

自俄拉喇嘛寺起甲納大山下至轉嘯無人戶又過小山至白孜黑帳房無碉房。

白孜至達格尖撒喜宿。

由白孜平川峻行至達格其北有納錯海又平路遠邊至撒喜黑帳房。

撒喜至宗喀宿。

由撒喜越貢倘拉大山又繞宗喀山後至宗喀有石橋。

宗喀至濟嘯計行程三日。

宗喀至婆達宿。

宗喀紆折渡山渡鹿馬河又越山巢至婆達有碉房。

婆達至卓黨宿。

婆達越山嶺有大所寺過鹿馬橋上臨木卡極險峻下山至卓黨。

卓黨至濟嘯宿。

由濟嘯過帕巴喇嘛寺過庫爾喀濤布城大路。

宗喀至薩迦寺計行程十日。

宗喀至胡林宿。

由宗喀經慕喀寺越工倘拉大山其西南有補泥海下山走平川至胡林黑帳房無碉房。

胡林至強谷宿。

由胡林繞山至撒辛登撒拉大山下山走平川至強谷黑帳房。

強谷至阿拉寺尖勒龍宿。

強谷之西名猴鉸藏布河不渡河繞北行越山巢下山至阿拉寺又繞山至勒龍山頂有大寺。

勒龍至藏楮尖達增宿。

由勒龍過山麓至藏楮過藏楮河經工寺沿山遠海至達增有碉房人戶。

達增至巴馬尖湯谷宿。

由達增嶺山越一山梁至巴馬路平坦。又沿山行越江納大山下山渡河至湯谷。黑帳房。

湯谷至拉了尖常桑宿。

由湯谷越四小山至拉了。有拉了爾寺。又繞山麓至常桑。黑帳房。無碉房。

常桑至拉湯尖于嚨札宿。

由常桑越常桑山下山渡小河至拉湯。又繞山麓至于嚨札。黑帳房。無碉房。

于嚨札至熱嚨尖噶喀宿。

由于嚨札繞山經熱水塘至熱嚨。越小山沿甲水海。過噶拉山至噶喀。有碉房。

噶喀至浪錯尖星克宗宿。

由噶喀越拉喀大山下山至浪錯。沿廊拉海岸依山根紆折而行至星克宗。有碉房。

星克宗至瓊喀尖咱普宿。

由星克宗沿山繞河越瓊喀山。有拉子岔路。又越山渡河又過咱木橋至咱普。黑帳房。無碉房。

咱普至薩堆尖薩迦喇嘛寺宿。

由咱普越山至薩堆。又繞山麓過小河至薩迦胡圖克圖寺。其敎有宗室。寺南又有大喇嘛寺。

薩迦寺至札什倫布計行程三日。

由薩迦寺沿俄卓山。過薩迦橋經尼姑寺、江公寺。其北有曲溝寨。登山至擦嚨。有碉房。樹木。

擦嚨至崖孜尖剛堅寺宿。

由擦嚨下山。過拾格繞山麓行。山有崗布寺。過小河至崖孜。又越浪噶大山下山至剛堅寺。

剛堅寺至土城尖札什倫布宿。

由剛堅寺越山麓繞行。至土城。路平坦。至札什倫布。

後藏由草地、陽八井至前藏。計行程十日。

札什倫布至生多喇嘛寺宿。

由札什倫布過諸溝。平路。至生多喇嘛寺。寺在山頂。有碉房。樹木。

生多喇嘛寺至鹿古洞尖密蛟納噶宿。

由生多喇嘛寺登山。至達竹渡。過河繞山而行。至鹿古洞。其南有鹿古寺。又繞山。初有尼姑寺。至密蛟納噶。

密蛟納噶至達拉寺尖昔喀宿。

由密蛟納噶經黑帳房。山路崎嶇。至達拉寺。又依山繞行。至昔喀。黑帳房。有碉房。田地。

昔喀至拉熱尖務庸縱黨宿。

由昔喀下山。渡吳宇橋。越日蚌大山。下山渡河。經波多寺。至拉熱。又越山梁。至務庸縱黨。山頂有官寨。

務庸縱黨至山根尖塔木墩宿。

由務庸縱黨黑帳房。過作木橋。繞山至山根。其山則拉古嚨古山也。又越山至塔木墩。平川黑帳房。無碉房。

塔木墩至布勒尖碩布巴拉宿。

由塔木墩經麻丽江。過河上山。至布勒。又過碩布大山。至碩布巴拉。平川黑帳房。無碉房。

碩布巴拉至陽八井宿。

由碩布巴拉過河。名碩布河。至陽八井。喇嘛寺在山麓。有河繞其前。

陽八井至德慶宿。

由陽八井經熱水塘。依山繞路。過佳桑橋。有曲桑寺。至山岡。名鋼慶。有碉房。

德慶至浪孜宿。

由德慶繞小山。至噶巴。橋。有初普寺。至浪子。有碉房。樹木。田地。

浪孜至甲普尖前藏宿。

浪孜至甲普。有碉房。樹木。自甲普至洞噶爾。其南名貝桑橋。通廣黨。趕後藏路也。

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松筠巡邊記。

乾隆六十年乙卯夏四月。巡邊。自前藏起程。經曲水。過巴則、江孜。共十日。行抵後藏。由札什倫布走剛堅喇嘛寺、彭錯嶺、拉木洛洛、協噶爾。過定日、通拉大山。共行十一日。至聶拉木。又由達爾結嶺西轉。經過伯孜草地、窮塘拉大山、瓊噶爾寺。南轉出宗喀。共行六日。至濟嚨。仍旋宗喀東北行十日。還至拉孜。

入東山。一日至薩迦溝廟。自廟北行二日。出山。仍走剛堅寺。還至札什倫布。往復略地。隨在繪圖。知其概焉。緣札什倫布西南。左有薩迦溝內之曲多、江壑。此二處迤北。係噶布等地方。有雜草。雖處皆有險要。右有彭錯嶺。此地隨有大廟。有樹木。有雜草。廟迤北亦有險要。南之峭壁連岡。是爲後藏之咽喉。實天然要隘也。乃辛亥年廓爾喀以步卒千數人。自聶拉木走薩迦。直抵札什倫布。彼時果有現在之漢番官兵。劃分兩路。一赴曲多、江壑以塔其前。一赴彭錯嶺偵探。由拉孜以截其後。則廓爾喀深入無援。可以不戰自潰。何至如入無人之境。任其肆意猖狂如是耶。若云兵少。其徐南鵬僅有漢兵數十名。又何以固守營官寨耶。是當初漢番兵不知有曲多、江壑、彭錯嶺等處險要可守可戰。以致胸中無主。茫然失措耳。至協噶爾、定日左首絨輪、喀達、定結、西路之宗喀、瓊噶爾、瓊塘拉大山。皆爲天然門戶。曲水、巴則、江孜又爲前藏之要隘。而江孜迤南之帕克哩、甘巴等處。界連絨曲大河。尤爲前後藏第一險要。所有在藏漢番官兵及噶布倫等。均宜熟悉。因於前後藏江孜教場泐石。咸使對圖講求。人各胸中有主。方於汛防有益。然安邊之策。莫若自治爲上。非獨濟噶、薩拉木番民應派廉潔營官管理。所有前後藏各屬營官、第巴。如皆能敦以廉潔自持。善撫百姓。則天佛庇佑。何無他患矣。是爲記。

札什倫布由咱黨小路至前藏。計程八百四十里。

札什倫布四十里至落窺。
一百二十里至年木胡達。
八十里至沙楮卡。
七十里至白地
五十里至曲水。
四十里至登龍岡。
前藏至布魯克巴。計程一千四十里。
前藏七十里至業黨。
八十里至巴則。
七十里至浪噶孜。
七十里至列隆。有人戶、土官。微草無柴。
五十里至沙瑪達。有人戶。田畝。
一百里至色木多。
五十里至能木宗。
七十里至咱黨。
一百二十里至巴則。
四十里至能工巴。
三十里至拉撒招。
六十里至札什朵。
一百里至白地。
一百十里至勒隆。有人戶。無柴。

六十里至噶拉。有人戶、田畝。有草無柴。
五十里至遐拉。有人戶。有草無柴。
六十里至帕爲。即帕克哩。有人戶、田畝。無柴有草。係布魯克巴噶舉西藏三處交界。
四十里過山、至香郎。有人戶。係土牆版棚碉房。有柴草。水田出稻穀竹木。與中州同。
七十里至仁進步。
三十里至東噶拉。二處俱屬香郎。
四十里至喇嘛隆。有人戶、寺院。餘俱不及香郎。
五十里至西木多。有人戶。柴草。大寺院。內住呼圖克圖。名吉樂吉者。乃達賴林親兄弟。
三十里至札什曲宗。有人戶、柴草、大寺院。乃達賴林親避暑處。

護案。自藏至札什曲宗。計十七站。再行二日。地名坪湯。即第巴諾達林親住處。惟西木多、札什曲宗夏日稍涼。故至此避暑。其方產稻穀麥豆黍稷。各種瓜果蔬菜。鵝鴨鷄豬等物。仿於中國。

前藏由陽八井至噶爾藏骨察。計程一千三十五里。

陽八井分路四十里至峽布。
七十里至駝羅海。
四十里至桑吉馬丁。
五十里至腾格爾諾爾界。大海子邊。
五十里至郎錯。又名族隆角。
八十里至章錯。過大山。有海子。
六十里至卓得爾。
五十里至巴業了。
七十里至噶爾藏骨察。
五十里至楮定馬奔。
五十里至喇定初多。
六十里至過中。有大山。山頂有海子。
四十五里至海子頭。
五十里至邦塘。
七十里至凍錯。

前藏至生根物角。計程一千五百十里。

前藏四百十里至腾格爾諾爾。

七十里至哈隆。過大雪山。
六十里至錯隆角。
五十里至大海子。過二山。
六十里至白噶哈力水。
六十里至拉卡爾工多。
四十里至察木哈。過山
九十里過大河、至鹽池。
四十里至西甘工布。
五十里至達甘峨所。過山
六十里至星千哈岡。過山
五十里至生格物角。過山

謹案。自藏至生根物角。計三十一站。沿途處處有烟瘴。無柴。燒糞。水草俱微。

前藏至奔卡立馬爾。計程一千五百十里。

西藏三十里至克噶拉俱。
四十里至乂里場未。
六十里至拉未。
三十里至呼嘛。俗名熱正
四十里至巴達。
三十里至三墩。
七十里至哈拉烏蘇。
八十里至阿木多。
三十里至雀雅。
二十里至奇瑪多隆。此處供換烏拉。
四十里至白納辛。
七十里至吉都烈路。
五十里至巴拉。過山
六十里至郎喀。過二山
三十里至卡爾哈。過山
五十里至哈甘布。過山
四十里至恩達哈。
八十里至色爾松多。過三山
五十里至蒙至。
四十里至杰蟲。
八十里至彭多。
五十里至察木桑。
七十里至揆娘庫。
七十里至多羅得巴。
六十里至胖米麻。
六十里至投順納瓦。

五十里至厦木納熱麻。
七十里至熱麻拉撒。
八十里至白果東馬。
七十里至遮隆。
六十里至彭卡。
五十里至圖爾郡。
八十里至巴恩拉木期。
六十里至布呼江。
八十里至楚隆。
五十里至奔卡立馬爾。

謹案。自藏至奔卡立馬爾。設小卡五處。曰噶爾藏骨察、托克托、賴立拉、撒蚩隆、奔卡立馬口子。

前藏至納克產卡倫。計程一千五百十里。

前藏三十里至甲普。
四十里至浪孜。
六十里至拉咱爾。
五十里至粗布。以上有人戶、柴草。
七十里至阿哩。過大雪山。有柴草。無人戶。
八十里至甲仲。
七十里至泥木根舉。
六十里至族貢。
七十里至八角。以上有人戶、柴草微。
五十里至大雪山根。
九十里至林卡宗。
五十里至蘭卡。以上無人戶、柴草。
八十里至熱黨。有人戶、柴草。
六十里至甲錯。人戶有、柴草微。
六十里至墊登。
四十里至魚骨柏。二處柴草微。
一百二十里至噶拉。
五十里至賀洛。
七十里至察黨粗固。
七十里至日鎧。
九十里至木處。
八十里至柏木墩。以上人戶、水草俱無。
八十里至按烈。
五十里至納克產。人戶有、柴草微。

謹案。前藏至納克產。計二十四站。沿途俱有瘴氣。又自納克產分小卡四處。一曰特布駝羅海。距納克產十四日。約程五百餘里。其地甚冷。瘴氣甚盛。一曰拉克察。距特布托羅海七日。約程三百餘里。其地草微無柴。有瘴。一曰庫克擦。距納克產十三日。約程五百餘里。有燒柴。水草俱微。有瘴。一曰札克欽。距庫克擦八日。約程四百餘里。其地柴草水俱無。

前藏至玉樹卡倫。計程二千二百七十里。

三十里至墨隆儘。
三十里至松竹宗。
三十里至彭多。
七十里至納地。
三十里至桑多。
九十里至哈拉烏蘇。
六十里至噶色爾楮卡。
四十里至溫江松多。
五十里至格雅爾卡。
八十里至江清巴納卡。
五十里至納喜塘。
四十里至甲里剛多。
六十里至東布松多。
一百里至畢洛腮。
六十里至曲齒松多。
一百二十里至噶順。
八十里至魁清。
一百十里至江溝八納巴。

三十里至彭多。
三十里至節仲。
三十里至勒甘多。
三十里至俊門。
八十里至巴布龍。
八十里至江足卡。
三十里至色爾龍。
六十里至江古郎。
八十里至多塞爾。
五十里至湯清。
四十里至曾項濃。
九十里至春科塘。
四十里至先布松多。
六十里至興東
六十里至擦桑納。
七十里至曬多坡。
五十里至噶喜。
一百里至納馬巒地。
一百里至玉樹。

謹案。自藏至玉樹計三十八站。自玉樹分小卡四處。一曰庫爾塞。一曰白兎山。一曰齊察河。一曰瀘右腦。

前藏至騰格爾諾爾。計程四百十里。

三十里至甲普。
四十里至奔里。
五十里至陽八井。
四十里至乾海子。
五千里至楮登立馬爾。

四十里至浪孜。
四十里至德慶。
四十里至卡孜。
四十里至桑托羅海。
四十里至那根初多。

謹案。楮登立馬爾。即騰格爾諾爾。古天池也。那根初多乃天池之口。以上自噶爾藏背察、生根物角、奔卡立馬爾、納克產、玉樹、騰格爾諾爾等處。皆設要卡分防。自準噶爾掃蕩以後。此外俱係西疆。而駐藏大臣每歲出防之役途罷。

西藏由木魯烏蘇至西甯。計程三千七百餘里。

拉撒四十里至郎拉。
七十里至蔡科爾。
四十五里至達隆。
六十里至羊拉。
七十里至克屯西立克。
六十里至噶欠。
五十里至郭隆。
七十里至綽諾果爾西邊。
四十里至蒙哨西里克東邊。
六十里至泡河老。
六十里至索柯東邊。
六十里至吉利布拉克。
四十里至阿木達河。
五十里至布哈霧勒。自綽諾果爾至此。俱有水草。無柴。燒糞有烟瘴。
六十里至呼浪河。
八十里至清河察漢哈達。
五十里至庫庫可達。
四十里至庫柯溝。
七十里至哈拉河洛。
三十里至烏河諾爾。

三十里至甯都。
六十里至沙拉。有水田。產茬草子。
四十里至夾藏塲。過鐵索橋
六十里至達木東邊。
六十里至什保諾爾。
六十里至哈拉烏蘇西邊。
五十里至楚木拉。自甯都至此。有水草。無柴。燒糞有瘴。
六十里至蒙古西里克。
四十里至沙克因果爾。
五十里至巴木漢。
五十里至伊克諾木罕烏巴什。
四十里至因達木。
四十里至哈拉河洛。
五十里至多倫都爾。西藏青海交界
五十里至賽柯蚌。
八十里至察漢額爾吉。以上數處。俱有水草。無柴。燒糞有微瘴。
五十里至庫庫諾爾。
五十里至木魯烏蘇西河。
六十里至巴罕拜彥。
六十里至烏河那峽。

四十里至巴彥哈拉。以上數處俱有水草無柴餘馬糞無烟條。
八十里至黨塞爾河。
四十里至哈馬爾厄勒泰。
九十里至索諾木。
七十里至畢留圖河口。
五十里至坪里布拉克。
六十里至哈命烏蘇。
五十里至登努爾嵐。
三十里至依麻圖。
七十里至木呼爾。
三十里至察漢鄂博圖。
五十里至塘布灘。
四十里至那拉隆拉圖。
六十里至東科爾。即丹噶爾

五十里至喇嘛托羅海川口。
六十里至哈拉河。
四十里至且克諾爾。
七十里至黑悅爾達殼。
四十里至畢留圖。
五十里至多倫諾爾。
五十里至哈命烏素。
四十里至依麻圖川。
七十里至沙拉圖。
八十里至哈套口。
七十里至庫庫托羅海。
五十里至阿什漢水。
四十里至駱駝頸項。即土爾根自巴彥哈拉至此俱有水草無柴餘糞微有烟條

九十里至西寧城。

謹案自藏至青海、西寧。俱有蒙古番子七十九族住牧。其生計。種田、牧畜、打牲各不等。每年遵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遣塘布灘素進京。於四月間行走。此路冬月不可行也。

打箭爐由霍耳德爾格草地至察木多。共三十九站。計程一千七百七十五里。

四十里至折多山根。
四十里至瓦七砦。
四十里至八桑砦。
五十里至汛馬塘。
五十里過山、至喇地塘。
七十里至迦薩楮卡。
三十里過小山、至章谷。
五十里至竹窩。
二十里過普王隆、至甘孜。

四十里過折多山、至別始分路。
四十里至郎砦堡。
五十里至上八義。
三十里至雀雅。
六十里至孜隆。
五十里至吉如楮卡。
五十里下山、至江濱塘。
三十五里至勒巷松多。
三十里過河、至白利。

五十里至隆壩塥。
六十里至益隆。
六十里至羅登。
五十里至格蕊。
五十里至春科西河。
三十里下山、至巴戎。
七十里至姜黨。
三十里至草里工。
五十里至哈甲。
三十里至冲撒得。
四十里過山、至察木多。

四十里至阿加拉洛。
四十里至德爾格界。
六十里至吉馬塘。
六十里至楮泥拉沱。
四十里上山、至班第楮卡。
六十里至甲界。
六十里至草拉。
三十里至峽隆塔。
三十里至哈甲峽口。
六十里過山、至熱了。

謹案自打箭爐草地至察木多。路遙平坦。草廣柴微。此一帶番民多住黑帳房。以牧畜爲主。有烟瘴。

察木多由類伍齊草地進藏。至墨竹工合大路。共二十九站。計程一千九百一十里。

五十里至俄羅藏分路。
四十里至康平多。
五十里至達塘。
一百里至江清松多。
八十里過四小山、至塞爾松多。
五十里至吉樂塘。
七十里至江黨橋。
六十里至汪族。
五十里至三大偏關。
七十里至噶現多。
六十里至拉里界。
七十里至沙加勒。
七十里至哈噶錯乍。

六十里至杓多。
五十里至類伍齊。
八十里至甲木喇族。
八十里至岡松多。
六十里至拉咱。
七十里至察龍松多。
七十里至拉貢洞。
八十里至結樹逸卡。有大寺院
八十里至噶隨塘。
七十里至拉里堡。從右手過山溝
七十里過山、至吉卡。
七十里至積華郎。
六十里至胖樹。

六十里至仲納三巴。　六十里至約同定同古。
七十里至墨竹工卡。
松潘出黃勝關。由草地至合西甯進藏之庫庫賽。計二十四站。共程一千五百九十里。
黃勝關六十里至兩河口分路。
八十里至楚阜。　七十里至甲旺麻旺。
五十里至沙鹿堂。　六十里至巴馬。
六十里至江地克里麻。　八十里至龍頭溪。以上皆有水草無柴。
七十里由察漢拜勝分路。南至圖深圖。過河。至吾浪莽。此河即黃河也　八十里至宗喀爾。
七十里至察漢托灰。　七十里至沙那吾雷。
六十里至齊齊哈賴。　七十里過大雪山、至安定達壩。
七十里至土龍圖老。　五十里至塔齊托羅海。
六十里至丹仲營。　六十里至牒倫墩。
八十里至中牒倫墩。　八十里過大雪山、至上牒倫墩。
七十里至吾浪牒倫。　二百四十里至古爾班索諾木。自吾浪牒倫分作四站。每站六十里。合西甯進藏之庫庫柴地方
兩河口分路至青海。計二十二站。共程一千三百五十里。
兩河口八百四十里、分作十四站、至漢海流圖。
六十里至烏齒勒格。　七十里至巴罕圖爾根。
六十里至伊克圖爾根界。　六十里至伊克圖爾根。
七十里至察罕諾木漢。　六十里過黃河。至察罕托羅海。
一百三十里至青海。
兩河口至西甯。計二十五站。共程一千五百五十里。
兩河口四百九十里、分作八站、至獨磊出庫。
六十里至佛藏。　四十里至瑣胡盧。分路
七十里過黃河。至察罕拜勝。　六十里至布爾哈數。
六十里至巴溪海流圖。

六十里至安遮谷圖。　六十里至烏蘭。
六十里至納木罕。　七十里至巴納布哈。
八十里過山、至莽爾。　七十里過山、至郎岸。俱有水草
八十里至歸德。　六十里過黃河。至郭密。
八十里過大山、至康城溝。　五十里進關門、至申。
六十里至西甯府城。
兩河口至舊洮州。計十四站。共程九百三十里。
兩河口七十里至雜牛洞。
八十里過狼架嶺雪山、至柏香林。　五十里至大草場。
四十里至答建寺。　五十里至下包坐。
六十里至潘州。　八十里至龍溪頭。
六十里至獨磊蠻庫。　六十里向北至熱黨。
六十里至獨倫。　八十里過大小二山至丹倫。
八十里至納布錫。　八十里至撥多。
八十里至循洮州。
兩河口至河州。計十六站。共程一千三十里。
兩河口五百五十里、分作九站、至熱黨。
六十里至江托。　六十里至洮河腦。
八十里至多提。　五十里至黑錐。
八十里至舍納。　八十里至沙馬關。
七十里至河州。

附錄藏程紀略

康熙辛丑。陝西運糧蘇知縣焦應旗撰

夫藏何自昉乎。古稱西方有深人訓佛生其地。世居於此。是耶否耶。然則何爲以藏名。藏之爲言藏也。無藏藏之謂也。當者以梵音三藏有經藏律藏論藏之說。若是之無邊藏也。其上者番人又稱之曰招。此不知何解。大要土語猛音。有譯無字。其無所取義無疑。竊是上古之時。不聞有佛也。漢唐間。始重虛無寂滅之教。遣使西域求佛經。迎佛骨。而佛教之興。流傳中國。迄今千百祀不改。雖形服像。崇建禪林。剃子尼僧。皈依法戒。世番廟衆。從而敬信之。持齋茹素布施。勸曰廣積功因。願登西方極樂世界。雖捨身破家勿惜。有心世道者。亦往往溺而弗治。蓋不過存此法門以警衆覺愚。庶迷啓悟。使之念佛從善。不大失其本心而止。未嘗身履藏地。亦未知有所謂活佛也。余辛巳之四年。西塞賊匪跳梁。侵擾哈密。天子間將征討。乙未夏。余奉檄從軍。轉運糧儲。歷有四載。嗣因逆賊勢窮。潛行被計。

掠之藏地人子怒其狙獷特命大將軍王視統六師發技小旗因遂逕組喇嘛逆藏是即活佛余偕同事諸公率調押運庚子四月山西富田口走回什邁水月山柴溝口工噶腊兒以及多倫逆壘等處不日之下賞翎時加伏發之中嚴霜夜發天時地氣之不同與中原迥絕越六旬而抵紮力奔過黃河經崑崙海而抵青海中石山一座相傳山底有七孔水從孔中迸出生平讀山海經覽輿圖記謂河源經出於此竊疑爲匯之地藥草傷生巴塞哈拉之區擒獲獸人畜中之不一二日輒死塊蹄道路不可勝計余至此隨行僕從十日內死者八人此時此際行者寒心見者愴目生死存亡惟付之天命無可如何耳初秋忽有一日始至木魯烏蘇名通天河乃金沙江之源也時則　王師屯駐河東李逆將軍延

坤各都統提鎮蒙古諸部落舉兵進藏余復奉　王諭押送牛羊隨大兵後以濟軍需於八月十一日起程十七日渡七岔河其處乃徵行小徑無人跡往來無番夷住址深山窮谷問路途惟相勢審其方向指西南以行繼早夜奔馳而心中茫然不下所之何地也低而得歸大路會官兵安塘其地憂方稍釋計木魯烏蘇至此僅六十七日之程而矢路遲延已半月餘矣正欲倍道兼驛奮力前往不期獲結改移中途多限時將軍延　因前軍戰捷盧賊截後糧路令撥醬塘改於山南由是寬裕道途新墾入無人之境艱辛苦況較日前倍甚塔子頭上帳冷難寒水草濕中人顛踣仆入深谷則龍石參差爪牙爭錯也趨蹌艱則層巒崔嵬手足伏行也又況番夷狡悍劫掠成風百十餘羣潛匿幽僻亞則零物夜則劫營余甫過哈拉烏蘇而驛馬撥去已盡即我同事諸公亦鮮有不受其累者如此因頑是又不待歲而誅者也伊冬朔日方抵西藏至則我師告捷賊逆敗走逆賊喇嘛已入塵矣非聖天子文德武功丕著無外烏能如是迨觀藏內形勝山水雄秀土田沃衍樹木濃蔭民居稠密且風和日暖歲冬之際冰雪不凝淘瀘城之別有天地也平川中擬一石山較諸泰嶽小上建寺院餘活佛所居層樓架閣幾數百重金光掏鑑奚不勝述問所由來僉曰活佛之生代有其人本係原身轉世脫胎無過番民之家但不一其始生時即能言前世事衣缽所傳一一不迷人驗其眞爭相頂禮迎入前藏升座徒衆千萬番民日朝如市非特近地餘然遠近西海青海各國蒙古諸王部落皆以來見所貢皮幣犬馬珠玉奇珍異物不一而足蹟失世之附大位享大名身都富貴者福澤非不厚也然而名利場中平物經心擾擾勞勞迄無寧息茲觀達賴喇嘛居然孤子無知本來面目一

雖不染其宮室居處如是服食器用如是人心悅服無不如是雖富貴之極無所用之然則所謂活佛者蓋現在受福之人也佛云乎惟余蒞藏八日公事甫竣方得登堂一見見畢即行未獲遊覽娛暢心目殊爲憾事值大兵凱旋隨之東歸是時裘敝金盡驛馬不能置騎牛數頭褡載帳房衣被輕騎以從徒物悉屏棄俟從步隨路蹈竹以長征向江邊而疲竄穿林入澤履險蹈危或步石級或緣木梯閱二十餘日望拉哩之山高聳插天自山下起行盡日乃及山尖天晚不能過其地背風不除寒不滿丈且蜷縮若大無片柴寸草雖勺水難覓爲坐臥一夕人馬俱凍餒次日陟其巔則雪冰滑雪萬仞崇嶺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不得已乃鋪墊雪上履柴以繼復從前徑後曳盤旋而下行李什物盡棄而擲牛馬則縛足下槽偷竊者大半是誠有生來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夫何行動正與口糧告絕且番地又不產米惟日食青稞以充飢腹如此者半月當除夕佳辰元旦令節求粒米沾口不可得困頓至此其何以堪厥後行至綏本多川督年羹堯念逆藏官兵勢若已甚恐流離異域特委永南道屯糧接濟因得日支米二升麵二升並借庫銀二百兩以資盤費溫輯之困借以復蹤豈非天幸耶矣是更覺番驛稍戴行囊整轅以往歷工阿卻麻之地翻草穿雲過湍蹟升逆水之村人民殷富坡高而險蹟微隱礎奎拉松多可畏也雪連四國寒風欲骨宗洛三巴其最焉邊巴俗尚寬柔阿是人心狡詐頑板多之山崇巒峻行來扶杖率衣洛陳崇之怪石嶙峋峻嚴到處左盤右折昌都多勝概形連二水環龍占勝有奇觀勢若千軍雄馬曰阿布喇曰裝樹村蓋藪曰爽瑞溝曰江卡處處峽高凡屬行役征夫罔不驚心寒膽至如蕪人寺院令無殊內地核桃園風景頗似中華時方二月之初日正上旬之內紅杏替而芬芳綠柳垂而青翠田園不黍都市青青鳥語花香風暖日暖餘憶出口以來深方絕境地隔萬里舉目淒涼幾一年矣今見及此能不令人心目俱爽耶繼即古都龍即金沙江過渡處有大船四隻子餘人馬片時即渡寒地河道頗多或係木橋或係皮筏舟楫往來此其傳見者其兩岸爭妍村落依山如畫土產肅菊最廣蠻人以此造酒飲之亦能醉人再行七十里至巴塘氣候溫暖地闊人稠花木繁茂可觀且集市之所內地滇人亦寓此貿易余至此人馬困乏歇息三日然後起行奔又木山高百里起二日而始登大所塘路通一綫值三春而未暖諸物鬱悶冷水凝附近拔瑪四面皆川乾海子潛藏莫惟蓋歲日之內無非雪路行程鎮篤商征裏塘告屆其寺院之華麗喇嘛之衆多諸貨之集聚較巴塘稍勝所不及

者地道寒冷無蔬田花木之樂耳大日宿河下及硝麻拉洞東行俄洛坡雪地六十里深三尺餘至剪子灣而下及麻蓋中漸下坦雖龍江蓋約百餘里云江水碧清而溜兩岸盤石甚險難以舟渡有大船數隻橫其中掩大板作浮橋車馬往來殆若坦途過此江以東由八角樓臥龍石以至那曲遭多雜屬番民逼近內地知是王法爲化林薈所轄商民經過者即一二人可行可止永無夷寇之患矣三月初四日遣打箭鑪爲蜀西極邊界番塞乃藏路咽喉土官明正司統屬其先叛服不常康熙三十八年調兵剿平之官以恩威彰以信義莫不傾心向化今設兵戍守其地番漢攜集交相貿易稱開市焉余於此馬被力倦乃覓夫乘小竹輿自頭道水越冷竹嶺抵邇定橋橋高十餘丈長數百步兩岸建亭閣用大鐵鏈九條縱亘飛渡其上鋪以木板若天壑然人馬須少行徐徐而過多即動搖若遇風則蹶不可行矣蹟此則化林坪飛越嶺再進而牛市坡羊國門山勞陡懸石路艱難莫可陳述過鑾雅之墟歷邛崍之境俗稱武侯村獨文君當壚其舊地也余一日入成都省會之區沃野千里人民輻湊貨物雲美文采風流坪於中州獨是錦江雖駛浣蠶無存揚雄相如之故宅僅載志乘西望漢陵昭烈帝之遺廟有不禁慨然嘆息者又如新都之龍門漢州之房湖商人逸士所觴詠者足動人感慨山德陽至落凰坡龐士元之墓嗣宛在綿竹州及祥符縣文昌宮之碑猶然刻關石壁峭拔接天梁凌空閣日月鳴見於昭化縣名鑾雄著於廣元千佛巖與飛霞洞同山剝天關並神仙驛接壤行是路者南棧固難而北棧尤險甫羌過金牛之峽嘆五丁開道特勇而愚馮洒陰延頸之國美子房學仙宴眞白適陳倉古渡碣存於留侯鑾風飛來寶見於南星黃牛山勢褰絕寶雞川原平曠蔽山爲周室發祥之舊扶風乃漢朝京輔之遺自是而達醴泉邁邇陽可且夕至也餘余自丙申二月從軍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載於外雖然王事靡盬勞瘁弗辭而以衰病體羸年弊走且夕無休宿蹤拔嶺含飢忍凍崎嶇歷盡皮骨僅存所幸以生還無差者皆上帝默佑所致也嗚呼余年五十有七矣毛髮蒼蒼精神多憊回憶少時居處家庭愧未能窮山極水以覽天下名勝縱而上公車登仕籍游宦捐褒轉魏闕以及燕趙秦晉諸大境於水見江淮河濱非不大且深也於山見終南恆華非不高且遠也然猶是中國以內名山勝跡游人之所寓目仙客之所登從不惜身至其地親見其實乃若迢荒絕塞舟車不至誰探星宿之源封然無聞孰陟崑崙之顛如所登藏如所謂佛則亦虛誕險遠之說固不必其至之不必其見之也不必至而寬至之不必見而竟見之可不謂僅事歟因不揣固陋於同藏之暇復錄以紀其略匪敢矜功市異亦以寓此番閱歷此番辛苦出之生平意外者觸目驚心以示安不忘危逸不忘勞之意云爾

衞藏通志卷五

喇嘛

御製喇嘛說 敎編卷首.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福康安等會奏.爲遵旨設立金本巴瓶、拈定呼畢勒罕、以興黃敎事.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爲黃敎之宗.自宗喀巴流傳至今.凡達賴、班禪圓寂後.不迷本性.俱有呼畢勒罕出世.以衍其敎.向係令吹忠等作法降神.秉公指認.是以化身示現.僧俗人等悉皆信以爲眞.歷世以來.仰蒙天朝衞法興敎.恩禮優隆.各蒙古部落.以及大小番族.俱憑吹忠作法指定.誠心敬奉.遠近皈依.是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轉世之後.其實在根基.向來遠近番民數萬衆.總以吹忠作法降神爲敬信.竟有牢不可破之勢.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定所不免.卽如藏內各呼圖克圖內.仲巴爲前輩班禪之兄.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爲達賴喇嘛之姪.而丹津班珠爾之子卽係三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族屬姻婭.遞相傳襲.誠如聖諭.竟與世職無異.各呼畢勒罕既出於一家親族.不能使人無疑.恐將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若亦指認未眞.於事殊有

關係.仰蒙聖主振興黃敎.頒發金本巴瓶一件.令將吹忠四人所指之呼畢勒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瓶內.對衆拈定.實足以防弊實.而愜衆心.奉到節次諭旨.仰見我皇上鑑定正敎.撫馭外番.於因勢利導之中.寓循名責實之意.臣等實深敬佩.並敬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濟隆呼圖克圖大喇嘛、及吹忠等宣示聖諭.無不感激悅服.茲復欽遵訓示.公同籌議.嗣後拉穆吹忠、內噶、瓦東、薩穆葉等四人.俱令其熟習經典.試演降神之法.設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令吹忠等四人認眞作法降神.尋覓實有根氣之呼畢勒罕指出者若干.將其名姓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欽頒金本巴瓶內.揀選熟習經典喇嘛.虔誠誦經七日.傳知各呼圖克圖喇嘛等齊集佛前.駐藏大臣親往監視.凡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卽仿互爲師弟之義.令其互相指定.如吹忠四人所指皆同.有一呼畢勒罕出世者.擬寫名籤一枝.另加空籤一枝.入於瓶內.如法誦經.若對衆掣出空籤.則名籤之呼畢勒罕並非確實.是以不爲佛佑.卽別尋呼畢勒罕.另行籤掣.以杜吹忠等串通妄指之弊.籤上須寫清漢唐古忒三樣字.使大衆一望而知.不致爲衆混.至前後藏各大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亦令駐藏大臣.監同達賴喇嘛照例掣籤.方可定準.其餘如察木多、類爲齊等處呼畢勒罕.距藏較遠.所出之呼畢勒罕.非大呼圖克圖可比.向來不由藏地吹忠指認.仍照舊令其徒衆自行尋覓.再藏內向來諷誦伊羅爾經之處.卽係大昭.臣等已親至大昭.揀擇寬敞經堂.掃除潔淨.俟御前侍衞惠倫、乾濟門侍衞阿爾塔錫第恭齎金本巴瓶到時.臣等卽行遂往大昭內宗喀巴前供奉.並選派誠實喇嘛.專司看守.以昭誠肅.等因具奏.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十二月初一日.福康安等具奏.爲御前侍衞惠倫、乾濟門侍衞阿爾塔錫第恭齎金本巴瓶來藏.於十一月二十日敬謹齎到.臣等率同官員官兵.及濟隆呼圖克圖率領各寺呼圖克圖大喇嘛.及噶布倫以下番目.遠出祇迎.達賴喇嘛感激聖恩.先期下山.在大昭等候.派喇嘛等各執香花幢幡.導引.臣等與惠倫等恭送金本巴瓶於向來諷誦伊羅爾經之大昭佛樓上宗喀巴前.敬謹供奉.達賴喇嘛率領僧衆梵唄齊宣.極爲誠肅.並據達賴喇嘛稱.呼畢勒罕轉世.遞衍禪宗.關係鄭重.今蒙大皇帝振興黃敎.惟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認未眞.致有流弊.特頒金本巴瓶.衞護佛門.實已無微不至.我實感戴雖名.嗣後惟有欽遵聖訓.指認呼畢勒罕時.虔誦經於大衆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眞確.宣揚正法.遠近信心.闔藏僧俗.頂戴天恩.無不感激等語.察看達賴喇嘛等歡忭感頌情形.見於詞色.呈遞謝恩哈達一方、佛一尊.濟隆呼圖克圖呈遞謝恩哈達一方.佛一尊.等因具奏.於次年正月二十四日.奉到硃批.好事.知道了.欽此.

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和琳等具奏.爲西甯及科爾沁等處送到各呼畢勒罕、遵旨入瓶籤掣事.竊臣等前奉諭旨.遇有大小呼畢勒罕.卽在金本巴瓶先行試掣.茲有西甯送到遜巴呼圖克圖之呼

畢勒罕，並年班回藏堪布囊索帶有科爾沁地方達喇嘛四人之呼畢勒罕四人，茲有一人送到呼畢勒罕三名，又有三人每一人各送到一名，現在送到之呼畢勒罕，共計九名，所有各呼畢勒罕俱非大呼圖克圖，向來轉世，並不報明理藩院具奏，亦不由吹忠指認，惟將本處所出之呼畢勒罕名字，送交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誦經指定，歷來俱係如此辦理，臣等伏思欽頒金本巴瓶今既供奉在藏，自應將送到之呼畢勒罕各按名字人數分別入瓶試掣，因先期令濟嚕呼圖克圖等，帶同喇嘛於大昭宗喀巴前虔誠誦經，二月十一日，達賴喇嘛下山前至大昭，臣等親往監視，寫簽入瓶，公同抽掣，查達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送來者共有三名，掣得策旺哲布丹之子，又達喇嘛羅卜藏丹津、藏多布丹之呼畢勒罕送來者亦有三名，掣得烏珠穆沁地方第巴克之子，又達喇嘛羅卜藏丹津、羅卜藏達布凱、倫珠布班珠爾三人之呼畢勒罕送來者每人祇各一名，是以寫名籤三枝，各配空籤一枝，分三次入瓶抽掣，其達喇嘛羅卜藏丹津及羅卜藏達布凱之呼畢勒罕俱係掣得名籤，准其指認，惟倫珠布班珠爾之呼畢勒罕掣空籤，自非確實，應令該地方另行尋覓，是日掣籤之時，自達賴喇嘛以下，僧俗環觀，皆稱大皇帝護衛黃教，將設立金本巴瓶辦為公允，臣等察看衆情，甚屬感激喜悅，傾心信奉，嗣後藏內吹忠指認之大小呼畢勒罕，俱照此籤掣，永遠遵奉，再查前奉諭旨，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畢勒罕，俱於雍和宮設立之金本巴瓶內抽掣，此數呼畢勒罕既送到藏內，臣等遵即試掣，嗣後西甯地方距藏較近，將所出之呼畢勒罕就近送藏，入瓶抽掣，此外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畢勒罕，俱應由理藩院行文，令其將名字送京，在雍和宮金本巴瓶內籤掣，以別眞僞等因具奏，於本年五月初三日奉到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三月初八日，奉上諭，西甯及科爾沁等處地方送到各呼畢勒罕入金本巴瓶試掣一摺，亦批交該部議奏矣，欽此。

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據和琳奏，吹忠等屢次試驗，實已計窮力竭，將來遇有應出之呼畢勒罕，遵旨擇有福相聰慧幼孩，歸入金本巴瓶掣定為準等語，前因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額爾德尼班弟達呼圖克圖圓寂後，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赴藏懇求降神批示，原令於中等人家找尋，詎那旺札什私送吹忠銀物，因而即指圖謝圖汗之子為呼畢勒罕，因命奎舒同札薩克喇嘛格勒克那木喀，赴喀爾喀地方另行找尋，奎舒等於該處圖下人戶找得聰慧幼孩五名，具奏，隨交雍和宮喇嘛念經，並派八阿哥及理藩院堂官監同將其姓名生年月日入瓶籤掣，掣得第五名之齊旺札布，奎舒來至熱河復命，回奏自找得五名幼孩後，俱令住在廟內，其餘四名俱各歸家，惟居末之齊旺札布不肯回去，又掣定後，那旺札什前製衣服坐褥一分，與齊旺札布，不肯穿坐，另製一分給與，始行穿坐等語，可見呼畢勒罕原有根基，吹忠降神，實為妄誕，不足憑信，此一事殊為奇異，甚愜朕懷，著將覆訊那旺札什及奎舒奏摺，並昨降諭旨，俱抄

錄發交和琳等閱看，將來藏內遇有應出之呼畢勒罕，和琳等當照此辦理，則從前雖從吹忠之稽留，自無難永遠革除，欽此。

四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因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圓寂後，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有意營謀汗王子弟為呼畢勒罕，代求達賴喇嘛、拉穩吹忠附會妄指，已分別治罪，並明降諭旨通飭各蒙古番衆矣，本日據和琳奏，詢達賴喇嘛稱那旺札什到藏時，向我問額爾德尼班第達的呼畢勒罕出在何處，我令他去問拉穩吹忠，他就赴吹忠處問過，吹忠批說圖謝圖汗屬雞的兒子就是，我向來總據吹忠所說為憑，就照向例，憑吹忠龍單上的話給他批了，並訊據吹忠尼爾巴教珠卜達爾結供，那旺札什於五十七年復至拉穩廟內，求問呼呼畢勒罕究竟在於何處，吹忠降神，龍單批令於東方中等人家找尋，過了幾日，那旺札什來寺，又送銀五十兩、緞一疋，哈達一箇，向吹忠告稱，圖謝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暨公凌沁多爾濟之子俱是屬雞的，此二人內是否眞實，並開伊等父母年歲，求其降神，吹忠即於那旺札什所遞字上，批說車登多爾濟之子屬雞的是眞呼畢勒罕等語，是即該商卓特巴欲營求汗王子弟為呼畢勒罕之明證，益可見此事之不可不徹底查辦矣，朕自乾隆八年以後，即誦習蒙古及西番字經典，於今五十餘年，幾餘究心討論，深識眞詮，況本朝之維持黃教，原因衆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為從宜從俗之計，初非如元人佞佛優禮喇嘛，致有割舌、毆打者斷手之事，近因黃教之習，愈趨愈下，蒙古番民等失其舊時淳樸之風，惟知牟利，因識佛教正宗，不得不頗加整頓，是以製一金本巴瓶，派員齎往，設於前藏大昭，俟將來藏內或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大呼圖克圖呼畢勒罕時，將報出幼孩內擇選數名，將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寫一籤，入於瓶內，交達賴喇嘛念經，會同駐藏大臣公同籤掣，並於京城雍和宮內亦設一金本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畢勒罕，即報明理藩院，將年月姓名繕寫籤上，入於瓶內，一體掣籤，其從前王公子弟內私自作為呼畢勒罕陋習，永行停止，朕之此旨，原因各蒙古汗王貝勒等既有世爵可以承襲，因替巴極尊榮，何必又占一呼畢勒罕，又謀喇嘛之利，如此見小，因知大義，將來必致謀奪財產，啓爭肇衅，滋生事端，方今國家威稜遠播，各蒙古札薩克咸隸理藩院管理，過有田產細故，俱為乘公剖斷，若任伊等牟利不已，久而或致爭奪相尋，成何事體，是朕之整飭流弊，正所以護衛黃教，厚愛蒙古人等，使其各闢愁蒙，永除爭競，至佛法以虛寂為宗，無來無去，故釋迦涅槃後，並未出世，即宗喀巴闡演黃教，亦未出呼畢勒罕，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係宗喀巴之二大弟子，始世世出有呼畢勒罕，轉世共掌黃教，相沿已久，從前五輩達賴喇嘛，及來京之前輩班禪額爾德尼，諳習經典，或尚能具有眞慧，現在達賴喇嘛年紀尚輕，委質誠樸，甫學經卷，豈能直參上乘，先知一切，凡有求其指示呼畢勒罕者，惟憑拉穩吹忠之降神定奪，而吹忠不過如內地師巫之類，且內地師巫尚有用刀自扎、及舐刀吞劍、掩人耳目法術，今吹忠經和琳等面加演試，授以刀劍，俱各戰慄，並師巫之不如，是其所

指呼畢勒罕荒唐更屬顯然乃番衆人等崇信已久以其妄言休咎小有效驗遂傳神一時竟有牢不可破之勢此亦習俗使然自不必急於禁止前已頒發金本巴瓶於大昭供奉之宗喀巴前塑籤所有找尋呼畢勒罕一事永遠不准吹忠指認其番民推問吉凶等事暫聽仍舊日久吹忠法術不行亦將自敗總之大端既得默化潛移一切積弊亦無難逐漸革除至藏地出產較少布達拉商上給與番喇嘛袞贈及番兵口糧等項需用繁多所入不敷支給向賴各蒙古番衆布施以資用度嗣後惟不准私指呼畢勒罕其餘然茶贈禮皆在所不禁朕方鼓勵蒙古等使之布施但不可如那旺札什之用財營求將汗王之幼子附會妄指作爲呼畢勒罕並如年前噶爾丹錫勒圖呼圖克圖之私遣徒弟到土爾尼特地方向人索取耳從此各蒙古番衆等益當恍然於朕之補除積弊無非欲力挽頹風振興黃教保全伊等俾安樂利永息爭端並非不令其尊崇佛教不許布施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也所有辦理此事緣由著再行曉諭各處蒙古番衆等成使聞知共喻朕意欽此

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和琳具奏訪得未出世之呼畢勒罕遵旨派人尋找事查自前年整頓藏務以來皇上爲各呼畢勒罕皆出自達賴班禪二喇嘛親族及世家子內積習相沿致有逆僧沙瑪爾巴之事頒賜金本巴瓶供於大昭入瓶籤掣立法極爲盡善臣等留心體察並行文各處訪問有無呼畢勒罕以便遵旨試掣總未見有呈報緣衛藏地方雖皆屬達賴喇嘛管轄如察木多類烏齊乍了薩喀等處各有呼圖克圖管理一切事件從不關白藏中而各呼圖克圖中又有紅黃黑三種各行其教各子其民自去年臣等行文各處令將所有呼圖克圖無論大小有名無名俱著將轉世年數開列呈報以憑查明理藩院立案去後昨據陸續報到臣等查有察木多所屬甲拉呼圖克圖、噶色所屬覺喇澤小呼圖克圖、又藏噶借結呼圖克圖三名皆已圓寂一二年尚未出世雖皆係極小呼圖克圖如俟各該處自行呈送到日再入金本巴瓶籤掣設其所報即係該呼圖克圖之親族世家子弟妄指一二人皆不可定彼時方始嚴飭不但徒事周章而是否係伊親族亦無從查察今臣等公同商酌應即遵旨照認識額爾德尼班第達之例會同彼處漢官於圓寂地方之一二年所生之有福相聰俊幼孩內各揀選四五名來藏如法念經入於金本巴瓶內籤掣俟找尋到日掣得何名另行具奏外並一體傳知各處嗣後遇有呼圖克圖圓寂即令隨時呈報不必俟其出世以憑一體辦理等因具奏於本年四月十七日奉到清字硃批且如此試爲之餘有旨欽此

（以下二件附）駐藏二位大人吩示查達賴喇嘛並班禪現今共有幾輩生長地方父母姓名圓寂年貌地名某年差遣堪布進貢某輩某年蒙皇上賞過敕書查明呈報等諭奉此今查得班禪頭一輩係宗克巴佛的徒弟名叫克珠丹白尼瑪曲吉加勒布格勒巴勒桑于火牛年生在後藏納堆降奪雄切窩地方父名工噶扎喜母名卜眞甲木于土馬年五十四歲圓寂第二輩名叫竹白旺曲索諾木

卻吉朗布生在後藏野茹藏扎木溫薩地方父母姓名並圓寂年貌找尋不出第三輩名叫結竹白旺曲洛布藏牧欲竹巴于木牛年生在拉尅溫薩地方父名索諾木多爾結母名扁宗藏于火虎年六十一歲圓寂第四輩名叫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于火兎年生在藏藏迪竹甲爾地方父名撮結策忍巴勒角爾母名撮結于水虎年九十六歲圓寂第五輩名叫班禪洛布藏夷喜巴勒桑布于水兎年生在藏藏托布甲隊倉地方父名沙不仲索諾木汪扎爾母名澤丹卜擬于火蛇年七十五歲圓寂第六輩名叫班禪折布尊洛布藏巴勒丹依喜巴勒桑布于土馬年生在藏野茹嚕扎喜孜地方父名湯拉母名雷達旺木于鐵鼠年四十三歲圓寂第七輩名叫洛布藏巴勒丹丹白尼瑪卻勒拉木結巴勒桑布于水虎年生在後藏巴浪吉雄地方父名巴勒丹登珠卜母名齊墨甲木現年十三歲第四輩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在時遇大清登基達賴喇嘛並班禪曾差堪布赴京叩喜蒙皇上降旨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達賴喇嘛阿旺洛布藏甲木錯二人內年輕者拜年長者爲師學習經典又蒙降旨班禪並達賴喇嘛二人每年輪流差堪布赴京進貢一次自奉旨之後按年輪流差堪布赴京進貢直到如今又第五輩班禪洛布藏夷喜巴勒桑布在時于康熙五十二年內蒙派欽差赴藏賞賜金册內莊明將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賞與班禪管理不許別人侵占又于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蒙賞賜金册金印第六輩班禪折布尊洛布藏巴勒丹依喜巴勒桑布在時于乾隆三十年十月初四日蒙文殊菩薩大皇帝差阿思哈大人並札薩克喇嘛阿旺巴勒珠三等侍衛前來賞賜金册一本重一百一十三兩所有金印係前輩班禪遺流奉到這樣旨意又于乾隆四十五年內蒙賞賜四體字玉册玉印今年差赴京堪布名叫金龍堪布藍占巴夷喜達爾結係屬馬的現年四十五歲爲此具稟

九月十九日譯

查西藏現有世襲公爵二人、札薩克頭等台吉一人、頭等台吉二人、四等台吉一人、內阿里公諾爾布彭楚克于去年病故伊子承襲時原敕送部填名又創去公爵議給頭等台吉丹津班珠爾之襲敕送部更換俱尚未發還外其餘敕書謹敬譯漢呈閱

衛藏通志卷六

寺廟

謹案佛、西方之教也。藏地信佛誠。事佛謹。歷數十年。其佛像曰沙迦闍巴、江賚孜格、曼殊舍利、雅滿達噶、德木楚克、驃子天王、瑪哈噶拉、達喇額、可邁達爾、阿玉錫等號。供奉石樓金殿。香燈朝禮。自打箭爐至後藏。七千餘里。寺廟不可勝紀。茲自大小招、布達拉、札什倫布至察木多、札雅巴塘、裏塘、打箭爐著名寺廟。隨地以志焉。

謹案前後藏至打箭爐各部落寺廟不可勝記。今按布達拉經簿及西城志所載。名最著者敘入。

布達拉

通鑑典之稱

唐時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唐書贊普作弄贊普好善信佛。頭頂納瓦塔葉佛。在拉撒地方山上誦旺固爾經。取名布達拉。爲西藏衆僧俗所瞻仰。每日焚香坐禪入定。不思他往。唐公主同巴勒布王之女名拜木薩。因藏王坐靜。恐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官寨城垣。上掛刀鎗。以嚴防禦。其上藏王寢室。與拜木薩寢室。隔絕兩處。頂皆平坦。搭銀橋一道。以通往來。後因藏王莽松作亂。官兵拆毀布達拉。僅存

觀音佛堂一所。翻經五輩。達賴喇嘛尊管佛教。兼管民間事務。修立白寨。又有代辦事務之桑結嘉木磋。修立紅寨。及內外房屋。金殿佛像。相傳重修至今一百四十餘年。其地在北山之陽。五里平坦。突起一峯。高約二里。緣山砌平樓十三層。盤磴而上。其上有金殿三座。光彩耀目。金殿之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宗喀巴手足印。日久不化。爲達拉喇嘛坐牀處。金殿內供奉御容。率衆喇嘛誦經。

招拉筆洞寺

布達拉之西南。竦起一峯。其南山生下爲藏之峯。山北去布達拉里許。中建一塔。下通西行大路。其山上層樓四起。爲有行喇嘛坐靜處。其寺內喇嘛多業岐黃。

大招寺

大唐文成公主入藏帝弼大蕃神聖贊普與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統。立大和盟約。永無論替。神人俱已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讚。是以盟文即日宣傳之於後也。文成公主入藏皇帝與大蕃神聖贊普結之。蕃贊陛下二邊舅甥容暫鴻被。聘令永之克亨。矜憫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恩如一。成久遠大治之規。蕃漢親同心。以申隣好之義。共成厥美。今燕義二國所守見皆封疆。洗碑之東。屬大唐國界。其鑾之西方。是大蕃疆土。彼此不爲殺戮。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犯阻。便生問事。乞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安之義不朽。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一任常相往來。兩路漢蕃臣以將軍谷交易。其洗碑之東。大唐供應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南界嫖漢不擾。同開疆德之名。須無驚恐之患。行人情願。鄉土俱安。如始斯樂業之發恩。萬代則稱義之解。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華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互乃命其大臣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並日月星辰之下。其陳刑具爲盟。設此大蕃約。如有不依此誓。漢蕃約破盟者。來其殃禍也。倘倒覆以及動隆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搭古立誓。周親爲文。二君之德。萬歲稱揚之內。蒙庶人民成頌矣。

西藏第一番王傳七世。至曲結松贊噶木布。唐書作弄贊普迎唐公主。又差頭人倫布噶爾迦巴勒布王鄂特巴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爲妾。唐公主帶來釋迦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居多爾濟佛。白木薩欲修廟宇。藏王擇地興修。唐公主卜算藏地形勢。乃妖女仰面之象。拉撒海子乃妖女心血。是爲海眼。須將海眼填塞。上修廟宇。如蓮花形。將四圍風脈更正。如八寶聯給。乃得吉祥。藏王遂興工將海子四面用石堆砌。海眼中忽起五色霞光。現出石塔三層。用石拋聲。然後用木接蓋。空隙處鎔銅淋滿。海眼始平。藏王又虔祝神佛。欲將邪氣鎮壓。在昌諸、銷曜、倫塔、堆陽四地方接連地脈之處。建寺一百八座。時有龍王現洋般式樣。用石堆砌。大昭始成。相傳至今。一千八百四十餘年。其地有拉撒內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闌干殿宇。皆係銅底溜金。宏敞壯麗。中殿供奉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自中國鑄請來者。左廊有唐公主、藏王松贊噶木布、巴勒布王女拜木薩之像。其內神佛萬計。中殿供奉萬歲御座。香花然蓋。四季長輝。樓頂東南隅。有拜拉穆殿。神靈顯赫。番敬畏之。內藏上古軍器。鳥鎗長八九尺至一丈者。與今之九子炮同。弓鞲箭袋亦甚長大。大殿內有明萬歷時太監楊英所立碑一座。前壁上繪唐元奘法師求經師弟四人像。門外有唐番和盟碑。高約一丈五尺。寬

約四尺厚約三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尙書等字跡、並牛僧儒姓名。碑側古柳二株。老幹蟠屈若龍虬。相傳植自唐時云。

小昭寺

大昭寺北半里許。番名喇木契。坐西向東。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亦頗壯麗。乃唐公主所建。因唐公主悲思中國。故東向。其門殿內佛像。名墨珠多爾濟。又有釋迦牟尼佛、彌勒佛諸像。或云塑像內有唐公主肉身。座上書默寂能仁四字。其南即頗羅棗舊宅。

番稱桑喜寺

薩木秧寺

拉撒東二日。山南薩木秧地方。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第五世曲結赤松特贊。欲修札瑪爾正桑廟。赴甲噶爾延請班第達擇地。興修未成。復令藏地能習經咒之人。赴甲噶爾請祖師白瑪薩木巴娃降收妖邪。仿照甲噶爾阿蘭達蘇哩廟宇式修造。三頂四面八方。以象星宿。後有噶瓦拜勒孜覺囉壘嘉木參等數千人。教化大行。修立十二處大寺。俱安設喇嘛道士誦經。相傳至今一千四十三年。又舊字內載拉撒東南噶勒丹寺相近。其樓閣經堂佛像。與大小昭相似。內供闢聖帝君像。傳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爲害。人民不安。帝君顯聖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奉祀。稱尊號曰革塞結波。達賴喇嘛藏至其地講經。

多爾濟札古寺

附近薩木秧寺。在札洋宗山之巔。寺內有洞。高二千餘丈。梯木而上。洞內石蓮花佛座。座前石几盒。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復生。其洞須然火而入。座後有一大海。云作惡之人至此。必失足墮海中。番人畏憚而不敢忽焉。

察木珠寺 番名昌都寺

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修立大昭之時。赴雅爾哺等處。見一小海子。內有妖蛇五首。欲將海水盡乾。上建廟宇。遺覺拉化爲鵰斬之。海水盡赤。水遂消。乃於其地修建廟宇。供奉桑堆佛十九尊。即陰陽佛也其一尊乃不上自成之像。上建五塔以鎮之。又塑佛母伊興科爾洛像、羅金褚旺像、蒼巴洞托爾足像。即拉穆吹忠護法又修極樂寺、彌勒寺。相傳至今一百四十餘年。

色拉寺 唐古忒語色。金也。拉。山也。其山出金故名。

拉撒北十里色拉山。宗喀巴在色拉曲頂居住之時。觀其地可建廟宇。其弟子甲木慶曲結沙克伽伊喜明時。入中國爲禪師。賜物甚盛。回藏後。宗喀巴令其在色拉建立大寺。所供佛像。係由內地帶

檀香雕刻釋迦佛、十八羅漢、及諸佛像。又修上下札倉、札倉譯言僧房也。嘉庚、贊仲、鍾頂小寺四所。招喇嘛居住。其寺依山勢建。金殿三座。層樓高聳。達賴喇嘛亦藏至講經。寺中供一降魔鐵杵。長不足二尺。頭如三稜鋼。一頭如人頭狀。番語呼爲多爾濟。相傳建寺時。自大西天飛來。其寺堪布珍之。番人必藏一朝供。

布賴蛙寺 番名別蛙寺

拉撒西二十里。前臨大道。後依山巖。宗喀巴之弟子札木陽曲結札什巴爾丹。在孟烏地方居住之時。夢神人語此地宜修寺院。賜予五千徒衆。並現出無量水泉數處。覺而告其師宗喀巴。乃令修寺。其時即有孟烏富民那木喀桑布出資布施。修建廟宇。又旺固爾山起出海螺。賜與弟子札木陽曲吉札石巴勒丹。殿宇修像甚盛。其修郭莽、洛雲嶺、結巴、沙谷爾、獨瓦、得洋、阿克巴等七處札倉。乃蒙古西番各土司布爾卡木布等處。凡初出世之呼畢勒罕及遠近大小喇嘛初學經者。多聚處於此。地有園亭一座。爲達賴喇嘛避暑處。去寺里許。有吹忠殿。乃無妻室者。與他處異。

噶勒丹寺 番名甘丹寺

拉撒東五十里噶勒丹山。宗喀巴先在大昭率衆喇嘛習昭誦經。然燈。衆喇嘛求立寺院。宗喀巴乃手舉金剛菩薩云。宜在旺固爾山創建。遂造大經堂。內塑桑堆、即陰陽佛德木楚克、即安樂佛多爾濟佛像。又修沙爾孜、江孜二處札倉。以供衆喇嘛棲止。相傳至今有三百八十餘年。其形勢與布達拉略同。其經樓、佛像、幢幡、寶蓋、華麗與大小昭相似。乃宗喀巴坐牀之所。示寂於噶勒丹寺彌勒佛前。爲黃教發源之地。有黃教堪布喇嘛主之。

木鹿寺

大昭之北。小昭之東。樓高四層。亦頗壯麗。經堂佛像。亦甚整齊。爲西番僧人習經之所。西有經園。刊布三乘經文。頒行各處。

菊噶木寺 番名彌岡寺

此連經園。樓高三層。爲蒙古僧人學經之所。

噶瑪寺

即垂仲殿。大昭東半里許。寺內塑神像。猙獰惡煞。內居護法。乃喇嘛裝束。仍娶妻生子。世傳其術。即中華之巫類也。每月初二、十六日下神。頭戴金盔。上插雞羽。高約二三尺。穿甲。背插小旗五面。遍身以白哈達結束。足穿虎皮靴。手執弓刀。登坐法壇。凡人叩問吉凶。託神言判斷禍福。出則人從裝束

鬼怪執旗鳴鼓鈸導引之寺內皆有吹忠亦有女人爲之者爲番人所敬信焉

達隆寺

拉撒北過鍋嘎拉山一日寺亦宏麗喇嘛約千餘

呼正寺 俗名熱正寺

拉撒東北二日角子拉上寺內喇嘛衆多山徑曲折爲獸窟無如覩之喇嘛振鐸俄頃山獸麋鹿諸類畢集寺有呼正呼圖克圖掌之

楚布寺、業朗寺

拉撒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各有呼圖克圖掌之紅帽教之宗名噶瑪巴黑帽教之宗名沙瑪納明萬歷時入覲勅賜封號印册今襲衣鉢者一名札哇楞布齊一名革桑楞布齊

鄂納廟 在拉撒東北 薩木他廟 在拉撒東南 噶爾鞏廟 在拉撒西北與沙羽克岡拉山相近

觀音寺 業黨 碩哩寺 曲木鐵索橋 班古爾曲底寺 江孜 岡堅喇嘛寺 距札什倫布一站 協噶爾喇嘛 協噶爾 第哩溪古寺 定日

俄拉寺 由黃拉木赴宗喀一站 達朔寺 拉木卡 木宗寺 甲木眞寺 距所噶一站 帕巴寺 濟噶 達喀寺 宗喀 阿拉寺 工寺

距宗喀三站 拉丁爾寺 谷 崑布寺 薩泥寺 拉噶 江公寺 過薩迦橋 岡堅寺 生多喇嘛寺 距札什倫布一站 鹿古寺 距札什倫布一站半

廿勒丹 密安納葛 達拉寺 昔噶 波多寺 拉鮮 陽八井喇嘛寺 即沙瑪爾巴舊居今改給濟嘎呼圖克圖黃教喇嘛住持 曲桑寺、楚普寺 溪子 箭頭寺 在布穀庫寺之下

關帝廟

舊建在札什城之南欽差駐藏工部尚書和琳重葺廟宇撰碑文其辭曰恭惟我國家撫有區夏東至朝鮮西窮大漠南極于交趾北抵于庫倫暨海外西洋諸國罔不輸職貢奉正朔幅員之廣千古罕有舉凡王師所向靡不誠服關聖帝君實默佑焉唐古忒在勝朝爲烏斯藏自聖祖仁皇帝時歸入版圖駐兵札什城舊建有帝君廟靈應異常僧俗無不敬禮乾隆辛亥秋廓爾喀部落盛於逆僧沙瑪爾巴遊說潛師伎掠後藏賊衆我寡憑高固守賊屯林中每夜數驚自相蹂躪以爲大兵且至懼而引去皇帝赫斯震怒命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爲參贊大臣統領索倫漢土官兵聲罪致討副都統賽尚阿、巴圖魯成德分率偏師由瓊拉木牽綴賊勢琳同大學士敎籌畫軍儲往來策應大將軍等由濟嘛進烏道羊腸賊人負嵎據險我兵出奇

衝勇七戰七捷直搗賊巢廓爾喀國悚怖哀懇乞降我皇上如天之仁不忍覆其巢穴詔許歸誠自進師至凱旋凡三越月固由聖主廟謨廣運指示機先大將軍運籌帷幄堅不破然究屬帝君威靈呵護之所致也大將軍回藏度地磨盤山瓶立神祠以答靈貺僉議札什城舊廟爲春秋禋祀之所廢而不葺良用缺然爰是琳與制府惠齡捐資庀材諏吉鳩工命同知李經文董其役卑者崇之隆者拓之有廡有室有殿有翼閎 月而竣事神之憑依於是乎在蓋國家聖教之所及無非神威之所訖自非眞氣盤礴塞乎天地之間輔翊聖運安能彌綸中外靈威異彰若此乎不敏職司邊寄凡所以整飭戎行挽回風俗敢不懍惕惟厲上報主知於展謁之次敬進官吏而勵之曰帝君有云心在人中如日在天上吾等益當激昂自奮矣是爲記

又

關帝廟

新建於磨盤山頂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撰碑文其辭曰乾隆五十有六年秋廓爾喀自作不靖侵陵藏界並搶掠札什倫布廟皇上赫然震怒謂衛藏自策零敦多卜殄滅後隸職方者百餘年使靳徵調之煩從移駐班禪達賴之議其濟嘛、新拉木等地勢將盡委之賊此後受戕者當不止前後衛藏矣特賞綸音福康安爲大將軍一等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爲參贊大臣統領勁兵大張撻伐大司空和琳飛芻輓粟專司策應爲後路聲援大學士孫士毅復自昌都馳赴西招協理軍儲於五十七年夏由宗喀濟嘛盤旋進先是駐軍前藏徵兵籌餉謁札什城關帝廟見其堂皇湫隘不可以瞻禮緬神貺罔捍患所以佑我朝者奠著其孚格于是度地磨盤山鳩工庀材命所司董其役默禱啓行旌臨賊境七戰皆捷距陽布數十里廓爾震懾軍威乞降至再皇帝鑒其誠款體上帝好生之德准納表貢詔令班師並御製十全記頒示臣下予惟此覩師自進兵以來山谿險劣瘴霧毒淫竟獲履險如坦不三月而藏績自非神祐不至此凱旋之日廟適落成與諸公瞻仰殿廡彝徧俎豆深感大功速竣維神之力而益欣繼自今前後衛藏之永永無虞也是爲記

衛藏永安寺

乾隆六十年御賜廟名曰衛藏永安頒四譯字扁額建在磨盤山之南麓參贊公海蘭察巴圖魯等捐資修建爲濟嘛呼圖克圖住錫之所乾隆五十九年工竣欽差駐藏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和甯撰碑文其辭曰文殊皇帝眞天人師大千普育法輪護持阿耨波淨者圓雲垂慶彼廓番蝸殼坤維皇帝震怒乃命麾戈大將軍福大司空和軍籌戰律乘算廢訛巴圖魯海蘇蘇擢阿克震克捷壬子之秋元戎奏績虎將陳猷爰發願力仰答神庥布金五千作廟山陬戴謀戴度濟嘛浮屠鳩工閱歲

藏厥宏謨。翼翼輝輝。寶像金驅。于萬斯年。永祝皇圖。

雙忠祠

在龍岡。爲傅拉二公建。乾隆十五年。朱爾墨特那木札勒謀逆。二公計誅之。爲其黨所害。乾隆五十八年。大將軍公福康安征勦廓爾喀班師回藏。爲之撰文勒石。其辭曰。雙忠祠在前藏大昭東北。向爲駐藏大臣行署。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之難。駐藏大臣傅公、拉公死焉。署亦燬於火。番民感二公之忠烈。因其舊址。請立祠肖像以祀。蓋以二公大有造於衞藏也。傅公諱清。爲康安世父。乾隆十五年。公以都統奉命駐藏。左都御史拉布敦副之。時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覬其父頗羅鼐郡王封。專藏事。多不法。公裁抑之。橫如故。公廉其叛逆有跡。密疏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奏入。上以公孤懸絕域。未可輕舉。命都統班第代拉公。將明正其罪。以申國法。旨未至。反謀益亟。廣布私人。凡駐藏大臣一舉動。輒偵邏之。然郵遞不得通。潛結準噶爾爲外援。藏中有異己者。將盡誅之。勢且延及達賴喇嘛。爲雄長一方之計。公如坐待其變事發。而公必死。誘而誅之。其羽翼已成。桑寡不敵。而公亦死。均之死也。毋事變速而禍小。遂與拉公定密計。以十月十三日。告其黨羅卜藏達什曰。召藏王來。有旨令議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以公勢孤。開召。不之疑。亦不設備。公與拉公登樓待之。止其黨於樓下。隨上者四五人。公見之。顏色不動。如平時。引入臥室。闔戶。急擲佩刀砍之。中項而仆。從者競前以棓擊其首。立斃。羅卜藏達什在室門外。聞格鬬聲。知禍發。扶牖躍起。告其壻第巴喇布坦等。號召賊衆。須臾屬至。鎗礮競發。環攻之。牆高而固。不能入。賊乃積薪樓下。烈燄四起。樓焚。賊遂舉援而登。公手刃數賊。身被三傷。力竭。自刎以殉。拉公亦中創死。吁。烈矣哉。夫衞藏距京師萬有餘里。公鎮其地。戍兵寡弱。外不足以制其力。內不足以奪其權。設朱爾墨特那木札爾竟舉兵反。番民性怯懦。勢必舉而從之。以向隸版籍之地。一旦陷賊。即使以身殉。事已無及。勞師糜餉。致貽聖主西顧憂。疇職是士。顧可以一死委其責耶。公獨奮不顧身。毅然定大計。乘其未發。誘而誅之。餘黨雖援擾。而渠魁既殲。如瓦解冰泮。無能爲難。不旋踵而就縛。蓋伏厥辜。公雖死。而全藏以安。國威以振。是非霍光之誘斬樓蘭所可同日語也。事定。班公及四川總督公策楞至藏。列二公死事狀上聞。天子震悼。下詔褒嘉忠烈。公與拉公。爲一等伯。入賢良祠。昭忠祠。公仍入家祠從祀。子孫以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卹忠錄。庸延及苗裔。嗚呼。公之心其可慰矣。康安以五十七年奉命督師。進勦廓爾喀來藏。謁雙忠祠。瞻拜遺像。距公殉節時。蓋四十餘年矣。藏番追念兩公遺澤。藏時奔走。香火不絕。至今猶有能道當時遺事者。惟碣礎缺如。堂廡垣牆。閒有傾圮。爰於班師之日。葺而新之。且恐歲久遺跡或湮。敬書其事。以示後人。其時同殉者。爲主事策塔爾、參將黃元龍。並爲位於廡。以配食。傳曰。能捍大患則祀之。如公者。番之民雖百世祀可也。

拉里大寺

拉撒東行一千十里。名拉里山。由山右盤旋而上。山腰有大寺一座。管地方之堪布喇嘛居之。

丹達廟

拉里東行四百八十五里。有雪山。名沙貢拉山之東麓。有丹達神廟。最稱靈驗。凡過者。必虔誠禱祝。乃得平安。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國王碉。餉藉落雪窖中。身與之俱墜。人無知者。迨春夏雪消。猶倚坐藉上。土人驚異。遂奉其尸而祀焉。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諭。福康安奏。此次官兵赴藏。經過丹達山。均無阻滯。山靈助順。請加封號。並頒扁額。丹達山遠在徼外。最爲險峻。風雪不時。自軍興以來。官員兵丁調遣至藏。以及事竣凱旋。均當冬令。經過該處。得以安穩遄行。豪無阻滯。實爲神庥佑助。靈應車昭。宜列在祀典。錫之封號。著封爲昭靈助順山神。該部載入祀典。春秋致祭。並頒去御書扁額。交駐藏大臣。於山下舊建神祠。敬謹懸掛。以答庥應。而示懷柔。該部知道。欽此。御書扁額。教闡遐荒四字。乾隆五十九年。戶部議覆。祭丹達山神。每年春秋二季。共需祭品銀二十一兩。按年先於察木多庫貯臺費銀內撥支備辦。入於驛茶耗羨項下開銷。咨部立案。乾隆五十七年。欽差戶部尚書和琳懸掛扁額。鎮靖利濟四字。乾隆五十八年。大將軍、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懸掛扁額。四字。乾隆五十九年。欽差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和甯懸掛神贊。其贊曰。巖巒騁景。鳳凰高飛。蹇蹇匪躬。之子安歸。節彼丹達。神其憑依。在昔縣賁。浴馬知寃。傷哉雪嶠。藏掛游魂。藏舟千古。齊壽崑崙。石沉星隕。天鑒純忱。忠信篤敬。靈感斯深。典守發省。廟道驚心。巍巍示象。馨香既升。得大自在。超最上乘。顧施勿畏。勿墜神燈。乾隆五十九年。欽差工部尚書松筠懸掛扁額。峙岵通衢四字。

碩板多、廟一座。

丹達東行三百一十里。至碩板多大寺。築土甃石爲城。枕山臨河。內供佛像。其經堂喇嘛第巴居之。

喇貢、廟五座。

碩板多東行四百七十里。名喇貢大山。有金剛寺、　空沙寺、　吉祥庵、　大佛寺、　雲臨寺。

裏角、廟三座。

喇貢東行一百八十里。名裏角塘。有長鳴寺、　永定寺、　白衣庵。

俄羅橋、廟五座。

裏角東行五十五里。名俄羅橋。乃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坐靜花園。有萬壽寺、　雲頂寺、　大牟寺、　定海寺。

察木多 舊名昌都。亦名喀木。即所謂康也。

俄羅橋東行四十里。名察木多。有江巴林寺。亦名戎空寺。北係山麓。層樓金殿。左右兩河環繞。頗極壯麗。乃帕克巴拉呼圖克圖坐牀之所。又有二呼圖克圖、三呼圖克圖、商卓特巴。率三千喇嘛居之。戎空寺左有大寺。內供奉萬壽無疆御座。令節朔望朝賀。又有普安堂。乃漢人所建講經堂。

龍王廟

包墩

察木多東行一百里。包墩。有善化寺、科兒寺、林光寺。

巴貢

包墩東行一百里。名巴貢。有觀音閣。自察木多至於子。多建漢人寺。

乍了

包墩東行三百三十五里。名乍了。有大寺。坐西北。向東南。土城圍繞。有呼圖克圖掌之。其地方事務。俱聽該喇嘛、商卓特巴管理。又有轉經閣。在大寺前。男女定婚嫁俱於此。

巴塘

乍了東行六百二十里。至南墩。出西藏界。入巴塘界。又東行三百里。至巴塘。有大寺。坐東向西。垣周百餘丈。幕教堪布喇嘛居之。其餘喇嘛築土平房環繞而居。無口糧。寺院八十四座。有口糧寺院五十七座。唯南墩漢人寺。每年七月。巴塘、察木多兩處客民。皆雲集於此。貿易貨物。如內地廟會。

裏塘

巴塘東行五百四十五里。名裏塘。有長吉寨科兒寺。大堪布喇嘛居之。管喇嘛三千餘名。又關帝廟。乃漢人所建。又貯經堂、金剛寺、尼姑庵、均在裏塘 工沙寺、在牟納 空沙寺、在上俄番 納土寺、麻唐寺、均在丁墩 桑登寺、在喇爾布 那勒吉策巴寺、在上牟納 登沙寺、在下牟納 工噶牟寺、在工噶 陽頂寺、巴木補寺、均在烏巴 薩木配林寺、在鄉城 立廟寺、在喇嘛了 申角寺、在中墩

打箭爐

關帝廟、武侯祠、漢人寺、均在爐東 郭將軍廟、獨漢時人名、諸葛武侯曾令造箭於此。 報國寺、又名喇嘛寺、在爐西 惠遠寺、在爐城西北 雍正七年。奉勅建。並賜名。其地一名噶遠城。達賴喇嘛曾移居於此。至今由西藏派大堪布喇嘛往掌之。雍正九年。御製惠遠廟碑文。敬編卷首。

高日寺

打箭爐西行一百九十里。名東俄洛。過大雪山。三十里至高日寺。乃紅帽堪布所居之寺。

札什倫布寺

拉撒西南去八日。即後藏。寺名札什倫布。乃宗喀巴之大弟子根報敦珠巴所建。即頭世達賴喇嘛 其寺背山臨河。殿宇宏敞。佛像莊嚴。亦甚壯麗。乃班禪喇嘛坐牀之所。凡學經成者。必至此受戒。

薩迦寺

後藏札什倫布境內。有薩迦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經籌敦育仁善。薩之後人昆貢確嘉卜通達經典。看得弈布山風脈佳勝。欲創建廟宇。向業主降雄固喇娃班第仲喜納密酌克敦三人。欲乞奮蕊地。伊三人乃施舍不取價值。遂建此廟。供諸佛像。招僧住持。相傳至今七百二十餘年。其紅教喇嘛年少時。娶妻生子。至生子後。不復再近室家。始登法座。按壇相傳。

多爾濟帕姆宮

拉撒西行半月。羊卓白地方。海中有山。山巔建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寺內乃女呼圖克圖多爾濟帕姆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第巴薩木結亂藏時。化猪遯去。藏地呼猪曰帕。故名。

娘娘廟、在札什倫布東北 淋噶廟、阿克巴札桑廟、 推薩木諾爾布淋廟、 挾爾玫廟、 濟康廟、俱在札什倫布

關帝廟 在札什倫布營官寨南

乾隆五十八年。欽差工部尚書和琳撰碑文曰。札什倫布爲歷代班禪喇嘛焚修之所。旁有小山。至營時。爲營官寨。自入版圖以後。即其地建帝君廟。歷昭靈應。漢番僧俗奉祀惟謹。乾隆五十六年秋。廓爾喀惡於逆僧沙瑪爾巴邪說。覬覦札什倫布財物。濟兵掩至。番民僧俗迫於變起倉猝。皆鳥獸散。都司徐南屬僅率營弁兵七八十人。據營官寨以當其衝。賊兵環之數匝。斷汲水道。仰攻八晝夜。我兵固志死守。開發矢石。無不奇中。掘地十餘丈。飛泉湧出。歡聲動地。士氣百倍。賊隨稍卻。屯聚柳林中。以爲久計。忽夜驚自相戕殺。檔而引去。行至通拉山。風雪驟作。賊衆僵斃。不可勝計。咸以爲帝君靈應所致。明年七月。大將軍、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奉命撻伐。七戰七捷。距陽布不數舍。賊酋舉國震懾。遣其大頭目詣軍營輸納表貢。願率約束。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哀懇再四。大將軍具狀以聞。詔釋弗誅。九月。班師。大功告蕆。蓋惟聖主統馭四夷。無思不服。亦惟帝君神功赫奕。歷相我國家。師行數萬里外。奏凱若斯之速也。琳奉命總督糧餉。往來策應。凱旋後。既修札什城舊祠。以誌靈貺。緬維後藏爲神蹟昭著之所。堂皇湫隘。竊用愿焉。爰命所司董其役。鳩工庀材。計費千餘緡。向

之因陋就簡者均已蕩然改觀落成日蓮敍頌末而爲之記從而銘曰惟神配天惟皇建極佐我國家是懋是式威靈顯昭不可思議祀蒸嘗報功崇德垣墉既新丹雘既飾殿宇耽耽門廡翼翼於萬斯年獲此西城

御前侍衛、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和隆武巴圖魯、領隊大臣額勒登保

乾清門侍衛、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布隆巴圖魯、領隊大臣岱森保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職銜、西里巴圖魯、領隊大臣珠爾杭阿

乾清門二等侍衛伊昌阿巴圖魯永德

多托禮巴圖魯阿尼雅布

哈西巴巴圖魯安祿

維勒丹巴巴圖魯桑吉斯塔爾

通政使司副使、加三品卿銜、軍機處行走方維甸

理藩院柔遠清吏司員外郎、軍機處行走長齡

戶部堂主事、兼貴州陝西清吏司候補員外郎、軍機處行走巴哈布

內閣侍讀、軍機處行走楊揆

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法福禮巴圖魯、領隊大臣烏什哈達

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西郎阿巴圖魯、領隊大臣德楞泰

頭等侍衛、索倫總管、加副都統職銜、能登額巴圖魯、領隊阿木勒塔

頭等侍衛、加副都統職銜、額騰額巴圖魯果爾海

頭等侍衛、努塔巴圖魯五紹

楊桑阿巴圖魯顏太

頭等侍衛蒙興保

二等侍衛、德吉巴圖魯納丹保

額爾克巴圖魯薩富阿

錫特洪巴圖魯阿哈保

呼東阿巴圖魯定西鎮

額騰伊巴圖魯克興額

二等侍衛德勒琛　阿納保

德勒克依　阿吉

烏勒呼訥　色玉慎

德全　籌保

巴哈　博依保

三等侍衛、綳僧額巴圖魯吹札布

喀勒崇伊巴圖魯達爾精阿

託莫爾渾巴圖魯多隆武

碩隆武巴圖魯捫撒本保

色莫爾亨巴圖魯綸布春

三等侍衛傅昇　穆克登布

噶爾第　溫保

諾託保　富罕

額勒金泰　定札

富永　巴蘭

莫爾渾保　富蘭

化品　克色保

札保　溫春

阿達　烏勒哈鼐

三布鼐

藍翎侍衛折克　雙福

亨昆　巴顏察

諾穆起　明喜

噶拉　寶班

綽倫保　莫新

鄂爾哲依　賓德爾

色克通阿　格勒登徹

富僧德　德繼特

江鼎　花山保

烏福納　舒靈阿

甘肅永固協副將、烏爾固勒濟巴圖魯達音泰。
四川懋功協副將、世襲一等子王承勳。
維州協副將五十一。
甘肅寧夏府知府隆興。
四川雅州府知府姚令儀。
寧遠府知府李憲宜。
前任龍安府知府重光。
甘肅甘州城守營參將劉懷仁。
四川漳臘營參將呂玫。
越巂營參將徐南鵬。
陝甘督標前營遊擊楊宗澤。
陝西寧昌營遊擊雷仁。
四川督標左營遊擊長春。
提標左營遊擊王錫章。
提標右營遊擊蒲益章。
峨邊營遊擊李芝榮。
綏靖營遊擊胡尙賢。
崇化營遊擊額爾亨額。
川北鎭標中營遊擊烏爾公阿。
左營遊擊王威寧。
楞格。
富體。
前鋒章京、哈布齊顯巴圖魯七十五。
護軍參領覺多觀巴圖魯額勒金保。
葉布懇額巴圖魯達吉保。
吉勒彭阿。
副護軍參領常善。
藍翎侍衞察鹽阿。
護軍參領德通。
雅爾哈善。
前鋒校索多巴。
特依順保。
武章阿。

親軍校哲爾金保。
和成額。
台麥音阿。
護軍校噶塔爾。
普德。
鹽爾根額。
體布克蘇。
巴桑。
甘肅布政使司布政使景安。
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林儁。
松茂兵備道倭什布。
前任福建延建邵道、四川候補道承勳。
四川川北鎭總兵官朱射斗。
重慶鎭總兵官、堅勇巴圖魯袁國璜。
松潘鎭總兵官譚神保。
建昌鎭總兵官、奮勇巴圖魯穩克登阿。
川北鎭總兵官彭承堯。
松潘鎭標中營遊擊張志林。
建昌鎭標中營遊擊什格。
左營遊擊谷廷棟。
會鹽營遊擊德勝保。
靖遠營遊擊七格。
直隸石柱廳同知湯健業。
順慶府同知范楙。
候補同知李經文。
富坡通判蔡廷保。
順慶府通判蔡廷鍔。
候補通判楊開泰。
綿州直隸州知州施鑑。
忠州直隸州知州吉興。
巴州知州常發祥。
合州知州劉印全。
湖北宜昌府興山縣知縣鄭人慶。

四川成都府成都縣知縣周明德。
雙流縣知縣鍾逢太。
灌縣知縣徐鼎。
保寧府通江縣知縣鍾蟠雲。
重慶府巴縣知縣吳桂。
瀘州合江縣知縣張天爵。
潼川府中江縣知縣毛大贏。
樂至縣知縣魏守曾。
嘉定府峨嵋縣知縣王贊武。
夾江縣知縣谷暄。
綿州安縣知縣黃爲琳。
重慶府綦江縣知縣常天佑。
原任資州資陽縣知縣張熙廣。
資州井研縣知縣湛夢蛟。
夔州府奉節縣知縣沈逵。
原任達州東鄉縣知縣蔣曾煊。
候補知縣張稽。
馬敦詩。
監修同知李經文。
把總趙國泰。
單大雄。

右銜名。原書載在詩文類查西藏公爵台吉各勅覆旱之後。今詩文類已刪。再三展讀。因悟未幅監修同知李經文一人。曾見於前札什城關帝廟碑。云命同知李經文董其役。董役。卽監修也。是此銜名可定爲札什城關帝廟碑陰人名無疑。然不敢徑羼入。今附在寺廟門之後。

衛藏通志卷七

番目

護案。衛藏番目向例。惟辦事之噶布倫、營官兵之戴琫等。係由駐藏大臣擬定正陪。請旨補放。其餘管轄地方之營官、職掌事務之第巴等。俱聽商上自行揀用。自乾隆五十七年議定章程。並賞給頂帶。分隸職司。俱由駐藏大臣主持陞調。其品級、考銓、選法。實與內地官階無異。謹查明編纂。以昭遵守。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大學士孫士毅、工部尚書和琳、四川總督惠齡等具奏。議衛藏章程。內開。一、藏內大小番目缺出。應行定立等級。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放也。查噶布倫、戴琫等向雖由駐藏大臣具奏。其餘商上仔琫、商卓特巴、業爾倉巴、協爾幫、希約第巴、朗仔轄密本第巴、噶廈中譯、小中譯、卓尼爾、各察落大小營官。係噶布倫等酌擬數人。由達賴喇嘛挑定。駐藏大臣並不過問。大缺營官。尚由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發給執照。小缺營官。並無駐藏大臣給照之例。是以向來大小番目遷轉補放。毫無等級。卽如商卓特巴、營官等缺出。或於布達拉商上、噶

廈公所當差之人挑補。或以並未當差之人、閒散人等放補。至噶布倫之缺。本應以戴琫陞補。或有徑由大族子弟補放者。戴琫之缺。本應以營官陞補。亦有以戴琫年齒幼小之子弟補放者。雜亂參差不成體制。甚或營求賄囑。其弊無窮。查噶布倫等辦理一切事務。戴琫管理番兵。商上仔琫、商卓特巴係總司出納。以上各缺。尤關緊要。不可越次補放。啓蹤等倖進之弊。即大缺邊缺營官。管理地方番民。事務較繁。亦不應以未經歷練之人充補。今請核定品級層次。遇有噶布倫缺出。於戴琫、及商卓特巴、仔琫內擇其才具優長者。著有勞績者。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二員。擬定正陪。奏請補用。戴琫缺出。先儘新設管領番兵之如琫內揀選。如一時不得其人。再以邊缺營官內揀選。亦會同達賴喇嘛。擬定正陪二員。具奏請補。候旨遵行。不得仍前藉習。率用本不管兵之番目。致誤操防。商上仔琫、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衆番目口糧之業爾倉巴、管理刑名之協爾郡、噶廈辦事之大中譯、及濟仲喇嘛陞補。其業爾倉巴、協爾郡缺出。以管理布達拉一帶番民希約第巴、管理拉撒番民之朗仔轄密本、管達賴喇嘛馬廠之達本陞補。其希約第巴、密本缺出。以大缺邊缺營官調補。及噶廈、卓尼國陞補。查業爾倉、希約第巴兩項內有喇嘛者。亦准挑選喇嘛補用。大中譯缺出。以小中譯、噶廈卓尼爾陞補。大缺營官缺出。以小缺營官調補。及小中譯補放。其管兵甲琫。亦准調補邊缺官。惟小缺各營官。始准於東科爾及喇嘛內揀選補用。所有營官缺分。應行詳悉查明大缺、邊缺、小缺、寫立册檔存案。以便遵守。其喇嘛補放營官者。多係達賴喇嘛隨侍之人。因其勤勞年久。不能遠離左右。酌量派管地方。藉資養贍。雖一槩禁絕。然亦須由駐藏大臣另派委幹之員前往。該喇嘛營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致滋弊端。噶廈小中譯卓尼爾雖係小番目。隨同噶布倫辦理事務。亦關緊要。應揀選東科爾心地明敏者挑補。以上各缺。均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挑選。如達賴喇嘛徇私不公。准駐藏大臣駁正。秉公揀補。除噶布倫戴琫奏明補用外。其餘若一一請旨。不免煩瀆。應請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給發清漢字番字印照。爲據。所有噶布倫、戴琫以下管事各頭目、管地方各營官。均係按等補放。已足杜絕弊端。此外如管門、管草、管糌粑、管帳房、管牛羊廠頭人等缺。均無關緊要。應聽達賴喇嘛自行揀補。至札什倫布管事者。皆係喇嘛。向來陞補調轉。亦無等級。嗣後商卓特巴缺出。以歲琫喇嘛、森本喇嘛陞補。歲琫缺出。以濟仲喇嘛陞補。森本缺出。以傳事卓尼爾陞補。不准越次補放。至札什倫布所屬桑落較少。並無邊界要緊之缺。俱仍照向例挑補。所有後藏之商卓特巴、歲琫、森本各大缺、及管地方營官。均照前藏之例。由駐藏大臣會同班禪額爾德尼補放。給照。其餘各缺。不過管茶葉柴草等事。極爲瑣屑。俱非緊要。應總班禪額爾德尼自行補放。如此明定等差。秉公拔補。以次陞轉。庶大小番目皆能得人。營求賄囑之弊。自可不杜自絕。

十二月。又具奏。邊界營官。向俱用庸劣營官充補。是以辦理均未妥協。嗣後應揀選妥幹之員補放。

並應照內地邊俸之例。酌定年限。陞擢以示鼓勵也。查邊界地方。與外番接壤。約束番民。稽查出入。最關緊要。必須精明強幹之員。方足勝任。向來稍能辦事營官。因邊界氣惡。冰雪較早。皆願在前藏當差。憚於遠涉。將冗闕無能者濫行派往。以致辦理諸事。每多弊竇。嗣後補放邊缺營官。於小缺營官、及管兵之甲琫番目內。擇其幹練者調補。如果到任三年。辦理妥善。覈取得宜。即行更換調回。記名以戴琫等缺陞用。倘有辦理不善之處。立即革退。不可稍事姑容。如此懲勸有方。番目皆知奮勉。亦永資綏靖矣。一、嚴禁邊充番目之弊。以勵人材也。查西藏世家子弟。稱爲東科爾。凡遇挑取大小番目。必於東科爾中通書算者補放。其餘番民中。即有妥幹之人。並無進身之路。間或拔補定琫小頭目。亦不能再有陞轉。雖番民積習相沿。悉皆推重世家。各安本分。尚無缺望。而若藉以門第相高。彼此接引。蹤等超邊。勢將無所底止。等查核東科爾子弟不下數千人。勢難一時更張舊制。轉致人心未協。前已酌定章程。如充當兵丁之番民。果能奮勇出力。技藝嫻熟。即非東科爾出身。亦准由定琫洊擢至戴琫。其餘辦事之番目等。仍於東科爾內揀其端謹歷練之人。按等補用。但不准襲充伊祖父職分。以致冒濫過甚。即按取小中譯、卓克爾、小缺營官等番目。亦須年至十八歲以上。方准當差。不得以幼小之人。應名充數。致滋冒濫。

衛藏通志卷八

兵制 原目作番兵

謹案唐古忒番兵。向來分派各寨農民。有事則調集爲伍。既無統率。又少操嫻。雖有數萬之名。僅爲虛設。自乾隆五十七年定議額設差操。與駐防綠營兵丁一體訓練。洵足爲衛藏保障也。謹照原議編纂。以重巡防。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爲酌定唐古忒番兵訓練事宜、謹陳條例、恭請聖訓事。一、唐古忒兵丁分設前後藏地方。應酌定數目。以肅兵制也。查唐古忒番兵。原設有五千一百六十五名之數。其實兵民不分。係按各寨番民。定以派兵數目。並非額設番兵。可比戴琫平日無兵可管。遇事調遣。祇在各寨抽派。與派烏拉人夫無異。充數應名。多不使用軍器。以猝然調集之番民。責令打仗禦賊。無怪其毫無紀律。怯懦不堪。今請額定數目。於前後藏各設番兵一千名。此外衝途要隘之定日、江孜地方。安設番兵各五百名。共額設三千名實兵。此項番兵。即在安設地方。就近挑補。以省調戍之繁。前藏原設戴琫二人。即令各管新設兵五百名。後藏原設戴琫三人。以二人駐劄

後藏以一人分駐定日均各管該處新設兵五百名再添戴琫一名分駐江孜亦管新設兵五百名各處俱有原設新設之駐防將備弁兵即令督率管束教演技藝前藏番兵歸噶統轄後藏及江孜定日番兵歸後藏都司統轄所有挑補番兵造具花名清册交該管遊擊都司及戴琫稽查外仍另繕名册二本一呈駐藏大臣衙門一交噶厦公所遇有事故核實挑補隨時呈報以資考察一、核定管兵番目以專責成也查藏內管兵番目不但戴琫一員徒爲虛設即戴琫以下之如琫甲琫定琫等頭目亦祇空有其名無裨實用每遇出兵另派第巴數人管領其頭目兵丁彼此各不相識安望其協力齊心奮勇出力今於原設戴琫五名外添設戴琫一名自應仍照舊制設立大小番目逐層管束於戴琫之下設立如琫十二名每名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設立甲琫二十四名每名管兵一百二十五名甲琫之下設立定琫一百二十名每名管兵二十五名與綠營兵目相似以上大小番目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年力精壯之人充補發給委牌倘敢虛應故事屢弛軍律即行革退並將本管番目從嚴懲治至戴琫之缺向俱由管官陞補亦有戴琫子弟及東科爾德行補放者充補既無等級人皆不知勸勵嗣後總應按照等差遇有戴琫缺出即以如琫拔補其餘各缺相擇技藝嫻熟操防認眞者以次遞陞其有世家東科爾陞轉俱屬過優不由東科爾出身者拔至定琫而止嗣後東科爾情願充當番兵及定琫兵目者准其充伍按次陞用不准躐等超越番兵中如有材技出衆之人不但拔補定琫仍一體按次陞擢至戴琫如內地營制果有出色兵丁即可由行伍出身以次擢用至提鎮番兵亦當仿照此例不得以非東科爾世家阻其上進之路如此定立營制明示勸懲庶可武備修明人知奮勵一、唐古忒番兵及管兵番目應分別酌給錢糧口糧以資養贍也查藏內調派番兵從不給與口糧即出兵之時亦不免其徭役番民被調後自行備帶口糧前往糧盡而逃勢所必至此次調派番兵經鄂輝奏明令商上給與口糧雖該兵積習相沿間有逃逸而巴福康安派守後路熱索橋等處番兵及成德帶往乍拉木番兵駐劄數月逃者甚少固由嚴行約束亦緣口食有資是唐古忒兵非不可振作茲蒙訓示以既用其力若不給與口糧自必愈生退縮令商上給與口糧如須添補即於陽八井沙瑪爾巴家資田產內酌量撥給添補口糧並將廓喀繳出札什倫布銀兩留給防兵今既不設官兵即可爲添補番兵之用仰見聖主體恤恩慈昭垂經制實屬法良意美應請將此項額設番兵三千名每年每名給與青稞二石五斗遇有征調再照征兵之例每名每日商上支給糌粑一觔每年口糧共需青稞七千五百石所有此項青稞平價採買須銀一萬數千兩原應前後藏商上給與但商上除每年額用外少有贏餘不能支給自應遵旨於沙瑪爾巴莊田所出青稞內撥給而核沙瑪爾巴莊田稞麥爲數亦有不敷現據丹津班珠爾之子呈繳歸公莊田五處又有仲巴田地四塊合之沙瑪爾巴莊田每年統共收青稞

三千一百七十石所少青稞四千三百二十餘石祇須於廓爾喀交出札什倫布銀兩及沙瑪爾巴各物變價內酌撥銀兩作爲開墾地畝之費耕種即敷支給如此辦理各兵既不至枵腹從事而以各處歸公之莊田銀兩爲唐古忒兵丁口食之用天朝並不利其所有既可贍給兵食兼可折服番民於事實爲兩得所有番民挑定額兵者俱由達賴喇嘛發給執照免其一家充當烏拉徭役以示體恤如有事故革退仍將執照繳回至月餉一項若照屯兵之例每名每月給銀五錢計算三千名番兵每年即需銀一萬九千兩達賴喇嘛商上及大招扉內布施較少每年攢招及念經賞項即需銀十一萬兩有零此雖無益之費但藏內習俗信佛亦不便徑爾裁減再加以一切日用雜買物價核算出入實少贏餘不能再給番兵月餉況此等番兵前此從無給以養贍之事今既每名每年給青稞二石五斗免其徭役又復給以糌粑較之從前一無所得相去懸殊即不給以月餉已覺欣喜過望斷不敢再萌奢望惟管兵大小番目自當酌予養贍俾資辦公除原設戴琫五名例各給莊田一分新設戴琫一名亦令達賴喇嘛照例撥給莊田一處毋庸再給錢糧外其如琫番目照川省馬兵月餉米折之例每名每年酌給銀三十六兩甲琫照戰兵之例每名每年酌給銀二十兩定琫照守兵之例每名每年酌給銀十四兩八錢共需銀二千六百零八兩爲數無多即由前藏商上支發此項銀兩令商上於春秋兩季備文送交駐藏大臣衙門轉發該管將備會同戴琫等傳齊番目支領如有侵漁剋扣一經查出即行嚴參治罪其番兵應支青稞亦分兩季令該管將備會同戴琫等按名散給一、唐古忒兵丁應給與軍器火藥認眞操演明示賞罰以肅軍紀也查額設唐古忒兵丁業已議給口糧並免其徭役即與官兵無異自當遵旨常川訓練並令各處駐防將備就近督同大小番目按期認眞教演駐藏大臣每於巡查之便親爲較閱練習純熟者酌加獎賞並將該管之番目記名陞擢如有技藝生疎者嚴行責懲屢教不悛即予斥革番目等亦分別責降示懲駐防將備俱以所管番兵優劣由駐藏大臣分別等第於年班滿時咨部優等者咨送本省將軍總督提督准予保題仍照舊例陞用次等者祇准咨部議敍毋庸陞用劣等者即行參革賞罰既明軍紀自昭整肅汛防可資得力至向來調派番兵器械鉛火皆令自備本屬不成事體今已設立額兵三千名每一千名定以五分爲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將查鈔沙瑪爾巴等家產內器械分給如有不敷查向來前後藏大小寺廟中收存較多俱係番民受戒所繳應擇其堅利者商上略加修整按名分給所需弓箭查番民習射者甚多俱用木弓竹箭弓力頗勁尚堪使用製辦亦屬省便查沙瑪爾巴貲產內除每年青稞支給番兵外所餘牛廠徵收酥油尚可值銀五百五十餘兩足敷將來製辦弓箭之用操演所需之鉛丸火藥查商上每年差人赴工布製辦火藥邊塹等處有例交商上鉛觔存貯布達拉本屬無用應即將每年商上所收之鉛彈火藥發給番兵以重操防一、濟嚨喇拉木等處

邊界毋庸另派番兵駐守也查從前訓練章程祇係託諸空言並未詳定規制今廓爾喀經官兵大加懲創之後革心革面悔罪投誠斷不敢再有反覆臣等查看情形公同酌議現在定日江孜爲各邊界來藏要路已於各該處酌設備弁兵丁稽查出入又於每處各額設唐古忒兵共五百名隨同操演果能實力奉行數年之後漸成勁旅自足慴服番夷所有各邊界以及札木地方竟無庸安設番兵防守一一嚴禁將備弁兵欺淩番兵並役占番兵之弊以實營伍也竊臣前奉諭旨令臣惠齡慎選出色頭等員弁派駐西藏並准駐藏大臣驗看駁換務使派駐官員與唐古忒兵丁聯爲一體實爲永靖邊圉之道現在應換將備臣等即於隨征滿漢營員內挑選充補嗣後換前後藏及定日、江孜官員兵丁總令四川總督遵旨揀選出色頭等員弁派來駐藏不得以平庸之員充數駐藏大臣亦當公同驗看不得稍有徇隱如有營私舞弊欺淩唐古忒兵丁等事令戴琫等稟知駐藏大臣隨時嚴辦設該戴琫等操防怠惰苦累番民亦令將備等稟明究辦如此互相鈐制庶彼此各知顧忌不致徇私徵法日久弊生至新設之番兵三千名俱係定額實數該管將備及戴琫等不得擅行占役若於例外私令跟隨服役轉致差防乏人一經查出即行從嚴治罪

又具奏臣等籌議在邊界設兵控禦或於各臺駐藏換班兵內以及打箭鑪以外臺站官兵量爲抽撥聖訓周詳無微不至惟是藏地向來設有汛防其外番人等往來自便毫無稽查實屬不成事體

現在把要總路共有兩處一係江孜地方與定結帕克哩噶爾達相通爲布嚕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處部落來藏要路且自江孜至薩迦溝行走又可繞往聶拉木一帶邊界一係定日地方爲聶拉木濟嚕絨轄要路又可通往薩喀等處途經紛歧惟定日江孜兩處爲各部落來藏咽喉必經之路應於江孜添設一汛派守備一員外委一員帶兵三十名駐劄又於定日添設一汛派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帶兵四十名駐劄所有添設巡查官弁兵丁應遵旨於藏內及臺站兵丁內抽撥查前藏駐劄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外委五員兵四百五十五名後藏駐劄都司一員外委一員兵一百五十名打箭鑪以外共設遊擊一員都司一員守備三員千總二員把總七員外委九員兵八百三十二名應於東臺站內查無炎瘴出沒之地及後藏兵丁內尚可酌量抽撥臣等公同籌議擬於察木多抽撥兵四十名拉里抽撥十名後藏抽撥十名以上共抽撥兵六十名應得之項俱照西藏防兵定例支給其應撥調之守備二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照例由川省派出所有官員兵丁俱於現在隨征官兵內挑派前往仍照前後藏駐防之例班滿更換所需房屋查明於定日、江孜營官寨之旁各撥數十間用資棲止毋庸動項添蓋至藏內不必另議增添統交駐藏大臣管率將弁勤加操演新添之定日、江孜汛兵亦即於駐藏大臣巡查之便就近查驗操防以廟營伍等因經軍機大臣議覆具奏奉硃批依議欽此

又會奏章程內開一、駐藏大臣每年應親身巡查邊境以重地方也查駐藏大臣同在前藏其駐劄相近之處尚易稽查而前藏迤西直至邊界一帶地方遼闊耳目難周後藏江孜定日又有新設番兵與該二汛綠營官兵均應駐藏大臣親加較閱核其勤惰以示勸懲濟嚕聶拉木等處邊界現已定立界址亦須周徧巡查方可諳習情形遇事應有把握本擬駐藏大臣二人按季輪流前往俱藏地入夏以後農事正忙而交冬令冰雪已盛且邊界距前藏甚遠往返約需兩月有餘若駐藏大臣四季輪往未免諸多窒礙應請於春秋兩季奏明輪流前往後藏巡視邊界順便操演番兵經過地方如有駐防官弁等苦累兵丁番民者准其呈控駐藏大臣隨地查辦懲治至駐藏大臣所用烏拉人夫俱令自行給價不得擾累番民以示體卹一、駐藏大臣衙門及文武各員酌定聽差兵丁數目以實操防也查西藏戍兵原因鎮守地方而設若大臣官員等多挑兵丁使喚必致操演乏人殊屬不成事體此等應差兵丁從前原無定額今將各處應差兵丁遵旨再加裁減庶在藏兵丁皆歸實用不致有名無實應請嗣後駐藏大臣衙門應差兵丁每處三十名遊擊八名都司六名守備二員每員四名駐藏司員四名筆帖式二名千總把總每員一名前藏糧員酌定看庫兵丁八名其新設之後藏文員毋庸給與統計應差兵丁不過百餘名而止每遇操演日朝仍著一體操演毋許藉口應差致有曠廢如此則營伍制度愈昭整肅等因經軍機大臣議覆具奏奉硃批依議欽此

十二月又會奏章程內開一、西藏官兵所需火藥應就本地配造以節糜費也查駐藏官兵每年操演共需火藥二千餘觔向由內地各營配造運送來藏雖工料自有定價而打箭鑪運至前藏需用腳價較多經過番地亦不免有偷竊之弊臣福康安到藏時查得工布地方產礦布達拉現存火藥即係該處配造隨即差弁前往製造曾經奏明將來火藥如藏地可以就近製辦即不必由川省遠解來藏致費腳價茲查工布製造火藥每百觔共價銀二十三兩有零所用工料雖較內地昂貴而所用腳價較之內地運來節省至三十餘倍之多兩相比較仍係在藏配製大有節省所有軍需案內運來火藥已到西藏者除軍營用去外尚有餘存現在飭查觔數令各糧員分運前後藏擇高燥地方收貯儘足供數年操演之用尚可毋庸配製俟將現存火藥將次用竣祇數兩年備用之時再行在藏配造若由駐藏遊擊派人前往工布恐所遣之人未妥或致擾累番民並慮有私造透漏之弊應核定每年操演火藥數目由駐藏大臣衙門發給印票交噶布倫差派誠實番目前赴工布地方製造解送來藏至藏地產鉛甚少現有軍營存賸鉛丸堪以應用俟將次用完時再由川省運解操演火繩亦照向例由川省運解又內地解來弓箭除軍營應用外亦有存餘應並留存前後藏撥給官兵作爲操防之用又後藏向無礮位現於臣福康安進兵時所鑄銅礮十三尊內撥給二尊令於操演時試演準頭其餘俱交布達拉存貯等因具奏奉硃批諸凡皆妥欽此

五十八年四月工部尚書和琳、副都統成德具奏爲前藏新設番兵挑選足額、一律操演、並赴後藏較閱各緣由恭摺奏聞事。竊臣等奏請添設唐古忒兵丁三千名分設前後藏定日、江孜等處駐防。前經軍機大臣議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查藏中舊例一切兵役總係按戶口分派番民恩蠲若不將皇上格外恩施令商上給與口糧及免其衞役如有人材出衆之人一體按次陞拔之處明白曉諭番民等必不能踴躍從事是以臣等逐條預發告示遍懸村落去後一月之間紛紛投首情願充當兵丁者甚多茲據前藏遊擊逐一揀選年富力強者一千名造具花名清册呈報臣等公同點驗俱屬年輕壯健堪以充伍且各番兵皆自備有烏鎗、弓箭、刀矛雖與綠營樣式不一但番民習用既慣自可毋庸更換以節糜費今照奏定五分鳥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之例令與駐藏兵丁一齊操演臣等頻加驗閱已覺漸次可觀現在選派綠營熟手數名作爲教習每日試演臣等察其熟習者酌加賞賚生疎者量予責懲再過數月可望均成勁旅臣等伏思唐古忒兵民向無分別今新挑額設之兵常川操練即與綠營兵丁無異若與番民無有區別誠恐日久復有逃匿等事兵民雜處難以稽查因趁立法之初諭令鬚頭番兵無不樂從目下皆已鬚髮再查綠營例有號衣、號帽、旗幟等件所以肅觀瞻而昭區別今唐古忒兵民裝束如一未爲妥協如爲之另製號衣、號帽所費未免過多莫如因地制宜衣帽仍照唐古忒式樣擬令烏鎗弓箭穿紅褐背心刀矛兵穿白褐背心弓箭兵穿白褐背心刀矛兵穿白褐紅邊背心各審番兵二字以爲分別計所需紅白褐物價無多臣和琳現在已於養廉內照數捐辦再後藏及江孜定日應設番兵二千名據都司守備等呈稟已挑有十分之七均可足額等語查新定章程駐藏大臣於春秋二季輪流前往閱邊察看設立鄂博順道較閱營伍在案今臣成德現無別事應即起程前赴各邊界巡查鄂博點驗江孜定日新挑番兵統俟臣成德查明另行具奏再據各營官具稟濟嚕、瓜拉木官寨陸續興修已有十之七八臣成德巡查之便應即逐一履勘務使堅固完善以期經久等因具奏奉硃批諸凡皆妥知道了欽此

六日又會奏爲查閱後藏各邊界新設番兵及履勘鄂博情形臣成德前與和琳通盤計議江孜爲前後藏往來通衢新設漢官番兵駐防足資稽查毋庸設卡惟定日地方遼闊爲瓜拉木、宗喀、絨轄三處總匯之地實爲緊要查所通絨轄之小路轄爾多通宗喀之小路擦木達杏嶺通瓜拉木之小路古喇木烏並宗喀共計五處均爲要隘每處設定琫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即於定日現設番兵五百名內就近派撥安設似於聲勢更爲聯絡亦不妨其隨時操演臣於派撥後最加凝賞隨赴交界處所逐一挨查破兵後新修察落均已完竣尚屬堅固足資棲止守禦各邊界外所立鄂博亦俱堆立齊整等因具奏奉硃批欣慰覽之欽此

七月又會奏爲查閱帕克哩定結各卡隘情形查噶爾達地方卡隘二處一名撒迦嶺一名春堆此

二處均與廓爾喀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地名提拉山此處與廓爾喀哲孟雄兩路相通又帕克哩地方卡隘三處一名哲孟山與布魯克巴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魯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連以上卡隘六處均歸江孜前後藏大道爲總匯要隘前臣等會同福康安於江孜奏添守備一員駐防之時隨公同商酌於此六處設立卡隘派撥番兵分防巡守今臣成德親赴各處逐一查勘點驗番兵極其嚴密等因具奏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五十九年五月工部尚書和琳、內閣學士和甯會奏查閱過前後藏漢番官兵及地方甯謐情形夾片內開查五十七年福康安等奏定章程每年春秋二季駐藏大臣分往各邊界巡閱一次順道閱兵等因軍機大臣議准在案彼時臣和琳係會辦之人緣廓爾喀初服邊疆甫定須得大臣前往巡閱藉以彈壓起見現今二藏有餘託賴皇上洪福天威廓爾喀極其小心恭順其餘邊外如哲孟雄各小部落仰息於人斷無他虞又經臣和琳各處堆立鄂博境界分明可期無事更查衞藏地方較冷三四月間方始播種八九月內收割凡巡閱之期正番民農忙之候雖減從輕騎一切照例發與價值而所用烏拉人夫在所不免況邊境俱極甯謐衞藏凜奉約束臣等公同商酌似應請旨嗣後駐藏大臣每年於五六月間農閒之時閱邊看兵一次既不致營伍廢弛亦不致有妨農業是否有當伏祈聖訓等因具奏奉硃批是知道了欽此

衞藏通志卷九

鎮撫 原目作驗察

謹案衞藏事務向由商上自行經理自乾隆五十七年欽定章程一切大小事件統歸駐藏大臣辦理責任綦重今彙纂鎮撫一門以昭遵守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向來大臣內才堪辦事之人多留京供職其從前派往駐藏辦事多係中材謹飭之員該大臣等前往居住不過遷延歲月冀圖班滿回京是以藏中諸事任聽達賴喇嘛及噶布倫等率意經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並不預聞是駐藏大臣竟成虛設嗣後藏中諸事皆當隸駐藏大臣管束料理如遇出有噶布倫、商卓特巴、第巴、戴琫等缺皆應歸駐藏大臣秉公揀放奏補自當妥立章程俾資經久不得仍前任聽達賴喇嘛噶布倫等專擅以致滋生弊端欽此

又奉上諭布達拉、札什倫布兩處商上向不歸駐藏大臣經管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素自奉以及例需應用各項俱聽其自便今改隸駐藏大臣總理亦不可過於嚴切應如在京派令經管阿哥等位家務大臣相似不過代其稽查出納不至如從前爲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弟兄親族暨商卓特巴等藉

端侵漁。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自行支用。不可管束太過。以示體恤。欽此。

又奉上諭。前後藏所出租賦。向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收用。又衆蒙古平素崇信佛教。樂施喜捨。是以布達拉、札什倫布兩處商上。蓄積稍裕。駐藏大臣向不過問。其商卓特巴、噶布倫等任意侵蝕。如商卓特巴、及丹津班珠爾、札什敦珠布等。皆家計富足。皆從何來。若非侵漁積累。何由各擁厚貲。嗣後商上一切收支。應令駐藏大臣總核。凡換班官兵。以及駐藏大臣官用己用。皆不得於商上稍有侵那。其兩處商上出息。養贍喇嘛番衆。或有贏餘。不妨於唐古忒兵丁添補養贍之用。福康安等當向達賴喇嘛等面爲勸諭。以大皇帝統屬萬方。受其貢賦。除每年賞給官員廉俸、兵丁錢糧外。遇有水旱偏災。賑恤蠲貸。並建築海塘河堤各工程。所費不下億萬萬。從無斷惜。又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米二次。亦不下億萬萬。斷無將天下貢賦悉入內帑。不養天下百姓之理。爾達賴喇嘛管轄衞藏。雖不敢比大皇帝統屬萬方。但即小可以喻大。亦宜思似此存心。譬如前輩班禪於四十五年進京。蒙大皇帝賞賜餅茶。在京沿途所得。及各蒙古布施。又復不貲。總計不下百餘萬。若回後藏後。於所得羨餘。酌爲施濟。何致爲賊匪垂涎。乃呼畢勒罕年幼。仲巴等又知聚而不知散。以致沙瑪爾巴聞而生心。唆使賊匪前至札什倫布。搶掠一空。多藏厚亡。益虛消息。理有固然。即比佛法而論。亦當以施捨爲心。錢財貨物。皆係身外之物。在俗家尚不容吝惜。況出家人以空寂爲務者乎。當知波羅蜜中施捨爲第一。此後商上若有羨餘。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不可作爲己有。並不得專給喇嘛。務須酌給番衆。俾僧俗聯爲一體。以期同心保護衞藏。或計算商上支用之外。再有羨餘。不妨亦免衞藏番衆賦納。則人心更爲悅服。倍資得力。欽此。

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衞藏一切本應駐藏大臣管理。乃向來駐藏大臣惟資坐鎮。不復預聞。積習相沿已久。噶布倫等因達賴喇嘛清淨焚修。不能留心公事。遂假借達賴喇嘛聲勢。營私舞弊。諸事擅專。前此駐藏大臣又復不諳大體。一切委之達賴喇嘛。轉付噶布倫等。任所欲爲。以致藏務日就廢弛。今當嚴定章程之時。必須革除積弊。方可大加整飭。查回疆駐劄大臣。一切皆歸衡奪。其阿奇木伯克等遵照奉行。駐藏大臣職分相同。嗣後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係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稟駐藏大臣辦理。以肅紀綱。至札什倫布諸務。現因班禪額爾德尼年幼。係藏瑯墻布代管。凡遇一切公事。亦令一體稟知駐藏大臣辦理。並於巡邊之便。就近稽查管束。庶衞藏事權歸一。積弊可以永除矣。

又會奏。爲酌定稽查商上收支、並勸諭達賴喇嘛酌蠲賦納、普惠番衆事。臣等欽奉諭旨。布達拉、札什倫布兩處商上收支一切。應令駐藏大臣綜核稽查出入。不至如從前侵漁。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自用公用各項。仍舊聽其自行支用。不可管束太過等因。欽此。臣等公同查核。達賴喇嘛所屬前後藏地方。較爲寬廣。每年番民交納。係以糧石、或以氆氇、大綿、鹽觔、酥酒、奶渣、羊腔、茶葉等項。

作爲租賦。其遠處窮落難以運者。各以銀錢折交。惟番民有牛羊羣者。係每牛二頭。每年交銀錢一圓。每羊十隻。每年亦交銀錢一圓。其隨時布施物件銀兩。並無定數。除交各項本色外。約計所入銀兩。共有十二萬七千有零。凡有交來物件。銀兩銀錢。俱係收存大招庫內。有商卓特巴三名管理。其氆氇、藏香。及稅課罰贖之項。各處布施之物。並番民故後例交一半服飾物件。俱交商上庫內。另有商卓特巴二名管理。所有達賴喇嘛公用等項。悉皆取給於此。計算用項。每年正月內。布達拉與各大寺廟大小衆喇嘛。及前後藏各處喇嘛數萬人。會集大招念經二十日。謂之默朗穆勒布。二月內。復集大招念經八日。謂之錯四勒布。藏俗謂之貸招。按喇嘛名數。賞給銀錢、哈達、支給酥油、茶葉、糌粑、需銀七萬九百餘兩。又每日念經需用酥油、茶葉、及各項貲費。每年共需銀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又每年採買布達拉衆喇嘛食用。及各種物料。並酬答布施物件。共需銀二萬四千四百餘兩。所入尚不敷所出。又色拉等大寺喇嘛均須養贍。若青稞豐收之年。並布達拉布施較多年分。始有贏餘。商上又有小庫一處。另派商卓特巴一名經管。每年出入。如有贏餘物件銀兩。歸入小庫存貯。如遇不敷之年。即將小庫內銀物使用。一切用度。商卓特巴總司出納。亦向噶布倫等呈報。前此駐藏大臣從不過問。而達賴喇嘛親族及商卓特巴等侵漁舞弊。在所不免。現在商卓特巴等缺。議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放。不許達賴喇嘛親族管事。所有商上一切公用。又奉旨令駐藏大臣總核。實可杜絕弊源。敬維聖意。以達賴喇嘛係出世之人。不諳俗務。疎於查察。左右用事。或致串通商卓特巴等舞弊。現在商上本非豐裕之時。若再爲人侵蝕。達賴喇嘛出入用度。更形竭蹶。是以仰厪聖懷。特命代爲查核。使其管事之人。知所顧忌。達賴喇嘛受此恩慈。自深欽感。臣等查濟嚕呼圖克圖居住布達拉。耳目更近。一切弊竇。無難就近確查。應交駐藏大臣與濟嚕呼圖克圖隨時稽核出納。如有侵漁舞弊之人。濟嚕呼圖克圖即告知駐藏大臣。查辦治罪。至札什倫布所管番民。較前藏爲少。所交商上糧賦。多係交納物件。統計折色本色。約合銀六萬六千九百餘兩。而每年所用。約需銀七萬四千六百餘兩。從前各處布施較多。每年總有贏餘。近年以來。布施甚少。又經噶爾喀搶掠。核計每年出入。連布施計算。僅敷用度。班禪額爾德尼年在幼齡。恐爲左右朦混。亦當駐藏大臣及濟嚕呼圖克圖實力稽核。以歸畫一。所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素自奉。以及例應需用各項。自應欽遵諭旨。照舊聽其自便。不敢過於嚴切。以仰副聖慈體恤。再達賴喇嘛商上入項及各處布施。若有贏餘。自應發心施捨。惠及番衆。臣福康安奏明。濟嚕、聶拉木、絨轄等處。被賊侵擾日久。應告知達賴喇嘛。酌免各該處租賦。一兩年。以紓民力。據達賴喇嘛回稱。查明上年被擾地方。除濟嚕、聶拉木、絨轄三處酌免兩年租賦外。其餘若宗喀、定日、噶爾達、春堆等處。亦擬酌免租賦一年。休養民力。再閭藏每年俱有欠交租賦。擬將五十六年以前積欠。全行蠲免。仰賴大皇帝洪福。黃教

振興商上一有羨餘、隨時酌量或予緩征、或免衛藏賦納、普惠番衆等語。臣等詳加體察、達賴喇嘛經此一番規勸、極知欽仰聖主恩慈、此後竟能常存此心、使僧俗聯爲一體、同心保護衛藏、自必改觀等因具奏、奉硃批、欣慰覽之、餘有旨欽此。

十二月、具奏章程、內開、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與外番通信、應告知駐藏大臣、詳細商酌也。查西藏地方與外番之廓爾喀、布嚕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處部落、皆係接壤、向來外番人等來藏、或係布施、或係講論事務、達賴喇嘛等發給書信、原無禁例、但立言不得大體、易爲外番所輕、即如上次廓爾喀滋事之前、曾寄信與達賴喇嘛講論銀錢、辦理不能妥協、致使藉詞尋衅、今廓爾喀業已悔罪投誠、將來遇有稟請之事、均應由駐藏大臣主持、與達賴喇嘛等商同妥協辦理、即將來廓爾喀部長頭目欲專人來藏、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前呈送土物謝過、亦應令駐藏大臣代爲酌定回諭、方可發給、以昭體例、平日如有關係地方事件、俱應總駐藏大臣辦理、其餘通問布施書信、亦應報明駐藏大臣查驗、又布嚕克巴曾受天朝封號、該部落素信紅教、每年遣人來藏、向達賴喇嘛等呈遞布施、哲孟雄、宗木、洛敏湯等小部落、半屬外番、半屬藏內羈縻、各外番部落差人赴藏、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處布施通問、雖不必概爲禁絕、仍應立法稽查、嗣後各外番部落差人來藏者、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稟報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並令江孜定日駐劄備弁、實力稽查、到藏瞻禮後、所有各該部落稟駐藏大臣者、由駐藏大臣給諭、其呈達賴喇嘛等稟帖、俱應呈送駐藏大臣譯出查驗、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將諭帖酌定發給、查點人數、再行遣回、至噶布倫係達賴喇嘛管事之人、不准與各部落私行通信、即各部落有寄信與噶布倫者、亦令呈送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商同給諭、噶布倫等不准私行發信、庶內外之防益昭嚴密。

又具奏、一、蒙古延請喇嘛誦經、應由駐藏大臣給照前往、以資查考也。向來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通習經典喇嘛、赴該游牧地方誦經教經、有稟知駐藏大臣前往者、亦有私行前往者、漫無稽考、在青海蒙古等久涵聖澤、備位藩封、與內地臣僕無異、原不必定以限制、但經過三十九族番地、即與各外番相通、若任其私相往來、恐諸弊即由此而生、殊多未便、嗣後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請喇嘛誦經者、俱令西寧等處大臣行文來藏、再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寧辦事大臣、以資查考、其商往各處外番朝山禮塔喇嘛、及赴蒙古地方募化者、亦必須稟明駐藏大臣領照、方准前往、設有私往者、將該管之喇嘛堪布等一體查究。

又具奏、一、駐藏大臣衙門應設譯寫廓爾喀番字通事人役也。查駐藏大臣衙門向設譯字房通事各一名、祇有譯寫唐古忒字之人、從不通曉廓爾喀字跡語言、即唐古忒番民內、亦惟近邊一帶尚通廓爾喀語、竟無一人能識番字者、查巴勒布與廓爾喀語言字跡雖殊、尚有兼通之人、臣福康安

等進兵時、奏明於巴勒布商人中、擇其誠實可信者、帶往軍營、備譯番稟、其諳習廓爾喀語言之邊界番民、亦酌帶數人、作爲通事、傳譯語言、俱令互相比對、以免舛誤、今廓爾喀投誠向化、按期入貢、自有呈遞駐藏大臣稟帖、應請添設廓爾喀譯字人役一名、通曉廓爾喀語言通事一名、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學習廓爾喀番語字跡、以備將來充補應役、查向例通事譯字二名、每名日支口糧銀六分四釐三絲九毫、仍請照舊例支給。

又具奏、一、駐藏大臣衙門繕寫清字滿洲兵丁、向來祇設有四名、分派兩衙門、未免不敷、應於成都駐防滿洲兵丁內、再添派四名來藏、應得錢糧分例、換班年分、俱照向例辦理、仍於前藏漢兵內裁去四名、以符額數等因、經軍機大臣議復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謹案乾隆十五年以前、駐藏大臣接任卸事年月、因珠爾墨特那木札爾不法、冊檔無存、今將自十五年起、至五十九年止、奉旨駐藏辦事大臣銜名、按年編纂。

工部侍郎那木札爾、乾隆十五年到藏。

副都統班第、乾隆十五年到藏。

副都統多爾濟、乾隆十六年五月到任、換班第回京。

副都統舒春、乾隆十七年七月到任、換那木札爾回京。

成都副都統薩拉善、乾隆十九年五月到任、換多爾濟回京。

將軍、誠毅伯伍彌泰、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到任、換舒春回京。

副都統官保、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到任、換薩拉善回京。

西寧副都統積福、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到任、換伍彌泰回京。

副都統輔鼐、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到任、換官保回京。

都統傅景、乾隆二十七年閏五月到任、換積福回京。

副都統阿彌勒圖、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到任、換輔鼐回京。

都統瑪瑺、乾隆三十年九月到任、換傅景回京。

都統官　保。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到任。接阿彌勒圖病故遺缺。

成都副都統托　雲。乾隆三十二年到任。換瑤瑞回京。

護軍統領莽古賚。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到任。換官保回京。

副都統常　在。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到任。換托雲回京。

副都統索　琳。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到任。接常在病故遺缺。

副都統恆　秀。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到任。換索琳回京。

誠毅伯伍彌泰。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到任。換莽古賚回京。

副都統留保住。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到任。換伍彌泰回京。

副都統恆　瑞。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到任。換恆秀回京。

副都統索　琳。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到任。換留保住回京。

副都統保　泰。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到任。接索琳病故遺缺。

侍郎博清額。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到任。換恆瑞回京。

誠勇公慶　麟。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到任。換保泰回京。

副都統留保住。乾隆五十年四月到任。接博清額病故遺缺。

副都統雅滿泰。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到任。換留保住回京。

成都副都統佛　智。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到任。接慶麟革職之缺。

侍郎巴　忠。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接雅滿泰降級之缺。

伊犂參贊大臣舒　濂。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到任。換佛智回京。

青海副都統蕾　福。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到任。換巴忠回京。

阿克蘇領隊大臣雅滿泰。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到任。接舒濂革職之缺。

察哈爾都統保　泰。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到任。接蕾福降級之缺。

成都將軍成　德。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到任。接保泰革職之缺。

四川總督鄂　輝。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到任。接成德出征卸事之缺。

副都統舒　濂。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到任。接鄂輝卸事之缺。

副都統鄂　輝。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到任。接雅滿泰革職之缺。

頭等侍衛額爾登保。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到任。接舒濂病故遺缺。

工部尚書和　琳。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到任。接額爾登保出征卸事之缺。

副都統成　德。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到任。接鄂輝革職之缺。

內閣學士副都統和　甯。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到任。換成德回京。

工部尚書都統松　筠。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到任。換四川總督和琳赴任。

衛藏通志卷十

錢法

謹案衛藏地方向係由廓爾喀鑄造番錢運來行使仍兌換銀兩運回自乾隆五十七年欽奉諭旨在藏安設鑪廠派員監造乾隆寶藏銀錢其廓爾喀番錢永遠停止今照依編纂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為酌定鼓鑄銀錢章程仰祈聖訓事竊上年九月內欽奉諭旨廓爾喀所鑄錢文衛藏莫可排庸行使莫若西藏地方安設鑪廠派撥官匠鼓鑄用唐古特字模鑄寶藏字樣通行使用等因欽此茲復欽奉諭旨藏內設鑪改鑄寶藏字樣銅錢所有廓爾喀銀錢嗣後作為銀兩只完錯除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惠澤遠徵便商利民至意伏思衛藏久隸版圖原應通行國寶若有銅礦可開無難就近採辦設鑪鼓鑄惟是藏地素不產銅向來成造佛像俱用巴勒布商人販來銅器銷毀鑄造每觔價銀六錢零若有不敷再赴裏塘西南二十日路程雲南所屬之吉當番地收買熟銅每銅一觔價銀八錢零每年鑄佛約買熟銅四五千觔即需價銀三四千兩腳價仍不在內藏地山上並無林木偶有些小柴枝炭質脆薄不能燒煉生銅若設鑪鼓

鑄寶藏錢文銅觔必須運自滇省而滇銅開採日久近來礦苗漸欠旺盛僅敷京局及各省採辦恐難兼供西藏鼓鑄自滇至藏一路崇山峻嶺不能水運腳價實屬不貲計算採買銅價並柴炭人工腳價等項較之內地加至數十倍更須由內地撥運帑項添設官員匠役煩費滋多即使通行使用成本已難合算況藏地拉哩西通各部落番民習使銀錢驟難更易即內地銅錢亦祇行至打箭鑪而止自打箭鑪直至拉哩全係使用碎銀藏內鑄出銅錢仍恐不能行使廠費更為不敷查從前商上並不鑄造銀錢專賴廓爾喀運來易換因所鑄新錢成色較高遂而居奇擡價欲以一圓當作兩圓行使上年經成德奏明以軍興需用由商上鑄造銀錢一律通行商民稱便今廓爾喀畏威悔罪經福康安堅明約束不敢再提一圓當兩圓之語已可永無異議若藏內自鑄銀錢使用使廓爾喀無所居奇即將來仰蒙恩准復通貿易商民交易公平更可經久無弊至於銀錢成色向來每錢一圓重一錢五分總係攙銅成色過於低潮今若勒令全無攙雜按照輕重兌換銀兩則工價炭火等項賠貼太多不免大虧成本如准其酌量攙銅即嚴定限制而日久弊生更屬難於稽查應請嗣後商上鑄造銀錢純用紋銀成造不得絲毫攙雜每圓仍重一錢五分紋銀一兩祇換銀錢六圓是銀錢計重九錢易銀一兩以多出一錢作為鑄錢工本並另鑄一錢之銀錢一種每兩易換九圓五分之銀錢一種每兩易換十八圓均有一錢餘贏成色既無高下之殊鼓鑄亦免貼賠之累可期永遠通行即廓爾喀所鑄錢文同係紋銀彼此均無所藉口所有巴勒布舊錢與商上原鑄錢文每圓總有銅二三分成色較低今若概令繳銷勢所不能祇應將商上原錢及巴勒布舊錢議令每紋銀一兩易換八圓與嗣後鼓鑄足色銀錢示以區別以昭平允至商上鑄錢工匠物料俱由商上備辦將易換銀兩所餘之一錢作為工本自行經理毋庸動用官項仍交駐藏大臣派員督同噶布倫等監造驗看成色不許稍有攙雜錢上正面輪廓上用唐古特字模鑄乾隆通寶字樣背面用唐古特字模鑄寶藏字樣以昭我國家同軌同文之盛並於正面中間逐年鑄出造錢年分用資查考設有攙銅情弊即行按年查出將監造之員及該管之噶布倫鑄錢之孜琫濟仲並匠役等從嚴究問罰賠治罪等因具奏奉上諭福康安等奏藏內鼓鑄銀錢章程亦祇可如此辦理藏內既不產銅所需鼓鑄錢文銅觔仍須向滇省採買至藏一路崇山峻嶺購運維艱自不若仍鑄銀錢較為省便但閱所繪錢模正面乾隆寶藏四字背面鑄寶藏二字俱用唐古特字模模印並無漢字於同文規制尚為未協所鑄銀錢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特字亦鑄乾隆寶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體制已另行模繪錢式發去遵辦欽此

又會奏前藏鼓鑄銀錢最關緊要應請於前藏內再添糧務一員於同知、知州、知縣內派來專管監造銀錢事務由四川總督揀明白勤慎之人赴藏佐理以到藏之日起一年一換以便按年稽查銀

錢成色。如果勤慎出力。由駐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即行嚴參辦理。又專派鑄錢仔琫二名、濟仲喇嘛二名。以專責成。又查商上新鑄銀錢。不准絲毫攙雜。成色較高。通行使用。商民稱便。惟查番案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若商上收納不公。勢必苦累番民。嗣後商上收納銀錢數目及採買各物。亦照所定兌換之數。按新鑄舊鑄分別折收。不得稍有浮多。以致人心不服。等因。經軍機大臣議准在案。

五十八年九月。工部尚書和琳、副都統成德具奏。為新造乾隆寶藏銀錢、酌量變通、以利番民、仰祈聖鑒事。查從前藏內純用廓爾喀銀錢。以致為成色高低。滋生事端。去年辦理善後事宜。臣和琳同福康安等遵奉聖明指示。改鑄乾隆寶藏十足銀錢。每銀一兩。換一錢五分重六圓。換一錢重九圓。換五分重十八圓。餘銀一錢。作為人工火食。其攙銅舊錢。每銀一兩。准換八圓。俱經軍機大臣議覆。奉旨允行在案。臣等初議。原恐廓爾喀商人到藏。唐古特到廓爾喀。彼此交易。皆係足色紋銀。斷不致再有齟齬起見。現在已行一年有餘。廓爾喀貿易之人。在藏買賣。未嘗不用銀錢。臨行皆係易銀而往。即唐古特貿易之人回藏。亦係易銀前來。是兩處銀錢。彼此皆不出境。亦屬甚便。藏中僧俗番民、及克什米爾巴勒布商人、並內地漢商兵丁等。下餘無知。不論銀之成色高低。單論錢之兌換多寡。自去年迄今。攙銅舊錢與新鑄之一錢重及五分重者。暢行無滯。惟一錢五分重新錢。因換六圓之故。竟覺停積。臣等再四思維。錢法原以通商便民。不敢因係臣和琳議奏在前。稍存回護。試令監造銀錢局員。暫將一錢五分重銀錢停鑄。一面出示。每銀一兩。仍准兌換一錢重新錢九圓五分重新銀錢十八圓。舊錢雖係一錢五分重。亦一例准換九圓。試行一月有餘。現在上下稱便。新舊通行。相應奏明。嗣後毋庸再鑄一錢五分重銀錢。庶商上成本有益無虧。源源接濟。可以永遠奉行等因具奏。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一

貿易

謹案。衛藏地方為外番往來貿易人等薈萃之所。南通布嚕克巴。東南通雲南屬之番子。東通四川屬之打箭鑪以外各土司。北通青海、蒙古、直達西甯。惟西通巴勒布及克什米爾。緩頭番民常川在藏居住。設廛與販者最多。自乾隆五十七年廓番底定。酌議稽查約束章程。統歸駐藏大臣經理。謹照依編纂。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唐古特與外番貿易情形。查。上次廓爾喀滋擾。全係沙瑪爾巴主持。實非因貿易啓衅。向來貿易商民。全係巴勒布、克什米爾二種。並無廓爾喀本地之人。藏內一切食用物件。全賴外番。一旦嚴禁商販。實於藏番不便。倘由官為經理。將貨物等項彙齊運至交界。派員監察。又恐派去員弁藉辭索詐。轉啓弊端。且藏中貿易。俱由巴勒布商夥自行販賣零賣。唐古特又無開行承攬之人。無從代為經理。前經臣等再四籌畫。請將外番商人來藏者。酌定次數。由駐藏大臣給照往來。江孜、定日兩汛官弁稽查人數。其邊界零星交易。彼此常有。令該營

官就近隨時約束。毋許私越。自已可便番情。而示限制。至邊界番民與接壤居住之巴勒布番民就近易換鹽米至多不過數包。少至升合。未便定以次數限期。此等窮番零星市易。藉謀口食。實與到藏商民與販貨物者不同。不得不分別辦理等因。經軍機大臣議覆具奏。臣等查唐古特與外番貿易一事。前因番民等彼此爭利。易起爭端。節經奉旨令福康安等會同詳議。或竟行停止。或於一歲中酌定兩次。或四次。准其通市。仍當官爲經理等因在案。嗣經福康安等節次奏到善後事宜摺內。所定貿易次數、及稽查邊界出入、抽收稅課章程各條。均經臣等議以貿易一事。尚未議定。請俟福康安等接奉諭旨。覆奏到日。再行核議。亦在案。今據福康安等奏稱。貿易一事。廓爾喀貪於藏地之物無多。而藏番日用。必需邊外物件。如米石、布疋、果品、香料、銅鐵等物。均需向外番購買。似有難於禁絕之勢。臣福康安係辦此事之人。臣和琳係駐藏大臣。必不肯祇顧目前。稍貽後患等語。是唐古特與外番貿易一事。勢難禁絕。自應照舊通商交市。所有福康安等先後奏到貿易事宜各條。一併核議。據稱查明在藏貿易巴勒布商民四十名、商頭三名、克什米爾商民一百九十七名、商頭三名。向俱任其常川興販。往來不絕。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並無查考。雖經議派第巴一人管理。仍屬有名無實。嗣後應請查明貿易番回。造具名冊。交駐藏大臣衙門存案。每年巴勒布止准貿易三次。克什米爾止准貿易一次。於前赴外番營販貨時。令商頭呈明駐藏大臣。由何路行走。給與印照。稽查出入等語。均如所奏辦理。又據稱。請於緊要總路江孜定日二處。設立營汛。各添設備弁駐劄。嗣後貿易出口商民。應令該二汛備弁及營官第巴等驗照放行。其有自外番來藏商民。亦由該二汛官員查明人數。稟報駐藏大臣。到藏後。一體按名註冊。立法已爲周密。仍應令駐藏大臣隨時查察。如該商民等或有爭占便宜。不安本分。並江孜定日備弁、暨駐藏大臣衙門章京筆帖式、以及該處營官書吏通事人等。有藉端需索、及得錢縱容出入等弊。即行嚴參究治。以昭懲戒。其布嚕克巴、及哲孟雄、宗木等處部落。有欲來藏瞻禮者。往來出入。均應一體查察。至所稱邊界番民與接壤居住之巴勒布番民就近易換鹽米。不過數包至升合不等。未便定以次數限期等語。此等窮番居住邊界。鄰近外番。不過零星市易。藉謀口食。與出口及到藏興販者不同。若一概定以次數限期。該番等即不免生理無資。我皇上加惠番黎。一視同仁。自應如福康安等所奏。毋庸定立次數限期。准其照常市易。但此等零星貿易。即在交界處所互相市販。未免漫無稽查。駐藏大臣遠在前藏。又不能紛紛給照。嗣後應令駐藏大臣飭知該營營官。就近約束。嚴行查核。毋許私越。如此酌定章程。既不致經理非人。藉端擾累。亦不致任聽商民營私牟利。於藏內貿易一事。實有裨益。又據稱。濟嚕喇拉木抽收稅課。毋庸酌減也。查邊界地方。惟濟嚕喇拉木抽收稅課。尚屬無多。向來收稅則例。凡巴勒布商民運米在邊界售賣者。每米一包。抽取一木椀。每年約收稅米一百數十石。俱運交大昭。以

備撥昭念經之用。唐古特番民零星販出鹽觔。每包亦抽取一木椀。該營官復將所收鹽觔。向巴勒布易換製辦藏香之料、及紙張果品等物。運交商上。至巴勒布商民運米來藏。各物除米石外。其餘並不在邊界納稅。祇由該營官記明包數。冀知貨物商上。到藏後。不論粗細。每包納銀錢一圓。即金花、緞匹、珊瑚、珍珠、細軟之物。亦皆係按包收稅。惟紅花不以包計算。每一克即納銀錢一圓。詳核所收稅課。爲數本屬有限。日久相安。並無爭論。今既蒙恩准通貿易。所有抽收稅課一項。並非從前起鈔根由。若將往例議減。轉似市恩外番。裁抑唐古特。於體制殊有關係。應請將濟嚕喇拉木兩處抽收米石鹽觔、及貨物到藏、按包納稅之處。悉照向例辦理等語。臣等酌議。應如所奏辦理。毋庸另議裁減。仍令駐藏大臣隨時稽核商上。毋得稍有加增。以昭平允。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二

條例 原目作章程

謹案自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章程及大臣奏議。均已分載各門。謹遵照原案。纂成條例。彙爲一門。以便檢查。

鎮撫

一、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係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至札什倫布諸務。亦俱一體稟知駐藏大臣辦理。仍於巡邊之便。就近稽查管束。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以及前後藏大小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察木多、類烏齊、乍丫、薩喀、西甯等處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一經呈報出世。指出數名。均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濟漢唐古忒三樣字繕寫牙籤。貯於欽頒金本巴瓶內。先期傳喚喇嘛齊集大昭誦經七日。屆期。駐藏大臣親往監同抽掣。

一、前後藏遇有噶布倫、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親族人等、概不准干預公事。

一、大寺坐牀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選、給與會印執照、派往住持、其餘小寺堪布喇嘛、聽達賴喇嘛自行揀補。

一、達賴喇嘛所管大小廟宇喇嘛名數、開造清册、及噶布倫所管衛藏地方各呼圖克圖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名清册、於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分、以備稽查。

一、藏內喇嘛前往各外番朝山禮塔者、由駐藏大臣給與照票、限以往返日期、回藏之日、仍將照票繳銷、不得逗遛邊外、如有潛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一、外番人等來藏布施瞻禮者、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稟明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事畢後、查點人數、發給照票、再行遣回。

一、廓爾喀、布魯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稟商地方事件、俱由駐藏大臣主持、其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布施書信、俱報明駐藏大臣、譯出查驗、並代爲酌定回書、方可發給、至噶布倫等、不得與外番私行發信。

一、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通習經典喇嘛、赴該游牧地方誦經教經者、俱由西寧等處大臣行文來藏、再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寧辦事大臣、以資查考。

一、駐藏大臣每年五六月間奏明、輪流一人、前往後藏巡視邊界、操閱番兵、所用烏拉人夫、俱自行給與價值、不得擾累番民、以示體卹。

一、駐藏大臣衙門向例設有唐古忒通事譯字二名、今增設廓爾喀通事譯字二名、共四名、每名每日給支口糧銀六分四釐三絲九毫、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學習廓爾喀番語字跡、以備隨來充補。

一、廓爾喀在藏學習漢字學生四名、每人每月支給口糧銀五兩、由商上發給。

職掌

一、理藩院司員一員、管理達木蒙古八旗官兵三十九旗番民事務、承辦駐藏大臣衙門清文稿案、三年更換。

一、達木蒙古官兵、共五百三十八戶、在藏當差官兵八十三員名、每月商上發給錢糧、其餘俱在達木地方游牧、聽候調遣。

一、達木八旗、固山達八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

一、三十九族總百戶一員、百戶十三員、百長五十三員。

一、三十九族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戶、每戶每年徵收貢馬銀八分、共徵收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交納商上。

一、理藩院筆帖式一員、專司駐藏大臣衙門文移繙譯、三年更換。

一、前藏糧務一員、管理倉庫糧餉、承辦駐藏大臣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應支駐藏大臣兩衙門每月豐折加增、及通譯口糧、共銀四百四十三兩零、又應支司員筆帖式二員每月豐折、通事口糧、共銀八十五兩九錢零、又應支前藏糧務一員每月折色月費、及通譯口糧、共銀一百三十六兩八錢零、又應支副糧務一員每月折色月費、及通譯口糧、共銀七十一兩三錢、又應支遊擊一員每月折色鹽菜、及通事口糧、共銀四十二兩一錢零、又應支守備一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兩四錢零、又應支千總二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六兩八錢、又應支把總二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四兩四錢、又應支外委五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四十四兩五錢、又應支兵丁四百五十五名每月餉銀、共二千二百二十九兩五錢、又應支倉夫六名每月口糧、共銀十七兩六錢、以上俱小建扣除。

一、應支關帝廟春秋祭祀銀十六兩、又達賴喇嘛每年承領恩賞銀一千兩、俱年終造報。

一、前藏倉額貯青稞二千七百石、小麥三百石、共三千石。

一、後藏、江孜、定日分駐官兵二百零八員名、每年共應發月費口糧等項、銀一萬二千兩。

一、副糧務一員、專司監造銀錢、一年更換。

一、後藏糧務一員、專司監放番兵口糧、及駐藏大臣委查事務、三年更換。

一、拉里糧務一員、管理支放兵餉、承辦該處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拉里各塘汛弁兵三年共需月費口糧、銀三萬六千兩零。

一、拉里倉額貯稞麥一千二百石。

一、察木多糧務一員、管理支放兵餉、承辦該處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察木多暨所屬各塘汛官兵三年共需月費口糧、銀三萬四千七百兩零。

一、察木多倉額貯稞麥一千二百石。

番目

一、噶布倫四名、每名每年支俸銀一百兩、大緞四疋、戴琫六名、每年支俸銀五十兩、大緞二疋、由駐藏大臣衙門造具名册、咨送理藩院、移咨戶部支領、如有陞革事故、一併咨報理藩院查核。

一、噶布倫、戴琫等例得達賴喇嘛撥給寨落莊田、一經缺出、即查明交代與新任接手之人收管、以資辦公、毋得據爲己有。

一、噶布倫係三品頂帶、戴琫、仔琫、商卓特巴係四品頂帶、邊缺營官、大缺營官、如琫、業爾倉巴、協爾帮、郎仔轄、希約第巴係五品頂帶、中缺營官、甲琫、達琫、噶厦大中譯、卓尼爾係六品頂帶、小缺營官、定琫、噶厦小中譯、管門、管草料、管櫧粑、管帳房、管柴薪、管牛羊廠之各第巴係七品頂帶。

一、應賞頂帶缺內有喇嘛缺出以喇嘛補放俗人缺出以俗人補放每屆年終將陞革喇嘛俗人各名數造册咨報理藩院備查。

一、噶布倫缺出在管番兵之戴琫、商上管賬目之仔琫、管事之商卓特巴內揀選擬定正陪請旨補放。

一、戴琫缺出在新設管番兵之如琫內揀選如不得人再於邊缺營官內揀選擬定正陪請旨補放不得以並未管兵之人充補。

一、四品仔琫、商卓特巴缺出在五品管口糧之業爾倉巴、五品管刑名之協爾帮、六品噶厦辦事之大中譯陞補或濟仲喇嘛內揀選陞補。

一、五品業爾倉巴、協爾帮缺出在外管事五品之希約第巴、管地方五品之朗仔轄、密本調補管馬廠之六品達木陞補如係喇嘛缺出仍以喇嘛坐補。

一、五品希約第巴、密本、達木缺出在五品之大缺營官、五品之邊缺營官內調補及六品之噶厦卓尼爾內揀選陞補。

一、五品邊缺營官缺出以五品之大缺營官調補或以六品之中缺營官、六品之甲琫、六品之噶厦大中譯陞補。

一、五品大缺營官缺出以七品小缺營官、七品小中譯陞補。

一、六品大中譯缺出以六品之噶厦卓尼爾調補或以七品小中譯陞補。

一、七品小缺營官缺出准於東科爾及喇嘛內選用。

一、六品卓尼爾、七品小中譯缺出選東科爾內心地明白者挑補。

一、挑取六品卓尼爾、七品小中譯、七品小缺營官須年至十八歲以上方准當差不得以幼小之人應名充數。

一、布達拉管門、管櫧粑、管草料、管帳房、管牛羊廠之各第巴、聽達賴喇嘛自行揀補。

一、布達拉喇嘛等除業爾倉巴、希約第巴向有喇嘛充補數缺仍照舊例按次補用外其餘祇准在布達拉及大小寺廟充當大小執事將喇嘛揀選噶布倫之例永行停止。

一、邊缺營官與外番接壤約束番民稽查出入最關緊要如果到任三年辦理妥善駕馭得宜即行更換記名以戴琫等缺陞用倘辦理不善立即革退。

一、喇嘛補放營官仍在達賴喇嘛前服役者由駐藏大臣另派委員前往該管地方代理該喇嘛營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

一、札什倫布商卓特巴缺出以該本森本喇嘛陞用藏琫缺出以濟仲喇嘛陞用森本缺出以傳事之卓尼爾陞用俱會同駐藏大臣給與印照其該處營官各缺仍照定例揀選充補。

一、札什倫布管茶葉、管柴草等喇嘛聽班禪自行揀補。

一、察多木、乍了、類烏齊三處呼圖克圖管事之商卓特巴缺出由該呼圖克圖揀選二三名稟明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補放。

一、補放各缺均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定後會發清漢唐古忒三樣字印照給與該番目收執。

營官缺分

一、邊缺營官十四缺共二十三名。黑人二十二名喇嘛一名 江卡、與巴塘土司交界 堆噶爾本、與納達交界 哈拉烏蘇、與三十九族交界 錯拉、與布魯克巴交界 帕克哩、與布魯克巴交界 定結、與晉五堆交界 聶拉木、與廓爾喀交界 濟嘯、與廓爾喀交界 宮覺、與三喀巴交界 補仁、與宗朗所屬奔阿交界 博窩、與藏密交界 工布碩卡、與波密交界 絨轄爾、與廓爾喀交界 達壩喀爾、與作木朗交界

一、大缺營官十缺共十九名。黑人十五名喇嘛四名 乃東、瓊結、貢噶爾、嘉孜、桑昂曲宗、工布則崗、江孜、昔孜、脅噶爾、納倉。

一、中缺營官四十二缺共五十九名。黑人四十名喇嘛十九名 洛隆宗、角木宗、打孜、桑薩、巴浪、仁本、仁孜、朗嶺、宗喀、撒噶、作崗、達爾宗、江達、古浪、沃卡、冷竹宗、曲水、奪宗、雜仁、茹拖、鎖莊、子奪、結登、直谷、碩板多、拉里、朗、沃隆、墨竹工、卡爾孜、文札卡、轄魯、策堆得、達爾瑪、茹母、拉噶孜、嶺、納布、嶺喀爾、朗錯、羊八井、麻爾江。

一、小缺營官二十四缺共二十四名。黑人十四名喇嘛十名 金東、拉截、撒拉、浪溝、頗章、扎溪、色、堆沖、汪墊、甲錯、拉康、瓊科爾結、蔡里、曲隆、札稱、折布嶺、札什、洛美、嘉爾布、朗茹、哩烏、降、業黨、工布塘。

綠營

一、駐劄前藏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外委五員、漢兵四百五十五名。後藏都司一員、

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漢兵一百四十名。

一、駐劄江孜守備一員、外委一員、漢兵二十名。定日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漢兵四十名。

一、駐劄察木多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江卡汛守備一員、把總一員。架樹汛外委一員。石板溝汛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昂地汛把總一員。碩板多汛千總一員、外委一員。拉里汛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江達汛外委一員。共兵六百十八名。

一、駐藏大臣衙門應差兵丁每處三十名。遊擊八名。都司六名。守備二員每員四名。駐藏司員四名。筆帖式二名。千總把總每員一名。前藏糧員看庫兵丁八名。每遇操演日期操演。毋許藉口應差。致有曠廢。

番營

一、戴琫六名。由達賴喇嘛處每名各撥給莊田一分。俾資辦公。如琫每名每年酌給銀三十兩。甲琫每名每年酌給銀二十兩。定琫每名每年酌給銀十四兩八錢。俱由商上支給。此項銀兩。令商上於春秋兩季備文送交駐藏大臣衙門。轉發該管將備。會同戴琫。傳齊番目支領。如有侵漁尅扣情弊。一經查出。即行嚴參治罪。

一、額設番兵三千名。每名每年給與青稞二石五斗。分爲兩季。由該管將備會同戴琫等按名散給。如有侵漁尅扣。一經查出。即行嚴參治罪。遇有征調。再照征兵之例。每名每日由商上支給糌粑一觔。

一、如琫十二名。每名管兵二百五十名。甲琫二十四名。每名管兵一百二十五名。定琫一百二十名。每名管兵十五名。以上大小番目。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年力精壯之人充補。發給委牌。倘有廢弛軍律者。即行革退。

一、番兵三千名。內駐劄前藏一千名。駐劄後藏一千名。駐劄定日五百名。駐劄江孜五百名。

一、番兵三千名。每一千名。定以五分鳥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按期操演。

一、番兵服色。鳥鎗兵穿紅褐背心。弓箭兵穿白褐背心。刀矛兵穿紅邊白褐背心。各書番兵二字。

一、番民挑定額兵者。俱由達賴喇嘛發給執照。免其一家充當烏拉徭役。以示體卹。如有事故革退。仍將執照繳回。

一、番兵三千名。俱係定額實數。該管將備及戴琫等不得擅行役占。若例外私令跟隨服役。以致操防乏人。一經查出。即行從嚴治罪。

一、東科爾中如有情願充當番兵及定琫兵目者。准其充伍。按次陞用。不許躐等超拔。番兵中如有材技出衆者。不但拔補定琫。仍一體按次陞擢至戴琫。不得以非東科爾世家阻其上進之路。

一、唐古忒兵丁。責令該管將備督同番目。常川操演。駐藏大臣親爲較閱。技藝純熟者。酌加獎賞。併將

該管之番目記名陞擢。技藝生疎者。嚴加責懲。屢教不悛。即行斥革。該管之番目亦分別責降示懲。

一、駐防將備俱以所管番兵優劣爲等。由駐藏大臣於伊等年滿時。查優等者。咨送本省總督、將軍提督。准予保題。仍照舊例陞用。次等者。咨部議敘。劣等者。即行參革。

一、前後藏、定日、江孜駐防官員。由四川總督遴旨揀選頭等出色員弁。派來分駐。駐藏大臣秉公驗看。如係以平庸之員充數。立即駁回。不得稍有徇隱。

一、駐防將備弁兵。如有營私舞弊、欺凌唐古忒兵丁等事。許戴琫等稟知駐藏大臣。隨時嚴辦。如該戴琫番目等操防怠惰、苦累番民。亦許將備等稟明究辦。

一、現存火藥。俟將次用竭。約數兩年備用之時。照例在藏酌造。核計每年應需火藥數目。由駐藏大臣衙門發給印票。交噶布倫差派誠實番目。前赴工布地方製造。運解來藏。倘有私造透漏、及接累該處番民等弊。一經查出。從嚴究辦。

一、鉛丸火繩。仍照向例。由川省運解到藏。以備操演。

馬政

一、前藏廳差營馬六十匹。後藏廳差營馬二十匹。

一、自南墩迤西百里之江卡起。至江達底塘止。四十三塘。共塘馬二百二十匹。

一、前藏迤西底塘起。至後藏定日止。新設番塘二十四處。共番馬九十八匹。

貿易

一、在藏居住貿易之巴勒布、克什米爾等。准其常川興販。查明該番回商頭等名數若干。造具清册。交駐藏大臣衙門存案備查。

一、巴勒布每年准貿易三次。克什米爾每年准貿易一次。於前赴外番營販貨物時。該商頭呈明駐藏大臣。由何路行走。發給執照。以便稽查出入。

一、凡在藏貿易之外番商民。請領駐藏大臣照票出口。過江孜、定日。由該備弁查驗明確。始准放行。其自外番來藏者。亦由該備弁查明人數。報明駐藏大臣。一體按名註册。以備查考。

一、唐古忒邊界番民與接壤居住之巴勒布番民。就近易換鹽米。飭令各該管地方備弁營官。就近約束稽查。毋許私越。

一、濟嘯、孟拉木兩處抽收米石鹽觔。及貨物到藏後按包納稅。俱照舊例辦理。毋得稍有加增。

一、在藏商民等。或有爭占便宜、不安本分等事。聽駐藏大臣隨時查辦。如駐藏大臣衙門、及各文武員弁衙門書吏通事人等。有藉端需索等弊。一經查出。即行從嚴參究懲治。

一、江孜、定日駐防備弁。如有藉端需索外番、及擾累商民、並或得錢縱容出入等弊。一經查出。立即從

嚴參革治罪。

錢法

一、鑄造銀錢。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忒字鑄乾隆寶藏四字。

一、銀錢以重一錢、重五分兩項搭配鑄造。每紋銀一兩。准兌換一錢重新錢九圓、五分重新錢十八圓。其舊錢係一錢五分重者。亦一例兌換九圓。作爲定價。

一、鑄錢銀兩。由商上支發。該局鑄出錢文。易換銀兩。即將所換之銀。改鑄銀錢。每錢九圓。易銀一兩。所餘一錢。作爲炭火傾銷之費。

一、番寨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商上收納時。即照所定兌換之數。按新鑄舊鑄分別折收。不得稍有浮多。至採買各物。亦須公平交易。不得苦累商民。

一、鑄錢局內。專派仔琫二名、濟仲喇嘛二名。以專責成。

一、監鑄局員。如果勤慎出力。由駐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即行嚴參辦理。

租賦

一、前後藏所出租賦。悉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收用。至商上一切出納。應統歸駐藏大臣稽查總核。以杜商卓特巴等侵漁之弊。凡駐藏大臣衙門官用。以及換班官兵。皆不得於商上稍有侵那。

一、各寨租賦。應按年徵收。清交商上。該商卓特巴立限嚴催。經徵之濟仲營官第巴等。年清年款。不得違限拖延。亦不許先一年預徵租賦。如各寨有逃亡絕戶。實在田畝拋荒者。即將該戶租賦豁免。俟有佃種之人。再行照例陞科。

差徭

一、藏內凡大族人戶、及大寺喇嘛、各處免差照票。一概停止。務使闔藏徭役均平。不致窮番苦累。如實有勞績者。達賴喇嘛告知駐藏大臣。方准給票。至新設番兵。於挑補兵缺時。仍准發給照票免差。出缺繳銷。

一、喇嘛番目人等私事往來。不得擅用烏拉。亦不得私發信票。如遇因公差遣。有必須烏拉之處。須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發給用印照票。編定號數。始准應付。

邊防

一、濟嚨、聶拉木、絨轄、喀爾達、薩喀、崑布、定結、怕克哩沿邊一帶。均已設立鄂博。駐藏大臣於巡查邊界之便。隨時派人堆砌石塊。不得日久廢弛。致有偷越。

一、江孜地方與定結、怕克哩、喀爾達相通。爲布魯克巴、哲孟雄等處部落來藏要路。且由江孜至薩迦溝行走。又可繞往聶拉木一帶邊界。其唐古忒營官。即令該處駐防備弁管束。

一、定日地方爲聶拉木、濟嚨、絨轄要路。又可通薩喀等處。其唐古忒營官。即令該處駐防備弁管束。

一、定日地方遼闊。通絨轄之小路轄爾多。通宗喀之小路擦木達杏嶺。通聶拉木之小路古喇噶木恫。並宗喀。共計五處。每處設定琫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即於定日現設番兵五百名內。就近派撥安設。一律隨時操演。

一、喀爾達地方卡隘二處。一名撒甲嶺。一名春堆。均與廓爾喀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名擺拉山。與郭爾喀、哲孟雄兩路相通。又帕克哩地方卡隘三處。一名哲孟山。與布魯克巴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魯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通。以上卡隘六處。均歸江孜守備派撥番兵分防巡守。

衛藏通志卷十三上

紀略上 原目作方略

謹案。唐古忒地方封建。沿革不一。自元明以前。摭載源流。率多闕略。欽惟我國家列聖相承。神武遐播。雖衛藏附近外番時加侵掠。莫不震慴天威。佛界永資保護。我高宗純皇帝御極之五十六年。廓爾喀不靖。擾近西陲。五十七年。特命大將軍統師申討。極雪嶺懸絙之險。乃揚威月窟。遂叩額天門。繪附版圖。藏通表貢。謹案年編纂。用昭盛績。

順治年間。有蒙古固始罕。自青海起兵滅藏巴罕。據其地。至其子達賴罕、孫達賴罕。皆敬附中國。後有第巴薩木結專國倡亂。固始罕曾孫拉藏滅之。我聖祖仁皇帝襲封命嗣爲罕。其時達賴喇嘛化生於裏塘。名噶爾藏嘉木磋。青海蒙古搬至西甯之塔兒寺坐牀。適準噶爾逆賊策旺阿拉卜坦妄自生釁。自伊犂遣其賊將策凌敦多布領兵攻殺拉藏罕。擄其子蘇爾札。毀滅黃教。荼毒生靈。肆行猖獗。蹂躪藏地。我聖祖仁皇帝天地爲心。以一隅之未靖。蹙一夫之失所。特遣將軍額倫特都統色倫額、革職四川提督康泰。統滿漢官兵。分道剿伐。渡通天河。即木魯烏蘇河三敗賊衆。而策凌敦多布分兵

遇我權倒軍中食盡將士枵腹至哈拉烏蘇爲賊所困全軍餓斃其提督康泰至拉里之西爲賊僧黑帽喇嘛誘殺於是賊衆復逞螳臂肆其跳梁毀壞經典竊據藏地我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遣靖逆將軍富寧安駐兵巴里坤以分賊勢爰命皇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駐節西寧調餉徵兵將塔兒寺之呼圖克勒琛錫以達賴喇嘛名號給與册印俾其主持黃教由是道平逆將軍延信固原提督馬繼伯加議政大臣銜山東登州鎮總兵官李麟等率領陝甘滿漢官兵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護送達賴喇嘛自西寧出口進征而策凌敦多布猶敢施其故智三覆我營俱爲我軍所破斬獲甚衆賊師膽喪大將軍又遣征西將軍噶勒弼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鍾琪爲先鋒統領滇川楚浙滿漢官兵由打箭爐出口大將軍駐劄木魯烏蘇居中調度九月大兵會於藏擒巨賊藍占巴托托宰桑黑帽喇嘛僞藏王達克哨等招降逆羽夷衆於是策凌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而遁西藏底定人民奠安月之十五日送達賴喇嘛坐牀勒封承教度生達賴喇嘛將其土地人民賜之居於布達拉

定西將軍噶弼平定西藏疏

兵部尚書臣上諭事據定西將軍噶弼等謹奏聞爲取定昭地事從前將拉里地方攻取奏聞臣等領兵暫且在拉里地方喂養馬匹駐劄與平逆將軍約會再行進取昭地在案我們差往打聽信息之人回來稟稱竹工之呼圖克圖迎來歸順今吹木丕勒率桑帶領準噶爾之兵六百名帶兵二千名在於噶爾招穆倫之渡口墜守竹工卡臺名爾自營所前來與我們之兵對敵聞說竹工呼圖克圖暫行歸順臣即與衆人商議我們若駐劄仍等約會日期倘或吹木丕勒前來將噶爾招穆倫之渡口盤竹工卡堅守將歸順我們之人俱當更變則坐守事務有誤我們即行起身俟吹木丕勒未能措及之先不若將盤竹工卡噶爾招穆倫渡口攻取再等西寧之兵一同前進如此議定即將滿漢兵內挑選三十名扮爲唐古武之人先行差往打探信息此際工布之第巴等親身前來稟稱我等遵奉將軍之令帶領工布兵二千名在於工布伽木達地方下營一同效力等語臣等遂一賞賜令千總趙儒第巴濟古爾將銀緞等物賞去前往工布伽木達地方將工布之兵送一賞賜八月十六日在於盤竹工卡地方約會已經差去臣等帶領滿漢官兵於八月初六日自拉里起身到工卡爾拉地方竹工之呼圖克圖將伊地方人口數目册籍呈送前來歸順已到竹工地方據我們從前差去之滿漢兵稟稱盤竹工卡兒地方有唐古武之兵榮俊蒙古有千餘名俱行安營並無吹木丕勒之兵信息次日起身到盤竹工卡地方據前行之先鋒稟稱前邊劄營之賊聞我兵到來俱行拔散現今彼處無兵等語因此臣等即行前去將盤竹工卡攻取第巴達瓦等俱行賞賜安民據差往噶爾招穆倫渡口驗看船隻之通事札錫阿拉木巴等稟稱渡口無有船隻問村莊人等俱回稱船隻俱被第巴達克札牧去吹木丕勒率衆找尋欲渡敦多布巴回逆木地方渡口第巴達克札甘提率二三千名賊兵札營知大兵取了盤竹工卡地方兵丁俱已潰散第巴達克札情願逃往沙漠地方臣等即差千總趙儒第巴濟古爾前往第巴達克札曉諭爾原受深恩之人今遇主廣施法教救護唐古武之人差兵前來是爲爾等速行歸順如若仍然頑逆不順即差兵將爾等來問罪如此差去第巴達克札自沙漠地方又潛逃回家前往搜尋明白曉諭如不歸順即行拏獲因此第巴達克札同趙儒濟古爾一同過噶爾招穆倫前來接續喇嘛仲古爾達瓦等相繼歸順前來看來此處唐古武俱是恭敬第巴凡事俱遵第巴達克札指使行事因此第巴達克札暫行款待令其在我們營中駐劄探聽準噶爾賊人信息俱前往達木哈喇烏蘇等處地方接我們西將一路兵馬前去伊等所食糧餉俱係第巴達克札自昭地攢淡送去昭地準噶爾之喇嘛甚多此內亦有策凌敦多布甚是信用之人第巴達克札雖經歸順不可信服臣等會議得昭地地方乃準噶爾賊人根基我們速行由噶爾招穆倫過去

攻取昭地將伊屬穴占住四面路口嚴守關隘道準噶爾調來之唐古武兵丁暗地差人前去令其各散撫選兵馬迎接西寧一路之兵前來幫助使準噶爾賊兵首尾不能相顧合力易於剿滅令第巴達克札傳來皮船於八月二十三日過河即分隊令二等侍衛郎沁郎中鄂哩等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一隊臣與都統五格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二隊副都統與那哈達兵官趙坤馬會伯等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三隊於二十三日五更進兵將昭地攻取所有大小第巴等布穆琛等等屬之喇嘛衆塞將擄主廣施法教救護圖伯特部落衆民之至窟宣慰衆第巴民人喇嘛俱皆稟蒙聖主之恩享受安逸自準噶爾人等前來將我們遭害以除殺滅天朝大兵到來我們衆唐古武部落人等得復見天日紛紛歡悅準噶爾賊人等聞知所有之達賴喇嘛倉庫遂行封鎖於昭地暫固地方安營於相通四面道路俱派兵看守斷絕準噶爾往來之人逐隨道路又爲唐古武牛錄用第巴達克札印信將策凌敦多布處所有唐古武之兵暗地差人前去令其各散派錄旗官兵前往噶爾丹色喇布穆琛等處監準噶爾賊人等處所有堪布等喇嘛內有堪布等幫助策凌敦多布殺害法教將居古武人等殺盡等即行舉出與爾等出家之人無涉若隱藏一名俱歸罪於伊等因此三營喇內堪布衆喇嘛將喇內所有一百一名舉出準噶爾賊內有爲首者五名喇嘛第巴達克札各喇堪布等俱稱伊等係策凌敦多布甚是深用之人訊問此五名喇嘛即行斬絕其餘九十六名準噶爾賊喇嘛遠行收禁昭地監內臣等挑選滿漢兵藍翎馬匹即前往迎接平逆將軍延信之兵幫護合力剿滅賊逆外爲此謹奏等因奉旨將軍噶爾薩將得昭地奏摺即妙差員往大將軍王將軍富寧安傅爾丹盛京三處將軍江南杭州鎮州西安右翼將軍各省督撫提鎮欽此

定西將軍噶勒弼平定西藏碑記

迎天子統御中外覆育萬方文德覃敷化自古蘇化之族武功誅滅闢從來未聞之盛迎井蛙之見球蟲臂之雄暗令策凌敦多布戕害喇嘛蒙蔽生靈達臣奏報上匡廣波參此蒙隔隔於水火受命撫遠大將軍王親統鑾旅駐節木魯烏蘇居中調度指示機宜遣平逆將軍延信由庫庫爾爾一路趨剿命臣噶勒弼統領川滇荆楚江浙滿漢官兵由蜀進剿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祕起程由蜀之打箭爐裏塘巴塘以達乍了藏木多會集官兵整隊進發一由類烏齊結結樹冰噶三達弗卡爲正兵一由洛隆寧碩板多達隆宗沙工拉魯工拉爲奇兵訂期會取拉里盤竹工卡一帶地方宣布天威恩威昭以順逆大義撫歸戰坂敗賊番降服準噶爾委授之藏達格順第巴阿角喇布坦兵不血刃於八月十三日直抵昭地封倉庫以待西師撫俗俗而害佛土招回哈拉烏蘇助逆之寇兵斷彼拉達木餘賊之羽遣西師在前我兵在後而策凌敦多布等授敗食絕力竭勢窮狼奔鼠竄戰影逃遁由是西來之達賴喇嘛得於九月望日抵藏坐牀僧俗皈依遠邇傾誠歡聲振天梵音遍地共祝遐壽無疆河山鞏固此皆上賴廟謨宏遠德威遐覆下仗諸臣布謀籌猷充裕更發將士奮勇志切剪滅所以遠經五千屬危峯雲嶺有如平地時歷四月留營壘撐雨而甘之若飴壯氣凌雲直入亘古師旅未到之絕域而成此克捷之功也勒之堅碑恭紀遠邊年月云爾銘曰　天地爲界　日月爲期　一洗塵氣　永靖蒼黎

御製平定西藏碑文鐫石築亭於布達拉之前

卷首　文敬編

雍正元年

青海羅卜藏丹津叛逆入藏境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克之

青海羅卜藏丹津犯順恐其逆藏時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松潘鎮總官兵周瑛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口自雲爾甘孜一帶招撫未順番夷直抵西藏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雲貴官兵千餘名駐劄察木多以爲聲援次年六月探報羅卜藏丹津逆入藏境之克哩野地方滿兵官選精兵三百同貝勒康濟鼐帶番兵萬餘由騰八井一路兼程進逼途噶勒設營自在佛準領天下舞歌達賴喇嘛封西天大善

雍正三年。

師旋。陞周瑛四川提督。

雍正四年。

春。撫插類烏齊一帶番民。

雍正五年。

貝子阿爾布巴等作亂。內閣學士僧格等先馳赴藏。貝子阿爾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札勒鼐等謀篡貝勒康濟鼐。青海不遵諭民告驛。我世宗憲皇帝命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瑪拉、洮岷協副將顧蒲如、先驛赴藏。撫綏人民。以安番衆。

雍正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札郎阿赴藏。碩阿爾布巴等於市。夏四月。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札郎阿爲正帥。統軍統領遏祿、西甯鎮總兵官周開捷副之。率領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神木協副將周起鳳、花馬協副將憲延圖、波羅協副將劉永貴、及參遊各四員。帶領滿漢官兵八千四百餘員名。由西甯出口。又命敝秩大臣兼鎮總兵官周瑛爲正帥。化林協副將楊大立、鄭州協副將張聖、並遊守各四員。領四川兵千餘名。由寧遠甘孜一路進發。滇雲南鶴麟鎮總兵官南天祥、鎮州協副將姚起龍、廣羅協副將馮燮、及遊守各三員。率滇兵三千名。山嶺木多一路進發。三路官兵尚未抵藏。台吉頗羅鼐到後。藏阿哩札什倫布等處番兵二千餘名。直搗前藏。擒獲阿爾布巴等。大兵到藏。獻俘番紮。時左都御史札郎阿等公同奏實奏其反跡。九月晦日。碩阿爾布巴、隆布鼐、札勒鼐等於市。并誅其子於布達拉之前。藏地復安。勅封頗羅鼐爲貝子。總管西藏事務。並議遏達賴喇嘛於裏塘。以杜釁端。

冬十一月。遏達賴喇嘛於噶達坡。住錫憲遠廟。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陝東都尚書札郎阿、西甯鎮總兵官周開捷領官兵五千名。護送達賴喇嘛。自前藏起程赴裏塘。四川重慶鎮總兵官任國榮帶領兵一千名。接替護送。大兵即由裏塘各回本汛。是年打箭爐廟工告竣。在噶達地方。欽賜匾額曰憲遠廟。御製碑文。（敕藏寺廟門）達賴喇嘛移住噶達。化林協、憲遠協、協曰泰甯協、協協兵外。另駐防兵千有八百。均爲達賴喇嘛之防護。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瑪拉、前鋒統領遏祿、散秩大臣周瑛、副都統馬紀師、並遊守各四員。察蜀兵二千名。領撫藏地。嶺木多留滇兵一千名。派提督張興、鄭州協副將姚起龍駐劄其地。以作藏兵屏障。

雍正八年。

駐藏大臣、內閣學士僧格出防騰格哩達木。準噶爾侵犯巴里坤卡倫。駐藏大臣、內閣學士僧格、具奏。領遊守各三員、兵一千五百名。赴古戎兵一千名。出防騰格哩達木。遏其奔藏之路。復於玉樹白兎河奔卡立馬爾納克產僧根物角四處。各派千把總一員。帶番黃兵數十名。設卡偵探。每年秋雪降封山時。撤回藏內。

雍正九年。

駐藏大臣、蒙古都統、內閣學士僧格出防騰格哩諾爾。內閣學士、隆蒙古都統僧格出防騰格哩諾爾。夏六月。鎮軍統領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參將協副將加總兵銜楊大立、領川兵一千五百名。更換副都統瑪拉、及舊駐藏、并寧汛川陝兵一千五百名。十一月。副都統瑪拉統領換回。其駐劄嶺木多滇省官兵。亦一例更換。

雍正十年。

駐藏大臣、蒙古都統青保出防騰格哩諾爾。準。隆青保、蒙古都統。同加銜總兵楊大立出防騰格哩諾爾。楊大立病因事所京。秋七月。特陞青保、滿州都統。是年。副都統李柱、西甯鎮總兵官周起鳳、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可才、遊守各二員、兵一千名。更換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遏祿、永昌協副將馬紀師、及舊駐之川陝官兵。西甯都統李柱至甲寶病故。冬十二月。總兵官周起鳳領兵抵藏。越四月。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率川陝官兵一千名回汛。

雍正十一年。

秋八月。前藏駐防兵丁移駐札什城。準。都統青保、副將張可才出防騰格哩諾爾。欽奉諭旨。於色拉寺大昭之間、札什城方另建城垣。留兵五百名。其餘撤回。夏四月。防兵回藏。由京換防之原任工部尚書副都統瑪拉抵藏。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遏祿、副將張可才率領官兵。於七月中旬分撥起程。八月。城工告竣。九月初四日。防兵移駐札什新城。

雍正十二年。

都統青保、大理寺卿苗壽革職解京。都統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緣事奉旨回京。被出換替之散秩大臣伯阿爾琿、副都統鄂齊海。秋八月至藏。阿爾琿卒。是月。其駐劄嶺木多滇兵。全藏撤回裏塘。川兵一千名內。減撤四百名。派都司一員統領。移駐嶺木多。

雍正十三年。

秋七月。達賴喇嘛還前藏。布達拉坐牀。準。噶爾遣使求成。我世宗憲皇帝憐念生靈疾勞。允其所請。定界息兵。又以達賴喇嘛久離藏地。令其回昭。以遂其性。特命果親王亞泰甯勝以經筵副都統銜、兵部郎中郭山、理藩院郎中拉卜坦、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遜學領駐防綠甯官兵五百名。於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同章嘉呼圖克圖。由憲遠廟起程。七月。至二日。抵前藏。總七日。遏達賴喇嘛於布達拉坐牀。九月二十五日。設章嘉呼圖克圖。赴後藏。謁班禪額爾德尼。傳衣受戒。冬至日。事畢。回至前藏。十二月。頒寄世宗憲皇帝遺詔至藏。

乾隆元年。

章嘉呼圖克圖入都。章嘉呼圖克圖。同甯遏熟茶之侍御。帶領副將張遜學。並原護送達賴喇嘛來藏之川兵。自藏起程入都。

乾隆四年。勅封頗羅鼐爲郡王。領藏事如故。後頗羅鼐卒。其次子珠爾墨特那木札勒襲封。

乾隆十五年。

珠爾墨特那木札勒謀逆伏誅。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爲其黨所害。駐藏主事策坦、參將黃元龍殉之。（見寺廟門雙忠祠碑）。珠爾墨特那木札勒於後上珠之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爲其黨所害。主事策坦、參將黃元龍殉之。他總遂召珠爾墨特那木札勒於後上珠之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加贈爲一等伯。入祀賢良祠。昭忠祠。子孫以一等子襲世襲罔替。都統班第、四川總督公策楞至藏。具狀奏聞。欲奉諭旨。傳清、拉布敦。加贈爲一等伯。入祀賢良祠。昭忠祠。子孫以一等子襲世襲罔替。都統班第、總督公策楞委擒珠爾墨特那木札勒之餘黨。藏地始定。奉旨。除西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裁決。

乾隆五十三年。

廓爾喀侵犯藏境。唐古忒私和。廓爾喀遣使進納表貢。夏五月。廓爾喀侵犯藏境。經駐藏大臣都統公慶寧、副都統雅滿泰具狀奏聞。並飭調四川兵馬堪備。命御前侍衛理藩院侍郎巴忠、驍騎校謝金等。又率諭旨。命成都將軍鄂輝、副都統佛智四川提督成德、總兵官穆克登阿、張芝元等。率領滿漢土屯各營官兵三千名。由打箭爐出口四川總督李世傑率領茶道林儁川東道王啓煜駐劄打箭爐。督備運糧儲及調派官兵事務。布政使王踏住、按察使和甯在成都率道府以下官員。籌辦起運軍餉火藥。分派各站糧員事務。是年冬。我軍齊集前藏。廓爾喀遣沙瑪爾巴求和。侍郎巴忠、將軍鄂輝、道總兵官穆克登阿、張芝元等。領喀布倫丹津班珠爾等。赴交界地方議和。廓爾喀退還所占地界。并遣頭人等赴京進納表貢。部統公慶寧被勒革職。副都統雅滿泰降為二等侍衛。調駐新疆。督辦調都統佛智辦理駐藏大臣事務。

乾隆五十六年。

秋七月。廓爾喀復擾後藏邊界。占據聶拉木。七月二十二日。駐藏大臣都統保泰、副都統雅滿泰具奏。本年三月間。通拉大山雪已融化。喀布倫丹津班珠爾星請與喀布倫札什敦珠布二人。帶領戰卒。分為八路。赴交界地方。查照駐守番兵。遵額駙所示。札薩克喇嘛喀爾薩丹津一同赴聶拉木地方。催辦廓宇。於七月二十一日。據番喀爾薩官報稱。六月二十四日。查邊之喀布倫在聶拉木地方。為講論舊債事務。答信與廓爾喀去後。七月初六日傍晚。有廓爾喀頭人帶領七十餘人到來。次日早晨。又有廓爾喀頭人帶兵千餘名。向聶拉木逃竄。喀布倫等見其人數衆多。不能阻擋。遂將該處祿薩橋拆毀。廓爾喀人等疑以為歸其歸路。乃放鳥鎗兩相交戰。俱各受傷。廓爾喀人拆毀東橋。將聶拉木來藏古據。併圍困喀布倫等。隨傳問公班第達因何起事緣由。據稱。上次廓爾喀侵古邊界時。蒙大皇帝發兵到來。廓爾喀畏懼投降。彼時將軍大人們定立邊界。兩家再無爭競。具有甘結合同。祇因唐古忒每年在聶拉木敗取伊等銀錢。並又給與伊等鹽觔不好。已故喀布倫索諾木旺札爾。經行懲治敗盡。廓兵貨物。伊等屢個欲恨。所藏賠償伊等各項。一時不能完結。是以我等私相定議。連利息核算。共計銀四萬五千兩。作為三年償還。本年五月。已將本年之項。送過去。年廓爾喀寄來信字云。汝等若再給一年。可以議妥。一年之欠。令派大頭人講議。此宇喀布倫等巡邊之便。寄信與廓爾喀。業人到聶拉木。彼此商議。今大約因此事起衅等語。

廓爾喀賊匪誘執喀布倫丹津班珠爾以歸。駐藏大臣保泰等具奏。七月初六日。廓爾喀賊匪占據聶拉木。圍困喀布倫後。至初九日。有信字自廓爾喀寄到。將喀布倫等直邀入其地查。

八月。廓爾喀賊匪占據濟嘛。駐藏大臣保泰具奏。自前藏起程。於八月初三日。抵札什倫布。初四日。據都司徐南鵬稟稱。拉木兩站隨調取駐二處番兵。赴聶拉木救援。

脅喀爾地方庫第浪古兩站。第哩浪古兩站。聶拉木兩站隨調取駐二處番兵。赴聶拉木救援。

八月。廓爾喀賊匪占據濟嘛。駐藏大臣保泰具奏。自前藏起程。於八月初三日。抵札什倫布。初四日。據都司徐南鵬稟稱。脅喀爾第巴頭人等帶兵往第哩浪古把守。遇喀爾喀賊兵。彼此打仗。見各處番落已被毀。占據仍退守脅喀爾。督官寨、又據督兵胡廷海、盧獻麟等將熱索稱、欽廓爾喀復仇木塔橋將濟嘛古據。併將胡廷海、盧獻麟等裹入其地。

保泰遵班禪額爾德尼奔赴前藏。八月十六日。保泰遵班禪額爾德尼由陽八井北路奔赴前藏。仲巴呼圖克圖並未隨行。留都司徐南鵬帶領綠營兵一百二十名。護守札什倫布。

廓爾喀賊匪擾至薩迦溝。十八日。保泰自托布塞地方具奏。據烏爾公阿禮稱。十六日。同前藏戒嚴。帶領綠營。達木、唐古忒各兵。前至薩迦官寨上。百一帶。撞遇賊兵。見有三千餘名。圍繞迎殺。適有寨賊頭隊。達木官兵、及唐古忒兵丁。對敵不住。往後退走。賊人乘勢向前。公札什納木結、與固山達策巴結先後陣亡。達木兵陣亡者最多等語。又據烏爾公阿禮稱。十六日。與賊對敵。唐古忒兵見賊施放一二鎗。即行退走。惟達木兵尚知奮勇拒敵。無如祇有三百餘人。不敵。以致陣亡

過多。賊乘勢占據薩迦。居住等語。奉上諭。昨據保泰奏。與廓爾喀交戰。達木蒙古固山達策巴結、公札什納木結打仗陣亡。唐古忒等性情見賊即行退走。達木蒙古兵丁甚屬奮勇。殲敵。是以多有陣亡等語。固山達策巴結、公札什納木結打仗陣亡。甚屬可惜。著交部照陣亡例議恤。其陣亡達木蒙古兵丁。交保泰等查明香都。一體議恤。唐古忒兵丁性極怯懦。見賊即行退走。實屬可恨。屬下兵丁不思保護公札什納木結。以致陣亡。本應將隨從兵丁治罪。今不加深究。即係伊等之幸也。倘有陣亡。亦必係被賊追殺。不能交部議恤。著保泰等到切曉諭。衆喀布倫、達木等知之。欽此。

班禪額爾德尼抵布達拉。八月二十六日。班禪額爾德尼抵前藏。在布達拉居住。

廓爾喀賊匪擾至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宵遁。保泰等具奏。據都司徐南鵬稟稱。二十日。廓爾喀擾至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於十九日夜遁去。有供奉額沁廟格哩佛之濟仲喇嘛。與札薩塔布喇嘛等。竊誠盜取。實不可與賊拒戰。是以人心渙散。信信紛紛逃避。有藏人替官寨者。賴綠營兵丁。堅固保守等語。

九月。都司徐南鵬堅守營官寨。賊衆退回。九月初十日。保泰具奏。都司徐南鵬稟稱。連日廓爾喀專取營官寨。該都司等在寨內施放鳥鎗。打死賊匪頭人一名。賊兵丁餘賊見營官寨堅固難攻。業悉退回。是夜。放火燒燒四圍所屯糧草。又燒毀珠爾多爾濟。於九月初一日逃竄。殺賊十餘人。所帶貢布達克達克布各兵。均已受傷。退守白浪。又私燒薩木珠薩巴在衛格宗。遇賊打仗。受鎗陣亡。又丹津納木結打仗陣亡等因。

廓爾喀賊匪搶掠札什倫布財物以歸。十六日。保泰具奏。據按南鵬報稱。九月初七日。廓爾喀賊衆起於旋回。將札什倫布金塔上鑲嵌珠石起下掠去。又據脅喀爾第巴報稱。廓爾喀賊二千餘人。至喀爾達地。該處距帕克哩。定結最近。據古喀爾達有過脅喀爾、江孜等處。路經。派遣驛拏芝衆。烏爾公阿等帶兵駐守江孜等因。

冬十月。協辦大學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為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為參贊大臣。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員。副都統烏什哈達、岱森保為領隊大臣。帶領索倫達呼爾兵一千名。由青海一路赴藏。冬十月。奉上諭。廓爾喀滋擾後藏一事。現派福康安前往督辦。並令海蘭察等分起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員。副都統烏什哈達、岱森保分起帶領索倫兵一千名。福康安現由山西一路赴青海前進。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並索倫兵丁。俱由河南一路赴青海行走。前已降旨令各督撫將應行預備軍馬供給等項。驛換軍機大臣的定官員兵丁等起程日期。分別起數。知會到日。再行備辦。毋屬過為早計。致令守候需時。各督撫接奉後。自能妥辦。若傳諭各督撫等。章京、並兵丁等經過各處。每省減道員一二人。分段照料入境出境。事司車輛馬匹廩給等事。到站即行應付。不可稍有缺乏。俾官員兵丁等行走得以迅速。毋誤。各奏聞。倘有需索擾累之處。飭令該道據實稟報。該督撫即行查辦。欽此。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劄打箭爐。調派征兵。籌運軍餉。十六日。大學士孫士毅自打箭爐具奏。為欽奉諭旨。令臣遵調屯練降番二千名。令之海蘭察等帶領兵數。及減內現有之兵。不過七八千人。就西藏現備之糧。及臣業經運送出口存貯之五千四百石。再加飭令各番就近採買之糧麥等項。實已寬然有餘。所有現在清減附近番米一萬石。據各屬稟報。實運在途。祇有三四千石。其餘並有尚未減出者。臣現在運旨備令運送五千四百石。加運糧倉撥出之數。其餘一萬四千六百石。飛札調令不必減運。以省糜費。至屯練降番。先經鄂輝成德分帶二千二三百名。赴藏。臣現復遵調屯練一千名。降番四百名。並革卜什咱巴底巴旺等處土練。最為壯健。共調六百名。以是二千之數。計十二月初間自爐起程。到後藏時。已在二月杪三月初間。臣計算程途。此時即須檄調。以便福康安臨期應用。派令會同打仗之土目人等。即由草地等領赴爐。並檄調裝川北鎮諸神保。令其統領二千名。前赴福康安行營。何候

調遣。一面挑選曾經出師台灣、及貢拉促使等處出色將弁、隨同請神保帶兵赴藏等因。奉上諭。孫士毅奏、的發軍糈米石運送齊木多、巴塘、裏塘等處並撥傳三千九族及滇省各兵等摺。實在遠心周到。可喜可慰之至。已於摺內批示矣。糧務爲軍行要需。寬爲籌辦。源源接濟。方可無誤軍機。但藏地程遠遙遠。運送維艱。而就該處多爲採買。又虛糜於購辦。是以節次諭令孫士毅通盤核算。熟籌妥辦。今並孫士毅覆奏、檢查駐藏大臣原存該處倉糧、及喇嘛商人、共有七千石。現可採買二萬石。牛羊一萬六七千隻。每兵每日八合三勺。合計已可供萬人一年軍食。再加預備送藏糧石。即再增萬人。亦可充然等語。如此。則糧儲寬裕。數用有餘。實奏深慰狀。慰此時鄂輝成德先後帶領滇屯兵二千二三百名。加以先期派往換班兵丁一千二百餘名。合之藏內原駐官兵、共計四千餘名。昨又降旨派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員。令海蘭察分起帶領。索倫、達呼爾兵共一千名。令副都統烏什哈達、薩保帶領。由京自青海草地行走赴藏。本日據福康安奏、請添調屯練降番二千名。於明春進勦賊匪。更爲得力。著孫士毅即先行派撥。屆期前往所存停調滇兵二千名。竟可毋庸預備。著傳諭富綱。即行撤回本營。不必令其在邊境駐劄守候。其廠木多三十九族兵二千名。亦著鄂輝等即一併撤回。無須調往。是統計明年大舉、所調滿、漢、索倫、達呼爾、屯番兵丁。共有七千餘名。加以帶兵官員跟役人等。亦不過八千餘人。且此亦斷無須辦至一年之久。今孫士毅籌備糧石。是供一萬人一年之食。是支應已極綽然有餘。摺內所稱於成雅邛三屬倉糧內碾米二萬石。運赴韓送廠木多。接濟西藏兵食一節。似屬可緩。雖孫士毅所辦糧石。價值比在糧城採買減省。而由糧運至廠木多。則所費腳價甚多。即此次軍糈。必須寬爲備辦。亦應照孫士毅前奏、於藏內就近採買。可以省至十倍。俟福康安抵藏食糧處情形。於現買二萬石外。將來或有需用。先借藏內採辦支給。自足敷用。如藏內實不能即行添辦。必須內地按濟。再行告會孫士毅、隨時運赴。亦不爲遲。著傳諭孫士毅。此次成雅邛三屬所碾米二萬石。現在不必起運。以省糜費。總聽福康安到藏。彼此酌商辦理。方爲妥善。欽此。

十一月。明正土司甲勒參諾爾布捐辦運夫棉衣。 諾爾布蒙激皇上恩德。不但願發烏拉脚價。並未絲毫勒扣。覓又自出己資。將運米番民。每名給以棉襖一件、牛毛布褲一條。爲現在冰雪飄寒之具。並請地方文武官員同賞給。以見其盡公報效。臣已面加優獎。許以奏聞。是以勉日以來。烏拉更加踴躍。每日或三四百石。或五六百石。間日起運出口。口外糧運。派趙昌遠發長發曉夜趕辦等因。

四川總督鄂輝革職。以副都統銜駐藏辦事。成都將軍成德革職。以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公奎林補授成都將軍。山東巡撫惠齡補授四川總督。俱馳驛赴藏。授爲參贊大臣。 初十日。率上諭。上次廓爾喀因鹽稅細務。與庫古武人等彼此爭執。鄂輝、成德、同巴忠前往該處查辦。並不剖斷明確。一切皆聽從巴忠謬論辦理。以致復滋事端。茲巴忠畏罪自殺。伊二人本有應得之咎。經朕格外加恩。不即罪罰。仍令帶兵赴藏。一切自應鄂輝、成德、理宜倍加奮勉。迅速懲辦。冠期抵藏。剿殺賊匪。以贖前愆。今伊二人任意延緩。每日按站行走。出口多日。尚未到藏。節據保柱奏、廓爾喀賊匪搶掠札什倫布之後。尚在定結、第哩、浪古等處逗遛窺伺。未經退回。此正天賜其魄坐待殲除。若鄂輝、成德行走迅速。早抵藏內。即可跟隨進剿。確戮無遺。乃竟滯不前。坐失機會。其諸謬甚大。豈可復膺封疆弗圖。鄂輝著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駐藏辦事。仍令舒濂幫辦。成德亦革去將軍。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聽候福康安調度差遣。鄂輝、成德、俱係獲罪之人。今復加委任。務須激發天良。勉力自贖。以觀後效。若再仍前貽誤。自必從重治罪。斷難復邀寬貸。所有成都將軍、著奎林補授。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未到任以前。仍著駐成辦理。倘軍務告竣。奎林再赴新任。四川總督員缺。著惠齡補授。其山東巡撫員缺。即著吉慶補授。惠齡現已陸續來京陛見。俟將衞藏辦事宜面加指示後。即馳赴藏。先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回福康安剿辦廓爾喀賊匪。事竣。再回成都接印任事。現在歷行籌辦軍需糧餉等項。孫士毅悉心籌畫。均極周到。仍著任彼一手經理。俟惠齡事竣到任後。再行交印起程。來京供職。其總督養廉。仍著孫士毅酌給各半支給。以示獎勵。欽此。

將軍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抵西甯出口。 二十九日。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侍衛曾勒保奏。臣福康安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行抵西甯。與臣勒保及舒濂、詢旨會同熟商。青海一路。冬令原有貿易番子往來。每覓有草地方。牧放馬匹。即遇微雪。不致壓沒牽驅。仍可牧放。惟柴薪無處採。牛糞難以撿拾。臣勒保現將柴薪燒燃等項。趕辦齊全。屆時能運送。以備糞草不足時接濟應用。亦可無虞缺乏。臣等以該處道路情形。必須詳細經行熟習之人。方能確實。查有跟隨堪布薩集、存留牧馬之番子瑪京達什東珠布等。現在丹噶爾地方等處。傳到該番子等。面加詢問。據稱。每次自藏至西甯。供保夏間起身。沿途牧馬飼行。並間遇雨雪阻滯。約行一百餘日。經過地方。並無林木。俱係帶糞燒然。今將軍裏帶柴薪。可備數草缺之之用。每覓有草地方。牧放馬匹。冬令亦可行走。惟口外穩路甚大。長行馬匹。不能疾速。每日不過六七十里。若遇大雪。即須停待就延等語。查該番子行走俱在夏令。其隆冬風雪情形。並未目驗。復傳當赴西藏貿易之青海所屬番子嘉木磋等。詳細詢問青海一路冬令能否行走。據稱。此路貿易往來。並無內地之人。惟青海番子常赴西藏貿易。我等於冬天行過一兩次。如雪不甚大。原可照常行走。一遇大雪天塞。不能融化。勢須停待數日。俟有大風吹散積雪。方可覓路前進。惟該處山高處陰寒凝結。即成堅硬。雪後遇氣較之夏間更甚。即如乾隆三十九年。曾遇大雪。塞夜不止。深至丈餘。守候甚久。此並非每年常有之事。就目下情形而論。天氣晴明。此路實可行走。各等語。復詢之青海札薩克鄂王索諾木多爾濟等。所言大概相同。臣等伏思口外地氣較寒。冰雪在所不免。詳查蒙古番子等所稱情形。不過偶爲雪阻。道路並不致隔絕。該處既有貿易番子往來。即可爲冬令能行之明證。若此時自西甯改道由打箭爐出口。紆遠往返。而巴塘、裏塘等處。仍係口外地方。山高雪大。亦復有風雪阻滯。臣等再因商酌。自當由青海一路行走。近日天氣和暖。爲西甯邊地所罕見。仰賴聖主洪福。自可無虞阻滯。即使間遇風雪。稍須停待。核之由四川赴藏程途。總爲捷近。不至欲速反遲。現在應用之馬匹、駝隻、氈絨、帳房、糧柴、薪等項。臣勒保自奉到諭旨後。隨赴西甯。趕緊備辦。陸到蒙古札薩克等。多方曉諭。安設軍台。雇覓熟悉番子。作爲嚮導。臣福康安一到西甯。早已預備齊全。自西甯到藏。口糧俱足敷用。連日檢點裏帶分派口糧。並傳集蒙古番子等。細加詢問。人無異辭。覓可定計行走。即於十二月初一日吉期。自西甯出口前進。現在西藏賊匪情形。總未據鄂輝成德詳悉奏報。惟聞賊匪尚在定結、第哩、浪古等處。負嵎據險。此時大雪封山。賊匪逃退無路。想鄂輝成德先後抵藏。自能痛加剿殺。大示兵威。今雖據把總楊登魁同藏珠等。在江孜地方打仗殺賊。亦未奏獲活賊。詳探賊情虛實。臣福康安五中焦盡。惟不即抵該處。欲迅速到。俾盡直前。以振軍威。而來賊巢。出口後。惟有設法懲行。以期早迎西藏。籌辦一切。據實迅速奏聞。仰慰聖懷等因具奏。硃批。欣慰覽之。欽此。

十二月。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等由西甯出口。 十二月初四日。陝西巡撫秦承恩具奏。爲欽奉上諭。著傳諭秦承恩。如海蘭察尚在該省。仍令取道西甯進發。並後二起巴圖魯侍衛章京等。計此時尚在陝境。該撫即令遵照前旨。俱從西甯一路行走。欽此。臣查海蘭察行抵西安。與臣面同商酌。在甘肅四川分路之成關縣地方。等候福康安確信。再行前進。嗣臣接準福康安來信。令海蘭察晝夜趕西甯出口。當即飛送海蘭察閱看。並飭布政使和甯。遞至甘肅渭州交替。茲查。第二起合婁英阿、豎三起阿滿泰等。先後過省。臣已將海蘭察仍由西甯行走之處。當面告知。俟全數出境後。另行具奏等因。

初十日。率上諭。福康安等會商由青海一路赴藏一摺。覽奏。嘉悅之至。前因勒保奏、青海一路冰雪較大。柴草糧藏。途中恐有阻滯。是以降旨令福康安到西甯後。與勒保、舒濂、商酌定議。若勢難行走。即改道案昌。仍由四川赴藏。但朕已料及福康安素性勇往盡功。能耐勞苦。雖有旨令其酌商改道。而福康安仰體朕蚤夜焦思。欲早得衞藏實在情形。方慰隔江。如青海道路可以行走。福康安必不辭勞苦。仍由青海前進。昨福康安在平番進中。已奏明俟抵西甯後。與勒保、舒濂、商酌。從青海趕發。業經降旨嘉獎。今福康安一到西甯。即將青海道路詳細確切。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吉期啓程前進。與朕心適相符合。實能仰體區區。克副委任。嘉慰不可言喻。福康安著給御用緞箱一箱、西藏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箱、用昭優獎。且摺內稱近日天氣和暖。爲西甯邊地所罕見。此實

上天護佑之嘉兆。易勝鎮手整詳。看來事機順利。明春大舉進剿。定能一頓百順。迅奏膚功。從此得以稍抒驅馳。迓歲迎祥。欣慰之餘。有何可喻。至勒保奎舒於福康安未到之先。將應用馬匹駝隻。盡數調撥。房口糧柴薪等項。設法趕緊籌辦。並奎設台站。屢覓熟悉番子。作爲嚮導。福康安抵西甯。得以定期遄發。所辦俱屬可嘉。勒保奎舒除明降諭旨。交部議敘外。著各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獎勵。至相內稱令海蘭察等由川赴藏一節。已據奏承恩奏到。海蘭察暨後一起巴圖魯侍衛章京。仍從甘肅菊赴西甯。現已陸續過境。其索倫達呼爾兵丁。現已陸續到齊。即令分起按程行走。仍照前旨由西甯赴藏。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查辦青海一路軍臺。十三日。奉

上諭。前據勒保奏。青海一帶。安設台站。現在查照雍正間舊例。自西甯以次安設。並令鄂輝於藏內管轄地方接站設台。直接青海交界。現已派將弁蓋帶口糧前往。如西藏地方安台尚未齊全。即令隨處代爲安設等語。此次台站關係文報往來。甚爲緊要。必須查照舊日章程。依次安設。中間毋稍間斷。方可辦妥。相通鄰近迅速。所有青海至藏一帶。沿途應安台站之處。是否可以通相接續。不誤遞行。勒保現在駐劄西甯。相距不遠。暫息可通。福康安啓程後。勒保自必遣人隨同前往。其辦理台站官員。亦必時有稟報。至福康安行過青海蒙古游牧地方。查舒在當噶爾一帶。知之必詳。所有福康安途次曾否遇雪行程迅速若何。及所安台站是否一律預備齊全。不能間隔之處。著傳諭勒保等即行詳悉探明。迅速馳奏。欽此。十四日。奉上諭。青海一帶所設台站。據勒保奏。現令藩司覺安。隨同福康安前往逐處安台。並恐西藏不及辦理。已派將備帶領兵丁馬匹。一同前過。代爲安設。迨大接奉寄信福康安諭旨。即飭口外軍台轉遞。不致遲誤等語。所辦俱好。前此諭令勒保等。青海一帶台站。暫停安設。原虛水草不便。今勒保於接奉初次所降諭旨後。並不拘泥。仍行照前安設。往來鄂遞。得以迅速辦理。實屬可嘉之至。勒保業已兩次奏部議敘。並經賞給荷包。著再賞玉扳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優眷。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辦青海一路馬駝。又奉

上諭。西甯一路。勒保等預備馬匹駝隻甚多。又垂舒令札薩克鋪馬四千匹。現在據垂舒奏札薩克王公獻馬一千匹。已降海字諭旨令其收受給價。是該處馬匹屬寬然有餘。福康安此時由青海赴藏。輕騎減從。所用馬匹甚少。其預備多餘馬匹。留存等候。未免徒費喂飼。今想口外一帶。近日天氣較往年和暖。途中水草不致缺乏。且海蘭察所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不過百餘人。所騎馬匹無多。著傳諭海蘭察。即與勒保商酌。帶同巴圖魯侍衛章京。著即照在內地行走起數。由西甯起程遞發。可以及早抵藏。至索倫達呼爾兵丁。見已陸續到京。本月二十外。可以分撥起身。抵西甯後。已屆春盛。該處馬匹備辦寬餘。即著勒保令帶兵爲什哈達侍森保率領兵丁。隨到隨行。以期迅速抵藏。若彼時賊匪尚在後藏。減拉木邊界逗遛。正可令海蘭察等帶領此項奮勇勁旅。直前追剿。更可將賊衆殲滅無遺。而該內僧衆番俗人等。見有官兵早到。人心亦可鎮定於剿捕機宜。實爲得力。欽此。

青海札薩克貝子羅卜藏色布騰、公達瑪林、台吉達什車木博爾等。照料巴圖魯等過境。十八日。陝甘

總督勒保具奏。海蘭察於十五日抵西甯。巴圖魯侍衛章京等於十六十八等日到來。將海蘭察作爲第一起。台吉達英阿作爲第二起。隨滿泰作爲第三起。擬於十九二十二十一等日起程出口。臣仍酌派熟悉路徑之人。作爲嚮導。取道前進。並據青海札薩克貝子羅卜藏色布騰、公達瑪林、台吉達什車木博爾告稱。我等深受大皇帝高厚天恩。率無報效。今蒙曾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從此出口進兵。我等在於青海地方。情願隨同照料。並可將新設台站所有屬下蒙古。順道運食。不致貽誤等語。臣察其情詞出於至誠。甚爲鎮躍。當即允其所請。並諭以爾等如此爭先趨事。實屬可嘉。自當遇便奏聞。上邀恩賞。該札薩克等俱各歡欣感激。莫能名狀。又具奏。札薩克等辦就肥馬三千匹。是數索倫達呼爾兵丁騎用。此外尚有各札薩克等呈獻馬一千匹。分爲二類。在納木喀多倫巴圖爾二飛以備中途接濟等因。奉諸字諭旨。將在事出力之札薩克蒙古王公等分別獎賞。欽此。

將軍、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抵黃河渡。又具奏。大將軍福康安於十二月初四日自阿什蘭水頭台起身。經過五六七

台地方。俱天氣晴和。行程安適。其六七台以西距邊稍遠。早晚寒冷。午間氣候尚和。惟此數站內。間有山路。石徑崎嶇。並山內有舊存積雪之處。不能馳走。十三日。行抵瑪瑪鄂博地方。遇微雪一次。旋即晴霽。並無阻滯。十六日抵黃河渡。即瑪楚喀地方。此數日並無風雪。惟口外天寒站遠。察有霧氣等因。

乾隆五十七年。

正月初二日。奉上諭。本日遞到鄂輝成德六百里奏報。朕以爲必係馳往邊界、打仗殺賊情形。及加披閱。鄂輝於十二月初三日發摺時。尚在前藏。成德亦甫自江孜行抵後藏。尚未帶兵前往聶拉木、濟嚨、絨轄等處。追捕賊匪。所奏均不過查看札什倫布廟宇堵塞及查詢保泰、雅滿泰、並審辦現獲賊匪等事。殊屬無謂。已於摺內詳悉批示。賊匪在邊界逗遛多日。坐待殲誅。鄂輝成德總不以爲事。一味心存畏怯。觀望遲回。以致定結逗遛之賊匪先行逸去。未能乘機痛剿。鄂輝成德實屬無福。坐失機會。殊屬可惜。著再傳旨嚴行申飭。計此旨到日。福康安早已馳抵前藏。略辦一二日。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並所調屯練番兵及索倫達呼爾兵。以次俱陸續齊集。福康安統領官兵。相時度力。攻圍截殺。自可將逗遛賊匪概行殲戮。即趁兵威勝勢。一舉集事。至成德所奏帶兵堵禦要隘。如賊匪尚未退回。應即行剿殺。並令穩克登阿帶領屯練兵丁。至聶拉木、濟嚨一帶。直前進剿等語。成德即使能奮勇前進。跟蹤追剿。其意亦不過將在邊界屯聚之賊匪悉行殺散。驅其自遁。即以收復邊境。賊匪籲懇乞降。仍出於希圖將就完事。並不思深入窮追。但賊匪反復無常。蠢肆恣擾。實爲罪大惡極。若弗大懲軍威。痛加剿戮。使其不敢再萌他念。不足以示懲創。即如前次鄂輝成德等辦理此事。亦祇因意存遷就。和事完局。致賊匪無所忌憚。故智復萌。此次豈可不掃穴擒渠。爲一勞永逸之計。況賊匪伎倆甚屬無能。現據鄂輝奏審訊現獲賊匪供。岡噶勒塔則西等。俱經巴都爾薩野派令清兵一百名。管理聶拉木官寨。遇見戴琫敏珠爾多爾濟。將跟隨之八人殺死。並將該犯拏住。又晉達爾結等九人行至定日。遇見番兵。將賊衆殺散。同時被獲等語。該處戴琫及番兵素稱懦弱。今遇見賊匪等。尚能帶兵剿殺。生獲多人。賊匪無能。即此可見。又訊據賊供。陽布地方即係廓爾喀賊人巢穴。薩濟嚨、聶拉木不過八九日路程。是賊匪巢穴距邊界不遠。且據供巴都爾薩野派頭人一路由濟嚨到宗喀。一路由聶拉木到第哩浪古。每路止有五六百兵。因兩處俱有藏兵堵禦。不能前進。惟瑪木薩野們占了聶拉木。就往後藏滋擾等語。是賊匪人數亦甚有限。無難剿辦。即日福康安前抵後藏。同海蘭察等統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帶兵各員。帶領屯練番兵及索倫達呼爾勁旅。鼓勇直前。痛加剿殺。自可深入賊巢。掃穴擒渠。永綏邊徼。想福康安久歷戎行。自能辦理萬妥。迅奏膚功。斷不似鄂輝成德之心存將就。止顧目前完事。福康安到後。惟當通盤籌畫。酌量機宜。總須厚集兵力。一鼓成功。方爲盡善。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奏設口外軍台。正月十六日。陝甘總督勒保具奏。爲口外應設軍台。臣於初奉諭旨之日。因藩司歐安國

同福康安出口。爲時尚早。賊恐臨期尾隨辦理。反有遲延。必須先行安設。俾福康安得以

接台行走，諸凡更爲順利，遇有文報，又可隨時接遞。臣賞即飭委甯夏府知府隆興、委昌營遊擊甯仁，帶領兵丁馬匹，先赴各台，遞一預爲安設，茲據該府隆興等禀報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已安至多倫巴圖爾，所有青海界內三十八台，業經一律安設齊全。福康安已於正月初二日行抵多倫巴圖爾，俱一路平安。從此相距西藏，僅止十九站，計福康安於開印前定可趕到海圖察台出口，以後於正月初五日已行抵十四台地方，行走亦甚順利等因。二十日奉上諭：據奈士毅奏，接到福康安知會即飛飭領兵副將各員，將調備隨爾格禪斯甲等處土兵三千名，即日管帶前進等語。已於指內批示，前接福康安奏，於正月初二日行抵西藏交界地方，計程節期，後早抵前藏，此時海圖察台林台已先後驛抵該處藏內原有兵丁，及續調屯練土番各兵，本有六千餘名，加以現調隨爾格禪斯甲等處土兵三千名，又加以索倫達呼爾兵一千名，勁兵已及兩餘，俱可陸續齊集，屬成極爲壯盛，而海圖察台林等俱久經行陣，勇猛將統領萬餘勁旅，鼓勇直前，又得福康安調度策應，以此攻剿賊匪，勢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而此扎爾喀拉特納巴都，即有藏內保佛地，不可干犯之語，現在又將前往騎諭之漢兵范忠達人，同跟役差回藏內，看其光景，自保開知大兵將到，望風臨落，將來勢窮力盡，自必投降，聽下哀懇乞降，若不趁兵威勢猛力遏絕，大示創懲，遽以受降完事，則賊匪無所畏懼，且其桀性狡猾，反復無常，設於大兵撤後，再滋事端，又須煩我兵力，而路遠到遲，緩急難及，是我之官兵竟白其計，爲其所使，是不成事，總此時福康安到藏後，於大兵尚未齊集之時，仍遵次諭旨，姑以撫諭率綏賊匪，使其觀望遲回，一俟官兵齊到，福康安及海圖察台林率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精兵猛將，出其不意，直前進剿，使賊匪猝不及防，更可大加剿殺，直抵賊巢，且扎爾喀所居騰布地方，距遠界僅止七八日路程，更無羅擺穴掘渠，落年賊境，福康安惟當堅持定見，統兵深入，以期一舉集事，斷不可存將就完事之見，即賊匪若迫乞命，亦當遵照前旨，嚴辭斥駁，必不得已，亦變俟其再四籲求，御筆哀懇，再行相機辦理，然總以乘此軍威壯盛，賊勢窮蹙之時，殲除巢穴，勿留萌蘖，方爲一勞永逸之上策也。至後藏邊界至扎爾喀，雖多有通賊路徑，但兵力合則勢壯，分則力薄，福康安等惟當統領大兵，直趨騰布一路，爲攻擣腹心之計，即有必須分兵政剿搭噶之處，亦止可另爲兩路，以資夾擊，策應斷不可於邊界通賊各路，零星分布，致以分而見單，此爲最要緊此。同日又奉上諭：西寧至藏分設台站，原以軍行兩資接濟，現在福康安、海圖察等均已先後到藏，其索倫達呼爾兵亦即日過境，若藏內台站仍前安設，坐台兵丁，零星則在便口，雖遞送雖親牧例馬匹，亦多未便，而驛遞文報，向由打前站一路接遞，可無虞遲滯，是以兩次降旨令勒保、鄂輝將青海新設台站，於索倫達呼爾兵過站後，即以次撤回，其藏地新設台站，亦俟索倫達呼爾兵過後，以次尾撤，既可節省馬費，亦可免兵丁當用站守之勞，想勒保等接奉前旨後，自已遵照分撤也。欽此。

副都統鄂輝、成德等始攻克瑪拉木，轟斃賊匪百餘人，獲其酋唱瑪達阿爾曾薩野。正月二十八日奉上諭：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經成德等攻剿黃麓、拏卡圍困，水道斷絕，口糧無資，是該處賊匪已屬勢窮力蹙，束手待斃，無庸立時攻克，悉數殲擒，而鄂輝、成德止派兵圍困，近及一月之久，始將賊匪一百餘人用火轟斃，乃奏到摺內，輒覥顏稱將喜拉木賊匪盡數殲除，將地方全行收復，並大其辭，並將帶兵人員逐列，其名單至二十三人之多，懇請加等陞用，實給巴圖魯名號及花翎等項，試思此次剿除一隅之賊，即欲如此優加恩典，將來剿辦濟嚕、綏靖兩處賊匪，及直抵騰布，落平賊巢，後又當如何加恩酬賞耶？又此次鄂輝、成德將固守官寨之大頭目唱瑪達阿爾曾薩野擒獲，係屬瑪木薩野之姪，實爲賊中緊要之犯，著福康安略加訊問，即派委員，迅速解京，其在事之官兵除陣亡受傷兵丁照例賞卹外，至帶兵各員內，朕謂鄂輝等奏摺，惟侍衛珠爾杭阿、永慶、阿尼雅布三人較爲奮勉，著福康安傳旨獎勵，各賞大緞一匹，其餘鄂輝等單內所開帶兵各員，並著福康安另行據實查明出力者，並加獎賞具奏，以示鼓勵，欽此。又奉上諭：此次大兵進剿，更不可不直抵賊界，擣其賊首，賊目悉數俘擒，不留扎爾喀頭人一名，並將其地方分給各別部落，傳其作我藩籬，綏靖邊境，方爲一勞永逸之上策，萬一實有萬難進取之勢，必不得已，亦必須大振軍威，痛加殲戮，使賊匪心寒膽落，實在畏服，而後撤兵，方可完局，然終非長久之計，福康安等久歷戎行，熟諳軍旅，自必能遵照節次諭旨，熟籌妥辦，計出萬全，斷不可因事有難辦，稍有遲就，縱不能立時奏績，即於數月內辦竣，亦無不可，惟福康安仰體朕心，悉心籌辦，以期迅奏膚功，永綏邊徼，至藏內所辦糧石，雖節據鄂

輝等奏，共有七萬餘石，牛羊一萬餘隻，足供一萬四五千人年餘兵食，國已備辦寬裕，但現在剿辦扎爾喀，定計深入，直擣賊巢，其事亦屬剋期，糧石爲事行要需，不妨寬爲籌辦，遲宜兵攻剿，勝不致遲延歲月，然需可備而不用，斷不可臨期稍有短絀，並著福康安通盤籌畫，有備無患，欽此。二月二十九日，將軍福康安具奏，爲籌辦前藏以東台站烏拉牛隻，事派官員喇嘛分段經理，以資運送，軍需事，編臣福康安在前藏時，以自後藏至軍營一路烏拉，竭蹶設法籌辦牛隻，自達賴喇嘛以下，皆踴躍從事，共辦牛一萬五千頭，分派隨台轉運，業經奏蒙聖鑒，現在遞運軍糧，照例給與烏拉價值，沿途毫無阻滯，辦理已有成效，惟前藏以東各台站運送軍火軍需到藏，甚屬遲滯，若不設法調辦，必致有誤軍需，查東路自打箭爐出口，由朝正司、裏塘、巴塘至南墩一帶地方，俱有設立土司等管理，且距打箭爐不遠，孫士毅就近妥備，尚無遲誤，其自南墩以西，即係達賴喇嘛所管，川省稽查較難，遞站更換烏拉，山高路遠，牛隻又易疲乏，而賞管之番民，番官等，經理不善，或不免有徒恣剋扣之事，因此番民等遇遲不前，愈形短絀，運員不能久待，便迫緊急，督官等即行逃匿，一站停擱，遂至通站不行，或竟將上站牛隻獸運過站，愈行愈遠，多致倒斃失送，殊非仰體聖主恤番黎之意，且自南墩直至西藏道路，共計三千四百餘里，內祇森木多、拉里兩台，其去台較近之處，台員尚可稽查，若相隔萬遠地方，實有鞭長莫及之勢，臣福康安屢次駁飭，並派藩司提定前往稽查，力加整頓，無如未定章程，辦理仍屬竭蹶，臣等悉心籌酌，必須良處通行，方可源源接濟，惟有另辦牛隻，分撥各台，專派委員及能事喇嘛等分段經理，以免耽延貽誤，隨行令道員林儁通盤籌畫，並與達賴喇嘛、濟倫呼圖克圖等往返札商，使各站均有受雇牛隻，照例給價，到站即行，諸藥可以盡除，查南墩至藏，原定八十一站，今作三十六站，每站派令應出烏拉之人，辦牛三百頭，共牛一萬六千八百頭，按站分撥，又將各站共作爲一段，每段各派知縣、佐雜一員，督理，並委道員徐長發、候補知府李藏宣往來稽查督催，達賴喇嘛亦按段派撥總辦喇嘛一名，幫辦喇嘛數名，專司其事，內有包墩至洛扎宗十一站，係怕克巴拉呼圖克圖等，及噶廈大喇嘛所管，除達賴喇嘛所派喇嘛外，並令達賴喇嘛寄信各呼圖克圖，分派妥人經理，呼應更靈，所有此項牛隻，俱係常川安設，凡川省運送軍火軍需等項，仍照原定八十一站之處，發給價值，交新派站員，照時喇嘛等發給，如有從中侵扣之弊，即行從重治罪，番民踴躍趨公，而一切兵差要需，可以計程到藏，沿途不致延擱，管屬兩有裨益，此具奏等因，奉硃批：應令和琳統理此事，欽此。

二月兵部侍郎和琳馳驛赴藏。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前藏事務，前已有旨令鄂輝即行回藏辦理，此時正屬大兵進剿，一切軍需要務，均賴妥辦，和琳人本細心，遇事尚有主持，若藏地劉於審辦粗率，接濟官兵及查辦整飭諸事，自所優爲，且係朕特派之人，衆人亦所共信，現已降旨令其馳驛前往，接辦藏務，其應行查辦事件，如鄂輝有未經辦竣者，和琳到後，即行接手查辦，以資經理，欽此。

副都統鄂輝督催自藏至軍營一帶糧運。三月初三日，奉上諭：鄂輝前已有旨令其俟福康安到達界後，即回至前藏辦事，但現在大兵進剿，一切糧運烏拉事務，及後路一切卡汛策應，均著交鄂輝常川往來，校綫稽察，督率催儲，務俾源源接濟，倘有遲誤，則惟鄂輝是問，設若恐其一人難於兼顧，則暫留滿員，令其二人料理，欽此。

賊酋阿爾曾薩野解送京師。三月初三日，奉上諭：鄂輝等訊拏賊匪頭人阿爾曾薩野供稱，此次扎爾喀與唐古忒開釁，是巴都爾薩野誘了沙瑪爾巴的話，所以開起來的等語，沙瑪爾巴與巴都爾薩野狼狽爲奸，此次扎爾喀侵擾後藏，皆係伊二人從中唆使，爲之主謀，實爲此案罪魁，即日大兵進剿，務須將伊二人生擒解京，從重處治，以申憲典，而快人心，又據鄂輝等奏，現獲賊匪五十名，除審經正法外，尚有賊匪二十四名，現委員解交福康安審訊辦理等語，此等被獲賊匪，已據鄂輝、成德訊取供辭呈覽，著福康安遵加審訊，如有應行

解京者。即遣委員押送來京。以備訊問。如無可備問之犯。即在彼處正法。此內阿爾哲隆野一犯。係瑪木誅野雲旗。雪賊中大頭人。即將該犯一並遣送解京。毋稍遲延。欽此。

帕克哩營官率番兵收復哲孟雄宗木地方。

三月初三日。本上諭。據福康安奏。帕克哩營官率領番兵。將哲孟雄宗木收復。福康安俱後加獎賞等語。營官番目等能將遠年被占之地方。大半收復。尚屬奮勇著福康安尋行酌量賞賚。並諭諭營官番目等大皇帝聞知獎勵等打仗奮勇。要回被占之地。特加恩賞伊等益知感奮。欽此。

第巴博爾東自陽布回藏。保泰、雅滿泰革職治罪。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據福康安奏。試探自賊巢回藏之第巴博爾東供稱。乾隆五十五年。因廓爾喀銀兩一事。遠遁喇嘛達博爾東同喇嘛等前往講論。沙瑪爾巴稱。你們來的。不是正經講事的人。又沒有銀子。算不得非情。還是叫你們辦事喝布倫等前來再講。至上年六月博爾東跟隨札薩克喇嘛前往。約沙瑪爾巴出來講和。行至半路。有許多兵將札薩克喇嘛及博爾東等追殺。又將喝布倫等叫去見王子等語。沙瑪爾巴妄許與當在陽布日久與賊匪結為一氣。前次丹津班珠爾寄信回藏。自稱老病無能。有心要替藏內出力。明係聞知大兵將到。和好之語。嗣接到鄂羅等諭帖。沙瑪爾巴又囑令丹津班珠爾寄信回藏。自稱老病無能。有心要替藏內出力。明係聞知大兵將到。巧為卸罪地步。今據博爾東供出各情節。是上年係由廓爾喀誘致丹津班珠爾等。詐稱奉全佛沙瑪爾巴從中設計主使。丹津班珠爾等聽其蠱惑。致被誆去。其實回藏內之信。尚想唐古忒見好。實與暗與賊主謀。居心險狡。是為此案罪魁。即且大兵進剿。務將沙瑪爾巴設法生擒解京。處以極刑。方足以快人心。至前據鄂輝等諭出拉特納巴都爾寄呈保泰、雅滿泰稟內稱。前者我王子給過二位大人稟帖。二位大人並不與我們作主。也沒有給我們諭帖等語。當經傳諭福康安。以廓爾喀未經侵犯邊境之前。即有稟帖呈寄保泰、雅滿泰。自必將索取地租緣由說明。何以伊二人並未奏聞。亦未將拉特納巴都爾原稟進呈。令福康安向保泰等查訊具奏。今福康安訊問保泰供稱。許銀兩一節。原有所聞。上年春間。廓爾喀來稟。提及唐古忒欠伊銀兩一事。當即飭令喝布倫等查明。丹津班珠爾等供不肯說出實情。祇稱本有私債。我因廓爾喀已經投順。所言私債。唐古忒情願自行清理。想來即可完事。是以未經具奏等語。保泰等於許銀兩一節。既供有所聞。且賊匪未經進擾之先。所寄稟內。復提及此事。乃保泰等竟敢徇隱不奏。情殊可惡。前經降旨將保泰、雅滿泰二人枷責示儆。今據福康安奏稱。將保泰革去四十板。另換重枷枷號。雅滿泰與保泰屬親。均早有旨將伊押回前藏。並著照保泰之例。照案枷責。以示炯戒。欽此。

濟嚕呼圖克圖及各寺喇嘛交出火藥鉛丸馬匹。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據福康安奏。探聽火藥鉛丸一摺。內稱。前藏南界貿布地方。出產硝磺。隨傳集濟嚕呼圖克圖、札薩克喇嘛、堪布倫等。令將存貯火藥鉛丸交出。現據呈交火藥二千四百餘觔。聽候運送軍營等語。軍火為行兵急需。福康安到藏後。即查知該處產有火藥鉛丸。即諭令濟嚕呼圖克圖等就近交出。既可早為備備應用。且省內地運送之煩。另降諭字諭旨。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又各寺喇嘛及喝布倫等。俱有自愛好馬現的加賞委選得壯健好馬一百匹。俟到藏後。再添買好馬數百匹。一併先送軍營。籌辦一切。俱見留心。覽奏深為嘉慰。欽此。

酌定征兵日支口糧數目。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征兵日支口糧。前據鄂輝等奏。每兵折給糌粑一觔。經軍機大臣議駁。照上次辦理巴勒布成例。折給糌粑一升。原為慎重軍需。見今據福康安奏。糌粑一升不敷口食。然請每兵每口仍給與糌粑一觔等語。現在大兵進剿。進期迅速蕆功。即稍有多費。原所不靳。即著照所請。每名每日給與糌粑一觔。俾官兵益加踴躍。以期速奏膚功。此時轉不必錙銖計較也。欽此。

保泰更名伊習渾。

奉上諭。保泰之名。與從前裕親王相同。裕親王係近支宗屬。自宜敬避。乃從前那木札爾旺札爾皆所悉知。並未更改。以致伊福福祿誅。現已改名為伊習渾。以後遇有鞫伊事件。即以此名書寫。欽此。

詔授福康安為大將軍。

三月十五日。奉上諭。福康安統領大兵。剿辦廓爾喀賊匪時。授為將軍。與外省駐防將軍體制稱謂相同。究覺等威莫辨。此後福康安總稱為大將軍。遇有檄驗行文等事。寫以大將軍列銜。更覺威嚴。尊重使番眾生畏。賊匪破膽也。欽此。

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前因福康安統兵進剿廓爾喀。由青海一路趨赴西藏。道路遙遠。沿途犒賞不無需費。曾經加恩於軍需項內賞給銀一萬兩。現在福康安統領大兵已於二月十七日趨赴邊界。將來進兵時。一切獎賞自仍需用。著再加恩賞給銀一萬兩。仍著於藏內所貯軍需內支給。以示體恤。欽此。

仲巴呼圖克圖解送京師。

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諭。仲巴呼圖克圖在札什倫布廟內。一聞賊匪逆焰信息。不思率眾保護廟宇。輒收拾細軟物件。先期逃遁。其弟甚重。前經降旨令孫士毅於該喇嘛抵到打箭爐時。分別查辦。茲既據查明該喇嘛所帶物件無多。且祇尋常行李。並無細軟貴重之件。自無庸解赴江寧。即派委員。將該喇嘛及隨從人等押解赴京。另行酌量安插。至札倉喇嘛羅卜藏策登等四名。係隨同羅卜藏丹巴占卜遮來案內應行解京要犯。並著孫士毅一並派員解京。毋得視為藏中解京尋常之犯。致有疎虞。欽此。

兵部侍郎和琳二十五日抵成都。具奏。西南屏蔽孫士毅據稱。出口軍火已有二十餘萬運送。兵餉已有七十餘萬。西藏道險程遙。此時尚未到齊。軍營自收復濟拉木以後。鄂輝成德先後帶兵赴濟嚕一帶查辦。福康安業已趨赴邊境。相機進剿等語。所有一切應辦事宜。容臣到藏。悉心籌畫。凡事與福康安往返札商。以期無誤事機等因。奉硃批。好一切勉之。欽此。

范忠及色角七哩自陽布回藏。

三月。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查陽范忠及色角七哩自賊巢帶來各稟。懇總藏兩價賊為詳。以唐古忒俄合同負欠理屈。誘脅說合。而沙瑪爾巴給喝布倫信內語義。實係盛大賊勢。恐嚇多端。賊匪明知欠項虛實。特欲藉此歸咎藏番。見其召釁有因。即可為免罪地步。現在惟有直前進剿。統兵深入。一舉蕩平。等因。奉上諭。賊匪當肆行滋擾之後。仍不知悔罪畏懼。其所寄稟信。尚敢遞其詭譎。藉索欠為辭。意在為唐古忒人等脅誘說合。情殊可惡。而沙瑪爾巴給喝布倫信內。其敢張大賊勢。以虛辭恐嚇此邪大無忌憚。實不可恕。但所寄各稟信。特藉欠項為名。以見曲在唐古忒人等。預為卸罪乞降地步。是賊匪經信內雖未露服罪之意。而中情懼怯。已屬顯然。賊人狡計大槩不過如此。福康安等惟有堅持定見。勉奏膚功。以擣穴擒巢為正辦。更無二議。現在福康安已行至郎塘地方。計日內。早已直逼宗喀。將擒木濟嚕賊匪拉特納巴都爾誅屍。欽蕩公中堂大將軍台前。聞得公中堂大將軍已到前藏。心甚喜歡。本應遣人前來迎接。呈遞物件。因與唐古忒不和。所以不敢遣人前來。原聞有巴勒布的人回藏。也不能多帶物件。敬具微物。伏乞大將軍賞收。從前我祖父與達賴喇嘛相好。常常寄信與我們。又發銀子來。令我們變造銀錢。自前盛達賴喇嘛圓寂之後。業頭人總不照依辦理。此後我們發銀錢的達瑪。從沒有事辦。所以與藏裏的銀子不到我這裏來。銀錢的成色就不好了。想著唐古忒與我們原是一家的人。為了此事。屢次寫信字與唐古忒人。屢屢遣人來送東西。唐古忒總不肯聽信。我們原知道藏裏是大皇帝的地方。原不敢遮攔。因藏裏大人們沒有把這些情由奏明大皇帝。我們想著若發兵逐界來。藏裏大人自然是要奏的了。所以上次纔到協噶爾來的。並不是要搶

占藏地。後來有天朝官員來驗驗。又有藏員的人來講和。立了合同。如今唐古忒又不照從前講和的話。我們纔把噶布倫們要進去。發兵到後藏。我們總照講和的話行事。沒有過於生事。講和的合同。彼此各有一張。求大將軍查一查倒底是誰非。如今大將軍既奉大皇帝旨意來藏。祇求將兩下事情剖斷明白纔好。再南甲噶爾的第哩巴察地方。有心要搶藏裏地方。斷我們與藏裏相好。據住了他。如肯施恩於我。將來第哩巴察有其麼事情。還按得住。如不肯施恩於我。就管不得了。現在該當如何辦理之處。恐祈即給回諭。謹稟。

金花緞一匹。　布一匹。

著甚片一方。　裏面兩色氈一方。

千里鏡一筒。　花露一瓶。

大將軍檢諭。歸爾喀拉特納巴都爾知悉。聞得本大將軍恭奉諭命。統領大兵前來。前接爾呈咨總督將軍案內稱。唐古忒人許給銀兩。並不按年給與。背棄盟誓前言。轉帶領多兵前來。此事如何辦理。並未奏請大皇帝諭旨等語。此言實屬無知已極。大皇帝睿斷中外。事無鉅細。悉奉聖明裁酌辦理。爾之使者遊莫。曾未見耶。即本大將軍現在督師前來。屢致討伐。業承聖諭。敬謹遵辦。豈有未奉聖旨。即輕涉爾境之理。至爾部落與唐古忒人等。既因錢債細事。彼此爭鬨。即應將實在情形。稟明天朝駐藏大臣。聽候查辦。設或駐藏大臣不為辦理。亦應稟知總督將軍等。自必為爾秉公剖斷。且爾上次有進貢頭人巴拉叭都爾喀瓦斯哈哩薩野等。曾蒙聖恩賞給頂戴。爾即欲具表。遣頭人齎奏大皇帝。誰能將爾差人阻抑。乃爾自外生成。輒敢稱兵滋事。藐視天朝。不但占據邊界。且敢侵犯札什倫布。將爾宇塔座損壞。搶掠金寶什物。肆行搶掠。爾豈不思衛藏之地。即天朝之地。豈容爾等作踐。況爾得受大皇帝封爵。寵榮逾格。乃爾竟全不知感激天朝恩典。反復無常。負恩背法。實屬罪大惡極。寬恕所不容。今本大將軍奉命剿滅大兵。問罪爾巢穴。務在悉數殲擒。不留餘孽。此皆爾野性自作。遠取滅亡。憑其滿盈。罪在不赦。至爾給噶布倫信內稱。若能說合。也免漢番官員生靈塗炭。爾喀拉特的生靈受罪。如要動干戈。我處也預備著等語。尤屬妄誕。本大將軍統領雄兵勁旅。不一以當千。爾所目擊。隨後尚統有猛將率領大兵。陳設遊發。較現在所調之兵更多。將士亦更為驍勇。諒爾等烏合之眾。無及本大將軍恭行天討。號令嚴明。即行統領進剿。斷不似從前與爾說合完事。諒宜知悉。倘經發檄曉諭。尚未旅爾稟覆。並納齊納剛來藏。控爾呈遞本大將軍來案。如尚未接到前諭。但案內不知悔罪。猶以藏內不使銀錢及不依合同清還銀兩為辭。嘵嘵辨論。剛來剖斷。可謂貪愚已極。爾部落與唐古忒往來貿易。即或藏內不肯行使爾之銀錢。不過交易細故。何得藉此為辭。遂爾擅發。肆行滋擾。至於藏內不依前立合同給銀一節。爾欲以此為唐古忒以見召釁有因。並非爾無故敢於侵擾。所言尤辭。遂爾擅發。肆行滋擾。至於藏內不依前立合同給銀一節。爾欲以此為唐古忒以見召釁有因。並非爾無故敢於侵擾。所言尤為悖謬。上次爾部落與唐古忒說合。丹津班珠爾等為爾等誑騙。私許銀兩贖地。寫立合同。試思爾搶占之邊界。原係藏地。理應退出。何得強索地租。是此項銀兩。本屬不應付給。乃敢強辭復提及前項。實為狂悖無知。本大將軍現在統領大兵。爾既獲罪甚重。盛怒在即。何得以此等無理之辭。妄行瀆渎耶。又來案言。南甲噶爾之第哩巴察部落。向思搶占藏地。爾部落為藏地屏蔽等語。所言實屬狡詐。第哩巴察離藏甚遠。不但與唐古忒無隙。並且未通往來。安得有搶占藏地之意。本大將軍聞得爾部落從前與作木朗打仗。第哩巴察激於義憤。曾經協助作木朗。擊敗爾之匪眾。是第哩巴察部長久與爾喀為仇。一聞大兵進剿。自必仰藉聲勢為我先驅。今爾詭稱第哩巴察

四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因進剿廓爾喀應須分路進兵曾經降旨令福康安海蘭察作爲一路令林愍勇作爲一路嗣因奉林身故又令福康安會同商酌或令台斐英阿臨同海蘭察作爲一路令岡福康安先後奏到各摺及本日奏到圖樣自以濟嚕爲進兵正路將來大舉深入覓可由此一路併力合攻軍勢更爲壯盛似無須分作兩路且福康安亦必須海蘭察一同領兵更爲得力若令海蘭察另領一路則福康安未免孤身較單或遇緊急之時海蘭察未能策應轉恐於事無益即令惠齡同海蘭察作爲一路惠齡素力較淺於緊要機宜亦難參預聚再四思維莫若福康安海蘭察惠齡同在一路統領大兵竟由濟嚕直前通剿自當勢成破竹若福康安等前進事事擬必須分作兩路該處帶兵人員成德人雖粗硬但伊曾任將軍提督經歷戎行且薩拉木地方究係成德克復者令其率領兵丁作爲一路並令台斐英阿幫同前往於濟嚕剿除賊匪自可率領賊勢而備來攻備進剿之時可以無須分路福康安於濟嚕剿除賊匪後統兵深入其薩拉木濟嚕一帶或虛賊匪鈔截不可不預爲堵禦即令成德台斐英阿在彼處一帶率兵分駐往來策應以壯聲援更爲萬妥欽此

閏四月領除大臣成德師次薩拉木查獲賊匪奸細羅卜藏策登等家私沒於官

閏四月初四日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成德帶兵至薩拉木時有谷兒莱羅卜藏策登之女工噶布策送信與賊匪得以預爲準備經鄂輒成德在邊界查緝查羅卜藏策登於上年賊匪滋擾時將家內物件託伊妻弟喇嘛寺喇嘛依什納木甲寄存番民札木央從來家內賊匪至薩拉木令羅卜藏策登之壻多爾經納木甲帶路並將羅卜藏策登夫婦帶往賊中工噶布策亦逃往賊中俟將來剿平賊匪務將該犯等拏獲從重治罪所有羅卜藏策登寄存各物均應入官交西藏噶倫變價應用臣等已飭知防守隘口弁兵實力查拏不準沿途番民私通信息等因

兵部侍郎和琳行抵丹達查催沿途運送軍火

閏四月初四日兵部侍郎和琳自丹達具奏南墩即入藏界自南墩至石板溝七站爲江卡管官管理阿足至巴貫七站爲乍了呼圖克圖地方包墩至納貫七站爲察木多呼圖克圖地方思擦至嘉裕橋四站爲內烏齊呼圖克圖地方以上三處俱係該呼圖克圖委商卓特巴管理自洛隆宗直西藏皆屬達賴喇嘛屬下管官喇嘛分管臣過江卡時查看烏拉情形即屬短少每起軍火到站必須等候數日方能起行當即將該台員管官面加申飭並詢以每站添備牛三百隻曾否齊全據稱回達賴喇嘛文書已到二十餘日至今未見管官添備等語臣即欲將該管官拏問並請於十日內辦齊出結存案臣想番民受皇上養育深恩又未經歷軍需一經恐嚇即知懼懼是以酌留貫琪零候補參將徐南鎮催辦俟其十日備齊再行賞給昨據該參將稟報一切軍火皆已起行核算牛隻數目所差無幾惟乍了頗烏齊呼圖克圖遠處山後而所管地方不但添備牛隻全未備辦一切軍火總皆於各等處堆積詢之台員解員等僉稱每換烏拉一次等待十日半月不等從前運過之項半係台員采買烏拉又有解員自備牲口並有先行發給腳價至今未曾應付者臣恐係該員等自知逗留過口爲卸責地步除密訪查竟屬實在情形每見該商卓特巴等或係年老殘疾素不管事或係新進少年民情不服即現在一二辦事之人滿口不敢遲誤亦祇一味顢頇臣當面諭以皇上軫念番民體恤黃教不惜數百萬帑金勞師遠涉之至意並告以達賴喇嘛深知感激天恩現在如何出力爾之呼圖克圖受恩深重爾等亦係黃教信人理宜踴躍奏公爲是況官給腳價並不苦累番民等而該商卓特巴等總屬言語支梧臣一路更令通曉番語者暗中訪問民情大約番戶男婦窮苦居多頗屬當差希得官賞腳價因議令台員自行雇覓而番民又以畏懼商卓特巴爲辭臣再四思維衛藏地方喇嘛素來驕縱過往人員未免多假以辭色然今當軍火萬緊之時若不恩威並用使之知所儆懼徵未台員更覺呼應不靈且查商卓特巴不過係該呼圖克圖手下僧人非如藏中札薩克噶布倫等素請授與者可比況伊稍上或藏珊瑚頂或戴寶石頂尤屬不合臣即令將伊頂藏摘去責以不遵王法即係逆背佛法令其長跪多時始據點請出結如敢倘蹟其餘番官

第巴大約添備牛隻一節未曾安設然尚有烏拉應差不致過於耽擱似此二處商卓特巴之遲無忌憚臣仍嚴加賞罰以示勸懲至於達賴喇嘛所派各站督辦牛隻之喇嘛在邊卡僅見一人餘尚未到現已雇行騾馱外查台臣稍加懲創後聞各處現在趕緊辦理據報乍了恩遠處堆積軍火皆已陸續起運惟自察木多以西至拉里一千五百餘里山勢尤登陡險如瓦合丹達拉里有名大山雪未融化其餘諸山亦皆崎嶇行走不易臣現在已抵丹達查至四月初一日起至閏四月初二日止已經運過丹達大山火藥鉛子弓箭火繩共有八百三十一包銅錢十五萬兩弓五百張箭一萬枝臣一面札飭前於江卡委催之候補參將徐南鎮將已過察木多各起軍需節節跟催復添委遊擊烏爾公阿星往迎催務於閏四月內趕赴前藏其未過察木多各起軍需除札致孫士毅一體嚴催並飛飭各台員上緊設法雇運務使源源接濟庶不致仍前玩誤再查乍了察木多類烏齊三處係康熙五十八年既定西藏官給達賴喇嘛地方今各該處雖有呼圖克圖其商卓特巴頭人自應達賴喇嘛商同駐藏大臣驗放未便聽其專擅顢頇係各一部落然現當辦理軍需又未便遽易生手臣已將該商卓特巴遲誤情形札致達賴喇嘛及濟嚕呼圖克圖並咨呈大將軍公福康安在案俟臣到藏後與達賴喇嘛等商酌或暫委委人管理或歸於濟後章程另行辦理嗣聞大爲等站烏拉尚少軍火亦有停滯臣當即趕赴該處督辦一切查過丹達後前途祇有叢貫拉及阿爾多擦竹卡拉里處馬貨數處大山風雪不時然臣前過瓦合時上下一百六十里積雪更深路徑險仄兼以烏拉缺少雇覓催趕仰託聖主洪福並無阻隔計月半以前總可趕抵前藏所有臣一路辦理烏拉催儲軍火緣由理合由驛奏聞等因奉硃批遵汝去究大於事有濟可喜之至餘有旨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三中

紀略中 原目作方略

兵部侍郎和琳、副都統銜鄂輝、四川總督惠齡分段督催轉運糧餉

閏四月初七十六等日奉上諭現因西藏辦理軍務一切糧運烏拉關係緊要且當諸務盛殷之後唯在整頓是以特派和琳前往督理但大臣中如和琳細心曉事者即不可多得將來事定後派往駐藏大臣不過於副都統等員內酌選安靜者派往烏能處係曉事之人即同在一處辦事尚恐不得主見若分駐前後藏兩處勢必不相上下或至爭競甚至遇事互相推諉轉於公事無益現當軍興之際前後藏派令鄂輝往來巡查原爲目下一事將來大功告蔵後藏地方並無須發兵戍守一切藏務俱在前藏經理其後藏祇係班禪額爾德尼黃修之所又安用分員駐守平總之此時惟在福康安等的籌迅勦機宜一俟大兵齊集先將濟嚕賊匪勦盡剋期攻擣陽布挖穴掘渠爲一勞永逸之舉計其善後事宜均可緩爲酌議也欽此

又奉上諭所有濟嚕以內糧運烏拉等事節經降旨令和琳在藏督辦鄂輝往來後藏催查但伊二人所辦同係一事斷不可稍分畛域致滋推諉務須互相商酌彼此關照兩人共事如同一人若和琳在藏駐劄時鄂輝即至洛隆催查儲運如鄂輝回至前藏時和琳即赴後藏至濟嚕一帶督率催查總期軍糧運送迅速無悞至濟嚕以外雅長莫及非二人經理所能周到今思惠齡本係參贊大臣又係本省總督一切呼應較靈所有濟嚕以外及大兵所到地方需用軍糧竟著惠齡專辦不必同福康安帶兵前進將來大功告蔵惠齡轉輸之功即與戰勝之功無異朕必與福康安海蘭察一體加恩並不因伊未曾督戰稍存歧視惟自濟嚕以外糧運設有缺誤則惟惠齡是問欽此

兵部侍郎和琳具奏，為籌辦運送軍火糧餉，酌定限期催儲章程，以期迅速事。竊臣於初四日出打箭爐，十五日至巴塘西之竹巴籠地方，由福康安報便寄到奉上諭，據福康安籌辦前藏以東各站烏拉各摺，所辦俱妥，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糧運為軍行首務，台站烏拉最關緊要，經福康安與達賴喇嘛、濟嚕呼圖克圖等札商，使各番俱有乏倦牛隻，照例給價，到站即行，可期無誤。但必須統理得人，經付更為妥協。前已有旨令惠師領兵勦賊，不必再回前藏，其一切藏務，令和琳妥為經理，和琳此次勦辦赴藏，行走迅速，約計閏四月內可以抵藏。所有此項台站烏拉等事，著交和琳督率統理，可期得力。欽此。臣出口後，留心查查，見牛馬缺載，人夫背運者不絕於道。一面催令趕緊行走，並接見護送員弁及台站糧員，問以牛馬人夫，昔缺幅重，每日行程若干，如何更換烏拉，不致耽擱之處。據稱牛馬皆係各土司督官備辦，照例給價，自去秋至今，來往日久，間有死傷，準多被乏，故亦間用人夫背運。每二人抬牛馬一匹，經採番貿設法籌備，不時委員查催，現有委員皆係率文送藏，計人夫日行二三十里不等，牛馬日行四五十里不等。每起軍需到台，須得等候齊集，方可發給烏拉各等語。查，自打箭爐至前藏，五千三百餘里，似此行走，勢得四月有餘，方能抵藏。現在福康安正領兵深入，剋期擒賊之時，雖藏內現有火藥鉛彈已運後藏，尚不致有缺乏，但軍火糧餉，可有備無不容稍有不足。今復奉恩旨，前藏以東台站烏拉，交臣督率經理，今查，自藏界南墩以西，經福康安與達賴喇嘛札商，作為五十四站，每站站送牛三百隻，受僱腳例給與價值，自可較前加快，然以臣耳目所及，現在情形，若牛馬僅行四五十里，即每站再有三百隻，亦不能期其迅速。莫若立定限期，申明賞罰，不特護送員弁不能任意行走，若遇卸過兩臣等，亦得有所查考，查口外山路陡險，風雪不時，側徑偏橋，性石林立，遇非同行，遇入夜亦可留行，臣愚心籌計，果如烏拉不誤，催儲得力，均折遞運，雖易一日，亦可限行八九十里，牛馬既運於人夫，事體亦歸於盡，一今酌中定擬，擬區之區，每日限行八十里，凡一起軍需到站，不必俟其齊集，各員立即分派烏拉，武藏撥兵護送，隨到隨行，下站查明時日，折算限期，如其有超過出力，於限內趕多程途，不抑其有催儲不力，遞遲限期者，俱責令總理台站道員等，據實查明，申報臣等，分別獎賞懲罰，設各員辦給烏拉，通盤撥用人夫，解員館於區使，亦照牛馬限期，當所不禁，或竟有遲限過多，經臣等查出，除責未員弁從嚴究辦外，其沿途總理道府，副參遊擊等員，亦照一併戰參治罪，俾各自顧考成，知所奮勉，庶於軍行要務，大有裨益，本日接據巴塘稟報，有運送火藥鉛丸弓箭三起委員到站，皆係人夫背運，尚未到齊等語，臣因立法之初，即此可以試驗，必得親身經理，竹巴籠距巴塘九十餘里，當即驛回，率領合員將備，將現有牛隻騾馬儘先到者，分載催行，據稟奉員，務須按限行走，並飛前途台站，一體迎照辦理，臣隨路查察，自可驗其勤惰，因見巴塘土司火忠札布，告以西藏所屬喇嘛等巴等，現在遵辦牛隻之事，該土司自稱久受國恩，當思報效，懇請多方搜覓，亦照西藏所屬，除現備烏拉之外，情願遵備三百隻，伺候受僱等語，臣逐面加獎勵，從優賞賚，一面將管割章程札商孫士毅酌擬益，再當頒行各站等因。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馳赴察木多，督辦運送糧餉。

閏四月十七日，奉上諭，孫士毅奏，打箭爐至前藏道里遼遠，軍儲等項，未能剋期迅速，現在帶領幹員，親赴察木多駐劄督辦等語。所辦甚好，此時福康安等正在集兵進勦，運軍儲最為緊要，正賴此番，念今孫士毅移駐察木多，親身督辦，呼應既靈，而承辦之員，亦可隨時稟商，聽候調度，一切糧餉等項，更可迅速儲行，事事應手，孫士毅不辭勞瘁，實心經理，殊屬可嘉，著仍賞戴雙眼翎，並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隨發去，以示優眷，口外地方烏拉等項，俱係各該土司出派受僱，非內地民夫可比，若過於緊緊，或致避不前，轉有遲誤，務在寬猛得宜，善為招集，想孫士毅自能辦理協宜，俾土民等踴躍趨事也，至軍行需用糧餉等項，由川省至察木多有孫士毅在彼督辦，自可不致遲誤，其自察木多以西前藏，至濟嚕以內地方，已有旨令鄂輝、和琳分頭，由川省至察木多有孫士毅在彼督辦，自可不致遲誤，其自察木多以西前藏，至濟嚕以內地方，已有旨令鄂輝、和琳分頭，由川省至察木多有孫士毅駐劄察木多，相去較近，一切更可知會商辦，其濟嚕以外，及大兵勦賊所到地方，糧運尤關緊要，亦已有畛域，輪往照料，今

藏一帶。現督催更可隨處查明行走遲速。以定勸懲。伏查自軍興以來。東路各台烏拉應付不齊。每致軍需遲滯。先經大將軍公福康安派委甘肅市政司崇安在察木多等處住來查辦。又復專派游擊宣仁楊宗漢等員分段督催。臣和琳經過時隨從催有家人數名。原本之員差遣。當即督催相機布置。即將程限賞罰章程。面飭遵辦。並囑令齊爲驅駕。不激不隨。該員等俱能體會而行。臣等處地方請將督催官兵人等施恩獎勵等語。此次在擦木攻戰卡。並將郡噶爾轉爾甲前來賊番擒獲追殺。恢復濟嚕地方。所有巴圖魯侍衛官兵。奮勉爭戰。殊屬可嘉。似此出力人員。理宜施恩。合褒英阿著賞給數秩大臣。阿滿泰遇有副都統缺出。即行坐補。至定西鎮前次攻戰。得受餘傷已賞給二等侍衛矣。桑吉斯塔爾芒屬奮勉。又經受傷者賞給雜勒丹巴圖魯名號。授爲二等侍衛。吹札布賞給琫倔額巴圖魯名號。三等侍衛索多爾海。賞給尼堅額巴圖魯名號。呼倫貝爾副總尉巴濟達爾賞給賜濟爾巴圖魯名號。三等侍衛達郎阿賞給喀勒塔薩巴圖魯名號。布達海佐領奬賞花翎。色爾滾賞給托廣洪武巴圖魯名號。呼倫貝爾奬賞花翎。拜薩爾圖賞給色勒巴圖魯名號。屯練遊擊郎爾結賞給喀達巴巴圖魯名號。屯練都司斯丹巴崇噶克多爾巴圖魯名號。屯練都司阿甲賞給吉約克博巴圖魯名號。屯練守備德相晉木賞給諾木巴巴圖魯名號。巴旺大頭人阿達賞給塔布恆巴圖魯名號。仍照例每人各賞給銀一百兩。頭等侍衛奬賞花翎。能登額巴圖魯。岡木勒塔授爲額外總尉。齊齊哈爾佐領雙富。呼倫貝爾佐領索騎都尉鶴色勒圖。呼倫貝爾總尉索佐領雲騎尉多爾所布特海驍騎校索雲騎尉英喀布。呼倫貝爾雲騎尉札丹保。甘肅副將達晉太。屯練守備阿拉。屯練千總巴古爾塔爾。屯練守備阿塔爾。土司都司班達爾甲。屯練守備阿納錫弼。革布什咱大頭人索諾木。端珠布。俱著賞戴花翎。布特海領新保甲兵。錫弼勒罕。額楞車布勒特衣。呼倫貝爾甲兵札達爾。四川千總唐忠榮。屯練遊擊旺。屯練都司任榮。結班達爾結別魯。西胄革布什咱小頭人安古。布特海領催高屯綠廷。甲兵德勒根東。額爾古車。五國保。呼倫貝爾領催德勒格爾甲兵。額明阿法。益發。四川千總賀瓜隆。屯練守備鞏西。甘肅甲伍木布。阿西胄。屯練千總。俊什胄。土司把總策旺晉木布。特海領催呼舒泰。甲兵成泰。哲勒格。鶴依布特海。餘丁穆喀勒。信。呼倫貝爾甲兵。噶他。藍色。楞。四川額外把總劉成。金屯練守備申濟。土司守備章布木。阿樂拉。屯練千總。穆登塔木。屯練額外把總阿布木。俱著賞戴藍翎。屯練遊擊。錫珍坦阿忠。陳書。遊擊。綠色木裏。孫忠。賞給副將銜。乾清門一等侍衛。珠爾杭阿。二等侍衛。翁果爾。海。補授頭等侍衛。三等侍衛克晶額。三等侍衛阿那保。補授二等侍衛。藍翎侍衛。鄂尼保。補。哈傳。陸。噶爾信。雲騎尉。阿信。伍勒哈。薩木布。薩。補授三等侍衛。鄂倫。親軍洛木博。奉。噶。喇保。斌。薩。新。親軍委署前鋒校。巴。藍。孫。親軍特克訥衣。鄂爾穆。江定前鋒。福永。閑散哲克。授爲藍翎侍衛。呼倫貝爾。驍騎校委署。參領特克悅。巴圖魯博多果爾。授爲額外佐領。呼倫貝爾領。鎮定巴。魯布特海領。催博勒亨。保布特海。餘丁哈達。薩。呼倫貝爾甲兵。依勒。噶。薩克什克。頭。薩。授爲額外。驍騎校。此次攻戰。濟嚕兵丁。獎賞一月。錢糧。以示獎勵。欽此。

十二日。領隊大臣成德。借森保。由噶拉木一路占據德沁鼎山梁。攻克頭卡。二卡。三卡。

大將軍福康安派副都統成德。借森保等。在噶拉木一路率領賊勢。令其酌量進攻。即於十二日分路前進。占德沁鼎山梁。攻克頭卡。節節賊匪多人。將二卡三卡俱行攻克。焚毀木棚搭橋前進。等因具奏。奉上諭。交福康安查明打仗出力者。奏明酌加獎賞。以示獎勵。欽此。

十五日。大將軍福康安等攻克熱索橋

大將軍進攻熱索橋。緣該處爲賊據扼要之地。賊跨河浮搭木板。並於南北兩岸砌築石卡。據險抵禦。經官兵以前攻擊。賊匪拆去木板。放鎗抗拒。大將軍令暫撤各兵。於十五日密遣阿滿泰等帶領屯土兵丁。由賊線大山繞至上流紫筏滑渡河疾行。直撲賊卡。殺死賊匪數十人。推倒頭層石卡。所有正路官兵。乘搭橋一時並濟。復將後層石卡奪據。賊匪情慌奔竄。自相踩踏。官兵直追至賊境色達木地方。滑送補勦賊巢。擒獲活賊八名。等因具奏。奉上諭。福康安等奏攻克熱索橋。進臨賊境。覽奏欣慰。濟嚕以外。高山夾

魯等。感戴殊榮。深恩更加歡忭。將由山梁逃出賊匪追擊。復又殺死許多賊人。生擒數名。伊等實屬勉竭愚忠。臣等守候調來之兵。未能及早進勦。今仰賴皇上威福。始將濟嚕恢復。雖屬不堪保舉。伊等。但巴圖魯官兵等由西路打前鋒迅急前來。因路遙遠。馬匹疲乏。徑然步行者居多。今遇此機會。並未歇息。即行三次奮勇。將賊痛加殲戮。理合奏公陳奏等因。奉上諭。福康安等奏恢復濟嚕地方。所有巴圖魯侍衛官兵。奮勉爭戰。殊屬可嘉。似此出力人員。理宜施恩。合褒英阿著賞給數秩大臣。阿滿泰遇有副都統缺出。即行坐補。至定西鎮前次攻戰。得受餘傷已賞給二等侍衛矣。桑吉斯塔爾芒屬奮勉。又經受傷者賞給雜勒丹巴圖魯名號。授爲二等侍衛。吹札布賞給琫倔額巴圖魯名號。三等侍衛索多爾海。賞給尼堅額巴圖魯名號。呼倫貝爾副總尉巴濟達爾賞給賜濟爾巴圖魯名號。三等侍衛達郎阿賞給喀勒塔薩巴圖魯名號。布達海佐領奬賞花翎。色爾滾賞給托廣洪武巴圖魯名號。呼倫貝爾奬賞花翎。拜薩爾圖賞給色勒巴圖魯名號。屯練遊擊郎爾結賞給喀達巴巴圖魯名號。屯練都司斯丹巴崇噶克多爾巴圖魯名號。屯練都司阿甲賞給吉約克博巴圖魯名號。屯練守備德相晉木賞給諾木巴巴圖魯名號。巴旺大頭人阿達賞給塔布恆巴圖魯名號。仍照例每人各賞給銀一百兩。頭等侍衛奬賞花翎。能登額巴圖魯。岡木勒塔授爲額外總尉。齊齊哈爾佐領雙富。呼倫貝爾佐領索騎都尉鶴色勒圖。呼倫貝爾總尉索佐領雲騎尉多爾所布特海驍騎校索雲騎尉英喀布。呼倫貝爾雲騎尉札丹保。甘肅副將達晉太。屯練守備阿拉。屯練千總巴古爾塔爾。屯練守備阿塔爾。土司都司班達爾甲。屯練守備阿納錫弼。革布什咱大頭人索諾木。端珠布。俱著賞戴花翎。布特海領新保甲兵。錫弼勒罕。額楞車布勒特衣。呼倫貝爾甲兵札達爾。四川千總唐忠榮。屯練遊擊旺。屯練都司任榮。結班達爾結別魯。西胄革布什咱小頭人安古。布特海領催高屯綠廷。甲兵德勒根東。額爾古車。五國保。呼倫貝爾領催德勒格爾甲兵。額明阿法。益發。四川千總賀瓜隆。屯練守備鞏西。甘肅甲伍木布。阿西胄。屯練千總。俊什胄。土司把總策旺晉木布。特海領催呼舒泰。甲兵成泰。哲勒格。鶴依布特海。餘丁穆喀勒。信。呼倫貝爾甲兵。噶他。藍色。楞。四川額外把總劉成。金屯練守備申濟。土司守備章布木。阿樂拉。屯練千總。穆登塔木。屯練額外把總阿布木。俱著賞戴藍翎。屯練遊擊。錫珍坦阿忠。陳書。遊擊。綠色木裏。孫忠。賞給副將銜。乾清門一等侍衛。珠爾杭阿。二等侍衛。翁果爾。海。補授頭等侍衛。三等侍衛克晶額。三等侍衛阿那保。補授二等侍衛。藍翎侍衛。鄂尼保。補。哈傳。陸。噶爾信。雲騎尉。阿信。伍勒哈。薩木布。薩。補授三等侍衛。鄂倫。親軍洛木博。奉。噶。喇保。斌。薩。新。親軍委署前鋒校。巴。藍。孫。親軍特克訥衣。鄂爾穆。江定前鋒。福永。閑散哲克。授爲藍翎侍衛。呼倫貝爾。驍騎校委署。參領特克悅。巴圖魯博多果爾。授爲額外佐領。呼倫貝爾領。鎮定巴。魯布特海領。催博勒亨。保布特海。餘丁哈達。薩。呼倫貝爾甲兵。依勒。噶。薩克什克。頭。薩。授爲額外。驍騎校。此次攻戰。濟嚕兵丁。獎賞一月。錢糧。以示獎勵。欽此。

時，率怪崎嶇，破之金川尤為險阻，賊匪恃險據守，放鎗抵禦，福康安抵熱索橋時，因與賊相持，益切不能得手，隨暫撤各兵，繞越兩道大山，在熱索橋上流潛渡，乘其不備，直前攻擊，痛殲賊匪，奪取石卡，所獲深合機宜，可嘉之至，該處為賊匪門戶，今已乘勢攻克，統兵深入，勢如破竹，自早直趨陽布，進擣賊巢，擒番當已在途，著賞給福康安洋銀三千圓，大荷包二對，小荷包二箇，惠齡洋銀二千圓，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川昭俊洋銀三千圓，大荷包各十對，交與福康安等查明，酌有帶兵出力之侍衛、章京、將領等，酌量賞給，所有此次帶兵繞道渡河殺賊之巴圖魯、侍衛等，實屬奮勇出力，除阿蘭泰已於上次打仗得勝，加恩以副都統即補外，前陣頭等侍衛之翁果爾海、額等侍衛暫森保俱著賞給副都統職銜，盡數保舉陞為二等侍衛，兵丁等亦著查明共有幾人，一體加賞，以示獎勵，其舉授鳴木倒橋前進之兵丁，如有陣斃者，亦著查明奔部照陣亡例議恤，欽此。

戶部奏撥餉銀三百萬兩，解赴川省。

五月初四日，戶部議奏，為欽奉上諭，此次大兵進勦廓爾喀，節經降旨撥銀三百萬兩，解往川省，以備軍糈，恐不敷應用，著戶部於附近四川省分，再酌撥銀二三百萬兩，解交川省，交署督孫士毅備用等因，欽此，臣等伏查附近四川之陝西、山西、河南三省，均有冊報耗羨銀兩，九江、浙鹽、龍江等關，亦有冊報稅銀，可以動撥，臣等撥於陝西耗羨內撥銀四十五萬兩，山西耗羨內撥銀四十五萬兩，河南耗羨內撥銀五十五萬兩，九江關稅內撥銀五十萬兩，浙鹽關稅內撥銀三十五萬兩，龍江關稅內撥銀一十五萬兩，共銀二百五十萬兩，所有附近四川省分，除撥運外，尚餘銀兩，亦各應留備本省之用，無可再撥，臣等撥於四川本省奉撥冊報地丁內，就近動撥銀五十萬兩，以足三百萬之數，臣等行令各該撫藩運等，即派委委員，迅速解往四川備用，並行令四川總督、巡撫辦理等因，奉旨，依議，欽此。

陝西巡撫秦承恩、布政使和甯捐辦馱騾一千頭，解赴川省，以備運送軍儲。

五月二十二日，陝西巡撫秦承恩具奏，臣前得孫士毅來信，知現在滇本多一帶，督辦烏拉，當與蕃司商酌，口外烏拉，一時既難就手，陝西西安、同州等處，有產騾之處，若聯備一千頭，解往應用，較之番地馬牛，自多得力，因即一面購買，一面札商孫士毅去後，茲准覆稱，口外馬匹短少，現在滇辦騾馬出口，如陝省能辦騾馬，可資應用等語，臣現在購買健騾一千頭，及發展鎮、鎮等件，均已陸續辦齊，擬即委員分起解赴成都交收，如該省遇有應運軍儲，即可馱送出口，至辦理此項騾頭，臣與布政使和甯捐備銀兩，分委委員，在於產騾各市集，先行挑買，專派道府轉查驗收，當面給價，不使書役人等從中扣剋，刁難，務須抑勒科派情弊等因，

二十四日，大將軍福康安攻克脅布嚕碉卡。

大將軍統兵進至密呢頂，旺噶爾地方，並無平地可以剿營，官兵均在石岩下露宿，深入賊境一百六十七里，至脅布嚕一帶，有賊匪碉卡屯紮，該處當路石橫河一道，水深溜急，與熱索橋形勢相似，原橋座業被賊匪拆毀，官兵在山上用礮轟擊木城，打死多人，賊匪總不敗退，拒守甚堅，大將軍參贊等於二十三日帶兵繞至橫河上游，借接枯樹搭橋，我兵奮勇直前搶渡，無如餘雪不絕，河水急溜，木輒漂去，不能即渡，因於日暮大雨時，佯令各兵撤退，候至夜半，賊匪回寨，趕緊接搭大木，繞木過河，分為三路，於二十四日黎明，併力壓下，盡力追勦，殺死賊三百餘名，燒毀賊寨五座，賊匪見官兵各路壓下，棄城奔逃，俱被我兵遮截，殺死三百餘名等因，具奏，奉上諭，官兵自過熱索橋後，所經地方，陡崖高峭，亂石叢集，並無平地可以剿營，福康安等與所帶官兵，至於露宿，實甚勞苦，至不忍覺，其脅布嚕一帶，極為險要，賊匪憑河阻抗，擋橋固守，福康安等復設法出奇，乘其不意，於夜雨迅速潛渡，將賊匪痛加殲戮，焚燒卡寨，快意已極，而巴圖魯、侍衛、官兵俱爭先用命，於峭壁懸崖深林密箐人跡不到之區，攀援登涉，至於衣履皆破，手足

皆胝，並未稍形退怯，用兵以來，從無似此之難者，欣覽之餘，益加嘉悅，官兵深入賊境，連次克復，福康安等調度有方，悉合機宜，此時已無可論，今賞給福康安、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四喜撒指一箇，鑲嵌松石鍍管一箇，海圖齋、迪齡各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四喜撒指一箇，鑲嵌松石鍍管十七箇，著福康安等酌量帶兵人員內，如有能奮勇阿等何人，及為出力者，傳旨分賞，又桑盧意、小刀各四十件，並著福康安等遇有帶兵出力之侍衛、章京、將領等，酌量賞給，此次打仗兵丁，均屬勇勞，著已極，並著各賞給一月餉糧，以示獎勵，欽此。

班禪額爾德尼還札什倫布住錫。

五月二十九日，駐藏大臣和琳具奏，班禪額爾德尼移駐前藏已經十月之久，其札什倫布廟宇，去歲經賊匪盜掘，經福康安查明，並未過於殘毀，均已修理完整，附近番民，亦皆復業等情，奏蒙聖鑒在案，臣抵藏後，福康安曾與臣札商，現在後藏運送軍糧軍火等項，該班禪布一人，未能統轄番眾，似應將班禪額爾德尼住錫，俾得實率辦理，臣因彼時前後藏地方尚屬擾攘，即奏請今月餘以來，查看氣候較正，且福康安敕復濟嚕後，後藏信俗人心牢固，雖不敢無歡忻，班禪額爾德尼年紀雖幼，素為後藏番民悅服，今正當大軍深入，總付烏拉，督軍糧餉軍火萬緊之時，如班禪額爾德尼回至札什倫布，自比該班禪布呼應較靈，實屬有裨益，鄂輝現在宗喀一帶，催辦糧餉，前藏為東西倉站總匯之地，遠來甫得疏通，源源轉運不日接到，官兵陸續到來，均

參贊大臣四川總督惠齡等辦濟嚕至軍營運送糧餉

六月十二日、惠齡具奏、臣於二十六日起程迎回、查催自脅布魯至色達木一帶沿途官運糧石、綠營逐站催僧、回途押運弁兵、定限到營以沿途需用色達木至熱索橋一帶距邊破近藏內運出糧石、雖較南路稍多、然不能源源接濟、推原其故、行由賊境山高路險、道里倍長、番夫背運糧石、負重行走、於中途稍為歇息、即有就延、況大兵已經乘勢深入、愈行愈遠、前路險阻、長大更易疲乏、著令一直背運軍營、勢難迅速、與藏內可用牛隻長運者情形、實不相同、再賊境山徑過窄、地氣潮濕、並恐安設糧臺之處、福康安前與臣熟商、安設糧臺、為接替轉運、若計算程途、分為數段、多覓人夫、按段分設、每段弁員管押運送、方可專責成、而速轉運、番夫相習勞苦、偏歇石砌之下、皆可樂身、不必在賊地方、始行安歇、查濟嚕以外、均係賊境、福康安前派遊擊額爾亨額、都司年滿、知縣常發祥、署嘛布魯、貢噶珠爾等、在濟嚕、屬大背運、並招回逃賊番民受雇、其駐紮邊界之唐古忒番兵、本的加貢噶、令其背糧應役、業已探信、留弓額等、濟嚕現有番夫二百名、內熱索橋安一百名、與唐古忒兵二百餘名、接運官糧、有核計人數、若分段運送、何為不敷、臣仰蒙聖恩委任、不敢因奉旨專管濟嚕、以身擔運、應分畛域、僅在邊外珠寺接催、自應視往濟嚕、路遠番夫、量為分段運送之用、臣在沿途催辦、數日業於六月初一日抵濟嚕、除將現運糧石、令原雇人夫先行運送外、即督同額爾亨額等、於招回逃賊番民內、並在附近濟嚕各寨、覓夫、分派委幹員弁、管押運糧前往、按日給與夫價、書寫易識口食、所有背運人夫、臣逐加確核、查濟嚕為設夫接運之首站、必須多備夫力、以備夫前運、後段移夫、儲濟嚕歷安夫三百名、脅雇安夫二百名、熱索橋原安夫一百名、再添夫一百名、共足二百名之數、仍飭令額爾亨額等、再於濟嚕一帶、多雇招徠番民、並飛咨鄂羅、和琳將前後藏所辦番夫、迅行多為撥赴濟嚕、一俟大兵退勦前進、即由濟嚕逐段移添、歸給接運、若藏內軍火糧餉源源送過濟嚕、則濟嚕以外、隨到隨行、即日可達軍營、本致稍有延緩、計道員林儁將宗喀糧運事宜、籌辦妥協、前赴濟嚕、鄂羅亦當行抵宗喀、接催林儁、行赴濟嚕以外、鄂羅自應前赴濟嚕、鄂羅查催回藏、和琳又可驛赴前來、如此接續巡查、迅加催督、臣復飭令總理道府、及各官員等、按照所定章程、妥為經理、即自濟嚕起程、沿途督同巴圖魯侍衛章京、分段督運、並將番夫照指定地方安置、實力查催、以期軍儲充裕、迅速蕩功、上紓聖慮、至火藥鉛丸弓箭等項、均屬緊要、臣與軍糧一體嚴催、現亦陸續運到、尚無遲誤等因、

大將軍公福康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由脅布嚕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克之。

大將軍自第嚕浪古宗喀進兵、屢次克捷、收復濟嚕、攻克熱索橋、深入賊境、又由脅布嚕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將賊營寨木城碉卡全行攻克、巴圖魯侍衛翁果爾海哲森保、那丹保、鄂尼保、富水俱受有鎗傷、奉旨將此次出力之將領等、交福康安等查明具奏、另行陞賞外、福康安、海蘭察似交部議敘、翁果爾海哲森保於前次打仗得勝、已賞給副都統職銜、著加恩賞給哲森保銀一百兩、翁果爾海銀五十兩、其中鎗傷之三等侍衛那丹保、鄂尼保似陞為二等侍衛、藍翎侍衛富永陞為三等侍衛、其打仗陣亡之索倫佐領多爾濟、四川都司伊魯爾圖、及打仗陣亡傷亡之官兵、似交部照例議恤賞賜等因、欽此、又奉上諭、據福康安奏、望見東覺山賊寨賊營甚多、地勢險峻高峻、有橫河一道、蹟雖帶兵擺渡、福康安等帶兵繞行兩日、至牛山隘河石卡、賊匪遂用抵禦、官兵奮勇勦殺、屯兵數人、奮勇先登、被刀砍傷、並未稍卻、業授總上將賊匪木城立時攻克、賊匪亦來遮截、殺兵殲戮、殆盡、遂將賊寨賊營全行攻克等語、賞快意已極、至各兵登山涉險、打仗迅賊、晝夜辛勤、已至八日、自應暫與休息、再行前進、此次福康安等於萬難攻勦之處、竟獲全勝、此皆仰賴上天眷佑、感謝之誠、不能盲喻、而福康安等董率調度、悉合機宜、以及將弁兵丁勞苦之狀、可憐可嘉、竟不忍復視、此時亦無可再論、除已明降諭旨、將福康安、海蘭察交部議敘外、著再加恩賞給福康安玉扳指一箇、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海蘭察玉扳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用示優容、並發去蜜蠟桑煙壺九箇、小刀九把、著福康安查明帶兵出力之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別賞給、仍擇其實在奮勉者、開單具奏、候旨賞給巴圖魯名號、並予陞擢、以示獎勵、其餘出力官兵、交部議敘、計此旨到時、福康安等早抵陽布、搗穴擒渠、統俟大功告竣、再降諭旨、酬庸懲賞、欽此、

領隊大臣成德等攻克札木鐵索橋

同日、奉上諭、福康安奏、成德等攻克札木鐵索橋等處、已行知務須將現帶兵丁、嚴守要隘、堅力南進、倍加慎重、不可稍涉輕敵、欽有旨、廣等講、所屬甚是、甚合朕心、迭日因福康安等未經續報軍營情形、方屬後路無所鎮壓、賊或乘間出擾、今覩福康安等、於成德一路、尚能指示防守要隘、則福康安等後路、自必倍加慎重、必無代成德籌防後路、而轉自疎虞之理、朕略心慰矣、欽此、

逆僧沙瑪爾巴在陽布伏誅

大將軍具奏、率上諭、福康安奏、入賊境後、即聞傳說沙瑪爾巴業伏冥誅、訊之現獲賊目戒巴拉哩、亦供稱沙瑪爾巴患病、數月、於十五日病斃等語、此言恐不可信、此次廓爾喀藏軍、皆由沙瑪爾巴唆使、既犯貢禁、此案罪魁、必保護廓爾喀見大兵連次克捷、危亡在即、故先託言沙瑪爾巴已伏冥誅、可以將侵擾後藏之罪、推卸沙瑪爾巴一人承當、希圖未減、這番急將沙瑪爾巴、脫害、將伊首級呈獻、懇求罷兵乞降、否則沙瑪爾巴、詭計多端、先揭此言、使官兵聞知、勦捕稍寬、伊可樂開遠颺、免脫漏網、著傳諭福康安等、務遵前旨、於攻克陽布時、勦查明白、確將賊犯生致解京、遵法處治、方足以伸國威、而快人心、至此次擒獲賊目巴戒巴拉哩、係何官弁擒獲、即係兵丁擒獲、並著福康安查明具奏、量加獎賞、欽此、

哲孟雄部落稟請添兵討賞、駐藏大臣和琳駁之。

六月十九日、具奏、哲孟雄因大兵深入、稟稱、春間收復之各寨落、現今擒卡把守賊人、亦復相拒、若欲遣兵、前請多派兵丁、檔把貢需前來等語、臣隨與達賴喇嘛商議、達賴喇嘛係出世之人、竟無主見、惟聽臣定奪、臣想福康安未曾深入之先、曾檄調該處及布魯克巴進兵、以分其勢、彼時皆以不服水土為辭、退守邊界、今哲孟雄稟請添兵、討要賞項、其無能貪得之意、已可概見、況太兵連番勝仗、探得巴塘布不遠、賊匪喪膽、勢如破竹、當亦不肯此項兵力牽制賊勢、且需添派官兵相助、不但官兵不能另有分發、與其多添一路、不如併力直搗賊巢、臣隨酌撥賞彼處頭人銀牌、緞匹、茶葉等項、諭令堅守所得寨落、勿得輕退、並探聽布魯克巴、必然驚慌失措、那時再當鼓勇立前、可獲利益等、諭等因、奉上諭、和琳、奏據哲孟雄稟請添兵討賞、其無能貪得已可概見、隨酌賞彼處頭人銀牌、緞匹、茶葉等項、諭令堅守寨落等語、大兵連獲勝、賊匪喪膽、已不藉哲孟雄兵力牽制賊勢、且官兵若有多餘、正可併力直搗賊巢、何值轉與哲孟雄添助之理、和琳所見甚當、此顯係該部落宣存觀望、以此試探、如官兵蕩平賊巢、伊即可以居功、否則藉口兵少、預為推諉地步、今哲孟雄已經和琳駁斥、諭令使臣、不特哲孟雄、為然、想各該部落亦俱不免著傳諭福康安等、如該部落有似哲孟雄之請兵討賞者、福康安等亦當照和琳所辦、駁斥拒絕、酌賞緞匹茶葉等物、仍諭以現在大兵乘勢勦賊、賊匪闖風膽落、無難一鼓殲擒、原不藉廓爾喀之力、如廓爾喀自擒兵力不敷、只須各邊界分路堵截、遇有賊匪逃至廓境者、即行擒獻、即廓之功、將來蕩平賊境、仍當將廓爾喀侵占土地、給還廓爾喀、必不因廓爾喀未經出兵助勦、不給廓爾喀、惟當嚴密堵禦、即俟天朝將屬廓爾喀土地給還分管、更不得以非廓爾喀有土地、稍事侵奪、如此嚴行飭諭、庶可以杜其觀望、試探之心、而伊等知有得地利益、亦必出力堵禦、賞給兩便、至和琳辦理此事、得中機要、著賞給玉扳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以示獎勵、欽此、

參贊大臣四川總督惠齡等辦東覺普東寨至雅一帶糧運。

六月二十日、惠齡具奏、現在福康安等攻克東覺一帶地方、至瘦瘠地方、道路窄遠、即應添雇番夫、分段安設、以資接遞、前經飭令額爾亨額等、再於濟嚕一帶、安設番夫、並行催前後藏所辦番夫、迅速前來、以為添設之用、無如濟嚕地方被賊、匪蹂躪之後、流移未復、番民稀少、雇覓維艱、而藏內所辦番夫、經福康安與臣屢次嚴催、因路道窄遠、尚未能抵濟嚕、當此孔急之時、不能應手、發派臣實萬分焦急、近日軍火軍糧等項、運出濟嚕以外者本少、即就現有之兵夫、隨到隨運、雖無停積、但軍行愈遠、程站愈長、應

須逐段添設。現飭多方羅募。設法僱覓。並因口外日日大雨如注。山徑逼仄。滑溜難行。恐人夫有避逸之弊。於分段安設地方。搭蓋草棚數座。督押官員。既可稽查約束。背運人夫。亦可懷止。現在運送軍需各項。俱分派員弁沿途僱運。福康安每日派人持令迎僱。多方僱辦。絡繹於道。臣仍不時往來催督。不使稍有停留。現值就藏內運出者。加緊盡趕軍前。究恐不能充裕。昨道員林儁面來面稟。該道所帶長運至宗喀之糧。已到一千餘馱。共樁把十萬餘觔。而宗喀一帶。未能即時接續運出。除飭飭各糧員迅速運送外。即令林儁速回濟嚕。設法辦理。務使源源接濟。查聞已赴濟拉木。是以令林儁繞回濟嚕僱運。俟鄂輝到來。再令林儁赴脅布噶一帶接僱。仍飭飭遊擊穎爾亨額。都司年鉢。知縣常發祥。將噶布倫貢格並珠爾等分段前往各寨。加覓人夫到來。臣即於東登哲爾殷。逐加添設。沿途僱查。新期糧餉軍火。迅速運軍營等因。

大將軍公福康安勅候補道承勳、知府重光革職。

六月十八日。大將軍奏。福康安在前藏時。多方籌辦。設法僱覓。前在拉子地方。函令臣運腳暫駐拉子數日。將未運各項。由定日及昂哩喇寧寺兩路分投運出。業已漸覓就通前藏一帶綽和琳政法督僱。較前已有起色。臣等行至宗喀時。查得該處為糧運必經之地。其昂哩喇寧寺新設台站。分運糧石。亦至宗喀歸入大路。消需山道崎嶇。噶喀長城等處。為此一路緊要關站。惟恐各該糧員辦運遲延。將拉子運出之糧。又復積壓。特派候補道承勳駐劄宗喀。能安府知府重光駐劄噶喀。專司起運。查後藏以西。山大站長。牛騾多致疲乏。宗喀至濟嚕以外。道路與常險仄。牛馬均不能行。背運番夫。加覓甚難。即屬得數百名。而番夫崎嶇弱怯。儲既長路長山險。又不敢前來。臣統每每在中途逃散。必須承辦之員。於藏辦之中。設法督辦。方可無誤供支。乃大兵深入。復距遠駐。運糧石本少。到軍營者自屬無多。計兵按日折半支給。實形短絀。蒐有糧餉之參攻得賊寨。多係燒糧而逃。無從因糧於賊。其就撫番寨。邀旨受為安撫。約束兵丁。不許騷擾。原福康安另遣委人。於番寨內給價零星購買。歇給各兵。聞有賊寨內遺下包穀及未熟青稞。亦經撥出添補餘口。兵食終未能充裕。總由宗喀一帶番夫短少。糧石停積所致。前於覆奏惠師查僱運摺內。曾明令鄂輝赴行查辦。但鄂輝辦事稍軟。恐其意氣未嚴。不足示儆。且近日由宗喀一帶運出糧石運延。兵丁日食不敷。尤須逐行查辦。臣福康安亟切查明。候補道承勳自抵宗喀以來。一籌莫展。糧石軍火。不能陸續到營。運延承勳。前何知奮勉。而此時既有遲誤。未便稽事姑容。知府重光在噶喀地方辦理尤屬怠玩。全不以事為事。積壓較多。實非略昏貽誤可比。請旨將候補道承勳、能安府知府重光均即革職。仍令辦理糧運。勉力贖罪。俟大功告竣。再行核辦。臣等已札行派往僱糧之參領七十五。將承勳重光傳到。重光行摘去。而重光一味顢頇。所誤起數較多。並將重光。即行枷號。俾糧員共知儆惕。不致貽誤要需。再糧臺弁兵等僱辦烏拉。亦恐有短扣價值。包揽渔利。以致貽誤情弊。節經嚴密查訪。茲查得兵丁潘得明。赴長威地方僱烏拉。私向番民包揽。折價入己。該處番民躲避不前。並未僱辦牛騾。當此軍興之際。潘得明敢作弊渔利。貽誤軍糧。可罪已極。即當從嚴辦理。未便稍為寬縱。臣福康安即令參領七十五。面便訊明。潘得明包折烏拉價值。到樂屬實。已將潘得明在該處即行正法。用煽烈戒眾因。

陞擢打仗出力弁備。

六月二十八日。大將軍具奏。大兵進勦以來。在擦木、瑪喀爾塔爾甲、濟嚕、熱孜構、脅布噶、東覺、雅爾賽拉、博回東拉等處地方打仗殺賊。攻克卡寨。將頭備弁等帶兵攻勦。奮勇出力者甚多。茲揀選得四川綏靖營遊擊張占魁、陞補甘肅甘州營參將。署總督都司胡尚賢、陞補綏靖營遊擊。清溪營都司什格、陞補建昌鎮標中營遊擊。維州協左營都司張志林、陞補建昌鎮標中營遊擊。所遺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各缺。一面查人員坐補等因。

陞賞聊茶道林儁按察使銜。松茂道倭什佈賞戴花翎。

六月三十日。奉上諭。福康安等奏。道員林儁在後藏管運軍糧。將烏拉價值。寬貸商民。設法運送。現已起運二千一百餘石等語。林儁偏運軍糧。不辭勞瘁。殊屬奮勉。著加恩賞給按察使職銜。又和琳奏松茂道倭什佈派辦台站塘汛及運送軍糧軍火等項。俱能遵照限期。駕以番民。並無貽誤。賞賚細心辦事等語。倭什佈亦著加恩賞戴花翎。以示獎勵。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將裏去兵丁王剛、第巴塘邁送出遞稟乞降。

拉特納巴都爾遞稟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今蒙文殊菩薩、大皇帝恩旨大將軍前來。如同天上星宿一樣。救度眾生。大將軍賞來檄文。我們接到了。狠喜歡。知道大皇帝並大將軍到藏裏來。心裏又狠感激。從前唐古忒與廓爾喀相好。如同一家人。就是巴勒布也與唐古忒狠相好。自廓爾喀得了陽布。纔通往來。因為唐古忒不使我們的銀錢。彼此不和。又因沙瑪爾巴在陽布挑唆主使。就鬧起事來。正在打仗時。有天朝的官員來騎。說又有藏裏的人來講和。我想著天朝不比別處地方。是不敢得罪的。所以我們差人去請罪。仰蒙大皇帝恩加封王爵。公爵。賞賜許多物件。又下狠好的旨意。我感激大皇帝恩典狠重。就不敢鬧事了。我們廓爾喀與唐古忒都是天朝的屬下。依舊彼此相好。上年有唐古忒之噶布倫到邊界上來說話。我們打發了頭目同沙瑪爾巴去見他。到了濟拉木。沙瑪爾巴同眾人說。唐古忒不照乾隆五十三年說的話了。帶了兵來害我們。眾人聽見了這些話。纔把兩箇噶布倫、四箇漢兵都逃來。就去搶札什倫布。這全是沙瑪爾巴從中挑唆主使。叫我們動的兵。想來是他在藏裏教人欺負。以報此報仇的。唐古忒又從沒有給我們一箇信。說沙瑪爾巴是箇壞人。我們也不知道。今蒙大將軍賞來檄文。纔知道他是箇壞人。正要把他綁送過來。不料他就病死了。沙瑪爾巴病死的緣故。兩箇噶布倫、並四箇漢兵自然是要稟的。唐古忒與廓爾喀邊界相連。如同一家親兄弟一樣。就是親兄弟也有一時鬥口舌爭鬧。廓爾喀從前的王子。與前輩達賴喇嘛相好。我們照舊從前一般行事。近來兩家有些彆不和。求大將軍查一查。就知道了。大將軍前來。就是風聞降臨。不拘怎麼樣分付。我們總不敢不遵的。大皇帝就是上天。我們時刻頂在頭上。如今天朝發大兵來。我們也實在抵敵不住。總求大將軍奏明大皇帝。照施與唐古忒的恩典一樣施與廓爾喀。如蒙大將軍恩准。再具稟差大頭人到軍營來懇求。五月二十八日具稟。

拉特納巴都爾具稟。為各位官員官兵合前。各位官員官兵奉大皇帝旨意。前來邊界。我們聽見了狠喜歡。各位官員官兵都是菩薩心腸。護生靈的。從前的王子。與前輩達賴喇嘛狠相好。兩家相好多年。不料有壞人從中挑唆。鬧起事來。後來有將軍大人來騎。我們就差人進京去請罪。蒙大皇帝恩典。封了王子。並有旨意賞的衣帽。都穿戴了。因大皇帝恩典狠重。我們纔安靜不敢鬧事的。唐古特不照舊合同行事。我們心裏未免抱怨。就是唐古特因我們搶了藏裏。自然也要抱怨我們的。其實起事的根由。也不是我們有心。也不是唐古特有心。總是有人挑唆的。大將軍統兵前來。原為要治挑唆人的罪。各位官員官兵自然是知道的。蒙大將軍賞來檄諭。纔知道這箇壞人。我們正要稟送出來。不想他已死了。他死的根由。病了多少日子。兩箇噶布倫、並四箇漢兵都知道。他們自然是要稟的。從前唐古特與廓爾喀原狠相好。往後還要比從前相好些。大將軍因兩家不和。底事纔帶兵前來。我們兩家都是天朝百姓。如大將軍怎麼樣分付。我們怎麼樣遵依。若蒙大將軍准了。我們再具稟差人前來。面見大將軍懇求。五月二十八日具稟。

大將軍公福康安發檄駁飭。

六月十五日。大將軍檄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部落蕃端構釁。古據西藏邊界。肆掠札什倫布。背恩反覆。獲罪天朝。本大將軍欽奉大皇帝聖旨。統率勁兵。特申天討。猶以爾年幼無知。爾叔巴都爾薩野因藏天朝法度。何可稍從末減。是以兩次發檄。宣示大皇帝恩威。曉以利害。令於大兵未到之先。悔罪歸誠。親來顧恕。詎料爾執迷不悟。不即稟覆。所有占據邊界。仍未退還。是爾恃終不悛。自取覆滅。必應整旅進征。明正爾罪。本大將軍統率將士。臨莅邊界。恭聚大皇帝聖謨。一職而即破擦木。再職而殲瑪爾噶爾甲。三

戰三擒，遂克濟嚕爾之頭目兵衆，擄強搶盡，及大兵奪鐵熱索稱，直入爾境，爾並未迎於境上，何敢特其地險，抗我鋒行，本大將軍業將直前盡碎爾衆，如脅布達東嶺博爾東拉等處山川險要，爾之精銳皆業蹂屯，調卡木城，遍山羅布，大兵支銀所指，降壓不拔，斬伐萬夷，體骨塡委，即有餘衆潰回，亦皆救死扶傷，奔逃無路，屢次攻戰，爾亦當知我兵威，若從此直抵陽布，滅爾巢穴，殘除爾種類，直如拉朽摧枯，蕩平立奏，今本大將軍仰賴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將爾部落全行夷滅，寬其一線，准令歸誠，乃爾並不親來請罪，又不遣大頭人前來，僅止將上年誘執之兵丁王剛第巴斯遇及跟役等送出，附呈一稟，妄想乞降，可謂愚妄已極，天朝統馭萬方，討逆會順，若果如安南阮光平東身歸命，親覲闕廷，自當仰蒙大皇帝隆恩，敕原前罪，今爾具稟乞降，僅奚上年誘執之人來營呈遞，而於誘執諸人內，先遣數人前來冒試，倘不肯全行送出，是爾心存詭怨，恣情無知，毫無悔懼真誠，斷難爲爾陳奏仰邀恩准，披開來稟，一味支吾搪塞，藉爲疑兵之計，全非出於至誠，即如所稟唐古特與爾不和，誘執漢兵喝布倫等，及搶掠札什倫布等事，悉是沙瑪爾巴唆使主持，正稟轉獻，遞已病故，種種虛言，全不足信，沙瑪爾巴居心險詐，敢於勾結外番，作踐佛地，其罪固不待言，然爾被其煽惑，輒敢藉端侵犯邊國，大肆劫掠，自作之孽，有誰怨尤，本大將軍屢罪致討，豈肯輕恕爾乎，爾若知沙瑪爾巴爲罪魁禍首，早應縛獻送出，何必待其身死，無從究問，始以爲藉罪之地，況沙瑪爾巴在陽布居住，已閱多年，何以大兵壓境之時，遽伊身伏冥誅之日，非爾致死滅口，掩飾黨惡情弊，即係捏報病亡，現何私藏他處不大將軍洞燭情偽，豈爾飾辭所能欺蔽，爾案內稱與唐古特本屬相好，近來微有嫌隙，求本大將軍查察等語，可見爾負恩使性之心，至死不悔，實堪痛恨，耐之藉端與唐古特等岸者，即指不使銀錢，不照合同兩事，本大將軍到藏時早經查明，藏內雖與爾部落通商互市，行使銀錢，但後藏係天朝所屬，照爾處錢法行使，唐古特毫無過失，此等交易細故，何致遽構兵端，至升津班珠爾等所立合同，全係我爾誘脅，私行定議，前經飭加斥駁，所論甚明，今來稟不敢提此事，祇稱懇求詳察，故作隱躍之辭，以見唐古特不爲無過，已呈遞各官員官兵稟內，又以唐古特不照合同行事，微露一語，如此詭辭巧辯，本大將軍早已洞燭肺肝，爾與唐古特爭端頑事，斷不值復置一辭，而爾論及搶之，爾負恩反覆，自外生成，罪惡貫盈，擢髮難數，本大將軍奉命督師進討，兵力精強，鋒鏑風馳，屢次大敗，從此雖勝直搗巢穴，將將爾壓爾喀痛加殲戮，嚴飭無遺，斷非口舌虛辭，所能支飾，若於大兵未抵陽布之前，率同巴都爾隆野，瑪木塞野，沙瑪爾巴等親來請罪，泥首軍門，本大將軍察爾誠偽，再當奏明大皇帝，或能敕宥前愆，逾格施恩，亦未可定，本大將軍統率大兵，不能在中途久特，爾宜早定自全之計，速來歸順，快兵臨城下，爾部落立就滅亡，雖欲悔罪乞降，亦復噬臍何及耶，至於喝布倫丹津班珠爾札什敦珠布及兵丁三名，在爾既思投順，自應撥行送出，但丹津班珠爾等潛蹤已將喝布倫事退兵，丁不能守禦逃遁，被爾誘脅，均係獲罪之人，爾之送出與否，均屬無關緊要，不值向爾索取，爾勿借此爲要挾之具，其丹津班珠爾等與唐古特審信及伊等家信之語，同稟附和，代爲說辭，竟係爾授意令其書寫，全不足憑，本大將軍統兵進勦，豈輕信丹津班珠爾等之言，稍寬爾罪，卸得假託潛蹤妄行放棄，自取重戾，爾部落滅亡即在時息，若再游移，本大將軍定即統兵進勦，不但爾之土地人民不能保守，即爾與爾之宗族頭目悉當肆首就戮，斷不能復邀寬貸此旨，

大將軍具奏，奉上諭，福康安等接到拉特納巴都爾乞降來稟，敢行飭殺一摺，內稱，喊咎拉特納巴都爾將上年裹迫去之兵丁王剛第巴塘遞等送出，喊咎有呈遞福康安暨官員官兵稟各一封，看此喊咎，竟大奸詐，其意蓋欲離間我將軍用兵苦官兵而令官兵欲藉兵懈於戰也，可惡之極，其稱原留喀與唐古特素相和好，所有誘執兵丁，喝布倫，及搶掠後藏，皆由沙瑪爾巴主持唆使，奉到前徵，正擬將沙瑪爾巴縛獻，已於五月十五日病斃，是以將王剛等送出懇求施恩赦宥，至唐古特不照合同一節，不敢再向福康安稟及，祇於呈遞官兵稟內，略提一語以見，其徒掠後藏，事出有因，卸罪巧言，實爲狡詐，經福康安嚴行徵論，逐層指駁，絕其妄想，使喊咎喊目等衆懾兵威，不敢再存倖免之心，轉可堅其歸誠之意，等語，此次喊匪資呈稟帖，令誘去兵丁第巴前來投遞，並未專遣大頭人來營，而稟內祇妄想乞降，尚未自行認罪，實屬可惡之極，福康安等揚其陰狡，逐層指駁，辭嚴義正，所具皆是，惟所稱沙瑪爾巴業經病斃一節，沙瑪爾巴爲此案罪魁，或伊見大兵逃遁，自知罪在不赦，情急服毒自斃，亦屬事之所有，但喊匪詭詐多端，平日與沙瑪爾巴互相糾結，今因勢日窮蹙，欲卸罪於沙瑪爾巴，揑作病斃之言，以爲藉口，又思指實其事，暗將與沙瑪爾巴容貌相像之人，僞裝希圖掩飾耳目，以爲蹤混之計，亦未可定，福康安辦事精細，自能留心訪察，斷不肯信其一面之辭，如果沙瑪爾

巴實係病斃則已，如竟係假揑病斃，其人尚存，福康安等務須將該犯設法生致解京，盡法懲治，福康安等攻克陽布後，其事之眞僞，無難訊得確情，且兵丁王剛第巴塘遞解京後交軍機大臣隨別研鞫，伊等亦無從代爲掩飾也，至沙瑪爾巴唆使喊匪誘執兵丁，喝布倫，及搶掠後藏，實爲罪不容誅，即該犯名下並無應襲封職，但未知藏內伊尚有父子叔姪否，著交和琳鄂輝，於事竣詳細查明，現當何處，嚴行斥革，以抒衆憤，而示懲儆，再丹津班珠爾札什敦珠布，如喊匪將伊二人送出，一到軍營，即派員嚴押進京，不許與伊等家屬見面，此爲最要緊此，

拉特納巴都爾遣大頭人送出兵丁及喝布倫丹津班珠爾遞稟乞降，

六月初九日，拉特納巴都爾遞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處下，大將軍總三寶佛爺保佑，身子很好，一切事情，前已稟過，從前王子納喇木薩野，與前盟達賴喇嘛相好，如同一家，唐古特與巴勒布也很相好，後來廓爾喀得了巴勒布的地方，唐古特買賣上不公道，並行使銀錢的事情，就不肯和氣了，那時剛有沙瑪爾巴到來，我們向他說，你是唐古特人有名的喇嘛，我們與唐古特不和的事，都要求你設法，能彰顯明大皇帝慈好，所以一切事情，都靠著他，聽他的說，誰知沙瑪爾巴雖然應允，心裏懷著挑撥間的，我們更不和氣了，並且得罪了天朝，上年喝布倫，一個喝咱，同沙瑪爾巴前去會他，聽得喝布倫帶了五千兵馬，要把我們的頭人並沙瑪爾巴害了，還要把我拏住，頭人們聽見了這箇信，纔把喝布倫們裏逃陽布來，至搶札什倫布的事情，是沙瑪爾巴叫我們去的，他又說，已經向札什倫布商卓特巴說過了，你們一到札什倫布的人必定逃走，你們只管去搶，況且管事的喝布倫已經裏逃來了，藏內的兵斷斷不能擋住的，我們說，唐古特的人就算不能擋住，但恐搶了札什倫布，天朝降下罪來，如何當得起呢，沙瑪爾巴說，諸事有我一力擔當，斷斷不怕的，我們說，唐古特的光景，我們還知道，天朝的規矩，我們實在不曉得，沙瑪爾巴說，我是轉過十輩的人，有一輩在天朝住過七年，很知道天朝的規矩，你們去搶後藏，是無妨的，我們聽他這些話，信以爲實，纔往札什倫布去的，這纔爲錯，聽了沙瑪爾巴的話，纔得了這樣大不是，如今心裏很害怕，又很懊悔，只求大將軍如何分付，我們無不遵依，我們總懇著大皇帝的王法，再不敢抗拒了，況上次投誠時，準了哈喇薩野，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到京進貢，蒙大皇帝施恩很重，加了封號，賞賜許多物件，我都純領了，實在感激不盡，把施給我們的恩典，時時項在頭上，應該如何效尋，只求分付下來，不敢稍有違拘，大將軍是奉大皇帝旨意來的，大將軍遵旨分付的話，我們還敢不遵嗎，大將軍在藏發來檄論，說這事是沙瑪爾巴從中挑唆的，我們奉到時，沙瑪爾巴已經病了，我們就叫人抬了他來，問他說，你既說天朝的規矩，你都知道，叫我們去搶後藏，一切有你擔當，今天朝怪下來了，你就帶著喝布倫們，到邊界上去，見大將軍回話，他聽了這話，顏色登時就變了，魂強說，等我病好了就去，本來要轉獻出來，不料他病勢日重一日，延至五月十五日，就完了，喝布倫們都來驗過，因爲天氣炎熱，恐怕朽壞了，所以鍋化了，這些情節，喝布倫們都知道，詳細，因此打發喝布倫同著漢兵出來一切懇求施恩指示，六月初九日，自陽布起其稟，

拉特納巴都爾遞稟欽差公中堂大將軍處下，各位官員官兵，所有大概情形，從前已具過稟帖，想是接著了，從前廓爾喀王子納喇木薩野，與前盟達賴喇嘛相好，如同一樣，唐古特與巴勒布也是一樣相好，後來廓爾喀得了陽布，只因唐古特人買賣上不狠公道，又爲銀錢的事不和，那時沙瑪爾巴說，你是唐古特有名的喇嘛，你如今應該怎麼想法，叫我們兩下相好，並要這些情由，奏明大皇帝，他口裏雖然應許，雖知他心裏懷著挑撥，離得兩下更加不和，並且得罪了天朝，藏裏兩個喝布倫來說話，鬧得嘈雜了五千兵馬，留在定日，到了薩拉木，我們打發了一箇喝布倫，一箇喝箕，同沙瑪爾巴前去說和，我們頭人聽見說喝布倫要將我們頭人們殺害，又要把我提了去，所以頭人們纔把喝布倫裏逃來的，搶札什倫布一事，沙瑪爾巴說是如今只管發兵去，我已經向後藏的商卓特巴說過了，你們一到札什倫布，那裏的人一定是走的，我們說，是天朝問下罪來，如何當得住，沙瑪爾巴說，從前濟嚕誅和的事，都是我一箇人辦的，倘若有事，纔有我擔當，況且喝布倫們已經裏逃來了，你們只管

去。一定是由得你們的。我們又茂廣古特的光景雖然如此。天朝的規矩。我們實在不知道。沙瑪爾巴說。我是轉過十遍的。有一遍在內地住過七年。狠知道天朝的規矩。你們去搶札什倫布。是無妨的。所以聽信了他的話。纔得罪了天朝。如今大將軍怎麼樣指示。我們總是遵行。斷不敢違拗抗拒。從前曾經打發哈哩薩野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到京。恭遇裝貢。蒙大皇帝施的恩典很重。又賞了封號。並多少物件。我都遞領了。我感激大皇帝恩典。時時頂在頭上。往後還要求著受大皇帝恩典。大將軍到了前藏。賞我諭帖。說沙瑪爾巴是蒙人。從中關事。我接著諭帖的時節。沙瑪爾巴正病著呢。我就把伊抬到陽布城來。到他說。如今你可帶了四箇漢兵。兩箇喝布倫。到邊上去。將我們說。他聽了這話。他面上顏色就變了。說等我病好了。就去。後來他的病一日重一日。到五月十五日。就完了。那時我曾叫兩箇喝布倫。四箇漢兵都看過。因天氣炎熱。恐怕朽壞。因此把他燒了。如今打發喝布倫並漢兵等來回話。懇祈施恩指示。六月初九日。自陽布城具奏。

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統兵成大人台前。我們蒙令送喝布倫、漢兵等去見大將軍。又送出漢兵一名。往大人營裏回話。一切事情。懇求轉稟中堂。聽候分付。所有備細情由。出來漢兵自必面稟。六月初九日。自陽布城具奏。

欽差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成。傳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部落本係邊外小番。邁京朝貢。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給封土爵。賞賜多珍。即應頂戴生成。恪守邊界。乃敢反復無常。盜搶藏地。實由爾自作非聖。現在大皇帝特發大兵。命大將軍統領進勦。將爾部落地方。速攻攻克。諒爾力量不能抗拒。今爾既震懾軍威。自知悔罪。且稱從前搶掠札什倫布。與廣古特不和。多係聽信沙瑪爾巴唆使所致。爾自應專遣大頭人。親赴大將軍行營。將一切情節詳細回明。懇求分付。本欽差大臣現將爾稟到稟帖。及送出之漢兵。亦併轉送大將軍處。如有給發撤諭。爾其敬謹遵照可也。此檄。

拉特納巴都爾遣大頭人普魯爾邦哩、朗穆幾特邦哩、乃爾與、巴拉巴都爾哈瓦斯詣大將軍行營遞稟乞降

六月十八日。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我從前歸順過天朝。至今總是大皇帝恩典。昨奉到大將軍檄諭。說我年幼無知。貪占後藏之事。都是手下頭人們鬧的。大兵已經到了我們的地方。要我親自出來謁好。今我懼不敢前來。又不先差大頭人來營面稟。可謂無知已極。如此指示。我實在感激得狠。並且准我歸順。我曾願磕頭投降。這是我的真心。上年鬧明一切事情。全是我的罪過。我不過是小地方的番子。大皇帝同天一樣。普天下都曾得著的。我實在不敢抗拒。如今准我歸罪。定然是青加恩寬恕的。大將軍檄諭內怪我說。大兵已過熱柴稿。為甚麼遲不來迎接。我因大將軍不知就帶了兵過來。所以沒有早差人來迎接。後來知道大將軍已經來。曾經具稟帖。昨已將打發喝布倫普魯爾邦哩、喝倫朗穆幾爾邦哩、達盧爾乃爾與、巴拉巴都爾哈瓦斯出來。叩見大將軍。並面稟一切情形。大將軍如何指示。求叫兩箇人回來。留兩箇人在大營中伺候。六月十八日具稟。

大將軍福康安勒兵雍雅發檄諭拉特納巴都爾。

六月二十六日。大將軍檄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所遣普魯爾邦哩、朗穆幾爾邦哩、乃爾與、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來營呈遞兩稟。俱已閱悉。並據普魯爾邦哩等面稟。爾悔罪投誠一切情形。本大將軍已逐加面諭矣。爾從前誘執漢兵、喝布倫等。及搶掠札什倫布物件。雖由沙瑪爾巴挑唆主持使然。爾與爾叔輕聽煽惑之言。即係爾等之罪。今既哀懇投誠。稟內情辭。尚屬恭順。並盲聽候示諭。無不遵依。慈哀聖主仁威。力圖改悔。是即爾之福。不但可保爾之土宇。即闔境番民。亦得各全身命。但爾既真心投順。並不親來覲懇。僅遣頭目前來。斷難遽准。大皇帝平定各處地方甚多。適年之事。無暇詳諭。即如本大將軍於乾隆五十三年征勦安南國。陵國長阮光平震懾軍威。惟恐覆滅。即行悔過。親自投降。本大將軍察其出於誠悃。奏明大皇帝。帶回該國王入京。仰蒙大皇帝賞

以國土。錫封王爵。加賜多珍。至今承受天恩。寵榮已極。前已諭爾知悉。況天朝屬國甚多。各國王無不恭預朝會。仰沐隆恩。今爾部落係邊外小番。固識天朝法度。心性多疑。爾與爾叔即不敢親身赴京。亦當親來謁見。叩頭認罪。本大將軍察爾果出真誠。方可奏明大皇帝。准令降附。斷不肯乘機誆誘。矣信於爾。今著普魯爾邦哩等面稟。欲將不敢再行滋事。據山之具甘結。所言尤屬不合。天朝懷柔遐服。恩德覃敷。本大將軍特人以誠。廣布威信。外藩人等。果能真心歸順。何必寫立甘結。始足為據。二次唐古特與爾說合。議立合同。邊界大人亦即將就了事。原非強制。本大將軍奉大皇帝聖旨。前來辦理致討。爾之情僞。無不周知。爾即逆命。辭後輔。亦能洞燭微衷。仰懼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全盲致陟。勦。期開一面。准爾投降。斷不能如上次逢外大人草率辦理。至沙瑪爾巴從中蠱惑。實為罪魁禍首。必當立正典刑。即使已伏冥誅。亦應將沙瑪爾巴焚餘之骸。梟懸。併將伊眷屬。徒弟。緝役按名。送出。以懲究亂。又爾部落。計札什倫布。與各種物件。爾既知從前搶掠之罪。必須全行交還。再從前在濟嘛邊界所立大小合同兩張。全係沙瑪爾巴誆誘所立。今此事已不准再行提及。應一併送來查銷。本大將軍已至雍雅山坡。俟犁。不能容駐多兵。爾即將撥禦之兵。全數撤回。以便移營前進。駐劄受降。本大將軍約束嚴明。縱過爾境地方。凡有稟落。俱皆安撫。況聞爾略番民。即係天朝百姓。斷不肯稍有擾累。大兵前往。番民仍可安居。毋庸驚懼。爾等自陽布來降。道路亦甚近便。如爾妄生疑慮。不敢撤回兵衆。本大將軍即統兵前進。亦不必爾來迎接也。爾稟內屢言聽候本大將軍分付。無不遵依。然於這來四人內。令二人先回。今故遣明穆幾爾邦哩、拉巴都爾哈瓦斯二人速回陽布。詳述本大將軍面諭一切事宜。並特發檄諭。妥伊等齎回。著即遞送節題呈覽。表彰改悔真誠。方可代為陳奏。此關係爾部落存亡之極。計宜早定。若再游移。仍即統兵進勦。所有呈遞官員官兵稟內金花銀卡契布一匹。即著攜還。此檄。

大將軍具奏。遣朗穆幾爾邦哩、巴拉巴都爾哈瓦斯二人回稟。著回檄諭。一面飛行副都統銜成。總。不可因賊降。遂存懈怠。仍宜駐守地方。又令總兵諸神保駐劄邊界毋庸輕進。等因。奉上諭。福康安奏。賊曾遣大頭人送出兵丁及丹津班珠爾等。來營獻懇。仍行駐紮防殺等語。各山梁地勢險阻。若賊匪接到福康安等檄諭。撤回頂戴盧。賊無官兵即可無勞進攻。將其險隘之處。乘勢占住。是亦一策。如拉特納巴都爾薩野親自來營獻懇。福康安等當向伊告知。爾等誘喝布倫等。及搶掠札什倫布。罪本不赦。念爾等親自來營乞哀。情辭懇切。本大將軍代爾轉奏。但前此安南國王阮光平納款時。係本大將軍帶同入京。蒙大皇帝錫封王爵。復其國土。寵榮備極。今爾等既已前來。本大將軍亦應帶同爾等入京。覲見。若巴都爾薩野猶疑不肯親來。福康安惟當勦平。進攻。乘破竹之勢。迅過陽布。搗穴擒渠。以國土賞總之。此事自以犁庭掃穴為一勞永逸。即不得已受降。完事亦必須大兵威。使賊畏懼震懾。俾首乞命。不敢復滋邪孽。庶可永保無虞。若稍涉遲疑。就令為賊所覘。難保其日久不再滋事。況福康安攻克熱柴稿。脅布倫。果從等處賊巢。於兩夜分兵越過數重大山。梁。沒登涉。梁已備甚險阻。目下彭水堯朱舟斗所當擬調各兵。即當早到軍營。兵威壯盛。隨偏軍火亦已源源運到。豈有碉拉堆補木甲爾古拉集木集各山梁。賊不能占。要之理。在功勳垂成。福康安奏。仗奮勇。自必力圖上策。斷不肯功虧一簣。坐失機宜。稍存遷就。至賊匪詭譎多端。福康安等諭令將各梁人衆撤回。須防其佯作撤退之勢。於無人處。潛從後路。復行鈔截。賊匪此番最要。又福康安所發檄諭內稱本大將軍待人以誠。廣布威信。外番人等果能真心歸順。何必甘結。此語略收已於檄諭內批示。賊人反覆無常。即使寫立甘結。安保其不再誘惑。前次巴忠等私與成合。寫立合同。巴忠誤說。豈有福康安身為大學士。大將軍統率大兵。肆掃致討。與賊立誓出結之理。福康安惟當嚴切檄諭。以堂堂天朝。豈屑與汝立結。如爾國必欲乞降。須令拉特納巴都爾薩野親自來營。當誦諭。俟其到後。遵旨帶同進京。候聽定奪。不則仍宜乘勢進兵。不可稍寬急於完事之見。為賊所覘也。況賊匪因沙瑪爾巴已伏冥誅。今見滅亡在即。將其罪俱推與沙瑪爾巴。以為藉詞准降之計。福康安等亦當嚴諭。以沙瑪爾巴唆使搶掠。固屬示所應得。但爾等前年既已投降納款。屬受天朝封號。何至受人唆使。任其蹂躪。敢南至札什倫布。肆行搶掠。豈爾等一任沙瑪爾巴教唆。可以無所不為。遂為無罪耶。如此殺切檄諭。庶賊匪知無可藉卸。或可俯首聽命。不敢再有游移。惟在福康安臨機應變。通盤籌劃的悉當。妥速滅功也。欽此。

秋七月。大將軍福康安攻克噶勒拉堆補木。奪橋渡河。

大將軍具奏。奉上諭。福康安奏攻克噶勒拉堆補木。奪橋渡河。殺賊打仗情形一摺。可嘉之至。已於摺內詳細批示。據稱。藏地邊外雪澤最早。如宗喀通拉山等處。當年八九月間。即已大雪封山。今年節氣較早。已交秋令十餘日。總須趕封山以前。盡事撤兵。不能久稽時日等語。所見與朕同。前經諭內氣候緩急。若非及早撤兵。或為大雪所阻。為此業念節降諭旨。令福康安等宜酌機應變。妥速成功。今福康安摺內已露。詳及此。閱之朕心轉為稍慰。前經福康安等遵明穆蘭爾鼐等二人回京。諭知賊酋將各梁拒守賊眾。全數撤回。弓箭撤之後。又經數日。各山上拒守賊眾。何未撤動。若福康安等仍按兵不動。未免為賊所輕。自以進攻為是。各官兵分路攻勦。擊援登陣。雖見有中鎗亡者。並不退怯。仍奮勇直前。拋擲火彈。痛殲賊眾。將噶勒拉堆補木石卡木城。全行占奪。實屬可嘉。即將合斐英阿、副都統阿滿泰、侍衛墨爾根保、英貴、佐領根德依旋等陣亡。

阿日。奉上諭。此次官兵因屬仰攻。損傷稍多。以致阿滿泰、墨爾根保等陣亡。尤堪憐惜。以此幺麼小醜。傷我帶兵大員。殊為不值。副後與賊接仗。所有得力之巴圖魯侍衛等。不可復使冒險輕進。致有傷損。又因福康安等摺內。阿滿泰、墨爾根保等皆係中鎗陣亡。至合斐英阿直前射死紅衣賊目二人。又稱合斐英阿、及二等侍衛英貴、佐領根德依旋中賊鎗陣亡等語。是否止係英貴、根德依旋中鎗陣亡。抑係合斐英阿亦中賊鎗。所奏尚未明晰。合斐英阿已加都統銜。係屬大員。未曾福康安專奏。據稱降旨著交福康安等。即將合斐英阿是否一併陣亡之處。據實覆奏。再降諭旨。其阿滿泰、墨爾根保等。統俟奏到日。一併降旨交部賞恤。欽此。

領隊大臣成德攻克利底大山賊卡二座。

奉上諭。據福康安等清字摺奏。成德一路。由轉拉木進兵。攻得利底大山賊卡二座。將其出力將弁保送到來。一併具奏等語。前據福康安等奏。轉拉木一路成德等攻克多羅卡龍岡等處。現在利底等語。今福康安既將其攻得利底出力各員保送具奏。與諸處打仗情形。成德自必一併具報。何以未據奏明。前經軍機大臣訊之阿爾曾薩野等。據供。向來轉拉木一路。冬雪較大。封山後。不能行走等語。若福康安等大軍撤回。成德一路或致為雪所阻。亦有關係。著福康安等即將成德所帶兵丁現在何處。近日曾否前進。與福康安等會合。將來不致為雪所阻之處。一併查明具奏。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呈繳前立合同。送交札什倫布物件、及沙瑪爾巴屍骨。遣大頭人遞稟乞降。

七月初八日。大將軍接到拉特納巴都爾具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大將軍麾下。小的前差普都爾噶哩、朗穆幾爾幫哩等前來。磕頭歸順。大將軍不忍全數誅勦。教導開導。這是大人的恩寬。小人的不是。要求大人寬恕。所有搶掠札什倫布並遵

喝布倫及漢兵等事。總是沙瑪爾巴挑唆的。在上的大人。已把在下小人錯處分別明白了。總是感激的。蒙諭這些事情。雖然是沙瑪爾巴同的。但小的與小的叔叔聽信了他的話。就是自己的不是等諭。小的是憑愛衆生鑒的意思。前後事情。大將軍都已知人挑唆。謙行錯了事。這一切事情。全都是小的錯了。如今認了罪。不加重究。無非是憑愛衆生鑒的意思。前後事情。大將軍都已知道。所以發來檄諭。指示我們。這都是我們的造化。分付的話。我們總是在頭上頂著的。又敕照著諭帖上行事。不但小的與小的叔叔和番姓也是好的。檄諭上分付。要小的與小的叔叔真心親自來投誠。苦苦懇求。方可奏明大皇帝。想你們的罪等諭。小的聽見了。實在感激。小的叔姓兩箇。原想要出來一箇投降。因為大皇帝震怒。大將軍到了這裏。小的聽見了威名。就如日光照雪的一樣。實在害怕得狠。先差來的。雖是大頭人。還不是打頭辦事的人。出來懇求。小的聽見大將軍的威名。正在害怕。又接著檄諭。說要一直進來。小的與頭人百姓等。愈加害怕了。小的等原都是大將軍底下的小人。有了大罪。還蒙施恩指示。這就是三寶佛爺的保佑。從前大將軍奉旨在各處征勦。若聽偏過的。就家大皇帝施恩發來的檄諭。把這些事比方著向小的曉諭。叫小的照著行事。這都是恩待小的。說不盡萬分感激。如今小的們是實在真心歸順。務必叫打頭辦事的大頭人跟了進京。瞻仰大皇帝天顏。又晉都爾噶哩、朗穆幾爾幫哩等面稟大將軍。說從前的事情。已經錯了。往後再不鬧事。情願出具甘結等語。蒙大將軍當時分付這出甘結的話。回得狠不是。小的現已向朗穆幾爾幫哩詢問。你們在大將軍前胡亂說話。朗穆幾爾幫哩說我們並沒有敢回這話。想來是通事傳錯了。大將軍征勦各處。至誠待人。各處是知道的。小的心裏想著別的地方都有施恩。如今在我們身上。也必是有施恩的。又檄內說。此次斷不能照著從前邊界的大人那樣。將就完事等諭。小的如今也不敢想如上次與唐古特碼和。也不敢再提從前的事了。又檄內說。如今大將軍奉大皇帝旨意來問罪。若有意游移。仍的即統兵進勦等諭。大將軍仰體大皇帝好生之德。普天下的生靈都是愛惜的。廓爾喀如魚入網的一樣。如今求一條生路。准小的們投降。還是俯念小的及衆百姓。上諭小的實在感激。若是有在衆生鑒上施恩。凡有分付的話。自必永遠遵奉。又檄內說。今將沙瑪爾巴的屍骨。徒弟、隨役。並財物等。現要送出來。又檄內說。去年搶的札什倫布的東西。都要全數送出等諭。小的們聽了頭人的話。去年搶了札什倫布。造下了罪。普薩不容廓爾喀的人。回來時。雪山上凍死的。就有二三千人。送到陽布物件。唐古特都知道。現在還一點查。就要交出來。又諭。從前濟嚕和時。沙瑪爾巴從中作弊。立下大小合同二張。應該是繼一條。小的因沙瑪爾巴諸事挑唆。得了不是。所立合同。實在是禍根。大將軍分付得狠。如今大小合同兩張。都情願送出。又諭。堵禦的兵。都叫撤回去。若不撤回。大將軍內此發怒。又帶兵進來。小的等到大將軍面前。就如螞蟻一般。螞蟻在人面前作怪。只有死的一條路。想來做大人的。不肯與小人計較。這裏

查鈔沙瑪爾巴陽八井廟宇莊田。

大將軍具奏。陽八井有沙瑪爾巴廟宇莊田。應行查鈔。其徒弟依什甲木參係立合同上列名之人。必有關比情弊。已飛咨和琳就近密往陽八井廟內查鈔。將依什甲木參拏獲。解赴前藏等因。

副都統銜鄂輝查催由定日至聶拉木一帶糧運。

七月十四日。奉上諭。鄂輝奏稱途徑在軍火糧石情形一摺。內稱聶里當桑一路現在酌定章程。每日發運。已無停滯。其糌粑、火藥、軍裝、弓箭、鍋位、餉銀等項。隨到隨運。均可源源接濟。不致短缺等語。所辦俱好。覽奏稍慰。又據稱。鄂輝原擬自宗喀至濟嚕。與惠龍面商一切。再回聶拉木一路查辦。今宗喀至濟嚕一帶台站。俱已破通。處處有人辦理。可以毋庸前往。於非摺後。即由奔卡木一帶迎催定日之糧。由定日直往聶拉木。督辦糧運軍火。接濟成德後路等語。所見極是。現在成德等已帶兵深入。後路兵糧軍火。關係緊要。而濟嚕以外。已有惠龍駐彼督辦。雖有福康安委員。并分段守備。兵糧一切。自可接濟無誤。若鄂輝復由宗喀前往濟嚕。往返需時。其聶拉木後路兵糧轉致缺乏。莫及今鄂輝能不拘泥。仍自宗喀轉回迎催定日一路糧運。俾成德後路可望接應。實屬可

寓。此一舉可並前並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以示獎勵。但鄂羅到森拉木後。祇應將成博後路妥籌安頓。不可意思踏功。冒昧深入。此時成德由森拉木進兵已經三百餘里。俟鄂羅到彼成德又已前進相距更遠。鄂羅即使驅往亦屬無及。若鄂羅在森拉木逗遛。則濟噶以外糧運事宜。雖有軍營在彼督辦。而濟噶以東以至後藏。幅無人照料。且據孫士毅奏。邊境地方尚有糧石積壓所關。鄂羅將森拉木後路安頓後。仍即遠回宗喀一帶。督率管運務俾軍需等項。隨到隨運。不使停留方爲妥善。欽此。

陞賞四川同知姚令儀。

七月十四日。奉上諭。鄂輝奏。四川同知姚令儀。自隨帶到藏以來。催查糧運。安設台站等事。俱能實心奮勉。妥協辦理等語。姚令儀隨同鄂輝到藏。將屆一年。委辦糧運諸務。奮勉出力。並不因鄂輝已解總督之任。稍存懈弛。甚屬可嘉。著加恩先行賞戴花翎。並交興孫士毅。遇有四川知府缺出。即行奏補。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擒獻沙瑪爾巴徒弟接噶。

七月十四日。拉特納巴都爾擒獻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小的稟懇一切情由。想已蒙大將軍鑒察施恩。小的實是真心投順。若能早沾大皇帝天恩。就是合部落的造化。小的們本是小人。愚蠢無知。從前只因聽了壞人的話。自作自受。懊悔無及。將來若再不遵天朝王法。不聽大將軍分付。就是自尋死路。定然不得好處。如今捷求大將軍想著小的們是天朝的屬下。施恩餵養。若不施恩。就是將天屬地小的們如地上螞蟻一般。實在害怕得很。心裏著急。今小的遵奉前檄。將沙瑪爾巴屍骨及伊徒弟跟役人等。全行送出。他的物件。也有收在別處的。查點了幾天。如今都送出來了。伏乞大將軍查驗。所有搶掠札什倫布物件。廓爾喀的人回來。大雪封山。凍死了二三千人。東西遺失了好些。又有衆人聽關下的。到倫布的物件。唐古特都是知道的。現在逐一查點。恐有遺漏。過幾天即可查明。趕出沙瑪爾巴徒弟接噶一名。原在甲噶克。趕往著初九日差人去拏沙瑪爾巴的徒弟跟役。不料接噶預先知道。要把他擒獻出來。自縊。雖搶救。於前一日身故。若要空棺。恐無憑據。只得將伊屍身抬來呈驗。小的是愚蠢人。造了大罪。今辦事又不周到。以致接噶服毒。懇求大將軍開恩。餘想隨後查明札什倫布物件。就打發大頭人出來懇求。蓋。

拉特納巴都爾擒獻沙瑪爾巴妻室策旺拉木及女喇嘛策旺蘇珠。

七月二十五日。拉特納巴都爾遵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大將軍麾下、小的部落前搶札什倫布。自當遵奉檄諭。將搶掠各物全行繳出。小的部落的兵上年自後藏回來。干犯天譴。凍死的很多。沿途就有遺失。迨有頭人兵丁私自隱藏下的。小的曾把隱藏偷竊的牧蔡、滇兵王剛們是知道的。安到陽布物件。實在只有這些。元寶銀兩、除化銀錢花用外。現在遵存繳今將銀兩物件查點齊全。俱都送出來了。求大將軍查驗。廓爾喀因擅搶後藏。已犯重罪。若再敢違抗一件。更是自尋死路。懇求大將軍詳察。再小的誠心感戴天朝。如蒙加恩寬免。不但小的性命是大皇帝賞的。就是所有地方。都是大皇帝的。現在備辦表文貢物。就差大頭人等進京。請謝恩。仰大皇帝天恩。所備貢物。小的不知道天朝規矩。恐有錯誤。又因偏僻小地方。沒有出產的好東西。一點恭敬畏懼的心。不能表出。現有廓爾喀的樂工。又有孔雀五隻、番馬五匹。是小的地方很難得的。如今貢物一併預備下了。不知道許進不許進。懇求大將軍施恩。分付之來的塔曳薩野。如蒙允准。即同各方物一併恭進。這一路山大路行。東隻馬匹未能出來。只好繞行平坦地方。多走些路。由別部落送到藏裏。不敢遲誤。再沙瑪爾巴的女人策旺拉木。前於中途逃逸。茲已拏獲。同跟隨之女喇嘛策旺蘇珠。一併鎖押送出。七月二十五日具稟。

八月。沙瑪爾巴廟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

八月初六日。奉上諭。沙瑪爾巴既伊徒匪勝執兵丁。搶布倫及搶掠後藏。實屬此案罪魁。該犯已伏其誅。俾逃逋戮。至藏內隱匿并地方尚有伊舊住廟宇。未便仍令其紅教徒衆在彼安居。著傳諭福康安等。於事定後。將其廟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所有沙瑪爾巴徒衆。剃令還俗。會發閩粵等省安插。欽此。

大將軍福康安、署四川總督孫士毅俱賞授大學士。都統銜兵部侍郎和琳陞授工部尚書。

八月初七日。奉上諭。福康安統領大兵。勦捕廓爾喀。自進兵以來。督率將弁。指堅破險。屢戰屢捷。無不鼓勇爭先。於調度布置一切機宜。悉中肯綮。且經越險冒雨步戰。手足胼胝。用兵之苦。從來所未有。實屬奮勇出力。現在大功將成。告竣福康安著加恩賞授大學士。孫士毅自署川督以來。辦理一切糧運。督率所屬。何陽隱誠。且伊係滇人。能由森木多一帶趕赴衛藏。會同和琳等籌備軍需。俾資源源接濟。甚爲出力。孫士毅亦著加恩賞授大學士。和琳身到藏後。催辦糧運。實心奮勉。設法妥辦。毫無懈怠。日有起色。昨經奏請趕赴宗喀濟噶一帶。與福康安所奏適合。現今奏報即日迅赴該處。趕緊催運。俾軍食接濟充裕。無誤師行。奮勉可嘉。所有吏部尚書員缺。著和琳補授。和琳未到京以前。工部尚書事務。仍著金簡暫署。吏部尚書員缺。著劉墉調補。紀昀補授。禮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寶光鼐補授。所遺禮部侍郎員缺。著劉躍雲補授。欽此。

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劄前藏。督辦糧運。

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於七月十二日抵前藏。八月初七日。奉上諭。和琳奏。接到福康安來咨。即於七月十六日驅往濟噶一帶。催運糧餉。將藏中一切事件。當面告知孫士毅。總督料理等語。所辦俱好。昨據福康安奏。鄂輝辦事稍緩。和琳能駕馭番民。實力奮作。飛咨和琳前往濟噶一帶。督辦糧餉。適和琳奏到。亦想請前往。與福康安相奏恰合。當經降旨嘉獎。今和琳接到福康安咨。即於十八日起程驅往。計此時早抵濟噶。定能趕緊催辦。以濟軍需。應用至前藏。雖糧運總匯之地。自不可無大員督辦。昨亦有旨令孫士毅在彼暫住。並往來催查。孫士毅雖係滇人。但既派在藏處。即與滿洲大臣無異。自能遵照前旨辦理。斯勝之。當。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三下

紀略下 原目作方略

駐藏大臣工部尚書和琳馳赴陽八井擊獲紅帽喇嘛依什甲木參查鈔財物。

工部尚書和琳於八月初八日馳抵陽八井，查鈔沙瑪爾巴家產，及拏獲依什甲木參，於十四日具奏。竊臣於七月二十七日行至乃安塘准福康安咨分濟噶一帶糧運，現交鄂輝一手經理，即令臣常往陽八井，查拏沙瑪爾巴徒弟廟宇莊田，事竣，不必再赴濟噶。即回前藏料理等因。來臣即將途次籌辦運送糧餉及遵辦夫馱委員押交鄂輝各情形具奏後，連夜回至札什倫布，訪聞陽八井廟宇徒衆莊田物件，共有若干，據走過此路人稱，沙瑪爾巴久不在家，廟內紅帽喇嘛約有一百餘人，塞落牛羊及黑帳房百姓，皆係伊舊官依什甲木參經管，不能深知等語。臣風聞陽八井雖屬山僻，其路四通，依什甲木參爲沙瑪爾巴用人，合同上書列名字，設有走漏風聲，畏罪逃亡，隱匿寄頓等事，一時難以搜捕跟究，查由前藏通陽八井，有商賈常行大路一條，小路二條，皆崇山鳥道，小路較大路近一二日，無人來往，臣密派遊擊烏爾公阿，著喝布倫堅巴多布丹，從扦布甲小路先往，松茂道倭什布讓送班禪額爾德尼尚未起身，隨密札該道，由曲水小路前往，臣由大路較程行走，據烏爾公阿，堅巴多布丹，倭什布等，於八月初六七日，先後抵陽八井，依什甲木參適在山後黑帳房內收取青稞，並未知覺，爲該員等跟尋搜獲，解回原寺，次早臣亦即趕到，詢得寺內紅帽喇嘛現有一百零三名，夜間潛匿無蹤，臣當即將依什甲木參手足枷梏寬釋，只帶項鎖，用好言安慰，云汝不過係沙瑪爾巴管事之人，沙瑪爾巴所作事體，與汝無干，汝只將其家產物件從實供出，既免受苦，本欲差遣要奏明大皇帝，施恩與你呢，一面委員帶領通事分頭宣諭衆紅帽喇嘛到晚始行紛紛投回，臣想此事雖與衆喇嘛無涉，但紅帽一數人衆，案皆不稽法度，若仍令

分居廟內，人數既多，難於約束，遂令喝布倫派委能事舊官第巴數人，先行押赴前藏，待臣回藏，另行安置辦理，去後，即帶同依什布等，提訊依什甲木參，據供小的本是班禪額爾巴尼屬下之人，因沙瑪爾巴係前輩班禪弟兄，去來皆事，所有案落，人戶牛羊，騾馬畜食等項，皆是小的經管，其金銀銅軟，皆沙瑪爾巴自己收執，造四十九年，沙瑪爾巴往廓爾喀去時，記得伊將金子貴重物件帶了許多，不知數目，後來又有信來與伊巴呼圖克圖，遂第巴丹忠桑布要過元寶二百錠，又由楊布差了生哈格勒巴米二人，兩次要過二十錠，又有佛殿東邊一屋，是沙瑪爾巴去時，親自將門用紫腦封記，不知內有甚麼東西，後來廓爾喀問事，伊巴呼圖克圖教我勸沙瑪爾巴兩下說合，五十年，立下合同，遂和喇嘛與計設大人說我能事，總放小的，現有委牌可證，小的原不是沙瑪爾巴徒弟，如今爲甚麼與他隱瞞呢等語，臣看依什甲木參在唐古特人內尚屬明白，隨即帶領依什布及佐雜人員等，將去僕從逐房親自查看，一一登記號簿，查得糌糧、粗布、疋松石、瑞瑞、金銀銅錢器具、佛像等項，爲數不少，元寶只有二十錠，計銀一千五百兩，元寶四十三兩，銀錠三千八百四十二元，重銀四百八十兩，生金二兩六錢，松石瑞瑞等物，多係歷歲首師並無一塊成珠之件，臣想沙瑪爾巴雖係紅教，要古唐古特之禮數，固不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然亦已轉世八九輩，又係前輩班禪額爾德尼，伊巴呼圖克圖弟兄，斷無短少金銀之理，必係依什甲木參或有風聞，隱匿寄頓，或因沙瑪爾巴遠去多年，從中侵蝕，當將依什甲木參從嚴設法盤詰，據供，沙瑪爾巴所有銀錢，除伊寄信仲巴呼圖克圖遣人要去外，委實只有此數，如今仲巴呼圖克圖在京，可以質證得的，設有欺瞞，一經查出，甘認重罪，伏地痛哭，懇供並無隱揑等語，臣反復研究，加以捫心，矢口如一，似無遮飾，查有濟頂國師渡金銅印一顆，係屬元明封賜，理合送部銷毀，又有喝布拉一件，上有自然佛像，黏唐古特字籤記，藏中人等稱係山洞修煉人之物，不可輕得，佛前供奉，最有利益，臣隨裝小木匣，隨摺呈進，所有查鈔沙瑪爾巴廟宇莊田物件，及依什甲木參家資，除另造清冊，估計價值，咨部變價充銷外，謹繕簡明清單，恭呈御覽，其依什甲木參一犯，委該補知縣發標押解前藏，遵旨遞便將玉托喝布倫札什敦珠布，與役彭特敦卜一同解京，並咨沿途各督撫一體發送等因。

甘肅布政使景安督辦宗喀一帶糧運。

駐藏大臣和琳具奏，准調赴宗喀一帶之藩司景安及候補道冰勤等稟報，自七月中旬以來，前後藏所派番夫，陸續趕到二三千名，已經分撥各站，現在軍營每日約用糧一百五六十名，連濟噶兵夫食用，統計日需三百包，今濟噶每日可運四百餘包，足敷支放等因，奉硃批，好。

沙瑪爾巴莊田及物件變價歸公，陽八井廟宇交濟噶呼圖克圖住持，派黃教喇嘛焚修。

八月十四日，駐藏大臣和琳具奏，查紅帽一教，本屬喇嘛異端，有元季八思巴流傳至今，而沙瑪爾巴又爲佛教罪魁，本應擊解進京，盡法懲治，以快人心，今雖伏冥誅，倖逃重戮，自無仍准其轉世剃髮衣缽之理，但查陽八井廟內所供佛像，皆與黃教無異，惟有銀金大銅佛一軀，詢係前輩紅帽喇嘛汇阿娃之像，又銀金沙瑪爾巴大小銅像數軀，約重二百餘觔，均應銷燬變價，又有沙瑪爾巴畫像數軸，亦應銷燬，其徒衆一百零三名，臣前已委員分起解赴前藏，查此項喇嘛，若勒令還俗，反恐妖言惑衆，別滋事端，詢其所習經典，亦與黃教大同小異，擬將此一百零三名改爲黃教，分與前藏各大寺堪布等嚴加管束，如有脫逃生事等情，惟該管之堪布是問，庶可以委安集，而便彈壓，臣不日回藏，權即如此辦理，俟命下之日，再當移咨達賴喇嘛，遵照奉行，再查沙瑪爾巴家私，雖無成珠物件，其廟宇、帳幕、金銀銅錢器皿及婦女首飾等，皆屬唐古特俗尚所用，就近變價，約略值數千金，其各處莊田所交青稞、麥子、荍豆、酥油等項，按藏中市價，約亦可值二千餘金，奶牛委人牧放，按年徵收酥油，計值五百餘金，至於現存青稞、麥豆、茶油、食鹽，約值二萬金，更有依什甲木參物件，通盤核計，爲數亦復不少，臣伏查此次征剿廓爾喀賊匪，上蒙皇旨，雖屬從前巴忠丹津班珠爾等辦理不善所致，屢經臣查對各犯供辭，達賴喇嘛並非全然不知，即如補放依什甲木參官衣牌，與其說合一節，已可

擬見況自興兵以來逆類喇嘛小有微勞皇上即加重賞所用番夫烏拉又皆無不賞與價值雖屬臣等並用設法驅使然索不免逃亡遊匿總由達賴喇嘛本誠實未肯認眞率屬之故今皇上不惜數百萬帑金特命重臣統師深入不毛涉歷山險全爲護持黃教又不用居古特殊逸之力此天下臣民所共知皇上並非利其土地人民也今達賴喇嘛坐享肯腴富貴已極亦無安沙瑪爾巴家產濟其困乏依臣愚昧之見不若全數歸公甚有裨益查訊旋在即正需籌辦口糧及一切用度雖戶居奇勝買頗從不易陽八井廟內現存青稞莞豆五千餘石就近分發各台應用不足者再行添買亦屬有限既可省採辦之煩亦足平居奇之儀又沙瑪爾巴依什甲木參物件變價銀兩將來或歸於軍需項下抵銷或入藏庫充公備用均可節省正項再查前後藏駐防官兵額設六百一十名每年額用兵餉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計此案落莊田歲納青稞等項約值銀二千三百餘兩一概入官仍於唐古特僧俗內揀選一人充頭人督理接年征收交納喇布倫變價解交糧務以充兵丁糧折口糧折色之用每年亦可節省藏餉至屬八井廟內一座共樓房七百七十八間又僧房三百五十七間又山下小廟一座計三間無從變價且其中大小佛像甚多必須有人經管查伊呼圖克圖係奉旨簡派駐扎烏蘭哈達辦事之人自用兵以來飽覺巴結出力誠地現無一定廟宇諸凡仰給於達賴喇嘛陽八井距前藏三百餘里相離不遠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即將此廟賞與濟嚕呼圖克圖派委喇嘛管理其香火不致毀壞俟濟嚕呼圖克圖離藏後再行請旨定奪附廟又有番民二百七十一名專養牛羊並不納糧案在廟內充當烏拉差使可否亦交濟嚕呼圖克圖一併管轄之處出自聖恩等因奉上諭和琳奏查辦沙瑪爾巴家產及拏獲依什甲木參案明解京各摺自應如此辦理沙瑪爾巴實爲此案罪魁今雖伏冥誅係逃顯戮自不應准其轉世昨已有旨令將賊酋送出該犯骨殖分段懸挂前後藏及察木多一帶各寺廟發令示衆以昭炯戒現在查出沙瑪爾巴貲財什物等項自當全數歸公除所繳銀金沙瑪爾巴像應即按照現今新鑄寶藏字樣鼓鑄藏文給兵丁等通行使用此外沙瑪爾巴及依什甲木參物件變價銀兩及各處莊田奶牛每年徵收稞麥酥油等項何必稱歸入軍需項下現在撥兵之後濟嚕哈拉木一帶均須分駐官兵裏若即將以上各項添補防兵餘糧運來之用駐兵防守原以保護衛藏今即以查出沙瑪爾巴之項作爲添補護藏防兵經費仍屬以公濟公豈不兩便而名正又查出沙瑪爾巴大小貲像數軸如業經銷毀則已若尚未銷毀亦著送京又據奏稱八井廟字僧房無從變價其中佛像甚多必須有人經管請將此廟賞與濟嚕呼圖克圖派委喇嘛管理俟濟嚕離藏後再行請旨定奪等語所見甚是即照所請行其附廟番民亦著交濟嚕呼圖克圖一併管轄至廟內紅帽喇嘛一百零三名和琳以證俗還反恐滋生事端請改爲黃教分於前藏各大寺堪布等職加管東一節所見亦是此項紅教喇嘛當傳諭以沙瑪爾巴揚眉之事乘將伊骨殖懸令示衆爾等不應仍襲其教若願皆願改歸黃教仍可在藏禁修如不願改歸黃教即將爾等一併解京如此明白曉諭可以受堪布黃教約束欽此

前駐藏大臣副都統蕾福革職拿問

八月初九日奉上諭本日福康安等奏訊問丹津班珠爾大概情形一摺內稱現據丹津班珠爾供稱次賊曾所遣頭目到藏懇求天朝賞給俸祿地方講論銀錢等事其時駐藏大臣係孚習泰雅滿泰已飛咨和琳提到孚習泰雅滿泰賦切訊究等語前據福康安奏到兵丁王剛等曾出丹津班珠爾等寄唐古特書信內已有此言因思賊酋驅沙瑪爾巴妄言差賊目等赴藏欲思賞給地方俸祿斷無不向駐藏大臣察訊之理已降旨密交孫士毅親提孚習泰雅滿泰嚴切詰究矣再傳諭孫士毅訊以屈爾喀既差賊目到來求賞俸祿地方據稱向伊二人案訴何以並不據實具奏令其逐一登答如竟係伊二人知而不奏即據實嚴參辦理欽此八月十四日奉上諭本日據孫士毅奏屈爾喀差人懇求賞給俸祿地方一節係普福任內之事經普福嚴行斥回普福告之雅滿泰雅滿泰告之孚習泰等論而伊三人總未奏及此事前據福康安奏到朕以爲如果係孚習泰雅滿泰匿不具奏其罪竟無可逭今據孫士毅訊明其時駐藏大臣尚係普福賊匪差人赴藏稟求俸祿地方即經普福嚴行斥回若即以人告朕必嘉其得體而於原留喀亦必留心另有所游今普福到京後並未奏聞亦未告知軍機大臣殊不可解此尊關係邊徼之事隱飾不奏斷不便稍爲寬宥現已派博興驛往庫倫辦事即傳旨將普福革職拿問解交刑部治罪至孚習泰雅滿泰既經聞知此事亦應據實奏聞乃並未

奏及其抒憤剛愎更不可解將孚習泰雅滿泰著孫士毅監看再各重賞四十板以示懲儆欽此

八月廓爾喀遣使進貢

八月初十日大將軍公福康安自怕浪古具奏爲廓爾喀畏威悔罪願懇歸誠遣大頭人進京恭進表貢事臣等乘水廟算統領勁兵自擁木進勦以來連戰克捷邊界肅清奪橋渡入賊境如脅布噶東噶博爾東噶拉堆補木怕浪古等處皆係峭壁懸崖深河急溜我兵繞山涉水間道出奇將賊匪所設碉卡木城盡攻克仰仗天威得以稍殺賊氣所向無前賊匪敗衂奔逃心膽落於天兵迫至崖巖時竄出上年被擒兵丁王剛具禀乞降旋遣賊目喝布富普都郭哩等四人迎赴軍前將上年被擒之喝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兵丁盧獻麟等全行送出稟陳被沙瑪爾巴唆使情形悔罪哀懇經臣等駁加斥駁復行進兵及攻至怕浪古格普遣賊匪益加震恐所有沙瑪爾巴脅屬徒弟什物等項及貲產札什倫布銀兩物件皆已盡被呈交並將土次私立合同二盡繳出不敢復提西藏給錢之事再三具禀乞降懇求轉達主遣格施恩敘原前罪以全國體番民之命茲於八月初八日遣辦事大頭目喝普烏達特塔巴蘇巴巴爾庇受喇納甲蔡布拉明普達薩野喀爾達爾巴拉巴達爾等四名恭齎表文進京庫倫樂工調象甲喝爾所製番轎及番馬孔雀珍珠珊瑚金銀絲緞金花緞氈片象牙犀角孔雀尾鈴刀番叉藥材共三十八種隨表呈進另具禀帖繕寫臣恭奏謹出表文跪看鑽意輻爲恭順懇至並據弟烏達特塔巴等伏地哀懇連連叩乞命至於泣下跪稱廓爾喀部長拉特納巴都爾番長之叔巴都爾薩野本係邊外小番曾蒙王化溫受大皇帝天恩特加封爵錫賚多珍高厚恩澤至今頂感乃拉特納巴都爾年幼無知巴都爾薩野因違天朝法度因沙瑪爾巴從中鑽弄唆使廓爾喀與唐古特斯端滋事拉特納巴都爾等經聽其從犯誘惑仰煩大皇帝發天兵遠來征討跋涉目人衆三四千攻得地方七八百里天威震慴兵力精強廓爾喀實屬膽落心驚不能抵敵拉特納巴都爾及巴都爾薩野自知罪在不赦惶懼尤深所有從前從犯邊界之事固由沙瑪爾巴教唆而拉特納巴都爾等被其煽惑即係自犯重罪不敢詳奏置辯惟有懇求轉奏大皇帝大海恩施開一線之路如蒙允准免其誅滅廓爾喀闔部落地土人民皆出大皇帝所賜銅感恩施保守境土永遠不敢再行滋事從前私立合同內逃行開寫各條萬不敢復提一字今廓爾喀服屬天朝本應年年納貢但道路遙於遙遠每至五年即落辦事喝其一名領貢一次懇仰大皇帝天恩永爲天朝屬下子子孫孫遵奉約束求大將軍據情轉奏等語臣等體諒以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自遠誅鋤使授讓境大兵已至此地本應即將廓爾喀部落勦滅剿無遺今拉特納巴都爾等敬慕大皇帝天威萬分悔懼屢次哀懇投誠先遣廓爾喀等齎表貢入京知感知懼情辭懇順敬惟大皇帝撫馭萬方恩威遠播計遣合順例不是懷拉特納巴都爾等再四乞哀具禀誠懇本大將軍不敢擅於上聞當將拉特納巴都爾等恭順忱懇實具奏大皇帝如天好生或可仰蒙俯加憐察宥罪施恩亦未可定但能否承受大皇帝天恩感荷爾等長叔及闔部落番民福命倘得保全從此廓部落惟當遵奉天朝法度不得復滋事端方可永受大皇帝天恩保守境土此次天兵威力廓巴深知若稍不安靜守法即是自取滅亡後悔無及謹頭目跪領之下戰慄叩頭感國形於辭色臣等伏思廓爾喀賊匪恃其險遠妄自揚峰上次滋擾邊界時並未示以天威賊匪無所畏懼且以內地距廓部落遙遠道路險破未必即能發兵征勦是以投誠甫及兩年又有反復此次官兵興師問罪仰承聖主指授機宜恩加鼓勵官兵等爭先用命無不倍加感奮以少擊衆越險履險兵到之處戰歷勝大半獲賞賊匪在四番各部落中素稱強悍從未有如此敗衂今見天朝兵力精強所向無敵全部震恐實足以大示懲創節次進大頭人來番乞降察看情辭尚屬出於誠悔伏查前奉諭旨令臣等酌量情形或剿抵賊境打仗得勝數次賊匪心懷畏伏產人投遞禀帖悔罪乞降或可申明約束俯允納款班師仰見皇上剛算精詳幾先指示誠正仁育威德覃敷臣等實深欽服今賊匪業已切實認罪悔懼投誠遣大頭人恭進表文請於象馬方物之外庫樂工使兜雕傑徒之番隸於太常附各國樂舞之末並懇立定貢期遣使五年朝貢一次察看賊情實係輸心向化不敢復行滋事衝擾金塘似可永底謐靜所有賊酋誠懇投誠恭進表貢緣由謹繕摺具奏謹出表文貢單並呈遞禀帖同原表原禀一併恭呈御覽等因奉硃批覽奏俱悉廓部知道欽此

駐藏大臣和琳核計運到軍營餉銀數目。

八月十八日具奏。查此次自前藏至後藏。直至乃安塘一路。運送糧餉。以及烏拉行走之處。逐一查看。計自三月十九日起。至目下止。前藏自僱到東倉餉銀一百零六萬九千二百兩內。臣未到之先。藏中藏用去銀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兩。臣到藏以後陸續撥留發交各站。及採買糧石馬匹。銀八萬二千兩。實綽解軍營。銀七十六萬七千七百兩。今臣八月十七日回至前藏。又由東倉僱到餉銀二十萬兩。內昨接憲諭寄到撥補內稱。現軍營止有二萬兩。現值軍務緊要之時。而收到餉銀如此之少。殊覺異常。此項餉銀既未運到軍營。自係宗喀濟嚕一帶。非運送遲悞。即藏留過多。想一鄧類現在濟嚕內外分段管辦。該站員如有藏留。定即就近撥知臣照發處轉運。未經接有撥報。現已一面飛札各藏站欲底蘊查。論令據實運呈。一面移咨惠臨鄧類。其未到軍營餉銀數十萬兩。現在何處伊類。何處藏留過多。如有任意稽延藏留之事。一併查明。據實查辦。再查。據現在從前藏運送餉銀面言。似已是數軍營支應。臣現已札飭隨營道員林儒。據明據。如已是供用度。臣即將續到餉銀留存前藏。以供回兵各站支取。並可節省運腳。所有查明運送軍營餉數。理合繕摺具奏等因。

拉特納巴都爾逼懇大將軍代奏乞降。

拉特納巴都爾率領巴都爾蘇野。盧梁如天福青。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處下。小的等本係天朝屬下。受過大皇帝恩惠。頂戴不盡。只因自己福薄。聽沙瑪爾巴的話。得了大罪。如今斷不敢推諉別人。總是小的等的不是。屢次具奏大將軍。懇求投降。並差普都爾邦噶等前赴大營哀懇。這是小的等十分害怕。念切投誠。想蒙鑒察。屬爾喀部落原是西方邊外一小地方。不知死活。與唐古特鬬事大皇帝特發大兵前來。治小的等罪。大兵打仗利害。一直進來。自小的等以及圖都番人害怕。小的等畏懼大皇帝天威。天兵的威勢。萬分懊悔。從前錯誤。業已無及。惟有認罪哀告。歸順天朝。叩求大皇帝天恩。寬恕無知。小番。憐念屬爾喀生靈。免把屬爾喀勦滅小的子孫孫感激不盡。小的等如魚在網裏。能數放了不能。總仰仗大皇帝仁慈作主。大將軍前發檄諭。令小的繳出私立合同。並撥拉札什倫布物件。呈獻沙瑪爾巴骨殖。及伊徒弟、女人、跟役、什物。因查點東西。擄孫沙瑪爾巴的女人。就編了瞎天。惟恐大將軍發怒。實在害怕得很。前已陸續呈繳出來了。小的叔姪二人。本應親自到京。瞻仰大皇帝天顏。只因小的年幼。小的叔叔管事。不能遠離。今派喝其第烏達特塔巴來到大營叩求。他家是小的祖父以來。盟聲作喝氣的。他在四箇喝其中是篤正經辦事的人。所以纔打發他出來。同普蘇巴巴爾底受喇納甲察布拉頭番達蘇野。喀爾德爾巴拉巴達爾三人。在大將軍前苦苦的磕頭哀告。若小的們罪。只求轉奏大皇帝。施天天的一番恩典。准令投降。叩第烏達特塔巴等遵京。恭遵賞。備來的貨物。不過表小的等一點誠敬的心。屬爾喀偏僻小地方。不出甚麼東西。小的等不懂得天朝制度。表交內的話。都是敬小的等畏懼激誠心。也不知合式不合式。喝其等是遠遠地方小番目。天朝規矩。都不能知道。敢求教導指示。好到京裏去見大皇帝。使小的部落得受大皇帝天恩。就感激成全的恩典了。若蒙大皇帝施恩寬宥。轉了小的等性命。永遠作天朝屬下。實在是闔部落的造化。惟有永遠遵著王法。萬不敢絲毫違犯。小的等雖是愚蠢番子。經過這一番警戒。從心裏害怕出來。斷不敢再有反覆。總求施恩轉奏。謹具表文一道。屬爾喀小臣拉特納巴都爾達賴小臣之叔巴都爾蘇野。恭敬合掌跪叩。奉表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御前。欽惟大皇帝統御天下萬國。在佛天之上。至尊至大。愛隆衆生。仁慈廣被。普照一切世界。歸於佛頂光明。大皇帝邊疆如天。又如須彌山。擎固億萬歲。凡屬人民物類。皆得永受生成。小臣部落係偏僻番地。曾被虛教。早欲投順天朝。未能如願。乾隆五十四年。無請歸誠。仰蒙大皇帝賞賚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王爵。小臣之叔巴都爾蘇野公爵。特賜珍物。並將差去之把拉巴都爾哈瓦斯等。加賞翎頂。小臣身受天恩。至今預藏。原想盡守部落。不敢滋事。小臣福分淺薄。不能承受。有沙瑪爾巴從中唆使。小臣年齡幼小。小臣之叔巴都爾蘇野自無主見。誤聽其言。與唐古特彭錯。此因由沙瑪爾巴慫恿私妄。有心遠弄。然小臣尊被伊煽惑。即係孤負大皇帝恩慈。身犯重罪。無可推諉。所以上干天譴。寇掠後藏之人。在雪山凍死二千三百餘人。回至邊布。所存無幾。今大將軍

率大皇帝親旨。統領大兵。前來問罪。大兵一直進勦。攻克許多地方。勦殺三四千人。小臣及圖都番頭目百姓。人人懼恐。心膽俱裂。遂宣慌電。不能安居。沙瑪爾巴原說與唐古特相仇。天朝斷不遠來問罪。稱雲猛進。今大兵從天而降。如此大加勦殺。小臣實萬分懊悔。萬分恐懼。如今自從自恨。業已無及。若沙瑪爾巴尚在。自必生擒獻出。今已病身故。將伊骨殖。及伊女人奧徒弟。什物等項。全行送出。從前濟嚕所立大小合同二件。實係碼根。必應呈繳。所擄札什倫布物件。小臣收到者。亦一併交還。此後遵奉天朝王法。與唐古特和好。從前私立合同。原是錯誤。此後不敢再提一字。永遠不敢侵犯邊界。亦斷不敢如上次投誠。又有反覆。自取滅亡。屬大皇帝寬懇。大將軍轉奏。大皇帝俯念小臣及小臣之叔巴都爾蘇野係愚蠢小番。不識天朝法度。身陷大罪。總由誤聽人言。並非敢於有心背叛。如蒙大皇帝特沛恩施。憐念小臣年幼。外番無知。允准降附。圖部落生靈。皆蒙大皇帝保全。圖部番境土。皆係大皇帝天威安撫地方。子子孫孫。永當銜結。小臣不過微末之人。比於蠢蟻。願與微細衆生。同遊化宇。大皇帝天地之量。無所不容。懇求大皇帝。遵將開恩寬赦前罪。以全小臣福命。實爲萬幸。本應親身朝覲。而小臣年尚幼小。欲派小臣之叔巴都爾蘇野赴京。又因辦事無人。不能遠離。茲特派辦事喝其第烏達特塔巴遵京。伊係小臣親父以來世爲喝其深信倚信之人。今其同蘇巴巴爾底曼喇納甲察布拉頭番達蘇野等爾達爾巴拉巴達爾等。恭賚表文。代躬叩親大皇帝天顏。並虔備樂工。及別象番馬。並方物等件。叩首恭遵敬申微忱。懇求賞收。嗣後永遠服天朝。本應年年納貢。但小臣部落距天朝遙遠。懇勦五年一貢。每次派喝其一名。恭賚遵京。伏乞大皇帝俯鑒小臣塞蛾微忱。格外施恩寬宥重罪。小臣無任感激惶懼之至。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吉日。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等跪奏。

又具表大將軍內稱。小的等前差喝其第烏達特塔巴等恭備表文貢物。到大營裏來叩求大將軍代奏大皇帝施恩。已蒙恩准爲代奏。並令原在大營的喝布普都爾邦噶達蘇爾乃爾與等。候大將軍到濟嚕。總令付文另差蘇必達巴依喇巴。忻喀瓦斯二人來營。跟隨大將軍到藏。小的等又蒙施恩體恤。只叫把遵京的喝其等帶去。並叫喝布氣普都爾邦噶等隨赴濟嚕。不要巴依喇巴。忻喀瓦斯等遠送到藏。小的等實在感激。惟有永遠遵著天朝法度。斷不敢私差妄爲。屬次蒙大將軍施恩指示的話。叫小的遵奉約束。不但小的等感激喜歡。就是圖部落。與人百姓們。無不遠地叩頭。齊聲念佛。從此一心遵奉立誓不敢反復。若得蒙大皇帝赦了前罪。還可常受恩。小的等無可報答。惟有按貢期遵貢。略盡一點感激悲歡之心。小的等部落靈地四面。舊規。大兵收復濟嚕後。又改打了小的等境內多少地方。都蒙賞還。小的等感激不盡。從此再不敢向濟嚕要魔鳥了。所有上次私立合同。已交出遵奉大將軍分付。不敢再提合同內一字。即如札木地方。情願仍歸西藏管理。又如銀錢的事。前欲以一箇當作兩箇行使。實係唐古特吃虧。此後與唐古特通商。惟有照樣子成色。公平交易。那斯錢一箇。摠作舊錢兩箇。一箇摠作箇牛的話。是不敢再提的了。小的等已經歸恩天朝。蒙大將軍明白教訓。就是小的等的造化。惟有愛惜百姓。保守疆土。與唐古特永遠和睦。頂戴大皇帝恩德。遵著恩諭。小的世世不忘。萬不敢爭論滋事。自取重罪。境內一切。總求大將軍施恩。轉奏。

拉特納巴都爾遣頭人蘇必達巴依喇巴。興喀瓦斯等。詣軍營呈送牛羊猪米酒果備犒兵丁。

八月十九日。大將軍公福康安自怕浪古具奏。準屬爾喀誠心歸順。永遠遵奉約束。酌定班師日期事。竊屬爾喀誠心歸順。並遵喝其第烏達特塔巴等恭賚表文來營。業經恭摺具奏在案。嗣於十三日。賊酋遣賊目蘇必達巴依喇巴。興喀瓦斯並伊親隨人瑪噶達拉。喀瓦斯二名來營。呈送牛一百隻。猪羊一百隻。米二百石。果品雜食一百筐。酒一百壺。備犒兵丁。並據稟稱。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蘇野悔異投誠。恭遵表貢。大將軍允准據情轉奏。如蒙大皇帝施恩赦宥。從此永當天朝屬下。圖部落部長頭目。及番民人等。皆歸王化。遍受天恩。實屬萬分之幸。拉特納巴都爾等。謹具食物數種。伏乞賞留。犒給兵丁。臣等驗以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蘇野。畏懼天威。自知悔罪。誠心向化。屢次懇乞投降。並令烏達特塔巴。恭賚表文前來。察其出於誠悃。業已代奏陳。至所備皇進貢品。在天朝富有四海。原不在此區區。而拉特納巴都爾一點誠敬之心。藉此表見。不便不爲奏聞。是以一併開單具奏。或可仰蒙大皇帝俯加鑒察。遵格恩施。亦未可定。屬爾喀既實屬天朝兵威感激。大皇帝恩德。眞心歸順。自當永守天朝法度。若因天兵

歷盛，一時共稱乞降。未及數年，又有反復，爾部落地廣勢遠，大兵仍可再來。將爾部落全行勦滅，誠此番大加懲創之後，自當深知敬懼，爾等可回奏傳諭拉特納巴都爾等，如能遵奉約束，永遠不敢越軍方可將各兵暫撤，倘或稍涉含糊，不能即遵奮者，大兵亦不肯即撤，至於拉特納巴都爾等呈送來石牛羊食物，備賞兵丁，在拉特納巴都爾恭順誠心，而應如此，但天朝豈值外番，此次大兵前來，一經口糧馬拉，供給蒙恩特發帑金，優給價值，並無強迫，果藏地廣古特久屬天朝，倘不需其供應，豈有收受爾部落食物之理，且大營糧儲充裕，亦毋須呈送犒師之物。今的收牛羊十隻，米十石，以見其誠敬之意，其餘仍行發還，賞給錫綴各四疋，爾等可帶回，交拉特納巴都爾等祗領，該酋目等敬聆之下，極為感激，當即遵諭回來，十九日，復據拉特納巴都爾仍差巴依喇巴興、喀瓦斯等來營面稟，小的等回至陽布時，將大將軍諭諭之語，一一告知拉特納巴都爾等，金稱我等，原是邊外小番，自取重罪，大兵追勦，實屬萬分悔懼，若蒙大皇帝施天地之恩，曲加赦宥，免其誅滅，臣不敢再行滋事，上天投誠之後，又與唐古特稱肆，即蒙特發大兵，前來問罪，痛加勦殺，廓爾喀部落幾至滅亡，若再不知警悔，更是自尋死路，此後惟有永遵天朝王法，與唐古特和好，再不敢侵犯邊界，稍有反復，上年搶掠後藏，罪無可逃，已屬令第烏達特塔巴等過藏時，面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呈遞哈達，叩頭謝罪，如蒙大皇帝恩准投誠，再專差人赴藏，呈遞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土物，前留大餐之噶布黨普爾邦唱，達薩爾乃爾與等，跟隨前赴濟嚕，大將軍如擬有應行教導之事，即祈明切諭諭，若都爾邦唱等，以便敬謹遵奉，謹理，現仍小的二人前來大營，小心伺候大將軍，送至前藏等語，臣等復諭以拉特納巴都爾等，共成納款，既已遵奉約束，永遠不敢滋事，何屢小心悉順，大兵即可暫撤，帶回普都爾邦唱至濟嚕，如有應諭事件，再行轉諭遵奉，至拉特納巴都爾欲令第烏達特塔巴等過藏時，謁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叩頭請罪，並獻於蒙恩准降後，差人赴藏，呈送土物，亦是見其悔過之心，何可准其所請，爾等二人，即不必遠送至藏，現巴勒奔巴興、喀瓦斯等回稟，定於八月二十一日班師，查自帕朗古至濟嚕，途中大山連屬，道路險遠，進兵時多係繞至山巔行走，此次由山半路上撤回，亦係懸崖狹徑，雖兵數無多，究屬擁擠，應將各兵分為二起，臣等督率巴圖魯、侍衛、領隊將軍，帶領分起行走，其餘在山上防守後路各兵，即由山上隨營撤回，另派額爾登保帶領巴圖魯侍衛伍紹等，總兵朱射斗等，督兵殿後，整隊行走，以期穩妥，計算至濟嚕程途，共有七百餘里，此時業已撤兵，非金程進兵可比，自應整齊各隊，以次緩撤，況時值氣候惡劣，除遣出各病兵外，現在尚遠患病者，又復不少，隨隊行走，亦不能迅速，現在酌定每日約行五六十里，共行十二三日，可達濟嚕，擬於熱柴橋交界地方，仍留兵一二百名暫駐，俟邊界各兵全撤時，再行撤回，至起解在途軍火，前已奏明停止，茲查自川省至藏界，道途遼遠，必須查明已經到藏，及過前藏者若干，未到前藏者若干，或應酌留前藏，就近運回，庶不致往返解送，徒糜腳價，兩銀一項，如解到者足數此次軍需支用，亦無庸再行解來，以節糜費，前後藏所辦糧石，除用過軍糧，及旋兵口糧外，亦應照區等前奏，交遵前上，現在臣等商孫士毅，林琳，確切查明，另行具奏，再現在撤回各兵，雖未全行往撤，患病兵丁，仍擬先行撤回，所有沿途支食口糧，應付烏拉，及轉運炮彈壓等事，並關緊要，濟嚕，宗喀一帶，臣福康安，臣惠齡，即可就近妥籌料理，鄂輝現在宗喀，或盡至拉子各站，應令鄂輝就現有糧石，烏拉，安站預備，自拉子至拉嚕地方，早經和琳詳加籌畫，預籌料理，一切自當周妥，拉嚕直至打箭爐道里總長，尤須預籌儲備，前經孫士毅將旋兵馬匹等事，酌定奏明，此時孫士毅於回赴打箭爐之便，再將拉嚕至打箭爐一帶親身查察，自可無虞貽誤，所有廓爾喀誠心歸順，酌定班師日期，理合繕摺具奏等因。

大將軍公大學士福康安具奏廓爾喀懇恩投誠，奉旨受降。

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廓爾喀係邊外荒徼小部落，從前未列職方，乾隆五十三年，因違稅錢等事，與唐古特人等彼此爭執，在後藏濟嚕邊界滋擾，因命鄂輝成德前往該處查辦，並以巴忠熟習藏內情形，令其馳往會辦，距巴忠以通曉番語，謹執己見，不為割隨明確，又有前覺班禪之兄和輝喇嘛沙瑪爾巴，與伊兄仲巴不和，廓爾喀遣其喉使，致滋事端，此皆由巴忠初次辦理監誤所致，使其身倚在，必當明正典刑，詎伊一聞廓爾喀復行滋擾之信，即共罪自裁，現已將伊子僧額布侍衛革退，令在綠軍上効力行走，其罪已無可再加，至廓爾喀復行滋擾，初次俘習渾，雖滿桑奏到，朕尚以廓爾喀向在藏內，與唐古特人雜處貿易，紛爭微利，致有欠賬未清，如僅因索欠細故，擾至邊界，原不值加之撻伐，嗣據俘習渾，雖滿桑奏到廓爾喀，竟敢擾至札什倫布，肆行搶掠，若不嚴罪致討，大加懲創，其何以安藏誠而靖邊疆，因特命福康安等及巴圖魯侍衛官兵前往勦勦，臨御五十七年，平定準部，回部，

大小兩金川，拓土開疆，不下二萬餘里，區區廓爾喀，以後藏邊外彈丸，朕豈值利其土地，為窮兵讀武之舉，第以藏識為臣職考敬定之地，倘人眾，若稍化，百有餘年，頗皆小醜，優渥之不問，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當為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福康安等自臨班後藏，即整兵進勦，於擒木邦各達獲勝仗，以次克復濟嚕，攻克熱索橋，協布番，東覺，集木集等處，所向克捷，痛殲賊眾，深入廓爾喀境數百餘里，賊酋拉特納巴都爾及伊叔巴都爾藍野，自知滅亡在即，投誠懇服，將去年與去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早行送出，喜大頭人朗木夜爾邦唱等四名赴營遞來乞降，並以此次擾至後藏邊界，皆由誤聽沙瑪爾巴，而使本欲將該賊驅逐出境，先病，等語，經福康安等，飭行駁飭，令賊酋叔姪親自赴營懇乞，始准投降，本日據福康安等奏，七月初八日，接到拉特納巴都爾來稟，所有遵令交還札什倫布什物，並呈獻沙瑪爾巴骨殊等款，俱已一一遵奉，稟內語意，多係感戴恩德，自行認罪，凡自稱之處，俱改為小的，惟於親來一節，或稱陳恭長之意，未敢切實稟覆，等語，因廓爾喀自作不靖，是以加之天討，今既畏懼悔罪，叠次遣來乞降，情詞恭順，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廓爾喀民人，蠢蠢民人也，不忍多事誅夷，福康安等此次帶兵進攻，每戰必克，賊匪望風潰散，故以畏服之辭，為歸誠之請，破之前大安南受降納款，更足以尊國體，而示軍威，但外番素性多疑，拉特納巴都爾等因遂優罪，其出情形，目下亦未必敢親自詣營，將來尋誠投見安南，既光平明，荷崇封，進京祝壽，賞賚群蕃，懲榮巴，擒賊酋等，自必心生驚異，或情願遣回，觀光輸誠，亦未可知，著福康安等即傳朕旨，款其前罪，准令納款，遣賞，特罪投誠，福康安等亦即撤兵回至內地，此朕始終不欲用兵之苦心，又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聞共見者，所有辦理廓爾喀緣由，著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大將軍徐績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部落皆歸王化，列在藩封，乃因聽信沙瑪爾巴，唆使與唐古特滋鬧，擅發大皇帝特命本大將軍統率勦兵前來問罪，摧堅破陣，所向無前，爾即仗恃天威，幡然悔悟，懇遣頭人來營，再三哀懇，切實認罪，並遣第烏達特塔巴等，賚表貢，進京隨覲，永奉約束，不敢再滋事端，本大將軍察爾出自萬歲代為詳悉具奏，暫撤各兵至邊，恭候大皇帝諭旨，方准投誠，爾令噶布黨普都爾邦唱，達薩爾乃爾與陳來，聽候示諭，令在濟嚕暫駐，今已奉到大皇帝聖旨，俯允爾部恭順悔罪，悃忱，投誠感激出於至誠，大施天地之恩，敕宥前罪，准爾投誠，令所遣大頭人等，進京，遵奉納貢，本大將軍敬謹，遵旨受降，將各路官兵撤回，著爾邦唱等二人，亦即面加飭諭，遣回隨布，敬遵大皇帝撫馭萬方，中外一家，遠者必撫，順者必宥，今因爾傾心歸順，仰蒙聖恩，好生之德，保全爾部落生靈，曲加寬宥，從此永為天朝屬下，遵奉約束，恭順小心，自能常受恩施，倘或稍有反覆，天兵仍可即來，論平爾部落，斷難再遂原款，爾經此次懲創之後，即不敢復行滋事，昨接爾來稟，深知畏懼大皇帝恩威，將本大將軍傳諭之語，一一遵奉，毫無反覆，即不敢私毫妄為，自取重罪，詳閱稟內情辭，十分恭順，本大將軍若為嘉悅，爾如能常存此心，即保爾及爾頭人番民之福，大皇帝優育如天，自樂爾敬畏之性，優加恩澤也，此諭。

駐藏大臣和琳具奏停運東路軍需

八月二十五日，具奏，廓爾喀屢次敗衂，實緣天威，並遣頭人至營，叩頭乞降，並屢明濟嚕一帶糧運，近已疏通，足數支用，臣計算運過藏銀九十六萬七千七百兩，又酌撥藏運赴宗喀糧米，雖為數甚多，足數現在官兵用度，所有後路運送軍火餉銀等項，不若停其轉運，以節糜費，臣茲將前後藏宗運糧米數目，分別開列，其餘銀一項，除已撥出口者，仍應趕運，以備回兵外，未經出口者，亦不必再行撥解，至於後藏一切事宜，臣孫士毅會同奏明在案，臣現已逐段派委員弁，分頭管理，務於辦節之中，仍使官兵均得實惠，可以稍壓勞苦，所有臣酌量停運緣由，理合具奏，奉硃批，欣悅覽之，欽此。

大將軍公大學士福康安加一等輕車都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晉為二等公，大學士孫士毅，四川總督惠齡工部尚書和琳交部議敘。

九月初三日，奉上諭，此次進勦廓爾喀，雖未能直搗巢穴，蕩平賊境，但奪險破堅，逸獲勝仗，諸將士攀援陟險，手足胼胝，勞苦出力，其功亦不可泯，除晉封公爵，以示優賞外，現又明降諭旨，將福康安賞給一等輕車都尉，海蘭察晉為二等公，孫士毅，惠齡，和

蘇僅辦糧餉，均爲出力。

一併交部議敘欽此。

大將軍班師，官兵全數撤至濟嚕。

大將軍岳公會駐藏大臣，大兵於九月初四日全數撤至濟嚕，其廓爾喀遣賞之大頭人噶箕爾烏達特塔巴等，恭賞表賞，派就濟門侍衛珠爾杭阿，侍衛德全，遊擊額爾亨額，都司德寧，同知李經文等護送，於九月初三日起程進京。廓爾喀小頭拉特巴都爾、帕爾、帕野叩首叩首跪送

小臣之叔巴都爾薩

樂工一部，計十三名。

駱象五隻。

香馬五匹，鞍轡全。

孔雀三對。

甲喀爾所製亮繡一乘。

甲喀爾所製煖轎一乘。

珍珠佩一掛（珍珠六十四顆，寶石一塊，綠寶石八塊，銀鍍鑲花一塊，小紅閻珠十四顆。）

大珊瑚五顆。

珊瑚串一掛（珊瑚珠一百八顆，珊瑚朗珠四顆。）

珊瑚串一掛（珊瑚珠一百五十二顆。）

金絲緞五疋。

銀絲緞五疋。

各色金花緞四十疋。

各色泥十五板。

各色氈五板。

象牙十隻。

犀角六隻。

孔雀尾二色。

香鉢十桿。（內二桿有匣。）

香刀八把。（鍍金五把，鍍銀三把，鑲帶全。）

香彎刀五把。（鑲帶全。）

小香刀十把。

鍍金小香叉五把。

花氈二瓶。

肉桂四筐。

紅花五筐。

檀香四筐。

丁香十匣。

軍器。

一匣。

詔勘定地界，設立鄂博，賞還攻克廓爾喀協布噜、薩雅、東覺、堆補木、伯朗古等處地方。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據孫士毅此次繳出物件，因金冊係天朝頒賜班禪額爾德尼之物，關係緊要，特爲檢送，其貴重等件，亦不敢隱匿私自存留。又沙瑪爾巴盜占之達賞旺拉木，業在中途逃逸，賊首即行拏獲，銷押送出，並繳到象、番馬、樂工恭遞，看其光景，實已滅心情愿，悔罪輸誠，朕前以此次受降後，可保邊境敉寧，緩靖，惟立定地界一事，前已有旨令福康安等，趁於藏內邊界，一一設立鄂博，毋許私行偷越，福康安等宜趁此時詳細曉諭，申明約束，以杜索構之端。如協布噜、薩雅、東覺、堆補木、伯朗古等處，經大兵攻克，本應即以此爲後藏邊界，今念爾悔罪投誠，仍行賞還，其熱索構以內，濟嚕、濟拉木、宗喀等處，本屬藏地，前此雖經次侵占，現經大兵收復，非如上次講和退還者可比，嗣後總應以濟嚕、濟拉木以外爲界，爾部落人等，不得尺寸擅越，如有私行偷越者，一經拏獲，立即正法，如爾部落遇有遣使進貢獻表等事，亦當先行案明邊界將領，聽候知照到日方許進口，如此明白曉諭，立定鄂博章程，庶可永斷葛藤，肅清邊界，欽此。

薩迦呼圖克圖、紅教喇嘛歸，駐藏大臣約束稽查。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福康安奏，薩迦呼圖克圖繳還糧粑五萬觔，分運濟嚕、濟拉木，運腳自行捐出，併酌損食牛五百頭，不敢領價，當經發給銀許，仍照達賴喇嘛等辦運糧粑牛隻發價等語，前因薩迦喇嘛於薩迦濟賊匪路過時，曾經遮哈達會驗，令福康安等於撤兵之便，稱以軍威勒令改歸黃教，今該呼圖克圖既有捐辦糧粑牛隻之事，是尚知畏法奉公，此等紅教流傳日久，且人戶衆多，若勒令改歸黃教，辦理亦恐不無掣肘，福康安等不必拘泥前旨，竟當明白曉諭該喇嘛等，以爾等前此與賊通送官糧，干犯天朝，罪在不赦，今因爾等捐辦糧粑牛隻，尚知公效順，本將軍藉爲奏聞，仍准爾等在廟照舊供佛安業，爾等此後倍加感激，約束徒衆，安靜梵修，不得妄生事端，方可永安樂利，並交駐藏大臣嚴加約束，不准仍前越界滋事，傳該喇嘛等咸知儆戒，免與黃教爭競，方爲妥善，欽此。

賞還班禪額爾德尼金冊。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金冊賞給前經班禪之物，爲賊所搶，著福康安等查明，如賊曾繳出之冊，尚屬齊全，即照舊在札什倫布安奉，再金冊係前經班禪遞京時，經朕特行賞給，其徒衆人等自應奉爲世寶，謹守勿失，譬如內外大小官員等，各有印信，若致遺失，即應重詳，等而上之，至於王爵，即用金印，若印信遺失，不特不能承襲爵職，並當從重治罪，此項金冊，該喇嘛等不能協力防護，爲賊搶去，致煩天兵遠涉，代爲勦捕，賊匪因藏有軍威，知金冊爲天朝所賜，是以不敢銷燬，否則所搶銀兩，已爲鎔錢之用，何以竭於金冊敬謹收貯，未經私燬，於此可見賊匪尚知畏懼天威，並該搶出，迨經福康安等，宜面陶達賴喇嘛、班禪、及噶瑪、塔布等，詳細曉知，以爾等不能保守金冊，本有應得重罪，今思班禪年幼，仲巴又已解京治罪，是以大皇帝加恩免其究治，仍將賊匪繳出金冊，賞給班禪，傳在札什倫布安奉，嗣後爾等務宜加意保護，以冀永承恩寵，勿得再有疏虞，致干譴責，欽此。

薩迦紅教喇嘛歸達賴喇嘛管轄。

九月初一日，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竊查黃教與紅教喇嘛原屬分途，所供佛像，念誦經典，亦屬大同小異，惟因黃教爲佛法正宗，紅教不敢抗衡，故紅教喇嘛皆屬達賴喇嘛管轄，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前，亦皆致敬，歷久相安，並無爭奪，並於紅帽之教，誠

別支分，亦係各傳教法。薩迦呼圖克圖所奉之紅教，本屬不同。沙瑪爾巴因與前藏班禪額爾德尼、伸巴呼圖克圖，兄弟不和，遂藏札什倫布暨富勾通賊匪希圖洩忿，全係懷挾私嫌，貪圖便宜，並非藉爭教起衅。其賊匪搶掠後藏，實係沙瑪爾巴一人告以藏內虛實，唆使滋擾，並非紅教喇嘛悉與賊通。惟因沙瑪爾巴係此案罪魁，佛門敗類，雖已停逃緝拏，仍應鈔沒廟宇，莊田，查解徒弟，以示懲儆。前經臣等奏明，行知和琳、鄂輝、將軍八井、鄂爾普前處廟宇，分投鈔沒，今據和琳咨會，業已嚴密查鈔，並據奏請將其田產貸與入官。陽八井廟宇賞給濟伸呼圖克圖，派人住持，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之旨，適相符合。且濟噶呼圖克圖係奉旨特派來藏辦事之人，此次辦理軍需，甚資其力，在藏伸紅教徒類喇嘛，並無廟宇，如此辦理，實為公允。所有鄂爾普廟宇，莊田，鄂輝業已查鈔，應即照和琳所奏，分別辦理。沙瑪爾巴之徒弟人等，應否令改黃教，抑或勒令還俗，分發內地安插之處，和琳奏到之日，欽奉諭旨，悉依酌辦。至逃行沙瑪爾巴如有父叔子姪在藏當差，和琳自已遵旨查明，挺行斥革，至薩迦呼圖克圖，原非沙瑪爾巴一教，伊上次遣人與賊說合，亦係布達拉札什倫布差去說合之人，一同前往。上年賊匪經過該處，將薩迦呼圖克圖所屬廟宇番民多被擄掠，惟該呼圖克圖所住之廟，仍築堅固，佛力拒守，未經攻破，俘習渾所奏該處喇嘛向賊遞送哈達之事，亦係得自傳聞，並無確據，即如上年賊匪誘裹丹津班珠爾時，即有薩迦廟喇嘛義本楚爾車木，與前後藏逆去喇嘛，同被裹，至十月內，始與札薩克喇嘛回藏，而其跟役多留濟內沙瑪爾巴不肯放回，直待賊匪逃出丹津班珠爾時，一併逃出，是薩迦紅教素與沙瑪爾巴及賊匪勾通相好，即此可為明證。臣福康安自到藏以來，宣示聖主恩威，薩迦呼圖克圖極為感佩，於臣等經過拉孜時，親來謁見，與黃教所屬番民一體應付烏拉，毫無推諉，並採辦糧把五萬觔，捐資運送，接濟軍食，又捐辦食牛五百頭，不敢領價，均經奏明在案。查看薩迦呼圖克圖情形，實為恭順，雖該處僧俗人等，賦性怯懦，或係兩下觀望，未可深信，但其順從賊匪，尚在疑似之間，而服屬天朝，隱著恭順實蹟，若即全行移徙，恐未足深服其心，且薩迦一處，而外番如布魯克巴等處，皆與薩迦一教相同，東路土司中，亦有敬奉薩迦呼圖克圖者，即使將薩迦舊紅教喇嘛安插內地，似亦難逐處搜查，挺行驅逐，設或辦理不善，恐致滋生事端，轉非仰體皇上安輯番黎之意，據臣愚昧之見，似應不動聲色，飭令紅教喇嘛仍舊歸還類喇嘛管轄，並令駐藏大臣，一體留心稽查，庶足以杜漸防微，不致稍有滋事等因。

大學士公福康安、孫士毅、工部尚書和琳、四川總督惠齡會辦善後章程。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據孫士毅、和琳奏會商諭旋事宜一摺，諸凡皆妥，俱識內善後事宜，專交福康安、孫士毅、惠齡、和琳四人會商妥辦，前此已逐條指示，連日又有陸續寄諭，將來撤兵後，必當妥立章程，以期永遠遵循，欽此。

謹案，會辦章程條款及欽奉諭旨，悉分敵撫、營制、番目、貿易、錢法、租稅、差徭各門。

詔復拉特納巴都爾及巴都爾薩野王公封號。

九月十六日，奉上諭，此次廓爾喀經官兵大加懲創之後，畏威悔罪，屢次具稟乞降，今又遣大頭人恭迎表文，呈獻方物，並自請定立貢期，五年一次，彙出表文，極為恭順，懇乞貸其罪戾，准其納款歸順，如此辦理，誠屬已為完善，可期邊境敉寧，相安無事。著福康安傳諭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以爾部落於上次差人進京朝覲，仰蒙大皇帝施恩錫爾封爵，至為優厚，嗣因誤聽沙瑪爾巴唆使，又未親天朝兵威，輒敢內邊界和故，復行滋事，擾至札什倫布，實屬罪不容誅。本大將軍奉命征討，統兵深入，本當蕩平爾境，將爾等悉行擒俘治罪，今因爾酋長畏威悔罪，稟繳前搶札什倫布物件，送出沙瑪爾巴骨殖，屢次顯然歸誠，並遣大頭人弟烏達特塔巴等恭齎表文，呈進方物，本大將軍念爾情辭恭順，實出至誠，業經據情轉奏，並將爾情願永遵約束，不敢再提私立合同，及停止行使廓爾喀錢文，並濟噶向給薩喇，弁永遠不敢索取，並將札木地方，仍歸西藏管理等事，一一代為陳奏，今蒙大皇帝念爾悔過無知，因為沙瑪爾巴煽惑唆使，妄生衅端，今畏懼兵威，眞心納

款，並以此次大兵深入，爾業被殲者，已有三四千人，雖係邊外番族，皆隸天朝赤子，今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多事誅夷，特降旋旨，敕爾部准爾納表進貢，悔罪歸誠，此不特為爾一人起見，亦所以保全爾合境生靈，爾酋長倍當知感知畏，傾心向化，以期永受恩典，至爾酋長等前已蒙恩得受王公封爵，今因自作不靖，身獲罪愆，其表乞寬，自應革辭，並去爵位，不敢仍稱前受封號，現既蒙大皇帝敕旨准降，並有表章文呈，准爾仍照舊辦理王公封號字樣，俟爾所差大頭人到京，大皇帝自必另有恩賞，賜爾數等，至協布噶，博爾東拉，東嘛，嘎勒拉堆補木，帕朗古等處，俱係大兵攻克，本應即以此等處為邊界，今念爾悔罪投誠，仍行賞還，其濟拉木邊外札木地方，爾酋仍歸西藏之處，札木地方從前本係後藏管轄，自應仍歸後藏，此後爾部落不得再有侵越，欽此。

詔賜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馴象。

九月十九日，奉上諭，福康安奏，廓爾喀遣大頭人進表納貢，於方物之外，另備馴象五隻，因思此次辦理廓爾喀，特命福康安等敉平大兵前往，犂罪致討，原為保護番藏起見，今該部落既悔罪投誠，願照納貢，現在京城象隻已多，儘足陳列儀仗之用，西藏內向無象隻，著傳諭福康安，即將所進馴象內，傳旨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各一隻，其餘三隻，緩程送京，俾前後藏僧俗番衆，常睹遠方貢物，以著犂威，欽此。

駐藏大臣工部尚書和琳查奏隱匿五十五年廓爾喀表貢。

九月二十五日，具奏為查出五十五年廓爾喀遣人至藏，曾有謝恩表章貢物，及各信字物件等項，先行據實陳奏事，竊臣前於七月赴濟噶，行抵浪噶子途次，接據福康安咨，令提訊俘習渾，雅滿泰，廓爾喀遣人討要土地條蘇一事，彼時臣以軍機緊要，未使轉回，當明孫士毅就近提訊，經孫士毅訊係普福任內之事，俘習渾，雅滿泰隨後到藏，知兩未奏等情，奏明現在案，嗣臣於八月十七日，由陽八井回後藏，即有所聞該頭人等於五十五年十月內來藏，尚有謝恩表章貢品等物，未知係普福斥駁後，該頭人仍然持回，抑係留於何所，遂密加探訪，並聞得在藏貿易之巴勒布商頭巴特巴等家，收有廓爾喀留寄物件等語，臣隨將巴特巴等傳至，用好言誘問，據稱，五十五年，廓爾喀因貢使回國，受大皇帝恩賞大小頭人三名，於十月來藏，呈遞謝恩表貢，並帶銀錢式樣，聚請與唐古特通商貿實，不知如何只欲差大人處了，多拉嘛木先行回去，嘎匡處喇嘛嘎布倫將小的叫去，給班襄匣，白布包，皮裹包，共十五件，令小的收存，小的收藏收拾，現在未敢擅動，隨即一一呈出，臣驗看，匣包長匣，擦損處內鑲黃色，形似表章，其白布包內，亦似信字，當即譯出詳問，表內並無討要地土條蘇之語，詳查亦極恭順，信字首辭單尤不一，內各有物件夾單一紙，表內註明實物，係珊瑚六顆，腰刀二把，鬥小扁刀二把，千里眼一隻，又呈送大學士和坤字一封，珊瑚二顆，格木花布二疋，刀一把，自來火鎗一桿，又寄將軍鄂輝，提督成德，共字二封，格木花布二疋，格木花布一封，格木花布一對，大刀一把，珊瑚一箇，又總兵張芝元，擒克壺阿共信一封，白布二疋，按對巴特巴等呈出包裹各件，均屬相符，惟少書總督珊瑚一顆，臣查，孫士毅前提俘習渾等訊取供辭奏摺內稱，五十五年秋間，廓爾喀所遣大頭人蘇必遜多拉嘛木，小頭人翁瑪拉阿幾堪二名，經普福呵斥後，多拉嘛木先回，其翁瑪拉阿幾堪，留駐藏大人新換留待語安，冬底方回等語，今臣於商頭處查出貢品禮物，即係該頭人等，帶來之件，俘習渾等並未供出，再查，雅滿泰係十月二十日到藏，俘習渾係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藏，普福係十二月初三日起身進京，而翁瑪拉阿幾堪乃十月初來藏，冬底方纔回去，是俘習渾，雅滿泰不得謂其全係普福任內之事，臣伏思廓爾喀表內既無討要佛祿地土之語，其稟請銀錢一事，亦屬無關緊要，既經斥，自應將貢品禮物一併發還，乃留物遣人，復轉交噶廈，噶廈又轉交巴勒布商人，種種情節，均須逐一查訊，又其寄呈將軍，提督總督信內，均有要照大人所許的話行就是了等語，殊覺含混不恭，所當保指何事，尤應徹底根究，務伸水落石出，臣現在親提俘習渾，雅滿泰嚴密查究，俟福康安不日抵藏，一同質審外，至於廓爾喀與鄂輝，成德等信字內，要照大人們所許的話一語，亦須究問所許何事，現已撤兵鄂輝，不日來藏，自應會同福康安一併問明，另行具奏，謹將譯出表文，及各信字，貢品禮物，一併呈覽等因，奉硃批，大奇，即有旨欽此。

廓爾喀拉特納巴都爾、同叔巴都爾薩野、恭謝天朝大皇帝恩壽長、天下太平、是上天保佑的、舊日小的廓爾喀同唐古特交好、彌後來唐古特將交易的路斷了、兩家打起仗來、所以驚動天朝大皇帝無了將軍來、同大人們到我廓爾喀與唐古特兩交界地方、問明白了、講和之後、各自守禮、知道大皇帝恩寬、產人資表貢進京、如小的親身朝覲大皇帝請安一樣、所進表內的話、想論大皇帝知道的、產人等覲面儲伸大皇帝實蒙大皇帝恩典去的、人又見天朝許多貨物、眞沾大皇帝恩典不淺、蒙大皇帝封賜各樣物件、都帶回來了、小的迎接詔、頂在頭上、感大皇帝恩典不淺、前蒙大皇帝施莫大之恩、如今望乞大皇帝仍照前施恩、寫此小的拉特納巴都爾同叔巴都爾薩野、具表文一道、附呈大皇帝珊瑚六顆、腰刀二把、鸞尖圓刀二把、千里眼一箇、廓爾喀王子拉特納巴都爾、在將軍鄂大人前具信字、昨我產頭人在大皇帝上進貢、我的人回來、蒙大皇帝賞賜我的東西、我都收了、我叔姪二人都喜歡大人分付我們的話、我們都遵奉、即是死時、也是照此不改的、大人有才情、很平老了、恐怕將所說的話忘了、所以與大人寄這箇信字來、我們說出這箇話來、就要商著行、若不照此話行、我們是不依的、就如象牙長出牙來、牧不進去的一樣、天朝的人很多、我們人也多、我們來往的說話很雜、你們來往的人說的話也很雜、總不要聽大人所許的話、就照你的話行、這纔是大人說出來的話、我們兩家交好、纔說這些話、如不交好、我也不寫這樣信字來、要照所說的話行事、就是這話、要緊要緊、神信字古里八丹編一箇、

副都統衛鄂輝革職治罪。

駐藏大臣工部尚書和琳具奏、奉上諭、和琳查出五十五年廓爾喀遣人至藏、曾有謝恩表章貢物、及各信字物件等項、先行陳奏一摺、內稱廓爾喀於五十五年十月內來藏、經普福筋旋後未知該頭人仍然持回、抑係留於何所、隨密加探訪、係在貿易之巴勒布商頭巴特巴第家收存、隨傳訊據供、五十五年、廓爾喀貢使回國、受大皇帝重恩、產大小頭人三名、於十月來藏、呈遞謝恩表貢、並帶銀錢樣式、稟詢與唐古特通商貿易不如如何與欽差大人說了、多拉喇木先行回去、喝厦處喇嘛喝布倫將我叫去、交給包裹、共十五件、令我收存、一一呈出、因查、雅滿泰係十月二十日到藏、伊習渾係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藏、普福係十二月初三日起身進京、而該頭人係十月初來藏、冬底方回、是伊習渾、雅滿泰不得藉寫全係普福任內之事、現在親提二人案訊、並先將譯出表文、及各信字、同貢物一併進呈等語、此事太奇、已於摺內批示、我國家紀綱嚴肅、朕躬御以來、一切政務、無不躬親總理、而大小臣工、凡遇地方事件、亦無有不據實陳奏、候朕裁奪、未有敢於匿不上聞者、今閱廓爾喀表文、因其貢使受恩回國、特差頭目親賫表貢謝恩、情辭至爲恭順、並無討要俸祿地土之語、其稟請銀錢一事、亦屬無關緊要、伊習渾等縱不知事體輕重、即爲計好起見、亦應據情代奏、又何所顧忌而匿不上聞、使外國知此事、豈不輕朕、即伊信字中有要照大人們所許的話行事等語、自係巴忠等前次在藏、許給銀兩之事、此事如果於普福等有所干涉、或心存畏懼、自思遮護、不敢上聞、倘屬情關所有、今許給銀兩之事、係巴忠鄂輝、成德三人所辦、與伊習渾等毫無干涉、又復何所隱匿、竟將表文貢物等項壓擱不奏、恭遇聖鑒、竟至不解貢處可恨、凡內地小件、隱匿不奏、一經發覺、自當按律治罪、況邊外重務、竟敢無於上聞、則何事不可爲、此而不嚴行查辦、何以嚴政治而飭官常、現令阿哥等回軍機大臣將普福嚴加刑訊、俾供我於五十五年七月內革去駐藏大臣、降爲三等侍衛後、曾記得在鄂輝寓所、鄂輝曾向我說及、廓爾喀曾有人來藏、帶了幾塊珊瑚、還有表文、說要進貢、並有給大人們信件、因見表文係屬底稿、並非正繕表貢、其珊瑚亦甚平常、不堪呈進、且又並無正繕頭人到來、已嚴回叫他另換正繕表文貢物等語、我說向鄂輝說、我曾在理藩院衙門走過、知道向例外番進獻表貢、無專差之人、亦可代爲具奏、應否呈進、候旨定奪、他說可也、不用、我因已經獲罪降用、不管議務、就沒有要他的物件、看這就是我糊塗該死、此話我曾告訴過雅滿泰、就是該廷良也知道的、其雅滿泰曾看告知伊習渾、我已起身、不能知道、這是可與鄂輝、雅滿泰、廠廷良質對得的、鄂輝未曾告訴我以前、我實不曉得有廓爾喀產人來藏之事、後來雅滿泰等因何不將表貢奏聞呈進之處、我亦不能知道、況我先曾奏過廓爾喀產人進貢、俟其頭人到藏時、即行送京、如果知道廓爾喀有人來藏、我豈肯輕不陳奏、總之、我不曾要出表文貢物閱看、到京後、又未奏出、罪該萬死等語、據普福所供、是此事竟係鄂輝、隱匿不奏、雅滿泰既經普福告知、伊習渾自必與聞、何以伊三人扶同隱匿、並不具奏、著福康安、孫士毅、和琳、惠齡即將鄂輝革職、

同伊習渾、雅滿泰三人、親提究詰、嚴切刑訊、令其據實供吐、是何意見、迅速具奏、毋任稍有遮飾、至前次私許銀兩一節、涼係巴忠一人主見、料理、今閱廓爾喀所寄信字及呈送物件、鄂輝成德、及張芝元、孫克益阿俱有信物寄給、爲無巴忠信字、可見巴忠前次在藏心懷巧詐、辦理此事、雖係伊一人主見、而暗中主使關說、全不寫伊名字、即廓爾喀亦不使聞知、以爲日後敗露、伊輝可置身事外地步、居心詭譎、更爲可惡、可恨、所謂小聰明、大糊塗、適以自取其死、若使其身尚在、必當明正典刑、今先已自戮、法無可加、現在傳知該旗、所有巴忠子孫、除伊子僧額布前已革去官職、挑補護軍、効力當差外、其孫鑾不准出仕、以爲取巧誤公者戒、普福係和坤保舉之人、和琳並不因係伊兄所薦、稍存遮護、據實查奏、甚爲公正、著賞給御用玉扳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獎勵、若和琳此時隱匿不奏、將來別經發覺、恐和琳亦不能當其咎也、欽此、

又奉上諭、福康安等奏查出上次廓爾喀謝恩表貢、現在尚存前藏一摺、內稱、鄂輝於五十五年自必深知其事、鄂輝歷經委任、尤非伊習渾等可比、若於此等外番交涉事件、亦敢隱匿不奏、尤出情理之外、是此事早經和琳奏到、當令阿哥等同軍機大臣將普福刑訊、據普福供、係鄂輝親向告知、於廓爾喀遣人來藏呈遞表貢時、經鄂輝飭回更換、並經普福勸伊據情轉奏、而鄂輝並未聽從、是此事竟非普福、伊習渾、雅滿泰等乃係鄂輝隱匿不奏、實在大奇、早有旨將鄂輝革職、嚴切質訊、又據普福供、記得我與雅滿泰聯銜具奏之摺底、原是鄂輝辦的、鄂輝說、我十月二十二日起身、另有奏摺、我可以不列銜、俟我起身後、你們二人於下次再奏、亦不爲遲、其廠廷良到藏日期、亦可寬遲幾日就是了、彼時我與雅滿泰一時糊塗、即聽從辦理、將廠廷良到藏日期寫作二十四日、其實廠廷良是二十日以前到藏的等語、是鄂輝竟預爲地步、故令普福等具奏時、將廠廷良到藏日期寫遲數日以便發覺、後僧辭鄂輝起身在前、實到在後、隱過於普福、雅滿泰等、尤出情理之外、此事鄂輝等歷擱不奏、其意自因廓爾喀所寄鄂輝信內、有大人年老了、恐怕將所說的話忘了、又大人說出來的話、即如象牙長出來了一樣、再收不進的等語、鄂輝等所許何話、自然即是許給銀兩私與講和之事、鄂輝因見廓爾喀信內提起前事、惟恐奏聞、經朕看出查究、必致敗露、是以匿不上聞、不知廓爾喀向索銀兩、俱係於寄鄂輝等信內隱藏其辭、而所遞表文之內、情辭極爲恭順、並無一字干涉索貢之事、若鄂輝彼時止將表貢據情轉奏、其許銀一事、或可不致發覺、今因延擱不奏、致被查出、經朕轉交福康安等海濱、必皆水落石出、可見鄂輝竟係天奪其魄、以致顚倒昏瞶、輒轉編造、終歸收蹤、實爲可恨、從前朕何以說合一事、巴忠嗣習番語、必係伊一人主見、今觀鄂輝歷擱不奏、種種掩飾、竟是鄂輝與巴忠商同辦理、朕開成德上次減征緣由廓爾喀時、因鄂輝巴忠主持說合、成德何以帶領多兵、壓打仗、不當與之說合、與巴忠爭執、以致宣見參差、其卒歸於說合完事者、自因鄂輝、巴忠一係將軍、一係欽差、成德職分在伊二人之下、不得不隨同辦理、而此事之原委、成德必知其詳、著福康安再向成德嚴切詰訊、反覆開導、務使將說合一事、係何人主見、和盤托出、若再代爲隱匿、即屬喪盡天良、成德自問當得何罪、再前據和琳奏、五十五年、廓爾喀所遣大頭人蘇必達多拉喇木、經呼先回、其小頭人鄂瑪拉阿幾堪二名、聞駐藏大人新換、留待請安、冬底方回等語、普福於十二月進京、所有小頭人二名、又係何人遣回、非伊習渾、雅滿泰而何、何以前此訊問時、伊習渾等尚稱得自普福告知、並審福康安向鄂輝、伊習渾、雅滿泰嚴切訊問、務將廓爾喀所遣頭人如何先後遣回之處、詳晰質訊明確、據實具奏、勿任狡飾、欽此、

又奉上諭、五十五年、廓爾喀呈進表貢、歷擱不奏、現經福康安面加詰訊、鄂輝雖輒轉支飾、而此事係其主見、伊已百喉難辯、今福康安等並未按律定擬、請將鄂輝等解京治罪、試思解京後、交軍機大臣、即覆訊明確、亦不能即將此三人擬行立斬重典、若交部羈禁、是伊等身獲重罪、轉得借此回京安坐、固屬不足以示儆、計此時鄂輝起解在途、亦距藏不遠、著傳諭惠齡、英善、接奉此旨、飛飭沿途、不拘鄂輝解到何處、即於該處戒留、仍解回前藏、交與和琳、將伊永遠枷號、與伊習渾、雅滿泰、以爲在藏不用心辦事、以致疏忽不安、藏地不得安靖之戒、欽此、

冬十月。

詔賜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敕諭、念珠、荷包。

十日初三日。奉上諭。福康安等奏。廓爾喀遣頭目蘇必達巴依巴拉忻、喀瓦斯等。來營呈送牛羊、酒米、果品、糖食等物。卿協官長、福康安等酌量收存。賞給緞疋面回。拉特納巴都爾復遣大頭人前來大營稟懇伺候福康安等。送至前藏。福康安等諭令不必遠送至藏。定於八月二十二日班師等語。拉特納巴都爾等屢次稟頭目赴營哀懇投誠。進表納貢。情辭俱爲恭順。是以准其乞降。今又差人呈送精軍物食。並求伺候福康安等。直至前藏。看此情形。實屬眞心悔伏。出於至誠。爲初想所不到。匯特目前議功完者。並可保數十年邊境枚溝。衛藏無事。現在大兵已撤。朕心始得釋然。前發去珍珠手串、荷包等物。續有旨不必賞給。俟其大頭人到京。再行優加賞賚。今親拉特納巴都爾等。如此恭順。不特俘物抒忱。並呈送稿分兵丁食物。若待伊賞使到京。再行頒發敕書。賜給賞物。未免需時。且廓爾喀既誠心歸命。朕豈可不開誠安撫。現令軍機大臣用黃紙繕寫滿漢及唐古特字樣敕諭一道。發往福康安等接案後。即繕廓爾喀字一分。交派往之軍機章京。同道員林儁並選帶通事前往陽布。面行傳諭拉特納巴都爾等。以爾誠心歸順。永邀約束。業經本大將軍代爲轉奏。大皇帝嘉爾恭順。敕爾前罪。准令乞降。並有旨嗣後遇有表章文案。仍准繕寫王公封號。今先賜爾諭旨一道。珍珠念珠一串。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俟爾所差賞使到京。大皇帝尚另有恩賚。賜爾敕書。嗣後更當倍加感戴。傾心向化。以期永受恩典。如此先行獎賞曉諭。以安拉特納巴都爾之心。欽此。

大將軍公福康安至後藏。

十月初七日。具奏經過後藏。並班禪額爾德尼等跪謝聖恩。感激歡忭情形。竊臣於途次聞班禪額爾德尼業回札什倫布。差官馳往候問。班禪額爾德尼先已專派戈碌瑪布前迎致送食物。臣俱優加飭答。並以臣等因巡藏之事。奉命遄勦賊匪。得以收復邊界。深入賊境。廓爾喀畏威服罪。議界永遠敕籌。此次凱旋。班禪額爾德尼欽覲來迎接。因即差官再三阻止。實不敢當。且聞班禪額爾德尼偶感風寒。尤不可下山迎接。蓋於十月初三日行抵後藏。即赴札什倫布叩謁瞻禮後。本擬即與班禪額爾德尼相見。因其身體尚未就痊。留住兩日。俟身體大愈。於初五日至經堂相見。彼此遇哈達。據班禪額爾德尼告稱。我蒙大皇帝鴻恩。振興黃教。護持佛法。因廓爾喀滋擾不法。特派大將軍率領大兵遠來進勦。仰藉大皇帝天威。大兵屢戰克捷。克復邊界後。擒堅據險。攻克賊境地方數百里。痛殲賊衆。大示懲創。廓爾喀會長畏懼乞降。再三哀懇。專差大頭人進京瞻覲天顏。永遠不敢滋事。大將軍據情轉奏。始蒙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誅滅。因其服罪。恩准投降。全藏開知。實爲歡幸。此次廓爾喀畏威投順。出自誠心。迥非上次私和可比。從此藏地邊界永遠寧謐。我等得以托賴大皇帝恩庇。奉教安瀾。尤屬十分感激。擬即差人同達賴喇嘛所遣之人。赴京進表恭謝天恩等語。臣等告知。我以大振軍威。所向克捷。今藏民心悉歸落。畏懼怨怪。固不畏再行滋事。仰表恩澤。大皇帝不惜帑金。勞師遠涉。旅務軍務。皆所不惜。況勞全爲解難籌藏。班禪額爾德尼極知感戴渠恩。俱恐藏內辦事之人。不知計慮深遠。一切章程。未能周妥。若不革除積弊。終未經久之策。俟至前藏時。會同駐藏大臣。逐一籌議。興利除弊。請大皇帝訓示。俟奏定後。再當番知班禪額爾德尼及各喇嘛聽聞之下。惟稱將來遵辦事宜。悉聽主持裁酌。於藏地久有裨益。惟富貴力奉行等語。當經班禪額爾德尼擺果品相款。固辭不允。惟所送牛羊、馬騾、氆氇、緞疋等物。俱婉言辭卻。送給如意、錦緞等物。臣等察看班禪額爾德尼雖年僅十三。稍有識性。一切言語。並無他人在彼代達。而應對明敏。居然成人其餘商卓特巴噶瑪巴、及衆喇嘛等。感激歡忭情形。亦極真切。現令噶瑪巴、堪布、及衆喇嘛等。將來妥定章程。再將各條款詳細告知。令伊等遵奉。儻不致意存爲難。稍形格礙。至賊匪呈繳恩賜前賞班禪額爾德尼金冊。共計十二頁。並無短缺。銷刻清漢字及唐古特字跡。毫無損壞。已遵旨敬謹交班禪額爾德尼。在札什倫布安奉。並面告班禪額爾德尼。諭知噶瑪巴、堪布等。以大皇帝恩賞番冊。自當奉爲世寶。今爾等不能保守。本有應得重罪。今班禪額爾德尼年幼。伊巴又已解京治罪。是以大皇帝加恩免其究治。仍將賊匪繳出金冊賞給。伊在札什倫布安奉。嗣後相傳。務宜加意保護。以資永承恩澤。勿得再有疎虞。致干譴責。即據班禪

額爾德尼繳接金冊情形。極爲歡忭。並稱金冊乃大皇帝恩賜。在札什倫布敬供奉。永爲世寶。理當加意保護。謹守勿失。上年賊匪發憂。我與番喇嘛不能竭力防守。實屬罪無可逭。仰賴大皇帝福庇。賞我振興。教賞供奉金冊。小心守護。仰賴大皇帝寄罪施恩。至意大將軍凱旋進京。新將我等撤職下忱。代爲面奏。匯具大哈達一方。命奉黃袞佛一尊。松石鑲嵌渡金銀香一尊。梵銅琉璃佛四尊。琉璃一串。蜜蠟一串。頒大將軍到京時。恭進表賞謝恩等語。臣等察其感悚忻忭情形。實出至誠。當即曲加撫慰。允將呈進佛像物件。遵照教下原單。除分別解京奏領及充公外。其餘業已交還札什倫布扭禪額爾德尼及喇嘛等。無不歡欣感激。初六日。臣等自後藏起程。班禪額爾德尼先至十里之外。恭設方幄。餞臣等。一到。即上恭請聖安。並以此次大兵勦賊。全爲保護衛藏。賊匪自此次挫威折服。後藏邊界永寧。皆出聖主格外恩施。是以恭請聖安。特行施設敕諭。賞賜番民。俱係向上磕立。合掌稽首。此次特行施設。賞賜班禪額爾德尼感激聖主恩澤。敬謹遵恩。俱係向上磕立冊。跪請聖安。未便相止。再前據珠爾杭阿稟稱。九月二十日。帶領廓爾喀頭人喝箕第烏達特巴等至札什倫布。陽見班禪額爾德尼。叩頭禮畢。經班禪額爾德尼諭以爾部落自恃強橫。與唐古特番地毗鄰。深重仰蒙大皇帝寬宥遣勦。全部盡就滅亡。猶幸爾部尚早改悔。哀懇投降。仰邀大皇帝憐憫生靈。特加恩准。惟當永遠恭順天朝。不得滋事。今爾部長拉特納巴都爾等。赴京進藏之便。特來謝罪。具見誠心。我當爲爾等忘懷平安經。使爾等一路平安。早得瞻仰大皇帝溫受天恩等語。並賞給大小頭人每人銀十兩。及緞疋、果品。實給賞役每人銀五兩。及雜色果品。藏頭人等伏地叩謝。頭形感服。臣等查珠爾杭阿所稟班禪額爾德尼諭廓爾喀頭人之語。覺嚴合宜。極爲得體。若非風具鑒根。豈能如此理合一併奏陳等因。

大將軍公福康安還抵前藏。

十月十六日具奏十五日行抵前藏。達賴喇嘛及僧俗番衆感激歡忭情形。竊臣等於初六日自後藏起程。差官赴前藏問候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先已差堪布喇嘛等來迎。據該堪布喇嘛等稟稱。達賴喇嘛感激大皇帝保衛深恩。至爲眞切。是以仰賴大將軍有回藏之信。先已下山。在布達拉十倫里外中木塞嶺卜登廟內等候。接臣等當即差官馳往。阻止不敢遠勞迎接。辭謝再三。達賴喇嘛不肯即回。臣等於十五日行抵前藏。在甲木參嶺卜登廟內與達賴喇嘛相見。據達賴喇嘛告稱。我蒙大皇帝高厚鴻慈。恩施優渥。此次用兵。原爲護衛藏。一切烏拉糧石價值。悉勦督命。絲毫不累番衆。我遵照大將軍及駐藏大人指示。勉力辦理。未能周妥。乃蒙荷大皇帝優加體卹。賞賚隆深。頂感。今廓爾喀賊酋滅誅軍威。傾心向化。衆表納貢。斷不敢再行滋事。不但極邊私立合同。並將濟嚕給與巴勒布爲馬價例停止。不敢索取。再拉木邊外札木地方。仍歸藏內管轄。此皆大皇帝威德遠臨。使化外番夷。如此恩伏。發看廓爾喀情形。實係眞心投順。邊境永安。可以永遠無事。藏地兩被廓爾喀侵擾。越占邊界。唐古特衆性怯懦。不能守禦。今蒙大皇帝天恩勞師遠涉。爲西藏敕復邊界。征服賊衆。我在藏聞知。從昔歡欣感激之下。尤切悚惶。即日專差喇嘛赴京。進表恭謝天恩等語。臣等告以此次官兵遠來勦賊。全爲保護衛藏。僧俗起見。今賊匪輸誠服罪。固可永無反復。惟藏中事務。向來毫無制度。達賴喇嘛惟知坐靜安禪。不能深知外事。噶布倫等平時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禦。必當更定一切章程。俾知遵守。今蒙大皇帝訓諭周詳。逐加指示。交本大將軍等詳細籌畫。以期經久無弊。藏番永資樂利。達賴喇嘛既知感戴恩。將來定議時。自當敬遵遵依辦理。倘或狃於積習。則撤兵後。大皇帝即將駐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後縱遇有事故。天朝亦不復管理。嗣福利害。孰重孰輕。惟聽自擇。復據達賴喇嘛告稱。衛藏諸事。上賴大皇帝天心。定立法制。垂之久遠。我及僧俗番衆。感切銘名。何敢稍有違拗。將來立定章程。惟有同駐藏大人。督率噶布倫及番衆等。敬謹遵照。事事實力奉行。自必於藏地大有裨益。我亦受益無窮。等語。臣等察看達賴喇嘛等情感懇。主鴻慈。實屬出於至誠。其餘若濟嚕呼圖克圖、地穆呼圖克圖、各大喇嘛、及番目、番衆、喇嘛人等。不下數千人。以官兵平賊後。凱旋告來迎接。極爲歡欣踴躍。臣等接晤達賴喇嘛後。請其先回。隨即至布達拉叩謁瞻禮。隨至經

堂與達賴喇嘛相見。達賴喇嘛提果品相款。接談之次。告以賊匪殺出金册。已蒙大皇帝賞還札什倫布使者。此項金册。係大皇帝所賜。律以內地官員失守印信之罪。即當從嚴究治。大皇帝俯念班禪額爾德尼年幼。伸巴濟京。特加寬宥。不復究治失守之罪。此係大皇帝恩慈。故告知達賴喇嘛。同深欽感。達賴喇嘛聽聞之下。歡騰感恩。情形極爲感服。坐談移時。達賴喇嘛感仰恩慈。形於辭色。至一切善後章程。最關緊要。因本日甫經到議。臣將大意告知達賴喇嘛。尚未與詳細講論。察看達賴喇嘛感戴情形。一切惟命是聽。斷不敢稍形格礙。現在孫士毅業經到來。臣等已與孫士毅。和琳會面。論及善後事宜。意見均屬相同。辛即遵旨悉心會商。隨時具奏。務期周詳明備。事事盡善。永遠可行。仰副聖明委任。所有臣等已回前藏緣由。謹繕摺具奏等因。

欽頒御製十全記。建石於布達拉前。

十月初三日。奉上諭。阿桂等賞使第烏達特塔巴等齎送表貢。於八月初八日到晉。其於何日自恰朗古溪員伴啓起程。交軍機大臣。行文沿途各督撫。轉飭加緊行走。於年內到京。俾隨朝辭各國之後。瞻仰朝儀。以便宴賚。再此事蒙功完善。御製十全記一篇。以志武成十告。現經繕寫四條字。發交和琳。酌擬於樂祖御碑之旁。豎立。建蓋碑亭。以揚武功。而垂久遠。將此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御製十全記。敬編卷首。

大將軍大學士公福康安紀碑於大昭前。

蓋聞綱勝克敵。聖人賞先授之斷。討貳令服。王者用無戰之師。是以干羽之舞七旬。鐵犹之征六月。兩階之舞。九伐之威。蠢正仁宵。其揆一也。欽惟我皇上操璇衡以奉天。握籙圖而建極。月窟日際。罔敢弗庭。西憂南琛。無思不服。惟茲廓爾喀者。遠處極邊。去衛藏三千餘里。其人則爻闖之所未陳。其地則章亥之所未步。滑吠雖毒。妄稱鴟張。滄食鄰封。歷有年所。乾隆五十有三年。乃敢驅其醜類。犯我藏界。天戈所指。旋即遁逃。鹿蹄險而擇音。鮒涸轍而喫沫。頃經詣闕。奚輸就日之誠。祝綱希恩。曾蹊防風之戮。何期鳥性不馴。狼貪反顧。徒陳魏絳之議。竟濫頡利之盟。先勝西藏丹津班珠爾等而執之。遂稱兵肆掠札什倫布。餘賊復乘於濁喀。達拉木。統轄地方。蓋以戀地險萬里。舟車不能至也。天樞九重。聲靈不能及也。於時鼓角胥鳴。旋頭曉落。座生紺殿。三千法界之災。風捲珠林。百千修羅之劫。連座之裝嚴頓毀。寶輪之花雨奮飛。律犯貪瞋。心生恐怖。然烽告警。閫捻戒嚴。帝用震怒。曰是不可赦。且衛藏之地。久隸版圖。乃廓爾喀反復非常。狡焉思逆。不加撻伐。曷禁兇頑。於是發明詔。選重臣。命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武英殿大學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一等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孫士毅。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惠齡。參贊大臣。指授方略。統領勁旅。禦蓋星甲。張組練於風雲。羽林虎賁。羅戈鋋於猛雪。前旌乍轉。後陣長驅。瀚漠案倫。屯土。降番番兵。無不望從麾集。星馳雷勁。五十七年正月己丑。大將軍由青海至藏。其時聶拉木賊先經領隊大臣成德等率兵擒拿。業而殘焉。四月己未。大將軍兵次定日。復遣領隊大臣昏森保等與成德偏師。聶拉木。令曰。見可而進。毋輕犯險。又遣川北鎮總兵官藍神保等駐兵絨轄。令曰。防其間出。擾我後路。大將軍與參贊大臣公海蘭察親督勁兵。直取濟嚕。而蔓延之賊。已海及掠木。我兵中夜間。分隊襲進。參贊大臣惠齡率師繼之。遠敵封泥之國。預搜化莽之戎。百道飛行。三軍氣勇。賊衆拒巖。椒而嚴壘。壘石齒以開營。狡穴偷安。危巢延息。釜魂莫信。刃血爭飛。奔走既窮。阻隘斯克。甲辰。舉搖木。次日。賊兵援至。遇於瑪喀。擒獲甲山梁。牙旗忽鳴。鬼蛇突出。再接再厲。殲戮無算。丁未。師於濟嚕。擒拉木之長戈。展攻心之上策。重圍四合。大旗高懸。壁壘於類猶。危碉摧於烈燄。破一軍之甲。不待崇朝。斬二丈之綾。曾無踰刻。凡賊衆盤踞之所。至是悉復。濟拉木官兵亦克札木以進。賊衆連北。軍聲赫焉。山濟嚕而西。遂臨賊垣。危峯鬱律。密雲陰霧。雨霧濛濛。振空。驚濤殷殷。馬驚蹄而不上。鳥戰翼以爭回。賊衆負嶮。據深溪。我兵仰攻。矢石不及。大將軍命領隊大臣。閣都統阿滿泰。乾清門侍衛哲森保等。率兵越峭絕山。急趨熱索橋上游。轉筏覓渡。壬子。克之。餘衆遁保於脅布隆。我兵乘勝。聚入。賈勇有餘。三更。與鄧艾之蹤。十步殺劉禪之計。長矛半段。奪陣餘鋒。巨刃周遭。斫奮力勁。奮飛橋於樹杪。渡急湍於毒腋。辛酉。奪

其強而擒之。飲馬之水告赤。鋤蹊之火尚明。大將軍遂其誓師。視昨驍虞曰。其餘如此。非我能克。殆天佑也。大兵行欲速。後路愈遠。裹糧轉戰。師不宿飽。伏蒙遵天子宵旰。運籌。無往不勝。特命文淵閣大學士孫士毅自察木多馳赴前藏。曰。藏中一路軍械糧餉。次第任之。以工部尚書和琳爲駐藏大臣。曰。自藏以西。則和琳之責。並命參贊大臣惠齡曰。毋狙於接戰。其濟嚕以外。則惠齡之責。轉輸之功。與戰勝之功。無異也。由是轉餉穀豆。流轉溢市。負戴不絕。肩背相摩。征人忘呼癸之責。壯士奪椎牛之饗。長髮垂髫。何須井拜耿恭。夜唱持籌。不用沙堤道濟。六月庚午。師次喀多。其時賊衆復聚於東聲。危磴一線。蹟崖蔦。仍力光濃目。人聲隱雷。當殷殷而振背。蒼黯黯而蔽水。衝波對濺。吐擁煙凝。霧壓夏陰。本恐饑不暫飽之地。崇岡逝。時是陽烏回是之鄉。大將軍勒部曲。嚴號令。修器械。塞險隘。統行博爾東拉山。分前隊爲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爲二。統行喀多。當山。恐大將軍統之。兩路。鼓噪。空壁逐賊。後令護軍統領右翼英阿蒙。設疑兵於作木古拉巴。藏山梁。與賊對拒。觀長旗之舒縱。蠻五蠻之碎砲。賊衆愕眙。惴息。不敢仰視。大將軍率乾清門侍衛額爾登保等。督兵力撲。賊衆潰。鳥獸分相竄。參贊大臣公海蘭察亦躍出。馬上。與大將軍合。發西克其木城側。發。凡數十處。追奔逐北。至於雍雅。俘其頭目以歸。舞拉木官兵亦進克錢崇橋。擒。進至利底。誠轄之賊。潛道。妥撤諸神保等合兵於利底。以壯聲援。廓爾喀全部。震動。惶懼。悔伏。始遣人乞降。大將軍曰。此舉將以殺我師也。不可信。且師不可老。敵不可縱。頓兵以待。示之怯也。蹤。撤貫之。七月庚子。復與賊戰於喀勒拉。堆補木。奪。怕朗古橋。直攻甲爾古拉。集木瑪。深入賊巢者七百餘里。俘擒斬獲。凡三四千計。人怒未紓。軍餘餘。砲十數十。快軍其郭中。三絕三通。來從天上。府功克奏。我武維揚。廓爾喀酋長拉特納巴都爾益。偕。拜達頭人諸酋。歸丹津班珠爾等於藏。其所擄掠札什倫布金銀器物。悉以歸出。數遣大頭人。曉其第烏達特塔巴等。奉表赴闕。悉遵圖象。番馬。及藏工一都。其餘方物。充切不可勝計。且報回。舉大將軍約。毋敢再犯藏界。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用申革面革心之誓。剿歷摧。羯。衰。再四。我皇上。鑒其悔罪之誠。洽以好生之德。列其人於王曾。俾與。環。瑋之朝。錄其樂於太常。令。圖。儀。珠兜。鞋之後。名。駒。踏。鰲。充十二之天閑。香象渡河。偏九重之仙仗。洵足以宣。鬱皇威。軒。鼓帝戴。八月丁亥。大將軍振軍。旋而納款。奏。饒吹以。征。師。臨。逢。築三受降城。專閫。領五招討使。朱。輔。罪。旋。威。知萬。福。威。名。赤。舄。補。裂。寧。望。令公。飄色。受降人如赤子。慈。侯。射如父兄。從此西域。長。將。投。戈。恐。後。南人不反。推赤如初。伏惟我皇上。撫馭中外。征討不庭。廣。綏。來。柔遠之仁。申。先。德。後。刑之義。四。敢。輕。于。斧鉞。自外生成。五十七年之間。大武。鴻功。於。五十告。捷。綜。前後。御。製十全記。以志之。勒石於布達拉山前。垂諸萬。禩。典至。鉅也。臣等從事。斯役。與。親。覩。功。蠻。敍。其事。而爲之。銘。曰。皇帝。御。宸。威。博。疑。紘。考。圖。數。實。不。謬。是。征。桓。桓。將軍。躬。秉。節。鉞。振。旅。闐。闐。用。振。撻。伐。曰。衛。曰。藏。我。土。我。民。謹。撻。師。言。侮。於。強。鄰。王。師。其。來。師。武。臣。力。誅。是。不。順。莫。或。於。敵。左。執。其。角。右。扼。其。吭。修。我。戈。矛。峙。乃。樊。籬。崇。山。連。連。隘。不。容。馬。間。道。用。奇。驛。衆。以。某。七。戰。七。捷。師。不。逾。時。賊。勢。窮。蹙。卻。陣。辭。帝。鑒。厥。誠。敢。彼。前。咎。遣。譯。赴。闕。奉。琛。贄。首。王。師。於。來。萬。里。鑾。鑾。王。師。於。返。衛。藏。氏。寧。師。行。維。勢。戰。力。相。向。制。勝。克。敵。功。歸。主。將。將。軍。不。伐。具。告。師。徒。凡。此。壯。猷。懋。業。廟。謨。運。德。不。矜。功。成。警。驛。大。武。十。全。胥。歸。昊。貺。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勒石。

銜　**經**　**講**　**官**、**御**　**前**　**大**　**臣**、**領**　**侍**　**衛**　**內**　**大**　**臣**、**太**　**子**　**太**　**保**、**武**　**英**　**殿**　**大**　**學**　**士**、**吏**　**部**　**尚**　**書**、**領**　**兵**　**部**　**尚**　**書**、**一**　**等**　**忠**　**銳**　**嘉**　**勇**　**公**、**大**　**將**　**軍**　**福**　**康**　**安**、**御**　**前**　**大**　**臣**、**領**　**侍**　**衛**　**內**　**大**　**臣**、**正**　**白**　**旗**　**蒙**　**古**　**都**　**統**、**一**　**等**　**超**　**勇**　**公**、**參**　**贊**　**大**　**臣**　**海**　**蘭**　**察**、

太　**子**　**太**　**保**、**文**　**淵**　**閣**　**大**　**學**　**士**、**管**　**禮**　**部**　**尚**　**書**、**署**　**理**　**四**　**川**　**總**　**督**　**一**　**等**　**輕**　**車**　**都**　**尉**　**督**　**理**　**糧**　**餉**　**大**　**臣**　**孫**　**士**　**毅**、

兵　**部**　**尚**　**書**、**管**　**都**　**察**　**院**　**右**　**都**　**御**　**史**、**總**　**督**　**四**　**川**　**等**　**處**　**地**　**方**　**軍**　**務**、**管**　**巡**　**撫**　**事**、**參**　**贊**　**大**　**臣**　**惠**　**齡**。

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駐藏
旗漢軍都統、管理糧餉大臣和琳
欽差駐藏大臣、副都統銜、領侍衛
尚阿巴圖魯、領隊大臣成德

衛藏通志卷十四上

撫卹上

奴才松筠和甯跪
奏爲敬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同心仰體皇上子惠黎元之鴻慈、於所屬唐古忒百姓、分別撫
恤、蠲免糧石緣由、仰乞聖鑒事。奴才等恭閱邸奉諭旨今歲普免天下漕糧、復豁免各省節年民欠、
仰見我皇上慈恩浩蕩、有加無已至意。奴才等因見達賴喇嘛、言及我皇上臨御六十年來、屢次普
免天下錢糧漕糧、不下億萬萬、間遇地方水旱偏災、賑卹蠲貸、並建築海塘河隄、工程所費、亦不下
億萬萬。今歲復奉恩旨、普免天下漕糧、又豁免各省節年民欠、是大皇帝恩澤如天、所以如此大福
大壽、達賴喇嘛聽聞之下、恍然覺悟、向奴才等言、唐古忒百姓、即係大皇帝之百姓、我受大皇帝栽
培覆育之恩、至優極渥、意欲推廣大皇帝普惠百姓之皇仁、將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納糧石、及
舊欠各項錢糧、概行豁免、以期恭祝大皇帝聖壽無疆、再唐古忒百姓、尚有窮苦失業者、亦應一體
分別撫卹、俾安生業、我住所現有積存布施銀三萬餘兩、今情願發出銀三萬兩、交商上查明各處

窮苦百姓、按戶散給口糧籽種、令其各勤農業、如有房間坍塌者、酌給銀兩修補、俾各窮民有所棲
止、以副大皇帝子惠天下百姓之鴻慈、且小僧亦得稍申報答高厚之誠心、惟是分別蠲免糧石、及
散給失業百姓口糧籽種、修理坍塌房間等事、務求大人們代爲酌定章程、徧行曉諭、衆百姓方能
均沾實惠、此外恐有苦累百姓、猶習革除未盡之處、尚祈大人們帶同濟嚕胡圖克圖、衆噶布倫等、
查明嚴禁。奴才等聽聞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極力普惠所屬番民之言、不勝忻忭、當即剴切獎勵、並
告知達賴喇嘛、如此慈悲所屬百姓、我等自應據實奏聞大皇帝、定蒙恩諭嘉獎、達賴喇嘛欣悅之
情、形於辭色。奴才等隨傳集濟嚕胡圖克圖、及衆噶布倫等、查明商上舊存銀米、綢緞、物件、及各莊
頭一年所交青稞、麥豆足敷、達賴喇嘛本年一切需用、及各寺廟香燈之費、皆屬有盈無絀、復公同
熟籌、除衆番民應交達賴喇嘛商上歲需之草料柴薪不免外、所有唐古忒百姓應交本年糧石、約
計值銀五萬餘兩、及節年所欠各色糧銀四萬餘兩、自應照依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恭祝萬壽之誠
心、准其概行豁免、至達賴喇嘛發出舊存銀三萬兩、暫交商上存貯。奴才等隨即飭令遠近各處營
官第巴等、招集失業百姓、按大小名口、酌給三個月口糧糌粑、並按戶散給青稞籽種、二共需銀若
干、又修理坍塌房屋、需銀若干、查明據實呈報、即由商上照數發給。奴才等仍派委實官弁、及曉事
之喇嘛、戴琦、第巴等、分投查訪、務期無遺無弊、不致一夫失所、正在查辦間、班禪額爾德尼聞知達
賴喇嘛普免糧石之信、即遣商卓特巴具稟、將後藏所屬百姓本年應交糧石、豁免一半、舊欠糧銀、
概行豁免、聞有失業番民、及坍塌房間、亦同達賴喇嘛一體資養修理、以期敬副大皇帝惠愛黎
之殊恩、且得稍盡恭祝萬壽之微忱等語、查後藏所屬番民、本不比前藏之多、一年所交糧石、除班
禪額爾德尼一切需用外、其百姓本年應交糧石、止可緩免一半、班禪額爾德尼之歲琦莫爾根堪
布等、現在盡心籌畫、既屬可行、所有後藏番民、於本年豁免一半糧石、並蠲免舊欠糧銀、資養失業
百姓、修補房屋等事、自應均如所稟辦理、以遂其恭祝萬壽誠懇之意、所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
尼仰體皇仁、分別豁免唐古忒百姓糧石數目、即於前後藏各處通行曉諭。奴才等復以達賴喇嘛
所言、恐有苦累百姓之處、公同悉心密訪、如唐古忒世家人等、或私用烏拉者、或散給茶葉、勒買糧
石者、又商上專派收差之第巴番目等額外索取者、似此苦累百姓等弊、皆難保其必無、自應出示
嚴行禁止、並將達賴喇嘛發銀撫卹失業番民各事宜。奴才等分晰酌定章程、分列條款、兼繕漢字
唐古忒字告示數百張、徧行曉諭、使唐古忒百姓咸知達賴喇嘛推廣皇仁、惠愛衆番之意、時屆新
春、適達賴喇嘛下山、於大招廟內恭諷我皇上萬壽無疆真經、遠近各處番民僧衆、齊集招廟、正遇
黏貼告示、衆番民知悉、無不以手加額、歡聲感頌、此皆我皇上保護衛藏、多方訓誡、是以達賴喇嘛、
班禪額爾德尼有所感發、同心仰體大皇帝普惠聖慈、俾番民得資休養、永安樂利、再此次辦理一

切濟噶胡圖克圖、桑噶布倫等頗爲盡心。奴才等惟有凜遵訓諭。隨時隨事。整飭駕馭。以期番民益臻富謐。上慰慈懷。所有分別蠲免唐古忒百姓新舊糧石、及撫恤失業番民各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十日奏。本年三月初九日奉到硃批。好事。即有旨。欽此。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同心仰體大皇帝惠愛番黎之鴻慈。於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交糧石。及舊欠錢糧。分別豁免。並捐銀撫卹失業窮民各事宜。前經本部堂、閣部恭摺奏聞大皇帝在案。茲於本月初九日接奉大皇帝恩諭。據松筠等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情願將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交糧石。及舊欠各項錢糧。一律分別豁免。散給貧民口糧籽種。補修破壞房屋等語。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聞朕普免天下錢糧之旨。亦將唐古忒百姓撫卹辦理。殊屬好事。朕甚嘉悅。著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哈達各一方、紫金琍瑪無量壽佛各一尊、碧玉朝珠各一盤、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三對。松筠等接奉轉行賞給外。前藏地方寬大。應納之項較多。達賴喇嘛既頗豁免一年錢糧。即照所請辦理。後藏地方褊小。應納之項較少。恐班禪額爾德尼一年用度不敷。著豁免一半。所有賑卹貧民、修補破壞房間等。雖達賴喇嘛商上出銀三萬兩。而班禪額爾德尼商上出銀若干。未據聲明。但達賴喇嘛等既能仰體德意。撫卹唐古忒百姓。竟可毋庸出其己貲。著加恩動用該處正項。賞給前藏銀三萬兩。後藏銀一萬兩。交松筠等務須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以副朕一體惠愛番民至意。欽此。欽遵。仰見大皇帝疼愛爾等番民。與內地百姓無異。既蒙大皇帝嘉獎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推廣皇仁、惠愛番黎。降旨賞賜哈達、古佛、朝珠、荷包。復蒙賞銀四萬兩。以三萬兩撫卹前藏所屬各處窮苦番民。以一萬兩撫卹後藏所屬各處窮苦番民。且諭令本部堂、閣部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爾衆番民。自當感激大皇帝浩蕩鴻恩。及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推廣皇仁、普惠慈悲。各宜勤奮務農。以期永安樂利。所有分別蠲免糧石、及撫卹窮民各事宜。前經本部堂、閣部分別條款。徧行出示曉諭。現在欽遵大皇帝恩旨。盡心查辦撫卹。俾爾窮苦番民。均沾皇恩。不致一夫失所。查前藏所屬百姓。各處設有大小營官管理者。共有九十三處。其內地大小人戶。多寡不同。自應查明。謹將大皇帝所賞銀兩。分路先行發往。交各營官按照所發告示內開賞給。各安本業。並飭令即於各該處查明。所有失業極貧番民。雖衣食全無。如因有田地。仍蹈當差納糧者。著每戶賞給銀錢十五圓。仍著酌量賞給籽種。令其速爲耕作。其雖屬極貧。衣食全無。如並無田地。向不當差納糧者。著每戶賞給銀錢八圓。令其傭工著落。有田之家照管。勿致失所。其次貧番民。查明有田當差納糧者。每戶著賞銀錢六圓。此項次貧番民內。如無田地。向不當差納糧者。每戶著賞

銀錢二圓。以資生計。至修理房屋。前次達賴喇嘛所賞銀兩。或有不敷。著該營官查明。核計足數應用之數。將發去銀兩一一加賞。趕緊修理。以資栖止。其黑帳房游牧窮苦番民。亦著查明。照依前項極貧次貧番民。一體分別照數賞給銀錢。普沾實惠。各營官等務須盡心辦理。勿致一夫失所。其餘不至失業番民。及黑帳房百姓。從前遇有大差。均能踴躍各出烏拉應付。亦應仰體大皇帝浩蕩鴻恩。每戶各賞銀錢一圓。以示體卹。各營官查明此項人戶數目。星報到日。即行照數發往。按戶賞給。令其均沾慈惠。並通行曉諭番民。今大皇帝已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所請。前藏所屬者。應交本年糧石。及舊欠各項錢糧。概行豁免。後藏所屬者。其應交本年糧石。豁免一半。舊欠錢糧。亦令概行豁免。衆番民自此得以休養生息。所有一切烏拉等項。均比從前減定數目。不致過往差使。任意苦累。各得安居樂業。皆係大皇帝慈恩。及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慈悲也。所有前藏所屬營官所管地方。除自前藏至後藏傍臨大路處所。以及沿邊一帶。應行撫卹銀兩。本部堂松於四月初二日起身查邊閱兵時。親身帶往。俾旨分賞。再大皇帝恩賞後藏銀一萬兩。本部堂松一併親身帶往分賞外。其前藏本處尚有窮苦失業番民。本部堂、閣部謹遵大皇帝恩旨。查明盡心辦理。此內如有情願回歸本處者。即按戶口賞銀。差人送歸本處。交該營官照前諭安插。修理房屋。令伊等有所棲止。各勤農業。勿致一夫失所。其不願回歸本處番民。及疲癃殘疾不能耕作者。俱於藏內修補房間。以資棲止。並酌量賞給糌粑酥茶。以資餬口。所有發往各處撫卹銀兩。該營官等接到時。即應照諭一一分賞。並將辦理緣由。及分賞各項番民細數。明白開單。飛行具稟前來。本部堂、閣部即差漢官前往。核對查察。倘有遺漏。或致窮民失所者。即係該營官並未盡心撫卹。定行從重究治。如果辦理妥善。亦必分別獎賞。以示鼓勵。所有前次曉諭十條各事宜。俱係奏明大皇帝應辦之件。各營官一一遵照辦理。此次發往某處銀兩若干。俱於告示後面明白開寫。各營官接奉到日。即行黏貼曉諭。使衆番民咸知皇恩。隨即實心查明。照諭辦理。勿致遺漏一人。務須妥爲分賞。不可稍有疎懈。營官等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乾隆六十年。辦理撫卹款項節目。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據噶布倫等稟稱。奉達賴喇嘛吩示濟龍呼圖克圖、並四家噶倫。達賴喇嘛世受大皇帝鴻恩高厚。疊蒙慈訓周詳。無微不至。達賴喇嘛每以不能報答爲念。今因大皇帝聖壽無疆。而又聞知大皇帝疼愛內地百姓。屢次普免天下錢糧。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於所屬唐古忒百姓。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猪等項。照舊交納外。所有應交各項糧石本色折色錢糧。普免一

年。並將所有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之舊欠糧石、及牛羊、猪各項錢糧四萬餘兩。概行豁免。業經出示各處。通行曉諭訖。再唐古忒百姓本來窮苦。百姓內除出花亡故外。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衆。倘若不行查辦。優加撫卹。不但商上百姓日漸逃亡。且百姓缺乏衣食。所住房屋。必然破壞。今欲招迴百姓人等。給與銀兩補修房屋。再有投入世家人戶之百姓。亦當令歸本處安盩。商上給與口糧籽種。各務農業。三年之內。免其交納錢糧。不派各項烏拉差事。用示體卹。查百姓逃散之故。原因烏拉、牛馬、人夫、柴草、飯食費用繁多。以致逃散。今當曉諭遠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人等。遵照。除各處朝佛熬茶來藏人等。及達賴喇嘛有事差往各處人等。所需烏拉若干之處。商上報明欽差大人衙門。仍由達賴喇嘛、濟龍呼圖克圖發給印照外。其餘一切差事。如無欽差大人衙門漢番字樣印票。不得濫行應付烏拉。再有各處營官屬下世家人等。有不當差者。往後聽從營官派撥。如有絲毫抗違者。一經查出。定行重處。所有各項烏拉。自應不分世家窮民。均各一體當差。將此情由。回明欽差大人。嚴嚴出示曉諭等因。具稟前來。本部堂、闕部甚爲喜悅。達賴喇嘛如此仰體大皇帝高厚鴻慈。疼愛所屬百姓。普免一年錢糧。仍將所有舊欠錢糧。概行豁免。復諭令修整各處房間。將前次逃散之唐古忒衆百姓招迴。各歸本處。散給籽種口糧。安居耕作。三年內不納錢糧。眞是達賴喇嘛再造之恩。衆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恩典。安分樂業。所有辦理撫卹各條。開列於後。

一、達賴喇嘛所屬地方。自江卡起至前藏。由前藏至札什倫布、聶拉木、濟嚕一帶大路。鄉村房間。及各遠近村莊房間內。均有坍壞者。著交各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一體清查。某處坍塌房間若干。某處逃散人口若干。核計招迴逃散百姓足數居住。應行修補房屋若干間。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各於本管地方。即速分投查明。估計修補應需番錢若干。據實飛行呈報達賴喇嘛。由商上照數發給各該營官等。迅速僱覓人夫。修補齊整。以備招迴百姓。及本處無房間之百姓居住。此係達賴喇嘛疼愛衆百姓之苦提慈心。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自應仰體達賴喇嘛之心。各於所管地方。實心辦理。倘有冒銷侵蝕等弊。不但天佛不容。於房間修理完竣時。本部堂、闕部差人查出情弊。定行從重治罪。如果辦理妥善。實在於苦寒百姓有益。亦必優加獎賞鼓勵也。

一、乾隆四十二年以後。各鄉村逃亡他處百姓。及投入世家百姓。著交各該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即時分投查明。招迴本處。每人散給三個月口糧糌粑。仍按人分給籽種。分地耕作。出示之後。前後議安插百姓。共千有一百餘戶。第恐營官等日久藉端勒索。於嘉慶二年春。照依第五條內開。復出告示。飭令各營官嗣後如有情願迴歸本處者。令其歸業。不願者。毋庸迴避。辦理。曉諭在案。及各本處無力窮民。亦著散給兩個月口糧糌粑。量給籽種。一體趕緊耕作。毋致失業。大口每一個月口糧糌粑三克。小口每一個月

口糧糌粑一克半。務須均勻散給。分地耕種。毋致一夫失所。各處所需口糧糌粑籽種等項。約需番錢若干。該營官迅速呈報前來。以便商上照數發給。並着各該營官等。即將該處現有荒田若干。一面呈報本部堂、闕部。一面明白曉諭此項招迴百姓知悉。仍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如此撫卹爾等。此時耕作。並不令爾等交納錢糧。充當烏拉差事。俟過三年。再行照例納糧當差。爾等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活命之恩。安居樂業。各勤農作。無爲懶惰。再聞得各處田畝。多有灌溉耕作者。因豪勢、營官第巴希圖需索錢文。及世家等霸占水渠。以致窮民不得按時灌溉。因之廢農失業者。不一而足。著通行曉諭知悉。嗣後如有此等情弊。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將勒索錢文之營官、第巴、及霸占水渠之世家。一一訊明。從重治罪。各營官第巴、世家等。自應各顧體面。毋干重究也。

一、近年唐古忒衆百姓窮苦之故。原因烏拉、牛馬、人夫、柴草、差事繁多。所致。今達賴喇嘛慈悲。所屬百姓。查明每戶各賞番錢一元。以示體卹。著交遠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於該管地方人戶若干。即速查明呈報前來。以備商上照數給發。按戶分賞。該營官等不得以少報多。致干重究也。

一、江卡、觀角作崗、桑阿、吹忠、博雜、隆宗、碩板多、邊壩、甲拉墩、工布等處地方。唐古忒舊例。或十三四年。或二十年。達賴喇嘛差人。於每處百姓現有騾馬內。十裏抽一。交商上應用。如不願交騾馬者。准其折交銀錢。今達賴喇嘛深悉百姓寒苦。諭令現在雖已十三四年。未收此項騾馬。但衆百姓近年生計實屬拮据。暫且停止抽收。俟過十數年後。百姓生計從容時節。再行酌量抽收一次。以緩民力。此特達賴喇嘛慈悲。江卡等處百姓之意。著交江卡等處各營官。諭知該數處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委曲慈悲之意。各宜安分力勤農作。以裕生計。毋致懶惰。有負達賴喇嘛之苦提慈心也。

一、唐古忒衆百姓與達賴喇嘛商上交差。原有定額。雖藏遠者。准交折色。附近地方。例交本色。間有情願折交銀錢者。亦准其折交。查舊例。上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十克。中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七克。下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五克。衆百姓敬重達賴喇嘛。每遇豐年。亦斷不敢稍有違抗不納之事。倘遇旱潦霜雹歉收之年。該管營官第巴等查明。據實稟報噶布倫。請示達賴喇嘛。亦必慈悲酌量分數。寬免錢糧。並無以歉收之年仍行照數催交之理。今達賴喇嘛如此疼愛百姓。如再有苦累百姓之事。即係營官第巴等辜負達賴喇嘛苦提慈心。除噶布倫各世家所屬百姓。差事稍輕者。自應照舊當差。毋庸辦理外。著交遠近各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於所管商上百姓。概行曉諭。所有每年近處交納青稞。雖向例分給衆百姓磨麵。每戶十二克。今其交糌粑十五克。現在達賴喇嘛慈悲。所屬百姓差事苦累。諭令每戶百姓分給青稞八克。磨交糌粑十克。以抒民力。三年內衆百姓如能勤謹磨麵。照數交納。即永遠著爲定例。每年每戶分給八克。磨交十克之數辦理。如有故意少交

者。於次年仍交十二克。令其磨交十五克糌粑。至每年所派收差孜仲、第巴、及該管營官、番目內。倘有從中多收糌粑。及遠近各處折收本色錢糧。任意多索等弊。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一、達賴喇嘛所屬百姓及各莊頭。每年按所種地畝。交納青稞麥豆折色銀錢。亦有定額。舊例。此三項糧食。每三克折交銀錢二兩。應交番錢十三個零五分。其應交糧食一克者。止折番錢一個零五分。又有應交草料、柴薪者。舊例。係夥種十三克籽種地畝爲一戶。每戶每年應折交草料銀錢五錢、柴薪銀錢八錢、牛一頭二年交銀錢半個、蘇羊十隻二年交銀錢一個、山羊二十隻二年交銀錢一個。工布地方百姓養猪者。每二十口猪。一年交猪一口。是各項錢糧皆有一定之數。今達賴喇嘛慈悲。又將草料銀五錢內豁免一錢。嗣後百姓每年止交草料價銀四錢。永爲定例。如果營官第巴等按照定數徵收。衆百姓何致如此苦累耶。惟是每戶所種地畝。多寡不一。於徵收各色錢糧時。自應令其照依每戶實種地畝若干。應納錢糧若干。按數交納。不可率行多徵。以致苦累百姓。著交各該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將此應交各項本色折色錢糧實在數目。於所管衆百姓偏行晓諭。俾知錢糧原有定額。以免任聽多索之累。並諭以達賴喇嘛仰承大皇帝恩訓。慈悲衆生。於今歲己卯年。所有達賴喇嘛屬下各處百姓。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猪等項。照數交納外。所有應交本年各項糧石本色折色錢糧。概行豁免。並將各處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所有舊欠糧石、及牛羊猪各色錢糧四萬餘兩。概行豁免。緣由達賴喇嘛業經出示徧行晓諭矣。此係達賴喇嘛洞照衆生寒苦情形。遍格慈悲。是以如此疼愛所屬百姓。於所屬各處新舊錢糧。概行豁免。用示體卹。衆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慈悲再造之恩。各安生業。此內如有他處逃荒來者。問其情由。應即遣回本處。著該營官等。即酌量給與途間日需口糧糌粑。令其各回本處。請領口糧籽種。力勤耕作。該營官等所有發給糌粑數目。值銀若干。呈報前來。即由商上照數發還。其逃荒百姓。如不願回本處。欲就近耕作者。該營官等照前第二條所諭撥給地畝。並兩月口糧籽種。即令於該處耕作。戒令毋得懶惰廢農。各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仍將所管地方逃荒百姓。就近耕作者幾戶。回歸本處者幾戶。開單呈報。以便查核。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倘不盡心妥辦。查出一定分別重罰示懲。所罰銀錢。即分賞該處貧民。如果辦理妥善。達賴喇嘛自必另外獎賞也。

一、達賴喇嘛商上每年派往各處收差孜仲第巴。所收錢糧交商時。原有比較功過之例。惟查此項專差孜仲第巴。未免貪功。無論百姓能與不能。一律嚴催。因此百姓受累者。亦難保其必無。各該處既設有營官第巴、大小番目。自應會同商上專差之孜仲第巴。體察百姓生計。及年成豐歉。留心核實徵收。著交各該營官等。嗣後每年公同商上所差孜仲第巴。於百姓內能交者。按例全數徵收。其不

能全數完納者。短收若干數目。據實呈報。仍於專差第巴回程後。該處營官即將所管百姓、每戶完糧若干之數。按名開單。本人名下。令其自印圖記。營官加結。早報商上。以便與孜仲第巴所交錢糧數目核對。如果查對相符。所差第巴自然有功無過。商上回明達賴喇嘛。自必慈悲最加獎賞。而於該處營官。達賴喇嘛亦必慈悲賞賜阿第素章嘎。以示鼓勵。倘或專差孜仲第巴、與各該處營官第巴等通同舞弊。徵多報少。侵蝕入己。一經查出。務必從重治罪。爾等各宜感激達賴喇嘛慈悲。一體實心秉公。徵收錢糧。毋致苦累百姓也。

一、達賴喇嘛商上每年所需柴薪。派有第巴。以衆百姓一年所交柴薪折色銀錢採買。第巴等如於近處採買不敷。間或差人到德慶溝、德隴、喇圃、達克則四處地方採買。馱運至藏應用。惟柴薪一項。所需烏拉牛馬人夫甚多。今達賴喇嘛慈悲。諭令如柴第巴差人採買柴薪。沿途每用烏拉牛一頭。每日賞僱價銀一錢。騾每匹亦賞僱價銀一錢。每背夫一名。一日賞僱價銀五分。在於採買柴薪銀內發給。以裕民力。此達賴喇嘛格外體恤慈悲之意。所有辦柴第巴等。務須仰體遵行。每用烏拉一定按數內公平發價。如有從中剋扣不發者。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將該第巴及所差採買人等。詢明從重治罪。達賴喇嘛如此疼愛百姓。爾衆百姓自應感激。盡心與達賴喇嘛當差。無爲懶惰也。

一、現在達賴喇嘛諭令商上所管衆百姓內。如有新投各世家者。令其即行退出。使回本處農作。亦照第一條所諭。達賴喇嘛賞給口糧糌粑籽種。各安生業。此特達賴喇嘛惟恐小民日漸失所。故不惜多費。優加體恤。所有各世家。自當仰體達賴喇嘛慈悲遵行。如有違迴者。該世家亦應酌量給發路費。以資途間餬口。所需路費若干。據實報明。即由商上發還。再各世家本身屬下百姓、及噶布倫、戚琫、營官第巴各人屬下百姓、及各寺廟種香火地者。各爲初息百姓。此三項百姓。雖較之達賴喇嘛屬下百姓差事稍輕。其內寒苦之人。亦難保其必無。各世家、噶布倫、及各寺廟管事喇嘛等。亦應體察捐資撫卹。如果實在無力出貲者。由噶布倫稟請達賴喇嘛。一體賞給銀錢。以安生業。倘有能以自行出貲。而揑報無力者。查出定行從重議罰。各世家、噶布倫等。自應仰體達賴喇嘛慈悲衆生之意。激發天良。實心辦理。以期子孫世代永獲天佛保佑。共享昇平之福。是本都堂、閣部與爾衆同心共願者也。

一、唐古忒大家人戶。遇有應當烏拉差事。不但藉有噶舒克即執照。仗勢得以免派。而私用之烏拉。倘俱累於窮民。迺與達賴喇嘛慈悲衆生之意不合。今達賴喇嘛諭令不分世家貧民。均應一體出當烏拉差事。以示平允。各處大家人戶屬下之人。如有應當差事。故達不當差者。嗣後聽從各該處營官秉公派撥。毋得偏苦窮民。再各大家人戶。如有差人向各處買賣者。應於本欽差衙門報明請票。

照依達賴喇嘛所發駝運柴薪價銀數目。沿途發給僱覓烏拉應用。毋致苦累百姓。如無本（部堂、印關部）票。無論漢番。概不准百姓私行應付烏拉。將此通行各處大家人戶及達賴喇嘛所屬衆百姓知悉。永遠遵行外。衆百姓遇有應行預備達賴喇嘛各項烏拉差事。亦不得稍有違誤。再查世家人等。於衆百姓散茶收買青稞之事。在世家無大便宜。而在百姓則大有苦累。嗣後各世家自應仰體達賴喇嘛珍愛百姓之心。停止散茶收買青稞。應照市價平買應用。倘有違犯者。定行重罰示懲。決不寬貸也。以上十條。兼寫漢番字樣。刊刻刷印。於達賴喇嘛所屬各處。通行發給。曉諭知悉。一體遵行。現在春作已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及商上專派之戴琫等。務須查照十條內所開各項。應辦事件。趕緊盡心辦理。總之。先期僱覓人夫、補修房間。爲急。速令招迴之百姓。及各本處無業之百姓。早得棲身之所。趕緊耕種。無誤本年農作。即係該營官第巴、大小頭目、及專派戴琫等衆人之功。臨時查明。自應分別獎賞。如有潦草完事。並不實心妥辦者。即或達賴喇嘛所差之人不能查出。本（部堂、關部）亦必差人查明。將潦草完事之人。定行從重治罪。以示懲儆。本（部堂、關部）言出法隨。決不姑貸。仍著各營官第巴、及專派戴琫等各人。遵奉十條所諭事宜。趕緊辦理。緣由陸續明白呈報本（部堂、關部）及噶布倫處。以備查核。隨時指示。妥爲辦理。以期速救衆生可也。爲此通諭知悉。毋違。凜遵。特示。

爲曉諭事。今班禪額爾德尼推廣大皇帝惠愛番民之聖慈。將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交糧石。豁免一半。並蠲欠各項糧銀。概行豁免。仍於所屬地方。察有失業番民。分別散給口糧。糌粑、青稞籽種。咸使得以資養耕作。復將坍壞房間。漸次修補。使窮苦番民。得有棲止之所。永遠安業。此特班禪額爾德尼敬謹恭祝大皇帝萬壽無疆。是以珍愛所屬百姓。如此慈悲辦理。其總辦札什倫布事務之噶琫莫爾根堪、札薩克喇嘛。亦頗能體帖班禪額爾德尼慈悲。於此等貧養百姓之處。尤能盡心妥辦。所有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自應感激班禪額爾德尼珍愛爾等之意。及噶琫莫爾根堪、札薩克喇嘛竭力籌辦資養爾等之苦心。各宜躬耕農業。毋致稍有懶惰。有負班禪額爾德尼慈悲。現在達賴喇嘛資養所屬百姓。業經開列十條。通行曉諭。其後藏所屬百姓內。有應行仿照十條辦理之處。噶琫莫爾根堪布一定妥辦曉諭俾爾等安居樂業。永享昇平之福。班禪額爾德尼如此珍愛爾等。於應當一切差事。務須盡心無誤。如營官第巴、大小番目內。倘有從中勒索。及私用烏拉等弊。爾等自應親赴噶琫莫爾根堪布處。據實控告。以便秉公查辦。示懲。爾等亦不可假揑誣告。妄生事端。自討罪戾。爲此。曉諭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知悉。凜遵毋違。特示。

奴才松筠、和甯跪奏。爲欽遵恩旨、撫卹番民、辦理緣由、仰祈聖鑒事。奉上諭。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聞朕普免天下

錢糧恩旨。請將唐古忒百姓應交本年糧石。及舊欠錢糧。分別豁免。並撫卹貧民辦理。殊屬好事。即照所請辦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既能仰體朕意。撫卹唐古忒百姓。莫可毋庸出其己資。著加恩勳用該處正項。賞給前藏銀三萬兩。後藏銀一萬兩。交松筠等。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以副朕一體惠愛番民至意。欽此欽遵。奴才等謹將恩准豁免錢糧緣由。通行曉諭外。查前藏所屬唐古忒百姓。各處設理營官管理。共九十三處。在在皆有窮民。按其地方大小。人戶多寡。分別極貧次貧。其應行撫卹。賞給籽種、及修補房間各事宜。奴才等逐一酌定章程。繕寫告示。謹以恩賞銀兩分撥。一並發往。飭交各營官。遍行曉諭恩旨。妥爲分賞辦理。務期番民均沾實惠。奴才等仍派委實員弁。分路詳細稽查。倘有遺漏。或致窮民失所者。即係該營官並未盡心撫卹。查明從嚴懲治。如果辦理妥善。即行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奴才等督率衆噶布倫及各營官。妥爲分賞撫卹後。再行恭摺具奏。至布達拉近處窮苦番民甚多。其內各鄉來者。查則乞食。夜則露處。奴才等謹將恩旨黏貼告示。隨傳集此項貧民。面爲曉諭。爾等皆係失業百姓。今大皇帝普惠番民。恩賞銀兩撫卹。俾爾等得資休養。各安生業。衆番民聽聞之下。齊聲歡感。跪叩皇恩。咸稱我等番民得以活命。實賴大皇帝再造慈恩。惟願大皇帝聖壽無疆。無不額手感頌。奴才等一一面詢。其情願回歸本處者。即按戶口賞銀。差人送回。交該營官照依告示安插。各令務農復業。其內疲癃殘疾、不願回歸本處者。俱於藏內補修房間。以資棲止。並酌量賞給糌粑酥茶。得以糊口。自能各謀生計。不致失所。所有衛藏番民。既蒙皇恩賞銀撫卹。自奉到恩旨後。復得時雨。大田漸次播種。番情實屬富帖。再恩賞後藏銀一萬兩。奴才松筠於本日拜摺後。即行起程前赴後藏一帶。查閱營伍。自應親身帶往。恭宣皇上恩旨。妥爲撫卹辦理。以期仰副聖主惠愛番黎。有加無已至意。俟到後藏。謹遵旨盡心查明分賞。另行恭摺奏聞。所有奴才等接奉恩旨撫卹辦理緣由。謹繕摺先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二日奏。五月二十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再奴才等查有近藏之三十九族地方番民。每年應納貢馬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向由駐藏辦理夷情事務之理藩院司員徵收。彙交前藏糧務。歸入正項應用。今蒙恩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所請。將衛藏唐古忒百姓新舊錢糧。分別豁免。此三十九族番民應納本年貢馬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應否特降諭旨。一律豁免。出自皇上天恩。伏候訓示。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二日奏。五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自當豁免。欽此。

再前藏所屬東南北各處撫卹事宜。現經和甯督率辦理。其自前藏至後藏、定日、西南大路一帶、應行撫卹處所。奴才松筠親賞賞銀。經過地方。傳集番民。恭宣皇上恩旨。分別撫卹。今至後藏沿途分賞番民。查有拋荒田地。均已詢明散給籽種銀兩。令其補種蕎麥。倘可不誤耕作。其有坍壞房屋。已

酌給銀補修。番民生計頗舒。齊向東叩頭。咸稱大皇帝聖壽無疆。無不歡騰感頌。奴才途次貢噶地方分賞撫卹後有該處營官巴素多爾濟。膽敢私向衆貧民抽取賞銀二十餘兩入己。隨經千總李臻把總胥耀宗訪出。稟知奴才。當即審明。追出銀兩分賞原人外。將巴素多爾濟退革營官。對衆重責枷號示懲。並通行曉諭。以爲營官不法者戒。現在千總李臻、把總胥耀宗稽查一切。實屬盡心出力。合無仰懇聖恩。將千總李臻賞給守備頂帶。把總胥耀宗賞給千總頂帶。如始終奮勉。遇有該省缺出。再行陞補之處。出自皇上天恩。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十六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奉到硃批。覽。欽此。

奴才和甯跪奏。爲恩賞前藏撫卹銀兩、辦理完竣緣由、仰祈聖鑒事。竊照松筠起程以前。與奴才細心商酌。凡前藏迪西至後藏所屬地方。俱係松筠於查閱營伍之便。攜帶銀兩。帶同知州劉印全、游擊什格、分途散給。其前藏所屬之東南北三路。交與奴才和甯督率經理。查前藏附近東南北三路。大小寨落。共四十七處。按照噶布倫等所查戶口數目。每處約計銀錢自三四千圓至五六百圓不等。派委營弁三員。帶同誠實仔仲、卓尼爾等齎往。眼同各該處營官。秉公散放。并飭委員外郎鍾琦、知縣楊卿雲、守備衛觀光等。於就近處所。分路抽查。毋任絲毫剋扣。務使無業窮番。溥沐皇仁。均沾實惠。至東北大路。如拉里、碩板多、羅隆宗、江卡等處。毗連塞落。程途較遠。均酌定銀兩數目。由驛遞交該管地方文武員弁。督同該處營官散給。毋致稍滋弊端。松筠路過前藏西路洞噶爾關口。爲外番往來必由之徑。見其牆垣坍塌。行知奴才。飭噶布倫趕緊修砌。茲於四月二十五日。委員外郎鍾琦查驗。均已一律完整。頗慮觀瞻。奴才不時親往附近寺廟鄉村巡查。見闔藏僧俗人等。無不感頌大皇帝蓄惠鴻慈。至優極渥。番情甚屬歡忻。所有前藏東南北三路實用過銀兩數目。統俟松筠辦理西路後藏完竣時。再行彙齊。會摺具奏。造册咨送理藩院備查。奴才謹將辦理前藏撫卹事宜完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三十日。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

奴才松筠跪奏。爲閱邊撫卹番民、酌減賦役緣由、仰祈聖鑒事。奴才於四月十六日。由札什倫布拜摺後起程。帶同噶布倫及後藏商卓特巴等。於沿途前後藏兩屬番民。已隨處查看情形。分別撫卹。間有坍塌房間。已皆賞銀修補。其前藏所屬最苦之協噶爾、薩喀等處番民。俱已加倍卹賞。奴才於二十四日行抵定日汛。較閱漢番官兵軍畢。詢得聶拉木、宗喀、濟嚕一帶番民。生計尤爲竭蹶。因即輕騎減從。由定日汛先到聶拉木。次到宗喀。又次濟嚕。查看情形。隨處敬宣恩旨。亦如協噶爾等處。於極貧者每

戶三兩。次貧者每戶二兩五錢。再次者二兩。逐一分賞撫卹。並查有應修房屋。當即賞銀飭令修補。其無田產之貧民。均已安插卹賞。衆番民歡欣頂感。跪叩皇恩。無不虔祝聖上萬壽無疆。番情極爲歡忭。伏查聶拉木、宗喀、濟嚕、及沿邊一帶。俱係達賴喇嘛所屬。爲藏地極邊保障。自應輕其賦納。優示體卹。今面詢此數處百姓。每年應納錢糧之外。尚有別項折色。而濟嚕番民賦稅尤重。奴才前此曾向達賴喇嘛言及番民窮苦情形。據云。若查有苦累之處。即懇隨時調濟。奴才因向邊民等皆諭以達賴喇嘛之意。每年止令交納正項錢糧。其餘賦稅。概行豁免。其聶拉木百姓錢糧過重。已益爲減定額數交納。尚有沿邊之薩喀、阿哩、帕克哩、定結、喀達、絨轉六處邊民。賦納皆屬較重。查明均爲減免曉諭。並示體卹。再途次有番民稟訴。每年達賴喇嘛商上、及大寺廟差人赴聶拉木等處貿易者。邊地百姓應付烏拉。實爲苦累等情。奴才復查屬實。已嚴行出示曉諭。嗣後此項貿易者。於邊地所需烏拉人夫。俱著發價僱覓應用。其唐古忒各世家、及達賴喇嘛親屬人等。概不准私用烏拉。以期永抒民力。惟查前藏所屬番民。窮苦者甚衆。奴才於沿邊體訪。復面詢百姓窮苦根由。緣達賴喇嘛商上每年差派雜役繁多。所屬百姓內除邊遠遊牧者。尚無從攤派。其餘所有種地番民。一年交納各項錢糧外。每戶仍攤出銀三兩至六兩不等。名爲幫貼夫役盤費。查此項差役。係灑掃布達拉等處寺院。及秋季割草交商上應用而派。因循年久。遂爲定例。其苦累番民者。莫此爲甚。況詢問後藏。向無如此差派。札什倫布各寺廟。皆係僧衆自行灑掃。是以後藏百姓。十分窮苦者尚少。此項差派。既無關於商上錢糧。實屬浮費。自應嚴行禁止。以廣皇仁。而除積弊。奴才因即通行曉諭。此項差徭。永行禁止。並嚴飭噶布倫、各營官。倘有違禁私派者。定行嚴參重治其罪。至商上日需之草束。原有百姓一年所交折色銀一萬餘兩。不但足敷應用。尚有盈餘。儘可僱募應役。此在達賴喇嘛不過微減浮費。於商上用度無虛缺之。而衆百姓每戶一年省銀數兩。生計自能寬裕。奴才松筠仰蒙聖主委任。於一切事務。惟有凜遵訓旨。恪守章程。留心整飭辦理。以期敬副教誡諄諄至意。今蒙我皇上恩澤隆施。於前後藏賞銀通行撫卹。繼以達賴喇嘛減免賦役。衆番民生計立見寬舒。實足以永安樂利。上慰慈懷。所有奴才閱邊撫卹番民、及減免賦役各緣由。謹繕摺據實陳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覽。奏俱悉。欽此。

再奴才松筠現已回至札什倫布。所有後藏所屬西路百姓。業經奴才帶同商卓特巴。於沿途分別撫卹。其餘各處應行卹賞者。曾交糧務劉印全等。督同歲瑣堪布分賞。辦理已經完竣。今復查詢番民。並無遺漏。尚屬盡心妥辦。至和甯經理前藏東南北路撫卹。亦將就緒。所有恩賞銀四萬兩。於前後藏分別撫卹數目。容俟奴才回到前藏。與和甯會摺陳奏。本年衛藏地方雨水害足。各處稞麥長發茂盛。可期有收。實堪上慰聖懷。奴才於本日拜摺後起程。由後藏陽八井一帶。稽查已賞地方。順

道卽回前藏謹奏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

爲曉諭事照得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噶倫等稟稱今將衆百姓應交木兎年糧石概行豁免所有散給各寺喇嘛並各處營官及辦事頭目等口糧在商卓特巴處將所存各物取出折算價值發給稟請酌定前來本部堂、閣部查商上每年散給各寺喇嘛並營官頭目向係散給糌粑、酥油、茶葉並無折給綢緞布疋等物之例但本年衆百姓應納糧石已蒙達賴喇嘛慈悲概行豁免是商上所入無多所出亦應酌減所有各寺喇嘛並各營官頭目平日均受達賴喇嘛覆庇之恩自應仰體達賴喇嘛愛民之德其本年額給口糧暫准給與綢緞布疋等物折算以節費用俟來年仍照舊給與本色倘商上所發綢緞布疋內或有霉爛破壞者許該喇嘛營官頭目據實回稟以憑飭令更換設若該喇嘛營官頭目等領出此項綢緞布疋等物另行售賣不能如折算之價稍有不敷者惟當仰體達賴喇嘛慈悲衆僧之意毋生怨尤也本部堂、閣部細查噶布倫等所開各物價值皆係比照市價從減核定倘不能有致苦累爾等爲此出示曉諭並將各物折算價值數目開列於後仰卽遵照須至告示者

計開

大緞一疋合算銀錢四十兩　蟒緞一疋合算銀錢二十五兩　綿緞一疋合算銀錢十八兩　小緞一疋合算銀錢七兩　片金一疋合算銀錢七兩　頭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三兩　二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八錢　三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五錢　小哈達一連合算銀錢七錢五分　八箇頭哈達一連合算銀錢二錢二分半　花綢一疋合算銀錢八兩　臺鎮布一疋合算銀錢一兩二錢　板折布一對合算銀錢八錢　口袋布一疋合算銀錢一兩　鍋焙茶一甑合算銀錢二兩五錢　邛州茶一甑合算銀錢二兩五錢　線茶一甑合算銀錢一兩五錢　煙一包合算銀錢四兩

納達綢一疋合算銀錢一錢五分　妥氆氇一箇合算銀錢五兩　中等氆氇一箇合算銀錢三兩五錢　下等氆氇一箇合算銀錢一兩五錢　靛一克合算銀錢二兩五錢　黃丹一包合算銀錢七錢五分　樹果一包合算銀錢四兩　紅綾一疋合算銀錢六錢　葡桃一包合算銀錢三兩

鐵一克合算銀錢三錢　銅一克合算銀錢八錢　鉛一桿合算銀錢五兩五錢

此件據噶布倫等議定商上所屬各處百姓每年應交草糧折色銀兩約有一萬所有達賴喇嘛之上等馬騾五十餘匹次等馬騾五十餘匹奶牛四十隻所需草料除附近屬下供應外其有不敷卽以前項折色銀兩採買添補今核計

一、達賴喇嘛之每馬一匹日需草二克每牛一隻日需草一克每日共需草二百四十克一年共計用草八萬六千四百克

一、割蘆草雇夫一名需錢二圓一日儘可割草五十克每日雇夫一百名用錢二百圓可割蘆草五千克以六十日計儘割草三十萬克用錢一萬二千圓

一、運草交商上每雇夫一名日需錢二圓以上一年計共用錢一萬二千圓

以上割草三十萬克內達賴喇嘛騾馬五十餘頭匹又次等馬騾五十餘頭匹奶牛四十隻每馬一匹日需草二克奶牛一隻日需草一克一年共用去草八萬六千四百克下腊草二十一萬三千六百克並外收附近莊頭交納草束支應各衙門馬匹及濟龍呼圖克圖馬牛並各處來藏熬茶瞻禮人等馬騾之用

一、布達拉每日掃地背水等項夫役六十名足以敷用日給煮粥一次每名給錢五分共錢二十圓一年共用錢七千二百圓

一、色拉、別蚌、千殿、大小昭五寺一年以二千三百七十六圓錢分給自雇

一、大小衙門使用烏拉及通事乃心巴等烏拉一年共用銀錢四千二百圓

一、背運柴草及念經需用各物並零星補修房屋向用烏拉八十餘名今減用四十名每名日給銀錢五分共用錢四千八百圓

以上一年所用烏拉共錢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六圓

一、夏天疏通水溝雇夫挖淘一年約用錢一千圓

一、鑄佛處所雇烏拉用錢一萬圓合蠻銀一千五百兩一年陸續雇用

一、痘廠補築房屋及病人養贍共用錢三千圓合蠻銀四百五十兩

以上各項通共用錢四萬八千一百五十二圓合蠻銀七千二百二十二兩八錢

一、下腊銀二千七百餘兩卽以此項腊銀作爲買料應用今查割草掃地二項差事可以永遠豁免奏明大皇帝嚴查禁革等因據此業已奏聞奉旨允准遍發告示曉諭遵行其噶布倫等定議原字著存案備查再此項草料折色每戶百姓一年應交蠻銀四錢向來商上每年共收一萬餘兩至前藏所屬充當番兵之二千六百二十五戶照例免交草料折色亦不過一年短收蠻銀一千有零是商上每年仍收折色銀九千八百餘兩除每年僱募割草夫役及各項掃地背水等烏拉並天花痘子廠等處一切應用共需蠻銀七千餘兩尚盈餘二千餘兩以爲添買料豆應用並無缺乏況此項折色係從前頗羅鼐爲岳大人官兵養馬攤派之項實非達賴喇嘛商上應收者今算明如此應用甚爲允當且凡有種地百姓以此每戶一年省銀數兩其益良非淺鮮又達木兵丁口糧原有班大人

任內奏明奉旨准賞之田地甚多。乃年久。致將口糧田地。歸商一半。一半賞與公班第達。率由薩喀、哈喇烏蘇、拉倉等處黑帳房百姓。撥派羊隻。作爲口糧。散給。殊屬不合。其班第達田產業已入官。以充番兵口糧。無庸另議。而商上既有一半田地。收租人稱。年久礙難清查。所有達木兵丁口糧銀錢九千五百一十六圓。自應照依噶布倫等所議。每年屆期。由商上發給。從前濫行攤派之薩喀等三處羊隻。一概即行豁免。以抒民力。並此聲明備查。庶免久而蒙混。舞弊。藉辭攤派百姓也。

衞藏通志卷十四下

撫卹下

爲曉諭事。照得商上所屬各處莊田。派有莊頭經理。復派有孜琫碩第巴總司其事。每處莊田。有散籽種一克、收回五克者。聞有因某處田地肥潤。散給籽種一克。收回七克、九克、至十克之多者。此係商上成規。本有定額。惟是此項莊田。皆由各莊頭就近招集烏拉人等。耕種灌溉。收成後。莊頭按照定額。交納商上外。餘賸糧石。原準莊頭自收食用。於烏拉人等。從不分給顆粒。且百姓充當此項烏拉。當誤本身農作。而斷不敢有誤莊田。此苦累一也。又所派莊頭內。不能親身照料者。伊復派其手下番目。從中漁利。往往多發籽種。勒令烏拉耕種。希圖多收肥己。此苦累二也。又不肖番目等。以莊田緊要爲名。肆意多招烏拉。索錢賣放。此苦累三也。又各處種田。無不同時耕作。番民既充烏拉。耕作莊田。其本身田地。不無有誤。應納商上錢糧。復被差目逼迫。此苦累四也。又商上原給耕牛。往往莊頭領去。或賣錢受用。或作爲己有。並不用於莊田。其莊田所需耕牛。亦勒令烏拉糧給。此苦累五也。每年充當此項烏拉番民。有如此種種苦累。是以日益貧窮。遂致逃亡失業。殊堪憫惻。蓋因遠處

烏拉人等。不知商上原有籽種定額、並例給耕牛數目。是以莊頭等所派手下番目。得以從中滋弊。除已往姑寬不究外。今達賴喇嘛深悉百姓種種苦累。大發慈悲。將所有耕種莊田烏拉人等。自明歲丙辰年起。每年所用烏拉一名。即免其本家應交糧石二克十升。以抒民力。其不應納糧石之貧民。充當烏拉。耕種莊田者。收成後。即由該處營官所收百姓額糧內。每一名賞給青稞二克十升。以資養贍。並通行曉諭。以達賴喇嘛慈悲永遠以此著爲定例。仍將商上原定各處莊田發給籽種數目、耕牛數目。徧貼告示。使衆番民得知商上皆有定額。可免各莊頭所派番目等從中漁利。此特達賴喇嘛疼愛所屬番民。親同濟嚕胡圖克圖教諭噶布倫等辦理。以安百姓。衆噶布倫亦頗爲百姓盡心籌畫。具稟前來。合面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孜琫、碩第巴、各莊頭、及耕種莊田之烏拉番民等知悉。嗣後各莊頭務須按照後開商上原定籽種耕牛數目。實領實發。不得少給耕牛。多發籽種。亦不得額外多索烏拉。私種己田。以致苦累百姓。倘敢仍蹈覆轍。任意苦累番民。許該管營官、及受害烏拉番民。或赴本欽差衙門。或赴噶布倫等處具稟。定行盡法究治不貸。其總管之孜琫、碩第巴。倘有勒指莊頭額外多收情弊。許該莊頭即據實指稟。以懲革究。此係達賴喇嘛因本年概行豁免租糧。意及爾等充當此項烏拉百姓種種苦累。是以如此曲爲籌畫。體卹辦理。復恐各莊頭及總管人等。私行多發多收。及短給耕牛。並有不肖之徒。將自己私買田地。假稱商上莊田。擅用烏拉。苦累百姓。是以商同本欽差大人。將原定某處莊田籽種額數若干。發給耕牛若干頭。每年耕種一克籽種。止用烏拉一名。又每名免其本家應交額糧二克十升。其內開有無力納糧之貧民。又賞給青稞二克十升各緣由。通行詳晰示知。實於爾等百姓有益。爾等更當認眞耕種。以邀達賴喇嘛福庇。各莊頭及總管人等。均宜仰體達賴喇嘛愛民之意。毋得苦累農民。致干查究。今將各處莊巴籽種額數。及商上原給耕牛數目。開列於後。明白曉諭。並令凡有莊田之各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即速會同該處大小莊頭。將該管地方。按照商上一年例發籽種數目。應種之莊田數目若干。按每年下一克籽種。止用烏拉一名之數。各造清册二本。呈報本欽差衙門一本備查。呈報商上一本。以懲自明年起。永遠按照人數。每一名免爲本家額糧二克十升。再招集此項烏拉人夫。亦應查明。每一戶能出一人。或二三人者。自可量其力能而招之。其人少之家。斷不可勒派使種莊田。以致誤其本身農業。各該營官、莊頭等。務須敬體達賴喇嘛惠愛百姓之慈心。一一盡心妥辦。一經告發。定將該莊頭、及營官一併從重治罪。決不姑貸。各宜凜遵毋違。須至告示者。

呈開。

商上所需各處營官、莊頭。每年應下籽種。及收回各數目內。

一、噶噶爾所管莊頭六處。共下籽種二千一百六十四克九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五

十四隻。

一、定結所管莊頭三處共下籽種九百四十九克一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二十四隻。

一、昔孜所管莊頭十三處共下籽種二千七百三十五克零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六十八隻。

一、仁孜所管莊頭十一處共下籽種一千一百八十二克十五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三十隻。

一、拉布莊頭一處共下籽種四百二十克六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一隻。

一、甲錯莊頭一處下籽種三百六十克九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九隻。

一、納木嶺莊頭一處下籽種六百一十六克十九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六隻。

一、仁本莊頭三處共下籽種六百六十八克十一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十七隻。

一、巴浪所管莊頭六處共下籽種一千五百九十七克八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四十隻。

一、汪墊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八十二克十七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七隻。

一、堆冲莊頭一處下籽種四百十六克十四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隻。

一、江孜所管莊頭十九處共下籽種二千三百九十五克十九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六十隻。

一、拉晴子所管莊頭七處共下籽種五百六十八克十六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四隻。

一、嶺所管莊頭九處共下籽種二百一十八克五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六隻。

一、奪宗所管莊頭十四處共下籽種六百五十九克十一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十六隻。

一、乃東所管莊頭三處共下籽種四百零一克十二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九克用耕牛十隻。

一、瓊結所管莊頭四處共下籽種二百零六克二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五隻。

一、貢噶衍所管莊頭六處共下籽種三百四十五克四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九隻。

一、聶母莊頭一處下籽種九十四克十九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九克用耕牛二隻。

一、沃卡所管莊頭四處共下籽種一百九十三克十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五隻。

一、拉蒙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九十七克十一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五隻。

一、古浪所管莊頭三處共下籽種四百九十二克五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二隻。

一、金瓦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零六克十三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五隻。

一、僧宗所管莊頭十處共下籽種二百二十七克十三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六隻。

一、拉康莊頭一處下籽種四十克六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十二隻。

一、當孜莊頭一處下籽種二十五克十一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三隻。

一、角木宗所管莊頭五處共下籽種二百八十九克十三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八隻。

一、工布則崗莊頭一處用籽種三百三十四克十三批四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八隻。

一、江達所管莊頭七處共下籽種一百五十二克四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四隻。

一、工布碩卡所管莊頭十處共下籽種二百四十八克五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六隻。

一、折布嶺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九十五克二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七隻。

一、朗茹莊頭一處下籽種七十克十七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二隻。

一、札什所管莊頭二處共下籽種一百二十六克十三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三隻。

一、洛美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三十一克四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三隻。

一、哩烏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五十一克十五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六隻。

一、朗結崗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七十一克十四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四隻。

一、崗莊頭一處下籽種九十四克八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二隻。

一、曲隆莊頭一處下籽種七十八克七批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二隻。

一、浪蕩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三十三克十七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四隻。

一、業党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七十四克十二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五隻。

一、博地莊頭一處下籽種四十一克十三批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二隻。

一、撒拉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七十二克十二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七隻。

一、札什孜莊頭一處下籽種七十九克十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二隻。

一、降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二十一克十七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三隻。

一、協中莊頭一處下籽種三十七克一批一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二隻。

一、蔡里莊頭一處下籽種四百一十九克十六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十隻。

一、嚨稱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三十四克十三批一格每籽種一格收回七克用耕牛四隻。

一、然巴莊頭一處下籽種一百零五克十批每籽種一克收回五克用耕牛三隻。

一、工布莊頭一處下籽種四十八克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三隻。

一、布桑莊頭一處下籽種四十八克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二隻。

一、打孜所管莊頭八處共下籽種八百五十八克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二十一隻。

一、冷竹宗莊頭一處下籽種二百六十五克六批二格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七隻。

一、墨竹工一處下籽種七十八克每籽種一克收回十克用耕牛二隻。

一、策堆得所管莊頭五處共下籽種三百八十克每籽種一克收回七克用耕牛一隻。

一、達賴喇嘛將宗喀濟嚨兩處互相抽收牛糧雜稅永行停止並將宗喀百姓應交之莫羅木榴粑銀五百兩、麝香銀九十五兩一概豁免其濟嚨宗喀百姓應交正項錢糧及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仍著照例交納至達賴喇嘛每逢差人前往陽布、剛塔貿易所有濟嚨宗喀應付烏拉每牛一隻每日給腳價銀一錢人夫一名每日給口糧銀五分給發印照爲憑。

一、據薩喀、桑薩一帶游牧番民稟稱早年雖然人戶衆多牛羊生畜蕃孳後因賦納過重人口日漸逃亡現在薩喀、桑薩、偏溪等處百姓止有二百九十六戶牛羊較前賸有十分之二是以數年來僅能交納酥油其餘各項銀兩總未能全數交納百姓苦累已極等語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薩喀地方孳生之奶牛一千隻每牛一隻折收銀錢二十個以爲牛價交商外此項牛隻准該百姓所請永遠豁免並將薩喀百姓前有淘金之人應交金稅銀錢貫八個現在人戶既少久未淘採其稅銀亦行豁免又從前阿哩地方因有防備準噶爾之汛兵派令薩喀百姓年每幫貼銀錢元寶三十六個其準噶爾早經天兵掃滅故將此項無用之費一併豁免又每年由薩喀撥給達木兵丁口糧羊隻商上另有班大人任內奉旨准費之項其薩喀百姓之攤出羊隻及拉倉等處攤出羊隻應即一併豁免所有薩喀百姓每年應交酥油六千餘克每年仍行照數交納並每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銀交該處營官照現有牛羊數目乘公抽收永爲定例各發給印照爲憑。

一、查聶拉木邊地百姓每年差賦繁多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並所屬巴都爾、收達爾、結嶺、沃拉等處百姓每年應交糧石分爲三等頭等每戶每年止准交糧十批二等者交糧七批三等者交糧四批其每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銀照舊交納外其餘雜差永行免派並發給印照爲憑。

一、查絨轄邊隘與廓爾喀地界相連其邊外廓爾喀百姓每年止交銀錢半元是伊之賦納最輕而唐古忒邊地百姓每年賦納反爲繁重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百姓每年應交大米頭等百姓止准交米三筒二等者止准交米二筒三等者止准交米一筒照數交納外其例外應交皮張、蜂糖等項永行豁免發給印照爲憑。

一、查喀達邊地百姓每年應交青稞、清油、肉、竹子、氆氇、麂皮、紙、鐵、木條共折交元寶二十個甚爲苦累是以廓爾喀從前經由此地亦無阻當者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有田地之百姓共九十一戶分爲三等頭等三十八戶每戶每年止准交銀三兩二等二十二戶每戶止准交銀二兩三等三十一戶每戶止准交銀一兩其青稞、清油、各項折色之元寶永行豁免發給印照爲憑。

一、查定結邊地百姓每年差賦繁多此地外通廓爾喀俱爲緊要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百姓除每年應交正項錢糧及每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銀照舊交納外其餘雜稅銀兩及赴藏充當各項烏拉差使概行永遠豁免發給印照爲憑。

一、查帕克哩邊地不產稞麥皆與邊外布嚕克巴易米度日該處百姓二十戶每年應交紅糖六十克爲數過多因諭達賴喇嘛慈悲減免一半又將帕克哩所屬之白哩百姓十八戶每年折交羊毛銀錢二十圓概行豁免其每年所交黑毛氈照舊交納又將所屬之格哩百姓二十四戶應交鐵斤豁免其餘酥油等項照舊交納以上三處百姓生計竭蹶其有交牛羊稅銀者概行豁免又將所屬之噶哩、仲貫等四處百姓及阿桑等六處百姓二年抽收一次之牛羊稅及噶哩、仲貫等四處百姓應交之竹子木條概行豁免其茜草、青稞、蕎子、藥材、酥油等項照舊交納至格哷拉巴世家屬下百姓四十戶每年既與格哷拉巴交納青稞酥油自不應與商上重複交納所有該處每年應交商上之青稞草錢及羊稅銀錢概行豁免止令該處同帕克哩百姓一律充當烏拉差使以示體恤並各發給印照爲憑。

一、查阿哩所屬達巴卡爾百姓每年應交布價折算銀八百一十一兩九錢如妥百姓每年應交布價一百八十五兩五錢策忍百姓每年應交布價一百五十兩布陵百姓每年應交布價四十七兩八錢二分半又所屬黑帳房、牛廠、披爾充、如妥上下必魯每年抽收公母牛二百零五隻公母棉羊二千零五隻公母山羊一千六百九十七隻似此邊地百姓差賦過重實非體恤之道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以上各項賦稅均免三分之一以抒其力至阿哩防邊番兵八十三名口糧每年共用牛一百六十六隻山羊二千零七十五隻爲數無多其營官一年照依減定之數所收牛隻雖稍有不敷羊隻既多可以補足口糧發給並無短絀如此減免可以稍抒民力並發給印照爲憑可免日久營官舞弊。

一、據羅羅地方當差百姓等呈稱從前蒙派波絨巴送差至甲錯嶺後來波絨巴私討印票竟不應付烏拉一帶百姓日漸逃亡苦累已極等語據此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將該處百姓應交正項錢糧照舊交納外其例外攤出之糌粑及噶爾歸烏拉並剃廬草烏拉永行寬免並自羅羅起至岡拉木一帶遇有前後藏各寺院差往邊界貿易人等每用牛一隻給腳價銀一錢人夫一名給銀五分其噶布倫、公札薩克、戴琺及各世家俱遵照一體發價毋得苦累番民至接換烏拉地界難以分斷遇有差使羅羅百姓止可出牛三十隻領價應付如過三十隻仍著波絨巴領價應付各發給印照爲憑。

一、查哈拉烏蘇、甲琫諾爾錯交屬下百姓逃走十三戶當差噶厦卓呢班角楞布索諾木札什前往查

辦。嗣懂該卓呢旋藏稟稱。查明逃走之百姓。因窮苦已極。不能交差。所以逃走。現將在逃之百姓。已俱招回。再查哈拉烏蘇地方。去年雨水稀少。牛隻多遭瘟病。死者甚多。百姓漸致窮寒。懇將該處六十餘戶窮苦百姓差使減免。百姓等方能居住等語。該卓呢前往查明所逃之百姓。實因窮苦所致。隨即招回。又請減免六十餘戶窮苦百姓差事。殊爲能幹曉事。即將該卓呢留補放哈拉烏蘇營官。隨時調劑。以安百姓。所有哈拉烏蘇牛羊廠內。從前有奶牛三千隻。羊一萬餘隻。遂賴喇嘛慈悲。憫念該處百姓窮苦。將牛一千、羊五千隻應納酥油、牛毛、羊毛。永遠豁免。以抒民力。至招回百姓十三戶。給每戶奶牛一隻、羊三隻。在牛羊廠內撥給孳生。以資度日。該營官到彼。明白曉諭衆百姓。各安住牧。其該處百姓應當差事。如上等之家。照舊承當。其內有極貧之戶。酌量撫恤。賞給牛羊。俟過三五年。其牛羊孳生。能以當差時。再令當差。至現在微有牛羊之家。著分爲中下兩等。其中等百姓之差事。作何承當。下等百姓之差事。又應作何支應。即交新放營官會同該處堪布。詢明百姓。分別酌議。具稟備查。嗣後如有十分窮苦。不能當差者。許其稟明該處營官查明。即照依新定章程撫恤。具稟存案。至哈拉烏蘇營官之小姓子。竟自常向該處百姓勒索牛羊。甚爲苦累。所有當日苦累百姓之小姓子等。著該營官查明。令其各歸本業。不得再向百姓需索牛羊。致滋苦累。如現任營官之小姓子。尚有需索擾累者。許該百姓赴藏稟究。再堪布進京。並商上差往西寧貿易之人。向來往回經過哈拉烏蘇。在彼憩息二十餘日。所需之酥油等項。俱係該處百姓供給。今該處百姓陸續逃散。現有人戶無多。又加牛羊遭災倒斃。生計實爲竭蹶。達賴喇嘛現在惻念豁免一切。而仍加撫恤。是大慈悲之意。該堪布等往回俱有盤費。自今不得再向該處百姓需索食物等項。仍前擾累。曉諭哈拉烏蘇堪布、營官、百姓等遵照。

一、查碩板多百姓窮苦。兼之逃亡過多。前曾將應交商上錢糧。五停內減免過一停。茲因窮寒。自應再予減免。今達賴喇嘛著照現有百姓戶數。應交錢糧。仍舊交納外。其逃亡百姓。並荒蕪田地。自丁巳年起。免其攤派。現在百姓錢糧七年。嗣後逃亡百姓。如有情願回歸本業者。總以其歸業三年後。再行查明。增添交納。所有逃亡百姓。如有情願回歸本業之人。商上給予籽種。豁免三年錢糧差事。其現在百姓。每年應交牛屜一百塊、寬皮條一百五十根、細皮條二百二十根、短皮條四十八根、黑帳房四頂。隔一年。堪布靈素進京。在哈拉烏蘇。應付牛屜一百塊。嗣後每年減免牛屜五十塊、寬皮條一百根、細皮條一百二十根、短皮條四十根、黑帳房二頂。應付哈拉烏蘇牛屜五十塊。此係達賴喇嘛慈悲。應即出示曉諭。以抒民力。又據噶布倫等稟稱。博窩、曲宗原是商上所屬。凡遇駐藏大人、並鄂爾喀貢使往回。應糌碩板多烏拉馬二十五匹。因路途遙遠。一時不能趕到。折給馬價銀六十兩。今減去銀十兩。只糌碩板多馬價銀五十兩等語。查安過曲宗既駐藏大臣更換。及鄂爾喀貢使經

過地方。俱有賞項。其博窩距碩板多過遠。自不應援例攤派。致有苦累。嗣後更換駐藏大人經過碩板多。自京來時。即隨時發給銀五十兩。自藏赴京。亦隨時如數發給。至鄂爾喀貢使經過。由駐藏大人衙門發銀五十兩。以免派於博窩、曲宗。致滋擾累。出示曉諭碩板多、博窩、曲宗等處營官第巴僧俗人等遵照。

一、據噶布倫等稟稱。差卓呢二名。赴拉倉查減百姓差事。今據該卓呢等稟稱。查拉倉除減免差事。賞過執照外。今又查得拉倉八處百姓。每年應納商上酥油二百五十克。因牛隻倒斃已盡。百姓無力交納。請自嘉慶二年起。將此項油觔永行豁免。發給印照爲憑。

一、據噶布倫等稟稱。差卓呢爾二名。赴朗茹查減百姓差事。今據該卓呢等稟稱。查朗茹所屬江茹、三巴、忍巴、江拉、並朗茹五處百姓。共應交酥油三百五十克內。減免三十四克。又德處巴地方百姓。應交酥油七十五克內。減免二十五克。以上豁免五年。又朗茹等六處百姓。應交毡子、牛尾、牛毛、皮條。請豁免五年。又堪布靈素進京。此六處百姓。隔一年應糌哈拉烏蘇馱牛三十六隻。今請永遠豁免二十四隻。隔一年只糌十二隻運輸。又巴爾鄙噶噶折結百姓。應交商上酥油五十八克十壓內。今請免八克零十壓。准免三年。又應交白土十六克。請減免五年。又巴爾鄙噶牲百姓。應交酥油五十一克十壓、白土十四克。准免五年。發給印照爲憑。

又遵照原奏。分別議定割草等項章程。

一、商上所屬百姓二萬餘綱。內除充當番兵之二千餘綱。及早年免交雜差之六百餘綱。不納草料銀兩外。現據噶布倫等查算。以交柴綱數統計之。尚有一萬八千二百六十二綱。照例俱交草料銀兩。查此項銀兩。本係早年商上爲官兵喂養五百匹官馬而派。並非正項錢糧。已於乾隆六十年撫恤之際。奏明此項。作爲割草掃地烏拉工食。徧行告示。永遠免派。百姓出納割草掃地烏拉銀兩。以抒民力。有案可稽。每綱百姓。一年應交草料銀錢三元。其內世家之六千八百綱。各照舊例。每綱俱交銀錢三元零五分。通合算每年共交銀錢五萬七千零五十二元一錢。

一、大小衙門官兵及各行人役。每年應交草料商價。銀錢六千五百八十六元外。又交紋銀六百七十六兩八錢。合市價每兩十一元。共銀錢七千四百四十四元。是大小衙門官兵及各行人役。一年通共發給草料商價。銀錢一萬四千零三十元。另有清單。

以上二款。每年共收銀錢七萬一千零八十二元一錢。此每年所入之數。其每年所出之數。另爲分晰開列於後。

一、布達拉大小招、噶廈、象房、碩裏、及濟嚨胡土克圖處。每月所需烏拉工食。銀錢一千三百七十二元。共一年所需烏拉工食。銀錢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四元。另有清單。

一、大小衙門及各行人役每月所需當差烏拉工食銀錢六百一十八元零七分半通共一年所需烏拉工食銀錢七千四百二十一圓另有清單所有此項應役烏拉於乾隆六十年大小衙門欲自行發價僱覓應用時經噶布倫等議以所收草料銀兩本有盈餘儘可僱覓況各衙門背水掃地等項烏拉俱係達賴喇嘛早年定例由商發給工食等因據此遂將各項烏拉飭令俱爲減半酌定額數今復通查所收草料銀兩既屬敷用自應仍照原議辦理

一、本年所收蘆草一十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克若以每夫一日水塘割草而算每日一人可割一百五六十克以其隨割隨運至岸上曬乾而計之每夫一日割草二十克共用夫役八千一百零八名每名錢一圓零五分通共用錢一萬零八百十個

一、割山草二萬三千五百七十克每日每人割十五克而算用夫一千五百七十二名每名每日工食銀錢一錢共需銀錢一千零四十八個

一、本年所割蘆草十五克一背者纔二千背餘皆十克一背所割蘆草山草共一萬七千一百一十六背皆需背運商上約計路近者一半每夫每日背五背共用夫一千七百一十三名路稍遠者一半每夫每日背四背共用夫二千一百四十一名通計之共用背夫三千八百五十四名每名日給工錢一錢共用工錢二千五百六十九圓

一、大小衙門及官兵各行馬匹每日用料四百三十六克一年用料五千二百三十二克向來草第巴辦料多係奉借秋收每料一克約值銀錢二圓今寬爲定價統以三圓零五分銀錢買料一克通共止用銀錢一萬七千四百四十圓而欽差兩衙門仍每克料豆發價四錢五分並無苦累

一、合算本年七月起至明年七月止各處應用蘆草青稞草共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一背又山草二千四百背其本年所收蘆草較少據稱添買不敷青稞草五千九百七十一背每背合錢一圓共用錢五千九百七十一圓

以上割草買草及掃地各項烏拉工食一年通共用錢六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圓以所入七萬一千零八十二圓一錢而計之除使下賸銀錢九千三百五十九圓一錢此項餘賸銀錢酌量分給草第巴二名每人銀錢一千圓再賞噶布倫所派照料人等一千圓仍屬有餘其所定各款倘有不敷儘可以此餘賸銀錢辦理每年如蘆草多收一背則青稞草卽可少買一背如蘆草短收之年其割草所省工食銀錢卽可補買青稞草實毋庸另行補領價銀

一、每年春季大招兩次穆羅木傳集各處喇嘛念經名曰攢招兩次所有熬茶柴錢竟至開銷達賴喇嘛內商紋銀一千數百兩之多而本年正月經噶布倫等令以各處來藏熬茶之人自出柴錢其人原爲行善無不願從而一季僅於達賴喇嘛內商領用紋銀一百數十兩已爲節省一千餘兩詢及

明年新正亦可如此節省辦理是噶布倫等於此事辦理殊爲妥協達賴喇嘛自必鼓勵獎賞嗣後永爲定例遵辦毋得仍前藉端冒銷以節浮費

一、遠來朝佛人等俱有布施而於達賴喇嘛亦必各盡誠心雖其呈遞金銀物件多寡不一其人在藏之日所需喂馬草料及烏拉工食應於所遞布施內酌量撥出交噶布倫等分給各行市買供給以免動支商庫銀兩至其所需食物雖云由碩第巴與大招商卓特巴糌粑第巴供給然非不敷卽係不堪食用之物此項從前曾有大皇帝訓旨飭令查察者原期以綏遠懷來之意應交噶布倫等留心稽查倘有任聽下人肥己並不好爲供給查出從重予劃並將肥己之人嚴行懲治如果碩內大招等處實在缺少食物應於所遞布施內酌量提出市買供給是則既得贈禮人等歡心而大皇帝聞知自必嘉悅其達賴喇嘛慈悲更可遠播必皆頂戚來之絡繹耳此條噶布倫大招商卓特巴碩第巴糌粑第巴等咸宜知悉遵奉

一、攢招之際每遇達賴喇嘛下山暫住大招無論遠近贈禮人等所遞丹書克金銀綢緞等項俱宜一半交入內商以一半分爲三分以二分存貯布達拉外商以一分交大招商庫註册以便各項使用仍著每月以所出所入各項繕寫清單呈報濟嚨胡土克圖查對方於商上有益著自新春起交噶布倫等會同布達拉大招商卓武巴中譯等總辦其事並著隨時稟知駐藏大臣以便稽查至平日各處所遞金銀綢緞等項仍照舊例布達拉商卓特巴總理每年仍應撥節金銀綢緞若干交入內商達賴喇嘛濟嚨胡土克圖自必鼓勵獎賞其所入之數應著噶布倫等於駐藏大臣衙門具稟存案其所存物件遇有出力之人以及近侍人等達賴喇嘛間或零星頒賞應聽自便總以現有之物賞之則免動支銀兩另爲採買更爲省費其應給贈禮人等回禮不拘多少固宜鮮明以示達賴喇嘛慈悲此項著堪布進巴噶布倫商卓武巴及能蒙古語之堪布吹札木索羅咱娃中譯等留心經理臨時務宜稟請達賴喇嘛濟嚨胡土克圖定奪勿稍懈怠

一、達賴喇嘛內商所貯金銀諸樣物件原爲念經及官事應行使用之處方准動用而達賴喇嘛諭念何經之際噶布倫等果能盡心合算呈明所用物件確數亦斷不如前毫無考核致費銀二萬數千之多也嗣後達賴喇嘛欲於某等念某經著噶布倫等會同布達拉商卓武巴合算用金若干用銀若干及應用緞匹酥油茶葉等項總以現成有者酌量撥出定擬開單三分回明達賴喇嘛濟嚨胡土克圖一存內商一存濟嚨胡土克圖一存噶廈備查遇有公事應動內商之項以廣慈悲者如每年鼓勵前後藏各汛漢番官兵通共賞銀不過四百五六十兩此外如有公事應用若干著噶布倫等隨時稟請本部堂閣部准用者再爲回明達賴喇嘛濟嚨胡土克圖由商支領應用其割草掃地兩

項烏拉。業已算明。每年所收草料銀兩。足數應用。嗣後不許率由內商濫行支用。倘遇水旱偏災。實在不敷之年。准其回明達賴喇嘛、濟嚕胡土克圖。通融辦理。勿致稍滋糜費。

一、達木兵丁錢糧。原有班大人奏定以鈔產地畝歸入商上。每年所收租息二萬四千餘兩。酌量分給。本多盈餘。後經前輩達賴喇嘛。因班第達公出力有年。遂將鈔產地畝一半賞予班第達。率於邊地薩喀、那克藏、哈喇烏蘇游牧等處。派羊四千餘隻。分給達木。以致游牧百姓不堪苦累。日漸逃亡。其薩喀百姓。止賸十分之三。而那克藏、哈喇烏蘇百姓逃亡者。蓋有十分之三四。是本年招回哈喇烏蘇百姓若干戶。即其明驗。乾隆六十年。辦理撫恤之際。曾經查明。原賞班第達田畝。業經伊子丹津班珠爾。於乾隆五十七年呈出。作爲新設番兵錢糧。其商上此項一半田畝。詢之早經統歸商田總冊。年久實難分晰。因諭原田既在商上。其達木兵丁錢糧。仍應由商支領。遂將薩喀等處加派羊隻。諭以達賴喇嘛慈悲。概行豁免。邊民乃得稍甦。查每年各莊頭所種田畝。應交一半折色銀兩。俱交布達拉外商存貯。其達木錢糧。應由布達拉外商發給。此則不獨與班大人原奏相符。且免率由達賴喇嘛內商濫行支領。應交噶布倫及布達拉商卓忒巴等。每年由布達拉外商發給達木錢糧數目。隨時具稟存查。勿得仍前率由內商支領。倘敢不遵。定行重究。倘遇實在不敷之年。儘可於碩第巴所存好青稞內。通容添補足數支給。勿致冒濫。

一、達賴喇嘛所屬百姓。碩內所管者。其稞麥等項。及各處應交牛羊毛、及牛皮等項。俱交碩第巴收貯應用。至百姓所交折色銀兩。俱係布達拉商卓忒巴收貯應用。所有百姓例交酥油、羊腔等項。有大招收販者。有布達拉外商收貯者。此外隔一年抽收牛羊稅銀。名曰噶濟。此項早年原有三萬兩。今止收得二萬兩。俱交大招外商存貯應用。又布達、大招兩處。俱有業爾倉巴。收貯百姓碾交糌粑。不過僅足成作佛供巴。令各項當差人役日食之用。其莫羅糌粑第巴應收百姓碾交糌粑極多。斷不可揑稱不足應用。其應行供給各項。自宜照數給予。而於每月大昭等處成作佛供。名曰棟曲明干塔奇勒。尤供給上好糌粑。不可稍有虧短。以上各處收貯一切各商卓特巴、第巴等。均宜留心核實支用。勿得任聽手下人等濫用。以致正項虧短。嘗如某處實在缺乏某項物件。應即商同噶布倫等。回明濟嚕胡圖克圖。於別處存貯現存者。暫爲借用。統俟有餘之時。仍著回明濟嚕胡圖克圖。照數歸還。如此互相通融辦理。斷不致因少某項物件。即爲領價。致滋糜費。此等各項處收支一切。著交噶布倫隨時稽查。務須實收實用。而各商卓特巴、碩第巴、糌粑第巴、囊喪等。各宜嚴管手下之人。每遇應收一切。不可多索。苦累百姓。有礙達賴喇嘛慈悲。至於應發各項錢糧。必須給予。無致有名無實。其碩內於乾隆六十年貴令丹津班珠爾管理以來。乃能稍有餘積。嗣後一切支發各項。尤宜留心。按照定數發給。以廣達賴喇嘛慈悲。所有布達拉存貯之莊頭所交上好青稞五千餘克。仍照前

諭。如有必用之處。著噶布倫等回明駐藏大臣。再行動用。勿得私行支領濫用。其各營官收貯此項青稞。名曰格藏。倘有自本年起交各營官存貯料豆。亦照前諭。著噶布倫等留心稽查。每於年終。將實數開單呈報駐藏大臣衙門備查。勿得年久霉爛。致干重究。

以上十五條。著噶布倫、堪布、中譯、商卓特巴、碩第巴、業爾倉巴、糌粑第巴、草第巴、烏拉第巴、以及乘囊喪。一體盡心遵辦。況噶布倫皆係奏蒙大皇帝奉旨補放之人。尤宜諸事留心辦理。以期上報大皇帝鴻恩。及達賴喇嘛慈悲。自必倍邀天佛保佑也。爲此。會同達賴喇嘛、濟嚕胡圖克圖、率噶布倫等。逐條妥議。繕發執照。飭遵毋違。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商上所屬各處百姓。窮苦者多。而樂業者少。訪查其故。皆因差事繁多。而錢糧閒有加倍徵收所致。如大家人戶。遇有應當商上差事。不但藉其勢力。得以免派。而私用之烏拉。尚俱派於窮民。以致力不能支。日漸寒苦。殊非體恤之道。今本部堂、閣部酌定。嗣後凡有應派烏拉牛馬、人夫等項差事。先於大家人戶內多爲派撥。至窮苦百姓。量爲減派。無論漢官弁兵。及噶布倫、仲科爾、大小營官第巴。凡有因公赴各處者。所有應需烏拉牛馬、人夫等項數目。先由大小各衙門及噶布倫等稟明本部堂、閣部。核定。發給印照。始准照數應付。若無本欽差衙門印照。概不准濫行應付。倘有私派及數外多索銀錢物件者。許該處番目番民立即稟究。倘該番目番民私行應付者。查出一併治罪。不拘大家人戶。於遠近地方。自行貿易。私用烏拉之事。應行嚴禁。或有大家人戶。以強壓弱。霸占他人田畝。及有力喇嘛。於青稞賤時囤積。貴時售賣。以致街市青稞糌粑昂貴。窮民度日艱難。此等情弊。尤應嚴禁。嗣後倘有違犯者。定行重究治罪。至商上所屬地方。應徵錢糧。例有定額。近聞營官第巴內。閒有不肖者。於定例徵收之外。加倍私行索取。並商上差往催取錢糧之番目內。亦有私自需索飯食使費。種種積弊。滋堪痛恨。姑寬已往不究外。嗣後各營官等。均照定額徵收。不得私毫苛派。苦累百姓。致干革究。各番民亦均按例當差交納。勿得拋荒田地。躲避差事。致干重處。合行出示張貼曉諭。爲此。示仰商上所屬營官第巴、番目、番民人等。一體遵照。毋違特示。

爲曉諭事。茲奉大皇帝恩旨。撫恤爾衆番民。業已分賞銀錢。所有豁免新舊錢糧。已經出示曉諭。至近處番民應納本年房租銀兩。達賴喇嘛慈悲。亦著一律免其交納矣。爾衆番民應知大皇帝天恩。及達賴喇嘛慈悲。遇有應當一切烏拉差事。自應照舊應付。不得抗違。惟查打掃街道一事。向來出人夫者。不出銀錢。其不出人夫之家。即以銀錢折給。此事達賴喇嘛已經慈悲。諭令免其折交銀錢。此後打掃街道。倘番民各按就近地面。分段輪班打掃潔淨。永遠不令爾衆出錢。亦應感激達賴喇嘛慈悲。不可稍有懶惰。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近處番民知悉。一體遵分段輪班打掃街道。不

可推諉差事。各宜永遠奉行。毋違特示。

札什倫布藏租歲費

呈開。

札什倫布所管拉子、昂忍、彭錯嶺等處一年出息淨糧食十六萬一千零八十二克四批半、糌粑一千三百十六克十四批半、酥油二萬一千七百二十二克半、羊腔子五千八百一十箇、山羊腔子五十八箇、牛腔子二十八箇半、金子三兩五錢、又收金稅金子一百兩、銀錢三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草二十七萬七千六百一十八克半、柴十四萬零三百四十克。又布施各物變價糧食三萬九千五百零五克四批半、又蒙大皇帝每年賞班禪額衞德尼茶五十包。並從前蒙古漢番布施銀一萬一千二百兩、布施茶一千二百七十三甑、酥油三千二百四十九克。除所屬營官並各寺喇嘛口糧、日食糧食八萬七千一百九十克、茶二百一十二甑半。散茶二克半。用金子四錢九分、銀錢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三分半、酥油三千四百八十七克半、羊腔子一千五百六十三箇半、山羊腔子十三箇半、牛腔子二十五箇半、草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克、柴九萬零一百七十四克。再採買各物。用糧食八千九百零一克十六批一格半。再札什倫布寺內乘喇嘛每日零用銀錢、糌粑、工食。並與前數輩班禪念經。又於各寺院熬茶。散布施。共費青稞四萬九千克、茶二千一百七十甑半、西甯磚茶二千一百五十塊、酥油二萬零三十二克、糌粑七千二百克、鹽六百六十克、羊腔子五百二十箇、銀錢十萬一千三百五十箇。買奶子鹽用青稞四百三十八克七批半。與各菩薩掛哈達。並散給乘喇嘛哈達。共一千零三箇。又札什倫布寺內辦事東科爾郎賽口糧。用茶五百四十甑、酥油一千六百二十克、羊腔子四千三百二十箇、糌粑七千二百克。每年前藏攢大昭喇嘛二萬餘名。每名散銀錢一元。並與菩薩掛哈達以上出息茶、酥油、糧食、糌粑、牛羊腔子、柴草、共折算糧食三十七萬六千四百零五克六批二格。每克合算銀錢二錢二分半。共銀錢八萬四千六百九十一兩三錢。內支用茶、酥油、糧食、肉、柴草等項。合算糧食八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克八批二格半。每克合銀錢二錢二分半。並銀兩。共計銀錢八萬六千零九十五兩九錢零五釐。前後所收及出息除使用外。應餘銀錢一千四百零三兩六錢零五釐。因所屬百姓窮苦。所有應交之項。尚未收齊。現今寺內念經用費不濟。在於蒙古漢番布施內動用。尚不致缺乏。為此造冊呈報。

唐古忒為五印度之一。俗尚浮屠。唐宋以來。雖通中國。未隸版圖。自我朝太宗文皇帝時歸誠。迄今百有餘年。薰陶王教。漸臻於化矣。乾隆壬子歲。予奉命整飭藏務。悉稟廟謨。以次釐定。自可永遠奉守。惟有關於風化民生之大者。雖蠻貊之邦。亦不可因循舊習。稍為糜爛也。夫痘疹之證。乃先天餘毒。人所不免。苟治養得宜。斷無不生之理。乃唐古忒遇有出痘之人。視惡瘡毒癰為尤甚。即逐至曠

野巖洞。雖親如父子兄弟夫婦。亦不暇顧。覓至百無一生者。深堪憫惻。予於藏北浪蕩溝之處。捐資修平房若干間。俾出痘番民得以棲止。捐給口糧。派撥漢番弁兵經理調養。全活者十有其九。僧俗當已知痘證非必不可治之患。因嚴諭前後藏。勸令達賴喇嘛、班禪捐給口糧。作為定例。又唐古忒風俗。除大喇嘛、小頭目等物故。方得火化造塔。其餘則念經懺悔。後將屍身碎割。拋喂鷹犬。名為天葬地葬。有罪拋棄河流。謂之水葬。無倫無理。殘忍為甚。予諄切訓導。曉以義理。繕發漢番告示。嚴行禁止。諭令達賴、班禪二喇嘛。將山場空地。撥出若干。作為義冢。俾無力者得以掩埋。並令隨時報明糧務察驗。倘敢仍蹈故轍。重治其罪。迄今年餘。番民頗知化育。一體遵奉。誠恐行之日久。番氓無知。漸趨故習。後人不識予心。任其自便。則予之前功盡棄矣。所有告示底稿。俱存署內。是用立石為記。倘後之君子。能推廣此意。悉化其俗。是則予之所厚望焉。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鑲白旗滿軍都統、世襲罔替騎尉和琳撰并書。乾隆五十九年三月　日立。

碑額擬鐫永定規條四字。篆字橫寫。

蓋聞萬物以人為貴。而人以有生為貴。然有生必有死。而又以全生全死為貴也。三藏古稱佛國。較之諸蠻夷中。尚與人道相近。況其教通中國已久。自本朝歸入版圖。百有餘年。駸駸乎變異類而列冠裳矣。某奉旨整頓一切。二年中皆已改觀。乃慕習相沿。如男無廉介、女少貞節之類。不可枚舉。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導化者。惟番民死後天葬、地葬、水葬。及染患痘證。全家逐出。百無一生。二習傷心慘目。去禽獸幾希者。無過於此。因為出示明禁。設立科條。雖不能使知發生送死、人子之大本。庶亦足以為漸知人道之梯航耳。誠恐習既相遠。性亦不近。日久仍故。則予之已行之舉。化為烏有。良為可惜。故勒諸貞珉。俾後之君子守而無替。幸甚。若能次第盡改積習。則又予之所厚望焉。　年　月　日。　並書。

為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父母養育之恩。與天地無二。是以生則盡養。死則埋葬。即諸佛菩薩。亦無不用此道理。況人生四體皮肉。稍有傷殘。即疼痛難忍。或被人打傷砍傷。亦必怒恨切齒。至人死之後。雖已無知。但死生一理。其遺骸豈可毀棄。乃唐古忒番民相沿舊習。凡人死之後。殘割肢體。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甚至將屍骨敲碎。和入糌粑。使鷹狗爭食。此等行事。下同畜類。前後藏為前數輩達賴班禪主持黃教之地。佛法慈悲。豈應有此。若論天朝律法。將自己骨肉遺屍如此殘忍。必應將動手之人凌遲處死。但思從前該番民無知。因仍積習。此時只可寬宥。既往。本部堂奉命來藏。爾等從前無情無理之事。現在力加整頓。所有宰割屍身、喂鷹喂狗一事。尤為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特為爾愚民反復開導。此後務須痛加改過。悔罪自新。爾唐古忒各有父母兄弟妻子。生時極其憐愛。迨其死後。即將死人碎剮。任聽鷹犬殘食。若

子若父在傍聚觀不以爲慘反以爲得受好處糊塗一至於此實爲禽獸不如試思爾父母生前設使犯罪或殺或剮爲子弟者尙當目擊心傷哀毀痛切又或爾之父兄被人殺害爾等尙欲報仇雪恨不肯甘心焉有一生無罪幸得善終又被自己妻子千刀萬剮喂鷹喂狗之理惟因爾等將自己父母屍身殘毀喂鷹喂狗以致爾之子孫亦將爾屍骸照樣割裂此即佛法中冤冤相報之明驗不可不猛然思省嗣後如有人死概不許割裂屍身喂鷹喂狗自己有莊田者於本莊田內擇地安葬如無莊田貧民由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於前後藏撥出空地兩三處作爲義冢公地報官掩埋倘有無知番民仍敢不知悛改一經本部堂查出即令在藏文武官員將死者之子孫凌遲處死並將在旁助惡動手之人正法示衆本欽差大人到藏以來因軍務倥偬未及示禁今當整飭風俗之際此爲第一要務姑念番民無知不忍不教而誅自此番出示之後除僧人身故聽其火化外凡屬番民遇有人死或用棺木裝殮或用衣席捲裹一概報官埋葬不許仍前毀棄如有不遵律法具在決不輕恕毋違特示

爲譯咨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行同畜類尤爲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煩爲查照即於附近藏內撥荒空地山厰二三處著噶布倫等勘明界址標記番民義冢字樣以便並無莊田貧民身故埋葬併希飭行前後藏營官第巴頭人等一體實力遵行遇有人死或用棺木裝殮或用衣席包裹埋葬不許仍前毀棄喂鷹喂狗倘敢不遵定行究辦仍將撥給何處地名並飭行遵奉緣由咨覆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達賴喇嘛乾隆五十八年五月

爲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父母養育之恩與天無二云云律法具在決不輕恕除會同達賴喇嘛濟嚕呼圖克圖印發告示曉諭嚴禁外相應譯咨爲此合咨班禪額爾德尼查照即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空閒地畝撥出一二處著蔵琫堆布勘明界址標記番民義冢字樣云云施行須至咨者

右譯咨班禪額爾德尼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都統和行噶倫等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二位大人臺前前奉大人文書藏內病故番民或係用棺木裝殮抑或用衣席包裹埋葬並令達賴喇嘛濟嚕呼圖克圖撥空地數處以作病故番民義冢今撥出札什城附近空地一處是否允准之處飭示遵行此具信字五月二十九日

批著於札什城義冢處所寫立番民病故埋屍公地木榜標示

爲譯知捐濟事照得西藏風俗凡遇番衆染患痘疹皆逐赴山谿躲避而被逐之人家道可度者日

食飽煖尙可將息望其全可若貧苦之家一經被逐口食不資露處山谿父子兄弟夫婦至親兩不相顧任其凍餓無人照管因至多有病斃者本部堂下車以來聞其情狀甚屬不忍當即於山僻找一空寨捐廉購辦酥油糌粑茶葉柴薪專派弁兵及已出痘之番民早晚散給以資發贍半載以來該出痘貧民等得有口食痊愈者已有數百餘人想達賴喇嘛班禪乃出家之人以慈悲爲念積善爲本豈忍無辜番民因病受餓束手待斃及各大喇嘛番官等具有人心亦不忍自傷同類相應咨移達賴喇嘛班禪煩爲查照嗣後凡遇痘疹被逐之人必須首領倡率捐給酥油糌粑茶葉柴薪派人前赴避痘之處早晚照管給散俾有口食以免凍餒之虞則活人性命功德無盡矣仍將如何辦理緣由見覆須至譯咨者右譯咨達賴喇嘛班禪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和行

爲札飭遵辦事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此等行事下同畜類尤爲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濟嚕呼圖克圖出示嚴禁碎割一體葬埋外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告知班禪額爾德尼即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僻閒空山撥出一二處指交該糧務勘明界址木榜標記番民義冢四字以便貧民就近埋葬嗣後凡遇人死無力埋葬即著告知糧務衙門令其掩埋勿再割棄屍身該糧務移知營員會同營汛弁兵不時查察倘敢不遵隨時拿究仍將撥出山地幾處及遵辦緣由具覆查考毋違特示計發告示三張照鈔多貼曉諭右仰後藏糧務張照辦准此

爲札飭事照得云云出示嚴禁碎割一體埋葬並咨會達賴喇嘛撥出附近空閒地畝二三處交明糧務以爲義冢掩埋屍身外合行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即告知達賴喇嘛催令撥出附近空閒地畝會同噶布倫勘明界址標立木榜寫明番民義冢四字以便並無莊田貧民身故報明糧務令其埋葬毋許再有殘割委該糧務移知營員會同營汛弁兵不時認眞查察倘有不遵隨時查拏具請究辦仍將指撥義冢地畝及遵奉辦理緣由具覆備查毋違此札右札仰西藏糧務劉牧准此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都統和行

管理後藏糧務打箭爐照磨爲札飭遵辦事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憲札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此等行事下同畜類尤爲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濟嚕呼圖克圖出示嚴禁碎割一體埋葬外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告知班禪額爾德尼即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閒

空地畝撥出一二處指交糧務勘明界址木榜標記番民義家四字以便貧民就近埋葬嗣後凡遇人死無力埋葬即著告知糧務衙門令其掩埋勿再割棄屍身該糧務移知營員會同營汛弁兵不時查察倘敢不遵傳即拏究仍將撥出山地畝處及遵辦理緣由稟覆查考毋違計發來告示三張照鈔多貼曉諭等因奉此卑職是日即面會班禪額爾德尼商議並傳營官面屬皆願悅從均感大人愛卹番民之意商上營官並撥出地三分其地均尚平坦寬闊堪用卑職親往各處踏明邊基栽石爲記各立石碑上書漢夷各四字番民義家即將發來告示照寫多張遍掛鄉里十三處及各處營官均發有告示皆照此遵辦一面會同營弁各派兵役四路查察倘有不遵者即行稟明嚴究外班禪額爾德尼信字一封轉交所有奉札日期並遵辦緣由理合具文申報憲臺俯賜查考爲此備由申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右申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都統和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七日

後藏糧務打箭鑪照磨張錫穀謹稟恩憲大人閣下敬稟者竊卑職於七月二十八日案奉鈞札飭辦番民死後毋許凌割喂鷹喂狗並著班禪佛及營官各撥出義地卑職親往踏驗栽石爲記業經報明在案卑職選派差役二名令營官亦派頭人四名每日巡查所有番民隨死隨開姓名具報卑職即飭押埋自奉示之後已經埋數十餘人番民遵法不敢隱匿現已通行卑職亦不敢稍有懈怠不時嚴查倘偷有喂鷹者若被查出當即飛稟更懇恩憲按示治罪斷難稍寬殺一人而萬萬人得安番民畏法自然嚴行從此風俗大變骨骸以得沾天地之潤澤屍身可免凌割之傷慘此乃大人陰德無邊矣所有後藏番民死後埋葬已行緣由合肅稟聞伏乞晶鑑恭叩崇安卑職錫穀謹稟

批據稟遵札飭令番民遇有病故即具報押埋業經遵示通行著有成效但地方遼遠恐稽察稍疎仍踏故轍仰再督同堪布頭人實力查禁倘敢仍前凌割喂飼即行飛稟以憑嚴法究治務期力挽頹風共臻上理此緻

衛藏通志卷十五

部落

謹案西南部落自打箭鑪至藏地大抵皆吐番別種散處其間各立其長各子其民不相屬也自我朝底定西藏聲教覃敷樹荒近者籍隸版圖歲輸賦納遠者莫不俛首巖疆翕然聽命紀其沿革載其方隅以備稽考

唐古忒

舊名圖伯特國主工布江達之西又稱烏斯藏康衛藏康即今之察木多衛即今之前藏藏即今之後藏也番民呼爲拉撒者乃部民所居之名自唐以來世有達賴喇嘛宗持黃教爲各蒙古康巴藏衛等處所尊奉蒙聖朝頒給達賴喇嘛册寶拉藏罕印一顆其印文有曰翊法悲願罕印滿字蒙古字漢字三樣篆文登理圖伯特事務後被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逼車凌敦多布帶領人衆誠壞達賴喇嘛住古藏地將拉藏罕印奪與附逆之逆則第巴掌理亦呼爲罕後達賴喇嘛降生裏塘於康熙五十九年在布達拉坐牀重興法教衛藏人民咸登衽席擒附逆之逆則第巴等正法雍正二年欽頒達賴喇嘛金册金寶其印文曰西天自在佛總理天下釋教普通日赤拉坦喇達賴喇嘛之印滿字蒙古字漢字唐古忒字四樣篆文其地在成都西南六千四百七十五里東至巴塘之甯靜喜松工二山西至阿哩交拉丹界三千二百里西南至巴勒布爲界南至布哈克巴爲界北至木魯烏蘇噶爾藏骨嘉交青海界唐古忒所居小寨落不可勝紀今將各營官管轄地方詳載

江卡、與巴塘土司交界　堆噶爾本、與納達克交界　哈拉烏蘇、與三十九族交界　錯拉、與布嚕克巴交界　帕克哩、與布嚕克巴交界　定結、與哲孟雄交界　喇拉木、與廓爾喀交界　濟龍、與廓爾喀交界　官瓊、與三噶巴交界　補仁、與作木朗所屬弄阿地方交界　博窩、與波密交界　工布碩卡、與波密交界　絨轄爾、與廓爾喀交界　達壩喀爾、與作木朗交界

洛隆宗、角木宗、打孜、桑薩、巴浪、仁本、仁孜、朗嶺、宗喀、薩喀、作岡、達爾宗、江達、古浪、沃卡、冷竹宗、曲水、奪宗、雜仁、茹拖、鎮莊、子奪、結登、直谷、碩板多、拉哩、朗、沃隆、墨竹工、卡爾孜、文札卡、轄魯、策堆得、達爾瑪、喇母、浪噶孜、嶺、納布、嶺喀爾、朗錯、羊八井、麻爾江、金東、拉載、撒拉、浪蕩、頗章、札溪、色、堆冲、汪墊、甲錯、拉康、瓊科爾結、蔡里、曲隆、扎稱、折布嶺、札什、洛美、嘉爾布、朗茹、哩烏、降、業黨、工布塘、達木蒙古

達木一名玉樹。納哈蓋番青海蒙古王丹津於五世達賴喇嘛時。帶領蒙古官兵。赴藏護衛。留駐五百三十八戶。在達木地方住牧。乾隆十六年二月四川總督公策楞戶部侍郎兆惠駐藏大臣都統班第侍郎那木札爾等具奏達木蒙古從前係珠爾墨特那木札勒管轄。自乾隆十五年。珠爾墨特那木札勒謀逆之後。欽奉上諭。統歸駐藏大臣管轄。易於料理。隨與達賴喇嘛公班第達等商酌俱各情願遷行。惟無依之老弱數十名戶口。若一且令其歸回達木。恐失奏聞等語。復親詢各蒙古等。亦俱情願歸回達木住牧。以聽調遣。臣等現在飭令公班第達將老弱無依之人。查明造冊。准其駐藏留養。並按八箇佐領。每佐領下。揀派兵十名。共八十名。輪流來藏。聽候欽差大臣差遣。仍照舊支食達賴喇嘛倉內口糧。檢供令其歸回達木。聽調。至現有之頭目名號。或稱等桑。或稱台吉。俱係頗羅鼐父子濫賞。實屬僭越不合。臣等現在查照內地之例。議定每一佐領。將現在之頭目。給以固山達名色。其下每佐領下。再選派二人。各放佐領一員。隨騎校一員。照例一體賞給頂戴。惟是若獲惟利是圖。又經珠爾墨特那木札勒任意賞授。今若不定以賞罰章程。不足以維繫其心。並酌定每年一次。查考勤勞恭順者。加以賞賚。不守法度者。分別懲治責革。其所需賞號銀兩。每年於鈔及叛產內動撥一千兩。聽駐藏大臣分別賞賚等因。奉恭批監奏俱悉。欽此。三月奉上諭。據策楞等奏稱。頗羅鼐舊日分食雙權之林青側。頗拉二處。查係早年拉藏汗所賞。除人地仍舊歸達賴喇嘛管轉外。兩處所交差賦。值銀二千六百餘兩。此係叛產。照例入官。令其案年交納欽差大臣衙門。以備獎賞之用等語。此所辦非是。內地叛案定例。妻子連坐。財產入官。珠爾墨特那木札勒躬犯叛逆。是以降旨將伊之妻子正法。所有財產。雖係例應入官之項。但西藏究非內地可比。且現今達木蒙古等噶伊等。遵令於達賴喇嘛賞下動用。何不以此項添入達賴喇嘛賞中動用。至駐藏大臣一切獎賞。自有發廉公項可動。無庸特給于此。再聞班第達家道頗誠。今既奏請噶布倫部務用度未免拮据。並可于此內酌量給予其用度。則不致苛派屬下矣。欽此。

三月又奉上諭。策楞等所奏珠爾墨特那木札勒叛產林青側、頗拉二處差賦入官一事。應係照例辦理。但僅止此數。何是籌議耶。現今案據達木蒙古。議令於達賴喇嘛賞下動用。何不以此項添入應用。業經降旨傳諭。可即遵照辦理。至所需將頗拉差賦五百餘兩。賞給班第達之處。已諭令宣布。諭旨後。將頗拉一處差賦。賞班第達可也。再駐藏大臣一切獎賞之費。在所必需。其廉公費銀兩。日今何數。是否足敷用度。若不敷用。據實奏聞加給。欽此。

查。此案林清側之租賦。歸入達賴喇嘛賞給達木蒙古官兵八十三員名口糧之費。達木住牧之蒙古等。赴鹽池採取鹽觔。每年交納商上稅鹽一百馱。

三十九族

雍正九年。新撥南稱巴彥等處番民七十九族。查其地為吐番地。居四川、西藏、西寧之間。昔為青海、蒙古奴隸。自羅卜藏丹津逆亂之後。漸次招撫。雍正九年。西寧總兵官張禎奏請川陝派員勘定界址。分管轄。十年夏。西寧派出員外郎武世齊、雅帖式齊明、侍衛濟爾哈朗、遊擊來守孺、都司周秉元、四川派出雅州府知府張楨、遊擊李文炳、西藏派出主事納邁、額爾圖、守備和尚、會同勘定近西寧者歸西寧管轄。近西藏者歸西藏。其族內人戶千戶以上。設千戶一員。百戶一員。不及百戶者。設百長一員。俱由兵部頒給號紙。準其世襲。千百戶之下。設散百長數名。由西寧或衛門發給委牌。每一百戶。貢馬一匹。折銀八兩。每年每戶攤徵銀八分。歸西寧者。交西寧道庫。歸西藏者。交西藏營務處。其西寧所管四十族之內。惟巴拉喇布一族一司。木魯烏蘇濟流一司。會盟遞文之差。免其貢賦。雍正十二年。頒給唐古忒字律例。係西寧夷情衙門從蒙古例內摘出編譯者。隨編一年會盟一次。三年後間年會盟一次。乾隆二年。西寧總理夷情副都統保祝。以四十族番民漸知聽法。奏改間二年。差章京一員。守備一員。帶綠旗兵二十名。蒙古兵五十名。前往會盟一次。

西寧管轄四十族住牧地界

阿哩克族。共十一族。屬下番人九百一十九戶。東至多爾宗、察漢諾們罕。南至納克溪色特爾布木。西至尼林湯奈。北至阿爾坦達賴呼圖克圖。

蒙古爾津族。雍希葉布族。二族屬下番人五百一十一戶。東至敦泰木格爾則。南至鄂爾多斯烏稱多。西至查庫哈札海甲木毯。北至嚴通。

玉樹族。屬下番人五百零四戶。東至哈拉果爾地方牙木錯。南至波羅諾爾白利。西至多冊地方格爾齊。北至圖爾哈圖。

噶爾布族。蘇魯克族。二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二戶。東至阿拉麻納。南至麥沖噶隆木。西至恰克斑。北至巢木沖。

尼雅木錯族。屬下番人二百八十八戶。東至都格東納蒙古爾津。南至巴索剛郭地方谷唱。西至果哩噶巴白利喇嘛。北至哈喇嘉爾圖玉樹。

固察族。屬下番人一百七十五戶。東至寬拉地方稱多。南至隴拉地方隴布。西至木魯烏蘇河。北至英索克更固地方牙木錯。

稱多族。屬下番人三百七十四戶。東至毛瓦克地方蒙古津。南至淮布。北至莫索克雅木錯。

洞巴族。屬下番人八十戶。東至尼牙克地方沖科稱。南至喇隆達克達烏。西至京屋地方隆布。北至莫索克雅木錯。

木勻地方楚林。西至多柳地方阿拉克碩達烏。北至拉凡木達達烏。

多倫尼托克安圖族、阿薩克族、克列玉族、克阿永族、克葉爾濟族、克拉爾濟族、克典巴族。七族屬下番人共四百零八戶。東至木魯烏蘇河治。南至達野地方達烏。西至賽玉綠渡爾玉樹。北至哲克提的尼牙木錯。

隆布族。上隆布族。二族屬下番人三百零一戶。東至受地方蒙古爾津。南至波羅克阿拉克碩。西至庫爾拉地方白利。北至北古甫地方稱多。

札武族、上札武族、下札武族、札武班右族。四族屬下番人共六百二十一戶。東至阿爾拉地方札克碩。西至白的地方龍布。南至熊拉地方阿拉卓木楚地方冬巴。北至洗腊地方得爾吉。

上阿拉克碩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三戶。東至阿爾拉地方札烏。南至力地方蘇爾莽。西至阿拉著地方格爾吉。北至噶布地方玉樹。

上隆壩族、下隆壩族。二族屬下番人三百零三戶。東至噶受地方南稱族。南至郭稱噶地方蒙爾色。西至巴烏蘇木多地方剛魯。北至隆木格爾吉族。蘇爾莽

族、屬下番人三百五十戶。東至拉尼喇克酒巴。南至玉爾納噶爾米格魯。西至昂爾尼地方南稱。北至楞邊地方阿拉克勺。白利族、屬下番人五十五戶。東至布木地方尼牙木錄。南至木番烏蘇河。西至哈拉果爾源玉樹。北至力拉。哈爾受族、屬下番人三十戶。東至碼泌革泌隆布。南至阿喀納哈。西至阿喇力木界。北至力木親界。登坡格爾吉族、下格爾吉族、格爾吉族、三族屬下番人共八百十三戶。東至克多地方阿拉克族。南至隆白地方隆布。西至阿喇坦滅地方玉樹。北至拉克布拉地方南稱。巴彥南稱族、南稱桑巴爾族、南稱隆多族、南稱卓達爾族、四族屬下番人二千零二十戶。東至岳爾尼蘇爾爾界。南至察木遙察木多界。西至達尼爾蘇魯隆琳巴。北至甫卡山梁阿拉克鎮。吹冷多拉族、屬下番人三十戶。東至拉木力界。南至爾基地方。西至多楚地方。北至多格木多地界。巴彥南稱界內住牧喇嘛、屬下番人五十戶。拉布庫克住牧喇嘛、屬下番人二十四戶。

以上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戶。計男婦三萬二千三百九十名口。除巴彥南稱、拉布庫克二喇嘛所屬番人七十四戶。各應差不輸貢馬外。止納賦番民八千三百六十九戶。共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乾隆三年地震傷亡。案內經總理西寧夷情衙門副都統巴靈阿派員外郎高備、守備班第勘實傷亡無存六十五戶。奏准永行免賦外。止實在番民八千三百四戶。共徵銀六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

西藏管轄三十九族住牧地界

納書克貢巴族、畢魯族、琫盆族、達格魯族、拉克族、色爾札族、六族屬下番人二千零八十一戶。東至沙克伯奔地方交界。南至池多地方交界。西至瓦奇麻巴爾達麻。北至泌燈諸拉克地方。札嘛爾族、屬下番人八十一戶。東至班麻爾拉克。南至昂巷地方。西至哈爾嘛貢布。北至薄普拉爾必嬌。阿札克族、屬下番人四十九戶。東至陽拉納哈。南至田麻達盧哩。西至拉藏格哩。北至白普馬爾碑。下阿札克族、屬下番人四十八戶。東至西古爾。南至賽爾岡。西至噶爾瑪貢布。北至沙布。夥爾川木桑族、屬下番人四十二戶。東至昂納。南至塞來松。西至擦木達。北至喇貢。夥爾札麻蘇他爾族、屬下番人十六戶。東至章達。南至郎松。西至郎清。北至拉松。夥爾札麻蘇他爾、只多族、瓦拉族、二族屬下番人七十七戶。東至他克酸桂。南至沙爾嘛蘇爾。西至迺拉。北至拉克松多。夥爾族、屬下番人一百二十二戶。東至拉木本。南至瓊古窩。西至霍克爾札楚。北至溫勒木格噶爾。麻魯族、甯塔、尼札爾、參麻布瑪、四族屬下番人二百一十三戶。東至雀溪。南至勒爾桂。西至札麻噶。北至札麻達。尼牙木札族、利松嘛巴族、勒達克族、多麻巴族、羊巴族、五族屬下番人二百零六戶。東至阿沙克。南至色里索麻多。西至瓦舒。北至圖克吉品。夥爾族、屬下番人六十六戶。東至擦瑪爾尼牙克。南至葛蘇克爾。西至擦麻塔。北至押馬達。住牧依戎地方夥爾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九戶。東至沙路拉。南至姑慶。西至格麻麻。北至桑塔。夥爾族、彭他麻族、夥爾拉賽族、三族屬下番人五十三戶。東至郭特戎。南至朋索多。西至溫勒拉哈。北至當喇。上剛噶魯族、下剛噶魯族、二族屬下番人一百四十九戶。東至阿

克貢木里。南至巴烏松多。西至格拉。北至沙魯拉。瓊布拉克魯族、屬下番人四百九十七戶。東至隆巴。南至類烏齊。西至節娃。北至薩巴隆。噶魯族、屬下番人一千零四戶。東至多洛甘。南至洛魯巴喇樹特。西至喝魯。北至喝魯。色爾札族、屬下番人六百八十七戶。東至吉楚。南至巴路。西至球同孔拉。北至麻拉石。上多爾樹族、下多爾樹族、二族屬下番人一百三十七戶。東至色爾。南至拉札爾克。西至布拉爾桂。北至布都克祿。三札族、屬下番人三十二戶。東至加樹。南至巴株。西至密堤。北至納樹。三納拉巴族、屬下番人五十戶。東至拉噶。北至加樹達噶爾。樸族、屬下番人二十七戶。東至加樹。南至讀株。西至密堤。北至納樹。

以上三十九族、計四千八百八十九戶。男婦一萬七千六百六名口。徵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歸西藏糧務貯庫。

纏頭 一名克什米爾

西域回民。其部落在喀爾喀西南。往來藏中貿易。亦有在藏久住、安有家室者。其人以白布纏頭。穿大領長衣。不食豬肉。而藏設有大頭人三名。後藏大頭人一名管轄。

卡契 亦纏頭之別名

布嚕克巴之南。乃回民一大部落。其地人民綾金銀絲緞、各色花布等物。

布嚕克巴

藏西南約行月餘。其望諾彥林親。乃紅帽之傳。天道頗煖。物產與中國相仿。南行月餘。即天竺國界。考其地唐時歸順。賜冊印。其文曰唐陶國資之印六字。外有噶畢一族。原係諾彥林親所分者。日久其勢漸大。後諾彥林親之呼圖克圖楚克圖那木札爾至噶畢地方。噶畢即留不放歸。諾彥林親屬下地納瓦納二處百姓。時滯赴噶畢朝禮。由是二家成隙。互相仇殺。噶畢力弱。於雍正十年。投奔頗羅鼐。發兵助之。敗諾彥林親。本擬使於駐藏大臣處歸誠。並請赴京進貢。彼時以兩家正當仇殺之際。留使在藏。屬鼐欲誠進貢。並面證仇殺緣由具奏。次年。差官前往二家排解。不就。復於冬十月。差陝西督標前營遊擊和尚同頗羅鼐所差噶布倫鎮仔。以及外委人員前赴適中之汪則城解勸。和合。取永和印契。帶二家貢使。於甲寅年正月旋藏。差員伴送進京。蒙世宗憲皇帝賞賜勅印。遣員護送。於雍正十三年夏五月到藏。噶畢東噶卜喇嘛卒。於是地土人民仍歸諾彥林親管轄。其不願附之番民一百餘戶。奏明給與牛種。安插商約之汪則地方。乾隆元年春。諾彥林親齊類拉卜濟親身赴藏。朝拜班禪喇嘛。畢於是年秋八月五日始回。附錄出奏書云。

天下合生共戴。滿洲西土大主明聖。從未布嚕克巴喇嘛、札爾薩立布嚕克谷濟、諾彥林親齊類拉卜濟等。焚香望闕合掌叩頭。謹奏為恭謝聖安仰乞天恩事。西陲愚衆不知善惡。妄行仇殺。西藏貝勒致書宣諭大主天恩仁化。我等不勝欣戴。遣使至大人貝勒處。乞准轉命。復蒙大皇帝賜以生平未睹之異數天恩。遞貢黃金滿世界。如天之大恩。貸萬世不能圖報。惟有感激恭謝天恩。但布嚕克巴人愚如獸。不知法敎。因與噶爾廝次搭鬧。蒙駐藏大人轉奏。特遣官員。噶布倫等。為我等和解。又蒙西藏貝勒親至則汪宣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每處安一第巴。照看辦事。諄諄教誨。我等俱各感激。欣然和好。自今以後。惟有感戴皇恩。永遠安樂。敬求者布嚕克巴人等多有不知法度者。求大主賞以勅印。以使管轄。且愚人上提天威。各守法度。不致生事。世世子孫。永得

安生者。皆大皇帝再造之恩。於大皇帝別無所思。伏乞憐憫。時降敕諭。盛之鑑之。爲此。特差格隆巴爾神恭請聖安。伏乞天恩。並獻土產各色卡契帶五條。卡契緞一疋。珊瑚一串一百零八箇。蜜蠟一串三十六箇。五色花布四疋。布嚕克巴布二十疋。卡契小刀一把。銀碗一箇。

月之吉日奏。

天下合生共戴。滿洲西土大皇帝明聖。復末布嚕克巴喝嘛東魯卜喇嘛。贊喬望闕合掌叩拜。謹奏爲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事。東魯卜喇嘛上合天心。恭順歸命。仰賴大主恩威。安生樂業。恭請聖旨之時。蒙賜以有生未見異數大恩。喝嘛東魯卜不勝欣感。曾經恭謝天恩。實不但今生。雖萬萬世不能仰報。惟有三寶佛前虔誠祝願。祝滿洲西土大主萬萬年耳。但布嚕克巴人命生性愚昧如畜。屢年生隱仇殺。駐藏大人奏明大主。著愛生靈。兼宣聯布嚕爲我等和解。具勒文親至則汪。宣諭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敕諭和好。各盡善節巴一名。照看辦事。復致書敕諭。如幼兒得母。欣感無既。今復和好。惟懇大主庇佑天恩。永爲安樂面已。拜求者。滿洲西土大皇帝憐愚生。賜以敕印。得賴恩威。使於管轄所屬五城人民。彼亦知敬畏。各守法度。以安其生。此滿洲西土大主憐憫再造之恩也。感之感之。爲此。特差商納克諾爾布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並獻土物奏書。哈達一箇。珊瑚八箇。小珊瑚七十箇。金絲織成花緞一匹。花布三匹。象牙一根。卡契帶五條。白卡契布三十匹。蜜蠟一串一百一十五箇。月之吉日奏。

奏布嚕克巴即紅教喇嘛。地其掌教札爾薩立布嚕克谷濟呼畢勒罕。與額爾德尼爲巴諸喀林親齊頻拉卜濟。俱住布嚕克巴蛙湯德處城內。管轄百姓。約四萬餘戶。大小城五十處。寺廟一百二十座。共喇嘛二萬五千餘衆。其城界址。東至綽嘛烏嚕克圖部落地方。計程八日。其綽嘛烏嚕克圖即猓玻野人國。正南至瓦納特克地方爲界。計程十日。正西至于巴噶木錯爲界。計程十日。正北至西藏所屬之帕克哩城爲界。

巴勒布

藏之西南。計程兩月。有巴勒布部落。俗名別蛙子。其地時氣和暖。產稻穀。孔雀。其民分爲三部。一曰布顏罕。一曰葉楞罕。一曰庫庫木罕。於雍正十年間。遣使來藏。駐駐藏大臣具奏。蒙聖恩允准內附。賞頒勅封三道。賜蟒緞玻璃瓷器等物。次年八月。滿員齎送至藏轉頒。十二年正月。布顏罕等遣使來藏。請赴京進貢謝恩。又經具奏。奉旨准其來京。沿途供應。四月二十日。至藏起程。共三部。奏章貢物。譯出滿文附載。

布顏罕奏書曰。大主明聖。徵末布顏罕雜雜嘛麻爾舍掌謹奏。大主聖體沖和。徵末布顏罕不勝慶幸。蒙大主仁恩。賞給敕書。緞匹。玻璃及瓷器等項。謹仰聖明。易勝欣慶。向聞大主仁化。即欲遣使請安。拉藏不爲轉奏。計無所出。今蒙具勒奏請。得沾大主天恩。又得遣使奏事。伏願恩旨時頒。邊鄙小罕。普沾天德矣。聖之聖之。奏書微儀哈達一箇。珊瑚樹一株。珊瑚一串五十五箇。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箇。琥珀一串四十一箇。金絲織成卡契帶三條。金絲織成卡契小帶五條。各色卡契緞三匹。白卡契布四匹。犀角一箇。孔雀尾扇一柄。孔雀尾二束。墨香一包。各色藥一包。癸丑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

庫庫木罕奏書。大主明聖。徵末庫庫木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慶幸。庫庫木罕以實心感戴大主仁恩。蒙賜勅書。緞匹。玻璃瓷器等物。向聞大主天恩仁恩。至於天恩溫旨。如此沛降。實出望外。今具勒轉奏。蒙賜勅書。無涯天恩。愛我生靈。如同父母。曷勝欣慶。特差巴瓦尼桑格爾恭謝天恩。伏思庫庫木罕。邊鄙小罕。惟願大主仁恩。以安其生。仰乞溫旨不時下降。奏書微儀哈達一箇。大珊瑚二箇。珊瑚六箇。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箇。金絲織成各色卡契帶十條。金絲織成卡契緞一匹。銀絲織成卡契緞一匹。孔雀尾管子。碗一箇。各色卡契布二十一匹。白卡契布五十九匹。各色藥六包。厄納特克巴勒布等處圖一張。癸丑年十二月十七日奏。

葉楞罕奏書曰。大主明聖。徵末葉楞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幸甚。向因額勒特罕不蒙大主天威仁化。曉諭我等。今幸具勒宣傳。我等方知虔誠恭順。遂賞賜勅書緞匹。玻璃瓷器等項。如我親臨天顏。不勝欣幸之至。邊鄙小罕。惟乞大主憐愛。聖之聖之。

奏書微儀哈達一箇。大小金剛鑽箇。林藏中內佛一尊。珊瑚一串一百一十八箇。小珊瑚一串一百三十六箇。香盒一箇。孔雀尾管子。碗一箇。孔雀尾扇一柄。金絲織成卡契緞一匹。銀絲織成卡契緞一匹。各色藥一包。巴勒布帶一條。白卡契布三匹。各色卡契布十四匹。卡契緞三匹。巴勒花布四匹。墨香一包。胡香拉三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

查巴勒布三罕。一曰布彥罕。住末作城。一曰葉楞罕。住葬哈巴城。一曰庫庫木罕。住吉拉魚卜城。三人共管百姓五萬四千餘戶。其地界址。正東自嘛爾邊地方逕巴打爾罕。計程十日。正南至尼納特克國。計程七日。正西至屈爾略地方。計程六日。正北至西藏所管之濟嘛城。今巴勒布地方爲屈爾略所并。其人民在藏貿易者。悉稱爲別蛙子。其常川在藏居住者。派有頭人管轄。

廓爾喀

後藏之西南。其地名陽布。乃所并巴勒布舊地也。天氣和暖。產稻米花果諸物。其王名拉特納巴。部屬自乾隆五十七年。震驚天威。投誠恭順。定期五年。遣使朝貢一次。（詳紀略門）

哲孟雄

前藏邊外西南。一小部落。其地爲廓爾喀所并。今尚有藏曲大河北岸以東寨落三處。

作木朗

後藏邊外西北。一小部落。在哲孟雄之北。爲廓爾喀所并。以熱薩爲界。

洛敏湯

作木朗之北。一小部落。其地爲廓爾喀所并。

庫呢

在藏屬岡唯地方之西界。其地與甲噶爾。廓爾喀部落交界。其部長名熱咱爲爾生。家屬至西藏。遣人來藏。

白木戎

舊志載。由前藏張爾堆方。緊走十日。係白木戎交界。由張爾堆向西南緊走十八日。到宗俄日子。有一崖。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往來行走。馬不能通。此外均無別徑。由宗俄緊走八日。到白木戎住地。其白木戎王子所住房屋。名曰勞丁宰。俱在山上。其先之王名又多郎。結止生一子。名局密郎結。今已承襲。其屬下有管事大頭人八名。住地方大頭人五名。小頭人十五名。所屬百姓繁雜。一種名喚蒙。身穿布衣。不遵佛教。不行善事。一種名喚穩依。生子幼時。即以五色顏面或花面。一種名喚納帛。無論男女。俱不穿衣服。下以白布纏之。臥時以木爲枕。一種名喚仍擅。男子只穿中衣。長短齊膝。婦女下身亦用布遮。穿一中衣。不穿上衣。惟白木戎本地人民。穿布服。凡男婦若披氈。編單。行坐必佩腰刀。其地和暖。產米。青稞。豌豆。蔴子。黃豆。扁豆。刀豆。四季豆。小米。高粱。荍麥。芝麻。玉蜀黍。甘蔗。葡萄。桃子。石榴。柑子。梨子。水牛。黃牛。羊。大猪。猪羊。大耳猪。騾。馬。野猪。崖羊。虎。豹等物。又產一種野象。野獸。其野獸羊身獨角。乃獬廌。地有大寺二座。一名白馬楊背。一名札什頂。有小寺十八座。其王局密郎結所管之地內。有納噶爾滇。雜納。餘隆巴。拉不立。頗郎紳。隘巴。立巴。雜不立七處。另設大頭人管東人民。其方亦呼爲小西天。與布嚕克巴連界。中隔大江。名曰巴隆江。由白木戎管轄。至西天界。再行十日。始到小西天布爾雅王子住處。從此上船。由海中行半月。即至大西天矣。西藏相傳滇發奏曾至其地。廣

以公主下嫁實尊。給通中國。距京師萬三千餘里。人惟好利貪淫。仇殺無已。勞小者。則附之大族。殊有列國之風。其地所集人民。曰吐番曰編頭。曰卡契。曰白布。曰西洋。曰至噶子。曰達子。曰蒙古種類多不能蹤迹。

第哩巴寨

西南一大部落。噶喇嘛遠、拉楞、阿雜拉等皆其所屬。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大學士公福康安具奏。為接到拔楞來稟。恭摺奏聞事。去年二月間。臣福康安曾飭令金川廓爾喀接壤處□部落。各令發兵協剿廓爾喀。所有哲孟雄布嚕克巴。宗木等處。多稱天氣炎熱。兵力難不能進攻。而作木郎久被廓爾喀強占。遠遁至西噶木嚕地方。不能振作。節經奏聞。並知在案。惟拔楞道路迂遠。更在廓爾喀之外。達賴喇嘛班禪額德尼特派阿雜拉喇嘛蘇以納格喇一名。廣古式通事一名。賫臣福康安檄文。並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諭帖前往。然後一章。尚無信息。昨據蘇納格喇等差伊住喇嘛進齊格嚕。自拔楞前來。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到藏。據稱廣古式通事於中途病故。蘇納格喇因病留於拔楞調養。不能行走。另差我賫送稟帖前來。臣等詳細詢問。達齊格嚕言語甚為明晰。據稱。蘇納哈嚕於上年三月自納克嚕出界。取道布嚕克巴等處部落。道路險遠。於六月中始出噶喇嘛遠。即係拔楞部落。為第哩巴寨所屬。或處自稱為噶喇嘛遠。其別部落人稱為拔楞。該處番民信奉回教。部長果爾那爾係第哩巴寨所放。另是一教。不信佛教。惟阿雜拉喇嘛有名廟一座。距部長官寨不遠。每日令喇嘛一名。在官寨值日。通譯文書。藏內所達蘇納格嚕未到之前。廓爾喀陽知大兵已到前藏。於上年五月間。抽行差人赴該部落求救。那時我正在官寨值日。陽得該部長果爾那爾向廓爾喀來人告稱。廣古式屬天朝。就是天朝的地方。你們不知分量。與廣古式鬧事。就是得罪天朝。我這裏的人。常在廣東作買賣。大皇帝待的恩典很厚。我再沒有不幫天朝。轉幫你們廓爾喀的道理。我與廣古式不是一教。尚且不敢鬧事。何況你們住的巴勒布地方。本有經典。為什麼倒去發援藏地呢。那時廓爾喀頭人回稱。聞得天朝兵來的很多。我廓爾喀抵擋不住。就要滅了。既然不肯幫助。番必替我鬥禍。求大將軍饒恕前過。准令投降。噶喇嘛遠等長。或你們既如此懇求。過遷使得。我就寫稟帖去。到後你們總要安分。當當在天朝進貢。必得好處。隨即寫了回答。過了一月之後。藏內所差之蘇納格嚕到彼。該長當即與之相見。告稱。你來的很好。前月廓爾喀差人來求救。我因噶喇嘛遠的人。由海道往來。常到天朝廣東地方往來貿易。久受大皇帝天恩。不敢得罪天朝。幫助別國。天朝廓威力。我是知道的。我也不肯自己找事。我已經寄信廓爾喀。叫他安靜守法。若是他不敢鬧事。還求大將軍饒恕他這一次。我部落是受過大皇帝恩典多年的。斷不肯幫助外番。現在兩水甚大。不能差人前來。冬天還要差人來藏。代為乞恩。並勸廣古式與廓爾喀和好。今先交你帶去稟帖三件。你先替我在大將軍前請安代稟。此正在起程之時。因蘇納格嚕染患病證。調治一兩月。尚不能行動。恐怕遲慢。是以差我于八月內起程來藏。賫稟投送等語。臣等將該部長稟信譯出閱看。與達齊格嚕所言符合。伏查第哩巴寨在甲噶爾各部落中。土宇較廣。所屬最多。噶喇嘛遠為第哩巴寨屬部中之大部落。與廓爾喀南界毗連。為邊外極遠之國。該處番民既在廣東貿易。想來即係西洋相近地方。臣福康安、臣孫士毅在粵時。未知有噶喇嘛遠或係稱名偶異。亦未可定。臣福康安於上年檄諭該部長令其發兵協剿。原不過欲稍分廓爾喀之勢。原非專調外番兵力。今該部長接到福康安前檄。十分恭順。仰見我皇上聲教遠播。海宇懾風之盛。據稱該部落在粵東貿易。素受天朝恩德。廣古式久屬天朝。廓爾喀即不應與之為鬨。所言甚為有理。至該部長欲差人來藏代為調處。勸令廣古式與廓爾喀釋怨好。固不出番夷誇和故習。然其稟內敘述該部落曾通廣敬。深知感戴聖恩。敬遵皇恩。敬遵其號懇即其戒飭廓爾喀之語。亦頗能知大體。計算拔楞發稟之時。尚未知廓爾喀悔罪投誠信息。故有差人前來之語。臣福康安現已發檄諭宣示聖主威德。並諭以官兵收復藏界。深入廓爾喀境內。進驅克復拉特納巴都爾等十分畏懼。展次哀懇。遣大頭人赴京進納表文及象馬等貢物。仰懇大皇帝好生之德。俯念闔部落生靈不忍概予誅滅。恩准投降。該原前罪已於八月內撤兵。從此廓爾喀恭順天朝。斷不敢侵犯廣古式境界。倘廓爾部落遣人來。徒勞跋涉。如此明白宣諭。使知我皇上恩威並用。討叛會服。至意荒徼番夷。自必益加敬服。至所遣噶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商卓特巴信件。辭意均屬相符。查後藏商卓特巴。即係歲祿堪布。伊係班禪額爾德尼管事之人。未便令其與外番通信。現令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共擬寫回字一封。由臣等酌改寫去。所有接回拔楞來稟、發還宣諭各緣由。具奏恭祈批示。知道了。欽此。

巴爾底薩雜爾

噶喇嘛遠所屬小部落。西達尼爾喀。東通布嚕克巴。乾隆五十八年正月。駐藏大臣和琳具奏。廓爾喀進貢象馬。出廓爾喀交界。因哲孟雄、宗木道路難行。繞由噶喇嘛遠所屬之巴爾底薩雜爾部落行走。於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入布嚕克巴境所過各部落。無不欽仰天朝威德遠暢。預備米石草料。派人護送。供飼象馬。及經過布嚕克巴地方。烏堆崖一帶山路偏窄。經額爾德尼第巴派人修理道路。護送進京。於正月十二日。行抵悟克哩臣等酌賞布嚕克巴第巴銀兩緞匹。其噶喇嘛遠所屬之巴爾底薩雜爾向來未通聲教。亦能小心護送。供支費備。甚屬可嘉。一併賞給緞匹。以示體恤。等因具奏。恭祈批。欽遵。之即有旨。欽此。

工布江達

拉喇西南。距前藏七百四十里。原係西藏部落工布、達布二口路。先年準噶爾侵占西藏。工布人民堅壁防守。敵人不能入其境。康熙五十八年。天兵進取西藏。總統撫綏工布一帶番民始通。曾長率領部屬迎師就撫。指導進藏。雍正四年。會勘疆界。將江達地方仍隸西藏。委第巴二名管轄。其地去成都五千七百三十五里。東至拉哩四百五十里。運山夾谷。乃守險要區也。

上下波密

工布江達之東南。行十五日。上波密地方。係甘南木第巴管轄。下波密地方。係達賴喇嘛所管。派番官辦理事務。現今漢稱呼圖克圖本轄也。

拉哩

在達隆宗西北七百三十里。原隸西藏所屬。安大喇嘛掌管寺院。並第巴事務。自準噶爾事零散。多布侵占西藏。該處黑喇嘛附達賴。幫稱阿州喇嘛迎師擒拿。陸續番人殺進軍糧。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將軍噶勒弼統領滿漢官兵至拉哩。預遣官計擒黑喇嘛。訊明附達陸謀殺糧情實。旋即正法。另委塔布喇嘛管理地方。永隸過往官兵服役。永屬西藏所轄。其地則二山厄峽。三水會同。氣候惡劣。民悍性野。好鬬輕生。

邊壩 即達隆宗。又名賓巴。

在碩板多之南二百九十里。原屬西藏所轄。委第巴二名管理。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藏。該處喇嘛第巴人等。傾心向化。承辦糧差。留駐官兵彈壓。以連屬接所轄地方。自拉子起。至卷工拉大山根拉哩止。四至遼闊。差務繁劇。又委熱紮三名。以作三處分治。承應軍役。其地則二山橫跨。四水環繞。西藏遼闊之區也。

碩板多

洛隆宗之西一百六十里。原屬西藏部落。委喇嘛第巴一名、番人條巴一名。管理貢敎。為東地方。後被準噶爾佔踞。西藏達陀宰桑至碩板多一帶。剃髮僧俗人等。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將軍噶勒弼等統兵進藏。該處第巴人等。迎師歸誠。陀陀宰桑滑回西藏。總統遣隨練外委三十名。改裝易服。令該處第巴領導。過至索馬郎。擒陀陀宰桑。送川解部。雍正四年。會勘地界。邀旨將碩板多地方。賞給達賴喇嘛。其地則四山環繞。二水合流。通藏要路也。

洛隆宗

類伍齊西南。原隸西藏所屬。東至察木多五百九十里。西至碩板多一百六十里。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該處第巴番民。傾心投誠。採運軍糧。最速無誤。雍正四年。會勘地界。將洛除察地方。酌給達賴喇嘛。其地則二山對峙。兩水合流西藏孔道也。

類伍齊

察木多西北。係由草地進藏徑路。築土爲城。周二百餘丈。內建大寺一座。佛殿經堂。莊嚴整齊。紅帽呼圖克圖居此。協理黃教。原隸西藏。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西藏。該處僧俗人民。投誠歸順。雍正九年。頒給印信。其印文曰協理黃教諸們翠之印。係滿字、蒙古字、唐古忒字、三樣篆文。住持大寺。該處喇嘛。俱于城內居住。所部番民。居黑帳房多。住土房者少。雍正四年。會勘地界。將類伍齊地方。酌給達賴喇嘛。其地則高崇巖峻。一水環流。西藏徑路也。

察木多

乍丫西北五百三十里。西至類伍齊二百二十里。南至結當。北至碎處。昔屬國教呼圖克圖掌管。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始受聖朝所封。頒給正呼圖克圖印信。其印文曰闡誘黃教頒德尼諾們翠之印。係滿字、蒙古字、唐古忒字、三樣篆文。其二呼圖克圖名錫瓦拉。俱住持察木多大寺。其三呼圖克圖名甲喇克。住坐邊塔之西甲喇克大寺。（俱詳藏喇嘛門）又有商卓特巴五家札倉。所管大小寺院五十座。喇嘛四千五百餘。百姓七千六百三十五戶。其番崇信浮屠。生子半爲喇嘛。其地則屋低巖峻。怪山奇樹。西藏門戶。古所謂康及喀木者。即此地也。

察木多投誠番地

黑帳木噜巴敦。在察木多東　常川中。在察木多北　倉竹黑巴上卡。因察木多北　巴樹。在察木多西北　雜楮。在察木多東北　竹拉石。在察木多東北　楚林度圖。在察木多正東　布喇烏。在察木多東北　龍布。在察木多東北　腊枯。在察木多東北　稱多。在察木多東北　納粗。在察木多西北　谷咱。在察木多東北　押結。在察木多東北　竹巴。在察木多東北　列玉。在察木多西北　當窩、赤巴、拉濟、般石。四處近觀布。在察木多東北界。

乍丫

巴塘西南五百五十里。西至察木多五百三十里。昔爲西藏闡教正副呼圖克圖掌管。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之後。均受聖朝所封。頒給呼圖克圖印信。其印文曰闡教黃教諸們翠之印。係滿字、蒙古字、唐古忒字三樣篆文。正呼圖克圖住持乍丫寺院。副呼圖克圖住坐卡薩項寺院。遇有大差經過。下山迎送。其地則三山環迴。二水交匯。窮荒僻壤。其俗則樂竊好鬬。婚姻多不由媒。

巴塘

裏塘之南。昔爲西藏拉藏翠所屬。其地有大喇嘛寺一座。係遜頓喇嘛委放堪布大喇嘛一名。掌管黃教。爲各寺喇嘛之首領。拉藏翠委放大小第巴二名。管理地方百姓。數年一換。歷代相傳。至康熙五十七年。藏軍統領溫普等帶領官兵入巴塘。宣布聖朝威德。長至大朝地方。該第巴等赴營投見。頒附版圖。於五十八年冬。總統四川綠旗官兵至巴塘。該第巴頭人僧俗百姓迎師。傾心投誠。願作天朝子民。開呈本管地方裁落三十三處。頭人三十九名。百姓六千九百二十戶。大小喇嘛二千一百一十衆。按年上納糧賦。

承應差徭。較遲軍需。五十九年。定西將軍噶勒弼統領滿漢兵馬。至巴塘。同副將進征西藏。番民等竭力爭趨。隨軍轉運。雍正四年十月。雲南提督郭玉麟、四川提督周瑛俱在西藏旋師。至巴塘地方。會勘歸流歸川疆界。次年三月。副都統鄂齊內閣學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前往巴塘察木多一帶。指授賞給達賴喇嘛地方疆界。五月。抵巴塘。會勘巴塘、郭木、與賞給達賴喇嘛之南墩。中有山名甯靜。綿於山頂立界牌。又喜松工山與達拉兩界。山頂亦立界石。山以內。均爲內地巴塘所屬。山以外。悉歸西藏達賴喇嘛所管。番民查造戶口。分驗糧賦。選本地大頭人一名。協理土官事務。造冊題報。永定邊疆。七年。將巴塘土官札什彭楚授爲實授使司。大頭人阿旺林青授爲副土官。頒給印信號紙。正土官歸流官之例。副土官世代承襲。其戶口有土目二十五名。大小頭人四百二十六名。百姓共二萬八千一百五十三戶。共喇嘛九千四百八十衆。其貢賦。每歲上納青稞、馬牛、狐皮、共折銀三千二百三十五兩四錢五分。山則柴糧。疊峰水則流合金沙西藏要道也。

管轄地方

安撫司十一。巴塘、瓦達鈒科、霍耳竹窩、霍耳章谷、霍耳甘孜孔龍、霍耳甘孜瑪舒、霍耳咱、德爾格、泰科、林聰、上納多

長官司七。色塔、瓦達更平、霍耳白利、霍耳東科、泰科高目、臨對茹、瀧莫補

裏塘

打箭爐之西六百五十里。西至巴塘五百二十里。東至峻嶺猛龍江。交明正土司界。西連硝磺布倉多。交瓦達土司界。南至噶約竹。交雲南中甸界。北至雄熱泥。交噶對土司界。昔屬青海貴德和碩特部屬。其地方係喇嘛寺。大喇嘛掌管國教黃教。名曰堪布。爲一方尊率。立僧俗管官各一名。董率事宜。自康熙四十七年。降生達賴喇嘛遙住西藏塔兒寺之後。因西藏地方被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遣策凌敦多布占據。於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內。調軍統領溫普等參領伍林順侍衛納沁、化林協副將趙宏基、參將雅倉遊擊楊德美、帶領滿漢官兵。由打箭爐出口。渡雅礱江。直抵裏塘駐紮。宣諭聖朝威德。招撫裏塘。穩定人心。預時倉庫糧糧。待大兵西進。至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內。總統定西將軍噶勒圖駐兵打箭爐。以資其後。前鋒都統法喇、阿木爾協副將、先領滿漢官兵前往西藏。遂經裏塘。青海差遣瓦要古巴等。陰謀把住。裏塘管官遂有逆意。官兵駐紮甫畢。即誘差瓦要古巴等。及僧俗管官二名至營。擒以正法。革去堪布喇嘛。誠處頭人百姓。成觀軍威。各舉所知業相悅服之人。議立堪布一名。專理黃教。設立正副管官。蓋半地方。開墾大營大小寨徑十五處。頭人三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戶。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共喇嘛三千二百七十餘衆。傾心投誠。極力效勞。水應泉使。西附近裏塘之瓦達崇寨、毛丫、毛茂丫、長垣、曲登五處管長。各呈戶口。上納糧馬。革面來歸。情願進糧信。表其納貢賦。承應差使。西附近裏塘之瓦達崇寨、毛丫、毛茂丫、長垣、曲登五處管長。各呈戶口。上納糧馬。革面來歸。情願進糧信。表其軍威遠振西藏。治途一帶會長。紛紛迎師歸誠。至雍正七年。頒給裏塘僧俗管官康郤甲木磋。授爲副土官。（今改爲管官）照流官之例。給東地方。瓦達崇寨管長杜納特吉、毛丫管長崇諾木藏布、長垣管長欽波、曲登管長康珠俱授爲長官司。毛茂丫管長敏冷工授爲土百戶。世代承襲。各給印信號紙。永爲遵守。其戶口共六千五百二十九戶。共喇嘛三千八百四十九衆。其貢賦每歲上納青稞五百石。每石折徵銀九錢。共折徵銀四百五十兩。所屬五土官內。除瓦達長垣土官一名。因管兵遲誤軍令。擬奉正法外。其崇喜、毛丫、毛茂丫、曲登四土官。每歲上納貢馬牛隻。共折銀一百五十兩。裏塘等處百姓。每歲額例供給喇嘛衣單銀六百兩。雜糧一千七百五十四石一升七合零。大小牛隻四百七十條。酥油九百五十八觔。麥子四百克。糌粑四百二十三克。該宣慰司照數徵收。統交喇嘛頭人散給。雍正九年。奉文統入正項錢糧。一體徵收。其喇嘛口糧衣單。分別詳議酌給。

管轄地方

戎里、鳥、鎮甘中、安角中、察馬中（達賴喇嘛降生處）、拉隈中、察竹溪、西俄洛、麻達中、河口（打箭爐交界）上俄洛、下俄洛、呀塘、壘雜、上卒納、下卒納、甲中、中塘、藏木、沙布魯、木落（富邊府交界）、嗎爾布、工噶哩、烏巴、鄉城、朋竹、喇嘛丫、二郎關、立登三壩（巴塘交界）丫壩、哲恩、噶吉土官中噶（黑帳房）毛茂丁土官徹冷（黑帳房）毛丁土官索爾木羅布（黑帳房）曲登土官康珠（黑帳房）奔拉山土官都納布吉。

打箭爐

昔爲南詔地。距成都西南一千二百里。東西距六百四十里。南北距八百三十里。東至瀘定橋。交冷邊土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臨對抵熱泥塘界五百二十里。南至雅礱江中渡。交裏塘界二百八十里。北至小金川界五百五十里。東南至泸州縣界五百里。西南至喇滾。抵瀾滄江邊界四百八十里。東北至金川司界四百五十里。西北至甘孜宣隆界四百八十里。自後漢諸葛武侯征孟獲時。遣將郭達往彼處造簡因名。係青海部落於前明永樂五年。土目阿旺甲木參向化歸誠。授爲長河西鹿通判。頒給印信驗紙。世代承襲。國朝因之。於康熙三十九年。被藏巴督官昌策、集烈等。裁去土職。化林替參將李麟、守備王滿江、詳請進剿。提督唐希順會疏具題。我聖祖仁皇帝特遣四川提督唐希順帶領川省綠營協剿官兵進剿。臨即克復河西之猴子城、扯柴咱、威茂、泥子牛、磨、成楚塘、咱哩、茶壩等處。昌策、集烈等預調藏屬乍丫工布番兵。哨案瞭西面大岡等處。悟陰負隅。聚藏官兵。提督唐希順親督官兵大破之。殺死助逆藏番無數。暨督官昌策、集烈等直抵打箭爐。安撫被害漢土人民。其喇嘛番民。卒柴歡呼。跪迎歸附。已啟長河西鹿通判。遵軍民宣慰司。著札薩巴乏副。其要工略承襲。即今土司甲勒參。達結之外祖母。管轄打箭爐十三鋪莊夷民。約束新附土司。及土千百戶五十六員。三年上納貢馬。每年繳解雜糧。漢番商賈集集。雇設鹽督一員。以權稅課。今裁歸同知管理。雅州府同知分駐其地。以理夷情。一如郡縣之制。其戶口。自康熙四十年。復設明正司。原額四百六十戶。外所轄各土司戶口。總計二萬四百二十四戶。二共戶口二萬八百八十四戶。其實賦。自康熙四十三年。招撫口外等處番民。認納貢馬雜糧。每歲折銀繳解。通共四千零九兩八錢五分。原在化林替設收。今設同知。各番歸明正司收案起解。撥充滇甯協兵餉。

管轄地方

明正宣慰使司。

安撫司六。綽斯甲、瞿東革什咱、巴底、喇滾、拉滾、鑑對、

土千戶一。咱哩、

土百戶四十八。姆朱、八鳥龍、巖霞、吉增、木噶、作麻領、格瓦卡、八哩龍、拉里、沙卡、瓦寄、呷納工弄、白桑、俄洛、帕桑、俄熱、雲高簡巴、塔咱、俄拉、上渡噶喇住寨、初巴、下札壩木藏石、中札壩熱鎮、中札壩業瓦石、中札壩陀、中渡至出卡、上札壩俄壘、上札壩卓泥、上八義、白隅、下八義、沙設石、梭布、長結松歸、昌拉、壓正、祖布、卷密東谷、長結祚壓、達噶、格桑、郭宗、本滾、卓龍、魯密達則、普共雜、結滾、木輪、

衛藏通志卷十六

經典

謹案。佛經之富。百倍於儒經。然除大藏經而外。大抵皆後世僧人撰述。彈駁數家。悅合於教。自唐元奘法師取入中國。而烏摩羅什翻所譯漢文。率多訛舛。我朝開立經館。晉義一歸於正。今考布達拉存貯四譯藏經一百八部編纂。

御製楞嚴經序。敬編卷首。

御製清文繙譯大藏經序。敬編卷首。

御譯大藏經目錄。共一百八函

大般若經。計十四函四百卷。

二般若經。計二函七十八卷。

三般若經。計二函五十九卷。

四般若經。計一函十八卷。

五般若經。計一函十卷。
六般若經。八卷。
七會般若經。二卷。
八會般若經。一卷。
九會般若經。一卷。
十會般若經。一卷。
以上二十三卷同函。
十一會般若經。五卷。
十二會般若經。五卷。
十三會般若經。一卷。
十四會般若經。一卷。
十五會般若經。二卷。
十五會般若經。八卷。
以上二十二卷同函。
大寶積經。計六函一百二十卷。
大方等大積經。計一函三十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計八函八十卷。
大般涅槃經。至佛說方等般泥洹經。計二函四十二卷。
維摩詰所說經。三卷。
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
月燈三昧經。十卷。
佛說四十二章經。一卷。
以上十八卷同函。
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
入定不定印經。一卷。
無量義經。一卷。
法華三昧經。一卷。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上下同卷。

悲華經。十卷。
六度集經。八卷。
以上二十五卷同函。
佛說妙法蓮華經。七卷。
佛說寶雨經。十卷。
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三卷。
廣博嚴淨不退轉法輪經。四卷。
以上二十四卷同函。
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
諸法無行經。二卷。
持世經。四卷。
大方廣寶篋經。二卷。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上下同卷。
聖楞伽阿跋多羅大乘寶經。四卷。
以上二十五卷同函。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十卷。
善思童子經。二卷。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
佛說象腋經。一卷。
佛說大乘同性經。二卷。
佛說無量壽佛經。一卷。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昇兜率天經。一卷。
佛說彌勒成佛經。一卷。
佛說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一卷。
佛說諸法勇王經。一卷。
佛說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卷。
大乘徧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一卷。
佛說老女人經。同上卷。
佛說逝童子經。一卷。
以上二十五卷同函。

佛說德護長者經。二卷。
佛說乳光佛經。一卷。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卷。
佛說諸佛經。一卷。
大方等大雲經。四卷。
解深密經。五卷。
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
佛說無極寶三昧經。三卷。
無上依經。二卷。
佛說大方廣師子吼經。一卷。
佛說大乘百福相經。
佛說大乘四法經。二經同卷。
佛說最無比經。
佛說前世三轉經。二經同卷。
佛說阿闍世王受決經。一卷。
佛說菩薩敬經。
稱讚大乘功德經。二經同卷。
佛說緣起聖道經。一卷。
如來獨證自覺三昧經。一卷。以上二十七卷同函。
佛說文殊師利行經。一卷。
大乘造像功德經。上下同卷。
佛說龍施女經。
佛說八佛名號經。
佛說盂蘭盆經。三經同卷。
佛說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一卷。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一卷。

十住斷結經。十二卷。
菩薩道樹經。
菩薩生地經。二經同卷。
佛說孛經。一卷。
成具光明定意經。一卷。
摩訶摩耶經。二卷。
諸德福田經。
大方等如來藏經。二經同卷。
佛說寶綢經。一卷。
佛說內藏百寶經。
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
佛說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佛說菩薩修行經。四經同卷。
佛說金色王經。
佛說法門經。
佛說四不可得經。三經同卷。
須眞天子經。二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妙吉祥瑜伽大教念誦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卷。
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一卷。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一卷。
超日明三昧經。二卷。
除恐災患經。一卷。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三卷。
未曾有因緣經。二卷。
諸佛要集經。二卷。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

賢劫經。十卷。以上二十七卷同函。
佛說佛名經。十二卷。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卷。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卷。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一卷。
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五卷。以上二十卷同函。
力莊嚴三昧經。二卷。
佛說八部佛名經。
百佛名經。二經附前經下卷。
佛說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二卷。
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
演道俗業經。三經同卷。
佛說長者法志妻經。
佛說薩羅國經。
佛說十吉祥經。
佛說長者女菟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佛說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五經同卷。
觀察諸法行經。四卷。
佛說華手經。十卷。
法集經。六卷。
佛說施燈功德經。一卷。
金剛三昧經。二卷。以上二十三卷同函。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卷。
菩賢行願品經。一卷。

彌勒願文經。一卷。
觀佛三昧海經。十卷。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
菩薩本行經。三卷。
菩薩處胎經。五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金剛經。一卷。
心經。一卷。
救護日食經。一卷。
央掘魔羅經。四卷。
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一卷。
三昧宏道廣顯定意經。四卷。
佛說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
無所有菩薩經。四卷。
大法鼓經。二卷。
月上女經。二卷。
文殊師利問經。二卷。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上下同卷。
大乘密嚴經。三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菩薩瓔珞經。二十卷。
僧伽吒經。三卷。
出生菩提心經。
佛說佛印三昧經。二經同卷。
佛說十二頭陀經。
佛說樹提伽經。
佛說法常住經。
佛說長壽王經。四經同卷。以上二十五卷同函。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三十五佛經。一卷。
大勝持齋經。一卷。
佛說海龍王經。
佛爲海龍王說法印經。
佛說右繞佛塔功德經。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佛說柔軟婆王斷肉經。
佛說差摩婆帝受記經。
佛說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六經同卷。
中陰經。二卷。
占察善惡業報經。上下同卷。
佛說蓮花面經。上下同卷。
佛說三品弟子經。
佛說當來變經。
過去佛分衛經。
佛說法滅盡經。
佛說甚深大回向經。
天王太子辟羅經。六經同卷。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二卷。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
異出菩薩本起經。二卷。
佛說賢首經。
八大人覺經。二經同卷。
佛說月明菩薩經。
佛說心明經。
佛說滅十方冥經。
佛說鹿母經。四經同卷。

佛說魔逆經。一卷。
佛說賴吒和羅所問德光太子經。一卷。
商主天子所問經。一卷。
大乘四法經。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二經同卷。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一卷。
佛說造塔功德經。
佛說不增不減經。
佛說堅固女經。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佛說大意經。
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六經同卷。以上三十卷同函。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十卷。
大方等大集月藏經。十卷。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以上三十卷同函。
大集須彌藏經。二卷。
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觀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佛說菩薩念佛三昧經。六卷。
佛說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
大方等大集賢護經。五卷。
自在王菩薩經。二卷。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一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二卷。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卷。

入法界體性經。一卷。
信力入印法門經。五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一卷。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一卷。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一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
度世品經。六卷。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一卷。
大悲經。五卷。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戒經。
佛臨涅槃記法住經。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般泥洹後灌蠟經。四經同卷
以上三十六卷同函
眞實名經。一卷。
摧碎金剛經。一卷。
積光佛母經。一卷。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
緣像救度佛母讚。一卷。
白傘蓋儀軌經。一卷。
尊聖佛母經。一卷。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二卷。
如意輪陀羅尼經。一卷。
虛空藏經。一卷。
十一面觀音咒。一卷。
千轉陀羅尼經。一卷。
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卷。
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二卷。

金剛頂一切如來眞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三卷。
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
佛說大灌頂神咒經。六卷。
大雲輪請雨經。上下同卷。
佛說阿彌陀經。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一經一咒同卷。
浴象功德經。一卷。
佛說孔雀王咒經。二卷。結光界法附。
不空羂索心咒王經。二卷。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一卷。
觀世音菩薩秘密藏如意輪神咒三經。一卷。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多羅尼經。一卷。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多羅尼咒經。一卷。
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滅罪經。一卷。
六字咒王經。一卷。
以上二十三卷同函。
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三十卷。一函。
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
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一向出生菩薩經。一卷。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一卷。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助護持世間神咒經。一卷。
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咒經。一卷。
金剛場陀羅尼經。一卷。
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法門陀羅尼經。一卷。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陀羅尼集經。十三卷。以上二十三卷同函。
大方等陀羅尼經。四卷。
大法炬陀羅尼經。二十卷。以上二十四卷同函。
大威德陀羅尼經。十六卷。
七佛所說神呪經。四卷。
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一卷。以上二十一卷同函。
大吉祥神呪經。二卷。
阿吒薄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
佛說大菩賢陀羅尼經。
佛說大七寶陀羅尼經。
六字大陀羅尼呪經。
佛說安宅神呪經。
幻師颰陀神呪經。
佛說辟除賊害呪經。
佛說呪時氣病經。
佛說呪齒經。
佛說呪小兒經。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佛說摩尼羅亶經。十三經同卷。
佛說檀持羅麻油述經。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
諸佛心陀羅尼經。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
佛說持世陀羅尼經。
佛說六門陀羅尼經。

清淨觀世音菩薩普賢陀羅尼經。八經同卷。
諸佛集會陀羅尼經。
諸佛智炬陀羅尼經。
佛說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神呪經。同卷。
佛說一切法功德莊嚴王經。
佛說拔除罪障呪王經。
佛說善夜經。
佛說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經。以上同卷。
佛說佛地經。
百千印陀羅尼經。
莊嚴王陀羅尼呪經。
香王菩薩陀羅尼呪經。四經同卷。
金剛光燄止風雨陀羅尼經。一卷。
蘇婆呼童子經。三卷。
一字佛頂輪王經。六卷。
蘇悉地羯羅經。四卷。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四卷。
廣大寶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二卷。
牟梨曼陀羅呪經。二卷。
金剛頂經曼殊師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一卷。
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呪經。
佛說甘露經陀羅尼。
佛說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呪經。三經同卷。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四卷。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三卷。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佛說大乘普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佛說大護明大陀羅尼經。三經同卷。
佛說無能勝鞞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
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密多經。
消除一切雷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四經同卷。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佛說諸行有爲經。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
佛說聖持世陀羅尼經。
佛說布施經。
佛說聖曜母陀羅尼經。二經同卷。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佛說目蓮所問經。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毘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五經同卷。
妙臂菩薩所問經。
佛說苾芻五法經。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密多菩薩經。六經同卷。
佛說聖大總持王經。
佛說最上意陀羅尼經。
佛說持明藏八大總持王經。
聖無能勝金剛火陀羅尼經。

佛說尊勝大明王經。
佛說智光滅一切業障陀羅尼經。
佛說如意寶總持王經。七經同卷。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佛說十號經。
佛爲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法經。四經同卷。
佛說普賢菩薩陀羅尼經。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二經一咒同卷。
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四卷。
佛說毘沙門天王經。一卷。
佛說月光菩薩經。
佛說普賢曼拏羅經。二經同卷。
佛說聖莊嚴陀羅尼經。上下。
佛說聖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經。
千轉大明陀羅尼經。
佛說華積樓閣陀羅尼經。
佛說勝鬘瓔珞陀羅尼經。五經同卷。
兼許摩訶諦經。七卷。
佛說帝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佛說大金剛香陀羅尼經。三經同卷。
佛說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
菩提心觀釋經。二經同卷。
佛說四無所畏經。
增慧陀羅尼經。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佛說大乘戒經。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密經。
大乘八大菩薩經。
囉嚕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
伽葉仙人說督女人經。八經同卷。
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
佛說消除一切災障寶髻陀羅尼經。
佛說妙色陀羅尼經。
佛說鉢闍那賒縛哩大陀羅尼經。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經。
佛說慈氏菩薩誓願陀羅尼經。
佛說滅除五逆罪大陀羅尼經。
佛說無量功德陀羅尼經。
佛說十八臂陀羅尼經。
佛說洛叉陀羅尼經。
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十二經同卷。
佛說大愛陀羅尼經。
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
佛說尊那經。三經同卷。
佛說善樂長者經。
佛說聖多羅菩薩經。
佛說大吉祥陀羅尼經。
寶賢陀羅尼經。
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五經同卷。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一卷。
佛說延壽妙門陀羅尼經。
一切如來名號陀羅尼經。
佛說法身經。

佛說息除眩難陀羅尼經。四經同卷。
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上中下同卷。
佛說金身陀羅尼經。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佛說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三經同卷。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三經同卷。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穢髮梨黨女經。一卷。
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壇場門經。
佛說大乘大方廣佛冠經。上下。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四經同卷。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
文殊問經字母品。二經同卷。
觀自在菩薩說青頸陀羅尼經。
佛說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
佛說救拔鉗口餓鬼陀羅尼經。三經同卷。
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鉗口儀軌經。一卷。
佛說蟻喻經。一卷。
佛說四品法門經。
佛說八大菩薩經。
佛說施一切無畏陀羅尼經。
聖八千頌般若波羅密多一百八名眞實圓義陀羅尼經。四經同卷。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
不空羂索毘盧遮那佛大灌頂眞言經。二經同卷。
佛爲優塡王說法正論經。
佛說五大施經。

佛說無畏陀羅尼經。
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多羅尼經。四經同卷。
一切如來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羅經。三卷。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
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上下同卷。
阿唎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一卷。
佛說瑜伽大教王經。五卷。
一字奇特佛頂經。三卷。
以上二十卷同函。
佛說一切如來眞實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十七卷。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秘密相經。上中下同卷。
以上十九卷同函。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七卷。
佛說秘密三昧大教王經。四卷。
佛說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三卷。
佛說金剛手菩提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經。三卷。
金剛頂瑜伽念珠經。
佛說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大明觀想儀軌經。二經同卷。
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
以上二十六卷同函。
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上中下同卷。
金剛峯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二卷。
佛說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王經。二卷。
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觀門大教王經。四卷。
普徧光明熾鬘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二卷。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十卷。
以上二十一卷同函。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十卷。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上下同卷。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上下同卷。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一卷。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三卷。
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上下同卷。
佛說大方廣曼殊師利經觀自在多羅菩薩儀軌經。
佛說一切佛攝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菩薩念誦儀軌經。二經同卷。
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佛說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金翅鳥王經。三經同卷。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軌儀經。上中下同卷。
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軌儀經。二卷。
以上二十二卷同函。
佛說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二卷。
金剛薩埵說頻那夜迦天成就儀軌經。二卷。
佛說大悲空智喜金剛大教王經。三卷。
吉祥屍陀林莊嚴殊特本續經。一卷。
妙輪上樂王祕密不思議大教王經。一卷。
佛說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觀想儀軌經。一卷。
底哩三昧耶不動尊威怒王使者念誦法。一卷。
聖迦柅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二卷。
聖觀自在菩薩功德讚。
讚觀自在菩薩頌。
佛說聖觀自在菩薩文讚。
聖多羅菩薩梵讚。
事師法五十頌。
犍椎梵讚。四讚二頌同卷。

瑜伽嬉迦訖沙囉烏瑟尼沙斫訖囉眞言安恆陀那儀則一字頂輪王瑜伽經一卷。
金剛頂一切如來眞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二卷。
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上下同卷。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二經同卷。
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三卷。以上二十二卷同函。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一卷。
密跡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一卷。
一切秘密最上名義大教王儀軌上下同卷。
大樂金剛薩埵修行成就儀軌。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一儀軌、一伽陀同卷。
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一卷。
金剛頂瑜伽降三世成就橋深密門。
金剛頂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會普賢修行念誦儀一門、一儀同卷。
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
大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
佛說帝釋嚴祕密成就儀軌二法、一儀軌同卷。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略示七支念誦隨行法。
速疾立驗摩醯首羅天說阿尼密法。
大聖曼殊室利童子五字瑜伽法三法同卷。
大威怒烏芻瑟摩儀軌。
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二儀軌同卷。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念誦法。
大聖大歡喜雙身毘那迦法。
大日經略攝念誦隨行法三法同卷。
五字陀羅尼頌。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一頌、一釋同卷。

大樂金剛不空眞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密多理趣釋二卷。
佛說最勝妙吉祥根本智最上秘密一切名儀三摩地分。
金剛王菩薩秘密念誦儀軌。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經一儀軌、一經同卷。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
無量壽如來修觀行供養儀軌二儀軌同卷。
甘露軍荼利菩薩供養念誦成就儀軌一法、一儀軌同卷。
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
大乘方廣曼殊師利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眞言大威德儀軌品。
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眞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眞言阿畏遮嚕迦儀軌品一法、二儀軌同卷。
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二卷。
不動使者陀羅尼秘密法。
金剛頂瑜伽修習毘盧遮那三摩地法二法同卷。
金剛頂瑜伽經文殊師利菩薩儀軌供養法。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二法同卷。
金剛頂經瑜伽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一卷。
金剛手光明灌頂經最勝立印聖無動尊大威怒王念誦儀軌一卷。
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
一字佛頂輪王念誦儀軌一門、一儀軌同卷。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道場儀軌一卷。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儀軌一卷。
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觀身成佛儀軌。
普賢金剛薩埵瑜伽念誦儀。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二儀同卷。
大悲心陀羅尼修行念誦略儀。
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眞言勝相二儀、一相同卷。

金剛頂瑜伽經十八會指歸。
阿利帝母眞言法。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一品。一指歸、一法、一品同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法界品四十二字觀。
般若波羅密多理趣經大安樂不空三昧眞實金剛菩薩等一十七聖大曼荼羅儀軌。
陀羅尼門諸部要目。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
受菩提心戒儀。
大乘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六般同卷。
一百五十讚佛頌。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一般、一讚同卷。
瑜伽集要餓口施食儀。十類孤魂文、三壇依讚附。以上三十七卷同函。
中阿含經。計六十卷。三函。
增壹阿含經。計五十卷。二函。
雜阿含經。計五十卷。二函。
佛說長阿含經。二十二卷。一函。
別譯雜阿含經。十六卷。
雜阿含經。一卷。以上十七卷同函。
正法念處經。計七十卷。三函。
佛說生經。五卷。與上同函。
佛本行集經。計六十卷。三函。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五母子經。二經同卷。
玉耶女經。一卷。
摩登伽經。二卷。

治禪病秘要經。二卷。
佛說奈女耆婆因緣經。一卷。
佛說海八德經。一卷。
雜藏經。
餓鬼報應經。二經同卷。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二卷。
佛說鴈意經。
禪性法想經。二經同卷。
佛說處處經。一卷。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一卷。
佛說出家緣經。
佛說阿含正行經。
佛說十八泥犁經。
佛說法受塵經。
佛說進學經。
佛說得道梯隥錫杖經。
佛說貧窮老公經。七經同卷。
須摩提長者經。
長者懊惱三處經。
犍陀國王經。
阿難四事經。四經同卷。
分別經。
未生怨經。
四願經。
瞿狗經。四經同卷。
孝子經。
黑氏梵志經。
阿鳩留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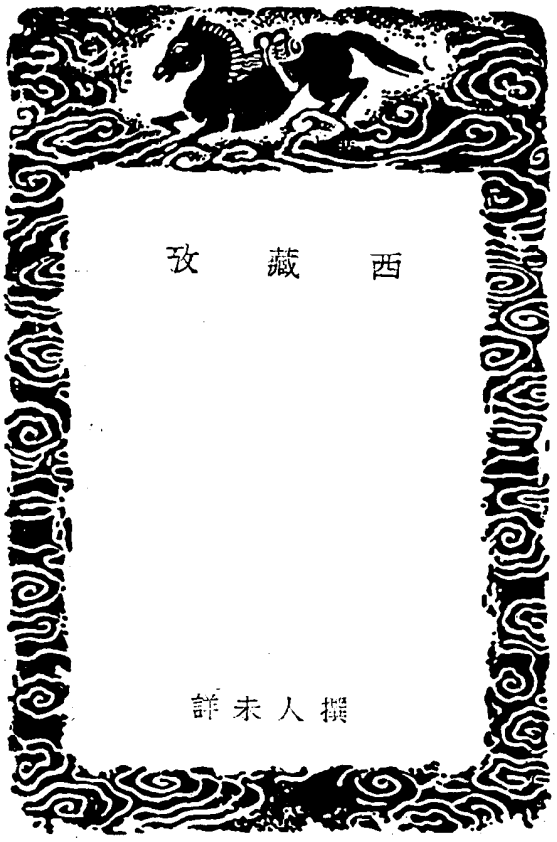
佛爲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
佛說罪葉報應教化地獄經。
佛說龍王兄弟經。
佛說長者音悅經。七經同卷。
佛說七女經。
佛說八師經。
佛說越難經。
佛說所欲致患經。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五經同卷。
本事經。七卷。
佛說興起行經。一卷。
佛說見正經。
佛說大魚事經。
佛說阿難七夢經。
佛說呵雕阿那含經。
佛說燈指因緣經。五經同卷。
佛說婦人遇辜經。
佛說四天王經。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
比邱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佛說觀身經。
佛說無常經。臨終方訣附。
佛說八無暇有暇經。八經同卷。
以上三十四卷同函。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一卷。
佛說五苦章句經。
佛說堅意經。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三經同卷。
長爪梵志請問經。
佛說譬喻經。
佛說比邱聽苑經。
佛說略教戒經。
佛說療痔病經。
佛說業報差別經。六經同卷。
佛說十二品生死經。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佛說五無返復經。
佛說佛大僧大經。四經同卷。
佛說大迦葉本經。
佛說四自侵經。
佛說雜云忍辱經。
佛爲年少比邱說正事經。
佛說沙曷比邱功德經。
佛說時非時經。
佛說自愛經。七經同卷。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天請問經。
佛說諸淨經。
佛說木槵經。
佛說無上處經。
盧至長者因緣經。六經同卷。
佛說普達王經。
佛說鬼子母經。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
佛說孫多耶致經。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佛說新歲經。
佛說牽牛壁經。
佛說九橫經。八經同卷。
佛說五恐怖世經。
佛說弟子死復生經。
佛說懈怠耕者經。
佛說辨意長者子所問經。
無垢優婆夷問經。五經同卷。
佛說耶祇經。
佛說摩達國王經。
佛說旃陀國王經。
佛說五王經。
佛說出家功德經。
佛說旃檀樹經。
佛說頞多和多耆經。八經同卷。
禪秘要法經。三卷。
陰持入經。上下同卷。
佛說因緣僧護經。一卷。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五卷。
佛說金耀童子經。一卷。
嗟釋迦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
佛說較量壽命經。二經同卷。
十二緣生祥瑞經。上下同卷。
勝軍化世百喻伽陀經。
六道伽陀經。二經同卷。
佛說解憂經。
佛說徧照般若波羅密經。二經同卷。

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密經。上中下同卷。
佛說信解智力經。一卷。
佛說解夏經。一卷。
佛說未曾有正法經。三卷。
佛說決定義經。一卷。
佛說分別緣生經。一卷。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二卷。
佛說金剛場莊嚴般若波羅密多教中一分。一卷。
以上三十五卷同函。
佛說初分說經。上下同卷。
佛說月喻經。
佛說譬喻經。
佛說灌頂王喻經。三經同卷。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上中下同卷。
佛說身毛善豎經。上中下同卷。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八卷。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二卷。
大乘密嚴經。三卷。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四卷。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上中下三卷。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密多經。
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三經同卷。
佛說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上中下同卷。
地藏菩薩本願經。二卷。
佛說大乘智印經。二卷。
以上二十八卷同函。
釋迦譜。十卷。

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十卷。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二卷。
佛說大乘入諸佛界智光明莊嚴經。二卷。
佛說法乘義決定經。上中下同卷。以上二十七卷同函。
解脫戒本經。二卷。
師律戒行經。一百九卷。計五函。
分別戒律經。八十三卷。計四函。
各各解脫經。二卷。
比邱尼分別戒律經。二十八卷。以上三十卷同函。
戒律會集經。五十九卷。計三函。
微妙戒律經。十一卷。
無上戒律。五十三卷。
聖修行隨。
三寶吉祥偈。
成妙樂吉祥偈。三經同卷。以上六十卷。三函。



西藏考一卷。不著撰人姓氏。蓋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隨筆記錄之。册中述行程頗詳。蓋今多不同。亦資考證。其錄布顏庫庫木、葉楞布魯克巴、噶畢東魯卜諸奏書。文字極拙。詞悖恭順一也。重譯西藏文字。先以唐古忒語。次譯漢語。地荒遠。則九譯而後通。心知其意可已。大召寺有二唐盟碑。今存者。爲德宗時物。昔見拓本。漫漶不可讀。金山周肯濂竺國紀游錄其文。空不可識者百四十二字。且云。碑爲番人鑿字其上。無從辨識。此書全文具在。有周氏誤釋。藉得舉正者。碑末周細爲文以下尚有十七字。周氏幷不及之。是可寶也。碑有倘傾覆及勦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語。匪族異心。要盟無信。具驗於此。周氏以倘傾爲仍須陰謀者下空六字。豈甚疾惡。遂沒其文耶。竊願存之。爲鑒戒焉。會稽趙之謙。

西藏考

康熙五十九年。大兵定藏。撫有是土。十數年官兵往來其間。崇山鳥道。竟成通衢大路。僻壤陬民。莫不識中國衣冠。恩威遠布。外域內歸。自唐而下。從未有如今日之闢萊者也。

西藏之西南。約行兩月餘。有巴爾布一區。於雍正十年慕德歸誠。隨賞勅書三道、蟒緞等物。十一年秋八月。遣使送至後藏。命入覲送轉賞。三罕至甲寅春正月。三罕復遣使來藏。請赴都謝恩。沿途供應糧駝馬匹。於四月二十一日。始起程入京。三罕奏章譯文錄後。

布顏罕奏書。大主明鑒。微末布顏雜雜噶麻兒合章謹奏。大主聖體冲和。微末布顏罕不勝慶幸。蒙大主仁恩。賞以勅書、緞疋、琉璃、磁器等物類。仰瞻聖明。不勝欣慶。向聞大主仁化。卽欲遣使請安。拉藏罕不爲轉奏。計無所出。今蒙貝勒奏請。得瞻大主天恩。又得遣使奏書。誠大幸也。伏願溫旨時頒。邊末小罕。普瞻天恩矣。鑒之鑒之。奏書微儀。哈搭一個、珊瑚樹一株、珊瑚一串五十五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琥珀一串四十六個、金絲織成卡契帶三條、金絲織成小卡契帶五條、各色哈契緞三疋、白卡契布四疋、犀角筒孔雀尾扇二柄、孔雀尾一束、黑香一包、各色藥一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

庫庫木罕奏書。大主明鑒。微末庫庫木罕合章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幸甚。庫庫罕以實心藏威大主

仁恩。蒙賜以勅書、緞疋、琉璃等項。向聞大主天恩仁惠。至於天恩溫旨如此霈降。實出望外。今貝勒轉奏。蒙賜勅書。無涯大恩。愛我生靈。如同父母。為勝欣慶。特差巴瓦尼桑格爾恭謝天恩。伏思庫庫木小罕邊鄙小罕。惟仰賴大主仁恩。以安其生。仰乞溫旨不時下降。奏書微儀。哈搭一個、大珊瑚二個、小珊瑚六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各色金絲織成卡契帶一條、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孔雀尾管子碗二個、各色卡契布二十疋、白卡契布五十九疋、各色藥六包、額納特克克巴爾布等處地圖二張。癸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奏。

葉楞罕奏書大主明鑒。微末葉楞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幸甚。向因額勒不將大主天威仁化喚諭我等。今幸貝勒宣傳。我等方知虔誠恭順。得遂賞賜勅書、緞疋、琉璃、磁器等類。如我親瞻天顏。不勝欣慶之至。邊鄙小罕。惟乞大主憐愛。鑒之鑒之。奏書微儀。哈搭一個、大小金錢二個、林親中內佛一尊、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小珊瑚一串一百三十六個、孔雀尾管子碗、孔雀扇一把、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各色藥一包、巴爾布帶二條、白卡契布三疋、各色布十疋、卡契緞三疋、巴爾布四疋、黑香一包、阿魯拉二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

布魯克巴在西藏西北。約行月餘。諸彥林親乃紅帽之傳。地頗熱。產大豬、稻、黍、豆、麥、瓜果等類。與中國相同。南行月餘。即天竺國也。其布魯克巴。在唐時歸附於內。曾賜給印冊。其印文曰唐師國寶之印六字。外有噶畢一族。原係諸彥林親分出者。日久勢漸大。後有諸彥林親之呼圖免喇嘛、巴克喇嘛木查兒至噶畢地方。噶畢留不放歸。再諸彥林親屬下之地納地瓦二處百姓。潛赴噶畢朝拜。由是兩家成隙。互相仇殺。噶畢力窮。於雍正十年。投歸貝勒頗羅鼐。請兵助之。敗諸彥兵於界地。於是諸彥林親亦遣使至駐藏大臣處歸順。並請赴都進貢。大臣因其兩家正相仇殺。暫留來使在藏。先將投誠進貢並兩造仇殺緣由起奏。於十一年春二月。差官前赴排解不就。復於冬十月。又遣辦理夷情之陝西督標遊戎和尚。並貝勒頗羅鼐所差噶隆中子。以及外委漢員。前赴適中之江則城解和。各取永和印契帶兩家貢使。於甲寅年正月始回藏。沿途供給糧駝。前赴京都。各有奏書。

布魯克巴奏書。天下含生共戴滿主西天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喇嘛查色立、布魯克巴古即諸彥林親齊類拉卜等。焚香望闕合掌叩拜。謹奏為恭請聖安。仰乞天恩事。西陲愚衆不辨善惡。妄行侵殺。西藏貝勒致書宣諭大主天恩仁化。我等不勝欣感。遣使大人貝勒處。乞准歸誠。復蒙大主賜以生平未覩之異數大恩。貴於黃金滿世界矣。此如天之大恩。實萬不能圖報。惟有感激恭謝天恩。但布魯克巴人愚如獸。不知法教。因與屢次噶畢搆禍。蒙駐藏大人轉奏大主憐憫衆生。特差官員噶隆為我等和解。又蒙西藏貝勒親赴江則。宣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每處設一碟巴照看辦事。諄諄致書教訓。我等俱感激欣然和好。自今以後。惟有感戴皇恩。永遠安樂。敬求者。有布魯克巴人等。多不知法度者。求大主賞以勅

印。以便管轄。且愚人上長大威。各守法度。可致生生世世子孫永得安生者。皆大主再造之恩。於大主別無所思。伏乞憐憫。時降教訓。鑒之鑒之。為此特差格隆布爾仲恭請聖安。伏乞天恩。並獻土產。各色卡契帶一條、卡契緞五疋、珊瑚一串、蜜蠟珠子一串、五色花布四疋、魯克巴白布二十疋、卡契小刀一把。月之吉日。

噶畢東魯卜奏書。天下含生共戴滿主西天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噶畢東魯卜喇嘛。焚香望闕合掌叩拜。為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事。東魯上合天心。恭順歸命。仰賴大主恩威。安生樂業。奏請訓旨之後。蒙賜以有生未見異數大恩。噶畢東魯卜不勝欣感。曾經恭請天恩。實不但今生。雖萬萬世不能仰教。惟有三寶佛前虔誠諷經。祝滿主西天大主萬萬年耳。但布魯克巴等生性愚昧。如畜屢生彼此生隙。駐藏大人奏聞大主。普愛生靈。差官員噶隆為我等和解。貝勒又至江則宣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教訓和好。各處碟巴照看辦事等因。致書教誨。如幼兒得母。欣感無既。今和好。惟感大主庇佑。宏恩安樂而已。拜求滿主西天大主憐憫愚生。賜以勅印。得賴恩威。便於管轄。所賜五城人民。彼亦知敬畏。各守法度。以安其生。此皆滿主西天大主憐憫再造之恩也。鑒之鑒之。為此特差使者商納克諾爾布。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並獻土產。奏書。哈搭珊瑚、金絲織成卡契緞、象牙一根、蜜蠟珠子一盤。月之吉日奏。

於雍正十三年夏。賞給勅書各一道。適噶畢東魯卜喇嘛已病卒。於是將地土人民仍歸諸彥林親管轄。內有不願歸附之民一百餘家。乃給與牛隻耕種。安插於適中江則地方。乾隆元年春三月。諸彥林親齊類拉卜濟親身赴藏。朝覲達賴喇嘛。並謁各大臣畢。仍回伊國。

又新撫歸誠南城巴卡餘樹納克樹等處。其地在四川西甯西藏三處之中。自雍正三年。經四川提督周瑛會勘。招歸版圖。於九年復經駐扎西甯散秩大臣達鼐奏請川陝派員再勘。以定疆界管屬貢賦。十年夏。西甯派員外郎五十七、筆帖式齊明、藍翎侍衛哈爾濟、遊擊馬受華、都司周乘元、遊擊李文秀、雅州府張植。西藏派主事納遜額爾黑圖、守備和尚。會勘分定。附近西甯者。歸西甯管轄。附近西藏者。暫歸西藏管轄。議得千人以上之部落。設千戶一名。百人以上者。設百戶一名。不及百人者。設百長一名。千戶之下。設百戶五六名。百戶之下。設百長三四名。每百戶居民。每年納貢馬一匹。每匹折銀八兩。按戶每年征銀八分。近西甯者。歸西甯道納收。近西藏者。歸西藏糧務處交納。內有腳巴喇布二處。共七十餘戶。一在南城近界。一在木魯烏蘇河邊。其二部落原未納過差。今將附近河沿者。令其當濟渡之差。附近南城者。於會盟時。令其傳送公文。免其納馬。頒給各土千百戶號紙。並唐古塔兒子蒙古字律例。令其遵奉回行。計西甯管轄番民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戶。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名口。共折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

計西藏管轄番民三十九族。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戶。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名口。共折征銀三百九十一

兩一錢二分。

唐盟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之。世二代二。使其稱贊是盟。大節留傳之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得知黎贊陛下二聖潛哲鴻被。曉全永之化。享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責。慈覩同心。以申憐好之意。共成厥美。今漢蕃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泯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或有積阻。捉生閒事。說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神人。然舅甥相好之義若難。每思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西路所遣唐差蕃使。於將殺交馬。其洮泯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須合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起。同聞頌德之名。頓無驚恐之處。行人撤備。鄉土俱安。永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美之聲。徧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國受樂。茲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與日月星辰之下。共陳刑典。爲設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事誓。背漢蕃背納破其名者。來其殃禍也。倘傾覆以及動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咸頌矣。

御製平定西藏碑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得尼、達賴喇嘛固姑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雖敵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頗極安甯。後達賴喇嘛之弟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羣衆公同之情。中間策妄阿拉蒲坦滋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毀班禪。毀壞寺宇。殺戮喇嘛。名爲護法。而實滅之。且欲窮揉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早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並禪搭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煙瘴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未有。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舅額神武。超越往代。天威所臨。惟歷掃蕩。復興蒙古所有。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舅額神武。超越往代。天威所臨。惟歷掃蕩。復興蒙古所向。尊奉法教。該康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共樂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石召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勤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三朝悉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如此舉行。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康熙六十年。雍正二年季夏月之吉。

內閣學士臣鄂賚、員外郎臣富保、筆帖式臣佛保、傅德、納遜、額爾克圖、四川松潘鎮總兵官臣周瑛、副將郭壽域、參將趙儒、遊擊高麟瑞、守備董之俊。

附錄

聖天子統御中外。覆育萬方。文德覃敷。化自古難化之族。武功赫濯。闢從來未闢之疆。允矣澤被無雷。威周出日。凡乘血氣。莫不尊親。獨策妄阿拉滿坦蠢爾無知。自外生成。遠井蛙之見。肆螳臂之雄。令郭多布等戕害喇嘛。荼毒生靈。逸城奏報。上廑宸衷。軫此方隅。陷於水火。爰命撫遠大將軍親王統領雲騎。駐節木魯烏蘇。居中調度。指授機宜。遣平逆將軍延信。由苦苦腦兒一路進勦。命臣噶爾弼統領川滇荆楚浙江滿漢官兵。由蜀進勦。弼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出蜀。至打箭爐、裏塘、巴塘、乍了、察木多。會集滇兵。整隊進發。一由類烏齊、結束、結樹、冰噶、三大、奔上。爲正兵。一由洛隆宗、說板多、達喇宗、沙上拉。爲奇兵。定期會聚喇里、竹貫、黑竹上卡一帶地方。宣布朝廷恩威。曉以順逆大義。撫歸戮叛。販散賊番。降服準噶爾。委授之藏王達格咱碟巴阿角拉復坦。兵不血刃。於八月二十三日。直抵召地。封倉庫以待西師。撫俗而甯土。招回哈拉烏蘇助逆之蠻兵。斷彼拉撒達木餽賊之糧。逆西師在前。我兵在後。而車零敦多布等拔散食絕。力竭勢窮。狼奔鼠竄。哉影遠遁。由是西來之達賴喇嘛。於九月十五日得以抵藏坐床。僧俗皆依。遠邇碩向。歡聲震天。梵音匝地。共祝聖壽無疆。山河鞏固。此皆上賴廟謨弘遠。王威遐暢。下仗總督年羹堯經理有方。糧糧充裕。兼之將士奮勇。共切同仇。所以道經五千。視危峯等蟻。有如平地。時值四月。冒犢煙瘴雨。甘若飴糖。壯氣如雲。有征無戰。成此克復之功也。勒之豐碑。聊記通途□年云爾。銘曰。天地爲界。日月爲期。一洗塵氛。永淨荒裔。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冬月吉日。總統滿漢官兵征西將軍臣噶爾弼。

竊惟□遠用□。非神武不能獨斷。克期翦逆。非容盧弗克萬全。我皇上恩周九有。德逼遐荒。萬國咸甯。舟車一統。正朔所被。未有如今日之廣者。不意策妄阿拉滿坦妄逞螳臂。塞外跳梁。荼毒生靈。騷擾鄰族。始侵哈密。繼採西藏。我皇上天地爲心。深盧一格之未靜。致有一夫之不獲者也。撫遠大將軍王體聖意。布德宣威。特保議政大臣宗室延信入藏。蒙聖上調京陛見。親授方略。加平逆大部軍。撫遠大將軍王於今夏出口。師次木魯烏蘇。選將調兵。計籌糧餉。親視渡河。平逆將軍統領滿漢官兵前進。恭承王命。領督標甘涼甯夏官兵。獲遇達賴喇嘛過河之後。賴平逆將軍調度有方。連營十二。周圍繞匝。分派大炮。擺列卡命。晝則馬於外。夜則馬於內。法令森嚴。號令整齊。守營肅密。宵夜不眠。輪番更替。逆賊襲營三次。俱被鎗礮打敗。殺傷無算。逆賊喪膽奪魄。遠竄遐奔。達賴喇嘛貝葉幢幡。安行入藏。男女合掌禮拜。喇嘛伏身躬迎。咸謂光天化日。均樂太平之喜。絕域遐荒。永享平靜之福。手舞足蹈。鼓樂謳歌。九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坐床。此皆我皇上乾剛獨斷。離照當空。容盧殿陛之間。決勝萬里之外。撫遠大將軍王知人善任。保舉得賢之所至也。平逆將軍之功。昭昭西域矣。麟得追隨驥尾。欣附龍鱗。爰紀其事。勒諸頊珉。以永垂不朽。欽

命議政大臣、鎮守山東全省地方、駐劄登州總兵官、都督事、加一級李麟題。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吉旦。

今之西召古之烏斯也。歸順天朝。歷有年矣。其地設有貝子公等。以統其番。歲丁未。伊等自相叛殺。荷蒙聖天子俯念唐古忒人民遭其苦累。特命大臣統三省之師。前來安撫。不絕一絃。未發一矢。而元兇就縛。彰明其罪。用正典刑。拯恤良番。安生樂業。遠近歡呼。老幼忭舞。共頌皇恩矣。查郎阿等目擩而知聖德高深。誠所謂無遠弗屆。自此永慶昇平。常沐帝澤於奕禩云爾。是記。雍正七年歲戊申月吉旦。

天恩國法。除暴安良。烏斯億萬頌祝無疆。雍正八年冬月。西寧總兵官越隆周開捷。

南山爲帶。楓樹爲旂。用彰威武。永奠番裔。欽命料理藏務。陝西永昌協副將馬紀師。

白打箭爐至藏。共設塘站八十四處。糧務六處。汛地十五處。程途、關隘、緊要、險阻詳後。

成都府至雙流縣。四十里。

雙流縣過黃河、新津河、至新津縣。五十里。

新津縣至斜江河。四十里。

斜江河至邛州。六十里。

邛州至大塘鋪。四十里。

大塘鋪至北站。四十里。

北站至名山縣。五十里。

名山縣至雅州府。四十里。雅州城外關口。前有鐵索橋。

雅州府至觀音鋪。四十里。

觀音鋪過飛龍關、至石家橋。三十里。

石家橋過滎經河、至滎經縣。三十里。

滎經縣至黃泥鋪。四十里。

黃泥鋪過相嶺、至清溪縣。五十里。

清溪縣至泥頭。七十里。

泥頭至林口。三十里。山路崎嶇。

林口過飛越嶺、至化林坪。四十里。

化林坪至冷磧。三十里。

冷磧至瀘定橋。四十里。其橋係鐵索爲之。

瀘定橋至大烹壩。三十五里。

大烹壩至頭道水。三十五里。過大岡山。金剛壩。大小相梯。路甚崎嶇。

頭道水至打箭爐。六十里。路甚崎嶇難行。出打箭爐。至鎮口橋。

貢諸橋至折多山。四十里。有番兵三戶。二處。有柴草。店

折多過大山、至納哇出卡。七十里。路雖不甚陡險。有獸。有人戶柴草。

納哇出卡至瓦磧。四十里。路平。有土百戶一名。草多柴少。

瓦磧至東俄洛。三十里。路平。有土百戶一名。草多柴少。

東俄洛過高日寺、大雪山、至臥龍石。六十里。山有獸氣。極高峻。柴草甚廣。

臥龍石至八角樓。三十里。有人戶。柴草。

八角樓至德慶營。三十里。過雅龍江河西下。營。有皮船。

德慶營至麻盞中。四十里。有人戶。柴草。

麻盞中過剪子灣、撥浪工、大雪山、至西俄洛。九十里。山大。有獸獸。盜賊出沒搶劫。有土百戶二名。柴草廣。撥浪工地方設有守汛把總一員。添兵十名。

西俄洛過小山、至咱嗎納洞。四十里。無人戶。有柴草。

咱嗎納洞過小山、至火竹卡。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火竹卡過漫山、至裏塘。七十里。裏塘有正副糧官二員。人民廣衆。有大寺院。不產五穀。微有柴草。駐紮營務。設有守汛把總官一員。添兵二十五名。

裏塘上漫山、至納哇奔松。六十里。有獸氣。無人戶柴草。

納哇奔松過山嶺、下卽海子塘。塘汛。添兵八名。過納嘛了大山、至拉二塘。一百里。有人戶柴草。山路陡險。崎嶇。有獸。強盜出入之所。

拉二塘過大漫山、至業籠寨。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業籠寨至立登三壩。十里。過二大山。無人戶。微有柴草。立登三壩設有添兵十名。山路陡險崎嶇。有獸。

立登三壩過大雪山、至大所。七十里。大所設有添兵十名。山路陡險崎嶇。有獸。無人戶。有柴草。強盜出入之所。

大所過大雪山、至小壩冲。一百二十里。有人戶。柴草。天氣暖。山路極險。有強盜出劫。

小壩冲至巴塘。三十里。巴塘有人戶。柴草。寺院。正副糧官二員。天暖。山路險窄難行。駐紮營務。設有把總一員。添兵十名。

巴塘過小山、沿金沙江下至牛古渡。四十里。有人戶。柴草。產稻穀核桃等物。

牛古渡至竹巴籠。四十里。過金沙河西下營。有人戶柴草。有木船濟渡。自巴塘至船。一日可到。山路崎嶇險窄。

竹巴籠至工拉。四十里。有人戶。柴草。此一帶俱產葡萄核桃等果。

工拉過岔子頂、大雪山、至莽里。八十里。有人戶。柴草。路雖寬。爲夾壩出沒之所。

莽里過漫山、至南登。六十里。有人戶。柴草。寺院。又有添人寺。其寺昔日雲南官兵所建。故名添人寺。其山名爲富靜山。有分界牌。乃西藏與南分界之處。

南登過漫山、至穀黍。三十里。有人戶。柴草。樑壩。

穀黍過漫山、至普拉。三十里。有人戶。柴草。

普拉至江卡兒、五十里。有人戶。柴草。有登脫崗渡。江卡兒。設有守汛把總一員。漢兵二十名。

江卡兒過大山、至黎樹、一百里。有人戶。柴草。煙瘴。設有守汛漢兵十名。

黎樹過漫山、至阿布拉塘、五十里。有人戶。柴草。路平。

阿布拉塘過二小山、至石板溝、四十里。有人戶。柴草。石板溝。設有守汛漢兵八名。

石板溝過大山、至阿足、五十里。有人戶。柴草。煙瘴。阿足。設有守汛把總一員。漢兵五十名。

阿足過二小山、至洛家宗、八十里。有人戶。柴草少。

洛家宗至乍了、九十里。多人戶。柴草少。有大寺。路徑崎嶇多石。其地番人性野好鬬。爲盜者多。駐劄務。設有防守把總一員。漢兵三十名。

乍了至雨撒塘、三十里。有人戶。柴草。路稍平而多險嶮。此塘係西藏安設。番防守。

雨撒塘過大雪山、至昂地、九十里。有人戶。山大高峻。路陡險。崎嶇難行。積雪經年不化。惡瘴時有。

昂地過大山、至王卡兒、九十里。有人戶。柴草極少。有熱水二道。

王卡兒至巴貢、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巴貢過二大山、至奔地、一百里。人戶稀少。有草無柴。時多惡瘴。

奔地過大山、至蒙布塘、八十里。有人戶。柴草。路崎嶇。

蒙布塘過大山、至昌都、里。多人戶。有柴草。大寺院。駐劄務。設有防守把總一員。漢兵二十八名。昌都又名巴塘。平。遍植樹。納樹。乃西藏四川雲南三處交界之地。山高峻險。多瘴氣。自巴塘至此一帶番夷。性最頑劣。奸匪最多。又有盜出邦。官角。上下游到。夾壩不時出沒。其搶劫日有。

昌都至惡洛藏、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惡洛藏至過角塘、五十里。有人戶。柴草。山高積雪。多瘴氣。

拉貢至恩達、六十里。有人戶。柴草。

恩達過大雪山、至瓦合塘、一百四十里。有人戶。柴草。此山相連數百里。積雪最深。瘴癘最很。歷來斃人頗多。

瓦合塘過大雪山、至麻里、四十里。有人戶。柴草。

麻里過大山、至三巴橋、四十里。三巴橋又名假夷橋。山路陡險。有人戶。柴草。

三巴橋過狄二大山、至洛隆宗、八十里。有人戶。柴草。有寺院。正副糧官。山路高峻陡險。

洛隆宗過大漫山、至紫妥、六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路平。有瘴氣。

紫妥至說板多、五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正副糧官。設有守防把總一員。漢兵五十名。

說板多過大漫山、至中譚、里。有人戶。柴草。

中譚過大漫山、至巴里郎、四十里。有人戶。柴草。

巴里郎過賽瓦合、至拉里子、一百二十里。有人戶。柴草。山高路險。積雪盛夏不消。

拉里子過小山、至冰塌、五十里。有人戶。柴草。正副糧官。路徑稍平。

冰塌至丹達、六十里。有人戶。柴草。路極險。崎嶇難行。

丹達過沙工、大雪山、至郎吉宗、一百一十里。有人戶。柴草。山高路陡險。積雪深數十丈。有瘴癘。

郎吉宗至大窩、六十里。有人戶。柴草。此處有兩條路。一由順濕而走四十里。其路稍平。但山路六十里路陡險窄。一由濕邊。夏天發水。腰滿蹄徑。不能行也。

大窩至阿蘭多、四十里。人戶稀少。柴草少。路平窄小。

阿蘭多至甲貢、八十里。無人戶。無柴。草少。路稍平。路旁生有酥馬草。若馬誤食。立倒。

甲貢至多洞、六十里。無人戶。有柴草。路崎嶇。

多洞過魯工拉、大雪山、至插竹卡、一百里。無人戶。無柴草。山不甚高。面長積雪。難行之高。

插竹卡過小山、至拉里、七十里。有人戶。無柴。微有草。有大寺院。路平。天道寒冷。不生五穀。拉里設有防守把總一員。漢兵二十六名。

拉里過大雪山、至阿咱、五十里。無人戶。柴草。不生五穀。山高極險。積雪瘴氣。

阿咱沿海子、至山潤、八十里。無人戶。微有柴草。路平。

山潤過瓦子雪山、至常多、五十里。無人戶。柴多草少。山高路險。積雪極深。有瘴癘。又名瀘拉山。

常多至寧多、六十里。有人戶。柴草。寺院。

寧多至江達、七十里。有人戶。柴草。江達乃西藏咽喉重地。設有駐防守備一員。漢兵一百二十名。

江達至順達、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順達至祿馬嶺、八十里。有人戶。柴草。

祿馬嶺過大雪山、至磊達、八十里。無人戶。柴草。山高路險。積雪不化。有瘴癘。又名蒲各苦。

磊達至烏蘇江、六十里。有人戶。柴草。自此以下至藏。道路平。

烏蘇江至臨欽里、四十里。有人戶。柴草。

臨欽里至黑竹上卡、六十里。有人戶。柴草。

黑竹上卡至拉木、六十里。有人戶。柴草。寺院。

拉木至德慶營、八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設有十防兵。

德慶營至砌塘、四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又名柔里。

砌塘過機虔河、至拉撒召地、三十里。機虔河即藏江。有木舡渡。惟此河之水西流。

以上自四川成都府起程。由打箭爐、察木多至西藏拉撒。雖程途止有五千五百九十五里。而層山疊水。峻嶺高峯。削壁懸崖。陰濕幽澗。險惡之處。實難枚舉。兼之雨雪非時而頻至。寒暄朝暮之不同。高阜之地則暖。卑下之區則冷。其有積雪瘴氣之山。陰雲常結。暗霧閉凝。日光慘淡。月色淒微。不惟草木不生。即鳥獸亦所不至。風能拔木。雨即成冰。舉步盡鳥道羊腸。上下皆攀藤附葛。地無十里平。天無半日晴。身至其境。萬慮皆空矣。

自打箭爐、由雀耳碟革草地至察木多路程里數。

打箭爐至折多山、四十里。
折多山根至剔茹、四十里。
剔茹至瓦七寨、四十里。
瓦七寨至邱寨堡、四十里。
邱寨堡至扒桑寨、四十里。
扒桑寨至上八義、五十里。
上八義至泥馬塘、五十里。
泥馬塘至雀雅、三十里。
雀雅過山、至拉池塘、五十里。
拉池塘至孜隆、六十里。
孜隆至拉撒褚、七十里。
拉撒褚至吉如褚卡、五十里。
吉如褚卡過小山、至章谷、三十里。
章谷下至狂資塘、五十里。
江資塘至竹窩、五十里。
竹窩過山、至勒公松多、四十里。
勒公松多過普玉隆、至甘孜、二十里。
甘孜過河、至白利、三十里。
白利至龍壩擦、五十里。
龍壩擦至阿里拉洛、四十里。
阿里拉洛至益隆、六十里。
益隆至碟革、四十里。碟革小地名七登
碟革界至羅敦、六十里。
羅敦至吉馬塘、六十里。
吉馬塘至林蔥、五十里。
林蔥至楮泥拉沱、六十里。
楮泥拉沱至林春科寨過河、五十里。

林春科寨至板的卡上半山、四十里。
板的卡上山下至巴戎、三十里。
巴戎至甲界、六十里。
甲界至江党、七十里。
江党至革拉、六十里。
革拉至革拉上、三十里。
革拉上過山、至峽隆搭、三十里。
峽隆搭至哈甲、五十里。
哈甲至哈甲峽口、三十里。
哈甲峽口至冲撒得、三十里。
冲撒得過山、至熱子、六十里。
熱子至察木多、四十里。

以上計三十九站、共程一千七百八十里。道路平坦、山亦不甚高險。柴廣草微、番民多住黑氈帳房、以牧放孳畜爲生、微有瘴氣。

自察木多由草地進藏路程。

察木多至惡洛藏、五十里。
惡洛藏分路至杓多、六十里。
杓多至昌都、四十里。
昌都至類烏齊、五十里。
類烏齊至達塘、五十里。
達塘至加木喇族、八十里。
加木喇族至江清松多、一百里。
江清松多至王岡松多、八十里。
王岡松多過四山、至塞耳松多、八十里。
塞耳松多至拉咱、六十里。
拉咱過山、至吉樂塘、五十里。
吉樂塘至擦隆松多、即春齊色擦七十里。
擦隆松多過山、至姜党橋、七十里。

姜党橋至拉貢洞七十里。
拉貢洞至汪族六十里。
汪族至結樹邊卡八十里。有人戶。大寺院。
結樹邊卡至三大偏關五十里。
三大偏關至噶咱塘八十里。
噶咱塘至葛現多七十里。
葛現多至拉里堡七十里。
拉里堡分右手進溝、至拉里界六十里。
拉里界過山、至吉克卡七十里。
吉克卡至沙加勒七十里。
沙加勒至積華郎七十里。
積華郎至哈噶錯乍七十里。
哈噶錯乍至胖樹六十里。
胖樹至仲納三墻六十里。
仲納三墻至納定同古六十里。
納定同古至黑竹工卡七十里。合進藏大路。

自察木多至黑竹工卡合進藏之大路處計二十九站共程一千九百一十里。

從西寧由木魯烏蘇一帶至西寧路程。

西藏拉撒至郎拉四十里。有柴草。
郎拉至們都三十里。
們都至甘定羣科兒七十里。
甘定羣科兒至沙拉六十里。有水田。茬草。
沙拉至達隴四十五里。
達隴過鐵橋、至夾藏墻四十里。
夾藏墻至羊拉六十里。
羊拉至旦木東邊六十里。
旦木東邊至魁天西里七十里。
魁天西里至石傑老兒六十里。

石傑老兒至噶欠六十里。
噶欠至哈拉烏蘇西邊六十里。
哈拉烏蘇西邊至郭隆五十里。
郭隆至楚木拉五十里。自們都至楚木拉。一路俱有水草。無柴。惟幾馬溝。無草糧。
楚木拉至綽諾果兒西邊七十里。
綽諾果兒西邊至蒙咱西里六十里。
蒙咱西里至蒙咱西里東邊四十里。
蒙咱西里東邊至沙克因果兒四十里。
沙克因果兒至泡河老六十里。
泡河老至巴木漢五十里。
巴木漢至蠢柯東邊六十里。
蠢柯東邊至一克諾木漢烏巴什五十里。
一克諾木漢烏巴什至吉利卜拉六十里。
吉利卜拉至因達木四十里。
因達木至阿木旦河四十里。
阿木旦河至哈拉河洛四十里。
哈拉河洛至卜哈賽勒五十里。自綽諾果兒西邊至卜哈賽勒。俱有水草。有羅紋。
卜哈賽勒至多洛巴兎兒五十里。
多洛巴兎兒至湖浪河六十里。
湖浪河至賽柯蚌五十里。
賽柯蚌至河清插漢哈達八十里。
河清插漢哈達至插漢哈達四十里。
插漢哈達至插漢頗爾吉八十里。
插漢頗爾吉至柯柯可旦五十里。
柯柯可旦至柯柯腦兒五十里。
柯柯腦兒至柯柯溝四十里。
柯柯溝至木魯烏蘇河五十里。
木魯烏蘇河至哈拉河洛七十里。

哈拉河洛至巴漢白彥六十里。
巴漢白彥至烏河那腦三十里。
烏河那腦至烏河那岐六十里。
烏河那岐至白彥哈拉四十里。
白彥哈拉至喇嘛托洛海川口五十里。
喇嘛托洛海川口至道塞勒河八十里。
道塞勒河至哈拉河六十里。
哈拉河至哈麻胡六太四十里。
哈麻胡六太至且克腦兒四十里。且克腦兒即是宿海腦。
且克腦兒至鎖里麻九十里。此一帶即黃河源。鎖里麻即黃河沿。
鎖里麻至荷葉兒打巴根七十里。
荷葉兒打巴根至畢流兎河口七十里。
畢流兎河口至畢流兎四十里。
畢流兎至垤里卜拉五十里。
垤里卜拉至得命腦兒七十里。
得命腦兒至哈隆烏索六十里。有鹽水
哈隆烏索至登努兒忒五十里。
登努兒忒至衣麻兎川四十里。
衣麻兎川至衣麻兎三十里。
衣麻兎至沙拉兎七十里。
沙拉兎至木胡兒七十里。
木胡兒至哈奢口八十里。
哈奢口至插漢鄂博兒三十里。
插漢鄂博兒至柯柯托洛海七十里。
柯柯托洛海至塔布灘五十里。
塔布灘至哈什哈水五十里。
哈什哈水至日月根四十里。
日月根至駱駝脖項四十里。

駱駝脖項至馬蹄溝六十里。
自哈賽勒至西寧俱有水草少柴木微有瘴氣此一帶有土番毽子二種皆以牧放孳畜爲生所居蓋係黑帳房蒙古包搬移無定但有水草處即住所食俱牛羊肉
以上自藏至西寧城計六十八站共程三千七百餘里。
自藏出防騰格那兒塘口路程。
西藏至夾普三十里。
夾普至浪子四十里。
浪子至莽里四十里。
莽里至得慶營四十里。
得慶營至楊八景五十里。
楊八景至卡子四十里。
卡子至乾海子四十里。
乾海子至桑駝洛海四十里。
桑駝洛海至楮登立嗎兒五十里。楮登立嗎兒即那曷兒
楮登立嗎兒布至那根初多三十里。係騰格那兒口子。自西藏至騰格那兒。俱有水草。此一帶人民係雀耳毽子二種。所居無帳房蒙古包。以牧放爲生。所食牛羊肉。
以上計十站共程四百十里。
自藏出防餘樹卡命路。此係西藏東北一路
西藏至哈拉墉三十里。
哈拉墉至彭多三十里。
彭多至黑隆傑三十里。
黑隆傑至節仲三十里。
湯清至江清八納卡八十里。
江清八納卡至所曾頂滾四十里。
所曾頂滾至納善塘五十里。
納善塘至春科巢九十里。
春科巢至甲里剛多四十里。
甲里剛多至先布松多四十里。
先布松多至陳布松多六十里。

陳布松多至興多六十里。
興多至必洛腮一百里。
必洛腮至擦桑納六十里。
擦桑納至曲尺松多六十里。
曲尺松多至洒多坡七十里。
洒多坡至噶閭一百里。
噶閭至噶儘五十里。
噶儘至魁欽八十里。
魁欽至納馬巒地一百里。
納馬巒地至清江八納那一百十里。
清江八納那至餘樹一百里。

以上自西藏至餘樹卡倫計三十八站共程二千三百里。又有餘樹之分防小卡共四處。每處設有漢土兵丁防守。

苦苦養白兔山齊岔河瀘古老。

自西藏出防拉薨卡倫路程。

西藏至夾普三十里。
夾普至浪子三十里。
浪子至拉咱兒六十里。
拉咱兒至粗布五十里。有人戶。柴草。
粗布過大雪山至阿里七十里。無人戶。有柴無草。
阿里至甲仲八十里。
甲仲至泥木根舉七十里。
泥木根舉至族貢八十里。
族貢至八各七十里。有人戶無柴草。
八各至大雪山根五十里。
大雪山根至臨宗卡九十里。
臨宗卡至闌卡五十里。無人戶。
闌卡至熟党八十里。

熟党至甲蠟六十里。
甲蠟至樂登六十里。以上一路。人戶稀少。柴草亦微。
樂登至魚骨柏四十里。有人戶。柴草少。
魚骨柏至噶拉一百二十里。無人戶柴草。
噶拉至賀洛五十里。有黑帳房。無柴草。
賀洛至插湯粗固七十里。
插湯粗固至日鐙七十里。人戶水草俱無。
日鐙至木處九十里。人戶水草俱無。
木處至柏林壩八十里。人戶水草俱無。
柏林壩至按列八十里。有黑帳房。微有柴草。
按列至拉克產五十里。有黑帳房。微有柴草。拉克產即拉孩。

以上自藏至拉克產計二十四站共程一千五百五十里。沿途俱有瘴氣。拉產又有分防小卡四處。

特布陀洛海。離拉克產十四日。約程五百餘里。天氣極冷。煙瘴最大。
拉克擦。離特布陀洛海七日。約程三百餘里。無柴。微草。有煙瘴。
庫克擦。離拉克產十三日。約程五百里。柴草俱少。有煙瘴。以上三處。各派漢土兵防守。
拉克欽。離庫克擦八日。約程四百餘里。此處地無人戶柴草。不能設兵營。惟於每月派兵巡哨查探一回。

自藏出防崩卡立噶兒路程。

西藏至噶爾壩三十里。
噶爾壩至蒙古五十里。
蒙古至乂立場末至傑蟲四十里。
傑蟲至拉末六十里。
拉末至烹多八十里。
烹多至熟正三十里。
熟正至擦木桑五十里。
擦木桑至八達四十里。
八達至撥浪苦七十里。
撥浪苦至三壩三十里。

三壩至奪洛得壩七十里。
奪洛得壩至哈拉烏蘇七十里。
哈拉烏蘇至胖米麻六十里。
胖米麻至阿木多八十里。
阿木多至投順納哇六十里。
投順納哇至瓦木吶熱麻五十里。
瓦木吶熱麻至冤爾居五十里。
冤爾居至熱麻拉撒七十里。
熱麻拉撒至巴思拉末期八十里。
巴思拉末期至白古束馬八十里。
白古束馬至布古江六十里。
布古江至遮龍七十里。
遮龍至楚隆八十里。
楚隆至彭卡六十里。
自西藏至崩卡立嗎兒五十里。
彭卡至崩卡立嗎兒計二十六站共程一千五百十里。又有崩卡立嗎兒分防小卡五處。設有漢土兵丁防守。
嗎爾藏胡叉托克托賴立拉撒必隆崩卡立。
自藏出防生根物角卡命路程。
西藏至騰格那兒塘口計十站共程四百十里。
騰格那兒過大雪山至哈隆七十里。
哈隆至雅雀三十里。
雅雀過大山至錯隆角六十里。
錯隆角至欺馬多隆二十里。此地有鳴鳴鄧·換烏拉·
欺馬多隆過二山至大海子五十里。
大海子至白納辛四十里。
白納辛過一山至白嗎哈力水六十里。
白嗎哈力水至吉都烈路七十里。

吉都烈路至拉卡兒工多六十里。
拉卡兒工多過一山至八拉五十里。
八拉過一山至查木哈四十里。
查木哈過二小山至郎卡六十里。
郎卡過大河至大鹽池九十里。
大鹽池過一山至卡雨哈二十里。
卡雨哈至西于工布四十里。
西于工布過二山至哈于工布五十里。
哈于工布過一山至達于峨所五十里。
達于峨所至恩達哈四十里。
恩達哈過一山至星于哈岡六十里。
星于哈岡過三山至色爾松多八十里。
色爾松多至生根物角五十里。
自西藏至生根物角沿途俱有瘴氣輕重不等水草柴亦微少人戶亦稀住黑帳房居多。
以上計二十一站共程一千五百十里。
自西藏由揚八景至嗎爾藏胡叉路程。
西藏至揚八景計六站共程二百里俱有人戶。
揚八景分路至峽布四十里。
峽布至桑陀洛海七十里。
桑陀洛海至楮定馬奔五十里。
楮定馬奔至桑白馬丁四十里。
桑白馬丁至喇定初多五十里。
喇定初多至騰格那兒界五十里有大海。
騰格那兒界小地名族隆角至郎錯五十里。有海子。
郎錯過大山山頂上有海子至逸中六十里。
逸中過三山至盆錯八十里有海子。
盆錯至海子頭四十里。
海子頭至提得爾六十里。

提得爾至邦塘五十里。
邦塘至巴業了五十里。
巴業了至凍錯七十里。
凍錯至噶爾藏胡又七十里。
以上計二十一站共程一千零三十里。

西藏由江孜至後藏扎什隆布路程。

西藏至番塘七十里。
番塘至降里四十里。
降里至曲水五十里。
曲水至巴子五十里。
巴子過大山至白地一百里。
白地至郎噶子七十里。
郎噶子至咱納五十里。
咱納至勒龍六十里。勒龍左手分路。通布巴。
勒龍至郭喜六十里。
郭喜至江孜七十里。
江孜至壯子五十里。
壯子至邊郎五十里。
邊郎至娘地及布六十里。
娘地及布至扎什隆布四十里。
以上前藏至後藏計十四站共程八百六十里。

後藏由咱党小路至前藏路程。

後藏扎什隆布至洛窺四十里。
洛窺至色木多一百里。
色木多至年木胡多一百二十里。
年木胡多至能本宗九十里。
能本宗至沙楮卡八十里。
沙楮卡至咱党七十里。

咱党至白地七十里。
白地至巴子一百十里。
巴子至曲水五十里。
曲水至能工巴四十里。
能工巴至獨隆岡四十里。
獨隆岡至前藏三十里。
以上計十二站共程八百四十里。

松潘由黃勝關出口至西藏路程。

黃勝關出口至兩河口六十里。
兩河口至出阜八十里。
出阜至甲望麻望七十里。
甲望麻望至殺鹿党五十里。以上俱有水草柴。
殺鹿党至八駕六十里。
八駕至江地克六十里。
江地克里駕至龍頭溪八十里。
龍頭溪由棟溪拜勝分路向西至途神兔過湟河至吾浪蟒七十里。以上有水草柴。人戶少。無
吾浪蟒至宗卡爾八十里。
宗卡爾至插漢禿漢七十里。
插漢禿漢至殺那吾臼七十里。
殺那吾臼至七氣哈賴六十里。
七氣哈賴至安定墩七十里。
安定墩至土神兔老七十里。
土神兔老至塔卉沱洛害五十里。
塔卉沱洛害至丹仲營六十里。
丹仲營至下牒論頓六十里。
下牒論頓至中牒論頓八十里。
中牒論頓至上牒論頓八十里。
上牒論頓至吾浪牒論七十里。

吾浪牒論至骨路半所利駕。共四站。每站六十里。遠出西寧進藏大路。

自黃勝關至骨路半所利駕。交西寧進藏大路苦苦袋。計二十四站。共程一千五百九十里。

兩河口分路至西寧洮洲路程。

兩河口至雜牛洞。七十里。

雜牛洞酬郎架嶺山、至柏香林。八十里。

柏香林至大草場。五十里。

大草場至荅兒寺。四十里。

荅兒寺至下包坐。五十里。

下包坐至潘洲。六十里。以上俱有人戶柴草。

潘洲至龍溪頭。八十里。

龍溪頭至獨磊蠡庫。六十里。

獨磊蠡庫分路向北走。至熱党。六十里。

熱党至猶論。六十里。

猶論至丹論。八十里。過二大小山。

丹論至納布鍋。八十里。係狹灘一道。過洮河。此河係洮河腰。又過灘一道。

納布鍋過一小山、至拽隋。八十里。

拽隋至舊洮洲。八十里。山小平坦。以上一路。俱有人戶水草。舊洮洲設有防汛守備一員。漢兵一百五十名。

自兩河口分路至舊洮洲。計十四站。共程九百三十里。

又由獨磊蠡庫分路、走鎖葫蘆至西寧路程。

獨磊蠡庫至物藏。六十里。

物藏至鎖葫蘆。八十里。去半。

鎖葫蘆分路至插漢拜勝。七十里。以上俱有水草。鎖葫蘆分路二十里。至湟河岸。

插漢拜勝至補勒哈數。六十里。

補勒哈數過大山、至庹納圖。六十里。

庹納圖至八哈海牛圖。六十里。

八哈海牛圖至安這介兎。四十里。

安這介兎至吾浪。六十里。

吾浪過大山、至拿木漢。六十里。

拿木漢至八勒布哈。七十里。以上俱有水草。無柴。

八勒布哈過一山、至蟒納。八十里。

蟒納過一山、至郎岸。

郎岸至歸德城。八十里。此城內係漢人。設有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漢兵一百四十名。屬河洲管轄。

歸德城過湟河、進溝、至果蜜。六十里。

果蜜過大山、至康城溝。八十里。

康城溝至盡爛門申仲。五十里。

盡爛門申仲至西寧。計十七站。共程一千零七十里。

又自熱党分路向北走河州路程。

熱党至江托。六十里。

江托至洮河腦。六十里。

洮河腦至多提。八十里。

多提至黑鋒。五十里。

黑鋒至捨納。八十里。

捨納至殺馬關。八十里。有高山。

殺馬關至河州城。七十里。以上人戶稀少。有水草。

以上計七站。共程四百八十里。

又自八哈海牛圖分路向正北走、至西海路程。

八哈海牛圖至吾浪勒革。六十里。

吾浪勒革至八漢圖勒。七十里。

八漢圖勒至一凱圖勒革界。六十里。

一凱圖勒革界至一凱圖勒革。六十里。

一凱圖勒革至插漢龍水漢。七十里。

插漢龍水漢過湟河、至插漢峩海。六十里。

插漢峩海至西海。一百三十里。

西海至西寧。計三站。共程二百十里。

以上自八哈海牛圖至西海。計七站。共程五百一十里。

此一路。人戶稀少。有水草。微有瘴氣。人民俱住黑帳房如蒙古薩子。

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差千總李仁哲勅印賜布魯克巴諾彥林親等三部落，從西藏起身至布魯克巴路程。

西藏至業党七十里。有人戶・田地・柳樹・

業党至札什彩六十里。有人戶・田地・柳樹・

札什彩至巴子八十里。有人戶・田地・柳樹・

巴子過大山、至白地、一百里。有人戶・土官・無柴草・

白地至南噶子七十里。有土官・有柴無草・

南噶子至勒龍一百十里。人戶稀少・有柴無草・

勒龍向左分路、至列龍七十里。有人戶・土官・田地無・柴草少・

列龍至殺嗎達五十里。有人戶・田地・無柴草・

殺嗎達至噶拉六十里。有人戶・田地・無柴草・

噶拉至遐拉五十里。有人戶・田地・柴草・

遐拉至帕爾六十里。有人戶・田地・柴草・係魯克巴・噶舉・西藏三交界之處・設有大喇巴・並領兵代奔・

帕爾過山至香浪四十里。有人戶・係土塔板・柳編房・有水田・產稻穀・帕爾過山大道・與中國同・其出產・桑蠶・竹木・花卉俱全・

香浪至仁進步七十里。人戶・產物與香浪同・

仁進步至東噶拉三十里。人戶・產物與香浪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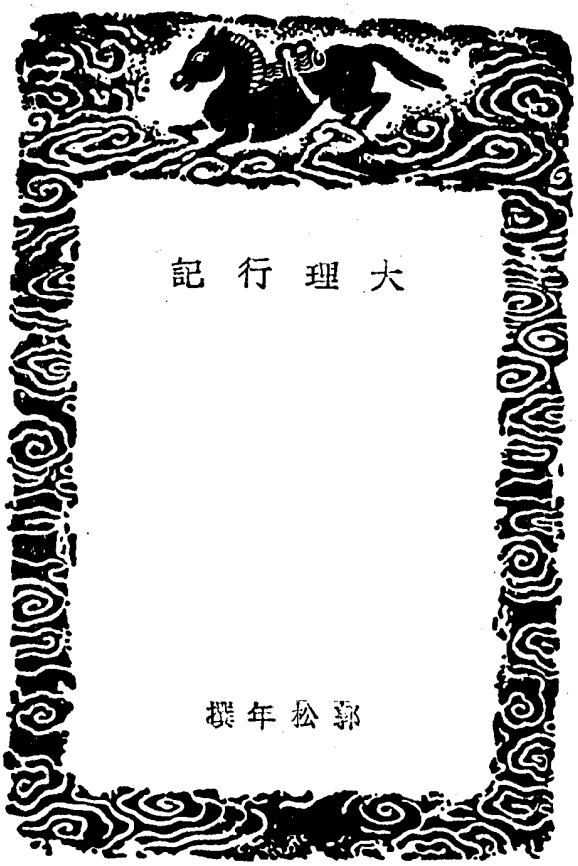
東噶拉山半上至喇嘛龍四十里。人戶稀・有大寺院・產物不如香浪・

喇嘛龍至西木多五十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內所住大喇嘛吉賽古魯・

此西木多，即諾彥林親避暑之處，所頒賜勅印，諾彥林親即在西木多接領。

西木多至札什曲宗。有大寺・亦諾彥林親避夏遊玩之所・

自西藏至札什曲宗，計十七站，共程一千零四十里。再札什曲宗進去兩日，地名崩帑，即諾彥林親住處。地氣頗熱，產稻穀豆麥菽麥稷，各樣瓜果菜蔬、雞鵝鴨魚、牛羊犬馬、山禽野獸，無不有者，仿彿與中國同。西木多與札什曲宗二處，地氣稍涼，故諾彥林親夏月避暑常居於此。



大理行記

元　郭松年撰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崖。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卽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句焉。川原坦夷。山勢回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見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蘊紫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嶲盜坡州。亦名清平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螳湖西管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崖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輳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崖。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盛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立柱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卽趙險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虞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峯巷建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晴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

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卽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川行三里。至河尾關。卽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貌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亘石橫梁。號石馬橋。爲導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卽蒙氏所築。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搆。巋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點蒼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坡陀。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社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纔搆。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之吐蕃。受鍾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卽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至大理。名陽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卽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登普鍾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泥。龍首關於鄧州之南。龍尾關於趙險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豈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模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巖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寶海。泉源噴湧。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風嘯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昭著。派爲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峯巒之間。雷霆砰轟。烟霞晻藹。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部。浩瀚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皐之奇。浩瀚汪洋。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苍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卽唐遣大匠恭韜微義所造。塔成。韜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烟靜境。花木禪房。水瀾漱。循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按。明馮時可滇行紀略云。滇南舊爲善地。六月卽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二也。地氣高爽。無梅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如碗。大樹合抱。雞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而更明。五也。花卉多異品。六也。鼠後至二十月猶間滿。七也。冬日不知。八也。溫泉處處皆有。九也。岩洞深奇絕。十也。因輯大理行記。附識於此。陸烜

滇遊記

陳鼎著

滇遊記

清 江陰陳 鼎子重著

平彝縣本衞地。明乙亥年始改縣設吏。南渡南重石橋。道傍有清溪洞。深十餘里。諸景與碧雲相類。大抵洞者皆洪水趨洩之門戶也。其中景勝。凡洞俱有。皆大同小異。俱碧乳融成石罅水氣所結。如兩廣之神仙園中之玉華、盧州之蜚仙、湖廣之梵陽。景與碧雲半相類矣。出清溪後戶。即紫泉洞。亦幽深可愛。遊者不倦。過楊威哨。哨如中原坦道。兩山繁林木矣。又多鸚鵡諸禽。鳴聲上下。頗傾客耳。

交水即新營。益州舊治。去交水西北百十里。往烏撒必由之道。交水兩水相交。平疇萬頃。民物豐阜。恍如江南風景矣。去予留寓之曲靖府方三十里耳。

馬隆州有義象冢。明天啓間。水西安氏叛。率衆犯州。滇省戒嚴。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日將暮。伏山澗中。鼻吸泥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鼻噴泥水。直抵賊壘。寇皆驚駭。復掩一賊。擲空墜死。陶之牙將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曉收師。象中毒斃而斃。土人德之。葬于南山。春秋祭掃。至今不輟。

木密關即木密所也。有小關。索嶺。上有武侯及索祠。祠前銅馬一。乃唐時物也。古柏參天。俱大數圍。道傍有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按吏亮盟南人於木密。即此也。

易隆驛屬尋甸州。東坡有詩。即木密所也。今已傾圮。去城十里許。有溫泉可澡。

大鄉山有海潮寺。寺頗清幽。多竹木。面海子。闊數十里。周百餘里。隔岸即嵩明州。去寺半里。道傍有毒泉。碣云。此係毒水。飲者傷生。楊林屬嵩明州。前朝所也。今省入州。出東關五十五里。即楊升庵愼題詩處也。

板橋驛出西關三十五里。歷鳥撒哨。度石梁。而至歸化寺。去滇城止五里矣。登金馬山。俯瞰城中。煙火萬家。樓閣參差。雙目頓爽也。自江甯至滇城。共七十三驛。計程五千二百餘。由洞庭水道。則過之而幾有萬里矣。

會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上有武侯祠。明末。永歷帥孫可望建宮殿。登極於上。今則成瓦礫矣。吳三桂邸在城西北隅。今惟餘池沼園亭之址在焉。

螺峯在城東北隅。倚山建元通寺。頗多亭榭。名人題句甚多。俱刻巖石。松楸頗盛。四時綠陰交覆。白雲瀰漫。差足遊覽。夏桂洲有五言律一首。鐫崖石上。其辭曰。古寺翠崖陰。危亭絕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仄徑攀蘿上。叢臺剗竹吟。南蠻秋日暝。哀響合猿音。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五日。廣信夏言題。但未考桂洲何事而至滇也。

城南七十里。即太華山。高峻凌虛。城西即碧雞山。相傳漢時有鳳儀此。所以王褒持節來祀也。城北蛇山直出雲表。如列屏翰。

金馬碧雞坊在南關外。乃百貨匯聚、人烟輳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風。

東郭有金牛寺。寺外八角亭中。有銅牛一。重數萬斤。以鎮水怪。蓋此地緣溪。每春夏盛雨。東北萬山之水。奔流如駛。往往衝圮民居。故範牛以鎮。明末孫賊僭號。取牛鑄錢。國朝水發。腰壞廬舍。今已復鑄。水患滅矣。

銅瓦寺在會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範銅爲瓦。覆寺三楹。春月。遊人畢集。

昆明池方數百里。跨雲南安寧晉寧三州郡。水如倒流。故曰滇水。無洩處。或曰。由西南流入金沙江以趨蜀。未知是否。

安寧州有溫泉。甲於諸泉。稱三絕。第一、無硫氣。二、則身有垢。不假澣濯。入水俱浮。三、有折癖者。一浴即產。

大理府爲天竺之妙香國。初屬羅刹。相傳觀音大士從中印土來。登點蒼山巔。跏趺信宿。今盤陀石尙在。化其地。結盧勒劵。剗洱海石壁。字跡宛然。

苍山峯頂有黑白二龍池。雲霧晦暝。暴龍千百出沒。黑池尤猛烈。樵者不敢近。木葉飛墜。霹靂隨之。白崖在大理東南。烟火萬家。有高娘寺。與迷都隔百里。迷都亦大村落。百貨俱集。地暖同交趾。沃壤數萬頃。

點蒼山一名蒼嶽。梵語者闍堀。蒙氏封爲中岳。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馮河。周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山也。有十九峯。夕陽峯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矣。山色苍翠欲滴。奇花異卉。徧於巖谷。四時不謝。早起開爽。日出後。即雲霧覆之。至七

八月雲霧收淨惟一白縷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其下多文石三塔寺後產者乃佳餘皆白石而已地暖無冰雹溪澗積雪厚數丈盛夏兒童盥盛賣之和以糖蜜可療飢但多食則生癭風瘴所結也

大理一名羊苴咩城狄青討儂智高史稱智高遣金龍衣而逆不知所終殊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冢尚存城內有兩司馬祠一祀司馬遷一祀司馬相如漢元封間遷奉使西征南略邛筰昆明相如持節開越嶲故皆立祠祀之隋南蠻叛史萬歲破之追近大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吾者過之萬歲踏其碑碑趺誌曰史萬歲不得仆吾碑遂爲復立今在高娘寺史公亦有遺像明萬歷間鄧應龍撫滇平鐵索箐赤石崖羣盜今有戴德祠此葉榆四遺愛也

盛通寺在郡南十里點蒼之麓又名蕩山寺峰巒環遶林壑幽深楊升庵寓寺小閣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升庵墨妙升庵往來大理永昌間近四十年訪於舊家得白古通元峰年運志其背樊文升庵熟諳其語譯爲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詳備登寫韻樓雞足雪山橫亘煙雲之表明末滇詩人唐大來薙染號擔當和尚亦寓此樓壽九十餘樓前白茶花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不活也

崇聖寺又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三塔矗峙隔洱海百餘里瓢望見中塔正方磚石甃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範四金鵝高二丈塔下遊人以巨石投地金鵝昂首長鳴音響清越黔國公楷書山海大觀四字文石鑿成一字縱橫四丈四石列塔前如屏銅鐘二各重十萬斤南詔建梅十三年造乃唐咸通年也大雄殿巨麗精巧覆以琉璃瓦墁地竝徑丈點蒼石甬道傍紫荊樹亦高數丈唐朝老梅狀若古松亭亭直上枝幹如檜柏大士像乃天雨銅汁所鑄高二十四尺滇西雨銅雨鐵乃常事不足爲怪然其理不可得而究也

黃花老人石刻草書在崇聖寺中字大如盤筆法飛舞相傳以檳榔殼蘸墨書者老人爲宋元間人自江右來住久仙去四絕句甚佳其辭曰王母洞東古佛室相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廢無人住滿谷西風栗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興來日掛百錢遊夕陽欲下山尤好深谷無人不可留帝遣名山鑿此邦千家落照西窗山人乞與山前地鶴托先開二十雙掛錢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宏聖寺在郡西二里舊名王舍寺浮屠三十丈十六級阿育王建寺前有楊升庵摹刻馮碑蒼山向有五百寺俱阿育王建今尚存六十餘處城內大慈大悲文殊普賢藥師興福而普賢最大爲祝聖所玉局峰下以唐御史杜光庭爲伽藍光庭自號青城居士滇縣人教授大理始開文教龍泉峰下有祭天臺相傳諸葛武侯征南在蒼洱駐兵數月見玉局峰下鳳凰一雙飛鳴而過公覽車徧歷榛莽得崱壁石龕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像其中而祀之又於石上鑿八卦今尚存焉

無爲寺在蘭峰半巖巖崱壁行茂林數里兩山豁然中開從絕澗左折入寺有石樓覓三十丈摳衣登之

洱海雪山近在几席有香柊五株大百圍高八九十丈太古時物也昔有二十餘樹喪亂時爲樵蠻伐盡此僅存者

芒湧溪在郡北二十五里昔有三十八庵嚴壑幽秀天風海濤時震林木蒼山中巖號雪山有盤石徑丈爲釋迦苦行地草石皆作旃檀香亦名香石巖傍有鳳眼洞有天生木橋其木半月一換四季長新人跡罕到惟樵徑耳與畢鉢羅窟相近皆點蒼古跡也然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永昌鶴麓皆有之不止大理也鑿鑿列剎相望蓋在天竺輻員之內爲阿育王故封曾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其舊址唐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行程曰嶺峰曰雞足山曰優波掬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鷲峰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跡也

蓋當日由西番行入天竺而轉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爲蒙氏地而黔蜀之道不通也白古通載釋迦在洱海證如來位而藏中載釋迦於靈鷲山說法華經其說相合又釋迦死時迦葉尊者在蒼閣崛山後入雞足雞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崛舍利塔見存與通紀酉陽雜俎吳船錄舊唐書俱同一轍然則世之所謂佛國者卽在滇南矣

大理西門外教場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爲大街子百貨俱集結茆如棚閣文武官吏共出彈壓以防蒼山後生猓搶刦唐宋元明相沿不廢如小街子逢二五八日聚於各市午過則散矣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今花斬伐無種風則處處有之下關稍甚耳自九月起至次年五月無日不排山倒嶽破屋揭瓦摩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室內然燈八窗洞開燈影不搖也過下關橋必下蓋盤冠否則飛颺而去矣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折處卽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處仍然大風不息諺云雨師好黔風伯好滇豈風雨果有所好哉蓋滇西瘴氣特甚有風則散亦上天愛人之至故生風穴於其間也

洱海源出下關北流合金沙江江屬麗江府所謂恆河也海產大頭魚食之皮脫土人不忌蒼山絕頂有高河菜七八月生紅莖碧葉味辛如芥

櫻桃樹梅多大數圍高數十丈白多於紅味酸澀連翹花徧於雜落黃色可觀杜鵑有五色茶花亦有黃紫紅白四種其大如盤夜合樹高廣數十畝枝幹扶疏曲折開花如小山覆錦被絕非江浙馬纓之比草麻數十年不凋其本可作梁棟土人以之搆堂屋番瓜如斛大重至數百觔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爲舟航梨至有七觔重者

雲南縣古名洱海縣南二十五里爲水目山水目梵剎容衆千餘

太和縣城傍蒼山學宮衙舍祠廟皆東向十九峯湖水進城潺湲不絕故民殷富土肥饒穀穗長至二百八十粒戎菽年前卽采供蔬饌土人謂之大莞豆藥有一百七十七種性良於他產惟附子自蜀中來土檄欖生雜落間如龍眼色紅黃味同閩中青橄欖黃柑產賓川者大如盤胡桃皮薄如紙山桃皮厚可榨油榛松皆不下遼東但味淡少遜耳花之屬四時不絕雖大雪五色爛漫略不萎謝草至五月始

生。以地不熟之故。然花獨不畏寒耶。理不可解也。刺桐花開於七月。極紅。旁映他樹山石皆赤。惟闊不香。梗葉之大。過闊闊二十倍。鉤藤亦出苔山。以之釀酒。名唾魯麻。

定西嶺在白崖西北。高數千仞。至巔則坦。如有水。可種桑麻。百萬頃也。四十里至趙州。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趨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勝屈。皆上峻而下坦也。至定西而盡。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雖履地。自覺懨虛。至永昌騰越。更入寄漢矣。

洱海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舟航來去。皆張帆而行。不假篙櫓。至八月望夜。海中出珊瑚樹。高數丈。漁者盡見。冬日大風。海水倒卓起。火光如山。

金沙江兩岸皆白沙。佛書所謂恆河沙。即此也。上流即狗頭國。今年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適日得土氣。狗人復生。聞其言。答之如狗吠。與之飲食。大嚼也。土官解來大理軍門府。因得寫目。後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餘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國王朱冠皁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中國同也。婚嫁則非。金沙江水經注所謂西洱河也。洱水合漾水溟水西南行三日八十里。至瀾滄江。即黑水也。自黑水東北行九千里。達於北京。東行七千里。達於河南大理。蓋中國之極西而迤南矣。

沅江武定之間。有魯葵山。方千里。民皆蓄髮。劫掠流毒。官兵不能制。地險絕。鴻荒以來。未見天日。過此。則銀場在焉。富甲於江浙。

文殊寺方丈而東。雞足當前。如列翠屏。雞足之東。玉峯出天半。此麗江小雪山也。登小雪山。即望見大雪山矣。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兔。味如乳酥。多食。口鼻出血。

雞足山在賓川州。汎洱海四十里。乘風而渡。兩日到山。三峯偃伏如雞距。頂有石門。佛大弟子摩訶迦葉。乘釋迦衣鉢入定於此。候慈氏佛下生。乃入涅槃。逢歲朝。四方緇素進香。自漢迄今不絕。大刹七十二所。闌若三百六十。小庵無算。傳衣。羅漢。迦葉。寂光。放光五大寺最著。每寺千衆。或數百衆。不等。皆刀耕火種。爲食。僧多卷毛鉤鼻深目穿耳。即曩在五臺京師及江浙閩粵所見乞食羅漢也。頗知漢語。迦葉殿在雞足之半。無三年不火。

賓川州瘴氣甚濃。四五月間。雞足道絕人行。更有變鬼者。婦女居多。或變貓、變羊、變雞、鴨、變牛、變象、馬。遇單客。則殺而奪其貨。村落中或有此種人。左右鄰必鳴官擒治。否則連坐。其人面黃眼赤。神情恍惚。容易識認。

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南趨南極。北則遶西極。合黃河而入中國。皆發源大理之洱海。即葉榆澤也。黑水源出吐番嵯和哥界。而流爲瀾滄江。以西洱爲黑水者非也。故足跡不到。蓋信書。不如無書也。

騰越鐵少。土人以毛竹截斷。實米其中。燈火煨之。竹焦而飯已熟。甚香美。亦有集居者。語言不通。地出琥

珀碧玉珍寶。蠻婦紐葉爲衣。飄飄欲仙。葉似野栗。甚大而柔。故耐縫紐。且可御雨也。

麗江府、土府也。有同知。掌府印。知府則木氏世襲。見同知甚恭。稱公祖。自呼曰治晚生。其東蒙化水寧三郡皆然。此三郡不若麗江繁庶。余曾至三郡。山川草木。皆不足紀也。麗江過雪山三四日程。皆喇麻居止。從此達中印度。僧俗俱戴紅帽。烏斯藏戴黃帽。僧稱大寶法王。紅帽者稱二寶法王。皆茹蔬。有幻術。能變化。大寶法王臨死。現七十二相。故土人皆驚怖。以爲活佛也。打箭爐近天全六番。余昔遊蜀。與天全副宣壯楊自唐相識。因入其地。豐庶甲諸番。百貨皆有。烏斯藏以打箭爐爲外障也。

臨安府漢蠻雜處。所轄之石屏阿迷二州。時有彝患。近日三韓徐印祖知石屏。以威德制之。患少息。郡出櫃子。有銅鐵二種。每蠻百八顆。銅色者佳。黑鹽井亦出。不及郡中。通海縣出紬與布。斜紋線織。極勁著。

澂江府最荒涼。然民淳易治。糧不逋。盜賊少。訟獄簡。易爲循吏。惟路南州稍悍耳。然苗猓之患。亦不免也。

廣西府近安南。有莫冶峯。高萬仞。終歲雲霧不開。在師宗彌勒之境。惟三月三日起至四月三日止。一月皎潔。遊人登其巔。望見安南宮室。山中多金銀礦。故民物富。雖中廣南府不及也。

楚雄姚安開化三郡。雖相間甚遙。而風土則相近。然肥瘠各異。故貨富不類。山川亦有奇異可紀者。洞壑亦有絕勝可遊者。山若凌華、欺偕、眇垂天鐘、黃雲紫絲。皆秀色可餐。川若丹池、墨海、雙溪、渡塘、荷澤、菱漢。皆可濯纓濯足。而五邑三州之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國。余曾徧遊三郡邑。車馬之資。飲食之供。皆各諸生傳奉。諸生之家。即余遊客之郵舍也。別時各有遺贈。土儀之盛。餽贈之豐。多至百金者。甚矣文教之重也。雖蠻貊之鄉。誦詩讀書之人。皆知敬其類。而文物之邦。其能若是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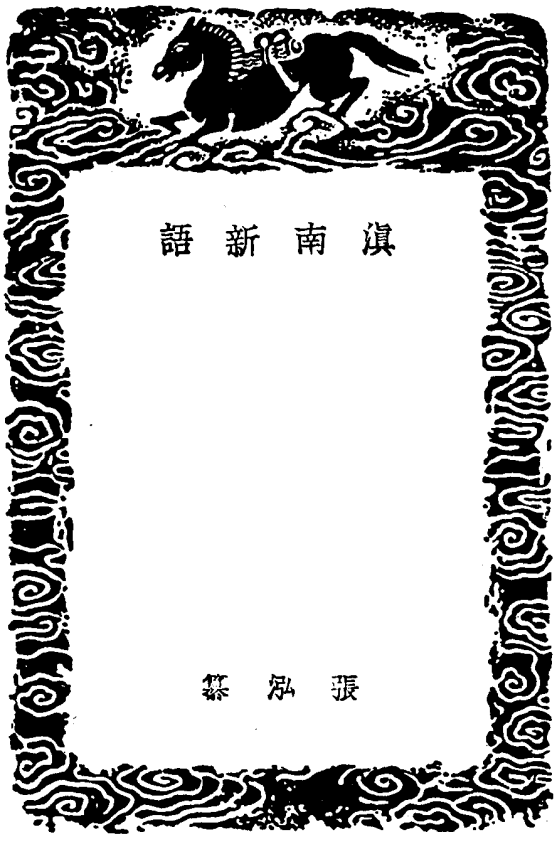
蒙化府產雞塊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汕甘香。可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蘭。入疏中食。則沁肺腑。渡溺皆馥。

武定府山川亦可流覽。但民貧土瘠。健於訟。悍於鬬。有燕趙風。所屬祿勸州。有洪冶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然。

永昌府瘴癘最濃。產寶石掘者。往往瘴死。井中出圍棊子。光潤如玉琢。勝會城出者。鐵索橋數處。架萬仞山巔。險過盤江百倍。然容易渡耳。

滇西多蜜餞物。蜜甚多。蠻人撲得大蜂。以長線繫其腰。識以色紙。迎風放之。乃集衆荷鍤鋪隨行。度越山嶺。蜂入土竅中。從而掘之。其穴之中。大如城郭。輒得蜜數百斛。故榴槤香附橘橙佛手柑木瓜香圓梅李川芎瓜茄多以蜜漬供客。復以酒醉蠭蜂。餉親友。如溫台之海味也。蚱蜢油炙如餌。或曬乾下酒。猓猓男婦小兒。見草中蠕斯之屬。即獸笑撲取。以火燎其毛。嚼吞之。

滇中苗猓僰蠻麼些之屬。擔負貨物。項戴半木枷。往行亦不暫脫。相傳武侯定南蠻。設此號令蠻蠻。使其不敢與漢人爲伍。以別貴賤。殊不知非也。彼戴木枷者。殆可負重。以便工作耳。



滇南新語

清 張泓纂（泓號西潭，滇軍旗籍人，監生，歷官鹽商運西道，有賓柳軒集。）

上行水

新興田地最饒，赤旱不荒，蓋由各龍潭之灌溉也。潭有五，或在山之頂，或在巖之下，最廣者曰黑龍潭，而白龍潭之水獨奇。潭居巖下，村人引水上行，能盤旋度山頂，頂畦俱滿，猶餘潤過嶺諸村落。俗謂彼村有女子，昔爲龍所娶，故逆水過嶺，以利其土，又藉有水行十里上牆頭之語。余思水性趨下，前人蓄不竭之潭水，殫其智力，築洄作渠，登科後進勢雖漸高，流仍平也。諺語殊可味。然別潭無效之者，又何故，或曰彼山少土而多石。

龍會親

新之三月三日，必風雲起白龍潭，大雨雹，至黑龍潭而止。俗云龍會親，且雹不損禾。余親驗之五年矣，信然。

神品蘭

滇之硃砂蘭稱神品，葉與建蘭同，花稍大，莖高尺許，一莖十餘花，色如湼丹，香清冽過諸種，開於夏秋之交，出南掌國，孟艮土人貿易攜歸，惟新興人善養，識蒙化間效之而劣，他郡邑種之不花，值頗昂，一莖需

銀十五星，然得一盆置書室中，對晚苦茗，真君子之室也。吾友周梅園栽數莖至維揭，人皆驚奇來親，門幾如市，乃性不耐寒，經冬槁矣。又有雪蘭，一莖三花，瓣如通草，心吐微紅，葉柔如線，秀美恰人，歲暮迎年而開，更覺可愛。

土主神

傳爲大士所化，作男像，滇人奉之謹，研和者，古玉乞城也。有廟，藏土主印，志載歲旱出印則立雨，余取視，一三角有紋，頗石耳，土人云印自吳逆兵火後已無靈。

通海山茶

山茶宜於滇，惟銀紅大紅二種，在在有之，無黃白錦邀各色，而常一樹千花，俱大如盞，瓣若連環相扣，洵足美觀。通海縣螺頂者名尤著。

藍杜鵑

通西楚雄大理等郡盛杜鵑，種分五色，有藍者，蔚然天碧，誠宇內奇品，余得一本，爲人索去，然滇中亦不多覯。

都拉

有草出通西，名都拉，能解諸藥性，凡市藥者，遠而乘之，誤入藥室，則諸品不效，雖砒石之烈，亦化爲烏有，限毒者用此立解，其形類梔子而黑。

氤氳使者

（北戶錄載稜逆草，苟草左行草，氣風獨搖草，皆爲媚藥，此其類與何地之多以草聞淫也。）合和草生必相對，夷女採爲末，暗置飲饌中，食所厚少年，則眷慕如膠漆，效勝黃昏散，不更思歸矣。反目者宜用之，多生夷地深山中，余戲謂友人曰，此氤氳使者也，合和云爾哉，而或則資以遣慾，謬矣。

九鼎香附

賓川州九鼎山廟中產香附子，大如橄核，中心橫切，作紅白太極圖，如繪，故用者奇而重之。

苴蘭城

滇之省會，即秦苴蘭城，傳爲莊蹻所建，週九里十三步，五華鎮其中，吳逆三桂築以宮闕，萬家煙火一片昆明，鷄山如拱，誠勝境也。山下即滇海，有大池，可百畝，赤旱不竭，土人於中種千葉蓮，有隄如西子湖頭，兩岸柳皆合抱，迤邐至御龍寺，寺祀龍神，花木扶疎，迴廊壁石，昔吳逆園圃也，去寺西北半里許，有逆家廟，俗稱洪化府，今改爲別駕署，丹垣猶在，餘蔓草矣。夫三桂受我朝大恩，若果精忠不二，國家豈惜待以沐氏，而乃謀逆自滅，獨何心哉。

龍藪

人謂滇地多龍窟，余初以爲不經，辛未六月五日巳後，省郡頗晴朗，忽亂雲起西北，近乃凝而不流，五龍夭矯，長百丈，懸空際，一護以白雲，餘則黑霧罩之，始見其身，可二三圍，漸上縮細如杖，其白者尾蟲蟲復自上漸下，如初從地起者，然突與白雲俱墜西城外，俄而雨點如飛，槁葉，龍仍冉冉升天表，白雲擁之，復

縮細如線而隧。未幾。西郊農民呈報。小龍白色。墜田間。蹂禾百餘畝。房屋圮近三十間。院司飭令驅置賑恤之。噫。滇果龍藪也哉。吾將學爲豢龍氏。

起旱蛟

乾隆己巳正月二十日戌刻。省城風雨大作。電光射人可畏。雷訇訇聲不斷。忽轟然一震。凡大小衙署。從外至內。中門洞開。雖重扉壁幢。鐍火俱熄。民居亦然。大小東關橫木重鍵。皆折若截薪。五華山之東北隅。官民廨舍。共傾頹一千六百餘棟。火藥局十一間。陷爲深阱五尺餘。局貯鎗刃。成風曲飛散。挂數里外各籬牆。焦瓴分插遠近街衢。及瓦礫中。炮重千百觔者。悉覓歸自城外各田間。余嫡家董策三觀察公署。鄰於局。亦化爲瓦礫場。向聞楚北康熙中失煙火藥局。與此情形相類。惟此有雷雨之異耳。當事以藥局起旱蛟。致並燬民居詳奏。奉旨飭賠。誠坐照萬里矣。

蛺蝶會

有綰青篆翠。翹翹如鬟處者。城內之北隅者。曰螺山。又名元通。於縣峭紆迴中。建元通庵。山半懸絕處。翼以危亭。登巔遠眺。則昆明可盥。太華可撫也。下有潮音洞。俗名紅孩。談其迹者。鄙謬解客頗。洞深里許。然炬可遊。今以藏奸塞。尚竅尺餘。存其意。惟每歲孟夏。蛺蝶千百萬。會飛此山。屋樹巖壑皆滿。有大如輪、小如錢者。翩翩隨風。繽紛五采。錦色爛然。集必三日始去。究不知其去來之何從也。余目睹其呈奇不爽者蓋兩載。

碧雞關

關在雲南府城西三十里。爲迤西咽喉要區。一峯秀拔。接太華諸山。山不甚高。而昏寧、呈貢、昆陽、昆池等處。了了在目。余從劍陽來省。必停輿久坐。流覽其勝。有雲海邊心胸之概。眞全滇第一區也。核關名所自。通志引漢宣道王褒入蜀禱金馬碧雞事。然廣輿記載四川崇寧縣有金馬碧雞神祠。與漢史符。則神之在蜀無疑。而志滇者引之。亦文人假事以炫異耳。但滇本益州地。其神之出處亦荒怪。卽謂爲實棲此關也。蓋無不可。

仙人骨

鎮南州之西。有平岡。產仙人骨云。爲仙蛻所遺。色白類雞骨。食之愈諸疾。余每過此。命童子拾各盈掬。幾盡矣。不轉瞬。琅琅復生。有心取之。又無所見。周櫟園書影所載。汀州藍田之蠟燭峯下產糯米色白雜沙礫中。若經火微煅。能治心痛。亦取之無盡。正與此同其異。

淮陰後

廣南府有韋土官。傳爲漢淮陰後。當鍾室難作。客匿淮陰三歲兒見蕭相國。蕭云。中國不可居。惟急跳芻耳。乃遣客致兒於趙佗。且遺佗書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遂養爲己子。封之廣南。賜姓韋。存韓之半。今族繁。世官於廣南。開所藏鄧侯書、尉佗詔。俱勒之鐘鼎。然余常疑之。夫淮陰之誅。夷及三族。雖赤帝子假手於呂雉。而何實爲謀主。豈不知嬰杵爲鑒。余意爲此者。其嗣生之流與。

魚金帶

劍池產鯽魚帶。其魚與常鯽無異。重亦不過觔許。腹內有帶如鰾。寬二三分。長尺餘。玉色晶瑩。多或八九。蓋冬深帶滿腹脹裂如被刮。帶從孔出。買魚烹食。甚鮮美。取帶曝乾。應手脆折如粉。

琵琶猪

取猪重百餘觔者。去足。刳腸胃。剔諸骨。大石壓之。薄膩若明珀。形類琵琶。因名琵琶猪。麗江女子挾以貿遠盧。若滇陽商婦也。

生啖蔬

碎切生蔬肉雜以生豆腐、豆瓣、蒜、醋之屬。或挺擊豕鹿。叢草燎毛。入澗滌淨。做前切製。均生啖。如嗜珍錯。過佳節。則比戶皆然。然劍人究以燎毛者爲上品。

黑鹽井

大井、東井、橋井、新井、復井、沙井。爲井六。黑鹽其總名也。東沙二井在溪河中。東井有天然石礙障上流。又增以壩。俗名曰猪嘴。四時無泛淡之虞。且河濫井益鹹。大異他井之視霖雨若仇也。沙井則夏秋沒洪波。臨洞所煮鹵甚微。例作餘鹽。大橋新復四井俱穿自山根。與東沙二井迥異。深各五六丈。架木如梯而下。及泉各一二眼。積溢過眼。泉卽潛不湧。然鹹泉必依淡水以生。復井淡泉居鹹泉之上。仰塞猶滴。必益盛別傾之。大滿則鹹解。水混益。覓補每不易。隔鹹泉數武開淡井者。惟大新二井有。然晝夜井汲。互相益縮。而在河岸下之橋井與東沙。俱無淡泉。蓋鄰於河也。汲鹹用皮袋。去淡特桔槔。鹹泉覆以屋。汲貯於槽。所司秤量而出。竈戶領以煮。掘地爲竈。約坎深四尺。長逾丈餘。後稍昂。坎內沿以石牆。高過坎三四寸。寬可六七寸。外繞小石渠。坎前開火窗一以爨。壩內平坎處。廂層齒齒安磨鍋片。架重六七十觔大鍋五。後層坎內直間以壩。高如坎。排大鍋四或六。儘後安大鍋二。高出前鍋五六寸。各鍋相次之際。小則掩以泥。大則以小桶子鍋周匝實之。先注鹵於前層各鍋內。煮乾三四分。則轉注後層。而前層復上新鹵。迨轉至極後鍋內。以杓揚試。水鹽已相半。鍋或沸。以竹枝鉗生豕油醮之。卽止。尾二鍋鹽先結。邊實中虛。名曰鹽垤。取出。安騎壩各鍋內。火足。則中邊皆實。而鹽成矣。餘鍋大小剩微鹵耳。其成鹽各鍋。始俱染以潛油。乃登竈受鹵。及鹽成。堅如石。猶鍾鬱始盤脫。每脫曰一平。大鍋解之作五六十觔塊。乃秤而加印記。載以歸省局。其竈八日一易。竈丁和坎渠各殘泥入鹵復煮。故色多黝。但不宜久積。久則臭蟲穴以處。解之。常流血。此外有獅子鐙、蓋柿餅沙包磚塊等鹽。皆他產之象形以得名者。

滴水箐

箐在復井南二十里。無井。兩山如複牆。僅一線天也。中有石壁削立。壁間小孔。滴水淀凝。其下有澗。澗上盈溝。土人汲水仰瀉壁上。隨流下溝。卽鹹。度入竈內。煎之成鹽。年獲三四萬觔。夏秋雨多。卽停煎矣。

象羊廠

自楚之武陵。過辰沅。度夜郎。抵貴蘭城。征人如梯石登天。星月漸低。若可捫。山蟲蹠。不異蠶叢。偶坦處曰

壩子。即城爲郡邑。耕者繞其間。田皆有泉。常涓涓不投旱。山產五金礦。余牧新興。聞有湯丹者龍等廠。勞勞未遑一覩。乾隆甲子夏五。攝路南篆。亦有廠市。視事即檄辦秋闈。又不果往。乙丑春。路民登城西象羊山地。得礦苗。呈請開之。遠近來者數千人。得礦者十之八九。不數月。而荒墟成市。即名之曰象羊廠。余始因巡閱得其概。其山不甚深峻。方未開之先。旦暮有白色象羊。散滿巖谷。村人逐之。皆化爲流雲。山因以得名。迨甲子冬夜。有聲自山起。殷殷如雷。漸至城內。比戶疑爲祟。汛官李鳴岐。常於三鼓後。率兵巡營。施鎗炮。而響如故。且聞聲在東。追之則西。至西亦然。奔馳逾月。迄礦見始寂。夫地不愛寶。以養民。民賴此以生者。將千萬指。故未出。現象羊。將出。有先聲。蓋山靈之所以深示其慎重也歟。按、路舊有廠四十七。開自勝國。今已大半竭。餘鳳凰紅石大龍泰來數廠而已。歲共產銅不萬觔。其不加封閉之故。綠產綠碎石也。石色如鸚鵡翠羽。光膩若凝脂。淨者可混綠松。每千觔。獲銅不及一二十觔。琢爲器。價數倍。象羊獨無。象羊之廠。踞山巔。羣裹糧搭廬棲其上。曰火房。招集工丁。曰小伙計。或稱弟兄。司飲食者。爲鍋頭。架鑊木者。爲廂頭。開礦。曰打礦子。碎有引線。老於廠者皆識之。依線打入。一人掘土。數人負出。曰背荒土。內有豆大碎子者。曰肥荒。檢之。尚可煉。以易油米。碎之深下者。曰井洞。平開者。曰城門洞。洞中石礫土砂者。曰天生洞。洞口不甚寬廣。人皆偃僕入。廬內陷。支以木。間二尺餘。支木四。曰一廂。洞之遠近。以廂計。上有石。則無廬。廂亦不設。洞內五步一火。十步一鐙。所費油鐵。約居薪米之半。而編查防奸。控制得宜。則有司之責蓋重矣。礦之最佳者曰綠錫礦。煉千觔。則銅居其五六。次曰白錫礦。爛頭錫礦。再次曰硃砂錫礦。銅居其三四。下者曰牛版筋。僅可敷炭價。若夾石碎、稠碎、哈碎。則每千觔不過獲銅四五十觔。得不償失。遇者有憂色。咸品搭於佳碎內以煉。煉礦曰扯銅。其法。碎千觔。用炭七八百觔不等。鎔如夾牆。底作圓窠。鋪以炭末。始加炭。碎置炭上。竅。其後置風箱。前下開孔如半月。封以泥。稍上。復開一竇。火盛。碎鎔。則礦自此出。而銅沈於底。礦竭流。即銅成之候矣。鈎去半月封泥。先鏟餘炭。既淨。用米飲潑入。設投以水。則爆炸。而銅不完好。少間。銅面凝結。鉗出如蟹殼。次第潑取。每鎔得銅可六七餅。呼之曰元。嗟乎。何天地之生物無盡。而人之取之者亦無遺策也。至土洞深開。爲積窠所陷。封洞門。人亦氣閉卒於內。常數人及數十人。歲所間有。可異者。後人不知其曾浮。每重開。或旁及。見屍橫斜。爲寶氣所養。面如生。有突立向人索飲食者。迅則唾而啐之。即僵仆。名曰乾蠟子。人習見之。無足怪。新廠尚無。余聞之老於湯丹者云。每廠衆推老成一人爲客長。立規最嚴。犯者受其責辱。不敢怨。常有東西異線打入。共得一碎者。必爭經客長下視。定其左右。兩比遵約。釋競。名曰爭尖子。品尖子。向非廠規素立。懲衆之命。鳴。豈鮮也哉。

風土異

滇之天無大寒暑。而五穀成。地有大川澤。而蝦蟹絕。辰風西息。日揚沙以拔木。必自西南來。三旬則雨至矣。風烈於冬春。而僅夏秋。雨盛。風乃稀。佳節吉事。藉地以松毛。否爲不敬。巨富不過萬金。以一二百金設典鋪。亦稱富商。女子纏足不裙。多隨地坐。衣不忍浣。恐頻浣而損。雖士子近前。亦每令人掩鼻。有街無市。人貨集於趕街之期。間時闖然。

瓜菓異

滇之香櫞佛手。大倍閩粵。而不香。瓜梨杏棗櫻桃蘋果之類。味俱淡。有黃果類柑。亦然。惟元江之荔枝。阿彌之綠石榴。晉寧之天生梨。差堪沁齒牙。回憶中原佳品。蓋渺渺瑤池也。

夷異

滇夷種多。而俗異性殊。擺衣柔狡。沙人剛戾。玀玀恐癡。猻子淳記仇。數世猶報。各居巖穴。能陟險。或刀耕火耨。或射獵爲食。皆難以禮法繩。惟麗郡中甸維西之把猓猓、猓模猓。剽悍奉喇嘛。其親死。必延喇嘛問之。名刀把。或擦媽向屍誦經咒。刀把謂死者無罪。則懸屍山樹之巔。以風曰天葬。謂有罪。則籠屍沈諸江。曰水葬。或割屍飼禽獸。而火其骨。截脛骨作笛。吹之。曰火葬。此皆梵書捨身餵鷹虎之說也。然各種多食生。且有噉生蛇者。男女皆佩刀。習鏢弩。好鬬輕生。服飾詭異。難以繩繩。自設流官後。有廳守管舉宣能化導。革殘骸之俗。偉哉。

口琴

剖竹成簧。取近青長三寸三分。寬五分。厚一分。中開如笙之管中。簧約闊二分。簧之前筍相錯處。狀三尖犬牙。刮尖梅薄。近尖處厚如故。約後三分。漸回薄。至離相連處三四分。復厚。兩頭各鑿一孔。前孔穿麻線如縷。以左手無名指小指挽之。大食二指捏穿處。如執柄。橫側貼腮近脣。以氣鼓簧。牙其後孔用線長七八寸。尾作結。穿之。線過結。阻以右手之食中二指。挽線徐徐牽頓之。鼓頓有度。其簧閃顫成聲。民家及夷婦女多習之。且和以歌。又一種寬僅半。兩端瘦削。中作一牙。簧無孔線。三片并用。而音各異。以左手前三指平執而吹。以右手前三指參差搔其末。亦咿喔可聽。似有宮商。此惟二別邇及關州之夷女盛吹之。

溜渡

響水關旁飛峭壁。兩岸懸絕。中臨深淵千丈。水如沸湯。石嶒嶒攢排利刃。一失足則成齏粉。浮木觸之立碎。前賢作鐵索橋。懸架板屋於其上。遂爲通大理諸邀之坦途。瀾滄江渡更覺險奇。兩岸險逼。無隙可施鐵索。土人乃作溜渡。俗名曰溜筒江。江寬阻約二三十丈。用大竹纜。圍徑尺者二。牢繫兩岸石樁。渡彼岸者東高。渡此岸者西高。以堅藤或絞竹作三圈。牢加罹織。以圈貫纜上。曰溜筒。欲渡者。以繩縛圈中。與縛放豚而肩之無異。岸人力送。即梭逝至半渡。藏弓彎。筒亦搖蕩如秋鞦。少停。必自以兩手遞援。始登彼岸。左往右來。兩無礙。至貨物亦縛於圈內。另以細繩繫圈上。溜至中。恐或停阻。用力抽曳。便動而易下。亦頗迅。昔運軍糈出口。由二別邇渡浪滄。皆閱此。

眠龍洞

洞在鶴郡山中。爲郡人李某題。所謂眠龍者。相傳建文曾駐錫於此。余考之野史。稱建文遜國時。從亡惟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同避。跡於鶴慶浪穹諸山中。洞喚眠龍。或據是乎。雖眠龍洞十數里。有潛龍庵。雙忠蓋在焉。蓋即應能希賢兩君埋玉處。庵之昔爲建文所居無疑。而洞爲建文所常往來。更足徵矣。及讀新頒明史。見建文殉國事。始恍然於齊東之惑人也。乃如是。

捨身臺

鳳眼洞在檢城西蒼山旁支也。城距洞十里。山徑寬坦而陡。上宜馬。下宜轎。中有龍鳳寺。寺爲偏提督闢建。屋僅數椽。可收大理全境。鳳眼居其南。中有捨身臺。上空下洞。杳冥莫測。近臺吐崖懸虛際。步未及而心已怦。崖畔有仙人牀。平石耳。蹲寺北半里許。即龍眼洞。欲尋崗旁。險難莫足。歸寺。覽遊擊曹士貴詩。並重修寺記。文簡明。詩亦佳。有空山寒不夏、老壁色常秋之句。洵妙才也。

齋壁玉

龍鳳寺牆粉皙壁。約千尋。聞壁上有綠玉。水從中出。視之。綠色一圍。不及尺。無光而燥。似以銅綠染之者。王遊擊順業云。昔壁潤可愛。後爲麗江沐土官以藥箭射之。乃晦。老僧云。此玉尾耳。頭在箐內。人不能取。姑沒勵之。

地震

今上辛酉歲。余始入滇。牧新興。聞其地常動。未之信也。乙丑閏邊。牧劍川。越六年。間日無風。地每作聲。或微搖。篤琅鏘鈞競如鳴珮。然亦偶耳。庚午。簡調提舉黑鹽井。奉老母攜眷屬之新任。士民祖道。既深戀戀。而劍署之河房亭榭、碧水紅橋。凡經余點綴者。亦覺依依不忍別。辛未。竹溪遙傳劍川五月朔午時地震。而黑井處萬山中。莫究其實。以爲此予昔見事。無足詫。秋七月。忽接飛檄。調余復回劍任。辦理災後事宜。檄開民人屍斃千餘口。城垣衙署倉庫祠廟民居悉爲瓦礫。余即欲星馳就道。而署楚雄府者。苛於交盤。強絆至十月下浣。始離黑井。然爲劍民切切抑鬱。廢寢食者。幾三月矣。兼程趨劍。於仲冬望前至境。父老紳士數百人迎馬首痛哭。謂天幸餘生。復獲覩余。予亦不禁相對潸然。即住海虹橋梵刹。而詢地震始末。及災後各倒懸狀。衆云。父母去後。自冬及春。州人已苦疫。地若波戴舟。撼甚。勞稽陳跡。每甲子後遇辰戌丑未年。必大震。憶六十年前。逢戊巳。驗凋瘵過半。今又遇甲矣。且逢未。萬姓預有憂色。五月朔日卯時。地已搖。辰刻。日蝕復明。煩熱而氣昏慘。無風。至巳動甚。屆午。有聲西北來。如驚潮決障。萬馬奔騰。煙塵蔽空。行者立者。盡顛躓。屋宇如摧槁。始猶匍匐思避。繼皆昏迷撲地。莫知所以。震既定。將一時。萬籟俱寂。靜若長夜。更一時。哭聲震天矣。萬家樂土。倏變蠶叢。街衢阜塞。忘城南北。既不知何處爲吾廬。且不知吾之骨肉親戚存亡安在也。依稀檢索。死態萬狀。不忍備述。四鄉皆然。鳥巢頓散。山石飛擊。虎豹亦斃。惟西南稍輕。其計死者三千餘人。傷重繼亡者。二千餘人。破顱斷臂、毀面跛足者。難更僕數。傾屋一萬九千餘間。最異震後。城內外井悉涸。無點滴。而釜甑皿物全損。斷火食者數朝。東北太平等村。悉爲劍海所浸。海尾若長夜。更一時。哭聲震天矣。萬家樂土。倏變蠶叢。街衢阜塞。忘城南北。既不知何處爲吾廬。且不知吾之骨肉親戚存亡安在也。依稀檢索。死態萬狀。不忍備述。四鄉皆然。鳥巢頓散。山石飛擊。虎豹亦斃。惟西南稍輕。其計死者三千餘人。傷重繼亡者。二千餘人。破顱斷臂、毀面跛足者。難更僕數。傾屋一萬九千餘間。最異震後。城內外井悉涸。無點滴。而釜甑皿物全損。斷火食者數朝。東北太平等村。悉爲劍海所浸。海尾

若長夜。更一時。哭聲震天矣。萬家樂土。倏變蠶叢。街衢阜塞。忘城南北。既不知何處爲吾廬。且不知吾之骨肉親戚存亡安在也。依稀檢索。死態萬狀。不忍備述。四鄉皆然。鳥巢頓散。山石飛擊。虎豹亦斃。惟西南稍輕。其計死者三千餘人。傷重繼亡者。二千餘人。破顱斷臂、毀面跛足者。難更僕數。傾屋一萬九千餘間。最異震後。城內外井悉涸。無點滴。而釜甑皿物全損。斷火食者數朝。東北太平等村。悉爲劍海所浸。海尾

承僅。始於壬申九月朔。至季冬。已報竣。惟城垣以部駁未及造。而兩載之中。又自有夙夜遑遑更爲吾民謀衣食者。

挖河

劍川有池。曰劍海。周四十餘里。上納麗江維西萬山之水。下由海尾河西達沙溪。走浪穹縣。匯大理諸水。而趨金沙江。海尾河長一千九十餘丈。寬約七丈。平時劍海水漲。賴此以爲宣洩。海水如鏡。漁舟千百。菰蒲荇藻。掩映其中。四圍山樹。頗類西子湖頭。沿湖村莊田畴。錯落如畫。亦邊末之巨觀也。辛未夏震後。東北地下陷一丈五尺。水勢逆趨。致桑蓮太平邑頭等七十餘村。屋宇田地。悉爲巨浸。海尾河水涸不流。土人誤謂河身震高。而不知東北陷下也。署牧某匿不報。七十餘村民人。流離弓四方。而催科之令。數月如風雨。余復任。履村細勘。訪查形勢。用水平較量。始知東北地低。海尾河一丈五尺。無怪西涸東浸。河不受洩也。始具詳請緩地震災民賦。又請深濬海尾河。以疏洩衆流。上遊俱俯允。因前牧未報。不便遽時具題。遂將開河事宜。委余私自經營。爰自辛未冬至癸酉春。躬自節省。糲食典衣。捐養廉一千八百金。合郡士民。亦踴躍幫工。前後勵夫十餘萬。築壩開河。深一丈五尺。長盡河境。始放壩。海水洞洩。三日始平。而東北諸村落地畝。仍桑田矣。哀鴻漸復業。初各村被浸。無人敢以地陷聞。追呼如故。余至。以水災報。併請將未完民欠。作三年帶徵。蒙制撫委員查勘。七十餘村。被水田地共一萬畝零。題請賑恤。按照分數。豁免錢糧。至河開地涸。復勘有水沖沙壓者四十餘頃。仍詳請永遠免科。又蒙題奉旨允行。而七十餘村之疮痍。始全甦矣。是年。碩制軍巡邊至劍。見村落整齊。人民熙皞。城市一新。顧謂余曰。致此州不類被災者。皆由賢司牧之苦心經營也。

水溢

癸酉春。既開濬海尾河。深已一丈五尺餘矣。放壩後。各村田舍已復舊。惟劍河中水出。較昔有加。而遇遭海岸。不似向有餘地。上流諸水。亦不增於往日。竊疑之。乃浮舴艋。遍歷海心。遇水花噴起。廣數畝。如輪、如蓋、如盆盎、如散珠者。不知幾千萬狀。高水面約尺許。有聲。大則濟南之趵突。小則江南之珍珠泉也。舟人不敢前。強就之。如涉巨浪。詢之老漁云。此水新湧。向未覩也。記前歲地震後。即噴起。出水面五六尺。色始黑。而後漸黃。老民曾報前任。因畏險未勘。今高湖面才尺餘耳。何足異。余次日復集漁舟數十。分棹湧處。用鉛錘貫以繩。墜下至底。深三丈七八尺不等。此海心原有暗泉。因地震泉坼。氣過洩。乃砰衝若是也。始知海水較昔加半之故。報明立案。

湯池

古湯池。擅名者。陝之華清。爲天下最。而雲南在在有之。如宜良浪穹等處。水俱如沸。有硫黃氣。可以燒雞豚。亦有浴池。土人咸浴之。鶴慶牛街有山。巖巖高十餘丈。峙路邊。嵌空玲瓏。常霧罩之。罅中水出熱甚。人過其旁。蒸蒸然。雖極寒。類深春。俗謂火燄山。鄙俚可笑。不堪浴。惟雲南府屬之安寧州湯泉。可媲美於華清。泉去州西十里。一水可通。其河曰螳川。乾隆丙寅丁卯間。余屢奉檄赴省。安寧爲迤西咽喉。每至。必停

車州刺史鍾祥陳昌一豪邁人也善繪事精音律輒留余駐櫓同舟西下清溪碧巖款其目吳歌楚竹嫋其耳留連未逾時已抵雲濤寺矣寺倚山臨澗水澄碧如玉噴瀑如雷絕似冷泉寺左峭壁聳拔古梨可愛別有洞十餘人其中屢幽折迷返其徑如杭之飛來俗云七竅通天處近澗有醋石醉石牛臥石題詠甚夥寺右則湯池也殺以開啓仰窗以疏其氣四壁皆巖石古致陸離池中亦甃以石深可沒腹寬廣丈餘內鑿石磴數級可坐浴湯淨如琉璃其底鱗鱗鋪細石泉自石隙出如魚吐沫泛池面乳花融融靈珠顆顆以錢投之翩翩如蛺蝶數刻乃沈濃體無硫黃氣鹹勝地也題詠亦多磨崖鐫額者更盛惟楊廷棟提學顏以不因人熱四字可稱佳絕刺史每談必及蒙中事余因詰之曰君據此勝何必更憶蒙清答曰吾憶蒙清不在湯泉也賓客爲之大噱

稻兩刈

元江府在滇省之東南崇嵐密箐府治設萬峯下其中四時皆暑氣候與嶺表略同稻以仲冬佈種蒔於臘刈於季春刈後復反生成穗至秋再刈所獲微減於前惟熱甚凡流寓稍不戒膩即染瘴殞土著男子無至白嶺者中毒亦鮮女子或瘵毫盡其生理與近日之雷瓊異抑又何耶府治前有山極高峻頂平名三家村頗蕭爽亦無大寒暑有公署在焉太守常年居之以避炎溽

毒溪

哀牢山爲滇之祖脉登巔約六十餘里上極寒下極熱有溪水淺而毒甚人馬不以時渡則受其害水來自噶薩江古八百媳婦國也由鎮沅府而下歸瀾江口渡必於孟仲冬餘月則子夜偷渡雖人不損而馬足被浸毛皆褪落或謂夷多孔雀其蔘遺毒歸溪流乃致此然楚黔有毒泉考之復不然

賈六月雪

點蒼嶺大理西長百里有峯十九、澗三十六最高曰太和頂有池廣數十畝龍窟其中禱雨輒應池傍生交河菜類芹味辛採者須屏息稍有聲冰寇立至山亦不甚高峻至菊節後兩峯已積雪迄夏始消土人及時取雪藏陰巖間屆六月貿於驛亭雪每盌錢一文微加蔗糖於其上余偶過必買數盌雖未及齒已寒沁心脾矣

玉龍雪

中甸在劍川西北五百里外連烏斯藏可達川陝爲通蠻貨之要隘分州判駐焉有玉龍山四時積雪恍削玉插霄漢勢復天矯山之俊秀無過此者自州治至山計程約半旬餘盥之若在肘腋間余搆小閣於署之南偏每晴日登眺晶輝皚皚練雲皎奇盛夏久對令人肌慄其中產雪蛆形類大瓠雪蝦蟲如蠶性熱稱珍藥

佛手參

中甸產參花葉如遼陽而根類人手必五指味微苦而甘勝頗益脾氣弱者食之轉致中滿

螺珠

洱水盛產螺土人取大者剔之戴頭和蒜生食羣謂珍味剔其尾別名螺黃充宴客上品更選大螺破殼尾用某廟中泉注盌待沸滴螺內清水點沸湯中一煞即瀝出盡成走珠瑩白可愛脆美悅口取他水製之則散漫不融官大理者輒爲奇貨以贈人惟嫌乾後多柴色耳

地氣之異

滇地多熱而奇熱之區則元江、普洱、開化、及馬伯、鎮沅、威遠、順寧之雲州、臨安之漫瑣、鶴慶之江蔡若廣南府治並所屬之百隘諸處長年溽暑而夏尤甚瘴厲最酷宦彼者多居山巔避之漫瑣產精金往購以十一月正初過返遲即中瘴矣復有極寒之區則昭通府治及鶴慶之中甸維西長年冱寒而冬更甚六月尚御裘其餘郡邑四時皆春矣

寶井

井在阿哇國界產玫瑰等寶石去騰越州三千餘日惟江右客時裹糧以往井深寒慄人服砒少許繩下取石子滿貯狗皮袋負以上既出猶寒顫欲絕每袋謂之一卧（轉改切土字）索價甚昂客買一袋或礦得平常寶石十餘塊及一二塊或竟得映紅映青一塊及數塊者亦有一袋之內礦洗皆頑然者遇不遇若有命焉豈惟名哉

軟玉

出麗江之摸棱山山勢峻險土人鑿穴開取初出如石膏見風即堅有若碧玉者沈香玉者皆極明透柔如青田壽山諸洞石作印章脆不受鐫惟琢酒器及水注甚可觀麗郡配土礦以贈人美曰軟玉又墨玉一種性極堅初取出色正綠以油或汗手撫之即黑如漆制撫作念珠錫以嘉名曰貝峯石且充貢

鹽政

滇處天末幅員遼闊而民戶日增食鹽歲需三千六百餘萬滇產鹽者九井歲止三千五百餘萬尚不敷九十餘萬觔治邊諸處每有淡食之苦自制軍處公福撫軍張公允隨奏請運貢川鹽一百萬以濟昭通東川兩府又請運貢粵鹽二百萬以濟廣西廣南兩府於是鹽頗充溢而各州縣均有鹽銷之患焉各竈戶煎鹽從前柴木甚近迺來日伐日遠柴價昂而鹽本因之亦貴竈戶煎辦拮据難以養生屢有拖欠逃逸之弊余任黑井提舉司時制軍碩公色楡余會同鹽道張公惟寅確商重定通省鹽觔章程余因力陳竈戶艱苦必得加添薪本腳戶加價以杜盜賣而裕公務并陳明採買餘鹽之弊蓋九井中惟黑井產鹽最豐白井次之白井不患無鹵而柴難黑井不患無柴而鹵少緣從前較煎之官過爲苛細涓滴不留餘步至加煎額鹽一千零九十萬廣往額一倍然鹽增而用薪亦增薪益艱竈戶虧蝕不能自辦仰給薪本於上價又仍舊額是腳竈戶以逋逃也查歷年卷案可爲各竈稍蘇其力者惟免採買餘鹽一策前提舉孫必榮以竈戶薪本不足乃假採買餘鹽以暗益薪本其鹽出沙嘉井歷未報明入額井在河中夏秋水漲鹵解必冬涸井露方汲煎各竈領鹵及薪本每鹽百觔銀二兩較成本多銀一兩一錢各竈欣然既有鹵可補額鹽復獲銀可助薪本煎至次年三月井沒始停歲可獲鹽四十餘萬名曰餘鹽究非餘也余查

實議詳。與其明賣餘鹽。暗加薪本。不若免買餘鹽。明加薪本。年年報解。毋庸假借。以蹈欺隱。上官許之。惟每年所加之薪項。無出。余復歷陳各州縣行銷鹽觔。每百觔可獲羨餘若干。若少分潤。以蘇蒐力。似亦急公惠下之義。各憲嘉許。即飭余定之。余何敢避嫌怨。乃於州縣羨餘中。通計可獲銀五六萬餘兩。擬扣存四萬兩。一增蒐戶之薪本。一加腳戶之運價。其餘存剩銀兩。仍留爲各州縣運銷店費。庶蒐戶腳夫獲實用。而各州縣亦未至拮据也。入於章程中。恭蒙奏允。而黑井之煎辦。至今有餘力焉。

鹽井

滇民食鹽。各有界限。黑井供雲南、楚雄、曲靖三府。安豐井、琅井、阿陋井、安寧州安井供徵江、臨安、開化三府。按板井、抱母井供元江、普洱、鎮沅三府。白井供大理、永昌、鶴慶、蒙化四府。雲龍州井供順寧府。兼供永昌。麗江井、五井、彌沙井供麗江府。劍川州二處。維西、中甸食口外沙鹽。姚東府食本地沙井鹽。東川、昭通二府食川鹽。廣西、廣南二府食粵鹽。俱不敢紊。越界者。以私論。然人畜食鹽。其性各與水土相習。如浪穹素食雲龍井鹽。後改白井。則民食之。服牛羊食之。輒病死。民屢訴。未許復。咸私買雲龍井鹽。官知之。亦不禁也。余定章程。曾請改浪穹仍食雲龍。以便民。庶使以白井鹽多少一縣食鹽。則鹽無銷處。未允行。

蠅蝗箐

箐在劍川西北三百里。至中甸之通衢要徑也。路險峻。有十二關干。鬼見愁、猴猻怕等名。惟蠅蝗箐更醜惡。樓枝附葉。粘壁纏徑。皆滿。或長寸餘至數寸。過客袖手蒙頭。掩面急趨。鮮不被吮毒者。馬驟皆汗血。雖坐輿中。閉幔四遮。而衣袖間必陰伏一二。狀甚可憎。箐長數里。過此絕無。地之生物不測至此。即問之造物。亦何以自解。

羅漢

丙寅秋。劍川巡役忽報拿獲越境羅漢二名候訊。余詫之。夫羅漢乃釋氏之大善知識。猶吾儒之有賢人。今日拿獲。殊不解。命帶入二僧也。其一清癯微髭。慈悲可掬。緇衣一則虬髯連鬢。廣顙豐頤。大腹益背。胸前至臍。毛分生長寸許。眼光四射。狀寺中所塑降龍伏虎者。亦衣緇。坐地不跪。抗訴云。西羅漢地方人。擺者一百三十歲。久住中甸。解中國語。吾年一百七十歲。因慕南海普陀之勝。不憚萬里。相約步往一遊。吾無罪。何拘解至此。聲如洪鐘。悉梵語。不可解。擺者代譯以告。時有瞻對之役。雖研詰無他。恐奸細所爲。乃押交中甸。檄土官解回。嗣詢劍川父老。咸稱羅漢在青海極西。人多壽。有四五百歲。眉有長二三寸者。皆茹齋嗜酒。產綠松石。蠻客多往貿轉至中甸。常語人如此。余始知有羅漢一域。前來者之稱羅漢。非僞。併悟佛中之羅漢。因地得名耳。

雞足山

山跨滇之西南面。周大理之賓川、鄧川二州。東北面爲鶴慶。高五十餘里。傳爲迦葉得道處。頂有華首門。石壁森立。壁上有痕如雙扉。云迦葉圓寂後。壁頓開。竊進即閉。故其痕猶存。門外夜半即見日出。而七八月之交。陰雨乍晴。有光如鋭。大丈餘。自金光寺前起。浮至巔。對之無道形。僧謂兜羅綿雲起。必現佛光。更

於薄暮有佛燈萬點。散落岩間樹杪。此釋言傳燈及大放光明之所由依託與。然餘月無有也。山中大寺三百六十餘。茅庵不可指。旭峯特奇秀。曲折幽深。甲於方與諸名山。產竹笋。香而甘。夏秋食之。美。山多松。皆偃蓋攫犖如蟠龍。蓋數圍。撐天幕地。行人蓋眉皆綠。諸剎隱隱在空翠中。有水發於西塹寺。飛挂晴峯。闊數丈。高數千尺。如玉虬天矯。舞松竹間。匡廬瀑布。蓋不足數也。余曾因公省旋。便道往遊。時秋仲朔二日也。入山中拈花寺。宿大覺寺。將半山矣。明日。住舍利院。又明日。始自迦葉殿躋金殿。攀援鐵索。仰望至華首門。登巔。天風凜冽。寒不可忍。重裘莫禦也。眼底峯巒如排浪。千百萬疊。遙見清影一杯。僧指曰。彼洱海也。其中甸之大小雪山。皆如玉女斂眉。起居足下。鍼寓宙大觀也。乃遠寄天末。不獲與嵩岱比肩。同備巡狩。殆亦有幸不幸焉。因寒極。不耐久竚。仍下宿舍利。翌晨尋金光寺。轉後嶺而還。

唐梅

大理之西村中。有梅一株。大可合抱。半就槁。傲坡仙筆意。半蕙翠而花。土人云。唐時物也。古秀可愛。花時。遊人甚夥。更於枯幹之上。每發一二花。貼梗如蕚。陽粧。益奇妙。軍門潘公。飭取枯幹。鑿作酒器。名曰唐梅杯。亦韻。

龍女花

樹高五丈。有奇。圍七尺餘。葉如木筆。大倍之。冬不凋。花於秋。如蓋。瓣類蓮。潔白似玉。攢。叢黃蕊中。一蕊長四五寸。結頂狀如蓋。出瓣外。香類薝蔔。開數里。一開千數百朵。遠望疑層雲。滇南惟此一本。豈古之瓊花與。俗傳爲龍女所植。竭智分之。立槁。樹在大理蒼山之麓。通寺前。

遷學紀應

乾隆乙丑冬。余以新興牧調任劍川。首謁文廟。殿宇荒圮。兩廡殘頹。地勢卑窪。蝘蜓逐蛙於檻陛之間。爲之彷徨。鑿壁欲求所以妥先聖先賢之靈爽者。及觀風閱士子文。氣格腐弱。漫無程式。爰意劍雖邊末。腐國時。亦有何可及侍御。何我朝百載薰陶。而竟無一登賢書之人。學業聲序。同付荊榛。此有司之責也。亟集學官紳士。詢學宮荒廢之故。僉曰。民貧地瘠。餬口不暇。實無力爲之。非敢吝修學。且負笈亦窮也。余聞之惻然。而闡振興益力。適因公至北郭。麗江寺。寺踞金華山之正幹。發脈於老君山。遠迤入梁坪。而結陽基於此。地勢壇秀。其前全城在目。煙火萬家。外收劍湖。碧波千頃。湖上文星、掛榜、天馬、旗鼓諸峯。羅列。左有太子廟。山之瀑布百尺。右即金華勝界。下瞰西湖如鋭。村落寺寓。參差拱伏。遷學佳壤。審度無遺。於是。乃獨斷於心。詳明立案。捐俸率役。移麗江諸佛像於報國寺。徙僧合祀之。改大雄殿爲啓聖宮。於宮前敞處。搆大成殿。起月臺。繞以石欄階級。去鐘樓。易兩廊爲兩廡。前起大成門。旁建鄉賢名宦祠。起櫺星門。門左爲更衣亭。亭右建省牲所。前濬泮池。濚洄引瀑布以注之。長年不竭。其廡蛟起。鳳兩門及明倫堂。皆建如定制。乃筮吉率學官及同城文武衿者等。奉舊廟各主釋菜於新學。聚聘名師。就學經閣以訓生童之爲者。初建大成殿。破土時。土中出白氣如曳練。直衝霄漢。適時始散。衆咸額手稱異。計一載工竣。復於奉主入廟時。有彩雲如鳳。五色繽紛。正覆新殿。白已至午。萬姓歡騰。諸生皆作詩以志祥。自遷學後。本州

廿受禾即魁丁卯鄉榜庚午則馬繼良亦與鹿鳴。迨後地震。大成殿獨無恙。餘多傾卸。余復任後。重修之。

禿鷲

劍地東北被震低陷。村民方困於水。有鳥來立水中。高約九尺。州民詫異。往觀者日以千計。章參將帶鳥鎗手十名往擊之。而鳥之觀甚閒暇。雖鎗彈及身。前行數步而已。繼施子母炮。始振翮去。止海東村秧田內。適村童數輩薙草塍間。鳥逐而啄之。童輩驚呼。其中稍長者。奮鋤斷鳥脛。村人聞聲。奔往擒斃。負呈州衙。厥形似鵰。作灰褐色。喙黑如鐵。長頸赤目。頭禿而肉紫紅。蹙起可憎。翅如輪。余曰。此禿鷲也。見之大水。是秋果然。

夜市

嶺南有鬼市。在殘漏之前。劍川有夜市。在禁鼓初動之後。劍處滇之極西。爲進藏門戶。土著皆蠻。稍識衣冠禮義者。客籍軍籍而已。一傳衆咻。亦久樂鮑肆如蘭室也。州之沙溪。甸尾。皆有市。悄悄長逝。煙冷街衢。日落昏黃。百貨乃集。村人蟻赴。手然松節。曰明子。高低遠近。如螢如燐。負女攜男。趨市買賣。多席地羣飲。和歌跳舞。酗鬬其常。而藉此以爲桑間濮上。則蠻習之陋惡也已。甚屆二鼓。始扶醉漸散者半。蓋劍土磽瘠。食兼生寡。民俱世業木工。滇之七十餘州縣。及鄰滇之黔川等省。善規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近則仲夏孟冬。裁獲兩歸。遠則以收獲爲期。必一返。獲畢仍往。是以劍之耘耨樵牧。盡屬村妝。男既遠遊。女當門戶。催糧編甲。亦多婦代夫役。皆能練事無誤。余司牧於是。其最關風化者。莫如夜市。乃首禁之。立爲條教。示以男女有別。出作入息之義。及違禁之罰。遍各里衿耆之方正者。家喻而戶曉之。民初不以爲便。逾月而夜市絕。日中盡列閭閻矣。乃爲之勸墾種。廣樹畜。易田疇。疏泉源。開陂堰。興陶冶。經營五年。貧藝者多歸安其業。而城市婦女之跡遂鮮。

潭亦

省城東十餘里。山不甚高。古松夾徑。苔翠欲滴。中有寺。即邱處機道場也。下有潭。寬廣十餘畝。四時澄徹。深淺不一。傍水架閣十餘楹。幽折取勝。土人云。潭之最深處。有黑龍居之。祈雨驗。余曾奉委行祀禮。留連數晨夕。惟天光雲影共此徘徊耳。乾隆戊辰三月。僧赴院司報稱潭水變赤。委驗如報。池面作猩紅。三日復舊。無他異。

鳳凰蛋（附地湧金蓮）

余司黑井時。土人獻鳳凰蛋。大如僧家鉢。形正圓。色深碧。揭其外殼。似鳳尾蕉葉。交護層層。殼中空。縱黃實十餘枚。類枇杷。殼如栗。肉白。土人云。味與生銀杏埒。微澁。食之固精氣。產深箐懸崖。採之不易。樵者偶獲。即送官邀賞。余薄賞之。而還其所獻。地湧金蓮花。其本圓直。如三尺闌柱。花開其頂。狀千葉蓮。深黃作金色。花蒂葉出。亦如鳳蕉。然當未開時。儼疑刻木立表也。

劍川蓮糧記

秤冥野人。在瀾滄江怒江之極北。黑齒黥面。以包穀爲食。不稻田。有不服王化。視長腿者。其酋也。偶野人

渡江至保山縣境買牛。遂遇汛兵。疑爲盜。阻留盤詰。即殺兵逃歸。縣差追緝。長腿挺身拒捕。差復魁。保令會同永昌鎮通詳請勦。制府張允隨據題。撥撫標左營遊擊謝光宗。提標參將高欽領兵八百。往分駐三台山。二別邏。以聲討倡亂者。檄余督運軍糧。而劍川去二別邏四百餘里。山徑險惡。歷少人行。且必經瀾滄之溜渡。渡外俱夷人。木強作鳥語。巖棲穴處。並無村店。人負米不過三斗。日行三十餘里。多迷道。其間懸崖數處。夷人升之。捷若猿猱。劍民皆仰首以號。而軍食孔亟。乃因地熟籌。以劍民運至日見廠。（廠即邏廠出鹽。）越廠。即瀾滄。增其腳價。覓江外夷人以接運。多派丁役。執械押送。每三十里。僱帶工匠。斧林芟葉。設棚十餘間。爲負運棲宿之所。時五月。大雨時行。余坐竹兜。二人肩之。然不時步行也。遇懸崖處。令雙垂長藤。橫縈勁枝。以意造歟梯。攀援而上。始抵二別邏。山高十餘里。側下成坡。坡再下。即怒江。水聲洶洶。觸石處浪高丈許。官兵臨江扎營坡上。余度形勢。密謂鶴麗鎮標守備李某曰。阻嚴逼水。此絕地也。倘夷人憑險施弩。渡放擂石。進退維谷。將何以禦。速移毋取敗。李以別無善地爲慮。余強攙之行。於坡坂一里外。覓得平壤數百丈。可作蛇蟠陣。以立寨。乃急令移營。起隊未百步。而擂石飛墮。幸免折傷。余復留運夫開治險峻。焚近營草木。以防潛匿。沿江一帶。石壁插天。行路在岸下。嶮巇怪石。差參錯落。水大即沒。水退則露。履石往來。皆作蹲蛙跳擲狀。無咫尺可安步者。稍不戒。即墮逝洪波矣。因視岸壁。古藤纏絡。乃就與人身等處。更取老藤接續聯貫。石盡乃止。俾夫卒得藉手以無恐。計自初夏進勦。孟秋市奏凱。雖有斬獲。而首惡視長腿究未成擒。後用土官率土兵進。始伏誅。謝遊擊用二百金購其首。以獻捷。初秤冥恃險負固。並未與官軍一戰。自視長腿死。始漸出就戮。秤冥乃平。

滇茶

滇茶有數種。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葉粗味澁。亦作團。冒普著名。以恩外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則有毛尖、芽茶、女兒之號。毛尖即雨前所採者。不作團。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綠可愛。芽茶較毛尖稍壯。採治成團。以二兩四兩爲率。滇人重之。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於穀雨後。以一觔至十觔爲一團。皆夷女採治。貨銀以積爲盆資。故名。制撫例用三者充歲貢。其餘粗普葉。皆散賣滇中。最粗者。蒸晒成餅。摹印。備饋遺。而歲貢中亦有女兒茶膏。併進藥珠茶。茶爲祿豐山產。形如甘露子。差小。非葉。特茶樹之萌蘖耳。可御熱疾。又茶產順寧府玉皇廟內。一旗一槍。色瑩碧。不殊杭之龍井。惟香遒烈。轉覺不適口。性又極寒。味近苦。無龍井中和之氣矣。若迤西之浪穹。劍川。麗江諸邊地。則採槐柳之寄生以代茶。然惟迤西人甘之。

大頭猓羅

元江之新平嶍峨兩縣境。有山曰魯魁。界連楚雄郡。極深峻。約廣百餘里。頂有泉。如十畝池。大旱不竭。繞山皆腴田。夷人久踞成巢。不納稅賦。林深箐密。路道旁雜。其性兇狠。善鎗弩。時爲盜。以布纏頭十餘層如栲栳。土人呼之爲大頭猓羅。向遇春冬。則下至近山村落。挨索保頭錢。各戶派給之。稍不遂。即肆焚殺。民苦其擾。雍正中。夷兼烏合破新平。跡閱閻。劫官庫。取梨園行頭冠服。鼓吹宴嬉於城山之上。復犯嶍峨。遇

大兵擒其魁，進勦搜山，無孽者，仍發回安插，惜未乘時盡邊之，近雖漸被王化，而猺頭習技如故，人仍呼之爲大頭猓猡。

蔬異

雲南之果無楊梅、菜無香芋、瓜無香瓜，餘皆同他省，而蔬之屬，間有他省所罕覩者，如樹蕨附產於深山松樾，形類苦蠶，漾若美髯，樵人採以貨，味淡而質脆滑，生拌可食，又高軒鹽井有池，產龍蕨，細如髮，作樓色，味乃類海錯，鮮稱激江永北兩府爲最多，產於四月，究未若江浙之饒，惟雞足山所產，可與天下生於初秋，大可拱把，長逾尺，甜脆而有清香，多食不損脾，恨難遠致耳，豐中有雞蓯，大者如捧盤，厚逾口闊，初色黑，鮮妙無媿，蒙自縣多產之，土人漬以鹽，蒸存可耐久，餘滷浮膩，別貯爲蓯油，或連滷蒸杵爲蓯醬，當事羣珍之，余嘗乾之以佐饌，雖稍逕臺榆，而亦可奴婢諸天花矣，至水中似荇菹者，呼爲海菜，種小葉爲蘋香菜，他省雖不經見，然無大佳處，未若樹蕨、龍蕨、香蓯、雞蓯之絕倫超羣也。

蠱

蜀中多蓄蠱，以金蠶爲最，能戕人之生，攝其魂而役以盜財帛，富則遣之，故有嫁金蠶之說，滇之東西兩迤無金蠶，其鼠蛇蝦蟆等蠱，害較烈，每夜靜雲密，有物熠熠如流星，低度掠屋脊而遍飛，尾銓修煤，寒焰搖動心目，余甚詫之，詢於同官，始知民家有放蠱事，併逃蠱所止，善食小兒腦，爲鬼盜如金蠶，然畜蠱之家，其婦女咸爲蠱所淫，稍拂欲，即轉食蠱家小兒女，千計莫遣，必蠱家貧絕，始自去，人頗畏不敢蓄，且官法日嚴，亦更無造蠱者，而遺孽未殄，散落民家，猶懼禍，藏養，蹤跡隱祕，比鄰莫知，余聞而痛惡之，慶於新興劍川設法告捕，思盡殲其種類，間有首者，往搜無所獲，用生蝟取之，亦縮縮無效，深以爲恨，然緝之愈力，而蠱影流殃，亦隨地漸滅，又山中擺夷，剝全牛，能咒其皮如芥子，貨客入山，不戒，或爲夷女所悅，當貨畢言歸，即私投伏食以食客，女約來期，如約至，乃得解，逾期，則蠱作腹裂，皮出如新剝者，更聞元郡江外，以木易客腿，索財既足，始復其蹠，否則木脫變立矣，其害亞於蠱，安能得此術而盡律以大辟，邊荒妖毒，庶其息乎，遺孽爲害之說，余殊不敢信。

黃連

自昔藥品珍雅連，密刺外匝，折之，出輕煙，中心作菊花狀，而重逾數十星者，歷未前聞，滇之維西、麗江、中甸，接壤打箭鑪，與川爲近，猓猓夷地亦產連，枝壯刺疎，色深黃，章江賈攜細布絨線易之，雜雅產以貨，聞慶公復節制雲貴時，得數枝，皆重觔許，車爲念珠，將粧飾以充貢，余頗疑之，及丙寅攝鶴慶守篆，有持一枝來售者，重十二兩，索值頗昂，嗟乎，此連之形則偉矣，未知其功用之可與雅連並駕否。

維西見聞紀

清 余慶遠纂（慶遠字璞度湖北安陸縣人）

維西在滇徼外屬麗江通判治。雲南通志。但云明時內附。本朝康熙間爲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設沿革之由。既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之類。亦悉不載。家兄以乾隆己丑判麗江。余至廨居有時。知土官之老者。能識往事。諳華語。進而訪之。頗得其詳。維西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可考。萬歷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寖強。日率麽些兵攻吐番地。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之。維西之六鄉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擊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居其民。而徙麽些戍焉。自奔子闌以北。番人懼。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現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四川。以土官鸞廝之。達賴喇嘛事我朝甚恭。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雲南西北門戶。乃分隸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衛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編衣之儔。衣冠跗蹠。皆有中華風。重譯之外。怒子入貢。蓋我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近麗江較近。改隸麗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別。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

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門。別爲例言。而並述其建設之由於卷首焉。昔乾隆庚寅歲秋七月。楚滇余慶遠璞度氏書於維西署之天香書屋。

例言四則

邑志於天則紀星野。星野者。微之古史。無異可述。維西隸滇而界蜀。其爲何星分野。亦不可考。最不同者。寒非其時。暑非其候。相去一二百里。而寒燠又復懸絕。其理殊多難測。合各地而紀其氣候。以見天無異形。而有異氣。亦是補談天之未備也。至於滇省視中土爲極高。而維西又滇之上游。地峻。則視天低。而星辰大。此一異也。滇省夏日較楚爲短。冬日較楚爲長。余於旅開試之。證之時憲書所列不謬。維西日晷較之省曾。夏日微長。冬日微短。或以界近西蜀之故歟。又一異也。今止紀氣候。北極高度定緯。未足以測其實據也。

維西地境。廣二百里三百里。袤千四百里。惟浪滄金沙江之岸。有可耕之土。兩江之間。皆崇山峻嶺。喬木石岩。荒蹤無人。雖廣袤遙遠。不足爲異。因備紀其道路之險焉。維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滄之江以通。一綫幽蹤。悉盤曲千磴。上臨懸厂。下逼危磯。山徑人面。雲向馬頭。未足以方其崎嶇。而所在皆是。牘不勝書。今乃擇其尤險而非人境所有者。紀其數處焉。

維西夷人六種。省志種人中皆已志之。然語多附會。事不確實。而奇絕之極者。則皆缺焉。余目擊博訪。備得詳細。不褒不飾。不略不遺。歷紀之。以知人類之繁。而所性竟有與人殊者。喇嘛佛教輪迴轉世。是爲堪之所無。而事之所有。齊諧之外。怪不勝誌。雖非於彝夷人之外。別爲生育者。而其怪也。人也。夷也。故於夷人後統而紀之。中土所有之物。維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爲人類。草木鳥獸。服食器用。同於中土。理所應然也。金沙浪滄產金。其岸之山產銀及銅。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紀。今於草木禽獸器用之類。或爲滇不常有。或爲他省所無。而並非滇地其有者。紀之。以見天地異而人異。人異而物亦異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紀以華語。其或有夷語之名字不繁。而又爲華人所沿稱者。則對音紀之。而義不必其盡合。亦惟知其有物之爲異而已矣。余慶遠又識。

氣候（近城喇普其宗奔子闌阿墩子康普棄枝）

天傾西北。氣肅而寒。春風不到。曰鴈門關。吐番一區。偏異寒暖。不紀樓闌。乃爲談天。紀氣候。近城山環。而風不烈。氣候稍溫。春夏多霑雨。秋冬多風霧。冬氣多。春氣少。夏氣則絕無矣。雖三伏。晴必衣絮。雨則著裘。四時入夜尤寒。蓋山風氣勝也。八月隕霜。四月方止。九月雨雪。十月彌甚。成片而下。踰時盈尺。然十一二月之交。積雪數尺。不事重裘。夜結堅冰。晝則悉融。蓋以中土視之。在西南隅。日在北極。夏則遠日。日在南陸。冬則近日。故夏雖寒。而冬暖反勝於中土。

其宗喇普。遠近金沙江。地卑氣暖。夏日溽暑。同於中土。冬日和煦。彷彿昆明。穀麥多豐。花木最勝。

康普棄枝在浪滄江干。地勢卑下。氣候亦暖。三冬環山積雪。春盛雖消。八月繁霜。與近城等。以漸至西北。故雖在江干。而炎燠之氣。頗不如其宗喇普。

奔子欄亦在金沙江岸，地隘山高，夏炎而暑，峯頭多雪，冬令殊寒。

阿墩子迫近西藏，背海雪山千古不消，引領可見，常年多西北風，皆冬氣也。四月雨雪，七月隕霜，嚴寒黃霧，頗同塞外。

道路 梁地坪 橋石 白能山

環維皆山，山大無名，浪滄金沙，其勢建瓴，引藤捫葛，險莫之勝，飛渡蓬萊，或可以形，無棧樑之迹，道九邱之經，匪曰人力，扶輿之靈。紀道路。

梁地坪在城東四十里，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嶺重複，綠溪爲徑，如階如梯，險仄逼人，喬木蔽蔽，壹不見景，雲嵐往復，常多雨霧，雖盛夏天晴，必衣裘衣，九月雨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遠，豎一高竿，每三尺高，繫一橫欄，路或二三句不通，視天稻霧，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返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翦雪復積，仍前踐之，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立夏之後，雪融路出，而深岩之雪，窖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減，兵卒於雪中亦能識路，踐雪成路如故，不復立竿欄也。白能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踰此山，至吉咱廠，九月積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間，旋風如水，寒氣徹骨，人升高氣喘，口鼻之間，迎風不能呼吸，輒僵不甦，土人謂之寒瘴，一至山頂，黃雲四起，五步之內，不復見人，高聲言笑，即有峯大之崑，密下不止，人亦多斃焉。

棱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砂質，浮疎頹潰，長三里，厚不可測，下逼浪滄江，風及雨，則砂卸石，崩石如磑，如柷，如闕，如柝，如轆轤，如礪，如瓜，如刳木，如盤根，相緣相聲，相激相旋轉而下，聲如淅瀝，如琢木，如版築，如羣鳥飛，如垣傾，江干喬木，觸之立折，人至此，必視風雨靜而後踏砂徐行，或行里許，風作，砂下石聲，無不斃之江中，初別駕謝公，欲渡江至對岸開路，則鑿削岩广，欲設舟，則石聚礙危，卒皆無濟，年以人馬斃聞者數數也。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爲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自上而下，江陰自下而上，一以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畜縛於繩，竹冒於纜，如梭擲而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坳而低，往來皆渡於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而渡焉，史記所謂徭也，徭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過徭，皆曰溜筒江。

夷人 摩些 古宗 那馬 巴江 摩梁 趕子 紅教喇嘛 謨勒孤喇嘛 善知識喇嘛 黃教喇嘛

三百六十，倮蠻之屬，貫胸翁耳，莫窮其族，孟津之會，有國曰濮，維濮之西，厥有殊俗，紀夷人。

摩些，即唐書所載摩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居其民，徙摩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繡，不裹，不蓋，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粗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腳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臙脂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爲飾，不愛頹澤，衣至敝不浣，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

背以羊皮，或以白氈，近年間有著履襪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裝不改，裙長及脛，亦其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氈毯，爲富，頭目倍蓰之，冬日，居家去骨足，醃令如氈毯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埋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摩些，見皆跪拜索物，及對則屈一膝，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鵝黍雜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士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二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蕭、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盂，餐餘，客攜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置火，各攜蕎，秫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毡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疏，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幷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蕭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氈毯猪，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摩些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舁至山厝，薪溢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炙小家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憍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干山麓，可畊之土多，而不稼，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犢，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則頭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溲，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禱祝，皆竭貲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醪酒，不計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古宗，即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居未盡者，散處於摩些之間，謂之摩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吳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摩些古宗大致同摩些，惟婦皆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摩些異，吳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尚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頂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闊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靴，或以文闊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鞦韆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臙脂，供采繡爲之，裙或文闊，或采色布繡，襪單革，軟底，不著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粧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耐檐飾以織金錦爲別，窮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搦而食之，曰糌粑，

餐止咨大一圈，延客設酒盆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頑愚不可近，吳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玦，入房則繫之門以爲志，不紊不爭。其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欲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爲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妻，兄弟之子女即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相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笳而瘞，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髏骨一，臠肋骨二以爲值，髏爲器售之，臠爲笳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繪帙錦緘，裝潢金飾，其學即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歷法，月大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即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麼些同，惟愚詐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剜其目，炙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視麼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鑑慧，畊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鎏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液，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麼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雜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鬬，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官至其地，矯之徵不近情，輒鳴鼓聚衆，執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蓋足以長其姦，近更驚駭，然順以撫之，亦可弭也。

那馬本民家，即僰人也，浪滄弓箭皆有之，地界鬬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質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而受制於麼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即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辭踊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舁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姪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恒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爲蠻古何部落人也。浪滄江內有之，板屋樓山，與麼些雜居，亦麼些頭目治之。男挽纏髻，耳帶銅環，自建設以來，亦多剃頭辮髮者。衣服同於麼些，婦人辮髮爲細縷，披於後，三年一櫛，裝大瑪瑙珠，掌大車磲各一串，繞於頂，垂於肩乳，行則鏘鏘之聲不絕。頂覆青布，下飄兩帶，衣盤領及腹，裙如鐘，掩膝，不著袴，臠裹毡而跣，足頗能習辟蠻縫紉之工。婚喪信佛與麼些無異，惟兄弟死，嫂及弟婦歸於一人，俗頗劣於麼些。

粟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箭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氈，編麥草爲纓絡，綴於髮間，黃銅勒束額，耳帶銅環，

優人衣舊，則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當衣雜以麻布綿布織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齊袴，臠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婦挽髮束髻，耳帶大環，盤領衣，繫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懸岩絕頂，舉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穫則多釀爲酒，壺夜酣酣，數日盡之，粒食甚稀，遂執勁弩棄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山坐共食，雖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即食，不盡無歸，屢復採草根木皮食之，採山中草木爲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爲契，負約則延巫祝，置膏於釜，烈火熬沸，對誓置手膏內，不沃爛者，爲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忿則弩刀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刳去，性剛狠嗜殺，然麼些頭目土官能治之，年奉頭目麥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粟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麼些，長猶較馴順。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獲竹爲屋，編竹爲垣，穀產黍麥，蔬產蕷薯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無盜，路不拾遺，非彯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爲竹器，織紅文麻布，麼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粟粟之侵凌，而不能禦也。雍正八年，聞我聖朝已建設維西，和率到康普界，貢黃蠟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貓皮十，麂皮二十，求納爲民，永爲歲例，頭人聞於別駕，別駕上聞，奏許之，犒以砂鹽，官嚴諭頭目，俱約其粟粟，迴年其人以所產黃運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人敬禮而購之，不取值，衝之出自入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爲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景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貧，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即緬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譯教於其地，而佛教與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闊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初紅教強，欺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預識我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太宗文皇帝時，取道雲南，入貢盛京，獲封號，延至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子。

案宋其文新唐書，謂佛經竊老氏之精者，以佛經襲道家之說而杜撰之也。朱子謂景文闢佛，獲釋氏眞贓，韓文公見不及此，喇嘛經固譯自天竺，而不譯自中華，部分語意，俱與中華同，由此觀之，可見中華佛經，亦譯自天竺，外夷未嘗無佛，佛未嘗無經，韓文公佛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言自較景文爲穩洽，附志於此，以備一說。

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闊及褐，披裂裟，當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跣足，冬戴平頂猩紅氈帽，四蓮瓣向上，圍於四方，著襪，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籍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些則止奉紅教，雍熙日深，黃教多

強紅教以達賴喇嘛故移莫如何然則其明時欺黃教非即前世因耶

謨勒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編學有得者死投胎復生皆不述其前世夷人均稱爲活佛西藏謨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年喇嘛乘乃持其舊器訪之至其宗之日驗些頭人子名達機前七歲指雜雛問其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帶皆佛也曷款留之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譫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喇嘛數十輩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跏趺於地爲古宗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皆心經一册各以相似者副之達機奔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遍於是一喇嘛取付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嘛奉白金五百、錦繡罽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能留厥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令堂拜焉衆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皈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期生一子

善知識喇嘛格馬四寶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麼些通事王永善家夜王永善妻夢日光照胸暖不勝覺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麼些能坐喜跌能言告其母曰兒舊土寒惟產杏葡萄氈毯之屬不足奉以報母雖然數年後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年四寶命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百金之物來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識見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麼些聞皆赴免冠拜善知識跏坐而麼拜者頂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物器 宵碟 珠蔻 佛掌蔻 雪茶 小桃紅 蘿桃 紅嘴鴉 松根豹 飛鼠 人髏 獎 人髏飲器 芋骨卜 入骨鎖 皮鎖 銀鈍 鈴鐺 鎖夾 鎖矢 地鼠 竹弩 鏃 口琴 琴

荒徼之地厥產必異豈因材而生物非尙象而制器炎帝未辨伯益未識將拾張華之遺而續李石之志紀物器

青稞質類蕣麥而莖葉類黍耐雪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舂麵入酥爲糌粑

珠蔻莖葉皆類人蔻根皮質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奔子欄果地坪產之皆在冬日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遠不及人蔻也

佛掌蔻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蔻而根形如佛掌質性又在珠蔻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土人采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飲則腹泄蓋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

蕚十月實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蘿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綠色瓣似桃而長大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盡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澁而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者取其核再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較長鳴如鳥毛如樣人取而飼之依人不去飼之人行則翹蕚而隨之人止則下

飛鼠即鼯鼠爾雅謂之鼫鼠郭璞註云鼫狀如小狐似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谷之中逐之穴空木食槎蘖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仞以弩取之紺毛白額如浴如濯爲裘有耀唐書云吐番有天鼠大如貂皮可爲裘正即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以鼫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於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額更燦文如瑮黑質而白文善走而嚙人

人髏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髏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髏四片有理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卻鬼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棒而飲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剝肉食鵰剝工售此器阿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澨之木者肉潰而取之城外關經寺紅教喇嘛皆麼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昇以三具獻佛

人髏鼓法以二人髏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爲柄脛骨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播鼗式持而搖黃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笛黃紅教喇嘛人各一笛以人臁肋骨爲之吹以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鸞簧而淒商過之聞之令人悲而栗剝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其音清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清而有生氣而應意遙西藏賊曰夾薪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剝其二臁肋黃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肋臁骨其所貴者雖不偏價亦十數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羶於膊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間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丫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鄂集蒙古炙羊骨卜曰跋魚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

餛飩即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蘸剝羶皮紮三足一足嘘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餛飩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至今沿其制

皮爐以全羶羆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之人足踏皮後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風息吹而出以扇火鑾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帶葉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木樁輒拔之必出乃喜栗栗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擅木樁插於開處羣熊遊而見爭騎巨木力拔樁脫牡則夾臂牝亦夾脅肉鮮克免者

猿柵於籠掘竈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空容猿手猿至窺果遂手探竈掘果而拳不能出

輒狂嘯。人聞聲從之。猿益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弦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數武。皆斃。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鏃皆削竹而成。紫籤爲鋼。鏃沾水裹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者。獵中禽獸。人皮膚飛者昏而墜。走者麻木而僵。

竹筆。麼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無筆。爲竹爲錐。長三寸餘。削煎其類。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捐而書之。

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頭目土官則刻地衙。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麼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爲孔。繫繩。同鐵章佩之。皮蕊紙械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解拆。

口琴。竹片爲之。長四寸。闊三分。刻廬之。而中存一線之籤爲絃。首尾橫處皆存。絃首聯於橫。尾視橫齊處長一分。刻下其橫處。而絃寄於其間。如是者三具。絃粗細等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撥上中下片之絃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噓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麼些那馬西番皆以簡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蹈。而與歌合節。

南中雜說

劉崑 著

福履幼讀庭聞錄即有慕乎劉先生之大節久乃得所爲南中雜說者凡一卷山川險要攻守之所宜政事得失治亂之所致言之犁然土物民俗其細已甚者亦畢具焉信乎節者無不才也一昆吳三桂以梟雄之資據親藩之貴乃傾倒於一己及其不屈杖之戍之而不殺蓋有待焉以先生之才可大用也惜乎官止郡守不克充其才以白於當世而徒以節聞然其於當世也卓矣矧又有是書以傳於後耶光緒十有六年正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南中雜說

南昌 劉崑 西來 著

殉難騰衝流落十載滇中山川跋涉者十六七彝漢人情閱歷頗熟故據其身經目擊著爲雜說使數十年後中原士大夫有事滇中者略爲一助云

六詔

滇南古六詔地也曰蒙詔曰鄧賺詔曰施浪詔曰越嶲詔曰浪穹詔曰越析詔詔之爲言王也蓋六王分治云地小而力分彝性忿悍自相仇殺未嘗爲中國患亦未嘗通中國也漢武帝好大喜功始使司馬相如持節諭蜀不過一至其地宣大漢威德而已未嘗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唐置益州刺史統轄六詔遙制其地未嘗設官分理也楊國忠柄政劉深喪師祿山搆逆長安失守而蒙詔始并五詔之地號曰南詔地大而力合矣閣羅鳳僭號稱帝窮兵黷武亦不過一至成都擄掠子女工匠而還未嘗知踞形勝務遠略抗衡上國也宋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千古卓識高出漢唐元世祖入中國始以親王分鎮謂其地北出麗江便爲烏斯藏西番之境與元朝豐沛之鄉相爲脣齒非謂入據滇南可窺三楚也明高祖命沐英略定雲南世守其地雲南之純乎爲中華自洪武十五年始自此地日廣而事日多苦中原之士紳爲彼流官空中原之錢糧塡彼丘壑暴中原之士馬戍萬里無用之地蓋未知所底止矣

山川

自貴州而西九站爲永甯州州之西爲頂站又曰分水嶺嶺之西隸雲南矣山壺西向水壺西流匯爲瀾滄江西入緬甸出西海不聞勺水拳石朝宗于海北衞神京也故號曰滇中滇之爲言逆也山逆水逆人服其水土者不二十年亦生猜悍之心明朝三百年號曰全盛然兩迤土司無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彼非不知螳臂當車萬無生理徒以豺性豕心僥倖萬一至族滅不惜吳逆以老將知兵富貴已極猶不免爲白首賊豈非水土之祟歟

郡縣

明朝舊制兩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過雲南大理曲靖臨安楚雄澂江而已餘皆土司歸命因而授之號曰土府是有知府之名無知府之實也土府之屬爲土知縣土縣丞土巡司是把目舊員也迫土司搆逆漸加誅剿誅剿而後遂改流官若姚安武定之類是也又以府無屬縣不便添設知府遂設掌印同知一員若蒙化景東麗江之類是也此皆前朝廟堂之上無遠識封疆之吏無擔當譬之養癰遺患三百年來留毒未已彼蓋謂雲南果足爲中國患土司果足爲雲南患耳不知羊腸萬里難窺上國蠢爾小醜分而不合順則撫之逆則剿之剿則絕其屬籍無使把目小猓復開承襲之門不出百年可使土府盡屬流官矣或曰改土爲流餘孽爲患奈何余曰是殆不然夫土司爲大憲者皆假朝廷位號威遏其下耳今削其位號絕其承襲彼亦一小猓耳勢何能爲況南彝之性趨利避害甚于漢人流官雖不肖暴征橫斂未有如土司之酷者也彼何不利于流官而輕以性命殉一小猓耶今日急務請以兩迤之地分爲六府而土府小府之地改爲州縣就近歸併凡小州小縣亦如併府之例查土司之從逆者降爲縣丞

吏目等職不得兼攝峒寨役使把目彼名位既卑則無以令其下漢人之利也在大府屬縣既多則體統尊嚴可無掣肘之患在百姓以數郡之力共奉一大府亦可減差徭之半萬姓之利也

衛所

明高祖以天下大定兵多而無所用故設衛所以分之號曰屯丁查元朝逆產及荒蕪民田籍沒官田以給之號曰屯田而一時大小將領改爲揮使千百戶等職號曰衛官而每省設一都使司以統之此銷兵之術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斗糧是也數傳而後化爲農桑故于議處景泰之間改衛兵爲團營是亦變府兵爲驍騎之法矣我

國家設官悉從舊例雖議裁冗員奏疏不一卒無議及衛所者以都司一官未便寬裁也吾謂天下衛所未便輕議者蓋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四省見在漕運而直隸山東河南尚有秫米城守之役故循例而無疑至雲南之地地處荒僻無城守漕運之勞而衛所屯丁盡是庄農乃儼然以一守備一千總一經歷司以領之縣衛同城互相掣肘縣衛當差兩處追呼徒爲擾民之具毫無益于地方故康熙七年前任李撫軍請裁衛所一疏殊爲碩畫而一時藩臬但承望逆藩風旨爲都閫留屬員之地止略裁數處以覆甚可惜也今逆藩既除似宜併都司等官盡行裁去而衛所糧差歸併于附近州縣則在上可以省冗員之俸食而在下亦可省冗員之騷擾是亦變通之術也

錢穀

雲南地丁錢糧銀不滿十六萬米不滿十七萬鹽課六萬有奇此前朝之大略也順治十六年平定滇南地丁錢糧悉從舊額無復可加矣逆藩以冗濫太多遂於鹽課之內增爲二十四萬留充兵餉是四倍于舊額矣鹽價暴起官民苦之而餉復不足於是司鹽政者始日詳督撫請減鹽課矣逆藩又慮自我增之自我減之尤爲司農所短乃以美言啖司鹽政者曰鹽額不足且無請減貴道但具借狀一紙本藩自發兵餉俟次年補還可不累汝考成矣是徒以文具相飾在逆藩固未嘗責償在鹽道固未嘗奉還也今逆藩授首而弊政如故六井竈戶逃額相向峒寨之民半爲淡食若不稍爲變通終爲兵餉之累矣又山僻小縣戶不滿二千銀不滿四百兩米不滿五百石乃有一印官一尉一教職計其官吏俸紅衙役工食反浮于地丁錢糧之外而民間之夫差柴料不與焉在朝廷何利有此縣在民間亦何賴此冗物也請宜將此等小縣盡行裁併而設一巡司以統之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兵制

沐黔甯世鎮雲南雖爵列上公而稽其職掌不過平蠻總兵官耳未嘗有提督重權也所屬大理臨安騰越北勝四協不過參游偏裨耳未嘗設一副將也四協官兵不滿五千人以雲南之餉養雲南之兵未嘗破冒協餉也蓋位卑則思立功以取富貴權輕則不敢嗔目語難而俯首聽撫按之命此前朝大臣高識遠見所謂國之利器不肯輕以假人也故終明之世雲南卒無大患我世祖章皇帝銳意平蠻既授逆藩以大將軍印矣又假之以用人之權吏兵二部不得節制假之以用財之權司農不得節制是權傾朝廷矣及滇黔底定滿兵凱還平西專制南荒復賞之以親王矣自古功臣位高則難下權重則生非常之心于是揑報邊情啁喝中樞土彝謀叛歲無虛日乃設左右都統各擁精甲萬人矣設援剿四鎮各擁強兵分踞形勝矣兵多將廣日費俸餉又竭中原之膏脂歲支協濟至四百萬矣而四鎮之官又爲馬寶高啟隆王弇加三順皆投誠老賊矣夫以梟雄之資踞久反之地用久反之人兵精餉足日生奸謀即使不收用人之權不下撤藩之命彼猶將交通西番挑開邊隙以爲逗定三秦之計況又奪其雲南乎是逆雲南之反者撤藩之請而成雲南之反者則假之以權太重也今天討既張罪人斯得副將而上押解赴京副將而下分發四省可謂計慮周詳矣但擁旄仗節猶復多人悍卒驕兵猶騷州縣似非萬世之利也蓋雲南之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不在將輕而在將重若乘此大定之後速爲銷兵之計急撤提督衙門而以一總兵代之領兵二千四百人坐鎮大理仍聽督撫節制足以遙制擬江矣四協官兵仍照黔甯舊例足以遙制四塞矣撫標官兵千五百人足以坐鎮會省矣而總督衙門斷宜移駐安順以扼兩省之要衝是雲南全省官兵不過九千人通計官兵俸餉不滿三十餘萬而雲南之地丁鹽課亦足支給不煩四省協濟矣諸葛云不留兵不運餉彝漢粗安規模略定此之謂也若仍守舊弊分符列鎮虛中原以實邊徼養悍卒以貽後禍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或曰臨安開化北勝永昌各設大鎮而予議撤將銷兵萬人之眾將安歸乎余曰此非久于南荒不能悉知也蓋雲南之兵皆孫可望舊人非隨征員役也此輩在明朝爲積賊在逆藩爲叛黨而在今日則鎮

將爲之逋逃藪也父兄既死則子弟爲補伍一人食糧則數人爲餘丁親戚朋友互相影射坐占民房開列店肆坐占官田不納糧差抗衡州縣驅擾里閈郡縣繩之以法則羣然以譁而將領復爲之庇護守此不變雖諸葛無以善其後今撤將銷兵則彼有親可依有田可耕有市可貿易願爲民者聽其入里當差卽以舊占之官田升科爲業不出數年化爲耕桑矣或又曰沐氏手握兵權世守滇中三百年來未聞逆節子何疑滇兵之甚也余曰子獨不聞盡忠樓乎黔甯父子賜藥賜縊三世接踵孰謂高成二祖不防滇南疑沐氏乎迨三世以後將領歸衛士卒歸農權輕而兵解以膏粱之上公統膏粱之揮使飲酒食肉各安富貴何逆節之能爲總之雲南之山川叛地也賊兵之子弟叛人也大將權重而久任叛主也協餉過多叛資也惟使之弱而不强分而不合貧而不富則久安長治之策矣或又曰將撤兵銷土司爲患奈何余曰土司不能叛也十八郡中各有土官今僅能自存者獨姚安北勝蒙化沅江數土府耳餘皆勢微而地小貧弱已甚往往乞貸于漢人山庄彝民盡爲凖折名爲土官實一齊民耳何亂之敢萌縱國家無一兵一將如明末之沐氏猶且迤東有事檄迤西以討之武定有事檄阿彌以討之以彝攻彝正治彝之上策不費中原一芻一粟也蓋土司猶疥癬也兵猶藥也將猶醫也督撫猶指使醫生之主人也但使藥能治病醫能用藥而主人能制服醫生不使其虛張病勢烏喙雜投因疥癬之疾而危及心腹足矣

土司

十八郡縣土司雜處其中其會之掌印者曰太爺其下曰招把曰把目曰火頭皆屬官也其農刀耕火種其徵發以木刻其錢糧計人而不計地其敎粟曰大麥曰小麥曰燕麥曰蕎曰苦蕎曰豆是皆高山峻嶺仄徑危坡耕而獲之也平疇水田亦種秔稻是彝漢相半者也其俗好畜牧多善馬其公服以青羊皮土酋嫁女雖貧妝巨萬必以羊皮一領爲之冠非此則不足以治其種人也三百年來漸染華風土司之居城郭者亦與漢人無異而姚安蒙化二土府且以詩文自命附籍螺江矣自吳逆發難各賣其彝兵從征千人出黔邊者不及十二三今日所存鋒鏑之餘也而又苦不肖之將吏利其金馬市其花勦土司何恃而不貧哉

四封

雲南之地東抵盤江與貴州爲鄰西極騰越與緬甸爲鄰北至建昌衛與四川爲鄰由建昌出鹽井衛之打箭爐則鄰蒙古矣稍西則由麗江出甸中鄰烏斯藏矣南至廣南出博隆則粵西之太平府也西南出蒙自及沅江則交趾安南之境也類皆高山峻嶺深林密箐象虎成羣瘴癘爲虐古所謂不毛之地也我國家與蒙古連和自無寒盟之理交趾安南分而爲二自無生事之理緬甸遠處二十四站之外兵弱勢微莽瑞體而後無敢過太公城者況敢犯騰越乎是雲南毫無外患矣獨地瘠民貧可入而不可出家無兼年之粟布帛器用莫不仰給于中原雖叛將猾賊鄉躪跳梁適足遺中國禽耳何者其人雜彝也其地絕地也四封雖險而盤江廣南建昌三路皆進兵之地彝性輕跳不能持久譬之入穴之鼠塞而薰之可無噍類矣

彝情

滇南雜彝計二十一種其性輕生而重利利則爭趨害則爭避不知連和也明朝三百年亦時時竊發皆貪吏猾商激而成之不過逞一朝之忿取滅族之誅而已未嘗據城邑戕命官也制彝之法惟有速并郡縣寬其文法於部郎之中選才望者六人列爲郡守責其內制將弁不爲生事之媒外卻金馬不爲封殖之計雖閣羅鳳再生孤立無援無能爲也而此六郡守者三年無事卽以遷俸優陞士大夫愛名甚于愛利潔已奉公滇南永無反側矣

邊報

滇南去中原萬里雅善訛言而武職之生事邀功者輒以訛言入報逆藩專制時指教化長官司謀逆用兵誅剿添設開化府矣又指水西謀逆用兵誅剿添設平大黔威四府矣其實土司何敢爲逆不過武弁塘報妝點成文耳張皇入告動衆興師破千年之酋豪利其金馬侈一時之勳伐上邀軍功此將臣之利非朝廷之利也康熙十年又以西番入寇告矣是時逆藩親赴大理而全省官兵馳至麗江西番固未嘗入寇也及制府查詰北勝趙鎮瞠目直視但曰我欲報王爺恩而已滇中之人至今掩口孰謂塘報可信耶大抵土彝之性寃頑而不盛撫彝之法持大綱寬小過而已今郡縣防弁平居無事不能潔已奉公而苛細瑣屑圖其小利致豺虎遼遁猜猜有辭卽具文申報曰某處告變矣此何爲者也

馬

滇中之馬質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徑雖數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長山谷也上山則乘之下山則步而牽之防顛踣也土酋良馬上下山谷皆任騎坐則百不得一也

而其中又有高大神駿遠過西馬者則千不得一也此種異物甚爲土司所珍亦甚爲土司之累若地方將吏求善馬而不惜善價則地方之福矣

鹽

天地生人必爲計養生之具滇中無煮海之利則必出井鹽以濟之其井之大者曰黑井白井琅井阿陋井羅馬井此其大凡也環井而居者曰竈戶入山而柴者曰柴商使司鹽政者但于出鹽之處給以官引行鹽之處驗引發賣而其價之低昂則聽商民之自便行鹽既多鹽課自足何致上有缺額之憂下有淡食之苦哉逆藩專利把持鹽法竈戶不得賣百姓不得買遂爲兩迤之大害顧當事者平心以處之

金

滇水之產金者曰金沙江土之產金者曰白牙廠永平縣採江金之法土人沒水取泥沙以漉之日可得一二分形皆三角號曰狗頭金採土金之法土人穴地取沙土以漉之亦日得一二分狀如糠粃號曰瓜子金取利甚微而其害甚大水金之害江深而水駛或遭漂沒或遇水怪則以性命相殉土金之害則破民田壞城郭而硐丁卒未聞以金富也上官募金廠之虛名日責州縣開採然金脈有盛衰多寡不可豫料欲出本以採之則恐得不償失欲聽民開採而稍收其稅又慮課不足額徒爲考成之累故上官日責開採而州縣日請封閉也其餘銅鐵鉛錫各廠大都如是若聽民開自行開採而薄收其稅輕定其額則開採者衆或遇礦脈微細則聽州縣之請驗明封閉而開除稅額以免考成之累則州縣又何苦爲國家塞此利孔耶或謂滇中爲五金之地

泥封谷口可致富强真矮人觀場也夫滇中之富皆三十年來歲入協餉耳逆藩發難各場開採之官紛馳道路而貧耗益甚軍無見糧天兵一至勢同瓦解此予所目擊也

險阻

滇爲四塞之地其足拒中原者東以盤江爲阻北以建昌之大小二象嶺爲阻東以廣南之鐵門坎爲阻所謂一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顧地小而糧寡人無固志一路失守則三路瓦解大小將弁各竄入深谷乞命土彝以爲苟全性命之計自孟獲以來已世傳此秘策矣又自廣西之南甯府出太平走博隘則無險可恃但沿江瘴毒殺人僞將陳猴者領標兵三千人駐防一年將升士卒生還者十不得一而又皆尫羸可畏也

沅江蠱

世傳南人能造蠱然余自昆池戍騰衝閱歷十年足跡半兩迤亦不能概見也獨沅江土司世傳此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即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爲藍面色淡黃狀類浮腫至離任一月則閤門并命矣余同寅郡守潘一品糧廳官素士父子主僕寮寀皆死此藥無一人得脫者

緬甸蠱

尤可怪者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于四十九日呪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犁頭鐵亦大如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不需飲食但藏芥子于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然不肯無故藥人必無賴客子侵其妻妾勒其貲財者乃以此法治之漢人中

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金谿周瑞生龔吉貞皆死此物也又可怪者騰越所屬土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毒物還加于彼人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耳目所不經見未可盡斥爲誕妄也

和合

滇中無世家其俗重財而好養女女衆年長則以歸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密以此藥投之能變蠱子之耳目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香如蘇合終身不解矣又有戀藥媚藥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去雖貲本巨萬治裝客游不出二站即廢然而還號曰留人洞吾鄉數十萬人捐墳墓棄父母妻子老死異域者大抵皆中此物也

蕭歪嘴

永平縣一老嫗年五十許號曰蕭歪嘴者亦有異術能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子弟必欲其棄醜物而歸里者則密與歪嘴計之豫定一僧舍紿狂人入其中約壯健者數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藥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其人即羸瘦異常日以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葷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留人洞不下百萬安得數百蕭歪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然歪嘴甚珍其術而索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爲同儕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治血氣既衰不任吐藥也

保頭錢

魯魁山滇南之大山也其南起沅江北盡楚雄東抵安

甯西極洱海而野賊盤踞其中往往出沒道路攔截客貨甚至有殺人者至村落土著之民則計其戶之高下歲輸貨財號曰保頭錢言不納此錢則頭不保也下戶歲以八分爲額牛一頭如下戶之數上戶歲以八錢爲額而高貲及宦戶則又在八錢之上矣百姓苦之在逆藩專政固欲養此蠹物以爲自封之地今官兵如雲勢無掣肘若于冬春之間兩邏並進據其出沒之路擒其線索之人焚其積聚搜其巢穴不出十旬可以坐縛矣

安南市錢

滇南三面距外彝西番緬甸鄙遠而險阻俱不足爲兩邇患獨安南之東都逼近臨安六日而至蒙自無險可恃前朝于交江之上立關設防特嚴銅錢之禁其有以也癸丑之變僞留守以貪耗撤肘盡斂滇中之錢運至交江每千文得銀一兩至僞周五年交人閉關罷市謝曰吾銅砲鑄就不用汝錢矣蓋安南寡弱短于野戰而長于憑城設爾小蠻亦知捐金固圉異日有事不可不爲之防也

紅珠

緬甸永昌所屬之長官司也以蒲絀城爲都距騰越二十四站數十年來國家存邮遠人置之度外今且僭號稱王矣寶井距蒲絀四站距騰越二十站山中碎石外甚粗糲而內蘊精光號曰寶石又號紅珠是鑿地而取之非入水而取之也緬人甚珍此石其大而光者皆以歸之于王細碎而黯黑者則以入市蓋其國禁甚嚴不以精妙之物漏入中原懼開徼求之門別生邊釁也賈人收石入關狀如瓦礫號曰荒石騰越工人磨之以紫梗砥之以寶砂而寶光始出以赤者爲上曰玫瑰水曰

鴿子血曰石榴紅皆佳品也曰老紅則棄物矣其藍者曰鴉青白者曰猫兒眼綠者曰祖母綠但精光發越皆妙品也其大如豌豆者曰帽頂大如黃豆及綠豆者曰寶石最小者曰鬼睫眼此瓦礫之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獨以供婦人釵釧之飾耳而前朝嘉隆間至出中官以典之勞人病馬虛中原以貫南彝朝廷可謂無人矣我

國家不貴異物度越前代獨關禁不立殺人甚多封疆小臣貪近利而無遠識甚可議也查前明舊制騰越三站之外設立八關以協鎮標兵分防其地漢彝互市則關外有市場防弁及巡司主之其犯銅錢之禁者必誅無赦是不欲以利器假彝人也今八關廢弛盡付荆榛協鎮防弁飲酒食肉高坐州城漫不加察而中原忘命之徒出關互市者歲不下千百人人賫鑼鍋數百遠赴蒲絀是緬人不費斗粟徒以瓦礫無用之物歲收銅觔數十萬也又賈人出關必結十人爲夥盡八關之外俱爲空虛之地投宿山林號曰打野而十人乃分任其職曰搭窩鋪曰尋柴曰喂牛馬曰主爨非十人則不能分役也及馳至蒲絀則于江水之濱結廬而居瘴厲凶惡鬼蜮橫行而緬人妻女又復爭赴漢人執庖廚之役漢人與之狎則俯首聽命惟恐後夫以奔走久勞之人處瘴厲之地而復有房帷之失安得久而不病病而不死哉于是十人之中在蒲江之濱已二三人爲異物矣還至中途又二三人告病舁至騰越矣而此三四人者雖甚壯健猶且面腫而色黃二百日內不食雞不食鮮魚不食香油始無瘴厲之疾大約計之十人出關必死者過半是歲殺數百人也有地方之責者亦何不具詳上

臺立關設防乃歲殺無罪之人爲緬酋進銅錢也

花木

滇南山茶花大如牡丹赤如朱砂分心捲瓣以通海爲第一然亦昆明之人所見不廣耳余戍騰衝時廢弁陳指揮招赴村庄賞花其木高十餘丈圍丈餘垂蔭數畝望之如火樹下可坐百人盛開之日薦之以紅氈席地而飲座中有粉面白衫者上下相映爲紅暈通海雖妙恐未能奪此頭籌也

寶臺山木蓮花亦大如牡丹色赤而微紫狀如千葉紅蓮至春二月環金光寺而盛開者三十餘里隔箐望之紅如火高不盈二三尺即而就之乃高十丈大十圍亦異種也或曰是佛書之優曇花云

滇中花菓與中原無異獨絕無蘋菓爾然菓之屬小而不甘花之屬開而不香總以山石崇隆地氣淺薄不能釀爲奇芳結爲厚味耳

潞江之濱一石塔纍巨石而成之四面各闊二丈高亦二丈有奇一大樹冠其上亭亭如蓋嚴冬不凋根分十餘股籠罩石塔下垂入地南人不識此木曰是諸葛之遺跡云又或曰其下多瘧母渡江者必馳馬而去防爲祟也余戍騰衝日就而察之蓋閩廣之榕樹云小憩其旁上無烈日下有清流亦足樂也故每過此地必攜酒肴設茶具飲啖而後去卒不逢瘧母也郡志云滇人多訛信然今來騰之人亦以予久留無驗不畏瘧母矣

大理石

榆石點蒼山所出也鑿頑石深入里餘竭民力而取之以逼真入畫者爲佳然佳者卒不概見也康熙十二年予嘗入逆藩便坐見一石屏高六尺寬四尺餘山水木

石與元人名筆無異或曰此黔甯舊物云嗟乎此種怪物原非尋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因民力以取之小者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癡重可厭非人力可挽奈何勞民傷財以購此難得而無用之物歟

永昌碁子

滇南皆作碁子而以永昌爲第一蓋水土之別云燒碁之法以黑鉛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爲一料可得碁子三十副然費工本已三十六七兩矣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爲上若鵝黃鴨綠中外洞明者雖執途人而贈之不受也燒碁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爲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價得之出以與郡大夫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爲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銀五錢便市碁三百六十甯復有佳物乎

四庫全書提要

滇載記一卷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書乃其謫戍雲南時所作。統紀滇域原始及各部姓種類。蓋本輿滇程記合爲一篇。今以一爲行記。一爲地志。析之各著錄焉。

滇載記

明 新都楊慎編次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今金齒地）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稱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其二、曰浪施詔。（今浪穹縣）其三、曰鄧賒詔。（今鄧川州）其四、曰施浪詔。（今浪穹縣蒙次和之地）其五、曰廉豨詔。（今昭江府）其六、曰蒙巂詔。（今建昌）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定西嶺）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遷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嶲山之麓。數有神異。擧收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瑞玕圖山。（今蒙化）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巂州刺史。死。僞謚高祖。又稱奇王。子羅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督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酋。掠其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嶲路絕。晟猶奉唐正朔。死。僞謚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册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爲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爲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邃川永昌石鼓沙追賬龍佉。賬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會長謁都督。僧妻子行。鳳挈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陁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陁。取夷州三十二。陷嶲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即其國丞相也。）天寶十年夏四月庚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儉魏逆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爲清平。賜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爲東帝。刻碑國門之外。明叛唐非得已也。僭國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贊普鐘。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爲蒙氏所誘。全軍沒焉。唐益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絕矣。代宗大歷十四年。死。僞謚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異牟尋立。（僭改元贊普鐘。七長壽十一。）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衆。居史城。（史城。今嶲州也。）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異牟尋懼。改城牟驗苴咩。（今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爲中嶽。東川界江雲露松外龍山爲東嶽。（在今絲勸州。一名雞足山。其山千仞。有十二峯。曾嶺拔其山。有共命鳥穴。）銀生部日界蒙樂山爲南嶽。（在今樂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仞。有永昌麗越界高黎共山爲西嶽。（在今騰衝。）一名鳳翎。東臨瀘江。西臨龍川。左有平川。右有雲夢。甸草齊眞。四敍不凋。霧氣晨冬至春方融。夏秋雲甸。炎熱。南賈悉經。爲之諺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夏秋欲歸來。無奈雲甸熱。春時欲歸來。瘴中資糧。麗江界玉龍山爲北嶽。（在今麗江。一名雪山。其山九峯。四時玉立。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九松州諸山相接也。）以黑惠江、瀾滄江、潞江、麗江爲四瀆。接點蒼之麓。添洱河之水。立官號曰九爽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羣蠻。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皐乃爲書遺尋敍其歸化之誠。轉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

之。遣其弟獻闕納貢。及吐蕃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册之。賜銀窠黃金印。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唐。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僞謚孝恒。改元二。（見疏。上元。）子尋閣勸嗣。

尋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僞謚孝文。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鄧頤殺之。而立其弟勸利晟。謚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僞謚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趫敢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蠻衣食之。由是蠻得蜀之虛實。與其臣鄧頤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道。邊陷邛戎嶲三州。引兵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僞謚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啓。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皐開蜀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覊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須。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册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嶲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之。縉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爲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崍關。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寇越嶲。死於崇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僞謚景莊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通鑑作法。誤也。南詔者。酋父子相承。世隆之子曰隆舜。近是。）之立。以僖宗乾符四年。性好畋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遣請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內變失道。爲嶲臣楊登所弒。僞謚宣武。子舜化眞嗣。改元二。貞明。嵯耶。

舜化眞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滅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眞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爲鄭氏。

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唐昭宗光化五年。既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僞謚德桓。子昇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會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歷。死。僞謚肅文。子隆亶嗣立。改元天應。未

幾爲東川節度使楊千眞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趙氏

趙氏名善政爲封氏清平楊千眞既殺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僅十月千眞又奪之而爲楊氏

楊氏名千眞既奪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與師問罪千眞不能禦走死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千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得神犢於葉鏡湖在雲南縣正南大波龍是也鐵摘野桃剖之核腐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雞松麗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瑛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僞謚太祖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僞謚文經武□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僞謚□□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僞謚□□傳子素順素順於思聰未知何思也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太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睨隙僭襲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僞謚應道皇帝傳子素英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明治死僞謚昭明傳于素廉

素廉以宋眞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啓乾興死僞謚敬明傳于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道天聖避位爲僧死僞謚秉義傳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僞謚聖德傳于素興

素興以宋慶歷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歷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於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死僞謚世宗傳子連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爲其臣楊義貞所弒楊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壽輝之從子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明傳於正

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位爲僧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太有功段氏爲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爲相高太連爲棚主遣太連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爲僧傳子正嚴死僞謚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爲僧傳子正興死僞謚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位爲僧傳子智興死僞謚熙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僞謚宣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歷死僞謚享天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僞謚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僞謚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祥興奔善闡太祥死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廢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嵯管領八方興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參政以攻石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著甸功錫虎符爲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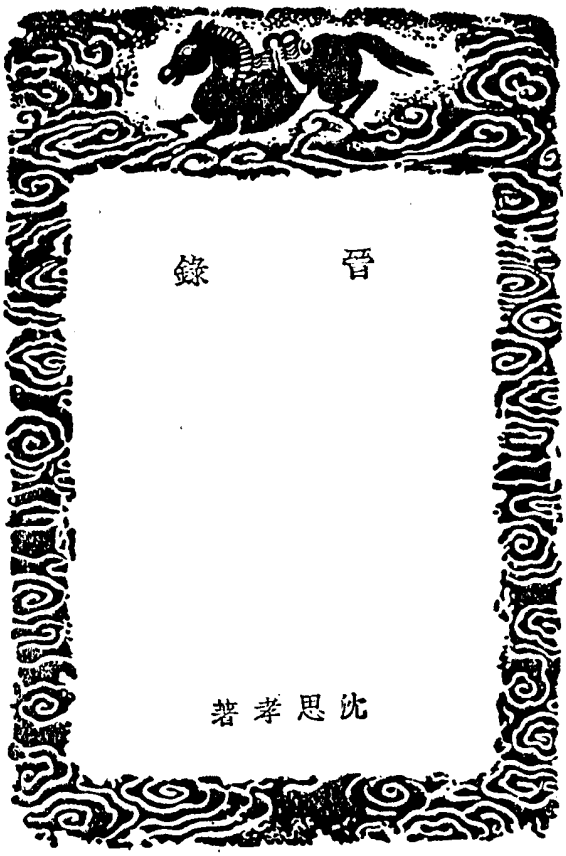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爲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參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隨.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搆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逢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逢庖人刺逢以其首獻梁王王并庖人戮之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諺俗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立爲總管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員外楊淵海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閑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餘衆再戰復勝殺段氏驍酋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禮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背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嚙鐵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召阿禮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殪之主潛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頗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蹶傷爾父尚嘗爲我裹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禮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纖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路裹彩錦被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嚕吐嚕可憎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濤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走死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綢思苦肉屏鞍駝背也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鼎今日繼紅蹇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瀝淚頻梁王哀淵海之才綜意欲爲己用見詩痛悼之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櫬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苴段宣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遣矢刺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粟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璽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閣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平章既亡弟兄旣絕今止遺一獘一奴奴再貧薄黎氏獘又可配阿禮妃如此事諸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驅山果戰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風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恒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東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走頻來往桂香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胷雲落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後寶聞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真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諸諸闌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寶數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苴段明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壬戌春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焚黨羽悉伴明遣都使張元亨馳書顯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斥堠之餘邦雖列營屯徒勞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友德怒梽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秪緣善闡乞罷班師友德答明書曰我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于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二將分兵宵緣點蒼頓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潰潰大軍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義至金陵太祖聖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名歸義授鴈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在鄭州東北先不華叛據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穎川侯傅友德復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寨因定賦法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
逸史氏曰史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漢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盜名號互起滅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抗陵疲我齊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戕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余嘉非投荒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闕其籍於舊家有自古通玄峰年運志其嘗用變文義兼衆教稍爲删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樊於三代爲荒服漢僅剽分其方雖胡

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省洛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沃澤，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孰並。傳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幾近是哉。夫分陬之亂，昔如彼，大一統之治，今若此。十羽不警，百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匱祕文，稽神罕睹，況荒徼乎。余慕宋司馬氏作通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陵妖亂志者，百二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纂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有感，遂纂蒙段事，以爲滇載記，其譬君子祖春秋而遡二司馬氏者，亦將有取於斯焉。



晉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夏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千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稅課、四十四萬七千六十四貫七百九十文。額解太倉銀、六百七十七兩六錢。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四錢。綾絹、一千匹。

河東鹽運司。額解池東場四場中場三分司、計行鹽四安、茂中、澤延安、沁鳳翔、遂額辦小引鹽、四十二萬引。餘銀、解太倉一千四十七兩一錢。解寶大山西三鎮年例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兩。代府祿糧四萬三千一百十三兩零。本布政司抵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山西號爲內地。然自　據東勝而甯鴈衝。據河套而偏老震。甯鴈入則由代寺而下。偏老震則由保河深入。於是三關之防重矣。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鄰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甯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木河等處。俱在關西北。和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緊接煖會口要路。鴈門關、設於代州。西抵甯武偏頭。東連紫荊倒馬。逼近朔州威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爲甲乙。而甯武據鴈偏兩關之中。爲東西應援。外接入角堡。內維甯嵐。尤爲緊關。故總兵初治

偏關。後移鎮於此。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硯界。西至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山西地高燥。人家蓋藏。多以土窖。殺粟入窖。經年如新。蓋土厚水深。不若江南過夕即浥爛。惟隔歲開窖。避其窖頭氣一時刻。卒然遇之。多殺人。其窖地、非但蓋藏粟。亦以避虜。人遇窖。不敢入。惟積草盡之。然多其歧竇。即熏烟有他竅出不爲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長里餘。嘗與他家穿處相遇。江南洞在地上。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蓋虜南犯。朔應諸城要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自北二邊堡。虜遂直抵鎮城。是以總制毛伯溫。設法修復五堡。曰宏賜、曰鎮川、曰鎮邊、曰鎮山、曰鎮河。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去鎮城十里。各添設守備。而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

始不敢輕犯。其境東連諸胡。西接套　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和界。西至井硯、抵山西北樓口。邊長六百四十餘里。

魏王盛兵蒲坂。平陽府蒲縣。以塞隘管。縣屬蒲州。韓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西安府韓城縣。以木罌渡軍襲之。

黃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經大同府境。入太原之保德、岢嵐、　、六。又經永甯州、甯鄉縣、至平陽府、永和、大甯、吉州、河津、絳河、達蒲州。蒲在河之東。從此歷茜城、平陸、垣曲、經陝之潼關。始入河南界。

晉中俗儉朴。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粟、故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紅顏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堅勁。而少溼鬱微厲之疾。地有洞。故其虜至可避。商有伴。故其居積能饒。惟五六月歊暑炎爍之時。日則捉扇而搖。夜仍燒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詰也。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習而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匃貸於人而逃亡。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爲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咸得以爲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爲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

蒲、解、皆平陽名郡。論州治、則解不及蒲。論屬邑、則蒲不及解。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宋時爲火山軍。以其地有火山。巖石隙縫處、烟氣迸出。役之竹皮木屑則焦。架之以南釜水米則熟。其下似一團純火。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事理之甚奇者。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山之東谷。經晉陽、澤州、穿太行。出壺懷、入黃河。狐首諸經云。界水則止。太行縣亘廣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滹沱、清濁漳、皆穿太行而東。當黃淮汎濫時。當事者、欲引沁水入衛以分河勢。不知河入中國。受涇、渭、淝、洛、汴、泗、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勢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險阻。不能引而之衛。若沁可入衛。則河復禹故道。當不難矣。諸葛孔明曰、識時務者在俊傑。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下。匯而爲池。又南行數十步。流漸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賴之。水淵泓澄徹。爲晉中勝景。其西爲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爲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爲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剎并州之南。疏請臨軒敕名。奉聖銷鷲氣以慈航。啟雄風於寂境。蓋異人天登明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桑名。視信越諸人。霍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靳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驅西湖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

大同右衛軍馬坤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後隆慶間。有李良雨者。又化爲婦人。婦妝見客不羞。今萬曆間。又有儀賓生兒之異。比聞之。乃一神托胎於其腹中。臨產、輒自言欲脅出。其人懼。求從穀道。神嫌穢不肯。再三求之。請以香水數斛澡之。乃從澡出。遂滅形不知去向。

路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故以名縣。縣去府治僅三十里。又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縣衙素有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皆吏胥、羣然走避之。以爲常。近已絕矣。

三受降城。東城、在廢東勝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漢雲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東去東城三百里。漢九源縣。西城、在古豐東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西城、開元中於河別營河東。寶歷初。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中城、遼元營州縣。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趙全等。乃道俺答爲板升。以受中國之降人。據之。板升衆可十餘萬。中國百工技藝。無所不有。趙全已爲俺答造宮殿。乃入住之。日忽梁折。俺答疑。終身不敢入宮室。仍舊守水草住牧。全雖服上刑。他日邊寨之禍。終潰於此。蓋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寇之所必資也。

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即牧畜亦藉之外省。余過朔陵。見羊羣過者。羣動以千計。止二三人執策隨之。或二三羣一時相值。皆各認其羣而不相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妓婦與肩酒殺者日隨行。剪毛以酬。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麾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諸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餘則牧者自得之。

山左筆談

明 嘉定黃淳耀蘊生著

濟河在汶上北。云卽大清河。禹貢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伏地而行。蔡九峰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流其下。故今以趵突當之。然趵突又引入小清河。則大清河乃濟之故道。非濟之本流。世間水惟濟最幻。卽其發源處。盤渦轉穀。能出人諸物。若有機者。然昔人以糠試之云自趵突出。

大明湖下有源泉。又爲諸泉所匯。當城中地三之一。古稱遙望華不注。如在水中。夏時荷菱滿湖。葦荻成港。汎舟其中。景之絕勝者。惜沿湖無樓臺亭榭。以助憩息。城中泉最多。如金線發、南北兩珍珠泉、舜泉、杜康泉、趵突泉。總之趵突佳。入城與諸泉俱匯大湖。出北門。達小清河。

山左士大夫。恭儉而少干謁。茅茨土階。晏如也。卽公卿家。或門或堂。必有草房數楹。斯其爲鄒魯之風。古稱封禪者七十二君。今遺蹟皆不存。亭亭云云等。存其名而已。泰岱之上。惟日觀側有秦封禪臺碑石列秦無字碑。最古。當萬年不化。大且重。故此石非大山物。非騙山之鐵。良不能至此。

泰山香稅。乃士女所捨物。藩司於稅賦外。貲爲額。費。夫旣已入之官。則戴甲馬。呼聖號。不遠千里。十步五步。一拜而來者。不知其爲何也。不惟官益。此數十萬衆。當春夏間。往來如蟻。飲食香楮。買人旅肆。咸藉以爲生。祝嵩山、處士、鴈蕩、武夷。士大夫車騎館穀。專爲邑中之累者。其損益何啻星淵。

大清河濟水之故道。經流長清、齊河、歷城、濟陽、城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入海。小清河一名濼水。卽濟之南源。發趵突。東北經章丘、鄒平、新城、高苑、博興、樂安、入海。今亦爲鹽河。兼資灌溉。而淤塞流溢。久離故道。水利失而水害興。各郡邑乃自以意爲隄。而以鄰爲壑。如新城、博興、高苑之民。日尋干戈。以競通塞。非朝夕故矣。故爲山東者。必當興復河流。講求故道。使竹口不闢。則西民之水害不除。清河不修。則東民之水利不舉。恐田野荒蕪。終無殷富之日。

孔子廟前之柏。園不四五尺。高與簷齊。而志稱園一丈三尺。高五丈者。志所稱舊柏也。此非手植。乃手植之餘。蓋手植者。金時燬於火。此其根株復萌蘖者。志稱晉永嘉三年枯。隋義甯元年復榮。唐乾封二年枯。宋康定元年復榮。則所指手植者。元至正三年復榮。則指今柏也。今庶理猶然生意。第不知榮於何日耳。

洙、泗、洙水、自尼山來。入沂水同流。今之洙水橋。亦非其舊也。泗水、出陪尾山下。四源共會。故稱泗。其源清激可掬。出地激駛。滾滾有聲。至曲阜。南洙北泗。中爲孔林。下濟甯。入徐州。會汴達淮。今會通河奪之。雷澤夏溢秋涸。涸時水入地聲雷者。經日。故云雷澤。汶水會七十二泉而成。至南旺分流。南北濟運。南流短而北流長。

周公之後。有東野氏。有司復其廬。調。世疑孔子萬世有土。而周公微不振。然孟子出孟孫氏。自是周公子孫。

山東東、兗二郡水患。不盡由本地。本地水乃汶、泗也。流漕河南北則已。惟中州黑洋山水。經濮淵坡。而東奔曹漢之間。以一隄限之。隄西人常竊決隄。兼以黑龍潭諸水。泙湃汪洋。其初咸自范縣竹口。出五空橋。而入漕河。迴來橋口。淤塞。河臣不許浚之。出恐傷漕。水遂縮回。浸諸邑。而濮尤甚。相其地形。正開州永固鋪一路。可開之以達漳河。竊恐開民未心肯耳。然東不開五空橋。西不開永固鋪。濮上左右。歲爲沮洳之場矣。

東、兗之間。郡邑大小不等。如滕非昔五十里之滕也。西北可五十里。南則幾百數十里。而遙。東亦不下百里。而岡阜縣連。盜賊淵藪。故治之難。而滕、嶧間。再置一邑。爲善。若清平之側。又有博平。朝城之畔。又有觀城。則昔也。博平、鬥鬥鄉村。每方不出二十餘里。若觀城東西北皆不過數里。止東南去十里餘而已。此猶不及一大郡之城。何以爲邑。

鄒嶧山。秦始皇所登。以立石頌功德處。一山皆無根之石。如溪湖中石卵。堆壘而成。不甚奇峭。而頗怪險。禹貢嶧陽孤桐。乃特生之桐。非以一樹爲孤也。桐必特生者。謂受風聲蔚。故堪琴瑟。今則枯桐寺前。果只留一桐。是稱孤矣。

東平安山左右。乃盜賊淵藪。客舟屢遭刦掠。武德亦多盜之地。以北直、河南三界往來。易於竄匿。然其來也。必有富家窩引之。

青州人易習亂。猘倭長鎗手。皆出其地。蓋是太公尊賢尚功。桓公、管仲、首霸之地也。其走狗鬬雞。蹋蹴六

博之俗。猶有存者。

登州三面負海。止西南接萊陽出海。西北五六十里。爲沙門島。與鹽磯、牽牛、大竹、小竹五島相爲聯。其上生奇草美石。遙望紫翠出沒波濤中。是稱方丈蓬壺。春夏間蜃蜃吐氣。幻爲海市。常在五島之上。現則皆樓、臺、城、郭。亦有人馬往來。近者則無。止是霞光。遠者乃有其成市肆。此宇宙最幻境界。秋霜冬雪肅殺時不現。而蘇子瞻乃謂於海神歲晚見之。亦神愛其人。乃成此奇緣也。海舟度遼者。必泊諸島避風。然泊者不知。而登、遼兩岸。乃儼然覿形影。眞不可以常理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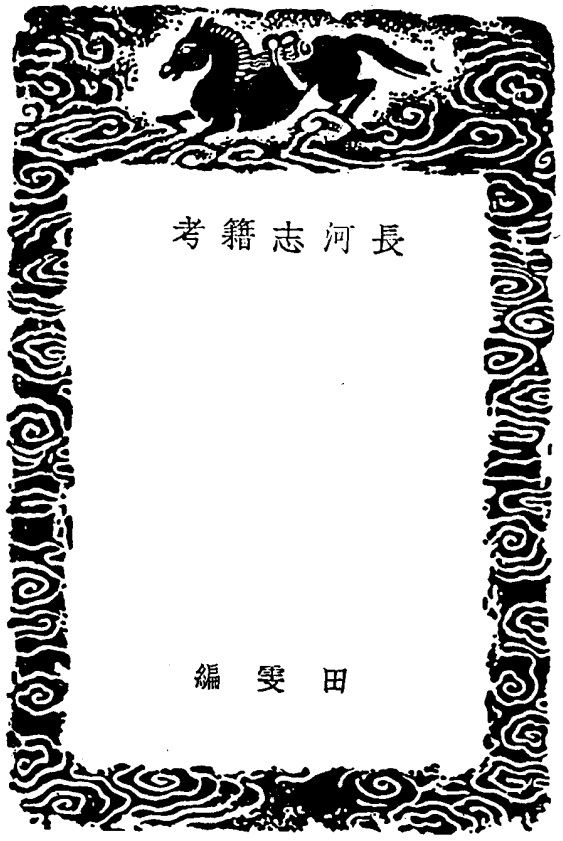
長山、沙門、諸島。在登、萊外。大者延袤十餘里。小者二三里。皆有饒沃田。以千萬計。猶閩、浙之金堂諸山也。往者皆有禁。後鄭中丞因新兵之例。疏墾以助之。亦山左一益。此田皆當於農時搭廠以居。隙則毀之而歸。若架屋常住。恐窩引海寇。爲患浙、閩開矣。

海運。洪武十三年。糧七十萬石。給遼東。永樂五年。因都北平。部議糧運事宜未決。九年。以濟甯州別駕潘叔正言。命朱司空禮發山東丁夫十六萬。浚元會通河。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里。以漕。然猶海陸兼運。十二年。議於淮、徐、德、通。搬遞爲支運。繼乃爲兌運。又爲改兌。其後河塞決不常。曾有疏請試海運者。非遂以海代漕也。不過欲爲國家另尋一路。以爲漕河之副耳。竟格于文網而止。只今朝鮮多事。恐此海道。他日爲倭蘇占用。而中國不敢行。今自登州東南大洋至直沽。詳其路道。以備撫探。自元眞島始。元眞島者。大嶽、靜海、二衙之東南洋也。海船至此。轉杵鼓嘴。如收洋入套。一程北過成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劉公島。二百餘里。用南風爲順風。一日而到。內可泊十處。當迴避十處。二程自劉公島西行。遠望芝罘島。約一百里。用東風、東北風。半日而到。內可小泊四處。迴避四處。三程自芝罘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此備倭府外洋也。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約一百八十里。用東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泊三處。迴避六處。四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半日而到。內可小泊二處。迴避四處。五程自三山島開船。莫蓉島。直西投大西河口。約四百餘里。用東風、與東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泊二處。迴避三處。六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而到。內可泊三處。迴避一處。七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約二百餘里。望見直沽。俱無迴避。此運船與倭船所同。謂大船泊避風也。若倭得志朝鮮。用小漁船號船。偷風破浪而來。則旅順口一朝夕絕流。抵登。遡游三夕而抵天津矣。然眉之急。又可忽乎。

膠萊河與海運相表裏。若從淮口起運。至麻灣而逕度海倉口。則免開洋。轉登、萊。一千五六百里。其間田橫島、青島、黃島、元眞島、竹島、宮家島、青雞島、劉公島、之罘島、八角島、長山島、沙門島、三山島。此皆礁石如載。白浪滔天。其餘小島。尙不可數計。於此得避。豈不爲佳。奈膠萊淺澀。開鑿之難。蓋自元至元阿合馬集議以來。鮮嘗不貲。十載而罷。及今亦屢舉屢廢。或謂下有礦砂數十里。斧鑿不入。或謂鑿時可入。鑿後旋漲。或又謂隔鑿原不難。第當事者。築室道傍。余觀唐、宋、漕政。皆以經六七更。水陸不常。舟車相禪。若可以此例舉。則南北用舟。於中以車輛接之。亦可存其說。以備臨渴之一策也。余觀熙龍江歲石廉利。陡峻尋

丈。漢張湯尙欲於此通漕於渭。其與膠萊。又何啻十倍。

山東備倭府。立於登州。癸巳甲午間。倭方得志朝鮮。東人震備。往往於是。余謂客曰。此非山東之所謂備倭也。曰。祖宗不建府於登乎。曰。登州備倭之設。祖宗蓋爲京師。非爲山東也。海上艨艟大艦。乘風而來。僅可抵登郡東面而止。過此而入。則海套之元。大艦無順風直達。欲泊而待風。則岸淺多礁石。難繫纜。故論京師。則登州乃大門。而天津二門也。安得不於登備之。曰。然則山東備何地乎。曰。以山東籌之。則登乃山東東北一隅。猶人家之有後水門也。尙有前堂在。倭從釜山對馬島。乘東風而來。正對淮口。然淮有督儲部府。尙宿重兵在。倭不遽登岸也。其登必從安東。日照。此數百里無兵。然中國之設滑縣險。倭必有嚮道預知之。而泰山香稅。外國所豔聞也。則必馳泰安州。既則濟甯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覬之。而走濟甯。又進則臨清。大賈所必覬也。而馳臨清。掠刦既飽。然後入省城。此山東大廳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備前門。而備後門乎。曰。然則當何備之。曰。總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當從倭汛。議以關中防秋例處之。登州至安東。惟膠州爲中。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今遇汛時。當調登州總戎。駐膠州。以南援安東、日照、安邱、諸城一帶。而北仍不失救援。隨道隨發。而調臨清參戎。於登州坐鎭之。如總督出花馬池。巡撫出固原例。汛畢仍歸本鎭。是於備京師、山東。經權兩不失也。曰。臨清不有糧艘巨萬。當護乎。曰。此非倭所欲也。據臨清以絕糧道。邱文莊以爲中原不逞者言。倭隔海止利在掠金耳。曰。何以知倭不入登、萊也。曰。登海淺水行二十里。皆淖途。前所云多礁。船不得泊。卽起岸。而登州地曠人稀。鮮富室。若濟野待之。一望蕭索。四五日必回舟。而大舟必漂去。又無漁船客船。可拏用之。故倭不走登州也。曰。登遂可無備乎。曰。不在今日也。倘倭得朝鮮。則登與旅順口。相對一岸。不用乘風。不須巨艦。只鮑艦舴艋。一夜而渡。抵岸方知。此時難防又特甚焉。則非今日之比。故備寇者。須知我險。須知彼情。難刻舟以求劍也。後入與鄭中丞言之。設安東備倭。



長河志籍考

田雯 編

州有志舊籍亡矣。新志引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又清類天文分野書云。陵縣、春秋爲重丘。齊地。又應劭之言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故城。又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又曰不詳其處。謬矣。曰戰國屬齊。亦屬趙。屬齊。據杜氏通典。又據姓譜。言齊宣王之弟封於平原陸鄉。屬趙。則本於趙勝之封平原君。司馬遷云。平原君封於東武城。乃貝州清河郡地。漫無所考。曰德州。禹貢冀、兗二州之域。衛河在州城西門外。河以東屬兗。河以西屬冀。膠柱之見也。山川風土之寥廓。天文分野之邈次。豈若煙戶之鼠。北舍南鄰。豚柵鴨欄之以尺寸限哉。曰衛河卽漢之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其源自河南輝縣。合釜、滏、淇、三水東流。至館陶界與漳河合。至清淵與會通河合。北來自武城縣入州境。又北至桑園出境。逕東光、滄州、天津、下直沽入海。是矣。乃引于東阿筆塵云。煬帝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連於河。北通涿郡。其說相左。何略不詳辨也。曰董仲舒廣川人。廣川今之故州。從舊志。故列之。似非得已。何以強列於人物之首也。又曰土人掘地及泉。得石刻。曰董子讀書臺。石如玉版。字若琅書。旣非董子。故里而何以得此石哉。古之遺城。因犬牙錯也。廣川之境亦大矣。況德州卽廣川。而掘泉得石之處。相去不過二十里。安知非治公羊春秋時下帷處也。卽援書以爲州乘重。未爲不可。何泥於今而囿於古耶。曰攷之漢晉二志。平原郡治平原縣。而隋唐以下所謂德州者。乃今之陵縣。遠望之、伏滿諸人。猶今之濟南知府而已。因舊志開載。故仍之。夫仍者沿襲之謂也。旣自知其沿舛謬。而又於舊志之外。搜猎多人。以炫學問之宏。取材之富。吾所莫解。

孟但、殷忠、見於史記。皆仲舒弟子。亦廣川人。不書可也。東方曼倩。平原厭次人。何以不書。志之疎陋。大率類此。作志與作史有別。紀善不紀惡。金之崔立可以不書矣。而書災異。漢其名曰紀事。多承迎乖戾之詞也。書火蓮。美其文曰節婦。亦異端惑世之術也。君子於此皆欲刪正之。無足採焉。是以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別爲一編。頗以愚昧有所論辨。第才愧著述。多有脫漏。世之君子詳其闕焉。蒙齋田雯識。

封域論云。州在唐爲將陵。本漢之安德縣地。至宋移治長河鎭。而其名未著。○按州之爲長河也。其名著矣。在漢爲信都國之廣川縣地。廣川卽是長河。水經云。洪水過館陶、清淵、廣宗、東武、城。又北過廣川縣東。酈注云。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顏師古曰。仁壽初。避諱改長河。隋唐二書志俱云。長河縣屬德州。舊通志。五代時廢爲長河鎭。宋史。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於長河鎭。元置陵州。明置德州。是德州之地。漢晉號曰廣川。隋唐名曰長河。始則爲縣。後廢爲鎭。移將陵於長河。改陵縣爲德州。奈之何其未著耶。夫不知長河。則不知廣川矣。又焉能識漢相之枌榆。別醇儒之桑梓乎。按漢強之縣。亦有廣川。弓高之鄉。旣連蒲治。衡水爲衡漳之水。卽是武邑所分。棘津有棘津之亭。亦言呂望所隱。董生下帷。當在茲地。而越人見闕疑毫。是怪所不可怪也。夫東方尙曉舉方。海民猶獲長臂。不怪所不可怪。則石室等負貳之尸。玉杯無垣平之詐矣。

州志云。夫元人立州。省而名陵可也。降而爲縣。則復古將陵之名。豈不明白易曉。而曰陵縣。是當日儒臣之陋矣。州西徙則曰陵州。縣東立則復安德。又豈不明白易曉。而彼此互名。是當日儒臣之尤陋矣。○按古縣有將陵焉。有樂陵焉。有安陵焉。亦有專名陵者。水經。漳水又東北至樂城陵縣。注云。漢桓帝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陵。又水經云。屯氏別河又東北逕陵鄉南。凡言陵者。或事單文。或如複姓。若古德今陵。則近樂陵之地。古陵今德。又是將陵之餘。如陵必將陵。德必安德。則水經必無陵縣。而年表應無德侯。德者本以德水爲名。史記封禪書。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德州。古九河之地。黃河所經。漢縣名爲安德者。以其德水安瀾耳。是德。先安德。今陵縣尙有德水。俗呼千里河。且郡縣之名。古今不一。如陵谷之變遷。比春秋之遞代。或通俗文。或循古雅。隨時改易。圖籍在焉。若夫史之闕文。何陋之有。

州志沿革。漢爲平原郡之安德縣地。後漢因之。爲侯國。晉爲安德縣。屬平原國。南宋屬平原郡。後魏屬渤海郡。後改屬安德郡。○按二縣安德地是已。此與今陵縣同爲州之東境地。其州之西境。本古長河縣。則漢之廣川。當云漢爲平原郡之安德、信都國之廣川、二縣地。後漢爲安德侯國。廣川屬清河國。晉安德屬平原國。廣川侯相屬勃海郡。南宋安德屬平原郡。又於廣川縣置郡。後魏安德屬樂安郡。廣川因之。

州志沿革。隋開皇十六年分安德置將陵縣。屬平原。唐爲德州郡望縣。○按將陵古縣名。漢書外戚恩

擇侯表。將陵哀侯史魯。有功恩封。隋唐別有將陵縣。在州北。此時縣名長河。不名將陵。至宋景祐元年移將陵於長河。始名將陵也。新唐書志縣稱上中下望緊。安慈稱緊。將陵稱望。長河稱上。若志安慈。可云唐置慈州平原郡緊縣。道長河。可云慈州平原郡上縣乎。覽者不悟。或疑望爲縣名。殊失記載之體。當云隋爲平原郡之安慈、長河、二縣地。廣川改名長河。隋志雖無安慈。而舊唐書志云至隋不改。唐因之。又移長河縣於小壺城。卽今州是。五代時廢長河爲鎭。宋元明如志。今依其世代編之。以備地理之記焉。

長河志籍考卷一

蒙齋 田雯 編

慈州、古平原郡。隋之長河縣也。長河縣始在河西。後移置河東。所謂永濟河。隋渠名。卽今之衞河。今州城在其東。卽長河縣河東之小壺城也。唐末廢爲長河鎭。宋移將陵縣治于此。元曰陵州。明改慈州。按古今州治有二。東與西辨焉。東爲漢平原郡之安慈（古字。德縣地。後漢安慈侯國。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宋屬平原郡。後魏屬樂安郡。又於般縣置安慈郡。隋置慈州。又爲平原郡。唐復置慈州。治安慈縣。天寶元年。改爲平原郡。乾元元年。復爲慈州。歷宋金元至於明初。皆爲慈州。此古慈州治也。今爲陵縣。惟割二鄉爲今州東地。故今州得稱安慈。嘉靖間山東通志云。陵縣土城。在平原郡城之內。卽顏魯公禦安祿山處。延袤二里。今陵縣城正德六年改築。是古慈今陵之證也。而今慈州爲故陵矣。）州西爲漢之信都國廣川縣地。後漢屬清河國。晉屬渤海郡。又屬廣川郡。後魏屬長樂郡。隋避煬帝諱改曰長河縣。屬平原郡。唐屬慈州。漢書地理志。信都國廣川縣。顏師古曰。闕駰云。其縣中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也。舊唐書地理志。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尋改長河。爲水壞。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置河東小壺城。慈州領安慈、平原、長河、將陵、平昌、五縣。宋史地理志。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鎭。元史地里志。陵州本將陵縣。隸濟南路。（今州學碑文。稱陵州其盛也。）明洪武十三年。改

爲陵縣。永樂七年。以陵縣爲慈州。而以慈州舊治爲今陵縣。屬濟南府。領慈平、平原、二縣。此今慈州治也。按古小壺城在永濟河東。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也。後廢爲鎭。故宋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鎭。今城西臨衞河。卽隋之永濟河也。而近代志書。多未及長河故縣之名。豈從政者新。未視故府耶。

論曰。昔慈水沉鐘於秦代。本號黃河。安陵氏邑于漢家。閼諸赤縣。平津以封於故相。高海尚著於今閭。然而爲茲說者。有數難焉。漢之平原。治于平原。唐之平原。治于安慈。自州郡滅遷。陵慈互易。稱之則別有今縣之名。舍之則又失古郡之號。此一難也。昔楚吳鄰境。實有讓田。宋鄭之間。猶存原地。屬平原矣。不辨信都之國。割安慈矣。未達長河之治。稱樂陵。遂疑陵縣之東。言蒼縣。又謂弓高所在。東則東方遠像。幾同愚叟之移山。西則董生下帷。又類魯人之徙宅。微人微鬼。古是今非。城郭非遙。郊圻自遠。遷迴者莫知其地。談論者咨識其名。此一難也。移將陵於舊鎭。陵既非陵。徙慈州於故陵。慈又非慈。然則今之州治。豈同何有之鄉。神仙留打麥之村。山石耕五倉之畝哉。爲之說者。馬頰未衝。鹿角靡解。此一難也。若夫平原之嶺。卽傍厭次之津。永濟爲渠。無非屯氏之水。俾方朔割肉于里社。仲舒窺園于竹林。孔穎樹碑于蒼縣。太公賈食于棘津。煬帝修名于具敖。秦皇病甚于鼎湖。淮陰渡水于故道。公孫館客于侯都。言九河直與許商行視。爭二郡復竝孫禮按圖。謂之長河舊縣。不亦可乎。

州城。魏秦和間築。（本嘉靖間山東通志。）卽古之小壺城也。元史崔敬傳。言至正間。陵州無城郭。明洪武三十年始有之。正德六年。外增羅城。卽今遶城堤也。門五。

南頭一門曰朝陽。南出通恩縣路。東南通平原路。東頭一門曰長樂。長樂郡名。晉改廣川爲長樂。水經注云。長樂故信都也。東據方山。其地本漢厭次之境。東方大中之所居也。東北通慈平路。東出通陵縣路。北頭一門曰拱極。西北通景州路。正北出桑園路。西頭近北有小西門曰廣川。廣川者漢縣也。有浮梁。舊名廣川橋。渡衞河。通景州路。景州東南有廣川墓。又有董子祠。凡董子故蹟。在景州東南。則在慈州西北。廣川之地。二州有之。廣川之門爲古。正西一門曰定邊。（嘉靖間山東通志。）定邊者古名也。五代時石晉以燕雲路遼。凡十六州地。（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今俗呼曰鄚州任丘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謂之山前七州。宋人承其後。遂以白溝河爲界。統兵要害在近邊。未嘗遠戍境外。瀛莫諸州。悉是邊地。故有定邊之名矣。元明建都於燕。檀、順、諸州。悉是畿內之地。今志改聚秀。失定邊之名。陋矣。西踰衞河。通衞水路。先賢孔穎達舊里也。西南通故城路。

論曰。昔開陽飛柱。或記瑯琊。雷門聲鼓。遙聞會稽。河南逶鼎門之口。東都掛逢氏之冠。門郭相經。街衢洞達。五門所以名也。是以朝丘舊縣。南望朝水之陽。廣川直流。東達長河之岸。長樂之郡不遠。小壺之城在茲。及宋家承石晉之餘。明室繼有元之後。玉斧畫地。白溝河自此定邊。黑帝司晨。叶光紀於以拱極。余所以表列門名。旁通八境也。

南至東昌府恩縣。戰國趙平原君封邑地。漢清河郡。後漢、晉、宋、後魏、因之。隋分武城及鄃縣置歷亭縣。唐歷亭縣屬貝州。宋改清河郡爲恩縣。屬高唐州。按恩縣西四十里。卽舊恩縣遺址。清河、平原二郡連竟。三國魏時爭界。孫禮之所按圖者也。

東南至平原縣。春秋時屬齊。後爲趙平原君食邑。二漢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宋屬平原郡。後魏屬安德郡。後齊省鄃縣入。隋屬平原郡。開皇十六年。復析置鄃縣。唐太和二年。屬齊州。三年改屬德州平原郡。五代、宋、金、元、明、並仍舊。今因之。按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西南有鄃城。後漢馬武爲鄃侯。卽此。西北二十里有漢繹幕城。是平原之篤馬河。今陵縣、德州、並有之。及漢之鄃縣。繹幕縣。皆今德州之連竟也。

東至陵縣。陵縣故德州也。春秋時爲齊重丘地。二漢爲安德縣。晉、宋、屬平原郡。後魏屬安德郡。隋、唐、置德州。歷宋、金、元、明、初、皆爲德州。永樂間始於此地置陵縣。名爲陵者。西晉、北魏、皆置東安陵縣。省安陵入東光。唐將陵屬德州。後周復併安陵入將陵。宋移將陵於長河鎭。屬永靜軍。金屬景州。元升爲陵州。屬濟南路。改屬河間路。明以河東亦有陵州。改爲縣。尋以陵縣置德州。而以故德州爲陵縣。屬濟南府。

[州志][按]古黃河在吳橋縣城南。西南接德州。東北入寧津界。歲久枯塞。河堤存焉。

西北至景州。漢南縣地。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後魏屬安德郡。隋置弓高縣。唐置觀州。又於弓高縣置景州。後廢。復置東光縣。後周改定遠軍。宋改永靜軍。金元復爲景州。徙治舊縣。明以舊縣省入。今因之。按舊字亦作脩。晉侯舊縣有董仲舒祠。廣川蓋今景州西南有董家里。一名董亭村。又有廣川鎭。卽仲舒下帷處。舊有祠。董里適在二州之境。故今德州學內有董子讀書臺。廣川之地。二州皆有之也。西有九城。有邸閣城。內有晉條令魯國孔栩清德碑。又漢書地理志有蓨縣。渤海郡有脩市侯國。周亞夫封條侯。爾雅釋草云蓨。蓨。郭景純亦未詳也。然二縣並名。非無故矣。又按德州正西爲衆強縣。亦故廣川縣地。司馬彪曰。衆強縣北有棘津城。呂尙賣食之困。疑卽在此。又城東十八里村中。土人掘地。得北魏高植墓石。拓跋巨姓。多家於此。蓨之高猶清河之崔也。

西至眞定府衡水縣。本漢信都國桃縣地。隋置衡水縣。屬信都郡。唐、宋、金、皆屬冀州。元割屬深州。明仍舊。今因之。按衡水者。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孔安國云。漳水衡流入河。鄭康成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謬矣。縣西北有孔賢莊。孔穎達墓。蓋其故里云。衡水縣界。東距德州治三十里。其水橫流入德州也。

西南至河間府故城縣。漢清河郡東陽縣地。漢、晉、後魏、及隋俱屬清河。唐屬貝州。宋屬恩縣。金爲上故城鎭。元初爲故城縣。屬河間路。明仍舊。今因之。按故城衛河所經。又與東昌、恩縣同。皆古平原、清河、之境也。今由德州城西渡衛河。西南行二十里。入故城界。有丞相屯。土人云是廿茂故里。三千年之遠。留此名矣。

論曰。州之互異。豈惟陵與德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頗有難合。星羅棊布。豆割瓜分。參伍之所宋窮。巧曆之所不算。故其爭平原、清河、之界者。王翁跨鳴犢之河。得隄過馬丹之塚。於平原有郡縣之遞殊。於陵縣有陵德之互改。廣川三變。州居其一。蓨蓨之草。分縣治而並藝。棗棘之樹。別城津而異林。吳橋之川。繼皆陵地。平昌之縣。並有德名。與夫恩縣爲歷亭之都。故城亦東陽之舊。此二縣者。本爲一處。地理參差。其詳難舉。今欲考趙勝之食邑。決孫禮之按圖。驗張甲於雲城。起甘屯於息壤。董家之里。或見江都。孔賢之莊。無非曲阜。明四照之樹。悉爾生花。五衢之葉。俱成辨路。雖廣袤所及。豈曰侵官。縱橫言之。不爲越俎者矣。

長河志籍考卷二

九河故道。在州東南二十餘里。曰古黃河。崖堤猶存。卽九河逕流之故道也。黃河入海。歷經遷徙。禹時注碣石。漢世移東郡。乃注渤海。後漸南徙。今從雲梯關入海。其爲古黃河者。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謂碣石也。又云。九河旣道。孔傳云平原以北桑欽水經謂之大河故瀆也。今欲考濫觴於二原。覩滯日於九道。消異說之爭鳴。原衆物之有在。則黃河之故道。可得詳矣。若夫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王玉堂。更別酒泉之境。蒲昌蔥嶺。誰討其淵。于闐天墟。莫名其處。前史有烏觀之論。後世資繙釋之言。又非所論已。

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郭璞注之矣。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鬴者。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若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其餘

同。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闊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爲齊桓塞之。塞其東流八枝。竝使歸于徒駭也。夫欲明九河。必先知其上游。曰二渠。曰洚水。曰大陸。又知其下尾。曰逆河。曰碣石。曰渤海。

二渠者。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竝云。至于大伾。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漢塞瓠子。北行二渠。復禹之迹。孟康曰。釃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遂塞。惟用漯耳。索隱曰。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一王莽遂塞也。故俗謂之王莽河。隋煬帝引衞之淇水入河。爲永濟渠。

洚水有二說。其一。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班固漢書以褒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其一。鄭康成以降讀作降。下江反。降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爲共。尚書正義以爲此鄭臆說。不可從也。水經注云。鄭氏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脈。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洚水則以爲絳水。或作絳字。非也。降讀當如城降于齊師之降。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九河旣播八牧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故鬲般列於東北。徒駭瀆迹。漳絳同逆之狀。粗分。陂障之會。猶在。案經考瀆。自安故目矣。

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阿澤。一名鉅鹿澤。今鉅鹿縣廣阿澤及隆平縣廣阿城。故大陸也。

逆河者。禹貢。同爲逆河入于海。孔傳曰。爲一大河。名逆河。漢書地理志。莽曰迎河。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又勃海郡南皮縣有莽迎河亭。師古曰。言相迎受也。

碣石勃海者。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史記。夾石碣石入于海。按夏書。謂其逆上故云河。本紀。因其順流故稱海。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有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按碣石所在。鄭氏引戰國策在常山九門。郭璞注山海經在遼西臨渝。太康地志以爲樂浪遂城。長城所起。漢書地理志稱其北平驪成。昭帝所登。雖數說不同。未定厥所。其在驪成者。謂之大碣石山。亦景純之所兼引矣。

九河之墟。在于春秋之世。水經注。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鬲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川瀆多亡。城池竝存。漢世河決金堤。南北羅其害。議者欲求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矣。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是時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按鄃今在平原舊縣。後漢書馬武傳。建武十年更封鄃侯。注云。鄃縣名。屬平原郡。今惠州平原西南有鄃城。舊唐書志。隋分鄃縣置歷亭。又夏津縣本漢鄃縣。皆蚡奉邑所在。夫使禹績不復。貽害梁楚。雖二渠復流。而九河終塞。武安侯可謂私爾忘公者也。望氣之言。媚於是矣。又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決於館陶。後二歲。河復決於平原。

流入濟南千乘。建始時。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決平原金隄間。宜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水道浚利。許商以爲古有九河之名。自鬲至徒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篤馬河。失水之勢。處勢平且。是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議者常欲求索故迹而穿之。然究不可得矣。按葵九峰云。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先儒不知。遂分簡潔爲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淳沱爲徒駭。而不知淳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齊威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于海。引碣石爲證。以爲滄州之地。北與平地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又上文言夾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既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瓮窶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入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于海矣。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于平地。而不知求碣石引河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又曾氏曰。先儒分簡、潔、爲二。非也。禹之前既有九河。洪水湮塞。禹乃疏之。故言九河既道。但疏通復其故道耳。播之者非禹也。朱儒之論如此。今知不然者。按禹貢九河既道。同爲逆河。未聞八河之外一爲枝流。九河之中。徒駭最大。班固稱北亡八枝。其八悉是枝流。而有太史等名。簡潔二河。先儒爲是。當如人之命名。或事單文。或取重複。簡易潔約。於理何害。且此之九河。既淪巨海。一爲枝流。于何而考。改作八河。又非其故。山川鬼神。豈其濫虛而告。其不然者一也。填塞入流。固尚書中候之旨。北亡八枝。又班志溝洫之言。五黨假之。何嫌曲防之禁乎。其不然者二也。且後儒舉不信漢人乎。東北風起。海水浸溢。此因漢人之言也。而乃操戈矛。戲其惡守。其不然者三也。漢世近古。止得其三。既得之矣。又復何失。若然者。成平非海若之墟。鬲縣豈天吳之府。考迎河則南皮有亭。問胡蘇在東光之界。息壤在彼。而欲問諸水濱。其不然者四也。取鄭生之言。則營州之城垂淪者半。碣石雖在海中。所淪苞者僅營州半城耳。九河之地。川瀆雖亡。城池並存。而云悉皆淪沒。其不然者五也。冀兗之域。中國奧區。黃濁安流。百川經瀆。而勤勤皆沃。若之鄉。屑屑於海禺之地。濫登風伯。以藉海神。其不然者六也。且九河之名。前此未有。故漢書稱二渠曰釃。禹貢道九河曰播。釃則狀同釃酒。播則散如播穀。而云播之非禹。更是何人。其不然者七也。新河舊名。一地兩說。偶一爲之。適相符契。則漢世何難于六名。唐人豈襲其三說。昆崙巨源。幾于繩水之同流。廣阿大澤。化作滄州之平地。其不然者八也。且取法莫若經。傳信莫若史。經則爾雅夏書。史則河渠

溝洫。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取韋昭而非韋昭。言酈氏而非酈氏。雅奏未終。片言破道。其不然者九也。秦漢相傳。蕭何先收圖籍。宋薛爭舊。管人視諸故府。徵信猶可。若又疑之。求其合也。不亦難乎。其不然者十也。攷宋神宗時。河決曹村。北流斷絕。而黃與淮合。自漢元光中。決瓠子。注鉅野。通于淮泗。合淮入海。既東徒而南奔。蹈元光之故轍。今之所謂金城五港。雲梯巨閘。則又穆陵之碣石。桐柏之渤海也。黃河雲梯入海關觀章亥不到天墟遙遠齋一寶遍重霄漢津劫尊坤軸坼馮夷沃鼎紛來朝所碣州橫石河之首亂門下遍曲風雷驅濁黃一斗沙居六輪陣馬無停鞭貫瀆單鄰排百鰲雲梯古闕尾閭地海桑滄漢匯相攝來自天上歸地底不知此水資何消竅徐宿在昏衢又曹濮瑞圭之祖鳥能碍碣石既沒苦泛濫故道不復悍且驕白馬後無消息鰲背席川子沉湧核穴寶藏藥鎖塞日聚蠶治河治慕嗷嗷貫讓賈魯各前席史册言在作準樓華容武功印川子其人羅立知斗杓關前下馬搜遠蹟天靖海亟拖青瑤洪賈齋公衡幻滅無鄉落日西風透白袷雲連愁聽番禺潮寄生鮑司逐朱顏洞結衛衡木究何益尹公光駛譚雲盡籤豐窟隱橋姑蟠萬物有歸宿浮生鮑司空蚤底綠山行乘槎泛行橋於是黃河故道久不復治。九河之地。悉成枯溝。按九河始播之地。自徒駭至於鬲津。相去二百餘里。至下尾漸近。是以合爲一河。名爲逆河。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三河見於漢書。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今惠州之境。經啓九道。茫茫禹跡。蓋在于是。循求其故。不失夏物。考王横風雨之徵。參韓牧四五之議。庶夏后故蹟。庶刊於河渠。伯益內經。有聞於山海。達觀博物之客。其辨之哉。

鬲津古河。今稱鬲海。夏時鬲國。漢世鬲縣。皆以此名。左氏傳曰。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促。而立少康。杜預曰。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史記。韓信自平原攻破歷下軍。遂定濟北。取鬲城。水經云。大河故瀆。逕平原鬲縣故城西。注云。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國也。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也。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議將軍朱祐爲侯國也。今惠平縣舊鬲城北有朱祐墓。嘉靖通志云。安惠廢城。本夏鬲國。後漢書吳漢傳。北擊濟河、長直、及平原賊。皆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爭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章懷太子注云。鬲縣名。屬平原郡。今惠州。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又案漢世稱爲阻中。即郭氏阨狹可鬲爲津渡之義。漢書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聚衆數千人。在河阻中。晉書云。武帝咸寧五年。白兎見於平原鬲縣。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惡者爲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督郵言在鬲上。輿地志云。鬲、鼎足空也。河勢踞高。故陷胥形焉。故名。或曰。以其據九州之上游。若肝鬲居心脾之間也。按鬲津、鬲縣、鬲國、自西南以達于東北。其地大矣。是以平原、安德之間。所在有之。又海豐縣有大枯河。即其下流。

古商河。即古漯河。又作漯沃。爲漯沃津。漢書作淫溫同沃。水經謂之商河。隋加水曰滴河。從其音近。又以字改互異也。禹貢。浮於濟漯。達於河。水經云。漯水又東北過陽壺縣東。商河出焉。注云。陽壺平原之隸縣也。商河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水經又云。商河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漯沃津。注云。漯

沃縣王莽之延亭也水經所稱逕平原歷安德此地是其所經按漢書許商所欲開者乃是九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地其流逕平原安德之間即是九河故道自九河不能復開後人乃于故處名爲商河故桑欽漯沃之津酈元小漳之號爲得之矣若夫許商名河未開前史也

篤馬河漢世所開河也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又溝洫志鴻嘉四年清河信都河水溢孫禁議決平原金堤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許商非之觀水經云屯氏別河南濱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樂史以篤馬河爲馬頰河自古河湮塞名稱相亂又復同爲馬字後人乃以篤馬爲馬頰河樂氏不尋其源漫指爲一循其故道非也今州城東俗尚稱馬頰河高唐州亦有馬頰河見於水經至有訛爲馬家者馬頰本道在徒駭太史南其數居九河之三在滄州廢清池縣東南爲是自河水旁流後人穿渠引派因循舊名謂之馬頰若今土河名徒駭河矣

古防黃河堤在惠州境惠州舊有護河隄大約鯀禹之蹟多在於是今大名濬縣廣平清河縣順德廣宗縣皆有鯀堤惠平縣西南亦有鯀堤世傳伯鯀所築南自魏郡北過平昌伯鯀之湮洪水大禹之修鯀功遺蹟所在有之尚書帝咨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乃可已九載績用弗成孔傳曰功用不成則放退之展禽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惠修鯀之功夏后氏郊鯀而宗禹凡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按四岳薦鯀又佐禹矣禹之大功固亦因鯀又其罪不至死故孔傳云放退之耳放退之後死于羽山故國語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上下文舜勤民事而野死殺勤百穀而山死山野亦非死字因殛至死猶山野而死耳惟山海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此爲異聞也開篇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熊左傳國語子產曰昔鯀逆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王子年拾遺記堯命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于羽淵化爲元魚時植鬣振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爲河清羽淵與河海同源上古之人于羽山下立鯀廟四時致祭常見黑魚與蛟龍遡淵而出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逼日月之下唯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龜鼉爲梁踰峻山則神龍爲負皆盛德之感也逃異記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白黃熊即黃能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漢書溝洫志禹治河北載之高地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堞塞之文賈讓言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堤防之作起于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又王橫言禹之行水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患按此禹之治水法也蓋大禹決河深川其築堤束薄亦無墮壞息壤矣

論曰古黃河之蹟其興者有夏呂之功其廢者有共鯀之敗共工有從孫鯀伯與賈鬷雖云榦父之蠱實亦修鯀之功夫南城忍嗜尚斷羊羹之餘豈東海鳶散特含熊白之味治水見功殆不所忍然而詳其祀典以祭昊天之郊記其巡行不踐羽山之地元魚出水于堯年黃熊入羽于昏世若鯀生不惠神

於何寄乎原其殂落壇庫終成息壤之悲決河深川實念明惠之遠戰國之世齊地卑下而西浸趙魏瀕山以東抵若夫四海之衆難運九河之地不泯千載以下亦知神禹之績哉

衛河在城西門外即漢之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亦名御河其源出蘇門山魏書地形志所謂蘇門山蘇門水所出南流名太清水是也晉阮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至半嶺聞嘯聲歸著大人先生傳神仙傳孫登授嵇康一絃之琴魏氏春秋云康採藥于汲郡共北山見隱者孫登矣山有百門泉泉通百道

衛風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是也白門泉詩我家住在衛泉尾乘興來訪衛水源蘇縣城北六七里十畝一盆其土肥厚水清冽中有百寶穿石根大珠小球盤渦走蟠天拔地流奔瀉直向東北入海去遶從碣石通祈洲蘆杖到此夏五月雖不動炎雲壞衣千仞清暉閣納涼河朔傾窪檀蓋松古槐立劍障秀柳叢竹排當門須與天滿大雨注空濛滿山無恭四面風來葛衣冷蓋前編編飛黃昏鹿角鬬連雞書宅此水亦到山邊村今日徒倚山水窟新篁奚酒安足論夏下太行閒清濁遲操河窮嶌齋又合溢洹淇三水溢水源出磁州神廟山東入于漳洹水者水經注出上黨洹氏縣洹山過鄴城南春秋左氏傳曰齊伯夢涉洹水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登我懷乎杜預曰水出汲郡枝蘆縣是也屢伏屢見東入衛河淇水者源出漳惠府林縣大號山流逕淇縣合清水入衛河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疑大號沮洳一山異名矣漢書地理志漳源有二一自山西長子縣西發鳩山名濁漳一出樂平縣南少山名清漳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合衆山之水其流頗大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名其處曰交漳口逕鄴縣西門豹祠又與溢水合入衛河

屯氏河者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元帝元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水經云大河故瀆東逕平原縣北逕繹幕縣（繹幕城在今平原縣西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逕重平縣別河南瀆逕平原縣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此屯氏故道及南北二瀆之舊跡也今按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又今館陶縣西南有毛州城遺址尚存顏師古漢書注屯氏河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盜毛州失之甚矣

永濟渠者隋書大業四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七年帝自江都行幸涿州渡河入永濟渠又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暐徙永濟渠注魏橋通江淮之貨逕惠州境又滄州有永濟隄金史將陵縣有永濟渠即今州西衛河是又按永濟渠本決衛水而隋書云沁水者沁水源出沁州穿太行達濟源逕武陟入黃河元郭守敬猶言沁河東流至武陟北合入御河故永濟渠經有御河之目煬帝故事自蘇城北至涿鹿皆牙檣錦纜之所經矣

會通河者元史河渠志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與衛合會通河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中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詔開會通河鑿通元人故道自徐州抵臨清七百里大爲漕運之利（于慎行筆麈曰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于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于淮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自山

陽至揚子、遂于江、於是江淮河沂之水、相屬而爲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東南通于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若其蹟也。淳化御流則水泝之道也、自京口開通于淮、則江南之流也。煬帝此舉爲其國從數年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

又按、二河之出州境也、北逕桑園、至東光、滄州、天津、下直沽入海、直沽者、在武清縣東南、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于此、又東南四十里名海口、通典謂之三會海口、元於此置海津鎮、有三沽、丁字沽、西沽、直沽、丁字沽者、以河形三岔如丁字也、或云此卽古者九河入海之處、地勢卑下、遇霖潦、直與海平、諸水類以直沽爲壑也。

愈論曰、昔禹湮洪水十三年、九戒稱鯀績焉、其間爲陂湖、爲藪澤、河之漢溢、害中國也尤甚、迺導河自積石、過龍門至于大伾、此時猶數爲敗、由此北戴高地、二渠竝釃、九河分播、此功一成、諸夏乂安、河之從來高矣、河之乘流急矣、斯時百川經此、多不勝數、自天庭太帝之室、河伯馮旦之都、崑崙之墟、去嵩高者五萬、繩水以北、達陽紆者三千、桃水同流、荷精分布、其爲色也、一川皆黃、其爲泥也、六斗并濁、魚一躍而暴腮、狐始渡而銜尾、蓋諸瀆俱濁、唯黃河用兼、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漳、易之水、望恒山以奔流、漳、潞、汾、涑之川、越壺口而灌逝、衆川之流、有以濁之、故黃河兼濁河之名矣、懷明惠而念禹功、九河其首烈哉、降及後世、幾踰千年、填遏始自齊桓、隄防起于戰國、秦灌大梁、漢塞瓠子、既通溝而入淮、遂北絕而東注、河之南徙也漸矣、自九淵既堙、八支并塞、則在北諸水、譬諸投吳未可歸、蜀無路、盛則通津委海、耗則微涓絕流、若今之土河爲徒駭者、此類是矣、然當此之時、諸水乃各自稱焉、何則、昔在漢世、九河之南、自爲一河、名曰篤馬、孫禁之所欲開、許商以爲未可、豈以角津相傍、趙高同指鹿之譏、頗河未遠、莊生寓一馬之旨歟、於是乎有以篤馬爲馬頰之誤、二渠之中、漯居其一、九流同注、河其總稱、本出武陽之蓋、亦逕高唐之地、平原有漯陰之縣、河北有漯沃之城、涇沃既訛、斯適河遂改、商漳相近、則小漳字移、張公之城、重源潛發、落里之坑、淵而不流、談者妄謂許商所鑿、因名爲商、於是乎古者有漯沃之津、今者有商河之縣、且絳水出自屯留、二漳源於上黨、與夫稱洪水爲洪水、目共城爲降城、從系則漳絳雙流、從共則淇衞竝出、此二水者、皆能爲害、此二說者、均非無因、於是乎有以洚水爲絳水、洪水爲共水之說、若漳絳同矣、淇衞合矣、而屯留與純粹之純同聲、屯氏與屯田之屯相襲、張長史引括地有毛留之言、顏師古笑隋氏置毛州之誤、字形則同、音義迥絕、當驚波沛厲、望沫揚奔、既知河有九游、寧復云泉通百道乎、自九河既滅而難明、則兩川分流而新絕、出館陶、決鳴犢、於是乎有屯氏之水、有張甲河、首受屯氏之經、若衞河者、卽屯氏之水也、今者已獨出其所而入海矣、自隋渠永濟、元鑿會通、邗溝備荒王之游、幸啓爲利涉之川、黃池假句吳之霸圖、化爲通溝之漕、江、河、淮、泗、竝龍骨以開渠、滹沱、御漳、若魚貫而成次、由直沽而至海、跨潞水以踰燕、陳瑄之著績於江淮、宋禮之收功於齊、魯、徐有貞之築張秋、潘季馴之鑿董口、既若建瓴之比、幾于朝宗之勢、於是擡粟都尉、河堤使者、蒼鷹赤雀、引紅粟于淮、海、鐵軸牙檣、泛歸舟于

秦、管、齊臣不潤、對此悵惘、漢后常平、方森爲劣、雖復鞭石除威、固多秦皇之力、而鑿山故道、猶是大禹之遺哉。

長河志籍考卷三

州鎮七、曰新安、曰邊里、曰王滿、曰王解、曰土橋、曰桑園、曰曲陸、是也。

新安鎮、在城東九十里、古安悳縣地、本屬舊悳州、永樂七年、割屬今州、漢書地理志有安縣、謂之安候國、屬平原郡、王莽初始元年正月、封孺子嬰爲安定公、以平原、安悳、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爲安定公國、蓋古有安悳、又有安縣、王莽國號曰新、謂之新安、卽此地、舊唐書志、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此地名新名安、古有之矣、其爲鎮也、似晉帝改始新之縣、楊僕移函谷之關焉。

邊里鎮、在城東六十里、古安悳縣地、本屬舊悳州、永樂七年、割屬今州、邊里之名、不知所出、顏眞卿之守平原、在故悳州、及李納之戍、亦在故悳州、南跨河而城、謂之三汶、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滴河、李師古毀三汶城、具見唐書、又鄭權之討李師道也、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師道、師古弟也、新唐書志、元和十三年、析悳州之安悳置歸化縣、隸悳州、太和四年、省入臨邑、北有鹿角關、今悳州又有鹿角關、古悳州嘗爲爭戰之所、故有邊里之名、若今州城西門名定邊矣。

王滿店、在州城東南六十里、州之屯氏河、舊稱王莽河、莽與滿音近、後人惡王莽之名、從其訛耳、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禹河自積石、歷龍門、釃二渠以引河、一則北逕王莽時塞、故世俗名逕爲

王莽河也。舊唐書朱滔傳。興元元年。滔次南河。攻圍貝州。三月。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寶分兵過魏州營於王莽河。今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凡屯氏所經。俗皆謂之王莽河。故訛曰王滿也。

論曰。昔漢明惠避何羅之姓。見惡馬宗。王皇后遭武曌之讒。斥爲莽氏。考孫禮之傳。當時且號王翁。凡屯氏之河。後世悉稱王莽。殆亦紫色蛙聲之舊訛爲別風淮雨之儀與。

王解店。在州城東六十里。解之字曰蟹。如地理志河東解縣。及春秋時解揚。以地氏姓。竝音爲蟹。王解之名。不知所出。字學有通俗廣雅。求其通廣雅俗二端而已。此地今俗稱螃蟹河。蓋古之徒駭也。漢世九河故迹。北亡八枝。惟徒駭獨存。後亦并塞。河乃東徙。此必徒駭旁流。土人名爲旁駭。或稱橫（音與王同）駭耳。聲音相近。轉寫之訛。字成虛虎矣。黃河故道。在平原、安德之間。即今州境。徒駭河俗稱徒河。又訛土河。舊黃河西南自濟河接於梁山。北過臨邑。曰土河。又西北至德州界。曰土河。此地雖非徒駭本道。自塡遏八河。徒駭橫流。故地以此名王解。其遺意也。

論曰。昔獵閻本鑑餘之聚。亢仇舊鏝（音武安反）鈋（音仇）之亭。若王解者。此類是矣。是以漢民記滹沱之字。徒可爲沱。今俗稱螃蟹之河。駭復爲解。若聞一知二。億則屢中矣。

土橋。在城東四十里。通陵縣。土橋西南有張家莊。古張甲河。亦名張公渡。有張公城。史記。秦始皇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此。蓋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即異苑所記沙丘之謠也。（陵縣志云。今在縣西四十五里。按陵縣西此德州城東矣。）又云。韓信渡平原津。婁齊歷下軍。即此。水經云。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渚。按此知大河故瀆。又有張甲之稱矣。東方朔別傳云。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按此知東方朔亦姓張矣。漢書。東方朔上書云。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文亦類之。而論衡云姓金氏。變易姓名。游宦漢朝。新唐書志。德州長河縣東南有張公故關。

桑園鎮。在州城北四十里。以桑淵得名。水經注。簿氏寄山。東逕董仲舒廟南舊溝。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循（當修作）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陵子午瀆。瀆淵而不流。亦謂之桑。此淵。逕循（當修作）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道也。又脩縣西北有桑社。（一作杜。）枝津逕弓高城北。謂之桑社溝。漢書。寶皇后家在觀津。廣國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知此地古悉種桑。爲浴蠶之地。故名桑園。桑社。新唐書猶稱德州土貢絹綾矣。今桑園鎮北二十里。爲安陵鎮。跨衛河東西兩岸。安陵故縣。水經注。本修之安陵鄉也。舊唐書志。景州安陵縣。永徽二年移治白社橋。又德州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是長河近安陵之地。此桑園鎮。古安陵縣也。

曲陸店。在州城南五十里。以戒籍考之。二字悉有其義。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鉤盤河。郭璞

以爲水曲如鉤流盤桓也。夫水號鉤盤。則地稱曲陸矣。爾雅高平曰陸。此最古名。史記陸賈傳。索隱注曰。齊桓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賈其孫也。唐書世系表。陸氏出自嬀姓。田完裔。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氏焉。是平原般縣有陸鄉。般即古鉤盤矣。晉書陸機爲平原內史。集中有謝平原內史表。又陸雲爲清河內史。平原、清河、迪竟。雲撰祖考頌序云。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裔。蘊靈根之遺芳。在周之衰。有嬀育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觀國之繇。故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矣。

長河志籍考卷四

德水。古有其名矣。史記封禪書云。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

重丘。春秋齊地。在故陵縣。今之德州。清類天文分野書云。陵縣。春秋爲重丘。齊地也。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於重丘。杜預、范甯、竝云。重丘齊地。史記樂毅傳。齊湣王敗楚相唐眛於重丘。索隱曰。屬平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重丘縣。水經云。篤馬河逕重丘縣故城西。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按。臨齊城亦在此地。水經。又東北逕臨齊城南一語。酈氏注文。非桑欽語也。酈善長註云。始東齊未賓。大魏築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桑欽魏人。不辨有東齊、西魏之事。若春秋戰國古之齊地。則酈生不宜誤註。明其後魏所築矣。按魏國城在州治東南三十里。徒駭河之上流。有龍泉寺。其故地也。

醇儒書院。在城西門外。會典載成化二年。封董仲舒爲廣川伯。從祀孔子。此書院之所以設矣。董子治公羊春秋。有弟子數人。皆宜陪祀。漢書儒林傳。董生弟子。闡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孟但、段仲（史記稱段忠。）溫呂步舒。大至丞相。步舒承相長史。惟嬴公受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議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坐言災異誅。仲舒言災異棄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按此似非高弟。然論諸眭孟之誅。師而

不言。小子何述。使其師年老喪終。亦其力也。宜并祀之。又傳稱仲舒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按董子墓在長安城南。舊說門人至此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蓋徙家茂陵。葬於彼土。此其故里也。

論曰。公孫弘布被脫粟。諛以媚稱。主父偃倒行逆施。書從竊奏。使王佐之才。咸士不遇。揆之聖門。性與天道。是所罕言。億則屢中。謂之不幸。觀夫夏侯因執。李尋放流。董生且不免。況其餘耶。其不至爲毗孟、京房也。非精步舒之大慈乎。董子自是歌詠明哲。通達天人。余以爲宜竝祠諸弟子。爲醇儒之儀焉。

（盩厔醇儒書院。先儒水公重修之。以眞卿配焉。時我朝順治十年也。惠州爲逢仲舒故里。眞卿平原太守。故合祀之。祠在屯氏河東。清水驛之西。然自其創也。距重修之日已未五十年。自重修以迄今日已四十年矣。所存一勝。碣榱陳于路側。蟲蝕沒泥。黎中浸。遲原滅。莫可辨。過其下者。猶得讀其故處。盛貢興感之感。可爲歎。歎太息也。彼老氏之宮。梵王之宅。非不久且盛也。而一敗瓦礫。垣觀模糊。其有棠烟壁草。陳迹荒然。如茲之甚者。蔬康縣王中余以輔人倡至其地。見長河一線。帆影亟空。棠棣。柳花夕陽在樹。翌邪久之。所以復之。而民居鱗次。舊基敗中。不可與爭。因購邑氏止園之後圃。甚治。丹雘。置兩主於上。祖豆無闕。亦先公意也。）

讀書臺者。昔人於學宮東廡下。掘地得石。曰董子讀書臺。按董子廣川人。惠州者。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漢信都國之廣川縣也。夫漢縣之所謂廣川者。大矣。有城郭焉。有郊坰焉。百里之內。正值其地。咸卽董生下帷處。按圖考碣。適相符契矣。

論曰。讀書臺者。董子下帷之所也。原其東望長樂。西臨廣川。蔭縣錯齒于安陵。長河同源夫惠水。沉碑符于載籍。摩碣等于按圖。繁霧常滋。非有淮南之感。玉杯自在。寧謂垣平之詐哉。

方山。在城東十里。積土爲山。高三四丈。多則宛然雪山。又有平原嶺。上有鹿角關。望遠臺。壽公菴。平原嶺古名也。其地有鹿角津。故以名關。近厭次故縣。又有厭次津。東方朔舊里也。方山者。疑以東方朔名。平原非嶺。其名嶺者。積土爲山。有似於嶺。本古隄岸。猶之方山類山矣。今自城南至東土阜。皆是也。（新志。平原嶺在州城南百步。許。土圖。無石。今爲市里。引齊乘云。平原嶺在惠州東南七十里。其上有鹿角關。當時。惠州乃今之陵縣。一統志。鹿角關在今臨邑縣北十五里。則此平原嶺。亦後人取以名之也。）

厭次城。東方大中所居也。今廢爲神頭店。土人每於夕月初明。霄霧微昏之際。見雉堞有形。於旗相望。故曰神矣。水經云。河水自平原安德鹿角津。東北逕厭次河。酈氏注云。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史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竝爲賊擒。求代雄。豪縱雄於此津。水經注又云。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闕駰曰。厭次本富平矣。按漢右將軍張安世。封富平侯。國在陳留別邑。歲入租千餘萬。子延壽上書減戶。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減半。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自石城。東北至城。在安德縣北二十里。又魏國城。在州城東。徒駭河上。）

陳公堤。在城東南五里。宋史。天聖三年。河決滑州。陳堯佐知滑州。築長堤以障水。北連長河。人呼爲陳公堤。自北流斷絕黃河故道。時有淋潦之患。明永樂間。司空宋禮猶欲開河泄水。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枯河入海。是以薛平殺水於唐年。陳公築堤於宋世也。

行宮。在城西街河東。洊。明永樂、宣德、間。車駕往來兩京。皆駐此。至今名爲蟲殿。按惠王之始封也。吾學編。同姓諸王傳曰。初封惠州。詔改濟南。王諱見潾。英宗第二子。封惠王。成化三年之國。開府濟南府。正德十二年薨。謚曰莊。子祐榕。正德十六年。封莊王。庶長子祐樘。封泰安王。莊王庶子祐榕。封濟寧王。當時雖有惠王之日。開府濟南。在府城內。而封建之號。以州名。圖若漢惠侯廣矣。

論曰。昔宛委開闢。惟乘四載。弇山紀石。咸御八龍。是用天平地成。何必上棟下宇。況復屯氏接天漢之派。平原分若木之枝。彼則開國以名。此亦帷宮設宿。而丹堦玉壁。既異河間之碑。紫的綠房。殊非悲王之賦矣。

十二連城。在城北十里。明建文元年春二月。命都督韓觀練兵於惠州。秋九月。大將軍李景隆乘傳至惠州。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冬十一月庚子。李景隆兵潰於白溝河南。奔駐惠州。二年夏四月。李景隆與燕兵戰於白溝河。敗績。奔惠州。燕兵攻惠州。五月辛未。李景隆奔濟南。燕將陳亨、張信入惠州。秋七月。平安率二十萬進次單家橋。八月。盛庸兵至惠州。燕將陳旭遁歸北地。三年春正月。盛庸合兵三十萬駐惠州。三月。盛庸與燕兵戰於夾河。敗績。奔惠州。

論曰。昔韓觀練兵。景隆退走。比春秋之夾泜而軍。若晉楚之背鄢而舍。白河擬官度之兵。衛水邁昆陽之戰。然田單之守卽墨。徒有其人。趙括之拒長平。實遠其器。雖鐵鉉騎設伏之兵。子澄有歐血之恨。終無及矣。至今鬼火平林。爲魂新市。樹蔭觀鏃矢之餘。枯骨表戰場之地。望之生李華弔古之思焉。（城北十萬城。村墟車木。皆甲南來。方山之簿。捕秋蓬。燕雲壘壘。金川門。齊黃二子。徒約約。濟上猶傳鐵太守。白溝空恨李將軍。黃柳陰陽長河古。蒲陣陣天不可數。蒼花豆葉爭秋風。平蕪迸落戰場土。）

廣川樓。在城南驛中。以江都相得名也。惠州之地稱廣川者。本漢晉時信都樂安之名。安平、長樂之號。古治與蓨縣聯屬。晉宋立冀強之都。凡言廣川者。宜在城西。樓居城南。後人所名。然登斯樓者。地非風馬之識。人有懷較之夢。清明風節。居然繁華之餘。淇澳南來。總是長河之號。君子以爲猶古也。（廣川漢國名。漢帝王夫人生廣川惠王。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二年立。子經。經王齊。齊子去。謚昭。宿。後廣自殺。西京雜記。作去疾。好琴。無頻。無度。國內家藏。一皆發掘。其奇異者百數。如魏襄王冢。魏王子。且。冢。蓋秦始皇冢。按古三晉之地。趙魏是其國。竟孟。爲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則不幸。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余謂廣川距師父子並。殺河間崇儒大小光賀。而使河間獻毛氏。廣川亦師董子。二王國時。顧不並。矣。是以去疾之事。不足存。儒而江都之學。足可師法。）

雁塘。壁納石。鐫甲乙科。（塘在州城。賢位浮屠三層。孝城立。明洪武三年。塘興城。並趙。此。雁塘之。極。與乎。塘。原。開。如。屋。壁。納。石。鐫。甲。乙。科。賢。位。浮。屠。三。層。孝。城。立。明。洪。武。三。年。塘。興。城。並。趙。此。雁。塘。之。極。與。

東壁樓在東郭之東程通判泰別墅也泰程紹次子官建昌通判廣山餞謝公遇此有詩所云吾憶東樓上盧家送酒來又幕燕愁相語簷花笑不開是也

短亭在城東三十里土橋之西李孝廉誠明別墅

杜亭在西城內牆下盧御史世淮算水園中亭也壬戌移居幕水圖錄南村圖曰杏花碎繡甲郭空鋪金燕子移居幕水圖錄南村圖曰杏花碎繡甲郭空鋪金燕子烏衣風泥徒爾王謝春來秋去短牆青木誰家

牡丹亭在城內牆下盧御史世淮算水園中亭也

[illegible]

程氏南園出南郭二里枕河流堤上有會心亭蒼松古槐干雲蔽日余少曾遊之距壯時黍離麥秀矣偶一追思依稀在目所謂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華峰出四時不同景物皆好不可殫記也

程氏北園即在北郭疊石為山峰巒洞壑遞饒奇勝樓榭堂列木映花承皆曲有奧思程公致政歸謝賓客燕息此園園之景從目營心匠得之今作牧豕場矣

止園在西城內呂生芝房別墅也闢地數畝破千緡落成不數年吏虎而冠噬其園一旦瓦礫嗒然消歇嗟乎斗筲之人且為花木之蒼鷹池館之屠伯也

瓜蹠園在城東二十五里徒駭河岸上山薑村中園也邵平秦東陵侯後種瓜於長安俗謂之東陵瓜漢施延沛種瓜自給姚俊常種瓜灌園又沈約宋書步騭與衛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郭平原以種瓜為業劉義慶幽明記韓珍種瓜營葬孫權富春人種瓜為活以上數人皆人謂之瓜蹠故以名園矣絕句云一雙春鳥屋簷鳴樹杪風聲似雨聲吾愛從來非解事全憑鳩婦道陰晴　離騷句誰何能讀秋水篇長亦久停攘臂今朝展書卷養魚經與相牛經　木蜜來禽數雨後黃瓜紫李春分前一班御出園官手況有齊民要術篇　趁雨鋤瓜二畝餘東陵野老較何如絕奇究得西洋種皮色斑青蝌蚪書　軋軋鵝聲水葉開長鬚奴子駕船來此番不為秋風起網得鱸魚少二腮　小婦三度報蠶眠準備新絲浴夏天自是今年好光景打門無吏橫催錢　書齋近在廟門東小學新頒例不同苦屬葛巾搖羽扇上堂長揖數村童　結束成園試一行南村人鬬北村強看來本是慳嗇俗宋鵲韓盧獵兎場　偶欲騎驢入城去棟花風下立多時逼詢村口三叉路林鳥潭魚總不知　徒駭河干馬蹠堆新松初種葉如釵殷勤報與山妻道吾聖佳城事已諧

長河志籍考卷五

儒學在州治北城下元之陵州學也永樂間改秀字層明賁角嚴整州人給事中葉洪樹柏三百本婆樓拂尸鐵幹參雲洪職性通明才地卓美以直諫被放隱居河干讀書自娛故樹此木矣

先師廟舊有孔子像顏淵閔仁子路閔政在側嘉靖九年蓋正祀典始易木主從張孚敬之請也以泥像塑於儒學之東俗曰聖人墳清明節士酹酒其下有封若堂等於洙水無樹生棘異於昌平矣兩廡從祀者歷代諸賢之外漢董仲舒則鄉人也

鄉賢祠在儒學東竊以豫章七歲必有良材芳蘭十步豈淪茂草龍門之桐抱曲日南之蚌生珠因地而紀其鄉賢哉況以青海之含靈當九淵之結撰山川最靈而平原之多材乎昔膠西以蠡言訪對論道屬毒大中以恢諧滑稽贈辭正諫此二子者並生漢代可謂鴻漸雲霄蟬蛻穢濁者矣迄於南齊二劉並稱至於唐朝兩高繼躅孟簡開潤於毘陵張齊嬰城於西川元祀孟泌其道煢苗裔與迨有明至今祀宋公性已下凡二十八人其尤異者葉子源抗疏十上折奸相而賦歸田程公業玉雨一篇崇正士以黜奄宦射妖蛇驅火鳥張御史稱為神明蒙賜幣鄉遺金趙清吏書其可法張文淵經撫哈密伊吾為羈縻之州盧紫房晚歲稱巨嗣宗成頹放之迹其他俱列州志或攀龍天衢允陟旋璣或腐鳥良錦經綸泉石壓書

馳於屯氏之濱。俎豆登於渤海之鄉。而安德篤彥。不乏其人矣。若夫人物。自後漢禮寔已下。州志亦稱先賢合與祀者。凡五十二人。昔劉峻辨命。稱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奇才而位不達。豈日者卜祝之流。與仲舒王佐。或士不遇。同日談也。其餘英烈飈發。傀偉俶儻。論之祀典。有與有不與。豈純粹者人矩。踐蹈者出規哉。抑仁而無報。殆有命存者乎。當宋性之生也。時重科第。起家。性獨以明經顯。世方舉子自試。性以代人章疏。聞方朝身長九尺。上謂此人身長一丈。擢比部行在侍郎。進尚書俸。賜襲蹈金二。尋被譏放。家無餘貲。惟賜金在焉。上嘉其廉。賜地復官。身沒之日。塑像學宮。特存廟祀矣。迨歷年既多。牆破蒿艾。階羅荊棘。宮室傾覆。祠廟丘墟。惟宋公之寢。巋然獨存。於是祔而來。成歸宋廟。充棟臥樓。鄉賢之主。流出於戶。比年以來。僉以余大父裕所公篤行孝友。置主崇祀。其經術行誼。閭郡所書。新城王公記之。竊謂鄉祠諸賢。先靈未安。鳩諸裔子。陳說鄉校。或丹軒紫紱。世歌華。或犢鼻牛衣。家傳清德。雖復輪蓋非榮。逢頭何恥。而興替不常。榮枯莫恃。嗚呼。蕭蕭蘊藻。誰其尸之者乎。於是經之營之。上棟下宇。東方先生。至此方以祀聞學徒。鱗萃。徘徊路疑。遂想見諸公之遺範也。其前代未預祀者。多未摭入州志。先賢錄中。載先高王父戶部公。先大夫麗水公。崇祀亦有待焉。夫曇倩之賢。前古且未蹤。祀。董生之賢。俗儒又復致疑。欲使縣次寂寞。廣川亡聲。不亦悲哉。

（揚州汪懋麟曰。處州田子。竊念其高祖中泉公。自通鑑爲尊。郎距今百餘年。遭時變遷。其行事不能盡。而所留後者。惟盡像在焉。因屬余爲酌盈縮。於邦計至重也。匪得康動精敏之才。克以濟之。爾戶部雲南司主事田三戒。起家貲科。宣勞財賦。

長民。四肆縱橫。劇盜以從。功成。者。曹往來。裏奚。上有。國。不病。於民。古所謂。善財者。宜何如。廣思。熟究。益。遠圖。實。嘉。

俗。愈中。而發。遠。圖。實。嘉。

爲。承。繼。郎。錫之。勳。命。天。時。識。

爲。尚。書。郎。距。今。百。餘。年。

爲。非。奏。

爲。

爲。

爲

立坊下。余九歲人塾時。過而指之。俄病人至。投金丐藥。朱診曰。子之病莫吾醫也。吾技窺仲景。理辨寒疾。子病非寒。吾何以醫。卻其金使去。異哉。朱習長桑術。其立心制行。有大過人者。余嘗思之。漢儒專治一經。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矣。學不旁雜於他經。經不剽盜於他氏。自立一說。神明變化。故經術有根柢。多所措施。天人三策。發爲濟世之言。玉杯竹林。無非有用之學。後人自擅弘材。博通六經。而經學亡矣。皆朱之罪人也。陸游讀華陀傳。題云。六籍雖殘。聖道醇。中更秦火不成庠。華陀老黠徒驚俗。吾豈無書可活人。宋儒而後。莫可語此矣。南門內進士楊順一坊。嘉靖中。分宜勢。州守某改殺人。鋪人坊以辱之。州人程塔等改爲歷科進士坊。按明史云。嘉靖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練。初練既編保安。即子身至里。長老問知練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練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爲練詈嵩以快。練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嘗束芻爲偶人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聞。嵩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爲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民掩敗。練怒讓之。且爲樂府以誚順。順大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謂練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筴。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練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爲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復取練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其遺事余竊疑之。州人謝重輝攷順之生卒。嘉靖三十六年冬。順已罷官家居。何至有殺練一事。恐流傳附會之說。初非實錄。聞諸道路。便生穿鑿。其爲信史難矣。

昔冠蓋之里。記自宜城。鄧魯之門。稱於韋氏。茂才多士。疊采駢蹤。青紐朱旗。連城比郡。公侯必復。孫子相承。一門踵豹變之榮。四代附蟬聯之祉。吾鄉世不乏人矣。至其登甲乙之科者。鴈塔標其姓名。稱鄉里之彥者。泮宮昭其俎豆。若夫爵秩上封於祖父。恩蔭下逮於子孫。二者並有加焉。州志所載。蓋已詳矣。

孝子節婦坊。今多圮矣。昔王昭之、嵩廣濟、鄭緝之、師覺授、宋躬、梁元帝之徒。並著孝子傳。歷譜前史。或著孝行。或云孝感。或並列孝義。或兼稱孝友。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孝之化人深矣。若夫靈哲協夢於仙筭。懷慝忍寒於挾纊。見齊書。彥度滅性於弱齡。甘貧掛檄。士光前知以寤藥。清淨登仙。見梁書。此四劉者。皆屬平原。而州志孝子。始自有明。凡十六人。再攷新莽之世。遲昭平說經八博。槃槃河阻。比平陵義公之節。並海曲呂母之風。與夫男玉輕身以犯刑。見北史。劉氏祈天而抵戰。見北史。巾幗英雄。斯爲烈矣。若乃綜其遺事。專在一操。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咸並登焉。閱州志所載。凡四十有七人。可按籍而攷也。

愬論曰。應州古趙地。昔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後世因以鳴犢名河。自漢元之朝。河決靈縣。魏武之世。地屬平原。是以紀永嘉之年。謂之靈鳴犢口。爭清河之限。詐爲鳴犢河界。

記聖德之言勳。是是邦之可懷。歎鳳遲衰。泣麟何促。所以陳鄉之思。或稱樂操。呂梁之望。別在徐州。惜哉。車檔馬跡。殆所不至。若昌平誕容。泗水非遙。尼丘載靈。汶川近屬。淹中妙鍵。稷下高風。萬匹驅馳。百家騰曜。燕南趙北。魯桥郝間。平原文學。傳經義則匡鼎爲宗。江都相國。命王佐則董生爲最。孔仲達摛辭飈起。發跡孔賢之莊。河間王大雅不羣。光價毛精之壘。百里之內。英賢間出。瓊蘂玉豆。奉先聖之令儀。東序西胶。蹤臺賢之門閥。方之濟北。復號顏淵。擊彼華陽。亦稱曾子。邢祁令德。遠昇武騎之堂。濟濟時英。不數文翁之室。予人非子。巖學魏元成。然在垂髫之年。士風猶及見之。大抵衡品行先稱忠孝。論文章必窮經史。黨賢賢友。鄉人不齒。凌長挾詐。君子非之。人之榮辱。家敦禮節。是以會稽有先賢之傳。襄陽記耆舊之篇。東國人倫。南陽文學。足以垂諸鄉校。楷模薦紳焉。

長河志籍考卷六

官廨橋梁。存湮半矣。廣川之樓。淒迷秋雨。匡衡之館。悵望春蕪。俟民力之少紓。望通人之改作。今之從政者。獨無意乎。

論曰。古者建國。必有九牧。九牧區分。局署以立。魏晉以降。則署行臺。唐制。由行臺而至採訪使。州諸官署。其遺制也。下至水陸傳處。倉庾鋪舍。或繕修庫廐。或平治道塗。條晰縷分。巨細畢舉。至于近代爲尤盛矣。大要藩籬之設。以規其內。溝洫之限。以虞其外。其制。衙重于州。部署已下。又無論已。維時創立巨址。廣以新規。高其閈閎。厚其籬垣。肥楹巨棟。間架相構。雖非土被朱紫。木衣綈繡。而膠葛周通。飛簷峻宇。亦足以明其規制矣。于是西盼衛水。輳淮徐之艤舟。北倚神京。通商賈之寶貨。議廛場之事。接舟車之濟。啓生民之疾痛。參軍旅之賞罰。八署官舍。職領相次。洵大邦之襟帶。畿輔之咽喉乎。逮歲滋久。官署改創。三廳圮爲茂草。二衙翰爲園蔬。名號猶存。官物浸蹙。惟有子產之對。壞其館垣。都無叔孫之賢。葺其牆屋。夏施之柳。孰念之哉。

編戶口三十四里。其戶田賦之數。凡以地出庸者。以社出牧者。以戶出貲者。以丁出徭者。增減不齊。支解有差。詳載州志。舊通志云。山東濱海。鹽寇有斥堠之役。河入濟。資決爲患。有隄障之役。溝河資於百泉。有

堰壩啓閉溉治之役、東南舟車絡繹達於京師、有傳舍津梁之役、總之當齊、魯、燕、趙之衝、居濟南、河間、兩戒之首、戶口甚殖、征求有藪、惟國家休養之仁、尤在輔世長民之吏也、一旦用尹鑄爲保障之守、封千秋以富民之侯、則規模一新矣、

州爲屯牧之地、不罹兵燹、五十餘年、歷考前代、如漢韓信破歷下軍、取臨城、王莽時、平原女子連昭、平聚衆千人爲亂、光武中、吳漢擊清河軍、獻帝時、公孫瓚討黃巾、後魏孝昌二年、平原劉樹、劉倉生、叛陷平原、李德逸叛、十年、張金寇平原、唐元宗時安祿山反、太守顏眞卿起兵討之、德宗征朱滔、滔奔入慈州、文宗討李同捷、戰於平原、後梁貞明元年、晉王以五百兵夜襲慈州、後晉梁進以鄉社兵取慈州、元至正十七年、毛貴據陵州、明洪武元年、徐達率兵取山東、建文元年、都督韓觀練兵於慈州、秋九月李景隆合兵五十萬進河間、二年、白溝河敗績、奔慈州、三年、與燕兵戰於夾河、大潰、復奔慈州、天啓二年、武邑白蓮教于弘志作亂、其最著者、唐之天寶、爲清臣見節之時、明之建文、乃景隆潰師之日、隋帝伐高麗開渠而大役興、明代封惠藩行宮、而民力竭、至於水旱飢饉之災、地震蝗飛之變、書不勝書、具詳州志、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師、遣僞將軍郭陞入山東、州人盧世漼等、奮臂一呼、誅僞官、爲懷宗發喪、起義兵討賊、以王孫朱師斂爲盟主、傳檄而出、鄰境皆應、會我朝大兵入關、破走自成、寇恥既雪、大寶有歸、秋七月、將軍石廷柱撫諭、民賴以安、

論曰、當有明之將亡也、王雷興鉤黨之誅、張角倡左道之術、黨錮之議、略與東京相等、邦國殄瘁、大廈已傾、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組織棘矜者、因利乘便、春秋州兵之舉、師出有名、隋唐義旗之興、負之無力、考厥遺事、故大略足紀也、

長河志籍考卷七

里俗相沿、由來舊矣、攷之歲華紀麗譜、荊楚歲時、乾淳歲時、鄴下歲時、秦中歲時、諸記、四民月令、千金月令、諸書、通都列邑皆然、故不錄、錄其小異者、

正月、養紫姑、加鬢髻於柳箕之上、呼阿姑、焚香禮之、劉敞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元宵懺亡、故世人作其形、咒之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出於廁邊或豚欄間、迎之、箕重、其神來也、放翁有迎紫姑詩、

二月二日、粉蕩爲餅、膠芽作餳、以熏蟲鼠、昔人云、柳龍門巷之晴煙、杏壓園林之香氣、比年以來、料峭春寒、與此語異矣、節之佳者、蘇子瞻謂一年惟寒食、重陽、不可虛度是也、

張景陽有洛禊賦、毛詩鄭風云、溱與洧、有洧洹兮、維士與女、方乘蘭兮、州無此俗、

四月八日、八字之佛爰來、五香之水乃浴、

端陽節、爲沐蘭之日、艾葉榴花、風物略同、北地非水鄉、但少觀競渡耳、角黍以倆屈原、弔汨羅事也、不識鄉人何以嗜之、是月、穫麥麥一斛、敵宅穀一鍾、故諺語一麥三秋也、余曾有步秀詩、略云、百畝之田種麥牛、盡平大小齊新樓、榴花滿花月當午、青黃雜亞如鳴鬚、打包歸旗好時節、隴頭伐鼓聲逢逢、拾穗兒童結行隊、擷錄殷殷交矛鏃、高者齊腰低沒膝、結首忽見蒲尾雙、牢丸起漚婦子飽、燒畚罨幟鳴村厖、蘇數語于此、

曝衣節。在日東井律中林鍾。富者錦繡充陳。貧者之阮犢鼻褌矣。

首秋佳夕。設酒脯瓜果於庭。祀河鼓織女。穿針乞巧。填鵲成橋。其說不經。婦人女子篤信之。傳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河鼓黃姑牽牛也。岩語之轉。

中秋。以瓜餅酬月。比戶然矣。

重陽節。蓋始於齊諧所云。汝南桓景學費長房之說也。登高落帽。綠酒黃花。正東坡所謂不可虛度也。

十月朔日。黍嚌。俗謂之秦歲首。是日上冢。以五色箋剪衣繡火之。

昴正仲冬。時稱歲。賀客擲擋。並如元正儀。弟子拜其先生。臘八日。以粟米和粥食之。東京賦云。長至大儺。驅逐羣厲。方相乘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元裂。桃弧棘矢。所發無臬。今俗不聞矣。

臘月廿三日。祖竈神朝上帝。又於臘日藏冰。酸詩曰。鑿周禮見頒。盡蟲疑之時。不可闕也。及狐鬼之日。於以藏之。藏冰不見於它邑也。

除夕。修祀事。迎新年。如夢華錄所云也。燒木賣懵。亦儺禮之變矣。讀東坡儋歲別歲守歲三詩。庶幾似之。

五穀六畜。榆柳桑柘果蓏菰蔬之屬。所在相若。非特產矣。故不書。獨書魚。舊誌載惠鯉之名。沿城屯氏河南北三十里。東風解凍時。取之。桃花漲。魚去紅鬣白乙。味甘多脂。丙穴槎頭莫匹矣。扈業不一器。有跳魚船。以粉塗板。置之船側。半浮水面。黑夜鼓櫂而行。寂無人聲。所至魚躍于板上。城東徒駭河。亦多巨魚。味遜於屯氏。與鱸同。少二腮耳。非季鷹所思耆。

余有詩。略云。陵州之魚美無匹。春擅鼓刺長河戈。舉網跳波鱗響。紅鬣紅鱗尺餘皆。時刺打只在春冰汴。漸少。編隨桃花潮。柳條可貫。蹲江鱸。鱗鬣出其下。城北城南但數里。罾網鱗可貫。月上弄魚。鼓逢雨後搖竿。泥沒脛。百錢。鮑。嗽。斫。雪膾。百錢。雖。鯉。論斤價。無乃此地遍丙穴。鱸口鯉。鯉從天借。數語實錄。

酉陽雜俎云。平原郡貢糖蟹。產於河。每年生貢。斷冰火照。懸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匙蜜東於驛馬。馳至於京。今亳州蟹。肯與他處等。異昔所聞也。

酒之美曰羅酒。色白味潔。東坡所謂錯著水也。又有墨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水經注云。採挹河流。釀成芳醇。別調氣氣。不與他同。自成馨逸。最佳酌矣。善釀之稱。侔于河東劉白墮也。

新唐書。平原郡土貢絹綾。而今無之。地不樹桑。故無蠶事。有之。獨徒駭河上一村耳。一婦可歲得絹三匹。

馬頭之祭。無聞。綵車之聲。聞作。較之東吳。似關淮南王之靈經。隣于竟野。其補秦少游之靈書哉。

論曰。余得之髫年矣。竊見里閈之間。崇禮讓。明得褻。節物風流。人情和美。宮室完好。工商盆集。士之習詩書者。雍容都雅。盤辟有儀。以及鹿眉寬褐之叟。釀秫種菊。蒔屐子弟之倫。華衣名馬。追遡誰昔。俛卬興懷。乃何踰五十年。未戎燹而全非。不洽桑而已變也。間有一二古意猶存。婚者親迎。葬者路祭。較徽勝於蠡日。褻復盛於它時。余繼斯言。撫其大槩。不然。禮詳月令。詩譜國風。甚無謂矣。

長河志籍考卷八

永慶寺。舊在衙河西。元季兵燬。僧古峰與復於城內。佛閣銅鼎三。唐天寶元年鑄。左右廡廊。周流重疊。佑客盆來。僦舍其內。西有金藏法輪。列羅漢獅子像。妝飾丹碧。煒爛霞裘。遊人士女。競相轉輪焉。壁上有彼岸二字。大一丈八尺。似徐季海書。余於壬申重遊之。今昔殊矣。因題僧舍云。鹿苑猊臺徑已迷。殘僧一二講堂栖。聲聲鷓起羣飛鶴。落在茶商屋上啼。燕麥蕎葵落日間。老年重到舊禪關。空憐佛子三唐鼎。豕腹鼉頭翡翠斑。儒學東有。

董子祠。余什題繁露一絕云。公羊一卷至今存。千古醇儒道自尊。繁露何緣傳異術。陰陽水火閉城門。風俗通云。武帝時。遂于鬼神。尤信巫風。仲舒數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冰經論不能傷害。而巫反忽死。○搜神記云。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請。舒知其非常客。又云知雨。舒戚之曰。果居知風穴居知雨。雨非狐狸則是鼠。遂化爲老狸。論衡曰。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謂遁諸子也。蓋書云。董仲舒鼠。我尊。蓋孔子言也。或以爲鼠者理也。其言皆子者。非孔子曰。師嚳之始。關雎篇下有章。蓋其殘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城內西北隅。有盛也。賦頌者。於孔子。猶曰章。蓋其殘也。其修。始亂。未可怪矣。城內西北隅。有高眞觀。元時道院也。故城孫沙漠記。略云。道家者流。本於黃老。申明莊列。清淨治身。虛明應物。太史公列管晏申韓之間。漢興聞志。亦謂其要。執本。有南面無爲之德。秦漢以來。文景薄賦。崇其儉以致黎民醇厚。天下殷富。豈若後世竊無爲之說。欲長生久視。爲不可知之事耶。

論曰。記一州之道院。而遠追黃老。旁稱薄賦。其詞迂矣。以地而論。其漢之東方朔乎。葛稚川。神仙之流

稱老子。元中金闕鬱華九靈。廣壽廣成之族。赤精綠圖。務成尹壽。其行錫成。文邑守藏。鴟旦之倫。見於華書。不出正經。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必一老子也。風俗通曰。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濟爲鴟夷子皮。應劭案漢書所云。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傻智直隱。滑稽之雄。逢占射覆。僮牧眩耀。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仙歷世樹功業哉。然則周之柱史。漢之大中。老子守於周藏。本是儒家者流。方朔佐於武皇。又在聚書之日。責董偃諫上林。踐十洲於方外。超儒墨之文網。老子而後。若鄉之曼倩而可哉。觀右有

江東神廟。神赫靈。短身黧面。碑闕州志亦不載。稱曰江東。莫之攷矣。俗傳神聲。凡禱者。衆表雷語。其禱輒應。然何以神也。當亦如伏波之神於壺頭。桓侯之神於閬中。儀曹之神於柳州也。非淫祀矣。參將著後有東嶽廟。泰山廟祀有二。一爲東嶽泰山之神。本古命祀。一爲元君。起於宋世。五經通義云。一曰偕宗。東方萬物始交代處。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元君者。居東巍偕宗山。見神仙傳。故泰山上有玉女池。下有王母池。池泉甕濁。宋填宗東封。泉忽湍湧。王欽若請浚沼之。惠州去奉高之邑三百餘里。其爲山川之神。祭不越望。二祀偕宗爲古。

論曰。昔封禪一書。首稱泰嶽。郊祀之典。亦志偕宗。玉簡金繩。封之者七十二代。雲亭日觀。上之有五十餘盤。凡稱酸漿酢梨。秦松漢柏。五嶽四鎮之山。其祠祭矣。若夫太乙受元君之道。宋臣浚天女之池。擁神休。明尊號。方之華嶽。明星。持玉女之漿。譬以蔦高。少室表夏姨之跡。閬閬霧集。士女駢羅。鑒妃分解珮之因。軒蓋得指金之所。豈西王少女。值司命而還生。東岳遊魂。乞天孫而未活。與自帝后改觀。金木遞運。而嶽宗之神。幾其忽哉。參將著東北有

武安王廟。稱爲古關帝廟。又一在桑園鎮者。亦最稱古。蜀志關羽傳。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今志載先主爲平原相。亦宜載二公之爲平原別部司馬也。

論曰。前將軍關公。在於蜀漢。人臣也。及其沒也。稱王稱帝。祠祀遍天下矣。然其在平原者。則與河東涿郡。蜀國江陵。同焉。何則。河東是其生鄉。涿郡固其亡命。建勳於蜀國。授命於江陵。而平原之別部司馬也。自涿水威神。濫觴於惠水。桑園巨鎮。擬跡於樓桑。當是時也。先主之不爲劉平所刺者。雖衆多歸之。賴公在焉。

晏公廟。在小西門南。昭惠廟。即二郎廟。在學宮西。元孟祕云。神昔守嘉州。老蛟爲患。河水汎濫。漂沒民居。迺持刃入水府。斬蛟首以出。歷唐迄宋。載在祀典。未詳於陵州何與也。北門城闉有

北極廟。明會典。戒京師北極佑聖宮。即眞武廟。開國靖難。神多效靈。故祀之。按建文二年。燕王進攻惠州。李景隆自惠州奔濟南。燕兵遂入惠州。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鉉與參軍高巍。約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燕兵列陣圍之。三月不下。堰城外諸溪水灌城。城中大懼。鉉乃議令軍中

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縣鐵板伏城上闕。王且入。則下板拔橋。計定。使守陣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誰非高皇帝子。燕王大喜。乘駿馬徐行。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門中人呼千歲。鐵板頭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急挽橋。橋堅不可挽。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罵燕王大怒。以礮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縣城上。燕兵不敢擊。當連城之戰也。時鐵鉉見眞武神。叱之。神幟而而去。

論曰。眞武者。北極耀迫寶之靈。黑帝協光紀之神也。或云出自星宿。元枵顓頊之虛。或云起於有隋。淨樂國王之裔。元龜虬龍之異表。三垣七曜之奧區。仗劍披髮。裹甲徒跣。豈周公吐哺之勤。未及握髮。黃石傳書之下。寧暇進履與。孟氏稱往救之義。如是其急。夫元壇之設。帝道爲尊。北陸之祀。威神及遠。若其效靈燕國。則在衛水之南。濟河之北。鐵公鼎鑊爛沸。刀鋸橫分。既背仇而反屍。曾叱神以幟面。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然飛燕之喙。漸及皇孫。外蛇之鬬。實資鄭厲。天實爲之。以授雄主。將欲洩金陵之王氣。開析津之帝圖。至於朔漠親征。望見北斗在南。非北辰助之耶。南關有

天妃廟。神林氏。莆田人。生而靈淑。能乘席渡海。雲遊島嶼。歷加封號。勅曰。古以神女列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西宮之女南。少嶽之夫人。以至丁婦聖姑。莫不廟食。夫生不出閨門。而死祀百世。此其義烈有過人者。元至元中。以漕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洪武初。復有漕海運舟之功。自永樂後。海運既罷。

衛河已迫。州人祀之。其有關於永濟渠與南關外。臘月八日。祭

八蜡廟。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鄭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唐宋以臘日蜡百神。古制也。東關有

鐵佛寺。大鐵佛彌勒各一尊。像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傳自地中湧出。體製甚古。難可揚搉。非歐冶子所爲也。余壬申遊之。題云。野草寒花補壞垣。秋風不閉破山門。我來欲覓殘碑讀。橫臥龜趺壓樹根。州東南三十里。有

臺頭寺。在黃河岸上。有村曰解家牌。有刹曰臺頭寺。昔之日。誦室講堂。洞開迴複。梵樂法音。聒動遠近。寺有白松二株。衙衙作虬龍形。今斤盡矣。昔王元美爲家難北來。不敢詣闕。僑寓於寺。取寺中藏經閱之。凡三月。幾遍。命肯吏鈔數篋而去。後卒致南藏兩大藏。從吳船來。以補寺藏之缺。今亦不存。城東有

東方朔祠。余謁祠。題壁云。古廟寒烟厭夾雲。鴉飛黑陣冒斜曛。周圍滿樹桃花放。茅屋三間二細君。小院依栖九尺身。欄間布穀雨聲頻。村農來賽雞豚社。不是尋君射覆人。寂寂荒祠白板扉。隔牆風送楝花飛。遠看一叟騎驢至。疑是先生割肉歸。春鳥貪啼使是歌。風前據地酒顏酡。野花沾落公袍袖。似較三千奏牘多。神頭小店白楊風。十里徒河一水通。昨過畫生下帷處。今朝長揖滑稽雄。（晉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碑其略曰大夫諱朔字曼倩）

平原縣次人也魏遣使安中分縣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沃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環博通
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口辯支離覆逆之辭明算幽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隱
其理不緯而盡其功經目而周於心敏度賅智安材何儲博極多能合變以明算幽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隱
游關前之路翡翠勢出不佳顯賦生不嘘沖和吐納新蟬脫龍變乘俗芥雄節遇倫高紅蓋世可
悅德不可偏倫者也○又顏眞卿作斯文賢碑東方先生字受賢倩者晉散騎常侍侯滿之所作也滿字孝
若交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觀昔眞卿遂爲大夫諫朔生字受賢云大人號冥遊安中分縣次爲樂陵
西郡又爲郡人焉縣次今移則移樂安之郡東去縣四百里故縣次城今在平原郡其賢陽元八年刺史韓公復刻於石廟
南又一里久生形像今之郡屬殿中侍史平公列監察御史閻公冥李公史周魚興數公金吾曹宋公寧成州司馬嶽北
碑眞卿去歲拜此官巡按卿至眞卿候入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公周魚興數公金吾曹宋公寧成州司馬嶽北
訪使東平王列官巡按卿至眞卿候入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公周魚興數公金吾曹宋公寧成州司馬嶽北
繩長史前洛陽令蘇晉州前醴泉令李伯魚前參軍鄭悟初同李伯魚鄭悟初同參軍鄭悟初同李伯魚鄭悟初同參軍鄭悟初同李伯魚鄭悟初同

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後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

濟河郡公墓。在城西。宿通志云。張祐。晉懷人。僑寓平原。仕元中書省參知政事。後追封濟河郡公。

蘇祿國王墓。在城北二里。明永樂中來朝。道卒。葬焉。墓碑云。蘇祿國。地在東南海中。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知煑糊皂綬。煑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暑。其產竹布玳瑁珍珠。明永樂十五年。國東王巴都葛叭塔喇。西王巴都噶叭蘇里。峒王叭都噶巴喇卜各率其妻子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及妃子女姻戚等。賜物各有差。三王東王爲聲。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載見城文獻通考。有石崎山。國以此山爲保障。

論曰。昔豚水三王。祀夜郎於破竹。秦韓諸國。記一姓之偏頭。並列三封。俱稱鼎足。若蘇祿者。前古無聞。觀其食沙糊。明一統志云。山涂甲。舟。織竹布。叙其冠帶。皂布纏頭。稱其寶貨。青珠徑寸。自北門車折。未返江陵。西京馬嘶。來居滕室。煑海爲鹽。圖蒼虎形之象。釀蔗爲酒。家開蟻綠之樽。俾夫浮玉獻寶。沒羽貢珍。雕題鑿齒之賓。鼻飲頭飛之族。星從北極。路指南回。顧以宿草堪嗟。殘碑猶在。比浮泥石闕之僞。浮泥國墓葬安德門外石子岡。亦永樂時事。邁故國崎山之障矣。

曹都督墓。在城東北十五里。曹村。曹惠。山西懷仁人。永樂十三年。鎮惠州。卒。其部曲就居墓所。因名曹村。餘載州志。

城內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塚。骨長七尺。髮三尺餘。有石枕上。銘詞云。百寶裝腰帶。金絲絡臂鞲。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疑古之名倡也。豈饒唐江上。葬蘇小之香魂。虎阜花間。留貞鑣之故物歟。

梨市東。居人掘地得塚。二骨並葬。皆無首。以磁首代之。烏髻雲鬟。作美婦人狀。觀者惑焉。或譫語之曰。孫武子習兵法。於宮中二姬。以死。平原君迎覽客於樓下。笑者不生。必其人也。第不解磁首何謂耳。

北魏高植墓。景州東十八里。有村六屯。本蒼地。割屬惠州。河岸兩坼。得一石。土人取之。置野寺中。字殘闕。什不存一矣。石形高橫三尺。厚五寸。四面徧書。上云。諱植。字子建。魏濟青刺史。宋注神龜元年。蓋北魏高植之墓石也。按魏書。外戚高肇之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效力。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恆、四州刺史。清能著稱。高植墓碑。歐、屯氏河。匡秋雨場。中有片石。綴文。辭殘闕。漫漶不易辨。家鄉魯多支離。曰君諱植。字子建。魏濟青相四州刺史。賜爵物官。敕封侯。無陪葬。墓前無是。是曹家墓。物官敕封。無陪葬。墓碑。下紀年月。稱神龜。拓跋氏五行。書知有大喪。不三月驗。

歐人代越千載。六朝荒碣。遺今茲。渤海。舊人父名。聚北魏高氏。從可知。宣武。宣年。龍外戚。蘇祿。極勢何。恣睢北海。彭城。遺事。手朝野。側目無不爲。一旦。馬倒車傾。折碣。光尼寺。國僧。建十八。爲鄉有。今子。六州。別史。

牌軍。廢錦。辭不識。何人作。或者。傳信。非傳。疑。瓦棺。石墓。壞。朽骨。斜陽。逝水。流空。敗。此一。落土人。呼。廟。鋒。橋。練。西風。吹。我。行。臨河。忽三。歎。河邊。古。塚。青。衆。衆。美。惡。是。非。不。一。驗。嶧陽。與。昔。各。有。碑。魏。敢。識。史。簡。在。考。徵。錄。事。方。朔。飢。恨。未。領。書。空。涉。獵。不。然。發。使。冥。雖。惡。

長河志籍考卷十

高真觀。余少時嘗至其地。一日。土人掘地得石。曰安平縣界。疑焉。今攷之。知惠州爲安平縣矣。雖然。斧斤之鼓。蜀木可摘。車脚之炊。勞薪必辨。銳名乾僑。時知其年。碑曰苗夾。空疑其誤。自非博物洽聞。莫以知人論世矣。

儒學之西。有兵器庫。二百餘年矣。甲申。流寇陷東省。僞官來州。入銷庫兵。於室隅。廢土中。得一物。如老鑄狀。具體而微。可二尺許。屈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手屈地。左肘拂膝。右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作愁苦之容。瘦硬乾枯。不知何物也。嘗者范生丐爲藥標。入夜雷雨。亡去。南唐書。深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知。留。狀。右。纏。肩。左。跪。衣。緘。曾。

論曰。昔兩山出手。曾號傒囊。池陽小人。或稱處忌。超空金蟲之族。無傷梁梁之倫。其形則木魅山精。其象則魚飛龍見。異哉。化嫗武庫。托跡牆隅。大食國中。刀成鬼伯。嬰城獄底。劍作龍精。豈漢陰丈人。匿生前之魄。蒼水使者。縮黑夜之形歟。何以拄頤伏地。疾首攢眉。或亦當封豕長蛇。黍離麥秀之時。覩銅駝荊棘而興悲。聞白馬青絲而流涕也。

城北爲水匯處。戊申春。謝生於叢墓之側。秋雨崖坼。得一甕。大容粟二鍾。黝色有光。中一硯。頑石也。異哉。

之家。忽見黝光中有人影。仙佛美人甲士種種諸相。變滅須臾。觀者堵牆。不半載謝生寢矣。謝生之變。亦猶始皇之於東海。溫嶠之於牛浦也。

甲申春。慈氏寺僧於河崖得一鏡。大如荷葉。玉瑩石精。火齊金鵲。隔岸闌闌數重。無不徹照。或亦軒轅十二之一也。衲子何人。豈司空圖之封容成。元微之之登黃鶴樓歟。

頻年蝗災。官民捕之。蝗長三寸者。謂之蝗妖。唐書姚崇傳。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不可。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不救。上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請捕之。倪若水、韓思復、皆謂蝗乃天災。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曾捕蝗。爲患益大。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遼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豈彼無德致然。夏五月。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勸惰。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民不大饑。宋歐陽修有答朱寀捕蝗詩。

凡婦人詬詈其婢者。輒曰王花。王花。大抵狐媚取容。長舌厲階之意也。按金史崔立傳。立陵州人。乘時僭竊。淫虐暴橫。自稱太師、軍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稱其妻王花兒爲王妃。後立爲李伯淵所殺。以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其夫婦皆人中之妖也。故里俗相傳爲口實矣。舊通志人物外傳記崔杙、慶封、諸人。金有崔立。今志獨不載。嗟夫。威鳳祥麟。世所快覩。窮奇檮杌。史不樂書矣。

論曰。昔陳國宣淫。而云徵舒似汝。魯人諱殺。乃曰吳王我乎。長信被誅。世人罵曰。嫪毐。南朝已後。江東詈婦爲長舌。不然。邯鄲故才人。嫁爲廝養婦。寧不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耶。若夫輕賣之事。兩王花矣。按北齊書。後主小后穆氏名邪利。皇字黃花。本斛律皇后婢也。母名娜背。本穆子倫婢。娜入侍中宋欽道家。蓋私而生。后欽道婦妬黯。輕背面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入宮。幸於後主。宮中稱爲舍利太監女侍中。後立爲后。童謠曰。黃花勢欲落。蒲萄滿盃酌。黃王音同也。

封元則。唐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亞訖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居家烹貨收值。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漲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出法苑珠林。

州志所載王道人、大空和尚、火逸夫人、棄女、指數僂矣。州人李誠明作棄女傳。略云。棄女家奉佛居齋。更衣禮父母。若相別狀。問母何時母對以午。無何入室。見其儼然趺坐。於萬曆丙午歲午月午日午時。溶沐忽覺心動。叩之語。候其息已化矣。乃大痛。鄉鄰聚觀。顏色明潤。若含微笑。論七日。異香猶初浹。時。是其幻化者乎。抑聞道者乎。夫幻則不可以爲實也。知巫覡醫巫。遁身孤薄。寄行鬼魅。又有欺惑迷心。忽忽夷魄。此幻之不可爲世有者。棄女從容部雅。去住了然。殆平日能說聖賢書。現復童心。未嘗座緣。未嘗每聞何以家爲是可謂幻乎。蓋必聞道者矣。今有王媼者。屯氏河上。嫠婦也。善事鬼。能爲鬼言。有一鬼。帕手跣足。青衾朱裳。盱盱睢睢。狀如侏儒。主其室有年矣。鬼靈而狎黠。不自言。敝媼代之言。以故村嫗販夫。以事來者。掃其門。復升其堂。爇香再拜。俛伏於地。以俟媼高坐。若聽事然。喉嚨頗汗。閉目迸涎。若咨嗟。忽口以對。甲吉乙凶。甲疾不瘳。乙則已言輒驗。俄焉既醒。不自知其嗚嗟也。媼之室日以饒。市井無賴兒。亦

多陰伺欲中之者。癸酉六月。河水漲。人患之。請於媼。媼復向壁作鬼言曰。陽侯波起。濤震四陸。震蕩漂流。愛止烏屋。三日歸槽。河伯牒復。縱彼巫支。方山之能。媼嗚嗚不勝鬼言。果三日漲止。人皆德之。謂鬼之靈如是。媼亦驕蹇。自以爲能。乃病其媼之無能也。以宅事詬詈於庭。媼悲憤夜出。沉河中。媼不知。鬼亦不媼告也。以其媼之死也。無賴兒遂藉以破其家。而媼之室空矣。如罹昏暗而魚鱉爭飼也。悲夫。宋元王之孤。能見夢而訕於自謀。殆王媼之謂歟。余竊怪鬼主其室既久。而不爲之防患於未然。所謂靈者安在。抑不忠不義之甚者矣。華方犂丘之徒。其不可與處也哉。然則媼假鬼言以恐俗罔利。適以自愚已耳。非真有鬼也。又有何媼者。年八十餘矣。身不滿三尺。髮長二寸。眉半之。顏如渥赭。人莫知其異也。壬申冬。爲余執甑下役。解后與之語。詰曰。不絮而衣寒乎。曰。寒也。腸且鳴鳴矣。頃以餅啖之。婢謂餅硬。烘之可啖。媼曰。奚烘爲。須臾啖數餅。啜寒水一盂。語簡氣豪。如盡斗酒一生。蔗肩矣。又詰曰。將無病耶。曰。何病也。俄辭去。踞之。媼入僻室中。閉牡跏坐。以脊尻貼席。首足如張兩翼。身如箕。又動如轉輪焉。少頃。復來。汗流浹體。腸鳴鳴猶。故也。余酒然異之。媼盡然而笑曰。公知衛生之術乎。三牛三車。不僅不戒。行蟻旋磨。狐升鼓檻。前後上下。投舍中央。九虎天關。熊熊其光。徑寸之珠。夜吐寒芒。欲學長生。入室升堂。左董雙成。右費長房。憐子鈍根。如無相盲。余聞之。惋歎累日。恥不媼若也。援筆賦詩十篇。其序略曰。何媼者。屯氏河西村人也。本農家婦。善衛生術。二十結褵以後。遽謝鉛華。八蓋鶴髮之年。何其憂鑠。少逢道士口傳胎息之經。老發谷神。心妙參同之契。若其肌膚冰雪。豈非姑射名姝。即此巾幗侏儒。亦是稚川佳偶。謝自然非所論也。華山女無以過之。今者。以丹臺入道之眞詮。授白首傷心之病客。兔葵燕麥。桃花憐我劉郎。豕腹龍頭。石鼎驚蓬侯。喜。思靈史而未遣。僕本恨人。求勾漏而寄傲。誰爲仙吏。溪山寂寥。早迷秦洞。漁船。雞犬飛昇。莫識淮南藥器。青精無餌。何以長生。紫府有人。皆求不死。禽習五戲。佩坎離水火之數言。夜守三尸。探熊經鳥伸之大旨。願奉教於美蓉城下。竊執鞭於玉局觀前。

長河人有盲者。善季主之術。初居河肆。人莫或知者。余心異其人。知其術之工。有年矣。一日來京師。公卿朝士皆樂與之遊。交相延譽。盲意氣自豪。恥爲卑汙之行。不肯盧高人祿位以說人志。客有難之者。曰。子之言否也。什不失一二焉。言泰也。什不中一二焉。盲捧腹大笑曰。若烏足以語此。夫平適之謂泰。困躓之爲否也。易之言吉凶也。人之情貧而願奢。平適易忽。而困躓難忘也。竭敬通之顯志賦。愚矣。劉孝標之辨命論。謬矣。柳子厚之天說。惑矣。言泰而有不審。若自不審。我之言誠審矣。客喟喟者也。盲姓王氏。名道行。

凡與人語畢。唱鷓鴣天詞一闋。尾作聲。似孟達之上堵吟矣。故一時號王鷓鴣云。

論曰。司馬子長云。士無過人之行。而矯誣仁義。長貧賤。亦足以羞也。其能工一術以驚世炫俗者正少矣。鄉之甫民有管輅。盲豈其儔歟。

國初。山左多詩人。與新城同時并起爭雄者。棗陽有宋荔裳。蓋都有趙秋谷。德州有田山薑。山薑吟

眯之暇。兼致求地理。紀述山川。方物土俗。別具蹊徑。用筆磊落。可喜。如此篇及黔書是也。余攷諸家目錄。多推重黔書。此篇體涉耕餌。事或反芟詞撝。本德州別志。而冒襲隋唐建置之名。義亦未安。要其審博精辨。古今談地志者。未之或先。廓清之功。豈在康武功韓朝邑下哉。光緒戊申夏六月胡思敬。

山東考古錄

（說鈴之一）

顧炎武著

山東考古錄

清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華不注解

華不注、伏琛三齊記云、不音跗、讀如詩鄂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按詩箋云、承華者鄂、不當作跗、鄂、足也、疏云、華下有鄂、鄂下有跗也、古音不跗同、左傳成公十六年、有韎韐之跗注、註云、韎韐、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通、疏云、自腰以下而注于脚、當是古人有此語耳、

辨靡笄

齊乘、華不注亦名靡笄山、非也、左傳云、從齊師于莘、云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云癸酉師陳于鞌、曰逐之三周華不注、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其文自有次第、鞌在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清有劇笄山、

考古地里

戰于鞌、與三周華不注、同是一日、計不甚遠、而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者、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今歷城至臨淄、正符此數、孟子千里而見王、以今計之、自鄒至齊、亦不過六百里也、後漢書、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東城、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里、僵尸相屬、今臨淄至鉅昧水、亦止六十里耳、

考五帝

華不注山下有廟、內安五帝像及主、書其主曰、青帝勾芒氏、赤帝祝融氏、白帝蓐收氏、黑帝玄冥氏、其中獨無黃帝、不知何人所爲、歷城志云、舊爲華陽宮、嘉靖十一年、巡撫袁宗儒、改爲崇正祠、提學陸鈺記、祀逢丑父、閔子騫、兩廡祀鐵鉉等二十二人、黃福等十九人、今廢、仍爲華陽宮、祀四季之神、稱爲四季、尤不可解、按禮記月令、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季夏、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五帝與五行之官、各自爲神、文義甚明、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於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今乃合之爲一、豈非并月令家語而未之見者乎、

考歷山下大澗

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爲固、元史史樞傳、李璮叛據濟南、樞從父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陣、璮搏霄傳、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悉來鬬、騎兵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大出、大破之、今其遺跡不復可考、志書亦不載此二事、

考靈巖寺

靈巖、在宋時爲山東名刹、士大夫來者、往往與寺僧酬和、迨今幾五百年、屢經兵火、而石刻之存者、尚有數十、可以想見當時之盛、自金之末年、遂爲屯兵之地、金史侯摯傳、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請駐兵于長清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萬一兵來、足相應援、元史嚴實傳、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此皆一方大事、而志不之及、卽石刻僅錄十之一、而近年之亂、多爲人取用不存、良可惜也、

考鐵

古時帝王巡狩東嶽、大抵自兗州而東、唯唐高宗自齊州而南、舊唐書本紀、麟德二年十二月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

漢時、濟南爲產鐵之地。後漢志言、東平陵有鐵。歷城有鐵。又韓稜傳、肅宗賜陳龍書劍曰、濟南椎成。注椎、直追反。漢官作鍛成。是不惟產鐵、又出名劍。今府學之鐵牛、靈巖寺之鐵袈裟、皆鐵之精英發見于地上者也。

考竹

北方古稱多竹之地有三、淇、渭、汶、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後漢書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此衛竹也。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漢書有司竹監。此秦竹也。樂毅報燕惠王書、蒲邱之植。植于汶篁。潘岳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而古詩亦云、冉冉孤生竹。託根泰山阿。此魯竹也。又左傳齊人弑懿公納諸竹中。而晉師焚申池之竹木。則齊都之旁亦有竹矣。今語北人種竹、輒云土性不宜。何也。

辨魯地爲古徐州

晉書天文志、所載分野。全不足信。其云、角亢氏、鄭兗州。又云、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入亢五度。按泰山在春秋時、爲魯境上。濟北郡治盧。在春秋時爲齊境。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唐書天文志、岱嶽衆山之陰、爲女虛危。岱嶽衆山之陽、爲奎婁。其說甚當。禹貢、徐州之北、青州之西南、皆距岱。泰山郡、乃古徐州之地。古之兗州、在濟河之間。晉志不辨。而以今之兗州爲古之兗州。遂以應角亢之分。以合于史記天官書之記。洪氏譏其不知地理、信矣。

辨無字碑爲漢立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成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于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則云刻石碣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辨高里山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兮郭門閎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爲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

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爲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

原鬼

予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于周末。鬼論起于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知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知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遁甲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此二者、皆其說之所本。其初見于史者、則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劉楨贈五宮中郎將詩有曰、當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漢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漢魏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辨淶河

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流八于泮、曰淶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淶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河。此如漢高帝云、柏人者、迫於人也。

考社首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涉高山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

考碧霞元君

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西晉以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爲灌令。菲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南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于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太山之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于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文事人、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甥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叚承根傳云、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勅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騰虛而去、乘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山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權將軍、宋眞宗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又考元劉遵魯漁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必有女也。

考人祖

泰山上有人祖殿、不知何取、三秦記曰、驪山巔有人祖廟、不齋戒而往、卽風雨迷道、長安志曰、卽秦始皇祠、蓋本之史記所云祖龍者、人之先也、今隰滌志以始皇不應祀典、改爲三皇廟、按史記封禪書、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夫二世尙祀、奚必始皇之不祀乎。

錄唐勅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西、有唐僧嶽觀、今存茅屋三楹、士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而束之、俗呼爲鴛鴦碑、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而下層爲積土所壅、就其上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歷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龍元年一首、景龍元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二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歷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皆無字、磨碑自磨崖之外、存者唯此、以小而僅、東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計、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知趙明誠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其勅一首、詩一首、文辭斐然、因錄于後。

碑字、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聖作、壐年作、㝢月作、㬋、亦作、匜、日作、乙、授作、楮、初作、壐、唯屋字無可考、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其壐歷碑有云、設金篆寶齊河圖、大醮叅乙、叅古七字、太玄經、梲擬之二叅是也、後人不知、妄于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

勅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遣太清觀道士楊大希於名山斫燒供養、惟靈蘊祕、疑眞含幽、綜妙類高旻之亭育、同厚載之陶鈞、潛洩烟雲、蔽虧日月、五芝標秀、八桂流芳、翠嶺萬尋、青溪千刃、常作、蜆、裳戾止、恆爲碧落之廷、鶴駕來遊、卽是玉京之城、百祥覃于遠邇、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馳心、前王由其載想、朕恭膺寶位、嗣守昌圖、恐百姓之不寧、慮八方之未泰、式陳香爐、用表深衷、實冀明靈、降茲休祉、所願從今以後、浹寓常安、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壽、國朝官寮萬姓、同符磐壤之歡、魚鳥遂

性于飛沉、夷狄歸心于邊徼、實希鑒臨、用副勉誠、今因錄師遺此、不悉。

詩

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　守博城縣令馬□□、我皇嶽文物、道化天地先、鞭撻走神鬼、玉帛禮山川、忽下玄洲使、來遊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時年、虔懇飛龍記、昭彰化鳥篇、□風半山水、□氣揔雲烟、光抱昇中日、霞明五色天、山橫翠微外、室在綠潭邊、緹幕灰初應、焚林火欲然、年光著草樹、春色換山泉、伊水來何日、嵩年去幾千、山疑小天下、人是會神仙、藥合乘鳧入、浮邱駕鶴旋、麻姑幾年歲、三見海成田、按久視二年記云、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卽其人也、武后道之至觀修醮、神都卽東都、故有伊水嵩麓之句、字中刓缺、其不可知者闕之。

錄宋牒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有宋牒碑、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官兗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尙書省牒准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右第一行

泰寧軍狀、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卽目宮觀、幷無名額、卻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只一村僧占據住持、任從民間安撰邱墓、穢惡不淨、深慮觸瀆眞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指揮、右小字

牒、奉勅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右大字草書、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特進少宰

起復少太宰

太師魯國公、　不押、右字略小眞書、右末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一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駙馬府管內都道正、兼催措畫知升元觀事、洞元太師賜紫、道士李冲寂、立石、右左方之下

普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碑、其式略同、金元碑並有印、曰尙書禮部之印、卽今篆文、不用女直蒙古字。

錄元聖旨

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卽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國之人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蓋元之不如也已。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

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盤。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祝禱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了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是誰。休人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梁道根底聖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聖旨泰定年馬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略同。

錄白龍池題名

嶽西傲來峯下有白龍池。懸崖絕壑。殆非人境。石壁平廣二十餘丈。書曰龍池。曰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尚未剜缺。因書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金元以降。洊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欵青帝宮。次詢白龍潭。治平四年題。下云書夏李舜舉。御筆之筆。此字。

兗守劉袞、奉詔祈雪于岱宗絕頂。翌日謁白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大字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大字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大字

皇甫僩、徐端、孫節、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題。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彥侍行。崇寧壬午孟春初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寧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王母池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遊。賀賀侍行自恭觀。元康兄質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莆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俯洞酌泉。小憩而邁。政和丁酉夏前二日。大字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叔、同來。庚子四月。

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與、張去疑、庚子孟夏十九日、同遊池上。

鄭城李僧、弟倭、姪蓋、隨侍遊此。癸卯季春二十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某書大字。無年號。按宋朝紀年。無有至十三年者。若曰金元。又不合一代。全無題名。止此一人也。以後但有成化壬寅知州賈宣、萬歷七年知州袁鈔、謁白龍池二刻。

辨肅然山

史記、武帝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註服虔云、肅然山在梁父。按梁父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境。是泰山之南。與本文東北不合。酉陽雜俎云、長白山、古肅然也。亦非。按史記、帝以乙卯封泰山。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明日、卽丙辰也。本日下山。本日行禮。必在三五十里之內。不當遠至長白山也。魏書崔光傳、弟敬友、嘗從逆旅于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今泰安州東關往北七十里。地名王詳保。其北有山。碑云古宿巖山。恐卽肅然山也。又按光武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封泰山。夜下山。明日百官上壽。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父九十里。二十五日甲午。禪梁父。則謂肅然在梁父者、亦非。

考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壽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于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考泰山兵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前代裁官不裁兵之効。

辨闕里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爲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尚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爲黨。闕黨。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爲氏者也。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註、闕黨童子之後。

考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濟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竹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其說全無所本。今考武城之見于春秋者。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城縣。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衛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漏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濟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卒徒。孟子亦云、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邾鄫爲鄰。而當吳越之路邑。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濟臺子羽之武城。卽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曾子之所居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此說近是。又如平原君傳云、封于東武城、亦其例也。齊乘、古武城、費西滕東兩縣之間。子游弦歌處邑。歷考古書。魯無兩武城。故知其卽一地矣。

史記、兩弟子皆武城人。獨於曾子加一南字。而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止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以此生後人之疑。然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左傳哀八年、吳師克東陽。是爲今費之武城甚明。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成化中。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夫曹縣之冉堆。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今人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又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此卽泰山之南城也。

考薛爲徐州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郳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郳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考楚境及齊長城

史記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滅杞。杞國在淳于。然則今之安邱屬楚矣。簡王元年、北伐滅莒。然則今之莒州屬楚矣。威王伐越。殺王無疆。取其地。而越之國都。別在琅邪。然則今之諸城屬楚矣。惠王時、越滅吳。楚東侵廣地泗上。頃襄王十五年、取齊淮北。而故宋之地。盡入于楚。然則今之滕屬楚矣。考烈王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十四年滅魯。頃公遷下邑爲家人。然則今之曲阜泗水屬楚矣。大約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在大峴。濟南以南。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往泰山。千餘里。至琅邪。彗入海。而楚人之對頃襄王、亦曰、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亦可以見當時形勢之大略也。

考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薳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

鄭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古之伯國。姬姓。懿公之寵。後爲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已久。若季氏不得稱公。又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郳邳。竄者亦如孟嘗君之稱薛公邪。

考洸河

商格堤城圖記。最爲明悉。其言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元至元二十六年、始于兗北築堤城壩。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今考晉書荀羨傳。蓋容闊以數萬衆屯泲城。甚爲邊害。羨自洸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闕。是洸河在晉已嘗爲運道矣。

辨章邱

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大章、豎亥、是兩人。今云三女。章女乎。亥女乎。蓋因縣北山名女郎。而附會其說。今案爾雅釋邱曰上正。章邱註曰頂平。然則章邱之名。已見于古經傳矣。

考管縣

漢書、濟南郡有管縣。註、應劭曰、管姦。後漢書、管有賴亭。唐書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并誌平陵縣以章邱、亭山、管城、臨邑、隸之。八年省管城。八平陵。齊乘按述征記、歷城到管城三十里。自城以東。水瀰漫數十里。聞南則迫山。實爲險固。逮金亂。土人因阻水立邑。號曰水寨。山東通志亦作管城。而唐書誤刻管字作營。齊乘遂附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爲營平侯。按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今無可考。且營平連二字爲名。亦無稱爲營城之理也。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封。是營平必在濟南境內。但非此之管城耳。今章邱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有土城。或以爲卽古之管城。山東通志、謂管城在臨濟城北。則此最矣。然其距歷城乃八十里。與述征不合。

考齊地用舟師

隋書張須陀傳、孫宣雅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陀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是齊地古嘗用舟師也。

辨濟南郡無鄒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陵。而安帝紀云、元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水經註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入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

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玄。後漢書邳彤傳、尹綬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竹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俊、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阻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于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考臺縣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臧野爲臺侯。而復云、又有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軍城。則誤矣。按韋懷太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平臺城、卽臺城耳。云在濟南東北十三里者、非也。

辨景相公墓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尙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于此者、謂延廣于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爲非是。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爲碑文以來。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尙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帝孝皇帝。建大功于漢。爲北潛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葬於菑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申。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卿歸第。縣車故鄉。嗟風樹之忽警。訴昊天兮何極。則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識以備考。

王元美作李千鱗友人襄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先生。亦未嘗究心于史學也。

考漢郡尉治於陵

一、考漢郡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州之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郡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鎭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藪。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請破罷諸治。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

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郡尉治於陵之意。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南郡故城。今在縣西北。齊乘等書皆仍之。按二漢濟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南郡城。豈以郡尉治此而名耶。又漢書地里志、般陽莽曰濟南亭。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巡幸濟南。註云縣名。今淄川。及考郡國志又無此縣。不知章懷太子何所據而云也。

辨淄川非薛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裴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里志、薛縣屬魯國。按薛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蓋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人疑孟嘗君之封在菑川。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書志云、薛本國。註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隅。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

又按地里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考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注、及服虔註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亦云、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通典、東海懷仁縣。有夾山。春秋之夾谷也。相承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愚嘗以爲疑。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遊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它國之境。及觀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于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按此、則金史之夾谷山。卽水經註之甲山。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二說皆未知其何所據。但在萊蕪縣、則正當齊魯之境。在淄川、則已入齊地一百餘里。以情理論之。似當近于贛榆。昔人第泥漢時祝其縣之在東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此之類。卻不可信古註而拂事理也。

考蜚邑

史記、田單傳蜚邑注、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蜚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蜚邑因蜚水爲名也。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壘中。居兩城之間。註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蜚邑故城。在西安城東南。按西安、卽今索鎭。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也孟子去齊、宿於晝。王曰樂寡人而歸。是孟子

自齊反鄴。其道不由西北。可知劉熙註是。孟子所宿之晝即晝邑也。

考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禮而憐其盡哀。此殆于細人之見也。然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譌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城鋪。見有杞梁妻祠。乃列聖母娘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尚呼之爲美女廟。又杞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此以待後之明君子正焉。

考牟國

春秋以牟名國與地者、有三。桓公十五年、牟人來朝。莊云、牟國、今泰山牟縣。僖公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隋書贏下云、開皇十六年。分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焉。按萊蕪縣志云、牟城在縣東二十里。春秋時牟國。漢爲泰山郡牟縣。北魏省入于贏。隋開皇十六年、分贏置牟城。大業初復併入。此其故城也。其一則曰牟婁。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路史、密之諸城有婁鄉是也。其一則曰根牟。宣公九年取根牟。莊云、根牟東夷國也。隋書安邱下云、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路史、根牟曹姓子爵。魯宣公取之。杜預謂琅邪陽都東南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即密之安邱。隋之牟山縣。案青州府志、安邱縣西南十五里爲牟山。隋縣是也。舊志多未分析。故特注之。

辨淮河字音

濰水、土人名爲淮河。齊乘云、漢書地里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云、傳箕屋山舊多產楔。水從楔根出。故俗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烏佳之佳。古文作雀。即維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古文作哇。於隸則差之毫釐。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已。而今呼爲濠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

又如三國志、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昏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記、琅邪王仙出涂中。並

是滁字。古滁省作涂。與濰作淮正同。諸書並不載此二字。

考慕盜舟

論語、慕盜舟。何晏解慕多力、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又引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證爲一事。最明。易傳八卦相盜。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盜陣。此字義也。

考洋水

通鑑、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即巨洋水。案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洈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洈艾山。人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考棠邑

春秋以棠名地者有三。有魯之棠。有萊之棠。有楚之棠。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在今魚臺縣北一十二里。襄公六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萊共公浮丞奔棠。晏嬰圍棠。莊、棠萊邑。十六年齊侯襲將走鄋棠。莊、鄋棠、齊邑。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莊、棠公、齊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即墨有棠鄉。今在平度州。境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莊、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棠邑。春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縣。孟子、齊飢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莊、棠齊邑。此萊之棠。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也。

辨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改爲鰲曾。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盛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里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辨東牟侯興居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于勞人。至今廟

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皆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不讀史也。

饒南九三府圖說

王世懋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

饒南九三府圖說

王世懋

總說

九江道者饒州南康九江三府隸焉先是分守道駐南康分巡道兼兵備駐饒州於三府皆得治而九江最要舍獨以兵備道駐焉邇以繁簡不均始議請分屬於是兩兵備各以所駐爲巡地而以南康之星子都昌分隸饒州道以建昌安義分隸九江道而分守道事稍簡於三府如故故得統三府論之江西諸水總滙鄱陽湖瀉注大江匡廬山障之饒州在其東稍西北而南康又稍西北而九江其地東接徽衢安慶西接蘄黃武昌大都爲豫章北户云以繁劇論則饒州爲上而九江南康次之以衝要論則九江爲上而南康饒州次之此其大凡也若各屬縣自爲繁簡衝僻具列各府中茲不著

饒州府　最繁　次衝

饒爲郡廣伍百零十里袤叁百里東抵開化之夾坑西抵都昌之鬼門南抵臨川之石坑北抵德之木田岡郡城負芝山鄱江在其南會浮梁德興徽信諸水西入鄱湖昔人以豐饒故名郡謂其地沃土平然濱大湖連二省其民刁而好訟其賦繁而多逋其盜賊時作而弗靖重以藩封在焉奸宄易生於江右稱劇郡云所屬縣七自鄱陽附郭外號難治者首餘干次樂平次安仁若浮梁民俗稍醇德興萬年僻在山間於治差易矣

鄱陽縣

鄱陽附郭其形勢具載郡城不論其地東界樂平西界都昌南界餘干北界建德初建德爲北來孔道鄱陽受其衝隆慶中格弗通民稍稍脫驛騷矣西南隅卑下夏秋間皆巨浸民多水居間流楊它所膏腴之地俱在東北隅文獻彬彬稱盛焉賦入既廣逋負日多吏弊因之乾沒爲奸不可窮詰又宗藩所都事多牽制單民雜處控馭頗艱稱江右劇邑云

餘干縣　最衝　最繁　刁

餘干古干越地也東山據城內而琵琶洲亘其前昔人稱爲明秀之區其地東距安仁南接進賢而入鄱陽湖蓋水陸交會之衝舟車供億日不假給厥田上上歲多二熟山宜茶貿易南昌民富而好好隱匿積逋負佐猾吏爲欺舞蠹弊糾結不復知有上法地廣民衆盜賊出沒而黃坵埠乃其淵藪習俗已成即藪明吏一旦居之未易拔也

樂平縣　最繁悍　次僻

樂平山邑也泊水在其東登高諸峰環之東抵德興西連鄱陽北界浮梁而南則廣信接壤焉土地高平山氣麤峻民俗負氣好鬬動輒持兵相戒殺奸民刁訟逋負日積又爰包攬之弊雖地僻無郵傳之煩而獷悍難御稱薄俗甲於七縣云

浮梁縣　最僻　次簡

浮梁當郡之北境其東南則樂平北則徽州之祁門東北則池州之建德雖走間道不當水陸之衝其土沃而產饒其俗富而尚侵文獻相仍民急上供而勘逋負爰書稀簡饒邑最稱醇焉獨景德鎮去邑二十里陶厰所在商工輻輳亡命作奸莫可窮詰工興則挾偏以爭工畢則鳥獸散而爲盜隱憂其在茲乎

安仁縣

安仁邑小而衝東接貴溪西接餘干南爲東鄉界北爲萬年界皆去邑三十里而近舟車四達郵傳供億之費日尋賦重差繁民不堪命奸宄潛匿多爲盜窩而鄧家埠尤甚若其民務農工士勤學業即時有告訐之風猶近醇焉得才吏而治之可辦也

德興縣

德興故名銀城以銀大發其地也五代時置銀場宋范仲淹奏罷之其地東抵衢州開化縣之夾坑西抵樂平縣界南抵廣信之弋陽縣界北抵徽州婺源縣之烏石大河縣僻居萬山中峰巒繡錯土田稀少賦稅北它邑爲輕民富而勤邑號簡僻焉然俗奸訐以風水相兢婚娶論財未足稱良俗也

萬年縣　次僻　最簡

萬年故鄱陽餘干樂平貴溪四縣地也正德間盜起姚源乎之因割鄉之四爲縣其境北至郡城南至安仁西至餘干東至樂平縣初設甚僻近有自弋陽趨鄱陽者便於捷徑往往自百丈嶺而來然終不當孔道其山險其氣勁民多力田而喜訟輕鬬猶有姚源之餘風若控遏得宜萑苻不興政務稀簡稱易治云

南康府　最簡　次衝

南康舊隸九江宋始為南康軍郡治在廬山五老峰下面臨彭蠡太湖山川形勝甲於諸郡實為江右門戶云其地南則南昌北則九江東為饒州西為德安土瘠民貧賦稅訟獄不能當大郡十一昔人號為江東道院即淳簡可知矣屬縣四星子附郭最貧而最淳都昌稍僻而沃民漸習奸頑安義僻居西南地狹民瘠事亦稍簡獨建昌地衝而繁民俗詭悍積逋宿蠹府特艱於勾攝云

星子縣　最簡　次衝

星子附郡郭其境南瀕太湖迤接新建東南距都昌西南距建昌西距德安而湖口在其北德化在其西北云縣本匡廬山麓稍下即入湖以故土狹而磽商賈所不通其民僅以力穡儉陋佐其貧絕無芊腕雕繢之奉井落蕭條訟庭閒寂民俗最為近淳設有水驛地當衝僻之間糧差間多逋負則以入簿而取之廪也

都昌縣　次僻　次簡

都昌之南面東西皆濱太湖唯東北倚山以近饒故物產沃於星子額徵易辦邇年民俗好訐加以四連鄱陽湖口彭澤之交糧差逋負東抗西匿訟獄漸繁矣湖之上有三山標石諸山下有小磯山石流嘴皆昔盜藪也盤據弗靖出沒大為民害式遏既舉湖不揚波舟車簡至稱易治焉

建昌縣　最衝　次繁

建昌去府治百二十里而遥南至省下一百二十里北至德安六十里西境自寧州而來西南境自來臨而來蓋四衝地也輪蹄館驛駢不絕地廣土沃民不甚貧而奸蠹特甚其俗好訟而誣其賦繁而多負其錢糧多飛詭而隱匿吏弊百端莫窮所自奸民日走省下駕空越訴負輒竄身百不一社民俗敗壞極矣須妙選甲科吏鼓絕絃而更張之不兩考不得治也

安義縣　最簡　次衝疲

安義故建昌地也正德中以建昌地廣難治始析其安義伍鄉為設縣治而以其旁新建奉新地割隸焉四逼旁縣地狹而貧民困繁差賦多積負其民往往遊衍四方以糊其口又嶺南使客不便入省者往往自奉新來取道於茲比盜稱繁焉然地偏務簡獘蠹不深難易絕建昌矣

九江府　最衝　次繁一

九江府古江州據建康上流舊為要害重鎮國朝置九江衛控馬衛屬南直隸附郡城中兵備副使得轄之府濱大江而居東西廣三百九十里南北袤三百八十里東連安慶之望江西接湖廣之蘄黃南與南康建昌鄰而北渡黃梅京師孔道出焉土瘠賦繁水陸受衝其民匱於供億疲於奔走又洞庭鄱陽二湖皆盜賊淵藪出沒多在江洋詰禦小疎憂且不測軍民雜耕調剝惟艱民不刁詭政不浩繁而號難治以居最衝當要害也

德化縣　最衝疲　次繁

德化附九江郡郭形勝不復論其地西北東南交與郡同而東東湖口南界德安此縣幅員也國初即其地設屯田其上田皆屬南昌九江衛而次者以授民故土狹而貧舟車絡繹戶稅特重而沿江之地沒於潮汐民益艱食近築封郭桑落二堤歲事始獲民甚賴焉其物產民風苦不異星子徒以濵江孔道設有榷司商賈泊湊差具繁盛縣令治民事十不當劇邑之五乃其猶力耗於迎送間矣

德安縣　最衝疲　次簡

德安接九江南連建昌東則星子西則瑞昌其地逼匡廬瀕鄱陽編戶最少土瘠民貧不幸當孔道夫馬供億之費即仰給旁郡縣恒苦不繼役繁賦重民不堪命矣昔唐義門陳兢十八世同居民知孝弟稱為善俗自頃疲於奔命積猾成刁積逋成梗告訐者漸繁吏治於斯獘焉

瑞昌縣　最僻　最簡

瑞昌於九江稱最僻矣縣居濂溪之北亦山邑也編戶僅一十四里絕無迎送之擾山險氣得其民好巫祝尚氣力以健鬬殺人為事地交湖廣與國州壤大盜出沒東討西匿有柯劉二姓者實居與國瑞昌之間日尋干戈近立與瑞里奠以聯輯之乃彝奚幾構移牒不相統一識者有隱憂焉正賦絕寡民事亦簡惟歲派潯陽驛等處協濟貳千金

山民負固稍難於徵解焉

湖口縣　次衝　次簡

鄱陽湖自鞋山大孤而下北奔大江而上下二石鐘山綰轂其口縣治憑焉是為湖口縣二鐘皆壁立江畔歌空瓏瓏天設璟狀登山一望浩渺四瀰身在浮島天下勝處也編戶百餘里土沃民稠陸務耕農水便操泗賦輕訟簡民未病衝也江湖之交巨盜出沒無時鎮鑰是憑南湖嘴守備鎮焉耀兵詰奸民恃安堵矣

彭澤縣　最簡　次衝

彭澤古縣名也唐始徙治於茲縣城三面倚山廻環壁立唯東一面臨江去小孤山十里而近其境西南接湖口都昌東北踰馬當山交望江江右之境盡焉面小孤橫截江流孤懸一柱又江右一門戶云山峻土沃民多尚文儀習經商間有徒鬬者

無傷善俗也縣視湖口里狹而民稍饒事益稀簡
獨沿江洲渚多蘆課近稍增額民頗病焉大都淳
簡稱易治矣

三郡地圖說附

直指使者代
天子省方以輿地覩民風以繁簡稽吏治職也今使
者東萊趙公皂蓋所至必命其郡縣長吏圖其地
境而系說於圖後以稽其繁簡衝僻難易饒南九
三郡世懋所輕也圖上公以郡縣吏各自鳴多夫
實或支蔓不切令世懋得以意自損益焉且曰務
簡而明夫簡則難盡明則易長簡而明此良史才
也而世懋非其任也業已承委輒不自量詮次簡
擇大都自經界形勝而外略見其煩簡衝僻以示
難易誤者正之浮者汰之間有未備輒附臆見其
毋乃損之而更衰之乎要曰公採互觀較長絜短
比於當局之見差爲實錄云耳若乃循良握篆可
使榛枳爲康莊庸壬當途或變鵷鸞爲鴟鵰盤根
錯節實資利器晏安鴆毒祇足懷居此又在人不
在地之說庸可以故紙闕成敗乎盖說成而僭書
所管窺如此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江西輿地圖說

趙秉忠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八

江西輿地圖說

趙秉忠

全省

按禹貢淮海維揚州而彭蠡在其域中是爲江西

肇基秦郡九江漢國淮南唐以後分合不常

國初定經制爲江西布政使司南距五嶺北奠九江

據百粵上游爲三楚重轄甌越荆吳之交江湖林

麓之裕實江東一大都會也第其地勢崩洪平衍

險阻既分形勝斯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焉列道

五領郡十三分邑七十七置衛所十四形勝綱維

文武經緯蓋壯圖式廓偉哉厥輿地視蠡湖爲紀

而川原山埼漸以環隈南昌在湖之南爲會城詩

書禮樂攸萃蟬冕章綬儷古鄒魯湖東爲撫州東

南爲建昌又東南爲廣信山川蜿秀士雅民勤而

撫州文物稱盛湖西爲臨江西南爲袁州地逼長

沙逋民客户訛察頗難又西南爲吉安清江碧嶂

鍾靈炳文而尚義俠節吉士之異也湖西北爲南

康又西北爲九江東北爲饒州土沃風儉志廉禎

頃而九江樞省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與南康畧

邇巨湖吞浸實保境要害重關也瑞州却湖而負

山谿壑深斷其人務本而善鬬南安贛州去湖益

遠在省治極南以五嶺爲屏翰而汀漳雄韶諸山

聯絡林箐茂密斯爲盜藪故設督撫重臣提師臨

之蓋其人輕生而好兵此五方之形勢習貫較著

者也揔之力作嗇施修名砥行里無芬華之尚士

君子有崇雅之風其所從來久遠矣乃其土瘠賦

繁而薄祿滋憂勢弱侮寡而戎除狃惕是爲隱憂

且游民輕去鄉井而弾冠結駟喜簧鼓標清議風

之弗古當事者雖之然則劑癰瘡以熒元氣飭師

堡以作神威祛塵談而務經濟崇木鐸以迴浣浮

是惟識時務者俊傑哉

南昌府　最繁　最衝

南昌古豫章郡奠潘會爲園樞乃群山翼赴衆流

朝宗之域而聲名文獻蔚然列郡冠冕王子安云

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有味哉夫其言之也然間左

澗綸户周道交皇華簿書艱於期會路節犇於悉

逵俗且勤生嗇施薄義昔爭弾射騰口嚚訟鼓舌

而宗潢星列城社多愚有如二千石咸神君焉亦

鮮談笑劈畫之矣

南昌縣　最繁　最衝　刀

南昌治附省城東而轄地亦東之口賦甲諸邑洪

都文物爲茲邑最鉅麗云然民硫鄙逐末趣利鮮

慷慨故逋負用積姦魁難考竟椽曹因得用計筴

舞其文重以潛封攸宅事多牽制且瀕江田曠人

稀直隸界邊流民亡賴者率衆佃耕其來不可禦

稻登則竊據以逃其去不可追富室歲歲獻苦之

甚至作奸亡命事發併逮其所主左爲巨蠹隱憂

云

新建縣　最衝　最繁　疲

治麗城西隅衝劇與南昌埒而民稍良訟是用希

拚原奇麗雙江滙環蓋都會雄視爲茲邑所有勍

濱湖下流之地委萍藻魚鱉之鄉圩田既興菑畬

攸塹乾溢豐歉很俞縣綫故賦籍逋而吏蘖滋熾

其水草之交細民易與於亂蓋備禦尤警夫昔矣

豐城縣　最衝　最繁　刀

豐城在郡南境羅山列屏鄒江縈帶士之巒文蜚

藻徜有龍光斗牛之氣土瘠民稠君務畊桑而游

四方者咸徒手致產中裝然地當閩廣西粵之交

冠蓋出立亭軫相接也歲儲不下十萬而逋者過

半地執外窪中窪受五郡下流所擎金堤易決婦

壩頻煩又地界撫瑞臨江草竊間發而黠俠競勝

於無情狡吏巧舞於多溥蓋負郭之外於此稱劇

邑云

進賢縣　最衝　次簡　淳

進賢在郡之東九曲瀠流三台屹立靈秀攸鍾人

賢稱是民率忠樸士高節槩風候近馴金矢鮮入

第閭閻四肆犇俞云瘠而撫饒錯界盜多窟流然

花園既平稍得高枕治之

奉新縣　次衝　次繁　刀

奉新稍去郡介在西陲民僕岵峐以官始未嘗不

土物爰而勁氣圍襲擿觖乘椅肺石棘聽邇復安

義闢衢客引車辟省會逞逞闌出遂令里區延爲

謁舍寧厥邑者談何容易若夫九仙百丈温泉劍

井固封内之勝槩殆未與於斯文

靖安縣　最僻　疲　刀

西去奉新又四十里蓊鬱鬱盤鳥道鬱叢盜狐兔

其窟溪澁而商貿絶跡土瘠而民散接踵私匱公

逋職此故哉廼其蔡黠鼓刀肇以公門爲城社攬

稅糧視臧鏹爲蠶虜鉤檛鮮施雍爰靡皇邑雖僻

小治良槩已

武寧縣　最僻　疲　刀

武寧在郡西北萬山中僅遶羊腸一道上抵寧州下至建昌山削水駛瘠土窶民以畊織自長養廢幾哉槿廬藿扉之風歟迺儻忽報而混沌鑿縣是主保興官錢沒訐楊盛文法蠹長吏鮮克有終噫嘻世道江河治斯履霜矣

寧州　僻　繁　刀

寧州環山負險阻地里寥廓林箐茸蒙險道傾仄四境所交故楚之區脫而江之窮里亡羊逐兎之岐也是州經理備盜孔棘邇以觀察使者奉聖書於詹其地醜黨咸聲而銅鼓之中也湖江之夾攻圖上方畧前籌廟算矣至於鋤武梗會賦役肅追呼簡訟繫是外寧內治數交商伏五馬當局審先後哉

瑞州府　次衝　次簡

郡故漢建城縣唐筠州宋高安郡而易瑞州者則以瑞芝二國朝因之校圖記吳楚中分負鳳華之巘亘蜀錦之流顧堞雉偪側千旌弗孑正德間鄭刺史披荊蔘得唐之外城故址跨錦水城其南北嘉靖中吳文端公倡議增築峙閼垂虹益宏麗稱巨鎮云轄縣三高安上高土沃而苦賦重新昌雖有山竹微利亦爲盜賊淵藪俗以穡事女紅相尚無靡靡之習獨譎訐成風蟠糾莫變巧僞日滋吏治勞止筠州道院衙譯談曩時矣

高安縣　次衝　疲　刀

縣治附郭厥土夷陸厥田乂顧陳疆畎弗踰中邑而稽賦當湖東嶺北一小郡疲也俗嗣胶肱純韌黍稷佐以儉固縣是不大困然逋蠹滋矣況安義介用一蹊斯地咼來九軌委人稍聚弗支氓且徙訟爲梗展也瑞之巖邑哉

上高縣　次僻　次繁　刀

邑裾郡西偏上流亦省會臨江新昌萬載四幅之較以非康莊衝五之一慓悍嗜訟鈕狎逮攝麥書鮮裁而賦重役繁家積逋爲甚蓋難治於高安魯衛云

新昌縣　最僻　次簡　悍

新昌僻在西北徼山斧土壚雨暘稍愆魃沴立作幸饒竹木衣食奏裕風氣驕嚣謗讟橈穿以刀筆爲未耜而豪右作逋逃主邑長吏良苦辛矣然古樸流風猶有存者人恥惡聲而世家克由禮瑕瑜各異哉獨也山谷剽禦時聞桴鼓華林黃岡之轍至今談之迺斤堠方嚴悍氣漸馴撫而治之亦惟威克厥愛已哉

廣信府　最衝　最繁

信蓋春秋楚越比境云秦郡縣天下始爲餘汗太末地置肆馬歷唐稱信州國初府以今名據省會上游鑒鶩千霄自武夷來秀色吞匡廬而水溪靚玉縈迴彭蠡謂扶輿清淑之氣非歟迺介荆吳闌越八達之會舟車輻輳廛閭殷矣俗尚淳儉吉凶賓嘉率於禮壤賦式供君子重清議二千石足容與涖之屬者亦習奢漸竄風之會也而龍虎符籙之教湛溺崇鬼激嗇揚躁訐訟株蔓七邑疵盭志背記之矣以辛酉舅李之亂藩司出鎮當閩越亢背隱然虎豹關云

上饒縣　衝　繁　淳

邑治麗郡中周行峙歙稱是而膏秣糗載之經壹制於郡令於是乎誅督寡左自東徂西王山鉛弋所襟帶東南接末豐地僻山嶮北通饒之德興樂平蹊崎而勢遶則有八方鄭家兩廵司分亭郭馬他若張灣臺湖大安若嶺凡院匯設險基布戍卒時以兵法部勒之足恃無恐士修氓樸逋堆案爲鮮蓋善地也所異疇昔者武斷作厲蜮蛉冐宗草竊爲姦左道熵惑習積以類司牧者殆未可宴然卧理也

玉山縣　衝　次繁　刀

玉山以懷玉得名故浙衢屬邑今轄於信大矛閩越蓋豫章第一門戶云東距府治百里艫卿較摯之區財力故絀冠發之餘重以春鍾民用滋困且糧多寄籍簿計頗艱而黠獷好訟千今爲烈東界閩化江山北界德興徽婺鑛徒時聚三衢谷中所慝藉爲出沒之地兵力寡弱一方有事兩省震驚戢之維何慎封守嚴說察籍外援其庶幾有備哉

末豐縣　僻　簡　次淳

邑在郡東南五十里壤僻吏事稀征徭易辦而民亟論形勝四面山衍崖峯錯於浙之江山閩之崇安浦城故有銀冶今閉設盜之囮也桁陽廵司警備之北連玉檄之銅鑛山通焉又爲竊伏者間道兩方門庭之患寧無厝火飈風之虞哉蓋其要害與鉛山脣齒而把總專駐鉛山城伏狼頤非筴之得也迺有冬夏移兵廵徼之畫殆捧涌沃焦務也時乎時乎

鉛山縣　次衝　次簡　淳

縣在郡南八十里而遶山川雄秀區粤而習嬉民情醇彼相半賦樂輸將訟鮮紛怙東界閩分水闕使星賈橋織路西弋陽北上饒孔道之交而東南一帶又與浦城光澤相乘薄北閭錯落守望孤而盜蹤譎張於是石佛有廵司溫陝桐木劉墩諸關

隘武胄分番提兵捍之邑城特置守禦一所又設把總召集團練非形執當要害邪頗河口水陽商貿駢坌藏姦之藪邇有縣佐分駐之議周衛益密

繇斯以談令所難易大較可睹矣

弋陽縣　衝　次簡　次淳

弋溪之涯有大而石如鐫弋字又水流作弋文故以名縣縣距郡百二十里而近山川平衍東興安西貴溪光澤南聯德興北引而鉛山樂平亦爲達道水陸之會庭置旌枻共待裔裔繁困矣俗重廢隅甘嗇約而土磽陋鄉鮮殷富農無蓋藏是以恒產輕而厚道漓租挈訟逮日斯逋鬻且襟帶閩浙綿亘湖江未稟信河姦宄者魚鳥聚散本末之思盍儀圖之

貴溪縣　次衝　次繁　刀

貴溪者治在湞溪口也山川孕秀才儁雲蒸南抵閩之光澤北抵饒之萬年而弋陽鉛山安仁東鄉金谿皆爲徑道上通玉山下達鄱陽而殷引大江雖非都會抑水陸所喉咽也往來公私驛繹能弗重困又龍虎山

勅建上清真人之宅仙巖奇勝遊客翩翩羽蓋焉廼其封吟壙遼醝盜狐魅舟車至止剽竊是虞故陸有管界水有鷹潭巡寨攸司而小嶺尤爲多警近議裁遞運爲廼司籌之善矣至於土風朴畧習俗梗戾訟獄繁興而租稅負於豪俠案牘淹於史胥較諸七邑號難治云

興安縣　次衝　簡　次淳

興安故上饒弋陽地云往爲鎮以窟民之雜處易構也特設郡倅撫而治之嘉靖庚申始剏爲縣南抵鉛山北達德興東接徽婺崇岡疊巘山勢盤旋在信州則爲西境亦稍稍毘於閩矣邑無騎置之署而棧途交衝供億爲艱其俗舊多龐梗經略之後向化滋馴征輸易納政務殊簡至於好訟輕生則漸靡所繇來廣遠矣

建昌府　次衝　次繁　淳

漢以來建昌爲臨川屬國後唐析南城爲建武軍始有專制宋曰建昌軍

明興改肇昌尋爲建昌府其地以盱水爲宗故又號盱江郡云抗禦七閩牽制百粵五嶺咽喉三吳襟帶蓋江藩南鎮關鍵也土沃民饒勤作奉公士風淳雅儒術科名爲盛

桐封肅土而租秩寔繼移候鞏互而釵節罔詘則豈非善富之明驗矣哉顧撫信諸山應谷贛郡三策比鄰內煽外震爲虞故有團練把總訓兵防禦而湖東制使奉

璽書臨之要害重地固如此至於綺靡相尋詡泥堪與鼓宴樂自昔頗爾於今爲烈其必樹表儀者有以風哉

南城縣　次衝　煩

南城形勝財賦人文甲諸邑事簡民淳雅稱樂土嘉靖末兵燹之後始翹翹多故焉刻鄰封控引邇水則臨川之青泥峽渚蟹頻含沙綠山則金谿之華圳田西兕鏡當轍而瀘溪負固猖逋幾爲腓病是故增縣控馭便廼風會則昔樸今靡外腴中瘠且時時事條剌相折逆矣亟反之亡令勢重哉

南豐縣　次衝　次繁　刀

南豐戶口滋繁以饒稱人文麗雅猶有曾子固之風但陸通閩楚水接廣南未免勞於給遞且氓習頑譎逞蝸觸相雄長吏弗克彈宓琴治之是則今之南豐也已

新城縣　次衝　次繁　次刀

新城東接閩嶠杉關而周坪簡曲靈鷲爲之四阨抑湖東屏蔽哉然山峭水激岑矜節恃氣樂鬬輕生意奢崇鬼而積逋繁獄寡異古初說者曰士大夫秀而文細民儉而健有以夫有以夫

瀘溪縣　最僻　最簡

地故南城一巡司以梗聲教故縣之在群山壞斷中去郡最縣隔界於新城金谿東接閩之光澤而通省會路廛廛東馬新造之邦實戶數闊草萊綱紀而文章之疾成聚而都矣

廣昌縣　僻　簡　次淳

邑山多田寡賦輕易完踞通閩粵亦一郡要害之區自流寇肆雲民始告困大抵處合畎澮土著僑居相半而懦樸險健主客異形故有鷹卷虎衛之患若山川之磅秀清駛其人文蔚發民到于今稱之矣

撫州府　次衝　最繁　刀

撫州禹貢系揚周禮職方氏屬吳孫吳始分臨川郡隋爲撫州其鎮巴山其川臨汝其浸千金陂控帶七郡犬牙其疆土瘠民稠風俗淳龐士操節氣耕桑四野冠冕一路盛矣邇民多逐末以競刀錐好訟而貧且盜重以辛酉兵燹閭里爲墟征歛拊摩蹙頞繁瘁也道通閩楚越粵輪蹄四出致館路節爲囂地無設險故醜黨螢聚易逸而難詘惟是絃歌桄桁聲猶達乎四境屬耳文昌堰合人以爲祥蓋自王介甫文章風槩陸子靜道學英朗迄于今士君子之厲節持論者翩翩流韻弗泯哉

臨川縣　次衝　最繁　刀

臨川附郡郭幅員五百餘里俗楙楙敦雅尚詩書耻習浮靡人文郁烈第硗地生齒繁而輕去其鄉頃來逋賦日多草竊漸起獄訟滋熾故長吏簿書

頭會爲難縣地廣政叢倍它邑耳

崇仁縣　僻　次簡　次刀

崇仁在郡西稍北其鎮曰羅山其經流曰西寧巴水水界縣中難施版築歷代未有城懲辛酉之難今爲兩壁相向稱憑陵巳故老云昔者風俗醇厚民勤畊織野有露積夜户不扃紅腐之餘且支旁邑豈不均均言富教哉邇煽習爲駔詐故謫譊嗷訌竊攘矯虔風之下也地僻而治亦難歟且壤交閩粵致寇至往轍足鑒阨險弗可謾云

宜黄縣　最僻　簡　淳

阻山爲城臨溪爲池地僻土膏力田寡訟薄賦易輸素稱善俗而人材亦逡逡効地之靈可謂一方之勝矣爰自流寇肇衅淳氣漸漓民好忿爭士鮮禮讓然方諸它邑猶稱美焉

金谿縣　次僻　次繁　刀

金谿重岡複嶺土沃稅輕民勉貿遷士勤學業若宋儒之道術

昭代之勳庸炳然一郡舉首豈其雲林曜馬鍾靈固有自耶顧西連閩建駔儈生姦北接安東嘯號爲盜往時清泥出沒依附草坪今廻司雖設而短狐狡兔窟宅猶存慮未釋也舊云俗醇事簡今也否否氓勇於私鬬睢盱狼戾并入湯網罔悔亦異乎昔之金谿哉

樂安縣　最僻　簡　次刀

樂安縣在萬山中距府獨遠介于吉贛地僻民儉俗勇吠尚義守望相助足以禦侮茅任氣健訟不相能有古俠士之風而歲課不免包侵逃亡易于窩匿無亦風聲氣習使然與是邑雖簡僻而人情獨難馴擾者

東鄉縣　衝　簡　刀

東鄉故臨川東鄙也接桃峰之勝擾長林之險民俗強悍易於嘯聚正德八年寇既平乃建茲治土地廣饒人民稀少農務耕耘五穀徧野臨民大半仰給家稱殷富焉但習俗難馴賢者不免貧民備刀弓聚爲盜跖通省城浙直共億疲勞故在六邑之中最爲刀敝云

吉安府　最衝　最繁　刀

吉安秦漢時九江廬陵郡屬南部都尉理所安成名肇三國唐以後號吉州今曰吉安府府治擾江上流南接章貢北竟淦水東控臨汝西聯袁桂規土二千餘里喉咽荆廣唇齒淮浙神岡揖其前螺山巋其後江流廻合東走其下古所謂天作之邦文章節義鳴中國蓋自頰魯公流風而歐陽公八代飈舉文文山兩間正氣逮熙朝雅益翔翔匪執文科第巳爾顧岐旁比壤劇縣攸會造館授粲鍵徼比比告困矣土瘠民稠所資身哆業鄰郡其俗尚氣君子重名小人務訟蔑之軍民雜集豪猾猋騰吏治鮮効廬陵泰和最稱難理永寧龍泉稍稍易與云

廬陵縣　最衝　最繁　刀

附廓地大物庶富江右一中郡俗勤儉有唐豳之風而修文秉節景行逞古廼厥美賦稱蕪頭貧鮮綱胥魁移長度里俠詭籍神姦霞變矣至於訟牽束矢議格笞合故由折獄而猶狙僑布令而致罵柳文多舞許評易槌自惟劍兕之材其鮮輟駒之逸邪

吉水縣　最衝　次繁　次淳

去郡四十里而近石陽挺標文水合璧蓋星分云君雲漢之下流詩書誦讀自門閭閭閻而達隧鄙聲相聞也厥民力穡捕伐藝雖無陶猗之捄終鮮劚解之豪故禮讓足觀壤賦尠逋訟繫希澗路淹崇期而委積易豫壞人士虞於奔命也長吏其坐嘯臨之哉然邇滋頑戾橫議持人短長風之靡也良工之心寔維今之令乎

永豐縣　最僻　最簡　刀

永豐三面距山蓋樂安寧都新淦所斗入與國一線又有鱗嶺五花之險爲閩廣綠林間道業有三巡司備之西界延吉水爲孔道而非亭館之交土田夷衍多上農俗務厲方養名耻奇袤大都西北產美彥而東南地僻虔境山巇水激故人性輕悍而健訟蹙數之餘民甚負責賦入愆期於是乎課最患拙矣

泰和縣　最衝　最繁　刀

泰和濱贛水而邑原隰畏潦鄉谷畏盜地埶然也訟蜩與而賦歇逸剽課稱艱且路當吳楚閩越之周館人津吏頗繁苦矣邑西十里爲破塘口正贛水所擊射數十年來洪濤襄圮江勢將遶邑背而東徙民虞蕩墊堤障之謀岌維孔棘哉若廼崇雅砥節文獻雲蒸則自昔號彬彬云

萬安縣　最衝　次繁

萬安幅員多阻山章貢兩水襟帶之蓋虔州北鑰云而洞孽亦稍稍搏噬矣四民敏修業雅馴足稱告訐時煽竟鮮滑賊然地接交廣剽攫金者間致闌進而使車廬宿糧餼且相屬暨徵逋詰姦以是爲難衝

龍泉縣　最僻　次簡　悍

龍泉據吉州上游西阨郴衡南控虔楚東連分水北綰新州固四塞之區也僻在西偏崇岡茂箐而禾蜀二源之水左右滙流環城東下民生其間肖山川之氣大率儻黠俚蠻而習爲薄恩且地交異

省陵陽六坑一帶密邇萬年八面雪花等山峒盜
竄若蕭安黃沙諸處又與南贛韶廣賊路相通然
則雜福小其吉州潘離而江右要害地哉控制
方略是在桑土矣顧唯訟牒希簡歲賦趨輸稱易
治云

安福縣　次僻　次繁　刀

安福東接廬陵西連楚攸分宜北絡永新南引錯
吳楚而控荆陲引郴虔而走交廣隱然要勝之區
也武功秀聳瀘溪瑩環霧鍾孕人文焯爍蓋南服
稱雄矣然學士兢標榜而易雌黃俠子爭睚眦而
鼓唇筆俗且重農務商尚高樂鬬志云南山厲峭
勢如角逐以故風氣所固其然歟至於奸猾蔽糧
豪家怙勢雖稱僻壤號難治云

永新縣　最僻　次簡　刀

永新當郡西徼錯介荆東陲與堯水大洲諸賊巢
接壤蓋奸宄所蟠藪也且山勢險隘商賈罕達土
田硗确樹秋不豐故其民貧其俗悍君子矜節而
尚氣小人徒訟而輕生治寧庸無事邪

永寧縣　最僻　最簡

永寧舊隸永新元至正間始割地為邑而我
朝因之邑處萬山中險阻四塞既非舟車輻輳之會
而郵驛並廢亦無夸走迎送之繁賦寡易竣訟簡
易決其安靜善治之域哉

贛州府　最衝　最繁　悍

贛地最雄鉅裒方千一百五十餘里山川深阻下
瞰交廣東達汀漳西通郴桂翼定南為南屏北順
流下吉安以達會城建瓴四省形勝冠嶺北矣崆
峒摩天章貢激石有湧翠流虹之勢而鬱孤臺屹
桂乎中飾鎮牙纛建馬桓桓乎天設虎豹關哉四
境巒嶂森碕土鮮夷曠厥田下上錯美水泉非大
旱民不饒然亦士籠實士風愿樸文教駿起而尚
氣好鬬十二縣性習故相若也雖是冠蓋駢集供
億實繁長寧定南反側新附生聚而教訓之佩犢
挾弓矢有誅庶乎回心易嚮乃其小惡惡養為則
芒刃斧斤乘所用矣

贛縣　最衝　最繁

縣附郡郭為幕府建節地賓旅闐交公檄旁午實
稱衝劇人稠賦重案牘日增且流寓土著錯處雜
語鉤角未可卧而理也農積庾廩士趣文介然陽
亢賦氣弗馴故鄉多任俠婚規下鏡而柏舟之傷
奪志馬鼠之封逾度鳩鵲之巢涸宗噫救也久矣

雩都縣　次衝　簡

雩都東去郡稍近山環萬壑水合衆流廛堊星落
而簫竹風會非僻途也俗尚儉士亦切磋於學邇
頗好訟祟鬼競富喜爭公賦漸逋然訓劄得肌理
亦易取効云

信豐縣　僻　簡

當府治之南昔二巢弗靖正咽喉地故郭陽有小
江堡兵屯之戍頃方犁輯叛定南縣而斯邑廼獲
安枕平原沃壤家給人足市無方言炊不糜食然
俗尚浮華生計易殫而外郡之豪競蠶食之故糧
虛籍闕且客主為敵國頻年構訟虔暴滋熾寖寖
乎窳矣

興國縣　僻　簡

興國在郡東北相去二百里而近接廬陵萬安之
間地僻谷荒山巖水猛而田則腴民放俗儉可稱
樂土且畏法尚禮訟簡官閒號易治矣邇雖稍漬
習為背公然得良吏一張絃其猶烹小鮮哉

會昌縣　僻　簡

會昌距府東二百里宋時所雩都之九洲鎮置為
縣時鑿井得硯甎有篆文云會昌故以名界連閩
廣實巢峒出沒之區羊角水在上游命將耀兵當
東偏一面民俗近淳輸淮惟謹故易治然地僻風
伉多出武夫勁卒而路通武平私塩尤難詰云

安遠縣　僻　簡

在郡域東南百四十里環山截辟鳥道懸車入而
中劃夷衍桑麻滿疇民居殷阜顧土壤別一佳境
也風俗閭樸以黃鄉之贅禁而今租稅獨先辦
焉信非狃亂地也惟剖補長河新附之民徵輸尚
未擾習而巢峒咫武間亡命追呼為棘邇撫輯分
建長寧縣斯亦易治云爾

瑞金縣　次僻　簡

瑞距郡東三百六十里陳石嶔岑綿江榮帶邑介
其中土瘠民儉田家苦作不詭干訟事稱簡省特
為汀潮北梢之衢且鹿谿羊廻私鹽盛行贛民汀
商勾黨為姦利法幾亂矣

寧都縣　僻　繁　刀

距郡東北三百六十里與廣昌樂安接壤民勤儉
善事家人生產故以給足稱頃蓋靡浮且四郊多
麓阡陌頗為鄰畔所席擾而市氓之饕者隱官錢
黠者舞文法至蠕食長子孫爛爛得熒故其治訟
無穢而逋賦狼籍遠鄉頑梗滋甚至議分官就歛
焉豈非以雜馴故邪吏茲土者其辨之

龍南縣　僻　簡

縣在郡南四百里岡峒莽合林箐豐翁飛泉接田
歲旱弗涸曠土既多民能力墾衣食饒矣然風氣
悍勁喜鬬戎與國召援一呼而偏師可集強者奮
臂稱冠軍與巢峒相尋盟然不可部勒以律稍束
溼則盡讙馬牛風矣但習俗樸魯無博塞優倡之
誘蓋可激以義者往三巢未寧為郡南蔽今叛定

南獨當阨塞於是龍南遂爲腹裏可善治云

石城縣　僻　簡

石城東接閩汀距郡治四百而遥環縣皆石矗矗如城故以名焉有龍巖瀑布石筍參天之奇地居僻壤土著貧弱而僑居強盛抑風氣使然歟饒補梁鮮遷貿士知向方而賦清訟簡庶幾哉與民安堵也

定南縣　僻　簡　瘠

定南故巢峒地隆慶中撫勦安集之始析龍南信豐安遠三界鄙夷之民設治於萬山之巔岑岡洌頭爲其唇齒相距三十里而近其間險遠去漳之和平又聲援遼絶鉦桴竊發獨以孤城彈壓居民無百室之聚危弱矣且商旅弗達鮮食木食猶然艱之地復瘴癘民性猜悍吏務尋蹤雖以文法治也頃謂下歷廵司爲邑中道謀徙縣廨於此而泳隘坡民弗便故議輙報罷

長寧縣　僻　簡　瘠

自長遠南入壑道縈廻抵其境則村落四布盖葉氏所憑陵窟宅也萬曆三年反側子歸命奏建爲縣新城百雉雄堅未圖初附之衆彌習弗狎駕馭頗難然竟推魯堪結恩信惟夏秋間嵐瘴蒸吏人每患苦之或曰習能亦無恙云還定安集迄爲寧宇非定南所惎也

南安府　次衝　次繁

按南安自秦漢來未有名號孫吳始縣宋爲軍元國朝爲府皆仍其稱路封疆千五百餘里據江西上游接南荒之境迫東粤而帶郴桂表以庾嶺旭山滙以蓉江章水隆然南徼形勝哉山多田磽瘠故收挈算寡而平繇征重俗儉養侈莫疾祝鬼風氣襲人四縣一也昔庾義楚粤之侵康猶城社之變儀鑾弗遠邇故營伍周衛而列邑城郭相臂指民庶兇無恐焉然狃安生玩當事者其誦包桑也乎

大庾縣　衝　簡

大庾者以漢擊粤將軍庾勝築城於此故邑與嶺因名焉地當五嶺最東控廣引閩谷長山邃嶫上流而遏邊徼以南島之重貨貢篚所梯航也函節既通星車攸逐賓旅牢饋蒸蒸已賦役云重而尊事弗實故流移雖少而催科爲勞頼民淳訟簡盜亦屏迹於斯稱易治云

南康縣　衝　繁　刁

南臺山峙芙江水環其壁立綜統之勢亦南庾佳麗地也衣冠文物甲諸邑而水陸經行處廩稱匱習俗尚氣嗜利苦計成風壞則多負盖南郡所指名岩邑也邪

上猶縣　僻　簡

上猶在山谷中爲江籓邊邑舊治編户雖廣而横水楠岡諸峒接壤雄韶舊山會焉是爲虎冠者嶠負正德中王文成公蕩平之析立縣治繇是底定然西北連楚桂東頗爲要害而浮龍疋袍之間廵司設焉地近南荒瘴癘時作其俗宋効忠義今習禮文士果而殺民戇而剛稍使之不以道則譁然起持人短長然野多畊耨之民山饒竹木之利淳風未散終善地也

崇義縣　僻　簡

縣本新造餘風未殄昔舉人稱亂新建剿而撫之因割庾康猶之上農以充編户而新民亦知向化是以邑號荒落俗稱淳厚公賦謹輸男則採山種靛女則績葛織席以爲生業供應不煩詞訟不擾猶爲善邑獨郴桂僻盜當預防門庭焉爾

臨江府　最衝　次繁

臨江亦筠州地宋始改清江爲臨江軍以袁贛兩水合流入江故名幅員廣袤二百餘里而閩皂王訇所占洞天一福地二盖寀中最勝處云郡居江籓之樞被袁控瑞通梁粤帶庾吉爲方舟環涂之會合方氏告勞也地狹民稠趣利逐末先志曰君子尚德崇禮小人勤力知分迺頃寢不如古而好爭習惰侵乘倒置之萌出然矣顧猶士風文茨淳氣未盡決裂故教化易奏焉

清江縣　最衝　次簡

附廓形勝勤劇與郡埒率江之滸永泰樟墅南北商舶鱗集凡田之環閣皂福地者稱上上它多砂确畏旱而春江之漲又若潦民罷儉奉公訟鮮囂怙磐宗流韵畏義矜儉治法馴矣惟東北界羊腦者夙以探赤白丸相煽邇檄豐城高安暨本邑三廵司遞詧之庶幾無震云

新淦縣　最衝　次簡

新淦者水源經淦山入江而名也表以百丈峰侵碧落有葛仙奇跡衍疇嘉穎故財貢易而珍館充俗頗義彊學耻用訟可縣象魏理之矣然地跨長江貨薛時作若老滸烏口諸地固覘伺竊發之叢也廵兵雖設寧遂忘西顧已乎

新喻縣　次衝　次繁

即喻水爲邑號有雲岑玉几之表而家山寔老子畊地朱紫陽謂五星與位宜產名賢縣今以談士族秉禮檢文介節流光盛矣第民習悍喜爭而公賦乾没於亡賴經界失均於蔑併邑之繁雜惟此爾

峽江縣　最衝　次繁　瘦

峽故巴丘石陽地與淦吉爲鄰風氣漸陶士守清議民用儉縮然土瘠故多貧逋流移且持遼曠爲驕悍選邑置吏初指以此蓋歷三紀而風未移也矧值周行事宜且期與長吏躍躍雖之焉

袁州府　最簡　次衝　淳

袁古宜春侯國隋因山名州東臨南吉北瑞西楚長沙寔爲封畛秀水萍川五臺山峽繡錯井疆如繪蓋江山多勝迹詩記之矣俗織膏粱畊稼屋廛食土之毛賦稅及時閭里無事猶有彥次律韓昌黎遺德云地當湖湘蜀粤浜黔孔道供億爲繁宜春分宜萍鄉並受其衝惟萬載差僻爾民愚易綱法而蠹文視昔鍛翮且賦重財詘水旱盜賊易煽豈嚮所謂簡醇者哉

宜春縣　次衝　次簡　淳

宜春界連五邑間錯楚瀏民無山澤之饒耻逐什一之利安於儉膏能絕丹毒藻繪之奉雖匪膏積溫厚而蓄石儲不拙也故上供維時訟牒希闊吏治易起焉或曰風淳而敝滋玩愒政繁而勢或齟齬是在明作者前善之

分宜縣　次衝　次簡　疲

分宜者宋雍熙間分宜春東境而治也昌山蠡巒表水瀉秀鍾偲對綰其口袁嶺筆列於北鈐岡屏揮於南蓋四塞淑靈之隩哉民勤敷畜鮮服賈食土自有餘饒豈不堤防稱樂國乎頃以奪柄臣產抑民蠶而倍其負於是邑里瘡痍無完室夫重之館候繁交財力兩詘涖治爲難

萍鄉縣　次衝　次繁　淳

圖經曰楚昭王渡江於此得萍實故相傳以名縣云地接湖湘凡取道入郡者南攸北瀏其峽旁也鳳嶺羅霄郡峰屹立蓋大江以西一門户云地外險中夷夙稱膏野而文昌久瘞三面並楚洞庭餘波萑苻時作椎剽相逐莫可窮追厥初肇域迺司交棓若安福界之大安榆嶺鋪之草市瀏陽界之安樂震鄰備故廩廩矣然則豫除戎之畫振鼓篋之風文武維所用哉

萬載縣　最僻　次簡　刀

萬載當郡北更北在寧州境也東上高西瀏陽號崔諸峰障之客時時走筠陽問道來故亦當穿衢十一往歲湖湘亡命闖進陋中議設黎源守焉亂是用戢昂富民習隱匿爲奸利猾吏巧舞佑之且矜懷忮喜口訐謝康樂風泯安在哉吁蓋難治甲四邑矣

於祥符元年。疑北宋人作。舊本附錄。今亦併存備考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吳地記一卷。附後集一卷。舊本題唐陸廣微撰。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稱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則廣微當爲僖宗時人。然書中虎嘯一條。稱唐諱虎。錢氏諱鏐。改爲湖墅。考五代史吳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始表錢鏐爲偏將。光啓三年。始拜鏐爲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始加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鏐爲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吳王。至朱溫篡立。始封鏐爲吳越王。安得於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將。能使人諱其嫌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預稱吳越。至錢似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始納土入朝。當其有國之時。蘇州正其所隸。豈敢斥之曰錢氏。尤顯爲宋人之辭。則此書不出廣微。更無疑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摘其語兒亭、鴉鬟宅、公孫挺陳開疆、顧冶子墓三條。又摘其琴高宅一條。於地理事實皆爲舛謬。又案乾符三年。歲在丙申。實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僅一千三百九十年。實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於年數亦復差誤。觀其卷末稱纂成圖畫。以俟後來者添修。而此本無圖。前列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華亭、海鹽、七縣。而後列吳縣長洲縣事爲多。殆原書散佚。後人採掇成編。又竄入他說。以足卷帙。故譌舛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別無善刻。故姑仍吳埠此本。錄之以存梗概。而附訂其牴牾如右。又吳地記後集一卷。蓋續廣微之書者。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題詞。稱自唐王鄧叛亂。市邑廢毀。或傳記無聞。或廢興不一。謹採摘縣錄。據圖經。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後。所記建置年號。止

吳地記

唐 陸廣微 撰
昭文 張海鵬 訂

乾隆御覽之寶

按史記及吳越春秋。自禹治水已後。分定九州。禹貢揚州之域。吳國四至東至滄溟。西連荆郢。南括越表。北臨大江。蓋吳國之本界也。今郡在京師東西三千一百九十里。當磨蝎斗牛之位列。婺女星之分野。從秦始皇併吞六國之後。至漢順帝永建四年。有山陰縣人殷重。獻策於帝。請分江浙兩浙。詔司空王襲封。從錢唐江中分。向東爲會稽郡。向西爲吳郡。至陳朝貞明元年。改爲吳州。隋文帝開皇九年。改郡邑至橫山東。新立城郭。一本云。隋開皇十三年。改爲蘇州。唐武德七年。移新州。却復舊址。升爲望。管縣七。鄉一百九十四。戶一十四萬三一本作二千二一本作三百六十一。兩稅茶鹽酒等錢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七十六文。

吳縣九萬九一本作七千九百六十三貫三百七十三一本無三字文。

長洲縣九萬八千五百七十六貫五百七十六文。

嘉興縣一十七萬八千七十六貫一百二十文。

崑山縣一十萬九千五百三貫七百三十八文。

常熟縣九萬七百五十貫七百七十四一本無四字文。
華亭縣七萬二千一百八十二貫四百三十一文。
海鹽縣四萬六千五百八十一貫五十八文。

續添

吳江縣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一百文。
使司割隸醬菜錢一十萬七千七百二十貫二百四一本作三十六一本作八文。
留蘇州軍事醬菜衣糧等錢一十七萬八千三百四十九貫九十八文一本作九百二文。
團練使軍資等三十一本無十字萬六一本作七千八百三十貫文送納一本無納字上都。

地名甄胄。水名通波。城號闔閭。臺曰姑蘇。隩壤千里。是號全吳。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太王有疾。泰伯仲雍以入山採藥。乃奔吳。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子昌立。是爲西伯。即文王也。吳人義泰伯。歸之爲王。泰伯三讓弟仲雍。仲雍立。號勾吳。所居地名。殂卒。葬梅里。又名番國今鴻山。而仲雍立。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周章卒。其後至壽夢。始別築城爲宮室於平門西北二里。基址見存。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吳人固立札。札不受。棄室而畊之野。乃止。封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而餘祭立。四年。吳使季子行聘諸國。餘祭卒。授弟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餘昧之子曰僚立。爲諸樊之子公子光所弒。在位十三年。僚好炙魚。非專諸炙不食。諸樊之子光。潛以百金令專諸進魚王。僚。置匕首於炙魚中。刺僚死。子光篡立。是爲闔閭。王又令刺客要離。袖劍殺吳公子慶忌。即王僚子也。季子歷三年。還聞僚被弒。乃匍匐往其墳號哭。於是子光謝過於季子。季子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子。哀死事生。以待天命耳。有奉。一本作有本。

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廻四十五里三十步。小城八里六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是也。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不開東門者。爲越絕之故也。案西閶胥門下。錢本另爲一條。

閶門亦號破楚門。吳伐楚。大軍從此門出。陸機詩曰。閶門勢差峩。飛閣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東吳閶門。歎曰。吳門有白氣如練。今置吳練坊及望僧坊因此。

胥門本伍子胥宅。因名。石碑見在。出太湖等道水陸二路。今陸廢。門南三里有儲城。越疑作吳。王貯糧處。

十五里有魚城。越王發魚處。門西南五里有越來溪。

盤門。古作蟠門。嘗刻木作蟠龍。鎮此以厭越。又云。水陸相半。沿洄屈曲。故名盤門。又云。吳大帝蟠龍。故名。

門內有武烈大帝廟。在祀典。東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又有討逆將軍孫策墳。按圖經續記引吳地記。有孫堅妻吳夫人墓。並在盤門外三里。

蛇門南面。有陸無水。春申君造以禦越軍。在巳地。以屬蛇。因號蛇門。前漢梅福。字子真。爲南昌尉。避王莽亂。政。稱得仙。棄妻子。易姓名。有人見福隱市卒。即此門也。

匠門。又名干將門。東南陸二路。今陸路廢。出海道。通大萊。一作海。松松江。下滬瀆。闔閭使干將於此鑄劍。採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爐神。鼓橐。金銀不銷。鐵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鐵汁不下。有計。干將曰。先師歐冶鑄劍之類不銷。視爍耳。以秋然成物。吾何難哉。可女人姊爐神。當得之。莫邪聞語。投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干將。作龜文。雌號莫邪。鰕文。鑄得三千。號作龜文劍。干將進雄劍於吳王。而藏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門南三里有蒔門。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蛇門東。陸無水道。故名赤門。東南角又有飭饌門。吳郡志引作飭蒔。吳曾飭饌。見因號。竝非八門之數也。

婁門。本號嘐門。東南。秦時有古嘐縣。至漢王莽改爲婁縣。東南二里有漢吳郡太守朱梁墳。本名肇。避後漢和帝諱。改爲梁。今吳郡朱氏皆梁之後。塘北有顧三老墳。見存。

齊門北面。通毗陵。昔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因號齊門。後葬常熟海隅山東南。吳郡志引衍南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龍沖天而去。今號爲母塚墳。門東二里有廬江太守關臻墳。按吳郡志引吳地記云。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纍。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女思家。吳王于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

平門北面。有水陸通毗陵。子胥平齊大軍從此門出。故號平門。東北三里有殷賢臣申公。按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云。申公巫臣家在匠門四南。疑此處誤衍申公二字。巫咸墳。亦號巫門。西北二里有吳偏將軍孫武墳。西北三里有醬醋城。漢劉濞築。東北三里有穎川太守陸宏墳。

吳縣在望口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漢王莽改泰德縣。陳貞明元年。後主復爲吳縣。隋開皇九年。越國公楊素移郡及縣於橫山東五里。今復移城內。管鄉三十。戶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坊三十。

吳公子慶忌墳。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呼慶墳。

步隲墳。在縣西北三里。東北。吳郡志引作四北。三里下有一百步三字。隲仕吳爲縣騎將軍。代陸遜爲丞相。有石碑。見存。臨頓橋西南。

周瑜墳。在縣東二里。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仕吳大將軍。南郡太守。美姿貌。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及孫權稱號。謂公卿曰。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思音樂。雖三爵之後。樂有闕誤。必知之。則回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顧野王墳。在橫山東。平陸地。遺言不起墳。案吳郡志引云。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野王字體倫。仕陳武帝爲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搜經籍。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宮人各念一卷。常隨裙行。內人謂之着脚御覽。

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闔閭造。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射臺。在吳縣橫山安平里。

鴨城。在吳縣東南二十里。

匠門外沙里中。吳郡志引下有吳王築以養鵝六字。城東五里有豬墳。是吳王養豬之所。東二里有豆園。吳王養馬處。又有雞陂。闔閭置豆園在陂東。

絺里。今絺里橋。在麗娃鄉。俗呼失履橋。利娃鄉。訛也。

澹臺湖在吳縣東十里。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宅。陷爲湖。湖側有墳。

夏駕湖。嘗夢盛夏乘駕納涼之處。鑿湖爲池。置苑爲囿。故今有苑橋之名。

蔡經宅在吳縣西北五十步。經。後漢人。有道術。練大丹。服菖蒲。得仙。今蔡仙鄉卽其隱處也。

馮驩宅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驩。孟嘗君門下客。今有彈鋏巷。其墳在側。石碑見存。

長洲縣。望。在郡下。貞觀七年。分吳縣界。以苑爲名。地名茂苑。水名僊山鄉。東一百里有秦時古嘐縣。王莽改爲聚縣。北三里有甫溪。廣八里。深四丈。而入太湖。北四十二里有湖。廣四里。深三丈。縣北二十七里有岑陂。夏駕陂。馬的陂。吳國古有此管坊三十。鄉三十。戶二萬三千七百。

華池在長洲縣大雲鄉安昌里。

華林園在長洲縣華林橋。橋吳郡志引作里。

南宮城在長洲縣干將鄉長樂里。

嘉興縣。本號長水縣。在郡南一百四十三里。周敬王十年置。在谷口湖。秦始皇二十六年重移。改由拳縣。景龍三年。嘉禾野生。改嘉禾縣。吳赤烏二年。避吳王太子名。改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唐蘇小小墓。東五里有天心池。東二里有會稽太守朱買臣墳。西五百步有晉兵部尚書徐悟宅。捨爲靈光寺。縣北三十里有檇里。是吳越戰敵處。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東二十五里有長谷亭。入華亭縣。西北行七十里。有震澤。今升縣。望。管鄉五十。戶二萬七千五十四。

崑山縣在郡東七十里。地名全。吳水名。新陽。貞觀十三年。分在吳縣東置縣。東南一百九十里。一作步。有晉將軍袁山松城。隆安二年。築。時爲吳郡太守。以禦孫恩軍。在滬瀆江濱。半毀江中。山松能楷書。梁武帝詎其書云。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縮頭。卒贈司空將軍。葬橫山東二里。會昌四年升縣。管鄉二十四。戶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一。

常熟縣在郡北一百里。漢建安二年。分吳縣海虞置。本號海虞縣。至唐貞觀九年改常熟縣。北一百九十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傍有盟。卽壇也。盟北百步有浣沙石。可方四丈。縣北二里有海隅山。仲雍周章並葬山東嶺上。闔閭三子。長曰終葢。婚齊女。蚤亡。亦葬此山。山有三洞穴。穴側有石壇。周廻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山西北三里有越王勾踐廟。郭西二里有夫差廟。拆姑蘇臺造。管鄉二十四。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

華亭縣在郡東一百六十里。地名雲間。水名谷水。天寶五年置。蓋晉元侯陸遜宅。造池尋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珣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有鶴鳴鶴唳元鶴。管鄉二十二。戶一萬二千七百八十。

海鹽縣在郡東南二百二十里。地名殷。水名福。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陷爲柘湖。又改武原縣。陷爲當湖。隆安五年。改東武洲。移在故邑上。咸康七年。改稽越。復號海鹽縣。陳貞明元年。割屬鹽官。廣德七年。隸歸嘉興。景隆二年。重置。光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刺史張廷珪奏請重置。縣東十一里有晉穆公何皇后宅。十五里有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墳。俱事齊景公。勇烈有功於景公。爲妒子佞以桃二顆。令言功。三人同日而死。葬于此縣。東南三十里有秦柱山。有五百童女避秦始皇難於此。後竇得仙。縣西五里有會稽山。是陸華兄弟尋金牛之處。管鄉一十五。戶一萬三千二百。會昌四年。升爲縣。

虎邱山。避唐太祖諱。改爲武邱山。又名海湧山。在吳縣西北九里。二百步。闔閭葬此山中。發五郡之人作冢。銅槨三重。水銀灌體。金銀爲坑。史記云。闔閭冢在吳縣閶門外。以十萬人治冢。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邱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虎邱。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爲白虎。蹲其上。因號虎邱。秦始皇東巡。至虎邱。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及。悞中于石。迹跡尚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案吳郡志引吳地記失字下作因名其地曰虎嘯。于今虎嘯。唐諱虎。錢氏諱嘯。改爲滸墅。劍無復獲。乃陷成池。古闕作故。號劍池。池傍有石。可坐千人。號千人石。其山本晉司徒王珣與弟司空王珉之別墅。咸和二年。舍山宅爲東西二寺。立祠於山寺側。有貞娘墓。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子多題詩墓上。有舉子譚銖作詩一絕。其後人稍稍息葬。

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其山蓊鬱幽邃。晉太康二年。生千葉石蓮花。因名。山東二里有晉裴亭。吳王闔閭置亭。東二里有館娃宮。吳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靈巖山是也。晉太尉陸玩舍宅置寺。宮旁有石鼓。大三十圍。吳志云。其鼓有兵則鳴。晉隆安二年。賊孫恩作亂。鼓鳴。山上有池。旱亦不涸。中有蓴甚美。及食之則去熱。吳中以爲佳品。

支硎山在吳縣西十五里。晉支遁。字道林。嘗隱於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山中有寺。號曰報恩。梁武帝置。

峯嶧山在吳縣西十二里。吳王僚葬此山中。有寺號思益。梁天監二年置。

徐杭山。又名四飛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有漢豫章太守陸烈墳。東二里有漢山陰縣令陸寂墳。山有白土如玉。甚光潤。吳中每年取以充貢。號曰石脂。亦曰白堊。白蠟。東三里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按史記秦隱。吳太伯世家注引吳地記云。徐杭山。一名卑猶山。舊府志陽山。一名秦餘杭山。又名四飛山。引吳地記。以四面視之。勢若飛勵也。圖經據記云。夫差墓在吳縣西。徐杭山之卑猶位。今名陽山者是也。案語亦誤其旁。據此。疑下條之昇猶山卽卑猶之訛。本一條。誤爲二。而又有脫佚耳。

橫山。又名據湖山。在吳縣西南十六里。中有朱植墳。朱植。吳郡志引作朱植。疑形訛。或避宋諱也。及晉門下侍郎陸雲墳。

雞籠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以形似雞籠。因名。晉太康二年。司空陸玩葬此山。掘地得石鳳。飛去。今鳳凰墩

是也。陸玩、字士瑤、爲左僕射、蘇峻之難、與兄晞隨帝在石頭城、以晞玩吳民之望、不敢加逼、既登公輔、嘗歎息謂賓客曰、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其誠抑若是、疾甍、以佐命之勳、特賜七十家守墳子納、字祖言、晞玩之弟、云子誤也、清操絕俗、不改素業、爲吳興守、至郡、不受俸祿、征討大都督謝安詣納、殊無供辦、茶果清談而退、終尚書令、亦葬此山。

昇猶山在吳縣西二十里、吳太宰嚭所葬、嚭、楚伯州犂之孫、楚誅伯州犂、奔吳、吳以爲大夫、讒佞夫差而誅子胥、后句踐滅吳、誅嚭、以其不忠也。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越絕書曰、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爲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讎言孔多、悲怨成疾、沒身黃壚、又趙曄吳越春秋云、闔閭有女愛、怨王先食蒸魚、乃自殺、王痛之、厚葬於閶門外、其女化爲白鶴、舞於吳市、千萬人隨觀之、後陷成湖、今號女墳湖、吳郡志引云、吳王雖女取土成湖、太平御覽引云、闔門外女墳者、闔閭女墓、文石爲槨、藏金玉珍玩、以人從死、高墳深池、池水成湖、文皆小異

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吳郡志引下有今基隱猶存五字

太湖、按漢書志云、爾雅十藪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中有包山、去縣一百三十里、其山高七十丈、周迴四百里、下有洞庭穴、人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又有大小二雷山、

按越絕書曰、太湖周迴三萬六千頃、亦曰五湖、風俗通云、太湖有五道之別、故謂之五湖、國語曰、吳越戰於五湖、在笠澤一湖耳、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爲名、周處風土記曰、彝漁澤之所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今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莫知其極、即十大洞天之第九林屋洞天也、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垂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啓王曰、初入洞口狹隘、偃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上於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辯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名甚、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左傳曰、口越伐吳、棹之笠澤、其江之源、連接太湖、一江東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東北流、二百六十里、入於海、一江西南流、入震澤、此三江之口也、成仲云、松、容也、容育之貌、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晉張翰仕齊王冏、在京師、見秋風起、思松江鱸魚鱠、遂命駕東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卒葬橫山東五里。

唐曹恭王廟在松江、恭王、太宗第十四子、調露元年、則天皇后出爲蘇州刺史。

百口橋、後漢郡人顧訓家有百口、五世同居、鄉人效之、共議近宅造百口橋、以彰孝義也。

乘魚橋在交讓濱、郡人丁法海與琴高友善、高世隱不仕、共營東皐之田、時歲大稔、二人共行田畔、忽見一大鯉魚、長可丈餘、一角兩足、雙翼、舞於高田、法海試上魚背、翩然不動、良久、遂下、請高登魚背、魚乃舉翼飛騰、沖天而去。

琴高宅在交讓濱、法海寺西五十步、法海寺、濟陽丁法海舍宅所置、法海寺丁令威之舊、殿宇浮圖下有令威煉丹井也。

皐橋在吳縣北三里有五十步、漢議郎皐伯通字奉卿所居、因名、伯通卒、葬皆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墳、高士梁鴻隱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舍之於家、鴻潛閉門著書十餘篇、疾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君葬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乃卒、伯通等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宜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都亭橋、謝夢於此置都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

炭渚橋、吳時海潮通源、後沙漲爲陸、基址見存。

定跨橋、闔閭於行苑內置、游賞之處、基址見存。

重元寺、梁衛尉卿陸僧瓚、天監二年、旦暮見住宅有瑞雲重重覆之、遂奏請舍宅爲重雲寺、臺省誤寫爲重元時賜大梁廣德重元寺。

乾元寺、晉高士戴顒舍宅置、乾元初、蘇州節度採訪使鄭桂清書寺額、奉敕依年號爲乾元寺。

通元寺、吳大帝孫權吳夫人舍宅置、晉建興二年、郡東南二百六十里有泥潰、漁人夜見海上光明、照水徹天、明日、觀二石神像浮水上、衆言曰、水神也、以三牲日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時郡有信士朱膺、及東陵寺尼俗、率衆香花鐘磬、入海迎之、載入郡城、像至通元寺前、諸寺競爭、數百人牽拽不動、衆議元像應居此寺、言畢、數人舁試、像乃輕舉、便登寶殿、神驗歷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絕、梁簡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葉佛維衛佛梵字、刻于像背、唐東宮長史陸東之書碑、中宗載初九年、則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鏡一面、鉢一副、宣賜供養、兼改通元寺爲重雲寺、開元五年、改開元寺、兼賜金魚字額、舊通元寺移鹽官縣東四十里飽郎市、其後像失一軀、後人造一軀以竝之、龍光寺、梁天監二年、金紫光祿大夫陸杲字明霞、舍宅置、陸東之書額、按龍光寺下錢本另爲一條

永定寺、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吳郡顧彥先舍宅置、陸鴻漸書額。

宴聖一作鹽寺、梁天監三年、司徒長史吳郡張融舍宅置、右衛翊陸彥遠書額。

禪房寺、宋建武二年、蘇州刺史張岱舍宅置、吳郡陸曾一作魯書額。

流水寺、吳郡陸襄舍宅置、三殿三樓、高僧清閑建、吳郡縣令田葉伯葉書額。

唐慈寺、宋建武元年、高士將軍舍宅置。

朱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聽其妻言、埘宅、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敝蓋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

宅爲寺。號朱明寺。
般若臺。昔稔侯何曾置。內有水池石橋。銅像一軀。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顒建。唐景龍二年。有神光現。數日不歇。奉敕改神景寺。東北有般若橋。因寺而名。
崇福寺。梁天監三年。武帝置。周朝廢之。寶應元年。重置。
龍興寺。則天皇后置。御書額八分。開元五年。再興此寺。刺史張廷珪模勒御書于碑。
慈悲寺。齊永明二年。吳人薛曇舍宅置。宋周曇卒。遺言遷其靈柩於殿下。
陸鄉寺。梁庄舍宅置。
崇善玉芝二觀。並天監二年置。

古館八所

全吳	通波	龍門	臨頓
升羽	警城橋二百步。	烏鵲在州郭南橋。	江風湯烏港是。
夷亭養魚之亭。			

吳郡志引云。吳國古館三。曰昇月。曰烏鵲。曰江風。昇月在警城橋東。烏鵲在烏鵲橋。今爲警察。江風在湯烏巷。又新館二。曰通波。曰全吳。

古坊六十所

通波	三讓	水浮	闔閭
坤維	館娃	闕喝	平檻
金風	南宮	通關調舊府志作關。	盡巽
吳趨	白賁	南祀	長干
望館	曳練	萇楚	處暑
棠棣	白華	卽次	甘節
吳愉	洊雷	義和	噬嗑
嘉魚	陋巷		

已上三十坊在吳縣。

邀善	旌孝	儒教	繡衣
太元	黃鵠	玉鉉	布德
立義	孫君	青陽	建善
從義從舊府志作義。	迎春	戴紹	開冰
麗澤	釋菜	和令	夷則
南政	仲呂	必大	豸冠
八貂	同仁	天宮	布農

富春春作仁。　循陔

已上三十坊在長洲縣。

吳地記後舊本原文

周太王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歷賢而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季歷焉。周興吳皆后稷之後。姓姬氏。吳國泰伯在位四十九年。無子。弟仲雍立。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之。
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軫立之。
早軫在位五十九年。子敖吾立之。
敖吾在位三十九年。兄夷處立之。
夷處在位三十八年。姪壁羽立之。
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元立之。
齊元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之。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之。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夷立之。
嬌夷在位二十四年。姪鵠夷立之。
鵠夷在位三十年。子弁闔立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之。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之。
諸樊在位十四年。弟餘濟立之。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餘昧立之。
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之。
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之。
子光在位三十年。子光諸樊之子殺僚篡位號闔閭子夫差立之。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爲越王句踐所殺國滅。
已上計二十五主治國總六百二十四年。
羅城作亞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又至大宋淳熙十三年丙午總二千二百十五年其城南北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橫四直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七縣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餘巷吳長二縣古坊六十虹橋三百時餘地廣人繁民多殷富古跡靈踪實□異事後因王郢叛亂羅城乃以重修今姑纂成圖畫以俟後來者添修矣。

吳地記後集

前記皆書傳所載雖略而具典自唐王郢叛亂市邑廢毀刺史張摠重修羅城并古今所創諸縣鄉坊廟山墓墳墓橋梁寺觀墨賢靈蹟或傳記無聞或廢興不一今採摘縣錄據圖經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後。
吳江縣梁開平三年錢氏奏請於松江置嘉興海鹽二縣晉天福四年置爲秀州。
平江軍太平興國二年錢氏改號。
永昌北倉在子城西北六里五十步。
西倉在子城西一百八十步。
茭草場在子城西三里。
商稅務在子城西三里一百八十步。
茶鹽務在子城河西五步。
都酒務在子城南二十步。
崇節宮在子城東三里二十步。
水軍第一指揮在州西六里二十步。
水軍第二指揮在州北六里二十步。

牢城在州西南二里二步。
清務指揮在州西南二里二步。
宣毅第十九指揮在州西南三里二十步。
吳縣城地名姑蘇水名震澤境東西一百五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長洲縣境東西一百十一里南北九十里。
崑山縣境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常熟縣境東西九十里南北一百里。
吳江縣境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吳縣二十二都

吳門	利娃	永安	履仁
鳳凰	靈巖	橫山	太平
吳苑	至德	胥臺	南宮
西華	洞庭	長嶺	蔡僊
姑蘇	震澤	長山	遵禮

長洲縣十九都

上元	樂安	鳳池	清波
道義	大雲	東吳	武邱
吳宮	陳公	蘇臺	金鵝
習義	依仁	儒教	尹山
彭華舊名徐杭	益地	東吳	下鄉

崑山縣十四都

朱塘	積善	金吳	泖水
永安	武元	安亭	臨江
湖川	春申	惠安	酷塘
新安	王樂		

常熟縣十二都

積善	開元	太平	威化
南砂	崇素	端委	歸政
雙鳳	思政	郭行	昇平

吳江縣五鄉

源澄　震澤　威化　久詠

范隅

社壇并風伯雨師壇。並在吳縣西南五里。

吳縣洞庭鎮在縣西南一百三十里。

社下鎮在西八里。

木瀆鎮在縣西南二十七里。

神景宮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太湖中。唐乾符二年置。

洞庭宮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唐開成二年置。

上真宮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唐至德二年置。

洞庭華嚴院在縣西南七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洞庭彌勒院在縣西南一百里。唐乾符二年置。

洞庭小湖院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梁大同二年置。

洞庭與福院在縣西南七十里。唐乾符元年置。

洞庭上方院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唐會昌六年置。

林屋洞天在洞庭西山。幽邃奇絕。乃眞仙出洞府。據仙經。人間三十六洞天。其知者十。林屋、第九洞天也。

今皆羽客居之。好道之士。常所遊覽。時有遇焉。

洞庭水月院在縣西南一百里。梁天監四年置。

四無量寺在縣西七十里。唐大中元年置。

天平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唐寶歷二年置。

昭明寺在縣西五十里。古名昭王寺。梁天監二年。昭明太子置。

楞伽寺在縣西南二里。梁天監二年置。

光福寺在縣西北七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天宮寺在縣西南四十里。梁天監二年置。

寶華寺在縣西南三十里。梁天監二年置。舊名寶林院。籠籠和尚住持。以錫卓地爲井。祥符中。改智顯院。

明因院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晉天福九年置。後改爲薦福院。

寶積院在縣西南二十里。隋大業四年置。爲塔院。

翠峰院在縣西南七十里。唐咸通十六年置。

景德寺在縣西北一里三十步。晉咸和二年。獻穆公王珣弟珉舍宅建。

雍熙寺在縣北十步。梁天監二年置。舊名流水法水等寺。後於雍熙中失火燒燬。遂改今名。

瑞光寺在縣西南四里。開寶九年置。舊名普濟院。

西竺寺在縣西南一里六十七步。唐大中八年。處州人馬厚舍宅爲馬禪寺。晉天福八年。錢氏改保壽院。祥符中。改今額。

橋梁一十九所

樂橋　飲馬　孫老　渡僧

升平　白顯　太平　市曹

三太尉　黃牛坊　憩橋　小市

張廣　普濟　泰伯廟　杉瀆

西館　金師堂

續添橋梁

吉利　成家　渡子　龍興寺

積善　三板　馬禪寺　白磚

翦金　過軍　雍熙寺後　絲行

吳縣東　吳縣西　烏盆　艇船

皐橋　朱明寺　魚行　女冠子院

開元寺　梅家　查家　烏鵲

盤門裏廟　鴈門　朱勔宅前　景德寺

蔣侍郎　盧提刑　陸侍郎　雍熙寺西

長洲縣。大元貞元年。董總管移於平橋北衙東府前。吳縣亦然。舊址立夫子堂。

天慶觀在縣西南一百五十步。唐開元中置。爲開元觀。至道中。改玉清道觀。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額。大元貞元年。改元妙觀。

報恩寺在縣西北一里半。吳赤烏二年置。後廢。周顯德二年重置。

壽寧萬歲院在縣東一里半。唐咸通二年。改爲般若院。

天宮院在縣東北五十步。唐景福元年置。爲武平院。祥符中。改今額。

明覺禪院在縣東南一里半。唐大中五年置。

鎮國院後廢。梁乾化四年。錢氏置。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額。

靈鷲院在縣北三百步。梁乾化三年。錢氏改爲永光院。祥符改今額。

廣化寺在縣西。梁貞明二年。錢氏置。爲崇興院。祥符二年。改今額。

萬壽禪院在縣東南一里半。梁爲安國禪院。唐長壽二年。改爲長壽院。乾祐元年。重修。祥符三年。改今額。

大中祥符尼寺在縣西北一里半。梁天監二年置。後廢。梁祐德二年復置。爲福田寺。

傳法尼寺在縣西一里。唐大中五年置。後廢。梁乾化六年重置。爲禪興寺。祥符二年。改今額。

寧國尼寺在縣西南一里五十步。建隆二年置。爲永安院。祥符二年。改今額。
仁王寺在縣東南一里。唐天福四年奏置。爲安吳院。祥符二年。改今額。
永福尼院在縣南一百六十步。唐咸通年置。
資壽尼禪院在縣東南三百步。唐天福三年置。
妙嚴尼禪院在縣西五十步。太平興國元年置。
半塘法華院在縣西北七里十步。東晉時置。

續添橋梁

顧家　蔣家　乘魚　大郎
子城　後長洲縣東　天宮寺　張香
徐鯉魚　南倉　廣化寺後　阮橋
承天寺後寺前　竹隔　船舫　北寺東
篠橋　板橋　徐貴子　寧國寺
茭蔫　通利　樂安　禪興寺
仰家　天慶觀　紅爐子　百口
蔣軍　李師堂　周太保　張馬步
鵝鴨　寶積寺　草鞋　靈鷲寺
周通　華家　華橋　程橋
望信　吳王　金母　閶橋
黃土塔　帶城　馬津　草橋
醋坊　臨頓　州前平橋　至道
新橋　市橋

崑山縣　景德寺在縣西南二百五十步。晉咸和二年置。舊名寶馬寺。景德二年。改今額。
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梁天監十年置。初。慧觀法師居石室。忽神人見前。請助千工建寺。是夜。風雨暴作如□出聲。詰旦出視。已成階陛矣。後寺不日而成。唐大中七年重修。內有彌勒閣。殿柱四壁有張僧繇畫。
龍髯猶存焉。
慧嚴禪院在縣東三百步。梁開平三年置。爲崑福禪院。貞明五年重修。本朝□□□年改今額。
能仁禪院在縣東三十五里。唐天祐二年置。後長興三年。改德義院。祥符中。改今額。
方泰寺在縣東七十里。唐大中三年置。後廢。天福三年增。
南翔禪院在縣東一百十里。唐開成四年置。後廢。光化二年重置。
新安尼寺在縣東二百步。梁天監二年置。唐會昌五年廢。大□七年重建。

橋梁十四所

望江　釘行　茶行　廟堂
魚行　秦迪　半道　鎮東
西板　崑山寺　紹法巷　酒坊
縣前　平橋

常熟縣　乾元觀在縣西一里。虞山南嶺下。梁天監五年置。天師張裕於此山修道。白日上昇。遂於觀立碑。
東靈寺在縣西一里。唐聖歷二年置。舊名十興寺。元在吳縣界。神龍元年。改今額。仍移於今所。
慈日禪寺在縣西九十步。本常熟平禪院。祥符元年。改今額。
天寧尼寺在縣西北一里。梁天監二年置。
齊樂尼寺在縣西二百步。梁大同二年置。
頂山禪院在縣西北十六里。虞山北嶺下。梁大同二年置。
延福禪院在縣西十三里。虞山南嶺下。梁大同三年置。
興福寺在縣西九里。虞山北嶺下。梁大同三年置。
勝法寺在縣東三十五里。唐乾元年置。爲離宅寺。晉開運末。改壞寧寺。祥符元年。改今額。

橋梁五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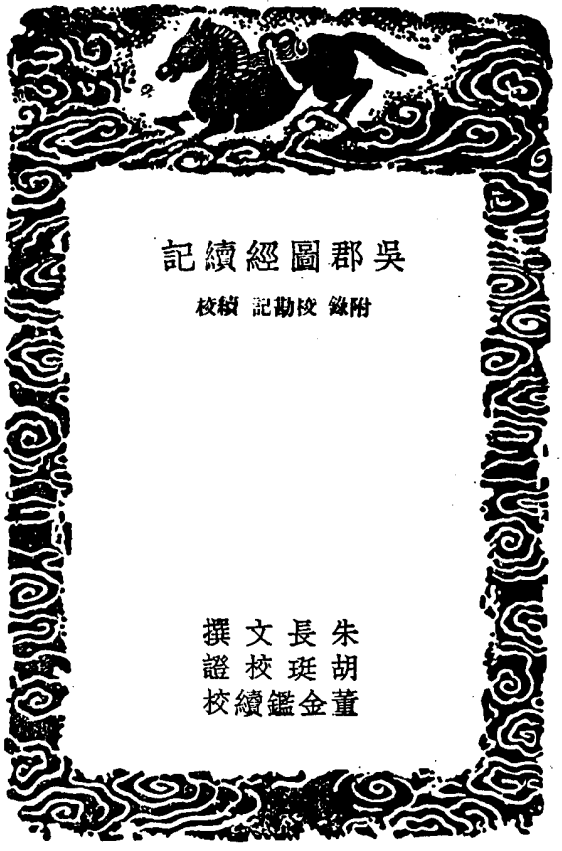
言偃　信義　文學　□僊
通泰

吳江縣　應天禪院在縣西南□里。唐乾符二年置。
報恩禪院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唐大中元年置。
興寶寺在縣城內。晉天福七年置。
寧境禪院在縣南一百里。晉開運二年置。
法喜寺在縣東十八里。後唐長興元年。晉開運三年重修。

橋梁十所

雙鳳　醋坊　縣橋　世水
馬郡　通津　宮基　八尺
□德　徹浦

吳地記。舊傳唐陸廣微撰。明有吳琯校本。見古今逸史中。其脫誤處與唐宋叢書本無異。別無善本可購。已剞劂矣。丁卯春。琴六黃君復從項儒吳君處借得舊鈔本。係明嘉靖戊申錢叔寶從野竹沈辨之借本鈔錄。萬歷甲戌。郡理蔡和龍公宗長梓板。留於錢氏懸罄室。而此本又從錢氏傳鈔者也。鈔本陸原書。終於長洲縣三十坊。而周太王以下另頁起。他本羅城一條內。稱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下脫又至大宋淳熙十三年丙午。總二千二百十五年。共十九字。遂使後人疑此書唐人所作。舛錯滋多。今得是本。始知其訛。因即已鐫之板。改補一百五十餘字。而繫數語於後。以見黃君校勘之苦心也。嘉慶丁卯夏六月。虞山張海鵬識。



四庫全書提要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宋朱長文撰。長文字伯原。蘇州人。未冠登進士乙科。以足疾不仕。後以蘇軾薦。充本州教授。召爲太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書成於元豐七年。上卷分封域、城邑、戶口、坊市、物產、風俗、門名、學校、州宅、南園、倉務、亭館、海道、牧守、人物、十五門。中卷分橋梁、祠廟、宮觀、寺院、山、水、六門。下卷分治水、往迹、園第、冢墓、碑碣、事志、雜錄、七門。徵引博而敍述簡。文章爾雅。猶有古人之風。首有長文自序一篇。末有後序四篇。一爲元祐元年常安民作。一爲元祐七年林慮作。一爲元符二年祝安上作。一爲紹興四年孫佑作。州郡志書。五代以前無聞。北宋以來。未有古於長安志及是記者矣。朱彝尊跋咸淳臨安志。歷數南北宋地志。不及是記。知彝尊未見其書。爲希覯之本也。長文自序。稱古今文章。別爲吳門總集。書中亦屢言某文見總集。今其書已不傳。是記亦幸而僅存耳。

吳郡圖經續記序

方志之學。先儒所重。故朱贛風俗之條。顧野王輿地之記。賈耽十道之錄。稱於前史。蓋聖賢不出戶知天下。矧居是邦而可懵於古今哉。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凡地圖。命畿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聖朝因之。有閏年之制。蓋城邑有遷改。政事有損益。戶口有登降。不可以不察也。吳爲古郡。其圖志相傳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詔修圖經。每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略蓋繫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據所錄而刪撮之也。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迹異聞。難於具載。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安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顧敝廬。語長文曰。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緝。而吾所善練定。以謂唯子能爲之也。長文自念屏迹陋巷。未嘗出庭戶。於訪求。爲艱。而練君道安公意。屢見趣勉。於是參考載籍。探摭耳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錄。素所未知。則闕如也。會安公能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臨長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爲圖經續記矣。余願觀焉。於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寘諸郡府。用備諮閱。固可以質疑。滯根利病。資議論。不爲虛語也。方聖上容謨神烈。聲教光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廣地開境。增爲郡縣。儻或申命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略。猶當刊補。其古今文章。別爲吳門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上。

吳郡圖經續記卷上

宋 朱長文撰

封域　城邑　戶口　坊市　物產　風俗　門名　學校　州宅
南園　倉務　亭館　海道　牧守　人物

封域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卽此地也。至周爲吳國。始泰伯與其弟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也。泰伯以天下遜其弟王季。乃與仲雍南奔以避之。卽其所居。自號句吳。吳民義而從之者。千餘家。當商之末世。築城郭以自衛。遂爲吳泰伯。春秋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自泰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其爵爲伯。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自周章傳十四世。吳子壽夢立。吳益大。稱王。而春秋書之曰子。魯成公七年。春。吳伐郯。秋。吳入州來。是時楚一歲七奔命。疲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始通於上國矣。又更四君。至吳王闔廬。吳自泰伯以來。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乃今無錫縣境。及闔廬立。乃徙都。卽今之州城是也。於是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蓋當是時。吳與越以淛江分境。越患猶遠。吳越春秋云。勾踐五年。入臣於吳。羣臣祖道。至淛江上。蓋淛爲吳境也。勾踐七年。既釋囚返國。厚獻吳王夫差。夫差悅之。於是賜書。增之以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子胥諫之。不聽。事具吳越春秋。吳之南境益狹矣。勾踐終敗吳而滅之。魯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吳遂爲越。而越王未閑居吳也。勾踐後更六王。至無疆。更一百四十餘年。爲楚威王所滅。取吳故地。威王曾孫曰考烈王。春申君黃歇爲之相。乃以吳封春申。使其子爲假君。留吳。及秦併其地。置會稽郡。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淛江中流爲界。晉宋齊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郡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平陳。割鹽官以隸于杭。至唐。有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海鹽、華亭、七邑。號爲雄郡。乾元二年。嘗置長洲軍。大厤中廢。五代時。分嘉興、海鹽、華亭、別爲秀州。隸蘇者唯五縣。錢氏獻其籍。國朝以爲平江節度。所領縣仍故。謂之望郡云。

城邑

昔闔廬問於子胥曰。吾國在東南僻遠之地。險阻潤濕。有江海之害。內無守禦。外無所依。倉庫不設。田野不墾。爲之奈何。於是子胥說以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闔廬乃委計於子胥。使之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四十里。小城周十里。開八門以象八風。是時周恭王之六年也。自吳亡至今。僅二千載。更歷秦漢隋唐之間。其城減門名。循而不變。陸機詩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其物象猶存焉。隋開皇九年。平陳之後。江左遺亂。十一年。楊素帥師平之。以蘇城嘗被圍。非設險之地。奏徙於古城西南。橫山之東。黃山之下。唐武德末。復其舊。蓋知地勢之不可遷也。觀於城中。衆流貫州。吐吸震澤。小浜別派。旁夾路衢。蓋不如是。無以泄積潦。安居民也。故雖有澤國。而城中未嘗有墊溺漂析之患。非智者創於前。能者踵於後。安能致此哉。而流俗或傳吾之故都在館娃宮側。非也。蓋娃宮、胥臺、乃離宮別館耳。當吳之盛時。高自矜侈。籠西山以爲囿。度五湖以爲池。不足充其欲也。故傳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且食俎山。晝遊蘇臺。射於鴟陂。馳於遊臺。與樂石城。走犬長洲。其耽樂之所多矣。左氏傳載楚子西之言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今故老猶能道其遺迹。信不虛也。自唐季盜起。浙西帥周寶以楊茂實爲刺史。爲盜所據。龍紀元年。錢鏐遣其弟鏹破徐約于此州。以都將沈粲、權頠、其後李君孫、儒、楊行密、時臺、濛、三陷郡城。乾寧五年。鏐既平董昌。遣其將顧全武。自會稽航海道。帥師擊之。臺濛遁去。蓋於此十餘年間。民困于兵火。焚掠赤地。唐世遺迹殆盡。錢氏有吳越。稍免干戈之難。自乾寧至于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凡七十八年。自錢俶納土。至于今元豐七年。百有七年矣。當此百年之間。井邑之富。過於唐世。鄂郭塡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櫛比棊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爲東南冠。蓋太平盛事也。

戶口

西漢之會稽郡。舉今二浙之地。皆在焉。其爲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東漢之吳郡。舉今浙西之地。皆在焉。其爲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昔之吳郡。舉今杭秀睦三州之境。皆在焉。其爲戶二萬五千。唐之蘇州。舉今秀州之地在焉。初其爲戶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九。天寶之盛。至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自錢武肅分蘇以爲秀。用自屏蔽。其隸蘇者。吳、長洲、崑山、常熟。又分吳縣爲吳江。合五邑而已。忠懿王以其國歸之

有司。國朝與民休息。稼穡豐殖。大中祥符四年。有戶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山祥符。至于今。七十餘年間。累聖丕承。仁澤日厚。庞鴻。汪洋。何生不育。元豐三年。有戶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二。有丁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嗚呼。盛矣。蓋此州在漢迺一縣之境。比唐爲半郡之餘。而其民倍蓰於當時。不可勝數。蓋自昔未有今日之盛也。故其輸帛爲疋者八萬。輸纊爲兩者二萬五千。輸苗爲斛者三十四萬九千。苗有畸故者在此數中。輸錢免役爲緡者。歲八萬五千。皆有畸焉。而又有鹽稅榷酤之利爲多。以一郡觀之。則天下蓋可知矣。昔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況今承百年平太之後。而有四海全盛之勢哉。方聖上精一以迪德。幾微以成務。講政修教。朝出於軒陛。暮行於海宇。六府三事。既允治矣。方當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躋民於堯舜三代之隆。此其時哉。

坊市

圖經坊市之名各三十。蓋傳之遠矣。如曳練坊者。或傳孔子登泰山。東望吳閶門。歎曰。吳門有白馬如練。因是立名。黃鵬市之名。見白公詩。所謂黃鵬巷口鬱欲語。烏鵲橋頭冰未銷。是也。其餘皆有義訓。不能悉知其由。其巷名見於載籍者。如彈鋏渴烏一二種。皆莫知其處。迺知事物不著於文字之間。則艱於傳遠。故方志之說。不可廢也。近者坊市之名。多失標牓。民不復稱。或有因事以立名者。如靈芝坊。因樞密直學士蔣公堂。豸冠坊。因侍御史范公師道。德慶坊。因今太子賓客盧公革。各以所居得名。蓋古者以德名鄉之義也。苟擇其舊號。益以新稱。分其邑里。因以彰善旌淑。不亦美哉。昔梅福棄官易名姓。爲吳市門卒。今此有西市門。殆其所隱乎。

物產

吳中地沃而物夥。其原隰之所育。湖海之所出。不可得而殫名也。其稼則刈麥種禾。一歲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農民隨其力之所及。擇其土之所宜。以次種焉。惟虞箭子者爲最。歲供京師。其果則黃柑香頌。郡以充貢。橘分丹綠。梨重絲帶。函列羅生。何珍不有。其草則藥品之所錄。離騷之所詠。布濩於臺澤之間。海苔可食。山蕨可掇。幽蘭國香。近出山谷。人多玩焉。其竹則大如貫鏡。小如箭桂。含蕊而班。冒霜而紫。修篁叢筍。森萃蠹瑟。高可拂雲。清能來風。其木則栝柏松梓。樓楠杉桂。冬巖常青。喬林相望。椒棣梔實。蕃衍足用。其花則木蘭辛夷。著名惟舊。牡丹多品。遊人是觀。繁麗貴重。蓋亞京洛。朱華凌雪。白蓮敷沼。文逋、樂天。昔嘗稱詠。重臺之蕊。蒼傷荷之珍藕。見於傳記。其羽族則水有鵝鴨。陸有巢鷃鵝鴦。鵁鶄鷗鷺之類。巨細參差。無不成備。華亭仙禽。其相如經。或鳴皐。原。或擾奕。籠。其鱗介則鱸鱠鯉鯉。鮰鱘鱟鱟。乘鯊鼉。蠏蟹螺蛤之類。怪詭舛錯。隨時而有。秋風起則鱸魚肥。練木華而石首至。豈勝言哉。海瀕之民。以網罟蒲簾之利而自業者。比於農圃焉。又若太湖之怪石。包山之珍茗。千里之紫絺。織席最良。給用四方。皆其所產也。若夫舟航往來。北自京國。南達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貨之所叢。乃江外之一都會也。

風俗

太伯遜天下。季札辭一國。德之所化遠矣。更歷兩漢。習俗清美。昔吳太守糜豹。出行屬城。問功曹唐景。風俗所尚。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文爲儒宗。武爲將帥。時人以爲善言。陸機詩云。山澤多蘼。育士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豈不然哉。蓋朱買臣、陸機、顧野王之徒。顯名於歷代。而人尚文。支遁、道生、慧觀之徒。唱法於群山。而人尚佛。故吳人多儒學。喜信施。蓋有所由來也。然誇豪好侈。自昔有之。吳都賦云。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於其宴居。則珠服玉饌。亦非虛語也。自本朝承平。民被德澤。垂髫之兒。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識戈矛。所利必興。所害必去。原田腴沃。常獲豐穰。澤地沮洳。淀以耕稼。境無劇盜。里無姦宄。可謂天下之樂土也。顧其民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奢厚逾度。竭財無益之地。歐產不急之務者爲多。惟在位長民者有以化之耳。

門名

吳王闔廬建城之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吳都賦云。郛郭周帀。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劉夢得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其傳久矣。所謂八門者。其南曰盤門。以菅刻蟠龍之狀。或曰。爲水陸相半。沿洄屈曲。故謂之盤也。曰蛇門者。爲其於十二位在巳也。又云以越在巳地。爲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其西曰閶門者。象天門之有閶闔也。曰胥門者。子胥居其旁。民以稱焉。夫差伐齊之役。胥門巢將上軍。蓋當時以巢所居爲號也。門外有胥門塘。其東曰婁門。婁。縣名也。蓋因其所道也。秦謂之嘍。留。漢謂之婁。今之崑山。其地一也。曰封門者。取封禺之山以爲名。封山。故屬吳郡。今在吳興。方言謂封曰封。封者。茭土攏結。可以種殖者也。其事或然。曰將門者。吳王使干將於此鑄寶劍。今謂之匠。肇之變也。北曰齊門者。齊景公女嫁吳世子者。登此以望齊也。又南有赤門。北有平門。蓋不預八數。或曰平門者。故爲巫門。巫咸所葬也。當吳時。不開東面之門。欲以絕越。其後稍或開塞。蓋其多途則艱於守衛。幾禁也。今所啓者五而已。封門陸衢。中或堙塞。范文正公命闢之。爲門往來。至今大以爲便。

學校

吳郡昔未有學。以文請。解者不過數人。景祐中。范文正公以內閣典滁。而歎庠序之未立。我先君光祿率州人請建學。文正公請于朝。奏可。迺割南園之一隅以創焉。既成。或以爲太廣。范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乃益學餼。命師儒。其後爲守者繼成其事。富郎中嵩。又建六經閣。自安定先生翼之首居於此。而博洽有道之士。如王會之達。張聖民爲。張公。達。伯玉之僚。繼處其任。學者甚衆。登科者不絕。有若滕正議元發。錢翰林醇老諸公。稍稍以出。熙寧之際。朝廷選置學官。更問大義。士之來者甚盛矣。時。李校理覯。又割南園地以廣其垣。然費含未多。今猶以爲隘也。宣聖殿旁。舊有文正公祠。以安定先生配。歲時釋奠者。皆焚香拜首。學中有十題。曰辛夷、百幹黃楊、公堂槐、鼎足松、雙桐、石楠、龍頭檜、蘼水檜、泮池、玲瓏石。或云。蘇子美嘗棠學命名也。

州宅上

郡國志云。今太守所居室。即春申君之子爲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室。又傳吳宮至秦郡志云。今太守所居室。即春申君之子爲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室。又傳吳宮至秦

時猶存。守宮吏以火視覺。窟。遂火焉。其遺迹雖無存者。其地則未聞或改也。漢會稽太守治於吳。朱買臣載其故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即此地也。今郡廨承有唐五代之後。昔韋蘇州詩云。海上風雨至。遺遙池閣涼。白樂天於西樓命宴。齊雲樓晚望。皆有篇什。所謂池閣者。蓋今之後池是也。西樓者。蓋今之觀風樓也。齊雲樓者。蓋今之飛雲閣也。白公詩云。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木蘭堂之名亦久矣。皮陸唱和詩。有木蘭後池。即此也。池中有老檜。婆娑尚存。父老云。白公手植。已二百餘載矣。詢之士子。云張刑部太初作山陰堂。齊密直治後池諸亭。及瞰野亭。見山閣。呂光廉建。按武堂。蔡祕閣子直。置射堂。裴校理如晦立飛雲閣。韓度支子文植怪石二於便廳後。榜曰介軒。近安大夫處。喜。皆故亭於城之西北隅。號曰月臺。以便登覽。餘則未悉聞也。

州宅下

蓋古之諸侯有三門。外曰皋門。中曰應門。內曰路門。因其門以爲三朝。朝之後有三寢。曰路寢。一曰燕寢。二。自能侯置守。其名既殊。其制稍削。然猶存其槩。今之子城門。古之所謂皋門也。今之戟門。古之所謂應門也。今之便廳門。古之所謂路門也。今之大廳。古之外朝也。今之宅堂。古之路寢也。蘇爲東南大州。地望優重。府廷。宜有以稱。自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建大廳。更五代。至于聖朝嘉祐間。年祀。浸遠。棟宇既敝。紫微王公君玉乃新作是廳。選材鳩工。閎敞甲諸郡。陳祠部天常新作子城門樓。觀甚偉。而大廳之前。戟門之後。廊廡庫廄不稱。且甲仗。架閣二庫在焉。海瀕卑濕。暑氣蒸潤。戎器簿籍。或材弊文朽不可用。又高麗人來朝過郡。郡有燕勞。其從者皆坐於廊。此而不葺。非所以革弊。示遠也。元豐五年。太守朝議大夫章公。以是說謀公。轉運使。得羨錢二百萬。又以公使助之。於是易以修廊。覆以重屋。二樓對立。樓各八楹。木章必精。陶埴以良。吏無容姦。工各獻巧。故費省而功速。明年春。落成。又修戟門。爲之。高於舊三尺。由是自臺門至于府廷。棟宇相副。輪焉奐焉。不陋不奢。後無以加也。

南園

南園之興。自廣陵王元璙帥中吳。好治林圃。於是釃流。以爲沼。積土以爲山。爲嶼峯柵。出於巧思。求致異木名品甚多。比及積歲。皆爲合抱亭宇臺榭。位置而造。所謂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名載圖經。蓋舊物也。錢氏去國。比園不毀。王黃州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迺玩而愛之之至也。或傳祥符中作景靈宮。古。候切一字。求珍石。郡中嘗取於此。以貢京師。其間樓榭。歲久摧圮。呂濟叔嘗作飈飈堂。厥後守將亦加修飾。今所存之亭。有流杯、四照、百花、樂豐、惹雲、風月之目。每春縱士女遊覽。以爲樂焉。

倉務

南倉。在子城西。北倉在閶門側。皆前後臨流。每歲輸稅於南。和糴於北。以元豐三年計之。所糴無慮三十萬斛。東南之計。仰給於此。而農民類宮。糴以平穀價。其利博。哉。稅務舊在驛前。范文正公遷於西河之上。官私舟楫往來。輸稅者。不必迂路。至今以爲便。酒務損弊。前守司諫孫公請于朝。給省金四萬緡。新之。安公章公相繼趣成。近已畢工。又嘗大修南倉。既閎且固。爲儲積之利。

亭館

臨水之亭。圖經所載者四。今。湮。渠之上。增建者多矣。曰按部。曰繡衣。曰濟川。曰皇華。曰使星。曰候春。曰褒德。曰旌隱之類。聯比於岸矣。所謂褒德者。近於祕監富公之居。旌隱者。近於密直蔡公之居。昔之郡將名亭以褒二老也。近歲高麗人來貢。聖朝方務綏遠。又於城中闢懷遠安流二亭。及盤門之外。各建大館。爲賓儀之所。

海道

吳郡東至於海。北至於江。傍青龍鎮山。皆海道也。漢武帝遣嚴助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後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皆袁山松、虞潭。嘗於滬瀆築城壘。以防寇。自朝家承平。總一海內。閩粵之賈。乘風航海。不以爲險。故珍貨遠物。畢集於吳之市。今瀕海皆有巡邏之官。所以戢盜賊。禁私鬻也。

牧守

昔漢會稽太守治於吳。自朱買臣見遇武帝。引章之都。世歆其榮。光武時。有任延者。稱爲循吏。延字長孫。年十九。爲會稽都尉。迎官。驚。其狀。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椽史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所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殮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椽史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詣府。願得備錄。遂命爲議曹祭酒。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自皆至唐。牧守之良者。已載圖經矣。於新唐史又得數事焉。史稱王仲舒之爲刺史也。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于頔之爲刺史也。能浚祠。浚溝洫。端路衢。爲政有績。楊發之爲刺史也。其治以恭長慈幼爲先。是皆可述者也。若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亦可謂循吏。而世獨知其能詩耳。章公以清德爲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正元時。爲郡於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儕。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樂天高行美才。其於簿領宜不以屑意。然觀其勤瘁。非旬休不設宴。見於題詠。嘗作虎丘路。免於病涉。亦可以障流潦。未幾。求去。夢得贈詩云。姑蘇十萬戶。皆作嬰兒啼。蓋其實也。夢得之爲州。當災疫之後。民無流徙。朝廷以其課最。賜三品服。此三人者。至今以爲美談。自錢武肅王吳越。以其子元璙爲刺史。當兵火剽焚之後。而元璙以儉約慎靜鎮之者三十年。與江南李氏接境。而能保全屏蔽者。元璙之功也。元璙後封廣陵郡王。子文奉嗣之。頗亦好士。有勝致。卒官下。其後忠懿王納土。請更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自太平興國三年。至今元豐四年。更七十二人矣。題名具郡集。朝廷以劇郡。常慎其選。非臺閣之賢。漕憲之序。不以輕授。其風流文雅。閑敏。聽濟。豐功琦行。貴名茂閥。列于國史。炳于家傳者。多矣。草野之士。獨處而罕聞。雖聞而不詳。何以遽數哉。今朝議大夫章公。嘗將漕二浙。有威名。及既下車。飭治衆職。雖小必察。始

至。會暴風湖海之溢。民或漂溺。公遣吏巡視賑恤。請蠲田租。人不失所。鋤治姦吏。繩遏浮蕩。擧沮豪右。莫不畏懾。政令流聞。詔曰。吏不數易。然後得以究其材。今夫蘇、劇郡也。而爾爲之守。克有能稱。嘉若厥勞。仍其舊服。往惟牢職。不懈。以稱吾久任之意哉。可令再任。蘇守自國朝以來。惟公再任。邦人美之。時議欲大修郡城。增濬運河。公務愛民。力請罷其役。民甚德之。

人物

吳中人物尙矣。漢嚴助、朱買臣、會稽吳人。以儒學文詞名當時。郡舉賢良。對策者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助公中大夫。而既貴幸。乃薦朱買臣。亦爲中大夫。由是並在左右。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其後相繼爲會稽太守。助爲會稽數年不聞問。天子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買臣懷會稽太守章。步歸郡邸。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迎。車百餘乘。此二人者。並起書生。遂宰一郡。福千里。其爲榮遇可勝道哉。然助能論指南越。遣子入侍。買臣擊破東越有功。亦足以稱焉。自東漢至于唐。代有賢哲。已具圖經。而四姓者最顯。陸機所謂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四姓者朱、張、顧、陸也。其在江左。世多顯人。或以相業。或以儒術。或以德義。或以文詞。已著於舊志矣。自廣陵王元璩父子。帥中吳。是時有丁陳范謝四人者。同在賓幕。以長者稱。丁氏之後有皆公。出入將相。范氏之後有文正公。參豫大政。爲世宗師。文正公族姪龍圖公師道。以直清顯。先朝履歷諫憲。謝氏之後。有太子賓客。濤。賓客有子曰絳。爲知制誥。搢紳推之。陳氏之後有太子中允之奇者。謝隴西郡王宅教授。以歸。召之不起。以行義著鄉閭。謂之陳君子者也。又若宣徽使鄭文肅公。以謀烈贊樞府。定邊垂。祕書監宮公嚴。以耆德守鄉郡。而許洞以歌詩著名。祥符之間。皆吳人也。而東南之才美。與四方之遊宦者。視此邦之爲樂也。稻稻卜居。營葬。而子孫遂留不去者。不可以遽數也。今茲宗工名儒出於吳者。高則登黃扉。入禁林。次則帥方面。列臺閣。與夫里居之大老。灼灼然在人耳目。俟來者爲記焉。

吳郡圖經續記卷中

橋梁　祠廟　宮觀　寺院　山　水

橋梁九十五節

吳郡昔多橋梁。自白樂天詩。嘗云紅欄三百九十橋矣。其名已載圖經。逮今增建者益多。皆疊石甃甓。工奇緻密。不復用紅欄矣。然其名未嘗遍錄也。近度支韓公子文爲守。命每橋刻名於旁。憧憧往來。莫不見之。其有名自古昔。或近事可述者。爲記於此。右一。

烏鵲橋。在郡前。舊傳有古館。八曰全吳、通波、龍門、臨頓、昇羽、烏鵲、江風、夷亭。此橋因館得名。白樂天詩嘗及之。右二。

失履橋。在吳縣西南。吳王有絺里。以是名橋。謂之失履。俗訛也。右三。

皋橋。在吳縣西北。皋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上。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是可稱也。哀江南賦云。皋橋羅旅。亦謂此。右四。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故傳東漢之顧訓。五世同居。家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之。右五。

乘魚橋者。故傳爲琴高乘鯉升仙之地。據劉向列仙傳云。琴高趙人。嘗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期曰。

皆齋潔待於祠旁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諫一作關不云在吳也列仙傳有英子者亦乘赤鯉升天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英祠未詳孰是右六

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嘗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也苑橋、定跨橋、故傳皆闔廬苑囿遊憩之地右七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者亦吳時館名也陸魯望嘗居其旁皮日休贈之詩以謂不出郛郭曠若郊野今此橋民居櫛比蓋此郡又盛於唐世也右八

至德橋在泰伯廟前以廟名橋也右九

孫老橋在運河上天聖初郡守禮部郎中直史館孫公冕所建也孫公治蘇民所長愛故以名焉右十

行春橋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山滿目亦爲勝處右十一

新橋在盤門外自郡南出徒行趨諸鄉至木渎者每過運河須舟以濟又當兩派交流之間頗爲深廣故自昔未有爲梁者今太守朝議章公下車有石氏建請出錢造橋者公立限督之即日而畢遂時而畢橫絕漫流分而三橋往來便之右十二

三太尉橋在吳縣西昔廣陵王諸子各治園第此橋之西巷蓋當時第三子所營治也今皆爲居人占籍焉右十三

吳江三橋南曰安民在新洭中曰利民在七里洭北曰濟民在吳洭初澄源鄉並漕河有村十七家居河南田占河北民欲濟無梁郡從事夏日長爲之建橋錢子高作記云右十四

吳江利往橋慶厤八年縣尉王廷堅所建也東西千餘尺用木萬計縈以修欄甃以淨壁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湖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景也橋成而舟楫免於風波徒行者晨暮往歸皆爲坦道矣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美嘗有詩云長橋跨空古未有大亭壓浪勢亦豪非虛語也右十五

祠廟凡七節

泰伯廟在閶門內舊在門外漢胡官切一字帝時太守廉豹所建錢氏移之於內蓋以避兵亂也延陵季子侑祠焉右一

包山廟在洞庭唐人於此有祈而應魯望詩曰終當以疏聞特用諸侯封右二

龍母廟在吳縣陽山郡中嘗於是祈雨而應民所欽奉右三

常熟縣龍堂唐咸通中縣令周思輯以旱故禱龍于破山之潭上果雨以應於是爲堂以祀之記刻今存破山即虞山也父老以謂每歲有龍往來於陽山虞山之間其雲雨可識右四

慶忌廟在吳縣境慶忌吳王僚之子東方朔所謂捷若慶忌也如聞俗訛爲慶忿非也右五

洞庭聖姑廟昔王彪二女相繼而卒民以爲靈而祀之右六

孫學士祠堂在萬壽寺天聖中孫公冕守郡治獄不濫斷訟如神寇張在己無所吐茹吏民欽畏之嘗病癰民爭詣佛寺祈禱後又爲之立祠吳民到今稱之右七

宮觀凡七節

天慶觀唐置爲開元宮孫儒之亂四面皆爲煨燼惟三門正殿存焉其後復修祥符中更名天慶觀皇祐之間新作三門尤峻壯右一

太和宮在盤門外其地唐相畢諴之別業也諴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有戴省甄者幼孤從其母嫁畢氏宗逸無子省甄嗣之後省甄入道居開元觀開寶二年請施祖莊爲宮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玄芝主其締架爲王元之嘗記其事仍有詩留題右二

靈祐觀在洞庭山唐之神景宮也蓋明皇時建內有林屋洞人間第九洞天也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眞君之便闕眞誥云勾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眉南通羅浮言諸洞可以交達也舊傳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玄繡告治水法并不死方在此山石函中既得之以藏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以問孔子孔子曰此禹石函文所謂靈寶經三卷蓋即此也吳先主時使人行洞中二十餘里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拂殺火觀皮陸詩信然也又有白芝紫泉爲神仙飲餌蓋列眞往來其間唐時投龍於此因建宮天禧五年詔重修改賜靈祐之名仍刻勑文于石右三

洞眞宮圖經云在古毛公壇上據皮陸詩毛公者劉根也陸詩云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翼披輕輕接神仙傳云劉根字君安漢成帝時人舉孝廉除郎中後弃世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巖穴上下高五十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狀如五十許人其與人坐時忽然已高冠玄衣人不覺也根自說入山精思無所不到蓋嘗至此也聚石爲壇廣不盈畝舊傳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載有弟子七十二人夫神化慌惚萬里跬步夫亦何常哉有周先生隱遙字息元唐正元中來游包山之神景觀距觀五里見白鹿跪止即毛公塢也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即毛公鎮地符也得一井泉色白味甘即鍊丹井也傍又有古池深廣袤丈旱歲不竭即毛公泉也此宮乃開成三年建蓋因先生云右四

上眞觀在洞庭山上建於梁世唐僧皎然嘗陪湖州鄭使君登此卻望湖水賦詩皮陸亦有此作詩中云昔有葉道士位當昇靈官欲籙紫微志唯食虹景丹葉君不知何名也右五

乾元觀在常熟一里虞山下梁天監五年張裕先生來此山栖遲十餘載夢神人告曰峯下之地面勢開敞可以卜居裕如教興葺號曰招眞昭明太子爲之撰碑簡文帝嘗賜玉案一面鐘一口香百斤獨百鋌陳供於此其後改曰乾元右六

太一宮舊在郡中或傳在報恩寺之側太平興國中方士楚芝闡言五福太一天之尊神也太一所在之處人豐樂而無兵役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諸就其地築宮以祀之奏可六年十月蘇州言太一宮成芝闡又言都城東南地名蘇村可徙築宮於此以應蘇臺之名則福集帝都矣太宗從之於是作太一宮於都城之南而姑蘇之宮遂廢右七

寺院凡三十五節

自佛教被于中土旁及東南吳赤烏中已立寺於吳矣其後梁武帝事佛吳中名山勝壤多立精舍因于

陳隋。淩盛于唐。唐武宗一旦毀云。已而宣宗稍復之。唐季盜起。吳門之內。寺宇多遭焚剽。錢氏帥吳。崇奬尤至。於是修舊圖新。百塔皆作。竭其力以趨之。唯恐不及。郡之內外。勝刹相望。故其流風餘俗。久而不衰。民莫不喜獨財以施僧。華屋邃廡。僊僊然。四方莫能及也。寺院凡百三十九。其名已列圖經。今有增焉。考其事迹可書而圖經未載者。錄於此。至於湖山郊野之間所不知者。蓋闕如也。又有寺名見於傳記而今莫知其處者。如皆何點兄弟居吳之波若寺。又故傳唐有乾元寺。戴逵之宅也。宴坐寺。張融之宅也。又有龍華禪房。唐慈藏禪慈悲鄉數寺。皆建於六朝之間。而龍華宴坐之額。乃陸東之書。今莫見之矣。右一。

承天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故傳是梁時陸僧瓚故宅。因觀祥雲重重所覆。請捨宅為重雲寺。中誤書為重玄。遂名之。章蘇州登寺閣詩云。時暇陟雲古。檢切一字。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即此寺也。錢氏時。又加繕葺。殿閣崇麗。前列怪石。寺中有別院五。曰永安。曰淨土。禪院也。曰寶幢。曰龍華。曰圓通。教院也。所謂寶幢者。舊曰藥師院。昔有錢唐僧道贊者。作紫塘香百寶幢。覆以殿宇。翰林晁承旨與當時諸公凡二十三人為之贊云。又有聖姑廟。蓋梁時陸氏之女。吳人於此祈有子。頗驗。右二。

永安禪院。在承天寺垣中。舊號彌陀院。初。太宗朝以藏經鏤本。有餘杭道原禪師者。詣闕借版印造。景德中。又以太宗御製四褒及新譯經一十四褒併賜之。道原既歸。藏于此院。大中祥符八年。又編修景德傳燈錄以進。勅賜今額。每歲度一僧。至今為禪院。右三。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一里半。在古為通玄寺。吳赤烏中。先主母吳夫人捨宅以建。晉建興二年。滬瀆漁者見神光照水徹天。旦而觀之。乃二石像浮水上。或曰水神也。以三牲巫祝迎之。像泛流而去。時吳人率僧尼輩迎於海濱。入城。置於通玄寺。光明七晝夜不絕。號其殿曰二登。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上獲帝青石鉢。初以為曰。類。輩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異之。知其為二像之遺祥也。乃以供佛。梁簡文製石像傳云。有迦葉佛維衛佛梵字。刻于篋間。唐天后遣使致珊瑚鉢一鉢。供於像前。又有陸東之書碑。開元中。詔天下置開元寺。遂改名開元。金書額以賜之。寺中有金銅玄宗聖容。當天下昇平。富商大賈。遠以財施。日或有數千緡。至於梁柱欂櫨之間。皆綴珠璣。飾金玉。蓮房蕊井。悉皆寶玩。光明相輝。若辰象羅烈也。大順二年。為淮西賊孫儒焚毀。其地遂廢。同光三年。錢氏更造寺於吳縣西南三里半。榜曰開元。升其僧邊焉。即今之開元寺也。今開元寺有瑞像閣。乃別加塑飾。其帝青石鉢猶在。周顯德中。錢氏於故開元寺基建寺。移唐報恩寺名於此為額。即今寺也。唐之報恩寺。在吳縣之報恩山。即支硎山也。自梁武帝建寺。經唐武宗廢毀。至是乃移額於此。寺有寶塔。頃罹火災。郡人復建巨殿。窮極雕麗。為東南之冠。今值畢工云。寺有別院三。曰泗洲。曰水陸。為禪院。曰法華。為教院。右四。

普門禪院。在報恩寺旁。景德中。日本僧寂照號圓通大師。來貢京師。上召賜紫衣束帛。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給食。丁晉公時為三司使。為言姑蘇山水奇秀。寂照願留吳門。遂居此院。朝宰諸公並作詩送之。刻石院中。右五。

承天萬壽禪院。在長洲東南。錢氏時。中吳從事丁守節。即晉公之祖也。於其所居東南隅。唐長壽寺之舊基。鉏荒架宇。祥符中。晉公請改賜今額。天聖初。闢為禪刹。高僧住持。相繼崇飾。最為閎廣。又有華嚴閣。祥符中。有浮圖自京越蜀。刻造十六羅漢像。乃來錢唐布飾之。將還京師。至蘇。感夢。遂留此閣下。郡中士民祈請。數應。去年久雨。太守章公迎禪月像於郡廳致請。俄遂晴霽。右六。

瑞光禪院。在盤門內。故傳錢氏建。之以奉廣陵王祠廟。今有廣陵像。及平生袍笏之類在焉。嘉祐中。轉運使李公復圭請本禪師住持。吳民競致力營葺。棟宇初。宵切一字。新。相國富公有書額。刻石院中。右八。

廣化禪院。在長洲縣西。錢氏時。大校捨所居以置。久而摧敝。自嘉祐以來。稍稍繕完。門廡嚴新。有藏院。可以安衆。右九。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梁天監中。吳郡顧氏施宅為寺。唐陸鴻漸書額。章蘇州罷郡。寓居永定。殆此寺耶。舊在長洲界。後於永定鄉安仁里。右十。

壽寧萬歲禪院。在長洲東南。唐咸通中。州民盛楚等建。為般若寺。至道九年。勅賜御書四十八卷。二年。改今額。吳地志。郡中有般若臺。內有金銅像。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顒所製。訪之未得其遺迹。此寺舊名般若。殆是歟。右十一。

定慧禪院。本萬歲之子院。祥符中。別改今額。內藏御書。歲得度僧一人。雅為叢林唱道之所。右十二。

大慈院。在長洲縣北。唐咸通三年。陸侍御以宅為院。號為北禪。祥符中。改今額。皮陸有北禪避暑聯句。注云。院昔為戴顒宅。後司勳陸郎中居之。即此是也。右十三。

明覺禪院。在長洲東南。俗所謂東禪者。皆開運中。有僧迺賢。姓林氏。常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日。世號為酒仙。而能告人禍福。必驗。與符治疾者。必差。建隆二年。來居是院。徇佛屋修路衢。無慮用錢數百萬。雖稱丐於人。而人不知其所從得者。蓋其容似靈巖智積聖者。而每與人符。以陳僧為識。或謂為後身。其塑像今存院中。右十四。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舊傳東晉時有朱明者。富而孝友。其弟聰婦言。伐木塡宅。欲弁兄異居。明乃以金與其僧邊焉。即今之開元寺也。今開元寺有瑞像閣。乃別加塑飾。其帝青石鉢猶在。周顯德中。錢氏於故開元寺基建寺。移唐報恩寺名於此為額。即今寺也。唐之報恩寺。在吳縣之報恩山。即支硎山也。自梁武帝建寺。經唐武宗廢毀。至是乃移額於此。寺有寶塔。頃罹火災。郡人復建巨殿。窮極雕麗。為東南之冠。今值畢工云。寺有別院三。曰泗洲。曰水陸。為禪院。曰法華。為教院。右四。

普門禪院。在報恩寺旁。景德中。日本僧寂照號圓通大師。來貢京師。上召賜紫衣束帛。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給食。丁晉公時為三司使。為言姑蘇山水奇秀。寂照願留吳門。遂居此院。朝宰諸公並作詩送

之。刻石院中。右五。

承天萬壽禪院。在長洲東南。錢氏時。中吳從事丁守節。即晉公之祖也。於其所居東南隅。唐長壽寺之舊基。鉏荒架宇。祥符中。晉公請改賜今額。天聖初。闢為禪刹。高僧住持。相繼崇飾。最為閎廣。又有華嚴閣。祥符中。有浮圖自京越蜀。刻造十六羅漢像。乃來錢唐布飾之。將還京師。至蘇。感夢。遂留此閣下。郡中士民祈請。數應。去年久雨。太守章公迎禪月像於郡廳致請。俄遂晴霽。右六。

瑞光禪院。在盤門內。故傳錢氏建。之以奉廣陵王祠廟。今有廣陵像。及平生袍笏之類在焉。嘉祐中。轉運使李公復圭請本禪師住持。吳民競致力營葺。棟宇初。宵切一字。新。相國富公有書額。刻石院中。右八。

廣化禪院。在長洲縣西。錢氏時。大校捨所居以置。久而摧敝。自嘉祐以來。稍稍繕完。門廡嚴新。有藏院。可以安衆。右九。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梁天監中。吳郡顧氏施宅為寺。唐陸鴻漸書額。章蘇州罷郡。寓居永定。殆此寺耶。舊在長洲界。後於永定鄉安仁里。右十。

壽寧萬歲禪院。在長洲東南。唐咸通中。州民盛楚等建。為般若寺。至道九年。勅賜御書四十八卷。二年。改今額。吳地志。郡中有般若臺。內有金銅像。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顒所製。訪之未得其遺迹。此寺舊名般若。殆是歟。右十一。

定慧禪院。本萬歲之子院。祥符中。別改今額。內藏御書。歲得度僧一人。雅為叢林唱道之所。右十二。

大慈院。在長洲縣北。唐咸通三年。陸侍御以宅為院。號為北禪。祥符中。改今額。皮陸有北禪避暑聯句。注云。院昔為戴顒宅。後司勳陸郎中居之。即此是也。右十三。

明覺禪院。在長洲東南。俗所謂東禪者。皆開運中。有僧迺賢。姓林氏。常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日。世號為酒仙。而能告人禍福。必驗。與符治疾者。必差。建隆二年。來居是院。徇佛屋修路衢。無慮用錢數百萬。雖稱丐於人。而人不知其所從得者。蓋其容似靈巖智積聖者。而每與人符。以陳僧為識。或謂為後身。其塑像今存院中。右十四。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舊傳東晉時有朱明者。富而孝友。其弟聰婦言。伐木塡宅。欲弁兄異居。明乃以金與其僧邊焉。即今之開元寺也。今開元寺有瑞像閣。乃別加塑飾。其帝青石鉢猶在。周顯德中。錢氏於故開元寺基建寺。移唐報恩寺名於此為額。即今寺也。唐之報恩寺。在吳縣之報恩山。即支硎山也。自梁武帝建寺。經唐武宗廢毀。至是乃移額於此。寺有寶塔。頃罹火災。郡人復建巨殿。窮極雕麗。為東南之冠。今值畢工云。寺有別院三。曰泗洲。曰水陸。為禪院。曰法華。為教院。右四。

普門禪院。在報恩寺旁。景德中。日本僧寂照號圓通大師。來貢京師。上召賜紫衣束帛。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給食。丁晉公時為三司使。為言姑蘇山水奇秀。寂照願留吳門。遂居此院。朝宰諸公並作詩送

西庵禪院。在虎丘西。本屬雲巖。後別爲院。蓋亦古西寺之地。近歲頗增葺。右十七。

普明禪院。在吳縣西十里楓橋。楓橋之名遠矣。杜牧詩嘗及之。張繼有晚泊一絕。孫承祐嘗於此建塔。近長老僧慶來住持。凡四五十年。修飾。胡官切一半備。面山臨水。可以遊息。舊或誤爲封橋。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吳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右十八。

壽聖義慈禪院。在閶門外。樞密直學士施公昌言墓側。近得賜額。右十九。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報恩山之南峯。東晉時。高僧支遁者嘗居於此。故有支彌之號。山中有支遁石室、馬迹石、放鶴亭。皆因之得名。昔唐自有報恩寺。在山麓。故樂天夢得遊報恩寺作詩。蓋自武宗時報恩寺廢。雖興。昔不能復。故皮陸猶有報恩寺南池聯句。其後益淪壞。至乾德中。錢氏於報恩寺基作觀音院。今名楞伽院。即其地也。所謂南峰者。乃古之報恩之屬院耳。院枕巖腹。蹠攀幽峻。自報恩寺。衰而南峰乃興。大中五年。號爲支山。天福五年。改曰南峰。聖朝賜以今額。禪老相承。殿閣堂廡。奐然一新矣。山中危壁竦立。石門夾道。前對牛頭山。旁作西庵。又有碧琳泉。待月嶺。南池新泉之類。自昔著名。故傳裴休書額。已亡矣。右二十。

天平寺。在吳縣西南天平山下。山有白雲泉。始見於白公詩。其寺建於寶曆二年。乃樂天爲蘇州刺史之歲。蓋因泉以興寺也。范文正公之先塋其旁。賜額白雲寺。中有文正公祠堂。右二十一。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方俗以爲丁令威所居。圖經。吳縣界有丁令威宅。此殆是歟。錢氏時。有泉出于寺中。因名仙泉。後改曰澄照寺。右二十二。

白蓮禪院。本澄照別庵。池中生千葉白蓮。故以名院。端拱初。謝賓客濤嘗講學于院之西廡。明年登第。其子絳嘗刻石爲記。右二十三。

秀峰寺。在靈巖山。梁天監中。僧。既經一紀。忽有異人。於殿隅畫一僧相。俄而梵僧見之。曰。此智積菩薩也。化形隨感。靈應甚多。儀相雖傳。紿吳民瞻奉。至今彌勤。此寺占故宮之境。景物清絕。舊乃律居。不能興葺。徒長紛謗。太守晏公闢爲禪刹。人甚便之。右二十四。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旁。俗傳堯民於此避水。蘇子美詩云。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川不能沒。上有萬衆樓。謂此也。唐末。慧齊禪師首建精舍。名曰免水。後改曰堯峯。蓋亦有所傳也。登高極目。鄰州隱隱然。右二十五。

楞伽寺。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其上有塔。據橫山之巔。隋時所建。有石記存焉。白樂天及皮陸有詩。載集中。寺旁有巨井。深不可測。井有石欄。欄側有隋人記刻。蓋楊素移郡橫山下。嘗居此地。又有寶積治平二寺相聯。皆近建也。右二十六。

明因禪院。在橫山下。廣陵王元璙墓在其旁。故號薦福。昔義懷禪師居此終焉。院有藏經。故傳廣陵姬媵所書。右二十七。

威慈禪院。與薦福相並。乃宣徽使鄭文肅公墳寺。右二十八。

智顗禪院。在橫山下。梁人吳廣施所居爲寺。號曰寶林。錢氏改名寶華。故今名寶華山。祥符中。心印軻禪師重建殿堂經藏。合三百楹。號爲勝刹。初。僧緬和尚以錫扣石。清泉爲流。雖水旱不增減。軻師引泉足用。迄今猶存。右二十九。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建於梁世。近歲居人獲觀音銅像於水濱。乃置寺中。民間瞻奉。頗有感應。本郡或迎就城中祈請。皆驗云。右三十。

高峯禪院。在省山。故在洞庭。近歲郡人張諮雍親于省山下。旁建精舍。乃請移賜額于此。諮弟曰詢。今爲戶部員外郎。右三十一。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標眺峰下。抵吳縣百里。建於梁。廢於隋。至唐光化中。有浮圖志勤者。結廬於此。因而經古。換切一半。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大中祥符中。易今名。山旁有泉。甘潔。歲旱不涸。右三十二。

孤圓寺。在洞庭。梁散騎常侍吳猛之宅。施爲精舍。右三十三。

慧聚寺。在崑山縣西北三里馬鞍山。孤峯特秀。極目湖海。百里無所蔽。昔高僧慧稱。梁武帝之師。宴坐此山。二虎爲侍。感致神人。顧致工力。乃請師之嘤縣。是夜。風雷暴作。暗嗚之聲。人皆聞之。遲明。殿基成矣。延袤十七丈。高丈有二尺。巨石矗然。其直如矢。非人力所能成。縣令以聞。武帝命建寺。敕張僧繇繪神於兩壁。畫龍於四柱。裏鄉之民病癘。禱者至。壁下乃愈。每陰晦欲雨。畫龍輒蠕其鱗甲。欲動。僧繇又畫鏁以鏁之。會昌廢。寺藏龍柱於郡中。大中修復。乃復以柱。并金書牌鴻鐘。還之。至道中。郡將陳公省華嘗游是寺。嚴穴奇巧。勝致甚多。詩人孟郊張祜有詩。今丞相王荆公次韻作之。刻于石。右三十四。

興福寺。在常熟縣破山。爲海虞之勝處。齊郴州刺史倪德光捨宅爲寺。唐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即此地也。山中有龍鬬澗。唐正觀中。山中嫗生白龍。與一龍鬬於此。而成此澗。有空心潭。因常建詩以立名。有御賜鍾。唐懿宗咸通六年所賜。有文舉塔。體如塔。二人者。唐之高僧也。有救虎閣。五代時。僧意周爲虎拔箭於此。有宗教院。雍熙中。高僧晤恩修天台教於此。故以名云。近劉御史拯宰邑。作八詠以志其事云。右三十五。

山凡十五節

吳郡諸山名載圖籍者甚衆。不復殫紀。輒再考傳記。補其缺漏。以資博覽云。右一。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舊經載之已詳。吳越春秋、越絕書之類。皆以爲闔閭所葬。有金精之異。故名虎丘。然觀其巖壑之勢。出於天成。疑先有是丘。而闔閭因之以葬也。昔王珣撰山銘云。虎丘先名海涌山。又云。山大勢。四面周嶺。南則是山迤。兩面壁立。交林上合。升降窈窕。亦不卒至。蓋得其實。褚淵嘗歎曰。今人所稱。多過其實。今視虎丘。逾於所聞。故傳以爲江左丘壑之表云。舊傳秦皇求劍。地裂爲池。太平寰宇記云。山澗是孫權所發。以求闔閭寶器。是非未可必也。澗側有平石。可容千人。故謂之千人坐。傳。俗。因生公講法得名。右二。

橫山。在吳縣西南十道。誌云。山四面皆橫。蓋以此得其名也。又名踞湖山。一作壺。山中有陸雲墓。今未審其處也。觀是山鎮此邦之西南。臨湖控越。實吳時要地。隋開皇中。嘗遷郡於橫山東。亦以是山爲屏蔽也。山周圍甚廣。環以佛刹。如鹿福、偃伽、寶華、曉峯之類。皆在焉。鹿福寺旁有五塔。皇祐中。節度推官馬雲與山人仇道名之。曰芳桂。修竹。曰飛泉。曰丹霞。曰白雲。蓋因其物象云。右三。

姑蘇山。在吳縣西三十五里。連橫山之北。或曰姑胥。或曰姑餘。其實一也。傳言闔廬作姑蘇臺。一曰夫差也。據左氏傳云。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廬登游蘇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新作於夫差也。以全吳之力。三年聚材。五年而後成。高可望三百里。雖楚章華未足比也。初。越王得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刻削。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采生光。獻於吳王。王大悅。受而起姑蘇之臺。申胥諫曰。王既髮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夫差既亡。麋鹿是游。昔太史公嘗云。登姑蘇望五湖。而今人殆莫知其處。嘗欲披草萊以訪之。未能也。右四。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寰宇記云。吳王殺子胥。投之子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山。酈善長水經云。胥山上今有壇。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游姑胥之臺而望太湖也。或曰姑蘇山一名胥山。右五。

岑嶺山。在吳縣西南一十五里。圖經云。形如師子。今以此名山也。酈善長以爲岑嶺。山云。俗說。此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吳。又東及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荏。云禹所用牽山也。大湖中有淺地。長老云。自荏嶺山麓。自此以東著深。蓋閭巷之談云。吳地記云。吳王僚葬此山。山旁有寺。號曰思益。樂天嘗遊之。右六。

報恩山。一名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昔有報恩寺。故以名云。所謂南峯東峯。皆其山之別峯也。今有偃伽天峰。中峰院。建其旁。樂天詩云。淨石墉敷坐。寒泉可溜巾。即此山也。右七。

硯石山。在吳縣西二十一里。山西有石鼓。亦名石鼓山。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置館娃宮。楊雄方言。謂吳人呼美女爲娃。蓋以西子得名耳。吳都賦云。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臣。即謂此也。山頂有三池。一曰月池。曰硯池。曰玩華池。雖旱不竭。其中有水爽甚美。蓋吳時所鑿也。山上舊傳有琴臺。又有響屧廊。或曰鳴屧廊。以梗梓藉其地。西子行則有聲。故以名云。下有石室。今存。俗傳吳王囚范蠡之地。山相連屬。有巉村。其山出石。可以爲硯。蓋硯石之名不虛也。嘗登靈巖之巔。俯具區。瞰洞庭。煙濤浩渺。一目千里。而碧巖翠塢。點綴於滄波之間。誠絕景也。或曰。晉陸玩施宅爲寺。即靈巖寺也。右八。

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一名秦餘杭山。一名四飛山。有白堊。可用坊塈。潔白如粉。唐時歲以供進。故亦曰白堊山。吳越春秋云。越王葬夫差於秦餘杭山卑猶。蓋即此山也。今澄照寺白蓮院在其下。右九。

華山。在吳縣西六十里。於羣山獨秀。望之如屏。長林荒楚。蓊鬱幽邃。或登其巔者。見有石如蓮華狀。蓋亦以此得名。或云。晉太康中。曾生千葉蓮花也。老子枕中記。謂可以度難。蓋巖穴深遠。宜就隱也。舊有興教

院。院據山半。近歲改爲禪刹。右十。

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巍然特高。峯拱援郡之鎮也。林木秀潤。瞻之可愛。遊者陟危蹬。攀巨石。乃至山腹。其上有亭。亭側清泉泠泠不竭。所謂白雲泉也。自白樂天題以絕句。范文正繼之大篇。名遂顯於世。有卓筆峯、臥龍峯、中子峯、五丈峯、石龜照湖、鑑毛魚池、大小石屋。蓋因好事者得名。右十一。

穹窿山。在吳縣西六十里。舊傳赤松子食桂實石脂。絕食仙去。嘗於此山採赤石脂。吳都賦云。赤須蟬蛻而附麓。謂此也。右十二。

包山。在震澤中。山有林屋洞。昔吳王嘗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窮。得靈寶五符以獻。即此洞也。水經注云。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邪。東武。俗謂之洞庭。魯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蓋即此山也。或曰。太湖中別有夫椒山。蓋與此山不遠。可以通稱。湖中之山。有謂之大雷者。小雷者。三山者。書人或爲三山湖。舊傳震澤有七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樂天嘗泛舟洞庭。著於篇什。陸龜蒙、皮日休。有太湖詩二十篇。如神景宮、毛公壇、縹緲峯、桃花塢、明月灣、練瀆、投龍潭、孤園村、上真觀、銷夏灣、聖姑廟、巖裏石版之類。皆在此山。蘇子美云。洞庭民俗眞朴。歷歲未嘗有訴訟至縣吏庭下。以桑梔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木相差於巖壑間。望之若金粟圖繪之可愛云。右十三。

崑山。在本縣西北。或曰在華亭。蓋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故也。晉陸機與其弟雲生於華亭。以文爲世所貴。時人比之崑岡出玉。故此山得名。右十四。

海隅山。在常熟。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壇。周迴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吳仲雍、周章、闔廬長子、並葬此山。山西北三里有越王勾踐廟。梁昭明太子作招眞治碑云。虞山。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會。又云。其峯有石城石門。即此山也。右十五。

水凡十節

太湖。在吳縣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其實一也。吐吸江海。包絡丹陽。義興、吳郡、吳興之境。其所容者大。故以太稱焉。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也。歷丹陽毗陵者爲北江。即今之大江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至于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于海。震澤之流有所洩。是以底定。今二江故道中絕。故震澤有泛濫之患。理勢然也。所謂五湖者。蓋所納之湖有五也。郭景純江賦云。包五湖以漫漭。言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震澤也。舊傳五湖之名各不同。圖經以謂一曰貢湖。二曰遊湖。三曰胥湖。四曰梅梁湖。五曰金鼎湖。又曰菱湖。酈善長以謂長塘湖、貢湖、上湖、滿湖、與太湖而五。韋昭云。胥湖、蓋湖、洮湖、滿湖。就太湖而五。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苕溪水。西通義興荊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陸魯望以謂太湖上稟成池之氣。故一水五名。又爲仙家浮玉之北堂。故其詩曰。嘗聞成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又云。古候切一字浮玉宛與崑閬。正謂此也。湖中有山大小七十二。洞庭其一也。其大雷、小雷山。相去十里。其間謂之雷澤。或謂舜之所漁。非也。又有三山。白波天合。三點黛色。

陸士龍贈顧彥先詩云。我家五湖陰。君住三山陽。是此山也。右一。

松江。出太湖。入于海。韋昭以爲三江者。松江、淞江、浦陽江也。今淞江浦陽與震澤不相入。韋說非也。昔吳王軍江北。越王軍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中軍銜枚涉。吳師大北。卽此江也。郟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謂也。庾仲初揚都賦注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今觀松江正流。下吳江縣。過甫里。逕華亭。入青龍鎮。海商之所湊集也。圖經云。松江東寫海曰滬瀆。亦曰滬海。今青龍鎮旁有滬瀆村。是也。江流自湖至海。凡二百六十里。岸各有浦。凡數。其間環曲而爲匯者甚多。賴疎淪而後免於水患。或傳松江口故深。久淤而不治。稍稍乃淺。故可爲梁以渡。然或遇大水。不能遽泄者。以此也。松江一名笠澤。陸魯望居甫里。號所著曰笠澤叢書。右二。

運河出震澤。傳稱吳城邗溝通江淮。國語亦云。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蓋山此河以通江北也。隋大業六年。勑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面闊十餘丈。擬通龍舟巡行。陸士衡詩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樂天詩云。平河七百里。沃壤南三州。皆謂此水也。歲旱。或淺淤。故常加浚治。乃得無阻。右三。

新湖。在城市。杜荀鶴詩云。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蓋指此地。祥符中。崇儀使秦羲守郡日。嘗開廣之。右四。

七堰者。皆在州門外。據樂天詩云。七堰八門六十坊。而圖經云。廢堰一十有六。蓋樂天指其近者言之也。舊說。蓄水養魚之所。或云所以遏外水之暴而護民居。近世城中積土漸高。故雖開堰無甚患也。右五。

越來溪。在吳縣之境。自太湖過橫山。至于郡城之西。蓋越王由此水至于吳。故得此名。右六。

谷水。據郟善長云。松江一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谷水出小湖。逕山卷。縣故城下。卽秦之長水縣。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鹽官縣故城南。過武原出。爲散浦。以通巨海。陸機詩云。彷彿谷水陽。眷戀崑山陰。卽此水也。蓋此渠足以分震澤松江之水南入于海也。後世谷水堙廢。人不復知其名。故吳中多水。嘗質於老儒長者。謂松江東流。聚爲小湖。西北接白蜆、馬騰、谷、瑤瑁、四湖。蓋所謂谷湖者。卽谷水之舊迹也。又南接三泖。泖有上中下之名。故傳陸士衡對晉武帝云。三泖冬溫夏涼。蓋此地也。泖之狹者猶且八十丈。又下接海鹽之盧瀝。浦海鹽。卽武原也。行二百餘里。南至于浙江。疑此卽谷水故道。水經以謂入海。而此浦入江者。蓋支派之異也。樂大通二年。以吳興水災。詔道前交州刺史王弁。開大瀆。導洩震澤。以寫浙江中。蓋此浦是也。浦旁頗有遺迹。至唐時。乃設堰以隔海潮。嘉祐中。姑蘇水災。詔道都官員外郎沈衡相視。嘗欲開此浦。未克興功。右七。

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縣而達于海。卽婁江也。據郟善長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按婁者。縣名。今之崑山是也。塘之

兩岸。又爲六塘。四十四浦。六十四浮。接引湖澤。乃昔人所以泄具區之暴流。備民疇之灌溉也。右八。

常熟塘。自齊門北。至常熟百餘里。皆有涇浦入□□。蓋隨其渠以洩水。則有涇。引其流以至江。則有浦。其名甚衆。而崑湖陽城湖之水。皆賴以泄焉。右九。

新洋江。在崑山縣界。本有故道。錢氏時。嘗浚治之。號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岡身也。右十。

吳郡圖經續記卷下

治水　往迹　園第　冢墓　碑碣　事志　雜錄

治水

地勢傾於東南。而吳之爲境。居東南最卑處。故宜多水。昔禹之治水也。因其勢之可決者。疏而爲三江。因其勢之必聚者。瀦而爲五湖。乃底於定。微禹其能不魚乎。自二江故道既廢。而五湖所受者多。以百谷鍾納之巨浸。而獨洩於松陵之一川。勢不能無浸溢之患也。觀昔人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涇均水。以陡禦水。以埭儲水。遇淫潦可洩。以去。逢旱歲可引。以灌。故吳人遂其生焉。前代經營之迹。多不見史。至唐元和中。開常熟塘。古碣僅存。頗稱灌溉之利。其郡守氏李。不著名。廉使氏韓。韓皋元和三年。爲浙西觀察使。錢氏時。嘗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蓋當是時。方欲富境禦敵。必以是爲先務。自國朝天禧天聖間。吳中水災。於是命發運使張綸、同郡守經度。於崑山常熟。各開衆浦。以導積水。景祐中。范文正公來治此州。適當歉歲。深究利病。不苟興作。公以謂。松江不能盡洩震澤衆湖之水。雖北壓楊子江。東抵巨海。河渠至多。堙塞已久。不能分其勢。今當疏導。諸邑之水。東南入于松江。東北入于楊子。與海也。於是親至海浦。開浚五河。□□之舊老云。曾運之類是也。是時論者沮之。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下。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或曰。開浚之役。重勞民力。公以謂。江海善下。故得爲百谷

王豈能不下於此。謂江水已高。不納此流者。非也。彼日之潮。有損與益。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蠲其損而趨之。勢孰可縱。謂日有潮至。水安得下者。非也。新導之河。必設閘。常時局之。沙不能寨。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亦復何患。謂之因潮至。數年復塞者。非也。東南所殖唯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俾之遊。達溝瀆。脫百姓於饑餒。佚道使之。雖勞不怨。謂開浚之役。重勞民力者。非也。於是力破浮議。疏瀹積潦。民到于今受其賜。有盤龍匯者。介於華亭崑山之間。步其徑。纔十里。而洄穴迂緩。逾四十里。江流爲之阻。遇盛夏大雨。則泛溢旁齧。淪稼穡。壞室廬。殆無寧歲。范公嘗經度之。未遑興作。寶元元年。太史葉公清臣。淳按本路。遂建議。疏爲新渠。道直流速。其患遂弭。厥後轉運使沈立之。又開崑山之顧浦。頗爲深浚。□□□□□□□□□□□□□納陽城湖。南吐松江。舊謂之崑山塘。隄防不立。風濤相乘。廢民畸。阻舟楫。盜剽鹽賈。行其間。吏莫能禁。由唐以來。欲修築未克也。皇祐中。王丞相以舒州通判。被旨來相水事。荆公與縣吏。挈舟徧視。訊其鄉人。仲圖以獻。至和中。崑山主簿丘與權。白郡守呂光祿居簡。以爲作塘有大利。呂公從之。於是調民興役。先設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橫堪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既成。號曰至和塘。嘉祐之間。吳人洊饑。朝廷選擇守將。經制其事。蔡秦州抗自校理典是郡。嘗請行縣按水。親度其利。是時李兵部復圭爲轉運使。韓殿省正彥宰崑山。於是大修至和塘。使之胡官切一字。厚民得因依立塍堨。以免水患。而韓君又開松江之白鶴匯。如盤龍之法。皆爲民利。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令縣令教誘殖利之戶。自作塍岸。定邑吏勸課爲殿最。當時推行焉。其後論水者益多。儒者傳放。欲決松江之千墩金城諸匯。滌去迂。滯。又欲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減太湖。而入于北江。導海鹽之盧瀝浦。以分吳松。而入于浙水。於崑山常熟二縣。深闊浦港。遇東南風。則水北下于楊子。遇西北風。則水南下於吳松。庶可紓患。又令有田之家。據頃畝。疏整溝港。司農丞鄭亶請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閘。水以灌溉。又浚其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不涸。而水田亦減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遺迹。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爲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堤岸高厚。則水不能爲害。而可使趨於江也。鄭衛命至蘇。經度其事。而工重役大。不克成。既而朝廷罷。農田水利使者以專其事。所以浚河渠。固防岸。通畎澮。事在司。存可以按見其迹。自熙寧之末。旱災之後。累年頗稔。由是興作差簡。然水旱之數。古所不免。而長民者不可以緩其防也。嘗聞瀕海之地。岡阜相屬俗謂之岡阜。此天所以限滄溟而全吳人也。雖有浮浦。而日爲潮沙之所積。久則淤澱。是不可以不治也。夫治水者。當浚其下。下流既通。則上游可道也。范文正公嘗與人書云。天造澤國。衆流所聚。或淫雨不能無災。而江海之涯。地勢頗高。溝瀆雖多。不決不下。如無所壅。良可減害。若其溶深。江潮乃來。愆亢之時。萬戶畎。溉。此所以旱潦皆爲利矣。此智者之言也。范公之迹固未遠。求其舊而纘其功。不亦善哉。至於羣言衆說。各有見焉。擇其可行者。裁而行之。斯善矣。夫事有興於古人。而廢於後世。有遺於前代。而補於來今。苟爲古人所與者。勿廢。前之所遺者。必補。則何利之不成。何病之不捄哉。

往跡凡二十六節

長洲苑。吳故苑名。在郡界。昔枚乘諫吳王云。漢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囿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吳都賦亦云。帶朝夕之潛池。佩長洲之茂苑。注云。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名焉。庾信哀江南賦云。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亦取諸此。右一。

闔廬城。即今郡城也。舊說。子胥伐楚。還師取丹陽及黃潰土以築。蓋利其堅也。郡城之狀如亞字。唐乾符三年。刺史張傅嘗修胡官切一字。此城。梁龍德中。錢氏又加以陶甓。右二。

閶門。故名閶闔門。吳王闔廬時有之。或云魯匠般所製也。有高樓閣。道。吳兵後由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吳屬楚。復曰閶門。右三。

吳小城。白門。蓋闔廬所作。至秦始皇時。守宮吏燭燒。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右四。

魚城。在吳縣西橫山下。遺址尚存。蓋吳王控越之地。宜爲吳城。謂之魚城。誤也。橫山之旁。岡勢如城郭狀。今猶隱隱然。又有射臺。亦在橫山。右五。

石城。在吳縣東北。故爲離宮。越王獻西子於此。山有石馬。望之如人乘之。右六。

華池。華林園。南城。宮。故傳皆在長洲界。闔廬之故迹也。有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亦云遊樂之地。又有吳宮鄉。陸魯望以謂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蓋夫差所幸之別觀。故得名焉。魯望作閶吳宮辭。辭總集。右七。

三泖。在華亭境。魯望詩云。三泖涼波漁蘿動。謂此也。右八。

洞庭。亦多吳時舊迹。所謂練瀆者。練兵之所也。傳云。越敗吳於夫椒。夫椒即包山也。湖岸極清處爲消夏灣。乃吳王游觀之地。右九。

雞陂塘者。畜雞之所。豨巷者。畜豕之處。走狗塘者。田獵之地也。皆吳王舊迹。並在郡界。又有五茸。茸各有名。乃吳王獵所。陸魯望詩云。五茸春早。雉媒嬌。謂此也。右十。

蠡口。在長洲界。又謂之蠡塘。昔范蠡扁舟浮五湖。蓋嘗經此。右十一。

胥口。在姑蘇山西北十二里。因胥山得名。右十二。

塘。在吳縣東南三十五里。大江邊。夫差十二年。既殺子胥。投尸於江。浮以鴟夷革。後悔之。君臣臨江作塘。創設祭奠。百姓緣爲立廟。宋元嘉三年。吳令徙廟。近門內。一云塘邊有酒城。夫差祭子胥。勸酒。因名之。右十三。

許市。在郡西二十五里。圖經云。秦皇求吳王劍。白虎蹲於丘上。遂西走二十五里而失。劍不能得。地裂爲池。因名其地曰虎嚮音曙。蓋此地是也。唐諱虎。錢氏諱鏐。故改云許市。右十四。

胥屏亭。在吳縣界。漢初有陸烈。字伯元。爲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亭。子孫遂爲吳縣人。吳郡陸氏之所自出也。右十五。

袁山松城。在滬瀆江側。爲波濤衝激。半毀江山。袁山松城東三十里。夾江。又有二城相對。闔廬所築。以控

越處。古人於海道固爲之防矣。右十六。

死亭灣。在閶門外七里。故傳朱太守妻慙自經於此。右十七。

新郭。在吳縣西橫山下。隋既平陳。江南未服。聚爲盜賊。隋文帝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之。追擊至蘇州。移郡邑於橫山下。蓋欲空其舊城耳。此新郭者。當時之遺址也。或曰越王城亦在焉。蓋此地吳越之所控守也。初楊素遷城於橫山也。匠者以樑木爲城門之柱。素見之。謂匠者曰。此木恐非堅。可閱幾年。匠曰。可四十年不朽。素曰。足矣。是城不四十年當廢。至唐正觀中復舊城。果如其言。右十八。

蓮塘。寰宇記云。在吳縣西十二里。有田數畝。生蓮華千葉華麗。右十九。

望市樓。據元微之詩寄樂天云。并溯船更曾觀否。望市樓還有會無。注云。望市樓、蘇之勝地也。今觀風樓爲近市。殆即此耳。右二十。

東城桂。白樂天云。蘇之東城。吳都城也。今爲樵牧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也。詩總集。右二十一。

望亭。在吳縣西境。吳先主所立。謂之御亭。隋開皇九年。置爲驛。唐常州刺史李襲譽改今名。劉禹錫詩云。懷人吳御亭。謂此也。右二十二。

柳毅泉。事具圖經。泉在太湖之濱。雖大風撓之不濁。雖旱不耗。此所以爲異。右二十三。

滬瀆。松江東寫海。曰滬瀆。陸龜蒙敘。矢魚之具云。列竹於海澨曰滬。蓋以此得名。今其旁有青龍鎮。人莫知其得名之由。詢於老宿。或云。因船得名。按庾信哀江南賦云。排青龍之戰艦。南史。楊素伐陳。以舟師至三峽。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楊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擊敗之。則青龍者。乃戰艦之名。或曰。青龍舟、孫權所造也。蓋昔時嘗置船於此地。因是名之耳。右二十四。

吳王之時。劍有干將莫耶。甲有水犀。舟有艅艎。干將者、劍工也。莫耶者、干將之妻也。始干將作劍。採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於是莫耶曰。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當得其人而後成乎。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廬。闔廬甚重之。水犀者。徼外有山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人蓋以水犀飾甲也。艅艎者。大舟也。句踐泝江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即此也。右二十五。

大酒巷。舊名黃土曲。唐時有富人修第其間。植花溶池。建水檻風亭。釀美酒以延賓旅。其酒價頗高。故號大酒巷。右二十六。

園第凡十五節

伍子胥宅。故傳在胥門旁。子胥諫吳王。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怒。賜之屬鏤。子胥曰。吾死。必抉吾目置之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右一。

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北。宅中有井。闊三尺。深十丈。井旁有壇。壇北百步有浣沙石。方四尺。縣有言偃橋。蓋

得名於此。子游以文學升聖師之堂。吳人好儒術。其有所自哉。右二。

長鋏巷。一名彈鋏巷。在吳縣東北二里。巷有馮煖宅。煖、客有齊孟嘗君之門。彈長鋏而歌者也。焚盧劈以彰孟嘗君美聲。說齊王以復孟嘗君相位。其顯名也宜哉。唐人云。有墳在側。碑刻猶存。舊傳郡郭三百餘巷。蓋皆有名而失之。惜哉。右三。

陸氏鬱林石。初陸績事吳。爲鬱林太守。能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巨石爲重。至姑蘇。置其門。號爲鬱林石。世保其居。唐史書之。右四。

晉東亭。獻穆公王珣與其弟珉宅。外在虎丘。內在白華里。後皆施以爲寺。昔虎丘東西二寺。今之景德寺。皆是也。景德寺、舊號虎丘廨院。晉書云。吳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戴逵、戴顒之與珣游處。積旬。後珣爲尚書僕射。上疏請召逵爲國子祭酒。逵名益顯。右五。

顧辟彊園。王獻之入會稽。經吳門。先不識主人。值辟彊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獻之游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曰。不足齒之。倉卒使驅其左右出門。獻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蓋獻之之肆。辟彊之隘也。辟彊園。唐時猶在。顧況嘗假以居。郡守贈詩云。辟彊東皆日。竹樹有名園。年代更多主。池塘復裔孫。今莫知其所。右六。

戴顒宅。故傳北禪寺是也。顒父逵。字仲若。嘗游吳。號爲吳中高士。顒居剡下。復游桐廬。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土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墟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右七。

陸龜蒙宅。在松江上甫里。魯望。唐相元方七世孫也。始居郡中臨頓里。晚益遠引。深遁。居震澤旁。自號甫里先生。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盡夜。則與江通。色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留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蓋遂終焉。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虛攜素與龜蒙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其所居遺基尚存。右八。

任晦宅。見於皮陸詩。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而任君棄涇縣尉歸。居于其間。魯望詩云。吳之辟彊園。所昔勝槩敵。南閩富脩竹。後說紛怪石。風煙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迹。不知清景在。盡付任君宅。據此。殆即辟彊之園耳。右九。

廣陵王元璙別宅。舊與南園相近。據九國志云。元璙治蘇州。頗以園池花木爲意。取南園東圃。及諸別第。奇卉異木。名品千萬。今其遺迹多在居人之家。其崇岡。清池。茂林珍木。或猶有存者。右十。

范文正公義宅。在普濟橋旁。宅之建舊矣。有西齋。已百載。二松對植。扶疎在軒。文正公少長於北。及還吳。乃命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樹。閣曰松風閣。賦三題以規戒其昆季子弟。其後遂置宅爲義宅。使其族屬世世居焉。既貴。又於其里中買常稔之田。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因葬皆有賙。擇族中長而能幹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人日給米一升。歲衣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娶與長幼之葬者皆有差。公之令圖顯於朝。雖未歸吳。而至今能修其法。承其志不墜也。故

族中之仕者，足以養其清族中之不仕者，足以助其生，蓋自古未有，而文正爲之，斯百世之師法也已。文正公詩見地集，右十一。

蘇子美滄浪亭，在郡學東，子美既以事廢，乃南遊吳中，一日，過郡學東，廡草木，鬱然，蒼阜廣水，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趨數百步，有棄地，乃中吳節度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狀，遺意尚存，子美買地作亭，號曰滄浪，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諸公多爲之賦，詩子美嘗謂吳中渚茶野醞，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遂終此不去焉。右十二。

程正議宅，在南園旁，公少而軒闢，有才志，因過隙地，右開元瑞光二寺，左南園，嘗曰，此可以爲宅也，及稍顯，遂得其地，卜居焉，太守晏公賄之詩云，衣冠雖盛皆僑寄，青瑣仙郎獨我鄉，蓋衣冠居郡固多，唯公寔吳人也，晏公又名其坊曰晝錦，以志焉。右十三。

故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元魏公宅，在帶城橋東，元公嘗叅大政，引年歸老，居於是邦，太守章公命其宅曰衮繡坊。右十四。

先光祿園，在鳳凰鄉集祥里，高岡清池，喬松叢槍，粗有勝致，而長文棲隱於此，號曰樂圃。右十五

冢墓凡十五節

巫咸墳，在平門東北三里，巫咸、商大戊時賢臣也，書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說者以爲巫咸古神巫也，舊傳有墓於此，故書之圖經亦曰，虞山者，巫咸所居，然則咸嘗在吳矣，平門又名巫門，爲此故也，吳王壽夢，楚之大夫申公巫臣適吳，圖經云，巫臣冢在將門外，非與此同。右一。

太伯墓，皇覽云，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劉昭案，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二說固不同，今吳縣無錫界俱有梅里之名，未知孰是，要當訪之耳。右二。

仲雍墓，太平寰宇記云，常熟虞山有仲雍齊女冢，東是仲雍，西是齊女，仲雍比德太伯，孔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班固以虞仲者仲雍也，梁昭明太子作虞山招真治碑云，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傍臨齊女，則哀壇蒼茫，蓋梁時猶可見也。右三。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吳越春秋以謂吳王小女因王食蒸魚辱之，不忍久生，乃自殺，一說，夫差小女字幼玉，觀父之過，憂國之危，願與韓重者爲偶，志願不果，結怨以死，夫差痛思之，以金棺銅槨葬之閶門外，葬已，祭之，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歿身黃坡，竊謂此詩亦有深旨，殆此女生時所賦耶，南山有烏，喻越也，北山張羅，喻制越，非其所也，烏既高飛，句踐之盛也，羅將奈何，夫差不可以制越也，志欲從君，讒言孔多，謂雖欲從父之命，奈何其聽讒言而忘忠諫也，彼韓重之怨，蒸魚之怨，殆恐非也，墳之爲湖，或曰，墓所陷也，或曰，取土爲墳，墜而成也。右四。

齊女墓，在虞山，吳太子所娶也，齊女憂思發病，且死，謂太子，必葬我虞山上，儻死而有知，猶望故國，吳王

從之，孟子謂齊景公，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右五。

吳王僚墳，在吳縣西十二里，崑鵲山旁，在西下有思益寺。右六。

吳王夫差墓，在吳縣西北四十里，餘杭山，猶亭皐，猶之位，今名陽山者是也，地近太湖，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于干遂，夫差既伏劍死，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壙，土葬之，秦餘杭山皐，猶宰嚭亦葬其旁。右七。

嘗偃墓，在虞山上，與仲雍墓並列。右八。

漢梁鴻墓，在縣西四里，要離墓北，後漢書云，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娶同郡孟光，字德耀，其至吳，依皐伯通，鴻閉門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葬於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唐陸龜蒙云，在金昌亭一里，續志云，今閶門南城內有古冢二，相傳爲要離梁鴻墓，金昌亭在城內，宋書可鑑。右九。

漢豫州刺史孫堅及其妻吳夫人，會稽太守策三墳，並在盤門外三里，載唐陸廣微吳地記，墓前有小溝，曰陵浜，鄉俗稱爲孫王墓，按吳書，堅死於初平二年，年三十七，策死于建安五年，五二十六，堅妻吳氏死于建安七年，合葬堅墓，黃龍元年，權追尊堅爲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吳氏爲武烈皇后，策爲長沙胡官切一孝王，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拔吳高陵松柏，石碑蹉跌，按晉陽秋云，惠帝元康中，吳令河東謝詢表爲孫氏二君墓置守冢五人，修護掃除，有詔從之，其文張陵所作，今載文選，盤門外大冢是也，又唐孫德琳墓志云，開元十年，窆於十四代祖吳武烈皇帝陵東南平地，續志云，魏吳綱立孫堅廟，在縣東北，孫策祠在縣南。右十。

張翰葬橫山東五里，翰，吳人，見幾而作，託意蓴鱸，歸以毀卒，可謂高行之士，墳雖亡而名宜存也。右十一。

顧三老墳，在婁門外塘北，蓋顧綜墳也，綜，字文緯，吳人，辟有道，歷御史大夫，尚書令，殿上三老，漢明帝襲三代之禮，正月上日，踐辟雍，嚴設几杖，乞言受誨焉，吳丞相雍，有裔孫也，綜於東漢書無傳，事見顧況所撰廟庭碑，銘云，刊石婁門，德輝不滅，碑亡。右十二。

史惟則葬吳城下，惟則，字天問，吳人也，工八分飛白二篆，在唐中葉，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則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也，歷集賢翰林學士卒。右十三。

廣陵王元璙墓，在橫山，元璙，字德輝，武肅之子，文穆之兄也，爲中吳節度，文穆既襲位，元璙來覲，置宴宮中，用家人禮，文穆起酌酒壽曰，先王之位，兄宜當之，俾小子至是，實兄推戴之力，元璙俯伏曰，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而立，君臣之分，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酣樂而罷，元璙卒，文穆嗣爲中吳節度，涉獵經史，好賓客，飲筵數人，常乘白騾，被鵝氅，泛舟池中，遠近聞賓客笑語聲，則就飲爲樂，卒官，亦葬橫山。右十四。

范文正公之先墓，在天平山下，置祠堂於白雲院中，每歲清明，大合族人，以義田之資，設盛饌祭掃，至今修之，近世諸公葬於郡境者固多，知之不詳，未悉書也。右十五。

碑碣凡九節

朱氏墓碣在吳縣西穹窿山傍俗傳云買臣之墓非也按舊經云買臣冢在嘉興縣界不在此也墓傍有碑已漫滅其字可讀者云一十六世四百一十九年居下邳自平始三年避地至會昌壬戌凡八百四十二年繼于吳故邳村之名山下邳之來也諸序朱氏過江之祖文闕孝廉除郎中果有道茂才辟大將軍府除長水校尉文闕當漢綱既壞天下大紊公側足鴟蜴逕逾江文闕其後大槩敘子孫官爵此蓋唐人追敘朱氏過江之祖石字堙滅譜系不傳惜哉又按唐志載朱氏世系漢司隸校尉禹坐黨錮誅子孫避難丹陽丹陽朱氏之祖也蓋丹陽亦有朱氏云。右一

春申君廟碑史惟則書又嘗書太伯廟碑重玄寺額今失之。右二

閶門額李陽冰篆今已失之。右三

武丘東山碑龍興觀碑皆陸柬之書亡矣。右四

包山神景觀林屋洞院碑唐開成三年建石已殘缺據其所述蓋唐肅宗時有自潤州刺史求入道者又云乃去權位散祿親知草屨杖藜游乎山岳至此山於洞之西門造玄壇立室修玄元真容而石刻斷折莫知其姓名爲誰氏其銘有云毛公唐君前後出處蓋唐君斯人也碑中亦述周息元之事云止於內殿帝頻見就問以道德之門乃獻諫書用毗聖化其文間可見不能詳知噫高士之節固難得偶一有焉又遠遁山澤不與人接其名聞於王公大人者幾稀矣如此碑所載者既不見於史册託之金石又復磨滅雖綴拾存之而不得其胡官切一字惜哉。右五

報恩寺慧敏律師碑銘台州司馬陳諫撰蘇州刺史元錫書字刻刓缺碑云遷神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峯蘭若文缺蓋有之下字所謂八隅泉池者皮陸集所謂南池者是耶今不見其迹。右六

天台大德元浩和尚靈塔碑頌太原少尹崔蒙撰元浩姓秦氏字廣成智者大師之六世孫荆谿和尚之法子翰林學士梁肅蘇州刺史田敦及崔蒙皆受業弟子起塔於虎丘東山南原文具總集。右七

費龍記長洲縣令廳事北廡有費龍六僧蘇弗興之舊度模之不知何人其工不謝二子也唐李紳爲記其事碑刻猶存。右八

周先生住山碑在洞庭山唐華州刺史令狐楚撰。右九

事志凡二十七節

泰伯三以天下遜延陵季子三以國遜孔子謂泰伯至德民無得而稱焉其於春秋書曰吳子使札來聘於札之葬也題曰嗚呼吳延陵季子之墓賢之也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歷歸國於太伯而三遜不受蓋孔子稱三遜者著其實也詩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美王季之友泰伯是王季嘗歸國於太伯而泰伯不受不爲虛言也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辭不可諸樊乃攝事當國已除喪致位季札季札又辭吳人固立焉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之意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又逃去

是三遜其國也然太伯遜而周興季札遜而吳亡其所遇則然也其清風大節足以興萬世之善所補豈小哉宜血食於吳不絕也。右一

昔孔子登泰山見吳門有白馬如練此論者傳聞之誤而好奇之過也孔子雖至聖其視聽與人同耳吳魯相去不翅數千里安能見白馬如練哉昔王充論衡嘗辯之矣。右二

吳王夫差之盛也越王與范蠡入臣隸于吳或曰囚也蓋三年而後得歸越其所以斷大謀成霸業蠡之功居多句踐之滅吳也師還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越王曰吾將與子分國而處之范蠡對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爲以范蠡地左丘明著國語蓋與蠡同時猶曰莫知其所終極而太史公以謂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老居陶號陶朱公嗚呼蠡能窮其君壽其身智哉智哉。右三

禦兒者地名也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于禦兒又句踐曰吾用禦兒臨之而俚俗之言以禦爲語曰范蠡獻西子於吳道中生子至此而能語又從而爲之說曰吳既亡西子從范蠡以行杜牧亦云西子下吳邦一舸逐鴟夷夫蠡之智足以顯君而保躬必不蹈於汚也昔武王伐紂誅妲己而高顯誅張麗華孰謂蠡不如高顯乎。右四

吳舊號句吳蓋方俗之辭猶越之爲於越也又說者曰吳者虞也太伯於此以虞志也。右五

張良七世孫曰睦字還公爲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吳郡張氏皆其後也。右六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也少有隱操遂往剡居瀑布山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停都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尋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僧達答書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近故要其來此冀思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蘿蘿若已親煙液臨滄洲矣昔丘丹答韋應物詩云還同褚伯玉入館忝州人謂此也。右七

晉顏含以孝友聞自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而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令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右八

晉何求字子有弟點字子哲嗣避太祖諱字子季簡穆公尚之孫也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吳之波若寺足不踰戶人罕見其面後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點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管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棋點公卿禮下之或乘柴車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累召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不就點少時嘗病渴利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皃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梁武帝與點有舊賜以鹿皮巾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仍詔拜侍中辭疾不起子季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

雲門寺。初子李二兄求點並棲迹。求先卒。至是子季又隱。世以點爲大山。子季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謂點爲孝隱。子季爲小隱。世號何氏三高。子季年七十餘。乃移還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東境守宰經塗者。莫不畢至。梁武帝詔爲特進。不起。給白衣尚書俸。固辭不受。卒年八十六。右九。

陸慧曉、字叔明。張融、字思光。皆吳人也。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時人以爲江東裴樂也。融弱冠有名。行已卓越。慧曉與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武陵王曄守會稽。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劉璡同從逃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慧曉爲南兗州刺史。融爲司徒左長史。卒。舊傳有交讓瀆。與乘魚橋相近。蓋因張陸得名也。右十。

江左時。三吳舊有鄉射禮。羊玄保爲吳郡。嘗行之。後久不復脩。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行之。禮儀甚整。右十一。

南史稱汝南周洽。歷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傅齮亦有能名。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齮位至驃騎諮議。右十二。

虎丘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寺詞。幽獨君詩。清遠道士。所稱自商周至秦漢末。以鬼神自謂。顏魯公愛之。遂刻於巖際。并有繼作。李衞公又從而和之。幽獨君詩。大厤中於劍池石壁隱出。觀察使李道昌以聞于朝。代宗勑道昌祭之。此亦甚異也。右十三。

張長史、吳縣人也。爲人倜儻閎達。卓爾不羣。所遊者皆一時豪傑。其草書入神品。初爲常熟尉。有老吏陳牒。既判去。不數日復來。長史怒而責之。曰。汝何以細故屢擾吾官府也。吏曰。觀君筆迹奇妙。欲以藏篋笥耳。非有所論也。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長史視之。曰。天下奇書也。自此益盡其法。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下筆愈奇。嘗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視之。自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以此呼張顛。後爲金吾長史。右十四。

韋應物。正元初。爲蘇州刺史。是時房孺復爲杭州刺史。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其風流雅韻。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韋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唐人賢而慕之。不敢名。皆曰韋蘇州云。右十五。

杜牧詩云。我愛朱處士。三吳居中央。能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黃。又云。我昔造其室。羽儀戀鵠翔。交橫碧流上。竹映琴書狀。出俗無近語。堯舜禹武湯。觀此詩。知處士之賢也。然莫知其名。而他書亦無所見。惜哉。右十六。

圖經每歲有丁身錢。自大中祥符四年。詔以兩浙福建路荆湖南北廣南東路在儋國日出丁身錢。並特除放。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有餘貫。由是蘇民至今無計口算緡之事。蒙澤最厚。右十七。

謝賓客濤、字濟之。既冠。居吳中。會汾晉平。郡國當表賀。吳士爲奏者文體弱。更數人。皆不能如郡將意。謝公私草之。爲人持去。郡將大稱慙。吳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黃州、羅拾遺處約、並爲吳之屬縣長。謝公與之游。羅嘗與王書云。濟之揚搉天人。蓋吾曹之敵。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右十八。

王黃州禹偁、字元之。嘗爲長洲宰。其風流蘊什。播於一時。由此遂拜拾遺。故其詩云。吳門更隱過三年。何事陶潛捧詔還。步武已趨龍尾道。夢魂猶憶虎丘山。今虎丘至今有畫像存焉。他詩皆具總集。右十九。

丁晉公、吳人。大中祥符中。參豫大政。八年。出爲平江節度使。知昇州。擁節施還本鎮。過鄉拜墓。搢紳榮之。吳人自陸宣公後。至公爲宰相。歸葬于華山習家原。右二十。

兩浙轉運使治所。初在吳郡。孫何漢公自京東遷二浙。實居于此。作三亭。一曰自公。於此退處也。二曰溫故。於此閱書也。三曰鱸舟。於此繫舟以備巡按也。有三亭記。見集中。右二十一。

姑蘇刺史。有若范文正公、富監。皆牧鄉郡。葉少列先典州。既而請老。其子道卿以本路漕節來侍。其孫公乘。熙寧中又爲郡守。蔣希魯再牧是邦。遂歸休於此。盛又肅胡武平、趙叔平。後至政府。皆盛事也。右二十二。

平江節度推官廨舍。昔甚隘陋。天聖中。武寧韋岷伯鎮居幕府。始廣而新之。伯鎮時名藉甚。初登第。翰林諸公賦詩贈行。其廨舍記并記刻猶存。當是時。盛翰林度、黃工部宗旦守郡。多以事委伯鎮。而伯鎮之弟伯瞻、及今太守朝議公。同侍親居此。吳中士大夫多稱之。伯瞻後至太常少卿。按漕廣東云。右二十三。

韋太守嘗言伯鎮之在幕也。盛文肅公委之遍閱經史。凡言吳事者。錄爲一書。其書在盛氏。人不復見之。惜哉。右二十四。

許洞以文詞。稱於吳。尤邃左氏春秋。嗜酒。嘗從酒家貸飲。一日大寫壁。作歌數百言。鄉人競來觀之。售數倍。乃盡捐其所負。右二十五。

陳氏有兩高士。曰郢。曰之奇。郢不聞其字。范文正公以先生稱之。錢氏歸朝也。郢有兄七人。皆仕宦。而獨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好佛老。晚不茹葷者十五載。丁晉公、其甥也。欲薦以官。郢拒之。晉公以詩誦美。嗚呼。可不謂高士哉。之奇、字虞卿。謝隱西郡王宅教授。以歸。十八年而終。嘗有詔起之。不行也。持身謹嚴。而外簡曠。不爲矯刻之行。衣冠者。舊酒相過。從。虞卿遇興輒往。未嘗視其人以爲高下。鄉人愛之。遂於道者。必肅容起恭。相語曰。此吾陳君子也。孝友愷悌。賙贍宗族。雖貧而竭力。吳人言家行者必推虞卿。其葬也。今丞相王公爲之銘。號曰陳君子云。右二十六。

元豐四年。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元魏公。辭正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程公師孟。相繼請老。居吳中。二公交契最密。又同還里第。時太守朝議章公。嘗亦平昔僚舊。於是良辰美景。往來置酒。以相娛樂。又嘗盛集諸老。以繼會昌洛中之宴。作新詞以歌焉。右二十七。

雜錄凡十五條

吳郡賦云。鄉貢八蠶之繇。蘇州舊貢絲葛絲緜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簟草席蓆大小香秔柑橘藕鰡皮飯鰆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菜。皆具唐志。右一。

大業中。吳郡送扶芳二百本。勑西苑種之。其木莫生。纏他木。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葉。微炙之以爲

飲。色碧而香美。令人不渴。有僧禪師。妙醫術。以扶芳葉爲青飲。又獻菰菜羹二百斤。其菜生於菰蔣根下。形如細菌。色黃赤如金。梗葉鮮嫩。和魚肉甚美。七八月生。薄鹽蒸之入獻。右二。

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勑苑內湖中。以草把別還。著水邊。十餘日即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日晚集湖邊淺水中。有菰蔣處。斫子。綴著草上。是時漁人以網罟取魚。然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爲把。運送東都。至唐時。東都猶有白魚。右三。

大業中。吳郡所獻。有海鯢魚乾脯四瓶。送一瓶。可得徑尺面盤十盤。帝以示臺臣。云昔術人介象於殿廷。釣得此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珍。今日之鯢。乃是東海眞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虞世基云。術人既幻。其鯢固亦不眞。出數盤以賜達官。海魚肉軟而不腥。雖已經久乾。以法脩之。可食也。又海蝦子四十挺。色如赤瑠璃。光徹而肥美。勝於鱣子數倍。又獻鯢魚含肚千頭。極精好。愈於石首含肚也。松江鱸魚乾鯢六瓶。瓶容一斗。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脯。撥令調勻。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齏玉鱠。東南之佳味也。紫花碧葉間以素鱠。鮮絜可愛。蟹二十頭。擁劍四甕。擁劍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吳都賦所謂鳥賊擁劍也。鯉鱯。鯊四十瓶。肥美冠於鱣鮪。乾鱠之類。作之皆有法。時有口味。使杜濟濟會稽人。別味善於鹽梅。然暴殄海物。以縱口腹之欲。卒至於亡國。蓋可以爲戒也。右四。

大業中。楊玄感反。吳人朱燮。管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討之。不能克。帝遣江都贊治王世充。發淮南兵三萬討平之。初。世充渡江。三戰皆捷。至毗陵。開城以迎。即日進軍。賊據潘封柵。斷路。世充運薪數萬。圍遶柵。縱火焚之。賊潰死者十四五。餘衆保無錫。世充又拔之。賊守白方柵。世充平至。出柵而迎。世充並許其首不罪。追吳人魁帥先降者數十人於通玄寺瑞像前。燃香誓不誅殺。吳人聞之。一句之間。歸者略盡。世充食言。貪其子女財貨。坑降者八千人於黃山下。獲貨巨萬。選美女八十餘人。將還進之。帝並以賜世充。世充將至家。其妻盧氏見之。憤惋。即日卒。武德之際。世充遂至殲夷。負誓殺降。不辭之極。右五。

蘇之東禪院古佛像。容兒端麗。頂珠圍逕數寸。乾符甲午歲。忽有毫光。紅黃青紫。於是士庶觀瞻。楞施山積。後三日。有老。所由惑其事。固請梯升。即佛光焰而窺之。乃見佛像之首有一穴。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穴躍出。緣光焰入藻井。斯人遂探得碎幡數片。以紅幡映頂。珠即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歎息而去。鹿門子曰。佛金仙也。而白鼠之禍。作光於頂。得非金氣盛乎。是後金革遂興。右六。

中和二年。僖宗狩蜀。潤帥周寶以子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溺於妖巫。作火妖神。廟于子城之南隅。祭以牲牢。外用炭百餘斤。燃於廟庭。自是吳中兵火荐作。亦被壞伊川之先兆歟。右七。

光啓初。董昌知杭州軍事。浙西周寶懼其强。乃用徐約爲蘇州刺史。以禦之。約至未踰年。延九江王廟。殿堂屋壁。塑神龍蛟螭。繪畫雲雷波濤之狀。自是姑蘇連大水。民幾不粒食者三載。傳云。妖由人興。釁不自作。其斯之謂乎。右八。

洞庭山出美茶。舊入爲貢。茶經云。長洲縣生。洞庭山者。與金州新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製茗。謂之水月

茶。以院爲名也。頗爲吳人所貴。右九。

張文新品天下之水。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陸魯望好之。高僧逸人時攜以助。松江水或以謂。第四橋者最佳。蓋遠井邑。宜更清耳。以江水釀酒。特佳於他處。昔人重若。下酒。亦以溪水爲美耳。右十。

唐世蘇州進稿。其最佳者。傷荷稿。或曰葉甘。爲蟲所傷。或曰放傷其葉。以長根。又多重臺蓮花。花上復生一花。亦異也。右十一。

唐時。重玄寺閣一角。忽轉。計數千緡。方可扶焉。一匠云。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揳。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僧食訖。輒持揳數片。登高敲斷。未逾月。閣柱悉正。右十二。

吳縣有利娃鄉。吳人以美女爲娃。蓋宜爲麗娃。右十三。

圖經。吳縣境有定山。粟山者。殆編錄之誤也。按謝靈運詩。云朝發漁浦南。暮宿富春郭。定山杳雲霧。赤亭無淹泊者。乃浙江中粟山。有飛泉石杵。吳先主刻題者。在錢唐縣西。右十四。

吳江舊有如歸亭。俯視江湖。爲天下絕景處。昔人題詠最多。農麻中。知縣事。張先益修飾之。蔡君謨爲記其事。熙寧中。林郎中。肇出宰。又於如歸之側作鱸鄉亭。以陳文惠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也。亭旁畫范蠡、張翰、陸龜蒙像。謂之三高。好事者爲美。右十五。

書吳郡圖經續記後。

昔楊子雲嘗有言。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予嘗思之。今記述類多博收汎採。譬猶廣廈大肆。百物萃品。雜然陳列於前。而無所別異。此記述者之公患也。僻曹朱伯原少以文學筮進士。退居吳郡。博覽載籍。多所見聞。因爲圖經續記。以補闕遺。觀其論戶口則繼之以教。陳風俗則終之以節。至於辨幼玉之怨。正語兒之妄。紀譚生之讖。其論議深切著明。皆要之禮義。與夫牧守之賢。人物之美。事爲之善。凡前言往行有足稱者。莫不褒嘉歎異。重復演說。信乎所謂君子於言無苟者。予每至伯原隱居。愛其林圃臺沼。逍遙自樂。及得斯記觀之。然後又愛其趣識志尚。邈然有異於人。使逢辰彙征。則其所擴發豈易量哉。惜其遺逸沉晦。而獨見於斯記。故爲書其後。以待知伯原者。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臨邛常安民書。

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諸父奉王大母大母來居于蘇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爲吾家榜也橫山之寶華華山之博士塢吾家三世之所葬也余雖少長於蘇而山川城邑津梁園觀往往未知其所由來嘗以問樂圃先生先生出所爲圖經續記以示我曰此一覽盡之矣退而觀之千數百載之廢興千數百里之風土燦然如指諸掌嗚呼何其備哉先生之書三卷若干條而所包括者古今圖籍不可勝數雖浮圖方士之書小說俚諺之言可以證古而傳久者亦畢取而並錄先生豈欲矜淹博而耀華藻哉舉昔時牧守之賢冀來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後生之自力也溝瀆條浚水之方倉庾記裕民之術論風俗之習尚夸戶口之蕃息遂及於教化禮樂之大務於是見先生之志素在於天下也豈可徒以方域輿地之書視之哉先生未冠而擢第英聲振於士林不幸以末疾臥家不得遂其志於斯民然而潛心古道篤意著述其所撰次成秩如是者非一竊嘗探測其淵源而妄論其規制以謂黃鉞大呂不足以比其清陽阿激楚不足以方其妙齊紈蜀錦不足以埒其華崐玉南金不足以儷其美長江巨河不足以況其遠輕車駿馬不足以侔其逸意者左丘非失明國語不成虞卿非困窮陽秋不作一何發揮之妍麗也然天將激先生以鳴斯文是以固阨之耶雖然先生之疾損矣無害其可以享舉於天衢也昔者劉向非大發天祿石渠之藏不能盡論分野之風物賈躭非博詢遐陬絕域之衆不能悉知華夷之道里先生之才不歉於二子特處非其所而已與其陳四境之形勝孰若使志四海之封畿與其論千里之事物孰若使綜萬方之利害況史觀經始品藻才難嘗筆削之任者非先生而誰可哉伏讀終篇感先生之未遇輒書卷末庶幾萬一有儆於朝廷今日當爲官而擇人者元祐七年十二月朔大雲編戶林虙序

祕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朱公伯原嘗爲前太守晏公作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既成而晏公罷去遂藏于家其後太守章公雖求其本以寘郡府而見之者尚鮮也元符改元安上以不才濫綰倅符到郡之後周覽城邑顧瞻山川竊欲究古興替盛衰之迹而舊經事簡文繁考證多闕方欲博訪舊聞稍加增綴而得此書於公之子粗讀之終卷惜其可傳而未傳也於是不敢自祕偶以承乏郡事俾鏤版于公庫以示久遠若乃著述之本意則詳於自序而其摛辭之博贍措意之深遠則又詳於常林二君之後序矣茲不重見姑誌其刊鏤之歲月云越明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朝請郎通判蘇州權管軍州事祝安上書

自庚辰八月權州祝君鏤版題跋之後距今紹興甲寅蓋三十五年佑被命假守時兵火之餘圖籍散亡秉筆疑滯觸事面牆每賢士大夫相過必以諮訪未幾前湖州通判陳能千自青龍汎舟攜此書相訪開卷欣躍因授學官孫衛補葺校勘復爲成書以傳異日職方氏纘修中興新書當亦有取於斯則樂圃先生之志不泯矣紹興四年六月初十日漣水孫佑書

書中鈐記

葉氏菉竹堂藏書圖印朱文
葉文莊公家世藏長方印朱文
吳松漁隱方印白文
陸氏大用方印白文
乾學方印朱文
徐健菴方印白文
平陽汪氏藏書印長方印朱文
汪文琛印方印白文
臣文琛印方印白文
厚齋方印朱文
民部尚書郎方印朱文
士鐘方印白文
閶源甫方印朱文

三十五峯園主人方印朱文
長洲汪士鐘閶源甫印大方印白文。
右鈐記十五方。惟葉文莊公家世藏一方係五體字。餘十四方皆篆文。

後跋

余向聞任蔣橋顧氏有宋刻吳郡志。倩人訪求。得諸華陽橋顧聰玉家。蓋華陽即任蔣之祖雨時先生。喜蓄異書。手自讎勘。余從其裔孫處得舊鈔本續圖經。有跋云。雍正十二年夏五月既望于崑山徐氏購得葉文莊所藏宋刻本。校勘一過。始知顧氏所蓄宋刻地志之書。蒐成大吳郡志而外。又有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一日觀書華陽。適覩是書。楮墨精良。質勝范志。爰詢其直。需白鏹六十金。心愛甚而未之得也。閱歲餘。以他事故至聰玉家。聰玉云。此書於子爲雙璧之合。吾且非子不售矣。子曷歸子。以比延平劍乎。余重其書之不易覩。遂以五十金得之。卷中有鈔補處。皆明人錢磬室手迹。余嘗見錢氏有刻本云是從宋本校勘者。今取宋本對之。不特行款弗同。且訛舛滅復不少。則宋本之可珍益信。卷中又有新刻以僞亂眞者兩半葉。亦後人過於求全。因無損宋刻面目。今而後搜輯吾郡故實者。得此益微詳備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醉司命日。郡中棘人黃丕烈書于讀未見書齋之北窗。

薦朱長文劄子

（按此篇宋本未載今依明嘉靖戊申錢塘室手鈔舊本附錄於後）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隨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圖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庭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書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賙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吳郡圖經續記校勘記

吳郡朱樂圃先生續大中祥符圖經。爲是記三卷。元符二年。祝公安上曾經鏤板。旋遭兵燹。紹興四年。孫公佑復刊行。明錢塘室有翻宋本。然刊至再三而流傳絕少。國朝朱竹垞且未見其書。其餘可知已。客秋晨起。書友金順甫候於門。攜書一函。云自山塘汪氏來者。余展視。卽宋刻續圖經。（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參差不齊。）蓋幼聞先君子所亟稱而未得者。急詢其值。需白紋八十兩。爰以番銀七十餅易之。念吳郡地志。唐陸廣微書已經後人重輯。卽宋時官撰圖經。亦佚而不傳。三吳文獻莫古於是編。故四庫總目有幸而僅存之歎也。今則宋槧舊帙。靈光巋然。余獨何緣而得之。如此古香古色。使仍祕於敝篋中。則得如未得。安知異日不亦爲他人攫去乎。校而刊之。正今日之急務也。其錢氏刻本已爲後跋所斥。不復再勘。近時有張氏學津討原刊本。皆取以對勘。其間字句頗多竄改。如寺院門第十六節十六羅漢。張本改爲十八羅漢。蓋二尊者乃明時增入。宋代未有是數也。山門第三節。橫山在吳縣西南。下文引十道誌以證之。張本改爲在吳縣西南十里。按十道四番誌乃古書之名。何可改爲十里。試問下稱誌云者。屬何書也。圖第門第十一節。范文正公少長於北。及還吳云云。張本改爲少長於此。不特未明范公出處。又與下句不相應。凡此皆未經審致。趁臆見改之。今將其訛處一一抉摘。俾人知宋刻書之勝人固如是也。咸豐三年十一月。仁和胡珽識。

自序一頁五行掛下無所字。六行雖作鯢。九行訪求作求訪。○趨作趨。按古通。十二行嶷作疑。十三行出日作日出。十四行州民下十一字作吳郡伯鄙象昊文序。按古書未有名號並稱者。況此傳續敘撰圖經。尤不應題號。

上卷一頁八行從之下無者字。九行無周章已君吳句。○其爵爲伯作其爵爲子。下圖譜亟周章十八字刪去。十行傳下有至字。○益大作始大。○卷軌下有傳字。十一行闔廬作闔閭。後皆敘此。十二行乃今作即今。十三行比威作北威。

二頁九行外無所侯作民無所侯。十一行四十里作四十七里。○蔡王作敬王。十二行詩云作詩曰。十五行雖有作雖名。

三頁一行晉之故都作吳之故都。二行餘作餘。三行之冒之字無。五行其弟其字無。○槩作概。○李宥下雙行注云。一作友。七行雖作惠。十行塞作實。按古通。十五行秀下有州字。

四頁一行三十九由祥符作三十由祥九符。誤。二行蕩通汪洋作蕩汪洋通。誤。三行比廣作在唐。○雖作蕪。五行歲八萬歲字無。○崎下雙行注云。敧崎殘田也。○擔酤作擔酤。七行面已下有可也。十一行篤吳闔門歌曰作篤吳門面歌曰。十五行所居上有其字。

五頁一行因以以字無。四行湖海作河海。五行歲供作歲貢。六行布穀作布穀。七行班作斑。八行簫瀟作蕭瀟。按古通。九行白蓮作白藕。十一行皐原作高原。

六頁三行拗其波。拗作揭。四行慧儒作慧儒。○尙佛作佞佛。○信施作施捨。五行宴作晏。十行周市作周市。誤。十一行所謂作或謂。十二行水陸上無爲字。○爲其作謂其。十四行婁門下有者字。十五行留字古爭有音字。○曰封下雙行注云。作葑。

七頁一行擦作樓。三行故爲作故謂。○東面作東南。○閉塞作開塞。○幾禁作譏禁。六行諸解作謂解。七行范公作范文正公。八行學錢作學田。九行聖民作聲民。○公逢作功逢。十二行拜首作拜手。○或云作或曰。

八頁一行靈作蕪。三行蓋今之後池作即今之後池。七行城下無之字。十三行府廷作府庭。下無宣字。○浸遠作浸遠。十五行甲仗作甲杖。按古但作杖。

九頁一行弊作敝。按古但作敝。三行由是下無自字。四行府廷作府庭。六行中吳作吳中。○瓢流作瓢池。八行比圖作此圖。○乞取作乞與。九行古候切一字作購。按高宗名構。宋本避嫌名。十二行南倉下失在字。北倉下在字有○繩作繩。下同。十三行其利博作其利溥。十四行弊作敝。

十頁二行漕渠作漕渠。十行朝家作國家。十四行奪字宋本缺筆。○祠作祀。十五行椽作掾。下同。○所行作時行。

十一頁二行擺灑作洒掃。三行宦作官。六行正作真。按宋本真字避諱。九行災疫作災役。十二行宣下作宣。十三行漕憲作曹憲。十四行家傳作家乘。十五行飭作飭。是也。

十二頁一行頗作濱。六行宮時下無郡字。七行面底作底面。十行太守章作太守印授。十一行勝遠作勝言。十二行亦是下無以字。

十三頁一行搢紳作縉紳。二行三行遙垂作遙陲。鄉郡作鄉邦。四行子孫上無而字。

中卷十五頁四行已載作已見。六行見之作見知。九行以是作以里。十四行與弟子期期曰作日按列仙傳作曰。惟第二期字衍。

十六頁十一行而裁作而興。○撗作橫。十二行分而三橋作分爲三洞。

十七頁一行作記下無云字。三行湖光作河光。○行者上無徒字。○晨暮往歸作朝往暮歸。六行胡官切一字作桓。宋本避欽宗廟諱。八行詩曰作詩云。九行吳縣二字無。○於是祈雨作於此求雨。十二行知聞作近聞。十三行祀作祠。

十八頁四行其地下有乃字。○獷作獷。下同。六行其棒架焉其作共。八行東通作左通。十一行往來作來往。十二行賜上無改字。○勅作勒。按勅乃宋本誤。勅音賚。十三行風臺作鳳凰。

十九頁一行餘藏作餘年。二行周先生上有字無。三行練作煉。五行亦有此作詩中云。作亦有詩云。七行閑寂作閑寂。不誤。八行百斤作百勛非。十行太一作太乙。下同。十一行分下有野字。十三行於是二字無。十五行被于作及于。

二十頁一行毀云作毀去。○稍復作又復。○崇儒作崇尙。三行凡下有一字。五行藏逸下雙行注云。一作藏顯。六行乃陸東之。乃作皆。八行捨宅作給宅。九行古候切一字作構。既見前。○十里作千里。十二行末十三行首祈有子頗驗作祈子頗有驗。十四行彌陀作彌勒。○鑑下有版字。

二十一頁二行一里作二里。四行八年作四年。六行傳云作銘云。○迦葉作伽葉。非。○天后作武后。七行改名下有曰字。○大賈作太賈。誤。十二行頃櫃作鎮櫃。十三行寺有作寺中有。

二十二頁二行長洲下有縣字。四行十六羅漢作十八羅漢。既見上。五行章公下有姑字。六行以置作以建。九行胡官切一字作完。宋本避欽宗嫌名。十四行長洲下有縣字。○九年作元年。十五行所製作所匱。

二十三頁二行定慧作定惠。五行長洲下有縣字。○常以作嘗以。十行瓢作漂。○明下無宅字。○與下無其字。十一行長洲下有縣字。○精廬作精舍。十三行寺上無眞堂二字。

二十四頁三行四五十年作四十五年。○胡官切一字作完。既見前。五行庵下無公字。九行報恩之作報恩寺。○浸衰作廢衰。誤。十一行待月作待目。誤。十四行賜額下有曰字。十五行澄照作澄照。然二十五頁一行仍作澄照。

二十五頁十二行相聯作相連。

二十六頁三行范今作迄今。四行感應作應感。九行古候切一字作鑒。按準切當作攝。既已見前。十二行慧儒作慧儒。

二十七頁一行會昌下有中字。○迴鑪作鴻鑪。二行張祜作張祐。五行鑪作鐘。九行殫紀作殫記。○傳記作傳紀。下補字上有以字。十一行圖闕宋本惟此段皆作闕。十三行視作親。十四行傳俗作僧。

二十八頁一行十道作十里。既見上。三行皇祐中作皇祐間。五行吳縣西下有北字。六行形鑪作鑪鑪。七行面後成後字無。八行施校作施拔。九行大悅作大喜。十行是游作自游。十一行以防下無之字。十五行師子作獅子。俗字也。○以爲羣嶺作以謂羣嶺。然二十九頁二行宋本亦作羣嶺。

二十九頁六行硯石下有山字。○楊雄作揚雄。七行一曰一字無。十二行供進作入貢。十三行白蘚作白蘚。十四行六十里作三十里。十五行或云作或曰。

三十頁二行特高作特出。三行文正下有公字。八行瑔耶作瑔瑯。○卽此山山字無。十行號爲作號曰。○洞庭下有山字。十一行淥作菉。十二行甘柚作柑柚。十四行本縣作吳縣。非。

三十一頁一行嘗熟下有縣字。三行瀑水作瀑布。五行吳縣南作吳縣西南。八行是以作自以。○二江作三江。九行以浸漬以作而。十一行滿字上有與字。○與太湖與字無。十四行古候切一字作揆。既見前。○嶌闕下有一字。

三十二頁一行是此作闕此。二行松江作淞江。下同。五行此闕作闕此。○楊都作揚都。六行與松江松作淞。然此以下仍皆作松。七行虞作虞。○東寫作東瀉。十一行闕爲作開爲。十二行勑作敕。既見前。十三行此水水字無。十五行此地作此也。

三十三頁五行卷縣作婁縣。六行彷佛作彷彿。俗字也。十二行以寫作以瀉。按古但作寫。十四行楊都作揚都。按宋刻書俱作楊。

三十四頁一行六十四浮作六十四涇。二行北至北字無。○入下亦缺三字。按宋本第三字丨旁尚在。四行豐作常。○江流下有以字。

下卷三十五頁五行徽禹下有功字。○二江作三江。八行不著名三字。注作素字。偏右十一行以謂作以爲。十二行不能作莫能。○導作道。○楊子作揚子。下有江字。十三行五河作五湖。十四行以謂作以爲。

三十六頁二行必設諸闕。諸作之。○常時局之。局作扃。三行謂之作謂沙。○遵遂作道遂。四行復僻作飢孱。○濂作澇。七行末八行首缺文十四字。作吳城東園距嶌山縣七十里其地北。按此十四字从吳郡志補。九行舒州脫州字。○犂舟作乘舟。十三行胡官切一字作完。既見前。十五行定下有其字。

三十七頁一行諸匯作諸滙。○迂滯作淤滯。○減作洩。二行闕作門。誤。○楊子下有江字。七行蓋農田區作制。八行司存上有有字。十一行上游可道作上流可導。十二行不下作不節。雙行注云。一本作下字。○畎瀆作畝瀆。

三十八頁五行闔廬作闔閭。提行另起。六行胡官切一字作完。九行靈作燕。十二行東北作西北。十三行南城作南池。十四行別觀作別館。○注總集上有歲字。

三十九頁一行漁作魚。四行之處作之所。五行春旱作春草。○此也下雙行注云。五年今松江。九行三年作二年。○勸酒作觀酒。下雙行注云。一作薦酒。十一行許市作滸市。十二行虣作虎。○謬作謬。十三行箸亭作箸屏亭。

四十頁二行朱太守作宋太守。誤。三行未服作未復。六行正觀作貞觀。七行華麗作華色甚麗。十行注蒔下有歲字。十四行事具作事載。○所以所字無。十五行寫作瀉。○敘作案。

四十一頁一行或云作或曰。二行峽作浹。○乃職經乃字無。四行莫耶作莫邪。下並同。六行瓜疑應爪。○盧宋本作炉。俗字。七行漫理作綫理。八行第二闔廬二字無。十二行注凡十五節作凡二十五節。非。十五行冒偃作子游。同。○沙作紗。俗字也。

四十二頁二行有齊作在齊。五行陸氏提行。○號下爲字無。十行彊作疆。下並同。○先不識主人作先不相識。十四行號下爲無字。十五行土人作士人。○植林作植木。

四十三頁四行通色作通流。○飢困作饑困。○斗升作升斗。九行花木作草木。十行闕作圖。○猶有存者作猶存焉。十一行少長於北作少長於此。既見上。十二行樹字宋本缺。十三行號曰義田句在以養濟宗族句下。十四行瞻作贍。

四十四頁三行草木作草樹。四行道上有東字。○執作勢。○子美二字無。五行無窮作久窮。誤。九行遂得遂字無。○衣冠下有之字。十五行書云作書曰。

四十五頁一行亦曰作亦云。二行嘗作常。○嘗夢下有時字。四行太伯作泰伯。下同。五行要當要字無。八行則作而。○猶可見也作猶存也。十行結怨以死作結怨而死。十四行忠議作忠義。○墓作墳。

四十六頁二行墳作墓。三行西北四十里作西十七里。○猶亭卑猶之位作猶亭之卑猶位。四行以一堠士作以累土。五行冒偃作子游。八行冢作墓。十行三墳作三墓。十二行胡官切一字作桓。

四十七頁二行可謂作可爲。五行刊石作刻石。六行縛吳城作墓在吳城。八行宴作墓。十一行被作披。

四十八頁二行乎始作元始。六行朱氏下無云字。十一行斷宋本作斷。俗字。十三行一有作有一。十四行稀作希。十五行級拾上無雖字。○胡官切一字作完。

四十九頁二行耶作邪。按古但作邪。六行畫作畫。然第二畫字未誤。十一行嗚呼下有有字。十一行及十二行太伯或作泰伯。皆依宋本也。十三行及十五行餘昧並作夷昧。

五十頁一行萬世作萬古。四行不翅作奚翅。○羣作蕣。九行自謂作自爲。十行國語曰作國語云。○句無作句奚。十三行頌作頌。下同。十四行志也上有爲字。

五十一頁一行廉作遵。二行尊都作停郡。三行故要故字無。四行煙波作煙波。六行莅作蒞。八行在事作任事。十行嗣作允。下無遊太祖諱四字。○充作窕。十一行太中作大中。十二行諆作寘。十三行屬作屬。十四行兒作覬。按二字同。

五十二頁一行亦曰作亦東曰。五行讓字宋本缺筆下同。十四行遊寺詩作遊寺篇。

五十三頁二行長吏下有旭字。○所遊作與遊。五行顯作顯。六行正作貞。

五十四頁三行趍作趨。五行家原作家源。十一行藉作籍。十三行侍覲作侍見。誤。○吳中二字無。

五十五頁一行詞作辭。六行覲作觀。十行又嘗作又嘗。十五行其木作其本。

五十六頁一行斥作勛。非。○根下作之下。二行鮮嫩作細嫩。三行遷作還。六行廷作庭。九行勝於於字無。十一行繫作潔。按古通。十二行鯉腴作鯉魚。

五十七頁三行財作肘。誤。○貲作資。四行極作及。六行兒作覬。七行老作考。十行刷上無神字。十一行斥作勛。○庭作廷。○荐作薦。十五行縣下無生字。

五十八頁二行以謂作以爲。三行重若作重泉。四行最佳上無其字。○名作爲。六行擾作楔。下同。○食訖上無僧字。十一行縣事作縣令。上無知字。十二行郎中脫中字。十三行爲美下有讀字。

後序一頁一行題作吳郡圖經續記後序。二行揭作揭。○仲尼多愛多作之。四行因爲作故爲。○辨作辯。五行論議作議論。七行灑作洒。○逢辰作逢人。誤。八行後作后。

二頁一行皇考作王考。二行實事二字無。○未知下無其字。三行遽之作遽知。○千數百載作數千百載。七行奇作跨。九行成秩作成帙。黃鐘作黃鐘。非。十一行困窮作窮困。十二行國師作國師。十三行悉知作備知。

三頁一行敵作讐。

四頁三行作增綴增一。誤。四行未傳作未一。誤。○公庫公作一。誤。五行面下無其字。

五頁一行塞作實。二行疑作凝。○能千作能十。

吳郡圖經續記校譌

余刊是書。先後共校八次。張本訛字雖多。然亦間有優處。余不敢遽從。但摘錄於札記中。愼之至也。宋本自序一篇皆鈔補。下卷四十六頁二行吳王僚至本頁十行會稽止。又鈔補。然皆明人錢穀室手筆也。是行會稽以下太守起至四十七頁一行右十止。及後序第五頁末一行。皆翻刻。卽後跋所謂以僞亂眞者兩半頁是也。今則書中文句不敢稍易。其字之正俗體。則就可從者從之。如莘字宋刻俱作群。號作号。攜作携之類。未能從爾。又宋刻玄字張本俱作元。曆字張本俱作歷。理宜有是。札記不一一注出。今因彰宋翻刻。做知不足齋之例。敬缺筆盡云。挺又識。

上卷一頁十四行老字依宋本。然今刻从神老聲。誤也。正當作逸。

二頁一行兆字誤。宋本作北。○橫。宋本作横。五行號。宋本作号。後皆例此。

三頁八行假字宋本如是。今刻誤从夊。十二行二十二。今刻未清晰。

四頁七行況字誤。宋本作況。按二字有別。

五頁八行筍字今刻未清晰。

六頁七行國字誤。宋本作捐。

九頁一行五年誤。宋本作六年。二行諜公誤。宋本作諜於。十三行富字誤。宋本作宣。

十一頁十四行疆字誤宋本作彊。

中卷十五頁十一行上字誤宋本作下。

二十一頁五行白字今刻未清晰。九行烈字誤宋本作列。十一行額字宋本作額。

二十五頁十五行乃字誤宋本作迺。

二十八頁十行登字誤宋本作登。十二行子江誤宋本作于江。

二十九頁一行大湖誤宋本作太湖。七行墓字宋本作群後並倣此。十行墜字誤宋本作墜。

三十一頁九行裨字宋本作碑。

三十二頁十五行新湖誤宋本作新河。

下卷四十三頁六行所昔誤宋本作在昔。

四十五頁十二行孜字今刻未清晰。

四十七頁四行有字誤宋本作其。九行甚字誤宋本作爲。十行之文誤宋本作子文。

四十八頁一行俗字誤宋本作旁。

五十頁八行爲以誤宋本作以爲。

五十四頁九行又應誤宋本作文廟。

五十五頁五行舊字今刻誤作讀。

五十八頁七行登字誤宋本作登。

後跋一頁六行歸子誤原作歸之。

右三頁皆今刻刊訛之字。儻異日復印。須改正。

書吳郡圖經續記校勘記後

甚矣校書之難也。余於朱伯原書。校勘特詳。至再至三。猶不敢自信爲是。復託顧契堂、金友梅、程蔭樓、各核一徧。自問亦可以止矣。閒暇無事。偶一展卷。又檢出誤字一個。爲校譌中所失載者。維時活字書局業已畢工。故另紙刊出於後。閱者尚其諒之。咸豐四年正月胡珽識。

中卷二十三頁十一行重巖誤宋本巖本並作疊巖。

吳郡圖經續記續校

會稽錢吾氏董金鑑輯

上卷二頁六行末七行首按五縣中尚有吳江一縣錢武肅分吳縣置詳下戶口門。

八頁十行褒字誤原作廣十三行府廨宣有以稱校勘記云張本無宣字今按宣當作宜據上文云云蓋謂蘇州地望優重府廨之圖敞宜有以稱之耳張本刪之非是。

九頁十二行豐字誤原作豐。

十頁十四行祠張本作祀按范書稽吏傳正作祠宋本是也十五行椽史張本椽作掾按范書作掾

夷下十一頁一行同○所張本作時按范書作每時二字○輔當作輒上文不誤。

十一頁一行殘俗字當依范書作蠶二行播遷當依范書作遷播張本作酒播古字通三行述論爲

論豐范書作述著論豐按宋本諱署或避英宗嫌名○宦張本作官非也范書正作宦。

中卷十五頁十四行與弟子期期曰校勘記云張本曰作日按列仙傳作曰惟第二期字衍今按所校非

是此條當依張本曰作日期字當重有非衍文讀當以與弟子期爲句期日爲句期日者謂至所

期之日也觀下文自可見又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列仙傳與是書張本並同尤其明證今本列

仙傳蓋有脫誤不足據也。

十六頁十一行卯日而裁校勘記云裁張本作興今按裁當作栽讀音再戲文栽築牆長板左莊二

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杜注亦訓植樹此文語本左傳謂於水中設樁建柱耳張本改爲興字失

其義矣。

十七頁一行築字誤原作築。

十八頁六行爲字誤原作爲十四行接字誤原作按○弃字誤原作弄又二十三頁九行弄兄異居

亦誤作弄張本並作棄與弄同。

十九頁八行蠲字誤原作蠲。

二十七頁十行校勘記宋本闔廬字惟此段若作闔今按下文橫山節作闔胥山節仍作闔。

二十八頁三行倩當作切又二十九頁五行同十二行水經下當有注字。

二十九頁一行皆有石知卷荇按荇當从竹作筍竹束也水經注正作筍二行自荇嶺山疏荇字誤

原作皇按此句當作是皇嶺山疏。

三十頁二行瓊當作瓊張本不誤五行松當作須赤須子與赤松子迥別並見列仙傳○桂實列仙

傳桂作松文選吳都賦劉注引作植○食當依吳都賦注引作穀。

三十三頁十行爵當作爵下卷三十七頁一行正作爵。

下卷三十九頁十五行山當依張本作中。

四十一頁八行按餘論事當以左傳爲審。

四十三頁八行軀字誤原作軀。

四十六頁九行瓊字誤原作瓊。

五十三頁十行狀字誤原作狀。

書中鈴記二頁三行五字誤原作正。

校勘記八頁十二行注原本云爲字無新刻譌作爲無字。

十一頁五行注原本云增綴作增一誤新刻作字倒在上。

附補校

上卷二頁十一行蓍王張本作敬王案此宋本避諱。

四頁七行平太誤原作太平。

七頁三行故爲作故謂見校勘記應加○。

中卷十六頁一行英子今列仙傳作子英。

二十一頁六行葉疑作欄卽橘字此必欄誤爲爛轉譌爲葉。

二十二頁九行復圭二字張本非側注又二十九頁硯石山張本硯作研下並同蓋古字通用也案

張本此等互異處尚多無關是非茲不具出。

二十六頁十五行渠當作渠，郎入切，从水，渠聲，泉出也。

下卷三十七頁十二行不決不下句見校勘記，應加○。

五十一頁六行莅字見校勘記，應加○。七行數年之間句，校勘記無誤，今加○。誤。八行在事作任事。見校勘記，應加○。

五十五頁十三行匈當依張本作角。

五十六頁三行湖中，張本作海中。十二行脫字誤，據校勘記作脫。

後序二頁九行成秩，張作成帙，見校勘記，案秩字誤，當作帙。

校勘記三頁一行注慧嚮作慧嚮，案下嚮字誤，原本作曏。

八頁八行注瓜疑應爪，案應下脫作字。

十頁四行注亦東曰，案東當作號。

十一頁五行注原本云公庫作公一，誤，新刻作字倒在下。

四庫全書提要

吳郡志五十卷。宋范成大撰。成大有驂鸞錄。已著錄。是書爲成大末年所作。郡人龔頤、滕茂、周南、相與贊成之。時有求附於籍不得者。會成大歿。乃騰謗。謂不出於成大手。遂寢不行。故至元嘉禾志序謂吳郡志以妄議不得刊也。紹定初。廣德李壽朋始爲鋟版。趙汝談爲之序。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誌。定是書實所自爲。并申明龔頤三人者。常爲成大蒐訪。故謗有自來。其論乃定。壽朋又以是書止紹興三年。其後諸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皆未及載。復令校官汪泰亨補之。自謂仿褚少孫補史記例。然少孫補史記。雖爲妄陋。猶不混本書。泰亨所續。當時不別著爲續志。遂與本書淆亂。體例殊乖。其書凡分三十九門。浩博而敍述簡核。爲地志中之善本。刊版久佚。此本猶紹定舊槧。往往於夾註之中。又有夾註。考成大以前。惟姚宏補註戰國策實有此例。而不及此書之多。亦可云著書之瓶體矣。

原序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自圖處以嬉。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偉。井賦蕃盛。談者至與杭等。蓋益盛矣。而舊圖經蕪莠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揜阨。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慨曰。是書猶未刊邪。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侮謬。書用大備。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屢子。而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譁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茂、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舊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

公墓乎。載所戮書。篇目可考。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自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澌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譾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期。百墜交舉。既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後觀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汴人趙汝談序。

吳郡志目錄

第一卷 沿革 分野 戶口稅租 土貢
第二卷 風俗
第三卷 城郭
第四卷 學校
第五卷 營寨
第六卷 官宇 倉庫場務附 坊市
第七卷 官宇
第八卷 古蹟
第九卷 古蹟
第十卷 封爵 牧守
第十一卷 牧守 題名
第十二卷 官吏 祠廟
第十三卷 祠廟
第十四卷 園亭
第十五卷 山
第十六卷 虎邱
第十七卷 橋梁
第十八卷 川
第十九卷 水利
第二十卷 人物
第二十一卷 人物
第二十二卷 人物
第二十三卷 人物
第二十四卷 人物
第二十五卷 人物
第二十六卷 人物
第二十七卷 人物 烈女附
第二十八卷 進士題名 武舉附
第二十九卷 土物
第三十卷 土物
第三十一卷 宮觀 府郭寺
第三十二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三卷 郭外寺
第三十四卷 郭外寺
第三十五卷 郭外寺
第三十六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七卷 縣記
第三十八卷 縣記
第三十九卷 冢墓
第四十卷 仙事
第四十一卷 仙事
第四十二卷 浮屠
第四十三卷 方技

第四十四卷 奇事
第四十五卷 異聞
第四十六卷 異聞
第四十七卷 異聞
第四十八卷 考證
第四十九卷 雜詠
第五十卷 雜志

校勘進士何璋府學學諭 劉九思
校勘進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 李起
校勘從事郎充平江府府學教授 汪泰亨
校勘國學免解進士 李宏

吳郡志卷一

宋范成大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沿革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大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立爲吳大伯。自大伯作吳。五世而吳王克商。卽封其後爲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周惠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滅虞。自武王元年至虞滅。合四百七十八年。又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吳益興。始通中國。壽夢卒。子諸樊立。（武周云。又名謁樊。遏。）又伐楚。爲巢門人射傷卒。弟餘祭（測界反。）立。餘祭卒。弟餘昧（莫葛反。）立。餘昧卒。子僚立。諸樊之子光弒僚自立。是爲闔廬。破楚伐越。越敗吳於檇李。又敗之於姑蘇。闔廬傷指而卒。子夫差立。三年乃伐越。以報怨。敗之於夫椒。棲句踐於會稽。句踐入臣於吳。蓋臣祖於浙江上。句踐返國。厚獻夫差。夫差悅之。乃賜書增之以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舉今四明、三衢、嘉興等地。悉以與越。十四年越遂入吳。十八年又敗吳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滅吳。欲以夫差居甬東。夫差自剄。越遂并吳而有其地。是時魯哀公之二十二年也。句踐卒。傳六世至王無疆。凡一百四十餘年。楚威王伐越。殺無疆。盡取吳故地。威王曾孫考烈王以吳封其國相春申君黃歇。使其子爲假君留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於吳。漢因之。領縣二十六。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曰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景帝四年。濞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徙鄞。又徙句章。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一本作周喜。）上書。以縣遠赴會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郡。領縣十三。以東爲會稽郡。會稽遠治山陰。按會稽典錄。以爲是年歲在己巳。劉府君上書也。孫皓寶鼎元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吳郡領縣十一。宋領縣十二。元嘉時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以浙江東五郡立會州。及始平王子鸞初封新安王南徐州刺史。又割吳郡屬之。舊經所謂大明七年。廢屬南徐者是也。八年屬揚州。齊不改。陳爲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以姑蘇山爲名。大業六年。復爲吳州。領縣五。唐武德四年。復爲蘇州。領縣四。置都督。督蘇、湖、杭、睦四州。九年罷都督。屬潤州。正觀元年。隸江南道。天寶元年。改爲吳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置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管蘇、常、潤、杭、湖、睦六州。後移使額於潤州。而蘇州屬焉。乾寧之後。屬錢氏吳越國。黃巢之亂。錢鏐聚兵淮南。楊行密據揚州。鏐奔渡江據蘇州。遂定浙西數州。光啓三年。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龍紀元年。鏐遣其弟錢討約。破走之。大順元年七月。楊行密將李友陷蘇州。九月孫儒圍蘇州。十一月陷之。殺李友。二年。鏐復平蘇州。詔以鏐兼蘇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寧三年。楊行密將臺濃陷蘇州。五年九月。鏐討平之。梁開平二年。楊行密復圍蘇州。三年。鏐復討平之。唐同光二年。昇蘇州爲中吳軍。晉天福五年。割嘉興縣爲秀州。本朝開寶八年。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以上沿革。以吳越春秋、史記、漢書、晉書、南史、會稽典錄、十道四蕃志、九國志、吳越備史、及舊圖經等參修。）政和三年。以徽廟節鎮之所。陞蘇州爲平江府。

分野

黃帝分星次。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須女。又曰星紀。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堯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屬揚州。

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大雪冬至居之。吳越之分野。

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分星次。分壑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

唐一行所分星次。分壑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大。）中斗二十四度。（一千七百八十牛。）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滨彭蠡。南涉越州。盡苍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下流。殷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去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甌徼。爲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之所不洎。皆係于狗國。

戶口稅租

後經所記詳矣。前漢領縣二十六。故戶至二十二萬。口至一百三萬。後漢領城十三。戶止十六萬。自後領縣淩減。又多兵亂。戶口亦耗。惟唐天寶元年。戶止七萬。口至六十三萬。皆有奇。然長慶集以爲十萬戶。此後來增衍也。大唐國要圖云。唐朝應管諸院。每年兩浙場收錢六百六十五萬貫。蘇州場一百五萬貫。觀此一色。足以推見唐時賦入之盛矣。本朝戶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元豐三年。戶十九萬九千。口三十七萬九千。皆有奇。號爲甚盛。故其輸帛爲疋者八萬。苗爲斛者三十四萬九千。續爲兩者二萬五千。免役爲緡者八萬五千。皆有奇。今考孫覿普明寺記。載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狄難。捕游流離。城中幾於十室九空。中興爲輔郡。涵養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有五。苗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六合四勺五抄。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貫四百五十八文。上供諸色錢。共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八貫九百文。

土貢

唐之土貢。考之唐書。所貢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簟、草席鞋、大小香秔、柑橘藕、鱠皮、鮝腊、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六典。又有紅綸巾、蛇牀子。圖經及九域志圖敍。唐貢絲綿、絲布、八蠶絲、朱綾等外。又有絲布、菱米、柑橘藕、燈心席、燈心草鞋子、口味三十七、鱠魚條、鮝魚條、魚春子焉。二魚條疑即鱠皮鮝腊。春子疑即魚子也。大唐國要圖。又載蘇州貢絲絹、綾絹、鳥眼綾衫段、羅紵布、折皐布、柑子、橘子、菱角。三書所載不同如此。

本朝土貢。考之九域圖。所貢坐倚席、白墡、柑、橘、鹹酸果子、海味、鮆魚肚、糟薑。元豐土貢錄。載戶部蓋橘一萬五千顆。（治平四年雜。）生絲鞋。（熙寧雜。）花蘆二十合。（熙寧三年雜。）又云。進奏院狀稱。見今逐年進奉土產柑、橘、糟薑、鹹酸果子。又云。今別貢葛二十疋。白石脂、蛇牀子各十斤。蘆二十領。以上本朝故事。今惟遇聖節貢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葛布二十疋。

吳郡志卷二

風俗

吳之土風習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大抵然也。其人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鬬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宜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皆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尙禮。庸庶淳厲。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尙也。（隋志。）華覈論云。吳有發劍之節。趙有挾色之客。郡國志云。吳俗好用劍。輕死。又六朝時多鬬將戰士。按諸說。吳俗蓋古如此。本朝文教漸靡之久。如五月鬬力之戲。亦不復有。惟所謂尙禮敦厲。澄清隆洽之說。則自若。豈詩所謂美教化。移風俗者與。

吳趨行。樂府解題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閭起昌門。象闔閭。舊說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曰。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靈被冷冷鮮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頹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順世羅。邦彥應興運。奏若春林葩。闔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搉爲此歌樂府題解

吳音清樂也乃古之遺音唐初古曲漸缺管絃之曲多訛失與吳音轉遠議者請求吳人使之傳習唐會要

正觀中有趙師者善琴獨步當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游國士之風今樂府有吳音子世俗之樂耳

白紵舞 案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曰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卽白紵也古今樂錄

吳歈吳人歌也

拂舞 白符舞 白鳧鴨舞 按舞志曰江左初有拂舞吳舞 檢其歌非吳辭也又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鴨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吳農器甚備以其地平夷盡爲田也唐陸龜蒙有耒耜經今具載之曰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鐴曰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鐴曰壓鐴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聲曰犁建曰犁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鐴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鐴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鐴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鐴者曰底底初實于鐴中工謂之甑肉底之次曰壓鐴背有二孔係于壓鐴之兩旁鐴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地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庳所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健也所以梶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蹙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輓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鐴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橛敝巢切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鐴二尺策減壓鐴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梟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渠疎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焉爬而有礋呼碌宅焉有磟礌焉自爬至礋礌皆有齒磟礌觚稜而已成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

牛欄亦名牛宮吳地下溼冬寒卽牛入欄唐人謂之牛宮陸龜蒙有祝牛宮詞其序曰冬十月耕牛遠寒築宮納而造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鹽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辭四牧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物物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檀當間戴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綿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疑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魚具吳中水國夫魚之具尤多陸龜蒙皮日休嘗爲魚具詩序其事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網罟之流曰尿曰罾曰䍦側交反曰罩挾而升降曰罔女減切繩而竿者揔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笱編而沈之曰筩音庸曰笭音庸矛而卓之曰措音庸矛也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榻以海板置瓦器上擊之以驅魚置而守之曰神鱉魚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鱉也列竹於海灘曰混吳之混渾是也錯薪於水中

曰䉶音䉶所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笞其他或衲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不誣又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其所謂十五題者曰網曰罩曰罔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榻曰滬曰䉶曰種魚曰藥魚曰舴艋曰笭笞松陵集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爲一斗買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趁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盡行烟雨漉車聲吳中賣魚論斗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寀者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元參政絳所居名袞繡坊富祕監嚴所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水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德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石林遺錄

晉周玘以憂憤謂子勰曰害我者詹儋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儋云陸玩食酪得疾與王導牋云僕雖吳人幾作儋鬼蓋輕易之詞

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人無貴賤往往皆有常產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物好遊遨歲首卽會於佛寺謂歲懺士女閭閻殆無行路親友有經歲不相面者多於此時相見或處或弔紛然議姻親覘壻婦亦多決於此時上元影燈巧麗它郡莫及有萬眼羅及琉璃毬者尤妙天下以糖糲春麴爲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孝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歲之休咎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戒鑾鼓以遊虎邱盛處爲最盛處寒食則拜掃墳墓競渡亦用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徧走閭里重午以角黍水糉綵索艾花蒜扇相餉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束稷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健稷云令人健壯又以李核爲靈蓏之云療餓七夕有乞巧會令兒女輩悉預謂之小兒節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栗糕花糕十月朔再謁墓且不賀朔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爆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臘日併力舂一歲糧歲之土瓦竈中經歲不甃壞謂之冬舂米十六日婦女祭廁姑男子不得至二十四日祭竈女子不得預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舉家大小無不及下至婢僕猫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貯其分名曰口數粥是夕爆竹及爇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茒朮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歲食物有膠牙餳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夜向明則持杖擊灰積有祝詞謂之打灰堆蓋彭蠡廟中如願故事吳中獨傳此一歲風俗之大略也

吳語謂來爲蠶本於陸德明貽我來牟弄甲復來皆音蠶德明吳人豈遂以鄉音釋注或自古本有蠶音耶吳謂能必綴一休字曰能休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軍能休蓋亦古有此語

盧歷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爲九老會姚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贊之姚詩首句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使追黃綺作朋儔杜詩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纔五人故杜詩云爾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遊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能，經由爲作敘，蓋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閻邱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譙軍清豐魚袋章岵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徐師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年靜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言，年七十，十人合七百四十六歲。十老各有詩，米黻序之。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說，惟時老成，國，四周是紀。公，威望惠洽，說，庶長慶虛，迺，闢郡，遺，會九俊老，惟，內閣清，紳，所仰，靜鎮吳河公，神守軒拔，德，章昭，蔵，名威，光，夷，獻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寘，孤，映，清標，邁遠，健，功利，煥，于，汴，實，朝，太中大夫，濮陽公，沖，德，嘆，端，塢，淑，質端，塢，礎，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河公，氣，公，朝，蔵，大夫，徐，于，彭，城，公，朝，蔵，大夫，崇，德，淳，藏，或，中，奎，書，多，或四方，屬，吏，出，處，有，裕，經，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本，騶，郎，黃，君，紹，虛，藏，素，行，潔，修，堅，楷，華，早，解，褐，或，仕，路，式，暗，天，錫，類，老，饒，若，遂，藏，顯，飾，雅，章，迭，作，德，過，樂，時，休，明，顯，盼，之，間，穆，如，清，微，咸，簡，碩，德，蔗，如，大，和，夫，學，本，美，均，仕，欲，行，志，名，節，旣，立，榮，利，後之，者，請，公，楼，鑑，測，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遂，退，從，容，千，祖，可，並，後，生，仰，止，以，鎮，吳，蔵，傳，刻，給，旣，傳，屬，爲，序，明，爲，呼，命，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蔵，何，堪，奈，於，孝，命，蔵，序，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于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說，參持志論，心，長服，膺學論，吳門顏岩世光，節，應天滕嘉景初，養，天台周公明元德，公，正，吳門孔煜明仲，觀化學，吳門盛文韶景聲，學，履，吳門詹次騤平叟，持，志，吳門滕照德明，養，正，會稽揚珍庭玉，允，臨，三衢滕英傑德秀，養，正，婺女吳遂國仲，誠，意，吳門張經德常，節，性，過，存，心，會稽李士特奇父，果，意，吳門錢振祖季玉，篇，嘉禾趙與理子正，果，學，立，愛，過，國，德，三山趙綰夫景揚，宗，學，個，德，學，錄，吳門趙震亨子東，果，行，過，時，中，吳門朱杲晦叔，務，本，興化陳蓋翁仁父，篤，信，過，果，行，學，論，三山陳夢圓宗震，務，本，嚴陵諸葛克念師聖，德，理，三山陳桂巖肯，持，志，三山林應炎光遠，習，是，吳門陳伯章煥文，誠，意，吳門呂直之道夫，持，志，三山陳龍炎剛伯，誠，意，毗陵李燔子明，存，心，吳門范爽邦景哲，守，約，三山鄭宏洪甫，率，風，吳門千天麟仁仲，習，是，合陽侯燦季立，持，志，通川高仁立仲立，禮，立，吳門陳由之子是，誠，意，吳門趙時璃德玉，明，宣，過，懷，德，通川高仁洽君澤，立，禮，吳門張應高仰之，貫，通，天台范應時蘇甫，習，是，金華范士表仲端，服，齋，南劍陳洎有之，率，履，臨安章昌朝文叔，經，誠，三山陳鉅伯堅，養，正，通川陸應霆伯聲，服，齋，（序曰）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錫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序拜于吳門，天屋圖，禮成，謀于郡之帥，習，齋，有軌，同而歲者三，始酌曰，侯自製錄，而歷符節，加惠此邦，尚矣，願守五年之宿，應霆伯聲，服，齋，（序曰）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錫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序拜于吳門，天屋圖，禮成，謀于郡之帥，習，齋，有軌，同而歲者三，始酌曰，侯自製錄，而歷符節，加惠此邦，尚矣，願守五年之宿，

吳郡志卷三

城郭

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民皆田其中。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即今郡城，始闔閭舉伍子胥於耕野，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與謀國政，問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事濟，子胥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爲上，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其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卦，築小城，周十里，門之名，皆伍子胥所制，東面婁匠二門，西面閶皆二門，南面盤蛇二門，北面齊平二門，唐時八門悉廢，劉夢得詩云，二八墟門開道路，許渾詩云，其醉八門回鑿舸，今惟啓五門，八門、吳地記所紀，而不載葑門，續經載葑門，而謂平門一名巫門，與赤門二門，皆不在八門之數，蓋考之於今者如此，方故吳時，東門不開，欲以絕越也，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遊，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廛，築具區之廣澤，宕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千悲蘊恨，況復荆棘蕭森，蓑蘿網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蕙，唯聞秋蟬冬蝶，水魅晝定，山鬼夜驚，不知四海九州，乃復有此吳城，（杜牧吳城詩）二

月春風江上來。水晶波動碎瓊盤。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陽花正開。解舞翩翩何處往。能歌婉女遠難回。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閶門。文選注。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閶闔門。吳越春秋曰。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也。南史及傳記中。或皆作昌。蓋字之訛。吳越春秋又曰。昌門亦名破楚門。吳伐楚。自此門出也。孫堅母夢腸繞昌門。俗傳昌門。魯班所造。又傳楚封春申君於吳。號云破楚。改曰昌門。亦非是。小說。或謂名齊門。乃與齊門相犯。非是。陸機吳趨行云。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文選注。引吳地記。昌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閶闔門。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昔時。樓閣之盛如此。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於上。今廢。（張編詩）耕夫古墓遠樓船。春草青青爲頃田。試上吳門看都郭。清明幾處有新煙。（章應物）病馬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淺深千古事。目送倚閶門。（白居易）閶門四壁銜春草。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閶闔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霞翅茂苑。今來未敢苦相張。（蘇舜欽）年華華華強人去。靈物蕭蕭又驚秋。家在瓜島山下住。江上何郎苦相留。

婁門。案婁縣所置。又謂之嶁。今謂之崑山。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蓋古縣治所寓也。

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纍。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女思家。吳王於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故名。陸廣。吳地記。

胥門。伍子胥宅在其旁。吳地記云。石碑見在。今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臺館。乃據其上。（皮日休詩）青翰凉谷吳思清。愁煙漠漠荇花平。醉來欲把田田葉。蘸裏當時醒酒歸。（陸龜蒙）細葉經禪下自疎。故城花謝綠陰新。登無今日尋名士。試問南塘著屈人。

盤門。吳地記云。吳嘗名蟠門。刻木作蟠龍以鎮此。又云。水陸縈回。徘徊屈曲。故謂之盤。（補注）門有樓。寶慶三年秋。大風雨。樓門俱壞。紹定二年冬。郡守李嶠朋新作之。規制視舊有加。

蛇門。在巳方。故云。又云。越在巳地。吳作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即與陸門八之說相迕。然今巳位正是清河通過。安得無水。但門已廢。不可考爾。

匠門。又曰干將門。續經止曰將門。吳王使干將鑄劍於此。故曰將門。今謂之匠。晉之訛。此門本出海。道通大海。沿松江下滬瀆。今廢。

葑門。續經曰當作封門。取封禺之山以爲名。故屬吳郡。今屬吳興。今但曰葑門。葑門陸路皆塞。范文正公開之。今俗或訛呼富門。

赤門。平門。續經謂不在八門之數。平門一名巫門。巫咸所葬。巫平字畫相近。今猶有赤門灣。近葑門。吳地記又云。又有葑門。栗門。魴鮮門。葑赤已見上。魴鮮之類。皆無所據。

開胥蛇門議。胡舜申所作。其說甚詳。今具載之。舜申乃舜陟之弟也。通風土陰陽之術。世所傳江西地理新法。出於舜申。紹興間自績溪徙居吳。暇日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以爲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曰。吳城以乾亥山爲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高。爲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纍。如羣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秪自城中觀之。則城中之地。亦唯西北最高。是乾亥無疑。乾爲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大五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其來皆聚於太湖。由正北廉貞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于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

法。故自古常爲大郡國。今爲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峰疊。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閶盤二門入。即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出。即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合。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尚有缺然。蓋胥塘堅在正西帝旺來。是謂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謂貪狼之水。本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旺之水。遂不得朝鄉城中。此其爲害。明陰陽風水者。常嘆息於斯。胥塘之水。尚由閶盤二門委曲而入。城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徑由葑門之外以出。於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歎惜。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人物衰歇。富室無幾。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宦達者。比承平時浸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地。至舉城無區宅。能存數百千年。未之有也。按地里法。生旺二水。利害最切。猶人身氣血榮衛。今塞絕之。能安強乎。明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入城。以幸此邦可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蛇門之水爲貪狼。主文筆官職之事。於埋爲重。復開之便。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以識。今石刻具存。但裒府圖之誤。以蛇門爲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至陽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艘自南來。非東入葑門。即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廬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即蛇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爲越所滅。茲亦明効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沖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語。劉夢得詩。亦云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晉唐時。吳下最爲雄盛。今所啓門者五。餘皆閉塞。而甚不可塞者。唯蛇門。究所以閉塞。闔經之說。爲其多途。艱於守衛。幾禁噫。抑末矣。今濟躍暫駐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拱之義焉。吳城門不常啓閉。舊矣。昔年蓋嘗於八門之外。又開赤平二門。而葑門陸衢。蓋嘗塞矣。范文正公守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爲便。誠能遠迹晉唐。近効文正。復闢蛇門。東南虛秀之氣。疏導迅發。儒道利亨。文物之盛。非復今日吳下矣。乾道甲申冬。直祕閣沈度守郡。與舜申舊同寮。知其說。心善之。明年春。邦人以爲請。度即命官吏行視其處。將以十二月乙丑啓蛇門。部置已定。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戶。悉具畚鍤。剋期赴役。號召隱然。有興意者。以爲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乙未春。祕閣修撰韓彥古起復爲守。其秋。邦人申前請。彥古欣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彥古罷。是時舜申年八十五。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爲後序告來者。詞贅不錄。

吳郡志卷四

學校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請立學。得南園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喚繪兩廡像。創謹堂。闢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邱密造直廬。淳熙二年。韓彥古創采芹印亭。二亭。十六年。趙彥操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朱長文祀兩廡定位。學校興廢世系五代祀典。）

既敗。后卿大夫。學校之交。元士之適。子。禮。義。其入以齒。日忘。外則故。黨校不可一。閭。廢也。以時。教。書。庸。虞。三代之。盛。方。萬。未。國。警。不。還。以。述。學。者。命。之。師。爲。序。序。其。內。則。詳。王。奕。世。子。

爲故始於。宜。剛。而。防。其。失。之。藝。以。歌。詩。津。而。致。其。和。者。所。此。教。舜。之。興。樂。所。以。教。也。下。以。智。仁。聖。義。忠。和。爲。之。德。孝。友。睦。婣。任。恤。

若決江河。其。之。能。聚。也。數。爲。萬。邦。黎。獻。之。可。共。爲。帝。者。之。賤。之。所。以。教。也。小子。猶。有。所。造。其。型。之。可。用。知。此。

時化行。習。俗。美。人。有。士。君。子。之。器。雖。歐。冗。害。事。者。說。君。心。際。蠱。惑。何。益。此。序。學。之。教。也。申。孝。道。良。

風。而不。忘。敝。弊。人。登。有。基。亂。萌。于。未。萌。之。時。孟。軻。稱。堯。舜。之。道。曰。孝。弟。之。義。義。終。日。而。不。一。

宮。因。之。獻。而。不。忍。廢。邦。頌。焉。戰。國。于。心。際。蠱。惑。何。益。于。事。者。說。君。心。際。孟。軻。稱。堯。舜。之。道。曰。孝。弟。之。義。義。終。日。而。不。一。

遂。於。秦。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若。仇。讎。遂。起。而。燔。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遠。先。王。之。教。義。終。日。而。不。用。矣。大。亂。亂。作。

臣。有。若。淳。于。仲。舒。者。爲。儒。宗。奏。士。必。以。經。術。爲。主。首。用。于。習。經。義。者。爲。大。夫。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若。仇。讎。遂。起。而。燔。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遠。先。王。之。教。義。終。日。而。不。用。矣。大。亂。亂。作。

馬。壹。融。士。不。棄。養。明。德。康。成。鄭。遠。老。爲。使。學。以。知。經。師。以。經。相。授。。因。經。以。會。道。。。

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修學記陳耆卿作復田記併附於後〔住學記〕同上汪君泰

〔補注〕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歷紹定二年以復田

縣學記

吳郡自古爲衣冠之藪中興以來熙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令之賢否紹興間

程沂爲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於後〔崑山縣學記〕學之制興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吳東部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燹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補完更後長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謀營之亟殷而不偏大

院在西河西明澤橋北舊西比較酒務基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范成大碑額

常熟縣丹陽公祠堂記平江之土所常熟縣爲吳人丹陽公祠者有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之故宅在縣東州

吳郡志卷五

營寨

禁軍

威果二十八指揮

雄節第九指揮

威果四十一指揮

威果六十五指揮

全捷二十一指揮

（補注）新軍者（劉）平江李知府申，諸關撥以亡庸，懦明淺輔之資，到任之初，首訪軍番禁軍元額，計□□三百三十人，前後國額，因番不補，在籍者一千七百五人而已，淳熙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少壯及等，即時當錄敢刺，無資產所當，自正月八日為始，至五月終，共招到六百三十人，並以充足元額，分朔教立定黨私，示以懲勸，月令號令，教以番屏，號令士兵，以懲違犯，國家設禁軍，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頗多闕額，故目終已招滿到四十八人，又謂陽禁軍，壓行教閱，此外如廂軍，新刺，屬軍，併令，閱習，準要，如遇鋪兵，射弩，人，見管巡尉，但目今所管號衣甲器械，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敢上議使令，與禁軍一般支給，及支給等則費錢，會開具軍冊供申外，伏乞詳會小貼子，與朋證得所招到禁軍等月給錢米，除冬衣賜及賞射支給，以一歲計之，為數約十萬緡，併乞詳會，並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渎朝廷，今又招到六百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令為一軍，另立隊伍，別行選差將官，專一管轄，日逐感督，精加訓練，務令一馬一弩，不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資居偏，占破，私役，領

至劉下。

右劉付平江府運司今來劉下專理，逐一指揮施行，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廂軍

崇節第九指揮

崇節第十指揮

崇節第十一指揮

崇節第十二指揮

壯城指揮

中軍鼓角指揮

橫江指揮

寧節第三指揮

城下開江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成臣知蘇州日，點檢總管，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除之利，歸減得米二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訪當年，則去稅米，二州有禁田，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河渠堤防之數，水澇，以減政，于時民詞，錢五十文，田，稻白米一石，自皇祐一系，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慢農，不稔，則取之，浙南一河塘，大牛隨殺，失，江南不稔，利，今江浙十下，復修舉，南圩田，東南之大，十八年，吾不稔，七百畝，比於常年，民不得不開，中與小歷，絕興二州之田，畜產太湖，其勢自所不連，是以晉人於常熟之北，二川，宜其勢自所不連，是以晉人於常熟之北，二川，

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昆山之東，為茶縣，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又瀕海，臣嘗編，又瀕海，臣嘗編，又，開二十餘浦，丹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劉汝沙侵，平，天聖間，錢五十萬餘貫，提舉官，又，開三十餘浦，今諸浦，湮塞，又，鄧宇范仲淹，亦視至海浦，三十，餘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又，開三十餘浦，此已見於行者也，望逐行之，乃詔院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便，舊有者依道子議（是時議兩浙漕）所請，以五千人為一，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者依舊，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昆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

合，今存者百不一二。（補注）是至一貫者，本集作是至一貫文者。

作院指揮

忠順官寨在報恩光孝寺後。淳熙二年建。

御前許浦水軍寨。

（許浦水軍者（劉）編明，參上左中奉大夫，知平江軍府事汪，灑水軍者（劉）編明，參上左中奉大夫，知平江軍府事汪，灑，水軍，已，約束，相視海道，撥去，處，敏，內，蘇州許浦海道，劉子，奏，臣，吳，灑，水軍，已，約束，相視海道，撥去，處，敏，內，蘇州許浦海道，劉子，奏，臣，吳，以安立寨，已，約束，相視海道，撥去，處，敏，內，蘇州許浦海道，劉子，奏，臣，吳，乞於許浦縱橫，駐之，江，格地，電，駐，用，公議，用，寨地，公議，用，寨地，公議，用，寨地

官令招募淮南福建充壯勇後人二十人，支破全分効用請給，開寶二年，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補充全効一百人，刺充全効一百人，興元軍，以萬人，及次等効用，（顧逸本聖旨，並依分布不數，乞招收三色軍申，招討司水手八百人，淮南十五年吳英申，乞增招討司水手八百人，淮南四十人，分屯列戍，捷吐海江海興元軍，總領，（顧逸本軍若劉平江府許于浦口，唯顧逸最是緊要，蓋水軍都統制吳英江東，淮南，浙西，福建，廣南，荆湖，川峽，兩浙，淮東，淮西，東路，西路，本司兵額，二千人，本司兵額，萬人，除分屯顧逸，接兩淮州郡，江、果、榮、朝廷，及建州、宣、下、淮海等處，屯駐，防禦，難曰，比年，以來，遠徙，接黃、蘄、

石回。蠟鎖。綠陰下。小宴。簷蹴。○池上有蓮柳。○池上有蓮菊。繁英滿。簷蹴。○池上有時鶴。○池上有時鶴。閑忘侍。從多。洞。波乎。方。金刀惜。鎖刻。粉蝶。得。蹴。使。醉。弁。誰。同。補。因。風。舞。調。清。入。笛。吹。簷蹴。荒。蕊。○池上有蓮。○池上有蓮。○池上有蓮

齋雲樓北面。半日光閣下。（又和公樓登齋詩）。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海天色。雲裏天風散塊雲。向此高吟誰得意。（九日堂樂同年九日除杭郡。呼賀命宴。堂中。）。近樂今辭四海情。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郡。一時自笑三遷客。一日知添老病人。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花香。（九日宴

激賞南庫。在盤門裏。

望雲館。在閶門裏。

右三所。並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創。

清風樓。在樂橋南。

黃鶴樓。西樓之西。

跨街樓。西樓之西。

花月樓。飲馬橋東北。

麗景樓。樂橋東南。

花月、麗景。皆淳熙十二年郡守邱崈建。雄盛甲於諸樓。

坊市

按長慶集云。六十坊者。舊經所籍如之。後頗隨事而有創有易。

樂橋東南

孝義坊。東盤橋巷。　通閶坊。金母橋西。　繡錦坊。大市。

旌義坊。葵區頭。　孝友坊。南園東巷。　玉淵坊。南蓋橋。　儒教坊。武馬橋南。

褒禮坊。烏鵲橋北。　狀元坊。繡線巷。蔡所居。　吳會坊。府治東。　儒學坊。南橋橋。

和令坊。烏鵲巷。　繡衣坊。南倉橋北。　孔聖坊。南倉橋南。　晉寧坊。潘波口。

阜通坊。丈淡橋西。　積善坊。府治西。

樂橋東北

干將坊。東市門。　建善坊。干將巷。　眞慶坊。天慶觀巷。　澄善坊。章橋。

布德坊。顧家橋。　雪冤坊。仁王寺前。　富仁坊。魚行橋東。　開德坊。周太尉橋東。

崇義坊。禪興寺橋南。　乘鯉坊。張馬橋北。　閶邱坊。張馬橋北。　大雲坊。天慶觀西。

碧鳳坊。天慶觀橋東。　慶源坊。大郎橋東。　天宮坊。迎春巷。　迎春坊。白日橋。

樂橋西南

武狀元坊。樂橋南武狀巷。　吳猷坊。西橋巷。　平權坊。跨街樓南。　館娃坊。果子行。

和豐坊。米行。　麗澤坊。吉利橋北。　通波坊。吉利橋南。　孫君坊。孫老橋。

寶興坊。宣慶巷。　好禮坊。富郎巷。　義和坊。杉濱橋東。　靈芝坊。侍其巷。

豐錦坊。西倉巷。　戴相坊。開元寺東。　坤維坊。瑞光寺東。　同仁坊。金獅巷。

南宮坊。南園巷。

樂橋西北

西市坊。潘祖巷。　太平坊。太平橋。　嘉魚坊。魚行橋西。　流化坊。吳縣東。

武狀元坊。龍興寺東。　文正范公之坊。范家園。　盡孝坊。馬步橋北。　德慶坊。龍興寺橋西。

甘節坊。承天寺東。　樂圃坊。三太尉橋北。　立義坊。北寺西。　清嘉坊。宋明寺橋北。

仁風坊。十九尉巷。　至德坊。泰伯廟前。　吳趨坊。東橋西。

〔注補〕右六十五坊。紹定二年春。郡守李壽朋。並新作之。壯觀視昔有加。

儒學坊。林文節公興。諸弟所居。希父樂先在國史儒學傳。希徙居吳興。弟旦。嘉祐二年同第進士。次舉弟郡顏文同登第。吳人榮之。故以名坊。○褒繡坊。以參知政事元絳所居得名。○狀元坊。淳熙八年。黃由魁天下。郡守韓彥質。以表其閭。十一年衛涇魁天下。涇居崑山之石浦。亦立狀元坊。○多冠坊。直龍圖閣范師道貫之所居。貫之出入臺諫有聲。故以名坊。○大雲坊。林虔所居。虔自號大雲翁。○武狀元坊。二。淳熙十一年。林嶠爲廷魁。郡守謝師稷。以表其閭。在樂橋之南。慶元二年。周虎爲廷魁。亦以名坊。在羅熙寺之東。○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爲諸生時。嘗受學於蔣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爲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散鄙。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即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以嘉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爲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虞支。後知蘇州。蓋未嘗爲兵部。其爲晉卿無疑。晉卿逸其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記之。（因芝草生謝兵部）黃薔薇邱園。錦宣。秀色摩三徑。鬱光被一座。時冠來筆君。爲我列詳編。○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爲芝揚太初。招隱溪邊往還者。從茲認得野人居。○靈鼎方。以尤祿大夫程師孟所居得名。○德慶坊。直龍圖閣盧秉奉其親。年八十餘。故以名坊。

吳郡志卷七

官宇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曾逮創。逮父文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歲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武提刑一員。遂於舊司之東。撤去幹官解宇。以其地作東廳。比年省罷。便考來。從其便而居焉。（曾或留客詩序）逮子作亭於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殆十年餘。名其亭。作亭記。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因題二小詩云。行到竹窗處。可遊。境因書子。留客。留客。可遊。留客。留客。留客

陳良翰 左朝散郎、特轉直敷文閣、乾道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除、宗正少卿、嘉定朝請郎、左朝奉郎、乾道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四年五月十六日除直祕閣、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歷左朝奉郎、四年六月十六日除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李簡能 勤、轉左朝奉大夫、直寶文閣、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除祕閣修撰、改差知建寧府。

任文薦 左朝奉大夫、直寶文閣、乾道七年十月十一日到任、十一年閏正月初五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除、編修提刑、權改差提舉佑神觀。

王淮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改除太常少卿。

梁俊彥 右朝散郎、直寶文閣、乾道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知州。

呂企中 右朝散郎、直寶文閣、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改知揚州。

鄭興裔 任、大理寺丞、武功大夫、江州觀察使、淳熙元年四月初九日到任、寶年八月二十日改除、江東提刑、權召赴行在、淳熙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改除江東轉運副使。

徐本中 朝奉大夫、充集英殿撰、淳熙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改除江東轉運副使。

趙師夔 十八日到任、直龍圖閣、寶年六月初八日罷。

陳舉善 以朝奉郎直龍圖閣、浙東提舉除、淳熙三年八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召除左司。

韓俁 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奉祠除、淳熙三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五年九月初六日改差知廬州。

呂正己 五年六月朝散大夫、直敷文閣、知江府除、淳熙五年初二日到任、寶年九月初一日罷。

韓元龍 以朝散大夫、司農卿、淳熙五年十月初二日到任、直龍圖閣、浙西提刑、七年、除直敷文閣、主管鄂州明道宮。

趙伯驌 以十六日到任、忠州團練使、浙西總管除、淳熙五年十月初、六日轉和州防禦使。

梁總 以朝散大夫、大理少卿除、淳熙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九年七月十三日改除江東提刑、權華右劉、因兼知廬州、採荒有勞、除直敷文閣。

傅淇 以朝請大夫、浙東提刑除、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再任、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改知寧國府。

劉頒 以降授朝散郎、浙西提舉除、淳熙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到任、寶年十月、初十日罷。

勾昌泰 以降授宣教郎、浙東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二月、轉朝奉郎、寶年七月初十日罷。

王尚之 以朝奉郎、權司農少卿、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四日、改除、司農少卿、湖廣總領。

趙子濬 以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浙東提刑除、淳熙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到任、十五年、閏四月初四、知州事除、淳熙十五年、初四、改任。

潘景珪 以朝議大夫、知州事除、淳熙十五年、初、寶年十二月初、五日改除、大理少卿。

王師愈 二月十八日到任、寶年六月初七日除直、祕閣、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朝議大夫、浙東提舉除、淳熙十六年七月二十、知州事除、直祕閣、淳熙十六年、正月、江府。

袁說友 以朝議大夫、浙東提舉除、直祕閣、淳熙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寶年三年除江東轉運副使。

王正己 以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新江東提刑、改除、紹熙元年五月初三日到任、十二月初、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知江陵府除、紹熙元年、十二月、

圖中曰望雲堂。紹興三十年。楊和王子倓持節時作。爲思親也。池旁曰繡春堂。淳熙十五年。史彌正建。

（徐康記）宜春題名。其來久矣。元豐崇寧紀歲題。而其人之賢不肖之或殿也。初、元豐崇寧之間。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不肖之或殿也

左承議郎丙煇乾道五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六年八月內除江西運判。

右朝散大夫直敷文閣胡堅常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到任。乾道七年正月初二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奉議郎李結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乾道八年七月十六日罷。

右朝散大夫葉模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淳

朝散大夫陳峴淳熙元年五月二十日到任。至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准旨。除直祕閣。當年二月二十六日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承議郎直祕閣薛元鼎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五日改除戶部郎官。

朝奉大夫潘時淳熙四年二月初五日到任。五年六月兩易江東提舉。

朝散郎顏師魯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除直祕閣。七年九月十二日召赴行在。

承議郎趙伯渙淳熙七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十一月丁丑臺。

奉議郎張杓淳熙九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九月內除直祕閣。於當月二十五日除兩浙運判。

奉議郎王伺之淳熙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赴行在。

朝散郎劉穎淳熙十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石起宗淳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除。

奉議郎羅點淳熙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到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赴召。

朝奉郎史彌正淳熙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到任。九月初五日除直祕閣。十六年改除淮東提舉。

朝奉郎張體仁淳熙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到任。紹熙元年十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領。

朝奉郎徐誼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三年五月初二日。被旨赴行在奏事。

已下補注）

朝奉大夫黃遹紹熙三年七月到任。紹熙五年正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鄭公顯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九月。改除湖南提舉。

朝請郎黃灝紹熙五年十月到任。慶元元年迫兩官放罷。

朝奉大夫許介慶元元年三月到任。當年九月兩易江東提舉。

降授朝散大夫李唐卿慶元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復朝請大夫。當月致仕。

朝散大夫韓邈慶元二年三月到任。三年除直祕閣。八月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俞烈慶元三年九月到任。四年五月除浙東提刑。

朝散大夫薛紹慶元四年七月到任。五年六月除浙西提刑。

朝散郎任洙慶元五年六月到任。十二月除浙西提刑。

中奉大夫陳昭嗣慶元六年正月到任。至嘉泰元年宮觀。

朝請大夫趙善閎嘉泰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召赴行在。

朝請郎直祕閣任清叟嘉泰二年十二月到任。三年宮觀。

朝奉大夫趙不棪嘉泰三年三月到任。十月除直祕閣。四年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史彌遠嘉泰四年四月到任。開禧元年改除司封郎官。

承議郎黃榮開禧元年三月到任。二年六月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耆壽開禧二年六月到任。當年除右曹郎官。嘉定元年除直祕閣。

朝奉郎林拱辰嘉定元年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祕閣淮東運判。

朝奉大夫留恭嘉定二年八月到任。三年四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章楶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二月除浙西提刑。

承議郎應武嘉定四年閏二月到任。七年除宗正丞。

朝散郎楊煜嘉定五年八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八月。兼權提刑。當月除左曹郎官。

朝散郎吳格嘉定七年九月九日到任。除左曹郎官。

承議郎王棠嘉定九年八月到任。十年正除。九月

奉議郎魏豹文嘉定十年十二月到任。十年十二月除軍器少監。

程珌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除祕書丞權右司郎官。十

承議郎朱在嘉定十三年十二月時暫兼權嘉興府。十四年除右曹郎官。十四年閏十二月

朝奉郎趙希齊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到任。十五年罷。

朝奉大夫劉垕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到任。十七年宮觀。

朝散大夫林介嘉定十七年十月到任。寶慶元年正月。兼權提刑。十一月除直祕閣浙西提刑。

朝奉郎司馬述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元年正月除大理正。八月除金部郎官。

朝請大夫王栻紹定元年十月到任。十

茶鹽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醋庫巷。一在郡樓之東。

常平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撿法廳之北。一在郡樓之西。

姑蘇館在盤門裏河西城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體勢宏麗。爲浙西客館之最。中分爲二。曰南館。北館。紹興間。始興金通和使者歲再往來。此館專以奉國信。貴客經由。亦假以樣船。登城西望。吳山皆在指顧間。故又作臺於城上。以姑蘇名之。雖非故處。因館而名。亦以存舊事也。制度尤現。特爲吳中偉觀。此臺正據古皆門。門跡猶存。又有百花洲。在臺下。射圃。在洲之東。臺洲亦皆喚所建。并館額。皆吳說書。

吳會亭。升羽亭。候春亭。茂苑亭。春波亭。皆孫老橋之東。吉利橋之西。河北岸。沿流客館也。

皇華亭。平麗亭。在飲馬橋之東北岸。亦客館。

升平館。在梵門橋南。

賓興館。在貢院前河西。

望曇館。在閶門河南。

高麗亭二一在閶門外一在盤門外舊高麗使人入朝作此亭以館之今猶仍舊名。

吳門亭在盛門內。

吳郡志卷八

古蹟

吳城事具城郭門。

石室在常熟縣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之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常熟去海近或是。

言偃宅蘇州記云在常熟縣西史記云言偃吳人也吳地志云宅有井井邊有洗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

輿地志云樂蒲正德爲郡太守將石去莫知所在。

丁令威宅在陽山文殊法海寺有煉丹井存焉號令威井。

射臺華池南城宮姑蘇臺甑山鷗陂游臺石城長洲林園石龍以上悉吳闔廬故跡吳越春秋云闔廬既立夫差爲太子使將兵屯守而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平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里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姑蘇之臺旦食甑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焉越絕書云石城者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吳地記云石城吳王離宮越王獻西施於此城又云林園在華林里石龍在龍堰里里在烏鵲橋東皆闔閭作。

流盃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之今基隍猶存。吳地記。

秦餘杭山即今陽山越破吳夫差遁去壹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餒甚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

而飲水焉。吳越春秋。

爽亭闔閭十年東夷侵逼吳境下營於此因名之。吳地記。

酒城在壇城邊夫差祭子胥處臨祭勸酒因名焉城中有石子。

走狗塘吳王作。

干隧越王以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隧在吳縣西北史記正義。干隧出萬安山西南一里。戰國策。史記正義。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閭作春秋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楯吳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柵楯之義未詳此柵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檯榎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臨吳王春夏遊姑蘇秋冬遊館娃宮興樂華池南城之宮又獵於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案五湖去此臺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齊越范蠡洩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謂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廬晝遊蘇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唐任公驗賦）司馬遷世掌天官才博良史，擢兩穴之遺跡，起吳國之舊軌，乃憮然而嘆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彷徨，感斯宇之基沼，爲仲雍之祀，溯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彈圭，中無霸王，疑戎振旅，同壞，有以強楚稱，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勁，積，知非而慕，是以福日壞，版築未弭，方五載成，中天而特起，咸北象於昆墓之峰，虛之力，以爲美，亦如雉而高，宛岳立而山峙，積土以臺，高，因累土之水，番人之力，以爲美，夫何見乎三百里，野語喧，月盈而缺，善敗由己，吉凶何觀，厚人之澤，爲侈靡，以爲侈靡，斯實累卵於九層，辛見發矣，自南鄙觀之

轉雜句序〕盞令遺跡。連接蘆葦。採香徑。響屧廊。皆在寺內。越王歇吳王黃金鑑。西施舞花鬘頭。銜月嬌娥恣妖遠。姑蘇百尺峻峰。黃金盡。蠶化黃金蛋。蠶化黃金蛋。歌清宮。嘶歌本梅。越師戈甲浮江來。伍胥抉目看吳滅。范蠡全身西越。寂寞千年皆古塵。如今自是星霜。却作閑官不閑散。〔野寺經過擺海光。公程迫蹙悲秋盲。吳鄉越國蒼茫遍。草間煙霧昔偏遊。〔雲外夢魂多感歎。不惟惆悵到長洲。〕〔見冠〕陵復命時。未曾子孫因底事。解燒〔劉寇〕勾踐欲歸日。吳酒香濃杯。笙歌入海雲。〔擊自姑蘇來。〕〔西施〕可刎〔雖〕。侍兒藝金叔。來女不敢妬。自比朱下泥。越鼓聲聽鬧。吳天隔煙氏。〔雖將甬東地。歌〕會稽。〔霸〕〔劉尚書〕故國荒蕪在。前臨翼澤波。絕〔隱〕世遠。〔楊備〕山花野草一荒邱。風窠。昔年彫盤路。惟有採樵歌。上頭鹿至今遊。蹤跡留。珠翠尚狂人不見。

春宵宮。

天池。

海雲館。

館娃閣。

銅溝玉檻。並見上。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即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瓠花池。山前有採香徑。背宮之故跡。〔唐〕〔詩〕吳宮舞夜醉嬉娟。見日吹紅燭。和歷背象崩。復見花開人又老。橋塘寂寂桃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蕪深無樂華。〔李嶠〕〔偽〕吳王愛歌館娃宮。中春已過。閑城頭竟已飛。橋塘寂寂桃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館娃宮前春已過。歌聲夜怨江邊月。〔李紳〕江雲斷。拉草編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張〕古來人事亦猶今。莫眼清編與綠琴。金獸芳草自知心。〔李紳〕江雲斷。拉草編連。〔皮日休〕〔詩〕〔宮〕已成蕪蔓。〔皮日休〕〔詩〕〔宮〕已成蕪蔓。〔皮日休〕〔詩〕〔宮〕已成蕪蔓。紅燭。尚開蓮。〔皮日休〕〔詩〕〔宮〕已成蕪蔓。屧廊空。宿野花埋。姑蘇臺。鹿已閉。事。須爲宮。時一宿。〔皮日休〕〔詩〕〔宮〕已成蕪蔓。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山即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焉。〔徐賓勾踐遇西施賦〕〔以紅顏醜色。返以貴戚爲親。〕〔賓〕〔勾〕踐遇西施。〔楊備〕〔詩

吳郡志卷九

古蹟

死亭灣。在閶門外七里。漢朱買臣妻。恥而自縊處也。

毛公壇。即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道處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壇在觀旁。猶漢物也。（白居易詩。毛公壇上片靈圓。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翎歸碧落。五湖空鎖萬重山。（夜日休）却上南山路。松竹鬱如麻。松根礙幽逕。屐齒不能斧。攜壺將亂尋。側市蹲怪樹。三休且半日。始到毛公壇。爾水合一圓。漂屋却爲湍。相敵自千載。共擂十萬鼓。噴散日月綈。射破神仙府。唯餘紅地脈。又恐折天柱。一竅耳目敞。再顧毛髮豎。次到洗丹井。井幹將宿莽。下有毛公壇。壇方不盈畝。當時雲龍蓂。一片苦蘚粘甘脣。嚼橄欖松蘚。枯蹤互撐拄。乾皺一百丈。髓然牛天舞。我愛周息元。忽起廉明主。（周敦君名息元。）三演却歸古。（有劉先生錄增符。今存于篇。）時時仙禽來。忽群煙聚。將山待夸眩。以肉投虞掄。歐坐怪桂樓。斯人不復覩。如何大周口。絲蘿。奧世爭枯榮。（陸龜蒙）來。遺頭唾珪組。伊余何不幸。終結字。他年終結字。敢遺萬石君。輕於一絲蘿。茲地足靈境。臣伏甲夷丁。勢可倒五岳。唯餘蒙鹿。拔輕輕。先生盛驅役。列宿森然明。四角鎮鼇歌。三層蓬羽巢。不棲蒙鹿。飄飄駕翔鳳。自日朝太清。空遠古壇在。閣疊煙霞屏。邀恢步偃夕。四角鎮鼇歌。三層蓬羽巢。不棲蒙鹿。飄飄駕翔鳳。自日朝太清。空遠古壇在。閣疊煙霞屏。邀恢步偃夕。列宿森然明

臨頓。舊爲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郛郭。曠若郊墅。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皮日休）一方蕭灑屋。千竹深居。遶屋栽竹。堆林手爲。雨中聽竹。風翔鳥。雨夾池魚。暗識鶴。閒上蘚。世外交。無骨。鹽醋。未乾林。任黃茅。蘆母。留醉。移時。爲客。無人到。鶴來。添口數。琴到盆。溪石。頑。拾。支遁。性。自知。琴。中景。蘆。壁。蘆。任。傳。家女。壞。劉王。走。泉。淺。竹。頓。蓮。忙。夏。在。園。中。今。無。骨。爲。蘆。壁。過。無。人。不。典。蕉衣。燕。床。魚。沫。鮒。雨。種。蓮。忙。夏。在。園。中。今。無。骨。爲。蘆。壁。過。無。人。不。典。蕉衣。鮫。客。共。聯。覺。鷺。鷥。知。約。歸。林。晚。公。生。石。上。月。劉。向。夕。約。鷺。寂。秋。怪。動。胡。麻。多。病。竹。上。元。想。凝。鶴。扁。任。傳。漁。客。衣。從。遊。酒。家。閒。詩。經。盛。伴。蘭。雖。多。思。殘。三。十。車。流。竿。上。元。想。凝。鶴。扁。任。傳。清。玄。拂。鹿。冠。夢。魂。無。俗。事。時。時。清。夜。後。夜。到。金。壇。病。起。扶。蘆。沿。一。車。閉。門。無

[illegible]

牧守

吳郡地重。舊矣。守郡者非名人不敢當。昔吳郡太守。與會稽吳興三郡。爲眞二千石。嘗欲以黃門侍郎郗愔爲吳郡守。愔自以貧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乃改臨海。蘇峻平。將以孔坦爲吳郡。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領之。亦改吳興。蕭子範爲蔡令撰辭吳郡表。略云。全吳奧區。地迫都甍。嘗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率共理之旨。承河淵之旨。白樂天少時。嘗言吳日首。獲蘇杭一郡足矣。後三十七年。始佩蘇印。又謂豈始望及此。吳郡太守。爲古今貴重。於此可以槩見。漢末分吳會時。但稱會稽太守。後漢時。有吳郡太守。昔時有吳國。則曰吳國內史。或曰郡守。唐號蘇州刺史。或稱吳郡太守。或兼江東採訪使。或稱吳郡採訪使。今採摭諸史及他記載中顯有名稱者。立牧守條。本朝稱知蘇州。今稱知平江府。事具題名記。

前漢朱買臣。吳郡人。武帝時爲會稽太守。治吳。先是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兩徒五百里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列兵席卷。可破滅也。乃拜買臣會稽太守。帝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如何。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爲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會稽上計吏。等輩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後漢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有興名。

陳璃。以安東將軍行吳郡太守。受詔與孫策同討袁術。將併圖策。屯於海西。爲策所破。江表傳。

許貢。爲吳郡太守。時孫策方起。貢上表漢帝。謂策驍雄類項籍。宜以貴寵召還。若寘於外。必爲世患。策候吏得表以示策。策遂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貢客擊傷策。策病創死。

盛。器量雄偉。遷吳郡太守。以病去官。孫策定吳會。忠憲高名。孔融愛重不免。與曹公辟。徵爲尚書郎。制命未至。爲權所害。會稽典錄。

儁和。後漢爲吳郡太守。

吳太史亨。慈之子。歷尚書吳郡太守。吳書一名高。

謝勛。吳郡太守。與兄承並知名。

滕允。有節操。自丹陽徙吳郡太守。每聽訟。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對之流涕。

晉譙敬王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補吳國內史。

司馬允之。恬之子。爲吳國內史。拒庾楷。斬其將段方。爲桓元所害。

沈充。車騎將軍。吳國內史。見沈演之條。

傅咸。爲吳郡內史。吳郡顧榮與親故書曰。傅長虞勤直忠果。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王恬。導之子。少好武。晚節更好士。起爲後將軍。轉吳國內史。

王洽。導諸子中最知名。爲吳國內史。召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辭不受。有清裁之稱。

王珣。洽之子。爲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

王劭。導之子。有風操。爲吳國內史。子默。亦繼父官。

王晉。導之子。爲吳國內史。年饑。人多餓死。晉以倉米作饘粥。以啗餓者。所濟活甚衆。召爲中領軍。復爲吳國內史。

王謐。劭之子。少有美譽。自侍中拜吳國內史。未至郡。留爲中書令。

袁山松。博學有文章。爲吳郡太守。時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魏詠之。好學不倦。桓元篡位。協贊襄謀。義熙初。進征虜將軍。爲吳國內史。

顏含。有操行。以孝聞。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蔵動。編戶虛耗。南北檯。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悉化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侯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

鄧攸。清和平簡。方正寡欲。爲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奏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銀錢數百萬。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枕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郗鑒。討賊帥劉徵。加都督吳郡諸軍事。

刁彝。協之子。斬讎人蔿。以祭父墓。由是知名。歷吳國內史。

殷祐。爲吳郡內史。上牋論顧榮功高。贈典不稱。榮由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灌。少知名。才識亞於逌。自尚書中護軍。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

劉牢之當孫恩之亂，吳郡內史桓謙棄郡走，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恩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平之。

張茂，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補吳國內史，沈充之亂遇害，少君夢得大棗，以問占夢，曰：君當得大郡，而不善也。棗，大獄，謂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棗以齒焚，果如其言。

賀循，字彥先，操尚高厲，童亂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不汙陳敏之亂，敏破，除吳國內史，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強宗輕之，乃題府門，會稽難，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答之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顧陸，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罹罪者衆，陸托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自請孫皓，然後得釋。出世說。

顧祕，吳國內史，唱義傳檄，以討李辰石冰之亂。

應詹，性質素宏雅，以學藝文章稱，由後軍將軍出補吳國內史。

庾冰，亮之弟，以雅素垂風，自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內史，蘇峻反，遣兵攻冰，冰不能禦，弃會稽，率衆進擊峻兵，乘勝赴京都，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

庾羲，亮之子，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

庾希，冰之子，自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後死於桓溫之刑。

蔡謨，當蘇峻反時，吳國內史庾冰出弃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興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

桓楷，詳正有望，補吳國內史。

王愷，爲侍中，多所獻替，出爲吳國內史。

荀蕤，楷之子，有儀操風望，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荀羨，蕤之弟，資稟逸羣，清和有準，遷吳國內史。

王允之，舒之子，蘇峻之亂，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破賊韓晃於長塘，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

王侃，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清正有檢操，始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徙會稽，未發，還復吳郡，時軍荒之後，百姓饑僅，死亡塗地，潭乃出倉米賑救，又修扈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子喻父，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兄騤之子谷，亦位至吳國內史。

樂謨，廣之子，南渡江，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

張敞，郡人，桓元篡位，敞爲尚書，以答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事平，爲吳郡太守，事見南史，敞子邵傳，而子裕傳，乃云爲吳國內史，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云。

宋劉損，字子霽，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閶門，便入太伯廟，室宇頹毀，垣牆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即令修葺。

王琨，廉約忠貞，立朝強正，爲吳郡太守，遜中領軍，坐在郡用朝會錢備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

袁珣，爲吳郡太守，謚曰貞，珣弟子粲，舊名愍孫，幼孤，好學有清才，隨珣在郡，擁弊裘讀書，足不踰戶，有欲與珣子顗婚，珣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

張永，廢帝時自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岱，永弟，齊建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手敕，加龍軍，以家爲府，事具人物門。

張緒，元徽中，自侍中爲吳郡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悛，宋昇明中，以誅劉遐，授吳郡太守，封義城侯，齊明帝時，復爲太守，以拒王敬則，懷事具人物門。

顧琛，吳人，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廢帝即位，爲吳郡太守。

王曇生，大明中爲吳郡太守，又見顧琛傳。

顧覬之，吳人，爲吳郡太守，不低憲於幸臣，蔡興宗嫌其風節過峻，事具人物門。

羊元保，歷吳郡太守，文帝以元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

柳世隆，字彥緒，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

王慈，字伯寶，少有內潤之稱，歷吳郡太守。

王誕，字茂世，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帝甚仗之，復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江夷，字茂遠，宋初歷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歷任以和簡稱。

王思遠，爲吳郡丞，行郡事，時稱得人，詳見官吏門。

褚淵，字彥回，宋明帝時，歷侍中，爲吳郡太守，帝疑疾殆，馳使召之，託以後事，受顧命，輔幼主。

褚澄，字彥道，彥回弟，尚宋廬江公主，歷官清顯，尤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謂曰：汝有重疾，答曰：病冷五年，澄爲診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張充，自尚書僕射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尚莫不欣悅，事具人物門。

宗室安陸昭王緬，字景業，仕宋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官。

宗室南康縣侯子恪，字景沖，有文學，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大司馬王敬則反於會稽，以奉子恪爲名，子恪逃之梁，大通二年，復爲吳郡太守卒。

江斅，字叔文，有風格，不降意權倖，歷吳郡太守。

何叔度，尚之之父，義熙中爲吳郡太守，太保王宏，每稱其清身潔己。

謝舉.字書揚.與兄覽齊名.江淹曰爲二龍.大同三年.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晉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門進.致詩往復.爲武邱山賦.題于寺.

王規.字威明.神姿標映.時稱俊人.爲吳郡太守.簡文帝爲作謝章曰.翹吉辭之車.入句吳之地.扁緹屬之馬.撫舉德之鄉.褧錦何階.棼絲方始.主曹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俄召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立碑.許之.

袁君正.字世忠.美風儀.早得時譽.爲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所傾赴援.君正當官有名稱.君正子蕊.字德章.朝野嚴憚.詳練朝章.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

李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仕梁爲吳郡太守.

宗室南浦侯推.字智進.清敏好屬文.歷吳郡太守.所臨必旱.吳人號旱母.然侯景之亂.振節死之.

宗室南海王大臨.大寶元年.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會稽.或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往.二年遇害.

吳郡志卷十一

牧守 題名

牧守

江革.字休映.自都官尚書監吳郡.荒歲盜掠.公行郡.唯有公給仗具二十.人民匈懼.革至郡.又省游軍尉.百姓愈恐.革廣施恩惠.盜賊靜息.

何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

袁昂.天監十一年.以吳郡太守爲兼尚書.

梁王僧智.僧辯之弟.爲吳郡太守.陳霸先殺僧辯.僧智據城拒守.霸先遣將軍裴忌攻之.僧智奔吳興.裴忌既逐王僧智.陳霸先以爲吳郡太守.

陳裴忌.字無畏.聰敏有識鑑.初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拒吳郡.帝命忌勒精兵.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

宗室晉安王伯恭.字肅之.爲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留心政事.官曹緝理.

沈君理.字仲倫.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

宗室永陽王伯智.天嘉中爲吳郡太守.聞陸處之名.欲見不可.往處宗人陸棨宅.穿壁觀之.其好賢如此.

案南史儒林傳.末附戚陸處事.但稱永陽王.無名.檢永陽王伯智傳.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疑即其人.第傳不載其爲吳郡.蓋疏略矣.

宗室衡陽王伯信.守吳郡.舉孝廉.伯信本傳不著.

隋王甫績.字功明.陳平.爲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與績相持八旬.績擬破之.

劉權.字世略.開皇中爲蘇州刺史.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

唐馮袞.牧蘇州.郡政優游.暇日輒縱飲博.因會賓客.鄉閭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鬬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閑人.唐郡守縱放如此.出杜牧詩.

韋應物.貞元初爲蘇州刺史.工詩.世號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識者恨焉.詳見辨證門.并白居易吳郡詩石記.論韋事爲確.

于頔.字允文.德宗時爲蘇州刺史.罷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嘗爲觀察使所劾.

范傳正.字西老.爲蘇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在劉禹錫後.

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辟陸龜蒙以自佐.種木蘭於木蘭堂下.

崔璞.成通中以司諫爲郡.有文采風流.與郡中秀才相從.有詩詞.即命僚屬及名士賡和.其去郡.皮陸皆有和篇.有露濃春後澤.霜薄霽來威之句.蓋恩威兩全之政.松陵集.

白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史.病免.居易爲郡.時多燕遊.嘗攜蟬鬢滿容豔茶十妓夜遊西虎邱山.又賦紀遊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劉禹錫.字夢得.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出爲蘇州刺史.

王口.張有德.楊志.梁知微.陰崇.劉微.江東採訪使.

趙居貞.比部郎中.採訪使.段同泰.畢炕.兵部員外郎.江南採訪使.許韶伯.

右皆蘇州刺史.

狄兼謨.文宗時.自鄭州刺史.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

盧商.字爲臣.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來贏貨.民愈困.商令計口舊.無常額.人便之.歲貨反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遂相.

陸亘.歷蘇州刺史.以善政稱.事具人物門.

盧簡求.景龍中爲蘇州刺史.事見觀音院記.

王仲舒.字宏中.自婺州刺史徙蘇州.隄松江爲路.廬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每言仲舒之文.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

王成.自信州刺史有政績.詔書褒美.徙蘇州.

楊發.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以能政聞.餘見雜志門.

崔稷.字德長.爲蘇州刺史.性介潔.矜己之清.視贓負者如仇.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

唐有李丹、宗瓊、李希言、（被採訪使。）裴澄、蕭誼、（磁方郎中、江東採訪使。）

錢鏐、字具美、記紀開平之間、以兵平定蘇州、景福元年、以鏐爲蘇杭等州觀察使、奏置州縣、及割嘉興縣爲秀州。

後梁曹圭、少有膽氣、事錢鏐、梁開平中、任蘇州刺史、淮人圍之急、正月望夜、圭張宴族人師魯宅、盛陳燈火、令賊俘縱觀、淮人覘焉、卒於官、子仲達爲吳越國相、周顯德三年、會王師攻江南、命王從兄知中吳節度事、文奉爲水陸應援諸軍都統使、于本州、以備徵發。

唐成及、字宏濟、吳越錢氏始爲蘇州刺史、乾寧中、楊行密攻之、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城應賊、及被執、行密閱其府庫、惟圖書藥物、心敬重之、與歸淮南、將以爲行軍司馬、及辭、曰、及以百口託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以至於此、豈可以本道符節、易富貴於鄰境、願以此身、贖百口之命、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持之、厚爲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而泣、終彰義軍節度使。

孫承祐、事錢氏、本朝開寶八年、改蘇州中吳軍爲平江軍、以承祐爲節度使、賞從征之勞也、承祐仕錢氏時、嘗應王師征李煜、破毗陵、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徙爲兗州泰寧軍節度使。

吳越錢元瓘、字德輝、鏐第四子、儀狀瑰傑、梁淳化三年、以功遷蘇州刺史、累授中吳建武軍節度、蘇常潤三州團練使、加檢校太師、守太傅同平章事、侍中、嘗舍人彭城郡王治蘇三十年、儉約鎮靖、郡政循理、弟元瓘襲位、元瓘觀之、宴宮中、元瓘起壽曰、先王之位、兄宜當之、俾小子至是、皆兄推戴之力、元瓘俯伏曰、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而立、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兄弟訖無間言、晉天福七年、詔封廣陵郡王。（九國志、吳越備史。）

錢文奉、元瓘之子、善騎射、能上馬運槊、涉獵經史、精音律、圍棋、樂、鞠、弈之藝、皆冠絕一時、初以父蔭爲蘇州都指揮使、遷節度副使、元瓘卒、代知蘇州中吳軍節度使、有鑒裁、禮下賢能、士負才藝者多依之、作南園東莊、爲吳中之勝、（東莊一名東墅。）多聚法書名畫寶玩雅器、號稱好事、又興資僚共采史籍、著資談三十卷、行於世、嘗問命於天台僧德韶、韶曰、明公年已八十一、至六十一歲、以開寶二年八月十一日卒。（九國志、吳越備史。）

鞠眞卿、所至有威名、知蘇州、政事無它施設、而人自憚之、庭訟寂然、每平明視事、自無來者、眞卿即歸休、客至多不及見、後自兗州貶南安軍、道過蘇郡、人相戒不敢過其泊舟處、五日左右、不聞人聲、其見憚如此。（林希逸史。）

章岵、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其子出入以皂絹爲繖、二人肩輿。

本朝牧守題名

題名

吳郡自古皆名人爲守、既略編敍、見牧守門、本朝郡將、則題名石具焉、中更兵燹、石久不存、紹興十五年

王喚、始追輯自至道年陳省華始、而石林先生葉夢得爲之記、今錄葉記於注下、而列題名於後。（平江奚故豐邑、形勢風物、自爲一都會、本切命守、後、輔、此臨治者、頗急於招集、流亡、維持、補成永世之業、實在四方之政、未給、減不得已、取於民、皆能之、敝於盜、盜或不得已、取於民、皆能之、敝於盜、盜或不得已、取於民、皆能之、敝於盜、盜或

王琪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
蔡抗嘉祐。
鞠真卿嘉祐。
陳經治平。朝奉郎守尚書祠部郎中。
朧市治平。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
沈扶治平。尚書金部員外郎。
孫瑩治平。右司諫。
張詵熙寧。
程師孟熙寧。正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
王誨熙寧。朝散大夫尚書司勳郎中。
唐詔熙寧。
韓朴熙寧九年。尚書度支郎中。
范諤元豐。左朝奉大夫。
韓鐸元豐。尚書度支郎中。
楊景略元豐。
晏知止元豐。朝請大夫尚書司封員外郎。
劉淑元豐。朝請大夫。
章岵元豐。朝議大夫。
林希元豐五年。朝散大夫。
林希元祐。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
劉定元祐。朝散大夫。
王覿元祐。承議郎直龍圖閣。
黃履元祐。左朝請郎充天章閣待制。
吳居厚紹聖。左朝奉郎。
蔣之翰紹聖。右朝散大夫。
賈青紹聖。朝散大夫。
王子京元符。承議郎充秘閣校理。
陳師錫元符。承議郎充秘閣校理。
張公庠元符。中散大夫。
豐稷元符。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
吳伯舉崇寧元年六月到。朝奉郎直秘閣。崇

宇文昌齡寶文閣待制。崇寧元年十一月到。十一月知越州。
林邵顯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
董誥崇寧。朝散大夫直秘閣。
張恕崇寧。朝散大夫。
邵緝崇寧。朝散大夫直龍圖閣。
蔡渭崇寧。朝散大夫。
郭茂恂崇寧。朝請大夫直龍圖閣。
蹇序辰崇寧。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崇寧五年正月到任。十二月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許光疑崇寧五年十二月到。朝請郎直龍圖閣。
孫傑大觀。朝請郎直龍圖閣。
吳拭八月提舉。朝奉郎。大觀二年五月到。杭州洞霄宮。
李孝壽撰。朝請郎。大觀三年八月到。四年三月。降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六月。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
王詔政和元年。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
馬防政和元年。中大夫復集賢殿修撰。
盛章政和。朝請郎充顯謨閣待制。
董正封政和。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
盛章政和。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
宋康年政和。中奉大夫。
莊徽政和。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應安道政和。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
賈諲宣和。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樓昇宣和。徽猷閣直學士朝請大夫。
胡直孺宣和。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
李倫宣和。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
王覿靖康。通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鄭滋靖康元年十月到任。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建炎元年七月罷。
趙鼎中散大夫。建炎。
孫覿承議郎充徽猷閣待制。建炎。
湯東野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建炎。
孫覿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建炎。

李炳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

湯東野　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

胡松年　起復朝請郎直龍圖閣，建炎四年九月到，紹興二年閏四月到任，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李彌大　顯謨直學士朝請郎，紹興二年閏四月到任，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席益　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年五月到，八月赴召。

李擢　左朝請郎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十二月到，紹興三年三月，除工部侍郎。

宋伯友　左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三年八月到，十一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孫佑　右朝請郎直祕閣，紹興四年正月到，紹興五年二月離。

趙子畫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七月赴召。

李光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紹興五年七月到，十一月赴召，紹興。

張守　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紹興五年十二月到，紹興六年四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章誼　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紹興六年八月到，七年八月赴召。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七年九月到，紹興八年七月，知台州。

向子諲　徽猷閣直學士右朝大夫，紹興八年八月到，十一月致仕。

歐陽懋　徽猷閣待制，紹興九年正月到，五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趙甯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九年八月到，十年六月知秀州。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年六月到，十一年七月知明州，紹興十年正月到，十二年正月知靜江府。

張宗元　寶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十一年八月到，十三年正月知靜江府。

周葵　左承議郎直祕閣，紹興十二年正月到，十四年正月離。

王暎　寶文閣直學士右奉大夫，紹興十四年三月到，十五年閏十一月，除寶文閣學士，十七年正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鄭滋　顯謨閣直學士左中大夫，紹興十七年三月到，紹興十八年五月，知建康府。

俞俟　數文閣直學士右中大夫，紹興十八年五月到，十九年三月，知建康府。

王晌　右奉直大夫，紹興十九年三月到，十一月除直祕閣知建康府。

周三畏　右朝請大夫充數文閣待制，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到，二十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徐琛　右中奉大夫充數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年五月到，二十三年三月，除數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李朝正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三年二月到，四月離。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離。

湯鵬舉　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到，七月離。紹興二十五年八月到，十一月知建康府。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十一月，紹興府。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到，二十八年三月除數文閣待制，十月提舉洪州玉隆觀。

王會　數文閣學士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八月到，十一月知建康府。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十一月，紹興府。

孟忠厚　少師保寧軍節度使信安郡王，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十一月，紹興府。

蔣璨　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到，二十八年三月除數文閣待制，十月提舉洪州玉隆觀。

陳正同　右朝奉郎充數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到，三十年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朱翌　左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紹興三十年三月到，三十一年三月離。

洪遵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到，三十二年五月除翰林學士。

沈介　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到，十一月除數文閣待制，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陳之茂　左朝散郎直祕閣，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到，紹興元年四月，除直顯謨閣知建康府。

張孝祥　左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紹興元年五月到，二年二月赴召。

陳漢　右中奉大夫直數文閣，隆興二年三月到，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虞允文　顯謨閣學士左朝請大夫，隆興二年十月到，十一月赴召。

沈度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隆興二年七月到，十月赴召。

沈介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乾道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召。

姚憲　右朝散郎直祕閣，乾道三年五月二十日到任，四年五月以捕盜有勞特轉朝請郎，十二月歷勸轉朝奉大夫，三月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徐嚞　左中大夫充數文閣待制，乾道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任，乾道六年四月十九日，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十六日到任，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魏杞　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到，乾道七年十二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向沟　右朝議大夫，乾道八年正月到，六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邱崙　左承議郎直祕閣，乾道八年七月到，八月磨勘轉朝奉郎，乾道九年四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方滋　數文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乾道九年五月到，七月除數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馬希言　朝散大夫直數文閣，乾道九年十月到，淳熙元年七月離。

韓彥古　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淳熙元年七月到，寶祐九年十六日，丁母憂國夫人周氏憂解官，特服。

莫濟　承議郎直祕閣，淳熙元年十月到，十一月宮觀。

韓彥古　起復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淳熙二年正月到，奉大夫祕閣修撰，淳熙二年八月到，十一月轉朝請大夫，三年七月除直數文閣，淳熙二年八月到任，五年二月賜紫章服并金帶，七月赴召。

陳峴　朝散大夫直數文閣，淳熙二年八月到，十一月轉朝請大夫，三年七月除直徽猷閣，淳熙二年八月到任，五年二月賜紫章服并金帶，七月赴召。

單夔　朝奉大夫直數文閣待制，淳熙五年九月到，六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司馬伋　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六年四月到，當年八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王佐　朝請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淳熙六年十二月到，七年二月除勸轉朝奉大夫，十一月改知臨安府。

韓彥質　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七年十二月到，九年七月除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耿秉　降授奉議郎直祕閣兩浙運判兼權，淳熙九年七月到，八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十年正月復承議郎，十月除直龍圖閣知鎮江府。

謝師稷　朝散大夫，淳熙十年十月到，十一年十一月主管越州府武夷山冲佑觀。

邱崙　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到，明年，帥越。

何萬　朝奉大夫，淳熙十三年正月到，六月除直龍圖閣知明州。

王希呂　龍圖閣學士中大夫，淳熙十三年八月到，十四年四月召，十六年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淳熙中大夫，諫議大夫，修撰，八月再任，紹熙元年三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

趙彥操　朝議大夫，直敷文閣，五月到，二年五月，紹熙元年召。

袁說友　朝議大夫，總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到，四年二月除司農卿，紹熙。

沈揆　中大夫，總閣，修撰，紹熙二年五月到，四年二月，大夫直龍圖閣，紹熙。

王尚之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紹熙。四年三月到，當月致仕。

雷深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轉朝請大夫，煥章，九月改，差主管鼎府武夷山沖佑觀。

王沆　朝散大夫直總閣，紹熙五年十一月到，慶元年二月除兩浙路轉運副使。

鄭若容　朝散大夫直總閣，慶元二年三月到。

虞儔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磨勘轉朝請大夫，十一月除直龍江東西路轉運副使，十二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府事。

劉誠之　朝奉大夫直總閣，慶元四年六月到，八月磨勘轉朝散大夫，五年，六月除直敷文閣知，變州，磨勘。

趙不艱　朝散大夫直總閣，慶元五年六月到，六年七月除直煥章閣，嘉泰元年三月，四月除直顯謨閣再任。

鄭若容　朝散大夫直總閣，嘉泰二年三月到，當月磨勘轉朝請大夫，三年二月除寶文閣學士宮觀。

張抑　勸文閣學士中大夫，嘉泰三年，二月除寶文閣學士宮觀。

張巖　資政學士正奉大夫，嘉泰三年三月到，四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改差知揚州。

李大性　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嘉泰四年，四月除煥章閣直學士改知福州。

張澤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十月除，九月到，當年十月，二年五月，紹熙元年，十二月除，紹熙元年，十二月除，紹熙元年，十二月除

吳郡志卷十二

官吏　祠廟

官吏

後漢彭修會稽人。爲吳郡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修排閤直入。拜於廷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三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遂原意貸獄吏。意亦以是得名。

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結天下名士。興在錄中。英敗。明帝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考治。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駰。動。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

吳孟仁。字恭武。江夏人。爲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棄官。吳志

朱江徵爲吳令。元因殺徐湛。以黨與併被害。

王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爲吳令。

齊江介。謐之子。建武中爲吳令。政深苛。人門勝憤。懷爲謐首。介棄官去。

齊周洽。洲南人。歷吳令。廉約無私。卒無以殯斂。

齊傅琰子。爲官有能名。爲吳令。別建廉令孫。廉問琰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慮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慮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凝滯。琰父珪爲縣。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父子相傳。漸以示人。

王思遠。立身簡潔。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

梁沈浚。字叔源。涉學有才幹。仕梁爲吳令。有能名。

陸蒙。事梁爲吳令。節操甚高。

唐鄭渾之。咸通末爲蘇州督郵。談銖爲嶧院官。鍾福爲院巡　時湖州牧李起。及趙蒙。俱狀元。人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嶧蒙鍾。

唐孟庭份。郊之父。庭份爲崑山尉。生郊。以詩名世。或云份亦能詩。

武平一。元宗時自考功員外郎。貶蘇州參軍。雖被謫而名不衰。

劉綺莊爲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至今傳於世。

韋至誠。吳縣尉。

蕭存。字伯誠。穎士子。亮直有父風。能文辭。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爲常熟主簿。

皮日休。字襲美。咸通十年爲郡從事。居官纔一月。著書號鹿門子。

丁陳范。謝。皆錢元瓘及子文奉爲中吳軍節度使時爲節度推官。四人俱以長者稱。丁名守節。皆公謂之祖。陳名贊明。屯田之奇之祖。范名夢齡。文正公仲淹之曾祖。謝名崇禮。太子賓客濤之父。

邊做。雍熙初爲崑山令。因舊址新作夫子廟。自是縣學始興。繼以王禹偁爲作記。記具縣學條。

王禹偁。太平興國九年。以大理評事、知長洲縣。雍熙四年。召赴闕。入朝爲名臣。今虎邱寺有元之祠堂。刊東坡讚於其上。

張文定公安道。景祐中爲崑山令。時吳越歸國未久。甫此豪民。占田無限。歲遠多訟。有數十年不決者。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率百縱一二。乃悉收其羨田以賦貧民。訟亦息。時將希魯侍郎守郡。得公所著蓺論上之。遂舉賢良方正科。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姪。嘉祐中爲崑山令。瓶石堤。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于郡。得膏腴田數百萬頃。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便輸於縣。鳩作塘餘材爲倉廩。以儲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爲立生祠。作思韓記。鑱石祠下。

章岷。字伯鎮。嘗爲平江軍推官。有文聲。范文正公有和章從事鬬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賈公望。字表之。嘗爲郡通判。時朱勔父子鼎盛。奔競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倏忽向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勔之子賜金帶。公望

亦衣三品服偶以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望所佩魚脫而視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朱大銜之竟擠之能去

寇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舉官爲吳縣主簿賦詩爲左丞葉夢得所喜詳見雜志門

祠廟

至德廟即泰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建於閶門外辨疑志戴吳閶門外有泰伯廟廟東又有一宅祀泰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王始徙之城中纂異記又云吳泰伯廟在閶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祠兩讓君蓋俱祠仲雍焉今廟在閶門內東行半里餘門有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修廟記云）在禮樂法度之制聖王之所興也其法度有所為之而然有所為之應正者其施於民又有所為之應正者其施於人者十有四若古大聖賢有大功烈於民者非此族也牲不在祀牲不在酒醴不在祭祀之固宜其法度

之是爲重元寺寺祀夫人爲伽藍神號聖黠元符元年郡大旱通判祝安上攝郡禱而應以其事聞錫封

黠咸夫人郡人奔湊致禱相與祉而梶之闔境祠廟莫能尚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中

（碑陰記）元祐元年丙寅歲在戊寅夏之交吳中大旱編禱遍祀略無驗者是歲高田不穫人多喝死貧販之民皆捨其業而以佞神爲事水自貴而水涉不通故事至二年分寺禱雨寺僧不過用故事早分寺禱雨寺僧不過用故事早分寺禱雨寺僧不過用故事早

曰．氏族爲誰．居何所．女答姓穆．指山之西曰．我家舍于陽山三峯之下．家有父母．老人曰．天色如此．吾無所歸．欲假館待旦而爾．可乎．女曰．當告父母．老人強之再三．遂首肯．語竟．遽失老人所在．女歸有姙．父母惡之．逐出丐食鄰里．明年三月十八日．至今所謂龍塚之上．產一肉塊．居民怪之．驚棄水中．倏焉塊破．化而爲龍．夭矯毋前．若有所告．其母驚絕于地．卽有風雨雷電．飛沙折木．咫尺不辨人物之異．旣開霽．但見白龍升騰而去．衆乃厚葬其母．自後累降巫語．始祠之於山巔．而雨暘失候．祈禱必應．太平興國間．建廟於山南曹巷．熙寧九年．遷于澄照寺之東隅．建炎間．主僧覺明．復一新之．相傳龍子分職瀟湘．每歲是日．必歸山間．風雨淒冷．人以爲龍子誕日云．過是山中方有春意．其去也．或變怪之狀．見於雲間．紹興十九年六月某日．犇雲鬱鬱．起于是山．俄頃．盲風驟雨大作．龍自郡城過．捲去女牆數百丈．居人余氏家小亭．吸入雲中．及有負販者．被吸復墮．而無傷焉．又云．昔有白鬚老人．至鎮江江步買船．自云從長沙來．與船人錢十千．先付五千．餘錢約至蘇州陽山看親處．遂登舟．卽令篙工悉睡．日暮抵許市．上岸去．蓋已三百六十里矣．舟人至山下．尋覓值風雨大作．避於廟中．於像前得錢五千．方悟神龍之歸．乃以錢設僧供．辭謝而去．比歲祈龍母嬰應．大吏以聞．紹興二十九年四月．詔賜靈濟廟爲額．乾道四年告下．封顯應夫人．靈濟廟在府東南．舊五龍堂也．淳熙十年秋．大旱．郡守耿秉．卽設壇作祈雨道場．設行雨龍王位於東西序．有蜥蜴見於香案果餌之上．蜿蜒不去．終日雲合．秉以杯珓祈之．若有靈契．已而大雨三日．具以事聞．詔賜靈濟廟爲額．

甫里廟．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鄉人祠陸龜蒙於此．至今不廢．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地名黃姑．父老相傳．昔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爲立祠．舊列牛女二像．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禱祈有應．歲七夕．鄉人醵集廟下．古事無毫釐差．舊有廟記．今亡之．案荊楚歲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爲黃姑．然古樂府有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則指牽牛爲黃姑．李後主詩．乃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又以織女爲黃姑．事久愈訛矣．

吳郡志卷十四

園亭

晉辟彊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辟彊姓顧氏．晉唐人題詠甚多．陸羽詩云．辟彊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概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彊．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辟彊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爲任晦園亭．今任園亦不可考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和云．在震澤之西．皮日休詩云．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微池中．當在松江之傍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爲溧縣尉．歸吳作圃．爲時所稱．皮日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物．陸龜蒙詩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概敵．不知佳景在．盡付任君宅．蓋任晦得顧辟彊舊園．以爲宅也．（皮日休任晦園亭．任君慕高放．遂置雜．豐間佐浩禱．散性多偈偕．（上五盍反．下吾沓．不著事蹤．）欲爾解其綬．遺之如棄敝．蹈來鄉黨內．却與親朋洽．開篋宋謝下．列鄭方稱甲．入門約百步．古木鬱蒼蒼．廣檻小山欲．斜廊怪石夾．自逐倚欄桁．來鄉黨內．却與親朋洽．開篋宋謝下．列鄭方稱甲．入門約百步．古木鬱蒼蒼．廣檻小山欲．斜廊怪石夾．自逐倚欄桁．似五嶽．崖形若三峽．鑿眠但臨脇．蛇能倒屋食．時時嘘吸．隱荇下文罕．結蘂繁桂蕊．留蹬樹客．蹬倚栽花鍤．任上．枕席臨方．經旬唯白蛤．多君方閉戶．見在茅棟．留坐於石榻．魂從清欲逼．衣任煙霧濕．陪塢龜蛇．沼水沉沉．沒人不見．魚吸．吾道崇夷．窗中見魚吸．葉葉．閑聊無爭功．閑弄無爭功．閑日不聲冠．閑風無用輩．以斯爲思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繁帶。石林詩話。以爲錢氏時廣陵王元璙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佑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漱水處歷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死。歐易主。後爲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爲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蘇舜欽滄浪亭記子以頌無所歸。一日過郡學。旅於吳中。始誠舍以處。時盛夏溽暑。土居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以舒所鬱。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蔚然。崇墉峻宇。並水得徑。於繁花竹之間。東趨數百步。以近。東北。有地隙。三面皆水。其地益闊。勢若天成。因而葺之。曰滄浪焉。有亭北臨水。左右皆林木相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孫承佑之池。而也。其中有亭。曰水心。曰澄澈。意尚存。予愛而徘徊。久之。乃即其地。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臨水。水之陽。幅巾以往。澄澈。至則洒然忘歸。觴而詠焉。時盛暑。如入於幽軒之間。光與風月交相宜。予時榜小舟。載酒肴。往來亭上。則向之沉沉昏昏。如醉而甦。如囚而出。如蟄而蘇。如鳥之去羈。如魚之脫網。而得其樂也。夫人之情。以勞而思。以逸而淫。以物接物。則神不煩。觀聽無聽。則視聽聰。而仰。笑。無所。野。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遺

將結宇，而視年不苟，既孤而屬，於是遠下居焉。一月甚盛，增堂之南又爲堂三楹，命之曰逢經之東，倚此可側，所以容儲也。有詠焉，有賦焉，此予皆附於賦，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入于坤，路流爲門，水由門榮紆曲，絕池至于墨池，其清可以濯，其濁可以種，予皆附於池，於此而出者謂之褐隱，岸有亭曰墨池，亭之前又爲亭曰逢經，亭之東，有高岡，命之曰見山岡，上有亭曰墨池，亭之西隔

吳郡志卷十五

山

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連橫山之北古臺在其上

靈巖山即古石鼓山又名硯石山菫監吳地記案郡國志曰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施於此山山有石馬望之如人騎南有石鼓鳴即兵起亦名硯石山又有琴臺在其上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劉逵注吳都賦引楊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爲娃故三都賦云幸於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又云硯石山有石城去姑蘇山十里闔閭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兩湖湖中有蓴菜按此即今靈巖山以上菫監所記今按吳越春秋吳地記等書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烟三里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宮琴臺響屧廊山上有西施洞硯池甑月池山頂之池有蓴菜夏能去熱秋則去來吳中每年暴乾供進其池至旱不竭蓴菜今不復採琴臺下有大偃松身臥於地兩頭皤起交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吳人以爲奇賞比年雷震一枝已瘁山下平瞰太湖及洞庭兩山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中亦宇內絕景山前十里有採香徑斜橫如臥箭云梁天監中始置秀峯寺今爲顯親崇報禪院餘在寺門

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此山在吳中最爲靈秀高聳一峯端正特立緣圖經以爲吳鎮不誣也山皆奇

也婺子曰自臣之貢餘家之賦君之賜交之族無不來車者也婺又婺子之仁爲之者如此婺子之義君之賜乎族彰君之賜乎於母之族無不是之衣食者也婺子之族無不是之妻者也婺子之族無不是之屋者也婺子之族無不是之子者也婺子之族無不是之恒子予賞婺妻子好仁之士齊侯知賢而知子服惠伯賢而舉大者也婺子之族無不是之妻者也婺子之族無不是之衣食

太湖中有東西二山。西山最廣。林屋洞及諸故物。悉在焉。東山有柳毅井。爲故跡。房琯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山水興德。杭州寺也。洞庭景物。互見太湖門。（皮日休雨中遊包山精舍。松門巨五里。彩翠高下絢。幽人屢。（樹）藤遶。散蕊孤泉流。疑結烟霞。穿衣落雪。蒙石忽忘起。鬥蘊不知倦。洞中寬。蓬萊林上雨。隱隱湖中電。茶甌輕來。俗慮既斗蔽。野情空昏戀。道人遺芝圃。奚人次度茶。地稀無蹤跡。困中徒異世時鳥。鳴空谷。（陸龜蒙）包山神仙。是者上眞驛。爲余偏午饌。渴與石榴漿。飢憐胡麻飯。知何事於役。茲遊愈不傳。却得一逕分。柏擁深殿黑。（陸龜蒙）若在中印國。千年殘雨過。萬籟清且極。此時空寂心。可以遠智識。有魚皆玉尾。知君眼來勝。俞衍功名力。却下隱經徒。（公有聽經石。孤帆有行色。

林屋館。即洞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也。（陳沈烱林屋館銘）夫元之又元。故非淮南八仙之圖。可乎。不可。輒剿。成道行之致。斯蓋寂寥宮冥。希微恍惚。虛來妙之極。可乎。輒剿。成道行記。至若昆山平圃。銀榜相嶂。蓬閬仙宮。金臺嶋起。南嶽雲遠。傍連飛閣。桂柱軒。□□雲瑞。鉛曰。大道既隱。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元根。新年立春。蒙仙表漢。琴鶴神靈。依稀宮觀。栽翁林屋。輪奐非復。庭蹤已。靜。（皮日休太湖書）頭輩陽和。手註大夏筆。清晨陸道。來上標鑑峯。帶雲映樂峯。和靈等鬼隱。蘇有佳思。時驚鵲過瓜。飛上千丈松。翠碧內有室。明之虛曠。（上尸冬反。下音隆。古穴下微海。視之寒鬼藏。遇歡有佳思。危無徙容。須臾到絕頂。鳥穿雲蕩。鳥穿雲蕩。鳥穿雲蕩

吳郡志卷十六

虎邱

虎邱山，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遙望平田中一小邱，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劍池、千人坐也。劍池，吳王闔廬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千殉焉，故以劍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虎邱。唐避諱曰武邱。劍池浙中絕景，兩岸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蘇文忠公軾詩，形容詰工，千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剡削，亦它山所無。又有秦王試劍石，點頭石，悠悠泉，皆山中之景。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邱所聞不及所見也。其古事載傳記尤多。昔王珣虎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回，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珣又爲銘序云：武邱山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死，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爲山，積壤爲邱，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編孤及後冢序云）方今內有變龍扈伊，以佐百（梁）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書以宴朋友，笑歌以展露月。晉籍之賦也，我是以有今茲虎邱之會。麗巖虎邱，莫與四門，崒然如香爐金盆，自下方而鍾嬀乎其中，樂向碧潭松石道蒼，麗烟掃除，麗若有待，余與夫不亂於鳴鳥，衝流霧之杯，爲人不能，爲人不能，爲人不能

吳郡志卷十七

橋梁

唐白居易詩曰.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畫橋四百.則吳門橋梁之盛.目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在郡城者.今以正中樂橋爲準.分而爲四.隨方敍之.門外及外縣.略附見焉.

樂橋之東北.葑門.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漢顧訓.五世同居.族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以名橋.俗傳子孫多不能辨架上之衣.歲朝會集.子孫悉坐.依次行酒.三歲以上者.並自知位次.不虧其禮.故俗又名試飲橋.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爲名.取之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慰歇.宴設軍士.因此置橋.唐陸龜蒙常居其旁.(皮日休.共老林泉.認暫分.此生雖不識.退文.幾枚竹.六.逡.編.嘯.一.乘柴車迎少君.承家事少.爲.漢.雲.居然自是.陶人事.輒.其.歌.他.孫.謂.聞.)

苑橋.在報恩光孝寺之西.故傳.閭閻有苑囿.在其傍.定跨橋下.長洲縣.前.舊爲.閭閻.故跡.縣.前.東南.故傳.

皆.閭.閻.苑.囿.遊.憩之.地.

顧家橋.顧悌仕吳.爲虎頭將軍.父亡五日.絕漿而死.郡人爲之造橋.吳地記.

四通橋.紹興二十六年.建.

定跨橋.吳王.闔閭.造.吳地記.

開明橋　醋坊橋　金師堂橋
管家橋　紅爐子橋　換馬橋
永福寺橋　北倉橋　天心橋
廣化寺橋　金師子橋　靈鷲寺西橋
鶴舞橋（又吳地記云夫差女滕玉，出葬日，伯鶴舞引，翠鳴於市，因號橋曰鶴舞，或又云，春申君所立也。）
中路橋　狄勝橋　華家橋
北新橋　蔣家橋　院子橋
吳郎橋　願堂橋　任蔣橋
周通橋　縣東橋　徐思橋
雙板橋　大郎橋　衆喜橋
積慶橋　蘇軍橋　衆安橋
慶歷橋　華陽橋　迎春橋
奚家橋　富孫橋　魏家橋
羅家橋　熙寧橋　廟堂橋
胡家橋　斜路橋　程家橋
花橋　東石塘橋　東章家橋
兵馬使橋　胡廟使橋　打急路橋
朱馬交橋　南張家橋　徐鯉魚橋
北禪寺西橋　北禪寺前橋　北禪寺東橋
天宮寺前橋　天宮寺西橋　萬壽寺東橋
資壽寺後橋　祥符寺東橋　東周太保橋
樂橋之西北閶門。
皐橋。在吳縣西北閶門內。漢議郎皐伯通居此橋側，因名之。（李紳伯靈傳：伯通性甘貧寓，并向鑒歷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照，蒼井寒泉見底清，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三太尉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葬夢，置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
都亭橋　慈悲橋　馬貢橋
至德廟橋（在太伯廟前，以廟故名。）　瓶場橋
郟家橋　穀市橋　張廣橋　宮橋
昔濟橋　魚行橋　小市橋　烏盆橋
梵門橋　徐胡橋　柳穀橋　小平橋
劉家橋　虎蹲橋
壽聖橋

華家橋　楊家橋　徐家橋
鳳凰橋　高家橋　廣嘗橋
沈家橋　方廣橋　德慶橋
丁家橋　艇船橋　安民橋
單家橋　曹使橋　崇利橋
鼓樓橋　鴨舍橋　利市橋
蒲老橋　六通橋　文家橋
使橋　鍍橋　紅橋
洞橋　隆興橋（隆興元年建。）　黃牛坊橋
朱明寺橋　吳縣東橋　吳縣西橋
西蔣家橋　小運湖橋　女冠子院橋
南過軍橋　北過軍橋
盧提刑橋。盧革自德清退老于吳，以通識大夫致仕，嘗除廣南提點刑獄，後郡人以提刑名橋，子秉爲發運使，詳見人物門。
西市門橋　芝草營橋　西石塘橋　周太保橋
張馬步橋　祥符寺橋　西章家橋　雍熙寺西橋
禪興寺西橋　龍興寺西橋　雍熙寺東橋　雍熙寺後橋
能仁寺東橋　能仁寺後橋
樂橋之東南齊門。
乘魚橋。在子城之西北，昔琴高乘鯉升仙之地，事具異聞。（至和元年僧逢本重建橋，仍乘魚橋，當姑蘇之要津，茂苑之靈跡，按吳地記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於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魚騰飛，況轉駕空上昇，因立橋名。）
烏鵲橋。在提刑司之南，俗傳古有烏鵲館，橋因其館得名。（鵲聽烏鵲橋上元詩云，月斜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爲秋河織女填。）
竹腦橋　飲馬橋　南倉橋　帶城橋
馬津橋　望信橋　夏侯橋　金母橋
燕家橋　淨河橋　小博橋（在倉司前。）　清道橋
迎封橋　船場橋　望門橋　雙紅橋
章家橋　曹家橋　楊家橋　董家橋
朱家橋　船坊橋　紅鴨橋　龍堂橋
東長橋　西長橋　燒香橋　唐家橋
望營橋　佐家橋　臙脂橋　驅鬼橋

沙糕橋　蔣家橋　白蜆橋　靈市橋
顧亭橋　遊仙橋　平橋　閶橋
草橋　市橋　洞橋　祝橋
是橋　磚橋　程橋　營橋
至橋　尤橋　篠橋　胡書記橋
官太尉橋　吳承議橋　南胡家橋　採蓮涇橋
覺報寺西橋　覺報寺後橋　楊府院子橋　雙塔寺前橋
東禪寺西橋　折桂橋（紹興二十七年內紀）

樂橋之西南盤門。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也。郡守白居易所建。因是名之。本朝天聖初。郡守孫冕重修。故易今名。（樂橋過白頭橋詩云）白頭橋奈白頭何。（是橋唐牧白公建。因得名。近蘇伯純修之。不特與樂起這愛。大都才美服人多。人呼孫老。）舊經知存故老詞。

西館橋　太平橋　薦行橋　市曹橋
白碧橋　娥眉橋　郭家橋　杉濱橋
明澤橋　吉利橋　昇平橋　蠟金橋
銀鋌橋　積善橋　胡家橋　成家橋
渡子橋　趙公橋　趙婆橋　葛家橋
張師橋　蔡家橋　諸家橋　杉板橋
木柴橋　院子橋　倉後橋　樓西橋
程基橋　果子橋　草鞋橋　獻花橋
望婆橋　芮家橋　彈子橋　芮橋
梅橋　程橋　新橋　廟橋
北張師橋　南張師橋　西竺寺西橋　開元寺東橋
開元寺後橋

憩橋。吳軍憩歇。因名之。（吳地記。）

門外外縣橋梁

城門外（府圖。）

行春橋。續圖經云。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山滿目。亦爲勝處。橋甚長。跨溪湖之口。好事者或名小長橋。歲久廢闕。淳熙十六年。縣令趙彥眞始復修之。勝概爲吳中第一。

新橋。在盤門。分爲三橋者。製度甚宏。

吳門橋　綠雲橋（並盤門外。）　虹橋（盤門。）　虹橋（齊門外。）

虹橋　渡僧橋　山塘橋　綵雲橋（中塘寺橋。）

便山橋（虎邱寺橋。）

楓橋。在閶門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而北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事具楓橋普明院。

洞橋（已上並閶門外。）　斜橋　張墅橋　安里橋（已上並詩。）　新郭橋　秀業橋

顏橋　藏閶橋

楞伽寺橋　運橋　埭橋　短橋

黃蘆橋　何橋　夏駕橋　虎山橋

靈巖寺橋　胥門橋　橫塘橋

越來溪橋。久廢。淳熙中。居民薛氏。以益具鏹復立之。越來溪水自此橋北流過橫塘也。

棟墟新橋（已上盤門外。）

已上在吳縣長洲縣管下。詳見舊經。

縣橋　驛橋　程橋　看婆橋

雙鳳橋　馬郡橋　泄水橋　通泄橋

富基橋　徽浦橋　八尺橋　卓基橋

盤墩橋　安德橋　合路橋　南醋坊橋

南泄水橋　第一醋坊橋

已上在吳江縣管下。詳見舊經。

安民橋。在新涇中。　利民橋。在七里涇。　濟民橋。在吳涇。事具續圖經。

利往橋。卽吳江長橋也。歷八年。縣尉王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併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見漾天光水色中。海內絕奇。唯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虹亭。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中興駐蹕武林。往來憧憧。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爲大利。有議以石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年。金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庭。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洪遵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聚哭於圮下矣。橋兩地。南有匯澤亭。北有辰定亭。餘見松江條。（郡源吳江橋詩云）三百棚千餘畫橋。行人波上踏蓬蒿。插天蟾蜍玉樓闕。跨海鯨鯢金官高。路直驚閶元氣白。影來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潮。（蔣堂）鳳凰橋（橫五湖北。）盤飛亭（屹大江心。）

鮫龍潛藏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吳郡志卷十八

川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巨區。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古今傳記不同者。並具辨證門。太湖事實從道

慨．塊然與喬木而俾嘗者．不可圖日而言矣．闔閭五年，楚囊瓦城．鍾巫嶼興．蘇諸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夠先拔．孫臨獲黃．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爭．則江之兩涯．相爲二城．鎮威武之石城．遏淮南之寇兵．賀川孫武之石城．遏淮南之寇兵．

（吳江縣志）時，謂之南北兩城．防禦所．（蘇州府志）雙橋市，在縣南．（吳江縣志）時，有里之橋．（吳江縣志）時，有里之橋．（吳江縣志）時，有里之橋

治新洋江自朱巷至于淀港，沿山塘自山南至于東，凌溪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者溢，民不病涉矣。切，沿河至唯亭，沿古橋以達于東，

行。遂眞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豈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爲擾。多逃移。門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郟豈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奏聞。人皆驚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閧斥罵。燈悉踩踐。驛門亦破。豈模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爲人所挈。前此方盡逐諸縣令出郊。標澱圩地。至是諸令。鴟鐃散衆。遂罷役。豈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豈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略。

唐書蘇云。浙西有營田。自開元時。來源背海。地勢高亢。水不能入。故每歲旱。則人力以戽。水多鹹鹵。不可種。自大和中。刺史李穆。始築堰以防海。海潮一日兩至。堰之內。水皆鹹鹵。人不能飲。穆乃開六門。以通內外。內外之水。皆得以時啟閉。以灌田。自是歲無旱澇。

吳郡圖經續記云。吳松江。上接太湖。下入海。長二百餘里。闊十數里。其水最爲大。而其流最緩。蓋地勢平而水不能下。故其流緩。而其水最大。故能受海潮。而不能使海潮上。故其水常平。而海潮不能入。自唐以來。爲民田。而水不能入。故其流益緩。而水益

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分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徽、郡守也。（霖相度之說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分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徽、郡守也。（霖相度之說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

六州之水，太湖與松江，太湖與松江，水流相入，江岸，皆接青龍江，東西平江，平江地，雖北下於諸縣，而淞海之地，東至崑崙，自海之地，東至崑崙，自海之地，東至崑崙，自

吳郡志卷二十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爲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既入吳伍子胥言於王以爲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喜伯州犂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卽伯嚭也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邱訢於友人之喪席訢怒須臾往攻離離至舍誡其妻曰我爲勇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餘恨尚悲瞑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邱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捽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訢投劍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

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僞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慨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乃諷諫王淸旦懷丸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濕王怪問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淸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腔發距而稷其形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枝陰翼蹴微進欲啄螳蜋黃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丸而集其背臣但志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濕履焉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吳徒知踰境征伐不知越王將還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天下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遂爲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于善道

季札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家而耕乃舍之札遂爲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說叔孫穆子知其不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必思自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好季札之劍口弗敢言及還徐君已死解其劍繫之冢樹由是札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今傳於世

厥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厥由犒師楚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頭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驕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乃弗殺以厥由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大敗楚及

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弒王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蓋餘。

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遂弒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餘奔楚。二人不興圍盧者也。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瓦禦之。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爲堂谿氏。

子洩。吳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王夫差臣。哀公十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爲二隊。畸無餘。諏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畸無餘。地獲諏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弟。在文學之科。嘗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綠里村是。史記正義。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爲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閩焉。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爲主爵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

皐伯通。漢賢者。居皐橋。梁鴻與孟光偕至吳。爲人賃舂。伯通異之。舍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偉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中包胥之義。許爲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懼。岱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孫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虛己候焉。爲娼嫉者所中。策遽囚之。知友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收衆心。遂遇害。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毒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神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更益其燒。歆慚曰。自威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既至。極論王霸之略。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爲己用。害之。年二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續。在獨行傳。康漢末爲廬江太守。少篤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有稱。子績仕吳。謝承後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

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子遜仕吳。吳書陸氏世頌。

吳陸績。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壯。博學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爲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載石爲重。姑蘇陸氏之門。有巨石。號鬱林石。世保其居。績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太元。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爲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爲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代呂蒙爲右部督。拒關羽。進克安南郡。進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遜大都督。破劉備。走曹休。積功上大將軍。輔太子。董督軍國。赤烏中代顧雍爲丞相。時謂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遜弟瑁、瑁子奮、遜子抗、抗子逮、遜子孫、徽、孫子機。

陸瑁。字子璋。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游割少分甘。收導孤弱。攝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尚書。諫疏端切。孫權嘉之。子嘉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爲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憂深慮遠。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闡。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儒扎之好。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鳳凰中。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尚公主。封毗陵侯。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爲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休時領豫州牧。雖統兵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策輒驗。孫皓時爲左丞相。乃心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二。

陸允。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朗。才通行潔。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出爲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城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賁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後召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華覈以爲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庶績熙矣。卒子式嗣。

陸褘。孫皓時爲將軍。父凱亡。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史華覈薦曰。褘體質方幹。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聲如鐘。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不動。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宦人孟玫。譖機於穎。遇害。葛洪稱機文猶元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兄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爲當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百姓圖形。配食縣社。入爲中書侍郎。爲成都王穎所害。著文章及新書三百餘篇。

陸耽。雲之弟。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舉。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關朝。一旦湮滅。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其爲自敍略曰。感子雲之法言。而作盲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覩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將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恩元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仕吳吏部尚書。入晉爲散騎常侍。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姪暉。

陸曄。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尚書事。謂曄清操公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焉。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求歸鄉里。拜墳墓。卒。謚曰穆子。散騎常侍。弟玩。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代王導等爲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皆廕其德宇。薨。謚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絕俗。歷職恪勤。純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臨發止。有被襆而已。餘並封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搤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吳郡志卷二十一

人物

宋陸子真。吳人。晉太尉玩之曾孫。自玩至子真父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子真兄仲元。又爲侍中。子慧曉。仕齊有大名。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郡。子真不與相聞。聞者高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閶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後爲中散大夫卒。

陸徽。字休猷。爲建康令。清平無私。除平越中郎將。士庶愛詠。爲益州刺史。威惠兼著。蜀士安之。卒於官。家無餘財。文帝痛惜之。謚曰簡子。（梁呂照仕梁。）

齊陸慧曉。郡人。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盧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瞭然。慧曉與張融鄰。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遜。沛國劉璵。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齊武帝爲子廬陵王寀天下第一人。爲行事。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卒官。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贈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謂之三陸。

陸闕。字遐業。慧曉兄子。有風概。仕齊揚州別駕。知難將作。乃以疾不預州事。刺史姑安王遙光作亂。尚書

令徐孝嗣啓閑不預謀，未及報。徐世標害之，子厥、絳、襄、並仕梁。

陸澄，字彥深，吳人。祖卿，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永明中，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讀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卒官散騎常侍。謚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多填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超之，吳郡人，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郡二王死，欲起兵，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宣城公懋遣裴叔業襲尋陽，子懋參軍于琳之拔刀入齋害子懋，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王元邈嘉其節，厚加殯斂。

陸襄，字師卿，闕幼子。梁昭明太子聞襄美行，引與共遊處。母嘗卒患，醫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暮，求索無所，忽有老父詣門賣漿，量如方劑，將酬直，無何失之。時爲孝感所致。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誣告，襄引入內室，喻之，二人感悔，同載而還。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闕既罷，雖共車，郡人懷襄德化，立碑，後爲虔支尚書臺城陷，還吳舉義，迎蕭寧爲盟主，爲賊將吳子仙所敗，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追封餘干侯。又顏氏家訓云：襄父閑被害，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豈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姪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好學有才思，嘗製太伯廟碑，累遷中書黃門郎。太清初卒。張纘與雲公叔襄書曰：非唯貴門喪寶，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從兄才子，亦有才名，位至廷尉。子瓊，仕陳。

陸杲，字明霞，徵孫。少好學，工書畫，與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見興甥。梁天監中，位御史中丞，婞直無所顧望，號不畏強禦。爲義興太守，寬惠爲下所稱。卒官，特進。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陸煦，杲弟，學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驅泉志一卷，並行於時。

陸罩，字洞元，杲子。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仕梁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終光祿卿。

陸倕，字佐公，慧曉幼子。少勤學能文，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與樂安任昉友，暨商芸之徒俱號龍門之游。梁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及石闕銘，仕至太常卿，子瑣，瑣早慧，十歲通經，終於童子奉車郎。

陳陸瓊，字伯玉，雲公子。幼聰慧，六歲爲五言詩，有詞采。年八歲，於客前覆碁局，號曰神童。梁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侯景亂，攜母避地于縣西鄉，勤苦讀書，遂博學善屬文。仕陳，累尚書殿中郎，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後遷吏部尚書，詳練譜牒，雅有識監，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室宇不改，車服不華，親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知足避權，常謝疾。母亡，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卒，有集二十卷。

陸瑜，字幹玉，瓊之弟。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瑛同仕陳晉安王府，時人比之二應。瑜聰敏強記，受莊老於汝南周宏正，學成，實論於僧珂法師，並通大旨，卒贈光祿卿。

陸瑛，字溫玉，瓊從父弟，父令公，梁中軍宣成王記室參軍。瑛幼孤，好學有志操，仕陳，累遷直嘉德殿學士，文帝以瑛博學善古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援筆即成，無加點，宣使聘齊，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古對閑敏，齊人傾心焉。卒，贈司農卿。瑛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妥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得二卷。

陸琛，字梁玉，瓊從父弟，臨川王長史邱公之子。少警敏，事後母以孝聞。陳後主時，坐漏泄禁中語，抵罪。

陸繕，字士繕，倕兄子。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陳文帝時，爲中庶子，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拜御史中丞，以父終固辭，詔易廨宇居之。大建中，與徐陵等參議政事，卒，謚曰安子。子辯慧，辯慧字敬仁，年數歲，詔入殿內，應對進止有父風，姪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謚平子。

陸子隆，字興世，郡人，祖敞之，梁嘉禾令，父悛，封氏令。子隆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及隋文帝討彪，彪將皆降，唯子隆力戰，文帝義之，使領甲仗宿衛，遷都督荊州刺史，綏集夷夏，甚得人和，吏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威子。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封始興縣子。

陸慶，郡人，少好學，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中，召爲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辭以疾，王微服穿壁觀之，曰：陸君風神峻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慶後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故傳經受業者鮮焉。

陸山才，字孔章，吳人，祖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況，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紹泰中，歷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太守，卒，謚簡子。

隋陸從典，字由儀，瓊子，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篤學業，博涉羣書，位司徒掾，陳亡，入隋爲著作佐郎，詔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未就而卒。

陸詡，郡人，隋文帝時，以禮學自命，見儒林傳。朝少習崔靈恩之禮，入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元嘉中爲祠部郎。

隋陸指，字士紳，吳郡人，祖映，梁侍中，父陟，諮議參軍，世有文集，指不墜家聲，仁壽中，召補春宮學士，大業中，爲燕王記室，唐正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大業雜記。

唐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以明經仕隋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巨劑，僵踣壁下，元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移病去。太宗爲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子訓信，麟德中爲左侍極檢校右相。

陸質，吳郡人，柳宗元撰其墓表云：先生與天水陳助，及趙康，能光明春秋之學，爲春秋集注二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用是爲天子爭臣，歷尚書郎，國子

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永貞年侍東宮。明年天子踐祚。先生終矣。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

陸元方。字希仲。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累遷尚臺侍郎。拜平章事。元方素清謹。每進退羣臣。武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卒贈越州都督。子象先。景倩。景融。皆美才知名。

陸象先。器識沈遠。舉制科高第。累授中書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恬靜寡欲。識論高簡。爲時所推。不附太平公主。元宗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能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仁恕。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文貞。始象先名景初。容宗曰。子能紹先德。是謂象賢者。乃賜名。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以景倩爲真清。終監察御史。

陸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政有風績。遷工部尚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

陸柬之。元方伯父。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

陸餘慶。元方從父。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太子右庶子。封廣平郡公。既仕。好薦耆寒品晚進。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風流敏辯。與陳子昂等善。時號方外十友。武后時雖極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開元初。終太子詹事。謚曰莊。

陸璪。字仲采。餘慶子。舉明經。仕以清幹稱。除洛陽令。推勒姦豪。人不敢犯。不阿時宰。數忤貴近。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陸長源。字泳。（薈史作泳之。）餘慶孫。性剛而贍於學。好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能汝州刺史。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副董晉爲宣武司馬。以峻法繩騎兵。多所裁正。軍亂。遇害。朝廷嗟悼。贈左僕射。

陸贄。字敬輿。蘇州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賞。六德保能療。五要簡官術。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數言賢參罪。能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蹤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論議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

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嶺南流人盧崇道逃還。僞稱南金弔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奏。上狀。元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飭。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終太子洗馬。

陸希聲。景融四世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隱義興。召爲右拾遺。時儉腐乘權。歲歉歎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昭宗聞其名。召爲宰相。以太子少師。龍。卒贈左僕射。謚曰文。

陸賓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歷侍御史。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資虞子。舉進士。一不中。往從張搏。搏。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疢。貲無十日計。不少輟。有田數百畝。與江通。常苦饑。躬畚鍤之勤。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焉。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篷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鴻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而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唐書。）龜蒙善爲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其用工如此。（談苑。）龜蒙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祿。與張搏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疾終。吳融爲作傳。貽史官韋莊撰文。陸希聲撰碑文。顏蕘書。（北夢瑣言。）

陸誇。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歐陽秬遺書。誚其出處之遲。誇遂還。秬、詹從子也。名亦高。

陸亘。字景山。吳縣人。中舉制科。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倨橫偃蹇。亘榜逐之。省曹失色。歷兗蔡虢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亘文名嚴重。所至以善政稱。卒贈禮部尚書。

陸徵之。字彥徵。常熟人。高才博學。邑中推爲鄉先生。建中靖國初。有詔求直言。徵之進對。與雍孝聞等。力陳時政闕失。唱第日皆駁放。大觀末。彗星見。復收拾孝聞等。徵之已卒。

吳郡志卷二十二

人物

顧琛字宏璋吳縣人和曾孫祖履之父倓並爲司徒左曹掾琛謹確不浮華孝建初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侯三年竟陵王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琛執其使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後復爲吳郡太守琛雖貴達吳音不變

顧覬之字偉仁爲山陰令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尙也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覬之未嘗低意或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幸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卒官湖州刺史謚曰簡子覬之常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求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姪愿作定命論焉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盡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俱不就

顧黯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歡俱召俱不赴

顧子喬吳人梁武陵王府參軍事以儒術知名子烜爲梁臨賀王記室亦以儒術知名子野王仕陳

顧憲之字士思覬之孫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淳旨者輒號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出公祿葬死者王敻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梁天監中卒遺令勿設鹽筵朔望祥忌權安小牀勿用牲牢設香燈下素饌而已所著文數十篇

顧協字正禮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年數歲外從祖光祿大夫張永嘗攜之遊武邱山問欲何戲協曰正欲枕石漱流初舉秀才沈約覽其策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湘東王記室參軍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曰協行稱閭里學兼文義服膺墳素雅址遠遠安貧專靜奉公抗直年幾六十室無妻子臣言欲於官人申其風滯協苦執靜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昔孔愉表韓續之子庾亮薦翟陽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見文苑英華）累遷常侍卒官無衾以斂武帝爲舉哀謚溫子協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自丁艱髮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貞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嗣息博極羣書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顧野王字希馮烜子七歲知五經大指九歲能屬文十歲隨父之建安作建安地記長則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善龜占候蟲篆字無厥不通又善丹青時人稱絕侯景之亂歸本郡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伏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莫不壯之陳天嘉中卒官光祿卿知五禮事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視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撰玉篇輿地志符瑞圖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記元象表又撰通史要略國史紀傳未就而卒

顧彪吳人以春秋左氏授朱子奢名于世

顧嗣允吳人父覽陷祕書學士允永徽中修國史撰太宗實錄又論次國史有勞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拜相

顧少連字夷仲吳人擢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少連命塞陷穽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少連酒酣挺笏謂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勸解之改京兆尹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封本縣男贈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攝少子師圃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韋夏卿撰少連神道碑謂顧氏復徙吳曾自曾司空和洎梁給事中耀至少連十三代矣又云少連父望慕梁伯鸞於陵仲子安貧履道不辱其身該通六經高貫百氏究天人之際盡性命之端觀

夏卿所述望蓋若儒隱君子也。又云子師閎以拔萃甲科。次師安等三人。非少子也。碑見文苑英華。

顧辯字炎繁。祖沂。字歸聖。知襲州。父彥成。字子英。兩浙運使。皆有賢名。辯雖受世賞。不仕。居光福山中。閉戶讀誦。博極墳典。所著書甚富。注蘇文忠公詩尤詳。紹興間。郡以遺逸薦。閑居五十年不出。名重鄉里。

顧裴字公甫。郡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熙寧九年登第。召爲太學正。卒。歸葬虎邱。

戴顒字仲若。父逵。隱。顒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修其業。自桐廬徙居吳。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守將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宋國初建。辟召並不就。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陳遣。郡人。宋初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遣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剝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恆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遣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遣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南史。

何求字子有。其先廬江人。何氏過江。自司空充。並葬吳西山。爲吳人。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邱山。齊拜太中大夫。又不就。弟點仕梁。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閉意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陸澄慶悰沈約等。表薦之。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通元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奉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茸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歡。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陳景。尚吳人。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製靈書經。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抱朴子。

何點字子晳。求之弟。居喪幾至滅性。其素通美。博通羣書。善談論。無所與屈。世以點爲孝隱士。弟嗣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兄求卒於武邱。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宋齊之間。累詔不就。皆思渴累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弟嗣。祖論。本名見太

何嗣字子季。仕齊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二兄求、點、並棲隱。求先卒。至是嗣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嗣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號何氏三高。嗣家世少壽。惟祖尚之至七十二。嗣年登祖壽。以上世皆葬吳西山。乃移還吳。至吳居武邱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戒殺。有虞人逐麀。麀徑來趨嗣。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年八十六。

孫修道。吳人。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子瑒。仕陳。

皇侃。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仕梁國子

助教。召入講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卒。所撰論語禮記義。見重於世。

孫瑒字德璉。吳人。父修道。瑒倜儻好口略。博涉經史。仕梁。以軍功封富陽侯。陳初。王琳立蕭莊於郢。召瑒都督郢州刺史。周將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遂盡有中流之地。奉表歸陳。封襄縣侯。召爲領軍將軍。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頗爲本郡。卿豈有意乎。改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改鎮公安。爲鄰境所憚。累遷五兵尚書。卒。謚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嘗於山齋設講肆。集元儒之士。冬夏資奉之。處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後主數幸其宅。賦詩述勳德。及卒。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就宅宣勅。鐫之。略曰。天長路遠。歲久靈多。功名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爲榮。瑒二十子。次子訓。頗知名。仕至高唐太守。

杜之偉。郡人。陳武帝命以經授衡陽獻王昌。

孫超之。全景文。皆郡人。徵時嘗與沈攸之共乘小船出都。有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不驗。使是相書誤耳。後超之果爲廣州刺史。景文字宏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潘徵字伯產。郡人。性聰敏。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令徵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復令爲萬字文。煬帝時。爲京兆郡博士。

褚輝字高明。郡人。以禮學稱於江南。煬帝徵天下儒士。集內史省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擢太學博士。撰禮疏百卷。

徐孝穎。吳人。祖驎。梁侍中。石陽侯。父樞。陳尚書起部郎。孝穎勤學多覽。善屬文。性至孝。丁母憂。三年。綦絰不離身。絕冬不御綿纊。形體骨立。杖而能起。每哭臨。哀聲徹於郡邑。聞者亦爲隕涕。嘗在園中。晝臥。見人盜菜。徐轉身向裏。恐盜見之。其仁行謙退。皆此類也。仕煬帝爲學士校書郎。大業雜記。

朱子奢。吳人。從鄉人顧彪授經。善文辭。正觀初。持節使海外。平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之誠。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累遷諫議大夫。唐初太廟止四室。子奢始發七廟之議。帝欲觀起居記錄。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奢性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

史德義。崑山人。成寧初。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甕。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元。素履真確。謙沖彰於里閈。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巢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邱壑。

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爲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爲

昭陵挽詞。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翰林盛事。）

陶峴。崑山人。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通曉不謀宦遊。富田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遂佳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仙。常慕謝康樂之爲人。言終當樂死山水。浪迹垂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寨。歸老於吳。

歸崇敬。字正禮。吳縣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舉博通墳典科第一。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大歷初。以倉部郎使新羅。遇風濤。舟幾壞。衆謀易單舸。崇敬不肯。獨濟風訖。息使還。靈蓂惟衣服。東夷傳其清德。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徐姚郡公。表歸上家。寵賜贈帛。儒先以爲榮。卒贈僕射。謚曰宣。論撰數十篇。

歸登。字沖之。崇敬子。事繼母篤孝。舉孝廉高第。又策賢良。性溫恕。嘗慕陸桑先爲人。正元初。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輒聯名無所回諱。轉起居舍人。凡十五年。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概懷。順宗爲太子。登父子侍讀。憲宗問政所先。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爲讜言。進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

歸融。字章之。登之子。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勁奏請還所進。代貧民租。入歷兵部尚書。封昌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

沈既濟。吳人。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史館修撰。議則天皇后進非以德。請省其紀。位禮部員外郎。

沈傳師。字子言。既濟子。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舉進士。禮部侍郎權德輿於門生中推爲顏子。復登制科。累拜尚書右丞。湖南江西觀察使。吏治嚴明。吏不敢罔。以廉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能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盧眞。杜牧。極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曷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裕無儲餞。窮宅以葬。

沈詢。字誠之。傳師子。能文辭。累遷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卒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

徐岱。字處仁。蘇州人。本農家子。於學無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終給事中。史館修撰。

于公異。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書記。破朱泚。公異爲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然仕不振而卒。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幼喪母。七歲見鄰嫗抱子。哀感不食。請於父繕。願絕粒學老子道。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經。授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瘦惙。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表上。至行詔刺史存問。賜束帛旌表其閭。後爲皇太子諸王侍讀。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遜牢切。辭疾求外。所至以清靜聞。終太常卿。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問。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吳郡志卷二十三

人物

顧雍。字元歎。吳人。曾祖奉。潁川太守。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歎異之。故與伯喈同名。而字元歎。從宦有治迹。累遷領尚書令。封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爲孫權所敬憚。代孫邵爲相。選用文武。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相十九年。卒。子裕襲侯。（雍弟徽、雍族人悌、雍子邵、穆、一名裕、邵子譚、承。）

顧徽。字子歎。雍之弟。以才辯爲孫權腹心。權欲揣曹操意。遷徽輔義都尉以往。操具問境內清息。徽應對婉順。拜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吳書。）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孫權時爲將軍。言辭切直。朝廷憚之。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灑捕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父終。飲漿不入口五日。以不見父喪。常盡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顧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與弟陸積齊名。爲郡守。舉善以教。風化盛行。留心下士。雖役伍微賤。皆拔而友之。世稱知人。（子譚、承。）

顧穆。宜都太守。（子榮、仕晉。）

顧譚字子默。邵之子。弱冠爲太子四友。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謝苶羊徽之徒。悉在譚下。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籍書。未嘗下筯。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薛綜爲選曹尚書。因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孫權待之甚隆。遂平尚書事。遭讒徙交州。著新言二十篇。

顧承字子直。譚之弟。孫權召見之。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吳郡西部都尉。出平山越。入爲侍中。終番威將軍。

顧揚字孟著。雍諸孫。而榮兄子也。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

顧榮字彥先。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父穆。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陳敏反。南渡江。榮起兵攻敏。率萬餘人出。榮以羽扇麾之。皆潰。永嘉初。召拜侍中。禍難方作。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爲軍司。謀畫諮焉。朝野推敬。之卒官。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榮經德體道。謀猷洪遠。忠正之節。在困彌厲。族弟衆。

顧衆字長始。父禧。交州刺史。衆有文武才幹。爲鄱陽太守。王敦作逆。以軍期召衆。辭色甚厲。衆不爲動容。陸玩曰。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何以加之。蘇峻反。衆還吳。潛圖義舉。吳中人士。同時響應。與賊戰破之。以功封鄱陽縣伯。遷僕射。卒。謚曰靖。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族子和。

顧和字君孝。衆族子。竹祖容。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曰。此吾家騏驎。興吾宗者。王導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累遷中丞。僕射。多所獻納。不阿權臣。卒官。儀同三司。謚曰穆。子淳。歷黃門侍郎。左尉將軍。曾孫琛。仕宋。

張允吳人。輕財重士。名顯郡郡。爲孫權東曹掾。子溫。字惠恕。少修節操。容貌奇偉。顧雍以爲當今無輩。孫權聞之曰。如是則張允不死矣。召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甚見信重。以補義中郎將使蜀。蜀人甚貴其才。權嫌其聲名太盛。會暨豔譖行。遂併幽之。略統表理曰。溫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萃。煒晫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若忍威烈。宥賢才。以純大業。固明朝之休光也。權終不納。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寶鼎初。使于晉。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皆不能屈。羊祜何禎。並結縞帶之好。道病卒。

張訓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辭。爲海昏令。甚有惠化。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拜郎中。爲廣德令。有治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又文士傳曰。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驢裹以迅驟爲功。應聲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掛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世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榦。種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張禕少有孝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故吏。素所親信。封樂酒一罌付禕。使

酖王。禕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忠世間哉。不如死。乃自飲之。卒。子暢。仕宋。

張憑字長宗。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劉惔見之。清言竟日。遂言之於簡文帝。召與語。歎曰。張憑物望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張澄吳人。晉光祿大夫。當葬父。郭璞爲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減半。位止鄉校。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四。至曾孫裕遂昌。子彭祖。

張彭祖。廣州刺史。子敞。侍御史。度支尚書。桓元篡位。以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事元爲吳郡太守。一云爲吳國內史。子裕。仕宋。敞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

張翰。字季鷹。吳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識。便同載去。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吾本山林閒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智自防。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巖。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邱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

沈珩字仲山。郡人。少綜經藝。長春秋內外傳。有智謀。能專對。孫權使使魏。文帝引珩談論。終日。隨事辯應。無所屈。還。吳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吳書。弟峻。

沈峻字敬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無隱。又常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勅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笑林。

朱據字子範。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才兼文武。孫權以爲可繼呂蒙。張溫使領兵屯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常不足用。遭二宮交惡。據擁護太子。義形於色。以死守之。遂左遷。終於新都郡丞。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熊子宣。娶尚公主。至驃騎將軍。

朱桓字休穆。郡人。討平山賊有功。遷濡須督。拒魏曹仁。衆寡不敵。桓謂諸將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部兵進擊。仁敗走。拜前將軍。封侯。桓輕財貴義。性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其沒也。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家無餘財。官周其喪事。子異。

朱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累遷至鎮南將軍。大破魏軍。後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琳所枉害。

卜靜字元風。與顧邵陸遜張訓等齊名。終刻令。

暨豔字子休。郡人。張溫引爲選曹尚書。性狷厲。好爲清議。是時郎曹混淆。多非其人。豔臧否區別。賢愚異貫。遂爲浚潤所譖。

韋曜字宏嗣。郡人。少好學能屬文。孫亮時爲太史令。孫皓時遷中書僕射。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

登帝位。宜名爲傳。由此漸怒。皓酒後以嘲弄公卿爲歡。曜俱言論經議。爲不承詔。收曜付獄。徙其家寄廣。

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爲呂岱所薦。爲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孫拯。郡人。爲陸機司馬。孟超直入機壓下。奪因。拯勸機殺之。不能用。及機爲成都王穎所害。又收其弟雲龍及拯。皆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衆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費慈率意詣獄明拯冤。拯聲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二人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亦被害。

吾彥。字士則。吳人。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陸抗奇其勇略。用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輒爲鐵鎖。橫斷江路。晉師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禮之。吳亡。始歸晉。爲交州刺史。二十餘年。清身率下。威恩宣著。南州寧靖。入爲大長秋。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洪作孤憤論。與王沈釋時論同意。讀者莫不歎息。仕爲松滋令。

朱誕。郡人。陳敏之亂。豪桀多見維縶。惟誕與顧衆。不豫其事。

吳震。郡人。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爲著作佐郎。

范平。郡人。其先鉅侯。覆避王莽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該通百氏。詔諡文貞先生。三子頵、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家世好學。關內侯。蔚子文才亦知名。

吳郡志卷二十四

人物

張裕。字茂度。敞之子。爲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固辭以疾。就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爲會稽太守。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守。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弟鋭、永、辯。皆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

張鋭。裕之次子。少與顏延之隣居。延之常談義。飲酒喧呼。鋭靜默無言聲。後鋭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深。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

張永。字景雲。裕之第三子。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大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授揚威將軍。都督諸將。經略河南。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薛安都。封孝昌縣侯。改吳郡太守。遷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騎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年雖老。志氣不衰。子瓊。仕齊。

張岱。字景山。裕之幼子。仕爲東遷令。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棲遲下邑。名器方顯。終當大至。歷臨海、豫章、晉安三王府諮議。自謂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徙益州刺史。益土安其政齊。建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未欲回換。但

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皆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即位，復爲吳興太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謚貞。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元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又資餼其妻子，武帝以邵勤練憂公，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卒，謚曰簡，遣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轜車，諸子從焉，子敷。

張敷，字景允，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便有感慕之色，求母遺物，唯得一扇，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笥流涕，性整肅，風韻甚高，好讀元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帝見而愛之，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少文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仕至黃門侍郎，後軍司徒左長史，父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毀瘠成疾，未朞而卒，孝武旌其孝，追贈侍中，名其所居曰孝張里。

張暢，字少微，褘之子，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元嘉中，累遷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魏人相視歎息，改爲南譙王義宣長史，元凶弒逆，義宣舉兵，暢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封夷道縣侯，義宣有異圖，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覺狀，義宣敗，暢見原，轉侍中，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張緒，字思曼，演之子，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並貴異之，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謝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袁粲謂有正始遺風，出爲吳郡太守，齊建元初，爲中書令，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否，長於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益州獻蜀柳，狀若絲縷，武帝植之靈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每朝見，世祖曰，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其見賞如此，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殮，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作蘆葭輻車引柩，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焉，謚簡子，子充仕齊。

張瓌，字逸祖，永之子，仕宋，不欲前兄瑋處祿，免官不拜，遭永喪，還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者，事捷，以告張沖曰，瓌以百口一鄉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守，錫以嘉名，封義成縣侯，郡人頌詠，陸閑少年未知名，瓌引爲綱紀，後並立名，皆以爲知人，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鬱林之廢，朝臣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見朝廷多難，屢啓還吳，梁天監中卒，弟稷、子率，並仕梁。

張沖，字思約，敷弟，柬之子，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至性，仕齊爲青冀二州刺史，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取果菜，流涕薦焉，後遷郢州，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明年，梁兵圍之，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屬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張融，字思光，暢之子，弱冠有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仕宋爲封溪令，路經嶮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融風止詭越，見者驚異，聚觀，齊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義宣之亂，官軍欲殺融父暢，張興世以袍裹暢而坐之，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興世子欣時坐罪當死，融又啓竟陵王，欲代欣時死，王義之，建武中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旐，不設祭，三千買棺，無製新衾，有玉海集行于世，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弟寶積。

張寶積，何點謂爲保家之主，永元中，乘腰輿謁蕭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自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善之，後仕御史中丞。

梁張稷，字公喬，瓌之弟，幼有至性，所生母喪，常設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州里謂之淳孝，父母沒，廬墓六年，性疎率明悟，有才略，仕齊衛尉卿，東昏之難，爲梁武佐命，然常愧之，徐道角作亂，見害，奉祿皆頒親故，家無餘財，與族兄充、融、卷，並知名，時號四張，子嵊、姪率，率弟盾。

張卷，字令遠，稷族兄，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

張嵊，字四山，稷子，少篤孝，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執刀刃，不聽音樂，仕梁湘東王長史，王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兵赴援，賊將劉神茂，遣使說嵊，嵊斬其使，景遣侯子鑒擊嵊，嵊軍敗，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以刀，不屈，執送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與子孫同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弟率，亦知名。

張率，字士簡，瓌之子，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每日限爲文一篇，至年十六，凡作二千餘篇，陸少元家有書萬卷，率盡讀之，齊建武中舉秀才，沈約目爲南金，梁武帝時爲文德待詔，帝見其文，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矣，又謂曰，卿東南物望，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宰相才，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臺，尋以爲祕書丞，出爲新安太守，率嗜酒，於家務尤忘懷，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張盾，字士宣，率之弟，以謹重稱，爲湘東王記室，出監當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張種，字士苗，永從孫，祖辯，宋大司農，父略，太子中庶子，種少恬靜，居處雅正，旁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盧學尚，種有其風，仕梁始豐令，母卒，毀瘠過甚，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常若在喪，景平初，王僧辯以聞，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方即吉，陳武帝受禪，累遷中書令，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卒，贈特進，謚元子，種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

張稜。仕梁。種之弟。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光祿大夫。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遊。管臂鷹豪。狗吳西郭中。年三十。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尚書殿中郎。王儉用事。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邊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入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禍。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歷梁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尚書僕射。頃之爲吳郡太守。卒。謚穆子。

張繹。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製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太平經。

張昭。字德明。弟乾。字元明。吳人。昭幼至孝。父煐病消渴。嗜鮮魚。昭結網捕魚以供。弟乾、聰敏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衣綿。不食鹽醋。日食一升麥屑粥。每感慟。必歐血。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毀瘠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兄弟因毀成疾。昭一目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未五十。並終于家。嗣息俱絕。

張仲。字叔元。郡人。仕陳左中郎將。好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喪服孝經論語義、前漢音義。官至漢王侍讀。

張後允。字嗣宗。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允以學行禪其家。以經授太宗。封新野縣公。終散騎常侍。謚曰康。

張承休。後嗣孫。張說撰其墓志云。後嗣之子。小師。小師生承休。承休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夫上柱國恆州刺史。說之文曰。昌門一分。暉我諸侯。蓋居昌門云。

張鎰。字季權。後嗣五世孫。父齊邱。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謚貞獻。鎰累殿中侍御史。將救盧樞死。白其母曰。樞免而鎰貶。默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坐貶撫州司戶。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發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爲賊姦所乘。以歿其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要躬可殞。而名與偕松等矣。

張從師。郡人。張說撰其墓志云。河南府法曹參軍。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沖和純粹。辯博閎達。卓犖好古。儻蕩逸萃。秀才高第。歷官五政。忘懷樂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上元二年終。葬虎邱西原。子惟儉、惟靜。弱歲皆精左氏穀梁春秋。弟從卓。時爲祕書省正字。從師祖損之、隋侍御史水部郎。損之生淡。碩學麗藻。名動京師。從師之父也。從中自有時名。書法甚高。

張旭。吳人。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蹟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張僅。字幾道。興里人。顧棠、字叔思。皆客於王荆公。公作三經義。二人與焉。僅至著作佐郎。卒。方子通作挽詩。極哀楚。論者爲出涕。吳人因目子通爲方挽詩。吳郡舉名。顧與濂、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科榜。丹旐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拓。斷腸慈母滿頭霜。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吳郡志卷二十五

人物

楊收。字藏之。父遺直。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遂居吳。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懿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鉅、散騎常侍。鏻、戶部尚書。

徐修矩。吳人。仕爲恩王府記室參軍。奕世才賢。承家介潔。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有湖田五萬步。草屋十數間。不復出仕。皮日休嘗就借書讀之。與任晦同時。日休與陸龜蒙作二游詩。謂修矩與任晦也。

任晦。吳人。仕爲涇縣尉。退居里中。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池中又爲島嶼。修篁嘉木。掩映隱與。晦資高放寡合。好奇樂異。喜文。舉名理之士。得顧辟疆舊圃以居云。松陵集。

孫發。吳人。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嘗時如此。後未有繼之者。

皮光業。字文通。父日休。爲蘇州從事。光業生於蘇。十歲能屬文。錢武肅王鏐、辟以爲屬。吳越國建。以爲相。教令儀注。多其所定。美容儀。善談論。若神仙中人。吳越備史。

殷宅。字昌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遊太學。籍甚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趣裝東歸。侍母居

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之遊者、鄉黨以爲榮、採訪使李希言、辟爲從事、奏授試崑山尉、不就、子侑遂顯宦、馮宿集。

吳仁璧、大順中及第、喜屬文、精星學、及黃白術、初學於廬山道士、數年、其師曰、能能卷學仙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取之拾芥耳、但它年從宦、勿干英雄、仁璧既成名、錢武肅王待以客禮、訪以天文、固辭非所知、欲辟幕職、又以詩辭、及奏國夫人薨、武肅具禮幣請爲志、又不從、遂爲錢氏所害、其女亦善星學、仁璧被繫、女仰瞻而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備史遺事。

溫訥、蘇州人、吳武忠王楊行密時、爲大將劉威幕客、行密卒、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害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遠鎮、訥之力也、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淮人圍姑蘇、置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救兵至、莫知城中音問、福能水中行、總帥因遣入城、淮人設網、縣銅鈴鐵鱗、過之必覺、福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亟舉網、網舉而得度、或浮水上、則藏萍荇而行、因得入城、既而復出、凡在水中三日、及救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爲神、軍中皆服福奇才、進官都指揮使、吳越王城吳江、置軍鎮、命福主之、許老於職、至國初不絕。備史遺事。

丁偃、蘇州進士、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宿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溫公詩話。

鄭夷甫、郡人、少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推夷甫命不過三十五歲、歲歎叵堪、有人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既不得蓋、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訣、及次敍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夷甫至其間、親督人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已僵立亭亭如植木、一指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牆、明日乃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敍其事。墓客揮犀。

謝濤、字濟之、淳化三年進士、幼奇敏、講學陽山澄照寺、吳令羅處約、長洲令王禹偁、皆與定交、處約謂禹偁曰、濟之揚搉天人、吾曹敵也、由此聲名益顯、眞宗即位、銳意人物、內出濤等二十四人治狀、會京東強寇起、召知曹州、歷三司判官、兩浙轉運使、侍御史、直昭文館、知越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朝廷嘉其恬退、擢太子賓客、其爲侍御史、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及分務、悉屏去外累、不復親筆硯、曰、伏我以老、日閱舊史一卷、以代資話、弟炎有文名、與盧植齊名、時謂之盧謝。

謝絳、字希深、濤子、祥符八年進士、召試館閣校勘、上疏言國家當以士德王天下、又言眞宗當配上帝、議不合、河決滑州、又言災異兼多、宜深自引咎、損膳于朝、能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以休息天下、又請能內降、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而後施行、因進聖治五箴、遷知制誥、出知鄧州、卒、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

襲識、給事中、眞正字犯孝廟諱、襲識名。儀之子、端拱元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遷殿中

侍御史、兼左巡使、本朝襲唐製、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識始被選、後以目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節度使、本朝吳士登科者始於識、今府學先輩題名、以識爲首、識之後、有宗元等列於後、其家至今居崑山黃姑、猶藏其登第時金花榜、貼、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貼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丁謂、字謂之、長洲人、少與孫何善、祖文謁王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進士甲科、累遷夔州路轉運使、蠻酋爲寇、謂諭以禍福、蠻感泣、作書刻石立境上、五年不得代、詔舉自代者、乃入爲三司鹽鐵副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請外、爲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復參政、改樞密使、代寇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侍中、爲山陵使、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在崖五年、累徙光州、授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百言、經覽輒誦、善談笑、爲詩、至圖畫博弈音律、無不洞曉、嘗建鄉郡節鉞、以至宰相、國朝吳人至相位者、始於謂、又嘗爲鄉里請於朝、特免丁錢、鄉人至今德之、祠於萬壽寺。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疎儁、幼習弓矢、擊刺、長折節勵學、精左氏傳、咸平三年第進士、爲雄武軍推官、詣府白事、有倖踞坐不起、即移書責知州馬知節、知節怒、勁之除名、歸吳、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吳人至今詠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嘗從民坊貰酒、大有所負、一日忽書壁作酒歌數百言、人爭往觀、其酤數倍、景德中、獻所撰虎鈐經、應籌策科報罷、封太山、祀汾陰、獻三大禮賦、卒於烏江主簿。

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攜以見長洲令王元之、吳縣令羅思純、以所作贄二令、二令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燈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皆敏妙、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員外郎。續同田錄。

祝廉、幾郡人、通象緯之學、累赴鄉舉不中第、景德中、求試所習、以爲司天鑒臺郎。

徐祐、字受天、擢第爲吏、以清白稱、歷歷中屏居吳下、日涉園廬、以自適、終左司員外郎、年七十五。

鄭戩、字天休、吳人、居皐橋、九歲而孤、長客京師、師事楊億、天聖三年進士第三、累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戩強敏善聽決、假貸細民、繩治豪宗大姓、流姦吏馮士元于海島、執政盛度、程琳皆坐黜、朝議畏其嫉、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出知杭州、發丁數萬、開闢西湖、民賴之、歷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行邊至鎮戎軍、天寒與將佐置酒、會塞虜起、有報西戎至、戩云、此必川兵拔邊回耳、非賊騎、已而果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交惡、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上問、戩對戎狄相攻、中國不足憂、仁宗嘗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爲相、故屢試於外、尋爲宣徽北使院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二、贈太尉、謚文肅。

吳威字應之以文詞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九年中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子純文行亦高鄉人目曰吳先生

元絳字厚之居帶城橋天聖五年進士屢典大藩以文章政譽名一時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荊公曰有眞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自外召入翰林未幾參知政事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興程公闢諸公爲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袞繡坊卒年七十餘有玉堂集三十卷

程師孟字公闢郡人其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遂居吳師孟居南國側號畫錦坊景祐元年舉進士累遷判三班院給事中判將作都水監歷知楚遂洪福廣越青州爲政簡而嚴剸煩制劇才刃有餘罪非死者不以屬有司獄每爲空寬猛得中所至人悅性樂易純質言無隱情喜爲詩効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累官光祿大夫致仕年七十八樂圃朱先生伯原少許可言師孟爲政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戎帥嶺南常衮化七閩無以加也天下以爲才卿吏師米芾亦云廣平公以文學登科以政事躋顯以言語出驅以恬退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云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盧秉父革本德清人舉神童慶歷之後累歷監司有聲請郡自效神宗嘉其恬退未幾告老累進太子賓客官制行累改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年八十二今盧提刑橋因其宅以名其家遂爲吳人秉皇祐元年進士元豐中爲發運使父革退老於吳秉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辭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龔宗元字會之愼儀之孫幼穎悟絕人讀書虎邱爲鄉貢首選天聖五年擢第范文正公謂之曰君器業清修它日必爲令器謹勿因人以進宗元後登朝未嘗遊公卿門文正之教也終都官員外郎宗元始以都官分司南京謝事取白居易詩作中隱堂語在園亭條子程孫況皆繼登科

龔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慊於禍福力學排異端家不設佛老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南峯攻苦食淡遂博極羣書鄉人號有脚書廚熙寧六年第進士終桐廬令子況

龔況字涪之崇寧五年進士入館以學術文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龔蘇用宗元中隱故事自號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三十卷

孫載字積中崑山人曾祖漢英仕錢氏爲蘇州崑山鎮防遏使遂爲縣人載治平二年第進士歷廣東河北淮西使者知海沂婺亳州治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遂丐歸一日偏謁先壠及嘗與往來者呼妻子與訣問日早晏盥手焚香而逝年七十五

丁隲吳人元祐中嘗爲左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於羅織黨錮事載國史

侍其沔字國紀上世自高密徙吳學貫穿經傳與人交如淡薄遇其急奮義以往不避艱險五舉禮部退爲鄉先生治平三年沒門人弟子相與議其治行謚曰夷晦先生滕元發志其墓云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於民者有行義修潔退而講學爲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捨不同要皆天下之強立君子也善士蓋指沔其慕尚之如此

秦希甫字辨之郡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符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奏王贈王厚取邊川青唐府庫物因此致變又言河州至湟州道路險阨往者如赴死所湟州本溫溪心故地當求溫氏之後立爲屏輔皆在可棄崇寧初黨論起言者以棄地爲罪降官入黨籍

葉清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參嘗守郡謝事因居天慶觀之東有賢德名（事具七槍堂條下）清臣天聖二年舉進士第二簽書蘇州觀察判官累遷修起居注三班鹽鐵院上疏論地震熒惑犯南斗因訟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齮舌行將二年人主當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出爲兩浙運使豪右田據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爭清臣請疏盤龍匯滬濱港入于海民賴其利擢三司使編前後詔勅使吏不敢欺遷歷翰林侍讀學士歷江寧邠涇清永興河陽諸郡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資爽邁遇事敢行數上書論天下事其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錢象先字資元郡人中進士高第宰相呂夷簡薦其經行爲國子監直講歷大理少卿三司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官尚書刑部侍郎又歷知河中河南府許潁陳蔡亳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象先長於經術仁宗留神經藝象先以古學進勉問有顧問依經以對因以諷論政事時務有啓迪獻納之益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又通刑名之學所尚詳平又以犯赦者重犯令者輕請移赦文入于令者甚衆又省去許捕之條百餘其持法近厚如此修敕成例賜勳爵獨賜三品服仁宗謂輔臣曰象先以孝聞有母八十歲以此慰其母心熙寧九年卒年八十一

滕甫字元發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本東陽人范文正公父之甥教以爲文文正爲郡安定胡先生瑗之亦居郡中甫來從學廷試兩爲第三孫沔一見曰後當爲賢將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歷開封眞定府鄆許秦定青揚鄧等州終龍圖閣學士謚章敏甫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彭陽山子孫遂爲吳人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皇后廢極論不可出爲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詳見園亭門）堂爲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絕筆詩云歸來深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丹心愛戴在君親忠厚之氣終始如此

陳郯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丁晉公甥也欲薦以官拒之續圖經并其弟之奇謂之兩高士父殿中丞質亦以德行著稱鄉里

陳之奇字莫卿曾祖贊明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推官所謂丁陳范謝四長者之奇天聖中禮部試第四御試不得第居鄉里十年無仕進意母丁晉公之妹晉公欲官之之奇兄弟每力辭而勉使復應舉不得已復起得及第李璋尚秦國大長公主詔舉經術仁義者爲隴西郡王宅教授數月告歸即致仕郡留其奏不可時年未五十未幾詔賜金錢復起之卒不起終太常博士之奇孝於親約於身信於朋友篤行好

學知道心泊如不爲聲利所遷其退歸與鄉人同憂樂赴人之急至于州縣無所避州縣以之奇至誠亦不爲疑平居靜默與人言忠孝立身惺惺不倦人莫不以爲君子每出乘羸駒里巷小人見之必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四方賢士大夫至吳必問陳君所在爭欲一見之王岐公聞其喪曰吾嘗與陳君相從於閭門之下觀其言出入仁義之際眞君子哉乃爲誌其墓而題曰太常博士致仕陳君子之墓云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自莆陽徙吳爲吳下鄉先生文學行義與樂圃朱長文同爲一世所宗事具程俱所撰墓銘其略曰子通幼有稱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第即棄去吳下有田一廛與其弟躬出入耕獲閒則讀書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及西方別傳皆得其大指平居視之猶木雞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覈至到確然莫能移常以雅道自娛一篇出人爭傳誦王安石以爲精詣警絕元白皮陸有不到處以章布之士閉關陋巷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敕牒袍笏於其家得與化軍助教拜授唯謹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即屏居於外預知死期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

楊懿孺字彝甫其先自浦城徙長洲以行義隱處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事具程俱所撰墓銘略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楊公即懿孺也懿孺少孤力學言行相顧朝無夕儲讀書哦詩泊如也神夷氣昌未嘗有飢寒憂雖閭里不盡知其貧崇寧二年特奏名後調南昌主簿居一年忽戴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平居直心自信不知世間有傾巧事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不事鄉里請謁間一過所親厚歲不過數四雖嘗出而仕人猶謂隱者

吳郡志卷二十六

人物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史傳其略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爲文章論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憂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天聖中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右司諫上疏請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又拱宰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州地瀕霅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知開封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州趙元昊反河西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又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逝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

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歷三年爲區密副使數月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腹目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即請行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鄜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月昇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御篆其碑曰褒賢之碑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貨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佑少有大志蚤卒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圖讀撰文正公眞贊云）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風。格于皇天。是廟是廊。邦民瞻思。麗山可夷。蓋蓋巍巍。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第皇祐元年進士父薨始出仕治平中爲侍御史議濮王典禮不當命出房闥通判安州由是名震天下後知諫院言王安石驟更法度恐失人心作尚書解以進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仲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遞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復出補外元豐八年召爲給事中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陳襄備西戎之策事俱施行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救蘇軾韓維王覿等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吳處厚箋蔡確詩以聞朝廷欲貶之死地純仁獨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荊棘已七八十年不可自吾輩開之奏乞薄確罪亦出知潁昌府踰年復相於事無所回隱同列病之哲宗於大臣中獨注意純仁問人材法度悉實以對章子厚用事復出知潁昌累貶永州徽宗即政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以中太乙宮使召以目疾辭上每對輔臣以不見純仁爲恨年七十五薨賜世濟忠直四字爲墓隧碑首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范純禮字蘇叟仲淹子元祐中爲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論張耒不當不候參告令供職一時登動知開封府一切以寬革前政刻深之弊中丞蘇轍攻右丞王存去將用轍代存純禮曰蘇章不避嫌此必不放過數日徙純禮刑部侍郎轍方拜元符三年拜右丞以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況精力康強卿等以國家閫任老成之意勉之救陳次升以言得罪乞以嘉言用江公望留王覿解上官均鄒浩之言爲理當從之乞能京城猪羊圈解山陵盟器之煩費付布榻前云人皆言財用不足天下何憂無錢純禮進曰天下告窘戶部無料錢支藏庫空竭無如今日布誑陛下建中靖國元年知潁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崇寧初累貶單州年七十六純禮居二府布衾純袍不爲裘褥沽名譽食飲不擇其鮮不役婢妾中年即清居端坐全眞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五子。元豐中歷鄜延陝西轉運判官、鄜延都總管、環慶經略安撫使。改鄜延。又改熙河蘭岷路。元符中改河東。復移鄜延。兼知慶州延安太原府。戶部侍郎。知河南府。神宗謂純粹遇事不苟。存心公家。旁無顧慮。任陝西轉運時。嘗五路大舉。財用匱乏。吳居厚爲京都轉運使。上羨餘三百萬緡。上遂以賜純粹。純粹愀然曰。吾部雖窮。豈忍取此膏血。力辭弗納。紹聖元年。言者論弃四寨之地。實啓戎心。司馬光、文彥博等主之於內。純粹等行之於外。後遂入黨籍。最後貶鄂州。久之。敍官。復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卒。年七十二。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紹聖初爲開封尉。戶部尚書蔡京。結后戚向氏。欲展向氏墳。正平爭。以爲民田不可奪。京坐贓銅。由此恨之。忠宣薨。小人附會。言正平兄弟。撰造永州傳宣聖語及行狀。非忠宣意。行狀實李之儀受忠宣之意次第之。正平遂與之儀俱下御史獄。事解。猶謫巢州。歸終身不仕。初忠宣薨。特深恩澤。分官中外諸孫。久之追奪例外官。正平遽納其子官。全其姪與甥焉。方遣表。獄作。弟正思曰。兄是時方當寇。某實預議。正平獨身當之。其後徐丞相處仁問正平之爲人於王寔仲弓。仲弓作卓行對一篇。大略謂正平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宰相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回。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愧云。

范琪。字希世。文正公之從兄。天聖五年進士。歷開封府法曹。知鄞縣。蒔堰埭百餘。決導瀦積。徙常熟。濬金澤鶴瀆二浦。溉田千頃。爲公家利。其在天府。議法必精。握節不撓。府尹胥安道、給事中孫夢得交薦之。子師道有賢名。蔣堂敍范氏上世。謂琪之高祖隋。自唐末作麗水丞。屬亂。離。遂家於蘇。曾祖鈞。祖從道。並在錢忠懿王幕下。父昌言。歸本朝。贈國子博士。皆葬吳縣三護鄉之天平山云。

范師道。字貫之。天聖九年進士。累知廣德縣。縣淫祀。歲殺牛以祀神。一切禁絕之。擢侍御史。數以論事忤宰相劉沆。出知常州。復召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會百官上尊號。乃言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又言宮人多遷除。恐女寵因緣以害政事。上皆嘉納之。又言陳升之不當進用。出知福州。復入爲三司鹽鐵副使。終直龍圖閣。知明州。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世京、世亮。皆登科。

范世京。字延祖。皇祐五年進士。歷和州歷陽令。通師道守明州。世京棄官侍養。曰人子事親之日少。事君之日多。寧可曠時失定省。父喪。扶護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行路爲隕涕。服除。熙寧初。官湖北廣南。召至京師。與時論不合。辭歸。終祕書丞。

范鑵。唐末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于聞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于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而卒。延賢佳話。唐宋遺史。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屈折於人。所居號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詠懷云。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養鴻毛輕。其氣槩崢嶸如此。

林虙。字德祖。旦之子。好古嗜學。擢第。累遷朝奉郎太學錄。開封府司錄。以府尹不之禮。移疾告歸。不復出仕。所居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屏黜朝章。不入州縣。先達稱其高。有大雲集百卷。神宗聖訓十卷。

朱長文。字伯原。光祿卿公綽之子。公綽居鳳凰鄉集祥里。園亭甚古。長文擢第。號其居曰樂圃。時俊成師仰之。號樂圃先生。米芾撰墓表。略云。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築室樂圃。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不見爲恥。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召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元符元年卒。鄉人立祠於郡庠。家徒藏書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其家絹百匹。

崇大年。字靜之。慶歷中擢進士第。歷知青田縣。民貧無以納和買。大年悉令候冬熟。州符督責。道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飢。若催督必破產。雖杖胥吏三五輩。病可寬一邑之民。至冬民無不納足者。徙知浦城縣。舊設兩棧。民以事追去。無輕重悉置棧中。大年曰。此以牛馬吾民。悉命撤去。有疾丐分司歸。吳日興程光祿諸公觴詠燕遊。號吳門十老。大年德守淳固。志尚夷曠。恬於勢利。不求聞達。辭御薦辟。浩然易退。吳士自陳君子之奇之後。大年繼有賢稱。分司後十三年致仕。又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樂圃先生朱長文。與鄉人議謚。謂黔婁辭國。有餘貴。辭粟。有餘富。其謚曰康。陶淵明隱約就閒。其謚曰靖節。大年當有道之世。乘難進之節。韜章蘊能。不自表襮。仕而知止。貧而忘憂。凜然有古高士之風。乃共謚曰康靖先生。林希逸撰朱長文行狀。

富殿。大中祥符四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祕書監。致仕。未嘗一造官府。以耆德稱。所居坊人以德壽目之。富氏本出處之青田。文忠公弼。於嚴爲叔父。嚴之祖始居吳。葬焉。遂爲吳人。子隱、亦有文名。曾孫鈞、洵元衡。皆登科。

郭附。字明仲。嘉祐八年進士。知洪州新建縣。俗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鷙獸暴橫爲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以厚賞募壯士。不閱月。得鷙獸數十尸。諸庭。乃號於衆曰。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以朝奉大夫致仕。幅巾策杖。窮山林詩酒之適。十八年。東南高士。皆願從遊。卒年八十四。

胡稷言。字正思。則之姪。學古文。宋景文公。以特奏補官。爲山陰丞。致仕。築圃鑿池。近陶靖節之風。種五柳以名堂。清修寡欲。延納後進。日晡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子嶧。

胡嶧。字仲連。居五柳。松窗逢戶。人以爲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用杜甫詩名所居曰如村。自號如村老人。累舉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爲人。子百能。

胡百能。字少明。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惠愛。乾道初。選教諸王宮。嘗進用矣。以年至。力請老。朝廷嘉之。乃以左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事。歸築堂曰宜休。相羊里巷。鏞銖軒冕。殆其天性。久之。乃卒。年七十四。子耕。

郭元邁。字英遠。附之孫。博通經史。入太學。魁上舍。靖康之難。募使北敵。通問徽欽二聖。元邁上裘。請行。詔以爲副使。行次河朔。以尺紙付家云。出塞當艱棘時。難保全生。此身已許國矣。至金廷。上書北帥粘罕。乞歸二聖。爲金所留。尚書洪皓。自金北歸。首言王倫及元邁。以身徇國。弃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章甫。字端叔。自建徙居於吳。其八世祖本浦城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顯位。珠林至甫。曾祖可

法始登科。甫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孟子解議進。詔付祕書省。除太府寺丞。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事。崇寧初。除都官郎中。陛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非爲身謀。稍稍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黨籍。禁錮子孫。恐非陛下本意。上優容之。尋掛冠歸。與藏書萬卷。讎校精密。卒年六十二。八子。憲其一也。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餘力。而以學文。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王信伯。而與朱子發、呂居仁等游。尤邃於春秋。有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幾爲之序。

郟亶。字正夫。崑山太倉農家子。自幼知讀書。識度不碌碌。嘉祐二年進士。崑山自國朝來。登科者自亶始。嘗條吳中水利。爲書上之。熙寧間。以亶爲司農寺丞。奉使浙西。措置水利。民不以爲便。遂罷。詳見水利門。終比部郎中。子僑。子高。亦有才。鄉里推重。謂之郟長官。有幼成警悟集行於世。

李璋。居盤門。有不羈之才。王荆公甚愛之。嘗有詩送璋應舉云。湖海青衣二十年。尙隨鄉賦已華顚。又送其下第云。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璋後改名玖。以累舉補官。孫益。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姓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以御史中丞。爲崑山鎮遏使。因家焉。子孫樂道不仕。隨乎流俗。故止稱馬氏。聚族居于邑之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兄弟六人。皆力穡。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京師太學。元符二年。薦春官。與李豸方叔游。知友直賢。以其兄之子妻之。迨宣和水菑。全吳之田悉與江通。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友直獨迎其親。徙于邑之進賢里。僦屋以居。躬養寂水。母子晏如也。建炎二年。以累舉得官。初主湖之武康簿。次監潭州南嶽廟。尙強健。卽挂冠。以宣教郎卒。年七十六。侍郎唐公輝、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孫先覺。登紹興庚辰進士科。

閭邱孝終。字公顯。郡人。守黃州。蘇文忠公在東坡時。與交從甚密。公後經從。必訪孝終。賦詩爲樂。孝終既挂冠。與諸名人者艾、爲九老會。

王蘋。字信伯。事伊川先生。視河南高弟楊時。猶爲後進。時亦以爲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高宗駐蹕平江。郡守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上以爲通儒。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說。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蘋識盧精微。議論平易。頹然若與世忘。不著書。既老。乃集古今語說爲一書。未成而卒。

黃策。字子盧。彥之子。登科爲雍邱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聖獻皇后既復位號。典册有未盡正者。策引古義上書。言甚切。後以此入黨籍。竊管登州。會赦還鄉。後除直祕閣。自號隨緣居士。

吳郡志卷二十七

人物

顏孚。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爲顏夫子。爭願識其面。與兄采相繼高科。孚擢第未幾。蚤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涖官有廉介稱。嘗爲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輒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捶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勔用事。撓權。從之者甚衆。獨景平終始不見。子綱、字天和。亦能文。屢爲郡。

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第一。釋褐爲將作監丞。通判蘇州。又爲兩浙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爲沴。具區東南毀隄防。溺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奭爲周視。盡得舊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口七十萬。舟徒無墊溺之憂。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入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於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普寧郡侯致仕。居蘇。爲將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十。乃卒。葬蒸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嘗守南康、蘇文定公軾、爲作直節堂記、黃庭堅明月泉銘、誰賞晉、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圜中、爲吏有能名、爲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壈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爲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太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和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鹿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弟兢、字明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子藏、亦登科、有學行、嘗爲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興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弗嗜酒肉、廬於冢次、塋域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庵、優游求志十餘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年七十三、

潘兌、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路允迪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召對、高宗擢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遂退歸里居、潛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挂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傳之姪、宣和八年進士、崑山自郟亶登科、有孫載、載後六十年、葆始繼之、邑人以爲奇事、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皆人所難言、紹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知其爲國器也、成大以孤孤廢業、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爲吳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號爲吉人、而學佛尤盡誠、紹興中、歷戶部郎官、將作監、戶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爲終焉計、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山、夢人告曰、君本江南僧、終當尋盟去、

龔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笄時得寒疾、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大觀中、行年適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之夜禱於天、願減己算五年、以益祖母壽、炷香於頂上、須臾腦中爆裂有聲、不爲動、控懇益切、翌日李病已、至八十三乃終、明之躋登聖場、以特恩廷試、年已八十二、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行、薦之、得監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疾、精神爽、親友問疾者、歌以答之、遣令毋設仙釋像於柩前、供一水一花、誦論語孝經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登第、祖公綽、光祿卿、父季端、爲郎、度典名郡、建炎中、良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順、車駕南幸、游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輩、奮厲而前、遇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斃數酋、賊衆爲之披靡、衆寡莫當、竟以死敵、其子思蒙、恩錄用、今以朝議大夫守漢陽軍、

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爲之宰、負金萬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隱行、初旅泊行都、聞隣有貧士夜哭、問之、乃爲人責債、鬻其女、和與別、元質慨然、垂橐予之、壽皇即政、以薦者入爲太學正、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禮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館、參章內外制、給事黃門、知貢舉、帝眷特厚、爲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力之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爲難得也、今之朝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王體、斷國論、有優爲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往往識慮詳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後、諺有旁觀者審、當局者迷、此不特爲弈者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日之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爲旁觀之審、天下之事、有不足辨者、雖然、是豈可與牽文泥古、沽名釣利、號爲俗儒者言之、必得器識宏博、奇謀遠略、卓然爲天下之大才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勳、出守當塗、建業、成都、皆有政績、舊得程公闕光祿南園、故居之址、既歸、杜門卻掃、園林池館、日以成趣、扁表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遂、奉祠逾六七年、以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而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嘗疾言厲色加人、或詐人短長、及告以人之傾己、輒俛首欲寐、每自謂於人無怨惡、其心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貲多推予諸弟、未始較、人皆義之、

烈女

吳孫奇妻范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父母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迫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溫、爲孫權所囚、姊妹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爲之贊頌、吳文安傳

陸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張溫、弟白有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吳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背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遂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勸善不嚴、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淚言之、榮父惡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舉、爲州所辟、遇刼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烈女傳、一說吳郡烈女呂榮、許升妻也、升爲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

日霈雨晦冥。賊懼叩頭謝屍。葬之後。刺史名其里。曰義婦坂。文福錄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丕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其嫩風邁。淑謹其身。

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爲吳郡太守。爲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義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朱顧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張沖。張敖母。戴顒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敖皆爲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齊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珣。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姊子。汝宜收之。曇瓘既伏法。褚令僧簡往斂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二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月。吳人。生靜帝。後立爲皇后。班亞楊后。靜帝立。尊爲帝太后。隋初爲尼。改名法靜。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登科。鄉里傳縣君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之。

吳郡志卷二十八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牓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牓

丁謂宰相　錢昆諫議大夫　龔緯識弟

陸元圭

咸平二年孫暨牓

謝涛太子賓客

李堪

咸平三年陳堯咨牓

鄭載

譚應

許式

胡堯佐

許洞

鄭爲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牓

唐儼

龔紀緯兄

龔會元識弟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牓
富嚴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牓
林成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齋牓
謝絳 講子 知制誥
天禧三年王整牓
鄭修 爲子
天聖二年宋郊牓
葉清臣 翰林學士
天聖五年王堯臣牓
李瑀 直講 堦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牓
范師道 仲淹 廷
朱公綽
景祐元年張唐卿牓
程師孟
寶元元年呂溱牓
陳之奇 之武 兄
張詵 天章閣待制
慶歷二年楊寘牓
李瑜 瑀弟
慶歷六年賈黯牓
崇大年
皇祐元年馮京牓
范純仁 仲淹子、宰相、
皇祐五年鄭獬牓
滕甫 龍圖閣學士
郭鼎臣
嘉祐二年章衡牓

胡獻卿
錢象先 吏部侍郎
鄭戩 戩弟、樞密副使、
元絳 參知政事
林茂先 闕明
鄭戴 戩弟、刑部侍郎、
鄭君平 修子
孫規
鄭方平 修子
張僑 士廉 廷
饒深
范世京 師道 子

范仲淹 參知政事
鄭條 爲子
陳之武
陸景
陸絳
林襲明
黃頌
許奇
李川
郎淑
支詠
鄭汝平 修子

陸元規
嘉祐四年劉輝牓
朱長文 公綽 子
張詢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
林嵩 成 廷
嘉祐八年許將牓
沈括 翰林學士
治平二年彭汝礪牓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牓
張敦
熙寧三年葉祖洽牓
郁澄
凌民師 民瞻 兄
熙寧六年余中牓
黃汝平
張程 宗元 子
熙寧九年徐鐸牓
張元素
顧襄 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牓
秦希甫
元豐五年黃裳牓
嚴君隣
元豐八年焦蹈牓
沈彥升
謝翺
元祐三年李常寧牓
范敦樂

郟亘
王純臣
陳之方
程寬 師孟 子
陸元長 元輯 兄
郭附
吳純祝
徐彥孚
范世亮 師道 子
梅灝
孫沖
張元弼
林師醇
黃從周
錢燒
周沔

丁偃
陸元長 元輯 兄
張僅
鄭安平 改名 汝平 仲子、
林程 茂先 子
黃頡 顥弟
林植 茂先 子
張顏 鶴子
黃彥 頡兄
林种 茂先 子
孟醇
周何
鄭仲
黃懿彥
章衍之
丁覯

李逢原
李博聞
黃顏
郭隙
顏長民
黃懿彥
章衍之
李博喻

陳傑　孫質　陳序　魏志

元祐六年馬涓牓
林虞　嚴適　程鑑師孟　黃策彥子

紹聖元年華漸牓
陳鑑　施遠　鄭倞鑑孫　鄭倉鑑孫

胡浹　程亢　林稹黃先子　富鈞嚴孫

紹聖四年何昌言牓
胡安平　陳彥和

郁師醇　魏志志弟、吏部侍郎・　林虞虞兄　富洵嚴孫

元符三年李釜牓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方振　陶擴　徐端行上舍　劉彥敦

崇寧二年崔端友牓
潘允禮部侍郎　黃正彥

崇寧五年蔡薿牓
賈昌衡　崔伯乘　崔百勝　黃昌朝昌衡弟　孫陶

程元允師孟姪孫　李彌大尚書　邊知章　褚覃

陶振擴弟　范開　龔況稷子

大觀三年賈安宅牓
王棠　朱發長文子　鄭聖任

胡寬　李彌遠彌大弟、侍郎・　單思淵　胡思浹子　李毗

政和二年莫俅牓
陳述　林閎　林燧

顏孝孫　方純彥　顏孚　王闢　慶鍇

政和五年何奧牓
陳起宗　錢覯復　張枏　黃倬

王裳棠弟　葉高節　張敏功顏子　沈季孫

顏采長民子　唐煒鄭孫、禮部侍郎・　錢當時　葉薿

政和八年嘉王牓
顏天選　魏貢憲弟　徐廉　錢仲思

顏安時天選叔　張德本　李益瑱孫　鄭藹　二六二

林瓊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牓
程元敬元允弟　范嵩　鄭作肅　錢豫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牓
范雩　余仔遠先伯　林儼高祖　鄭時戲孫

王葆　凌哲吏部侍郎民師姪　何建中　凌遷哲兄、敏名遠・

居世英　富元衡嚴孫　邊知白戶部侍郎

建炎二年李易牓
倪成修　唐煒鄭弟　楊景　凌揆哲弟

鄭揚　章籍上舍　茅鍇　胡利賓

孫觀　魏志附　鄭大謙庭孫

紹興二年張九成牓
孫雄飛　饒雨　周播　尤著

紹興五年汪應辰牓
孫起卿觀子　范成象雩孫　郟升卿重孫　馬迥

紹興八年黃公度牓
王履　黃萬頃　陳長方　顏唐天選孫

王嘉彥葆孫　沈訥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牓
何俌工部侍郎　王伯廣　許光國

嚴煥君興姪

紹興十五年劉章牓
詹左　翁翊臣　李渥　袁鑑

吳畋　祝端表　張世衡　錢佃觀復子

紹興十八年王佐牓
胡元質給事中　冷世光　胡百能　李衡

冷世修世光弟　林光祖虞孫　龔師旦諸子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牓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牓
余松　錢俣（倜兄）　成端亮　林育
顏發（唐弟）　張允恭
陳九思　衞稷　樂備　陳管（卿）
楊思濟　范成大（雪子）　趙思　陳崇（卿曾鋼兄）
鄒嶰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牓
鄭焦（作蔺廷）　陳端友　顏度（發弟、叔平父）　王萬（藻弟）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牓
馬先覺　呂篆　方思（純彥廷）
隆興元年木待問牓
章澥　胡元功（元質弟）　唐子壽（煉子）　王藝
成欽亮（端亮弟）　鄒止宗（嶰弟）　郁异　袁宗仁（益子）
姚申之　李廷直　賀三聘　羊光宋
乾道二年蕭國梁牓
薛甫　孫紹先（雄飛子）　胡長卿　周建
乾道五年鄭僑牓
俞允成
乾道八年黃定牓
何淇（僑廷）　李卞（廷趙）　林璞（璞孫）
林琰（璞弟）　林廷瑞　陳九德（九思弟）　辛機
范之柔（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棠孫）　吳兢
范藻（成大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騤牓
姚濟　錢萬頃（萬選兄）　王鏡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牓
胡坦　周日嚴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牓

黃由狀元　王保大（有大弟棠孫）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衞涇牓
衞涇狀元　呂伯巹　陳熠
黃滾（涇曾孫）　顧叔康　呂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牓
胡林卿　顏叔淵（度廷）　趙興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衞子）　余達先（仔廷）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牓
周南（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襄然
李南（廷公縉）　李起宗（應祥兄）　顏叔玠（叔淵兄）　丁愨
任相　陳振　顏叔平（叔玠弟）　葛燦
紹興四年陳亮牓
黃涇（滾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牓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宮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牓
姚宜中（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棐叔）
慶溧（師旦子）　顏叔瑤（叔平弟）　潘興嗣　衞沂（涇兄）
嘉泰二年傅行簡牓
曹豳（漕試）　趙黔夫　胡棨卿　趙琳
沈誠（詞孫）　姜京　趙汝璪　趙汝礪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弟萬里）　楊昕
開禧元年毛自知牓
趙汝淳　鄭啓　陶永（叔編）　周深源（南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牓
衞洽（涇弟）　衞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燾　趙濡夫　辛忠圖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 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牓
稽源 上舍　陳德林 上舍　施振

趙時譜

嘉定七年袁甫牓
衛洙　王尚輔 保大叔、案廷。　張震發

黃必大

趙烈亨

嘉定十年吳潛牓
趙汝禧 汝礪兄　趙希魯　糜楷 漢兄

沈有開

嘉定十三年劉渭牓
黃保大 必大弟　王圭 父邁、乾道己丑鄭牓。　蔡廉

施燾 貫湖州、寓居吳江。　王斗文 嫡孫　趙湜夫

張新 鑑從弟　趙懷國　謝郟 上舍

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
李起 伯卞　陶瑜 叔祖永　周夢發

王熙載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牓
鄭起潛 上舍甲科　趙崇 汝禮子　朱柏

蔡珏 內舍　李任 通直　郁雲 內舍并廷

沈應昌　凌雲 揆廷孫　王丙發

寶慶二年王會龍牓
盛文昭 章廷　莫子文 內舍

趙時伸 曙夫子、勳夫廷。　葉酉發 鑑之廷　周中 內舍甫廷、深遠兄。

蔣南金　陶虎 叔永、廷瑜。　褚南 右科敦廷孫

紹定二年黃朴牓
盛文韶 章廷、文昭兄。　郁中 并廷、雲弟。　趙崇 鑑從弟

武舉進士題名 補注　趙倡祖 興祖弟　徐章 鑑弟　趙崇譜 鑑夫兄

建炎二年徐逢牓　王鄉啟　顏模 叔塙廷

乾道五年趙雄牓
褚孜 第二人

朱子美 鄭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牓
朱起宗 惟鄭一人、熙例

淳熙二年蔣介牓　李岳

沈嗣宗　孟湜

淳熙十一年
林嶧 狀元

紹熙元年周仲詳牓
蔡革　李頤

慶元二年
周虎 狀元

嘉泰二年葉濃牓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牓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牓
劉以中 紀論

吳郡志卷二十九

土物上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蓑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陰。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來，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繞足，其人徒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載其事。（吳越春秋、中吳紀聞。）

屬鏤之劍，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吳越春秋。）

吳鴻、扈稽二金鉤，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干將莫耶，復命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以獻。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舉衆鉤示之曰：何者是也。鉤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鉤師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鉤俱飛著父胸。（吳越春秋。）

吳王大鵠賞百金，遂服鉤不離身。（吳越春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爲貴。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擊，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罷，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縋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太湖石爲甲，宜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勔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南旁，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剜石面，瞻作彈窩紋，銜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作碑碣，及甃砌塔甃者，則出湖中之礁山。瑩潔可鑑，堅潤如金玉，亦爲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湖石賦。）

（湖石賦并序）客有嗤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爲賦。江之東，疏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濱，相離幾千年，有頑石兮臥其形，徒覩夫風濤根折，波流勢裂，鼎峙崩崖，天分爾英，駭立驚岸，任剛直兮無狀，曾浮天兮枯槎，子都之競，黑龍飲水，鬼躍無狀，大雷飛午，起乃，湖水無逸，伊爾堅姿，倏令穿山半毒，袂之劍利，於鳥，若，鼎足，色，氣味防風之骨，蒸，夜滅，比千之心，惟爲千怪萬狀，遂雖而剖悉，我將弔荒蘆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雖君歌切，何徒而異，公侯來之，如孤之來珠，用汝歌玉得，於庭園，愛不足，噫，爾形盛於盆兮，雖祇明堂之離，爾形中虛兮，鑿剖陽邱之鍾，而笑子之譏。（程俱太湖採石賦。）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爲七等。以虎邱石井爲第三。吳松江爲第六。今劍池旁經藏之後有大石井。面闊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堙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爲石井。甚可笑。紹興三年。主僧如璧。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旁皆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脈中。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勝劍池。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往觀大喜。爲作屋覆之。別爲亭於井旁。以爲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好事者往往以小井汲之。

白雲泉。在天平山腰。乳泉也。〔白樂天詩〕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處奔雷下山去。更添流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平。狂波不能性。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澄秋碧。泓然一好泉。〔蘇軾〕息。消度前林。子曾罷雲笙。伯牙收玉琴。徙回不擬去。復發清淚吟。乃云堯湯蹙。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月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碑純臣題白雲泉書〕前道士陳純臣。請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閻下。純臣陶仁智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尊自剖判。純臣其中。傑然若高歌巨浸。不待標異。凶已變。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亦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井賢知事不顯。丹陽靈井。非鈞伯初不振。惟許蜜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儒道遙中。人雙寂寞外景。忽焉而來。酒然忘識。聯北苑之一旗。者井水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崇谷之靈。中人雙寂寞外景。忽焉而來。酒然忘識。聯北苑之一旗。者井水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崇谷之靈。崇山之英。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陵吾鄉。愛泉清冽。嘗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興遊。而有所未

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驚。厚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常自呼其名。〔漢元〕〔唐李邕鶴賦〕東吳王孫。〔晉傅玄鶴賦〕鶴。〔唐李白花鶴〕爾乃駕鶴。〔唐李白花鶴〕爾乃駕鶴。〔唐李白花鶴〕爾乃駕鶴。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鴨出。內養得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

鶴。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脛丹爪。喝色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爲賦詩焉。

鴆。〔徒角切〕〔牛欲切〕流。果爲名。〔別流洲〕〔雙雙靜置〕〔蹤蹤晚〕不似閒棲折蘂秋。自昔稱樂禽。長。玉。今。珪。紐。野人。〔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王好何味。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光饗王僚。王僚被棠銕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進。擘炙魚。推匕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吳越春秋。

魚鱠。吳王闔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復重爲之。吳人作鱠自闔閭始也。吳越春秋。

鱠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筯。尙類鱠形。案此卽今之鱠殘魚。博物志。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輒不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亦者競買之。或有遊松江就鱠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座。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餌沉之。須臾復引出。嘗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鱠之。周浹會者。鱸鱠爲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鱠。菰葉羹。遂棄官歸。金谷園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而越人以箭笋和爲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爲金羹玉鱠。大業中。吳郡嘗獻鱸鱠絲鱠。事具鮣魚條。（陶弼江上漁者詩云）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和文與可洋州金橙徑詩云）金橙徑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裏。小船煙雨擣香虀。

白魚。出太湖者爲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爲兔。兔頭中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絕珍。大略如巨蟹之螯。爲江海魚中之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楝花時爲候。諺曰。楝子花開石首來。筍中被絮舞三臺。言典賣冬具以買魚也。此時已微熱。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既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又有忍臭喫石首之譏。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養魚。遂不敗。然與自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自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魚無鱗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者。故人畏之。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會客。有此魚則爲盛會。晨朝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之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一粟。浸之經宿。則如彈圓。又云中其毒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丹。皆可解。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子。荊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河豚而後卽服藥。皆致死。蘇文定公轍嘗記吳人丁駕因食河豚而死。以爲世戒。明道雜志。

鯄。曰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鯄。春時羣集於松江長橋之下。土人撈取。以爲乾餉遠。味甚腴。

菰葉羹。晉張翰所思者。按菰卽茭也。菰首吳謂之茭白。甘美可羹。而葉殊不可嚼。疑葉衍。或誤。今人作鱸羹。乃芼以蓴。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甚堅。人云。計數百歲。

蟹。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蟹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蟹螯香。蓋吳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嚶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得遯者奔紛越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遯者。遂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笠澤叢鄙。

吳郡志卷三十

土物下

彭蜞。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續表錄異。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遷。著水十數日。卽生小魚。取魚子法。侯夏至前三五日。日蒂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羣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處產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著上者。曝乾爲把。故洛苑有白魚。大業雜記。

鮣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鮣魚乾胎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胎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漉却水。則敷然散著盤上。帝以示羣臣。曰。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今日之胎。乃是東海真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鱸魚乾胎六瓶。作胎法如鮣魚。大業雜記。

鮣魚。含肚。隋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千頭。六七月取魚長二尺。珍者。皮光徹如黃油。醎有味。賢於石首。含肚。時有口味。使大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煬帝。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寸。厚寸許。先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未曬。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乾。則破袋出之。色如赤瑠璃。美勝鮣子。其說又云。白蝦一石。僅約五升。蓋殄之酷。無烈於此。

今鯖子猶存，而蝦子則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鯉腴鯘，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鯉腴爲之，一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鱁鮐。（大業雜記。）

蜜蠏、擁劍，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蠏糖蠏之類，擁劍，即吳郡賦所謂烏賊擁劍者。自白魚子而下至蜜蠏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爲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禍。經國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爲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墅懷歸詩云：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瞽。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欝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膀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區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宵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唐可頵瑜洞庭獻（新橘賦）以河海清和用全楚貢爲韻云：洞庭之遠兮，貢全楚之珍羞。）

蜜蠏擁劍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爲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禍。經國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爲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墅懷歸詩云：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瞽。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欝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膀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區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宵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唐可頵瑜洞庭獻（新橘賦）以河海清和用全楚貢爲韻云：洞庭之遠兮，貢全楚之珍羞。）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議。吳下所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容爲譜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日江梅，蓋野生，花稍小，而疎淡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稍大，而繁密，又名直脚梅。蓋直脚梅，蓋野梅之野梅，凡山間水濱，皆是也。）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黃，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尚。（白樂天吳櫻桃詩：吳櫻桃，蠟櫻，味珠，色鮮，櫻桃，味甘，時蹙破，珠，可惜，風吹雨打，明朝後日，櫻桃，無。）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吳下杏，猶有如小兒拳大者。（蠡縣起連根柿，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恢。屠注。）

方蒂柿，出常熟。蒂正方，柿形亦方，色如鞓紅，味極甘。縣它紅柿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戶，亦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邱。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多，價極貴。凡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蠶。以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土人得數十百枚，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栗殼多毛，頂栗殼光淨耳。

蜜林檎，質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酣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爲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爲圃畦者，自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反果。人家亦以饋盤。

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葉，獨蓮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自蜀東歸，以瓦

盆漫移數株置船尾。纔高二尺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爲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爲嚴桂。詩人或指以爲桂。非是。（白居易）子固根盤今在圓圓城。當時亟遂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題詩。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丹桂子。）羅雪蕊多雖不死。捫條長恨欲相迎。長愛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樂孤。試問如纖有更無。月宮尋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柳。以垂者爲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旁。亦有之。（樂天蘇州柳）娜。曲江亭畔繁遠發。老來處處遊行編。不似蘇州柳最多。（金谷園中黃鶯）樂。白頭何拂地。使君無計奈春何。（後柳一作花。）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火炙香煮以爲飲。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大業雜記。）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爲花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園在閶門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紬綵爲幕。彌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爲牌。記其名。勔敗。官籍其家。不數日。墟其園。牡丹皆拔而爲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璧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醉西施。）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又名富一家。）鞓紅。雲葉及茜金毬紫中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王元之長洲牡丹。）偶學篆家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曉來低面團複日。似笑東風惜牡丹。（吳縣廳前冬日雖開牡丹歟。）君不見年年三月千叢紫。紫焰紅繁誇勝異。窮尋人戚滿頭插。醉折狂分不爲貴。枝朗葉盛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刃喚下還遂生。王母親將金紛傳。麻姑爲信霞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爲而來哉。二歌勸酒誰引滿。長洲浦史先舉杯。多感同年與舊折。吟詩。謝雖經發。青宮校書方遊跡。代我作歌如錦拆。欲謝。他年青鎖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頭數目。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樊。如車蓋薰籠矣。人力勤。土又肥沃。亦爲之屢變。淳熙丙午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爲譜之。今掇其名狀之略。志於此。（范村菊譜略云）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爲正。此品最爲豐腴而加嶄茲。花蕊密。狀如笑靨。體早。曰叠羅。曰叠羅黃。須留意拔去。枝乃成大小金黃。花心極小。叠葉微尖。但餘根纖細。花有富貴氣。雖得園蔬。開早。作樣家菊。一名艷容。花葉深。如剪羅縠。酷似樣家。色深如赤金。宦花色皆不及。極小。蕊密。株不甚高。曰金陵最多。曰叠羅黃。曰太真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光大。開最早。曰垂絲菊。花瓣深黃。蕊極柔。如垂絲。曰鵝黃。花常相偶。葉深綠。曰蕊子菊。枝竹。如蕊子。曰蕊子菊。如拳。曰金鈴菊。曰金鈴。曰金鈴菊。曰金鈴菊。曰金鈴菊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廿爲蟲所傷。傷其葉。則長其根也。（國史補趙嘏秋日吳中觀貢藕）野艇幾西東。清冷映碧空。裏衣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蹙亂田塍綠。蓮餘片片紅。澈波。緣入遊。就日已生風。御溝殘暑盡。人世拔提功。梯山淺多品。不與世流同。

菱。即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註。亦不分別。唯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酉陽雜俎）折腰菱。唐甚貴之。今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餛飩菱。最甘香。腰菱廢矣。

吳郡志卷三十一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輿。重作西廊。蕭靈寶度人經變。相。召蔡史工山林人物樓檜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五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竹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殿額。（伯嘏跋）上既謂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蕭靈昭回。龍鳳翔翥。萬目瞻仰。感顏咫尺。然於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亦始有聞。赤縣有聞。書金闕寥陽寶殿。額六大字以揭之。雲篆昭回。龍鳳翔翥。萬目瞻仰。感顏咫尺。赤縣有聞。書金闕寥陽寶殿。（伯嘏跋）上既謂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蕭靈昭回。龍鳳翔翥。萬目瞻仰。感顏咫尺

上眞宮在洞庭山上。按大同四年，盛（元璽中，又四十里。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
上眞觀。梁大同四年，盛（元璽中，又四十里。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
上眞宮在洞庭山上。按大同四年，盛（元璽中，又四十里。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爲之。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爲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貨，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蓋，瓶經樓，飛廊正爲之記。其略如此。（方子通和廣化寺牛日府宴致仕詩公詩）使君遠酒上寶閣，金地無塵

龍吳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琯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唐金粟光祿大夫守平章事清河公房琯寺碑銘）厥初建在道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喻。明中古淳沌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惡性生，以妄爲。四方流化以貫其情。蓋世智者校書郎蔡世榮撰。詩成聖客爭稱山。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徽宗時以爲祝壽道場後即以爲鷹嚴之地故今額（蘇子美寄寺堂覓得三紙強留作卷來寫古禪林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貧奇探盧田夜靜門掩雪天陰枕上一聲寒鐘海月沉沉落句紀錄得失暗與歲木澤不絕路蕭風雖知苦中道北分礫外野三河闊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勞生櫛風歲月地朝逸雲水心情忘榮辱夢想塵襟盡松下礫苦石何年重訪隱）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狄難此寺賊酉所宮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名雙塔寺（紹熙中提舉徐誠給常平田記）兩浙西路觀貴戚內侍（紹熙）日上祭皇帝紅（紹熙）天書（紹熙）天書（紹熙）高名（紹熙）高名（紹熙）高名

吳郡志卷三十二

郭外寺

雲巖寺。即虎邱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成和二年。捨以爲寺。即劍池而分宅西今爲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邱山門。（〔王隨記〕）天元黃判官。鑿自乎太極。悉爲融結。辨位。分天元於方城。負鑿秀之氣。鑿餘以爲雲巖。（〔王隨記〕）天元黃判官。鑿自乎太極。悉爲融結。辨位。分天元於方城。負鑿秀之氣。鑿餘以爲雲巖。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自唐以來。開成元年。吳郡太守。居易敬心。謁沙門清禪。師。請予流記。於經。夫。則法依於經。夫。經。則法依於經。夫。經。則法依於經。夫。經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峯山亦名支硎山即東晉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羲奏賜今名

（元豐六年龍筠曾敬北吳郡宋長文書）國朝城西二十餘里山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遁記，所謂支遁林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爲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爲報恩寺。蕭梁時，謝靈運遊支硎山寺，皮日休陸龜蒙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峯，蘇軾宿報恩寺詩，皆爲賦，詩遺，實歷以後，宋劉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圖經支山南峯，院名，者隱也，通，者，賦，所，唱，大，中，天，福，之，間，改，爲，報，恩，寺，詩，皆，賦，詩，遺，實，歷，以，後，宋，劉，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圖，經，支，山，南，峯，院，名，者，隱，

[illegible]眞。（右東齋）匿影長嘯山未深。閉門莫放俗塵侵。知今滿眼寧奔走。欲向何人話此心。（右西閣）

普明禪院，即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院也。（孫覿記）「平江自唐白公爲刺史時，即郡城北門，賦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東南之冠。詩云：代，茂苑，太繁雄，海壖也。數，州自天王錢鏐，鎮，以破黃巢，巢平，受命，遂乾符光啓間，順，軍中國，有，受命，遂出，爭爲強雄，壘，而武廟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所營唐德宗重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汴爲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陪大業六年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庵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興間始名（以靈寄明水月）

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圓掛紅霞蹲風起波搖白石慢蹲有上方僧住處橘花林下採蓮年（蓮葉紅蓮橘花黃人我絕峰隱盤石是非來處接帆檣）板泉湖心飛却登秘心遊蓮亭

（慶歷七年歲癸卯記）予已西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靈歷之巖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霧然特起風於一到煙色

浮動於滄波之中即峰巒嶺頭首精舍下瞰欲來風跨落晚以望太湖以望太湖乎其間其可得也自爾小居栖然思於一到煙色

於險說卒未果行則常者有物區塞於胸中七十里而遠十月窟社下徐陳二君浮輕舟與橫金口綴月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壇宿包山精舍萬頃又泛明月

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深闊七十里而遠十月窟社下徐陳二君浮輕舟與橫金口綴月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壇宿包山精舍萬頃又泛明月

四西望一山上廢青煙燈舟捐云此所謂縹緲峯也即岸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殿甚古中以

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清甘涼極旱不枯水上廢青煙燈舟捐云此所謂縹緲峯也即岸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殿甚古中以

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結庵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

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圖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

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禪雄其間地占三里有樹桑梔柑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地實與長松茂樹參差間於廢壓間

至於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梔柑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地實與長松茂樹參差間於廢壓間

愛標緲峯又居斷山之表民少事尚有歲時緘綢樹熱抽採之勢浮屠氏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

深遠絕勝至壞斷山之表民少事尚有歲時緘綢樹熱抽採之勢浮屠氏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

人跡罕至數間寂寞坐寂默於泉石之間引而延諸殊無鐘茶世俗間氣觀舒舒其行

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鬱塞至此豁然發矣反復身世欣然其知但知蛻解俗骨博之羽翰

飛出乎八荒之外旰其快哉後二年其徒心源予乞文識其居之麗與欣其誠請授筆直述蛻且識昔遊之勝焉

（湯慰退周吳縣時遊水月長迎句）畫船橫絕湖波練更上縣城蔚翠巒外蒼茫金界將松

映何處是華山峯恰香鐘問（李綱大無礙泉詩序）水月寺東入小青塢牛蹄黃征衣巡日登入標緲峯下有泉一瓶泛登雲煙

酌之甘冽異於他泉而未名爲賦詩云一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靜棄居士胡茂老欲而樂之靜棄以無礙名泉

主僧顧平爲賓泉烹水月芽爲賦詩云瓶研水月先煮焰鼎賓雲煙無礙泉將謂蘇州能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國中吳軍節度使威顯公文奉創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璙墓祀初名吳山院至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崇寧元年威顯公文奉之孫奉議郎賜緋魚袋餞公著立石俾承

議郎行少府監丞鎮軍將軍強浚明爲之記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鍾君珏鑿過余言曰昔我先王既薨吳國有

簡鉞以爲瀟之所因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惟久鑿其寺少南既又遠其塢後遂宋塢今所

建寺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惟久鑿其寺少南既又遠其塢後遂宋塢今所

俾其徒愼也治平中賜以新之寺平賜以新之然後晦禮有殿幾十間僧徒甚寡歲久壞而僧之來者日益稀

其徒愼也治平中賜以新之寺平賜以新之然後晦禮有殿幾十間僧徒甚寡歲久壞而僧之來者日益稀

講說有堂堂廬高無不完具而僧之來者日益稀先將軍爲出錢二十萬

講說有堂堂廬高無不完具而僧之來者日益稀先將軍爲出錢二十萬

田畝百畝更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知此先是法堂獨陣不稱奉此寺僧智來又俾大之以習其舊此寺之興百年以

田畝百畝更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知此先是法堂獨陣不稱奉此寺僧智來又俾大之以習其舊此寺之興百年以

三遷其成之難知此先是法堂獨陣不稱奉此寺僧智來又俾大之以習其舊此寺之興百年以

後大備其成之難知此先是法堂獨陣不稱奉此寺僧智來又俾大之以習其舊此寺之興百年以

而後大備其成之難知此先是法堂獨陣不稱奉此寺僧智來又俾大之以習其舊此寺之興百年以

東西兩山。繞在西山之巔。巨石圓環。四絕無地。天相際。一邊高頂。風濤洶。旁接雷溪。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皮韋之所伏藏。在西山之巔。巨石圓環。四絕無地。天相際。一邊高頂。風濤洶。旁接雷溪。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皮韋之所伏藏。在西山之巔。巨石圓環。四絕無地。天相際。一邊高頂。風濤洶。旁接雷溪。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名。（僧懷深圓庭華山觀音院記）洞庭山華山觀音院者。本在晉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往時浸廢。而立精舍。朝而往。暮而還。其略云。雖感池亟十葉。遂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毀唐開成四年。會稽內史張裕。往時浸廢。而立精舍。朝而往。暮而還。其略云。雖感池亟十葉。遂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毀唐開成四年。會稽內史張裕。往時浸廢。而立精舍。朝而往。暮而還。其略云。雖感池亟十葉。遂因名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其所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越王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名。（僧懷深圓庭華山觀音院記）洞庭山華山觀音院者。本在晉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往時浸廢。而立精舍。朝而往。暮而還。其略云。雖感池亟十葉。遂因名

修。鳩工之始。夜聞塔中誦經聲。數夕不絕。（魏嵩重修塔記）半塘寺塔。浮屠。按舊記云。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以建。蘇嘗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蓋久浸壞。先君聞府。夏之概然。若吳風顧實始修焉。塔復壓也。嗜不敢愧。於是佩賞度財。載加營繕。建炎庚戌之歲。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乞功。顧嘗祝道法師。夕惕于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其後過者夜辰。聞誦聲。迹之莫見。其人與地稱。山川夫役夜力復聞誦聲。然出塔。人。數夕不絕。塔。嗚呼。興廢。信了勸。以其事來告。於此。造今幾八百年矣。而規工之始。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魏嵩記。侯食邑。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

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熙元年。提舉常平張體仁創建。撥沒官田供院爲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則與之棺。後焚瘞焉。

吳郡志卷三十五

郭外寺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爲盧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爲僧舍。雲窗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紹興人謂崑山。爲眞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祐孟郊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荊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爲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爲冠。月華閣妙峰菴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峰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榜等。一掃無跡。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唐王洮天王堂記云。有禪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大原王生洮。從足角坐。涵意欲洩不能。作童兒時。猶能血蹴別天王生于閻國。妖。遂去走天竺。遇金仙子授記。淹圓浮揚補多聞。王慨雲跨海。殺鬼燃魔。蹴蟻害蟻。指幻擺泮。竟獨沙高北面水輔宮中。爲勃叉官長。所奇怪事。孔門弟子罪於語。然僅以正直爲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淹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敏出平原中。絕頂晴空他山。百餘里。縱接塔墨。成溝穿隙。藏坦然鋪出。支墓危柱。釋氏樂沓。鑿倚山半。山腰。今天王堂。實翼四北隅。塑狀岳嶽。宛然拄空。金結陣瑰。力。淫傳腕。蹤卒象伍。作爲部落。堂宇宏麗。四座。成壁。麻。鑪。庇。像。若陣。端被甲。擔。戈。立於煙篇。洮。因勢其費。遂。日。說。非其力能。皆邑民爲道。作。塑。實成於。佛宏度。堂。寶成於。俞師。甫。旺。大。凡力於。耕者。一人。切於。俺者。三人。豈偶然於天王哉。釋氏子。性。閣。鑿。清。道。性。趙。鑿。良。頭。時。唐。大中。二年。。。貧。蓮。士。王洮。立。（僧辯端。遂聚。瑰。述。記）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于。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日。郡。以外。郡。陳。公。公。一。見。若。舊。識。。。盤。桓。于。是。邦。。得。遊。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屬。于。崑。山。縣。。寓。慈。聚。菴。。未。數。日。。會。公。巡。理。之。暇。。出。巡。水。塘。。

相關東迎至溪汭又得四接陽從蕩蕩周靈滅靈壓古迹

舊與沙洲諸姑蘇寺是人有傳恒年富有者以陸機以陸機之祖父名陸逊陸抗陸機陸雲陸氏本吳郡人見久成二千石

吳郡志卷三十六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再修功德記）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邯州牧倪德光捨居第宅之。是爲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爲興福寺。自爲邑爲寺。歷隋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論三百年。會昌末歸教中紀。懷疑非興。武宗斥去。浮屠法。茲寺在焉拆敗。大中踐祚。再飲釋教。僧師伽藍。僧之不朽。以爲僧居是邑。塵之與之。耳目相接。傳者其事。有憮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李浩）雲門十里。殿塔明軒。牛夜風雨至。清山松桂香。清泉鳴遠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爲語滄浪。（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何敬然）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碑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並爲頂山禪院。治平四年。改賜今額。（錢謙頂山端石記）頂山之陰。森壑翠。中有端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方邑民。禱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爲菴。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禱必應。編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未幾大火向侯。因民之欲。命曾嘉安。菴其人。則禱不効。水旱相。仍。嘉生不遠。邑民以爲威。遣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信誠於陰。宜不可詰。蓋不可輕已。神之爲虛。靈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爲視其能不。遠民之心。以嚴奇火之地。尚書祠部。以外邪。充移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漢獲。（陳子新頂山路記）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侯是爲隰山。以勸海之隅也。山北行九里。是爲破山。以鬬龍破山。而爲潤也。縣侯又名虞山。山之南北。相距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焉。縣人往還。以舟航爲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其路隨山。山皆砂石。人人迹不通。則虞齊爲之葺。雲雨暴至。則泥濘爲之塗。背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貲以祭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主。僧素。始自破山之雙塔。鑿之以抵頂山之寺門。

入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之心。懇向化之人。而必逮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貴於任事者。雖銳意施之。而後成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爲賞者。今慨四石橋。以濟往來之徒。是能爲縣官之助。又能述墜石塔。以鎮交趾之衝。是能爲縣官之未爲者。非徒能以佐縣官之不逮。蓋其可以無者。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郎。試著作校書郎守縣尉陳于祀。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百里直塘。舊名寶林寺。（淳化二年。碑）始自陳朝。歲明元年。至梁治平四年十月。敕賜爲寶林寺。

壽聖妥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晚。紹聖二年。僧智遵始建。鎮遠。次以浴室。廚塔。砌鼎新之。）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興於元豐。成遵二年。爲其額。塔。於縣中得州符而鼎新之。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茲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始於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寺。僧師華庭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繼茂以廣其地。繼徑以闢其門。聖宋成平六紀。編幕蔡侯。以重新之。（李滿遊頂破二山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鑿影迷苔徑。花光照堦金。僧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空鐘磬音。

淨惠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俟入云。在西北隅七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留仲珠記）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爲君子。君子所居。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爲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故博庇溝梁。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爲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故及物。因以爲氏。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知此之盛。教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一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知此之盛。教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一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及物。因以爲氏。故釋迦如來。雙林利氏。謂利益所及

吳郡志卷三十七

縣記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廨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宜建。并書額。廳之西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忒建。吳令璧記二。范成大又爲續記一。世代氏姓。猶可考云。（唐大歷記）在春秋時。列國各有民焉。有社稷焉。有風俗焉。其主者曾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望縣十數。而吳大國。家富上元人。自京口南發。十洲岡

深山月，雨後唯聞弱屋雲。便此道遠醴高猶見月，柳松亞。雨，碧亂枝亞。霜紅參，樓頭，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世漂淪海，名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喪亡頃月，船戰一逢霜，遊，竹密藏魚市，雲飛，疏滿鷗。此行紆墨綬，不是為鱸魚。移任長洲縣。（王禹偁移任長洲詩五首）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逐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晴山柴，蓮，蒲，蘆，荻，秋入水鄉。水國，遊，移任長洲縣，移任長洲縣，移任長洲縣，移任長洲縣。（春日公宴仙題）泥宮苦流離，肚年心力衰，見碑時下淚，逢店自微酤，野塘連荒塚，曉月晃江頭，鷗，怪不忘機。（春日公宴）湖，宿，蒲，蘆，折，鱸，鱗，洲，蒲，衣，紅，飾，沐，容，君，（王禹偁移任長洲詩五首）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逐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晴山柴，蓮，蒲，蘆，荻，秋入水鄉。水國，遊，移任長洲縣，移任長洲縣，移任長洲縣，移任長洲縣。（春日公宴仙題）泥宮苦流離，肚年心力衰，見碑時下淚，逢店自微酤，野塘連荒塚，曉月晃江頭，鷗，怪不忘機。（春日公宴）湖，宿，蒲，蘆，折，鱸，鱗，洲，蒲，衣，紅，飾，沐，容，君，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雙頤正記）申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治之園，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鬱勃，林采煥發，蓋蘿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霧，花，鬚，蕊，蜂，蝶，飛，舞，鳴，鳥，相，和，鳴，聲，清，脆，悅，耳，公，曰，以，是，為，此，間，領，略，于，此，公，之，詩，有，云，壯，恒，樑，枝，密，葉，翠，蛇，蟠，於，簷，間，期，會，日，暮，息，不，得，為

吳郡志卷三十九

冢墓

吳太伯墓。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梅里今屬常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吳王闔廬墓。在虎邱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爲山。積壤爲邱。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捷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頃水銀爲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邱。越絕書云。闔閭冢在閶門外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頃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虎邱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十萬。餘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略有同異。顧墳邱中事。又古今遠絕。無所考驗。今兩存之。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全萬傳寺）惜哉。吳王墓。桑帝常開破。螺笑。趙金玉。千年豆爲吳女墓。在閶門外。闔廬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前臂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以金鼎玉杯銀槨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

地爲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皮日休女墳湖詩）萬貴千奢已寂寥。可傷忠憤爲灰燒。須知同穴重相思。骨。直在吳宮陶下消。（陸龜蒙）水平波淡遶墳頭。寂寞人沉萬古愁。應是離魂變不得。至今沙上鷺鷥。

齊女墳。在嶢山。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死。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嶢山之巔。以望齊國。閭閻傷之。如其言。葬嶢山之巔。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謂越王棲夫差於餘杭山。去吳縣五十里。卽今名陽山。越絕文云。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近太湖。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堞（力秩反）土葬之。吳越春秋云。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卑猶宰嚭亦葬其傍。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於干遂。（一作隧。干遂遂名。）在蘇州西北四十里萬安山。有遂山。

夫差養子墳。一十八所。在秦餘杭山東。吳地記。

巫臣冢。卽申公巫臣也。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亦曰巫門。

干將墓。在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使鑄劍二。干將匿其陰。王殺之。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爲匠門。餘見土物條。

要離墓。在閶門外金昌亭傍。

專諸墓。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塼皆作篆隸。爲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燦花。良久化爲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新。并瓦藏鐺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略相似。而箱底有灰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卽孫策。又恐是其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芻香譜。亦略載此事。郡人楊友夔爲詩序其事爲詳。但直指以爲堅墓。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葬曲阿。紹興辛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爲孫氏疑墓。姑從鄉人謂之孫王墓。又命郡人裴賢良方正滕宸記其事。復以史考之。定爲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錄之。（楊友夔詩。閶城南墓之邱。昔誰葬者孫王州。久無過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吟賞出光怪。識者夜見鬼其由。玉環金盌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廉問專封守。喊曹掩骼窮蒿蔞。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蓋世謀。英雄異世同知在。墓高蔭乃爲神蓋。人生浮脆無可料。蟻蟻烏虖從所聚。問其高陵勸酒一杯酒。自古南山能弱不。（按宋孫王墓記云。）出盤門三里。石湖家。或得其家塼。有文在側。曰萬歲永藏。問其傍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之說。從皆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缺不全。止辨有中平年三字。復掩之。後郡盜窟其旁。取土。或塼墳墓官窰。後又以授民。間牧其上。爲之表者。前常平使者。叔義家述齊昇院與孫墓相附近。會徙他官。將去。職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爲之表者。不暇考。但曰先賢墓。今使者以爲矣事實。不可示久遠。卽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所得家傳老人之言以報。屬成記之。按陳志。長沙王字伯符。始受漢爵爲吳侯。破。虜蓋。陳志。侯。破。虜蓋。非曲阿。楊詩因已差。謬。則所傳長沙王者。此墓當登伐時。有楊友夔詩。紹興中平元年。未爲表破虜爲佐軍司馬。封強角鋤。蓋。據碑。有中平年字。故定以爲破虜。而不考其史。江表傳。載破虜爲佐軍。留家。吉春。長沙王方十餘歲。出及裴松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皆出自舊志。及裴松所補。則王之外。皆在吳也。則王之外。皆在吳也。所非地。然碑今既不存。欲訂而表之。其傳疑曰。孫王墓者。從俗稱也。舜韶序其高。又稱蓋所得家中物。有東西銀杯。金搔頭。金握臂。瓦藏鐺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勔家。賢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趙氏。名紹仁。字元善。今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三日記。）

漢丞相陸烈墳。在餘杭山東二里。吳地記。

山陰縣令陸寂墳。在陸烈東二里。吳地記。

皐伯通墳。在胥門外。今號伯通城。吳地記。

梁鴻墓。在金昌亭南。皐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清高。因附葬之。吳地記云。在太伯廟南。與要離墳相並。陸龜蒙。伯鸞墓在吳門金昌亭下。幾一里。嘗作文以祭焉。（龜蒙詞云）先生爲五噫之歌。走乎大江之波。客皐氏之乎下。志沉憤而歸仙。南吳。聚以事曰。夫人之勁亦多。不懲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魂。家雖夾而不壓。嗟余後先生之于祀。卿奉契而來過。幅巾地而仰沿。顧先生之罔可。心編性鑿。客他之乎下不得。故力耕而自極。所以法先生之義。蹠五噫之可學。

漢陸績墳。在閶門外太伯廟西。吳地記。

晉顧和冢。葬之姪。

張翰墳。在橫山東五里。吳地記。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在橫山。吳地記。

侍中朱桓墳。在橫山。吳地記。

兵部侍郎石崇墳。在吳縣西六里。吳地記。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吳地記。

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吳地記。有碑。吳地記。

偏將軍步騭墳。在吳縣西北三里一百步。吳地記。

將軍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吳地記。

江蘇墓。江逌子也。本濟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塼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起卿爲賦詩。）家有古塼碑。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苔蘚。古苔侵文理。封結結莫識。偶然曉其窮。一（爲塼刻。）姑若漫無文。親朋適可讀。文云晉江墓。長夜並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堀堵。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然不蝕。本枝出明白。二父遂兼書。於逌乃宗族。（誌云。養父謂。本父逌也。）考諸晉史篇。眞是小出入。字畫亦崢嶸。不涉華。漢魏尚豐碑。此獨何偏迫。豈時丁喪亂。不暇知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割中原。與午寡南極。苟簡理宜爾。寥詭不孝貴。審訂既昭然。疑去寧自適。歷年七百餘。名銘苟不傳。埃化先瓦石。實茲當眼前。用代銘几席。

梁顧野王墓。在吳縣楞伽山下。近越來溪。紹興間。其碑石雖皴剝斷裂。尚巍然植立。後爲醉人推仆。石碎於地。今尚有存者。又吳地記。云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唐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土人皆能指其處。

綽堆。在崑山縣西數里。相傳爲黃幡綽墓。又云。村人皆善滑稽。未詳也。堆字本從土。從享。從文。避御名改焉。

陸龜蒙墓。顏蕘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塵。（擬盲。）

吏部尚書姚紹之墳。在吳縣南五里一百步。吳地記。

眞娘墓。在虎邱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眞娘。死葬虎邱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行客題墓甚多。（唐畢子諤詩。）虎邱山下冢纍纍。松柏蕭蕭雲霧悲。何事世人唯重色。眞娘墓上獨留詩。（自居易。）眞娘墓。虎邱道。不識眞娘墓中面。（虎邱山下冢纍纍。松柏蕭蕭雲霧悲。何事世人唯重色。眞娘墓上獨留詩。（自居易。）眞娘墓。虎邱道。不識眞娘墓中面。唯見眞娘墓頭草。牆桃李風折遍。眞娘死時猶少年。脂痕黃手不牢固。（李紳詩序云。）眞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虎邱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敝其上。蘇北興縣前。亦有吳妓人蘇小小墓。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音。詩云。一株繁艷容城邊。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黛消波月空餘影。歌息梁塵有餘聲。淚似錢塘蘇小小。秖應迴首是卿卿。（王禹偁）女命在于色。士命在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摩灰。虎邱眞娘墓。止是空土堆。齊魂與鼠竹。銷散如黃坎。何事千百年。一名

長在識。吳越多美人。死即藏山陬。無色故無名。邱墓空荒處。唯此眞如鏡。客到情非徧。我是好名士。爲屠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哈。(楊倫)冰肌玉骨有遺妍。粉作塵雲蘂作煙。知有香魂埋不得。夜深星底月中仙。

范文正公祖墓在天平山三讓原。曾祖夢齡。舊名徵夢。避皇朝諱。改今名。事吳越。終蘇州糧料判官。祖賀時。童子出身。終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朝。終武寧節度掌書記。天平吳王鎮周遭十里。石山而土穴。人以爲范氏慶源云。(補註)

吳郡志卷四十

仙事

後漢中散大夫王遠。字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蒼山。過吳住晉門蔡經家。經小民也。遠以其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應得度世。然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告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日。經家乃借瓷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遠至。舉舍皆見。遠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曰。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綵。又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名狀。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內外。肇脯行之。云麟

脯也。麻姑自說。云接侍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豈將復爲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引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釀。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能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使引前與語。陳便欲隨從驅使。比於蔡經。遠令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與陳曰。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來食作祟禍者。便以傳敕吏遣其鬼。若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帝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迎謁。其後十數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神仙傳)又吳地記云。經幼學元老。工方術。變水成玉。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眞仙。今吳縣有蔡仙鄉。

郎宗字仲綏。少仕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眞誥)

李崇。吳郡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元授之以流珠丹之法。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虎狼避去。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拔善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服其識。崇身享重官。妻自紡績。明帝奇之。加秩中二千石。在郡十四年。政化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元授以隱解法。去入大霍山。又受瑋元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準太府長史。云瑋元。楚莊王時人也。(眞誥)

晉楊羲者。吳人。好學沉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證。結神明之交。嘗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年三十六。乘眞降焉。自東嶽上眞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眞左夫人等女眞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藥妙。楊及二許史受其詞。從筆爲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

微謂羲曰。此太虛上眞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者也。賜姓安成名鬱嬪。字虛靈。眞妃又謂羲曰。我昔學眞於龜臺。受玉章虎籙。爲上眞妃。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俞應度歷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閒。幽眞內煥。必簡帝。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互察陰陽。妾當助君。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將乘龍駕雲。白日升天。此自元德上挺。太極所旌。不復用勤學劬勞也。今人居風塵間。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必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衮衣遠邈。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即衆眞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羲及二許。所筆授者甚多。華陽陶洪景論次爲書。號曰眞誥。眞誥。

沈羲。吳郡人。學道。能消災治病。未嘗餌藥物也。羲與妻賈共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騎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曰。是矣。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過。今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下迎。侍郎溥延乘鹿車者是。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者是。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者是。即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册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升天時。道間鉏田者。皆共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以告羲家子弟。恐羲爲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內。徧索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惟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人。今其歸邪。留數十日。具言初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煙烟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民疾苦。欲上來。當此符着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世多得其符驗云。出神仙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犬。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仙。亦恥復返。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有姓虞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爲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遂相與出山。方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斂。二子去後。伯陽即起。以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旨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每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

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服者皆愈。列仙傳。

陸周隱遁。洞庭山道士。自云甫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甫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遁學太陰鍊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壞。唯

五藏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甚而黑。髭鬚而直。若獸毳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還本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唐會稽孤遊周先生住山。陀云。先生姓周氏。名隱遁。字思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大元先生。汝南人也。擯天和神遊之氣。舍至精潔明之質。玉冷泉洞。松高巖閒。元陽無虧而不開。貞元初。神游藏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歸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藥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蓬萊宮不知。先生冥日。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碧彩。二人。樂石爲壇。始於洞西得神藥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蓬萊宮不知。先生冥日。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碧彩。毛色紫。高數尺。餘。本白。得異石一方。上有蓬萊。驗之。觀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祀之而還。至十九年冬。于庭側。獲得一井。莫測底。居。本白。得異石一方。上有蓬萊。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蹙尸屬以爲。有神御。弄冠裳。戲舞。于庭側。獲得一井。深廣丈。其傍得古迦葉。深廣丈。其傍得古迦葉。初。先生嘗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不以晝夜。昏白。冷甘。溢爲白泉。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靈氣。其弟子輩。洞之南門中。國平無憂矣。往往矣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靈氣。其弟子輩。洞之南門中。國平無憂矣。往往矣其。更飲。息。不以餐。易。識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平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平。形者也。柔。異物也。不以餐。易。識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平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平。形者也。神。待以存視。道。昭乎。仁也。抱水不枯。齊其虛也。仙。變靈龜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虛。神行而智。知乎。子叔服。嘗先生之門。二紀于茲。雖先生本起。見命爲紀。神。直而不遠。元和十三年八月。蹕州刺史。獲御史中丞令狐楚紀。

周生。大和中。廬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筋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見天地曉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閉戶。其外尙晦。食頃如初。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棄徒海中。一日。暴風。矶纜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見村落。遂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只可博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子孫。子孫生死。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即以迴風相送。却歸中國。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既及船中。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知范蠡爲何人。話于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爲高駢六合鎮。將。神仙感遇傳。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兩遷。延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以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亦敍琮牽復之事。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叟俛首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尼。賓客名字一一詳識。又云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　中見一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人。安得官。許其疎脫。意怠不復領略之。既去訪之。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的。休博士也。的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或顯。於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往賣販。拯救人。以陰功及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洲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爲副車。琮。濤亦北歸。姬以疾終山中。無求祕器之所。輟一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華。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

戲之事。一一皆驗。神仙感遇傳。

吳郡志卷四十一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擣蒜齏大啗。樂之不厭。一日棹舟。擊楫高歌。江行數里間。歘見采舫溯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黃衣櫂船。一人呼可交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具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已炙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又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者比。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峰嶺複重。松栢參天。坐草中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圖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渢歎曰。此誠眞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詣其家。具言

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渢其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栗後。即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即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徐杭阿母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酒。道俗多圖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緣神仙傳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歷中。嘗之。嘉興。入船聞異香。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單君遷坐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也地人。少病大風。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圓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鬚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以二十年爲期。遂導令却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衞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道之。原化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日者章全素。爲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爲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爲金。願此硯以刀圭傅之。生以爲誕妄。罵之。全素尋卒。以簀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矣。感寓室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往來。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異之。乃揖曰。觀先生氣貌。固非漁釣流。殆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遯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談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嬉遊爾。裕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之義。與子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敢聞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況所居耶。飲罷長揖。拏舟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事。遯齋閒覽。

隆興間。常熟縣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思水腫病。醫藥弗効。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爪劃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眞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即呂也。(增彥清呂眞人感應記)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仙在渤海。茫茫之間。安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隅山北十里絕頂。有僧慈悅。其恬其祠。遂以拯甲劃其股腹。向得水腫疾。藥投藥石。弗瘳。因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結廬十白龍祠之側。即潰而廬消。又以藥一彈丸。教用當。陸授玄鴻脯之。且語慈悅。寄至八十有五。不論兩日。其疾遂痊。慈悅卻不悉其爲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遠安。因鄉補陀。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慈悅。即呂也。慈悅奉龍祠三年。其不懈如一日。隱即感應。里人其不覺。重之。天使眞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豚魚。況於神仙乎。余因疑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既以釋吾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吳郡志卷四十二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爲落髮授學既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爲開山第一代禪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正元中民起僦屋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師曰爾惜之耶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屋數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渫而食垢面不類類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佛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盛暑色不變支不摧酉陽雜俎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爲凍餒所驅元和初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饑甚不能前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應爲饑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一粟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乃落髮纂異記

僧壹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爲贄韋殊不稱賞壹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吟諷歎味不釋手因語壹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壹大服其精鑒

鑒師者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卽入詣焉詢寺僧鑒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生姑疑異默計鑒信士豈欺我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乃有羣僧拜像其一狀類鑒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出宣室志

後唐廬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羣流俗江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傳燈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發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師辭恐後人做吾而遷欲耳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焉傳燈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於滋福殿賜號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急就章道遙詠祕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百三十卷以寵之

本朝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坐誦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墨客揮犀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可容雙箸間有異事每出人羣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簡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閒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今其眞身塑於院中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冷齋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效陶靖節爲詩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道遙堂十大夫爭欲識面饌客能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聞名冷齋夜話

宗本園照禪師。穹窿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既至。宣見于延和殿。賜茶帛。賜坐。殿上賜茶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異禮也。先是中丞舒亶坐贓勒停。稅導沿司舟。又江淮小航東歸。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闢。皆吳人。善謔。元闢亶事。笑曰。舒中丞貧客船歸鄉。恨未有對。及本被召。津發給餐錢。許馳驛。其徒喧譁矜夸。公闢笑謂元公曰。本長老乘遞馬赴闕。爲公得對矣。聞者絕倒。林希逸史。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預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毒。蘇文忠公與之還往甚厚。號之曰密殊。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於世。其長短句。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霍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遊江湖間。道遇虎。不爲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棚棹。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蹴蹙。危坐脫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法全。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爲僧。一日行惠應廟前。偶首觸柱。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煜然。全不自覺也。後爲名僧。號無庵。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幾杭。聲譽遍南國。從來遠行詩。遊遨頗豪。今聲拘風吾眞。戒行思遠賓。萬仞乘鯨徒。出其胸中文。滿篇實清越。詞旨皆少安。軍序頗科計。上論古之初。所以施管圖。下剛述怒胸。等論斯株槩。僧時不聽聲。若欲水欲竭。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閱詩卷。未得窺初剛。又聞藏大道。何路補前則。

髮。三年寬荒徵。守令坐深誅。徵租率鼎物。鑊製怛巾鐵。幽窮共誰訴。愿想甚含蠻。昨來得京官。賦壁嘗見蝙。況逢書稅減。無不比鯨鯊。長安多門戶。邪壁少休歇。而能勤來過。直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慰澤宣雷霆。初爲不自暇。顧民遂賴蠶。僕射領北門。咸德既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頗貶伐。酒場舞閑妹。獵騎圍邊月。閑張篋中實。自可得淋筏。從茲富鳧鳥。密復新黎蹶。余期報恩後。歸病老耕發。庇身指蓬茅。還志經驗猶。僧還相勸來。山藥炙可掘。

吳郡志卷四十三

方技

吳公子光欲謀殺王僚。未有可與議者。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伍子胥至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見之曰。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遂與俱見王僚。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假寐於姑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鑊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鍔殖宮牆。流水湯湯。越其宮堂。後房鼓震。簨簴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謂太宰嚭曰。子爲寡人占之。嚭曰。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昭明也。兩鑊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朝服諸侯也。兩鍔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簨簴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能占王夢。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駱往請公孫聖。急詣姑胥之臺。聖伏地而泣。其妻謂聖。子何性鄙人主急召。乃涕泣如雨乎。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道十年。隱身辟害。欲紹壽命。不意率約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

前。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倉皇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鑊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鐵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代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饋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興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道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肉袒徒跣稽首謝勾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願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吳越春秋

吳人教魯班。班作木僊指。吳。吳大旱。吳人以貨於班。班斷其手。其月。吳中大雨。西陽雜俎

魏末。有吳士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高澄召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惜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德聲曰。亦貴人。聞太原公洋聲曰。當爲人主。聞澄聲。無語。王曰。我家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其後諸王大臣賜死者多。桃枝所拉殺。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實受禪。三國典略

梁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畫江陵天皇寺柏堂。作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寺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圖法。獨此殿有宜尼像。得不毀。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存。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後拆爲二。一僧爲唐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得之。劉長卿爲之記甚詳。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柄梁上。穢汚尊像。僧繇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鶻。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復敢入。畫筆通神。如此者不可具載。明野獲編。又南史夷貊傳。張繇。吳人。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同中。瓦官寺造諸堂殿。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張繇運手。案此人即僧繇也。

梁顏協。吳人。學書於范懷約。藝過其師。荆楚碑碣。皆協所書。

大歷中。有吳士顧生者。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幀絹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綵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擊鼓。數十人齊聲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半酣。遂絹幀十餘匝。取墨汁瀉絹上。次傾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於所瀉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迴環既遍。然後以墨筆隨勢開決。爲峰巒鳥獸之狀。不可言。封氏見聞錄

吳越時。朱景環。算術神妙。貞明中。廣陵王元璙鎮吳。景環居盤門驛。上書元璙云。到任當三十年安寧。元璙命燭焚去。謂其說尚遠。未之敬也。至天福庚子辛丑間。忽記其事。召景環問之。曰。算數定矣。願公計後事。及期果薨。

顏規者。本吳郡玉工。廣陵王錢元璙。嘗令於便廳解玉。王每召術士朱景環。訪問算術遁甲事。規性頑悟。熟聞其說。盡記之。一日以所記質於景環。景環授以學。遂精算術。忠獻王嘗欲享廟。一日規上書。言翼日利五鼓之前。如用寅時。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翼日寅時。王車出於南門。鎮以鍋塊。久之不能啓。遂破鍋而出。由是知名。王遂以爲軍師。

齊吳郡褚思莊。以善奕名世。同時琅邪王抗第一品。思莊與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

莊思遲。巧於圖棊。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對。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當。二人並至給事中。

唐開元中。吳隱士周廣。妙於醫。受談於同郡紀朋。視人顏色談笑。即知疾深淺。召至京師。有宮人。每日伏則笑歌啼號。若狂疾。而足不能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促力。復仆於地。而然。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失所苦。問之。乃言太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宮人主謳。欲其聲清長。食猶蹄美。遂飽。當筵歌大曲。曲能覺胸中甚懼。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即病狂。自是足不能及地。又有黃門。自交廣使回。拜舞殿下。廣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即不可活矣。上詰問黃門。有疾否。對曰。臣馳馬大庾嶺。大熱而渴。於路傍飲野水。今腹中堅痞如石。周以消石雄黃炙飲之。吐出物數寸。其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傾長數尺。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上嘉異。禮敬之。欲授以官爵。固請還吳中。水部員外郎劉復爲廣作傳。敍述甚備。明皇雜錄

許至雍者。妻亡。感念不已。中秋月下。簾屏間有嗟吁聲。良久聞語音。乃其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勿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則無所見。自此常志其言。數年。薄遊蘇州。春時見少年十餘輩。盛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中。此皆趙生之後輩。至雍曰。趙生何術。曰。能致人魂耳。至雍默會妻語。詣趙具陳懇切。趙曰。某所能致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爲此。不知果遂否。君有至意。又神理已先白。某安得辭。乃計其所費之直。果爲錢三貫六百。擇日於堂內灑掃焚香。施牀几西壁下。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笑拜舞。彈胡琴。令至雍處堂東隅。趙生於簷外垂簾。臥不語。至三更。庭際有人行聲。趙問曰。非許秀才夫人乎。聞吁嗟應云。是。趙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逡巡如有人揭簾。見許妻淡服薄粧拜趙。徐入室內。東向而坐。至雍涕泗嗚咽。與之語。曰。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命也。安得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間事。往復數十語。至雍又問人間尚佛經。謂之功德。誠有否。妻曰。皆然。又問冥間何所貴重。曰。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爲致之。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至雍曰。要功德否。妻云。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恐有譴謫。妻乃出。至雍隨而泣曰。願惠一物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授一事於地。至雍脫汗衫置地上。妻取挂庭樹枝。以汗衫蔽面大哭。良久。揮手別去。至雍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趙生名何。蘇人皆傳其事。續異記

崑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門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餘人。皆凜凜有生氣。塑工妙絕。相傳爲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當時。或又云張愛兒所作也。龍圖閣學士徐林嘗歎息其妙。而大殿三世佛已爲庸僧妄加塗飾。天王像采色。亦已故暗。恐不免。乃題殿壁以志之。云慧聚寺重塑天王。予連日觀瞻徘徊不能去。二綵女尤勝絕。絕與顧愷之畫相類。按此寺成於大中年。爲此塑者。得非楊惠之之流乎。今大殿龍象。再加彩繪。古意已索然。予懼無知者。又將以脂澤汙圭壁。使唐人遺跡掃地。將歎恨莫及。故

書以告之。初寺以此像及山半背賢像、并涅槃圖爲山中三絕。淳熙十一年寺焚。殿閣皆燼。惟普賢像一僧背負之而逃。得免。餘悉不存。

吳郡志卷四十四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闔居有赤雀銜書泛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抱朴子。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姙。母夢腸出繞吳閶門。寤而懼。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證也。已而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王子年拾遺。

漢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闌耳。閶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其後孫權遂以黃龍元年建吳國。

吳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煞。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竝作神魚子英。列仙傳。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北隣嘗有人夢神人被髮持刀。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啜之。暨至一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氏舉家無恙。談選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竝出。省華之子堯咨、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端爲詩序。今見於下。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撰蘇州四瑞聯句詩序云。休祥之出。必俟乎時。感應之證。亦繫乎政。政或未乂。物理壅通。時既會昌。神寶斯格。蘇州四瑞。其殆庶乎。而況分連牛斗。地控江湖。虞風繁劇。里門雜盜。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太宗有命。俾我良收。吏郡只外郎。晦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政之暨。俾民之無苦。挫州吏之鋒。削刑禁之濫。蹔勞除功。歲功告成。嘉瑞應錄。休祥雜沓。花芳蓮蕚。竹蔓雙莖。白龜見乎湖。甘露零乎佛刹。（甘露祥瑞光院。）斯乃我后重離繼照。有開必先之盛德也。歷觀藩郡。未有若斯之昭報焉。以進士陳公（名堯咨）與南陽張才強公（名君房字尹方）詩敵者也。丁酉孟夏之夕。會宿于郡齋。酒酣。請及四瑞。且曰。非筆墨無以紀郡政而紓盛德。蘇絲蜜爲貼句。律詩。自十二韻止二十韻四章。凡五百八十言云。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有漁婦李氏。張網河上。得一白龜。如鼎大。其色玉瑩。朱眸黑尾。宮蜚粲然。婦愛之。因授兒爲戲。又恐爲所傷。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雖怪之。然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翌日失之。道榮私念此或靈物。若度禱當復見。則必獻于官府。禱之。忽自鼠竇出。精瑩愈於前。乃具狀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蘇州之二歲也。異而神之。曰。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今見于是。豈天意俾予尸之。以告新牧命耶。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云。龜千歲。巢蓮葉之上。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戎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哉。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鎮之拜。君房嘗爲之頌。省華尋徙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乘異記。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太平四字。筆勢邁逸。許嘗以其事聞。談選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比年父老相傳二讖。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黃由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彥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讖。謂非有邑人應之。乃以告知縣葉自強。作問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亦爲狀元。黃衛相繼兩舉。天下傳以爲奇事。

吳郡志卷四十五

異聞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云。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爲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而墮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卽此事。歷代紀異感應錄。

唐大歷初。處士李甖。秋夕於震澤捨艫野步。望中見煙火。意爲漁家。漸近。卽朱門粉雉。嘉木修林。甚舟倚白蓮中。生異其境。徘徊未敢前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甖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郎。狹體瓊質。衣如蟬翼。揖生曰。延竚嘉德。積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鍾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鬱扣盤。而誦芷秀葯華之詞。俄聞鍾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游。持素綃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溥。朝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領小髯所織也。樹堂錄。

大歷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姑蘇。逢秀才蔡霞者。精彩俊爽。便以兄呼貫詞。又攜羊酒來宴。曰。兄浮游江湖間。行丐獲幾何而止。曰。十萬。霞曰。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晉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爲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曰。霞家渭橋下。瞑目叩橋柱。當有應者。當與家母相見。書中亦令小妹出拜。使助贍百緡。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忽有一人應。視之。惟見朱門甲第。貫詞稱來自吳郡。郎君有書。有頃引入廳中。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下。具饌甚精。方對食。母忽眼亦。直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母口曰。兄憑來。宜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與百緡與貫詞。因命取鎮國椀授貫詞。女曰。此蠹賓國椀。其國以鎮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卽貨之。與母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行出。迴顧碧潭危橋。手中器乃一黃銅椀。價直三五百耳。西市店忽有胡客。視之大喜。以百緡易之。曰。此蠹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穰。既失此椀。國大荒。兵戈大起。吾聞爲龍子所竊。幾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蠹賓守龍上訐。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盧其母老嗛。或相唱。以其妹衞君耳。續元怪錄。

大歷十三年。虎邱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墟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僊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幽壤。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隔芳塵。莊生問枯骨。王樂復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敕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竹作何官。是誰僊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荆榛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郡閣雅談。及山中碑刻。(楊備幽魂君墓。金見書殘石壁。一名幽魂彼何人。春深草沒松門路。墓下詩猶感鬼神。

正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悲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共取鏡鑒形。照者卽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僊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

虢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蠻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卓商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蠱。山妖石怪。奔號叢遽。以千數。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白龜山之足。俾淮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爲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釣爲物所覆。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于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鏁。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鏁乃振動。稍稍就岸。濤驚浪駭。觀者大駭。鏁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鬣。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猫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徐徐引鏁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攷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符。開談。戎幕

乾符中。震澤之東。稻將熟。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陸龜蒙作記稻鼠一篇。笠澤叢書

陸龜蒙視穫于甫里。夜有兔驚。蔽天而下。若風雨。所當之禾。竭穗而去。作禽鼠篇。冬十月。予禳穫于甫里。早苗離離。年無以稽。蟲傷于蟲。夜不能寐。往往聯羣而疾至者。一夕見數四。明訊其旺。曰兔驚也。其背獸天而下。蓋曰。所當之禾。盡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煽而得之。稗橫(上陰下四)塗枝。蓋植于波。一中萬。膠而不飛。足煽也。出於長沙。徐章之涵。行實宜銷。歲受於射鳧兒。蓋與已來。蒙衝塞江。其雄敢敵。是樂既絕。軍兔恣翔。孝不充乎口腹。反餧人之稻蠹。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爲盜。關隸急征。商不得行。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善不知安用馭者爲。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生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慇懃。數檻前白蓮花。開數殊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出北夢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爲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紅英二字。在空舍柱穴中。焚之乃絕。出北夢瑣言。

吳郡志卷四十六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當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卽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爲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鹽瓶。自陽羨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戚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嗟嗟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醒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日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邱劍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樹萱錄

處歷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蛇。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去如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埃水濱。乘元以肩輿。欵至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居莫及也。一人

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江濱土矣元方記救她事王頗浚介百拜且持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元從容謂王曰頗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王且使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發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姐年十三矣言笑慧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檢閱宿備明日入試果脗合既捷薦名遂登科。（朱彝尊記。）

鐫丹徒溝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離席再再不復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湖高二丈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

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鼓湖水浸沒民居凡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爲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爲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頗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壁榻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審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洶湧震動窗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棊局及石墩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覘見青巾二人對弈聞人來即起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審案爲圖以視善弈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皆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爲廳事矣。（悉郡某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勒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通鑑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膂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而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即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年遂卒。（談遷）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紫紅鞋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雜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雜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

韓正彥爲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捧首而戰慄若懷感者正彥使人爲其治橈橈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駭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饒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攜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嘉忠詩遂以女妻忠汎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清暉集。）

吳郡志卷四十七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磐郢、湛盧、三寶劍於越傳記紀劍事頗怪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劍於牀召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吳王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辟閭辟閭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磐郢亦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鏌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得其鏌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盧乃如楚史記正義。（越絕書。）

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劍號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楚宜編之異聞。（吳越春秋。史記正義。）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薑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闔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

延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咸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款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興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搜神傳）又一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重入冢三日三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玉壺贈之重齎二物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因捨重以子聲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問羣臣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峰瓊偉從者六七人遍擾居民家人欲掩害即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泛舟遽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即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倏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復溷之處（三吳記・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蝟穴瑤以杖剡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日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鼬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類也（法珠・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淒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委態端麗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縷留贈文昭答以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又顧其壁畫侍女竝是偕來者（搜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圍繞周身犬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

愈愛惜同於親戚（晉書五行志・）

太興二年吳郡米廡無故自壞是歲大飢（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著白花望之如素榛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兆木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鄰覽乘樵船至平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來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歐欷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噎至家號咷不復嫁（搜神記・出錄異）

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聚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搖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還（搜神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銀鐺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腕釧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臥具等撿括諸同行至敬伯船邊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者女儀粧并所贈答物令使撿之於帳後得牙火籠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法苑珠林・）

虎邱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并吼三日（法苑珠林・）

宋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間及一門約去虎邱二三里蹤見宮闕唯聞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柏下元乃北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搜神異苑・）

虎邱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籥特賦妙聲善唄并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敕

謂至郡。從受五戒。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顧祖禹。凡十七世。紹興間。產紫芝數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冠不絕。

吳郡志卷四十八

攷證

勾吳太伯之奔荊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吳。史記注曰。勾吳。太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愼注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壽夢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孫壽夢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諸樊徙吳安。卽今蘇州。二說不同。大抵泰伯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爾。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爲侯伯。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韋說似迂。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暨音既。

泰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

吳王壽夢。舊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爲姑。是以姑爲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于檇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檇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此語亦誤。當云報檇李耳。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它傳記又用此閭字。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蕃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爲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爲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興吳、吳興、丹陽、爲三吳。酈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拜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殺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爲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奧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爲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攷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

指二湖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興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海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興沔。西則巴興蜀。南則吳興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湖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湖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道。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遣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楊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滻滈。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漭漭。灌三江而瀰瀰。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乘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攷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楊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爲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爲謬。謂錢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遏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即此。是築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

五湖。即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楊州其浸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

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澨。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闊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即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瀦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爲五湖。並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史記正義。及顧夷所記。五湖今並相連。五宗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爲是。則五湖爲太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闊三萬六千頃。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即太湖。則江湖通爲笠澤矣。楊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駰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爲對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即宮亭湖。裴說殊爲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天册爲天璽元年。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正爲太湖而作。此一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襄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或又以太湖射貴湖、洮湖（一名蠡湖）。在蠡湖。上湖、與隔湖爲五湖。尤經。

蒔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禪山以爲名。封禪。今屬吳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東南入。越王乃回向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鱄（音孚）鱄（音浮）。又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鱄門。謂鱄門也。今名蒔門。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濤羅城開此門。有鱄鱄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鱄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蒔門乃有別意。蒔鱄音相近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韋蘇州門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即吳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斥此湖。爾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龜于岳陽樓上。如蘇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既殺子胥。盛以鴟夷。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爲濤神。謂浙江之濤。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爲子胥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十里。不應投弃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胥山爲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

記正義解言嗣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地記云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勸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會稽太守麋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尚在案此即始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干子胥事太史公誤矣據此則史記所云尚又疑乾道中胥山廟久廢鄉人復修之姑據史記所說以祠子胥胥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干子胥周路分者善書題其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王充論衡亦論濤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裹之於鏤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爲濤者盧也衝菹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於楚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越絕言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吳地記春申君嘗進虵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史記爲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在漢爲婁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疑此古縣地也士人或訛爲鎮義

章蘇州唐史不爲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白樂天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章應物爲蘇州刺史後三十七年樂天亦佩蘇印寶寶歷元年記中日應物爲碩人則在當時已有重名應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敘乃謂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蒙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捕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學爲文者豈其自敘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足攷其履歷乃以爲史家軼其自敘乃謂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蒙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行事故不書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厩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又有出身天寶今幾年之語則常逮事天寶間矣又燕李錄事詩云興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不同禹錫所舉或別是一人也韓駒紫霞夫詩話

半夜鍾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在閶門外七里歐陽文忠公云何雖佳其奈三更非撞鍾時歐公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鍾或謂之定夜鍾不足以病繼也南史邱仲孚吳興人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恨阮景仲爲吳興守詩云半夜鍾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聽鍾聲吳中半夜鍾其來久矣又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猴山半夜鍾溫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類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王直方石林二詩話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倒於梁天監中開山僧力惠響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響大師以爲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楊子江心蝦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鄂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玢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間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摭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祜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祜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諴之別墅諴未嘗相相者畢諴也

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嵇岡徘徊岡福山岡舊圖經云立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四岡屬崑山下三岡屬常熟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遼絕

練里橋今訛爲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爲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爲甘蔗巷

吳郡志卷四十九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墨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

（白居易吳中好風景詩二首）吳中好風景八月知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雨後晴來日風景無朝昏晚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丹楓蓮實動橫塘旅鴈改號齊雲雁開郎路況當煙蘇北岸好是歡遊處無朝昏晚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丹楓蓮實動橫塘旅鴈改號齊雲雁開郎路況當煙蘇北岸好是歡遊處（崔碩次韻）洛陽閒吳門湖洛橫夕煙楊柳岸春水闌檻城邑南樓近好是歡遊處（蘇子美通蘇州）東出盤門刻漏明蕭蕭雨陰晴綠楊白鷺似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如驚好景無緣住旅棹區區暮亦行（社牧經圖圖域）遠蹤奏哀草行客思悠悠背日何人處終去孤煙村成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回去西子祇當拂棹來（劉禹錫卷草）

（蘇子美遊山）上巷遊雨峯出自屬岡西崎嶇緣田路蜿蜒到天竺石屋危斜嶺上涉狹磴午初到峯下上翻石屋危斜嶺上涉狹磴午初到峯下上翻石屋危斜嶺上涉狹磴午初到峯下上翻

倒五湖春。安排詩律過強對，雕鐫過巧，煙悲散秋鶴，萬頃鏡芥納，乘風落珠璣，瑱色遠相答，平生胸汝分，磁鑑裂已

三曰書事（李紳過西浦）燈水莫都邪，閒門繫碧流，綠楊浸深巷，草色辨長洲，憶作麻衣舉，曾爲振棹遊，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侯，貞元中，余以布衣多遊吳中，草

夏鄉首爲鬼，知是昔時人，憶作麻衣舉，曾爲振棹遊，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侯，貞元中，余以布衣多遊吳中，草

變徒寺南里客，無一人在席者，至以章公子弟淵泉對，則當時賓客都可知矣。

虹飲，波通闕浮，竹歸梅圃靜，水繞橘園幽，絕堵蒸蒸苑，穿廊破虎邱，魯風猶越鼓，則韓鬼也蓋，風月慢黃綬，經過半白

亦偏愛，吹象山水盡，香煙佛宮秋，鑑殿盈清淺，雲屏鬱蒼蒼，雖爲鷹目里，吟傳給鶴遺，認歡鑑橘，韓轅攬

基，竹偏愛，吹象山水盡，香煙佛宮秋，鑑殿盈清淺，雲屏鬱蒼蒼，雖爲鷹目里，吟傳給鶴遺，認歡鑑橘，韓轅攬

頤（元和七年，余以校書郎從徐得至蘇州時，牛已殂謝，太和七年，余赴鎮會稽，劉禹錄爲郡，則元和中蘇州相越往

者，問客惟一人，余已挨，重來冠蓋客，非復別離悲，太和七年，余赴鎮會稽，劉禹錄爲郡，則元和中蘇州相越往

知興，重來見孫陽，象然皆遠，河柳長蘇，乃甚令威之歎，他，而貞元中余遊吳中，草木已

間更見孫陽，象然皆遠，河柳長蘇，乃甚令威之歎，他，而貞元中余遊吳中，草木已

中，燕，滄海已云變，皇恩猶念勤，式燕偏恢，柔遠及斯人，弦邦實大藩，伐鼓車樂陳，是時冬服成，我士氣益振，虎

竹，謝，寄，英賢降上賓，旋，轄周旋，魏無海陸珍，庭中九劍闕，當上歌吹新，光采不知晚，酌豐言蘇，華膠昔所

惡，胡，大，虛，蛟同，所，降，上士，柳，編村深鳥食閑，千室納雞浮，畫蠟，兩州綠竹會茶山，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間，（蘇元之）

花，蛟，虹，斷，軍，中，柳，編村深鳥食閑，千室納雞浮，畫蠟，兩州綠竹會茶山，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間，（蘇元之）

蛟，斷，軍，中，士，柳，編村深鳥食閑，千室納雞浮，畫蠟，兩州綠竹會茶山，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間，（蘇元之）

鱗，鱗，鱗，

吳郡志卷五十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卑梁之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期無變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鉞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坐立侍者，操長戟交軹，酒酣，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斷膺，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以位遜季扎，季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怨乎，哀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案此，夫差君臣，皆為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既為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

解綬以幎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晉安北將軍范汪。爲桓溫所免。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咸安二年。桓溫矯太后詔。令廢帝爲海西公。徙居吳縣西七里。勑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太元十一年。殂于吳。與庾后合葬吳陵。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破亡。吳國內史桓謙。出奔無錫。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陝口。轉寇扈瀆。害山松。浮海而北。劉裕等并軍躡之。復沿海還南。裕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遁。赴海自沈。

咸和三年。蘇峻反。虞潭自吳興太守。加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遣將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

蘇峻之亂。郡人顧衆爲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遣吳潛圖一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悊爲峻牧兵於吳。衆遣人諭悊。悊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謨乃檄衆爲本國臂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宏徽。鼓行而前。衆與颺悊要擊。戰於高荏。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賊帥張健馬沈攻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其縣東倉興。賊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并檄衆爲五郡大督護。潭前鋒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率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守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衆乃以明爲參軍。合諸軍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宏爲吳令。衆軍至路邱。即斬宏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斌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蔡謨。謨以衆倡謀。非己之力。俱表相遜。論者美之。封都陽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速起義軍。闓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又與吳郡內史蔡謨等。招集義兵討峻。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峻敗後。其將劉徽。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

桓元。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廞。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爲聲援。廞即墨絰合衆。誅殺異己。乃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興。義興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在。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苻堅將寇晉。引羣臣會議。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屢遊失意。吳郡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滿。欲遣主簿顧覬率門義劫寺中沙門。竺法瑤財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唐光啓初。劇賊劉昆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壻也。重斂。人不聊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邪署汙垣墉而去。

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諭之。裴乃納款。

光啓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優其地。劫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銖。率兵破約。約竄入海中。劫剽。中箭死。鏐以海昌鎮破沈璨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既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爲刺史。大順元年。李裕陷蘇州。制置指揮使沈璨。害孺休及其兄延休。而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爲蘇州制置使。孺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日死。人咸異之。

景福元年。錢鏐既平孫儒。命從弟銖爲蘇州招緝使。乾寧五年平臺蓋。又命曹圭爲蘇州制置使。皆鏐私官也。

後梁開平中。楊行密圍姑蘇。錢鏐命其弟鏢、鏢、帥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閻邱襄、等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鏐遂親巡姑蘇。淮人圍姑蘇城中軍將孫琰、孫百萬。專掌守禦之具。淮人以洞屋攻城。琰設高竿。竿上著大輪盤。載大鐵渦。烏引半繩。連出城外而反其洞屋。鼓噪而揭去之。賊兵盡露。因加矢石。淮人退舍。尋復縱巨石數城。聲如雷。城中大懼。琰乃盡取公私繩結網。用巨木張之。蔽于城屋。石之墜者。悉著網中。賊計遂沮。備史遺事。

梁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廟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吳興太守張嶷。舉兵討景。嶷、琰之子也。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專爲主。侯景敗至晉陵。得田遵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遂入海。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三吳父老曰。吾君之子也。陳亡。吳人推瓛爲主。與蕭巖同據東吳之地。隋使宇文述討之。瓛立柵於晉陵城東。賊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隋將燕榮擊破之。瓛匿民家。爲人所執。送長安斬之。吳會悉平。本傳。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元感。將渡江。而元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迎元進據吳郡。衆至十萬。燮還俗道人。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略。時爲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赴者

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變節度崇隱居常熟美姿容少不藉長七尺三寸推崇爲主煬帝將吐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變戰死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崇俱爲世充所殺劫魁帥先降世充於通聖寺佛像前燒香爲誓不誅殺吳人聞世充有信誓一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並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時以爲負誓殺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殲夷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法興棄毗陵葬吳杜伏威遣輔公祏攻子通子通大敗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途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伏威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峘白潤州葬宣城副使李莊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戰於郁墅兵敗景超遂據蘇州展以其將楊持璧爲蘇州刺史明年展敗餘黨悉平展曉將王恆引兵東走至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奮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元和二年錡果反以其腹心姚志安處蘇州蘇州刺史李素爲志安所虜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庞邱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遊庞邱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因黃橘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應後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汎舟雖自公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疎不以爲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禹侍御詩春春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今錄其詩以見一時人情物態之大略（白居易憶舊遊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樓春酒一杯聞門曉鼓敲鼓出鼕鼕鼕橋夕鳴舷歸迢迢鏡湖月月色當溯好桂宮花枝摩夜開頻得劉郎解吟詠江山風色合詩來）（劉禹錫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馮州歸夢蘇州歌名屬殷蘇州從事）（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馮州歸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遊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谷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興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災異有成都卒楊裴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人雲集其後盧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

帛入於道宮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爲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響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爲浙右第一矣

楊儒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傳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毒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率處歷中應舉者止二百人范其之龍圖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它藩爲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能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能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爲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綖爲時相誣以盜錢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姚其來重鞫之甚至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禍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沈逍遙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郁先生學郁居光盛巷淳化中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以本鎮節旄還家首謁郁居拜之堂下郁呼曰拜殺老夫矣話舊歡密且云謂少年狹劣先生教誨痛加楚撻使得成立皆先生賜也郁沒公遣吏治後事甚殷

本朝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今吳江口有鱸鄉亭蓋取公句

江鄰幾嘗爲詩清談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劉貢父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郁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族中公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第屹然相望甲於郡城人號爲南北章今其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趨曲甚能道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橫塘嘗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斷腸句如今只有賀方回即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強留之遂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盡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寬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石林詩話）

葉左丞夢得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蓬隙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意極嘉之而不書名氏寺僧云吳縣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云（石林詩話）

朱冲本以常賈爲業常賈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徙後乃變業賈藥家浸溫能以錢米衣樂闕給飢塞老病者宜政間其子勳因中貴人途以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墓有一花一木之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幷鑿太湖石同載以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拆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建節鉞即其家作雙節堂又畫徽廟御容立御容殿於家監司郡守就朝朔望日勳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以黃帛繼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悉賜金紫靖康初元勳伏誅竄其家海上其門下人得告身者盡褫之今其地爲張循王宅

園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州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風濤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邁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胞肚以藏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鯊字今從尖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曰石號爲石首魚吳地記

吳郡志校勘記

龔讀昭文張氏所刻吳郡志嘗以毛刻本、士禮居校宋本、文瀾閣本略加訂正付梓然凡所徵引頗與原書不合在宋槧已然蓋譌闕久矣偶檢郯庞臣吳都文粹訪其篇目不出范志所錄因取以相校刪節處若合符節乃知文粹全書並從范氏剔取今雖不敢執彼議此要不妨互證也爲綜諸本覆閱一周作校勘記繫諸後以詢來哲己亥春日錢熙祚志

原序

訂其侻譌侻當作脫·文瀾閣本不誤·與郡士襲函滕茂周而厚文粹·襲下有正字·茂作歲·文瀾閣本·歲字不誤·

卷一

又敗之於姑蘇此文·曰須女又曰星紀須女星名·星紀夾名·不得合爲一也·檢此條·本據漢書郡國志注所引帝王世紀文·其原文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本謂婺女·一名須女·面范氏率意刪改·遂不可通·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上不另起·此二句襲速·闕本毛本·六典又有紅綸巾綸並作編·

卷二

樂府解題云乙轉·解題二字·俟下注襲·闕本不誤·行經趨市也文粹·經作徑·吳王闔閭起昌門當作閶門·文粹不誤·邦彥應興逝二字襲乙轉·文粹不誤·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此有脫誤·其原文云·采耜農事之首也·通謂之犂·文粹不誤·冷冷鮮風過鮮·當作祥·文粹·此下脫三十字·原文云·前高而後庳·所以逆退曰詳·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以其上下動激動·故曰箭·冬寒即牛入欄二字倒·文粹·即牛·築宮納而造之

逸作阜·老農物物二字誤·文粹作掬掬·三衢滕英傑德秀宋本滕作鄭·文明再會知何日宋本明作盟·

卷三

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誤闕此·知上下文昌字·闕當作閶·吳越春秋·亦作閶·

閶門四壁蒼蒼宋本蒼作蒼·與文粹合·錢塘嬉茂苑文粹·嬉作娛·

齊門此條引吳地記文·觀今本爲詳·蓋今本爲後人刪節·非全書也·後有引吳地記而今本無其文者·皆此·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即與陸門八之說相迕闕門當作水門·蜡門有陸無水·則水門止七·故云相迕也·舫鮮門今吳地記·舫作鮮·

卷四

創謹堂謹當作謙·宋本不誤·

而鴻儒碩生文粹·生作士·才逾二十人文粹·三十人·多致顯近近當作遠·文粹不誤·持使者節文粹·持作擁·後之久不聳之當作人·文粹不誤·前守戶部劉公理文粹·公運·總百兩五十禮南當作有·文粹不誤·君子爲兵部公爲當作謂·文粹不誤·吏民威其德威當作感·文粹不誤·惟教之積文粹·積作績·而今年六經闕又建文粹無今年二字·而下空二格·中吳紀聞·與毛本合·不可得而亂矣則天地之極致中吳紀聞·郡當作率·文粹不誤·迺別敞一齋曰小學□哉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文粹·小學下無齋名·闕下誤·給也·闕下誤·三五帝王之謂乎文粹·三皇五帝之謂乎·無位天使之立教文粹·無位下有者字·與上文一例·四因之肆也文粹·句首有編字·與上文一例·同僚悅隨文粹·僚作從·俾逃斯文文粹·俾作陽·又曰又當作人·文粹不誤·名告於我名當作明·毛本不誤·編書以謂學者文粹·謂作爲·高自標致致當作置·文粹不誤·公生其間文粹·間·則其興之之意文粹·則字·無·

卷五

猥以亡庸亡當作凡·文粹不誤·知平江軍府事文粹·軍府二字倒·

卷六

避酒幾浮輕舴艋艋當作艋·文粹不誤·但有修行功用深有當作要·文粹不誤·始覺方歲晚文粹·方作芳·直廊桓曲房桓當作桓·文粹不誤·兩重元是一重身身字誤·闕本、毛本、單作心·與文粹合·

揭于木蘭堂之新閣上闕當作閣·文粹不誤·

吳人惜其威名憚當作憚·文粹不誤·□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空格應依宋本補且字·□唐左司郎中空格應依宋本補惟字·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文粹·千門萬戶嬰兒啼·此千誤十·又脫門字·築室以嗣之文粹·室作堂·塹蕪滌涂涂當作除·文粹不誤·歲無大侵當作祲·文粹不誤·范成大瞻儀堂此下脫記字·又和公樓登齊雲文粹·此詩但題又字·下首題和郭公樓登齊雲樓九日宴集·可憐假日好天色文粹·假作暇·萬寶甃瓊瑤寶當作室·文粹不誤·徒道人生都是夢文粹·作縱·徒作登西樓·劉禹錫登西樓見樂天題詩文粹·作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並存府倉內宋本存作在·

黃茵誕邱園宋本茵作因·與文粹合·時髦乘筆者當作者·闕本不誤·爲我列詳編文粹·詳作詩·

卷七

沈度文粹．沈文度和前編．欣同歲有秋同當作聞．文粹不誤．恭聞真宗龍帝龍當作皇．文粹不誤．嘉定元年正月召赴行在赴字原缺．依閣本補．

旁曰壺中林壑旁．當依宋本作榜．有宸翰閣本、毛本．宸並作寶．

嘗遣廷臣遣當作遣．文粹不誤．行之則夷關夷當作事．宋本不誤．爲不失重輕之所哉閣本、毛本．所並作術．

卷八

文殊法海寺文殊二字誤．當依宋本作爲．沈盃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今吳地記．云沈杯亭在女墳湖四里．文粹作盃．

臺蓋人不回文粹．遥作茫．臺今遺跡此下文粹有平蕪二字．

垢月嬌娥恣妖惑嬌當作姤．文粹不誤．

閶闔城西有山閶闔二字誤．文粹作闔閭．與本書十五卷引此文合．

芙蓉死殷死當作殉．文粹不誤．并洪濤而不返宋本并作弁．與文粹合．攪湍間遣老攪當作攪．文粹不誤．

卷九

皮日休稱其死奇節有抱字．文粹死下

向夕約譚儆文粹向作何．燒米靜論玄米當作沈．文粹不誤．煙蘿僅欲交文粹僅作近．誰看宦甑玄宦當作瞿．文粹不誤．閒來對曲肚當依文粹作肱．

卷十

九爲盛事九當作尤．閣本不誤．

文石延登彰順美二字文粹倒．卿名藩巳莅文粹藏．雖輟疑嚴任二字倒．疑嚴

列於九卿閣本、毛本、宋本攙作塩．按並有蓋字．鄧侯挽不留文粹亦作挽．

卷十一

舉兵拒吳郡担字誤．閣本、毛本、並作擁．嘗攜蟬滿容點茶十妓此句費解．文粹．點作蹤．茶作等．牧守題名二年．而此卷題名．訖於淳祐寶祐．不知何人所補．

大觀二年五月到八月到字原缺．依閣本補．

卷十二

鍾福爲院巡此下原空四格．文粹不空．

顯采材而改造之采材．文粹作盃．觀繪之容文粹．觀作盃．誰敢敎他莽卓紛紛當作閒．文粹不誤．千古蓋江橫文粹．蓋作碧．

隋陳杲仁也閣本．杲作果．與文粹合．下並同．況堅蓋吳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毛本吳作西．與文粹合．鈔不可通．潛海本作吳．按吳地記盤門條下云．東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蓋謂此也．今從之．

殆恐無以安子胥之靈毛本．安作公．與文粹合．是子胥嘗能安吾民也文粹．嘗作常．下同．王久無似二字古通．歎垂後昆之裕文粹裕下空．

今每一日沐浴一日二字．當依文粹乙轉．靈祐廟文粹．祐作祐．寺祀夫人爲伽藍神寺下．文粹有祈字．

卷十三

縣令趙伯虛毛本虛．按文粹當作虞．下並同．

覩盜三高記三高下脫祠字．文粹有．涵泳是日文粹．日．學非不淡也文粹．淡作贍．戢死憂而辱而下文粹有受字．奈何乎識之卑也文粹．卑．何識之卑也．當以倚檯而望以當作試．毛本不誤．水靈得意兮二字倒．水靈文粹．水仙縊兮分命兮．水仙縊兮．此誤．□敖位無加也宋本敖位上可上宋本有觀字．終見□於賊巢見下宋本有之字．□可以訓可上宋本有固字．吳江□立三子者江下宋本有俗字．按文粹．無望之而未見文粹．作望．赫赫其歸像有既字．宋本．令□僚佐令下宋本有俗字．按文粹．此上與宋本並同．某謂□奔競久矣謂下宋本有俗字．此上與宋本並同．先生傳之文粹．傳作得．且爲鱸魚也自贊此贊與上連．文粹空一格．且文粹．且作直．夫常熟澤國也閣本夫作矣．屬上讀．與文粹合．以土木肖其象閣本肖作介．與文粹合．歲則大穫文粹．穫作熟．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宋本三十六里．與文粹合．

卷十四

晉辟彊園文粹．彊作疆．與圖經續記合．下同．危亭幽物物字誤．文粹作硯．

雖將祿代耕宋本耕文粹作得．忽逢醒狂翁宋本醒文粹作暗．

常攜客醉飲文粹．飲作酒．此下無空格．舊有三閣八亭二臺宋本三臺誤．圖經續記．亦作二臺．百花樂堂圖經續記作樂豐．

水石心遠遠文粹合．

香嚴峯閣本嚴作巖．與文粹合．

其諸狗其所好諸下脫子字．堂家有廡宋當作旁．文粹不誤．命之曰見山閣文粹．重閣字．屬下讀．松檜梧柏文粹．梧作栝．將扁舟桴海桴當作湖．文粹不誤．

水青等七詠水當作冬．文粹不誤．及山堂文粹作草．堂．與注合．錄其尤著于此文粹著作者．

徐作開菴作字．衍．戶門開層軒戶當作啓．文粹不誤．清江槹檻白鷗飛槹當作槹．毛本不誤．世之人都三公位都當作居．文粹不誤．

卷十五

爛漫松石古一本石作竹．子方棄塵中子方．文粹作子才．與文粹合．

元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行通琅邪東武此二十七字在下文．衍於此．當依文粹刪．複文粹．天作五．與上文合．哀公九年事在哀元年．九字誤．越敗吳夫差于夫椒當云吳夫差敗越于夫椒．文粹不誤．下文粹．句曲上間有靈府文粹間作仙．古人謂爲天壇之靈區文粹．天作靈．

曉映雷雲作雷圖雲作雲霞．文粹．喬鬱涵而馨文粹．喬作瓊．勻之必延齡勻當作的．文粹不誤．卻怪造物者一本怪作憎．與文粹合．

前後植佳檜文粹．佳作桂．錢氏建圭祉文粹．圭作生．

卷十六

穿土爲山本書三十九卷．引吳越春秋同．舊文類聚九．引作穿土爲川．今吳越春秋無此文．

雲涯一里千里．甫文粹．作千萬曲．吳苑秋風月落頻月當作蕭．文粹不誤．夫君卑歲時夫當作使．文粹不誤．淵深四海推文粹深作渟．路轉夕陰遲文粹陰作陽．冥搜既窕窕當作窈窕．文粹不誤．答不知孰氏之作答當作意．文粹不誤．諸蕭輕幕暗陰．相

贊重興贊毛本相從作相從．存于篋中一本作藏中．遂裁八章裁一律．蹠履若可教履當作履．文粹不誤．幽獨詩文粹作相與．文粹合．成白日閒文粹日作石．重華飄然付一舟文粹重作生．景虛雲可凌作高．虛文粹．山坡忌危文粹忌作忘．蘖其石也蘖當作蘖．文粹不誤．

卷十七

又吳地記名疑云字之譌．新橋在盤門分爲三橋者此不可解．按圖經續記云．新橋在盤門外．橋絕沒流．分爲三涧．往來便之．此盤門下似脫外字．三橋當作三涧．者字衍．安民橋在新涇中北曰濟民．在吳涇．中字本堀下誤．與上下文相配．此中字疑衍文．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中海內絕景氣．今圖經續記．云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河光海漾一色．乃三吳之絕景也．文與此異．已不復立此下文粹無空格．

卷十八

清輝蕩拋搯此字誤．當從文粹作擺．周迴二十里文粹．十作千．波殿鄰妲醉者．並作鄰且．至今釣鏃殘釣當作鉤．文粹不誤．

冰色澄徹冰當作水．文粹不誤．

解巾敞涼飈文粹．巾作帶．目色燒山翠目當作日．燒當作曉．文粹並不誤．吾子以謂何如文粹．謂設亡是叟以爲詞毛本叟字空．閣本殘忍烏喙殘當作賤．謂句賤也．文粹不誤．見吳軍江北一本見作則．與文粹合．夕鳥獨遠來獨當作自．文粹不誤．人笑年來三黜慣年來．文粹作老年．注皮陸二詩．見後三十九卷吳事具家墓門女忍條下．複衍於此．應刪．

卷十九

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今當作令．嗚呼爲民者民下脫秩字．文粹有．殊不知國初之遺民未復之字衍．當依文粹刪．循古今遺跡今當作人．文粹不誤．深之二三丈文粹．之作者．與上下句一例．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旱當作高．文粹不誤．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治水治當依文作決．閣本．毛本．並不誤．緣民間所以工力不多以當作爲．閣本．毛本、並不誤．又有司馬涇季涇文粹季作李．南湖涇湖涇涇下脫毛本．南湖涇下脫毛本．文粹有．則更不通舟船更當作掘．文粹不誤．灌溉之意也灌溉上脫敢字．文粹有．堅之費甚多此下似正文．混入注．要以三年年．文粹不誤．更不候保明保當作報．文粹不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文粹六作一．限一季了當文粹季作年．

卷二十

不愛其所近．吳越春秋．不上有誰字．此脫．專功擅殺性吳越春秋．擅殺下有之字．此脫．我爲勇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爲字誤．吳越春秋作尊．幾爲請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妻下當有子字．觀上下文自明．臣故袷體濡腿焉大王笑曰大王取笑．吳越春秋云．臣故袷體濡腿．此焉字誤．當作爲．幾爲請待之此下有脫文．袁十三年傳云．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姬勝之乙酉城．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翊似不了．閣本下有過江二字．禮父給在獨行傳此自敵承詔耳．本書無獨行傳．何以仍髮其文．

卷二十一

梁呆照梁字誤．依下文當作孫．爲當作時爲孝威所致爲當作謂．

卷二十二

及踐阼乃至阼當作祚．文粹不誤．今火澤易位火疑天字之譌．蠱篆字無所不通蠱閣志．蠱篆下有奇字．此脫．及伏戈被甲伏字誤．當作伏．允永徹中修國史允上脫閏字．閣本有．閉蒐荣宦蒐名利．文粹．無．奉初之朝文粹．奉初朝請．

卷二十三

爲鄱陽太守閣本．下有時字．以軍期召兼閣本．期作司．何能竊官數千里閣本．官作宮．與宋本合．輒爲鎧瑁當作鎧．

卷二十四

桓元徒誕於廣川閣本．毛本、事捷以告張沖宋本無以字．毛本並無以字．事捷二字．空兩格．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守毛本無矣字．閣本作盧．功．屢啓逗吳作梟．盜暴忠王室暴字誤．

卷二十五

鐵鈴過之必覺閣本鐵作鐵．本朝襲唐製當作制．宋本不誤．此必川兵按邊回耳宋本兵作將．師孟居南國側國字誤．當依宋本作閩．才刃有餘才刃疑游刃之誤．皆爲左言左下脫正字．閣本有．象先以古學進勉一本勉作侍．王安石以謂精詣雪絕謂當作爲．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爲．

卷二十六

喜爲之佐佑當作左右．文粹不誤．褒賢之碑文粹賢作忠．里閭田里之人文粹．里閭作閭邑．解山陵盟器之煩費解當作減．宋本不誤．文正公第五子五當作四．宋本不誤．

卷二十七

計口七十萬閣本計下有工字．

卷二十八

天聖二年鄭戩二十五卷本傳云．天聖三年進士．疑三字誤．天聖五年二下五卷元絳傳．二十六卷范琪傳．並云天聖五年進士．今元絳在天聖八年榜．而范琪不載．未詳其故．天聖八年范師道二十六卷本傳．云天聖九年進士．疑九字誤．崇儒二年潘兌二十七卷本傳．云崇儒三年進士．疑三字誤．政和五年唐煇錢當時葉蕤閣本．宣和三年鄭作肅閣本此下有唐煇呂頤王尚忠．又二十七卷徐林傳．云宣和三年進士．此亦脫去．宣和六年王葆二十七卷本傳．云宣和八年進士．紹興五年二十七卷魏運傳．云紹興四年進士．此脫去．嘉泰二年趙汝昀閣本．汝初．吳埒宋本．埒．嘉定十年趙汝禧注云．汝昀見．閣本、毛本、昀並作初．

卷二十九

密房萬穿文粹密作蜜．差難得而剖悉文粹差作壹．又何帝力之知哉文粹知作有．乃命如之毛本如作知．與文粹合．走獨知之者文粹者屬下讀．先是公之僚史文粹．史作吏．有端儼廷立儼當作嚴．文粹不誤．池堂初展見文粹堂作塘．嵬峨勢欲摧文粹嵬作巍．深沈亦有媒文粹不誤．深當作升．上當作土．聖賢之於寓文粹無於字．仁寡泉之勇文粹寡作涵．上人亦當白石脂用毛本不誤．上當作土．

迴疑返鵠文粹不合韻．當依文粹作鵠．

吳人射烏鳶．文粹、鳶鳥見鵶鵶見之．

徘徊未忍道南塘道當作過．文粹不誤．師字誤．吳越春秋作帥．三帥．謂孫伍荷白喜也．吳王孫權今博物志．無孫權二字．請書所少吳江鱸魚耳宋本江作．吳王聞三師將至所引．有以吳王爲國閩者．

松與文粹合。按後漢書左慈傳。吳下有松字。章懷太子注松江二字。則吳指郡名。不連松江爲文。

卷三十

乾脅十四瓶（圖經續記無十字。）鯉腴鱸（圖經續記腴作魚。）□土所宜分（文粹作章。）有沃字。土上枇杷落而將海（海字誤茲。文粹作盡。當依文粹作盡。）穰橙不得而雜（文粹橙作瓜。）生則主乎雲夢（文粹主作胆。）悟此世于泡幻（于當作之。文粹不誤。）如林屋之瓊闕（文粹如作和。）詩人所稱宮梅（梅諸詩作唐。）至綠絲甕、瓢可玩（至上脫諸梅諸云。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繁發。若皆剝落殆盡。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即不變移。不變二字。即對上文皆皆剝落而言。今刪去上文。則此句不可解矣。）添在輕紅也自宜（在字誤。按文粹是作字。）枝間梁蓋根空培（梁當作葉。文粹不誤。）長洲湘史先舉杯數目則歧出兩枝（粹作目。目字誤。文亦爲之屢變（亦上文粹有花字。）一名金毬子（文粹毬作鉦。下同。）近花本名錦帶（近當作是。文粹不誤。）百鎰先塞一徑深（先當作光。文粹不誤。）豈知陰晴互出作知。知怒怨鴻驚（文粹怨作盼。）待笑者青琴時號侍峰作。蔣縹者誰披（縹綠。文粹作帶綠。）應還細麗（文粹麗還二字倒。）

卷三十一

重作西廊（毛本四作兩、與文粹合。）

民編益勸於耕農（民編二字。編依文粹乙轉。）

觀中有靈寶牌（毛本連上讀。）

歙隨幽墟天（文粹墟作虛。）紫汞嘯金鼎（嘯當作滴。文粹不誤。）醒發如吹篪（閣本、毛本、醒並作盛。）豈非人之難能歟（之下脫所字。文粹有）道風猶此殘（猶卽由字。文粹作由。）紹興十三年四月（此下疑正文。聖嗣帝胄（閣本、毛本、胄並作緒。文粹同。）假同紹美（同字誤。閣本、毛本、並作同。與文粹淺。）上座靈琬都維那靈（此下毛本止空一格。文粹無空格。）梁簡文浮海石像銘（簡連正文。不另起。）霜霰乾鳴入古林（與宋本淺作棧。）帥常經營（文粹、帥作營經營。）十八界（宋本無十字。與文粹合。）爲妙爲果（閣本下爲字作因。毛本同。）天台國清玉泉寺（宋本清作靖。文粹作寺。）上下遠近（宋本遠近二字倒。與文粹合。）爲亦在乎辨興廢（文粹、爲作爲。）

卷三十二

雲屋比盛（此字誤。文粹作居。當依文粹作祝。）目規口嘆（文粹、規作祝。）其來有事（當作自。文粹不誤。）寂寂香魂□不得（宋本香魂下有招字。與文粹合。）牛耳爭齊鳴（鳴字誤。文粹作盟。當依文粹作祝。）綠陰正青酣（宋本青作清。與文粹合。）席于先師之精蘊（蘊當作藏。文粹不誤。）

卷三十三

居常游吳門（宋本吳作吾。）卽有尺虛空（有當作百。文粹不誤。）蓬壺墮莽蒼（二字顚乙轉。與文粹合。）諸藩據□數州（文粹無空格。）洞織苦空（織字誤。毛本作識。與文粹合。）其騎月之（月字誤。閣本、毛本、並作尸。）增庫爲□□□□□殿之類（宋本增庫爲崇。疑脫成誤。蓋殿之類。云云。文粹同。）

淳熙□年（宋本淳熙三年。）

溪渚或棲彭澤雁（文粹雁作鴈。）或啓孤秀之名園（文粹園作瓢。）秀西子台容來作餌（合當作治。閣本、毛本、並不誤。）予已酉歲夏四月（閣本、毛本、並作乙酉歲。與文粹合。）此所謂縹緲峯下也（文粹無下字。）晉天福辛酉歲（酉字誤。宋本作辛巳。赤誤。晉高祖天福七年。歲內申。終壬寅。無辛酉辛巳也。當

依文粹作辛丑誤。）修敞徙殿（文粹徙作復。）

卷三十四

爾當七地大王（文粹當下有作字。）

卷三十五

非其力能（其當作某。文粹不誤。）磨肩投禮（文粹禮作體。）仲夏二日乃畢工（文粹無乃字。毛本空一格。）皆我同有（同當作固。文粹不誤。）東常熟縣七十里（東字誤。在縣下。文粹不誤。）昭然若揭月日（二字文粹倒。）捐厚貨（文粹貨作資。）

卷三十六

初日朝高林（文粹朝作朏。）淳化二年曉師苾蒭建（假正文混入注下。如此者甚多。不復出。）教化隆侈（宋本教作也。屬上讀。然化上疑有缺文。文粹空一格。）年襲綿涉（文粹涉作渉。）

卷三十七

繇太原府鄭縣令爲之（閣本鄭作郟。與文粹合。）獄市雜擾（獄字誤。當依文粹作鄉。）圩漫訖功（圩漫當作杇塗。文粹不誤。）當時皇室雖微皇經未絕（兩皇字並當作王。經當作嬴。文粹並不誤。）使今聖人求理于上（文集使下有然也二字。）太湖東西卽長洲（閣本西作面。）

卷三十八

宣德郎劉拯（宋本極。與文粹合。）知夫儒之効（文粹夫作大。）常語予其始終（文粹常作嘗。）君退而自惟（君當作吾。文粹不誤。）上腴沃壤（文粹上作土。）異過六百石（文粹異作直。）故北地翕然趨於文（北當作此。文粹不誤。）

卷三十九

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鏈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須水銀爲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琢玉爲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御覽五百五十八。引吳越春秋。云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銅槨三重。中池廣六尺。金雁玉鳧魚腸之劍以送焉。取土造梅湖。千萬人築治之。與此文異。今吳越春秋無此文。）盤邱魚腸之劍在焉（邱字誤。當依文粹作郎。）

秦帝常開破（常當作嘗。文粹不誤。）力秧反（秧字誤。當依宋本作和。）干遂遂名一作隧（遂名二字與注合。）

紹興辛亥（文粹興作熙。）又曰孫氏（文粹孫作王。）

在餘杭山東二里（以今吳地記校之。疑東二里三字。因下傳誤衍。）

不懷志於將沒（閣本、毛本、志並作王。按文粹是志字。）客他之宇下不得（文粹、他下有人字。此脫去。）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今吳地記無公字。）侍中朱桓墳（今吳地記桓作埴。）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橫山下脫東字。今吳地記有。）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今吳地記云在橫山東平陸地遠百不起墳。）

卷四十

其後十數年（宋本十數二字倒。）服水玉得眞仙（今吳地記云。經後漢人。有遠術。練大丹。服菖蒲得仙。與此文大異。）服胡麻元得道（元字誤。當依眞誥作丸。）李崇眞誥作韓崇。必簡帝帝躬（毛本簡帝二字空。依眞誥當作侍晨。）亙察陰陽（亙字誤。依眞誥當作主。）尊制東蕃（尊字誤。依眞誥當作尊。）疑神遐想（文粹疑作凝。）

081·18
0022
大陸雜誌社閱覽室

曹老耳（廣記四十三。耳作兒。）老無解有叟字。有某夫人尼（廣記。尼上有某字。）□□□中見一姬者（毛本亦空三格。按廣記。云嘗因拆薛芝舍處者。疑中見一三字。亦後人臆補。）此即曹的休博士也（廣記無的字。下同。）或處或顯於朝列（廣記無或顯於三字。於文爲順。）

卷四十一

以釣耕自業（宋本約耕二字倒。漁其以表開其當作耕作商。文）

教用嘗陸根

卷四十二

佯垢浮而詩絕清婉（佯字誤。文粹作體。）饌客能俱來（客饌二字倒。隱侯文粹乙轉。）又江淮小航東歸（閣本、毛本、又並作及。）號之曰密殊（密當作蜜。毛本不誤。）

下開迷蹴胸（蹴當作蹙。文粹不誤。）

卷四十三

四夷朝服諸侯也（此有脫誤。吳越春秋云。欲紹壽命紹字誤。吳越春秋作絡。）不意率約急召（率約二字誤。吳越春秋作卒得。）去昭就冥（吳也越春秋不誤。）代宗廟（代當作伐。吳越春秋不誤。）吳人教爲班（此有脫誤。侯西陽雜俎。當云吳人教爲蹴矣。）其月吳中大雨（西陽雜俎。皆歎其妙本此五字空。）

卷四十四

孫堅世仕吳（此三字疑衍。）天授以芳茅一莖（天字誤。今拾遺記作又。）靈女語云曰（云疑當作之。今拾遺記無此字。）

廢勞餘刃於力（文粹作爾。）

卷四十五

金見晉殘石蹙雲（文粹、見作檢。）

兜□盧氏（閣本無空格。與廣記四百六十七合。）徙淮陰之白龜山之足（毛本白字空。按廣記亦無白字。）

行賈貨錯（文粹、賈作賣。）反侵人之稻糧（當作粢。文粹不誤。）化爲盜（文粹、化下有而字。）

卷四十六

有涯絜壺登岸（文粹、壺作瓶。與上下文合。）狂來但清嘯（文粹、狂作往。）

卷四十七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此疑注誤。吳傳與廣記三百十六合。今見搜神記十六。卷中。下條明注搜神記。而今本反無其文。蓋今之搜神記。又屬後人採輯。非宋時所見之本矣。）南山有鳥（廣記鳥。今搜神記亦作鳥。）曰無後見（後字誤。吳越春秋、作所。）

卷四十八

諸樊徒吳安（安字衍。）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檢史記五宗世家。無此文。當云三王世家。）謂具洮漏彭蠡青草也（史記集解。青草下有洞庭二字。）

游莫賈薩爲五湖（依上文。當有菅湖。）草蘇州閶皮陸唱和之所（閣本、毛本、門並作謂。）至會稽太守麋豹（史記正義。至下有晉字。當補。）

山太湖邊（當依史正義作邊。）奉申君於楚（於字誤。當作相。）

卷四十九

晚色萬家烟（文粹、晚作曉。）昔日何人處（何人二字。隱侯文粹乙轉。）丹青見朝陵（此下空格。閣本刪去。）上觀石屋危（文粹、屋作室。）惟賴枯筇枝（文粹、枝作拔。）是君樗櫪材（櫪當作櫟。文粹不誤。）春登綠翠姿（登當作渡。文粹不誤。）予屢閱奇怪（文粹、予作伏。）憶作麻衣翠（文粹士。當作役。）惟令起二人已疾（二當作一。文粹不誤。）頗占殊宿昔（占當作驗。文粹不誤。）

以章公子弟（以字誤。當依宋本作于。）余以校書郎從後（毛本、疑作凝。與文粹合。）除詩無計作清旨（作字誤。文粹作與。）宮館涂基蟻（文粹、蟻作倚。）紅闌通東風（闌當作檔。閣本、毛本、並不誤。）秋明雲白萬林空（文粹、明作高。）月魄夜當彭蠡湖（彭蠡當作蒲。文粹、宋本即作卽。）

棹過（此注中注。原在敬有文章、文粹、無此字。）來簫云云（脫左司之下。文粹不誤。）遺事紛紛老寂寥（文粹、老作未。）王禹偁隱舊遊（文粹、隱作憶。）別來已度江南春（已當作幾。文粹不誤。）吳娃足情言語點（足當作多。文粹不誤。）思婦時見鬢毛斑（婦當作婦。閣本、毛本、並不誤。）念君苞材能（苞當作抱。文粹不誤。）殘廚爲大豕（當作大豕。文粹不誤。）能琴道士洞庭歸（當依文粹作西。）南宅春深碧草長（文粹、宅作陌。）欲如蘇小小（文粹、如作知。）著作常宰蘇州吳縣（常當作嘗。文粹不誤。）莫妄題名向虎郡（妄當作忘。文粹不誤。）後夜望□參（閣本、毛本、□下並有橫字。）賚彼雲水香（文粹、香作秀。）江秋宮吹清（宮字誤。閣本、毛本、並作嘗。）

卷五十

興楚之邊邑卑梁之女（卑梁毛本作牌梁。與吳越春秋合。然呂氏春秋、及史記、並作卑梁。）倚專諸胸斷臆開（依吳越春秋。當重胸字。）子苟能放越之罪（放字誤。當依國語作赦。又此事在棲會稽時。而四處之獻。差勾踐十二年。范蠡事誤。）潛闖一舉（一字誤。閣本、毛本、並作義。）海昌鎮破沈璨（破字誤。閣本、毛本、並作將。）

一旬之間（當作間。）白潤州奔宮城（白字誤。閣本、毛本、並作自。）

娃宮花枝應夜開（夜。宋本作自。與文粹合。）

腦中有骨如曰石（曰當作白。）

21101000162117